东野圭吾

严选TOP10合集







THINKINGD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东野圭吾

严选TOP10合集



THINKINGDOM

本书由“公众号（精品书籍推荐分享）”整理，仅限于内部交流，请勿商业。关注我们 免费领取上万本精品书籍。



东野圭吾

严选TOP10合集



THINKINGDOM

总目录

秘密

白夜行

解忧杂货店

黎明之街

嫌疑人X的献身

恶意

新参者

放学后

红手指

谁杀了她


东野圭吾
ひみつ
秘密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秘密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连子心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11-01

ISBN：9787544258210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6
34
35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返回总目录

❀1❀

没有任何预感。

这天早上，平介下了夜班回到家时刚好八点。他走进四叠[1]半大、铺了榻榻米的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并不是有什么要紧的节目，只是想看看昨天大相扑比赛的结果。平介今年即将四十岁，他确信今天也不过是自己这三十九年来平凡安逸生活的延续。更确切地说，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比金字塔都难以撼动。

因此他在选台时，根本没想过电视里会出现让自己震惊的画面。假如社会上发生了令人哗然的事件，他也会认为那一定和自己没有关系。

他调到了每次下夜班后必看的节目。那个节目内容覆盖面广，囊括了从娱乐圈绯闻到社会上的最新动态，但没什么深度。主持人是一个在家庭主妇当中颇受欢迎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是个好人，平介并不讨厌他。

然而电视画面中最先出现的，不是主持人往常的笑脸，而是某地的雪山。像是在直升机上拍摄的，男记者的声音被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盖住了。

出什么事了吗？平介心想。可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并没有兴趣知道。目前他只关心自己支持的相扑选手有没有获胜。这名选手正在向大关[2]冲刺。

平介脱下胸口处带有公司名称的上衣，用衣架挂在墙上，搓着双手，走到了隔壁的厨房。虽说已经三月中旬了，可只要一天不用暖气，木地板就是冰冷的。他赶紧穿上了绣着郁金香图案的拖鞋。

他打开冰箱，从中间那层拿出一盘炸鸡块和土豆沙拉，把炸鸡块放进微波炉，设置好时间后摁下开始键，又给水壶灌了水，放到火上。在等水烧开期间，他从碗筐里找了一个汤碗，然后拉开餐具柜的抽屉，拿出一袋即食味噌汤，撕开包装袋，把酱料倒入碗中。冰箱里还有肉饼和炖牛肉，他决定明天的早饭就是肉饼了。

平介在一家汽车零件制造商下设的工厂工作，前年起被任命为班长。每个班轮流上两周的日班和一周的夜班，如此循环往复，这周又轮到平介所在的班上夜班了。

虽说夜班完全打乱了生活节奏，对于还不到四十岁的平介来说，身体固然受累，却也不是件坏事。一是因为加班有补贴，二是因为能和妻

子女儿一起吃饭。

这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日本企业的效益特别好，平介所在的公司也不例外。生产总量节节攀升，生产设备的制造行业也十分火热。平介和同事们也因此忙碌起来。正常的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半，但加班一两个小时已成常态，有时甚至还加到三个小时。这样一来，加班费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加班费高于基本工资的情况屡见不鲜。

可是加班时间增多，就意味着在家的时间减少。工作日的晚上，平介要九、十点钟才能回到家，因此和妻子直子、女儿藻奈美共进晚餐变成了一件难事。

然而，上夜班的时候就能在早上八点到家，八点正是藻奈美吃早饭的时间。因此平介就能一边和马上要升六年级的独生女聊着漫无边际的话题，一边享受妻子亲手做的早餐，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幸福。一看到女儿的笑脸，整晚工作带来的疲惫瞬时消散得无影无踪。

与之相比，下夜班后一个人吃早餐简直无聊极了。可是这寂寞的早餐要从今天起连着吃三天，因为直子带藻奈美回位于长野的娘家了。直子的表哥生病去世，她们回去参加葬礼。很早之前就听说表哥已是癌症晚期，命不久矣，因此也算不上是突然的噩耗，直子甚至早就准备好了新的丧服。

原本直子计划一个人回长野，可就在出发前，藻奈美说她也想去，因为想去长野滑雪。直子娘家附近有几个小型滑雪场，今年冬天去玩过一次之后，藻奈美就被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彻底征服了。

平介工作太忙，难得的春假也不能好好地和妻女一同游玩，因此对他来说这也算是一桩顺水推舟的事。只要忍耐一下暂时的寂寞就好，他最后还是决定让藻奈美和妻子同去。而且，如果藻奈美留在家里，平介上夜班时她就不得不一个人过夜。

水烧开了，平介把热水倒入碗中，一碗味噌汤就做好了，再从微波炉中取出热好的炸鸡块，放在托盘上，端到起居室的矮脚餐桌上。炸鸡块和土豆沙拉，还有计划明天吃的肉饼和后天的炖牛肉，都是直子事先为他做好的。平介对厨房的事基本上没什么概念。就连米饭，都是直子出发前为他做好了许多，然后盛出放入保温瓶里，每天吃一部分就可以了。想必快到第三天的时候，瓶中的米饭要略微发黄了吧，可是平介没有资格抱怨。

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摆好，平介盘腿坐下，先呷了一口味噌汤，略一踌躇后把筷子伸向炸鸡块。那是直子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最爱的菜肴。

品尝着熟悉的味道，他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电视里的主持人在说着什么，只是没有一如既往地面带微笑，表情有些说不上来的僵硬，看起来很紧张。就算这样，他也没有特别在意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怔怔地

想，昨天的大相扑结果怎么还没出。以前上夜班的时候还能在休息时间瞥一眼比赛结果，可是昨晚没看上。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连线现场确认一下情况。山本，能听到吗？”

主持人说完之后，画面切换了，好像是刚才出现过的雪山。一个年轻的男记者身穿滑雪服，表情有些僵硬地站在摄像机前，身后是身着黑色防寒服的人们忙碌的身影。

“大家好，这里是事故现场。对乘客的搜救还在继续，截至目前找到了四十七名乘客和两名司机。据客运公司的数据，这辆大巴共载有五十三名乘客，目前还有六名乘客下落不明。”

这时平介才开始认真看起画面里发生的事。“大巴”这个词牵动了他的心，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和自己无关，也没有停下夹着沙拉送往嘴里的动作。

“山本，目前已获救的乘客生命体征如何？之前的消息是，已有数名乘客不治身亡。”演播室里的主持人问道。

“嗯，就目前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包括发现的遗体在内，已经有二十六人死亡。其他乘客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记者一边看着笔记一边说道，“只是大部分幸存者都身受重伤，性命危急。现在医生们正在全力抢救。”

“真是令人担心啊。”主持人表情凝重地感叹道。

这时，画面右下方出现了手写字幕——长野境内滑雪大巴坠落事故。

看到这里，平介的手停了下来。拿起遥控器换台，可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同样的内容。他最终换到了NHK，正好女主播要播报什么。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报大巴坠落事故的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六点左右，长野县长野市内的国道上发生了一起滑雪大巴坠落事故，事发车辆由东京开往志贺高原，是大黑交通东京总部的车辆……”

平介的大脑随即发生了轻微的混乱。几个关键词接连涌入他的耳朵：志贺高原、滑雪大巴，然后是大黑交通。

这次直子回娘家之前，一直在犹豫坐什么车。如果坐火车，到直子娘家不太方便。之前同平介一起回去的时候总是平介开车，然而直子不会驾驶，不能自己驱车回去。

要不还是坐火车吧，直子暂且这样决定，可转眼间她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就是年轻人经常乘坐的滑雪大巴。正值滑雪旺季，从国铁东京站

前出发的大巴一天多达两百车次。

刚好直子有女性朋友在旅行社工作，便拜托她查询，没想到还真找到了有空座的大巴，有一组客人突然取消了行程。

“运气真好！之后让人到志贺高原接我就行了，也不必提着沉重的行李走路。”得知有空座之后，直子兴奋地拍着手说道。

确实是这样。平介战战兢兢地追溯着当时的记忆，就像在黑暗中提心吊胆地沿着楼梯向下走。

直子说的应该就是大黑交通十一点从东京站出发、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大巴。

平介的身体倏地一阵发热，紧接着汗水濡湿了衣服，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耳后的动脉也突突地跳动着。

一家客运公司一个晚上从一个地点始发的滑雪大巴有好几趟，平介根本无暇顾及这一点。他靠近电视机，不想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信息。

“接下来通报已经通过身份证明文件确认身份的死者，名单如下。”画面中出现排列着的人名，女主播慢慢地读着，可都是些平介不认识也没听说过的名字。

食欲消失了，平介口干舌燥。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完全没有真切地感觉到这场悲剧可能和自己有关系。一面害怕听到杉田直子和杉田藻奈美的名字，一面心中又有一个声音在说“怎么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这样的悲剧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家……

女主播的声音停止了，这意味着目前确认的死者名单已经读完了。没有直子，也没有藻奈美。平介重重地长出一口气，可是心头的巨石并没有放下，因为还有十几个人身份不明。平介试着回想妻女有没有带着能证明身份的物件，可是他不确定。

平介把手伸向柜子上的电话，想往直子娘家打个电话问问。如果已经到达，或许就无须担心了。他祈祷着，一定要没事。

拿起听筒正要拨号码，手停了下来。他怎么也想不起来电话号码，之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直子娘家的电话号码只要按照某种谐音去记，就会非常容易记住，平介是记过的，可现在任凭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个谐音是什么。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旁边的整理箱中寻找电话簿，最终在堆成山的杂志下面找到了。他匆匆打开“KA”那一页，因为直子娘家的姓氏是笠原[3]。终于找到了。号码的最后四位数是“七、〇、五、三”。看着这四个数字，平介还是没想起来谐音是什么。

他重新拿起听筒，正要拨下号码时，电视中的女主播说道：“最新消

息，就在刚刚，疑似一对母女的一名成年女子和一个女孩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女孩随身携带的手绢上绣着‘杉田’二字。再次播报，就在刚刚……”

平介放下听筒，坐直身子。他听不见女主播的声音，耳朵里一直有个声音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呻吟声。

啊，他突然想起来了，七〇五三是直子名字的谐音。

两秒后，他猛地站起身来。

[1] 日本计量房屋面积大小的单位，1叠约为1.62 平方米。

[2] 日本职业相扑力士的等级由低至高为序之口、序二段、三段目、幕下、十枚目（又称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

[3] “笠原”在日语里读作“KASAHARA”。

❀2❀

驱车行进在不熟悉的雪道上，平介终于在傍晚六点刚过时到达了位于长野市内的医院。出发前联络了公司，又确认了医院地址，不知不觉出发时间就有些迟了。

虽说已是三月，停车场的角落里仍残留着好多雪。平介停车的时候，保险杠稍稍扎进了积雪里。

“平介！”

他刚走进医院入口，就听见有人叫他。循声望去，直子的姐姐容子正朝他跑来。她穿着毛衣配牛仔裤，好像没化妆。容子的丈夫是入赘到她家的，他们继承了家里的荞麦面店。

“她们俩怎么样了？”平介顾不上打招呼，径直问道。

出发前平介给容子打过电话。容子在知道事故发生后往平介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不巧平介还没回去，没有接到。

“医生说还没有恢复意识，现在还在紧急抢救。”面颊总是红润饱满的容子，此刻脸色煞白。平介从没见过她像这样紧锁眉头。

“哦……”

来到并排摆放着长椅的等候室，有人站了起来。定睛一看，是岳父三郎，他旁边是容子的丈夫富雄。

三郎带着几近扭曲的表情走了过来。他看着平介，鞠了好几次躬，但并不是在问好。“平介，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在道歉，“要不是我让她们来参加葬礼，就不会出这样的事。都是我的错！”他原本瘦小的身体看起来更小了，仿佛忽然间苍老了许多，平日里做荞麦面时那副豪爽的样子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请别这样说。没陪她们一起回来，我也有错。而且也不是救不活，对吧？”

“没错，爸爸，我们来为她们祈祷吧。”

容子正说着，平介的视野角落里出现了一抹白色。一名看似医生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走廊一角。

“啊，医生！”容子跑了过去，“怎么样了，她们俩？”

看来这位就是直子母女的主治医生。

“呃，这个……”医生说着，目光向平介投来，“您是病人的家属吗？”

是，平介回答。可能是紧张的缘故，声音有些嘶哑。

“请您过来一下。”医生说。平介全身僵硬地跟在后面。

医生带他来到的不是母女二人的病房，而是一间狭窄的诊疗室。里面挂着几张X光片，一半以上都是头部的图像。哪个是直子的，哪个是藻奈美的，到底是她们俩的，还是其他人的，平介完全没有头绪。

“我就直说了。”医生站着开口道，一副愁苦的腔调“情况很不妙。”

“哪个？”平介也站着问道，“我妻子和女儿，哪个？”

医生没有马上回答，视线从平介脸上移开，嘴唇轻启，像是在思索该怎么说。

平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两个人都……”

“您夫人的外伤非常严重，背上多处插着玻璃碎片，有一片直接刺到了心脏，被救出来时已经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患者大多会因失血过多而死，现在是她的体力在奇迹般地支撑着，不知道能撑到多久，希望她能挺过来。”

“我女儿呢？”

“令爱……”医生说着，舔了舔嘴唇，“几乎完全没有外伤，只是全身受到了压迫，不能呼吸，对大脑产生了影响……”

“大脑？”

墙上并排挂着的头部X光片映入了平介眼帘，他问：“这样下去会怎样？”

“现在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照此下去意识不能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医生平静地说。

“也就是说，植物人？”

“嗯。”医生冷静地回答。

平介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倒流，想说些什么，脸却像被胶粘住了一样，嘴唇抖个不停，槽牙颤抖着发出声响。他跌坐到地板上，体内的力气好像被抽去了一般，手脚冰冷，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

“杉田先生……”医生将手放在平介的肩上。

“医生，”平介就地跪坐好，“请救救她们！不管做什么，请救救她们！让我做什么都行！花多少钱都行！只要她们能活着，怎么都行……求求您了！”他跪在那里，额头贴在油毡地板上。

“杉田先生，快请起来！”医生话音刚落，一个女人的呼喊声传来：“医生，安西医生！”站在平介一旁的医生走到门口问道：“怎么了？”

“大人的脉搏突然减弱了。”

平介抬起头来，“大人”是指直子吗？

“知道了，马上就去。”医生说罢回到平介身旁，“请您先去和大家汇合。”

“拜托您了！”平介望着医生的背影再次鞠了一躬。

回到等候室，容子马上跑上前来。“平介，医生说什么？”

平介想做出“没什么大事”的表情，可是面孔不由自主地扭曲着，说道：“好像不太乐观……”

啊，容子喊了一声，双手捂脸。坐在长椅上的三郎和富雄都低下了头。

“杉田先生，杉田先生！”护士喊着，沿走廊跑了过来。

“怎么了？”平介问。

“您夫人想见您。请快点来！”

“直子吗？”

“这边！”

护士往回跑去，平介急忙跟在后面。

在贴着“集中治疗室”牌子的房间前，护士停下脚步打开门，朝里面说了一句：“她的丈夫来了。”

“请他进来。”一个模糊的声音说道。

平介被护士催促着走了进去，看到了母女二人的病床。在正前方右侧的是没有醒来的藻奈美，她的睡脸和在家里见到的别无二致，平介甚至觉得她马上就要醒过来。只是她身上的各种医疗器械把平介的思绪拉

回了现实。直子躺在左侧的床上，一看便知受了重伤，头和上半身都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

站在直子病床前的三位医生好像为平介让道似的，倏地从床边走开了。平介慢慢靠近，看到闭着眼睛的直子。她的脸竟然没有受伤。这大概是唯一令人宽慰的地方了，平介想。

直子——平介正要呼唤，直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得出她十分虚弱。

直子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能发出声音。但是平介知道妻子想说的话。她是在问，藻奈美呢？

“没事。藻奈美不要紧。”平介伏在直子的耳边说道。

平介看到她好像舒了一口气。她又动了一下嘴唇：“我想见她。”

“好，现在就去。”平介蹲下身，确认床脚有轮子后，解开制动器，开始移动病床。

“杉田先生。”护士轻呼了一声。

“随他。”一位医生制止了她。

平介把直子的病床推到藻奈美身旁，拿起直子的右手握住藻奈美的手。“这是藻奈美的手哟。”他对妻子说道，两只手包裹住母女二人紧握的手。

直子的嘴唇倏地放松了，脸上露出圣母般的微笑，握着女儿的手突然变得温暖起来，紧接着无力地垂了下去。她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安详，一行泪从脸颊滑落，然后像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似的慢慢闭上了眼睛。

“啊！直子！直子！”平介喊着她的名字。

医生确认了脉搏，检查了瞳孔，然后看着时钟宣布：“病人于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死亡。”

“啊……啊啊啊……”平介说不出话来，只有嘴唇像金鱼一样开开合合，全身的力气都消失了，连哀号的力气都没有。空气变得沉重起来，压得他双膝跪地，无法站立。他一直握着直子那只急速失去温度的手，蹲在地板上，仿佛身处深不可测的井底。

不知过了多久，待他回过神来，身边已经没有了医生和护士的身影。全身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不堪，他挣扎着站起来，静静地俯看直子双眼紧闭的面庞。一旦开始哀叹，就会停不下来——他对自己说道。人死不能复生，眼前要紧的是考虑生者。

平介转向右边，面朝藻奈美。刚才被直子握着的那只手现在由平介握着。即使用自己的命来换，他也想守护眼前这个天使。哪怕意识不能恢复，只要活着就行。

由我来守护她，直子。我来守护藻奈美——平介如同念咒语一般不停地在心里默念，以此来对抗痛失所爱的悲恸。

他双手紧紧握着藻奈美的手。十一岁的女儿的手是那么纤细，仿佛一用力就会折断。他闭上眼，往昔那些幸福的瞬间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记忆中都是直子和藻奈美的笑脸。

不知什么时候，平介流泪了。眼泪簌簌地滴落到地板上，还有几滴落在了藻奈美的手上。

这时，平介觉得手中有动静。不是眼泪，而是真切地有东西在动。他猛然看向藻奈美的面庞。像人偶一样熟睡的女儿缓缓睁开了眼睛。

❀3❀

在三鹰站乘上公交车，几分钟后就能到达杉田平介的家。住宅区里的小路纵横交错，他们家位于东北角。六年前，平介买下了这栋附带将近三十坪[1]院子的二手小楼。那时候他完全没想过买房子这件事，更别说独栋住宅了，这都是直子强烈希望的。“现在开始还三十年的贷款完全没问题，三十年后你应该还在工作。”看着因巨额贷款而面露难色的平介，直子这样说道。

“我们公司可是规定六十岁退休。”

“没事。现在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到时候说不定六十五或者七十岁才退休呢。”

“会这样吗？”

“当然了。莫非你到了六十岁就不想工作了？太任性了吧。”

听直子这么一说，平介也无话可说。

“总之现在必须买。现在不买的话，感觉你永远都买不了了。一直租房子住，你也讨厌吧？还是想要自己的家，对不对？想要就买喽，马上就买吧。”

架不住直子的连环攻势，平介最终点头同意了。之后直子的行动惊人地迅速。那个星期六他们就被不动产公司带去参观了几栋房子，第二周就付了定金。从办理贷款手续到整理搬家，一切都是直子一手操办，等平介回过神来，已经住到了新家里。他所做的不过是按照直子的要求，准备了几份材料而已。

不过如今看来，多亏那时候下定决心买房了。就算不买，存款也不会因此增多。况且房产还在一直涨价，尤其是最近，房价的上涨速度简直令人咋舌。据专家分析，房价还会持续上涨。离杉田家两百多米处有一栋同样面积的二手房正在出售，价格是现在的平介绝对支付不起的。

“我说得没错吧。要是把这事交给你，肯定办不成。”直子总是这样得意扬扬地说。

因为是自己选的，喜欢是理所当然，不过直子真的非常中意这栋房子，尤其是庭院。小小的庭院里有若干花盆，里面种着小花。她经常一边照顾花草，一边哼歌，《小狗警长》啦，《拳头山的狸猫先生》啦，都是在和藻奈美看少儿节目时学的歌。从庭院到玄关，每次去拿邮件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哼着《山羊的信》。

大巴事故发生四天后，平介在房间里能望到庭院的地方设了祭坛，放置直子的骨灰。事故发生第二天就在当地进行了临时守夜。昨天重新正式守夜，今天又去附近的殡仪馆举办了葬礼。本来想在直子最喜欢的家中举办，但无奈房前道路狭窄，考虑到来吊唁的客人会很多，只好作罢。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葬礼上不仅来了很多吊唁的客人，还有电视台的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纷至沓来，令场内一度混乱不堪。若在安静的住宅区发生这样的事，平介就不得不挨家挨户登门致歉了。

葬礼结束后，媒体还是缠着平介不放。不管去哪里，不管干什么，他都被媒体的闪光灯追着。一开始他还很讨厌这样，可这两日来连讨厌的力气都没有了。

同样是事故受害者家属，平介比其他人更受媒体关注，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同时经历了不幸和万幸，这一点十分具有话题性。失去妻子毋庸置疑很不幸，而女儿奇迹般生还却是不幸中的万幸。

“夫人的葬礼结束了，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对于大黑交通社长的发言，您有什么看法？”

“您应该从全国各地收到了慰问信，想对他们说什么？”

记者们的提问毫无新意，因此平介甚至无须多加考虑，只要重复同样的回答即可。他有时候会想，他们也太没问问题的天赋了，或许他们只能想到这些问题吧。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却让平介和往常一样不知该如何作答。

“您打算怎么向藻奈美解释母亲不在了这件事？”

平介想说，我倒想请教该怎么做。因为没有想到好的办法，他一直很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得回答：“我会考虑的。”

到底该怎么说呢？他看着妻子的牌位嘟囔着。近来没怎么和女儿交谈过的父亲，如何应对女儿敏感脆弱的少女心呢？平介百思不得其解。光是敏感脆弱这一点，他就从没体会过，虽然常听到这种说法，可他也不过是知道这个词而已。至于怎么敏感、怎么脆弱，他想都没想过。如果死去的是我，直子一定能向藻奈美好好解释。他漫无边际地想着。

灵台撤走之后，他脱下丧服，换上了平日里穿的衣服。墙上的钟表指针指向了下午五点三十五分。他想着医院马上就要开晚饭了，于是把钱包和车钥匙放进口袋。今天要好好吃饭啊，他期盼着。

藻奈美虽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意识，但那并不是原来的她。她好像把表情和话语遗落在了死亡的深渊，少女的反应也在其中。虽然会通过点

头和摇头来表达意思，但还不能发出充满活力的声音。即使说鼓励她的话，她那双毫无感情流露的双眼也只是盯着虚空中的一点发呆。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从医学上来说，她现在完全没有异常。之前担心她在一段时间内会变成植物人，但是目前她的大脑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大概是精神上受到了打击的缘故吧。”医生说，“不要放弃，继续用爱去抚慰她，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昨天，藻奈美转到了小金井的脑外科医院，诊断结果同之前一样。主治医生还惊叹她经历了那么严重的车祸，居然几乎毫发无伤。

下午六点，平介准时到达医院。他把车停在停车场，先确认是否有媒体人员蹲守。很多媒体都争着想记录从死亡边缘平安归来的藻奈美的样子和声音。平介多次请求他们：“现在不是采访的时候，请放过我们吧。”今天晚上他们好像确实遵守了约定。

走到藻奈美的病房，护工阿姨正好送来了晚餐：烤鱼、煮蔬菜，还有一碗味噌汤。平介接过餐盘，放在病床的小桌子上，然后定定地看着女儿。藻奈美还在熟睡。

平介拿来一把折叠椅坐下，他感到这些天来的疲惫如同沉淀下来的河泥一样不断淤积。

睡着的藻奈美几乎没有呼吸声，胸部和腹部也没有起伏，平介有时候甚至觉得她的呼吸好像停止了，但是粉嘟嘟的脸颊打消了他的疑虑。血色饱满的皮肤暗示着从昨天开始，藻奈美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藻奈美能苏醒对平介而言是最大的安慰。如果连女儿都失去，他一定会发疯。

陪在奇迹般生还的女儿身旁，平介却感觉不到多少喜悦。失去妻子的巨大悲痛压在他心上，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排遣的满腔怒火。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家遭遇这不幸？说什么万幸，这简直就是毫无天理的不幸！

平介深爱着妻子。近来妻子的身材有些发福，脸上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毫不妨碍他对她那圆嘟嘟的可爱面庞的喜欢。虽然妻子爱唠叨、有些强势、完全不用平介替她做主，但不拘小节、表里如一的性格，让人觉得和她在一起时无比舒适和愉悦。她还很聪明，对藻奈美来说也是个好妈妈。

看着藻奈美熟睡的脸，和直子的种种往事在平介脑海中浮现：第一次与她见面、邀请她约会，还有去她独居的公寓……

直子比平介晚三年进入公司。交往两年后平介向直子求婚，只说了

一句“嫁给我吧”。直子听完笑得前仰后合，接着说：“好啊。”

新婚生活，藻奈美出生，然后——

记忆突然回溯到几天前临时守夜那晚。平介在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走过来同他搭讪。那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体格健壮，自称在当地消防队工作。详细交谈一番后，得知就是他们把直子和藻奈美从悬崖下救上来的。

平介几度深深鞠躬，表达谢意。如果没有他们，藻奈美肯定无法活下来。

那人却摇摇头，说道：“不，守护您女儿生命的，并不是我们。”

啊？平介歪着头发出了疑问。

那人继续说：“我们搜救时发现一个成年女子趴在地上，仔细一看，才发现她身体下面还藏着一个小女孩。像保护着她似的，成年女子用身体完全盖住了小女孩，身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玻璃碎片，全身血肉模糊，而小女孩几乎毫发无伤。那两人就是您的夫人和女儿，这件事我无论如何都想亲口告诉您。”

听了这些话，平介感觉胸中有个东西啪的一声断了，放声哭了出来。

只要一想起消防队员的这番话，平介就忍不住哭泣。近来他每个深夜都独自默默流泪，今天眼泪更是早早不受控制地掉了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按在眼睛上，又擦了擦流出来的鼻涕，手绢立刻就湿透了。

“直子、直子、直子……”他呜咽着，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双手抱头。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公。”

平介吓了一跳，连忙看向房门，以为有人进来了。可是门好端端地关着，走廊里也没有动静。难道出现了幻听？他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又听到了那声音。

“老公，我……我在这儿。”

[1] 日本度量衡单位，用于丈量房屋和宅地面积时，1 坪约等于 3.3 平方米。

❀4❀

平介吓得差点跳起来。喊他的人是藻奈美。就在不久前还像人偶一样熟睡的女儿，此刻正躺在床上注视着他。与昨日双眼毫无感情的情况不同，现在她那黑色的瞳孔闪烁着急欲诉说的光芒。

“藻奈美……啊，藻奈美。你能说话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平介从椅子上站起来，低头注视着女儿的小脸，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他突然想起来要叫医生，转身走向门口。

“等等……”藻奈美虚弱地说道。

平介抓着门把手，扭过头问：“怎么了？哪里疼吗？”

藻奈美轻轻摇了摇头。“你来……听我……说……”她断断续续地，竭尽全力想要发出声音。

“我会听的，先去叫医生。”

她摇了摇头。“别叫别人，总之……求你了。”

平介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按她说的做。她大概在撒娇吧，平介想。“嗯，我这就过来。想说什么呢？说吧，我听着。”他温柔地说道。

然而，藻奈美没有马上开口说话，而是定定地看着平介的脸。看着那双眼，平介被一股奇妙的感觉攫住了。真是奇怪的眼神，他想，一点也不像藻奈美，甚至不像一个孩子，可又莫名地感觉似曾相识。这眼神是谁的呢——

“老公……相信我说的话吗？”藻奈美问。

“嗯，相信你，藻奈美说的话我都相信。”平介笑着回答女儿，说完，他愣住了，“老公？”

藻奈美看着他说道：“我不是藻奈美。”

“哎？”平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我不是藻奈美，你还不明白吗？”

平介的面部肌肉一阵痉挛，但还是面带微笑地说道：“说什么傻话，哈哈哈！这就开始捉弄爸爸了吗？哈哈哈！”

“我没开玩笑。真的是我，不是藻奈美。老公，你应该知道啊。是我啊，我，直子啊。”

“直子？”

“对呀，是我。”藻奈美泪中带笑地说道。

平介看着女儿的脸庞，然后把她说的话在大脑中回味了一下。话的意思能理解，但是仔细想想，脑中便一片混乱，内心无法接受。最后，他再一次挤出笑容对女儿说道：“又来了，说什么呢！别捉弄爸爸呀！”

他的笑容几秒钟后就消失了，因为他看到了藻奈美脸上真切的悲伤。他又从椅子上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房门，打算去叫医生来。他暗自思忖，女儿真是奇怪。如果不是女儿的问题，那么就是他自己有了问题。

“别走！”藻奈美说道，“别叫别人来，你听我说，好吗？”

平介回过头去看着她，她继续说：“真的是我，直子啊！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也不信，但这是事实。”

藻奈美哭了，不，是有着藻奈美面容的少女哭了。

这种不可理喻的事，平介想，怎么可能会发生？

他的内心极其不安，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她的话，恰恰相反，她说话的语气确实和直子如出一辙。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藻奈美周身洋溢的气息并不像小学生，而像一个稳重的成年女子。而且他对这气息相当熟悉，他非常明白这一点。

“不，只是……呃，这么不可理喻的事……呃……”平介挠着头，越看藻奈美越觉得可怕。

她低低的呜咽声传到了平介的耳朵里，他朝病床瞥了一眼，只见她双手捂着脸哭着，右手轻轻地覆在左手上，右手中指抚摩着左手无名指的根部。

平介吓了一跳，这确实是直子的习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她就总是一边这样做一边哭泣，右手抚摩着左手上戴着的结婚戒指。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约你的时候吗？”平介问道。

“怎么会忘记呢？”她带着哭腔回答，“去看了一部讲潜水艇沉没的电影。”

“不是潜水艇，是豪华客船。”平介纠正她。

虽然之后他们又看了几次电影《海神号历险记》，可直子总是说成“潜水艇”。

“后来去了山下公园。”

确实如此。两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船来来往往。

“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呢？”

“记得，那天很冷。”

“嗯，是的。”

“你脱了裤子，里面穿着睡裤。”

“那是因为早上换衣服太匆忙了。”

“骗人！明明是当衬裤穿的。”这么说着，她扑哧笑了出来。

“真的。我现在也不穿衬裤啊。”

“当时你也是这样说的。”

“你净记着这些奇怪的细节。”

平介走近病床跪在地板上。长着藻奈美面孔的少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平介直直地迎着她的视线，双手捧起她的脸。

“那天晚上，”她说，“你也是这样捧着我的脸。”

“是啊。”

那天夜里，他就这样亲吻了她。但今天没有，因为眼前不是直子的面孔。

他声音颤抖着又问了一次：“你真的是直子吗？”

她点了点头。

❀5❀

直子说，她是在被送到病房不久后理解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在那之前，她的意识还模糊不清，还没有清楚认识到自己遭遇了车祸，在生死边缘徘徊。待她意识清醒之后，大家都把她当作藻奈美，她十分不解。不对，我不是藻奈美，我是直子———她想这么说，但有东西阻止了她。她本能地意识到，如果说出口就无法挽回了，因此她保持了沉默。后来她终于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是藻奈美的。她以为是在做噩梦，要不就是大脑出了问题，焦急地盼望着自己赶快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今天看到平介在身旁哭泣，她终于接受了这就是现实，而非噩梦。

听她讲完，平介问道："那……死去的是藻奈美？"

她闻言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眶红了。

"哦，"他低下头，"这样啊，藻奈美不在了啊。"

她——长着藻奈美面孔的直子往上拉了拉毛毯，遮住了脸庞，低声啜泣起来。"对不起……对不起。要是藻奈美得救，而不是我，就好了。为什么是我活着呢……"

"说什么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都死了，只有你得救了，多幸运啊。只有你……"

平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看着藻奈美还活着的身体，想到这孩子其实已经死了，这和直面她的死亡是完全不同的悲伤。

两人一时间都不说话了，双双哭泣起来。

"但还是难以接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过了一阵子，平介凝视着藻奈美的脸说，不，应该说是妻子的脸。

"我也不敢相信。"她用袖子擦拭脸上的泪水。

"但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了吗？"

"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说，这应该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吧。"

"治疗……这是病吗？"

"这个……"

“如果这是一种特殊的病，可以通过吃药和手术唤回藻奈美的意识，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接受治疗。”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直子你的意识怎么办呢？”平介问道，“那样你的意识就会消失了吧。”

“即使那样也没关系。”她说，“只要藻奈美能复活，我会开开心心的，去哪里都无所谓。”她大大的眼睛闪烁出真挚的光，注视着平介。平介看着这双眼睛，想起藻奈美为了不去上辅导班而逞强露出“我一定提高成绩给你看”的表情。他觉得此时的眼神和当时一模一样。

“直子，”看着女儿的脸，平介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别说傻话！”

“但那才是正常的啊。应该死去的人是我。”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而且，无论如何藻奈美都回不来了。”平介低着头说道。

凝重的沉默持续了几秒钟。

“哎，”她开口道，“今后怎么办？”

“怎么办好呢？如果说出去，大家都不会相信。医生也不会信，他不会帮我们的。”

“应该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吧。”

“应该是。”平介双臂环抱，喃喃道。

她始终注视着他，然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问：“今天是举行葬礼的日子吗？”

“嗯？啊，是的，你居然还挺清楚。”

“当然了，要不是葬礼你才不会穿白衬衣呢。”

“哦，没错。”平介摸了摸衬衣领子，本来想把丧服换成平常穿的衣服，可最后只在白衬衣外面罩了一件开襟毛衣。

“我的？”

“哎？”

“我的葬礼吗？”

“呃，嗯。直子的。”平介微微颔首，继续说道，“但还活着，直子还活着。”

“那么就是藻奈美的葬礼了。”又有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溢出来，“是我侵占了孩子的身体，赶走了她的灵魂……”

“不，是你救了她的身体。”平介握住妻子纤弱的手。

❀6❀

眼前这座建筑奢华得超出了平介的想象，而且像是刚建好的样子。原来我们缴的税都用在这种地方了啊，平介又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又觉得，这栋楼并没有必要建造得如此奢华。至少，无人在意的中庭和让人怀疑其是否有价值的装饰摆设是没有必要的。

平介上一次去图书馆还是高中时候。而且那时也并不是去找书的，而是和朋友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复习备考。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为了找书而来到图书馆。

他一进门就径直走向前台。那里有两名职员，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男子正在打电话，于是平介问女职员："请问脑相关的书在哪里？"

"脑？"

"脑，大脑的脑。"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啊。"女职员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走了出来，"这边请。"她带着平介走向书架。看她很亲切，平介便放心地跟在后面。

图书馆里十分宽敞，摆放着很多书架，每个上面都紧密排列着厚厚的书，站在书架前的人却极少。平介不禁想，现在的人真是离书越来越远了。

女职员停了下来，对平介说："就是这里。"

"哦……"

看起来这里像是医学书专区，还细分成了消化、皮肤、泌尿系统等版块。

"在这里。"女职员指着脑医学的书架，说道。

医学书专区人极少，没想到脑医学这一带有不少人在看书，都是男性，相貌各异，但看起来都是一副聪明绝顶的样子。

平介看向排列在书架上的书的书脊，《大脑边缘系与学习》《脑荷尔蒙》《脑与行动学》——虽然光看书名想象不到大体上讲什么内容，他还是从中抽出了一本——《从大脑看精神和行动》。

大脑中没有特殊功能的大面积的皮质层，称为连合性皮质。传统脑科学

认为，特殊性皮质层在这里形成联结，统合携带的信息。连合性皮质层的功能是将信息与情绪和记忆统合起来，从而令人能够思考、决断和计划。比如，顶叶的联合区域主要处理身体感觉皮质层的信息，也就是与身体的位置和动作有关的皮肤、肌肉、膝盖、关节的信息……

平介合上了书，只是读到这里，他的头已经开始疼了。

他回到前台。那个女职员诧异地看向他。

“请问，”他不好意思地挠头，“有关奇异事件的书在哪里？”

“啊？”

“呃，就是常发生的那种，世界奇异事件什么的。那种书有吗？”

“不是脑医学吗？”

“嗯，脑医学的部分已经看完了，还想看看世界上发生的奇异事件。”

“哦……”女职员疑惑地盯着他，“这类书的话，大概在娱乐书专区。”

“娱乐书专区？”

“在那边。”女职员朝远处指了指，“那里都是超常现象、UFO之类的书。”似乎这次并没有带他过去的意思。

“哦，这样，谢谢。”平介道了谢，一个人朝里面走去。

女职员指的地方果然都是那一类书——神秘怪圈、奇怪现象、姆大陆——经常在电视的特别节目中出现的词在那里都能找到。

平介抽出一本《超常现象事典》，作者是雷恩·皮克奈特，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平介翻开目录，想找“人格转移”“灵魂替换”这类词，却没有找到，映入眼帘的是“附体”。翻开那一页，是这样描述的：

人类出现之初，部落社会刚刚形成，有极少数的人可以通过进入忘我状态而获得有用的信息。通常他们在进入忘我状态后，会发出不同于往常的声音。周围的人认为那是灵魂暂时转移造成的。这就是附体一说的起源。

真是玄妙啊，平介想。可转念一想，确实和发生在藻奈美身上的事十分相似。单从她说话的感觉，确实可以认为是直子的灵魂转移到了藻奈美身体里。可是暂时转移这一点并不符合，距离藻奈美，哦不，距离

直子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已经过去了两天，然而情况并没有改变。她依然说自己是直子。

平介继续看下去。书上写着，因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对附体的描述也各异。人类文明产生之初，人们认为附体是“神的介入”，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认为，“附体是一种身体疾病，与神的行为无关。”然而，在古代以色列，人们普遍认为“那是一种被灵魂附体的状态，并且有时是恶灵”。古时的基督徒也认为，“虽然被圣灵附体的现象令人神往，但被恶灵附体更为常见”，因此有了驱除恶灵的仪式。

平介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名为《驱魔人》的电影。哦，原来是这样，他恍然大悟。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认为，现在寄宿在藻奈美身体里的直子的灵魂是恶灵，因为那毫无疑问就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妻子。

历史上所记载的最著名的附体案例，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法国卢丹地区的“修女集体被附体事件”。被附体的修女们是这样描述的：有另外一个自己不断说着亵渎神灵的下流话语，自己看着她却无法阻止，是一次十分怪异的体验。

那次事件之后，人们普遍认为附体其实是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的表现。

平介从书中抬起头来。双重人格……吗？

这么说来，好像科学上也说得通。平介继而想到，或许并非直子的灵魂附在藻奈美的身体上，而是藻奈美的第二人格出现了。但他马上又意识到，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疑点。关于这一点，书里的解释是：

然而这仍无法完全解释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附体行为——巫术。巫术可以提供正常状态下无法获得的信息……

确实如此。从藻奈美口中说出的话有一些是藻奈美不可能知道的，比如平介和直子的第一次约会。平介觉得并不是藻奈美的人格变得像直子了，他更倾向于认为是直子的灵魂附在了藻奈美身上。

平介再次哗啦哗啦地快速翻动书页，后面还有关于“多重人格”的介绍，也举了几个从心理学角度无法解释的例子，只能将其看作是附体。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个案例是伊利诺伊州灵异事件。一八七七年，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勒兰西·贝南的十三岁小女孩癫痫发作，随后陷入了无意识状态，紧接着她被各种各样的灵魂附身，主导其身体的灵魂是一名死于十二年前的少女玛丽·罗芙。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时间，据玛丽的家人说，那时的她完全就是玛丽的做派，对玛丽的家人也很熟悉。一年后，女孩说要回天堂，之后就变回了原本的人格。

平介睁大眼睛，把这部分又仔细看了几遍。简直和发生在藻奈美身上的事一模一样。

另外还有一则案例吸引了他的目光，是一九五四年发生在一个名叫贾斯比尔·劳尔·杰特的小男孩身上的故事。他身患天花，奄奄一息，在被认为没救后奇迹般生还。然而，他的人格彻底变了。人们认为是同一时间死去的另一名婆罗门少年的灵魂附在他身上。贾斯比尔对附体的婆罗门少年的事情无所不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之后又恢复了本来的人格。

平介喃喃自语，怎么看都觉得和发生在直子和藻奈美身上的事几乎一模一样。虽然不可思议，世界上却有先例存在。

那么——

现在的状态持续不了多久，直子的人格会突然消失，藻奈美的人格会回来。那时直子就会真正死去，藻奈美才会真正苏醒。

平介合上书，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藻奈美的灵魂苏醒后，就可恢复成真正的她。平介当然期盼着女儿回来，可那时就不得不告别直子，而且是永别……

他撕扯着头发，简直要怒吼出来。简直够了！刚开始以为妻子死了，终日叹气愁苦不堪，接着又为失去女儿而悲痛，可恶的是两种情况不知什么时候又会交替。自己失去的到底是妻子还是女儿？！没有人能清楚地告诉他。这种对真相的一无所知、深切的悲痛，连同让心情无法恢复平静的空虚，无时无刻不侵蚀着他。

平介把书放回书架，用拳头砸了一下书架，突然注意到一旁有人屏息注视着他。一个女人面露怯色地站在那里。

“啊，桥本老师……”平介认识她，慌忙摆正姿势，“您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看您很面熟，就走了过来，发现您正在认真地查东西。”

“啊，也没那么认真……”他忙摆了摆手，“就是觉得这本书很不可思议，随便看看。”

“哦，这样啊。”她说着，瞥了一眼书架上的书——《超常现象事典》以及旁边整齐排列着的奇怪的书，不知该做何评论。

她——桥本多惠子，是藻奈美的班主任，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直子葬礼那天，平介第一次见到这位身材苗条、容貌姣好的老师，在那之前他们只通过电话。

“老师您怎么来了？”平介问道。“呃……来查资料。”

“哦，也对。老师来图书馆是理所当然的事嘛，完全没什么好奇怪的。”平介大笑起来，旁边有几个人投来冰冷的目光。“啊……我们去那边吧，那边有椅子可以坐。”平介指着门口说道。

“那是给看书的人坐的。”桥本多惠子露出苦笑，小声说道，“我们还是先出去吧。”

“哦，好的好的。”

走出图书馆，平介舒展了一下身体。“来这种地方莫名地紧张，肩膀都僵了。”平介来回扭着脑袋，说，“不过倒是有很多人在睡觉。”

“工作日的午休时间经常有上班族来睡午觉。”桥本多惠子说道。

“哎？这样啊。出外勤的人还有这等特权啊。”

“杉田先生是在工厂上班吗？”

“是的。”平介说罢盯着桥本老师的脸问，“咦？您怎么知道的？”

“藻奈美在作文里写过——爸爸在工厂上班，每三周里有一周要上夜班，大家都睡觉的时候爸爸还在工作，真可怜。”

“哦，这样啊。她居然注意到了这种事……”

近来藻奈美渐渐步入了青春期，和平介说话越来越少了，看似也不关心爸爸的工作，一副“你只要好好赚钱给我花，在不在家都无所谓”的态度。这大概不是装出来的，只是想到她并不是完全不关心自己，平介心中一阵温暖。然而这样的藻奈美如今已不在了。

图书馆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公园，还有一个像玩具一样、并没有喷水的喷泉。喷泉周围有一圈长椅，平介和桥本多惠子并肩坐下。在她坐下之前，一瞬间平介想是不是应该用手绢擦擦椅子，然而他只是想了想，并没有付诸行动。

“藻奈美怎么样了？”桥本多惠子在长椅上坐下后，问道。

“托您的福，正在康复中。让您担心了，真是不好意思。”平介说着低下了头。

藻奈美苏醒一事，平介已经打电话告诉桥本多惠子了。当然，他没有提到直子的人格。

“我听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嗯，再做一次全身精密检查，如果一切正常，就可以出院了。”

“这样一来就能赶上新学期了吧。”

“是啊，能和大家一起升入六年级，她也会很开心。”

“嗯，她出院之前我能去看看她吗？孩子们都很担心她，我想带几个人去医院探望。”

“嗯，好的。什么时候都行，我相信直子也会非常高兴。”

听了平介的话，桥本多惠子脸上一瞬间露出了不知该如何回答的神色。平介还在想是什么原因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啊，不不，不是直子是藻奈美。藻奈美会非常高兴。”

桥本多惠子在长椅上稍稍挪了一下位置，身体朝向他，挺直了背，表情严肃地说道：“杉田先生，对这次的事故我深表同情。夫人离去，您一定很痛苦。我帮不上什么忙，但希望藻奈美有事能来找我商量。您也是，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事，请不要客气，一定要告诉我。”

平介被她真挚的目光打动了。她的话中有一种年轻教师特有的干劲和力量。平介说出直子的名字，或许被她理解成失去妻子受到了太大打击的缘故吧。

“好的，我知道了。还请您多多关照。”平介收拢双膝，低头致意。同时，他想着另一个冷冰冰的事实：现在藻奈美身体里的人格可比你还大十岁呢。

❀7❀

和平介在图书馆见面两天后，桥本多惠子带着两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到医院探望藻奈美，据说他们是和藻奈美最要好的五个同学。

“在电视上听到小美的名字时，我吓了一大跳。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可是藻奈美这个名字很少见，而且年纪也一样。我想肯定是你没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哇哇地哭了。”长着一张好胜要强面孔的女孩川上郁子说道。她脸上挂着笑，眼眶却红了，大概是得知事故发生后受到的打击又重新袭上了心头。

听了她的话，藻奈美，也就是直子，眼睛也湿润起来。“嗯……确实是这样，你也吓坏了吧。川上同学总和藻奈美一起玩来着，对吧？圣诞节的时候，藻奈美还去你家找你，还拿回来那么大一个蛋糕……”她啜泣着，按着眼角，继续说道，“在大巴上的时候，藻奈美还说要给郁子你买信州特产呢，没想到后来发生了那种事……”

她一副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语气，平介刚开始还听得眼角发热，转瞬即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因为孩子们和桥本多惠子正诧异地望着她。

“啊……没，没错，对吧，藻奈美？你出发前还说要给大家买礼物来着，是吧？爸爸都记得，对吧，藻奈美？”

平介的话把直子的思绪拉了回来，拥有藻奈美外表的直子露出惊讶的表情，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慌忙捂住了嘴。“啊，这样啊，嗯。让你们担心了，真是抱歉。”她对同学们低下了头。

“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吗？”桥本多惠子询问道。

“嗯，托您的福，没什么大问题了。”

“头疼什么的没有吗？一般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各种症状。”

“嗯，现在还没什么大问题。但您说得没错，一切还都不确定。我听说有很多人在交通事故后留下了后遗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以后再也不敢坐滑雪大巴了。”也许她已经注意表达方式了，但说出的话仍不像是小学女生的口吻。

桥本多惠子微微皱了皱眉，随即表情又舒展开来，露出笑容。“听说你新学期就能来上学，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别太勉强自己哦，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勉强。”

“嗯，谢谢老师。您这么说太让我感动了！”她再次低头致意。

“这个……”旁边一个手持鲜花的男孩向前迈出一步，“这个送给你，祝你早日康复。”

“哇！”直子的表情瞬间明亮起来，随即又把目光从花束移到了男孩身上，“咦？你，是今冈吧？”

“嗯。”男孩怔怔地点了点头。

“哎呀……”直子发出一声惊叹，“都长这么大了，之前见你还是你上二年级的时候……”

“好大一束花啊！”平介慌忙收下花，插嘴道。她又说错话了。“出院以后把这花放在家里。嗯，这花真漂亮。对吧，藻奈美？”

“哎？啊，嗯。还得买个花瓶。”

交谈持续了一会儿，直子那奇怪的语气并没有调整过来。她是想用孩子的口吻来说话的，可反而多了几分不自然。“收到这么多礼物和慰问信，嗯……应该给大家回礼……真是，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小学生说出“无以言表”这种话，平介听得直冒冷汗。

终于，桥本多惠子和孩子们起身离去。待他们走出病房一阵子后，平介悄悄出门，跟了过去。他们在等电梯。

“藻奈美有点奇怪啊。”郁子说道。

“嗯，总觉得说起话来特别像我妈妈。”另一个女孩赞同道。

“好久没见，大概是紧张吧。”桥本多惠子解释道，“更何况事故发生后一直说不出话来，直到前不久才能说话，一定是还没完全恢复。”

“哦，这样啊，真可怜。”

郁子这么说后，其他孩子都点了点头。

看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这件事，平介放心地回到病房。心想着一定要让藻奈美，不，直子用孩子的语气说话。

平介走到病房门前，刚要拧门把手，忽然听见里面传来啜泣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轻轻打开门。

直子把脸埋在枕头里，抽抽搭搭地啜泣着，小小的肩膀微微颤抖。平介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背上。“直子。”他轻声唤着妻子的名字。

“对不起。”她呜咽着说，“看到那些孩子我就伤感起来。一想到他们还不知道藻奈美已经不在了，就觉得他们也挺可怜，藻奈美也很可

怜……”

平介沉默地摩挲着她的背，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8❀

平介把行李全部装进运动背包，在要拉上拉链的时候，最后塞进去的苹果露了出来，怎么都拉不上。那是亲戚们来探望时送的。没办法，平介只好拿出苹果，用衣袖简单擦拭之后咬了一口，几滴果肉的汁液溅到了脸上。

“没忘带东西吧？”他朝换完衣服的直子问道。

“嗯，没有。”她看了一圈床的周围。

“再好好确认一下比较好吧。去年林间夏令营的时候不就忘了运动服嘛。”

“那是藻奈美，我可不会忘。”

哎？平介看着她的脸，突然拍了一下额头。“啊，对对对。”

“你要快点适应才行啊。我已经能在照镜子的时候没什么别扭的感觉了。”

“知道了。刚才有点恍惚。”

这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请进，平介应道。

门打开了，主治医生山岸走了进来。

“哎呀，您好，医生。”平介低头致意。

“出院时天气晴朗真是好事啊。”山岸说。

“嗯，是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听完平介的话，山岸轻轻点了点头。山岸是个瘦高的中年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不知道为何看起来很不可靠。但是，他延迟了看上去恢复很快的藻奈美的出院时间，反复进行精密检查，平介十分欣赏他这种慎重的态度和责任感。

“医生，这段时间真是承蒙您的照顾。等我们安顿下来，一定再来问候您。”身穿运动外套的直子弯腰向医生致谢。

平介看到山岸医生脸上露出苦笑。

“令爱真懂事啊。说话就像大人一样。”

“不不，并不是……这孩子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还挺懂事……”

“怎么会呢，您身为父亲应该也很骄傲啊。”

“哪有，看您说的。都这么大年纪了，却像个孩子一样，真是让人为难啊。”平介笑了起来，却看到山岸医生一脸费解，马上意识到自己说了奇怪的话，“啊，也不是……”他又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明年就要上中学了，得成熟点。”

“杉田先生您真严格啊。是在谦虚吗？”医生笑嘻嘻地将目光移到直子身上，“乖乖听你爸爸的话，努力生活哦！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马上来医院找我。知道了吗？”

“好的，我知道了。非常感谢您。”直子再一次低下头，声音微微颤抖。

平介又带着直子向照顾她的护士们辞行，然后提着行李，与她一起走出了医院。几乎就在他们走出医院大门的同时，一大群人从停车场蜂拥而至。有男有女，其中有几个人手里拿着麦克风，还有几人肩上扛着摄像机。

“杉田先生，恭喜您女儿出院。”一个女记者说道。

“谢谢。”

“请用一句话表达下您现在的心情吧！”

“嗯，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吧。”

“藻奈美，请往这边看。”一个摄影师说道。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扫墓，向您妻子汇报？”

“等稍微安顿下来再说。”

女记者点了点头，将话筒伸到直子面前。“藻奈美，医院生活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直子面无表情地回答。

“有没有特别辛苦的事？”

“没有。我丈夫……爸爸把我照顾得非常好。”

“现在最想做什么？”

“舒舒服服地泡个澡。”

“不好意思，向我女儿提问到此为止，好吗？”平介对女记者说。

女记者又把麦克风递向他，询问和客运公司谈判的进展。他拉着直子的手直奔停车场，边走边回答提问。最后在记者们的注视下，开着爱车卡罗拉将医院甩在身后。

回到家，刚从车上下来打开大门，突然有声音传来：“哎呀，这不是藻奈美嘛。”循声望去，邻居吉本和子正向他们走来，手里提着超市的袋子。“你今天出院啊，我一点都不知道。”

竟然被爱唠叨的大妈抓了个正着，平介想。她是这一带的消息小灵通，有两个儿子，分别上大学和高中。她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好管闲事。

“你好啊，吉本太太。”直子当即回应道，“听平介说葬礼上你帮了很多忙，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抱歉啊。”

直子那完全不像小孩子的语气让吉本和子迟疑了一下，不过随即又恢复了笑容。

“说什么呢，这么客气。比起这些，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吗？”

“嗯，托你的福。”

“哦，那就好。我很担心你呢。”

“谢谢。呃……我还有东西要收拾，改天再去拜访。”

“嗯，好的。保重身体啊。”

直子打开大门，迅速走了进去。平介想起直子之前对吉本和子的评价：“她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

“先告辞了。”平介向吉本和子打过招呼后正要进门，吉本和子凑到他耳边说道：“不知不觉藻奈美就长大了呀。肯定是妈妈不在了以后，自己不得不成熟起来了吧。”

“哈哈哈，可能吧。”平介挤出笑容，逃也似的进了家门。

直子正在佛龛前双手合十，佛龛上摆着直子的照片，这一幕看起来就是女儿藻奈美在母亲的灵前祭拜。过了一会儿，直子抬起脸，回头看向平介，脸上浮现出落寞的微笑。

“好奇怪的心情啊，看着放着自己照片的佛龛。”

“又不能摆上藻奈美的照片。”

“是啊。还会有人来祭拜。”

“但这并不是毫无意义。”平介把放有直子照片的小相框拿在手里，拆下后面的木板，将照片取出来。原来那后面还有一张照片，是去年远足的时候拍的，上面的藻奈美对着镜头做出胜利的手势。“你看。”平介让妻子看。

直子眨眨眼睛，哭笑不得地望着平介。“感觉好久没看到藻奈美的脸了，我是说真的藻奈美。”

“直子并不是伪造的啊。”平介说道。

平介做了速食拉面，两人简单地吃了顿午饭，面条上还放上了豆芽炒叉烧。想到平介完全不会做饭，直子非常感动。

“偶尔把老公一个人放在家看来也不是什么坏事。”直子边吸着面条边说。

“说什么呢，要是你喜欢，我还能给你做法国菜。”

“口气不小，你倒是做啊。”

“我只是不想做而已。”

在杉田家，只要吃饭的时候有藻奈美在，绝不会看电视。这是直子在藻奈美很小的时候定下的规矩。因此吃着拉面，喜欢看电视的平介也没有想到去打开电视。等到直子吃完饭，他拾起放在地板上的遥控器时，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藻奈美不在了啊。

打开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一栋熟悉的建筑——直子住的医院。

“啊，老公，你上电视了。”直子指着电视机说道。

屏幕上的影像是刚才出院时平介和直子被记者们团团围住的场景。看到一两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这么快就在电视上播出，真是种奇妙的感觉。画面里，平介拉着藻奈美，也就是直子的手直奔停车场，身后是一群紧追不舍的记者。

“关于赔偿问题，您有什么打算？”一个女记者提问。

“这件事已经全权委托给律师办理。”

“您对律师提出了什么要求？比如赔偿金，您的期望值是多少？”

“这不是钱的问题，希望他们能表现出足够的诚意。藻奈美被夺去了生命，直子也身受重伤。”平介用很快的语速回答后，让直子坐上车，自己坐到了驾驶座。

画面一直持续到平介的车开出去好远才切回到记者：“藻奈美这次得以平安出院，杉田平介先生好像终于松了一口气，只是一说到客运公司的责任，竟然把妻子和女儿的名字说反了。看来杉田平介先生表面看起来平静，内心大概受到了无法挽回的重创。以上来自现场报道。”

“啊，说错了。”平介这才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不禁咂了咂嘴。

电视画面变成了对婚外恋被曝光的男艺人的采访。平介用遥控器换台，却再也没有发现有关自己和直子的新闻，便关上了电视。

“我说，”直子开口道，“今后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今后怎么生活？”

“嗯……”平介双臂环抱胸前。

这是个大问题。平介目前算是习惯了这种异常的状况。直子看起来好像也已经接受了现状。不过外人肯定接受不了这种情况，一定会认为直子精神错乱了，说不定连平介也要被如此看待。就算能证明她是被附体，那些好奇心重的家伙，比如媒体什么的，一定会来打扰他们的生活。平介咕哝着。他心里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该不该告诉直子。

这时，直子说道：“能听听我的想法吗？我想到一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

“嗯，可以，你说吧。”平介挪动盘着的双腿，端正地坐好。

“我呢，”她凝视着丈夫的眼睛，“想作为藻奈美活下去。”

“啊……”平介半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

“站在杉田直子的立场，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惜，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想来想去，作为杉田直子活下去简直太困难了。无论怎么解释，别人都不会像你一样接受这件事。”

“是啊……”

“老公你怎么想？”

“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其实我原本想跟你这么提议，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因为这样一来，直子这个人就会从这个世上消失？”

“嗯，差不多吧。”

“可是，”她说着低下了头，舔了舔嘴唇，又抬起头来，“可是你知道，直子确实还活着。”

“当然，对我来说，直子就是直子啊。”说完，平介又想到，与其说直子是直子，不如说藻奈美是直子。但他不想破坏当下这感人的气氛，便没去纠正刚才说的话。

直子突然吐了一口气，然后双臂伸直，愉快地舒展了一下身体。“说出来真痛快。我想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

“这也是没办法嘛。”

“我只是想积极地面对。就当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虽然身体不一样了。”

“也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人的身体。”

“嗯，藻奈美很像我小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说。”

“有很多人说我们的孩子是个美人胚子呢。”

“嗯，只是鼻子有点像你，稍微往上翘。”

“怎么，难道不是因为这个鼻子才是个小美人吗？”

“噢，是吗？”直子皱了皱眉头，眼睛却带着笑意。平介也笑了。这大概是事故发生以来，他们第一次发自肺腑地笑吧。

“我去泡茶。”直子边说边起身朝厨房走去。她从餐具柜里拿出小茶壶，放入茶叶。这一系列的动作姿态毫无疑问是直子特有的。她将茶注入两只茶杯，用托盘端回起居室。“藻奈美该上六年级了，必须得好好学习了。我可不想成绩下降，让她丢脸。”

“藻奈美学习很用功。可你还老是教训她。”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算术和理科学得很好，语文和社会却差一些，大概是像你。”

“算术和理科，你行吗？”平介坏笑着问道。

“不太行，不过我会努力的。”直子一脸严肃，将一只茶杯放在平介面前，“老公，你知道那孩子的梦想吗？”

“梦想啊……”平介再次盘腿而坐，双臂环抱。

“我想尽量帮她实现梦想。有目标的话，就能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确实……”平介啜了口茶，“她好像说过，当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就挺好。”

“普通的家庭主妇？”

“嗯，她说做个像妈妈这样的家庭主妇就挺好。”

“什么嘛，那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做，就保持现在这样？”

“不过，”平介手里拿着茶杯，注视着直子，“不行，那样的话有点奇怪。”

“为什么？”她刚说完，就明白过来了。她看看自己的手，又将视线转向平介，脸上浮现出不自然的笑容。“别说傻话，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平介没有回应，啜了一口茶。

“啊，对了，我的戒指呢？你放在哪里了？”

“戒指？”

“婚戒啊，我在大巴上应该戴着呢。”

“哦，想起来了，应该放在佛龛的抽屉里了。”

直子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就是她之前一直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是铂金的，款式很简单，只是一个细细的圆环。平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同样款式的。直子拿出戒指来戴上，然而太大了，戴在中指上也大出很多。最后她戴到大拇指上试了试，刚好合适。“戴在大拇指上恐怕不行呀。”直子看着自己的手叹息道。

“先不说这个，小学生戴戒指也太奇怪了吧。”平介说，“而且还是这么朴素的戒指。”

“但是我想随身带着它。”

“嗯，你有这样的心意，我真的很开心……”

“有了！”直子双手一拍，站了起来，走出房间上了楼，不久又回来了，右手拿着一个泰迪熊玩偶，左手提着针线盒。

“你要做什么？”平介问。

“你看着。”直子拿出裁缝用的剪刀，将泰迪熊玩偶头部的缝合线剪

开，沿着缝合线撑开一个口子。这个玩偶原本是直子为藻奈美缝制的，直子一直很擅长针线活。她把婚戒埋在玩偶的后脑勺内，然后认真地将接缝对好，用针线完美地缝在一起。

“完成。”她说道。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玩偶？”

“藻奈美很喜欢这个玩偶，睡觉的时候经常把它放进被窝里。所以我也要经常把它放在身边。这样一来，也能时刻提醒自己是你的妻子。”

平介听完她这番话，无言以对。他不知道她这样做有没有意义。

“这只泰迪熊里藏着只属于我们俩的秘密。”直子说着，把泰迪熊紧紧地抱在胸前。

❀9❀

直子上学的第一天，不巧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小雨。她站在玄关考虑着要不要穿长靴，犹豫了好一阵。

“就穿运动鞋不行吗？雨并不是很大。”平介在她身后说道。

“天气预报说下午雨势会变大，那样的话运动鞋就会沾满泥。这双鞋是上个月刚买的，藻奈美说要等到上了六年级再穿，还是新的。”直子拎着全新的运动鞋说道。

平介打开门，抬头看向天空。“看这天气，不太适合穿长靴啊。”

“等雨下大了再穿就太迟了。嗯，我决定了，还是穿长靴吧。”她说着，从鞋箱中拿出一双边缘有白色线条的红色塑料长靴。这双鞋还是直子在超市抽奖的时候抽中的。

“你说的长靴就是这双啊？”

“是啊。”

“穿这双鞋就更奇怪了吧？”

“为什么？”

“之前藻奈美说这双鞋太土气，不想穿。”

“我知道。但是既然有，不穿就太浪费了吧。”

“所以，”平介关上了门，继续说道，“这是直子的想法吧？但是在外人看来，直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穿什么衣服和鞋子都是藻奈美自己的选择。所以，藻奈美穿着这双土气的长靴去上学，岂不是很奇怪？”

有着藻奈美面庞的直子盯着平介的脸茫然地看了一会儿。“啊……”她终于开口道，“确实是这样，你说得没错。”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直子点点头，将已经伸进长靴的右脚又拔了出来，“那就穿运动鞋吧。这样可以吧？”

“我觉得运动鞋比较好。”

“嘁，万一这双鞋很快就沾满了泥可怎么办？”直子嘟嘟囔囔地穿上

了运动鞋。

由于让大家一直惦念，平介决定今天和直子一起去学校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所小学每两年会换一次班，今年班主任还是桥本多惠子。

“没什么好担心的，不送我去学校也没事。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直子穿好鞋子后对平介说。

“但是这种时候，我去和老师打个招呼才说得过去吧。”

“是吗？”直子歪了歪脑袋，斜着眼看向丈夫，“你该不会有其他什么目的吧？”

“目的？什么目的？”

“桥本多惠子啊，年轻漂亮，身材又很苗条，完全是老公你的理想型呢。”

“傻瓜，说什么呢！赶快出发吧！磨磨蹭蹭的，小心第一天上学就迟到。”平介推着直子的后背说道，心里却想，妻子虽然外表变了，洞察力依旧那么敏锐啊。他确实有一点期待和桥本多惠子见面。

撑着伞走出大门，刚好碰上邻家的吉本和子出门扔垃圾。

“哎呀，藻奈美，今天要去上学啦？”

“早上好！是的，托您的福，我赶上新学期了。”

“嗯，今天爸爸也一起去吗？”吉本和子问平介。

“嗯，对。”平介回答。

“我说不用去，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可这个人非要去。”

“哎？这样啊……”吉本和子笑着回应，却不禁用诧异的眼神打量他们。

走出很远后，平介说：“称呼我为‘这个人’听上去很奇怪呢。”

直子连忙捂住了嘴。“我那么说了吗？”

“嗯，所以吉本太太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你以后要注意些啊。”

“抱歉，还是没习惯。”

“算了，我也一样。今天光想着不要出什么差错，有点紧张。”

“哦，对了，今天有集会吧？”

“嗯，在新宿。不知道几点能结束，不过大概不会很晚。”

“我知道了。为了藻奈美，你要加油啊。”

集会是指事故受害者家属们的集会，已经在东京举办过几次，今后的方案也正在商榷。一般集会都定在休息日，这回为了照顾律师的时间，才选在了工作日。平介向公司说明了情况，今天可带薪休假，也因此才能陪直子上学。

上学路上会途经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马路对面有一个少年向他们招手。刚开始他们没注意到，后来还是平介发现少年一直在朝直子打招呼。少年高高瘦瘦，五官清秀，发型也十分利落。

“喂，那个男孩好像认识藻奈美。”平介小声对直子说。

“确实。”直子也小声回应道。

“是谁啊？”

“不知道。”

“你说不知道……那怎么办？”

直子迅速将身子转向平介，从胸前的衬衫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那是藻奈美五年级班级远足时拍的合照，平介知道直子是想利用照片努力记住同学的面孔和名字，还好藻奈美在照片后面相应的位置写了每个人的名字。

“喂，怎么办？已经是绿灯了，再不过马路会显得很奇怪。”

“嗯……嗯。”直子迈出脚步，把照片递给平介，说，“老公，给你拿着。”

“哎？我拿着干吗？”

“帮我看看那个男孩是谁，然后悄悄告诉我。”

“啊？”

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过马路，脸上挂着爽朗的笑容。平介心想，那笑容都可以登上教育杂志的封面了。

“杉田，今天开始就可以上学了吗？”少年问道，一副大人的腔调。

“是啊，托你的福。”直子回答道，然后抬头转向平介，“这是我爸爸。”

“早上好。”少年低头致意。

“啊，早上好。”平介慌忙回应。

少年迈开脚步，直子同他并肩走在一起。平介跟在他们身后，若无其事地看着照片。远足的目的地应该是高尾山，因为照片上可以看到孩子们身后的药王院[1]，当时应该正值初夏时节，这么算来距今已有十个月。

“我本来想去看你的，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可没有勇气。后来我听川上他们说你看起来很不错，我也就放心了。”

“嗯，谢谢了……”

“但是你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啊，怎么了？”

“没，没什么。”直子顺势回头看了平介一眼，示意他快点找到这个男生的名字。

平介刚好在照片中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像这个少年的人，虽然气质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有可能是发型不同造成的。平介看了看后面写的名字：田岛刚。或许该读作TAJIMATSUYOSHI吧。

“藻奈美，你来一下。”平介在直子身后说道。

直子立刻停下来，问了声“什么事”后走到平介身旁。

平介用雨伞挡住少年的视线，把照片后面的名字指给她看，小声说：“应该是这个孩子。”

“TAJIMA，TAKESHI……TSUYOSHI[2]，是哪个呢？”她在伞下歪头嘟囔。

“怎么念呢？我不知道啊。”

“算了。嗯，我知道了，爸爸。”直子打算跟少年本人直接确认，声音变得轻快起来，走回到少年身边。“让你久等了。”

小学生说“让你久等了”会不会有点奇怪？平介想。

“怎么了？”

“没什么。”直子说着又瞥了平介一眼，“就是……我爸爸想了解田岛的一些情况。”

“哎？”平介瞪大了双眼，然后马上明白了直子的小伎俩。是她想要了解这个跟藻奈美说话很亲昵的少年。

“为什么？”少年问平介。

“也没什么，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藻奈美的朋友。”平介露出亲切的笑容。

“哦……”少年面露疑惑。

平介觉得他会有这种反应也很正常。

“家里是做什么的？普通的上班族？”平介问道。

“谁家？”

“当然是田岛家啊。”

“是开鱼店的。”

“哦……鱼店啊。挺好。”平介百无聊赖地说。为什么鱼店挺好，他自己也不明白。

“你春假去哪里玩了吗？”直子问。

“去三浦半岛了。”少年开心地回答道，“我的一个叔叔有艘游艇，我们去海上钓鱼了，钓到了很多大鱼，鲷鱼啦，石鲈啦，冷藏箱装得满满的。”

“哦。”直子一边走，一边点了点头。

在家里天天看到鱼还专程去钓鱼啊，平介有些好奇。或许是总和鱼打交道，和鱼很亲近，所以喜欢钓鱼吧。

“尤其是石鲈，钓到了很多，都送给附近的邻居啦。因为鱼真的很大，大家都很吃惊。”

“啊？免费送给别人了？”直子问道。

“是的。”

“哎呀，卖了多好。”

“我才不占那种小便宜呢。”少年对直子说道。

卖了多好呀，平介在他们身后想，又大又新鲜的石鲈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田岛学习怎么样？”平介在后面问道，“擅长哪一科呢？”

“唔……”少年想了想，说，“算术吧。”

“算术好，真厉害啊！”

“其他科目也不错，语文、理科、社会这些都不错。”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啊，平介听了有些别扭。“哦，高才生啊。”

“嗯，算是吧。”他眉头都没皱地说道，“哦对了，体育不好。”

“这样啊。”看不出来啊，平介看着少年匀称修长的身材想。

快到学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孩子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他们边走边嬉笑打闹，一派童真世界的景象。

“小美！”循声望去，川上郁子正挥着手朝这边跑来，身上的格子裙随风飘动。“怎么回事，两个人竟然已经走在一起了，真是的。”她来回看向直子和少年，看到平介的时候忙低头致意：“早上好。”

早上好，平介应声。然而她的视线已回到直子身上，然后叽叽喳喳地说起了昨天的电视节目。直子只是默默地听着。

平介回味着川上郁子刚才的话。为什么那么说呢？两个人竟然已经走在一起了，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像是在揶揄两人，难道说两人已经公开交往了？太不像话了！这些小学生，不会玩真的吧？

前方已经可以看到学校，三座已经褪了色的水泥建筑映入眼帘。平介并不知道藻奈美的教室在哪里，思忖着或许直子知道，因为直子曾来学校参加过几次公开课。

一个胖胖的小男孩朝他们走了过来。天气还有些凉，可他的太阳穴附近已经密密地出了一层汗。到了夏天他可不好过啊，平介不禁这么想。

“哟。”胖男孩跟直子搭话道，“你怎么样啊？”

“刚，你好像又胖了呀。”直子身边的少年说道。

“啊？没有吧？跟以前一样啊。”胖男孩嘟着嘴说道，说罢转头看向平介，后知后觉似的缩了缩脖子。

走进校门，平介和直子要分开了。直子回头看了他一眼，朝他挤了挤眼睛，好像在说，别担心，我能做好。

平介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连老师的办公室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时，那个胖男孩走了回来，抬头看着他，说：“请问……”

“怎么了？”平介问他。

“我做什么了吗？”

“什么？”平介俯视着胖男孩，“什么做什么？什么意思？”

“听说，”胖男孩瞟了他一眼说，“听说您问了好多关于我的事……”

“啊？”平介张大了嘴，然后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指着胖男孩的胸口问道：“你是田岛？”

胖男孩点了点头。

“啊……原来是这样。原来你是田岛，家里开鱼店的？”

“是的。”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并不是只对你一个人感兴趣，我想了解一下直子……呃，藻奈美的同学们的情况。”

“哦，那关于我还想知道什么？”

“没事了。哦对了，你等一下，刚才那个男孩是谁啊？和藻奈美一起走的那个男孩。”

“他是远藤。”

“哦，原来是远藤。谢谢，谢谢。那么，你要好好学习哦！”

听了平介的话，田岛带着疑惑的表情迈起短腿小跑而去。看着他的背影，平介不禁想，怪不得说田岛不擅长体育呢。

他又拿出那张照片看了起来，翻来覆去对照着人脸和名字，发现刚才找到的那个男孩确实就是这个胖男孩，不过体形不一样。看来过去的这十个月，田岛的体重增加了一倍。

平介翻到照片背面，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寻找“远藤”这两个字，很快就看到了“远藤直人”，确认好位置后又将照片翻过来对照人脸。照片中，远藤站在班主任桥本多惠子旁边。只是当时的他脸庞看起来还很稚嫩，身体也很瘦小，和桥本多惠子看起来像一对母子。看来这十个月里，远藤长大了，比起田岛更有大人的样子。

平介抬头看着这所直子所在的学校。直子啊，这里可是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要留心啊！平介在心里为妻子摇旗呐喊。

[1] 位于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高尾山顶的著名佛教寺院。

[2] 日语中，“田岛”读作“TAJIMA”，“刚”则有多种读音，文中的这两种

读法均可。

❀10❀

午后雨果然下大了，空气里有了些凉意。平介在轻便西装外面罩了一件雨衣出门了。早上送直子上学的路上已经有了很多小水洼，他撑着伞，想象着直子因没穿长靴而后悔的模样，不由得笑了。

从新宿站西口出来走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一家城市酒店，事故受害者家属们集会的会场就在酒店的会议室里。入口处有一张小桌子，前面坐着一名年轻女子。平介签了名，走了进去。会议室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桌椅，能容纳近一百人，有一半左右的位置上都坐着人。事故中有二十九人丧生，重伤仍未出院者有十几人，因此准备这么一间大会议室理所应当。而且，同其他集会不同，这次会议的出席者并不会因下雨或者是工作日而缺席。

由于是滑雪大巴出了事故，所以受害者大多是年轻人，且大学生居多。从出席集会的成员来看，都是他们父母亲年纪的人。平介在里面反而显得有些年轻。原以为出席者多为女性，没想到男性占了一半以上。大概那些从来不出席社区集会的人今天都专程请假赶来了吧。

平介斜前方坐着一对夫妇，男子看上去五十多岁，女子稍微年轻一些。男子整洁的头发大半花白，他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女子点了点头回应，手里攥着条白色手帕，不时按按眼角。

他们失去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呢？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正值青春，他们大概也对其寄予了厚望。平介想起自己失去的女儿，想象着他们的心情，却无法共情，大概每个人心中的悲伤都不尽相同吧，旁人岂能理解。

“您是……杉田先生吧？”一个声音传来。平介循声望去，一个五十岁左右、面色黝黑的男子笨拙地挤出微笑。

“是的。”平介回答。

男子舒了一口气。“果然是您，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您。”

“嗯。”平介点了点头。经常被人说起这件事，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媒体的人自作主张地播放那些画面。”

“就是。您女儿还好吗？”

“托您的福，她很健康。”

“太好了。虽然只有女儿一人获救，也是件幸事啊。”男子频频点

头。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

“啊，抱歉，”男子说着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名片，“这是鄙人的名片。”男子经营着一家印刷公司，位于东京都江东区，名叫藤崎和郎。

出于礼节，平介也向对方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杉田先生在这起事故中失去了妻子，对吧？”男子边将名片插入名片夹，边询问平介。

是的，平介回答。

男子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妻子三年前因病去世，女儿又在这次事故中丧生，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平介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事故发生前，您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样啊，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藤崎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不，是父女三人。”

“哎？可是……”

“我有两个女儿。”藤崎竖起两根指头，“她们是双胞胎，穿着一样的滑雪服，一起出的事，一样的遗容。”

说到“一样的遗容”时，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平介听完，感觉胸中生出了像铅块一样沉重又冰冷的东西，缓缓沉积在胃底。

“哪怕只活下来一个人，我也会觉得就像两个人都健在一样，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可上天对我太残忍了。”藤崎苦笑着说道，表情有些扭曲。

确实如此，平介想。如果发生在直子身上的事发生在这对双胞胎身上，或许谁都不会注意到，甚至连本人也不会，只会觉得一个人幸存了下来。

回过神来，平介发现会议室里有几个人在低声啜泣。看来事故造成的影响还没有过去啊，他想。

受害者家属协会有四名干事，是在最开始集会时选出来的。一个看似大企业里能干的部长，一个看起来是商店店主，一个似是退休的老年人，还有一个家庭主妇，外表各不相同，但脸上都流露出给人压力的表情。把交涉事务都委托给他们办理肯定没错，平介一开始就这样想。

那位能干的部长——平介也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姓林田的男子

正在给大家详细说明最新进展。一方面，客运公司承认了司机的过失，表示会在赔偿问题上尽量表达诚意；另一方面，司机也有疲劳驾驶的嫌疑，因此有必要追究客运公司的社会责任。长野县警以怀疑大黑交通违反《道路交通法》为由，搜查了客运公司和负责人的住宅，这件事平介也通过新闻了解到了。

接下来一位姓向井的律师站到了前面。他体格健壮，理着平头，看起来像个柔道运动员。他用洪亮的声音说明了情况，大概的意思是：赔偿金额不论年龄、性别一视同仁，如果有人对受害者家属协会预期的金额有所不满，可以个人名义向客运公司提出交涉。

有人问目前向对方索赔的金额是多少，向井律师毫不犹豫地说道：“最少是八千万元。”平介心想，大概这就是能争取到的上限了。

八千万元究竟是多是少，平介并没有概念。他只知道赔偿金额再高，也无法稀释人们心中的悲伤。家属中有比平介更加现实地考虑问题的人，有人提议拿不到一亿元就不罢休。旁边的藤崎听到后也点了点头，可能很多人预想的都是这个金额。

“当然我们会尽量争取更高金额。无论什么谈判，都需要双方让步。大家也不想无限期拖延下去吧。”

向井说完，很多人都点了点头，平介也这么想。不想拖着耗费时间，确实如此。这件事早点解决比较好。但有一点绝不能忽视，这次事故绝不能被遗忘，不希望被人们迅速忘记，如此惨痛的事故绝不能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林田又站了起来，说明了以后的计划，并且叮嘱大家不要把在这里说的话外传，尤其不能被媒体嗅到风声。

“媒体的那帮家伙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为了博取眼球写奇怪的东西。”林田眉间挤出皱纹。看来是不想被媒体中伤，平介想。

“此外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林田的语调微妙地发生了变化，表情也有些僵硬，“其实，今天有人强烈要求想见大家一面。”他一副努力一口气把话说完的模样继续说道，“是梶川太太。”

短暂的沉默过后，空气躁动了起来。

“梶川太太是……”前面的一个中年女子说道。

“嗯。”林田点点头，“是司机梶川的妻子。她今天过来了，在等我们协商结束，她说无论如何都想来向大家道歉。”

躁动的空气一下子又凝固了。每个人体内的血液似乎都在急速倒流，平介就有这种感觉。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脸越来越热，相比之下手脚

却像麻痹了一样冰冷。

突然有声音响起，平介前面的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是那对夫妇中的丈夫。他用低沉的声音对妻子说：“我们回去。”这简短却突兀的一句话里，深埋着万念俱灰的悲伤。

他的妻子赞同他的行为，点头回应后也站了起来。在大家的注视下，二人慢慢地向后门走去。林田没有说话，也没有人开口制止。有几个人跟在他们后面也走了出去。他们都面无表情，仿佛戴着能乐的面具。

林田环顾一圈剩下的人，问道：“现在可以请梶川太太进来了吗？”

没有人回应。林田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平介顿时同情起他来。林田本人应该也不欢迎这位梶川太太。“那么，山本女士。”林田对唯一一名女干事山本由加里说道。山本会意地点了点头，打开前门走了出去。

令人窒息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山本由加里再次露面。“我把她带来了。”

“请带她进来吧。”林田说。

跟在山本由加里身后的是一名瘦小的女子，脸色很差，在荧光灯下越发显得憔悴不堪。白色开衫的肩部有些濡湿，大概是刚才在雨中行走的缘故。

“我是梶川的妻子。”她埋头说道，声音和身形一样细弱，“都是我丈夫的过失，让大家失去了重要的家人，真的非常抱歉。”她深深地低下了头，单薄的肩膀颤抖着，从平介的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空气突然凝重起来，所有重量仿佛都压在她瘦弱的身体上，似要将她压垮。但她缓缓地抬起头来，说道：“丈夫虽然死去了，但是作为妻子，由我代替他尽最大努力赔偿大家。这番话无论如何都想告知大家，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她说着说着声音变得颤抖起来，不停用手帕擦拭着眼角。

“林田先生，”这时一个身着正装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说道，“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叫来？”

“因为……”

林田正要解释，“是我拜托林田先生的。”梶川的妻子说道，“是我提出了这么无理的要求……”

“请你闭嘴！”穿正装的男人打断了她的话，“我在问林田先生。”

冰冷的话语让梶川的妻子陷入了沉默。

“嗯，理由有两个。”林田说道，“一个是梶川太太想来向大家道歉，另一个我刚才也说了，要想搞清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梶川太太的证言至关重要。因此我想还是尽早见面比较好。”

这解释合情合理，穿正装的男人看起来也无异议，只是在坐下的时候，自言自语了一句：“有和我们见面的必要吗？”

“你啊，根本没有必要道歉。”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平介伸长脖子寻找，发现是坐在第一排的一名中年女子在说话。她看向梶川的妻子继续说道：“开车的人又不是你。其实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吧？但是碍于面子，不做点什么就会被大家指指点点，才想着以这种方式道歉的吧？不管你如何道歉，我们也不能欣然接受，所以还是算了吧。”

“不，我怎么会……”梶川的妻子想要反驳。

“算了，算了。什么都别说了。你这个样子站在那里，好像我们欺负你似的。”说罢，中年女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房间里充斥着死一般的寂静，连这声叹息都清晰可闻。

这番话大概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平介听到周围的人小声咕哝着“没错没错”。他也嘟囔了一句。虽然理智上明白梶川太太失去丈夫也很痛苦，但就是无法和她站在同一立场。

“那么，梶川太太，就到此结束吧。”林田对像被霜打了一般的梶川的妻子说道，声音里有种不合时宜的轻松。

梶川的妻子轻轻点了点头，林田随即给了山本由加里一个眼神。山本由加里心领神会，站起身来带着她走向前门。正要开门时，平介身旁的藤崎突然站起来，说道：“你丈夫是杀人凶手！”

房间里瞬间又沉寂下来，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梶川的妻子眼看要哭出来，山本由加里搂着她的肩膀向门口走去。家属中有人抬头看着藤崎，也有人故意不看他。

大家心里都是怎么想的，平介并不知道，只是，没有人因为藤崎的这句话而如释重负。他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阴风吹进房间，寒冷笼罩了整个屋子。刚才说话的那个第一排的中年女子脸上明显现出了不悦。

然而，没有人指责藤崎。大家能做的，不过就是装作没听见罢了。

“那么，”林田环顾室内一周，问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走出酒店时，雨下得更猛烈了。平介撑着伞，独自一人走向新宿站。

给直子买些蛋糕回去吧——他这么打算着，在新宿站附近转悠。说来也奇怪，当直子还以他妻子的身份活着的时候，他一次都没有想过给她带礼物。正想着要去小田急百货看看有没有好吃的店时，平介发现车站柱子后面蹲着一个女人。是司机梶川的妻子。难道她身体不舒服吗？可好像又不是，因为她正在抽烟。只见她不时把手伸向一旁的烟灰缸，弹弹烟灰。虽然她的腿整齐地并拢在一起，但是在公共场合，一个女人蹲在地上看起来总是不太雅观。大概她太累了。虽然她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但是弓起身来像个老太婆。

平介想装作没看到，可晚了一步，她的视线好像捕捉到了他，失神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嘴也大张着。“啊！”她好像还发出了一声轻呼。没办法，平介只好点头致意。或许她在电视上看到过平介，所以认识他。她立刻站起身来点头致意，随即便要转身离去。然而，下一个瞬间，她的身体如同跳舞一般摇摆起来，双手像要抓住什么似的在空中挥动，接着整个人跌落在水泥地上。“啊！”她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悲鸣。

平介急忙走上前去。路过的人驻足观望，却没有人出手相助。“你怎么样？”平介向她伸出右手，问道。

“嗯……没、没事。”

“是头晕了吧？”

“嗯，站起来的时候稍微有点头晕。”

平介心想一定是她蹲久了突然站起来的缘故，何况她看起来本就没什么精神。

“抓住我。”他再次向她伸出右手。

“麻烦您了。”她抓住平介的手，刚要站起来的时候脸一歪，又跌了回去。平介仔细一看，她的右脚踝好像扭伤了。

“脚扭了吗？”

“没，没事。谢谢……太感谢了。”她想凭一己之力站起来，但是没有成功，看来她的脚踝很痛。平介伸出手帮忙，她终于勉强站了起来，但走路似乎还是很吃力。

“你家在哪里？”平介问。

“啊……劳您费心了，我自己能回去。”她说着，皱了皱眉头。

“没有人来接你吗？”

“嗯，没事，我自己有办法。”

梶川的妻子好像下定决心不能麻烦平介。她的心情可以理解，平介其实也想赶快离开，可是看到这情况，他不能不管。

“你家在哪里？你不告诉我的话，我没办法帮你。”平介有些严厉地说道。

她有些惊讶，略微迟疑了一下。“在……调布。”

“调布啊，那跟我一个方向，我们打车吧。”

“啊，不用，不要紧，我能走回去。”

“那怎么行。大家都看着呢，按我说的做吧。”

她随身带着一个黑色手提包、一个百货店袋子，还有一把折叠伞。平介把它们拿在右手上，左手帮她支撑起身体，如此一来才勉强可以移动。

在出租车上，二人几乎没有说话。她能说的只有“对不起，麻烦您了”，而他能回应的也只是“哪里，没什么”。

出租车在一栋隔板建成的简易二层公寓前停下了。平介本来打算支付车费，梶川的妻子则坚持由她来支付，最后两人各付了一半。

她说：“就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您还坐这辆车回去吧。”可平介还是下了车，因为她的家在二层。艰难地爬上二楼后，她邀请平介到家里喝点东西，大概是觉得事已至此不能让他直接回去。

“不了，我把你的东西放下就走。”

“那怎么行，您专程送我回来……我马上叫人给您沏茶。”

平介有些在意这句话，叫人为我沏杯茶？

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梶川幸广”，旁边并列写着“征子”和“逸美”。征子大概是她的名字，那么逸美是他们女儿的名字吗？打开门，她朝屋里喊道：“逸美，逸美！”屋里随即发出一阵声响，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短发女孩走了出来。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上衣，看到平介的时候有点吃惊。

梶川征子向她介绍了事情的经过。“真服了你了。”梶川逸美一副厌烦的表情。

“总之你先去给杉田先生沏杯茶吧，再把坐垫拿来。”梶川征子吩咐她。

平介有点待不住了。“不用了，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梶川征子向他低下头，说：“请至少喝杯茶，拜托了。”

听一脸憔悴的她这样说，平介不好再推托，否则就太没有男人风度了。“那就打扰片刻。”平介说着，在玄关脱了鞋。

梶川家是两居室，进门不远处是一间还算宽敞的餐厅兼厨房，再往里就是两个房间，看起来一间是西式，一间是日式。平介想，日式房间里应该设有佛龛，因为空气中飘荡着线香的气味。

梶川征子突然又蹲在了地上，平介以为她又头晕了，但并不是这样，她朝平介跪下了。

“杉田先生……这次，真的非常抱歉。您妻子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向您道歉。”她的额头已经抵在了地板上。

“梶川太太，请别这样。我不希望你这样做。别这样，拜托了。”平介抓着她的手腕，想要拉她起来。原来她是想道歉，才拜托他来屋子里坐一会儿。

大概是扭到的脚踝又开始疼了，她皱着眉头呻吟：“好疼。”

“啊，没事吧？”平介慢慢地把她扶起来，让她坐在椅子上。

梶川征子叹息了一声。“对不起，没办法一直道歉直到让您满意……”

“真的不要再这样了。”平介说。

拘谨的沉默在屋内扩散开来。水壶发出咻咻的声音，逸美关掉火，拿出茶壶泡茶。不一会儿，她将泡好的茶注入茶杯端到平介面前，茶杯看起来像购物时的赠品。

“谢谢，那个，你上初中了？”

“初二。”

“哦，比我女儿高两届。”

平介说这句话并没有特别的含义，梶川征子却无法轻松对待，费力

地挤出一句：“让您女儿也遭遇了这么严重的事故……我本来想当面向她道歉的。”

我女儿已经死了，平介本来想这么说，她活下来的只有身体而已，而我的妻子则失去了身体，都是拜你丈夫所赐……

“我爸爸，”站着的逸美突然说道，“他很累。”

“是吗？”

平介问完，她轻轻点了点头。“从去年年末开始就没有休息，新年也在工作，回家也只是为了睡觉而已，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他说有滑雪大巴的工作时，就连小睡一会儿的工夫都没有。他很辛苦。”

“所以确实存在过劳的问题啊。”平介对梶川征子说。

征子点点头。“尤其是一月和二月，特别严重。虽说滑雪场的酒店里有供司机休息的地方，但是假期正值旅游旺季，那些地方都被充当客房了，他们只能在餐厅打盹。司机虽然会交替着开车，但是坐在副驾驶座上也睡不踏实。在服务区停车时还要检查轮胎上的防滑链什么的，没法睡觉。”

“真是辛苦啊。”平介附和道，然而并没有生出同情，这些都不过是事故发生的借口罢了，他有点讽刺地说道，“可是确保身体保持健康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梶川征子好像挨了耳光一样，表情扭曲地低下头。

“我们家很穷。”逸美说道，“为了多赚点钱，爸爸他很拼命。”

“要是穷的话就不会住在这种房子里了。”

“这是因为爸爸一直在拼命工作啊……”说到这里，她转身走进了里面的西式房间。

“对不起，这孩子不懂事，冲撞您了。”梶川征子又低下了头。

“没什么。”平介啜着茶说道。茶是淡淡的玄米茶。

“那我就先走了。”他正要起身，电话铃响了。电话机放在墙边一个组合柜上。

征子伸出手去拿听筒，西式房间的门开了，逸美尖锐的声音传来：“是骚扰电话！”征子略微踌躇了一下，还是接起了电话。“您好。”紧接着，她眉头紧皱，把听筒从耳边拿开，几秒后默默地放下了。

“果然是那种电话吗？”平介问她。

她轻轻点了点头。“最近已经很少了。偶尔来这么一通。”

“今天已经接到好几个这样的了。”看来是逸美接的电话。

平介听了很不是滋味，为了早点摆脱这种不快的情绪，他就势站了起来。“那我就告辞了。非常感谢你们的招待。”就在他穿鞋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征子看了看他，一副悲伤的表情，然后和刚才一样伸手去接电话。

平介抬起手轻轻地阻止了她。她有些吃惊地投来目光。平介略一点头，拿起了听筒。

“杀人犯！”传来一个像发自深邃井底的声音，低沉得一时分辨不出是男是女，“还要活到什么时候？早点去死吧！这样才能补偿其他死去的人。凌晨两点之前上吊，否则……”

“够了！”平介怒吼道。对方大概没想到会有男人的声音，匆忙挂断了电话，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他把听筒放回原处，问征子：“报警了吗？”

“没有。听说警察不会管这种恶作剧电话。”

或许确实是这样。平介沉默了。即使有充分的证据，她大概也不会报警吧。这时，平介看到电话机旁放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拿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家公司的员工证，上面贴着征子的照片。证件上有个“准”字，说明征子不是正式员工，而是像某个季节才有工作的“准员工”。“田端制作所……是家金属加工工厂？”

“是的，您怎么知道？”

“是我们公司的分包工厂，我也去过几次。”

“啊，原来是这样。那您就职于BIGOOD？”

“是的。”平介点点头。BIGOOD股份有限公司，是他所在公司的名字。创始人姓大木，所以公司名字就是由BIGWOOD省略而来。“你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工作的？”

“去年夏天。”征子回答道。

“哦……”这个回答出乎平介的意料。他还以为是家里的顶梁柱不在了以后，她才开始工作的。

“跟您说这些话可能有点奇怪，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钱。”征子体察到他的内心想法，说，“虽然我老公不眠不休地干活，但总是存不下钱。”

“钱都花了当然剩不下。”

“我们也没有大手大脚。”

“你丈夫那样超长时间工作的话，应该会有一笔不小的补贴。”

“但是他的工资真的很少。为了家里不会入不敷出，他才那样拼命工作。”

“难道是借了高利贷？”平介感到十分困惑。

“我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工资明细。生活费是他从银行取出来后拿给我的，但是那点生活费实在是太拮据了，我才想着去工作赚钱。”

“说不定你丈夫是个节俭的人，银行账户里可能有不少存款。”

征子摇头否认。“存款没有多少，所以我才必须要去工作赚钱。”

这可真是件怪事，平介心想。要是大巴司机赚得那么少，还会有人愿意干吗？可梶川征子看起来也不像在撒谎。

“客运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情况过段时间就会公之于众。”平介带着几分旁观者的语气说道，开始穿鞋。并不是对她们没有同情之心，只是不想和她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她产生共情，否则就像背叛了受害者家属协会的同伴一样。

“先告辞了，你多保重。”他说着走了出去。梶川征子好像说了些什么，但他根本没有听。

❀12❀

晚饭是竹笋饭和茶碗蒸，还有照烧鱼，都是平介爱吃的。

“竹笋饭好像有点咸了。”直子这么说，可平介觉得和平时并没什么两样。直子对味道很是敏感，经常会把“是不是有点咸”这句话挂在嘴上。

“今天早上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

“哪件事？”

“田岛和远藤，我好像弄错了。”

“啊，”直子笑了，“是啊，好险。不过没关系，好像谁也没注意到。”

“那就好。孩子们长得真快啊，才隔了不到一年变化就那么大。”

“因为这个我这一天过得可辛苦了。尤其是上了六年级，有的孩子不光体形变了，相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有的孩子一副大人的样子。我只能把脸和名字重新对号入座。”

“都记住了吗？”

“怎么可能。马马虎虎蒙混过关罢了。”直子边吃竹笋饭边说。她手里端着自己的碗，而不是藻奈美的小碗。这让平介看着觉得有点怪怪的。

“说起来，那个姓远藤的孩子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会对直子……我是说对藻奈美用那么亲昵的语气说话？”

“你很在意？”直子坏笑着问他。

“怎么回事？笑得那么坏。”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果然还是很在意啊。我也很在意来着。”

“别卖关子了。你肯定查清楚了吧！”

“好吧。那个远藤啊，是藻奈美的第一男友。”

“第一？什么？”

“就像阿拉伯国王一样嘛，有第一夫人、第二夫人什么的。跟那个差不多。”

“真无聊。那还有第二、第三男友吗？”

“好像没有明确的第二和第三男友，总之可以确定的是远藤是第一男友，今年冬天开始关系急速升温的。”

“岂有此理！小孩子就想这些事。”平介说完开始吃茶碗蒸。鲣鱼味的酱油用来调味非常好，十分美味。这是直子的味道啊，平介心想。

直子低低地笑着。“虽然平介是个无趣的人，但是藻奈美可不随你，她很受欢迎。从走廊走过的时候，经常有其他班级的男孩子拍她一下就跑。”

“只是开玩笑吧。”

“你真傻。小学生想要吸引喜欢的女孩子的注意，反而会做出让那个女孩子讨厌的事。你应该有过这样的体会吧？”

“早就忘了。”

吃完晚饭，平介帮直子洗碗。直子用洗洁精擦拭餐具，然后平介负责冲洗干净。直子感叹说，之前平介从来没有帮她干过活。

“虽然我知道你是直子，可看到这么小的手，就有些放心不下，会担心摔掉盘子划破手。”

“其实藻奈美的个头和手的大小都跟我差不多，不同的是她太瘦了。”

“是啊，很瘦。”平介想象着直子原本的样子说道，直子原来的身高是一米五八，体重有五十多公斤。

“你可能不知道，最近藻奈美开始干家务活了呢。今天我做的这些她估计也能做。”

“真的吗？”

“针线活也做得很好呢。你那件深灰色上衣的扣子就是她缝好的。你没注意到吧？”

“一点也没注意到。哦……原来是她。”他说完深情地看着直子，也就是藻奈美的身影，暗下决心要好好保管那件衣服上的扣子。

“只是，”直子转向右边，“她力气还是太小，洗个碗都没有力气。”

谁让她的手腕只有大人的一半那么细，平介暗忖。

“对了，你们集会的情况怎么样？”

“嗯，没太大进展。”

平介讲了赔偿金额的事，听到八千万元的时候，直子一时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目标是八千万的话，最后能拿到的应该达不到这个数。”

“肯定是。”直子洗完碗，用热水冲洗手上残留的洗洁精。

“比起这个，倒是这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嗯。”平介把梶川征子来集会和结束后去她家的事告诉了直子。

直子转动着乌黑的大眼睛认真听着。“真是辛苦你了。”

“总之，事情确实有点突然。”

二人来到起居室，跟平常一样到了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的时间了。直子突然说道：“刚才听你那么说，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

“在大巴上听到的。”

“什么事？”

“两个司机在聊天，我稍微听了一下。当时正好到了一个服务区，其他人都下车了，只有我和藻奈美在车上。藻奈美睡得很香，我实在不忍心叫醒她。正犹豫该怎么做的时候，前方传来了声音。我们前边正好是司机交替休息时用的座椅，再往前就是驾驶座。”

“他们说什么奇怪的话了吗？”

“那倒没有。但是有一点我印象深刻。说什么喝点容克[1]比较好，还有咖啡因之类的话题。话是谁说的我不清楚。”

平介双臂环抱，仅凭这几句对话就能知道他们工作过度。

“这种事是不是应该告诉警察比较好？”平介思考着。

事故发生之后，长野县警方问过平介可不可以向藻奈美提一些问题，大概他们想要搜集幸存者的证言。当时平介以女儿受打击太大为由

拒绝了。几天后，警方再次提出了该要求，平介依然拒绝了，原因是藻奈美当时精神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事故发生时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可实际上，平介不想让别人随便见她，原因不言而喻。

“没问题，这种事可以说。”直子说。

“知道了。”平介点点头，但是他依然不想让直子站到证人席上。

“继续刚才的话题。”

“什么？”

“其中一个司机说了这样的话：‘你真拼命啊，明明今天能休息还来工作，赚那么多钱要干吗？’”

“哦，他也意识到梶川工作太多了吗？”

“不是这个问题，你不觉得‘赚那么多钱要干吗’这句话奇怪吗？梶川太太不是说无论她的丈夫多么拼命工作，收入都没有增加吗？”

“嗯，她是这么说的。”

“可是，要是加班没有补贴，那个司机还会说那种话吗？从话中可以推断，加班应该是有不少补贴的。”

“补贴是多是少都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已。”

“但是你也不觉得梶川家过得很奢侈吧？”

“这倒是。”两居室的公寓、廉价的组合家具和看似赠品的茶杯在平介脑海中浮现。“那是怎么回事？明明赚了不少钱，家里却那么拮据。”

“或许是……”

“梶川把钱用在了家以外的地方。”

“有可能。”

“赌博？”

“女人？”

“这也有可能，而且可能性比较大。梶川太太可能完全不知情。”

“不知情，或者装作不知情？”

“有可能。”平介想起征子瘦削的脸颊，看起来她不像在撒谎。或许只是演技太好？

直子突然抿嘴笑了起来。平介惊讶地看着她的脸。她看起来并不是因为想到有趣的事才笑的，微微上扬的大眼睛目光茫然，平介问她“怎么了”。

“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她说，嘴角还挂着意味不明的微笑。

“可笑？什么？”

“因为，”她看着平介，“想想事故可能是这样才会发生的，就觉得很可笑。一个因为养情人或者赌马赌自行车而拼命赚钱的司机硬撑着开车上了路，最后出了事，那么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我和藻奈美也变成了现在这样。”

死得毫无价值，她又加了一句，语气如同碎冰一样冰冷且尖锐。

“我会查查看的。”平介说，“司机梶川赚的钱都用来干什么了，我一定会弄明白。”

“算了吧，老公，你不用非做这种事。抱歉啊，我只是发发牢骚。”直子微笑着说道，这次的笑容里没有了不自然。

“不行，这样子我也不能接受。”平介说着，向佛龛上直子的遗像望去。

[1] 全称容克皇帝液，是日本的一款保健品，据称有消除疲劳、保持头脑清醒等功效。

❀13❀

信誓旦旦地说了那种话，然而两周过去了，平介还没有开始着手调查司机梶川的事。他心里想着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日本经济形势大好，平介所在的公司工作日和周末的加班也增加了不少。

他现在的工作单位是电子式燃料喷射装置的制造工厂。所谓电子式，指的是通过电脑控制向发动机输送的汽油量，取代了以前的汽化器。平介由衷地认为这是一种向高水平发展的象征。

星期二中午，他和往常一样，在老地方和固定的牌友打牌。老地方是指工厂门口的休息室，里面有一张大会议桌，周围摆了一圈折叠椅。固定的牌友是指在同一生产线上的同事，有在车间干了三十多年的老手，也有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玩的是七桥，也算是赌博的一种，每个月月底结算输赢款数，平介几乎没有赢的时候。

“啊，又来了。”眼看平介就要赢了，还是被旁边入职两年的年轻人拓朗抢了先机。平介将牌扣到桌上。“适可而止啊，我最近可是不上夜班。”

“哎？下周我们也不上夜班？”拓朗问道。为了不弄乱整齐的发型，他经常歪戴着工作帽。

“只有我不上夜班。你们都是夜班，好好干活吧。”

“哎？为什么班长跟我们不一样？”

“什么为什么，我还不能上夜班。”

拓朗没大听明白，还想说什么，旁边的中尾达夫拍了拍他的手腕，意思是你这家伙真迟钝啊。

“科长同意了吗？”中尾问道。他比平介大两岁，据说之前做过寿司店的学徒。

“嗯，夜班的工时都改为协助B班了。”

“这样啊。听说B班人手不够，你要是去了，可是帮了他们大忙了吧？”

这时拓朗好像终于明白过来了，默默地点了点头。

事故发生后第一天上班，平介就问科长小坂，自己能不能想办法先

不上夜班。要是上夜班，接下来的一周里直子就得一个人在家里过夜了。一个女人独自过夜已经让他很不安了，更何况现在直子的外表是一个小学生。小坂答应他会考虑，前几天给了回复。不上夜班就没有补贴，这让平介有点心疼，可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就迟了。

“哦，说曹操曹操到。”中尾看向门口，小坂正朝他们走来。

“在玩啊，谁赢了？”小坂看着得分表问道。小坂个子不高，脸却很大，脖子还短，看起来就好像脑袋直接扣在躯干上一样。“哦，是拓朗吗？平介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平介的回答把大家都逗笑了，意思是他从没赢过。“马上就轮到我赢了，等着。”平介把帽檐转到后面，伸手去拿牌。

“抱歉啊，稍微耽误你一会儿，”小坂对平介说，“有件事想拜托你。”

平介咂了咂嘴，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接着站起身。“唉，好不容易手气好了些。”

“觉得可惜的应该是我，班长走了谁当冤大头啊？”拓朗接着说道。平介拍了一下拓朗的头，离开了“赌场”，和小坂在稍远一些的长椅上坐下。

“我想让你下午去一趟田端。”小坂说，“现在公司不是委托那边在试做D型喷枪嘛，可是他们不清楚喷嘴的口到底该开在哪个位置。所以公司想派生产技术部的同事去看一看情况，要是你也能去就最好不过了。”

“哦，这样。可以啊，我去一趟比较好。”

D型喷枪是预定明年正式生产的产品，现在由田端制作所试做，做出样品后会让公司的研究人员反复测试，作为最后的确认。一旦正式投产，平介将是生产线的负责人，所以他有必要了解试做阶段出现的问题。

不过平介也有工作之外的考虑——梶川征子在田端制作所工作。

“太好了。那我去跟生产技术部门的同事说一声。”

“好的。”

“那个，”小坂又压低了声音问道，“你女儿怎么样了？已经稳定下来了吗？”

“嗯，还好。”平介回答。一说到这个话题，他不知不觉就低下了头。

“这样啊，那太好了。总是想不开也不是办法。”小坂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可是你一个男人养孩子还是太困难了，尤其还是个女孩。”

“我知道。”平介嘴上这么说，其实他现在根本没有养育女孩的感觉，而是夫妻二人一起生活。

“嗯，现在估计还不行，但是你得好好考虑。到时候不要客气，随时来找我商量。”

“啊？”平介盯着小坂那张圆盘大脸，“科长你在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是说你再婚的事啊。给孩子找个新妈妈。”

“啊……”平介张大了嘴，连连摆手，“不，没，没这种打算。”

“算了算了，”小坂说道，“目前估计还没办法，但早晚得想想。你还是把这事放在心上，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来找我。知道了吗？”

小坂说罢，拍了拍平介的肩膀。平介只好答应了。

“嗯，就这些事。”小坂说着站起身，走出了工厂。平介目送着他的背影，想到了两件事，一是小坂真是个热心的人，二是他和直子结婚仪式上的证婚人就是小坂。

下午，平介和生产技术部的两名负责人乘车前往田端制作所。两名负责人都是平介可以推心置腹的人，木岛稍微比他年轻一些，川边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他们总是见面，以至于把对方的脸都看腻了。

田端制作所位于府中，突兀地建在一片农田之中，房顶的形状完整呈现了社会课本中的闪电形状。不同于生产线整齐排列着的BIGOOD工厂，这里机器繁多，但并不是毫无秩序地随意摆放，而是一个可以应对总公司诸多无理要求的体系。

平介、木岛和川边一起视察D型喷枪的喷嘴工程，听负责人报告情况。大概因为他们是总公司来的人，一位明显比平介年长的班长说话时竟十分紧张。平介很想告诉他，我们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关于出现的问题，他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班长的话十分具有参考价值。问题很多，该如何解决则由生产技术部来负责。木岛和川边一边喝着速溶咖啡，一边严肃地商量着对策。平介以要去和一个熟人打招呼为由同他们告别，在工厂内闲逛起来。这家工厂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都是男性。若想找女性，大概行政人员中会有，可是这家工厂应该没有BIGOOD那样的临时行政岗位。

说到有女员工的车间，应该就是卷线车间吧。平介猜测着，边走边

找。虽然卷线机中装有电磁石，但将导线卷入卷线机仍需要人工完成，这样的工作比较适合女性。

卷线车间位于工厂一角，大概有十名女工。她们都戴着安全帽和护目镜，根本看不清脸。平介只得在不引起他人怀疑的前提下靠近她们，若无其事地看向每个人的脸庞。

一名女工停下工作，凝视平介，四目相对时又慌忙低下了头。她戴着的安全帽和护目镜看起来都大了一号，或许是脸颊消瘦的缘故吧。她离开工作岗位，走到一个貌似负责人的男子面前说了些什么，男子朝平介的方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她小跑着向平介靠近，摘掉了眼镜。正是梶川征子。

“前几天真是非常感谢，帮了我大忙。”她低下头说道。

“你的脚好了吗？”

“嗯，已经完全好了。给您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

“没什么。你这样离开岗位不要紧吗？”

“嗯，我跟股长说明情况了。”

“哦……”平介有些在意是怎么说明的。他不想分散她的同事的注意力，打扰她们正常工作，于是带着梶川征子走到一台高大的高频波电源装置对面。平介见过这台衣柜大小的方形装置，应该是用高频波来淬炼金属轴的。“今天过来视察，顺便看看你在不在。”平介说。

“这样啊。”梶川征子看起来很紧张。

“那天回去以后，我好好想了想你说的话，有些地方怎么都不能理解。”

他说罢，梶川征子抬起头看着他，一副委屈的表情。

“你丈夫的工资应该不至于那么少，我听到了别的线索。应该还不至于少到你必须出来工作的地步。”

“可是，”她又低下了头，“我们家真的没有多少钱。”

“是不是你丈夫把钱用在了别的地方？”平介问，他自己也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残忍。

征子又抬头看着他，问道：“您的意思是他在外面有女人了吗？”

“也有可能是赌博，可能有你不知道的欠款？”

她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据我所知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很多人瞒着妻子在外面举债，这种事很常见。平介想这么说，又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没见过他的收入明细。"

"是的。"她点头。

"一次也没有过吗？哪怕只有一次，难道没有想知道他到底赚多少钱的想法吗？"

"对不起。"梶川征子低了下头，就像挨了老师训斥的学生一样。

"真是不敢相信啊。"平介叹息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换成直子，一定能立刻回答出平介这个月的工资大概有多少。

"他那个人，"征子淡淡地说，"不太和我讲他自己的事。"

"但你们俩已经相处很多年了，不是吗？"

"六年。"

"啊？"

"我们结婚六年。"

"哦……"平介的脑海中浮现出逸美的脸，"可是你女儿……"

"是我的。"

"这样啊。那你和前夫离婚了？"

"不是。逸美的爸爸大约十年前就得癌症去世了。"

"原来是这样。"平介突然同情起眼前这个女人来。还有逸美，这六年她能接受一个新的父亲吗？"你丈夫是第一次结婚吗？"

"也不是，听说他很久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他从没说过以前的事，所以我不了解。"

"这样啊。"平介心想，我这是在做什么？现在并不是打听她身世的场合。"总之你丈夫没有外遇，也没有赌博，是吗？"

"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她毫不犹豫地小声否定了。

平介不想让她离开岗位太久，看了看手表，说："我得走了，打扰你工作，真是抱歉。"

"您能再稍等一下吗？我马上就回来。"她说。

“什么事？”

“呃，麻烦，稍等……”她小跑着离开了，是和卷线车间完全相反的方向。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包裹。“这个是送给您女儿的，希望您能收下。”

那是一个录像带大小的包裹，包装纸上印着白色巧克力的字样，大概是谁送给她的北海道特产。

“不用了，还是拿回去给你女儿吧。别辜负送礼物的人的心意。”

“没事。我收到两份，而且逸美不是特别喜欢甜食。”

梶川征子用力往平介手里塞，一个推着推车的年轻作业员诧异地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平介觉得再拒绝的话就不像一个大人会做的事，便收下了。

“那我回去工作了。”梶川征子说罢，返回了岗位，好像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似的，脸色好了一些。

平介决定坐川边的车回去。在车上，平介打开包装，把白色巧克力分给了木岛和川边。要是还有剩余，他打算下了车都分给同事。直子喜欢甜食，但是如果知道是梶川征子送的，估计不会开心地收下。

“杉田，你不吃吗？”木岛拿着巧克力的盒子问平介。

“嗯，那我也吃一个吧。”平介从中拿了一个将棋大小的巧克力放进嘴里，令人怀念的甜味在口腔中扩散。平介好多年没吃过巧克力了，直子说吃巧克力容易蛀牙，所以几乎没有买给藻奈美吃过。

❀14❀

平介到家的时候已经将近九点。本来还打算尽量早点回家，但由于加了两个小时的班，回来晚了。

直子正在起居室里看电视，看到平介后说着“回来啦，我马上给你做饭”就站起身来。平介到二楼的卧室换上家居服，返回一楼的时候，厨房里已经飘出香喷喷的味道。

“啊，今晚是鸡蛋鸡肉盖饭吗？”平介嗅了嗅，说道。

“猜对了。”直子又补充道，“还有蛤蜊味噌汤。”

平介边说着“真不错啊”边走到餐桌前坐下。鸡蛋鸡肉盖饭和蛤蜊味噌汤都是他喜爱的食物。他四处找报纸看的时候，发现房间角落放着一本书和一个本子，便顺手拿起来看了看。是算术课本和笔记本，课本里夹着一张印有算术题的白纸。

“你在学习啊？”平介对着厨房的方向问道。

“嗯，那是作业。明天要交的。”直子大声回答，大概是换气扇太吵了。

“哦，真不容易啊。辛苦你了。”

“不能光说辛苦我啊，待会儿你得帮我。”直子端着放有两碗饭的托盘走进起居室，纤细的胳膊看起来令人担心。

“需要我帮忙吗？”

“这还用说嘛！还有谁能帮我啊。”直子将两碗饭稳稳当当地放到餐桌上后，又返回厨房，这次要端味噌汤。

“你不是说不能帮孩子做作业吗？”

“我又不是你的孩子！”直子端着味噌汤说道，“就帮我看一下吧。我觉得很难。”

“难吗？我倒觉得很怀念呢，这不是鸡兔同笼算法嘛！”平介看着直子的作业说道。

“你知道？不愧是高专毕业啊。”

“不管怎么说，这六年级的算术，直子你应该会吧？”

“完全不会。单纯的计算题还行，这种有文字描述和图形的题我就不会了，以前就这样。”

“哦。我先开动了。”平介拿着筷子，双手轻轻合十说道。饭和汤都很美味，平介确信直子的手艺没有下降。

平介觉得，这么擅长烹饪，算术不好也不要紧。可在现实中他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

“你觉得藻奈美会怎么做？会哭哭啼啼地跟我说不会做吗？”

“我觉得不会。那孩子和你一样擅长算术。说实话，我压力很大。”直子皱起眉头，一副与藻奈美年龄不符的表情。

“怎么了？”

“我突然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同学们都觉得我很擅长算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才是那个需要辅导的人，又不能突然说自己不擅长了，再加上老师也是一副这道题对藻奈美来说不算什么的表情，虽然我努力敷衍过去了，但是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一想到这个，我就忐忑不安。”

“嗯。”平介一边啜着汤，一边倾听直子的担心，“不过毕竟只是小学生的算术啊……”

“不要说得这么轻松！”

“你看，你都三十六岁了。”平介说到这里忽然住了口，因为他现在也不知道直子的年龄按多少岁算比较好。不过看起来直子并没有抵触“三十六岁”这个说法。

“不管多少岁，不会的东西就是不会嘛！小学时不会做的题，不会因为年纪的增长就变得会做。”

“这样说来也没错。”平介伸手去夹小碟子里的咸菜。电视里开始播放时长两小时的连续剧，不过一看演员大概就能判断出谁是凶手了。“那吃完饭歇一会儿，然后给你来一个算术特训吧。”

“虽然很郁闷，但是没别的办法了。”

晚饭后二人关了电视，把餐桌当成书桌，开始了算术特训。

一个小时后，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什么嘛，这么简单！”直子把作业全都做完后，瞪圆了眼睛说道，“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轻松地做完算术题。不愧是我老公，教导有

方！”

“不不，不是我教得好，一般吧。”

“但是你讲得很浅显易懂，我反而就不明白，之前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或许是，”平介凝视着她的脸，然后目光微微上移，说道，“大脑和以前不同了的缘故？”

“啊？”直子完全没想到这一点，伸手拍了一下脑袋。

“意识虽然是直子的，但大脑是藻奈美的呀。才能和擅长的科目都是由大脑决定的，你现在自然拥有和藻奈美相同的资质。”

“哦，是这样吗？”直子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既然身体变了，那么大脑也会发生变化，自己早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她想。“可我不像藻奈美那样喜欢算术和理科。”

“是吗？真的是这样吗？特训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呢？现在还讨厌算术吗？”

直子低头看着自己放在餐桌上的手，垂下的睫毛看起来十分修长。“我也不知道。”她抬起头来，“明天有算术课，想到这个我居然没有肚子疼。这个算不算？”

“以前你会肚子疼吗？”

“会很疼。”她说着笑了起来，“我去泡咖啡吧！”

“哦，好啊。”

直子用膝盖撑着一条腿要站起来，突然愁眉苦脸起来。她皱起眉，歪着头：“咦？真奇怪！”

“怎么了？”

“好奇怪啊！”

“到底怎么了？”

“等下……”直子慢慢地站起来，低头看着平介，眨了几下眼睛，然后走到走廊上，进了卫生间。

果然肚子疼起来了吗？平介这么想着，打开了电视。新闻刚开始，马上就要播报今天职业棒球赛的结果了。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新闻上，因为他是巨人队的球迷。

体育新闻播完后，出现了广告，直子还没有回来。等到开始播报天气预报的时候，直子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她一脸复杂的表情，好像有什么心事，又好像有什么新发现。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况，似乎都不严重，平介很随意地问了句："到底是什么事啊？"

"嗯……"直子低吟了一声，并未马上回答。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嗯……倒没有什么不舒服。"直子回到原位坐下。平介总觉得她有点不对劲。她定定地看着平介，过了一会儿说："明天吃红豆饭吧。"

"什么？"平介一时没反应过来，不过很快就明白了，他并不是迟钝的人。他瞪大了眼睛，身体后仰。"啊，是那个……"

"嗯。"她点了点头，"对了，她还没来过呢。她有的朋友来得很早，大概五年级就经历过了。"

"嗯。"对这种话题平介做不出什么回应，"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身体哪里不舒服吗？就是说，嗯，有没有不适应？"

"哦。"直子稍微放松下来，"没什么不适应的，生理期习惯了就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经历过二十多年的人了，而且第一次量很少。"

"那你刚才怎么处理的？"

"刚才？用了卫生巾啊。是我以前用剩下的，就是有点大。"

"嗯。"平介随便应了一声。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呢？平介挠了挠头，心想，如果是藻奈美遇到了这样的事，他一定也是这种反应。

"总之，恭喜你。"

"多谢。"直子点了一下头，接着笑了起来，"藻奈美的身体在一点点变成女人啊，只希望她不要像我一样痛经那么严重。她那么像你，可惜只有这件事随不了你。"

"是啊。"对于直子的玩笑话，平介实在笑不出来，因为她刚才那句"变成女人"一直在脑海中回响。现在的直子在精神上是个完全成熟的女人，如果身体也慢慢变成熟，两个人该如何相处呢？

❀15❀

与整个住宅的面积相比，杉田家的浴室显得很宽敞。浴缸的长度足以让成年人伸展双腿，旁边的淋浴空间也很大。看起来这栋房子以前的主人很喜欢洗澡。平介当时看中这栋房子也是因为这间宽敞的浴室。平介泡在浴缸里，环顾浴室的各个角落，看到粘钩上挂着的小小浴帽，开始琢磨直子最近有没有用过。放置洗发水和肥皂的架子上有一把粉色柄的安全剃刀，那不是平介用的。平介用不惯剃刀，每天早上用的都是电动剃须刀。粉色柄的剃刀应该是直子用来剃腋毛的。平介想，现在直子估计是用不到它了。

按照杉田家的习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要泡澡。今天直子生理期，所以平介一个人用浴缸。从直子住院起，平介才开始一个人泡澡，事故发生前那些不上夜班的晚上，平介总是和直子或者藻奈美一起泡，最大程度地利用这间宽敞的浴室。如今他觉得不能再和直子一起泡澡了。夫妻一辈子一起泡澡都没关系，只是现在的直子既是直子，又不是直子，她的外表是女儿藻奈美。

平介几个朋友的女儿和藻奈美差不多大。近来他们都在感叹，不能和女儿一起泡澡了。藻奈美也到了这样的年纪。虽说在自己家里别人都看不到，但这么做应该也不合适了。平介越想越混乱，大脑里一团糨糊。他用水沾湿毛巾，按在额头上，迈出了浴缸。

起居室里，直子正在准备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桌子上放着课程表，她正对照着课程表将课本和笔记本装进书包。

“我刚才就在想，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整理学习用品呢？”平介一边从冰箱中取出一罐三百五十毫升的啤酒，一边问道。

“不行吗？”

“不，不是不行。藻奈美有自己的房间啊。”

二楼的西式房间就是藻奈美的，有六叠大。

“你这么说也没错。只是，怎么说呢……”直子有些含糊地回应。

“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我只是不想用那个房间。”

“为什么？”

“嗯，虽然我这么想也许很无聊。”直子看着平介，说，“那个房间现在还保持着藻奈美在时的样子。”

“哎？”

“桌子上放的东西啦，还有床上被子的形状啦，我都尽量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只有需要拿课本和笔记本等必需品时，我才会碰一下，但也会非常小心，尽量不碰不相关的地方。”她说着，低头看向自己的手。

听到这里，正打算拉开拉环的平介愣住了。为什么自己没想到这一点呢？他开始讨厌自己的粗心大意了。直子不但每天要模仿藻奈美的样子去上学，还要打扫房子，一定每天都在为如何收拾女儿的房间而苦恼。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很傻。”

“我能看看吗？”平介说着离开了坐垫。

“藻奈美的房间？”

“嗯。”

“当然可以。”

平介站起身来，直子也跟着他站起来。

杉田家二楼有两个房间。走上楼梯后，有两扇相对的门，右边是藻奈美的房间，左边是夫妻俩的卧室。

轻轻推开右边房间的门，一股洗发水的幽香扑鼻而来。房间内一片漆黑，直子伸手去摸墙上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白炽灯闪了一下后照亮了屋子。

“原来如此。”平介说道。

很明显，这就是藻奈美的房间。窗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杂志，封面是微笑着的男子偶像组合。墙上也贴着这个偶像组合的海报。藻奈美不久前告诉过平介，这个组合的名字是“少年队”。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少女漫画，小小的床上铺着方格床单，枕边放着泰迪熊玩偶——啊，就是那只小熊——平介心想。床单表面有轻微的凹陷，是藻奈美躺过的痕迹吧。平介觉得，如果触摸，或许还能感受到她的体温。

“你是怎么打扫的？”平介问道。

“光打扫地板。”

“那其他地方很快就会积满灰尘。”

“嗯。”直子点了点头，“不可能总是保持这个样子。”

“是啊。”平介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这时，藻奈美的椅子映入了眼帘，上面铺着一个有草莓图案的坐垫。他还记得，藻奈美小时候坐这把椅子太低，够不到桌子，于是直子给她做了这个垫子。藻奈美一直用到事故之前。

“直子，你能坐到椅子上让我看看吗？”

“椅子？”

“嗯。”

直子似乎是怕碰到其他地方，极其谨慎地拉开椅子，慢慢坐了上去，然后问平介：“这样可以吗？”

平介双手叉腰，注视着坐在椅子上的直子。一瞬间，藻奈美仿佛又回到了他的世界里。他觉得像是看到了令人怀念的照片。“藻奈美……”他喃喃道。

直子不会不知道丈夫看到了什么。“麻烦你，”她说，“能把镜子拿过来吗？”

“镜子？”他马上察觉到她想做什么，“在哪里？”

“尽量拿个大的来。”

“我知道了。”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等着，我马上去。”他走出房间，马上钻进了对面的日式卧室。墙边有两个衣橱，窗边是直子的梳妆台，都是结婚时直子的嫁妆。他走近梳妆台，两手抱起镜子使劲拽。搬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镜子部分脱落了。他把镜子从梳妆台上完全拆下来，抱着回到藻奈美的房间。

“真厉害，你居然想到了这个主意。”直子佩服地说道。

平介把镜子立在地板上，朝向直子。“怎么样？”

“稍微往上一点，再往左一点。嗯，好了。”直子成功地在镜子中看到了女儿的身影。过了一会儿，她用湿润的双眼望向平介：“好想拍张照片啊。”

“那我去拿照相机。”

“还是算了。”直子一副拍了照也没有意义的语气。她再一次看向镜子里的女儿，不时变换着脸的角度和身体姿势。

“你就用这个房间吧。”平介说，“打扫也正常……做。”

直子点了点头，然后抬头看向平介，微笑着说：“知道了。”

他们都在二楼，就顺势在卧室铺上被褥，准备睡觉。自从结婚以来，两个人一直睡双人被褥。

平介睡得迷迷糊糊之际，有人拍了拍他的肩。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直子正凝视着他。“怎么了？”他朦朦胧胧地问道。

直子扭扭捏捏地说道：“我说，那个，怎么办？”

“那个？那个是什么？”

“就是说，那个。那、个！”

“啊？”平介听得一头雾水，但随即明白了直子的意思，睡意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睁大了眼睛。“那个啊……”

“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什么也不能做啊，这种状况。”

“也是啊，怎么可能做什么呢？”

“当然了，别说傻话了。跟自己的……女儿，还是小学生……”

“可是平介啊，什么都不做，你忍得住吗？会不会憋得太难受？”

“这不是忍得住忍不住的问题。我知道你是直子，可是你这个样子怎么做啊！我又不是变态。”

“也是。那你要和别的女人做吗？”

“唔……”平介坐直身体，在被子上盘起腿，“这件事我还没考虑过。先别说我，你呢？有那种需求吗？”

以前直子是有的，有时候她躺下后会用手指捅捅平介的侧腹，小声呢喃：“老公，我们做吧？”

“一点都没有。就算是想象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身体完全没反应。”

“真奇怪。不过可能这才正常。”一个小学生若是一想到性的问题身体就有反应，那反倒成了不得了的大事。“总之这件事不行，只能放弃。”

“知道了。”直子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不过可以用手或者嘴，但是你应该不同意吧。”

“你净说些什么傻话！求你了，别再跟我说这种事了。就算你是用直子的语气在说话，可在我看来也是从藻奈美嘴里说出的。”

“这样啊。对不起，你就当我没说好了。”

“嗯。”平介再次把腿伸进被窝里躺下，在盖好被子前，他又说道，“我有一个建议。”

“什么？”

“咱们的称呼。现在我在家里叫你‘直子’，你叫我‘老公’或‘平介’。我觉得还是改一下比较好。”

“用和在外面时一样的称呼？”

“对。我们需要养成这种习惯。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是啊……”直子望着天花板，思考了一阵子。平介则一直盯着她睡衣上的图案，上面有很多只猫，生气的猫、哭泣的猫、微笑的猫、装模作样的猫等等。

“我知道了。”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说道，“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嗯。”

“那今天晚上你就不是老公了，而是老爸。”

“没错。”

“那晚安吧，爸爸。”

“晚安……藻奈美。”

平介躺在被窝里，但是睡意全无。他听到了直子均匀的呼吸声。还是孩子的睡眠质量好啊。平介头脑清醒地凝视着黑暗，思索着自己失去的到底是女儿还是妻子。

❀16❀

一个男子站了起来，面颊有些轻微的颤抖，从很远的位置都能看到他满脸油光，烤海苔一样稀疏的头发贴在脑袋上。或许是爱打高尔夫球的缘故，他连宽阔的额头都晒得黝黑，看起来气色不佳。

“四千万到四千四百万。”男子低沉的声音打破了沉寂的空气，这就是所谓攻防战开始的信号。平介不想在这里待着，又逃不掉。“这是我们考虑的赔偿金额，因年纪和性别会有不同。”

说话的男子是大黑交通总务部长，姓富井。这真是个倒霉的差事啊，平介在心里同情他。虽然和他身处不同的立场，但是毕竟引发事故的人不是他。

事故受害者家属协会和大黑交通关于赔偿一事的交涉依旧在新宿的酒店会议室里进行。距离事故发生已经三个月了，这天是星期六，受害者家属悉数出席。大黑交通一方则有富井和另外五名公司代表，以及一名顾问律师到场。房间前方是大黑交通代表席，与之相对的则是家属席。平介心想，看起来就像记者招待会一样。

“赔偿金额是按照什么标准制定的？”家属方的代理律师向井发问道。

刚坐下的富井又站了起来。“嗯，主要是参照过去发生的事故案例制定的，基本上就是我方能提供的赔偿上限了。另外，运输省[1]也发出指示，要求我们拿出最大的诚意。”

家属代表林田举手发言：“你所说的上限应该指的是非人为因素导致的事故，诸如突然出现恶劣天气，或者受别的车辆影响行驶等状况。但这次的事故不在这个范围内吧？”

“什么意思？”

“这不是一起单纯的事故，而是人为过失导致的灾难。再说得明确一点，我们认为这就相当于过失致死。难道不对吗？让没有充分休息的司机晃晃悠悠地持续疲劳驾驶危险的滑雪大巴，迟早会出事，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们用这种危险的大巴揽客赚钱，不是犯罪又是什么？！我们只能认为你们根本没把乘客的安全放在心上。做出这种近乎杀人的行为，还想着按照之前事故的赔偿标准来打发我们，不觉得太天真了吗？！”林田情绪激动地一股脑说完这些，重重地坐下。有几个人轻轻地拍了拍手。

可想而知，大黑交通的代表们都是一脸愁容。“过失致死”“杀人”这样的话语让他们内心无法平静，却也无法否认。

几天前，劳动标准局[2]宣布他们已向东京地方检察厅递交材料，以违反《劳动标准法》为由对大黑交通的两名干部提起公诉。而在此之前，关东运输局对大黑交通进行了特别安全监督检查，明确表示大黑交通违反了防止过劳驾驶的相关法律条例，在保证运输安全方面存在严重过失，勒令该公司所属的八辆观光大巴停止运行十四天。监督检查结果表明，该公司有四名司机近一个月没有休假，持续驾驶，这违反了《机动车运输条例》中所规定的禁止司机过劳驾驶一项。此外，长野县警本部还以违反《道路交通法》为由对大黑交通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待结果公布，可能还会有新的处罚。

目前的形势对家属们来说是有利的，因此林田才做出那一番强势发言。

“太卑鄙了，连好好认罪都做不到！”平介身边的男人说道。是失去一对双胞胎女儿的藤崎。“我看前天的报纸，你们居然把过失都推到那个疲劳驾驶的司机身上。”

“不是的，关于这件事……”大黑交通方的另一个人站了起来，会议开始的时候介绍过，他是大黑交通运行管理部长，姓笠松。“超负荷工作不是公司要求或强制的。特别是造成这起事故的司机梶川，是他自己请求负责排班的上司给他多排一些班次。”

平介盯着笠松的脸。

“真的吗？”藤崎疑惑道，“就算需要钱，也不至于完全不休息地拼命吧。”

“我说的是事实。我们内部调查过了。”笠松激动地说道。

可能是真的，平介心想。直子听到一个司机说“赚那么多钱要干吗”，很明显是听这句话的那个司机自己要求加班的。梶川估计很需要钱，平介想。但是那些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即便是这样，公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井律师发言，“根据《劳动标准法》，企业不仅不能强制要求员工超负荷劳动，对于员工提出的超负荷劳动的要求也是不能允许的。”

“对，您说得没错。”笠松低下头说道，“我们不会逃避责任。只是有人误会了几天前的报道，在此我想澄清一下。至少在梶川这件事上，不存在强制这种说法……”

“但是，这和强制又有什么区别？！”林田反驳道，手里好像还拿着一个笔记本，“这是你们公司前年的数据，大巴司机一个月的工作时间比

同行业平均值多六十小时以上，平均每个月加班五十小时，是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三点五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你们的基本工资低于其他公司。因此司机只有通过加班补贴来提高收入，尤其是还要负担子女教育费的三四十岁的司机，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关于这一点，你们大黑交通怎么解释？”

大黑交通的几位代表无法反驳，哑口无言，甚至还有人点了点头。

“那么，”因话题偏离而被晾在一旁的总务部长富井开口道，“大家觉得多少金额比较合适呢？”

林田等四名干事和向井律师小声商量了起来，他们四人并列坐在一排，表示他们代表其他家属同对方交涉。过了一会儿，向井开口道：“不论男女老少，赔偿金额一视同仁。这是家属们达成的一致意见。关于金额，我们已经商量过多次了，就是之前的数额，不能再降了。八千万元。”

这番刚毅果决的发言无疑给了大黑交通的代表一记重击，只见他们不约而同地垂下头，在场职位最高的专务董事双手抱着白发苍苍的头。他原本要继任下一任社长，平介看到他明显一脸不悦。

这番交涉估计还会持续很久，平介也忧虑起来。

最后，这天的交涉以大黑交通的代表回去商量后再做回复告终。这对家属们来说是不是有利局面，平介不得而知，但是从干事们和向井律师的表情来看，似乎还不错，形势又向利好方向前进了一步。

平介走出会议室，大黑交通的人正在走廊里收拾资料，运行管理部长笠松独自在稍远的地方往文件上写着什么。平介走近他，搭话道：“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笠松大概没想到会有家属向他搭话，表情很是狼狈。他将平介从头到脚看了个遍，然后答应了一声。

“刚才你说梶川是自己要求超负荷工作的？”

“嗯。”

“梶川是有什么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才这么拼命工作吗？你知道些什么吗？”

“不，这些我还不知道，负责人没跟我说。”笠松面露困惑，大概是不知道为什么家属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吧。

这时，平介身后有人喊。“杉田先生！”

平介扭过头去，发现是林田，便向笠松说了声“谢谢”，来到林田身

边。

“杉田先生，请别单独和对方的人说话，会很麻烦。”林田皱着眉头。

“啊，真是对不起。”平介一边道歉一边心想我谈的不是私事，而是事故原因。他并未特别在意赔偿金，当然，不是说他不打算收，而且当然越多越好，只是他不想在这件事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比起赔偿金，没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更令他焦急。司机超负荷工作导致事故发生，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但是他为什么要超负荷工作，这一点尚不明朗。是因为需要很多钱吗？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是花钱大手大脚，还是借了别人的钱？是在外面养了女人，还是赌博欠了债？平介想知道这些。如果这些弄不清楚，他就无法接受目前的状况。

他看到藤崎正在和向井律师说话，对谈断断续续地传到耳中。藤崎好像在说，一亿元怎么样？向井一副为难的表情，似乎在解释八千万元都已经很难争取到。

[1] 日本负责掌管水、陆、空交通运输及海上安全等事务的中央政府机构，2001年并入国土交通省。

[2]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下设机构，通过都、道、府、县的标准局监督《劳动标准法》等规定的执行情况。

❀17❀

在新宿站准备买车票回去的时候，平介发现没有零钱。他看到一家商店，便走了过去，想买本周刊杂志换些零钱，还能消磨乘电车的时间。可是他常看的那本怎么也找不到。一本男性周刊的封面吸引了他的注意，具体来说，是封面上那个摆出性感姿势的女子吸引了他的目光。由此可以窥见这本《快乐星团》杂志的存在价值。平介从没买过这种色情杂志，就算在公司的更衣室里看到了，也从没有打开看过。要不要买一本呢？他很难决定。店员是个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他有点在意别人会不会用奇怪的眼光看他。一迟疑，他更加觉得难为情了，最后拿了一本不怎么想看的杂志，打开钱包准备付钱。这时候，一个年轻的上班族男子站到他身旁，扫了店面一眼后，毫不迟疑地拿起一本《快乐星团》，然后递出一张千元钞票。女店员一副漠然的表情找了零。

原来是这样，大大方方去买就可以了——平介一副刚发现那本杂志的姿态，想都没想就拿了起来，和刚才选的周刊杂志放在一起，向店员递出一张万元钞票。他本想赶快离开，没想到女店员一遍一遍地数着要找给他的零钱。她看起来完全不关心平介买了什么杂志。

在回去的电车上，平介看着那本普通的杂志，《快乐星团》则和赔偿交涉的资料一起放进了包里。他此刻的心情就像是买了心心念念的玩具回家一样。

下了电车，快走到家附近的时候，平介看到桥本多惠子迎面走来，栗色的长发随风飘动着。她很快也注意到了平介，微微张着嘴停下了脚步，脸上洋溢着自然的微笑。

“啊，老师您好。好久不见。”平介点头致意。

“杉田先生，我刚才去您家了，但是家里没人，还想着下次再来呢。”

“哎？这样啊，如果现在方便的话，就请到家里坐坐吧。”

“但您刚回来，不累吗？”

“没事，没做什么累的事。请吧请吧。”

“好吧，那我就稍微打扰一会儿。”桥本多惠子调转方向，和平介并肩朝平介家走去。“藻奈美好像不在家，她去哪里玩了吗？”

“应该不是。”平介看了看手表，快五点了，“这个时间她应该是去买晚饭的材料了。”

“哦，”桥本多惠子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藻奈美最近已经完全担负起妈妈的责任了啊。”

“嗯，会帮我干很多活了。”

“真了不起。我还吃妈妈做的饭呢。”

“啊？老师和父母一起住吗？”

“是的。但他们总想赶我出去。”

“要是老师有意，一定会有适合的对象。”

“没那回事。学校的世界很小。”桥本多惠子连忙摆了摆手，看起来很认真的样子。

那我来竞选一下吧，平介想开玩笑来着，却没有说出口。这句话无论如何都太不妥当、太欠考虑了。

到了家门前，平介先按了按门铃。对讲机中并没有传来直子的声音。

“可能还没回来。她在家的话比较好吧？”平介问道。虽说是老师，可一个年轻女子到只有男人在的家里做客总归是不太好。

“不，我觉得和您谈比较好。”

“哦，这样啊。那就请吧，只是房子有点小。”

平介打开家门，请她进去。桥本多惠子一点拘束的样子都没有，说着“打扰了”径直走进屋里。当她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平介闻到一丝洗发水的香味。

平介请她坐在一楼的起居室里。打开冰箱一看，里面只有啤酒和麦茶，平介想，为了这种场合也应该买一点果汁啊。直子以前说饮料对孩子的牙齿不好，所以家里已经好久没有买过果汁了，如今成为孩子的她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平介将麦茶倒进玻璃杯。

“谢谢您。”桥本多惠子低头致意。她坐在电视机前面的坐垫上。这些待客用的坐垫是结婚时直子带过来的，之前一直没用到，事故发生之后频繁有人来家里吊唁，便从柜子里拿了出来。否则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就只能让桥本多惠子在玄关等着，平介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坐垫了。

“那么，今天您来有什么事吗？藻奈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不是，”桥本多惠子连摇头带摆手地说道，“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我想和您商量一件事。”

“哦。”平介挠了挠鬓角。桥本多惠子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严肃。“什么事？”

“前几天您女儿来找过我。”

“嗯。”

“她说想上私立中学。”

“啊？”平介向后一仰，手中的麦茶差一点洒出来，“私立中学……是说麻布中学或者开成中学吗？”

“是的。不过您说的这两个都是男校，当然还有相对容易考的普通些的学校。”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麻布和开成都很难考吧。平介对这些完全不懂，这两所中学的名字也只是从直子那里听说过而已。

“有女校吗？”

“当然有。比如樱荫中学，还有白百合学园。”

“哦。”平介按着鬓角的手又往脑袋上摸去，“听起来就像是很好的学校。”

“是的。”桥本多惠子点头道，“这两所学校水平非常高，偏差值达到六十以上才能考上。”

“这样啊。”其实平介并不懂。实际上，他对大家都谈论的偏差值并不是很了解。几秒后，他瞪大眼睛问：“您是说藻奈美说她想上这样的中学？”

“具体的学校名字我没有问她，听她的意思还没考虑好。这件事您不知道吗？我还以为是和您商量以后决定的呢。”

“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样啊。那就是说，这是藻奈美自己的决定。”说到这里，桥本多惠子喝了一口麦茶。

一旁的平介凝视着她嘴角的动作，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疑问，不知道她嘴唇上的口红有没有在玻璃杯边缘留下痕迹呢？然而她喝完放下的杯子上并没有沾到口红。他将视线从玻璃杯上移开，双臂环抱。“她为什么有那种想法呢？”

“我想应该是她认真为将来做打算后做的决定。”

“啊……”平介的脑海中浮现出直子的脸，想到“将来”这个词，不由得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既然是以藻奈美的身体存在，那么将来就是属于藻奈美的。不是杉田直子的，也不是平介的。平介一直故意忽略这件事，就是因为不想考虑，他才想先维持现状。可是直子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可能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

“意思是，为了将来考虑，去私立中学比较好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桥本多惠子以班主任的严肃表情直视着平介，“她说她认真考虑过了，现在努力考上一所私立中学，将来可选择的出路就会增多。”

“可选择的出路……”

“嗯，藻奈美说了可选择的出路这样的话。我总觉得她最近说话措辞都很成熟，聊着聊着就会忘记她还是个孩子这件事。”

这是当然了，平介心想，可他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应该是故作成熟吧。”

“不，不是那样。她没有故意装出大人的样子，而是从内心流露出那种大人一样的沉着冷静。之前我就发现了，班里的男同学们打扫卫生时吵闹，藻奈美让他们注意，那语气比我还要淡定……”说到这里，桥本多惠子连忙住了嘴，“抱歉，说了些题外话。”

“没关系。那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不认为上私立中学就能增加将来可选择的出路。公立学校也有公立学校的好处。就拿这个学区的第三中学来说，校风不错，教学水平也很高。但如果藻奈美坚持的话，我也会尊重她的意见。但我想还是要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所以才来打扰您。”

“意见什么的……这件事我可是第一次听到。”

“是啊，我也觉得震惊。”

“对了，要想上私立，需要特别做什么吗？”

“要做很多准备。要收集资料选学校，藻奈美还要准备考试，最好还要参加一下公开的模拟考试。”

“哦……”平介身子往前挪了挪，“考试？还要考试吗？升中学还要考试吗？”

“当然。”桥本多惠子睁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他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可是那种考试不就是智力测试那种吗？脑筋急转弯那种……”

“不是不是，”桥本多惠子摇了摇头，“有的学校只有作文考试，但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学校都会考语文和数学，还要写作文，有的学校还会考理科和社会。”

“那岂不是和中考一样？”

“没错。因此小升初考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提前体验竞争残酷的中考。藻奈美所说的可选择出路里也包括了不用参加中考的出路。”

“哦，原来如此。”直子是什么时候考虑这些的呢？平介一时没找到答案，估计是在他埋头工作的时候吧。

“但是，我不赞成她这么小就卷入考试战争，我希望她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明白了。我会和她好好商量的。”

“那就拜托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不希望她脱离现在的班级。她是个很能干的班干部，让我省心不少。一旦开始准备考试，就不能和大家一起玩耍了。太可惜了。”桥本多惠子面带微笑地说道。“那我就告辞了。”

就在她起身告别的时候，玄关处传来开门的声音，紧接着直子的声音响起：“我回来了。”

桥本多惠子看向平介。

直子继续大声地说道：“咦？这双鞋怎么跑出来了？哎，你猜我在超市发现了什么？芋头茎！就是十年前我们在大阪的姨妈家吃的那种，超市里居然有，东京居然也有这种东西——”她一边说着，一边穿过走廊。来到起居室门口时，她猛地停下脚步，说话声戛然而止，像突然被切断电源的娃娃一样。“咦？老师您怎么来了？”她来回看着桥本多惠子和平介的脸。

“嗯，我找你爸爸商量点事。”说完，桥本多惠子将目光移到直子提的超市购物袋上，直径两厘米左右的红色根茎露在外面。“那是芋头茎？”

“嗯，芋头的茎。”

“哦……”桥本多惠子一副无法领会的表情。

“不是，那个，是一年前……一年前，去大阪的亲戚家里吃饭。”平介慌忙掩饰，“藻奈美，你真笨啊。刚才你说是十年前。”

“是吗？抱歉，是一年前。嗯，一年前。”

“那就是去年啊。不过这东西要怎么吃呢？拌沙拉？”

“不是，是煮着吃。关键是要把涩味煮掉，并不难。”

“藻奈美自己能做？真了不起！”

“十年……一年前亲戚做的时候我帮忙了，还写了烹饪笔记，估计现在还在。”

“好厉害，好想跟你学。”

“嗯，随时可以。现在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啦，现在的人都不太做这种东西了呢。”

话题转到烹饪上，她的语气越发不像个孩子了。平介在一边直着急。“藻奈美，老师要回去了，别这样缠着她。”

“是是。”直子拿着购物袋，又走到玄关。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鞋子怎么了？”桥本多惠子换上浅口便鞋后问直子。

“啊，那个，我妈妈也有双一样的。我还以为是妈妈的鞋子。”直子回答。

“这双鞋？真的吗？还有这样的事。”

“是吗？”平介问道。

直子点了点头：“妈妈很喜欢这双鞋呢。但是好像更适合老师，对妈妈来说偏华丽了，得像老师这样有又细又长的腿穿上才好看。”

“哎呀，别盯着看啦。”桥本多惠子向后退了一步，转身低头致意，向平介告别，“那我就告辞了。”

“您慢走。”

送走桥本多惠子后，平介锁上了门。玄关处已没有直子的身影。平介走进房间，发现直子正在厨房里把蔬菜从购物袋中拿出来。

“你想上私立中学，都没跟我说过。”平介站在她身后，说道。

“我本来打算跟你说的。”直子背对着水池站着。

“为什么？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还没决定。想以后跟你商量。”

“为什么那么想？告诉我理由。”

“首先，很久以前我就有这样的考虑。”

“很久以前？”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直子摊开双手，“藻奈美还活着的时候，我就想过，是不是让她上私立比较好，并且是那种一路直升大学的中学。我不想让她因为中考和高考吃苦。”

“也就是说，直子不想将来吃苦，于是现在选择一条轻松的出路？”平介语带讥讽。

“你听我说完。没错，之所以考虑明年要升初中的时候马上就想到私立，是因为很早之前我就考虑过。但现在我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你看，实际上现在要升学的人是我。考虑到另外的理由，我还是想上私立。”

“另外的理由是什么？”

“简单来说，”直子靠着水池，两脚交叉着，“我想学习。”

“啊？”平介听完大跌眼镜，这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惊讶过后，他开始觉得有意思，笑了起来，边笑边盘腿坐下。“你是认真的吗？喂，可不是会做小学的题目就能考上东大。”

然而直子脸上的肌肉一动没动，面无表情。“我是认真的。”语气很是冷漠。尤其是这话从一个孩子的嘴里说出来，就更显冷漠了。平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我变成这样已经三个多月了。你知道现在的我是什么感受吗？你觉得我还是情绪消沉，每天生活在怨天尤人的叹息里吗？”

“不。”他摇摇头。

“虽然我有时也会难过，觉得自己很可怜，但我还是认为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活下去。尽量为藻奈美继续她的人生。我很想回到之前我们三个人生活的状态，可是回不去了，没办法改变。既然这样，就只有认真考虑接下来怎么活。我是这么想的。我每天都在思考该怎么做。最后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不要过后悔的人生。”

“后悔？”

平介说罢，直子莞尔一笑。“你肯定偶尔也会这样想，如果年轻时努力学习就好了。我也是。”

“是吗？”

“我对孩子寄予了期望。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我对藻奈美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不是那种具体的职业，比如希望她成为钢琴家、空姐之类，而是希望她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不仅在精神上，经济上也是，不要依附于男人，成为一个坚强的女人。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成为佼佼者就更好了。”她干脆地说道。

“直子你，”平介舔了舔嘴唇，说道，“难道被我养着，你觉得不满意吗？后悔了吗？”

“不是这样。作为你的妻子，我很满足。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可没有说过要放弃做家庭主妇，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这种话。”

“但是你不是不想让藻奈美过和你一样的人生吗？”

直子慢慢摇了摇头。“不是，我觉得，独立的女人也可以当家庭主妇。我讨厌的是，因为不能自立而被迫当家庭主妇。就算讨厌丈夫——你别误会啊，我是说假设——就算讨厌丈夫，有很多女人因为生活无法自立而不能一走了之。我不希望藻奈美有一天处于这样的处境。只能依附于男人的人生，你不觉得太悲惨了吗？我只是运气好罢了，因为是你，所以可以托付。如果把你换成别人，一个差劲的男人，会怎样呢？说到底，我的幸福都掌握在你手中啊。”

“你也有过觉得这样的自己很悲惨的想法？”平介问她。

直子做了一次深呼吸，凝视着丈夫的脸。“没必要瞒着你，老实说，我有过几次。”

“这样啊。”平介叹息道。

“对不起，我不想让你不开心。不是你的错，都怪我。和你在一起一直都很轻松愉快，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

“直子一直都过得很普通，我觉得。”

“可我过得并不悲惨，对，你说得没错，是很普通。至于这是不是一件悲惨的事，因人而异吧。”

平介用指尖咚咚咚地敲打着桌面，不知该如何回应。

“所以，”直子继续说道，“我决定代替藻奈美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女人。这第二次人生的机会，除了我谁也没有。我不想浪费这个奇迹。”

看着慷慨激昂地陈述观点的直子，平介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女同学，初一时的同学，初三上半学期时成了学生会会长。

“嗯，我理解你的心情。”平介想不出更好的话。

“谢谢。我认真考虑后的决定是，为了能心无旁骛地学习，必须身处那样的环境。”

“是说私立中学吗？”

“嗯，但也不是说任何一所私立都可以。教育水平不高的学校还是不行。哪怕是某所高中或大学的附属中学，我也不会丧失上进心。我打算以自己能达到的最好的学校为奋斗目标。”

“哇，看来你干劲满满啊。以后是不是就没工夫理我了？”平介挠着脑袋开玩笑地说着。其实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必须要打起精神来。考试可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啊。”直子说着点了点头，好像对自己的说法很满意。

“可非得从初中开始吗？暂且读一个附近的中学，然后中考的时候开始奋斗怎么样？桥本老师说第三中学也很不错呢。”

平介说罢，直子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他。“她还年轻，不太懂。”

“她当老师已经好几年了吧，说人家年轻……”

“就是不行。虽然人不错，可是像个大小姐，对现实的理解太肤浅。”直子外表是个小学生，可内心已经三十六岁，批评起年轻女教师来毫不留情。

“别说老师的坏话，人家可是担心你才专程来找我的。”

“咦？”直子歪着头看向平介，“你很护着她嘛。”

“并没有。”平介嘟囔着噘起嘴。

“算了。”直子说着把头转向一边，然后又看向平介，“我的考虑就是这样，希望得到你的允许。而且私立的学费比公立要贵不少，所以需要爸爸你的理解和支持。”

此前明明一直叫“老公”来着，这下突然变成了“爸爸”，真会找时机啊，平介心想。可这样的想法他说不出口。“只要你高兴就好。”除此之外，他想不到别的话来回应。

“多谢啦！”直子的话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我会努力的！那我先去煮芋头茎了。”

她转身面向水池，伸手拿过案板。晚饭的小菜除了煮芋头茎之外，还有盐烤竹荚鱼和用嫩豌豆拌成的凉菜。三样都很美味，尤其是吸满了

海鲜汁的芋头茎更是无可挑剔。平介很佩服直子再现十年前吃过一次的食物的烹饪手艺。连这都能做到，何必要不顾一切地学习去考好学校呢？平介心想。

吃过晚饭，直子迅速收拾洗碗。正在观看夜间棒球比赛转播的平介对她洗碗的声音很是在意。

“不用那么大动作地洗碗吧，能不能稍微小声一点啊？”

“会浪费时间！”她说着，双手没有停下。

她洗完碗后，平介才理解了她的意思。她擦干手，根本不打算坐下休息一会儿，就要上楼去。

“你要去哪儿？”平介问。

“去房间。”她回答，“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每天最少学习两小时。”

“今天？今天就开始了吗？”

“择日不如撞日。”直子说完这句和十一岁的外表不相符的老气横秋的话后，径直上了楼。

平介只好又将目光投向电视屏幕。巨人队正在和广岛队鏖战。一人出局，跑垒手在二垒和三垒，击球手是山本浩二，投手是江川。平常的他一定会身临其境般集中精力关注比赛，可今天完全无法集中精神。目光捕捉到房间一角的手提包，他拿过来打开，取出那本《快乐星团》。翻开的瞬间，一个女人的胸部图片跳进他眼里。那是一对像碗一样浑圆的乳房，形状极好，乳头呈淡粉色。女模特身材纤细，两腿修长，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

女模特的照片共有六页，每一张照片都摆着激发男人性欲的姿势，迷离的表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性高潮。平介突然勃起了，手下意识地游移到两腿之间。已经好久没做爱了啊，他想。上一次和直子做还是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天。直子一边说着“我不在的几天，不许在外面拈花惹草哦”，一边钻到他怀里。

平介手拿杂志站了起来，脚下注意着不发出声音，溜进了洗手间。他看着身材纤细的裸女开始自慰，桥本多惠子的脸和裸体重合在了一起。

❀18❀

进入七月，雨下个不停。这天一大早，许久未见的蓝天出现了。

“今天好像会很热，大家肯定很开心。”吃早饭时，直子放下筷子，看着外面说道。早餐的小菜是昨晚剩下的天妇罗。直子平时都会煮味噌汤，今天却没有，因为她起晚了。平介知道她前一晚熬夜学习了，并没有取笑她。

“为什么天热大家会开心呢？”

“那是因为今天是这个的日子啊。”直子说着，手拿筷子做出游泳的动作。

“游泳啊，真好。”

“好几年没游泳了，不知道还会不会。”

“听说和骑自行车一样，是不会忘记的。”平介说着扒拉了一口米饭，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抬起头问直子，“藻奈美会游泳了吗？”

“当然啦，以前还上过游泳课呢。自由泳也会，蛙泳也会……”说着直子的脸色就变了，“啊，蛙泳……”

“没事吧？”

“有事。”直子摇着头，“唉，怎么办……”

平介知道，直子只会自由泳。年轻时一起去海边的时候，直子刚开始还不愿意沾湿脸，转眼间就跳进海里游了起来。那时直子的身体很年轻，整个人水灵灵的。当然，不同于现在的年轻。

“去年夏天藻奈美参加了学校的游泳大赛，还是蛙泳。”

“糟糕。今年如果突然不能蛙泳了又说不过去。没办法，就说生理期好了。啧，难得遇到适合游泳的好天气。”直子无精打采地说道。她这个样子倒很像个小学生。

平介比直子早一步走出家门，穿好鞋子后，直子突然拍了拍巴掌。“对不起，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昨天傍晚有人打电话找你。”

“谁打来的？”

“一个姓梶川的人，应该是那个司机的妻子吧。”

“要说梶川，大概就是了。她说什么？”

“没说什么，只说会再打来。”

“哦。”平介思索着会是什么事。自上次在田端制作所分别后，还没有联系过她。

“可能晚上会再打来。”直子说。

“你问她的电话号码了吗？”

“啊，我没问，还以为爸爸你知道呢。”

“我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她肯定还会再打来。”他这么说着，心中猜测着梶川征子打电话来是因为什么事，可是毫无头绪。

这天一上班，小坂科长又要他去田端制作所走一趟。

“D型喷枪之前出现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希望你过去检查一下。说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夹具，要是能拿来图纸就再好不过了。你要是忙，就让别人去。”

“没事，还是我去吧，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这样就帮我大忙了。那我和对方联系一下。”小坂一副安心的表情，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微微一笑，从上司变成了一个亲切大叔。“还有，我有件好事要跟你说。”

“好事？”

“听说她三十五岁了，比你死去的妻子还小点呢，而且还是初婚。我看过照片，感觉挺好的。”

平介意识到小坂话里的意思，连忙摇头摆手，说道：“这种事我还完全没考虑呢。”

“我懂的，当事人都是这样，所以需要旁人帮忙嘛。总之见一面怎么样？”

“算了，不管怎么说，现在谈这事还太早。”

“是吗？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勉强你。只是，”小坂凑到平介耳边，“那个怎么办呢？应该积存了不少吧。”

平介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说道：“什么？没没，没那种事。真的，我

一点那种想法都没有。”

“真的吗？我才不信呢。”小坂半信半疑地歪着头。

“那我先去田端了。”平介逃也似的离开了。

顺利借到了公司的业务用车，平介开车向着田端制作所出发。他很喜欢去别家工厂和分包工厂之类，准确地说，是他喜欢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和同样的同事持续做着同样的工作，有时会觉得被世界甩在身后了。因此，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到公司外面转转，感知一下自己如今到底在哪里。

和田端制作所商谈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这次不是出现了问题，而是问题解决了，所以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对方负责对接的是一个年轻人，颇有点扬扬得意。

会面结束后，平介走向卷线车间。他想起直子说梶川征子打过电话。一排女工中没有她的身影。平介走近一个坐在那里、看似负责人的男子。男子面前有一个写着“主任”字样的牌子，长着一张四方脸，看上去很粗犷，但眼神很温和。大概他对女性照顾得相当细心吧，否则不会被任命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平介心想。

“啊，她最近一直休息。”一听平介打听梶川征子，男子马上回答道，“不知道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们也很担心她。”

“是不是住院了？”

“不知道，我倒是没听说。”男子歪着头，“你找她什么事？”

“没事，只是认识，想来打个招呼。”平介道了声谢后离开了。

他想起梶川征子羸弱的身体和苍白的脸，可能她一直在硬撑着工作，而且还不得不面对世人冷漠的目光。那个打电话到她家的阴暗的声音又刺痛了他的鼓膜。她为什么要打电话联系自己呢？平介越来越担心了。

走出工厂，平介钻进车里，启动引擎，正打算把挡杆挂入低速挡的时候，发现车门上放着一张地图。他取出来，翻到西东京的大图。

梶川征子位于调布的家离这里不远。他看了看手表，刚过上午十一点。现在匆匆回公司，也要午休时间才能到达了。他挂好挡，缓慢地发动汽车。以前他坐出租车去过，还记得路。他把车停在一栋熟悉的公寓前，走上楼梯，按响了挂着“梶川”门牌的人家的门铃。家里似乎没有安装对讲机。

没有人应声，他正打算再按一次时，门里面传出了声音：“来了。”

是她女儿的声音，名字应该叫逸美。

“很抱歉突然造访，我是杉田。”

门打开了一条缝，门链依旧挂着，门内侧是一张如少年一般的脸，逸美看上去有些紧张。

“你好，你妈妈在家吗？”

平介说罢，她说了句“请稍等一下”就关上了门，然而她并没有取下门链。等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了咔嚓咔嚓解开锁链的声音，大概是问过她母亲了吧。

“请进。”逸美一副僵硬的表情迎接平介进屋。

“打扰了。”

他脱了鞋站在玄关，与此同时，里屋的门帘也掀开了。梶川征子身穿一件毛巾质地的长连衣裙，憔悴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还有一些惊讶。

“杉田先生，您怎么来了？”

“我去田端制作所了，顺便过来看看你。昨晚你往我家打电话了吗？我也不知道你家电话，所以贸然来访……”

“嗯，我以前去参加受害者家属集会时拿到了一份通讯录，上面有杉田先生家的电话号码。”

“原来如此。”平介点了点头，“对了，听说你请假了。”

“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快请进来，这就给您倒杯冷饮。”

“不用麻烦了。你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吗？”平介迅速进入正题。他来之前暗下决心，坚决不进屋。梶川征子察觉到他无意闲聊，就没再说什么，低下头请他稍等一下，便消失在里面的日式房间。

一直在水池边洗东西的逸美这时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盛着麦茶的玻璃杯。“请慢用。”

“啊，谢谢你。”平介慌忙端过玻璃杯，然后小声问逸美，“你妈妈哪里不舒服？”

逸美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是……甲状腺。”

“哦。”平介不知该如何回应，只点点头，喝了一口麦茶。

既然能具体地说出“甲状腺”这个词，估计是医院下了诊断。可是，甲状腺生病会怎么样、病名是什么，平介完全没有概念。他原本也不知道甲状腺到底是身体的哪个部位，有什么作用。

“多谢款待。你今天学校放假吗？”

“不是，妈妈她好像今天特别不舒服，所以……”

“你请假了？”

逸美轻轻地点了点头。平介不禁叹了一口气，心想这母女俩的人生真是不幸，而且是世间罕见的不幸。失去家里的顶梁柱，妈妈也病倒了，这个孩子今后该怎么生活，想到这里平介感到一阵胸闷。

梶川征子从日式房间走出来，手里拿着几张纸。“这是从我丈夫的行李中找到的。”

平介接过来，发现那是一沓现金汇款凭证。收款人都一样，是一个叫根岸典子的人，仔细察看发现是在每个月的月初和月末汇出的，金额在十万到二十万不等，偶尔也有超过二十万的，最早的一次汇款是去年一月。里面还夹着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个位于札幌的住址。

“这是……”平介看向梶川征子。

她收了收下巴，缓缓说道：“我听我丈夫提过一次根岸这个姓，是他前妻娘家的姓。”

“那这是他的前妻？”

“我觉得是。”

“你丈夫一直在给前妻汇钱吗？”

“是的。”梶川征子点了点头。

她双唇紧闭，露出落寞的微笑，平介能理解她的心情。丈夫的心并不在自己和孩子这里，这让她感到孤独和空虚。

“你丈夫和前妻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确切时间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十年前。”

“那这十年间他一直在给她汇钱吗？”

平介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觉得他还挺有情有义。平介知道有些人虽然离婚的时候答应得好好的，保证以后每个月要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但一年以后几乎没人能继续下去。

“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

她的意思是，近一两年来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恶化了吗？“你丈夫没跟你提过这件事吗？”

“完全没有。”梶川征子因沮丧而垂下头。

“那个家比我们重要多了。”逸美阴沉的声音突然从后面传来，语气犀利。

“逸美！”梶川征子语带责备地喊道。

坐在餐厅椅子上的逸美生气地站起来，弄出很大的动静，走到里面的房间，咣的一下关上了门。

梶川征子忙向平介道歉，平介回答没什么。

“总之，从这些就能知道为什么我丈夫要拼命干活了。我觉得应该先告诉您，因为您总问我丈夫为什么要拼命赚这么多钱，觉得您应该很想知道。”

“嗯。很抱歉，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什么赌博、出轨之类的。”

平介向她道歉，她摇摇头说没关系。然后接着说：“我觉得要是那样反而更好。”

对于这句体现了内心煎熬的真心话，平介不知该怎样回应。他看着征子，只见她紧咬着嘴唇，好像后悔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的……前妻没有联系过你们吗？”

“没有。汇款突然中断，估计她也很为难。”

“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发生了事故。”

“可能知道吧。”

“如果知道，就应该来上一炷香，毕竟你丈夫一直待她不薄。”

“她怎么来呢？丈夫已经再婚了，她应该知道。”

“即便是这样……”平介气得想说些什么，却没说出口。自己生什么气呢？他想。可他还是无法接受，情绪郁结于胸。他的目光又落在那一沓现金汇款凭证上。“我能拿一张吗？”

“啊？”梶川征子睁大了眼睛，“当然可以。”

“我想拿给女儿看，司机酿成事故的原因她也一直想要知道。”

“嗯，我懂了。”

平介取出一张凭证，在上面写下那个位于札幌的住址，然后把剩余的凭证还给了她。“你的身体怎么样了？你女儿为了照顾你好像请假了。”

“没事，没那么严重。她太担心我了。”梶川征子在脸前摆了摆手，但看起来很没有力气。

“有困难请告诉我。买东西什么的能行吗？啊，今天晚饭的小菜什么的准备好了吗？”

平介这么一说，征子连忙摆动双手。“没事。您不用这么费心。”她一脸困惑。

平介看着她，恍然明白自己站错了立场。对她来说，在这里与受害者家属面对面，本身就让她感到痛苦。“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向你女儿问好。”平介微微低头，然后开门走了出去。

“让您专程来一趟，真是抱歉。”梶川征子频频低头致意。她欲哭无泪还要强装笑颜的表情深深地留在平介的记忆中。

平介返回车内发动引擎，突然想起来又忘记问梶川家的电话号码了。但他没有回去，而是继续驾驶，想着今后大概再也不会见到她们母女二人。

这天吃过晚饭后，平介把这件事告诉了直子。直子一边看着凭证，一边听他讲。

“就是这样。司机梶川拼命工作的理由不是因为赌博或者女人。”平介放下筷子，双臂环抱，盘腿而坐。

“嗯。”直子把凭证放在桌子上，“原来是这样。”她的回应慢了半拍。

大概是直子突然听到真相，有些不知所措吧，平介想。“这个姓根岸的一点联系都没有，真是奇怪。如果知道事故，应该出席葬礼才对。”

“谁知道呢。”直子歪着头吃完了剩下的茶泡饭。

“我打算给这个人写封信。”平介说，“说实话，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拿了一张凭证。”

直子停下手里的筷子，不可思议地看着平介。“你要写什么？”

“首先要告诉她司机梶川发生事故这件事，她有可能还不知道。然后希望她能来扫墓。什么都不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为什么要由爸爸你来做这些？”

“什么为什么……最近我总是睡不安稳。不是有句话吗，上船容易下船难。”

直子放下筷子，跪坐着转向平介。“我觉得爸爸你没必要做这些事。虽然我也觉得那个梶川太太很可怜，丈夫去世，自己又生病，肯定过得很艰难，但是不好意思，我并不会同情她。因为我们已经很可怜了，不是吗？”

“你说得没错。但是我们最起码还能好好过日子。”

“不要说得那么轻巧，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直子的这句话仿佛一双无形的手打在平介脸上。他没有了言语，垂下了头。

“对不起。”直子马上向他道歉，“爸爸你的性格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悲惨。”

“这并不是什么优点。”

“不是啊，我都懂。爸爸你是温和的人，不会轻易恨一个人。跟我不一样，我会因为不合理的事而发火。”直子说完，吐了一口气，“其实刚才听你那么说我有一点失望。”

“失望？”

“嗯，老实说，我更期待梶川是因为赌博或者出轨而受困于金钱，然后拼命工作导致事故发生。虽然说‘期待’很奇怪，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说，如果是因为那些事就无法原谅吗？”

“所以说嘛，”直子浅笑一声，“真是那样的话，我就能毫无理由地怨恨他了。每当悲伤得无法自拔时，就得发泄。你可能不理解，但是当无法忍受自己的遭遇时，就希望有一个怨恨的对象。”

“我能……理解。”

“但是给前妻汇钱什么的，就恨不起来了。心中的怨恨没有了发泄的对象，就只好迁怒于爸爸你了。”

“这倒是没关系。”

“信，你写吧。”直子说道，“爸爸要是想写，那就写，没关系。也许对方真的不知道梶川去世了呢。”

“还是算了。仔细想想还挺麻烦的。”平介说着把凭证攥在手里。

❀19❀

离学校越来越近，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越发清晰起来。有时扩音器中还有女人的声音传出，然而那并不是桥本多惠子的声音。广播里播放着《天国与地狱》这首曲子。过了这么多年，运动会还是老样子，平介心想。

平介抵达学校的时候已将近十二点。不知道哪个年级的学生正在进行拔河比赛。嗨哟、嗨哟——连拔河时的口号也没什么变化。家长席上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数父亲都手拿相机，还有人拿着摄像机。平介拿的是相机。他在场内慢慢走动，寻找着直子。太阳被云层遮挡着，这种天气最适合运动了。早上直子出门之前还一直在想请假的理由，不想因为这种事让自己疲倦。

“运动会这种事，想参加的人去参加不就行了？强制大家都参加真没必要。”直子抱怨着走出了家门。

平介知道她不想参加的理由。近来她连着几天复习备考，身体本来就吃不消，还要在星期天的早上早起，肯定很痛苦。

平介找到了六年级学生所在的场地，左顾右盼搜寻着直子的身影，可桥本多惠子首先进入了他的眼帘。她好像在检查纸箱中的比赛用球。

仿佛感觉到有目光在注视自己，桥本多惠子抬起头来，马上看到了平介，于是面带爽朗的笑容走了过来。其他女老师都穿着遮住腿的运动长裤，她却穿着白色的短裤。

“您今天不上班吗？藻奈美说爸爸周末也经常工作，所以可能来不了。”

“嗯，今天没事。”平介摸着头回答道。

最近一段时间，他自慰的时候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桥本多惠子的脸。在他的幻想中，她化身成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妓女。因此，当他这样面对着她的时候，简直不敢正视她的脸庞。

“拔河比赛很快就结束了，之后就是午间休息。”桥本多惠子说着看向平介的手，见他两手空空，便问道，“咦……便当呢？”

“啊，我没准备，打算带她出去吃。”

今天有家长陪同，所以学生中午可以到学校外面去吃饭。

“出去吃倒是没问题。”桥本多惠子手扶下巴，思考着什么。

就在这时，拔河比赛结束了。“午休时间到下午一点。”广播中传来播音员的声音。

“杉田先生，要是找到藻奈美的话，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好吗？”

“啊，好的。”

平介正说着的时候，桥本多惠子就走开了。没办法，他只好站在原地。“爸爸！”戴着红色发带的直子轻轻挥动着双手向他走来，“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呢？”

“啊，没什么。”平介讲了刚才和桥本多惠子的对话，直子听完只哼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桥本多惠子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便利店袋子。

“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吃这个吧。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样子看起来不太好。”她说着，把袋子递给平介，里面应该是便当。

“啊，不用，太不好意思了。这应该是老师的午饭吧。”

“我还有。我就猜会有家长没带便当，所以多做了一些。没关系，请收下吧。”

“这样啊。那，怎么办？”平介问直子。

“我怎么都行。”直子摸着头发说。

“那就不客气地收下了，真是非常感谢。”

“里面还有罐装茶。”桥本多惠子说着就走向了教师席。

“当班主任真不容易啊，要为学生考虑这么多。”

平介说罢，直子惊讶地抬头看着他。“你真笨，怎么可能会多做一些出来呢？”

“啊？老师这么说的啊。”

“她不这么说，你会收下吗？她大概去吃给教职员发的面包了。”

“真的吗？要是这样，那我岂不是干了一件坏事？去还给她好了。”

“算了，现在去还反而很奇怪呢。”

直子带着平介走到教学楼后面，两人并排坐在出入口的一小段台阶上。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操场。

“这里完全没有运动会的气氛。咱们还是去家长席吧。”

“就在这里吧，也没有那么多尘土。先不说这个，把茶给我，我渴了。”

平介把袋子里的罐装日本茶拿出来递给直子，然后打开便当盒，里面有小小的饭团和五颜六色的小菜。

“真好吃。”平介咬了一口饭团说道。里面有鳕鱼子。

“看着感觉还行。”

“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便当给我们呢？”

“谁知道。”直子喝了一大口茶，然后说道，“她应该是喜欢爸爸吧。”

平介似乎被这句话噎了一下，说道：“这是什么鬼话！开玩笑也要有分寸。”

“我没有开玩笑，她确实很在意爸爸，今天还问了我好几次你会不会来。”

“我可带着一个孩子呢。”

“但你单身，年龄差什么的根本不是问题。然后就是长相。”直子端详着平介的脸，“她喜欢你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怎么可能。来，直子你也吃！”平介把便当放到直子面前。

“叫我藻奈美啦，至少今天要这样。”直子环顾着四周小声说道。

“啊，抱歉。藻奈美……”平介总是没办法用女儿的名字称呼她。

直子伸手抓起煎鸡蛋饼，整个放进嘴里。

“味道有点重啊。是在乡下长大的吗？”她歪着脖子说道。

平介这时已经因桥本多惠子的事情有些飘飘然了。真的是那样吗？看来有希望啊！可是另一方面，他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在说：你是怎么回事？你已经有直子了，绝对不能让她看到你这副样子。“运动会结束后你打算干什么？一起去吗？”平介连忙转移话题。

“今天……要签合约吗？”

“嗯，在新宿的那家酒店。”

事故赔偿金的数额基本上定下来了，今天是正式签约的日子。昨天晚上平介就提议直子和他一起去，作为家属参加最后一次会议。

“还是算了吧。”她把茶递给平介。

“好吧。”

“自己的生命被估价的瞬间，我还是不想在场。不管多高的价格。”

“我明白了。”平介接过凉茶，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广播里传来午休结束的通知，直子赶忙回去了。平介四处寻找桥本多惠子，想对她道声谢。看到她就在入场处，平介向她走近。她也发现了平介，跑过来问他：“便当还合口味吗？”

“非常好吃。太感谢了。”平介低头致意。

“那太好了。那就把便当盒给我吧。”她说着伸出手。

“不不，”他连忙挥手道，“洗完再还给您。女儿说这是最基本的礼貌。”

“藻奈美吗？她始终那么懂事呀。”

桥本多惠子微笑道。平介想着应该多说几句，说不定她也这样希望，可一时之间却找不到话题。这时有位女教师呼喊她的名字，她马上应了一声。

“那我先告辞了。”

平介凝视着她的小腿，直到她走远。午休后的第三个竞技项目是六年级学生赛跑。平介走到家长席最前排。

信号枪发出声音的一瞬间，五名运动员争相出发了。这是五十米短跑，参赛的孩子们会经过家长席前。家长们热烈地大声为他们加油助威。

这时平介注意到，终点处拉着终点线的人中有一个正是桥本多惠子。她当然没有注意到平介，而是温柔地微笑着，迎接拼命奔跑着的孩子们。

直子出发的时刻相对较晚，大概是由于个子比较高的缘故吧。完全看不出她在紧张，表情看上去反倒有些嫌麻烦。枪声一响，五个人一起冲了出去，有两个人领先，直子排在第三位。她保持着这个位次冲到了终点，其间平介为她拍了两次照。

如此说来，藻奈美一直都是第三名啊。哪怕精神上已经成了大人，可是身体还是没有变。这个结果就是最合适的。冲过终点线后，直子看着平介，苦笑着轻轻扬了扬手。平介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了她。

最后，他又举起相机，只是这次他从取景框里看到的是拉着终点线的桥本多惠子。秋风吹拂着她栗色的长发，她用那只没有拉着线的手拢了拢掠过脸庞的发丝。在这个瞬间，平介按下了快门。

五千二百万元——平介看着协议上写着的这个金额，完全没有概念。不过是五和二的后面跟着六个零罢了。这个数字的意义，平介完全没有真实感，但是据说能争取到这个金额已经算是成功了。根据大黑交通以往的赔偿案例和用霍夫曼式计算法[1]得出的最后结果，都远远小于这个数字。

然而平介也完全没有获胜的心情。至此，深爱的人真的不存在了，不能再心存幻想。有的只是这样的心情。

“这样可以吗？”坐在对面的男人问道。平介从没见过他，也没见过他身旁的男人。平介刚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这两个人站起来郑重地低头致歉，不知道有多少真心的成分。自事故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大黑交通上至社长下至职员，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动。眼前这两个人也是，虽说是大黑交通的职员，但是对事故完全没有责任。

平介觉得，发生的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风化，只有面前的这张纸还记录着这场悲剧。

平介在指定的地方签字，在向井律师的指示下盖章，再写下银行账户，这就算结束了。

“辛苦了。终于结束了。”向井说着，嘴边浮现出微笑。对于他来说，这应该是一项重大的工作，露出如此放松的表情也是理所当然。

“非常感谢您。”平介对向井致谢。

平介刚站起来，对面的两个人一齐站起身，对着他说道：“真的非常抱歉。”

没必要道歉，反正和你们没关系——他想这样说却没说出口，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

待家属们全部签字盖章完毕，向井律师将他们召集到会议室里进行了简短的说明，并一起商讨如何应对媒体。

“具体的赔偿金额，”向井说道，“我觉得媒体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告诉媒体有什么好处吗？”受害者家属协会的林田问道。

“以后如果发生同样的事故就可以作为参考了。这回的数额估计打官司是争取不来的。”

“也就是说，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可以这样说。”向井垂下了眼帘。

最后大家通过投票，一致同意不公开具体的赔偿金额。

“还有别的问题吗？”向井环视众人。

平介有问题想问，又有些犹豫，如果现在不提出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到此——”向井刚说到这里，平介举起了手。向井一副意外的表情看着他。“什么？”

“梶川得到多少赔偿？”平介问道。

“梶川？”向井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

“梶川，大巴的司机。”

“哦。”向井点了点头。平介周围有人发出同样恍然大悟的声音。“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和家属是两回事。”

“这样啊。”

“大概会有慰问金什么的吧，我不知道。怎么了？”

“没，没什么……”平介只好边说边坐下。

其他家属也都诧异地盯着平介。“他可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罪魁祸首啊。”不知是谁这样说道。

耗时七个月的赔偿金交涉到此就告一段落。家属们朝向井和干事们致谢，然后互相寒暄，三三两两地陆续离开。没有人露出满足的神情，只有不得不收起愤怒的无奈。平介想起直子说过的话——需要一个在无法忍受时怨恨的对象。

走出酒店，夜幕已经降临。他想去喝酒，但是考虑到直子一个人在等他，就放弃了。他打算买一些奶油泡芙带回家，便朝车站走去。

[1] 在损害赔偿等方面，计算将来应得利益的一种方法。

❀20❀

嘴里呼出的气体瞬间就化成了白雾，平介把两只手放进大衣口袋，轻轻地跺着脚。不仅是因为冷，还因为心里不安宁。平介心想，不应该这么早就经历这些事。至少应该等藻奈美考高中的时候……他看了看周围，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孩子。那些父母看起来几乎都是富裕的知识分子阶层，孩子们看起来也都很聪明。只有自己和藻奈美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平介感到不安起来。

眼前出现了一包面巾纸，是戴着红色手套的直子递过来的。“你的鼻涕出来了。”

“啊。”平介连忙抽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周围没有垃圾桶，他只好把纸塞进大衣口袋。

“你很平静嘛。”平介看着直子的脸。

“现在着急也没什么用。反正结果已经出来了。”

“话是这样说。”

“而且，”直子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没问题的，应该。”

“很有自信嘛！”

“要是我落榜了，别人也考不上，绝对的。”

“那要是落榜了就是我的错喽。面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

面试时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时，平介按照预先准备的答案流利地回答了出来，可是最后的关键时刻，竟然把“和女儿商量后我们决定上这所学校”说成了“和妻子商量”。面试官们当即变了脸色。因为杉田家的情况他们也都了解。

“那点小事，不要紧。”

“真的吗？”

“没准还会起好作用。这所学校对名人没有抵抗力，你知道吗？”

“对名人没有抵抗力？”

“就是喜欢名人，比如作家啊艺术家之类。”

“为什么？”

“爸爸说错的话会让他们想起我们是那起重大事故的受害者，因此如果落榜就会更辛苦。而且他们或许会顾虑媒体。”

“会这么顺利吗？”

“总之不会产生坏的作用。没事。”直子拍了拍平介的手腕。

这一天是直子报考的学校放榜的日子，考试于前一天结束。考试前后直子的表情完全没变化。她说的也只是让平介准备好入学金而已。

告示板上终于贴上了白色的纸，上面用黑色笔迹密密麻麻写着一些数字。家长和孩子一拥而上。

平介的视线也被吸引了过去，他问了直子的准考证号开始搜寻。她的考号是“236”。二三得六，平介用九九乘法表记住的。

“有了。”直子先发现了，一副事不关己的语气淡淡说道。

“哎？在哪里在哪里？”

“你看哪里呢？在左边。”

平介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确实看到了。

“啊，真的有，有了有了！喂，你干得不错嘛！”平介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所以我说没问题嘛。赶快办完入学手续回家吧。”直子说完就走了起来。

平介赶忙追上去，心情有一点低落。如果考上的是真正的藻奈美，直子在现场也许会开心得哭出来。

她变了，平介想。

办完入学手续之后，两个人去了吉祥寺。这次直子要上的中学就在离吉祥寺不远的地方。他们买了东西，还打算吃顿饭。

“我们两个好久没在这种正经的法式餐厅吃饭了，有好几年了。”坐在桌子对面的直子高兴地说道。

“这么说来，好像自从生了藻奈美，我们就一直在家庭餐厅吃饭。”

“因为那孩子喜欢吃肉饼嘛。”

平介喝了半瓶红酒。这时，直子说她也想喝。

“你不是不能喝吗？”

“嗯，可是现在很想喝。应该是身体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家都不擅长喝酒，但是现在的身体里有爸爸的基因，应该能喝了吧。”

“小学生居然还想喝酒？”

“已经是中学生了。”直子举起酒杯，向平介伸过去，“倒酒。”

“我可不这么认为。”平介在意着周围人的目光，往直子的大杯子里倒了一点。

不知在哪里学到的，直子先把杯子放在鼻子下面轻轻摇了摇，让气味飘进鼻子里，然后才让红色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随即露出一副吃了梅干的表情。

“怎么样？”平介问。

“不甜。”

“当然不甜。又不是果汁。”

“但是，”她又喝了一口，仿佛品味似的动了动嘴唇，“但是我竟然可以。”

“是吗？”

最后直子喝掉了剩下半瓶酒的三分之一。

他们在餐厅前搭上了出租车，途中直子睡着了，大概是红酒的作用。不过看起来她确实能喝酒。平介注视着她的睡脸，感到一阵不可思议。心是直子的，可身体里毫无疑问流着自己的血。

到家已经九点多了。平介抱起直子上了二楼，虽然很累，还是帮她换上了睡衣，然后把她在床上放好。不知她是睡着了还是醉了，嘴里不停说着：“老公，对不起。老公，对不起。”频频道歉后，她身子翻到一侧，瞬间便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平介泡在浴缸里，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满是寒气的身体暖和过来。泡完之后，他边看体育新闻边喝罐装啤酒。喝了一罐后，电视里播报起巨人队的训练情况。

睡觉前他看了看直子的房间。她正抱着被子熟睡。他进屋把被子拉到她的肩膀上，关上灯走出房间。

回到自己的卧室，平介钻进被窝闭上双眼，可完全没有睡意。他拧开一旁的台灯，旁边有一本文库本，他伸出手去拿，但随即把手缩了回来。那本推理小说前几天就读完了。再往那边就是书架，可他并没有特别想读某一本的心情。他趴在被褥上，下巴抵在枕头上，怔怔地看着榻榻米。他们刚搬来时还是青绿色的榻榻米，如今已经晒成了茶色。可以确定的是，时间一直在流逝，以后也会继续。榻榻米的茶色会越来越深，自己也会渐渐衰老。

一阵难以言说的孤独感突然向他袭来，他觉得自己被丢弃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隧道里。一直陪伴着他的直子也不见了身影，只有她的声音还在。她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自己。他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怒火，自己成了那些不合理之事的牺牲品。我的人生在哪里？难道要一直这样吗？

平介从被子里伸出右手，从书架最下面一层抽出一本名为《品质管理》的书。这是本专业书，他当然不是想看这本书。翻开封面，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他拿了出来。

桥本多惠子笑颜如花，是运动会那天他偷拍到的。

平介把手伸向两腿之间，握住阴茎。那里慢慢膨胀起来。

我可以恋爱啊，他想。我也有恋爱的权利。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妻子，没有分享性喜悦的对象。我有的，只是莫名其妙被扭曲的命运。

他看着桥本多惠子的脸，极尽所能幻想着猥琐之事。他想自慰。他已经对着这张照片做过几次了，今夜却没有成功。他手中握着的他自己正在急速地萎靡下去。

他放弃了，将照片重新夹在书里，然后把头埋进了枕头。

一阵寒冷的空气触碰到肌肤，平介睁开了眼。藻奈美的脸就在眼前，在灯光的映照下，正微笑着看向他。

“抱歉，我睡不着了。”直子说着，钻进平介的被窝里。

“现在几点了？”

“夜里三点。”

“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醒了。我睡了多久？”

“你在出租车上就睡着了，睡了六个多小时吧。”平介打了个哈欠。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我总是睡六个小时左右。”

“考完试就放下心了吧。”

“也许吧。”直子突然把身体靠近平介，脸颊靠在平介的胸膛上。“喂。”她仰视着他，一副要说什么的表情，“我帮你用手弄出来吧。”

平介吓得一哆嗦，心想难道是自己刚才打算自慰被发现了？“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你要是不想看见我的脸，我就把脸藏起来。”

“不行。真的，这样不行。”

“是吗？”

“嗯。”

“好吧，或许是吧。”直子往上躺了躺，脸向平介靠近。那是藻奈美的脸，是自己一直疼爱的女儿的脸。

她凝视着平介，思索着什么。平介的身体不由得僵直了，心想直子应该有事要跟他说。

突然间，她眼神上移，手也伸了过去。“这是什么？睡觉前你还看这种书？”

是《品质管理》，他忘记放回书架了。糟了！他想。

她在平介的脸上方哗啦哗啦地翻动书页。平介不知道她在看哪一页。

“净是些数字。”

“是啊，挺无聊的一本书。”平介正说着，直子的表情突然僵住了。她半张着嘴，盯着书里的某处。平介觉得那双眼睛里充满血丝。

她一定发现了桥本多惠子的照片，一瞬间平介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忘记是什么时候拍到的了，打算还给她却稀里糊涂忘记了，看书时手边没有书签，便顺手拿了一张照片放进书里而已——

然而，直子没有给他机会辩白。她什么都没说，合上书，又把脸埋在平介怀里。大约过了一分钟，她窸窸窣窣地从被窝里钻了出去，脸上恢复了笑容。“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了。”

“你要走吗？”

“嗯，晚安。”

“晚安。”

直子走后，平介看向身边那本书。已经合上了，只是里面的照片露出了五毫米左右的边缘。

他把书放回书架，关上了台灯。

❀21❀

司机一路上都驾驶得非常谨慎。从他操作手刹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放松的决心。如果当时的大巴司机梶川也能这么谨慎就好了，但现在这样说也于事无补。

事故过去整一年了。家属会干事们提议要举办一周年祭。经他们交涉后，决定由大黑交通负责运送所有家属到事故发生地点。对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住宿费据说也由其承担。

车门打开，担任领队的大黑交通员工先行下车，然后很快又上来了，手里拿着麦克风。“请大家按顺序下车，不要着急不要冲撞。路面有雪，小心滑倒，请务必扶好，一次一个台阶地缓慢下车。”

众人按照指示从前排乘客开始按序下车。轮到平介二人了。“走吧。”他对坐在窗边的直子说道。她穿着黑色的连帽大衣。

外面的寒风缓缓地刮着，在车里因为空调热得头脑发涨，一吹冷风还挺舒服，可没多大一会儿脸颊就冻得生疼。

“还是很冷啊。”平介嘟囔着，“耳朵快冻掉了。”

“这还冷？”直子问道。平介这才意识到，来这里对于她来说就是回到了娘家。

事故现场已经完全修复好，之前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破损的防护栏已经都换成了新的。平介站在崭新的防护栏前，向下张望当时大巴坠落的谷底。

据说斜坡的倾斜角度有三四十度，可是由于眼睛的错觉，看起来要更加陡峭。这条直通死亡谷底的斜坡有几十米，斜坡的另一端流淌着一条小河，感觉就在正下方流淌。

正值中午，路面的积雪反射着足以灼痛双眼的强光，河面也闪烁着光辉。然而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尚未大亮的清晨，晨曦又被周围的树林遮挡，山谷仍处于一片昏暗中。平介想象着黑暗中爬行山路的大巴坠落时的场景，越想越觉得恐怖，胃抽搐了一下。关于那一车乘坐着巨大棺材的乘客们的记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

周围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啜泣声，有人向着谷底合掌祈祷。直子只是呆呆地看着斜坡下面。从东京一道来的年轻僧侣开始诵经。家属们闭上眼睛，各自陷入回忆，啜泣声也未曾停止。站在平介旁边的老妇人呜咽起来。

诵经结束后，大家把各自带来的花束抛向谷底，也有人用故人生前喜爱的物品代替了花束。当有人抛下一个橄榄球的时候，人群中传来了深重的叹息声。死去的大概是一名大学橄榄球部的学生。

一直望着谷底的直子抬起头来，说：“喂，你相信吗？”

“什么？”

“当时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不可思议的是，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死时的惨状。全身被各种锋利的东西刺穿，脑袋像西瓜一样被切开。”

“别说了。”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不想让藻奈美死。如果她死了，我就没脸见你了，会对你觉得抱歉。不敢想象吧？明明自己要死了，没必要担心那些。总之当时我一心想让藻奈美活下来，自己怎样都没关系。”然后她又问了一遍，“你相信吗？”

“相信。”平介回答，“正如你所愿，藻奈美活下来了。”

“但只有身体活下来了。”她耸了耸肩。

之后就交给我吧，平介心想。藻奈美的身体和直子的心，由我来守护，这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

“浑蛋！”不知谁喊了一声。平介循声望去，是失去了一双女儿的藤崎。他两手放在嘴旁，又喊了一次。“浑蛋——”

像是被他触动了一般，别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喊的内容不尽相同。一个女人喊的是“永别了”。

平介也想喊些什么。他想到了“安息”，心想这个不错。他冲着山谷站好，深吸一口气，正要喊的时候，直子拉了拉他的袖子，说道：“太土了。”

“是吗？”

“嗯，我们走吧。”直子说着，朝大巴走了过去。平介连忙跟在她身后。

一年祭旅行回来的第二天，举行了小学毕业典礼，地点在一个古旧的讲堂。平介坐在讲堂后方的家长席上，注视着毕业生们依次上台领取毕业证。

“杉田藻奈美。”台上叫到了平介女儿的名字。

“到！”直子清脆地答道，然后起身和其他毕业生一起以同样的步伐

走上台，领取毕业证，并向校长行礼致意。整个过程平介都认真注视着。

毕业典礼结束后，大家在操场上告别。直子被同学们包围着，因为要上私立中学，今后就不会和大家再见面了。同学们争相和她握手，让她签名，平介站在稍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一切。有个女孩子哭了，直子拍着她的肩膀，说着安慰她的话。她的行为举止与其说是孩子们的同学，不如说是母亲。

比起直子，更多的孩子聚集在桥本多惠子身边。她不仅要和孩子们告别，还要应付众多家长。她那平日里十分白皙的脸庞今天有些红润，不过好像并没有流泪。

告别持续了一阵子，最后毕业生和家长开始从正门往外走。终于完成了一项工作，老师们在感慨的同时，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直子终于回到平介身边，手里拿着卷放着毕业证书的深咖啡色纸筒。

“让你久等了。”直子一脸疲惫地苦笑道。

“握手攻势真厉害啊。”

“手都握疼了。对了，”直子看着同学聚集的地方，问道，“打招呼了吗？”

“跟谁？”听平介这么问，直子微微皱了皱眉头。“跟她呗。这还用说吗？！”直子轻轻地动了动下巴，指向桥本多惠子所在的地方。

“啊。”平介拍了拍后脑勺，说，“应该去打个招呼。”

直子叹了一口气，移开视线，看向斜上方，说道：“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什么？我自己去？”

“嗯。”直子又看向地面，踢着操场上的干土，“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跟她说吗？快去吧，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平介瞬间明白了。那天夜里直子果然看到了书里夹着的照片。那之后她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心里肯定为要不要接受平介的恋情而烦恼不堪。

“知道了。”平介说，“走吧，一起去。”

“什么？”直子抬起头来看他。

“一起去打招呼。”平介重申。

“可以吗？”

“当然，你不去才奇怪呢。”

走吧，平介说着伸出右手。直子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两个人走向桥本多惠子。

“非常感谢您，请老师您保重身体。”平介的说辞和其他家长的一样。

“也感谢您的配合，今后多多保重。”桥本多惠子微笑着回应，那只是老师面对家长时再普通不过的表情。

回家的路上，平介一直拉着直子的手。仔细回想，已经很久没有过和她这样手拉手走路了。他心想，说来也怪，事故发生前，他和藻奈美走路的时候总是拉着手。关于桥本多惠子的事，直子什么都没说。

到家时，邮递员正停在信箱前，准备投送邮件。平介叫住他，直接拿过了邮件。是一张速达明信片。看到发件人的时候，他略微有些吃惊。

“谁寄来的？”直子问。

“梶川逸美。”

“梶川……”

“是大巴司机的女儿。”平介翻过明信片，看着背面的文字，全身的血仿佛都开始倒流，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出什么事了？”

平介把明信片递给直子。“梶川征子过世了。”

❀22❀

梶川征子的葬礼在她居住社区的集会所举行。集会所是一座老旧的平房，门面狭窄，沿街象征性地摆了几个可怜兮兮的花圈。

平介是昨天收到梶川逸美的明信片的。上面写着：

今早母亲去世，葬礼暂定周日。感谢您之前的关照。

时间和地点都没有提及。平介昨天连忙乘车到梶川家的公寓，敲门却无人应声。听到敲门声，住在梶川家楼下的主妇告诉了他葬礼的地点和时间。平介问主妇是否知道征子的死因，她皱着眉说道："好像是心脏麻痹。早上开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晕倒了。"

"什么工作？"

"我听说是大楼保洁。"

难道她辞了田端制作所的工作吗？这么一想他又觉得不是。应该不是辞职，大概是被辞退了。

平介回到家后，问直子他可不可以去参加葬礼。直子回答，这种问题还用问吗，当然可以。

集会所的入口离大街有些远，平介走了进去。一个看似七十岁左右的矮小老人和梶川逸美并肩站在入口的左侧。平介想象不到老人的身份，要说是梶川征子的父亲，年龄没问题，但长相不像。

很快便轮到平介上前烧香祭拜了。本来前来吊唁的客人也不多。

梶川逸美身穿中学校服，眼眸低垂，静静站在一旁，手里攥着一条白色手帕，一定是用来擦泪的。平介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不经意间抬起了头，一开始还没注意到平介，面无表情，待二人眼神交会的时候，她吃了一惊，一双大眼睛倏地瞪圆了。平介站在原地，她则沉默地又低下头，再也没有抬起来。于是平介没有停下脚步，向前走去。集会所里弥漫着线香的气味。

葬礼第二周的星期六，梶川逸美联系了平介。这天平介上班，直到晚上七点多才回家。像是算好了时间似的，电话在八点左右打来了。可能是逸美听母亲说起过平介周六也可能上班。

"谢谢您专程来参加葬礼。"逸美语气僵硬地说道。

平介的脑海里浮现出她少年般的神态。“别客气。你肯定很辛苦吧，有很多事要做。”他真心为逸美打电话给他而高兴。虽然出席了参加葬礼，但仍然对她们的事一无所知。那种场合下他无法问逸美，她也什么都没说。

“那个，奠仪，嗯……给您回礼。”

“回礼？”

“啊，对。我想亲自给您。”她生硬的语气像是在责备自己不能好好表达心意。

“不用那么费心。”平介说，“我给的并不是什么大数目，不用专程来回礼。”

“大家都这么说，可是……”逸美支支吾吾地说道。大家应该指的是在葬礼上帮忙的大人们吧。可能葬礼上有亲戚在，而平介没注意到。

“你的心意我收下了，谢谢你。”

“但是，我想给您。我有东西想给您。”

“东西？给我？”

她应了一声，声音里饱含着某种决心。

平介想继续问下去，却作罢了。如果问了，可能更难抉择要不要收下。“这样啊。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那么，我去你家里拿可以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家，已经没有了。”

“什么？”

“昨天我从公寓搬出来了。现在在亲戚家。”

“原来是这样。亲戚家在哪里？”

“在一个叫志木的地方。”

“志木？在埼玉吗？”

“是的。”

平介对志木完全没有印象，只知道这个地名，但从未想过这片土地会和自己扯上什么关系。他一边说话一边打开交通地图。“在志木哪里？周围有没有什么标志？”

“不知道……我也是刚来。”逸美声音低沉。

大概是以前也没什么来往的亲戚吧。平介一想到以后她艰难的生活，就可怜起她来。

挂电话前，两人约定在车站见面。

第二天周日下午，平介带着直子坐电车换乘东武东上线到了志木站。一开始平介打算自己一个人赴约，直子提议一起去。他没有问理由，因为他感觉直子也无法回答。

梶川逸美在检票口不远处靠墙站着，身穿的红色运动服只有袖子部分是白色的。看见平介，她点了点头。当看到平介身旁的直子的一瞬间，她如同看到了耀眼的阳光，眼睛眯了起来。

“饿了吗？去哪里吃点东西吧。”

逸美一副不知该如何回应的表情，歪头想了一下。

紧接着直子开口道：“肯定饿了呀，我们去吃东西吧。”

“是吗？那走吧，找一家店。”

志木站周边比平介想象的要宽阔得多，沿着大路走就能看到对面有大型超市等几栋建筑。车站旁边就有一家家庭餐馆，平介他们走了进去。

“别客气，多吃点。”直子对逸美说道，然后她看向平介，“我爸爸赌马爆了大冷门，赚了不少，对吧？”

平介不禁“啊”了一声，看着直子的脸。他才没有赌过马呢。看到直子趁逸美不注意向他飞快地眨眼睛，他才明白直子的意思。“没错，我随便买了一注，没想到一下就爆了个大冷门，赢了！”

逸美僵硬的表情稍稍缓和了一些，终于把目光瞥向菜单。即使如此，她最后也只点了咖喱饭，大概是在自己喜欢的食物里面选了最便宜的。接下来直子则点了肉饼、炸鸡块等大多数孩子爱吃的食物，然后问逸美：“你爱吃圣代还是冰淇淋？”逸美有些拘谨地说都可以，直子毫不犹豫地又点了两个巧克力圣代。平介知道为什么直子要一起来了。如果他一个人来赴约，可无法应付拘谨的逸美。

“你妈妈的事真是难为你了。生活稳定下来了吗？”平介问她。

逸美点了点头，说道：“嗯，虽然还是觉得太突然。”

“我听说是心脏麻痹。”

“嗯，好像是更复杂的病，但是就类似心脏麻痹。”她歪着头说道。

“哦。”平介喝了口水，他也知道并没有心脏麻痹这种疾病。

“当时我正在收拾早饭的碗筷，听到门口有动静，过去一看发现妈妈倒在地上，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

“然后你马上叫了救护车？”

“我打电话叫了，但是来不及了。大概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已经不行了。”逸美低着头说，“就像睡着了一样。”她打开斜挎着的小包，从中取出一个纸巾包着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这个。”

“奠仪的回礼？”平介问道。

她点了点头。

平介把纸巾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旧怀表。“哎？真罕见啊。”这是一块银色的怀表，直径大约五厘米，斜上方还镶着一个龙头。他想打开表盖，可是不知道哪里的零件卡住了，无论指尖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表盖好像坏了。”

“好像是。”

“爸爸……我爸爸生前一直随身带着它，事故发生的时候也带着，可能就是在那时候坏掉的。”

“是这样啊。”平介一边拨弄着怀表，一边咕哝道。

“爸爸以前总说这块表很贵，是他所有东西里最贵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应该由你保管吧。”

逸美摇了摇头，说：“如果被亲戚发现这是父亲的遗物，肯定会被扔掉……”

“啊？怎么可能！”

她看起来并不像是夸大其词的样子。“真的会这样。”她悲伤地说道。

平介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可能对她的亲戚来说，司机梶川就像瘟神一样吧。

“而且，”逸美抬起头来，有点害羞地说，“我很想给杉田叔叔些什

么。您专程参加了葬礼，我很开心。”

“不不，那也不至于……”平介正说着，一旁的直子在桌子底下蹭了蹭他的腿，好像在说：别说了，收下吧。平介拿着怀表，问逸美：“我真的可以收下吗？”

逸美点了点头。

“那我就收下了。”平介用纸巾慎重地把怀表包起来，放进裤子口袋。

他们点的食物陆续被端上来。

吃完饭，逸美一直把他们送到车站检票口。平介想说些什么作为告别，可什么都想不出。如果他再说些矫情的话，又会被直子说“土”。

“好吧，那你要保重啊。加油哦！”平介总算是说出了这句话。

梶川逸美默默地点了点头，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进了检票口，平介立即问直子：“你怎么知道她饿着肚子？”

直子抬头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她现在不是寄人篱下吗？端起人家碗，心中有顾忌。这句川柳[1]你听说过没有？那孩子现在肯定连饭也不敢多吃一碗。”

“哦……这样啊。”

平介回过头去，发现梶川逸美还站在检票口，真挚地望着他们。平介朝她挥了挥手，直子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梶川逸美立刻露出一副要哭了的表情。

[1] 日本诗的一种，类似俳句，不过以口语为主，表达形式比较自由。

❀23❀

直子的中学生活在平介看来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对于身体和精神的不统一，她已经能调节得很好，偶尔说出的不自然的言辞对于一个在知名私立中学上学、有些成熟的女生来说也并不奇怪。唯一不能用有惊无险来描述的大概就是她入学后的成绩了。倒不是不好，相反，第一次期中考试她就拿到了全年级第七名，此后也从未跌出前十，第三学期的期末考试更是考到了第三名。

“她在上哪个辅导班吗？”开家长会的时候，班主任这样问平介，脸上写满了发自心底的惊叹：藻奈美看起来是个平凡无奇的少女，却拥有那么强的学习能力。

平介回答说没有上任何辅导班，老师更诧异了，不停地问他关于学习和教育的方法，甚至还得出了平介家有学者血统的结论。

“她好像学习很努力，但我没有太关心，也从没逼她学习。我们在家里几乎不谈成绩的事。”

平介这番话任谁都不会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杉田藻奈美强大的学习能力背后有着某种秘诀——特别的教育方法或超一流的家庭教师。因此每当开家长会的时候，平介都会被热衷教育的妈妈们逼问。

可是直子真的没有做特别的事，只是保证每天的学习量，从不半途而废，也从不偷工减料。她总是在干家务活的间隙学习，或者学习一段时间后做家务。她也看电视、出去玩，对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休息的方式。比如说，她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不管有多么想看的节目，她也绝对不会破例。

有时候平介会问她，怎么能做到如此自律。她一边灵活地削苹果皮，一边淡淡地说：“如果打破了一个规矩，就会接着打破第二个、第三个，持续下去就完蛋了。学习也是这样，我之前的人生就是一个例子。其后果就是，从小学到短期大学的十四年里虽然上了学，却没学到什么安身立命的手艺。我可不想同样的事发生两次，死也不要再产生那么深切的懊悔。”她把苹果漂亮地切成四瓣，用叉子叉起一瓣递给平介。平介边吃边在心里暗忖：之前的人生那么让你后悔吗……

看得出来，直子从没有要把学习当成生活全部的打算，她好像还认识到了学习之外的活动的重要性。和以前相比，她开始读更多的书，甚至还把布满灰尘的微型组合音响清扫干净用来听音乐。

“这世界上有很多很棒的东西，比如不用花钱就能感到幸福或改变世

界观的东西，而且都能轻易得到。我总在想，为什么我现在才发现呢？”在看到一本感人的书或者听到一首动听的乐曲时，她就会眼睛熠熠生辉地这样对平介说。

此外，直子还很重视交朋友。当然，她积极结交的都是些比她的精神年龄小很多的朋友。她成绩优异，又很会照顾人，因此在朋友中非常受欢迎。有时候她还会在星期天叫上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做好吃的招待大家。每次她端出自己做的食物，都会让大家惊叹一番。

“好棒啊！藻奈美，你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这都是小菜一碟，你们想做也能做出来，现在有很多方便的料理工具嘛。以前不是家家都有微波炉的时候，不会用蒸锅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说，现在的年轻妈妈们真是幸运呢。”

“真受不了你，藻奈美，说话像个大婶一样。”

“所以说，我也应该感谢厨具的进步嘛。”直子已经非常擅长在快要露出破绽的时候自圆其说了。

那些孩子都是我的老师哦——朋友们离开后，直子对平介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单纯地把那些孩子作为中学生行为举止的范本，而是和他们在一起，能感觉到之前的旧价值观获得了更新。不仅如此，我还感受到，自己所不知道的精神之花一朵朵地绽放了。和她们接触之后，我眼中的世界的颜色都不一样了。”

这些话里的每个字平介都听懂了，但是无法真正理解，只能说“这样啊，那就好”之类的话。不得不承认，平介和她之间产生了看不见的沟壑。对此平介只能解释为，她的人格虽然是直子的，但是和学习能力一样，感性也是由藻奈美年轻的大脑支配的。毫无疑问，现在的直子能看到只有十几岁的少女才能看到的事物，成年人对此无法感知。麻烦的是，直子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身上感性的变化。平介也无能为力。对他而言，直子——虽然外表是藻奈美，但人格——依旧是他的妻子。

这天，平介回来得比平时要晚。为了欢迎新入职的两名员工，公司举办了欢迎会。在第二家酒馆喝到中途平介便借故离开，可回到家仍快十一点了。小酌之后，他心情很爽快。他在玄关一边脱鞋，一边向屋里喊道“我回来了”，然后走进卫生间。浴室的灯亮着，里面传来淋浴的声音。

平介打开浴室的门，看到了直子纤细的后背。她正在洗头发，被平介的动作吓了一跳，立即回头看向他，手里的莲蓬头也掉在了地上，热水飞溅，打湿了浴室的墙壁。她慌忙关上水龙头。

“你吓到我了，不要突然开门嘛！”直子的声音有些尖锐。

“啊，抱歉。”平介心想刚才敲一下门就好了，“我刚回来，能泡澡吗？”

“啊……我快洗完了。”

“我想赶快洗，身上都是烟味，很臭啊。”他说着就开始脱衣服。

很久没有和直子一起泡过澡了。每次他想泡澡的时候，直子总是在学习。

他脱光之后走进浴室，直子正在洗脸。他用脸盆中的温水冲了一下身子，然后坐进浴缸，还发出了中年男人特有的仿佛是从腹部深处发出的呻吟声。“今天可真累啊。”浴缸的水没过他的胸部，“把科长给得罪了。大家都去吃饭，可好像没人告诉科长，然后科长就说自己是不速之客。本来是让大家高兴的聚会，没想到把大人物给得罪了。”

“哦，这是挺麻烦的。”直子听上去有些心不在焉。她正拧干毛巾擦头发和脸庞。她将身体扭过去，背对着平介，然后才用毛巾擦身体。平介觉得奇怪。

“怎么？你不泡澡了？你不总是洗完头发以后还要再泡一下吗？”

“嗯，今天就算了。”直子仍然背对着他。

直子准备出去时，平介瞥了她一眼。“喂！”他在浴缸中喊道。

“怎么了？”直子说着，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他。

“那里，长出来了，是吗？”平介指着她的小腹，“让我看一下嘛。”

他在浴缸里稍微起身。

“行了，有什么可看的。”直子将腰扭向另一侧。

“就让我看看吧！”他说着伸手去抓她的腰，往自己身边拉。

“别碰我！”直子甩掉他的手，顺势按住他的肩膀。他一时重心不稳，摔在了浴缸里，鼻子里涌进了水。

直子走出浴室，嘭的一声关上门，没穿衣服就走出了卫生间。

平介怔怔地蹲在浴缸里，一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可是她的丈夫，丈夫看妻子的身体有什么错？！难道是因为身体是藻奈美的吗？可藻奈美是我的女儿啊，小时候她的尿布都是我换的。平介心里翻涌着委屈和愤怒的情绪。不过，过了一会儿，这样的情绪渐渐消解了。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虽然无法具体地说清楚，但是他明白，直子心里有一条细细的线，在他想要走进去的时候绊了他一

下。

他顾不上洗净身子就出了浴缸，这才想起来没有准备替换的内裤和睡衣，他想让直子帮他拿进来，可最后还是穿上脏的内裤和裤子走出了卫生间。

直子不在一楼的起居室。平介走上二楼，先去自己的卧室换了内裤，穿上睡衣，然后轻轻推开直子的房门。

直子身穿红色的睡衣，在房间中间抱膝蹲着，怀里抱着那只泰迪熊，背对着平介。她应该注意到房门开了，却仍旧蹲着一动不动。

“那个……总之，对不起啊。”平介挠着头说道，“我可能喝得有点多了，最近好像酒量越来越差了。”他试着大笑了两声，可直子还是没有反应。

他打算放弃了，准备关上门的时候，“你觉得奇怪吧？”直子开口道：

“什么？”他问。

“你觉得奇怪吧？”她又说了一遍，“我居然因为那种事生气。”

“没。”说罢平介不再说话。

直子抬起头来，但还是背对着平介，平介看不到她的表情。“对不起。”她说，“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讨厌。”

“讨厌被我碰吗？”

“不只是这样。”

“被我看也讨厌？”

“嗯。”她点点头。

“这样啊。”平介叹道。他抓了抓鬓角，又不自觉地看向指尖。抓完头发的指甲泛着光，虽然泡了澡，但是并没有好好清洁面部。这就是中年男人令人厌恶的原因吧，他自嘲地想。

“对不起。”直子再次道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绝对不是讨厌爸爸你。”

平介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不知道眼前的人究竟是妻子还是女儿。不过，不管怎样，他的选择也只有一个。“我知道了，你别在意。以后分开泡澡就是了，浴室门也好好关上。”

直子抽泣起来，瘦小的肩膀颤抖着。

“不要哭。”平介努力让声音开朗起来，“也许这样才正常。”

直子缓缓地望向他，双眼通红。“我们的关系会这样一点一点毁掉吗？”

“不会的，别说傻话！”平介轻轻斥责道。

❀24❀

梶川逸美送的怀表已经在一楼起居室的抽屉里放了一年零六个月。这次突然被派往札幌出差，平介才把它拿了出来。

平介是车间生产线上的班长，因此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但偶尔会去参观学习新引进的技术，这次就是。

平介所在的车间生产的是按照计算机的指令向发动机输送汽油的喷枪。这次公司要引进的是能够在瞬间测量喷枪喷射的汽油量是否准确的装置。和平介同行的还有负责生产技术的木岛、川边二人。而生产测量仪器的工厂就在札幌市。

“要是你想的话，倒是也能当天返回东京。可是那天是星期五，没必要当天返回。平介你也好久没有旅行了吧？听说北海道的秋天可很美，正值红叶观赏期。”小坂科长说罢，又压低了声音继续道，“而且札幌有那种地方哦。”

“那种地方？”

平介不解地歪着头，小坂皱了皱眉头，大概是嫌平介太迟钝。“提到札幌，当然要去薄野[1]啦。这还用明说吗？”

“哦，原来是这样。”

“发什么愣呢？你啊，老婆不在了以后都没做过吧？偶尔去这种地方放松一下也不错嘛。”小坂又压低了声音说，“听说薄野的浴场里可是有很多美人！”说完，小坂露出一嘴黄牙笑了。

平介从来没想过要去特殊浴场寻欢作乐，只不过能去札幌真是太好了。他还没去过北海道呢。

问题是直子，不过这个问题后来也很容易就解决了。平介去札幌这段时间，直子的姐姐容子要从长野来东京。容子的独生女今年春天来到东京上大学，她早就说过想来看看女儿。

“我要叫姐姐大姨，真期待。”决定了以后，直子窃笑不已。

说到札幌，平介想到一件事。他在起居室自己专用的抽屉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一张叠得小小的纸。那是梶川幸广给前妻汇款的凭证。他本来想扔掉，最后还是收进了抽屉。

札幌市丰平区，从地图上看离札幌站并不远。平介至今仍忘不了梶

川母女，在失去至亲这一点上她们和其他受害者家属一样，然而却没有人对她们伸出援手。不仅如此，她们还要一直活在这件事的阴影下。

梶川幸广为了给前妻汇钱，才不惜拼到体力的极限努力工作，最后酿成重大事故。然而梶川幸广死后，前妻并没有联系梶川家的人。别说来上香吊唁了，也许她连梶川幸广出事身亡都不知道。

平介一直后悔一件事。在得知梶川幸广给前妻汇款后，他应该跟那个叫根岸典子的女人取得联系，至少能确认她是不是知道梶川幸广的死。

这次札幌之行，平介想见根岸典子一面，把那些他不知道的事都搞明白。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半了，事到如今再联系她又能怎么样呢？什么也改变不了。梶川征子不能死而复生，逸美也不会变得幸福，只有他一个人会得到满足罢了。要不还是忘记吧。他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了那块怀表，然后拉开抽屉翻找起来。

出差定在星期五。星期四一到下班时间平介就离开了单位，步行去了荻洼。他要去的是一家钟表店。

“你带来的真是一块珍贵的怀表啊。”店主松野浩三苦笑着看着表说道。他一脸胡茬，像是在皮肤松弛的脸上撒了一层芝麻盐。

“听说很值钱。”

“哦，这样啊。平介，你从哪里得到的这块表？”

“别人送给我的。”

“不是买的啊。”

“不是，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哎，盖子打不开啊。”浩三拿着放大镜研究着怀表，“好像有个零件坏了。”

“希望你能帮我修好。”平介说。

松野浩三是直子的远房亲戚。听直子说，她来东京找工作的时候，受到了他很多照顾。直子在东京的葬礼，他也参加了。平介还记得他搓着满是皱纹的脸放声大哭的样子。浩三没有孩子，和年老的妻子在离荻洼站不远的地方开了家小店，兼做住房，相依为命。虽然是钟表店，可是好像眼镜的业务更多一些，还经营贵金属加工业务，而且多是定做，比如拿一款蒂芙尼戒指的照片给他看，请他照着做，他就能做出一枚一模一样的。平介和直子的结婚戒指就是在这里定做的。

平介把怀表拿来是因为他不知道怀表的价值，如果真是很贵重的东

西，他打算拿给根岸典子，到时候就说“我问了专家，说这块怀表很贵重，觉得不能自己拿着，就带来了”。总之，他需要一个见根岸典子的合理理由。最想说服的人，正是他自己。

“啊，终于取下来了。”浩三在工作台上把坏了的表盖修好了，他手里的怀表已经能轻松打开了。

“是值钱的东西吗？”平介将身子探向柜台问道。

“嗯，”浩三歪着头苦笑道，“难说啊。”

“什么意思？价格无法估量吗？”

“价格嘛，也就三千元左右吧。”

“什么？”

“以前这种怀表很常见，而且还修过几次。让你失望了，这并不是古董。”

“原来是这样……”

“但是有其他价值。也许对某个人来说可能是无可取代的。”

“什么意思？”

“就是附加值嘛，你瞧。”浩三站起身来，把表盖打开的怀表放在平介眼前。

平介拿起怀表察看，发现表盖里侧贴着一张小照片。上面是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和梶川逸美长得不像，而且看起来是个小男孩。

[1] 日本数一数二的繁华街区之一，也是日本著名的“红灯区”。

❀25❀

有多少年没有坐过飞机了？平介边想边透过舷窗眺望，期待着能看见海，却只看到了绵延不绝的白云。再加上座位在机翼附近，因此视野被遮住了大半。

“杉田先生明天有什么计划？”旁边年轻的川边问他。川边坐在两人中间，木岛则坐在靠通道一侧。

“想去个地方，然后打算后天早上回东京。你们怎么安排？”

“我们打算明天在札幌市内观光，乘后天傍晚的飞机返回。”

“好不容易出趟差，是吧？”木岛从旁说道。

飞机在千岁机场落地后，对方派了车来接他们，是一辆黑色的车，后座坐三个人都绰绰有余。平介不禁感叹，我们好像政治家啊。其他两人听完都笑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对方负责人也苦笑了一下。

平介他们的公司打算引进的测量器测试预定在北海道大学附近的服务中心进行。这种测试如果顺利，很快就能结束，但是经常会发生预想之外的问题。这次也是，如他们所料，数据调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三人越来越沉默。对方大概是为了讨好他们，午饭准备了丰盛的套餐。三人的心情自然不会因为一顿饭就轻松起来。川边又抱怨了一句：“吃法国料理竟然没有酒，真是不讲究啊。”

下午六点多，全部数据总算读取完毕。对方请三人到札幌市内的寿司店吃晚饭，之后又去了大通公园附近的夜总会。工作顺利告一段落，喝起酒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年轻的女招待坐在平介身边，好奇地问这问那，领口大开的前胸和超短裙下露出的大腿让平介不时分神。好久不曾有过这种心怦怦直跳的感觉了。

平介回到酒店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他担心时间太晚，直子恐怕已经睡下了，结果打电话过去直子马上就接了起来，看来还没睡。

“这边不用担心，我和大姨一直在聊天。”直子的声音有些雀跃，“稍等一下，换大姨接电话。”

平介向容子道谢。她自然没有想到身边的少女就是自己的妹妹。她只是说：“藻奈美跟直子太像了，说话的方式和行为举止都一样。刚才她帮我捏肩膀，手法跟直子一模一样，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平介想起直子以前说过，她经常给姐姐捏肩膀。估计现在在一旁的

直子已经忍不住笑了。平介说“那就拜托你了”，然后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平介很晚才吃早饭。吃完后退了房，搭上出租车，告诉司机那张汇款凭证上的地址，司机说大致知道在哪里。

“这附近有红叶好看的地方吗？”平介问司机。

中年司机稍稍歪头思考了一下，然后对平介说：“这附近有藻岩山，但是现在还有点不到时候。体育节[1]前后是观赏红叶的好日子。”

“那我要是下周来就好了。”

“是的，下周差不多。”

平介很少跟司机聊天。而且他也并不是很想看红叶。聊天只不过是想缓解紧张感。

到了目的地，司机说就是这里了，平介便下了车。这条街道小商店林立，他边走边看着住宅的门牌号，最后在一家店前停了下来。

这是一家小小的拉面店，招牌上写着“熊吉”二字。店门关着，挂着一个写有“定休日”的牌子。平介抬头看向紧闭的卷闸门顶部，发现了一个写着“根岸”的名牌。

平介敲了两三下卷闸门，没有任何回应。店的二楼看起来像是有人住，可是窗户紧闭着。他又看了一眼招牌，上面用小字写着电话号码。他从包里取出昨天记录数据用的笔记本，在封面一角记下号码。

这时刚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平介便招手让车停下载上他，将晚上投宿的酒店名字告诉了司机，这才想起来距离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的时间还差一会儿，于是问司机：“请问札幌的钟塔离这里远吗？”

“钟塔？”后视镜里，司机眨了眨眼睛，说，“不远，很快就能到。”

“先去那里吧。稍微打发一下时间。”

“哦……”年轻的司机挠了挠下巴，继续说道，“去倒是没问题，不过在钟塔打发不了时间。”

“是吗？”

“您没听说过吗？那儿可是看了实物会失望的景点的第一名。”

“嗯，倒是听说过那儿没什么可看的。”

“嗯，您去看看就知道了。”

出租车很快就在一条大路边上停了下来。平介正纳闷为什么要停在这种地方时，司机指着路对面对他说：“就是那个。”

“那个吗……”平介苦笑道。确实和照片上的有很大差别，倒不如说就是一个屋顶上有座钟的白色小洋房。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旧道厅看看。从这里往左直走就是。如果还有时间，继续往里面走，那里有北海道大学植物园。”司机一边收钱一边告诉平介。

司机的建议对平介很有用。他在钟塔打发了十分钟，去旧道厅打发了二十分钟，接着又在北海道大学植物园转了三十分钟，然后出来搭乘出租车去往酒店。刚好赶上办理入住手续。

走进房间，平介马上拿起电话，拨出刚才记下的号码。响了三声后，对方接起了电话。

“您好，这是根岸家。”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听起来很年轻。

“你好，我是从东京来的，姓杉田。请问这是根岸典子女士家吗？”

“我妈妈现在不在家。”是根岸典子的儿子。

“这样啊。那你知道她几点回来吗？”

“不确定，傍晚应该能回来吧……请问您有什么事吗？”男子的声音里多了几分警惕。可能没听说过杉田这个姓氏，也可能是对从东京来的这种自我介绍表示怀疑。

“其实我想问问关于梶川幸广先生的事……”平介坦言。

对方突然沉默了，在电话这头都能感受到他脸色一变。“关于什么事？”男子的声音明显低沉了几个层次，“我们和那个人现在完全没有联系。”

“这个我知道。我想和你妈妈见一面，当面说清楚。对了，梶川先生去世的事你们知道吗？”

对方没有立即回答，似乎在思考该如何回应。“知道。”男子终于说话了，“但是他的死也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当真这样认为？”

“……您想说什么？”

“总之我想和你妈妈见一面，我有东西要交给她。你刚才说她傍晚回来，那我就到时候再打电话吧。”

“等一下。”男子说，“您现在在哪里？”

“我在札幌站附近的酒店里。”平介把酒店名字告诉了他。

“知道了，稍后我们联系您。您一直在酒店里吗？”

“嗯，我等你们。”平介回答道。反正已经将札幌观光完了。

“那我妈妈回来以后，我转告她。您是杉田先生，对吧？”

“对，杉田。”

“知道了。”说完，男子就挂断了电话。

平介躺在床上睡了一小会儿，好像做了几个奇怪的梦，然后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是杉田先生吧？”似乎是酒店服务员打来的。

“是的。”

“前台有客人来访，是一位姓根岸的客人。您稍等一下。”

平介感觉服务员在把听筒转交给另一个人。莫非是根岸典子本人来了吗？平介有些惊慌。

“您好，我是根岸。”一听才发现是根岸典子儿子的声音。

“啊，刚才打扰了。”平介说，“你妈妈回家了吗？”

“我有重要的事想和您说。您能下来吗？”对方的声音听起来比刚才更生硬了。

平介握着听筒，思考着他这话的意思。“根岸典子女士没有一起来吗？”平介问道。

“是的，我妈妈没来。只有我一个人。”

“这样啊……我马上下去，你在哪里？”

“我在前台等您。”

“我知道了。”平介把听筒放回电话机，走进浴室洗了把脸，想让头脑清醒一些。

走到一楼，他朝前台附近张望。看起来像是住客的人们正在排队办理入住手续。在他们旁边稍远处站着一个年轻男子，身穿白色Polo衫和牛仔裤，个子很高，脸很瘦，小麦色的肌肤使他看上去更瘦了。男子看

起来二十岁左右，平介断定就是他。

年轻男子来回张望着，看到平介的时候定住了，一副在确认“就是你吗？”的表情。

平介向他走近，开口道：“是根岸吗？”

“是的。”男子回应道，“初次见面。”

“啊，初次见面。”平介点头致意，然后拿出名片递给他。名片上有他事先用圆珠笔写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我姓杉田。”

年轻男子注视着名片，说道：“您……在BIGOOD工作？”

“是的。”

“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他大步走向前台，在备置的纸笺上写了什么，然后走回来对平介说：“我是学生，还没有名片。”说着，将那张纸递给平介。纸上写着熊吉拉面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他的名字——根岸文也。

他们走进旁边一家咖啡馆，就座后平介点了一杯咖啡。根岸文也也点了同样的咖啡。

“我因为出差来到札幌，就想顺便联系一下你们。”平介实话实说。

“您在BIGOOD做什么工作？研究？”

“不是的，”平介使劲挥了挥手，“在车间工作，制作汽油喷射器，一种叫ECFI的零件。”

“ECFI……电子式燃料喷射装置吗？”

平介注视着面前这个流利地说出汽车部件名称的年轻男子，说道：“你很内行嘛。”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汽车制造。”

“你在哪里上大学？”

“北星工大。”

“几年级？”

“三年级。”“原来如此。”平介点点头。北星工大是工科大学中的翘楚。

这时咖啡端上来了，二人几乎同时喝了一口。

“那你妈妈呢？”平介直奔主题。

文也舔舔嘴唇，说道：“其实我还没有把您的事告诉妈妈。至于要不要说，我想先听听您所说的情况。”

“哦……为什么呢？”

“您想说的话好像跟那个人有关。”

说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脸上明显流露出嫌恶。

“梶川幸广先生不是你的爸爸吗？也就是你妈妈曾经的丈夫。”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我们毫无关系。”文也的表情有些僵硬，眼角都吊了起来。

平介端起咖啡杯，思考着如何将对话进行下去。虽然预想到了这种情况，但是他好像对父亲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杉田先生，您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文也问道。

“这个解释起来有点难度。”平介把咖啡杯放到桌子上，“你既然知道梶川先生去世，应该也知道去世的原因吧。”

“他驾驶的滑雪大巴发生坠落事故，我们这边的报纸也大规模报道了。”

“当时马上就知道司机是你爸爸了？”

“同名同姓，而且那个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也是大巴司机，肯定没错。”

“这样啊，在这边也是司机啊。”平介点点头，然后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说道，“我的妻子在那次事故中去世了。”

根岸文也的表情顿时显得惊讶又狼狈。他低下头，然后又抬了起来。“原来是这样，真是可怜。不过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和那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不，”平介笑着摆了摆手，“我没有想来怪罪你们的意思。就像刚才在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有东西想交给你妈妈。”他说着，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拿出那块怀表，放在桌子上。然后尽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得到这块表的前后经过。文也沉默地听着，当平介说到梶川幸广一直在给根岸典子汇款时，他惊呼了一声，好像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平介打开怀表的盖子，把照片拿给文也看。“刚才我一看到你就明白了，照片中的男孩就是你。梶川先生一直惦记着你，才随身带着这张照片。”

文也盯着怀表中的照片看了一会儿，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您专程为了这个大老远过来，真是非常感谢。”

“没什么，但是这个，给你。”平介把怀表递给文也。

“可是，”文也说，“这个我不能收下，也不想收下。”

“为什么？”

“我们已经把那个人给忘了。收下它也只会扔掉，所以还是不要收下比较好。”

“看来你很讨厌他。”

“老实说，我恨他。”文也斩钉截铁地说道，“那个男人抛弃了妈妈和年幼的我，突然和一个年轻女人私奔。只要想想那之后妈妈有多辛苦，我就无法原谅他。虽然现在勉强开着一家小拉面馆，可妈妈以前还在工地干过活。我本打算高中毕业就工作，可是妈妈说学费她会想办法，甚至还供我复读。”

平介口中一阵苦涩，心想原来他们离婚是因为这个。那个和梶川幸广一起私奔的年轻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应该不是梶川征子。

“但是你爸妈是正式离婚吧？那么，你妈妈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之后，才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

“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听我妈妈说，好像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的离婚申请。如果起诉，就能轻易判决离婚无效。可是我妈妈不想再纠缠，就没有起诉。如果我再大一点，绝对不允许这么委屈的事发生。”

光是听文也讲述，心情就已经变得沉重了，平介心想，文也恨他爸爸也不是没有道理。“至少那些钱应该是表达他的愧疚心情的。”

“钱的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原谅他。他该尽的更大的义务都没有尽到，不是吗？”

“你妈妈也这么想吗？”平介问道，“你妈妈也恨梶川先生吗？以至于知道他去世以后，都没有出席葬礼吗？”

听到这里，文也垂下了目光，好像陷入了思考，不一会儿又抬起头来，说道：“知道事故发生以后，妈妈是想去出席葬礼的。她说，虽然离婚了，但毕竟当过一阵夫妻，至少想去上炷香。如果汇款的事是真的，那么妈妈这样想也情有可原。但是我制止了她，叫她别干傻事。”

“傻事……吗？”

平介十分理解文也的心情。但是，梶川幸广为了给他们汇钱，不仅牺牲了自己，还让妻子女儿过得那么辛苦。平介本来想说这些，可最终没有说出口。这原本和根岸母子没有关系，而且当时文也并不知道梶川幸广给他们汇钱的事。大概他的母亲没有告诉他。

“因此，这东西我不能收下。”文也把桌子上的怀表推还给平介。

平介看看怀表，又看看文也。“不能让我跟你妈妈谈谈吗？”平介说，“只要一会儿就好。”

“不行。我妈妈不想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多亏忘记了他，我们现在才能好好地生活。我不想让妈妈受到打扰。”

听他这么说，平介明白了，文也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平介见他的母亲。“好吧。”平介叹息道，“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没办法。”

“我有个问题，可以问您吗？”

“问吧。”

“您为什么花费那么多努力来找我们呢？何况那个男人是事故的罪魁祸首，而您是受害者家属。”

平介挠挠头，苦笑着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有句话叫骑虎难下，大概我也是这样。”

文也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如果想让他明白，就得把自己和梶川母女之间奇妙的缘分详细告诉他。可是现在说那些并没有什么意义，平介也没有自信能讲清楚。

“我觉得您还是从虎背上下来比较好。”文也淡淡地嘟囔了一句。

“确实。”平介拿起怀表，想合上表盖，却又犹豫了一下，看着文也。“你能只收下这张照片吗？我拿着也没用，而且扔掉人像好像也不好。”

文也露出为难的表情，略一思考，大概理解了平介的意思。“我知道了。那照片由我来处理。”他说道。

平介用名片把照片从盖子里面弄了出来。照片并不是粘贴上去的，而是剪成了和表盖一样大小，完好地镶嵌在表盖里面。他把裁得圆圆的照片递给文也。

“我觉得梶川先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这并不能作为他的免罪符。”像是想打断平介的话，文也用力地摇了摇头。

[1] 日本的国民节日之一，为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26❀

和根岸文也分开之后，平介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怀表最终还是没能交给他，平介啪嗒啪嗒地开合着表盖。多亏了浩三的修理，怀表恢复完好。

平介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和文也的对话，觉得还有很多该说的话没对他说。也许再也不会见到那个年轻人了，但平介还是想把心中的混沌告诉他。

梶川幸广为什么给根岸典子汇款，最终平介还是不得而知。从文也的话中得知，那并不是正式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包含的内容。梶川幸广和根岸典子私下里应该也不会讨论过抚养费和生活费的话题。平介想来想去，只能认为这是梶川幸广为自己赎罪的方式。对自己曾经抛弃的女人和孩子给予物质上的补偿，这并不是无法理解的事。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征子和逸美对梶川幸广来说又算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接下来的人生而选择的生活伙伴吗？尤其是逸美，她在梶川幸广心里算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起生活的女人带来的拖油瓶吗？曾被他抛弃的亲儿子和如今必须养育的继女，在他心里是怎样平衡两人地位的呢？

对此平介心中满是烟雾一样的不明朗，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坐起身来，用力挠了挠头。就在这时，电话声响起，是木岛打来的。他之前曾告诉过木岛今天住宿的酒店。木岛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再去薄野喝一杯。刚好木岛和川边就住在附近的酒店。平介啪的一下盖上了怀表的盖子，说“我陪你们”。

他们在一家美味的石狩锅店里吃了饭，然后计划去川边的朋友推荐给他们的夜总会。

“要是随便去一家店的话，很有可能会被狠狠宰一顿。”川边一边走一边说。

他们俩今天也在札幌观光了一圈，平介一说到钟塔，他们都笑了出来。

“那个太过分了，照片拍的比实物好看太多。”木岛说道。

“看电视剧里的画面完全不觉得奇怪，但是看到实物，简陋得真是让人大吃一惊。”

他们说，今天去过的地方里大仓山是最棒的。他们还乘坐缆车到了

山顶的观景台。

三人聊着天，辗转于薄野的街道，然而并没有找到刚才说的那家店。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他们走进了一条没有酒馆的昏暗街道。

“啊，糟了。”川边小声咕哝着。

街道上充斥着不同寻常的气氛。道路两侧站着几个形迹可疑的男人，看起来不像是一起的，每个人之间都隔着一定的距离。

三人往街道深处走去，马上有一名男子凑了过来，身上穿着一件轻薄的白色夹克。

“你们是来出差的吗？”男子问。

三个人谁也没有回答。

男子又说道：“有时间的话就来坐坐。我们店里有不错的姑娘哦，在这一带是最好的，现在来的话随你们挑。”

木岛没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男子见状就离开了。之后又有两名男子上前搭讪，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这让平介觉得有点意思。

“看他们拉客的方式，看来出差来这里光顾的人不少嘛。”木岛说道。

“我在公司还被他们调侃了，说我绝对会去特殊浴场。”川边说着笑了。

原来如此，这就是特殊浴场出来拉客的啊，平介想起出差前小坂对他说的话。

终于看到了他们要找的那家店，三个人鱼贯而入。店面不大，却有五个年轻的女招待。平介比昨天晚上从容了一些，但看着对面女孩穿着的超短裙时，还是心跳得厉害。

川边负责活跃气氛，讲的六本木的故事引起了女招待们的兴趣。他平日里总是一副严肃认真的技术员形象，平介觉得自己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对了，杉田先生有孩子了吗？”坐在身边的女招待问道。她穿着紧身连衣裙，曲线毕露。

“有。”平介端着盛有兑水威士忌的酒杯说道。

“男孩还是女孩？”

“女儿。”

“多大了？”

“上初二了。”

“这可是最难伺候的年纪呀。”她笑嘻嘻地说道。

“是吗？”

“对呀，上初二的话不就是十四岁左右嘛，正是最讨厌爸爸的年纪。”

“嗯？是吗？”

“嗯。怎么说呢，只要在一起待着就觉得讨厌。”

这时另一个女招待也插话进来：“我也是。看到爸爸晾的内裤，我就起鸡皮疙瘩。爸爸用完的厕所我绝对不用，爸爸刚洗完澡的浴室我也很讨厌。”

其他几个女招待都加入讨论起这个话题，讨厌爸爸的气味啦，只穿内裤时露出的肚子上的赘肉啦，还有看到爸爸的牙刷就想吐啦——一说起父亲的坏话就没完没了。

平介问，为什么会这么讨厌爸爸呢？女招待们回答说，她们自己也不知道，总之就是生理上无法接受。

“反正二十岁之前就是这种感觉。慢慢地爸爸年纪越来越大，看起来觉得很可怜，就想着要对他好一点。”旁边的女招待说道。

“真是悲哀啊。”川边语气有点含糊，“当了爸爸以后好像就没什么好事，我还是不要结婚了。”

“又不是想图什么好事才当爸爸的。”木岛说，据说他有两个孩子。“有一天突然意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叫你爸爸了。这时候已经无路可退了，只能努力做一个好爸爸。是吧，杉田？”

被木岛这么一问，平介含糊地回答道：“是啊。”

“当爸爸很简单，可是持续当爸爸就很难了。当爸爸可是很累的。”酒精好像开始在木岛身上起作用了。

木岛和川边喝完还想再去另一家。他们已经醉了，所以才不想马上就回去吧。平介在店前和他们告别，一个人往回走，然而刚走没多久就迷路了。札幌的道路像棋盘的格子一样，其实很好认，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绕了一阵子之后，他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就是刚才经过的男人们拉客的街道。一走进这条街，很快就有一个男人靠近。他轻轻摆着手，露出一副拒绝的态度继续走，比起刚才三个人一起走的时候稍稍有些不安。

一个小个头男子靠近平介，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给您介绍个好姑娘！您绝对不会后悔。"

不用了，平介说着摆摆手。

"来嘛，当爸爸的偶尔也该来放松一下。"男子说道。

"爸爸"这个词牵动了平介的心。他停下脚步，看着拉客男子的脸。

男子眼见有希望，靠得更近了。"两万五千元就够了，非常棒的姑娘。"

"不是，我……"

"好不容易来一趟，得好好玩一把。您说是吧，爸爸？"男子啪地拍了一下平介的后背。

不知不觉间，平介就和男子并肩走了起来。平介心想必须赶快拒绝，却说不出这样的话。其间男子向他提出交两万五千元的要求。不能去这种店——平介脑海中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可就是无法开口拒绝。别的想法堵住了他的嘴。

偶尔这样也无妨吧。从爸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也无妨吧。

他掏出了钱包。

大楼前立着很多花哨的招牌。男子沿着楼梯往地下走，平介跟在他身后。下了楼梯有一扇门，男子打开门，里面是犹如窗口一样的地方，男子站着朝里面喊了一声，紧接着窗口旁边的门就打开了，走出来一个丰满的中年女人。两个人小声说着什么，平介只好环视周围。昏暗的走廊向右延伸，四周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儿，拉客的男子离开了。中年女人问平介："客人，您去厕所吗？"

"什么？"

"去厕所吗？如果想去的话，请现在去。"

"啊，不用了。"

"真的吗？真的不去吗？"中年女人不嫌啰唆地又问了一遍。平介心

想，大概待会儿有什么特殊服务吧。

平介先被带到一间狭窄的等候室。去之前他还担心有别人在等着，可是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墙上还贴着一张很大的裸女照。

很快中年女人又出现了，说了声“请跟我来”。二人走在房门一个接着一个的走廊里，终于在一扇门前停住。打开门，一个身着红色浴袍的年轻女子跪在地上迎接，一头长发紧紧地束在身后，脸长得像猫一样。

平介走进房中，身后的门被关上了。年轻女子缓缓地站起来，移到他身后，为他脱去上衣。“客人，您不是本地人吧？”女子一边把他的上衣用衣架挂起来，一边问。

“嗯，我从东京来的。这你都能看出来？”

“因为您的上衣很厚。肯定是以为北海道很冷，才穿了这么厚的衣服。”

确实如她所说。其实他放在酒店的行李里还有一件毛衣。“观察得真仔细啊。”

“虽说北海道在最北边，可和北极不一样。衣服需要我为您脱吗？”

“不用了，我自己来。”

一进房间就有一张床，里面是一间宽敞的浴室，中间没有墙或任何分隔的东西。平介慢吞吞地脱衣服时，女子就到浴室去看洗澡水的温度和水量。不知什么时候她把浴袍也脱了，全裸着的身体很是苗条。

在女子的催促下，平介躺进了浴缸里，然后女子开始用海绵让香皂起泡。她微微隆起的胸部若隐若现，小麦色的年轻肌肤看起来光滑无比。

平介心想，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直视女人的裸体了。当然现在的直子的裸体则另当别论。上一次看曾经的直子的裸体还是事故发生之前，也就是两年半前。这两年我根本就不算是个男人，平介想，我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他说。

“哦。是被路边的大叔带进来的吧？”

“嗯。”

“那就是两万五千元喽。”

“对，两万五千元。”

女子低低地笑着，说："其中大叔就抽了九千元。"

"是吗？"

"下次直接到店里来，点名找绘里香就行了。那样的话就只需要支付一万六千元。"

"哦。"平介一边点头，一边琢磨着为什么拉客的人回扣要收九千元，而不是整数金额。

女子为他洗干净身体，让他躺在沙滩垫上。女子全身涂满了润肤乳，贴在他身上摩擦。当她两腿间到达平介眼前时，他看到了她的私处。他已经很久没看过了，因此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随后冷静地观察着，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您好像不是很兴奋。"

"抱歉。"

"您喝酒了吧？"

"嗯，喝了一点。"

"那去床上吧。"

床边有一面镜子，平介一躺下就能看到自己的裸体，因此有些羞涩。枕头旁边有一只小闹钟，他明白那是用来计时的。还剩多少时间呢？这么一想他竟着急起来。或许这让他无法进入状态，无论这个叫绘里香的女子对他做什么，他都无法坚硬起来。

"这个方法对喝了酒的客人最有效。"她说着，拿来浸了冰水的毛巾敷在他的睾丸上，可完全不起作用。"客人，您这是怎么了？"女子有些不知所措地问他。

"好像不行啊。"

"您不是憋了好久才来的吗？"

"是啊。"他想说已经憋了两年半了。

"那怎么办呢？没剩多少时间了。"

"那就算了吧。对不住了，就这样吧。"平介说着起身，坐在床边对她说，"你能帮我把衣服拿来吗？"

"这样真的好吗？"

“嗯。”

绘里香一副赌气的神情，把衣服一股脑地放在平介身边。平介一件一件拿起来穿好。

“您有妻子吗？”女子问道。

他想说没有，可又想到这么大年纪还是单身，而且来到这种地方却是这种表现，就说不出口。“有啊。”他答道。

“所以说嘛，”女子嘲笑似的歪着嘴说道，“只和妻子一个人做就好了。”

平介感到一阵耻辱，涨红了脸。他很想给她一个耳光，却又不能那么做，于是只低沉地说了一声“是啊”。

回去的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又出现了。她带平介到之前没用过的电梯前，说道：“坐电梯到一楼，就是刚才进来的正门的另一侧，从那儿出去就是另一条街。”大概是体察到客人离开的时候心情会比来的时候更羞耻吧。

平介按她所说到了一楼，走出去的那条街道完全没有特殊浴场的感觉，十分安静。路旁的垃圾桶边，还有流浪猫在寻找食物。街灯很少，月亮也没有出来，然而这黑暗却拯救了他。他缓缓地走着。

我今后该如何活下去呢？平介想。是父亲，却又不是。是丈夫，却又不是。而且现在连勃起都无法做到了。那么就是男人，却又不是。

他的心为自己的悲惨命运震颤着。

❀27❀

直子发布那则宣言是在元旦的早上。矮脚餐桌上摆着她做好的食物，在互道“新年好”后，两个人以日本酒代替屠苏酒碰起杯来。自初中入学考试合格时喝了点酒之后，直子默默地练得能喝了起来。

电视里播放着新年节目。当红的明星们身穿有节日气氛的衣服做着游戏，唱着歌；搞笑艺人们玩着整人游戏；运动员们向答题发起了挑战。仿佛有一种只有今天不用想麻烦难题的氛围笼罩在日本上空，平介也沉浸其中，直到听直子说出那番话。

“中考？”平介又问了一遍。因为正看电视看得入迷，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是的。”直子伸了个懒腰，点了点头，“希望你同意我参加明年春天的中考。”

“等等。现在的初中，只要不是成绩特别差，不是可以直升高中吗？有必要参加中考吗？”

“我想上别的高中。”

“别的高中？对现在的学校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而是和我的目标不相符。”

“目标？”

“可以说是将来的出路吧。”

“你已经想好将来的路了？”

“嗯。”

“想做什么？”平介说着，关上了电视。

直子明确地回答道：“医学系。”

由于刚关上电视机，直子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

平介认真地看着直子的脸，直子也回应了同样的目光。

“医学系？你想当医生吗？”

“这我还不清楚，总之想学医。但是很遗憾，我们学校直升的大学没有医学系。”

“医学系啊。”平介搓着脸，脑子里没有什么概念，他对这个词本身就缺乏真实感。“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可总也没有答案。那我就想着考虑一下对什么感兴趣，没想到轻松地得到了答案。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很感兴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活着意味着什么？意识和肉体是什么？我想知道这些。而要想解开这些谜团，只能学医。”

“哦，意识和肉体……”平介再次意识到，原来直子一直在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可思议的事。他也能理解这些是直子最感兴趣的。他抱着双臂，一副思索的模样，其实并不是在考虑什么具体的问题，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那是考大学时才应该考虑的问题吧。就在现在的学校直升高中不行吗？”

“我觉得不行。”直子的理由是：现在上的这所学校确实水平很高，但是因为不用努力就能直升大学，所以学生们都没什么紧迫感。这种倾向如果上了高中就会更加明显。那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想上医学系而努力备考，恐怕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

“但这种事不都是靠自己吗？只要有决心，努力备考就行了。”平介有些心虚地说道。因为他根本没有考大学的经验，而是从初中直接进了高等专科学校。

“其实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我想去男女混读高中。”

平介不知该说什么。这句话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没想过直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听她说起想参加中考时，他就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担心这个，他才提出了否定意见。

直子所说的想去男女混读高中的理由也很有说服力：考医学系的大部分是男生，和他们一起学习就会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从而激励自己努力，正确认清自己的位置。

直子说得没错，平介也不得不这样认为。既然要和别人竞争，最好就是在竞争对手身边，这道理不言自明。但是，他心里还是有无法消解的惆怅。一想到直子要同看似和她年纪相仿的男生共处，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抵触。

真的只是为了学习才想去混读高中吗——平介想这样问直子。难道不是因为想和年轻男生一起玩才以学习为借口吗？难道不是想借着藻奈美的身体再享受一次青春的感觉吗？

可这些话他并没有问出口。否则若直子说他疑心太重，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还口。如果她是真心出于学习的考虑才想去混读高中，大概会鄙视平介这种武断地把男女混读和男女关系画等号的想法吧。被直子鄙视，是平介最害怕的一件事。

“知道了。那你就再努力一年吧。”平介说着，悠然地往酒杯里倒上日本酒，扮演一个善解人意的父亲和丈夫的角色。

“对不起，我说了任性的话。但是如果想读医学系的话，现在家里还是可以的吧？”直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平介立刻听懂了她这话里的意思。她是指赔偿金。那些钱完全没动过，分成了几部分存在了银行里。以前两个人讨论过，怎么样最大程度上利用好这笔钱，才能祭奠藻奈美的意识和直子的身体，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好的结论。直子现在提出的这件事，应该是最好的用途了。

“藻奈美肯定也会同意的。”平介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

根据直子一直以来的态度和行动，平介可以预想到，对于中考，她完全不会掉以轻心。之前的周末她都是在休息中度过的，但是这样的日子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也不会再有朋友到家里来玩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跟她们说要参加中考，她们都不找我玩了。”接着她又说：“不过这样就轻松多了，不用每次都拒绝她们的邀请。”

“要暂时告别奢侈啦。”说完这句话，她连小说都不买了，取而代之的是占满了书架的参考书和习题集。

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听音乐。她说，当她听齐柏林飞船乐队时，不知为何数学题会很快解开。学英语的时候听莫扎特，做社会作业的时候听Casiopea乐队，学语文时听皇后乐队，学理科时听的就是松任谷由实了。因此，她正在学什么科目，根据她房间里传出的音乐，平介就可以知道。

明明有轻松的道路，却偏偏要选一条艰苦的，并且牺牲快乐的时光来学习——这样的努力没有理由收获不到回报。第二年春天，她成功地考上了心仪的高中，依旧是平介陪着她一起去看学校放榜。

看到合格者名单上自己的准考证号时，直子露出了比初中入学考试放榜时开心的表情。

❀28❀

时隔许久，平介再次走进喷枪生产车间。空调开得很足，不过不是为了人而开，而是为了机器。因为里面摆放了很多精密仪器。

看到平介，拓朗没有停下在传送带上工作的手，点头打了个招呼。他跟以前一样，还是歪戴着安全帽，戴的护目镜也不是工厂发的，而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时髦眼镜。

“你来干吗呀？视察？”拓朗搭话道。

平介笑着说：“嗯，差不多吧。来看看新婚的拓朗有没有偷懒。”

“别老是新婚新婚的，烦死了。”拓朗皱着眉头咂了咂嘴，看来近来没少被打趣。

中尾达夫从前方走过来，看到平介后瞪大了双眼。“咦，股长你怎么来了？”

“没，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最近没怎么来，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哦，要不要喝咖啡什么的？”中尾说着，举了举手中的纸杯。

“好啊。”

他们在自动售货机买了咖啡，在休息室里坐了下来。窗外一片漆黑，现在已经进入了加班时间。不过平介已经打卡下班了。

“平介，你还想回车间工作吗？”中尾问道。他的帽檐以前是红色的，如今已经变成了深蓝色。平介以前也戴着那样的帽子，那是班长的象征。

“那倒没有。”平介喝了一口咖啡，说道。速溶咖啡一如既往地不好喝，但他很喜欢在休息时间和同事一起在这里喝东西。

“股长的工作怎么样？习惯了吗？”

“嗯，还凑合吧。”

四月时，公司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部门调整。科被分成了几个部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组。就在那时，平介升职成了股长。这变动来得有些突然，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小坂科长的工作现在都由平介接手，而小坂则整体管理所有部门。

以前平介只要考虑如何按照上面的指示准确无误地生产就可以了，而现在需要把握几个班的生产进度，适时做出指示使生产更加高效。如果发生异常状况，不需要出面解决，而是了解情况，修订计划，调整工期，再向上面汇报即可。

从下面收到报告，再转达给上面；和其他部门开会，总结会议内容再同别处联系。每天他要经手很多文件，这与之前在生产线上经手产品和零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文件即信息，而信息没有实体，因此处理信息要比处理产品和零件难得多。也正因如此，做现在的工作很难获得成就感。

“在车间工作久了，就不想往上爬了。”中尾说道，“就算想往上爬，混到班长也就差不多了。再往上的话，加班费也没了，工作内容也一下子不一样了，好像没什么好处。”

“可以这么说。”平介由衷地回应。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中尾看着纸杯说道，“公司就像一场人生游戏，在公司往上爬，就像人年纪增长一样。不想往上爬就相当于不想变老。”

“确实啊。”

“谁都想一直是个孩子，想做做蠢事，但是周围的人却不允许你这么做。他们会不断地提醒你——‘你快要当爸爸了，所以努力工作吧！’‘你已经是老爷爷了，静下心来！’就算你为自己辩解：‘不是这样，我只不过是一个男人。’周围的人也不会允许你任性。有了孩子，自己就是爸爸了；有了孙子，自己就是爷爷了。谁也无法从这些事实中逃离，因此只能去思考，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爸爸，以及一个什么样的爷爷。”中尾说罢，又补了一句，“我说这种话也真是任性，对吧？”

“达夫，你经常想这些事吗？”

“怎么可能，只是突然想到的。作为长子，随便说了一下。”

“长子？”

“没错。班长即长子，股长即父亲，科长就是爷爷啦。再往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大概是佛吧。”中尾说着，把空纸杯投入垃圾箱。

回到家快七点了，但是家里还没有亮灯。平介皱着眉打开玄关门。家里湿气很重。他脱了鞋，走到起居室里打开空调。

他换上运动裤和T恤，打开电视看棒球夜场比赛的转播，巨人队和养乐多队正在比赛。养乐多队的队员突然打出了一个本垒打，平介用手指敲着矮脚餐桌的边缘。

然而电视机里的画面已经无法进入平介的大脑了，与之相比，他更关注墙上的时钟。已经七点半了，直子还没有回来。她在干什么呢？

直子考上心仪的高中之后，今年春天就开始了高中生活。平介没有想到，直子竟然参加了网球部。平介还以为，立志考医学系的她肯定不会参加社团活动。

然而近来每天网球部的训练都很晚才结束。有时候直子八点多才回到家。今天平介下班后之所以去喷枪车间，就是不想早早下班回家，焦急地等待直子放学。

他又看了一眼时钟。已经七点五十五分了。他开始不自觉地抖起腿来。

直子几乎不提网球部的事，因此平介对社团里有多少成员、每天都进行什么样的训练一无所知。他只知道网球部有很多成员。有一次，直子把写着几十人名字的稿纸带回家，说要用文字处理软件整理一遍。那时候平介注意到，一半以上的成员都是男生。

平介想象着直子身穿网球服、手挥网球拍的姿态。一想到她那双又细又长的腿会让男生们目不转睛，平介心里就不是滋味。她的身体，也就是藻奈美的身体，近来愈发变得有女人味起来。

八点整，玄关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我回来啦。”直子喊道。

平介站起身，走到房间门口迎接她。

直子从肩上卸下大大的背包拿在手里，怀里抱着球拍，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超市的袋子走了进来。看见平介站在门口，她有些疑惑：“咦，爸爸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呢？”

“今天回来得真够晚的。”平介说道，表情里有掩饰不住的不悦。

“是吗？”直子把包和球拍放在走廊，拿着超市的袋子走进起居室。她坐到榻榻米上，伸出双腿揉了起来。“好累啊。今天训练量超大。抱歉，让你久等了。我马上开始准备晚饭。”

她被晒成小麦色的腿让平介有些眩目。他移开视线，在她身边坐下。“已经八点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哎？但是以前我们吃晚饭也是在九点多啊，因为爸爸回来得都很晚。”

“什么时候吃饭倒是无所谓。问题是你一个高中生每天这个时间回来，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可是我要训练嘛，而且结束后一年级的学生还要打扫卫生，之后我

还要去超市买东西，最后回到家就这个时候了。”

“可是每天这个时间回来也太不正常了吧。你们的社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团而已。”直子站起身，提着袋子走向厨房，在水池前洗了手，往锅里倒入水，点燃煤气灶。

“你的医学系怎么办？”平介朝着她的背影问道。

“什么怎么办？”

“你不是要考医学系吗？所以才来这所高中上学的，不是吗？”

“要考啊，这还用说吗？”直子开始在案板上收拾鱼。

“那你还参加训练什么的，还怎么考医学系啊！”平介不吐不快似的说了这番话。

直子停下手中的活，向平介转过身去，背对着烹饪台，右手还握着菜刀。“我说，考试考验的不仅仅是智力，还有体力。尤其是和男孩子竞争，更是如此。这点爸爸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在我们高中，参加社团活动的人要比不参加的人升学率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不知道，平介只好保持沉默。

直子挥动着菜刀继续说道：“因为效率不同。不参加社团的人很早开始准备考试，时间上很从容，很多人中途就会松懈。而参加社团的人会觉得自己开始得比较晚，直到考试当天都不放松，就这样从起点一直冲刺到终点。当然，他们还具备冲刺的体力。因此，最后参加社团的人学习效率就会更高。”

“真有这么好吗？”

“至少参加社团活动就会影响考试这种话是没有根据的。”直子又转向案板，继续准备食物。

看她的背影，简直和年轻时的直子本人一模一样。用菜刀的时候，后背稍稍有些佝偻，右肩膀稍微有点高。

“听你这么说，好像是为了考试才打网球啊。”

“虽然不能说完全为了考试，但我的确是考虑了这一点后才加入社团的。”

“其实你还有别的目的，对吧？”

“别的目的是什么？”

“里面男生挺多吧，难道你不是为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才参加的吗？”

她再次停下手，将炉火关小后看向平介。“真受不了你。难道你在想那种事？跟个傻瓜一样。”

“哪里傻了？和男生一起玩球不是事实吗？”

“我可跟你说，前辈们对我们非常严格，根本不会因为是女生就轻易放过。当然，抱着你说的这种心态的女生也是有的，但是因为训练太过严格，她们早就放弃了。不要把我们跟大学的网球爱好者协会混为一谈，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运动部。”

“运动部也好，别的社团也好，没有男生不对年轻女孩有私心的，只要有机会就会搞些什么事情出来。”

“真是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这么想！”直子摇了一下头，然后愤怒地从袋子里抓出一把木鱼花，砸进沸水锅中。

“年轻男人看见女人只会想到那些事，你知道吗？”

平介说罢，直子并没有回应。她的背影仿佛在告诉平介，不想回答这种问题。

他翻开放在旁边的报纸看了起来。“房价持续上涨”的标题映入眼帘，但是他根本看不进去。

平介心中升起一股自我厌恶的情绪。其实他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生直子的气。不对，应该说他根本没有生气，反倒觉得直子说得非常有理。其实令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她回家太晚，而不是社团，而且他也知道直子还要去超市买东西。他也明白，直子要想待在网球部，就需要坚韧的精神。她不像别的高中生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后，可以躺在床上。没有人给她做晚饭。即使身体筋疲力尽，累得像一摊泥，她也无法逃脱主妇的那堆家务。如此辛苦，她还要坚持下去，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事，因为她怀抱着信念。这些他都明白，却还是对她说了那些苛责的话。这是为什么？

平介想，我大概是在嫉妒，嫉妒重返年轻的直子，嫉妒那些和她共享青春时光的男生，同时也痛恨自己不能对她抱有爱情和情欲的处境。

这天的晚饭是和直子结婚以来最糟糕的一次。两人都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地各自动着筷子。以前两人也吵过几次架，但这次完全不同，隔阂深处的不是愤怒，而是悲伤。平介不是生气，而是意识到自己和直子之间那永远无法填平的沟壑，从而感到无尽的悲伤。直子肯定也这样认为，从她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可以知道。讽刺的是，只有在这种时

候，夫妻间特有的心有灵犀才发挥了作用。

❀29❀

放暑假了，直子却依旧每天去学校，因为要参加网球部的训练。训练于傍晚时结束，因此平介回家后直子还没回来的情况几乎没再发生过。偶尔直子回家晚，也是因为忘记买当天晚饭吃的小菜而去了附近的超市。另外，周末的时候网球部休息，所以不会把平介一个人留在家里。

对平介来说，自己在家的时候都有直子陪着，没有理由产生任何不满，虽然他仍然有些介意洗衣机旁的脏衣篮里每天都放着直子的网球服，还有她那因日晒而日益变成巧克力色的脸和四肢。他尽量避开网球的话题，因为他知道只要听她说起网球部的事，自己就会想到男生，就会不开心，就会对直子说不该说的话，最后两个人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氛围。根据前几次的经历，平介知道，一旦变成这种状况，就会有几天不能正常交流。

在这方面处处留心的还有直子，她现在绝口不提网球部的事情。以前她还会经常收看电视上直播的网球比赛，自从和平介发生争执以后就不再看了，网球部的训练日程表不会随便放在矮脚餐桌上，球拍也没再出现在起居室。

然而对他们俩来说，还是有一件幸运的事。八月中旬，平介的公司放盂兰盆节假，正好那时候网球部也要暂停训练。平介提议说很久没回直子的老家长野了，不如回去一趟。自从事故发生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事故一年祭旅行时，他们乘坐大黑交通的大巴到过现场一次，但是直子并没有顺道回家。

后来因为考初中和高中，直子忙于备考，也没有机会回去，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据直子自己说，是她害怕与父亲见面。父亲不知道藻奈美的身体里其实是直子的灵魂，自然会把直子当作藻奈美来对待，看到外孙女就会想到女儿，从而泪流满面。而且就算见了面，也无法向他述说在他面前的人就是直子。如果说了，年老的父亲必定会陷入不可挽回的混乱之中。直子也没有信心一直对他保持沉默。直子说，之前平介去札幌出差的时候，姐姐容子到东京来陪她，那时候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直子甚至还感受到了欺骗姐姐的快感。但是面对父亲，她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平介说，这样和家里人断绝来往是行不通的。

直子思索了很长时间，一天晚上吃晚饭时终于说：“我决定了，盂兰盆节假期我们回长野吧。”

直子差不多有十年没回娘家了。回去的路上遇到堵车，一路走走停停地到达了。他们早上很早就出发了，到达时已是深夜时分。虽然如此，娘家人都没有吃晚饭，一直在等他们。

直子的父亲三郎比平介上次见到时更瘦弱了，布满皱纹的消瘦脖子让人联想到被拔了毛的鸡。他开心地笑着，脸都起皱了，看起来能再见到藻奈美很是高兴。

“哎呀，真是出落成大姑娘啦！个子都长得这么高了，比外公我还要高。已经是高中生了，真好真好啊！”三郎一直看着外孙女，脸上的表情述说着他喜悦、惊讶和怀念的心情。他透过藻奈美在怀念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

直子会如何回应呢？平介心里很是不安，想象着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那时候该如何收拾局面呢？万幸没有发生那样的事，直子完美地演绎了和外祖父重逢的外孙女一角。她一度将目光投向平介，趁别人不注意时轻轻眨了眨眼，好像在对他说“别担心”。

可是，一开始顺利不代表后来也能顺利过关。她始终在控制自己，不要情绪失衡。她完全崩溃，是大家一起在客厅吃那顿迟来的晚饭的时候。

晚饭是三郎的长女容子和女婿富雄亲手做的。他们不愧是荞麦面店的继承人，料理的手艺不容小觑。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饭桌，上面摆满了日式料理，豪华又不失细腻，让人觉得不是出自一般人之手。

中途三郎离开了座位。大家都以为是去洗手间，可过了很久他都没有回来。大家正在担心他去了哪里的时候，他终于出现了，端着两人份的荞麦面。

“什么啊，那是？”容子问。

“这是之前和藻奈美约好的。”三郎看着直子，脸上满是笑意。

直子不知道藻奈美和三郎约定了什么，有些担心地看向三郎。

“你忘了吗？你不是说想吃一次外公做的荞麦面吗？”

“啊——”直子张大了嘴巴，悬着的心放下了。

“咦？藻奈美没有吃过外公做的荞麦面吗？”富雄不解地问道。

“是啊，没有吃过。对吧？”三郎说完，直直地看着直子，直子轻轻点了点头。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家里卖的东西，自家人都不会特别想去吃。”容子笑嘻嘻地说道。

“我一直想做给藻奈美吃，可是直子那家伙总是说荞麦面已经吃腻了，能不能给孩子吃点别的。”这是三郎这天第一次提到直子的名字。谁都没有说什么，只有平介注意到直子脸上闪过惊讶的表情。

“来，你吃吃看。外公可是为了藻奈美专门现做的。平介你也吃，快尝尝！”三郎在直子和平介面前摆好荞麦面和佐料汤。

“我还想呢，为什么爸爸今天在店里忙进忙出的，原来是在做这个啊。”容子说道。

平介不客气地大快朵颐起来。现在想来，他也没吃过几次三郎做的荞麦面。面条很筋道，口感很好，吞咽时能感受到荞麦特有的香味。“真是太好吃了！”他不禁感叹道。

三郎高兴地笑着，然后看向直子，问道：“藻奈美觉得怎么样？”下一个瞬间，三郎突然神色狼狈。平介看向直子，只见她手里拿着盛面条佐料汤的小碗和筷子，低头哭了起来，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濡湿了榻榻米。

这不是该开玩笑说“芥末放多了吗”的场合，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怎么了？”平介问她。

直子一边流泪一边咧开嘴角勉强挤出笑容，然后从身旁的包里拿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对不起。”她说着低下了头。

“怎么了？外公说什么不对的话了吗？”三郎有些悻悻地伸手挠着头发稀疏的脑袋。

“没有，对不起。”直子摆摆手，“我只是想起了妈妈……妈妈最喜欢吃外公做的荞麦面了，要是她也能吃到就好了，想到这些就忍不住掉眼泪了。”

听直子这么一说，容子也哭起来。三郎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整张脸都扭曲了。

吃完饭后，平介和直子被安排在对面一个八叠大的房间，和吃晚饭的房间隔了一条走廊。这间屋子以前好像被用作储藏室，现在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容子和富雄抱来两床被褥，并排铺在地上。

容子夫妇走出门后，直子低声说：“我失败了。”

“是说刚才哭了的事吗？”平介问。

“嗯，”她点了点头，“在那之前我一点事都没有，连想哭的冲动都没有，听到爸爸对着我自称外公时，我还差点笑出来。可是后来的那个荞

麦面……”直子说着，放在膝盖上的两手交握起来，“那个面，就是爸爸亲手做的面，是从小一直吃的那个味道。想到这里，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等回过神来眼泪已经充满了眼眶。我想马上制止自己，可是不由自主。”直子的脸颊上挂着泪痕，下巴上垂着泪滴。

平介走到她身边，抱住她单薄的肩膀。不一会儿他胸前的衬衫就被她的眼泪打湿了一片。

“爸爸，”直子在他怀里说，“我们早点回东京吧。这里对我来说还是太沉重了。”

“知道了。”平介回应道。他忽然意识到，这里对于直子来说，有两个可以称之为“爸爸”的人。

第二天来了很多亲戚，因为要做法事。平介和直子光是和别人打招呼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很多人见了直子都会发出“哇，和直子简直一模一样”的惊叹声。有一个特别宠爱直子的姨妈说着“就像直子起死回生一样”，哭了起来。

所有人一起行完礼后，在前一天晚上吃饭的房间里举行了宴会。不过这回将隔壁的拉门打开了，房间顿时宽敞了一倍。

“藻奈美有男朋友吗？”直子的表妹问道。她是一个胖乎乎、爱笑的女人。

“没有，怎么会。”直子以一副高中生的语气回答道。

“哎呀，是吗？真奇怪，藻奈美这么可爱，那些男生怎么会放过你呢？”

“她还是个孩子。”平介从旁说道。

直子的叔叔笑了起来。“只有你这个做爸爸的还觉得她是个孩子。她可是什么都懂的，也会做的。就拿我哥三郎来说，一直都觉得直子没什么男人缘。可是最后呢，还不是很快就在东京结婚了。举办结婚典礼的时候，我哥还在休息室里哭了呢。”

“你说什么呢？说话可要注意点，我可没哭。”三郎认真起来。

“你就是哭了，还说什么想打那个男人一顿。”

啊？平介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脸颊。

“我没说，没说啊！喂！你这家伙别说了！”

“算了算了。”

老哥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把大家都逗乐了。三郎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宴会一直持续到八点多。亲戚们有的让没喝酒的妻子开车，有的家离得近就索性走回去，就此分开了。

直子洗完澡躺在褥子上看文库本小说，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

平介九点半左右看完电视后去泡澡。三郎家里用的还是木制浴桶，十分宽敞。平介头靠在桶边上，两腿尽情地舒展开。他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时的场景。当时他也是这样泡着澡，忽然听到有人敲浴室的玻璃窗。平介应了一声后，玻璃窗细细地开了一道缝，直子的脸露了出来。

“水温怎么样？”她问。

“刚好。”他回答。

“那就好。要是水凉了就告诉我，我再加点柴火。”

“哦？原来这里还在烧柴啊。”

“是啊，这可是文化遗产一样的浴室哦。”她说着关上了窗。

当时，平介洗完头发和身体之后再次泡在浴桶里，发现水有点凉了，便喊了一声应该在外面的直子，请她再添些柴火，可是外面没有回应。平介又喊了她几声，还是没有任何回应，只好作罢。就在这时，他发现墙壁上有加温开关。哪是什么柴火啊，就是普通的煤气式洗浴设备嘛。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被直子骗了。

平介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骗他，后来想想这其实就是一句玩笑话。他当时正在用洗发水洗头发。他洗完从浴室出来，没跟直子说什么，直子也什么都没说。至于当时平介喊她的时候，她是不是躲在窗外憋着笑，也就不得而知了。

平介收回思绪，泡完澡后出了浴室。在回房间的走廊里被人叫住了。“是平介吗？”声音是从客厅传来的。他打开拉门，看到三郎一个人在喝兑水的威士忌。

“您又在喝了？”平介问。

“没有，就是睡不着来喝一杯。要不要陪我喝点？”

“好啊。”平介在三郎的对面坐下。

“兑水的威士忌，可以吗？”

“可以。”

三郎开始调酒。看到三郎准备好的足量冰块和精致的玻璃杯，平介终于明白三郎本就打算和他一起喝酒。宴会上吃的食物已经都收起来了，盘子里盛放着他烤的脂眼鲱鱼干。

“先来干一杯吧。”

“干杯。”

两人轻轻地碰杯后，平介喝着岳父亲手为他调制的酒。不浓不淡，正适合刚泡完澡喝。平介不禁在心里感叹，不愧是厨师，在这方面真是讲究。

“谢谢你们这次来，大家都很开心。”

平介连忙摆摆手，说：“没什么。”平介已经告诉过三郎等人，他决定明天和直子返回东京。

“好久没见，藻奈美已经长那么大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她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还担心她该怎么办，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把她养得这么好。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想替死去的直子谢谢你。”

“我没特别做什么事，只是跟以前一样生活而已。”

“不不，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处理不好，而且你工作还很忙，真是太了不起啦！”

三郎嚼着鱼干，反复说着“真了不起”，这让平介越发不好意思起来。

“但……一个男人总有很多不方便的事吧？”

“也没有，直……藻奈美还帮了我不少忙呢。”

“可是对藻奈美来说，以后的生活应该也很辛苦吧。刚才我听她说，好像想考医学系。这样的话她以后也就不能帮你做家务了吧。”

“嗯，是这样。”平介看着玻璃杯里淡淡的琥珀色液体，渐渐领悟到三郎想说什么了。

“平介啊，”三郎认真地说道，“你不用老想着要对得起直子。”

平介看向岳父，心想他果然要说这件事了。

“你还年轻，到我这样的年纪还有几十年，不必勉强自己一直单身过下去。如果有再婚的想法，不要顾虑别人的看法，去做就好了。到时候

我也会支持你。”

“谢谢您，但我还没想过这种事。”

平介说罢，三郎摇了两三下头。“虽然这么说，但是时间过得是很快的。刚才我说你还很年轻，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让你考虑了。我觉得你早做打算比较好。”

“哦，是嘛。”平介含糊地笑着。

“当然我不是在逼你，你也不必勉强。”三郎看到平介的杯子空了，立刻开始调制第二杯。

平介见状连忙说道：“那我就再喝最后一杯。”

待他走回卧室时，身上的汗已经完全退了，不过这并非空调的功劳。不愧是信州啊，平介心想。他换上睡衣，钻进被窝里。

直子翻身面朝他躺着，睁开眼睛。“你刚才和爸爸聊天了吧。”

“嗯，是啊。”

“他跟你说了再婚的事？”

“你听到了啊。”

“爸爸的声音太大了。”直子说的爸爸是指三郎。

“我真是要招架不住了啊。”平介苦笑道。

“再婚的事你考虑过没有？”直子认真地问他。

“倒是幻想过。”平介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桥本多惠子的脸庞，不过转瞬即逝，“但是没具体想过。”

“是你故意不去想的吗？”

“就是没那个想法。我现在有直子你啊。”

直子听完闭上眼，翻身背对着平介。“谢谢。”她小声说，“不过这样好吗？”

“嗯，挺好的。”他对着她的后背说道。

直子没再开口，平介也闭上了眼睛。

这样挺好的，对吧？平介在心里确认。他有直子。哪怕别人看不见，但他有只有自己能看见的妻子。这样就足够了，足够幸福。意识渐

渐模糊。这样挺好的，平介这样想着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平介和直子就开始做返程准备。临行前，他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特产，汽车的后备厢都装满了，连后座上都堆放着纸袋和纸箱。

“好好听你爸爸的话，新年的时候再来玩！”三郎在副驾驶一侧的车窗外面说道。

“嗯，我们还会再来的。外公您要保重。”

“嗯嗯，谢谢你。”三郎眼睛眯得像皱纹一样细，点了点头。

平介发动了汽车。柏油路反射着阳光，宣告今天也是炎热的一天。昨晚电视里说，返程高峰已经开始了，对此平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车开了一会儿，直子突然说：“停一下。”

平介把车停在路边，问她：“怎么了？”

直子扭头向后看去，叹道：“一想到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地方，心里就很悲凉。”

“为什么？想来的话随时可以再来啊。”

直子摇了摇头。“不会再来了。和他们见面太痛苦了，在他们心里我已经死了，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我了。如果继续来打扰他们的世界，那和幽灵没什么区别。”直子说着，眼眶湿润起来。她掏出手绢，对平介说：“对不起，我只是有点想哭。不会再这样动不动就哭了。没事了，出发吧。”

平介默默地挂挡，发动汽车。

她的家人只有我，从今往后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了——平介心底这样想道。

❀30❀

那个电话打来是在周日的傍晚。直子出去买晚饭要吃的小菜了。平介修整完小小的院子，坐在落地窗前看着西边的天空发呆。美丽的晚霞将鱼鳞状的卷积云都染红了。

好久不曾如此惬意地度过一个秋日了，明天又能带着焕然一新的状态去工作，此刻的平介感到十分满足。

这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杉田家几乎没有人打电话来。直子没出事的时候，还经常会有长野娘家和她的朋友打来电话，而如今电话铃声几乎不会响起。

又是房产中介吗？平介想着站起身来。有时候会有房产中介打电话来，问他要不要买单间小公寓。

电话机放在起居室的柜子上，平介拿起听筒。“您好，这里是杉田家。”对方没有马上说话。短暂的沉默过后，平介更加确信了那份不祥的预感。他下意识地察觉不是某种客观原因导致对方反应迟钝，是自己的声音让对方产生了犹豫。

“您好。”话筒里传来了一个男声，“请问……杉田藻奈美在家吗？”

平介推测对方应该是直子的男同学。万里晴空的心里突然间飘来一团乌云。“她现在不在。”他答道，声音里明显流露出不悦，一半是无意识的，一半是故意的。

“这样啊。”

男生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畏缩。如果他此时直接说再见，平介打算批评他一番：往别人家里打电话居然不通报姓名！然而对方并没有平介想的那样没有常识。

“我姓相马。藻奈美回家后您能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吗？”

“相马？哪个相马？”

“网球部的相马。”

又是网球部！一股苦涩在平介嘴里扩散。“你有什么急事吗？”

“没什么，不是什么急事。”

“可是周日打电话来不就是有急事吗？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传达给她。”

“不用了，那个，事情有点复杂，不直接跟她本人说的话就说不清楚。总之您只要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就好。”

“哦。”

“打扰您了。”相马说完匆忙挂了电话。

平介放下听筒，胃里好像生了个小疙瘩。他看了看时钟，直子才出去没多久，一般情况下要一个小时后才回来。他打开电视，正在播放NHK新闻。可是他一句也没听进脑子里，只是怔怔地看着画面。他没关电视便去了二楼，轻轻打开直子房间的门，走了进去。

直子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只有桌子上有些凌乱。物理参考书摊开放着，她好像在学力学部分，是分析对置于斜面上的物体施力的问题。平介只记住了摩擦系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等几个术语。桌子里侧，文件夹、笔记本、字典等在书挡的作用下整齐地立着。文件夹有五册，分别是红、蓝、黄、绿、橙色，书脊上什么都没有写，看来是仅仅根据颜色来分类的。

平介见过，直子和网球部的朋友打电话时，身边放着一册文件夹，大概那里有网球部成员的资料。他记得文件夹的颜色不是红色就是橙色。他有些愧疚地将那两册拿出，打开红色的，发现里面是直子整理的食谱，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纸片漂亮地贴在里面。果然他记得没错，网球部的资料在橙色文件夹里。第一页是一张复印纸，上面写着秋季的比赛日程。平介哗啦哗啦地翻动着纸页，手在最后一页停住了。那张纸上写着成员姓名和联系方式。

应该是姓相马——

平介的手指在名字的部分滑动，过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相马春树”这个名字。他是二年级的学生。

平介拉开桌子的抽屉，里面整齐地放着学习用具。他拿了一张印有小猫图案的便条，在上面用圆珠笔写下相马春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没打算做什么，只是想知道而已。然后他把便条装进运动裤口袋，把文件夹放回书挡。得到了一些给直子打电话的男生的信息，他略有些满足。

平介打开房门走了出去，手在身后关门的时候，看见直子正走上楼梯。一看见平介，她就在楼梯中间停住了。

“干什么？”直子问他，“你到我的房间干什么？”语气里充满了责备。

我不能进你的房间吗？平介虽这样想，心里却又被侵犯隐私的负罪感搅得不安宁，于是撒了一个不自然的谎：“我想借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就出来了。”

“你想找什么？”

“啊，那个……就是那个，书。”

“书？什么书？”

“就是那个……夏目漱石的书。”平介一边说，一边懊恼自己撒的谎没什么水平。他并不知道直子在看哪位作家的书，只好随口说了夏目漱石的名字。

“猫？”直子问。

“猫？”

“《我是猫》那本书吗？夏目漱石的书我只有这一本。”

“啊，对，就是这本。”平介说，“刚才电视里提到这本书，我就想拿来看一看。”

“哦，真是罕见啊。”直子噔噔噔地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

平介站在房间门口看她的反应，只见她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很厚的文库本。“你去哪里找了？不就在这里吗？”

“哦，在这里啊，我没注意到。”

“给你。”直子说着递出了书。平介接了过来。

她要走出房间的时候，回头张望了一眼。“咦？”她走到桌子前，皱着眉头惊呼了一声，“你动我的桌子了？”

“没，我没动。”平介有些慌张，连忙故作镇定地回答。

“哦？”

“怎么了？”

“没什么，你没动就好。”她说着，把红色和橙色文件夹的位置互换了一下。

这天晚上直到最后，平介都没有把相马春树打电话的事告诉直子。他本来想问问直子那个男生的事，可转念一想，敏锐的直子一定会把这和文件夹位置互换的事联系起来。他不想让直子知道他动了她的东西。

吃完饭，他特意在直子面前翻开那本其实不是特别想看的《我是猫》。刚看了两页就袭来一阵困意，他只好装模作样地糊弄过去。

第二天，平介回家稍微有些晚，手表上的指针已经指向八点十五分。透过窗户看到家里亮着灯，他松了一口气。如果直子还没回来，他心里一定不是滋味。有时候直子也会回来得晚一些。鉴于之前因为这件事发生过口角，两个人都不开心，因此平介尽量不抱怨。直子也很注意，几乎每天回家都不会超过八点。

平介打开玄关门，走了进去，一边脱鞋，一边想朝屋里喊“我回来啦”。就在发出声音前，他听到了一阵窃窃私语，是直子在说话，还不时发出笑声。他意识到直子是在打电话，于是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循声而去。声音是从起居室传来的。

“我听有坂学长说了哦，你嘲笑我反手击球的动作。我觉得你好过分啊。”

无疑是直子的声音，可语气跟对平介说话的语气大不相同，不仅用词像女高中生那样随意，还有朝对方撒娇的感觉。

“哎？真的吗？真是不敢相信啊。那学长你下次和我双打？……真的吗？真厉害！……哎？讨厌！为什么让我干那种事？”直子一边说一边笑，听起来是从内心发出的喜悦。

平介后退了几步，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重新走过来。“我回来了！”虽然看不到直子的反应，但是能感受到她慌乱的心情。

“那明天见……好……好。再见。”直子几乎是在平介走进起居室的同时放下了听筒。

“你回来了。现在就吃饭吗？”直子向厨房走去，语气又回到了老样子。

“你在打电话啊。”

“嗯，学校的朋友打给我的，问我英语作业。”

撒谎！平介在心里狠狠地回了一句。她刚才的语气根本不像是在和同年级的人讲话，也不是在讨论什么英语作业，而且对方还是个男生。“对了，昨天有电话找你。是网球部一个姓相马的人打来的。”

“啊……是吗？”

平介注意到面朝水池站着的直子肩膀稍稍颤抖了一下。

“他让我向你转达他打了电话，可我给忘了个一干二净。今天见到他了吧？他没说什么吗？”

“嗯……他想跟我说准备新生比赛的事，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打的电话吧。他没说昨天打过电话的事。”

“周日打电话来，难道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倒不是什么紧急的事，估计是想提醒我别忘了。”

“哦，那好吧。”

平介走上二楼，一边换衣服，一边仍在考虑电话的事。刚才和直子通电话的一定是那个叫相马春树的二年级男生。问题是直子为什么要撒谎呢？就说是网球部的学长，有什么不可以呢？

过了一会儿，平介想明白了。今天直子应该也参加了网球部的训练，听她刚才话里的意思，应该也和相马聊过天了。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放学回家还要打电话呢？平介心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就此去问她，她应该没有信心能够给出合理的回答。

打电话的人一定是相马。直子不知道平介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一定不是她主动打的。

平介把手伸进运动裤的口袋，摸到了一张叠起来的便条，那上面写着相马春树的联系方式。要不我打电话问问他，平介想。如果接到女生的父亲打来的电话，不为别的事，只是叫他不要再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一般情况下男生都会畏缩。

“爸爸，吃饭啦。”直子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平介大声回应了一下，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我提前跟你说一声，下周我也许回来得都会晚一些。”吃晚饭时，直子谨慎地说道。

“又是网球吗？”

“不是，是要准备文化节，下周六和周日会举办文化节。”

“晚回来是要干吗？”

“我们班要经营一家电影咖啡馆，把教室弄暗，播放自己做的电影录像，顺便还卖咖啡和果汁。因此下周要准备电影和店内装饰。”

“班级全体都要参加吗？”

“嗯，全都参加。这还用说嘛！”

“晚回来的话，是要几点回来？”

“不知道。执行委员每年都要通宵几天。”

“通宵？住在学校？”

“是的。”

“你不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了吧？”

“我不是。我们参加社团的人本就很忙，所以不能参选。没有参加社团也不是执行委员的那些人已经开始准备了，我们这些参加社团的人下周都要去帮忙，所以下周社团都不训练。”

“文化节什么的真是麻烦啊。竞争东大升学率的学校办这种活动没关系吗？”

“好好玩，好好学，学校也知道劳逸结合的重要性。整天趴在桌子前是肯定考不上东大的。”直子稍稍不耐烦地说道。

❀31❀

直子的预告成了现实，接下来的一周她都比之前回来得更晚。有一天晚上七点多，她打电话给平介，说会很晚才回家，让平介到外面找个地方解决晚饭。平介只好到附近的拉面店吃了炒菜套餐。

结果那天直子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平介想说什么，可一看到她疲惫的样子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据她说，晚饭是在学校附近的铁板烧店解决的。

直子洗完澡后上了二楼，没过多久，柜子上的电话响了。平介吓了一跳。已经快十一点了。他起身准备去拿听筒时，铃声消失了。他想难道是打错了，但随即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电话机上有一盏灯亮着，这表示“分机正在使用”。直子在楼上接起了电话。

杉田家今年春天换上了无绳电话机，因为直子说这样在二楼也能接到电话。平时分机就放在二楼走廊的墙上。

平介盯着那盏亮着的小灯看了许久。他感觉如果是公事，两三分钟就能结束，可是过了好久灯还亮着。他暂且把目光移向电视机，待天气预报结束后又看向那盏灯，竟然还亮着！

怎么回事！这么晚了还打这么久，还有没有常识……快一个小时后，指示灯终于灭了。其间，平介又是看电视，又是看报纸，不用说，他什么都没看进去。

第二天直子回到家时又过了九点。拜其所赐，连续两天平介的晚饭都是在拉面店解决的。

她到底在干什么？平介的怀疑越积越多。准备文化节需要这么多时间吗？不就是一家学生们模拟开的咖啡馆吗？平介边看电视边想，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他条件反射似的去看时钟，十点五十分，和昨天几乎是同样的时间。

电话铃只响了一声，然后和昨天一样，“分机正在使用”的指示灯又亮了起来。直子已经在房间里了，并没有听到她去走廊拿电话的声音，很明显她知道那个人会打电话来，于是提前把分机拿到了房间。看来是有人跟她约好晚上十点五十分会打电话。

那个人是谁呢？

平介又不由自主地抖起腿来，目光在电视、时钟和电话机之间来回移动。电视里正在播报职业棒球比赛的结果，巨人队已在半决赛中获

胜，接下来就看总决赛中的对手即太平洋联盟的冠军是谁了。连日来，近铁、西武、欧力士等队伍的排位一直在发生变化，支持巨人队的平介唯独今年对太平洋联盟也十分关心，可是现在他完全无心顾及。

时钟的指针走过十一点半时，平介来到走廊，悄悄地走到楼梯旁。看起来直子不在二楼的走廊上，应该是拿着分机在她的房间里。平介像壁虎一样爬上楼梯。直子的房间里传出微弱的声音，然而听不清说的内容。

平介脑海里闪现出相马春树这个名字。一定是那个男生打来的。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为什么要给直子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屋里的声音听不见了。平介保持着爬楼梯的姿势，四肢并用，匍匐着靠近直子的房门。

这时房间门突然开了，门边差点撞上平介的头。看到趴在地上的平介，直子不禁惊呼一声。“你在这里干什么？”

“没，没什么。”平介干脆坐到了楼梯上，冒出一身冷汗。他想不出好的借口。

直子一只手拿着无绳电话的分机，像是打算放回走廊墙上的充电器上。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平介，问：“在偷听？”

“没那回事。只是……昨天和今天都在奇怪的时间有电话打来，我有点担心，就上来看看。”

“这不就是偷听吗？”

“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倒是你们，打电话的时间也太长了吧。”

“是网球部的朋友。”直子生硬地说着，把分机放回原位。

“是那个姓相马的小子吧？”平介问。

直子没说话，一副怄气的表情。看来平介猜得没错。

“那小子是二年级吧？这么说你们并不是朋友，不是吗？”

“你怎么知道相马学长是二年级？”

这回轮到平介无话可说了。

直子嘴角抽搐着说：“果然上次你擅自动了我的文件夹。我还觉得奇怪。”

“我不能看吗？”

“你不知道隐私这个词吗？”

“相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我怎么知道。他给我打的，我也没办法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这可是男生给女生打电话，没什么要紧事，还有别的原因吗？”平介在楼梯上怒吼道。

直子长吁一口气，然后低头看着他。“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我。这周网球部没有训练，我们没见面，所以才给我打电话吧。这么说你满意了？”

“那你让他不要再打电话来！”

“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他又没有表明要追我！”

“如果他跟你表白呢？”

“到时候再拒绝也来得及。”

“其实你很享受这种感觉，不是吗？和年轻男孩聊天，心情不错吧？！”平介说着，感觉自己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是啊，我很享受。”直子说，“怎么？我不能享受吗？我连聊天的权利都没有吗？放松一下也不可以吗？”

“比起和我聊天开心多了，是吧？”

直子没有回答平介的质问，抓住了门把手。“我累了，要睡了。晚安。”

平介想让直子等一下，可是她已经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钻进被窝后，平介怎么也睡不着，一是对自己因为一通电话就发火这种胸襟狭隘的行为感到厌烦，二是对不能理解自己苦闷心情的直子感到恼火。平介注意到她对相马的称呼是“相马学长”。从外表上来看，相马是学长。可是从精神上来看，高二的男生对直子来说就是孩子。要知道，她上小学的时候，在平介面前都称桥本多惠子为“她”或“那孩子”。可是，在相马春树面前，直子在精神上也变成了高一的女生。对她来说，相马是应该称呼“学长”的人。

平介祈祷着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在长野的那天晚上，当平介说“我有你”的时候，直子回应了“谢谢”。是她的这句话一直支撑着平介。

❀32❀

从星期三起，直子连着三天没有跟平介说话，连续几天都是九点多回家，而且回来后马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洗澡和去厕所，其他时间都不出来。

电话也只在星期三晚上打来过，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没有。大概是直子对相马说了些什么。

星期六是文化节的第一天，早上直子匆匆走进平介的卧室时，平介还在被窝里睡觉。直子说着“给你这个”，在他的枕边放下一张纸。

平介把纸拿在手里，眯着睡眼看。粉色的纸上打印着“想一边喝饮料一边看好看的电影吗？静候您的到来！Video Bar A”，下面附着校园地图。“这是什么？”

“感兴趣的话就来看看吧。”

“你希望我去吗？”

“所以说你感兴趣的话就来。我走了。”直子说着走出了平介的卧室。

平介盘腿坐在褥子上，盯了那张粉色的纸很久。他想去看看，想亲眼看看直子在学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仔细一想，好像他一直以来也没有见过直子在外面的样子。但是他又不想去，老实说，他有点害怕。倒不是担心直子在学校的生活不顺利，现在的他完全不担心这一点。他害怕看到直子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都已经完全融入了女高中生的生活，他害怕自己看到那种情景时一定会袭来的失落、孤独和焦躁。

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他还是没有去学校。晚上八点左右直子回家了，只字未提他没有去文化节一事。不仅如此，她看起来也没有心情谈论文化节举办得怎么样。

第二天，直子什么都没说就出了家门，她可能觉得反正平介也不会去。

平介还在犹豫，上午他一直躺在被窝里看杂志，下午则看高尔夫球节目和棒球比赛转播。棒球比赛的中央联盟已经进入赛程最后阶段。

最后使他下定决心去看看的，是电视里正在播放的知名餐厅的画面。这是个一男一女两个明星品尝餐厅招牌菜的节目。其实昨天晚上，在时隔几日之后，杉田家的餐桌上终于又摆上了食物，虽然都是直子在

地下食品商场买的家常菜。今天的晚饭很有可能还是这些。如果去了文化节，两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可以解决晚饭了，平介心想。

下午两点多，平介匆匆开始准备。根据宣传页上的信息，文化节到下午五点结束。

自从上次中考放榜以来，平介这是第一次去直子的学校。景象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校门旁边陈列着五颜六色的宣传板，校园里教学楼的墙上也张贴着各种海报。变化最大的还是学生们。中考放榜的时候，学生们的脸上还能看出年幼的痕迹，如今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看起来像是家长的中年男女稀稀落落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不过似乎对学生们做的东西没什么兴趣。他们想看的不是文化节，而是孩子们每天生活的氛围。

一年级二班的教室门口装饰着彩色纸箱和彩纸。一个系着围裙的女生笑着看向平介："欢迎光临。"

"呃，请问……"平介挠了挠头，向里面张望。几张课桌拼在一起，摆成了几张大桌子，客人好像也有几位。教室后面被挡板隔开了，无法看到里面，那里应该是后厨。挡板上开了一个方形的门，端着托盘的女生进进出出。"请问杉田藻奈美在吗？"

"啊，您是杉田的爸爸？"系着围裙的女生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嗯。"

"哇，不得了啦！"女生迅速跑开，消失在挡板后面。

很快直子就走了出来，她和刚才的女孩一样系着围裙，长长的头发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挽在脑后。

"今天来了啊。"直子说，脸上并没有很开心的表情，不过也不像不开心。

"嗯，就想过来看看。"

"哦……"她将平介带到窗边的座位，旁边就是录像机。显示器共有四台，都连着录像机。平介心想，光是搬运这些道具就很费劲了。"喝什么？"直子问。

"嗯，咖啡吧。""咖啡，是吧？"直子转身返回挡板后面。这时平介才注意到她的校服裙子比平时短了很多，扮演服务生的女孩都是这样。平介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把裙子变得那么短的，只是一想到直子弯腰的时候也许会被看到内裤，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

显示器里不断播放着学生们自己拍摄的影片，净是些无聊的镜头，

一只乌鸦和猫在垃圾堆里觅食，画面下方还配上了关西小混混用的台词，让人觉得好笑。

“好玩吗？”直子端着托盘走了过来，上面放着杯装咖啡。

“这种蠢蠢的情节还挺好玩。”

“这可是男生们费了好大功夫拍的。”直子坐在他身旁，把小容器里的牛奶倒入咖啡，轻轻搅拌后放在了平介面前。

平介喝了一口咖啡。他觉得很好喝，大概是心情不错的缘故吧。“这些装饰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平介看着墙上、玻璃窗上贴着的彩纸和玻璃纸饰品，问道。

“是的。虽然做得不好，可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平介点点头，心想怪不得直子接连几天都回家很晚，原来是在做这些啊。

挡板后面探出几张脸，偷偷看向平介，平介把目光投过去时，几张脸又缩了回去。

“我好像很引人注目啊。”

“因为我的爸爸来，大家都觉得很意外。我在学校几乎不说家里的事。”

“是吗？”

“因为不能说实话嘛，我又不想撒谎，会很麻烦。”

确实是这样，平介想着点了点头，继续喝咖啡。“五点结束，对吗？”

“差不多。”

“那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好久没一起吃了。我找个地方等你结束。”

平介还以为直子会很开心，没想到她一副为难的表情。“文化节是五点结束，可那之后还有很多事。”

“很多事？”

“收拾啊，篝火晚会啊什么的……”

“篝火晚会？”还有这种东西啊，平介心想，听起来好像离他很

远。“那今天会很晚回家吗？”

“我想应该不会很晚，但具体时间我还不知道……”

“这样啊。”

“对不起。”直子低下了头。

“没事，不要紧。那今天晚上我预订些寿司，这样直子你回家肚子饿了，随时都可以吃。”

直子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凑近他耳边说：“不要叫我直子。”

“啊，对。抱歉抱歉。”平介在脸前做了一个手刀的动作。

刚才那个系着围裙的女生走过来，说：“藻奈美，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咖啡滤纸用光了。”

“果然不够用啊。那就用纸巾代替吧。”

“我不知道怎么弄。”

“真拿你没办法。”直子说着站起来，和女孩一起消失在挡板后面。平介也站起身走到挡板前，向后厨张望，里面有几个女孩在做三明治，还有人在切水果做果汁。直子正教那个女孩拿一张纸巾安到咖啡机里。她看起来和别的女孩一样年纪，可是行为举止在平介看来活脱脱就是她们的妈妈辈。他刚想坐回座位上，一个年轻人站到了身旁，是一个皮肤黝黑、五官深邃的高个子男生。平介起初没有在意，可当他坐下后，男生还站在那里。

“您好。”男生说道。

听到男生的声音，平介的情绪剧烈翻滚。他听过那个声音。

“您是杉田的爸爸吧？”

“是的，有什么事吗？”平介声音沙哑，他感觉到浑身的血液正在倒流，身体燥热起来。

“前几天打扰您了。我是网球部的相马。”男生站得笔直，低下了头。

“啊……”平介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等他准备说话的时候，感觉到身边有几人在注视着他们。“总之，”平介说，“还是先坐下说吧。”

相马应了一声，坐到平介的对面。

平介心下疑惑，向厨房瞥了一眼，正好与直子目光交会。直子从挡板后探出脑袋看着他们俩，脸上浮现出惊讶的表情，显然不是她把相马叫过来的。

“好几次晚上给您家打电话，非常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相马说着，再次低下头。

“藻奈美跟你说什么了吗？”

“嗯。说您早上要起得很早，所以晚上打电话不太方便。”

“哦。”原来因为这样，这两天才没有打电话来。

“实在是非常抱歉。”

“算了，没事。我并没有生气。”对方都这样当面道歉了，平介也不好说什么。

“那就好。”相马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你为了说这些专程过来的吗？”

“是的。我听一个高一的学生说杉田的爸爸来了。”

“哦。”平介心生好奇，这是什么情况？那个高一的学生为什么要专程去告诉他呢？难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尽人皆知了吗？

“那我先告辞了。”相马说着站起来，“再见。”

“嗯，再见。”

相马对着教室后方轻轻举了举手，嘴里好像在说着什么，微笑着走出了教室。他在对谁笑，不用看也知道。

随后直子走到平介身边，小声问：“他来说什么？”

平介把相马的话都告诉了直子，然后又说了一句：“就像青春电视剧一样。”他这句话半是讽刺半出于真心。

“他是很热血的那种类型。”

“他把自己当成了你的男朋友。”

“怎么可能。别说这种傻话！”她几乎没动嘴唇地说道。

这时铃声突然响起，播音员播报着还有十五分钟文化节就要结束。

周围传来一声声叹息。

平介站起来，说："那我先回家了。"

"路上小心。谢谢你今天过来。"

"希望来得不晚。"平介说着，走出了教室。

平介在五点前走出了校门，但是不打算直接回家。他坐电车去了新宿，逛完大型电器商店之后打算去书店转转，可是在从电器商店出来看到了一对男女时，他停住了脚步。

那对男女看起来是高中生，男生留着长发，女生化着妆，但两个人都穿着高中校服。男生搂着女生的肩膀，女生抱着男生的腰。他们在公共场合也丝毫不在意，脸靠得十分近，嘴唇都差点亲上了。

平介忽然觉得那两个人就是直子和相马春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场景。相马春树在走出教室的时候对直子用唇语传达了些什么，平介突然明白了他想传达的内容。

待会儿见——他是这样说的。没错。平介脑海里像过慢镜头一样，准确地回忆出他的口型。

待会儿，是什么意思？他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平介无法平静了，急急忙忙走向车站。

我到底在干什么？平介不断问自己，但脚步却停不下来。等回过神来，他已经回到了直子学校的门口。

太阳落山了，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平时的这个时间，学校已被黑暗包围，一片沉寂。可是今天不一样，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回家。校园里回荡着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音乐和歌声，唱歌的好像是轻音乐社团。平介穿过校门，向操场走去，远远地看到了篝火的火焰。学生们围在篝火周围，或站或坐，姿势不一。

操场一角有一个简易舞台，上面有几名乐队成员在演奏。主唱是个女孩，身上的黑色漆皮夹克反射着火焰的光，看起来很成熟，但很明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篝火晚会也和自己那个年代不一样了啊，平介想。他还以为是跳集体舞那样的。

操场上没有校外人员，但似乎没人注意到平介。天黑了，每个人都在专注地欣赏乐队的演奏。

平介像是在丛林中拨开草木一般，在学生中间辟出了一条路，穿梭其间寻找着直子。女生还好说，有几个男生比他个子还高，一旦走到他

们中间，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乐队演唱的歌曲风格突然变了。刚才还是抒情的音乐，这时突然变成快节奏的歌曲。同时学生们的状态都跟着变了。坐着的学生也都站了起来，几乎所有人开始雀跃着拍手，一齐摇摆起来。空气仿佛都变得稀薄了，平介喘着粗气在人群中转来转去。

一不小心，他摔了一跤，不知是被谁的脚绊住了。他摔倒在地，两手撑着地面。没办法，他只好匍匐前进。无数只脚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跳动，飞扬的尘土朝他脸上扑来。也许是离舞台远了些，他终于到了一个学生少的地方。他看到了火焰，站起来拍打身上的灰尘，然后抬起脸。

那一刻，他看到了直子。

她站在离篝火几米远的地方，侧脸对着平介。她没有跟着节奏拍手，只是一直看向舞台。她身旁就是相马春树，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一米。

有那么一瞬间，平介看见他们拉着手。可那终归是错觉罢了，直子的双手始终在身前交握着。

别的学生一刻不停地摆动着身体，只有直子和相马幅度很小地摇摆着，仿佛在仔细品味时空。

平介全身僵硬，也无法发出声音。

篝火熊熊燃烧，直子和相马的脸被照得通红。每当火焰跳动的时候，他们二人的影子也跟着摇摆。

❀33❀

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杉田家收到一个包裹，是从大阪一个叫日本桥的地方寄来的。直子去学校了，要参加网球部的训练，傍晚之后才能回到家。平介把包裹拿到一楼的起居室里，撕开封口的胶带打开。里面有两个小箱子，他一一打开查看。

一个箱子里装的是盒式磁带录音机，和手掌差不多大小。跟普通录音机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一台声控式录音机，感应到声音时会自动开启录音功能，声音停止，录音就会随之停止。在演讲和开会的时候，用这台录音机就不用担心出现大段空白了。很明显，这不是平介买来录音用的。

另一个箱子里装的是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名叫电子式电话拾音器。有一根又短又小的导线露在外面，前端连着一个耳机插头。此外还有两个附件，一个是连接线，还有一个是双孔转换头。

平介一边读说明书，一边寻找家里的电话线端口。他在柜子旁的墙壁上发现了端口。那里堆积着旧报纸，因此得先把它们移开。电话线就插在端口上。他拔下电话线，安上双孔转换头，然后在两个孔上分别插入家里的电话线和连接线。接着，他将盒式磁带录音机装上电池和录音带，再把拾音器的插头插入录音机的话筒插孔，最后把连接线的另一端连上拾音器，这就算大功告成了。

平介拿起听筒，按下了一七七[1]，天气预报的播报员开始播报。“现在为您播报气象厅十二月十日下午一点发布的气象信息。东京地区没有灾害天气预警……”

平介确认声控式录音机已经开始运作后，挂上了电话。他将录音带倒回去，刚才的天气预报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他放心了，将录音带倒到最前面。

他把柜子稍微往外拉了拉，把录音机和耳机塞进柜子和墙壁之间的空隙。为了不让空隙露出来，又把旧报纸堆了回去。处理旧报纸是他的事，直子不会碰的。他又收拾好空盒和纸箱，他知道，要是这些被发现，就大事不妙了。

平介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卑鄙的事。可是在杂志上看到这种电话窃听装置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订购了一套。夸张地说，他甚至觉得这些装置可以拯救他。

直子在外面做些什么，和什么样的人接触，又说了什么样的话，这

些平介想知道得不得了。和他在一起的直子和他所认识的直子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她的一面。其实想想也无可厚非。她面对平介的那张面孔在他面前是管用的，可出了家门，她就必须以藻奈美的面孔生活。

一直以来，平介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在外面是什么样子。平介始终相信，虽然她在外面以藻奈美的身份生活，可她的本质还是直子，是自己的妻子。可是现在，他的自信动摇了，不，应该说是完全消失了。平介害怕失去她，一想到有这种可能就害怕。

窃听装置的空盒和包装箱都被他剪成很细的小条，用报纸包着扔进了垃圾箱。这时，玄关处传来了声音，是邮箱里被投入了邮件的声音。他马上往门口走去。

有三封邮件。一封是寄给平介的广告，还有一封信用卡使用明细，另外一封是寄给杉田藻奈美的。平介翻到信封背面，上面写着她曾就读的小学校名和“第五十五届学生同窗会干事”等字样。看来是小学要举办同窗会，这是邀请函。

平介回到起居室，把三封邮件放在矮脚餐桌上，然后打开了电视。

他突然又在意起那封寄给藻奈美的邮件。真的只是普通的同窗会吗？就算是同窗会，应该也不是大规模的那种，而是关系不错的学生一起聚聚而已。

他盯着信封上的那些字，很明显出自男生之手。难道不是已经上高中的男生打算借着同窗会的名义搞联谊吗？可能是因为想起了小学时的回忆，可能是看到了小学毕业的相册，男生垂涎那些女大十八变的女同学，因此单方面搞了这样一个同窗会。看起来正像是那些脑袋里充斥着性的高中男生会做出的事。

一想到这些，平介就考虑不到别的了。他走到厨房，用茶壶烧开水。怎么回事？他自己也十分不解，却控制不了情绪。

茶壶口的蒸汽徐徐上升。平介拿着信封，用蒸汽熏着封口胶的地方。渐渐地，信封开始变湿了。等到封口胶充分化开的时候，平介用指尖小心地打开封口，不一会儿就全打开了。

里面有两张叠着的B5复印纸，一张上面印着前往某处文化馆的地图，另一张果不其然就是邀请函。然而并不是平介想的那种，而是第五十五届全体学生的同窗会，上面还写着有几位老师也会参加。

看起来没什么可疑之处，于是平介把纸放回信封，又用蒸汽熏了熏，重新封好信封口。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擅自拆直子的信。之前有过两次，用的是和今天

一样的方法。直子回来晚的时候，都是平介去取信。

第一次他擅自打开的是直子初中好友寄来的信。是个女生，内容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两人读了不同的高中，写信来问直子过得怎么样。

那封信一看信封上写的寄件人就知道是女孩子，可是平介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漂亮的信封、女孩子的字体反倒令他觉得有些不自然。难道不是男生伪装的吗？难道不是相马春树的信吗？虽然冷静下来想想，也觉得不大可能，但是一面对与直子有关的事时，他就无法冷静。最后他还是拆开了信封，看了信的内容，才发现不过是自己在臆想。他虽然也很讨厌自己，但是这样做会让他安心不少。

第二次就更荒唐了。信封里装的是百科辞典的广告单。应该是想要引起收件人的注意，信封正面的字看起来完全是私人信件的风格，寄件人处印刷的社长名字就像手写的一样，虽然旁边还印有公司的名称，可是平介只注意到了男人的名字，立刻气血上涌，当即拆开了信封。看到信封里普通的彩色百科辞典广告单时，他不禁嘲笑自己真是愚蠢至极。

第三次就是今天同窗会的邀请函。

他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可是和直子有关的文件只要处于密封状态，他就会坐立不安，再加上已经体验过偷看信后的轻松感，就更加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种行为就像吸毒一样会上瘾。

这种上瘾症状不仅停留在拆信上。近来平介经常在直子不在家的时候去她的房间，检查桌子抽屉里的东西，书柜里放的笔记本也会一一打开来看。这和拆信都出于同一种心情，无非就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

一切都从他怀疑直子写日记开始。他心里有一种固执的想法，认为女高中生都会写日记。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他的心情就变得不平静起来。为了找寻他也不确定是否存在的日记，就潜入了直子的房间，虽没找到日记本，倒是对直子房间里的东西掌握得一清二楚。他把她通讯录上的内容抄在其他纸上，又把日历上标注的日程安排都写在自己的手账上，就连她下个月的生理期和存放卫生棉的地方都了如指掌。

然而，即便这样还是无法消除他内心的不安。最让他烦恼的还是电话。

电话通常最晚在九点半打来，十点之前就会挂断。打电话的应该还是相马春树，他虽然就夜里打电话一事向平介道过歉，但好像没认识到打电话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对的。还有一件事让平介不安，直子在主动给对方打电话。这一点，他是通过仔细检查每个月的话费账单后得知的。

因此，在没有电话打来的晚上，平介决定观察电话机上“分机正在使用”的指示灯是否亮着。但是经过几天的观察，除了有电话打来的夜晚，

他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能证明她没有主动打电话吗？可如果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电话费会上涨，因为平介几乎不会主动打电话。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即直子在平介不在家的时候打电话，比如他加班晚归的时候、周末出勤的时候、去理发店理发的时候。除此之外，还有平介在家却不能监视电话的时候，即他泡澡的时候。平介很喜欢泡澡，通常最少也会泡三四十分钟。这段时间她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打电话了。发现这一点之后，平介就放弃了长时间泡澡的习惯，洗干净身体后，在浴缸里略泡一下就会出来。

可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令他痛苦的，不是直子打电话这件事本身，而是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聊什么，这让他无法平静。因此，当看到电话窃听装置的广告时，他确信自己会被这东西拯救。

平介看了看时钟，下午四点半了。直子网球部的训练就快结束了。今天有些冷，她是不是又要去“雪子”呢？

他想起了这家札幌拉面店，就在直子的学校附近。他是从在她房间垃圾桶里翻到的收银小票得知她经常光顾这家店的。此外常去的店还有卖铁板烧的“味福”、咖啡馆“KURURU”。肯定还去过别的店，只不过那些店大多不给高中生提供收银小票。

如果她去雪子，大概会点味噌叉烧面。这是她十分中意的食物，六百六十元。这些他都知道。

[1] 日本的天气预报电话号码，与“要来好天气”谐音。

❀36❀

过了新年，转眼一月已经过半。时隔许久，平介再次来到喷枪车间，在休息室见到了班长中尾。

“平介，你怎么瘦了啊？”

“是吗？”平介摸了摸脸颊。

“嗯，瘦了。大家说呢？”

周围的人听到后都点了点头。

“脸色也不太好，哪里不舒服吗？最好去看看医生吧。”中尾说。

“身体倒是没有不舒服。”

“那可不行。等你觉得不舒服时可就晚了。我不说不好的事吓唬你，你去看看医生吧。毕竟上年纪了。”

“嗯，我知道。”平介又摸了摸脸。

也许真的瘦了，他想。他知道原因，不是生病。原因很简单，就是最近没怎么好好吃饭。并不是没有饭吃，晚上下班回家，晚饭已经做好了，休息日三餐也一顿不少。只是他没有食欲，和直子在一起心里堵得慌，根本吃不下。

平安夜之后，直子几乎从不开口说话，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做家务，其他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小时都不出来。她只有在自己面前才这样吗？平介纳闷。但最近他发现并不是这样，学校的班主任给平介打电话，问他藻奈美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来她在学校也同样消沉。而且，新年过后，她就退出了网球部。

大概是因为平安夜那件事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平介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深深伤害了她，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下班的铃声响起。平介走出公司。元旦之后，平介一直尽量避免加班，因为担心直子。

回到家打开玄关门，看到直子的鞋整齐地摆在那里，平介松了一口气。今天她也平安回来了。

他总是担心直子什么时候出去就不再回来了。在他找不到的地方生

活，就能像一个正常的十六岁女孩那样生活，可以谈恋爱，也能结婚，过着完全和平介不相干的人生。

她没有出走，可能只是还没下定决心，可能是担心住的地方和生活费，也有可能她已经下定决心了，只是在考虑什么时候行动而已。也许明天平介回到家，她的鞋子就不在了。

直子不在起居室。平介上了二楼，敲了敲她的房门。进来，一个细细的声音传来。

平介又松了一口气。其实比起离家出走，平介更担心直子会想不开自杀。因为自杀是她逃避现在的痛苦的最简单途径，恐怕她也这么觉得。但是至少今天，她还没有屈服于那种令人悲伤的诱惑。

平介打开门，说道：“我回来了。”

“辛苦了。”直子仍然对着桌子，没有回头看他。好像在看书，最近她总是在看书。

“你在看什么书？”平介走近问她。

直子没有说话，而是身体稍微向后靠去，以使平介能够看到她手边的书。翻开的书页左上方印着书名。

“《绿山墙的安妮》……啊，有意思吗？”

“嗯，还行。无所谓。”直子说，一副只要能忘记现实就行的腔调。“该做饭了吧。”她说着合上了文库本。

“没事，不着急。”

垃圾桶旁边有一张纸掉在地上，一张叠着的白纸。平介拾了起来，直子发出了一声轻呼。

打开一看，“一年级二班滑雪旅行计划”这一行印刷体字映入眼帘。

“这是什么？”平介问。

“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班的同学计划今年春假去滑雪，正在招募成员。”

“不是学校组织的吧？”

“嗯，所以我不会参加。这样可以了吧。”直子从他手中夺过那张纸，一点一点撕碎了扔进垃圾桶。“我去准备晚饭。”她说着站起来。

“直子，”平介叫住了她，“你在恨我吗？”

直子垂着眼睛，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没有。”她有气无力地低声说道，“只是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平介点了点头：“是嘛，其实我也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两个人又陷入沉默，空气仿佛突然冰冷。窗外寒风呼呼地刮过。平介产生了错觉，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站在旷野中央。

平介突然想起了直子，不是眼前这个直子，而是拥有原来身体的那个直子，一个爱笑、爱说话的女人。没了她，如今这个家里都没有了欢声笑语。

“要不，”她说，“我们做吧。”

平介看着她。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富有光泽的长发间现出白皙的脖子。

“你是说……那个吗？”平介确认道。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这个方法了。只有精神交流的话，难免会有解决不了的时候。”

“也许你说得对。”

“你还是不能接受吗？”

“怎么说呢，你突然这样说，我也……老婆你可以接受吗？”平介问完后被自己吓了一跳。他很久没有用过这个称呼了。

“我吗……嗯，不问问自己的身体我也不知道。”直子把手放在胸口说道。

“哦，我可能也是。”平介挠了挠后颈。平介确实把现在的直子当作一个女人来看待，也正因如此，才会对相马春树怀抱着不同寻常的嫉妒心。然而，发生性关系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从没考虑过，或者说，下意识地抗拒这种想法。“试试……吗？”他终于开口道。

直子什么都没说，走到床前，在床边坐下。“关灯。”她说。

平介关了墙上的开关，房间立刻被黑暗包围了。多亏了窗外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眼睛很快适应了黑暗。

直子在床上开始脱衣服，白皙的脊背隐约可见，随后那白皙的脊背钻进了羽绒被里。“我好了。”她说。

该怎么做？平介想，还是先脱衣服吧。只剩下一条内裤的时候，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床边，途中不小心碰到了学习用的椅子。直子用被

子蒙住脸，往被窝里钻。平介抓着被子的边沿，往上抬起，感觉到直子的身体僵硬起来。

“那个……”她说，“虽然这样说很老套，你温柔一点啊。你也许忘了，我可是第一次。”

“啊……对。”平介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脱下了内裤。他还没有勃起，但预感到不会有问题。“哎……”他说，“没有那个，怎么办？”

“什么？”

“安全套。”

“啊，”直子仍背对着他，说道，“很快就是生理期了，应该没事。”

“哦。”平介想起以前他们也经常有这样的对话。

他把手伸入被子里，指尖触碰到直子的肌肤。她好像受了惊吓似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他继续进攻，手掌握住了她的右上臂。

平介没有想到，她的皮肤十分光洁。如果不是那份柔软，如果没有体温，他一定会认为她是用大理石雕刻的人像。平介不禁为之感动。

他立刻有了反应，转瞬间阴茎就坚挺起来。

掌心渗出了汗。直子的身体绷得更紧了。

平介想把直子揽入怀里，胳膊却动弹不得。他的身体中有某种东西在强烈地拒绝这个行为，回来！回来！回来！——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喊。

只有时间在流逝。黑暗中，平介和直子都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

“直子，”平介说，“还是算了吧。”

她呼了一口气，然后回答：“也好。”

平介把手从被子中收回，起身凝视着黑暗，一边注意着脚下，一边穿好内裤。

窗外的寒风依旧强劲。某处传来了空罐滚动的声音。

❀34❀

平介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哼了一首歌之后踏出浴缸，先把湿毛巾拧干擦拭全身，出了浴室又用浴巾仔细地擦拭头发和身体，在头发上涂了生发液后，用吹风机吹干。他穿上睡衣，走出了卫生间，走到起居室看了一眼时钟，泡澡大约用了四十五分钟。

他又看了一眼电话机，“分机正在使用”的指示灯并没有亮着，但是从柜子后的录音机中拿出的磁带里却有录音。大概直子是听到他从浴室走出来才挂断了电话。他最近才发现，开关浴室门的时候声音会很大，而浴室旁边就是楼梯，根据传声管的原理，一有动静二楼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平介拿着录音带走上二楼。理所当然地，直子的房间里没有传出任何说话声，应该是刚打完电话，趴在桌子上开始学习了。他走进自己的卧室，从书柜上拿出随身听，打开盖子放入磁带，插上耳机，开始倒带。

听录音带已经成了他每天的乐趣之一。窃听了一周，他大概知道了直子是在和谁打电话、说了些什么内容。

这一周，相马春树一通电话都没有打来，这让平介安心不少。直子也没有给他打过。经常给直子打电话的是一个叫笠原由里绘的同班同学，看起来好像是直子最好的朋友。直子拨出去的电话也主要是给她。平介想，既然是给同班同学打电话，那就用不着专门趁他洗澡的时候啊。随即他马上又意识到，这大概是直子为他考虑才这样做的，以免他产生不必要的担心。

直子和笠原由里绘的对话在平介这个无关者听来也十分有趣，基本上都是笠原由里绘说老师和男生的坏话，直子听了咯咯笑个不停。由里绘讽刺起人来十分精彩，语言辛辣有趣，听了不仅不会讨厌，反而会觉得痛快。从她们的对话中能了解到学校的很多事。比如一个姓菅原的训导主任总是近乎变态地要求学生遵守校规，但私下里对几个自己喜欢的女学生很是轻佻；还有，学校里有传言称一个姓森冈的男生让一个外校女生怀了孕。平介感慨道，一个每年向东大输送若干英才的学校里也有这么多不堪的事啊。

录音带倒到最前面了，于是平介立即按下播放键。今天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一想到这里，他就兴奋不已。

……你好，这里是杉田家。

一开始是直子的声音。听起来是接电话的寒暄语，好像是对方打来的电话。

啊，是我，相马。

平介的身体倏地燥热起来。那个男生终于打电话来了。看来他并没有彻底不再打电话。

啊，晚上好。

现在说话方便吗？

嗯，方便。我爸爸在洗澡。

这样啊。藻奈美说得没错，完全正确。

他常年养成的习惯，大概他自己也没意识到。

哎？是指九点半洗澡吗？

嗯。职业棒球联赛的转播一般在晚上九点半左右结束。本来是到九点结束的，现在又延长了三十分钟。之后他才会去洗澡。所以已经不知不觉养成了习惯。

是吗？真有意思。

直子这样一说，平介心想确实如此。他每天晚上洗澡的时间都在九点半左右，就像直子说的，棒球夜场比赛转播结束后马上就去。至于赛季结束后也是这个时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直子告诉相马要在九点半以后打电话。

之后两个人的话题转向了网球部，内容没什么特别。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因此重要内容并不是必须要在电话里说。

直子和作为学长的相马说话时没有用敬语，这一点让平介很是烦躁。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亲近了？平介不禁怒火中烧。

对了，那件事你考虑过了吗？相马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

前夜？

嗯。

考虑了……

直子支支吾吾起来。平介马上堵上没有戴耳机的那只耳朵，意识到接下来会有关键的话。前夜，是指平安夜吗？

你有什么其他计划？

倒不是。

那还担心什么？

平时我们都没有约会过，只有平安夜希望你可以实现我这个心愿。

　　听起来，相马想约直子平安夜出去。平介顿时觉得气血上涌。狂妄的小毛孩！他的心脏狂跳不止。

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嘛。

　　就是，这样就够了。平介在心里说道。

你讨厌我？

不是的。我之前也说过，我不能不回家。

　　就说讨厌他不就行了吗？平介心想。

我知道。小美必须要顾家，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就一天，好吗？小美你也有享受自己时间的权利啊。

　　平介紧握着拳头。小毛孩说什么呢？！你懂什么？！

大家都以为我们在交往。有时候他们会问我，我们在哪里约会、玩什么。我说根本没约会过，大家就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那种时候我就觉得好难堪。

　　你就一个人去难堪吧！

所以我就说嘛，你要是想约会，就去找别的女孩吧。

又说这种话！你认为我是那种“这个不行就换那个”的人吗？！我对你可是认真的！

　　直子陷入了沉默。她的沉默让平介心急如焚，听起来直子被这个年轻人的话打动了。

平安夜我已经安排好了，去哪里玩，在哪里吃饭，我都想好了。因为都要提前预约。

你这样我很为难……

我是不会放弃的。所以小美你好好考虑一下，往积极的方面想想。

嗯……

为什么不果断地拒绝他？平介咬牙切齿地想。让他别打电话来不就行了吗？！

对了，我刚才看电视节目，看到一种超级奇怪的动物。

大概是不想在尴尬的气氛中挂掉电话，相马换了话题。直子也不断附和他。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后，直子突然说“我爸爸好像洗完澡了”，然后就挂了电话。

平安夜前的那一周，平介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上班的时候，心思也完全不在工作上。还好一到年末，公司里就洋溢着工作告一段落的轻松氛围，否则总是心不在焉的平介可能就会被上司小坂责备。

他脑中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直子到底打算怎么做。那天晚上以后，相马春树没再打电话来。因此他们最后商量到什么程度，平介一无所知。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在学校见面的时候商量，但是他又觉得可能性不大。从之前的窃听中平介感觉到，似乎他们在网球部训练时不能随意聊天。

好像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这一周直子的表现也很不正常，经常发呆，跟她说话也没有回应，大概是在烦恼该如何应对相马的邀请吧。

平介想，有可能在现在的直子心里，以前的直子和十五岁的少女微妙地混合在了一起。大人的那部分能够认清现实，冷静判断自己该做的事。然而少女的那部分和其他少女一样，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一定是这两者产生的矛盾在困扰着她，平介想。

平安夜的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三日，相马打来了电话。和往常一样，平介在卧室里用随身听听到了他们对话的内容。

明天四点，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前面等你。知道了吧？

相马的声音里有种再三思虑后的意味，莫名地让人感觉到压力。

你先等一下，我可能还是去不了。

为什么？要是需要得到你爸爸的许可，我去拜托他。

你去也没用。

你怎么知道？不试试怎么知道？

总之明天就是不行。

你没什么事吧？

有事。反正不能出去，抱歉。

骗人，小美你在撒谎。你想糊弄我，没用的。

直子似乎无法反驳。她的沉默反而让平介焦虑起来。

我等你。四点，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前面等你。你要是不想来就别来，反正我会一直等你。

你这么说，我很为难。

为难的人是我！小美你到底在想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决定不去想那些，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

我真的不能去。

可以。但是我会去的。四点。

他并没给直子回答的时间，径自挂了电话。平介想，或许直子会再给他打回去，于是继续听着。可是那之后就没有录音了。

平介把随身听收起来，走出了卧室。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敲直子的房门。“进来。”直子在里面应道，声音听起来有些消沉。

“我进来了。”平介说着，推开了门。

直子面朝书桌坐着，面前放着笔记本和参考书，但是看起来并不像在学习。

“今天的作业做完了吗？去楼下喝杯茶吧？”

“啊……现在就算了。真罕见啊，你居然在这个时间说这个。”

“是吗？就是突然想到而已。”

“微波炉上有年轮蛋糕，别人送我的，你去吃一点吧。”

“知道了。那我去吃点。”平介朝走廊走去，突然回过头来，说，“明天就是平安夜了。”

“是啊。”直子已经转向书桌。

“有什么安排吗？”

“嗯……没有。”

“那晚上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明天估计哪里的人都很多。平安夜，又是星期六。”

“那我们预订寿司吧，过一个和式圣诞！”他说罢，正要往外走，直子叫住了他。

“啊，你等一下。”

“怎么了？”他问道。

“明天，我有可能会出门。”直子略有顾虑地说道。

“去哪里？”平介感觉脸上的肌肉痉挛了。

“朋友让我陪她去买东西，不过还没确定……”

“哦。”平介知道直子在想什么。她应该还没决定该怎么做。万一要是出去赴约，这是提前给自己找好借口。“要是出门的话，会晚回来吗？”

“应该不会。很快……嗯，一两个小时就能回来。”

“知道了。”平介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听到她说一两个小时，平介稍稍放下心来。就算直子前去赴约，也不过在咖啡馆说说话就会回来吧。

但这天晚上他还是难以入睡。让直子去赴相马春树之约，风险实在太大。他感觉心底被封印的某种东西突然浮现了出来。实际上，他不是难以入睡，而是根本无法入睡，就这样迎来了二十四日的清晨。

这一天，一大早就晴空万里，仿佛在祝福打算约会的情侣们。平介一边望着洒满耀眼阳光的小小庭院，一边品尝着直子做的炒饭。这顿饭既是早饭，也是午饭。平介整晚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但是天一亮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结果起床时已经十点多了。

“今天我想清理一下库房。”吃完饭，平介喝着茶说道，“不要的东西好像有很多，扔不可燃垃圾的日子新年前还有一次。今天最好把它们都整理出来。”

“库房里的都是大型垃圾，也不能在扔不可燃垃圾的日子扔掉啊。”

“也可以吧，先都整理出来，下次扔的时候就轻松了。”

“把暂时处理不了的东西都拿出来不是更麻烦吗？马上就是元旦了。另外虽说是年末，不大扫除也可以。”直子用小茶壶给平介的茶杯续上水。

“好吧。”平介喝了口茶。他也并不是非要今天打扫，只不过想以此作为借口绊住直子，不让她出门。想着库房的事时，他的脑海中突然闪

过一个想法。“对了，圣诞树放哪里了？藻奈美小时候不是买了一株吗？”

“哦，那个啊。不是放在壁橱里了吗？”

“这里吗？”平介说着站起身，打开壁橱的拉门。

“你要干什么？不用拿那种东西吧。”

“为什么？好不容易过一次圣诞，就拿出来吧。”

壁橱里杂乱地堆放着很多纸箱、衣服收纳箱和纸袋，平介把它们按顺序拿出来放在榻榻米上。直子皱着眉头，默默看着他。

壁橱里面现出了一个细长的纸箱，盖子里露出亮晶晶的纸。

“找到了。”平介打开箱子，里面放着一个日本冷杉模型和装饰用的零部件。

“真的要挂起来吗？”

“当然要挂起来，不行吗？”

“倒不是不行……”

这时直子瞥了一眼时钟，这一幕没能逃过平介的眼睛。指针刚刚指过正午十二点。

平介组装圣诞树前后花了近一个小时，组装好之后放在了柜子上。“这才有圣诞节的气氛啊。”

“是啊。”在厨房洗东西的直子看了他一眼。

“我们出去一趟吧？”

直子闻言，后背僵直起来。“出去？去哪里？”

“去买东西。最近都没给你买新衣服，想给你买，就当是送给你的圣诞礼物，回来的时候再顺便买些蛋糕。好不容易把圣诞树找出来了，我们干脆就好好过个圣诞节，好吗？”

直子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水池，过了一会儿慢慢转身走进起居室。“昨天我跟你说过，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

“但还没定下来，不是吗？而且你的朋友好像也没再打电话来。”

“约好了我决定之后联系她。我正准备给她打电话。”

“拒绝吧，就说不能去。”

“可是她好像很希望我陪她。”

“不就是陪她买东西吗？约别的朋友去也行啊。”

“但是……我还是先给她打电话吧。”直子走出起居室，看起来要去二楼打电话。

“就在这里打吧。”平介说着，但直子还是径直上了二楼。平介的话她不可能没有听见。

平介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机，“分机正在使用”的指示灯亮着。直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相马家吗？

电话几分钟后就挂断了，直子马上下了楼。“她还是很希望我陪她一起。我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是谁啊，你哪个朋友？”

“是由里，笠原由里绘。”

“去哪里？”

“新宿。约在三点见面。”

“三点？”

“是的，所以我要收拾一下准备出门了。”直子又上了二楼。

平介疑惑，昨天相马在电话里说的是四点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前见面，她现在要去见的应该就是相马。难道变更见面时间了吗？刚才这通电话应该已经被录下来了。平介很想去听，可是万一被直子看到他去拿录音机，就大事不妙了。

直子两点多时出了家门。她身穿红色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黑色连帽大衣。平介注意到她还化了淡妆。

她出门不久后，平介取出录音机，将磁带放入随身听，倒带后，按下了播放键。

您好，这里是笠原家。

是由里吗？是我。

啊，藻奈美。怎么了，这个时间打电话来？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麻烦事吗？

不是什么麻烦事，但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很麻烦。

怎么回事？

其实，我现在必须要出门一趟，希望你帮我证明是陪你去买东西了。

哦……不在场证明吗？

抱歉。我觉得我爸爸不可能打电话跟你确认这件事，但以防万一。

知道了，那今天我就不接电话了。我再跟我妈妈说一声，如果你爸爸打电话来就让她这样转达。别看我妈妈那样，她可是很懂得变通呢。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下次请我吃东西好了。今天要加油啊！

哎？什么意思？

别跟我装糊涂了。在平安夜拜托我做不在场证明，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倒是帮你忙的我太可怜了。

真是对不起。

不用道歉。磨磨蹭蹭的，小心约会迟到哦。

嗯，那再见。

说完电话就断了。

直子已经预想到，平介会怀疑她今天出门的目的，但她还是决定赴约。至于是因为她想见相马春树，还是在意相马说的“会一直等你”这句话，平介不得而知。只是可以确定，在她心里，相马春树的分量要重于平介，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

平介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双臂环抱，看着时钟。不祥的思绪缠绕着他的心，整个人被害怕失去直子的恐惧所造成的巨大阴影笼罩着。将近一个小时，他始终保持着这一姿势，一动不动。没有开暖气，但是他全然感觉不到寒冷，额头上反而沁出了汗水。

他站起身，迅速来到二楼的卧室换衣服。

到新宿站时是三点五十分，平介急切地赶往纪伊国屋书店。虽然还不到四点，但他仍然非常不安。那两个人一碰面应该就会马上离开那里。

三点五十五分，平介到达纪伊国屋书店，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张望。这家知名书店的门口有很多人在等人，特别是今天，几乎都是年轻人。

方形柱子旁边站着一个熟悉的青年，个子高高的，穿着十分合身的藏青色粗呢短大衣，手里拿着一个纸袋，里面应该装着礼物。他看起来有些消沉，大概是因为等的人还没到。

青年稍稍抬起头，细长的眼睛好像捕捉到了什么，表情瞬间明亮起来。

平介循着青年的视线望去，看到了直子。她有些羞涩地走向男生，那是十五岁高一女孩的表情。

平介大步走了起来，径直走向青年。

青年向前走了一步，直子小跑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五米，然后缩短到四米、三米。

直子张开双唇，仿佛想要说“等了很久吗”。然而她终究没有发出声来，因为她的目光捕捉到了平介的身影。时间仿佛静止了，直子站在原地，身体和表情都僵住了。

平介默默地走近。终于，青年也察觉到不对劲，像人偶一样转过脖子，看向平介。

他脸上的惊恐就像水纹一样缓缓扩散开来。

❀35❀

这一幕好像在电影里看到过。也有可能是平介的错觉，有另一个人格潜伏在平介的身体里，客观地观察着这一切。

周围明明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但是平介眼里只看得到直子和相马。大概他们两个人也是这样。他们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朝他们走来的平介。

平介停下来，三人的位置正好呈等边三角形。

“爸爸……”最先出声的是直子，“为什么……”这句“为什么”里包含了好几个疑问。为什么知道两个人在这里见面？为什么来？

平介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盯着青年问道：“是相马同学吧？”

相马春树动了动嘴唇，像是要回答“是的”，却没有发出声音。

“平安夜约我女儿出来玩，谢谢你。”平介稍稍低头致意，然后又抬起头来看向相马，“但是，很遗憾，藻奈美不能和你交往，也不能和你约会。”

相马睁大了眼睛，扭头去看直子。平介也看着她。她来回看向两个人，然后默默低下头，紧咬着嘴唇。

“就是这样。抱歉，我要带藻奈美回去了。”平介转到直子身后，用手掌轻轻抵住她的腰。她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向着被推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两步。

“请等一下！”相马喊住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和我交往？”

平介回头看着相马，很想说明情况，但又不能那样做。不，就算说明了，他肯定也不能理解。他一定会感到被戏弄了，从而发怒。“世界不一样。”平介只好这样说道，“我和女儿生活的世界，和你所在的世界完全不同。因此就算你们交往，也不会顺利。”平介继续推着直子向前走，直子的身体像棉花糖一样轻。

平介完全想象不到相马是以什么样的表情目送他和直子的背影，是怔怔地，还是气冲冲地，抑或还无法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管他是什么表情，自己最应该做的事，就是赶快从这里离开。

直子就像在梦游一样，无论走路还是停下似乎都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任凭平介摆布，和他保持一样的步调罢了，乘电车时也是这样。她什么也没说，失神的双眼始终呆呆地望着斜下方。快到站的时候，平介才

发现她拿着一个商场的纸袋。他没有问那是什么，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是要给相马春树买礼物。

他带着表情木然的直子回到家。打开家门的时候，隔壁的主妇吉本和子跟他们打了招呼。平介笑脸相迎，而直子始终面无表情，甚至都没有看她一眼。吉本和子一脸诧异。

进了家，直子慢吞吞地脱了鞋，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走廊，朝楼梯走去，看起来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平介没有阻止，想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

但是直子在楼梯旁边突然站住了，一直低垂着的脑袋抬了起来。平介没来得及问怎么了，直子就把挎包和纸袋扔在地上，走进起居室，站在房间中央，低头看着柜子。

平介站在起居室门口看她，完全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直子走近柜子，一把抓过电话机，拿了起来。电话线被从墙壁和柜子中间的空隙中扯出了一大截。她粗暴地把柜子旁边的旧报纸推开。摞在一起的报纸散开来，掉了一地。

平介意识到她要干什么了，心里咯噔一下，身体却无法动弹，只是愣愣地看着她。他知道，现在阻止她已经迟了。

终于，直子发现了目标。她把胳膊伸向柜子和墙之间，拽出了那台录音机。“这是什么……”直子拿着那个黑色的装置，有气无力地问，然后面部渐渐扭曲，大喊道，“这是什么？！”

平介不知该怎样回答，只是默默站着。

直子拿着录音机，先是按下了倒带键，倒带停止后又按下了播放键。声音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

您好，这里是笠原家。

是由里吗？是我。

啊，藻奈美。怎么了，这个时间打电话来？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麻烦事吗？

不是什么麻烦事，但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很麻烦。

直子颤抖着按下了停止键。“你竟然做这种事！”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什么时候开始的？”

“两周前……”平介喉咙里堵了一口痰，他清了清嗓子，又说了一遍，“大概从两周前开始的。”

直子脸上露出苦涩的表情。“我就觉得很奇怪，今天的事你不可能知道。但没想到，你真的做了这种事……”

“这样做是因为我在乎你。”

“就算这样，也不能做这种事情！”直子把录音机摔在榻榻米上。盖子摔开了，里面的磁带掉了出来。“我也有隐私。这么……这么卑鄙的事情，你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那你对我说谎，去和别的男人见面，就不卑鄙吗？就不可耻吗？”

“我是因为不想让你有不必要的担心。”

“你省省吧！要是这种说法可行，只要不被发现，就能在外面拈花惹草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没打算和相马约会。你窃听我们的对话，应该会知道。他说今天会一直等我，我不想那样，所以才去了见面地点，打算把礼物给了他就分开。如果我不去，他是不会放弃的。”

“让他一直等下去不就可以吗？那样问题解决得更快。”

“我做不到。明明知道他在等我……”

“那你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不就是因为你和他很亲近吗？他有那种想法，不是因为你给了他那种暗示吗？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搭理他。”

“我对他的态度很平常啊。他跟我说话我就答应，他打电话我就接。这样也不对吗？”

“你没有平常对他的权利！”平介斩钉截铁地说道。

直子被他这句话惊着了，睁大了眼睛。从她颤抖的肩膀可以看出，她的呼吸乱了。

平介盯着她的双眼，继续说道：“听好了，你是我的老婆。虽然身体是藻奈美的，但你是我老婆这件事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你拥有了年轻的身体，想重新过一遍人生，但你别忘了，必须要在我允许的范围之内！”

直子跌坐在榻榻米上，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我没有忘。”

“不，你忘了。你想忘记。而我呢，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你的丈夫，想着决不可以背叛你，决不能出轨，连再婚的事都没考虑。你小学的桥本

老师，我当时有点喜欢她，想和她交往，但最后我连电话都没给她打过。你觉得是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背叛你，因为我觉得我是你的丈夫。”平介两手紧握，低头看着直子。沉重的静默笼罩着小小的起居室。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好像是风吹过隧道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呼吸声。

直子站起身来，就像坏了的木偶一样，被线一顿一顿地提起。她一言不发地走出了起居室，慢慢走上楼梯，步伐比刚进家门时更加无力。

平介坐下来，一动不动。空虚感如同阴沉的积雨云一般在胸中扩散，绝望感向他袭来。他看不到前方的路，也无法原路返回。

他拾起录音机和磁带，却没有再安装回去的心情了。他把手伸到柜子后边，将线从双孔转换头上拔了出来。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笛声。平介竖着耳朵走到走廊。

是从楼上传来的，不是笛声，而是啜泣的声音。

❀37❀

平介办公桌上的电话有外线打来。外线电话的铃声不同于内线电话，所以他一听就知道。之前外包工厂的人说会打电话来，他断定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拿起听筒。可是电话里的转接员报出了出乎意料的名字。

“杉田先生，您有一通外线电话，是一位来自札幌的姓根岸的客人。”

“知道了，请接过来。”平介回应着，在记忆里搜索。不一会儿，他就想起了根岸这个姓氏和在札幌见过的拉面店招牌。根岸文也吗？他想。

“您好，是杉田先生吗？”但传来的是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年纪。

“是我。您是根岸女士？”

“我叫根岸典子。您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以前我儿子见过您。”

“是的是的。”平介把听筒换到左手，“当然记得。嗯，好几年前了。”

“那时候我儿子做了非常失礼的事，真是抱歉。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件事。”

“没，他没做什么失礼的事。这样啊，你都听说了啊。”

“嗯，我听完很惊讶……”

“是嘛。”

文也见平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和母亲提起这件事。时间久了，难道就觉得说也没问题了吗？或者仅仅是说漏嘴了？

“啊，是这样的。我有件事想对您说。杉田先生，我知道您很忙，但还是希望您能抽出一点时间。”

“嗯，这倒是没问题。您现在在札幌吗？”

“刚好有事来东京了，来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

“哦，是这样啊。”

“三十分钟就可以。今天或者明天，能拜托您和我见一面吗？地点您来定，我去找您。”

“您现在在哪里？”

“在东京站附近的酒店。”根岸典子说出了酒店的名字。后天是星期天，结婚典礼就在这家酒店举行。本来她明天来东京就可以，但是为了和平介取得联系，专程早来了一天。

“那我过去找您。明天中午可以吗？”

“当然可以。但是您方便过来吗？我也可以去您的公司附近。”

“不用，今天还不知道几点下班，而且您那边地址容易找。”

“这样啊，那就麻烦您了。”

他们约定下午一点在酒店的咖啡厅见面，之后就挂了电话。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平介想。从文也的话中得知，根岸典子应该并不想记起梶川幸广这个男人。既然如此，又为何专程前来有话要说呢？

关于那场事故的记忆虽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是过去了这么久，在平介心中的比重确实在渐渐减少，否则生活就无法继续。当时固执地想要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而如今，说实话他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司机梶川因为某种私人原因超负荷工作，那个原因就是给前妻寄生活费——这件事在平介心里已经形成了定论。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疑点，偶尔也会担心梶川逸美的生活，但是他更愿意相信，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比起这些，平介的心现在被更苦恼的事占据着。

平介不会对直子说要和根岸典子见面的事。如果说了，关于事故的记忆就会苏醒，藻奈美的死和现在的状态会像发生连锁反应似的涌上心头。这样一来，两个人的日子又会变得艰难。平介想要避开这些。

星期六天气晴朗，可是依旧寒风瑟瑟。平介围上围巾，出了家门。他对直子说，公司有事，要出门一趟。当时直子正坐在被炉边编织东西。好像是因为建校纪念日，全校都放假休息。编织是直子一直以来的长项。平介注意到她最近在家里都不怎么学习，也没说起过要考医学系的事。平介自然没有询问，因为他知道直子会怎样回答。

寒风比他预想的还要刺骨，在风中走了几步就觉得耳朵快要冻掉了。乘上电车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在东京站下了电车后还需要

再步行几分钟才能到达约定的酒店。要是约别的地方就好了，他想。

来到开放式的酒店咖啡厅门口，他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根岸典子的相貌。穿黑色制服的男侍者走过来问：“您是一位吗？”

“不，我约了人。”

平介刚说完，一个瘦瘦的女人边看他边怯生生地从旁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淡紫色针织套装外面罩了一件同色的开襟毛衣。“请问，”女人向他搭话道，“您是杉田先生吗？”

“是的。”平介点点头，向她走近。

“百忙之中麻烦您，真是抱歉。”她低下头表示歉意。

“没什么，请坐请坐。”

根岸典子面前放着一杯奶茶，平介点了一杯咖啡。

“您儿子过得怎么样？”

“托您的福，他还好。”

“和我见面的时候好像在上大三，现在应该已经工作了吧？”

“没有，他去年考上了研究生。”

“哦？”平介看着对方，不由得发出赞叹，“真厉害啊！”

“听他说，在大学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完，学费也会做兼职来赚。”

“您儿子真有出息啊。”

这时咖啡端了上来。平介没加糖也没加牛奶，就那样喝着。儿子都读研究生了，估计根岸典子的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确实，仔细观察会发现她脸上有很多皱纹。但是她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因此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平介想象着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丽的女人。

“是这样的。前几天我打开儿子房间里的抽屉，偶然发现了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他四岁的时候拍的，而那张照片只把脸的部分圆圆地剪了下来。”

啊，平介点了点头，想起了那张照片。

“我追问他，照片是从哪里来的。一开始他还骗我说是在一本旧相册里找到的，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那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应该一张都没

有留下。我这么一说，他才不情愿地告诉了我关于您的事。我听说之后大吃一惊，我完全不知道居然有这种事。”

“当时他说，不会把见我的事告诉您。”

“真是非常抱歉。如果那时候我见了您，就能更早地告诉您许多事。”

“文也给我讲了许多事，比如为什么恨父亲……”

“但他说的不是全部。不，应该说，”根岸典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事实与他说的恰恰相反。”

“相反？什么意思？”

根岸典子先是低下头，又抬了起来。“杉田先生，您妻子在事故中丧生了，对吗？”

“是的。”平介说着收紧了下巴。

“真是不幸。那次事故我也要负一半责任，我不知道该怎样向您道歉。”

“因为梶川先生为了给您汇钱而拼命工作，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吗？”

“没错……那时候我的生意刚起步，并不顺利，资金上有困难。生活费倒是有办法解决，但是供儿子上大学就很困难了。就在那时，他打电话给我。原来他一直都数着文也的年纪，知道他马上要考大学，于是打电话问我是否要让儿子上大学，学费够不够。我虽然不想靠他，但最后还是把难处向他和盘托出了。”

“于是梶川先生说会想办法，是吗？”

“是的。那之后他每个月都会给我寄来十万元以上。我本来想着接受他的好意直到文也上了大学。没想到文也第一年落榜了，结果又麻烦了他一年。文也也是想着要省钱，一心要考国立大学……”

“原来是这样啊。虽说如此，您也没必要为了事故道歉。梶川先生是为了赎罪才这样做的，不是吗？”

“赎罪……”

“嗯，据说他之前抛弃了你们母子，因此他是想要赎罪吧。听完您儿子说的话，我是这样认为的。”

根岸典子缓缓闭上了眼睛，然后又睁开来，说道：“所以我说事实恰恰相反。”

“怎么回事？如果您觉得说赎罪有些夸大其词，那总可以说，他是在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吧。父亲为儿子付学费，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根岸典子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的。他对文也没有任何责任。”

“为什么？”

她舔了舔嘴唇，好像在犹豫要不要说下去。过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声，说道：“文也……不是他的儿子。”

“啊？”平介难以置信地凝视着她。

根岸典子点了点头。

“那他是谁的孩子？他是您的孩子应该没错吧？”

“确实是我的，是我生的。”她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

“那您是带着孩子嫁给梶川先生的？可是他没跟我说这个。”“他”指的是根岸文也。

“在户籍上，文也是梶川幸广的孩子。”根岸典子说。

“户籍上，您特意这样说的意思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吗？”平介问。

她点了点头。“和他结婚前，我在薄野做靠人缘维持的生意。孩子是那时候交往的男人的。”

“哦……”原来她之前是女招待啊，怪不得看起来气质不凡，平介终于明白了。“那么，您在怀孕的时候嫁给了梶川先生？”

“事情有点复杂。”她从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嘴角，“我很早之前就和那个人分手了。但就在快要举办婚礼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想和我重归于好。虽然已经分手，但也许是想到我要嫁给别的男人，他突然珍惜起我来。”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平介想。他点了点头。

“知道我没有和他和好的意思，他就提出最后再和我待上一天。如果当时拒绝就好了，可是他说就最后一天，便不会再来纠缠我，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我就同意了。”

“就是那次有的文也，是吗？”

“嗯。”她小声说道。

“事情大概发生在婚礼三周前。还好在那之后，那个男人再也没来纠缠我。但我却怀孕了。得知这件事后，我很迷茫。我认为有可能是那个人的，因此想瞒着丈夫去堕胎。”

看来也有可能是梶川幸广的孩子。

“但是看到为此欣喜的丈夫，我就下不了决心。最后我赌孩子是丈夫的，生下了他。”

根岸典子不知不觉把梶川幸广称为了“丈夫”。平介也觉得非常自然。

“什么时候知道文也不是梶川先生的孩子的？”

“我记得是文也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丈夫在公司验了血，回到家一副可怕的表情，问我文也是什么血型。那时候我隐约感到，孩子好像真的不是丈夫的。我是A型血，文也是O型。丈夫不知道自己的血型，一直以为自己是B型。好像他的两个兄弟都是B型。”

“结果他不是B型？”

“嗯，在公司检测出来是AB型。A型和AB型血的夫妇是生不出O型血的孩子的，这一点他也知道。”

“您也是在那时候知道真相的？”

“嗯。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震惊。之后想来，从我得知怀孕起，好像就感觉到孩子不是他的，只不过我自己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我也渐渐发觉，文也一点都不像丈夫。”

“您对梶川先生说出真相了吗？”

“当然说了。因为已经不能再继续隐瞒下去了。”

“然后梶川先生愤怒地离家出走了？”

“他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才离家出走的。但是他并没有发火，一次都没有责备过我。听我说完真相后，他看起来异常镇静，酗酒施暴、冷嘲热讽这种事也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对文也也和以前一样，只是不怎么和我说话，在家的时候总是望着窗外，静静地思考着什么。他离家出走，是在我对他坦白的两周后。他只带了很少的行李和贴着文也照片的相册。”

“有没有留下字条什么的？”

“有。”根岸典子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白色信封，放在桌子上。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她回答道。

平介拿起信封，里面放着一张便条，打开后只看见几个写得潦草的大字：

抱歉，我没法假装父亲。

“看到这张字条的时候，我的眼泪马上就出来了。”她说，“在离家出走前的那两周，他没有责备我，而是一直在考虑能不能继续做文也的爸爸。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就充满了愧疚。我打心底里后悔那么多年一直在骗他。”

平介点了点头，想象着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如果直子向他坦白同样的事，他可能会先臭骂她一顿，甚至还有可能会施加暴力。“请等一下。那么，梶川先生明知道文也不是自己的孩子，还给他学费……”

“是的。”根岸典子用手帕轻轻擦了擦眼角，“因此我才说事实恰恰相反。要赎罪的人应该是我，他只不过是想帮助我们。”

“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一直爱着你吗？”

平介说罢，她摇了摇头。“那时候他已经有了新的妻子。他说很爱他的妻子。”

“那么为什么……”

“他对我说，现在文也最需要的人是父亲。母亲很辛苦，所以父亲必须做点什么。我说，你又不是亲生父亲，他却问我，要怎么样文也才会更幸福？”

“怎么样？”

“他问我，对文也来说，亲生父亲是我更幸福，还是不是我更幸福？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是你更幸福。然后他说，是吧，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我还是继续当他的父亲吧。他有困难，我这个做父亲的就想帮他。当你告诉我我和文也没有血缘关系时，我光在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当好一个父亲，却完全没想过要为爱的人选择一条幸福的路。我明明那么爱文也，却做了这么蠢的事。他在电话里哭着说完了这些话。”根岸典子挺直了背，好像是出于说这件事就必须要端正坐姿的考虑。她的声音颤抖着，却没有流泪。从表情里能感受到，她下定决心要把应传达的东西完完整整地传达给平介。

平介感到呼吸困难，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胸口有些痛。

“得知事故发生后，我马上就想赶去，至少为他上一炷香。看到新闻里报道事故原因是他疲劳驾驶的时候，我很想站出来大声喊：错的人不

只有他，他是为了我们才那样拼命工作的。但是在文也面前，我尽量装出与我无关的表情。虽然得到了他那么多的帮助，最后我还是决定装作不知道。”说到这里，根岸典子停下来叹了口气，喝了一口大概已经凉了的奶茶。“听文也说了和杉田先生您见面的事之后，我觉得这件事不能永远隐瞒下去。大约三天前，我也对文也坦白了。”

“文也是不是很受打击？”

“嗯，多少会有一些。”根岸典子微笑着说，“但我觉得还是说了比较好。”

“这样啊。”

“我认为也必须向杉田先生您坦白，因此特地联系了您。虽然听起来都是些无聊的琐事。”

“不，我觉得能听到您讲这些真是太好了。”

“您能这么说，这次见面真是值得了。”她将桌子上的信封装回包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您。”

“什么事？”

“听文也说，他后来的妻子也去世了。”

“啊。”她说的是梶川征子。“是的，几年前的事了。”

“她还有一个孩子，对吧？一个女儿。”

“是的，名字叫逸美。”

“您知道那孩子的联系方式吗？我想正式地见她一面，跟她说说她父亲的事，并且尽我所能补偿她。”根岸典子说道，目光十分真挚。

“我应该有她的联系方式。她给我寄过贺年卡。我会再联系您。”

“谢谢，拜托您了。”她取出一张名片，放在平介面前。名片上印着拉面店的名字——熊吉。

她啪的一下合上提包，然后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透过玻璃窗看向窗外的庭园。“啊，果然下雪了。早上我就觉得有这个迹象了。”

平介也向窗外望去。有如白色花瓣一样的细雪在空中飞舞。

❀38❀

平介走出酒店，走在通往东京站的长长的人行道上。雪以相同的节奏缓缓飘落。

根岸典子的话萦绕在他心头。他好像听到了素未谋面的梶川幸广的声音："要为爱的人选择一条幸福的路……"

我跟你不一样啊，梶川先生。我要是你，也可能会说出那种帅气的话。但是，现在的我却——他又开始感到呼吸困难，身体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情绪，几乎无法站立，于是蹲了下去。脖子上的围巾轻轻滑落到地上。

雪花飘落到地上，被潮湿的水泥地面吞噬了。这样下去，雪很难在地面上聚积，但是雪不在意，依旧不停地降落。平介由此联想到天真无邪的孩子。

"你没事吧？"有人向他搭话，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平介没有看对方，只是抬了抬手。"啊，我没事，谢谢你。"他站起来，重新围好围巾。

向他搭话的人看起来是一个公司职员，身材矮小，穿着卡其色外套。"真的没事吗？"男子又问了一遍。

"嗯，已经没事了。真的谢谢你。"

男子微笑着走向相反的方向。平介目送他离开之后，继续向车站走去。

我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平介想。不用谁来教我，其实几年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快到家的时候，雪停了。也有可能这一带原本就没有下雪，因为路面根本没有湿。

玄关的门没有锁，直子的鞋整齐地放在门口，但是起居室里没有她的身影。平介顾不上摘下围巾，径直走上二楼，敲了敲直子的房门，没有回应。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打开了门。房间里也没有她的身影，桌子上放着打开的文库本。

难道是在厕所吗？平介纳闷。若是那样，厕所门口应该放着拖鞋，可他记得也没有看到。他又返回一楼，果然厕所里没有人。他又去了起

居室，想看看厨房里有没有。就在这时，他忽然觉得庭院里有东西动了一下。

落地窗没有锁。平介站在窗前向庭院望去，发现直子蹲在庭院的角落。她面前有一只猫，淡茶色的身体上长着一道道花纹。是谁家的猫呢？只见它脖子上戴着蓝色的项圈，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铃铛。直子把鱼糕撕成小块喂它，它开心地吃着。

平介咚咚地敲了敲玻璃窗，直子循声回过头来，脸上带着近来少有的柔和之色。啊，对了，这才是她原来的表情啊，平介想。

不过直子的这种表情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看到站在窗前的平介，她脸上的表情转瞬就消失了，就像刚绽放的花朵旋即凋零一般。

平介打开落地窗，正在吃鱼糕的猫马上警惕地弓起身子。“这是哪里的猫？”平介问。

“我不知道。最近经常闯进来。”

可能是听到了平介的说话声，猫穿过篱笆逃跑了，剩下没吃完的鱼糕留在干枯的草坪上。直子脱下拖鞋，从平介身旁经过，走进房间。她用纸巾包好剩下的鱼糕，放在矮脚餐桌上。

“滑雪的事，”平介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道，“你去吧。”

直子疑惑地停下了动作，回头看向平介，微微皱起眉回应道：“什么？”

“滑雪旅行啊。你不是收到那个邀请函了吗？去参加吧。”

直子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凝视着他。“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

“我只是觉得你可以去。你不是想去吗？”

“你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才让我去的吧？”

“不是，我真的这样想。”

直子眨了眨眼睛，视线移向斜下方，好像在揣测平介真正的意图和想法。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去。”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一张脸像戴了能乐面具一样，打算走出起居室。

平介冲着她的背影喊住了她：“藻奈美！”

直子停了下来，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着，大概内心在剧烈地震动。她回头看着平介，眼睛因充血而开始发红。“为什么……”她小声说道。

平介关上落地窗，又转向她，说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让你受苦了，真是对不起。如今我只能说这些了。对不起。”他说着低下了头。

世界仿佛都静止了，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不过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一瞬间。紧接着，平介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汽车行驶的声音、孩子哭泣的声音、别人家的立体音响声，其中还夹杂了呜呜的抽泣声。他抬起头，发现直子正在哭泣，脸上挂着泪痕。

“藻奈美……”他又喊了一声。

她双手掩面，跑上二楼。不一会儿，传来砰地用力关门的声音。

平介膝盖发软，整个人瘫坐在榻榻米上。他盘起双腿，抱紧双臂。眼睛的余光发现有东西在动，一看，是那只猫回来了，正在草坪上津津有味地舔着鱼糕的残渣。

没什么大不了的，平介安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季节结束了而已。

直子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晚上也没有出来。平介担心她，好几次到她房门前查看。每次听到里面传来啜泣声，他便暂且松了一口气，从房门前离开。这期间两人只说了一次话。他站在门外问她“晚饭吃什么”，她声音嘶哑地回应道：“我不吃了。”

八点过后，平介做了泡面，一个人吃了起来。这种时候居然还会感觉到饿，他自己也觉得很可笑。同时他还想，看来今后要学习做饭了。

吃完饭，他泡了个澡，然后读报纸看电视，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平静。他知道自己已经将一直背负的重担卸下了。

他往杯子中放进两个大冰块，又倒入两厘米高的威士忌，走进了卧室。他盘腿坐在褥子上，啜饮着威士忌，努力让头脑放空，尽量不给今天赋予特殊的意义。或许他的方法奏效了，玻璃杯空了的时候，睡意刚好袭来。他关了灯，钻进被窝。

这天晚上，平介终究没有见到直子。别说吃饭了，她甚至都没有上厕所。平介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他想起以前和直子约会的情形。结婚前，他们中午见面，直到晚上在她的住处前分开，她都不去厕所。这种情况不是偶尔出现，她总是这样，而平介最少会在电影院或者餐厅去一次。会不会是她趁平介不在的时候去解决的呢？平介想来想去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男女同时去厕所，总是男人早早地出来。

两个人关系变得相当亲密后，平介曾问过她这个问题。她害羞地告诉了平介，原因十分简单。“忍着。”她说。

平介又问她，为什么要忍着？她回答说：“因为上厕所这件事太现实了。”

为什么太现实就不行呢？这个疑问在平介心中依然存在，但他没有再追问下去。他想，直子应该有自己的规则。

黑暗中，平介闭上了眼。或许，他很早之前就闭上了。眼皮里面出现了奇怪的黑色粒子图形。他集中精神去看那些图形，整个世界都翻转过来了。

这天早上，平介睁开双眼的时候感觉很奇妙。待他意识苏醒时，天花板出现在眼前。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睁开的眼睛，在此之前他的魂魄好像在别处飘荡着，直到那时才回到身体里。

平介坐起身子，哆嗦了一下。这时他才感觉到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匆匆忙忙地脱掉睡衣，换上Polo衫和毛衣，穿裤子的时候一个劲地嘟囔着“好冷、好冷”。

走出卧室，平介发现对面的房间门半开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通过门缝向屋里看去。桌子前和床上都没有直子的身影。

平介走下楼梯，在倒数第三级楼梯上看到了直子的一只拖鞋，再往前走，又在走廊上看到了倒扣着的另外一只。

他往起居室里张望，只见直子穿着睡衣，正愣愣地盯着庭院。

“藻奈美！”他喊了一声。

她缓缓地回过头来，看到了他，开口道：“爸爸……”

“你这样子会感冒的。”他说着，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她用指尖按着太阳穴，脑袋轻轻歪向一边。“爸爸，我怎么了？”

“什么？”

“我不是在大巴里吗？我应该和妈妈去了长野啊，为什么会在这里？”

❀39❀

平介一时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话。应该说，藻奈美的话他听懂了，却无法接受。他一步一步地走近。“你说什么？”

她的五官突然扭曲起来，两手抱着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很痛。爸爸，我这是怎么了？我好像生病了。”

“藻奈美……”平介跑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振作起来！”他前后摇晃着她。

她愣愣地看着平介，眉头皱了起来。“爸爸，你的脸好像变了，变瘦了。”

莫非是……平介想。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他吞了一口唾沫，说：“藻奈美。”

“怎么了？”

“你几岁了？现在是几年级？”

“我吗？你在说什么？我五年级啊，马上要升六年级了。”她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平介浑身一下子热了起来，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呼吸也变得紊乱。他终于理解了目前的事态。一切恢复了原位，藻奈美的灵魂苏醒了。可为什么是现在？“藻奈美，你好好听爸爸说。你知道我是爸爸吧？”他双手按着她的肩膀说道。

“当然知道啊。”

“好。你刚才醒过来，一睁开眼睛，就下楼来了吧？”

“嗯，但是我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好像还没睡醒。”

“我知道了。你先按爸爸说的做，首先在这里坐好。对，就是这样，慢一点。”

平介让她在垫子上坐好。她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

平介脑海中涌上来许许多多的想法，就像首都高速公路上堵得水泄不通的车辆。其中有一个疑问是，直子去哪里了？可一想到这个问题，他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只好强迫自己暂且不去想，先集中精神解决眼前

的问题。

“听话，藻奈美，看看你的手，再看看脚。”

她照他说的做了，看了看手，又看了看从睡裤裤管中露出来的脚。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奇怪的地方？”

“有。”

“哪里奇怪？”

“大，变大了……指甲也长了。”

“是吧。”平介抓住她的双手，“刚才藻奈美还在大巴上，对吧？实际上，那辆大巴出车祸了。然后你受了重伤，睡了很久很久……真的非常久。你刚刚才醒过来，所以你的身体也长大了许多。”

“啊……”她睁大了眼睛，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又看向平介，“我睡了几个月那么久吗？”

平介摇摇头。“你睡了好几年。确切地说，睡了五年……”

“那我是像植物人……那样吗？”

“不是……有点复杂。”平介沉默了。他困惑着，不知道该怎样向藻奈美解释。

她又问道：“妈妈呢？”

平介瞬间变得非常狼狈，他知道自己必须说些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只有嘴唇无意义地动了动。

“妈妈怎么了？发生车祸后怎么样了？”她穷追不舍地问道，见平介答不上来，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双手捂着嘴。“太过分了……”她趴在榻榻米上，后背剧烈地起伏，榻榻米上传来了她的呜咽声。

“藻奈美，藻奈美，你认真听我说。妈妈确实已经不在了，但是她还活着，妈妈的灵魂还活着。”平介轻拍她的后背，但她并没有停止哭泣。灵魂还活着，这种安慰人的话她怎么会相信？“藻奈美，你起来。”平介抓着她的两只手臂。

她像小孩子一样摇着脑袋，嘴里喊着：“我不，我不！”

“藻奈美，过来。你不是想见妈妈吗？”

听到这句话，她终于不哭了。“可是，妈妈不是死了吗？”

“身体死了，但是心还活着。”平介再次拽着她的手让她站起来，带她上楼走进她自己的房间。

“这是你的房间，对吧？”平介问她。

她惴惴不安地环视了房间一圈，沉默着点了点头。

平介走近书桌，从书柜里拿出两本参考书。“你看，这是高中的参考书和课本。藻奈美现在是高一的学生了。”

她拿着书，愣愣地站着，眼神中透着恐惧。

“你觉得很奇怪吧？实际上，你睡觉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死去的妈妈的灵魂就住在你的身体里，她一直在替你作为藻奈美生活着。”

“替我？”

“是的。”平介的目光游走在书柜上。他看到一个小小的文件夹，便抽了出来，里面收藏着网球部的照片。他取出一张藻奈美的大头照，又拉开抽屉，拿出来一面圆圆的镜子，把照片和镜子都递给她，说：“你看看自己的脸，再和这张照片比较一下。”

“我有点害怕。”

“没事，不要害怕。”

她放下手里的参考书，从平介手里接过镜子和照片，虽然有些犹豫，还是看了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啊！”她发出了一声轻呼。

“怎么了？”

“啊……”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道，“看起来……很漂亮呢。”

“是吧。”平介笑着说，“你再看看照片。”

她来回比对着照片和镜子里的自己，抬起头来小声说道：“真不敢相信……”然后蹲在地上双手抱膝，把头埋了进去。

“妈妈一直在替你活着。”平介说罢，把立在桌子和墙之间的网球拍拿了出来，“她非常努力，考上了好学校，还加入了网球部。妈妈替你度过了一段无悔的青春，所以……”

平介说着回过头去，突然不说话了。因为藻奈美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喂，藻奈美！藻奈美！”平介摇晃她的身体。

她抬起头，然后慢慢睁开眼睛，目光正好对着平介的脸。“爸爸……”她困惑地歪起头，“怎么了？咦？”她看了看周围，又看向平介，“发生什么事了？”

根据她的表情和气息，平介明白这次是直子。一种安心感在胸中扩散开来。他还以为直子不会再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她又问道。

平介回答：“刚才，藻奈美出现了。”

❀40❀

还好今天是星期日，平介心想。若是自己上班期间藻奈美出现了，事态也许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起居室里，平介一边喝着茶，一边给直子讲事情发生的经过。说到一半的时候，直子就开始兴奋了。

“就是说，藻奈美并没有死，而是因为某种原因，意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是吗？”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啊……”直子双手在胸前紧握，“真是难以置信，我太高兴了！这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可她又消失了。”

“只要出现一次，就还会再出现的。别担心，肯定是这样。”直子用力地说道，表情和昨天之前的大不一样。

“但是要对她讲述事情的经过很麻烦。我暂且只讲了最重要的部分……”

“不能要求她马上理解所有事，那是不可能的。”直子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思考，接着抬起头来说道，“我觉得还是由我来说最好。毕竟最了解那孩子的人是我。”

“可是这不可能啊。”平介说，“藻奈美出现的时候，直子你就不在了。”

“我可以写信啊。藻奈美出现的时候，只要看我给她写的信就好了。”

“哦，对啊！”

“我要赶快写写看。写完后尽量把信随身带着，因为不知道藻奈美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如果我不在的时候藻奈美出现了怎么办？比如在学校的时候。”

就算直子写好信揣在身上，下次藻奈美醒来的时候还是无法理解这些事，反而很有可能会陷入恐慌。

“就算那样也没办法，不是吗？”直子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她的来去。难道你能不去公司，一直在我身边？”

“不能。”平介挠了挠前额。

“对吧？如果事情真的变成那样，之后别人问你怎么回事时，你就只解释说女儿有点神经过敏吧。”

“她可是很重面子啊。”平介面露难色，“只能祈祷那种情况不要发生。”

“不过我觉得倒不用特别担心。”

“为什么？”

“只要我不睡就没事。睡了再醒来，藻奈美就有可能回来。这次就是这样吧？”

“没错，可能就是你说的这样。”

“看来上课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睡着啊！”

“确实！”平介看着直子笑了。转念一想，这样的场景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现过了。

直子收回了笑容，又变得严肃起来。她摆弄着手中的茶杯，说道：“总觉得好奇怪啊。”

“是吗？”

“你看，藻奈美的身体居然是我和那孩子在共同使用，而且还是交替使用……”

“啊……”平介点了点头，“确实。”

“其实，”直子直视着平介的眼睛，说道，“到了我该消失的时候了，是吧？一定是这样。”

平介移开了视线。“别说这种无聊的话。”他把茶杯里剩的最后一点茶一饮而尽。

晚上，两个人决定举办一个小小的派对。直子做了炸鸡块和肉饼，平介到附近的蛋糕店买了最好的酥饼，都是藻奈美爱吃的食物。

“欢迎回来，藻奈美！”两人碰了碰红酒杯。

藻奈美的意识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平介每天从公司回到家，第

一件事就是看她的脸判断她是谁，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的："真遗憾，还是我。"

一度因情绪消沉而让平介担心会自杀的直子，完全变得开朗起来了。至于原因，可能是因为知道藻奈美苏醒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平介彻底表态要做她的父亲。平介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只要一看到直子的笑脸，平介就会觉得，藻奈美就算不再出现也没关系。

但是直子坚信藻奈美一定还会再次出现。听她说，给女儿写信这件事正在顺利进行。

"如果爸爸在的时候藻奈美出现了，你就让她看袜子里面。"

"袜子里？"

"我在袜子里放了便条，上面写着信放在哪里。"

平介明白了。总是把厚厚一沓信纸放在身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这样，又过了六天。终于迎来了星期日。

不知为何，平介有了预感，因此早早起床，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开襟毛衣，就去了她房间门口。他敲了敲门，屋里没有回应。

平介轻轻推开门，看见她正坐在床上，背对着他。

"喂……"他出声道。

她猛地挺直了身子，然后回头看他，表情有些茫然。直觉告诉平介，她是藻奈美。

"心情如何？"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掌，然后像是要忍住头痛似的按着额头。"我好像又睡了很长的一觉。"

"没有。"平介说着走进房间，"这次睡得不太久。也就一周左右。"

"这一周我一直睡着吗？"

"不是的，我之前也跟你说过了，妈妈住在藻奈美的身体里。"

藻奈美仍是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歪着头说："给我镜子。"

平介从抽屉里拿出镜子递给她。她看起来有些害怕。

“这果然不是梦啊。我真的长大了！”

“你上次醒来时，爸爸和你说的那些话，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我以为是在做梦呢。”

“并不是梦啊。对了，妈妈交代我告诉你一件事。”

“哎？妈妈吗？”

“她说，下次藻奈美醒来后，让她检查一下袜子里面。”

“袜子？”她看了看周围，发现床边挂着一双白色短袜。她将袜子拿在手里，撑开往里看，发现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她将手伸了进去。“里面放着这个。”她掏出一张叠着的纸。

“是妈妈给你的讯息。”平介说道。

藻奈美将纸展开，看完之后递给平介。平介接过来，只见上面写着：

书柜最下面右边的笔记本 自己一个人看

平介看了看藻奈美，然后把视线投向书柜。她也看向那里。

她下了床，在书柜前蹲下，按照指示抽出了笔记本。“找到了。”她说着，拿起来给平介看。笔记本的封面上画着小猫的图案，上面还用粉色的签字笔写着小小的字：“致藻奈美”。是直子的笔迹。

“妈妈要你一个人看。”平介说。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爸爸先下楼，有什么事就叫我。”他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在楼下等待期间，平介坐立不安。直子给藻奈美的信里写了些什么？藻奈美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能够从容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平介做好了心理准备。

两个小时过去了，什么反应都没有，平介不由得担心起来。就在他站起来打算去查看情况时，从二楼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啪嗒，啪嗒，如同雨点落地一般，藻奈美从楼上下来了。她走进起居室，目光茫然，没有焦点。

“你还好吗？”平介问她。

“嗯。”她点点头坐下，盯着榻榻米一动不动。“发生了很多事，对

吧？”她咕哝着。

“嗯，毕竟是五年啊。妈妈把五年间发生的事都写在信里了吗？”

“没有，一封信实在写不完。只写了大致情况。这样我仍然看得很累。”

“是啊。”平介想象着，直子写下这些也很累吧。

“真是不可思议。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了初中生，之后初中毕业又成了高中生。”

“妈妈参加了两次考试呢。”

“是啊，我吓了一跳。”

“你妈妈说，既然要替藻奈美活着，就不想做以后会后悔的事。”

“哦……”她的眼睛突然快要闭上了一样，脑袋也开始摇晃起来，“不知怎么了，我好困啊。”

“要睡吗？”

“嗯，非常困。爸爸，我睡着了妈妈就会出现，对吧？”

“是的。”

“那你替我向她问好，跟她说声谢谢……”藻奈美说着闭上了眼睛，躺在榻榻米上，紧接着发出了熟睡的呼吸声。

这样睡觉是会感冒的，平介打算把她抱上二楼，刚把手放到她的肩膀和腿下面，她突然睁开了眼睛。

“啊——”她大喊一声，平介也一起喊了出来。她四下张望，然后抬头看着平介。“藻奈美出现了？”

“嗯，她刚睡着。你就出现了。”

“啊，抱歉。又轮到我出场了。”

“没事，挺好的。”平介离开她，重新坐好，“她好像看完了那个笔记本。”

“她说了什么？”

“她说她很惊讶，然后说要谢谢你。”

“谢谢我？”

“嗯。”平介把和藻奈美的对话讲给直子听。

直子眨了眨眼，说：“看来我得赶快写了，那孩子不知道的事像小山那么多。”

“不要写不该写的啊。”

直子知道他指的是哪件事，露出洁白的牙齿苦笑道：“别担心，我不写。”

“那就好。”

“爸爸，”直子说，“藻奈美能回来，你很高兴吧？”

“当然高兴啊。”他说，“就像做梦一样。”

“是啊。我也很高兴。”她说着向庭院望去。

平介以为那只猫又来了，于是也朝庭院里看去，可是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长得高高的杂草随风摇摆。

❀41❀

杉田家的生活或许应该说很奇妙，但是在旁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在事故中失去了妻子的中年男人，和女儿两个人关系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任何人都会这样想，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但其实这是个三口之家。

三月的到来意味着藻奈美突然回到平介他们身边已经一个月了。

“我觉得明天早上藻奈美大概会出现。”吃晚饭的时候直子说道。她看起来有些紧张。

“你确定吗？”平介放下筷子问她。

“我说的是‘大概’。”

平介点点头。通常直子这么说，藻奈美就一定会出现。平介突然想起来，直子说自己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预感。

“该怎么做？”他问。

“就让她直接去学校。我之前跟她说过，如果上学的早上她出现，还是要去学校。所以我觉得那孩子不会慌乱。”

直子一直在用那个笔记本和藻奈美以交换日记的方式交流。据说藻奈美已经能掌握过去发生的事和现在各种状况的细节了。

“去学校怎么走，教室的座位，同学们的脸和名字，这些都没问题吧？”平介向她确认道。

“反正我都告诉她了。她也说都记住了。”

“除此之外就是上课了。”

“上课也应该没问题。”

“嗯，那就没问题了。真是不可思议！之前藻奈美解开了高一的数学题。她本人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知道解法，高中学的那些符号的意思也难不倒她。”

“的确很不可思议啊！”直子也歪起头感叹道。

事故发生之后，这五年来发生的事藻奈美自然完全不知情。可令人

震惊的是，她学到的知识和直子是一样的。因此藻奈美虽然还是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却解开了高中的习题。按理说，英语单词她应该都不会，但是她一边说着“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知道”，一边做完了英语习题。

关于这一点，他们有自己的解释。大概直子和藻奈美的意识是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产生的，因此她们可以感知到对方与自己不同，而两种不同的意识也让她们将个人体验储存在各自的记忆里。

然而，学习到的知识则基本上与体验无关，储存在两个人共有的部分之中。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藻奈美可以把直子学到的知识拿来运用了。

藻奈美听平介向她提出这一猜测时，说道：“那么以后的学习都交给妈妈了，我就负责玩吧。”关于这一点，直子在笔记本里是怎么写的，平介不得而知。

“没有在学校发生过互换的情况吗？”平介问。

“怎么说呢，最近藻奈美醒着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最多的时候能达到六个小时。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告诉她午休时间想睡就睡吧，但是之前发生的事都要认真写在笔记本里。不然，在学校里突然互换的话，我会慌张的。”

“真是难为你们了。不过，那个笔记本也可以说是你们的另一个大脑吧。”

平介说罢，直子严肃地点了点头。“真的是这样。就像柯尔萨科夫综合征一样。”

“那是什么？”

“柯尔萨科夫综合征的症状是记忆力极差，刚刚发生过的事一转眼就会忘记。患有这种病的人要想过正常的生活，就必须依赖于记笔记。自己的行为、见闻，一切都要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必须要参照笔记行动。比如，从公共澡堂洗完澡出来后看看笔记，确认自己真的洗完澡了才会回家，不然就要重新洗一遍。我和藻奈美，跟他们一样。但是好在我们只有互换的时候会这样，比他们轻松多了。而且，”直子继续说道，“我估计这样辛苦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

“为什么？”

“嗯……就是有这种感觉而已。”

她端着盛放餐具的托盘走到厨房，开始洗碗。平介心情复杂地望着她。

直子想说什么，平介都知道，这和她刚才无意中说出的话有关——“藻奈美醒着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就意味着，直子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确实，近来藻奈美只要醒来，就能待好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也是父女俩共同度过的时间，平介没有理由不高兴。然而，他也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哪个他都不想失去。但他又觉得，这样的想法太自私了。

藻奈美第一次上学，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一天，平介回到家，等待直子准备晚饭。她说，藻奈美直到放学回家一直醒着，回来之后应该是很累，躺在床上小睡，然后直子就出现了。

“她在日记里写道，上课也没问题，和朋友聊天也很自然，过得非常开心。”直子发自内心地高兴，兴奋地向平介汇报着。

从那天起，每隔三四天藻奈美都会去一次学校，很快频率就变成了两天一次。春假临近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藻奈美都去上学。只是大概精神上非常疲劳，以至于每天一回到家就会睡觉，因此平介回家的时候等待他的一定是直子。平介能见到藻奈美的时间只有早上短短的几分钟、星期六的傍晚和星期日。

这样一来，他同直子的生活与藻奈美不在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平介对直子说了这番话后，直子挑了挑眉毛，说道：“对你来说是这样，不过我可受不了。一醒来就要准备晚饭，晚饭结束后就要做藻奈美的作业，睡醒起来又是晚饭和作业，每天都是这样循环反复。那孩子要是能帮我就好了，本来作业就应该她来做嘛。”

当然藻奈美也有话要说：“我还想看电视呢，但是完全没有时间，我也只好忍着。我只要一醒来就要去上学，回到家就睡觉，醒来又去上学……这样循环。我可是一直都待在学校里啊！太麻烦了，我都想住在学校里了。虽然让妈妈帮我做作业我很抱歉，但是我觉得妈妈并没有很辛苦。因为是我在学校非常认真地听讲，埋头苦干将学到的知识完美地记在脑子里，妈妈只是把我头脑里的知识吭哧吭哧地写在作业纸上而已。”

被这世界称为“不可思议的情况”，每天都在杉田家发生。平介听着她们两个人互相抱怨，反而乐在其中。虽然她们两人只有一个身体，但是平介能充分感受到三口之家的幸福和温馨。

春假开始后不久，直子和藻奈美进行了一场冒险。她们参加了班上组织的那场滑雪旅行，日程是四天三夜。出发日竟然十分巧合地与事故发生的日子一样，不过谁都没有提及。

平介一个人度过了四天。他有些不安，但是完全不担心她们会暴露自己的特殊性。他完全相信她们的协同合作能力，只当是直子全程陪同藻奈美。藻奈美并不是一个人，有妈妈在身边，她就不能放肆了，她一

定会发牢骚。一想到这里，平介就窃笑起来。每天晚上她们都会从滑雪场打来电话，打电话的人总是直子。

“那孩子太过分了！每天摔得浑身上下哪里都疼。而且她还乱花钱，钱包已经空了。今天写日记时我一定要教训她不可。”

藻奈美肯定也有一肚子牢骚要发呢，平介在心里小声说道。

❀42❀

平介在千叶与分包公司的人见面商洽。在回去的路上，他突然在门前仲町站下了车，因为他想起这附近以前有家好吃的荞麦面店。

已经进入五月了，天气晴朗，路面很是耀眼。在去荞麦面店途中，他先去了一趟富冈八幡神社参拜。他想起之前在这里为藻奈美过七五三节 [1] 的场景。

出了神社，平介走在两侧商店林立的步行街上，迎面走来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那人五十五岁左右，肤色黝黑，满面油光，身穿一件白色夹克，看起来十分不协调。平介想，如果直子和藻奈美看到了，一定会厌恶地说“恶心”。男人也注视着平介，像是在说，见过这张脸。最后平介终于想起来了，男人好像也察觉到了。

“啊，是您啊。”平介跟他打招呼。

“哎呀……”男人伸出右手，向平介靠近，“好久不见啦，您过得好吗？”

“嗯，还凑合吧。”平介被他强迫着握了手，点了点头。

此人正是受害者家属协会的成员之一藤崎，经营着一家印刷公司，在事故中失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您经常来这里吗？”藤崎问他。

平介最后一次见藤崎大约是在四年前，现在的藤崎比那时候胖了一圈。

“不是，外出工作完正打算回去，顺便过来转转。”

“这样啊。那么要来我的公司看看吗？离这里不远。”

“哦。可是……”平介犹豫着，藤崎不等他回答就一边招手催促一边走了起来。无奈之下，平介只好跟上去。他想，只能放弃荞麦面了。

藤崎明明说了离这里不远，却让平介坐进了他的车。是一辆崭新的奔驰，车里还有新车的气味，窗框上装饰着小人偶。“我的公司就在茅场町，五分钟左右就能到。”

“我记得您之前说是在江东区。”

“现在江东区也有，总部三年前就搬到这一带了。”

奔驰驶入了地铁茅场町站旁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停好车后，藤崎在前面带路，背影充满了自信。藤崎的事务所就在大厦的一楼，名叫“SAFEPUT”，明亮清爽的事务所内整齐摆放着电脑和相关机器，员工也有几个。藤崎招呼平介坐在皮沙发上。

“我现在主要从事和电脑设计有关的工作。最近使用我们的输出服务的客户越来越多了。”藤崎说着，跷起了二郎腿。

“输出服务？”

“比如说，我们通常想要打印电脑上的图片的时候，如果使用普通打印机打印，图片色彩无法漂亮地呈现出来，还会串色，总是不能让人满意。这时，只要利用我们公司提供的软盘或光盘，就能打印出完美的图片了。这就是输出服务。输出，英语是output，但是out不太吉利，所以改成了safe。”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啊，SAFEPUT。”

“杉山先生在哪里高就？”藤崎一只手搁在沙发背上，询问平介。

杉山？大概他说的是自己，平介注意到这一点花了几秒钟，想更正一下，又怕麻烦，就算了。“普通的制造商。”他回答道。

“这样啊。制造商今后也会越来越困难的。”藤崎一副实业家的口吻。

之后，藤崎说起他在事业上成功的故事，平介则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说。估计时间差不多后，他站起来，说：“时间差不多了。我先告辞。”

“我们都要努力啊。在山谷里喊话的那天，一定不能忘啊。”藤崎将平介送到门口，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力气奇大。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触及这个话题。平介想起一周年祭那天，藤崎面向山谷喊了一声“浑蛋”。

走出大厦，平介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旁边站过来一个个头矮小的秃顶男子。平介刚才在藤崎的事务所里看到过他。

“你们认识很久了吧？”男子笑着搭讪道。

“嗯，算是吧。”平介苦笑道。

“那位社长总是话很多，我几乎插不上话。你也是受害者家属吗？”

嗯，平介回答。他大概是听到了最后分开时藤崎说的话。

“事故发生之后，那位社长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子说着，回头看了一眼。

“是吗？”

男子点了点头。“当时他债台高筑，公司也面临破产。就在那时，发生了那起事故。死去的一对双胞胎，能获得一亿多赔偿金。然后他一鼓作气，公司形势大好，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绿灯亮了，平介沿人行横道前行。男子和他一起。

“那位社长有时候会跟我说，两个没用的女儿在最后关头对他尽孝了。老婆死了以后虽然很辛苦，但是能把一双女儿养到那么大真是太好了。真是的，听的人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话。”

到了地铁口，男子似乎还要向前走，于是平介向他道别，走下了楼梯。

平介很想告诉那个人，不是所有的悲伤都能被看到，但他说不出口。他想藤崎应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眼前浮现出奔驰车里摇摇晃晃的人偶。

人偶是可爱的小女孩，并且是完全相同的两个。

[1] 在日本，为祝贺孩子成长，在男孩三岁、五岁，女孩三岁、七岁的11月15日举办参拜氏神的仪式。

❀43❀

打开家门，咖喱香味扑鼻而来。真是难得，直子很少做咖喱饭，事故发生后尤甚。平介经过起居室，向厨房望去。只见直子站在煤气灶前，系着白色围裙，搅拌着大锅里的东西。

“啊，你回来了。”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

“真难得啊，你居然做了咖喱饭。”平介嗅了嗅，“你现在做好，明天早上藻奈美也能吃上了。她一定会很高兴。”

她一脸不高兴的表情，眨了眨眼睛。平介一时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她嘟起嘴唇的时候，平介终于知道了。

“啊！”平介发出一声惊呼，“是藻奈美吗？”

“嗯。”她点了点头，“抱歉，妈妈不在。”

“今天还没睡吗？”

“嗯，根本睡不着……我想着这样不是办法，就赶忙去便利店买了咖喱的材料。”

“原来是这样。说起来咖喱饭可是藻奈美的绝活呢。”

“你讨厌咖喱饭吗？”

“不，没有这回事。我喜欢咖喱饭。”

说罢，平介走上二楼，和平常一样换上家居服，只是胸中块垒难消。他知道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原因，越想心情越沉重，因此强迫自己不去想。

他一边看着电视里播放的音乐节目，一边吃藻奈美做的咖喱饭。她做得非常成功，手艺比起直子毫不逊色。他当面夸奖了她，她一脸开心的表情。

“我的手艺很不错哟。妈妈有食谱，我就完美地运用了！”她说着，比出“V”形手势，“仔细一想，好像很久没和爸爸一起吃晚饭了，感觉有点怪怪的。”

“因为晚饭时间你总在睡觉嘛。”

“是啊。”她停下了手中的勺子，“果然爸爸还是希望妈妈早点出现，对吗？”

“可没有那回事。”平介摆摆手，然后歪着头说道，“但是我如果强调没有那回事，下次也许就轮到妈妈闹意见了。”

“你说得没错。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到。”藻奈美笑着又动起了勺子。

吃完咖喱饭后，藻奈美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最近流行的电视剧，还说“妈妈肯定会觉得这个节目很有趣”。平介则在水池边洗盘子和勺子。“啊，多谢！”她在电视机前说。

平介洗完之后回到起居室，看到藻奈美趴在矮脚餐桌上睡着了。电视里传来电视剧的片尾曲。

当他坐下来时，她睁开了眼睛。有那么几秒钟，她的眼神十分游移。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坐直身子，伸手揉了揉眼睛，然后又睁开。“现在几点了？”她问。

“九点左右。”

“啊，我睡了这么久。”

“我回来的时候还是藻奈美，真是大吃一惊。老实说，我还有点担心。”

“你以为我不会再出现了？”

“嗯。”

直子从平介脸上挪开了视线。“有时候会处于睡着和清醒的中间状态。以前我一使劲就能醒来，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都醒不过来，而且很快就被拉入了睡眠的世界，所以醒来晚了。”

“这样啊。”平介含糊地说着，点了点头。他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喂，”直子看着平介，“我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这样下去，我会慢慢消失。”

“别说了，不要说这种话。”

“但奇怪的是，我竟然不觉得悲伤，可能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想来

想去，我还是觉得现在的状态太奇怪了。”

“奇怪也无妨啊。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藻奈美好像也很享受。我们以后就一直这样吧！”

“谢谢你。我也是，如果可以，我也想继续下去。”直子说着嗅了嗅，“咖喱饭的味道？”

“是藻奈美做的。”

“是嘛。那孩子的拿手菜。其他料理她应该也能做得很好，毕竟从小给我打下手。”

“她也这么说，还说因为有妈妈写的食谱。”

“食谱啊。”直子点了点头，“趁现在要尽量多写一些。”

“别这么说。至少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平介语带愠怒。

“没错。抱歉。”直子笑着向他道歉。

这天夜里，平介想尽量晚点睡觉，想尽可能和直子多待一些时间。但是快到十二点时，直子开始哈欠连连。“我太困了，一点力气都没了。”她说着，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从房间出来的应该就不是直子，而是藻奈美了。

大约三个小时——是这一天直子出现在平介面前的时间。

平介泡完澡后，坐在起居室里喝威士忌，每喝一口，喉咙和胃都灼烧得难受。他喝着酒，把眼泪忍了回去。

❀44❀

刚进入七月的一天，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到公司拜访了平介。九州地区的梅雨季节已宣告结束，东京仿佛为了印证这一宣告，持续出现晴好天气。在这天气最炎热的时候，那个人还穿着深蓝色正装，出现在平介公司的接待室。平介第一眼看到他就心想，真是不容易。待客室里摆着一排四人桌，平介和他在其中一张桌旁面对面坐下。

“冬天的时候，我妈妈给您添麻烦了。她让我向您转达百忙之中打扰您工作的歉意。”根岸文也说罢，低下了头。他的头发打理得十分整洁，深蓝色的正装和三七分的发型十分协调。

“不要客气。倒是我听到了重要的情节，很多事情都弄明白了。”

文也听了平介的话有些难为情。“几年前我对您做了失礼的事，什么都不了解，就拒绝了您的要求，再次向您道歉。”

“不不，那个时候那样做也是没办法的事。你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行了，不要再道歉了。”

平介重复说了几遍，文也才抬起头来，接受了平介的劝告。他掏出手绢，擦拭额头上的汗珠。

“我妈妈让我转告您，后来我们和梶川逸美取得了联系。”

“这样啊。”逸美的联系方式是平介后来打电话告诉根岸典子的，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一无所知了。“她现在做什么？”

“她立志做美容师，目前正在学习。好像是一个人生活，过得很拮据，于是我妈妈决定帮助她。”

“哦……”

“就当是对她的补偿吧。”

“这样啊。”平介看着眼前这个被逸美的父亲暗中帮助过的青年，不住点头。“先不说这些，”平介再度观察他的穿着，摇了摇头，“文也你居然要来我们公司工作，我真是吓了一跳。”

“我原本就打算在汽车相关企业工作。”

“这么说来，你是在汽车部，对吧？”

“是的。”文也点了点头。

平介所在的公司已经开始接待有意向就职的人到公司来参观了。大多数是各大学推荐的理科生，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都可以拿到内定名额。文也是应届硕士毕业生，肯定也没有问题。

“这是单纯的偶然吗？”平介问他。

“是这样的。其实汽车相关企业里能接受大学推荐的很少，除了您供职的这家公司外，几乎就没有了。”文也说着摸了摸领带，“不过，如果之前没和杉田先生您见面，我可能不会考虑这家公司。”

“是嘛……”平介摸了摸头，“那么，我真是责任重大啊。你以后可能会后悔，没想到这家公司这么变态什么的。”他说罢，不好意思地笑了。

听文也说他今天住在新宿的酒店，明天返回札幌。平介便邀请他到家里一同吃晚饭。

“哎？这样好吗？不会给您添麻烦吗？”

“如果我觉得麻烦，就不会邀请你了。没什么事就来吧。”

“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文也挺直了背回答道。

他们约好下班后由文也打电话给平介，便暂且分开了。平介等到下午五点多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藻奈美已经回家了。平介一说晚上要往家里带一位客人，藻奈美在电话那边慌张起来。

“突然这样说，我很为难啊。晚饭什么的怎么办？”

“叫鳗鱼饭吧。打电话给‘野次郎兵卫’，要最好的，再加一份白烤鳗鱼和鳗鲡肝汤。”

“这样真的可以吗？”

“嗯，没问题。不过倒是要好好打扫一下家里。”平介挂了电话，想起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来过客人了。

下班时间到了，文也打来电话，两人约好在站前的书店见面。

平介一进书店就发现了他，这个季节穿深蓝色正装很是显眼。他正在买东京地图。

“如果能顺利进入公司，来年春天开始就要在东京生活了。所以要预习一下。”文也笑着说道。

“先是住在公司的单身公寓，对吧？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就随时告诉

我。”

“谢谢您。”

“要是觉得吃得不好，就来我家玩。待会儿好好记住去我家的路。”

“好的，听您的。”

平介发现自己跟他说话时已经不用敬语了，不知不觉间就这样了。一时间他有些犹豫接下来该怎么办，不过他决定就这么说下去。这样比较自然，而且文也看起来也没有不开心。

拥挤的电车明显让文也痛苦不堪。虽然车内的空调开得很足，可他的太阳穴周围始终汗津津的。到站下车时，他已经耸着肩膀上气不接下气了。

“东京人的体力比札幌人好多了，绝对的。”他的口吻完全不像在开玩笑。

到了家，平介打开门，向屋里喊道：“喂，我们回来了！”

传来了一阵啪嗒啪嗒的跑步声，藻奈美连拖鞋也没穿就跑了出来。她穿着黑色T恤，外面罩着围裙。“啊，回来了。”

“回来了。这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根岸文也。文也，这是我女儿藻奈美。”

“我是根岸。”他说完低头致意。

“我是藻奈美，晚上好。”她也点了点头。

两人的视线交织在了一起，但仅仅持续了两三秒钟，正是平介脱一只鞋的工夫。当他开始脱另一只鞋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看向别处。

走进起居室，平介惊呆了。矮脚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食物，有沙拉、炸鸡块、生鱼片等等。

“都是你做的吗？”平介问。

“嗯，因为我们家好久没来过客人了。”藻奈美说完看了文也一眼。

“真了不起啊！你还在上高中吧？真是令人佩服！”

“千万别仔细看，不然就会发现我偷工减料了。”藻奈美说着摆了摆手。

“那好，我们赶快吃吧，我饿坏了。藻奈美，把啤酒拿来。”平介发

出了指示。

“知道了。”她应着，往厨房走去。

“请问，”文也说道，“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吗？没打开过？”

平介看到他指着的东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指的是佛龛。现在已经不需要打开，因为没有供奉的对象，至少对现在的平介来说是这样。

“啊，那个呀。”平介挠挠头，“之前里面放着我妻子的遗像，现在嫌麻烦……”

“我想上一炷香，可以吗？”文也来回看向平介和藻奈美。

“倒不是不可以……”平介一时语塞。

这时，藻奈美手里拿着啤酒瓶，说道：“没什么不可以的，对吧？”

“嗯……嗯，是的，没关系。那你就去上香吧。”

“请一定让我上一炷香。”文也端正姿势说道。

文也站在好久不曾开过的佛龛前双手合十，低头默念了好一阵子。线香的烟像丝线一样袅袅而上。平介也始终正襟危坐。

终于，文也抬起头，又瞻仰了一眼正中间直子的遗像，然后转向平介他们。“请原谅我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

“没事没事，你倒是合掌了很久啊。”

“是的，因为要道歉的事太多了。”文也的嘴角放松了些。

“我们来干杯吧。”藻奈美举着啤酒杯站起来，“祝根岸哥哥入职顺利！”

“好的，来！”平介拿起桌上的玻璃杯，放到文也面前。

“啊？医学系啊，真厉害！”文也感叹道。

“没什么厉害的。只是目标而已，能不能考上还不知道呢。”

“不，有这样的目标就很了不起，你是女孩子嘛。啊，我这么说好像是在搞性别歧视，但是真的很了不起！”文也喝了不少酒，说话已经含混不清。

“根岸哥哥是北星工大的研究生院毕业的吧？我觉得你才厉害呢。”

“一点都不厉害，只要想去就能去。”

“才不是呢。你读的是工学部，那数学一定很好吧？我有点问题，能问你吗？”

“哎？现在这种状态？不知道能不能行呢，我觉得脑袋很不清醒。”

“稍等一下。”藻奈美说着走了出去。

“抱歉，让你听我女儿唠叨了这么多。”平介说。他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喝着兑水威士忌。

“没事，我很开心。藻奈美真的很厉害，要考医学系什么的。”他歪着头说道。

“是她妈妈的遗愿。”平介说道。

“您去世的夫人？”文也又把目光投向了佛龛。

“嗯，不过，不是医学系也没关系，她希望女儿过无悔的人生。”

“哦……”文也凝视着直子的照片。

藻奈美从楼梯上下来，在他面前放了一张打印纸。“这道题怎么做？”

“啊，积分证明题。”或许是酒精的缘故，文也脸有些红，他抬起头，说，“哈哈，原来如此，这道题很有难度啊。先设x的平方等于t，然后再把t带入x进行微分……”

文也醉眼惺忪，但还是用圆珠笔写起了解题过程。藻奈美充满信赖地凝视着他的侧脸。

根岸文也直到十一点才离开，脚下踉跄，但是脑子好像还很清醒，这从他毫不费力地解开了藻奈美给他的三道数学题就能看出。

“他可真是一个直率的人，没有一点拐弯抹角的感觉。”藻奈美目送他离开后，眼里闪着光说道。平介产生了一种预感，一种难以言说的预感。

两人一起清洗了餐具，收拾结束时已经快十二点了。两人都还没有泡澡，就像事先约好了一样在起居室里相向而坐。

“很累吧？”

“有一点。”

“还好明天是星期六。藻奈美，你还要去学校吧？”

“嗯，不过也就去半天。”她说完，看着父亲，“爸爸，今天晚上恐怕妈妈不会出现了。”

“……是嘛。”

“嗯，今天晚上不来了。”

“知道了。”他看向佛龛，照片中的直子微笑着。

“爸爸，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

“明天放学后，我想让你开车带我去一个地方。”

“想去兜风吗？可以啊，想去哪里？”藻奈美第一次提这样的要求，平介有些疑惑。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山下公园。”

“山下公园……横滨的那个？”

嗯。她点了点头。

寒风吹进了平介心里，转瞬间他的心就沉入了深渊。“明天……吗？”他问。

“嗯，明天。”她说。

“知道了，”他点点头，“我知道了。”

藻奈美的眼睛开始充血。她捂着嘴站起身，跑出房间，登上台阶去了二楼。

平介盘腿而坐，歪着头，又看了一眼佛龛的照片。

山下公园——是他和直子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45❀

星期六一大早，平介就忙碌起来，先去加油站加满油，顺便洗了洗车。平介的卡罗拉是旧款，已经伤痕累累，洗过之后看起来状态稍微好了一些。

从加油站出来后，平介又去了乐器店，买了几张CD。女店员一副忍俊不禁的表情，难道是因为他买的CD不适合中年男人吗？出了乐器店，他又到附近的电器商店买了CD收录两用机。

接下来是理发店。

“不要让别人看出我理发了，尽可能自然一些。”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去相亲吗？”平介经常光顾的理发店老板听完他的要求非常诧异。

“不是相亲，是约会。”

“真的吗？”理发店老板窃笑着，一副“早已看穿你的谎言”的表情。

“是真的，和我女儿约会。”

“哎呀，这可不得了。”理发店老板突然拿出认真的劲头，“对当父亲的来说，和女儿约会，是一辈子也屈指可数的正式演出啊。”

从理发店走出时，时间正好。平介驱车直奔藻奈美的学校。自从文化节后，他这还是第一次来藻奈美的高中。篝火晚会的场景历历在目。虽然过去了还不到一年，但感觉上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好像已经放学了，陆陆续续有学生从学校正门里走出。平介把车停在路边，注视着女高中生们。终于，藻奈美和两个朋友一起走了出来。平介本打算按响喇叭，没想到藻奈美一下就看到了他。她对朋友们说了些什么，然后就一个人跑了过来。

“车子变漂亮了啊。”她刚坐到副驾驶座上便说。

“是吧？”

“你的发型也很好看。”

“男人的仪表可是很重要的。”

“好啊。这样你看起来就不是爸爸了，而是小爸爸。”

“小爸爸？不错。”他挂上挡，发动汽车。

藻奈美刚上车时还不停说话，突然就沉默了，只盯着窗外。平介也没有说话。天气晴好，车里的空气却凝重了起来。途中，他们在汽车餐厅的汉堡店停下。藻奈美默默地吃着芝士汉堡，喝着可乐。平介边操作方向盘，边嚼着汉堡。

到达山下公园附近后，平介先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提着行李下车。

“喂，这个，有点土。”藻奈美指着收录两用机说道。

“是吗？这可是新产品。”

“机器本身没问题，只是你拿着它来山下公园散步，会很土……”

“那就放在车上吧。”

“没事，你拿它肯定是有用吧？”

“算是吧。”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是晴天，又是星期六，公园里有很多结伴出游的家庭和情侣。平介朝着一排面向大海的长椅走去，只有一把没有人坐。“我记得在离码头更近的地方。”他说。

“什么？”

“我和你妈妈第一次约会时坐的长椅，还要往那边去一点。”

“如果有人坐着也不行啊。”藻奈美坐在了长椅上，平介在她身边坐下。穿校服的女高中生和拿着收录机的中年男人，别人会怎么看他们呢？平介有一点在意。

两个人并肩坐着看海。水面平静，偶尔有船经过。

“妈妈向你提什么要求了吗？”平介依旧面朝前方。

“嗯。”她回答。

“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我在笔记本里看到的。”

“写的是星期六？”

藻奈美点了点头，平介的余光扫到了。

“星期六让爸爸带你去山下公园，然后……在那里……”

“在那里……什么？”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想说。

“好吧。”平介叹道。

“爸爸，”藻奈美说，“我回来，好吗？”

平介看向她，她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表情。

“当然好了。”他说道，“你妈妈也会很高兴。”

藻奈美松了一口气似的点点头，然后突然半闭起眼睛，头也开始摇晃起来，接下来顺势倚在长椅靠背上，像个人偶似的睡着了。

平介拿起收录两用机，打开电源键，CD已经装好了，是松任谷由实的曲子。他按下了播放键。几乎在曲子播放的同时，她睁开了眼睛。平介没有马上跟她说话，而是像刚才和藻奈美在一起时一样看着大海的方向。她也看向同样的地方。

“你居然买了由实的CD啊。”她说道，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付款的时候我的脸都快着火了。”

“但是你真的很用心，为我买了这个。”

“因为直子喜欢啊。”

他们继续沉默着看海。海面波光粼粼，如果一直盯着，眼睛里面就会如针扎似的阵阵作痛。

“谢谢你，最后一天带我来这里。”直子说。

平介转向她。“真的是……最后了吗？”

她没有躲开他的视线，点了点头。“什么事情都会有结束的一天。其实我的生命本应该在事故发生那天就结束，只是被延长到了今天。”她小声地继续说，“我能活着，都是因为你。”

“不能再多陪我一段时间吗？”

“不能了。”她微微一笑，“我无法给你解释，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所

以我知道。真的，到这里，直子就要结束了。”

“直子……”平介握着她的右手。

“平介，”她叫他，“谢谢你，再见了，别忘记我。”

直子———他还想再喊她一声，却发不出声音来。

她的眼和唇上还挂着微笑，接着她安详地闭上了眼，头慢慢地向前倾。

平介握着她的手，低垂下头，可是眼泪并没有掉下来。不能哭，似乎有人在他耳边不断地低语。

过了一会儿，他感觉有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抬起头来，和藻奈美四目相对。

“已经走了吗？”她问。

平介默默地点了点头。

藻奈美的五官扭曲了。她把头埋进平介的胸膛，放声大哭起来。

平介温柔地摩挲着女儿的后背，眺望大海。远处出现了一艘白色的船。

由实正在唱《渐暗的房间》。

❀46❀

“会哭的。咱们打赌，你肯定会哭的。”姐夫富雄自信满满地说道。

“我不会哭。现在谁还会在女儿的婚礼上哭！”平介摆摆手，反驳道。

“一般说这种话的家伙一定会哭。爸爸也是。又不是嫁女儿，而是招女婿，还不是在婚礼上哭得一塌糊涂。是吧，爸爸？”

“有这回事吗？”三郎抓抓脸颊。他已经换上了和服礼服，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富雄也穿好了礼服。只有平介还穿着睡衣，只洗完了脸而已。

咚咚咚咚，楼梯被踏得很响。不久，姐姐容子出现了。她也穿着和服礼服。

“哎呀平介，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这副打扮你要干什么？赶快去换衣服。藻奈美已经出发了。”

“藻奈美要是刚出发，那时间还很充裕嘛。新娘的准备一般都要两个小时左右吧。”

“新娘的父亲也不能闲着啊，要和大家打招呼之类，各种各样的事。”

“没有没有。”富雄摆摆手，“新娘的父亲只要呜呜地哭就行了。”

“我说了我不会哭，真啰唆。”

“会哭的。容子，你觉得平介会不会哭？”富雄问妻子。

“平介吗？”容子看了看平介，噗地笑了出来，“肯定会哭啊。”

“说什么呢？连姐姐你也这么说！”平介皱着眉头。

“快快，别说没用的了。我们先出发了。平介，最迟你也要在三十分钟之内出门啊，还从没听说过婚礼上新娘的爸爸迟到的。知道了吗？爸爸，老公，该走了。”

容子是昨天住进来的，指挥着各种事情，今天更是如大总管一样，带着丈夫和父亲利索地出发了。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平介一个人。他发了会儿呆，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换上昨天起便挂在衣架上的礼服。

自从定下婚礼的日子后，转眼间就到了今天，没有给感伤留下时间。或许就是这样，当失去什么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藻奈美已经二十五岁了，现在在大学医院担任助理，同时还在进行脑医学的研究。因为研究太专心了，平介还担心她会错过适婚年龄，然而这不过是平介杞人忧天罢了。

平介已经很少和藻奈美提起直子。藻奈美对于她那离奇的经历可能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她上大学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双重人格的表现。由于受到事故的打击，我的精神分裂出了另外一个人格，而且那个人格认为自己是我的妈妈。历史上一些附体的案例大体上都能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知道了只有另一个人才知道的那些事，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这都是主观看法，不能完全相信。我从小就和妈妈一起生活，因此做出像妈妈那样的行为举止也不是什么难事。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精神渐渐成熟，原来的人格就会浮现，而另一个人格就会消失。比起灵魂附体这种神话般的解释，这样更能解释得清楚，不是吗？"

平介并未反驳她的观点，只是默默听着。如果藻奈美认为这样解释得通，那么对她自己也有好处。

但平介决不认为那仅仅是双重人格。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他不可能连那是不是真正的直子都判断不出来。说到底，那时候的直子只活在我的心里，平介想。

礼服裤子的腰围有些紧，平介摸着肚子感慨，自己也长胖了啊。

系好领带后，他打开衣柜抽屉，拿出怀表。那是梶川幸广的遗物，他早就决定今天要把它带到婚礼上。然而，上了发条之后，怀表却没有走动的迹象。他把表拿到耳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平介咂了咂嘴，心想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状况。他看了一眼钟表确认时间，然后在脑中计算了一下。好，不行再说，先去看看吧！他拿着坏了的怀表，匆忙出了家门。

婚礼在吉祥寺举办，离荻洼不远。他打算在去婚礼会场之前先去一趟荻洼的松野钟表店，就是之前修理怀表表盖的那家店。

店主松野浩三看到平介，睁大了眼睛。"喂，今天是藻奈美结婚的日子吧？"

"咦，你怎么知道？"

"她的结婚戒指是在我这里做的啊。"

“是吗？”平介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这次的婚礼，平介什么都没有管，藻奈美也没有跟他商量。一切都是藻奈美自己决定的。

平介把怀表拿给浩三，就连这位经验丰富的专业表匠都皱起眉头。“这可有点困难。今天肯定修不好了。”

“唉，果然是这样啊。我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

“你打算拿着它去参加婚礼？”

“是的。实际上这块表的主人的儿子，就是藻奈美的丈夫。”

浩三闻言撇了撇嘴。

“这块表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这算是他的遗物吧。没办法，就请它这么坏着出席吧。”

“也好，婚礼结束了你再拿过来。我给你修好。”

“一言为定。”平介接过怀表。

“这么说来，”浩三说，“两边家长都有遗物出席啊。”

“什么？”平介反问道，“两边，是什么意思？”

浩三有点为难地舔了舔嘴唇。“这件事，藻奈美让我保密来着，不过还是跟你说了吧。因为这件事很令人感动。”

“什么事？说得我好想知道。”

“刚才我不是说藻奈美的戒指在我这里做的吗？结婚戒指。”

“嗯。”

“藻奈美在我们店定做时交给我一个东西。”

“什么？”

“戒指啊。和你戴的是一对的那枚。”

平介的目光移到自己的戒指上。无名指上还戴着和直子的结婚戒指，而且也是在这家店做的。“你是说，直子的戒指？”

“嗯，藻奈美把它拿了过来，新娘的戒指就以它为材料，因为是母亲的遗物。”

“那枚戒指……”平介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接着心跳越来越快，全身发热。他心想，怎么可能！

“我按她说的做了。我很感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让告诉你。藻奈美也没告诉我原因，只是要我绝对不能对你说，甚至还说，如果我对你说了，她就会恨我。不过，这没关系吧？你没有因此心情不好吧？”

平介不记得是怎么回答浩三的了，回过神时，他已经走出了钟表店。

怎么可能，怎么会——他自言自语地走着。那枚戒指应该在泰迪熊里面，是直子放进去的。为什么藻奈美把它拿出来了？不，应该说，为什么藻奈美知道它在那里？藻奈美应该不知道，那是直子和我之间的秘密。

难道是直子通过日记告诉藻奈美的吗？就算是那样，那她为什么要改做戒指，又为什么要瞒着我？

平介拦下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了举办婚礼的酒店名字。他摸着自己的戒指，心里越来越热。

直子——你消失了吗？还是只是装作消失了的样子？

平介回想起藻奈美第一次出现的情景。那之前，平介下定决心把直子当作藻奈美来对待，他决定要做一个父亲。他叫她藻奈美，而不是直子，就是出于这个理由。

直子是怎么想的呢？她是不是因为感受到了丈夫的决心，自己也做了一个决定？装作藻奈美的精神苏醒，然后慢慢变成藻奈美。但是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于是她选了一个方法，就是让直子一点一点消失。

九年——她这九年一直都在演戏。她打算一直演到生命结束？

他又想起了山下公园，那天不是直子消失的日子，而是她完全摒弃直子这个身份的日子。作为藻奈美苏醒以后，她放声大哭，是因为抛弃自己而悲伤吗？

直子，你还活着吗？

平介抵达了酒店，甩下车费，下车冲进酒店，看到服务员后，语速飞快地询问婚礼会场的位置。年长的服务员刻意慢条斯理地回答。他乘上电梯，在婚礼会场所在的楼层停下，看见了三郎和容子。

“你终于来了，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容子说。

“藻奈美呢？”平介喘着粗气问她。

“我带你去。”容子带他走到新娘化妆室门前，敲了敲门，开门向内张望，然后对平介说：“可以进去了。”她像是体会到平介的心情，又返回大家所在的地方。

平介做了个深呼吸，推开了门。身穿婚纱的藻奈美顿时映入眼帘，那是一面大镜子反射的人影。她透过镜子看到平介，缓缓地回过头来。空气里弥漫着馥郁的花香。

“这……简直……多么……”他想起约三十年前的光景。那时候的直子也穿着十分合体的婚纱。

服装师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平介和藻奈美两个人。他们四目相对。

直子——

在这一瞬间，平介恍然大悟。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问她也没有意义，她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就是直子。只要她不承认，她就是藻奈美。对平介来说，她就只是他的女儿。

“爸爸，”她说，“很久以来，真的是很久以来，多亏您的照顾……”她已经泣不成声。

嗯，平介点点头，也是在默认那个永远的秘密。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平介说了声“进来”，根岸文也的脸出现在面前。他注视着新娘，两眼放出光彩。

“哇，真漂亮啊！除了漂亮没有别的词能形容。”然后他看向平介，“是吧，爸爸？”

“我三十年前就知道了！”平介说道，“文也，你跟我来一下。”

“是。什么事啊？”

平介把文也带到另一间休息室里，还好没有别人。平介盯着这个马上要和藻奈美结婚的男人，他看起来有些紧张。

“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平介说。

“什么事？您说。”“不是很难的事。嗯，不是经常有人这么说嘛，就是新娘的爸爸最想对新郎做的那件事，你能让我做一次吗？”

“是什么？”

“就是这个！”平介在文也面前伸出拳头，“吃我一拳。”

“什么？”文也身子后仰，“现在？在这里？”

“不行吗？”

“不是不是，啊，这可怎么办？待会儿还要拍照啊。”文也挠了挠头，可最后还是用力点了下头。“知道了。您把那么漂亮的女儿给我当新娘，所以这点痛我忍着。来吧，给我一拳。”

“不，是两拳。”

“两拳？”

“一拳是因为你夺走了我的女儿，另一拳……是因为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你别问了，闭上眼睛！”

平介攥起了拳头。但就在拳头挥出之前，他的眼里已满是泪水。他跌坐在地，两手捂住脸，撕心裂肺地号哭起来。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白夜行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刘姿君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978-7-5442-9116-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出了近铁布施站之后，沿着铁路往西走。已经十月了，天气仍然闷热难当，地面却是干的。每当卡车疾驰而过，扬起的尘土极可能会飞进眼睛，让人又皱眉又揉眼睛。

笹垣润三的脚步说不上轻快。他今天本不必出勤。很久没休假了，还以为今天可以悠游地看点书。为了今天，他特地留着松本清张的新书没看。

公园出现在右边，大小足以容纳两场三垒棒球开打，丛林越野游戏、秋千、滑梯等公园常见的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这座公园是附近最大的一座，正式名称叫真澄公园。

公园后面有一栋兴建中的七层建筑，乍看之下平淡无奇，但笹垣知道里面几乎空无一物。在调到大阪府警本部之前，他就待在管辖这一带的西布施分局。

看热闹的人动作很快，已经聚集在大楼前，停在那里的好几辆警车几乎被看客团团围住。

笹垣没有直接走向大楼，而是在公园前右转。转角数来第五家店挂着“烤乌贼饼”的招牌，是一家店面宽度不到两米的小店。烤乌贼饼的台子面向马路，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正在看报。店内看来是卖零食的，但没见到小孩子的身影。

“老板娘，给我烤一片。”笹垣出声招呼。

中年妇人急忙合起报纸。“好，来了来了。”

妇人站起身，把报纸放在椅子上。笹垣衔了根和平牌香烟，擦火柴点着，瞄了一下那份报纸，看到“厚生省公布市场海鲜汞含量检查结果”的标题，旁边以小字写着“大量食用鱼类亦不致达到该含量”。

三月时，法院对熊本水俣病[1]作出判决，与新潟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痛痛病[2]合称四大公害的诉讼，就此全数结案。结果，每一桩诉讼均是原告胜诉，这使得民众莫不对公害戒慎恐惧。尤其是日常食用的鱼类遭汞或PCB（多氯联苯）污染疑虑未消，使大众人心惶惶。

乌贼不会有问题吧？笹垣看着报纸想。

烤乌贼饼的两片铁板由铰链连在一起，夹住裹了面粉和蛋汁的乌贼，再利用铁板加热。烧烤乌贼的味道激起了食欲。

充分加热后，老板娘打开铁板，又圆又扁的脆饼黏在其中一片铁板上。她涂上薄薄的酱汁，对折，再以咖啡色纸包起来，说声“好了”，把饼递给笹垣。

笹垣看了看写着“烤乌贼饼四十元”的牌子，付了钱。老板娘亲切地说：“多谢。”然后拿起报纸，坐回椅子。

笹垣正要离开，一个中年女子在店门口停下脚步，向老板娘打招呼。她手上提着购物篮，看样子是附近的家庭主妇。“那边好像很热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呀？”她指着大楼问。

“好像是，刚才来了好多警车，不知是不是小孩受伤了。”老板娘说。

“小孩？”笹垣回头问，“大楼里怎么会有小孩？”

“那栋大楼已经成了小孩的游乐场。我早就担心迟早会有人玩到受伤，结果真的出事了，不是吗？”

“哦，在那样的大楼里，能玩些什么？”

“谁知道他们的把戏！反正我早就觉得该把那里整顿一下，太危险了。”

笹垣吃完烤乌贼饼，走向大楼。在他身后的老板娘眼里，想必会认为他是个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中年人。

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大楼前拉起警戒线阻挡看热闹的人。笹垣钻过警戒线，一个警察用威吓的眼神看他，他指了指胸口，表明警察手册在这里。那个警察明白了他的手势，向他行注目礼。

大楼有个类似玄关的地方，原本的设计也许是装设玻璃大门，但目前只用美耐板和角材挡住。美耐板有一部分被掀开了，以便进入。

向看守的警察打过招呼后，笹垣走进大楼。不出所料，里面十分幽暗，空气里飘荡着霉味与灰尘混杂的气味。他站住不动，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不知从何处传来了谈话声。过了一会儿，逐渐可以辨识四周景

象了，笹垣这才明白自己站在原本应该是等候电梯的穿堂，因为右边有两道并排的电梯门，门前堆着建材和电机零件。

正面是墙，不过开了一个四方形洞口出入，洞的另一边暗不见物，也许是原本建筑规划中的停车场。左边有个房间，安装了粗糙的胶合板门，感觉像是临时充数的，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禁止进入”，大概是建筑工人所为。

门开了，走出两个男人，是同组的刑警。他们看到笹垣便停下脚步。

“哦，辛苦了。难得的休假，你真倒霉呀。”其中一个对笹垣说，他比笹垣大两岁。另一个年轻刑警调到搜查一科还不到一年。

“我一大早就有预感，觉得不太妙，这种第六感何必这么准呢？”说完，笹垣又压低声音道，“老大心情怎么样？”

对方皱起眉头，摇摇手。年轻刑警在一旁苦笑。

“这样啊。也难怪，他才说想轻松一下，就出了这种事。现在里面在做什么？”

“松野教授刚到。”

“哦。”

“那我们去外头转转。”

“好，辛苦了。”

看来他们是奉命出去问话。笹垣目送他们离开，然后戴上手套，缓缓打开门。房间约有十五叠。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室内不像穿堂那么暗。

调查人员聚在窗户对面的墙边。有几张陌生面孔，多半是管区西布施分局的人，其他都是看腻了的老相识，其中与笹垣交情最深的那个率先看向这边。他是组长中冢，头发剃成五分平头，戴着金边眼镜，镜片上半部呈淡紫色，眉心那道皱纹就算笑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中冢没有说“辛苦了”或“怎么这么晚”，只微微动了动下巴，示意他过去。笹垣走了过去。

房间内没有像样的家具，靠墙摆着一把黑色人造革长椅，挤一挤大概可以坐三个成人。

尸体就躺在上面，是名男子。

近畿医科大学的松野秀臣教授正在检视尸体，他担任大阪府法医已超过二十年了。

笹垣伸长脖子，看了看尸体。

死者年约四十五到五十出头，身高不到一百七十厘米。以身高而言体形稍胖，穿咖啡色上衣，没有系领带，衣物像均为高级货。胸口有直径十厘米大小的深红色血迹。此外还有几处伤痕，但没有严重的出血现象。

就笹垣所见，并没有打斗的迹象。死者衣着整齐，没有分线、全部向后梳拢的头发也几乎没有紊乱变形。

个头矮小的松野教授站起身来，面向调查人员。

“是他杀，错不了。”教授肯定地说，“有五处刺伤。胸部两处，肩部三处。致命伤应该是左胸下方的刺伤，在胸骨往左几厘米的地方。凶器应该是穿过肋骨的间隙，直达心脏。”

“当场死亡？”中冢问。

“大概一分钟之内就死了，我想是冠状动脉出血压迫心脏，引起心包膜填塞。”

“凶手身上溅到血了吗？”

“不，我想应该没有多少。”

“凶器呢？”

教授翘起下唇，略加思考之后才开口：“是细而锐利的刀刃，可能比水果刀更窄一点。反正不是菜刀或开山刀之类。”

“推定死亡时间呢？”这个问题是笹垣提出的。

“死后僵直已经遍及全身，而且尸斑不再位移，角膜也相当混浊，可能已经过了十七个小时到快一整天，就看解剖可以精确到什么程度。”

笹垣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两点四十分，单纯地倒推时间，死者便是昨天下午三点左右到晚上十点之间遇害的。

“那马上送去解剖吧。”

中冢提出的这个意见，松野教授也赞成：“这样比较好。”

这时，年轻刑警古贺进来了。“死者的妻子到了。”

“总算来了。那就先让她认人，带她进来。”

听到中冢的指示，古贺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笹垣小声地问身边的后进刑警：“已经知道死者的身份了？”

对方轻轻点头。“死者身上有驾照和名片，是这附近当铺的老板。”

“当铺？被拿走什么东西？”

“不知道，但是没有找到钱包。”

有声音响起，古贺再次进来，朝后面说着“这边请”。刑警们离开尸体两三步。

古贺背后出现了一名女子。首先映入笹垣眼帘的是鲜艳的橘色，原来这名女子穿着橘黑相间的格子连衣裙，足蹬一双近十厘米高的高跟鞋。另外，长发造型完美，简直像刚从美容院出来一般，用浓妆刻意强调的大眼睛望向墙边的长椅。她将双手举到嘴边，发出了沙哑的声音。就这样，身体的动作静止了几秒。刑警们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多言无益，都默默注视着现场。

终于，她开始慢慢靠近尸体，在长椅前停下脚步，俯视躺在上面的男子的面孔。连笹垣都看得出她的下颚微微颤抖。

“是你先生吗？”中冢问。

她没有回答，双手覆住脸颊，缓缓移动，遮盖住面容，双膝像支撑不住似的一弯，蹲在地上。好像在演戏呀，笹垣心想。

哀泣的声音从她手后传了出来。

被害人桐原洋介是“桐原当铺”的老板，店铺兼自宅距现场约一公里。

经死者的妻子弥生子确认身份后，尸体便被迅速移出现场。笹垣帮鉴定科的人把尸体移上担架。这时，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被害人是吃饱后遇害的？”他喃喃道。

“什么？”在他身边的古贺反问。

“这个啊。”笹垣指向被害人系的皮带，“你看，皮带系的孔比平常松了两扣。”

“啊，果然。”

桐原洋介系的是咖啡色的华伦天奴皮带。皮带上留下的扣环痕迹和已经拉长变形的孔，显示他平常用的是自尾端数起第五个孔。然而，尸体上所扣的却是尾端数来第三个。

笹垣交代身旁一个年轻的鉴定人员对这个部分拍照。

尸体运走后，参与现场勘验的调查人员陆续离开，以进行侦讯工作。留下来的人除了鉴定人员外，只剩笹垣与中冢。

中冢站在房间中央，再次环顾室内。他左手叉腰，右手抚着脸颊，这是他站着思考时的习惯。

“笹垣，”中冢说，“你觉得呢？是什么样的凶手？”

“完全看不出来。”笹垣的视线也扫了一圈，“现在顶多知道是被害人认识的人。”

衣着、头发整齐，没有打斗迹象，正面遇刺，这几点便是证据。

中冢点点头，表情表示同意。“问题是被害人与凶手在这里做什么。”

笹垣再次一一检视房内所有物品。大楼在施工时，这个房间似乎被当作临时办公室。尸体横躺的那把黑色长椅也是那时留下来的。此外，还有一张铁质办公桌、两把铁椅和一张折叠式会议桌，全都靠墙放置。每件东西都生了锈，上面积了一层灰尘，活像撒了粉似的。工程早在两年半前便中止了。

笹垣的视线停留在黑色长椅旁墙上的某一点。通风管的四方形洞穴就在天花板下方，本应覆着金属网，现在上面当然空空如也。

如果没有通风管，或许尸体会更晚才被发现，因为发现尸体的人正是从通风管来到房内的。

据西布施分局调查，发现尸体的是附近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今天是星期六，学校的课只上到中午。下午，六个男孩在这栋大楼里玩。他们玩的并不是躲避球或捉迷藏，而是把大楼里四通八达的通风管当作迷宫。对男孩而言，在复杂蜿蜒的通风管里爬行或许的确是一种能够激发冒险精神的游戏。

虽然不清楚他们的游戏规则，但其中一人似乎在半途走上另一条路。男孩与同伴走失，焦急地在通风管里四处爬行，最后来到这个房间。据说，男孩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躺在长椅上的男人已经死了，还怕自己爬出通风管跳下时会吵醒他。然而，男子却一动也不动。男孩感到纳闷，便蹑手蹑脚地接近男子，才赫然发现他胸口的血迹。男孩将近一点时回到家，把情况告诉家人。但是，他母亲花了二十分钟左右才把儿子的话当真。根据记录，向西布施分局报案的时间是下午一点三十三分。

“当铺啊……”中冢冒出这句，“当铺的老板，有什么事得和人约在这种地方碰面呢？”

“大概是不希望被别人看到，或是被看到了不太妥当的人吧。”

“就算是这样，也不必特地选这种地方啊，可以避人耳目私下密谈的地点多的是。如果真的怕被看见，应该会尽量离家远一点，不是吗？”

“的确。”笹垣点头，摸了摸下巴，手心里有胡茬的触感。今天赶着出门，连剃须的时间都没有。

“对了，他老婆的打扮真夸张。”中冢提起另一个话题，说起了桐原洋介的妻子弥生子，“差不多三十出头吧，被害人的年龄是五十二岁，感觉差太多了。”

“她应该做过那一行。”笹垣小声回应。

“嗯……”中冢缩了缩双下巴，“女人真是可怕！现场离家根本没有几步路，却还化了妆才来。不过，她看到丈夫尸体时哭的那个样子真是有意思。”

“哭法和化妆一样，太夸张了，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中冢坏笑了一下，立刻恢复正经，“应该差不多问完他老婆了，笹垣，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送她回家吗？”

“好。”笹垣低头行礼，转身走向门口。

来到大楼外，看热闹的人少多了。但开始出现记者的身影，电视台的人好像也来了。

笹垣望向停在大楼前的警车，桐原弥生子就在从面前数第二辆警车的后座。她身旁坐着刑警小林，前座是古贺。笹垣走过去敲了敲后座的玻璃窗，小林打开车门出来。

“情况怎样？”笹垣问。

“大致问过了，刚问完。不过说实在的，情绪还是有点不太稳定。”小林以手掩口说。

“她确认过随身物品了吗？”

“确认过了。果然，钱包不见了，还有打火机。”

“打火机？”

“听说是高级货登喜路。”

“哦。那，她先生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

“她说昨天两三点出的门，去哪里不知道。到今天早上还没回来，她很担心。本想再不回来就要报警，结果就接到发现尸体的通知。”

“她先生是被人叫出去的吗？”

“她说不知道，她不记得先生出门前有没有接到电话。”

“她先生出门时的样子呢？”

“说是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笹垣用食指挠挠脸颊，问到的话里完全没有线索。

“照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谁可能行凶了。”

“是啊。”小林皱着眉点头。

“她知道这栋大楼吗？有没有什么线索，问过了吗？”

“问过了。她以前就知道这栋大楼，但这是什么样的建筑，她完全不知道，今天才第一次踏进去，也从来没听她先生提过这栋大楼。”

笹垣不由得苦笑。“从头到尾都是否定句啊。”

“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笹垣拍了拍后进的胸口，“我来送她，让古贺开车，可以吗？”

“好的，请。”

笹垣坐上车，吩咐古贺驶向桐原家。

“稍微绕一下再去，媒体那些人还没察觉被害人的家就在附近。”

“好的。”古贺回答。

笹垣转身朝向一旁的弥生子，正式自我介绍。弥生子只是微微点

头，看来并不想费力去记警察的姓名。

“府上现在有人在吗？”

“有，有人在看店，我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她头也不抬地回答。

“你有儿子啊，几岁了？”

“读小学五年级。”

这么说就是十至十一岁了。笹垣在心里计算，再次看了看弥生子。虽然她以化妆来掩饰，但是皮肤状况不太好，细纹也颇明显，就算有这么大的孩子也不足为奇。

“听说你先生昨天什么都没交代就出门了，这种情况常有吗？”

“有时候，都是直接去喝酒。昨天我也以为是那样，没怎么放在心上。”

“会到天亮才回家？”

“很少。”

“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打电话回家吗？”

“他很少打。我要他晚归的时候打电话，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他总是嘴上答应，也不打，我也习惯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会被杀……”弥生子伸手捂住嘴巴。

笹垣一行人坐的车随处绕了一阵后，停在标示了“大江三丁目”的电线杆旁。独栋住宅沿着狭窄的道路两旁林立。

“在那边。”古贺隔着挡风玻璃指着前方。约二十米远处，出现了桐原当铺的招牌。媒体似乎还没有掌握被害人的身份，店门口不见人影。

“我送桐原太太回家，你先回去吧。”笹垣吩咐古贺。

当铺的铁门拉下了一半，高度大约在笹垣面部。笹垣跟在弥生子身后钻进门去。铁门之后是商品陈列柜和入口。入口大门装了毛玻璃，用金色的书法字体写着店名。

弥生子打开门进去，笹垣跟在后面。

“啊，回来了。”待在柜台的男子出声招呼。此人约四十岁，身形细瘦，下巴很尖，乌黑的头发梳成毫厘不差的三七分。

弥生子叹了口气，在一把应该是待客用的椅子上坐下来。

“怎么样？”男子问，视线在她和笹垣之间来回移动。

弥生子把手放在脸上，说：“是他。”

“怎么会……”男子一脸沉郁，眉心出现一道深色的线条，“果然是被……被杀的吗？”

她轻轻点头：“嗯。”

“岂有此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男子遮住嘴，视线下垂，像是在整理思绪，不断眨眼。

“我是大阪府警笹垣。这件事真的很令人遗憾。”笹垣出示警察手册，自我介绍，“你是这里的……”

“我姓松浦，在这里工作。”男子打开抽屉，取出名片。

笹垣点头致意，接过名片。这时，他看到男子右手小指戴着一枚白金戒指。一个大男人，这么爱漂亮啊，笹垣想。

男子叫松浦勇，头衔是“桐原当铺店长”。

“你在这里待很久了吗？”笹垣问。

“嗯，已经是第五年了。”

笹垣想，五年不算长。以前在哪里工作？是在什么因缘之下来这里工作的？笹垣很想问这些问题，但决定先忍下来，因为还会再来这里好几次。

“听说桐原先生是昨天白天出门的。”

“是的，我记得应该是两点半左右。”

“他没有提起要去办什么事？”

“没有。我们老板有些独断，很少跟我讨论工作的事。”

“他出门时，有没有跟平常不同的地方？例如服装的感觉不太一样，或者带着没见过的东西之类的。”

“这个嘛，我没有注意。”松浦歪着头，左手搔了搔后脑勺，“不过，好像很在意时间。”

“哦，在意时间。”

“他好像看了好几次手表。不过，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笹垣若无其事地环视店内。松浦背后有一扇紧闭的和式拉门，后面多半是和室客厅，柜台左边有个脱鞋处，从那边上去是住房。上去之后左边有一道门，若说那是置物间，位置很奇特。

“昨天店里营业到几点？”

“这个，”松浦看着墙上的圆形时钟，“平常六点打烊，不过，昨天拖拖拉拉的，一直开到快七点。”

“看店的只有松浦先生一人吗？”

“是的，老板不在的时候大多是这样。”

“打烊之后呢？”

“我就回家了。”

“府上在哪里？”

“寺田町。”

“寺田町？开车上班吗？”

“不是，我搭电车。”

如果搭电车，包括换车时间，到寺田町差不多要三十分钟。如果七点多离开，最晚八点也应该到家了。

“松浦先生，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没有。我六年前离婚，现在一个人住公寓。”

“这么说，昨晚你回去之后，也都是一个人了？”

“是啊。”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不在场证明了，笹垣在内心确认。不过，他不动声色。

“桐原太太，你平常都不出来看店吗？”笹垣问坐在椅子上、手按额头的弥生子。

“因为店里的事我都不懂。”她以虚弱的声音回答。

“昨天你出门了吗？”

“没有，我一整天都在家。”

“一步都没有出门？也没有去买东西？”

“嗯。”她点头，然后一脸疲惫地站起来，“不好意思，我可以去休息了吗？我累得连坐着都不舒服。”

“当然，不好意思。你请休息吧。”

弥生子脚步踉跄地脱了鞋，伸手扶着左侧拉门的把手打开门，里面是楼梯。原来如此，笹垣这才明白那扇门的用处。

她上楼的脚步声从关上的门扉后传来。当声音消失后，笹垣来到松浦跟前：“桐原先生没回家的事，你是今天早上听说的？”

“是的。我和老板娘都觉得很奇怪，也很担心。结果就接到警察的电话……”

“想必很吃惊。”

“当然啊！”松浦说，“怎么会呢？我还是不敢相信，老板竟然会遭人杀害……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那么，你完全没有头绪？”

“哪来的头绪呢？”

“可是，你们是做这一行的，上门的客人也有千百种吧。有没有客人为了钱和老板发生争执？”

“当然，我们是有些特别的客人。明明是借钱给人反而被怨恨，这种事也不是没有。但是，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要杀老板……”松浦回视笹垣的脸，摇摇头，“我实在很难想象。”

“也难怪，你们是做生意的，不能说客人的不是。不过，这样我们就无从调查了。如果能借看最近的客户名册，对我们会很有帮助。”

“名册啊……”松浦为难地皱眉。

“一定有吧，不然就不知道钱借给了谁，也没办法管理典当品了。”

“当然，名册是有的。”

“不好意思，跟你借一下。”笹垣伸出摊平的手掌，“我把正本带回去，复印之后马上奉还。当然，我们会非常小心，不让其他人看到。”

“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那好，我在这里等，可以麻烦你去征求老板娘同意吗？”

“唔。”松浦皱着眉想了一会儿，最后点了头，“好吧。既然这样，东西可以借给你们，但是，请千万好好保管。”

“谢谢，不用先征求老板娘同意吗？”

“应该可以出借，回头我再告诉她。仔细一想，老板已经不在了。”

松浦坐在椅子上转了九十度，打开身边的文件柜，里面排列着好几份厚厚的文件夹。正当笹垣往前探看时，眼角扫到楼梯的门无声地开了，他往那边看去，心头一震。

门后站着一个男孩，十岁左右，穿着长袖运动衫、牛仔裤，身材细瘦。

笹垣心头一震，并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男孩下楼的声音，而是在眼神交会的一刹那，为男孩眼里蕴含的阴沉黑暗所冲击。

“你是桐原先生的儿子？”笹垣问。

男孩没有回答。

松浦回头说：“哦，是的。”

男孩一言不发，开始穿运动鞋，脸上毫无表情。

“小亮，你要去哪儿？今天最好还是待在家里。”

男孩对松浦的询问不加理会便出门了。

“真可怜，他一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笹垣说。

“也许吧。不过，那孩子有点特别。”

“怎么说？”

“这个，我也说不好。”松浦从文件柜里取出一本文件夹，放在笹垣面前，“这是最近的客户名册。”

“那我就不客气了。”笹垣收下，开始翻阅里面一大排男男女女的名字。他眼里看着资料，心里回想起男孩阴郁的眼神。

尸体被发现的翌日下午，解剖报告便送到设于西布施分局的搜查本部。报告结果证实，被害人的死因和推定死亡时间与松野教授的看法大同小异。只是，看了胃部化验的相关记录，笹垣不禁纳闷。记录上写的是“未消化的荞麦面、葱、鲱鱼，食用后2～2.5小时”。

“如果化验没错，那皮带的事该怎么解释？”笹垣低头看着双臂抱胸而坐的中冢。

“皮带？”

“皮带孔放松了两扣，一般吃过饭后才会这么做，既然过了两个小时，应该会扣回来。”

“大概是忘了，常有的事啊。”

“可是，我检查过被害人的裤子，和他的体格比起来，裤腰的尺寸相当大。要是皮带松了两扣，裤子自会往下掉，不好走路才对。”

“唔。”中冢含糊地点了点头。他皱着眉头，盯着摆在会议桌上的解剖报告。“如果是这样，笹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松开皮带扣？”

笹垣看看四周，把脸凑到中冢身边：“我看，是被害人到了现场后，做了需要解开长裤皮带的事。然后系回来的时候放了两扣。不过，系回来的是本人还是凶手就不知道了。”

“什么事需要松开皮带？”中冢抬眼看笹垣。

“这还用问吗？松开皮带，就是要脱裤子嘛。”笹垣笑得很贼。

中冢靠在椅子上，铁椅发出嘎吱声。“好好的成年人，会特地到那种满是灰尘的肮脏地方幽会吗？”

“这个，的确有些不自然。”

听到笹垣支支吾吾的回答，中冢像赶苍蝇似的挥挥手。“听起来挺有意思，不过在运用直觉之前，要先搜集资料才对。去查出被害人的行踪，首先是荞麦面店。”

既然负责人都这么说了，笹垣也不能唱反调，说声“知道了”，行过礼便离开了。

没多久便找到了桐原洋介用餐的荞麦面店。弥生子说他经常光顾布施车站商店街那家“嵯峨野屋”，调查人员立刻前去询问，证实星期五下午四点左右，桐原的确去过。

桐原在嵯峨野屋吃了荞麦面。照消化状态倒推，推定死亡时间为星期五下午六点到七点之间。调查不在场证明时，将时间再拉长，以下午五点到八点为重点。

然而，照松浦勇和弥生子的说法，桐原是两点半时离家。他去嵯峨野屋之前的一个多小时，又去了哪里呢？由他家到嵯峨野屋，走得再慢，用时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这一点在星期一便得到了答案。一个打到西布施分局的电话揭开了谜底。来电的是三协银行布施分行的女职员，她在电话中表示，上星期五营业时间结束前，桐原洋介到过银行。

笹垣和古贺立刻赶到位于近铁布施站南口对面的那家分行。

来电的是负责银行柜台业务的女职员，一张讨人喜欢的圆脸，配上一头短发，非常好看。笹垣他们和她面对面在用屏风隔开的会客处坐下。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名字，我心里就一直在想，会不会就是那位桐原先生？所以今天早上再度确认姓名，跟上司商量以后，我就鼓起勇气打了电话。”她背脊挺得笔直。

“桐原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笹垣问。

“快三点的时候。”

“来办什么事？”

听到这个问题，女职员略显迟疑，可能是难以判断客户的机密可以透露到什么程度。但是，最后她还是开口了：“他提前取出了定期存款。”

“金额有多少？”

她再度犹豫，舔了舔嘴唇，瞄一眼在远处的上司后，小声说：“一百万元整。”

“哦……”笹垣翘起嘴唇。这是一笔不像会随身携带的大数目。“桐原先生没有提到要把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吗？”

“没有，他完全没有提过。”

“那桐原先生把一百万元装在哪里？”

“我不清楚……印象中，好像是放在我们银行提供的袋子里。”她有点困惑地偏着头。

“以前，桐原先生曾经像这样突然将定期存款解约，领走几百万吗？”

“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不过，我自去年底起才经手桐原先生的定期存款业务。”

“桐原先生取款时看起来如何？是觉得可惜，还是很开心？”

“不清楚。”她又偏着头说，“不像是觉得可惜的样子。不过他说，过不久他会再存一笔金额差不多的款项。”

“不久……哦。”

向搜查本部报告这些情况后，笹垣和古贺赶往桐原当铺，想就桐原洋介提款一事询问弥生子与松浦。然而，来到桐原家附近，两人便停下了脚步。当铺前聚集了穿着丧服的人。

“对了，今天办葬礼。”

“一时忘了。现在看到才想起，早上听说过。”

笹垣和古贺一起在稍远的地方察看葬礼的情况，看样子正好赶上出殡，灵车行驶到桐原家门前。

店门敞开着，桐原弥生子第一个走出门外。她看起来脸色比上次差，身形也瘦了许多，但另一方面却令人感觉多了几分妖冶，或许是来自丧服不可思议的魅力。她显然穿惯了和服，就连走路的方式也仿佛经过精心设计，好让自己看来楚楚动人。如果她想扮演一个年轻貌美、哀恸欲绝的未亡人，那么她的确将角色诠释得非常完美——笹垣略带讽刺地想。警方查出她曾经在北新地做陪酒女招待。

桐原洋介的儿子抱着加了框的遗像，跟在她身后出来。“亮司”这个名字已经输入笹垣脑海，尽管他们还没有交谈过。

桐原亮司（Kirihara Ryouji）今天仍面无表情。阴郁深沉的眼眸没有浮现任何感情波纹。他那双有如义眼般的眼睛看向走在前方的母亲脚边。

到了晚上，笹垣与古贺再度前往桐原当铺。和上次来时一样，铁门半开着，但内侧的门却上了锁。门旁就有呼叫铃，笹垣按了铃，听到里面传来蜂鸣器的声音。

“是不是出门了？”古贺问。

“要是出门，铁门应该会拉下吧。”

不久，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打开二十厘米左右，门缝中露出松浦的脸。

“啊，刑警先生。”松浦的表情略显惊讶。

“有点事想请教，现在方便吗？”

“呃……我看看。我去问问老板娘，请稍等。”松浦说完，关上了门。

筐垣和古贺对视一眼，古贺偏着头。

门再度打开。“老板娘说可以，请进。”

筐垣说声“打扰了”，走进店里。屋里弥漫着线香的味道。

“葬礼顺利结束了？”筐垣问，他记得松浦是抬棺人。

“嗯，还好，虽然有点累。”松浦说着抚平头发。他身上穿着参加葬礼时的衣服，却没有系领带，衬衫的第一、第二颗纽扣松开着。

柜台后的格子门开了，弥生子走出来。她已经换下丧服，穿着一件深蓝色连衣裙，盘起的头发也放了下来。

“很抱歉，你这么累还前来打扰。”筐垣点头施礼。

“哪里。”她微微摇头，“查出什么了吗？”

“我们正在搜集信息，发现了一个疑点，所以前来请教。”筐垣指着格子门，“在此之前，可以让我上炷香吗？我想先向往生者致意。”

一瞬间，弥生子脸上出现了慌张的表情。她先把目光转向松浦，再回到筐垣身上。“好的，那个，没有关系。”

“不好意思。那我就打扰了。”

筐垣在柜台旁的脱鞋处脱了鞋，正要跨过门槛，突然看到旁边藏住楼梯的门，门把手旁边挂着铁锁。看来，从楼梯那一面无法开门。

“冒昧一问，这个锁是做什么的？”

“哦，那个啊，”弥生子回答，“是为了防小偷半夜从二楼进来。”

“从二楼进来？”

“这附近住家密集，小偷从二楼潜入的可能性很高，附近的钟表行就

是这样被偷的。所以我先生装了这道锁，万一真的被盗，小偷也下不来。”

“要是小偷来到下面，会损失惨重吗？”

“因为保险箱在下面，”松浦在后头回答，“客人寄放的东西也全放在一楼保管。”

“这么说，晚上楼上都没有人？”

“是的，我叫儿子也睡一楼。”

“原来如此。”笹垣摩挲着下巴点头，“我明白为什么要上锁了，可是为什么现在也上锁呢？白天也会锁吗？”

“唔，那个啊，”弥生子来到笹垣身边，打开锁，“因为锁惯了，顺手锁上而已。”

“哦。”笹垣想，也就是说上面没有人。

拉开格子门，里面是一间六叠大的和室。后面似乎还有房间，但也用格子门隔了起来，看不见。笹垣猜那里应该是夫妇俩的居室。照弥生子的说法，亮司也和他们一起睡，那么夫妇性事怎么处理呢？他不禁感到好奇。

灵位设在西面墙边，旁边一个小小的相框里框着桐原洋介身着西装微笑的照片，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些。笹垣上了香，合掌闭目默祷了大约十秒。

弥生子泡了茶端过来。笹垣以跪坐的姿势行礼，伸手取过茶杯，古贺也照做了。

笹垣问弥生子有没有想起什么与命案有关的线索。她立刻摇头，坐在椅子上的松浦也没有开口。

笹垣沉着地说出桐原洋介从银行提出一百万元的事。对此，弥生子和松浦都显得相当吃惊。

“一百万！这件事我从未听我先生提过。”

“我也一样，”松浦也说，“老板虽然独断独行，但如果是为了店里动用这么大的金额，应该会告诉我一声。”

“桐原先生有没有从事很花钱的娱乐？例如赌博。”

“他从来不赌，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嗜好。”

“老板是那种把做生意当作唯一嗜好的人。”松浦从旁插嘴。

“唔，”笹垣稍微迟疑了一下才问，“那方面呢？”

“哪方面？”弥生子皱起眉头。

“就是那个——异性关系。”

“哦。”她点点头，看来并没有受到刺激的样子，“我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她说得很笃定。

“你对你先生很放心啊。”

“这算是放心吗……”弥生子句尾说得很含糊，就这么低下头。

又问了几个问题，笹垣他们便起身告辞。实在说不上有所收获。

穿鞋时，脱鞋处有双脏运动鞋映入眼帘，应该是亮司的。原来他在二楼。

看着挂着锁的门，笹垣想，不知男孩在上面做什么。

随着调查工作的进行，桐原洋介遇害当天的行踪逐渐明朗。

星期五下午两点半左右离开自宅后，他先到三协银行布施分行提出一百万元现金，到附近的嵯峨野屋吃了鲱鱼荞麦面，四点多离开。

问题是在那之后。店员的证词指出，桐原洋介似乎朝车站的反方向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桐原极可能没有搭电车，他之所以走到布施车站，完全是为了提取现金。

搜查本部成员以布施车站周围与陈尸现场一带为中心持续调查。结果，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桐原洋介的踪迹。

有个貌似桐原洋介的男子曾到过位于布施车站前商店街一家叫“和音”的连锁蛋糕店。他问店员“有没有上面有很多水果的布丁”。他指的应该是什锦水果布丁，那正是和音的招牌商品。

但很不巧，当时什锦水果布丁卖完了。他便问店员在哪里可以买到

同样的东西。年轻的女店员告诉他，大道上也有一家和音，建议他到那里试试，还拿出地图，指出地点。那时，他确认了那家店的位置，说了这样的话："闹了半天，原来这里也有一家！离我要去的地方很近嘛，早点问清楚就好了。"

女店员指引的店位于大江西六丁目。调查人员火速前往该店，证实星期五傍晚果然有个貌似桐原洋介的男子光顾过。他买了四份什锦水果布丁，但此后去了哪里就不得而知。

他不可能为了要与男性碰面而买四份布丁，调查人员一致认为，桐原要见的一定是女性。

警方不久便排查出一个名叫西本文代的女子，她的名字登记在桐原当铺的名册上，住在大江西七丁目。

笹垣与古贺前去拜访西本文代。

由铁板与现成木板随意拼凑、杂乱无章的密集建筑中，有一幢叫"吉田公寓"的住宅。像被烟熏过的灰色外墙沾满了深黑色的污渍，水泥涂抹的痕迹蜿蜒如蛇行般布于墙面，想必是严重龟裂的地方。

西本文代住在一〇三室。由于紧邻隔壁建筑，一楼几乎无采光可言。昏暗潮湿的通道上停放着生锈的自行车。

笹垣绕过每道门前放置的洗衣机寻找着。从前面数来第三道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用记号笔写着"西本"。笹垣敲敲门。

门后传来"来了"的声音，像是女孩。但门并没有打开，而是出声问道："请问哪位？"

看样子，是小孩在看家。

"你妈妈在不在啊？"笹垣隔着门问。

里面的人没有回答，而是再度问道："请问是哪位？"

笹垣看着古贺苦笑。大概是被大人叮嘱，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绝对不能开门。当然，这并非坏事。笹垣调整音量，让门后的女孩听得到，但不致传到邻居家里。"我们是警察，有点事想问你妈妈。"

女孩沉默了，笹垣将之解释为不知所措。依声音推测，她不是小学生就是初中生。这个年龄的孩子听到警察自然会紧张。

开锁的声音响起，门开了，但链条仍挂着。在十厘米左右的门缝中露出一张有着大眼睛的女孩的脸，雪白脸颊上的肌肤如瓷器般细致。

"我妈妈还没回来。"女孩的口气十分坚定。

“去买东西了？”

“不是，去工作了。”

“她平常什么时候回来？”笹垣看看手表，刚过五点。

“应该快了。”

“哦，那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听笹垣这么说，她轻轻点头，关上了门。笹垣伸手从外套内侧的口袋取出香烟，低声向古贺说：“很懂事的孩子。”

“是啊，”古贺回答，“而且……”

年轻刑警话说到一半，门又打开了。这次链条解开了。

“可以让我看看那个吗？”女孩问。

“什么？”

“手册。”

“哦。”笹垣了解她的目的后，不由得露出微笑。“好的，请看。”他拿出警察手册，翻到贴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那一页。

她对照过照片与笹垣的面孔后，说声“请进”，把门开得更大一些。

笹垣有点惊讶。“不了，叔叔在这里等就可以。”

她却摇摇头。“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奇怪。”

笹垣和古贺又对看一眼，很想苦笑，但忍住了。

笹垣说声“打扰了”，走进屋里。正如从外观便可想见的，里面的隔间要让一家人住是太狭窄了。一进门是五叠左右的木质地板，有个小流理台。里面是和室，顶多有六叠。

木头地板上摆了一组粗糙的餐桌和椅子。在女孩的招呼下，两人在椅子上坐下。椅子只有两把，女孩似乎是和母亲两个人生活。餐桌上铺着粉红色与白色相间的塑料格纹桌布，边缘有香烟烧焦的痕迹。

女孩在和室背靠着壁橱坐下，开始看书。书的封底贴着标签，看来是在图书馆借的。

“你在看什么？”古贺向她搭话。

女孩默默地出示书的封面，古贺把脸凑过去看。“哦……”发出了佩

服的声音，“看这么难的书啊。”

“什么书？”笹垣问古贺。

“《飘》。”

“咦？”这下换笹垣惊讶了，“那个我看过电影。”

“我也看过，真是部好电影。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看原著。”

“我最近都没看书。”

“我也是。自从《小拳王》完结篇之后，我连漫画都很少看了。”

“是吗？终于连《小拳王》都结束了啊。”

“今年五月结束了。《巨人之星》和《小拳王》之后，就没东西可看了。”

“那不是很好吗？好好一个大人看漫画，实在不太像话。”

“这倒也是。”

笹垣他们对话的时候，女孩头也不抬地继续看书，可能认为那是愚蠢的大人在讲废话消磨时间。或许古贺也感觉到这一点，便没再开口。他双手好像闲得发慌，以指尖敲餐桌，发出笃笃的声响。女孩抬起头来，一脸不悦地注视，他不得不停止手指的动作。

笹垣若无其事地环顾室内。只有最基本的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完全没有一样算得上奢侈品的东西。既没有书桌，也没有书架。窗边虽然摆了一台电视，但型号非常老旧，必须装设室内天线。他想象得到，电视大概是黑白的，打开之后，得等上好一阵子才有画面出现，而且，出现的影像多半会有好几条碍眼的横线。

不仅是东西少，这里明明是女性的住处，却没有丝毫明亮精美的气氛。整个房间之所以令人感到昏暗，显然不光是因为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旧了。

两个叠在一起的纸箱就摆在笹垣身边，他挑开纸箱盖，往里头看了一下。里面塞满了橡胶青蛙玩具，压下去就会跳的那种，常在庙会时的夜市售卖。看来是西本文代的家庭代工。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笹垣问女孩。他一般会叫小姑娘，但觉得对她不适用。

她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书本，答道：“西本雪穗。”

“雪穗。嗯，怎么写呢？”

“下雪的雪，稻穗的穗。”

“哦，雪穗，真是个好名字，是不是？”他征求古贺的同意。

古贺点头称是，女孩没有反应。

“雪穗，你知道有一家叫桐原当铺的店吗？”笹垣问。

雪穗没有立刻回答，她舔舔嘴唇，轻轻点头。“我妈妈有时候会去。”

“嗯，好像是。你见过那家店的叔叔吗？”

“见过。”

“他来过你家吗？”

听到这个问题，雪穗偏着头回答：“好像来过。”

“你在家的时候，有没有来过？”

“可能有吧。不过，我不记得了。”

“他来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在这里逼问这个女孩可能并非上策。笹垣觉得，以后还会有不少问她话的机会。他再度环顾室内，并没有什么特定目的。但是，当他看到冰箱旁的垃圾桶时，不禁睁大了眼睛。已堆满的垃圾最上方，是印着和音商标的包装纸。笹垣转眼看雪穗，和她的眼神撞个正着。她立刻转移视线，又回到看书的姿势。

笹垣的直觉告诉他，她也在看同样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女孩突然抬起头，合上书，望向玄关。

笹垣竖起耳朵，听见有人拖着凉鞋走路的脚步声。古贺似乎也注意到了，微微张开嘴巴。脚步声越来越近，在房门前停了下来。门口传来一阵金属撞击声，好像是在拿钥匙。雪穗走到门边说：“门没锁。”

“怎么不锁呢？太危险了。”说话声响起的同时，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的女子走进来，大约三十五岁，头发扎在脑后。西本文代立刻注意到笹垣他们。她一脸惊慌，看看女儿，又看看两名陌生男子。

“他们是警察。”女孩说。

“警察……”文代脸上露出怯色。

“我是大阪府警，敝姓笹垣。这位是古贺。”笹垣站起来打招呼，古贺也起身相迎。

文代显然相当忐忑，脸色发青，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拿着纸袋愣在那里，门也忘了关。

“我们在调查一件案子，有些事想请教西本太太，便前来打扰。很抱歉，在你外出时进了屋。”

“调查案子……”

“好像是当铺那个叔叔的事。”雪穗在旁边说。

一瞬间，文代似乎倒抽了一口气。根据她俩的神情，笹垣确信她们已经知道桐原洋介的死讯，并且私下讨论过。

古贺站起来，说：“请坐。”请文代在椅子上坐下。文代惶恐不安的脸色完全没有稍减，就这么坐在笹垣对面。

一个五官端正的女人，这是笹垣的第一印象。眼角已微现皱纹，但若好好打扮，一定会被归为美女，而且属于那种冰山美人。雪穗显然长得像妈妈。中年男子应该有不少会为她倾倒，笹垣想。桐原洋介五十二岁，就算有不良居心也不足为奇。

“不好意思，请问你先生……”

“七年前过世了。在工地工作的时候发生意外……”

“哦，那真是令人同情。现在你在哪里高就？”

“我在今里一家乌冬面店工作。”

她说店名叫“菊屋”，工作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下午四点。

“那家店的乌冬面好吃吗？”可能是为了缓和对方的情绪，古贺笑着问。文代却只是带着僵硬的表情歪了歪头，说了声“不知道”。

“呃，桐原洋介先生不幸遇害的事，你知道吧？”笹垣切入主题。

“知道，”她小声回答，“非常令人意外。”

雪穗绕过母亲身后，走进六叠大的房间，然后和刚才一样，靠着壁

橱坐下。笹垣观察她的动作后，目光再度回到文代身上。

“桐原先生很有可能是被什么事情牵连了，我们正在调查上星期五白天他离开家后的动向，结果查到他好像往府上来了，所以来确认一下。”

“没有，那个，我这边……”

“当铺的叔叔来过吧，”雪穗打断文代支支吾吾的话语，插嘴说，“带和音布丁来的，就是那个叔叔，不是吗？”

笹垣非常清楚文代有多狼狈。她的嘴唇微微颤动后，总算发出了声音。“啊，是的。星期五桐原先生曾经来过。”

“大概几点？”

“我记得好像是……”文代看向笹垣的右方，那里有一台双门冰箱，上面放着一个小时钟。“我想……是快五点的时候。因为我刚到家，他就来了。”

“桐原先生是为了什么事来找你？”

“我想他没什么事。他说因为来到附近顺便过来什么的。他很清楚我们母女俩在经济上有困难，有时候会过来，很多事我也会向他请教。”

“他到附近？这就奇怪了。”笹垣指着垃圾桶里的和音蛋糕店包装纸，“这是桐原先生带来的吧？桐原先生本来打算在布施车站前的商店街买。也就是说，他在布施车站附近的时候，已经准备来这里了。这里离布施有一段距离，照理说，他应该是一开始就打算到府上拜访，这样推论比较合理。”

“话是这么说，可是桐原先生都那样讲了，我也没办法，他说他来到附近，顺便过来……”文代低着头说。

“我明白。那我们就当作是这样吧，桐原先生在这里待到几点？”

“六点……我想是快六点的时候回去的。”

“快六点的时候，你确定？”

“应该没错。”

“这么说，桐原先生在这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你们谈了些什么？”

“谈了什么啊……就是闲话家常。”

“闲话家常也有很多种，像是天气啦，钱啦。”

“哦，那个，他提到战争……”

“战争？太平洋战争？”

桐原洋介曾在二战时入伍。笹垣以为他是谈这件事，文代却摇摇头。“是国外的战争。桐原先生说，这次石油一定会再涨。”

“哦，中东战争啊。”看来是指这个月初开打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他说，这下日本的经济又要不稳了。不单这样，石油相关产品也会涨价，最后可能会买不到。以后的世界，就比谁更有钱有势。”

“哦。”

看着低头垂目的文代，笹垣想，这一番话可能是真的。问题是桐原为什么要特地对她说这些？笹垣想象，桐原或许在暗示：我有钱有势，为了自己着想，你最好还是跟着我。根据桐原当铺的记录，西本文代从来没有将典当的东西赎回过。桐原极有可能是看准了她的贫苦。

笹垣瞄了雪穗一眼。“那时令爱在哪里？”

“哦，她在图书馆……对吧？”她向雪穗确认。

雪穗“嗯”了一声。

“哦，那本书就是那时借回来的啊。你常去图书馆？”他直接问雪穗。

“一星期一两次。”她回答。

“放学后去的？”

“是的。”

“去的日子固定吗？比如周一、周五或是周二、周五之类。”

“不。”

“这样妈妈不会担心吗？女儿没回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图书馆了。”

“啊，可是，她六点多一定会回家。”文代说。

“星期五也是那时候回来的？”他再度问雪穗。

女孩没说话，点了点头。

“桐原先生走后，你一直待在家里？”

“没有，那个，我出去买东西了。去‘丸金屋’。”

丸金屋超市距离这里只有几分钟路程。

“你在超市遇到熟人了吗？”

文代略一思索后回答：“遇到了木下太太，雪穗同班同学的妈妈。”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应该有。”文代拿起电话旁的通讯簿，在餐桌上翻开，指着写了“木下”的地方，“就是这个。”

看着古贺将电话号码抄在手册上，笹垣继续问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女儿回来了吗？”

“没有，那时候她还没有回来。”

“你买完东西回来时几点了？”

“大概刚过七点半吧。”

“那时你女儿呢？”

“嗯，已经回来了。”

“此后就没有再外出？”

“是的。”文代点头。

笹垣看看古贺，以眼神询问：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古贺轻轻点头，表示没有问题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这么久。以后可能还会有问题要请教，到时还请多多帮忙。”笹垣站起来。

文代送两位刑警来到门外。趁雪穗不在，笹垣又问了一个问题：“西本太太，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不过，可以请你别太介意吗？”

“什么问题？”文代脸上立刻浮现不安。

“桐原先生是否曾经请你吃饭，或者约你出去见面？”

笹垣的话让文代睁大了眼睛，她用力摇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这样啊。我是在想，桐原先生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好？”

“我想他是同情我们。请问警察先生，桐原先生遇害的事，警方是不

是怀疑我？”

“没有没有，没这回事。我只是确认一下。”笹垣致意之后，举步离去。转了弯，看不到公寓时，他对古贺说：“很可疑。”

年轻刑警也表示同意，说：“的确很可疑。”

“我问文代星期五桐原是不是来过，一开始她好像要回答没来。但因为雪穗在旁边提醒她布丁的事，她只好说实话。雪穗也一样，本来也是想隐瞒桐原来过的事，不过，因为我注意到布丁的包装纸，她才判断说谎反而会出问题。”

“是啊，那女孩看来很机灵。”

“文代从乌冬面店下班回家，大概都是五点左右，那时桐原来了。而雪穗恰巧去了图书馆，在桐原走后才回家。我总觉得时间太过凑巧。”

“文代会不会是桐原的情妇？妈妈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女儿就在外面耗时间。”

“也许。不过，如果是情妇，多少可以拿到一点钱，那就没有做家庭代工的必要了。”

“也许桐原正在追求她？”

“有可能。”

两人赶回设在西布施分局的搜查本部。

“可能是一时冲动下的手。”向中冢报告完后，笹垣说，“桐原可能把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一百万元给文代看。”

“因此，为了那笔钱杀了他，是吗？但要是在家里动手，她没法把尸体运到大楼。”中冢说。

“所以她可能找了个借口，跟他约在那栋大楼。他们应该不会一起走过去。”

“验尸结果显示，即使是女人，也有可能造成尸体上的伤口。”

“而且如果是文代，桐原便不会有戒心。”

“先确认文代的不在场证明再说吧。”中冢谨慎地说。

当时，笹垣心中对文代的印象极接近黑色地带，她那种畏畏缩缩的态度也令人生疑。桐原洋介的推定死亡时间为上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八点，文代那时是有机会的。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为搜查本部带来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西本文代拥有几近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丸金屋超市正门前有个小公园，小小的空间无法玩球，只有秋千、滑梯和沙坑，正好方便妈妈购物时留下年幼的孩子在此玩耍。这座公园也是主妇们闲话家常、交换信息的场所，有时她们会把孩子托给认识的人，自己去买东西。到丸金屋购物的主妇有不少都是贪图这个好处。

桐原洋介遇害当天下午六点半左右，住在附近的木下弓枝在超市遇到西本文代。文代似乎已经买好东西，正要去结账。木下弓枝则刚进超市，篮子还是空的。她们交谈了两三句便道别了。

木下弓枝买完东西离开超市时已过了七点。她准备骑停在公园旁的自行车回家，当她跨上车时，却看到文代坐在秋千上。文代似乎在思考些什么，正呆呆地荡着秋千。

当警察要她确认看到的人是否真的是西本文代时，木下弓枝笃定地保证绝对没错。

仿佛要再度证明这段证词一般，警方又找到了其他看到文代坐在秋千上的人——超市门口烤章鱼丸摊的老板。将近八点，超市快打烊时，他看到有一个主妇在附近荡秋千，深感惊讶。他记忆中的主妇模样，应该就是文代。

同时，警方也获得了桐原洋介行踪的新消息。药店老板在星期五傍晚六点多时，看到桐原独自走在路上。药店老板说，他本想叫住桐原，但看桐原行色匆匆，便作罢了。他看见桐原的地点，正好在西本文代居住的吉田公寓和陈尸现场之间。

桐原的推定死亡时间为五点到八点，要是文代荡完秋千立刻赶到现场行凶，并非不可能。但是，调查人员大多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极低。原本将推定死亡时间延到八点就有些牵强。以未消化食物判断的死亡时间本来就极为准确，有时甚至可以精确至几点几分。事实上，死亡时间以六点到七点之间的可能性最高。

此外，还有一项依据可以推断行凶时间最晚不会超过七点半，那便是现场的状况。陈尸的房间并无照明设备，白天还好，但一到晚上，里面便漆黑一片。对面建筑物的灯光只会为室内带来微弱的光线，亮度大

约是眼睛适应后能辨识对方长相的程度，而且对面建筑物七点半熄灯。若文代事先准备好手电筒，就实际环境而言也有可能行凶。只是考虑到桐原的心理，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会毫无戒心。

虽然文代形迹可疑，但警方不得不承认，她下手的可能性极低。

当西本文代的嫌疑逐渐减轻的同时，其他调查人员得到了关于桐原当铺的新线索。依名册对最近上门的顾客进行调查，发现桐原洋介遇害当天傍晚，有人来到桐原当铺。

那是一名妇人，她住在巽——大江南边数公里的一个地方。这名独居的中年妇人自前年丈夫病故后便经常光顾桐原当铺。她之所以选择离家有段距离的店铺，据说是不希望进出当铺时被熟人撞见。她在命案发生的星期五当天，带着以前与丈夫一起购买的对表，于下午五点半左右来到桐原当铺。

这妇人说，当铺虽在营业中，门却上了锁。她按了呼叫铃，却无人回应。她无可奈何地离开当铺，到附近市场购买晚餐的食材，此后在回家路上，再度前往桐原当铺。当时约为六点半，但那时门依旧上锁。她没再按铃，死心回家。三天后，对表在别家当铺变现。她没有订报，直到接受调查人员访查，才知道桐原洋介遇害一事。

这些信息自然使搜查本部转而怀疑桐原弥生子与松浦勇，他们曾供称当天营业至晚上七点。

于是，笹垣、古贺和另外两名刑警再度前往桐原当铺。

看店的松浦双眼圆睁：“请问究竟有什么事？”

“请问老板娘在吗？”笹垣问。

“在。”

“可以麻烦你叫她一下吗？”

松浦露出惊讶的表情，将身后的格子门拉开一点：“警察来了。”

里面传出声响，格子门开得更大了，身穿白色针织上衣与牛仔裤的弥生子走出来。她皱着眉望向刑警们。“有什么事？”

“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有事想请教一下。”笹垣说。

“可以是可以……什么事呢？”

“想请你跟我们一道出去一下。”一名刑警说，“到那边的咖啡馆，不

会花太多时间。”

弥生子的表情略显不悦，但仍回答“好”，随后穿上凉鞋，怯怯地瞄了松浦一眼。笹垣将这些都看在眼里。

那两名警察带着弥生子离去。他们一出门，笹垣便靠近柜台：“我也有事想请教松浦先生。”

“什么事？”松浦脸上虽然带着友善的笑容，却显得有所防备。

“命案那天的事。我们调查之后发现，有些事与你的话互相矛盾。”笹垣故意说得很慢。

“矛盾？”松浦的笑容看起来有点僵了。

笹垣说出住在巽的女顾客的证词，松浦听着听着，脸上的微笑完全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贵店一直营业到七点，可是有人说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店门上了锁。这怎么说都很奇怪，不是吗？”笹垣直视着松浦的眼睛。

“呃，那时候，”松浦双臂抱胸，说了这句话之后啪的一下双手互击，“对了！是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进了保险库。”

“保险库？”

“在里面的保险库。我想我曾说过，客人寄放的物品，特别贵重的我们都放在那里。等一下你们看过之后就知道，那就像座有锁的坚固仓库。我想确认一些事情，就到里面去了。在那里面有时会听不见呼叫铃。”

“像这种时候，都没有人看店吗？”

“平常有老板在，但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就把门锁了。”

“老板娘和她儿子呢？”

“他们都在客厅。”

“既然这样，他们俩一定都听到呼叫铃了吧？”

“哦，这个……”松浦半张着嘴，沉默了几秒才说，“他们是在里面的房间看电视，可能没听到。”

笹垣望着松浦颧骨凸出的脸，向古贺说：“你去按一下铃。”

“好。”古贺走到门外。蜂鸣声旋即在头顶响起，声音可以用略显刺耳来形容。

“声音很大嘛。”笹垣说，“我想，就算看电视再专注，也不可能听不到。”

松浦的表情变了，却扭曲着脸露出了苦笑。“老板娘向来完全不碰生意。即使有客人来，她也很少招呼，小亮也从来不看店。那时他们也许听到了蜂鸣声，但置之不理。”

“哦，置之不理啊。”

不管是那个叫弥生子的女人，还是那个叫亮司的男孩，的确都不像会帮忙照料店里生意的样子。

“请问警察先生，你们在怀疑我吗？你们好像在说是我杀了老板……”

“没事没事，”笹垣挥挥手，“一旦发现有矛盾，不管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得调查清楚，这是我们办案的基本要求。如果你们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好办事了。”

“是吗？不过，不管警方怎么怀疑，我都无所谓。”松浦露出泛黄的牙齿，挖苦地说。

“也说不上怀疑，不过最好还是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么，那天六点到七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证实你的确在店里？”

“六点到七点……老板娘和小亮可以当证人，这样不行吗？”

“所谓的证人，最好是完全无关的人。”

“这种说法，简直是把我们当共犯！”松浦怒目圆睁。

“刑警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笹垣淡淡地回应。

“笑死人了！杀了老板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老板虽然在外面挥霍无度，可是根本没有什么财产。”

笹垣没有作答，只是微笑以对，心想让松浦一气之下多漏点口风也不错，但松浦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六点到七点？如果是通电话算不算？”

“电话？和谁？”

“公会的人，讨论下个月聚会的事。”

“电话是松浦先生打过去的？”

“这个嘛，不是，是他们打过来的。”

“几点？”

“第一个是六点，差不多过了三十分钟又打了一次。”

“打了两次？”

“是的。”

笹垣在脑海里整理时间轴。若松浦所言属实，那么六点到六点半左右他便有不在场证明。他以此为前提，思考松浦行凶的可能性。

很难，他得出这个结论。

笹垣问了公会来电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松浦拿出名片夹寻找。就在这时，楼梯的门开了。稍微打开的门缝中露出了男孩的脸。

发现笹垣的视线，亮司立刻把门关上，随后传来快步上楼的脚步声。

“少东家也在啊。”

“咦？哦，刚刚放学回来了。”

“我可以上去一下吗？”笹垣指着楼梯。

“去二楼？”

“嗯。”

“这个……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笹垣吩咐古贺：“抄完公会联系方式，请松浦先生带你看看保险库。”然后开始脱鞋。打开门，抬头看向楼梯，昏昏暗暗的，充满像是涂墙灰泥的气味，木质楼梯的表面多年来被袜子磨得又黑又亮。笹垣扶着墙，小心翼翼地上楼。

来到楼梯尽头，两个房间隔着狭窄的走廊相对，一边是和式拉门，一边是格子门。走廊尽头也有道门，但多半不是储藏室就是卫生间。

“亮司君[3]，我是警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笹垣站在走廊上问道。

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应。笹垣吸了一口气，准备再次询问，忽听咔嗒

一声从拉门那边传来。

笹垣打开拉门。亮司坐在书桌前，只看得到他的背影。

“可以打扰一下吗？”笹垣走进房间。那是间六叠大小的和室，房间应是面向西南，充足的日光从窗户洒进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亮司背对着他说。

“没关系，不知道的事说不知道就是，我只是作为参考。我可以坐这里吗？”笹垣指着榻榻米上的坐垫。

亮司回头看了一眼，回答说：“请坐。”

笹垣盘腿坐下，抬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男孩。“你爸爸的事……真的很可怜。”

亮司没有回应，还是背对着笹垣。

笹垣观察了一下室内，房间整理得算是相当干净。就小学生的房间而言，甚至给人有点冷清的感觉。房内没有贴山口百惠或樱田淳子的海报，也没有装饰超级跑车图片。书架上没有漫画，只有百科全书、《汽车的构造》《电视的构造》等儿童科普书籍。

引起笹垣注意的是挂在墙上的画框，里面是剪成帆船形状的白纸，连细绳都一根根精巧细致地表现出来。笹垣想起在游园会上见过的剪纸工艺表演，但这个作品精致得多。“这个真棒！是你做的吗？”

亮司瞄了画框一眼，微微点头。

“哦！”笹垣发自心底地惊叹一声，“你的手真巧，这都可以拿去展售了。”

“请问你要问我什么问题？”亮司似乎没有心情与陌生中年男子闲聊。

“说到这个，”笹垣调整了坐姿，“那天你一直在家吗？”

“哪天？”

“你爸爸去世那天。”

“哦……是啊，我在家。”

“六点到七点你在做什么？”

“六点到七点？”

“嗯，不记得了？”

男孩歪了歪头，然后回答：“我在楼下看电视。”

“你自己一个人？”

“跟妈妈一起。”男孩的声音始终没有一丝畏惧。

“哦。”笹垣点点头，“不好意思，你可以看着我这边讲话吗？”

亮司呼了口气，慢慢把椅子转过来。笹垣想，他的眼神一定充满叛逆。然而，男孩低头看警察的目光中却没有那种味道。他的眼神甚至可以用无机质来形容，也像是正在进行观察的科学家。他是在观察我吗？笹垣有这种感觉。

“是什么电视节目？”笹垣刻意以轻松的口吻询问。

亮司说了节目的名称，那是一出针对男孩观众的连续剧。笹垣问了当时播映的内容，亮司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他的说明非常有条理，简洁易懂。即使没看过那个节目，也能理解大致的内容。

“你看到几点？”

“大概七点半吧。”

“然后呢？”

“跟妈妈一起吃晚饭。”

“这样啊。你爸爸没回来，你们一定很担心吧。”

“嗯……”亮司小声地回答，然后叹了一口气，看着窗户。受他的影响，笹垣也看向窗外，黄昏的天空是红色的。

“打扰你了，好好用功吧。”笹垣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笹垣与古贺回到搜查本部，和侦讯弥生子的警察两相对照，并没有在弥生子与松浦的陈述中发现重大矛盾。如同松浦所说，弥生子也声称女客人来的时候，自己在里面和亮司一起看电视。她的说法是也许曾听到呼叫铃，但她没有印象，接待客人不是她的工作，便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还说，她不知道自己看电视的时候松浦在做些什么。另外，弥生子描述的电视节目内容也和亮司所说大致相同。

如果只有弥生子和松浦两个，要事先串供并不难。但是当死者之子亮司也在内，就另当别论了。或许他们说的是实话——这种气氛在搜查本部内越来越浓。

这件事很快便得到证明。松浦所说的电话经过确认，的确是当天六点、六点半左右打到桐原当铺的。打电话的当铺同业公会干事证实，与他通话的人确实是松浦。

调查再度回到原点，以桐原当铺的常客为主，继续进行基本排查工作。时间无情地流逝。职棒方面，读卖巨人队达成中央联盟九连霸。江崎玲於奈因发现了半导体的穿隧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受中东战争影响，日本原油价格逐渐高涨。全日本笼罩着风雨欲来的态势。

当调查人员开始感到焦躁的时候，搜查本部获得了一条新线索，是由调查西本文代的刑警找出的。

入口装了白木条门的菊屋是一家清爽整洁的乌冬面店。店门挂着深蓝色的布条，上面用白字写着店名。生意颇为兴隆，不到中午便有客人上门，过了一点，来客依然络绎不绝。

到了一点半，一辆白色小货车停在离店门稍远处。车身以粗黑体漆了“扬羽商事”的字样。

一个男子从驾驶座下车，他身穿灰色夹克，体形矮壮，年龄看上去约四十岁。夹克里穿着白衬衫，打领带。他略显匆促地走进菊屋。

“消息果然没错，真的在一点半左右现身了。”笹垣看着手表，佩服地说。他在菊屋对面的咖啡馆，从那里可以透过玻璃眺望外面。

“还有个附带消息，他正在里面吃天妇罗乌冬面。”说话的是坐在笹垣斜对面的刑警金村。他微笑着，清楚地露出嘴里缺了一颗门牙。

“哦，亏他吃不腻。”笹垣将视线转回菊屋。提到乌冬面让他饿了起来。

西本文代虽有不在场证明，但她的嫌疑并未完全排除。由于桐原洋介生前最后见到的是她，搜查本部始终对她存疑。若她与桐原命案有关，首先想到的便是她必然有共犯。守寡的文代是否有年轻的情夫——警察们以此推论为出发点撒下调查网，网住了寺崎忠夫。寺崎以批发贩卖化妆品、美容用品、洗发精与清洁剂等为业。不仅批发给零售店，也接受客人直接下单，并且亲自送货。公司虽叫扬羽商事，但并无其他员

工。

警察之所以会盯上寺崎，出于在西本文代住的吉田公寓附近打听出的闲话。附近的主妇几度目击驾驶白色小货车的男子进入文代的住所。该名主妇说，小货车上似乎写了公司名字，只是她并未仔细端详。警察持续在吉田公寓附近监视，但传闻中的小货车一直没有出现。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疑似车辆。每天到文代工作的菊屋吃午饭的男子开的便是白色小货车。从扬羽商事这个公司名称，立刻查明了男子的身份。

“啊，出来了。”古贺说。

寺崎踱出菊屋，但并没有立刻回到车上，而是站在店门口。这也和金村等人的报告相同。不久，围着白色围裙的文代从店里出来。和寺崎说了几句话之后，文代返回店内，寺崎走向汽车，都没有表现出在意旁人目光的样子。

“好，走吧。”在烟灰缸中摁熄了和平牌香烟，笹垣站起身。

寺崎刚打开车门，古贺便叫住了他。寺崎惊讶得双眼圆睁，接着又看到笹垣和金村，表情都僵了。警察提出问话的要求，寺崎相当配合。问他是不是要找家店坐，他说在车里更好。于是，四人坐进了小货车。寺崎坐驾驶座，前座是笹垣，后座是古贺与金村。

笹垣首先问他是否知道大江发生当铺老板命案，寺崎目视前方点头。“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但是，这件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

“遇害的桐原先生最后出现的地方便是西本太太的住处。你认识西本太太吧？”

看得出寺崎咽了一口唾沫，他正在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西本太太……你是说，在那家乌冬面店工作的女人？对，我算是认识她。”

“我们认为，西本太太可能跟命案有关。”

“西本太太？别傻了。”寺崎露出仅有嘴角上扬的笑容。

“哦，很傻吗？”

“当然，她怎么可能跟那种命案有关。”

“你们的交情只不过算是认识，你却这么帮西本太太说话啊。”

“我并没有帮她说话。”

“有人经常在吉田公寓旁看到白色小货车，还说驾驶员经常进出西本太太家。寺崎先生，那就是你吧？”

笹垣的话显然让寺崎狼狈不已。他舔舔嘴唇，说：“我是为了工作才去找她的。”

“工作？”

“我是把她买的东西送过去，像化妆品和清洁剂之类的，就这样而已。”

“寺崎先生，别再说谎了。这种事一查马上就知道。目击者说，你去她那里相当频繁，不是吗？化妆品和清洁剂有必要那么常送吗？”

寺崎双臂抱胸，闭上眼睛，大概是在思考该怎么回答。

“我说寺崎先生，你现在说谎，这个谎就得一直说下去。我们会继续牢牢监视你，直到你跟西本太太见面。这样你怎么处理？你一辈子不跟她见面了吗？你办不到吧？请说实话，你跟西本太太的关系不寻常吧？”

寺崎还是沉默了一段时间。笹垣不再说话，要看对方如何反应。

寺崎吐了一口气，睁开眼睛。“我想这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单身，她老公也死了。”

“可以解释成男女关系？”

“我们是认真交往的。”寺崎的声音有点尖锐。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连这个都非说不可吗？”

“不好意思，作个参考。”笹垣露出和气的笑容。

“大概是半年前。”寺崎板着脸回答。

“什么机缘下开始的？”

“没什么特别的机缘。在店里常碰面，就熟了，如此而已。”

“西本太太是怎么跟你说桐原先生的？”

“只说他是她经常光顾的当铺老板。”

“西本太太跟你提过他常到她家去吗？”

“她说他去过几次。”

“听到她这么说，你怎么想？”

笹垣的问题让寺崎不悦地皱起眉头："什么意思？"

"你不认为桐原先生别有居心吗？"

"想那些又有什么用？文代小姐又不可能理会他。"

"但是，西本太太似乎受到桐原先生不少照顾，说不定也接受他金钱方面的资助。这么一来，要是对方强行逼迫，不是很难拒绝吗？"

"这事我从来没听说过。请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依常理推论，有个男人经常出入和你交往的女子家，这女子因为经常受到他的照顾，不能随便敷衍。后来男人得寸进尺逼迫她，她的男友要是知道这种状况，一定相当生气吧？"

"所以我一时气昏了头，就杀人，对吗？请别胡说八道了，我没那么蠢。"寺崎扯高嗓门，震动了狭小的车内空间。

"这纯粹只是猜想，要是让你心里不爽快，我很抱歉。对了，这个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六点到七点，你在哪里？"

"调查不在场证明吗？"寺崎气得眼角都吊了起来。

"是啊。"笹垣对他笑。因为警匪片走红，"不在场证明"一词也成了一般用语。

寺崎取出小小的记事本，打开日程那一栏。"十二日傍晚在丰中那边，因为要送东西给客人。"

"那是几点呢？"

"我想，到那边差不多是六点整。"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他便有不在场证明。这个也落空了，笹垣想。"那么，你把货交给客户了？"

"没有，不巧跟客人错过了。"寺崎突然含糊起来，"对方不在家，我便把名片插在玄关门上就回来了。"

"对方不知道你要过去吗？"

"我以为联系好了。我事先打电话说十二日要过去，可是好像没有联系好。"

"这么说，你谁也没有见到就回来了，对吗？"

"不错，不过我留下了名片。"

笹垣一边点头，一边思索，这种事在事后怎么布置都行。向寺崎问过他拜访的客人的住址与联系方式后，笹垣让他离开。

回搜查本部汇报后，中冢照例问笹垣的印象。

“一半一半吧。”笹垣如实回答，“没有不在场证明，又有动机。要是和西本文代联手犯案，应该可以顺利进行。只是有一点比较奇怪：如果他们真的是凶手，那他们后来的行动也太过轻率了。一般应该会认为在命案风头过去前，尽量不要接触才对。可是寺崎却和之前一样，一到中午就到文代工作的店里去吃乌冬面。这一点我想不明白。”

中冢默默地听部下的话。两端下垂紧闭的嘴唇证明他认同这个意见。

警方针对寺崎展开了彻底调查：他独自住在平野区的公寓，结过婚，于五年前协议离婚。客户对他的评价极佳——动作利索，任何强人所难的要求都会照办，价格还很低。对零售店老板而言，他是求之不得的供货商。当然，并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不会犯下杀人案。不如说，因为他的生意只能勉强支撑，挖东墙补西墙的经营状态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

“我想桐原缠着文代不放，固然引起他的杀机，而当时桐原身上的一百万元，也极有可能让他眼红。”调查寺崎经营状况的警察在调查会议上如此分析，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意。

经过确认，证实寺崎没有不在场证明。调查人员到他宣称留下名片的人家调查，查出该户人家当天外出拜访亲戚，直到晚上将近十一点才返回。玄关门上的确夹了一张寺崎的名片，但无法判断他何时前来。此外，该户主妇对于十二日是否与寺崎有约的问题，回答：“他说会找时间过来，可是我不记得跟他约好十二日。”她甚至还加了这么一句话：“我记得我在电话里跟寺崎先生说过，十二日我不方便。”

这一句证言具有重大意义。寺崎可能明知该户人家出门不在，却于犯案后前往该处留下名片，意欲制造不在场证明。

调查人员对寺崎的怀疑，可说是到了几近黑色的灰色地带。

然而，警方没有任何物证。现场采集的毛发当中，没有任何一项与寺崎一致。此外没有指纹，也没有有力的目击证言。假如西本文代与寺崎是共犯，两人应该会有所联系，却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形迹。有些经验老到的警察主张先行逮捕再彻底侦讯，也许凶手会招供，但这种情形下，警方实在无法申请逮捕令。

在毫无进展的状况下，一个月过去了。多日留宿办案的搜查本部成员渐渐开始回家，笹垣也泡进了睽违已久的自家浴缸。他和妻子两人住在近铁八尾站前的公寓，妻子克子比他年长三岁，两人没有孩子。

睡在自家被窝里的翌日早上，笹垣被一阵声音吵醒，克子正忙着更衣，时钟的指针刚过七点。

“这么早，忙什么啊？要去哪里？”笹垣在被窝里问。

“啊！抱歉，吵醒你了。我要去超市买东西。”

“买东西？这么早？”

“不这么早去排队，可能会来不及。”

“来不及……你到底要买什么？”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卫生纸呀。”

“卫生纸？”

“我昨天也去了。规定一人只能买一条，其实我很想叫你一起去。”

“买那么多卫生纸干吗？”

“现在没空跟你解释，我先出去了。”穿着开襟羊毛衫的克子拿起钱包匆匆出门。

笹垣一头雾水。最近满脑子都是办案、调查，对世上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毫不关心。供油吃紧的事他是听说了，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买卫生纸，还得一大早去排队。等克子回来再仔细问她好了，他心里这么想，再次闭上眼睛。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他在被窝里翻个身，伸手探向放在枕边的黑色电话。头有点疼，眼睛也有些睁不开。“喂，笹垣家。”

过了十几秒，他整个人从被窝里弹了起来，睡意登时消失无踪。

那个电话是通知他寺崎忠夫死亡的消息。

寺崎死在阪神高速公路大阪守口线上。转弯的角度不够，撞到护墙

上，是典型的行驶中精神不济所致。当时他的小货车上载有大量肥皂和清洁剂。后来笹垣才知道，继卫生纸之后，民众也开始抢购囤积这类商品，因为顾客想多进一点货，寺崎不眠不休地到处张罗。

笹垣等人到寺崎的住处进行搜索，试图寻找杀害桐原洋介的相关物证，但无法否认，那是一次令人备感徒劳的行动。即使有所发现，凶手也已不在人世。

不久，一名警察自小货车车厢内发现重大物证——登喜路打火机，长方形，棱角分明。所有搜查本部成员都记得，同样的东西从桐原洋介身边消失了。然而，这个打火机上却没有验出桐原洋介的指纹。准确地说，上面没有任何人的指纹——似乎用布或类似东西擦拭过。

警方让桐原弥生子察看那个打火机，但她迷惑地摇头，说，东西虽像，但无法肯定就是同一个。

警方叫来西本文代再度侦讯。刑警心急如焚，想尽方法逼她承认。审讯官甚至不惜说出一些话，暗示那个打火机确实为桐原所有。

“再怎么想，寺崎有这种东西实在奇怪。不是你从被害人身上偷来给寺崎，就是寺崎自己偷的，只有这两种可能。到底是哪一种？说！”审讯官让西本文代看打火机，逼她招认。

但西本文代一再否认，态度没有丝毫动摇。寺崎的死讯应该让她受到不小的打击，但从她的态度中却感觉不出一点迟疑。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旁观侦讯过程的笹垣这么想。

看着体育新闻版，田川敏夫回想起昨晚的比赛，恶劣的情绪再度涌上心头。读卖巨人队输了也无可奈何，问题是比赛的经过。

在关键时刻，长岛又失灵了。向来支撑着常胜军巨人队的第四棒击球手，整场始终表现平平，让观众看得心头火起。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一定不负众望，这才是长岛茂雄！即使挥棒被接杀，也会挥出让球迷心满意足的一棒，这才是人称“巨人先生”的本事啊！

但这个赛季却很反常。

不，两三年前就出现了前兆，但田川不想接受残酷的事实，才一直故意视而不见，告诉自己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巨人先生身上。然而看到现在的状况，即使自孩提时代便是长岛迷的田川，也不得不承认任谁都有老去的一天，再了不起的著名选手，总有一天也必须离开球场。

看着被三振出局的长岛皱着眉头的照片，田川想，也许就是今年了。虽然赛季刚开始，但照这种势头，不到夏天，大家应该就会开始对长岛退役一事议论纷纷。若巨人无法夺冠，事情可能会成为定局，田川有不祥的预感，今年要夺冠大概很难。巨人队去年虽以压倒性气势创下九连霸的辉煌纪录，但很难不察觉到整支球队开始出现疲态，长岛就是象征。

随意浏览过中日龙队赢球的报道后，他合上报纸。看看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多了。今天大概不会有人来了，他想。发薪日之前，不太可能有人来付房租。

打哈欠的时候，他看到贴了公寓告示的玻璃门后面有个人影。看脚就知道不是成年人。人影穿着运动鞋，田川想，大概是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为了耗时间，站在那里看告示。但是几秒钟后，玻璃门开了。衬衫外套着开襟毛衣的女孩，露出一张怯生生的脸蛋，一双大眼睛令人联想到名贵的猫咪，给人深刻的印象，看样子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

“有什么事呢？”田川问，连自己都觉得声音很温柔。如果来人是附近常见的那种浑身肮脏又贼头贼脑的小鬼，他的声音可是冷漠得很，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您好，我姓西本。”她说。

“西本？哪里的西本？”

“吉田公寓的西本。”她口齿清晰，这在田川耳里听来也很新奇。他认识的小孩净是些说起话来使他们低劣的头脑和家教无所遁形的家伙。

“吉田公寓……哦。”田川点点头，从身边的书架上抽出档案夹。吉田公寓住了八户人家，西本家承租的一〇三室位于一楼正中。田川确认西本家已经两个月没付房租，是该打电话催了。“这么说，”他的目光回到眼前的女孩身上，“你是西本太太的女儿？”

“是的。”她点头。

田川看了看入住吉田公寓的住户登记表。西本家的户主是西本文代，同住者一人，为女儿雪穗。十年前入住的时候还有丈夫秀夫，但不久便亡故了。“你是来付房租的吗？”田川问。西本雪穗垂下视线，摇摇头。田川想，我就知道。“那么，你有什么事呢？”

“想请您帮忙开门。”

“开门？”

“我没有钥匙，回不了家，我没有带钥匙。”

“哦。”田川总算明白她要说什么了，“你妈妈锁了门出去了吗？”

雪穗点头，低头抬眼的表情蕴含的美艳令人忘记她是个小学生，霎时间田川不禁为之心动。“你不知道妈妈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我妈妈说她今天不会出去……所以我没带钥匙就出门了。”

“嗯。”田川想，该怎么办呢？看了看钟，这个时间要关店太早了。身为店主的父亲昨天便去了亲戚家，要到晚上才会回来。但总不能把备用钥匙直接交给雪穗。使用备用钥匙时必须有田川不动产的人在场，他们与公寓所有权人的契约当中有这一条。等一下你妈妈就回来了——若在平常他会这么说，但看着雪穗一脸不安地凝视着他，要说出这种袖手旁观的话变得很困难。

“既然这样，我去帮你开门好了。你等我一下。”他站起来，走近收放出租住宅备用钥匙的保险箱。

从田川不动产的店面走到吉田公寓大约需要十分钟。田川敏夫看着西本雪穗苗条的背影，走在草草铺设的小巷里。雪穗没有背小学生书包，而是提着红色塑料手提书包。每动一下，她身上便传出叮当作响的铃声。田川对于那是什么铃铛感到好奇，用心去看，但从外表看不出来。仔细观察她的穿着，绝非富裕家庭的孩子。运动鞋鞋底已磨损，毛衣也挂满毛球，好几个地方都开线了，格子裙也一样，布料显得相当旧。

即使如此，这女孩的身上仍散发出一种高雅的气质，是田川过去鲜有机会接触的。他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呢？他和雪穗的母亲很熟，西本文代是个阴郁而不起眼的女人，而且和住在这一带的人一样，一双眼睛隐隐透露粗鄙的念头。和那样的母亲同吃同住，却出落得这般模样，田川不由得感到惊讶。“你念哪所小学？”田川在后面问。

“大江小学。”雪穗没有停下脚步，稍微回过头来回答。

“大江？哦……”他想，果然。本区几乎所有孩子都上大江这所公立小学，该校每年都会有几个学生因为顺手牵羊被逮到，几个学生因为父母连夜潜逃而失踪。下午经过时会闻到营养午餐剩菜剩饭的味道，一到放学时间，便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可疑男子推着自行车出现，想拐骗小朋友的零用钱。只不过，大江小学的小朋友可没有天真到会上这些江湖骗子的当。

依西本雪穗的气质，田川实在不认为她会上那种小学，故而才有此

一问。其实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凭她的家境，她不可能上私立学校。他想，她在学校里一定与别人格格不入。

到了吉田公寓，田川站在一〇三室门前，先敲了敲门，然后叫“西本太太”，但无人回应。“你妈妈好像还没回来。”他回头对雪穗说。

她轻轻点头，身上又传出了叮当的铃声。

田川把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向右拧，听到咔嗒一声开锁的声音。就在这一瞬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向他袭来，不祥的预感掠过他心头。但他不予理会，直接转动把手，打开门。田川刚踏进房间，便看到一个女人躺在里面的和室里。女人穿着淡黄色毛衣和牛仔裤，横卧在榻榻米上。看不清楚长相，但应该就是西本文代。

搞什么，明明在家嘛……刚想到这里，他闻到一股怪味。

“煤气！危险！”他伸手制止身后想进门的雪穗，捂住口鼻，随后立刻转头看就在身边的流理台。煤气炉上放着锅，开关开着，炉上却没有火。

他屏息关上煤气总开关，打开流理台上方的窗户，再走进里面的房间，一边瞄着倒在矮桌旁的文代，一边打开窗户，然后把头探出窗外，大口深呼吸。脑袋深处感觉麻木。

他回头看西本文代，她脸色发青，肌肤完全感觉不到生气。没救了——这是他的直觉。

房间角落里有一部黑色电话，他拿起听筒，开始拨号。但是，这一刻，他犹豫了。要打一一九吗？不，还是应该打一一〇吧……[4] 他脑中一片混乱。除了病死的祖父之外，他没见过尸体。拨了一、一之后，他犹豫着把食指伸进〇键。就在这时——

“死了吗？”从玄关传来声音。

一看，西本雪穗还站在脱鞋处。玄关的门开着，逆光让他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妈妈死了吗？”她又问了一次，话里夹杂着哭声。

“现在还不知道。”田川把手指从〇移到九，拨动转盘。

注释

[1] 1956年左右发生于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公害疾病，起因于工厂排放有机汞至海中，人类食用海鲜后，汞便在人体中累积，至一定程度后便发病。症状为手足麻痹和运动、听力、语言障碍，严重者会造成死亡。1973年，汞排放方被判败诉。

[2] 20世纪50年代，日本富山县稻米受到镉污染，导致食用者骨质疏松及肾衰竭，由于关节与脊骨极度疼痛，而有“痛痛病”之称。

[3] 在日本，“君”可用在姓名后，多用于长辈对晚辈男性、同辈男性之间、对小男孩的称呼。

[4] 在日本，119既是火警也是急救电话，110是报警电话。



第二章

钟响过几分钟后，开始传来嘈杂的人声。

秋吉雄一右手拿着单反相机，弯腰向外窥探。果然，女学生成群结队地走出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正门。他把相机拿到胸前，逐一检视众多少女的脸孔。

他正藏身在一辆卡车的车厢上，卡车停在距离正门约五十米的路旁。这是个绝佳位置，因为放学时分，绝大多数清华女子学园的学生都会从他眼前经过，而且车厢上还蒙了布。对雄一来说，要达成今天的目的，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藏身之处了。如果可以顺利拍到照片，也不枉费他逃了第六节课跑来这里。

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的制服是水手服，夏天的制服是白底的，只有领子是浅蓝色，细褶的学生裙也是同一颜色。不知有多少女学生晃动着浅蓝色的裙摆，从躲在布后偷看的雄一眼前经过。其中有些少女脸蛋稚嫩得令人以为是小学生，也有些已经开始步入成熟女人的阶段。每当后者接近的时候，雄一都很想按下快门，但怕关键时刻底片不够，便强忍住。

以这样的姿势盯着路过的少女将近十五分钟后，他的眼睛找到了唐泽雪穗的身影，便急忙拿好相机，透过镜头追随她的动向。

唐泽雪穗照例和朋友并肩走在一起。她的朋友是个戴着金属框眼镜、瘦巴巴的女孩，下巴很尖，额头上有青春痘，加上皮包骨身材，雄一并不想把她当作拍摄的目标。

唐泽雪穗的头发略带棕色，发长及肩，发丝仿佛有一层薄膜包覆，绽放出耀眼的光泽。以自然的动作撩拨头发的手指非常纤细，身体也同样纤细，但胸部和腰部的曲线却女人味十足。她的仰慕者当中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她那双令人联想到娇贵猫咪的眼睛看向身边的朋友，下唇稍厚的小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雄一调整好相机，等待唐泽雪穗接近。他想拍更贴近的特写镜头。他喜欢她的鼻子。

雄一的家是窄巷独栋住宅中最里边的一户。打开拉门，一进屋右边就是厨房。因为是三十多年的老房子，老旧的墙壁和柱子上吸附了大酱汤、咖喱等食物混杂而成的奇异气味。他讨厌这种气味，认为这是老街的味道。

“菊池来了哦。”雄一的母亲面向流理台，边准备晚餐边说。看她的手边，今晚显然又是炸马铃薯，雄一不由得感到厌烦。自从几天前妈妈的故乡送来一大堆马铃薯，餐桌上隔不到三天就一定会出现它。

上了二楼，菊池文彦正坐在五叠不到的房间正中看着电影介绍。那是雄一四天前去看的《洛基》的小册子。

“这部电影好看吗？”菊池抬起头来问雄一，介绍册正好翻到史泰龙的特写。

“很好看，挺感人的。”

“噢，每个人都这么说。”

菊池弓着背，回头盯着册子猛看。雄一知道他很想要，却默不作声，开始换衣服。那本册子不能给他，想要，自己去看电影就有了。

“可是电影票够贵的。”菊池冒出这么一句。

“嘿。”雄一从运动背包里拿出照相机放在书桌上，然后抱着椅背跨坐在椅子上。菊池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不太喜欢和菊池提到钱的事。菊池没有爸爸，从穿着就看得出他过得很苦。自己家里至少有爸爸工作赚钱，这就该感到庆幸了。雄一的父亲是铁路公司的职员。

“又去照相了？”看到相机，菊池问道。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应该知道雄一去拍什么。

“嘿。”雄一也以别有含意的笑容回应。

“拍到好照片了吗？”

“还不知道，不过，我很有把握。”

“这下又可以赚一笔了。”

“这能卖多少钱啊，材料也要花钱，扣掉有剩就不错了。”

“可是，有这种专长真好，真令人羡慕。”

“这算不上什么专长。连这台相机的用法我都还没搞清楚，只是随便拍、随便洗而已。再怎么说，这些都是别人给的。”

雄一现在的房间以前是他叔叔住的。叔叔的兴趣是摄影，拥有不少相机，也有简单的工具，能够冲洗黑白照片。叔叔结婚搬走时，把其中一部分留给了雄一。

“真好，有人给你这些东西。”

察觉菊池又要说一些艳羡忌妒的话，雄一不禁有点郁闷。他向来避免让话题转到那个方向，但菊池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经常主动提及与贫富有关的话题。但今天不同，菊池说：“上次，你不是给我看你叔叔拍的照片吗？”

“马路上的照片？”

“嗯，那个还在吗？”

“在啊。”

雄一把椅子转了一百八十度面向书桌，伸手去拿插在书架边缘的一本剪贴簿，那也是叔叔留下来的东西。里面夹着几张照片，全是黑白照，看起来都是在附近拍的。上星期菊池来玩的时候聊到摄影的事，雄一就顺手拿给他看。

拿到剪贴簿，菊池便十分热切地翻看起来。

“你到底要干吗？”雄一俯视着菊池微胖的身躯问。

“嗯，也没什么。”菊池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剪贴簿里抽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可不可以借我？”

“哪张？”

雄一注视菊池手上的照片。拍的是路上，一对男女走在一条眼熟的小巷子里，电线杆上的海报随风飘动，随时会掉下来的样子，不远处的塑料水桶上蹲着一只猫。“你要这种照片干吗？”雄一问。

“嗯，我想拿去给一个人看。”

“给人看？谁？”

“到时候再告诉你。”

“哦。”

“借我啦，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也真奇怪。”雄一看着菊池，把照片递给他。菊池拿起照片，小心地放进书包。

当晚吃过饭，雄一便躲进房间冲洗白天拍的照片。要在房里冲洗照片，只要在充当暗房的壁橱里把底片放进专用容器，接下来的步骤便可以在明亮的地方进行。显像完成后，他从容器里取出底片，到一楼的洗脸台冲水。原本应当以流动的水冲泡一个晚上，但妈妈看到一定会唠叨，雄一对此再清楚不过。

冲到一半，雄一透过日光灯察看底片。确认唐泽雪穗头发的光泽呈现出清晰的阴影，他感到很满足。他有把握——没问题，顾客一定会满意。

就寝前写日记是川岛江利子多年来的习惯。她从升上小学五年级开始写，前后也快五年了。除此之外，她还有好几个习惯，例如上学前为院子里的树浇水，星期日早上打扫房间等等。不需要写什么戏剧性的大事，平铺直叙也无妨，这是江利子五年来学会的写日记要领。即使是一句“今天一如往常”亦无不可。但是，今天有很多事要写。因为放学后，她去了唐泽雪穗家玩。

她和雪穗初三时才同班。但是，她早在初一时就知道雪穗这个人了。透着聪慧的面容，高雅而无可挑剔的举止……从她身上，江利子感觉到一些自己与周遭朋友欠缺的东西，这种感觉可以称为憧憬。她一直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她成为朋友。

“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

对此，唐泽雪穗没有丝毫惊异的模样，而是露出超乎江利子期待的笑容。“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当然可以。”

江利子可以清楚感受到，对一个突然和她搭话的人，唐泽尽可能地展现了善意。而一直害怕对方不搭理的江利子，对这个微笑甚至感到激动。

“我是川岛江利子。”

“我是唐泽雪穗。”她缓缓说出姓名后，轻轻点了一下头。对自己所

说的话确认似的点头，是唐泽的习惯，这一点江利子稍后才知道。

唐泽雪穗是一个比江利子私下爱慕想象的更加美好的“女性”。她富于感性，江利子觉得光是和她在一起，自己对许多事物便会有全新的认识。而且雪穗天生具有能让谈话非常愉快的才能。和她说话，甚至会觉得自己也变得能言会道。江利子经常忘记唐泽与自己同龄，在日记里经常以女性来形容她。

江利子为拥有这么出色的朋友感到骄傲，当然，想和她成为朋友的同学不在少数，她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人。每当这时，江利子总不免有些忌妒，觉得好像自己的宝贝被抢走了。

但是，最令人不愉快的，莫过于附近初中的男生注意到雪穗，简直像追逐偶像般在她身边出没。前几天上体育课时，就有男生爬到铁丝网上偷看。他们一看到雪穗，嘴里就不干不净起来，几乎毫无例外。

今天也是，放学时有人躲在卡车车厢上偷拍雪穗。虽然只瞄到一眼，但看得出那是个满面痘痘、一脸不健康的男生，显然是那种满脑子下流妄想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会拿雪穗的照片来当他妄想的材料，江利子就恶心得想吐。但雪穗本人毫不介意。“不用理他们啦，反正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腻了。”然后仿佛故意要做给那个男生看似的，她做出拨头发的动作。

那个男生急忙举起相机的样子，江利子都看在眼里。“可是，你不觉得不舒服吗？没征求你的同意就乱拍。”

“是不舒服啊，可是要是生气去抗议，还得跟他们打交道，那才更讨厌呢。”

“那倒也是。”

“所以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雪穗直视前方，从那辆卡车前经过。江利子紧跟在她身旁，想尽量妨碍那个男生偷拍。

江利子便是随后说好要去雪穗家玩的。因为雪穗说前几天向她借的书忘了带，问她要不要去家里。书还不还无所谓，但她不想错过造访雪穗房间的机会，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上了公交车，在第五站下车后走了一两分钟。唐泽雪穗的家位于幽静的住宅区。房子本身不算大，却是一栋高雅的日式房屋，有着小巧精致的庭院。

雪穗和母亲两人住在这里。进入客厅，她母亲出来了。看到她，江利子感到有些困惑。她是个长相和身段都很有气质、和这个家极为相配

的人，但是年龄看起来足以当她们的祖母，而这个印象并非来自于她身上颜色素雅的和服。江利子想起最近听到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传闻，与雪穗的身世有关。

“慢慢坐。”雪穗的母亲以安详的口吻说了这句话，便起身离开。她在江利子心中留下体弱多病的印象。

“你妈妈看起来好温柔哦。”只剩下她们俩时，江利子说。

“嗯，很温柔呀。”

“你家门口挂了里千家[1]的牌子呢！你妈妈在教茶道吗？”

“嗯，教茶道，也教花道。还有，应该也教日本琴吧。”

“好厉害哦！”江利子身子后仰，惊讶地说，“真是女超人！那，那些你都会喽？”

“我是跟着妈妈学茶道和花道。”

“哇！好好哦！可以上免费的新娘课程！”

“可是，相当严格哦。”雪穗说着，在母亲泡的红茶里加了牛奶，啜饮一口。

江利子也依样而为。红茶的味道好香，她想，这一定不是茶包冲泡的。

“喏，江利子，”雪穗那双大眼睛定定地凝视她，“那件事，你听说了吗？”

“哪件事？”

“就是关于我的事，小学时的事。”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江利子慌了手脚。“啊，呃……”

雪穗微微一笑。“你果然听说了。”

“不是的，其实不是那样，我只是稍微听到有人在传……”

“不用隐瞒，不用担心我。”

听她这么说，江利子垂下眼睛。在雪穗的凝视下，她无法说谎。

“是不是传得很凶呀？”她问。

“我想还好，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跟我讲的那个同学也这么说。”

“可是，既然会出现这种对话，表示已经传到某种程度了。”

雪穗道出重点，让江利子无话可说。

“喏，”雪穗把手放在江利子膝上，“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

“内容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无聊。”

“说我以前很穷，住在大江一栋脏兮兮的公寓里？”

江利子陷入沉默。

雪穗进一步问道：“说我亲生母亲死得很不寻常？”

江利子忍不住抬起头来：“我一点都不相信！”

或许是她拼命辩解的口气很可笑，雪穗笑了。“不必这么拼命否认呀，再说，那些话也不全是假的。”

“嗯？”江利子轻呼一声，转头看向好友，“真的吗？”

“我是养女，上初中时才搬来这里。刚才的妈妈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雪穗的语气很自然，没有故作坚强的样子，仿佛毫不在意一般。

“啊，这样啊。”

“我住过大江是真的，以前很穷也是真的，因为我爸爸很早就死了。还有一件事，我母亲死得很不寻常也是真的，那是我小学六年级时发生的事。”

“死得很不寻常……”

“煤气中毒，”雪穗说，“是意外去世。不过，曾经被怀疑是自杀，因为我家实在很穷。”

“哦。”江利子感到迷惘，不知该如何回应才好，但雪穗也不像揭露重大秘密的样子。当然，这一定是她体贴的习性，不想让朋友尴尬为难。

“现在的妈妈是我爸爸的亲戚，我以前偶尔会自己来玩，她很疼我。我变成孤儿，她觉得我很可怜，立刻收养我。她自己独居好像也很寂寞。”

“原来是这样啊，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还好啦，不过，我认为我很幸运，因为我本来会进孤儿院的。”

“话是这么说……”

同情的话差点脱口而出，江利子把话咽了回去。她觉得，这时不管说什么，只会让雪穗瞧不起而已。她吃过的苦，一定不是无忧无虑地长大的自己所能体会的。但是，分明历经如此艰难的过去，雪穗又怎能如此优雅呢？江利子钦佩不已。或者正因为有这些体验，才让她从内而外散发出光芒。

“其他还说了我什么？”雪穗问。

“我不知道，也没问。”

“我想一定是一些没影的事。”

“没什么好在意的，那些乱传的人只是忌妒你。”

“我并不是在意，只是好奇，不知道这些话是谁传出来的。”

“不知道，反正一定是哪个长舌妇啦！”江利子故意说得很粗鲁，她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江利子听到的传闻其实还包括另一则插曲，说雪穗的生母是某人的小老婆，那个男人被杀的时候，她母亲还被警方怀疑过。传闻还绘声绘色地添油加醋，说她母亲自杀是因为警方认定她是凶手。

这些话当然不能让雪穗知道，这一定是忌妒她受欢迎的人造的谣。

之后，雪穗把她最近热衷的拼布作品拿给江利子看，有坐垫套、单肩包等用品。色彩缤纷的碎布组合展现出雪穗的绝佳品位。其中只有一个尚未完成的作品用色有所不同，那个袋子看来是用来装小杂物的，用的全是黑色、蓝色等冷色系的布。“这种配色也不错呢。”江利子由衷称赞。

教 语文的女老师目光只在课本与黑板之间来回。她在机械地上课的同时，似乎一心祈祷这地狱般的四十五分钟早点过去。她从不叫学生朗读课本，也不点学生回答问题。

大江初中三年级八班的教室内分成前后两个集团。多少还有点心想上课的人坐在教室的前半部，完全不想上课的人利用教室后半部的空间

为所欲为。有人玩扑克和花纸牌，有人大声聊天，有人睡觉，不一而足。

老师们曾经训斥这些妨碍上课的学生，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便什么都不再说了。当然，原因在于老师深受其害。某位英文老师没收了学生上课时看的漫画，打学生的脑袋训诫，结果几天后遭人袭击，断了两根肋骨。这肯定是报复，但受到训斥的学生有不在场证明。还有一位年轻的数学女老师，看到一整排黑板粉笔槽里摆的东西后吓得惊声尖叫。粉笔槽里摆的是内含精液的保险套。在那之前不久，她说过一些批评不良学生的话。身怀六甲的她差点因为过度惊吓而流产。发生这件事后，她立刻办理停薪留职。大家都认为，在这届初三生毕业之前，她应该不会回来任教。

秋吉雄一坐在教室正中央的位置。在那里，他想上课时就能上课，也能够轻易加入妨碍的一方。他很喜欢这个可以视心情转换立场、有如墙头草般的位置。

牟田俊之进来的时候，语文课已经上了将近一半。他用力打开门，丝毫不在意他人的目光，大摇大摆地走向自己的座位——靠窗的最后一个。女老师似乎想说什么，目光追随着他，但看到他在椅子上坐下，还是继续上课。

牟田把两脚跷在桌子上，从书包里拿出色情杂志。“喂！牟田，你可别在这里打炮啊。”一个同伴说。牟田那张狰狞丑陋的脸上露出了阴森的笑容。

语文课一结束，雄一便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走近牟田。牟田两手插在口袋里，盘腿坐在桌上。他背对着雄一，雄一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是，从他同伴的笑脸推测，他的心情应该不错。他们正在聊最近流行的电子游戏，他听到“打砖块”这个词。他们今天大概又打算溜出学校，直奔电子游乐场吧。

牟田对面的男生看到了雄一，随着他的目光，牟田回过头。剃掉的眉根青青的，坑坑洼洼的脸上有两处凹陷的深处，是一双小而锐利的眼睛。

“这个。”说着，雄一把信封递出去。

“什么东西？”牟田问，声音很低沉，气息里夹杂着烟味。

“昨天我去清华拍的。”

牟田似乎明白了，戒备的神色从脸上退去。他一把抢走雄一手上的信封，看了看里面。

信封里装的是唐泽雪穗的照片，今天早上天还没亮，雄一就起床冲

洗的自信之作。虽然是黑白照，但拍出来的东西能够看出肌肤和头发的颜色。

牟田以一副垂涎欲滴的表情看着照片，旋又抬头看雄一，一边脸颊挤出一个让人发毛的笑容。“拍得不错嘛。”

“不错吧？费了我好大一番心血。”看到顾客满意的样子，雄一松了口气。

“不过也太少了吧，只有三张？”

“我只先带你可能会喜欢的来。”

“还有几张？”

“还不错的有五六张。”

“很好，明天全部带来。”说着，牟田把信封放在身边，没有要还雄一的意思。

“一张三百，三张是九百。”雄一指着信封说。

牟田皱着眉头，从斜下方轻蔑地瞪着雄一，右眼下的伤疤显得更为凶悍。“钱等照片全部拿到再给，这样你没话说了吧？”他的口气充满威胁意味。雄一当然没话说，只说句“好啊”，便欲离去。

牟田却说“喂，慢着”，叫住了他。“秋吉，你知道藤村都子吗？”

“藤村？”雄一摇摇头，“不认识。”

“也是清华三年级的，跟唐泽不同班。”

“我不知道这个人。”雄一再度摇头。

“你去帮我拍她的照片，我出同样的价钱。”

“可我不认识她呀。”

“小提琴。”

“小提琴？”

“她放学后都会在音乐教室拉小提琴，看了就知道。”

“音乐教室里面看得到吗？”

“这种事你去看不就知道了。”说着，牟田一副交代完毕的样子，把脸转向同伴。

雄一知道这时候再多嘴会让牟田发怒，默默地离开了。

牟田从上学期开始注意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的女生，那所学校的女生以家境好、气质佳闻名。看来他们那些不良分子正流行追清华的女生，只不过到底有没有人如愿以偿，就不得而知了。

拍摄他们中意女生的照片，是雄一向牟田提议的，因为雄一听说他们想要那些女生的照片。雄一有他的原因，因为零用钱不足以让他继续摄影这个兴趣。

牟田一开始要他拍唐泽雪穗。雄一感觉牟田真的很喜欢雪穗，证据是即使照片拍得有点瑕疵，他也照单全收。正因如此，当他提出藤村都子这个名字的时候，雄一有点意外。也许是因为唐泽雪穗实在太高不可攀，所以转移了目标，雄一这么想。无论牟田喜欢的是谁，都与雄一无关。

午休时，雄一刚吃完饭，把空饭盒收进书包，菊池就来到他身边，手上还拿着一个大信封。

“你现在跟我一起到天台好不好？”

“天台？干吗？”

“就这个啊。”菊池打开信封口，里面放着昨天雄一借他的照片。

“哦。”雄一开始感兴趣，“好啊，我陪你去。”

“好，那走吧。”在菊池的催促下，雄一站起来。

天台上空无一人。不久前，这里还是不良学生聚集的地点，但校方发现这里有大量烟蒂，此后训导老师经常来巡视，便再也没人来了。

过了几分钟，楼梯间的门开了，出现的是雄一的同班男生。雄一知道他姓什么，但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他姓桐原，叫什么就不记得了。

其实不止雄一，他似乎和同学不相往来。无论做什么，他都不起眼，上课时也极少发言，午休和下课时间总是一个人看书。阴沉的家伙——这是雄一对他的印象。

桐原走到雄一和菊池面前站定，一一凝视他们。他的眼神透露出以前从未显现的锐利光芒，雄一陡然一惊。

“找我干吗？”桐原语气不悦，看样子是菊池找他来的。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菊池说。

“什么？”

“就是这个。”菊池从信封里拿出照片。

桐原以提高警惕的模样靠近，接过黑白照片瞥了一眼，随即睁大眼睛。“这是什么？”

“我想，搞不好可以拿来当参考，”菊池说，“就是四年前的案子。”

雄一看着菊池的侧脸。四年前什么案子？

“你想说什么？”桐原瞪着菊池。

“你看不出来吗？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你妈。”

“咦？”发出惊呼声的是雄一。桐原狠狠瞪他一眼，再度把锐利的目光转向菊池：“不是，那不是我妈。”

“怎么不是？你看清楚，明明就是你妈，跟她走在一起的是你家以前的店员啊。”菊池有点光火了。

桐原又看了一次照片，缓缓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正，照片上的人不是我妈。你少胡说八道！”他说完把照片还给菊池，转身就要离开。

“这是在布施车站附近吧？离你家也很近。”菊池在桐原背后飞快地说，“而且，这张照片是四年前拍的，看电线杆上贴的海报就知道了，那是《无语问苍天》。”

桐原停下脚步，但似乎没有和菊池细谈的意思。“你真烦。”他稍稍扭过头来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好心才跟你说的。”菊池回了这句话，但桐原只瞪了他们俩一眼，便径直走向楼梯间。

“本来想说可以拿来当线索的。”桐原的身影消失后，菊池说道。

“什么线索？”雄一问，“四年前有什么案子？”

听到雄一这么问，菊池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然后点点头。“也对，你跟他读的不是同一所小学，所以不知道那件案子。”

“到底是什么案子！”雄一不耐烦了。

菊池环顾四周之后才说：“秋吉，你知道真澄公园吗？在布施车站附近。”

“真澄公园？啊……”雄一点点头，“以前去过一次。”

“那个公园旁边有栋大楼，记不记得？说是大楼，其实盖到一半就停工了。”

“不太清楚，那楼怎么了？”

“四年前桐原的爸爸就是在那栋大楼里被杀的。”

“咦……”

“钱不见了，他们说应该是劫匪干的。那时候闹得多大啊！每天都有警察四处走来走去。”

“抓到凶手了吗？”

“警察怀疑一个男的可能是凶手，可什么都没查出来。因为那人死了。”

“死了？被杀了？”

“不不不，”菊池摇头道，“出了车祸。警察查他的东西，找到一个打火机，跟桐原他爸爸丢的一模一样。”

“哦，找到打火机，那一定是他干的嘛。”

“这就很难讲了。只知道是一样的打火机，又不能确定就是桐原他爸的。所以问题就来了。”菊池朝楼梯间瞄了一眼，压低声音说，“过了不久，开始有人在传。”

“传什么？”

“说凶手或许是他太太。”

“他太太？”

“就桐原他妈啊。有人说，他妈跟店员有一腿，嫌他爸碍事。”菊池说，桐原家是开当铺的，店员指的就是以前在当铺做事的男子。

但是，对雄一而言，虽然是朋友的叙述，却像听电视剧剧情一般，一点真实感都没有。“跟店员有一腿”这种话，听了也没感觉。“后来怎样？”雄一要他继续说下去。

“这传了很久。可是没什么根据，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也忘了。不过，这张照片，”菊池指着刚才的照片，“你看，后面是宾馆！这两个人一定是从宾馆出来的。”

“有这张照片，会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有！这是桐原他妈和店员搞外遇的证明啊！也就是说，他们有杀他爸的动机。我就是这样想，才拿照片给桐原看。”

菊池经常借阅图书馆的书，随口便能说出“动机”之类的字眼，多半是受惠于此。

“说是这样说，可是站在桐原的立场，他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妈妈呢？”雄一说。

“那种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有时候不管多么不愿意承认，还是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是吗？”菊池极为热切地说完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道，“算了，我会想办法证明这张照片里拍的就是桐原他妈。这样，他就不能再装了。要是把这张照片拿去给警察看，他们一定会重新调查。我认识调查这件案子的警察，我要把照片拿去给那个大叔看。”

“你干吗对这件案子这么认真？”雄一觉得很纳闷。

菊池一边收照片，一边抬眼看他。“发现尸体的是我弟弟。”

“你弟弟？真的？”

“嗯。”菊池点头，“我弟跟我讲，我也跑去看。结果真的有尸体，我们才去告诉我妈，叫她报警。”

“是这样啊。”

“因为尸体是我们发现的，所以被警察问了好几次话。可是，警察问的不单单是发现尸体时的事。”

“什么意思？”

“警察想，被害人的钱不见了，照理是凶手拿的。但是，也有被第三方拿走的可能。”

“第三方……”

“听说发现尸体的人报警前先拿走值钱的东西，好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菊池嘴角露出冷笑，说，“不止这样，警察想得更多。自己杀了人，再叫儿子去发现尸体，这也有可能。”

“怎么会……”

“很扯吧，可这都是真的。就因为我们家穷，他们从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还有，因为我妈去过桐原他们店里，警察就不放过我们。”

“可是，嫌疑都洗清了吧？”

菊池哼了一声：“这不是重点。”

听了这些话，雄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紧握着双手站在那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一个中年男老师从楼梯间走出来，眼镜后的双眼显得怒气冲冲。“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菊池冷冷地回答。

“你！那是什么？你拿着什么？”老师盯上菊池的信封，“给我！”

他似乎怀疑那是色情照片，菊池不耐烦地把信封交给老师。老师看了照片，眉间的力道霎时松开。看在雄一眼里，那反应有几分是脱了力，也有几分出乎意料。

“这是什么照片？”老师狐疑地问菊池。

“以前在路上拍的，我向秋吉借的。”

老师转向雄一：“真的吗？”

“真的。”雄一回答。

老师看看照片，又看看雄一，过了一会儿才把照片放回信封。“和课业无关的东西不要带到学校来。”

“知道了，对不起。”雄一道歉。

男老师看看他们四周的地面，大概是在查看有没有烟蒂，所幸没有找到。他没再说话，把信封还给菊池。

紧接着，午休结束的铃声响了。

放学后，雄一又来到清华女子学园。但是，他今天的目标不是唐泽雪穗。他沿着墙走了一段路。

他停下脚步，因为耳朵已经捕捉到了要找的声音——小提琴。

他观察四周，确认没人后毫不犹豫地爬上铁丝网。灰色的校舍就在眼前，雄一的前方就是一楼的窗户。窗户紧闭，窗帘却敞开着，里面的情形一览无余。

太好了！雄一在心中欢呼，这里就是音乐教室。

雄一改变身体的角度，探出头去。钢琴的另一头站着一个人，身穿水手服，拉着小提琴。

那就是藤村都子啊！

她看起来比唐泽雪穗娇小。是短发吧？他想看清楚她的长相，但教室光线很暗，玻璃窗的反射也阻碍了视线。正当他把脖子伸得更长的时候，小提琴的声音戛然而止。不仅如此，还看到她往窗边走来。

雄一面前的玻璃窗被打开了，一个一脸好强的女生直直地瞪着他。因为事出突然，他甚至来不及从铁丝网上爬下。

“害虫！”那个想必是藤村都子的女生大喊。有如被她的叫声压倒一般，雄一的手松开了。总算是双脚先着地，虽然一屁股跌在地上，但并未受伤。里面有人大声喊叫。糟了！快逃！雄一拔腿就跑。

直到逃离险境、松了口气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那个女生喊的是“害虫”。

每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川岛江利子都和唐泽雪穗一起上英文会话补习班。当然，她这是受到雪穗的影响。

上课时间从七点到八点半。补习班距离学校十分钟路程，但江利子习惯放学后先回家，吃过晚饭再出门。这段时间，雪穗去参加话剧社的练习。平常总是和雪穗形影不离的江利子，总不能到了初三才加入话剧社。

星期二晚上，补习结束后，两人像平常一样并肩走着。走到一半，来到学校旁时，雪穗说要打电话回家，便进了公共电话亭。江利子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九点了，这是她们在补习班教室里聊个没完的结果。

“久等了，”雪穗打完电话出来，“我妈妈叫我赶快回家。”

“那我们得加快脚步了。”

“嗯，要不要抄近路？”

“好啊。”

平常她们都会沿着有公交车行驶的大路走，现在两人转进小路。走这条路等于走三角形的第三边，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平常她们很少这么走，因为这里路灯昏暗，而且大都是仓库和停车场，少有住户。她们走到堆放着许多木材、看似木材厂仓库的建筑物前面。

“咦！”雪穗停下脚步，望向仓库的方向。

“怎么了？”

“掉在那里的，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制服？”雪穗指着某个地方。

江利子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靠墙堆放的角材旁，有一块白布般的东西掉在那里。

“咦！是吗？”她歪着头，“不就是一块布吗？”

“不对，那是我们学校的制服。”雪穗走过去捡起那块白布，“你看，果然没错。”

她说得对，虽然破了，但的确是制服。浅蓝色的衣领正是江利子她们所熟悉的。“怎么会有制服掉在这里呢？”江利子说。

“不知道……啊！”正在查看制服的雪穗叫了一声。

“什么？”

“这个。”雪穗让她看制服的胸口部位。

名牌被安全别针别在那里，上面写着“藤村”。

江利子没来由地感到恐惧，只觉一阵战栗爬过背脊，一心只想立刻离去。

雪穗却拿着破了的制服四处张望。她发现旁边仓库有扇小门半掩着，大胆地往里面看。

“我们赶快回家吧！”江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只听到雪穗尖叫一声，用手掩住嘴，踉跄倒退。

“怎么了？”江利子问，声音在颤抖。

“有人……倒在那里，可能已经死了。”雪穗说。

倒在地上的是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三年级二班的藤村都子，但并没有死。虽然双手双脚遭到捆绑，塞住嘴巴的布绑在脑后，而且已失去知

觉，但获救之后她很快便恢复了意识。

发现她的是江利子和雪穗，救她的则另有其人。她们以为发现了尸体，报警之后不敢靠近仓库，两人握住对方的手，一个劲儿地发抖。

藤村都子上半身赤裸，下半身除了裙子，所有衣物都被脱掉，丢弃在她身旁。此外，还找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火速赶来的救护人员将都子送上救护车，但以她的状况根本无法说话。即使看到江利子两人，她也没有任何反应，双眼空洞无物。

江利子和雪穗一同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在那里接受了简单的侦讯。江利子第一次搭警车，但由于刚目睹藤村都子的惨状，实在无心兴奋。

对她们提出种种问题的，是一个将白发剃成五分平头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像个寿司店厨师，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却截然不同。即使明知他顾虑她们的感受，已尽量表现得温和，他犀利的眼神还是让江利子有所畏惧。

警察的问题最后集中在她们发现都子的经过，以及对于事件是否有什么头绪。关于经过，江利子和雪穗不时互望对方，尽可能准确描述，警察似乎也没有发现疑点。但说到有没有头绪，她们两人却无法提供任何线索。由于夜路危险，学校向来劝导学生若因社团活动晚归，一定要结伴走公交车行经的大道，但实际上她们从未听说发生过意外。

“你们放学回家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人，或是有谁在路边埋伏？不是你们自己遇到的也没关系，你们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旁边的女警问道。

“我没有听说过这类事情。”江利子回答。

“不过，”在她旁边的雪穗说，“有人偷窥学校里的情况，或是等我们放学时偷拍，对不对？”她看着江利子，寻求赞同。

江利子点点头，她把他们忘了。

“是同一个人吗？”警察问。

“偷看的有好几个，拍照的人……我不知道。”江利子回答。

“但是，我想都是同一所学校的。”

“学校？是学生吗？”女警睁大了双眼。

“我想是大江初中的人。”雪穗说。她笃定的语气让江利子也有些惊讶地望着她。

“大江？你确定？”女警需要确认。

“我以前住在大江，认得出来。我想，那的确是大江初中的校徽。”

女警与中年警察对望一眼。“其他还记得什么？”

“如果是上次偷拍我的人，我知道他姓什么，那时候他胸前别了名牌。”

“姓什么？”中年警察眼睛发亮，一副逮到猎物的表情。

“我记得应该是秋吉。秋冬的秋，吉利的吉。”

江利子听着对话，感到很意外。之前，雪穗可说完全无视于那些人的存在，但原来她连对方的名字都看得那么仔细。江利子不记得那人身上是否别有名牌。

“秋吉……是吗？”

中年警察在女警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女警站了起来。

“最后，想请你们看一下。”中年警察取出塑料袋放在她们面前，“这是掉落在现场的东西，你们有印象吗？”

塑料袋里装的东西似乎是钥匙圈的吊饰，小小的不倒翁上系着链子，但链子断了。

“没有。”江利子说，雪穗也给出相同的回答。

“咦，你的链子断了。”雄一看到菊池的钱包后说道。正值午休，他们在小卖部买面包。菊池站在雄一前面，手里拿着钱包，但平常挂在上面的钥匙圈吊饰不见了。雄一记得是一个小不倒翁。

“对呀，我昨天傍晚才发现。”菊池悻悻地说，“我还很喜欢那个呢。”

“掉了？”

“好像是。不过，这种链子有这么容易断吗？”

便宜货嘛！雄一把这句差点说出口的话生吞回去。对菊池严禁耍这种嘴皮子。

“对了，”菊池降低音量，“昨天，我去看《洛基》了。”

“哦，那很好啊。”雄一望向他，心道，没多久之前，他明明还在为昂贵的电影票哀叹。

“我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拿到了电影院的特别优待券。”菊池仿佛看穿了雄一的疑问，“客人给我妈的。”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雄一知道菊池的母亲在附近的市场工作。

“可是，我一看才发现昨天到期，便匆匆忙忙赶去。还好赶上最后一场，真险。其实仔细想想，要不是快到期，别人也不会拿来送人。”

“也许吧，电影怎么样？”

“太酷了！”

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电影。

午休即将结束，回到教室的时候，一个同班同学叫住雄一，说班主任找他。他们的班主任是绰号叫“大熊”的理科老师，姓熊泽。

到了教师办公室，熊泽正一脸严肃地等着雄一。“天王寺分局的警察来了，有事要问你。”

雄一大吃一惊。“问我什么？”

“听说你偷拍清华女生。”熊泽混浊的眼珠狠狠盯着雄一。

“啊，我……”面对突然的诘问，雄一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无异于不打自招。

“真是的。”熊泽啧了一声，站起身，“人蠢还专干蠢事，真是学校之耻！”他动动下巴，示意雄一跟他走。

会客室里有三名男子正在等候。其中一个是上次在天台上遇到的训导老师，他隔着眼镜瞪视雄一。另外两个是陌生人，一个很年轻，另一个已届中年，两人都穿着朴素的深色西装。看样子这两位就是警察了。

熊泽向他们介绍雄一。警察每一寸都不放过似的盯着他。

“在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附近偷拍学生照片的就是你吗？”中年警察问道，语气听起来很温和，却隐约透露出老师们没有的剽悍。光是他的声音便足以让雄一畏怯。

“呃，我……”舌头好像打了结。

“人家都看到你的名牌了。”警察指着雄一胸口，“据说因为你的姓氏很特别，就记住了。”

不会吧，雄一想。

“怎么样？你最好还是老实说，你去拍了吧？”警察再次问道，他身旁的年轻警察也瞪着雄一。训导老师的表情难看到极点。

“拍了……”雄一无奈地点头，熊泽重重地叹了口气。

“做这种事你不觉得丢脸吗？”训导老师气得都快口吃了，发线退后的额头开始涨红。

“别这样，别这样。”中年警察做了安抚的手势，目光重新回到雄一身上，“拍照的对象是固定的吗？”

“是的。”

“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雄一的声音都哑了。

“可以帮我把名字写在这里吗？”警察拿出纸笔。

雄一写下“唐泽雪穗”，警察看了，露出会意的表情。

“其他呢？”警察问道，“还有别人吗？就只拍她？”

“是的。”

“你喜欢她？”警察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不是……不是我喜欢，是我朋友喜欢。我只是帮他拍。”

“你朋友？你干吗特地帮他拍？”

雄一低着头，咬着嘴唇。看到他这个模样，警察似乎有所发现。

“哈哈！”警察饶有趣味地说，“你拿那些照片去卖，对吧？”

说中了，雄一不由得颤了一下。

“你这家伙！”熊泽爆出一句，“你白痴啊！”

“拍照的只有你吗？还有没有别人跟你一样？”中年警察问。

“我不知道，应该没有。”

“这么说，经常偷看清华操场的也是你喽？那里的学生说常有人去偷看。”

雄一抬起头。“我没有，真的，我只有拍照。”

“那偷看的是谁？你知不知道？”

多半是牟田他们，雄一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没作声。要是被他们得知是他说的，天知道下场会有多凄惨。

“看来你知道，但不想说。隐瞒不说对你可不是什么好事。好吧，没关系。现在请你告诉我昨天放学后都做了什么，越详细越好。”

“这……”

“昨天的行动啊。怎么？不能讲吗？”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秋吉！”熊泽咆哮，“你只要回答就是！”

“哎，没关系。”中年警察再次安抚激动的老师，带着一丝微笑看着雄一。“有个清华的女生在学校附近差点就被欺负了。”

雄一感到自己的脸僵了。“我什么都没做。”

“没有人说是你干的，只是那里的学生提到你。”警察的语气还是一样平静，但充满一种意味——目前就数你最有嫌疑。

“我不知道，真的……”雄一摇头。

“那你昨天在哪里、做了什么，没什么不能说的吧？”

“昨天……放学后，我去了书店和唱片行。”雄一边回想边说，“那时候是六点多，后来就一直待在家里。”

“你在家的时候，家人也在？”

“是，我妈也在家。大概九点的时候，我爸也回来了。”

“没有家人以外的人？”

“没有……”雄一回答，心想，家人的证明不算数吗？

“好啦，该怎么办？”中年警察以商量的口气低声向身边的年轻警察说，“秋吉说，照片不是自己想要才拍的，可我们又没法证实他的话。”

“就是啊。”年轻警察表示同意，嘴角露出令人厌恶的浅笑。

“我真的是帮朋友拍的。”

“既然这样，就请你告诉我那个朋友的名字。”中年警察说。

“这个……”雄一很犹豫，但若再不说，自己便无法洗清嫌疑。他可不愿那样。

警察审时度势，恰到好处地说：“别担心，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是你说的。”

这句话简直说到了雄一的心坎上，让他下定了决心。他畏畏缩缩地说出牟田的名字。训导老师立刻露出厌烦至极的表情。可以想见，每次出事都少不了这个名字。

“偷看清华操场的人里面，也有这位牟田？”中年警察问。

“这我不知道。”雄一舔舔干涩的嘴唇。

“牟田只托你拍唐泽的照片吗？有没有要你拍其他女生？”

“其他的，嗯……”雄一不知该不该说，但决定老实招供。到了这个地步，透露多少都没有差别了。“最近，他要我拍另一个人。”

“谁？”

“藤村都子，不过我不知道她是谁。”

话音未落，雄一感觉到房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警察的表情也出现变化。

“所以，你拍了她的照片？”警察低声问道。

“还没有。”

警察点点头，哦了一声。

“别再去拍了。”熊泽从旁气呼呼地说，“你就是做这种蠢事，才会被怀疑。”

雄一默默点头。

“我们还想确认一件事。”警察取出一个塑料袋，“你有没有见过这里面的东西？”

袋子里有个小不倒翁。雄一大吃一惊，那正是菊池的钥匙圈吊饰！

“看样子你是知道了。”警察注意到他的表情。

雄一的心又开始动摇了。如果供出菊池，会造成什么后果？会换成菊池被怀疑吗？可是，要是这时候说谎，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就算自己不说，他们迟早也会查明真相……

“怎么样？”警察以手指头笃笃有声地敲着桌子催他回答。那声响如针一般，声声刺痛雄一的心。

雄一吞了一口唾沫，小声地说出不倒翁的主人。



社团活动等原因留校时，最晚不得超过五点离校——学校在星期四早上发出这样的通知。开班会时，班主任再次强调。

这还用说吗？这是川岛江利子的感想。想想前天发生的事，不要说五点，所有学生都应该一放学就回家。

然而，其他学生对这道突如其来的指令愤愤不平，这是因为前天的事情被隐瞒得滴水不漏。对于那天晚上学校附近的仓库里发生了什么，她们毫不知情。

当然，学生之间传出不少臆测，其中不乏接近事实的。例如，“有人在放学途中差点被变态非礼”之类。但是，这类谣传，也必然是由学校的通知推理衍生出来的。老师们不可能泄露内情，江利子她们也保持缄默，所以她们发现被害人一事，应该没有同学知道。

江利子对此事只字不提，并不是出自校方的指示。如果她是个爱说八卦的长舌妇，谣言想必已经满天飞了。因为校方的应变速度就是这么慢。

要江利子对事情保持沉默的是唐泽雪穗。事发当晚，江利子回家之后便接到她的电话。

“遇到那种事，我想藤村一定受到很大的打击。如果这件事被全校同学知道，她可能会自杀。所以，我们小心一点，什么都不要说，别让事情传出去，好不好？”

雪穗的提议合情合理。江利子说，她也打算这么做。

江利子和藤村都子初二时同班，藤村功课好、个性积极，在班上居于领导地位。只不过江利子有点不知如何与她相处，因为只要自尊受到一点伤害，她就会立刻翻脸。同时，贬低别人的话她说来却毫不在乎。当然，看她不顺眼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件事要是被这些人知道了，一定会立刻传遍学校。

这天午休，江利子和雪穗一起吃便当。她们的座位靠窗，一前一后，附近没有别人。

“现在，对外说是藤村出了车祸，暂时请假。”雪穗小声说。

“哦，这样啊。”

“好像没有人觉得奇怪，但愿可以顺利隐瞒下去。”

“是啊。”江利子点头。

吃完饭，雪穗边拿出拼布的材料，边看窗外。“今天那些奇怪的人好像没来。”

“奇怪的人？”

“平常在铁丝网外面偷看的人。”

“哦。”江利子也向外看。平常像壁虎般攀在铁丝网上的男生，今天却不见踪影。“也许是这次的事件传出去，被警告了吧。”

“也许吧。”

“这次的歹徒会不会就是他们？”江利子小声问。

“不知道。”雪穗说。

“那些人上的学校，不是烂得要命吗？”江利子皱着眉头说，“要是我，绝对不想进那种学校。”

“可是，其中有些人可能是不得已才上那所学校的。”雪穗说。

“会吗？”

“像是因为家境等等的。”

“这我可以理解啦。”江利子含糊地点头，看着雪穗的手微笑。前几天去雪穗家时看到的那个小杂物袋已经缝得差不多了。“就快完成了呢。”

“嗯，只要再做最后的修饰就好了。”

“可缩写是RK呢。”江利子看着绣在上面的字母，“唐泽雪穗（KarasawaYukiho）不应该是YK吗？”

“对呀，不过，这是要送我妈妈的礼物，我妈妈叫礼子（Reiko）。”

“哦，这样啊。嗯，你真孝顺。”江利子看着雪穗灵巧运针的手指说道。

菊池文彦因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学生遇袭事件遭到警方怀疑，是显而易见的事。首先，星期四早上，他在会客室接受警察问话。警方问了什么、他如何回答，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回到教室后，仍沉着脸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人找他说话。警察连日造访的异常情况，使每个人都感到非比寻常。

雄一也没有和菊池说话，向警察透露钥匙圈的事让他感到内疚。

星期五早上，菊池又被传唤，离开教室。穿过桌椅走向出口时，他没有看向任何人。

“好像是清华的女生遭到袭击了，”菊池出去后，有个同学说，“所以警方怀疑他，听说他的东西掉在现场。”

“你听谁说的？”雄一问。

“有人跑去偷听老师聊天，事情好像很严重。”

“被袭击是怎样？是被强暴了吗？”有个男生问，眼里满是好奇。

“一定的嘛！听说钱也被抢了。”打开话匣子的人压低声音传播消息。

雄一察觉四周的人全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大概是想起菊池窘迫的家境。“可是，菊池说不是他，”雄一试探地说，“他说那时候去看电影了。”

有人说，这实在可疑。好几个人点头附和。也有人说，他当然不可能老实招认。

看到桐原也和大家围在一起，雄一感到有些意外，他本以为桐原不

会凑这种热闹。莫非因为前几天照片的事，桐原对菊池产生了兴趣？

雄一脑中转着这些念头，看着桐原，不久便和他对上了眼神。桐原注视了雄一一两秒钟，便起身离开。

事件发生四天后的星期六，江利子和雪穗到藤村都子家去探望她。这提议出自雪穗。但是，她们在客厅等了又等，都子并没有露面，只有她母亲出来，万分抱歉地说都子还不想见任何人。

“伤势很严重吗？”江利子问。

“伤势其实也还好……只是啊，精神上的打击就很……”都子的母亲轻叹了一口气。

“查出歹徒了吗？”雪穗问，“警察问了我们好多事情。”

都子的母亲摇摇头。“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我们没关系……藤村没看清歹徒的长相吗？”雪穗轻声说。

“关于这一点，因为是突然从后面被套上黑色塑料袋，什么都没看见。后来头部又挨打，昏了过去……”都子的母亲眼圈红了，双手掩口，“她为了准备文化节，每天都很晚回来，我就替她担心。这孩子是音乐社社长，放了学也总是留在学校……”

看到她哭泣，江利子觉得很难过，甚至想早点离去。雪穗似乎也有同感，看了看她说：“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好了。”

“是啊。”江利子准备起身。

“真的很对不起，难为你们特地来探望她。”

“哪里。希望藤村能够早点振作起来，也早日康复。”雪穗说着，站起身来。

“谢谢。啊！不过，”这时候，都子的母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虽然遇到了那种事，但她只是被脱掉衣服，那个……她还是清白的。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江利子非常清楚她想说什么，因此有点惊讶地与雪穗互望一眼。她们虽然都没有说出口，但每次提起这件事时，都以都子遭到性侵犯为前提。

“当然，我们当然相信。”雪穗回答的语气却好像从没那么想过似的。

“还有，”都子的母亲说，“之前，你们两位好像都把这起事件当作秘密，以后也拜托你们继续保守这个秘密。再怎么说，这孩子往后还有好长的路要走。这种事要是被知道了，不知道背地里会被说成什么样子。”

“好的，我们知道。”雪穗坚定地回答，“我们绝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即使以后有什么谣言，只要我们否认就没事了。请转告藤村，我们一定会保密，请她放心。”

“谢谢你们。都子有这么好的朋友真是幸福，我会要她一辈子都把你们的恩情牢记在心。”都子的母亲含泪说。

菊池似乎是在星期六洗清嫌疑的，之所以用“似乎”，是因为雄一直到星期一才听说此事。这在同学之间已经成为话题了，他们说，今天早上换成牟田俊之接受警察盘问。

一听此事，雄一便去问菊池本人。菊池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望向黑板，冷冷地回答：“嫌疑是洗清了，那件事就算跟我无关了。”

“那不是很好吗？”雄一高兴地说，“你是怎么证明清白的？”

“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证明那天我真的去看了电影。”

“怎么证明的？”

“这很重要吗？”菊池双臂抱胸，重重地叹了口气，“不然你希望我被抓是不是？”

“你在乱说什么啊，我怎么可能这么想？”

“既然这样，就不要再提这事了。光是想起来，我就直冒怒火。”菊池依然望着黑板，不看雄一一眼，显然对他怀恨在心。菊池多半隐约察觉到，是谁向警方透露了不倒翁的主人。

雄一思忖着能让菊池开心的方法，便说："那张照片，如果你想调查，我陪你。"

"你在说什么？"

"就是……拍到桐原他妈和男人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啊，不是挺有意思吗？"

然而，菊池对这个提议的反应却不如雄一预期。

"那个啊，"菊池歪歪嘴，"我不想弄了。"

"啊？"

"我没兴趣了。仔细想想，跟我根本没什么关系。那么久以前的事，现在也没有人记得了。"

"可那是你——"

"再说，"菊池打断了雄一，"那张照片不见了。"

"不见了？"

"好像是丢了。也可能是上次打扫家里的时候，不小心扔掉了。"

"怎么这样……"

那是我的东西！雄一很想这么说，但看到菊池如能剧面具般毫无表情的脸孔，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弄丢了别人的宝贝照片，菊池完全没有抱歉的意思，像是在说"不必为了这点小事向你道歉"。

"那种照片，丢了也没事吧。"说着，菊池看了雄一一眼，眼神可以用瞪来形容。

"嗯，哦，是没什么关系。"雄一只好这么回答。

菊池起身离开，似乎表明不想再交谈下去。

雄一疑惑地目送菊池的背影。这时，他感觉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目光。他望过去，是桐原在看他。那种冰冷的、观察事物般的眼神，霎时让雄一感到一阵寒意。但桐原很快便低下头，读起文库本。他的桌上放了一个布质杂物袋，是以拼布做成的袋子，上面绣了缩写"RK"。

当天放学后，雄一刚走出学校不远，右肩突然被人抓住，一回头，只见牟田俊之一脸憎恨地站在那里，身后还有两个同伴，表情也毫无二

致。

“来一下。”牟田的声音低沉清晰。声音虽然不大，但隐含的威力足以让雄一心脏收缩。

雄一被带进一条窄巷。牟田的两个同伴把他夹在中间，牟田站在他对面。

牟田抓住雄一的领口，像勒住脖子般往上提，个子不高的雄一不得不踮起脚尖。

“说！秋吉！”牟田恶狠狠地说，“是不是你出卖了我？”

雄一拼命摇头，害怕得脸都抽搐起来。

“骗子！”牟田圆睁双眼，龇牙咧嘴地逼来，“除了你还会有谁？”

雄一继续摇头。“我什么都没说，真的。”

“还在撒谎，白痴！”左边的男生说，“你找死啊！”

“老实说，说！”牟田用双手晃动雄一的身体。

雄一被顶在墙壁上，背上传来水泥冰冷的触感。

“真的，我没骗你，我什么都没说。”

“真的吗？”

“真的。”雄一身体后仰，点了点头。

牟田瞪着他，过了一会儿，松开了手。右侧那个男生啧了一声。

雄一按住喉咙，吞了一口口水。得救了，他想。

但是，下一瞬间，牟田的脸便纠结成一团。一眨眼的工夫都不到，雄一便被撞倒，四肢着地趴在地上。

冲撞的力道留在脸上，明白了这一点时，雄一发现自己挨打了。

“除了你还有谁？”随着牟田暴怒的吼叫，一个东西塞进雄一嘴里。直到他歪向一边，才知道那是鞋尖。牙齿咬破了嘴，血的味道扩散开来。他正想着“好像在舔十元硬币”，剧烈的疼痛便席卷而来。雄一遮住脸，缩成一团。

在他的腰腹上，牟田等人的拳脚如雨点般落下。

[1] 日本抹茶道流派之一。自千利休（1522－1591）创千家茶道，至其孙宗旦后分为三家：里千家、表千家与武者小路千家。



第三章

一开门，头顶上一个大大的铃铛便叮当作响。

对方指定的咖啡馆是家狭窄的小店，除了短短的吧台，只有两张小桌，其中一张还是两人台。

园村友彦扫了店内一眼，考虑片刻后在两人台边坐下。他会犹豫，是因为四人台旁唯一的客人是张熟面孔。虽然没有交谈过，但友彦知道他是三班的，姓村下。村下身形瘦削，轮廓有点外国人的味道，外表想必颇受女生青睐。可能是因为玩乐团的关系，他蓄着烫卷的长发。灰衬衫配黑色皮背心，下着紧身牛仔裤，凸显出一双修长的腿。

村下正在看漫画周刊《少年Jump》。友彦进来时，他抬了一下头，但视线马上又回到漫画上去了，大概因为来的不是他等的人。桌上放着咖啡杯和红色烟灰缸。烟灰缸上有根点着的香烟，显然是看准了高中训导老师不至于巡视到这里来。这里距离他们高中有两站地铁车程。

这里没有女服务生，有点年纪的老板从吧台里走出，把水杯放在友彦面前，默默微笑。

友彦没有伸手拿桌上的菜单，便说：“我要咖啡。”

老板点了点头，回到吧台。

友彦喝了口水，又瞄了村下一眼。村下仍在看漫画，不过当吧台里的那部录音机播放的曲子从奥莉薇亚·纽顿·约翰的作品变成后醍醐乐队的《银河铁道999》时，他的眉头明显地皱了一下，可能是不喜欢日本的流行乐。

难道，友彦想，他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来这里吗？如果是这样，他们等的可是同一个人。

友彦环视店内。这年头每家咖啡馆都会有的“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桌面式电动游戏，这里却没有。但是，他并不怎么感到遗憾，太空侵略者他已经玩腻了。要在什么时机击落飞碟才能得高分，这类攻略法他了如指掌，而且随时都有留下最高分纪录的把握。他对太空侵略者还有兴趣的部分只剩下计算机程序，但最近他也几乎摸透了。

为了打发时间，他翻开菜单，才知道这里是一家咖啡专卖店。菜单上列了几十种咖啡品名，他很庆幸刚才没看菜单，否则一定会不好意思只说要咖啡，而会点哥伦比亚或摩卡，然后多花五十元或一百元。现在的他连花这一点小钱都会心疼。如果不是和别人约好，连这种咖啡馆他都不会进来。

都是那件夹克太失算了——友彦想起上上星期的事。他和朋友在男性服饰精品店顺手牵羊，被店员发现。顺手牵羊的手法很简单，假装试穿牛仔裤，把一起带进试衣间的夹克藏在自己的纸袋里。可是，当他们把牛仔裤放回货架、准备离开时，却被年轻的男店员叫住了。那一刻，他真的吓得差点心脏停搏。

所幸男店员对于逮住窃贼不如增加业绩热衷，所以把他们当作“不小心把商品放进自己纸袋的客人”，没有惊动警察。家里和学校也不知情，但友彦必须支付夹克的定价——两万三千元。他付不出，店员便扣了他的学生证，让他回家拿钱。友彦急忙赶回家，拿出所有的财产——一万五千元，再向朋友借了八千方才付清。

就结果而言，他得到了一件最新款的夹克，一点都不吃亏。但是，那本不是他不惜花钱也想买的衣服，只是认为有顺手牵羊的好机会，没有细看就随便挑了一件。从一开始，他进那家店就没打算买东西。

要是那两万三千元还在就好了——这不知道是友彦第几十次后悔，这样就可以随意购物，还可以看电影。可是现在，除了每天早上妈妈给的午餐费，他几乎没有半分钱，竟还欠朋友八千块。

老板端来两百元一杯的综合咖啡，友彦小口小口地啜饮。味道很好。

如果真的是“挺不错的工作”就好了，友彦看着墙上的钟思索。所谓挺不错的工作，是约他到这里的桐原亮司的用词。

桐原在下午五点整准时出现。

一进店门，桐原先看到友彦，然后把视线转向村下，哼一声笑了出来。“干吗分开坐啊。”

这句话让友彦明白村下果然也是被桐原叫来的。

村下合上漫画周刊，手指插进长发里搔了搔。“我想过他可能跟我一样，可万一不是，他不是会觉得我很怪吗？所以我就假装没事，看我的漫画。”

看样子，他对友彦并非视而不见。

“我也是。”友彦说。

“早知道就跟你们说有两个人。”桐原在村下对面坐下，朝着吧台说，“老板，我要巴西。”

老板默默点头。友彦想，桐原看来是这家店的熟客。

友彦端着咖啡杯移到四人台，在桐原示意下，坐在村下旁边。

桐原稍稍抬眼望着对面的两人，右手食指敲着桌面。那种有如在称斤论两的眼神让友彦略有不快。

“你们两个没有吃大蒜吧？”桐原问。

“大蒜？”友彦皱起眉头，“没有，干吗？”

“哎，原因很多，没吃就好。村下呢？”

“大概四天前吃过煎饺。”

“你脸凑过来一点。”

“这样？”村下探身将脸靠近桐原。

“吐一口气。”桐原说。

村下略显羞涩地吐气之后，桐原指示道：“大口一点。”

桐原嗅了嗅村下用力呼出的气，微微点头，从棉质长裤的口袋里拿出薄荷口香糖。“我想应该没问题，不过离开这里后，嚼一下这个。”

“嚼是可以，不过到底要干吗，讲清楚好不好？这样太诡异了。”村下焦躁地说。

友彦发现这家伙似乎也不知道详情，和他一样。

“我不是说过了吗，就是到一个地方，陪女人说说话。就这样。”

“究竟……”

村下没有把话说完，因为老板端来了桐原的咖啡。桐原端起杯子，先细品了一番香气，才缓缓啜了一口。“老板，还是一样好喝。”

老板笑眯眯地点点头，回到吧台。

桐原再度望着友彦和村下。“一点都不难。你们两个绝对没问题，所以我才会找你们。”

“我就是在问你，是什么没问题？”村下问。

桐原亮司从牛仔外套胸前的口袋拿出红色纸盒的云雀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用芝宝打火机点火。

“就是讨对方欢心。”桐原薄薄的嘴唇露出笑容。

“对方……女人？”村下低声说。

“没错，不过，不用担心。没有丑到让你想吐，也不是皱巴巴的老太婆。是姿色平平的普通女人，不过年纪大一点就是了。”

“工作内容就是跟那个女人说话？”友彦问。

桐原朝着他吐出烟。“对，她们有三个人。”

“听不懂，你再讲详细一点。要到什么地方？跟什么女人？说什么话？”友彦稍稍提高了声音。

“到那边就知道了。更何况，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要看情况。说你们最拿手的就好，她们一定会很高兴。”桐原扬起嘴角。

友彦困惑地看着桐原。照他的说明，根本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干了。”村下突然说。

“噢？”桐原并不怎么惊讶。

“不清不楚，乱七八糟，光听就觉得有问题。”村下准备站起来。

“时薪三千三！”桐原边端起咖啡杯边说，“准确地说，是三千三百三十三——三小时一万。报酬这么优厚的工作，别的地方找得到吗？”

“可那不是什么正经事吧？”村下说，“我不会去碰那种事的。”

“没什么不正经。只要你不到处乱说，也不会惹上麻烦，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另外，我可以再保证一件事，结束之后你们一定会感谢我。这么好的打工机会，就算翻遍整个工读求职栏也绝对找不到。这工作谁都想做，但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你们能被我相中实在很走运。”

“可是……”村下露出踌躇的表情看向友彦，大概是想知道友彦如何决定。

时薪三千元以上，三小时一万——这对友彦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可以去，”他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

“告诉我是去哪里见谁，我要有心理准备。”

“根本没这个必要。”桐原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烟，“好吧，出去就告诉你。不过，只有园村一个不行，如果村下不干，这件事就当我没提过。”

友彦抬头看着半起身的村下，只见他维持这个不上不下的姿势，一脸不安。

“真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村下向桐原确认。

“放心，只要你不想，就不会变成那样。”

听了桐原意味深长的说法，村下似乎仍无法下定决心。但是，或许是感觉到抬头看他的友彦目光中带着不耐和不屑，最后他点了头：“好，我就跟你们一起去。”

“真聪明。”桐原一面伸手插进棉质长裤的后口袋，一面站起来，掏出咖啡色皮夹，“老板，算账。”

老板露出询问的表情，指着他们的桌子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对，三个人一起。”

老板点点头，在吧台里面写着什么，再把小纸片递给桐原。

看着桐原从皮夹里拿出千元钞，友彦暗想，早知道他要请客，就点三明治了。

园村友彦上的集文馆高中没有制服。在大学学运盛行的时候，这所高中的学长发起废除制服运动，而且成功地付诸实践。旧式学生服算是他们的标准服装，但会穿来上学的人不到两成。尤其在升入二年级后，几乎所有学生都改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此外，虽然禁止烫发，但遵守这条校规、忍耐着不去烫头发的可谓绝无仅有。关于女生化妆的规定也一样，所以女生一身流行杂志模特儿打扮、带着浓烈的化妆品香味坐在教

室里上课的情景，在他们学校司空见惯，只要不妨碍上课，老师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穿着便服，放学后即使在闹市流连，也不必担心会被辅导。万一有人问起，只要坚称是大学生便可蒙混过关。像今天天气这么好的星期五，放学后直接回家的学生应该少之又少。

园村友彦也一样，平常他会和几个同伴成群结队，到女生常去游荡的闹市，或是直奔引进新机种的电子游乐场。他今天没有这么做，无非是因为顺手牵羊事件让他大失血。

桐原亮司来找他时，他因为那件事，放了学也没回家，正在教室一角看《花花公子》。感觉有人站在面前，抬头一看，桐原的嘴角挂着不明所以的笑容。

桐原是他的同班同学，然而升上二年级快两个月了，他们却几乎没有交谈过。友彦不算怕生，已经和大多数同学混熟了。桐原身上却有一种刻意与人保持距离的气质。

“今天有空吗？”这是桐原的第一句话。

“有啊……”友彦回答。桐原便悄声说：“有个挺不错的工作，你要不要试试？只是跟女人说说话就能赚一万元。怎样？不错吧？”

“就只说话？”

“要是有兴趣，五点到这里。”桐原给他一张便条。

纸上的地图标示的店，就是刚才那家咖啡专卖店。

“对方那三位应该已经在那里等了。”桐原不动声色地对友彦和村下说。

离开咖啡馆后，他们搭上地铁。车上没什么乘客，空位很多，但桐原却选择站在门边，似乎是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们对话。

“客人是谁？”友彦问。

“名字不能讲，就叫她们兰兰、好好、美树好了。”说了去年解散的三人偶像团体[1]成员的昵称，桐原贼贼地笑了笑。

“别闹了，你答应要告诉我。”

“我可没说连名字都要说。还有，你别搞错了，两边都不说名字是为大家好。我也没讲你们的名字。我再强调一次，不管她们怎么问，绝对

不能把真名和学校告诉她们。”桐原眼里射出冷酷的目光，友彦顿时畏缩了。

“要是她们问怎么办？”村下提出问题。

“跟她们说校名是秘密啊，名字随便用个假名就是。不过，我想不会有自我介绍这种事，她们不会问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友彦换个方式问。

不知为何，桐原的脸色稍显和缓。“家庭主妇。”他回答。

“家庭主妇？”

“应该说是有点无聊的少奶奶吧，既没有嗜好也没有兴趣，一整天难得说一句话，闷得很，老公也不理她们。为了打发时间，想和年轻人聊聊天。”

桐原的描述让友彦想起不久前相当卖座的情色片——《公寓娇妻》，他脑海里浮现出部分画面，尽管他并没有看过。

“光说话就有一万元？我总觉得奇怪。”友彦说。

“世上怪人多的是，不必放在心上。人家既然要给，就不必客气，收下就是了。”

“为什么要找我和村下？”

“因为长得帅啊，这还用问吗？你自己不也这样想？”

桐原直截了当说出来，友彦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确认为自己凭长相要进演艺圈并不是难事，对身材也很有自信。

“我不是说了吗，这不是谁都能做的工作。”说着，桐原像是同意自己的话似的点点头。

“你说过她们不是老太婆哦。”村下好像还记得桐原在咖啡馆里说过的话，确认似的说。

桐原别有意味地笑了。“不是老太婆，但也不是二十几岁的少妇，三四十吧。”

“跟那种大婶说什么才好？”友彦打从心底担心。

“这种事你用不着去想，反正只会讲些没营养的。对了，出了地铁，把头发梳一梳，喷点发胶，免得弄乱了。”

“我没带那些东西。”友彦说。

闻言，桐原打开自己的运动背包给他看，里面有梳子和发胶，连吹风机都带了。

“既然要去，就打扮成超级帅哥秀一下吧，嗯。”桐原扬起了右嘴角。

他们在难波站从地铁御堂筋线换乘千日前线，在西长堀站下车。友彦来过这里好几次，因为中央图书馆就在这一站。一到夏天，想利用自习室的考生还得排队入场。他们从图书馆前面经过，又走了几分钟。桐原在一栋小小的四层公寓前停下。“就是这里。”

友彦抬头看建筑物，吞了一口口水，觉得胃有点痛。

“你那什么表情，那么僵！”听到桐原的苦笑，友彦不禁摸摸脸颊。

公寓没有电梯。他们爬楼梯到三楼，桐原按了三〇四室的门铃。“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

“是我。”桐原说。

开锁的声音随即响起，门开了，出现一个穿着领口敞开的黑色衬衫、灰黄格子裙的女子，手还握着门把。她个子娇小，脸也很小，留着短发。

“你好。”桐原笑着招呼。

“你好。”女子回应。她眼睛四周化了浓妆，耳垂上还挂着鲜红色的圆形耳环。虽然已尽力修饰，但看起来果然不像二十几岁，眼睛下方也已浮现小细纹。女子把视线移到友彦他们身上。友彦觉得她的目光如复印机的曝光灯一般，把他俩快速地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遍。

“你朋友啊？”女子对桐原说。

“是，两个都是帅哥吧？”

听到他的话，女子呵呵地笑了，然后说声“请进”，把门开大了一些。

友彦跟着桐原进入室内，进了玄关就是厨房兼餐厅。里面有餐桌和椅子，但除了一个固定的架子，连碗柜之类的东西也付之阙如，也没看到烹饪用具，一台个人用的小冰箱和放在上面的微波炉也毫无生活气息。友彦推测，这套房子平常没有人住，只是租来别有他用。

短发女子打开里面的和式拉门。屋里有两间六叠大的和室，但是隔间的拉门已经移除，形成了一个细长的房间，房间尽头有一张简易铁

床。

房间中央有一台电视，前面坐着另外两名女子。其中一个很瘦，棕色头发扎成马尾，但针织长裙的胸部丰满地鼓起。另一个穿着牛仔迷你裙，上身套着牛仔外套，圆脸庞，及肩的头发烫成大波浪。三人中她的五官看起来最平板，不过这可能是其他两人妆太浓的缘故。

“怎么这么慢呀。”马尾女子对桐原说，不过并不是生气的语气。

“对不起，因为有很多事情要一步步来。”桐原笑着道歉。

“什么事情？一定是解释在等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大婶对不对？”

“怎么会呢？”桐原踏进房间，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然后以目光示意友彦他们也坐下来。友彦和村下都坐下后，桐原却立刻起身，让位给短发女子。这么一来，友彦和村下便被夹在三个女人之间。

“请问三位，喝啤酒好吗？”桐原问她们。

“好呀。”三人点头回答。

“你们两个，啤酒可以吧？”不等友彦他们回答，桐原就进了厨房，随即传出开冰箱拿啤酒瓶的声音。

“你常喝酒吗？”马尾女问友彦。

“偶尔。”他回答。

“酒量好吗？”

“不太好。”他带着和善的笑容摇头。

友彦发现女人们在交换眼色。他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意思，但是看样子，她们对桐原带来的两个高中生的外表并无不满，所以暂时可以放心。友彦觉得房间很暗，原来玻璃窗外还有防雨窗，而且照明全靠一个罩了藤质灯罩的灯泡。友彦想，可能是为了掩饰女子的年纪，才把房间弄得这么暗。马尾女的皮肤和他的女同学完全不同，在身边近看时一目了然。

桐原用托盘端来三瓶啤酒、五个玻璃杯，以及盛了柿种米果和花生的盘子。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众人面前，又立刻回到厨房，接着送来一个大比萨。“你们两个饿了吧？”桐原说着看看友彦和村下。

女子和友彦他们互相斟酒，开始干杯。桐原在厨房翻找着包。友彦想，他不喝啤酒吗？

“有没有女朋友？”马尾女又问友彦。

“唔，没有。”

“真的？为什么？”

“为什么啊……不知道，就是没有。”

“学校里应该有很多可爱的女生吧？”

“有吗？”友彦拿着玻璃杯，歪着头。“我知道了，一定是你眼光很高。”

“哪有，我才没有呢。”

“照我看，你要交几个女朋友都没问题，你就放手去追嘛。”

“可是，真的没几个可爱的。”

“是吗？真可惜。”说着，马尾女把右手放在友彦大腿上。

和女子的对话，正如桐原先前所说，你来我往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话语。这样真的就有钱可拿吗？友彦觉得不可思议。

话很多的是短发女和马尾女，牛仔女只是喝啤酒，听大家聊天，笑容也有点不自然。短发女和马尾女殷勤地劝酒，友彦来者不拒。半路上桐原交代过，若是对方劝烟劝酒，尽可能不要回绝。

“大家好像聊得很开心，来一点余兴节目吧。”过了三十分钟左右，桐原说。此时友彦已微有醉意。

“啊！新片？”短发女看着他，眼睛闪闪发光。

“是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友彦早就发现桐原在餐桌上组装小型投影仪，他正想问桐原要做什么。“什么片子？”

“这个嘛，看了就知道了。”桐原不怀好意地一笑，按下投影仪开关。机器发射出来的强光立刻在五人面前的墙壁上形成一个大四方形，看来是要直接将白色墙面当作屏幕。桐原对友彦说：“不好意思，帮忙关灯。”

友彦探身关掉开关。这时，桐原开始播放影片。

那是八毫米的彩色电影，没有声音。但没播多久友彦就明白了是哪一类电影，因为径直就出现赤裸的男女，而且一般电影中绝对不能拍出来的部分也一览无余。友彦心跳加速，这并不只是喝啤酒有了醉意的结果。他虽然看过类似的照片，但影像还是第一次。

“哇！好夸张！”

“哦，原来有这种做法啊。”

女人们可能是要掩饰尴尬，嬉闹着发出评语，她们并不是对彼此说，而是朝向友彦和村下。马尾女在友彦的耳边轻声说：“你做过这种事吗？”

“没有。”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声音不中用地发抖。

第一部影片大约十分钟便结束了，桐原迅速更换录像带。在这个空当，短发女说：“怎么好像变热了。”她脱下衬衫，上身只穿着胸罩。投影仪的光线把她的肌肤照得发白。

就在她脱完衣服后，牛仔女突然站起来。“那个，我……”才说了这几个字，嘴巴就闭上了，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

调整机器的桐原问道：“要走吗？”

女人默默点头。

“是吗？真遗憾。”

在大家注视下，牛仔女走向玄关，刻意不和任何人的目光接触。她走后，桐原锁好门回转。

短发女哧哧笑着说：“对她大概太刺激了吧。”

“一定是三对二，只有她落了单。都要怪亮没有好好招呼她啦。”马尾女说，声音里夹杂着优越感。

“我是在观望，不过，她好像没办法接受。”

“亏我还特地找她来。”短发女说。

“有什么关系。好啦，继续吧。”

“好，马上来。”桐原打开投影仪的开关，墙面再度出现影像。

马尾女在第二部电影放到一半时脱掉长裙。衣服一脱掉，她便把身体靠过来，往友彦身上磨蹭，小声耳语：“没关系，你可以摸。”

友彦勃起了。但是，这是因为被半裸的女人勾引，还是因为看了太过刺激的影片，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是到了这一刻，他方才明白这份工作真正的内容。他感到不安，并不是因为想逃避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担心的是到底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

他还是处男。

友彦家位于国铁阪和线美章园站旁，坐落在小小的商店街之后第一个转角，一栋两层木质日式住宅。

“你回来啦，真晚。晚饭呢？”看到他，母亲房子便这么问。已经将近十点了，以前晚归会被唠叨，但上高中后，很少再被说什么。

“吃过了。”简短地回答后，友彦回到自己的房间。一楼一间三叠的和室是他的房间。以前是储藏室，他上高中时，重新装修作为他的房间。

友彦一进房间在椅子上坐下，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眼前机器的电源，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公事。

机器指的是个人电脑，时价将近一百万元。东西当然不是他买的，是他从事电子机械制造工作的父亲利用关系便宜买来的二手货。当初他父亲想学电脑，但才碰了两三次便束之高阁。反而是友彦对其产生了兴趣，靠着看书自学，现在已经会写一些小有程度的程序了。

确认电脑开启后，友彦打开旁边录音机的电源，敲了敲键盘。不一会儿，录音机开始转动，从喇叭传出的不是音乐，而是混杂了杂音和电子音的声音。他把录音机作为记忆装置，将长长的程序转换为电子信号，先以卡带记录，使用时再输入电脑。比起过去使用的纸带，卡带虽然方便，但有输入费时的缺点。

花了将近二十分钟输入后，友彦再度敲键盘。十四英寸的黑白画面上显示出“WEST WORLD”的字幕，接着，提出“PLAY？YES＝1 NO＝0”的问题。友彦按下“1”，又按下回车键。WEST WORLD是他自行制作的第一个电脑游戏，一边躲避紧追不舍的敌人，一边寻找迷宫的出口，灵感来自尤·伯连纳主演的同名电影。他玩这个游戏有双重乐趣，一重来自游戏本身，一重为改造之乐。他总是边玩边寻找更有趣的创意，脑海里一出现任何灵感，便暂停游戏，立刻着手改良程序。使原本单纯的游戏日渐复杂的过程，让他得到培育生物般的喜悦。

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指连续敲击数字键，这是操作屏幕上人物的控制器。然而，今天他完全无法专心玩游戏，玩到一半就腻了。即使因为一些不该犯的失误被敌人打败，他也一点都不懊悔。

他叹了一口气，双手离开键盘，身体瘫在椅子上，仰望斜前方。墙上贴着偶像明星的泳装海报，他对大胆暴露的胸口和大腿看得出神，想象抚摸沾着水滴的肌肤的触感，分明不久前才经历过那么异常的体验，却仍感觉到阳具即将产生变化。

异常的体验——难道不是吗？他在脑海里回味短短数小时前发生的事，总觉得不真实。但是，那既不是梦境，也不是幻想，他非常清楚。

看完三段八毫米影片后，性行为开始了。友彦，恐怕村下也一样，完全由女人主导。友彦和马尾女在床上，村下和短发女在被窝里，双双互相交缠。两个高中生在各自的对象指导下，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性行为。在离开那儿之后，村下才说他也是处男。

友彦两度在马尾女体内射精。第一次他浑浑噩噩的，第二次就稍微有点知觉了。自慰时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将他完全包围，有一种精液大量迸射的感觉。其间女人们曾讨论是否要换对象，但马尾女不想换人，所以并没有实行。

提出“差不多该结束了”的是桐原。友彦看看时钟，距离他们到公寓正好过了三个小时。

桐原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她们也没有要他加入，估计是一开始就说好的。但是，他也没有离开房间的意思。当友彦他们汗水淋漓地和女子相拥时，他就坐在餐厅的椅子上。友彦在第一次射精后，呆呆地望向餐厅方向。桐原在昏暗中跷着脚，面向墙壁，静静地抽着烟。

一离开公寓，他们便被桐原带到附近的咖啡馆，付了他们现金八千五百元。

“明明说好一万元……”友彦和村下不约而同地抗议。

“我只是扣掉餐饮费。比萨吃了，啤酒也喝了，不是吗？这样才一千五，已经很便宜了。”

村下接受了这番说辞，友彦也不能再说什么，而且刚经历了初体验，心情相当亢奋。

“要是觉得还不错，以后还要请你们帮忙。她们好像很满意，以后或许还会找你们。”桐原满意地说，但随即神色一厉，“我先警告你们，绝对不能私下跟她们见面。这种事情，当成生意的时候很少会出什么意外；要是动歪脑筋，去个人交易，马上就会变调。现在就答应我，绝对不私下跟她们见面。”

“不会的。”村下立刻应允。这么一来，友彦连表示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好，我也不会。”他回答。桐原满意地大大点头。

友彦回想着桐原当时的表情，伸手插进牛仔裤后口袋。里面有一张纸，他拿出来，放在书桌上。

纸上有一行数字，总共有七位，显然是电话号码。下面只写着“夕子”。

那是他离开房间时马尾女迅速塞给他的。

有些醉了。多少年没有独自喝酒了？她找不到答案，久得让她想不起来。可悲的是没有半个男人来向她搭讪。

回到公寓，打开房间的灯，玻璃门映出自己的身影，因为她出门时没有拉上窗帘。西口奈美江走近玻璃门，心情更加沉重。牛仔短裙、牛仔外套配红色T恤，一点都不适合她。就算把以前的衣服翻出来故作年轻，也只是让自己更难堪罢了，那些高中生一定也这么想。

她拉上窗帘，随手把外衣脱掉，全身上下只剩下内衣之后，跌坐在梳妆台前。镜子里有一张肌肤已失去光泽的女人的脸庞，眼中毫无神采。那是一张徒然度日、年华老去的女人的脸。

她拉过包，取出里面的香烟和打火机，点着火，把烟吹向梳妆台。镜子里的女人面孔登时如蒙了纱一般。如果什么时候看都是这样就好了，她想，这样就看不到小细纹了。

刚才公寓里播放的淫秽影片在脑海里复苏。

“你要不要来一次试试看？一定不会后悔的。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又有什么意义呢？放心，保证好玩。不偶尔接触一下年轻人会老得更快的。”

前天，职场前辈川田和子来邀她。若是平时，她一定一口回绝，但是，有件事在她背后推了一把。那就是，如果不趁现在改变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的想法。虽然犹豫再三，她还是答应了，和子为此异常兴奋。

然而，奈美江终究逃走了，她无法置身那种异常的世界。眼看着和子她们使出浑身解数色诱高中生的模样，让她产生一种反胃般的不快。

不过，她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好。有些女人在那种情境下能放松身

心，只是她并不是那种人。

她望着墙上的日历，明天又要工作了，为这种无聊的事情浪费了宝贵的休假。西口小姐昨天去约会吗？上司和后进一定会语带讽刺地这样问。一想到他们的表情，心情就很沉重。明天要第一个上班，然后全心投入工作。这么一来，他们应该很难找她说话吧？把闹钟时间调早一点……

钟？

拿起梳子梳了两三下头发，奈美江的手停了下来，她注意到一件事。霍然一惊的她打开身旁的包，翻遍了里面的东西，就是找不到。

糟糕！奈美江咬着嘴唇。看来她忘记带回来了，而且还把它留在了一个很要命的地方。

她的手表不见了。那不是什么高档货，她向来出门时都戴着，因为她认为弄丢了也不会心疼。神奇的是它始终没有丢，就这样慢慢便产生了感情——就是这样一只表。

她想起来了，一定是上厕所时掉的。她在洗手时照例不假思索地拿下来，事后便忘了。她拿起电话听筒。只好麻烦川田和子了，不通过她无法联络上那个叫亮的年轻人。

她当然不想这么做。她临阵脱逃，和子一定不满，但这件事她不能不处理。奈美江从包里拿出电话簿，边确认号码边拨动转盘。

幸好和子已经到家。听到是奈美江，她好像颇为意外，“哎呀”一声，其中也包含几分奚落。

“刚才真对不起，”奈美江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有点……不想参加了。”

“没关系，没关系。”和子的语气很轻松，“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太勉强了。对不起，应该是我道歉才对。”

那种小场面就落荒而逃，你真没用啊——听在奈美江耳里有此感觉。

“那个，其实……”奈美江说出手表的事。她说应该是放在洗脸台，不知和子有没有看到。

和子予以否认：“要是有人注意到，应该会跟我说，我就会帮你收起来。”

“这样啊……”

“你确定是落在那里了？不然，我请人帮你看看好了。”

“不用了，先这样吧。也不一定是落在那里，我再找找。”

“是吗？那找不到再告诉我。”

“好的，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奈美江飞快地挂上电话，长叹一声。怎么办？

如果不管那只表，事情就简单了。本来，她一直认为丢了也无所谓。这次也一样，若是掉在别的地方，她大概早就毫不犹豫地死心了。但这次情况不同，不能把那只表掉在那个地方。奈美江后悔不已，明知道要去那种地方，为什么要戴那只去呢？她有好几只手表啊。

抽了几口后，她在烟灰缸里熄掉烟，凝视着空中的某处。只有一个办法，她在脑海里反复思考会不会太过莽撞。最后，她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可行。至少，应该不会有危险。

她看了梳妆台上的钟，刚过十点半。

十一点多，奈美江离开住处。为避人耳目，时间越晚越好，但若是太晚，会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距离她公寓最近的车站是四桥线花园町站，到西长堀站必须在难波换车。车厢很空。一坐下来，对面车窗便映出她的身影——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运动衫配牛仔裤、打扮毫无女人味、显然已三十好几的女人。还是这样自在多了，她想。

到了西长堀，便沿着白天和川田和子一同走过的路线前进。那时和子非常兴奋，说她好期待，不知道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男生。奈美江嘴上虽然附和，但那时心里已经打了退堂鼓。

她顺利找到那栋公寓，上了三楼，站在三〇四室门前。她按下门铃，心怦怦直跳。没人响应。她又按了一次，还是悄无声响。

奈美江松了一口气，同时心情也紧张起来，一边注意四周，一边打开位于门旁的水表盖。白天，她看到川田和子从水管后面拿出备用钥匙。

“成了常客之后，就会告诉我们备用钥匙放在哪里。”和子开心地说。

奈美江伸手到同一个地方，指尖碰到了什么。她不由得安心地呼了一口气，用备用钥匙开了锁，畏畏缩缩地推开门。室内灯开着，但玄关没有鞋，果然没有人在。即使如此，她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进屋，不敢发出声音。

白天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餐桌如今一片凌乱。奈美江虽然不太明白，但看得出那是精密的电子元件和计数器。是音响吗？她想，还是在修理投影仪？无论如何，都像有人工作尚未完成的样子。她有点着急，一定要在那个人回来前找到手表。她到小小的洗脸台前寻找。手表却不在那里。有人发现了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交给川田和子？

她开始不安。难道是哪个高中生看到了，却故意隐匿不说，好偷偷据为己有？也许以为拿去当铺之类的地方，多少可以换点钱。

奈美江感到周身发热，该怎么办才好？她极力要自己镇静，先调整呼吸，回想记错的可能性。她以为忘在洗脸台，但可能是记错了。也许她把取下来的手表拿在手上，回到房间，不经意地放在某处。

她离开盥洗室，走进和室。榻榻米很干净，是那个叫亮的年轻人整理的吗？他究竟是什么人？

白天拆下来的和式拉门已经装了回去，看不到有床的那个房间。她轻轻打开拉门。

一个奇异的东西首先映入眼帘，是个电视屏幕。房间中央放着宛若电视的物品，正播放着影像。那不是一般的影像，她把脸靠过去。那是……

好几个几何图形在屏幕上移动。一开始她以为纯粹是图形变化，其实不然。仔细一看，中央有个火箭形状的东西，一边闪躲前方飞来的圆形或四方形障碍物，一边设法前进。

应该是一种电视游戏机吧，奈美江想。她玩过几次太空侵略者。

屏幕里的动作并没有太空侵略者那么流畅。但是，火箭成功躲避接二连三袭击而来的障碍物，令人看得入神。事实上，她一定是看得入了神，才没注意到细微的声响。

“看样子，你很喜欢嘛。”

突然有人从背后发话，奈美江吓得发出一声轻呼。一回头，是那个叫亮的年轻人。“啊，对不起。那个，我东西忘了拿，所以，呃，川田小姐跟我说过备用钥匙的事……”奈美江很狼狈，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但他像没听到她的话，沉默着示意她走开，自己在屏幕前盘腿坐下，接着把摆在一旁的键盘放在膝盖上，双手敲了几个键。屏幕上的动作立刻发生变化，障碍物的速度加快，色彩也变得更丰富。他继续敲键盘，火箭一一躲开障碍物。

奈美江也看出是他在操纵火箭的动作，刚才自行移动的火箭，在他的手指掌控下，前后左右地移动。

不久，圆形障碍物与火箭撞击，火箭变成一个大大的叉，屏幕上随即出现“GAME OVER”字样。

他啧了一声。“速度还是太慢，顶多只能这样了吧。”

他指的是什么，奈美江听不懂。她一心想早点离开。

“那个，我要回去了。”她说着站起身来。

听她这么说，他头也不回地问：“东西找到了？”

“哦……好像不在这里。对不起。”

“是吗？”

“那，我走了，再见。”

奈美江转身准备离开，他的声音忽从背后传来：“任职十周年纪念，大都银行昭和分行……你的工作还真死板。”

她停下脚步，回头，他几乎在同一时间站起。

他把右手伸到她面前，手表就垂在手下。“你忘的就是这个吧？”

一时之间，她本想装傻，但还是收了下来。“……谢谢。”

他沉默着走向餐桌，上面放着一个超市购物袋。他坐下来，取出袋子里的东西——两罐啤酒和盒装便当。

“晚餐？”她问。

他没有回答，好像想到什么似的，举起一罐啤酒。“喝吗？”

“啊……不了。”

“哦。”他打开拉环，白色泡沫冒出来。他像是要接住泡沫似的喝起来，显然不想再理会她。

“那个……你不生气吗？”奈美江问，“我擅自进来。”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哦，嗯。”然后打开便当的包装。

奈美江其实大可直接离开，却有点迟疑。部分原因是对方已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场所，自己却对他一无所知。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就这么离开，她会觉得自己没出息。

“你气我半路跑掉吗？”她问。

“半路？哦……”他好像明白了她在说什么，“没有，那种事偶尔会有。”

“我不是害怕，本来我就不怎么想来，是被硬邀来的……”

她才说到一半，他拿着筷子的手开始挥动。“不用解释了，那些不重要。”

奈美江无话可说，沉默着看向他。他无视她的存在，吃起猪排饭。

“我可以喝啤酒吗？”奈美江问。

随便你——他扬了扬下巴，似乎是对她这么说。她在他对面坐下，打开一罐，大口喝起来。

“你住在这里？”

他默默吃着。

“你没跟爸妈住一起吗？”她进一步问。

“一下子生这么多问题出来啊。”他轻笑一声，看来无意回答。

“你为什么要打那种工？为了钱？”

“不然呢？”

“你自己不下场？”

“必要的时候会。像今天，如果大姐你没回去，就由我来陪。”

“你很庆幸不必和我这种大婶上床？”

“少了收入，失望都来不及。”

“好大的口气，根本就只是小孩子在玩。”

“你说什么？”他狠狠地瞪着她，“再说一次看看。”

奈美江咽了一口口水。他的眼里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狠劲，但是，她不想让他以为他的气势压倒了她：“你只是当太太夫人的玩具当得很高兴而已吧？恐怕对方还没满足，自己就先忍不住了。”

亮喝着啤酒，没有回答。但是，把啤酒罐放在桌上的一刹那，他站了起来，以野兽般的敏捷扑向她。

“住手！你干什么！”

奈美江被拖到和室，一下倒在地上。她的背脊撞到榻榻米，一瞬间无法呼吸。她想挣扎起身时，他再度扑过来，牛仔裤的拉链已经拉下。

“有本事就让它射啊！”他双手夹住奈美江的脸，把阳具顶到她面前，“用手用嘴随便你，要用下面也可以。你以为我撑不了多久，是不是？那你就试试看！”

他的阳具迅速在眼前勃起，开始鼓动，血管毕露。奈美江双手挡住他的大腿，头使劲后仰。

“怎么？被小孩的阴茎吓着了？”

奈美江闭上眼睛，呻吟般地说：“别这样……对不起。”

几秒后，她的身体被推开。抬头一看，他正拉起拉链走向餐桌。他坐下来，继续吃饭。从筷子的动作看得出他的烦躁。

奈美江调整呼吸，把凌乱的头发往后拢，心跳依然极为剧烈。

相邻房间的电视屏幕映入眼帘，画面上仍呈现GAME OVER的字样。

“为什么……”她开口问道，“你应该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以做啊。”

“我只是卖我能卖的东西。”

“能卖的东西……是吗？”奈美江站起来，边走边摇头，“我不懂，我果然已经是大婶了。”

正当她经过餐桌、往玄关走的时候——

“大姐。”他叫住她。

奈美江正准备穿鞋的脚悬在半空，她维持这个姿势直接回头。

“有件好玩的事，要不要加入？”

“好玩的事？”

“对，”他点头，“卖能卖的东西。”

暑假快到了，今天是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听到名字上前领回英文考卷，才一瞥就让友彦想闭上眼睛。虽早有心理准备，仍万万没想到竟如此凄惨——这次期末考每一科都惨不忍睹。

不必多想，原因他心知肚明，因为他完全没有准备。他虽然偶尔会顺手牵羊，算不上什么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好歹是个考前会抱抱佛脚的普通学生，从来没有像这次毫无准备便应考。准确地说，他并不是没有准备。他也曾坐在书桌前，试图至少猜猜题。可是，他完全定不下心，就连猜题都做不到。无论他如何想尽办法专心念书，脑袋似乎只会提醒他那件事，不肯接收最重要的课业内容。结果就是这种下场。

得小心别让老妈看到——他叹了口气，把考卷收进书包。

放学后，友彦来到位于心斋桥新日空酒店大厅里的咖啡馆。那里明亮宽敞，透过玻璃可以望见酒店中庭。

他一抵达便看到花冈夕子正坐在角落的老位置看着文库本，白色帽檐压得很低，戴着一副圆边太阳镜。

“怎么了？还遮着脸。”友彦边在她对面坐下边问。

她还没开口，服务生就来了。“啊，我不用了。”他回绝道。夕子却说：“点个东西吧，我想在这里说话。”

她急迫的语气让友彦有点纳闷。

“那，冰咖啡。”他对服务生说。

夕子伸手拿起还剩三分之二的金巴利苏打，喝了一大口，然后呼地舒了口气。“学校的课上到什么时候？”

“这个星期就结束了。”友彦回答。

“暑假要打工吗？”

“打工……你是说一般的打工？”

友彦这么一说，夕子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是呀，这还用问吗？”

“现在还没那个打算，累得半死，却赚不了多少。”

“哦。”夕子从白色手提包中拿出盒柔和型七星，抽出了烟却只夹在指尖，也不点火。友彦觉得她似乎很焦虑。

冰咖啡送了上来，友彦一口气喝掉一半。他觉得很渴。“哎，怎么不到房间去？”他低声问道，“平常你都直接去。”

夕子点着烟，接连吸了几口，然后把抽不到一厘米的烟在玻璃烟灰缸中摁熄。“出了点问题。”

“什么？”

夕子没有立刻回答，更令友彦感到不安。“到底怎么了？”他凑近桌子问道。

夕子看看四周，才直视着他。“好像被叔叔发现了。”

“叔叔？”

“我老公。”她耸耸肩，或许想尽力让情况看来像是个玩笑。

“被他抓住把柄了？”

“他还不确定，不过也差不多了。”

“怎么会……”友彦说不出话来，血液仿佛逆流，身体发烫。

“对不起，都是我太不小心了，明知道绝对不能被他发现的。”

“他怎么发现的？”

“好像是有人看到了。”

“看到了？”

“好像是我和阿彦在一起时，被认识的朋友看到了，那个朋友多嘴告诉他‘你太太跟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在一起聊得很开心’什么的。”

友彦环顾四周。突然之间，他开始在意起别人的目光。看到他这个动作，夕子不禁苦笑。“可是，我老公是说他看我最近的样子，早就觉得怪怪的，说我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他这样说也有可能。和阿彦在一起后，我也觉得自己变了很多。明明应该多加小心的，却疏忽了。”她隔着帽子搔搔头，又摇摇头。

“他有没有问你什么？”

“他问我那人是谁，叫我把名字招出来。”

“你招了？”

“怎么可能？我才没那么傻呢。”

“这我知道……”友彦喝光冰咖啡，仍无法解渴，又大口喝起玻璃杯里的水。

“反正，那时候我装傻混过去了。他好像还没有抓到证据，可是，大概只是迟早而已。照他的个性，很可能会去请私家侦探。”

“要是那样就糟了。”

“嗯，很糟。”夕子点点头，“而且，有件事我觉得怪怪的。”

“什么事？”

“通讯簿。”

“怎么了？”

“有人翻过我的通讯簿，我本来是藏在梳妆台抽屉里的……如果有人翻过，一定是他。”

“你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

“没写名字，只有电话号码，不过可能已经被他发现了。”

“有电话就能查出姓名住址吗？”

“不知道。不过，只要有心，也许什么都查得出来。他人脉很广。”

依夕子所言想象她丈夫的形象，友彦非常害怕。被一个成年男子恨之入骨，这种事他连做梦都没想过。

“那……该怎么办才好？”友彦问。

“我想，我们暂时最好别见面。”

他无力地点头。高二的他也能理解，照她说的话做最为妥当。

“那，去房间吧。”夕子喝光金巴利苏打，拿着账单站起身。

他们两人的关系已持续大约一个月。最初的相遇当然是在那间公寓，马尾女就是花冈夕子。

他并不是喜欢上她，只是无法忘记初次体验得到的快感。自那天后，友彦不知道自慰过多少次，但每次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她。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再逼真的想象都不及真实记忆刺激。结果，友彦在首次见面后第三天打电话给她。她很高兴，提议单独见面，他答应了。

花冈夕子这个名字是她在酒店的床上告诉他的，她三十二岁。友彦也说了真名，学校和家里电话也一并告诉了她。他决定将答应桐原的事置于脑后，熟女技巧高超的操弄已使他失去了思考能力。

“我朋友说有个派对可以和年轻男生聊天，问我要不要去。喏，就是上次那个短发的。我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就去了。她好像去过好几次，不过我是第一次，我好紧张哦！幸好来的是像你这么棒的男生。”说完，夕子便钻进友彦的臂弯。熟女连撒娇都很有技巧。

最令友彦吃惊的，是她付给桐原两万元。原来有一万多元被桐原私吞了，怪不得他那么勤快，友彦这才恍然大悟。

友彦每星期和夕子见两三次面。她丈夫好像是个大忙人，所以她晚归也无所谓。离开酒店时，她总会给他五千元钞票，说是零用钱。

明知不应该这么做，友彦却仍继续和有夫之妇幽会。他沉溺在性爱游戏里，即使期末考迫在眉睫，情况也没有改变，结果就如实反映在成绩上。

“真讨厌，暂时见不到你了。”友彦压在夕子身上说。

“我也不愿意呀。”

“难道没办法了？”

“我不知道，不过，现在情况有点不太好。”

“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不知道呢，真希望能快点见面。隔得越久，我就会变得越老了。”

友彦抱紧她细瘦的身躯，然后放纵自己的年轻，执拗地不断进攻。一想到下次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他便把全身能量都释放在她身上，不留一丝遗憾。她尖叫了好几次，每次身子都如弓般向后弯曲，双手双脚伸展痉挛。

异状发生在第三次交欢结束后。

“我去上个厕所。”夕子说。有气无力的语气是这时候常有的现象。

“请。”友彦说着从她身上离开。

她撑起赤裸的上半身，突然“呜”的一声，再度瘫回床上。友彦以为她大概是突然起身时头晕，以前她也经常如此。然而，她一动不动。友彦以为她睡着了，摇了摇她的身子，但她完全没有醒转的样子。

友彦脑中浮出一个念头，不祥的念头。他下床，战战兢兢地戳了戳

她的眼皮，她依然毫无反应。他全身无法控制地发抖，不会吧！他想。不可能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

他触摸她单薄的胸膛，然而事情正如他的想象，他感觉不到她的心跳。

友彦发现酒店房间钥匙还在口袋里，是在快回到家的时候。完蛋了！一瞬间他咬住嘴唇。房间里要是没有钥匙，酒店的人一定会生疑。但是，再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他绝望地摇头。

当友彦明白花冈夕子已一命呜呼时，曾考虑立刻打急救电话。但是，这么一来，便必须表明自己和她在一起，他不能这么做。何况，就算叫医生来也是枉然，她已经回天乏术。他迅速穿上衣服，带着自己的东西冲出房间，同时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脸孔，离开了酒店。

但是，搭上地铁后，他发现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为已经有人知道了他们俩的关系，那人偏偏是花冈夕子的丈夫，一个最要命的人。从现场的情况，他一定会推断和夕子在一起的，就是叫园村友彦的高中生，然后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警察。警察一详细调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证实。完了，他想，一切都完了。这件事要是被公开，他的人生就毁了。

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正在客厅吃晚餐。他说在外面吃过了，便直接回了房间。坐在书桌前，他想起桐原亮司。花冈夕子的事情一旦曝光，那间公寓的事他自然得告诉警察。这么一来，桐原势必也无法全身而退，他的行为与皮条客殊无二致。必须跟他说一声，友彦想。

友彦溜出房间，来到放置于走廊的电话边，拿起听筒。客厅里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他暗自祈祷家人多看一会儿电视，看得专心一点。电话一接通，就传来桐原的声音。友彦报出名字，桐原似乎颇感意外。

“出了什么事吗？”也许是有所察觉，桐原的语气听来很警惕。

“出事了。”友彦说。光是这样，就让他的舌头几乎打结。

“怎么？”

“这个……电话里很难解释，说来话长。”

桐原没作声，一定是在思考。过了一会儿，他说："该不会是跟老女人有关吧？"

一开口就被他言中，友彦无话可说。听筒里传来桐原的叹气声。"果然被我说中了。是上次扎马尾的女人，是不是？"

"对。"

桐原再度叹气。"怪不得那女人最近都没来，原来是跟你签了个人契约。"

"我们不是签约。"

"哦，不然是什么？"

友彦无言以对，擦了擦嘴角。

"算了，在电话里说这些也没用。你现在在哪里？"

"家里。"

"我现在就过去，二十分钟就到，你等我。"桐原径自挂了电话。

友彦回到房间，想想能够做些什么。但是，头脑一片混乱，思绪根本无法集中。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桐原果真在二十分钟后准时出现。到玄关开门时，友彦才知道他会骑摩托车。问起时，他以"这不重要"一语带过。

进入狭小的房间，友彦坐在椅子上，桐原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桐原身旁放着一个盖着蓝布、小型电视机大小的四方形物体，那是友彦的宝贝，每一个被他请进房的人，都得听他炫耀一番，但他现在没那个心情。

"好了，说吧。"桐原说。

"嗯。可是，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

"全部，全部说出来。你大概把答应我的事当放屁，就先从那里开始吧。"

因为事情正如桐原所说，友彦无法反驳。他干咳一声，一点一滴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桐原脸上的表情几乎没变，然而，从他的动作可以明显看出他越听越生气。他不时弯曲手指发出声音，或用拳头捶打榻榻米。听到今天的事时，他终于变了脸色。"死了？你确定她真的死了？"

“嗯，我确认了好几次，错不了。”

桐原啧了一声：“那女人是个酒鬼。”

“酒鬼？”

“对。而且年纪一大把了，和你干得太猛，心脏吃不消。”

“她年纪也没多大啊，不是才三十出头吗？”

听友彦这么说，桐原的嘴角猛地上扬。“你昏头啦，她都四十好几了！”

“……不会吧？”

“错不了，我见过她多次，清楚得很。她是个喜欢处男的老太婆，你是我介绍给她的第六个小伙子。”

“怎么会！她跟我说的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为这些震惊的时候。”桐原一脸不耐，皱着眉头瞪向友彦，“然后呢？那女的怎样了？”

友彦垂头丧气地迅速说明情况，还加上他的看法，认为自己大概躲不过警察的追查。

桐原嗯了一声。“我明白。既然她丈夫知道你，要瞒过去的确很难。没办法，你就硬着头皮接受警方调查吧。”口气听起来是打算袖手旁观了。

“我准备把事情全说出来，”友彦说，“在那间公寓发生的事当然也包括在内。”

桐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抓了抓鬓角。“那就麻烦了，那样事情不能光说是中年女子玩火就可了结。”

“可要是不说，怎么解释我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那种理由要多少有多少，就说是你在心斋桥闲逛时被她找上的不就得了？”

“……要说谎骗过警察，实在没把握。搞不好他们一逼问，我就全招了。”

“真弄成那样，”桐原再度瞪向友彦，用力捶着双膝，“我背后的人就不会不管了。”

“你背后？”

“你以为光靠我一人就能做那种生意？”

“黑道？”

“随你怎么想。”桐原把头向左右弯了弯，弄得关节噼啪作响，下一瞬间，友彦的衣领已被他抓住了。“反正，如果你爱惜自己，最好不要多嘴。这个世界上，比警察还要恐怖的人多的是。”他凶狠的语气让友彦不敢回嘴。可能认为这样就算已说服了友彦，桐原站起来。

“桐原……”

“干吗？”

“没事……”友彦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桐原哼了一声，转过身去。就在这时，覆着四方形盒子的蓝布掉落下来，露出友彦心爱的个人电脑。

“嗬！”桐原睁大了眼睛，“这是你的？”

“嗯。”

“原来你有这种好东西啊。”桐原蹲下来查看，“你会写程序？”

“Basic大致都会。”

“Assembler呢？”

“会一点。”友彦边答边想，原来桐原对计算机很在行。Basic和Assembler都是计算机语言的名称。

“你有没有写程序？”

“写过游戏程序。”

“给我看一下。”

“下次吧……现在不是看那种东西的时候。”

“叫你给我看你就给我看！”桐原单手抓住友彦的领口。

慑于桐原的气势，友彦从书架上取出资料夹，里面是他记载流程图和程序的纸张。他把资料夹交给桐原。

桐原认真地端详起来。不久，他合上资料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友彦想开口询问，但欲言又止，因为桐原嘴唇在动，不知在嘟囔什么。

“园村，”桐原终于开口了，“你要我帮你吗？”

“咦？”

桐原面向友彦。“照我的话去做，你就不会有麻烦，也不会被警察抓去。我可以让那女人的死变得跟你毫无关系。”

“你办得到？”

“你肯听我的？”

“肯，你说什么我都照做。”友彦急切地点头。

“你什么型的？”

“什么？”

“你的血型。”

“哦……我是O型。”

“O型……很好。你用套子了吧？”

“套子？你是说保险套吗？”

“对。”

“用了。”

“好极了！”桐原再度起身，朝友彦伸出手，“把酒店钥匙给我。”

两天后的傍晚，刑警找上了友彦。他们一行两人，一个是穿白色V字领衬衫的中年人，另一个穿着水蓝色马球衫。他们找上友彦，果然是因为夕子的丈夫发觉了她与友彦的关系。

“我们有点事想请教友彦。”穿白衬衫的警察说。他并没有说明与什么事件有关。出来应门的房子光是听到来人是警察，就已惶惶不安。

他们把友彦带到附近的公园。太阳已经落山了，但长凳上还留有余温。友彦和穿白衬衫的警察坐在长凳上，身着水蓝色马球衫的男子则站在他面前。来公园的路上，友彦尽量不说话。这样看起来虽不自然，但也不必强自镇定，这是桐原的建议。“高中生在警察面前一副坦然无事的模样反而奇怪。”他说。

白衬衫警察先给友彦看一张照片，问他：“你认识这人吗？”

照片里的人正是花冈夕子，可能是旅行时拍的，身后是一片蔚蓝的海。她朝着镜头笑，头发比生前要短。

“是……花冈太太吧。”友彦回答。

“你知道她的名字吧？”

“记得是夕子。”

“嗯，花冈夕子太太。”警察收起照片，“你们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友彦故意吞吞吐吐的，“没什么……认识而已。”

“我们就是要问你们怎么认识的。”白衬衫警察的语气虽然平静，却有些许不耐烦的感觉。

“你就老实说吧。”马球衫警察嘴边带着嘲讽的笑容监看着他。

“大概一个月之前，我路过心斋桥的时候被她叫住了。”

“怎么个叫法？”

“她问我，如果我有空，要不要跟她去喝个茶。”

友彦的回答让警察们互望一眼。

“然后你就跟她去了？”白衬衫问。

“因为她说要请客。”友彦说。

马球衫从鼻子呼出一口气。

“喝了茶，然后呢？”白衬衫进一步问。

“就只喝了茶，离开咖啡馆我就回家了。”

“哦。不过，你们不止见过一次面吧？”

“后来……又见过两次。”

“哦，怎么见的？”

“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在南那个地方，如果我有空，要不要和她一起喝茶……大概就是这样。”

“接电话的是你母亲？”

“不是，两次刚好都是我接的。”

友彦的回答似乎让发问者颇觉无趣，警察噘起下唇。“你就去了？”

“是的。”

“去做什么？又是喝了茶就回家？怎么可能？”

“就是啊，就是那样。我喝了冰咖啡，跟她聊了一下就回家了。”

“真的只有那样？”

“真的，只有那样不行吗？”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白衬衫警察搔着脖子，盯着友彦。那是一种想从年轻人的表情中找出破绽的眼神。“你们学校是男女同校吧，你应该有好几个女性朋友，何必去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不是吗？”

“我只是因为很闲才陪陪她。”

“哦。”警察点点头，脸上浮现不相信的表情，“零用钱呢？她给了吧？”

“我没收。”

“什么？她要给你钱，可是你没收？”

“是的。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花冈太太塞给我一张五千元的钞票，可是我没有收。”

“为什么没有收？”

“不为什么……我没有收钱的理由。”

白衬衫点点头，抬头看马球衫。

“你们在哪家咖啡馆见面？”马球衫问。

“心斋桥新日空酒店的大厅。”这个问题他诚实地回答了，因为他知道夕子丈夫的朋友曾经看到过他们。

“酒店？都已经去了那里，真的只喝个茶？你们没直接开房间？”马球衫粗鲁无礼，大概是从心底瞧不起陪主妇磨时间的高中生。

“我们只是边喝咖啡边聊天。”

马球衫撇了撇嘴，哼了一声。

“前天晚上，”白衬衫开口了，“放学后你去了哪里？”

“前天……是吗？”友彦舔舔嘴唇，这里是关键，“放学后，我到天王寺的旭屋逛了逛。”

“什么时候回的家？”

“七点半左右。”

“然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是。”

“没有跟家人以外的人碰面？”

“啊……呃，八点左右有朋友来找我玩。是我同班同学，姓桐原。”

“桐原？怎么写？”

友彦说出写法，白衬衫记在手册上，并问道：“你那位朋友在你家待到几点？”

“九点左右。”

“九点，然后你做了些什么？”

“看看电视，跟朋友通电话……”

“电话？和谁？”

“一个姓森下的，我初中同学。”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通话？”

“他大概十一点打过来，我想我们讲完的时候已经超过十二点了。”

“打过来？是他打给你的？”

“是的。”

这件事是有玄机的，因为是友彦先打电话给森下。他知道森下去打

工不在家，故意挑那个时间打电话，然后请森下的母亲转告森下回电。这当然是为了确保不在场证明所做的手脚，这一切都是依照桐原的指示进行的。

警察皱起眉头，问他如何联络森下。友彦记得电话号码，当场便说了。

“你什么血型？”白衬衫问。

“血型？我是O型。”

“O型？你确定？”

“我确定，我爸妈都是O型。”

友彦感觉到警察突然对他失去了兴趣，但他不明所以。那天晚上，桐原也问过他的血型，那时也没有告诉他原因。

“请问，”友彦怯怯地问，“花冈太太怎么了？”

“你不看报纸？”白衬衫厌烦地说。

“嗯。”友彦点点头。他知道昨天晚报有小篇幅报道，但决定装傻到底。

“她死了，前天晚上死在酒店。”

“啊？”友彦故作惊讶，这是他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唯一像样的演技，“怎么会……”

“天知道为什么。”警察从长凳上站起，“谢谢，你的话是很好的参考，我们可能会再来问点事情，到时候再麻烦你。”

“哦，好的。”

“我们走吧。”白衬衫对同伴说，两人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为花冈夕子之死来找友彦的不止警察。

警察来过的四天后，他走出校门不远，就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一回头，一个上了年纪、头发全部往后梳的男子，露出暧昧的笑容站在那里。“你是园村友彦吧？”男子问道。

“是。”

听到友彦的回答，男子迅速伸出右手，拿出一张名片，上面的名字是花冈郁雄。友彦感觉自己的脸色转成铁青，他知道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然而却控制不了身体的僵硬。

“我有事想问你，现在方便吗？”男子一口标准的东京腔，声音低沉洪亮。

“方便。”

“那么在车里谈吧。”男子指着停在路旁的银灰色轿车。

友彦在他的指示下坐在副驾驶座。

“南局的警察找过你了吧？”坐在驾驶座上的花冈开门见山。

“是的。”

“是我跟他们提起你的，因为我太太的通讯簿上有你的电话号码。或许给你带来了麻烦，但是有很多事情我实在想不通。”

友彦不认为花冈真会顾虑到他，便没作声。

“我听警察先生说，她找过你好几次，要你陪她解闷。”花冈对友彦笑着，但眼里了无笑意。

“我们只是在咖啡馆聊天。”

“嗯，这我知道。听说是她主动找你的？”

友彦默默地点头，花冈发出低沉的笑声。“她就是喜欢帅哥，而且偏爱小伙子。都一大把年纪了，看到偶像明星还会尖叫。像你，既年轻，长得又帅，正是她喜欢的类型。”

友彦放在膝头的双手握成拳头。花冈的声音黏黏腻腻的，也像是忌妒从字句间渗透出来。

“你们真的只是聊天？”他又换了一个方式问。

“是的。”

“她有没有约你去做其他事？譬如说，去旅馆开房间之类的。”花冈似乎想故作风趣，但他的口气一点也不轻松愉快。

“从来没有。”

“真的？”

“真的。”友彦重重点头。

“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除你之外，还有没有人像这样和她见面？”

“除我之外？不知道……”友彦微微偏着头。

“没印象？”

“没有。”

“哦。”

友彦虽然低着头，却感觉得到花冈正盯着他。那是成年男子的视线，那种带刺的感觉，让人心情跌到谷底。就在这时，友彦身旁发出敲玻璃的声响。一抬头，桐原正看向车内，友彦打开车门。

“园村，你在干吗？老师在找你。”桐原说。

“咦……”

“老师在办公室等着，你最好赶快去。”

“啊！”一看到桐原的眼神，友彦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友彦转身面向花冈。“请问，我可以走了吗？”

既然是老师找，总不能置之不理。花冈看来虽然有点心有未甘，也只好说：“可以啊，没事了。”

友彦下了车，和桐原并肩走向学校。

“他问你什么？”桐原小声问。

“关于那个人。”

“你装傻了吧？”

“嗯。”

“很好，这样就行了。”

“桐原，现在事情到底怎样了？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可是……”

友彦还想说下去，桐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刚才那家伙可能还在

看，你先进学校再说。回家的时候走后门。”

他们两人站定在学校正门。“知道了。”友彦回答。

“那我走了。”说着，桐原便离开了。友彦望了望他的背影，照他的吩咐走进学校。

从那之后，花冈夕子的丈夫便不曾出现在友彦面前，南局的警察也没有再来。

八月中旬的星期日，友彦被桐原带到公寓，就是他获得第一次性经验的地方。和那时不同，这次桐原自己用钥匙开了门，他的钥匙圈上挂着一大串钥匙。

“进来吧。”桐原边脱运动鞋边说。

厨房兼餐厅看起来没多大改变。廉价的餐桌和椅子，冰箱和微波炉，都和当时一样。不同的是当时弥漫室内的化妆品香味现在都已消散。

昨晚，桐原突然打电话来，说有东西要给他看，约他今天一起出去。问为什么，桐原便笑着说是秘密。他会发出冷笑之外的笑声，真非常难得。

当友彦知道目的地是那间公寓的时候，脸色不由得变得很难看。他对那里的回忆实在称不上美好。

“别担心！不会叫你卖身。”似乎是看穿了友彦的心思，桐原笑着说。这是可以称为冷笑的笑容。

桐原打开上次来时没有装上的拉门。当时，花冈夕子她们就坐在拉门后的和室里，今天那里没人。但是，友彦一看到里面的东西，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吓到你了吧。”桐原开心地说，大概是因为友彦的反应正如他所料。

里面设置了四部个人电脑，还连接了十几台附属机器。

“怎么会有这些？”还没从惊讶中恢复的友彦愣愣地问。

“还用说，当然是买的。”

“桐原，你会用？”

“一点点。不过，我想请你帮忙。”

“我？”

“对，所以才找你过来。”

桐原刚说完，门铃就响了。因为没想到会有人来，友彦背脊不由得紧绷起来。

“想必是奈美江。”桐原站起身来。

友彦走近堆在房间角落的纸箱，望向最上面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全新的卡带。要这么多卡带做什么？

外面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他听到桐原说“园村来了”。

“哦。”是女人在回答。

一个女人走进房间，看上去年过三十，其貌不扬。友彦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好久不见。”女人说。

“咦？”

看到友彦吃惊的样子，女人轻笑一声。

“就是上次先走的那个。”桐原在旁边说。

“那时候……啊！”友彦很惊讶，再次细看女人。记得她当时一身牛仔装，今天的妆很淡，看起来比那时老上几分。不过，这才是她真正的模样吧。

“解释起来很麻烦，她的事你就别问了。她叫奈美江，我们的会计，这样就够了。”桐原说。

“会计……”

桐原从牛仔裤口袋中取出一张折起来的纸，递给友彦。纸上用签字笔写着一行字“各式个人电脑游戏邮购无限企划”。

“无限企划？”

“我们公司的名字，卖存在卡带里的电脑游戏程序，用邮购方式出售。”

“游戏程序，”友彦轻轻点头，“这个……也许会大卖。”

“绝对会大卖，我向你保证。”桐原说得很笃定。

“可是，我想应该要看软件吧。”

桐原走向一部电脑，把打印机刚打印出来的一长串纸拿到友彦面前。“这个就是主力商品。”

上面打印的是一连串程序，那复杂冗长的程度，几乎不是友彦所能消化的。程序名为“Submarine”。

“游戏是哪来的？你写的？”

“谁写的还不都一样，奈美江，游戏的名字你想了没有？”

“想是想了啦，不过不知道亮满不满意。”

“说来听听。”

“Marine Crash，”奈美江没把握地说，“你觉得怎样？”

“Marine Crash……”桐原双臂抱胸，想了一会儿，点点头，“OK，就用这个名字。”

可能是见他很满意，奈美江松了口气似的微笑了。

桐原看看表，站起来。“我去一下印刷厂。”

“印刷厂？干吗？”

“做生意得准备很多东西。”桐原穿上运动鞋，离开公寓。

友彦在和室盘腿而坐，望着那个程序。但是，他很快就把头抬起来。奈美江坐在桌子那边，拿着计算器计算。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朝着她的侧脸说。

她的手停止动作。“什么什么样的人？”

“他在学校里完全不起眼，好像也没有走得比较近的朋友。可是，背地里却在做这些。”

奈美江把脸转过来朝着他。“学校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

“话是没错，可是也没人像他这么诡异啊。”

“亮的事情你最好别打听太多。”

“我不是想打听，只是很多事让我觉得很神奇。那时候也是……”友彦含糊其辞，他不知道可以对她透露多少。

她却神色自若地说：“你是说花冈夕子的事？”

“嗯。”他点头，明白她了解内情，内心松了一口气，“所谓坠入云里雾中，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他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你想知道？”

“当然想啊。”

听了友彦的话，奈美江皱着眉，用圆珠笔尾端搔了搔太阳穴。“就我听说的呢，花冈夕子的尸体是她住进酒店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被发现的。因为退房的时间已经过了，她没有和前台联络，打内线电话到房间也没有人接，酒店的人很担心，就跑去查看。房门是自动锁，他们是用总钥匙开门进去的。听说花冈夕子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友彦点点头，他能想象那情景。

“警察马上就赶来了，看样子好像没有他杀的嫌疑。警察好像认为她是在进行性行为时心脏病发作，推定死亡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十一点。”

“十一点？”友彦歪着头，“不对，怎么可能……”

“服务生见到她了。”奈美江说。

“服务生？”

“听说有女人打电话给客房服务台，说浴室没有洗发精，要他们送过去。服务生送过去的时候，是花冈夕子来拿的。”

“不对，这太奇怪了。我离开酒店的时候……”

友彦没继续往下说，因为奈美江开始摇头：“这是服务生说的，他在十一点左右把洗发精交给女性客人。那个房间的女性客人，不就是花冈夕子吗？”

“啊！”友彦这才明白，原来是有人假扮花冈夕子。那天，夕子戴着很大的太阳镜。只要梳类似的发型，再戴上那副眼镜，要骗过服务生应该不难。

那么，是谁冒充花冈夕子的呢？

友彦看着眼前的奈美江。“是奈美江小姐假扮的吗？”

奈美江笑着摇头：“不是我，这么大胆的事，我可做不来。我立刻就会露出马脚。”

“这样的话……”

“关于这件事，你最好别多想，”奈美江毫不客气地说，“那些只有亮才知道。有人帮了你的忙，这样不就好了吗？”

“可是……”

“还有一件事，”奈美江竖起食指，“警察听了花冈夕子丈夫的话，盯上了你，可是马上又对你失去了兴趣。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现场找到的迹证是AB型的。”

“AB型？”

“精液，”奈美江眼睛眨也不眨地说，“从花冈夕子的身上验出了AB型的精液。”

“那……太奇怪了。”

“你大概很想说那不可能，但事实就是如此。她的阴道里的确装了AB型的精液。”

“装了”这说法有点突兀，友彦恍然大悟。“桐原是什么血型？”

“AB。”说完，奈美江点点头。

友彦伸手掩住嘴，他有点想吐。分明是盛夏，他却觉得背脊发凉。

“他对尸体——”

“我不许你胡想发生了什么。”奈美江的语气冷得简直令人战栗，眼神也很严厉。友彦找不到话说，一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在抖。

这时玄关的门开了。“广告我谈好了。”进来的人是桐原，他把手上的纸递给奈美江，“怎么样？跟当初的估价一样吧。”

奈美江接过那张纸，微笑点头，表情有点僵。

桐原似乎立刻发现气氛有所不同。他一面打量着奈美江和友彦，一面走到窗边，叼起一根烟。“怎么了？”他简短地问，用打火机点着烟。

“那个……”友彦抬头看他。

“干吗？”

“那个……我……”咽下一口唾沫，友彦说，“我什么都做，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桐原直勾勾地盯着友彦，然后，那双眼睛转向奈美江，她微微点头。

桐原的目光再度落到友彦身上，平时的冷笑已经回到他脸上。他让笑容挂在嘴边，惬意地抽烟。

“那当然了。”然后，他仰望稍显混浊的蓝天。

注释

[1] 指由伊藤兰、田中好子、藤村美树三人组成的Candies组合，于1978年解散。



第四章

雨没有大到需要撑伞，却也悄无声息地沾湿了头发和衣服。秋雨绵绵，灰色的云却不时分开，让夜空露出脸来。出了四天王寺前站，中道正晴抬头望着天空，想，狐狸嫁女儿啊。这是他母亲告诉他的。

他在大学的储物柜里放了一把折伞，但直到出了大门才想起，便打消了回去拿的念头。

他有点匆忙。心爱的石英表指向七点五分，意味着他已经迟了，但他要去见的人并不会为此而不悦。他的匆忙，纯粹是因为想尽快到达目的地的民宅。

没有伞，他用在车站零售摊买来的体育报挡雨，以免淋湿头发。职棒养乐多队获胜翌日购买体育报，是他自去年养成的习惯。直到初中一直住在东京的他，从养乐多燕子队还叫原子队时，便是该队的球迷。燕子队去年在广冈总教练的带领下奇迹般获得冠军。去年这时，几乎每天都看得到报道养乐多选手杰出表现的新闻。然而今年养乐多队却大为走样，情况跌到谷底。九月以来，他们的排名总是垫底，正晴买体育报的机会当然也变少了。今天身边有报纸，可说极为幸运。

几分钟后，正晴抵达目的地，按了门牌“唐泽”下方的门铃。

玄关的格子门打开，唐泽礼子随即出现。她穿着紫色的连衣裙，可能是因为质地细薄，她身形显得格外孱弱，看了不觉令人心疼。正晴想，不知这位刚迈入老年的妇人何时会再穿起和服。三月他第一次造访时，她穿着深灰色捻线绸和服。而自梅雨前夕起，和服便换成了长裙。

“老师，真对不起。”一看到正晴，礼子便致歉道，“刚才，雪穗打电话回来，说为了准备文化节无论如何脱不了身，会晚三十分钟左右。我已经要她尽快赶回来了。”

“哦。”正晴松了一口气，“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会迟到，心里着急得很呢。”

“真的很抱歉。”礼子低头行礼。

“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正晴看着手表，喃喃道。

“请到里面来等吧，我来准备冷饮。”

“这样啊，请不要太费心。”正晴点点头，走进室内。

他被领进一楼的客厅，这里本来是和室，但放置了藤质桌椅，作为西式房间使用。他只在第一次造访时踏进这间房间，大约是在半年前。

为正晴找到这份家教工作的是他的母亲。她听说她的茶道老师想为即将升高二的女儿找数学家教老师，便推荐了儿子。那位茶道老师便是唐泽礼子。

正晴在大学就读理工科，自高中时代便对数学颇具自信。事实上，直到今年春天，他都是一个高三男生的数学和理科家教，这学生顺利考上了大学，正晴也必须去找下一份家教工作。母亲为他介绍的这个机会正是求之不得。正晴非常感谢母亲。不仅是因为这个工作确保了他每个月的收入，每周二造访唐泽家更令他期待不已。

他坐在藤椅上等候，不久礼子便用托盘端着盛有麦茶的玻璃杯回来了。看到麦茶，他松了口气。上次进这间房间时，主人径自端上抹茶，他完全不懂喝抹茶的规矩，急出一身冷汗。

礼子在他对面坐下，说声“请用”，招呼他喝茶。正晴不客气地拿起玻璃杯，冷凉的茶流过干渴的喉咙，非常舒服。

“不好意思，让老师等。我倒是觉得，只不过是准备文化节，雪穗大可找机会溜出来。”礼子再度道歉，显然十分过意不去。

“哪里，没关系，请不要放在心上。交朋友也很重要。”正晴故作老成。

“那孩子也是这么说。而且，她说为文化节作的准备，并不是班上要办的活动，而是社团那边，所以三年级学姐盯得很紧，很难脱身。”

“哦，这样。”正晴想起，雪穗提过她在学校参加了英文会话社，也听她说过几句英文。不愧从初中就开始上英文会话补习班，果然不同凡响。他还记得她卷舌的发音自己实在无法相比。

“如果是一般高中，一定没有高三学生还对文化节这么热衷吧？毕竟是这样的学校，才能这么悠游。中道老师念的是有名的升学高中，高三时一定没有心思管什么文化节吧？”

听了礼子的话，正晴苦笑着摇摇手。“我们学校也有高三学生对文化节很投入的。大概有不少人是在准备考试之余当消遣。我也一样，高三

秋天时还是无心念书，有什么活动，马上就乐翻天。”

“哎呀，是吗？不过，那一定是因为老师成绩优秀，才能那么从容。”

“哪里，没这回事，真的。”正晴不断摇手。

唐泽雪穗就读的是清华女子学园，正晴听说她是从清华的初中部直升的。她还准备直升同一所学校的大学。若高中时期成绩优秀，只须面试通过便能进入清华女子大学。只不过视志愿学科而定，入学的关卡有时也可能极难通过。雪穗的志愿是竞争最激烈的英文系。为了确保获得直升的机会，她的学业成绩必须在全学年始终名列前茅。

雪穗几乎所有科目成绩都很优秀，只有数学稍弱。为此担心的礼子才想到聘请家教老师。

希望设法一直到高三上学期都维持前几名的成绩——这是最初见面时礼子提出的希望。因为推荐入学之际，至三年级上学期为止的成绩都会纳入参考。

“雪穗如果那时候上公立初中的话，明年就得准备考大学，那更辛苦了。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当时让她进现在这所学校，真是做对了。”唐泽礼子双手捧着玻璃杯，感慨万千。

“是啊，考试真的是越少越好。”正晴说。这是他平常的想法，过去也常对他辅导的学生家长这么说。“所以，最近有越来越多家长在孩子上小学的阶段，便选择这一类私立附属中小学。”

礼子郑重地点头。“是呀，这么做是最好的安排，我对侄甥辈也这么说。孩子的考试，最好在很早的阶段一次解决。越往后，要进好学校就越难。”

“您说得一点也没错。”正晴点点头，随即稍觉疑惑地问道，“雪穗小学上的是公立学校吧，那时候没有参加考试吗？”

礼子沉思般偏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略显迟疑。不久，她抬起头来。“如果当时她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这样建议，但是那时候我还没和她住在一起。大阪这个地方和东京比起来，会想到让孩子进私立学校的父母很少。最重要的是即使想上私立学校，当时那孩子的环境也不允许。”

“啊，哦……”正晴有些后悔，自己恐怕问了一个微妙的问题。雪穗并非唐泽礼子的亲生女儿，这事在他接下这份工作时便听说了。但是，她是在何种情况下成为养女的，根本没有人告诉他，以前也从未提及。

“雪穗的亲生父亲算是我的表弟，不过在她还小的时候便意外过世了，所以家境不是很好。他太太虽然出去工作，但一个女人要养家养孩

子，实在不容易。”

“她亲生母亲怎么了？”

正晴一问，礼子的表情更加忧郁。“也是意外身亡，我记得是雪穗刚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好像是……五月吧。”

“车祸吗？”

“不是，是煤气中毒。”

“煤气……”

“听说是炉子上开着火煮东西，人却打盹睡着了。后来汤汁溢出来浇熄了火苗，睡着了没发现，就这样中毒了。我想她一定是累坏了。”礼子悲伤地蹙起细细的眉毛。

正晴想，这很有可能。最近都市住户渐渐改用天然气，一般不再发生因煤气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但从前经常发生类似的意外。

“尤其可怜的，是发现她身亡的就是雪穗。一想到雪穗当时受到多大的惊吓，我就心疼不已……”礼子沉痛地摇头。

“她自己发现的吗？”

“不，听说房间上了锁，她请不动产管理员来开锁，我想她是和管理员一起发现的。”

“哦，和管理员一起啊。”

正晴想，那人真是遇到无妄之灾，发现尸体时，一定吓得面无血色。

“雪穗就是因为那次意外变得无依无靠了啊。”

“是啊，葬礼我也出席了，雪穗倚着棺木号啕大哭。看到她那个模样，连我们大人也跟着心碎了……”

或许是心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礼子频频眨眼。

“所以，呃，唐泽女士便决定收养她？”

“是的。”

“是因为唐泽女士和她家往来最密切吗？”

“坦白说，我和雪穗的生母并没有怎么来往。两家虽然算是距离较

近，却也不能轻松步行来回。不过，我和雪穗倒是从文代女士去世前就经常见面了。她常到我这里来玩。”

“哦……”

雪穗为什么会自己跑到和母亲并无亲密往来的亲戚家玩？正晴感到不解。也许是他的疑惑显现在脸上，礼子便接着说明：“我和雪穗第一次见面，是在她父亲七周年祭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对我懂得茶道似乎非常感兴趣，兴致勃勃地问了好多问题。我就说，既然这么有兴趣，就来我家玩吧，这应该是她母亲去世前一两年的事。后来，她真的很快就来找我了。我有点吃惊，因为当时只是随口说说。不过，她似乎是真心想学茶道，我也因为一个人住，相当寂寞，就以半当游戏的心态教她。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自己坐公交车来找我，喝我泡的茶，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不久，她的到访便成为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有时候她因为有事不能来，我就觉得好寂寞。”

“雪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茶道的？”

“是的。不过，不久她也开始对插花产生兴趣。我插花的时候，她会在旁边兴致勃勃地观看，有时也会插手玩玩，还要我教她怎么穿和服。”

“简直就像新娘教室。”正晴笑着说。

“就是那种感觉。不过，因为她还小，应该说是扮家家酒吧，那孩子啊，还会学我说话呢。我说那多让人害臊，要她别学了，她却说在家里听妈妈讲话，连自己也言语粗俗起来，所以要在我这里改过来。”

他这才明白，雪穗那种高中女生身上难得一见的高雅举止，原来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当然，前提是本人要有意愿。

“说到这里，雪穗说话真没什么关西口音。”

“我和中道老师一样，以前一直住在关东，几乎不会讲关西话，不过她说这样才好。”

“我也不太会说关西话。”

“是啊，雪穗说和中道老师交谈很轻松。要是和操着浓重大阪口音的人说话，还得小心不受影响，说起话来很累人。”

“哦，可她明明是在大阪出生长大的啊。”

“她说她就是讨厌这一点。”

“真的？”

“是啊。”刚迈入老年的妇人撇嘴点头后，又微微偏头，“只不过呢，

有一点让我有些担心。那孩子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怕她会少了年轻女孩应有的活泼。要是她不规矩，我也会头疼，但是她太乖了，我甚至觉得叛逆一点也不为过。中道老师，如果您方便的话，请带她出去玩。”

“咦？我？可以吗？”

“当然，中道老师我放心。”

“唔。那么，下次我带她出去好了。”

“请您务必这么做，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

礼子的话似乎告一段落了，正晴再度伸手拿玻璃杯。这段对话并不枯燥，因为他正想多了解雪穗。然而，他认为礼子似乎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养女。唐泽雪穗这个女孩，既不像礼子认为的那么守旧，也不会太过乖巧。有件事令他印象深刻。七月的时候，像平常一样上完两个小时的课后，他喝着送上来的咖啡，和雪穗闲聊。当时的话题必定与大学生活脱不了关系，因为他知道她喜欢听这个。

他们闲聊了五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礼子来叫她，说是“一个英语辩论大会办事处的人要找你”。

“哦，我知道了。”雪穗点点头，下楼去了。正晴把咖啡喝完，站了起来。

他下楼的时候，雪穗正站在走廊上的电话架旁说话，表情看起来有点凝重。但当他向她打手势，表示要回家的时候，她笑容可掬地向他点头，轻轻挥手。

“雪穗真厉害，要参加英语辩论赛。”正晴对送他到玄关的礼子说。

“是吗？我完全没听她提起。”礼子偏着头说。

离开唐泽家后，正晴进了四天王寺前站旁的一家拉面店，吃迟来的晚餐，这已经成为他每星期二的习惯。他一边吃着饺子和炒饭，一边看店里的电视，但不经意地透过玻璃窗向外看时，正好瞥到一个年轻女孩快步走向大街。正晴顿时睁大了眼睛，因为那不是别人，正是雪穗。

会是什么事？他从她的表情感觉到事情非比寻常。她来到大街上，匆匆拦了出租车。时钟的指针指着十点。再怎么想，都只有一个结论——一定是有什么突发事件。

正晴很担心，便在拉面店打电话到唐泽家。铃声响了几次之后，礼子接起电话。

“哎呀，中道老师。有什么事吗？”听到他的声音，她意外地问，丝毫没有急切的感觉。

“请问……雪穗呢？”

“雪穗？我叫她来接。”

“咦？她现在就在旁边吗？”

“没有，在房里。她说明天社团有事，一早就要集合，要早点睡。不过她应该还醒着。”

一听到这几句话，正晴立刻有所警觉，发现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

“啊，那就不用了。下次到府上拜访时，我直接跟她说，不是什么急事。”

“啊？可是……”

“真没关系，请别打扰她，让她睡吧，打扰您了。”

“哦。那么，明天早上我再告诉她中道老师打过电话找她。”

“好，那就请您转告。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您。”正晴急忙挂断电话，腋下已经被汗水浸湿。

雪穗多半是瞒着母亲偷偷外出的，也许和刚才的电话有关。虽然对她的目的地大感好奇，但正晴不想妨碍她。但愿雪穗的谎言不会因为自己这个电话被拆穿，他想。

他的担忧第二天便解除了，因为雪穗打电话给他。“老师，妈妈说昨晚您打电话给我。对不起，我今天一早社团有练习，昨天很早就睡了。”

听到她这么说，正晴便知道她对礼子说的谎并没有被拆穿。

“也没有什么事，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点担心。”

“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到你一脸沉重地搭上出租车。”

一时间她没有说话，然后才低声道：“原来老师看到了。”

“我在拉面店里啊。”正晴笑着说。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老师帮我和妈妈保密了对不对？”

“因为要是被你妈妈知道，可能会不太妙。”

“嗯，没错，那就不太妙了。”她也笑了。

原来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正晴从她的反应猜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看和之前那个电话有关。”

“老师太犀利了，一点也没错。”说着，她把声音压低，“其实，是我朋友自杀未遂。”

“啊？真的吗？”

“好像是被男朋友甩了，一时冲动才那么做，我们几个好朋友急忙赶去她那里。可是，这种事总不能跟妈妈说。”

“是啊。那你朋友呢？”

“嗯，已经没事了。看到我们之后，她就恢复了理智。”

“那真是太好了。”

“她真是太傻了，不过就是男人嘛，何必这样就寻死。”

“没错。”

“所以喽，”雪穗开朗地继续说，“这件事就麻烦老师保密了。”

“好，我知道。”

“那么，下星期见。”她挂断电话。

回想起当时的对话，正晴至今仍不禁苦笑。他万万没有想到会从她嘴里听到“不过就是男人嘛”这种话。他深深体会到，年轻女孩的内心实在不是旁人能够想象的。不必担心，令千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稚嫩——他很想对眼前的老妇人这般说。

当他把茶喝完时，玄关传来格子门打开的声音。

“好像回来了。”礼子站起身。

正晴也离开座位，利用面向庭院的玻璃门反射出的影子，迅速检查头发是否凌乱。你这笨蛋，脸红心跳个什么劲儿啊！——正晴臭骂映在玻璃上的自己。

中道正晴隶属于北大阪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第六研究室，选择的毕业研究主题是利用图形理论的机器人控制。具体地说，是根据单一方向的视觉辨识，使计算机判断该物体的立体形状。

他坐在书桌前修改程序时，研究生美浓部叫他："哎，中道，来看看这个。"美浓部坐在惠普个人电脑前，盯着屏幕。

正晴站在学长身后，看向黑白画面，那里显示出三个格眼细密的方格和一个类似潜水艇的图案。他认得这个画面，那是他们称为Submarine的游戏，内容是尽快击沉潜藏于海底的敌方潜水艇。从三个坐标显示的几项数据推测敌人的位置，正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当然，如果只顾攻击，己方的位置便会遭敌人察觉，招致鱼雷反击。

这个游戏是第六研究室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利用研究余暇做出来的，程序的编写与输入均以共同作业进行，可说是他们的地下毕业研究。

"有什么不对？"正晴问。

"你仔细看，这跟我们的Submarine有点不同。"

"咦！"

"像这个坐标显示的方式，以及潜水艇的形状也有点不同。"

"怪了，"正晴凝神仔细观察，"是啊。"

"很奇怪吧？"

"是啊，有人改过程序了？"

"不是。"

美浓部重新启动电脑，按下放置在身旁的录音机按键，取出磁带。这部录音机不是用来听音乐，而是个人电脑的外接储存装置。虽然IBM已经发布了使用碟形磁盘的储存方式，但个人电脑的外接储存装置大多仍使用卡带。

"我把这个放进去，启动后就是刚才那样。"美浓部把卡带递给正晴。卡带上的标签只写着Marine Crash，是印刷体，不是手写的。

"Marine Crash？这是什么？"

"三研的永田借我的。"美浓部说。三研是第三研究室的简称。

"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美浓部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车票夹，抽出一张折起的纸，看来是从杂志里剪下的。他把那张纸摊开。

各式个人电脑游戏邮购——一行字映入眼帘。下面还有产品名称和该游戏的简单说明，以及售价表。产品共约三十种，价钱便宜的一千多元，昂贵的大约五千元出头。

Marine Crash在表格中段，字体较粗，还附注“娱乐性★★★★”。用粗体标明的还有另外三种，但标示四颗星的只有这个，一看就知道卖方强力推荐。

从事售卖的是一家叫无限企划的公司，正晴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这是什么？原来有人在做这种邮购业务？”

“最近有时候会看到，我没注意，不过三研的永田说他早就知道。看到这个Marine Crash的游戏内容跟我们的Submarine很像，他觉得奇怪。后来，他有朋友在这里下订单买东西，他去借来看。结果就像你看到的，内容一模一样。他吓了一跳，跑来告诉我。”

“嗯……”正晴一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

“Submarine，”美浓部说着往椅背靠去，金属挤压摩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是我们的原创作品。没错，说得精确一点，我们是拿麻省理工学生做的游戏为基础，可是，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创意开发出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个毫不相关的人，在毫不相关的地方想到同样的创意，还具体地做出来，这种偶然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对吗？”

“这么说……”

“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当中有人把Submarine的程序泄露给这家无限企划。”

“不会吧？”

“你想得到其他的可能吗？手上有Submarine的，只有参与制作的成员，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也不随便出借。”

对于美浓部的质疑，正晴无话可说。的确，他实在想不出其他可能。事实摆在眼前，酷似Submarine的游戏正通过邮购渠道出售。

“要集合大家吗？”正晴提议。

“有这个必要。马上就要午休了，叫大家吃过饭后到这里集合吧。问过所有人可能会有线索。当然，前提是那人没有说谎。”美浓部嘴角一撇，用指尖把金边眼镜往上推。

“我实在很难想象有人会背着大家，把东西卖给商人。”

“中道，你要相信大家是你的自由，但有人出卖我们，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不一定是蓄意吧？”

听到正晴的话，美浓部扬起一道眉毛：“什么意思？”

“也可能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偷走了程序。”

“你是说，嫌疑人不是成员，而是他身边的人？”

“是。”虽然对“嫌疑人”这种说法有点排斥，正晴还是点点头。

“不管怎样，都有必要询问所有人。”说着，美浓部将双手盘在胸前。

参与Submarine研制的，包括美浓部在内共有六人，大家在午休时间全部聚在第六研究室。美浓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但所有人都坚称自己一无所知。

“先不说别的，做这种事，肯定会像现在这样露出马脚，哪有人会笨到想不到这一点。”一个四年级学生对美浓部说。

另一个人则说：“既然要卖，当然是跟大家商量后我们自己卖啊，这样赚的钱绝对更多。”

有没有人曾经把程序借给别人？美浓部提出这个问题。有三个学生回答，曾经借给朋友玩过，但都是在本人在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确定朋友没有时间复制程序。

“这么说，可能是有人擅自把程序拿了出去。”美浓部要每一个人交代记载程序的卡带的去向。但是，没有任何人遗失。

“大家再想一想。既然不是我们，那么就是我们身边有人擅自把Submarine卖给别人，而出钱买下的人，竟公然拿来兜售。”美浓部心有不甘地依次注视大家。

解散后，正晴回到座位，再度确认记忆。最后的结论是至少自己的卡带没有被人偷拿的可能。平常，他都把储存了其他数据的卡带和Submarine卡带收在家里书桌抽屉里。带出来的时候也随身片刻不离，甚至从未把卡带留在研究室里。换句话说，东西绝对不可能从他这里遭窃。

话虽如此，这件事却让他有了全然不同的感想。他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游戏之作竟然可以成为商品，或许，这将是一项全新的商机……

正晴想起唐泽雪穗的身世，是在与礼子交谈后半个月左右，他陪朋友到位于中之岛的府立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这位朋友是他在冰球社的同伴，姓垣内。垣内为了写报告，正在调查以前的新闻报道。

“哈哈！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也常被叫去买卫生纸。”垣内看着摊开的报纸缩印本，小声地说。桌上放着十二册缩印本，从一九七三年七月份到一九七四年六月份，每月一册。

正晴从旁边探头去看。垣内看的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的报道，内容是大阪千里新市镇的超级市场内，卫生纸卖场挤进了三百名消费者。

那是石油危机时的事情，垣内正在调查电力能源需求，必须阅览当时的相关报道。

“东京也有抢购囤积的情形吗？”

“好像有。不过首都圈那边，应该是抢清洁剂抢得比卫生纸凶。我表弟说，他不知道被叫去买过多少次。”

“哦，这里也写着，有主妇在多摩的超市买了市价四万元的清洁剂。这该不会就是你亲戚吧？”垣内笑着逗他。

“胡说八道。”正晴也笑着回答。

正晴心想，自己那时在做些什么呢？他当时正读高一，刚搬到大阪不久，正努力适应新环境。

他突然想不知道那时雪穗几年级，在心里算了算，应该是小学五年级。但他无法想象她小学时的模样。接着，他便想起唐泽礼子的话：“是意外身亡，我记得是雪穗刚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好像是……五月吧。”她指的是雪穗的亲生母亲。雪穗读六年级……就是一九七四年了。

正晴从缩印本中找出一九七四年五月份那一册，在桌上摊开。

那个月发生过“众议院通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张女权的女性为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于众议院集会”等事件。还有日本消费者联盟成立、东京都江东区7-Eleven第一家店开业的报道。

正晴翻到社会版，不久便找到一则小篇幅报道，标题是“大阪市生野区煤气灶熄灭造成一人中毒身亡”，内容如下：

廿二日午后五时许，大阪市生野区大江西七丁目吉田公寓一〇三室房客西本文代（女，三十六岁），被公寓管理公司的员工发现倒在屋内，经紧急呼叫救护车急救，但西本女士到院前已身亡。据生野分局调查，发现尸体时屋内煤气弥漫，西本女士可能死于煤气中毒。现正针对煤气外泄的原因进行调查，研判极有可能是煤气灶上加热的大酱汤溢出导致熄灭，西本女士却未发现。

就是这个！正晴很有把握。报道与唐泽礼子告诉他的几乎完全一致。目击者中并未出现雪穗的名字，这应该是报社基于新闻道德作的处理。

“你看什么那么认真？”垣内从旁边探头过来。

“哦，没什么大不了的。”正晴指着报道，说是发生在家教学生身上的事。

垣内大为惊讶。“哦，竟然还上了报，真不简单。”

“又不是跟我有关。”

“可你不是在教那个小孩吗？”

“那倒是。”

“嗯……”垣内不明所以地发出钦佩的鼻音，又看了一次报道，“生野区大江，在内藤家附近嘛。”

“哦，内藤？真的？”

“嗯，应该没错。”

他们说的内藤是冰球社的学弟，比正晴低一届。

“下次我问问内藤好了。”正晴边说边把报纸上吉田公寓的住址抄下来。

他在两个星期后才向内藤问起这件事。因为上了大四，已经不参与冰球社的活动，也鲜有机会和学弟碰面。正晴到社团，也是因为缺乏运动开始发胖，想稍微活动一下筋骨。

内藤体格瘦小。虽然拥有高超的溜冰技巧，但体重不够，近距离接触时不耐撞，实力并不太强。但他为人细心周到，又懂得照顾别人，所以在社内主要是担任干部。

正晴趁着在操场上做体能训练的空当找上内藤。

“哦，那件意外。我知道，那是几年前的事来着？”内藤边用毛巾擦

汗边点头，“就在我家附近，虽说不是隔壁，但也没几步路。”

“那件意外当时在你们那里是不是成了话题？”正晴问。

“那应该叫话题吗？倒是有一些奇怪的流言。”

“奇怪的流言？”

“嗯，说不是意外，而是自杀之类的。”

“你是说，开煤气寻死？”

“对。”回答后，内藤看着正晴，“怎么了，中道学长？有什么不对？”

“唔，其实是跟我认识的人有关。”他向内藤说明缘由，内藤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原来中道学长在教那一家的小孩。真是很巧。”

“对我来说没什么巧不巧的。不过，你再说仔细一点，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流言？”

“不知道，我不太清楚，那时我才念高中。”内藤偏了一下头，立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往手上捶了一拳，“啊！对了，去问那里的大叔，他可能知道什么。”

“谁啊？”

“我租停车位的不动产的大叔。他曾说过，因为房客在公寓里开煤气自杀，把他害惨了。他说的大概就是那间公寓吧？”

“不动产？”一个念头从正晴脑中闪过，“你说的是发现尸体的人？”

“咦，那个大叔吗？”

“发现尸体的好像是出租公寓的不动产公司的人，可以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吗？”

“啊……可以。”

“拜托你了，我想详细了解一下。”

“好。”

体育类社团里长幼有序。学长托他这种麻烦事，内藤虽然感到困惑，也只能抓抓脑袋点点头。

第二天傍晚，正晴坐在内藤驾驶的丰田卡瑞那前座上，这是内藤以三十万元向表哥买的二手车。

“抱歉，麻烦你这种事。”

“哪里，我无所谓，反正就在我家附近。”内藤和颜悦色地说。

前一天答应的事，学弟立刻就办了。他打电话给为自己介绍停车位的不动产中介，确认对方是否是五年前煤气中毒案的目击者。对方表示发现尸体的人不是他，而是他儿子，他儿子目前在深江桥经营另一家店。深江桥位于东成区，在生野区北边。抄写了对方电话号码并绘有简图的便条，现在就在正晴手里。

“中道学长果然很认真。是因为了解家教学生的身世，对教学有帮助对不对？我打工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内藤佩服地说。看他自行如此解释，正晴不置可否。

事实上，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他知道自己受到雪穗强烈吸引，但他并非因此才想知道她的一切。照他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事根本无关紧要。

他想，大概是因为无法了解她吧。即使他们的距离近得可以触碰彼此，言谈也很亲近，但有时他仍会蓦然觉得她遥不可及。他不明白为什么，并因此心生焦躁。

内藤不时和他攀谈，讲的是今年新加入的社员。“每人程度都好不到哪里去。有经验的人很少，所以今年冬天是关键。”把队伍成绩看得比自己的学分更重的内藤，脸色略带凝重。

田川不动产深江桥店位于自干道中央大道转弯的第一条路上，刚好就在阪神高速公路东大阪线高井田交流道旁。店里，一个瘦子正在书桌前填写文件，看来没有别的职员。瘦子看到他们，便道：“欢迎光临，找公寓吗？”显然以为他们想找房子。

内藤向他解释，他们是来打听吉田公寓那次意外事件的。“我向生野店的大叔打听，他说遇到那件意外的是这边的店长。”

“哦，没错。”田川警惕的眼神在两个年轻人脸上交替，“都过了这么久，为什么还问这个？”

“发现尸体时，有一个女孩也在场吧？”正晴说，“一个名叫雪穗的女孩，那时她姓西本……没错吧？”

“对，是西本家。你是西本的亲戚？”

“雪穗是我的学生。”

“学生？哦，原来你是学校老师。”田川恍然大悟般点点头，再次看了看正晴，“这么年轻的老师！”

“是家教老师。”

“家教？哦，明白了。”田川眼中露出轻蔑，“那孩子现在在哪里？她妈妈死了，不就无依无靠了吗？”

“她被亲戚收养了，一户姓唐泽的人家。”

“哦。”田川似乎对姓氏不感兴趣，“她好不好？后来再没见过了。”

“很好，现在念高二。”

“已经这么大了。”

田川从柔和型七星烟盒里抽出一根，衔在嘴里。正晴看在眼里，心想，没想到他挺赶时髦的。这种烟在两年多前推出，尽管一般风评认为味道不佳，但甚受喜新厌旧的年轻人欢迎。正晴的朋友有一大半都放弃了老七星，改抽这个。

“她是怎么跟你说这件事的？”吐了一口烟后，田川问道。他一看对方年纪比他小，口气变得不客气起来。

“她说受过田川先生很多帮助。”

这当然是谎话，他没跟雪穗提过这件事。他怎么忍心碰触她的痛处？

“哎，也说不上什么帮助！那时吓都吓死了。”

田川往椅背一靠，双手枕在脑后，然后一五一十地说起发现西本文代尸体时的情景，可能正好闲着没事做。正晴也得以掌握整起意外的概况。

“比起发现尸体那时，后来的事更麻烦。警察跑来问东问西。”田川皱起眉头。

“都问些什么？”

“进屋时的事。我说我除了打开窗户、关掉煤气总开关外，没有碰其他地方，不知他们是哪里不满意，还问我有没有碰锅、玄关是不是真的上了锁，真服了他们。”

“锅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如果是大酱汤冒出来，锅四周应该更脏才

对。话是这么说，事实就是冒出来的汤浇熄了火，又有什么办法？”

听着田川的话，正晴心里想象当时的状况。他自己也曾在煮方便面时，不小心让锅里沸腾的热水冒出来过。那时锅四周的确会弄脏。

“话说回来，能够让请得起家教的家庭收养，就结果来说，对她也是好事一桩吧。跟那种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大概只有吃苦的份。”

“她母亲有什么不对？”

“她有没有什么不对我不知道，可是生活应该很苦。以前是在乌冬面店之类的地方工作，也是勉强才付得起房租，而且还有积欠哩！”田川朝着上空吐烟。

“这样啊。”

“可能是因为日子过得很苦吧，那个叫雪穗的女孩冷静得出奇。发现她母亲尸体的时候，连一滴眼泪也没流。这倒是吓了我一跳。”

“哦……”正晴颇感意外，回视田川。礼子对他说过，雪穗在文代的葬礼上号啕大哭。

“那时，有人认为可能是自杀，对吧？”内藤从旁插话。

“啊，没错没错。”

“那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有好几件事表明，这样比较讲得通。不过我是从一个一直跑来找我的警察那里听来的。”

“讲得通？”

“是哪些啊？很久了，我都忘了。”田川按着太阳穴，但不久便抬起头来，“啊啊，对了。西本太太吃了感冒药。”

“感冒药？这有什么不对吗？”

“吃的不是普通的量。照空药袋看，好像是一次就吃了一般用量的五倍还不止。记得他们说，尸体被送去解剖，结果证明真的吃了那么多。”

“五倍还不止……那的确很奇怪。”

“所以警察才怀疑，是不是为了助眠。不是有种自杀方法，是吃安眠药加开煤气吗？他们才会怀疑是不是因为安眠药很难买，才用感冒药代替。”

“代替安眠药……”

“好像还喝了不少酒，听说垃圾桶里有三个杯装清酒的空杯子。人家说那个太太平常几乎不喝酒，所以也是为了入睡才喝的吧？”

“唔。”

“啊，对了，还有窗户。”可能是记忆渐渐复苏的缘故，田川打开了话匣子。

“窗户？”

“有人认为房间关得死死的，太奇怪了。她们住处的厨房没有排气扇，做饭时本该把窗户打开。”

正晴闻言点头，的确如此。

“不过，”他说，“也有可能是忘了打开。”

“是啊，”田川点点头，“这不能算是自杀的有力证据。感冒药和杯装清酒也一样，别的解释也说得通。更何况，有那孩子作证。”

“那孩子是指……”

“雪穗。”

“作什么证？”

“她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只是证实说她妈妈感冒了，还有她妈妈觉得冷的时候，偶尔也会喝清酒。”

“啊，是这样。”

“刑警他们说，就算感冒吃药，那个药量也太奇怪了，可是她吃那么多药到底想干吗，只有问死者才知道了。再说，要自杀干吗特地把锅里的大酱汤煮到冒出来呢？因为这样，后来就当作意外结案了。”

“警察对锅有疑问吗？”

“天知道。反正那也不重要吧？”田川在烟灰缸里把烟摁熄，“警察说要是早三十分钟发现，或许还有救。不管是自杀还是意外，她就是注定要死吧。”

他话音刚落，有人从正晴他们身后进来了，是一对中年男女。“欢迎光临！”田川看着客人出声招呼，脸上堆满生意人的亲切笑容。正晴明白他不会再理睬自己，便向内藤使个眼色，一同离开。

略带棕色的长发遮住了雪穗的侧脸。她用左手中指把发丝挽在耳后，但仍遗漏了几根。正晴非常喜欢她这个拨头发的动作，看着她雪白光滑的脸颊，便会忍不住生出一股想吻她的冲动，从第一次上课便是如此。

求空间中两个面相交时的直线方程式——雪穗正在解这一问题。解法已经教过，她也懂了，所以她手里的自动铅笔几乎未曾停过。

距离正晴规定的时间还有很久，她便抬起头说：“写完了。”正晴仔细检查她写在笔记上的公式。每个数字和符号都写得很清楚，答案也正确。

“答对了，非常好，无可挑剔。”他看着雪穗。

“真的？好高兴哦。”她在胸前轻轻拍手。

“空间坐标方面你大概都懂了。只要会解这个问题，其他的都可以当作这一题的应用题。”

“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买了新红茶呢。”

“好，你一定有点累了。”

雪穗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离开房间。

正晴仍坐在书桌旁，环视房间。她去泡茶的时候，他都单独留在房里，但这段时间总是让他坐立难安至极点。坦白说，他很想探索房间的每个角落，想打开小小的抽屉，也想翻开书架上的笔记本。不，即使只知道雪穗用的化妆品品牌，一定也会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如果他到处乱翻，碰了房间里的东西，被她发现了……一想到这里，他只敢安安分分地坐着。他不想被她瞧不起。

早知如此，就把杂志带上来了，他想。今天早上，他在车站零售摊买了一本男性流行杂志。但杂志在运动背包里，那被他留在了一楼的玄关。背包不但脏，又是他练习冰球时用的大包，他习惯上课时把它留在下面。

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看着室内。书架前有一台粉红色的小型录音机，旁边堆着几卷卡带。

正晴稍稍起身，好看清楚卡带的标示。上面有荒井由实、OFF

COURSE等名字。

他重新在椅子上坐好，从卡带联想到全然无关的事——Submarine。他们今天再次在美浓部主导下交换消息，但对于程序从何泄露仍无头绪。另外，美浓部打电话到出售卡带的无限企划公司，也一无所获。

“我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程序的，对方坚持不肯透露。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请她叫技术人员来听，也不得其门。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勾当，我看目录上其他商品的程序一定也是偷来的。”

“直接去他们公司呢？”正晴提议。

“我想没有用，”美浓部当下便驳回，“你去抗议说他们的程序是从我们这里剽窃的，他们也不会理你。”

“如果拿Submarine给他们看呢？”

美浓部依然摇头。“你能证明Submarine是原创作品吗？只要对方说一句你是抄袭Marine Crash的，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听了美浓部的话，正晴越来越懊恼。“照学长的说法，岂不是什么程序都可以偷来卖了？”

“没错。”美浓部冷冷地说，“这个领域迟早也需要著作权的保护。其实，我把事情告诉了懂法律的朋友。我问他，如果能证明他们偷了我们的程序，可以要求什么赔偿。他的回答是‘No’。换句话说，根本很难，因为没有先例可循。”

“怎么这样……”

“正因为这样，我巴不得找到罪魁祸首，找到以后，绝对要他好看。”美浓部恶狠狠地说。

就算找到剽窃者，顶多也只能揍他几拳吧。正晴备感无力，脑海里浮现出同伴的脸。到底是谁这么粗心，让人偷走了程序？他真想数落那家伙一顿。

原来程序也是一种财产啊——正晴再次这么想，以前他鲜少意识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由于这程序对他而言非常重要，存放处置都很小心，却几乎从未想过会有人偷。

美浓部提议，每个人把自己曾对其展示、提及Submarine的名单列出来，理由是“会想到剽窃Submarine的人，一定对它有所了解”。大家都把想得到的名字列了出来，人数多达数十人。研究室的人、社团伙伴、高中时代的朋友等等，什么人都有。

“这当中应该有人和无限企划有所关联。”美浓部注视着抄录了名字的报告用纸，叹了口气。

正晴能够理解他叹气的原因，即使有所关联，也不见得是直接的。这数十人当中，不乏再延伸出更多分支的可能性。果真如此，要实际追踪调查谈何容易！

“每个人去问自己提过Submarine的人吧，一定可以找到线索。”

同伴们纷纷对美浓部的指示颔首赞成。正晴虽然点头，心里却不禁怀疑：这么做真的能找到剽窃者吗？

他几乎没有和别人提过Submarine，对他而言，制作游戏也是研究的一环，这种专业的话题，外行人多半感到枯燥乏味，而且游戏本身的趣味性也远不及太空侵略者。

不过，有一次他把Submarine的事告诉过一个完全无关的人，那个人正是雪穗。

“老师在大学里做什么研究呀？”

听到她这么问，正晴先说起毕业研究的内容，但影像解析和图形理论对一个高二女生自然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雪穗脸上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无聊，但听到一半，显然失去了兴趣。为引起她的注意，他提起游戏。她眼睛随之一亮。

“哇！听起来好有趣哦，你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游戏？”

正晴在纸上画出Submarine的画面，向她说明游戏内容。雪穗听得出神。

“好厉害哦，原来老师会做这么厉害的东西呀！”

“不是我一个人，是研究室的伙伴一起做的。”

“可是，整个架构老师不是都懂吗？”

“是。”

“所以还是很厉害呀！”

在雪穗的注视下，正晴感觉心头火热起来。听到她说赞美的话，是他无上的喜悦。

“我也好想玩玩看哦。”她说。

他也想实现她这个愿望，问题是他没有电脑，研究室里虽然有，但

总不能带她去。说明了这一点，她露出失望的神情。

“这样啊，真可惜。”

“如果有个人电脑就好了。可我朋友也都没有，因为那很贵。”

“只要有个人电脑就可以玩了？”

“对，把卡带里存的程序输进去就行。”

“卡带？什么卡带？”

“就是普通的磁带。”

正晴向雪穗解释卡带可以作为电脑的外接储存装置。不知为何，她对这件事深感兴趣。

“喏，老师，可不可以让我看看那卷卡带？”

“咦？你要看卡带？当然可以，可是看也没用，那就是普通的卡带，跟你的一模一样。”

“有什么关系，借我看看嘛。”

“哦，那好。”

大概雪穗以为电脑用品或多或少和普通卡带有所不同。明知她会失望，又去上课时，正晴还是从家里把卡带带了过去。

“耶，真的是普通的卡带。”她把记录了程序的卡带拿在手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卡带也有这种用途。谢谢老师。”雪穗把卡带还给他，“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吧？忘了带走就糟了，最好现在马上收进包里。”

“啊，是啊。”正晴深以为然，便离开房间，把卡带收进放在一楼的包内。雪穗和程序的关系仅止于此。此后，她和正晴都再没提起Submarine。

这段经过他并没有告诉美浓部他们，因为没有必要。他确定雪穗偷窃程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说，一开始他就完全没有将她列入考虑。

当然，若雪穗有意，那天完全可以从运动背包里偷偷取走卡带。她

只须假装上洗手间，溜到一楼即可。

但她拿了又能怎样？光偷出来是没有用的。要瞒住他，必须在两小时内复制卡带，再把原先的卡带放回背包才行。当然，只要有设备就办得到。但她家不可能有个人电脑，复制卡带可不是翻录OFF COURSE的录音带。

假设她是嫌疑人，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幻想题材……想着想着，正晴不觉露出笑容。门恰好在此时打开。

“老师，什么事那么好笑？笑得那么开心。”雪穗端着放有茶杯的托盘，笑道。

“啊，没什么。”正晴挥挥手，“好香！”

“这是大吉岭哦。”

她把茶杯移到书桌上，他拿起一杯，啜了一口，又放回书桌，不料一时失手，茶水洒在牛仔裤上。“哇！我怎么这么笨！”他急忙从口袋里取出手帕，一张对折的纸随之掉落在地板上。

“还好吗？”雪穗担心地问。

“没事。”

“这个掉了。”说着，她捡起那张纸，在看到内容的一刹那，她的一双杏眼睁得更大了。

“怎么了？”

雪穗把那张纸递给正晴，上面写着电话号码，画有简图，还标示出田川不动产。原来正晴把生野店店主写给内藤的便条随手塞进了口袋。

完了！他心中暗自着急。

“田川不动产？是在生野区的那家吗？”她的表情有点僵硬。

“不，不是生野区，是东成区。你看，上面写着深江桥。”正晴指着地图。

“不过，我想那里应该是生野区的田川不动产的分店或姐妹店。那家店是一对父子开的，大概是儿子在打理吧。”

雪穗说得很准确。正晴一面注意不露出狼狈的神色，一面说：“哦，这样啊。”

“老师，你怎么会去那里呢？去找房子？”

“没有，我只是陪朋友去。”

“是吗……”她露出遥望远方的眼神，“我想起一些特别的事。”

“特别的事？”

“以前我住的公寓，就是生野区的田川不动产管理的。我曾在生野区的大江住过。”

“哦。”正晴回避开她的视线，伸手拿茶杯。

“我母亲去世的事，老师知道吗？我是说我生母。”她的声音很平静，听起来比平常低。

“没有，我不知道。”他拿着茶杯摇头。

雪穗嫣然一笑：“老师，你真不会演戏。”

“呃……”

“我知道，上次我迟到的时候，老师和妈妈聊了很久，不是吗？老师是那时听说的吧？”

“呃，嗯，一点点啦。”他放下茶杯，搔搔头。

雪穗拿起茶杯。她喝了两三口红茶，长出一口气。

“五月二十二日，”她说，“我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正晴默默点头。他也只能点头。

“那天天气有点凉，我穿着妈妈为我织的开襟毛衣上学。那件毛衣我现在还留着。”她的视线望向五斗柜，那里面多半收纳了充满心酸回忆的物品吧。

“你一定吓坏了。”正晴说。他认为应该说些什么，但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该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好像在做梦，当然，是噩梦。”雪穗不自然地笑了，然后又回到原本悲伤的表情，“那天，学校放学后，我跟朋友一起玩，比较晚回家。如果我没有去玩的话，也许可以早一个小时回家。”

正晴明白她话里的含意，那一个小时意义重大。

“如果我早一个小时回家……”雪穗咬了一下嘴唇，继续说，“这样的话，妈妈可能就不会……一想到这里……”

正晴一动也不动，听着她的声音转成哭声。他想掏手帕，却不知该何时掏。

“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等于是我害死的。”

“这种想法不对，你又不是明明知道情况却故意不回家。”

“我不是这个意思。妈妈为了不让我过苦日子，吃了很多苦，那天也累得筋疲力尽，才会出事。如果我更懂事一点，不让妈妈吃苦，就不会发生那么悲惨的事了。”

正晴屏住呼吸，看着大滴的泪水从她雪白的脸颊上滑落。他恨不得紧紧抱住她，但当然不能这么做。我这笨蛋！正晴在心里痛骂自己。事实上，从不动产管理员那里听说事件经过后，他脑海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想象。

在他的想象里，真相应该还是自杀吧。

服用过量的感冒药空药袋，杯装清酒，窗户不合常理地紧闭，这些都应解释为自杀才合理。而与这个结论相悖的，只有浇灭煤气灶的锅。

然而警察说，汤汁虽然浇熄了炉火，锅四周却不太脏。

正晴研判，实际上是自杀，但有人把锅里的大酱汤泼了出来，把现场布置成意外。而且，此人除了雪穗不可能有别人。而她会针对感冒药和酒的疑点加以解释，也就说得通了。

她为什么要将自杀布置成意外呢？应该是为了世人的眼光。考虑到自己以后的人生，母亲自杀身亡只会造成负面影响。

只是，这个想象撇不开一个可怕的疑问。那便是——

雪穗最初发现出事时，她母亲已经气绝，还是尚有一线生机？

田川说，听说只要早三十分钟发现，便能捡回一命。

当时，雪穗有唐泽礼子这位可以依靠的人。或许，雪穗早已在与唐泽礼子的往来中，感觉出万一亲生母亲发生意外，这位高雅的妇人可能会收养她。这么一来，当雪穗发现母亲处于濒死状态，她会采取什么行动？

这正是这个想象最可怕之处。正晴也因考虑至此，没有继续推理下去。但是，这个想法一直挥之不去。

现在，看着她的眼泪，正晴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居心是多么卑鄙。这女孩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不能怪你，”他说，“你再说这种话，天国的妈妈也会伤心的。”

“那时候要是我带了钥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去找不动产管理员，就可以早点发现了。”

“运气真是不好啊。”

“所以，我现在一定会把家里的钥匙带在身上。看，就像这样。”雪穗站起来，从挂在衣架上的制服的口袋里拿出钥匙给正晴看。

“好旧的钥匙圈啊。”正晴看了之后说。

“是呀。这个，那时候也串了家里的钥匙。可是偏偏就在那一天，我放在家里忘了带。”说着，她把钥匙放回口袋。

钥匙圈上的小铃铛发出了叮当的声响。



第五章

喧闹声从出了电车车站检票口便没停过。

大学男生竞相散发传单。“××大学网球社，请参考。”由于一直扯着喉咙高声说话，每个人的声音都又粗又哑。

川岛江利子没有收下半张传单，顺利走出车站，然后与同行的唐泽雪穗相视而笑。

“真夸张，”江利子说，“好像连别的大学也来拉人呢。”

“对他们来说，今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呀。”雪穗回答，“不过，可别被发传单的人拉走哦，他们都是社团里最基层的。”说完，她拨了拨长发。

清华女子大学位于丰中市，校舍建于尚留有旧式豪宅的住宅区中。由于只有文学院、家政学院和体育学院，平常出入的学生人数并不多，加上都是女孩子，不会在路上喧哗。遇到今天这种日子，附近的住户肯定会认为大学旁不宜居住，江利子这么想。与清华女子大学交流最频繁的永明大学等校的男生大举出动，为自己的社团或同好会寻找新鲜感与魅力兼具的新成员。他们带着渴望的眼神，在学校必经之路徘徊，一遇到合适的新生，便不顾一切展开游说。

“当地下社员就好，只要联谊的时候参加，也不必交社费。”类似的话充斥耳际。

平常走路到正门只要五分钟，江利子她们却花了二十分钟以上。只不过，那些纠缠不清的男生的目标都是雪穗，这一点江利子十分清楚。自从初中与雪穗同班，她对此便已习以为常。

新社员争夺战在学校正门便告终止。江利子和雪穗走向体育馆，入学典礼将在那里举行。

体育馆里排列着铁椅，最前方竖立着写有系名的牌子。她们俩在英文系的位子上并排坐下。英文系的新生约有四十人，但位子超过一半是空的。校方并没有硬性规定开学典礼必须出席，江利子猜想，大多数新生的目的大概都是参加典礼之后举行的社团介绍。

整个开学典礼只有校长和院长致辞，无聊的致辞使得抵挡睡意成为一种折磨，江利子费尽力气才忍住哈欠。

离开体育馆，校园里已经排好桌椅摊位，各社团和同好会都在高声招揽社员。其中也有男生，看样子是与清华女子大学联合举办社团活动的永明大学学生。

“怎么样？要参加什么社团？”江利子边走边问雪穗。

“这个嘛……”雪穗望着各式海报和招牌，看来并非全然不感兴趣。

“好像有很多网球和滑雪的。”江利子说。事实上，光是这两种运动就占了一半。但绝大多数既不是正式的社团，也不是同好会，只是一些爱好者聚在一起的团体。

“我不参加那种。”雪穗说得很干脆。

“是吗？”

“会晒黑的。”

“哦，那是一定的……”

“你知道吗？人的肌肤拥有绝佳的记忆力。听说，一个人的肌肤会记住所承受过紫外线的量。所以，晒黑的肌肤就算白了回来，等到年纪大了，伤害依然会出现，黑斑就是这样来的。有人说晒太阳要趁年轻，其实年轻时也不行。”

“哦，这样。”

“不过，也别太介意了，如果你想去滑雪或打网球的话，我不会阻止的。”

“不会啊，我也不想。”江利子连忙摇头。

看着好友人如其名，拥有雪白的肌肤，她想，的确值得细心呵护。即使她们在交谈，男生依旧如发现蛋糕的苍蝇般前仆后继。网球、滑雪、高尔夫、冲浪——偏偏都是些逃不过日晒的活动，江利子不禁莞尔。自然，雪穗不会给他们机会。

雪穗停下脚步，一双猫咪般微微上扬的眼睛，望着某个社团的海报。江利子也看向那边。在那个社团摆设的桌前，有两个新生模样的女

生正在听社员解说。那些社员不像其他社团穿着运动服。无论是女社员，或者应该是来自永明大学的男社员，都穿着深色西装外套，每个人看起来都比其他社团的学生成熟，也显得大方出众。

社交舞社——海报上这么写着，后面用括号注明：“永明大学联合社团”。

像雪穗这样的美女一旦驻足，男社员不可能忽略，其中一人立刻走向她。“对跳舞有兴趣吗？”这个轮廓很深、称得上好看的男生以轻快的口吻问雪穗。

“一点点。不过我没有跳过，什么都不懂。”

“每个人一开始都是初学者，放心，一个月就会了。”

“可以参观吗？”

“当然可以。”说着，这名男生把雪穗带到摊位前，把她介绍给负责接待的清华女子大学社员。接着，他回过头来问江利子：“你呢？怎么样？”

“不用了。”

“哦。”他对江利子的招呼似乎纯粹出自礼貌，一说完便立刻回到雪穗身边。他一定很着急，生怕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介绍人身份被其他人抢走。事实上，已经另有三个男生围着雪穗了。

“去参观也好啊。”有人在呆站着的江利子耳边说道。她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一个高个子男生正低着头看她。

“啊，不了，我不用了。”江利子挥手婉拒。

“为什么？”男生笑着问道。

“因为……我这种人不适合跳社交舞，要是我学跳舞，家人听到一定会笑到腿软。”

“这跟你是哪一种人无关，你朋友不是要参观吗？那你就跟她一起来看看嘛。光看又不必花钱，参观之后也不会勉强你参加。”

“呃，不过，我还是不行。”

“你不喜欢跳舞？”

“不是，我觉得会跳舞是一件很棒的事。不过，我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不行的。”

“为什么呢？”高个子男生惊讶地偏着头，但眼含笑意。

“因为，我一下子就晕了。”

“晕？”

“我很容易晕车、晕船，我对会晃的东西没辙。”

她的话让他皱起眉头：“我不懂这跟跳舞有什么关系？”

“因为，”江利子悄声继续说，“跳社交舞的时候，男生不是会牵着女生让她转圈圈吗？《飘》里面，有一幕戏不就是穿丧服的郝思嘉和白瑞德一起跳舞吗？我光看就头晕了。”

江利子说得一本正经，对方却听得笑了出来。“有很多人对社交舞敬而远之，不过这种理由我倒是头一次听到。”

“我可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很担心会那样啊。”

“真的？”

“嗯。”

“好，那你就亲自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会头晕。”说着，他拉起江利子的手，把她带到社团的摊位前。

不知道身边那三个男生说了什么，在名单上填完名字的雪穗正在笑。她蓦地看到江利子的手被一个男生拉着，似乎有些惊讶。

“也让她来参观。”高个子男生说。

“啊，筱冢……”负责接待的女社员喃喃道。

“看来，她对社交舞似乎有非常大的误会。”他露出洁白的牙齿，对江利子微笑。

社交舞社的社团参观活动在下午五点结束，之后，几个永大男生便约他们看上的新生去喝咖啡。为此而加入这个社团的人不在少数。

当天晚上，筱冢一成来到大阪城市饭店，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摊开

笔记本，上面列着二十三个名字。一成点点头，觉得成绩还算不错，虽然不是特别多，至少超过了去年。问题是会有几个人入社。

“男生比往年都来得兴奋。”床上有人说道。

仓桥香苗点起烟，吐出灰色的烟雾。她露出赤裸的双肩，毛毯遮住胸口。夜灯暗淡的光线在她带有异国风情的脸上形成深深的阴影。“比往年兴奋？是吗？”

“你没感觉？”

“我觉得跟平常差不多。”

香苗摇摇头，长发随之晃动。“今天特别兴奋，就为了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

“那个姓唐泽的不是要入社吗？”

“唐泽？”一成的手指沿着名单上的一连串名字滑动，“唐泽雪穗……英文系的。”

“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忘是没忘，不过长相记得不是很清楚，今天参观的人那么多。”

香苗哼了两声：“因为一成不喜欢那种类型的女生嘛。”

“哪种类型？”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你不喜欢那种，反而喜欢有点坏的女生，对不对？就像我这种。”

“没有啊。再说，那个唐泽有那么像大家闺秀吗？”

“人家长山还说她绝对是处女，兴奋得不得了呢。”香苗哧哧地笑了。

“那家伙真是呆瓜一个。”一成苦笑，一面大嚼起客房服务叫来的三明治，一面回忆今天来参观的新生。他真的不太记得唐泽雪穗。她的确给他留下了“漂亮女孩”的印象，但仅止于此。他无法准确地回想起她的长相。只说过一两句话，也没有仔细观察过她的言行举止，甚至连她像不像名门闺秀都无法判断。他记得同届的长山很兴奋，但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她。

留在一成记忆里的，反而是像跟班似的和唐泽雪穗一起来的川岛江利子。素面朝天，衣服也中规中矩，是个与“朴素”这个字眼非常吻合的

女孩。

记得应该是在唐泽雪穗填参观名单的时候，川岛江利子站在不远处等待。不管有人从她身旁经过，还是有人大喊大叫，她似乎都不放在心上，仿佛那样的等待对她而言甚至是舒适愉快的。那模样让他联想起一朵在路旁迎风摇曳、无人知其名字的小花。

像是想摘下小花一般，一成叫住了她。本来，身为社交舞社社长的他，并不需要亲自招揽新社员。

川岛江利子是个独特的女孩，对一成的话作出的反应完全出乎他意料，话语和表情令他极感新鲜。在参观会期间，他也很留意江利子。也许应该说不知不觉就会在意她，目光总是转向她。或许是因为她在所有参观者中显得最认真。而且，即使其他人都坐在铁椅上，她自始至终站着，可能是认为坐着看对学长学姐不够礼貌。

她们要离开的时候，一成追上去叫住她，问她作何感想。

“好棒。”川岛江利子说，双手在胸前握紧，“我一直以为社交舞已经落伍了，但是能跳得那么好，真是太棒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得天独厚。”

“这你就错了。”一成摇头否认。

“咦？不是吗？”

“不是得天独厚的人来学社交舞，而是在必要时跳起舞来不至于出洋相的人留了下来。”

“哦，原来如此……”川岛江利子有如听牧师讲道的信徒，以钦佩、崇拜交织的眼神仰望一成，“真厉害！”

“厉害？什么厉害？”

“能说出这种话啊，不是得天独厚的人来跳舞，而是会跳的人才得天独厚，真是至理名言。”

“别这样，我只是偶然想到，随口说说。”

“不，我不会忘记的。我会把这句话当作鼓励，好好努力的。”江利子坚定地说。

“这么说，你决定入社了？”

“是的，我们两个人决定一起加入，以后请学长多多关照。”说着，江利子看着身旁的朋友。

“好，那也请你们多多指教。”一成转向江利子的朋友。

“请多指教。”她朋友礼貌地低头致意，然后直视一成的脸。

这是他第一次正面看到唐泽雪穗，真是一张五官端正细致的面孔——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然而，当时，他对她猫咪般的双眼还产生了另一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他发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感觉，才让他认为她不是一般的名门闺秀。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微妙得难以言喻的刺。但那并不是社交舞社社长无视她的存在，只顾和朋友讲话而自尊受伤的样子。那双眼睛里栖息的光并不属于那种类型。

那是更危险的光——这才是一成的感觉，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他认为真正的名门闺秀，眼神里不应栖息着那样的光。

自开学典礼以来，已经过了两个星期。

上完英文系的第四堂课，江利子便和雪穗结伴前往永明大学。从清华女子大学出发，搭电车约三十分钟便可抵达。社交舞社的联合练习于每星期二、五举行，但清华女子大学社员并不在校内练习，所以她们今天是第四次练习。

“但愿今天可以学会。”江利子在电车里做出祈祷的动作。

“你不是已经会跳了吗？”雪穗说。

“不行啦！我的脚都不听话，我快跟不上了。”

“讲这种丧气话，筱冢学长会失望哦，他那么热心地邀请你入社。”

“这样讲，我就更难过了。”

“听说社长直接招募的社员，就只有你一个。也就是说，你是VIP。别辜负人家的期待呀。”雪穗露出取笑的眼神。

“别这么说啦，我会有压力。不过，为什么筱冢学长只找我呢？”

“因为看上你了，一定的嘛。”

“那怎么可能！如果是雪穗的话，我还能理解。更何况，社长已经有仓桥学姐了。”

“仓桥学姐啊，”雪穗点头，“他们好像在一起很久了。”

“长山学长说他们从一年级就在一起了。听说是仓桥学姐主动追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许吧。”雪穗再次点头，显然不怎么惊讶。

筱冢一成和仓桥香苗是公认的一对，这件事江利子第一次参加练习时便知道了。香苗亲昵地直呼筱冢的名字，而且像是故意要向新社员炫耀般，跳舞时身体紧贴着筱冢。其他社员对此未置一词，反而证明了他们的关系。

“仓桥学姐可能是想向我们示威吧。”雪穗说。

“示威？”

“向大家声明：筱冢学长是我的。”

“嗯……”江利子点点头，认为或许真是如此。她非常明白那种心情。

一想到筱冢一成，江利子便感到胸口有点发烫。她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叫恋爱。但是，当她看到他和仓桥香苗恋人般的举止时，心情的确难免失落。如果这是香苗的目的，那么她已取得了全面成功。

然而，从二年级学姐那里得知筱冢一成的身份时，她认为对他有恋爱的感觉根本是笑话一桩。他出身位列日本五大制药公司之一的筱冢家族，是筱冢药品董事的长子，现任社长是他伯父。换句话说，他是地道的豪门公子。这种人物竟然近在身边，这件事对江利子而言有如天方夜谭。所以，她把他主动接近自己，解释成公子一时兴起。

两人在永明大学前的车站下车，一出车站，和煦的风便抚上脸颊。

“今天我想先走，对不起。”雪穗说。

“有约会？”

“不，有点事。”

“噢。”

不知从何时起，雪穗偶尔会像这样和江利子分头行动。江利子现在

已经不再去刨根究底了。以前她一度曾穷追不舍，结果被雪穗断绝来往。她们之间闹得不愉快，只有那一次。

“好像快下雨了。”抬头看着阴沉的天空，雪穗喃喃自语。

可能是因为在想心事，没注意到挡风玻璃何时开始沾上细小的水滴。刚意识到下雨了，玻璃随即被雨水打湿，看不见前方了。一成赶紧用左手扳动操纵杆想启动雨刷，马上察觉不对，换手握方向盘，以便扳动右侧的操纵杆。绝大多数进口车即使方向盘位在右边，操纵杆等位置仍与日本国产车相反，上个月才买的这辆大众高尔夫也不例外。

出了学校大门、走向车站的大学生，无不以书包或纸袋代替雨伞挡在头上，匆匆赶路。

他不经意间瞥见川岛江利子走在人行道上。她似乎毫不在乎白色外套被淋湿，步伐悠闲一如往常。平时总是和她形影不离的唐泽雪穗今天却不见人影。

一成驾车驶近人行道，减速到与江利子的步速相当，但她一无所觉，以同样的步调节奏走着。可能在想什么愉快的事，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

一成轻按了两次喇叭，总算让江利子朝这边看来。他打开左侧车窗。“嗨！落汤鸡，我来替你解围吧。”

然而，江利子没有对这个玩笑露出笑容，相反，她板起面孔，加快脚步。一成急忙开车追上。“喂！你怎么了？别跑啊！”

她不但没停下，脚步反而更快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这才发现自己好像被误会了。

“是我啊！川岛！”

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总算停了下来，一脸惊讶地回头。

“要搭讪，我会找好天气，才不会乘人之危。”

“筱冢学长……”她眼睛睁得好大，伸手遮住了嘴。

川岛江利子的手帕是白色的，不是全白，而是白底有小碎花图案。她用小碎花手帕擦过淋湿的手与脸，最后才轻拭头颈。湿透的外套脱下来放在膝盖上，一成说放在后座就好，她却说会沾湿座椅，不肯放手。

“真的很对不起，太暗了，我没有看到学长。”

“没关系，那种叫人的方式，难怪会被误以为是搭讪。”一成边开车边说。他准备送她回家。

“对不起，因为有时候会有人那样跑来搭讪。”

“哦，你很红啊。”

“啊，不是的，不是我。和雪穗在一起，走在路上时常会有人搭讪……”

“说到这个，难得今天你没跟唐泽在一起。她不是来练习了吗？”

“她有事先走了。”

“哦，所以你才落了单。不过，”一成瞄她一眼，“你为什么走？”

“啊？”

“刚才呀。”

“因为我得回家啊。”

“不是，我是问你为什么没有跑，却在走。其他人不都在跑吗？”

“哦，我又不赶时间。”

“不是会淋湿吗？”

“可如果跑，会觉得雨滴猛地打在脸上，就像这样。”她指着挡风玻璃。雨已经转大。打在玻璃上的雨滴飞溅开来，又被雨刷刷落。

“不过可以减少淋雨的时间啊。”

“依我的速度，顶多只能缩短三分钟吧。我不想为了缩短这么一点时间，在湿漉漉的路上跑，而且可能会摔跤。”

“摔跤？不会吧？”一成笑出声来。

“不是开玩笑，我经常摔跤。啊，说到这个，今天练习的时候我也跌倒了，还踩到了山本学长的脚……山本学长虽然叫我不用放在心上，可

是一定很疼。”江利子伸出右手轻揉百褶裙下露出的腿。

“习惯跳舞了吗？”

“一点点。不过还是完全不行。新生当中就数我学得最慢。像雪穗，感觉已经完全像个淑女了。”江利子叹气。

“马上就会跳得很好的。”

“会吗？但愿如此。”

一成在红灯前停下车，看着江利子的侧脸。她依然一脸素净，但在路灯照耀下，脸颊表面几乎完美无瑕。简直像瓷器一样，他想。她的脸颊上粘了几根湿头发，他伸手过去，想把头发拨开。但她好像受到惊吓，身子一震。

“啊，抱歉，我看到你头发粘在脸上。”

“啊！”江利子低声轻呼，把头发拨到后面。即使在昏暗中，也看得出她脸颊微微泛红。

绿灯了，一成发动汽车。“你这发型什么时候开始留的？”他看着前方问。

“咦？这个吗？”江利子伸手摸摸被淋湿的头，“高中毕业前。”

“想来也是，最近好像很流行，还有好几个新生也是剪这个发型。是不是叫‘圣子头’？也不管适不适合，每个人都这么剪。”

他说的是中长发、额前披着刘海、两侧头发向后拢的发型。这是去年出道的女歌手松田圣子的招牌发型，一成不太喜欢。

“不适合我吗？”江利子畏畏缩缩地问。

“嗯，”一成换挡，转弯，完成操作后才说，“老实说，是不怎么适合。”

“是吗？”她频频抚摸头发。

“你很满意？”

“也不是，只是，这是雪穗建议的，说这样很适合我……”

“又是她，你什么都听唐泽的。”

“没有啊……”

一成眼角的余光捕捉到江利子垂下视线，突然间有了一个主意。他瞄了手表一眼，快七点了。“接下来你有什么事？要打工吗？”

“啊，没有。”

“可以陪我一下吗？”

“要去哪里？”

“别担心，不会带你去什么不良场所。”说着，一成踩下油门。

他在路上找到电话亭打电话。他并没有告诉江利子要去哪里，看她略带不安的样子是一种乐趣。

车子在一栋大楼前停下，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二楼的店面。来到店门口，江利子惊得双手掩口，向后退去。“咦！为什么来美容院？”

“我在这里剪了好几年头发，老板的手艺很高明，你尽管放心。”交代了这些，他便推着江利子的背，打开店门。

老板是个蓄着仁丹胡、年过三十的男子。他曾在多项比赛中获奖，技术与品位颇受好评。他向一成打招呼：“你好。欢迎光临。”

“不好意思，这么晚还跑来。”

“哪里哪里，既然是一成先生的朋友，几点到都不嫌晚。”

“我想请你帮她剪头发。”一成伸手朝江利子一比，“帮她修剪一个适合的发型。”

“这样啊。”老板打量江利子的脸蛋，露出发挥想象力的眼神。江利子不由得感到羞涩。

“还有，”一成对旁边的女助手说，“可以帮她稍微化个妆吗？好衬托她的发型。”

“好的。”女助手信心十足地点头。

“请问，筱冢学长，”江利子浑身不自在，忸怩道，“我今天没带多少钱，而且，我很少化妆……”

“这些你用不着担心，只要乖乖坐着就是。”

“可是，那个，我没跟家里说要上美容院，太晚回去家里会担心的。”

“这倒是。”一成点点头，再度看向女助手，“可以借一下电话吗？”

“好的。”助手应声把柜台上的电话拿过来。电话线很长，可能是为了剪发中的客人接听方便。一成递给江利子。“来，打电话回家，这样就不会挨骂了吧？”

或许是明白再挣扎也是白费力气，江利子忐忑着拿起了听筒。

一成在店内一角的沙发坐下等待。一个高中生模样的打工女孩端上咖啡，她留着平头般的发型。一成看了有些惊讶，但的确相当适合她，一成不禁感到佩服，同时认为这种发型以后或许会流行起来。

江利子会变身为什么模样？一成十分期待。如果自己的直觉没错，她一定会绽放出隐藏的美丽。为什么会对川岛江利子如此在意，连一成自己也不太明白。第一眼看到她，他便受到吸引，但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他，他却说不清。唯一能够确定的，便是她不是别人为他介绍，也不是她主动接近，而是他靠自己的眼光发现的女孩。这个事实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因为他过去交往的女孩，都不出前两种类型。

仔细想想，这种情况好像不仅止于男女交往，一成回顾过去，浮现出这种想法。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全是别人准备好的。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找到、渴望并设法取得的。因为所有东西都已经事先为他准备好，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想过那些究竟是不是他要的。

选择永明大学经济系，也很难说是出自他本身的意愿。最主要的理由是许多亲戚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早就决定好”更贴切。

就连选择社交舞社作为社团活动，也不是一成决定的。他父亲以妨碍学业为由，反对他从事社团活动，唯有社交舞或许会在社交界有所帮助，才准许他参加。还有……

仓桥香苗也不是他选择的女人，是她选择了他。清华女子大学的社员当中，从他们还是新生时起，她便最为漂亮出众。新社员第一次发表会由谁当她的舞伴，是男社员最关心的一件事。有一天，她主动向一成提议，希望他选她作为舞伴。

她的美貌也深深吸引一成，这项提议让他得意忘形。此后他们搭档并再三练习，旋即成为恋人。但是，他想……

自己究竟爱不爱香苗，他并没有把握，反倒像是为可以和一位漂亮女孩交往、有肌肤之亲而乐不可支。证据就是遇到其他好玩的活动时，他经常牺牲与她的约会，且并不以为可惜。她经常要他每天打电话给她，他却时常对此感到厌烦。

再者，对香苗来说，她是不是真的爱自己也颇有疑问。她难道不是只想要“名分”吗？有时她会提起将来这个字眼，但一成私下推测，即使她渴望与自己结婚，也不是因为想成为他的妻子，而是想跻身筱冢家

族。无论如何，他正考虑结束和香苗间的关系。今天练习时，她像是对其他社员炫耀似的把身体贴上来，这种事他实在受够了。

正当他边喝咖啡边想这些事情时，女助手出现在他眼前。“好了。”她微笑着说。

“怎么样？”

“请您亲自确认。”女助手露出意味深长的眼神。

江利子坐在最里边的椅子里。一成慢慢走近，看到她映在镜子里的脸，不禁大为惊叹。

头发剪到肩上的部位，露出一点耳垂，但并不显得男孩子气，而是凸显出她的女性美。而且，化了妆的脸庞让一成看得出神，肌肤被衬托得更美了，细长的眼睛让他心荡神驰。“真是惊人。”他喃喃地说，声音有些沙哑。

“很怪吗？”江利子不安地问。

“一点也不。”他摇着头，转向老板，“真是手艺精湛，了不起。”

“是模特儿天生丽质。”老板笑容可掬。

“你站起来一下。”一成对江利子说。

她怯怯地起身，害羞地抬眼看他。

一成细细打量她全身，开口说：“明天你有事吗？”

“明天？”

“明天星期六，你只上午有课吧？”

“啊，我星期六没有排课。”

“那正好。有没有别的事？要跟朋友出去？”

“没有，没什么事。”

“那就这么定了，你陪我出去吧，我想带你去几个地方。”

“咦？哪里？”

“明天你就知道了。”

一成再度欣赏江利子的脸庞和发型，真是超乎预期。要让这个个性派美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好呢？——他的心早已飞到明天的约会。

星期一早上，江利子来到阶梯教室，先就座的雪穗一看到她，便睁大了眼睛，表情顿时冻结，似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难得有点走调。

“发生了很多事。”江利子在雪穗身边坐下。几个认得她的学生也满脸惊讶地朝她这边看。感觉真好。

“头发什么时候剪的？”

“星期五，那个雨天。”

江利子把那天的事告诉雪穗。向来冷静的雪穗一直露出惊讶的表情，但不久，惊讶就变成笑容。“那不是很棒吗？筱冢学长果然看上了你。”

“是吗？”江利子用指尖拨弄侧面剪短的头发。

“然后你们星期六去了哪里？”

“星期六……”江利子接着说。

星期六下午，筱冢一成带江利子去了高级名牌的精品店。他熟门熟路地走进，和那家美容院一样，向一名看似店长的女子表示希望帮江利子找适合的衣服。着装高雅的店长闻言便铆足了劲，命年轻店员拿出一件又一件衣服，试衣间完全被江利子独占了。

知道目的地是精品店时，江利子心想买一件成熟的衣服也不错，但当她看到穿在身上的衣服的标价，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她身上根本没带那么多钱，即使有，也不敢为几件衣服花上那么一大笔。

江利子悄悄将这件事告诉一成，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送你。”

“咦！那怎么可以，这么贵的东西！”

“男人说要送的时候，你不客气地收下就好。你不必担心，我不求回报，只是想让你穿得体的衣服。”

“可是，昨天美容院的钱也是学长出的……”

“因为我一时兴起，剪掉了你心爱的秀发，付钱理所当然。再说，这

一切也是为了我自己。带在身边的女孩，顶着不适合的圣子头，穿得像个保险业务员，我可受不了。”

“平常的我有这么糟糕啊……”

“坦白说，的确有。”

听一成这么说，江利子感到无地自容，她向来认为自己在打扮上也颇为用心。

“你现在正要开始结茧，”筱冢一成站在试衣间旁边说，“连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变得多美。而我，想为你结茧尽一点力。”

“等我破茧而出，可能没有什么改变……”

“不可能，我保证。”他把新衣服塞给她，拉上试衣间的门帘。

那天他们买了一件连衣裙。虽然一成要她多买几件，但她不能仗着他的好意占便宜。连这件裙子，她都为回家后该怎么向母亲解释而苦恼。因为前一天的美容院变身，已经让母亲大吃一惊了。

“就说是在大学里的二手衣服拍卖会买的。”一成笑着建议，然后又加上一句，“不过，真的很好看，像女明星一样。”

“哪有。”江利子红着脸照镜子，但心里也有几分赞同。

听完，雪穗带着惊叹的表情摇摇头。“简直像真人版灰姑娘，我太惊讶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在做梦。忍不住会怀疑，真的可以接受学长的好意吗？”

“可是江利子，你喜欢筱冢学长吗？”

“嗯……我也不知道。”

“脸红成这样，还说不知道呢。”雪穗温柔地白了她一眼。

第二天是星期二，江利子一到永明大学，社交舞社的社员也对她的改变大为惊讶。

“好厉害哦！才换个发型、化个妆就变化这么大。我也来试试好了。”

“那是人家江利子天生丽质，一磨就发亮。本钱不够好，怎么弄都没

救啦。”

“啊！真过分！”

像这样被围绕着成为话题的中心，这在江利子过去的人生中从未发生。以往遇到这种场面时，圆圈的中心都是雪穗，今天她却在不远处微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永明大学的男社员也一样，一看到她便立刻靠过来。然后，对她提出种种问题。“哎，你是怎么了，变这么多？”“是有什么心境上的变化吗？”“失恋了，还是交了男朋友？”

江利子从来不知道原来受人关注是这么愉快的一件事，她对于向来引人注目的雪穗再次感到羡慕。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看到她的改变。社团学姐当中，有人刻意把她当作透明人。像仓桥香苗，就不怀好意地打量江利子，对她说出“要打扮，你等下辈子吧”的话。但是，她似乎并没有发现，改变江利子的正是自己的男友。

在练习开始前，江利子被二年级的学姐叫去。

“算一下社费的支出。”长发的学姐递给她一个咖啡色袋子，“账簿和上年度的收据都在里面，把日期和金额填一填，再把每个月的支出算出来。知道了吗？”

“请问，要什么时候做好？”

“今天练习结束前。”学姐向背后瞄了一眼，“是仓桥学姐交代的。”

“啊，好的，我知道了。”

等二年级的学姐走了，雪穗靠过来。“真不讲理，这样江利子不就没有时间练习了吗？我来帮忙。”

“没关系，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

江利子看了看袋子，里面塞满了密密麻麻的收据。她拿出账簿打开一看，这两三年来的账目全部付诸阙如。

有东西掉了，捡起来一看，是一张塑料卡片。

“这不是银行卡吗？”雪穗说，“大概是社费账户的吧。真是太不小心了，竟然塞在这种地方，要是被偷还了得。”

“可是，不知道密码就不能用啊。”江利子说。她想起父亲最近也办了银行卡，却抱怨说没有把握正确操作机器，所以从来没拿它取过钱。

“话是没错……”雪穗好像还想说什么。

江利子看看卡片正面，上面印着“三协银行”的字样。

江利子在练习场所一角开始记账，但比预期的还要耗时。中途雪穗也来帮忙，但计算完毕、全部登记入簿后，练习已经结束了。

她们俩拿着账簿，走在体育馆的走廊上，要把东西交还给应该还在更衣室的仓桥香苗。其他社员几乎都已离开。

“真不知道今天是来做什么的。”雪穗懒洋洋地说。

就在她们到达女子更衣室前的时候，里面传来了说话声。“我告诉你，你少瞧不起人了！”

江利子立刻停下脚步，那是仓桥香苗的声音。

“我没有瞧不起你，就是因为尊重你，才会找你好好谈谈！”

“这是哪门子尊重？这就叫瞧不起人！”

门猛地被打开，仓桥香苗怒气冲冲地冲了出来。她似乎没把她们两个看在眼里，不发一语地沿走廊快步离去。现场的气氛让江利子她们实在不敢出声叫她。

接着，筱冢一成走出房间，看到她们，露出苦笑。“原来你们在这里。看样子，好像让你们听到了一些难堪的话。”

“学长不追过去吗？”雪穗问。

“不用了。”他简短地回答，“你们也要走了吧？我送你们。”

“啊，我有事。”雪穗立刻说，“请学长送江利子就好。”

“雪穗……”

“下次我再把账簿交还给仓桥学姐。”雪穗从江利子手里拿走袋子。

“唐泽，真不用吗？”

“是的。那么，江利子就麻烦学长了。”低头施礼后，雪穗便朝仓桥香苗离开的方向走去。

一成叹了口气。“唐泽大概是不想当电灯泡。”

“仓桥学姐那边真的没关系吗？”

“没关系，已经没事了。”一成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已经结束了。”

身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孩在镜子里笑着。裙子很短，大腿外露，这种衣服她以前绝对不敢穿。即使如此，江利子还是转了一圈，心想，他应该会喜欢。

“觉得怎么样？”女店员来了，看到她的模样，笑着说，“哇！非常好看呢。”听起来不像奉承。

“我要买这件。”江利子说。虽然不是名牌，但穿起来很好看。

离开服饰店，天已经全黑了。江利子朝着车站加快脚步。已经进入五月中旬了。她在心里数着，这是这个月第四件新衣服。最近她经常单独去购物，因为这样心情比较轻松。到处寻找一成可能会喜欢的衣服，走到双腿僵硬，却让她感到欣喜。她当然不能要雪穗陪她，况且，她仍有些羞涩。

经过百货公司的展示橱窗时，看见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影子。如果是两个月前，她可能会认不出现在的自己。她现在极为关心容貌，不时在意在他人眼里特别是在一成眼里的她是什么样子，对于研究化妆方法、寻找合适的时尚感也不遗余力。而且，她能够感觉到下的功夫越多，镜子里的模样便越美。这让她雀跃不已。

“江利子，你真的变漂亮了。看得出你一天比一天美，就好像从蛹羽化成蝶一样。”雪穗也这么说。

“别这样啦！你这样讲，我会害羞的。”

“可这是真的呀。”说着，雪穗点点头。

她还记得一成以茧所作的比喻，她很想早点变成真正的女人，破茧而出。

她和一成的约会已经超过十次。一成正式向她提出交往的要求，就是在他和仓桥香苗吵架的那一天。在开车送她回家的路上，他对她说：“希望你和我交往。”

“因为和仓桥学姐分手了，才和我交往吗？”当时她这么问。

一成摇摇头。“我本就打算和她分手。你出现了，让我下定决心。”

“如果知道我和学长开始交往，仓桥学姐一定会生气的。”

“暂时保密就好了，只要我们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不可能的，一定会被看出来。”

“那就到时候再说，我会想办法，不让你为难。”

“可是……”江利子只说了这两个字，就说不下去了。

一成把车停在路边。两分钟后，他吻了江利子。

从那一刻起，江利子便有如置身梦中，甚至担心自己不配享有如此美好的一切。

他们两人的关系在社交舞社内似乎隐瞒得很好，她只告诉了雪穗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知情。证据就是这两个星期来，有两个男社员约江利子，她自然予以拒绝。这种事也是她以前无法想象的。只是，她对仓桥香苗仍不无芥蒂。

后来，香苗只出席过两次练习。香苗自然不想与一成碰面，但江利子认为，她知道自己就是他的新女友也是原因之一。她们有时在女子大学内碰面，每次她都以能射穿人身体般锐利的眼神瞪着江利子。由于她是学姐，江利子会主动打招呼，但香苗从不回应。

这件事她并没有告诉一成，但她觉得应该找他商量一下。

总之，除了这一点，江利子很幸福，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甚至会忍不住笑出来。

提着装了衣服的纸袋，江利子回到家附近。再过五分钟，就能看到一栋两层楼的旧民宅。

抬头仰望天空，星星露脸了。知道明天也会是晴天，她放下心来。明天是星期五，可以见到一成，她打算穿新衣服。

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笑，江利子自顾自害羞起来。

铃声响了三下，有人接起电话。“喂，川岛家。”电话里传来江利子母亲的声音。

“喂，您好，敝姓筱冢，请问江利子在家吗？”一成说。

霎时间，对方沉默了。他有不祥的预感。

“她出去了。”她母亲说，一成也料到她会这么回答。

“请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请问她去了哪里？不管我什么时候打，她总是不在家。”

这是本周以来的第三通电话。

“她刚好出门，到亲戚家去了。”她母亲的声音有点狼狈，这让一成感到焦躁。

“那么，可以请她回来之后给我一个电话吗？说是永明大学的筱冢，她应该就知道了。”

“筱冢……对吗？”

“麻烦您了。”

“那个……”

“请说。”

听到一成的回应，她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几秒钟后，声音总算传了过来。“那个，真是令人难以启齿，不过，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啊？”

“承蒙你的好意，和她交往过一阵子。但是她年纪还小，请你去找别人吧，她也认为这样更好。”

“请等一下，请问您是什么意思？是她亲口说不想再和我交往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总而言之，她不能再和你交往了。对不起，我们有苦衷，请你不要追究。再见。”

“啊！等等……”

叫声来不及传达，或者应该说是对方刻意忽视，电话被挂断了。

一成离开电话亭，完全不明所以。

和江利子失去联络已经超过一周，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上星期三，她说第二天要去买衣服，星期五会穿新衣服去练习。但是，星期五的练习她却突然请假。这事据说曾经与社团联络，是唐泽雪穗打电话来，说教授突然指派杂务，她和江利子都无法参加当天的练习。

那天晚上，一成打电话到江利子家。但是，就和今天一样，被告知她去了亲戚家，当晚不会回来。星期六晚上他也打过电话，那时她仍不在家。江利子的母亲明显是在找借口搪塞，语气很不自然，给人一种窘迫的感觉，似乎认为一成的电话是种麻烦。后来他又打了好几次，均得到同样的回答。虽然他留言请对方转告，要江利子回家后打电话给他，但或许是没有顺利传达，她一次也没有回电。

此后，江利子始终没有出席社交舞社的练习。不仅江利子，连唐泽雪穗也没有来，想问也无从问起。今天是星期五，她们依旧没有现身，他便在练习途中溜出来打电话，对方却突然做出那番声明。

一成无论如何想不出江利子突然讨厌他的理由。江利子母亲的话也没有这样的意味。她说“我们有苦衷”，究竟是指什么呢？种种思绪在脑海里盘旋，一成回到位于体育馆内的练习场地。一个女社员一看到他便跑过来。“筱冢学长，有一个奇怪的电话找你。”

“怎么？”

“说要找清华女子大学的社交舞社负责人，我说仓桥学姐请假，他就说，永明大学的社长也可以。”

“是谁？”

“他没说。”

“知道了。”

一成走到体育馆一楼的办公室，放在门卫前方的电话听筒还没有挂回去。一成征得门卫的同意后，拿起听筒。“喂，您好。”

“永明大学的社长吗？”一个男子的声音问道，声音很低，但似乎很年轻。

“是。”

“清华有个姓仓桥的女人吧，仓桥香苗？”

“有是有，那又怎么样？”配合对方，一成讲起话来也不再客气。

“你去告诉那女人，叫她快点付钱。”

“钱？”

“剩下的钱。事情我都给她办好了，当然要跟她收剩下的报酬。讲好的，订金十二万，尾款十三万。叫她赶快付钱，反正社费是她在管吧。”

“付什么钱？什么事情办好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既然这样，要我传话不是很奇怪吗？”

对方低声笑了。“一点都不奇怪，由你来传话最有效果。”

“什么意思？”

“你说呢？”电话挂了。

一成只好放下听筒。刚上了年纪的门卫一脸惊讶，一成立刻离开办公室。

订金十二万，尾款十三万，一共二十五万……仓桥香苗付这些钱，究竟要那个人做什么？照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那男子应非善类。他说由一成传话效果最好，这句话也令人生疑。一成想稍后再打电话问香苗，但总觉得百般不情愿。分手后，他们再也没交谈过，而且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江利子。

社交舞社的练习一结束，一成便开车回家。他房间的门上装了一个专用信箱。寄给他的邮件，用人会放在里面。他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份直邮和一份限时专送。专送没有写寄件人，收件人的住址和姓名好像是用直尺一笔一画描出来的，字迹非常奇特。他走进房间，坐在床上，怀着不祥的预感打开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看到那张照片的一刹那，一成大受冲击，脑海里刮起狂风暴雨。

唐泽雪穗比约定时间晚了五分钟出现。一成朝她稍稍举手，她立刻发现，走了过来。“对不起，我迟到了。”

“没关系，我也刚到。”

女服务生过来招呼，雪穗点了奶茶。因为是非假日的白天，平价西餐厅里人不多。

“不好意思，还特地请你出来。”

“哪里，”雪穗轻轻摇头，“不过，我在电话里说过，如果是江利子的事，我无可奉告。”

“这我知道。我想，她一定有很大的秘密。”

雪穗闻言垂下眼睛。睫毛真长。有些社员认为她像法国洋娃娃，如果眼睛再圆一点，倒是一点都没错，一成想。

“但是，只有在我一无所知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才有意义吧。”

“咦！”她惊呼一声，抬起头来。

他看着她的脸，说：“有人寄了一张照片给我，匿名，而且是限时专送。”

“照片？”

“那种东西我实在不想让你看，但是……”一成把手伸进上衣口袋。

“请等一下。”雪穗急忙打断他，“是那个……卡车车厢的？”

“对，地点是在卡车车厢上，拍的是……”

“江利子？”

“对。”一成点点头，省略了“全裸的模样”。

雪穗掩住嘴，眼里似乎随时会掉下泪来，但女服务生正好送奶茶过来，她总算忍住了。一成松了口气，要是她在这种地方哭出来可不太妙。

“你看过这张照片了？”他问。

“是的。”

“在哪里？”

“江利子家，寄到她家去的。太吓人了，那么悲惨的模样……”雪穗哽咽了。

“怎么会这样！”一成在桌上用力握拳，手心里冒出又湿又黏的汗

水。为了让情绪冷静下来，他望向窗外。外面不断飘着绵绵细雨，还不到六月，但可能已经进入梅雨季了。他想起第一次带江利子上美容院的事，那时也下着雨。

“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就是那么一回事，江利子突然遭到袭击……”

“光是这样我不明白。在哪里？什么时候？”

“江利子家附近……遇袭是上上个星期四。”

“上上个星期四？”

“没错。”

一成取出记事本，翻开日历。一如他的推测，就是江利子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天，她说要去买衣服的日子。

“报警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江利子的父母说，要是采取行动，让这件事公开，造成的伤害反而更大……我也这么认为。”

一成捶了一下餐桌。心里虽然愤恨难平，但他能够理解她父母的心情。“歹徒把照片寄给我和江利子，可见不是突发事件。这一点你明白吗？”

“我明白。但是，谁会做这么过分的事……”

“我想到一个可能。”

“咦？”

“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

“你说的难道是……”

“没错。”一成只说了这两个字，回视雪穗的眼睛。

她也意会到了。“不会吧……女人怎么会做这种事？”

“男人做的，找了一个做得出这种下流事的男人。”

一成把上星期五接到不明男子电话一事告诉了雪穗。

“接到电话后就看到那张照片，我马上把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还有，那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社交舞社的社费是香苗在管理。”

雪穗倒吸了一口气。“你是说，她用社费付钱给歹徒？”

“虽然令人难以置信，我还是查过了。”

“直接问仓桥学姐吗？”

“不是，我有其他办法。我知道账号，请银行调查是否提过款就行。”

“可存折在仓桥学姐那里呀？”

“是，不过还是有办法。”

一成含糊其辞。事实上，一成是极力拜托出入家中的三协银行的人调查的。“结果，”他压低声音，“上上星期二，用银行卡取了十二万。今天早上再次确认，这个星期一开始也取了十三万。”

“可那未必就是仓桥学姐领的呀，也可能是其他人。”

“根据我的调查，过去这三个星期，除了她，没有人碰过那张卡片。最后碰过的是你。”说着，他往雪穗一指。

“是仓桥学姐要江利子记账那次对不对？两三天后，我就把存折和卡片交还给学姐了。”

“从那时起，卡就一直在她那里。绝对错不了，是她找人攻击江利子。”

雪穗长出一口气。“我实在无法相信。”

“我也一样。”

“但这只是学长的推测，没有证据呀，就算是账户那些，也许只是刚好提领了同样的金额。”

“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自然的巧合吗？我认为应该报警。只要警察彻底调查，一定查得到证据。”

雪穗的表情明显反对这个提法。他一说完，她便开了口：“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江利子家不希望事情闹大。即使像学长说的报警调查，查出是谁做的坏事，江利子受的伤害也不会愈合。”

“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这，”雪穗凝视着一成的眼睛，“就是学长的问题了，不是吗？”

一句话登时让一成无言以对。他惊愕地屏住气息，回视雪穗端正的脸孔。

“今天我来这里，也是为了传达江利子的口信。”

“口信？”

“再见，我很快乐，谢谢你——这就是她要说的话。”雪穗公事公办地说。

“等一下，让我见她一面。”

“请别提无理的要求，稍微体谅一下她的心情。”雪穗站起来，奶茶几乎没有碰过，“这种事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做。但是为了她，我才勉强答应。请你也体谅我的心情。”

“唐泽……”

“失陪了。”雪穗走向出口，随即又停下脚步，“我不会退出社交舞社，要是连我都退出，她会过意不去的。”她再度迈开脚步。这次完全没有停下。

等她的身影从视野里消失，一成叹了口气，转眼望向窗外。

雨依旧下个不停。

电视上只有无聊的八卦节目和电视新闻。江利子伸手去拿被子上的魔方，这个去年风靡一时的解谜游戏，现在完全被遗忘了。这个游戏因难以破解成为话题，但一旦知道解法，连小学生也可以在转眼间完成。即使如此，江利子到现在仍与魔方苦战。这是雪穗四天前带来给她的，也教了她一些破解的诀窍，她却毫无进展。我不管做什么都做不好，她再次这么想。

有人敲门，回应一声“进来”，便听到母亲的声音：“雪穗来啦。”

“啊，请她进来。”

不一会儿便听到另一个脚步声。门缓缓打开，露出雪穗白皙的脸庞。“你在睡觉？”

“没有，在玩这个。”江利子拿起魔方。

雪穗微笑着进入房间，还没坐下就说“你看”，递过盒子。是江利子最爱吃的泡芙。

“谢谢。”

“伯母说，等一下会拿红茶过来。”

“好。”点头后，江利子怯怯地问，“你去见过他了？”

“嗯，见过了。”

“那……跟他说了？”

“说了，虽然很不好受。”

“对不起，要你去做那么讨厌的事。”

“不会啊，我没关系。倒是你，”雪穗伸手过来，温柔地握住江利子的手，“觉得怎么样？头不痛了吧？”

“嗯，今天好多了。”

遇袭的时候，歹徒用氯仿把她迷昏，造成后遗症，一段时间头痛不止。不过医生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更大。

那天晚上，因为江利子迟迟不归而担心的母亲，在前往车站迎接的路上，发现倒在卡车车厢上的女儿。当时，江利子仍处于昏迷状态。从不适的昏睡中醒来时的震惊，江利子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母亲正在她身边放声大哭。

不仅如此，还有几天后送来的那张可怕的照片。寄件人不明，也没有只字片语，歹徒的恶意似乎深不见底，让江利子惊惧不已。她决定，从今以后，绝不再引人注目，要躲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过去她也是这么过的，这样才适合自己。

虽然发生了这起悲惨至极的事，但不幸中有件大幸。很奇怪，她的清白并没有被玷污。歹徒的目的似乎只是脱光她的衣服，拍摄不堪入目的照片。

双亲决定不报警也是基于这一点，事情若是曝光，不知道会受到什

么谣言中伤。要是事情传出去，恐怕任何人都会认为她遭到了强暴。

江利子想起初中时代的一起事件，同年级的一个学生在放学途中遇袭。发现下半身赤裸的她的人，正是江利子和雪穗。被害人藤村都子的母亲也曾对江利子这么说：“幸好只是衣服被脱掉，身体并没有被玷污。”那时，她曾怀疑其中的可能性，现在遇到同样的惨事，才知道这的确有可能。她认为，自己的情况一定也没人肯相信。

“你要早点好起来啊，我会帮你的。”雪穗握紧了江利子的手。

“谢谢，你是我唯一的支柱。”

“嗯，有我在你身边，什么都不用怕。”

这时，电视里传来新闻播报员的声音。“银行发生了盗领事件。存款人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户头遭到盗领。受害者是东京都内的上班族，本月十日到银行柜台提领存款时，发现应有两百万元左右的余额变成零。调查结果发现，存款是于三协银行府中分行由银行卡分七次提领，最后一次提款是四月二十二日。被害人是在银行推广下，于一九七九年办理银行卡，但卡片一直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内，从未使用。警方研判极有可能是银行卡遭到伪造，现正展开调——”

雪穗关掉了电视。



第六章

悄悄做了一个深呼吸后，园村友彦穿过自动门。

他真想伸手扶住脑袋，总觉得假发快掉下来了。但桐原亮司严重警告他，绝对不准那么做。眼镜也一样，若是频频触碰，很容易被察觉是用来伪装的小道具。

三协银行玉造办事处装设了两台自动取款机，现在，其中一台前有人，正在使用的是一个身着紫色连衣裙的中年妇人。可能是不习惯操作机械，动作非常缓慢。她不时四下张望，大概是想找能帮忙的职员。但银行里悄无人影，时钟的时针刚过下午四点。友彦生怕这位略微发福的中年妇人向自己求助，要是她那么做，今天的计划便必须中止。

四周没有其他人，友彦不能一直杵着不动。他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应该死心回头吗？但是，想及早进行“实验”的欲望也很强烈。

他慢慢接近那台无人使用的机器，巴望着中年妇人快些离去，但她仍朝着操作面板歪头苦想。

友彦打开包，伸手入内。指尖碰到了卡片，他捏住卡片，正准备拿出来——

“请问，”中年妇人突然对他说，“我想存钱，却存不进去。”

友彦慌张地把卡片放回包内，也不敢面向那妇人，低着头轻轻摇手。

“你不会啊？他们说很简单，谁都会的。”中年妇人就是不死心。友彦的手继续摇动，他不能出声。

“好了没？你在干吗？”入口处响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是中年妇人的朋友。“不快点要来不及了。”

“这个很奇怪，不能用。你有没有用过？”

“那个啊，不行不行，我们家不碰那个。”

“我们家也是。”

“改天再到柜台办理好了，你不急吧？”

“倒是不急，不过，我们那家银行的人说，用机器方便多了，我们才办卡的。”中年妇人似乎总算死了心，从机器前离开。

“傻瓜，那不是让客人方便，是为了银行可以少请几个人。”

“有道理，真气人，还说什么以后是卡片时代呢。”

中年妇人气呼呼地走出去。

友彦轻吁一口气，再次将手探进提包。包是借来的，是不是现在流行的款式，他不太清楚。不要说包了，从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他现在的模样究竟算不算怪，他也深感怀疑。桐原亮司却说：“比你更怪的女人都大大方方地走在街上。”

他缓缓取出卡片，卡片的大小、形状和三协银行的卡一模一样，只是上面没有印任何图案，只贴了张磁条。他必须小心谨慎，尽可能不让监控摄像头拍到他的手。他的视线在键盘上搜寻，然后按下提款键，“请插入银行卡”字样旁的灯开始闪烁。他心跳加剧，迅速将手中的空白卡片插进机器。机器没有出现异常反应，将卡片吸了进去，接着显示出输入密码的要求。

成败的关键就看这里了，他想。

他在键盘的数字键上按了4126，然后按下确认键。

接下来是一刹那的空白，这一刹那感觉非常漫长。只要机器出现一点异常反应，他就必须立刻离去。但机器一切如常，接着询问提款金额。友彦强行按捺住雀跃的心情，在键盘上按了2、0、万元。

几秒钟后，他手里有了二十张一万元纸钞和一张明细表。他取回空白卡片，快步走出银行。长度过膝的百褶裙绊住了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即使如此，他还是注意脚步，尽量若无其事地走着。银行前的大道车水马龙，人行道上却没什么人，真是谢天谢地。因为他不习惯化妆的脸，僵硬得像涂了糨糊一样。

在约二十米外的路边，停了一辆丰田小霸王。友彦一靠近，前座的门便从里面打开。友彦先留意一下四周，才轻轻撩起裙子坐进车里。

桐原亮司合上刚才还在看的漫画杂志，那是友彦买的。有一部《福星小子》在杂志上连载，他很喜欢里面一个叫拉姆的女孩。

“情况怎么样？”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时，桐原亮司问道。

“喏。”友彦把装了二十万元的袋子给他看。

桐原斜眼瞄了一下，把方向盘机柱式排挡杆换成低挡，开动汽车，表情没有太大变化。

“这么说，我们成功破解了。”桐原面朝前方说道，语气里听不出丝毫兴奋，“不过，我本来就很有把握。”

“有是有，可真的成功的时候，身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发抖。”友彦抓着小腿内侧，穿着丝袜的腿很痒。

“你注意监控摄像头了吧？”

“放心，我的头根本没有抬起过。不过……”

“怎么？”桐原侧目瞪了友彦一眼。

“有个奇怪的大婶，挺险的。”

“怪大婶？”

“嗯。”友彦说了自动取款机前的情况。

桐原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紧急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喂，园村，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只要情况有一点不对劲，就要立刻撤退。”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应该没关系……”友彦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

桐原抓住友彦的领口——女式衬衫的领子。“不要依你自己的想法判断，我可是拿性命来赌。要是出事，被抓的不止你一个。”他的眼睛睁得斗大。

“没有人看到我的脸，”友彦的声音都变了调，“我也没有出声，真的，绝对没有人会认出我。”

桐原的脸扭曲了，然后他啧了一声，放开友彦。“你白痴啊！”

“呃……”

“你以为我为什么把你扮成这种恶心的样子？”

“就是装成女人……不是吗？”

“没错。是为了瞒过谁？当然是银行和警察。要是使用伪卡被发现

了，他们首先就会检查监控录像。看到里面拍的是你现在的样子，每个人都会以为是女人。在男生里你算是秀气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长得够漂亮，高中时甚至还有后援会。”

“所以摄像头拍到的……”

“也会拍到那个啰唆的女人！警察会找到她。那很简单，她用过旁边那台机器，会在里面留下记录。警察找到了就会问她，对那时候旁边的女人有没有印象。那个大婶要是说，她觉得你男扮女装，那就白折腾了。”

“这一点真的没问题，那种大婶才不会注意到那么多。”

“你怎么能保证？女人这种动物，明明没有必要，也爱观察别人。搞不好她连你拿的包是什么牌子都记得。”

“怎么会……”

“就是有这种可能。要是她真什么都不记得，只能算你走运。但是，既然要做这种事，就不能指望有什么好运。这跟你以前在精品店偷东西可不一样。”

“……我知道了，对不起。”友彦微微点头道歉。

桐原叹了口气，再度换到低挡，缓缓开动车子。

“可是，”友彦战战兢兢地开口，“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担心那个大婶，她只顾着自己的事。”

“就算你的直觉是对的，扮成女人也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

“你不是说完全没出声吗？哼都没哼。”

“对啊，所以——”

“所以才有问题。”桐原低声说，“天底下有谁被别人那样问却一声不吭？警察自然会推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不出声，这下就会有人推论可能是男扮女装。到那时候，扮女人还有什么意义？”

友彦无话可说，因为桐原说得一点也没错。他很后悔，那时还是应该立刻折返。桐原说的道理并不难，脑筋稍微转一下就能明白。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到？他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生气。

“对不起。”友彦朝着桐原的侧脸再次道歉。

“这种事我不会说第二次。”

“我知道。”友彦回答。桐原不会原谅犯同样错误的笨蛋，这一点他十分清楚。

友彦狼狈地穿过驾驶座和副驾驶座间的狭小空隙，从放在载货台上的纸袋里拿出自己的衣服，在晃动的车子中保持平衡，开始换装。脱掉丝袜时，他有种奇妙的解放感。

大尺寸的女装、女鞋、手提包、假发、眼镜和化妆品，这些女用装扮全是桐原张罗的。他绝口不提是如何弄到的，友彦也不过问。友彦早已由过去相处的经验中得到惨痛的教训，知道桐原有许多领域绝不容他人越雷池一步。

换好衣服、卸完妆，车已停在地铁站附近。友彦准备下车。

“傍晚到办公室来一趟。”桐原说。

“好，我本来就打算要去。”友彦打开车门，下了车。目送汽车离开后，他才走下地铁楼梯。墙上贴着《机动战士高达》的海报。一定要去看，他想。

高压电工程的课程令人昏昏欲睡。根据学生间的小道消息，这门课不但不点名，考试的时候对作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容纳五十人以上的教室只坐了十来个学生。友彦坐在第二排，强忍着不时会令人失去意识的睡意，将满头白发的副教授慢条斯理解说的电弧放电、辉光放电原理抄在笔记上。如果不动动手，可能随时会趴下睡着。

园村友彦在学校是个认真的学生，至少，信和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学生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凡是他选修的课，一定会来上。他会逃的课仅限于法学、艺术学或普通心理学等与电机无关的通识科目。他才二年级，课表里这类必修课很多。友彦之所以在专业课的课堂上认真听讲，原因可以说只有一个——桐原亮司叫他这么做，理由是为了事业。

说起来，友彦选择攻读电机系，便是受到桐原的影响。高三时，他的数理成绩很好，考虑就读工学院或理学院，但要选什么系却难以决定。当时桐原对他说：“以后是电脑的时代，要是你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帮我的忙。”

那时候，桐原继续从事电脑游戏程序的邮购，而且颇有斩获，友彦也帮他开发程序。桐原所说的“帮忙”，指的大概是发展自己的事业。

对此，友彦曾对桐原说，既然有这种想法，你不如自己去念。桐原的数理科成绩比起他毫不逊色。

那时桐原露出一个脸部纠结的笑容。“要是有闲钱去上大学，我还用得着做这种生意吗？”

友彦这才知道桐原不打算继续升学。他下定决心学会电子和电脑的知识，与其浑浑噩噩地面对将来，不如以帮助他人为目的来决定，这样升学更有意义。更何况，他还欠桐原一份人情，无论花多少年都必须偿还。高二夏天的那件事，至今仍在他心里留下深沉的创伤。

基于这样的理由，友彦决定凡是专业课，都尽可能认真上课。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课堂上整理的笔记，桐原看得极其认真，为了解笔记的内容，身旁还堆着专业书籍。桐原虽从未上过信和大学半堂课，但他无疑是最了解上课内容的人。

桐原最近对一样东西很感兴趣，那就是借记卡、信用卡等磁卡。

友彦甫进大学不久便开始接触磁卡。友彦在学校看到某种设备，能够读取、改写输入于磁带上的数据，叫编码器。听友彦提起编码器，桐原眼睛为之一亮，说：“那么只要用那个，就可以复制银行卡了。”

“也许可以，”友彦回答，“可是做了也没有意义，使用银行卡时，还要密码，所以卡即使丢了也不必担心，不是吗？”

“密码……”桐原似乎陷入了沉思。

过了两三个星期，桐原把一个录音机大小的纸箱搬进制作个人电脑程序的办公室，箱子里装的就是编码器，有插入磁卡的地方，也有显示磁条内容的面板。

“亏你弄得到这种东西。”听友彦这么说，桐原只是微微耸肩，笑了笑。

拿到这台二手编码器不久，桐原伪造了一张银行卡。友彦并不知道原卡的持有人是谁，因为那张卡停留在桐原手边只有几个小时。

桐原似乎用那张伪卡分两次提了二十几万元。惊人的是他竟然从磁卡记载的数据中破解了密码。

然而，这当中自有玄机。事实上，在取得编码器前，桐原便已经成功解读了磁卡的模式。没有特殊机器，如何破解模式呢？桐原曾经实际操演给友彦看，那真令人跌破眼镜。

他准备了颗粒极细的磁粉，撒在卡片的磁条上。不一会儿，友彦"啊"地叫出声来——磁条上浮现出细细的条纹。

"其实很像摩斯密码，"桐原说，"我在事先知道密码的卡片上重复这么做，就看出模式了。接下来就反向操作，就算不知道密码，只要让模式浮现出来，就可以破解。"

"那只要在随便捡到、偷到的银行卡上撒上磁粉……"

"就可以用了。"

"真是……"友彦想不出该说什么。

可能是他的样子很好笑，桐原难得地露出发自心底的愉快笑容。"很可笑吧！这哪里安全了？银行职员常叮咛我们要把存折和印鉴分开保管，可银行卡这种东西，等于把保险箱和钥匙放在一起。"

"他们真的认为这样不会出问题？"

"应该有人知道这东西其实相当危险，可要缩手也来不及了，只好闭嘴，心里肯定在担心会出事。"桐原又发出笑声。

但是，桐原并没有立刻运用这项秘密技术。除了忙于本行，制作个人电脑程序，更重要的是要拿到别人的卡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只在弄到那台编码器后，复制了那张来路不明的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提起卡片的事。

然而，到了今年，桐原说："仔细想想，根本不必拿到别人的银行卡。"当时，他们正在狭窄的办公室内，隔着旧餐桌面对面喝速溶咖啡。

"什么意思？"友彦问。

"简单地说，需要的是现在还在使用的账号，不是密码。想一想，这真是理所当然。"

"我听不懂。"

桐原往椅子上一靠，双脚抬到餐桌上，顺手拿起一张名片："假设这是卡，把它放进机器，机器就会读出磁条上的各项数据，其中一项就是账号和密码。当然，机器不知道插入卡片的是不是本人。为判断这一点，才会叫你输入密码。只要有人按下磁条上记录的那个号码，机器就会确认，按要求把钱吐出来。所以，如果拿一张磁条上什么数据都没有的空白卡，在上面输好账号等必要数据，再随便输一组密码进去，会有什么结果？"

"啊！"

“这样做出来的卡片当然跟真的不同，因为密码不同。但是，机器对此没有判断能力，机器只会确认磁条上记录的号码和提款人输入的号码是否一致。”

“那，要是知道真正账号……”

“要做多少张假卡都没问题，虽然是假的，却真的可以取钱。”桐原扬起了嘴角。

友彦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明白，桐原所言绝非空谈。

后来，两人便开始伪造银行卡。

首先，他们重新分析卡片上记录的暗码，找出其中的排列规则，依序是起始符号、用户代码、认证代码、密码和银行代码。其次，他们捡回许多丢弃在银行垃圾桶里的明细表，依照找出来的规则，把账号和任意选取的密码变换成七十六位的数字与罗马字母。接下来，便是以编码器将这一串数字与代号输入磁条，贴在塑料卡片上，便大功告成。

友彦成功领出现金的空白卡片，便是他们的第一号成品。他们从捡回来的好几张明细表中，选出余额最多的一个账户。这是桐原的意见，因为这样相对不易被发现，友彦也有同感。

这无疑是违法行为，友彦却没有罪恶感。原因之一或许是制造伪卡的过程实在太像电子游戏了，而完全看不见遭窃对象也是一个缘故。但是，他脑中深深记着桐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番话，那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捡别人丢的东西不还，跟偷别人随意放置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差别。有错的难道不是把装了钱的包随便放的人吗？这个社会上，让别人有机可乘的人注定要吃亏。”

每次听到这番话，友彦在心惊胆战的同时，总是会感到一阵全身毛发直竖的快感。

第四堂课一结束，友彦立刻前往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也没有招牌，只是由旧大楼的其中一户充数。对友彦而言，这地方有着种种回忆。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频繁地在此出入。

来到三〇四室门前，他取出钥匙开门。一进门就是餐厅兼厨房，桐原面向流理台坐着。

“很早嘛。”他转身向友彦说。

“一下课就来了。”友彦边脱鞋边回答，“立食面店[1]客满，进不去。”

流理台上放着个人电脑，是NEC的PC8001，绿色画面上排列着文字：“今日晴，您好，我是山田太郎……”

“文字处理系统？”友彦站在桐原身后问。

“对，芯片和软件送到了。”桐原双手灵巧地敲击键盘，他敲的是字母键，但画面显示的却是日文平假名。按了UMA，出现的是“ぅま”。接着，桐原按了空格键。于是，连接电脑的磁盘驱动器便发出咔嗒的声响，画面右下角出现了“马”与“午”的汉字，上面各自编有1与2的号码。桐原按下数字键1，硬盘再度发出声响，“ぅま”的平假名便变成汉字“马”。接着他输入“しか”，以同样的方式变换成“鹿”这个汉字，这才总算完成了“马鹿”（笨蛋）这个词。前后用时将近十秒。

友彦忍不住苦笑。“用手写绝对更快。”

“这种方式是把系统输入磁盘，每次变换再调出来，当然很花时间。如果把整个系统输入内存，速度就会快上好几倍，不过，这台电脑顶多只能这样。话说回来，磁盘还是很厉害。”

“以后会是磁盘的天下吗？”

“当然。”

友彦点点头，视线转向磁盘驱动器。过去，读写程序大部分是以卡带作为媒介，但实在太费时，容量也小。若改用磁盘，速度和记忆容量都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软件。”桐原冒出一句。

友彦再度点头，拿起放在桌上的五点二五英寸磁盘。桐原在想什么，他了然于心。他们经营电脑游戏程序的邮购时，得到的反响非常惊人。有一天，汇款单突然如雪片般寄到，全是订购游戏软件的钱。桐原断定“绝对会大卖”的预测，果然成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销售状况极佳，可以说大赚了一笔。但是走到这一步，便逐渐遭遇瓶颈。一方面是竞争对手增加，最大的原因在于著作权。过去，像太空侵略者等当红软件的盗版，都可光明正大地刊登广告售卖，但最近有迹象显示，无法再如此随心所欲了，因为政府开始针对复制软件展开取缔行动。事实上，已经有好几家公司遭到控告，友彦他们的“公司”也收到了警告函。

桐原对此的预测是：“如果打官司，他们大概会判定复制的程序违法。”最好的证明是一九八〇年美国修正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程序为书写者个人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表现，为著作物”。

若复制程序不得公开售卖，要在这条路上生存，只有自行开发程序。但是，友彦他们资金不足，也无技术。

“对了，这个给你。”桐原突然想起似的这么说，从口袋里拿出信封。

友彦接过信封一看，里面装了八张万元钞票。

“今天的报酬，你的那份。”

友彦丢掉信封，把钞票塞进牛仔裤口袋。“那个，以后要怎么办？”

“什么？”

“就是……”

“银行卡？”

“嗯。”

“这个，”桐原双手抱胸，“如果想用那一手捞一票，最好趁早。拖拖拉拉下去，他们会采取防治措施。”

“防治措施……密码即时认证系统？”

“对。”

“可是，那么做成本太高，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没兴趣……”

“你以为发现银行卡缺陷的只有我们吗？要不了多久，全国到处都会有人干我们今天做的事。等到那时，再小气的银行也得不计成本，马上更换。”

“这样啊……”友彦叹气。

所谓密码即时认证系统，是指持卡人密码不直接存入银行卡，而是记录于银行的主计算机。每当持卡人使用卡片，自动取款机便要一一向主机查询密码是否正确。这样，他们制造的伪卡便没了用武之地。

“像今天这种事要是重复做上多次也很危险。就算过得了监控摄像头那一关，也不知道会在哪里露出马脚。”桐原说。

“而且要是银行存款莫名其妙短少，谁都会去报警。”

“重点就是，最好连用伪卡都不会被发现。”

桐原正说到这里，玄关的门铃响了，两人对视一眼。

“奈美江？”友彦说。

“她今天应该不会来，再说现在她还没下班。”桐原看着时钟纳闷，“算了，你去开门。”

友彦站在门后，透过窥视孔观察外面的情况。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男子，大约三十岁。“有什么事？”

“抽风机定期检查。”男子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

男子默默点头。友彦想，这人态度真冷淡。他把门先关上，取下链条，然后再次开门。

门外突然多了两名男子——一个穿深蓝色外套的大块头和一个穿绿西装的年轻男子站在前面，穿工作服的退到后面压阵。友彦立即察觉危险，想把门关上，却被大块头挡住了。

“打扰一下。”

“你们有什么事？”

友彦开口询问，男子却不发一语，硬挤进来。那宽阔的肩膀让友彦有些害怕，他衣服上带有柑橘的味道。继大块头之后，穿绿西装的年轻男子也进来了，此人的右眉旁有一道伤疤。

桐原仍坐在椅子上，抬头看闯入者。“哪位？”

大块头依然没有回答，穿着鞋径直走进室内四处查看，然后拉开友彦刚才坐的椅子坐了下来。

“奈美江呢？”男人问桐原。他眼里射出冷酷的光，一头乌黑的头发全往后梳，贴在头皮上。

“不知道。”桐原歪了歪头，“请问您是哪位？”

“奈美江在哪里？”

“我不知道，请问找她有什么事？”

男子依然对桐原的问题置若罔闻，向绿西装男子使个眼色。年轻男子一样穿着鞋走进里面的房间。大块头的目光移到流理台上的电脑，扬

起下巴，盯着画面。“这什么东西？”他问。

“日文文字处理系统。”桐原回答。

“哼，”男子仿佛立刻失去兴趣，再度环视室内，“这工作赚得了钱？”

“只要懂得取巧。”桐原回答。

男子耸耸肩，低声笑了。“看样子，小兄弟不太懂，是不是？”

桐原朝友彦看去，友彦也正看着他。

里面的年轻男子在翻找纸箱里的东西，那间是仓库。

“请问你找西口小姐有事吗？”桐原说出奈美江的姓氏，“如果是，能否请你星期六或星期日再来？非假日她不会来。”

“这我知道。”

男子从外套内袋中取出一盒登喜路香烟，叼了一根，用同一牌子的打火机点着。“奈美江有没有联系你？”男子吐了口烟问。

“今天还没有，有什么话要转告她吗？”桐原说。

“不必。”男子作势欲把烟灰抖在餐桌上，桐原迅速伸出左手，准备接住。男子扬起一道眉毛。“干什么？”

“这里有很多电子设备，请小心烟灰。”

“那就拿烟灰缸出来。”

“没有。”

“哦，”男子的嘴角歪了，“那好，就用这个。”说着，把烟灰抖在桐原的手心。

桐原眼睛眨都没眨，似乎令男子感到不悦。“你这烟灰缸不错。”说着，他直接把香烟在桐原手掌里摁熄。

友彦看得出来，桐原全身肌肉紧绷，但表情并没有太大变化，也没出声。他就这么伸着左手，瞪着男人。

“你在表示你很有种，啊？”

“不是。”

“铃木，”男子朝里面叫，“找到什么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叫作铃木的年轻男子回道。

“唔……”男子把烟盒和打火机收回口袋，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摊开的文字处理软件使用说明书边缘写了些什么。“要是奈美江跟你联系，打电话到这里，就说是电器行。”

“请问贵姓？”桐原问。

“知道我的名字对你也没什么屁用。”男子站起身来。

“要是我们不打给你呢？”

男子笑了，从鼻子里呼出气来。“为什么不打？这么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西口小姐也许会让我们别跟你联系。”

“听好了，小兄弟，”男子指着桐原的胸口，“联不联系，你们都不会有好处；但是不联系呢，我保你吃亏，可能是让你们后悔一辈子的亏。所以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桐原盯着男子的脸孔看了一会儿，微微点头。“我知道了。”

“那就好，小兄弟不是傻瓜。”男子向铃木使个眼色，后者走出房间。男子取出皮夹，递给友彦两张万元钞票。“烫伤的治疗费。”友彦默默收下，他的指尖在发抖。男子一定是把这些看在了眼里，鄙夷地冷笑。

两人一离开，友彦便锁上门，扣上链条，回头看桐原。“你还好吗？”

桐原没有回答，走进里面的房间，拉开窗帘。

友彦也走到他身旁，从窗户往下看。公寓前的马路边停着一辆深色奔驰。过了一会儿，那三人出现了。大块头和叫铃木的年轻人坐进后座，穿工作服的男子驾车。

看到奔驰开动，桐原才说：“打电话给奈美江。”

友彦点点头，用放在餐厅兼厨房的电话打到西口奈美江家，但没人接。他边放下听筒边摇头。

“要是她在家，那些人也不会来这里。”桐原说。

“那也不会在银行吧？”友彦说。奈美江正式的工作地点是大都银行昭和分行。

“可能请假了。”桐原打开小冰箱，取出制冰盒，把冰敲进水槽，左手握住一块。

“你的烫伤要不要紧？”

“没事。”

“那是些什么人？看起来像是流氓。”

“八九不离十。”

“奈美江怎么会去招惹那些人……”

“天知道。”第一块冰块在手里融化后，桐原又握住一块，“你先回家，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联系。”

“你呢？有什么打算？”

“我今晚留在这里，奈美江可能会打电话来。”

“那我也——”

“你回家。”桐原立刻说，“那些人的同伙可能在这边监视。要是我们两个都留在这里，他们会觉得可疑。”

的确如此。友彦打消主意，决定回家。

“会不会是银行出了什么事啊？”

“天知道。”桐原用右手摸了摸左手的烫伤，或许造成了剧痛，他的脸痛苦地扭曲。

园村友彦回到家时，家人已经吃完晚饭。从事电子机械制造工作的父亲正在和式客厅看职棒晚场比赛直播，读高中的妹妹躲在自己房里。

最近，友彦的父母完全不干涉他的生活了。他们对儿子考进名校电机系欣喜万分，对于儿子和一般大学生不同，认真上课，该拿的学分一个不缺，也感到十分满意。协助桐原的工作，友彦对双亲解释为在个人电脑店打工，他们自然没有反对。

母亲趁着洗餐具的空当，为他将烤鱼、卤菜和大酱汤摆上餐桌，友彦自己盛了米饭。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饭菜，他想，桐原该怎么解决晚餐？

他们认识三年了，但他对桐原的身世和家庭状况仍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桐原的父亲曾经营当铺，已经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母亲好像还在世，但是否与他同住也不甚清楚。至于好友死党，似乎一个都没有。

西口奈美江也一样。虽然他们委托她处理会计工作，但友彦几乎从未听过她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听说是在银行上班，但负责哪方面业务他也不知。竟然有流氓找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友彦心里浮现出奈美江那张小而圆的面孔。

吃完晚餐，友彦准备回房间。这时，传来播报新闻的声音，原来职棒转播结束了。

“今天上午八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胸口流血，倒在昭和町路旁，经路人发现报警后，立即送往医院急救，但随即宣告不治。该男子为居住于此花区西九条的银行职员真壁干夫，四十六岁，胸口遭利刃刺伤。在路人发现死者前，有民众在现场附近目击一名持刀的可疑男子，警方研判该男子与本命案有关，现正追查此人行踪。遇害当时，死者正准备前往距离命案现场约一百米的大都银行昭和分行上班。接着播报下一则新闻……”

一直到新闻中段，友彦都以为不过是桩最近猛增的路煞 [2] 犯罪。但听到最后，他心头一惊。大都银行昭和分行正是西口奈美江供职的地方。

友彦来到走廊，拿起放置于走廊中央的电话，心急地按下号码。但应该在办公室的桐原却没有接。响了十声后，友彦挂上听筒。思索片刻，他回到客厅，他知道父亲会看十点的新闻节目。

他和父亲看了一阵电视，友彦假装专心看电视，以免父亲找他说话。父亲有个毛病，只要一开口，无论话题为何，都会提及儿子的将来。

节目接近尾声时，总算播出了那起命案的相关新闻。但内容与先前听到的无异。节目主持人进行推理，认为是无特定对象的凶杀案。

接着，电话响了起来。友彦条件反射般弹起，对父母亲说声“我来接”，来到走廊。他拿起听筒：“喂，园村。”

“是我。”听筒那端传来他预期的声音。

“我刚打电话给你。”友彦降低音量。

“哦，你看到新闻了吧。”

“嗯。”

“我刚才在这边也看到了。”

“这边？”

“说来话长，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啊？”友彦回头看了客厅一眼，“现在？”

“对。”

“我可以想办法出来。”

“那好，我有事找你商量，奈美江的事。”

“她跟你联系了？”友彦握紧听筒。

“她就在我旁边。”

“咦？怎么会？”

“见面再说，你马上过来。不过不是办公室，在酒店。”桐原把酒店的名称和房号告诉他。

听完，友彦的心情有些复杂。那家酒店就是高二时发生那件事的地方。“好，我马上过去。”友彦把房号复述一遍，挂掉电话。

友彦对母亲说打工的店里出了点问题，需要人手，便出了门。母亲没有起疑，只是体贴地说句“真是辛苦”。

友彦随即出门，还有电车可搭。他回想起和花冈夕子约会时的事，沿着当时的路径前进。无论是换车出入口、月台上等电车的位置，尽管免不了微微的苦涩，却也令人怀念。那个有夫之妇是他的第一个异性伴侣，她死后，一直到去年和联谊认识的某女子大学的学生上床为止，友彦甚至没有和女人接过吻。

友彦一抵达那充满回忆的酒店，便直接走向电梯。他对这家酒店的内部设置相当熟悉。他直奔二十楼，在走廊最里边找到了二〇一五号，敲响房门。

“来了，哪位？”是桐原的声音。

“平安京外星人。”友彦回答，那是电脑游戏的名字。

门朝里开了。脸上冒出胡茬的桐原拇指朝上，示意他进门。

这是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双人房。窗边有茶几和两把椅子，一把上坐着身穿格纹连衣裙的西口奈美江。

“你好。”奈美江先出声招呼。她脸上虽带着微笑，却显得颇为憔悴。原本圆圆的脸蛋，现在连下巴都尖了。

“你好。”友彦回应，环顾室内，在没有一丝皱褶的床上坐下。“呃，那，”他看着桐原，“怎么回事？”

桐原两手插在棉质长裤口袋里，在墙边一张书桌上坐下。“你走后大概一小时，奈美江打来电话。”

“嗯。”

“她说，没办法再帮我们工作了，想把账簿等还给我们。”

“没办法帮忙……”

“她准备逃走。”

“咦？为什么？”友彦朝奈美江看去，想起刚才的新闻，“跟同一家银行的人遇害有关？”

“可以这么说，”桐原说，“不过人不是她杀的。”

“哦，我没这么想。”

友彦虽然这么说，其实这个想法的确曾在脑海里闪过。

“动手的好像是傍晚来办公室的那帮人。”

桐原的话让友彦倒抽一口气。“他们为什么要……”

奈美江仍低头不语。看到她这样，桐原向友彦说：“穿深蓝色外套那个块头很大的流氓，叫榎本，奈美江在倒贴他。”

“倒贴……钱？”

“都说是倒贴了，当然是钱，只不过不是自己的。”

“嗯？这么说，难道是……”

“对，”桐原缩起下巴，“银行的钱。奈美江利用在线系统，私下把钱打进榎本的户头。”

“多少？”

“总金额连奈美江也不清楚。但多的时候曾经一次转过两千万以上，持续了一年多。”

“这也办得到？”友彦问奈美江。她仍垂着头。

“可以，既然她自己都这么说了。可是，有人察觉奈美江挪用公款，就是那个真壁。”

“真壁……刚才新闻里的那个？”

桐原点点头。“真壁好像没想到就是奈美江干的，向她提起疑虑。奈美江知道大事不妙，跟榎本联络说事要败露。榎本当然不想失去这个敲一下钱就滚滚而来的小金槌，就叫他的同伙或手下杀了真壁。”

听着听着，友彦突然觉得口干舌燥，心跳更加剧烈。“哦……”

“可奈美江一点也不感到庆幸。因为说起来，真壁算是被她害死的。”

听到桐原这么说，奈美江开始啜泣，细瘦的肩膀微微颤动。

“你也不必说得这么难听。”友彦体贴她的心情，说。

“这种事说得再好听也没有意义！”

“可是……”

“没关系。”奈美江开口了，眼皮虽然肿着，但眼里似乎已有了决心，“那是事实，亮说得没错。”

“也许吧，可是……”友彦说不下去了。他看着桐原，要他继续说。

“奈美江由此认为必须跟榎本断绝关系。”桐原指着书桌旁，那里有两个塞得鼓鼓的大旅行袋。

“怪不得他们慌了手脚，到处找奈美江。要是她不见了，杀了那个真壁就毫无意义。”

“不光是这样，榎本急需一大笔钱。本来说好昨天白天，奈美江用老办法打钱给他。”

“他做了不少事业，可没有一样成功。”奈美江低声说。

“你怎么会跟那种人——”

“现在问这些有意义吗？”桐原冷冷地说。

“也是，”友彦抓抓头，“接下来怎么办？”

“只能想办法逃。”

“嗯。”自首这个提议，在这个节骨眼不能提，友彦在心里盘算。

“可现在连去哪里藏身都还没定。一直待在酒店迟早会被找到。就算逃得过榎本这一关，警察可没那么容易糊弄。今明两天，我去找能长期藏身的地方。”

“找得到吗？”

“找不到也得找。”桐原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啤酒。

“我对不起你们。万一被警察抓到，我绝对不会说出你们帮过我。”奈美江很过意不去。

“你有钱吗？”友彦问。

“嗯，这倒还好。”她的口气有些含糊。

“不愧是奈美江，她可不是只会当榎本的傀儡。”桐原单手拿着啤酒罐说，“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开了五个秘密户头，暗中把公款转进去，真令人佩服。”

“哦。”

“别说了，又不是什么体面事。”奈美江伸手贴住额头。

“可有钱总比没钱好。”友彦说。

“没错。”说着，桐原喝干啤酒。

“那我该做些什么？”友彦的视线在奈美江和桐原之间来回，问道。

“我希望你这两天在这里陪奈美江。”

“啊……”

“奈美江不能随便外出，要买东西什么的只能找人帮忙，能拜托的就只有你了。”

“这样啊……”友彦拨了拨刘海，看着奈美江。她眼里带着求救的眼神。“我知道了，包在我身上。”他坚定地说。

星期六中午，友彦在百货公司地下食品部买了便当，带回酒店房间。他买的是五目饭[3]配烤鱼、鸡块，加上用酒店附赠的茶包泡的茶，在小小的桌上吃午餐。

“对不起，要你陪我吃饭。”奈美江歉然道，“你可以在外面吃完再回来。”

“没关系，有人一起吃，我也吃得开心些。”友彦一边用方便筷夹开烤鱼，一边说，“而且，这便当还挺好吃。”

“嗯，很好吃。”奈美江眯起眼睛微笑。

吃完饭，友彦从冰箱里拿出布丁，这是他买来当饭后甜点的。看到布丁，奈美江高兴得像个少女。“园村，你真细心，将来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是吗？”把布丁往嘴里送的友彦害羞了。

“园村，你没有女朋友啊？”

“嗯，去年交过一个，分手了。老实说，是被甩了。”

“哦，为什么？”

“她说比较喜欢更会玩的男生，嫌我太土。”

“她们都没有看男人的眼光。”奈美江摇摇头，随后自嘲地笑了，“我也没资格说人家。”说完，用汤匙挖杯子里的布丁。

看着她的动作，友彦本想问一个问题，但没说出口，觉得问了也没有意义。

奈美江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你想问榎本的事对不对？”她说，“想问我为什么会跟那种人扯上关系，为什么会倒贴他一年多？”

“呃，没有……”

“没关系，你问吧。因为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我很傻。”奈美江把还没吃完的布丁杯放在桌上，“有烟吗？”

“是柔和型七星。”

“嗯，可以。”用友彦的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烟，奈美江深深地吸了一口。白色的烟优雅地在空中飞舞。“大概一年半前，我开车出了一场小车祸，”她看着窗外说道，“跟一辆车发生剐蹭。其实只擦到一点点，我也不认为我有错。可倒霉的是遇到了难缠的人。”

友彦立刻明白了：“流氓？”

奈美江点点头。“他们把我围住，一时间我以为完了。就在这时，榎本从另一辆车里下来，他好像认识那个流氓。就这样，他帮我把事情谈到付修理费就好。”

“他们跟你索取高额赔偿了？”

奈美江摇摇头。“我记得好像是十万元左右。不过，榎本还是向我道歉，说他没把事情谈好，觉得很过意不去。你一定很难相信，不过那时候他真的很绅士。”

“是很难相信。”

“他的穿着打扮也很得体，说他不是混黑道的，手上有好几桩事业，还给我名片。”

“现在全丢了。”她补充道。

“所以，你喜欢上了他？”

奈美江没有立刻回答，抽了一会儿烟，视线随着烟流转。“说起来很像借口，但那时他真的对我很好，让我相信他是真心爱我。我活到快四十岁，才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也想为他做些什么。”

“其实应该说，我怕榎本对我不再有兴趣，想表示我是个有用的女人。”

“就给他钱？”

“很傻吧？他说新事业需要钱，我一点都没怀疑。”

“可是，你早就发现榎本其实也是流氓？”

“是啊，不过，那时候已经无所谓了。”

“什么？”

“我的意思是不管他是不是流氓，都无所谓了。”

“哦……”友彦注视着桌上的烟灰缸，不知该如何回答。

奈美江在烟灰缸里摁熄香烟。“我总是遇到不三不四的男人，这叫男人运不好吗？”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是啊。可以再给我一根吗？”她从友彦递过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我以前的男朋友是个酒保，但从不好好工作。他爱赌，把从我身上搜刮到的钱通通拿去赌。把我的存款用得一分不剩之后，也不管我死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什么时候？”

“嗯……三年前。”

“三年前……”

“对，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时候。因为遇到那种事，觉得活着很没意思，才会想去那种地方。”

“哦。”

那种地方——和小伙子乱来的地方。

“这件事我很久以前跟亮说过。我想，这次他一定很受不了我。”奈美江拿起放在桌上的打火机，点着香烟。

“为什么？”

“因为我重蹈覆辙，亮最讨厌别人这样，不是吗？”

“哦。”的确，友彦想。“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

“要盗领银行的钱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奈美江跷起脚，继续抽烟，似乎是在想该如何说明。香烟短了两厘米之后，她开口了：“想来想去，算是很简单吧，不过，这就是陷阱所在。”

“怎么说？”

“简单地说，只要伪造汇票就行。”奈美江用两只夹着香烟的手指搔太阳穴，“在上面填好金额和对方的户头，盖上集中作业科的主任和科长的印章就可以了。科长经常不在位子上，要偷盖他的章并不难。主任的

公章我是用伪造的。”

“这样不会被发现吗？没有人会检查？”

“我们有一张日报表，是用来算资金余额的。会计部的人负责验算，不过，只要有那个人的印章，就可以伪造通过验算的文件，也就可以暂时蒙混过去。”

“暂时？”

“用这个方法，结算金额会突然减少，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就盗用垫付金。”

“那是什么？”

“金融机构间的汇款，原理是这样：承办汇款的银行先替客户代垫，事后再跟钱汇进去的银行结算。先垫的那笔钱就叫垫付金，无论哪家金融机构都会另外提存起来。我就是看上了那笔钱。”

“听起来很复杂。”

“操作垫付金需要专业知识，只有具备多年实务经验的职员才能掌握整个局面。在大都银行昭和分行，就是我在负责。所以，本来应该要经过会计部、查核部二重、三重的检查，实际上却由我一手包办。”

“反正就是没有按照规矩检查？”

“简单来说就是那样。像我们银行规定，汇款金额超过一百万元时，要在管核簿上填写收款人与金额，经科长许可，借用钥匙，才能操作电脑终端机。而且，这笔转账的结果，必须在第二天打印成报表，交给科长检查。可是，几乎没有一家银行检查得这么严格，所以只要把盗领的传票和那天的日报表藏起来，只让上司看正常处理的传票和日报表，谁也不会发现哪里不对劲。”

“哦。听起来好像很难，结果是上司太马虎了。”

“是啊，不过……”奈美江歪着头，长叹一声，“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的，就像真壁先生。”

“明知道会有人发现，还是没办法收手啊。”

“嗯，就像……吸毒上瘾吧。”奈美江在烟灰缸里抖落烟灰，“稍微在键盘上敲几个键，就可以把一大笔钱从这边移到那边，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有一双会施魔法的手。可是，那完全是错觉。”

“要骗电脑，最好适可而止。”最后奈美江对友彦说。

友彦对家人谎称要暂时住在打工的地方，借用了酒店房间里并排的两张床之一。他先冲了澡，穿上浴衣，爬到床上。随后，奈美江进了浴室。这时除了夜灯，所有灯都关了。

奈美江走出浴室，上了床。友彦听见背后的声音，还闻到香皂的气味。

黑暗中，友彦一动不动。他一点都不想睡，情绪很亢奋，也许是必须设法让奈美江平安逃脱的意识使然。然而，今天一整天，桐原都没有消息。

“园村，”背后传来奈美江的声音，“你睡着了吗？”

“没。”他闭着眼睛回答。

“睡不着？”

“嗯。”友彦想，难怪奈美江睡不着。她得逃命，前途未卜。

“喏，”她再度出声叫他，“你会想起那个人吗？”

“谁？”

“花冈夕子。”

“啊……”听到这个名字，友彦无法保持平静。他小心不让她察觉自己的情绪波动，答道：“有时候会。”

“哦，果然。”看来他的回答一如她所料。“你喜欢她？”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年轻。”

听到友彦的回答，她呵呵笑了。“现在也还很年轻啊。”

“也是。”

“那时，”她说，“我跑掉了。”

“是啊。”

“你一定觉得我这女人很奇怪吧？都已经去了，还临阵脱逃。”

“没……”

“有时我会后悔。”

“后悔？”

“嗯。我会想，那时是不是留下更好。待在那里，让一切顺其自然，也许就会重生。”

友彦闭上双唇。他明白她这番低语里包含的沉重意味，他无法贸然回答。

在沉闷的气氛中，她又说：“会不会已经太迟了？”

她问这句话的意思，友彦很清楚。其实他也逐渐被同样的想法支配。

“奈美江，”终于，他下定决心，开口叫她，“做吗？”

她陷入沉默，友彦还以为自己失言了。但不久她便问道：“像我这种大婶你也愿意？”

“你跟三年前一样，没有变。”

“你是说，我三年前就是大婶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友彦感觉到奈美江下了床。几秒钟之后，她潜入友彦的床。

“但愿能够重生。”她在友彦耳边说。

星期一早上，桐原来接他们。他首先向奈美江道歉，说没有找到合适的藏身处，因而希望她在名古屋的商务酒店暂时避一避。

“你昨天明明不是这么说的。”友彦说。昨晚桐原打来电话，说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要奈美江准备一早出发。

“今早情况突变，不会拖太久，你忍耐一下。”

“没问题。”奈美江说，“我以前住过名古屋一阵子，地方也熟。”

“我就是听你提过，才选名古屋的。”

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停着一辆白色的MarkII。桐原说是租来的，因为平日使用的小霸王可能已被榎本他们盯上。

“这是新干线车票和酒店的地图。”上车后，桐原把一个信封和一张白色复印纸交给奈美江。

“谢谢你帮我这么多。”她道谢。

“还有一样，这个你最好带着。”桐原拿出一个纸袋。

“这要干吗？”看过纸袋内的东西，奈美江苦笑。

友彦也从旁边探头去看，袋子里是卷度很夸张的女用假发、太阳镜和口罩。

“你那些假户头里的钱，一定得用卡提取吧？”桐原边发动引擎边说，“取钱的时候，最好伪装一下。就算多少有点不自然，也不能被摄像头拍到脸。”

“考虑得真周到。谢谢，那我就收下了。”奈美江把纸袋塞进已经满到极限的旅行袋。

“到了那边要联系啊。”友彦说。

“嗯。”奈美江笑着点头。

桐原发动汽车。

送奈美江坐上新干线后，友彦和桐原一起回到办公室。

“但愿她能顺利逃脱。”友彦道。

桐原没有任何回应，反而问他：“榎本的事你听说了吗？”

“嗯。”

“那女人很傻吧？”

“咦……”

“榎本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奈美江，想必是打算利用她在银行里的职位骗钱。她出车祸被流氓找麻烦，肯定是榎本一手设计的。连这么简单的手法都没发现，她脑袋有病啊。那女人以前就是这样，一遇到男人就栽进去，半点判断力都不剩。”

友彦无可反驳，只有猛吞口水，但胃好像吞了铅块般沉重。他心里完全没有桐原这种想法。那天，友彦提早回家，等着奈美江的电话。

但是，他没有等到。

友彦送走奈美江后的第四天，她被发现陈尸于名古屋的商务酒店，胸部和腹部遭利刃戳刺。据研判死亡已超过七十二小时。

奈美江向任职的银行请了两天假，第三天起便无故旷工，银行也在找她。她的随身物品中有五本存折，里面的存款总额在星期一还远超两千万元，但发现尸体时，几乎已经为零。

据银行调查，她盗取公款已有多年，那五本存折，似乎便是为此而设。

警方自西口奈美江转账的户头，循线查出某公司董事榎本宏，以盗取资财嫌疑将他逮捕，同时也以榎本为主要对象，着手调查西口奈美江命案。但从奈美江的五个户头提出的钱，目前仍无线索。款项确实是奈美江本人用卡领取的，因为自动取款机的监控设备拍到一个乔装过的女人，提款时使用的假发、太阳镜和口罩已于她的行李中找到。

看了报道，园村友彦冲进卫生间呕吐，直到胃部掏空。

注释

[1] 日本由于寸土寸金，有些餐厅不设置座位，顾客须站立饮食，即为立食餐厅，价格较为低廉。

[2] 日文为“通り魔”，指为报复社会而随意攻击路人的暴徒。

[3] 指加入5种根茎蔬菜烹煮而成的饭。



第七章

申请书上的标题是“涡电流探伤线圈之形状”[1]，这份专利申请书与寻找汽车水箱排水管缺损的器具有关。通过电话与撰写申请书的技术人员讨论后，高宫诚站起身，向并排摆着四部电脑终端机的墙望去。每部终端机各有一名负责人，此时都背对着他。这四人都是女性，只有最右边一个穿着“东西电装”的制服，其他三人穿着便服，因为她们是派遣公司的员工。

这家公司的专利数据以往均以微胶卷记录，但为了方便电脑搜索，计划改用磁盘记录，她们便是为其间的数据移转而受雇的。最近，以这种方式雇用派遣人员的企业呈越来越多的趋势。严格说来，人才派遣业违反《职业安定法》的色彩相当浓厚，但不久前国会已立法予以承认，但同时也通过了以保护派遣工作者为目的的《劳动者派遣事业法》。

高宫诚走近她们，不，准确地说，是向最左边的那个背影走去。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是为了避免影响键盘操作，此前他们稍事闲聊时，他听她提起过。

三泽千都留交互看着终端机的画面与一旁的纸张，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敲着键盘。因为实在太快，听起来有如生产线上机器运作的声响。其他三人也是如此。

“三泽小姐。”诚从斜后方叫她。

有如机器被关掉开关一般，千都留的双手停止动作。停了一拍之后，她转向诚。她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镜片之后的眼睛可能是因为一直盯着屏幕，有点严肃刻板，但一看到诚，顿时放松，变得极为柔和。

“是。”她回答。这时她的嘴角露出笑容，乳白色的细致肌肤与明亮的粉红色口红非常相衬。圆脸让她看起来有点稚气，其实她只比诚小一岁，这一点他也在之前的对话中不着痕迹地打听出来了。

“我想查一下涡电流探伤这个项目以前提过哪些申请。”

“涡电流？”

“是这样写的。”诚把拿在手上的文件标题给她看。

千都留迅速抄下标题。“好。我搜索一下，找到之后打印出来，再送给您，这样可以吗？”她口齿清晰地说。

“不好意思，这么忙还麻烦你。”

“哪里，这也是我分内的工作。”千都留微笑着回答。“分内的工作”是她的口头禅，或许也是派遣员工的口头禅，但诚几乎没和其他派遣员工说过话，所以并不清楚。

诚回到座位上，一个前辈男同事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这家公司除了高层主管和会客室等特殊场所，严禁让女同事在工作场合端茶倒水。员工休息时都会到自动售货机购买杯装饮料。

“不了，我等一下再去。”诚说。于是前辈便独自离开了办公室。

高宫诚被分配到东西电装东京总公司专利部快三年了。东西电装是制造马达与火花塞等汽车电器零件的公司，专利部管理与公司产品相关的所有工业专利权。具体说便是协助技术人员申请其发明技术的专利，或是在公司与其他公司发生专利纠纷时提出对策。

不久，三泽千都留便将打印出来的资料拿了过来。“这样可以吗？”

“多亏你了，谢谢。”诚边看文件边说，“三泽小姐，你休息过了吗？”

“还没有。”

“我请你喝杯茶吧。”说着，诚起身走向出口，走到一半时向后看了一眼，确认千都留是否跟来。

自动售货机在走廊上。诚站在离它有点距离的窗边，喝着咖啡。千都留双手捧着装了柠檬茶的纸杯走过来。

“每次看你们工作都觉得很辛苦，一直敲键盘，肩膀不酸吗？”诚问。

“肩膀还好，眼睛更累，因为整天盯着屏幕。”

“是，对眼睛不太好。”

“自从我开始做这份工作，视力就变差了。以前我可不戴眼镜。”

“哦，这也算一种职业病吧。”

不在电脑前工作时，千都留会把眼镜取下来。这样她的眼睛就显得更大了。

“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来去，对体力和精神想必都是很大的负担吧。”

“是啊。不过，和被派去设计相关公司的男同事比起来，我们轻松多了。他们为了赶交货，加班、熬通宵是家常便饭。白天公司的人要用电脑执行一般业务，检查和修正都只能在晚上进行，我还知道有人一个月加班一百七十个小时呢。”

“那真太厉害了。”

“有些系统光是打印程序就要两三个小时。听说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带睡袋在电脑前打地铺。神奇的是打印机的声音一停，他们就会醒来。”

“真惨，”诚摇摇头，“不过，待遇相对也更好吧？”

对此千都留一脸苦笑。“就是为了削减开支，才会出现派遣员工的需求啊，说穿了，就像用过即扔的免洗碗筷一样。”

“条件这么苛刻，亏你们能忍耐。”

“没办法，为了养活自己嘛。”说着，千都留啜了一口柠檬茶。诚偷望着她嘴唇微微噘起的模样。

“我们公司怎么样？有没有亏待你们？”

“东西电装公司算是非常好的，既干净又舒服。”说着，千都留微微皱起眉头，“不过，能在这里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

“哦？是吗？”诚心下一惊，他第一次听说。

“下个星期分派的工作就差不多结束了。当初签的就是半年约，再加上最后的检查工作，我想，顶多下下个星期就结束了。”

“哦……”诚把空纸杯捏扁，心想应该说些什么，却找不到话可说。

“不知道下次会被派去什么样的公司。”千都留唇边挂着笑，望着窗外喃喃道。

高宫诚请喝柠檬茶那天，三泽千都留下班后和同一家派遣公司的上野朱美一同前往一家位于青山的意大利餐厅吃晚餐。她们两人同年，而且都独居，所以经常结伴用餐。

“终于要跟东西电装说再见了。一想到数量巨大的专利竟然全整理好了，虽然是我们弄的，还是忍不住要佩服一下自己。”上野朱美把章鱼芹菜色拉送进嘴里，让装了白葡萄酒的杯子斜向一边，冷冷地说。她的化妆和穿着分明很有女人味，言行举止有时却非常粗鲁。据她本人的说法，这归咎于她成长的老街。

“不过条件还不错，”千都留说，“以前那家钢铁公司真是糟糕。”

“是啊，那边根本不列入讨论。”朱美撇撇嘴，“高层全是白痴，根本不懂怎么用派遣人员，把我们当奴隶，只会在那里放屁，给的钱又他妈的奇少。”

千都留点点头，喝下葡萄酒。听朱美讲话有消除压力的效果。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朱美的话告一段落时，千都留问道，“继续工作吗？”

“对啊，继续做。”朱美用叉子叉住炸栉瓜，另一只手撑住脸颊，“不过，可能会辞。”

“啊，这样啊。”

“他家那边啰唆得要命。”朱美皱起眉头，“倒是也说我可以工作，不过看样子只是说说罢了。因为他说什么不希望一天到晚见不到面，让我听了很烦。不过，他们家想赶快生孩子，要生当然就不能工作了，跟现在辞掉也没什么两样。”

朱美的话说到一半，千都留点点头。“我觉得这样更好。反正这又不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工作。”

“是啊。”朱美把栉瓜塞进嘴里。

朱美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对象是大她五岁的上班族。本来对婚后是否要维持双薪家庭有些争议，看来结论已经出炉。

意大利面送到两人面前。千都留点了海胆奶油面，朱美的是大蒜辣椒面。怕大蒜味就无法享受美食——这是朱美一贯的理论。

“你呢？打算继续做这个工作？”

“嗯……我犹豫了很久，”千都留用叉子卷起意大利面，却没有立刻

送进口中，“我想先回老家再说。”

“哦，这样也不错。”

千都留的老家在札幌。因为考上东京的大学来到东京，但自大学时代到现在成为上班族，从来没有回去过。

“什么时候？”

“还没定。不过，我想等东西电装的工作一结束就走。”

“那就是下星期六或星期日喽。”朱美把一口面送进嘴里，咽下去，说，“没记错的话，高宫先生好像就是那个星期日结婚。”

“咦？真的？”

“应该没错，上次我听别人讲的。”

“哦……跟公司的同事吗？”

“好像不是，听说是学生时代就在一起了。”

“哦，原来如此。”千都留吃了口面，却完全尝不出滋味。

“不知是何方神圣，不过运气真好，那么好的男人可不多啊。”

“你也快结婚了，有什么好说的？还是说，你其实喜欢他那种类型的？”千都留故意逗她。

“哪一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条件好——他可是地主的儿子呢，你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他们几乎没有谈过私事，当然没有机会知道。

“很夸张哦，听说他家住成城，在那一带有很多土地，听说还有好几栋公寓大楼。爸爸好像已经死了，不过光靠房租就可以过得很舒服。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个准媳妇心里一定暗爽，他爸爸死得好啊！”

“你消息真灵通。”千都留佩服地看着朱美。

“专利部的人都知道，所以，打高宫先生主意的女人也很多。不过最后还是没有人能赢他学生时代的女朋友。”朱美的口气听起来很痛快，可能是她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个资格。

“高宫先生的话，”千都留大着胆子说，“就算没有财产，还是会有很

多人喜欢吧，他长得帅，又有气质，对我们又很绅士。”

听到这话，朱美轻轻摇摇手。“你怎么这么呆，就是因为家里有钱，才绅士得起来，外表也才会显得有气质。同一个人要是生在穷人家，肯定没品位没气质！”

“也许吧。”千都留轻轻一笑。

主菜鲜鱼料理上桌了。两人聊了很多，话题中不再出现高宫诚。

千都留回到位于早稻田的公寓时，已经过了十点。朱美还想再去喝点酒，她很累，便拒绝了。

开了门，摁下墙上的开关，惨白的日光灯照亮了一室一厅的套间。随即映入眼帘的是杂乱的衣物和日用品，让她倍感疲累。她大学二年级便住进这里，从那时起的种种苦恼与挫折，似乎沉积在房间各个角落。她连衣服都没换，直接倒在角落的床上。床下传来挤压的声音，所有东西都旧了。

脑海里蓦地浮现高宫诚的脸孔。

其实，对于他已经有恋人这事，她并非一无所知，她曾无意中听见专利部女职员说起。但是，他们交往到什么程度，她就不得而知了。她当然无法追问。更何况，即使知道了，也莫可奈何。

身为派遣人员，唯一称得上乐趣的，便是有机会认识形形色色的男人。千都留每到一个新工作地点，都会暗自期待：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合适的人？

但到目前为止，期待都落空了。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几乎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甚至令人怀疑公司是否为了保障自家的女职员，帮她们杜绝了可能的情敌。

东西电装却不同，派遣上工的第一天，她便发现了理想的人，那就是高宫诚。

首先吸引她的是他的外表。不只因为他五官端正，她感觉得到他发自内在的教养、品格。这一点，和只看重外表的其他男职员截然不同。

工作上和他接触后，千都留更加确信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为人体贴，懂得为派遣人员设身处地着想，也很诚实，对上司不说谎，不敷衍。

结婚就应该找这样的人，千都留叹息。

事实上，她有点会错了意，以为高宫诚对她也有意思。他从没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一些小动作、看她的眼神、和她说话的方式，让她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看来那是她的错觉。想起白天的事，千都留自嘲地苦笑，差一点就自讨没趣。当高宫诚说要请她喝茶时，她满心期待，以为他终于要提出邀约了。他却没有开口的样子，她才若无其事地提起待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她想，若得知此事，也许他会感到着急。然而他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到了新公司，也要好好努力啊——他只是这样说。

反复咀嚼朱美的话，千都留深切感到他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两周后就要结婚的人，自然不会留意一个派遣人员。他自始至终不变的温柔，纯粹出于善良的本性。

千都留决心不再想他。她起身，伸手拿枕边的电话，准备打回札幌老家。突然说要回家，故乡的父母会有什么反应？对连过年都不回家的女儿，他们说不定至今仍余怒未消。

从凸窗吹进来的风充满秋天的味道。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还飘着梅雨时常见的绵绵细雨。高宫诚想起短短三个月前的事。

“真是个适合搬家的好天气。”原本在擦拭地板的高宫赖子停下手边的动作，“本来担心天气不好，像现在这样，搬家的人好做事多了。”

“搬家公司是专业的，天气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哎哟，那可不见得。山下家上个月不是帮媳妇搬家吗？他们说遇到台风，差点搬不成。”

“台风是例外，现在都十月了。”

“十月也有可能下大雨呀。”

赖子再度动手的时候，对讲机的铃响了。

“会是谁呢？”

“应该是雪穗吧？”

“她应该有钥匙啊。”说着，诚拿起装设在客厅墙上的对讲机听筒。

“喂。”

“是我，雪穗。”

“是你啊，忘了带钥匙？”

“不是……”

“嗯，我先开门。”

诚按下开门钮，走到玄关，开了锁，打开门等着。

听到电梯停止的声音，有脚步声接近。不久，唐泽雪穗的身影出现在走廊转角，她穿着浅绿色线衫和白色棉质长裤。可能是因为今天特别暖和，她把外套拿在手上。

“嗨！”诚笑着招呼。

“对不起，我买了好多东西，来晚了。”雪穗把手上的超市袋子拿给他看，里面有清洁剂、百洁布和塑料手套等物品。

“上星期不是打扫过了吗？”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而且等家具搬进来以后，一定到处都脏兮兮的。”

她的话让诚大摇其头。“原来女人都会说一样的话，妈也这么说，还带了一套扫除用具过来。”

“啊！那我得赶快帮忙。”雪穗急忙脱掉运动鞋。看到她穿运动鞋，诚感到意外，她总是穿着跟很高的高跟鞋。想到这里，他才发现自己第一次看到雪穗穿长裤。

他说出这件事，她脸上露出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搬家的日子穿裙子、高跟鞋，不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吗？”

“一点不错。”里面传来声音，赖子卷起袖子笑着走出来，“你好呀，雪穗。”

“您好。”雪穗低头行礼。

“这孩子一直就是这样，从没打扫过自己的房间，完全不知道又擦又扫的有多累人。以后雪穗可辛苦了，你要多担待啊。”

“哪里，您不用担心。”

赖子和雪穗一进客厅，便开始决定打扫的顺序。诚听着两人的对话，像刚才一样站在凸窗边，看着下方的马路。家具应该快送到了，电器送达的时间指定在一个小时后。

就快到了，诚想。再过两个星期，他就是有家室的人了。在这之前，都不太有现实感，但是现在距离如此之近，他又不由得紧张起来。

雪穗早已穿上围裙，开始擦拭隔壁和室的榻榻米。即使一身居家打扮也丝毫无损她的美，足证她是真正的美人。

“整整四年啊。”诚喃喃自语，他指的是与雪穗交往的时间。

他在大四的时候认识了雪穗，当时他参加的永明大学社交舞社与清华女子大学社交舞社举办联合练习，她也加入了社团。

在好几个新生当中，雪穗显得特别耀眼。精致的五官，匀称的身材，简直就是流行杂志的封面女郎。许多男社员都为她倾倒，梦想着能成为她的恋人。

诚也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刚好没有女朋友也是原因之一，但自第一眼看到她，他的心就被她夺走了。即使如此，若是没有后来的机缘，他大概也不会追求雪穗。他知道有好几个社友都被她拒绝了，以为自己也只有吃闭门羹的份儿。

然而，一次雪穗主动对他说，有一个舞步她怎么也学不会，希望他能教她。对诚而言，这可谓天赐良机。他以一对一特训的名目，成功取得与众人的偶像独处的机会。

在他们一再单独练习的过程中，诚感觉到，雪穗对自己的印象也不差。有一天，他下定决心找她约会。

雪穗定定凝视着诚，这样回答：“你要带我去哪里呢？”

诚强忍心头的狂喜，回答：“你喜欢的任何地方。”

他们去看了音乐剧，在意大利餐厅用餐。然后，他送她回家。

接下来四年多的时间，他们两人一直都是情侣。

诚认为，如果那时她没有主动请他教舞，他们多半不会展开交往。因为翌年他将毕业，此后想必也不会再见面。一想到这里，他认为自己真是抓住了唯一的机会。

同时，另一位女社员退社，也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事实上，诚也注意到另一位新社员。当时他视雪穗为高不可攀的对象，曾考虑过追求那位女孩。那个名叫川岛江利子的社员，虽然不像雪穗般美丽出众，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似乎和她在一起便能安心。然而，川岛

江利子不久便突然退出社交舞社，与她非常亲近的雪穗也说不清她退社的真正原因。

如果江利子没有退社，诚对她展开追求，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想，即使遭到拒绝，事后也不会转而追求雪穗。这样情况便完全不同。至少，他不可能在两星期后，于东京都内的酒店与雪穗结婚。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啊，他不由得发此感慨。

“哎，你明明有钥匙，怎么还按对讲机？”诚问正在打扫厨房流理台的雪穗。

“因为不能擅自进来呀。”她手也不停地回答。

“为什么？就是要让你进来才给你钥匙。”

“可是，毕竟还没有举行婚礼。”

“何必在乎这些。”

听到这里，赖子插了进来：“这就是为婚前婚后划清界限呀！”说着，对两个星期后即将成为媳妇的女孩微笑。雪穗也对两个星期后即将成为婆婆的女人点头。

诚叹了口气，视线回到窗外。母亲似乎从第一次见到雪穗便喜欢上她了。或许是命运的线将自己与唐泽雪穗绑在一起，而且，也许只要顺着这条线走，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是……

现在却有另一个女孩的脸孔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即使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每每一回过神，却发现想的都是她。诚摇摇头，一种类似焦躁的情绪支配着他的心神。

几分钟后，家具行的卡车到了。

日晚上七点，高宫诚来到新宿车站大楼的某家咖啡馆。

邻桌两个操关西口音的男子正大声谈论棒球，话题当然是阪神老虎队。这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球队今年却让所有专家跌破眼镜，冠军竟已唾手可得。这难能可贵的佳话似乎大大地鼓舞了关西人。在诚的公司，向来不敢声张自己是阪神球迷的部长突然成立临时球迷俱乐部，几

乎每天下班都去喝酒狂欢。这股热潮短期内势必不会消退，使身为巨人队球迷的诚感到不胜其烦。

但关西口音倒是令人怀念。他的母校永明大学位于大阪，大学四年，他都独自住在位于千里的公寓。他喝了两口咖啡，等待的人出现了。穿着灰色西装的身影潇洒利落，十足一个职场精英。

“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告别单身，心境如何啊？”筱冢一成不怀好意地笑着，坐在对面的位子上。女服务生过来招呼，他点了意式咖啡。

“不好意思，突然把你叫出来。”诚说。

“没关系，星期一比较闲。”筱冢跷起修长的腿。

他俩念同一所大学，也双双参加社交舞社。筱冢是社长，诚是副社长。想学社交舞的大学生家境多半颇为富裕。筱冢出身豪门，伯父是大制药公司的老板，老家在神户。他现在来到东京，在该公司的业务部任职。

“你应该比我更忙吧？有很多事情要准备。”筱冢说。

“是啊，昨天家具和电器送到公寓。我准备今晚自己先过去住。”

“这么说，你的新居差不多就绪了。就只差新娘喽。”

“她的东西下星期六就会搬进去。”

“啊，时候终于到了。”

“是啊。”诚移开视线，把咖啡杯端到嘴边。筱冢的笑容显得那么耀眼。

“你要找我谈什么？昨天听你在电话上说的好像很严重，我有点担心。”

“嗯……”

昨晚诚回家之后打电话给筱冢。可能因为他说有事不方便在电话里谈，筱冢才会担心。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你该不会现在才说你舍不得单身生活吧？”说着，筱冢笑了。

他在开玩笑。但是，此刻的诚，却连说几句俏皮话来配合这个笑话的心情都没有。就某种角度而言，这个笑话的确一语中的。

筱冢似乎从诚的表情看出端倪，他蹙起眉头，把上半身凑过

来："哎，高宫……"

这时，女服务生送来了咖啡。筱冢身体稍稍抽离桌子，眼睛却紧盯着诚不放。

女服务生一离开，筱冢也不碰咖啡杯，再度问道："你在开玩笑，是吧？"

"老实说，我很迷惘。"诚双手抱胸，迎向好友的眼神。

筱冢瞪大了眼睛，嘴巴半开，然后像提防什么般张望了一番，再度凝视着诚。"这个时候了，你还迷惘什么？"

"就是，"诚决定开诚布公，"我不知道该不该就这样结婚。"

一听这话，筱冢的表情定住了，双眼在诚的脸上打量，接着缓缓点头。"别担心。我听说过，大多数男人结婚前都想临阵脱逃，因为突然感觉有家室的负担和拘束就要成真了。别担心，不是只有你这样。"

看样子，筱冢净往好的方面想了。但诚不得不摇头。"很遗憾，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

筱冢问了这个理所当然的问题，诚却无法直视他的眼睛。诚感到不安，如果把现在的心情老实告诉筱冢，他会多么瞧不起自己？但是，除了筱冢，实在无人可以商量。他猛喝玻璃杯里的水。"其实，我有了其他喜欢的人。"他决定豁出去了。

筱冢没有立刻反应，表情也没变。诚以为，也许他说得不够明白，他准备再说一次，便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筱冢开口了："哪里的女人？"他严肃地直视着诚。

"现在在我们公司。"

"现在？"

诚把三泽千都留的情况告诉一脸不解的筱冢。筱冢的公司也雇用了人才派遣公司的人，他一听便知。

"这么说，你和她只有工作上的接触，并未私下见面什么的，嗯？"筱冢问。

"以我现在的处境，不能和她约会。"

"那当然。可这样你并不知道她对你的感觉了。"

“是。”

“既然这样，”筱冢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最好把她忘了吧。在我看来，你只是一时意乱情迷。”

诚对好友的话报以淡淡一笑。“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如果我是你，大概也会说同样的话。”

“啊，抱歉。”筱冢好像发现了什么，连忙道歉，“如果只是这样，不用我说你自然也明白。你就是因为无法控制感情，烦恼不已，才找我商量。”

“我自己知道，我脑袋里想的事有多荒唐。”

筱冢附和般点点头，喝了一口有点变凉的咖啡。“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意她？”

“哦。”诚稍微想了想，答道，“今年四月吧，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开始。”

“半年前？你怎么不早点采取行动？”筱冢的声音里有些不耐。

“没办法，那时结婚场地已经预约好了，下聘的日子也定了。不，先别说那些，连我都不敢相信自己会有那种感情。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以为只是一时意乱情迷，要自己赶快甩开那份莫名其妙的感情。”

“可直到今天都甩不掉，啊？”筱冢叹了口气，伸手抓了抓头，学生时代曾略加整烫的头发如今理得很短，“只剩两个星期了，竟冒出这种麻烦事。”

“抱歉，能够商量这种事的人只有你了。”

“我无所谓，”嘴上这么说，但筱冢仍皱着眉头，“可问题是你并不知道她的心意，你连她怎么看待你都不知道吧？”

“当然。”

“这样……这么说也很怪，关键看你现在怎么想。”

“我不知道该不该抱着这样的心情结婚，说得更直白一点，我并不想在这种状态下举行婚礼。”

“你的心情我明白，虽然我没经验。”筱冢又叹了口气，“那，唐泽

呢？你对她又怎样？不喜欢了？”

“不，不是。我对她的感情还是……”

“只不过不是百分之百了？”

被筱冢这么一说，诚无言以对。他把玻璃杯里剩下的水喝光。

“我不好说什么不负责任的话，但我觉得，以你现在的状况结婚，对你们两个都不太好。当然，我是说你和唐泽。”

“筱冢，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要是我，一旦婚事定了下来，就尽可能不和别的女人打照面。”

听此一说，诚笑了。不用说，他的笑容并非发自内心。

“就算这样，万一我在结婚前有了喜欢的人，”筱冢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抬眼向上，再度看着诚，“我会先把婚礼取消。”

“即使只剩两周？”

“只剩一天也一样。”

诚陷入沉默，好友的话很有分量。

为缓和气氛，筱冢露出洁白的牙齿粲然一笑。“事不关己，我才能说得这么干脆。我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再说，这跟感情深浅也有关系，我并不知道你对那女孩的感情有多深。”

对于好友的话，诚重重点头。“我会作为参考。”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无论你得出什么结论，我都没有异议。”

“等结论出来，我会向你报告。”

“你想到再说吧。”筱冢笑了。

手绘地图上标示的大楼就在新宿伊势丹旁边，三楼挂着乡土居酒屋的招牌。

“既然要请，不会找好一点的地方啊？”进了电梯，朱美愤愤不平。

“没办法，大叔主办的嘛。”

听到千都留的话，朱美一脸不耐烦地点头说道：“也对啦。”

店门入口处装有自动式的和式格子门。还不到七点，就听得到喝醉的客人大声喧闹。隔着门，可以看到摘下领带的上班族。

千都留她们一进去，便听到有人喊：“喂！这边这边！”一干人都是东西电装专利部的熟面孔。他们占据了几张桌子，好几个已经喝得满脸通红。

“要是敢叫我倒酒，老娘立刻翻桌走人。”朱美在千都留耳边悄声说。事实上，她们不管去哪家公司，聚餐场合都经常被迫倒酒。

千都留猜想，今天应该不至于，再怎么说，这是她们的欢送会。

一群人照例说着告别的话，干了杯。千都留看开了，把这当作工作的一部分，露出亲切的笑容，心想散会时一定得提高警觉。非礼公司女同事，事情要是闹开来会很难堪，但对方若是派遣人员便无此后患。有这种想法的男人出乎意料地多，这一点千都留是凭过去经验知道的。

高宫诚坐在她斜对面，偶尔把菜送进口中，用中杯喝啤酒。平常话就不多的他，今天只被当作听众。

千都留感觉到他的视线不时投射在自己身上，她朝他看去，他便移开目光，她有这种感觉。不会吧，你想太多了。千都留告诫自己。

不知不觉间，话题转到朱美的婚事。有点醉意的主任开起老掉牙的玩笑，说什么很多男同事都想追朱美。

“在如此动荡的一年结婚，未来真令人担心。要是生了男孩，我一定要取名为虎男，让他沾沾阪神老虎队的光。”朱美大概也醉了，说这些话取悦大家。

“说到这里，听说高宫先生也要结婚了，对不对？”千都留问，特别留意不让声音听起来不自然。

“嗯，是啊……”高宫似乎有些不知如何作答。

“就是后天了，后天。”坐在千都留对面一个姓成田的男子，拍着高宫诚的肩膀说，“后天，这家伙多彩多姿的单身生活就要结束了。”

“恭喜恭喜。”

“谢谢。”高宫小声回答。

“这家伙啊，不管哪一方面都得天独厚，完全不需要恭喜他。”成田说起话来舌头有点不灵光。

“哪有啊？”高宫虽然露出困扰的表情，仍然保持笑容。

“有有有，你命实在太好了。嘿，三泽小姐，你听听，这家伙明明比我小两岁，却有了自己的房子。这种事有天理吗？”

“那不是我的。”

“怎么不是，那间公寓不必付房租吧？那不叫你的房子叫什么？”成田说得唾沫横飞，就是不放过高宫。

“那是我妈的房子，我只是借住，跟食客没两样。”

“听到没有？他妈妈有房子。你不觉得他命很好吗？”成田一边征求千都留的同意，一边往自己的酒杯倒酒。一口气喝干后，又继续说：“而且啊，平常人家说的公寓，都是指两居或三居的，他可不是，他家有一整栋公寓，他分到其中一套。这种事有天理吗？”

“前辈，放过我吧。”

“不行，天理不容啊！还没完哩！这家伙要娶的老婆，还是个大美人。”

“成田前辈。”高宫露出全无招架之力的表情。为了让成田闭嘴，他往成田的酒杯中倒酒。

“那么漂亮呀？”千都留问成田，这正是她感兴趣的地方。

“漂亮，漂亮！漂亮得可以去当女明星了。而且，连茶道、花道什么的都会，对不对？”成田问高宫。

“呃，还好。”

“厉害吧？英文还溜得很咧。可恶！为什么你这家伙就这么走运！”

“好了，成田，你就等着看吧，人不会一直走运。不久好运也会找上你的。”坐在边上的科长说。

“哦，会吗？什么时候？”

“我看，大概下世纪中吧。”

“五十年以后的事，到时候我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

成田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千都留也笑了，偷眼看高宫，一瞬间两

人目光相撞。千都留觉得他好像想说些什么，但这一定也是错觉。

欢送会在九点结束，离开店时，千都留叫住高宫。“这是结婚礼物。”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包裹，是她昨天下班后买的，“今天本来想在公司里拿给你的，但没有机会。”

“这……你不用破费。”他打开包装，里面是条蓝色手帕，“谢谢你，我会好好珍惜。”

“这半年来多谢你了。”她双手在身前并拢，低头行礼。

“我什么都没做啊。倒是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想暂时回老家休息一阵，后天回札幌。”

“哦……”他点点头，收起手帕。

“高宫先生是在赤坂的酒店举行婚礼吧？那时我大概已经在北海道了。”

“你一早出发？”

“明晚我准备去住品川的酒店，想早一点出发。”

“哪家酒店？”

“公园美景酒店。”

高宫闻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这时入口传来叫声：“哎，你们在干什么？大家都已经下去了。”

高宫稍稍举手，迈开脚步。千都留跟在他身后，想，以后再没机会看他的背影了。

参加三泽千都留等人的欢送会后，高宫诚回到成城的老家。

家里目前住着母亲赖子与外公外婆。已去世的父亲是赘婿，赖子才是代代均为资本家的高宫家嫡系传人。

“只剩两天了，明天可够忙的，得上美容院，还得去取定做的首饰。

得起个大早才行。”赖子在古色古香的餐桌上摊开报纸，削着苹果皮说。

诚坐在她对面，假装看杂志，其实在注意时间。他准备十一点打电话。

“要结婚的是诚，你打扮得再美又有什么用。”坐在沙发上的外公仁一郎说。

他面前摆着国际象棋盘，左手握着烟斗。年过八旬的他走起路来背脊仍挺得笔直，声音也很洪亮。

“可是，参加孩子婚礼的机会，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稍微打扮一下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最后那句是朝坐在仁一郎对面织毛线的文子问的。娇小的外婆默默地微笑。

外公的国际象棋、外婆的毛线，以及母亲朝气蓬勃的话音，自诚的孩提时代，这些便构成这个家独特的世界，即使他后天就要结婚，今晚这一切仍旧没有改变。他深爱这个家不变的一切。

“不过，没想到诚要娶媳妇啦，那就表示我真的是个糟老头子了。”仁一郎颇有感触地说。

“我是觉得，要结婚，他们两个都太小了，不过都交往四年了，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说着，赖子看看诚。

“雪穗那孩子非常好，这样我也放心了。”文子说。

“嗯，那孩子好，年纪虽轻，却很懂事。”

“我也是，从诚第一次带她到家里，我就很喜欢她。教得好的女孩儿家果然不一样。”赖子把切好的苹果装盘。

诚想起第一次带雪穗见赖子他们的情景。赖子首先便对她的容貌十分欣赏，接着对她与养母两人相依为命的境遇感到同情，后来知道养母不但教导雪穗大小家事，甚至指导她茶道、花道，更是佩服不已。

吃了两片苹果，诚站起来，快十一点了。“我上楼了。”

“明晚要跟雪穗她们吃饭，可别忘了。”赖子突然说。

“吃饭？”

“雪穗和她妈妈明晚不是住酒店吗？我打了电话过去，问她们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干吗自作主张啊？”诚的声音提高了。

“哎哟，不行吗？反正你明晚本来就要跟雪穗碰面嘛。”

“……几点开始？”

“我预约了七点，那家酒店的法国菜可是出了名的。”

诚一语不发地离开客厅，爬上楼梯，走向自己的房间。

除了最近刚买的衣服，所有东西几乎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诚坐在学生时代便爱用的书桌前，拿起桌上电话的听筒。这是他的专线电话，现在依然保持通话状态。

看着贴在墙上的号码，他按下按键式电话的数字键。响了两声，电话接通了。

“喂。”听筒传来冷淡的声音，对方可能正听着古典音乐以消除工作的疲惫。

“筱冢？是我。”

“哦，”声调变高了些，“怎么？”

“现在方便吗？”

“方便啊。”筱冢一个人住在四谷。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多半会吓到你，你要沉住气，听我说。”

这几句话似乎让筱冢猜到了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他并未立刻回应，诚也保持沉默，耳边只听到电话的噪声。这时，诚想起大约三个月前，通话质量变差了，不容易听清对方的声音。

“上次那件事的后续？”筱冢总算开口问道。

“对，就是那件事。”

“喂！”听筒里传来轻笑声，但是，恐怕并非真笑。“后天就是你的婚礼了吧？”

“上次是你说，即使是前一天，你也会取消。”

“我是说过。”筱冢的呼吸有点乱了，“你是认真的？”

“对。”诚咽了一口口水才继续说，“明天，我想向她表明心意。”

“就是那位派遣人员，姓三泽的？”

“嗯。”

“表明之后呢？向她求婚？”

“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把心情告诉她，也想知道她的心意。就这样。”

“如果她说对你没意思呢？”

“那就一切到此为止。”

“然后你准备第二天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跟唐泽举行婚礼？”

“我知道这样很卑鄙。”

“不会，”筱冢顿了顿才说，“我想，这一点心机确实不能少。最重要的是选择你不会后悔的路。”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稍微轻松一点了。”

“问题是，”筱冢压低声音，“如果那女孩也喜欢你，你怎么办？”

“到时候……”

“抛开一切？”

“我是这么打算的。”

耳边听到呼的一声叹息。“高宫，这可不是一桩小事。你明白吗？这会给多少人带来麻烦，会伤多少人的心？别的不说，唐泽会有什么感受……”

“我会补偿她，尽我所能。”

双方再度陷入沉默，只有噪声在电话线之间来去。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一定是痛下决心了，我不会再说什么。”

“抱歉，让你担心了。”

“你不用对我觉得过意不去，反倒是你，看来，后天可能会有一场大骚动。连我都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我也是，没法不紧张。”

“也难怪。”

“对了，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明晚有空吗？”

决定命运的那一天从早上便阴沉沉的，好像随时都会下雨。诚较晚才吃早餐，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望着天空。昨晚没睡好，他头痛得很厉害。他思索着如何联系上三泽千都留。他知道她今晚将下榻品川的酒店，所以，迫不得已时，可以直接到酒店找她，但他希望尽可能在白天见到她，向她表白。

但他找不出方法。他们没有私下往来，他既不知道她的电话，也不知道住址。她是派遣人员，公司的通讯簿上自然不会有她的名字。

科长或主任也许知道，但该怎么开口询问？更何况，他们不见得会将通讯簿放在家里。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到公司去直接查。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公司加班的同事应该不少。即使他到办公室找东西，也不必担心有人起疑。

诚暗道事不宜迟，从椅子上站起，玄关的门铃忽然响了。他立即产生不祥的预感。

大约一分钟后，他证实了自己的直觉果然准确。房间外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像穿着拖鞋走路的独特脚步声，应该是赖子。

“诚，雪穗来了。”赖子在门外说。

“她来了？我马上下去。”

雪穗正在客厅和赖子、外公、外婆喝红茶。她今天穿着深棕色连衣裙。

“雪穗带来了蛋糕，来一块？”赖子问道，看来心情甚佳。

“不了。呃，你怎么会来？”诚看着雪穗问。

“我漏买了好几样旅行用品，想请你陪我去买。”她像唱歌般地说，一双杏眼发出宝石般闪耀的光辉。她已经露出新娘的表情了，这么一想，让诚觉得心中很痛。

“哦……那，该怎么办呢？我有点事要去公司一趟。”

“什么！都这时候了！”赖子双眉紧锁，“结婚前还叫人去上班，你们公司有毛病啊？”

“不是，也算不上是工作，只是想看一下资料。”

“那么，买东西时顺道去吧？”雪穗说，“不过，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进公司？你不是说过，假日的时候不必穿制服，非公司职员也可以自由进出。”

“嗯，是可以……”诚内心彷徨不安，他全未料到雪穗会这么建议。

“工作狂真讨人厌。”赖子撇撇嘴，“家庭和工作，哪一个重要？”

“好，反正也不急，我今天就不去公司了。”

“真的？我无所谓呀。”雪穗说。

“嗯，不去了，没关系。”诚对着未婚妻笑，心里盘算着晚上直接到酒店向三泽千都留表白。

他说声“我去换衣服”，要雪穗等候，然后回到房间，立刻打电话给筱冢。“我是高宫。那件事没问题吧？”

“嗯，我九点准时到。你呢？跟她联系上了？”

“还没，我还是找不到她的联系方式。更麻烦的是我现在要陪雪穗去买东西。”

筱冢在电话那头叹气。“光听着我都替你觉得累。”

“抱歉，要你替我做这种事。”

“没办法啊，那就九点。”

“麻烦了。”

挂断电话，换好衣服，诚打开门，猛见雪穗就站在走廊上。他不禁吓了一跳。她双手放在背后，靠墙凝视着他，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容，看起来和平常的微笑似乎有所不同。“你好慢，我过来看看。”她说。

“抱歉，我在选衣服。”

正当他准备下楼，雪穗从背后问道：“那件事是什么事？”

诚差点一脚踩空。“你听我说话？”

“是声音自己传出来的。”

“哦……是工作上的事。”他走下楼梯，生怕她继续追问，好在她没再开口。

他们在银座购物，继三越、松屋等著名百货公司后，又走进名牌专卖店。

说是要买旅行用品，但诚看雪穗并无意买东西。他指出这一点，她耸耸肩，吐了吐舌头。“其实我只是想好好约个会。因为，今天是我们单身的最后一天呀，可以吧？”

诚轻叹口气，他总不能说不行。望着雪穗逛街的开心模样，他回想起他们在一起的四年时光，重新审视自己对她的感情。是啊，因为喜欢她，才会交往到现在。但是，决心结婚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对她深厚的爱情吗？很遗憾，或许并非如此，他想。他是在两年前开始认真考虑结婚的，因为那时发生了一件意外。

一天早上，雪穗约他在东京一家小商务酒店见面。后来他才知道，她为什么在那里投宿。

雪穗以前所未见的严肃表情等候着他。

“我想让你看看这个。”说着，她往桌上一指。那里竖着一根透明的管子，长度大约只有香烟的一半，里面装了少量液体。“不要碰，从上面看。”她加了一句。

诚照她所言往下看，看到管底有两个小小的同心圆。他把看到的情形说出来，雪穗便默默地递给他一张纸。那是验孕器的说明书，上面说明若出现同心圆，便代表检验结果为阳性。

“说明书说要检查早上起床后第一道尿液。我想要让你看看结果，才来这里住的。”雪穗说，听得出她本已确信自己怀孕了。

诚的脸色想必极为难看，雪穗却开朗地说：“放心吧，我不会生下来，医院我也自己去。”

“真的？”诚问。

“嗯，因为现在还不能生孩子吧？”

坦白说，听到雪穗的话，诚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自己即将成为父亲，这种事他连想都没想过，自然也没有心理准备。

正如雪穗所说，她单独上医院，悄悄接受了堕胎手术。那段时期，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她，后来她的举止和之前一样开朗。她绝口不提孩子的事，即使他想开口询问，她也立刻察觉，总是抢先摇头说：“什

么都别再说了，我没事，真的。”

因为这件事，诚开始认真考虑和她的婚事，他认为这是男人的责任。

然而，诚现在却认为，当时自己是不是忘了更重要的事……

喝着餐后的咖啡，诚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多了。

高宫家与唐泽家七点开始的聚餐，从头到尾几乎全是赖子在说话，雪穗的养母唐泽礼子始终面带宽容的笑容扮演听众的角色。礼子是一位高雅的女士，她的高雅来自于理性。一想到明天也许会辜负她，诚不由得内疚。

离开餐厅时大约是九点十五分。这时，赖子一如诚所预料地提议，时间还早，不妨去酒吧坐坐。

“酒吧人一定很多，去一楼大厅吧。那里一样可以喝酒。”

唐泽礼子首先赞成诚的意见，她似乎不擅饮酒。

一行人搭乘电梯来到一楼，诚看看钟，已过了九点二十分。四个人进入大厅时，背后传来“高宫”的叫声，诚回头，筱冢正向他走来。

“哦！”诚故作惊讶。

“你怎么这么慢？我还以为计划中止了。”筱冢小声说。

“晚餐拖太久了，不过，你来得正好。”

假装交谈几句后，诚回到雪穗等人身边。“永明大学毕业的校友就在这附近聚会，我去露个脸。”

“何必在这时候去呢？”赖子显然很不高兴。

“有什么关系呢？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也很重要。”唐泽礼子说。

“不好意思。”诚向她低头道歉。

“要尽可能早点回来哦。”雪穗看着他的眼睛说。

“嗯。”诚点点头。

一离开大厅，诚便和筱冢冲出酒店。值得庆幸的，是筱冢开来了爱车保时捷。

“要是超速被抓，罚款可要你付。”说完，筱冢立刻发动。

公园美景酒店距品川车站五分钟路程。接近十点时，诚在酒店大门前下车。

他直奔前台，说要找在此住宿的名叫三泽千都留的女子。头发剪得干净利落的酒店职员礼貌地回答：“三泽小姐的确预约了，但尚未入住。”他还说，预定抵达时间是晚上九点。

诚向他道谢，离开了前台，环视大厅一周，在附近的沙发上坐下，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台。

不久，她就会出现，光是如此想象，心脏便加速跳动。

千都留于九点五十分抵达品川车站。整理房间、准备回家，比预期花费的时间要长。

她随人群走过车站前的十字路口，向酒店走去。

公园美景酒店的行人专用入口虽然在马路上，但要到正门，必须走过酒店的庭院。千都留提着沉重的行李，在蜿蜒的小路上前进。灯光照亮了五彩缤纷的花朵，她却无心欣赏。

总算接近酒店正门了，一辆辆出租车陆续驶进玄关，让乘客下车。千都留想，来这种酒店，毕竟还是坐车才有派头。酒店门房似乎也对徒步前来的客人视若不见。

正当千都留准备穿过正门时——

“小姐，打扰了。”背后突然有人叫她。回头一看，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子。

“很抱歉，请问您现在要去办理入住手续吗？”男子问道。

“是啊。”千都留颇有戒心地回答。

“是这样的，我是警察。”说着，男子从西装内侧翻出黑色的证件让她看了一眼，“有件事务必请您帮忙。”

“我？”千都留非常惊讶，她自认为并未涉入任何案件。

“麻烦移驾到这边。”男子往庭院走去，千都留无奈地跟着过去。

“今晚您是单独住宿吗？”男子问。

“是的。”

“您一定得住这家？后面也有酒店，不能住那边吗？”

“倒也无所谓，但是我预约了……”

“所以，我们才想请您帮忙。”

“怎么帮？”

“其实，有个嫌犯住在这家酒店，我们希望就近监视。可是很不巧，今晚有团体订房，酒店腾不出房间。”

男子想说的，千都留已经明白了。“所以想要我的？”

“是。”男子点头，“要已经入住的房客换房间太困难，而且如果有异常举动，恐怕会被嫌犯发现。所以，我才会在外面等候已经预约但还没有入住的房客。”

“哦，这样……”千都留看看对方。仔细一看，他给人的感觉相当年轻，可能是新警察，但他整齐的西装和极有诚意的态度博得了她的好感。

“如果您能体谅，我们会负责您今晚的住宿费用，并送您到酒店前。”男子说。他有一丝关西口音。

“后面是皇后大酒店吧？”千都留向他确认，那家酒店比公园美景可高档得多。

“我们保留了皇后大酒店四万元的房间。”男子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提到房间的等级。

那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去住的房间，她想，这让她打定了主意。“既然这样，我无所谓。”

“谢谢您！现在我送您去。”男子伸手接过千都留的行李。

时间超过十点半，三泽千都留仍未现身。

诚摊开别人留下的报纸，目光却没有从前台离开。这时，他并不急于表白，一心只想快点看到她。心脏的跳动依然急促。

一个女人走近前台，他登时精神一振，但发现长相完全不同，又失望地垂下视线。

“我没有预约，请问还有房间吗？”女性客人问。

“您一位吗？”前台里的男子问。

“是的。”

“单人房可以吗？”

“嗯，可以。”

“好的。我们有一万二千元、一万五千元和一万八千元三种房间，请问您要哪一种？”

“一万二的就可以。”

原来没有预约，空房也很多啊，诚想。今晚这里似乎没有团体客人。

诚一度将视线投向入口，接着又呆望着报纸。他看着文字，内容却完全没有进入脑海。

即使如此，仍有一则报道引起了他的兴趣，内容与窃听有关。

自去年起，共产党成员遭警方窃听事件频传。为此，各界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做法议论纷纷。

但是，诚关心的并不是这类政治议题，他在意的是发现窃听的过程。

电话噪声增多和音量变小，是促使电话所有人委托NTT（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调查的原因。

我家应该没问题吧，他想，他的电话也出现了报道中描述的情形。只不过，他实在想不出窃听他的电话有什么用处。

正当诚折好报纸时，前台职员来到他身边。“您在等候三泽小姐吗？”来人问道。

“是。”诚不由得站起身来。

“是这样，刚才我们接到电话，说要取消三泽小姐的预约。”

“取消？”霎时间，诚全身发热，“她现在在哪里？”

“这一点我们没有问。”来人摇头，“而且，打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

“男的？”

“是的。”来人点点头。

诚踉踉跄跄地迈开脚步，不知如何是好。但至少他可以确定，继续在这里等下去已毫无意义。

他从大门离开。门前停着一列出租车，他搭上最前面的一辆，交代司机到成城。

一阵笑意不觉涌现，对自己的滑稽感到可笑。他想，自己与她之间终究没有命运之绳相连。平常极少有人会取消准备投宿的饭店，现在这种偶发事件竟然发生了。他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在作祟。回顾过去，他曾有无数告白机会。或许他一开始就错了，不该平白错过良机，蹉跎至今。

他从口袋里取出手帕，擦去额上不知何时冒出的汗水，这才发现那条手帕是千都留送给他的。

他想起明天婚宴的程序，闭上了眼睛。

注释

[1] 当导体有缺陷时，会造成涡电流局部方向改变，涡电流探伤指借涡电流检测材料表面的缺损。



第八章

在六点打烊之际进来两位客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矮小男子，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瘦削少年，园村友彦从情态推测他们是父子。友彦认得少年，他曾经来过好几次。但别说买东西了，他连话都没说过，只是看看陈列的高级电脑就走了。这样的少年还有好几个，但友彦并不会对他们说什么，否则他们恐怕会以为这家店拒绝光看不买的客人，再也不踏进店里。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等他们哪天有了额外的收入，或是成绩进步、要求父母买电脑作为奖励的时候，再来光顾就是了——这是老板桐原亮司的想法。

戴着金边眼镜的父亲在狭窄的店内逛了一圈，视线首先停在招牌商品上，那是少年每次都会看的个人电脑。父子俩看着商品，低声交谈。不久父亲说了句“这什么啊”，身子向后一仰，像是看到标价了。他以斥责的语气对儿子说：“这未免也贵得太离谱了。”

“不是，还有很多别的。”男孩回答。

友彦面向电脑屏幕，假装心思没有在客人身上，继续偷眼观察。做父亲的只是以眺望外国风景般的眼神，呆呆望着陈列的主机和配件，多半没有电脑的相关知识。他混杂着些许银丝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高领毛衣外罩一件开襟毛线外套的休闲打扮，仍消除不了白领的味道。友彦猜他是企业里经理级的人物，十二月份穿得这么单薄，想必是开车来的。

正在整理陈列架上零件的中岛弘惠瞄了友彦一眼，眼神里带着“去招呼一下比较好吧”的意味。友彦微微点头，表示“我知道”。

看好时机，友彦站起来，向那对父子露出亲切的笑容：“请问您在找什么商品吗？”

做父亲的露出有如得救、却又略带怯意的表情。儿子或许是害怕和店家交涉，板着脸望向架上的软件。

“是我儿子，说要买什么个人电脑。”父亲苦笑，“可又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

“您准备用在哪方面？”友彦交替看着父子俩。

“哪方面？”父亲问儿子。

“文字处理啊，联机啊……”男孩低着头，小声回答。

“游戏之类的？”友彦试着问。

男孩微微点头，依然板着脸，可能是因为想买东西却不得不带父亲一起来，用不高兴掩饰难为情。

“您的预算是多少？”友彦问男子。

“这个嘛……十万左右。”

“都跟你说了十万买不到！”少年口气很冲。

“请稍等。”

友彦回到座位，敲了敲键盘，屏幕上立刻出现库存清单。

“88正好符合您的需求。”

“什么？”

“NEC的88系列，今年十月刚上市，有个机种不含税大约十万元。不过，我想应该可以再算便宜一点。东西不错，CPU是14Mega的，标准DRAM是64K，加上磁盘驱动器，算您十二万就好。”

友彦在后面的架子上找出产品介绍，递给这对父子。男子接过稍微翻了翻，递给儿子。

“需要打印机吗？”友彦问犹豫不决的少年。

“如果有当然好。”他自言自语般说。

友彦再次查看库存。“日文热转印打印机是六万九千八百元。”

“这样加起来就十九万了，”男子的脸色很难看，“远远超出预算。”

“很抱歉，此外，您还必须购买软件。”

“软件？”

“就是让电脑进行各项工作的程序，如果没有软件，电脑只是一个箱

子。不过若是您自己能够写程序，就另当别论。”

“什么？那些东西没有含在里面？”

“因为视各种不同的用途，需要不同的程序。”

“哦。”

“加上文字处理和一些常用软件，”友彦按按计算器，对男子显示出169800这个数字，“这个价钱如何？别的店绝对不止这个数。”

做父亲的嘴角歪了，显然是为被迫掏更多的钱而郁闷。然而，少年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98还是很贵吗？”

“98系列没有三十万还是没办法。如果再备齐相关配置，恐怕会超过四十万。”

“想都别想！小孩子的玩具那么贵。”男子大摇其头，“那个什么88的就已经太贵了。”

“看您了，如果坚持预算，也有相对应的商品，只是性能差很多，机种也旧。”

做父亲的犹豫不决，注视儿子的目光表露出这一点，但终究敌不过儿子恳求的眼神，对友彦说：“那还是给我那个88好了。”

“谢谢，您要自己带回去吗？”

“嗯，我开车来的，自己应该搬得动吧。”

“好，我马上拿过来，请您稍等。”友彦把付款的手续交给中岛弘惠处理，离开店铺。虽说是店，其实只是改装成办公室的一间公寓。如果不是门上贴着“个人电脑商店MUGEN”的招牌，恐怕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他们的仓库则是隔壁的公寓。

作为仓库使用的这一户里摆着办公桌和简单的客用桌椅。友彦一进去，里面相对而坐的两个男人几乎同时看向他，一个是桐原，另一个姓金城。

“88卖掉了。”友彦边说边把小票拿给桐原看，“加显示器和打印机，169800。”

“88总算全部销出去了，谢天谢地，这样麻烦终于清掉了。”桐原一边脸颊浮现出笑容，“接下来可是98的时代。”

“一点不错。”

公寓里，装着个人电脑和相关机器的纸箱几乎快堆到天花板。友彦看着纸箱上印刷的型号，在箱子间走动。

“你做这生意还真踏实啊，许久才来一个肯花十万出头的客人。”金城揶揄道。友彦身处成堆的纸箱里，看不见金城的表情，但他不用看也想象得到。金城一定是歪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故意瞪大他那双凹陷的眼睛。每次看到这个人，友彦都不由得联想到骷髅。他经常穿着灰色西装，看起来就像挂在大小不适合的衣架上似的，肩部会凸出来。

“脚踏实地最好，”桐原亮司回答，“报酬低，风险也低。”

传来一阵沉闷的笑声，必是金城发出来的。

“去年的事你忘了吗？很好赚吧，所以你才能开这家店。不想再赌一把？”

“我早就说过了，要是知道那次那么惊险，我才不会蒙着眼跟你们走那一遭。要是走错一步，一切都完了。”

“别说得那么夸张。你当我们是白痴啊，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都注意到了，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底，早该明白那次一点风险都没有。”

“总之这件事我没办法，请你去找别人。”

他们说的是哪件事？友彦边找纸箱边想，心里出现几个假设。对于金城来访的目的，友彦自认心中有谱。不久，他找到了，总共是主机、显示器和打印机三箱。他把箱子一一搬到屋外，每次都得经过桐原和金城身边，但他们俩只是默默盯着对方，他无法再听到更多消息。

“桐原，”离开房间前，友彦问道，“可以打烊了吗？”

“唔，”桐原听起来心不在焉，“行。”

友彦应声好，离开公寓。在他们对话期间，金城完全没有朝友彦看上一眼。

把货品交给那对父子后，友彦关了店门，和中岛弘惠一起去吃饭。

“那人来了吧？”弘惠皱着眉头说，“像骷髅的那个。”

听到她的话，友彦笑出声来。弘惠对那人的印象竟然与自己相同，他觉得很好笑。一说出来，她也笑了，但是笑了一阵，她的脸色沉了下来。

“桐原跟那个人讲些什么啊？他究竟是干吗的？你知不知道？”

“嗯，这件事慢慢再告诉你。”说着，友彦穿上外套。这并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

离开店后，友彦和弘惠在夜色里的人行道上并肩漫步。才十二月初，街上便四处装饰着圣诞饰品。平安夜在哪里过呢？友彦想，去年他预约了大酒店里的法国餐厅，但今年还没有想到什么点子。不管怎么样，今年也和弘惠一起过吧，这将是他和她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平安夜。

弘惠是友彦大二打工时认识的，工作的地点是标榜价格低廉的大型电器行。他在那里负责销售个人电脑和文字处理机。当时，对这个领域有所认识的人比现在少，所以友彦很受器重。他本应在店面负责销售，却不时被派去提供技术支持。

他之所以会去那里打工，是因为桐原开的无限企划陷入歇业的困境。由于电脑游戏热兴起，程序销售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导致质量粗糙的游戏软件过度泛滥，使得消费者对产品失去信心，大多数公司因而倒闭。无限企划可说是被这波浪潮吞没了。

但是，友彦现在反而对那次歇业心存感激，因为那造就了他与中岛弘惠相识的机缘。弘惠与友彦在同一个楼层负责电话与传真机的销售。他们经常碰面，不久便开始交谈。第一次约会，是友彦开始打工后一个月左右。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便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男女朋友。

中岛弘惠并不漂亮，她单眼皮，鼻子也不挺，圆脸，小个头，而且瘦得不像个少女，倒像个少年。但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心安的柔和气氛，友彦只要和她在一起，就会忘却内心的烦恼，而和她见过面后，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烦恼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友彦曾一度害苦了弘惠。大约两年前，他让她怀了孕，她不得不去堕胎。

即使如此，弘惠也只在动完手术当晚哭泣过。那天晚上，她说无论如何都不想一个人过，希望友彦和她一起到旅馆过夜。她在外面租房独居，白天工作，晚上上专科学校。友彦自然答应。躺在床上，他轻轻抱住刚动过手术的她，她颤抖着流下眼泪。此后，她从未因为想起那时的事而哭泣。

友彦的钱包里有一个透明的小管子，大小相当于半根香烟，从一头望进去，可以看到底部有双重的红色同心圆。那是弘惠确认怀孕时用的验孕器，双重同心圆代表阳性反应。只不过友彦带在身上的小管子底部的同心圆是他用红色油性笔画上去的。实际使用时，是弘惠的尿液在管子底部产生红色的沉淀物，形成代表阳性的判断记号。

友彦之所以随身携带小管子，唯一的目的就是提醒自己。他不想再

让弘惠受那种罪，因此钱包里总有保险套。

友彦曾经将这“护身符”借给桐原。那是他将其作为警示拿给桐原看了之后，桐原便问他能不能借一下。

友彦问他要做什么，他说想拿去给一个人看，没有多说什么。归还时，桐原带着别有含意的冷笑，说：“男人真好应付，一听到怀孕，就举双手投降。”

他拿那个护身符去做什么，友彦至今仍不知情。

友彦和弘惠来到一家玄关装了格子拉门的小居酒屋，里面坐满了上班族，只有最外面的一张桌子是空的。友彦和弘惠相对而坐，把外套放在邻座。头顶上的电视正播放着综艺节目。

系着围裙的中年妇人前来招呼，他们点了两杯啤酒和几样菜。这家店除生鱼片外，日式蛋卷和卤菜尤其可口。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姓金城的人，是去年春天。”友彦将店里送的凉拌乌贼明太子当下酒菜，喝着啤酒，开始说话，“桐原叫我出去，介绍给我认识。那时候，金城的面相还没那么差。”

“比骷髅多一点肉？”

弘惠应的这句话让友彦笑了。“可以这么说，不过他一定是刻意装好人。那时金城想找人做游戏程序，便跑来委托桐原。”

“游戏？什么游戏？”

“打高尔夫。”

“哦，他委托你们帮忙开发？”

“简单地说是这样，但其实复杂得多。”友彦一口气喝干剩下的半杯啤酒。

那事从一开始就很可疑。金城让友彦看的是游戏企划书和未完成的程序。他的委托内容，便是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这个程序。

“都已经写到这里了，剩下的为什么要找别人做？”友彦当即提出最大的疑问。

“负责写程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了。这家程序公司其他的工程师都没什么本事，再这样下去，怕赶不上交货时间，才到处找可以接手的人。”那时金城客气的程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怎么样？”桐原问，“虽然未完成，不过，系统大致已经架好。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像被虫蛀掉的空洞填起来。两个月应该还可以。”

“问题是做完后的测试，”友彦回答，“我想程序一个月就行，可如果要做到完全没问题，剩下一个月够不够就很难说了。”

“拜托你们，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金城鞠躬哈腰。这人唯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摆出低姿态。

结果友彦他们接下了这份工作，最大的理由是条件很好。若一切顺利，也许能够让无限企划复活。

游戏的内容充分表现出高尔夫球的真实性。玩家视情况分别使用不同的球杆或打法，上了果岭还得判断草纹。为弄清楚这些特性，友彦和桐原必须研究高尔夫球，因为他们俩完全是门外汉。

做好的程序据说是要卖到电动游乐场或咖啡馆。金城说如果运气好，也许会成为太空侵略者第二。

友彦不清楚金城是什么来路，桐原也没有仔细介绍。但在几次对话当中，友彦听出他似乎与榎本宏有关。

榎本宏——曾与友彦他们一起工作的西口奈美江的情人。

奈美江在名古屋被杀的命案还未告破。榎本因为收受她盗领的款项而遭到警方怀疑，但警方并未握有关键证据，故盗领案目前仍在诉讼中。由于关键人物奈美江已死，警方的调查也无法顺利进行。

友彦相信奈美江是榎本杀的。但问题是奈美江人在名古屋的事，榎本由何得知？友彦当然能猜出答案。但他死也不敢说出口。

友彦不提西口奈美江的事，只向弘惠说明自己是在何种情况下投入高尔夫球游戏程序。这期间，什锦生鱼片和日式蛋卷已送上桌了。

“你们就把那个高尔夫程序做好了？”弘惠边问边用筷子把蛋卷分成两半。

友彦点点头。“我们照进度在两个月之后做好。又过了一个月，就开

始出货到全国各地。”

“卖得很好吧？”

“是，你怎么知道？”

“那个游戏我也知道啊，还玩过好几次，切球和推杆挺难的。”

听弘惠说出高尔夫球术语，友彦感到有些意外。他以为她对高尔夫球一无所知。

“我很想感谢捧场，不过我不知道你玩的是不是我们做的那个。”

“咦！为什么？”

“那个高尔夫程序，全国大概卖了一万套。但其中只有一半是我们做的，其他都是别的公司卖的。”

“就跟太空侵略者一样，很多公司都仿冒？”

“有点不同。太空侵略者是先由一家公司推出，后来因为大受欢迎，其他公司才开始抄袭。可是这个高尔夫球程序，几乎在‘兆位娱乐’这家大型游戏公司推出的同时，盗版就出来了。”

“咦！”弘惠准备把烤茄子送进嘴里的手半路停了下来，双眼圆睁，“怎么回事？同一时期发售同一款程序，应该不是巧合吧？”

“不可能是碰巧。真相恐怕是有人事先拿到其中一边的程序，再拿来抄袭。”

“我先问一下，你们做的是原版还是盗版？”弘惠抬眼看友彦。

友彦叹了口气。“还用说吗？”

“也是。”

“我不知道金城他们走了什么门路，不过他们一定是在开发阶段就拿到了高尔夫球游戏程序和设计图。因为不全，才来找我们补齐。”

“这样竟然没有出事？”

“出了。兆位公司发疯般地调查盗版源头，但没找到。看来他们用的通路好像很复杂。”这里说的通路，其实就和黑道有关，但友彦并不想让弘惠知道这么多。

“你们不担心受到牵连吗？”弘惠不安地问。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没事。不过，万一警察来问，也只有推说不知道，装傻到底。而且我们本来就不知道。”

“哦。原来友彦你们做过这么危险的事啊。”弘惠凝视着友彦，眼神里夹杂着惊讶与好奇，但没有轻视。

“我已经受够了。”友彦说。虽然没有告诉弘惠，但他认为，桐原恐怕从一开始就已看穿整件事的底细。他那么精明，不可能把金城这种老狐狸的话全盘接受，证据就是当他们知道受托做的是盗版游戏时，桐原并不怎么惊讶。

过去桐原的所作所为，友彦都亲眼看到了。一想起那些，友彦认为或许写个盗版电脑软件对桐原来说不算什么。

以前，桐原热衷伪造银行卡，并亲身用伪卡盗取过别人的钱，友彦也帮过他的忙。虽然不知道桐原靠那些赚了多少，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止一两百万。

不久之前，桐原热衷窃听。友彦并不知道他是受谁之托、窃听谁的电话，但他曾几度找友彦讨论有效的方法。

只不过桐原现在似乎把心力集中在让个人电脑店顺利经营下去。但愿他不会受到金城那些人怂恿，友彦想。事实上，桐原并不是个会因为别人的话而改变想法的人，这一点友彦比谁都清楚。

送弘惠到车站后，友彦决定回店里，他估计桐原还在那里。桐原在另一栋公寓大楼租房居住。

来到公寓旁往上一看，店里的灯还亮着。个人电脑商店MUGEN位于二楼。

友彦爬上楼梯，拿出钥匙打开店门。从门口往里看，桐原正坐在电脑前喝着罐装啤酒。

“干吗又跑回来？”看到友彦，桐原说道。

“总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友彦打开靠墙放的折叠椅坐下，“金城又跑来做什么？”

“老样子。高尔夫赚了一票的事，他一直念念不忘。”桐原又拉开一罐啤酒的拉环，喝了一大口。他的脚边有个小冰箱，里面随时有一打左右的罐装喜力。

“这次说了什么？”

“异想天开。”桐原冷笑两声，“要是真的好赚，多少有些风险我也肯担，但这次不行，实在没法做。”

友彦从他的表情而不是话语中明白了这件事的危险性。桐原的眼睛射出他在认真思考时才会发出的精光。他虽然不想参与金城提议的事，但一定很有兴趣。那个骷髅男到底来谈什么，友彦越来越好奇了。“他要干吗？”他问。

桐原看着友彦，冷冷一笑。“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该不会……”友彦舔舔嘴唇。能让桐原这么紧张的猎物，他只想得到一个。“该不会是‘怪物’？”

桐原把啤酒举得高高的，似乎在说“答对了”。

友彦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一味摇头。

怪物是他们给某个游戏软件取的绰号，不是基于内容，而是针对它一枝独秀的销售业绩。它的真名是“超级马里奥兄弟”，是任天堂为家用电脑推出的游戏软件。今年九月甫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各地频频缺货，销售量直逼两百万件。内容是主角马里奥一路躲避敌人攻击，拯救公主。除了突破重重关卡，还设计了绕路和捷径，并加入寻宝的要素。惊人的是不仅游戏本身畅销，连破解游戏关卡的图书杂志也一路畅销。在圣诞节前夕，热卖状况更是有增无减。友彦和桐原一致认为马里奥热明年仍会继续发烧。

“他们能拿马里奥怎样？难道又要做盗版？”友彦问。

“偏偏就是那个‘难道’啊。”桐原一副觉得可笑的样子，“金城那家伙问我要不要做盗版超级马里奥，还吹牛说什么技术上应该不怎么难。”

“技术上的确并不困难，成品都上市了，只要拿一个去复制IC芯片，弄到主板上就行。只要有个小工厂，马上可以做。”

桐原点点头。“金城就是要我们做这一段。至于说明书和仿正版包装的印刷，已经找好滋贺的印刷工厂了。”

“滋贺？他们找的印刷厂还真远。”

“那里的老板多半向金城背后的黑道借了钱。”桐原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可现在才做，赶不上圣诞节啊。”

“金城他们本来就没想赚圣诞档，他们看中的是小孩的压岁钱。只是现在才开始做，再怎么赶，要做出完整的商品也得一个半月。那时小孩的压岁钱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桐原笑着说风凉话。

“就算做好了，他们打算怎么卖？若要铺到中盘，只能卖给专做现金交易的中盘……”

“那太危险。那些中盘消息灵通得很，突然拿一大堆到处都缺货的抢手游戏叫他们进货，他们当然会觉得有问题，一问任天堂就完了。”

“那在哪里卖？”

“他们最在行的黑市吧，不过，这次跟太空侵略者和高尔夫球那时候不一样，目标不是电子游乐场，也不是泡咖啡馆的大叔，是一般的小孩。”

“不管怎样，你回绝了吧？”友彦确认。

“当然，我可不想跟他们一起自寻死路。”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友彦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喜力，拉开拉环。细白的泡沫喷了出来。

友彦和桐原谈论超级马里奥的隔周星期一，那个男人来了。桐原出去进货了，友彦一个人招呼顾客。中岛弘惠也在，不过她的工作是接听电话。他们在杂志上刊登广告，所以打电话来询问和下单的人不少。MUGEN是去年底开张的，那时弘惠还不是员工，友彦和桐原两个人忙得晕头转向，她今年四月起才加入。友彦一开口，她便答应了。弘惠说原来的工作很无聊，正考虑辞职，她前一份工作就是在友彦工作到去年秋天的那家店。

半价买了旧款电脑的客人离去后，那个男人进来了。他中等身材，似乎不到五十岁，额际的发线有点退后，头发全往后梳。他穿着白色灯芯绒长裤和黑色麂皮运动夹克，一副金边绿色墨镜挂在夹克胸前的口袋。他脸色不好，两眼无神，嘴巴不悦地闭紧，嘴唇两端有点下垂，让友彦联想到鬣蜥。

他一进店，先看向友彦，接着以加倍的时间观察正在通电话的弘惠。弘惠注意到了他的视线，可能是觉得不舒服，便把椅子转到一侧。

男人随后盯上了架上堆的电脑和相关配置。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不打算买，对电脑也不感兴趣。

“没有游戏吗？”男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沙哑。

“您要找什么样的？”友彦程序化地问道。

“马里奥。”男人说，“像超级马里奥那类很好玩的。有没有？”

“很抱歉，没有您说的那种电脑用的游戏。”

“哦，真可惜。”和说的话相反，男人丝毫没有失望的模样。他露出不明所以且令人反感的笑容，继续在房间里浏览。

“这样的话，我建议您用文字处理机。虽然电脑也可以进行文字处理，但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NEC？是的，NEC也推出了。高级机种有文豪5V或5N……档案储存在磁盘里……平价的机种一次能显示的行数很少，要储存的时候，比较大的文件有时候必须分成几个档案来存……是的，如果您的工作是以书写文字为主，我想高级机种更适合。”弘惠对着听筒说话的声音，整个店里都听得到。友彦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比平常更快更响。他明白她的用意是想向男子表示店里很忙，没时间应付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

友彦思忖着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同时提高了警觉。他显然不是一般客人，从他嘴里听到超级马里奥，使友彦更加不安。这个人和上星期金城提的那件事有关吗？

弘惠挂上了电话，男子似乎就在等待这一刻，再度将视线投注在友彦他们身上。仿佛不知道该向谁开口似的，他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转来转去，最后停在弘惠身上。

“亮呢？”

“亮？”弘惠疑惑地看向友彦。

“亮司，桐原亮司。”男子冷冷地说，“他是这里的老板吧，他不在？”

“出去办事了。”友彦回答。

男子转向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清楚，他说会晚一点。”

友彦说了假话，按照预定，桐原应该快回来了。但是友彦下意识地认为不能让这人见到桐原，至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见面。称呼桐原为亮的人，据友彦所知，只有西口奈美江一个。

“哦。”男子直视友彦的眼睛，那是想看穿这个年轻人的话语背后有何含意的眼神。友彦很想把脸扭开。

“那好，”男子说，“我就等他一下。可以在这里等吧？”

“当然可以。”他不敢说不行，也认为桐原一定能从容处理这一场

面，把此人赶走。他恨自己不能像桐原那样，把事情处理妥当。

男子坐在铁椅上，本来准备从夹克口袋里拿出香烟，好像是看到了墙上贴着禁烟的字条，便又放回口袋。他手上戴着白金尾戒。

友彦不理他，开始整理传票，却因为在意他的视线而弄错了好几次。弘惠背对着那男子确认订单。

“没想到那小子还挺有本事，这店不错啊。”男子环视店内，说，“亮那小子还好吧？”

“很好。”友彦看也不看，直接回答。

“那就好。不过，他从小就很少生病。”

友彦抬起头来，“从小”这字眼让他感到好奇。“这位客人，您跟桐原是什么样的朋友？”

“老相识了，”男人露出令人厌恶的笑容，“我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他了。不但认识他，也认识他爸妈。”

“亲戚？”

“不是，也差不多吧。”说完，男子好像很满意自己的回答，嗯嗯有声地点头。他停下动作，反问道：“亮那家伙还是那样阴沉吗？”

“咦？”友彦发出一声疑问。

“我问他是不是很阴沉。他从小就阴森森的，脑袋里在想什么让人完全摸不透。我在想他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

“还好啊……很普通。”

“哦，很普通啊。”不知道哪里好笑，男人无声地笑了，“普通，真是太好了。”

友彦想，就算这人真是桐原的亲戚，桐原也绝对不想和他有所来往。

男子看看手表，一拍大腿，站了起来。“看来他一时不会回来，我下次再来好了。”

“如果需要留言，我可以转告。”

“不用了，我想直接跟他说。”

“那么我把您的大名转告他好了。”

“我说了不用。”男人瞪了友彦一眼，走向玄关。

那就算了，友彦想。只要把这人的特征告诉桐原，他一定会明白。再说，现在第一要务是让此人早点离去。

“谢谢光临。”友彦说道，男子却一言不发地伸手拉把手。

他的手碰到门把之前，把手便转动了。接着，门打开了。桐原就站在门外。他一脸惊讶，应该是看到面前有人的缘故。

但他的视线在男人脸上一聚焦，表情突然变了。虽然同样是惊讶，性质却完全不同。

他整张脸都扭曲了，接着变得像水泥面具般僵硬。阴影落在他的脸上，眼里没有任何光彩，嘴唇抗拒世上的一切。友彦第一次看到他这副模样，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桐原这些变化只发生在刹那之间。下一刻，他竟然露出了笑容。“这不是松浦先生吗？”

“是啊。”男子笑着回应。

“好久不见，你好吗？”

两人当着友彦的面握起手来。

松浦是那人的姓氏，他们确实早就认识。桐原告诉友彦的只有这么多，交代了这句，两人便到隔壁仓库去了。

友彦感到疑惑。从桐原露出的笑脸看来，那人应该并非他不想见到的人。这么一来，友彦先前所想就错了。然而，比起桐原的笑容，他露出笑容之前的表情更让友彦放心不下。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刹那，但桐原全身射出一股由负面能量凝聚而成的暴戾之气。那种样子和随后的笑容实在无法连贯。虽然友彦怀疑是自己太多虑，但他委实不敢相信那种异常出自于他的误会。

弘惠回来了，她刚端茶去了隔壁。

“怎么样？”友彦问。

弘惠先歪着头想了想，才说："看起来好像很开心。我一进去，他们正说着冷笑话，在那里笑。桐原竟然会说冷笑话，你能想象吗？"

"不能。"

"但那是事实，我还怀疑我的耳朵呢。"弘惠做了掏耳朵的动作。

"你听到松浦找他干吗吗？"

她歉然摇头。"我在的时候，他们净说些闲话，好像不想让别人听到。"

"哦。"友彦感到不安。他们究竟在隔壁谈什么？

又过了三十分钟左右，他感觉隔壁的门开了。又过了十秒，店门打开了，桐原探头进来。"我送一下松浦先生。"

"啊，他要走了？"

"嗯，聊了很久了。"

桐原身后的松浦说声"打扰"，挥挥手。

门再度关上，友彦看看弘惠，她也正看着他。

"到底怎么回事？"友彦说。

"我第一次看到桐原那样。"弘惠惊讶地睁大眼睛。

不久，桐原回来，一开门便说："园村，来隔壁一下。"

"哦……好。"友彦回答时，门已经关上了。

友彦托弘惠看店，她惊讶地偏着头，友彦只能对她摇头。友彦虽然认识桐原多年，对他的了解却极为有限。

一到隔壁，桐原正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友彦马上明白了他为何如此，因为房里烟雾弥漫。就友彦所知，这是桐原第一次准许访客抽烟。便利店买来的锅烧乌冬面的铝箔容器被当成了烟灰缸。

"他对我有恩，没什么好招待的，我想至少得让他抽烟。"桐原说，似乎是想解开友彦的疑惑。听起来很像借口，友彦反而觉得这不像桐原会做的事。

等室温降到和外面十二月的气温一样时，桐原关上窗户。"要是弘惠待会问你我们谈了什么，"他说着往沙发上坐去，"就说松浦先生要我用进价卖两台电脑给他。我想她现在一定在猜我们正说些什么。"

“这么说，其实不是这样？”友彦说，“是不能让她知道的事？”

“嗯。”

“跟那个松浦有关？”

“对。”桐原点点头。

友彦双手把头发往后拢。“怎么说呢，我觉得很没意思。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我家雇用的人。”

“啊？”

“那男的是我家以前雇用的人。我不是说过我家以前开当铺吗？那时他在我家工作。”

“在当铺工作……这样啊。”这答案超出友彦想象。

“我爸死了以后，一直到当铺关门，他都在我家工作。也就是说，我和我妈其实是靠他养的。如果没有松浦先生，我爸一死，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吧。”

友彦不知该如何回答。从桐原平常的样子，实在很难想象他会讲这种三流小说里的话。友彦想，大概是见到往日的恩人，情绪激动的缘故。

“那你们家的大恩人现在跑来找你做什么？不，等一下，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是你联系他的？”

“不。是他知道我在这里做生意，才找上门来。”

“他怎么知道？”

“这个啊，”桐原一边脸颊微微扭曲，“好像是听金城说的。”

“金城？”友彦内心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上次我跟你说过，即使做得出盗版超级马里奥，也不知他们打算怎么卖。现在找到答案了。”

“有什么玄机吗？”

“没那么夸张，”桐原晃了晃身体，“简单得很。小孩有小孩的黑市。”

“什么意思？”

“松浦先生专门经手一些来路有问题的商品。他什么都碰，只要能赚钱，就进货再转手卖掉。最近努力经营的听说是小孩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在正规商店里很难买到，价格不必比实际定价低多少，照样大卖。”

“他从哪里进马里奥？在任天堂有什么特别的门路？”

“哪来那种门路啊，不过他倒是有特别的进货渠道。”桐原别有含意地一笑，“就是一般的小孩，小孩会把东西带到他那里去卖。那些小孩的东西又来自哪里呢？很可笑，有的是偷来的，有的是去从有马里奥的小孩那里抢来的。松浦先生手里的名单上，这种坏小孩超过三百个，他们定期把收获卖给他。他用市价的一到三成买进，再以七成的价钱卖出。”

“假的超级马里奥也要在那家店卖吗？”

“松浦先生有他的销售网，说还有好几个跟他差不多的中间商。交给这些人，超级马里奥卖个五六千元，保证几下子就卖光。”

“桐原，”友彦微伸右手，“你说过不干的。我们上次说好这实在太危险，不是吗？”

听到友彦的话，桐原露出苦笑。友彦努力解读这一笑容，却无法明白其中的含意。

“松浦先生，”桐原说，“从金城那里听说我的事，发现我是他前雇主的儿子，才想来说服我。”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被说动了吧？”友彦追问。

桐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上身微微靠向友彦。“这事我一个人来，你完全不要碰，也不要管我在做什么。弘惠那边也一样，不要让她发现我在做什么。”

“桐原！”友彦摇头，“太危险了，这事做不得！”

“我知道。”

友彦凝视着桐原认真的眼神，感到绝望。当桐原出现这种眼神的时候，自己终究无法说服他。

“我也来……帮忙。”

“我拒绝。”

“可是，很危险啊……”友彦咕哝着。

MUGEN十二月三十一日照常营业。对此，桐原列举了两个理由：第一，一直到年底最后一天才准备写贺年卡的人，可能会抱着有文字处理机便可轻松完成的心态上门；第二，年底必须结算各种款项的人，可能因为电脑临时出故障而冲进来。

事实上，圣诞节一过，店里几乎没什么客人。来的多是误以为这里是家庭游戏机店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友彦大都和弘惠玩扑克牌打发时间。两个人一边把扑克牌摊在桌上，一边聊着以后的小孩说不定连什么叫接龙、抓鬼都不知道。

店里没有客人，桐原却每天忙进忙出，肯定是为了制作盗版超级马里奥。对于弘惠提起桐原究竟去了哪里的疑问，友彦绞尽脑汁找理由搪塞。

松浦于二十九日再次露面。弘惠去看牙医了，店里只有友彦在。

自第一次见面后，友彦就没有见过松浦。松浦的脸色还是一样暗沉，眼睛也一样混浊。仿佛为了加以遮掩，他戴着浅色太阳镜。一听说桐原出门，他照例说声“那我等他好了”，便在铁椅上坐下。

松浦把毛领皮夹克脱下，挂在椅背上，环顾店内。“都年底了，还照样开店啊，连除夕都开？”

“是的。”

一听友彦这么回答，松浦微微耸肩，笑了。“真是遗传。那小子的爸爸也一样，主张大年夜开店开到晚上，说什么年底正是低价买进压箱宝的好机会。”

这还是友彦头一次从桐原以外的人口中听到他父亲的事。

“桐原的父亲去世时的事，您知道吗？”

友彦一问，松浦骨碌碌地转动眼珠看他。“亮没跟你讲？”

“没说详情，只提了一下，好像是被路煞刺死的……”

这是他好几年前听说的。我爸是在路上被刺死的——对父亲，桐原说过的只有这么多。这句话激起了友彦强烈的好奇，但不敢多问，桐原身上有一种不许别人触碰这个话题的气场。

“不知是不是路煞，因为一直没有捉到凶手。”

“原来如此。”

“他是在附近的废弃大楼里被杀的，胸口被刺了一下。”松浦的嘴角扭曲了，“钱被抢走了，所以警察以为是强盗干的。他那天身上偏偏带了一大笔钱，警察还怀疑凶手是不是认识他的人。”不知道有什么好笑，松浦说到一半便邪邪地笑了起来。

友彦看出了他笑容背后的含意。“松浦先生也被怀疑了？”

“是啊。”说着，松浦没出声，笑得更厉害了。一脸恶人相的人再怎么笑，也只是令人恶心。松浦脸上带着这样的笑容，继续说：“亮的妈妈那时才三十几岁，还算有点魅力，店里又有男店员，警察很难不乱想。”

友彦吃了一惊，视线再度回到眼前这人脸上。他们怀疑这人和桐原母亲的关系？“事情到底是怎样？”他问。

“什么怎样？我可没杀人。”

“不是，您和桐原的妈妈之间……”

“哦，”松浦开口了，似乎有点犹豫地摸摸下巴，才回答，“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

“你不相信？”

“哪里的话。”

友彦决定不再追问此事。但他心中得出一个结论，松浦与桐原的母亲之间恐怕的确有某种关系。至于和他父亲的命案有无关联，就不得而知了。

“警方也调查了您的不在场证明？”

“当然。警察很麻烦，随便一点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还不相信。不过，他父亲被杀的时候，正好有人往店里打电话找我，那是无法事先安排的电话，警察才总算放过我。”

“哦……”友彦想，简直就像推理小说。“桐原那时怎么样？”

“亮啊，那小子是被害人的儿子，社会都很同情他。命案发生的时候，我们说他跟我和他妈妈在一起。”

“你们说？”这种说法引起了友彦的注意，“什么意思？”

“没什么。”松浦露出泛黄的牙齿，“我问你，亮是怎么跟你说我的？

只说我是以前他们家雇用的人吗？”

“怎么说……他说您是他的恩人，说是您养活了他和他妈妈。”

“是吗，恩人？”松浦耸耸肩，“很好，我的确算是他的恩人，所以他在我面前抬不起头来。”

友彦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正想问——

“你们在说书啊！”突然间传来桐原的声音，他站在门口。

“啊，你回来了。”

“听那些八百年前的事很无聊吧。”说着，桐原拿下围巾。

“不会。以前都不知道，实在很惊讶。”

“我跟他讲那天的不在场证明。”松浦说，“你还记得那个姓笹垣的刑警吗？那家伙真够难缠的。他到底来对我、你和你妈妈确认过多少次不在场证明啊？同样的话要我们讲一百遍，烦得要死。”

桐原坐在置于店内一角的电热风扇前暖手。他维持着这个姿势，把脸转向松浦：“今天来有什么事？”

“哦，没什么，只是想在过年前来看看你。”

“那我送你出去。不好意思，今天有很多事要处理。”

“这样啊。”

“嗯，马里奥的事。”

“啊！那可不行，你可得好好干！还顺利吧？”

“跟计划一样。”

“那就好。”松浦满意地点点头。

桐原站起来，再次围上围巾，松浦也起身。“刚才那些下次再继续聊吧。”他对友彦说。

两人离开后不久，弘惠回来了，说在下面看到了桐原和松浦。桐原一直站在路边，直到松浦搭的出租车开走。

“桐原为什么会尊敬那种人？虽然以前受过他的照顾，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他爸爸去世以后，继续在他家工作而已。”弘惠大摇其头，似乎百思不得其解。

友彦也有同感，听了刚才的话，他更加迷惘。如果松浦和桐原的母亲关系不单纯，桐原那么精明，不可能没发现。既然发现了，实在很难相信他会用现在这种态度对待松浦。

难道松浦与桐原的母亲之间是清白的？刚确信的事，友彦却已经开始没有把握了。

“桐原真慢啊，”坐在办公桌前的弘惠抬起头来说，“在做些什么？”

“就是。”就算是目送松浦搭上出租车，也早该回来了。友彦有点担心，便来到外面，正准备下楼，却停下了脚步。桐原就站在一层、二层之间的楼梯间。人在二楼的友彦正好俯视着他的背影。

楼梯间有个窗户可以眺望外面。快六点了，马路上的车灯像扫描一般一一从他身上闪过。

友彦不敢出声相唤，从桐原凝视外面的背影中，他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氛。和那时一样，友彦想，就是桐原和松浦重逢的时候。

友彦蹑手蹑脚地回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溜进室内。

MUGEN 一九八五年的营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六点画上句号。大扫除后，友彦、桐原和弘惠举杯稍事庆祝。弘惠问起明年的抱负，友彦回答：“做出不输给家庭游戏机的游戏程序。”

桐原则回答：“在白天走路。”

弘惠笑桐原，说他的回答和小学生一样。“桐原，你的生活这么不规律吗？”

“我的人生就像在白夜里走路。”

“白夜？”

“没什么。”桐原喝了口喜力，看看友彦又看看弘惠，“对了，你们不结婚吗？”

“结婚？”正喝啤酒的友彦差点呛到，他没想到桐原会提到这种话题，“还没想那么远。”

桐原伸手打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A4复印纸和一个扁平细长的盒子。友彦没见过这个盒子，它颇为老旧，边缘都磨损了。

桐原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东西——一把剪刀，刀刃部分长达十余厘米，前端相当锐利。刀身闪耀着银色的光芒，流露出古典风格。

“这剪刀看起来真高级。”弘惠直率地说出感受。

“以前拿到我家当的，好像是德国造。”桐原拿起剪刀，让刀刃开合了两三次，发出清脆利落的唰唰声。他左手拿纸，用剪刀裁剪起来，细腻流畅地移动那张纸。友彦直盯着他的手，左右手的配合堪称绝妙。

未几，桐原剪完，把纸递给弘惠。她看着剪好的纸，眼睛睁得浑圆。“哇！真厉害！”

那张纸已经变成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手牵手的图案。男孩戴着帽子，女孩头上系着大大的蝴蝶结，非常精致。

“真了不起，”友彦说，“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项本领。”

“就当是预祝你们结婚！”

“谢谢！”弘惠道了谢，小心翼翼地把剪纸放在旁边的玻璃柜上。

“我说友彦，”桐原说，“以后是电脑时代了。这项买卖要赚多少有多少，就看怎么做了。”

“这家店可是你的啊。”

友彦一说完，桐原立刻摇头。“这家店以后会怎样就看你们了。”

“讲这种话让我压力很大哦。”友彦故意笑着回避问题，因为桐原的话里有某种莫名的严肃。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桐原……”友彦想再次露出笑容，脸颊却僵住了。

这时电话响了。可能是出自习惯，坐得离电话最远的弘惠拿起听筒。“喂，MUGEN，您好。”

一瞬间，她将脸沉了下来，把听筒递给桐原：“金城先生。”

“这时候有什么事？”友彦说。

桐原把听筒拿到耳边：“喂，我是桐原。”

几秒钟后，桐原的脸色变得难看，拿着听筒就站了起来，另一只手已伸出去拿搭在椅背上的运动夹克。

“知道了，我这边会自己处理。盒子和包装……好，麻烦了。”放下听筒，他对两人说：“我出去一下。”

“去哪儿？”

“以后再解释，没时间了。”桐原围上他常用的围巾，走向玄关。

友彦跟着他出去，但桐原走得很快，直到出了公寓才追上。“桐原，究竟出了什么事？”

“还没出事，但快了。”桐原大步走向公务用厢型车，“盗版马里奥事发了，听说明天一大早，犯罪防治科就会去搜查工厂和仓库。”

“事发了？怎么会泄露出去？”

“不知道，可能有人告密。”

“消息准确吗？怎么知道明天一早警方要去查？”

“任何事都有门路。”

他们到了停车场，桐原坐进厢型车，发动引擎。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引擎不太肯动。

“不知道会到几点，你们弄一弄就先走吧，别忘了关门窗。弘惠那边随便帮我找个理由。”

“我跟你一起去吧。”

“这是我的事，一开始我就说了。”轮胎发出声响，桐原开动汽车，然后以称得上粗暴的动作转动方向盘，消失在黑夜中。

友彦无奈地回到店里，弘惠正担心地等着。

“这种时候，桐原到底要去哪里？”

“大型游戏承包商那里。以前桐原碰过的机器，程序好像出了问题。”

“可是，都已经除夕夜了。”

“对游戏制造商来说，一月正是赚钱的时候，只想早点解决问题。”

“哦。”

弘惠显然看出友彦在说谎，但似乎明白现在不是怪他的时候。她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

接着，两人看了一会儿电视。每个频道播的都是两小时以上的特别节目，有回顾今年的单元。屏幕上播出阪神老虎队的教练被队员抬起来的镜头，友彦想，这画面不知看过多少次了。

桐原大概不会回来了，友彦和弘惠几乎没说话。友彦的心思根本不在电视上，弘惠想必也是如此。

“弘惠，你还是先回去吧。”NHK红白大赛开始的时候，友彦说。

“是吗？”

“嗯，这样更好些。”

弘惠似乎有些犹豫，但只说声“好吧”，便站起身。

“你要等吗？”

“嗯。”友彦点头。

“小心别感冒了。”

“谢谢。”

“今晚怎么办？”弘惠会这么问，是因为他们早已约好大年夜要一起过。

“我会过去，不过可能要晚一点。”

“嗯，那我先把荞麦面准备好。”弘惠穿上外套，离开店铺。

一落单，种种想象便在友彦的脑海里浮现。电视照例播出跨年节目，但他根本无心观看。一回过神来，电视节目已经改成庆祝新年了，友彦完全没察觉十二点已过。他打电话给弘惠，说他可能去不了了。

“桐原还没回来吗？”弘惠的声音有点颤抖。

“嗯，事情好像有点棘手，我再等他一会儿。弘惠，你要困了就先睡吧。”

“没事。今晚到天亮会播一些挺好看的电影，我要看电视。”可能是故意的吧，弘惠听上去很开心。

凌晨三点多，门开了。呆呆看着深夜电影的友彦听到声响转过头去，桐原一脸阴沉地站着。再往他身上一看，友彦吃了一惊。他牛仔裤

上全是污泥，运动夹克的袖子也破了，围巾拿在手上。

“到底怎么了？怎么弄成这样……”

桐原没有回答，对于友彦在这里也没说什么。他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蹲在地上，垂着头。

“桐原……”

“回去。”桐原低着头，闭着眼睛说。

“啊？”

“我叫你回去。”

“可是——”

“回去！”桐原似乎没有说第三个字的意思。

友彦无可奈何，准备离去。桐原的姿势完全没有改变。

“那我走了。”最后友彦说，但桐原仍无回应。友彦死了心，走向门口，正要开门，却听到一声“园村”。

“怎么？”

桐原没有立刻说话，他仍直直盯着地面。正当友彦准备再度开口时，他说：“路上小心。”

“哦……嗯。桐原，你也赶快回去睡吧。”

没有回答。友彦死了心，开门离去。

一月三日的报纸上刊登了查获大量盗版超级马里奥兄弟的报道。查获的地点是某中间商住户的停车场，该中间商也经手电视游戏机二手软件。

就这篇报道判断，友彦认为该中间商就是松浦。松浦行踪不明，警方认为制作盗版软件的嫌犯和渠道极可能与黑道挂钩，但此外没有任何线索，也完全没有提及桐原。

友彦立刻打电话给桐原，但只听到铃响，无人接听。

一月五日，MUGEN照原计划开门。然而桐原并没有出现，友彦便和弘惠完成进货与销售的工作。学校还在放寒假，很多初、高中生上门。

友彦趁工作空当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桐原，但一直没人接听。

“桐原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弘惠不安地说。

“我想应该不必担心，我回家的时候顺道过去看看。”

“对呀，去看看吧。”

弘惠看着桐原平常坐的椅子，椅背上挂着围巾，就是除夕夜桐原围的那条。

那把椅子后面的墙上，略高于椅子的地方挂着一个小画框，这是弘惠拿来的。画框里是桐原那晚用高超技巧剪出来的男孩与女孩的剪纸。

友彦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想法。他拉开桐原办公桌的抽屉——收藏那把剪刀的盒子不见了！

顿时，友彦产生了一个预感——桐原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天工作结束后，友彦在回家前去了桐原的住处。他不断按门铃，门后没有任何动静。他又来到大楼外，抬头看窗户，屋里一片漆黑。

第二天和接下来的几天，桐原都未现身。后来，桐原的电话似乎被停用，打不通了。友彦到他的住处去打探，正好遇到几个陌生人从他的住处搬出家具和电器。

“请问你们在做什么？”他问一个看似带头的人。

“我们……在清理房间，是这里的住户委托的。”

“几位是……”

“家政服务公司。”对方惊讶地看着友彦。

“桐原搬家了？”

“应该是，他把房子退了。”

“请问他搬到哪里去了？”

“这个我没听说。”

“没听说……你们不是要把东西搬过去吗？”

“对方交代全部处理掉。”

“处理掉？全部？”

“对，钱也事先付清了。不好意思，我还有工作要做。”说完，这男子便开始对其他人发号施令。

友彦退后一步，看他们把桐原的东西一一搬出。

听说了这事，弘惠显得不知所措。“怎么这样……他怎么会突然走掉了呢？”

“他有他的想法吧。反正，现在只能靠我们把店撑起来。”

“桐原以后会跟我们联系吗？”

“一定会。在那之前，我们俩一起努力吧。”

弘惠虽然一脸不安，还是对友彦点头。

开门后第五天的下午，一个男子来到店里。此人五十岁左右，穿着旧人字呢外套。就他那个年代的人而言，他个子很高，肩膀也很宽，厚厚的单眼皮，眼神既柔和又敏锐。友彦立刻判断他不是来买电脑的。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男子问道。

“是的。”友彦回答。

“哦，真年轻，跟桐原君差不多吧……”

他一提桐原，友彦忍不住睁大双眼，男子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他说：“可以打扰一下吗？有点事想请教。”

“这位客人……”

男子举手在面前挥了挥。“我不是客人，我是做这一行的。”男人从外套内袋掏出警察手册。

友彦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警察手册，高二时，他曾被警察找去问过话。眼前这男子身上散发出与当时那两个警察相同的气味。他很庆幸弘惠恰巧出了门。

“是要问关于桐原的事吗？”

“对。我可以坐这里吗？”男子指着放在友彦对面的那把铁椅。

“请坐。”

“那我就不客气了。”男子在椅子上坐下，整个身体靠向椅背，环顾店内，“你们卖的东西真难懂，小孩会来买这些吗？”

“顾客以大人居多，不过有时候也有初中生来买。”

“哦，”说着，男子摇摇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得了，我已经跟不上了。”

“请问是什么事？”友彦有点心急。

警察似乎以观察友彦的神情为乐，露出一丝笑容。“这家店的老板原本是桐原亮司君吧，他现在在哪里？”

“您找桐原有什么事？”

“我想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警察笑得有点贼。

“他现在……不在这里。”

“嗯，这我知道。他去年还住的公寓也解了约，屋子全空了，我才来问你。”

友彦叹了口气，看来搪塞没有意义。“其实，我们很头疼，因为老板突然不见了。”

“报警了吗？”

“没有，”友彦摇摇头，“我一直认为他不久就会跟我们联系。”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除夕那天，一直到打烊他都在。”

“后来通过电话吗？”

“没有。”

“对于你这个伙伴也是一句话都没有，就消失了？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才头疼啊。”

“原来如此。”男子摸摸下巴，“你最后一次见到桐原君时，他的样子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没有，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跟平常一样。”友彦尽量不动声色，想着这个人提到桐原的时候，为什么会加个“君”。

男子伸手到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你对这人有印象吗？”

是一张照片，松浦的大头照。

友彦必须迅速判断该怎么回话。最后，结论是谎话少说为妙。

“见过，是松浦先生吧，听说以前在桐原家工作过。”

“他来过这里吗？”

“来过几次。”

“来做什么？”

“不知道。”友彦故意歪着头，“我只听说他很久没见过桐原了，才来找他。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不太清楚。”

“哦。”男子目不转睛地凝视友彦的双眼，那是想看清他话里有多少谎言的眼神。友彦拼命忍住想扭过头去的念头。

“松浦先生来过后，桐原君有什么反应？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没什么，他们很怀念似的聊天。”

“很怀念？”

友彦感觉到男子的眼睛亮了起来。“是的。”

“哦……”男子深感兴趣地点点头，“你记不记得他们聊了些什么？我想应该提到了过去的事吧。”

“好像是，不过我没有听到详细内容，因为我正忙着招呼客人。”友彦想起松浦说过桐原父亲遇害的命案，但是，他下意识地判断现在最好不提。

这时门开了，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走进来，友彦说声“欢迎光临”，招呼客人。

“唔，”男子总算站起来了，“我改天再来好了。”

“请问……桐原做了什么？”

友彦这么一问，男子霎时间露出了犹豫的表情，然后说：“现在还不

知道。不过他肯定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才找他。”

“做了什么……”

“哦！”男子对友彦的话置若罔闻，把视线转向那个框了剪纸的画框，“这个是他剪的吧？”

“是啊。”

“他的手还是一样巧啊，而且是男孩女孩牵手的样子，真好。”

友彦想，他怎么知道这是桐原剪的？他相信这个人并不只是来追查制作盗版马里奥的嫌犯。

“打扰了。”男子向门口走去。

“请问……”友彦叫住那个背影，“可以请教您的大名吗？”

“哦，”男子停下脚步，回头说，“我姓笹垣。”

“笹垣先生……”

“告辞了。”男子离去。

友彦按住额头，笹垣……他听过这个姓氏，应该是松浦说的。他说，为了桐原父亲的命案，三番两次确认不在场证明的刑警就姓笹垣。

友彦转过身，凝视桐原留下的剪纸。



第九章

东西电装株式会社东京总公司各部门大多于星期一早上开会，由各部门主管传达会议决议事项，或指示工作方针。各单位负责人如果有事宣布，也会利用这个场合。

四月中旬的星期一，专利部专利一科科长长坂提到前几天通车的濑户大桥。他说，再加上上个月通车的青函隧道，缩短了日本各地的距离，进一步朝汽车社会发展。当然，竞争势必更趋激烈，同仁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严阵以待——谈话便以此作为结论，想必是把上个星期会议中某人的发言拿来照搬套用。

会议结束后，员工各自回座，开始工作。有人打电话，有人取文件，有人匆忙出门。每个星期一在这个部门几乎都可以见到类似情景。

高宫诚也像平常一样投入工作，着手完成上星期五未结束的专利申请手续。他习惯保留几件不甚紧急的工作待下星期处理，作为头脑的热身。

工作尚未完成，便听到有人说“E组集合一下”。发话的是去年年底升任组长的成田。E组是负责电气、电子、计算机相关专利的小组，E取自英文Electronics第一个字母，连组长在内共有五名成员。

诚等人围着成田的办公桌坐下。“此事很重要，”成田的表情略显严肃，“跟生产技术专家系统有关。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吧？”

包括诚在内，有三个人点头。只有去年刚进公司的山野歉然道：“我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专家系统吗？”成田问。

“不知道……只听说过名称。”

“那AI呢？”

“呃，指人工智能吧。”山野没什么把握地回答。

在近来快速成长的计算机行业，如何让电脑更接近人脑的研究日益蓬勃。例如，当一个人与他人擦肩而过时，并非刻意计算自己与对方的距离以决定移动的脚步，而是凭经验或直觉，“适当地”决定速度和方向。让电脑拥有这类具弹性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便称为“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之一，就是以电脑取代专家的系统。”成田说，“平常被人称为专家的人，不只知识丰富，更具备了专业领域中的技能，对吧？把这些做成一个严谨的系统，让外行人有了这个系统，也可以作出专家的判断，这就是专家系统。现在医疗专家系统和经营顾问专家系统已经上市了。”说到这里，成田问山野是否明白。

“大致明白了。”山野回答。

“我们公司在两三年前就已注意到这个系统，部分原因是公司快速成长，以至于老手和新人间年龄差距很大。等老前辈一退休，公司就缺少专家了。尤其是像金属加工方面的热处理、化学处理等生产技术必须用到专业知识和技能，少了老手情况会很严重。所以，趁现在建立起专家系统，就算将来只剩下年轻的技术人员，也能够应付。”

“这就是生产技术专家系统？”

“没错。这是生产技术部和系统开发部共同开发的，现已加载工作站，应该可以用了吧？”成田望着其他三个人问道。

“应该可以用了，”诚回答，“但先决条件是拥有搜寻技术数据的密码。”技术数据中包含许多公司内部的机密，因此即使是公司员工，也必须另行申请才能取得密码。诚等专利部人员因为工作上必须搜寻专利数据，均已取得密码。

“好，说明就到此为止。”成田调整姿势，压低声音，“刚才讲的那些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可以说根本无关。因为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前提是仅供公司内部使用，基本上与专利部无缘。”

“出了什么事吗？”一个同事问。

成田微微点头。“刚才系统开发部的人来过。他们说现在好几家中坚制造商之间，出现了一种计算机软件，那个软件听说简直就是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翻版。”

他的话让后进们面面相觑。

“那个软件有什么问题？”诚问。

成田稍稍倾身向前。“机缘巧合下拿到了那份软件，系统开发部和生

产技术部研究了其中的内容，发现里面的数据和我们的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金属加工部分很相似。”

“这么说，是我们的系统程序外流了？”一个比诚大一岁的前辈问。

“还不能完全肯定，但不排除这个可能。”

“不知道软件的出处吗？”

“这倒是知道，是东京某家软件开发公司，他们好像发布了那份软件作为宣传。”

“宣传？”

“那份软件算是试用版，里面只有少量数据。意思是先给你用用，要是满意，再向他们购买真正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

哦，诚明白了，同化妆品的试用装一样。

“问题是，”成田继续说，“万一真的是我们的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内容外流，那份软件的确是抄袭我们的东西做出来的，我们要如何证明？还有，如果能够证明，能不能采取法律手段制止他们制造、销售？”

“所以要我们调查？”诚问道。

成田点点头。“计算机程序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已经有判例可循。不过，要证明内容是剽窃的并不简单。如同小说的抄袭一样，到底相似到什么程度才算违法很难界定。不过，我们试试吧。”

“但是，”山野说，“我们的专家系统内容怎么会外流呢？技术信息都受到严密的管理啊。”

成田露出冷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听。有家公司高度机密地开发新型涡轮增压器，零件一个个做出来，样品一号总算完成了。但在两个小时之后，”成田靠近山野，“竞争公司的涡轮引擎开发科科长的办公桌上，就放上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增压器。”

“啊！”山野惊呼一声，愣住了。

成田得意地笑了。“这就叫开发竞争。”

“是吗？”

看着依旧一脸不服气的山野，诚苦笑，因为他也听过同一个故事。

当天，诚在晚上八点刚过回到位于成城的公寓，由于调查专家系统一事，不得不加班。但是打开自家大门时，他却后悔了，早知道就在公司待久一点，因为家中仍一片黑暗。

玄关、走廊、客厅，他一一打开灯。虽然已入四月，但即使穿了拖鞋，一股寒气仍从一整天都没有热气的地板透上来。

诚脱掉上衣，坐在沙发上，松开领带，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几秒钟后，三十二英寸的大画面中出现了撞毁的火车车厢。这画面他已看过多次，是上个月发生于中国上海近郊的火车相撞事故，电视节目正播出车祸的后续发展。私立高知学艺高中修业旅行团一行一百九十三名师生搭上了这列出事的火车，一名领队老师与二十六名学生丧生。日本与中国就遇难者赔偿问题持续进行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播报员说着类似的话。

诚想看棒球赛转播，切换频道，随即想起今天是星期一，便关掉电视，他立刻感到屋里比打开电视前更冷清了。看看墙上的时钟，那是他们收到的结婚贺礼，点缀着鲜花图案的底盘上，指针指向八点二十分。

诚站起来，一边解开衬衫的纽扣，一边探头看厨房。整体厨房收拾得一尘不染。水槽里没有待洗的餐具，整列拿取极为方便的各式烹饪用具有如全新般闪闪发光。

但是，这时候他想知道的，并不是厨房的清洁是否彻底，而是今天晚餐妻子到底有何打算。他想知道，她是在出门前便已作好晚餐的准备，还是想回家后再行处理。照厨房的样子看来，属于后者。

他又看了一下时钟，长针移动了两小格。

他从客厅的柜子抽屉中拿出圆珠笔，在墙上月历当天这一格画上大大的×，这是他先到家的记号。他从本月开始记录，但并未告诉妻子记号的意义。他打定主意找机会告诉她，尽管自知这种行为并不光明正大，但他认为，有必要以某种形式客观地记录目前的状况。

本月才过了一半，×记号便已超过十个。

果然不该答应让她去工作，这不知道是诚第几次后悔了。同时，他又对自己怀有这种想法感到自我厌恶，认为自己是个气量狭小的男人。

和雪穗结婚已经两年半了。

正如诚所料，她是一个完美的妻子，不管做什么都干净利落，而且成果无可挑剔。尤其是高超厨艺令他感动不已，无论是法国菜、意大利菜还是日式料理，她做出来的每一道菜都足以媲美专业厨师。

“我很不想承认，可你的确是本世纪最幸运的男人。娶到那么美的老婆就该偷笑了，她竟然还烧得一手好菜！一想到我跟你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实在很难不嫌弃自己。”说这番话的是婚后在家里招待的一群朋友之一。其他人也颇有同感，讲了一大堆酸溜溜的话。

当然，诚也夸奖了她的手艺。新婚时，他几乎每天都赞美她。

“妈妈以前经常带我去别人口中的一流餐厅，她说，年轻时没有尝过美味，就不能培养真正的味觉。还说，有些人到一些价格昂贵却一点都不好吃的店还沾沾自喜，就是小时候没有吃过美味的证明。因为妈妈有这种想法，我对自己的舌头还算自信。不过，能让你吃得开心，我真的好高兴。”对于诚的赞美，雪穗开心地回答。略带娇羞的模样让他生起一股想永远紧抱住她的冲动。

然而，餐餐都得以享用她做的佳肴的生活，才两个月便宣告结束。原因是她的这一句话：“亲爱的，我可以买股票吗？”

“啊？”那时，诚无法意会“股票”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与雪穗的日常生活距离太遥远了。当他明白后，疑惑甚于惊讶：“你懂股票？”

“懂啊，我研究过了。”

“研究？”

雪穗从书架上拿出几本书，都是买卖股票的入门书或相关书籍。诚平常不太看书，完全没注意到客厅的仿古书架上摆着这些书。“你怎么会想到要买股票？”诚改变问题的方向。

“因为光是在家里做家事，有很多空闲时间呀。而且，现在股票行情很好，以后还会更好，比放在银行里生利息好得多。”

“可是，也可能会赔啊。”

“没办法，这是一种赌注嘛。”雪穗爽朗地笑了。这句“这是一种赌注嘛”，让诚第一次对雪穗产生反感，他生出遭到背叛的感觉。她接下来的话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你放心，我有信心，绝对不会赔。再说，我只用我的钱。”

“你的钱？”

“我自己也有点积蓄。”

“有归有……”“我的钱”这种想法让他心生排斥。既然是夫妻，还用

得着分谁的钱吗？

“还是不行？”雪穗抬眼望着丈夫，看诚没有说话，便轻轻叹了口气，“也是，毕竟不行吧。我连家庭主妇都还不够格，没资格分心管别的事。对不起，我不会再说了。”她开始垂头丧气地收拾那几本书。

看着雪穗苗条的背影，诚不由得认为自己真是心胸狭窄，她至今从未提过任何无理要求。“我有条件，”他朝着雪穗的背影说，“不许太过投入，绝对不能借钱。这些你都能答应吗？”

雪穗回过头来，眼睛里闪耀着光彩。“可以吗？”

“我说的条件你都能做到？”

“一定做到，谢谢！”雪穗抱住他的脖子。

然而，诚双手环着她的纤腰，心里却生出不好的预感。

就结果而言，雪穗确实遵守了他开出来的条件。她通过股票顺利地增加资产。她最初投入多少资金、进行何种程度的买卖，诚一无所知。但听她与证券公司的电话对答，她动用的金额超过一千万。

她的生活从此改以股票为中心。由于必须随时掌握行情，她一天到证券公司报到两次。因担心漏接股票经纪人的来电，她极少外出，即使迫不得已时出门，也每隔一小时便打电话。报纸最少看六份，其中两份是经济报与工业报。

“你给我节制一点！”一天，雪穗挂掉证券公司打来的电话后，诚忍无可忍。电话从早上就响个不停，诚平常在公司，并不在意，但那天是公司的创立纪念日，他放假在家。“难得的休假都毁了。为了买卖股票，夫妻俩连出个门都不行！为了股票，搞得生活都没办法好好过，干脆别再玩了！”

诚对雪穗粗声粗气，连恋爱期间算在内，这还是第一次。那时，他们结婚八个月。

不知是因吃惊还是受到惊吓，雪穗茫然伫立。看到她惨白的脸蛋，诚立刻感到心疼。但是，还没等他开口道歉，她便低声说：“对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忽视你的意思，请一定要相信我。可是，因为股票有一点成绩，我好像有些得意忘形了。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我明白。”说完，雪穗拿起电话，打到方才的证券公司，当即交代把所有的股票脱手。挂掉电话，她转身面对诚：“只有信托基金没办法立刻解约。这样，能不能原谅我……”

“你真不后悔？”

“不会，这样才能断得一干二净。一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多不愉快，我就觉得好难过……”雪穗跪坐在地毯上，低着头，双肩微微颤抖，眼泪一滴滴掉落在手背上。

“别再提这件事了。”诚把手放到她肩上。

从第二天起，与股票有关的资料完全从家里消失，雪穗也绝口不提股票。但是，她显然失去了活力，又闲得发慌。不出门就懒得化妆，连美容院都很少去。“我好像变成丑八怪了。”有时候她会看着镜子，无力地笑着说。诚建议她去学点东西，但她似乎提不起兴趣。诚猜想，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学习茶道、花道和英文会话，造成这种反弹。他也知道，生个孩子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因为养儿育女一定会占据雪穗所有的空闲时间。可是他们没有小孩。两人只在新婚后半年内采取了避孕措施，但雪穗全无怀孕迹象。

诚的母亲赖子也认为养儿育女要趁早，对儿子儿媳完全没有消息感到不满。一有机会她就会对诚暗示，既然没有避孕却生不出小孩，最好去医院检查一番。

其实他也想去医院检查，事实上他曾向雪穗提议过。但是，她少见地坚决反对。问及原因，她红着眼眶说：“因为可能是那时候的手术让我不能生的啊，如果是那样，我一定会伤心得活不下去。”那时候的手术指先前的堕胎。

“所以彻底检查不好吗？也许治疗后就会好了。”

即使诚这么说，她仍然摇头。“不孕是很难治疗的，我才不想去检查不能怀孕的原因。而且，没有小孩不也很好吗？还是你不想跟一个不能生小孩的女人在一起？”

“没这回事，有没有小孩都没关系。好吧，我不再提这件事了。”

诚知道，责备一个无法怀孕的女人是件多么残酷的事。事实上，从他们这番对话后，他几乎再没提过孩子的事，对母亲也用谎言搪塞，说他们到医院接受了检查，双方都没有问题。

只是，有时雪穗会自言自语般喃喃道：“我为什么不能怀孕呢？”紧接着，她必定又说：“那时候是不是不该拿掉呢……”

诚只能默默聆听。

玄关传来开锁的声音，躺在沙发上发呆的诚爬了起来。墙上的时钟指着九点整。

走廊传来脚步声，门猛然打开。“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身穿苔绿色套装的雪穗进来了，两手都拿着东西。右手是两个纸袋，左手是两个超市购物袋，肩上还挂着黑色的侧背包。

“你饿了吧？我马上准备。”她把购物袋放在厨房地板上，走进卧室。她经过的地方留下甜甜的香水味。几分钟后从房间出来的她已换上家居服，手里拿着围裙，边往身上系边走进厨房。“我买了现成的回来，不用等太久，而且还有罐头汤。”略带喘息的说话声从厨房里传来。

诚本来正在看报，听到这些，不由得心头火起。究竟是哪里惹恼了他，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真要理论，应该是她活力十足的声音。

诚放下报纸，站起来，走向有收拾声音的厨房。“你要让我吃买来的？”

“啊？你说什么？”雪穗大声说，抽油烟机的声音让她听不清楚，这让他更加暴躁。她正准备在煤气炉上烧水，不解地偏着头看站在厨房门口的他。

“我是问你，你让我等了这么久，终归还是要让我吃偷工减料的东西！”

她的嘴巴张成O形，接着，她关掉抽油烟机。空气立刻停止流动，整栋房子静了下来。“对不起，你不高兴？”

“如果只是偶尔，我也没话说。”诚说，“但最近根本就是每天，你每天都晚归，端出现成的菜，一直都是这样！”

“对不起，可是，我怕让你等太久……”

“我是等了很久，都不想再等了。我还想干脆吃泡面算了，结果等到吃买来的，跟吃泡面有什么两样？”

“对不起。我……虽然不成理由，可是最近真的很忙……给你添麻烦，我真的很抱歉。”

“生意兴隆，真是恭喜啊。”诚知道自己的嘴角难看地歪向一边。

“别这么说。对不起，以后我会注意的。”雪穗双手放在围裙上，低头道歉。

“这句话我听过好多遍了。”诚双手插进口袋，丢下这句话。

雪穗只是低着头，没作声，大概是因为无可反驳。然而，最近每当遇到这种场面，诚都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怀疑她是不是以为只要像这样低着头，等到风暴过去就算了。

“你的生意还是不要做了，”诚说，“我看，还是没法兼顾家里。你也很辛苦吧。”

雪穗什么都没说，避免为此事争吵。她的肩膀开始微微颤抖，双手抓起围裙的下摆蒙住眼睛，呜咽声从她手底传出。“对不起。”她又说了一次，“我真没用，真的好没用，只会给你添麻烦……你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我却完全无法报答。我真没用，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诚，也许你不该和我结婚。”泪水让话语断断续续，还不时夹杂着抽噎。

听到她这一连串反省的话语，诚无法再责备她，反而觉得自己为了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心眼未免太小了。“别哭了。”他就此收兵。既然雪穗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要吵也吵不起来。

诚回到沙发上，摊开报纸。雪穗却来问他：“那个……”

“干吗？”他回头问。

“晚餐……怎么办？要做也没有食材。”

“啊……”诚感到全身懒洋洋的，倦怠不堪，“今晚就算了，吃你买回来的就成。”

“可以吗？”

“不然也没办法。”

“对不起，我马上准备。”雪穗回到厨房。

听着抽油烟机再度运转的声音，诚仍有种无法释怀的感觉。

“我可以去工作吗？”再有一个月便要迎来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雪穗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毫无准备，诚愣住了。

雪穗的说法是她在服装界的朋友要独立开店，问她要不要一起经营。她们打算开设进口服饰店。诚问她想不想做，她说想试试。

自从不再碰股票，她那双黯淡无神的眼睛首次闪闪发光。看到她这样，诚说不出反对的话。诚只说别太勉强自己，便答应了她。雪穗十指在胸前交握，以种种话语表达她的喜悦。

她们的店面在南青山，诚去过好几次。店里全面玻璃帷幕，感觉华

丽明亮，路过时便可看到店里琳琅满目的进口女装和饰品。后来诚才知道，店面的装潢费用全由雪穗出资。

雪穗的合作伙伴叫田村纪子，脸孔和身体都圆滚滚的，有一股平民气质。正如外表给人的印象，那是个吃苦耐劳的人。照诚的观察，她们的工作似乎这样分工：雪穗负责招呼客人，取货、算账则是田村纪子的工作。这家店完全采取预约制，也就是顾客预约好来店日期。这样，她们便能依照客人的尺寸与喜好备妥商品。这种做法可以节省无谓的商品陈列空间，可说效率甚高。这种经营方式的成败全看她们的人脉如何，但开张以来，客人似乎没有断过。

雪穗会不会因为热衷经营服饰店，便忽略了家事，诚多少有点担心，但那时还没有这种现象。雪穗多半也怕诚这么想，开店后，她做起家事比以前更卖力，不但做饭不会敷衍了事，也不会比诚晚归。

开店后约两个月，雪穗再次出人意表，她问诚愿不愿意当店东。

“店东？我？为什么？”

“房东为了交遗产税，急需一笔钱，问我们要不要买。”

“你想买吗？”

“不是我想不想，只是觉得买下来绝对划算。那个地段以后一定只涨不跌。现在房东开的价钱，可以说是破盘价呢！”

“如果我不买呢？”

“那就没办法了，”雪穗叹气，“只好由我来买。”

“你买？”

“我想，考虑到那个地段，银行应该愿意贷款。”

“你要去借钱？”

“对呀。”

“你那么想买？”

“是，而且我认为，不买恐怕以后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不买，房东一定会去找房屋中介，这样要是运气不好，可能就得退租了。”

“退租？”

“叫我们退租，好以更高的价把土地卖掉呀。”

诚先是不置可否，然后开始认真考虑起来。他并不是买不起。高宫家在成城有好几块地，将来全归诚继承，只要卖掉一些就行了。如果说服得法，母亲应该也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家持有的地产实际上几乎都处于闲置状态。

他不赞成雪穗去向银行贷款，否则她很可能把所有心思放在事业上。况且，若以她的名义开店，总令人有家庭、工作无法分割的感觉。

“让我考虑两三天。”诚对雪穗说，其实当时他已下定决心。

一九八七年伊始，南青山的店便归诚所有。雪穗会从营业收入中定期将房租汇入他的账户。不久，诚便领教到雪穗的先见之明。由于东京都中心的办公大楼需求增加，地皮创下天价，短期内连翻三四倍已不足为奇。频频有人找上诚，询问南青山的店面与土地是否打算出售。每次听到对方开价，他都忍不住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约当此时，他开始因雪穗而产生淡淡的自卑感。他渐渐认为，论生活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大胆果断这几点，他可能都比不上这个女人。他并不清楚她事业上的成绩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的服饰店业绩蒸蒸日上。目前她计划在代官山开第二家店。

相形之下，自己呢？每念及此，诚便郁郁不乐。自己根本没有开创的勇气，只以个性适合为人所用为由，赖在公司不敢走。得天独厚继承的地产也不曾好好利用，住在家里出资购买的公寓里。

还有一件事更让他觉得抬不起头，那便是当前的股票热。去年NTT股票一上市立刻掀起狂飙，而股市仿佛也顺势被拉抬，开始上涨，甚至到了全民炒股的地步。然而，高宫家与股票无缘，理由当然是他因此责备过雪穗。在那之后，她也绝口不提股票。但一想到她怎样看待这场空前的股票热，他便感到浑身不自在。

这天晚上上床前，雪穗提起一件令诚意外的事。

“高尔夫教室？”诚躺在加大的单人床上，看着妻子映在梳妆镜里的脸问。从新婚起，他们就分床睡，雪穗睡单人床。

“对呀，我想，如果是星期六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雪穗把一张传单放在诚面前。

“哦，美国高尔夫球基金会认可的学校，你早就想学高尔夫球了？”

“有一点啦，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在打嘛。等上了年纪，夫妻俩也可以一起打高尔夫球呀。”

“上了年纪以后……我倒没想过那么遥远的事。”

“喏，开始学嘛，一起去一定很好玩的。”

“也是。”诚还记得父亲生前便喜欢打高尔夫球，每到假日，便把大大的高尔夫球袋放进后备厢驾车出门。那时父亲的神情总比平常更有活力，或许是因为赘婿的身份让他在家里悒悒不乐。

“听说下个星期六有说明会，要不要先去看看？”完成皮肤保养的雪穗一边上床一边说。

“好啊，去看看吧。”

“太好了。”

“这件事就说定了。你来不来？”

“啊，好。”雪穗离开自己的床，轻巧地滑进诚的床。

诚调整枕边的按钮，把灯光转暗，接着往她身边靠，手伸进白色睡衣的胸口。她的乳房非常柔软，比外表有分量得多。今天应该没问题吧？他想。这阵子因为某个原因，经常发生夫妻生活不协调的状况。

揉捏乳房、吸吮乳头一阵子后，他缓缓撩起雪穗的睡衣，从头部脱下，然后脱下自己的睡衣。他的阴茎已经完全勃起了。

全裸之后，他再度抱住雪穗，那是一个弹性十足的身体。抚摸她的腰，她似乎有点怕痒。他抱着她，亲吻她的颈部，轻咬她的乳头。

诚伸手褪下她的内裤，一褪到膝盖下方，便用脚一口气脱掉。这是他平常的做法。

接着，他怀着某种期待，伸手触摸她的三角地带，中指慢慢往下滑。

微微的失望在他心中蔓延。应接纳他的阴茎的部位一点都不湿润。他决定爱抚她的阴蒂，但是，无论手指的动作多么轻柔，也感觉不到湿润。

诚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问题，因为不久之前，这样便足以产生充分的润滑。

不得已，他把中指伸入阴道。但是，那里仍紧闭着。他正准备硬钻进去时，雪穗闷哼一声：“好疼！”即使在昏暗中，也看得出她皱着眉。

“抱歉，很疼吗？”

“没关系，别介意，进来吧。”

“可是，才手指你就这么疼了。”

“没关系，我会忍耐的。慢慢进来反而会疼，一口气进来。”雪穗把腿张得更开一点。

诚来到她的双腿间，握住阴茎，让前端靠住她的阴道口，腰往前挺。

“啊！”雪穗叫出声来，可以看见她咬住牙的样子。诚不认为自己的动作这么具侵略性，困惑不已，因为他连前端都还没有进去。

如此反复了好几次，雪穗开始发出原因不明的呻吟。

“怎么了？”诚问。

“我肚子……好疼。”

“肚子？”

“就是子宫那边……”

“又来了啊。”诚叹气。

“对不起。不过没关系，马上就不疼了。”

“不用了，今晚还是算了吧。”诚捡起掉落在床下的内裤穿上，接着套上睡衣，想着不是“今晚还是”，而是“今晚也是”。最近总是这样。

雪穗也穿上内裤，拾起睡衣，回到自己床上。

“对不起，”她说，“我到底是怎么了……”

“还是去让医生看看吧。”

“嗯，我会的。只是……”

“只是什么？”

“我听说打过孩子的人，有时候会这样。”

“你是说不会湿润、子宫会疼吗？”

“嗯。”

“我倒没听说。”

“因为你是男人啊……”

“这倒也是。”眼见话风不对，诚侧身背对着她，盖上棉被。阴茎虽已疲软，性欲却没有消退。既然无法做爱，他希望雪穗至少用口或手来表达爱意，但雪穗绝不会这么做，诚也很难开口要求。

不久，啜泣声传入耳中。

诚懒得去安慰她，便把脸孔埋进棉被，装作没有听见。

老鹰高尔夫练习场建于规划成棋盘方格状的住宅区中，招牌上写着“全长二百码，备有最新型给球机”。绿色的网内侧，小白球不断交织飞舞。

这里距诚的公寓开车约二十分钟。两人刚过四点便离家，于四点半抵达。传单上写着说明会五点开始。

“果然太早了。我早说晚点再出门就行。”诚操控着宝马车的方向盘说。

“我怕会堵车呀。不过，可以看看别人打球，说不定能参考参考。”坐在副驾驶座的雪穗回答。

“外行人练习看再久也没有帮助。”

正值高尔夫热潮，又是星期六，客人相当多。停车场几乎客满的状态也证明了这一点。总算找到了车位，两人下了车，走向入口。路经一个电话亭时，雪穗停下脚步。“对不起，我可以打个电话吗？”说着，她从包里取出记事本。

“那我先进去看看。”

“好。”说话的时候，她已经拿起了听筒。

高尔夫练习场的入口宽敞明亮得像平价西餐厅一般。穿过玻璃自动

门，诚来到里面。铺着灰色地毯的大厅里，有好几个无所事事的客人。一进来左边便是前台，两名穿着鲜艳制服的年轻女子正在招呼客人。

“不好意思，可以麻烦您在这里填上大名吗？一有空位，我们便会按顺序呼叫。”一名员工说。正和她说话的是一个看来与运动无缘的肥胖中年男子，身旁放着黑色高尔夫球袋。

“什么，人很多啊？”中年男子面露不悦。

“是啊，可能要请您等二三十分钟。”

“唔，真没办法。”男子不情愿地写下名字。

看来大厅里无事可做的那群人都是在排队。诚再次意识到，所谓的高尔夫热潮原来是真的。或许是因为无须接待客户，他的同事鲜少有人打高尔夫球。他走近前台，告诉工作人员他们要参加高尔夫球课的说明会。一个工作人员笑容可掬地回答：“我们会广播，请在这里稍候。”

这时雪穗进来了，一看到诚便立刻跑过来，但神情和刚才有些不同。“对不起，出了点问题。”

“怎么？”

“店里发生了一点麻烦，我不得不去处理。”雪穗咬着嘴唇。

她的店星期日公休，星期六由田村纪子与一名打工的女孩打理。

“现在就要去？”诚问，声音明显听出他非常不高兴。

“嗯。”雪穗点头。

“高尔夫球课怎么办？你不听说明会了？”

“不好意思，你一个人去好不好？我现在打车回店里。”

“我一个人？”诚叹气道，“真拿你没办法。”

“对不起。”雪穗双手合十，“你去听听，要是很无聊，就马上回家吧。”

“当然啦。”

“真抱歉。那我先走了。”雪穗快步走出大门。

目送她的背影离开后，诚再度轻叹口气。他设法压抑内心的怒气，因为他知道，任怒气蔓延，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这种经验他不知有过多少次了。

诚决定到开设在大厅一角的高尔夫球用品店逛逛，店内除了高尔夫球杆、用品，还陈列着小饰品。光看这些并没有加深他的兴趣。事实上，他对高尔夫球几乎一无所知，顶多只知道基本规则，以及一般玩家的目标就是破百。但是，所谓的破百究竟是什么样的分数，他完全无法想象。

他正在浏览金属球杆，忽觉有人在看他。一双覆着长裤的女人的腿近在咫尺，那人似乎是面向他站着。他稍微把眼睛往上一抬，正好和她的双眸撞个正着。在他惊讶地喊出声前，有一两秒钟的空白。在这一刹那间，他认出了这名女子，脑袋里想着她不该在这里，但又的确是她。

是三泽千都留！她剪短了头发，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同了，但的确是她。

“三泽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

“来练习高尔夫球……”千都留举起手上的球杆。

“啊，是这样。”明明不痒，诚却抓抓脸颊。

“高宫先生也是吧？”

“啊，嗯，是啊。”听到她还记得自己，诚暗自欣喜。

“你一个人来？”

“是呀，高宫先生呢？”

“我也是。啊，找个地方坐吧。”

等候的客人几乎占据了大厅所有椅子，幸好靠墙处正好有两个空位。他们在那里坐下。

“吓了我一跳，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对呀，我也是，一时以为自己认错人了。”

“你现在在哪里？”

“我住下北泽，在新宿的建筑公司做事。”

“还是当派遣人员吗？”

“是的。”

“我记得你和我们公司的合约结束后，说要回札幌老家。”

“你记性真好。”千都留微笑，露出健康的白色牙齿。她的笑容让诚不禁认为她果真更适合剪短发。

“结果你没回去？”

“住了一阵子，但很快又回来了。”

“哦。”说着，诚看看手表，已经四点五十分了。说明会五点就要开始，他有点焦躁。

两年前的那个日子又在他脑海里浮现。和雪穗结婚前一天的那个晚上，他待在某家酒店大厅，因为千都留理应在那里出现。

他爱上了她，一心认为即使牺牲一切，也要向她表白。那一刻，他深信她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然而她并没有出现。他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原来她不是他命运中的另一半。

再次相逢，诚自知当时的爱苗并没有完全消失。仅仅待在千都留身边，便让他感到飘飘然，那是一种许久不曾体会的、甜美的亢奋。

“高宫先生现在住哪里？”千都留问道。

“成城。”

“成城……之前你好像说过。”她露出搜寻记忆的眼神，“已经两年半了……有孩子了吗？”

“还没。”

“不打算生吗？”

“不是不打算，是生不出来吧……”诚露出苦笑。

“这样啊。”千都留的表情显得不知所措，一定是不知是否该表示同情。

“三泽小姐结婚了吗？”

“没有，还是孤家寡人。”

“哦，有计划吗？”诚观察着她的表情。

千都留笑着摇摇头：“没有对象呀。”

“哦，这样啊。”诚知道自己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他又问另一个自己：她单身又能如何？“你常来这里？”他问。

“一星期一次，我在这里上高尔夫球课。”

“咦！高尔夫球课？”

“是的。”她点点头。她说，她从两个月前开始，参加每星期六下午五点的初学者课程，也就是诚他们准备参加的那个课程。

他说，他是来参加同一课程的说明会。

“这样啊！这里每两个月招生一次。那么以后每星期都会见面喽？”

“是啊。”他回答。

对于这次邂逅，诚心情很是复杂，因为雪穗也会一起来。他不想让千都留见到妻子，同时，也不敢向她表明妻子要和自己一同上课。

这时，广播在大厅内响起：“参加高尔夫球课说明会的来宾，请到前台集合。”

“那么，我去上课了。”千都留拿着球杆站起来。

“等会我去参观。”

“咦！不要啦，好丢脸哦。”她皱起鼻子笑了。

诚回到公寓时，雪穗的鞋子已经放在玄关，屋内传来炒菜的声响。他走进客厅，穿着围裙的雪穗正在厨房里做菜。

“你回来啦，好晚哦。”她一边翻动平底锅，一边大声说。已经过了八点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诚站在厨房门口问。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我想得回来准备晚餐，就急忙赶回来了。”

“唔。”

“就快好了，稍等一下。”

“我跟你说，”他望着利落地做着色拉的雪穗的侧脸说，“今天，我在

练习场遇到了以前的朋友。”

“哎呀，是吗？我不认识的人？”

“嗯。”

“哦，然后呢？”

“因为很久没见，便说一起吃个饭，就在附近的餐厅随便吃了。”

雪穗的手停了下来，举到脖子附近。“啊……”

“我以为你今天也会很晚才回来，因为你店里好像有麻烦。”

“那事很快就解决了。”雪穗擦了擦脖子，接着露出无力的笑容，“也是，谁叫我老是晚回来呢。”

“抱歉，我本该想办法和你联系。”

“别放在心上。那我还是把饭做好，要饿了就一起吃吧。”

“好。”

“高尔夫球课怎么样？”

“哦，”诚含糊地点头，“也说不上怎么样，只是说他们排了课程表，会按照课程安排一步步教。”

“你还喜欢吗？”

“唔……这个嘛……”该怎么解释呢？诚盘算，既然三泽千都留在那里上课，他不想和雪穗同去，只好决定放弃那里的课程，问题是怎么说服雪穗。

“我跟你说哦，”他还在思索该怎么开口，雪穗先说话了，“明明是我提出来的，现在要反悔实在很过意不去，可状况实在有点糟糕。”

“啊？”诚转头看她，“有困难？怎么了？”

“分店不是要开张了吗？我们正在招聘店员，可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你也知道，最近就业市场完全是劳方市场，新人根本不肯来我们这种小店。”

“所以呢？”

“今天我跟纪子商量，以后我星期六也尽可能去上班。我想应该不至于每个星期六都要——”

“这么说，你确定能休息的就只有星期天了？”

“是啊。”雪穗缩着肩，抬眼看诚，显然是怕他生气。

但他并没有生气，他的心思完全被别的事情占据了。“这样，你不就没法去上高尔夫球课了？”

“是啊，所以我才向你道歉。是我出的主意，自己却不能去。对不起。”雪穗双手在身前并拢，深深低头。

“你不能去了啊。”

“嗯。”她轻轻点头。

“哦，”诚双手抱胸，走向沙发，“那就没办法了。”说着，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那我自己去上吧，既然说明会都参加了。”

“你不生气？”雪穗似乎对丈夫的反应感到意外。

“不生气，我决定不再为这种事生气。”

“太好了，我还以为又会惹你生气，心里正七上八下的呢。别的问题都还好解决，可是，人手不足实在没办法……”

“算了，别提这件事了。只是即便你改变心意，还是想学，也赶不上我那一班了。”

“嗯，我知道。”

“好。”诚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把频道转到棒球赛转播。王贞治率领的巨人队在今年刚刚落成的东京巨蛋球场，与中日龙队陷入苦战。但是，他眼睛看着电视，心里想的既不是谁要补上去年退役的投手江川的空缺，也不是原选手本赛季能不能拿下全垒打王。[1] 他在想何时才能背着雪穗打电话。

这天夜里，诚辗转难眠，一想到与三泽千都留重逢，身体就莫名发热。她的笑容在脑海中闪现，她的声音在耳内回荡。说明会安排了参观实际教学，他去观看千都留他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击球。注意到他在场的千都留可能因为太紧张，失误了好几次。每次失误，她都会回头朝他吐出粉红色的舌头。

说明会结束后，诚鼓起勇气邀她一起吃饭。“我回家后也没的吃，本来就准备在外面吃完再回家。但一个人吃实在没什么意思。”他编了这样的借口。她的神色似乎有些犹豫，但笑着回答：“那就由我作陪吧。”他看在眼里，并不认为她是碍于情面不得不奉陪。

千都留是搭电车再步行来高尔夫球练习场的，诚让她坐上前座，驱

车前往去过几次的意大利面专卖店。这家店他从未带雪穗来过。

在照明刻意昏暗的店内，诚与千都留相对用餐。仔细回想起来，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共事时，甚至不曾相偕进过咖啡馆。诚心情十分放松，不禁觉得他们天生即十分契合，和她在一起，话题便源源不绝地涌现，甚至觉得自己能言善道。她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间或说几句话。在各家公司辗转来去的她，提及自己经历时，有一些见识甚至令诚感到惊讶。

“你怎么会想学高尔夫球？为了美容？”用餐时，他问道。

“也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说原因，算是为了改变自己吧。”

“有那个必要吗？”

“我常想，最好改变一下，不能再过这种浮萍般随波逐流的生活了。”

“哦。”

“高宫先生为什么想学呢？”

“我？”诚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不敢说是出于妻子的提议，“嗯，因为运动不足啊。”

她似乎接受了这个答复。

离开餐厅后，诚送她回家。她曾一度婉拒，但看来并非出于厌恶，于是诚再次坚持，她爽快地答应了。不知她是否刻意为之，用餐期间，她没有问及诚的家庭。他当然也没有说出让她意识到雪穗存在的话。但车子开动后不久，她问：“你太太今天不在家吗？”

或许是诚多心，但她的口气听起来有点不自然。他说：“她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

她默默地轻轻点头，之后再没提起类似的问题。

她的公寓位于沿铁路兴建的一座精致漂亮的三层建筑。

“谢谢你。那么，下星期见。”下车前她说。

“嗯……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一定会去。”他说。当时，他并不打算报名。

“哦。你一定很忙。”她露出遗憾的表情。

“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偶尔见个面。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他问。用

餐时，他问过她的电话了。

“可以呀。”她边说边点头。

“那就这样。”

“拜拜。”

她下车时，一股冲动涌上心头，他想抓住她的手，抓住她，把她拉过来，吻她。但，这些只停留在想象之中。

从后视镜看到她目送着自己，诚发动了车子。

要是告诉她我要报名上高尔夫球课，她会感到欣喜吗？诚把头埋在枕头里，想。真想早点告诉她，因为今晚没有机会打电话。

以后每个星期都能见到她。光是这么想，他的心就像少年那般雀跃不已。下个星期六真令人万分期待……

他翻个身，才注意到身旁的床上传来熟睡的呼吸声。今晚，他丝毫没有拥抱妻子的念头。

“集合一下。”

成田在七月的某一天召集了E组成员。窗外飘着梅雨时节特有的绵绵细雨。空调设定的温度很低，成田依旧把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上。

“关于专家系统，系统开发部那边有了新信息。”确认组员到齐后，成田说。他手上拿着一份报告。“系统开发部认为，如果数据遭窃，应该是有人以不正当的手段侵入了专家系统。在持续调查后，终于在前几天发现了有人侵入的迹象。”

“真的是遭窃了？”比诚大三岁的前辈说。

“去年二月，好像有人利用公司内部的工作站，复制了整个生产技术专家系统。这么做通常会留下记录，但据说那份记录被改写了，所以以前才找不到。”组长降低音量说。

“那么，把数据带出去的，果然是我们公司的人了？”诚说话时也注

意四周。

“应该是。”成田严肃地点点头，“系统开发部说待进一步调查后，才会决定要不要报警。不过，虽然查出这件事，还是无法确认那个上市的专家系统是不是抄袭我们的，这件事必须审慎调查。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可能性已经提高了。”

“请问……”新进职员山野举手发问，“不一定是公司的人吧？只要趁假日潜进公司，操作工作站终端机就可以了。”

“还要有用户名和密码啊。”

“其实，关于这一点，”成田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山野提的这个问题，系统开发部也考虑过了。下手的人一定相当精通电脑，否则想得手也很难。坦白说，这是专业人士搞的鬼，所以可能性有两种，一种就是公司有内奸，另一种就是歹徒通过某种关系，取得了某人的用户名和密码。我想大家都没有认清这两组记号的重要性，我也一样。别人或许就是看准了这个漏洞。”

诚摸摸放在长裤后口袋的钱包，他把工作证放在钱包里，使用工作站终端机需要的用户名和密码，就抄在工作证背面。

“不要把这两组记号放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诚想起拿到密码时曾被如此叮咛过。他想，最好赶快擦掉。

“哦，原来东西电装也发生了这种事。”千都留端着装了咖啡的纸杯，颇感兴趣地点头。

“听你这么说，别的公司也发生了？”诚问。

“最近很多呀，尤其以后的时代，信息就是金钱。现在不管哪家公司，都改用电脑来储存数据，这对想偷数据的人来说，真是正中下怀。因为以前的数据是数量庞大的文件，现在全都装在一张磁盘里，再加上只要操作几下键盘，就能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

“原来如此。”

“东西电装现在用的基本上只是公司的内部网络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可以与外部网络联机，这样心怀不轨的人便能从外部侵入，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案件。在美国，好几年前就开始发生这种事了。他们把擅自侵入别人电脑搞恶作剧的人称为黑客。”

“哦。”

千都留毕竟待过各种不同的公司，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仔细想想，将诚公司里的专利数据从微型胶卷改存入计算机的正是她。

时间接近下午五点，诚把空纸杯扔进一旁的垃圾桶。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的大厅仍有许多客人排队等候。诚和千都留始终没找到空位，只好靠墙站着聊天。

“对了，后来你练习切球了吗？”诚把话题转移到高尔夫球。

千都留摇摇头。“还是没时间来练习。高宫先生呢？”

“我也一样，上星期上过课之后就没碰过球杆。”

“可高宫先生很厉害呀，明明是我先学的，现在你却已经在学更高级的课程了。运动神经好就是不一样。”

“只是刚好抓到了要领。学得稍慢的，最后反而打得更好。”

“你是在安慰我吗？听起来可不怎么让人高兴呢。”虽然这么说，千都留却笑得很开心。

诚上高尔夫球课已经快满三个月了。他一次都没有缺席。高尔夫球固然比他想象中有趣，能够见到千都留的喜悦更数倍于此。

“练习结束后去哪里？”诚问。上完课一起用餐已成为两人的习惯。

“哪里都行。”

“好久没吃意大利菜了，去吃吧。”

“嗯。”千都留应声点头，露出撒娇般的表情。

“我说啊，”诚稍稍留意四周，小声说，“下次我们另找时间出来见面吧。偶尔也想不必在意时间，好好聊聊。”他有把握，她不会拒绝，关键在于是否会犹豫。毕竟在其他日子碰面，意义完全不同于高尔夫球课后一同用餐。

“我都可以呀。”千都留爽快地回答。也许她是故意表现得很爽快，但她的口气并没有任何不自然，嘴角也保持着笑容。

“那么，等我定好日期跟你联系。”

“嗯。如果早点说，我可以调整一下工作。”

“知道了。”仅仅是这段短短的对答便让诚激动不已，感觉自己往前跨越了一大步。

与千都留约会的日子定于七月第三个星期五，因为次日是周末，不必急着回家，而且千都留说她那天可以早点离开公司。

还有一件更方便的事。从星期四起，雪穗便要前往意大利大约一个星期，不过不是去旅行，而是采购。每隔几个月，她便会去一趟意大利。

雪穗出发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三晚上，诚回到家，雪穗在客厅摊开行李箱，为旅行作准备。

“你回来了。”她说，但并没有看他，而是面向桌上打开的记事本。

“晚餐呢？”诚问。

“我做好了奶油烩饭，随便吃吧，你一看就知道。我现在不太方便。”说这些话的时候，雪穗仍没有看丈夫。

诚默默进了卧室，换上T恤与运动裤。

他觉得最近雪穗变了。不久之前，对于无法把诚照料得无微不至，她会流着泪反省，而现在却叫他“随便吃”，说起话来语气也很冷淡。

定是事业上的得意所产生的自信，以这种方式表现在对丈夫的态度上。但是，诚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不再要求了。以前一有什么不满，他立刻火冒三丈，但现在连大声说话的情形都没有，他只求每天平安度过。诚自我分析，认为他与三泽千都留的重逢改变了一切。自那天起，他不再关心雪穗，也不再渴望她的关心了。所谓情淡意弛恐怕就是这种情形吧。

诚一回到客厅，雪穗便说：“啊，对了。今晚我叫夏美来我们家过夜，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出门更方便些。”

“夏美？”

“你没见过？从开张就在店里工作的女孩呀，我这次和她一起去。”

“哦，你让她睡哪里？”

“我已经整理好小房间了。”

你什么都先斩后奏！诚忍住这句刻薄的话。

夏美在十点多到达，她二十出头，五官清秀。

“夏美，你该不会打算这身打扮去吧？”看到夏美穿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雪穗问。

“我明天会换成套装，这身衣服就收进行李箱。”

“T恤和牛仔裤都不需要，我们不是去玩，不用带去。”雪穗的声音很严厉，诚从未听过她用这种语气说话。

“是……”夏美小声回答。

她们在客厅讨论起来，诚去冲澡。等他从浴室里出来，客厅已空无一人，她们似乎转移了阵地。

诚从客厅的橱柜中取出玻璃杯和苏格兰威士忌，用冰块调了一杯，坐在电视机前啜饮。他不太喜欢啤酒，想独自小酌时，一定会喝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这也是他每晚的享受。

门开了，雪穗走了进来。诚没有看她，眼睛盯住体育新闻。“老公，”雪穗说，“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夏美会睡不着。”

“那个房间听不到吧。”

“听得到。正因为听得到，才请你把音量调小。”

这种说法很冲。诚听了很不高兴，但仍默默拿起遥控器，降低音量。

雪穗依然站着。诚感觉得到她的目光，也察觉到她似乎有话想说。是三泽千都留的事吗？诚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但这不可能。

雪穗叹了口气，“真羡慕你。”

“啊？”他转头看她，“什么？”

“因为你每天可以这样过呀，喝你的酒，看你的职棒报道……”

“这有什么不对？”

“没有说你不对，只是说很羡慕。”雪穗掉头走向卧室。

“你先别走，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有话就直说！”

“声音不要这么大，会被听到的。”雪穗皱起眉头。

“是你找我吵的。我问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有……”说完，雪穗转身面对诚，“我是在想，你难道没有梦想、没有抱负、不求上进吗？难道你打算就这样放弃一切努力，不再磨炼自己，每天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老去吗？我只是这样想。”

诚的神经很难不受到这几句话的刺激，他陡然间感到全身发热。“你是想说，你有抱负，又求上进？你也不过是在装女强人的样子！”

“我可是认真在做。”

“店是谁的？那是我买给你的！”

“我们付了房租呀，而且，你不是用卖掉家里地产的钱买的吗？有什么好骄傲的！”诚站起来，瞪着雪穗，她还以凌厉的眼神。“我要睡了，明天还要早起。”她说，“你最好也早点睡，酒别喝过头了。”

“不用你管。”

“那好，晚安。”雪穗一边的眉毛挑了一下，消失在卧室里。

诚在沙发上坐下，抓住酒瓶，往只剩一小块冰的酒杯里猛倒。他喝了一大口，味道比平常辛辣。

一醒来，诚便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他皱着眉头，揉揉视线模糊的眼睛，看到了雪穗坐在梳妆台前化妆的背影。他看看闹钟，差不多该起床了，身体却像铅一样重。他想和雪穗说话，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不知为何，她的身影感觉非常遥远。但一看到她映在镜中的面孔，他不禁觉得奇怪，因为她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

“你那是怎么了？”他问。

涂完口红、正在整理化妆包的雪穗停下手上的动作。“什么怎么了？”

“你的左眼，为什么戴着眼罩？”

雪穗缓缓转过身来，像能剧面具一般面无表情。“因为昨晚那件事。”

“哪件事？”

“你不记得了？”

诚没说话，努力想唤起昨晚的记忆。他和雪穗吵了几句，然后多喝了一点酒。到这里他都还记得，但之后发生了什么却想不起来，只恍恍惚惚记得非常困倦。但那之后他完全没了印象，头痛也让他无法回想。

“我做了什么？”诚问。

“昨天晚上我睡了之后，你突然掀开我的被子……”雪穗咽了一口唾沫才继续，“不知道吼了什么，就动手打我。”

“什么？”诚睁大了眼睛，“我没有！”

“你在说什么，明明就动手了。我的脑袋、我的脸……才会变成这样。”

“我完全……没印象了。”

“也难怪，你好像醉了。”雪穗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门口。

“等等，”诚叫住她，“我真的不记得了。”

“是吗？我却忘不了。”

“雪穗，”他试图调整呼吸，脑中一片混乱，“如果我动了手，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雪穗站着俯视他片刻，说：“我下星期六回来。”说完便开门离去。

诚倒回床上，凝视着天花板，试着再度回忆。但他仍然什么都想不起来。

千都留手上的平底玻璃酒杯里，冰块叮当作响。她的眼睛下缘有些泛红。“今天真的很开心，聊了这么多，又吃了好吃的东西。”她像唱歌一般缓缓地左右晃动脑袋。

“我也开心极了，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诚一只胳膊肘架在吧台上，身体朝向她，“这都要感谢你，今天真的要谢谢你陪我。”这句话要是被别人听见，不免令人脸红，所幸酒保并不在旁边。

他们在赤坂的某家酒店。在法国餐厅用餐后，两人来到这里。

“应该道谢的是我，总觉得这几年来的郁闷一下子全烟消云散了。”

“你有什么郁闷的事吗？”

“当然喽，人家也是有很多烦恼的。”说着，千都留喝了一口“新加坡司令”。

“我啊，”诚摇着装了“芝华士”的玻璃杯说，“能遇见你真的很高兴，甚至想感谢上天。”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大胆的告白，千都留微笑着，微微垂下眼睛。

“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

一听他这么说，千都留抬起头来，眼睛有些湿润。

“大约三年前，我结婚了。但事实上，在结婚典礼前一天，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到某个地方去了一趟。”

千都留偏着头，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

“我要告诉你此事的经过。”

“好的。”

“但是，”他说，“要在我们两人独处的地方。”

她似乎吃了一惊，睁大了眼睛。诚把右手伸到她面前摊开，手心里是一把酒店的房间钥匙。

千都留低着头，默不作声。诚十分明白她心中正激烈斗争。

“我刚才说的某个地方，”他说，“就是公园美景，那天晚上你预订的那家酒店。”

她再度抬起头来，这次，她的眼圈红了。

“去房间吧。”

千都留凝视着他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前往酒店房间的路上，诚告诉自己，这样才对。自己以前走错了路，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正确的路标。

他停在房门前，把钥匙插进锁孔。

委托人叫高宫雪穗，是个脸蛋漂亮得足以做明星的少妇，然而她的表情却和其他人一样黯淡。

“这么说，是您先生要求您和他离婚的了？”

“是的。”

“理由他却不肯明说，是吗？只说没法再和你在一起了？”

“是的。”

“您心里有没有怀疑什么？”

委托人闻言先是显得有些犹豫，然后才说：“他好像喜欢上了别的女人。这个是我请人调查的。”

她从香奈儿包里拿出几张照片，上面清楚地拍到一对男女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约会。男方是头发三七分、一脸勤恳老实相的上班族，女方是短发的年轻姑娘，两人看上去显然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中。

“您曾经问过您先生这位小姐是谁吗？”

“还没有，我想先跟您谈完再决定。”

“明白了。您有分手的意愿吗？”

“有。我想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以前我就这么想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有了这种想法？”

“我想应该是他和这位小姐交往后才开始的，他有时候会动粗……不过只是喝醉的时候。”

“真是太过分了。有人知道此事吗？我是说，谁能够作证？”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不过，有一次刚好我们店里的女孩来我家里过夜。我想她应该记得。”

“我明白了。”女律师一边记录谈话内容，一边想，有了证人，要对方就范就太容易了。那种乍看之下像好好先生，却回家欺凌老婆的纸老虎，是她最厌恶的类型。

“我真不敢相信，他竟然会这样对我。他以前明明那么温柔……”高宫雪穗用雪白的双手掩住嘴，开始啜泣。

[1] 江川指江川卓，原选手指原辰德，均为日本职业棒球读卖巨人队著名球员。



第十章

进了停车场，今枝直巳便皱起眉头，因为几十个停车位几乎全满了。“泡沫经济不是已经破灭了吗？”他嘀咕道。

今枝在最里边的车位上停好爱车本田序曲，从车厢里拉出高尔夫球袋。袋上薄薄的一层灰尘是在房间角落放了两年的结果。他在公司前辈的建议下学打高尔夫球，有一段时间相当热衷，但独立开业后一个人工作，球杆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球袋。并不是因为工作忙碌，而是没有机会上场。他深深感到，高尔夫球这种运动，实在不适合独来独往的人。

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正门令人联想到平价的商务酒店。走进大门，今枝再度感到不耐烦，大厅里排队等候的玩家无聊地看着电视，共有将近十人。

虽然很想改天再来，但凡是假日，状况应该都是如此。他无奈地走向前台排队登记。

之后，今枝在沙发上坐下，茫然地望着电视。正在转播相扑，是大相扑的夏场所[1]。因为时间还早，画面上出现的是十两力士的对战。最近相扑越来越受欢迎，十两和幕内较低级别的比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相扑迷关注，想必是受到若贵兄弟、贵斗力、舞之海等新星崛起的影响。尤其是贵花田在三月场所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三赏力士，随即在夏场所首日便打败千代富士，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金星”。[2]两天后，千代富士又败给贵斗力，从而宣告引退。

今枝看着电视，心想时代的确不停地改变。媒体连日报道泡沫经济已经破灭。那些靠股票和地产身价暴涨的人，看到梦想如泡沫般消逝，想必寝食难安。这个国家也许会因此沉淀一点，今枝如此期待。花五十亿元买一幅梵高的画，便是社会陷入疯狂的明证。

只是，环视大厅，今枝认为年轻女子的奢华作风仍未改变。不久之前，高尔夫球还是男人的游戏，而且是具有某种地位的成年男子的娱乐。然而最近，高尔夫球场似乎已被年轻姑娘攻占。事实上，排队等候

的玩家有一半是女性。

只不过，我也是因为这样，才把闲置已久的球杆又翻了出来——他暗自发笑。四天前接到学生时代的朋友来电，说与两位公关小姐相约打高尔夫球，问他要不要一同前往。听朋友的说法，应是原本同行的男子无法前去。

想到许久不曾进行像样的运动，他便答应了。不过听到有年轻女子同行，让他有所期待也是事实。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好久没握球杆了，他想到这里有练习场，便过来练习。实际上场是两周后的事，他希望在那之前找回以往的球感，至少不要在球场上出丑。

可能是来的时间还不错，等了三十分钟左右，广播便呼叫他的名字。在前台接过打击席位的号码牌和出球用的代币，他走进练习场。

他分到的打击席位在一楼右侧。在附近的给球机投入代币，先拿了两盒球。

稍作热身后，他在打击席上就位。因为荒疏许久，他决定从过去拿手的七号铁杆开始，且不全力挥杆，先练习击球。

最初还有些生涩，但感觉慢慢回来了。打完二十球左右，他便能用力挥杆，重心移动也很顺畅，也掌握到以球杆面的甜蜜点[3]击球的要领。据他目测，铁杆应该打出了一百五六十码远。他很高兴，觉得疏于练习也没什么，还算挺能打。他热衷高尔夫球时，曾请认识的专业教练指导过。

换成五号铁杆打了几球后，今枝感觉到斜后方有一道目光。在他前一个打击席打球的男子正坐在椅子上休息，不过那人似乎从刚才就一直在看今枝打球。感觉虽然不至于不舒服，但在别人注视下打自然有些别扭。

今枝边换球杆边偷瞄男子。那人很年轻，可能还不到三十岁。

咦？今枝微偏着头，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再偷偷看几眼，果然没错，有印象，他们一定在哪里见过。但是，就男子的模样看来，他似乎不认得今枝。

尚未回想起来，今枝便练习起三号铁杆。不久，前面的男子开始打了，球技相当高明，姿势也很潇洒。他用的虽然是一号木杆，但打出的球仍直扑二百码外的网。

男子的脸稍微偏右时，露出颈后并排的两颗痣。今枝见状差点失声惊呼——他突然想起男子是谁了。

他是高宫诚！在东西电装株式会社专利部工作。

啊，对，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在这里遇到高宫完全不是偶然。想练习高尔夫球时立刻想起这家练习场，是因为三年前那件案子，他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高宫。

难怪高宫不认得他，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知道事情后来怎么样了？今枝想。他现在仍和那女子来往吗？

三号铁杆怎么打都打不好，今枝决定稍事休息，在自动售货机买了可乐，坐下来看高宫打球。高宫正在练习劈球，看来目标是五十码之前的那面旗子。轻挥杆打出去的球轻轻上抛，落在旗子旁边。真是好身手。

或许是感觉到有人在看，高宫回过头来。今枝转过视线，把罐装可乐送到嘴边。

高宫走近今枝："那是勃朗宁吧？"

今枝咦了一声，抬起头来。

"那根铁杆，是不是勃朗宁的？"高宫指着今枝的球袋说。

"哦……"今枝看向刻在杆头的商标，"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那是他在随意逛一家高尔夫球店时一时冲动购物的结果，店主推荐了这支球杆。店主在长篇大论地说明球杆的优点后，还说"最适合像你这种体格稍瘦的人"。但今枝决定购买并不是因为相信店主的说法，而是喜欢这个制造商名称。他有一段时间对枪支相当着迷。

"可以借看一下吗？"高宫问。

"请。"今枝说。

高宫抽出五号铁杆。"我有个朋友球技突飞猛进，用的就是这个牌子。"

"哦，不过应该是你朋友球技好吧。"

"可他是换了铁杆后突然变好的，所以我想或许应该找一支适合自己的球杆。"

"哦。不过，你已经很厉害了。"

"哪里，当真上场就不行了。"说着，高宫摆好姿势，轻轻挥了挥，"嗯，握把细了点……"

"要不要打打看？"

“可以吗？”

“请吧，请。”

高宫说声“那我就不客气了”，便拿着球杆进入打击席，开始一球、两球地打。转速极快的球以冲天之势往上飞。

“漂亮！”今枝并非在恭维。

“感觉很棒。”高宫满意地说。

“你请尽量打吧，我要用木杆练习。”

“是吗？谢谢。”

高宫再度挥杆，几乎没有失误。这并不是球杆的功劳，而是因为他的姿势正确。今枝想，高尔夫球教室果然没有白上。是的，高宫曾经在这里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还和此处的女学员交往。稍作思索，今枝便想起了那名女学员的名字——三泽千都留。

三年前，今枝待在“东京综合研究”这家公司，公司专门承办调查企业或个人信息，在全国各地拥有十七家事务所，今枝服务于目黑事务所。公司的特点在于委托人多半是企业，委托内容包罗万象，从调查潜在合作企业的业绩和运营状况，到是否有猎头公司对自己的员工展开挖角行动等，不一而足。也有委托案是调查年轻的社长与哪个女职员有染，后来查明该公司隶属于董事会的四名女职员全遭该年轻社长染指，负责调查的今枝等人也不由得苦笑。

那个自称东西电装株式会社相关人士的男子委托的事务也颇为奇特，他希望调查某家公司的一种产品。公司是一家叫“Memorix”的软件开发公司，产品则是该公司正强力促销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软件。

换句话说，这件委托案是调查该软件的研发过程，以及主要研发者的简历和人际关系等。

至于调查的目的，委托人并没有详细说明，但从他的言谈中可隐约窥知一二。东西电装似乎认定该软件窃自他们内部自行研发的系统，但仅通过产品比较实难证明，因此想找出软件盗用者。委托人认为要窃取东西电装的软件，必有内部共犯，只要调查Memorix研发负责人，应可

找出与东西电装之间的交叉点。那时目黑事务所约有二十名调查员，其中半数被指派进行此项工作，今枝也在其中。

展开调查约两周后，他们便掌握了Memorix的概况。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八四年，由曾任程序设计师的安西彻担任社长。包括兼职者在内，共有十二名系统程序设计师。主要是接受客户委托，进行各种程序的研发，以此追求企业成长。

该公司研发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确有很多疑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与金属加工相关的庞大技术与资料的来源。他们对外宣称，进行软件研发时曾与某中坚金属材料制造商进行技术合作，但今枝等人详细调查的结果显示，软件早已研发完成，那家金属材料制造商只是进行确认。

最可能的情况便是盗用过去往来客户的数据。Memorix曾与多家公司合作，有机会接触各方技术信息，其中自然包含金属加工的相关资料。

然而，这样的可能性毕竟极低。因为Memorix就信息管理方面与客户签有数份规范详尽的合约，若Memorix员工未经许可擅自将资料携出、泄露，一经发现，Memorix必须赔偿巨额罚金。

因此，东西电装的软件被窃是合理的推测。Memorix与东西电装完全没有联系，而且，东西电装的软件从未离开过公司。即使软件内容有极大相似之处，Memorix仍可声称纯属偶然。

深度调查后，终于锁定一名男子，此人的头衔是Memorix的主任研发员，叫秋吉雄一。

此人于一九八六年进入Memorix，他一加入，Memorix便突然展开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研究。翌年，研发工作已初步完成，速度之快超乎常理，这样的研究一般再短也需要三年。

莫非秋吉雄一带着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基础数据投效了Memorix？这是今枝等人的推论。

然而，对于秋吉这个人，他们的调查却不得要领。

他住在丰岛区的出租公寓，但没有在此区入籍。今枝等人通过公寓管理公司调查秋吉入住前的地址，没想到竟然在名古屋。

调查员立刻前往，却只见一栋如烟囱般高耸的大楼昂然挺立。调查员在附近打听，但终无法问到该大楼动工前是否曾有姓秋吉的人在此居住。向区公所查询的结果也一样，秋吉雄一的户籍并不在此。此外，秋吉租屋时填写的保证人住在名古屋，但其住处却空无一人。

秋吉究竟是何许人也？为查明这一点，他们进行了最基础的调查，

即持续监视。

他们趁秋吉不在时，在他丰岛区的公寓设置了两部窃听器，一听屋内，一听电话。同时，寄给他的邮件除了挂号与限时专递外，几乎全数拆封查看，然后再重新封好，放回信箱。当然，用这类手法获得的资料无法用来对簿公堂，但此时以查明他身份为第一优先。

秋吉似乎只在公司与住宅间来去。没人造访他的住处，也没有值得调查的电话。毋宁说，几乎连电话都没有。

“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得要命。”和今枝同组的男子曾望着镜头里的房间窗户说。那时，他们正坐在伪装成干洗店货车的厢型车里，摄像头设在车顶。

“或许他是在逃命，”今枝说，“才隐姓埋名。”

“比如杀了人之类？”搭档笑了。

“可能。”今枝也笑着回答。

不久，他们查出秋吉至少会与一个人联系。有一次他待在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电子音，原来是传呼。今枝绷紧神经，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机上，以为秋吉会打电话。

然而，秋吉却离开房间，径直走出公寓大楼。今枝他们急忙尾随其后。

秋吉在烟酒店外的公共电话前停下脚步，拨打电话，面无表情地说了些什么，谈话期间也不忘注意四周，所以今枝他们无法靠近。

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传呼响后，秋吉一定会外出打电话。因为他绝不使用屋内的电话，今枝也曾以为他发现了窃听器，但如果真是如此，他应该会拆掉窃听器。他恐怕是养成了凡是重要电话都使用公共电话的习惯，而且纵使拨打公共电话，也绝不固定于一处，而是每次更换不同的场所，防范相当彻底。

是谁拨打他的传呼呢？这是当时最大的谜。

但这个谜还没有解开，事情便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因为秋吉采取了令人不解的行动。

先是某个星期四，秋吉难得地在下班后来到新宿。其实这不叫难得，因为根本是今枝一行展开调查以来的第一次。秋吉进入新宿车站西口旁的咖啡馆。

在那里，秋吉与一个男子碰面。男子年约四十五岁，身材瘦小，面无表情，心思难测。今枝第一眼看到那人，心中便生起一阵不安。

秋吉从男子手里接过一个大信封，确认过后，便交换一般递给男子一个小信封。男子抽出信封里的东西，是现金。男子迅速点数后塞进外套的内袋，再拿出一张纸给秋吉。

一定是收据，今枝估计。

接着，秋吉与男子交谈了几分钟，同时站起身来。今枝与搭档分头跟踪。今枝跟秋吉，发现他直接回到住处。

搭档跟踪的人，经查，乃是于东京都内开设事务所的侦探社社长，虽名为社长，其实只有一个由妻子兼任助手的员工。

果然不出所料，今枝并不意外，因为那名男子身上有一股同行特有的气息。

他们想知道秋吉通过侦探在调查什么。如果是与东京综合研究有关联的侦探社，并非无法可想。但秋吉雇用的是以自由工作者身份营业的人，若接触时稍有不慎，被人探出了底，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决定暂时继续锁定秋吉。

一个周六，秋吉再度行动。今枝等人照例监视公寓，只见秋吉穿着运动衫与牛仔裤，一身休闲打扮，今枝与搭档一同跟踪。秋吉的背影散发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今枝有种预感，感觉这不是单纯的外出。

秋吉换了电车，在下北泽车站下车。他不时以锐利的眼神扫视四周，但似乎并未发现自己已被跟踪。他在车站附近走动，手上拿着张小纸条，不时查看门牌标志，今枝推测他在找某户人家。

不久，他停下脚步。地点是铁路旁一幢三层楼的小型建筑前，看来是供单身人士居住的套房式公寓。

秋吉并未踏入那幢公寓，而是进入对面的咖啡馆。今枝犹豫片刻后，要同行的搭档进入咖啡馆，他估计秋吉可能与人相约在此。他自己则到附近的书店等候。

一小时后，搭档独自从咖啡馆出来。“他不是约了人，”搭档说，“是在监视，一定是监视住在那里面的人。”他朝对面的公寓扬了扬下巴。

今枝想起之前的侦探，秋吉难道在请人调查住在这里的人？“那我们只好继续待在这里了。”今枝说。

“没错。”

今枝叹了一口气，寻找公共电话，请事务所开车过来。但车还没到，秋吉便离开了咖啡馆。

今枝往公寓看去，一个年轻女子正往车站走去，手里拿着高尔夫球袋。秋吉跟在该女子十数米后，今枝两人则尾随秋吉。

女子的目的地是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秋吉也进入场内，这次换今枝跟进去。

今枝继续观察，发现女子参加了高尔夫球教室。秋吉仿佛确认一般目送她进去之后，拿了一张高尔夫球教室的简介便离开了。当天他并未再次前往练习场。

今枝等人对女子展开调查，立刻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叫三泽千都留，服务于人才派遣公司。今枝等人向该公司查询，得知她曾被派遣至东西电装。于是，秋吉与东西电装总算连起来了。

今枝等人乘胜追击，继续锁定秋吉，深信他迟早会与三泽千都留接触。

然而，事情却往意外的方向发展。

一段时间均无异动的秋吉，于一个星期六再度前往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时间正是三泽千都留参加的高尔夫球教室开始前。秋吉并没有接近三泽，照样在暗地里监视。

不久，三泽千都留与一个男子比邻而坐，亲密地交谈起来，宛如情侣。

至此，秋吉离开了练习场，他的目的仿佛就是亲眼确认这一幕。

就结果而言，这是秋吉最后一次接近三泽千都留。之后，他再也不曾前往老鹰高尔夫球场。

今枝等人调查了与三泽千都留言谈甚欢的男子。男子名叫高宫诚，是东西电装的员工，隶属专利部。

他们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便调查了两人的关系，以及与秋吉之间的关联。然而，调查的结果并未发现任何与盗用软件相关的线索，唯一的收获是已婚的高宫诚似乎与三泽千都留发生了婚外情。

不久，委托人便提出了中止调查的请求。这也难怪，调查费不断增加，却得不到丝毫有用的情报。东京综合研究交给委托人厚厚一沓报告，但对方如何运用不得而知。今枝猜想，多半是直接送进碎纸机。

不寻常的金属声让今枝回过神来，一抬头，只见高宫诚一脸错愕地站着。“啊，啊，啊……”高宫诚看着手上的球杆，嘴巴张得老大，球杆的前端整个儿断了。

“啊！断了。”今枝看看四周，杆头落在高宫前方约三米处。

四周的人也发现异样，纷纷停下看着高宫。今枝走上前，捡起断裂的杆头。

“啊！真对不起。怎么会这样？”高宫握着失去杆头的球杆，不知如何是好，脸色都发青了。

“怕是所谓的金属疲劳吧，这杆子之前被我用得很凶。”今枝说。

“真的很抱歉，我认为我的打法没错……”

“哦，这我知道。定是我以前没打好，今天才这样。就算是我来打，也会断。请别放在心上。倒是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我没事。那……请让我赔，球杆毕竟是我打断的。”

今枝挥了挥手：“不必不必。反正本来迟早会断。要让你赔，我才不好意思呢。”

“可这样我过意不去。更何况，赔偿也不是我自掏腰包，我有保险。”

“保险？”

“是，我买了高尔夫玩家保险。只要办好手续，应该可以获得全额理赔。”

“可这是我的球杆，保险应该不能用吧？”

“应该可以。我去问问这里的高尔夫球用品店。”高宫拿着折断的球杆走向大厅，今枝跟在后面。

店位于大厅一角。高宫似乎是熟客，脸孔晒得黝黑的店员一看到他便打招呼。高宫出示断裂的球杆，说明缘由。

“哦，没问题，保险会理赔。”店员立刻说道，“申请保险金需要损坏地点的证明、损坏球杆的照片和修理费清单。至于球杆是否为本人所有，无法证明。相关文件由我们准备，麻烦高宫先生与保险公司联络。”

“麻烦了。请问修好球杆大概要几天？”

“这个，必须先找到同样的杆身，可能要两个星期左右。”

“两个星期……”高宫为难地回头望着今枝，“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今枝笑着说。如果要花上两个星期，可能赶不上球场之约，但他并不认为少一根球杆会对成绩造成什么影响，也不想再让高宫过意不去。

今枝他们当场便委托修理，随即离开了用品店。

“啊，诚。”两人正准备再度前往练习场，有人叫住了高宫。一看来人，今枝不由得闭紧嘴巴，他认得那张脸，是三泽千都留。她身后站着一个高个男子，这个人他不认识。

“哦。”高宫对两人说。

“练习结束啦？”千都留问。

“还没，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给这位先生造成不少麻烦。”高宫把事情告诉两人。听着听着，千都留现出了担忧的神色。“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对不起，向您借球杆已经够厚脸皮了，竟然还折断……”她向今枝鞠躬道歉。

“哪里，真的没关系。”今枝连忙摇手，向高宫问道，“呃，这位是尊夫人吗？”

“嗯，是啊。”高宫显得有点难为情。

这么说，外遇修成正果了，天底下果真无奇不有，今枝心想。

“没有人受伤吧？”千都留身后的男子问。

“这倒是不用担心。啊，对了，忘了给你我的名片。”高宫从长裤的口袋里取出皮夹，拿出名片递给今枝。“敝姓高宫。”

“啊，幸会幸会。”

今枝也取出皮夹，他也习惯把名片放在那里。但一时间他犹豫了，不知该给他哪一张。他随身携带有好几种名片，每一张的姓名和头衔都不同。

他最终决定给高宫真正的名片。这时候用假名毫无意义，而且谁也不能断定高宫他们将来不会成为他的顾客。

“哦，原来是侦探事务所啊。”看了今枝的名片，高宫一脸不可思议。

“若有什么需要，请务必光顾。”今枝轻轻施礼。

“比如说调查外遇？”千都留问道。

“是啊，当然。”今枝点点头，“这类业务最多了。”

她嘻嘻一笑，对高宫说：“那这张名片最好还是交给我保管喽！”

“也许哦。”高宫也逗趣地笑着回答。

今枝也想对千都留说，是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期最危险了，你最好小心点。

因为她的下腹部已经高高隆起。

今枝直巳的事务所兼住处位于西新宿，在一栋面对小路建造的五层建筑的二楼。大楼旁便有公车站，从新宿车站到这里只要几分钟。但是，这对客人来说并不见得方便。每次在电话里说出路径，客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犹豫的沉吟。为说服客人大驾光临，今枝往往好话说尽，但每次电话一挂，疲倦感总是如浪潮般席卷而来。

他也知道搬到车站旁更有利。委托人在前往侦探事务所的路上，多半抱着种种烦恼疑惑，极有可能在搭公交车的那几分钟改变心意，决定放弃。

但随着地价高涨，房租也跟着走高。今枝实在不想为了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每个月付出令人咋舌的大把钞票。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房租贵，调查费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尽可能以合理的收费为委托人服务，这是他创业的宗旨。

筱冢一成打电话到事务所，是七月将至的一个星期三。窗外飘着丝丝细雨，今枝已经死了心，以为那天不会有客人了。一听到来电人是筱冢，今枝的直觉登时告诉他有生意上门了，因为委托人的声音会有一种独特的语气。

果然，对方表示有些私事想谈，询问是否方便现在前来拜访。今枝回答：“我等你。”

挂掉电话，今枝歪着头思忖，筱冢一成应该未婚，这么说，或许不

是一般的外遇调查。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发现情人异常时会委托他人调查的人。

与高宫诚在高尔夫球练习场偶遇那天，站在成为高宫妻子的千都留身后的，便是筱冢一成。那天他们三个人相约用餐，约在高尔夫球练习场碰面。今枝自然不可能参与他们的聚会，不过在练习场大厅喝着纸杯装的速溶咖啡时，倒是和三人相谈甚欢。筱冢便是那时候递给他名片的。

后来，今枝在高尔夫球练习场和他再次碰面，筱冢的高尔夫球艺也颇高。他们曾略微提及今枝的工作，筱冢看似不甚在意，但或许当时他内心已经有所盘算。

今枝抽出一根万宝路，用一次性打火机点了火，双脚往文件乱堆的办公桌一跷，靠在椅子上吞云吐雾一番。灰白色的烟在微暗的天花板上飘荡。筱冢一成并不是一般上班族。他伯父是筱冢药品的社长，他是未来的领导层。这么一来，他要委托的调查可能与产业有关。想到这里，今枝感到全身血流加速，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今枝在两年前辞掉东京综合研究的工作自立门户。他厌倦了被当成廉价劳工剥削，有了单枪匹马闯天下的自信，也建立起了各方面的人脉。事实上，他的营业状况不错。委托的工作相当稳定，要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他有一小笔积蓄，也有一个月享受一次高尔夫球的宽裕。

但就是缺乏成就感。他目前的工作多半是外遇调查，任职于东京综合研究时常接触的产业调查，现在可说已绝缘了。他每天都为追查男人与女人的爱恨情仇奔波。他并不讨厌这种情况，只是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时绷紧神经。从前，他一度想当警察，甚至考进了警校。然而，警校毫无意义的严谨纪律令他心生反感，他便中途退学。这是他二十来岁时的事。

后来他打过几份工。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东京综合研究招聘职员的广告。既然当不了警察，就当侦探吧。他以这种半开玩笑的心情接受面试，虽被录取，但一开始是工读生待遇，过了半年才成为正式职员。

当上调查员，他发现自己极为适合这一行。这份工作完全不像影视中的私家侦探那般精彩，只是一味地重复着孤独而单调的工作。因为不具备警察的权力，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去。此外，他们负有保守委托人秘密的义务，尽最大可能不留下调查痕迹，同时不能有任何遗漏。而历经千辛万苦得到梦寐以求的资料时，那种喜悦与成就感，是从别的地方体会不到的。

或许可以找回那种亢奋——接到筱冢的电话，今枝怀着这样的期待。他有不错的预感。但他摇摇头，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烟。算了吧，期待越高只会越失望。想必又是调查女人的品行，十之八九错不了。他站起来，准备泡咖啡，墙上的时钟指着两点。

筱家一成于两点二十分抵达。他穿着浅灰色西装，尽管下着雨，发型仍一丝不乱，看起来比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时大上四五岁。这就是精英分子的气派吧，今枝想。

“最近很少在练习场碰面啊。”在椅子上坐下后，筱冢说。

“没有上球场，就不禁散漫起来。”今枝边端出咖啡边说。自从上次和公关小姐去打球后，他只去过练习场一次，还是为了去拿修理好的五号铁杆，顺便练习。

“下次一起去吧，有好几个球场可以带朋友去。”

“真不错，请务必要找我。”

“那么，也找高宫一起去吧。”说完，筱冢把咖啡杯端到嘴边。今枝发现，他的姿势和口吻出现了委托人特有的不自然。筱冢放下咖啡杯，吐了一口气才开口：“其实，我要拜托你的，是一件不太合常理的事。”

今枝点点头。“来这里的客人大多都认为自己的委托不合常理。什么事？”

“是关于某个女子，”筱冢说，“我希望你帮忙调查一个女子。”

“哦。”今枝略感失望，果然是女人的问题啊。“是筱冢先生的女友？”

“不，这女子和我没有直接关系……”筱冢把手伸进西装外套的内袋，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就是她。”

“我看一下。”今枝伸手拿起。

照片里是一个美丽女子，似乎是在某豪宅前拍摄的。她穿着外套，季节应该是冬天，那是件白色皮草。她朝着镜头微笑的表情极为自然，即使说是专业模特儿也不足为奇。“真是个美人。”今枝说出感想。

“我堂兄正在和她交往。”

“堂兄？这么说，是筱冢社长的……”

“儿子，现在担任常务董事。”

“他今年贵庚？”

“四十五……吧？”

今枝耸耸肩。这个年龄当上大制药公司的常务董事，一般上班族根本无法企及。“应该有夫人吧？”

“现在没有，六年前因为空难去世了。”

“空难？”

“日航客机坠落失事那次。”

“哦，”今枝点点头，“原来你堂嫂搭了那班飞机啊，真是令人遗憾。还有其他亲人亡故吗？”

“没有，搭乘那班飞机的亲人只有她。”

“没有孩子？”

“有两个，一男一女。幸好这两个孩子当时没有搭那班飞机。”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是啊。”筱冢说。

今枝再度看向照片中的女子，那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令人联想到猫咪。“既然夫人已经过世，你堂兄和人交往，应该没有问题吧？”

“当然。身为亲戚，我也希望他尽快找到好对象。毕竟，不久的将来，他便要肩负起我们整个公司。”

“这么说，”今枝的指尖在照片旁咚咚地敲着，“这女子有问题了？”

筱冢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体前倾：“老实说，正是如此。”

“哦。”今枝再度拿起照片。里面的女子越看越美，肌肤看上去如瓷器般洁白光滑。“怎么说？如果方便，可以请教一下吗？”

筱冢微微点头，双手在桌上十指交叉。“其实，这女子结过婚。不过这当然不成问题，问题是与她结婚的人。”

“是谁？”今枝忍不住压低声音。

筱冢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后才说：“那人你也认识。”

“啊？”

“高宫。”

“什么？”今枝陡然挺直了背脊，直直地盯着筱冢，“你说的高宫，就是那位高宫先生？”

“正是高宫诚，她是他前妻。”

“这真是，太……”今枝看着照片，摇摇头，“太令人惊讶了。”

“可不是！”筱冢露出一丝苦笑，“以前我好像提过，我和高宫在大学都参加了社交舞社。照片里的女子，是和我们联合练习的女子大学社交舞社的社员。他们就是因此而认识、交往、结婚的。”

“什么时候离的婚？”

“一九八八年……三年前。”

“离婚是因为千都留小姐？”

“详情我并没有听说，不过我想应该是吧。”筱冢的嘴角微妙地扭曲了。

今枝双手盘在胸前，回想起三年前的情况。这么说，他们停止调查后不久，高宫就与妻子离异了。“高宫先生的前妻正与你堂兄交往？”

“是的。”

“这是偶然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堂兄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遇见高宫先生的前妻，开始交往的吗？”

“不，也不能说是偶然。现在想来，算是我把堂兄介绍给她认识。”

“怎么？”

“我带我堂兄去了她店里。”

“店？”

“一家位于南青山的精品店。”

筱冢说，这个叫唐泽雪穗的女子，与高宫离婚前便开了好几家精品店，当时筱冢从未去过。但她与高宫离婚后不久，他收到精品店特卖会的邀请函，才首次光顾。至于原因，他解释：“是高宫拜托我的。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曾是枕边人的女人要独立生活，他似乎是想暗地里为她出一点力。离婚的原因好像出在他身上，所以也有点补偿的意味在内。”

今枝点点头，这种情形很常见。每次听到这种事，他都深深感到男人真是心软的动物。偶尔甚至有些男人，即使离婚肇因于妻子，分手后仍希望为前妻尽力。反观女人，分手后对男人往往不闻不问，就算错在

自己也一样。

“我对她多少也有些关心，所以决定亲自去看看她过得好不好。我跟我堂兄提起这件事，他说要跟我一起去，理由是想找时髦一点的休闲服，我们于是一同前往。”

“命运的邂逅就这样发生了。”

“看来似乎如此。”

筱冢说，他完全没注意到堂兄康晴强烈地受到唐泽雪穗的吸引，事后康晴坦承：“说来难为情，但我对她真的一见钟情。”甚至表明非卿莫娶。

“他不知道这位唐泽雪穗是你好友的前妻吗？”

“知道。第一次带他去精品店之前，我就告诉了他。”

“即使如此，仍然爱上她？”

“是。他本就是个很热情的人，一旦栽进去，任谁也拉不回。我之前全然不知，不过听说我带他去之后，他三天两头往她的精品店跑。女佣抱怨家里多了好些衣服，我堂兄根本也不穿。”

筱冢的话让今枝忍俊不禁。“我可以想象，那真是不得了。那么，你堂兄的努力追求有结果了？你刚才说他们已经在交往了。”

“我堂兄想和她结婚，但听说女方不肯给明确的答复。似乎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再加上有孩子，让她犹豫不决。”

“的确，也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婚姻失败，让她更加慎重吧？这也是人之常情。”

“也许。”

“那么，”今枝放开盘在胸前的双手，放在桌上，“要调查这女子的哪一部分？照刚才的描述，你对这位唐泽雪穗似乎已相当了解了。”

“其实不然。老实说，她全身上下充满了谜团。”

“与你不相干的人充满了谜团也很自然，不是吗？”

筱冢却缓缓摇头：“问题在于谜团的性质。”

“性质？”

筱冢拿起唐泽雪穗的照片。“我认为，如果我堂兄真能得到幸福，跟

她结婚也无妨。虽然她是我好友的前妻，的确让我有点排斥，但我想通了就会习惯。只是……”他把照片转向今枝，继续说，“看着她，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诡异，我实在不认为她只是个坚强的女子。”

“这世上有哪个女子只是坚强呢？”

“她这个人乍看之下就会让人这么认为。无论如何艰辛困苦，她都咬牙忍耐，拼命露出笑容，她就是给人这种印象。我堂兄也说他之所以受到吸引，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也是因为来自内在的光辉。”

“你是说，她的光辉是假的？”

“就是希望你调查这一点。”

“很难哪。有什么具体理由让你怀疑她？”

今枝这么一问，筱冢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又抬起头来。“有。”

“什么？”

“钱。”

“哦？”今枝往椅背靠去，再次望着筱冢，“怎么说？”

筱冢轻轻吸了一口气。“这一点高宫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她的资产似乎有很多是不透明的。就拿开设精品店来说，高宫说他完全没有给予资助。据说她当时对股票非常热衷，但一个外行的投资人不可能在短期内赚那么多钱。”

“是因为娘家有钱吗？”

筱冢摇头：“照高宫的说法显然不是，听说她母亲是教茶道的，加上年金，只能勉强度日。”

今枝点点头，他开始产生兴趣了。“筱冢先生，你心里有什么疑虑？你认为这位唐泽雪穗背后有金主吗？”

“我不知道。结了婚仍与金主维持关系，这实在说不通……但我认为她背地里一定有鬼。”

“背地里啊……”今枝伸小指挠了挠鼻翼。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起疑。”

“什么事？”

“每个和她有密切关系的人，”筱冢压低音量，“都遭遇了某种形式的

不幸。”

“咦？”今枝回视他的脸，“不会吧！”

“高宫便是一个。虽然他现在跟千都留结了婚，过得很幸福，但我想离婚毕竟是一种不幸的事。”

“但原因不是出在他身上吗？”

“表面上是这样，但真相就不见得了。”

“哦……好吧。其他遭遇不幸的人呢？”

“我以前的女朋友。”说完，筱冢的双唇紧紧抿上。

“哦……”今枝喝了口咖啡，只剩微温了，“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方便告诉我……”

“那是很惨痛的遭遇，对女性而言非常不幸。这件事导致我们分手。所以，我也是遭遇不幸的人之一。”

今枝把脏脏的本田序曲停在距离精品店稍远的路旁。若被看穿了连换新车的余力都没有，特地向筱冢借的高级西装和手表就失去意义了。

“我问你，真的什么都不给我买吗？连便宜的也不行？”走在他身旁的菅原绘里问。她把她最好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

“我想那里没什么便宜的东西吧，恐怕每件东西的标价都会吓得你眼珠子掉下来。”

“咦！那要是我想要怎么办？”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钱买啊，那就不干我事了。”

“什么嘛，小气！”

“别抱怨了，都说会付你钟点费了。”

不久，两人来到精品店“R＆Y”门前。精品店的门面全是透明玻璃，从外头看，只见店内摆满了各式女装、饰品。

“哇！”绘里发出赞叹，“果然每一件看起来都贵得要命。”

“小心你的用词。”他用肘轻顶绘里侧腰。

菅原绘里是在今枝事务所旁一家居酒屋工作的女孩，白天在专科学校上课，今枝不清楚她在学些什么。不过她值得信任，遇到最好携伴同行的场面时，他有时会付钱请她帮忙。绘里似乎也喜欢帮今枝工作。

今枝打开玻璃门走进店里。空调的温度恰到好处，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却不流于低俗。

“欢迎光临。”一个年轻女子从后方出现。她穿着白色套装，露出空姐般的职业笑容。她并不是唐泽雪穗。

“敝姓菅原，我们预约了。”

听今枝这么说，女子行礼说道：“菅原先生您好，我们正在等候您。”

和绘里一起行动的时候，今枝尽可能用菅原这个姓氏。因为若用别的，有时绘里会反应不及。

“今天您要找什么样的衣服呢？”白衣女子问道。

“适合她的。”今枝说，“夏天到秋天都可以穿的，要有型，但不要太花哨，穿去上班也不会太惹眼。她刚入社会，要是太出风头，怕会被欺负。”

“好的，”白衣女子点头表示明白，“我们有衣服正好符合您的要求。我现在就去拿。”

女子转身的同时，绘里也转向今枝，他轻轻向她点头。就在这时，里面出现了另一个人，今枝看向那个方向。

唐泽雪穗像穿梭于衣饰间一般，缓缓向他们靠近，露出微笑，笑容一点都不做作，因为她眼中同样流露出满是温柔的光，竭诚款待来店顾客的真诚，像光晕般自她全身散发出来。“欢迎光临。”她微微点头说道，其间视线没有离开过两人。

今枝也默默朝她点头。

“您是菅原先生吧，听说是筱冢先生介绍您来的？”

“是。”今枝说。预约的时候，对方便问过介绍人了。

“您是筱冢……一成先生的朋友？”雪穗微偏着头。

“是。”点头应答后，今枝想，为什么她提起的是一成，而不是康晴呢？

“今天是为夫人置装？”

“不，”今枝笑着摇摇手，“是我侄女。她刚进职场，我还没送礼物。”

“哦，原来是这样呀，我太冒失了。”雪穗微笑着，垂下长长的睫毛。这时，刘海飘然落在脸上，她伸出无名指撩起。这个动作着实优雅，今枝不禁想起外国老电影里的贵族女子。

唐泽雪穗应该刚满二十九岁，这么年轻，她是如何培养出这种气质的呢？今枝感到不可思议。他现在能够了解筱冢康晴对她一见钟情的心境了，但凡男人，大概没有人能不受她吸引。

白衣女子拿着好几件衣服出来，向绘里介绍，问她的意见。

“需要什么尽管说，选适合你的衣服。”今枝对绘里说。

绘里转身朝着他，挑了挑眉毛，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眼神分明在说：你根本就不肯买给我，还说呢！

“筱冢先生还好吗？”雪穗问。

“好，还是一样忙。”

“不好意思，方便请教您和筱冢先生的关系吗？”

“我们是朋友，高尔夫球伴。”

“哦，高尔夫球……哦。”她点点头，那双杏眼的视线落在今枝的手腕上，“好棒的手表。”

“啊？哦……”今枝用右手遮住手表，“别人送的。”

雪穗再度点头，但今枝觉得她脸上浮现的微笑改变了。一时之间，今枝还以为露出了马脚，被她看出这只手表是向筱冢借的。筱冢出借时曾告诉他：“别担心，我没在她面前戴过这只表。”不可能露出马脚的。

“你这家店真是不错。要备齐这么多一流商品，想必需要相当的经营管理能力，你还这么年轻，真了不起。”今枝环视店内说。

“谢谢您的称赞。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完全满足顾客的需求，还得继续努力。”

“你太谦虚了。”

“是真的。啊，您要喝点冷饮吗？冰咖啡或冰红茶？也有热饮。”

“那么，请给我咖啡，热的。”

“好的。请您在那边稍候。我马上送过来。”雪穗指向放置沙发和桌子的角落。

今枝在一张看似意大利制的猫腿式沙发上坐下。桌子兼做陈列架，玻璃桌面下精心布置着项链、手环等饰品。上面没有标价，但想必是商品，目的显然是在客人稍事休息时，吸引他们的目光。

今枝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万宝路与打火机，打火机也是向筱冢借的。点着火，让整个肺里吸满烟，感觉紧绷的神经缓缓松弛下来。今枝暗想：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会紧张，只不过面对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优雅的气质是怎么来的？究竟是如何培养，又是如何磨炼的呢？今枝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幢老旧的两层建筑，吉田公寓。那是一幢屋龄高达三十年的老房子，至今没垮掉令人不可思议。

今枝上周去过那里一趟，因为唐泽雪穗曾住过那里。听了筱冢的叙述，他决定先查明她的身世。

公寓四周有不少又小又旧的房子，应该是战前便有了。住户中有好几个人还记得当初住在吉田公寓一〇三室的母女。

这家人姓西本，西本雪穗是她的本名。

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她与生母文代相依为命。文代据说是靠兼职来维持生活。文代在雪穗六年级时亡故，据说死于煤气中毒。虽然被视作意外处理，但附近的主妇称“也有人说好像是自杀”。

“西本太太好像吃了药，而且听说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她先生死得突然，日子过得很苦。不过最后还是没搞清楚，好像就当作意外了。”在当地住了三十几年的主妇悄声说。

经过吉田公寓时，今枝特意走近些，绕到后面。有一扇窗户敞开着，屋内一览无余。屋里的隔间除了厨房外，只有一间小小的和室。老式五斗柜、破旧的藤篮等靠墙摆放，和室中央有一张没有铺上棉被的暖桌，应该是用来代替矮脚桌的，桌上放着眼镜和药袋。今枝想起附近主妇的话：“现在公寓里住的都是老人。”

他想象着一个小学女生和年近四十的母亲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情景。女孩或许就着暖桌，权充书桌做功课，母亲则一副极度疲惫的模样准备晚餐……

这时，今枝感到内心深处纠结起来。

在吉田公寓四周打探的结果，让他注意到另一件异事。

一桩杀人案。

文代死前一年左右，附近发生一起凶案，据说她也受到警方调查。遇害的是当铺老板，西本文代经常出入该当铺，因而被列入嫌疑名单。但是她并未遭到逮捕，如此说嫌疑应该很快便洗清了。

“可是啊，被调查的事情一下子就传开了，害得她丢了工作，大概吃了更多苦吧。”附近卖香烟的老人以满怀同情的口吻告诉今枝。

今枝通过微缩胶卷查阅这桩杀人案的报道。文代死前一年是一九七三年，而且他知道是在秋天。

很快他便找到相关报道。说尸体是在大江一栋未完工的大楼中发现的，有多处刺伤。凶器推测为细长的刀具，但并未找到。被害人桐原洋介前一天下午离家未归，妻子正欲报警。被害人当时身上持有的一百万元现金不见踪影，警方判断应是见财起意，而且是知道桐原身怀巨款的人所为。就今枝找到的资料，并没有关于这起命案告破的报道。卖烟的老者也说，他记得并没有捉到凶手。

若西本文代真的经常出入那家当铺，受到警方注意也合乎情理。既是熟面孔，当铺老板自然不会防备，而即使是女人，要趁隙刺杀一个人也不无可能。但是，只要被警察找过一次，来自社会的目光自然有所不同。这么看来，西本母女也算是这起命案的受害者。

今枝察觉身旁有人，回过神来，接着咖啡香扑鼻而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穿着围裙，用托盘端来咖啡，围裙底下穿着紧身T恤，身体曲线毕露。

“谢谢。”今枝伸手拿起咖啡杯。在这种地方，连咖啡的香味都显得浓郁起来。“这家店就你们三位照顾吗？”

“是的，大致上如此。不过，我们老板经常到另一家店去。”穿围裙的女子拿着托盘回答。

“另一家？”

“在代官山。”

“哦，真厉害，这么年轻就有两家店。”

“我们还准备在自由之丘开一家童装专卖店。”

“还要开第三家？真令人佩服。难道唐泽小姐家里有聚宝盆吗？”

“我们老板真的很勤奋，我们都怀疑她到底睡不睡觉。”她小声说了这句话后，悄悄向里面瞥了一眼，然后说声“请慢用”，便退下了。

今枝不加糖、不加奶精地喝了咖啡。比一般咖啡馆煮得还好喝。

今枝想，也许这个叫唐泽雪穗的女人，是那种相比外表更看重金钱的人，否则做生意不会这么成功。而且，据他推测，她这种特质一定是住在吉田公寓时便已形成。失去亲生母亲后，雪穗被住在附近的唐泽礼子收养，礼子是雪穗父亲的表姐。

今枝去看过唐泽礼子的住处，那是一幢高雅的日式房舍，有一座小小的庭院，门上挂着“茶道里千家”的门牌。

在唐泽家，雪穗向养母学习茶道、花道等好几项对女子有益的技艺。现在雪穗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女人味，想必就是在那个时期萌芽的。

唐泽礼子仍住在那里，因此无法在附近毫无顾忌地打听消息，但雪穗被收养后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异状，当地居民也只记得“有个长得很漂亮、很文静的女孩”。

“叔叔。”

听到有人叫，今枝抬起头来。菅原绘里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连衣裙站在那里，裙子短得令人心跳加速，露出一双美腿。

“你敢穿成这样上班？”

“不行吗？”

“这件怎么样呢？”白衣女子拿出一件蓝底的西式上衣，只有领口是白色的，“搭配裙子或裤子都很适合。”

“嗯……”绘里沉吟一声，“我好像有一件类似的。”

“那就算了。”今枝说，然后看看表，该走了。

“叔叔，可不可以下次再来？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衣服了。”绘里说出他们事先套好的说辞。

“真拿你没办法，那就下次吧。”

“对不起，看了那么多件都没买。”绘里向白衣女子道歉。

“哪里，没关系呀。”女子亲切地笑着回答。

今枝站起身，等绘里换回自己的衣服。这时，唐泽雪穗从后面走出来，“您侄女似乎没有找到中意的衣服。”

“真不好意思，她就是三心二意的，让人伤透脑筋。”

“哪里，请别放在心上。要找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好像是。”

“我认为服装和饰物不是用来掩饰一个人的内在，而是用来衬托。因此我认为，当我们为客人挑选衣服的时候，必须了解客人的内在。”

“哦。”

“例如，真的有气质有教养的人来穿，不管是什么衣服，看起来都显得高雅非凡。当然……”雪穗直视着今枝的双眼，“反之亦然。”

今枝微微点头，扭过脸去。她是在说我吗？这套西装不合身？还是绘里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绘里换好衣服走过来。

“久等了。”

“我们会寄邀请函给您，可以麻烦您填一下联系信息吗？”雪穗把一张纸递给绘里。绘里不安地看今枝。

“写你那里更方便吧？”

听他这么说，绘里点点头，接过笔开始填写。

“您的表真的很棒。”雪穗再度看着今枝的左手手腕。

“你似乎很喜欢这只表。”

“是啊，那是卡地亚的限量款。除您之外，拥有这款表的人我只知道一个。”

“哦……”今枝把左手藏到背后。

“请您务必再度光临。”雪穗说。

“一定。”今枝回答。

离开精品店，今枝开车送绘里回她的公寓。钟点费是一万元。

“试穿高级女装还有一万元可赚，这份工不错吧。”

“根本就是吊人胃口，下次一定要买东西给我哦。”

“如果有下次的话。”说着，今枝踩下油门，他认为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今天特地走这一趟并非为了调查，而是想亲眼看看唐泽雪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况且，接近这家店太危险了。唐泽雪穗这个女人，或许比他想象的更令人无法掉以轻心。

回到事务所，他打电话给筱冢。

“怎么样？”一听到来电的人是今枝，筱冢立刻问道。

“我现在多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指……”

“她的确是个令人摸不清底细的女人。”

“可不是！”

“不过，实在是个大美人，难怪令堂兄会爱上她。”

“……是啊。”

“我会继续调查。”

“麻烦你了。”

“对了，我想确认一件事，就是向你借的那只手表。”

“请说。”

“你真的从没在她面前戴过它吗？是不是曾经向她提起过？”

“没有啊，应该没有……她说了什么？”

“也不算说了什么。”今枝把店里发生的事大略说了，筱冢发出沉吟。

“她应该不知道。”说完这句话，筱冢低声继续道，“只不过……”

“什么？”

“严格来说，我曾经在她在场的时候戴过这只表。可那个场合她绝对看不到，即使看到，也应该不会记得。”

“什么场合？”

“婚宴。”

“婚宴？哪一位的？”

“他们的。参加高宫和雪穗小姐的结婚喜宴时，我戴的就是那只表。”

“啊……”

“但是，我虽然在高宫身边，却几乎没有靠近过她。最靠近的时候，应该是点蜡烛的时候吧，我实在很难想象她会记得我的手表。”

“点蜡烛……那么，是我多虑了吗？”

“应该是吧。”

今枝拿着听筒点点头。筱冢是个聪明人，既然他这么说，应该没有记错。

“真对不起，拜托你这种麻烦事。”筱冢向他道歉。

“哪里，这也是工作啊。再说，”今枝继续说，“我个人也对她产生了兴趣。不过请你不要误会，不是指我爱上她。我觉得，她背后似乎有些什么。”

“这是侦探的直觉吗？”

“唔，可以这么说。”

筱冢沉默下来，也许是在思考这种直觉的根据。片刻，他说：“那就麻烦你了。”

“好的，我会好好调查。”今枝挂上电话。

两天后，今枝再度来到大阪。此行目的之一是约见一名女子，他上

次在唐泽家附近调查时，碰巧听说了她。

“你如果是要问唐泽家小姐的事，元冈家的小姐可能知道。我听说她们都上过清华女子学园。”一家小面包店的老板娘告诉他。

今枝打听她的年龄，这让面包店老板娘大伤脑筋。“我想应该是和唐泽家小姐同年，不过不太确定。”

她叫元冈邦子，有时会光顾面包店。老板娘只知道她是与大型不动产公司签约合作的室内设计师。

回到东京后，今枝向那家不动产公司查询。经过好几道关卡，总算得以通过电话与元冈邦子取得联系。今枝声称自己是自由记者，正在为某女性杂志进行采访。

“这次我想做一个专题报道，探讨名门女校毕业生创业的情况。我到处打听毕业自东京和大阪两地的女校、目前正在职场上冲刺的杰出人物，有人向我推荐元冈小姐。”

元冈邦子在电话中发出意外的轻呼，谦虚地说“我算不上啦”之类的话，但听得出她并非全然否定。“到底是谁提起我呀？”

“很抱歉，我无法奉告，因为我答应保密。我想请教一下，元冈小姐是哪一年从清华女子学园毕业的？”

“我？我是一九八一年从高中部毕业。”

今枝内心暗自欢呼。一如他的期待，她和唐泽雪穗同届。

“这么说，您知道唐泽小姐了？”

“唐泽……唐泽雪穗小姐？”

“是的，是的。您知道她吧？”

“知道，不过我不和她同班。她怎么了？”元冈邦子的声音显得有些警惕。

“我也准备采访她，她目前在东京经营精品店。”

“哦。”

“那么，”今枝一鼓作气道，“只要一小时就好，能不能请您拨冗见面？希望能和您谈谈您现在的工作、生活方式等等。”

元冈邦子似乎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答应若是不影响工作就没有问题。

元冈邦子的工作地点位于距地铁御堂筋线本町站步行几分钟的地方，也就是俗称为“船场”的大阪市中心地带。这里不愧是以批发业、金融业聚集闻名，商业大楼林立。虽然人人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但来往于人行道上的企业精英仍脚步匆匆，仿佛连一秒钟都舍不得浪费。

不动产公司的大楼第二十层是“Designmake”公司的办公室。今枝在地下一层的一家咖啡馆等候元冈邦子。

当玻璃挂钟指着下午一点五分时，一名穿着白色西装上衣的女子进来了。她戴着镜框稍大的眼镜，就女性而言，她身材相当高挑。这符合电话里听说的所有特征。她还有一双修长的腿，是个颇具魅力的美女。

今枝起身相迎，一边打招呼，一边递出印着自由记者头衔的名片，名字当然也是假的。然后，他拿出在东京购买的一盒点心，元冈邦子客气地收下了。她点了奶茶之后就座。

“对不起，在您百忙之中打扰。”

“哪里，倒是我真的有采访价值吗？”元冈邦子似有些无法释怀。她操着关西口音。

“那当然，我想多采访各个行业的杰出女性。”

“你所说的报道会用真名吗？”

“原则上是用假名，当然如果您希望以真名……”

“不不不，”她连忙摇手，“用假名就好。”

“那我们开始吧。”

今枝拿出纸笔，开始提出一些关于“名门女校毕业生创业情况”的问题。这是他在搭新干线时构思的。元冈邦子不知就里，对每个问题都认真作答。看着她这样，今枝总觉得过意不去，认为至少要认真进行采访，如顾客聘请室内设计师的优点、不动产公司因为她的努力而意外得到不少好处等等，和她的谈话至少也让他增加了些见闻。

大约三十分钟后，问题问完了。元冈邦子似乎也松了一口气，把奶茶端到唇边。

今枝正在盘算该何时提起唐泽雪穗的话题。前几天的电话已经预留伏笔，但他绝不能让话题显得不自然。

元冈邦子竟突然说道：“你说也要去采访唐泽小姐？”

“是的。”今枝回视对方的脸，心想被猜中心思了。

“你说她在经营精品店？”

“是的，在东京南青山。”

“哦……她也很努力嘛。”元冈邦子把视线移开，表情显得有些僵硬。

今枝的直觉开始启动，元冈邦子对唐泽雪穗似乎没什么好印象。这真是求之不得，要打听雪穗的过去，找的如果是一个不肯说真心话的人也没有意义。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问道：“请问，我可以抽根烟吗？”

“请。”她说。

今枝嘴里叼着万宝路，点上火。这个姿势表示接下来是闲谈时间。

“关于唐泽小姐，”今枝说，“现在出了点问题，让我很头疼。”

“怎么？”元冈邦子脸上的表情出现变化，显然对这个话题极有兴趣。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今枝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有些人提起她的时候，话说得不太好听。”

“啊？”

“她那么年轻就开了好几家店，招人忌妒在所难免。而且，我想实际上她一路走来，做的事情未必都像外表看上去那么高雅。”今枝喝了一口变凉的咖啡，“总而言之，就是说她见钱眼开、为做生意不惜利用别人，诸如此类的。”

“哦。”

“我们想报道的是年轻有为的女性创业者，编辑部里有人认为如果做人方面的风评不太好，不如暂停，所以我才觉得头疼。”

“因为事关杂志的形象嘛。”

“是啊，是啊。”今枝边点头边观察元冈邦子的表情，看来她并没有因为听到校友的不良风评而感到不快。他摁熄烟，立刻又点上一根。他很小心，不让烟熏到对方的脸。

“元冈小姐初中、高中都和她同校吧？”

“是的。”

“那么，就您的记忆，您觉得她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您认为她是这样的人吗？这些我不会写在报道里，希望您给我最真实的意见。”

“我也不清楚。”元冈邦子偏了偏头，瞄了手表一眼，似乎很在意时间，“我在电话里也说过，我没有和她同班过。不过唐泽小姐是学校里的名人，不同班也认识她，我想其他年级的人大概也都认得她吧。”

“她为什么这么有名？”

“这还用说？”说着，她眨了眨眼，“她那么漂亮，不引人注目也难，还有男生组织后援会之类的呢。”

“哦。”今枝回想起雪穗的容貌，认为这不难想象。

“成绩好像也挺优秀。我一个朋友说的，她初中跟唐泽同班。”

“那就是才女了。”

“不过，像个性或为人之类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没跟她说过话。”

“你那个跟她同班的朋友对她评价如何？”

“她倒没说过唐泽小姐什么坏话，只曾经半开玩笑半忌妒地说，天生是那种大美人，真是走运。”

元冈邦子的话里有种微妙的含意，今枝并没有错过。“您刚才说……那位朋友没有说唐泽小姐的坏话，”他说，“那么，其他人对唐泽小姐没有好评吗？”

可能是没想到会被紧追不放，元冈邦子眉头微蹙。但今枝看得出来，这绝非她的真心话。

“初中时代，有一则关于她的传闻相当诡异。”元冈邦子说，声音压得极低。

“说什么？”

他一问，她先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你真的不会写进报道？”

“当然。”他用力点头。

元冈邦子吸了一口气才说：“传闻说她谎报经历。”

“嗯？”

“说她其实生长在一个环境很糟的家庭，却隐瞒事实，装作千金大小姐。”

“请等一下，那是指她小时候被亲戚收养吗？”那不算什么新闻，今枝想。

元冈邦子闻言微微探过身来。“没错，问题是她的原家庭。据说她的生母靠着男女关系来赚钱。”

“哦……”今枝并没有表现得大惊小怪，“是指做别人的情妇？”

“也许吧，不过，对象不止一个。这些都是传闻。”元冈邦子特别强调“传闻”二字。她继续说：“而且，听说其中一个还被杀了。”

“啊！”今枝发出惊呼，“真的？”

她肯定地点头。“听说唐泽小姐的亲生母亲因此受到警方侦讯。”

今枝忘了回应，眼睛只顾盯着烟头。就是当铺老板那件命案，他想。警察盯上西本文代，看来似乎并非只因她是当铺的常客。前提是如果传闻属实的话。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说的，好吗？”

“一定，请放心。”今枝对她笑了笑，但马上恢复严肃的表情，“不过，既然有这种传闻，一定造成了不小的骚动吧？”

“没有，没有造成多大的风波。虽说是传闻，但流传的范围其实极为有限，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些话是谁在散播。”

“咦！是吗？”

“她好像是因为有朋友住在唐泽小姐老家附近，才知道我说的那些事。我跟她不是很熟，是听别人说的。”

“她也是清华女子学园的……”

“和我们同届。”

“她叫什么？”

“这就不太方便说了……”元冈邦子垂下头。

“也是，我失礼了。”今枝抖落烟灰，他不希望因追根究底而遭到怀疑，“那么，她怎么会放出这些传闻呢？难道没有考虑到会传进当事人耳

中吗？”

“她当时似乎对唐泽小姐怀有敌意。可能是她自己也有才女之称，所以把唐泽小姐当作竞争对手吧。”

“很像女校常有的故事。”

听到今枝这么说，元冈邦子露齿而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呢。”

“后来她们两人的敌对关系有什么变化？”

“关于这一点……”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让她们变得很要好。”

“哦？”

元冈邦子向四周环视一番，附近没有其他客人。

“放出这个传闻的女孩被袭击了。”

“被袭击？”今枝上半身向前倾，“您是指……”

“她有好长一段时间请假没有上学，声称出了车祸，其实听说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身心受创无法复原，才请假的。”

“遭到了性侵害？”

元冈邦子摇摇头。“详情我不清楚。有人说她被强暴，也有未遂的说法。只不过，遭到袭击似乎是事实。因为住在出事地点附近的人，说看到警察进行种种调查。”

有一件事引起了今枝的注意，他认为不应该放过：“您刚才说，因为发生了这件意外，她和唐泽小姐变得很要好？”

元冈邦子点点头。“发现她昏倒的就是唐泽小姐。后来唐泽小姐好像也常去探望她，对她很照顾。”

唐泽雪穗去探望、照顾对方……今枝心中一震，他佯装平静，却感到浑身发热。“是唐泽小姐一个人发现的吗？”

“不，我听说她是和朋友两个人一起。”

今枝咽下一口唾沫，点头回应。

晚上，今枝住在梅田车站旁一家商务酒店。隐藏式录音机播放出元冈邦子的话，今枝把内容整理在笔记上。她并未发现他在外套内侧口袋藏了录音机。

今枝想，今后大概有好一阵子，元冈邦子都会持续购买那本理应刊登自己故事的女性杂志。虽然有点可怜，但他认为，这也算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梦想。手边处理的事情告一段落，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看着记事本按下号码。

铃响了三声之后，对方接起电话。

“喂，筱冢先生？……是的，我是今枝。我现在在大阪。对，是为了那个调查。其实，有个人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上一面，希望能和她取得联系，才来请教筱冢先生她的联络方式。”今枝说出了那人的名字。

玄关的铃声响起时，江利子正要拿出烘干机里的衣物。她把抱在手上的床单和内衣裤扔进旁边的篮子。对讲机设在餐厅的墙上，江利子拿起听筒“喂”了一声。

“请问是手冢太太吗？敝姓前田，从东京来。”

“啊，好。我现在就开门。”

江利子脱下围裙，走向玄关。新买的这栋二手房，走廊有些地方会发出声响。她一直催丈夫民雄趁早修好，他却迟迟不肯动手。他的缺点就是有点懒。

她没有取下链条直接开门。一个穿短袖白衬衫、打蓝领带的男子站在门外，年龄三十开外。

“不好意思，突然打扰。”男子行了礼，头发梳得很整齐。“请问，伯母转告您了吗？”

“是的，我母亲跟我说过了。”

“好。”男子露出安心的笑容，取出名片，“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

名片上写着“红心婚姻顾问协调中心调查员前田和郎”。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江利子先把门关上，取下链条后再次打开。但是，她并不想让陌生男子进门。“那个……我家里很乱……”

“没关系，没关系。”男子摇摇手，“这里就可以。”说着，他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取出记事本。

今天早上她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专门调查婚姻状况的调查员要来。看来调查员似乎先去了江利子的娘家。

“调查员说是想打听唐泽的事。”

“打听雪穗？她离婚了呀。”

“就是因为这样啊，好像又有人要跟她提亲。”

母亲说，调查员好像是受到男方的委托，前来调查雪穗。

“说是想听听以前朋友的说法，才来我们家的。我跟他说江利子结了婚不住在这里，他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你夫家地址。可以吗？”

调查员显然正在一旁等待。

“我无所谓啊。”

“他说，如果可以，今天下午就过去找你。”

“噢……好啊，可以。”

“那我就跟他说了。”母亲告诉她，调查员姓前田。

如果是平常，她讨厌这种来路不明的人物，自会请母亲回绝。这次她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对方调查的是唐泽雪穗。江利子也想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只不过，她还以为调查结婚对象的行动会更加隐秘。调查员竟然大大方方地自道姓名来访，倒是颇令她意外。

男子站着，仿佛要挤进半开的门缝中，针对江利子与雪穗之前的来往提出问题。她大略说明她们在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三年级时同班，因而熟络起来，大学也选择同校同系。男子用圆珠笔将这些一一记下。

“请问，男方是什么样的人？”问题告一段落时，江利子反问道。

男子的表情显得有些出乎意料，露出苦笑，抓抓脑袋。“很抱歉，目前还不能告诉您。”

“你说目前是指……”

“若是这件婚事成功，我想您总会知道。但很遗憾，现阶段还没有成

定局。”

“你是说，对方的新娘候选人有好几位？”

男子略显迟疑，但还是点点头。“可以这么解释。”

看来，对方相当有身份地位。“那么你来找我的事，最好也不要告诉唐泽小姐？”

“是，您肯这么做就太好了。知道有人背地里调查自己，那种滋味总是不好受。呃，您与唐泽小姐现在还有来往吗？”

“几乎没有了，只写写贺年卡。”

“哦。不好意思，请问手冢太太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两年前。”

“唐泽小姐没有出席您的婚礼吗？”

江利子摇摇头。“我们虽然举行了婚礼，但没有盛大宴请，只是近亲聚个餐而已，所以我没有给她寄喜帖，只写信告诉一声。她在东京，而且，怎么说呢，时机有点不太对，我也不太好意思邀请她……”

“时机？”说完，男子恍然大悟般用力点头，“那时唐泽小姐刚离婚吧？”

“她在那年的贺年卡上简单地写着他们分手了，我就不太好意思邀请她参加我的婚礼。”

“哦。”

得知雪穗离婚时，江利子本想打电话去关心。但觉得自己这么做未免太不识相，就作罢了。她估计也许雪穗会主动和她联系。但雪穗并不曾来电。她至今仍不清楚雪穗离婚的原因，贺年卡上只写着“于是，我又再度回到起跑点，重新出发”。

一直到大学二年级，江利子都和初中、高中时代一样，经常和雪穗在一起。不管是去逛街购物，还是去听演唱会，总是请她作陪。一年级发生的那起可怕的意外，使江利子不但不敢结交陌生男子，甚至害怕认识新朋友，雪穗便成为她唯一的依靠。甚至可以说，她是江利子与外部社会联系的渠道。

然而，这种状态自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一点江利子比谁都清楚。同时，她也认为不能总拖累雪穗。尽管雪穗从未表现出丝毫不满，但江利子知道她正与社交舞社的高宫学长交往，自然会想多陪陪男朋友。

还有另一个真正的原因。雪穗和高宫交往，让江利子经常想起一个男子——筱冢一成。

雪穗从不在江利子面前提起高宫，但她无心的只言片语，还是会透露出男友的存在。这时，江利子便感到心里蒙上一层灰色的纱，无法制止自己的心跌落至黑暗的深渊。

大约在大二下学期时，江利子刻意减少和雪穗碰面的次数。雪穗一开始似乎感到困惑，但慢慢地，她也不再主动和江利子接触。或许是聪慧的她察觉了江利子的用意，也或许是认为再这样下去，江利子永远无法靠自己站起来。

她们并非不再做朋友，也没有完全断绝联系。见了面还是会聊天，偶尔也会互通电话。但是，和其他朋友比起来，并没有特别亲密。

大学毕业后，两人的关系更加疏远。江利子通过亲戚的介绍，在当地的信用金库任职，雪穗则迁居东京与高宫结婚……

“我想请教一下，就您的印象，”男子继续发问，“唐泽小姐是哪种类型的女子？只要简略形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是内向而纤细敏感，或是好胜而不拘小节等等。”

“要这样形容很难。”

“那么，用您自己的话来说也可以。”

“用一句话来说啊，”江利子稍加思考后说，“她是个坚强的女子。虽然不是特别活跃，但靠近她身边，会感到她释放出一股能量。”

“光芒四射？”

“是的。”江利子一本正经地点头。

“其他呢？”

“其他啊……嗯，她什么都知道。”

“哦？”男子的眼睛稍微睁大了些，“这倒挺有意思。您是指她很博学吗？”

“不是一般所说的知识丰富，而是她对于人的本质或社会各层面都很了解。所以，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非常……”她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啊。如此人情练达的女子，婚姻却以失败收场。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江利子明白调查员的目的了，原来他还是着眼于雪穗的离婚，担心离婚的根本问题在雪穗身上。“那次婚姻，也许她做错了。”

“怎么说？”

“我觉得，她好像是受到氛围的影响才决定结婚的，这在她来说很难得。我想，如果她更坚持自己的意见，应该不会结婚。”

“您是说，是男方强烈要求结婚？”

“不，也说不上是强烈要求。”江利子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一般人恋爱结婚的时候，我认为彼此的感情一定要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才行。但他们就有点……”

“和高宫先生比起来，唐泽小姐的感情没有那么强烈，您是这个意思吗？”

调查员说出高宫这个姓氏。他们不可能忽略雪穗的前夫，所以并不值得惊讶。“我不太会说……”她不知该如何表达，困惑地说：“我想，他不是她最爱的人。”

“哦？”调查员睁大了眼睛。

话一出口，江利子就后悔了。她多嘴了，这种话不应该随便说。“对不起，刚才是我自己的想象，请不要放在心上。”

调查员不知为何陷入沉默，凝视着她。后来才好像注意到什么似的回过神来，慢慢恢复笑容。“不会。我刚才也说过，只要依您的印象来说就可以。”

“可是，我还是别再说了。我不希望因为我随便乱讲，给她造成不便。请问你问完了吗？我想应该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的事。”江利子伸手拉门把。

“请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调查员竖起食指，“有件初中时的事想请教。”

“初中时代？”

“是一件意外。您读初三的时候，有位同学遭到歹徒攻击，听说是您和唐泽小姐发现的，是吗？”

江利子感到血液从脸上消退。“这有什么……”

“那时唐泽小姐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比如可以看出她为人的小插曲——”

不等他把话说完，江利子便猛摇头：“完全没有。拜托你问到这里就好，我很忙。”

可能是慑于她的气势，调查员很干脆地从门口抽身。“好的，谢谢您宝贵的时间。”

江利子没有回应他的道谢，便关上了门。明知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心情大受影响，她仍无法佯作平静。她在玄关门垫上坐下。头部隐隐作痛，她举起右手按住额头。灰暗的记忆自心中扩散开来。都这么多年了，心头的伤口仍未愈合，只是暂时忘记了。

调查员提起藤村都子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在此之前，那件可怕的往事便已在脑海里蠢蠢欲动——从他提起雪穗开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江利子心里便暗藏着一个想象。一开始，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后来便慢慢发展成一个故事。然而，这件事她绝对不能说出口。因为她认为这种想象非常邪恶，绝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心中有这种想法，她也努力要自己抛开这种愚蠢的幻想。

但这念头在她心中盘踞，不肯消失，这让她万分厌恶自己。每当受到雪穗温柔对待，她都认为自己是个卑鄙小人。但同时，还是有一个再三审视这个想象的自己。这真的只是想象？难道不是事实吗？其实，这才是她疏远雪穗的最大原因，内心不断扩大的疑惑与自我厌恶让她无法负荷。

江利子扶着墙站起来，全身疲惫不堪，仿佛有无数废物在体内各处沉淀。她抬起头，发现玄关的门还没上锁。她伸手锁上，牢牢扣紧链条。

注释

[1] 本场所指日本大相扑比赛，每年共有6次，分别于1、3、5、7、9、11月举行，每次赛期为15天。5月举行的5月场所一般称为夏场所。

[2] 日本大相扑的力士等级由低至高为：序之口、序二段、三段目、幕下、十枚目（又称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自前头至横纲称为幕内力士。金星是指前头击败横纲。

[3] 指高尔夫球杆杆头上的一个区域，以那里触球能令球飞出最远距离。



第十一章

约好碰面的咖啡馆朝向银座中央大道。正值下午五点四十七分，刚下班的男女与购物者熙来攘往，每个人脸上或多或少都露出满足的表情。也许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还没有波及一般市井小民，今枝有这种感觉。

一对年轻男女走在他前面，顶多才二十岁，男子身上穿的夏季西装大概是阿玛尼的，刚才今枝亲眼看到他们从停在路边的宝马下车，那辆车想必是景气好的时候买的。乳臭未干的小鬼开高级进口车的时代最好赶快过去，他暗忖。

爬楼梯经过店里一楼的蛋糕房时，手表指着五点五十分，已经比他预定的时间晚了。比约定时间早到十五至三十分钟是他的信条，同时也是一种在心理上占上风的技巧。只不过，对今天要见的人无需这种心机。

他飞快扫视一下咖啡馆，筱冢一成还没有来。今枝在一个可以俯瞰中央大道的靠窗位子坐下。店内大约坐满了五成。一个东南亚裔轮廓的服务生走了过来。人工费因泡沫景气高涨之际，雇用外籍劳工的经营者增加了。或许这家店也是这样存活下来的，这样总比雇用一些工作态度不可一世的日本年轻人好多了。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点了咖啡。

叼上一根万宝路，点了火，他往马路上看去。这几分钟人似乎更多了。据说各行各业都削减了交际费，但他怀疑那是否只是一小部分。或者，这是蜡烛将熄前最后的光辉？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锁定一个男子。那人手上拿着米色西装，大步前行。时间是五点五十五分。今枝再度见识到，一流的人果然准时。

几乎在肤色黝黑的服务生端咖啡上桌的同一时间，筱冢一成举起手打了招呼，向桌边走来。筱冢一边就座，一边点了冰咖啡。“真热！”筱冢以手掌代替扇子在脸旁扇动。

“是啊。”

“今枝先生的工作也有中元扫墓之类的假期吗？”

“没有。”今枝笑着说，“因为没有工作的时候就等于是放假了。更何况，中元扫墓可说是进行某一类调查的好时机。”

“你是指……”

“外遇。”说着，今枝点点头，“例如，我会向委托调查丈夫外遇的太太这样建议：请向你先生说，中元节无论如何都想回一趟娘家。如果先生面有难色，那就说，要是他不方便，你就自己回去。”

“这样，如果男方在外面有女人……”

“不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做太太的在娘家坐立难安时，我就把她丈夫和情人开车出去兜风、过夜的情况拍下来。”

“真有这种事？”

“发生过好几次，男方上当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筱冢无声地笑了，似乎多少缓和了紧张的气氛。他走进咖啡馆时，表情有点僵硬。服务生把冰咖啡送上来。筱冢没有用吸管，也没加糖或奶精，便大口喝了起来。

“那么，查到什么了？”筱冢说。他大概一开始就巴不得赶紧提问。

“进行了很多调查，不过调查报告也许不是你想看到的。”

“可以先让我看看吗？”

“好。”

今枝从公文包里取出档案夹，放在筱冢面前。筱冢立刻翻开。

今枝喝着咖啡，观察委托人的反应。对于调查唐泽雪穗的身世、经历和目前情况这几项，他有把握已全数完成。

不久，筱冢抬起头来。“我不知道她的亲生母亲是自杀身亡的。”

“请看仔细，上面并没有写自杀。只说可能是，但并未发现关键性证据。”

“可凭她们当时的处境，自杀不足为奇。”

“的确。”

“真让人意外。”筱冢立刻又补上一句，“不，也不见得。”

“怎么？”

“她虽然有一种出身和教养都宛如千金大小姐的气质，只是偶尔显露出来的表情和动作，该怎么说呢……”

“看得出出身不好？”今枝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还不至于。只是有时候觉得她在优雅之外，总有一种随时全神戒备、严密防范的感觉。今枝先生，你养过猫吗？”

“没有。”今枝摇摇头。

“我小时候养过好几只，全是捡来的，不是那种有血统证明的猫。我自认为是以同样的方式来饲养，但猫对人的态度，却因为它们被捡回来的时期不同而有很大区别。如果捡回来的是小猫，从懂事起就待在家里，在人的庇护下生活，对人不会太有戒心，天真无邪，喜欢撒娇。但是，如果大一点才捡回来，猫虽然也会跟你亲近，却不会百分之百解除戒心。看得出来，它们好像对自己说：既然有人喂我，那就暂时跟他一起住，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你是说，唐泽雪穗小姐也有同样的感觉？”

“要是知道别人用野猫来比喻她，她一定会气得发疯。”筱冢的嘴角露出笑容。

“可是，”今枝回想起唐泽雪穗那双令人联想到猫眼的锐利眼睛，说，“有时这种特色反而是一种魅力。”

“一点不错，所以女人实在可怕。”

“我有同感。”今枝喝了一口水，“股票交易的部分你看到了吗？”

“看了一下，真亏你找得到证券公司的承办营业员。”

“因为高宫先生那里还留有一点资料，我就是从那里找出来的。”

“高宫那里……”筱冢的脸色微微一暗，那是种种忧虑在脑里交织闪过的表情，“这次调查，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单刀直入。我说受希望迎娶唐泽雪穗小姐的男方家人委托进行调查。这样不太好吗？”

“不，很好。万一真要结婚，他迟早会知道。他作何反应？”

“他说，但愿她能够找到好人家。”

“你没有告诉他是我亲戚？”

“没有，但是他似乎隐约察觉到是你委托的。这也难怪，虽然我与高宫先生只有几面之缘，但如果说正好有个不相干的人委托我调查唐泽雪穗，也未免太巧了。”

“也对。我最好找个机会主动告诉他。”筱冢自言自语，视线再度落在档案夹上，“根据这份报告，她似乎靠股票赚了不少。”

“是啊。可惜负责承办她业务的营业员今年春天结婚离职了，所以得到的资料完全出自营业员的记忆。”今枝想，如果不是已经离职，她应该也不肯透露客户的秘密。

“我听说一直到去年，即使是普通外行散户也赚了不少，可上面写她投资了两千万元买‘理卡德’的股票，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承办的女营业员说她印象非常深刻。”

理卡德株式会社本是半导体制造商，大约两年前，该公司宣布开发出氟氯碳化物替代品。自从一九八七年九月联合国通过限用氟氯碳化物的规定后，国内外的开发竞争便日益激烈，最后，理卡德脱颖而出。一九八九年五月，“赫尔辛基宣言”决议于二十世纪末全面停用氟氯碳化物，此后理卡德的股票便一路长红。

令营业员诧异的，是唐泽雪穗购买股票时，理卡德的研发状况尚未对外公开，甚至业界对理卡德进行哪方面研究都一无所知。国内数一数二的氟氯碳化物厂商“太平洋玻璃”，数名长期从事氟氯碳化物开发的技术人员被挖走一事，也是在宣布研发替代品的记者会结束后才曝光。

“其他还有很多类似例子。虽然不知道唐泽小姐基于什么根据，但凡是她买进股票的公司，不久都会有惊人表现。营业员说，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她有内线？”筱冢放低音量说。

“营业员似乎也这么怀疑。她说，唐泽小姐的先生好像是在某家制造商工作，或许是通过什么特殊渠道得知其他公司的开发状况。但她并没有询问唐泽小姐本人。”

“我记得高宫是在……”

“东西电装株式会社的专利部。那个部门的确得以掌握其他企业的技术，但也仅限于已公开的。不可能得到关于未公开，而且还在开发中的技术的消息。”

“看来只能说她在股票方面的直觉很准了。”

“的确很准。那位营业员说，她抛售股票的时机也抓得很准。在股票

还有些微涨势的阶段，她就很干脆地切换到下一个目标。营业员说，一般外行的散户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光靠直觉是玩不了股票的。”

“她背后有鬼……你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但有这种感觉。”今枝微微耸了耸肩，“这就真的是我的直觉了。”

筱冢的视线再度转向档案夹，微微偏着头，“还有一点让我感到不解。”

“什么？”

“这份报告说，一直到去年，她都频繁地买卖股票，现在也没有收手的样子。”

“是啊。大概是因为店里很忙，暂时没法专心在这方面。不过，她手上好像还持有好几支强势股票。”

筱冢沉吟了一会儿。“奇怪。”

“有什么不对吗？报告有什么错误吗？”

“不，不是。只是跟高宫说的有点不同。”

“他怎么说？”

“我知道他们离婚前，雪穗小姐就已经开始玩股票了。但我听说，后来因为她忽略了家事，便自己决定全卖掉了。”

“卖掉了？全部？高宫先生确认过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

“就那个营业员所说，唐泽雪穗小姐从未离开过股市。”

“看来是这样。”筱冢不快地抿紧嘴唇。

“我们大致明白了她的资金运用。只是，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你是说，本金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没有具体数据，要正确追溯很难，但以营业员的记忆来推测，她应该从一开始就有一笔不小的资金。而且，绝不只是主妇的私房钱。”

“有几百万元？”

“可能不止。”

筱冢双手抱胸，低声道：“高宫也说摸不清她有多少资金。”

“你说过，她的养母唐泽礼子并没有多大的资产。至少，要动用几百万元并不容易。”

“这一点你可以设法调查吗？”

“我也准备这么做。可以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这份档案可以给我吗？”

“请便，我手边有副本。”

筱冢带着一个薄薄的硬皮公文包，他收起报告。

“对了，这个还你。”今枝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个纸包。一打开，里面是只手表，他把手表放在桌上。“上次向你借的。衣服已经请快递送了，应该这两天就会到。”

“手表也一起快递就行啊。”

“那怎么行？万一出了什么事，快递公司可不赔。听说这是卡地亚的限量表。”

“是吗？别人送的。”筱冢朝手表瞄了一眼，放进西装外套的内袋。

“是她说的，唐泽雪穗小姐。”

“哦。”筱冢的视线在空中游移了一下，才说，“既然她做那一行，对这些东西应该很清楚。”

“我想原因不止如此。”今枝意味深长地说。

“什么意思？”

今枝稍微把身体前移，双手在桌上交扣。“筱冢先生，你说唐泽雪穗小姐对于令堂兄的求婚一直不肯给予正面答复？”

“是，有什么不对？”

“对她为什么会这么做，我想到一个原因。”

“是什么？请务必告诉我。”

“我想，”今枝注视着筱冢的眼睛说，“她可能另有喜欢的人。”

笑容顿时从筱冢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般的冷静。点了好几次头后，他才开口：“这一点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虽然只是胡乱猜测。听你的口气，对于那个人是谁已有头绪了？”

“嗯，”今枝点点头，“不错。”

“谁？我认识吗？啊，如果不方便，不说也没关系。”

“不会不方便，方不方便是在于你。”今枝喝了杯里的水，直视筱冢，“就是你。”

“什么？”

“我想她真正喜欢的不是令堂兄，而是你。”

筱冢像是听到什么胡言乱语般皱起眉头，肩膀抖动了一下，轻声笑了，还轻轻摇了摇头。“别开玩笑。”

“虽然不能跟你比，但我也很忙，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笑话上。”

今枝的语气令筱冢也严肃起来。其实，他应该也不是真以为侦探突然开起这种不识相的玩笑。只是太过突兀，他不知如何反应。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筱冢问道。

“如果我说是直觉，你会笑吗？”

“笑倒不会，但也不信，只是姑且一听。”

“我想也是。”

“真是你的直觉吗？”

“不，我有根据。一个就是那只表，唐泽雪穗小姐很清楚地记得手表的主人。你戴这只表的时间短得连你自己都不记得，但她只看了一眼便至今不忘。这难道不是因为对表的主人怀有特别的感情？”

“所以我说，这是她的职业使然啊。”

“你在她面前戴这只表的时候，她应该还不是精品店的老板。”

“这个……”说完两个字，筱冢没有再接下去。

“还有，我去精品店时，被问到介绍人，我便回答筱冢先生，她首先

就说出你的名字。照理说，她应该会提到令堂兄筱家康晴才对吧？因为康晴先生年纪比你大，在公司里的职位也比你高，而且最近经常造访那家店。”

“只是巧合吧，她应该是不好意思，才没提起康晴的名字。再怎么说，我堂兄都是向她求婚的人哪。”

“她可不是那种类型的女子，她做生意很精明。很抱歉，请问你到她店里去过几次？”

“两次……吧？”

“最后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今枝的问题让筱家陷入沉默。今枝又问：“超过一年了吧？”筱家微微点头。

“现在在她店里提到筱家先生，应该是大主顾筱家康晴先生才对。如果她对你没有特殊感情，在那种场合不可能会提起你的名字。”

“这实在太……”筱家苦笑。

今枝也笑了。“太牵强？”

“我是这么认为。”

今枝伸手拿起咖啡，喝了一口，背往后靠，忽又叹了口气，再度像刚才那样挺起上身。“你说过，你和唐泽小姐是大学时代认识的？”

“是，因为社交舞社的关系。”

“请你回想当时的情况，有没有令人起疑的地方？也就是可以解释为她对你有好感的细节。”

提起社交舞社的话题，筱家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你还是去找她了？”他眨了眨眼才说，“川岛江利子。”

“去了。但你不必担心，我完全没有提起你，没有丝毫令人起疑的举止。”

筱家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她好吗？”

“很好。两年前结婚了，对方是电气工程公司的总务人员。据说是相亲结婚的。”

“那就好。”筱家微一颔首，然后抬起头来，“她说了什么？”

“高宫先生可能不是唐泽雪穗最中意的人——这是川岛小姐的看法。换句话说，她最爱的另有其人。”

“那个人就是我？真是太可笑了。”筱冢笑着在面前挥动手掌。

“但是，”今枝说，“川岛小姐似乎是这么认为的。”

“怎么可能？”筱冢的笑容登时消失了，“她这么说的？”

“不，是我根据她的样子感觉到的。”

“光凭感觉来判断是很危险的。”

“这我知道，所以并没有写在报告里。但我确信是如此。”

高宫不是唐泽雪穗最爱的人——今枝还记得川岛江利子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很显然，她感到无比后悔，有所畏惧。今枝与她面对面，发现了她畏惧的原因。她害怕的是“那么，唐泽雪穗最爱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想到这里，好几片拼图似乎组合起来了。

筱冢呼出一口气，抓住盛着咖啡的玻璃杯，一口气喝掉一半。冰块在杯中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你叫我想，我想不出任何迹象。她从没向我告白过，生日或圣诞节也没送过我礼物。勉强算得上的，就只有情人节的巧克力吧。可全体男社员人人有份。”

“也许只有你的巧克力里有特别的含意。”

“没有，绝对没有。”筱冢摇头。

今枝伸出手指探进万宝路烟盒，还剩最后一根。他衔起烟，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用左手捏扁空盒。“还有一点，我也没有写进报告。她初中时代发生的事情当中，有一件让我特别注意。”

“什么？”

“强暴案。不对，有没有发生强暴并不确定。”

今枝把雪穗同年级的学生遇袭，由雪穗与川岛江利子发现，被害人原本对雪穗怀有敌意等事一一说来。筱冢的表情不出所料地微微僵住了。“这件案子有什么疑点？”他问，声音也生硬起来。

“你不认为很像吗，和你大学时代经历的那件事？”

“像又怎样？”筱冢的语气明显表现出不快。

“那个案子最后让唐泽雪穗成功地怀柔了她的对手。学会这招后，为赶走情敌，她让同样的戏码上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筱冢盯着今枝，他的眼神可以用恶狠狠来形容。“这种事就算是假想，也不怎么令人愉快。川岛小姐可是她的好友！”

“川岛小姐是这么认为，但唐泽雪穗究竟是否也这么想，就不得而知了。我甚至怀疑初中时代的那件事也是她设计的。这样想，一切就都解释得通——”

筱冢张开右手手掌阻止今枝：“别再说了，我只想要事实。”

今枝点点头：“知道了。”

“我等你下一份报告。”

筱冢站起来，要拿放在桌边的账单，今枝却抢先一步按住。“如果我发现了证据，能够证明刚才所言不是假想，而是事实，你有勇气告诉令堂兄吗？”

筱冢用另一只手推开今枝的手，拿起账单。这一连串动作十分缓慢。“当然，如果是事实。”

“我明白。”

“那么，我等你下一份报告，查有实据的报告。”筱冢拿着账单迈开脚步。

菅原绘里打来电话，是在今枝与筱冢在银座碰面两天后的晚上。今枝因为另一份委托，在涩谷监视一家宾馆直到晚上十一点多，回到家里已超过十二点。他脱去衣服，正想冲个澡，电话响了。

绘里说，有点不对劲，才打电话过来。听她的语气，并不是开玩笑。

“电话录音里有好几个无声来电，害我心里毛毛的。不是今枝先生打的吧？”

“我对打那种电话没兴趣，会不会是居酒屋哪个花钱捧你场的客人？”

“才没有那样的人呢，而且，我从不把电话号码告诉客人。”

“号码随便就查得到。”例如打开信箱，偷看电信局寄来的电话账单，今枝不禁想起自己惯用的手段。说出来只会让绘里更害怕，他便没有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觉得奇怪。”

“什么事？”

“可能是我太多心了。”绘里放低音量说，“我总觉得好像有人进过我房间。”

“什么？”

“刚才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怪怪的。”

“有什么具体的异常情况让你这么觉得？”

“嗯。首先，凉鞋倒了。”

“凉鞋？”

“一双跟很高的凉鞋，我放在玄关，有一只倒了。我最讨厌鞋子倒了，不管多急着出门，都一定会把鞋子放好。”

“它却倒了？”

“嗯，电话也是。”

“电话怎么了？”

“放的角度变了。我习惯斜斜地摆在架子上，这样我坐着左手就可以拿到听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电话和架子是平行的。”

“不是你自己弄的？”

“不是，我不记得这样放过。”

今枝脑海里立刻浮出一个想法，但他没有告诉绘里，只说：“知道了。绘里，你听清楚，我现在就过去，可以吗？”

“今枝先生要过来？呃……是可以啦。”

“你不必担心，我不会变成大野狼。还有，在我到之前，千万不要用电话。知道了吗？”

“知道了……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到了再解释。我会敲门，但你一定要确认是我才开门，明白

吗？”

“嗯，好的。”绘里回答，声音显得比刚通上电话时更加不安。

今枝一挂掉电话就穿上衣服，迅速将几样工具放进运动背包，穿上运动鞋，走出房间。外面下着小雨。一时间他想回去拿伞，但随即决定跑过去，从这里到绘里的公寓只有几百米。

公寓所在的巷子位于公交车行经的大路后面，对着收费停车场，外墙已经有了裂缝。今枝跑上公寓的户外梯，敲了二〇五室的门。门开了，露出绘里担忧的脸。

“怎么回事？”她皱着眉头。

“我也不知道，但愿只是你神经过敏。”

“才不是。”绘里摇摇头，“挂掉电话后，我心里更毛了，觉得这里简直不像我住的地方。”

这的确是神经过敏。尽管这么想，今枝却默默点头，从门缝里钻了进去。

玄关摆着三双鞋：一双运动鞋，一双便鞋，一双凉鞋。凉鞋的跟果然很高。这种高度，稍微一碰就会倒。

今枝脱鞋进屋。绘里的住处是套房，只有一个小小的流理台，没有厨房和客厅。即使如此，她还是在中间挂上布帘，免得整个房间在门口就一览无余。布帘后面摆了床、电视和桌子，老旧的空调可能是她搬进来时就有，噪音虽大，吹出来的好歹是冷风。

“电话呢？”

“那里。”绘里指着床铺旁边。那里有个小架子，架子上方几乎呈正方形，上面放着一部白色电话。不是最近流行的无线电话，想来是因为这个小房间用不着。

今枝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黑色四方形装置，上面装了天线，表面上有好几个小小的马表和开关类的东西。

“那是什么？无线电？”绘里问。

“不，一个小玩具。”今枝打开电源，接着转动调整频率的旋钮。不久，马表在一百兆赫附近出现了变化，显示感应的灯开始闪烁。他保持这种状态，有时靠近电话，有时拿远些，马表的反应始终没变。

今枝关掉装置的开关，拿起电话查看底部，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一组螺丝起子。他拿起十字起子，拧开卡住电话外壳的十字螺丝。果然不出

所料，松开螺丝并不费力，因为有人拆过了。

“你在做什么？要把电话弄坏？”

“不，是修理。”

“咦？”

取下所有螺丝后，今枝小心地拆下电话底座，露出电子零件罗列的底盘。他立刻注意到一个用胶带固定的小盒子，便伸出手指夹出。

“那是什么？拿掉没关系吗？”

今枝没有回答，用螺丝起子撬开盒盖，里面有纽扣式汞电池。他挖出电池。

“好，这样就没事了。”

“那到底是什么？告诉我啊！”绘里吵闹着。

“没什么大不了，是窃听器。”今枝边说边把电话外壳复原。

“什么！”绘里惊讶得眼珠子几乎掉下来，拿起拆下的盒子，“不得了了！干吗在我房间装窃听器？”

“我还想问你呢，你是不是被什么男人纠缠上了？”

“我都说没有了。”

今枝再度打开窃听装置侦测器的开关，一边改变频率，一边在室内走动。这次马表没有任何反应。“看来没有慎重到装两三道。”今枝关掉开关，把侦测器和整组螺丝起子收进背包。

“你怎么知道有人装了窃听器？”

“先给我来点喝的，跑来跑去的，真热。”

“啊，好好好。”

绘里从约半人高的小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一罐放在桌上，一罐拉开拉环。今枝盘腿坐在地上，喝了一口。放松的同时，汗水也从全身上下冒了出来。“简单地说，就是来自经验的直觉。”他说，“发现有人进屋的迹象，电话被动过，这么一来，怀疑有人对电话动过手脚不是很合理吗？”

“啊，对，还挺简单的嘛。”

“听你这么说，倒是很想告诉你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算了。”他又喝了一口啤酒，用手背擦擦嘴角，“你真不知道什么可疑人物？”

“不知道，完全没有。”绘里坐在床上，用力点头。

“这么说，目标果然是……我了。”

“目标是今枝先生？怎么说？”

“你不是说电话留言里有很多无声电话吗？你觉得很不放心，打电话给我。但是，这可能中了计。也就是说，窃听者的目的是要你打电话。发现留言里有无声电话，会先问可能打来的人，这是人之常情。”

“要我打电话干吗？”

“好掌握你的人际关系。像是你的好朋友是谁，万一有事的时候，你会依靠谁。”

“知道这些半点好处都没有啊，想知道，直接来问我不就得了，根本不必装什么窃听器。”

“他想知道，却不想被你发现。好了，把我们刚才说过的话整理一下：窃听者想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和身份，但只有你这条线索。窃听者大概只知道那个人和你很亲近。”今枝把啤酒喝光，用手心压扁空罐，“对此你想到什么？”

绘里左手拿着啤酒罐，低头啃着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次那家南青山的精品店？”

“聪明。”今枝点点头，“那时你在店里留下了联系方式，我却什么都没留。想知道我是谁，只能从你身上下手。”

“这么说，是那家店的人想调查今枝先生？为什么？”

“这个嘛，原因很多。”今枝意味深长地笑了，“大人的事。”

手表那件事，今枝一直无法释怀。唐泽雪穗显然看穿了那只表是筱家的。有人不惜去借贵重的手表佩戴也要到她店里来，她自会疑心这个人是何方神圣，于是雇用今枝的同行，从菅原绘里这条线索展开调查——这极有可能。今枝回想刚才在电话里与绘里的对答。她称他为“今枝先生”。装了窃听器的人迟早会查出，这户公寓附近有一家侦探事务所由一个名叫今枝直巳的人经营。

“可我没有写正确的住址啊。明明假扮有钱人家的小姐，住址却是山本公寓，不就露出马脚了吗？而且我连电话号码也故意写错。”

“真的？”

“是啊，人家好歹也能当侦探的助手，多少会动脑的。”

今枝回想起在唐泽雪穗精品店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哪里有陷阱？

“那天你带钱包了吗？”今枝问。

“带了。”

“放在包里？”

“嗯。”

“那时你不停地换衣服，那段时间你把包放在哪里？”

“嗯……我想应该是更衣室。”

“一直放在那里？”

“嗯。”绘里点头回答，表情变得有点不安。

“那个钱包给我看一下。”今枝伸出左手。

“啊？里面又没有多少钱。”

“钱不重要，我要看的是钱以外的东西。”

绘里打开挂在床铺一角的侧背式包，拿出一个黑色钱包，形状细细长长的，上面有古驰的标志。

“你也有高档货嘛。”

“店长送的。”

“那个小胡子店长？”

“嗯。”

“哦，真是大头啊。”今枝打开钱包，查看其中的卡片。驾照和百货公司、美容院的卡放在一起。他抽出驾照，上面的住址写的是这里。

“咦！你是说，她们偷看我的东西？”绘里很惊讶。

“我是说也许，概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真过分！平常人会做这种事吗？那是什么意思？她们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们？”

“没错。”从看到手表的那一刻起，唐泽雪穗便起疑了，暗中查看别

人的钱包对她而言也许不算什么。今枝脑海里浮现出那双猫眼。

“可既然这样，我们离开那家店前，她们干吗要我留姓名住址啊？还说什么要寄邀请函给我。”

“大概是为了确认。”

“什么？”

“确认你会不会写下真实的姓名住址，结果没有。”

绘里很过意不去地点点头。“我故意把区码写错。”

“这样她就确定我们不是去买衣服的。”

“对不起，我不应该做那种小动作。”

“没关系，反正我们早就被怀疑了。”今枝站起来，拿起背包，“要小心门户，我想你也知道，在行家手里，这种公寓的锁有跟没有一样。你在房间里时，一定要记得扣上链条。”

“嗯，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今枝把脚伸进运动鞋。

“今枝先生，你不会有事吧？会不会有人来要你的命？”

绘里的话让今枝笑出了声。“说得跟007一样。不用担心，顶多是一脸凶相的杀手来找我。”

“啊！”绘里的脸沉了下来。

“我走了，晚安。门要锁好啊。”今枝走出房间，带上门。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确信听到上锁和扣链条的声音后，才迈开脚步。

好了，会有什么样的人找上门来呢？

今枝抬头仰望天空，小雨仍下个不停。

翌日，小雨转为持续的阴雨，气温也因此下降了一些，使得这天早

晨在持续酷热的八月里感觉分外舒适。

今枝早上九点多起床，穿着T恤和牛仔裤离开住处，撑起伞骨弯了一截的雨伞，进入大楼对面一家叫“波丽露”的咖啡馆。木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铃，每当门开关时，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每天在这里吃早餐、看体育娱乐报纸已是今枝的习惯。

这家店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和吧台。其中两张桌子有人，吧台也坐了一个客人。秃头老板在吧台内向今枝点头。今枝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在最里面的桌位就座。他估计这个时间应该没什么客人了。要是位子真的不够，到时候再移到吧台就好。

今枝没有点餐。静静地坐上几分钟，老板就会送上夹着粗大香肠的热狗和咖啡，热狗里还夹着炒卷心菜丝。就在他身旁的报刊架上放了好几份报纸。吧台的客人在看运动娱乐报，只剩下一般报纸和财经日报。今枝无奈地抽出《朝日新闻》。店里也有《读卖新闻》，但那他也订了。他正准备打开报纸，忽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他条件反射般朝门口看，一个男子走了进来。

男子看来将近六十岁，小平头上已见白发。体格很健壮，穿着白衬衫的胸膛很厚实，短袖里露出的手臂也很粗。身高在一百七十厘米以上，姿态如古代武士般挺拔。

然而，最吸引今枝注意的并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一踏进店里，锐利的目光便朝今枝射来，仿佛他在走进之前，就已知道今枝坐在那里。其实这只是一眨眼间的事，男子立刻把视线转移到其他方向，人也移动起来。他在吧台边坐下。

“我要咖啡。”男子对老板说。

听到他说话，视线已经回到报纸上的今枝又抬起头来。男子带着关西口音，他感到有些意外。正在这时，男子又朝今枝望来。一瞬间，两人的眼神对上了。男子的眼里并没有威吓的意味，似乎也不带恶意。那是一双看尽人性丑恶的眼睛，一种堪称真正冷静清澈的光静静地栖息其中。今枝感觉到背上泛过一股凉意。

两人目光交会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可能不到一秒。不约而同地移开视线数秒后，今枝看着报纸社会版的标题，一则大型拖车在高速公路上肇事的报道。但是，他无法忽略那男子。他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样的思绪如撇不清的丝絮棉屑般，紧黏着意识不放。

老板送来热狗加咖啡的套餐。今枝在热狗上加了大量番茄酱和芥末酱，大口咬下。他喜欢门牙刺破肠衣的感觉。

吃热狗时，今枝刻意不去看那男子。他觉得若是看了，两人的视线不免再度交会。把最后一口热狗塞进嘴里，他一边端起咖啡杯，一边偷

瞄男子。男子正好转动脑袋，面向前方准备喝咖啡。

刚才他一直看着我——这是今枝的直觉。

今枝喝完咖啡，站起来，手伸进牛仔裤口袋，掏出千元钞放在柜台上。老板默默地找回四百五十元。

这段期间，男子的姿势几乎没变，背脊挺得笔直地喝着咖啡，有如机器设定一般，节奏相同，动作也相同，看也不看今枝。

今枝走出店门，伞也不撑便跑过马路，疾奔上楼。进屋前往下看了看波丽露，那上了年纪的男子并没有出来。

今枝打开钢架上的迷你音响开关。惠特妮·休斯敦的CD一直放在唱盘里。不一会儿，架在墙上的两个喇叭便传出极具穿透力的歌声。

他脱掉T恤，准备淋浴。昨晚从绘里那里回来后，他径直睡了，头发油腻腻的。他刚拉下牛仔裤的拉链，玄关的门铃就响了。

平常听惯的铃声今天听来却别有意味。今枝没有接起对讲机，铃声又响了。他拉起拉链，穿上T恤，一边在心里嘀咕着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冲澡，一边走到玄关开门。

那个男子站在门外。

若是平常，这样的场面应该令人惊讶，但今枝几乎不为所动。从听到第一声门铃，他便有预感。男子看到今枝，露出浅浅的笑容。他左手持伞，右手拿着收费员常用的黑色手包。

“有什么事？”今枝问。

“你是今枝先生吧？”男子说，果然是关西口音，“今枝直巳先生……没错吧？”

“是我。”

“有点事情想请教，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发自丹田般低沉的声音响起，以眉间为中心，有如雕刻而成的皱纹布满整张脸庞。今枝注意到，其中有一道是刀刃留下的疤痕。

“抱歉，请问你是哪位？”

“敝姓笹垣，从大阪来。”

“真是远道而来。不过很抱歉，我接下来有工作，得立刻出门。”

“不会花你多少时间，只请你回答两三个问题就好。”

“麻烦你改天再来，我真的赶时间。”

“赶时间还在咖啡馆看报纸看得那么悠游啊。”男子的嘴角向上弯。

“我要怎么使用我的时间跟你无关，请你回去。”今枝想关门。男子将手上的雨伞插进门缝。

“热爱工作是很好，不过我这边也是工作。”男子把手伸进灰色长裤的口袋，掏出一本黑色手册，上面印着“大阪府”的字样。

今枝呼出一口气，拉门把的力道减轻了。“既然是警察，一开始明说不就得了？”

“有些人不喜欢警察在门口表明身份——可以请教你几件事吗？”

“请进。”

今枝让男子坐在为委托人准备的椅子上，自己也就座。那把椅子稍低一些。光是这么一点把戏，便足以让他在洽谈时处于有利位置。但是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皱纹的脸，今枝想，这个把戏对他大概不管用。

今枝要求对方出示名片，男子却称没有。这肯定是谎言，但今枝不想为了这点小事和他争论，便要求再看一次警察手册。“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你又不能证明你真的是警察。”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男子打开手册，翻到身份证明那一页。名叫笹垣润三，照片上的脸稍瘦一些，但看来是同一个人。

“这样你相信了？”笹垣收起手册，“我现在在西布施警局，刑事科一组。”

“一组？这么说，是调查凶杀案了？”真令人意外。这一点今枝倒没想到。

“是。”

“怎么了？我没听说身边发生了凶杀案。”

“当然，命案也有很多种。有些会被当作话题，有些则无人问津。但不管怎样，都是命案。”

“是谁？什么时候？在哪里被杀？”

笹垣笑了，脸上的皱纹形成复杂的图案。“今枝先生，可以请你先回答问题吗？等你回答后，我会礼尚往来的。”

今枝看着他。来自大阪的老刑警在椅子上微微摇晃着身体，表情却丝毫没有动摇。

“好吧，你先问。要问些什么？”

笹垣把伞立在身前，双手放在伞柄上。“今枝先生，大约两个星期前，你去了大阪，在生野区大江那一带徘徊，是不是？”

今枝有突然被击中要害的感觉。自从听到对方是大阪府的警察，他就想起去过大阪的事。同时，他也想起当时曾在布施车站搭车。

“怎么样啊？”笹垣又问了一次，但他脸上却一副知道答案的表情。

“是，”今枝只好承认，“你还真清楚。”

“那一带啊，连哪只野猫怀孕我都知道。”笹垣咧开嘴笑了，没发出笑声，却发出漏气般奇特的嘶嘶声。他先把嘴闭起，又开口说：“你去做什么？”

今枝脑筋快速转动，回答：“工作。”

“哦，工作。什么样的工作？”

这次换今枝露出笑容了，他想稍示从容。“笹垣先生，你明知故问。”

“你的工作好像很有趣啊。”笹垣望着摆满档案的钢架，“我朋友也在大阪做这行，不过，赚不赚钱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是为了这份工作到大阪去的。”

“到大阪调查唐泽雪穗就是你的工作？”

今枝明白了，他果然是从这条线追查过来的。思考着他是如何查出自己，不禁想起昨天的窃听事件。

“要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调查唐泽雪穗出生、成长的环境，那真是求之不得。”笹垣用他的三白眼看着今枝，语调黏稠得似乎字字句句紧紧纠缠在一起。

“笹垣先生，既然你的朋友也从事这份工作，你应该明白，我们不能透露委托人的姓名。”

“你是说，你受托调查唐泽雪穗？”

“是。”今枝一边回答，一边思考这位警察连名带姓称呼唐泽雪穗的原因。是因为特别亲近，还是来自警察的职业习惯？或者是……

“与婚事有关？”笹垣突然问。

“啊？”

“听说有人想向唐泽雪穗提亲。作为男方的家人，得知他要娶一个似乎在从事投机事业的女人，当然会仔细调查她的身家。”

“你在说什么？”

“就是婚事啊。”笹垣嘴边露出令人不舒服的笑容，看着今枝。他的视线往办公桌上移动。“可以抽烟吗？”他指着烟灰缸问。

“请。”今枝回答。

笹垣从衬衫胸前口袋拿出已被压扁的Hilite烟盒。抽出来的香烟有点弯曲。他衔着烟，用火柴点了火。那火柴看来是从波丽露拿的。

仿佛要表示自己时间充足，警察缓缓地抽着，吐出来的烟摇晃着上升，在空气中散去。

他显然是要给今枝考虑的时间。自己先出几张牌，看对方如何反应，这种做法可能是他的拿手好戏。故意在咖啡馆现身，暗示“你一直在我的监视之下”，也是要让自己手里的牌显得更强势的手法。刑警毫无表情地看着烟的去向，那双眼睛似乎隐藏了无尽的狡猾算计。

今枝极想知道那些牌的内容，为什么负责凶杀案的刑警会追查唐泽雪穗？不，“追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这名男子一定握有关于唐泽现状的大量资料。

“我也知道有人和唐泽小姐论及婚嫁。”今枝考虑后回答，“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件事与我的调查有没有关系，我既不能回答有，也不能回答没有。”

笹垣夹着烟点头，表情显得很满意。他慢慢把烟在烟灰缸里摁熄。“今枝先生，你记得马里奥吗？”

“什么？”

“超级马里奥兄弟，小朋友的玩意儿。不过，听说最近连大人都很着迷。”

“电视游戏机那个啊，我当然记得。”

“几年前真是疯狂啊，玩具店前面还有人大排长龙呢。”

“是啊。”今枝疑惑地附和，不知道警察说这些话到底有什么目的。

“在大阪，有个人想卖那个游戏的假货，东西已经做好，只等出货销售，却在最后阶段被警方查出。假货被扣押，人却没了，失踪了。”

“逃走了？”

“那时警方是这么想的。不对，现在也是。还在通缉他。”笹垣打开手包，拿出一张折起的传单类的纸，展开给今枝看。在“若发现此人”这几个熟悉的字眼下，是一个头发全往后梳的男子，看来年约五十，叫松浦勇。“我还是问问好了，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我想也是。”笹垣把纸折起来，收进手包。

“你在追查那个姓松浦的人？”

“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今枝再次看着笹垣。来自大阪的刑警嘴角别有意味地撇了撇。

一瞬间，今枝恍然大悟。一个办凶杀案的刑警不可能单单追查一个游戏软件盗版嫌疑犯。笹垣认为松浦被杀了，他在找松浦的尸体，以及杀松浦的凶手。

“那人和唐泽雪穗小姐有关系吗？”今枝问。

“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为什么……”

“有个男人和松浦一起消失了，”笹垣说，“这人极可能参与了盗版制造。而他大概……”他好像为了选择用词，略微停顿才开口，“就在唐泽雪穗身边的某个地方。”

“身边的某个地方？”今枝跟着问，“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应该是藏起来了。你知道枪虾吗？”警察又提出了一个用意不明的话题。

“不知道。”

“枪虾会挖洞，住在洞里。可有个家伙却要去住在它的洞里，那就是虾虎鱼。不过虾虎鱼也不白住，它会在洞口巡视，要是有外敌靠近，就摆动尾鳍通知洞里的枪虾。它们合作无间，这好像叫互利共生。”

“请等一下，”今枝微微伸出左手，“你是说，唐泽雪穗小姐有这样一

个共生的人吗？”如果有，事情就不得了了，但今枝无法相信。截至目前的调查中，完全没有此人的任何蛛丝马迹。

笹垣露出得意的笑容。“这是我的想象，什么证据都没有。”

“可是，你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根据，才会这么想象吧？”

“没什么说得上是根据的东西，只是老刑警的直觉，当然也有猜错的可能，实在不能当真。”

骗人，今枝想。他一定有什么确切的根据，否则绝不会单枪匹马来到东京。

笹垣再度打开手包，拿出一张照片。“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今枝伸手拿起他放在办公桌上的照片。里面的男子正对镜头，可能是驾照的照片。大约三十岁左右，下巴很尖。

今枝第一感觉是见过这张脸。他小心不让表情透露出半点迹象，在记忆中搜索。他善于记住别人的长相，也有信心一定想得起来。

当他凝视着照片时，雾突然散了。他清清楚楚地想起是在哪里见过照片里的男子。他的姓名、职业、住址，一切全都在瞬间显露出来。与此同时，他差点惊呼出声，因为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他很想表达诧异，但强行按捺住。“这人就是唐泽雪穗小姐的共生对象？”他以相同的声调问。

“这就难说了，你有印象吗？”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今枝把照片拿在手里，故意喃喃说着，“我要确认一下，可以到隔壁房间去一下吗？我想对比一下资料。”

“什么资料？”

“我会拿过来，请稍等。”今枝不等笹垣回答就站起来，匆匆走进隔壁房间，上了锁。

这里是他的卧室，也被当成暗房。若要冲洗黑白照片，在这里便能进行。他从排列在架上的摄影器材中拿起可近距离拍摄的拍立得。那是一台显像后必须把正负层剥离的撕开式相机。

今枝把照片放在地上，手拿相机，一边从取景窗查看，一边调整距离对焦。因为调整镜头更花时间。

在对好焦距的位置按下快门，闪光灯闪了一下。

他抽出底片，把相机归回原位，轻轻挥动底片，另一只手从书架上

拿出一本厚厚的档案，为调查唐泽雪穗所拍的照片都已整理好，放在里面。他快速翻阅，确认给笹垣看是否妥当。他瞄了一下手表，确定时间已过了几十秒，便撕下底片的正层。翻拍非常成功，连原版照片细微的污渍都复制过来了。他把照片放进抽屉，拿着原版照片和档案离开房间。

“不好意思，花了一点时间。”今枝把档案放在办公桌上，“我以为见过，结果是我弄错了。很遗憾，我不知道他是谁。”

“这份档案是……”笹垣问。

“关于唐泽雪穗小姐的调查资料。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照片。”

“可以借给我看吗？”

“请。不过我不能针对照片说明，还请见谅。”

笹垣一一仔细查看档案里的照片。有些拍的是唐泽雪穗娘家附近，有的是偷拍证券公司的承办营业员。

看完，笹垣抬起头来。“这些照片真有意思。”

“有帮得上忙的吗？”

“如果纯粹是调查结婚对象，还真是特别。比如，为什么连唐泽雪穗进出银行都要拍呢？我实在不懂。”

“这个就任你想象了。”

事实上，唐泽雪穗在那家银行租了保险箱，今枝是靠跟踪才查明这一点的。拍摄她进银行前后的样子，是为了观察她的穿着打扮有没有任何变化，比如若她出来时戴着原先没戴的项链，那就表明东西存放在保险箱里。这虽然是个笨法子，却也是调查财产的手法之一。

“今枝先生，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

“往后你继续调查时，要是看到这个人……”说着，笹垣拿起刚才那张照片，“要是看到这张照片上的人，请务必通知我，越快越好。”

今枝的视线在照片与笹垣满是皱纹的脸上来回。“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他说。

“什么？”

“名字。请告诉我这人的名字，还有，他最后的住址。”

笹垣第一次露出犹豫之色：“如果你看到他，到时候他的资料你要多少都给你。”

“我现在就想要。”

笹垣注视了今枝数秒，点点头，从办公桌上撕下一张便条，用便条附带的圆珠笔写了些什么，放在今枝面前——“桐原亮司大阪市中央区日本桥2－×－×MUGEN”。

“桐原亮司……MUGEN是什么？”

“桐原以前经营的电脑店。”

“哦。”

笹垣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也放在今枝面前。上面写着“笹垣润三”和一串应该是电话号码的数字，大概是要他打这个号码。

“我打扰很久了，又在你正准备出门工作的时候，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今枝想，你明明看穿了我不准备工作。“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调查唐泽雪穗呢？”

笹垣微微一笑。“这种事到处走访一番就会知道。”

“到处走访？不是听收音机吗？”今枝做了转动旋钮的动作，意指窃听器的收讯机。

“收音机？你在说什么？”笹垣露出惊讶的表情。如果是演戏，他的演技也太逼真了。今枝认定他应该不是在装傻。

“没事，没事。”

笹垣将伞代替拐杖般拄着走向门口，在开门前回头。“你可能嫌我多事，不过，我有句话很想告诉委托你调查唐泽雪穗的人。”

“什么话？”

笹垣的嘴角扭曲。“最好不要娶那女人，她可不是普通的狐狸精。”

“嗯，”今枝点点头，“这我知道。”

笹垣也点点头，开门走出。

一群看似从某才艺教室下课的女人占据了两张桌子。今枝很想换地方，但他约的人应该已经离开了办公室，他只好选择距离她们最远的桌子。她们平均年龄四十岁左右，桌上除了饮料杯，还有三明治和意大利面的盘子。时间是下午一点半，本来看准了这个时段午休刚结束，咖啡馆应该很空，没想到却大为失算。才艺教室课程结束后，来这里边吃午饭边话家常，肯定是她们最大的乐趣。

今枝喝了两口咖啡，益田均便走进店里。他看起来比以前共事时略瘦一些，穿着短袖衬衫，打了深蓝色的领带，手上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益田很快就看到今枝，向他走近。“好久不见。”说着，在对面坐下，却对前来的女服务生说：“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看来还是那么忙啊。”今枝说。

“是啊。”益田冷冷地说，心情显然不太好。他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这样就行了吧？”

今枝拿起纸袋查看，里面是二十多张A4打印纸。他翻了一下，用力点头。东西他曾经看过，其中还有他亲笔写的文件的复印件。“行了。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我先把话说清楚，以后可别再要我帮你做这种事。把公司的资料给外人看意味着什么，你干了那么多年侦探，不可能不知道吧？”

“抱歉，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益田站起来，但没有立刻走向出口，而是低头看着今枝问：“你现在才想要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找到悬案的新线索了？”

“没有，只是有点事想确认。”

“哦，随便吧。”益田迈开脚步。他不可能就此相信今枝的话，但似乎不想插手管工作以外的事情。

看着益田离开咖啡馆，今枝再次翻阅文件，三年前的那些日子立刻在脑海复苏。那时接受自称东西电装株式会社相关人士委托进行调查，此刻手上的文件便是当时调查报告的复印件。

当时调查受挫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始终无法查出Memorix公司秋吉雄一这号人物的真实身份。无论是真名、经历，还是来自何方，他们都一无所知。然而，几天前，今枝却从出乎意料之处得知了秋吉的真实身份。筱垣出示的那张照片里的男子，桐原亮司，便是他曾经监视很久的秋吉雄一。绝对没错。不仅曾经营个人电脑专卖店的经历适用于秋吉，连桐原自大阪销声匿迹，也与秋吉进入Memorix的时间吻合。

一开始，今枝以为这纯属巧合。他认为若长期从事这份工作，过去追查某人的真实身份未果，数年后在另一件全然不同的调查中意外查明，这种状况也许的确有可能发生。然而，当他在脑中进行整理时，却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他越想越认为这并非巧合，东西电装委托的调查与这次的调查，追根究底其实是相通的。

他之所以会受筱冢之托对唐泽雪穗进行调查，是因为他在高尔夫球练习场上遇见了高宫诚。那么，他为何会到那家高尔夫球练习场去呢？那是因为三年前，他跟踪秋吉时曾经去过，他也是在那时知道高宫此人。高宫同秋吉跟踪的那位叫三泽千都留的女子相当亲密。而高宫诚当时的妻子，正是唐泽雪穗。

刑警笹垣把桐原亮司形容为与唐泽雪穗互利共生的对象。那位老刑警会这么说，一定有所根据。今枝假设桐原与唐泽雪穗实际上关系密切，回头重新审视三年前的调查，那么会得到什么结论？

非常简单，答案立刻显现。雪穗的丈夫任职于东西电装专利部，掌管公司技术信息，这意味着他能接触最高机密，公司自然会给他利用电脑查询机密数据的用户名与密码。只是这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想必高宫也遵守了这条规定。但是，对妻子又如何呢？他的妻子是否得知了他的用户名和密码？

三年前，今枝亟欲找出秋吉雄一与高宫诚间的关联，却一无所获。也难怪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的目标本该是高宫雪穗才对。

由此，今枝又产生另一个疑问，那便是三泽千都留与高宫诚的关系。秋吉，也就是桐原，究竟为什么要监视千都留？

受雪穗之托调查她丈夫的外遇，这样推理不算离谱。然而，这个想法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她为何要委托桐原？若要调查外遇，只要请个侦探就行了。而且，如果是调查高宫诚的外遇，应该监视高宫，但桐原监视的却是三泽千都留，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确定她就是高宫的外遇对象了？既然如此，应该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

今枝一边思考，一边看着益田给他的复印件。不久，他注意到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桐原首次跟踪三泽千都留来到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是三年前的四月初。当时高宫诚并未出现在高尔夫球练习场。两周后，桐原再度前往球场。这时，高宫诚才第一次出现在今枝眼中，与三泽千都留亲密地交谈。

之后，桐原便再也不曾前往球场，但今枝却继续观察三泽千都留与高宫诚。只要追溯当时的记录，便能明显看出他们关系日渐亲密。到调查中止的八月上旬，他们已完全陷入外遇关系。但令人不解的便是此处。

明知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深入，雪穗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她对此不

可能一无所知，她早应已从桐原处得知事情原委。

今枝把杯子端到嘴边，咖啡已经凉了。他想起不久前也喝过这种冷掉的咖啡，就是在银座的咖啡馆与筱冢碰面时。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在脑中。那是一个角度全然不同的设想——

如果是雪穗想和高宫分手呢？

这并非不可能。借用川岛江利子的话，从一开始，高宫应该就不是雪穗最爱的人。想与之分手的丈夫正好爱上其他女人。既然如此，就等这段关系发展成外遇吧。雪穗会不会是这么想的？

不，今枝在心里摇头，那女人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

如果三泽千都留与高宫相遇及其后的进展，都在雪穗的计划中呢？

不可能。但今枝立刻觉得，可能。唐泽雪穗这个女人有一种特质，让人无法以一句“不可能”便予以否定。

然而，这就形成一个疑问：人心能够如此轻易地操控吗？三泽千都留即使是世界第一美女，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爱上她。不过，若是曾经心仪过的对象，自然另当别论。

今枝一走出咖啡馆，便寻找公用电话亭。他边看记事本边按号码，电话打到东西电装东京总公司，找高宫诚。等候片刻后，听筒里传来高宫的声音：“喂，我是高宫。”

“喂，我是今枝。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

“哦。”对方传来略带困惑的声音，可能是因为一般人都不太希望侦探打电话到工作地点。

“前几天真不好意思，你那么忙还去打扰。”他先针对先前询问唐泽雪穗买股票一事道歉，“其实，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件事。”

“什么事？”

“我希望能面谈。”他实在不好意思在电话里说，想询问你与现任妻子认识的经过。“今晚或明晚，不知你有没有空？”

“明天没问题。”

“那明天我再打给你，好吗？”

“好。啊，对了，今枝先生，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一声。”

“什么事？”

“其实，”他把音量放低，“几天前，有个警察来找我，是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大阪刑警。”

“然后呢？”

“他问我，最近有没有人向我问起前妻的事情，我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啊，原来是这样……”

“给你造成麻烦了？”

“没有，这个嘛，没关系。请问，你也把我的职业告诉他了吗？”

“是啊。”高宫回答。

“我知道了。好，我心里有数。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说完，今枝挂了电话。

原来还有这条线，今枝纳闷自己怎么没想到。原来笹垣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我。那么，那个窃听器究竟是谁装的呢？

今枝当天很晚才回公寓。他为另一件工作四处奔波后，还光顾了菅原绘里工作的那家居酒屋，他很久没去了。

“后来我只要在家里，就一定上链条。”绘里还说感觉没人再次潜入她的住处。

公寓前停着一辆陌生的白色厢型车。今枝绕过那辆车，进入公寓，爬上楼梯。身体很重，连抬脚都觉得困难。来到房间前，掏口袋想开锁时，他看到走廊上有小推车和折起来的纸箱靠墙而立。纸箱很大，大概连洗衣机都放得下。他想，谁放的啊？但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栋公寓的居民没什么公德心，把垃圾袋直接放在走廊是家常便饭，况且连他自己也绝不是什么模范房客。他拿出钥匙圈，把钥匙插进锁孔，右转，听到咔嗒一声的同时，也传来锁开了的感触。

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太对劲，钥匙似乎与平常不同。他想了一两秒钟，把门打开。他决定当作是自己神经过敏。

开了灯，环顾室内，并无异样。房间和平常一样冷清，和平常一样蒙了一层灰。为了去除男人的体臭，刻意调得略浓的芳香剂也和平常一样。他把东西放在椅子上，走向卫生间。他醉得正舒服，有点困，有点懒。

打开卫生间的灯时，他发现排气扇开着。他觉得奇怪，自己做了这

么浪费的事吗？

打开门，马桶盖盖着，这也让他纳闷。他没有盖上马桶盖的习惯，平常连坐垫都不放下来。

关上门，他掀开马桶盖。

突然间，全身的警报器开始响起。他感到一种非比寻常的危险向自己袭来。他想盖上马桶盖，必须尽快离开……然而身体却动不了，也发不出声音。不要说出声，连呼吸都有困难，肺好像不再属于自己。

他的视野突然大大地晃动，转了好大一圈。他感到身体似乎撞到什么东西，却不觉疼痛，所有的感觉在瞬间全被夺走。他拼命想移动四肢，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听使唤。

似乎有人站在他身边，也许是他的错觉。

视野逐渐被黑暗包围。



第十二章

九月的雨比梅雨更没完没了。天气预报说入夜雨便会停，但如粉末般细微的雨幕仍包围着整条街道。

栗原典子走进西武池袋线练马站前的商店街，商店前的通道盖有天棚，从车站到公寓步行约十分钟。

途经电器行门前，面向通道放置的电视正播着恰克与飞鸟的《Say Yes》。听说这首歌是当红连续剧的主题曲，CD也跟着大卖。典子这才想起，同事提到今天好像是最后一集。她几乎不看电视剧。

一走出商店街，就没有东西遮雨了。典子取出蓝灰相间的格子手帕盖在头上，再度迈开脚步。再往前一点有一家便利店，她走进去，买了豆腐和葱。本来也想买透明雨伞，看了价钱便打消了念头。

她的公寓位于西武池袋线旁，两室一厅，月租八万元。一个人住是太大了点，但当初找房子时，她本打算和某人同住。事实上，那个男子也曾住过几次，但也仅止于此。那“几次”过后，她便形单影只，宽敞的房间变得多余。但她没有搬家的心力，便这么住了下来。

现在，她庆幸当初没有搬家。

旧公寓的外墙被雨打湿，变成泥土般的颜色。典子小心不让衣服被墙壁的雨水沾湿，爬上公寓的户外梯。这幢建筑的一、二楼各有四户，她住的是二楼最里面的那一户。开了锁，打开门。室内一片昏暗，一进门的厨房与里面的和室都没有开灯。

“我回来了。”她说着，打开厨房的灯。家里有人，看玄关脱鞋处就知道了。肮脏的运动鞋扔在那边，“他”就只有这双鞋。

除了里面那间和室，还有一间西式房间。她打开西式房间的门，这个房间也是暗的，但里面有个东西在发光，是放在窗边的电脑屏幕。“他”就盘坐在屏幕前。

“我回来了。”典子朝着男子的背影又说了一次。

男子正在键盘上输入的手停了下来。他转过身，看了一眼书架上的闹钟，再转头看她。“真慢啊。”

“被留下来了。你饿了吧？我现在马上做晚饭。今天也是汤豆腐，可以吗？”

“都行。”

“那你等一下哦。”

“典子。”男子叫住正准备到厨房的她，她回过头来。男子站起来，走近她，用手心抚触她的后颈。

“你淋湿了？”

“一点点，没关系。”

男子仿佛没有听见，手从她的脖子移到肩膀。透过针织布料，典子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握力。

就这样，她被紧紧抱住，无法动弹。男子吸吮她的耳垂，他熟知她的敏感部位。他粗野却又灵巧地操纵着嘴唇与舌头，典子感到背后有如一阵电流蹿过，使她几乎无法站立。“我……站不住了。”她喘息着说。

即使如此，男子依然不作答，用力支撑着想往地上坐的她。不久，他放松了手臂的力道，把她的身子转过去背向他。接着撩起她的裙子，把丝袜与内裤往下拉。褪到膝盖下方后，右脚一踩，一下子全部脱掉。

典子的腰被男子抱住，也无法蹲下。她身体向前弓，双手抓住门把。门的金属配件发出声响。他以左手箍住她的腰，就这样爱抚起她最敏感的部位。快感的脉动穿透了典子的中心，她把身体向后挺。

她感觉到男子匆匆脱下长裤与内裤，又热又硬的东西抵住了她。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传来一阵刺痛。她咬牙忍住，她知道男子喜欢这个姿势。

男子的部位完全进入体内后，疼痛依然没有消退。男子一开始动，疼痛登时加剧，然而，痛苦的巅峰到此为止。典子咬紧牙根后，快感便紧接而来。疼痛仿佛不曾出现般消失了。

男子拉起典子的针织衫，把胸罩向上扯开，双手揉捏乳房，以指尖逗弄乳头。典子听着他的气息，每当他吐气，脖子便感到一阵暖意。

不久，如雷鸣由远而近般，高潮的预感逐渐逼近。典子四肢绷紧，男子的律动更加激烈。他的动作与快感的周期在她的体内开始共鸣。接

着，雷电贯穿了典子的中心。她发出声音，全身痉挛，失去了平衡感，一阵天旋地转。典子的手自门把松开。她再也站不住了，双腿猛烈颤抖。

男子将阴茎自典子的阴道抽离。典子跌坐在地板上，双手撑着地板，双肩上下起伏，喘着气，脑袋里阵阵耳鸣。

男子把内裤与长裤同时拉起。他的阴茎依旧昂然挺立，但他不予理会，拉上长裤的拉链。然后，宛如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般，回到电脑前，盘腿坐下，敲击键盘。从他手指的节奏里，感觉不出丝毫紊乱。

典子无力地撑起身子，穿好胸罩，拉下针织衫，然后右手抓住内裤和丝袜。

“我得去准备晚饭。”她扶着墙站起来。

男子叫秋吉雄一，只不过典子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本名。既然他本人自称如此，她也只能相信。

典子是在今年五月中旬遇见秋吉的。那天天气微凉，她回到公寓附近时，看到一个人蹲在路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瘦削男子，穿着黑色丹宁布长裤，上身是黑色皮夹克。

“你怎么了？”她边查看男子状况边问。男子面容扭曲，刘海覆盖的额头冒出黏湿的汗水，右手按着腹部，挥动左手，似乎在说没事。但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没事的样子。从他按住的腹部位置推测，似乎是胃痛。

“我帮你叫救护车吧。”

男子还是挥手，同时摇了摇头。

“你常常这样吗？”她问。

男子继续摇头。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句“你等一下”，便爬上公寓的楼梯，进了住处，用最大的马克杯装了热水瓶里的热水，加了一点冷水后，拿到男子身边。

“把这个喝下去。”她把马克杯端到男子面前，“不管怎么样，都要先把胃清干净。”

男子并没有伸手来接，反而说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有没有酒？”

“什么？”

“酒……最好是威士忌。直接灌下去就不疼了。从前有一次，我就是这样治好的。”

“别胡说八道了，那样会伤到胃的。你先喝了这个再说。”典子再次递过杯子。

男子皱着眉头注视马克杯，可能是认为喝下去总比束手待毙好，便不情愿地接过，喝了一口。

“全部喝下去，要洗胃。”

听典子这么说，男子露出反感的表情。但并没有抱怨，一口气喝光。

“觉得怎样？想吐吗？”

“有点。”

“那最好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吐得出来吗？”

男子点点头，缓缓站起。他按着腹部，想绕到公寓后面。

“在这里吐就好。没关系，我已经习惯看别人吐了。”

他不可能没有听到典子的话，却默默地消失在公寓后方。有好一阵子，他都没有出来，只是不时发出呻吟。典子无法袖手离去，便等在原处。

男子终于出来了，表情看起来比先前轻松了几分。他在路旁的垃圾桶上坐下。

“怎么样？”典子问道。

“好一点了。”男子口气很冷。

“哦，那真是太好了。”

男子依然皱着眉头，坐在垃圾桶上跷起脚，手伸进夹克的内口袋，拿出一盒烟。他叼住一根，准备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

典子快步走近，一把抽走他嘴里的烟。男子手里还拿着打火机，惊愕地看着她。

“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好不要抽烟。你知道吗？抽烟会让胃液比平常多分泌几十倍。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就是这个原因。但

是，空腹的时候抽烟，胃液会伤害胃壁，结果就变成胃溃疡。”

典子把抢来的烟折成两截，寻找丢弃的地方，却发现垃圾桶在男子的屁股底下。“站起来。”她要男子站起来，把烟扔进垃圾桶，接着朝男子伸出右手。“盒子给我。”

“盒子？”

“烟盒。”

男子露出苦笑，将手伸进内袋，拿出烟盒。典子接过来，扔进垃圾桶，盖上盖子，拍了拍手。“请，可以坐了。”

听典子这么说，男子再度坐上垃圾桶，稍感兴趣地看着她。

“你是医生？”他问。

“怎么可能？”她笑了，“不过也不大远。我是药剂师。”

“哦，”男子点点头，“难怪。”

“你家在这附近？”

“对。”

“你自己走得回去吗？”

“没问题。托你的福，已经不疼了。”男子站起身。

“要是有时间，最好去医院让医生看看，急性胃炎其实是很可怕的。”

“医院在哪里？”

“医院啊，这附近光之丘综合医院就不错……”

典子才讲到一半，男子便摇头：“我是说你上班的医院。”

“哦。”典子点点头，“帝都大学附属医院，在荻漥那边……”

“我知道了。”男子迈开脚步，却又停了下来，回头说，“谢谢你。”

“请多保重。”典子说。男子举起一只手算是招呼，再度前行，就这样消失在夜晚的街道中。

她并不认为会再次与他相逢。即使如此，从第二天起，就连在医院上班，她也无法控制地挂念着他。他该不会真的跑到医院来吧？心里这么想，不时到内科候诊室张望。递进药房的处方笺如果与胃病有关，而

且患者是男性，她便会边配药，边在脑海里延伸出无限想象。但是，男子并没有出现在医院里，而是再度出现在他们邂逅的地方，时间是一周之后。

那天，她晚上十一点多回到公寓。典子的工作有白、夜班之分，当时她轮值夜班。男子和上次一样，坐在垃圾桶上。因为天色很暗，典子没有认出他，准备装作没看见，赶紧走过。说实话，她觉得心里有点发毛。

“帝都大学附属医院可真会压榨员工。”男子对她说。

典子记得这个声音，看到是他，惊呼出声：“你怎么会在这里？”

“在等你，我想为上次的事道谢。”

“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等的？”

“不知道，”男子看看表，“我来的时候好像是六点。”

“六点？”典子睁大了眼睛，“你等了五个钟头？”

“因为上次遇到你是六点。”

“我上星期值白班。”

“白班？”

“我这个星期值夜班。”典子向他说明自己的工作有两种上班时间。

“好吧，既然见到了你，那都无所谓了。”男子站起来，“去吃个饭吧。”

“现在这附近没的吃了。”

“搭出租车，二十分钟就到新宿了。”

“我不想到太远的地方去，我累了。”

“哦，那就没办法了。”男子稍稍举起双手，“那就下次吧。那我走了。”说着，男子掉头迈开脚步。看着他的背影，典子有些着急。

“等等！”她叫住男子，对回过头来的他说，“那边应该还有。”她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幢建筑。

那幢建筑上挂着“Denny’s”的招牌。

喝着啤酒，男子说他已经五年没进这种大众化平价西餐厅了。他面

前摆着盛了香肠和炸鸡的盘子，典子点了和风套餐。

秋吉雄一，便是当时他报上来的名字，他的名片上也这么印着。那时，典子完全没有怀疑他会使用假名。名片上印着Memorix的公司名称，他说那是开发电脑软件的公司，典子自然没有听过。

“反正就是专门承包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对于自己的公司与工作，秋吉只向典子作了以上说明。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方面的话题。

相反，他却对典子工作的细节十分好奇，举凡工作形态、薪资、津贴和每天的工作内容等，都仔细询问。典子以为这些一定会让他觉得无聊透顶，但听她说话时，他的眼神却显得无比认真。

典子并不是没有与男性交往的经验，但过去约会时，她都主要在聆听。她本来就口齿笨拙，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取悦对方。然而，秋吉却要她说话，而且不管她说什么，都显得极有兴趣。至少看起来如此。

“我再跟你联系。”分手之际，他这么说。

三天后秋吉打电话给她。这次，他们来到新宿。在咖啡吧里喝酒，典子又说了好多，因为他接二连三地发问，问她故乡的情形、成长经历、学生时代的事情等等。

“你老家在哪里？”典子发问。

他的回答是“没那种东西”，而且变得有点不快。于是，她便不再提这个话题。不过，从他的口音听得出他来自关西。

离开店后，秋吉送典子回公寓。越接近公寓，她内心越迷惘。应该若无其事地道别，还是该请他上去坐坐呢？该如何决定，秋吉给了她线索。走到公寓旁，他在自动售货机前停下脚步。

“你口渴啊？”她问。

“我想喝咖啡。”他把硬币投入机器，瞄了陈列的商品一眼，准备按下罐装咖啡的按钮。

“等等，”她说，“要喝咖啡，我冲给你喝。”

他的指尖停在按钮前，并没有特别惊讶的样子，只是点了点头，转动退币钮。硬币退回时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一语不发地取回硬币。

进了门，秋吉在室内到处打量。典子冲着咖啡，一颗心七上八下。因为她怕他会发现“上一个”男人的痕迹。

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称赞她房间整理得很干净。

“最近我很少打扫。”

“嗯，书架上的烟灰缸有一层灰，是因为这样吗？”

他的话让典子心头一震，抬头看那个烟灰缸。那是上一个男人用的东西，她不抽烟。

“那个……不是因为没有打扫。”

“哦。”

“两年前，我交过男朋友。”

“我不太想听这种告白。”

“啊……对不起。”

秋吉从椅子上站起，典子以为他要走了，也跟着起身。她刚站起来，他的手便伸过来。她还来不及发出声音，便被他紧紧抱住。

但她并没有抗拒。当他的嘴唇靠过来时，她放松了自己，闭上眼睛。

投影仪的灯光从下方斜照着讲解人的侧脸。讲解人是国际业务部的男职员，不到三十五岁，头衔是主任。

“……所以，在高脂血症治疗用药‘美巴隆’方面，已确定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制造许可。因此，正如各位手边的资料，我们正考虑在美国市场销售。”讲解人口气有点生硬地说着，挺直了背脊，眼睛扫视会议室，还舔了舔嘴唇。这一幕都被筱冢一成看在眼里。

筱冢药品东京总公司二〇一会议室正在举行会议，讨论新药品如何打开国际市场。与会者共有十七人，几乎都是营业总部的人，开发部长与生产技术部长也在其中。与会人士中，职位最高的是常务董事筱冢康晴。四十五岁的常务董事坐在排列成ㄇ形的会议桌中央，用足以穿透别人的眼神看着讲解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似乎是想告诉大家，他一个字都不会错过。一成等人认为他有点太过卖力，但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公司的人背地里说他是靠父亲荫庇才坐上常务董事的位子，这一点他本人不可能不知道，而在这种场合打一个哈欠的危险性，想必他也十分清

楚。

康晴慢条斯理地开口：“与‘史洛托迈亚公司’的对外授权签约日期，比上次会议报告提出的晚了两周。这是怎么回事？”他从资料里抬起头来，看着讲解人，金属框眼镜的镜片发出闪光。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确认出口的形态。”回答的不是发表人，而是坐在前面的小个子男子，声音有点走调。

“不是要以粉末原料的形态出口吗？跟出口到欧洲一样。”

“是的，不过双方在如何处理粉末原料方面，看法有些不同。”

“我怎么没听说？相关报告呈给我了吗？”康晴打开档案。像他这样带档案来开会的董事很少，事实上，就一成所知，只有康晴一人。

小个子男子焦急地与邻座的人及讲解人低声交谈后，面向常务董事：“我们马上将相关资料呈上。”

“麻烦了，以最快速度送来。”康晴的视线回到档案上，“美巴隆这方面我了解了，但是抗生素和糖尿病治疗用药方面进展如何？在美国的上市申请手续应该完成了吧？”

这一点由讲解人作答：“抗生素‘瓦南’与糖尿病治疗用药‘古科斯’，两者目前都进行到人体试验阶段。下月初，报告便会送到。”

“嗯，最好尽可能加快速度。其他公司莫不积极开发新药，设法增加海外工业产权收入。”

“是。”包括讲解人在内有好几个人点头。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了。一成整理东西时，康晴走过来，在一成耳边说：“等一下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我有话跟你说。”

“啊……是。”一成小声回答。

康晴随即离开。虽然他们是堂兄弟，但双方的父亲严格规定他们不得在公司内私下交谈。

一成先回到他在企划管理室的座位，他的头衔是副室长。这个部门原本没有副室长这个职位，是专门为他设立的。截至去年，一成已经待过营业总部、会计部、人事部等部门。于各个部门历练后分派至企划管理室，是筱冢家男子的标准进程。就一成而言，比起目前监督各单位的这个职位，他宁愿与其他年轻职员一样从事实务方面的工作。事实上，他也曾向父亲叔伯表明过意愿。然而，进公司一年后，他明白既然继承了筱冢家的血统，那是不可能的。为了让复杂的系统顺利发挥功能，对于上司来说，手下不能是不好使唤的齿轮。

一成的办公桌旁设置了一个黑板式的公告栏，用来交代去处。他把栏内的二〇一会议室改成常务董事室后方才离开。

他敲了敲常务董事室的门，听到低沉的嗓音回答“进来”。一成打开门，康晴正坐在书桌前看书。

“哦，不好意思，还要你特地过来。”康晴抬头说。

“哪里。”说着，一成环顾室内。这是为了确认有没有其他人。说是常务董事室，但只有书桌、书架和简单的客用桌椅，绝对说不上宽敞。

康晴得意地笑了。“刚才，国际业务部的人很紧张吧。他们一定没想到，我竟然连授权签约的日期都记得。”

“一定是的。”

“这么重大的事竟然不向我这个主管报告，他们胆子也真大。”

“经过这件事，他们应该也知道不能不把常务董事放在眼里了。”

“但愿如此。不过，这都多亏了你。一成，谢了。”

“哪里，这不算什么。”一成苦笑着摇摇手。

授权签约日期更动一事，的确是一成告诉康晴的。一成是从隶属于国际业务部、同一时期进入公司的同事那里问出来的。像这样偶尔将各部门的小情报告诉康晴，也是他的工作之一。这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但现任社长、康晴的父亲要一成做年轻常务董事的得力助手。

“那么，请问有什么吩咐？”一成问。

康晴皱起眉头。“不是跟你说过，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要那么见外吗？再说，我要跟你说的也不是工作，是私事。”

一成有不好的预感，不由得握紧了右拳。

“好了，你先坐下。”康晴一边站起来，一边要一成在沙发上坐下。即使如此，一成还是等康晴在沙发上就座，方才坐下。

“其实，我是在看这个。”康晴把一本书放在茶几上，封面印着“婚丧喜庆入门”的字样。

“有什么喜事吗？”

“有就好了，不是，正好相反。”

“那是丧事了，哪一位亡故了？”

“不是，还没有，只是有可能。”

“是哪一位？如果方便告诉我……”

“如果你能保密，是没什么不方便的，是她母亲。”

“她？”明知用不着问，一成还是向康晴确认。

“雪穗小姐。”康晴有几分难为情，但语气很是明确。

果然，一成想，他一点都不意外。“她母亲哪里不舒服？”

“昨天，她跟我联系，说她母亲昏倒在大阪的家里。”

“倒在家里？”

“蛛网膜出血。她好像是昨天早上接到电话的。学茶道的学生去她家跟她母亲商量茶会的事，竟发现她母亲倒在院子里。”

一成知道唐泽雪穗的母亲在大阪独居。“这么说，现在人在医院？”

“好像马上就送过去了，雪穗小姐是在医院打电话给我的。”

“哦。那么，情况如何？”一成虽发问，却也知道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能顺利康复，康晴就不会看什么《婚丧喜庆入门》了。

果然，康晴轻轻摇头。“刚才我跟她联系，听说意识一直没有恢复，医生的说法也不怎么乐观。她在电话里说，可能很危险。很少听她说起话来这么柔弱。”

“她母亲今年高寿？”

“嗯，记得她以前提过大概七十了吧，你也知道她不是亲生女儿，年龄差距很大。”

一成点点头，这件事他知道。“那么，为什么是常务董事在看这个呢？”一成看着桌上的《婚丧喜庆入门》问。

“别叫我常务董事，至少在谈这件事的时候别这样叫。”康晴露出不胜其烦的表情。

“康晴哥应该不必为她母亲的葬礼操心吧？”

“你的意思是说，人都还没死，现在想到葬礼太性急了吗？”

一成摇摇头：“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康晴哥该做的事。”

“为什么？”

“我知道康晴哥向她求婚了，可她还没有答应，对吧？换句话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怎么说呢……”一成想着修辞，最后还是照原本想到的说了出来，“她还是与我们无关的外人。高高在上的筱冢药品常务董事为了这样一个人的母亲过世忙着张罗，这样会有问题。”

听到“无关的外人”这个说法，康晴整个人往后一仰，看着天花板，无声地笑了。然后他将笑脸转向一成。“听你这么一说，还真吓了我一跳。的确，她并没有给我肯定的答复，但也没有给我否定的答复。如果没有希望，她早就拒绝了。”

“如果有那个意思，早就已经答复了，我说的是正面的答复。”

康晴摇摇头，手也跟着挥动。“那是因为你还年轻，也没结过婚，才会这么想。我跟她一样，都结过婚。像我们这种人，如果有机会再次组织家庭，怎么可能不慎重？尤其是她，她跟她前夫并不是死别。”

“这我知道。”

“最好的证明就是，”康晴竖起食指，“自己的母亲病危，会通知一个无关的外人吗？我倒是认为，她在心酸难过的时候找上我，也算是一种答复。”

难怪刚才他心情这么好，一成这才恍然大悟。

“更何况，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这也是人之常情吧。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人士的常识，也是做人的道理。”

“她遇到困难了吗？她是因为不知如何是好，才打电话给康晴哥吗？”

“当然，坚强的她并不是找我哭诉，也不是向我求助，只是说明一下情况。但是，不必想就知道她一定遇到了困难。你想，虽然大阪是她的故乡，但是她在那里已经没有亲人了。万一她母亲就这么走了，她不但伤心难过，还得准备葬礼，也许就连她这么能干的人，也会惊慌失措。”

“所谓的葬礼，”一成注视着堂兄，“包含准备阶段在内，整个程序安排会让逝者家属连悲伤难过的时间都没有。她只要拨一通电话给葬仪公司就行。只要一通电话，其他一切都由公司打理。她只须同意公司的建议，在文件上签名，把钱备妥就没事了。要是还有一点空闲时间，就朝着遗像掉掉眼泪，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康晴无法理解地皱起眉头。“你竟然能说得这么无情，雪穗小姐可是你大学的学妹啊。”

“她不是我学妹，只是在社交舞社一起练习过。”

“不必分得这么清楚。不管怎样，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康晴盯着一成。

所以我后悔得不得了——一成想说这句话，却忍耐着不作声。

“反正，”康晴跷起脚，往沙发上靠，“这种事准备得太周到也不太好，不过我个人希望要是她母亲有什么万一，心里能有准备。只是，刚才你也说过，我有我的立场。就算她母亲过世了，我能不能立刻飞到大阪也是个问题。所以，”他指着一成，“到时候可能请你到大阪去一趟。那地方你熟，雪穗小姐看到熟人也比较安心。”

一成闻言皱起眉头。“康晴哥，拜托你放过我吧。”

“为什么？”

“这就叫公私不分，别人平常就在背地里说，筱冢一成是常务董事的私人秘书了。”

“辅佐董事也是企划管理室的工作。”康晴瞪着他。

“这件事跟公司没有关系吧？”

“有没有关系，事后再想就好。你应该想的就只有一件事：谁下的命令。”说完，康晴嘴边露出得意的笑容，盯着一成，“不是吗？”

一成叹了口气，很想问“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常务董事”这句话是谁说的。

一回到座位，一成便拿起听筒，另一只手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记事本，翻开通讯簿的第一页，搜寻今枝，边确认号码边按键，听筒抵在耳边等待。铃声响了一声，两声。右手手指在办公桌上敲得笃笃作响。

铃声响了六次，电话通了，然而一成知道不会有人接，因为今枝的电话设定于铃响六声后启动答录功能。

果然，接下来听筒里传来的，不是今枝低沉的声音，而是以电脑合成、活像捏着鼻子说话的女人声音：“您要找的人现在无法接听电话，请在哔声后，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与联络事项。”一成在听到信号声前便挂上听筒。他忍不住咂了下嘴，声音可能不小，坐在他正前方的女同事脑袋颤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他想。

最后一次与今枝直巳见面是八月中旬，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却音讯全无。一成打过好几次电话，总是转为语音答录。一成留过两次话，希望今枝与他联络，但至今未接到回电。一成想过，今枝可能出门旅行了。若当真如此，这个侦探的工作态度也太随便了。从委托他开

始，一成便要他与自己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一成又想，或者他追唐泽雪穗追到大阪去了？这也不无可能，但没有同委托人联系毕竟不太对劲。

办公桌边缘一份文件映入眼帘，他顺手拿起，原来是两天前开会的会议记录传阅到了他这里。那场会议讨论的是开发一种自动组合物质之化学构造的计算机系统。一成对这项研究颇感兴趣，也出席了，但现在他只是机械地看过了事，心里想着完全无关的事：康晴，还有唐泽雪穗。

一成由衷地后悔带康晴到唐泽雪穗店里去。受高宫诚之托，他才想到店里看看，便以极轻松随意的心态邀康晴一同前往。他万万不该这么做。

康晴第一次见到雪穗时的情景，一成还记得一清二楚。当时康晴的样子实在不像是坠入情网，甚至显得老大不高兴。雪穗向他说话，他也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上几句。然而事后回想起来，那正是康晴心旌摇动时会有的反应。

当然，他能够找到心仪的女子，这件事本身是值得高兴的。他才四十五岁，没有理由带着两个孩子孤独地终老一生。一成认为如果有适合的对象，他理应再婚。然而，一成就是不喜欢他现在这个对象。

一成到底对唐泽雪穗的哪一点不满，其实自己也说不上来。就像今枝所言，她身边有些来路不明的金钱周转，的确令人感到不对劲。但是，仔细想想，这也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只能说，大学时在社交舞练习场首次见面的印象，一直留在他心里。

一成认为，这件婚事能缓则缓。然而，要说服康晴，需要充分的理由，否则向他说多少次那女人很危险、不要娶她，他也不会当真。不，多半还会惹恼他。正因如此，一成对今枝的调查寄予厚望，甚至可以说，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揭露唐泽雪穗的真面目上。

刚才康晴托他的事重回脑海。如果有了万一，一成必须去一趟大阪，而且是去帮助唐泽雪穗。开什么玩笑，一成在心里嘀咕。他又想起今枝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她喜欢的其实不是令堂兄，而是你……”

“开什么玩笑。”这次，他小声说了出来。

“我要出去两三天。”秋吉突然说。当时典子刚洗完澡，坐在梳妆台前。

“去哪里？”她问。

“收集资料。”

“跟我讲一下地点有什么关系？”

秋吉似乎有点犹豫，但还是一脸厌烦地回答：“大阪。”

“大阪？”

“明天就出发。”

“等等。”典子走过来，面对他坐下，“我也要去。”

“你不工作吗？”

“请假就好了，我从去年到现在一天假都没休。”

“我又不是去玩。”

“我知道，我不会妨碍你。你工作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大阪四处看看。”

秋吉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一会儿，显然举棋不定。若是平常，典子态度不会这么强硬，但她一听目的地是大阪，便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去，原因之一是她想看看他的故乡。他对自己的家世绝口不提，但典子由这些日子以来的对话，察觉他似乎是在大阪出生的。

然而，典子之所以想与他同行，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理由。她的直觉告诉她，要了解他，那里一定有什么线索。

“我去那里没明确计划，也不知道行程会有什么改变，说得夸张一点，连什么时候回来都没决定。”

“那也没关系。”典子回答。

“随便你。”他似乎不想再多说了。

望着他面向电脑的背影，典子不安得几乎无法呼吸。她怕自己这个决定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然而，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的想法更加强烈。再这样下去，他们的关系一定无法维持——同居才两个月，典子便饱受这种强迫性思考之苦。

两人住在一起的起因是秋吉离职。

她无法从他口中问出明确的理由，他只说是想休息一下。“我有存款，可以撑一阵子，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在他们的交往中，典子了解到这个男子这辈子恐怕从没依靠过别人。即使如此，他没有找她商量，仍让她感到失落，她由此才打定主意要尽力帮他，希望能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助力。

提议同居的是典子。秋吉起初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但一周后，他搬了进来，一套电脑器材和六个纸箱是他所有的行李。

于是，典子朝思暮想和爱人双宿双飞的同居生活开始了。早上醒来时，他就在身旁。但愿这样的幸福可以持续到永远。至于结婚，她并不强求。若说不想是骗人的，但她更怕提起这件事会让两人的关系发生变化。

然而，不祥的风不久便席卷而至。

当时，他们一如往常在薄薄的被榻上缠绵，典子二度迎向高潮，然后秋吉射精，这是他们做爱的模式。

秋吉从第一次就没有用保险套。他的做法是，在剧烈的抽动后从她的阴道里抽出阴茎，射在纸巾上。对此，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她无法说明那时为何会发现，只能说是直觉。若一定要解释，勉强可以算是从他的表情察觉。

完事后，他往床上一躺，典子将手伸到他的双腿之间，想摸他的阴茎。

“别这样。”说着，他扭过身子，背向她。

“雄一，你……”典子撑起上半身，窥探他的侧脸。“你没有射出来吗？”他没有回答，表情也没有变，只是闭上了眼睛。典子离开被窝，伸手进垃圾桶，翻找他扔掉的纸巾。

“别这样。”耳边传来他冷冷的声音。典子一回头，他转过身朝向她：“少无聊了。”

“为什么？”她问。

他没有回答，抓抓脸颊，像是在闹脾气。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仍未回答。

典子赫然惊觉。“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这一点都不重要。”

“很重要！”她一丝不挂地在他面前坐下，“这是怎么回事？跟我就不行吗？跟我做爱一点快感都没有？”

“不是这样。”

“那是为什么？你说啊！”

典子真的动气了。她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既可悲，又凄惨，同时又感到万分羞耻，一想起以前和他的性事就羞得无地自容。她这么歇斯底里地逼问，其实是一种遮羞的举动。

秋吉叹了口气，轻轻摇头：“并不是只对你这样。”

“什么？”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女人体内射精过。就算我想，也出不来。”

“你是说……迟泄？”

“应该是，而且很严重。”

“真不敢相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样你满意了吗？”

“你看过医生吗？”

“没有。”

“为什么不去？”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

“怎么会好？”

“你烦不烦啊！我觉得好就好，不要你管！”他再度背向她。

典子以为，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做爱了，但三天后，他却主动要求。她任凭他摆布，想着既然他不能达到高潮，那自己也不要有感觉，然而，她却无法控制身体。羞耻与悲伤包围了她。

“这样就好。”他难得地用温柔的声音说没关系，抚摸她的头发。

有一次，他问典子愿不愿意用嘴巴和手试一次。她当然照做，热烈

地以舌头缠绕，以手指爱抚。然而，他虽然勃起，却完全没有要射精的样子。“算了，别弄了。抱歉。”他说。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不行呢……”

秋吉没有回答，望着她正握着自己阴茎的手，然后冒出一句：“真小。”

“啊？”

“手。你的手真小。”

她看看自己的手，同时突然惊觉。他是不是拿我跟别人比？是不是有别的女人像这样爱抚他，他才拿我的手跟她比？

而……是不是在那个女子的手与口中，他就能射精？

他的阴茎在典子的手心里完全疲软了。

典子正因这件事开始不安与疑惑的时候，秋吉突然说出意想不到的话。

他问她，能不能弄到氰化钾。

“是为了写小说，”他说，“我想写推理小说，总不能一直闲混不做事。我想在小说里用氰化钾，可没亲眼见过，也不知道性质。所以我想，不知能不能拿到真东西。典子，你们医院那么大，应该有吧？”

这件事着实让典子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他会写小说。

“这个……不查一下不知道呢。”典子先搪塞过去，其实她知道那东西放在一个特殊的保管库里，不是用来治疗，而是作为研究用的样品。只有少数几个院方的人能进入保管库。“你只是要看看吧？”

“最好能借一下。”

“借……”

“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用，想等看过实物再说。我想请你帮我弄一点。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我再去找别的渠道。”

“你有其他的渠道？”

“因为之前的工作，我跟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有来往。利用这点关系，应该不至于弄不到。”

如果不知道他有其他渠道，也许典子会拒绝他的请求。然而，她不希望他和其他人私相授受如此危险的物品，便答应了他。

八月中旬，典子把一瓶从药房拿出来的氰化钾放在他面前。

“你不是要拿去用，对不对？只是要看看，对不对？”她再三确认。

“对，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秋吉把瓶子拿在手上。

“绝对不能打开盖子，如果只是要看，这样就可以了吧。”

他没有回答，只是注视着瓶子里的白色粉末。“致死量大概是多少？”他问。

“据说是一百五十毫克到二百毫克之间。”

“不明白。”

“挖耳勺差不多一勺到两勺吧，差不多就那样。”

“够毒啊！溶于水吗？”

“是，可如果你想的办法是在果汁里下毒的话，我想光是挖耳勺一两勺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

“喝一口就会觉得奇怪呀，听说味道对舌头很刺激，虽然我没喝过。”

“你是说，如果要让人喝一口就没命，一定要加很多？可这么一来味道会更奇怪，被害人可能不会喝下去，直接就吐出来。”

“而且氰化钾有一种怪味，鼻子灵的人可能还没喝就发现了。”

“杏仁味？”

“不是杏仁的味道，是杏子的味道。我们平常吃的杏仁是杏子的核仁。”

“小说里有人用过把氰化钾溶液涂在邮票背面的手法……”

典子摇头微笑。“那很不实际。那么一点溶液，离致死量差太多

了。”

“还有混在口红里的手法。”

“也不够。要是太浓，因为氰化钾是强碱，大概会让皮肤溃烂。再说，用这种方法，氰化钾不会进到胃里，无法发挥毒性。”

“怎么说？”

“氰化钾本身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但若到了胃里，会跟胃酸反应产生氰化氢，这样才引起中毒症状。”

“原来不必让被害人喝，只要让他吸进氰化氢就行。”

“没错，可实际要做很困难，因为行凶的人也可能会死。氰化氢可经由皮肤、呼吸被人体吸收，光是屏住气不呼吸可能没有用。”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我再想想。”秋吉说。

事实上，他们谈过后，有两天他一直坐在电脑前思考。

“假设想杀的人家里的卫生间是西式的，”晚餐吃到一半时，他说，“在他快到家时先行潜入，把氰化钾和硫酸倒进马桶，盖上马桶盖，立刻离开，这样凶手就不会中毒了吧？”

“应该不会。”典子说。

“这时被害人回来，进了卫生间。马桶里已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的氰化氢，但他不知道，打开马桶盖，氰化氢全部冒出来，他吸了进去——这个手法怎么样？”

典子略作思索，说应该还不错。“我觉得基本上没有问题。反正是小说，这样就差不多了，要讲究细节就没完没了了。”

这句话似乎让秋吉不满，他放下筷子，拿起记事本和圆珠笔。“我不想随便。既然有问题，就详细告诉我。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找你商量。”

典子心头一凛，正襟危坐。“说不上是有问题。照你所说的方法，也许会成功。但如果有什么闪失，对方可能不会死。”

“为什么？”

“氰化氢会漏出来，就算把马桶盖盖上，也不是密闭的，整间卫生间会充满漏出来的氰化氢，再慢慢跑出去。这样一来，想杀的人还没进卫生间，可能就发现情况异常了。不对，说发现不太贴切，应该是说，可能会吸进一点点氰化氢，出现中毒症状。如果这样就一命呜呼当然是很好……”

“你是说，要是吸进去的氰化氢量太少，即使中毒也不一定致死？”

“这是我的推测。”

“不，也许就像你说的这样。”秋吉双手盘在胸前，“那就得花点心思，让马桶盖密合度高一点。”

“再打开排气扇，也许更好。”她建议。

“排气扇？”

“卫生间的排气扇啊，打开排气扇，让马桶里漏出来的氰化氢排出去，就不会跑进屋里了。”

秋吉默默思考片刻，然后看着典子点点头。“好！就这么办！幸好我找你商量。”

“希望你能写出一部好小说。”典子说。

典子把氰化钾带出医院时，心里本有一抹不安，但这时那份不安也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自己帮了他，心里非常高兴。

然而，一星期后，典子从医院回到家，却不见秋吉身影。她以为他到外面小酌，但到了深夜他依然没有回家，也没打电话。她开始担心，想寻找他可能的去处，却发现连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她不知道秋吉有哪些朋友，也不晓得他可能会到哪里去。她认识的秋吉永远在房间里面对电脑。

天亮时，他回来了。典子一直没有合眼，妆也未卸，饭也没吃。

“你跑到哪里去了？”典子问在玄关脱鞋的他。

“去搜集小说的资料。那里刚好没有公用电话，没法跟你联系。”

“我好担心。”

秋吉身穿T恤、牛仔裤，白色T恤肮脏不堪。他把手上的运动包放在计算机旁，脱掉T恤，身体因汗水而发亮。“我去冲个澡。”

“你等一下，我去放洗澡水让你泡澡。”

“淋浴就好。”他拿着脱下的T恤走进浴室。

典子准备把他的运动鞋摆好时，发现鞋也很脏。明明不是很旧，鞋边却沾着土，仿佛在山里走动过。他到底去了哪里？

典子觉得秋吉不会把当晚的行踪告诉她，他身上的气场也让典子难

以开口询问。她的直觉告诉她，搜集小说资料云云一定是谎言。

她很在意他带出门的包，翻看背包是不是就能知道他的去处？浴室里传来水声。没时间犹豫了，她走进里面的房间，打开他刚才放下的运动包。

首先看到的是几本档案夹，典子拿出最厚的一本，但里面是空的。她又翻看了其他档案夹，都是空的，只有一本贴着一张贴纸，上面写着“今枝侦探事务所”。

这是什么？典子感到不解。秋吉为什么会有侦探事务所的档案夹，而且是空无一物的档案夹？是基于某些原因，将里面的资料处理掉了？

典子进一步查看包，看到最下面的东西时，她倒抽了一口凉气。是那瓶氰化钾。

她胆战心惊地拿出瓶子。里面仍装着白色粉末，量却比以前少了将近一半。她心里狂潮大作，感到恶心反胃，心跳加剧。

这时，水声停了。她急忙把瓶子和档案放回原位，将包收好。

一如典子所料，秋吉对当晚的行踪绝口不提，从浴室出来后便坐在窗边，久久凝视着窗外。他的侧脸显露出典子未曾见过的晦涩阴狠。

典子不敢发问。她知道如果自己开口，他一定会给出答案，但她害怕他的解释将是显而易见的谎言。他到底把氰化钾用在了什么地方？她稍加想象，恐惧便排山倒海而来。

之后，秋吉突然向典子求爱。他的粗鲁急迫也前所未见，简直就像是想忘却什么。当然，这次他也没有射精。他们两人做爱，只要典子没有达到高潮就不会结束。

那天，典子第一次假装自己因快感而痉挛。

那名男子来电，是在康晴找一成商量雪穗母亲一事的三天之后。一成开完业务会议，刚回到座位，电话便响了起来。一列并排在话机上的小灯之一亮起，显示来电为外线。

男子自称姓笹垣，一成对这个姓氏全然陌生。听声音应是年长者，

带着明显的关西口音。

男子身为大阪府刑警这一点，让一成更加困惑。

“我是从高宫先生那里得知筱家先生大名的，抱歉在你百忙之中，仍冒昧来电。”男人以略带黏稠的口吻说。

“请问有什么事？”一成的声音有点生硬。

“我在调查一件案子，想和你谈谈。只要三十分钟就行，能请你抽个时间吗？”

“什么案子？”

“这个见面再说。”

听筒中传来类似低笑的声音。来自大阪、老奸巨猾的中年男子形象，在一成的脑海中迅速扩展开来。究竟和什么案子有关呢？一成感到好奇。既然从大阪远道而来，应该不会是小案子。

男子仿佛猜透他的心思一般，说道：“其实，此事与今枝先生也有关，你认识今枝直巳先生吧？”

一成握住听筒的手一紧，一股紧张感从脚边爬上来，心中的不安也加深了。此人怎么会知道今枝？他怎么会知道今枝与我的关系？一成相信从事那类工作的人，即使遭到警方盘问，也不会轻易透露委托人的姓名。

只有一个可能性。

“今枝先生出事了吗？”

“这个，”男子说，“我要和你谈的也包括这件事。请你务必抽空见个面。”男子的声音比之前更多了几分犀利。

“你在哪里？”

“就在贵公司旁边，可以看到白色的建筑，好像是七层楼。”

“请告诉前台你要找企划管理室的筱家一成，我会先交代好。”

“企划管理室？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好。”

挂断电话，一成再度拿起听筒，拨打内线给公司正门的前台，交代若有一位姓笹垣的先生来访，请他到第七会客室。那个房间主要是为董

事们处理私事准备的。

在第七会客室等候一成的，是一位年龄虽长、体格却相当健壮的男子，头发剃得很短，远望即知其中掺杂了白发。也许是因为一成开门前先敲了门，男子是站着的。尽管天气依旧相当闷热，男子仍穿着棕色西装，还系着领带。由于他电话中操着关西口音，一成原本对他隐约产生了一种厚脸皮、没正经的印象，此刻看来这个印象必须稍加修正。

“不好意思，在你百忙之中前来打扰。”男子递出名片。

一成也递出名片交换，然而看到对方的名片，他不禁有些迷惑。因为上面既没有警局名，也没有部门与职衔，只印着“笹垣润三”，以及住址和电话。住址是在大阪府八尾市。

“基本上，如果不是十分有必要，我不用印有警察字样的名片。”笹垣的笑容让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以前，我用的警察名片曾被人拿去做坏事。从此，我只用个人名义的名片。”

一成默默点头，他一定是活在一个不容丝毫大意的世界。

笹垣伸手探进西装内袋，拿出证件，翻开贴了照片的身份证明页让一成看。“请确认。”

一成瞥了一眼，便说“请坐”，以手掌指向沙发。

刑警道谢后坐下。膝盖弯曲的那一瞬间，他微微皱了皱眉，这一瞬间显示出他毕竟还是上了年纪。

两人刚相对坐下，便听到敲门声。一名女职员用托盘端来两个茶杯，在桌上放妥后，行礼离开。

“贵公司真气派。”笹垣边说边伸手拿茶杯，“会客室也一样。”

“哪里。”一成说。事实上他认为这个会客室并不怎么气派。虽然是董事专用，但沙发和茶几都和其他会客室相同。之所以作为董事专用，只是因为这个房间具有隔音功能。

一成看着警察说：“您要谈的是什么事呢？”

笹垣唔了一声，点点头，把茶杯放在桌上。“筱冢先生，你曾委托今枝先生办事吧？”

一成轻轻咬住牙根，他怎么知道？

“也难怪你会提高警觉，但我想请你诚实回答。我并不是从今枝先生那里打听到你的。事实上，今枝先生失踪了。”

“咦！”一成不由得失声惊呼，“真的吗？”

“正是。”

“什么时候的事？”

“唔，这个……”笹垣抓了抓白发斑斑的脑袋，“还不明确。但听说上个月二十日，他曾打电话给高宫先生，说希望当天或次日碰面。高宫先生回答次日可以，今枝先生说会再打电话联系。但第二天他却没有打电话给高宫先生。”

“这么说，从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之后就失踪了……”

“目前看来是如此。”

“怎么会？”一成双臂抱胸，不自觉地沉吟，“他怎么会失踪……”

“其实，我在那之前不久见过他。”笹垣说，“那时为了调查一起案子，有事向他请教。后来，我想再和他联系，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我觉得很奇怪，昨天来到东京，就到他的事务所去了一趟。”

“没有人？”

笹垣点点头。“我看了他的信箱，积了不少邮件。我觉得有问题，就请管理员开了门。”

“屋里什么状况？”一成把上半身凑过来。

“很正常，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我通知了管区警察局，但是照现在这个情况，他们可能不会积极寻找。”

“他是自行消失的吗？”

“也许是。但是，”笹垣搓了搓下巴，“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低。”

“这么说……”

“我认为，推测今枝先生出事了应该更合理。”

一成咽了一口唾沫，但喉咙仍又干又渴。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他会不会接下了什么危险的委托？”

“问题就在这里。”笹垣再度伸手进内袋，“呃，可以抽烟吗？”

“哦，请。”他把放在茶几一端的不锈钢烟灰缸移到笹垣面前。

笹垣拿出一盒Hilite。看着白底蓝字的包装，一成想，这年头抽这

种烟可真少见。

警察手指夹着烟，吐出乳白色的浓雾。“照我上次与今枝先生碰面时的感觉，最近他主要的工作是调查一名女子。这女子是谁，筱冢先生，你应当知道吧？”一直到上一瞬间，笹垣的眼神甚至令人以为他是个老好人，这时却突然射出爬行动物般混浊的光芒。他的视线似乎要黏糊糊地往一成的身上爬。

一成感觉到，这时候装傻也没有意义，而他将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解释为所谓刑警的气势。他缓缓点头。“是的，我知道。”

笹垣点点头，仿佛在说很好，将烟灰抖入烟灰缸中。“委托他调查唐泽雪穗小姐的……就是你？”

一成不答反问：“您说，您是从高宫那里听说我的，我实在不明白您怎么能从那里得出这种联想？”

“这一点都不难，你不必放在心上。”

“但若您不解释清楚……”

“你就难以奉告？”

“是。”一成点头。对面前这个想必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警察，再怎么投以凶狠的眼神多半也没有任何效果，但至少要直视着他。

笹垣露出笑容，抽了一口烟。“由于某种缘故，我也对唐泽雪穗这个女子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发觉最近有人四处打听她的事情。是何方神圣所为，我自然感到好奇。所以，我便去找唐泽雪穗小姐的前夫高宫先生。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今枝先生这个人。高宫先生说，有人和唐泽雪穗小姐论及婚嫁，男方的家人委托今枝先生对她进行调查。”

一成想起，今枝说过他已将事情如实告诉高宫。

“然后呢？”他催警察说下去。

只见笹垣把身边的旧提包放在膝上，拉开拉链，从中拿出一台小录音机。他露出别有含意的笑容，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了播音键。

首先传出来的是“哔”的信号和杂音，接着是说话声。“……呃，我是筱冢。关于唐泽雪穗的调查，后来怎么样了？请与我联系。”

笹垣按下停止键，直接把录音机收进提包。“这是我昨天从今枝先生的电话里调出来的。筱冢先生，这段话是你说的吧？”

“的确，本月初，我是在录音机里留下了这段话。”一成叹息着回答。这时和警察争论隐私权也没有意义。

“听了这段话，我再次和高宫先生联络，问他认不认识筱冢先生。”

“他当场就把我的事告诉你了？”

“正是。”笹垣点点头，“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没花多少工夫。”

“的确，一点也没错，是不难。”

“那么我再次请教，是你委托调查唐泽雪穗小姐的吧？”

“是。”一成点头回答。

“和她论及婚嫁的是……”

“我亲戚。只不过婚事还没有决定，只是当事人个人的希望。”

“可以请教这位亲戚的姓名吗？”笹垣打开记事本，拿好笔。

“您有必要知道吗？”

“这就很难说了。警察这种人，不管什么事情，都想了解一下。如果你不肯告诉我，我会去四处打听，问别人是谁想和唐泽雪穗小姐结婚。”

一成的嘴变形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自己可吃不消。“是我堂兄筱冢康晴，康是健康的康，晴是晴天的晴。”

笹垣在记事本上写好，问道：“他也在这家公司工作吧？”

听到一成回答他是常务董事，老警察睁大了眼睛，头部微微晃动，然后把这件事一并记下。

“有几件事我不太明白，可以请教吗？”一成说。

“请说，但能不能回答我不能保证。”

“您刚才说，您因为某个缘故，对唐泽雪穗小姐有兴趣。请问是什么缘故？”

笹垣闻言露出苦笑，拍了两下后脑勺。“很遗憾，这一点我现在无法说明。”

“因为调查上必须保密吗？”

“你可以这么解释，不过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不确定的部分太多，现阶段实在不能明言。再怎么说，相关案件距今已将近十八年了。”

“十八年……”一成在脑海里想象这个字眼代表的时间长短。这么遥远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起十八年前的案子，是哪一类？这也不

能透露吗？”

老练的警察脸上露出犹豫之色。几秒后，他眨了眨眼，回答：“命案。”

一成挺直了背脊，呼出一口长气。“谁被杀了？”

“恕难奉告。”笹垣两手一摊。

“这个案子和她……唐泽雪穗小姐有关？”

“我现在只能说，她可能是关键人物。”

“可是……”一成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十八年，命案的时效已经过了。”

“是啊。”

“可您还在继续追查？”

警察拿起烟盒，探入手指抽出第二根烟。第一根是什么时候摁熄的，一成浑然未觉。笹垣用一次性打火机点了烟，动作比点燃第一根时慢得多，怕是刻意为之。“这就像长篇小说。故事是十八年前开始的，但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要结束，就得回到开头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请您告诉我整个故事——”

“先不要吧，”笹垣笑了，烟从他嘴里冒了出来，“要是讲起这十八年的事，有多少时间都不够。”

“那么，下次可以请您告诉我吗？等您有空的时候。”

“也好。”警察正面迎着他的目光，吸着烟点头，表情已经恢复先前的严肃，“下次找时间慢慢聊吧。”

一成想拿茶杯，发现已空了，便缩回手，一看，笹垣的茶也喝光了。

“我再请他们倒茶。”

“不，不用了。筱冢先生，方便让我问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我想请你告诉我，你委托今枝先生调查唐泽雪穗小姐的真正理由。”

“这您已经知道了，没有什么真假可言。当亲人考虑结婚时，调查对方的背景，这种事很常见。”

“的确很常见，尤其是对像筱冢先生堂兄弟这样必须继承庞大家业的人来说更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委托是出自双亲，我能理解，但堂弟私下聘请侦探调查，倒是没听过。”

“就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妥吧？”

“还有一些事情不合常理。说起来，你调查唐泽雪穗这件事本身就很奇特。你和高宫先生是老朋友，而她是你这位老友的前妻。再说到更久之前，听说你们在大学社交舞社是一起练习的同伴。也就是说，不用调查，你对唐泽雪穗应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为什么还要聘请侦探？”

笹垣的语调不知不觉提高了不少，一成不禁暗自庆幸自己选用了这里。

“刚才，我提及她时都没有加称呼，直呼其名。”笹垣仿佛在确认一成的反应般，慢条斯理地说，“但是，怎么样？筱冢先生，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对吧？我想你听在耳里并不觉得突兀。”

“不知道……您是怎么说的，我并未留意。”

“你对于直呼她的名字这件事，应该不介意。至于原因，筱冢先生，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样。”说着，笹垣拍拍提包，“要再听一次刚才那卷带子吗？你是这么说的：关于唐泽雪穗的调查，后来怎么样了？请与我联系。”

一成想解释，因为她以前是社团的学妹，那是习惯，但笹垣在他出声前便开口：“你连名带姓的语气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度警戒。说实话，我听到这段录音时，一下就听出来了，这就是刑警的直觉。我当时就想，有必要找这位筱冢先生谈谈。”警察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第二根烟。接着，身子向前倾，双手撑在茶几上。“请你说实话，你委托今枝先生调查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笹垣的眼光还是一样犀利，却没有胁迫威逼的意味，甚至令人感到一种包容。一成想，也许在审讯室里和嫌犯面对面时，他就是利用这种气势。而且，一成明白了这位警察今天来找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唐泽雪穗要和谁结婚恐怕无关紧要。

“笹垣先生，您只说中了一半。”

“哦，”笹垣抿起嘴，“那我想先请教说错的那部分。”

“我委托今枝先生调查她，纯粹是为了我堂兄。如果我堂兄不想和她

结婚，那么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那么，我说中的部分是……”

“我对她的确特别有戒心。”

“哈哈！”笹垣靠回沙发，凝视一成，“原因呢？”

“极度主观而模糊，可以吗？”

“没关系，我最喜欢这种含混不清的事情。”笹垣笑了。

一成将委托今枝时所作的说明几乎原封不动地告诉了笹垣。例如在金钱方面，他感到唐泽雪穗背后有股看不到的力量，而且对她产生一种印象，感觉她身边的人都会遭遇某些不幸。一成说着，也认为这些想法实在是既主观又模糊，但笹垣却抽着第三根烟，认真地听着。

“你说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笹垣一边摁熄手上的烟，一边低下头致意。

“您不认为这是无聊的妄想？”

“哪里的话！”笹垣像是要赶走什么似的挥手，“说实在的，筱冢先生看得这么透彻，让我颇为惊讶。你这么年轻却有这种眼光，真了不起。”

“透彻……您这么认为？”

“是，”笹垣点点头，“你看穿了唐泽雪穗那女人的本质。一般人都没有你这么好的眼力，就连我也一样，有好长一段时间，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您是说，我的直觉没错？”

“没错，”笹垣说，“和那女人扯上关系，绝对不会有好事。这是我调查了十八年所得到的结论。”

“真想让我堂兄见见笹垣先生。”

“我也希望有机会当面劝他。但我想他一定听不进去。老实说，能够和我这么开诚布公谈这件事的，你还是第一个。”

“真想找到确切的证据，所以我很期待今枝的调查。”一成松开盘在胸前的双手，换了姿势。

“今枝先生给过你什么程度的报告？”

“刚着手调查后不久，他向我报告过她在股票交易方面的成果。”唐泽雪穗真正喜欢的是你——今枝对他说的这句话，他决定按下不表。

“我猜，”笹垣低声说，“今枝先生很可能查到了什么。”

“您这话有什么根据？”

笹垣点点头。“昨天，我稍稍查看了今枝先生的事务所，与唐泽雪穗有关的资料全部消失了，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啊！”一成睁大了眼睛，“这就表示……”

“以目前状况来说，今枝先生不可能不向筱冢先生通报一声就不知去向。这样一来，能想到的最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有人造成今枝先生失踪。说得更清楚一点，那个人害怕今枝先生的调查。”

笹垣这几句话的意思，一成当然懂，他也明白笹垣并不是随意猜测。然而，他心里依然存有不现实的感觉。“怎么可能，”他喃喃地说，“怎么会做到那种地步……”

“你认为她没那么心狠手辣？”

“失踪真的不是偶然吗？或许发生了意外？”

“不，不可能是意外。”笹垣说得斩钉截铁，“今枝先生订有两份报纸，我向派报中心确认过，上个月二十一日他们接到电话，说今枝先生要去旅行，要他们暂时停止送报，是一个男子打的。”

“男子？也可能是今枝先生自己打的吧？”

“也可能，但我认为不是。”笹垣摇摇头，“我认为，是那个设计让今枝先生失踪的人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尽可能不让人发现他失踪了。如果报纸在信箱前堆积如山，邻居或管理员不免会觉得奇怪。”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个人岂不太无法无天了？因为照您所说，今枝先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成的话让笹垣的脸如能剧面具般失去表情。他说：“我认为，他还活着的可能性极低。”

一成长出一口气，转头看着旁边。这真是一场消磨心神的对话，心脏早已怦怦加速搏动。“既然是男子打电话给派报中心，也许和唐泽雪穗无关。”说着，一成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分明想证实她并不是个常人眼中的普通女子，然而一旦事关人命，说出来的话反而像在为她辩解。

笹垣再度将手伸进西服的内袋，但这次是另一边。他拿出一张照片。“你见过这人吗？”

“借看一下。”一成接过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脸形瘦削的年轻男子，肩膀很宽，与身上的深色上衣相当协调。不知为何，给人一种冷静深沉的印象。一成不认识，如实相告。

“是吗，真可惜。”

“这是什么人？”

“我一直在追查的人。刚才和你交换的名片，可以借一下吗？”

一成递给他，他在背面写了一些字，说声“请收下”，还给一成。一成翻看背面，上面写着“桐原亮司”。

“桐原……亮司，这是谁？”

“一个像幽灵一样的人。”

“幽灵？”

“筱冢先生，请你把这张照片上的面孔和这个名字牢记在心。一旦看到他，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请立刻和我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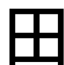
“您要我这么做，但这人究竟在哪里呢？不知道他在哪里，就跟一般的通缉犯一样啊。”一成将两手一摊。

“现在还不知道。但他一定会在一个地方现身。”

“哪里？”

“那就是，”笹垣舔了舔嘴唇，说，“唐泽雪穗身边。虾虎鱼一定会待在枪虾身边。”

老警察话里的含义，一成一时无法明白。



园风光掠过窗外。偶尔，有些写着企业或商品名称的广告牌竖立在田地里，风景既单调又无聊。想要眺望城镇街景，但新干线经过城镇时，总是被隔音墙包围，什么景色都看不见。

典子肘靠窗沿，看向邻座。秋吉雄一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发现，他并没有睡着，而是在思索。

她再度将视线移往窗外。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一直压在她的心头，这趟大阪之行，会不会招来不祥的风暴呢？她总抛不开这个念头。

然而，她认为这或许是自己了解秋吉的最后一次机会。回顾过去，典子几乎是在对他一无所知的状况下与他交往，直到现在。她并不是对他的过去不感兴趣，但她心里的确存在着“现在比过去更重要”的想法。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便在她心里占据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窗外的风景有了些微变化，似乎到了爱知县，汽车制造相关产业的广告牌增加了。典子想起了老家，她来自新潟，她家附近也有一家生产汽车零件的小工厂。

栗原典子十八岁来到东京。那时，她并没有打定主意要当药剂师，只是报了几个有可能考上的系，恰巧考上某大学药学系。

大学毕业后，在朋友的介绍下，她顺利进入现在的医院工作。典子认为，大学时代和在医院上班的前五年，应该是自己最惬意的时期。

工作的第六年，她有了情人，是在同一家医院任职的三十五岁男子，她甚至认真考虑要和他结婚。但是要这么做有困难，因为他有妻小。“我准备和她分手。”他这么说。典子相信了他，因此租下现在的房子。要是离了婚，他就无处可去了，当他离开家时，她希望能给他一个可以休憩的所在。

然而，正如大多数的外遇，一旦女方下定决心，男方便逐步退缩。他们碰面时，他开始抛出各式各样的借口：担心小孩、现在离婚得付为数可观的补偿金、花时间慢慢解决才聪明等等。“我和你见面不是为了听这些话。”这句话她不知说了多少次。

他们的分手来得相当令人意外。一天早上，到了医院，不见他的踪影。典子询问其他职员，得到的回答是：“他好像辞职了。”

“他好像私吞了病人的钱。”女职员悄声说，一脸以散布小道消息为乐的表情。她并不知道他与典子的关系。

“私吞？”

“患者的治疗费、住院费等缴费明细，不是全由电脑管理吗？他啊，故意弄得像是数据输入失误，把入账记录删掉，然后把那部分钱据为己有。有好几个病人反映，分明付了钱却还收到催款通知，这才发现。”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清楚，好像一年多前就有了异常迹象。从那时起，患者缴款就有延迟的现象，很多都是差一点就要寄催款通知。他好像是动用后面的病人缴的款项补前面的亏空，加以掩饰。当然，这样就会产生新亏空。新的亏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终于没法补救，爆发出来。”

典子茫然地望着喋喋不休的女职员的红唇，感觉宛如身陷噩梦一般，一点都不真实。

“私吞的金额有多少？”典子极力佯装平静地问。

“听说是两百多万。”

“他拿那些钱做什么？”

“听说是去付公寓的贷款。他啊，什么时候不好买，偏偏挑房价炒得最高的时候。”女职员两眼发光地说。她还告诉典子，院方似乎不打算循法律途径，只要他还钱，便息事宁人，多半是怕媒体报道损害医院信誉。

过了几天都没有他的消息。那段期间，她工作心不在焉，发呆失误的情况大增，让同事大为惊讶。她也想过要打电话到他家，但一考虑到接听者可能不是他，就犹豫不决。

一天半夜，电话响了。听到铃响，典子知道一定是他。果然，听筒另一端传来他的声音，只是显得非常微弱。

“你还好吗？”他先问候她。

“不太好。”

“我想也是。”他说。她眼前似乎可以看到他露出自嘲的笑容。“你应该已经听说了，我不能再回医院了。”

“钱怎么办？”

“我会还，不过得分期，已经谈妥了。”

“能负担吗？”

“不知道……不过非还不可。要是真没办法，把房子卖了也得还。”

“听说是两百万？”

“呃，两百四十万吧。”

“这笔钱我来想办法吧。”

“什么？”

“我还有点存款，两百万左右我可以帮忙。”

“是吗……”

“等我付了这笔钱，那个……你就跟你太太——”

她正要说“离婚”，他开口了：“不用了，你不必这么做。”

“咦？什么意思？”

“我不想麻烦你，我自己会想办法。”

“可是……”

“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我向岳父借了钱。”

“借了多少？”

“一千万。”

她感到胸口如遭重击，一阵心痛，腋下流下一道汗水。

“如果要离婚，就得想办法筹到这笔钱。”

“可是，你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跟你提有什么用。”

“这次的事，你太太怎么说？”

“你问这个干吗？”男子的声音显得不悦。

“我想知道啊，你太太没生气？”

典子内心暗自期待着，他太太为此生气，也许就会提出离婚的要求。然而，他的回答令人意外。“我老婆向我道歉。”

“道歉？”

“吵着要买房子的是她，我本来就不怎么起劲，贷款也还得有点吃力。她大概也知道，那是造成这件事的原因。”

“啊……”

“为了还钱，她说她要去打零工。”

一句“真是个好太太”已经爬上典子的喉咙。她咽下这句话，在嘴里留下苦苦的余味。

“那，我们之间，暂时不能指望有任何进展了。”

她勉强开口说了这句话，却让男子顿时陷入沉默。接下来，典子听到了叹息：“唉，求你别再这样了。”

“我怎么了？”

“别再说这种挖苦人的话了，反正你早就心知肚明了吧？”

“我心知肚明什么？”

“我不可能离婚，你应该也只是玩玩而已吧？”

男子的话让典子瞬间失声。她多想向他咆哮：“我是认真的！”但是当这句话来到嘴边的那一刻，一股无可言喻的凄惨迎面袭来，她唯有沉默以对。他会说这种话，当然是看准了她的自尊心会让她拉不下脸来。

电话中传来人声，问他这么晚了在跟谁说话，一定是他妻子。他说是朋友，因为担心，打电话来问候。过了一会儿，他以更微弱的声音对典子说：“那，事情就是这样。”

典子很想质问他，什么叫“就是这样”，但满心的空虚让她发不出声音。男子似乎认为目的已经达成，不等她回答便挂断了电话。

不用说，这是典子与他最后一次对话。此后，他再不曾出现在她面前。

典子把屋里他所有的日常用品全部丢弃：牙刷、刮胡刀、剃须液和保险套。她忘了扔烟灰缸，只有这样东西一直摆在书架上。烟灰缸渐渐蒙上了灰尘，似乎代表她心头的伤口也慢慢愈合了。

这件事后，典子没有和任何人交往。但她并不是决心孤独一生，毋宁说，她对结婚的渴望反而更加强烈。她渴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生子，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

与他分手正好一年后，她找到一家婚介所。吸引她的是一套用电脑选出最佳配对的系统。她决定将感情恋爱放一边，由其他条件来选择人生伴侣。她已经受够了恋爱。

一个看上去十分亲切的中年女人问了她几个问题，将答案输入电脑，其间还对她说了好几次“别担心，一定会找到好对象”。

对方没有食言，这家婚介所陆续为典子介绍适合的男子。她前后共与六人见过面。然而其中五个只见过一次，因为这些人一见面便令她大

失所望。有的照片与本人完全不符，甚至有人登记的资料显示未婚，见了面却突然表明自己有孩子。

典子与一个上班族约会了三次。此人四十出头，样子老实勤恳，让典子认真考虑要不要结婚。然而，第三次约会时，她才知道他和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相依为命。他说：“如果是你，一定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他只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够照顾他母亲的女子。一问之下，他对婚介所提的条件竟是“从事医疗工作的女性”。

“请保重。”典子留下这句话，便与他分手了，此后也没有再见面。她认为，他太瞧不起人了，不仅瞧不起她，也瞧不起所有女人。

见过六个人后，典子便与这家婚介所解约了，她觉得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又过了半年，她遇见了秋吉雄一。

抵达大阪时已是傍晚。在酒店办好住房手续，秋吉便为典子介绍大阪这座城市。虽然她表示想同行时他曾面露难色，但今天不知为何，他对她很温柔。典子猜想，也许是回到故乡的缘故。

两人漫步心斋桥，跨越道顿堀桥，吃了烤章鱼丸。这是他们首次结伴远行，典子虽然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忐忑不安，心情却也相当兴奋，毕竟她第一次来到大阪。

“你老家离这里远不远？”在可以眺望道顿堀的啤酒屋喝啤酒时，典子问道。

“搭电车差不多五站。”

“很近啊。”

“因为大阪很小。”秋吉看着窗外说。格力高的巨大广告牌闪闪发光。

“喏，”典子犹豫了一会儿说，“等一下带我去好不好？”

秋吉看着她，眉间出现皱纹。

“我想看看你住过的地方。”

“只能玩到这里。”

“可是——”

“我有事要做。”秋吉移开目光，心情显然变得很差。

“对不起。”典子低下头。

两人默默喝着啤酒，典子望着跨越道顿堀的一波波人潮。时间刚过八点，大阪的夜晚似乎刚刚开始。

“那是个很普通的地方。”秋吉突然说。

典子转过头，他的眼睛仍朝向窗外。“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灰尘满天，脏兮兮的，一些小老百姓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只有一双眼睛特别锐利。那是个丝毫大意不得的地方。”他喝光啤酒，“那种地方你也想去？”

“想。”

秋吉沉思片刻，手放开啤酒杯，插进长裤口袋，掏出一张万元钞。“你去结账。”

典子接过，朝柜台走去。

一离开啤酒屋，秋吉便拦了出租车。他告诉司机的是典子完全陌生的地名。更吸引她注意的是他说大阪话，这让她感到非常新鲜。

秋吉在出租车里几乎没开口，只是一直凝视着车窗外。典子想，他可能后悔了。出租车开进一条又窄又暗的路，途中秋吉详细指示道路，这时他说的也是大阪话。不久，车停了，他们来到一座公园旁。

下了车，秋吉走进公园，典子跟在身后。公园颇为宽敞，足以打棒球，还有秋千、攀爬架、沙坑，是旧式公园，没有喷水池。

“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

“打棒球？”

“棒球、躲避球，足球也玩。”

“有那时候的照片吗？”

“没有。”

“是吗，真可惜。”

“以前这附近没有别的空旷地带可以玩，所以这座公园很重要。和公园一样重要的，还有这里。”秋吉向后看去。

典子跟着转头，他们身后是一栋老旧的大楼。“大楼？”

“这里也是我们的游乐场。”

“这种地方也能玩呀？”

“时光隧道。”

“咦？”

“我小时候，这栋大楼还没盖好，盖到一半就被闲置在那里。出入大楼的只有沟鼠和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小孩。”

“不危险吗？”

“就是危险，小鬼才会跑来啊！”秋吉笑了，但立刻恢复严肃的表情，叹了口气，再度抬头看大楼。“有一天，有个家伙发现了一具尸体，是男人的尸体。”“被杀的……”他接着说。

一听到这句话，典子觉得心口一阵闷痛。“是你认识的人吗？”

“算是，”他回答，“一个守财奴，每个人都讨厌他，我也一样。那时大概每个人都觉得他死了活该，所有住在这一区的人都受到警察怀疑。”接着，他指着大楼的墙，“墙上画了东西，看得出来吧？”

典子凝神细看。颜色掉得很厉害，几乎难以辨识，但灰色墙上的确有类似画的东西。看来像是裸体的男女，彼此交缠，互相爱抚，实在算不上是艺术作品。

“命案发生后，这栋大楼就完全禁止进入。不久，这栋触霉头的大楼仍有人要租，一楼有一部分又开始施工，大楼四周也用塑料布围了起来。工程结束，塑料布拆掉，露出来的就是这幅下流的图。”

秋吉伸手从外套的内袋抽出一根烟，叼住，用刚才那家啤酒屋送的火柴点着。“不久，一些鬼鬼祟祟的男人就常往这里跑，进大楼的时候还偷偷摸摸的，怕别人看到。一开始，我不知道在大楼里能干吗，问别的小孩，也没人知道，大人也不肯告诉我们。不过没多久，就有人搜集到消息了。他说那里好像是男人买女人的地方，只要付一万元，就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还可以做墙上画的那档事之类的。我难以置信，那时的一万元很值钱，不过我还是不能想象怎么会有女人去做那种买卖。”吐了一口烟，秋吉低声笑了，“那时候算是很单纯吧，再怎么说也才上小学。”

“如果还在读小学，我想换成我也会很震惊。”

“我没有很震惊，只是学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把没抽几口的烟丢在地上踩熄，“说这些很无聊吧。”

“喏，”典子说，“那个凶手抓到了吗？”

“凶手？”

“命案的凶手啊。”

“哦，”秋吉摇摇头，“不知道。”

“哦……”

“走了。”秋吉迈开脚步。

“去哪里？”

“地铁站，就在前面。”

典子和他并肩走在幽暗的小路上。又旧又小的民宅密密麻麻地并排而立，其中有很多连栋住宅。各户人家的门紧邻道路，近得甚至令人以为这里没有建蔽率的规定。

走了几分钟后，秋吉停了下来，注视着小路另一边的某户人家。那户人家在这附近算是比较大的，是一幢两层的和式建筑，好像是店铺，门面有一部分是卷匣门。

典子不经意地抬头看二楼，那里挂着旧招牌，桐原当铺几个字已经模糊了。“你认识这户人家？”

“算是，”他回答，“算认识吧。”然后又开始向前走。当他们走到距当铺十米的地方，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从一户人家走出来。那户人家门前摆着十来个小盆栽，有一半以上挤到马路上。女人似乎准备为盆栽浇水，手上拿着喷壶。

穿着旧T恤的女人似乎对路过的情侣产生了兴趣，先盯着典子看，用的是那种为了满足好奇心，即使对方不舒服也毫不在意的眼神。那双蛇一般的眼睛转向秋吉，女人出现了意外的反应，原本为了浇水而微微前倾的身体挺了起来。她看着秋吉说：“小亮？”

但秋吉看也不看那女人一眼，好像没注意到有人对他说话。他的速度并没有改变，笔直地前进，典子只好跟上。很快，两人从女人面前经过。典子发现女人一直看着秋吉。

“认错人了啊。”他们走过之后，典子听到背后传来这么一句，是那女人在自言自语。秋吉对这句话也全无反应。但是，那声“小亮”却一直在典子耳边萦绕，不仅如此，更有如共鸣一般，在脑海里大声回响。

在大阪的第二天，典子必须单独度过。早餐后，秋吉说今天有很多资料要搜集，晚上才能回来，便出了门。

待在酒店也不是办法，典子决定再到前一天秋吉带她去过的心斋桥等处走走。银座有的高级精品店这里也不少，和银座不同，弹子房、游乐场和精品店在这里比邻而立。也许要在大阪做生意，就须先学会放下身段。典子买了点东西，但时间还是很多。她兴起了再去一次昨晚那个地方的念头，那座公园，以及那家当铺。她决定在难波站搭地铁。她记得站名，应该也还记得从车站过去的路。

买了车票，她一时兴起，到零售店买了一部拍立得相机。

典子下了车，沿前一天跟着秋吉走过的路反方向前进。白天和黑夜的景色大不相同，好几家商店在营业，路上的行人也很多。商店老板和路人的眼睛都炯炯有神，当然，并不纯粹是活力十足，而是仿佛有不良居心栖息在闪烁不定的目光里，要是有人一时大意，便要乘虚而入，占一顿便宜。看来秋吉的形容是正确的。

她在路上漫步，偶尔随兴按下快门。她想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秋吉生长的地方。只是，她认为不能让他知道此事。

她来到那家当铺前，店门却紧闭，也许已经歇业了。昨天晚上她没有注意到，如今看来，这里有一种废墟般的气氛。她拍下了这幢破屋。

然后是那栋大楼。公园里，孩子们踢着足球，典子在喧哗声中拍下了照片，也将那幅淫猥的壁画纳入镜头。随后，她绕到大楼的正面。现在这里看来并没有经营见不得人的买卖，和泡沫经济崩溃后那些用途不明的大楼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这里老朽得厉害。

她来到大路上，拦了出租车回饭店。

晚上十一点多，秋吉回来了。他看起来心情极差，疲惫不堪。

“工作顺利结束了？”她小心翼翼地探问。

他整个人瘫在床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了，”他说，“一切都结束了。”

啊，那太好了。典子想对他这么说，但不知为何说不出口。

两人几乎没有任何交谈，在各自的床上入睡。

辗转反侧的夜晚接连而至，筱冢一成翻个身，前几天与笹垣的一席话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不去。自己可能处于一个不寻常的状况，这个想法随着现实感压迫着他的胸口。

那位老刑警虽没有明言，但他暗示今枝可能已遭遇不测。就他所描述的失踪与房内的状态，一成也认为这样的推论很合理。然而，他附和老刑警时的心情，仍有部分像是在看电视剧或小说的情节。即使大脑明白这些事情便发生在周遭，却缺乏真实感。即使笹垣临别之际对他说“你可别以为自己能高枕无忧”，他也感到事不关己。

等到他独自一人，关掉房间的灯，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类似焦躁的冲击便席卷而来，让他全身直冒冷汗。他早就知道唐泽雪穗不是一个普通女子，才不赞成康晴迎娶她。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委托今枝调查，竟然危及他的性命。

她究竟是什么人？他再次思索，那女人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还有那个叫桐原亮司的男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笹垣并没有清楚交代。他以枪虾和虾虎鱼来比喻，说桐原与唐泽雪穗就像这两种动物一样，互利共生。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巢穴在哪里，为此我追查了将近二十年。”说这几句话时，刑警的脸上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一成听得一头雾水。无论十几二十年前大阪发生了什么事，又怎么会影响到自己？

一成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空调遥控器，按下开关，不久便满室凉意。这时，电话响起。他心头一惊，打开台灯，闹钟就快指向一点。一时之间，他以为家里出事了。现在一成独自住在三田，这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是去年买的。

他轻轻清了清喉咙，拿起听筒：“喂。”

“一成，抱歉这时候打电话给你。”

光听声音就知道来电者是谁，心里同时涌现不好的预感。与其叫预感，不如说是确信更为接近。“康晴哥……出了什么事？”

“嗯，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件事，刚才，她跟我联络了。”康晴压低声音的原因，恐怕不单单是因为夜深了，一成更加确信。

“她母亲……”

“嗯，已经走了，终究没醒过来。”

“哦，真可怜……”一成说，但并非出自肺腑，只是自然反应。

“明天你没问题吧。”康晴说，他的口气不给一成任何反对的余地。

即使如此，一成还是加以确认：“要我去大阪？”

“明天我实在走不开，史洛托迈亚公司的人要来，我得跟他们见面。”

“我知道，是为了美巴隆的事吧。按预定，我也要出席。”

“你的行程已经改了，明天不用上班，尽量搭早一点的新干线去大阪，知道了吧？幸好明天是星期五，我可能还得接待客人，要是晚上没法过去，后天早上应该走得成。”

“这件事社长那边……”

“明天我会说一声。这个时间再打电话过去吵醒他，他老人家的身体怕吃不消。”

社长指筱家总辅，社长府邸与康晴家同样位于世田谷的住宅区。康晴是在结婚时搬离老家的。

“你向社长介绍过唐泽雪穗小姐了吗？”尽管认为这个问题涉及私人领域，一成还是问了。

“还没有。不过我跟他提过我在考虑结婚。我爸那种个性，看样子也不怎么关心。我看他也没有闲工夫管四十五岁儿子的婚事。”

筱家总辅被普遍认为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也的确不曾过问一成他们的私事。但一成早就发现，这是一种极端的工作狂个性，对生意之外的事概不关心。一成猜想，伯父心里恐怕认为只要那个女人不会让筱家家名声扫地，儿子再婚对象是谁都无所谓。

“明天你会去吧？”康晴最后一次确认。

真想拒绝。听过笹垣的话之后，一成更加不想与唐泽雪穗有所牵扯。然而，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计划结婚的对象的母亲死了，希望堂弟代为帮忙处理葬礼等事宜——康晴的请托从某个角度来看合情合理。

“在大阪哪里？”

“她上午应该是在葬礼会场安排事情，她说下午会先回娘家一趟。我已经收到传真，两个地方的地址和电话都有了，一会儿传给你。你的传真也是这个号码吧？”

“对。”

“那我先挂了。你收到传真后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吗？”

“好的，我知道了。”

“那就麻烦你了。”电话挂断了。

一成下了床。人头马白兰地和酒杯就放在玻璃门书柜里。他将酒往杯中倒进约一厘米半高，站着便送进口中，让白兰地停留在舌上，细细品味其酒香、味道与刺激后才入喉。有种全身血液都苏醒过来的感觉，他知道神经敏锐了起来。

自从康晴表明对唐泽雪穗的爱意后，一成不知有多少次想找父亲筱冢繁之商量。他认为，只要将她的不寻常处告诉父亲，伯父迟早会从父亲口中得知此事。但是，要干预未来筱冢家族掌权人康晴的婚事，他握有的信息实在太过暧昧，不具说服力。光是空口说她有问题，只会为父亲徒增困扰。父亲极有可能反过来斥责他，要他担心别人之前先担心自己。而且，父亲去年甫出任筱冢药品旗下筱冢化学公司的社长，肯定没有余力为侄子的再婚操心。

第二口白兰地流进喉咙时，电话响了。一成站在原地，没有接起听筒。联结着电话的传真机开始吐出白色的纸。

一成将近正午时抵达新大阪车站。踏上月台的那一刻，立即感觉到湿度与温度的差别。已过了九月中旬，仍暑气逼人。一成这才想起，是啊，大阪的秋老虎素来凶猛。

下了月台楼梯，走出收票口。车站建筑物的出口就在眼前，出租车停靠站在对面。他走过去，心想先到葬礼会场再说。就在这时，有人喊了声“筱冢先生”，是女人的声音。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小跑着靠近，她身上穿着深蓝色套装，内搭T恤，长发扎成马尾。“谢谢您大老远赶过来，辛苦您了。”一在他面前站定，她便客气地施礼，头发恰似马尾般扫动。

一成见过这女子，她是唐泽雪穗南青山精品店的员工。“呃，你是……”

“我姓滨本。”她再次行礼，取出名片，上面印着滨本夏美。

“你是来接我的？”

“是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是社长交代的。社长说，您应该会在中午前到达，但是我因为堵车

来晚了，真是抱歉。”

“哪里，没关系……呃，她现在在哪里？”

“社长在家与葬仪公司的人谈事情。”

“家？”

“我们社长的老家，社长要我带筱冢先生过去。”

“啊，这样啊……”

滨本夏美朝出租车停靠站走去，一成跟在她身后。他推测一定是他搭乘新干线时，康晴打电话告诉雪穗。也许康晴曾对她说会派一成过去，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之类的话。

滨本夏美告诉司机去天王寺。一成昨晚接到康晴的传真，知道唐泽礼子家位于天王寺区真光院町。不过，那是在大阪哪个地方，他几乎全然不知。

“突然发生这种事，你们一定措手不及吧？”出租车开动后，他问道。

“是啊。”她点点头，“因为可能有危险，我昨天就先过来了，可是没想到竟然就走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医院是昨晚九点左右通知的。那时候还没有走，只说情况突然恶化。可是，等我们赶到，已经断气了。”滨本夏美淡淡地叙述。

“她……唐泽小姐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啊，”滨本夏美蹙起眉，摇了摇头，“连我们看的人都难过。我们社长那种人是不会放声大哭的，可是她把脸埋在母亲的床上好久，一动不动。我想，社长一定是想忍住悲伤，可是我们连她的肩膀都不敢碰。”

“昨晚大概也没怎么睡吧？”

“我想应该是没有合过眼。我在唐泽家的二楼过夜，半夜有一次下楼，看到房间里开着灯，还听到微弱的声音，我想大概是社长在哭。”

“哦。”

一成想，无论唐泽雪穗有什么样的过去，怀着什么样的秘密，终究无法不为母亲的死悲伤。根据今枝的调查，雪穗应该是成为唐泽礼子的

养女后，才得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才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的地大概不远了，滨本夏美开始为司机指路。一成从口音判断，她应该也是大阪人，这才明白唐泽雪穗在众多员工中选她来的理由。

经过古老的寺庙，转入幽静的住宅区，出租车停了。一成准备付车费，却被滨本夏美坚拒："社长交代，绝对不能让筱冢先生付钱。"她带着笑，语气却明白而笃定。

唐泽雪穗的老家是一幢木篱环绕、古意盎然的日式房舍，有一扇小小的腕木门。学生时代，雪穗一定每天都会穿过这道门，也许她一边走过，一边对养母说"我上学去了"。一成想象着那样的情景，那是一幅美得令人想深深烙印下来的画面。

门上设有对讲机。滨本夏美按了钮，一声"喂"立刻从对讲机里传出来，是雪穗的声音。

"我把筱冢先生接来了。"

"哦。那么，直接请他进来，玄关的门没有锁。"

"是。"滨本夏美回答后，抬头看一成，"请进。"

一成随她穿过大门，玄关还安装了拉门。他想，最近一次看到这么传统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呢？他想不起来。

在滨本夏美的带领下，他来到屋内，走上走廊。木质走廊打磨得极为光亮，绽放出的光泽来自耗费无数精力的手工擦拭，而非打蜡使然，同样的光泽也出现在每一根柱子上。一成仿佛看到了唐泽礼子的人品，同时想到，雪穗是由这样一位女士教养成人。

耳边听到说话声，滨本夏美停下脚步，朝身边一道拉上的纸门说："社长，方便打扰吗？"

"请进。"应答声从里面传来。

滨本夏美把纸门拉开三十厘米左右，"我把筱冢先生带来了。"

"请客人进来。"

在滨本夏美示意下，一成跨过门槛。房间虽是和室，却按西式房间布置。榻榻米上铺着棉质地毯，上面摆着藤桌椅。一把长椅上坐着一对男女，他们对面本应是唐泽雪穗，但她为迎接一成站了起来。

"筱冢先生……谢谢你特地远道而来。"她行礼致意。她身上穿着深灰色长裙，比起上次见到时瘦了不少，可能是因丧母而憔悴。几乎素颜，尽管素净的脸上难掩疲惫之色，却仍有其魅力。她是真正的美人。

“请节哀顺变。”

“嗯。”她好像应了一声，但声音低不可闻。

坐在对面的两人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雪穗似乎察觉到了，便向一成介绍：“这两位是葬仪公司的。”接着对他们介绍一成：“这位是工作上的客户。”

“请多指教。”一成对他们说。

“筱冢先生，你来得正好。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可是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正头疼呢。”雪穗坐下后说。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是，一个人拿主意总是叫人不安，身旁有人可以商量心里就笃定多了。”

“但愿我能帮得上忙。”一成说。

与葬仪公司讨论完种种细节，时间已将近两点。在讨论过程中，一成得知守灵的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守灵与葬礼都会在距此十分钟左右车程的灵堂举行，灵堂在一栋七层大楼里。滨本夏美与葬仪公司的人先行前往灵堂，唐泽雪穗表示她必须等东京的东西送到。

“什么东西？”一成问。

“丧服，我托店里的女孩送来。我想，她应该快到新大阪站了。”她看着墙上的钟说。

雪穗到大阪时可能没有预料到要办葬礼。即使养母的状况一直没有好转，想必她也不希望预先备好丧服。

“不通知学生时代的朋友吗？”

“哦……我想不必了，因为现在几乎已没有来往。”

“社交舞社的人呢？”

一成的问题让雪穗瞬间睁大了双眼，表情仿佛被触动了心灵死角。但她立刻恢复平常的表情，轻轻点头。“嗯，我想不必特地通知。”

“好。”搭乘新干线时，一成曾在记事本上写下好几则葬礼的准备事项，他将其中“联系学生时代的朋友”一则划掉。

“糟糕，我真是的，竟然连茶都没有端给筱冢先生。”雪穗匆忙站

起，“咖啡可以吗？还是要喝冷饮？”

“不用费心了。”

“对不起，我太漫不经心了。也有啤酒。”

“那，我喝茶就好。有没有凉的？”

“有乌龙茶。”说着，她离开了房间。

一落单，一成便从椅子上站起，环视室内。房间被布置成西式的，却在一角放着传统的茶具柜，但这款家具也与整个房间相当协调。

看来极为坚固的木质书架上，并排放着茶道与花道的相关书籍，也掺杂了初中参考书和钢琴初级教本等等，当是雪穗用过的。一成想，她也曾在这个客厅读书，钢琴可能在别的房间。

他打开与进房纸门相对的隔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外廊，角落里堆着旧杂志。

他站在外廊上望着庭院，虽然不大，但植株和颇富野趣的石灯笼营造出素雅的和风庭院气氛。原本可能由草皮覆盖的地方已经令人遗憾地全被杂草占据。年过七旬的老人要让这个庭院维持美观，想必实在困难。

他面前摆着许多小盆栽，几乎都是仙人掌，有许多呈球状。

“院子很见不得人吧？完全没有整理。”声音从后面传来。雪穗端着摆了玻璃杯的托盘站在那里。

“稍微整理一下就会像以前一样漂亮了。像那个石灯笼，真的很不错。”

“可是已经没有人来欣赏了。”雪穗把装了乌龙茶的玻璃杯放在桌上。

“这栋房子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我还没有想到这里。”她露出悲伤的笑容。

“啊……也是。”

“不过，我不想卖掉，也不想拆……”她把手放在纸门框上，怜爱地抚摸着上面的小小伤痕，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看一成，“筱冢先生，真的很谢谢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来。”

“为什么？”

“因为……”雪穗先垂下眼睛，又再次抬起，她眼眶泛红，珠泪欲滴，“筱冢先生讨厌我呀。”

一成一惊，要掩饰内心的波动并不容易。“我为什么会讨厌你？”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你对我和诚离婚不满，也许还有别的理由。只是我确实感觉到，你躲着我，讨厌我。”

“你想太多了，没这回事。”一成摇摇头。

“真的吗？我能相信你这句话吗？”她向他靠近一步，两个人仅相距咫尺。

“我没有理由讨厌你啊。”

“太好了。”雪穗闭上眼睛，仿佛由衷感到安心般舒了一口气。甜美的香味瞬间麻痹了一成的神经。她睁开眼睛，已经不再泛红了，难以言喻的深色虹膜想吸住一成的心。

他移开目光，稍微拉开些距离。在她身边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捕获。

“你母亲，”他看着庭院说，“一定很喜欢仙人掌。”

“跟这个院子很不协调吧？不过，妈妈一直很喜欢，种了很多又分送给别人。”

“这些仙人掌以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虽然不太需要照顾，但总不能就这样放着不管。”

“只好送人了。”

“是啊。筱冢先生，你对盆栽有兴趣吗？”

“不了，谢谢。”

“哦。”她露出浅浅的笑容，转身面向院子蹲下，“这些孩子真可怜，没了主人了。”

话音刚落，她的肩膀便开始微微颤抖，不久，颤抖加剧，她全身都在晃动，而且发出呜咽声。“孤零零的，不止它们，我也无依无靠了……”

她哽咽的呢喃大大撼动了一成，他站在雪穗身后，将右手放在她摇晃的肩上。她将白皙的手叠了上来。好冷的手。他感觉到她的颤抖趋于平缓。

突然间，连自己都无法说明的感情从心底泉涌而出，简直像是封印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获得了释放，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感情。这份感情逐渐转变为冲动，他的眼睛注视着雪穗雪白的脖子。

正当他的心防就要瓦解的那一刹那，电话响了。他回过神来，抽回放在她肩上的手。

雪穗似乎有所迟疑般静静地等了几秒钟，随即迅速起身。电话在矮脚桌上。

“喂，哦，淳子，你到了？……哦，一定很累吧，辛苦你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带着丧服去我说的地方吗？你上了出租车以后，先……”

一成愣愣地听着她明朗的声音。

葬礼会场位于五楼。一出电梯便是一个类似摄影棚的空间，祭坛已布置好，开始排列铁椅。

那个叫广田淳子的年轻女子业已抵达，她从东京带来了雪穗与滨本夏美的丧服，滨本夏美已换装完毕。

“那么，我去换衣服。”雪穗接过丧服，消失在休息室里。

一成坐在椅上，望着祭坛。雪穗曾说：“钱不是问题，请做得体面一点，不要委屈了母亲。”一成看不出眼前的祭坛和一般的有何不同。

一回想起在唐泽家的事，一成就捏了一把冷汗。要是那时电话没有响，他一定会从雪穗身后紧紧抱住她。为什么会有那种心情，他自己也不明白。分明已经再三告诫自己，必须对她提高警觉，但那一刻，他却完全卸下了心防。

他警告自己，一定要小心唐泽雪穗，不能臣服于她的魔力。然而另一方面，他开始产生一个想法，认为自己也许对她产生了天大的误会。她的眼泪，她的颤抖，实在不像作假。她看到仙人掌而呜咽的身影，与过去一成对她的印象截然不同。她的本质……

一成想，她的本质刚才不就显现出来了吗？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向来对此不加正视，才会在心里塑造出一个扭曲的形象？反而是高宫诚和康晴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她的原貌？

视野的一角有东西在移动，一成往那个方向望去，恰好看到换上西式丧服的雪穗缓缓靠近。

一朵黑玫瑰，他想。他从未见过如此绚丽、光芒如此夺目的女子。一身黑衣更凸显出雪穗的魅力。

她注意到一成的视线，嘴角微微上扬，然而双眼仍带着泪光，那是黑色花瓣上的露珠。

雪穗慢慢走近设置于会场后面的接待台。滨本夏美与广田淳子正在讨论事情，她也加入讨论，针对细节给予两名员工指示。一成痴痴地望着她。

不久，前来吊唁的客人陆续来到，几乎都是中年女人。唐泽礼子在自宅教授茶道与花道，她们应该是她的学生。她们往祭坛上的遗像前一站，几乎毫无例外地流泪不止。

某个认识雪穗的女人握住她的手，絮絮不休地谈着唐泽礼子的过往，一开口，她自己也悲从中来，泣不成声。这样的情况周而复始。即使是这些稍嫌麻烦的吊唁者，雪穗也不会随便应付，而是认真倾听，直到对方满意为止。那光景从旁看来，真不知是谁在安慰谁。

一成与滨本夏美讨论葬礼的流程，发现自己无事可做。另一个房间备有餐点与酒水，但他总不能大剌剌地坐在那里。

他漫无目的地在会场四周走动，看到楼梯旁有自动售货机。虽然不是特别想喝，他仍伸手探进口袋，掏出零钱。正当他买咖啡时，听到女子说话的声音。是雪穗的员工，似乎是在楼梯间门后。或许这时也是她们的午茶时间。

“不过，真是幸好，虽然妈妈去世实在可怜。”滨本夏美说。

“就是啊。以前虽然陷入昏迷，可也许还会活很久，这样的话，可能会忙不过来。”广田淳子回答。

“而且又有自由之丘的三号店，那里又不能延期开业。”

“如果社长的妈妈没走，社长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可能会在开业那天露个脸，然后就回大阪。说真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样，客人来的时候社长不在，实在说不过去。”

“真险。”

“对啊。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店里的事，能早点过去也好。你看嘛，就算人没醒过来，还是得照顾，那真的挺惨的。”

“嗯，你说得对。”

“已经七十几了吧。像我，还想到能不能安乐死呢。”

“哇！你好坏！”

“别告诉别人哦。”

“我知道啦，这还用说。”两人哧哧地笑着。

一成拿着装了咖啡的纸杯离开那里，回到会场，把纸杯放在接待台上。滨本夏美的话还留在耳际：安乐死。不会吧，他在心中喃喃地说，那不可能。心里这么想，大脑却开始审视这不祥的可能。

他不由得想起几件事。首先，滨本夏美被叫到大阪后不久，唐泽礼子便亡故，而且是晚上她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接到医院的通知。于是雪穗有了不在场证明。然而，这同时也可以怀疑她叫滨本夏美来大阪，是为了给自己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而有人在此期间偷偷溜进医院，在唐泽礼子的看护仪器上动手脚。

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的推理，也可以说是胡乱推测。然而，一成无法将这个想法置于脑后，因为他忘不了刑警笹垣告诉他的那个名字——

桐原亮司。

滨本夏美说，半夜里听到雪穗房间里有声音。她说一定是雪穗在哭，但真的是这样吗？她是不是在与“犯罪者”联络？

一成拿着咖啡杯，看着雪穗。她正在接待一对刚迈入老年的夫妇，每当老夫妇开口，她便深有所感般点头。

晚上十点过后，已不见吊唁客的身影。绝大多数亲朋故旧大概都准备参加明天的葬礼。雪穗命两个员工回酒店。

“社长您呢？”滨本夏美问。

“我今晚住这里，这是守灵的规矩。”

的确，会场旁备有让主家过夜的房间。

“您一个人不要紧吗？”

“没事，辛苦你们了。”

“社长辛苦了。”说着，两人离去。

只剩他们俩，一成感到空气的浓度仿佛骤然升高。他看看手表，准

备告辞。但雪穗抢先一步说：“要不要喝杯茶？还可以再待一会儿吧？”

“哦，嗯，可以。”

“这边请。”她先迈开脚步。

房间是和室，感觉像温泉旅馆的房间。桌上有热水瓶、茶壶和茶杯，雪穗为他泡茶。“这样和筱冢先生在一起，感觉真不可思议。”

“是啊。”

“让我想起集训的时候，比赛前的集训。”

“嗯，听你这么一说，果然很像。”

上大学时，他们为了取得佳绩，在比赛前都会进行集训。

“那时大家常说，要是永明大学的人来夜袭该怎么办。当然是开玩笑的。”

一成啜了一口茶，笑了。“的确是有人放话说要这么做，只不过从没听说付诸实行。但是，”他看看她，“没有人说要偷袭你。因为那时你已经是高宫的女朋友了。”

雪穗微笑着低下头。“诚一定跟你提过很多关于我的事吧。”

“没有，也没怎么提……”

“没关系，我能理解。我想，我也有很多遭人非议之处，诚才会移情别恋。”

“他说都是他的错。”

“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你们两个人的事，你们自己最清楚。”一成把玩着手里的茶杯。

雪穗呼出一口气，道：“我不懂。”

一成抬起头来：“不懂什么？”

“怎么爱人，”她定定地凝视他的双眼，“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男人。”

“这种事没有一定之规吧，我想。”一成移开视线，把茶杯送到嘴边，但茶几乎没有入口。

两人陷入沉默，空气似乎更沉重了，一成感到无法呼吸。“我要走了。”他站起来。

“不好意思，把你留下。”她说。

一成穿好鞋，再度回头面向她：“那我走了，明天我会再来。”

“麻烦你了。”

他伸手握住把手，准备开门。然而，就在他打开门的前一瞬，忽觉背后有人。

不必回头，他也知道雪穗就站在身后。她纤细的手触碰着他的背。“其实，我好怕，”她说，“我好怕孤零零一个人。”

一成自知内心正剧烈起伏。想直接转身面对她的冲动，如浪涛般排山倒海而来，他发现警示信号已由黄灯变成红灯。现在要是看见她的双眼，一定难敌她的魔力。

一成打开门，头也不回地朝着前方说：“晚安。”

这句话如同解开魔法的咒语，她的气息倏地消失。接着，响起她与先前毫无两样的冷静声音：“晚安。”

一成踏出房门。离开房间后，背后传来关门声，他这时才终于回头。

又传来咔嗒的上锁声。

一成凝视着紧闭的门，在心里低声道：你真的是“一个人”吗……

一成迈开步伐，脚步声在夜晚的走廊回响。



第十三章

一下公交车，外套的下摆便被风扬起。直到昨天，天气都还算暖和，今天却突然变冷了。不，应该是东京的气温比大阪低，笹垣想。

走在已经熟悉的路上，到达要去的大楼时正值下午四点，和预计差不多。虽然多花了点时间绕到新宿的百货公司，但如果不买对方指定的礼物，恐怕会令其大失所望。

沿楼梯来到二层，右膝有些疼痛。以疼痛的程度来感受季节的变化，是从几年前开始的？

他在二楼一扇门前停步。门上贴着今枝侦探事务所的门牌，擦得很干净，不知情的人一定会以为还在营业。

笹垣按了对讲机，感觉室内有动静，肯定是站在门后，透过窥视孔看门外的访客。

锁开了，菅原绘里笑盈盈地开了门。“辛苦了，这次比较晚呢。”

“买这个花了点时间。”笹垣拿出蛋糕盒。

“哇！谢谢，好感动哦！”绘里开心地双手接过盒子，当场打开盒盖确认里面的东西，“您真的帮我买了想要的樱桃派呀。”

“找这家店找了半天。还有别的女孩也买了同样的蛋糕。我倒不觉得看起来特别好吃。”

“今年樱桃派当红啊，因为《双峰》[1] 的关系。”

“这我就不懂了，蛋糕还有红不红的？不久前不是才流行过提拉米苏，姑娘的想法真是无法理解。”

“大叔不必懂这些啦，好，马上就来吃。大叔要不要也来一点？我帮你泡咖啡。”

“蛋糕就不必了，咖啡倒是不错。”

“没问题！”绘里雀跃地回答，走进厨房。

笹垣脱下外套，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室内的摆设和今枝直巳从事侦探业务时几乎一模一样，铁质书架和文件柜也原封不动。不同的是多了台电视，有些地方摆上了少女风格的小东西，这些都是绘里的。

“大叔，这次要在这边待几天？”绘里边操作咖啡壶边问。

“还没决定，大概三四天吧。我不能离家太久。”

“担心老婆啊。”

“老太婆倒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好过分哦。不过，才三四天，做不了什么吧？”

“是啊，不过没办法。”

笹垣拿出盒七星，擦火柴燃起一根。今枝的办公桌上就有一个玻璃烟灰缸，他把着过的火柴丢在里面。铁质办公桌的桌面擦得一尘不染，今枝一回来，马上可以开始工作。只不过桌上的日历一直停留在去年八月，那是今枝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又三个月前了。

笹垣望着绘里的身影，她穿着牛仔裤，脚踏着节奏哼歌，正在切樱桃派。她看起来总是那么开朗乐观，但一想到她内心的悲伤与不安，他就为她难过。她不可能没有猜到今枝已经不在人世了。

笹垣是在去年这个时候见到绘里的。他想知道今枝身边是否有所变化，便来事务所查看，却发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孩住在这里，女孩就是绘里。

她一开始对笹垣高度警戒，但知道他是警察，且在今枝失踪前与他见过面后，便慢慢解除了戒心。

绘里虽没有明说，但她与今枝似乎是恋爱关系，至少她把他当作那样的对象。因此，她用自己的方法拼命寻找今枝的下落。她之所以退掉自己的公寓搬到事务所来，也是怕这里若被收走，就会失去所有线索。待在这里，可以查看寄给今枝的邮件，也可以见到来找他的人。所幸，房东并不反对她住在这里。考虑到房客失踪，也不好放着房子不管，答应让她搬进来应该是顺水人情。

认识绘里后，笹垣每次来到东京必定会顺道来看看她。她会告诉他关于东京的街道分布与流行事物，这对笹垣而言求之不得。最重要的是和她聊天很愉快。

绘里用托盘端来两个马克杯与一个小碟子，小碟子上装了笹垣买来的樱桃派。她把托盘放在铁质办公桌上。

“来，请用。”她把蓝色马克杯递给笹垣。

“哦，谢谢。”笹垣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暖暖受寒的身体。

绘里坐在今枝的椅子上，说声“开动”，大口咬下樱桃派，一边嚼，一边向笹垣做出OK手势。

“后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笹垣不敢问得太直接。

绘里开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阴影，她把没吃完的派放回碟子，喝了一口咖啡。“没什么值得向大叔报告的。这阵子几乎没有他的信，就算有人打电话来，也只是有工作要委托。”

今枝的电话仍保持通话状态，这当然是因为绘里定期交费。电话簿上既然刊登今枝侦探事务所的电话，自然会有人来电委托工作。

“已经没有客人直接过来了吗？”

“是啊，本来到今年初都还挺多的……”说着，绘里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笔记本。笹垣知道，她以自己的方式把事情记在笔记本上。“今年夏天来过一个，九月有一个，就这样。两个都是女人，夏天来的那个是回锅的。”

“回锅？”

“就是以前委托过今枝先生的客人。那女人姓川上，我跟她说，今枝住院了，短时间内可能没法出院，她很失望地回去了。后来我一查，原来两年前她来查过老公的外遇。那时好像没有查到关键的证据，这次大概也是想查她老公吧，一定是安分一阵子的老公又开始痒了。”绘里开心地说。她本就喜欢刺探别人的秘密，也帮过今枝。

“九月来的是什么样的人？也是之前来过的客人吗？”

“不是，那个女人就不是了。她好像是想知道朋友以前有没有找过今枝先生帮忙。”

“咦？怎么说？”

“就是，”绘里从笔记本里抬起头来，看着笹垣，“她想知道大概一年前，有没有一个姓秋吉的人委托我们调查。”

“哦？”乍听到“秋吉”这个姓氏，笹垣觉得有些耳熟，但想不起来，“奇怪的问题。”

“其实也不见得哦。”绘里笑得不怀好意。

“怎么说？”

“以前我听今枝先生说过，搞外遇的人啊，怕老婆或老公找侦探调查自己的人其实很多，我想那个女人多半也是。我猜，她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知道她老公一年前找过侦探，才跑来确认。”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对这种事的直觉最准了。而且啊，我跟她说，我当场没办法帮她查，等我查出来再跟她联系，结果她说不要打电话到她家，要我打到她上班的地方。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就表示她怕她老公接到电话嘛。”

“哦。这么说，这个女人也姓……呃……”

“秋吉，可是她却跟我说她姓栗原。我想这应该是她结婚前的姓，出外工作还是用原名。有很多婚后继续工作的女人都这么做。”

笹垣打量眼前的女孩，摇摇头。“了不起啊，绘里，你不仅能当侦探，也可以当警察了。”

绘里一脸得意，嘿嘿笑了。“那我再来推理一下吧。那个栗原小姐好像是在帝都大学附属医院当药剂师，她外遇的对象就是医院的医生，而且对方有老婆小孩。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双重外遇。”

“这算什么啊！你这已经不是推理了，该叫幻想才对。”笹垣皱着眉头笑了。

离开今枝的事务所，笹垣前往位于新宿市郊的旅店，走进大门时正好七点。

这家店整体感觉昏暗冷清，没有像样的大厅，所谓的前台也只是一张横放的长桌，有个不太适合从事服务业的中年男子板着脸站在那里。但是，如果想在东京住上几天，只好在这种水平的旅店里委屈一下。事实上，就连住这里笹垣负担起来也不轻松。只是他没法住现在流行的胶囊旅馆，他住过两次，但老骨头承受不起，根本无法消除疲劳。他只求一间可以好好休息的单人房，简陋点也无妨。

他照常办好住房手续，那个冷冰冰的前台服务员说“这里有给笹垣先生的留言”，把一个白色信封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他。

“留言？”

“是的。”交代完这句，他做起其他的工作。

笹垣打开信封查看，一张便条纸上写着“进房后请打电话到三〇八号房”。

这是什么？笹垣百思不解。那个前台服务员不但态度不佳，而且心不在焉，笹垣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把留言给错了人。

笹垣住三二一号房，和留言的人同一楼层。搭上电梯，前往自己房间途中，便经过三〇八号房。他踌躇片刻，还是敲了门。

里面传来穿着拖鞋的脚步声，接着门开了。看到门后出现的面孔，笹垣不禁一愣，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现在才到啊，真晚。”露出笑容说话的竟是古贺久志。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笹垣有些口吃地问。

“这个嘛，原因很多。我在等老爹，您吃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

“那我们去吃饭吧。老爹的行李可以先放在这里。”古贺把笹垣的行李放进房间，打开衣橱，拿出西装外套和大衣。

古贺问笹垣想吃什么，笹垣回答只要不是西餐就好，于是古贺带他来到一家相当平民化的小酒馆。店内有榻榻米座位，放着四张小小的方形餐桌，他们在其中一张桌子旁相对坐下。古贺说，这家店他来东京时经常光顾，生鱼片和卤菜相当不错。

“先干一杯。”古贺说着拿起啤酒瓶倒酒，笹垣拿着杯子接了。当他要为古贺倒酒时，古贺辞谢了，自行斟满。

没有原因地说声“干杯”，喝了一口后，笹垣问：“你怎么来了？”

“警察厅[2]有个会议，本来应该由部长来，但他说什么实在抽不出时间，要我代他出席。真是没辙。”

“这表示你受重用啊，该高兴才是。”笹垣伸筷子夹起鲔鱼中肚肉，果然好吃。

古贺曾是笹垣的后进，现已成为大阪府警搜查一科的科长。由于他

接二连三通过升级考，有些人背地里喊他考试虫，这一点笹垣也知道。但就笹垣所见，古贺从未在实务上松懈过。他和其他人一样精于实务，同时又发奋用功，一一通过升级考的难关，这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想想也真好笑，”笹垣说，“一个忙碌的警视[3]大人，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浪费时间呢？而且还住那种廉价旅店。”

古贺笑了。“就是啊，老爹，您也挑稍微像样一点的饭店住嘛。”

“别傻了，我可不是来玩的。”

“问题就在这里。”古贺往笹垣的杯子里倒啤酒，“如果您是来玩的，我什么话都不说。一直到今年春天，您都做牛做马地拼命，现在大可游山玩水，您绝对有这个权利。但是，一想到老爹来东京的目的，我实在没资格在一旁袖手，姑姑也很担心啊。”

“哼，果然是克子要你来的，真拿她没办法。她把府警的搜查科长当成什么了？”

“不是姑姑要我来的。我是听姑姑提起，很担心老爹，才来了。”

“都一样！还不都是克子找你发牢骚，还是跟织江说的？”

“这个嘛，事实上大家都很担心。”

“哼！无聊。”

古贺现在算是笹垣的亲戚，因为他娶了笹垣妻子克子的侄女织江。他们不是通过相亲，是恋爱结婚的。但笹垣不清楚他们两人认识的经过，多半是克子牵的红线，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以至于将近二十年后的现在，他还心存芥蒂。

两瓶啤酒都空了，古贺点了清酒，笹垣向卤菜下箸。虽是关东口味，仍不失鲜美。古贺往笹垣的杯中倒上清酒，冒出一句：“您还放不下那桩案子吗？”

“那是我的旧伤。”

“可是，被打进冷宫的不止那件啊，而且打进冷宫这个说法也不知对不对。凶手可能就是因车祸死亡的那个人，专案小组应该也是偏向这个意见。”

“寺崎不是凶手。”笹垣一口干了杯中酒。命案发生已过了十九年，他的脑海里仍牢记着相关人物的姓名。十九年前的那桩当铺命案！

“寺崎那里再怎么找都找不到桐原那一百万。虽然有人认为他藏起来

了，我却不这么想。当时，寺崎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他有一百万，应该会拿去还钱，他却没有这么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笔钱，也就是说，他没有杀桐原。”

“我基本上赞成这个意见。那时也是因为这么想，所以在寺崎死后，我也跟着您一起到处查访。可是老爹，已经快二十年了。”

“时效已经过了，这我知道。知道归知道，但唯独这件案子，不查个水落石出，我死不瞑目。”

古贺准备往笹垣空了的酒杯里倒酒，笹垣挡住了，抢过酒瓶，先斟满古贺的酒杯，接着才为自己倒酒。“是啊，被打入冷宫的不止这件案子，其他更大、更残忍的案子，最后连凶手的边都摸不到的也很多，每个案子都让人沮丧，让我们办案的没脸见人。但是，我特别放不下这件案子是有理由的。我觉得，因为这件案子没破，害得好几个无辜的人遭到不幸。”

“怎么说？”

“有一株芽应该在那时就摘掉，因为没摘，芽一天天成长茁壮，长大了还开了花，而且是作恶的花。”笹垣张开嘴，让酒流进咽喉。

古贺松开领带和衬衫的第一颗纽扣。“你是说唐泽雪穗？”

笹垣将手伸进外套的内袋，抽出一张折起的纸，放在古贺面前。

“这是什么？”

“你看啊。”

古贺把纸打开，浓浓的双眉紧紧蹙起。“R＆Y大阪店开业……这是……”

“唐泽雪穗的店。厉害吧，终于要进军大阪了，在心斋桥。你看，上面说要在今年圣诞节前一天开业。”

“这就是作恶的花吗？”古贺把传单整齐地折好，放在笹垣面前。

“算是结出来的果实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老爹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唐泽雪穗？不对，那时还叫西本雪穗。”

“在她还是西本雪穗的时候。桐原洋介被杀的第二年，西本文代也死了。从那件案子后，我对那女孩的看法就变了。”

“那件案子好像是被当作意外结案了。可是，老爹到最后都坚持那不

是单纯的意外死亡。”

“绝对不是。报告上说，被害人喝了平常不喝的酒，又吃了五倍于一般用量的感冒药，哪有这种意外死亡？但很遗憾，那不是我们这组负责的，不能随便表示意见。”

“应该也有人认为是自杀，只是后来……”古贺双臂抱胸，脸上露出回想的表情。

“是雪穗作证说她妈妈感冒了，身体畏寒时会喝杯装清酒什么的，才排除了自杀的可能。”

“一般人不会想到女儿会作伪证啊。”

“但是，除了雪穗，没有人说文代感冒了，所以有说谎的可能。”

“何必说谎呢？对她来说，是自杀还是意外，没有什么差别吧？如果说前一年文代保了寿险，那或许是想要理赔金，可是又没有这种事。再说，当时雪穗还是小学生，应该不会想到那里……”古贺突然一副惊觉的样子，“您该不会是说，文代是雪穗杀的吧？”

古贺用了玩笑的语气，笹垣却没有笑，说道：“我没这么说，但她可能动了什么手脚。”

“手脚？”

“比如，她可能发现母亲有自杀的征兆，却装作没有发现之类的。”

“你是说，她希望文代死？”

“文代死后不久，雪穗就被唐泽礼子收养了。或许她们很早之前就提过这件事了。很可能是文代不同意，但雪穗本人很想当养女。”

“可是，总不会因为这样就对亲生母亲见死不救吧？”

“那女孩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她隐瞒母亲自杀还有另一个理由。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形象。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同情，但若是自杀，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为将来着想，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

“老爹的意思我懂，可……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古贺又点了两瓶清酒。

“我也一样，当时没有想到这些，是这些年来追查唐泽雪穗，才慢慢整理出这些想法。哦，这个好吃！是用什么炸的？”他用筷子夹起一小块，仔细端详。

“您觉得呢？”古贺得意地笑。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啊，是什么？这味道我没尝过。”

“这个啊，是纳豆。”

“纳豆？那种烂掉的豆子？”

“是啊。”古贺笑着把酒杯端到嘴边，“就算老爹再怎么讨厌纳豆，如果这样做，应该也敢吃才对。”

“哦，这就是那个黏不拉叽的纳豆啊。”笹垣嗅了嗅，再次细看后才放进嘴里，满口都是焦香味，“嗯，好吃。”

“不管对什么事情都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完全正确。”笹垣喝了酒，胸口感觉相当暖和，“没错，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犯下大错。我开始觉得雪穗不是普通小孩后，重新再看当铺命案，发现我们错失了好几个重点。”

“什么重点？”古贺的眼神很认真。

笹垣迎向他的视线，说：“首先，鞋印。”

“哦？”

“陈尸现场的鞋印。地板积了一层灰，留下了不少鞋印。但我们完全没有留意。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发现属于凶手的，对吧？”

笹垣点点头。“留在现场的鞋印，除了被害人的皮鞋，全是小孩子的运动鞋。那里被小孩子当作游乐场，发现尸体的又是大江小学的学生，有小孩子的鞋印理所当然。但是，陷阱就在这里。”

“你是说，凶手穿着小孩子的运动鞋？”

“你不觉得，完全没想到这一点，我们实在太大意了吗？”

笹垣的话让古贺嘴角上扬。他给自己斟满酒，一口气喝干。“小孩子不可能那样杀人吧？”

“换个角度，正因为是小孩子才做得到。因为被害人是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被杀的。”

“可是……”

“我们还漏了一点，”笹垣放下筷子，竖起食指，“就是不在场证明。”

“有什么漏洞？”

“我们盯上西本文代，确认她的不在场证明，首先想到有没有男性共犯，并因此找到寺崎这个人。但在那之前，我们应该更注意另一个人。”

“我记得，”古贺抚着下巴，视线上移，“雪穗那时去图书馆了。”

笹垣瞧着比自己年轻的警视。“你记得还真清楚。”

古贺苦笑：“老爹也认为我是不懂实务、只会考试的考试虫吗？”

“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以为，我们警察没有半个人掌握到雪穗那天的行踪。没错，雪穗是去了图书馆。但是，仔细调查，那座图书馆和命案现场大楼近在咫尺。对雪穗来说，那栋大楼就在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

“我懂老爹的意思，可再怎么说，她才五年级啊，五年级也才……”

“十一岁。那个年纪的人已经有相当的智慧见识了。”笹垣拿出七星，抽出一根衔在嘴里，开始找火柴。

古贺的手迅速伸过来，手里握着打火机。“是吗？”他边说边点火。高级打火机连点火的声音都显得沉稳。

笹垣先道了声谢，才凑近火苗点着，吐出白烟，盯着古贺的手。“登喜路吗？”

“不，卡地亚。”

笹垣嗯了一声，把烟灰缸拉过来。“寺崎死于车祸后，从他车里找到了一个登喜路打火机。你还记得吗？”

“当时大家怀疑是遇害的当铺老板的东西，但查不出来，就不了了之了。”

“我认为那就是被害人的打火机，但凶手不是寺崎。照我的推论，想让寺崎背黑锅的人如果不是把那东西偷偷放在他那里，就是找了什么借口给了他。”

“这也是雪穗玩的把戏？”

“这样推论比较合理，总好过寺崎刚好与被害人有同一款打火机。”

古贺叹了口气，随即变成沉吟：“老爹会怀疑雪穗，思路这么开阔，

这一点我很佩服。的确，那时我们因为她年纪小，没有详加调查，可能真的太大意了。但是老爹，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啊，不是吗？你有证明雪穗就是凶手的关键证据吗？”

“关键证据……”笹垣深深吸了口烟，缓缓地吐出来，有一瞬间烟凝聚在古贺头部，随即扩散开来。“没有，我只能说没有。”

“既然这样，不如从头再重新想一次吧。再说，老爹，很遗憾，那个案子已经过了时效。就算老爹真的找到真凶，我们也奈何不了他。”

“我知道。”

“那……”

“你听我说，”笹垣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烟，然后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人在偷听，“你误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是在追查那件当铺老板命案。顺便再告诉你，我也不止在追查唐泽雪穗一个人。”

“你是说，你在追查别的案件？”古贺两眼射出锐利光芒，脸上也现出搜查一科科长应有的表情。

“我在追查的，”笹垣露出自得的笑容，“是枪虾和虾虎鱼。”

帝 都大学附属医院的诊疗时间从早上九点开始，栗原典子的上班时间则是八点五十分。这是因为从医生开始接诊到处方传回药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差。

处方一传到药房，药剂师便以两人一组的方式配药。一个人实际配药，另一个人确认是否有误，再将药装袋。确认者要在药袋上盖章。

除了为门诊病人服务，还有来自住院病房的工作，例如运送药剂或配制紧急药品等。

这一天，典子正与同事为这些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时，一个男子始终坐在药房一角。他是医学系的年轻副教授，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

帝都大学于两年前开始通过电脑积极与其他研究机构进行信息交流。其中最具体的成果之一，便是与某制药公司中央研究所进行线上合作。凡是该制药公司生产销售的药品，院方均可通过此系统即时取得必

要数据。

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套系统，但条件是必须取得用户名与密码。这两者典子都有，但是，这台用途不明的机器搬进来后，典子从没碰过。想了解药品相关信息时，她会采取以往的方式，即询问制药公司。其他药剂师也都这么做。

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副教授正与某制药公司合作，共同进行某项研究，这件事众所皆知。典子认为，这样的系统对他们而言一定很方便。但电脑似乎不是万能的，就在几天前，院外的技术人员前来和医生们讨论，他们怀疑电脑被黑客侵入了。典子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

下午，典子到病房指导住院病人服药，和医生、护士讨论各患者的用药，然后回到药房配药。这是一如往常的一天，她也一如往常地工作到五点。正准备回家，同事叫住了她，说有电话找她。她心里一阵激动，也许是他。

“喂。”她对着听筒说，声音有些沙哑。

“啊……栗原典子小姐？”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但一点都不像典子期待的那个声音。对方的声音细小得令人联想到易得腺体疾病的体质，有点耳熟。

她回答：“我就是。”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藤井，藤井保。”

“藤井先生……”这个名字一出口，典子便想起来了。藤井保是通过婚介所认识的男子，唯一约会过三次的那个。她哦了一声。“你好吗？”

“很好，托福。栗原小姐也不错吧？”

“还好……”

“其实，我现在就在医院附近。刚才我在里面看到你，你好像比以前瘦了一点。”

“啊……”典子很惊讶，不知道他到底找她做什么。

“请问，等一下可以见个面吗？一起喝杯茶。”

典子感到不胜其烦，还以为他有什么正事。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

“只要一会儿就好。有件事我无论如何都要告诉你。只要三十分钟，可以吗？”

典子故意大声叹气，让对方听见。“请别再这样了。你光是打电话来，就已经造成了我的麻烦，我要挂了。”

“请等一下。那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还和那个人同居吗？”

“咦……”

“如果你还跟他住在一起，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典子用手掌遮住听筒，压低声音问：“什么事？”

“我要当面告诉你。”可能是感觉到这句话已引起她的关切，男子坚定地说。

典子有些犹豫，但无法置之不理。“好吧，在哪里碰面？”

藤井指定的是距离医院几分钟路程的一家咖啡馆，就在荻窪站附近。

一进店门，坐在里面座位的一名男子便举手招呼。像螳螂般细瘦的身影没变，他穿着灰色西服，但上衣看起来简直像挂在衣架上。

“好久不见。”典子在藤井对面坐下。

“不好意思，突然打电话给你。”

“是什么事？”

“先点饮料吧。”

“不用了，听你说完我就要走了。”

“可是，那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藤井叫来服务生，点了皇家奶茶，然后看着典子微微一笑，“你喜欢皇家奶茶，对吧？”

是，以前和他约会的时候，她常点皇家奶茶。看到他连这种事都记得，典子觉得不太舒服。

“你母亲还好吗？”她想借此挖苦他。

藤井的表情突然蒙上阴影，摇摇头：“半年前去世了。”

“啊……请节哀顺变。是因病去世吗？”

“不，是意外，噎死的。”

“啊，是吃了年糕之类的东西？”

“不，是棉花。”

“棉花？”

“她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吃了棉被里的棉花。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取出来一看，棉块竟然比垒球还大。你能相信吗？”

典子摇摇头，感到难以置信。

“我又难过又自责，有一段时间没心思做任何事。可是，伤心归伤心，心里却不免感到松了一口气，想，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乱跑了。”藤井呼出一口气。

他的心情典子能够理解。因为工作的关系，疲于看护的家属她见多了。但是，她想，你可怨不了我。

奶茶送了上来，她喝了一口。藤井看着她，眯起眼睛。“好久没看到你这样喝红茶了。”

典子垂下眼睛，不知该如何作答。

“其实，我母亲走了，我除了松了一口气外，也有种不安分的想法。”藤井继续说，“就是，现在她应该愿意和我交往了吧。我说的她是指谁，你应该知道吧？”

“已经那么久了……”

“我一直忘不了你，所以我跑到你公寓那里去。那是在我妈去世后一个月左右，我才知道你和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了。老实说，我很震惊，但是除此之外，看到他也让我非常惊讶。”

典子看着藤井：“有什么好惊讶的？”

“其实，我见过他。”

“不会吧……”

“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他的长相我记得很清楚。”

“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就在你身边。”

“什么？”

“那是去年四月的时候。我老实跟你说吧，那时候我只要一有时间，就到医院或公寓那边去看你，我想你一定没有发现。”

“我完全不知道。”典子摇摇头。她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偷看她，不禁反感得起了鸡皮疙瘩。

“但是，”藤井似乎没有察觉她的不快，继续说，“那时候观察你的，不只是我，还有另一个人。他来过医院，也去过你公寓那边。我觉得一定有问题，甚至想告诉你。可是不久我就忙着工作和照顾母亲，挪不出半点时间。那人的事我一直挂在心上，但后来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你说的那人就是……”

“对，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怎么可能？”她摇摇头，感觉到脸颊有点僵，“你一定是弄错了。”

“绝对没错。别看我这样，我对人的长相可是过目不忘。他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人。”藤井笃定地说。

典子拿起杯子，却没有心情喝茶，种种思绪像狂风暴雨般在她心中翻腾。

“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认定他是坏人。他也许只是跟我一样，是因为爱慕你才那么做。只是，要怎么形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时候的气氛实在太不寻常了。一想到你跟他在一起，我就坐立难安。话是这么说，我又认为我不该干预，就这么忍到今天。但是，前几天，碰巧又看到你，从那天起，我满脑子都是你，今天才下定决心告诉你。”

藤井后来说了什么，典子几乎都没有听进去。他的主旨似乎是要她与同居男友分手，和他交往，但典子甚至无心应付他。并不是因为觉得太可笑，而是她的精神状态不足以支撑。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的，等到她回过神来，已经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他说是四月，去年四月。

那不可能，典子是五月遇到秋吉的，而且他们的相遇应该纯属偶然。

不是吗？难道不是偶然？

她回想起那时的事情。秋吉的脸因为腹痛而扭曲，在那之前，他一直在等典子回家吗？那一切，都是他为了接近她才使出的演技？

可是，目的何在？

假设秋吉接近典子带有目的，那为什么要选她呢？她清楚自己的斤

两，十分确定中选的原因绝非美貌。

是她符合什么条件吗？药剂师？老姑娘？独居？帝都大学？

她心里一惊，想起婚介所。在入会时，她提供了大量个人资料。只要调阅那里的数据，要找到符合期望条件的对象并不难。或许秋吉能接触到那些数据，他以前在一家叫Memorix的软件公司工作，婚介所的系统会不会就是那家公司设计的？

不知不觉中，她已回到公寓，脚步有些蹒跚地爬上楼梯，走到门前，开了锁，打开房门。

“一想到你跟他在一起，我就坐立难安。”藤井的话语在她耳边响起。

“要是知道这个事实，你就没有什么好不安了吧。”她望着漆黑的房间喃喃地说。

有人在脑海里敲铁锤。铛——铛——铛——

同时还有细碎的笑声，听到这里，她睁开眼睛。带有花朵图案的墙上有一道光，是从遮光窗帘缝隙射进来的晨光。

筱冢美佳转过头去看枕畔的闹钟。那是康晴从伦敦买回来给她的，钟面上有会动的人偶。一到设定的时间，便会有一对少年少女配合音乐跳着舞出现。美佳把时间定在七点半，指针即将到达那个时刻。只要再等一分钟，轻快的旋律便会照常响起，但她伸手关掉了设定。

美佳下床，打开窗帘。阳光透过大大的窗户和蕾丝窗帘洒满室内，让原本昏暗的房间立刻明亮起来。墙边的穿衣镜中，一个穿着皱巴巴的睡衣、满头乱发的少女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难看到极点。

又传来铛的一声，接着是说话声。她听不见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想象，反正是些无聊的对话。美佳走向窗边，俯视着草地仍显得绿油油的庭院。果然如她所料，康晴和雪穗正在草地上练习高尔夫球，应该说是康晴在教雪穗打高尔夫球。

雪穗拿着球杆摆姿势，康晴在身后贴着她，手覆在她的手上握住球杆，犹如双人羽织[4]。康晴对雪穗耳语，同时牵着她的手移动球杆，

缓缓挥起，又缓缓放下。康晴的嘴唇好像随时都会碰到雪穗的脖子，不，他一定不时故意去碰。

这样练了一阵子，康晴总算离开雪穗身边。在他注视下，她试着推杆，有时打得很好，但还是没打好的居多。雪穗露出羞赧的笑容，康晴则提出建议。然后又回到最初的步骤，开始那可笑的双人羽织，这样的练习会持续三十分钟。

最近每天都看得到这幅情景。是雪穗主动说想学高尔夫球，还是康晴建议的，详情美佳并不清楚，但看来他们似乎是在培养夫妇共同的爱好。

妈妈想学高尔夫球的时候，爸爸分明大力反对……

美佳离开窗边，站在穿衣镜前。镜里映出一个刚满十五岁的少女的身子。瘦削的身体还没有女人的圆润曲线，只是手脚特别细长，肩膀的锁骨清晰可见。

美佳在脑中把雪穗的身体与自己的叠在一起。美佳曾有一次看到雪穗的裸体，她没注意到雪穗在浴室里，便打开门。雪穗一丝不挂，连浴巾都没披。出现在美佳眼里的是一具完美的女性胴体，轮廓有如以电脑精密计算过的曲线勾勒而成，同时却又简洁如以辘轳塑形的花瓶。丰满的胸部形状完美，微微透出粉红的白皙肌肤上附着细小的水珠。她身上并非毫无赘肉，但那微量的脂肪却使复杂的身体曲线显得滑顺柔美。美佳忘了呼吸。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那胴体却烙在她眼里。

那时雪穗的反应极为高明。她不慌不忙，没有显示出一丝不悦。

“啊，美佳，要洗澡吗？”雪穗笑着说道，并没有急着遮住身体。

慌了手脚的反而是美佳，她不发一语地逃走，冲进房间，钻到床上，心脏狂跳不止。

想起那时自己的丑态，美佳脸都扭曲了，镜子里的她也做出相同的表情。她拿起梳子梳理一头乱发。头发打了结，无法梳开，她用力硬扯，弄断了好几根。

这时，传来敲门声。“美佳小姐，早安。你起床了吗？”

她没有回答，在第三次敲门声后，门打开了，葛西妙子小心翼翼地探头进来。“原来你已经起来了啊。”妙子一进房，便立刻着手整理美佳刚离开的床铺。胖胖的身躯，系在粗腰上的围裙，袖子卷起的毛衣，梳的包头发式，妙子的一身打扮与外国老电影里的女佣如出一辙。从她来家里帮佣，美佳就一直这么想。

“我本来想再多睡一会儿，却醒了，因为外面好吵。”

“外面？”妙子一脸不解，接着才恍然大悟般点点头，“最近老爷也起得很早。”

“真可笑，一大早打什么球。”

“因为老爷夫人都很忙啊，只有早上有时间。我认为运动是好事啊。”

“妈妈还在的时候，爸爸根本不会这样。”

“人啊，年纪大了就会变的。”

“所以爸爸才跟年轻女人结婚？找了个比妈妈小十岁的人。”

“美佳小姐，老爷也还年轻啊，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美佳小姐迟早会出嫁，少爷也有一天会离开家里。”

“妙姨讲话真是颠三倒四。一下子说年纪大了就会变，一下子又说还年轻。”

美佳的话似乎让多年来疼爱她的妙子也感到不悦。妙子闭上嘴，走向房门。“早餐已经准备好了，请早点下楼。老爷交代，以后即使小姐快迟到了，也不会开车送你上学。”

“哼！”美佳哼了一声，“这一定也是她唆使爸爸的。”

妙子一语不发，准备离去。这时，美佳却说“等一下”，叫住了她。妙子准备关门的手停了下来。

“妙姨，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美佳说。

妙子露出困惑的表情，接着呵呵笑了。“我不是任何人的敌人。”接着，胖胖的女佣关上房门。

美佳作好上学的准备来到一楼，其他三人已经在餐桌前就座，开始用餐了。康晴与雪穗并排背墙而坐，前面是美佳的弟弟优大。优大念小学五年级。

“我实在没有自信，至少要把一号木杆打好，不然会给大家添麻烦。”

“实际打，就会发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更何况你说至少要把一号木杆打好，那可是最难的，打得好就是职业级的了。反正，你先去球场打打看，那是第一步。”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很不安。”雪穗偏着头，眼睛朝向美佳。“啊，早呀。”

美佳没有回答，在她的位子坐下。康晴对她道早安，并投以责备的眼神。美佳无奈，只好在嘴里小声咕哝一声“早”。

餐桌上，火腿蛋、色拉、可颂面包分别盛放在盘子里。

“美佳小姐，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端汤过去。”妙子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她似乎正在忙别的事情。

雪穗放下叉子站起来。“没关系，妙姐，我来。”

“不用了，我不喝汤。”说着，美佳抓起可颂，啃了一口，然后拿起摆在优大面前装了牛奶的玻璃杯，大大喝了一口。

“啊！姐，你怎么喝我的！”

“有什么关系，小气！”

美佳拿起叉子，开始吃火腿蛋。这时，一碗汤摆在她眼前，是雪穗端过来的。

“我都说不喝了。”她头也不抬地说。

“特地为你端来的，你这是什么话！”康晴说。

“没关系啦。”雪穗小声安抚丈夫，尴尬的沉默笼罩着餐桌。

一点都不好吃，美佳想，连她最爱吃的妙子做的火腿蛋都吃不出滋味，而且，用餐一点都不愉快。胃的上方还有点疼。

“对了，你今晚有没有事？”康晴喝着咖啡问雪穗。

“今晚？没有啊。”

“那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吃个饭吧，我朋友在四谷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叫我一定去捧个场。”

“哦，意大利菜呀，真棒。”

“美佳和优大也听到了吧，有什么想看的电视，要记得预约录像。”

“太棒了！那我要少吃一些点心。”优大开心地说。

美佳横了弟弟一眼，说：“我不去。”

夫妻俩的视线同时落在她身上。“为什么？”康晴问道，“你有什么事？今天没有钢琴课，也不必上家教吧？”

“我就是不想去，不去也没关系吧。”

“为什么不想去？”

“这有什么好问的。”

“你这是什么话？想说什么就说啊！”

“老公，”雪穗插话进来，“今晚还是算了吧。仔细想想，我也不是完全没事。”

康晴无言以对，瞪着女儿。雪穗显然是在替美佳说话，这反而让美佳更加焦躁难耐。她粗鲁地放下叉子，站了起来。“我去上学了。”

“美佳！”

美佳对康晴的叫声充耳不闻，拿起书包和上衣来到走廊。她在玄关穿鞋的时候，雪穗和妙子走出来。

“路上小心哦，别只顾着赶时间。”雪穗拿起放在地上的外套，递给美佳，美佳默默地抢了过去。雪穗对开始穿外套的她微笑着说：“这件深蓝色的毛衣真可爱。”然后加了句“对不对”，征求妙子的同意。

妙子也笑着点头说：“是啊。”

“最近的制服都做得很漂亮，真好。我们那个年代的都很呆板。”

一股莫名的怒气涌上心头。美佳脱掉外套，在雪穗等人的错愕之中，连拉尔夫·劳伦毛衣也一并脱掉。

“美佳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妙子慌忙说。

“没关系，我不想穿了。”

“可是会冷呀！”

“我都说不用了。”

或许是听到声音，康晴走了出来。“又在闹什么脾气？”

“没事，我走了。”

“啊！美佳小姐！小姐！”

“不要管她！”康晴的怒斥声像是要盖住妙子的呼唤。美佳背对着父亲的斥骂，跑向大门。从玄关到大门是一条花木扶疏的甬道，向来是她所喜爱的。为感觉季节的变化，她有时甚至会刻意放慢脚步。但是，现在甬道的长度却让她痛苦万分。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这么反感，美佳自己也不明白。心里的另一个她冷冷地问：你是哪根筋不对？对于这个问题，她回答：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很生气！我有什么办法……

第一次见到雪穗是在今年春天。康晴带着她和优大两姐弟到南青山的精品店，一个令人惊艳的美女来招呼他们，那正是雪穗。康晴对她说，他想为孩子们添购新衣，她便命店员接二连三自后面取出衣服。这时，美佳才发现店里没有别的客人，整家店都由他们包下来了。他们姐弟俩仿佛成了模特儿，在镜子前不断换装。没过多久，优大便苦着脸说："我累了。"

美佳正处于爱美的年龄，穿着精选的名牌服饰，当然不可能不开心。只是，有件事她一直很在意，那就是，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同时，也感觉到她与父亲多半有特殊的关系。在挑选美佳的小礼服时，美佳怀疑她可能将与自己和弟弟产生特殊关系。

"有时全家会受邀参加宴会吧？这时美佳要是穿着这件衣服，一定会艳惊全场，做父母的也有面子。"雪穗对康晴这么说。

她亲密的口吻也让美佳感到刺耳，然而更刺激美佳神经的，是她的说法带有两种微妙的含意：一是她本人当然也会参加那场宴会，再者便是将美佳视为自己的附属品。

看过衣服后，开始讨论该买哪些。康晴问美佳想要哪几件，美佳犹豫了，她都想要，很难取舍。"爸爸决定好了，我每件都喜欢。"

听美佳这么说，康晴说着"伤脑筋"，挑了几件。看着他选的衣服，美佳想，果然是爸爸的风格，选的多半是千金小姐气质的衣服，不暴露，裙子也很长。这样的偏好与美佳逝去的母亲相同，妈妈仍不脱少女情怀，喜欢把美佳当作洋娃娃打扮。一想到爸爸毕竟受到妈妈的影响，美佳不由得有些欣喜。

最后，康晴询问雪穗："你认为这样如何？"

雪穗双臂抱在胸前，望着衣服说："我倒是认为，美佳小姐可以穿稍微再华丽、活泼一点的衣服。"

"是吗？那么，如果是你，会选哪些？"

"如果是我的话……"说着，雪穗选出几件衣服，大多是较为成熟，却也略带俏皮的风格，没有一件属于少女风。

"她才初中，会不会太成熟了？"

“她比你以为的大多了。”

“哦？”康晴搔搔头，问美佳怎么办。

“爸爸决定就好。”她说。

康晴闻言向雪穗点点头。“好，那就全部买了。要是穿起来不好看，你可要负责。”

“放心吧。”对康晴这么说后，雪穗朝着美佳笑，“从今天起，就别再当洋娃娃喽。”

那时，美佳感觉心里某处似乎被践踏了。她认为把她当作洋娃娃打扮的亡母遭到了侮辱。回想起来，那一刻可能就是她第一次对雪穗产生负面情感。

自那天起，美佳与优大就时常被康晴带出门，与雪穗一起用餐、兜风。和雪穗在一起的时候，康晴总是异常兴奋多话。美佳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偶尔休假出门，康晴多半闷不吭声。他在雪穗面前却滔滔不绝，而且无论大小事他都要征求雪穗的意见，对她言听计从。每当这时，父亲在美佳眼里便化身为蠢到极点的丑角。

七月的一天，康晴告诉她一个重大的消息。那不是商量，也不是询问，而是通知。他说，他打算和唐泽雪穗小姐结婚。

优大愣住了，看上去虽然不是欣喜不已，但对于雪穗将成为新妈妈似乎并不排斥。美佳认为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母亲过世时，他才四岁。美佳直言她不太高兴。还说，对她而言，七年前去世的母亲是她唯一的妈妈。

“这样很好，”康晴说，“我并不是叫你忘记死去的妈妈。只是这个家会有新成员，我们会多一个新的家人。”

美佳没有说话。她低着头，在内心嘶吼：她才不是我的家人！

然而，她无法阻止已经开始转动的齿轮。一切都朝着美佳所不乐见的方向进行。康晴为了能够迎娶新欢而乐不可支，她打心底瞧不起这样的父亲。一想到父亲竟变得如此俗不可耐，她更加无法原谅雪穗。

若问她究竟不满意雪穗哪一点，她也答不上来，到头来，只能说是直觉。她承认雪穗的确美丽，也佩服她的聪慧。她那么年轻就一手掌管好几家店，必定有过人的才干。然而，一旦和雪穗在一起，美佳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她心里不断发出警告：绝不能对这个人掉以轻心！她感到这女人释放出来的气韵中含有一种异质的光，是他们生活的世界中不存在的。而这种异质的光，绝不会为他们带来幸福。

但是，也许这种想法并不是美佳独自酝酿出来的。可以确定，其中有几分的确是受到某个人的影响。

那人便是筱冢一成。

自从康晴向家族表明要迎娶雪穗，一成便频繁造访。他是众多亲人中唯一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人。美佳好几次偷听堂叔与父亲在客厅的对话。

“那是因为康晴哥不知道她的真面目。至少，她不会是个安于家庭、以家人幸福为第一的人。拜托你，可不可以重新考虑？”一成以恳求的语气说。

然而康晴的态度却显得不胜其烦，根本不把堂弟的话当回事。渐渐地，康晴对一成心生厌恶，美佳好几次亲眼看到他佯装不在家，拒见一成。

就这样，三个月后，康晴与雪穗结婚了。他们并没有举行豪华婚礼，喜宴也很低调，但新郎新娘显得极为幸福，宾客也相当愉快。唯有美佳暗自担忧，她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不，也许并不止她一个人，因为筱冢一成也出席了。

家里有新妈妈的生活开始了。表面上，筱冢家并没有太大变化，但美佳感觉得到，很多事情确实在改变。过世母亲的回忆被删除，生活形态也变了样，连父亲的个性都变了。她的生母生前喜爱插花。玄关、走廊、房间角落等处，总是装饰着与季节相呼应的花朵。如今，这些地方放置的花更为华美，其气派豪华的程度，任谁都会为之惊叹。只不过，那些并不是鲜花，全是精巧的人造花。

会不会连整个家都变成人造花？美佳有时甚至会这么想。

搭营团地铁东西线在浦安站下车，沿葛西桥大道朝东京方向折返，走上一小段，在旧江户川这个地方左转，一幢接近正方形的白色建筑矗立在小路上，门柱上写着公司名称“SH油脂”。因为没看到警卫，笹垣直接进了大门。

穿过卡车并排停放的停车场，一进建筑物，右边便是小小的接待台。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写东西。她抬头看到笹垣，惊讶地皱起

眉头。

笹垣出示名片，表示想见筱冢一成。看过名片，那人的表情并没有缓和下来，没有头衔的名片似乎无法打消人的戒心。“你和董事有约吗？”她问。

“董事？”

“对，筱冢一成是我们的董事。”

“哦……有，我来之前和他通过电话。”

“请稍等。”

女人拿起身旁的电话，应该是拨内线到筱冢的办公室。说了几句，她边放下听筒边看着笹垣：“他要你直接进办公室。”

“啊。请问，办公室怎么走？”

“三楼。”说完，她又低头写东西。一看，是在写贺年卡的收件人住址。从一旁摊开的通讯簿看来，是她私人的东西，显然不是以公司名义寄出的。

“请问，三楼的什么地方？”

听到笹垣这么问，她露出老大不耐烦的表情，用手上的签字笔指了指他后方。“搭里面那部电梯到三楼，沿着走廊走，门上就挂着董事办公室的牌子。”

“哦，谢谢。”笹垣低头道谢。她早已埋头做自己的事了。

笹垣照指示来到三楼，便明白她为什么懒得说明。这里的空间配置很简单，就是一道口字形的走廊，所有房间都面向走廊并排。笹垣边走边看门上的标识，在第一个转角后，写着“董事办公室”的牌子便出现了。笹垣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请进”的应答，笹垣推开门。筱冢一成从窗前的位子站起来。他穿着棕色双排扣西装。

“您好，好久不见了。”一成满面笑容地招呼笹垣。

“好久不见，近况可好？”

“好歹还活着。”

办公室中央是一组沙发。一成请笹垣在双人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单人扶手椅上。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一成问道。

“去年九月，在筱冢药品的会客室。”

“是啊，”一成点头，“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段期间，笹垣与一成都以电话联络，没有碰面。

“这次我也是先致电筱冢药品，他们告诉我，你被调到这里来了。”

“嗯，是啊，从今年九月开始。”一成稍稍垂下视线，似乎欲言又止。

“听到你当上董事，吓了我一跳。真是高升啊！才这么年轻，真了不起！”笹垣惊叹道。

一成抬起头，微微苦笑。“您这么认为吗？”

“是啊，难道不是？”

一成一语不发地站起来，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送两杯咖啡进来。嗯，马上。”他放下听筒，站着说：“上次我在电话里提过，我堂兄康晴终于结婚了。”

“十月十日，体育节[5]，”笹垣点点头，“婚礼想必非常盛大豪华吧？”

“不，很低调。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后，在东京都内的酒店宴客，只有至亲出席。据说因为双方都是再婚，不想太招摇，更何况我堂兄还有儿女。”

“筱冢先生也出席了吧？”

“是啊，亲戚嘛。但是，”他再度在椅子上坐下，叹了口气后接着说，“他们两个大概不太想邀请我。”

“你说你直到婚礼之前都持反对态度？”

“是啊。”一成说着点点头，注视着笹垣，眼里充满认真与迫切的神情。

笹垣一直到今年春天都与筱冢一成保持密切联系。一成寻求找出唐泽雪穗真面目的线索，笹垣则设法找出桐原亮司。然而，双方都无法得到关键性线索。其间，筱冢康晴与唐泽雪穗订了婚。

“难得结识了笹垣先生，到最后却仍然无法查出她的底细，也无法让我堂兄看清真相。”

“也难怪，她就是以这种方式骗过了无数男人。”笹垣接着说，“我也是其中之一。”

“十九年了……是吗？”

“是啊，十九年了。”笹垣拿出香烟，“可以抽吗？”

“可以可以，请。”一成将玻璃烟灰缸放在笹垣面前，“笹垣先生，我以前在电话里也恳求过您好几次，您今天愿意将这长达十九年的故事，将这一切告诉我吗？”

“啊，当然。我今天可说是专程为此而来。”笹垣把烟点着。这时，敲门声响起。

“正好，咖啡送来了。”一成站起身来。

喝着装在厚重咖啡杯里的咖啡，笹垣开始述说。从那栋半途停建的废弃大楼里发现尸体开始，嫌疑人一个换过一个，直到最后被搜查本部视为重点人物的寺崎忠夫死于车祸，使调查宣告结束的这段过程，时而详细、时而简要地加以说明。筱冢一成起初还拿着咖啡杯，听到一半便放在桌上，双臂抱胸，专心聆听。当西本雪穗的名字出现时，他才将跷着的脚换边，做了个深呼吸。

“这就是当铺老板命案的概况。”笹垣喝了咖啡，只剩余温了。

“就这样成为悬案了吗？”

“并没有一下子就被当作悬案，但是新的证词、线索越来越少，所以有迟早会成为悬案的气氛。”

“可是，笹垣先生并没有放弃。”

“不，老实说，我也放弃了一半。”放下咖啡杯，笹垣又继续述说。

笹垣是在寺崎忠夫车祸死亡后大约一个月才发现那则记录的。搜查本部未查获足以证明寺崎为凶手的物证，也没发现其他嫌疑人，这种状态持续下来，搜查本部内充斥着一股倦怠感，搜查本部本身也即将解散。石油危机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一股杀伐之气，抢劫、纵火、绑架等暴力事件陆续发生。不能为一件凶杀案无限期地投注众多人力，这或许是大阪府警高层真正的想法吧。而且，真凶可能已经死了。

笹垣本人也产生打退堂鼓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曾经手三件悬案，这些后来成为悬案的案子，往往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有些是一切都如坠五里雾中，令人无从着手，但比起这类案子，一些乍看之下认为可以迅速缉凶，最后却以悬案告终的例子反而更多。当时的当铺命案，便具有

这种不祥的气氛。

笹垣在那时重新审视以前的所有调查报告，其实只是一时兴起。因为除此之外，此案已别无他事可做。他以近乎浏览的形式翻看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资料多并不代表线索多，反而可以说因为调查始终没有焦点，使得毫无意义的报告一味地增加。

笹垣翻阅文件的手，在看到记录发现尸体的男孩的调查报告时停了下来。男孩叫菊池道广，九岁。男孩首先告诉上小学五年级的哥哥，哥哥在确认尸体后，告诉了母亲。报警的实际上是两兄弟的母亲知子，因此那份调查报告是根据菊池母子的话整理出来的。

报告记载了发现尸体的经过，内容已为笹垣熟知：正当男童们在大楼的通风管内移动，玩着他们称为“时光隧道”的游戏时，道广和同伴走失，在通风管内盲目乱闯，来到那个房间，发现一名男子倒在那里。他觉得奇怪，仔细一看，男子身上还流着血，这时他才发现男子好像已经死了。他知道应该要通知其他人，便急着想离开现场。

问题是接下来的记录。报告是这么写的：“男孩非常害怕，想尽速离开，门却为废弃物、砖块阻挡，难以开启。男孩设法开门来到室外，寻找朋友，却没有找到，便匆忙回家。”

看到这里，笹垣觉得奇怪。他对“为废弃物、砖块阻挡”这个部分产生了疑问。

他回想起现场的门，那是向内开启的。菊池道广的叙述指出“难以开启”，那么这些废弃物、砖块应该是放在会妨碍门开关的位置。那是凶手刻意放置的吗？为了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故意在门的内侧放置障碍物吗？

但那是不可能的。开了门来到外面，又如何在门后放置障碍物？那么，该男孩的描述该怎么解释？

笹垣立刻进行确认。这份报告上的“询问人”那一栏填的是西布施警察局小坂警部补。

小坂对这一部分记忆犹新，但解释得并不清楚。“哦，那件事啊，是有点模糊。”小坂皱着眉说，“他不太记得了，他要开门的时候，很多东西挡在脚边，但他不确定是门完全没法打开，还是可以打开到让人通过的程度。也难怪，那时他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既然凶手都能通过，门至少是可以开的吧。”小坂补充道。

笹垣也把这部分鉴定报告找出来看，但遗憾的是就门与废弃物、砖块的相关位置并未详细记载，原因是菊池道广移动过那些东西，破坏了原本的样貌。

于是，笹垣放弃这方面的调查。因为他和小坂警部补一样，相信凶手应该是从那扇门离开的。而除他以外，没有任何调查人员对此有所怀疑。

笹垣大约在一年后才又想起这个小疑点，便是因西本文代之死，让他将怀疑的目光转向雪穗的时候。笹垣是这么想的：假设那扇门内确实曾放置了障碍物，那么，门能够打开的程度将成为限制条件，从而过滤出嫌疑人。那时他脑海里想的是雪穗。他认为，如果是她，即使是相当狭小的缝隙，应该也能通过。虽然不知道小孩子对一年前的事情能够记得多少，笹垣还是去找了菊池道广。男孩已经升上小学四年级了，他说出了一件令笹垣惊讶的事情。

菊池道广说，他并没有忘记一年前的事情，甚至表示，现在反而能够更有条理地加以说明。笹垣认为这是可能的，要一个发现尸体、备受冲击的九岁男孩详细描述当时的状况，想必是极为苛刻的一件事。但一年后，他已经有所成长了。

笹垣问他是否记得门的事，男孩毫不犹豫地点头。笹垣要他尽可能详细地说出当时的状况，男孩沉默片刻，不慌不忙地说："门完全打不开。"

"什么？"笹垣惊讶地问，"完全……怎么说？"

"那时我想赶快通知别人，就马上去开门。可是，门一动不动。往下一看，下面堆着砖头。"

笹垣大为震惊："真的？"

男孩用力点头。

"你那时怎么没有这么讲呢？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吗？"

"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这么说。可是，警察先生听了我的话，就说那很奇怪，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啊。我就越来越没自信，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可是，后来我仔细想过，门真的是完全打不开。"

笹垣不禁扼腕。一年前宝贵的证词就已经存在，却因为调查人员的自以为是而被曲解了。

笹垣立刻将此事报告上司，但上司的反应很冷淡，表示小孩子的记忆不可靠，甚至还说，把一年后才加以修正的证词信以为真，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当时，笹垣的上司已经不是命案发生时的组长中冢。中冢稍早之前已调离，继任的上司极重名位，认为与其追查毫不起眼且即将成为悬案的当铺老板命案，不如破解更具话题性的案子，好扬名立万。

笹垣虽挂名当铺老板命案的调查员，但只是兼任。他的上司并不赞

成部下追查没有多少绩效可言的案子。无奈之下，笹垣只好独自进行调查。他知道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

根据菊池道广的证词，杀害桐原洋介的凶手不可能开门离开，而且现场所有窗户都自内侧上了锁。该建筑虽然未完工便遭弃置，但玻璃并未破裂，墙壁也无破损。如此一来，便只有一个可能——

凶手与菊池道广正相反，系由通风口逃离现场。

凶手若是成年人，不可能想到这个方法。唯有曾经在通风管中玩耍的孩童，才会想到这个主意。于是，笹垣将嫌疑完全锁定在雪穗身上。

但是，他的调查却不如预期。首先，他希望能证明雪穗曾在通风管中到处爬动玩耍，也就是找到她曾参与时光隧道游戏的确切证据。然而，他在这里便碰了壁。他问过与雪穗熟识的小孩，他们均说她从来没有玩过那种游戏。他又问过好几个经常在那栋大楼嬉戏的小孩，也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女孩的身影。其中一个对笹垣说："女生才不会在那么脏的大楼里玩咧，里面有死老鼠，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虫。而且在通风管里爬一下，就全身脏兮兮的。"

笹垣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此外，一个在通风管里爬过几十次的男孩表示，他认为女孩无法玩这个游戏。据他说，通风管中有些陡峭的斜坡，有时必须匍匐攀爬，如果不是对体力与运动细胞有十足自信，绝对无法在里面随心所欲地活动。

笹垣把这个男孩带到现场，测试是否能从发现尸体的房间经由通风管逃离。男孩花了约十五分钟，从相对于大楼玄关的另一侧通风管现身。

"累死了。"这是男孩的感受，"中间有一段爬得很吃力，要是手臂力量不够，一定爬不上去。女生不可能！"

笹垣无法忽视男孩的意见。自然，小学女生中，有些人的体力和运动细胞都不输男生，但一想起西本雪穗，他实在无法相信她会在通风管里像只猴子般攀爬。就他的调查，西本雪穗的运动能力并不特别优秀。

怀疑十一岁的女孩是杀人凶手，终究是自己胡思乱想吗？菊池道广的证词果真是小孩子的错觉吗？笹垣心里开始动摇。

"我不知道您说的通风管是什么样子，但的确很难想象女孩子会玩那种游戏，尤其是唐泽雪穗。"筱冢一成带着沉思的表情说。他以雪穗的旧姓称呼她，是纯粹因为叫惯了，还是因为不想承认她现在与自己冠有相同的姓氏，笹垣不得而知。

“这下我完全走入了死胡同。”

“您不是找到答案了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答案。”笹垣点起第二根烟，“我试着回到原点，把以前所有观点全部抛开，这么一来，以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就出现在我眼前了。”

“您是说……”

“很简单。”笹垣说，“女孩子不可能通过通风管，那么通过通风管离开现场的就是男孩。”

“男孩……”筱冢一成仿佛在玩味这个字眼的意思，沉默片刻后问道，“您是说，桐原亮司……杀了亲生父亲？”

“对，”笹垣点点头，“推理的结果便是如此。”

笹垣脑海里并非立刻便出现如此特异的想法。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桐原亮司这名男孩再度引起笹垣的注意。

那是时隔许久，笹垣再度前往桐原当铺时的事。

笹垣假装闲话家常，想从松浦嘴里套出关于桐原洋介生前的蛛丝马迹。松浦毫不掩饰地露出厌烦的态度，对笹垣的问题也不愿认真作答。一年多来不断接受访查，也难怪他无法维持亲切友好的态度。

“警察先生，你再来多少次，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松浦皱着眉头说。

这时笹垣的视线停留在柜台角落的一本书上。他拿起那本书，问松浦：“这是……”

“哦，那是小亮的书。”他回答，“刚才他不知道在做什么，先放在那里，大概就忘了吧。”

“亮司君爱看书吗？”

“他看书不少，那本书好像是买的，不过他以前也常上图书馆。”

“常上图书馆？”

“是啊。”松浦点头，脸上的神情像是说：这有什么不对？

“哦。”笹垣点点头，把书放回原位，内心却开始暗潮汹涌。

那本书是《飘》，就是笹垣他们去找西本文代时，雪穗正在看的书。

笹垣不知道这能不能叫作交会点：两个喜欢阅读的小学生恰好看同一本书，这是极有可能的。再说，雪穗和亮司并不是在同一时期看《飘》，雪穗早了一年。

但这仍是令人好奇的巧合，笹垣于是前往那家图书馆。从桐原洋介陈尸的大楼朝北走二百米左右，一座小小的灰色建筑便是。

图书馆员戴着眼镜，一望便知年轻时是个文学少女。笹垣向她出示西本雪穗的照片，她一看到照片，便重重点头。“这女孩以前常来，总是借好多书，我记得她。”

“她都一个人来吗？”

“是啊，都是一个人。”说着，图书馆员微微偏着头，“啊，不过，有时也和朋友一起，一个男孩。”

“男孩？”

“是的，感觉像是同学。”

笹垣急忙取出一张照片，是桐原夫妇与亮司的合照。他指着亮司问：“是不是他？”

图书馆员眯起眼睛看着照片。“哦，感觉很像，不过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他们总在一起吗？”

“我想不是，应该是有时候。他们常一起找书。哦，还有，也会剪纸来玩。”

“剪纸？”

“男孩手很巧，会把纸剪成一些形状给女孩看。我记得提醒过他剪下来的纸屑不要乱扔。我这样可能很啰唆，可我真的没法确定他就是照片上的男孩，只能说很像。”或许是怕自己的意见具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图书馆员的语气很慎重。然而，笹垣却近乎确定，他眼底出现了在亮司房里看过的那幅精美剪纸。原来雪穗和亮司常在这里碰面，命案发

生时，他们便已认识。

对笹垣来说，这简直是颠覆昔日所想的新发现，他对命案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于是，他再度回头思考凶手自通风管脱身的假设。

若是桐原亮司，就可能在通风管中来去自如。一个在大江小学读三四年级时与亮司同班的男孩说，他们经常爬通风管玩。根据这男孩的说法，亮司熟知大楼中通风管的位置与走向。

不在场证明呢？在桐原洋介的推定死亡时间，亮司、弥生子和松浦都在家里。但后二人包庇亮司的可能性极高，而搜查本部却从未针对这一点加以审视。

但是……

儿子会杀害父亲吗？

当然，漫长的犯罪史中弑父案为数众多。然而，如此异常事件的背后，必须具备背景、动机和条件。笹垣自问桐原父子间是否存在其中任何一项，他不得不回答：一项都没有。根据他的调查，他们父子俩之间没有任何摩擦。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证词都说桐原洋介溺爱独生子，亮司敬爱父亲。

笹垣一面持续进行实地访谈侦讯，一面怀疑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己的想象，会不会只是因为陷入迷雾的焦虑而产生的妄想？

“我很清楚，如果告诉别人这些推测，只会被当成异想天开。所以认定亮司就是凶手的看法，就连对同事和上司我也没提过。要是说出来，他们一定会认为我脑袋有问题，也许当时就得从一线退下来了。”笹垣苦笑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那么，动机这方面您后来有什么发现吗？”一成问道。

笹垣摇摇头。“那时应该说没有发现，亮司总不会为了那一百万元就杀了父亲。”

“您说那时没有，这么说，现在有了？”

一成凑过身来，笹垣伸出手要他少安毋躁。“请让我按顺序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独自调查也遭遇挫折，但我后来仍一直追踪他们。不过不是随时盯着，只是偶尔到附近打探一下消息，掌握他们成长的状况、念哪所学校等等，因为我认定，他们必然会有所接触。”

“结果如何？”

笹垣报以长叹：“我无法找出两人的交会点。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里到外，怎么看他们都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如果照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大概连我也会放弃。”

“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他们初三的时候……”笹垣将手指伸进烟盒，但里面已空空如也。一成打开桌上玻璃盒的盒盖，里面装满了健牌香烟。笹垣道声谢，拿起一根。

“初三的时候……这么说，跟唐泽雪穗的同学遇袭事件有关？”一成边为笹垣点火边说。

笹垣看着一成。“你也知道那件事？”

“今枝先生告诉我的。”一成说，初中时代那件疑似强暴案，发现被害人的是雪穗，都是今枝告诉他的。一成还说，他曾告诉今枝自己大学时代遇到同样的事件，而今枝把雪穗视为两起事件的联结点。

“不愧是职业侦探，连这些都查出来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件强暴案。”

“果然。”

“只不过，我看的角度和今枝先生有些不同。这件强暴案最后并没有抓到案犯，但那时有一个嫌疑人，是另一所初中的初三学生。可是后来证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洗清了嫌疑。问题在于为那个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作证的人。”笹垣吐了一口对他算是高级香烟所形成的高级烟雾，继续说，“嫌疑人叫菊池文彦，就是刚才提到的发现尸体的男孩的哥哥，而为他的不在场证明作证的，就是桐原亮司。”

“咦！”一成惊呼一声，身体微微从沙发上弹起。

笹垣对他的反应很满意。“这可是件奇闻哪！不是巧合两字就解释得过去。”

“究竟怎么回事？”

“事实上，我是在案发一年多之后才听说了这件强暴案。是菊池文彦本人告诉我的。”

“他本人？”

“由于发现尸体那件事，我认识了菊池兄弟。有一次很久没见面，碰头时菊池文彦提到一年前发生了一件怪事，把强暴案和当时他遭到怀疑

的事告诉了我。”

笹垣是在大江小学旁一座神社前遇见菊池文彦的，当时他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聊了一些学校的事后，他似乎突然想到，便说起强暴案的事。

“简略地说，是这样的：强暴案发生时，菊池正在看电影。正当他苦于无法证明此事时，桐原亮司挺身而出。电影院对面有一家小书店，那天桐原和小学时代的朋友一起在那家店里，刚好看到菊池进入电影院。警察也向和桐原在一起的朋友确认过，证明他的证词不假。”

“所以就洗清了嫌疑？”

“是，菊池认为自己很幸运。但没多久，桐原便与他联络，意思是说，如果他知道好歹，就不要乱来。”

“乱来？”

“菊池说，那时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一张照片，拍的据说是桐原的母亲和当铺员工幽会的场面。他曾经拿那张照片给桐原看。”

“幽会照片……这么说，他们两人果然有私情了。”

“应该是。先把这件事搁到一边。”笹垣点点头，抖落烟灰，“桐原要求菊池把那张照片交出来，同时要他发誓，从今以后不再管当铺命案。”

“也就是给予并索取。”

“不错。但是，菊池事后仔细回想此事，认为事情可能不那么单纯，才会想告诉我。”笹垣似乎想起了菊池文彦那张满是青春痘的脸。

“不单纯是指……”

“是指这一切可能都是设计出来的。”笹垣指间的香烟已经很短了，但他还是又吸了一口，“本来菊池之所以会遭到怀疑，是因为他的钥匙圈掉落在现场。但他说他从未去过那个地方，那个钥匙圈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掉的东西。”

“您是说，是桐原亮司偷了钥匙圈，再放在现场？”

“菊池似乎这么怀疑。所以说桐原才是真正的案犯。他在电影院前和朋友一起看到菊池后，立刻赶到现场，攻击他盯上的那个女孩，然后留下证据，让菊池遭到怀疑。”

“桐原事先知道菊池当天会去电影院吗？”一成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问题就在这里，”笹垣竖起食指，“菊池说，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桐原。”

“那么，桐原不就不可能布下这个陷阱了吗？”

“的确会导出这样的结论，菊池的推理也是在这里就卡住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事情一定是他设计的”——菊池当时不服气的表情，笹垣至今记忆犹新。

“我也觉得奇怪，所以听了菊池的话之后，便查阅了那件强暴案的记录，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唐泽雪穗也牵连在内？”

“正是。”笹垣深深点头，“被害人是个名叫藤村都子的女孩，发现者是唐泽雪穗。我认为这里一定有问题，于是又把菊池找来，确认详情。”

“您说的详情是……”

“他去看电影那天的详细经过。结果，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笹垣说得口干舌燥，把冷掉的咖啡喝完，“当时，菊池的母亲在市场的甜点店工作，电影的特别优待券就是客人给他母亲的。而且，有效期限就到当天，这么一来，他只能在那天去看。”

听到这里，一成似乎明白了笹垣的意思。“给那张优待券的客人是谁？”

“不知道姓名，但菊池记得他母亲是这么说的：一个举止高雅、大约读初三或高中的女孩……”

“唐泽雪穗……”

“这么想不算突兀吧？假如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是为了封住菊池的嘴，才设计了那件强暴案，整件事的榫头便接得毫厘不差了。为了这个缘故，牺牲一个毫不相关的无辜女孩，除了冷酷实在无可形容。”

“不，那个姓藤村的女孩，也许不能说完全无关。”

这句话让笹垣紧盯着一成：“什么意思？”

“他们选上那个女孩是有原因的，这也是今枝先生告诉我的。”

一成将遇袭女生对雪穗怀有竞争意识、四处散播雪穗身世、事情发生后却态度丕变、对雪穗驯顺无比等情况一一告诉笹垣。这些笹垣都一无所知。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原来如此，这一事件可以同时达到唐泽和桐原的目的，真是一箭双雕的计划啊！”笹垣发出沉吟，然后，他看着筱冢，“这件事有些令人难以启齿，不过筱冢先生刚才提起的大学时代的那件事，真是偶发事件吗？”

一成回视笹垣：“您是说，那是唐泽雪穗授意的？”

“我觉得有此可能。”

“今枝先生也作了同样的推理。”

“哦，果然。”

“如果真是如此，她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因为她相信这种做法能够轻易夺走对方的灵魂……”

“夺走灵魂……”

“对。杀害当铺老板的动机，多半便隐藏在让他们深信如此的根源中。”

就在一成瞪大眼睛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筱冢一成啧了一声，说声“抱歉”后离座，拿起听筒低声说了几句，旋即回转。“不好意思。”

“时间没问题吗？”

“没问题。刚才的电话不是公司的公事，是我个人进行的调查。”

“调查？”

“是。”一成点点头，略显犹豫，但还是开口了，“刚才笹垣先生对我说，我高升了，嗯？”

“是啊。”笹垣想，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其实，这算是贬职。”

“贬职？不会吧，”笹垣笑了，“你可是筱冢家的少爷啊。”

但一成没有笑。“笹垣先生知道‘优尼斯制药’这家公司吧？”

“知道。”

“从去年到今年，不断发生怪事。我们和它在许多领域都是竞争对手，有几项研究，筱冢药品的内部资料却被泄露给了对方。”

“咦！有这种事！”

“是优尼斯内部人士来告的密，只不过优尼斯并不承认。”说着，一成露出一丝冷笑。

“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内部一定很复杂吧。但这跟筱冢先生有什么关系？”

“来自该公司的内幕消息，说资料是我提供的。”

笹垣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一点也没错。”一成摇了摇头，“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告密人究竟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只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只是，筱冢药品的内部资料的确泄露出去了。看到告密者送来的资料，研发部的人脸都绿了。”

“但筱冢先生不可能做这种事。”

“一定是有人设计陷害我。”

“你心里有谱吗？”

“没有。”一成当即否定。

“唔。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贬职，实在是……”笹垣偏着头沉思。

“董事们似乎也相信我不会这么做。但既然发生这种事情，公司不能不采取行动。再说，也有人认为既然会遭到别人设计陷害，表示当事人也有问题。”

笹垣不知该说什么，沉吟不已。

“还有一点，”说着，一成竖起一根手指，“董事里有一个人，希望把我调得远远的。”

“谁？”

“我堂兄康晴。”

“哦。”笹垣明白了。

“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把为难自己未婚妻的麻烦撵出去。对我则声称调动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调回。天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所说的调查是指什么？”

听到笹垣的问题，一成的表情又转为严肃。“我正在调查内部资料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有眉目了吗？”

“某种程度上算是，”一成说，“歹徒似乎是通过电脑入侵的。”

“电脑？”

“筱冢药品正在执行电脑化，不仅公司内部以网络联结，和几个外部研究机构也可以随时交换数据。看样子似乎是从网络入侵的，就是所谓的黑客。”

笹垣不知如何作答，陷入沉默。这是令他棘手的领域。

一成显然也明白老刑警的心事，嘴角露出笑容。“不必想得那么难。总之就是通过电话线路，在筱冢药品的电脑上作怪。根据目前的调查，大致已经知道是从哪里入侵的了。帝都大学药学系的电脑是中转站，也就是说，歹徒先侵入帝都大学的系统，再从那里进入筱冢药品的电脑。只不过要查出是从哪里进入帝都大学系统的，恐怕非常困难。”

“帝都大学啊……”

笹垣觉得很耳熟，思索了一会儿，想起他与菅原绘里的对话。登门去找今枝的女子就是帝都大学附属医院的药剂师。“你说药学系？附属医院的药剂师也能使用那里的电脑吗？”

“是的，体制上可以。只是筱冢药品的电脑虽然和外部的研究机构联结，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对外公开。系统各处都设有屏障，公司内部机密理应不会外泄。所以歹徒应该是对电脑具有相当知识的人，多半是专家。”

“电脑专家……”

笹垣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疙瘩。电脑专家，他心中有一个人选。曾经造访今枝事务所的帝都大学附属医院药剂师，陷害筱冢一成的神秘黑客——这只是巧合吗？

“怎么了？”一成诧异地问。

“没事，”笹垣挥挥手，“没什么。”

“刚才那个电话打断了您。”一成坐着挺直了背脊，“如果可以，麻烦您继续说。”

“呃，我讲到哪里了？”

“动机。您说，那多半是他们想法的根源。”

“没错。”笹垣也调整了坐姿。

那段时间有如置身于一股下曳的气流中一般。

星期六下午，美佳一如往常在房间边听音乐边看杂志。床头柜上放着空了的茶杯，和装了几块饼干的盘子。那是二十分钟前妙子端来的。那时她说：“美佳小姐，我待会儿要出门一下，麻烦你看家。”

“你出去的时候会锁门吧？”

“是啊，那是一定的。”

“那就好，不管谁来我都不应门。”美佳趴在床上看着杂志回答。

妙子出门后，宽敞的宅邸里便只剩美佳一个人。康晴去打高尔夫，雪穗去工作，弟弟优大到祖父家去玩，今晚要在那边过夜。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生母去世后，美佳就经常被独自留在家里。一开始还觉得寂寞，现在反而觉得一个人更轻松自在。至少，总比和雪穗两个人单独相处好得多。

正当她从床上起来，准备换CD的时候，走廊上传来电话铃声。她皱起眉头，如果是朋友打来的，当然很开心，但多半不是。家里共有三条电话线，一条是康晴专用，一条是雪穗专用，剩下的那一条由全家共用。美佳要求康晴早点让她拥有专线电话，康晴就是不肯答应。

美佳走出房间，拿起挂在走廊墙上的无线电话分机。“喂，筱冢家。”

“啊，您好。我是杜鹃快递，请问筱家美佳小姐在吗？”是个男子的声音。

“我就是。”

“啊，呃……有菱川朋子小姐寄给您的东西，请问现在送过去方便吗？”

听到这几句话，美佳觉得纳闷。送快递的时候会这样先通知收件人吗？不过她以为这是一种特别系统的配送方式，并没有多想，倒是菱川朋子这个名字勾起了她的好奇。朋子是她初二时的同学，今年春天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举家迁往名古屋。

“方便啊。”她回答。

电话另一头的人说：“那么我现在就送过去。”

电话挂断后几分钟，门铃响了。在客厅等候的美佳拿起对讲机的听筒，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穿着快递公司制服的男子，两手抱着一个水果纸箱大小的箱子。

“喂。”

“您好，我是杜鹃快递。”

“请进。”美佳按下开门钮，这样便可开启大门旁出入口的锁。

美佳拿着印章来到玄关等待。不一会儿，第二道门铃响了。她打开门，抱着纸箱的男子就站在门外。

“请问放在哪里？东西挺重的。”男子说。

“那，放在这里好了。”美佳指着玄关大厅的地板。

男子入内，将纸箱放在那里。男子戴着眼镜，帽子压得很低。“请盖章。”

“好。”她回答，拿好印章。

男子拿出票据：“请盖在这上面。”

“哪里？”她向他走近。

“这里。”男子也走近她。

美佳正要盖章，票据突然从眼前消失。

她正要惊呼，嘴巴却被什么塞住了，好像是布。极度惊愕之下，她吸进一口气。刹那间，意识离她远去。

时间感变得很奇怪，耳鸣得厉害，但那也只是有意识的时候，意识像信号极差的收音机，不时中断。全身无法动弹，手脚变得好像不是自己的。

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剧烈的疼痛是唯一确定的感觉。她并没有立刻注意到疼痛来自于身体的中心，因为太过疼痛，全身的感觉似乎都已麻痹。

男子就在眼前，看不清他的脸。气息喷在她身上，很热。

她被强暴了……

这其实是美佳本身的认知，她明白自己的身体正在遭受凌辱，心却仿佛在远观这一幕。更高一层的意识观察着这样的自己，在想：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

另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惧包围着她。那是一种即将掉落到一个不明深渊的恐惧，不知这场地狱般的磨难将持续到何时的恐惧。

风暴是何时离去的，她不知道，也许那时她失去了意识。

视力首先慢慢恢复正常，她看到一整排盆栽，仙人掌盆栽。那是雪穗从大阪娘家带来的。

接着听觉恢复了，耳里听到不知何处传来的车辆声，还有风声。

突然间，她意识到这里是户外，她在庭院里。她躺在草地上，看得到网，那是康晴练习高尔夫用的。

她撑起上半身，全身疼痛，有割伤，也有撞伤。而身体中心有一种不属于割伤、撞伤，像是内脏被翻搅后闷闷重重的疼痛。

她意识到空气冰冷，发现自己几近全裸。身上虽然穿有衣物，但已成为破布。我很喜欢这件衬衫——另一个意识带着冷冷的感想。

裙子还穿在身上，但不用看也知道内裤被脱掉了。美佳呆呆地望着远方，天空开始泛红。

“美佳！”突然传来人声。

美佳转头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雪穗正飞奔而来。她望着这幅景象，完全没有现实感。

便利店的袋子深深陷进手指中，都是塑料瓶装的矿泉水和米太重了。拿着这些，费力地打开玄关的门。很想开口说“我回来了”，却没有发出声音，因为深知里面已经没有听这句话的人了。

栗原典子先把买回来的东西往冰箱前一放，打开里面西式房间的门。房里漆黑，空气冰冷。在昏暗中，浮现出一台白色的个人电脑。以前它的屏幕总是发出亮光，机体会传出嗡嗡声。现在既不发光，也不出声。

典子回到厨房，整理买回来的东西。生鲜、冷冻的东西放进冰箱，其余的放进旁边的橱柜。关上冰箱前，她拿出一罐三百五十毫升装的啤酒。

来到和室，打开电视，又扭开电暖炉。等待房间变暖的时候，她把在角落窝成一团的毯子盖在膝上。电视里，搞笑艺人正在向游戏挑战，成绩最差的艺人被迫高空弹跳作为处罚。她想，好低级的节目。以前她绝对不会看这个，现在，她反而庆幸这种愚蠢的存在。她才不想在如此阴暗冰冷的房间里看一些会让心情沉重的节目。

拉开罐装啤酒的拉环，大口喝下，冰冷的液体自喉咙流向胃，全身泛起鸡皮疙瘩，蹿过一阵战栗，但这也是一种快感。所以即使到了冬天，冰箱里还是少不了啤酒。去年冬天也一样，他在天冷时更想喝啤酒。他说，这样可以让神经更敏锐。

典子抱着膝盖，想，要吃晚饭才行。不须任何精心调理，只要把刚才在便利店买回来的东西微波加热一下就好。但是，连这样她都觉得麻烦，整个人有气无力的，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她没有半点食欲。

她调高电视的音量，房间里没有声音，感觉更冷。她稍微向电暖炉靠近。

原因她很清楚，是因为自己很寂寞。待在安静的房间里，似乎会被孤独压垮。

以前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独处既轻松又愉快，就是因为这么想，才会和婚介所解约。但是，与秋吉雄一的同居生活，让典子的想法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她明白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喜悦，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

典子继续喝啤酒，叫自己不要想他，但脑海中浮现的仍是他面向电脑的背影。这理所当然，因为这一年来，她心里想的、眼里看的都是

他。

啤酒很快就空了，她双手压扁啤酒罐，放在桌上。桌上还有两个同样也被压扁的啤酒罐，是昨天和前天的。最近她连屋子都不怎么打扫了。

先吃便当吧，正当她这么想，奋力抬起沉重的身躯时，玄关的门铃响了。

打开门，只见门前站着一个六十开外的男子，身上穿着严重磨损的旧外套，体格结实，眼神锐利。典子凭直觉猜到男子的职业，心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栗原典子小姐吧？”男子问道，带着关西口音。

“我就是。您是……”

“敝姓笹垣，从大阪来。”男子递出名片，上面印着“笹垣润三”，但没有职衔。他又加上一句：“我到今年春天都还是警察。”

果然没猜错，典子确认了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其实是有些事想请教，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现在吗？”

“是的。那边就有一家咖啡馆，到那里谈谈好吗？”

典子想，该怎么办呢？要让陌生男子进屋，心里不免有些排斥，但她又懒得出门。“请问是关于哪方面的事呢？”她问。

“这个嘛，有很多。尤其是关于你到今枝侦探事务所的事。”

“啊！”她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你去过新宿的今枝先生那里吧，我想先向你请教这件事。”自称曾任警察的老先生露出亲切的笑容。

不安的思绪在她心中扩大，这个人是来问什么的呢？但另一方面，她心里也有几分期待。也许可以得到他的线索？她迟疑了几秒钟，把门大大地打开。“请进。”

“可以吗？”

“没关系，只是里面很乱。”

“那么我就打扰了。”说着，男子进入室内。他身上有股老男人的气

味。

典子是九月到今枝侦探事务所的。在那之前约两周，秋吉雄一从她的住处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突然不见踪迹。她立刻意识到他并未遭逢意外，因为住处的钥匙被装在信封里，投入了门上的信箱。他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但原本他就没有多少东西，也没有贵重物品。

唯一能够显示他曾经住在这里的便是电脑，但典子不懂得如何操作。烦恼许久后，她请熟悉电脑的朋友到家里来。明知不该这么做，还是决定请朋友看看他的电脑里有些什么。从事自由写作的朋友不但看过电脑，连他留下的磁盘也看过了，结论是："典子，没有用，什么都不剩。"据她说，整个系统处于真空状态，磁盘也全是空白的。

典子思忖，真的没有办法找到秋吉的去处吗？她能够想起来的，只有他曾带回来的空资料夹，上面写着今枝侦探事务所。她立刻翻阅电话簿，很快就找到那家事务所。也许能有所发现？这个念头几乎让她无法自持，第二天她便前往新宿。

遗憾的是她连一丁点儿资料都没有得到。年轻女职员回答，无论是委托人或是调查对象，都没有秋吉这个人的相关记录。

看来没有寻找他的方法了。典子一心这么认为。所以，笹垣顺侦探事务所这条线索找上门来，令典子感到万分意外。

笹垣从确认她前往今枝侦探事务所一事问起。典子有些犹豫，但还是概要地说出到事务所的经过。听到和她同居的男子突然失踪，笹垣也显得有些惊讶。

"他会有今枝侦探事务所的空资料夹，实在很奇怪。你没有任何线索吗？你和他的朋友或家人联系过吗？"

她摇摇头。"即使想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关于他，我实在一无所知。"

"真是奇怪。"笹垣似乎相当不解。

"请问，笹垣先生到底在调查什么？"

典子这么一问，他迟疑片刻后，说："其实，这也是一件怪事：今枝先生也失踪了。"

"啊！"

"然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在调查他的行踪，但完全没有线索。我才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来打扰栗原小姐。真是不好意思。"笹垣低下白发丛生的脑袋。

“原来如此。请问，今枝先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去年夏天，八月。”

“八月……”典子想起那时的事，倒抽了一口气。秋吉就是在那时带着氰化钾出门的，而他带回来的资料夹上就写着今枝侦探事务所的字样。

“怎么了？”退休警察敏锐地发觉她的异状，问道。

“啊，没有，没什么。”典子急忙摇手。

“对了，”笹垣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你对这人有印象吗？”

她接过照片，只一眼便差点失声惊呼。虽然年轻了几分，但分明就是秋吉雄一。

“有吗？”笹垣问道。

典子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压抑住狂乱的心跳，脑海里百感交集。该说实话吗？但老警察随身携带这张照片的事实让她担心：秋吉是什么案件的嫌疑人吗？杀害今枝？不会吧。

“没有，我没见过他。”她一边回答，一边将照片还给笹垣。她知道自己的指尖在发抖，脸颊也涨红了。

笹垣盯着典子，眼神已转变成警察式的。她不由自主地转移了目光。

“是吗？真是遗憾。”笹垣温和地说，收起照片，“那么，我该告辞了。”起身后，像是忽然想起般说：“我可以看看你男朋友的东西吗？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咦？他的东西？”

“是的，不方便吗？”

“不，没关系。”

典子领笹垣到西式房间，他立刻走近电脑。“哦，秋吉先生会用电脑啊。”

“是的，他用来写小说。”

“哦，写小说啊。”笹垣仔细地看着电脑及其周边，“请问，有没有秋吉先生的照片？”

“啊……没有。”

“小的也没有关系，只要拍到面部就可以。”

“真的连一张都没有，我没有拍。”

典子没有说谎。有好几次她想两人一起合照，但都被秋吉拒绝了。所以当他失踪后，典子只能靠回忆还原他的身形样貌。

笹垣点点头，但眼神显然有所怀疑。一想到他心里可能会有的想法，典子便感到极度不安。

“那么，有没有任何秋吉先生写下的东西？笔记或是日记之类。”

“我想应该没有那类东西。就算有，也没留下来。”

“哦。”笹垣再度环顾室内，望着典子粲然一笑，“好，打扰了。”

“不好意思没帮上忙。”她说。

笹垣在玄关穿鞋时，典子内心举棋不定。这人知道秋吉的线索，她真想问问。可她又觉得，如果告诉他照片里的人就是秋吉，一定会对秋吉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即使明知再也见不到秋吉，他依旧是她在这世上最看重的人。

穿好鞋子，笹垣面向她说：“对不起，在你这么累的时候还来打扰。”

“哪里。”典子说，感觉喉咙似乎哽住了。

接着，笹垣环顾室内，似乎在进行最后一次扫视，突然，眼睛停住了。“哦，那是……”

他指的是冰箱旁那个小小的柜子，上面杂乱地摆着电话和便条纸等东西。“那不是相册吗？”他问。

“哦。”典子伸手去拿他盯上的东西。那是照相馆送的简易相册。“没什么，”典子说，“是我去年到大阪的时候拍的。”

“大阪？”笹垣双眼发光，“可以让我看看吗？”

“可以，不过里面没有拍人。”她把相册递给他。

那是秋吉带她去大阪时，她拍的照片，都是一些可疑的大楼和普通的民宅，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风景，是她基于小小的恶作剧心态拍下来的。她没让秋吉看过这些照片。

然而，笹垣的样子却变得很奇怪。他圆瞪双眼，嘴巴半开，人完全僵住。

“请问……有什么不对吗？”她问。

笹垣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盯着照片看了良久，才把摊开的相册朝向她。“你曾经经过这家当铺门前吧，为什么要拍这家当铺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这栋大楼也令人好奇。你喜欢它什么地方，让你想拍下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她的声音颤抖了。

笹垣将手伸进胸前口袋，拿出刚才那张照片——秋吉的大头照。

“我告诉你一件好事，你拍的这家当铺招牌上写着桐原当铺，对不对？这人就姓桐原，叫桐原亮司。”

手脚像冰一样冷。即使在被窝里待再久，还是暖和不起来。美佳把头埋在枕头里，像猫一样蜷起身子。牙齿不停地打颤，全身颤抖不已。

她闭上眼睛，试着入睡。但是，当她睡着时，便会梦见自己被那个没有面孔的男人压住，因过度恐惧而醒来，全身盗汗，心脏狂跳，简直像要把胸口压碎。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

同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心里会有获得平静的一刻吗？她不愿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是真的。她想把今天当作一如往常的一天，就和昨天、前天一样。但是，那并不是梦，下腹部残留的闷痛便是证明。

“一切有我，美佳什么都不必想。”雪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那时她是从哪里现身的，美佳不记得了。是怎么把事情告诉她的，也是一片模糊。当时自己应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雪穗似乎一眼便明白发生了什么。当美佳回过神来时，雪穗已经帮她穿上衣服，让她坐进宝马车里。雪穗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她说得很快，加上美佳思考能力迟缓，无法明白说话的内容，只隐约记得雪穗重复说“绝对要极度保密”。

她被雪穗带到医院，但她们是从类似后门的地方，而不是从正门进入。为什么不走正门？当时美佳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她的灵魂并不在身体里。

是否进行了检查、接受了什么治疗，美佳并不清楚。她只是躺着，紧紧地闭着眼睛。一个小时后，她们离开医院。

“这样，身体方面就不需要担心了。”雪穗开着车，温柔地对她说。美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恐怕一个字都没有说。雪穗完全没有提起报警。不仅如此，甚至没有向美佳询问详情的意思，仿佛这些对她来说是细枝末节的小事。美佳对此求之不得，她实在无法说话，而且害怕被陌生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回到家时，父亲的车已经停在车库里。美佳的心简直快要崩溃，这件事该怎么跟爸爸说？

雪穗却一脸平静，宛如这种程度的谎话不算什么。她说：“我会跟爸爸说，你有点感冒，我带你去看了医生。晚餐也请妙姐送到你房间。”

这时，美佳明白了，这一切将成为她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成为自己和全世界最讨厌的女人之间的秘密……

雪穗在康晴面前展现了绝佳演技，她依言向丈夫解释。康晴有些担心，但“别担心，已经从医院拿药回来了”，妻子的这句话似乎让他放心了，对于美佳与平常截然不同的模样也没有起疑，反而对美佳让平日厌恶的雪穗带去医院一事，感到十分满意。

此后，美佳便一直待在房里。妙子大概是受雪穗的吩咐，送来晚餐。她将饭菜摆在桌上时，美佳在床上装睡。

美佳一点食欲都没有。妙子离开后，她试着小口小口地把汤和焗意大利面吞下去，但恶心反胃得随时都会吐出来，便不再吃了，一直在床上缩成一团。

随着夜越来越深，恐惧也渐渐扩大。房里的灯全关了，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固然害怕，但暴露在光线中更加令她不安，会让她觉得似乎有人在看着自己。多希望能像海里的小鱼一样，悄无声息地躲进岩缝。

现在究竟几点了？在天亮前，还要受到多少痛苦的折磨？这样的夜晚，往后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快被不安摧毁的她啃着大拇指。

就在这时，门把手传来咔嗒的转动声。

美佳一惊，从床上看向门口。即使在黑暗中，也知道门悄悄地打开，有人进来了。隐约可以辨识银色的睡袍。“谁？”美佳问，声音都哑了。

“你果然醒着。”是雪穗的声音。

美佳移开视线。她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面对共同拥有禁忌秘密的人。她感觉到雪穗向她靠近。她用眼角扫视，雪穗就站在床边。

“出去。”美佳说，“不要管我。”

雪穗没有回答，默默地开始解开睡袍的带子。睡袍滑落，朦胧浮现出一具白皙的胴体。

美佳还不及出声，雪穗已钻上床。美佳想躲，却被用力压住了，力道比她想象的大得多。

美佳呈大字形被压在床上，一对丰满的乳房在美佳胸部上方晃动。

“别这样！”

“是这样吗？”雪穗问道，“你是被这样压住的吗？”

美佳别开脸，但脸颊却被抓住，被用力扳回来。“不要转开你的眼睛，看这边，看着我。”

美佳怯怯地看雪穗。雪穗那一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正俯看着美佳，脸孔近得似乎感觉得到她的鼻息。

“想睡的时候，就会想起被强暴那时候对不对？”雪穗说，“不敢闭上眼睛，怕睡着了会做梦，对不对？”

“嗯。”美佳小声回答。雪穗点点头。

“记住我现在的面孔。快想起被强暴的事的时候，就想起我，想起我曾经对你这样。”雪穗跨坐在美佳身上，按住她的双肩，美佳完全无法动弹。“还是你宁愿想起强暴你的人，也不愿想起我？”

美佳摇头。看到她的反应，雪穗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孩子，不要怕，你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我会保护你的。”雪穗用双手捧住美佳的脸颊，然后像是在玩味肌肤的触感一般移动手掌，“我也有跟你同样的经历，不，我更凄惨。”

美佳差点惊呼失声，雪穗伸出食指抵住她的唇。

“那时，我比现在的你更小，真的还是小孩子。但是，恶魔不会因为你是小孩子就放过你。而且，恶魔还不止一个。”

“不会吧……”美佳喃喃地说，却没有发出声音。

“现在的你，就是那时的我。”雪穗压在美佳身上，双手抱住美佳的头，“真可怜。”

这一瞬间，美佳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爆开了，感觉就像以前被切断的某根神经又被连了起来。通过那根神经，悲伤的情绪如洪水般流进美佳的心里。

美佳在雪穗怀里放声大哭。

笹垣决定随同筱冢一成于十二月中旬的星期日造访筱冢康晴宅邸。为此，笹垣连续两个月来到东京。

“不知他愿不愿见我。”笹垣在车里说。

“总不会把我们赶出去吧。”

“但愿他在家。”

“这一点不必担心，我有来自内线的消息。”

“内线？”

“就是女佣。”

下午两点多，一成开着奔驰来到筱冢家。访客用的停车位就在大门旁，一成把车停妥。

“真是豪宅啊，光从外面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大。”从大门抬头看房子的笹垣说。大门和高耸的围墙后只看得到树木。一成按下装设在大门旁的对讲机按钮，立刻有人回应。

“好久不见了，一成先生。”是中年女性的声音，似乎正通过摄影机看着这边。

“妙子你好，康晴哥在吗？”

“老爷在家，请稍等。”

对讲机挂断了。过了一两分钟，通话孔又传来声音。“老爷请您绕到

院子那边。”

“好。”

在一成回答的同时，一旁的小门传来金属声响，锁开了。

笹垣跟在一成身后，踏进大宅。铺着石头的长长甬道向宅邸延伸。笹垣想，真像外国电影的景象啊。

玄关那边恰巧有两个女子走过来。不需一成介绍，笹垣便知那是雪穗与筱冢康晴的女儿，他知道那姑娘叫美佳。

“怎么办？”一成小声问。

“请随便找个名堂帮我混过去。”笹垣对他耳语。

两人缓缓走在甬道上，雪穗微笑着向他们点头，四人恰在甬道的中点停下脚步。

“你好，我来打扰了。”一成率先开口。

“好久不见了，一切可好？”雪穗问道。

“还好，你看上去气色也挺好。”

“托你的福。”

“大阪的店就要开业了吧，准备得怎么样？”

“有好多事情无法照计划进行，头疼得很呢，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我等一会儿就要为这事去开会了。”

“哦，真是辛苦。”一成朝向她身边的少女。“美佳呢？你好不好？”

少女笑着点头，她给笹垣一种单薄的印象。他曾听一成说她不肯接纳雪穗，但就他所见，没有那种气氛。笹垣有些意外。

“我想顺便帮美佳找圣诞节穿的衣服。”雪穗说。

“哦，真好。”

“一成先生，这位是……”雪穗的视线朝向笹垣。

“哦，他是我们公司的厂商。”一成流利地说。

“你好。”笹垣低头施礼，抬起头时，眼睛和雪穗的双眸撞个正着。

这是时隔十九年的对峙。长大成人的她笹垣已见过好几次，但从未

像这样面对面。他想起在大阪那栋老公寓第一次见面的情况，那时的女孩就在眼前，有着一双和那时相同的眼睛。

你还记得吗，西本雪穗小姐？笹垣在心中对她说。我可是追踪了你十九年，连做梦都会梦到。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吧？像我这种老头子，只不过是被你骗得团团转的蠢人中的一个。

雪穗嫣然一笑，说：“是来自大阪吗？”

真是始料未及，大概是从口音里认出来的。“呃，是的。”笹垣有些狼狈。

“哦，果然没猜错。这次我要在心斋桥开店，请您务必莅临指教。”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是开业的邀请函。

“哦，既然这样，我问问亲戚要不要去。”笹垣说。

“真令人怀念，”雪穗说完，凝视着他，“让我想起以前的事。”她的表情里了无笑意，露出凝视远方的眼神。她的脸上突然间又绽开笑容。“我先生在院子那边，好像是不满意昨天高尔夫球的成绩，正在加紧练习呢。”这话是对一成说的。

“那好，我不会耽误他太多时间。”

“哪里，请慢慢坐。”雪穗向美佳点点头，迈开脚步。笹垣和一成让路给她们。

目送着雪穗的背影，笹垣暗想，这女人可能记得我。

正如雪穗所言，康晴正在南侧庭院里打高尔夫球，看到一成过来，便放下球杆，笑着迎接。从他的表情感觉不出把堂弟赶到子公司的冷漠无情。然而，一成一介绍笹垣，康晴脸上立刻出现警惕的神色。

“大阪的退休警察？哦。”他直盯着笹垣的脸。

“有些事无论如何都想让康晴哥知道。”

听一成这么说，康晴的脸上笑容全失，指着室内说：“那就到屋里说吧。”

“不了，在这里就好。今天还算暖和，话说完我们马上就走。”

“在这里？”康晴来回看着他们两人，然后点点头，“好吧，我叫阿妙端点热饮来。”

庭院里有一张白色餐桌和四把椅子。或许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人会在这里享受英式下午茶。喝着女佣端来的奶茶，笹垣想象着幸福家庭的画面。然而，他们三人会晤的场面并没有成为和乐融融的下午茶时光。因为一成开口后，康晴的脸色便越来越难看。

一成说的是关于雪穗的故事，笹垣和一成讨论、整理出来种种暗示出她本性的事，桐原亮司的名字当然也多次出现。不出所料，话说到一半，康晴便激愤不已。他拍着桌子站起身。“无聊！简直是放屁！”

“康晴哥，请你先听完。”

“不用听也知道，我没时间陪你们胡说八道。你有时间做这种无聊事，不如想想该怎么整顿你那家公司！”

“这件事我也有情报，”一成也站起来，朝着康晴的背影说，“我找到了陷害我的歹徒。”

康晴转过身来，嘴角都歪了：“你该不会说，这也是雪穗搞的鬼吧？”

“你应该知道筱冢药品的网络被黑客入侵之事，那个黑客就是通过帝都大学附属医院的电脑进来的。那家医院有个药剂师不久前跟一名男子同居，该男子就是我们刚才数次提到的桐原亮司。”

一成的话顿时让康晴的眼睛睁得老大，或许是一时间说不出话，半张着嘴一动不动。

“这是真的。”笹垣在一旁说，“那个药剂师认出来了，的确是桐原亮司。”

康晴似乎说了些什么。无关——笹垣听到这两个字。

笹垣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可以请你看一下这个吗？”

“这是什么？哪里的照片？”

“刚才一成先生说明的，将近二十年前发生命案的大楼，就在大阪。那个药剂师和桐原亮司去大阪的时候拍的。”

“那又怎样？”

“我问她他们去大阪的日期，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到二十日这三天。这是什么日子，您当然记得吧？”

康晴花了一点时间，但他的确想起来了，低声的“啊”足以证明。

“不错，”笹垣说，“九月十九日是唐泽礼子女士去世的日子。她的呼

吸为什么会突然停止，连院方都感到不可思议。”

“胡说八道！”康晴把照片一扔，说，“一成，带着这个脑筋不正常的老头赶快给我滚！从今以后，要是敢再提起这种事，就别想再回我们公司。我告诉你，你老子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了！”

接着，他捡起滚落在脚边的高尔夫球，向网猛力掷去。球打在架起网的铁柱上，大力反弹，撞上了摆在露台上的盆栽，发出破碎的声响。但他看也不看，便从露台上走进屋，唰的一声关上玻璃门。

一成叹了口气，看着笹垣苦笑：“有一半和我们预料的一样。”

“他一定是死心塌地爱着唐泽雪穗，这就是那女人的武器。”

“我堂兄现在是气昏了头，等他冷静下来，应该会好好思考我们的话。我们只有等了。”

“但愿真的会有那一刻。”

两人正准备打道回府，女佣赶了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听到很响的声音。”

“是康晴哥扔的高尔夫球，不知打到了什么。”

“咦！有没有受伤？”

“受伤的是盆栽，人没事。”

女佣嘴里喊着“哎呀呀呀”，看向并排摆放的盆栽。“糟糕，夫人的仙人掌……”

“她的仙人掌？”

“是夫人从大阪带回来的，啊！花盆整个都破了。”

一成走到女佣身边查看。“她对栽培仙人掌感兴趣？”

“不，听说是夫人去世的母亲喜欢。”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的确。我在她母亲的葬礼时听她说过。”

一成再度准备离开，女佣惊呼了一声：“哎呀！”

“怎么了？”一成问。

女佣从破了的花盆中捡起一样东西。“里面有这个。”

一成看了看。“是玻璃，应该是太阳镜的镜片。”

“好像是，大概本来就混在土里。”女佣偏着头，仍把东西放在盆栽的碎片上。

“怎么了？”笹垣也有点好奇，走近他们。

“哦，没什么，盆栽的土里有玻璃碎片。”一成指着破了的盆栽说。

笹垣朝那边看，扁平的玻璃碎片映入他眼中。看来的确是太阳镜的镜片，大约是从中破掉的，他小心地拾起。一眨眼过后，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几段记忆复苏，令人目不暇接地交错，很快形成一条路径。“你说，仙人掌是从大阪拿来的？”他压低声音问。

“是，本来在她母亲家里。”

“那时盆栽放在院子里吗？”

“是的，摆在院子里。笹垣先生，有什么不对？”一成也察觉他神情有异。

“现在还不知道。”笹垣拿起玻璃镜片对着阳光。

镜片呈现浅浅的绿色。

R & Y 大阪第一家店的开业准备，一直进行到将近晚间十一点。滨本夏美跟在仔细进行最后检查的筱冢雪穗身后，在店内来回走动。无论是店面的大小，还是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这里都远超东京总店，宣传活动也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现在只需静待结果了。

“这样就努力到九十九分了。”检查完毕，雪穗说。

“九十九分？还不够完美吗？”夏美问。

“没关系，缺这一分，明天才有目标啊。”雪穗说着盈盈一笑，“好了，接下来就要让身体好好休息。今天晚上，我们喝酒都要有节制。”

“等明天再庆祝。”

“没错。”

两人坐进红色捷豹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夏美握着方向盘，雪穗在副驾驶座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起加油吧！别担心，你一定做得到。”

“真的吗？但愿如此。”夏美有些胆怯。大阪店的经营管理实际上交由夏美负责。

“你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好的，知道吗？”雪穗摇摇夏美的肩膀。

“是。”回答后，夏美看着雪穗，“可是，其实我很害怕。我觉得很不安，不知能不能做得像社长一样。社长从来都不觉得害怕吗？”

雪穗那双大眼睛笔直地望过来。“喏，夏美，一天当中，有太阳升起的时候，也有下沉的时候。人生也一样，有白天和黑夜，只是不会像真正的太阳那样，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看个人，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人害怕的，就是本来一直存在的太阳落下不再升起，也就是非常害怕原本照在身上的光芒消失，现在的夏美就是这样。”

夏美听不懂老板在说什么，只好点头。

“我呢，”雪穗继续说，“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太阳底下过。”

“怎么会！”夏美笑了，“社长总是如日中天呢。”

雪穗摇头。她的眼神是那么真挚，夏美的笑容也不由得消失了。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你明白吧？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

“代替太阳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说呢？也许夏美以后会有明白的一天。”说着，雪穗朝着前方调整坐姿，“好了，我们走吧。”

夏美无法再问下去，发动了引擎。

雪穗住在位于淀屋桥的大阪天空大酒店，夏美则已在北天满租了公寓。

“大阪的夜晚，其实现在才要开始。”雪穗望着车窗外说。

“是呀。大阪不缺玩的地方，我以前也玩得很凶。”

夏美说完，便听到雪穗轻笑一声，道：“人在这边，讲起话来就会变

回大阪口音呢。”

“啊，对不起，一时没注意……”

“没关系，这里是大阪啊。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也跟着说大阪话好了。”

“我觉得这样很棒。”

“是吗？”雪穗微笑。

不久她们便抵达酒店，雪穗在大门口下车。

“社长，明天要请你多关照了。”

“嗯，今晚要是有急事，就打我的手机。”

“好的，我知道了。”

“夏美，”雪穗伸出右手，“胜负从现在才开始。”

“是。”夏美回答后，握住雪穗的手。

时钟的指针走过十二点，正以为今天不会再有客人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身穿深灰色外套、六十出头的男子，慢步走了进来。

看清来人，桐原弥生子堆出的笑容陡然消失，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原来是笹垣先生啊，我还以为财神爷上门了。”

“这什么话啊，我就是财神爷啊。”笹垣自行把围巾和大衣挂在墙上。在可以挤上十个人的L形吧台居中坐下。他在大衣下穿着一件磨损严重的咖啡色西装，从警察的岗位退下来后，他的风格还是没变。

弥生子在他面前放了玻璃杯，打开啤酒瓶盖帮他倒酒。她知道他在这里只喝啤酒。

笹垣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伸手去拿弥生子端出来的简陋下酒菜。“生意怎么样啊？年末的旺季就快到了吧。”

“你都看到啦，我这里从好几年前泡沫经济就已经破灭了。应该说，泡沫经济从来没在我这里发生过。”

弥生子又拿出一个玻璃杯，为自己倒了啤酒，也不向笹垣打声招呼，一口气就喝掉半杯。

“你喝起酒来还是这么爽快。”笹垣伸手拿起啤酒瓶，帮她倒满。

“谢谢。”弥生子点头致意，“这是我唯一的乐趣。”

“弥生子夫人，你这家店开多少年了？”

“嗯，多少年啦？”她扳着手指，“十四年吧……对，没错，明年二月就十四年了。”

“还挺能撑嘛，你还是最适合做这一行，嗯？”

“哈哈！”她笑了，“也许吧，以前的咖啡馆三年就倒了。”

“当铺的工作你也从来不帮忙吧？”

“对呀，那是我最讨厌的工作，和我的个性完全不合。”

即使如此，她还是做了将近十三年的当铺老板娘。她认为那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如果没嫁给桐原，继续在北新地的酒吧工作，现在不知已掌管多大的店了。

丈夫洋介遭人杀害后，当铺暂时由松浦管理，但不久家族便召开了会议，当铺改由洋介的堂弟主事。原本桐原家世代经营当铺，由亲戚联合成立了好几家店。所以洋介身故后，弥生子也不能为所欲为。

没多久，松浦便辞掉店里的工作。据接手的新老板、洋介的堂弟说，松浦盗用了店里不少钱，但数字方面弥生子根本不懂。事实上，她对此毫不关心。

弥生子把房子和店面让给堂弟，利用那笔钱在上本町开了一家咖啡馆。那时她打错了算盘，原来桐原当铺的土地是在洋介的哥哥名下，并非洋介所有，即土地是借来的。这事弥生子直到那时才知道。

咖啡馆刚开张时相当顺利，但过了半年客人便开始减少，后来更是每下愈况，原因不明。弥生子试着更新品种、改变店内装潢，生意仍然愈见低落，不得已只好削减人工开支，却导致服务质量降低，客人更是不肯上门。最后，不到三年便关张了。那时，做酒吧小姐时的朋友说天王寺有家小吃店，问她愿不愿试试看。条件很好，既不需要权利金，装潢设备也都是现成的。她立刻答应了，就是现在这家店。这十四年来，弥生子的生活全靠这家店支撑。一想到若没有这家店，即使是现在，她仍怕得汗毛直竖。只不过，她这家店刚开张，太空侵略者便风靡全国，

客人争先恐后地进咖啡馆都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为了玩游戏，那时她因为关了那家咖啡馆而后悔得咬牙切齿。

“你儿子怎么样了？还是没消息吗？”笹垣问。

弥生子的嘴角垂了下来，摇摇头：“我已经死心了。”

“今年多大啦？正好三十？”

“天知道，我都忘了。”

笹垣从弥生子开店的第四年起便偶尔来访。他本是负责侦办洋介命案的警察，但他几乎不曾提起那件案子，只是每次一定会问起亮司。

亮司在桐原当铺一直住到初中毕业。弥生子那时满脑子都是咖啡馆的生意，不必照顾儿子倒是帮了她大忙。

大约在弥生子开始经营这家店的同时，亮司离开了桐原当铺。他们并没有就此展开母子相依为命的温馨生活。她必须陪喝醉的客人直到半夜，接着倒头大睡。起床时总是过了中午时分，简单吃点东西，洗个澡化了妆后，便得准备开店。她从来没有为儿子做过一次早餐，晚餐也几乎都是外食。就连母子碰面的时间，一天可能都不到一小时。

后来，亮司外宿的情况越来越频繁。问他住哪里，只得到含糊不清的回答。但学校或警察从未找上门来说亮司惹了麻烦，弥生子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她应付每天的生活就已疲惫不堪。

高中毕业典礼那天早上，亮司照常准备出门。难得在早上醒来的弥生子，在被窝里目送他。

平时总是默默离家的他，那天却在门口回头，对弥生子说：“那我走了。”

“嗯，路上小心。”睡得昏昏沉沉的她回答。

这成为他们母子最后一次对话。好几个小时后，弥生子才发现梳妆台上的便条，纸上只写着“我不会回来了”。一如他的留言，他再未露面。

若真要找他，当然不至于无从找起，但弥生子并没有积极去找。尽管寂寞，她心里也觉得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她深知自己从未尽过母亲应尽的责任，也明白亮司并不把自己当母亲。

弥生子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缺乏母性。当初生下亮司并不是因为想要孩子，唯一的原因是她没有理由堕胎。她嫁给洋介，也是因为以为从此不必工作就有好日子。然而，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远比她当初预料的枯燥乏味。她想当的不是妻子或母亲，她希望自己永远都是女人。

亮司离家后三个月左右，弥生子和一个经营进口杂货的男人有了深入的关系。他让弥生子寂寞的心灵得到慰藉，实现了她再做女人的愿望。他们大约同居了两年，分手的原因是男人必须回他本来的家。他已婚，家室在堺市。

此后，她和好几个男子交往、分手，现在是孤家寡人。生活很轻松，有时却感到寂寞难耐。这样的夜晚，她便会想起亮司。但她不准自己兴起想见他的念头，她知道自己没有那种资格。

笹垣叼起根七星，弥生子迅速拿起一次性打火机，帮他点着。

“呐，多少年了，从你老公被杀？”笹垣抽着烟问。

“二十年吧……”

“仔细算是十九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是啊。笹垣先生退休了，我也变成老太婆了。”

“都过了这么久，怎么样，有些事情应该可以说了吧？”

“什么意思？”

“我是说，有些事那时不能说，现在可以了。”

弥生子淡淡一笑，拿出自己的烟，点着火，朝着熏黄的天花板吐出细细的灰烟。“你这说法真奇怪，我可什么都没有隐瞒。”

“嗯？我倒是有很多地方想不通。”

“你还放不下那个案子？真有耐性。”弥生子用指尖夹着烟，轻轻倚着身后的柜子。不知从何处传来了音乐。

“案发当天，你说和店员松浦、儿子亮司三人在家。真的吗？”

“是啊。”弥生子拿起烟灰缸，将烟灰抖落，“关于这一点，笹垣先生不是已经查得快烂了吗？”

“查是查了，但是能具体证明的，只有松浦的不在场证明。”

“你是说人是我杀的？”弥生子从鼻子里喷出烟。

“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我怀疑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一点，事实上，是你和松浦在一起，是不是？”

“笹垣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松浦有一腿吧？”笹垣喝光玻璃杯里的啤酒，要弥生子不必帮他倒酒，自己动手。“不必再隐瞒了吧？已经过去了。事到如今，没有人会说三道四了。”

“现在才问过去的事，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只是想把事情想通。命案发生时，去当铺的客人说门上了锁。对此，松浦的说法是他进了保险库，而你和儿子在看电视。但这不是事实，其实你和松浦在里面房间的床上，是不是？”

“你说呢？”

“果然被我说中了。”笹垣坏笑着喝起啤酒。

弥生子不慌不忙地继续抽烟。看着飘荡的烟，思绪也跟着飘忽起来。

她对松浦勇并没有多少感情，只是每天无所事事，心里焦急，生怕再这样下去，自己将不再是女人了。所以当松浦追求时，她便索性接受了。他一定也是看穿了她的空虚，才找上了她。

“你儿子在二楼吗？”笹垣问。

“咦？”

“我是说亮司君，你和松浦在一楼后面的房间，当时那孩子在二楼吗？你们担心他突然闯进来，才把楼梯门加挂的锁锁上。”

“加挂的锁？”话说出口后，弥生子才用力点头，“不错，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楼梯的门上的确加挂了一道锁。不愧是警察，记得这么清楚。”

“怎么样？那时亮司君在二楼吧？但是，为了隐瞒你跟松浦的关系，你们决定对外宣称他和你们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你要这么想就随你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弥生子在烟灰缸里摁熄烟蒂，“再开一瓶吗？”

“好，开吧。”

笹垣就着花生喝起第二瓶啤酒，弥生子也陪他共饮。一时间，两人默默无言。弥生子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一切正如笹垣所说，命案发生时，她与松浦好事方酣，亮司在二楼，楼梯的门上了锁。

但是——当警察问起不在场证明时，最好说亮司也在一起——这是松浦提议的，这样警察才不会胡乱猜测。商量的结果，决定说那时弥生子和亮司在看电视，看的是一出锁定男孩观众的科幻剧。节目内容在当

时亮司订阅的少年杂志里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弥生子和亮司看杂志记住了节目的内容。

“宫崎不知道会怎么样。”筐垣突然冒出一句。

“宫崎？”

“宫崎勤。”

“哦。”弥生子拨动长发，感觉手上缠着落发，一看原来是白发缠在中指上。她悄悄让头发掉落在地上，不让笹垣发现。“死刑吧，那种坏蛋。”

“几天前的报纸上报道了公开判决的结果。好像是说犯案前三个月，他敬爱的爷爷死了，失去了心灵支柱什么的。”

“那算什么，要是每个人这样就要去杀人，那还得了？”弥生子又点起一根烟。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间，埼玉和东京接连有四名幼女遇害。弥生子看新闻得知这桩“连续诱拐幼女命案”正在审理中。辩方凭精神鉴定的结果提出反证，但对于专挑幼女下手的心态，她并不感到诧异。她早就知道具有这种变态心理的男子不在少数。

“如果能早点知道那件事就好了。”笹垣低声说。

“哪件？”

“你老公的兴趣。”

“哦……”弥生子想笑，脸颊却怪异地抽筋了。她这才明白，笹垣原来是为了引出这个话题，才提起宫崎勤。“那件事能有什么帮助吗？”她问。

“何止是帮助，要是案发时就知道，调查方向就会有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哦，这样啊。”弥生子吐了一口烟，“话是这么说没错……”

“是啊，那时当然说不出口。”

“可不！”

“也不能怪你，”笹垣伸手贴住因头发稀疏而变宽的额头，“结果这一耗就是十九年。”

弥生子强忍住没有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笹垣心里恐怕藏了什么秘

密，但事到如今，她也不想知道。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当第二瓶啤酒剩下三分之一时，笹垣站起来："那我走了。"

"谢谢你这么冷的天还来，想到了再来坐坐。"

"好，我下次再来。"笹垣付了账，穿上外套，围上棕色围巾，"虽然早了点，不过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弥生子露出和悦的笑容。

笹垣握住旧木门的门把，却又在开门前回头："他真的在二楼吗？"

"啊？"

"亮司君，他真的一直在二楼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没什么，打扰了。"笹垣开门离去。

弥生子望着门半晌，在身旁的椅子坐下来。身上起的鸡皮疙瘩并不仅仅是外面渗进来的冷风造成的。

"小亮好像又出去了。"松浦的声音在耳际响起。他压在弥生子身上，鬓边冒着汗水。

松浦是听到有人踩着屋瓦的声音才这么说的。弥生子也早就知道，亮司会从窗户爬到屋外，沿着屋顶跑出去。但她从来没有就此事对亮司说过什么，他不在家，她才方便与情郎幽会。

那天也是一样。他回来的时候，瓦片发出轻微的声响。但是……

那又怎么样？又能说亮司做了什么呢？

店门口有圣诞老人发送卡片，店内持续播放着改编为古典曲风的圣诞歌曲。圣诞节、年底再加上开业优惠等因素交互作用，店内挤得举步维艰。放眼望去，来客几乎都是年轻女子，笹垣想，真像是成群昆虫围绕着花朵。

筱冢雪穗经营的R＆Y大阪一店今天盛大开业。这里和东京的店面不同，R＆Y占了整栋大楼，卖场里不仅有服装，还有饰品、包与鞋子的专卖楼层。笹垣不懂，但据说店内全是高档名牌。社会上各处正饱受泡沫经济破灭之苦，这里却采取反其道而行的营销手法。

一楼通往二楼的扶梯旁有个喝咖啡的空间，顾客可在此休息片刻。一个小时前，笹垣便坐在靠边的桌旁俯瞰一楼。天黑后客流丝毫未见减少。他也排了很久的队才得以进入咖啡馆，现在入口依然大排长龙。生怕遭店员白眼，笹垣点了第二杯咖啡。

和他隔桌相对而坐的是一对年轻人。在旁人看来，应该是一对年轻夫妻和其中一位的父亲。

年轻男子小声对他说：“还是没有现身。”

“嗯。”笹垣微微点头，眼睛仍望着楼下。

这对年轻人都是大阪府警本部的警官，男方还是搜查一科的刑警。笹垣看看钟，营业时间即将结束。“现在还不知道。”他喃喃自语。

他们在这里等的自然是桐原亮司。一旦发现他，便要立刻捉拿。现阶段尚无法逮捕，但必须先将他拘押。已从刑警岗位退休的笹垣对他了解至深，来此协助办案，这是搜查一科科长古贺安排的。

桐原涉嫌谋杀。

当笹垣在筱冢家看到仙人掌盆栽里的玻璃碎片，一个念头便从他脑海里闪过，那便是松浦勇失踪时的装扮。有好几个人供称“他经常戴着绿色镜片的雷朋太阳镜”。

笹垣托古贺调查玻璃碎片。他的直觉是正确的，那的确是雷朋的镜片，而且上面残留的一小块指纹，也与从松浦房间采得的本人指纹极为近似，一致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盆栽里为何会有松浦的太阳镜碎片？依照推测，应该是仙人掌原主人唐泽礼子将土放进花盆时，镜片便已混在土中。那么，那些土又来自何方？如果不是购买园艺专用土壤，采用自家庭院的土当是最合理的推测。

但要挖掘唐泽家的庭院需要搜查证。光靠如此薄弱的证据，实在难以判断应否作出如此大胆的决定。最后，搜查一科科长古贺毅然同意。目前唐泽家无人居住虽是一大因素，但笹垣解释为古贺相信退休老刑警的执著。

搜索于昨日进行。唐泽家庭院最靠墙处有裸露的土壤。搜查老手几乎毫不犹豫地从彼处动手挖掘。

开挖约两个小时后，发现了一具白骨。尸身上衣物全无，已死亡七八年。大阪府警已寻求科学搜查研究所[6]协助确认死者身份。方法有好几种，至少要证明是否为松浦勇应该不难。

笹垣确信死者便是松浦，因为他得知白骨的右手小指上戴着一枚白金戒指。松浦手上戴着那枚戒指的模样，回想起来如在昨日一般清晰。

而且尸体右手上还握有另一项证据——化为白骨的手指上缠着几根人类毛发，推测应是打斗之际，从对方头上扯断的。

问题是能否判断那是桐原亮司的头发。一般情况下，可依毛发的颜色、光泽、软硬、粗细、髓质指数、黑色素颗粒的分布状态、血型等要素辨识毛发的所有人。但这次发现的毛发掉落于多年前，能得出何种程度的判断尚不得而知，但古贺对此早已作好准备。

“要是真的不行，就拜托科警研[7]。”他这么说。

古贺打算进行DNA鉴定。用基因的组成分子DNA的排列异同进行身份辨识的方法，近一两年已在几起案件中应用。警察厅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将此系统导入全国各级警政部门，但目前仍由科学警察研究所独家包办。

笹垣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当铺命案已过去十九年，岁月让一切都变了样，连办案手法也不例外。但关键在于找出桐原亮司。如果无法逮捕他，空有证据也毫无意义。

笹垣提议对筱冢雪穗展开监视，因为枪虾就在虾虎鱼身边。他至今仍如此坚信。

“雪穗的精品店开业当天，桐原一定会现身。在大阪开店对他们两人有特殊意义，再说，雪穗在东京也有店要照顾，不能常来大阪。他们一定不会错过开业之日。”笹垣向古贺极力主张。

古贺认同了这位退休刑警的意见。今天从开店起，便由好几组调查人员轮番上阵，且不时更换地点，持续监视R＆Y。笹垣一早便与调查人员同行，约一个小时前，他还待在对面的咖啡馆。但桐原完全没有现身的迹象，他便来到店里。

“桐原现在还用秋吉雄一这个名字吗？”年轻警察低声问道。

“不知道，可能已经改了。”回话后，笹垣想着不相关的另一件事——秋吉雄一这个假名。他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终于在不久前弄清了原委。

这个名字是他从少年时代的菊池文彦口中听说的。菊池文彦因强暴案遭到警方怀疑，是桐原亮司的证词还他清白。但是，当初为什么他会

遭到怀疑呢？

因为有人向警方报告，现场遗落的钥匙圈为菊池文彦所有。菊池说，那个“叛徒”名叫秋吉雄一。

桐原为什么选这个名字作为假名？个中原因只有问他本人才知道，但笹垣自有看法。

桐原多半自知自己的生存建立在背叛一切的基础上，所以才带着几分自虐的想法，自称秋吉雄一。但事到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

桐原陷害菊池的理由，笹垣可说有全盘解开的把握。菊池手中的那张照片对桐原极为不利。据说照片里拍到桐原弥生子与松浦勇幽会的情景。若菊池将照片拿给警方，会造成什么影响？调查可能因此重新展开。桐原担心失去命案当天的不在场证明，既然弥生子与松浦忙于私会，那么桐原便是一人独处。从客观的角度考虑，警方不可能怀疑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他，但他仍希望隐瞒此事。

昨晚和桐原弥生子碰面后，笹垣更加相信自己的推理。那天，桐原亮司独自待在二楼，但他并非一直待在那里。在那片住宅密集的区域，正如小偷能轻易由二楼入内行窃一般，要从二楼外出也不难。亮司自屋顶攀缘而下，又循原路返回。

其间他做了什么？

店内开始播放营业即将结束的广播，人潮随即改变了流向。

“看来是不行了。”男警察说，女警也带着抑郁的表情环顾四周。

警方拟定的步骤，是若未发现桐原亮司，今日便要传讯筱冢雪穗。但笹垣反对这么做，他不认为雪穗会透露任何有助于案情大白的信息。她必定会露出足以骗过任何人的惊讶表情，说：“我娘家院子里发现白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不是真的吧？”她这么一说，警方便束手无策。七年前松浦遇害时正值新年，唐泽礼子应邀前往雪穗家，这一点已得到高宫诚的证明。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雪穗与桐原间有所关联。

“笹垣先生，你看……”女警悄悄指了指。

往那个方向一看，笹垣不禁瞪大了眼睛。雪穗正缓步在店里走动，她穿着一袭纯白套装，脸上露出堪称完美的微笑。那已超越了美貌，是她身上的光芒，瞬间吸引了四周的客人和店员的目光。有人在经过后还回头观望，有人看着她窃窃私语，还有人憧憬地望着她。

“真是女王。”年轻刑警低声说。

然而，在笹垣眼里，女王般的雪穗却和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身影叠在

一起：在那间老旧公寓遇到的她，那个对一切无所依恃、不肯打开心扉的女孩。

“如果能早点知道那件事……”昨晚他向弥生子说的那句话又在他脑中回响。

弥生子是在五年前向他提起那件事的，当时她醉得相当厉害。正因如此，才会毫不隐瞒。

“现在我才敢说，我老公那方面根本就不行。其实，他本来不是那样，是后来慢慢变了。他不碰女人，却去碰那些……要怎么说？走偏锋。那叫恋童癖是不是？对小女孩有兴趣。还去向有门路的人买了一大堆那类怪照片。那些照片？他一死，我马上就处理掉了，这还用说吗？”

她接下来的话更令笹垣惊愕。

“有一次，松浦跟我说过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老板好像在买小女孩。我问他买小女孩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就是出钱叫年龄很小的小女孩跟他上床。我吓了一跳，说竟然有那种店。松浦笑我，说老板娘以前分明是那一行出身的，却什么都不知道，这年头，父母都靠卖女儿来过日子了。”

听到这些，笹垣脑海里刮起了一阵风暴，一切思绪都混乱了。但在风暴过后，过去绝望地看不见的东西，如拨云见日般清晰可见。

弥生子还没有说完：“不久，我老公开始做些莫名其妙的事。跑去问认识的律师，要领养别人的孩子当养女要办哪些手续？当我拿这件事质问他，他就大发脾气，说跟我无关。这样还不够，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想，那时他的脑袋大概就有问题了。”

笹垣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桐原洋介经常前往西本母女的公寓，目的并不在于西本文代，他看上的是女儿。想必他曾多次买过她的身体，那老公寓里的房间便是用来进行这种丑恶交易的地方。

这时，笹垣理所当然产生了一个疑问：顾客是否只有桐原洋介一人？

比如死于车祸的寺崎忠夫又如何？搜查本部将他视为西本文代的情人，但没人能够断定寺崎没有与桐原洋介相同的癖好。

遗憾的是如今这些都无法证明了。即使当时尚另有嫖客，也已无从追查。

能够确定的只有桐原洋介。

桐原洋介的一百万元，果真是向西本文代提出的交易金额，但那笔钱不是要她当情妇，而是领养她女儿的代价。想必是在数度买春后，他希望将她女儿据为己有。

洋介离开后，文代独自在公园荡秋千。她心里有什么样的思绪在摇摆呢？

洋介和文代谈完后，便前往图书馆，迎接俘获了自己的心的美少女。

接下来的经过，笹垣能够在脑海里清楚地描绘：桐原洋介带着女孩进入那栋大楼。女孩曾经抵抗吗？笹垣推测可能没有。洋介一定是这样对她说的：我已经付了一百万给你妈妈……

连要想象在那个尘埃遍布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都令人厌恶。然而，如果有人看到那一光景……

笹垣不相信亮司当时是在通风管中玩耍，从自家二楼离开的他应是走向图书馆。他可能经常这样和雪穗碰面，向她展示自己拿手的剪纸。唯有那家图书馆，才是他们两人的心灵休憩之处。

但那天，亮司却在图书馆旁看到了奇异的景象：父亲和雪穗走在一起。他尾随他们进了那栋大楼。他们在里面做什么？男孩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不安。要窥伺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他不假思索地爬进通风管。

于是，他可能看到了最不堪的一幕。

那一瞬间，在男孩心中，父亲只是一头丑恶的野兽。他的肉体一定被悲伤与憎恶支配了。至今，笹垣仍记得桐原洋介所受的伤，那也是男孩心头的伤。

杀了父亲后，亮司让雪穗先行逃走。在门后堆放砖块，应该是小孩子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做法，希望借此多少延迟命案被发现的时间。随后，他再度钻进通风管。

一想到他是抱着何种心情在通风管中爬行，笹垣便感到心痛。

事后，他们两人如何协调约定不得而知。笹垣推测，多半没有协调约定这回事，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灵魂。结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

亮司杀松浦的直接动机，应该是因为松浦握有他的不在场证明的秘密。松浦或许是在机缘巧合下发现亮司可能犯下弑父之罪，他极可能向亮司暗示此事，要挟他参与那次仿冒游戏软件的行动。

但笹垣认为亮司还有一个动机。因为没人能够断定桐原洋介的恋童

癖不是肇始于弥生子的红杏出墙。在那个二楼的密室中，亮司必然被迫无数次听见母亲与松浦间的丑态。都是那个男人害我的父母发了狂——他如此认定也毫不为奇。

“筱垣先生，我们走吧。”

警察的招呼声让筱垣回过神来，四下一看，咖啡馆里已没有其他客人了。没有出现啊……

心里感到一阵空虚。筱垣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在这里找到桐原，恐怕就再也抓不到他了，但总不能赖在这里不走。“走吧。”他无奈地支撑起沉重的身躯。

走出咖啡馆，三人一同搭上扶梯。客人三三两两离去。店员们似乎为开业第一天的优惠活动圆满落幕而心满意足。在店面发卡片的圣诞老人正搭乘上行的扶梯，他看来也带着一身愉快的疲惫。

下了扶梯，筱垣扫视店内一周，不见雪穗的踪影，此时她或许已开始计算今天的营业额了吧。

“辛苦了。”走出店门前，男警察悄声说。

“哪里。”筱垣说着，微微点头。以后就只能交给他们了，交给年轻的一辈。

筱垣和其他客人一起离开店面。假扮情侣的警察迅速离开，走向在其他地点监视的同事。也许接下来他们便要去找雪穗进行侦讯。

筱垣拉拢外套，迈开脚步。走在他前面的是一对母女，她们似乎也刚从R＆Y出来。

“收到一个很棒的礼物呢，回去要给爸爸看哦。”母亲对孩子说道。

“嗯。”点头回答的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正轻飘飘地晃动。一瞬间，筱垣圆睁双眼。

女孩拿的是一张红色的纸，剪成一只漂亮的麋鹿轮廓。

“这个……这从哪里来？”筱垣从身后抓住小女孩的手。

母亲露出恐惧的神情，想保护自己的女儿。“有……有什么事？”

小女孩似乎随时会放声大哭，路过的行人无不侧目。

“啊！对不起。请问……这是哪里来的？”筱垣指着小女孩手里的剪纸问道。

“哪里来的……送的啊。”

“哪里送的？”

“就是那家店。”

“是谁送的？”

“圣诞老公公。”小女孩回答。

笹垣立刻转身，不顾因寒气而疼痛的膝盖，全力狂奔。

店门已经开始关闭，警察们还在附近没有离开。他们看到笹垣的模样，都变了脸色。“怎么了？”其中一人问道。

“圣诞老人！”笹垣大喊，“就是他！”

警察们立刻醒悟，强行打开正要关上的玻璃门，闯入店内，无视阻止他们的店员，踩着停止运作的扶梯往上冲。

笹垣原本准备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去，但下一秒钟，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他拐进建筑物旁的小巷。

真蠢！我真是太蠢了！我追踪他多少年了？他不总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守护雪穗吗？

绕到建筑物后面，看到一道装设了铁质扶手的楼梯，上方有一扇门。他爬上楼梯，打开门。

眼前站着一个男子，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对方似乎也因为突然有人出现而吃惊。

这真是一段奇异的时间，笹垣立刻明白眼前这人就是桐原亮司。但他没有动，也没出声，大脑的一角在冷静地判断：这家伙也在想我是谁。

然而，这段时间大概连一秒钟都不到。那人一个转身，朝反方向疾奔。

“别跑！”笹垣紧追不舍。

穿过走廊就是卖场。警察们的身影出现了，桐原在陈列着箱包的货架间逃窜。“就是他！”笹垣大喊。

警察们一齐上前追赶。这里是二楼，桐原正跑向业已停止的扶梯，笹垣相信他已无法脱身。但桐原并没有跑上扶梯，而是在那之前停下脚步，毫不迟疑地翻身跳往一楼。

耳边传来店员的尖叫，巨大的声响接踵而至，好像撞坏了什么东西。警察们沿扶梯飞奔而下。几秒后，笹垣也到达扶梯。心脏快吃不消了，他按着疼痛的胸口，缓缓下楼。

巨大的圣诞树已倒下，旁边就是桐原亮司。他整个人呈大字形，一动不动。

有一名警察靠近，想拉他起来，但随即停止动作，回头望向笹垣。

“怎么了？”笹垣问。对方没有回答。笹垣走近，想让桐原的脸部朝上。这时，尖叫声再度响起。

有东西扎在桐原胸口，由于鲜血涌出难以辨识，但笹垣一看便知。那是桐原视若珍宝的剪刀，那把改变他人生的剪刀！

“快送医院！”有人喊道，奔跑的脚步声再度传来。笹垣明白这些都是徒劳，他早已看惯尸体了。

感觉到有人，笹垣抬起头来。雪穗就站在身边，如雪般白皙的脸庞正俯向桐原。

“这个人……是谁？”笹垣看着她的眼睛。

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答道：“我不知道。雇用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

话音未落，一个年轻女子便从旁出现。她脸色铁青，以微弱的声音说：“我是店长滨本。”

警察们开始采取行动。有人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有人准备对店长展开侦讯，还有人搭着笹垣的肩，要他离开尸体。

笹垣脚步蹒跚地走出警察们的圈子。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她的背影犹如白色的影子。

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注释

[1] 指美国导演大卫·林奇执导的电影《双峰：与火同行》，于1992年上映。

[2] 日本警察的中央行政机关。

[3] 日本警察职衔由上向下分为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巡查。

[4] 日本说唱艺术，A站在B身后，将双手伸进B的短外褂（即羽织），充当B的双手，做出种种动作。

[5] 日本政府自1966年起规定每年的10月10日为全国体育日。2000年后，体育日改为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6] 警视厅及各道、府、县警察本部均设有此机构，负责勘验犯罪现场、证物搜集及鉴定等工作。

[7] 即科学警察研究所的简称，是隶属日本警察厅的科研鉴定机构。


东野圭吾
解忧杂货店
なみや ざっかてん の きせき
李盈春 译
这里不仅销售杂货，还提供烦恼咨询。
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
欢迎来信！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解忧杂货店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李盈春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01

ISBN：978754427087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回答在牛奶箱里
第二章 深夜的口琴声
第三章 在思域车上等到天亮
第四章 听着披头士默祷
第五章 来自天上的祈祷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回答在牛奶箱里



“去那间废弃的屋子吧！”提议的是翔太，“我知道一间合适的废弃屋。”

“合适的废弃屋？什么意思？”敦也看着翔太问。翔太是个小个子，脸上还带着少年的稚气。

“合适的意思就是合适喽，正好可以用来藏身的意思。上次来踩点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对不住啦，你们两个。”幸平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恋恋不舍地盯着停在一旁的旧款皇冠车，“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没电了。”

敦也叹了口气。

“现在再说这话，还有什么用。”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之前什么问题也没有啊！也没把灯开着不关……”

“是年限到了。”翔太简短地说，“里程数看见没，已经超过十万公里，老化啦。本来就快报销了，跑到这里就彻底不行了。所以我早说了，要偷就偷辆新车。”

“唔……”幸平抱起胳膊，低吟了一声，“可是新车都有防盗装置。”

“不提这个了。”敦也摇摇手，“翔太，你说的那间废弃屋在附近吗？”

翔太歪头想了想。“走得快的话，二十分钟能到。”

“好，那就去看看吧！你带路。”

“行啊，但车子怎么办？丢在这里保险吗？”

敦也环顾四周，他们所在的地点是住宅区里按月付费的停车场，虽然现在有空位，可以把皇冠车停在那儿，但如果被车位的主人发现，势必会报警。

“虽然不大保险，但车子动不了也没办法。你们两个，不戴手套哪儿也别碰，这样应该就不会从车辆方面被追查到了。”

“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啰？”

“我不是说了只有这个办法了吗？”

“确认一下嘛。OK，跟我来吧。”

翔太轻快地迈出脚步，敦也跟在后面。他右手提着一个很沉的包。

幸平走在敦也身旁。

“喂，敦也，叫个出租车怎么样？再走一小段就到大路了，那儿会有空车过来吧。”

敦也冷哼了一声。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三个形迹可疑的男人叫出租车，司机肯定会留下印象。等我们仨的画像一公布，那就全完啦。”

“司机会使劲盯着我们看吗？”

“万一盯着我们看呢？就算没盯着看，万一那家伙只要瞄一眼就能记住长相呢？”

幸平默默地走了几步，小声说了声对不起。

“算了，闭上嘴走路吧。”

三人在位于高地的住宅区里穿行，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路边造型相似的民宅鳞次栉比，窗口的灯光几乎都已熄灭。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冒冒失失大声讲话，搞不好就会被人听到，告诉警察“深夜有几个可疑男人经过”。敦也希望警察认为嫌犯是乘车逃离现场，当然，前提是那辆偷来的皇冠没被立刻发现。

脚下是一条平缓的坡道，但走着走着，坡度愈来愈陡，住家也渐渐稀少。

“喂，要走到什么时候啊？”幸平喘着粗气问。

“还有一会儿。”翔太回答。

实际上，说完这话没多久，翔太就停下了脚步。路旁矗立着一栋房屋。

那是一栋不算大的商住两用民宅。住宅部分是木造的日式建筑，约两间 [1] 宽的店铺卷帘门紧闭。卷帘门上只安了一个信件投递口，什么也没写。旁边有一间看似仓库兼车库的小屋。

“就是这儿？”敦也问。

“嗯……”翔太打量着房子，迟疑地歪着头，“应该是吧。”

“什么叫应该是？不是这里吗？”

“不，就是这里。只不过好像跟上次来时有点不一样，感觉应该再新一点。”

“你上次是白天来的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有可能。”

敦也从提包里拿出手电筒，照了照卷帘门周围。

门的上方有一块招牌，依稀可以辨认出“杂货”的字样，前面大概是店名，但看不清楚。

“杂货店？在这种地方？会有客人上门吗？”敦也忍不住问。

“不就是因为没人上门才荒废了嘛。”翔太的理由很有说服力。

“说得也是。那我们从哪儿进去？”

“有后门，锁坏了。”

翔太招呼了一声“这儿”，便钻进杂货店和小屋之间的空隙。敦也等人也紧随其后。空隙约一米宽，边走边抬头望向天空，一轮圆月正悬挂在上方。

里面果然有个后门，门旁钉着一个小木箱。这什么啊，幸平咕哝着。

“你不知道吗？是牛奶箱，用来放送来的牛奶。”敦也回答。

“这样啊。”幸平佩服地看着木箱。

推开后门，三人走了进去。虽然有尘土的气息，但还没到让人不舒服的程度。进门是一块约两叠大小的水泥地，放着一台锈迹斑斑的洗衣机，八成已经不能用了。

脱鞋处摆着一双落满灰的凉鞋，他们穿着鞋径直便往里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厨房。地上铺着木地板，窗边并列着水槽和灶台，旁边有一台双门冰箱，厨房中央摆放着餐桌和椅子。

幸平打开冰箱。“什么也没有呀。”他一脸无趣地说。

“那不是很正常吗？”翔太不满地嘟起嘴，“话说回来，要是有东西呢？你还打算吃？”

“我就是说说而已嘛。”

厨房旁边是和室，里面有衣柜和佛龛，角落里堆放着坐垫。还有一个壁橱，不过谁都没兴趣打开。

和室往前就是店铺。敦也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货架上只剩下寥寥的商品，都是些文具、厨房用品、清洁用具之类的。

“真走运！”正在查看佛龛抽屉的翔太叫道，“有蜡烛，这下不怕黑了！”

翔太用打火机点上几根蜡烛，摆在房间四处，房内顿时明亮了许多。敦也关掉了手电筒。

“总算松口气了。”幸平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现在就等天亮啦。”

敦也取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凌晨两点半刚过。

“哟，里面还有这种东西。”拉开佛龛最下方的抽屉后，翔太翻出一本杂志，看样子是过期的周刊。

“给我看看。”敦也伸出手。

擦去灰尘，敦也重新审视着封面。一名年轻女子在封面上微笑，大概是演艺明星吧。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哪儿见过，仔细打量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个经常在连续剧里出演母亲角色的女演员，现在应该已经六十多岁了。

敦也把周刊翻过来，查看发行时间，发现是在距今约四十年前。他把这事告诉翔太和幸平，两人都惊得双目圆睁。

“真厉害！那个年代都发生什么事了？”翔太问。

敦也翻看着内页。周刊的样式和现在没什么区别。

“手纸和洗衣粉遭抢购，超市一片混乱……这个好像听说过。”

“噢，这我知道。”幸平说，“是石油危机。”

敦也扫了一遍目录，又翻了翻彩页便合上周刊。里面既没有明星写真，也没有裸女艳照。

“这家人是什么时候搬走的呢？”把周刊塞回佛龛的抽屉，敦也扫视着整个房间，“店里还有少量商品，冰箱和洗衣机也都在，似乎走得很匆忙。”

“准是连夜逃跑。”翔太断定，“没有客人上门，欠的债却越来越多，然后某天夜里就收拾细软跑路了。嗯，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吧。”

“也许吧。”

“我饿了。”幸平可怜巴巴地说，“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便利店？”

“有也不能去。”敦也瞪了幸平一眼，“天亮之前就在这儿老实待着。你睡上一觉，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幸平缩了缩脖子，抱着膝盖。“饿着肚子我睡不着呀。”

“而且榻榻米上全是灰，叫人怎么躺啊。”翔太说，“至少要找点东西铺在上面。”

“你们等一下。”敦也说着站起身，拿上手电筒，来到外面的店铺。

他在店里转悠着，用手电筒照着货架，希望找到塑料苫布之类的东西。

货架上有卷成筒状的窗户纸。敦也心想，把这铺开可以凑合用用，于是伸手去拿。就在这时，背后传来轻微的响动。

敦也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一个白白的东西掉进卷帘门前的瓦楞纸箱里。用手电筒往纸箱里一照，似乎是封信。

一瞬间，敦也全身的神经都紧绷起来。信是从投信口丢进来的。三更半夜，又是废弃的屋子，不可能有邮递员来送信。可见，有人发现敦也他们躲在这里，并且有事情要告诉他们。

敦也做了个深呼吸，打开投信口的盖子，向外张望。本以为说不定已经被警车团团包围，不过跟预想相反，外面黑沉沉的，杳无人影。

稍稍松了口气，敦也拾起那封信。信封正面什么也没写，背面用圆

圆的字体写着“月兔”。

拿着信回到和室，给翔太和幸平看过后，两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原来就放在里面的吗？”翔太说。

“是刚刚才丢进去的。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再说，你看看这信封，很新吧？如果原来就在那里，应该落满灰才对。”

幸平缩起高大的身体。“是警察吗……”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可能性不大。警察才不会这么磨磨蹭蹭。”

“是啊。”翔太喃喃道，“而且警察也不会用‘月兔’这样的名字。”

“那到底是谁呢？”幸平不安地转了转漆黑的眼珠。

敦也盯着这封信。从手感来看，内容相当厚实。如果里面是信纸，显然是一封长信。投信人究竟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不，不对。”他低声说，“这封信不是寄给我们的。”

为什么？幸平和翔太同时望向敦也。

“你们想想看，我们进这屋才多久？要是随手写个便条就算了，这么厚一封信，至少要写半个小时。”

“原来如此。听你这一说，还真是这样。”翔太点点头，“不过里头也不一定是信。”

“这倒也是。”敦也的目光又落到信封上。信封得很严密。他打定了主意，两手捏住封口处。

“你要干吗？”翔太问。

“拆开看看，这样最省事。”

“可是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们的啊。”幸平说，“擅自拆开不大好吧？”

“没办法，谁叫信封上没写收信人。”

敦也撕开封口，戴着手套的手指伸了进去，拿出信纸。展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蓝色的字迹。第一行是“初次向您求教”。

“这什么意思？”敦也不禁脱口而出。

幸平和翔太也都凑过来看。

这是封十分奇妙的信。

初次向您求教，我是月兔，性别女。由于某种原因，请允许我隐去真名。

我从事某项体育运动，抱歉的是，这项运动的名称同样不便透露。至于缘由，我自己这样说也许有点自大，不过因为成绩不错，我入围了明年奥运会比赛的候选名单。所以如果说出这项运动的名称，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知道我是谁。而我想要请教您的事，如果略去我是奥运会参赛候选人这一事实，又无法交代清楚，希望您能够理解。

我有一个深爱的男友。他是我最重要的理解者、帮助者和支持者，从心底期盼我能出征奥运会。他说，为了这一目标，他甘愿付出任何牺牲。

事实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都给了我无可估量的助力。正是因为他的无私奉献，我才能努力拼搏至今，再艰苦的训练也咬牙忍耐。我知道，只有站到奥运会的舞台上，才是对他最好的报答。

然而，噩梦却降临在我们身上。他突然病倒了。听到病名时，我眼前一片漆黑。是癌症。

医生坦白对我说，他的病基本没有治愈的希望，只剩下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虽然医生只告诉了我，但恐怕他自己也有所察觉。

他在病床上嘱咐我，不要挂念他的病情，全心投入训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期。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一系列的强化集训、出国比赛接踵而来，为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我必须奋发努力。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

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运动员之外的“我”。这个“我”想要和他在一起，放弃训练，陪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生活。事实上我也向他提出过放弃参加奥运会，但他听后那悲伤的表情，我到现在想起都不禁落泪。他对我说，不要有这种想法，你参加奥运会是我最大的梦想，以后别再提起这个话题了。他还跟我约定，无论发生什么事，在我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之前，他绝不会死，让我好好努力。

我们对周围的人隐瞒了他的真实病情。虽然计划奥运会后就结婚，但还没有通知双方家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每天都在迷茫中度过。尽管还在坚持训练，但完全集中不了注意力，成绩当然也难以提高。与其这样浪费时间，不如干脆放弃比赛算了——我也曾冒出这样的念头，但想到他那悲伤的表情，我又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就在我愁肠百转的时候，偶然听说了浪矢杂货店的传闻。抱着一线

希望，我写下这封信，期待您为我指点迷津。

随信附上回信用的信封，请您务必帮帮我。

月兔



读完信，三个人面面相觑。

“这是怎么回事？”翔太率先打破沉默，“为什么会有这种信投进来？”

“因为有烦恼吧。”幸平说，“信上是这么写的。”

“这我知道，我是说，为什么咨询烦恼的信会投到杂货店来？还是一家没有人住、早就荒废的杂货店。”

“这种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没问你，只是把疑问说出来而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着两人的对话，敦也往信封里望去。里面有一个叠好的信封，收信人那里用签字笔写着“月兔”。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终于开口了，“看起来不像是煞费苦心的恶作剧，而是很有诚意地在请教，并且烦恼着实不轻。”

“该不会是搞错地方了吧？”翔太说，“肯定是别的地方有家替人解决烦恼的杂货店，被人错当成了这里。”

敦也拿起手电筒，欠身站起。“我去确认一下。”

从后门出来，绕到店铺前方，敦也用手电筒照向脏兮兮的招牌。

凝神看时，虽然招牌上油漆剥落殆尽，很难辨认，但“杂货”前面的字样应该是“浪矢”。

回到屋里，敦也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两人。

“这么说，的确是这家店啰？一般会有人相信把信丢到这种废屋里，就能收到认真的答复吗？”翔太歪着头说。

“会不会是同名的店？”说话的是幸平，“正牌的浪矢杂货店在其他地方，这家因为名字一模一样所以被误认了？”

“不，不可能。那块招牌上的字很模糊，只有知道这里是浪矢杂货店才会认出来。更重要的是……”敦也找出刚才那本周刊，“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什么在哪儿见过？”翔太问。

“‘浪矢’这个名字。好像是在这本周刊上吧。”

敦也翻开周刊的目录，匆匆浏览着，很快目光停在了一个地方。

那篇报道的标题是“超有名！解决烦恼的杂货店”。

“就是这篇，不过不是‘浪矢’，是‘烦恼’[2]……”

翻到对应的页数，报道的内容如下：

一家能够解决任何烦恼的杂货店很受欢迎，那就是位于××市的浪矢杂货店。只要把想咨询的事情写在信里，晚上投进卷帘门上的信箱投递口，第二天就能从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答案。店主浪矢雄治（七十二岁）笑着讲述道：

“这件事的起因是和附近的孩子们拌嘴。他们故意把‘浪矢’（namiya）念成‘烦恼’（nayami），看到招牌上写着‘提供商品订购服务，欢迎咨询’，又来问我：‘爷爷，那咨询烦恼也行吗？’我说‘行行，咨询什么都行’，他们就真的跑来咨询。因为原本只是开玩笑，所以一开始问的问题都没什么正经，像是‘讨厌学习可又想成绩单上全五分，该怎么办’之类的。但我坚持认认真真地回答每个问题，渐渐严肃的咨询多了起来，比如‘爸爸妈妈整天吵架，觉得很痛苦’这样的。没过多久，咨询方式就变成写信投进卷帘门上的信箱里，回信放在店后的牛奶箱中。这样一来，匿名的咨询也可以得到回复了。后来从某个时期开始，也逐渐有成年人来咨询烦恼。虽然跟我这个普通的老头子讨教也没什么用，我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思考，做出回答。”

在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时，店主回答说恋爱问题占大多数。

“不过老实说，这类问题是我最不擅长的。”浪矢先生说。这大概是他自己的烦恼吧。

报道配了一张不大的照片，照片上毫无疑问就是这家店。一位瘦小的老人站在店前。

“看来这本周刊不是凑巧留下来的，而是特意收藏的，上面登着自家的店嘛。不过，还是很让人吃惊啊……”敦也喃喃道，“这就是能咨询烦恼的浪矢杂货店？到现在还有人来咨询吗？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说着，他望向“月兔”的来信。

翔太拿起信件。

“信上说‘听说了浪矢杂货店的传闻’，从这句话的口气来看，好像是最近才听说的。莫非现在还有这样的传闻？”

敦也交抱起双臂。“也没准，虽然很难想象。”

“会不会是从哪个糊涂的老人家那儿听说的？”幸平说，“那个老人家不晓得浪矢杂货店已经变成现在这样了，才会把这个传闻告诉了月兔。”

“不可能。如果是那样，她一看到这栋屋子就会发现不对劲。很明显，这里早就没人住了。”

“那就是月兔的脑子有问题。烦恼过了头，神经衰弱啦。”

敦也摇摇头。“脑子有问题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不是正在想吗！”

“说不定——”翔太提高了声音，“现在还在继续？”

“什么继续？”

“烦恼咨询呀，就在这儿。”

“这儿？什么意思？”

“虽然这儿现在没人住了，但没准还在接受烦恼咨询。那个老头儿住在别的地方，时不时过来收一下信，然后把回信放在后面的牛奶箱里。这样就说得通了。”

“虽然能说得通，但这等于假设老头儿还活着，那他早就超过一百一十岁了。”

“也许已经换了店主呢？”

“可是完全看不出有人进出的迹象啊。”

“他不用进屋，只要打开卷帘门就能收信了。”

翔太的话不无道理。为了查个明白，三人一起来到店里，却发现卷帘门已经从里面焊死，无法打开。

“见鬼！”翔太啐了一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三人回到和室。敦也重又读起月兔的来信。

“那现在怎么办？”翔太问敦也。

“算了，不用放在心上。反正我们天一亮就走了。”敦也把信纸塞回信封，放到榻榻米上。

三人陷入短暂的沉默。隐约有风声传来，烛焰微微摇曳着。

“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幸平咕哝了一句。

“你说什么？”敦也问。

“就是奥运会啊。”幸平接着说，“她真的要放弃吗？”

“谁知道呢。”敦也摇摇头。

“这样恐怕不好吧。”说话的是翔太，“她的恋人可是一心盼着她参加奥运会啊。”

“可是心上人都病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怎么训练得下去。还是陪在男友身边比较好。这也是她男友真正的想法，不是吗？”幸平很难得地用坚定的口气反驳。

“我不这么觉得。她男友就是为了想看到她参加奥运会的英姿，才和病魔顽强搏斗，想要努力活到那一天。要是她放弃了，男友不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吗？”

“可是她信上也写了，现在干什么都没心思。照这样下去，奥运会只怕也没戏。要是既没能陪伴恋人，到最后心愿又没实现，那不是雪上加霜？”

“所以她得拼死努力才行啊。现在不是纠结这纠结那的时候，为了恋人，她也要刻苦训练，夺得奥运会入场券。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啊？”幸平皱起眉头，“这我可做不到。”

“又没叫你做，是跟月兔说的。”

“可是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不会要别人去做的。翔太，如果是你

呢？你做得到吗？”

被幸平一问，翔太顿时语塞。“敦也你呢？”他赌气似的转向敦也问。

敦也看看翔太，又看看幸平。

“我说你们两个，较哪门子的真啊，这种事我们没必要操心。”

“那这封信怎么办？”幸平问。

“怎么办……没法办。”

“可是总得写封回信吧，不能丢开不管呀。”

“什么？”敦也看着幸平的圆脸，“你想写回信？”

幸平点点头。

“还是回封信的好，毕竟是我们擅自拆看了人家的信。”

“你说什么呢。这里本来就没人住，要说不对，也是往这种地方投信的人不对。没有回信也是理所当然。翔太，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翔太摸了摸下巴。“嗯，这么说也没错。”

“是吧？丢到一边得了，别多管闲事。”

敦也去店铺里拿了几卷窗户纸回来，递给两人。

“好了，把这个铺上睡觉！”

翔太说了声“Thank you”，幸平说了声“谢谢”，接了过来。

敦也把窗户纸铺到榻榻米上，小心翼翼地躺了下去。就在他合上眼打算睡一觉时，却发现那两个人好像还没动，于是又睁开眼睛，抬头望去。

两人仍然抱着窗户纸盘坐在那儿。

“不能带过去吗？”幸平自言自语道。

“带谁？”翔太问。

“她那个生病的男友。要是集训啊海外比赛啊都带他过去，就能一直在一起了，训练和比赛也都不耽误。”

“恐怕不行吧。她男友可是个病人啊，而且只有半年的命了。”

“但我们还不知道他能不能走动。如果可以坐轮椅行动的话，不就能带他一起去了吗？”

“要是还能坐轮椅，她就不会来咨询了。八成已经卧床不起，动不了了吧。”

“这样吗？”

“应该没错啦。”

“喂！”敦也开口道，“怎么还在扯这种无聊的事？不是叫你们别管了吗！”

两人讪讪地闭上嘴，低下了头。但很快翔太又抬起头来。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心里总觉得放不下。因为这个月兔好像真的特别苦恼，让我很想帮她一把。”

敦也冷哼一声，坐起身来。

“帮她一把？别让人笑掉大牙了。我们这种人能帮上什么忙？要钱没钱，要学历没学历，要门路没门路，也就能干干闯空门这种不入流的勾当。而且就连这么简单的活计，都没能顺顺当当地完成。好歹抢了点值钱东西，逃跑用的车又坏了，所以现在才窝在这个地方吃灰。我们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还给别人出主意，怎么可能？”

敦也滔滔不绝，翔太缩着脖子，垂下了头。

“总之赶快睡觉！天一亮上班的人就都出门了，到时我们就混进人群里逃走。”说完敦也又躺了下去。

翔太终于开始铺窗户纸，不过动作很慢。

“哎，”幸平犹豫着开了口，“还是写点什么吧？”

“写什么？”翔太问。

“回信呀。就这么置之不理，心里总有点在意……”

“你傻了吗？”敦也说，“在意这种事情干吗？”

“可是，我觉得哪怕随便写点什么，也比不写好得多。有人肯倾听烦恼就已经很感激了——很多人不都会有这种感受吗？这个人的苦恼没法向周围人倾诉，所以很痛苦，就算我们给不了什么好建议，回上一句‘你的苦恼我已经明白了，请继续努力’，她也会多少得到点安慰吧？”

“嘁！”敦也啐了一声，“那就随便你。真没见过你这么愣的。”

幸平站起身。“有没有写字用的东西？”

“店里好像有文具。”

翔太和幸平去了外面的店铺，过了一会儿，两人嘎吱嘎吱地踩着地板回来了。

“找到文具了吗？”敦也问。

“嗯。签字笔都写不出来了，不过圆珠笔还能用，而且还有信纸。”幸平高兴地说着，走进隔壁的厨房，在餐桌上铺开信纸，然后坐到椅子上，“那么，写点什么好呢？”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的苦恼我已经明白了，请继续努力’，这么写不就行了。”敦也说。

“光写这个未免太冷淡了吧。”

敦也咂了下嘴。“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刚才说的那个怎么样？就是把男朋友带在身边的方案。”翔太说。

“要是做得到，她就不会来咨询了。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我是说过没错，不过还是先跟她确认一下吧？”

拿不定主意的幸平转向敦也。“你觉得呢？”

“不知道。”敦也把头扭到一边。

幸平拿起圆珠笔。动笔之前，他又看了看敦也和翔太。

“信的开头是怎么写来着？”

“噢，得写点客套话，什么敬启者啊，寒暄省略之类的。”翔太说，“不过这种用不着吧，她的来信上也没写这些。就当电子邮件一样写好了。”

“这样啊，当邮件一样写。嗯，邮件——不对，是‘来信已经读过了’。来、信、已、经、读、过、了……”

“不用念出来。”翔太提醒道。

幸平写字的声音连敦也都听得到，一笔一画写得很用力。

没过多久——“写好啦！”幸平拿着信纸过来了。

翔太接了过来。“字真烂啊。”

敦也也从旁瞄了一眼，字果真很烂，而且几乎全是平假名。

来信已经读过了。确实很难办啊，我完全理解你的烦恼。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把你男朋友带到你要去的地方？对不起，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怎么样？”幸平问。

“挺好的啊。”翔太回答，“对吧？”他寻求敦也的赞同。

“随便啦。”敦也说。

幸平把信纸仔细折好，放进收信人写着“月兔”的那个信封。“我去放到牛奶箱里。”说着，他从后门走了出去。

敦也叹了口气。

“真是的，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出主意，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连翔太你也跟着凑热闹，到底想干吗啊？”

“别这么说嘛，偶尔一次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偶尔一次’？”

“平常我们哪儿有机会倾听别人的烦恼，也没人会想找我们咨询，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说反正就这么一次，有什么不好？”

敦也又哼了一声。“你们这叫不自量力。”

幸平回来了。

“牛奶箱的盖子太紧了，简直败给它了。好久没人用了吧？”

“是啊，现在早就没人送——”敦也正要说出“牛奶”两字，突然顿住了，“幸平，你的手套呢？”

“手套？在那儿。”幸平指了指餐桌。

“你几时摘下来的？”

“写信的时候。因为戴着手套很难写字……”

“混蛋！”敦也刷地站起，“信纸上有可能沾上指纹了！”

“指纹？有什么危险吗？”幸平一脸迷糊地问。

敦也恨不得往他那圆脸上抽一巴掌。

“警察很快就会知道我们躲在这儿！要是那个叫月兔的女的没去牛奶箱取信怎么办？人家一查指纹，我们就全玩完了！你交通违章的时候被采集过指纹吧？”

“啊……没错。”

“嘁！就说别多管闲事。”敦也抓起手电筒，大踏步穿过厨房，来到后门外。

牛奶箱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就像幸平说的，的确很坚固。但敦也还是使尽全力把它打开。

用手电筒照进去，里面空空如也。

敦也打开后门，朝屋里问道：“喂，幸平，你把信放哪儿了？”

幸平边戴手套边走出来。

“没放哪儿，就放在那个牛奶箱里。”

“里面没有啊！”

“咦？不可能……”

“不会是你以为放进去了，其实掉出来了吧？”敦也用手电筒照着地面。

“绝对没那回事，我确实放进去了。”

“那它哪儿去了？”

“不知道……”就在幸平迷惑不解的时候，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翔太冲了出来。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敦也问。

“我听到店铺那边有动静，过去一看，这个掉在投信的小窗下面。”翔太脸色苍白，递出一个信封。

敦也屏住呼吸，关掉手电筒，蹑手蹑脚地绕到房屋侧面，躲在阴影里偷偷观察店铺门口。

然而——

那里没有人影，也没有人离去的迹象。

☆

3

★★

感谢您及时的回信。昨晚把信投进店里的信箱后，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担心，咨询这种棘手的问题会不会让您很为难。收到回信后，我总算放心了。

浪矢先生的建议很合理。可能的话，我也想带他去我出国比赛和集训的地方。但考虑到他的病情，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一直在医院里积极接受治疗，他才得以暂时控制住病情的恶化。

您或许会想，既然如此，不妨在医院附近进行训练。但他所在的医院周边没有我训练所需的场地和设施，目前我只能在没有训练的日子里，花很长时间去看他。

与此同时，下一次强化集训的出发日也快到了。今天我去见了他，他让我好好训练，拿出好成绩，我点头答应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不想去集训，我想陪伴在你身边。但我还是极力忍住了。我知道如果这样说，他一定会很伤心。

即使分隔两地，我还是希望至少能看到他的脸。有时我会幻想，要是有漫画里出现的那种可视电话多好啊。这是在逃避现实吧。

浪矢先生，非常感谢您愿意分担我的烦恼，尽管只是通过书信向您倾诉，也让我心情轻松了不少。

虽然答案只能由我自己得出，但如果您有什么想法，请回信给我。反之，如果您再想不出什么建议，也请如实告诉我。我不想让您为难。

无论如何，明天我都会去牛奶箱那里看看。

拜托您了。

月兔

最后一个读完信的是翔太。他抬起头，眨巴着眼睛。“这是怎么回事？”

“我哪儿知道！”敦也说，“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啊？”

“不是回信吗？月兔投进来的。”

幸平这么一说，敦也和翔太同时望向他。

“为什么会投进来？”两人异口同声地问。

“为什么……”幸平抓了抓头。

敦也指了指后门。

“你把信放到牛奶箱里，也就是五分钟前的事。我们紧接着过去看时，信已经消失了。就算是那个叫月兔的女的取走了信，写这么一封回信总得花点时间吧？可是马上第二封信就来了，再怎么想都很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但这千真万确就是月兔的回信，不是吗？因为她很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敦也无法反驳幸平的话，他说得确实没错。

“给我看看。”说完，敦也从翔太手里抢过信来，从头又读了一遍。如果不知道幸平的回答，的确写不出这样的信。

“见鬼，这怎么回事？有人在耍我们么？”翔太焦躁地说。

“你说对了！”敦也指着翔太的胸口，“是有人设计好的！”敦也把信扔到一边，拉开旁边的壁橱，里面只有被褥和瓦楞纸箱。

“敦也，你这是干吗？”翔太问。

“我看看有没有人藏在这里。肯定是有人偷听到幸平写信前的对话，抢先一步写好回信。不对，还可能装了窃听器。你们俩也去那边找找！”

“等等，谁会干这种事？”

“谁知道，搞不好哪里有这种变态，喜欢恶整躲进这栋废弃屋的人。”敦也用手电筒照着佛龛里面。

翔太和幸平还是没动。

“怎么啦？干吗不去找？”

被敦也一问，幸平歪起脑袋。

“嗯……我看不大像，不会有人干这种事。”

“但事实不是明摆着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了。”

“也许吧。”翔太看起来并没有释然，“那信从牛奶箱里消失呢？”

“那个……是耍的什么花招吧，就跟变戏法一样。”

“花招啊……”

幸平又读了一遍信，然后抬起头。“这个人，有点怪啊。”

“怎么说？”敦也问。

“你看，信上说‘要是有可视电话多好啊’，这个人没有手机吗？还是手机没有视频通话功能？”

“应该是医院里不能用手机吧？”翔太答道。

“可是她还说‘漫画里出现的那种’，她肯定不知道有能视频通话的手机。”

“怎么会？如今这时代，不可能啊。”

“不，肯定是这样。好吧，我来告诉她！”幸平朝厨房的餐桌走去。

“喂，你干吗？还要写回信？只会被人家耍啦！”敦也说。

“可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绝对是有人恶作剧。那个人听到刚才那番话，又会抢先写好回信——不对，等一下！”敦也脑海里灵光一闪，“原来是这样啊。好了幸平，你去写回信。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怎么突然改主意了？”翔太问。

“没事，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不一会儿，幸平搁下了圆珠笔：“写好啦！”敦也站在一旁，看着信纸，字还是很烂。

第二封来信已经读过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能视频通话的手机，各家制造商都出的。在医院里悄悄用，别被发现就行了。

“这么写行吗？”幸平问。

“可以啊。”敦也说，“怎么样都行，快装进信封。”

第二封来信里同样附了一个收信人为“月兔”的信封，幸平把信纸折好，放到信封里。

“我也一道过去，翔太，你留在这儿。”敦也握着手电筒，走向后门。

到了门外，幸平一直看着信掉进牛奶箱。

“很好，你找个地方躲起来，盯着这个箱子。”

“明白。敦也你呢？”

“我到前面守着，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来投信。”

敦也绕到屋前，从暗处窥伺门口的动静。此时还寂无人影。

过了片刻，他感觉背后似乎有人靠近，回头一看，是翔太过来了。

“搞什么，不是叫你待在屋里吗？”敦也说。

“有人出现吗？”

“还没有，所以我还在这儿守着。”

翔太一听，顿时半张着嘴，露出迷惘的表情。

“你怎么了？”敦也问。

翔太把一个信封递到他面前。“来了。”

“什么来了？”

“就是，”翔太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第三封来信。”



谢谢您再次回信。有人能理解我的苦恼，我就已经感到轻松了不少。

不过很抱歉，您这次的回信我看不太懂，不，老实说，是完全无法理解。

可能是我学习不用功，没什么文化的缘故吧，浪矢先生为了鼓励我特意讲的笑话也理解不了，真是太惭愧了。

妈妈常跟我说，不懂的事不能马上就去问人，自己要先努力查找答案。我也尽可能地这样做。但是这一次，我无论如何都搞不明白。

手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您是用片假名写的，我想可能是外来语，但没查到这个词。如

果是英语，应该是“catie”或者“katy” [3] ，但似乎也都不对，可能不是英语吧？

不知道“手机”这个词的意思，浪矢先生宝贵的建议就无异于对牛弹琴。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在您百忙之中还为这种事来打扰，实在万分抱歉。

月兔

月兔的三封来信并排摆在餐桌上，三人围坐在桌前。

“我们来理理头绪。”翔太开口说，“这回幸平放到牛奶箱里的信又消失了。幸平一直在暗处盯着，但没有人靠近过牛奶箱。另一边，敦也盯着店门口，也没有人靠近过卷帘门。可是第三封信却放进来了。到这里为止，我说的有什么和事实不符的吗？”

“没有。”敦也简短地回答，幸平也默默点头。

“也就是说，”翔太竖起食指，“没有人接近过这里，但幸平的信消失了，月兔的信投进来了。牛奶箱和卷帘门我都仔细检查过，没有任何机关。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敦也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抱在脑后。

“就是因为想不明白，才会这么苦恼啊。”

“幸平你呢？”

幸平晃了晃圆圆的脸颊。“我不知道。”

“翔太，你想到什么了吗？”

敦也一问，翔太就低头看着三封来信。

“你们不觉得纳闷吗？这个人竟然不知道手机，还以为是外来语。”

“就是开个玩笑吧。”

“是这样吗？”

“当然是，现在哪儿有不知道手机的日本人啊！”

翔太随即指向第一封来信。

“那这怎么解释？这上面提到‘明年的奥运会’，可是仔细一想就知道，明年既没有冬季奥运会也没有夏季奥运会。前两天伦敦奥运会才刚

闭幕。”

敦也不由得“啊”了一声。为了掩饰失态，他皱起眉头，揉了揉鼻子下面。“一定是她记错了吧？”

“是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会记错吗？她可是以参加奥运会为目标啊。而且她连可视电话都不知道，你不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吗？”

“那倒也是……”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特别诡异的事。”翔太压低了声音，“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注意到的。”

“什么事？”

翔太闪过一丝犹豫的神色，然后才开口。

“敦也，你现在手机是几点？”

“手机？”敦也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凌晨三点四十。”

“嗯。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

“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嗯，还是……跟我来吧。”翔太站了起来。

他们再次从后门来到屋外。翔太站在屋子与隔壁仓库的空隙当中，抬头望着夜空。

“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记得月亮是在正上方。”

“我也记得，怎么了？”

翔太目不转睛地望着敦也。

“你不觉得不对劲吗？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月亮的位置几乎没变过。”

敦也愣了一下，不明白翔太在说什么。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顿时心脏狂跳，脸颊发烫，背上冷汗直流。

他拿出手机，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四十二分。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月亮没有移动？”

“也许现在这个季节月亮就是不大移动吧……”

“哪儿有这种季节！”翔太立刻驳斥了幸平的意见。

敦也看看自己的手机，又看看夜空的月亮。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完全摸不着头绪。

“对了！”翔太开始操作手机，像是在给哪里打电话。

打着打着，他的脸色僵住了，眼睛眨个不停，失去了刚才的从容。

“怎么啦？你在给谁打电话？”敦也问。

翔太没作声，把手机递了过去，示意他自己听。

敦也将手机贴到耳边，里面传来一个女声：

“现在为您报时：凌晨两点三十六分。”

三人回到屋里。

“不是手机坏了，”翔太说，“是这栋屋子的问题。”

“你是说，屋里有什么东西让手机的时钟不准了？”

对敦也的看法，翔太没有点头认同。

“我觉得手机的时钟没有出错，还在正常运转，只是显示的时间和实际时间不一样。”

敦也皱起眉头。“怎么会这样？”

“我想，可能是这栋屋子和外界在时间上被隔绝了。两边时间的流逝速度不同，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外界只是短短一瞬间。”

“啊？你说什么呢？”

翔太又看了一眼来信，然后望向敦也。

“没有人靠近这间屋子，幸平的信却消失了，月兔的信也来了。照常理来说，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我们不妨这样想，有人取走了幸平的回信，读过后又送来了下一封信，只是这个人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是透明人吗？”敦也说。

“噢，我懂了！是幽灵在捣鬼。这里还有这玩意儿啊？”幸平缩起身体，环视着周围。

翔太缓缓摇头。

“不是透明人，也不是幽灵。那个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指着三封来信，继续说道，“是过去的人。”

“过去？什么意思？”敦也的声音高了八度。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卷帘门上的投信口和牛奶箱连接着过去。过去的某个人把信投到那个时代的浪矢杂货店里，现在的这个店就会收到。反过来，我们把信放到牛奶箱里，就会进入过去的牛奶箱。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从这个角度来想，一切都说得通了。”

月兔是过去的人——翔太最后得出结论。

敦也一时哑然。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大脑自动拒绝思考。

“怎么可能？”他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不可能有这种事！”

“我也这么觉得，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果不同意，你来另外想个解释，要说得通的。”

被翔太这么一说，敦也无话可答。他当然想不出其他说得通的解释。

“就因为你要写什么回信，事情才会变得这么麻烦！”敦也不由得迁怒于幸平。

“对不起……”

“别怪幸平了。如果被我说中了，这可是件很了不得的事。我们是在和过去的人通信呢！”翔太两眼放光。

敦也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走吧！”说着，他欠起身，“离开这地方。”

那两人惊讶地望着他。“为什么？”翔太问。

“因为这里让人觉得不舒服。万一事情越来越麻烦就糟了。走吧，可以藏身的地方有的是。在这间屋子里待再久，实际的时间也几乎没有变化。如果天一直不亮，我们躲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

然而那两人没有同意，都沉着脸默不作声。

“怎么了？你们倒是说句话呀！”敦也吼道。

翔太抬起头。他的眼里闪着认真的光芒。

“我想再待一会儿。”

“为什么？”

翔太侧头沉吟着。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正在经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不，该说是一生都不会再有。所以我不想白白浪费。你要走就走吧，我还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儿。”

“待在这种地方干吗？”

翔太看了眼桌上的一排来信。

“写写信啰。能和过去的人交流，真是太棒了。”

“嗯，没错！”幸平也点头附和，“这个月兔的烦恼也不能不帮她解决啊。”

敦也看着两人，往后退了几步，重重地摇头。

“真搞不懂你们俩，到底在想什么呢？跟过去的人通信，有什么好开心的？算了吧，要是被卷进怪事里怎么办？我可不想牵扯进去。”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你想走就走啊。”翔太的表情放松下来。

敦也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反驳，却无话可说。

“随便你们了，反正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他回和室抓起提包，看也没看两人便从后门离开。抬头望向天空，那轮圆月的位置依然几乎没有变化。

敦也取出手机。他想起手机里内置有电波钟，便试着自动校时。一瞬间液晶屏上显示的时间，和刚才报时电话里听到的时间分毫不差。

路灯寥寥的幽暗道路上，敦也一个人走着。深夜的空气冰凉沁人，但他脸上热得如火烧一般，浑然不觉。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他想。

投信口和牛奶箱通向过去，名叫月兔的女子是从过去寄来的信？

太荒唐了！虽然这么想的确解释得通，但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有人在捉弄他们。

就算真的被翔太说中，那种不正常的世界，绝对是敬而远之为妙。万一出了什么事，谁也指望不上，只能自己顾好自己。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活过来的。若非必要，和别人扯上关系不会有任何好事。更何况对方

是过去的人，并不能帮现在的他们什么忙。

走了一阵子，敦也来到了大路上。身边偶尔有车经过。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前方出现了一家便利店。

我饿了——他想起幸平可怜巴巴的声音。待在那种地方，如果不睡上一觉，只会更加饥肠辘辘。他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还是说，只要时间不流逝，肚子也不会变饿？

这个时间去便利店，只怕会被店员记住长相。更重要的是，还会被监控系统拍到。那两人就不管了，他们俩会自己解决的吧。

想是这么想，敦也还是停下了脚步。现在便利店里除了店员，似乎没有别人。

敦也叹了口气。没办法，谁叫我人好呢——他把提包藏到垃圾箱后面，推开了玻璃门。

买了饭团、甜面包和瓶装饮料，敦也离开了便利店。店员是个年轻人，一眼也没看敦也。监控系统虽然可能在运作，但这个时间买东西，也不见得就会被警察怀疑。没准人家反倒会想，如果是案犯，这样的举动也太反常了吧。敦也决定尽量往好处想。

他取回藏起的包，折返来路。把吃的给了那两人就走，他可不想在那栋古怪的屋子里久留。

很快废弃屋就到了。庆幸的是，路上一个行人也没碰到。

敦也再次打量着这栋屋子。望着紧闭的卷帘门上的信箱投递口，他不禁想，如果现在从这边投下信件，会到达哪个时代的浪矢杂货店呢？

穿过屋子与仓库间的空隙，他来到后门外。门敞开着。他朝里面张望了一下，走了进去。

“啊，敦也！”幸平兴高采烈地说，“你回来啦！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一个小时？”敦也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才十五分钟啊。而且我不是回来，是给你们送吃的。”

“哇！”幸平眼前一亮，马上伸手去抓饭团。

“在这儿待着，什么时候天才亮啊？”敦也对翔太说。

“这个嘛，我已经想到好办法了。”

“好办法？”

“后门现在敞开着，对吧？”

“嗯。”

“这样屋里和屋外的时间就同步了。我和幸平试了各种各样的法子，最后才发现的。而且这样一来，和你的时间差也只有一个小时了。”

“这样啊……”敦也凝视着后门，“这到底是什么机关啊？这屋子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不知道，不过这样你就没必要出去了。待在这儿也能等到天亮。”

“是啊，还是在一起的好。”幸平附和道。

“可你们还要写那奇怪的信吧？”

“有什么关系嘛。你要是讨厌的话，就别管了。不过我们其实挺想听听你的看法。”

听了翔太的话，敦也皱起眉头。“我的看法？”

“你出去后，我们写了第三封回信，然后又收到了来信。你先看一遍嘛。”

敦也看着他们，两人的眼神都似乎有事要告诉他。

“我也就看看啊。”说着，他坐到椅子上，“你们回信是怎么写的？”

“这里有草稿。”翔太把一张信纸放到他面前。

翔太他们的第三封回信内容如下。写信的应该是翔太，字很好认，也用上了汉字。

关于手机的事，你还是忘了吧。这跟现在的你没有关系。

请再多说一些你和男友的情况。特长是什么？两人有共同的爱好吗？最近有没有一起出去旅游？看过电影吗？如果喜欢音乐，最近的大热歌曲里你喜欢什么歌？

如果你能告诉我相关的信息，我就可以更好地给出建议。拜托了。

（写信的人换了，请不要在意。）

浪矢杂货店

“这都什么呀？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敦也扬着信纸问。

“因为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月兔是什么时代的人，不然说话也对不上啊。”

“那直接问‘你是哪个时代的’不就行了？”

听了敦也的回答，翔太皱起眉头。“你得替对方想想，人家可不知道这个状况。突然问这种话，她只会觉得我们脑子坏了。”

敦也鼓起下嘴唇，伸手抓了抓脸颊。他实在没法反驳。“那对方是怎么回答的？”

翔太从桌上拿起一封信。“你先读读看。”

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敦也心里嘀咕着，从信封里取出信纸展开。

感谢您再一次的回信。上次投完信后，我一直在查询手机的事情，也向周围的人打听过，但还是不明白。虽然很想知道答案，但如果跟我没有关系，现在就不去多想了。如果有一天您能告诉我，我会不胜感谢。

您说得对，应该多跟您说说我们是怎样的人。

就如第一封信中所说，我是一名运动员。他以前也从事同样的运动，我们因此而结识。他也曾是奥运会候选选手。但除此之外，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说到共同的爱好，应该是看电影。今年看过的电影有《超人》、《洛奇2》。《异形》也看了，他觉得很精彩，不过我不太喜欢这种类型。我们也常听音乐，最近比较喜欢Godiego和南天群星这两个组合。您应该也觉得《可爱的艾莉》是一首名曲吧？

写着写着，我又回想起他还没生病时的日子，心情愉快多了。莫非这就是浪矢先生的目的？无论如何，这样的往复书简（或许这么说有点怪）的确鼓励了我。如果可以，明天也期待您的回信。

月兔

“原来如此。”读完信后，敦也喃喃道。

“《异形》和《可爱的艾莉》啊……这样就能大致知道时代了吧？应该是咱们父母那一辈人。”

翔太点点头。

“刚才我用手机查了一下。噢，对了，这间屋子里没有手机信号，打开后门就有了。这个先不提，我查了信上提到那三部电影的上映年份，都是一九七九年。《可爱的艾莉》也是一九七九年发布的。”

敦也耸了耸肩。

“挺好啊，这样就能确定是一九七九年了。”

“没错。也就是说，月兔想要参加的奥运会，是一九八○年的那届。”

“应该是吧。那又怎样？”

翔太目不转睛地盯着敦也，仿佛要看穿他内心深处。

“怎么了？”敦也问，“我脸上粘了什么东西吗？”

“该不会你也不知道吧？幸平不知道也就罢了，连你也……”

“快说是怎么回事？”

翔太轻吸了一口气，开口道：“一九八○年的奥运会在莫斯科举行，日本抵制了那届奥运会。”



敦也当然也知道那件事，只是不知道是发生在一九八○年。

当时还是东西方持续冷战的时代，事件的导火索是一九七九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了表示抗议，美国首先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并呼吁西方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日本对此一直意见不一，但最后还是选择追随美国抵制——翔太从网上查到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这样。敦也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只要写信跟她说，明年的奥运会日本不会参加，你把比赛的事忘了，尽管去照顾恋人不就行了。”

听敦也这样说，翔太苦着脸。

“这种事，写了人家也不会信吧。事实上直到正式决定抵制之前，日本的选手们一直都相信他们能参加奥运会。”

“要是跟她说我们这儿是未来世界……”说到这里，敦也皱了皱眉，“不行吗？”

“她只会觉得我们在开玩笑。”

敦也啧了一声，一拳捶在桌上。

“那个，”一直没作声的幸平犹豫着开口了，“一定要写理由吗？”

敦也和翔太同时望向他。

“我是说……”幸平抓了抓后脑勺，“真正的理由不写也不打紧啊，就直接说‘总之别训练了，去照顾你男朋友吧’，不行吗？”

敦也和翔太对看一眼，同时点了点头。

“你算说对了。”翔太说，“当然行咯，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她就是因为想知道该怎么办，才来寻求建议，可以说把我们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没必要告诉她真正的理由，就明白跟她说，如果真的爱你男朋友，就应该陪伴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内心也是这样期盼的。”

翔太拿起圆珠笔，开始往信纸上写字。

“这样行吗？”

说着，他把写好的信给敦也看，内容和他刚才说的基本相同。

“可以啊。”

“那就好。”

翔太拿着信从后门出去，关上了后门。敦也侧耳细听，先是打开牛奶箱盖子的声音，接着啪嗒一声，盖子关上了。

几乎同一时间，“啪！”店门口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

敦也走进店铺，往卷帘门跟前的瓦楞纸箱里看去，里面有一封信。

衷心感谢您的回信。

老实说，我没想到您会给出这么干脆的回答。我原本以为您会回答得更含糊些，最后让我自己作出选择。但浪矢先生没有做这种半吊子的事。正因为这样，“咨询烦恼的浪矢杂货店”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信赖吧。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陪他到生命最后一刻。”

这句话深深刺入了我的心。一点也没错，没必要再犹豫了。

然而，您说“他内心应该也是这样期盼的”，我却很难这样认为。

事实上今天我给他打了电话。我想告诉他，我准备按照浪矢先生的

建议，放弃参加奥运会。但他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抢先对我说："有给我打电话的时间，我更希望你用来训练。虽然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但想到我们说话的时候，或许已经被对手拉开了差距，我就忧心忡忡。"

我感到很不安。如果我放弃了奥运会，他会不会极度失望以致病情恶化呢？除非能保证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不然我实在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这样想，很软弱吧？

月兔

读完信，敦也抬头望向布满灰尘的天花板。

"真是莫名其妙，这人搞什么名堂嘛？要是不想照我们说的办，一开始就别来咨询啊！"

翔太叹了口气。

"也不能怪她，她哪里想得到自己是在向未来的人咨询。"

"她说跟男朋友通了电话，也就是说两人现在不在一起生活。"幸平看着信说，"真可怜呢。"

"这个男人也可气，"敦也说，"总得体谅一下女方的心情吧！奥运会说到底，不过是个豪华版的运动会罢了。不就是项运动嘛！男朋友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怎么可能把心思放在那上面。就算他是病人，也不能这么任性，让女方为难啊！"

"那男人也有他的苦衷吧。他知道参加奥运会是女朋友的梦想，所以不希望她因为自己而放弃。说他是逞强也好，硬撑也罢，总之他也是在勉强自己啊。"

"就是这一点让人窝火。那家伙肯定是陶醉在自己的逞强里。"

"也许吧。"

"绝对是。他就是要摆出一副悲剧女英雄……不对，是悲剧英雄的架势。"

"那回信该怎么写？"翔太把信纸移到面前，问道。

"就写首先要让那男人清醒过来。直接跟他讲明好了，不就是项运动嘛，别拿它来束缚恋人。奥运会跟运动会没什么两样，不要太死心眼了！"

翔太握着圆珠笔没动，蹙起眉头。

“这种话月兔说不出口吧？”

“说不出口也得说，不然神仙也没辙。”

“别讲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她要是说得出口，就不会写信来了。”

敦也两手揪着头发。“麻烦死了！”

“让别人替她说呢？”幸平冒出一句。

“替她说？谁替她说？”翔太问，“她男友的病情没对任何人透露啊。”

“话是这么说，但不告诉父母恐怕不太好吧？要是说出来，大家都会理解她的心情。”

“没错！”敦也打了个响指，“不管是哪一方的父母都行，总之要把他的真实病情透露出去。这样谁都不会再要月兔去参加奥运会了。翔太，就这么写。”

“知道了。”说着，翔太唰唰地动起笔来。

写好的回信内容如下：

我很理解你内心的犹豫。不过，请你相信我。就当是被骗也好，请照我说的去做。

坦白说，他错了。

不过是项运动而已。即便是奥运会，也不过就是个大型的运动会。为了这种事，浪费所剩不多的和恋人在一起的时间，太愚蠢了。这一点你必须让他明白。

如果可以，我真想替你向他说出这番话，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请把这件事告诉你或他的父母。他们知道他的病情后，都会站在你这一边。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忘了奥运会吧，我不会害你的。照我说的去做，将来你一定会庆幸听了我的话。

浪矢杂货店

把信放进牛奶箱后，翔太从后门回来了。

“都再三叮嘱她了，这回应该没问题了吧？”

“幸平！”敦也朝门口喊道，“回信来了吗？”

“还没呢。”幸平的声音从店里传来。

“还没来？怪了。”翔太不解地说，“之前都是马上就来了啊。是不是后门没关紧？”他从椅子上欠起身，像是准备再去确认一次。

就在这时，“来啦！”幸平在店里喊了一声，拿着信回来了。

好久没给您写信了，我是月兔。承蒙您不吝指点，我却将近一个月没有回信，真是很抱歉。

我本想早点回信，但就在这个时候，强化集训开始了。

不过这也许只是个借口，其实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写才好。

看到您在信上直率地说“他错了”，我有些惊讶。即使他罹患了不治之症，只要您认为他犯了错，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样的态度让我不禁有点紧张。

不过是项运动，不过是个奥运会……或许是这样吧。不，恐怕就是这样。说不定我们烦恼的事情实际上微不足道。

可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知道这对别人来说无所谓，可我和他，都曾为了这项运动竭尽全力地拼搏过。

他的病情迟早要让双方父母知道，但现在还不能说。他的妹妹刚生了孩子，父母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他说想让父母再过段开心的日子，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这次集训的时候，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当我告诉他我在积极训练时，他非常高兴。我觉得那不像是装出来的。

但我还是应该忘掉奥运会吧，还是应该放弃比赛，一心一意地照顾他吧，这也是为了他好吧。

我越想越感到迷茫。

月兔

敦也真想大吼一声。这封信读得他一股无名火起。

“搞什么，这个蠢女人！都说了让她放弃，还跑去参加集训！要是这中间那男人死了怎么办？”

“可是有男朋友盯着，想不去参加也不行吧。”幸平慢悠悠地说。

“就算参加了，最后也是白费力气。什么叫‘越想越感到迷茫’啊，亏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她怎么就是不听？”

“因为她在为男友着想啊，”翔太说，“她不想剥夺他的梦想。”

“不管怎样都要被剥夺，因为她注定参加不了奥运会。就没有办法让她知道这一点吗？”敦也不停地抖着腿。

“让她故意受伤怎么样？”幸平说，“要是因为受伤去不了奥运会，她男友就会放弃了吧？”

“哦，这好像行得通。”

敦也表示赞成，但翔太反对。

“不能这样。这不就跟剥夺他的梦想一样吗？月兔就是因为不忍心这样做，才会这么苦恼啊。”

敦也皱了皱眉。

“什么梦想不梦想的，烦不烦？又不是只有奥运会这一个梦想！”

翔太一听，顿时瞪大眼睛，仿佛想到了什么。

“太有道理了！最好让他明白，不是只有奥运会这一个梦想，而且要给他一个足以取代奥运会的梦想。比方说……”他想了想，接着说，“孩子。”

“孩子？”

“就是小宝宝。让她跟男友说自己怀孕了。不用说，当然是男友的孩子。这样就必然要放弃奥运会，但他有一个即将拥有自己孩子的梦想，也会激励他努力活下去。”

敦也在脑海里整理了一下这个想法，下一秒他就鼓掌叫好。

“翔太，你真是个天才！就这么办。简直太完美了！那男的只有半年光景了吧？扯个谎也不会露馅。”

翔太答应一声，坐到餐桌前。

这就算搞定了吧，敦也想。虽说不知道她男友发现病情的时间，但从之前的几封信来看，也就是最近的事。在那之前他们都过着平常的生活，所以应该也发生过性关系。虽然可能采取了避孕措施，不过这种事很容易就能搪塞过去。

然而，把这封回信放进牛奶箱后，从投信口投来的信件却写着如下

的内容。

您的来信我已经拜读过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建议让我很吃惊，同时也很佩服。的确，给他另外一个梦想来替代奥运会，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听说我怀孕了，相信他绝不会让我堕胎去参加奥运会，而是期望我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不过，还是存在问题。首先是怀孕的时间。我和他最后一次发生关系，大概是在三个多月前。现在才说发现怀孕了，多少有些不自然吧。如果他找我要证据，我该如何是好？

就算他相信了，这件事也要告诉他父母。当然，也要告诉我父母。随后还会在亲戚朋友间传开。可是我不能向他们透露我是假怀孕，不然还要解释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我不擅长演戏，也不会说谎。当周围的人因为我怀孕的事而兴奋激动时，我并没有把握能一直演下去。随着时间过去，肚子没有变大就会很奇怪，所以还要进行相应的伪装。我觉得早晚会败露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他的病情发展减慢，那个不存在的预产期到来时，他有可能还健在。到了时间却没有生下孩子，他就会明白一切都是谎言。一想到他那时失望的神情，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您的建议是很好的，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想我做不到。

浪矢先生，谢谢您为我费了这么多心思。有幸得到您数次指点，我已经十分满足，内心充满感激之情。不过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终究得由我自己得出答案，您就不必回这封信了，很抱歉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月兔

“这算什么？”敦也把信扔到一边，霍地站起，“之前来回写了那么多信，最后来一句不用回信了，这算什么意思？这女的到底有没有诚意听别人的话？所有的意见她都当耳边风！”

“不过她说的也是事实，确实很难一直演下去。”幸平说。

“你懂什么！这可是她男朋友的生死关头，居然还讲这么天真的话！只要拼尽全力去做，哪儿有做不到的事情！”敦也坐到厨房的餐桌前。

“敦也你要写回信？笔迹会不一样哦。”翔太问。

“管它呢，不狠狠说她一通我气不顺。”

“好吧，那你说，我写。”翔太在敦也对面坐下。

月兔小姐：

你难道是个傻瓜吗，还是你确实是个傻瓜？

为什么我告诉你的好主意你都不照着去做？

要我跟你讲几遍你才懂，忘掉奥运会吧！

不管你多么努力训练，想去参加奥运会都没有意义。

你绝对去不了。所以放弃吧，没用的。

迷茫本身也没用。你有这个空，不如马上去找他。

你放弃奥运会他会很伤心？伤心过度病情会恶化？

别开玩笑了。你去不了奥运会算多大的事？

现在世界上战争四起，不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多的是，日本也不能置身事外。你很快就会懂我的意思了。

不过算了，你爱怎样就怎样吧。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使劲后悔吧。

最后，我再说一次：你就是个傻瓜。

浪矢杂货店



翔太点上新的蜡烛。可能是眼睛已经适应了光线，几根蜡烛就能把整个房间看得很清楚。

“没有信来了。”幸平小声嘀咕着，“之前都没等过这么久，她不会再写信了吗？”

“恐怕不会再写了。”翔太叹着气说，“被人劈头盖脸说成那样，一般不是泄气就是恼火。不管是哪种反应，我看她都没心情写信了。”

“什么意思嘛，你是说这都怪我？”敦也瞪了翔太一眼。

“我可没这么说。其实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觉得说点重话也好。不过

该说的都说了，她不回信我们也没法子，不是吗？”

“……这还差不多。”敦也转过脸去。

“可是，她究竟会怎么做呢？”幸平说，“还是继续坚持训练？然后顺利入选奥运会参赛名单？后来日本抵制了这么重要的奥运会，她一定很震惊吧？”

“要真是那样，就是她活该。谁叫她不听我们的话。”敦也不屑地说。

“她的男朋友怎么样了呢？会活到什么时候？能活到日本决定抵制奥运那天吗？”

听了翔太的话，敦也默然不语。尴尬的沉默笼罩着三人。

“对了，要这样到什么时候？”幸平突然问，“我是说后门。一直关着，时间就不会流逝了吧？”

“可是门一打开，和过去的联系就切断了。就算她投了信进来，也到不了这里。”翔太转向敦也，“怎么办？”

敦也咬着下唇，开始弄响手指关节。左手五根手指全部响过一遍后，他看向幸平。“幸平，你去打开后门。”

“这样好吗？”翔太问。

“不管了。把这个叫月兔的女的忘了吧，反正也跟咱们没关系。幸平，你还不快去！”

“好。”幸平说着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砰砰！”门口那里传来动静。

三人同时停止动作。面面相觑后，他们一起望向门口。

敦也慢慢站起身，迈步走向店铺。翔太和幸平也跟了上去。

这时，又响起“砰砰”的声音，有人在敲卷帘门，好像是在向店里窥视。敦也停下脚步，屏住呼吸。

紧接着，从投信口掉落一封信。

浪矢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如果已经不住在这里，拾到这封信的是其他人，麻烦您不要拆阅，直接烧掉即可。里面没写什么重要的内容，读了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以下是致浪矢先生的信。

许久未曾联系了，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去年年底数次和您通信的月兔。光阴似箭，转眼已过了半年，您身体还好吗？

那段时间真的很感谢您。您亲切地帮我出主意，让我永生难忘。您的每一封回信都充满真诚。

在此向您报告两件事。

第一件事您应该已经知道了，日本正式决定抵制奥运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决定的那一刻，仍然深感震惊。尽管我没能入选，但想到那些已经入选的朋友，心情还是很沉重。

政治和体育……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码事，但如果上升到国家间的问题，恐怕就很难这么说了吧。

第二件是关于恋人的事。

一直顽强与病魔斗争的他，今年二月十五日在医院去世了。当时我正好有空，得以赶到医院，紧握着他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带给我的梦想。"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在憧憬我登上奥运赛场的样子。我想，那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希望吧。

所以料理完他的后事，我立刻再次投入训练。距离选拔赛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更重要的是，我想全力以赴争取最后的机会，以此作为我对他的祭奠。

结果之前也提到了，我没能入选参赛名单，因为实力不足。但我已经尽了全力，所以不觉得遗憾。

即使成功入选，最终也无法参加奥运会，但我并不因此后悔过去这一年的选择。

现在我能有这样的心态，都是托了浪矢先生的福。

坦白说，我最初写信向您咨询时，内心已经倾向于放弃奥运会。这当然是因为想陪伴在恋人身边，照顾他到最后一刻，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时的我，在训练上遇到了瓶颈。

再怎么焦急成绩也上不去，每天都深深感到自己能力的极限。我厌倦了和对手们的竞争，也承受不了无法参加奥运的压力。我想逃离这一

切。

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病情。

不可否认，我有过“终于可以摆脱艰苦运动生涯”的想法。恋人遭受不治之症的折磨，专心照顾他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可以指责我。最重要的是，我也能接纳这样的自己。

但他察觉到了我的懦弱，所以才一直对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奥运会，不要剥夺他的梦想。他原本并不是这么任性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想照顾他，想逃避奥运会，也想实现他的梦想。种种思绪在心头缠绕，我渐渐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烦恼到最后，我写下了第一封信。但我在信里没说真话，隐瞒了内心想要逃避奥运会的事实。

不过恐怕浪矢先生轻易就看穿了我的把戏。

通过几次信后，您突然直接给出“如果真的爱你男朋友，就应该陪伴他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答案。看到这句话时，我受到的冲击不啻被人猛敲了一锤。因为我的想法远没有那么纯粹，而是狡猾得多，丑陋得多，也卑微得多。

之后浪矢先生也继续给出极其坚定的建议。

“不过是项运动而已。”

“奥运会不过就是个大型的运动会。”

“迷茫是没用的，不如马上去找他。”

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您能如此充满自信地断言呢？后来我明白了，您是在考验我。

如果您让我忘掉奥运会，我很容易就能接受的话，说明奥运会在我心中的分量不过如此。那么我就应该放弃训练，专心照顾他。但如果您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放弃，我却始终无法下决心，就说明我对奥运会的感情其实很深厚。

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

我的内心深处是向往奥运会的。那是我从儿时就有的梦想，无法轻易舍弃。

有一天，我对他说：

“我比任何人都爱你，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如果我放弃比赛就能让你好起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希望坚持我的梦想。因为一直以来追寻着梦想，我才活出了自我，而你喜欢的也正是这样的我。我没有一刻忘记过你，但请让我去追逐梦想吧。”

听完这番话，病床上的他流下泪来。他对我说：

“我早就在等你这句话了。看到你为了我而烦恼，我很难过。让深爱的人放弃梦想，这比死还让我痛苦。即使分隔两地，我们的心也会永远在一起。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希望你无怨无悔地去追寻梦想。”

从那天起，我不再迷茫，重新投身到训练当中。因为我已经明白，陪伴在他身边并不是照顾他的唯一方式。

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离开了人世。他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谢谢你带给我的梦想”，还有临终时满足的表情，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奖赏。虽然没能参加奥运会，但我得到了比金牌更有价值的东西。

浪矢先生，我衷心地感谢您。如果没有和您通信，我会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并为此悔恨终生。我从心底感谢和钦佩您敏锐的洞察力。

或许您已经不住在这里了，但我还是祈祷您能收到这封信。

月兔

翔太和幸平都沉默不语。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敦也想。因为他自己也是如此。

月兔最后的来信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她没有放弃奥运会。虽然努力到最后，不仅没有入选参赛名单，对日本来说奥运会也不复存在，她也丝毫不后悔。她觉得她得到了比金牌更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打心底感到高兴。

而且她还认为这多亏了浪矢杂货店的帮助。敦也他们又气又急写下的信，她却相信她是因此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应该不是讽刺挖苦吧，谁也不会为这个目的写这样一封长信。

笑意渐渐涌了上来。真是太好笑了！敦也胸口不住起伏，很快就笑出声来，最后变成哈哈大笑。

“你怎么了？”翔太问。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这女的真够傻的。我们很认真地让她忘了奥运会，她却一厢情愿地理解成她希望的意思，因为歪打正着就来感谢我们。还说什么‘钦佩您敏锐的洞察力’，我们哪儿有这种东西！”

翔太也露出笑容。“不过，这不是挺好的嘛，歪打正着。”

“是啊，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幸平说，“以前我从来没有帮谁解决过烦恼，就算是蒙对了也好，歪打正着也好，得到别人的夸奖还是挺高兴的。敦也你不这么觉得吗？”

敦也皱起眉头，摸了摸鼻子下面。

“嗯……还算不讨厌。”

“对吧？果然是这样！”

“我可没你那么高兴。这件事就算到此为止了，现在该把后门打开了。再这么关着门，时间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敦也走向后门。

就在他握住门把手，正要打开时，翔太开口了。“等一下！”

“干吗？”

翔太没回答，径自朝店铺走去。

“怎么了？”

敦也问幸平，他也只是歪头表示不解。

很快翔太回来了，一脸的闷闷不乐。

“你干吗去了？”敦也问。

“又来了。”翔太说着，慢慢扬起右手，“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写来的。”

他的手上捏着一个茶色的信封。

注释

[1] 日本的长度计量单位，1间为6尺，约合1.818米。

[2] 原文中“浪矢（ナミヤ）”和“烦恼（ナヤミ）”均以片假名书写，十分相似。

[3] 手机的日文发音是“ke-i-ta-i”。

第二章 深夜的口琴声



接待来客的窗口里，坐着一个看上去明显超过六十岁的瘦削男人。去年他还不在这里，大概是退休后过来上班的。克郎有些不安地说了句：“敝姓松冈。”不出所料，男人反问：“哪位松冈先生？”

“松冈克郎，来做慰问演出的。”

“慰问？”

“圣诞节的……”

“哦！”男人好像终于反应过来了，“听说有人要来演出，我还以为是乐团，原来就您一个人啊。”

“是啊，不好意思。”克郎脱口道歉。

“您稍等。”

男人打了个电话，和对方简短地交谈几句后，对克郎说：“请在这里等一下。”

没过多久，来了一名戴眼镜的女子。克郎认识她，去年的晚会也是她负责的。她似乎也记得克郎，笑着打了声招呼：“好久不见了。”

“今年也请多关照。”克郎说。

“彼此彼此。”她回道。

克郎被带到休息室，房间里有简单的沙发和茶几。

“时间约四十分钟，和去年一样，曲目的安排就交给你了，可以吗？”负责的女子问。

“没问题。曲目会以圣诞歌曲为主，再加上几首原创歌曲。”

“这样啊。”女性露出暧昧的笑容，可能是在好奇所谓的原创歌曲是什么。

离演奏会开始还有段时间，克郎便在休息室里等候。塑料瓶里已经备好了茶，他倒进纸杯里喝了起来。

这是他连续第二年来儿童福利院“丸光园”演出了。这栋四层高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矗立在半山腰上，除居室外，食堂、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从幼儿到十八岁的青年都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克郎见过不少儿童福利院，这里的规模算得上中上等。

克郎拿起吉他，最后一次检查音准，然后低低地练习发声。没问题，状态还不错。

那名女子过来通知他，演出可以开始了。他又喝了一杯茶便欠身站起。

演奏会的会场是体育馆，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排排折叠椅上，大多是小学生模样。克郎一上场，他们就噼噼啪啪地鼓起掌来，肯定是辅导员吩咐他们这么做的。

台上已经准备了麦克风、椅子和谱架。克郎先向孩子们鞠了一躬，然后坐到椅子上。

“小朋友们好。”

“你好。”孩子们回应道。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演出，去年平安夜时我也来过。每次都是圣诞节前夜过来，有点像圣诞老人，可惜我没有礼物。”会场里响起零星的笑声。“不过和去年一样，我会把歌曲当礼物送给大家。”

他首先弹唱的是《红鼻子驯鹿》。这首歌孩子们很熟悉，中途就跟着合唱了起来。

接着又唱了几首经典的圣诞歌曲，在演唱的间歇还插入谈话互动。孩子们都很开心，一起打起了拍子，气氛可以说是越来越热烈。

这期间克郎开始注意到一个孩子。

这个女孩坐在第二排的最边上，如果是小学生，应该是高年级的学生了。她望着别处，根本没看克郎的方向。或许是对歌曲毫无兴趣，嘴里也没跟着哼唱。

但她那略带忧郁的表情吸引了克郎。在她身上，有种不属于孩子的

成熟韵味。克郎很想让她观看自己的演出。

童谣可能太幼稚了，让她觉得无趣，克郎于是唱起了松任谷由实的《恋人是圣诞老人》。这是去年热映的电影《雪岭之旅》的插曲。在这种场合演唱这首歌，严格来说是违反著作权法的，不过应该不会有人告发吧。

大多数孩子都听得很高兴，但那个女孩依然望着旁边。

之后克郎又演唱了那个年龄的少女喜欢的歌曲，依然毫无效果。看来只能放弃了，她对音乐不感兴趣。

“那么，现在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也是我每次演奏会结束时的保留曲目，请大家欣赏。”

克郎放下吉他，取出口琴，调整气息后，闭上眼睛，徐徐吹奏起来。这首曲子他已经吹了几千遍，不需要再看乐谱。

三分半钟的演奏时间里，整个体育馆鸦雀无声。结束吹奏前，克郎睁开了眼睛。那一瞬间，他心中一震。

那个女孩眼也不眨地望着他，眼神十分真挚。尽管已经一把岁数了，克郎还是禁不住心怦怦直跳。

演奏结束后，克郎在孩子们的掌声中退场。负责的女子过来跟他说了声“辛苦了”。

克郎想向她打听那个少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不过他却意外地和那少女有了交流。

演奏会过后，在食堂举办了餐会，克郎也应邀参加。他正吃着饭，那个女孩走了过来。

“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她直视着克郎的眼睛问。

“你说哪首？”

“最后用口琴演奏的那首，我没听过。”

克郎笑着点点头。

“你当然没听过，那是我原创的。”

“原创？”

“就是我自己写的曲子。你喜欢吗？”

少女用力点头。

“那首歌太好听了，我还想再听一遍。”

“是吗？那你等我一下。”

克郎今晚要在这里留宿。他来到为他准备的客房，取了口琴后返回食堂。

他把少女带到走廊上，用口琴演奏给她听。她眼神专注，听得很入神。

“这首歌没有名字吗？”

“算是有吧，叫《重生》。”

“重生……”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开始哼唱起来。克郎大吃一惊，她完美地再现了《重生》的旋律。

“你已经记住了？”

听他这样问，少女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最拿手的就是记歌。”

“那可真是了不起。”

克郎凝视着少女的面庞，脑海里闪过“才华”这个词。

“对了，松冈先生不去当职业歌手吗？”

“职业歌手啊……谁知道呢。”克郎歪着头，掩饰着心头泛起的涟漪。

“我觉得那首歌肯定会红的。”

“是吗？”

她点点头。“我很喜欢。”

克郎笑了。“谢谢你。”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小芹！”的喊声，一个女员工从食堂里探出头来。

“你能不能去喂小辰吃饭？”

“噢，好的。”被唤作小芹的少女向克郎低头致意后，匆匆走向食

堂。

过了一会儿，克郎也回到食堂。小芹坐在一个小男孩旁边，把勺子递到他手上。男孩个子很小，脸上没什么表情。

负责演唱会的女子刚好就在克郎身旁，于是他装作不经意地问起小芹他们。她听后露出复杂的表情。

“他们姐弟俩是今年春天入园的，听说是遭到父母虐待。弟弟小辰只跟姐姐小芹一个人说话。”

“这样啊……”

克郎看着正细心照料弟弟的小芹，似乎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排斥圣诞歌曲了。

餐会结束后，克郎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窗外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起身往楼下看时，孩子们正在放烟火，好像一点也不怕冷。

小芹和小辰也在，他们站在人群外观看。

松冈先生不去当职业歌手吗？

很久没有人这样问他了。上一次含糊地笑着敷衍过去，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但那时的心境与现在截然不同。

父亲——他向着夜空低语。对不起，我连打个败仗都没能做到。

克郎的思绪回到了八年前。



得知奶奶过世的消息，是在七月将近之际。那天克郎正为开门营业做准备时，接到了妹妹荣美子打到店里的电话。

他早就知道奶奶的状况不妙，肝脏和肾脏都逐渐衰弱，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但他始终没有回去。虽然很挂念奶奶的病情，但他也有不愿回去的苦衷。

“明天守夜，后天举行葬礼。哥你什么时候回来？”荣美子问。

克郎一手握着话筒，胳膊杵在柜台上，另一只手抓了抓头。

“我还要上班，得跟老板商量商量。”

他听到荣美子深吸了一口气。

“什么上班，不就是打杂吗？那家店以前不也是老板一个人打理吗？只不过请一两天假，怎么也能同意吧？你不是也说过，就是因为随时可以请假，你才没去打别的工，一直在那家店上班吗？”

她说得没错。她不仅记性好，个性也很强，不是那种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人。克郎陷入了沉默。

“你要是不回来，我会很为难的。”荣美子提高了声音，“爸爸身体不好，妈妈照顾奶奶也累得不行了。而且奶奶以前那么疼你，我觉得你应该回来参加葬礼。”

克郎叹了口气。

“好吧，我会想办法。”

“尽可能早点回来，可以的话今晚就回。”

“那可不行。”

“那就明天早上，最迟中午。”

“我考虑考虑。”

“好好想想吧，你一直都是这么任性。”

这是什么说话态度——克郎正想抱怨一句，荣美子已经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克郎坐到凳子上，心不在焉地望着墙上的画。画上画的似乎是冲绳的海滩。老板很喜欢冲绳，这家小小的酒吧里到处装点着与冲绳有关的小玩意。

克郎将视线移向店里的角落。那里并排放着一把藤椅和一把民谣吉他。这两样都是他的专用品。每当有客人点歌的时候，他就坐在那把椅子上弹吉他。有时是给客人伴奏，但一般都是克郎自己唱。第一次听他唱歌的客人几乎都会感到惊讶，说他一点都不像是业余的。也常有人对他说，不如去当职业歌手。

克郎嘴上谦虚着“哪里哪里”，心里却在想“其实我早就立下这个目标了”。为此他不惜从大学退了学。

克郎从中学时就对音乐很感兴趣。初二那年，他去一个同学家玩，看到一把吉他。同学说那是他哥哥的，并教给他弹奏的方法。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吉他。起初他不是很会弹，但反复练习后，就能弹出一小段简单的旋律了。当时那种喜悦的心情，真不是语言所能形容。一股上音乐课吹竖笛时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席卷了他全身。

过了几天，克郎终于鼓起勇气，跟父母说他想要把吉他。父亲是开鱼店的，跟音乐完全不沾边。他瞪圆了眼睛，大发雷霆地咆哮道：“不准跟这样的朋友来往！”大概在父亲心目中，弹吉他的年轻人就等同于不良少年。

我会努力学习，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如果落榜就放弃吉他，再也不弹——克郎许下种种所能想到的承诺，再三恳求。

在那之前，他从来没要过什么，所以父母也为他的执着感到吃惊。母亲首先松了口，随后父亲也妥协了。但他们带他去的并不是乐器行，而是当铺，说先用流当的吉他将就一下吧。

“反正以后说不定要扔，犯不着买贵的。”父亲板着脸说。

尽管是当铺的流当品，克郎依然十分高兴。那天晚上睡觉时，他把买来的旧民谣吉他放在了枕边。

他几乎每天都照着从二手书店买来的教材勤奋练习吉他。当然，因为跟父母有约在先，他也很努力地念书。他的成绩因此突飞猛进，即使周末一直待在二楼的房间里弹吉他，父母也无法挑剔。后来他顺利考上了目标高中。

高中有轻音乐社，克郎马上加入进去。他和那里结识的三个朋友组成乐队，在很多地方公开演出。起初他们只是翻唱现有乐队的歌曲，渐渐地开始演奏自己的原创歌曲。那些歌曲多数都是克郎写的，主唱也是他。朋友们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

然而升上高三后，乐队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不用说，这是因为要考大学。他们约定如果四人都顺利考上大学，就重新组建乐队，但最后没能实现。有一位成员没考上。虽然他一年后也上了大学，重组乐队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

克郎考上了东京某所大学的经济学院。其实他很想走音乐之路，但知道父母一定会强烈反对，所以放弃了。继承家里的鱼店，是他从小就被规划好的人生路线，父母似乎压根儿没想过他会选择其他的道路，他自己也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这辈子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大学里有很多音乐社团，克郎加入了其中一个。但他很快就失望了。社员们整天只想着玩，根本感受不到对音乐的诚意。当他指出这一点时，立刻招来了白眼。

“干吗，耍什么帅，玩音乐不就是图个开心嘛。”

“就是。那么拼命干吗，又不是要当职业歌手。”

面对这些指责，克郎一句也没反驳。他决定退社。再争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此后他也没有加入别的社团。他觉得一个人奋斗更轻松自在。跟没有干劲的人在一起厮混，只会徒增压力。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挑战业余歌唱比赛。他是从上高中以后经常在观众面前唱歌的。起初他总是预赛就被淘汰，但连续参加过几次后，名次便逐渐靠前。而且参加这些比赛的多数是常客，不知不觉彼此就熟悉起来。

他们对克郎造成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他们宁可牺牲一切，也要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准。

我也不能输给他们——每次听到他们演唱时，他都这样想。

每天醒着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了音乐上，连吃饭和洗澡时都在构思新歌。渐渐地，他不再去上学了。他看不出上学有什么意义。自然，他也就拿不到学分，一再留级。

他的父母完全不知道去东京读大学的独子已经变成了这样。他们一直认为他四年后就会顺利毕业，回到家乡。所以当克郎在二十一岁那年夏天打电话回去，告诉他们自己已退学的时候，电话那端的母亲顿时哭了起来，接过电话的父亲用震破鼓膜的声音怒吼：“到底怎么回事？”

“我要走音乐这条路，所以上大学也没什么意义。”听到克郎的回答，父亲咆哮得更凶了。他觉得很烦，径自挂了电话。当晚父母便赶到东京，父亲气得满脸通红，母亲则脸色苍白。

在六叠大的房间里，他们一直谈到天快破晓。父母说，要是不上大学了，就赶紧回家继承鱼店。克郎没有答应。他毫不让步地说，如果那样做，他会后悔终生。他要继续留在东京，直到实现心愿为止。

父母连个囫囵觉也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坐首班电车回家了。克郎从公寓的窗子里目送两人离去。他们的背影看起来那么落寞，那么瘦小。克郎禁不住合掌致歉。

之后三年过去了。本来应该早已大学毕业，但他依然一无所有。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为了参加业余歌唱比赛而日日苦练。其间他也曾数次入选。只要继续参加下去，总有一天会被音乐界人士注意到吧，他想。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上他。他也给唱片公司寄过试听带，但都如石沉大海。

只有一次，一位常来店里的客人把他介绍给一位音乐评论家。克郎在那人面前演唱了自己写的两首歌。他希望成为创作型歌手，那两首歌也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还不错。”一头波浪状白发的音乐评论家说，“旋律很清新，歌也唱得相当好，很了不起啊。”

克郎很高兴。说不定有机会出道了，他内心的期待迅速膨胀开来。

那位客人替克郎问道：“他能成为职业歌手吗？”

克郎绷紧了身体，不敢看评论家的表情。

停顿了一下后，“嗯……”评论家沉吟着，“还是别抱这个希望为好。”

克郎抬起头。“为什么？”他问。

“歌唱得跟你一样好的人多的是，如果你的声音很有特色，自然另当别论，但你没有。”

评论家说得一针见血，克郎无话可说。其实这一点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歌写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听。”那时也在场的老板问。

“以外行来说，是还好。”评论家淡淡地答道，“不过可惜也就这个水平了。歌的旋律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有自己的新意。”

这话真是尖锐。懊恼和伤心让克郎全身发烫。

自己没有音乐才华吗？想吃音乐这碗饭是不自量力吗？

从那天起，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结果克郎第二天下午才从公寓出门，随身带着一个运动背包和一个西装袋。西装袋里装着向老板借来的黑色西装。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东京，他本想把吉他也带上，但被父母看到准会念叨，所以还是忍

忍算了。作为替代，他往包里塞了把口琴。

克郎在东京站上了列车。车厢里很空，他一个人占据了能坐四人的包厢，脱掉鞋子，把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

要去克郎老家那个小镇，从东京站乘电车大约要两个小时，中间还要换乘。虽然知道有人每天坐车往返东京上班，克郎还是觉得那样的生活很难想象。

他说了奶奶过世的事情后，老板马上就同意他回家。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和父母好好谈谈吧，像未来的打算什么的。”老板劝他。听起来似乎在委婉地暗示他，差不多该放弃音乐这条路了。

我真的没有成功的希望吗？望着窗外闪过的田园风光，克郎茫然地想。回家后肯定会被父母教训一通，内容也不难猜到——你到底要做梦做到什么时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赶快清醒过来继承家业吧，反正你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克郎轻轻摇了摇头。还是别想这些烦心事了。他打开运动背包，从里面拿出随身听和耳机。去年刚刚问世的这种音响器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让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享受音乐。

按下播放键，闭上眼睛，耳边响起旋律美妙的电子乐。演奏者是Yellow Magic Orchestra乐队[1]。乐队的成员都是日本人，但首先成名于海外。据说他们在洛杉矶为The Tubes乐队[2]做暖场演出时，观众全体起立，赞叹不已。

所谓才华横溢，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尽管告诉自己别再想了，克郎心头还是禁不住掠过这种悲观的想法。

不久到了离老家最近的车站。走出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熟悉的景象。连接主干道的大路两旁，是一排排不大的店铺，做的都是附近的熟客生意。这是他从大学退学之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小镇的氛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克郎停下脚步。在花店和杂货店之间，有一家约两间宽的商店半掩着卷帘门。卷帘门上方的招牌上写着“鱼松”两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鲜鱼送货上门”。

鱼店的创始人是克郎的祖父。当时店铺不在现在这个地方，门面也更宽敞。但那家店在战争中被烧毁，于是战后在这里重新开业。

克郎钻进卷帘门，店里光线很暗。仔细看时，冷藏展示柜里并没有鱼。现在这个季节，鲜鱼一天都存不住，卖剩的估计都得冷冻起来。墙

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开始出售蒲烧鳗鱼”。

闻惯了的鱼腥味，毕竟有些令人怀念。克郎往店后头走去。后面是通往主屋的脱鞋处。主屋拉门紧闭，但缝隙里透出光来，也有人在走动。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说了声：“我回来了。”说完他又想，也许说“你好”更合适。

门一下拉开，穿着黑色洋装的荣美子出现在眼前。一段时间不见，她俨然已是大人的模样了。看到克郎，她“呼”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我还以为你说不定不回来了。”

“怎么可能，我不是说了会想办法嘛。”克郎脱了鞋走进去，瞥了一眼窄小的房间，“就你一个人？爸妈呢？”

荣美子皱起眉头。

“早就去会场啦。本来我也得去帮忙，但你回来时家里一个人没有也不行，所以就在这儿等你。”

克郎耸了耸肩。“这样啊。”

“哥，你该不会穿这身去守夜吧？”

克郎穿的是T恤搭配牛仔裤。

“当然不会了，你等我一下，我这就换衣服。”

“快点啊！”

“知道了。”

克郎提着行李上了楼。二楼有两间分别为四叠半和六叠的和室，他直到高中毕业都住在六叠的那间里。

一拉开纸门，顿时觉得空气很闷。窗帘没有拉开，房间里光线很暗。克郎打开墙上的电灯开关，日光灯的白光下，昔日生活过的空间依然保持着原样。旧卷笔刀还放在书桌上，墙上贴的明星海报也没被撕掉。书架上摆着参考书和成排的吉他教材。

当初克郎去东京后不久，就听母亲说荣美子想用这个房间。他回答说，他无所谓。当时他已经萌生了走音乐这条路的想法，觉得自己不会再回老家了。

然而房间至今保持原样没变，说明父母或许仍在期待他回来。想到

这里，克郎的心情不禁有些沉重。

换好西装，克郎和荣美子一起出了家门。虽是七月，幸好天气还很凉快。

守夜的地点在最近刚落成的镇民中心，走路过去约十分钟。

走进住宅区后，眼前的景色和过去截然不同，令克郎颇为讶异。据荣美子说，现在新居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就算是这样一个小镇，多少也会有点变化，克郎心想。

“哥，你有什么打算？”走在路上，荣美子问道。

虽然明白她的意思，克郎还是故意装傻：“什么打算？”

“当然是你的未来啊。真要能干上音乐这行也不错，不过你有把握吗？”

“那还用问，要是没有我就不干了。”说这句话时，他发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有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可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我们家会出个有音乐才华的人。你的演出我也去看过，我觉得很棒，但是当职业歌手能不能行得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吧？”

克郎的表情扭曲了一下。

“少自以为是了，你懂什么呀，根本就是个外行！”

本以为荣美子会生气，但她很冷静。

“是啊，我是外行，对音乐界一无所知。所以才问你啊，到底有什么打算。既然这么有自信，就拿出点更具体的理想吧。比如你有什么计划，今后要怎么发展，什么时候能用音乐养活自己？要是不知道这些，别说我了，爸妈他们也会不放心啊。”

虽然妹妹说得很对，克郎还是冷哼了一声。

“要是什么都能按照计划顺利实现，谁还用辛苦打拼？不过从本地女子大学毕业，又到本地信用银行上班的人是不会懂的。”

他说的是荣美子。明年春天毕业的她已经早早找好了工作。本以为这回她该生气了，但她只是深深叹了口气，然后不经意似的问道：“哥，你想过爸妈的晚年吗？”

克郎沉默了。父母的晚年——这是他不愿去想的事情之一。

“爸爸一个月前病倒了，还是跟以前一样，心脏病发作。”

克郎停下脚步，望向荣美子。“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荣美子定定地望着他，“幸好问题不大。不过奶奶卧床不起的当儿又出了这事，真是急死人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

“听说是爸爸让妈妈别告诉你。”

“哦……”

那意思是，没必要联系自己这种不孝之子吗？克郎无法反驳，唯有保持沉默。

两人重又迈步向前。直到抵达镇民中心，荣美子再没有说话。



镇民中心是一栋比普通平房住宅略大的建筑，身穿丧服的男男女女在来回忙碌着。

母亲加奈子站在接待处，正和一个瘦削的男人说着什么。克郎慢慢走过去。

加奈子发现了他，惊讶地张大了嘴。他正想说“我回来了”，一看母亲身旁的那个男人，顿时说不出话来。

那是父亲健夫。他瘦了太多，克郎几乎认不出了。

健夫盯着克郎看了半天，才张开紧抿着的嘴。

“你怎么来了，谁通知你的？”他粗声粗气地问。

“荣美子跟我说的。”

“是吗？”健夫看了眼荣美子，又把视线移向克郎，“你怎么有空来这儿？”

你不是立志不实现理想不见面吗？——克郎觉得他其实是想说这句。

“如果你是要我回东京的话，我马上就回去。”

“克郎！”加奈子责怪地喊了一声。

健夫烦躁地挥了挥手。

“我没这么说。我现在很忙，少给我添麻烦。”说完他便匆匆离开。

克郎正凝望着他的背影，加奈子开口了：“你可算回来啦，我还以为你没准不回来了。”

看来是加奈子交代荣美子打的电话。

“我是给荣美子念叨烦了。话说回来，爸他瘦多了。听说前阵子又病倒过，要紧吗？”

被克郎一问，加奈子的肩膀垂了下来。

“他自己还在逞强，不过我看他体力是一落千丈了。毕竟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这样啊……”

健夫和加奈子结婚时，已经过了三十六岁。克郎从小就常听他说，这都是因为他一心扑在重建鱼松上，根本没空找老婆。

快到下午六点了，守夜即将开始，亲戚们陆续都到了。健夫兄弟姐妹众多，光他这边的亲戚就不下二十人。克郎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比父亲小三岁的叔叔很亲热地过来跟他握手。

“哟，克郎，还挺精神的嘛！听说你还在东京，在那儿做什么啊？”

“啊，呃，什么都干。”

没法明确地回答，克郎自己也觉得尴尬。

“什么都干是什么意思？你特意延期毕业不会就是为了玩吧？”

克郎吃了一惊。看来父母没把自己退学的事告诉亲戚。就在附近的加奈子显然听到了这番对话，但她什么也没说，把脸转向一边。

一股屈辱感涌上心头。健夫和加奈子都觉得没脸告诉别人自己儿子

要走音乐这条路。

其实他自己同样没有勇气说出口，但这样逃避也不是办法。

克郎舔了舔嘴唇，直视着叔叔。“我退学了。”

“什么？”叔叔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不上大学了，中途退学。”他继续说下去，眼角余光发现加奈子全身僵硬，“我想以音乐为生。”

“音乐？”叔叔的表情就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

这时守夜开始了，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叔叔脸上写满了疑问，抓着其他亲戚说个没完，似乎是在确认克郎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实情。

诵过经后，守夜按部就班地进行。克郎也上了香。遗像里的奶奶笑得很慈祥。克郎还记得小时候奶奶是多么疼爱他，如果她还活着，现在肯定会支持他的。

守夜结束后，大家转移到另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备好了寿司和啤酒。克郎扫视了一眼，留下的全是亲戚。去世的奶奶已经年近九十了，所以他们脸上并没有多少悲痛的神色。很久没见的亲戚们聚在一起，倒是一派和乐融融的气氛。

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突然有人大声说道：“多嘴！别人家的事你少管！”克郎不用看也知道是父亲。

“这不是别人家的事。搬到这里之前，这店是我们过世老爹的家，我也在那儿住过！”和健夫争吵的，是刚才那位叔叔。大概是喝了酒，两人脸上都红通通的。

“老爹开的那个店已经在战争中烧毁了，现在这个店是我开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你这叫什么话？还不是靠了鱼松这块招牌，你才能在那里重新开张。这招牌是老爹传给你的，这么重要的店，你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就要收掉，算怎么回事？”

“谁说要收掉？我还准备继续干呢！”

“就你这种身体状况，还能干到什么时候？连装鱼的箱子都搬不动。本来让独生子去东京上大学就很可笑，开鱼店又不需要学问。”

“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开鱼店的吗！”健夫霍地站起。

“算了算了。”眼看两人就要扭打起来，周围的人赶忙过来阻止。健

夫又坐了下去。

“……真是的，我真搞不懂，到底在想什么呢？”气氛缓和下来后，叔叔一边用酒盅喝着酒，一边咕哝，“放着大学不上去当歌手，这种荒唐事亏你也能同意。”

“闭嘴！不用你管！”健夫反唇相讥。

空气里又有了火药味，于是婶婶她们把叔叔拉到了较远的一桌。

两人的争吵平息了，气氛却依然尴尬。“差不多该告辞了。”一个人说着率先站起身，其他亲戚也纷纷离去。

“你们也回去吧。”健夫对加奈子和克郎说，“香火有我照看。”

“你行吗？不要硬撑着啊。”

“别老拿我当病号。”面对担心的加奈子，健夫不高兴地说。

克郎和加奈子、荣美子一起离开了镇民中心。但没走多远，他就停下了脚步。

“不好意思，你们先回去吧。”他对两人说。

“怎么了？落下东西了？”加奈子问。

“不，不是……”他欲言又止。

“你要跟爸说说话？”荣美子问。

“嗯。”他点点头，“我想还是聊一聊比较好。”

“这样啊，我知道了。那我们先走吧，妈。”

但加奈子没动。她低着头沉思了片刻，抬头看着克郎。

“你爸没生你的气，他觉得你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行了。”

“……是吗？”

“所以他刚才和叔叔吵起来了啊。”

“嗯……”

这一点克郎也感觉到了。“闭嘴！不用你管！”——父亲对叔叔说的这句话，从字面理解就是“独生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我们没意见”，所以克郎想问问父亲，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

“你爸希望你实现梦想。”加奈子说，“他不想耽误你，不想因为自己生病而让你放弃梦想。你和他聊聊可以，别忘了这一点。”

“嗯，知道了。”

目送两人离开后，克郎转身返回。

事情的发展是他在东京站上车时完全没想到的。他已经做好了被父母埋怨、被亲戚责怪的心理准备，没想到父母却成了他的后盾。他想起三年前两人从他公寓离去时的情景，没能说服儿子的他们，是如何转变了想法呢？

镇民中心的灯基本都灭了，只有后面的窗户还透出亮光。

克郎没从大门进去，而是蹑手蹑脚地靠近那扇窗户。玻璃窗内侧的拉门本来关着，现在拉开了一些，他就透过那缝隙向里张望。

这不是守夜后招待众人的那个房间，而是安放着棺材的葬礼会场。前方的祭坛上燃着线香，折叠椅整齐地排列着，健夫就坐在最前面。

克郎正纳闷他在干什么，健夫站了起来。他从旁边的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上面包着白布。

健夫来到棺材前，慢慢打开白布。里面的东西一瞬间闪出光芒。那一刻，克郎知道了那是什么。

是菜刀。一把老菜刀。有关它的故事，克郎早已听得耳朵长茧了。

那是爷爷创建鱼松时用过的菜刀。决定由健夫继承家业时，爷爷亲手把这把菜刀传给了他。听说健夫年轻时一直用它练习技艺。

健夫在棺材上展开白布，把菜刀放在上面。抬头看了眼遗像后，他双手合十，开始祈祷。

看到这一幕，克郎的胸口隐隐作痛。他能感觉到健夫在心里对奶奶说了些什么。

应该是在道歉吧。从父亲手里接过的店铺，在自己这一代不得不关门。祖传的菜刀也无法传给自己的独子。

克郎离开了窗前。他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走出了镇民中心。

☆

5



克郎觉得很对不起父亲。这是他第一次打心底这么想。无论如何，他必须感谢父亲对任性儿子的包容。

可是，这样下去真的可以吗？

叔叔也说过，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鱼店也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就算暂时由母亲来打理，她也要同时看护父亲。鱼店随时都有关门的危机。

真到了那一天，会是怎样的状况？

明年春天荣美子就上班了。她是在本地的信用银行工作，所以应该可以继续住在家里。但光靠她的收入是照顾不了二老的。

该怎么办呢？要放弃音乐，继承鱼松吗？

那是现实的选择。可是那样一来，自己多年的梦想呢？母亲也说，父亲不希望他因为自己而放弃梦想。

重重叹了口气后，克郎环顾四周，停住了脚步。

他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所在。新的住宅不断增加，不知不觉间已走错了路。

快步四下转了转，他终于找到一条认识的路。儿时常来嬉戏的空地就在那附近。

那是一条平缓的上坡路，克郎开始慢慢往前走。不久，右侧出现一栋熟悉的建筑，是以前经常买文具的杂货店。没错，发黑的招牌上写着“浪矢杂货店”。

关于这家店，除了买东西外还有些别的回忆。他曾经向店主浪矢爷爷咨询过各种各样的烦恼，当然现在看来，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烦恼，比如“请告诉我运动会赛跑拿第一的方法”，或者“怎样让压岁钱变多”。但浪矢爷爷总是很认真地回答。记得让压岁钱变多的方法是“制定法律，规定压岁钱必须装在透明的红包里”，原因是“这样一来，爱面子的大人就不好意思只包一点点压岁钱了”。

那位爷爷现在还好吗？克郎怀念地望着杂货店。店铺生锈的卷帘门紧闭，二楼住家部分的窗户也没有亮灯。

他绕到旁边的仓库侧面。以前他常在仓库的墙上乱写乱画，老爷爷也不生气，只是跟他说，反正你都要画，给我画得好看点。

很可惜，墙上的涂鸦已经找不到了。毕竟过去了十多年，想必早已风化消失了吧。

就在这时，杂货店门前传来自行车的刹车声。克郎从仓库暗处探出头，正看到一个年轻女子从自行车上下来。

她停下自行车，从斜挎的背包里取出一样东西，投进浪矢杂货店卷帘门上的小窗。克郎看在眼里，不由得“咦”了一声。

这一声并不大，但由于周围一片寂静，显得分外刺耳。她怯怯地望向克郎，接着慌忙骑上自行车，似乎把他当成了变态。

“请等一下，你误会了，误会了，我不是坏人。”克郎摇着手跑出来，“我不是躲在这里，是怀念这栋房子，过来看看而已。”

跨在自行车上，像是立刻就要蹬下脚踏板的她，向克郎投来警惕的眼神。她长发束在脑后，化着淡妆，长得很端正，看上去和克郎差不多年纪，或许还要小一些。T恤袖子里露出的胳膊很健壮，可能是从事某项体育运动。

“你看到了吗？”她问，声音略带沙哑。克郎不明白她的意思，没有作声。“你看到我做什么了吗？”她又问了一遍，语气里透着责备。

“我看到你把信封放进去……”

克郎说完，她皱起眉头，咬着下唇，把脸扭向一边。过了一会儿，她又转向克郎。

“拜托你一件事。请你忘掉刚才看到的事情，也忘掉我。”

“哎……”

“我先走了。”说完她就要蹬车离开。

“等等，我就问一个问题。”克郎急忙追上去，挡在自行车前，“你刚才投进去的是咨询信吗？”

她低下头，抬眼望着克郎。“你是谁？”

“熟悉这家杂货店的人。小时候就向店主爷爷咨询过烦恼……”

“名字？”

克郎皱了皱眉。“在问别人名字之前，应该先报上自己的名字才对吧。”

她骑在自行车上，叹了口气。

“我的名字不能告诉你。刚才投进去的不是咨询信，而是感谢信。”

“感谢信？”

“半年多前我来咨询过，得到了宝贵的意见，问题因此得以解决。所以我写信去道谢。”

“咨询？向这个浪矢杂货店？那位爷爷还住在这里吗？”克郎看看她，又看看老旧的店铺，问道。

她歪着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不过去年我把咨询信放进去后，第二天后面的牛奶箱里就有回答……”

没错。晚上把写有烦恼的信投进卷帘门上的小窗，第二天早上回信就会出现在牛奶箱里。

“现在还接受咨询吗？”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最后一次收到回信后，也好久没来过了。刚才投进去的感谢信，也许不会被读到，不过我觉得即使这样也要写这封信。”

看来她得到的指点着实宝贵。

“那个，”她说，“你问够了没？回去晚了家里人会担心的。”

“噢……你走吧。”

克郎让到一边。她用力蹬下脚踏板，自行车转动起来，很快加快了速度，不到十秒钟，她就消失在克郎的视线里。

他重又望向浪矢杂货店，完全看不出有人生活的迹象。要是这家店能回复咨询，除非有幽灵住在这里。

他从鼻子里呼了口气。唉，别傻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他轻轻摇头，离开了这个地方。

回到家，荣美子一个人在客厅。她说她睡不着觉，喝点酒帮助入睡。矮脚桌上放着一瓶威士忌和玻璃杯。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已经长大了。加奈子看来已先睡了。

“你和爸聊了吗？”荣美子问。

“没有。我没回镇民中心，散了一会儿步。”

“散步？都这时候了，你上哪儿散的步？”

“随便走走。对了，你还记得浪矢杂货店吗？”

“浪矢？记得啊。就是那家位置很偏僻的店嘛。”

“那里现在还有人住吗？”

“啊？”荣美子的声音里带着疑问，“没人住了吧，前一阵就关了门，应该一直空着。”

“是吗，果然是这样啊。”

“什么意思？那家店怎么了？”

“没什么。”

荣美子纳闷地扁了扁嘴。

“对了哥，你打算怎么办？真的就这样抛下鱼松不管吗？”

“别用这种口气讲话。”

“可事实就是这样呀。你不继承的话，店就只有关门了。我倒是无所谓，爸妈怎么办？你不会也不管他们了吧？”

“烦死了，我正在好好考虑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跟我说说。”

“都说了你很烦啊！”

克郎冲到二楼，西装也没脱就倒到床上。种种思绪在他脑海里盘旋，但也许是残留酒精的作用，完全理不出头绪。

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起身，坐到书桌前，拉开了抽屉。他在抽屉里找到了报告用纸，还有圆珠笔。

他将纸展开，写下“寒暄省略浪矢杂货店”。

☆

6

★★

第二天的葬礼也进行得很顺利，到场的基本还是昨天那些人。亲戚们早早就来了，但可能是因为昨晚的那场风波，都对克郎有些冷淡，叔叔也没再找他说话。

除了亲戚，引人注目的还有商业街和社区自治会的人。克郎从小就和他们很熟。

其中一位是他的同学。因为穿着正装，克郎一开始都没认出他是自己的初中同学。他家经营的印章店和鱼松在同一条商业街上。

说到这里，克郎想起以前听人说过，这位同学从小就死了父亲，一直跟爷爷学习刻章的手艺，高中一毕业就去店里帮忙。今天他应该是代表印章店来吊唁的。

他上完香，从克郎他们面前经过时，很有礼貌地低头致意。那模样看起来比克郎要大上好几岁。

葬礼结束后，就是出殡和火葬。之后家属和亲戚回到镇民中心，举行头七法事。最后健夫向亲戚们致谢，一切就此结束。

送走了亲戚们，克郎他们也要回去了。东西很多，他们打开店里厢式货车的后厢门，把祭坛用品和花装了进去，这样一来后座就没多少地方了。开车的是健夫。

“克郎，你坐副驾驶座好了。”加奈子说。

他摇摇头。

“不了，妈你坐吧，我走回去。”

加奈子露出不满的表情，大概以为他不想坐在父亲旁边。

“我有个地方想去一下，马上就回。”

“哦……”

加奈子似乎还是无法释然。克郎转过身，快步离去。要是被问起去哪儿就麻烦了。

他边走边看了眼手表，快到傍晚六点了。

昨天深夜，克郎从家里溜了出来。他是要去浪矢杂货店。牛仔裤口袋里装着茶色的信封，里面的报告用纸上写满了他现在的烦恼。写信人当然就是他自己。

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但几乎毫无保留地写下了目前的状况。他想知道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是好。是继续追寻梦想，还是放弃梦

想，继承家业——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事实上，今天早晨一醒来他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干了件蠢事。那栋房子里不可能有人住，昨晚那女子说不定脑子有问题。要真是这样就麻烦了，他可不希望那封信落到别人手里。

但另一方面，他也抱着一线希望。没准自己也能像那女子一样，得到适当的建议呢？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克郎走在坡道上。不久，浪矢杂货店的老旧店铺出现在眼前。昨晚来时天太黑没看清楚，原本米色的墙面已变得黑黝黝的。

店铺和旁边的仓库间有条细窄的通道，要绕到屋子后面，只能从这里进去。为了避免墙壁弄脏衣服，他走得很小心。

后面有扇门，门旁果然安着木质牛奶箱。克郎咽了口唾沫，伸手去掀侧面的盖子。有点紧，不过还是打开了。

往里看去，里面有个茶色的信封。克郎探手取了出来。这似乎就是他原来的那个信封，收信人一栏用黑色圆珠笔写着“致鱼店艺术家先生”。

他着实吃了一惊。莫非当真有人住在这里？克郎站在后门前侧耳细听，却没听到丝毫声息。

也可能回信的人住在别的地方，每天晚上过来查看有没有咨询信。这样就解释得过去了。可是，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这么做呢？

克郎不解地离开了杂货店。不过，这个问题其实无关紧要，也许浪矢杂货店有浪矢杂货店的理由。相比之下，他更关心回信的内容。

手里拿着信，克郎在附近转悠着，想找个能静下心来读信的地方。

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小公园，里面只有秋千、滑梯和沙池，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在角落的长椅上坐下，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拆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信笺。他忐忑不安地读了起来。

鱼店艺术家先生：

你的烦恼我已经了解了。

感谢你把这么奢侈的烦恼讲给我听。

真幸福啊，你是祖传鱼店的独生子吗？那什么也不做也能继承这家店啰。想必有很多以前的老客户，用不着辛辛苦苦招揽生意。

容我问一句，你周围有没有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的人呢？

要是没有的话，这可真是个好世道啊。

再过三十年你看看，就不会有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只要有份工作就不错了。就算大学顺利毕业，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饭碗，这样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一定会来的，我敢跟你打赌。

不过你中途退学了啊，也就是不上学了？父母给你出钱，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大学，你就这么放弃了？啧啧啧。

还有音乐是吧？你的目标是要成为艺术家吧？宁可丢下祖传的鱼店不管，也要凭一把吉他去打拼吗？哎呀哎呀。

我已经不想给什么建议了，只想说一句，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满脑子天真想法的人，在社会上吃点苦头也是好事。不过话虽这么说，既然顶着浪矢杂货店的招牌，还是回答一下吧。

我不会害你的，把吉他丢到一边，赶紧去继承鱼店吧。你爸的身体不是不大好吗？现在不是你吊儿郎当的时候。靠音乐吃饭是行不通的，那只有少数有特殊才华的人才做得到，你不行。别做白日梦了，面对现实吧。

浪矢杂货店

读着读着，克郎拿信的手发起抖来。不用说，是气的。

这算什么？他想。凭什么自己要被人这样骂？

放弃音乐，继承家业——这样的回答在他意料之中。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对方这样回答也无可厚非。可就算如此，也不用讲得这么难听吧？简直太没礼貌了。

早知道就不去咨询了。把信纸和信封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克郎站了起来，想找个垃圾箱扔掉。

但他没找到垃圾箱，最后还是揣着这封信回了家。父母和荣美子正忙着将祭坛用品摆在佛龛前。

“你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加奈子问。

“嗯，随便转了转……”克郎说着上了楼。

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了衣服，克郎把揉成团的信纸和信封扔进了垃圾箱。但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捡了回来。展开皱皱巴巴的信纸，他重又读了一遍。不管读多少遍，都是那么的让人不痛快。

虽然不想理会，但就这么算了却又心有不甘。写这封信的人根本错得离谱。从他那句“祖传的鱼店”来看，肯定以为是家特别气派的店，把来咨询的人想成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吧？

他要克郎“面对现实”，但克郎并没有逃避现实。正因为不想逃避，才会如此烦恼，而回答者却并不明白这一点。

克郎来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报告用纸和圆珠笔。花了些时间，他写成了如下的一封信。

寒暄省略　浪矢杂货店：

感谢您的回信。没想到能得到您的回答，让我惊讶极了。

不过读完信后，我很失望。

老实说，您一点也不明白我的烦恼。我也知道继承家业是更为稳定的选择，不消您来告诉我。

可是目前来看，说稳定也没有那么稳定。

您可能误会了，我家的店是个门面只有两间宽的小店，生意也谈不上有多红火，勉强赚个生活费而已。即使继承了这家店，也不能说未来就高枕无忧了。那么，大胆去探索一下别的道路，不也是一种想法吗？上一封信上也提到过，现在父母也都支持我，如果我就此放弃梦想，会让他们失望的。

您还有一个误会。我是把音乐当作职业来对待的，准备靠唱歌、演奏和作曲为生，您却以为我是拿艺术当消遣的那种人，所以才会问我，“你的目标是要成为艺术家吧？”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否定。我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而是要成为职业音乐人，也就是Musician。

只有有特殊才华的人才能成功，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您怎么能断定我就没有这种才华呢？您并没有听过我的歌，不是吗？请不要一厢情愿地下结论。任何事情，不挑战一下是不知道结果的，对吧？

静候您的回信。

鱼店音乐人

☆



“你几时回东京？”葬礼第二天，克郎正吃着午饭，头上缠着毛巾的健夫从店里走进来问道。鱼松从今天开始恢复营业，早上克郎从自己房间的窗子里，目送健夫开着厢式货车去进货。

“还没想好。”他含糊地回答。

“光在这儿混日子，有用吗？你说你要走音乐的道路，恐怕不是这么轻巧吧？”

“我没有混日子，我在考虑很多事情。”

“你在考虑什么？”

“行了，问这个又有什么用？”

“三年前我就狠狠骂过你一回。你得全力以赴，尽最大努力打拼给我看看！”

“烦不烦哪，这种事你不说我也知道。”克郎放下筷子，站了起来。厨房里的加奈子担心地看着他。

傍晚时分，克郎出了门。不用说，他是去浪矢杂货店。昨天深夜，他将第二封信投进了卷帘门上的小窗。

打开牛奶箱，一如昨天那般，里面放着克郎原来的那个信封。看来回信的人果然每天都来查看有没有咨询信。

和昨天一样，克郎在附近的公园读了信。信的内容如下：

鱼店音乐人先生：

不管大店小店，总归是店。托了这家店的福，你才能一路念到大学吧？就算经营很辛苦，为店里出点力不也是做儿子的责任吗？

你说父母都支持你。只要是亲生父母，除非你去犯罪，否则你干什么他们不支持呢？所以说，你怎么能把这话当真？

我没说要你放弃音乐。把它当成爱好不行吗？

坦白跟你讲，你没有音乐才华。虽然我没听过你的歌，但我就是知道。

因为你已经坚持了三年，还是没能混出个模样来，不是吗？这就是

你没有才华的证据。

看看那些走红的人吧，他们可不用花这么久才受到注目。真正才华横溢的人，绝对会有人赏识的。可是谁也没留意到你，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你不喜欢被人叫作“艺术家”吗？那你对音乐的感觉恐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总之一句话，我不会害你的，马上去当鱼店老板吧！

浪矢杂货店

克郎咬着嘴唇。跟上次一样，这次的回信也很过分，简直被说得体无完肤。

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并不是很生气，反而有种痛快的感觉。

克郎又读了一遍，忍不住重重地叹了口气。

说得没错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是认同对方的。虽然言语粗鲁，但信上所说都是事实。如果真有出众的才华，一定会有人慧眼识珠——这一点克郎自己也明白，只是他一直不愿面对。他总是用时运还没到来安慰自己，其实若真正有才华，运气并不是那么重要。

以前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种话，顶多说“很困难啊，还是放弃吧”。因为谁都不想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但这个回信人不一样，说话没有丝毫顾忌。

对了……他的目光又落到信纸上。

这个人到底是谁？竟然如此直言不讳，说话毫不客气。别人通常都会用相对委婉的表达方式，他的信里却完全感觉不到照顾情绪的意思。写信的人，肯定不是克郎熟悉的浪矢爷爷，那位爷爷的措辞会温和得多。

克郎想见见这个人。很多事写信是说不清楚的，他想当面谈谈。

到了晚上，克郎又从家里溜了出来。牛仔裤的口袋里同样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第三封信。经过一番左思右想，他写下了如下的内容。

寒暄省略　浪矢杂货店：

感谢您再次回信。

坦白说，我感到很震惊，没想到您会如此激烈地指责我。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有一定才华的，期待着终有一天能崭露头角。

不过您的直言不讳，倒让我觉得很痛快。

我想我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了。仔细想想，我在追寻梦想上太固执己见了，或许其中也有死要面子的成分。

可是说来惭愧，我还没能下定决心，还想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再坚持一阵子。

然后我意识到了我真正的烦恼是什么。

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选择，只是一直无法下决心舍弃梦想。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打个比方，这就如同单相思的感觉，明知恋情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忘不了对方。

文字很难充分表达我的心情，所以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和您当面谈一次？我也非常想知道，您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哪里能见到您呢？只要您告诉我，无论哪里我都会去。

鱼店音乐人

浪矢杂货店和往常一样，静静地伫立在夜色中。克郎来到卷帘门前，打开投递信件用的小窗。他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信封塞进去，塞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

他感觉卷帘门里边似乎有人。

如果是这样，对方会从里面把信封拉进去。先维持这个样子，看看动静再说。

他瞄了眼手表，晚上十一点刚过。

克郎把手伸进另一个口袋，拿出一只口琴。深吸了一口气后，他面对着卷帘门，悠悠地吹奏起来。他想吹给门里的人听。

这是他最满意的一首原创歌曲，名字叫“重生”。歌词还没有填，因为暂时想不到合适的内容。现场演出的时候，他总是用口琴来吹奏，旋律是流畅的叙事曲风格。

演奏完一段后，他将口琴从唇边移开，注视着半露在小窗外的信封。然而它并没有被拉进去的迹象。看样子店里没有人，说不定要到早上才来收信。

他伸手把信塞了进去。啪嗒一声，隐约传来信封落地的声音。

☆
8
★★

“克郎，快起来！”

身体被猛烈摇晃，克郎睁开眼睛，眼前是加奈子苍白的脸。

克郎皱起眉头，眨了眨眼。

“怎么回事？”他边问边拿起枕旁的手表，时间是早上七点多。

“糟了！你爸在市场上晕倒了！”

“啊？”克郎坐起来，一下子清醒了，“什么时候？”

“刚才市场上的人打电话来说的，已经把他送到医院了。”

克郎从床上跳起来，伸手去拿搭在椅背上的牛仔裤。

穿好衣服，他和加奈子、荣美子一起出了门，在卷帘门上贴上“今日暂停营业”的告示。

搭上出租车，他们赶到医院。一位鱼市的中年工作人员正等在那里，他似乎也认识加奈子。“他搬货的时候突然显得很痛苦，所以我赶紧叫了救护车……”那个男人解释道。

“这样啊，给您添麻烦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处理，您回市场去吧。”加奈子向他致谢。

抢救结束后，主治医生过来谈话，克郎和荣美子也都在旁。

“简单来说就是过度劳累，导致心脏不堪重负。最近他有没有什么操劳的事情？”满头白发、颇有风度的医生以沉稳的语气问道。

加奈子说他刚忙完葬礼，医生理解地点点头。

“可能是因为不仅身体上，精神上也持续紧张的缘故。他心脏的状况不会立刻恶化，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建议他定期接受检查。”

“我会让他这么做的。”加奈子回答。

此时已经可以探视，他们随后便去了病房。健夫躺在急诊病房的床上，看到克郎他们，他的表情有些尴尬。

“都跑过来也太小题大做了，又不是什么大事。”他逞强地说，声音却有气无力。

“果然店还是开早了，应该休息上两三天才对。”

听加奈子这样说，健夫沉着脸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我没事。咱们的店要是停业，客户们就麻烦了。有的人就等着咱家的鱼呢。”

“可万一逞强把身体累垮了，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我都说了，我没什么大事。”

“爸，你别太拼命了。”克郎说，“如果一定要开店，我来帮忙。”

三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他脸上，每个人的眼神里都透着惊异。

沉默了一秒后，“你瞎说什么呀！”健夫不屑地说，“你能干点什么？连怎么收拾鱼都不懂。”

“才不是。你忘了吗？我上高中之前，每年暑假都到店里帮忙。”

“那跟专门干这行是两码事。”

“可是……”克郎顿住了。

健夫从毯子下面伸出右手，制止了儿子的话。

“那你的音乐呢？”

“我会放弃……”

“什么？”健夫撇了撇嘴，“你要当逃兵？”

“不是，我是觉得继承鱼店更好。”

健夫不耐烦地咂舌。

“三年前说得那么了不起，结果就这样？老实跟你讲，我就没想把店交给你。”

克郎愕然望向父亲，加奈子也担心地叫了声：“他爸！”

“你要真是一门心思想干鱼店，那自然另说，但你现在不是这么想的。以你这种心态，就算继承了鱼店，也不可能干好。等过了几年，你准会又心神不定地想，要是继续搞音乐就好了。”

“没那回事。”

“怎么没有，我都知道。到那个时候，你有很多理由替自己开脱。‘因为我爸病倒了，没办法只能继承了’，‘都是为了这个家作出的牺牲’，总之什么责任也不想负，全是别人的错。”

“他爸，别这么说嘛……”

“你给我闭嘴——怎么样，没话说了吧？有什么意见就说来听听啊！”

克郎噘起嘴，瞪着健夫。“为家里着想有这么不对吗？”

健夫哼了一声。

“这种好听的话还是等你有点成就再说吧。你一直坚持音乐，搞出什么名堂了吗？没有吧？既然你不听父母的话，一心扑在一件事上，那你就只剩下这件事了。要是连这事都做不成，倒以为自己干鱼店没问题，那你也太小看鱼店了。”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健夫显得有些难受，按住了胸口。

“他爸，”加奈子说，“你不要紧吧？——荣美子，快去叫大夫。”

“不用担心，我没事。喂，克郎，你听好了。”健夫躺在床上，目光严肃地望着他，“我也好，鱼松也好，都还没脆弱到需要你照顾的程度。所以你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再去全力打拼一次，在东京奋战一场。就算最后打了败仗也无所谓，至少你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做不到这点你就不要回来。明白了吧？”

克郎不知道该说什么，唯有沉默不语。健夫又用强硬的语气问了一遍：“明白了吗？”

“明白了。”克郎小声回答。

“真的明白了？这可是男人之间的约定。”

面对父亲的问题，克郎重重点头。

从医院回到家，克郎立刻动手打点行装。除了收拾带来的行李，他还整理了房间里剩余的物品。因为很久没有好好收拾过了，他又打扫了一下卫生。

“书桌和床都帮我处理了吧，书架如果不用的话也丢掉好了。”休息兼吃午饭的时候，克郎对加奈子说，“那个房间我以后不用了。”

“那我可以用吗？”荣美子马上问道。

“嗯，行啊。”

“太好了。”荣美子轻轻拍了拍手。

“克郎，你爸话是那么说，但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克郎苦笑着望向母亲。

“你在旁边也听到了吧？那是男人之间的约定。”

“可是……”加奈子只说了这两个字，没有再说下去。

克郎打扫房间一直到傍晚。这之前早些时候，加奈子去了趟医院，接回了健夫。和早上相比，健夫的气色好了很多。

晚饭是寿喜烧[3]，加奈子似乎花大价钱买了上等牛肉。荣美子高兴得像个孩子，健夫却因为医生嘱咐这两三天要戒烟戒酒而喝不了啤酒，懊恼得唉声叹气。对克郎来说，这是葬礼过后第一顿和和气气的饭。

吃完晚饭，克郎换上出门的衣服，准备回东京了。加奈子说“明天再走就好了”，健夫则嗔怪说“他想走就让他走吧”。

“那，我走了。”双手提着行李，克郎向父母和荣美子道别。

“多保重啊！”加奈子说。健夫没作声。

出了家门，克郎没有直接去车站，而是绕了个弯。他想最后再去一趟浪矢杂货店，昨天那封信的回信也许已经放在牛奶箱里。

过去一看，回信果然在里面。克郎把信塞进口袋，重新打量这家已经荒废的店铺。落满灰尘的招牌仿佛在向他诉说什么。

到车站搭上车后，克郎开始读信。

鱼店音乐人先生：

第三封信我已经拜读了。

由于无法详述的原因，请恕我不能和你会面。而且，我想还是不见面为宜。见了面，你会很失望的。想到“原来一直在向这种家伙咨询啊”，你自己也会觉得不是滋味。所以这件事就算了吧。

是吗，你终于要放弃音乐了？

不过恐怕只是暂时的吧，你的目标依然是成为音乐人。说不定读到这封信时，你已经改变了心意。

这到底是好是坏，很抱歉，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想告诉你。

你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绝不是白白付出。

我相信，将会有人因为你的歌而得到救赎。你创作的音乐也必将流传下去。

若要问我为何能如此断言，我也很难回答，但这的确是事实。

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浪矢杂货店

读完信，克郎感到很纳闷。

这封回信是怎么回事？措辞突然变得很有礼貌，和之前的简单粗暴判若两人。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方预见到克郎再次决心成为音乐人。或许正因为有这种洞悉人心的能力，才叫作“咨询烦恼的浪矢杂货店”。

请坚信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终有一天会梦想成真吗？为什么他能这样断定呢？

克郎把信塞回信封，放进包里。无论如何，这封信给了他勇气。



路过的CD店门口，蓝色封套的CD堆得像小山一样。克郎拿起一张，细细品味着喜悦的滋味。封套上印着专辑的名字“重生”，旁边写着“松冈克郎”。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历经艰辛，他终于成功了。

这是条漫长的道路。怀着坚定的决心，再次回到东京的克郎比以前更加全心投入音乐。他不断挑战各种比赛，参加试音，给唱片公司寄试

听带，街头演出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

尽管如此，他依旧默默无闻。

时光转眼即逝，他渐渐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时，一个偶尔来看他演出的客人问他，要不要去孤儿院做慰问演出。

虽然很怀疑这样做有什么用，他还是答应了。

他去的是一所小型孤儿院，里面只有不到二十个孩子。演奏的时候他心里很没底，听演奏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后来一个孩子开始打拍子，其他的孩子纷纷效仿，最后克郎也加入进来。他感到很开心。

很久没有这样打心底享受唱歌了。

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去日本各地的孤儿院演出，擅长的适合儿童的曲目超过一千首。然而到最后，还是没能正式出道——

克郎疑惑地歪着头。没能出道？那这里的CD又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风光出道了吗？还是凭借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他哼起了《重生》，但却死活想不起歌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明明是他自己写的歌。

到底歌词是什么呢？克郎打开CD盒，取出封套想看歌词，手指却突然动弹不得，无法将折叠的封套展开。店里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是怎么了？什么音乐这么吵——

下一瞬间，克郎睁开了眼睛。他一时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陌生的天花板、墙壁、窗帘——顺着视线看到这里，他终于记起这是丸光园的一间客房。

铃声大作，他听到似乎有人在尖叫，还有人在喊：“起火了，冷静点！”

克郎跳了起来，抓起旅行包和夹克，套上鞋。幸好昨晚他没脱衣服就睡着了。吉他怎么办？他只花一秒钟就得出结论——不要了。

一出房间，他吃了一惊。走廊里浓烟滚滚。

一名工作人员用手帕捂着嘴，向他招手。“这边，请从这边逃离。”

克郎依言跟着他往外跑，一步两个台阶地狂奔下去。

马上就要到楼下时，克郎却停住了脚步。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小芹。

“你在干吗！快跑啊！”克郎大喊。

小芹双眼通红，泪水打湿了脸颊。“我弟弟……辰之不在屋里。”

“什么？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不过可能在屋顶平台。他睡不着的时候总是去那里。”

“屋顶平台……”克郎犹豫了一下，但接下来的动作却很迅速。他把自己的行李塞给小芹。“帮我拿着，你赶快跑！”

“啊？”留下瞪大眼睛的小芹，克郎转身冲上楼梯。

短短一会儿，烟雾又浓了很多，他眼泪簌簌直掉，喉咙也痛了起来。不仅看不清楚周遭，连呼吸都很困难。更可怕的是看不到火光，究竟是什么地方起火了呢？再停留下去很危险，要马上逃走吗？克郎正想着，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喂！你在哪儿？”他出声喊道。刚一张嘴，烟就涌进了喉咙。尽管呛得受不了，他还是奋力向前。

有什么东西崩塌的声音传来，与此同时，烟雾变淡了。他看到一个少年蹲在楼梯上。正是小芹的弟弟。

克郎把少年扛到肩上，正要往下跑时，轰隆一声巨响，天花板掉了下来，转瞬间周围已是一片火海。

少年哭喊起来，克郎也心乱如麻。

但待在这里是死路一条。要活命，只有冲下楼。

克郎扛着少年在火海里奔跑。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儿跑，怎么跑。巨大的火焰不断袭来，他全身剧痛，无法呼吸。

红光与黑暗，同时将他包围。

似乎有人在喊他，但他已无力回答，身体一动也不能动了。不对，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在不在。意识渐渐模糊，仿佛要睡着了。

一封信上的文字，朦胧地浮现在他脑海中。

你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绝不是白白付出。

我相信，将会有人因为你的歌而得到救赎。你创作的音乐也必将流传下去。

若要问我为何能如此断言，我也很难回答，但这的确是事实。

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最后一刻。

啊，是这样啊。现在就是最后的时刻，我只要现在仍然坚信就好吗？

如果真如信上所说，爸，我也算是留下足迹了吧？虽然我打了一场败仗。



挤得人山人海的体育馆里，一直充满了狂热的欢呼声。此前的三首安可曲，都让歌迷们的热情充分燃烧。然而最后这首却风格迥异。忠实的歌迷们似乎都知道这一点。她一拿起话筒，数万人就安静下来。

“最后还是往常的那首歌。”绝代的天才女歌手说，“这首歌是我的成名作，但它还有更深的意义。这首歌的作者，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弟弟的救命恩人。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我弟弟的生命。如果没有遇到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这一生，都会一直唱这首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那么，请大家欣赏。”

随后，《重生》的旋律悠然响起。

注释

[1] 简称YMO，日本电子乐队的先驱，由坂本龙一、细野晴臣和高桥幸宏在1978年组建。

[2] 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摇滚乐队。

[3] 日本的一种火锅料理，通常食材包括高级的牛肉切片、大葱、莴苣、豆腐、魔芋丝等。

第三章 在思域车上等到天亮



从检票口出来，浪矢贵之看了眼手表，指针指向晚上八点半刚过。不对劲啊，他环顾四周，果然不出所料，时刻表上方的时钟显示的是八点四十五分。浪矢贵之撇撇嘴，啧了一声。这破表，又不准了。

手表是考上大学时父亲买给他的，最近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了。想想也难怪，已经用了整整二十年了。他琢磨着换块石英表。这种采用石英振荡器的划时代手表，过去身价抵得上一辆小型汽车，不过最近价格已经直线下降。

出了车站，他走在商业街上。让他惊讶的是，都这么晚了，还有店铺在营业。从外面看过去，每家店生意都很红火。听说随着新兴住宅区的形成、新来居民的增加，对车站前商业街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这种偏僻小镇的不起眼街道竟然也这么繁华，贵之觉得很意外。不过得知从小长大的地方正在恢复活力，倒也不是件坏事。他甚至还想，要是自家的店也在这条商业街上就好了。

从商业街拐进小路，笔直向前，很快进入一片住宅林立的区域。每次来到这一带，景色都有新的变化，因为不断有新房子盖起来。听说这边的住户当中，不少人远在东京上班。想到就算搭特快电车，也得花上两个小时，贵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来。他现在租住在东京都内的公寓大厦里，虽说面积不大，也是两室一厅的套房，他和妻子、十岁的儿子共同生活。

不过他转念又想，虽然从这里去东京上班很不方便，但一个地段不可能各方面都很理想，或许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也是必要的。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上班时间长一点还是可以忍耐的吧。

穿过住宅区，来到一个T字路口。右转继续前行，是一条平缓的上坡路。这里他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随便怎么走，身体都记得哪里该拐

弯。因为直到高中毕业，这是他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

不久，右前方出现一栋小小的建筑。路灯已经亮起，但招牌上的字样黯淡发黑，很难辨认。卷帘门紧闭。

贵之在店前驻足，抬头望向招牌。浪矢杂货店——走近看，依稀可以认出这行字。

杂货店和旁边的仓库之间，有一条约一米宽的通道。贵之从那儿绕到店铺后方。念小学时，他总是把自行车停在这里。

后面有一扇后门，门旁安着牛奶箱。牛奶一直送到十年前。后来母亲去世，过了一阵子就没再订了。但牛奶箱保留到了现在。牛奶箱旁边有个按钮。以前按下去的话，门铃会响，现在已经不响了。

贵之伸手去拧门把，果然一拧就开。每次都是这样。

脱鞋处并排放着一双熟悉的凉鞋和一双老旧的皮鞋。两双鞋属于同一个主人。

“晚上好。”贵之低声说。没人回应，他不以为意地径自脱鞋进门。一进去首先看到厨房，再往前是和室，和室的前方就是店铺。

雄治身穿日式细筒裤和毛衣，端坐在和室的矮桌前，只把脸慢慢转向贵之。他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哎呀，是你啊。”

“哎呀什么呀，你又没锁门。我都说了多少遍了，门一定要锁好。”

“没关系。有人进来的话，我马上就知道了。”

“知道才怪。你刚才不就没听到我说话？”

“我听到了，不过我正在想事儿，懒得回答。”

“你还是这么嘴硬。”贵之把带来的小纸袋搁到矮桌上，盘腿坐下，“喏，这是木村屋的红豆面包，你最爱吃的。”

“哦！”雄治眼前一亮，“老让你买东西，真不好意思。”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雄治嗨哟一声站起身，提起纸袋。旁边的佛龛敞着门，他把装着红豆面包的纸袋放到台上，站在那里摇了两次铃铛，这才回到原地坐下。身材瘦小的他已经年近八十，腰板还是挺得笔直。

“你吃了晚饭没有？”

“下班回来吃了荞麦面，因为今晚要住在这儿。”

“哦，那你跟芙美子说了吗？”

“说了，她也很挂念你呢。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托你的福，没什么问题。你其实没必要特地来看我。”

“好不容易来一趟，别这么讲嘛。”

“我只是想说，你不用担心我。对了，我刚洗过澡，水还没倒，现在应该还没冷，你什么时候想洗就去洗。”

两人说话的当儿，雄治的视线一直望着矮桌。桌上摊着一张信纸，旁边有一个信封，收信人处写着“致浪矢杂货店”。

“这是今晚的来信吗？”贵之问。

“不是，是昨天深夜送过来的，今天早上才发现。”

“那不是早上就要答复了吗？”

向浪矢杂货店咨询的烦恼，回信会在翌日早上放到牛奶箱里——这是雄治制定的规则。为此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起床。

“不用，咨询的人好像也对深夜来信感到抱歉，说可以晚一天回信。”

“这样啊。”

真是怪事，贵之暗想。为什么杂货店的店主要回答别人的烦恼咨询呢？当然，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是知道的，因为连周刊都来采访过。从那以后咨询量大增，其中有诚意来咨询的，但大部分都只是凑热闹，明显是恶意骚扰的也不少。最过分的一次，一晚上收到三十多封咨询信，而且一看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内容也全是信口胡说。然而雄治连那些信也要一一回答。“算了吧！”当时贵之忍不住对雄治说，“再怎么看，这都是恶作剧。拿它当回事不是太傻了吗？”

但老父亲却一点也不怕吃亏的样子，反而以同情的口气说：“你呀，什么都不懂。”

“我哪里不懂了？”面对贵之生气的诘问，雄治一脸淡然地说道：

“不管是骚扰还是恶作剧，写这些信给浪矢杂货店的人，和普通的咨询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破洞逐渐流失。证据就是，这样的人也一定会来拿回信，他会来查看牛奶箱。因为他很想知道，浪矢爷爷会怎样回复自己的信。你想想看，就

算是瞎编的烦恼，要一口气想出三十个也不简单。既然费了那么多心思，怎么可能不想知道答案？所以我不但要写回信，而且要好好思考后再写。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

事实上，雄治逐一认真回答了这三十封疑似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咨询信，并在早晨放进牛奶箱。八点钟店还没开门的时候，那些信果然被人拿走了。之后再也没发生类似的恶作剧，而且在某天夜里，投来了一张只写了一句话的纸：“对不起，谢谢你。”字迹和三十封信上的十分相像。贵之至今都忘不了父亲把那张纸拿给自己看时，脸上那骄傲的表情。

大概是找到了人生价值吧，贵之想。十年前母亲因心脏病离开人世时，父亲整个人都垮了。那时兄弟姊妹们都已离家独立，形单影只的孤独生活，夺走了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生活下去的意志，看着委实令人难过。

贵之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名叫赖子。但她和公婆住在一起，完全指望不上。能照顾雄治的，就只有贵之了。可是他那时也刚刚成家立业，住在公司狭小的职员宿舍里，没有余力把父亲接去同住。

雄治想必也了解儿女的难处，尽管身体不好，却只字不提关店的事。既然父亲坚持撑下去，贵之也就乐得由他。

但是有一天，姐姐赖子打来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我真是吓了一跳，老爸现在整个人精神焕发，比妈没过世时还要有活力。这样我总算放了心，暂时应该没问题了。你也去看看他吧？我包你会大吃一惊的。”

姐姐刚去看望了很久没见的父亲，说得十分起劲。接着她又用兴奋的口气问：“你知道爸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有精神吗？”贵之回答说不知道。“也是，我想你也不会知道。我听说的时候，又吓了一大跳。”说完这些，她这才把缘由告诉了贵之。原来父亲干起了类似烦恼咨询室的事情。

乍一听到这话，贵之完全没反应过来，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是什么玩意儿？于是一到假日，他就立刻回了老家。眼前看到的景象让他难以置信：浪矢杂货店前围着一大群人，其中主要是孩子，也有一些大人。他们都在朝店铺的墙上看，那里贴了很多纸，他们边看边笑。

贵之走到跟前，越过孩子们的头顶向墙上望去，那里贴的都是信纸或报告用纸，也有很小的便笺纸。他看了看上面的内容，其中一张这样写道：“有个问题想问。我希望不用学习、不用作弊骗人，考试也能拿到一百分。我该怎么做呢？”

这明显是小孩子写的字。对应的回答贴在下方，是他熟悉的父亲的

字迹。

“请恳求老师进行一次关于你的考试。因为考的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答案当然是正确的。”

这都是什么啊，贵之想。与其说是烦恼咨询，更像是机智问答。

他把其他的问题也看了一遍。从“我很盼望圣诞老人来，可家里没有烟囱，该怎么办”，到“如果地球变成猴子的星球，该跟谁学猴子话”，内容全都不怎么正经。但无论什么问题，雄治都回答得极为认真。这种咨询看来很受欢迎。店铺旁边放着一个安有投递口的箱子，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着“烦恼咨询箱任何烦恼均欢迎前来咨询浪矢杂货店”。

“呃，就算是一种游戏吧。本来是架不住附近孩子们起哄，硬着头皮开始的，没想到颇受好评，还有人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看。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是不知道啦，不过最近孩子们老是来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我也得绞尽脑汁来回答，真是够呛啊。”

雄治说着露出苦笑，但表情却眉飞色舞，和妻子刚刚过世时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贵之心想，看来姐姐所言不虚。

让雄治重新找到人生价值的烦恼咨询，起初大家都抱着好玩的心态，但渐渐开始有人来咨询真正的烦恼。这样一来，惹眼的咨询箱就显得不大方便了，所以现在改成了通过卷帘门上的投递口和牛奶箱交换信件的方式。不过遇到有趣的烦恼，还是会像以前那样，贴到店铺的墙上。

雄治双臂抱胸，端坐在矮桌前。桌上摊着信纸，但他并没有动笔的意思。他的下唇稍稍噘起，眉头紧皱。

“你沉思好久了。”贵之说，“很难回答吗？”

雄治慢慢点头。“咨询的是个女人，这种问题我最不擅长。”

他指的应该是恋爱情事。雄治是相亲结婚，但直到婚礼当天，新郎新娘彼此都还不大了解。贵之暗想，向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咨询恋爱问题，未免也太没常识了。

“那你就随便写写呗。”

“这叫什么话？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雄治有点恼火地说。

贵之耸了耸肩，站起身来。“有啤酒吧？我来一瓶。”

雄治没作声，贵之自行打开冰箱。这是台双门的旧式冰箱，两年前姐姐家换冰箱时，把以前用的老冰箱给了雄治。之前他用的是单门冰箱，昭和三十五年买的，当时贵之还是大学生。

冰箱里冰着两瓶啤酒。雄治喜欢喝酒，冰箱里从来没断过啤酒。过去他对甜食正眼也不瞧，爱上木村屋的红豆面包是六十岁过后的事了。

贵之拿出一瓶啤酒，起开瓶盖，接着从碗橱里随便拿了两个玻璃杯，回到矮桌前。“爸也喝一杯？”

“不了，我现在不喝。”

“是吗？这可真难得。”

“没写完回信前不喝酒，我不是早说过了嘛。”

“这样啊。”贵之点点头，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上啤酒。

凝神思索的雄治缓缓望向贵之。

“父亲好像有老婆孩子。”他冷不丁冒出一句。

“什么？”贵之张大了嘴，“你说谁？”

“咨询的人。是个女人，不过父亲有妻子。”

贵之还是一头雾水。他将啤酒一饮而尽，搁下玻璃杯。

“这很正常啊。我父亲也有妻子小孩，妻子已经过世了，不过小孩还在，就是我啦。”

雄治皱起眉头，烦躁地摇摇头。“你没听懂我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父亲，不是咨询者的父亲，而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谁的？”

“我不是说了吗，”雄治不耐烦似的摆摆手，“是咨询者怀的孩子。”

贵之咦了一声，随即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咨询者怀孕了，但对方是有妇之夫。”

“没错。我从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啊。”

“你说得也太不清不楚了。你说父亲，谁都会以为是咨询者的父亲。”

“分明是你先入为主了。”

“是吗？”贵之侧着头，伸手拿起杯子。

“你怎么看？”雄治问。

“什么怎么看？”

“你在没在听哪？那个男人有老婆孩子，而咨询者怀了他的小孩，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总算说到咨询的内容了。贵之喝了杯啤酒，呼地吐出一口气。

“真是的，最近的小姑娘一点节操都没有，还笨得要死。跟有老婆的男人扯上关系，能有什么好事？她脑子里在想什么！”

雄治板起脸，拍了拍矮桌。

“不要说三道四了，快回答我，应该怎么办？”

“这还用问？当然是堕胎了，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答案？”

雄治冷哼了一声，抓抓耳朵后面。“看来我是问错人了。”

“怎么啦，什么意思？”

雄治扫兴地撇了撇嘴，用手砰砰地敲着咨询信。“‘当然是堕胎了，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答案？’——连你也这么说，这个咨询者的第一反应当然也是这样。但她还是很烦恼，你不觉得这不合情理吗？”

面对雄治尖锐的指责，贵之默然无语。他说得确实没错。

“你听好了。”雄治接着说，“这个人在信上说，她也明白应该把孩子打掉。她认为那个男人不会负起责任，也冷静地预见到如果靠女人独自抚养孩子，未来会相当辛苦。尽管如此，她还是下不了决心，无论如何都想把孩子生下来，不想去打胎。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嘛，我是搞不懂。爸你知道？”

“看过信后我就明白了。对她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最后？”

“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她很可能再也生不了孩子。这个人之前结过一次婚，因为总也生不了小孩去看医生，结果发现是很难生育的体质。医生甚至叫她死了生小孩的心。因为这个原因，婚姻最后也难以为继。”

“原来是有不孕症的人啊……”

“总之因为这个缘故，对这个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听到这里，你总该明白，我不能简单地回答她‘只有堕胎了’吧？”

贵之将杯中的啤酒一口喝干，伸手去拿啤酒瓶。

“你说的我懂，但最好还是不要生下来吧？小孩子太可怜了，她也会很辛苦。”

“所以她在信上说，她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话是这么说……”贵之又倒了一杯啤酒后，抬起头，“可这就不像是咨询了呀。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明显她已经决定要生了。爸你不管怎么回答，对她都没有影响。”

雄治点点头。“有可能。”

“有可能？”

“这么多年咨询信看下来，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吧。”

贵之喝了口啤酒，皱起眉头。“这么麻烦的事情，亏你也能干上好几年。”

“这也算是助人为乐。正因为很费心思，做起来才有意义啊。”

“你可真是爱管闲事。不过这封信就不用琢磨了吧，反正她都打算要生了，那就跟她说‘加油，生个健康的宝宝’得了呗。”

听儿子这样说，雄治看着他的脸，嘴不悦地撇成へ字形，轻轻摇了摇头。“你果然什么都不懂。从信上看，确实能充分感受到她想把孩子生下来的心情，但关键在于，心情和想法是两码事。说不定她虽然渴望生下这个孩子，内心却明白只能打掉，写信来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如果是这样，跟她说请把孩子生下来，就会适得其反，让她遭受无谓的痛苦。”

贵之伸手按着太阳穴，他的头开始痛起来了。

“要是我就回答她，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你不用担心，谁也不会找你要答案。总之，必须从这封信上看出咨询者的心理状态。”说完雄治再度交抱起双臂。

真麻烦啊，贵之事不关己地想着。不过这样潜心思索如何回信，对雄治来说却是无上的乐趣。正因为如此，贵之很难开口切入正题。他今晚来到这里，并不是单纯只为看望年迈的父亲。

“爸，你现在方便吗？我也有事要说。”

“什么事？你看也知道，我正忙着呢。”

“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而且你说是在忙，其实只是在思考，对吧？不如想点别的事情，也许反而会想到好主意。”

大概是觉得他说的也对，雄治板着脸转向儿子。“到底什么事？”

贵之挺直后背。“我听姐姐说了，店里的生意好像很差。”

雄治一听就皱起眉头。“赖子这家伙，真是多管闲事。”

“她是担心你才告诉我的，既然是女儿，这也是很自然的啊。”

赖子过去在税务师事务所工作过，她充分利用工作经验，每年浪矢杂货店的纳税申报都由她一手打理。但前几天报完今年的税后，她给贵之打来了电话。

“情况很糟呀，咱家的店。已经不是有赤字的问题了，而是红彤彤一片。这样子换谁申报都一样，因为根本不需要想办法避税，就算老老实实地申报，也一分钱税金都不用交。”

“有这么严重？”贵之问，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爸爸本人去报税，税务署可能会劝他去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贵之重新望向父亲。

“我说，差不多也该收店了吧？这一带的客人如今不都去了车站前的商业街吗？车站没建成之前，这边因为靠近公交车站，还有生意可做，现在已经不行了。还是放弃吧。”

雄治扫兴地揉了揉下巴。

“收了店，我怎么办？”

贵之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可以去我那里啊。”

雄治眉毛一动。“你说什么？”

贵之扫视着房间，墙上的裂痕映入眼帘。

“不做生意的话，就没必要住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了。跟我们一起住吧，我已经和芙美子商量好了。”

雄治哼了一声。“就那间小房子？”

“不是，其实我们正考虑搬家，毕竟也到了该买房的时候了。”

雄治睁大了老花镜下的双眼。“你？买房？”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吧。我也是快四十的人了，现在正在四处看房子。再说，也要考虑你养老的问题啊。”

雄治扭过脸，微微摆了摆手。“你不用考虑我。”

“为什么？”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想办法，不需要你们照顾。”

“就算你这么讲，做不到的事情还是做不到啊。没有什么收入，你要怎么活下去？”

“用不着你操心。我都说了，我会想办法的。”

“怎么想办——”

“你有完没完？”雄治抬高了声音，“你明天不是要回公司吗？那得一早就起。别在这儿啰唆了，赶紧去洗个澡睡觉。我很忙，还有事情要做呢。”

“你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写那个吗？”贵之扬了扬下巴。

雄治沉默地瞪着信纸，看来已经懒得搭理他了。

贵之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借用下浴室。”

雄治依然没有回应。

浪矢家的浴室很小。贵之缩起手脚，以双手抱膝的姿势泡在旧不锈钢浴缸里，眺望着窗外。靠近窗边有一棵大松树，依稀可以看到几根枝叶。这是他从小就看惯的景象。

或许雄治留恋的不是杂货店，而是烦恼咨询。他觉得一旦关了店离开这里，就不会有人来找他咨询了。贵之也认为他想的没错。正因为抱着闹着玩的心态，才能轻松愉快地接受咨询。

现在就夺走他的这种乐趣，未免有点残忍，贵之想。

第二天早晨六点，贵之就起床了。叫醒他的是以前用的发条式闹钟。在二楼的房间里换衣服的时候，他听到窗子下方有些响动。悄悄推开窗往下望去，一个人影正从牛奶箱前离开。那是名穿着白衣的长发女子，面貌看不清楚。

贵之走出房间，下到一楼。雄治也已经起来了，正站在厨房里，锅里的水已经烧开。

“早。”贵之打了个招呼。

“哦，你起来了。”雄治瞥了眼墙上的时钟，“早饭怎么办？”

“我不用了，马上就得走。倒是那个事怎么样了？就是那封咨询信。”

正从罐子里往外抓柴鱼干的雄治停下手，绷起脸看向贵之。

“写好了，我一直写到深夜。”

“你怎么回答她的？”

“那可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还用问嘛，这是规则。因为关系到个人隐私。”

“这样啊。”贵之搔搔头。父亲也知道“个人隐私”这个词，这令他很意外。“有个女人开牛奶箱拿信了。”

“什么？你看到了？”雄治露出责怪的神色。

“我从二楼往窗外瞥了一眼，偶然看到的。”

“她不会发现你了吧？”

“我想应该没有。”

“只是你猜想？”

“不会发现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雄治噘起下唇，摇了摇头。

“不可以窥看咨询者，这也是规则。如果对方觉得自己被发现了，就不会再写信来咨询了。”

“所以说不是有意去看的，凑巧看到而已。”

“真是的，难得回来见一面，不要给我惹出是非来。”雄治一边抱怨，一边盛出柴鱼干煮的汤。

贵之小声说了声对不起，走进洗手间，随后在洗手台刷牙洗脸，收拾完毕。雄治在厨房里煎鸡蛋，大概是独自生活时间长了，手法很熟练。

“我看，现在这样也行。”贵之对着父亲的背影说，“暂时不跟我们一起住也没关系。”

雄治没作声，似乎觉得压根儿不用回答。

“明白了。那，我走了。”

“嗯。”雄治低声回答，依然没转身。

从后门离开时，贵之打开牛奶箱看了看，里面什么也没有。

老爸是怎么回答的呢？他有点——不，是相当在意。



贵之上班的公司在新宿，位于一栋大厦的五楼，从楼上可以俯视靖国通。业务内容是出售和出租办公设备，客户以中小企业居多。年轻的社长慷慨激昂地宣称“今后就是电脑时代”，据他说，办公场所每人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简称电脑——的时代即将到来。文科出身的贵之总觉得那玩意儿派不上什么用场，但社长似乎坚信它用途无穷。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也要用心学习啊！”这是社长最近的口头禅。

姐姐赖子打电话到公司时，贵之正在看《电脑入门》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看得他云里雾里，恨不得把书扔出去。

“不好意思啊，往你公司打电话。”赖子带着歉意说。

“没关系。有什么事？还是爸的事吗？”姐姐只要打电话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和爸爸有关。

“是啊。”不出所料，赖子果然这样回答，“昨天我去看他，可是店关门了。你听说了什么没有？”

“咦？没有啊，我什么也没听说。怎么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偶尔也要休息一下。”

“说得也是呀。”

“不是那样的。回来的路上，我找了附近的住户打听，问他们最近浪矢杂货店怎么样，他们说，大概一周前就关门了。”

贵之蹙起眉头。“这就不对劲了。”

“是吧？而且爸的气色也很不好，我看他瘦得厉害。”

“是不是生病了？”

“我也这么想……”

这件事确实令人不安。对雄治来说，烦恼咨询是他现在最大的生活乐趣，而要持续开展下去，首要前提就是杂货店正常开张。

前年贵之曾经试图劝说雄治关店。想到他当时的态度，贵之觉得他不可能没病没痛的就把店关了。

“我知道了。我今天就回去看看。”

“不好意思，那就拜托你啰？是你的话，他也许会说出实情。”

这可不好说，贵之心里想着，回了句“好吧，我问问看”就挂了电话。

到了下班时间，他离开公司，前往老家。路上他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了缘由，妻子芙美子也很担心。

上次见到父亲，是在今年正月的时候。他带着芙美子和儿子一起回家看望，那时父亲看起来还很硬朗。半年过去，这中间出什么事了呢？

晚上九点多，贵之抵达了浪矢杂货店。驻足望去，店铺卷帘门紧闭。这光景本来不足为奇，但他却有种感觉，似乎整个店都变得生气全无。

绕到后门，探手去拧把手，却发现罕有地上了锁。贵之取出备用钥匙。这把钥匙已经多年没有用过了。

打开门走进去，厨房的灯关着。继续往前，只见雄治躺在和室的被褥上。

或许是听到了动静，雄治翻了个身，转脸向外。“是你啊，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姐姐担心你，给我打了电话。听说你把店关了？而且整整一个礼拜？”

“是赖子啊。这孩子，老是多管闲事。”

“这哪里是闲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身体不舒服吗？”

“没多大事。”

也就是说，果然身体状况不好。

“哪儿不舒服？”

“我不是说了，没多大事。没有什么地方疼啊难受什么的。”

“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店关了？告诉我呀。”

雄治听了沉默不语。贵之以为父亲又要固执地不回答了，但一看父亲的脸，他顿时吃了一惊。父亲眉头紧锁，紧抿着嘴唇，神色间流露出深切的痛苦。

“爸，到底……”

“贵之，”雄治开口了，“有房间吗？”

“你是指什么？”

“就是你那儿呀，东京。”

“有。”贵之点点头。去年他在三鹰买了栋房子，虽然是二手房，但入住前已经翻修一新。雄治自然也去看过。

“还有空出来的房间吗？”

贵之明白父亲的意思了，同时也涌起一股意外之感。

“有啊。”贵之说，“我们早就给你准备了房间，就是一楼的和室。以前你去的时候，不是带你看过吗？虽然小了点，不过采光很好。”

雄治长长地叹了口气，抓了抓额头。

“芙美子是什么想法？她真的能接受吗？好容易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家，可以和丈夫孩子亲亲热热地生活了，突然多了个老头子，会不会觉得很碍事？”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当初买房的时候，我们挑选的标准就是方便和你一起住。”

“……哦。”

“你想去住了吗？我们随时都欢迎。”

“好吧。”雄治的表情依然很严肃，“那就叨扰你们啦。”

贵之感到胸口有股压迫感。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吗？但他小心地没有

将情绪表露到脸上。

“别这么客气。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你不是说过，店会一直开下去吗？果然还是身体不好吧？”

“没那回事，你不要疑神疑鬼。怎么说呢，反正……”雄治顿了顿，隔了一会儿才说下去，“反正也是时候了。”

“这样啊。”贵之点点头。既然雄治如此说，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雄治离开浪矢杂货店，是一周之后的事情。他没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全靠自己家人帮忙搬了家。带走的只是最需要的物品，其他的都留在店里，因为房子怎么处置还没有决定。就算想卖，一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就先这样了。

搬家的途中，租来的卡车收音机里在播放南天群星的《可爱的艾莉》。这首歌是三月份发售的，现在非常流行。

妻子芙美子和儿子都对新的家庭成员表示了欢迎。当然贵之心里有数，儿子且不提，芙美子心里肯定是不乐意的。但她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不会把这话说出来。这也是贵之娶她的原因。

雄治好像也对新生活感到很满意，每天在自己房间里读读书，看看电视，有时出去散散步。尤其让他开怀的是，现在每天都能见到孙子了。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共同生活没多久，雄治就病倒了。他是深夜突感疼痛，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据他说是腹痛得厉害。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让贵之慌了手脚。

第二天，医生向贵之说明了病情。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但很可能是肝癌。

而且是晚期——戴眼镜的医生以冷静的口气说道。

“您的意思是，没有办法了吗？”贵之问。

“你可以这么认为。”医生语气不变地回答。换句话说，手术已经没有意义。

当然，雄治并没有听到这番话。他们讨论的时候，他还在麻醉的效力下沉睡。

他们商量好不向病人透露真正的病情，准备以一个适当的病名瞒过他。

得知情况后，姐姐赖子失声痛哭，责怪自己没有早点带父亲去看病。被姐姐这一说，贵之心里也很难过。虽然一直觉得父亲精神不好，可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病。

雄治从此开始了与病魔抗争的生活。不知是否该说是幸运，他几乎从没叫过痛。每次去医院看望，看到他一天比一天消瘦，让贵之很心酸，不过，病床上的雄治看上去倒还比较有精神。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贵之下班回来，去医院看望父亲，发现他难得地坐起身，眺望着窗外。这是间两人病房，另一张床现在空着。

“今天精神不错嘛。”贵之打了个招呼。

雄治抬头望向儿子，忽然不出声地笑了。

“因为平常都是最低点，偶尔也有回升的日子。”

“回升就好。这是红豆面包。”贵之把纸袋搁到旁边的架子上。

雄治看了一眼纸袋，又望向贵之。

“有件事想麻烦你。”

“什么事？”

“嗯……”雄治沉吟着，垂下了视线。随后他略带犹豫地开口了，说出的话完全出乎贵之的预料。

他说，他想回店里。

“回去干吗？还要做生意吗？以你这样的身体？”

贵之一问，雄治摇了摇头。

“店里没什么商品，开张是不可能的了。不过那也无所谓，我只是想回到那里。”

“为什么要回去呢？”

雄治闭上了嘴，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说。

“你用常识想想吧，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肯定没法一个人生活，得有人陪着照顾你。你难道不明白，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雄治听了，皱起眉头，摇了摇头。

“没人陪也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

“怎么可能啊。想也知道，不能把病人一个人丢下不管。你就别说这种异想天开的话了。”

雄治定定地看着他，眼神仿佛在诉说什么。“只要待一晚就可以了。”

“一晚？”

“是啊，一晚。我只想在店里一个人待上一晚。”

“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你讲也没用，你不会理解的。不过，换了别人也一样理解不了。你会觉得这事很荒唐，不想搭理。”

“你不跟我说，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理解呢？”

“唔……”雄治歪着头，“不行，你不会相信。”

“啊？不相信？不相信什么？”

雄治没有回答，而是换了副口气说道：“贵之，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我现在随时可以出院？反正已经没法治疗了，病人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他们这么跟你说了吧？”

这回轮到贵之沉默了。雄治所说的都是事实。医生的确告知过他，雄治的病情已经无计可施，什么时候去世都不奇怪。

“拜托了，贵之。就照医生说的办吧。”雄治双手合掌请求。

贵之皱起眉头。“你别这样。”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请你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问，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吧。”

老父亲的话压得贵之心头很沉重。尽管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他还是想让父亲实现心愿。他叹了口气。“你想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今晚怎么样？”

“今晚？”贵之禁不住瞪大双眼，“为什么这么急……”

“我不是说了，已经没时间了。”

“可是总得跟大家说明一下吧。”

“没那必要。赖子那边你别透风声，跟医院就说临时回趟家，然后直

接去店里。”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把缘由告诉我啊。”

雄治扭过脸去。“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会说不行。”

“不会的，我保证。我一定带你去店里，你就告诉我吧。”

雄治缓缓望向贵之。“真的吗？你真的会相信我的话？”

“真的。我会相信。这是男人之间的约定。”

“好。”雄治点点头，“那我就告诉你。”



坐在副驾驶座上，雄治一路几乎没说话，但也不像是睡着了。离开医院约三个小时后，熟悉的风景逐渐出现在眼前，他开始怀念地望着窗外。

今晚带雄治出来的事，贵之只告诉了妻子芙美子。让一个病人搭电车显然不现实，所以必须自己开车。而且今晚很可能回不来。

前方可以看到浪矢杂货店了。贵之将去年刚买的思域汽车徐徐停在店前。拉起手刹后，他看了眼手表，十一点刚过。

“好了，到了。”

拔出车钥匙后，贵之正要起身，雄治伸手按住了他的腿。

“送到这儿就行了，你回去吧。”

“可是……”

“跟你说过好几次了，我一个人待着就好，不希望旁边有人在。”

贵之垂下眼。他很明白父亲的心情，如果相信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的话。可是……

“对不起。”雄治说，“让你送我到这么远的地方，还提出这么任性的

要求。”

“算了，没什么。”贵之揉了揉鼻子下面，“那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现在就随便找个地方消磨时间吧。”

“你是要在车里睡一觉吗？这可不行，对身体不好。”

贵之啧了一声。

“爸，你也好意思讲这话，你自己可是个重病号。再说，换了你是我，你会把生病的父亲丢在跟废弃屋没两样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回去吗？反正早上要来看你，还不如在车上等着舒服。”

雄治歪了歪嘴，脸上的皱纹愈发深了。“抱歉啊。”

“你一个人真的不要紧？要是我过来的时候，发现你倒在一片漆黑之中，我可不答应。”

“嗯，没事。而且店里没有断电，不会一片漆黑。”说完雄治打开身旁的车门，伸脚踏上地面，动作看着让人很不放心。

“啊，对了。”雄治回过头，“差点忘了一件要紧事，我得先把这个交给你。”他递出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

“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作为遗书的，但既然已经将一切都毫不隐瞒地跟你说了，所以现在就交给你也没问题了。或许这样反而更好。你等我进屋后再看，看完之后，要发誓按照我的意愿去做。否则，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贵之接过信封。信封的正反两面都空无一字，但里面好像装了信纸。

“那就拜托你了。”雄治下了车，拄着从医院带来的拐杖迈步向前。

贵之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雄治一次也没有回头，身影渐渐消失在店铺和仓库之间的那条通道上。

恍惚了好一会儿，贵之才回过神来，拆开手上的信封。里面的确装有信纸，上面写着奇妙的内容。

贵之吾儿：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人世了。虽然说来落寞，但也是没办法的事。而且对我而言，其实并不会觉得落寞。

留下这封信给你，原因无他，只因为有件事一定要拜托你。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替我做到。

我要拜托你的事，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布公告。当我的三十三周年忌日快要到来时，请你通过某种方式，将以下内容告知世人：

“○月○日（此处当然是填我的去世日期）凌晨零时零分到黎明这段时间，浪矢杂货店的咨询窗口将会复活。为此，想请教过去曾向杂货店咨询并得到回信的各位：当时的那封回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可曾帮上您的忙？希望各位直言相告。如同当时那样，来信请投到店铺卷帘门上的投信口。务必拜托了。”

你一定会觉得这件事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就算觉得荒唐也好，希望你能够完成我的心愿。

父字

把这封信看了两遍，贵之不禁独自苦笑。

假如事先没得到任何解释，接到这么奇怪的遗书时，他会怎么做呢？答案很明显：必然会无视。他会以为父亲是大限将近，脑子糊涂了，就此置之不理。就算当时有点挂意，也会转眼就忘了。就算没那么快忘，三十年后也会忘得一干二净。

但听了雄治那番奇妙的话后，他再也无法无视这封遗书了。因为这也是雄治很深的苦恼。

向他坦白心事时，父亲首先拿出一张剪报，递给了他。“你先看看这个。”

那是三个月前的一篇报道，内容是一名住在邻镇的女子之死。根据报道所述，有多人目击到一辆汽车从码头坠入海中。接到报警，警察和消防员赶往救助，但驾驶座上的女子已经死亡。而车上一名一岁左右的婴儿却在落海后不久被推出车外，浮在水面时被发现，奇迹般安然生还。开车的女子名为川边绿，二十九岁，未婚。汽车是她声称要带孩子去医院，向朋友借来的。据川边绿的邻居反映，她似乎没有工作，生活很窘迫。事实上，她的确因为拖欠房租，被勒令当月月底前搬走。由于现场没有踩刹车的痕迹，警方认为携子自杀的可能性很高，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报道最后如此总结道。

“这篇报道怎么了？”贵之问。

雄治难过地眯起眼睛，回答说，她就是当时的那个女人。

“你还记得有个女人因为怀了孕、男方却是有妇之夫而感到迷茫，前来咨询吧？我想她就是那个女人。地点是在邻镇，婴儿刚满一岁，这些

也都吻合。”

“怎么可能？”贵之说，“只是巧合吧？”

然而雄治摇了摇头。

“咨询的人用的都是假名，当时她用的假名是‘绿河’。川边绿……绿河，这也是巧合吗？我看不像。”

贵之无话可说了。如果说是巧合，确实也太巧了点。

“再说，”雄治接着说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当时那位咨询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我的回答是不是正确。不，不只是当时，至今为止所写的无数回信，对那些咨询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每次都是认真思考后才写下回信，从来也没有随意敷衍，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可是究竟回信有没有帮助到咨询者，就不得而知了。说不定他们按照我的回答去做，结果却陷入不幸的境地。想到这一点，我就如芒刺在背，再也无法轻松地开展咨询了。所以我关了店。”

原来是这样啊，贵之终于恍然。在此之前，坚决不肯关店的父亲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心意，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搬到你这里以后，我也一刻都忘不掉这件事。我的回答会不会让别人走上错误的道路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晚上就睡不着觉。病倒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你多虑了。”贵之说。无论回信的内容为何，最后做出决定的都是咨询者本人。即使最后落得不幸的结果，雄治也无须为此负责。

然而雄治还是看不开。一天又一天，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做一个奇异的梦。梦到的不是别的，正是浪矢杂货店。

“那是深夜时分，有人往店铺卷帘门上的投递口投了一封信。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了这一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好像是空中，又好像就在附近。不管怎样，我确实看到了。而且那是很久很久以后……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想，我也答不上来，但就是这种感觉。”

他几乎每晚都会做这个梦。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不是单纯的梦境，而是对未来所发生事情的预知。

“往卷帘门里投信的，是那些过去给我寄过咨询信，并且收到我回信的人。他们是来告诉我，自己的人生有了怎样的变化。”

我想去收那些信，雄治说。

“怎么才能收到未来的信呢？”贵之问。

“只要我去了店里，就能收到他们的来信。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我就是有这种预感。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去一趟。”

雄治的语气很坚定，不像是在说胡话。

这种事委实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贵之已经和父亲约定会相信他，不得不答应父亲的要求。



在狭小的思域车里醒来时，周围光线依然很暗。贵之打开车里的灯，看了看时间，还差几分钟才到凌晨五点。

汽车停在公园附近的路上。贵之把往后放倒的座椅恢复原状，又活动了一圈脖子后便下了车。

他在公园的洗手间里解了手，洗了脸。这是他儿时经常来玩的公园。从洗手间出来，他环顾四周。让他有些惊讶的是，公园的面积意外的小。想想简直不可思议，当年是怎么在这么小的地方打棒球的？

回到车上，他发动引擎，打开车头灯，缓缓前进。从这里到杂货店只有数百米距离。

天色渐渐发白。抵达浪矢杂货店前时，已经能看清招牌上的字样。

贵之下了车，绕到店后。后门关得紧紧的，而且上了锁。虽然有备用钥匙，他还是选择敲门。

敲门后等了十来秒，里面隐约传来响动。

开锁的声音响起，门开了，露出雄治的脸。他的表情很安详。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贵之试探着说，声音略带嘶哑。

“唔，你先进来吧。”

贵之走进屋里，砰地关上后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化，仿佛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一般。

脱了鞋迈进室内，虽然已经几个月没人住了，里面却不见明显的破败迹象，就连尘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没想到还挺干净嘛。明明完全没有——”正要说出“通过风”时，贵之突然顿住了。他看到了厨房里的餐桌。

餐桌上摆着一排信，有十多封。每个信封都很漂亮，收信人栏几乎都写着“致浪矢杂货店”。

“这是……昨晚收到的吗？”

雄治点点头，坐到椅子上。来回扫视了一遍信封后，他抬头望向贵之。

“和我预想的一样，我刚刚在这里坐下，信就接二连三地从卷帘门上的投递口掉进来，好像早就在等着我回来似的。”

贵之摇了摇头。

“你昨晚进屋以后，我在门外停留了好一会儿。我一直看着店铺，但没有任何人接近。不光如此，也没有人从门口经过。”

“是吗？可是信就这样来了。”雄治摊开双手，“这是来自未来的回答。”

贵之拉过一把椅子，坐到雄治对面。“真不敢相信……”

“你不是说过会相信我的话吗？”

“呃，那倒也是。”

雄治苦笑了一下。

“其实你内心还是觉得不可能，对吧？那你看到这些信，有什么感想？还是说，你想说这些都是我事先准备好的？”

“我不会这么说。我觉得你没有这么闲。”

“光是准备这么多信封和信纸就够麻烦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先讲清楚，这里面没一样是咱家店里的商品。”

“我知道。这些东西我都没见过。”

贵之有些混乱。世界上真有这种童话般的故事吗？他甚至怀疑，父亲是不是被人用巧妙的手段骗了。可是，没理由在这种事上做手脚啊。再说，骗一个没几天好活的老人，又有什么乐子呢？

来自未来的信——或许还是解释为发生了这种奇迹比较妥当。如果这是事实，那就太惊人了。这本应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局面，但贵之却很冷静。虽然思绪多少有点紊乱，他还是冷静得自己都感到意外。

“你全部看了吗？”贵之问。

“嗯。”雄治说着，随手拿起一封信，抽出里面的信纸递给贵之。“你读读看。”

“我可以看吗？”

“应该没问题。”

贵之接过信纸，展开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因为上面不是手写的字迹，而是打印在白纸上的铅字。他跟雄治一说，雄治点了点头。

“半数以上的信都是打印出来的，看来在未来，每个人都拥有可以轻松打印文字的设备。”

单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这的确是来自未来的信件。贵之做了个深呼吸，开始读信。

浪矢杂货店：

贵店真的会复活吗？通知上说的“仅此一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烦恼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抱着“就算被骗也无所谓”的想法，写下了这封信。

说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问了如下的问题：

我好想不用学习也能考一百分，应该怎么做呢？

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这个问题真是太蠢了。而浪矢先生给出了很棒的回答。

请拜托老师进行一次关于你的考试。因为考的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答案当然是正确的。所以肯定能拿到一百分。

读到您的回答时，我心想这不是耍人嘛，我明明是想知道语文、数学考满分的方法。

但这个回答一直留在我记忆里。直到后来我上初中，上高中，一提到考试，我就会想起这个回答。我的印象就是有这么深刻。也许是因为一个孩子的玩笑问题得到正面的回应，感到很开心吧。

不过我真正认识到这个回答的出色之处，还是从我在学校教育孩子开始的。没错，我成了一名教师。

走上讲台没多久，我就遇到了难题。班上的孩子们不愿向我敞开心扉，也不肯听我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算不上好。我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却完全没有进展。我感觉这些孩子的内心很自我，除了极少数朋友之外，对他人漠不关心。

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创造机会让他们一起享受运动和游戏的乐趣，又或是举行讨论会，可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

后来有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想做这种事情，他想考试拿一百分。

听到这话，我吃了一惊，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想您可能已经明白了，我决定对他们进行一项考试，名字叫作“朋友测验”。随意选定班上一名同学，出各种与他有关的问题。除了出生年月日、住址、有无兄弟姐妹、父母职业，还会问到爱好、特长、喜欢的明星等等。测验结束后，由这名同学自己公布答案，其他同学各自对答案。

他们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进行了两三次后，就表现得很有积极性了。要想测验拿到高分，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对同学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彼此之间经常交流。

对于我这个菜鸟教师来说，这真是宝贵的经验。从此我加深了自己可以当好教师的信心，事实上，我一直当到了今天。

这一切都是托了浪矢杂货店的福。我一直很想表达感谢之情，却苦于不知道途径。这次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真的很高兴。

百分小毛头

※接收这封信的是浪矢先生的家人吧？希望能供到浪矢先生的灵前。拜托了。

贵之看完刚抬起头，雄治就问：“怎么样？”

“这不是挺好的嘛。”贵之先这样说，“这个问题我也记得，就是问你不学习也能拿一百分的方法。没想到当时那个孩子会给你写信。”

“我也很惊讶。而且他还很感谢我。其实我对于那些半开玩笑的问题，只是凭着机智去回答而已。”

“但是这个人一直都没忘记你的回答。”

“好像是这样。不但没忘，他还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并且灵活应用在生活中。其实他不用感谢我，之所以能顺利成功，靠的是他自己的努

力。”

“不过这个人一定很开心。闹着玩提的问题不仅没被无视，还得到了认真的回答，所以他才会一直记在心上。”

“那点事不算什么。”雄治来回看着其他的信封，“别的信也都是这样，几乎都很感谢我的回答。这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不过从我读到的内容来看，我的回答之所以发挥了作用，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地生活，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用。”

贵之点点头。他也有同感。

“知道了这一点，不是很好吗，说明你所做的事情没有错。”

“唔，可以这么说吧。”雄治伸手搔了搔脸颊，然后拿起一封信，“还有一封信也想给你看看。”

“给我？为什么？”

“你看过就知道了。”

贵之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是手写的，密密麻麻写满了秀气的字迹。

浪矢杂货店：

在网上得知贵店将在今晚复活的消息，我坐立不安，于是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浪矢杂货店的事，当年给浪矢先生写信咨询的，另有其人。在说出此人是谁之前，我想先说明我的身世。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孤儿院里度过的。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到了那里，从我记事时起，就已经和其他孩子一起生活了。那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但当我上学后，我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家呢？

有一天，一个我最信任的女职员向我透露了我被孤儿院收留的缘由。据她说，我一岁时母亲因为事故过世，而父亲原本就没有。至于详细的情况，等我大一点再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我依然无法释怀，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到了中学时代，社会课上布置了调查自己出生时候事情的作业。我在图书馆查看报纸缩印版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报道。

报道的内容是一辆汽车坠海，驾车的名为川边绿的女子当场死亡。由于车上有一名一岁左右的婴儿，同时没有踩刹车的痕迹，怀疑是母亲携子自杀。

我听说过母亲的名字和过去的住址，所以我确信，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很震惊。母亲之死不是事故而是自杀也就罢了，得知她是有计划地携子自杀，也就是母亲要让我去死，我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从图书馆出来，我没有回孤儿院。要问我去了哪里，我也答不上来，因为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那时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难道我是早该去死的人，活着也没有用处？母亲本应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连她都要杀了我，我这种人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价值？

受到警察保护，是第三天的事。被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倒在百货公司楼顶平台上的小游乐场角落里。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我完全不明白，只模糊记得心里在想，要是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就会轻松地死掉吧。

我被送到医院。因为我不仅虚弱异常，手腕上还有无数割痕。从我当宝贝一样抱着的包里，找到了一把带血的裁纸刀。

很长一段时间，我跟谁都不说话。不止如此，连看到人都会感到痛苦。因为不怎么吃东西，我一天比一天瘦。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来看望我。她是我在孤儿院最好的朋友，和我同年，有一个有点问题的弟弟。据说姐弟俩是因为遭到父母虐待，所以进了孤儿院。她唱歌很好听，而我也喜欢音乐，由此成了朋友。

面对着她，我终于可以说话了。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她忽然说，她今天来，是要告诉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她说她从孤儿院的人那里听说了我的全部身世，所以想跟我谈一谈。看来她是受孤儿院工作人员之托而来，他们大概觉得，只有她能和我说说话。

我回答说，我已经全部知道了，不想再听。她听了用力摇头，然后对我说，你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事情的真相你恐怕一无所知。

“比如说，你知道你妈妈去世时的体重吗？”她问我。“这种事我怎么可能知道。”听我这样说，她告诉我，是三十公斤。那又怎样？正想这么回她，我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只有三十公斤？”

朋友点点头，接着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川边绿的尸体被发现时，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警察调查了她的住处，发现除了奶粉外，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食物。冰箱里也只有一个装着婴儿食品的瓶子。

据知情人士说，川边绿似乎找不到工作，积蓄也花光了。因为拖欠房租，被勒令搬出公寓。从上述情况来看，推断她因想不开而携子自杀是合理的。

然而有一个重大的谜团，就是那个婴儿。为什么婴儿会奇迹般获救？

“实际上，那并不是奇迹。”朋友说，“但在说明之前，有样东西想给你看看。”说完她递给我一封信。

根据朋友的说法，这封信是在我母亲住处找到的。因为与我的脐带珍重地放在一起，所以一直由孤儿院保管。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等时机合适时再交给我。

信纸放在信封里，信封的收件人处写着“致绿河小姐”。

我迟疑地展开信纸，上面的字迹很漂亮。乍一看我以为是母亲写的，读着读着，才发现并非如此。这封信是别人写给母亲的。绿河指的是母亲。

信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给母亲的建议。看来母亲是在向这个人咨询烦恼。从内容来看，母亲似乎是怀了有妇之夫的孩子，为应该生下来还是堕胎而纠结。

得知自己出生的秘密，我受到了新的打击。原来我是不伦之恋的结晶啊，想到这里，我不禁自悲自怜起来。

当着朋友的面，我脱口发泄对母亲的怒火。为什么要生下我？早知道不生不就好了。不生就不会那么辛苦，也不用带我一起去死了。

朋友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好好读读这封信。

写信人对母亲说，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让即将出世的孩子幸福。即使父母双全，孩子也未见得就能幸福。最后他总结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愿意为了孩子的幸福忍耐任何事情，即使你有丈夫，我也会建议你最好不要生。

“你妈妈因为有一切为你幸福着想的决心，才会生下了你。”朋友说，“她珍重地收藏着这封信，就是最好的证据。所以，她不可能带你去死。”朋友断言。

据朋友说，落海的汽车靠驾驶座的窗子是敞开的。那天从早上就在下雨，开车途中不可能开窗，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落海后打开。

并非携子自杀，而是单纯的意外。三餐不继的川边绿，或许是在开车时因营养不良而突发贫血。向熟人借车，很可能也确实如她所说，是为了带孩子去医院。

因为贫血一时失去意识的她，落海时苏醒过来。在惊慌失措中，她打开了车窗，首先把孩子推出窗外，希望他能安全获救。

遗体被发现时，川边绿连安全带都没解开。大概是因为贫血，意识已经模糊了吧。

顺带一提，婴儿的体重超过十公斤。川边绿应该给婴儿吃得很饱。

说完以上这些话，朋友问我："你有什么想法？还是觉得宁愿没被生下来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就算是恨，也是一种很抽象的感情。尽管想把这种感情转变成感谢，内心却充满困惑。于是我说，我什么想法也没有。

车子坠海是自作自受，穷到营养不良是她自己的问题，救孩子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自己没逃出来说明太笨——我对朋友这样说。

朋友当即打了我一记耳光。她哭着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轻视人的生命！难道你忘了三年前的火灾了吗？

听到这话，我不禁心中一震。

那场火灾发生在我们所在的孤儿院。那年圣诞夜，对我来说也是很恐怖的记忆。

朋友的弟弟逃得太晚，差点丢掉性命。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有人救了他。那个人是来参加圣诞节晚会的业余歌手，我记得是个面容和善的男人。所有人都在往外逃的时候，只有他听到朋友的求救，转身冲上楼去找她弟弟。最后她弟弟得救了，而他全身严重烧伤，在医院过世。

朋友说自己和弟弟一辈子都感谢那个人，并将用一生来报答他的恩情。她流着泪说，希望你也明白生命是多么可贵。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孤儿院的工作人员要派她过来了。他们一定觉得，没有人比她更能告诉我，应该怎样看待我母亲。而且，他们是对的。在她的感染下，我也哭了。我终于可以坦率地感谢从未谋面的母亲。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过“要是没被生下来就好了”的想法。虽然至今为止的道路绝非一片坦途，但想到正因为活着才有机会感受到痛楚，我就成功克服了种种困难。

因此我很在意那个给母亲写信的人。那封信的落款是“浪矢杂货店”，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杂货店又是怎么回事？

直到最近，我才从网络上得知，那是一个热爱烦恼咨询的老爷爷。有人在博客上写出了这段回忆，我再寻找其他的信息，由此知道了这次的公告。

浪矢杂货店的老爷爷，我由衷地感谢您给母亲的建议，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表达这份心意。真的谢谢您。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能来到这个世界，真好。

绿河的女儿

PS，我现在是那位朋友的经纪人。她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已经成为全国知名歌手。她也正在报恩。



贵之把厚厚的信纸仔细叠好，放回信封。

“太好了，爸，你的建议没有错。”

“哪儿呀。”雄治摇了摇头，“刚才我也说了，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的努力。之前为了我的回答会不会让谁不幸而烦恼，真是想想都可笑。像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有左右别人人生的力量。我根本就是没事瞎操心。”他虽这么说，表情却很愉快。

“这些信都是你的宝贝，得好好收起来。”

听贵之这样说，雄治陷入沉思。“说到这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替我保管这些信。”

“我？为什么？”

“你也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把这些信放在身边，万一被别人看到就糟了。这些信上所写的，全都是未来的事情。”

贵之低吟了一声。这一说的确有道理，尽管他此刻还完全没有真实感。

“保管到什么时候呢？”

“嗯——”这回换雄治沉吟了，“到我死为止吧。”

“我知道了。到时放到棺材里如何？让它们化为灰烬。”

“这样好。”雄治一拍大腿，“就这么办。”

贵之点点头，重又打量起信件来。他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这些信是未来的人写的。

“爸，”他说，“网络是什么？”

“噢，那个啊。”雄治伸手向他一指，“我也弄不明白，所以很好奇。这个词在其他的信上也频频出现，像‘在网络上看到公告’什么的。还有人提到‘手机’这个词。”

“手机？那是什么？”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啊。或许是未来类似报纸的东西吧。”说罢雄治眯起眼睛，望着贵之，“看刚才的那封信，你似乎按照我的嘱咐，在三十三周年忌日时发布了公告。”

“在那个网络还有手机上？”

“应该是这样。”

“哎……”贵之皱起眉头，“那是怎么回事，感觉真怪。”

“不用担心，将来你自然会知道。好了，我们回去吧。”

就在这时，店铺那边传来轻微的动静。啪嗒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贵之和雄治对看了一眼。

“好像又来了。”雄治说。

“信吗？”

“嗯。”雄治点点头，“你过去看看。”

“好的。”说着，贵之向店铺走去。店里还没有收拾好，商品仍留在

货架上。

卷帘门前放着一个瓦楞纸箱。往里看去，里面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看似是信纸。贵之伸手拾起，回到和室。“就是这个。”

雄治展开信纸一看，顿时露出讶异的神色。

“怎么了？”贵之问。

雄治紧抿着嘴唇，把信纸扬给他看。

咦！贵之不禁脱口惊呼。信纸上一片空白。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是恶作剧吗？”

“有可能。不过——”雄治瞧着信纸，“我感觉应该不是。”

“那是什么？”

雄治把信纸搁到餐桌上，抱起胳膊沉思。

“也许这个人还无法给出回答吧。大概他内心还有迷惘，找不到答案。”

“就算这样，丢一张什么也没写的信纸进来，也太……”

雄治望向贵之。

“不好意思，你到外面等我一会儿。”

贵之不解地眨了眨眼睛。“你要干吗？”

“这还用问，当然是写回信。”

“回这封信？可是信上一个字也没有啊，你打算怎么回答？”

“这正是我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

“用不了多久，你先出去吧。”

看来雄治决心已定，贵之只得放弃。“那你尽快写好。”

“嗯。”雄治凝视着信纸回答，显然已经心不在焉。

贵之出门一看，天色还没大亮。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感觉已经在店里待很久了。

回到思域车上，刚活动了一下脖子，天空已经亮了很多。这让他意识到，或许店里和外面时间流逝的速度不同。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对姐姐和妻子也要保密。反正就算跟她们说了，她们也不会信。

连伸了几个懒腰后，就听杂货店那边有了响动，雄治从狭窄的通道上出现了。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过来。贵之赶紧下车迎上去。

“写好了吗？”

“是啊。”

“回信你放到哪里？”

“当然是放牛奶箱里。”

“那样行吗？对方能不能收到？”

“我想应该能收到。”

贵之歪着头，觉得父亲好像变得有点陌生。

两人上车后，“你是怎么写的？”贵之问，“对那张白纸。”

雄治摇了摇头。“我不能告诉你。以前不就跟你说过这个规则嘛。”

贵之耸耸肩，转动车钥匙点火。正要发动汽车时，雄治突然开口：“等一下！”他慌忙踩下刹车。

坐在副驾驶座的雄治定定地望着杂货店。数十年来，一直是这家店支撑着他的生活，此刻难免依依不舍。更何况对他来说，这并不只是个做生意的地方。

“嗯……”雄治小声呢喃，“好了，走吧。”

“心愿已经了结了吗？”

“是啊，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说完雄治闭上了眼睛。

贵之发动了思域汽车。

☆
6
★★

因为脏污，招牌上“浪矢杂货店”的字样已经很难辨识。虽然觉得遗憾，贵之还是直接按下快门。他变换不同的角度，接连拍了好几张。其实他并不擅长摄影，完全不知道拍得好不好。不过好坏都没关系，反正也不是给别人看的。

眺望着路对面那栋老旧的建筑，贵之想起了一年前发生的事情，他和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个夜晚。

回头想想，总觉得很没有真实感。就算到了现在，他还时常怀疑那只是一场梦。真的收到过来自未来的信吗？关于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雄治此后再也没有提过。

然而那时交给他保管的信放在了父亲的棺材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赖子她们问那是什么信时，他无言以对。

说到不可思议，父亲的死也是如此。尽管早就被告知随时有可能去世，他却很少呻吟呼痛，生命之火如同纳豆细而不断的黏丝一般，微弱而持久地燃烧着。连医生也感到吃惊的是，在进食不多、基本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竟然又活了将近一年。仿佛在他的身上，时间的流逝变慢了。

贵之正沉浸在回忆中，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请问……”他回过神来，往旁边一看，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推着自行车站在那里。她身穿运动服，自行车后座上绑着运动包。

“你好，”贵之回答，“有什么事？”

女子略带犹豫地问：“您认识浪矢先生吗？”

贵之放松嘴角，露出微笑。

“我是他的儿子，这里是家父的店。”

她吃惊地张开嘴，眨了眨眼睛。“这样子啊。”

“你记得我家的店？”

“是啊。不过，我没有买过东西。”她抱歉似的缩了缩肩。

心下恍然的贵之点了点头。“你写信咨询过？”

“是的。”她答道，“得到了十分宝贵的指点。”

“是吗？那就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去年十一月。”

“十一月？”

“这家店不会再开了吗？”女子望着杂货店问。

“……是啊，家父已经过世了。”

她惊得屏住了呼吸，眉梢悲伤地下垂。

“这样啊。几时去世的？”

“上个月。”

“是吗……请您节哀顺变。”

“谢谢你。”贵之点点头，看着她的运动包问，“你是运动员吗？”

“没错，我练击剑。”

“击剑？”贵之瞪大了双眼，颇感意外。

“一般人不太熟悉这个项目吧。”她微微一笑，跨上了自行车，“在您百忙之中打扰，真是不好意思，那我先走了。”

“好的，再见。”

贵之目送着女子骑自行车远去。她练的是击剑啊，确实很陌生。也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在电视上看过，还是精华版的那种。今年日本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连精华版也看不到了。

她说是去年十一月份来咨询的，大概是记错了。那时雄治已经生病住院。

贵之突然想起一件事，当下穿过马路，走进杂货店旁边的通道。来到后门，他打开牛奶箱的盖子，往里看去。

然而里面空空如也。莫非，那天晚上雄治给那张白纸的回信，已经顺利送到了未来？



7
★★

二○一二年，九月。

浪矢骏吾对着电脑犹豫不决。还是算了吧，他想。做这种古怪的事，万一惹出什么乱子就麻烦了。自己用的是家里的电脑，警察查起来一查一个准，而且网络犯罪的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

不过他也真想不到，祖父会拜托他做这种古怪的事情。祖父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头脑都很清醒，说话的时候语气也很坚定。

骏吾的祖父贵之去年年底去世，死于胃癌。贵之的父亲同样罹患癌症过世，可能家族有癌症遗传基因吧。

贵之住院前，把骏吾叫到自己房间，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有件事要拜托他，还要求他对别人保密。

“什么事？”骏吾问。他禁不住感到好奇。

“听说你很擅长电脑？”贵之问。

“还算拿手吧。”骏吾回答。他在中学里参加了数学社，也经常使用电脑。

贵之于是拿出一张纸。

“到了明年九月，麻烦你把这上面的内容发布到网络上。”

骏吾接过来看了一遍，纸上的内容很奇妙。

“这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贵之摇了摇头。

“你不用想太多，只要把这上面的内容广泛发布出去就行了。你应该办得到吧？”

“办是可以办到……”

“其实我很想自己来做这件事，因为当初就是这样约定的。”

“约定？跟谁？”

“我父亲，也就是你的曾祖父。”

“跟爷爷的父亲约定的啊……”

“可是我现在得去住院，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所以想把这件事交给你。”

骏吾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从父母的话里话外他已经得知，祖父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放心吧。”骏吾答道。

贵之满意地连连点头。

结果贵之没多久就撒手人寰。骏吾参加了守夜和葬礼，安置在棺材里的遗体仿佛在向他低语：一切就交给你啰。

从那以后，他片刻也没忘记和贵之的约定。就在左思右想不知所措之际，九月已悄然到来。

骏吾看着手边的纸。贵之给他的这张纸上，写着如下内容：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零分到黎明这段时间，浪矢杂货店的咨询窗口将会复活。为此，想请教过去曾向杂货店咨询并得到回信的各位：当时的那封回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可曾帮上您的忙？希望各位直言相告。如同当时那样，来信请投到店铺卷帘门上的投信口。务必拜托了。

和这张纸同时交给他的，还有另一样东西，就是浪矢杂货店的照片。骏吾没有去过那里，不过据说那家店至今依然存在。

浪矢家过去开过杂货店的事，骏吾也曾听祖父说过，但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所谓的“咨询窗口”究竟是什么呢？“复活”又是什么意思？

还是算了吧。万一惹出什么无法挽救的乱子，麻烦就大了。

骏吾正要合上笔记本电脑，就在这时，一样东西映入了眼帘。

那是摆放在书桌一角的手表。这只表是他最爱的祖父——贵之留给他的纪念。听说这只一天会慢五分钟的手表，是贵之考上大学时父亲送他的礼物。

骏吾怔怔地望着电脑。黑色的液晶屏上映出他的脸庞，和祖父的面容重叠在了一起。

男人和男人的约定不能不遵守——骏吾启动了电脑。

第四章 听着披头士默祷



出了车站，走在商店林立的街道上，一股幸灾乐祸的感觉在和久浩介内心蔓延。不出所料，这里果然也很萧条。外地人纷纷前来安家落户，车站前商业街一派繁荣的景象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从那以后大约过去了四十年，时代早已变迁。各地的小镇上随处可见卷帘门紧闭的商店，这个小镇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回想着过去的印象，浩介慢慢地走着。本以为对这个小镇的记忆已经模糊，实际来了却发现想起的事情意外的多，让他自己也很讶异。

当然，小镇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以前母亲经常光顾的那家鱼店从商业街消失了，记得那家店好像叫鱼松。皮肤黝黑的店主总是朝着大街气势十足地吆喝：太太，今天的牡蛎棒得不得了！不买就亏啦！一定要买给老公尝尝啊—

那家鱼店到底怎样了呢？听说有儿子继承家业，但只是隐约有点印象，也许跟别的店搞混了。

沿着商业街走了一会儿，估摸着差不多就是这一带之后，他向右拐弯。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

浩介在幽暗的路上前行。虽然有路灯，但并没有全部亮起。自从去年地震以来，日本所有场所都严格节电，大概路灯也是能够照亮脚下就够了。

和儿时相比，浩介觉得住宅密集了许多。他隐约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小镇的开发计划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听说要盖电影院——班上有人这样说。

后来计划一定实施得相当顺利吧。很快泡沫经济到来，小镇作为东京的卫星城市，人气也愈发旺盛。

前方出现了一个T字路口。浩介并没有意外之感，毋宁说，这和他的记忆完全吻合。他拐弯向右。

走了片刻，眼前是一段平缓的上坡路。这也和他记忆中的一样。再走一小段路，应该就到那家店了，假如那个消息并非虚构的话。

浩介看着脚下继续往前走。如果抬头望着前方，就会更早知道那家店还在不在，但他只是低头前行。不知道为什么，他害怕早早知道答案。就算消息是假，他也宁愿把期待保持到最后一刻。

不久他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发现已经到了那家店附近。这条路他曾经走过好几次。

浩介抬起头。顿时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呼了出来。

那家店还在。浪矢杂货店，与浩介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店。

他慢慢走近。店铺招牌上的字样已经脏污发黑，无法辨识，卷帘门也锈迹斑斑。然而它仍在这里，仿佛在等待着浩介的到来。

他看了眼手表，还没到晚上十一点，他到得太早了些。

浩介环顾四周，悄无人影。这栋屋子里不像有人住的样子。那个消息真的可以相信吗？毕竟那是网络上的信息，会怀疑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以“浪矢杂货店”的名义散布虚假信息，又能有什么好处？知道这家店的人根本少得可怜。

不管怎样，先看看情况再说吧，浩介想。而且他还没有写信。即使想要参与这个奇妙的活动，如果没有写信，也就什么都谈不上。

浩介踏上来时的路。穿过住宅区，他回到了车站前的商业街。大部分商店都已关门，他本以为会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家庭餐厅，但看来是落空了。

看到有便利店，他便走了进去。有几样东西需要先买上。他在文具柜台找到要买的东西，拿到收银台。店员是个年轻人。

“这一带有没有营业到很晚的店？比如小酒馆之类的。”付完钱后，他试探着问。

“前面有几家酒馆，不过我没进去过。”店员口气生硬地说。

“噢，谢谢。”

从便利店出来没走几步，果然有一排小酒馆。每家店都没什么人气，看样子至多当地的商店老板常和朋友来小聚而已。

然而看到一家店的招牌时，浩介停下了脚步。“Bar Fab4”，一个让人无法视而不见的店名。

推开黑色的大门，往里望去，迎面是两张桌子，里边是吧台。一个身穿黑色无袖长裙的女人坐在凳子上，留着很短的波波头。店里别无他人，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妈妈桑。

女人略带惊讶地望向他：“您是客人？”

她年纪四十六七岁，五官是典型的日本人长相。

“没错，我是不是来晚了？”

浩介一问，女人露出浅浅的笑意，从凳子上站起身。

“没有没有，我们一般营业到晚上十二点。”

“那我来一杯。”浩介迈进店里，在吧台的最边上落座。

“您不用坐得那么偏。”妈妈桑苦笑着送来手巾，“我想今天不会再有客人来了。”

“没事，我坐这儿就好。除了喝酒，我还有事要做。”浩介接过手巾，擦了擦手和脸。

“有事要做？”

“嗯……有点事。”浩介含糊地说。这件事很难解释。

妈妈桑没有继续追问。

“是吗？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请您自便。要喝点什么？”

“来瓶啤酒好了，有黑啤吗？”

“健力士可以吗？”

“当然可以。”

妈妈桑在吧台里头蹲下身，看来冰箱在那里。

她拿来一瓶健力士，起开瓶盖，往啤酒杯里倒入黑啤。她的手法十分娴熟，奶油般的泡沫浮出杯面约两厘米。

浩介咕咚喝了一大口，伸手擦了擦嘴角。黑啤独特的苦涩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方便的话，妈妈桑你也喝一杯吧。”

“谢谢啦。”她将装着果仁的碟子放到浩介面前，然后拿出一个小玻璃杯，倒上黑啤，“那我就不客气了。”

“喝吧。”浩介说着，从塑料袋里拿出买的东西——信纸和水性笔。他把这些东西放到吧台上。

妈妈桑露出惊奇的神色。“您是要写信吗？”

“嗯，算是吧。”

妈妈桑理解似的点点头，往边上挪了挪，大概是知趣地不来打扰他。

浩介将健力士一口饮尽，环顾着店里。

虽然是萧条小镇上的小酒馆，却并不显得土里土气，桌椅都是简洁风格，颇为考究。

墙上装饰着海报和插画，画的是四十多年前，全世界最有名的四个年轻人。还有一张画的是波普风格的黄色潜水艇。

所谓Fab4，是“Fabulous4”的简称。翻译成日语，就是“无与伦比的四人”。这是披头士的别称。

“这是披头士主题的音乐酒吧吗？”浩介问妈妈桑。

她轻轻耸了耸肩。

“算是以这个为卖点吧。”

“这样啊。”浩介重又打量起店里。墙上安着液晶屏，他不禁好奇，究竟会播放披头士的什么影像资料呢？是《一夜狂欢》，还是《救命！》？他不认为这种乡下酒吧会有自己没见过的珍藏影像。

“妈妈桑这个年代的人，对披头士应该不是很熟悉吧？”

听浩介这样问，她又耸了耸肩。

“哪里的话。我上中学的时候，披头士才解散两年左右，在我们中间正是最流行的时候，到处都有各种活动。”

浩介注视着她的脸。

“我知道问女士这个问题很失礼……”

她似乎立刻明白他想问什么，苦笑了一下。

“我已经过了介意这种事情的年纪。我是属猪的。”

“属猪，也就是说……”浩介眨了眨眼睛，“你比我小两岁？”

完全看不出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哎呀，这样吗？先生您看起来很年轻嘛。”妈妈桑说。这当然是客气话。

真叫人吃惊啊，浩介喃喃道。

妈妈桑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原口惠理子”。

“先生不是本地人吧？是来这里公干吗？”

浩介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时也想不到合适的借口。

“不是公干，是回老家看看。我过去在这个小镇住过，不过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是吗？”妈妈桑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说不定在哪儿见过呢。”

“有可能。”浩介喝了口啤酒，“对了，怎么没有背景音乐？”

“啊，对不起，就放平时那张CD可以吗？”

“随便什么都行。”

妈妈桑回到吧台，操作起手边的设备。很快，墙上的喇叭里飘出令人怀念的旋律，是《爱我吧》。

一瓶健力士没多久就空了，浩介又点了一瓶。

“你还记得披头士来日本的事吗？”浩介问。

她“唔”地低吟了一声，皱起眉头。

“我记得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不过说不定是错觉。也许是听哥哥们谈论过，就以为是自己的记忆了。”

浩介点点头。“那也有可能。”

“您记得吗？”

“记得一点。那时我年纪也很小，不过确实亲眼见过。虽然不是现场直播，但我记得我看到披头士走下飞机，乘着凯迪拉克在首都高速上飞驰的情景。不过，知道那辆车是凯迪拉克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当时放的背景音乐是《月光先生》，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月光先生——妈妈桑跟着念了一遍。“这首歌不是披头士写的吧？”

“没错。不过这首歌是披头士在日本演出后才广为人知，所以很多人以为是他们原创的。”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越说越起劲，浩介闭上了嘴。他已经很久没和别人聊得这么热烈了。

“那真是个美好的时代啊。”妈妈桑说。

“可不是嘛。”浩介将杯中的黑啤一气喝干，紧接着又倒了一杯。

他的思绪已经飞回到四十多年前。



披头士来日本的时候，浩介对他们还不大了解，只知道是国外有名的四人组合。所以当表哥对着电视上转播的披头士抵日情况影像喜极而泣时，他打心底大吃一惊。表哥虽然只是个高中生，但对当时年仅九岁的浩介来说，已经跟大人没什么两样。他不由得想，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厉害的人啊！光是他们来到日本这件事，就能让一个大男人激动得流下泪来。

这位表哥突然离世，是此后三年的事。死因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他的父母痛哭之余，很后悔让儿子考了摩托车驾照。后来在葬礼上，他们又说，都是因为听那种玩意儿，才会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厮混。他们说的是披头士。表哥的母亲口气强硬地放下话来，要把那些唱片全部扔掉。

如果要扔掉，不如给我吧。浩介说。他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一幕。能让表哥迷恋到那种程度的披头士，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他很想亲耳听听。当时他即将升上中学，正是对音乐开始感兴趣的年龄。

其他亲戚劝浩介的父母不要由着他，说会让他变成像表哥那样的不良少年。但浩介的父母没听他们的。

“不见得听了流行音乐就会变成不良少年，再说，人家哲雄也不是不良少年。至于摩托车，稍微活泼点的高中生，哪个不骑呢。”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亲戚的劝告，父亲贞幸付之一笑。

“是啊，我们家孩子不要紧的。”母亲纪美子也赞同道。

一般的父母只要年轻人喜欢新鲜事物、留一头长发，就会不容分说地指责他们是不良少年，但浩介的父母不这么认为。

表哥几乎拥有披头士此前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浩介听得如痴如醉。他们的音乐是他过去从未听过的。第一次聆听到的旋律，第一次体验到的节奏，真切地刺激到了他身体里的某种东西。

在披头士来日演出的推动下，日本涌现了很多以电吉他为中心的乐队，一时间席卷了日本音乐界。但在浩介看来，那些乐队连模仿披头士都算不上，不过是拙劣的冒牌货而已。证据就是，这股热潮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了。

上中学后，班上有很多披头士的歌迷，浩介不时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来。

那些朋友一走进浩介的房间，看到里面安设的音响设备，无一例外地发出惊叹。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由功率放大器和音箱组成的最新型音响系统，在他们眼里宛如来自未来的机器。而且这种设备竟然放在孩子的房间，本身就让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即使是比较优裕的家庭，这种类似家具的组合音响通常也是放在客厅，供全家人一起欣赏唱片。

“我爸的口头禅就是，在艺术上不能省钱。既然听音乐，就要听最好的音质，不然就没意义了。”

“真是了不起啊！”听了浩介的回答，朋友们都羡慕得很。

浩介用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放披头士给他们听。只要是在日本发行过的唱片，他应有尽有。这一点也很令朋友们吃惊。

“你爸爸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来浩介家的朋友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买卖各种东西。只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就能赚钱了吧。他就是在这样一家公司工作。”

“那，是社长？”被这样问到时，浩介就回答，差不多吧。要让别人听起来不像是在炫耀，也是桩难事。

实际上，他确实觉得自己生活优渥。

浩介家位于高地，是一栋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院子里铺着草坪。天气晴朗的日子，全家就在那里烧烤。每逢这种时候，父亲公司的员工也常来参加。

“到目前为止，日本在世界上只是个小职员。”在部下面前，父亲经

常这样说，“但是今后就不一样了，一定会成为领导者。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世界。外国是我们商业上的对手，但也是我们商业上的伙伴，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

听着贞幸洪亮的男中音，浩介感到很骄傲。他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觉得没有比父亲更值得信任的人了。

在自己家很有钱这件事上，浩介没有任何怀疑。塑料模型、游戏、唱片——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基本都会得到。昂贵的衣服、手表——就连这些他根本没想过的东西，父母也会买给他。

父母自己也很享受奢华的生活。贞幸手腕上戴着金表，嘴里总是叼着高级雪茄，车也三天两头地换。不用说，母亲纪美子也完全不输给他，经常会把百货公司外销部的营业员叫过来，一口气订购一大堆目录上的商品。

“要是穿着廉价货，人也会跟着廉价了。”纪美子这样说，“不光是看起来廉价，实际上也会慢慢变成那样，说是人性会变得卑劣也不过分。所以穿在身上的东西一定要高档才行。”

纪美子也很注意美容，所以有时看上去要比同龄的女人年轻十多岁。每到学校教学观摩的日子，纪美子一出现，同学们无不感到惊奇。“真好啊，有个这么年轻的妈妈！”这种话浩介都不知听过多少遍了。

自己一家的头顶上是万里晴空，永远阳光普照。浩介如此坚信。

但从某个时期起，他开始感受到了微妙的变化。知道这种变化就是所谓乌云压顶的感觉，是在七十年代的第一年。

这一年最大的话题，不用说当然是世界博览会。整个社会对它的关注达到了最高潮。

这年四月就要上初二的浩介，打算春假[1]时去参观世博会。只有第一个去尝鲜，才有向别人炫耀的资本。父亲也答应一放春假就带他去看。

三月十四日，日本世界博览会盛大开幕。浩介在电视上收看了实况转播。显像管映出的开幕式，给人以华丽有余、内涵不足的感觉，但在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这层意义上，浩介觉得成功达到了目的。爸爸说得没错，他想，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可是贞幸迟迟不提去世博会的事。一天晚上，浩介假装不经意地问起，贞幸立刻皱起眉头。

“世博会？现在不行，我很忙。”他的口气很生硬。

“现在不行，那黄金周去？”

父亲没作声，一脸不高兴地看着经济日报。

“世博会就算了吧。”一旁的纪美子说，“不就是一堆国家在那里自我炫耀吗？再就是有时有个小游乐场。你都是中学生了，还想去那种地方？”

被母亲这么一说，浩介没话可说了。他之所以想去，也不是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只是已经跟朋友夸下海口，不去觉得面子挂不住。

“今年你还是好好学习吧。明年就上初三了，也该想想考大学的事了。一年时间转眼就过，哪有闲工夫去想什么世博会。”纪美子继续不容回嘴地说，浩介只能沉默了。

让他感到异样的不只是这件事。种种迹象让浩介直觉地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某种变化。

就拿体操服来说，因为浩介正值长身体的时期，衣服总是很快就小了。过去纪美子都是马上给他买新衣服，但这一次，她的反应截然不同。

“又小了？去年秋天不是刚买了吗？你再凑合一阵子吧，反正就算买了新的，没两天又会小了。”听她的口气，就好像长个子很烦人似的。

院子里的烧烤也没有了，假日里部下不再来家里做客，贞幸也不再出去打高尔夫。取而代之的，是家里无休止的争吵。贞幸和纪美子开始动不动就吵起来，虽然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浩介知道跟钱有关。

“要是你像话一点……”贞幸一抱怨，纪美子就反唇相讥道：“都是你没出息，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起，贞幸心爱的福特雷鸟跑车从车库里消失了。他开始搭电车上班。纪美子也不再购物了。两人整天拉着脸。

就在这当儿，突然传来一个对浩介来说难以置信的消息——披头士解散了。据说是英国报纸报道的。

他去找朋友打听情况。当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社交网站，媒体是唯一的信息渠道。我看到过这个消息、收音机里这么说了、国外的报纸好像是这么登的——把这些小道消息归纳起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传言似乎是真的。

他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

关于解散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从保罗·麦卡特尼的太太与小野洋子不和，到乔治·哈里森厌烦了活动，完全分不清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

“你知道吗？”一个朋友对浩介说，“听说披头士其实压根儿不想来日本演出，只是因为可以赚大钱，公司的人硬是促成了这事。那时候披头士已经厌倦了演唱会，一心只想叫停。事实上那之后没多久，他们就不再开演唱会了。”

这种说法浩介也耳闻过，但他不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愿相信。

“可是我听说演唱会气氛热烈得不得了啊，披头士演唱得也很开心的样子。”

“才不是那么回事。披头士起初甚至不想用心演出，他们根本没把日本歌迷放在眼里，想着反正观众会狂热欢呼，歌声和乐器的声音都听不清楚，所以只要随便弹弹、随便唱唱就行了，谁也不会发现。只是没想到日本的观众相当理性，演奏的声音听得很清晰，所以才中途紧急改为认真演出。”

浩介直摇头。“我不相信。”

“可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也不想相信，可是没办法。披头士也是人。在那些家伙眼里，日本不过是个乡下小国。他们只想匆匆把演出糊弄过去，然后赶紧回英国。”

浩介还是摇头。他想起了电视里转播的披头士来日的盛况，还有看着那一幕流下泪来的表哥。如果朋友的话是真的，那表哥的眼泪又算什么呢？

从学校回来，浩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听着披头士的歌。他说什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再也不会出新歌了。

时间在闷闷不乐中过去。到了暑假，浩介的心情依然没有好转。他念念不忘披头士的事。虽然得知电影《顺其自然》即将上映，可他所在的小镇不放。据说只要看了这部电影，就会明白披头士解散的理由。光是琢磨电影里到底讲了些什么，就让他夜不能眠。

就在这时代的风潮波起云涌的时候，他被迫面临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一天晚上，他正一如往常地听着披头士的歌，没上锁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纪美子。浩介本想抗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母亲那阴沉的脸色是他从未见过的。

“有很要紧的事，你过来一下。”

浩介默默点头，关上了音响。他不知道父母要跟他说什么，但他早

就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他也预感到八成不是什么好事。

贞幸在客厅里喝着白兰地。那是很高级的白兰地，他去国外时因为免税买回来的。

等浩介坐下，贞幸慢慢地开口了。他说的话让浩介困惑不已。

贞幸说，月底要搬家，先做好准备，而且不要告诉任何人。

浩介不明白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为什么要马上搬家？”

“我是生意人。生意就像打仗，最重要的是能从对手那里夺得多少财产，这你懂吧？”

这是贞幸平时常说的话，浩介点了点头。他接着说：

“既然是打仗，有时也得逃跑。这是很自然的，不然丢了性命就全完了。这你也懂吧？”

浩介没有点头。如果真的是打仗，当然是这样，可是只是做生意，难道也会丢掉性命吗？

贞幸并不在意，继续说道：

“我们决定这个月底逃跑，离开这个家。不过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只要默默跟着我们就行了。当然你得转校，但也没问题，现在正好是暑假，从第二学期就是新的开始了。”

浩介大吃一惊。要突然转到陌生的学校吗？

“那不算什么。”贞幸口气轻松地说，“还有小孩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转学好多次呢。这不是什么稀罕事。”

听了父亲的话，浩介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安。对人生的不安。

第二天，纪美子正在厨房忙碌时，浩介站在门口问道：

“我们是要趁夜潜逃吗？”

正在用平底锅炒菜的纪美子停下了手。

“谁跟你这么说的？”

“没人跟我这么说。但是听了爸爸的话，我觉得只有这种可能。”

纪美子叹了口气，继续炒菜。“你可别说出去啊。”

原本怀着一丝期待，盼望她断然否认的浩介，眼前一片黑暗。

“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这么缺钱吗？”

纪美子没有回答，默默地炒着菜。

“到底是怎么回事？高中怎么办？我该去哪儿上高中？”

纪美子的头微微一动。

“这些事情，等去了那边再好好考虑。”

“那边是哪边？我们要去哪儿？”

“你烦不烦哪！”纪美子背对着他说，“有意见找你爸说，这是他决定的。”

浩介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再也没法可想。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生气还是该悲伤。

日子一天天过去，浩介每天闷在自己房间里，听着披头士的歌。只有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时，才能不去想那些烦恼。

然而这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了。贞幸提出要把音响处理掉。

浩介当然反对，他坚决不肯卖掉。可是贞幸不听。

“我们要搬家，这种大件的东西带起来太累赘了。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买新的音响，你就先忍耐一下吧。”贞幸语气冷淡地说。

浩介忍不住爆发了。“什么搬家，”他脱口而出，“是趁夜潜逃吧？”

贞幸顿时一脸严厉地瞪着他。

“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可饶不了你！”口气简直跟流氓无赖没两样。

“别干那种事了，我可不想偷偷摸摸地逃跑。”

“少废话！你什么都不懂，给我闭嘴！”

“可是——”

“我们会被杀掉的！”贞幸瞪大眼睛说，“万一逃跑的时候被发现，我们全都没命！这样你也不在乎吗？机会只有一次，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三个只有上吊自杀的份。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就配合点吧！”

父亲眼里布满了血丝。浩介沉默了。在他的心里，某种东西开始轰然崩塌。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把浩介房间里的整套音响器材都运走了。其中一个人给了纪美子钱，贞幸当时不在场。

望着失去了音响的房间，一股杀意涌上浩介心头。他觉得已经生无可恋。

既然再也听不了披头士的歌，也就没有了窝在家里的理由。从那天起，浩介时常出去闲晃。但他没去跟朋友见面，他觉得只要见到了朋友，就会忍不住说出计划连夜逃跑的事来，而且要隐瞒音响已经被变卖的事实也很痛苦。

但他身上没多少钱，去电子游戏厅也玩不了多久，所以最常光顾的就是图书馆。镇上最大的图书馆里颇为清静，但自习室是个例外，里面总是挤满了冲着冷气来的学生。他们多数是备战高考的高中生或复读生，看着他们的样子，浩介心里不禁有些不安：他还会有这样的一天吗？

对于父母，尤其是父亲，浩介失望到了极点。在此之前，他一直以父亲为荣，相信父亲的一言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只要遵从父亲的教导，总有一天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从不时听到的父母的争吵中，浩介逐渐了解到大致的情况。贞幸不仅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还是个令人不齿的懦夫。面对不断膨胀的债务，他打算一走了之。听他们的口气，公司似乎陷入了无法挽回的经营困境，而这一切败露的期限是下个月。对公司的员工他也瞒得密不透风，一心只顾自己得救。

该如何是好呢？只能这样按照父母的安排活下去吗？尽管很不情愿，可是他别无选择。

在图书馆翻看着和披头士有关的书，浩介还是很烦恼。无论哪本书上都找不到答案。



离逃跑的日子愈来愈近了，浩介依然拿不定主意。父母叫他把自己

的行李收拾好，但他一点也不想动。

一天，他平常去图书馆的那条路因为施工禁止通行，只能从别的路过去。走了没多久，他发现路边有家店围了一群小孩，正看着店里的墙壁嬉笑。

浩介走上前，越过孩子们朝里望去，只见墙上贴着几张信纸。

问 卡美拉[2]一边旋转一边飞，眼珠不会跟着转吗？

卡美拉的朋友

答 我想卡美拉是在学芭蕾。芭蕾舞演员不管旋转得多快，眼珠都不会转的。

浪矢杂货店

问 我模仿王选手[3]单脚站立击球，可是怎么也打不出全垒打。我该怎么做呢？

第八号右外场手

答 先从双脚站立打出全垒打开始，再挑战单脚站立怎么样？要是两只脚也不行，就再加一只脚，三只脚试试？总之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过勉强。

浪矢杂货店

哦，是这家店啊，浩介想起来了。他以前听朋友提过。

据朋友说，不管什么烦恼都可以找店主咨询。不过大家问的问题都没个正经，全是故意想难住店主老爷爷。而好玩的地方就在于，看老爷爷怎么一一回答。

真够无聊的，浩介心里想着，离开了那里。那不过是孩子气十足的游戏罢了。

然而下一秒，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他回了家。这个时间，贞幸当然去了公司，纪美子也刚好不在家。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报告用纸。写文章不是他的强项，但他还是花了半个小时，写成如下的文字。

我爸妈要带我连夜逃跑。

听说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还不了，公司也垮了。

他们打算这个月底偷偷离开小镇。

还说要给我转校。

我很想设法阻止他们。我听说不管躲到哪里，债主都会追来的。一辈子都得四处逃命的生活太可怕了。

我该怎么办？

保罗·列侬

反复读了几遍后，浩介把纸对折了两次，塞进牛仔裤口袋，再次出了门。

他匆匆踏上刚才那条路，返回浪矢杂货店附近。隔了一段距离观察了下店里的情形，没看到客人的影子。店主老爷爷在里面看报纸，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浩介做了个深呼吸，朝店铺靠近。刚才他已经看好了咨询箱的位置，是在从老爷爷那里很难看到的地方。不用说，这是特意安排的。

留意着老爷爷的动静，他走进店里。老爷爷仍然在看报纸。

浩介从口袋里取出报告用纸，站在墙壁前，假装在看上面贴的纸。咨询箱就在眼前。心脏开始狂跳，他犹豫起来。这样做真的合适吗？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孩子的声音，似乎有好几个人。浩介暗叫不妙。等他们来到店里，机会就没了。

“嗨！”他心一横，把纸投了进去。只听咚的一声，声音很大，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几乎同一时间，孩子们一拥而入。“爷爷，鬼太郎的铅笔盒有了吗？”一个少年急切地问。看他的模样，应该是小学五年级学生。

“噢，我找了好几家批发店，总算找到了。是这个吧？”

“太厉害了！”少年顿时激动起来，“就是这个，跟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爷爷，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家拿钱。”

“好啊，路上小心。”

在他们的说话声中，浩介离开了杂货店。那个少年好像是预订了印有《鬼太郎》[4]插画的铅笔盒。

往回走之前，浩介回头瞥了一眼。没想到店主老爷爷也正朝他这边看，两人的视线瞬间对上。他慌忙扭过脸，快步离去。

走在路上，他早早开始后悔。要是不把那封信塞进去就好了。那个老爷爷看见他了。刚才把纸投进去的时候，发出了响动，等老爷爷过后打开咨询箱，发现那张纸，没准就会想到写信的人是他。

虽然有这种担忧，但他也豁出去了，就算这样也不在乎。反正老爷爷会像平常那样，把“保罗·列侬”的信贴出来。他不知道老爷爷会怎么回答，不过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镇上的人们会看到这封信。

镇上有人企图趁夜潜逃——这封信上透露的信息，也许会变成小道消息传开。一旦传到贞幸公司债主的耳朵里，会引起什么反应呢？他们很可能会怀疑，计划潜逃的就是和久贞幸一家人。那么他们必然会有所防备。

当然，如果先一步听到风声的父母取消计划，就再好不过了。

这就是浩介的赌注。一个初二学生所能做到的倾尽全力的赌博。

第二天下午，浩介离开家门，直奔浪矢杂货店。运气很好，老爷爷不在店门口，可能是上厕所去了。就是现在了！浩介急忙向墙上望去，上面的贴纸比昨天多了一张，但并不是他写的那封信。贴纸上的内容如下：

保罗·列侬先生：

来信已经收到了。

回答我放在牛奶箱里，请到店铺后面去拿。

※致各位：

牛奶箱里的信是浪矢杂货店写给保罗·列侬先生的。

请其他人不要碰。擅自拆看或者偷走别人的信，都是犯罪行为。拜托了。

浪矢杂货店

浩介茫然了。这样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信没被贴出来。他本想赌一把，结果却落了空。

但他对回答很好奇。老爷爷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浩介来到店外，确认四下无人后，走进旁边约一米宽的小巷。一直走到头，屋后有扇门，门旁安着一个木质旧牛奶箱。

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里面果然没有牛奶瓶，而是放了一封信。拿出来一看，收信人那里写着“致保罗·列侬先生”。

浩介把信封握在手里，回到小巷。正要出去时，刚好有人经过，吓得他赶忙缩回头。一直等到周围杳无人影，他才闪到路上，一溜小跑而去。

到了图书馆，他没有进去，而是在前面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拿出信封又看了看，发现封得很严实，大概是为了防止别人偷看。他小心地拆开信。

信封里放着几张折叠的信纸，连浩介的信也一同放在里面。展开信纸看时，上面整齐地写满了黑色钢笔字。

保罗·列侬先生：

来信已经读过了。老实说，我大吃一惊。我是因为孩子们总是开玩笑叫“烦恼杂货店”，就开始干起了类似烦恼咨询室的事，但其实只是个游戏，和孩子们闹着玩而已。可是你信上所说的，却是真正的烦恼，不但严肃，而且十分紧迫。读信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误会了，对传闻中“任何烦恼都可以解决的杂货店”信以为真，才会写出如此认真的内容。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应当将原信退还给你，因为很显然，向专业人士咨询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我将你的来信一同放在信封里，就是基于这个理由。

但就这样不作任何答复，总觉得很不负责任。假如你是抱着就算误会也好，想和浪矢爷爷咨询看看的想法，那么我就有义务作出自己的回答。

于是我开始思索，你究竟应该怎么做？我用我迟钝的头脑反复考虑。

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你父母放弃逃跑的念头。我也认识几个趁夜潜逃的人，他们后来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想恐怕不会太幸福。就算一时轻松了，就像你说的，会一直被以债主为首的各色人等追赶。

但你恐怕很难说服父母。因为他们想必也明白一切利害，但还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既然他们不会改变心意，你也就依然烦恼。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你对父母是怎么看的？喜欢，还是讨厌？信任，还是不再信任了？

因为你问的不是你们一家人应该怎么办，而是你自己应该怎么办，所以我希望了解你和父母的关系。

就如我开头提到的，浪矢杂货店接到真正的烦恼咨询，这还是头一遭，所以还不能很好地回答你。如果你已经不想再问，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你还有兴趣再来咨询，可否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样下次应该可以给你一个回答。

不过，下次不用把信投到咨询箱了。敝店每天晚上八点关门，请在这个时间之后把信投进卷帘门上的投递口，我会尽快在第二天把回答放到牛奶箱里，你开门前或者关门后来取都可以。开门时间是早上八点半。

很抱歉只给了这样一个半吊子的回答，不过这已经是我拼命思考的结果了。请见谅。

浪矢杂货店

读完信，浩介陷入沉思。为了细细消化内容，他又从头看了一遍。

首先他明白了一点，就是老爷爷没有把这封信贴出来的原因。想想也很好理解，之前都是半开玩笑的咨询，因为很有趣，当然可以贴出来给大家看。但这次却是真正的咨询，老爷爷觉得不能那么做。

而且老爷爷不仅没有把这种严肃的烦恼拒之门外，还很认真地帮他想办法，多少让他感到安慰。想到有人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心情似乎也轻松了一些。这封信算是写对了，他想。

但老爷爷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信上要他先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才能给答复。

这天晚上，浩介又一次在自己房间里摊开报告用纸，准备回答老爷爷的问题。

你对父母是怎么看的—

浩介侧着头沉吟。怎么看的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上了中学以后，父母让他郁闷的地方变多了，但那并不是讨厌，只是受不了他们动不动就干涉他，把他当小孩子看待。

然而这次父母提出要连夜逃跑后，他确实对他们感到失望。如果要问是喜欢还是讨厌，他只能回答，他讨厌现在的父母，也不那么信任了。所以他不知道就算按照他们的话去做，是不是真的能一切顺利，心里很不安。

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答案。没办法，浩介就照这样写了。写完他把报告用纸叠好塞进口袋，出了家门。纪美子问他去哪儿，他只说去朋友家。她大概也是满脑子都在想逃跑的事情，没有继续追问。贞幸这时还没回家。

已经过了晚上八点，浪矢杂货店的卷帘门紧闭。浩介把对折了两次的报告用纸投进投递口，立刻跑开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他就起来了。其实他一夜都没睡好。

父母似乎都还在熟睡，浩介悄悄地出了门。

浪矢杂货店的卷帘门依然紧闭。他迅速扫视了一下四周，确认没人后，进了店旁的小巷。

轻轻打开牛奶箱，和昨天一样，里面有一封信。看清楚是给自己的信后，他立刻离开了那里。

等不及到图书馆了，看到路边停了辆轻型卡车，他就躲到后面读了起来。

保罗·列侬先生：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确实，以现在的状况，你对父母失去信任是很自然的。变得讨厌他们也是人之常情。

但我绝对不会建议你“马上跟这种父母一刀两断，走你认为正确的道路”。

关于家人，我的基本看法是：除了积极向上的旅行，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因为反感、厌倦等理由而离开，不是家人应有的姿态。

你在信上说，“讨厌现在的父母”。让我看到希望的是，你用的是“现在”这个词。这个词说明过去你也曾喜欢过他们，今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你对父母的印象也有可能改观。

如果是这样，我想你只有一个选择。

趁夜潜逃不是好事，如果可能，应当中止。但如果做不到，我个人认为，你只能跟着父母一起走。

你父母有他们的考虑，他们应该也明白，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或许他们是打算先躲起来，等时机合适时，再一点一点解决问题。

也许距离问题全部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中间会经历很多苦难，但正因为这样，全家人才更有必要在一起。虽然在你面前什么也没说，但你父亲一定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守护家人。而在他的身后默默支持他，则是你和你母亲的责任。

最不幸的事情，莫过于因为趁夜潜逃，一家人最后分崩离析。那样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逃跑绝不是正确的选择，但只要全家同舟共济，一起回到正路上来也完全有可能。

我不知道你的年龄，从文字水平来看，估计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

总有一天，必须由你来支持父母，希望你努力学习，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

无论现在多么不开心，你要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浪矢杂货店



喜欢披头士的朋友打来电话，是在暑假还有一周就结束的时候。这个曾经告诉他日本公演内幕的朋友问他，现在能不能上他家玩，听口气是和以前一样，想来听披头士的歌。朋友是披头士的歌迷，但一张唱片也没有，因为家里没有唱片机。想听披头士的时候，他就到浩介家来。

“不好意思，暂时不行。家里在装修，用不了音响。”音响被处理掉的时候，他就想好了应付朋友的借口，所以回答得很流利。

“啊？这样吗？”朋友失望地说，“我现在超想听披头士，特别是音质好的。”

“怎么啦？”

被他一问，朋友先是简短地“嗯”了一声，又卖关子似的顿了一下，然后才说：“我看过电影了，今天刚上映的。”

“啊！”浩介不由得叫出声来。他立刻明白朋友说的是《顺其自然》。“怎么样？”浩介问。

“嗯……怎么说呢，明白了很多东西。”

“明白了什么？”

“很多东西啊。比如，他们为什么会解散。”

“是有人说了解散的原因吗？”

“不，不是那样。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没有闹出解散的事。但看了之后，总有种‘啊，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的感觉。我形容不好，你看了就知道了。”

“哦。”

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会儿，挂了电话。浩介回到自己房间，望着那一张一张披头士的唱片。从表哥那里接收的加上他自己买的，总共有五十多张。

只有这些唱片他不想放弃，说什么也要带到今后生活的地方。尽管父母叫他尽量精简行李，但他绝对不会抛弃它们。

他决定不再去多想逃跑的事。就算他坚决反对，父母也不会改变计划，而他也不可能一个人留下来。所以只有相信浪矢老爷爷所说的，父母有父母的考虑，他们是打算慢慢解决问题。

可是，朋友为什么会那样说呢？看了《顺其自然》，到底会明白什么？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后，贞幸首次公开了逃跑的具体计划。时间定在八月三十一日深夜，零点左右出发。

“三十一日是星期一，那天我会去上班，然后跟公司的人说，从九月一日起休假一个星期，那么第二天我没出现，也不会有任何人起疑了。但到了下一周，应该就有很多地方来询问有关支付的问题，我们逃跑的事就会立刻败露。所以从那时起，我们必须在新的住处躲避一段时间。不过不用担心，我准备了足够我们三个吃上一两年的现金。这段时间里，我们再来考虑下一步打算。”贞幸的语气似乎充满自信。

“那学校呢？我要转到哪儿的中学？”

浩介一问，贞幸的脸色就阴沉下来。

“这个问题我会好好考虑。不过，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果，你先自己学习吧。”

“自己学习？去不了学校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没有那么快解决。不过没关系，初中是义务教育，一定可以上学。你就别想太多了。我会先跟班主任打个招呼，就说因为工作关系，全家要在海外待上一周，过后再去学校报到。”贞幸带着不悦的表情，不容分说地下了结论。

那高中怎么办呢——浩介很想这样问，但还是沉默了。他都可以猜到父亲的回答，什么我会好好考虑、你就别担心了，无非是这些话。

跟父母一起走真的没问题吗？内心的不安又一次冒出头来。明知道别无选择，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间，明天就是八月三十一日了。

这天夜里，浩介正在检点行李，门突然开了。他吃惊地抬起头，发现贞幸站在门口。

“可以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可以啊……”

贞幸走进房间，在浩介旁边盘腿坐下。“东西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吧。我觉得教科书要全部带上。”

“嗯，教科书是得带。”

“还有，这个也绝对要带走。”浩介把旁边一个瓦楞纸箱拖过来，里面全是披头士的唱片。

贞幸朝箱子里看了一眼，微微皱起眉头。“有这么多？”

“其他东西我已经尽量减少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带上。”浩介语气坚定地说。

贞幸暧昧地点点头，扫视了一遍房间后，视线又回到浩介身上。

“你对爸爸是怎么看的？”他突然问。

“什么怎么看？”

“不会生气吗？落到今天这个境地，你会觉得爸爸很没出息吧？”

“与其说觉得没出息……”浩介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坦白说，我很不安。”

“嗯，”贞幸点点头，“这也难怪。”

“爸，真的没问题吗？我们还能回到正常的生活吗？”

贞幸缓缓眨了眨眼睛。“没问题。”他说，“需要多长时间、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还说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能恢复到以往的生活。我向你保证。”

“真的吗？”

“真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家人。为了守护家人，我可以做任何事，哪怕赌上性命也在所不惜。所以——”贞幸定定地望着浩介的双眼，“所以我才会决定趁夜潜逃。”

父亲的话听起来发自真心。浩介第一次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心里很

受震动。

“我知道了。”浩介说。

“好了，”贞幸拍了拍大腿，站了起来，“明天白天你有什么打算？暑假就要结束了，有想要见见的朋友吗？”

浩介摇头。“那都无所谓了。”反正以后再也见不到了——他把这句话咽了回去。“不过，”他说，“我能不能去一趟东京？”

“东京？做什么？”

“看电影。我有部电影想看，有乐町的SUBARU座影院在放映。”

“一定要明天去吗？”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有没有影院放那部电影。”

贞幸鼓起下唇，点了点头。“这样啊。”

“我可以去吗？”

“去吧，不过傍晚要回来啊。”

“好的。”

“那你早点休息吧。”说完，贞幸离开了房间。

浩介凑到纸箱前，拿出一张黑胶唱片。这是他今年买的《顺其自然》。唱片的四角上，分别是披头士四名成员的大头照。

今晚就想着电影入睡吧，他想。



第二天吃过早饭，浩介出了门。虽然纪美子面有难色地说“何必非要今天去看电影不可呢”，但贞幸顺利说服了她。

浩介曾经和朋友一起去过几次东京，但一个人去还是头一遭。

到了东京站后，他转搭山手线，在有乐町站下了车。查看了一下车

站里的地图，电影院就在附近。

可能因为是暑假的最后一天，电影院前挤满了人。浩介排队买了票。上映时间他在报纸上确认过，距离下一场开始还有三十分钟。想到特地来一趟不容易，他决定先在附近逛逛。虽然以前来过东京，但有乐町和银座还都是第一次来。

刚走了几分钟，浩介就惊呆了。

怎么会有这么宽广的大街？有乐町周围人流之多、大厦之高，已经足够让他吃惊了，但和银座一比，不啻小巫见大巫。放眼望去，一排排商店流光溢彩，热闹非凡，让人以为正在举办什么特别的活动。擦肩而过的人们个个衣着考究，看上去很有钱。一般的大街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就可以算得上高档，并为那里是繁华街区而沾沾自喜。但这条大街处处都是这样，处处都像是在举行庆典。

很快浩介发现，很多地方都贴着世博会的标志。原来是这样啊，他想起来了。大阪正在举办世博会，所以整个日本都沉浸在欢快的氛围中。

浩介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混进大海的小鱼。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繁华的所在，有人在这样的地方讴歌人生。然而这是与他无缘的世界，他只能生活在细窄幽暗的小河里。而且从明天起，只能躲在不见天日的河底—

他低下头，离开了那里。那不是属于他的地方。

回到电影院，刚好赶上电影开场。他出示电影票后，进去找到座位坐下。影院里并没有坐得很满，一个人来的似乎也很多。

不久，电影开始了。首先浮现在银幕上的，是“THE BEATLES”这行字。

浩介的心怦怦直跳。马上就能看到披头士的演出了，光是这一点就让他全身发烫。

然而随着电影的进行，这股亢奋的心情渐渐消散了。

看着电影，浩介隐约明白了披头士解散的原因。

《顺其自然》是一部由披头士演唱会彩排和现场演出影像组成的纪录片，但看上去不像是为了制作这部影片而特地拍摄的。不仅如此，披头士的成员对拍电影本身也是一副消极态度，给人的感觉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他们不得已才同意了拍摄。

彩排的过程记录得并不完整，其间不时插入披头士成员之间的对话，但也同样没头没脑，语意不明。浩介拼命想跟上字幕，可是根本看

不懂每个人话里真正的含义。

但他从电影里感受到了一件事。

他们的心已经疏远了。

没有发生争吵，也不是拒绝演出，四个人都在尽力完成眼前的课题。然而他们心里似乎都清楚，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合作了。

临近尾声时，披头士的四名成员来到了苹果公司大楼的屋顶平台上。那里已经运来了乐器和音响器材，工作人员也都来了。时值冬季，大家都是很冷的样子，约翰·列侬穿着皮夹克。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演唱《回来》。

很快观众就发现，这次现场演出事先并没有提交正式申请。从大楼的屋顶平台传出披头士激昂的现场演唱后，顿时在周围引发骚动，最后甚至惊动了警察。

《别让我失望》、《我有种感觉》，歌声还在继续，然而从演唱中却感受不到激情。这是披头士最后一次现场演出，四名成员却谁也没有感伤的表示。

就这样，电影结束了。

影院里亮起灯光后，浩介依然怔怔地坐了好一会儿。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胃像吞了铅块一般沉重。

怎么会这样？他想。电影和他期待的完全是两码事。披头士成员之间甚至没有一次坦诚的交流，商谈的时候总是话不投机。从他们唇边流露出的，只有不满、厌恶和冷笑。

传闻只要看了这部电影，就会明白披头士解散的原因。但事实上，浩介还是不明白。因为银幕上展现出的，是实质上已经终结的披头士。而浩介想知道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不过，实际生活中的分手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归途的电车中，浩介改变了想法。

人与人之间情断义绝，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理由。就算表面上有，也很可能只是心已经离开的结果，事后才编造出的借口而已。因为倘若心没有离开，当将会导致关系破裂的事态发生时，理应有人努力去挽救。如果没有，说明其实关系早已破裂。所以那四个人谁也没有挽救披头士乐队，就像看客一般，眼睁睁看着船只沉没。

浩介有种被背叛的感觉。他觉得某种曾经无比珍视的东西崩塌了。然后，他下了一个决心。

到了车站，他走进公用电话亭，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就是上周告诉他看过电影的那个朋友。

朋友正好在家。等他接起电话，浩介劈头就问：“你买了唱片吗？”

“唱片？什么唱片？”

“当然是披头士的。你以前不是说过，自己也想收集几张？”

“我是说过没错……哪张唱片？”

“全部。你要不要把我的唱片全部买下来？”

“啊？全部……”

“一万元怎么样？如果自己买，这个价钱想把唱片买全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可是你突然说起这事，让我很难办哪。我家里又没有音响。”

“好吧，那我另外找人。”说完浩介就要收线。

“等等！”话筒里传来慌乱的声音，“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给你回话，行吗？”

浩介把话筒贴在耳边，摇了摇头。“明天不行。”

“为什么？”

“一定要马上决定。我没有时间了。要是你现在不买，我就挂电话了。”

“等等，就等我一下，五分钟，就五分钟！”

浩介叹了口气。“我知道了，那我过五分钟再给你电话。”

放下话筒，浩介走出电话亭。抬头望向天空，太阳已开始西沉。

为什么突然想卖掉唱片，浩介自己也说不清楚。他隐隐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听披头士的歌了。那种感觉，或许用“一个季节已经结束”来形容比较确切吧。

五分钟后，浩介再次走进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

“我买了。”朋友说，语气里带着几分兴奋，“我跟爸妈说了，他们说，可以帮我出钱，不过音响要自己买。那我现在可以过去拿吗？”

“嗯，我等你。”

两人成交。那些唱片将要全部易主了。想到这里，浩介心头不由得一紧。但他轻轻摇了摇头，这没有什么好在乎的。

回到家，浩介把瓦楞纸箱里的唱片装到两个纸袋里，以方便朋友带走。一张一张唱片看过去，每一张都勾起很多回忆。

看到《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张黑胶唱片时，浩介停下了手。

这张唱片被誉为披头士音乐探索时期的集大成之作，封面设计也别出心裁，四名成员身穿鲜艳的军装，周围是一群古今中外名人的肖像。

最右边是一个看似玛丽莲·梦露的女人，在她身旁的暗影部分，有一个用黑色油性笔修补过的地方。那里原来贴的是唱片前主人表哥的大头照。作为披头士的铁杆歌迷，他大概是想让自己也成为封面的一员。浩介把照片揭下来时，不小心伤到了封面，所以用油性笔涂黑来掩盖。

对不起，卖掉了你心爱的唱片。不过我也是没法子——他在心里向天国的表哥道歉。

把纸袋提到门口时，纪美子问他：“这是在干吗？”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便说出了缘由。“哦。”她不甚关心地点了点头。

没多久，朋友过来了。接过装着一万元的信封后，他把两个纸袋递给朋友。

“太棒了！”朋友看着纸袋里面说，“不过这样真的好吗？这可是你费了好大劲才收集来的。”

浩介皱起眉头，搔了搔后颈。

“我突然觉得有些厌倦了，对披头士就到此为止吧。不瞒你说，我去看了电影。”

“《顺其自然》？”

“对。”

“这样啊。”朋友半是理解半是无法释然地点了点头。

因为朋友提着两个纸袋，浩介帮他打开大门。朋友咕哝了一声“Thank you”，迈出门外，然后冲着浩介说：“那就明天见了。”

明天？浩介一瞬间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把明天开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看到朋友脸上露出讶异的神色，他赶忙回答：“嗯，明天学校见。”

关上大门后，浩介深深地叹息一声，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当场蹲下来的冲动。



6

晚上八点多，贞幸回来了。最近他从没这么晚才回家。

“我在公司忙收尾工作，希望能尽量推迟骚动扩大的时间。”贞幸一边解领带一边说。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打湿，紧贴在身上。

然后他们吃了迟来的晚饭。在这个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是昨天剩下的咖喱饭。冰箱里已经空空如也。

一边吃饭，贞幸和纪美子一边嘀嘀咕咕地讨论行李的问题。贵重物品、衣物、日用必需品、浩介的学习用品，要带的基本就是这些，其他东西一律丢下——这些事他们已经商量过好几次，现在只是最后一次确认。

说着说着，纪美子提起了浩介的唱片。

“卖了？全部都卖了吗？为什么？”贞幸好像打心底感到震惊。

“没什么……”浩介低着头说，“反正也没有音响了。”

“是吗，卖了吗？嗯，这样也好，省事多了。那些唱片很占地方。”贞幸说完，又问，“那你卖了多少钱？”

浩介没有立即回答，是纪美子替他说的：“一万元。”

“才一万元？”贞幸的口气顿时变了，“你是傻瓜吗？那么多张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黑胶唱片！把那些全买齐了得多少钱？两三万都打不住吧？可你一万元就卖了……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没想过要赚钱。”浩介依旧低着头说，“而且那些大部分都是从哲雄哥那里得来的。”

贞幸重重地啧了一声。

“净说这种天真的话。从别人手上拿钱的时候，哪怕多个十块二十块也是好的，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你懂了吗？”

浩介抬起头。我们是因为谁才落到如今这地步的？——他很想这么说。

然而贞幸似乎没看懂儿子的表情，又追问了一句：“知道了没有？”

浩介没有点头。正在吃咖喱饭的他放下汤匙，说了声“我吃饱了”就站了起来。

“喂，你怎么了？”

“吵死了，我知道了！”

“什么？你跟父母怎么说话的？”

“他爸，算啦。”纪美子说。

“不行。喂，那笔钱哪儿去了？”贞幸说，“那一万元？”

浩介低头看着父亲。贞幸的太阳穴上浮现出青筋。

“你是拿谁的钱买的唱片？是用零花钱买的吧？那零花钱是谁挣来的？”

“他爸，别说了。你的意思是让他把钱交上来？”

“我是要告诉他，知不知道那原本是谁的钱？”

“好了好了。浩介，你回自己屋里，做好出发的准备。”

听纪美子这样说，浩介离开了客厅。上楼走进自己房间后，他一头倒在床上。墙上贴的披头士海报映入眼帘，他坐起身，一把扯下海报，撕成两半。

大约两个小时后，敲门声响起。纪美子探头进来。

“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浩介用下巴指了指书桌旁边。一个瓦楞纸箱和运动包，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要走了吗？”

“嗯，快了。”纪美子走进房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浩介默然。他想不出该说什么。

“不过我们一定会顺利的，只要忍耐一阵子就好。”

“嗯。”浩介小声回答。

“我就不用说了，你爸也是一切为你着想，只要能让你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做，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真的是这么想的。”

浩介低着头，在心底喃喃道“骗人”。一家人不得不趁夜潜逃，儿子还怎么可能幸福？

“再过半个小时，你把行李搬下来。”说完纪美子出去了。

妈妈就像林戈·斯塔尔一样，浩介想。在《顺其自然》里，林戈似乎在设法弥缝逐渐崩坏的披头士乐队，但他的努力最后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这天深夜零点，浩介一家在夜色中出发了。逃亡的工具是贞幸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白色老旧大货车。三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贞幸负责开车。后面的车厢里堆满了纸箱和箱包。

三人在车上几乎没有交谈。上车之前，浩介问贞幸：“目的地是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去了就知道了。”能称得上对话的，只有这寥寥两句。

货车很快上了高速。浩介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开往什么方向。虽然不时出现指示牌，但全是没听过的地名。

大约开了两个小时后，纪美子表示想上洗手间，于是贞幸将车开进服务区。这时，浩介看到了“富士川”的路牌。

大概因为已经是深夜，停车场里很空旷。但贞幸还是把车停在最靠边的地方，为的是彻底避人耳目。

浩介和贞幸一起去了公用卫生间。解完小便，正在洗手时，贞幸从旁边过来了。“暂时不会给你零用钱了。”

浩介讶然地看着镜子里的父亲。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吧。”贞幸接着说，“你不是有了一万元吗？应该足够了。”

又来了，浩介一阵厌烦。不过是区区一万元，还是自己同学给的。

贞幸没洗手就出了卫生间。

盯着他的背影，浩介内心的某根弦啪地断了。

那是他对父母最后的一丝眷恋，希望和他们在一起。而今，这根弦断了。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一出卫生间，浩介就朝停车位置的反方向跑去。他对服务区的构造一无所知，只想离父母越远越好。

他不管不顾地拼命往前跑，回过神时，已到了另一个停车场，里面停着几台货车。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过来，上了其中一台货车，看样子马上就要开走。

浩介朝货车跑去，绕到货车后面。往车篷里一看，里面堆了很多木箱，没有气味，而且有地方可以躲藏。

突然，货车的引擎发动了。这声音不啻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他钻进了车厢。

货车很快开了出去。浩介的心狂跳不止。呼吸依然急促，无法平静下来。

抱着膝盖坐在车里，他埋下头，闭上眼睛。真想睡觉。他想先睡一觉，以后的事情等醒了再说，但干了一件大事的感觉和不知今后该怎样活下去的不安，让他迟迟无法摆脱兴奋状态。

之后货车开到哪里、怎么开的，浩介当然也全然不知。别说夜里黑沉沉的，就算是白天，他也不可能只凭景色就判断出地点。

他本以为今晚是别想睡着了，最后还是打了个盹。醒来时，货车已经停了下来，感觉不是在等信号灯，而是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浩介探出头窥看外面的情形。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周围停了好几台货车。

看清楚四下无人后，他钻出车厢，低着头往停车场入口的方向走。幸运的是，门卫刚好不在。从停车场出来，他看到入口处的招牌，才知道这是东京都江户川区的一家运输公司。

此时周遭仍是一片漆黑，没有店铺开门。无奈，浩介只得迈步向前。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反正先走了再说。一路走下去，总会走到什么地方。

走着走着，天色渐渐发白，开始有公交车站零星出现。一看公交车的终点站，浩介顿觉眼前豁然开朗。终点站是东京站。太好了，一直往前走就能到东京站。

但到了东京站后怎么办？接下来去哪儿？东京站应该有很多始发电车，搭其中哪一趟呢？他一边走一边思索。

除了不时在小公园里休息片刻，浩介径直前行。虽然不愿去想，父

母还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发现儿子失踪后，两人会怎么做呢？他们自己无法寻找，又不能报警，回家更是不可能。

或许两人会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吧。等在那边安顿下来，再重新寻找儿子。但他们无法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也不能向亲戚朋友打听，因为在那些地方，令两人恐惧的债主们一定早已布下罗网。

而浩介也同样无法寻找父母。两人既然打算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自然不会再使用本名。

这样看来，这辈子将永远见不到双亲了。想到这里，浩介心头泛起一丝酸楚，但并没有后悔。他和父母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了。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努力都已无法补救，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没有意义。这个道理是披头士让他认识到的。

随着时间流逝，路上的车流变得汹涌，人行道上擦肩而过的行人也逐渐增多。其中不乏看似上学途中的孩子，浩介不由得想起，今天是第二学期开学的日子。

他继续朝着目的地跋涉，身边不时有公交车超过。虽然从今天起就进入九月了，夏天的热度还没有退去，他身上的T恤已经沾满了汗水和灰土。

上午十点出头，他终于抵达了东京站。接近那栋建筑时，他起初根本没反应过来那就是东京站。眼前这座红砖外墙的建筑气势非凡，让他联想起中世纪欧洲的宏伟宅邸。

踏进车站，浩介再次被它的规模所震撼。他边走边四下张望，很快看到了“新干线”这行字。

他很想坐一次新干线。这个机会只有今年才有，因为大阪正在举办世博会。

车站里到处都贴着世博会的海报。根据海报上的宣传，搭新干线可以轻松到达世博会现场，从新大阪站出来就有地铁直达。

不如去看看吧。浩介突然冒出这个念头。钱包里约有一万四千元，一万元是卖唱片的钱，剩下的是今年没花完的压岁钱。

去看过世博会后怎么办，他还完全没有概念，只是觉得去了就会有办法。全日本，不，全世界的人都汇聚在那里狂欢，没准就能找到独自生存下去的机会。

他去售票处查看票价。看到去新大阪的票价，他松了口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新干线有光号和木灵号，他犹豫了一下，选择了相对便宜的木灵号。现在必须省着花钱。

来到售票窗口前，浩介说：“到新大阪，一个人。”

售票员以锐利的目光望着浩介。“学生票吗？”他问，“买学生票需要学生优惠证明和学生证。”

“啊……我没有。”

“那就全价票可以吗？”

“好的。”

几点的列车、散席还是对号座席——售票员依次询问浩介，他结结巴巴地回答了。

“请稍等。”说完售票员去了里间。浩介清点了一下钱包，盘算着等车票拿到手，就去买份车站便当。

就在这时，一只手从背后搭到他肩上。“能不能打扰一下？”

浩介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

“什么事？”

“有点事要问你，可以跟我来这边吗？”男人威严地说。

“可是我的票……”

“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行了。”

男人说了声“快来吧”，抓住浩介的手腕。他抓得很紧，让浩介有种不容分说的压迫感。

浩介被带到一个类似办事处的房间。虽然男人说用不了多少时间，实际上浩介却被羁留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不肯回答问题。

你的住址和姓名？——这是第一个问题。



在售票处跟浩介搭话的，是警视厅少年科的刑警。因为暑假结束时

频频有少男少女离家出走，他们一直在东京站便服巡查。看到浩介满头大汗地进来，神色又很不安，刑警心里立刻有数了。他跟踪浩介到了售票处，看准时机向售票员使了个眼色。售票员突然走开，其实并不是偶然。

刑警之所以将这些内情告诉浩介，应该是经过考虑，希望能让浩介主动开口。显然他一开始并没把这个案子当回事，满以为只要问出住址和姓名，像以前那样跟父母或学校联系，让他们把人领回去就行了，没想到事情却如此棘手。

可是浩介也有绝对不能透露身份的苦衷。如果公开了，就必然要说出父母趁夜潜逃的事。

从东京站的办事处被带到警察局的询问室后，浩介依然保持沉默。刑警给他拿来饭团和大麦茶时，他也没有马上吃。虽然肚子饿得要命，但他担心一旦吃了就必须回答问题。

刑警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苦笑了一下："你先吃吧，我们暂时停火。"说完他离开了房间。

浩介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团。这是他昨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吃了那顿剩下的咖喱饭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饭。虽然饭团里只有梅干，也让他感动不已，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味的食物！

没多久，刑警回来了。他第一句话就问："愿意说了吗？"浩介低着头。"还是不肯啊。"刑警叹了口气。

这时又有一个人过来，和刑警交谈了一会。从断续听到的谈话里，浩介得知他们正在核对全国的寻人申请。

浩介很担心学校的事。如果警方排查所有的中学，就会发现他没去上学。虽然贞幸好像已经通知学校，全家人将在海外待上一周左右，但学校会不会起疑呢？

不久，天黑了。浩介在询问室里吃了第二顿饭。晚饭是炸虾盖饭，同样很可口。

刑警变得很为难。他开始恳求浩介："帮个忙，至少告诉我名字吧。"浩介有点可怜他了。

藤川……他小声说。

刑警"咦"了一声，抬起头："你刚才说什么？"

"藤川……博。"

"什么？"刑警赶忙拿过纸和圆珠笔，"那是你名字吧？怎么写？算

了，还是你来写吧。”

浩介接过圆珠笔，写下“藤川博”三个字。

使用假名是他在不经意间想到的。“藤川”是因为他忘不了富士川服务区，“博”是取自世博会。

“住址呢？”刑警问。这回浩介还是摇头。

当天晚上，他在询问室里过了一夜。刑警给他准备了张可移动的折叠床，他裹着借来的毛毯，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刑警坐到浩介对面。“你决定今后的命运吧。”他说，“是坦白自己的身份，还是去儿童咨询救助中心？像现在这样僵持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浩介还是不说话。刑警烦躁地抓了抓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父母在忙什么？儿子不见了，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吗？”

浩介没有回答，怔怔地盯着办公桌。

“真没办法。”刑警放弃般说道，“看来这里面大有隐情。藤川博也不是你的真名，对吧？”

浩介迅速瞥了刑警一眼，旋又垂下视线。刑警若有所悟，长长地叹了口气。

很快浩介被移送到了儿童咨询救助中心。在他想象中，那里应该和学校差不多，去了一看，竟然是一栋犹如欧洲古老宅邸的建筑，让他很惊讶。一打听才知道，过去的确是栋民宅。只是如今老化得厉害，随处可见剥落的墙壁、翘曲的地板。

浩介在那里过了约两个月。其间很多大人跟他谈过话，当中有医生，也有心理学家。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查出这个自称藤川博的少年的真实身份，但谁也没能成功。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各地警方一直没接到符合这名少年特征的寻人申请。他的父母到底干吗去了——最后每个人都忍不住这么问。

继儿童咨询救助中心之后，浩介住进了孤儿院丸光园。那里远离东京，但距离他以前的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一度担心是不是身份暴露了，但从大人们的样子来看，纯粹只是因为那所孤儿院有空额而已。

孤儿院位于半山腰，是一栋绿荫环绕的四层建筑，里面从幼儿到胡子拉碴的高中生都有。

“既然你不愿吐露自己的身世，那也由得你。不过，至少要告诉我们出生日期。如果不知道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就没法安排你上学。”戴着眼镜的中年辅导员说。

浩介思索起来。实际上他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但如果说出真实年龄，只怕很容易暴露身份。不过他又不能多报年龄，因为初三的课本他见都没见过。

想到最后，他回答说，他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

六月二十九日——披头士来日本的那一天。



第二瓶健力士也空了。“再来一瓶吗？”惠理子问，“还是换瓶别的酒？”

“嗯，好啊。”浩介看着架子上的那排酒瓶，“那就用啤酒杯来杯布纳哈本吧。”

惠理子点点头，拿出一个啤酒杯。

店里流淌着《我觉得不错》，浩介情不自禁地随着旋律轻敲吧台，但马上又停下手。

扫视着四周，他又想，这种乡下小镇竟然有这样一个酒吧，真是出乎意料。虽然他周围也有披头士的歌迷，但他自信像他这样的铁杆粉丝，这个小镇上不会有第二个了。

妈妈桑开始用冰锥凿冰。看着她的样子，浩介想起了自己用雕刻刀削木头的往事。

孤儿院里的生活不算糟糕。他不用为吃饭发愁，也有学上。尤其是最开始的一年，因为他隐瞒了年龄，学习上毫不费力。

他用的是“藤川博”这个名字。别人都叫他“阿博”，起初他会反应不过来，但很快也就习惯这个称呼了。

可是他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伙伴。确切地说，是他没有去交朋友。如果关系亲密了，就会忍不住想说出本名，倾诉身世。为了避免出现这样

的状况，有必要保持独来独往。或许因为他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很少有人接近他。别人似乎都觉得他个性阴沉，虽然没人欺负他，但不论在孤儿院还是学校他都很孤立。

尽管没有伙伴一起玩，但他并不觉得特别寂寞。因为一进孤儿院，他就找到了新的乐趣，那就是木雕。他捡起附近地上掉落的木头，用雕刻刀随意地削成形状。起初只是消磨时间，但削了几个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从动物、机器人、人偶到汽车，他什么都雕。挑战复杂、难度大的作品让他很有成就感，不画设计图，顺其自然地雕刻也饶有乐趣。

他把完成的作品送给比他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收到平常不大搭理人的藤川博的礼物，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接过礼物后，马上绽开了笑容。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全新的玩具。很快孩子们纷纷提出要求，下次我想要姆明[5]，我要假面骑士[6]。浩介一一满足了他们的心愿。看到他们笑逐颜开的样子，他也很开心。

浩介的木雕在辅导员中间也有了名气。有一天，他被叫到辅导室，院长向他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你想不想当雕工？原来院长有个以木雕为业的朋友，现在正在寻找继承者。院长还说，如果住到那里当学徒，应该可以让他上非全日制高中。

眼看初中就要毕业了，孤儿院的工作人员显然也在为他的出路发愁。

就在这前后，浩介还办完了一样手续，就是落户。他向家庭法院申请入户籍，终于获得了许可。

这通常是针对弃婴才会采取的措施，浩介这个年龄鲜有得到批准的例子。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几乎没有这种本人坚决隐瞒身份，而警察也无法查明的情况，所以本身就没必要提出申请。

浩介和家庭法院的人也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同样努力想让他说出来历，但他依然坚持原先的态度，就是死不开口。

最后大人们编出了这样一个解释：他可能由于受到某种精神上的打击，丧失了关于身世的记忆。换句话说，就算他想说也无从说起。大概他们觉得这样才便于处理这起棘手的案件吧。

初中即将毕业时，浩介拿到了“藤川博”的户籍。跟随埼玉的木雕师父当学徒，则是紧随其后的事。



9



学习木雕并不是容易的事。浩介的师父是典型的手艺人个性，顽固又死脑筋。最初的一年，他只让浩介做些修理工具、管理材料和打扫工作间之类的事情，到了浩介上非全日制高中的第二年，才允许他削木头。每天浩介要削几十个指定形状的木雕，直到出来的成品全都一模一样为止。这种活计实在毫无乐趣可言。

但师父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真心替浩介的将来着想，把培养浩介成为独当一面的木工视为自己的使命，让人觉得他并不只是因为需要一个继承人。师母为人也很亲切。

高中毕业后，浩介开始正式给师父帮忙。首先从简单的操作开始，逐渐熟悉得到信任后，工作的难度慢慢加大，但内容也变得很有意义。

浩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虽然还没忘记全家连夜出逃的记忆，但已经很少再想起。于是他觉得，自己当时的决定没有错。

幸亏没跟父母一起走。那天夜里和他们诀别是正确的。要是听了浪矢杂货店老爷爷的话，如今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让浩介深感震惊的，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发生的事。电视上播出新闻，前披头士成员约翰·列侬遭到杀害。

过去迷恋披头士的时光鲜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心头涌起难过又微带苦涩的滋味。当然，其中也掺杂着怀念。

约翰·列侬有没有后悔解散披头士呢？浩介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他会不会觉得太轻率了？

但浩介随即摇了摇头。怎么可能。披头士解散后，成员们各有各的精彩，因为他们终于从披头士这个咒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自己也一样，逃离了亲情的束缚，才终于抓住了幸福。

心一旦离开了，就再不会回来——他又想。

又过了八年，腊月的某一天，浩介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丸光园发生火灾，似乎还有人死亡。

师父让他过去看看情况，第二天，他开着店里的小型厢式货车出发了。自从高中毕业时去了一趟表示谢意，他已经十多年没去过了。

丸光园的建筑大半都被烧毁，儿童和职员借住在附近小学的体育馆

里。虽然搬了几个火炉进来，但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冷。

院长已经老了。浩介的来访让他很欣喜，同时也流露出几分惊异。当年那个连本名都不肯透露的自闭少年，竟然已成长为会对失火的孤儿院表示关心的成年人了。

浩介跟院长说，如果有自己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开口。院长回答说，他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就在浩介准备离去时，一个声音传来："藤川先生？"循声望去，一个年轻女子正朝他走来。她二十六七岁，身穿昂贵的皮大衣。

"果然是你。你是藤川先生吧？"她的眼里闪着光芒，"我是晴美，武藤晴美。你还记得我吗？"

遗憾的是，浩介想不起这个名字。于是女子打开手上的提包，拿出一样东西。

"这个呢？这个你还记得吗？"

"啊！"浩介禁不住叫出声来。

那是一个木雕的小狗。浩介的确有印象，是他在丸光园时雕的。

他重又端详着那名女子，开始觉得仿佛在哪儿见过。

"你在丸光园待过？"

"没错。"她点点头，"这是你送给我的，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不过印象不深……"

"咦，这样吗？我可是一直都记得你，把这个小狗当成宝贝呢。"

"是吗？不好意思啊。"

她微微一笑，将木雕小狗收进提包，顺手取出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小狗事务所社长武藤晴美"。

浩介也递了张名片。晴美一看，脸色愈发明朗。

"木雕……你果然干上这一行啦。"

"用师父的话说，我还是个半吊子。"浩介抓抓头。

体育馆外设有长椅，两人遂并肩坐下。据晴美说，她也是得知火灾

的消息而赶过来，似乎还向院长提议援助。

“毕竟在这里受过照顾，想趁这个机会有所回报。”

“这样啊，你真了不起。”

“藤川先生也是来看望的吧？”

“是师父叫我过来的。”浩介的视线落在她的名片上，“你是在经营公司吗？什么样的公司？”

“一家小公司，给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做企划，也负责广告企划。”

唔，浩介含糊地应了一声。他对此完全没有概念。“这么年轻就开公司，真是厉害。”

“哪里，运气好罢了。”

“我看不光是运气，会想到开公司就很不简单了。对一般人来说，还是给人干活拿薪水的生活比较轻松。”

晴美歪着头。

“天性使然吧。在别人手下干活我做不来，就算打零工也干不长久。所以离开丸光园后，也为不知道做什么行当而苦恼。就在那时，有人给了我宝贵的建议，我由此决定了人生的方向。”

“咦，那个人是……”

“这个嘛，”她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杂货店店主。”

“杂货店？”浩介皱起眉。

“朋友家附近有家杂货店，以接受烦恼咨询出名，好像还上过周刊。于是我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去咨询了一下，结果得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能有今天，全是托了他的福。”

浩介哑然。她说的绝对是浪矢杂货店，那样的杂货店不会有第二家。

“你觉得难以置信？”晴美问。

“没有，没那回事。是嘛，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杂货店。”浩介极力佯装平静。

“很有趣吧？不过如今还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不管怎样，只要事业顺利就好。”

“谢啦。老实说，我现在副业上赚钱更多。”

“副业？”

“就是投资。股票、房地产，还有高尔夫会员证之类的。”

哦。浩介点点头。这些他最近也常有耳闻。听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经济随之一片大好，连木雕生意也因此而顺风顺水。

“藤川先生对股票有兴趣吗？”

浩介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丁点也没有。”

“是吗？那就好。”

“为什么？”

晴美露出一抹踌躇的神色，之后才开口道：“要是你投资买了股票和房地产，最好在一九九○年前全部脱手。之后日本经济就会直线下跌。”

浩介困惑地盯着她看，因为她的口气实在太自信了。

晴美说了声“对不起”，不自然地笑了。

“说了奇怪的话，请你忘了吧。”说完她看了看手表，欠身站起，“难得见上一面，我很开心。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见。”

“嗯。”浩介也站了起来，“你也多保重。”

和晴美道别后，浩介回到车上。刚刚发动引擎，准备离开，他又一脚踩下刹车。

浪矢杂货店啊……

他突然在意起那家店来。从结果来看，浩介并没有听从那位老爷爷的建议，而且他觉得自己做对了。但也有像晴美这样至今满怀感激的人。

那家店如今怎样了呢？

浩介再次发动汽车，虽然有些犹豫，还是开向了与归途不同的方向。他想去看看浪矢杂货店。那里多半已经破败不堪了吧。总觉得倘若确认了这一点，就多少能解决什么问题似的。

十八年没回过从小长大的小镇了，浩介完全凭记忆转动方向盘。虽

然应该不会有人一见面就认出他来，他还是很小心地尽量避人耳目，老家所在的地方更是绝不靠近。

小镇的样子整个都变了。住宅增加，路也在整修，想必是经济繁荣带来的影响吧。

然而浪矢杂货店依然以同样的姿态伫立在原地。尽管房子老旧了许多，招牌上的字样也变得难以辨识，外观却保持完好，仿佛一拉开生锈的卷帘门，店里照旧摆放着商品。

浩介下了车，来到店铺前。怀念和悲伤在心头萦绕，他又想起了因为要不要和父母一同连夜潜逃而烦恼，将咨询信投进投递口的那个夜晚。

回过神时，他已穿过店铺旁边的通道，绕到后门。那个牛奶箱一如往昔地安在门旁，打开盖子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

浩介叹了口气。就这样吧，这件事到这儿就算结束了。

就在这时，后门忽然开了，出现一个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男人。

“啊，对不起。”浩介连忙盖上牛奶箱，“我不是什么可疑的人，只不过……那个……有点……”他想不出合适的借口。

男人讶然地看看浩介，又看看牛奶箱。“莫非您是咨询的人？”他问。

“什么？”浩介望着对方。

“不是吗？您不是以前向家父写信咨询的人？”

猝不及防的浩介半张着嘴，就这么点了点头。

“是的。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男人露出笑容。

“果然是这样。我就说如果不是以前咨询过，应该不会碰这个牛奶箱。”

“对不起。好久没来这边了，总觉得很怀念……”浩介低头道歉。

男人摇了摇手。

“您不用道歉。我是浪矢的儿子，家父八年前已经过世了。”

“这样啊。那这家店……”

“现在已经没人住了，也就我偶尔过来看看。”

“有没有拆掉的打算呢？”

唔……男人小声沉吟。“因为某种缘故，不能那样做。所以就这么放着吧。”

“这样啊。”

浩介很想知道原因，但追根究底似乎有失礼貌。

“您是认真的咨询吧？”男人说，“您看的是牛奶箱，那您咨询的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吧？不是跟家父开玩笑。”

浩介明白他的意思。

“是的，我是很有诚意地来咨询的。”

男人点点头，看着牛奶箱。

“家父也真喜欢做奇怪的事。我常想，有这空闲给别人咨询，拿来想想生意上的事多好。不过这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受到很多人的感谢，他很满足。”

“有人来致谢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收到过好几封来信。家父本来特别担心自己的回答没有派上用场，读了那些信后，总算安心了。”

“信上写的自然是感谢的内容啰。”

是啊，男人眼神郑重地点头。

“有人写信来说，当上学校老师后，灵活运用小时候家父给的建议，工作因此变得很顺利。也有的感谢信不是咨询者本人，而是她女儿写来的。好像母亲当年为了要不要生下有妇之夫的孩子而苦恼，为此来向家父咨询。”

“原来如此，真是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有。”

“可不是嘛。读着这些感谢信，我深深觉得，真难为家父能坚持这么久。这当中既有‘该不该跟父母一起趁夜潜逃’这种严重的烦恼，也有‘喜欢上学校的老师，怎么办才好’这种包含微妙问题的烦恼——”

“等等！”浩介伸出右手，“有人问过该不该跟父母一起趁夜潜逃的问题？”

“是啊。”男人眨了眨眼睛，表情仿佛在问“怎么了”。

“那个人也写来了感谢信？”

“没错。”男人点点头，“家父建议他跟父母走。据他信上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结果很圆满，和父母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浩介皱起眉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是说收到感谢信的时候。”

男人流露出犹豫的神色。“是在家父过世前不久。”他回答，“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写感谢信并不是那个时候。”

“什么意思？”

“实际上——”男人刚一开口就闭上了嘴，然后咕哝了一句“该怎么说呢”。“闲话还是不多说了。您不必放在心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男人的样子有点古怪。他匆匆忙忙锁上后门。“那么我就失陪了。您尽管慢慢看，看个尽兴。不过，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

男人很冷似的哈着腰，朝狭窄的通道走去。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后，浩介又望向牛奶箱。

那一瞬间，牛奶箱仿佛扭曲了形状。



回过神时，店里正在播放《昨天》。浩介将威士忌一口饮尽，招呼妈妈桑再来一杯。

他的目光落在手头的信纸上。这封信是他绞尽脑汁才写出来的，内容如下：

浪矢杂货店：

我是大约四十年前给您写过咨询信的人。当时我用的名字是保罗·列侬，您还记得吗？

我咨询的问题是，父母计划连夜潜逃，并且叫我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

您回答说，和家人分开不是好事，应该相信双亲，和他们共同行动。

我一度也决心照您的话去做。事实上，我确实和父母一起离开了家。

可是途中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对父母，尤其是父亲已经失去了信任。我不想就这样任由他掌控自己的人生。我们之间的亲情已经断绝了。

我在某个地点逃离了父母。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完全无法预料，但总之，我无法再和他们在一起了。

此后父母的情况如何，我全然不知。说到我自己，我可以断言，我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经过一番曲折，我最终得到了幸福。如今，我过着精神安宁、经济稳定的生活。

由此看来，没听浪矢先生的建议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先声明：我写这封信绝对不是来抱怨的。根据我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您希望咨询者坦诚告诉您，当年得到的建议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所以我想，对于没有听从您建议的人，您一定也希望他们如实相告。

说到底，我认为人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

读这封信的人，想必是浪矢先生的家人吧。如果给您带来不快，我在此谨表歉意。信就请您自行处置吧。

保罗·列侬

妈妈桑将啤酒杯放到吧台上，浩介抿了口威士忌。

一九八八年末的事情在他脑海浮现。当时他从店主老爷爷的儿子口中得知，有一封信里咨询的烦恼和他一模一样，而且咨询者听从了老爷爷的劝告，跟父母一起走了，最后得到了幸福。

没想到会有如此奇妙的巧合。这么说来，这个小镇上还有一个孩子怀有同样的苦恼？

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究竟是怎样过上幸福生活的呢？回忆自己一家人的遭遇，浩介觉得没那么容易找到打破困境的办法。正是因为无路可走，浩介的父母才选择了连夜潜逃。

“您的信写好了吗？”妈妈桑问道。

“嗯，差不多吧。”

“现在很少有人亲笔写信呢。”

“说得也是。我是临时想到要写的。”

这是今天白天的事情。浩介正在用电脑查看资料，无意中从某人的博客上看到了一段话。也可以说，是他的眼睛对“浪矢杂货店”这几个字发生了反应。那段话内容如下：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零分到黎明这段时间，浪矢杂货店的咨询窗口将会复活。为此，想请教过去曾向杂货店咨询并得到回信的各位：当时的那封回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可曾帮上您的忙？希望各位直言相告。如同当时那样，来信请投到店铺卷帘门上的投信口。务必拜托了。

浩介大吃一惊。怎么会有这种事？是有人在恶作剧吗？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马上找到了消息的来源。那是一个名为“浪矢杂货店仅此一夜的复活”的网站，网站的运营者自称“浪矢杂货店店主后人”。据说九月十三日是店主的三十三周年忌日，所以他想以这种方式来祭奠。

今天一整天他都在想这件事，工作也没心思做了。像往常那样在日式快餐店吃过晚饭后，浩介回了家，但心里依然记挂着这事。最后他连衣服也没换，就又出了门。他一个人住，因此不需要跟谁打招呼。

虽然有些犹豫，浩介还是搭上了电车。仿佛有某种冲动在驱使着他。

又读了一遍刚刚写好的信，浩介心想，这样一来自己的人生也总算是接近圆满了吧。

店里的背景音乐变成了《平装书作家》，这是浩介很喜欢的歌。他不经意地向CD播放器望去，发现旁边还有一台唱片机。

“现在还会放黑胶唱片吗？”他问妈妈桑。

“很少很少了，除非常来的客人特意要求。”

“噢……可以给我看看吗？不用放出来。”

“可以啊。”说着，妈妈桑消失在吧台深处。

没多久她回来了，手里拿着几张黑胶唱片。

“另外还有一些，不过放在家里了。”说完，妈妈桑将唱片并排放到吧台上。

浩介伸手拿起一张。那是《艾比路》。这张唱片虽然发行时间比《顺其自然》早，实质上却是披头士创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封面上四个人穿过人行横道的照片赫赫有名，以传奇来形容也不为过。其中保罗·麦卡特尼不知为何光着脚，因此有流言说，保罗那时就已经死了。

“真是怀念啊。”浩介情不自禁地低喃着，又拿起第二张。这张是《魔幻之旅》，据说是同名电影的原声音乐集，不过电影的内容不知所云。

第三张是《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不消说，这张是摇滚音乐的不朽之作—

浩介的目光被一个地方吸引住了。唱片封面的右边有一位金发美女，过去他以为是玛丽莲·梦露，长大后才知道，其实是女演员黛安娜·多丝。就在她的旁边，有一处印刷剥落的地方，上面有用油性笔修补过的痕迹。

浩介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心脏开始狂跳。

“这……这是……”他嘶哑着嗓子，咽了口唾沫，望向妈妈桑，“这是你的收藏吗？”

她露出略带踌躇的表情。“现在是由我保管，不过原来是我哥哥的。”

“你哥哥的？那为什么会到了你手里？”

妈妈桑呼地吐出一口气。

“我哥两年前过世了。我会成为披头士的歌迷，都是受我哥的影响。他从小就狂热迷恋披头士，长大后也常说，总有一天要开一家披头士主题酒吧。三十来岁的时候，他辞去工作，开了这家店。”

“……这样啊。你哥哥是生病还是……”

“是的，他肺部得了癌症。”她轻轻按了下胸口。

浩介看了眼之前拿到的名片，她的名字是原口惠理子。

“你哥哥也姓原口吗？”

“不是，他姓前田。原口是我家那位的姓。不过我已经离婚了，现在是单身，只是因为嫌麻烦，才没改回原来的姓。”

“前田先生啊……”

那就没错了，浩介确信。当初买下他唱片的那个朋友，正是姓前

田。那么，此刻拿在手上的唱片，就是浩介自己的。怎么会有这种事？一面这样想，浩介一面又觉得，就算有其实也不稀奇。仔细想想，在这样一个小镇上，会想到开一家披头士主题酒吧的人本来就很有限。当他看到“Fab4”这个店名时，就该意识到很可能是朋友开的店了。

“我哥的姓有什么问题吗？”妈妈桑问。

“没什么。”浩介摇摇头，“原来这些唱片是你哥哥的遗物啊。”

“没错。不过，也是前主人的遗物。”

“什么？”浩介脱口问道，“你说的前主人是……”

“这些唱片基本都是哥哥上初中时从同学那里买来的，总共有好几十张。听说那个朋友原本比哥哥还迷恋披头士，可是有一天却突然说想把唱片卖掉。哥哥自然很高兴，但也说太不可思议了……”说到这里，妈妈桑掩住了嘴，“不好意思，这种事很无聊吧。”

“不不，我很想听下去。”浩介舔了口威士忌，“说来听听吧，那个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她点了点头。“暑假结束后，那个朋友一直没来学校。实际上他是和父母一起连夜潜逃了。听哥哥说，他家里欠下了一大笔钱。可是到底也没逃得了，最后发生了悲惨的事情……”

“出什么事了？”

妈妈桑垂下视线，表情变得很沉重。她慢慢抬起头。“连夜潜逃后大约过了两天，他们自杀了。不过好像是强迫自杀。”

“自杀？就是说死了？谁和谁？”

“一家三口。父亲杀了太太和儿子，最后自己也……”

怎么可能！浩介好不容易才忍住大叫的冲动。“他是怎么杀死……太太他们的？”

“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听说是让他们吃药熟睡后，从船上推落海里。”

“从船上？”

“他们夜里偷了条手划船出海。但父亲没死成，回陆地后上吊自杀了。”

“两人的遗体呢？太太和儿子的遗体找到了吗？”

这个嘛……妈妈桑侧头思索。“这我就没听说了。不过父亲好像留下了遗书，所以知道两人已经死了。”

“是吗……”

浩介将威士忌一口喝干，让妈妈桑再来一杯。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酒精既不能麻痹他的神经，也不能让他保持平静。

就算找到了遗体，应该也只是纪美子一个人。但既然遗书上写明杀死了妻子和儿子，即使另一方的遗体未能找到，引起警察怀疑的可能性也不大。

问题是，贞幸为什么要这么做？

浩介回想起四十二年前的往事。那天深夜，他从富士川服务区躲到运输公司货车的车厢里，踏上了逃亡生涯。

贞幸和纪美子发现儿子失踪后，一定很烦恼该怎么办。是忘掉儿子，按照预定计划继续潜逃，还是设法寻找儿子？照浩介的猜想，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根本没法找。

然而两人一样都没选。他们选择了自杀。

又一杯威士忌送到了浩介面前。他拿起啤酒杯，轻轻晃动，冰块发出细微的撞击声。

全家一起赴死这个念头，也许贞幸之前就曾经动过。当然，那是最后的手段。毫无疑问，是浩介的举动促使他下了决心。

不，不只是他。这应该是他和纪美子两人商量后的决定。

即使如此，为什么不惜偷船也要把纪美子沉入海中呢？

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儿子一起“杀死”。如果是广阔无垠的大海，找不到遗体也不足为奇。

决定自杀时，父母考虑了浩介的处境。如果死的只有他们两人，儿子将来会怎样？

浩介打算怎样生存下去，他们无从想象。但他们显然想到，他会舍弃和久浩介这个名字和经历。如果是这样，他们绝不能影响他。

所以他们决定，把和久浩介这个人从世上抹去。

警视厅少年科的刑警、儿童咨询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想查出浩介的身份，可是谁也没能成功。这是理所当然的。有关和久浩介这名初中生的一切，早已从所有资料里悉数删除了。

趁夜潜逃前，母亲纪美子来到浩介房间说的那番话，如今重又回响在他耳边。“我就不用说了，你爸爸也是一切为你着想，只要能让你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做，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真的是这么想的。”

这些话并不是谎言。他能有今天，全是靠父母的一片苦心。

浩介摇摇头，呷了口威士忌。不可能有这种事。就因为摊上那样的父母，害得他饱尝艰苦，连本名都不得不舍弃。能够有如今的生活，靠的是他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其他。

尽管这样想，后悔和自责的情绪依然涌上心头，这也是事实。

因为自己的逃走，导致父母别无选择。是自己把他们逼入了绝境。在逃走之前，为什么不再向他们提议一次呢？告诉他们，不要趁夜潜逃了，回家吧。全家人一起从头再来。

“您怎么了？”浩介闻声抬起头，妈妈桑正担心地看着他，“您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没事。”浩介摇摇头，“没什么，谢谢你。”

他的视线落在手头的信纸上。回头再看自己写的信，不快感在心头弥漫开来。信上通篇都是自鸣得意的话，没有任何价值，也感受不到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敬意。什么“自己的人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如果不是自己瞧不起的父母的牺牲，天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浩介撕下那页信纸，唰唰几下撕成碎片。妈妈桑忍不住“欸”了一声。

“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再待一会儿？”浩介问。

“可以啊，没问题。”妈妈桑微笑道。

他拿起圆珠笔，重新注视着信纸。

浪矢爷爷果然是正确的。只要全家同舟共济，一起回到正路上来也完全有可能——他想起了这句回答。就因为自己单独逃走，这条船失去了方向。

那么这封信该怎样写呢？自己没听建议离开了父母，两人随即自杀了，不如就这样如实相告？

不能这么做，还是不写出来的好。他旋即改变了想法。

自己全家自杀事件在小镇上造成多大的轰动，浩介并不清楚，但万一浪矢爷爷已经听说了呢？他也许会怀疑，该不会就是咨询者“保罗·列侬”一家，并为当初建议他和父母一起走深感后悔。

今晚的活动是为了祭奠浪矢爷爷三十三周年忌日。既然如此，就该让过世的老爷爷安心。虽然公告上称“希望各位直言相告”，但并不代表必须写出事实。重要的是告诉老爷爷他的意见是对的，这就够了。

思索片刻后，浩介写了如下的一封信。开头和刚才写的几乎一模一样。

浪矢杂货店：

我是大约四十年前给您写过咨询信的人。当时我用的名字是保罗·列侬，您还记得吗？

我咨询的问题是，父母计划连夜潜逃，并且叫我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您没有把这封信贴到墙上，因为是第一次收到真正的烦恼咨询。

您回答说，跟家人分开不好，应该相信父母，和他们共同行动。最后您又加上一句，只要全家同舟共济，一起回到正路上来也完全有可能。这句鼓励的话对我弥足珍贵。

我决定听您的话，跟父母一起行动。而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详情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我们一家成功摆脱了苦难。虽然父母已于前几年去世，但我认为他们的一生过得很幸福。而我，现在也过着优裕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托了浪矢先生的福。为了表达感谢之情，我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读信的人，想必是浪矢先生的家人吧。如果这封信能成为三十三周年忌日的祭奠，我将深感荣幸。

保罗·列侬

反复看了几遍，浩介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浪矢爷爷的儿子曾经说过另一个夜逃少年的感谢信，跟自己这封信内容何其相似。当然，这只是巧合罢了。

将信纸叠好放进信封，一看手表，就快到零点了。

“拜托你一件事。”浩介站起身，“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寄信，很快就回来，到时可以再喝上一杯吗？”

妈妈桑浮出困惑的表情，看看信纸，又看看他，最后莞尔一笑，点了点头。“好的，我知道了。”

浩介说了声“谢谢”，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万元钞票，放到吧台上。他

不想让妈妈桑怀疑自己是找借口开溜。

从店里出来，浩介走在夜路上。周围的小酒馆都已关了门。

看到浪矢杂货店了。浩介停下了脚步，因为店门口有人影。

怀着惊讶的心情慢慢走近，发现那是一名身穿套装的女子，三十来岁。附近停着一辆奔驰。浩介朝车里看去，只见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瓦楞纸箱，箱子里装着某位女歌手的CD，同样的专辑有好几张，看来是和女歌手相关的人。

女子把某样东西投进卷帘门的投递口后，转身准备离开。发现浩介时，她吃惊地僵住了，露出戒备的神色。浩介把手上的信封扬给她看，另一只手指了指卷帘门的投递口。她似乎明白了缘由，表情放松下来。无言地点头致意后，她坐上了旁边的奔驰。

今晚会有多少人来到这里呢？浩介思忖着。人生中浪矢杂货店具有重要意义的人，也许出乎意料的多。

奔驰开走后，他将信投入投递口。只听啪嗒一声，睽违了四十二年的声音。

浩介只觉得一身轻松。或许是因为一切终于画上句号了，他想。

回到Fab4，墙上的液晶屏已经插上了电源。妈妈桑正在吧台里操作着什么。

“你在干吗？”浩介问。

“我哥哥有段心爱的视频资料，不过好像没出正版，只有盗版里收录了一部分。”

“是嘛。”

“给您来点什么酒？”

“唔，跟刚才一样吧。”一杯布纳哈本送到了浩介面前。他伸手去拿时，视频开始了。刚把酒杯送到唇边，浩介倏地停下了手。他知道这是什么视频了。“这是……”

出现在屏幕上的，是苹果公司大楼的屋顶平台。寒风呼啸中，披头士开始了演唱。这正是电影《顺其自然》的高潮一幕。

搁下酒杯，浩介凝视着画面。这部电影改变了他的人生。看了这部电影，他深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是何等脆弱。

可是……

电影里的披头士和浩介记忆中的有点不一样。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心已经疏远，演出也是乱唱一气。但此时重看，感觉却完全变了。四名成员都在全力以赴地演唱，看上去也乐在其中。是不是就算解散已经近在眼前，一起演出时还是能找回过去的感觉呢？

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浩介之所以觉得演出很糟糕，大概是源于自己的心境。当时他已经不相信真情了。

浩介端起酒杯，喝了口威士忌，然后静静地闭上双眼，为父母祈祷冥福。

注释

[1] 每年三月的最后一周到四月的第一周，日本学校放春假。

[2] 与哥斯拉齐名的日本电影怪兽，特征是乌龟的外型，可以产生喷射气流来飞行，主要攻击方式是喷射火焰。

[3] 指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著名的职业棒球选手王贞治，以“金鸡独立式打击法”闻名，球员生涯一共打出868支全垒打。

[4] 日本有“妖怪博士”之称的漫画家水木茂创作的国民漫画。1959年开始连载，1968年改编成动画，引发妖怪文化热潮。

[5] 芬兰画家、作家托芙·杨森（Tove Jansson，1914-2001）1940年创作的著名系列童话《姆明一族》的主角。童话描述姆明一家和他的朋友们在姆明谷里发生的种种富有情趣的故事。

[6] 日本漫画大师石森章太郎原作，东映于1970年起制作特摄剧集，主要讲述进行改造手术的改造人与邪恶组织对抗的故事。

第五章 来自天上的祈祷



翔太从店铺回来了，一脸的怏怏。

“没有信来吗？”敦也问。

翔太点点头，叹了口气。“好像只是风吹卷帘门晃动的声音。”

“是吗？”敦也说，“这样也好。”

“难道他没看到我们的回信吗？”幸平问。

“应该看到了。”翔太回答，“因为放在牛奶箱里的信消失了，总不可能是别人拿走了吧？”

“是啊。那为什么没有回信呢？”

“这个嘛……”说到这里，翔太把目光投向敦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敦也说，“毕竟信上那样写，收到的人肯定觉得莫名其妙。再说，真要回了信才麻烦，万一人家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说？”

幸平和翔太低头不语。

“没法回答吧？所以到这就算了。”

“不过真让人吃惊。”翔太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巧的事，鱼店音乐人就是那个人。”

“这倒也是。”敦也点头同意。“我一点也不惊讶”这种话，他实在说不出口。

和奥运会候选女运动员通信结束后，紧接着又收到另一个人的咨询信。一看信上的内容，敦也他们目瞪口呆，气不打一处来。“不知道是该继承家里的鱼店，还是坚持音乐之路”这种事，哪里算得上烦恼，纯粹是一个天生好命的家伙任性妄为罢了。

于是他们写了封回信，带着揶揄的口气指责他那过于天真的想法。这位自称鱼店音乐人的咨询者似乎颇感意外，马上来信反驳。敦也他们又回了封直截了当的信。就在下一封信投进来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敦也他们都在店里，为的是等待鱼店音乐人寄来的信。很快信就从投递口塞了进来，但却在塞到一半时停下了。令人惊异的事情就发生在下一秒。

从投递口传来了口琴声。那旋律敦也他们很熟悉，连歌名也知道，叫《重生》。

这首歌是女歌手水原芹广为人知的成名作。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有名的逸事。对敦也等人来说，也并非毫无关系。

水原芹和弟弟一起在孤儿院丸光园长大。她上小学时，孤儿院发生了火灾，一个男人救了她来不及逃生的弟弟。他是院方为了圣诞节晚会找来的业余歌手，因全身被严重烧伤，后来在医院里过世。

《重生》就是这位音乐人创作的歌。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水原芹一直唱着这首歌，最后奠定了她不可动摇的明星地位。

这个故事敦也从小就耳熟能详，因为他们也是在丸光园长大的。水原芹是园里孩子们引以为荣的希望之星，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她那样光芒夺目。

听到这首《重生》，敦也他们大吃一惊。一曲吹毕，信啪地从投递口掉落，似乎是外面的人推进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三人凑在一起琢磨。咨询者所在的时代应该是一九八○年，水原芹虽然已经出生，但还是个小孩子，《重生》这首歌当然也无人知晓。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鱼店音乐人就是《重生》的作者，水原姐弟的恩人。

他在信上说，浪矢杂货店的回答让他很受打击，但也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信末他还提出，希望直接见面谈一谈。

三人很烦恼。该不该将未来的事情告诉鱼店音乐人呢？一九八八年的平安夜，你将在一所名叫丸光园的孤儿院里遭遇火灾，因此丧生。——应该这么跟他直说吗？

跟他说了吧！幸平提议。这样没准他就不会死了。

可是水原芹的弟弟不就死了吗？翔太随即提出疑问。对此幸平也无法反驳。

最后由敦也下了结论：不告诉他火灾的事。

“就算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当真，只会觉得听到了怪吓人的预言，心里不舒服，然后没两天就忘了。再说不管是丸光园的火灾，还是水原芹唱《重生》，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这种事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再怎么写信都白搭。所以倒不如写点鼓励的话好了。”

翔太和幸平都同意他的看法，剩下的问题就是写些什么话。

“我……想谢谢他。”开口的是幸平，“如果没有他，水原芹很可能不会成为歌手，我们也就听不到《重生》了。”

敦也也有同感。翔太也说，就这么写吧。

三人斟酌着措辞，在信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

你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绝不是白白付出。

我相信，将会有人因为你的歌而得到救赎。你创作的音乐也必将流传下去。

若要问我为何能如此断言，我也很难回答，但这的确是事实。

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把信放到牛奶箱里，隔了片刻再打开看时，信已经消失了。想必已送到鱼店音乐人的手上。

他们猜想说不定会有回信，于是关上后门，一直等到现在。

可是回信没有来。之前都是刚把回答放到牛奶箱里，回信就从投递口投进来了。也许鱼店音乐人看了敦也他们的信后，作出了某种决定吧。

“那就把后门打开。”敦也站了起来。

“等一下！”幸平抓住敦也的牛仔裤脚，“再等会儿行不行？”

“怎么了？”

“都说了……”幸平说着，舔了舔嘴唇，“等一下再开后门。”

敦也皱起眉头。

“为什么？鱼店那边不会有信来了。”

“我知道。那个人就不管他了。”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说不定还有其他人来信咨询。”

“啊？”敦也张大了嘴，低头看着幸平，“你说什么呢！关着后门时间就不会流逝，你懂不懂？”

“我当然懂。”

“那你就该知道，现在不是干这种事的时候。之前是因为信都已经来了，没办法只能奉陪，但是一切已经结束了，烦恼咨询的游戏到此为止了。”

挥开幸平的手，敦也向后门走去。把门敞开后，他确认了一下时间。凌晨四点出头。

还有两个小时——

等六点一过就离开这里。那时电车应该已经发车了。

回到屋里，只见幸平泄气地坐着，翔太则在摆弄手机。

敦也在椅子上坐下。餐桌上的烛光微微摇曳，大概因为外面有风吹进来。

望着发黑的墙壁，敦也暗想，这真是栋不可思议的屋子啊。究竟是什么缘故导致出现这种超常现象呢？自己又为什么会卷入这种事？

“我不大会讲话，”幸平突然冒出一句，“不过活到现在，今天晚上头一次觉得就算是我这号笨人，也还有点用处。”

敦也皱起眉头。

“所以你想继续帮人解决烦恼？明明一分钱都没得赚。”

“不是钱的问题。没钱赚也不打紧。像这样把利害得失放在一边，真心诚意地替别人想办法，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敦也夸张地连连咂舌。

“我们是认真想了，信也写了，结果呢？屁用也没有。那个奥运女只会把回答理解成她想要的意思，鱼店那人更是什么也帮不上。打一开头我就说了，混成我们这个样子，还想给别人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不自量力。”

“可是读到月兔的最后一封信时，你不是也挺开心吗？”

“是感觉还不坏，不过你可别搞错了。我们不是那种有资格给别人提意见的人。我们是……”敦也指了指放在屋子角落的提包，“我们是下三滥的小偷。”

幸平露出受伤的表情，低下了头。敦也见状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翔太“哎”地惊呼了一声。敦也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怎么啦？”

“噢，那个……”翔太扬了扬手机，“我在网上找到了浪矢杂货店的消息。”

“网上？”敦也皱眉，“是不是有人回忆往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用‘浪矢杂货店’这个词来搜索，想没准有人会提到点什么。”

“然后找到了相关的回忆？”

“那倒不是。”翔太走到敦也身边，递出手机，“你看看这个。”

“什么嘛。”敦也说着，接过手机，扫视着液晶屏上显示的文字。上面有一行标题“浪矢杂货店仅此一夜的复活”。接着看下去，敦也完全理解翔太为什么会大呼小叫了。他自己也有全身发烫的感觉。

那段文字内容如下：

致知道浪矢杂货店的各位朋友：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零分到黎明这段时间，浪矢杂货店的咨询窗口将会复活。为此，想请教过去曾向杂货店咨询并得到回信的各位：当时的那封回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可曾帮上您的忙？希望各位直言相告。如同当时那样，来信请投到店铺卷帘门上的投信口。务必拜托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不过上面说，九月十三日是店主三十三周年忌日，所以想到以这种方式来祭奠。发布消息的是店主的后人。”

“咦，怎么啦？”幸平也凑了过来，“出什么事了？”

翔太把手机递给幸平，然后说了一句：“敦也，今天是九月十三日。”

敦也也想起来了。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零分到黎明——现在正是这段时间，而他们就在杂货店里面。

“奇怪，这什么意思？咨询窗口将会复活……”幸平不住眨着眼睛。

“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恐怕都跟这件事有关系。”翔太说，“一定是这样。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现在和过去连接到了一起。”

敦也揉了揉脸。虽然不知道缘由，不过翔太说得应该没错。

朝敞开的后门望去，外面仍是沉沉夜色。

“只要门开着，就不会通向过去。离天亮还有段时间，敦也，我们该怎么办？”翔太问。

“什么怎么办？”

“我们说不定妨碍到了什么。本来那扇门应该是一直关着的。”

幸平站起身，一言不发地来到后门前，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喂！你怎么自作主张？”敦也说。

幸平回过头，摇了摇头。“一定得关上。”

“为什么？关上门时间就不会过去，难道你想一直待在这儿？”话刚出口，敦也心念一转，恍然点头。“原来如此，我懂了。关上后门，但我们离开这里。这样就皆大欢喜了，既不会碍到谁，又解决了问题。是这个意思吧？”

然而两人并没有点头，脸上仍是怏怏的神色。

“怎么啦，你们还有话要说？”

翔太终于开口了。

“我还要再待一会儿。敦也你自己出去好了。在外面等着也行，先逃也行。”

“我也是。”幸平马上说道。

敦也差点抓破头皮。“你们待在这里想干吗？”

“没想干吗。”翔太回答，“只不过想看看，这栋不可思议的屋子还会有什么事发生。”

“你们想清楚没有，到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外面世界的一个小时，这栋屋子里要好几天，你们就一直不吃不喝地守在这里？这种事不可能。”

翔太移开了视线。看来他心里也承认敦也说得没错。

“死了这条心吧！”敦也说。但翔太没吭声。

恰在这时，传来了卷帘门晃动的声音。敦也和翔太对视了一眼。

幸平朝店铺跑去。望着他的背影，“横竖又是风，”敦也说，“不过是风吹的罢了。”

没多久，幸平慢吞吞地回来了。手上什么也没有。

“果然是风吧？”

幸平没有马上回答。等到了敦也他们面前，才露出灿烂笑容，右手探到背后，说了声“锵”，伸出的手上握着一个白色信封。看样子信是藏在裤子后口袋里。

敦也禁不住皱起眉。这下事情可棘手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敦也。”翔太指着信封说，“回答完这封咨询信，我们就离开这里。我保证。”

敦也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坐下。“先看看再说，搞不好这烦恼我们也没辙。”

幸平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浪矢杂货店：

您好。我有桩烦恼的事想跟您请教，所以写下了这封信。

我今年春天从商业高中毕业，四月起在东京的一家公司上班。我之所以没上大学，也有家庭方面的原因，我想尽早进入社会工作。

可是上班没多久，我就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我所在的公司招高中毕业的女生，纯粹是用来打杂。我每天做的都是倒茶、泡咖啡、把男同事字迹潦草的文件誊写清楚，诸如此类谁都能做的简单工作。中学生，不，只要是会写几个字的小学生都干得了。从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成就感。我拥有会计二级证书，但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白白浪费了。

公司似乎认为，女人上班就是为了找结婚对象，一旦找到合适的男人就会马上辞职结婚，所以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反正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学历也就无所谓，一批批年轻女职员招进来，可以方便男职员找老婆，薪水也随便给点就行了，所以是件很划算的事。

可是我并不是抱着找结婚对象的打算来工作的。我希望成为独立自主又有经济能力的女人，从来没有只是临时上上班的想法。

就在我为前途发愁时，有一天走在街上，有人向我搭讪，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店里上班。那家店是新宿的酒廊。没错，那个人就是物色陪酒小姐的星探。

我打听了一下，条件好得出奇，跟白天上班的公司相比简直天上地下。因为条件实在太好，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那个人邀请我去参观一下，就当是开开眼界。于是我下决心去了一趟店里。在那里，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酒廊、陪酒小姐这样的字眼，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但那里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华丽的成人世界。女孩子们不仅要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还要千方百计让客人满意。虽然拿不准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我感觉有尝试的价值。

就这样，我开始了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店里陪酒的生活。我的实际年龄是十九岁，但在店里说是二十岁。尽管工作很辛苦，接待客人也比想象中更难，但每天都过得很有意义，赚钱也轻松得多。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我又有了新的疑问。不是对当陪酒小姐这件事，而是要不要继续粉领族生活。我在想，像这样只能做些简单的工作，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干下去，把自己弄得很累呢？倒不如一心一意地陪酒，赚钱也来得更快。

只是我对周围的人隐瞒了我在陪酒的事。如果突然从公司辞职，我

也担心会给各方面带来不少麻烦。

但我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奋斗道路。我该怎样得到别人的理解，以稳妥的方式从公司辞职呢？如果您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那就太感谢了。

拜托您了。

迷途的小狗

读完这封信，敦也重重地哼了一声。“这有什么好说的，太不像话了！最后一次烦恼咨询，偏偏摊上这么一封信。”

“这个确实不像话。”翔太也撇了撇嘴，“这种向往陪酒的轻浮女人，不管什么时代都少不了。”

“她一定是个美人儿。”幸平乐呵呵地说，“走在路上都会被发现，才两个月好像就赚了不少钱。”

“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喂，翔太，写信啊。”

“怎么写？”翔太拿起圆珠笔。

“这还用说，叫她别猪油蒙了心呗！”

翔太皱起眉头。“对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这么说太狠了吧？”

“这种蠢女人，不说狠一点她才不会明白。”

“我知道，不过还是说得委婉一点吧。”

敦也不耐烦地咂舌。“翔太你也太心软了。”

“要是话说得太重，反而会引起反弹。敦也你不也是这样吗？”

说着，翔太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迷途的小狗：

来信我已经读过了。

老实跟你说吧，别去陪酒了，那是乱来。

我知道那比做普通的粉领族赚钱多得多，也轻松得多。

因为很容易就能过上奢侈的生活，所以你觉得这样也挺好。这也难怪。

可是只有年轻的时候才有这种好日子。你还年轻，才干了两个月，还不了解这一行残酷的地方。客人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已经出现过很多冲着你身体来的男人了吧？这种男人你能巧妙地应付吗？还是跟他们一个个上床？那样身体也吃不消呀。

一心一意地陪酒？你准备干到什么时候？你想做个自立自强的女人，可是年纪大了，哪里都不会雇你。

一直做陪酒小姐，最后你想混出个什么结果？酒廊的妈妈桑？那我就没话可说了，你好好努力吧。可就算自己开了店，经营的辛苦也不是一点半点。

你也很想有一天结婚生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吧？所以难听话我就不说了，马上收手吧。

陪酒这行做下去，你打算和什么样的人结婚？客人？来你店里的客人有几个是单身的？

你也要替父母想想。他们把你养大，供你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做这种事。

临时上上班有什么不好？在公司里不用怎么干活也照样拿薪水，还被周围的人捧在手心，最后找个同事结婚，然后就再也不用上班了。

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这不是很完美吗？

告诉你，这世上为找不到工作发愁的大叔多的是，他们要是能有高中毕业女生一半的薪水，不管是倒茶还是别的什么都会高高兴兴去干的。

我说这些话没有故意为难你的意思，完全是为了你好。请相信我，照我说的去做吧。

浪矢杂货店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但愿她会听。”看完信，敦也点了点头。其实他很想直接把对方教训一顿：爸妈供你上到高中，顺利找到工作，你却想去陪酒，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翔太去把回答放到牛奶箱里。回来后刚把后门关上，卷帘门那边就传来细微的响动。

翔太说了声“我去拿信”，径直走向店铺。他很快回来了，嘴角带着笑意。“来喽！”说着，他扬了扬信封。

浪矢杂货店：

感谢您的立即回信。我本来还担心也许不会有回音，现在终于放心了。

不过读完信后，我感到很失败。浪矢先生似乎有很多误会，我应该把自己的情况说得更详细些才对。

我想专心陪酒，并不是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我追求的是经济能力。要想不依靠他人也能生存下去，这是不可缺少的武器，而如果只是临时上上班，是不可能实现的。

还有，我没有结婚的愿望。结婚生子、做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也是一种幸福，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过那样的人生。

至于陪酒这行的残酷，我多少也了解一些。只要看看周围那些比我早入行的陪酒小姐，就不难想象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辛苦等着我。但我还是决心在这条道上奋斗下去，将来也有自己开店的打算。

我有这个信心。虽然才干了两个月，我已经有了好几个捧场的客人。不过我对他们还不够周到，这也是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我白天还要上班，下班后才能去店里，也就没法陪客人用餐。我想把公司的工作辞了，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不过我先说清楚，浪矢先生担心的事——也就是和客人发生肉体关系，我一次也没有过。不是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但都被我巧妙地化解了。我还没有幼稚到那个程度。

对于亲人，我确实很抱歉，让他们为我操心了。可是说到底，这也是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情。

说来说去，我的想法还是太胡闹了吗？

迷途的小狗

又及：我只是想咨询如何说服我周围的人，并没有不做陪酒的打算。如果您不赞成，就当没看见这封信好了。

“那就当没看见！”敦也一边把信还给幸平，一边说道，“什么叫‘我有这个信心’，也太小看社会了！”

幸平快快地接过信纸，应了一句：“嗯，也是。”

“其实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翔太开口道，“没什么学历的女人要想经济独立，陪酒是来钱最快的。她的想法很现实。这个社会只认钱，没钱什么也干不成。”

“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敦也说，“就算她的想法没错，顺不顺利也很难说！”

“那你凭什么认定她就不会顺利？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吧？”翔太不满地嘟嘴。

“当红的陪酒小姐独立开店当然好，可是半年就关门的事也没少听说。做生意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钱自然少不了，但也不是有了钱就万事大吉。她也就现在这么一说，其实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过久了，自己开店准没什么好结果。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错过了婚嫁的年龄，再当陪酒小姐都嫌老，到了那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姑娘才十九岁，犯不着为那么久以后的事情——”

“就因为年轻我才要说！”敦也提高了声音，“总之，叫她赶快放弃愚蠢的念头，把陪酒的差事辞了，专心在公司找个老公！”

翔太盯着放在餐桌上的信纸，缓缓摇头。

“我想支持她。她写这封信时，心情恐怕并不轻松。”

“不是轻松还是沉重的问题，是现不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很现实啊。”

“哪里现实了！要不我们打个赌？与其赌她能不能经营好一家酒廊，我倒想赌她当陪酒小姐的时候就会被不三不四的男人骗上手，最后生下没爹的小孩，给周围的人添麻烦！”

翔太似乎被噎住了，接着尴尬地低下了头。

屋里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沉默，敦也也垂下了头。

“我说，”幸平开口了，“再确认一下怎么样？”

“确认什么？”敦也问。

“详细的情形。听了你们俩的话，我觉得都有道理。不如再问问她到底有多认真，然后再来想办法。”

“她当然会回答说‘我是认真的’，因为她打的就是那个主意。”敦也说。

“那就问点更具体的问题。”翔太抬起头，“比如，为什么希望经济独立，为什么对结婚过上幸福生活这条路不感兴趣。还有，对于将来开店的事是怎么计划的，这个也得问问。因为敦也说得没错，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问了这些问题后，如果她没有一个切实的回答，我也会判断她的梦想不现实，回信叫她别去陪酒。这样行不行？”

敦也吸了下鼻涕，点了点头。

“我觉得问也白问，不过算了，就这么办吧。”

翔太答应一声，拿起圆珠笔。

看着翔太时而沉思时而埋头写信的样子，敦也在心里回味着自己刚才说的话。当陪酒小姐的时候就会被不三不四的男人骗上手，最后生下没爹的小孩，给周围的人添麻烦——那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因为知道这一点，翔太他们才会沉默不语。

敦也的母亲是二十二岁时生下他的。父亲是同一家店里的服务生，年纪比她轻。但没等孩子生出来，那男人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敦也的母亲继续干陪酒这行。别的事她也做不来。

敦也记事的时候，母亲身边已经另有男人。但敦也没把那男人当成父亲。没多久那男人就消失了，过了一阵子，家里又住进另一个男人。母亲给那个男人钱，男人不上班。很快，那个男人也消失了，又来了另一个男人。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之后，那个男人出现了。

那男人毫无理由地对敦也暴力相向。不，或许他有他的理由，但敦也不明白。敦也曾经因为男人一句“看你那模样不顺眼”就挨了揍，那是小学一年级时的事情。母亲也没保护他，反而觉得惹男人生气的儿子很讨厌。

敦也被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但他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发现。万一在学校暴露了，事情一定会闹得很大，到时日子只会更难过。

男人因为赌博被逮捕，是在敦也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家里也来了几个刑警。其中一个注意到穿着背心的少年身上有瘀青，向母亲问起时，她撒了个拙劣的谎，那个谎转眼就被戳穿了。

刑警联系了儿童咨询救助中心，对方的工作人员随即赶来。

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母亲回答说，她是亲手把孩子养大的。敦也至今都想不通她为什么会这么回答。他曾不止一次听她在电话里抱怨说，带小孩烦死人了，早知道不生小孩就好了。

工作人员回去了。敦也从此和母亲两个人过日子。他心想，这下终于不用再挨打了。的确，他没有再挨过打，可也并没有过上像样的生活。母亲回家的次数愈发少了，却不给他准备吃的，也不放钱在家里。学校的伙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尽管如此，他也没把困境告诉任何人。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也许，他是不愿意被人同情。

入冬后，圣诞节敦也也是一个人过的。接着，学校放了寒假。可是母亲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回家了，冰箱里也空空如也。饿得受不了的敦也去偷小摊上的烤鸡肉串被抓，是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事。从放寒假到那天他是吃什么过来的，他已经不记得了。老实说，他连偷窃的事也记不大清楚。他之所以轻易被抓到，是因为逃跑途中突发贫血晕倒了。

三个月后，敦也被送到了孤儿院丸光园。



迷途的小狗：

第二封信已经收到了。

我知道你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才去陪酒。你梦想有一天拥有自己的店，我也觉得很了不起。只是我怀疑，你会不会只是因为刚开始干陪酒这行，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和丰厚的收入冲昏了头？

比方说，你打算怎么攒下开店的资金？什么时候存够钱，你有具体的计划吗？还有，开业以后怎么发展下去？经营一家店得雇不少人，你从哪儿学到经营的技巧？还是说你觉得陪酒做久了，总归能学会？你对这样的计划成功有信心吗？如果有，依据是什么？

你希望经济自立的想法让人佩服，但和有可靠经济能力的对象结婚，过上安定的生活，不也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吗？虽然不出去工作，但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丈夫，这样的家庭主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得上是自立了。

你提到想报答父母，但报答并不只是给钱。只要你过得幸福，你的父母一定会很满足，觉得得到了回报。

虽然你说如果不赞成就当没看见好了，我还是没法真的撒手不管，所以写下了这封信。请你诚实地回答我。

浪矢杂货店

“写得挺好啊。”敦也看完，把信纸还给翔太。

“不知道那边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详细地回答将来的计划。”

听翔太这样说，敦也摇了摇头。“我看不会。”

“为什么？别毫无根据地下结论好不好。”

“就算有类似计划的东西，也准是些白日梦一样的话，像是捧场的客人里有演艺圈的人，也有职业棒球选手，他们都会支持我之类。”

“哇，那样就能成功啰！”幸平很起劲地说。

“笨蛋，哪儿有那么容易！”

“总之，我先去寄信。”翔太把信纸装进信封，站起身。

推开后门，翔太走了出去。接着传来打开牛奶箱的声音。啪嗒一声，盖子合上了。这是今晚第几次听到这个声音了呢？敦也不经意地想。

翔太回来了。刚刚关上后门，就听到外面卷帘门晃动的声音。“我去拿信！”幸平快步过去。

敦也看了眼翔太，两人视线刚好对上。

“你觉得会怎样？”敦也问。

“谁知道呢。”翔太耸了耸肩。

幸平拿着信回来了。“我可以先看吗？”

“看吧。”敦也和翔太同时回答。

幸平开始看信。起初他还是很开心的模样，但看着看着，渐渐变得严肃起来。看到他咬起拇指指甲，敦也和翔太不由得对视了一眼。那是幸平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来信似乎有好几页。敦也实在等不及了，拿起幸平读完的信纸看了起来。

浪矢杂货店：

第二封回信我已经拜读了。读完后，我又一次感到后悔。

您怀疑我只是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和丰厚的收入冲昏了头，老实说，这让我很生气。怎么会有人不负责任地往这上头想呢？

不过冷静下来后，我觉得也难怪浪矢先生会有这种想法。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说自己想开店，别人不相信也是很自然的。

最后我也反省自己，不该在信上有所隐瞒。所以我决定这次坦白说出一切。

我之前已经一再提到，我想成为一个经济自立的人，而且经济条件一定要很优裕才行。说白一点，就是要能赚很多钱。但这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欲望。

其实我从小父母双亡，到小学毕业为止的六年里，我是在孤儿院度过的。那个地方叫“丸光园”。

但我还是幸运的。小学毕业时，正好有亲戚收养了我。我能念到高中，也多亏了这家人。我在孤儿院里见过好几个被亲生父母虐待的孩子，也发生过养父母完全冲着补助金才收养孩子，连饭都不给孩子吃饱的事。我常想，和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好命了。

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一定要报答亲戚的恩情。可是我没有多少时间了。照顾过我的亲戚如今年事已高，也没有工作，只能靠少得可怜的积蓄勉强维持生活。能帮他们一把的，只有我了。而光靠在公司里倒倒茶泡泡咖啡，是不可能办到的。

关于将来开店，我有具体的计划，当然也会存钱。我还有一个靠得住的智囊，他是我店里的客人，曾经协助过多家餐厅开业，自己也有店面。他说等我有一天独立了，他会全力帮忙。

不过浪矢先生一定会有疑问吧，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亲切呢？

我就坦白说了，他提出要我做他的情人。只要我点头答应，每个月就有一笔安家费可拿，那肯定不是个小数字。我在认真地考虑，因为我也不讨厌他。

以上就是我对您问题的回答。您是否可以理解，我绝对不是因为爱慕虚荣才去陪酒？还是说从这封信上，您仍然感受不到我的诚意呢？您会觉得这只是小姑娘的梦呓吗？如果是这样，请您指点我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

拜托您了。

迷途的小狗

☆

4

★★

“我到车站前去一趟。”晴美冲着厨房里的秀代说。空气里飘着柴鱼干的香味。

“好啊。”姨婆回身点了点头。她正忙着把煮出的汤汁倒到小碟子里尝味。

出了家门，晴美跨上停在门边的自行车。

她徐徐踩下踏板。这是她这个夏天第三次一大早出门了。秀代可能也有点疑惑，但什么也没问，因为秀代相信她。事实上，她也的确不是去干什么坏事。

按照习惯的速度，沿着熟悉的路线前行，很快到了目的地。

或许是昨夜下了雨的缘故，浪矢杂货店笼罩在淡淡的雾气中。确定四下无人后，晴美走进店铺旁边的小巷。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她心里怦怦直跳，现在已经习惯了。

店铺后面有扇门，门旁安着一个旧牛奶箱。晴美做了个深呼吸，伸手打开盖子。往里看时，和之前一样，里面放着一封信。

她不由得安心地舒了一口气。

从小巷出来，晴美再次跨上自行车，踏上归途。第三封回信上会写些什么呢？她用力猛蹬踏板，迫不及待地想早点看到。

武藤晴美回家探亲，是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很幸运，她白天上班的公司和晚上陪酒的新宿酒廊同时开始放盂兰盆节的假。如果错开了，她就回不来了。白天上班的公司在盂兰盆节前后很难请到假，而酒廊虽然提前打个招呼就行，她又不想请假。她想趁能赚钱时多赚点钱。

说是回家，晴美回的并不是她从小生长的家。这个家的大门上，挂的是“田村”的名牌。

晴美五岁时，父母因为交通事故身亡。那是一起通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故，一辆货车越过中央隔离带，从对向车道撞了过来。当时她正在幼儿园参加文艺会演的排练，得知噩耗时是什么感觉，她至今都无法记起。想来应该是悲痛欲绝吧，但那段记忆已经彻底空白了。只是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她将近半年没有开口说话。

虽然晴美家不是没有亲戚，但平常几乎没有往来，自然也不可能有人收养她。这时向她伸出援手的，是田村夫妻。

田村秀代是晴美外婆的姐姐，也就是她的姨婆。晴美的外公死于战场，外婆也在战后旋即病死，秀代把她当自己孙女般疼爱。因为别无可以依靠的亲戚，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姨公也是个和善的好人。

可是好景不长。田村夫妻有个独生女，她和丈夫、孩子们突然搬回了娘家。晴美后来听说，那女婿事业失败，背上巨额债务，连个容身之处也没了。

上小学时，晴美被送到了孤儿院。我们很快就会接你回去——临别的时候，姨婆这样对她说。

这个约定在六年后终于实现。这时秀代的女儿一家总算搬走了。重新接回晴美的那天，秀代望着佛龛说：“从各种意义上，我都是如释重负。我也可以对得起妹妹了。”

田村家斜对面是一户姓北泽的人家，有个比晴美大三岁的女儿，名叫静子。晴美上初中时，静子也上了高中。六年没见，静子看上去十足是个大人了。

再次见到晴美，静子十分高兴。“我一直打心底惦念着你。”她眼里泛着泪光说。

从那天起，两人的距离迅速拉近。静子把晴美当妹妹般疼惜，晴美也把静子当姐姐般仰慕。因为家住得很近，她们随时可以见面。这次回家，晴美最期待的就是和静子相聚。

现在静子是体育大学的大四学生。她从高中开始练习击剑，最后成为有资格角逐奥运会入场券的选手。虽然上大学期间她基本上住在家里，但因为被指定为强化集训的选手，她整日忙于训练，出国比赛的次数也增加了，时常很久不在家。

不过静子这个夏天也在家闲着。因为日本政府抵制了她渴望参加的莫斯科奥运会，晴美原本还担心她会不会大受打击，见面后才知道自己多虑了。许久没见的静子表情开朗，也没有回避奥运会的话题。据她说，她在资格选拔赛上被淘汰，那时就已经彻底放下了。

“不过那些已经获得参赛资格的选手真让人同情啊。”心地善良的她只有说到这里时，声音才透出忧郁。

晴美有两年没见过静子了。过去身材苗条的她，如今已是运动员特有的健壮体格。肩膀宽阔，上臂的肌肉比一般的男子还要发达。能够冲击奥运会的人，身体素质果然不一般啊，晴美想。

“我妈老念叨我说，我一进来，屋子都显得小了。”说着，静子皱了皱鼻翼。这是她从前就有的习惯动作。

晴美从静子那里听说浪矢杂货店的事，是在两人看完附近的盂兰盆会舞回家的路上。当时她们正聊着将来的梦想和结婚的话题，晴美突然问：“击剑和恋人，你会选哪个？”她是存心想给静子出个难题。

静子听后，停下了脚步，一眨不眨地望着晴美。在她的眼里，闪动着认真得令人吃惊的光芒。接着，她无声地流下泪来。

“咦，怎么回事？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对不起，要是惹你伤心了，我很抱歉！”晴美慌了，赶忙道歉。

静子摇摇头，用夏季和服的袖子擦去眼泪，重又露出笑脸。

“没什么。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没事，真的没事。”她连连摇头，随后迈步向前。

此后两人都默默无语，回家的路仿佛格外漫长。

不久，静子再次驻足。

“晴美，我想顺便去个地方。”

“顺便？好啊，去哪儿？”

“去就知道了。没关系，不是很远。”

静子带她去的，是一家老旧的小店，挂着“浪矢杂货店”的招牌。卷帘门紧闭，但单看外表，看不出来是因为到了打烊时间，还是已经关店歇业了。

“你知道这家店吗？”静子问。

“浪矢……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烦恼咨询尽管来找我，浪矢杂货店！”静子歌唱般说道。

晴美不由得“哦”了一声。“这我听说过，是朋友告诉我的。原来就是这里啊。”

她上初中时听说过那个传闻，但没有来过。

“这家店已经不开了，不过还接受烦恼咨询。”

“真的吗？”

静子点点头。

“因为最近我刚咨询过。”

晴美瞪大了眼睛。“不会吧……”

“这件事我跟谁都没说，只告诉你一个人。谁让你看到我流泪了呢。”说着，静子的眼睛又湿润了。

静子的一番话听得晴美目瞪口呆。和击剑教练坠入爱河、打算结婚就已经够让她吃惊的了，但最震惊的，还是那个人如今已不在人世，而静子明知他余日无多，依然为参加奥运会而奋斗。

如果是我，一定做不到，晴美说。

“因为喜欢的人得了不治之症啊。我绝对没法在这种状态下专心训练。”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静子的语气和表情都很平静，“我想他也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所以才盼望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实现我的梦想，也实现他的梦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就不再迷茫了。”

而帮她摆脱迷茫的，就是浪矢杂货店。静子说。

“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点也不敷衍，一点也不含糊。我被他骂得体无完肤，可也因此看清了自己的虚伪，所以能够果断地全心投入击剑。”

“是吗……”晴美望着浪矢杂货店老旧的卷帘门，涌起一股不可思议的感觉。再怎么看，这里都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

“我也这么觉得。”静子说，“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也许平常没人住，但夜里过来收信。然后写好回信，天亮前放到牛奶箱里。”

“这样啊。”

为什么要特地这样做呢？晴美疑惑地想。但既然是静子说的，应该不会有假。

从那一晚起，她一直对浪矢杂货店念念不忘。原因无他，晴美自己也有很深的烦恼，却又无法和任何人商量。

她的烦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钱字。

虽然姨婆没有直接跟她说过，但田村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糟糕。如果比喻成一条船，已经到了眼看就要沉没的地步，全靠用水桶舀出船舱里的积水，才能勉强浮在水面上。不用说，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田村家本来资产雄厚，拥有周围很大一片土地，但大部分都在这几年里卖掉了。原因只有一个：给女婿清偿欠债。全部还完后，女儿一家才离开，也才能接回晴美。

然而田村家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去年年末，姨公患脑梗塞病倒，留下了右半身行动不便的后遗症。

这期间，晴美去东京上班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支援田村家。

可是薪水光支付生活费就花得七七八八，帮助田村家的心愿始终无法实现。

遇到物色陪酒小姐的星探，就是在她为此而心痛的时候。反过来说，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她很可能不会想去尝试。坦白说，她对陪酒这种工作是有偏见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了报答田村家，她在考虑要不要辞掉公司的工作，全心全意去陪酒。

咨询这种烦恼也太乱来了，会让对方很为难——坐在从中学时代就一直在用的书桌前，晴美沉吟着。

但静子的烦恼也相当棘手，浪矢杂货店还是圆满地解决了。这样看来，对于自己的问题，人家或许也会有很好的建议。

犹豫也不是办法，先写信看看吧——就这样，晴美决定写信去咨询。

把信投进浪矢杂货店的投递口时，晴美心头掠过一抹不安。真的能收到回信吗？据静子说，她收到回信是在去年，没准现在这里已经没人住了，自己写的信只会徒然留在废弃屋里。

算了，不想那么多了。晴美心一横，把信投了进去。反正信上没写自己的名字，就算被别人看到，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第二天早晨过去看时，牛奶箱里果然放了一封回信。如果里面空空如也，她会很失落，但真的拿到手里，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看完信，晴美心想，原来如此，静子说得没错。信上的回答直截了当，没有任何修饰。既没有顾虑也毫不客气，简直就像是故意挑衅自己，让自己生气一样。

“那是浪矢先生有意这样做的，为的是激发你内心真实的想法，让你找到正确的道路。”静子如是说。

就算这样，晴美也觉得未免太过分了。她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去陪酒的，对方却认定她只是迷恋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罢了。

晴美立刻写信反驳，说她之所以想辞掉公司的工作专心陪酒，并不是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开店。

然而浪矢杂货店的回信却看得她愈发焦躁。信上竟然对她的认真程度表示怀疑，还说什么如果想报答照顾过自己的人，结婚组建幸福的家庭也是一种方法，全是些不着边际的话。

但晴美转念一想，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因为隐瞒了重要的事实，

对方也就无法体会她的心情。

于是在第三封信里，她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实情。从自幼生长的环境，到恩人现在的窘况，她都如实相告，对自己今后的计划也和盘托出。

浪矢杂货店到底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她半是期待半是担心地把信投进了投递口。

回到家时，早饭已准备好了。晴美在和室的矮桌前坐下，开始吃饭。姨公躺在隔壁房间的被褥上，秀代用汤匙喂他吃粥，又拿长嘴壶喂他已晾凉的茶。看着这一幕，晴美心里又焦躁起来。她一定要帮助他们，她一定得想办法。

吃完早饭，晴美立刻回到自己房间，从口袋里掏出信封，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展开信纸，和以前一样，依然是一行行算不上好看的字迹。

但这封信的内容却和之前截然不同。

迷途的小狗：

第三封信已经读过了。你面对的艰难处境，还有你真诚地想报答恩人的心意，我都充分了解了。现在，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要你做他情人的那个人，真的可以信任吗？你说他协助过餐厅开业，是什么样的店，怎样协助的，你具体问过吗？如果他带你去那几家店参观，你要让他在非营业时间陪你过去，跟店里的工作人员聊一聊。

那个人向你保证过，将来你的店开业的时候，他一定会帮忙吗？即使你们的情人关系被他太太发现，他也仍然会信守诺言？

你打算跟他一直保持关系吗？当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

为了拥有雄厚的财力，你准备继续陪酒，并且希望有一天自己开店。那么只要能让你有钱，别的方法你也愿意接受吗？还是说出于某种原因，一定要走陪酒这条路？

如果除了陪酒，还有别的方法让你经济优裕，而浪矢杂货店会把这种方法教给你，你愿意完全听从浪矢杂货店的指示吗？指示里面可能包括“不做陪酒小姐”、“不给可疑的男人当情人”等内容。

请你再写一封信，回答我上述的问题。我会根据你的回答，帮你实现梦想。

你会觉得这种事难以置信吧？但我绝对不会骗你。说到底，骗你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我们只能通信到九月十三日。过了这个时间，就再也无法联系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浪矢杂货店



送走第三拨客人后，晴美被麻耶带到了员工洗手间。她比晴美大四岁。

一进洗手间，麻耶就揪住了晴美的头发。

“我说，你别仗着年轻就得意忘形！”

“怎么了？”晴美疼得皱起了眉头。

“还怎么了，谁叫你跟别人的客人眉来眼去？”麻耶撇着涂得血红的嘴唇说。

“跟谁了？我没有啊。”

“少跟我装蒜！瞧你对佐藤老爹那个热乎劲儿，他可是我从以前的店里拉来的客人。”

佐藤？跟那个胖子眉来眼去？开什么玩笑，晴美想。

“他跟我说话，我就回答他了，只是这样而已。”

“撒谎！明明就是一副骚样儿！”

“既然是陪酒，对客人亲切一点不是应该的吗？”

“还狡辩！”麻耶松开她的头发，同时砰地当胸一拳。晴美后背撞到了墙上。

“下次再这样，我可饶不了你！给我记好了！”

麻耶说完哼了一声，出了洗手间。

晴美照了照镜子，发现头发被弄乱了，于是伸手理好，努力让僵硬的表情恢复自然。她才不会因为这点打击就气馁。

从洗手间出来，她被安排到另外一桌，那里坐着三个看上去很阔绰的客人。

“哟，又来了个年轻姑娘。”秃头男人望着晴美，色眯眯地笑了。

“我叫晴美，请多关照。”晴美看着男人说，然后在他身边坐下。席上另外一个比她资深的陪酒小姐，虽然脸上堆着笑容，投过来的视线却冷冰冰的。这个女人之前也找过她的茬，警告她别太出风头。我才不管呢，晴美暗想。既然干了这一行，不能讨客人欢心还有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富冈信二一个人出现了。他身穿灰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没有一丝赘肉的体型让人看不出他已经四十六岁了。

他照例点了晴美的台。

“赤坂有一家很有情调的酒吧。”富冈将兑水的威士忌一口饮尽，压低声音说，“每天营业到早晨五点，全世界的威士忌应有尽有。最近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刚进了上等的鱼子酱，让我务必赏光，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

晴美很想去见识一下，但她还是双手合掌道歉。

“不好意思，我明天不能迟到。”

富冈快快地叹了口气。

“所以我叫你早点辞职。你是在什么公司上班？”

“一家文具制造公司。”

“在那儿做什么？就是些日常事务吧？”

嗯，晴美点点头。其实连日常事务都算不上，纯粹就是打杂。

“怎么能被那点可怜的薪水束缚住呢？青春年华不会再来，为了你的梦想，也要有效利用时间。”

嗯，晴美再次点头，然后望向富冈。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您上次说过要带我去银座的一家酒吧餐厅，听说那家餐厅开业的时候，您做过很多准备工作。”

“噢，那家店啊。没问题，随时奉陪。你想什么时候去？”富冈探身问道。

“可能的话，最好在非营业时间去。”

“非营业时间？”

“是啊。我想和店里的工作人员聊聊，也想参观一下后厨。”

富冈的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这个有点……怎么说呢……”

“不行吗？”

“我一向是把工作和私事分开的。要是因为我和他们关系不一般，就带外面的人参观后厨，恐怕店里的工作人员也会不愉快。”

“啊……这样吗？我明白了。抱歉提了过分的要求。”晴美低下头。

“没关系，只要以客人身份去就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这两天就去吧。”富冈恢复了明朗的表情。

这天夜里，晴美回到高圆寺的公寓，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富冈叫了出租车送她。

“我不会要求去你家里。”在车上，富冈还是常说的这句话，“那件事你考虑考虑吧。”

他指的是做情人的事。晴美暧昧地笑了笑，含糊过去。

一进房间，晴美就拿起玻璃杯喝水。她每周去店里上四天班，回来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了，只有剩下的三天有时间去公共浴池洗澡。

卸了妆，洗过脸，她翻开记事本，查看明天的日程安排。明天早上有个会议，为了准备茶水，必须比平时早半个小时到公司。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睡四个钟头。

把记事本放回包里，她随手拿出一封信。展开信纸，她不由得叹了口气。这封信她已经反复看了好几遍，内容早已深印在脑海里，但她还是每天都要看上一次。这是浪矢杂货店的第三封回信。

要你做他情人的那个人，真的可以信任吗？

这也是晴美暗自怀疑的问题。尽管怀疑，却又不愿去想。假如富冈的话都是谎言，她的梦想就更遥不可及了。

但是冷静想来，浪矢杂货店的疑问确有道理。倘若做了富冈的情人，万一这层关系被他妻子发觉，他还能信守诺言帮助自己吗？恐怕很难，任谁都会这么想。

还有今晚富冈的态度。坚持公私分明不足为奇，但当初可是富冈主

动提出要带她去店里，让她看看自己工作时的风采。

这个人果然还是靠不住，晴美不由得想。但这样一来，自己今后该何去何从呢？

她的目光又落到信纸上。信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除了陪酒，还有别的方法让你经济优裕，而浪矢杂货店会把这种方法教给你，你愿意完全听从浪矢杂货店的指示吗？"紧接着又说："根据你的回答，我会帮你实现梦想。"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她禁不住纳闷。这口气活脱就像是骗子在恶意设局，要是放在平时，她理都不会理。

可是写这封信的是浪矢杂货店，解决了静子烦恼的人。即便没有这层背景，此前的书信往来也让晴美逐渐信任他。他从来不含糊其词，也从不照顾别人的情绪，总是一针见血地抛出意见。这种态度固然让人觉得不够圆融，但同时也给人以诚实的感觉。

信上说得没错，欺骗晴美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话虽如此，却也不能全盘相信。真要有这种包赚不赔的好事，谁都不用辛苦谋生了。浪矢杂货店的店主不发大财才怪。

因为盂兰盆节的假期已经结束，最终晴美没有回信就回了东京。随着重新开始陪酒，她又过起了身兼二职的生活，白天是公司职员，晚上做陪酒小姐。老实说，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好想赶快辞职啊，这个念头她差不多三天就会动上一次。

还有一件事也让她很在意。晴美看了眼桌上的日历，今天是九月十日，星期三。

据信上说，只能通信到九月十三日，过了这个时间，就再也无法联系了。十三日是这个星期六。为什么只能通信到这一天呢？莫非烦恼咨询将在这一天终止？

不如同意听从他的指示好了，晴美心想。先听他详细说明办法，再决定要不要付诸实施。反正答应的事也不一定要遵守，就算违背承诺继续陪酒，对方也不会知道。

临睡前，晴美照了照镜子，发现唇边冒出了粉刺。这阵子一直睡眠不足，等辞了公司的工作，一定要痛快地睡到下午，她想。

十二日是星期五，从公司下班后，晴美前往田村家。今天她不用去新宿的酒廊。

刚休完盂兰盆节的长假不到一个月，晴美又一次回来，姨婆两口子似乎有些意外，当然也很高兴。因为上次没能和姨公好好聊几句，晴美

一边吃晚饭，一边向他报告自己的近况。不用说，她只字没提陪酒的事。

“公寓的租金、自来水费什么的，付得起吗？不够的话，别、别客气，跟、跟我们说。”姨公吃力地动着嘴唇。由于家庭开支全部由秀代掌管，他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清楚。

“放心吧，省着点就够用了。而且上班很忙，根本没空出去玩，想花钱都没处花。”晴美轻快地回答。根本没空出去玩倒也是实情。

吃完晚饭，晴美去洗澡。透过纱窗眺望夜空，一轮圆月挂在天上，看来明天也是个晴天。

回信会是什么内容呢？

在来田村家的路上，晴美绕道去了浪矢杂货店，往投递口投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她并不想做陪酒小姐，如果有其他实现梦想的方法，她可以辞掉陪酒的工作，不做情人。她完全信任浪矢杂货店。

明天就是九月十三日。不论回信内容为何，都将是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等读过那封信后，再来考虑今后的规划吧。

第二天早上还没到七点，晴美就醒了。更确切地说，是迷迷糊糊的总也睡不安稳，干脆起床了。

姨婆已经起来准备早饭了。从和室隐约飘来一股臭味，应该是刚收拾完姨公的大小便。他已经无法自己上厕所了。

“我去呼吸呼吸早上的空气。”说完晴美出了家门。骑上自行车，她依然沿着盂兰盆节假期时的路线前行。

浪矢杂货店很快到了。笼罩在古旧气息中的店铺，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晴美。她走进店旁的小巷。

打开后门旁边的牛奶箱一看，里面放着一封信。期待、不安、怀疑、好奇……种种滋味一时都涌上心头。顾不得整理情绪，她立刻将信拿起。

等不及回家再看了，经过附近的公园时，晴美刹住了自行车。确定周围没人后，她跨在自行车上，拆开了信封。

迷途的小狗：

来信已经读过了。你选择相信浪矢杂货店，让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也有可能你这样写，只是为了想知道答案。但那已经不是我能左右的了，所以我就假定你确实相信

我吧。

那么，为了实现梦想，你该做些什么呢？

答案是学习，还有存钱。

今后的五年里，你要彻底掌握经济相关的知识。具体来说，就是证券交易和房地产买卖。为了学好这方面的知识，必要时甚至可以把公司的工作辞了。这段时间里，你也可以继续陪酒。

存钱是为了购买房地产。你要尽量挑靠近东京都中心的地段，土地、公寓、独栋住宅通通都行，二手、面积小也都不是问题。你要想办法在一九八五年前买下来，但这不是用来自己住的。

一九八六年以后，日本经济将会迎来空前繁荣，房地产价格一定会攀升。你马上把手头的卖掉，再买进更贵的。新买的很快又会升值，就这样反复操作，赚到的钱投到股票上。你之前学习证券交易的知识，就是为这一天准备的。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股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亏。

高尔夫会员证也是前景看好的投资方向，越早买进越好。

但你要记住，这些投资有利可图的时间，最多到一九八八年或一九八九年。进入一九九○年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所以就算价格还有上涨的迹象，也要在此之前将所有投资脱手。这种情形就像扑克牌的抽王八一样，谁先把手上的牌全抽光谁赢。最终成功还是失败，这是个重要的分水岭。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照我说的去做。

之后日本经济不断恶化，没有什么好事，所以就别指望投资赚钱了，往后只能踏踏实实地经营一份事业。

不过你一定很困惑吧，为什么我能这么明确地断言几年后的事情？为什么我能预言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

关于这个问题，很抱歉，我无法解释。就算解释了，你也不会相信。所以你就当成是特别灵验的占卜吧。

顺便我再预言一下更久之后的事情。

我刚才说过，日本经济将不断恶化，但并不代表没有任何梦想和希望。九十年代也是新的商业形态兴起、充满机遇的时代。

电脑将会在全社会普及，家家都有一台电脑，不，是人手一台电脑的时代必将到来。这些电脑连接在一起，全世界的人信息共享。而且人们拥有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话，这种电话也可以连接电脑网络。

所以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是早早进入网络相关行业。比如通过网络

宣传公司、店铺、商品，或者网上销售商品等等，前途将不可限量。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打一开始就说过，骗你我也得不着什么好处。我是非常认真地思考了对你来说最佳的人生道路，最后写下了这封信。

其实我很想再尽点力，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这是最后一封信，你的信我也无法再收到了。

信不信随你，不过你还是信吧。我衷心地祈祷你会相信。

浪矢杂货店

读完信，晴美不禁哑然。信上的内容完全出乎意料。

这不啻是一封预言书，而且充满自信。

现在是一九八○年，日本经济远称不上景气。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还在延续，大学生就业也不乐观。

可信上却说，再过几年就将迎来空前的经济繁荣。

这无论如何也没法相信，一定是被骗了。

但是信上说得没错，拿这种事来骗她，浪矢杂货店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那么，信上的内容都是真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浪矢杂货店能预测到这些事情呢？

不光是日本经济，信上对未来的科技发展也作了预测。不，以预测来说，也太斩钉截铁了，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

电脑、网络、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话——全是些让人看不懂的字眼。虽然距离二十一世纪还有二十年，各种梦幻般的技术变成现实也不奇怪，但信上所说的这些，在晴美看来只会出现在科幻小说和动画里。

晴美烦恼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她坐到书桌前，展开信纸，开始写信。不消说，当然是写给浪矢杂货店的。虽然应该已经无法通信，但现在还是九月十三日，只要没过十二点，说不定还有机会。

信的内容是想知道预言的依据。她在信上表示，即使原因令人难以置信，也不妨告诉她。她要在听过之后，决定今后的人生道路。

看看已经快到十一点了，她悄悄出了门，骑上自行车直奔浪矢杂货店。

来到店铺前方时，晴美看了眼时间。十一点过五分，没关系，还来得及。她一边想，一边朝店铺走去。

但下一秒，她停下了脚步。

看到浪矢杂货店的那一刹那，她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之前店铺散发的神秘氛围已经消失了。此刻伫立在那里的，只是一栋已经关门的平凡杂货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她也说不清，但就是知道。

再往投递口里投信已经没有意义了。晴美跨上自行车，踏上归途。

得知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大约四个月之后的事情。当时晴美正回家过年。新年伊始，她和静子一起去参拜附近的神社。静子的工作已经定了，从春天起就去一家大型超市上班。那家公司自然不会有击剑社，这也就意味着，她将从此告别赛场。

晴美替她惋惜，静子却笑着摇了摇头。

“对于击剑，我已经了无遗憾，所以这样就够了。为了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我已经倾尽了全力，我想在天堂的他也会谅解我的。”说着，她抬头仰望天空，“现在我要好好规划以后的人生了。首先要努力工作，然后找个好对象。”

“好对象？”

“是啊，我要尽快结婚，生个健康的宝宝。”静子带点淘气地笑了，鼻翼上现出小小的皱纹。从她的表情里，已经看不出一年前失去恋人的悲伤。真是坚强啊，晴美不禁佩服。

“啊，对了。”从神社回来的路上，静子似乎想起了什么事，“你还记得去年夏天跟你说的事吗？就是那家接受烦恼咨询的神秘杂货店。”

“记得，就是浪矢杂货店吧。”晴美有些忐忑地回答。写咨询信的事她对静子也没提过。

“那家店已经彻底关门了，听说店主老爷爷过世了。我是问一个在店门口拍照的人知道的，他就是店主的儿子。”

“这样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碰到店主儿子是在十月份，当时他说父亲是上个月去世的。”

晴美大吃一惊，屏住了呼吸。“也就是说，老爷爷是九月份过世……”

“应该是吧。”

“九月几号？”

“这我就没问了，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问问。”

“店里之所以一直关着门，好像是因为老爷爷身体不好。不过烦恼咨询一直在继续。这么说来，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咨询的人了。想到这里，心头就会莫名一热。”静子感慨地说。

不对，最后一个咨询的人是我——晴美很想这么说，但还是忍住了。她不由得猜想，店主会不会就是在九月十三日这天过世的呢？或许店主就是因为知道九月十三日是自己的大限，才在信上说，只能通信到那一天。如果是这样，店主显然拥有惊人的预知能力，甚至能预知自己的死期。

一边觉得匪夷所思，晴美一边又忍不住想，这未必就不可能。

那封信上的内容，说不定是真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装饰着油画的房间里，晴美正准备签订合同。那是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这几年来，她没少签这样的合同，以一千万为单位的交易已经算不得什么，况且这次的房子价格并不算很高。但她却有种此前从未体验过的紧张感。她对这栋房子的感情，是之前经手过的那些无法比拟的。

“如果对上述内容没有异议，请在这边的文件上签名盖章。”身穿登喜路西装的房地产公司职员似乎觉得二十万元上下的波动不值一提，转过看似在美黑沙龙上晒出来的小麦色脸孔，向晴美说道。

晴美公司的主要往来银行提供了新宿分行的一个房间供她交易。在场的除了中介登喜路男，还有房子的卖主田村秀代、小公子和公子的丈夫繁和。公子去年刚过五十岁，鬓发间已经有了银丝。

晴美依次望向几位卖主。秀代和公子低着头，繁和不高兴似的扭过

脸。没出息的家伙，晴美心中鄙夷。如果有什么不满，直接瞪过来不就好了。

她从提包里取出钢笔。“没问题。”说完，她签了名，盖了章。

“麻烦您了。那么手续到这里就办完了，合同顺利成立。”登喜路男高声宣布，随即开始整理文件。虽然不是什么大生意，但一笔手续费确定到手，他显得很满意。

双方各自收下文件后，繁和第一个站了起来。但公子依然低着头没起身。晴美朝她伸出右手，她诧异地抬起头。

“合同签完了，握个手吧。”

“啊，好的。”公子握住晴美的手，“那个……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呢？”晴美笑笑，“这样不是很好嘛。对我们双方都是圆满的结果。”

“说得也是。”公子始终回避着她的视线。

“喂！”繁和喊道，“你在磨蹭什么？走了！”

公子点点头，朝身边的母亲看了一眼，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

“我送姨妈回去。”晴美说。秀代是她的姨婆，但她一直叫她姨妈。“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是吗，那就麻烦你了。妈，你看这样行吗？”

“我都可以啊。”秀代小声回答。

“好吧。晴美，那就拜托了。”

没等晴美回应，繁和已经出了房间。公子抱歉地行了一礼后，匆匆追了上去。

从银行出来，晴美用停在附近停车场的宝马载上秀代，朝田村家开去。确切说来，已经不是田村家了，那栋房子现在已归晴美所有。刚才他们签订的就是那栋房子的买卖合同。

今年春天，姨公去世了。他可以说是衰老而死，最后在被褥上小便失禁的那一刻，宣告秀代漫长的看护生活终于结束了。

从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的时候起，晴美一直很关心一件事，就是遗产。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他们的房子。虽然过去曾经是个富有的家庭，但如今唯一称得上财产的就只有那栋房子了。

这两三年来，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虽然田村家距离东京有两小时车程，交通不算太便利，但依然很有价值。晴美估计秀代的女儿女婿，尤其是女婿繁和早就盯上了。这个人依旧时不时干点不靠谱的生意，但从没听说成功过。

不出所料，姨公的头七刚过，公子就和秀代联系，说要商量遗产继承的问题。

公子提出的方案是这样的：由于财产只有房子，由秀代和公子一人继承一半。但因为房产不可能直接分割，所以先将房子过户到公子名下，再由专业人士评估出房屋价格，公子向秀代支付一半的现金。当然，秀代也可以继续住下去，但这种情况下需要支付租金，租金从公子应该付给秀代的现金里抵扣。

这个方案在法律上没什么问题，听起来似乎也还公平。但从秀代口中听说时，晴美却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关键在于，这样一来，房子的产权将完全转移到公子一方，而且一分钱都不用支付给秀代。公子随时可以把房子卖掉。虽然房子里有人住，但那是她的母亲，要赶走并不难。赶走的时候，公子自然有义务把扣除租金后的金额付给秀代，但她尽可以一点一点挤牙膏似的给，料想秀代也不会起诉。

这么过分的做法，晴美实在不愿相信是亲生女儿的主张，她料定背后一定有繁和指使。

于是晴美向秀代提议，房屋由秀代和公子共同所有，再由她出面买下来。所得的价款母女俩平分。当然，秀代可以一直住下去。

秀代跟公子商量时，繁和果然从旁干涉，说为什么他们的方案不行。对此，秀代这样回答：

“我觉得由晴美买下来是最好不过的。你们就让我任性一次吧。”

这一来繁和也无话可说了。他本来就没资格过问。

把秀代送回田村家，晴美也在那里住了下来。不过她明天一早就要出门。虽然星期六公司休息，但还有桩重要的工作等着她。她要去操办一场在东京湾游船上举行的晚会，明天就是平安夜，两百张门票一转眼就卖光了。

躺在床上，眺望着天花板上熟悉的污渍，晴美心中感慨不已。她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栋房子已经是自己的了。这和她买下现在住的公寓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这栋房子她是绝对不会出售的。即使日后秀代亡故了，她也会以某种方式继续持有。用来当别墅也不错。

这些年，不管做什么事都很顺利，顺利得令人感到害怕。她甚至觉得，好像有某种力量在保佑自己。

一切都是从那封信开始的……

闭上眼睛，一种很有个性的字迹浮现在眼前。那是浪矢杂货店不可思议的来信。

虽然信上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但烦恼了半天，晴美还是决定按指示去做。毕竟她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途径。冷静想想，依靠富冈这种人确实很危险，而且学点经济知识对将来也不无好处。

她把白天公司的工作辞了，改为去上专科学校。只要一有时间，她就钻研股票交易和房地产方面的知识，也考取了若干资格证书。

另一方面，她比以前更加用心地去陪酒，但她也做了决定，最多只做七年。因为设定了期限，更能全力以赴。陪酒这行令人愉快的地方在于，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她的常客眼看着越来越多，也创造了店里顶尖的业绩。虽然因为拒绝做情人，富冈从此再也不来，但这种程度的损失很轻松就弥补了。后来她才知道，富冈所谓协助过多家餐厅开业云云，果然是大吹法螺，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一点建议罢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晴美第一次放手一搏。几年来她的积蓄已经超过三千万，她倾囊而出，买下一套位于四谷的二手公寓。无论形势如何发展，这套房产应该都不会贬值。

大约两个月之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强烈地震。由于美国实施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美元大幅贬值。这让晴美悚然心惊。日本经济以出口产业为主，如果日元持续升值，经济必将陷入不景气。

此时晴美已经出手购买了股票，由于经济形势低迷，股票价格也不断下跌。

怎么会这样？晴美大惑不解。这不是跟浪矢杂货店的预言完全相反吗？

但事态并没有朝不利的方向演变。担心经济恶化的政府推出了低利率政策，并宣布投资公共事业。

到了一九八六年初夏，晴美接到一个电话，是买那套公寓时的房地产公司中介打来的。他问晴美：“您好像还没有入住吧？准备如何处理呢？”晴美没有明确回答，于是他又说，如果她有转手的意向，希望可以卖给他们。

晴美恍然大悟，公寓已经在升值了。

回说自己没有出售的打算后，晴美挂了电话，立刻出发去银行。她要确认假如以四谷的公寓为抵押，能够从银行贷到多少钱。几天后，银行方面给出的数字吓了她一跳。那是购买时金额的一点五倍。

晴美马上申请贷款，同时着手物色新的房产。在早稻田找到一套合适的公寓后，她用银行的贷款出手购入。没多久这套公寓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涨到银行的贷款利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晴美准备再用这套公寓抵押贷款时，银行的负责人建议她开一家公司，因为以公司的名义贷款比较方便。就这样，“小狗事务所”诞生了。

至此，晴美已经坚信不疑，浪矢杂货店的预言是正确的。

到一九八七年秋天为止，晴美不断买下公寓又转手卖出，短短一年时间，房产的价格已经翻了将近三倍。与此同时，股票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她的资产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她告别了陪酒生涯，转而利用陪酒时期积累的人脉，经营起活动策划业务，包括提供活动企划、负责会议接待等。此时正是经济繁荣到了极点的时候，每天都有地方举行盛大的狂欢，单子多得接不完。

进入一九八八年后，她开始处理持有的公寓和高尔夫会员证。因为她意识到价格已经涨到了顶点。虽然形势仍是一片大好，小心一点总归不会错的。她相信浪矢杂货店的预言，信上所说抽王八般的情形也一定是真的。仔细想想，如今这种狂欢若能一直延续下去才是怪事。

再过几天，一九八八年就将过去了。明年又会是怎样的一年呢？晴美朦胧地想着，沉入了梦乡。



游船上的圣诞晚会大获成功，晴美和员工们一直庆祝到天亮。唐培里侬香槟王喝光了几瓶，她已经不记得了。隔天她在位于青山的家里醒来时，脑袋兀自隐隐作痛。

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视。正在播放新闻节目，似乎是什么地方的建筑起火了。晴美心不在焉地看着画面，看到屏幕上出现的一行字时，她顿时瞪大了眼睛。那行字是“被烧毁的孤儿院丸光园”。

她赶忙竖起耳朵细听，新闻却已播完了。再换到其他频道，也都没

在放新闻。

她匆匆换好衣服，下楼去拿报纸。拥有自动门禁系统的公寓大厦安全性很高，但得自己去一楼拿邮件报纸也很麻烦。

星期天的报纸厚厚一大叠。信箱里还塞了大量的广告传单，几乎都是房地产相关的广告。

晴美把报纸的边边角角都看了一遍，并没有找到关于丸光园火灾的报道。可能因为发生地不在东京都吧。

她心想当地的报纸上应该会有报道，于是给秀代打了个电话。果然所料不错，秀代说报纸的社会版上登了消息。

据说火灾发生于二十四日夜间，一人死亡，十人轻重伤。遇难的不是丸光园的人，而是院方为了晚会请来的业余歌手。

晴美恨不得立刻赶去，但因为不了解现场的状况，还是忍住了冲动。那里正一片混乱，外面的人这个时候蜂拥而至，只会平添麻烦。

她小学毕业时离开了丸光园，后来上高中和找到工作单位的时候，都曾回去看望过。但自从开始陪酒后，她就很少去了，因为她总觉得自己陪酒的事会传出去。

第二天，秀代打电话到晴美的办公室，告诉她早报上出了后续报道。报道上说，丸光园的职员和孩子们正在附近小学的体育馆里避难。

寒冬腊月在体育馆生活——光是想象她都背上发寒。

早早结束工作后，她开着宝马前往现场。途中她绕到药店，分别买了一整箱一次性怀炉、感冒药和胃药。这次应该会有不少孩子生病。看到旁边有超市，她又买了大量的方便食品。现在没有食堂可用，丸光园的职员们肯定很伤脑筋。

把东西搬到车上，她重新发动了宝马。车载收音机里流淌着南天群星的《我们的歌》，歌声轻松愉快，晴美的心情却很沉重。本以为今年一切都很称心，没想到最后几天了，却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两个小时后，晴美抵达了现场。记忆中那栋白色的建筑已经化为焦土，因为消防员和警察仍在调查，暂时还不能接近，但依稀飘来煤烟的味道。

职员和孩子们避难的体育馆距离这里约有一公里，晴美的到来让院长皆月良和很意外，也很感动。

“谢谢你这么远特意赶过来，我真是没想到。你已经长成大人了啊，不对，应该说，已经成为很优秀的人了。”说着，皆月把晴美递给他的名

片看了又看。

可能因为火灾操劳的关系，皆月比晴美上次见到时清减了很多。他今年应该已经七十多岁了，以前头上的白发还很浓密，现在稀疏多了。

对于晴美送来的一次性怀炉、药品和食物，皆月很高兴地接受了。看来现在吃饭问题果然是个难题。

“如果还有什么别的难处，您尽管开口。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尽力。”

“谢谢你。有你这句话，我安心多了。”皆月的眼睛湿润了。

“您千万不要客气。我正想借这个机会有所回报。”

“谢谢你。”皆月又重复了一遍。

准备返回时，晴美遇到了一个令她怀念的人，丸光园时期的同伴藤川博。他比晴美大四岁，中学毕业时离开了丸光园。她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的木雕小狗就是他亲手制作的。这也是她公司名称的由来。

藤川已经成了一名职业木雕师。和晴美一样，他也是得知火灾的消息后赶来的。他依然不多话。

这次的火灾，应该牵动了很多在丸光园生活过的人的心吧。和藤川博道别后，晴美不禁这样想。

新年刚过，就发生了天皇驾崩这样的大事。新的年号是“平成”。接下来是一段非常时期，电视台取消了娱乐节目，相扑大赛的第一轮赛事也推迟了一天。

等一切恢复正常后，晴美又去了一趟丸光园。体育馆旁边盖了一间简单的办公室，她在那里和皆月见了面。孩子们现在依然在体育馆里生活，不过临时宿舍已经开始动工。等建成之后，先把孩子们转移到那里，再在原址重建孤儿院。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明。消防员和警察研判认为，是食堂老化的部分发生了煤气泄漏，加上空气干燥，静电产生的火花引起了火灾。

“我们应该早点重建才对。”说明了原因后，皆月露出痛苦的表情。

谈到在火灾中遇难的人，皆月尤为痛心。遇难的业余歌手是为了救一个少年才来不及逃生的。

“那位歌手确实令人惋惜，不过孩子们都平安无事，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晴美安慰道。

“说得也是。”皆月点了点头，“那天晚上很多孩子都已经睡了，只要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也许是前任院长在守护我们吧。”

“说到前任院长，好像是位女士？”

晴美隐约记得，前任院长是个表情温和、身材瘦小的老妇人。但几时由皆月接任的，她就没印象了。

“那是我姐姐。丸光园就是我姐姐创立的。”

晴美望着皆月满是皱纹的脸。“原来是这样啊。”

“你不知道吗？大概因为你在丸光园的时候还小吧。”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姐姐为什么要创立丸光园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简单来说，就是回报社会。”

“回报社会？”

“不是我自夸，我家祖上是地主，家境很殷实。父母去世后，我和姐姐继承了财产。我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姐姐则想帮助那些不幸的孩子，创建了丸光园。她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亲眼看到很多孩子因为战争成了孤儿，为此深感心痛。”

“您姐姐过世是在……”

“十九年前，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她天生心脏不好，最后在大家的陪伴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晴美微微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也不能怪你。她的遗愿就是不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个消息，只说她生病正在疗养。我把公司交给儿子，接手了她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头衔都是代理院长。”

“您刚才说您姐姐在守护丸光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临终前，姐姐曾经喃喃地说，不要担心，她会在天上为大家的幸福祈祷。所以这次的火灾让我想起了这件事。”皆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加上一句，“不过，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吧。”

“这样啊，真是个感人的故事。”

“谢谢你。”

“您姐姐的家人呢？”

皆月叹息一声，摇了摇头。

“她没有结婚，终生独身。可以说，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是吗？她真是个伟大的人。”

“可别这么说。我姐姐要是听到这话，恐怕也不会高兴的。她觉得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罢了。对了，你呢？打算几时结婚啊？有没有交往的对象？”

突然被问到自己的事，晴美慌乱起来。“没有，还没有。”她连连摇手。

“这样啊。女性一旦在事业上找到了人生价值，往往就会错过婚期。经营公司固然好，可也别忘了早点找个好人家。”

“不好意思，我和您姐姐一样，也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

皆月苦笑。

“你可真要强。不过我姐姐没结婚，并不是因为一心扑在事业上。老实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曾想和一个男人结婚，而且还计划一起私奔。”

“真的吗？”

这个话题很吸引人，晴美不由得倾身向前。

“那个男人比她大十岁左右，在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他帮姐姐修理过自行车，两人由此结识。他们总是在工厂午休时偷偷约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男女光是一起走在路上，都会招来流言蜚语。”

“他们计划私奔，是因为父母不认可他们的关系吗？”

皆月点点头。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姐姐当时还在上女子中学，不过这个问题可以由时间解决。重要的是另一个原因。我刚才也说过，我家很有钱。有了钱，就想要名。家父想把女儿嫁给名门望族，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械工根本不在他眼里。”

晴美的表情凝重起来，缩回下颚。这是距今六十余年前的事了。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并不鲜见。

“私奔的结果呢？”

皆月耸了耸肩。

“当然是失败了。姐姐计划在从学校回来的路上绕到神社院内，在那里换好衣服后去车站。”

“换好衣服？”

“我家里有几个女佣，其中一个和姐姐年龄相近，关系也很好。姐姐拜托她把要换的衣服送到神社去。那是一套女佣的衣服，因为富家小姐的打扮太显眼了。机械工也会改换装束，在车站等她。两人顺利会合后，就搭火车远走他乡。这个计划堪称完美无缺。”

“可是最后却没有成功啊。”

“遗憾的是，当姐姐来到神社院内时，等在那里的不是跟她要好的女佣，而是家父雇来的几个男人。那个女佣虽然答应了姐姐的请求，但心里很害怕，便和年长的同伴商议。这么一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晴美可以理解那个年轻女佣的心情。想到她所处的时代，确实也无法深责。

“那个男人……那个机械工呢？”

“家父派人把一封信送到车站，姐姐在信上要求对方忘了她。”

“那是令尊让人伪造的信吧？”

“不，是姐姐亲笔写的。因为家父答应放过那个男人，她才写了那封信。姐姐别无选择。家父在警察那边也很吃得开，要是他坚持追究，大可以把机械工送去坐牢。”

“对方读过信后，有什么反应？”

皆月歪着头。

“那我就不知道了。唯一清楚的，就是他离开了小镇。那个人原本就不是本地人。有消息说他回到了故乡，不过不知道是真是假。后来我曾经见过他一面。”

“咦，是吗？”

“事情过去三年后的某一天，当时还在读书的我刚出门没多久，就被人从后面叫住了。那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私奔事件发生时，我并不认识另一方当事人，所以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他拿出一封信，让我交给皆月晓子小姐。——对了，晓子是我姐姐的名字，拂晓的晓，孩子的子。”

“那个男人知道您是晓子女士的弟弟吗？”

“这一点他大概不能肯定，只是见我从家出来就跟踪上了。我正迟疑不决，他又说，如果怀疑，可以自己先看，或者给父母先看，只要最后晓子小姐能看到就行。于是我就收下了。说实话，我挺想看看的。”

“那您看了吗？”

“当然看了。信没有封口，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就看了。”

“信上都写了些什么呢？”

“这个嘛……”刚说到这里，皆月就闭上了嘴。他凝视着晴美，沉思了片刻，然后一拍大腿，咕哝了一句：“与其说给你听，不如直接拿给你看。”

“啊？拿给我看……”

“你等一下。”

皆月的旁边堆着几个瓦楞纸箱，他打开其中一个，开始翻找起什么东西。纸箱的侧面用马克笔写着“院长室”。

“因为远离起火点食堂，院长室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我们把里面的东西都搬到这里来，打算借这个机会整理一下。姐姐也留下了很多遗物。噢，就是这个，找到了。”

皆月拿出一个四方形的罐子，当着晴美的面打开盖。

罐子里有几本笔记，也有照片。皆月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搁在晴美面前。信封上写着“皆月晓子小姐收”。

“你不妨自己看看。”皆月说。

“这样合适吗？”

“没关系，写这封信的人，本来就做好了会被别人看到的准备。”

“那我就拜读啰。”

信封里装着叠好的白色信纸，展开看时，上面是圆珠笔写成的文字。秀逸的笔迹让人很难想象出自一个机械工之手。

皆月晓子小姐玉启

敬启者

请原谅我突然以这种方式送来信件。如果邮寄过来，我担心会被直接丢掉。

晓子小姐，你还好吗？我是三年前楠木机械的浪矢。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个很想忘记的名字，但我希望你能把信读完。

这次提笔写信，别无他意，纯粹是想表达我的歉疚。其实之前我也几次想过写信，却因为与生俱来的怯懦，始终下不了决心。

晓子小姐，那时候真的很对不起。事到如今，我对自己当时的愚蠢举动深感后悔。我诱惑了还在读书的你，甚至企图让你抛下家人出走。现在想想，这种做法真是太恶劣了，完全没有辩解的余地。

后来你打消了念头，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是父母劝说的结果，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不是他们，我差一点就犯下了不可挽回的过错。

如今我在家乡务农，无时无刻不想起你。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是我至今为止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也无时无刻不想向你道歉。一想到那时的事情也许在你心头留下了伤痛，我就无法入睡。

晓子小姐，你一定要幸福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希望你会遇到理想的对象。

浪矢雄治敬上

晴美抬起头，皆月正注视着她。“你感觉如何？”皆月问。

“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听她这样说，皆月点了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私奔失败的时候，他一定想了很多。我想他会怨恨我的父母，也对姐姐的背叛感到幻灭。但三年后回顾往事，他已经能够理解，那样也未尝不是好事。但他觉得不能光理解就算了，如果不郑重地表达歉意，姐姐心里会永远留下伤痕。她一定会为背叛了恋人而深深自责。所以他写下了这样一封信。明白了他的心情后，我把信交给了姐姐。当然，我没让父母知道。”

晴美把信纸放回信封。

“您姐姐一直把这封信放在身边吗？”

“好像是。姐姐死后，我从她办公桌上找到这封信时，不禁心头一热。姐姐之所以一生独身，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存在。她直到最后也没有爱过别人，而是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丸光园。为什么她会选择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丸光园呢？这原本是个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虽然姐姐至死都没有明说，不过多半是因为这里邻近他的家乡。我不知

道他老家的确切地址，但从以前的谈话里，可以推测出大致的区域。”

晴美微微摇了摇头，感叹地呼出一口气。虽然两人没能结合令人同情，但爱一个人能爱到如此地步，她内心也不无羡慕。

“姐姐临终时说，她会在天上为大家的幸福祈祷。写这封信的男人，想必也在某个地方默默守护着姐姐吧，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皆月神色认真地说。

是啊，晴美附和着，心里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男人的姓名——浪矢雄治。

她虽然和浪矢杂货店有过书信往来，但并不知道店主的名字。从静子所说的情况来看，一九八○年的时候，店主无疑已经年纪很大了，和皆月谈到的这个男人正好是同一个时代。

“怎么了？”皆月问。

“噢，没什么。”晴美摆了摆手。

“总之，丸光园是姐姐倾尽心血创立起来的，不能说没就没了。我一定会想办法重建。”皆月总结似的说道。

“您加油吧，我会全力支持的。”说着，晴美把手上的信封还给皆月。就在这时，信封上“皆月晓子小姐收”的字样映入眼帘，让她再次感受到字里行间蕴含的坚定决心。那字迹与她收到的浪矢杂货店的来信截然不同。

果然只是巧合吧？

晴美决定不再多想。



刚睁开眼睛，晴美就打了个大喷嚏。全身冷飕飕的，她把毛巾被拉到肩头。空调开得太足了。昨晚因为天气很热，她把温度设定得低了些，结果临睡前忘了调回去。没读完的文库本丢在枕边，台灯也没关。

闹钟显示的时间是接近早上七点。虽然她定了七点的闹钟，但很少听到铃声，因为她总是没等铃声响起就醒了，然后关掉开关。

晴美伸手关了闹钟，就势起了床。夏日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了进来，看样子今天也很热。

上完洗手间，她走进盥洗室。站在大镜子前，看到镜中映出的面容，她不由得吃了一惊。不知为何，她有种自己还是二十来岁的感觉，但出现在镜子里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

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晴美歪着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仔细想来，大概是因为做了一个梦的缘故。虽然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她隐约记得，她梦见了自己年轻的时候，还遇到了丸光园的皆月院长。

因为对做梦的原因心里有数，她并不觉得很意外，反而为没记住梦中的详细情形感到懊恼。

凝视着自己的容颜，她点了点头。皮肤多少有些松弛和皱纹了，这也是难免的。这是她一路打拼过来的证据，她丝毫不以为耻。

洗完脸，晴美一边化妆，一边用笔记本电脑查看各种资讯，顺便吃了早饭。昨晚她买了三明治和蔬菜汁。上一次自己做饭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呢？晚上她基本都是和别人聚餐。

料理完毕，她准时离开家门，坐上一辆灵活的国产混合动力汽车。对大而无当的高级进口汽车她已经厌倦了。她自己开车，抵达六本木时刚过八点半。

公司位于一栋十层高的大厦，她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正要走向玄关大厅时，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社长！武藤社长！”

晴美环顾四周，只见一个身穿灰色polo衫的男人迈着短腿跑了过来。那张面孔她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武藤社长，拜托您了！甜点馆的事，能否请您再考虑一下？”

“甜点？噢……”她想起来了。这人是日式馒头店老板。

“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机会？就一个月！我一定会让您刮目相看！”老板深深低下头去，稀疏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让人联想到他店里卖的栗子馒头。

“你忘了吗？如果人气投票连续两个月倒数第一，就有可能被要求撤店，这是合同里明白规定的。”

“我知道。不过，还是请您高抬贵手，再等一个月行不行？”

“不行，下一个进驻的店铺已经确定了。”晴美迈步向前。

“请您务必通融一下！”馒头店老板不死心地跟在后面，“我们一定会拿出成绩，我有这个把握！请再给一次机会吧！如果现在撤店，我们就开不下去了！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保安似乎听到了吵嚷声，赶了过来。“怎么回事？”

“这个人不是我们这里的，把他撵走。”

保安的脸色变了。“明白！”

“不不，等一下！我不是不相干的人，是有业务关系的。喂，社长！武藤社长！”

晴美不理会馒头店老板的叫喊，径自走向玄关大厅。

大厦的五楼和六楼是小狗公司的办公室，九年前公司从新宿迁来这里。

社长办公室在六楼。晴美在这里通过电脑再次确认和整理信息。收到一大堆无聊的电子邮件，让她很是厌烦。虽然可以用过滤器清理垃圾邮件，但只要没有设置，就会收到许多不知所云的邮件。

回了几封邮件后，已经九点多了。晴美拿起公司内线电话，按下一个缩位号码，电话很快接通。

“早上好。”话筒里传来专务董事外岛的声音。

“可以过来一下吗？”

“好的。”

约一分钟后，外岛出现了。他穿着短袖衬衫。办公室的冷气和去年一样不够足。

晴美把停车场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外岛听了不禁苦笑。

“那个大叔啊，我也听负责人提过，说他一直央求个没完。没想到他竟然直接找上社长，真是让人吃惊。”

“这是怎么回事？好好跟他解释一下，他应该能理解啊。”

“话是这么说，可他还是不死心。听说总店那边顾客也日渐稀少，情况相当不妙。”

“就算这样，我们也爱莫能助啊。毕竟我们也是按合同办事。”

“您说得没错。我看不必放在心上。”外岛淡淡地说。

两年前，湾岸一家大型购物中心重新开业之际，晴美的公司接到了一单业务：如何更好地利用活动会场。会场原本预定用来举办小型音乐会，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晴美的公司立刻展开调查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将其打造成甜点圣地。他们把购物中心里零散的甜点店、咖啡店全部集中到会场，又和全日本的甜点店联系，邀请对方开设分店。“甜点馆”由此诞生。馆里的甜点店常年保持在三十家以上。

通过电视台和女性杂志的报道，这一企划大获成功。在甜点馆里受到好评的店铺，总店也无一例外地销售额大增。

但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卖的东西万年不变，顾客很快就会厌倦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吸引回头客。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必须定期更新店铺。更新的方法是由顾客进行人气投票，并将结果通报给不受欢迎的店铺，不时也有店铺被要求撤出。所以各家店铺每个月都很拼命，因为竞争对手是其他所有的店。

刚才那家日式馒头店的总店就在本地。这一企划刚启动的时候，基于“优先照顾本地商铺”的考虑，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他们也很高兴地开了分店。然而这家最拿手的招牌产品就是不起眼的栗子馒头，以致经营情况很不乐观，最近一直稳居人气投票的末席。照现在这样下去，已经无法给其他店铺作表率了。不能因为感情因素影响决定，这正是生意场上残酷的地方。

“对了，那个3D动画进展如何？”晴美问，“达到可以实际应用的程度了吗？”

外岛皱起眉头。

“我看过样片了，技术上还不过关。因为智能手机的屏幕很小，看起来总是模糊不清。现在正在制作改进版，到时再请您过目可以吗？”

“就这么办吧。没关系，我只是有点兴趣而已。”晴美微笑着说，“谢谢你。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你有什么事情没有？”

“没有，重要的事项我已经给您发电子邮件了。不过，有一件事我有些在意。”外岛投来意味深长的视线，“就是那家孤儿院的事。”

“那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公司没有关系。”

“我明白，因为我是公司内部的人。可是外界的人就很难这么想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外岛撇了撇嘴角。“有人特地来打听，想知道我们公司准备对丸光园采取什么动作。”

晴美蹙起眉头，抓了抓刘海的发际。“服了这些人了，怎么会这么夸张？”

“社长您太引人注目了，所以即使一个很平常的举动，在别人看来也很不平常。请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你这是哪门子的讽刺？”

“不是讽刺，是陈述事实。”外岛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那我告辞了。”说完外岛离开了办公室。

晴美站起身，来到窗前。六楼并不算高，事实上还有楼层更高的写字楼，但她最终放弃了。她不想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尽管如此，像现在这样眺望窗外时，她依然真切地体会到，几经奋斗，终于有了一定的成就。

蓦然间，二十年来的往事又上心头。晴美再次感慨，紧随时代的潮流对商界人士是何等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一九九○年三月，为了遏制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当时的大藏省开始对金融机构实施限制融资政策，即总量控制。由于土地价格高不可攀，一般的上班族对于买房已经连想都不敢想，使得这一措施势在必行。

可是，区区一个总量控制真能达到抑制地价的效果吗？晴美心存疑问。媒体也众口一词地认定这只是杯水车薪。实际上，地价也的确没有迅速下跌。

但这种总量控制如同一记重击，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日经指数率先开始下跌，加上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经济进一步萧条。

从这时开始，地价也终于逐渐回落了。

然而民间流传的土地神话尚未破灭，很多人坚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要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如初。他们要到一九九二年过去时，才真正意识到狂欢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掌握了浪矢杂货店信上预言的晴美明白，靠买卖房地产大发其财的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早在一九八九年，她已将持有的投资用房地产全数出手，股票和高尔夫会员证也同样清空。她是抽王八游戏的赢家。

最终，在这个被称为泡沫经济的时期，她获得了数亿元的利润。

整个社会终于清醒过来时，晴美已着手进军新的领域。浪矢杂货店预言通过电脑和手机，信息网络将会飞速发展，事实也正如其所言，手机已经成为现实，个人电脑也开始普及到家庭。既然如此，当然要利用这一潮流。

她接触电脑通信后，预感到未来展现在眼前的定将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于是潜心学习，收集资料。

互联网日渐普及的一九九五年，晴美聘用了数名信息工程系毕业的学生，每人提供一台电脑，要求他们思考一个问题：可以利用互联网做什么？他们整天对着电脑苦苦思索。

到了第二年，小狗事务所首次开展网络相关业务：制作主页。最初只是尝试用来宣传自己公司，但当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后，反响十分热烈，频频接到企业和个人有关制作主页的咨询。虽然当时还不是人人都可以任意访问互联网，但在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热切期待着新的广告媒体。委托制作主页的订单源源而来。

此后的几年里，小狗事务所赚钱赚得轻松愉快。利用互联网开展的广告业务、销售业务、游戏下载业务全都非常顺利。

进入二○○○年后，晴美开始考虑下一步事业发展方向。她在公司设立了经营咨询部门。设立这一部门的直接原因，是接到一个经营餐厅的朋友的咨询，他的店由于营业额停滞不前，经营陷入困境。

晴美是拥有国家资格的中小企业诊断师，于是她组织了专门的一班人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单纯的宣传是不够的，必须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改进菜式的种类和餐厅内部装潢。

这家餐厅根据他们的建议重新装修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再次开业后短短三个月，就一变成为订餐火爆的店。

晴美确信，从事经营咨询可以赚钱。但只有半桶水是不行的。如果只是分析经营不佳的原因，那谁都做得来。只有想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策并切实取得成效，才能长久开展下去。晴美从公司外召集了优秀的人才，有时积极介入客户的商品开发，有时则提出无情的裁员建议。

以IT部门和经营咨询部门为两大支柱，小狗公司稳步成长。回顾起来，她的成功有目共睹。许多人称赞“武藤社长有先见之明”，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如果没有浪矢杂货店的那封信，她绝不会如此一帆风顺。所以她一直念念不忘报答。只靠自己的力量，她不会有今天。

说到报答，丸光园也是不能忘记的。

今年她听到丸光园经营危机的传闻，调查后发现确是实情。自从二○○三年皆月院长去世后，丸光园全靠长子经营运输业从旁维持，但他自己的事业已经背上巨额赤字，根本没有余力再支持丸光园。

晴美立刻和丸光园联系。现在的院长虽然是皆月的长子，但只是名义上的，实际掌握运营主导权的是一个姓谷的副院长。晴美跟他说，只要是自己能帮上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并且明确表示，可以视情况出资赞助。

但谷的态度却很暧昧，甚至说出“希望尽量不借助外界力量”这种毫无危机感的台词。

见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晴美又去了皆月家，询问能否将丸光园交给自己经营。但结果也差不多，对方只含糊地回答，丸光园的事情由谷副院长负责。

晴美调查了丸光园的情况，发现这几年来正式员工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莫名其妙的临时工却多得离谱，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这些人确实在园里工作。

晴美心里有数了。有人利用皆月院长去世的机会，暗中进行某种违法勾当，多半是违法申请补助金。主犯应该就是谷。为了不让事情曝光，他才拒绝晴美插手经营。

晴美越来越觉得不能放任不管，得想点办法才行。能拯救丸光园的，只有自己了。她想。



晴美注意到这个消息，完全出于偶然。在新换的智能手机上用各种关键词搜索时，她无意中看到了“浪矢杂货店仅此一夜的复活”这篇文章。

浪矢杂货店——这是一个她从未忘记也无法忘记的名字。她立刻查看详情，找到了来源的网站。网站上声称：九月十三日是浪矢杂货店店主的三十三周年忌日，所以想请教过去咨询过的人们，当时的回答对他们的人生有没有作用，并要求在十三日午夜零点到黎明这段时间，将信件投进店铺卷帘门上的投信口。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真没想到到了如今这个年代，还会再看到这个店名。网站运营者似乎是店主的后人，但只是公告了三十三周年忌日的这一活动，并没有说明详细情况。

该不会是恶作剧吧？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但她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目的。玩这种把戏来骗人，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呢？说到底，有几个人会留意到这个消息？

最令晴美心动的，是九月十三日是店主的忌日这一点。与浪矢杂货店通信的最后期限，正是三十二年前的九月十三日。

这不是恶作剧，是认真的活动，晴美确信。既然这样，就不能当没看见。她是一定要写信的，不用说，是感谢的信。

但在此之前，要先去确认浪矢杂货店是否真的还存在。虽然她每年都去几次田村家，但没有去过浪矢杂货店那边。

正好她要跑一趟丸光园商谈转让事宜，那就回来的时候顺道去浪矢杂货店看看吧。

出现在谈判席上的，依然是谷副院长。

“关于丸光园，皆月夫妇已经全权委托给我。到现在为止，他们从未参与过经营。”说话间，谷细细的眉毛不住抽动。

“那如果将丸光园的财政状况如实报告给他们呢？我想他们也会改变想法。”

“您不说我也有详细报告。他们看过之后，仍然表示一切都交给我。”

“那么，报告的内容可以给我看看吗？”

“那可办不到，您毕竟是外人。”

“谷先生，请您冷静考虑一下。照现在这样下去，这家孤儿院会破产的。”

“您不用担心，我们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办法的。您还是请回吧。”谷低下大背头鞠了一躬。

晴美决定今天先到此为止。当然，她是不会放弃的。看来只有设法说服皆月夫妻了。

来到停车场，只见车身粘了好几块泥巴。晴美环顾四周，几个孩子正从围墙上探头探脑地看她，马上又缩了回去。真是受不了，晴美叹了口气。看样子自己被当成坏人了，准是谷跟孩子们吹了什么风。

她没有理会泥巴，径自发动汽车。朝后视镜里一看，孩子们已经跑了出来，正冲她喊叫着什么，八成是“别再过来了”这种话吧。

虽然心情很不愉快，晴美仍然没忘记去看浪矢杂货店。她凭借模糊的记忆转动着方向盘。

没多久，前方出现了熟悉的街道。和三十年前相比，变化并不大。

浪矢杂货店也依然伫立在那里，一如当年她来投信时的模样。招牌上的字样已经快认不出来了，卷帘门也锈蚀得令人痛心，但却如同一个等待着孙女的老人一般，充满了温暖的氛围。

晴美停下车，打开驾驶座旁边的车窗，眺望着浪矢杂货店，然后缓缓发动汽车。她想顺便再去看看田村家。

九月十二日下班后，晴美先回了一趟家，对着电脑思考回信的内容。本来她是想早点写好的，但这几天工作太忙，总也抽不出时间。其实今晚也要陪客户一起用餐，但她推说自己有事实在脱不开身，派最信任的下属代为出席。

看了又看，改了又改，信终于在九点多时写好了。接着晴美动手抄写到信纸上。给重要的人写信时一定要亲笔书写，这对她来说是个常识。

又读了一遍写好的信，确定没有问题后，她将信纸装进信封。信纸和信封都是为了今天这封信特地买的。

收拾打扮花了些时间，开车离开家门时，已经接近十点了。她一边小心不要超速，一边踩下油门。

约两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附近。她本来打算直接去浪矢杂货店，但这时距离零点还有一会儿，她便决定先去田村家放下行李。今晚她准备在那里过夜。

晴美获得田村家房屋的所有权后，按照当初的约定，让秀代继续在里面生活。但秀代没能看到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姨婆死后，晴美将房子稍微装修了一下，作为别墅使用。在她心里，田村家就像是自己的娘家，周围大片的自然风光也很令她喜爱。

但这几年来，她一两个月才来一次，冰箱里只有罐头和冷冻食品。

田村家周边没什么路灯，平常这个时候早已一片黑暗，但今晚因为有月光，从远处也能看到房屋的样子。

周围寂无人影。虽然房子旁边就是车库，晴美还是把车停在路上，挎上装有换洗衣物和化妆品的提包下了车。空中悬挂着一轮圆月。

穿过大门，打开玄关。刚一开门，就飘出一股清香。香味来自鞋柜上的芳香剂，那是她上次过来时放在那里的。她顺手把车钥匙搁到芳香剂旁边。

摸索着打开墙上的电灯开关，晴美脱了鞋迈进屋里。虽然有拖鞋，但她嫌麻烦很少穿。沿着走廊往里走，里头是一扇通往客厅的门。

推开门，和刚才一样，她伸手寻找电灯开关，但找到一半就停下了。因为她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氛围。不，不是氛围，是气味。她隐约闻到一缕不属于自己的气味。这个房间不应该有这种气味。

一发现危险，她立刻转身欲走，但伸向开关的手已经被人一把抓住，一股大力把她拉了过去，嘴巴也被什么东西捂住了，连呼救的工夫都没有。

“不要吵！老实别动就没事。”耳边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因为在她背后，看不到脸。

晴美脑海里一片空白。为什么家里会有陌生人？他躲在这里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自己会碰上这种倒霉事？好几个疑问瞬间涌上心头。

虽然心里想抵抗，身体却一动也不能动。神经似乎已经麻痹了。

“喂，浴室里有毛巾吧？拿几条过来！”男人说。但是没有反应。他焦躁地又喊了一遍：“快点！毛巾！别磨蹭了！”

黑暗中有人影在慌忙地走动，看来还有别人。

晴美急促地呼吸着，心跳还是很剧烈，但已经恢复了一点判断力。她发现捂住自己嘴巴的手上戴着劳保手套。

就在这时，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入耳中。声音来自斜后方，小声嘟囔着“糟了”。控制住晴美的男人回应道：“那也没办法。去翻翻包，看有没有钱包。”

有人从后面抢走晴美的包，在里面翻找起来。没多久就听他说：“找到了！”

“有多少钱？”

“两三万吧。其他全是奇怪的卡。”

晴美耳边传来一声叹息。

“怎么才这么点？算了，把现金抽出来，卡没用。”

“钱包呢？这可是牌子货。”

“用了很久的东西不能要。这个包倒还挺新，留着吧。”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回来了。“这样行吗？”这个人的声音也很年轻。

“行。现在把她眼睛蒙上，手也牢牢反绑上，别让她挣脱。”

那人似乎迟疑了一下，用毛巾蒙住晴美的眼睛。毛巾上有淡淡的洗衣粉香气，正是她惯用的那种洗衣粉。

毛巾紧紧绑在晴美脑后，没有一点松动。

接着他们让晴美坐在餐椅上，双手绑到靠背后面，双脚也分别绑在椅子腿上。这期间，戴着劳保手套的手一直捂着她的嘴。

“我们有话要跟你说，”捂着晴美嘴的男人开口了，他似乎是几个人的老大，“等下会放开你的嘴。不过你不要大声叫嚷，我们有凶器，敢叫就杀了你。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做。如果小声说话，我们不会伤害你。你要是答应，就点点头。”

晴美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依言点了点头，压在嘴上的手立刻松开了。

“不好意思。”领头的男人说，“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了，我们是小偷。今晚我们以为这栋房子里没人，就溜了进来。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也没想到会这样把你绑起来，所以你别见怪。”

晴美没作声，叹了口气。吃了这种苦头还要她“别见怪”，也太强人所难了。不过她也稍稍放下心来。直觉告诉她，这几个人的本性并不坏。

“只要达到目的，我们马上就走。至于目的嘛，当然就是捞上一票。可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因为还没找到多少值钱的东西。所以就要问你了，那些值钱货都放在哪儿？到了如今这地步，我们也不挑剔了，什么都行，你全说出来吧。”

晴美调整了一下呼吸，开口说道：“这里什么都没有。”

“是吗？”对方哼了一声，“不可能吧？我们调查过你的情况，你骗不过去。”

“我没有骗你。”晴美摇了摇头，“既然调查过，你们就该知道我平常不住在这里，所以别说现金了，贵重的物品也都没放在这里。”

“就算这样，总会有点东西吧？”男人的声音里透着焦躁，“你好好想想，一定有。想不出来我们就不走，那样你也不好受。”

事实的确如他所说，只可惜这栋房子里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连秀代留下的遗物，也已经全部搬到她居住的公寓大厦了。

“隔壁的和室有个壁龛，上面摆放的茶杯听说是知名陶艺家的作品……”

“那个我们已经拿了，顺便把挂轴也笑纳了。还有呢？”

以前秀代曾经说过，茶杯是真品，但挂轴就只是一张印刷画。这件事还是不提为妙。

“二楼的西式房间你们找过了吗？就是那个八叠大的房间。”

“大致找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值钱货色。”

“梳妆台的抽屉呢？从上面数第二个抽屉有两层底，下面那层放着首饰，那里你们看过没有？”

男人没吭声，似乎在向其他人确认。

“过去看看。”男人说。随即传来离开的脚步声。

梳妆台其实是秀代用的，因为欣赏那种古色古香的造型，晴美一直没舍得丢。抽屉里也的确放有首饰，但不是晴美的，而是秀代的女儿公子单身时的收藏。她没有仔细看过，但多半不值多少钱。如果价格不菲，公子出嫁时一定会带走。

“你们为什么会选中我……选中这栋房子？”晴美问。

“不为什么。”停了片刻，领头的男人回答，“无意中碰上了。”

“可是，你们不是特地调查过我吗？总有某种原因吧？”

“少啰唆！这种事根本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我很想知道。”

“够了，你就别操心了，给我闭嘴！”

被男人一说，晴美闭上了嘴。她不想刺激对方。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一个男人开口了：“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这个人不是领头的那个，说话口气意外的客气。

“喂！”领头男训斥似的说，“你要问什么？”

“有什么关系嘛。有件事我很想跟她问清楚。”

“算了吧！”

“你想问什么？”晴美说，“尽管问好了。”

有人不耐烦地咂舌，八成是领头男。

“改成酒店的事是真的吗？”另一个男人问。

“酒店？”

“听说你要拆除丸光园，改成情人酒店。”

意外地听到丸光园，晴美吃了一惊。这么说来，这伙人很可能跟谷有关。

“我没有这个打算。我是想重建丸光园，才决定把它买下来的。”

“大家都说那是骗人。”领头男插嘴道，“听说你的公司会把快要倒闭的店重新装修后赚钱，也曾经把商务宾馆改造成情人酒店。”

“确实有过这种情况，但跟这次的事情没关系。丸光园的事是我个人的举动。”

“胡说！”

“我没胡说。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么偏僻的地方盖情人酒店，哪儿会有人光顾？我不可能干这种蠢事。相信我，我是站在弱者一方的。”

“真的？”

“肯定是说谎，你可别真信了。什么站在弱者一方，一旦发现没钱赚，还不是马上丢到一边。”

话刚说完，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

“这么久才回来，你干什么去了？”领头男斥责道。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两层底，不过还是弄开了。真厉害，你看看这个。”

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似乎连抽屉一起拿过来了。

另外两人沉默不语。那些怎么看都是老古董的首饰到底值多少钱，他们心里恐怕完全没底。

“算了。”领头男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把这个带上，赶紧溜吧。”

晴美耳边传来衣服摩擦的声音，打开又拉上拉链的声音，应该是他们把偷来的东西装进了包里。

“这个人怎么办？”刚才问起丸光园的男人说。

“把胶带拿来。”停顿了一下，领头男说，“要是叫起来就麻烦了。”

切割胶带的声音响起，接着晴美的嘴就被封上了。

“可是这样也不大妥当。要是一直没人来这里，她就会活活饿死了。”

又是片刻的沉默。看来很多事情都是由领头男决定。

“等我们顺利逃走后，就给她公司打个电话，通知他们社长被绑起来了。这样就没问题了。”

“要是想上厕所呢？”

“那只能忍着了。”

“能忍住吗？”听口气，好像是在问晴美。

她点了点头。现在她确实还没有便意，而且即使他们带她去上洗手间，她也会谢绝。她只盼着他们赶紧离开这个家。

“好了，开溜。没有东西落下吧？”领头男说完，三人一起离开。脚步声渐渐远去，似乎出了玄关。

过了一会儿，隐约传来男人们的说话声，里面夹杂着“车钥匙”这个词。

晴美吃了一惊，想起车钥匙就放在鞋柜上。

糟了！她咬紧嘴唇。停在路边的汽车副驾驶座上丢着她的手袋，是她下车前从提包里拿出来的。

他们在提包里找到的是备用钱包。平常使用的钱包放在手袋里，里面光现金就有二十多万，还有信用卡和借记卡。

但晴美懊恼的并不是钱包。要是他们只把钱包拿走，那反倒求之不得。但他们多半不会那么做，既然急着跑路，肯定顾不上翻看就直接带走了。

手袋里装着写给浪矢杂货店的信。她不希望那封信被拿走。

不过转念一想，其实也一样。就算那封信被留了下来，以现在这个

状态，她什么也做不了。至少天亮之前，她一动也不能动，而浪矢杂货店仅此一夜的复活，也将随着黎明的到来而结束。

本来还想道声谢的，晴美想。多亏您的帮忙，我拥有了很强的能力，今后我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她在信上如此写道。

可是这又算怎么回事？为什么她会吃这种苦头？她到底做错了什么？记忆中她从没做过任何会遭报应的事，她只是诚实地一心向前奔跑。

刚刚想到这里，她突然想起了领头男的那句话——什么站在弱者一方，一旦发现没钱赚，还不是马上丢到一边。

真是令人意外。她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了？

但脑海里随即浮现出日式馒头店老板那泫然欲泣的脸孔。

晴美用鼻子呼出一口气，在眼睛被蒙上、手脚被绑住的状态下苦笑起来。她确实在拼命地向前奔跑。只是，也许太专注了，眼里只看得到前方。这次的事件，或许不应该理解成报应，而是一个忠告，提醒她心态可以更从容一些。

该帮栗子馒头一把吗——她恍恍惚惚地想着。



将近黎明时分，敦也盯着空白的信纸。

“我说，真的有这种事吗？”

“什么这种事？”翔太问。

“就是说，”敦也说，“这栋屋子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过去的信能寄到我们这里，反过来，我们放到牛奶箱里的信也能寄到对方那里。”

“怎么到现在还问这个问题？”翔太皱起眉头，“就因为的确是这样，我们才能和别人通信。”

“这个我也知道。”

“确实很不可思议。”说话的是幸平，“应该和‘浪矢杂货店仅此一夜的复活’有关系。”

“好吧！”敦也拿着空白的信纸站起身。

“你去哪儿？”翔太问。

“去确认。我要做个试验。”

敦也走出后门，把门关紧，穿过小巷绕到正门前，将折叠的信纸投进卷帘门上的投递口，再从后门进入屋内，查看卷帘门的另一边。本应从外面掉进来的信纸，并没有出现在瓦楞纸箱里。

“我猜的果然没错。”翔太一副充满自信的口气，“现在从这家店外将信纸投进卷帘门里，就会寄回到三十二年前。这就是‘仅此一夜的复活’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之前体验到的，是与之相反的现象。”

“这边天亮的时候，三十二年前的世界里……”

翔太接过敦也的话头：“老爷爷已经死了。浪矢杂货店的店主爷爷。”

“看来只有这种可能了。”敦也“呼——”地长出一口气。虽然听来匪夷所思，但确实也想不出别的解释。

“那孩子怎么样了呢？”幸平幽幽地说。敦也和翔太一齐向他望去，他缩回下巴。“我说的是迷途的小狗。”他说，“也不知道我们的信派上用场没有。”

“不清楚。”敦也只能这么说，“不过，一般来说是不会相信的吧。”

“怎么想都很可疑。”翔太抓抓头。

读了迷途的小狗的第三封信，敦也他们大为着急。看样子她会被来路不明的男人欺骗和利用，而且她还是来自丸光园的同伴。三人商量后决定，一定要想办法救她。不仅要救她，还要引领她走向成功。

为此他们得出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她未来的事情。他们也知道八十年代后期是被称为泡沫经济的时代，于是决定指导她如何巧妙投机。

三人用手机详细调查了那个时代的事情，然后如同预言般写进给迷途的小狗的信里，连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情况也一并写上了。不能直接用“互联网”这个词真的很不方便。

让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是该不该把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故和灾难也告诉她。一九九五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二○一一年的东日本大地震，想

跟她说的事情像小山一样多。

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提这些事。就像不告诉鱼店音乐人火灾的事情那样，他们觉得涉及人命的事情不能透露。

“不过我还是挺在意丸光园。”翔太说，“怎么什么事都跟它扯上关系？只是巧合吗？”

这一点敦也也暗自纳闷。如果说是巧合，也太巧了一点。他们今晚之所以会待在这种地方，也是因为丸光园。

养育过他们的孤儿院面临危机的消息，是从翔太那里知道的。那是上个月初，包括幸平在内，他们三人像平常那样凑到一起喝酒。不过地点并不是在小酒馆，他们从正在大减价的店里买来罐装啤酒和罐装苏打烧酒，在公园里推杯换盏。

“听说有个女社长要买下丸光园。说是要重建，肯定是骗人的。”

翔太被供职的家电商场炒了鱿鱼，靠给便利店打工勉强度日。那家便利店离丸光园很近，所以他现在还不时过去看看。顺便一提，他被家电商场解雇，纯粹是因为裁员。

“这下惨了。我本来还想着万一没地方住了，就去投奔那里呢。”幸平可怜巴巴地说。他目前无业，以前在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但今年五月修理厂突然倒闭，虽然眼下还住在工厂宿舍里，迟早会被扫地出门。

而敦也也失业了。到两个月前为止，他一直在一家配件加工厂上班。一天，厂里接到总公司一份新型配件的订单，因为和以往的配件尺寸相差太大，敦也再三确认，对方都坚称没错，他就依样生产，结果果然出了差错。听说是因为总公司方面的联系人是个刚入职的新手，搞错了数字的单位。虽然没有因此生产出大量不合格产品，责任却落到敦也头上，理由是他没有充分确认。

类似的事情之前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工厂在总公司面前永远抬不起头，上司也不替他们说话，一旦出了问题，总是敦也这样的底层工人背黑锅。

敦也终于忍无可忍。“我不干了！”他当场扔下这句话，离开了工厂。

他几乎没有存款。看到存折上的数字，他觉得快要不妙了。公寓的租金也已经两个月没交。

这样的三个人聚到一起，虽然很担心丸光园，却也无能为力，顶多只能骂骂那个试图购买的女社长。

是谁提出干这种事的，敦也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他自己吧，不过不能肯定。他只记得自己握紧拳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干吧！偷这个女人的钱，老天也会原谅我们！”

翔太和幸平也挥舞着拳头，干劲十足。

他们三人年龄相同，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什么样的坏事都干过。调包、扒窃、破坏自动售货机，只要是不使用暴力的偷窃行为，三个人差不多都没少干。现在想起来也很惊讶的，是他们居然几乎没被抓过。这多亏了他们遵守相应的规则，从不触犯禁忌，不在同样的地点反复犯案，也不重复使用同样的手段。

他们也闯过一次空门。那是高三的时候，因为面临找工作，说什么都要买一套新衣服。他们的目标是学校里最有钱的人家里。打听清楚这家人出门旅游的时间，仔细查看了防盗设施后，三个人行动了。至于万一失败会怎样，他们压根儿没想过。最后他们偷出了三万元现金。这笔钱正好放在打开的抽屉里，他们拿了钱就满足地逃走了。因为干得漂亮，这家人甚至没发现钱被偷了。真是个快乐的游戏。

不过自从高中毕业后，他们就洗手不干了。三个人都已经成年，一旦被抓，报纸上会登出名字。但这一次，谁也没提出反对。大概是因为每个人都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想找个人发泄心头的焦躁吧。说老实话，敦也对丸光园的命运并不关心。虽然受过前任院长的关照，但他不喜欢谷。自从这家伙来了之后，丸光园的氛围就变得很糟糕。

翔太负责收集目标的相关情报。过了几天，三个人聚到一起时，翔太两眼放光地宣布：“有个好消息！我找到女社长的别墅了。自从听说她要来丸光园，我就弄了辆摩托车等着，一路跟踪找到了那个地方。那里距离丸光园大约二十分钟，房子看起来挺漂亮，不过如果要下手是小菜一碟，轻松就能溜进去。据邻居说，女社长一个月也不一定来一次。对了，我可没蠢到给邻居留下印象，你们不用担心。”

如果翔太的话是事实，那的确是个喜讯。问题是里面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当然有了！”翔太斩钉截铁地说，“那个女社长全身上下都是名牌，别墅里肯定有珠宝什么的，还有高价的罐子啊画啊当摆设。”

说得也是，敦也和幸平同意了他的看法。老实说，有钱人的家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他们其实一点概念也没有，脑子里想象出来的，都是动画和连续剧里那种毫无真实感的富人豪宅。

动手的日子定在九月十二日夜里。选择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翔太打工的地方这天休息是最大的原因，但休息的日子其他时间也多的是，所以说，只是凑巧而已。

幸平弄来了行动用的汽车。这都靠他活用自己维修工的本领，不过弱点就是只能对付古董车。

九月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多，三人实施了行动。他们打破院子那边的玻璃门，拧开月牙锁，用这种老掉牙的手法轻松闯了进去。因为事先在玻璃上贴了胶带，破碎时并没有发出声音，碎片也没有四下飞散。

不出他们所料，宅邸内空无一人。当下他们一鼓作气，碰到什么拿什么，速战速决。可是也只高兴了这么一会儿，结果还是白忙一场。

家里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却没有多少斩获。全身都是名牌货的女社长，为什么别墅却如此平民化呢？“奇怪。”翔太歪着头纳闷，可没有就是没有。

就在这时，房子附近传来停车的声音。三人立刻关掉手电筒。接着，玄关的门开了。敦也吓得直发抖，看样子，女社长竟然回来了。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心里发急，可是要抱怨也晚了。

玄关和走廊的灯亮了。脚步声愈来愈近，敦也心一横。



“喂，翔太。”敦也说，“你是怎么找到这间废弃屋的？你说是偶然发现，可一般谁也不会来这种地方吧？”

“嗯，老实说，的确不是偶然。”翔太一脸局促不安。

“果然是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这么瞪着我嘛。其实也没什么，我不是说过，我跟踪女社长找到了那栋别墅吗？在那之前，女社长在这家店前停下来过。”

“停下？她来干吗？”

“我不知道。虽然不知道原因，不过她盯着这家店的招牌，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会儿。这让我很好奇，所以调查了别墅之后又回来了一趟。我想着万一有什么事说不定可以派上用场，就记住了这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这间废弃屋是匪夷所思的时间机器？”

翔太缩了缩肩膀。“可以这么说吧。”

敦也抱起胳膊，低声沉吟着，目光望向墙角的提包。

“那个女社长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武藤……什么来着？晴子？”翔太也歪头沉思。

敦也伸手拿过提包，拉开拉链，取出里面的手袋。要不是注意到玄关鞋柜上的车钥匙，这个手袋差点就成了漏网之鱼。当时他们一打开停在路上的汽车，就赫然发现躺在副驾驶座上的手袋，于是想都没想就塞进包里。

打开手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细长的藏青色钱包。敦也取出钱包，点了一遍里面的钞票，至少有二十万元。光凭这个钱包，这回就算没白干了。对借记卡和信用卡他没有兴趣。

手袋里还有汽车驾照，上面的名字是武藤晴美。从照片来看，可以说是个大美女。虽然翔太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怎么看都不像。

翔太突然朝敦也望过来，眼里泛着几缕血丝，也许是睡眠不足吧。

“怎么了？”

“这个……包里有这个。”翔太递出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敦也一问，翔太默默地把信封的正面亮给他看。一眼看过去，敦也的心差点跳了出来。

致浪矢杂货店——信封上是一行手写的字迹。

浪矢杂货店：

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仅此一夜的复活”的消息，这是真的吗？不过我相信是真的，所以写下了这封信。

您还记得吗？我就是一九八○年夏天给您写过信的“迷途的小狗”。当时我刚从高中毕业，还是个幼稚的小姑娘，咨询的也是“我决心靠陪酒生活，该怎样说服周围的人”这种让人目瞪口呆的问题。

理所当然地，浪矢先生把我骂了一通，骂得可真是体无完肤啊。

可是年轻的我没那么容易接受。我坚持说明自己的身世、境遇，认为这是报答恩人的唯一途径。想必您也会觉得我是个倔强的女孩子，感到很厌烦吧。

可是浪矢先生不仅没有丢开我不管，叫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给了我建议，教导我今后应该怎样生活。而且那不是抽象的指教，充满了极为具体的细节。什么时候应该学习什么，经营什么，抛弃什么，坚持什么，简直可以称为预言。

我听从了浪矢先生的建议。坦白说，起初我半信半疑，但没过多久，我就确信社会的发展正如浪矢先生所料。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怀疑过。

真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您能预料到泡沫经济的到来和崩溃呢？为什么您能准确预测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呢？不过现在问这些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即使知道了答案，也不会改变什么。

所以我想要告诉浪矢先生的，只有以下这些话。

谢谢您的帮助。

我从心底感谢您。如果没有您的建议，就没有今天的我。弄得不好，也许会沉沦到社会底层。您永远是我的恩人。没能有所报答让我深感懊悔，那么至少，让我在此深深致谢吧。今后我也会帮助更多的人。

据网站上说，今晚是您的三十三周年忌日。而我写信向您咨询，正是在三十二年前的这个时候。这么说来，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咨询者。这也是某种缘分吧，我不禁感慨。

愿您安息。

曾经的迷途小狗

读完信，敦也抱住了头。他觉得脑子仿佛麻木了，虽然很想说出现在的感受，却一个字也想不出来。

其他两人也一样，都抱着膝盖没动，翔太的视线似乎飘向了空中。

怎么会这样？拼命说服打算进入陪酒世界的少女，告诉她未来的种种事情，也就是刚刚才发生的事。看来她已经顺利成功了。可是三十二年后，敦也他们却袭击了她的家……

“一定有什么东西……”敦也低喃。

翔太转过脸。“什么东西？”

“就是……我也说不好。就是把浪矢杂货店和丸光园联结起来的东西。也许该说是看不见的细线吧，觉得有人在天上操纵着这根线。”

翔太抬头望着天花板。“也许吧。”

幸平突然“啊”了一声，看着后门。

后门敞开着。清晨的阳光洒了进来，天已经亮了。

“这封信已经没法寄到那边的浪矢杂货店啦。”幸平说。

“那也不要紧。因为这封信是寄给我们的。对吧，敦也？”翔太说，“这个人感谢的是我们。她写信对我们说谢谢，对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这种垃圾……”

敦也凝视着翔太的眼睛。他眼圈通红，泛着泪光。

“我相信这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要把丸光园改成情人酒店的时候，她不是说没有那个打算吗？那句话不是撒谎。迷途的小狗不会撒这种谎。”

敦也点了点头。他也有同感。

“那我们该怎么办？”幸平问。

“这还用说。”敦也站起身，“回到那栋房子，把偷来的东西还回去。”

“还要给她松绑，”翔太说，“蒙眼睛的毛巾、嘴巴上的胶带也要拿掉。”

“是啊。”

“然后呢？逃跑吗？”

幸平一问，敦也摇了摇头。“不跑。等警察来。”

翔太和幸平都没有反对。幸平只是垮下肩膀说了声：“要蹲班房啊。”

“这样算是自首，应该会得到缓刑。”说完，翔太望向敦也。“问题是以后，只怕更找不到工作了，那时该怎么办？”

敦也摇摇头。“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我已经决定了。今后再也不对别人的东西下手了。”

翔太和幸平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收拾好东西，他们走出后门。阳光很耀眼，不知哪里传来麻雀的叫声。

敦也向牛奶箱望去。这一夜，这个小木箱不知被打开关上了多少次。想到再也不会去开它了，不禁觉得有点寂寞。

他决定最后再去打开一次。一开牛奶箱，发现里面放着一封信。

翔太和幸平走在前头。“喂！”敦也叫住两人，“里面有这个。”他把信封扬给他们看。

信封正面用钢笔写着“致无名氏朋友”，字迹相当漂亮。

敦也拆开信封，拿出里面的信纸。

这是给寄来一张白纸的朋友的回答。如果您不是那位寄信人，请将信放回原处。

敦也屏住了呼吸。刚才他确实把一张什么都没写的信纸投进了投递口，这封信就是对它的回答。写信的人，自然就是真正的浪矢爷爷了。

信的内容如下。

以下这段话是给无名氏朋友。

我用老头子的想法反复思索了你特地寄来一张白纸的理由。因为我觉得这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事，不能随随便便地答复。我开动快要糊涂的脑筋想了又想，最后理解为，这代表没有地图。

如果把来找我咨询的人比喻成迷途的羔羊，通常他们手上都有地图，却没有去看，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

但我相信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所以即使想决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里。

地图是一张白纸，这当然很伤脑筋。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

可是换个角度来看，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地图。一切全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这可是很棒的事啊。我衷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

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回答烦恼咨询了。感谢你在最后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难题。

浪矢杂货店

敦也从信纸上抬起头，正对上其他两人的视线。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着光芒。

自己的眼里也一定是这样，他想。

目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外一篇：新谷的故事
返回总目录

1

我曾经认为只有傻瓜才会有婚外情，只要爱妻子和孩子就已足 够。可就是有些人抱着尝鲜的心态出轨，结果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庭就此崩溃，这实在愚蠢透顶。

当然，世上有很多优秀的女性，我也会被她们吸引。这对男人 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目光被吸引和内心被吸引是截然不同的。

前不久，我们公司就有人因婚外情而离婚，房子给了老婆作为 赔偿，还要负担孩子的抚养费。由于不习惯一个人生活，他身体垮了，

整个人都变得不正常，最终在工作上犯下大错，被迫辞职。最惨的是， 他的外遇对象后来也没有和他在一起。他失去了一切，却什么都没得到。不知道他每晚盯着廉租公寓的天花板都会想些什么。

我再说一遍，只有傻瓜才会有婚外情。

但我却沦落到不得不对自己说这句话的地步，只是要加上一句：“但是，也有情不自禁的时候……”

2

人和人的相遇并不总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我和她就不是。我们的相遇只是平凡生活中的点滴。这次相遇带来的光芒要等到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

秋叶作为派遣员工来到我们公司是在盂兰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天非常热，但她还是穿着齐整的西装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将长发扎在脑后，戴着细框眼镜。

“这是仲西。”科长介绍道。秋叶边说“请多关照”边向大家行礼。

我只瞥了她一眼，视线就立刻落回记事本上。派遣员工来我们公司并不罕见，而且我满脑子都是稍后的会议，想着必须给前几天出现的问题找个借口。

我供职的这家建筑公司位于日本桥。我的职务是第一事业总部电力一科主任[①]，主要负责在电力系统出现故障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现场负责人说明事态，向顾客道歉，接受上司训斥，并写出书面检查。

我们这一科除了科长有二十五人，秋叶来了以后就增至二十六人。我们公司的办公桌都是面对面并在一起的。秋叶的座位在我后面两排，从那里向左前方看，就能看到我的背影。我要是把椅子转个一百八十度，也能看见她。但她面前有个巨大的旧式电脑显示屏，要是她靠近显示屏，就只能看见她那戴着耳环的白嫩耳朵了。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为秋叶举行的欢迎会定在周末。这只是个借口，科长只是想和大家去喝酒。可能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位于中层的人比较喜欢这一套。

欢迎会在位于茅场町的居酒屋举行。大家都是常客，不看菜单也大致知道菜品。

秋叶坐在靠边的第二个座位上。她是主角，却尽量不让自己太显眼。我坐在她斜对面，想着她一定认为这场欢迎会真烦人。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她。在那之前，她给我的印象只有戴眼镜这一点。

她三十一岁，但在我看来要年轻一些，鹅蛋脸小巧精致，鼻梁像用尺子画出来一般笔直。这样一张脸再戴上眼镜，不禁让我联想到奥特曼。

不过，她的确很有日式美人的味道。当一个女员工问她有没有男友

时，我并不觉得奇怪。

秋叶微笑着低声答道：“我要是有男友，早就结婚了，也不会在这里了。”

正要喝啤酒的我不禁停下来看了看她。她的回答单刀直入地表明了她的人生态度。

有人问：“那你想结婚吗？”她的回答是“当然想”，还说“我不会和不想结婚的人恋爱”。

身旁的同事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也难怪，已经三十一了啊。”幸好她没有听到。

有人不能免俗地问她理想的对象是什么类型的，她略加思索后说道：“我不太清楚自己比较适合哪种人，也不清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能幸福，所以没什么理想的对象。”

“那反过来，哪种男人是绝对不行的呢？”

“我讨厌不能履行丈夫职责的人。会对其他女人动情的男人没有资格做丈夫。”秋叶立即答道。

“那要是丈夫出轨了呢？”

“杀了他。”她的回答非常明确。

不知是谁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以这种形式亮相，男职员都会害怕的。

“到了那个年纪是该有结婚的意识，但如果老公出轨就要杀掉，这实在……而且她还挺认真的。这个女人过去一定经历过什么，说不定满怀被男人背叛的怨恨……”一个未婚同事说道。

我和她在工作上没有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但这种状况在某个晚上改变了。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三个好久没见的大学同学一起在新宿喝酒。我们都结了婚，包括我在内，有三个人有小孩。我们以前都是越野社的成员，但现在谁也不爬山了。

大学毕业已十年，我们的共同话题渐渐变少，聊的不外乎是对工作的牢骚、对老婆的不满，还有小孩的教育。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话题吗？”一个人说道。他姓古崎，平时不爱说话，属于人们常说的擅长倾听的人，可就连他都觉得无聊了。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好事，我们怎么可能有更好的话题。”新谷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

“我们的确净说些无聊的话。”黑泽抱着胳膊说。

“我们以前都说什么？”

“徒步旅行呗。”我说。

“那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指那么早，是指最近。我们应该不会一直这么无聊吧？”

我看着提高嗓门的黑泽，觉得他说得没错。我们并非一直在说上司无能、和老婆的亲戚打交道很麻烦或体检结果不乐观之类的话题，否则连酒都不好喝了。

于是我们开始回想原来的话题。

不久，黑泽嘟囔道：“女人。”

“什么？”我们看向他。

“我们以前挺热衷谈女人的。”

所有人都沉默了，谈话一时陷入了冷场。

“除此之外。”新谷紧锁双眉说道，“大家倒是想想除了女人以外谈什么比较开心啊。”

“只有这个话题吧。”黑泽有点生气，“除此以外就没了。以前不都是这样？你也最喜欢谈女人吧。只见过一面，就跑去问女孩子有没有兴趣开联谊会。”

我不禁哈哈大笑。黑泽说得没错。

“就算如此，在这儿旧事重谈也太没劲了。还是说我们以前谈女人谈得开心，所以现在想重温旧梦？我们当中谁还能谈女人？先说好，不谈老婆和女儿，她们都不算女人。对了，还要除去母亲。”新谷喋喋不休，语速很快。

他竟然在母亲之前把老婆和女儿从女人的范围里除名了，全世界的女人听了都会强烈抗议吧。但我无法责怪他，也没有觉得他说得不对。

“真想听听女人的话题啊……”古崎嘟囔道，“新谷颇为自负的搭讪还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才让我搭讪？就为了取悦你们吗？”

“以前新谷你不是在这家店里跟我们打过赌吗？”我说，“赌能不能把吧台旁的女孩子叫到我们桌来。”

“没错没错。”黑泽和古崎都点头附和。

新谷转向我，重新坐好。“我说渡部啊，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而且那时我还没结婚。你觉得现在我能那么做吗？你们看，那里坐了个女孩子。”他指着吧台旁身着迷你裙的女孩子继续说道，“她长得很可爱，很对我胃口，但我就连盯着她看都不行。要是那么做，就会被误认为是变态大叔。在世人眼里我们都是大叔，连男人都不是。你们得明白这一点。”

“你说我不是男人？”
“你，我，还有这个和这个。”新谷依次把大家指了一遍，“我们都已经不是男人了。就像老婆已经不是女人一样，我们也不再是男人，而是老公、老爸和大叔。所以想聊女人也不行啦。”
新谷看起来醉得不厉害，但似乎想把憋在心里的话一吐为快。一说完，他就一口气喝干了剩下的半杯啤酒。
“是吗，已经不是男人了吗？”古崎喃喃道。
“想变回男人就去找小姐吧。”新谷说道，“但可别在老婆和公司那里露了馅。”
“我们连变回男人都得偷偷摸摸的吗？”黑泽像死心了一般叹了口气。
从店里出来后，忘了是谁提议，大家又去了击球中心。
我们占了两个击球位，轮流击球。大家的运动神经都不差，可就是无法准确击中来球。打到一半，我们终于认识到身体已经不复当年了。
站在左边的击球位上击打时，我发现了秋叶的身影。她与我相隔两个击球位，正专心致志地击球。
我开始还以为认错人了，但那张用有些恐怖的眼神盯着发球机的脸千真万确是秋叶的。她击球时那惊人的气势我倒是第一次见到。没打中时，她就会愤愤地说一句“该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这样说话。
我呆呆地看着秋叶，她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转过头来，先是吃惊地瞪圆了眼睛，然后惊慌失措地垂下头去，随即又看了我一眼，最后小声地笑了。我也笑了。
古崎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问我怎么了，我解释说看到了公司的同事。
“同事……”古崎沿着我的视线看去，不由得“啊”了一声，“是女的。”
我走到秋叶旁边，她正一面用毛巾擦汗一面从击球位上走下来。
“你在这儿干吗？”
“我在击球。”
“这我明白……”
身后传来声音：“你的熟人？”我回头看去，满面笑容的新谷站在那里，古崎和黑泽也来了。
秋叶一脸困惑地看着我。我只好把几个朋友介绍给她。
“女人独自来玩可不常见啊。你经常来吗？”新谷问道。
“偶尔来。”她答道，随即转向我说道：“请别在公司里提起这件

事。”

“哦，知道了。”

女人在周末独自来击球，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真好，现在还和老朋友往来。”

“还好吧。”

“我们要去唱卡拉OK。”新谷对秋叶说道，“方便的话，要不要一起来？”

我吃惊地看着新谷。“当然不行了。”

“为什么？”

“我们这里可是四个大叔啊。”

“所以才无所谓。”新谷转向秋叶，“包括这个家伙，我们都是已婚，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纠缠你。”

“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已经不是男人了。”我对秋叶解释道。

“不是男人？”

“没错，人畜无害。”新谷说道，“要是玩得晚了，就让渡部送你回家。这家伙尤其无害，而且还无色无味，就算消失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大概连生殖能力都没有，老好人一个。”

秋叶笑着看了我一眼。“那就去玩一会儿。”

“真的要去？”

“不打扰你们的话。”她看着我说道。

我挠挠头。“打扰倒不会。”

从击球中心出来，我们去了卡拉OK。另外三个人一脸兴奋。他们明知几个大男人去唱歌相当没劲，却还是要去，可见已空虚到何等地步。他们多年来一直如此，这时的秋叶简直就是拯救他们的女神。

女神也不一定擅长唱歌，但不擅长并不代表她不喜欢。

秋叶一首接一首地点歌。我们一有人唱完就轮到她，每两首歌里就有一首是她的。看起来她唱得相当惬意。在唱歌间隙，她会喝杜松子酒加酸橙，别人一开始唱，她就继续点酒。

有一点我可以保证，那就是我们没有劝她喝酒，而且都留意着她回家的时间。酒是她自己喝的，在我提议散伙时，也是她要求再延长半小时。

在我们走出包厢时，秋叶已烂醉如泥。这可不是说笑，而是真的需要人送了。我扶她上了出租车，向高圆寺驶去。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问出她住在高圆寺的。

我们在车站旁边下了车。她根本无法好好走路，我只好扶着她。她

像说梦话一般指了路，我们于是以大约一公里的时速前进。

忽然，她蹲了下来。我吃了一惊，窥视她的脸色问道："你没事吧？"

她低着头，不知在嘟囔些什么。我凑上去仔细听，终于听明白了她的话，却更加吃惊了。

她让我背她。

我心想"开什么玩笑"，但她看上去确实动不了了。

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得把背朝向她。

她一言不发地趴了上来。她身高大约一米六五，身材纤细，但背起来很重。我不由得想起了越野社的训练。

总算到了公寓门口，我尝试把嘟囔不停的秋叶放下来，结果她呻吟起来。我还没来得及问她怎么了，她就毫无先兆地吐了。我感到左肩一热。

"哇！"我匆忙脱下外套，藏蓝色西装的左肩部位粘了一片白色的东西。

秋叶跌倒在路边，接着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她目光蒙眬地看向我，又看向我的外套，然后摸了摸嘴角，再次看向我的外套。

"啊……"她张大了嘴，随即一言不发、踉踉跄跄地走近我，一把抢过外套，然后就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公寓。

我愣了一会儿。外套被抢走了，衬衫的左肩部也染上了呕吐物的气味。我凝视着公寓的入口。

正是黎明时分。

3

上高中时，曾有同班女生说有话跟我说，让我放学后留下来。我听后自然开始期待一场爱的告白，兴奋不已。结果，那个女生是因为运动会队员安排的事情来向我诉苦的，说她不想和交恶的女生一起参加“蜈蚣走”，而我那时是运动会的执行委员。她找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在把想说的说完后就回家了。

后来又发生了好几次类似情况。于是再有女人说有话要跟我说时，我就不怎么抱有期待了。不如说我最近遇到这种情况反而会不安，因为大体上都只会听到抱怨。

虽然有过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可是在星期一下午，我收到那条写着“我有话要跟你说，方便的话下班以后能借用一点时间吗”的短信时，还是兴奋不已。那条短信是秋叶发来的。

我转过头看向斜后方。秋叶正面向电脑默默工作，完全没看我。

我深思熟虑后发出如下短信：“知道了。水天宫的十字路口旁边有家书店，我们就约在那里的商务书专柜吧。”

我魂不守舍，却还是明白她约我的理由。她一定是想为前两天的事情道歉，然后还我外套。之后或许还会去喝杯咖啡，大概也就到此为止。她肯定会很快回家，然后明天就装出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我心里明白，但因为很久没有和年轻女人单独见面，我连等待时针指向下班时间都等不及了。男人果然是一种滑稽的生物。

当下班的铃声响起时，我迅速拿着包站起来。要是磨磨蹭蹭，说不定会被科长叫住。所谓上司，就是关键时刻不在，你急着想走的时候却偏偏叫住你的人。

我总算平安无事地从公司逃出来，大步走向约好的那家书店。现在是九月，秋老虎还很厉害，到书店时，我已大汗淋漓。

我找了个正好能吹到空调的地方，哗啦哗啦地翻看电脑类杂志。十几分钟后，我感觉有人来到了旁边—其实我是瞎说的。秋叶一进店我就注意到了，但我佯装不觉。我在等她发现我，然后走过来跟我打招呼。

“对不起，打点工作多花了点时间。”秋叶表情僵硬地说道。

“没关系，我也刚到。”

她提着一个纸袋，里面应该是我的西装外套。

我们走进书店二楼的咖啡厅。我点了咖啡，她则点了冰红茶。

“身体怎样了？没有宿醉吧？”
“没什么。”她表情依旧僵硬，连看都不看我。
“那就好。你每次喝酒都会喝成那样吗？”
“我那天刚好比较心烦。”她一说完，似乎就注意到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于是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是第一次喝成那样。”
“以后还是多注意吧。”
“我再也不喝酒了。”她话中带了些许怒意。
“没必要那么极端。”说着我把目光投向她旁边的纸袋，“我的外套怎么样了？”
秋叶一下子挺直脊背，猛地收回下巴看着我。我不禁有点畏缩。女孩子要向我抱怨时，经常会摆出这种表情。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到桌上。“这个，请你收下。”
我莫名其妙地打开信封。里面放了五张万元大钞。“这是什么？”
“赔你西装的钱。”
“喂，你没必要这样吧？”
“这是我的心意。”
“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在拿出这种东西之前还有该做的事情吧？”看到她一副不知所云的表情，我补充道，“我是说，你还没道歉呢。”
她一瞬间皱紧了眉头，做了个深呼吸，胸口也随之起伏不定。她露出一副下定决心的表情说道：“对于那天在你面前丑态毕露一事，我很后悔。给你添了麻烦，这并非我的本意。”
简直就像政客的答辩。
“这算什么啊，听起来一点都不像道歉。”
“所以这是我表示歉意的方式。”她说着把信封推向我。
“我不要。”我的声音尖厉起来，有些恼火，“你把外套还我就行了。虽然是便宜货，而且已经跟不上潮流，但对我来说是件很重要的衣服。没了它就无法出差了。”
“你不能用这些钱重新买一套吗？”
“不能。我为什么要重新买？只是脏了一点，送去干洗一下就行了。”
“话是这样……”她垂下目光。
我指着纸袋说道：“喂，要是我没猜错，这里面应该就是我的外套吧？”
秋叶一脸慌张地抓紧纸袋口。“是的。”

“那你把它还给我不就行了？难道说，你弄脏了以后没洗？”

她摇了摇头。“不是的，洗过了。”

“那……”我吞下了后半句话。洗过了？谁洗的？我不由得有种不好的预感。“我说仲西女士，不管怎样，你先让我看看外套吧。”

秋叶略一踌躇，递出纸袋。里面的确是我的外套。但当我想拿出来时，她说：“别在这儿拿出来。”

“嗯？为什么？”

“不是的……那个……无论如何，在这里有点……”她似乎很在意周围的人。

我的不安越来越深。“好吧，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她沉默着点了点头。我拿起纸袋，来到洗手间。纸袋里的外套的确是被她弄脏的那件，已经洗干净了，熨得平平整整。但一穿上，我就大吃一惊。袖子缩成了七分袖，肩部变得很紧，扣子也扣不上了。

我回到座位，秋叶一副闹别扭的表情喝着冰红茶。

“我说，你为什么不送去洗衣店干洗呢？”我坐下后问道。

“不能送。”

“为什么？”

“会被误解的。”

“被谁误解？”

“洗衣店的大妈。她会觉得我交男朋友了。”

“于是你就自己用水洗了？”

秋叶沉默了。

“真服了你。”我叹了口气，挠了挠头。

“所以我说要赔，请你收下。”

“不是这个问题。总之这个我不能收。”

“你不收的话，会让我很头疼的。我无法忍受给别人添麻烦。”秋叶把信封推给我，拿起账单站了起来。

“等等！”我追上去，把信封塞进她的西服口袋，“这样做你的确能心安理得了，可我不买账。”

“那你要我怎么做？”

“这个……”

其他客人纷纷看向我们。“此处不可久留。”我从她手里拿过账单。

出了店门，我就看到秋叶一脸不高兴地等在那里。

“你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吧？”

“为什么这么问？”

“你好像觉得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能摆平。但根本感觉不出你有补偿的心意。钱并不能解决一切，重要的是态度和行动。”

她盯着我。“用行动来表示就行？”

“嗯，就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了。那么，明天还能在这里见面吗？”

“明天？一定要等到明天吗？”

“今天已经晚了，而且我还没准备好。”

我不认为需要什么准备，但什么都没问。我对她究竟会怎样表示歉意很感兴趣。

“好吧，那明天同一时间还在这里见。”

“不见不散。”她点了点头，目光里有些许挑战的意味。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来到书店。没等多久，穿着白色套装的秋叶出现了。白天我一直都在工程现场，没去公司，一直没见到她。

“请跟我来。”她小声说完，便转身快步走了起来。

我跟着她出了书店，沿着道路走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投币式停车场，在一辆黑色沃尔沃XC70前停下脚步。

“请上车。”她打开中控锁。

“去哪里？”

“上车再说。”

我觉得很不对劲，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她接下来的行动充满期待。

我打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秋叶也上了车。

她开车很猛。最初我什么都没问，可看见车驶进箱崎高速公路收费站，我终于忍不住问道：“要上高速啊？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大概半小时就到了。”她只答了这么一句。

车驶上湾岸线。秋叶沿最右侧车道一路狂飙。

“是不是要去横滨？”

“要去樱木町。”她看着前方答道。

“去那里干吗？”

“到了就知道了。”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她似乎打定主意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放弃了继续问话，转而看向车窗外。我已多年没开车去横滨了，坐女人的车去横滨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这是你的车？”

“是的，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的品位有点怪。这可不是年轻女人会喜欢的车型。”

秋叶叹了口气。“这是为了方便去冲浪才买的。”

“冲浪？”

“嗯，这种车能塞下很多行李。”

“这样啊，你玩冲浪？”

“不行吗？”

“不是，只是觉得很羡慕。以前我也一度想玩玩看，最后无疾而终，现在年纪大了，也玩不起来了。”

秋叶沉默着，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车过了跨海大桥，从山下町出了高速。秋叶依旧不说要去哪里，只是一心一意地开车。

从主干道拐入一侧的小路后，她终于把车停了下来。路旁尽是华丽的店面。

“请下车。”秋叶说着熄了火。

一下车，她就走进了旁边一家店。橱窗里展示着不少男式西服，都是天价，除非买彩票中了大奖，否则我根本不会买。我瞪大眼睛跟在她后面。

秋叶正在和店里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打招呼，那人看样子对外国制品相当熟悉，而且颇有绅士风度。

那人眯起眼睛走近我，说道：“欢迎光临。可以先让我为您量尺寸吗？”

“量尺寸？”我看向秋叶，“这是要干什么？”

“作为赔礼，我约了这家店，让他们为你做一套西服。”

“请移步这边。”那人要引我进入里间。

“等一下。”我轻轻伸手阻止，“我不需要。”

“什么？”那人有些吃惊。

我走近秋叶，说道：“我跟你来这里，并不是希望你做这种事。”说完我就推开店门走了出去。我走向和沃尔沃相反的方向，准备坐电车回家。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击球中心里秋叶的样子，还有她在卡拉OK包厢里纵情高歌的场景。那时的她和现在判若两人。

“请等一下。”她追了过来，“你到底对什么地方不满意？”

“你的想法。”

“你不是不希望我付钱了事吗？所以我就用行动表达了啊。”

“这根本就不是用行动来表达。你觉得这么做我就会高兴了吗？你真是看错人了。”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秋叶语气中带了些怒意。

我盯着她问道：“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才问的。”

我摇摇头，做了个投降的姿势。“要是你觉得给别人添了麻烦很不好意思，首先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这可是连小孩都明白的。那就是要先道歉。抱歉，我弄脏了你的衣服。就这么一句话，你为什么就说不出来呢？我既不想要钱，也不想要高级定制西服。我跟你来这里，是以为能听到你说句话，是期待你能道歉的。结果呢？什么‘先为您量尺寸’，你耍我是不是？”我真的生气了，烦躁不已，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辜负了，“算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不愿道歉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期待你还能……”说到这里，我愣住了。

秋叶像尊石像般一动不动，眼里噙满泪水。在我惊讶的目光中，大滴的眼泪流了下来，在她的脸颊上划出几道泪痕。

别这样啊，在这种情况下掉眼泪也太狡猾了，我不禁暗想。

但她下面的话更让我迷惑不解了：“要是能无所顾忌地道歉该有多轻松……那样的话我也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我呆呆伫立，胸口有种莫名的热气在膨胀，更简单地说，是一种激动的感觉。自己可能会遇到迄今为止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这种期待感一波波地向我袭来。

秋叶从提包里取出手帕，在眼眶下轻轻擦了擦，然后做了个深呼吸。在她重新看向我时，脸上已没有泪痕。“失礼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什么？接下来怎么办？这正是我想问的！我刚才还满腔怒火，但现在已被她的眼泪浇灭。愤怒冷却下来，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具空壳。

“总之……我先回去了。”我总算说出一句话，“继续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

秋叶微微点了点头。“那我送你。”

“不用了，那样你不是要绕远吗？”

“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走掉。”

“那你送我到横滨站吧。我从那里回家也方便。”

她看样子不太满意我的提议，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我们又坐上了她的车。今天晚上还真是搞了一场大闹剧，我一面想

一面扯过安全带系上。想着明天应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她，我不禁有点不安。

无论如何，我已下定决心，今天要把毅然的态度贯彻到底，不能让秋叶觉得我屈服在她的眼泪下。

然而，就在我最想装腔作势时，身体却不配合。秋叶把车钥匙插进钥匙孔，正要发动，我的肚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

周围既没有车驶过，也没有其他噪音，在一片静寂中，这声音格外明显。

秋叶停下了手。“你饿了吧？”她的语气极其一本正经。

“是啊，要在往常，现在是吃饭的时间了。”

“怎么办呢？”

“你问我怎么办……”这一瞬间，我脑中闪过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没有任何不良企图。我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持风度。“随便吃点东西吧。”

“随便吃点……”

“啊，吃顿便饭就行。”

“不过还是随便少吃一点比较好吧。”

“为什么？”

“你要是现在吃饱了，晚上回去不就吃不下晚饭了吗？”

原来如此，我算是明白她为什么坚持“随便少吃一点”了。她应该是觉得我得留着胃口回去吃妻子做的晚饭，而且必须吃。

“今晚我在外面吃。”

“可以吗？”

“你事先没告诉我今晚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想有可能赶不及回家吃晚饭……啊，我不是说要和你一起吃饭，我是想要是回去晚了，就一个人在外面吃。”

但事实上我一直期待能和秋叶一起吃晚饭。下班以后和年轻女子约会，一般都会期待一起吃顿饭吧。

“横滨站东口有座大厦，里面有家古典风格的意大利餐厅。要不要去那里？”秋叶问道。

“你觉得好就去吧。”

她点点头，发动了车子。

这家餐厅位于大厦的二十八层。从位于窗边的禁烟席向外看，横滨的街道尽收眼底。为了照顾客人观赏夜景的需要，店内的照明刻意调得比较昏暗。

我有些紧张，问了秋叶诸如对新工作是否适应、工作是否有趣之类的问题。秋叶最初表情僵硬，一板一眼地回答了我，大概是顾虑到我可能会把谈话内容泄露给公司，要是答得不妥当，在公司会处境艰难。我决定在这里绝口不提外套的事情。难得在一起吃顿饭，我可不想把气氛搞砸了。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哭，但还是忍住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玩冲浪的？”

“大概是三年前吧。”

“为什么要玩？”

“没什么理由。有朋友玩，然后就被拉去了。”

对话渐渐变得比较顺畅了。

“冲浪很帅啊，我以前也曾经想玩玩看的。”

她拿叉子的手停了下来，直直地盯着我。“你刚才也说过同样的话。”

“没错。”

“但那是说谎吧？”

“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你不是顺着我的话题随便说说吗？其实并不特别想玩吧？”

“不。”我噘了噘嘴，“我干吗一定要顺着你的话题？我真的觉得有机会的话想玩玩看，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吗？”

“当然。”

“那就去玩吧。”秋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道。

看样子她认定我不会答应。我的确想过能冲浪该多好，却没想要付诸实施。但我又不甘心直接表明这一想法。

“好啊，一起去吧。”我答道。

这次轮到秋叶的表情有少许变化了，她显得很狼狈，但没有退缩。“你肯定觉得我不会约你去，所以不当一回事。我可是来真的，不是说说就算的。”

“行啊。但我也有我的安排，你最迟得提前两三天通知我。”

“我真的会约你去的，绝对不说谎。”

“我也是认真的。”

“你刚才没有惊慌失措吗？”

“当然没有，惊慌失措的是你吧？”

我们的口水仗打得莫名其妙，但我乐在其中。她认真的样子很可爱，我也觉得自己这样也不坏。

吃过饭，秋叶想去付账，但我提议AA制。

“不行，这顿饭得我请。”她眼神很认真。

我略加考虑，点了点头。“好吧，那么外套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吧。”

秋叶露出些许吃惊的表情，然后微笑起来。笑容很美。

4

从横滨站上了电车，我一路都沉浸在幸福中。但那时我还是试图告诉自己，这种心情仅限于那晚。

然而第二天，在公司见到秋叶后，我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她简直成了一个发光体，我目光的焦点就聚集在她身上，眼里只清楚地映出她的身影，除此以外的东西都很模糊。我的心跳也比平时要快。

工作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用余光捕捉她的身影，对她的声音十分敏感。不只如此，当其他男同事跟她说话时，我竟然有一点，不，是相当嫉妒。这样的反应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秋叶完全没注意到我。她的举动和往常一模一样，这让我越来越焦躁。

就在这种状态下，我收到了她的短信，体温好像一下子升高了五度。我晕晕乎乎地读到了以下短信：“这周六我去湘南冲浪，你去吗？还是说你要当逃兵呢？”

她大概是个撩拨男人情绪的高手，我却不善于把别人的撩拨当成耳边风，于是回复道：“当然要去了，倒是你，可不要临阵脱逃。”

我们就这样约好了去冲浪。从这天开始，我的心情一直摇摆不定，既有能再次和秋叶约会的兴奋，也有因事情越闹越大带来的焦急。我连做梦都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要去冲浪。

在周六之前，我一直都抱着兴奋和不安交加的复杂心情。在公司里见到秋叶，我就觉得很开心，能听到她的声音也很激动。

星期六下午，我离开了家，跟妻子说要和同事一起去练习高尔夫。我很少打高尔夫，但实在找不到其他借口了。

我和秋叶约在横滨站碰面。我来到车站不久，就看见她开着那辆沃尔沃来了。车上并没有放冲浪板。她说她一直把冲浪板寄放在鹄沼海岸一家熟悉的店里。看样子除了那里，她应该不怎么去其他地方冲浪。我一直认为应该在早上冲浪，因此午后才出发让我很意外。

“那个地方傍晚时会起很好的浪。”秋叶清楚地回答了我的疑问。

天阴沉沉的，好像就要下雨了。天气预报说低气压正在靠近。

“天气没问题吗？”

“只是阴天而已，没有问题。莫非你想取消今天的活动？”

“我没那么说。看样子你很希望把我说成个胆小鬼啊。”

“希望你没有逞强。”她无声地笑了。

从朝比奈出口驶下高速公路时，天空更暗了，还刮起了强风。但我没有再说起天气，因为不想被秋叶认为我在害怕。

一路上，对面驶过不少载着冲浪板的汽车，都不像是一大早冲浪回来的，而是和我们一样冲着傍晚的好浪去的。肯定是海上起了大风浪，他们不得不中途折返。

又过了一会儿，终于下起了瓢泼大雨，但秋叶仍只顾往前开。我终于忍不住说道：“今天还是取消吧，不少人都中途返回了。”

“你果然还是想当逃兵哪。”秋叶说的和我预想中的一样。

我想发火，但还是强忍住了。“没错，是想当逃兵了。”

秋叶的脸上原本还挂着一副调侃的笑容，闻言一下子严肃起来。她减速把车停到路边。

“你想逃吗？”她直视着前方问道。

我的确有些怕，也想逃，但又担心秋叶。如果就这样去冲浪，她应该会不顾风浪下海。我不认为她有那么高超的技术，非常怕她不自量力，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但若照实说，她肯定会更加固执。

“没错，我投降。”我举起双手，“我们回去吧。”

秋叶盯着我，舔了舔嘴唇。“不错，很成熟的处理方式。”

“什么？”

“你是不想让我做勉强的事吧。”

她说得没错，可我不能承认。“我才没精力考虑那么多呢。等碰上个条件好的日子我再去挑战一把，今天你就饶了我吧。我可是初学者，而且缺乏运动，对体力没什么自信。”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即移开目光，叹了口气。然后她转向前方发动了车。从后视镜里确认了情况后，她猛地掉了个头。“真可惜，本以为会有不错的浪。”

我说了声“抱歉”。

雨越下越大了，秋叶调快了雨刷的频率。

“渡部先生，你平时还是多运动运动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可没什么机会。”我挠了挠头，“谢谢你这次约我出来。”

她露出有些心虚的表情，然后笑了。“你以前不是参加过徒步旅行吗？现在不去了？”

“一个人去很无聊的。”

“那下次我陪你去好了。”

“真的？”

“当然了。我可不会临阵脱逃。”

“那我可得特意选一条超高难度的路线。”

“随便你。但你可要掂量掂量自己的体力。”

我们沿来路驶入湾岸线。这时，就像关上了水龙头一样，大雨忽然停了，乌云的间隙中甚至还露出了蓝天。

“真幸运，计划一取消天就晴了。”

“下雨没关系，主要是海上风浪大。”

车驶过跨海大桥。我提议休息一下，她同意了。

她把车停在大黑埠头的停车场。因为是周六傍晚，停车场很挤，餐馆里也人满为患。

我们买了汉堡和饮料，来到能遥望埠头的广场。雨已经完全停了，清凉的空气让人相当惬意。

“啊！”秋叶指向天空。我看向她指的方向，也不由得“哦”了一声。那里有一道短短的彩虹。

“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彩虹了啊……”

我手拿汉堡，出神地看着那美丽的光景。周围的人群欢声雷动地看着天空，秋叶也是其中之一。

“看到好东西了。”我说。

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向我靠近一步，表情很严肃。“渡部先生。”她踌躇着，声音像挤出来一样，“关于你的外套，真是很抱歉……对不起。”她低着头，又低声说了一次对不起。

那一瞬间，我脑中一片空白。我觉得能像这样放下各种各样的顾虑、矜持和警戒心来和她相处实在是太好了。我深呼吸了一下，说道：“机会难得，要不要一起去喝酒？”

秋叶抬起头，脸上既没有惊讶的神色，也没有显得不高兴。

“机会难得嘛。”我又重复了一遍。

秋叶考虑了大约五秒钟，然后简短地答了一声“好”。

在大黑埠头看完彩虹，我们先去了东白乐，她父母家在那里。她的车平时似乎就停在那里的停车场。

我对她家的情况很感兴趣，但她让我在东白乐站下了车，说要把车停进停车场，然后顺便进去换身衣服。我下了车，她就沿着一条很陡的坡一路开了上去。

我在车站旁边的便利店里打发时间。过了一会儿，秋叶出现了。她

穿着黑色抹胸，外面套着黑色夹克。从抹胸边缘能窥见她的乳沟，我不禁有些紧张。

“家里都有谁？”我问道。

她摇了摇头。“没有人了。”

“嗯？那你父母呢？”

“母亲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也没有兄弟姐妹。”

“那你父亲呢？”

“父亲……”说到这里，她咽了一口唾沫，“父亲在不在都没什么区别。那个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秋叶的话里疑团重重，让我非常困惑。看起来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心里敲响了警钟。这时候赶快转变话题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先去横滨好吗？”

秋叶的表情缓和下来，点了点头。

在横滨吃过饭后，我们去了酒吧，并排坐在吧台旁，喝了好几杯鸡尾酒。秋叶知道不少鸡尾酒的名字，但她的了解似乎也仅限于此。她解释说，她有个熟人经营酒吧。

谈了会儿无关痛痒的话题后，我下定决心迈出了一步。“你刚才跟我道歉了吧。”

秋叶移开了目光，摆弄着酒杯。

“之前你说没办法道歉，还说‘要是能无所顾忌地道歉该有多轻松’。那是什么意思？”

毫无疑问，这是秋叶不愿被问及的话题。我想她可能会生气，但我实在太在意了，无论如何都想知道。

“对不起。”她低喃道。

“什么？”我看着她的侧脸。

“对不起—这还真是句很方便的话啊。听到这句话的人一般都不会不高兴的。只要说了这句话，就算犯点错误也很容易被谅解。以前我家旁边有块空地，左邻右舍的小孩都在那里玩球。球经常会打到我家栅栏上，有时还会飞过栅栏落到院子里。每当那时，那些小孩就会按我家门铃，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请让我们把球捡回来。’我母亲平常很不喜欢小孩玩球，但小孩这么一道歉，她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当然那些小孩也明白，所以就简单说句‘对不起’。其实他们不可能真心觉得抱歉。‘对不起’这句话真是万能啊。”

“所以你讨厌这句话？”

“我只是不想随便说。除非歉意从心底涌出，不由自主地说出

口。”秋叶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至少，我觉得这不是一句别人让说就能说出口的话。”

我很明白她的意思。“对不起”的确是句很方便的话，常常会不经大脑就脱口而出，这种情况不能算道歉。但我没想到，她居然在这方面这么固执。

“你还说‘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你说要是能无所顾忌地道歉就不会这么痛苦了，那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因为什么事情很痛苦吗？”

秋叶微微皱了皱眉，我不禁有点慌了。“啊，那个……我没有刨根问底的意思，只是有点在意。你要是不想说就算了，对不起。”

她转过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倒是立刻就能说出对不起啊。”

“啊……”我不由得捂住了嘴。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这我知道。是我不太正常。”说完她抬起手来看了看手表。

我也看了一眼时间。“我们走吧。”

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喝干了杯中的酒，站起身来。这时秋叶说道：“到了明年四月……”

“什么？”我惊讶地看向她。她双手握着酒杯，深呼吸后说道：“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月三十一日。等过了那天，我也许能跟你多说一些。”

“那天是你的生日？还是……”

“我的生日是七月五日，巨蟹座的。”

我不由得暗暗记了下来。

“那天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日子。我等那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她说到这里，轻轻摇了摇头，“我说了些奇怪的话，请你忘了吧。”

这样一说，听的人反而忘不掉了。正在我斟酌该怎么回答时，她站了起来。

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横滨，又转乘电车前往东京。她要回的不是父母家，而是高圆寺的公寓。

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她周末会在父母家过，所以有点意外。我不禁在想这是不是她想表达的某种信息，比如可以带我回她的住处。

在去东京的路上，我胡思乱想了很多，精神高度紧张。秋叶则一直看着车窗外面。

到了品川站，我正要说送秋叶回家，她已经下了车，和还在车里的我面对面说道：“今晚多谢你的招待。晚安。”

她一点余地都没留给我，我也只能道声“晚安”。

但和她分开后，我还是给她发了一条短信：“今天玩得很愉快。虽然打听了一些很在意的问题，但我决定把它们忘掉。下次还可以约你出去吗？”

快要回到位于东阳町的家时，我收到了她的回复。我在公寓大门前激动地打开了短信，内容很短：“你觉得不行吗？”

“呃……”我一面沉吟一面关机。我不明白秋叶的真心，但还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享受过和异性周旋的乐趣了。

在向电梯间走去时，我提醒自己不能过分激动。我已结婚，连孩子都有了。虽然对秋叶有好感，但充其量是“疑似”的恋情。我是在玩游戏，不能动真格的。

我家在这栋公寓的五层，是前年秋天买下的两居室。我用钥匙打开门，一进去就看见妻子有美子正面朝餐桌摆弄着什么。听到我回来，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了句“回来得好晚”。已经快晚上十二点了。

“去喝了点酒。”

“我就知道。饿了吗？”

“我吃过了。”

“吃的什么？”

“嗯……各种各样的东西。炸鸡块、烤鸡肉串什么的。”

我是打着和同事去练习高尔夫的旗号出去的，要说起吃饭的地方，也必须和这个情况相符。这样考虑的话，也就是一般的居酒屋了。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女人总想知道丈夫在外面吃了什么。新谷也说过同样的话，看样子各家的老婆都一样。

我换上家居服回到客厅，有美子还对着餐桌。桌上放了五六个鸡蛋壳，还散落着颜色鲜艳的布片。

“你在做什么？”我问道。

有美子抬起头来，拿过放在旁边的东西给我看。那是贴上了红色布片的鸡蛋壳，蛋壳一端的圆形部分已经剥掉了。“你看这是什么？”

“红色的鸡蛋呗。”

“那这样呢？”她说着把一个小小的圆锥状物体扣到蛋壳上。

我不由得“哦”了一声。“这样看起来就是圣诞老人了。”

“答对了。很可爱吧？”

“你做这个干吗？”

“课上要讲怎么做圣诞节用的小饰品。我正在做准备呢。”

“可现在才九月份啊。”

“动手早的人家一到十二月就开始摆放圣诞节饰品了，所以课得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就开始。”

“哦。”我拿过蛋壳。蛋壳一端有一个很整齐的圆形开口，应该就是从那里清空蛋清蛋黄的。

“你别弄坏了。”

“知道啦。”我把蛋壳放回桌上。

有美子是文化学校的讲师，每周讲一次课，教授手工艺品制作。课时费不怎么高，可她自从生完小孩就和外界断了联系，有这份工作令她挺高兴。

有美子比我小两岁，和我在学生时代就认识，然后恋爱，分手，再复合，这么折腾了好几次，总算在九年前的春天结婚了。一直到四年前孩子出生为止，有美子都在证券公司工作。

我们的女儿叫园美，现在已经在隔壁以拉门隔开的和室睡下了。园美还在上幼儿园。自从她出生以来，我和有美子就分房睡了。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有美子停下了手里的活。

“给你做点下酒菜吧。”

“嗯……来点清淡的东西吧。”

“清淡的是吧？”她边想边走进厨房。我一面喝酒一面看电视新闻。啤酒喝到三分之一时，有美子端着盘子出来了，是粉丝色拉。

我吃了一口。她问道：“味道如何？”

我打了个OK的手势，她满足地点点头，继续去做蛋壳圣诞老人了。对她来说，做一盘粉丝色拉比修指甲还简单。

我就着色拉喝了两罐啤酒，然后就回卧室了。我对有美子抱有轻微的罪恶感。虽说没有重大的出轨行为，但确实骗了她。

上床后，我扪心自问。

没关系，我并没有动真格，只是因为和年轻女子亲近而有点春心荡漾。证据就是一进家门，我就变回了和以前别无二致的丈夫和父亲。我怎么会和秋叶有不正当的发展呢？

没关系，我一定没关系。

5

关于出轨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和配偶以外的异性单独见面就是出轨，约会更是不可想象。要是知道发生了这种事，当事人的配偶就会受到伤害。只要伤害了配偶，就是出轨。"

还有人持反对意见："就算结了婚，也还是活生生的人，禁止已婚者对其他异性抱有好感是不可能的。约会还是可以的，只要注意不被配偶发现。不如说，正是那种心跳的感觉才能给生活增添色彩，反而让夫妻感情更好。只到接吻这一步还是可以原谅的，重点还是在于有没有发生性关系。"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给出轨下的定义当然也不一样。而且根据状况不同，意见也是会变的。我以前就同意前者的意见，觉得结了婚就不能再和别人约会。

自从遇到秋叶，我的想法迅速向后者倾斜，觉得只要没发生性关系就不算出轨。当然，这是因为后者能让我心安理得。

那天，一个认识的同行送给我一张位于横滨某家酒店内的餐厅招待券。一听是横滨，我别提多兴奋了。

我给秋叶发了一条短信："我拿到一张两人使用的招待券，但找不到能一起去的人。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要是秋叶回复"和你老婆一起去不就好了"之类的内容，我就立刻放弃，也不打算解释什么"老婆要照顾小孩没空"。

好不容易等到了她的回信："要是很有档次的餐厅，就得考虑穿合适的衣服了。"

我在电脑前无声地庆祝起来。

在上次约会的十天后，我和秋叶又来到横滨，在能看到巨大摩天轮的餐厅里用餐。菜品和红酒都很美味。秋叶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简直和女明星一样。

在酒店的餐厅吃饭很微妙。酒店里还有很时髦的酒吧。而且因为是酒店，所以也可以很方便地住下来。

但我既没有想象过，也没有期待餐后的旖旎时光，反而觉得不能把一个单身女人留得太晚。

用餐中的话题以公司和兴趣为中心。秋叶对公司的工作方式似乎相当不满。可能是我口风紧让她比较放心，她毫无隐瞒地全都告诉了我。

但她从不说别人的坏话。

关于兴趣，秋叶不用说是冲浪，而我是徒步旅行。但她的兴趣还是现在进行时，而我的已是过去式了。

“在丹泽有个叫小川谷的地方，有十来个连在一起的瀑布。夏天时，我经常背着登山包，被浇得湿淋淋的还去爬呢。那一带河里的鱼没怎么和人接触过，警戒心很弱，随便垂根线下去马上就能钓上来。那里的大石头都滑溜溜的，下来时就跟坐滑梯一样，最后会扑通一声滑进河里。”

听着我绘声绘色的描述，秋叶问道：“你现在不去了吗？”

一句话就让我的兴致衰减了。我只能微微一笑，说了句“工作太忙了”。

我不由得注意到自己在十年间到底失去了多少东西。就算有像现在这样和年轻女人一起吃饭的机会，也完全没有目前正在谈及的新鲜话题。无论是美好的体验，还是自吹自擂，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

就在主菜送上来时，秋叶问起了我的家庭。她没问我的妻子和孩子，而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我的父母还健在，住在埼玉县的新座市。唯一的妹妹七年前和一名公务员结婚，现在住在川崎的一幢公寓里相夫教子。

“很普通的家庭。”秋叶点头说道。

“嗯，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的确是很普通的家庭。不过普通反而有普通的好处。”

“你在普通家庭长大，所以能建立起普通的家庭……”

“什么意思？”

秋叶摇了摇头。“没什么深刻的意思，只是在说你的实际情况。”说完，她开始切主菜里的肉。

我猜她可能想问我妻子的事情。她到目前为止完全没问，我也不想主动提及。

我问了她父亲的事。问题很简单，就是问她父亲从事什么工作，她却立刻垂下了视线，表情也变得严肃了。我惊觉可能触到了雷区，连忙做好心理准备。要是情况不对，我就得立刻改变话题。

“我父亲做过很多种工作，每天都飞来飞去。他已经六十岁了，但很精神，身体也很好。”

她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幸好气氛没往紧张的方向发展。“他住在东白乐的房子里吗？”

“不，他基本不住那里。他有好几处房子，会根据工作需要变更住处。”

看来秋叶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实业家。

“这么说，那个家里没人？”

“嗯。”

“你为什么不住？公司在日本桥，离东白乐比你现在住的公寓要近啊。”

秋叶一脸意外地看着我。“在那个家里一个人住？”

“不是，我不知道你家是怎么样的……哦，对了，你家很大吧？”

“算不算大……这个不太清楚。”她歪了歪头，取过酒杯。

这个话题看样子不太好。我开始找寻其他话题。

从餐厅出来后，我们去顶层的露天休息室喝了点酒。一面喝啤酒一面眺望夜景时，我想起了上次在新宿的事。

“最近你还去玩那个吗？”我问道。

“什么？”

“就是这个啦。”我做了个挥棒击球的动作。

“啊。”秋叶的表情有点尴尬，“我也不是经常玩，那时有点疏于运动，而且积攒了不少压力……所以……只是偶尔去玩玩。”

“还真没怎么见过女人独自去击球中心。”

“一个人去不行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

“以前倒是有段时间沉迷保龄球。”

“保龄球？你打得好吗？”

“还不错。”她显得颇为得意。

“我对打保龄球也有自信，学生时代打过很长时间。”

秋叶翻了翻眼珠，看着我道：“那要不要去打一局？”

“行啊，随时奉陪。”我点了点头，喝了口酒。

“你不会又像冲浪时一样临阵脱逃吧？”

“不会的，那时是不可抗因素……”

我还没说完，秋叶就站了起来。我奇怪地问道：“怎么了？”

她若无其事地俯视我道：“走吧。”

“去哪里？”

“那还用说？当然是保龄球馆。”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位于日出町站旁的保龄球馆。秋叶干劲十足，我也为了能有好的表现而拼尽全力。

但尽力并不一定就有好结果。我们的战绩都惨不忍睹。记分表上表示成绩的记号屈指可数，失误倒是应有尽有。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打出这种成绩。”

“是因为很久没打了吧，我也不在状态。”

“这绝对不对劲。再来一局，没问题吧？”她没等我回答就按下了“开始”的按钮。

然而第三局的成绩仍然惨不忍睹。在最后一投失误后，她无奈地垂下了头。

去柜台结账回来，我看到秋叶正对着墙上的镜子重复做投球的动作。

我想起了在新宿的击球中心见到她时的情景，那时的她和现在有着一模一样的表情。我想，这说不定才是真正的秋叶。我在餐厅和酒吧看到的装腔作势的表情和说话方式都不是真正的她。

从保龄球馆出来后，她还没从消沉中恢复过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今天状态不好。”

我强忍着笑，表示赞同。

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横滨站。但半路上秋叶“啊”了一声。“我有事要回父母家。”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在这里下车。”

“没关系，又不是很远。”

她微微点了点头，同意了。

到了东白乐站旁边，她给司机指出上坡的路。坡道很陡，路也不宽。

车驶上坡道，眼前忽然出现一条大路，众多小路在这里汇集。大路十分平坦，两旁都是栅栏高筑的气派住宅。

我们到了一栋住宅前面，不对，还是叫别墅更合适。秋叶让司机停车。看见门前的柱子上刻着“仲西”二字，我感叹道：“真气派！”

“只是外观还不错。”秋叶似乎对房子一点兴趣都没有。她刚要下车，却忽然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旁边的停车场。

一辆国产高级轿车停在我曾经搭过的沃尔沃旁边。车旁站着一个男人，看样子正准备上车。男人混了些许银丝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显得很有教养。他额头很宽，鼻梁笔直。

“是你父亲？”我问道。

秋叶沉默地点了点头，表情有些紧张。

我也跟着秋叶下了车。她的父亲看上去有点惊讶，来回打量我们两人。

“回来有什么事吗？”秋叶问道。

白发男人有些犹豫地点头道：“来取资料。”

“哦。”她点点头，转向我，“这位是渡部先生，是我现在公司的同事。我们刚在横滨吃过饭。”

没想到秋叶连我们一起吃饭的事都说了。我吃了一惊，惊慌失措地打招呼道：“初次见面。”

“我是秋叶的父亲。女儿蒙你照顾了。”他的声音很沉着，说完就用那种打量未来女婿的不太善意的目光观察起我来。“是他送你回来的？”他问秋叶。

“嗯。”

“哦。”他又看了看我，“麻烦你特地送她回来，真是不好意思，回去时路上小心。”

我正准备说“那我先走了”，秋叶插嘴道：“渡部，我想请你进来喝杯茶，可以吧？”

我惊讶地看向秋叶，她则直直地盯着父亲。

“哦……这样啊。”秋叶父亲的目光里既有疑惑，又有指责。但他很快就放缓了表情。“那你们慢慢聊。”那笑容明显是装出来的。

秋叶转身向出租车司机解释了一下，开始付车钱。我赶紧掏出钱包，但为时已晚。

“多少钱？”我问。

秋叶沉默着摇了摇头，转向她父亲。“那么晚安了，爸爸。”

她父亲露出些许狼狈的神色。“嗯，晚安。”他说道。

“渡部，请进。”秋叶脸上浮现出我从没见过的温柔笑容，向门口走去。

我向她父亲点头致意后，连忙跟上了她。我感觉到了背后投来的视线，但不久便传来了车门关闭和发动引擎的声音。

站在门口的秋叶一直看着父亲开车离开。她目光冰冷，和刚才判若两人，我吓了一跳。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她一转向我就笑了。“请进。”她边开门边说。

院内比外面还要豪华。从大门到玄关的通道很长，玄关的门很大，入口宽敞。但屋内空气冰冷，能看出很长时间没人住过了，时间仿佛停滞一般。

秋叶带我来到四十叠大小的客厅。茶色的皮沙发摆成半弧形，中央放着一张凭人力根本搬不起来的巨大大理石桌。她让我坐在三人沙发的正中间。

无论是家具还是摆设，看起来都是高档品。挂在墙上的风景画估计也出自名家之手。就连组合柜上的电话机分机都不像是普通货。

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的秋叶回来了，手拿托盘，上面放了一瓶白兰地和两个酒杯。

“不是说要喝茶吗？”

听我这么问，她睁大了眼睛。“还是茶比较好吗？”

“不是，我随便。”

秋叶坐到我旁边，拧开瓶盖，给两个杯子里倒上了白兰地。将其中一杯递给我后，她和我碰了碰杯，喝了起来。

“那个，我不太明白是什么状况。”我看着她的嘴唇说道。

“状况？”

“你为什么会忽然请我喝茶？在出租车上你可没这么说。你和你父亲怎么了？”

秋叶盯着杯子。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微笑道：“你不用在意我父亲。无论我做什么，带谁回家，他都不会说什么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忽然想带我进你家。”

秋叶端着酒杯站了起来，转到沙发后面打开窗帘。宽大的落地窗外是庭院，但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她映在玻璃上的身影清晰可见。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让你看看这个家。”

“看看这个家？那个……房子是很豪华……”我又环顾室内，“但你父亲不像是个风趣的人。”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不用在意我父亲。”她转过来说道，“他应该注意到你已经结婚了，但还是什么都没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秋叶这么说有什么目的。

秋叶闭上眼睛，就像是在回味房间里的空气般深吸了一口气。“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过这里了。”

“是吗？”

“就算回来，我也只是去二层我的房间。”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像要确认什么似的环视四周。“父亲已经放弃这个家了。这里既没有人住，也没留下什么美好回忆。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买家，父亲和不动产公司都很头疼。”

“大概因为太豪华了吧。”

秋叶一口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擦了擦嘴，看着我。“不会有人想要这种家的。”

“是吗？”

“要知道，”她直直地盯着我道，“这里发生过命案啊。”

“什么？”

我一时间无法理解她的话，想了好几次。命案、命案、命案……

秋叶走到我旁边。“在这里，就像这样。”她忽然躺倒在大理石桌上，四肢伸成“大”字，“这样倒在这里，被杀了。就像两小时的特别延长版电视剧一样，那种有锵锵锵锵音乐的悬疑电视剧。”

我总算注意到她已经醉了。想起和她在击球中心相遇的那一夜，我放下酒杯站起身来。

“我要回去了。”

“为什么？”她躺着问道。

“因为你好像喝醉了。”

我正准备走，秋叶却冷不防拉住了我的裤脚。“别走。”

她拉着我的裤脚不放，从桌上跌落下来，四肢着地，趴在沙发和桌子间的空地上。

我蹲下身，把手放在她肩上。“你还是去休息吧。”

“那你呢？”

“我要回去了。”

“不。”她抱住我，“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种地方。”

6

要是用漫画来表现，那我的头上一定冒出了很多问号。总之，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太多了，让我感到脑子不够用。

但一片混乱中，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她的拥抱让我心动不已。

我慢慢抱紧秋叶，指尖感受到她的柔软。她的体温静静地流淌过来。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流泪。虽然莫名其妙，我也没想去深究其中的原因。我只知道有什么让她哭了，这就够了。

我们的唇叠在了一起。那一瞬间，占满我整个大脑的各种谜团像冰山毁坏般开始崩塌，进而融化、流走，卷起的汹涌波涛在我脑中徘徊，最后不知被吸入了哪个洞穴，好像拔出了浴缸塞子。

在我们的唇分离时，浴缸里的水已经完全流光，就连曾经在那里发生过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要去我的房间吗？”秋叶问道。

“可以吗？”

“当然，但有段时间没清扫了。”她站起来，仍旧抓着我的右手。

我被拉着走出客厅，踏上楼梯。楼梯穿过天花板直通二层。

二层有不少门，秋叶打开了其中一扇，却立刻又关上了。她转头看着我说道：“你在这儿等一下。”

似乎是有什么不想被外人看见的东西，我边想边点了点头。

我留在昏暗的走廊上，看了看手表，已过午夜十二点。今天是工作日，明天也是。我在这个时间待在这种地方本身就已相当麻烦。我应该怎么跟有美子解释呢？早晨出门时，我跟她说要和客户在横滨吃饭。

彻夜不归会让事态更加恶化，这比任何事都要糟糕。干脆就说受客户邀请去唱卡拉OK了，但难道去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吗？不行不行，这么说一定会露馅。

我正考虑这些事情，房门打开了。

“请进。”

秋叶已经换了衣服。她穿着质地柔软的连衣裙，看样子是室内便服。

“打扰了。”我说着走进房间，环顾室内，不禁有些吃惊。

我看到的是一个高中生的房间，而且是十几年前的高中生的房间。房间有八叠大小，壁纸以白色为底，上面装饰着细碎的花纹，朝向阳台的玻璃窗旁放着书桌，上面摆着高中的参考书。小书架上的书并不多，倒是一些小物件和小饰品占了不少地方。床上还有毛绒狗。

"这里从我上高中起就没变过。刚才我也说了，我就是从那时开始不再用这个房间的。"

"'那时'是什么时候？"

她紧紧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想从我的眼神中寻找什么。"现在跟你解释比较好吗？"

"你要是不想说也没关系。"

她移开目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终于放松了双唇，看着我说道："嗯，今天晚上我不想说。"

"那我就不问了。"我的手环上秋叶的肩，把她拉了过来。

她没有抵抗。我们很自然地拥抱、接吻，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

我一面和她接吻，一面想着如果继续做下去，事情将无法挽回。但另一方面，我非常兴奋，预感到接下来的时间会非常美妙。我想和秋叶做爱，想脱掉她的衣服，抚摸她的肌肤，让彼此的身心合二为一。

我想把她带到床上。她说："把灯关掉。"

"嗯。"

我关了灯。黑暗中，我们再次确认了彼此唇的感触。眼睛渐渐适应黑暗后，我们来到床边，一起坐下。

"对不起。"她说。

"为什么道歉？"

她没有回答。

我们缓缓地躺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越过了那道不该越过的底线。之前觉得那道底线上耸立着巨大的高墙，可一旦越过去，就发现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高墙只不过是自己制造的幻觉。

但我并不想说"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正好相反。

就算是幻觉，因为看到了那座高墙，就不会想象跨越底线的情形。但对现在的我来说，高墙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靠自己来控制感情。

我决定把这一夜的事当作一时意乱情迷的结果，并就此打住。但真能如愿吗？既然知道了底线那一边是美好得让人目眩的甜蜜世界，那么我还能控制自己不再跨越吗？现在我知道底线上并没有什么高墙，只要

一步就能轻易越过，却必须控制住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早晨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了进来。我只睡了一会儿。醒来时，我的右臂搂着秋叶纤细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要回去了吗？”她问道。

我拿过放在床边的手表，现在还不到六点。“我们总不能一起去上班吧。”

“那样说不定会很有趣，但不可能啊。”她坐起身来。我看着她白皙的背部，晨光照在上面，就像瓷器一样闪着光泽。

我一面穿衣服，一面开动脑筋思考如何向有美子交代。昨晚我关了手机，但一定有来自她的一堆手机短信和未接电话。

穿戴整齐后，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看身上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秋叶的书桌上有面小镜子，我对着它仔细检查了脸和脖子。万一留下口红印或者吻痕就糟了。

秋叶已经在客厅煮好咖啡等我了。我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心里却相当不平静，看了好几次手表。

“别着急。”秋叶的手抚上我的膝盖，“喝完这杯咖啡你就赶快回去吧。”

她应该看穿了我的心事。我不由得否认道：“我又没有着急。”

秋叶轻轻地笑了。“别勉强。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

咖啡的香味很淡，大概是用放了很长时间的咖啡豆磨的。

“你接下来怎么办？”

“我就从这里出发去公司。”

“哦。”

在秋叶的目送下，我离开了仲西家。晨光初晞，我走的这条路直通东白乐站，是个大下坡。

路上，我停下来检查了一遍手机。不出所料，我收到了有美子的短信，而且有三条。内容都一样，但越晚紧迫感越强。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看到短信请立刻和我联系。”

我胸口发疼。她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出轨。她担心我是不是遇上事故了，说不定到现在还没睡，还在等着我的电话。

我把想好的说辞总结了一下，给有美子打了电话。电话立刻就接通了。“喂。”我听到了有美子的声音。只凭这一声，我就感觉到了她的紧张。

“是我。”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道，似乎已经认定我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

“那个……出了点麻烦。”

我开始讲那个编好的故事：和客户连轴转地喝了好几场酒，最后客户烂醉如泥。好不容易把他弄上出租车，但他一个人根本回不去。没办法，我只能送他回家，结果他家竟在横须贺。千辛万苦把他送回家后，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什么啊，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吧？”

“是吗？”

“上次说外套被一个喝醉酒的女人吐脏了。”

“哦。”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刚才的那套说辞不就是上次送秋叶时的情景吗？

“还真是这么回事。”

“你还真是经常碰上这种事啊。是不是好人做得太过头了？上次就是被新谷他们硬塞的送人差事吧？”

“但这次是客户……”

“不管怎样，你没出事就好。但你好歹也给我打个电话啊，你这样我会担心的。”

“我想你应该已经睡了。对不起，以后我会注意的。”

让我惊讶的是，有美子对我这套说辞居然完全没有起疑心。挂了电话，我叹了口气，继续往车站走去。

我一面走一面想，逐渐明白了。有美子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到昨天为止，我一次出轨的举动都没有过，也从未撒过这样的谎。在她的思考模式里，根本就没装进所谓的“老公彻夜不归要警惕”的警报器。

但这不代表以后也能高枕无忧。今天我已经撒了第一个谎，而这次的事情也给有美子留下了印象。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刺激起女性特有的直觉。

撒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我暗暗对自己说。想想出轨曝光的后果，我就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虽说如此，我也绝非一直都在反省。我走在黎明的街道上，和秋叶度过的那如梦的一夜不断在我脑海中重演。要是有谁在那个时候观察我，肯定会发现我表情淫荡。

有个认识的女子说过：“只做一次是出轨，继续下去就是婚外情了。”

的确，电视剧和小说里似乎就是这样分类的。

于是我遵循这样的分类准则，觉得只要把和秋叶的关系定格在出轨

这一层，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只是犯了一次错，借着酒劲干了件错事……有很多说法。

在去公司之前，我是这样打算的：在公司和秋叶碰面，就一如既往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打个招呼，回到以前两人在工作上几乎毫不相关的状态。但在看到秋叶的瞬间，我就知道那不可能了。我情绪无比高昂，体温上升，那种让人头晕目眩的快感一下子复活了。

周末，我们去了台场的餐厅吃饭，然后在预约好的酒店过了一夜。我对有美子谎称出差，这真是很老套的说辞。

罪恶感当然存在。有美子什么错都没有。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她都做得很好。我竟然背叛了这样的她，连我都觉得自己无耻。我现在做的就是背离人伦道德的事情。

可是，和秋叶在一起时，我是幸福的。我喜欢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心情已经强烈得连自己都无法控制。以前，只要能和她见面，我都觉得很快乐。现在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还发展到了性关系。我一次得到了不久之前做梦都没想到的东西。一旦得到，我再也不愿放手。

星期六早晨，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抚摸着秋叶的头发，下定决心。既然决定要这么做，就只能小心翼翼地不让其他人知道。撒谎和演戏都是我以前很不在行的事情，但以后也要习惯。

“想什么呢？”秋叶抚摸着我的胸膛问道。

“没什么……”我应付道。

她叹了口气。“你想逃了，是吧？”

“你这么觉得吗？”

“我说错了吗？”

我看着秋叶的眼睛。

“要是你厌倦了这样的关系，我也不会说什么。”秋叶嘴角上扬说道，唇上的口红已经脱落。

“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点了点头，亲吻并抱紧了她。

至于接下来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头绪，也完全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只有傻瓜才会有婚外情。他们只顾追求一时的快乐，却破坏了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家庭，是最傻的傻瓜。

我现在还抱着这样的想法，于是我认为自己也是个傻瓜。

但有一点我弄错了。婚外情并不只是追求一时的快乐。就算刚开始

时如此，一旦陷进去，就无法再马虎对待。

婚外情是地狱，是甘美的地狱。就算再想从这地狱中逃出，也还是会输给栖息在内心中的恶魔。

7

在约会过几次以后，我和秋叶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我们基本都在星期四见面，因为两人在星期四都会相对较早地下班。碰头地点在新宿的大型体育用品商场。选择那里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几次约会下来，不知怎么就固定下来了。

见面以后，如果两人都没有什么提议，就去伊势丹旁边的居酒屋吃饭。秋叶喜欢日本酒，我则喝啤酒。有了击球中心那次难看的醉酒经历后，她从来都不喝多。

从居酒屋出来以后，两人一起坐电车前往秋叶位于高圆寺的住处。

秋叶的住处是一居室。房间里没有餐桌，木地板上铺着松软的地毯，上面摆着玻璃茶几，旁边放着两个圆形坐垫。

卧室比客厅还要小，里面有一张小双人床和一个有很多抽屉的柜子。

一进门，我就坐在坐垫上，打开电视机。我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节目，只是觉得没有声音会很孤寂。

换上室内便服后，秋叶会拿来啤酒和一点下酒菜。我们不用杯子，直接用啤酒罐碰杯，然后一定会互道“今天辛苦了”。

我总是难逃内疚，所以在秋叶那里还是不能完全放松，但在她那里伸直了腿坐着，内心深处就会涌起和恋人在一起的久未体会的幸福感。这种感觉在和有美子结婚一年前就消失了。我就像个陷入初恋的高中生或大学生，压抑不住地想要触碰秋叶的身体。我和秋叶无数次接吻、做爱，和有美子却已好几年没有接过吻了。

我在秋叶那里最多停留两个小时。其间我们不断做爱，几乎每次约会都如此。我对此非常惊讶。至少半年之前，我还从未想到自己会有这样性欲高涨的时候。之前，我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个枯萎的男人了。

知道自己还有如此活力，我相当吃惊，并因认识到这一点而欣喜。要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终了一生，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男人真是一种自私的生物，一面体会着重新发现自我的刺激，一面又坚决不想放弃现在的家庭。就算我沉浸在和秋叶蜜月般的时间里，也还不时看一眼表。

“到时间了吧？”秋叶好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这句话帮了我大忙。

“嗯，是啊。”我只要顺势点头就好。

秋叶绝不会挽留我，也不会露出寂寞的表情。她送我到大门口，带着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送别的时候她总是会说：“可别在电车里睡着了。”

我点点头，跟她道晚安。她也会说晚安，随即关上大门，算是给我们星期四的约会画上句号。

在电车里，我不能光顾着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我抓紧时间检查手机，又整理穿戴，还得检查身上有没有染上秋叶的香水味。之后，我必须在头脑里编好故事。

我左思右想，预演着应该说今晚跟谁去喝酒了、晚饭吃的什么、在哪里吃的、在一起谈了些什么。什么都不说肯定不行，可言多必失，一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更糟糕了。

我乘上自家公寓的电梯时是最紧张的。有美子一定还在等我。她会用什么表情来迎接我？会不会发现了我有外遇，在我一进门的时候就质问呢？我脑中塞满种种不安。

“你回来啦？喝了不少吧？”

今晚，有美子的表情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我以前有时也会因陪人喝酒而晚归，所以一周一次的频率不会引起她的怀疑。

我一面答着“没喝太多”，一面脱掉外套，坐到餐桌旁。我不能一回来就慌慌张张地逃进卧室。直面有美子让我很不好受，但我还是努力在说话时直视她的眼睛，慢慢说起在电车里编好的故事。有美子为我这个有外遇的丈夫沏了茶端过来。喝着这样的茶，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但必须装出很喜欢的样子喝掉。喝完茶，我发了发牢骚，说今晚一起喝酒的客户中，有个部长酒品实在太差。有美子苦笑着开始准备就寝。我用余光瞥见了她的表情，总算松了一口气。

去和室看了看已经入睡的园美，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这时，我最怕本该和女儿一起睡的有美子跟我一起进来。那是她求欢的信号。我竟然会害怕妻子求欢，这可能会被全世界的女性痛斥，可我和秋叶做过之后还没有洗澡，总觉得会被有美子发现痕迹，所以不敢让她看到我的身体。而且如果就这样和妻子做爱，我实在心里有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没有体力了。

幸好有美子和往常一样进了和室，我放下心来，这才去刷牙。换上睡衣躺到床上后，我长出了一口气。

自从我和秋叶发生关系以来，每个星期四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比起幸福的时间，神经高度紧张的时间占了大多数。重复着谎话和演戏，我的神经已被折磨得无比脆弱。

肯定有人会说，既然这么累，这么痛苦，就不要出轨了。没错，这话完全正确，我也很清楚。但当躺在床上，熄灭床头灯，一边注视着黑暗一边回想和秋叶度过的时间，我就彻底淹没在无比的幸福中。我甚至觉得只要陷入这种魔法一次，就能克服任何艰难困苦。

刚进入十一月，有美子忽然必须回一趟老家。她高中时代的恩师去世了，得赶回去出席葬礼。她老家在新潟县的长冈，她是上大学以后才来东京的。

"我想带园美一起去，她的外公外婆也很想她。"有美子一脸抱歉地对我说道。

"没关系。"我回答，接着确认道，"你要留在那里过夜吧？"

"嗯，我想那天晚上大概会有同学聚会吧。但这样就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就两天。"各种各样的企图和期待在我心中膨胀。听有美子说，葬礼将于星期六举行，她要留在那里过夜，这就意味着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白天她都不会回来。"星期天什么时候回来？"

有美子想了想说："大概会留在父母那里吃晚饭，所以最早也只能坐晚上七点左右的新干线，到家要九点多了。"

"那可得提前买指定席 ① 的车票。星期天人多，我今天去给你买票。"

"真的？那可帮大忙了。"

"交给我好了。"我扮演着善良的丈夫，实际上是想通过买指定席的车票，把她回来的时间确定下来。

上班的路上，我给秋叶发了一条短信，问她下周末要不要一起去旅行，顺便住一晚。过了几分钟，秋叶回复说好，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还没确定，问她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她表示想去泡露天温泉。

中午休息时，我用公司的电脑搜索温泉旅馆。这种机会可不常有，所以我不想在选择旅馆上出什么岔子。

现在已是赏红叶的季节，双休日旅馆基本都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找到的是一家人均费用将近四万元的旅馆。我因高昂的价格吃了一惊，但立刻就下定决心，在网上完成了预约手续。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旅馆，但秋叶一听到旅馆的名字就瞪圆了眼睛，担心地问我去那么贵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豁出去了。"

我们在公司走廊里的自动售货机前小声交谈。

秋叶的目光落到手里装了奶茶的纸杯上。

“是啊。也许这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听到情人说出这种话，有婚外情的老男人应该怎么回答呢？作为婚外情初学者的我不知道答案，只能沉默地喝速溶咖啡。

星期六早晨，我开车把有美子和园美送到东京站。有美子担心她不在时我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一直送她们到检票口。园美问我为什么不一起去，有美子露出有些为难的表情，我感到格外心痛。

园美穿着黑色运动衫，戴着淡蓝色的帽子。过了检票口后，她还转过来冲我挥手。我也笑着冲她挥手道别。

等到看不见她们两人的身影时，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回停车场，跳上车发动引擎，急急忙忙向家驶去。

一到家，我就匆忙开始做旅行的准备。因为只住一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比起这个，由于是开我的车去，我对车里的扫除和布置倒是下了大功夫。

我的车是辆休闲旅行车，车内布置完全是家庭式的，配合园美喜好的东西尤其多，比如Hello　Kitty的靠垫和布偶什么的。我把那些东西统统装进纸袋，塞进了后备厢。

准备完成后，我去了高圆寺。我把车停到车站旁，用手机打给秋叶。在等她期间，我无法抑制高昂的情绪，心跳得很快。

秋叶终于来了。她穿着黑色针织连衣裙，外面套一件黑色皮夹克。这身打扮很适合她，看起来比平时更有风度。真是个完美女人！我不禁在心底赞叹道。

上车后，她冲我笑了笑。“让你久等了。”

那笑容简直让我的心都醉了。每见她一次，我对她的迷恋就又增加一分。就像是隔了好几层薄膜，我渐渐看不清这份恋情将走向何处。

上了高速后，我得意忘形地飙得飞快。目的地是伊豆半岛的前端。

驶入湾岸线时，秋叶问我：“放点音乐行不行？”

“行啊，那边应该有个CD盒，但没什么新歌。”

秋叶打开了放在脚旁的CD盒，抽出一张。“是‘超级公主小茜’啊……”

“啊，那个是……”

那是园美经常听的，是她最喜欢的动画片的主题歌。

“你女儿喜欢看小茜啊。”秋叶把那张CD放回盒子。她的语气里并没有讽刺的意味，却反而让我焦虑起来。

“没想到里面居然放着那张CD……是我大意了。对不起。”

“你干吗道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无话可说，只能直视前方专心开车。秋叶挑了张南天群星乐队的CD播放起来。

下午四点多，我们到了旅馆。在前台登记时，我犹豫了一下。在网上预约时，我用的是真名，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写假名。但要是写了真实住址，不知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这种旅馆一般在事后都会邮寄一些请帖。

秋叶似乎看穿了我的担心，凑到我耳边轻声说道：“不如写日本桥的地址好了。”

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让我写公司的地址。我点了点头，照此写下。比起胡乱编一个地址，这样写更保险。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入住者的姓名。我写下了自己的真名，随后稍加考虑，在另一个姓名栏里用片假名写了“秋”。秋叶在一边看了直笑。

办完入住手续，我们由女侍领着来到房间。这里的所有房间都不相邻，每个房间都有露天澡池和扁柏木的澡盆。

进入房间后，女侍做了一番说明。在选择浴衣型号时，女侍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先生穿大号的浴衣应该没问题。恕我失礼，请问夫人的身高是多少？”

“一米六五。”秋叶答道，完全不见狼狈的神色，只有我一个人惊慌失措。

“看样子她把我们当成夫妻了哪。”女侍退出去后，我说道。

“当然了，一般都会这样认为啊。”秋叶微微一笑，笑中带着寂寞。

我移到她旁边，轻轻揽过她纤细的身子。她闭上了眼睛，我开始吻她。

我不禁想，要是有两个身体就好了。我必须守护现在的家庭，可又非常希望能把秋叶称作自己的太太，希望有一天能不用假名，而是大大方方地写上真实的地址，堂堂正正地和秋叶来住这样的旅馆。

这天晚上，我过得如在梦中。泡过温泉后，我们回到房间享受美食。秋叶穿着浴衣。还没喝酒，她已面露绯红。

“这次是为什么来旅游呢？”

对于女侍的问题，我答道：“妻子说想来温泉，我们就来了。”

秋叶低下了头。

吃过晚饭，我们两人坐进露天浴池。天空中挂着一弯新月，亮度恰

到好处。在月光中，秋叶的肌肤泛着白光。

8

自从和秋叶关系亲密后，我变得非常期待去上班，就连以前最让我郁闷的星期一早晨也变得精力充沛。不，星期一早晨是最让我兴奋的，因为周末两天都见不到秋叶。我们说好了，周末两天既不打电话也不发短信。在这两天里，我尽责地扮演好丈夫和好爸爸。

“最近你为家里做了不少事嘛，洗心革面啦？”星期天，在带园美从游乐园回来的路上，有美子这样问道。

“不用这么说吧。我只是觉得在工作轻松一点时要多陪园美玩玩。一旦忙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理由就这些？”

“就这些。还会有其他理由吗？”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做了不好的事，借服务家庭来消除罪恶感呢。”

“我没什么罪恶感可消除的，又没做不该做的事。”

我一脚油门踩下去，故意强调了一句，内心却因害怕被有美子察觉蛛丝马迹而担忧不已。看来服务家庭做得太多反而不自然，唉，真难啊。

总之，我的生活很充实。去上班的时候，一看到秋叶，我就心情激动，双休日服务家庭的疲惫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样状态绝佳的我遇到了一个小小的考验。那是个星期四，我没有加班计划，很快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和秋叶过二人世界了。

快下班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有美子打来的。她首先道歉：“在你上班时打扰你，真是抱歉。”

“怎么了？”

“园美发烧了。这个时间没有医院接诊，但也不能因为这点小病就叫救护车……”

我明白她的意思了，她是希望我能早点回去。今天早上出门时，我告诉她今晚也要晚归。

我很担心园美。要是烧得比较严重，就得考虑开车送她去医院了。

但还有秋叶。她已经下班离开了公司，一定是去我们一直以来见面的体育用品商场了。因为她乘地铁，现在无法联系上她。

“你能不能早点回来？”有美子的口气与其说在恳求，不如说带了一

些责备的味道。

“好，我会早回来的。”我答道，“我想办法马上就回来。要不要去药店买点药？”

“我刚才给她喝了儿童用的退烧药，还是不要同时喝几种药吧。”

“是啊。那我马上就回来。”

我出了公司，在去车站的路上试着打了秋叶的手机，果然无法接通。我没办法，只好改发短信：“我女儿发烧了，我得赶紧回去。不好意思，今晚不能去你那里了。对不起，再联络。”

短信发出后我才反应过来，不必跟她说女儿发烧了，只要说有急事就行了。我一直尽量不让秋叶感觉到家庭的气息，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回家时，园美正在和室里睡觉。虽说睡着了，可是脸色潮红，看起来很难受。有美子说体温在三十八度左右。

“有没有其他症状？”

“傍晚吐过一次，而且还拉肚子。”

我们给急救医院打了电话，对方说让我们马上过去。于是我们抱着虚弱的园美离开了公寓。

给园美看病的是个实习医生模样的年轻医生，他认为是流感病毒影响了消化系统。他的解释一点都不专业，但得知园美的病情没什么大碍，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回到家，有美子把苹果打成泥，喂园美吃了。再次躺下时，园美脸上有了笑容。

“谢谢爸爸。”她虚弱地对守在旁边的我说道。看样子她明白父亲为了自己而提早回来了。

“没关系。”我笑着说道，觉得取消晚上的约会真是值了。女儿的笑脸是什么都比不上的珍宝。无论失去什么，这一点也不能放手。

园美睡下后，有美子从冰箱里拿出啤酒。“你本来要去喝酒吧，害你没喝成，来。”她为我倒酒。

餐桌一角摆放着一排蛋壳圣诞老人，共有七个，都是有美子做的。

“给幼儿园一个孩子的妈妈看了以后，她说想要一个，顺手给了她，结果有好多人都说想要，我还得再做十个。”

“十个？”

“因为不能厚此薄彼啊。”

“还真是辛苦啊。”

我一面喝啤酒一面问自己，还有什么不满吗？有美子无论作为妻子

还是母亲都堪称优秀，园美更是可爱得不得了。这样的生活哪里不好？我还想要什么？

但一回到卧室独处，我就立刻检查有没有手机短信。我太在意秋叶了。忽然取消约会，不知她会怎么想。何况理由还是我家有事。

秋叶既没发短信，也没给我留言。我立刻焦虑起来，担心她是不是生气了。

真想听听她的声音。要是她生气了，我得尽早跟她解释。我必须告诉她我遇到的是不走不行的状况，希望能得到她的理解。

我关上灯，拿着手机钻进被窝。我从没在家里给秋叶打过电话，但不打又实在无法入睡。

我把被子一直拉到肩以上，蜷在被子里按下号码，心跳得厉害。

电话没通，秋叶已关机。我切换到她的答录信箱，想给她留言道歉。我在脑中匆忙整理着应该如何说才能让她理解。就在正要开口时，我听到了动静，随即挂断了电话。这时房门打开了。

“睡了吗？”是有美子的声音。我翻了个身。

有美子穿着睡衣站在旁边。

“怎么了？”我问道。

她一语不发地上了床，我急忙把手机扔到另一侧的床下。

“园美呢？”

“睡得很沉。没事，我一会儿就回去。”

听她这么说，我明白了她过来的目的。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偏偏在女儿发烧时来了这种兴致，但她应该也自有考虑。

“今晚真是对不起。要是我能一个人应付就好了。”

“幸好没什么大事。”

“没能让你喝成酒，好可惜啊。”有美子钻进我臂弯里。这是她一贯的信号，也是我们曾经相爱时的做爱顺序。她一这么做，我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两个月，不对，应该是三个月没做过了。我努力地回想着，想要计算日子，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要是在这种时候计算这种事情，本来能有的兴致都会消失的。

第二天上班时，我没见到秋叶的身影。我看了看出勤登记的白板，上面写着她今天休息。

我很想问和秋叶一起工作的职员她今天为什么休息，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我们在工作上基本没有牵连。

我不由得猜想是不是昨天的事情伤害了她。她可能觉得男人还是更加重视家人，感到很失望。

工作间歇时，我试着拨打她的手机，结果根本打不通，发短信也没有回复。一整天，我都在焦虑不安中度过。

快下班时，我往家里打电话。有美子在家。我问了园美的身体状况，有美子说今天没送她去幼儿园，但她在家里玩得很带劲。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我今晚应该会晚回家。昨天晚上忽然取消了和客户的约定，今天得弥补弥补。”

“这样啊。看样子那个客户无论如何都想邀你喝酒呢。”有美子话里带刺。

“今天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家里就拜托你了。”

“知道了，别喝太多啊。”

挂了电话，我叹了口气。有美子的心情不算坏，也许昨晚和她做爱起了效果。我不禁想，以后或许应该时不时地跟她做几次。

我和有美子做爱总是一成不变。一如既往的顺序，一如既往的碰触，一如既往的舔吮，一如既往的体位，还有一如既往的高潮时间。有美子的表情一如既往，呻吟声也一如既往，任何反应都是一如既往。这简直就像一个老司机开车，完全不需要思考，手脚自己就动了。就连事后处理的顺序都没有变化。纸巾的使用量和时间长短都和往常一样，估计我的射精量也是。

这些年，性爱对我来说就是这回事，既不讨厌，也不激昂，仅仅是对外界的刺激有反应。

虽然觉得对不起有美子，但我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以前还好，现在我体会了和秋叶的美好性爱，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秋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性爱还是需要恋爱的感觉来支撑才美好。性爱是男人和女人做的事情，然而我们夫妻—估计世界上大部分的夫妻都是这样—已经不是男人和女人了。

我离开公司上了地铁，朝秋叶的公寓赶去。在地铁里，我自问道，和秋叶在一起，是不是就能保持恋爱感觉，是不是就能一直用那种激昂的心态做爱。

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我现在还无法想象厌倦秋叶。

到了秋叶的公寓，我按了一层的呼叫铃，没人应答。

我猜她可能出去买东西了，就去附近的便利店打发了半个小时，再折回公寓。但她还是没回来。

该不会是自杀了吧？不祥的预感在脑中迅速扩散。我马上推翻了这

个想法，觉得不会发生那么夸张的事。

我开始在脑中罗列秋叶可能去的地方，只想到一个可能性，便立刻离开她的公寓，返回车站。

我乘JR快速列车到了横滨，在大约八点半时搭上出租车。

我在车里又试着拨打她的手机，还是不通。于是我留言道："一直联系不上你，我很担心。你在哪里？请跟我联络。我现在正朝东白乐赶，总之我先去看看。"

我挂断电话，握着手机叹了口气。

"先生，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人啊？"出租车司机问道。

"啊？不是，那个……"

"你刚才一直看手机，而且我听到你的话了。再说你上车时的样子就有点奇怪。"

"这样啊。"我不由得摸了摸脸颊，"是和熟人联系不上了。"

"哦，是女的吗？"

"嗯……"

"那可真让人担心。"车窗玻璃上映出司机的笑容。

我暗暗地想，真是个讨厌的司机。不仅偷听别人说话，还妄加猜测。他一定认为我是因为女友跑掉了，才会急得焦头烂额。

到了东白乐站附近，在我的指引下，车开上那道陡坡，眼前随即出现了秋叶家的房子。

"到这里就好。"

"好。"司机踩下刹车。说出金额后，他往车外看了看，问道："你的熟人住这附近吗？"

"没错。"

"哦，我以前也在这里住过。你知道那家的事情吗？"司机指的正是秋叶家。

"那家怎么了？"

"发生过凶杀案。"

"哦……"

"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是盗窃杀人，也没抓到凶手。"司机一面找钱一面说。

我下了车，慢慢向那幢房子走去。窗上映出昏暗的灯光。

"这里发生过命案啊。"秋叶的话语在我脑中复苏。难道秋叶说的是真的？

我胆战心惊地按下门铃，没有人应答。我从大门下面钻过，来到玄

关门前，握住把手一拉，轻轻松松地就把门打开了。

“对不起，有人在吗？”我试着问了一句，果然无人应答。

当目光落到脚下时，我吃了一惊，那里放着秋叶的浅口鞋。

“秋叶。”我喊了一声，没人回答，于是我提高了声音，“秋叶！”

我脱下鞋，闯进屋里。客厅门下的缝隙里有光线漏出来，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门。

秋叶正倒在地毯上。

9

我喊着她的名字冲了过去，小腿狠狠地磕在了客厅中央的大理石桌上，疼得全身直哆嗦。我把手放到秋叶的肩上，一面不停地摇晃她一面叫她的名字。我边摇晃边告诉自己，现在这么做也没用了。秋叶死了，自杀了。我选择了家庭而不是她，所以她绝望之下自杀了。

但随后的一瞬，我匆忙把手缩了回来。她发出了呢喃，还蠕动着翻了个身。

我听到了她的鼾声，这才明白过来。

安心感和几分泄气包围了我。我全身放松下来，一下子坐到地上。刚才被撞到的小腿上疼痛袭来。我痛得表情都扭曲了，一只手抚摸小腿，另一只手摇晃着秋叶的身体。

“喂，起来啦，秋叶，这样会感冒的。”

秋叶蠕动着身体，把脸转过来，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目光呆滞地看了我一会儿，慢吞吞地坐了起来，把本就凌乱的头发揉得更乱了。

“现在几点？”她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我看了看表。“九点多了。”

“早上九点？”

“晚上。”

“哦。”秋叶抹了一把脸，蒙眬的目光盯着天花板。忽然，她像是注意到什么似的，转过来看着我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找你啊。怎么都联系不上，手机打不通，短信也不回，去你公寓也找不到你，所以就到这里来了，结果看到你倒在这里，我心脏都快吓停了。”

而且小腿还撞得很疼。

“手机？咦？手机呢？”秋叶东张西望地寻找。

她的手包放在窗边的花盆上。包打开着，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其中就有手机。

她爬过去捡起。“真糟糕，没电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啊。倒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是不是有什么急事？”秋叶用莫名其妙的表情仰视我。

“也没什么……就是不知道你怎么样了，连班都不上了。”

“就算我只是个派遣员工，也有休假的权利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

“昨天的事情？你说什么啊？”她皱起眉头，一脸疑惑。我不知她是不是在装糊涂。

“就是昨天的约会啊。我忽然说要取消。”

“哦”。秋叶点了点头开口说道，“是那件事啊。你要取消也没办法啊，园美发烧了嘛。”

“嗯……”

不知为什么，听到秋叶说出我女儿的名字，我感觉很不舒服。女儿的名字不是我告诉她的，只是有一次聊天时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只说过一次，她就记住了，还不时提到。她似乎知道，只要听到女儿的名字，男人的心就会像针扎了似的一阵刺痛。

“园美怎么样了？”

“好多了。”

“是吗？那就好。”她拢了拢刘海，再次仰视我，“渡部，你在这里没关系吗？还是回家吧。”

“没关系。之前我也问过你几次了，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睡在这里？”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这是我家，我有时也会一个人喝点酒，喝完就直接睡在这里。我这样做也没妨碍谁吧。”她似乎有些不高兴，“喂，你该不会以为约会被取消，我就受到伤害了吧？”

被她说中了，我只好保持沉默。秋叶耸了耸肩，像外国女演员那样摊开两手。

“真是被你看扁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摆出一副受伤的样子呢？你觉得我是那么没脑子的女人吗？要是你放着发烧的女儿不管，去和情人约会，我就不会喜欢上你了。”

她的语气很严厉，我低头不语。现在我才体会到既伤害情人，又伤害自己的滋味。

“但我还是挺高兴的。”她说道。

我抬起头来，秋叶微微一笑。“你是因为担心我，才特意跑过来的吧？”

我挠了挠头。为了掩饰害羞，我看向大理石桌。桌上放着白兰地的酒瓶和酒杯。

“你喝了不少吧。”

“不知道，不记得了。”

“什么时候开始喝的？”

“嗯……”她歪着头想了想，“大概从中午吧。”

“中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什么时候……”她说着，目光里透出怒气，“你干吗刨根问底？昨晚的事我不是已经说过不介意了吗？你还要怎样？”

“可是我介意啊。你以前不是说过吗，你就算来这个家，也只去二楼你的房间，几乎不来这间客厅。但你从中午就在这里喝酒，喝醉了还睡在这里。一般人肯定会觉得不对劲，想要弄清原因吧。”

我还没说完，秋叶就开始点头了，表情看起来并不愉快。也许我提到了她不愿触及的事。

“早知道就不跟你说那些事了。”

“那些事？是说你父亲想卖掉这幢房子，却找不到买家吗？”

秋叶沉默了。看着她困惑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话。

“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听到了奇怪的传闻。”

秋叶惊讶地抬起了头。我复述了自己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她表情阴沉，却没表现出惊讶。

“哦，你听到那样的传闻啊。如果是当时住在附近的人，肯定会记得。”

“以前听你说起时，我以为是个玩笑呢。”

我看着大理石桌子，回想起秋叶呈“大”字形躺在上面的样子。

秋叶在桌子一端坐下。“想听详情吗？”

她认真的目光让我后背一冷。一想到接下来的话题会让她露出这种眼神，我不禁有些害怕了。还是不要打听得太深入—男人的狡猾在我内心苏醒。我很关心她，但要是牵扯到不好的事就糟糕了。可我的嘴却擅自行动起来。“要是你愿意说，我就想听。”

“真的？你听了可能会打退堂鼓哦。”

“不会。”我逞强道，“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痛苦。”这倒是我的真心话。

秋叶拿过酒杯。里面还剩下一点白兰地。

“你还是别喝了。”

“我想边喝边说，不行吗？”

“……那你就少喝点。”

秋叶一仰头，纤细的喉头动了一下。她叹了口气，看向远方。

“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放春假，我待在家里，在二楼自己的房

间里练习单簧管。”

“单簧管？”

“那时我是学校管乐社的。”

“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那天除了我，家里还有父亲和他的女秘书，还有姨妈。姨妈是我母亲的妹妹，母亲去世后，她经常到我家帮忙做家务。我从二楼下来时，那边的门开着，就像现在这样。”秋叶指着客厅的门说道,“完全感觉不到有人，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后来才知道姨妈出去买东西了，父亲则去了大学。”

“大学？”

“父亲是大学里经管学院的客座教授，我没跟你说过吗？”

“你只说过他从事过很多工作。”

“其中就包括大学教授。”

“真厉害。”我嘟囔道，难怪住得起这么宽敞的房子。

秋叶做了个深呼吸。我的直觉告诉我，就要涉及事情的核心了。

“我站在门口向房间里看去，似乎谁都不在。沙发上没有人，旁边也没有人站着。但刚踏进房间一步，我就感觉不对劲了。那时我还没能马上明白缘由。有那么几秒钟，我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琢磨，然后便往桌子上看去。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那之前我看了沙发，却完全没看桌子。”秋叶的指尖抚摸着光洁的桌面，“看到桌子的瞬间，我大脑一片空白。”

“……然后呢？”我咽了一口唾沫。

秋叶缓缓地眨了一下眼睛。“那里就像放着一个很大的人偶……我明白那不是人偶，但大脑的某个部分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我就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也无法挪动脚步，就连从那个看起来像人偶的东西上移开目光都做不到。”

“以前你说过是‘大’字形……”

“嗯。”秋叶看着我点了点头，“就在这张桌子上，像个‘大’字。”

“那是谁？”

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腋窝下汗水淋漓。

“你做个减法就知道了。”

“减法？”

“家里除我以外还有三个人。姨妈和父亲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

我回想了一遍她的话。

“是你父亲的秘书？”

“答对了。”秋叶点了点头，“就是本条。”

“本条……是她的姓吗？”

“书本的本，条件的条。名字是丽子，美丽的丽。她的确很漂亮，年龄比现在的我稍大，但看起来还要年轻。她个子很高，多才多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带她出去时，父亲总是很骄傲，似乎很享受被人羡慕的快感。”

“本条死在这张桌子上？”

“没错，她被杀了，胸口上插着一把刀，但没怎么出血，白衬衫也没弄脏。”

“听说不把刀拔出来，就不会出太多血。”

“几乎是一刀毙命，”秋叶说道,“刀子直插心脏。警察说这种情况很罕见。要想刺穿心脏，就像要刺穿一个吊在空中的装满水的塑料袋，很难刺中。因为袋子会滑动嘛。要是被害人站着不动还罢了，但在被害人奋起反抗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就只能说是奇迹了。”

我从未考虑过这种事，但大概能想象出来。“那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或者说什么都没能做。清醒过来时，我是躺在床上的。大概是一看到尸体就晕过去了。那时候我体质虚弱，还有点贫血。”

我想，那种情况下，就算体质不弱，也会吓得半死。

“你躺在床上，就是说在你之后有人来到了现场？”

“听说是姨妈回来发现了我和本条。”

“你姨妈一定吓了一跳吧？”

“她说她差点吓晕过去，但又觉得不能晕倒，就先跟父亲联络。父亲急忙赶回来，把我抱到房间里，然后报了警。姨妈被吓蒙了，完全忘了应该报警。”

这很有可能，我边想边点了点头。人在危急时刻往往会发挥潜能，做出意想不到的事，可也会忘记很重要的事。

“是盗窃杀人吗？”

“只剩下这个可能性了。被盗走的只有本条的挎包，其他物品都原封未动。朝向院子的玻璃窗开着，凶手应该是从那里逃走的。既没留下指纹，也没有目击证人，唯一的线索就是那把刀，但那是哪里都能买到的普通刀子，所以这条线索也毫无用途。”

“这么说，还没抓到凶手？”

“嗯。”她点了点头，“对于住宅区来说，工作日的白天是恶魔的时间。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各家各户也空空荡荡。而且你也看到了，我们

家被这道高墙彻底围了起来，即使有人闯进来，从外面也什么都看不到。强盗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强盗从玻璃落地窗闯进来，正在房内搜寻财物时被本条发现了，就用刀子杀了她，然后逃走了。能推断的也就这么多。不久，家里涌来了一大批警察，一遍一遍地追问我同样的问题，快要把我问疯了，可还是什么都没弄清楚。渐渐地，警察不怎么来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一口气说完，秋叶长叹了一口气，“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这里是悬疑剧场。”

秋叶的笑话没能让我笑出来。我再次环视室内。一想到十几年前这里发生过如此惨案，就觉得房间里的温度下降了几度。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愿进这个房间了。”

“比起我来，父亲受的打击更大。”

“那也难怪，毕竟在自己家里发生了这种事情，还失去了优秀的秘书。”

秋叶摇了摇头。“我觉得他受到打击不是因为失去了优秀的秘书，而是因为失去了最爱的人。”她看着一头雾水的我，继续说道，“本条丽子是我父亲的情人。”

10

横滨海洋塔的下半部分闪着绿光，上半部分则是红色的，应该是想模仿圣诞树的样子，但在我看来并不像。

而“冰川号”邮船的霓虹灯则完全符合圣诞风格，中央桅杆四周排列的无数灯泡形成了树的形状。

吃过晚饭，秋叶想要散步，我们便来到了山下公园。晚饭也就是在东白乐站旁的一家拉面店吃了拉面和饺子，喝了一瓶啤酒。听过杀人案后，我实在没心情在精致的饭店里喝红酒了。

我完全不能想象，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忽然看到一具尸体会受到多大的打击。一个女人胸前插着刀，在自家客厅的桌子上躺成了“大”字，而且她还是父亲的情人。一连串冲击性的事实让我的大脑乱作一团。

“你怎么不说话？”秋叶问道。

“没什么。怎么说呢……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话题。”

“你因为担心我才特意过来，结果听了那样的故事，现在一定很后悔吧？”

“那倒没有。你没事就好，而且我也很高兴能听你说起过去的事。你有过那种经历，我应该早点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和心上人相关的事情当然都想知道。我可能帮不上忙，可以后就能更多地照顾到你的情绪了。”

秋叶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合起大衣前襟。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要回去吗？”我提议道。

“到非回去不可的时间了吗？”

秋叶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到目前为止，她一次都没表现出不想让我回去的态度。

“不是，还没到时间。”我看了看表，快到十一点了,“只是觉得有点冷。”

“那能再陪我去一个地方吗？我不是说过我有个熟人经营酒吧吗？就在附近。”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好啊。什么样的酒吧？”

“挺脏的。做好心理准备哦。”秋叶说着迈开步子。

那家酒吧就在中华街旁边。从一栋老楼的入口爬上几级台阶，就看到右边有扇门，门上垂着一个写着“蝶之巢”的小牌子。

酒吧内光线昏暗，并不宽敞。内侧有一个能坐十人左右的吧台，外侧放着三张圆桌。墙上贴着陈旧的海报，架子上摆了些像是古董的小玩意儿。

桌子旁坐了两组客人，都是情侣。吧台边坐了一个中年女人，吧台里则有一位白发调酒师。

我们走进酒吧，调酒师看到秋叶后点了点头，他们似乎认识。

秋叶走到吧台前坐下，这似乎是她的习惯。

“老样子。”吩咐完调酒师后，秋叶转向我，“你喝点什么？”

“你说的老样子是什么？”

“是以朗姆酒为基酒调出的鸡尾酒，味道不冲，适合女人喝。不知道男人会不会喜欢。”

“那我要啤酒好了。有黑啤吗？”

“有。”调酒师低声回答。

“还说老样子呢，说得你好像经常来似的。”坐在旁边的女人说道。她看起来五十岁左右，妆有些浓，但不显俗，穿了一件花哨的开襟毛衣。

“我常来，只是你不知道。”

听到秋叶反驳，我吓了一跳。

“就算当着男朋友的面，也不用装模作样吧。”女人说完便看着我笑道：“你好，初次见面。”

看到我不知如何回答，秋叶的表情放松下来。“这是我姨妈，我已故母亲的妹妹。”

“啊……”我更加紧张了。秋叶的姨妈正是刚才听过的杀人案里的人物。

“我这个任性的外甥女承蒙你关照了。”

女人递出名片，上面写着“蝶之巢BAR滨崎妙子”。我也急忙掏出名片。

“原来是同一家公司的啊。她这么乖僻，能做好工作吗？”她问道。

“没问题，她做得很好。”

“那就好。那么作为女朋友，她怎么样？”

“嗯？”

“姨妈，别问了。”秋叶瞪着她说。

秋叶的姨妈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坐下。“渡部先生，你可别勉强，男女之间最不能勉强了。两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想着对方就好。明知不行却还勉强，或者急着追求结果，肯定会出问题的。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啊。”

看着她的眼睛，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她听起来像是喝醉了，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应该已经知道我的已婚身份了。

我默默点了点头，喝了口啤酒，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行了，姨妈。你到那边去吧。”秋叶插嘴道。

“干吗啊，再让我多说点嘛。”

“你根本就是喝醉了在这里搅局。你看你都让渡部先生为难了。”

“好啦。打扰你们真是抱歉。那么渡部先生，下次再见。”秋叶的姨妈一口喝干杯里的白兰地，消失在里面的门后。

“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小声问道。

“什么话？”

“她好像已经注意到我不是单身了。”

“也许吧。”秋叶无所谓地说，“没关系，那个人不会因此多嘴的。”

“是吗？”我心情复杂地又喝了口黑啤。

秋叶告诉我，蝶之巢是她姨妈的朋友开的。但十年前，在那位朋友因蛛网膜下出血去世后，她的姨妈就接手了这家店。当时姨妈已在这家店里帮忙多年，所以接手很顺利。

“我姨妈以前根本就不是做这一行的料，现在却成了‘五彩夫人’。我算见识到环境如何改变人了。”

“五彩夫人？”

“是我取的外号。但她奇特的穿衣风格还是她自己的钻研结果呢。她可能是觉得要经营这样一家店，首先就得改变外表吧。”

我又想起了那起杀人案。我很难把那时的秋叶姨妈和现在的五彩夫人联系起来，可听秋叶这么一说，倒也明白了。

“她年轻时离了婚，没有固定收入，就在我家做些保姆做的事。但在那起案子发生后，她就不再来我家，而是到这家店来帮忙了。”秋叶平静地说道，“那起案子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

“是啊。”我喃喃道，声音就像受了风寒的老人，无力而沙哑。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酒吧，回到山下公园。横滨海洋塔和“冰川号”的灯都已经熄灭了。

“你总是勉强自己。”我说道，“你姨妈说得没错，男女之间最不能勉强。”

“你不用在意她的话，而且我也没勉强自己啊。我只是在做想做的事。”

“我不这么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你都不好受，就像昨天那样。但希望你能相信我，如果发烧的不是园美而是你，我肯定会抛下一切到你身边。”

听我这么一说，秋叶露出了悲凉的笑容，摇了摇头。“做不到的事就别说出口，求你了。”

“我是认真的。”

“那我问你，要是我在平安夜发烧，你会怎么办？”

秋叶的话让我畏缩了。这是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我知道我应该自信满满地回答“当然会奔到你身边”。

“别摆出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秋叶苦笑起来,“你不想这么为难吧？所以最好别说做不到的事。”

我摇头说道：“不是做不到。”

“算了吧。”

“不行，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只是随口说说。”

“我不会那么想的。行了，我们回去吧。已经晚了。”

“平安夜我会和你一起过的，我保证。”

“够了。”秋叶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刚才我说的只是假设，你别当真。我没有想过要在圣诞节发烧，就算真的发烧了也不会跟你说的，你别较真。”

“我没较真，也没做假设。”我走近她，抓住她的双肩，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今年平安夜我要和你一起过，就算你没发烧，我也会来。”

秋叶瞪大了眼睛。“你说真的？”

“说真的。”

“要是你在开玩笑，那性质就太恶劣了，但我原谅你。所以你要是在开玩笑，现在马上就说明白。”

我加大了双手的力道。“我没开玩笑。我不想让你难过。平安夜难道不该和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吗？我会和你一起过的，一定。”

要是有人看到我的行为，并且知道我有妻室，肯定会觉得我疯了。绝不承诺做不到的事，这是婚外情的准则。

潜伏在我心底的另外一个自己正拼命阻止我的疯狂举动。只要现在告诉秋叶这是玩笑，她就不会当真。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跟她道歉，然后了结这件事。拜托了，这么做吧……

但就连我自己都无法阻止我的疯狂。

“记着把二十四日空出来。”我甚至这样叮嘱她。

“不用二十四日，你二十三日过来就可以了。”

“和天皇生日没关系，[1] 我说的是平安夜。”

秋叶长叹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盯着我说道：“你这么说会让我有所期待的。”

“这就对了，我不会让你的期待落空的。”我把秋叶拥进了怀里。

11

在泡沫经济时期，为了讨女人欢心，男人常常花钱如流水，每次约会都要送名牌礼物，在高级餐厅用餐，还要开着咬牙买下的高级进口车把女人送回豪华公寓。女人有时会脚踩几条船，A负责接送，B负责请吃饭，C则负责送礼物。当然，ABC本人不会发觉。而女人则和真正的男朋友去豪华宾馆开房。

爱情的膨胀会在平安夜达到最高潮。为了那一夜，男人们要预约餐厅和宾馆，还得物色蒂芙尼牌的珠宝。宾馆全部客满，餐厅则趁机把圣诞晚餐标出天价。蒂芙尼专卖店内排起长队，男人们都豁出去了。没买到蒂芙尼心形项链的男人可是会被女朋友甩掉的。

我当时也是这些傻男人中的一员，穿着并不适合的休闲西装，抱着玫瑰花，在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过于庄重的宾馆大厅等待女友。要是不这么做，我觉得她就会离开我，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男人们前仆后继的献身大战中，女人们被惯坏了，她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接连不断，而达不到要求的男人就会出局。

但我很开心。虽然爱情的膨胀和女性的任性攻势对我们男人来说都不轻松，但困难越多，克服之后到手的成就感就越大。所以男人会在还没确定和谁共度圣诞时就订下宾馆，还没存够买房钱也不惜要买下蒂芙尼项链。

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乱花钱，但仅仅考虑和秋叶在哪家宾馆过夜，就让我兴奋不已。幸好宾馆没有过去那么难订。

但和年轻时面临很多困难一样，现在的我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我有家庭，应该和家人一起度过圣诞节。

平安夜一天天临近，我很焦急。事到如今，我不能跟秋叶说不去见她。我拼命思考对策，结果得出结论：我无法独自应对这件事。

“你是认真的？”新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他放下酒杯，长叹一口气。杯中盛着兑有热水的红薯烧酒。“你有外遇我倒不吃惊。我也不是没有过。”

“啊？这样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不是说过，在世人看来，我们这些大叔已经不能算男人了吗？”

新谷皱起眉头，说道：“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已经不是男人了。要想变回男人，就只有在我们抛弃道德约束的时候。所以说婚外情是道德败

坏。”

从新谷口中听到“道德”二字让我有些惊讶，他从来都不像会说出这种话的人。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也有些失落。原来就连新谷这样的人都会在意道德。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握着盛有生啤的酒杯。

“你现在失落也没用。我没有劝你悬崖勒马的意思。你又不是傻瓜，要是能停手，你早就那么做了吧？你肯定是想停手，但又控制不住地持续到现在。婚外情就是这样。”

“你知道得挺清楚嘛。”

“但我可不赞成你保证要在平安夜去见她。你真是的，唯独这件事万万做不得啊。”

“我知道，可是……”

“你不得不约她吗？前因后果我不知道，可我劝你还是算了吧。这种事可不能逢场作戏，你还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吧？”

“什么心理准备？”

“和有美子离婚。”

我微微摇了摇头。“我连想都没想过。”

“这就对了。你也不该想。外遇应该是在绝对不涉及离婚的前提下进行的。”说到这里，新谷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你发什么呆啊？”

“哦，没有，我从没想过要离婚。”

“你可千万别说听了我的话，忽然就想离了。渡部，你听好了，我不会让你马上终止婚外情，但有一点你一定得做到—绝对不能让有美子知道你有外遇，这是规矩。”

“我明白。”

“不，你不明白。正因如此，你才会想到在平安夜去和情人见面这种傻事。渡部，清醒清醒吧。”

我做了个深呼吸，喝了口啤酒。“好了，我不求你了。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死心了吗？”

“没有，我只是说不求你帮忙了。”

“渡部……”新谷极度无奈地垂下了眉毛。

“我答应她了，事到如今已无法反悔。我不想让她孤独地度过平安夜。”

“那也没办法。她应该知道要和一个有妻室的男人恋爱，就必须忍受这些。”

“她知道。她也是这么说的。”

“那你……”

“但我不想这么做。她因故失去了家，我无法丢下她去享受天伦之乐。”我取过账单，因为这顿我是打算请新谷的，“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还约你出来。”

“等一下，渡部。再喝一杯。”新谷敲着额头，“要是被有美子发现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注意不让她发现的。”

“那当然。但万一发现了怎么办？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一般来说，无论对方掌握了什么证据，你都要竭力否认，但也有否认不了的情况。那时你准备怎么办？记住，千万别冲动之下提出离婚啊。要是你那么做，没人会幸福的。”

“就算我不提离婚，有美子也可能会提啊。”

新谷猛地摇头说道：“她不会提的。”

“为什么？”

“因为女人聪明。”他喝了一口烧酒，“我不是说了吗？离婚的话没人会幸福，有美子也不会幸福，所以她不会提。”

新谷叫来服务员，又点了一杯热水兑烧酒。我也续了一杯啤酒。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新谷敲了敲桌子。“那还用说吗？要是被有美子发现了，你就道歉，还要跪下发誓说你再也不会出轨了。女人发现老公出轨时，最想听的就是道歉，还有发誓。女人不会因为愤怒放弃稳定的生活。你最好现在就练习一下如何下跪道歉。”

“我也觉得，要是被发现了，首先得道歉……”

“你还是不明白。”新谷指着我的鼻子说，“道歉可不只是场面话。下跪道歉只是你漫漫赎罪路的开始。这条路没有终点，你得道歉一辈子，在老婆面前再也抬不起头，还会觉得家里再也没有容身之处，直到你死。”

新谷颇善言辞，尤其是这种时候，他的话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

“怎么样？像是地狱吧？你能忍受这种地狱吗？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我不愿想象这些事，但你说的话我会记住的。我一直都明白，婚外情有可能毁掉一切。”

新谷重重地叹了口气，挠了挠头。

“能让你着迷到这种地步，应该不是一般女人吧。我还真想见见。”

“你见过的。”我说道,“在击球中心。”

平安夜的早上，天气好得让人惊异。阳光透过蕾丝窗帘温暖了整个房间。园美一直都是喝热牛奶，可这天早上却想喝凉的。

有美子把咖啡放到我面前，问道：“今晚什么时候能回来？”

“要是不加班，七点左右吧。”

“平安夜还要加班？公司真没人性。”

“没办法，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了，我们的工作就是那样啊。”

“要是没什么事，七点能回来吧？”

“嗯，应该能。”

“别忘了礼物哦，还有香槟。”有美子看着正准备去幼儿园的园美，小声说道。

“知道啦。”我眨了眨眼。

一周前，我就跟有美子说平安夜要在家里吃饭。去年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吃饭了，可今年我无法带她们出去。我在前天就买好了给她们的礼物和香槟，放在了公司的柜子里。这都是新谷的建议。

吃完早饭，我提着包走向大门。穿鞋时，我看到旁边放了一个纸袋。“这是什么？”

有美子从袋中取出上次给我看过的蛋壳圣诞老人。“今天下午幼儿园有活动。我打算带过去。”

“哦，我想起来了，你以前说过。”

“总共做了十五个。累死我了。”

“让园美给你揉揉肩吧。”我说着取出手机，咂了一下嘴,“啊，糟了。”

“怎么了？”

“手机快没电了。昨天忘了充电。”

“要带充电器去吗？”

“不，不用了，要是忘在公司就麻烦了。我去便利店买个充电器好了。”

有美子应该没注意到，这些听起来漫不经心的话其实包含了重大意义。

像往常一样，我在有美子的目光中走出家门，衣服也没有异常。我必须让一切都一如既往，一点区别都不能有。对于已婚男人来说，平安夜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没有必要特意打扮。

我一到公司就开始寻找秋叶的身影。她正坐在电脑前读杂志，桌上

放着装有速溶咖啡的纸杯。

确认她周围没有别人后，我从座位上打内线电话给她。

“喂，这里是电力一科。”秋叶的声音传来。

“是我。”我稍微向后扭了扭脖子，看见她从电脑背后向我这里张望，“今晚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你呢？”

“应该可以，时间地点就按说好的。我今天手机要关机，你要是有事就用电脑发邮件。”

“为什么要关机呢？你该不会是想胡来吧？”

“胡来？什么意思？”

“你跟你妻子说要晚归吗？你该不会觉得什么招呼都不打，只要关上手机就万事大吉了吧？那么做可是后患无穷啊。”

“我不会那么做的，别担心。那晚上见。”

挂了电话，我又偷看了一眼秋叶，发现她正看着我，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我露出微笑，冲她点了点头。

之后的几小时里，我心神不定，一直在等电话。无论是看图纸还是开会，我的注意力都在桌上的电话上。

刚过下午四点，我苦等的电话终于来了，是有美子打来的。

“你没买手机充电器吗？手机打不通啊。”

“买是买了，可不知怎么回事充不了电。有事吗？”

“那个……”她沉默了一下说道，“刚才新谷打来电话。他想联系你，可是打不通你的手机。”

“新谷有什么事吗？”

“你记得野田老师吗？”

“野田老师？啊，记得啊。以前带过我们的讨论班，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位老师去世了。”

“什么？！”我卖力地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晚上七点，我按照预定坐在家里的餐桌前。我送给园美一个毛绒玩具狗，送给有美子一条白金项链。饭桌上摆着圣诞蛋糕和香槟。

“真倒霉，这种日子居然要去守灵，但不去不行啊。”我一面喝香槟一面很不耐烦地说。

“你要坐几点的新干线？”有美子问道。

“应该能赶上八点多的。晚上十一点到新大阪站，然后打车过去。其

他人应该已经先过去了。”

“时间很紧张啊。”

“抱歉，今晚没法跟你一起过。”

“没办法啊。而且你也买了礼物回来，已经足够了。”有美子看向园美。园美正在沙发上和毛绒狗一起玩。

三十分钟后，我坐上了出租车，但目的地并不是东京站，而是汐留。我预约了这里的高层大厦顶层的餐厅。

我旁边放着旅行包，里面装着丧服。我跟有美子说，今晚我会帮忙守夜，明天则在葬礼现场负责接待。

事实上，野田老师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但那时因为安排不周，我没有被通知到，所以我也是最近才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万幸的是，我没跟有美子说过这件事。

八点整，我到了餐厅。餐厅的窗户全是玻璃落地窗，四周被东京夜景包围。侍者把我领到窗边的座位上，身穿黑色连衣裙的秋叶正坐在那里。抬头看我时，她的眼睛湿润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她说道。

“怎么会。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她叹了口气，“你一直在逞强。”

“我没逞强。我向你许诺过，所以一定会遵守。”

“我好高兴。但是……”她低下了头。

“什么？”

秋叶看着我，伸过双手，指尖碰到了我放在桌上的手。“我很高兴……但是，我好怕。”

“说什么呢。”

我唤来侍者，点了两杯香槟。

12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时光越是美好，为得到它所付出的代价越大，它消逝得也越快。

我们在宾馆度过了平安夜。秋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美丽可爱，还带了几分妖艳。我们赤裸着相拥、做爱，互相凝视，说了许多回想起来令人脸红的情话。兴致一旦高涨起来，我们又继续做爱。这个夜晚用来睡觉实在太可惜了。她躺在我的臂弯里，我则努力保持清醒。

“你要是困了就睡吧。”我说道，但心里完全不这么想。

“没关系。”秋叶说道。可几分钟后她就睡着了。我看了一眼电子表，时间已过凌晨两点。

我嗅着秋叶头发的香味闭上了眼睛，一面回味这如同梦境般的夜晚，一面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思考。按照编好的故事，明天我应该在大阪的葬礼现场负责接待，因此申请了一天带薪休假。接待完毕后，我就得回家了。回我自己的家。

家里有家人在等我，是一个女人和她给我生的孩子，但那女人不是秋叶。那里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那对母女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她们的平安夜是怎么度过的呢？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禁心痛起来。只要不跟秋叶分手，我就无法从这种痛苦中解脱。既然得到了和秋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我就必须付出代价。

欲望、迷茫、胆怯、勇气……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情感在我内心深处流过。我的大脑就像高速公路的中转站，当那些想法和情感在那里剪不断理还乱时，睡意终于袭来。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秋叶已不在旁边。我以为她在淋浴，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觉得有些奇怪，起身拉开窗帘。圣诞节清晨的东京一如既往的灰蒙蒙一片，完全想象不到昨晚那辉煌的夜景就出自这里。

桌上放着一张便条，上面是秋叶的字迹：“早上好，睡得好吗？我还要上班，先走了。谢谢你的款待，我非常开心。”

我拿着便条环顾室内，秋叶的手袋不见了，衣柜里也只剩下我的外套。

检查手机时，我看到了新谷发来的短信：“穿上丧服去弹子机店，在那里让丧服多沾烟味。别忘了把领带弄皱。记得穿丧服回家。最后，把昨晚的幸福回忆统统封存起来。”

这条短信让我感慨万千。这些都是我未曾想过的细节。

按照新谷的话，我穿起丧服，在宾馆结账后就去了位于新桥的一家弹子机店。已有十年没打过弹子机了，我尽量选择满是烟味的地方坐下，漫不经心地玩着。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来到有乐町，看了场本想和秋叶一起看的电影。那是一部爱情喜剧，内容却很无聊，而且四周全是出双入对的情侣，让我很不舒服。

之后，我步行到东京站买了盒寿司。不到五点，我就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

打开家门时，我心中掠过一抹不祥的预感。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满怀各种各样的不安，诸如，我和秋叶的事是不是被有美子发现了？要是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就算没被发现，我是否有过重大的疏忽？

在门口换鞋时，有美子从里屋出来了。我无法直视她，就连确认她的表情都让我觉得害怕。这就是婚外情必须付出的代价。

“回来得真早。我还以为你晚上才能回来呢。”

有美子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没什么区别。我总算敢抬起头看她了。

“他们邀我一起去喝酒，但我没去。实在太累了。”

“辛苦了。赶快去换衣服吧，满身都是烟味。”

“没办法啊，旁边的人一根接一根抽个没完。”

“那种场合肯定会抽烟啊。”

“园美呢？”

“睡了。一大早就去朋友家玩，现在肯定累了。不过也该叫醒她了。”

“这个是给你的。我在车上没怎么吃饭，饿坏了。”

看见寿司，有美子笑了。“我去给你泡茶。”

她的笑容把我的心锁解开了。

我走进卧室，看见地上有个纸袋很眼熟，应该是装蛋壳圣诞老人的纸袋。幼儿园的圣诞活动看来顺利结束了。

我换了衣服走进客厅。刚睡醒的园美正坐在沙发上发呆。但一看到我，她就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爸爸，你回来啦！”

“嗯，我回来了。”我走过去坐到园美旁边。

我一面逗女儿玩一面等着妻子泡茶。真是幸福安稳的家庭时光。我明白自己不能失去这个家庭，但又感受到与昨夜不同的心痛。昨晚我因背叛妻子而痛苦，现在则因想起了秋叶而难过。

我又想起她留在宾馆桌上的便条。她明白我今天应该尽早回家。

我迫切地感觉到，这样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被新谷叫了出来。其实我也正打算联系他，向他道谢。

知道事情万无一失后，新谷长出了一口气，喝了口啤酒。“那我就放心了。不过下不为例，这种像是演杂耍的手段只能用一次。”

“你帮我大忙了。”

我把秋叶留下便条一事告诉了新谷，还说秋叶大概是替我着想，才悄无声息地先回去了。

“也许吧。”新谷说道，“但我告诉你，那不仅是为了让你轻松一些。她主要是不想让你再撒谎了。”

“那不是一回事吗？”

“完全不是。她为什么不想再让你撒谎？因为你那笨拙的谎话肯定会很快露馅的。要是你们两个的关系被你老婆发现，她也无法置身事外。她既不想破坏和你的关系，又不想被你老婆斥责，就留了张便条先走了。她是你的共犯，你好好体谅体谅她的心情吧。”

新谷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不喜欢“共犯”这个词。

“就算这样，她还是忍了很多事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那是理所当然的。”新谷厉声说道，“你要让我说多少遍才懂？你们是婚外情，当然要忍耐。例如年末和新年无法和你在一起，她还要在烦躁中想象你和老婆孩子其乐融融的画面。这才是第三者该有的样子。要是无法忍受，她可以不做啊。你不必担心这些事，担心也没用。”

新谷的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要是我们两人处境颠倒，我一定也会说同样的话。

确认了四周的情况后，新谷小声对我说：“以前我也说过，你可千万别想和有美子离婚啊。”

我舔了舔嘴唇。新谷焦急地敲了一下桌子。

“渡部，你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你好好回想一下和有美子恋爱的时光。那时你很喜欢她吧？你不是觉得非她莫属才跟她结婚的吗？同理，你现在痴迷的这个女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所谓的非她莫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世上根本没有姻缘的红线。”

“红线？”

“不是经常有人这么说吗？真正有缘的人会被命运的红线牵到一起。你不正是这么想的吗？你觉得结婚结错了，现在碰到的这个女人才是你的有缘人。”

我默不作声。

新谷无奈地咂了咂嘴。“我来告诉你真相吧。所谓姻缘的红线是要两个人共同编织的。只有在两人牵手走到最后，其中一方死去时，这条红线才算完成，他们才算是真正被牵到一起了。”

新谷向来很现实，却罕见地说出了这样浪漫的话。看到我吃惊地盯着他，新谷不知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了什么，重重地点了点头。

“现在你明白了吧？一切都是结果至上的。无论对方是谁都差不多。有美子不是做得很好吗？你知足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和有美子一起编那条姻缘的红线，只有这样才不会后悔。”

新谷这番话魄力十足，完全没留给我辩解的余地，而且我也无法辩解。他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这是社会共识。

不过告别了新谷，我最先考虑的是秋叶会如何度过新年。

我一面走一面看短信，其中有秋叶发来的：“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从明天开始休假，去温哥华旅游，一月四日回来。我有朋友在那里。祝你新年快乐。秋叶。”

我愣愣地站了一会儿。

我根本不必担心新年。她借着出国旅游优雅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我高兴不起来。我并非大大咧咧的人。

我边合上手机边迈开步子，心情复杂。秋叶的确帮了我大忙。她去了联系不上的国外，我就不用因为她的事烦恼了，也不会因过年时把她丢下而产生负罪感。

但这样真的好吗？

13

新年对我来说只是无聊的假日。

在家里看看电视，陪园美玩，吃年夜饭，喝酒，困了就睡……整个假期都在重复这些事。一月三日我总算出门了，带有美子和园美去餐厅吃饭。在餐厅里，我又喝了啤酒。回去的路上，我顺便去附近的神社抽签，结果是大吉。

波澜不惊的日子无声地过去。我觉得这几天什么意义都没有，但当然并非如此。我这个有妻室的人就应该这样过新年。

四日那天，因为要把园美骑过的儿童三轮车送过去，我一个人开车去了位于川崎的妹妹家。园美现在喜欢骑带辅助轮的自行车，而妹妹的女儿最近刚满两岁。

互相拜年后，我在妹妹家里吃了顿偷工减料的饭。那些菜明显是从超市买来的现成货，装在盘子里就直接端上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但妹妹的公务员老公吃得倒心满意足。妹夫至少比结婚前胖了十公斤，应该不是心宽体胖，而是这类菜吃多了的缘故。这么说来，妹妹也胖了不少，已经完全没有腰了。

“哥，你是不是瘦了点啊。”

听妹妹这么说，我吃了一惊。看样子她对我的看法和我对她的完全相反。

我很想说“那是因为你太胖了”，但还是忍住了，歪了歪头说道：“是吗？”

“你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还是玩过火了？”

“别胡说。我哪有玩的时间啊，整天不是工作就是服务家庭。”

“能理解，能理解。”妹夫不住地点头，“男人就是辛苦啊，我每天也想着尽早下班帮忙照顾小孩呢。”

“你只是想早点回家看到女儿吧。”

“才不是。我觉得男人要以家庭为先。大哥，我说得没错吧？”

“是啊。”我含糊不清地答道。这种问题现在最让我难受了。

出了妹妹家，我试着拨打秋叶的手机。我想她可能回来了，可电话不通。

直接回家太可惜了。我没怎么多想，便开车驶向东京的相反方向。秋叶可能会回东白乐的家。只要我去那里，一旦联系上她，就能很快见

面了。

但我并没有立刻去东白乐，而是磨磨蹭蹭地开到了横滨。驶下高速时，我完全没有理由地决定了去处。

我在中华街旁边停好车，顺着记忆中的路走下去。

很快，我就到了蝶之巢酒吧。我本以为那里在新年时不开门，但很幸运，门轻易地就打开了。吧台旁有位穿西服的顾客，还有一对情侣坐在圆桌旁。

五彩夫人正独自在角落里的桌子旁喝酒，她今天穿着紫色毛衣。

“晚上好。”我走过去,“您还记得我吗？”

她抬起头来，略加思索后睁大了眼睛。

“你是秋叶的……”

“嗯。”我点了点头，“我是渡部，新年好。”

“啊……新年好。”她的脸上一瞬间露出了狼狈的神色。

“我能坐下吗？”我指着五彩夫人对面的椅子问。

“请便。”她望向入口，看样子是想确认我有没有带人来。

“我是一个人来的。秋叶还没回来。”

“她去哪里了？”

“年底就去加拿大了。她说今天回来，可现在还联系不上她。所以我就想到这里看看。”

白发调酒师走了过来。我看了看酒水单，点了一杯番石榴汁。

“你就算待在这里也见不到秋叶的。”五彩夫人瞥了一眼吧台。

我也不禁往吧台看去，但那里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一个男人正背对我们喝酒。他穿着茶色西服，体形矮胖。因为他背对着这里，我看不到他的脸。

“我不是因为觉得她会来所以才来的，只是刚好到了附近。”

“这样啊。那你慢慢喝。”五彩夫人站了起来。

“那个……”我急忙搭话，“您从秋叶那里听过我的事吗？”

五彩夫人摇了摇头。“那孩子从来不跟我说她自己的事。不光是我，她应该跟谁都不说吧。但她会不会跟你说，我就不知道了。”

“她跟我说过一些事，但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全部。”

“你想多了解对方，这我很理解。但就算你全部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我没想全知道，可我比较在意她对我的看法。我想您已经知道了，其实……”

我话没说完，五彩夫人就伸出右手制止。她皱起眉头，下唇突

出。“你就算不说，我也一眼就明白了。你平时戴着婚戒吧？你和秋叶在一起时，会特意把婚戒取下来，可手指上的戒痕是消不掉的。女人在这些地方不会看走眼。”

我看了看左手。的确，除去和秋叶见面的时间，我都会戴婚戒。把戒指摘下来就会发现，手指的那一圈因长年不见阳光而比周围白一些。

“我刚才说过了，那孩子什么都没跟我说。那晚她带你来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有你这个人。之后她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这样啊……”

五彩夫人的样子怎么看都很奇怪。上次见面时，她似乎很想跟我说什么，今天则迫切地想甩掉我。大概因为今天没喝醉，才不想说话。

“不好意思，我无法给你有益的信息。你还是赶快回家吧，新年的家庭服务要做到最后才有意义，听我的，我不会害你。”五彩夫人说完站了起来，走进了那扇写着“员工专用”的门。

她明显在疏远我，吧台后那位白发调酒师似乎也无视我。我有些奇怪，只好喝起番石榴汁。

付过账，我飞快地离开了蝶之巢。我又给秋叶打了个电话，可依然不通。

就在我走向中华街的停车场时，听到身后有人喊“等一下”。我不觉得是在叫我，就没停下。随后，我听到身后有人追了上来。

“等一下，不好意思。”一个男人说道，这次声音大了些。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看到一个穿着米色外套的中年男人朝我跑来。他的外套没有系扣子，我能看到他外套下的茶色西服，领带也是茶色的。

“你在叫我吗？”

“没错，就是在叫你。”

男人长了一张方脸，颧骨突出，眉毛很粗，从面孔上看应该是九州人。他的肤色像常打高尔夫的人一样黝黑，年龄看上去有五十五岁左右。

“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他问道。

“是推销什么东西吗？那样的话我……”

看清了他从衣服内袋里掏出的东西，我闭上了嘴。那是警察手册。

他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嘿嘿笑着说：“我是神奈川县警[1]，有话想跟你说，没问题吧？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

“什么事？我是东京人，不住在神奈川。”

“这样啊。但这跟你住哪里无关。”他收起证件，放低声音说道，“我

想跟你说说仲西秋叶。”

他的话太出人意料了，我不由得狼狈起来，随后便想起这个男人是谁了。

“你是在蝶之巢的……”

他就是坐在吧台旁的顾客。看样子他听到了我和五彩夫人的谈话。

“是我先到那家店的，然后你才进来和滨崎女士谈话。我只是无意中听到了，绝对不是专门去偷听。”

我这才想起五彩夫人的真名叫滨崎妙子。

“滨崎女士知道你是警察吗？”

“当然知道。我算是那家店的老顾客了。”

我想起刚才五彩夫人很在意吧台，她应该是注意到此人了。

“能占用你半小时吗？十五分钟也可以。”

既然他说出秋叶的名字，我不能就这么走掉。“那就半小时。”我说道。

因为是新年，街上没几家店开门。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自助咖啡厅，店里有不少人。

男人自称芦原，是神奈川县警本部搜查一科的刑警。从电视剧里就能知道，搜查一科一般是负责杀人案的。

芦原向我索要名片，我只好给了他。

“你经常去刚才那家店吗？”他一面看我的名片一面问道。

“只有两次。”

“上一次是谁带你去的？”他的眼神似乎在窥视什么。我不禁想，这就是刑警的目光吗？

“是仲西带我去的。”

听到这个名字，他满意地笑道：“是仲西秋叶吧？”

“没错。”

“不好意思，请问你和仲西秋叶是什么关系？”

我深吸一口气，说道：“我们是同事。她是去年夏天派遣到我们部门的。”

“哦，是公司的同事啊。除此之外呢？”

“什么意思？”

芦原脸上立刻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摇了摇头说道：“渡部先生，你在这里跟我兜圈子可没好处。要是你不把话说清楚，我就只好自己去调查了。你希望我这么做吗？”

他的话让我很不愉快，但我也觉得正如他所说，既然他已经听到了

我和五彩夫人在蝶之巢里的对话，那么想必已经知道了我和秋叶的关系。若对方是个迟钝的人，还有可能敷衍，可惜他是刑警，我根本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

我叹了口气。“我们在交往，这么说你满意了吗？”

“我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请别露出那样的脸色。我没打算调查你。关于你和秋叶的关系，我绝对不会透露给你周围的人或者其他人，请相信我。”

“那你就单刀直入吧。你在调查什么？”

“也是，我也没有绕弯子的意思。大约十五年前发生在东白乐仲西宅里的案件你知道吗？”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追问道：“你知道的吧？”大概是看出我表情僵硬。

“我听秋叶说过。”

“那谈话就方便多了。我先来重新整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芦原从怀里掏出眼镜戴上，摊开记事本。他眼睛似乎已经花了。

“案件发生在三月三十一日。仲西先生的秘书本条丽子被人刺死。一直以来，这起案子是当作盗窃杀人案来调查的，现在仍未抓到凶手。”

“这些我都听说了。”我拿起咖啡杯，一面喝一面反复琢磨三月三十一日这个日子。

芦原没碰咖啡，继续说道：“这桩案子今年就要过诉讼时效了。”

“是吗？”

案件是十五年前发生的，确实没错。

“为了能在时效内把凶手抓捕归案，我还在努力呢。”

“经常能在新闻上看到类似报道，快过时效的案子又重新翻出来大力调查什么的。都过了十五年，事到如今才重新调查，未免太迟了吧。”

芦原露出很意外的表情，摇了摇头说道：“看了那种报道的人难免会有误解，以为以前一直都没怎么调查。实际上一直有像我这样的人在持续调查。但忽然增加调查人手，的确是因为不愿眼睁睁地看着案件过了时效，也有些做戏给媒体看的意思。”

“你已经持续调查了十五年？”我吃惊地看着他。

芦原挠了挠微秃的头顶。“被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些无地自容呢。这期间我调动过工作，当然也负责过其他案件，不能说是持续不断地调查。几年前我又调回现在的部门，所以又重新开始追踪东白乐这起案件了。”

“所以你就去蝶之巢蹲点？”

“因为滨崎女士是为数不多的证人之一。而且有时还能在那里遇见仲西秋叶。除此以外，也有单纯去那里放松的时候。那家店挺能让人平静下来的。”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十五年前我和秋叶可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不用我说了吧。”

芦原苦笑一下。“这我知道。我想跟你打听仲西秋叶是怎么跟你描述此案的。”

“怎么跟我描述？什么意思？”

“我想让你尽量详细地复述一下她跟你说过什么。当然，你可以只说和案件有关的部分。我对你们的隐私不感兴趣。”

也许他这么说是想开个玩笑，可我一点都笑不出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关于案件，你们警察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

“所以我只想确认一下我们知道的内容是否无误。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部分。”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秋叶本人？”

“我们问过她很多次了，尤其是案件刚发生的时候。但我不知道她告诉我们的内容和告诉你的是不是一致。”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有些话能跟亲近的人说，却不能跟警察说，这是人之常情啊。”

“你认为她说了谎？”

“不是。”芦原摆了摆手，“在警察面前，任何人都会无意识地隐瞒一些东西。而且案发时她只是个高中生，很可能因为受到刺激，在混乱之下没能准确说出某些情况。过了十五年，她又跟你说起那起案子。你对案情一无所知，所以她可能会把一些当时没说明白的事也告诉你了，这也是我期待的线索。”

他的话倒也有理，可我觉得相当可疑。他一定隐瞒了什么。“我也不能保证准确地记住了她的话。”

“那没关系。”他再次打开记事本，准备记录。

无奈之下，我只好尽量详细地把从秋叶那里听来的话复述了一遍。我一面说一面回想起东白乐的那幢大宅。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在那样宽敞豪华的客厅里发生了杀人案这一事实毫无现实感。

警方的调查应该是非常细致的，却还是没抓到凶手。说到这里，我犹豫了一下补充道：“秋叶说，被杀的本条女士是她父亲的情人。”

我想秋叶也许没跟警察说起过这件事。

但芦原的表情并未改变。“秋叶告诉你的就这些吗？”

“是的。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这个嘛……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他将咖啡一饮而尽,“对了，你和秋叶一起去过海边吗？”

“海边？”

“嗯，秋叶应该很喜欢游泳。”

警察连这种小事都调查到了，我不禁十分感慨。“没去过。我们开始交往时已经是秋天了。她热衷冲浪，也曾邀请我一起去。但那天天气很糟，半路上就回来了。”

“冲浪？真像她会做的事。她在案发前后还上过潜水学校。有钱人玩的就是与众不同啊。”

这我倒是没听秋叶说过。看样子，关于秋叶的事，我还有很多都不知道，还没有这个警察对秋叶了解得多。

芦原站了起来。“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百忙之中占用你的时间，真是抱歉。”

和芦原分开后，我回到停车场上了车。但开出去没多久，我脑中就浮现出一个疑问，便向与高速公路相反的方向驶去。

在山下公园旁停下车后，我走下车，一面欣赏港口的夜景，一面回想秋叶对我说起案情时的场景。

秋叶说她一看到尸体就吓晕过去了。问题是她之后说的话：“那时候我体质虚弱，还有点贫血。”

当时我并未多想，但刚才芦原的话让我觉得不对劲。她学过潜水，还喜欢游泳。一个体质虚弱的女孩怎么可能做这些事？

我又想起一件事。案件是在三月三十一日发生的。

我们刚相识的时候，秋叶说过，等过了明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很多事情就都可以跟我说了。

那正好是诉讼时效到期的日子。

14

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让人不免有些紧张。我满心都是不好的预感，诸如打开邮箱会发现一大串事故报告，或是会有投诉电话打来。但今年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安，即秋叶会不会来上班。从昨天晚上起，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但我一到公司，就看到秋叶和去年年底一样，在座位旁和要好的女同事谈笑。她脸色很好，表情也很开朗。

我一面一视同仁地和大家打招呼，一面接近她，说了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女职员们一起回应，秋叶也在其中。

“你们新年假期都怎么打发的？去了什么地方吗？”

“我们哪里都没去，听说仲西去了加拿大哦。”其中一人说道。

“哦。”我看着秋叶说道，“真不错。”

她表情平静地说：“我在温哥华有朋友。”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昨天白天回来的。”

“昨天白天？”我不由得又问了一遍。

“渡部先生去哪里了？有没有回太太的老家啊？”

“没有。”我摇了摇头，“一直窝在家里闲着。”

“跟我一样。”秋叶旁边的女职员笑着说。

“那样才最好呢。”秋叶说道,“有家室的人在新年假期时应该一直和家人在一起。”

秋叶的话让我一愣。她似乎在逃避我的视线，始终不看我，说完就径直回到座位上。我看着她的背影，随即抽身走开。

回到座位上，我反复体会秋叶的话。她昨天白天就回来了，可直到晚上都联系不上。她是故意关机并不回短信的。她一定是为了我在假期能有始有终地陪伴家人而这么做的。

我真无情，我不禁在心里叹道。

跟我预想的一样，电脑里有好几份事故报告，但都不是必须立刻赶去处理的急件。看样子，今天能比较安稳地坐在座位上了。

一堆邮件的最后一封是秋叶发来的。确认周围无人后，我悄悄地点开了，邮件内容是：“新年快乐。祝你一帆风顺，今年也请多多指教。仲

西秋叶。”

我转向斜后方，她的脸被电脑挡住了，我无法看到。即使如此，我还是有种幸福的感觉。

下午，同事传来一张便条，说晚上要举行新年聚会，想参加的人在上面签名。上面已经写了十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秋叶。

幸好今天没有必须加班的急事，我就和年轻职员们一起去了。路上科长追上来也要参加，让我们有点失望。

会场是我们经常去的茅场町的居酒屋，即为秋叶举办欢迎会的地方。

和那时不同，秋叶已完全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她和旁边的人愉快地交谈，想喝的时候就喝口酒。

秋叶旁边坐着一个姓里村的男职员，据说他的兴趣是网球和欣赏歌舞伎，是个有点奇怪的人。

里村不停地和秋叶搭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从秋叶的表情来看，谈话内容似乎相当有趣。

一个叫田口真穗的女职员拿着啤酒瓶笑着走近跟我搭话：“有件事想拜托你。”她一面给我倒酒一面说，看上去意有所图。

“什么事？”

“聚会结束后，我们想去卡拉OK唱歌，仅限年轻人参加哦。”

“哦，挺好啊。”

我以为她想邀我同去。去听秋叶唱歌也不错，我不禁回想起在击球中心相遇的那一夜。

但田口真穗的请求跟我的预想大相径庭。

“问题是那个人。”她在桌子底下用食指指了指科长。科长喝得满脸通红，正在大谈特谈部门今年的目标。被迫充当听众的，是进公司第二年的新人。

“科长怎么了？”

“要是他听见我们要去唱卡拉OK，一定会跟来的。以前不是有过同样的情况嘛。”

“没错。”

科长年过五十，当然不可能知道时下流行的歌曲。他跟部下们说尽管唱新歌好了，可一旦唱起来，他又满脸不高兴。

“你想让我想办法，别让科长跟去？”我有点生气地问道。

田口真穗双手合十，恳求道：“尾崎先生会邀科长一起去银座。但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科长有可能不去，如果加上你就没问题了。”

尾崎是隔壁部门的负责人，比我大两岁。他是个相当为部下着想的人，大概不忍心看到部下为了这件事为难吧。

这种状况下，我想拒绝都拒绝不了，只好答应。回想起来，田口真穗一开始就说了“仅限年轻人参加”，所以我这个已年近四十的主任是不可能被邀请的。

田口真穗很高兴地眯起了眼睛，又给我倒上啤酒。我叹了口气，看向秋叶，里村还在热心地跟秋叶搭话。

“里村还真是努力呢。仲西的合同到三月就结束了，看样子他是急着想在那之前有所进展呢。”

听了田口真穗的话，我差点把啤酒喷出来。“怎么回事？”

我这么一问，她顿时露出“糟糕”的表情，随即压低声音说：“别告诉别人哦。”其实她看上去很想说出口。

“里村喜欢仲西。你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他们一起去商品交易会上帮忙吗？从那以后，里村就迷上仲西了。我觉得仲西也对里村有意思，虽然还没有确定的证据。”

“哦……”

我从没想过其他男职员会爱上秋叶。但既然连我都难逃她的魅力，其他人会喜欢上她也不奇怪。

但田口真穗说秋叶似乎也对里村有意思，这让我有些不安。我觉得秋叶不会那样，但我有妻室，这让我一下子就在我们的关系中落了下风。

居酒屋的聚会结束后，按照预定，大家分成年轻职员组和大叔组，去不同的店继续聚会。

科长中意的店在银座边缘，与其说是俱乐部，倒不如说是卡拉OK酒馆。两个陪酒女郎在我们旁边坐下，年龄看起来都跟我差不多。

在陪酒女郎的劝诱下，科长拿起了麦克风，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唱着《昴》和《远方传来的汽笛声》。我无可奈何，一面拍手，一面在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我借口去洗手间，走到店外给秋叶打电话。电话没通，不知是她关机了还是手机没信号。无论是哪种情况，她现在肯定正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唱得高兴。他们会一首接一首地唱流行歌曲，高潮部分可能还会合唱。

我又想起和秋叶一起去卡拉OK的情景。那晚她醉得一塌糊涂，不得不让我送回去。今晚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也和那晚一样喝醉？会不会也变成不让人送就回不去的状况？要是那样，送她回去的应该是里村。

我回去时，科长正在嚷嚷“渡部去哪里了”。我赶忙跑去掩饰，但科长还是不高兴，让我唱歌。

“南天群星乐队的歌可以吗？”

“哦，南天群星啊。好啊。”科长拍了拍手表示赞许。南天群星是中老年的武器，大概也是唯一能让大叔们和年轻人都喜欢的乐队了。他们真伟大。

我随便选了首《Love Affair ~ 秘密约会》，唱到半途才发现，这是一首影射婚外情的歌曲。居然连这样的场所都为我提供了诉说情感的舞台，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表示感激。

科长悠闲地打着拍子。他的领带松了，随随便便地歪斜着挂在脖子上，坐在他旁边的陪酒女郎一个劲向他身上凑。

“在世人眼里我们都是大叔，连男人都不是。”我不经意回想起新谷的话。的确，我们都是大叔。证据就是今晚我们不能和年轻人一起去唱歌，不能和秋叶一起唱歌。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已经被年轻人划分到了另外一组。

我一面想着，一面继续倾情演唱。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公司，就看见秋叶和里村亲密的样子。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那种关系，可在别人看来很容易误会，至少里村明显是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接近秋叶。更可恨的是，田口真穗等人看到这种情景，便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开始煽动。

“昨天玩得怎样？”午休时，我问田口真穗。

“很开心，多亏了你。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答道。她那张圆脸和一对圆眼睛让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据她说，他们昨天在歌厅待了大概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喝得大醉，男职员分工把女同事们送了回去。

“里村怎么样啊？进展顺利吗？”

田口真穗敏感地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露出一副恶作剧的表情。“里村当然是送仲西回去啦。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唱歌时，他也一直和仲西挨着。”

“那仲西反应如何？”

“这个嘛，我觉得她应该已经注意到里村的心思了。她没拒绝里村搭出租车送她回家，所以应该不讨厌里村。”田口真穗一面环顾四周，一面用手捂住嘴小声说道,“他们可能已经接吻了呢。”

田口真穗当然是没有恶意的，可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快。什么

接吻！她说这句话时翘起的嘴唇看起来都相当可恨。

我发短信问秋叶今晚能不能见面，没多久她就回复说今晚有事。

工作时，我不时偷窥秋叶，结果看到她正和里村开心地交谈。我更加生气了。

下班前，里村来到我这里，讨好地笑道："横滨钻石宾馆的霓虹灯工程，是您做的吧？"

"没错。"

"当时的企划案资料还有吗？有个老客户想做一样的东西，我要去拜访。"

"现在去吗？你还真辛苦。"我打开抽屉，拿出资料交给他。

"我没关系，就是觉得挺对不起仲西的。"

"仲西？她也要去吗？为什么？"

"对方的负责人是位女士，我们这边若也有女性过去，气氛能融洽些。以前和对方打交道时也是麻烦仲西同去的，感觉挺好。"

"哦……"

我以为仲西的工作仅限于整理资料，没想到过了半年，她也开始接手各种工作了。如此一想，对于她在公司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

里村拿着我的资料回座位了。他的背影看起来十分快活，简直就像是跳着回去的。我的心情无法平静。秋叶拒绝了我的邀请，要和那个家伙一起出去。我知道他们一起出去是为了工作，可还是很生气。

直到两天后，我才有机会和秋叶单独相处。她连着两天都在下班后和里村商量工作。

一见面，我就说道："你每天都挺忙的嘛。"

"受人所托，没办法嘛。"她的语气有些冷淡。

我们这次见面是在银座地下的意大利餐厅，我可是鼓足了干劲。"加拿大之行怎么样？"

"很开心啊。很难得还骑自行车去旅行了呢。"

对话十分生硬。我本打算问她为什么忽然去加拿大，以及为什么回国后联系不上，但没问出口。

我一面吃腌章鱼一面说道："听说里村喜欢你。"

秋叶默默吃着章鱼，过了好久才看向我。"真好吃。"她的眼睛眯了起来。

"那个……"

"我知道。"她说，"里村约过我。"

"他约你？"我吃了一惊，"约你干吗？"

该不会是去宾馆吧……

“他约我去看歌舞伎。”

“歌舞伎？这……”我点了点头,“还真像他会做的事。然后呢？”

“我拒绝了。”

“哦。”

我松了一口气，但她紧接着说道：“我对歌舞伎挺感兴趣的，可那天是朋友的婚礼。”

我盯着她。“要是没有朋友的婚礼，你就会去吗？”

“不行吗？”她看向我，眼神冷静透彻。

“可是……”

她放下叉子。“我干涉过你的日常生活吗？对于你在我们约会以外的生活状态，我抱怨过什么吗？”

我真想问问全世界有婚外情的男人，这时应该如何回答。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只能默默地低头吃东西。

其实我有很多事想问她，包括东白乐的杀人案。我从芦原那里听到了与事实矛盾的地方。在诉讼时效就要到期时，那位刑警到底想弄明白什么？这些真的和秋叶无关吗？

但现在不是问这些事的时候。十五年前的那桩案子怎样都无所谓。我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宝贝，现在就像沙子一样要从指缝中滑走了。

15

今天我老是走神，仅仅写份简单的报告也比平时花了更长的时间。虽说是走神，可也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脑子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东西。这些东西都和工作完全无关，而且属于再怎么烦恼也解决不了的事。

我停下写报告的手，偷偷看向秋叶。里村把椅子挪到了秋叶旁边，频频说着什么。他手里拿着资料，应该是在讨论工作。可我怀疑真的是需要这样仔细讨论的工作吗？

我很想接近他们，偷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可实在想不出接近的理由。

这种恋爱中的嫉妒心情以前也有过。无论是谁，只要谈恋爱，就一定会以某种形式经历这种心情。但这对我来说已经很久远。我实在没想到自己到了这把年纪还能体会到。

今天的工作效率实在糟糕，但我总算在下班时写好了报告。我连把报告重读一遍的心情都没有，就关机准备下班。这时，一个姓加岛的同事走了过来。他比我小五岁。

“渡部先生，这周六没问题吧？”

“周六……哦，我想起来了，是说参加你的婚礼吧？当然没问题。”

“还有之前拜托过您的，想让您在婚礼上致辞，也没问题吧？”

“行倒是行，但别指望我能说出精彩的话。”

“没有需要格外关照的人，您说什么都行。参加婚礼的人中，职位最高的就是科长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脑海中浮现出婚礼当日科长应该会摆出的那副心满意足的表情。

加岛去和其他职员打招呼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禁想，现在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当年我也是这样。

一般人一生都会结一次婚。对人们来说，别人要结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当事人就不这么想了。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成了万众瞩目的中心。当然，瞩目也是正常的，可是只限于婚礼和喜宴上。程序一结束，当事人就从明星的地位上降下来了。

但婚礼后，当事人并不会回到结婚前的状态。已婚男女脸部的正中央都贴了“有妇之夫”或者“有夫之妇”的标签，他们将带着这样的标签生

活下去，不会再有机会体验恋爱中的刺激感了。要想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所谓的新婚时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新婚期很快就会过去，而最开始感受到新婚期过去的，不是别人，正是当事人自己。

我看着加岛的背影，在心里嘀咕道：“婚姻和婚礼是不一样的。”婚礼很美好，连我都这样认为。而且婚礼只有一天，就算出了什么丑也只是个笑话。但婚姻生活会持续下去，婚姻是不能失败的。

我抱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到达自家公寓旁，我停了下来，抬头仰望。现在我立刻就能找到自家窗户。屋里亮着灯，那光亮让人觉得很温暖。可有时我也会觉得，那光亮好似重担压在我身上。

到家时，有美子正在准备晚餐，园美坐在电视前看动画片。

我走进卧室开始换衣服。窗帘杆上挂了几个晾着内衣和袜子的晾衣架，看来白天没有干透。其中还有女人的贴身衣物，也就是俗称的“老太太衫”①。

以前某次喝酒时，我曾经听女同事说过，她们都有老太太衫，可约会的时候绝对不穿。其中有人还讲了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天气太冷，我朋友觉得那天晚上男友应该不会提议去宾馆开房，就穿了老太太衫去约会。结果对方偏偏就提议去宾馆。你们猜我朋友怎么办了？在去宾馆前，她去洗手间把老太太衫脱下来扔进了垃圾箱。她说那衣服很高级也很贵，扔了让她可心疼了，可她宁可扔了，也不能让男友看到她穿那种东西。”

那些女同事听了这个故事，都像有切身体会一样不停点头。

我一面看着那件老太太衫，一面回想起她们说过的“谈恋爱时都是那样啊”。谈恋爱时，人们绝对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双方都竭力隐藏自己的缺点，努力走向最终目标。反过来讲，一旦结了婚，就高枕无忧了。

结婚后，我见识了有美子的很多生活习惯。比如她说她不挑食，实际上却很讨厌吃香菇和甜椒。谈恋爱约会时，她都是强忍着吃下这些东西的。她很怕冷，冬天无论穿裙子还是穿裤子，里面都要穿很多衣服。当然谈恋爱时，我一次都没见过她穿得这么鼓鼓囊囊。她在家里基本不化妆，而且婚后我才知道，她左边的眉毛几乎都没有了。

当然我也一样。在结婚以前，我也从未在她面前放过屁。

如果说谈恋爱就是互相展示优点，那么婚姻生活就是暴露缺点了。因为已经不用再担心会失去对方，也就不会像谈恋爱时那样努力吸引对方了。

即便如此，大家还都憧憬婚姻。结婚前我也是这样。为了得到对方的爱情而付出的努力实在很辛苦，想要安下心来，于是结婚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份安心让我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加岛的婚礼在原宿的一家教堂举行。休息室里聚集了很多熟人。

秋叶也在其中。加岛的新娘是隔壁公司的职员，秋叶似乎是被新娘一方邀请来的，穿着一身黑衣。

让人生气的是里村也在，还理所当然般地坐在秋叶旁边。

不一会儿，按照女工作人员的指示，我们走进教堂，教堂中央的通道上铺着鲜红的地毯。

婚礼在管风琴的伴奏声中进行。我对新郎新娘满脸认真地扮演临时基督徒的样子并不感兴趣，只有秋叶才是我注意的对象。

不知她怎么看待这场婚礼。她会不会被氛围感染，也开始憧憬结婚呢？她会不会开始厌恶没有保障的婚外情呢？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新郎新娘沿通道向门口走去时，照例是婚礼的高潮部分。我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目送他们。那时，我清楚地看到了秋叶的脸，那个瞬间让我震惊得无法动弹。

秋叶的脸上划过泪痕。

怎么可能……

这种普通婚礼到底有什么地方触动了她的心弦，把她感动得流泪呢？是牧师那些无聊的话感动了她？是新娘新郎的誓言之吻让她流泪？这两个人的结合一点都不浪漫，他们是相亲认识的，之后便一帆风顺地直达终点。

一瞬间，秋叶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又很快扭过脸去。

我吃了一惊。秋叶的眼神似乎在说：“你是不会明白的。”

16

对于有婚外情的男人来说，冬天无疑是痛苦的。圣诞节刚完，紧接着就是新年，却无法和深爱的女人在一起。幸亏新年时秋叶去了加拿大，帮了我大忙，可我的内疚并不会因此消失。

才喘了一口气，情人节又快到了。

这些年，我始终没觉得情人节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尤其在园美出生后更是如此。有美子也不会在这一天特别为我做什么。她知道我不喜欢吃甜食，所以不会送我巧克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的情人节是个无法忽视的日子。

二月十四日是星期六。为什么偏偏是星期六？我看着日历叹气。要是工作日，我可能还有办法。

让我焦虑的就是那个笨蛋里村。我偶然间听到他跟同事间奇怪的对话。

他问在情人节时去约尚未交往的女人会不会很奇怪，旁边的男同事答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情人节一般来说是女人表白的日子，但反过来也没关系啊。”

“这样啊，也对，情人节由男人来表白也可以。”里村的神情中莫名其妙地充满了勇气。

“但前提是这个女人没有男朋友。要是有男朋友，情人节一定会跟男朋友约会。”

仲西秋叶是有男友的——我心里涌起插嘴的冲动。

“这一点没问题。我已经跟她确认过了。我问她情人节有没有安排，她说没有。也就是说她没有可以约会的对象。”里村自信满满地点了点头。

我听到这里，心情一下子阴沉下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情人节对有女友的男人来说成了重要的节日，其重要性堪比圣诞节。这一天，男人要排除一切困难去和女友约会。

反过来说，没有女友的男人就只有趁早回家了，尤其是有老婆的。

世上所有的妻子都知道这一天对于情侣来说是特别的日子。如果丈夫下班后没立刻回家，她们就会动用女人的直觉猜想。这样想来，男人甚至会觉得女人是故意把这一天弄得这么盛大，觉得这是女人的计策，

即在平安夜之外又制造出一天，专门来检查丈夫有没有出轨。

这次实在没办法，我自己都放弃了。像平安夜那样的戏不可能再演第二次了。

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我和秋叶去汐留吃饭。看夜景时，我注意到这正是我们平安夜一起吃饭的地方。我很犹豫该不该把这一点说出来，生怕弄巧成拙。

“你最近话很少嘛。”秋叶端着红酒杯说道，目光略带怒意。

“是吗？”

“你莫非在想，要是能省去吃饭聊天这些麻烦的步骤直接上床就好了？”

“我怎么可能那样想。你为什么这么说？”

“男人一般都是这样。这才是你们的真心话。”

“有些男人也许如此，但我不是。”

“那你干吗一脸严肃地保持沉默啊？”

“没什么，只是在想事情。”

秋叶说得也许没错，最近我不太能和她聊得起来。但这绝对不是因为我想赶快和她上床，而是因为结婚和情人节这类必须避开的话题增多了。我太担心误入雷区，连脚都不敢迈了。

“关于情人节……”看到我继续沉默，她开口了。

我惊讶地抬起头，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决定和大家一起去滑雪。”

“滑雪？和大家？”

“和同事啦，一群年轻的单身男女。是田口发起的，地点在汤泽。”

“哦……”

里村大概也会参加吧。也许田口真穗就是为了帮他制造机会和秋叶接近，才发起了这个活动。

“所以情人节的事你就不用担心啦。”

我吃惊地看着秋叶。

“你一直在想这件事吧。就像平安夜那样，想能不能找机会和我在一起。”

我叹了口气，全都被她看穿了。“我是想过……”

我这么一说，秋叶摇头道：“这是你的坏毛病。你会迎合气氛说出勉强的话。但为自己说过的话买单很辛苦吧？所以我决定去滑雪了，你也不用烦恼了。”说完，她吃了一口白萝卜配鹅肝酱。

吃过饭，我和往常一样送她回家，又一如既往地进了她的房间，等

她脱掉外套后就抱住她、吻她并抚摸她的头发。

若同往常一样，接下来就该上床了。但今晚不同。亲吻过后，秋叶抬头看着我问道：“你失去了很多东西吗？”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看到我一脸疑惑，她继续说道：“结婚以后失去了很多东西吗？”

“为什么这么问？”

“之前的婚礼上，有几个人说了类似的话，其中就有你。”

我想起来了。借着一点酒力，我的确说过。

“是很多啊。”我抱着她说道。

“你失去了什么？”

“各种东西。”

“你这么说我不明白。”

我凝视她的眼睛说道：“什么时候你结了婚，自然就明白了。”

“那看样子我得早点结婚了。”

是啊—我本想这样回答她，可不知为什么发不出声音。

秋叶轻巧地从我怀里脱身。“晚安，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种气氛是不可能上床了。于是我也道了声晚安，离开了她的住处。

我切身感觉到结婚这个关键词果然在秋叶脑中膨胀了。她宣称过绝不同不打算结婚的人交往。她会和我这种已婚男人交往，恐怕非常出乎她的意料吧。

是不是应该和她分手了？我考虑道。这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爱秋叶，就不应该再束缚她。没错，我现在就是在束缚她。要是还保持现状，秋叶将进退两难。

回到家时，有美子正在打电话。从她的说话方式中推断，对方似乎是她的母亲。

“出了些麻烦。”挂了电话后，有美子说道，“妈妈要做膝盖手术，必须住院，可那样一来就没人照顾爸爸了，为这事还吵起来了呢。但就算让我过去，我也脱不开身啊。”

“你姐姐呢？”

“那天刚好要去旅行。”

“什么时候啊？”

“十四日和十五日两天，刚好是双休日。”

听到这里，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有美子的老家在长冈。

上越新干线车内十分拥挤，很多都是带着滑雪板或雪橇的年轻人。要是不事先买好指定席的票，根本就没有座位。

“真不好意思，连你都扯进来了。”有美子抱歉地说道。我们一家三口并排坐着，园美坐中间。

“没什么，刚好我也没有安排。”说完，我把目光转向窗外。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但如果翻过群山，蓝天应该就会变成灰色。天气预报说日本海一侧有雪。

若只有有美子和园美两个人回老家就再好不过了，可我不能说出这种话。我还没那么大的胆子。有美子似乎也没有单独回去的意思。如此一来，可能被采纳的提案只有一个，就是我也一起去。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长冈站，从车站打车回有美子家大概需要二十分钟。

和上了年纪的岳父打过招呼后，我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有美子迅速系上围裙开始做饭。岳父和我本就无话好说，大概只有外孙女才是他想见的。

吃过有些迟的午饭，我抽空给秋叶发了条短信，内容如下：“今晚在夜间滑雪场见面吧。我穿蓝衣服，戴红帽子。”

随后，我来到在厨房洗碗的有美子身边。“傍晚我能出去一下吗？”

“去滑雪？”

“嗯，见到雪就心动了。”

我告诉她，我可能去滑夜间场。

“你去倒是没关系，可别摔伤了啊。”

“知道啦。”

我换上滑雪服，下午五点左右离开了家。坐在出租车里，我看了一下手机，秋叶并没有回复。她可能没看到我发的短信，但若是那样，倒也很有趣。

到了长冈站，我飞奔登上了上行的新干线，大概半小时后到了越后汤泽站，然后又乘上出租车。道路两侧厚厚的雪形成了两堵雪墙。

到了滑雪场，我租了一副滑雪板就进场了。天上飘下的细小雪花在照明灯光下闪闪发亮。

还在运行的缆车只有一列，能滑的场地也并不多。我决定在缆车车站等待。

因为是情人节，成双成对来滑雪的人很多。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从缆车上下来的人，却没发现秋叶的踪影。

不久，我听到了熟悉的喧闹声，一个女人走下缆车。一定是田口真

穗。我戴着护目镜，看不清她的脸，但从那大嗓门和谈话的内容就可以确认。我很快弄清了和她一起来的都有谁，但他们应该做梦都没想到对面就站着公司的同事吧。

有一个人像是里村，但秋叶不在他们中间。我有点不安了。她该不会没看到我发的短信，没来夜间滑雪场吧？

我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秋叶的影子。看来她肯定留在了宾馆里。

无论如何还是先滑下去吧。我边想边开始往下滑。就在这时，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我赶紧一个急刹车，取出电话一看，正是秋叶的来电。

“喂，是我。”

“别停在那里。”我听到了秋叶的声音。

“什么？怎么了？”

“你滑到缆车对面，到缆车吊塔那里。”

我环顾四周，想找出秋叶到底正在哪里看着我。“你在哪里？”

“我就在缆车吊塔旁边啊。”

我一只手拿着手机贴在耳朵上，按照她说的滑了过去。离缆车越远，灯光就越弱，昏暗中，我已无法判断雪地的状况。

在吊塔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人影。

我放慢速度滑了过去，顺手收起手机。

秋叶穿着白色上衣，帽子把脸遮盖得严严实实。

“你真笨。”她说道，“你站在那种地方，让我怎么接近你啊？”

“为什么不能啊？”

问完这句话，我就注意到秋叶既没带滑雪板，也没带雪橇。在她身后有一连串足迹。她是走上来的。

“你为什么不坐缆车？”

她笑着答道：“因为我根本就没来啊。”

“什么？”

“我拒绝了这次滑雪旅行。所以要是被公司里的人看到就不好了。”

“可你不是在这里吗？”

“那是因为……我看到了你发的短信。”

“什么……那看到短信时你在哪里？”

秋叶轻轻叹了口气。“在家。”

我向后一仰，跌坐在雪地上。“你在东京……看到短信后才过来的吗？”

“赶得急了，还真有点累了。”秋叶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等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拒绝了这次滑雪旅行？有别的事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本来就没想参加。而且要是参加，还可能被里村求婚呢。”

“可你跟我说你要参加……”

“这么说更好吧？”秋叶低下头，戴着手套的手指开始在雪地上描画。

我叹了口气。“你打算谎称去参加滑雪旅行，然后双休日两天都闷在家里吗？”

“这又没什么。”

“可那样你不会很难过吗？”

“才两天，没什么的。我在家里闷过更长时间呢。”

“更长时间？”

被我这么一问，她双手抱膝，把脸埋在双臂中。

我恍然大悟。“年末时你说去加拿大也是骗人的吧？”

秋叶没有回答。我搂过她。

“是不是？”

她的肩膀开始颤抖。不一会儿，我听见她用很小的声音说道：“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摇了摇头，一时语塞，只能抱紧她。

“但是好幸福。”秋叶说道，“我做梦都没想到今晚能见到你。”

闪闪发亮的雪花落到我们身上。我的目光投向地面。秋叶画的是一个心形图案，心上刺着一支箭。

共有秘密能让两个人心灵的联系更强。

午休时，田口真穗和里村等人兴高采烈地聊着滑雪旅行。我和秋叶不时四目相对。知道旅行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的，只有我们两人。

“你们滑夜场了吗？”我明知故问。

“滑了哦。”田口真穗雀跃地说“冷得不得了，可是下着小雪，还闪闪发亮，特别浪漫。”

“是吗？要是和心上人一起去就好了。”

“是啊。下次一定要去那里过二人世界。”

我心里暗暗地笑了。田口真穗渴望的幸福经历，我和秋叶已经体会过了。

但要问我的心情有没有彻底转好，我还是得摇头。我和秋叶的心灵联系越是强烈，我越我们的关系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

在夜间滑雪场被彻底震撼后，我回到了有美子的老家。我真想带着秋叶找个旅馆过一夜，不想离开她。

但还是秋叶及时给我踩了刹车。“我也不想离开你，想一直和你在一起，想和你一起离开，到什么地方都好。但要是那样做了，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世上不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的。你得回家，而且过了周末我们都要去公司上班。我们只能像往常一样见面，这

是无法改变的。今晚你就回你太太那里吧，算我求你。”

到目前为止，我已不知被她的坚强和冷静救过多少次了。听了她的话，我总算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从而避免了把自己逼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但我不能总这样依赖她。

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这天加班加得有点晚。回到家后，一开门我就闻到了咖喱的气味，是我们家一直吃的那种咖喱。咖喱依照园美的口味做得偏甜，在我看来和牛肉丁盖浇饭差不多。

客厅里，有美子不知在给谁打电话。和室的拉门关着，看来园美已经睡了。

“……就是说嘛。我们这里的幼儿园也是那样的。听别人说，无

论如何还是以私立小学为目标才好。”

电话那端的人似乎是她学生时代的朋友，也有一个和园美差不多大的小孩。两人经常交流育儿经。今天的话题似乎是有关小孩升小学的问题。园美已经上了一年幼儿园，有美子正考虑接下来让她上私立小学。

我坐在沙发上读了差不多五分钟报纸，她才挂断电话。

“回来啦？吃饭吗？”

“嗯。”

有美子走进厨房。我听到她点着了火，看样子是准备加热咖喱。

我不知道日本到底有多少夫妻，可无论以什么标准分类，我和有美子应该都能归入“标准”那一类。生活上没什么困难，但也并不富裕，存款和贷款都有。作为一家之主的我是个工薪族，在上市公司工作，暂时不用担心公司会倒闭。

有美子看样子很满足于自己是这“标准”夫妻中的一员。她相信，既然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变化，那么明天也不会有变化。剧变或意外都是她不愿见到的。

我对这样的妻子感到不满。我也明白这样一成不变的平凡生活有多可贵，可一想起以后还有漫长的人生，就觉得眼前一片黑暗。再一想到今后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都要过着这样一成不变的无聊生活，我就感到恐怖，这毫不夸张。

我坐在餐桌旁，面前摆着一盘咖喱饭。我一面看电视新闻，一面吃着依小孩子的口味做的甜咖喱饭。

我并非不想要这样的生活。结婚前我想象过很多，就连下班回来却只能吃孩子爱吃的东西都想象过，那时我甚至很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我的梦想之一就是这样平凡的家庭生活。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年我怎么会那样想呢？同时，我也很讨厌不再那样想的自己。

我默默地吃着咖喱饭，有美子坐在旁边一面喝茶一面看杂志。我用余光瞥了一眼，发现标题是私立小学的各项排名。

“你觉得让园美坐电车上下学怎么样？”等我吃完饭，有美子问道。

“什么意思？”我仍然面对电视，问道。

“你觉得园美行吗？”

“这个嘛……不太清楚。”

“要是不用换乘还比较放心，如果要换两次以上就有些让人不安了。”

“有必要让她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吗？”

“可是离家近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好学校，没办法嘛。嗯，习惯了以后

应该就没事了吧……离家稍微远一点也没关系吧……”

有美子用的是商量的口气，可她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而是想确认自己的想法。她之所以问我，只是想把头脑中整理过的想法说出来而已。要是说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应该只有我的赞同吧。

“我吃饱了。”说完，我站起来往浴室走去。我泡在浴缸里想了很多事。

要是我提出离婚，有美子会有什么反应？可能会哭。以前我们交往时曾一度要分手，那次她在我面前没哭出来，可眼睛已经红了。

当然，我认为她不会干脆地答应离婚。她会跟我提出什么要求？首先应该是要我和情人分手。但就算分手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到以前那样的平静生活。等待我们的只有互相折磨的苦恼人生。

最后，她应该会觉得只有离婚这一条路好走。但她肯定会跟我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园美肯定要由她抚养，所以要跟我索要包括小孩抚养费在内的生活保障。当然，赔偿金也少不了。

要是到了那一步，我只能尽量满足她的要求。不管怎么说，百分之百错在我。

从浴室出来后，我回到卧室，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出租公寓。租金要尽量便宜，去公司也要方便，而且便于和秋叶见面。因为只有我自己住，面积没必要太大。

在搜索间隙，我环顾卧室。这套公寓买了有两年多，还留有新房的气息。这是我好不容易买下来的属于自己的房子。买下这套公寓时，我觉得总算了结了人生的一大心愿。

要是离婚，我就得放弃这套房子了。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我正在工作，听到背后一个同事说道：“仲西，有人找你，从接待大厅打电话过来了。”

对秋叶这样的派遣员工来说，有客人来访实在罕见。我竖起了耳朵。

“是什么人啊？”秋叶问道。

接电话的同事确认对方姓名后对秋叶说道：“是一位姓芦原的先生，说是你父亲的熟人。”

我吃了一惊。芦原—这个姓氏我有印象，是那个在蝶之巢见过的刑警芦原。

秋叶接过电话，说了几句后就走出办公室。一定是去和芦原见面了。

我手头的工作没停，却静不下心来。那个芦原到底有什么事，竟然跑到这里来找秋叶。

我回想和芦原见面时的场景。为什么他还在追查那起案子？要是他说因为案子还没结，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但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执着于秋叶。就算诉讼时效就要到期让他很着急，他应该也不会以为事到如今还能从秋叶那里得到什么线索。

我实在无法静下心来工作，便站了起来。虽没人注意，但我还是演了出上洗手间的小把戏，出去后直接乘电梯来到一楼的接待大厅，从入口窥视。里面摆了一排方桌，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就像学校的教室一样。

我看到了秋叶，芦原则背对着我。虽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可我看到秋叶低着头，简短地回答着什么，看起来应该限于“是”或者“不是”。她的表情很僵硬。

芦原站了起来，秋叶也抬起了头。我赶紧躲起来，注视着秋叶走出接待大厅。等到看不见她时，我才走了进去。芦原正要从访客出口出去。

我追上去喊了一声“芦原先生”。他宽阔的背颤了一下，那张方脸慢慢转了过来。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没认出我，但很快就赔起笑脸。

“啊，是你。”芦原打了声招呼，“上次多谢了，你姓渡部吧？”他往我身后看了看，像在找什么，然后回过头来问道，“你陪仲西来的？”

“不是，她什么都不知道。我见过你的事也还没跟她说。”

“是吗？你为什么不说呢？”

“实在有些难以启齿。”我实在无法跟芦原说，就在前一阵子，情人节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没有多余精力考虑这件事。“你今天来找她有什么事吗？”

听我这么问，芦原嘿嘿地笑了，是那种满肚子坏主意的笑。“你很在意吗？”

“当然在意。”我回瞪他,“我很好奇，事到如今你还问十多年前的事，到底能有什么收获？”

“上次我也说过，眼看时效就要到了，我们也着急。要是不抓紧时间做些能做的事，被上面怪罪就不好了。”

“就算是这样……”

芦原没让我把话说完，紧接着说道：“今天我问了仲西有关她母亲的事。”

“她母亲？但她母亲应该已经……”

“去世了。在出事三个月前去世的。”

“三个月前？”我有些意外。秋叶的母亲似乎是在她更小的时候去世的。

“不过，”芦原补充道，“她的父母在她母亲去世前没多久离婚了。”

离婚这个字眼触动了我内心的某处。“这样啊。”

“你不知道吗？”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离婚的？”

芦原苦笑一声，摆手说道：“对不起，因为牵扯到个人隐私，更深入的事情我就不能说了。其实我刚才说的已经侵犯了不少个人隐私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吧。”

“你问了秋叶关于她母亲的什么事？”

“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既是调查机密，又牵扯到个人隐私，所以我不能多说。要是你想知道，就直接去问她本人吧。现在你还经常和她约会吧？”

芦原特意强调了“约会”二字。旁边空无一人，但他一定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知道我很在意别人的目光。

看到我哑口无言，芦原似乎很有成就感。“那我先走了。”他说完就离开了。我郁闷地目送他。

回到办公室，秋叶正浑若无事地面对电脑办公。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浮出浅浅的笑意，看上去并不知道我和芦原见过面。我也想回她同样的笑脸，却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地笑出来。

18

在那个戏剧般的情人节过去一周后的星期六，我开车带秋叶去横滨。我们已很久没有开车兜风了。是她说想去横滨的，说想去元町走走。

“你今天没事吗？”她语气轻松地问道。

“你指什么？”

“你家里。”

我像刚注意到似的应了一声，答道：“没事，你别担心。”

她沉默片刻后，小声说道：“我就是担心嘛。”我感受到了她心里的痛苦。

我们从新山下一带驶出湾岸线，前往石川町站。在去车站的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停车场，就把车停在那里。因为是星期六，停车场比较拥挤。

经过一座小桥后走进一条羊肠小道，就算来到了元町商业街的正中间。那里都是年轻女子喜欢的蛋糕店、首饰店和时装店之类，街上大都是三三两两的女人，看不到几个男人一起在这里逛街的景象。

“以前我经常来这一带玩。”秋叶边走边说，目光中带着怀旧。

“是和男朋友来这里约会吗？”我刻薄地问道。

她笑了起来。“那时我才是初中生，哪来的男朋友啊。”

“哦？那是和朋友来的吗？”

这一带还真有不少中学生模样的女孩。

秋叶摇了摇头说道：“是和我母亲来的。我们都很喜欢来这里购物，还喜欢边走边吃蛋糕。”

听秋叶说起她的母亲，我吃了一惊。她总是这样，完全能洞察我内心的想法，然后提前一步踏入核心，而且每次都这么突然，让我惊慌失措。

“怎么了？”秋叶转过头来看着我问道。因为我停下了脚步。

“我想听你说说你母亲的事情。”我心一横，脱口而出。

秋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笑着点了点头。

“是吗？那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前面应该有家环境低调的咖啡厅，不知道还在不在。”

她轻快地迈开步子，我赶紧跟上去，追赶时发觉她竟然对我刚才说

的话没有一点疑问。按理说，要是有人忽然说想了解你妈妈的事，一般人都会觉得奇怪。

秋叶带我走进一家像走廊一样狭长的咖啡厅。店内的一整面墙全是玻璃，所以完全没有压迫感。店面朝南，店内像温室一样暖和。我不禁无聊地想象夏天时这里的情况。

秋叶点了皇家奶茶，我则点了咖啡。

“母亲以前很喜欢这里的奶酪蛋糕。”她环顾店内说道,“曾有一次一口气买了五个回来，全被我们俩解决掉了。”

“你和你母亲关系很好啊。”

“是吗？嗯，可能是吧。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母亲的反抗意识还没萌芽。”

我很想问她对父亲有没有反抗意识，但忍住了。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闪过了园美的面容。

“我说，”秋叶喝了口茶，“芦原告诉你什么了？”

我嘴里含着的咖啡差点喷了出来，我慌忙咽下，感觉喉咙都要烫伤了。

“没事吧？”她笑着问道。

“你……你怎么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你和芦原见过面？”

“嗯。”

“那个我早就知道了。姨妈告诉我的。你新年时不是见过我姨妈吗？”

原来如此。那天五彩夫人可能看到芦原从店里追出去找我了。

“上次我去见芦原，回到办公室后发现你不在，就想你可能去找他了。”

“是我主动去找他的。”

“哦。你问他关于我母亲的事了吧？”

“他说这是隐私，没跟我说多少。”

“那个象棋男，没想到他居然会用隐私这个词啊。”

“象棋男？”

“是啊，你不觉得他那张颧骨高耸的脸长得很像日本象棋的棋子吗？要是盯着他的脸仔细看，你就会看出‘金’字来。下次你好好看看。”

我想起芦原那张脸，不禁笑了出来。秋叶说得一点都没错。

秋叶也笑了，但她很快就严肃起来，说道：“芦原认为我家的案件并不是单纯的盗窃杀人。”

“为什么？”话一出口，我的嘴角也紧张起来。

“他认为作案的是本条认识的人，或者有本条认识的人涉入。”

“本条认识的人？”

“我也不太清楚。”秋叶一脸不解，“但芦原是这样想的。他认为案子和仲西绫子有关。”

“仲西……那是谁？”

“绫子，冈本绫子[1]的绫子。我的母亲。”

我猛地收紧下颚，挺直了脊背，把手伸向水杯。

“不过……案发三个月前你母亲应该已经去世了啊，而且更早的时候不是离婚了吗？”

秋叶点了点头。“没错。是芦原告诉你的吧？”

“他为什么认为案件和你母亲有关？”

“他用了排除法。”

“排除法？”

“他自己做了不少调查，认为盗窃杀人的可能性为零。那么，作案的就是本条认识的人了。杀人动机是什么呢？他按照这个思路一个个排除，最后就只剩下我母亲了。他觉得这和我母亲的非正常死亡有关。”

“非正常死亡？”

秋叶直直地盯着我。“自杀。母亲是服毒自杀的。”

我觉得全身的汗毛一下子都竖了起来，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不停地眨眼。秋叶从我身上移开视线，望向远处。

“那时刚过新年。母亲喝除草剂自杀了。大人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是我看到父亲和姨妈忙来忙去，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姨妈才告诉我母亲自杀了。父亲都没正眼瞧过我，对母亲的死也没有任何表示。说起来，那时警察也来了。我当时还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这就叫非正常死亡。警察虽然来了，也只是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现在想想，要到死者的前夫家里讯问，警察也一定很郁闷吧。”

“他们立刻就明白你母亲是自杀吗？”

“好像是这样。警察说是冲动性自杀。”

“冲动性……”

秋叶慢慢把茶杯凑近嘴边。她刻意放缓动作，似乎想让自己冷静一下。“我在母亲去世前不久还和她见过面。”

“见过面？在哪里？”

“在母亲住的地方。那年新年我是和母亲一起过的。那时她一个人住在吉祥寺的公寓。在离婚前，他们已经分居了一年多，那所公寓是父亲

给母亲准备的。他们分居以后，我还是经常去母亲那里玩。父亲当然知道，偶尔也跟我打听母亲的事。但我经常耍赖说我没去母亲那里。”

“你母亲去世前你也去见她了？”

“我总说要和她一起过新年，但也就是一起喝喝茶、吃吃点心。”她叹了口气，“母亲的遗体是在两天后发现的。”

“谁发现的？”

“母亲的朋友。打电话来可是没人接，觉得有些不对劲就跑过来，跟公寓管理员说了情况，让管理员开了门，结果就发现了。”

“自杀的原因弄清楚了吗？”

秋叶盯着我的眼睛说道：“精神问题。”

“哦……”

看到我的反应，她笑了。“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吧？母亲有点抑郁症，去医院看过，还开了些药。但从自杀前几个月开始，她就不再去医院了，药也不喝了。据说这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最后会发展到连去医院都难受的地步。她不服药，病情当然不会好转。后来她越来越悲观，最后觉得还是死更轻松。据说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抑郁症患者都想过自杀。”

听了秋叶的说明，我还是无话可说，只好喝咖啡来蒙混过关。至于咖啡的味道，我根本没品出来。

“医生说，可能是正式离婚击溃了她最后的心理防线。”

“正式离婚？”

“我不是说他们分居了一年多了吗？正式离婚申请是在母亲去世前一个月递出的。”

“这样啊……”

那么离婚应该就是自杀的导火索了。

“你知道他们分居并离婚的原因吗？”

秋叶歪了歪头。“丈夫工作繁忙无法顾及家庭，妻子则无法理解丈夫的苦衷。两人商量后，决定为了各自的幸福重新开始。”说完，她看着我耸了耸肩，“很奇怪吧，明明是为了幸福才结婚的，最后却要为了各自的幸福离婚。”

“你的意思是另有原因？”

“不清楚。他们没跟我详细说过。那天我从学校回来，母亲跟我说她要和父亲分开住，我当然问过原因，但母亲的回答模棱两可。她只说两人商量后觉得这样最好，却没告诉我他们都商量了什么。”

我低着头，用勺子搅动咖啡。

事情大致明白了。秋叶也知道父母离婚是因为本条丽子。简单来说，是秋叶的父亲仲西达彦的婚外情造成了她父母离婚。不知道秋叶父亲的婚外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这样想就能说通了。秋叶父母在分居后没有马上离婚，应该是因为两人花了很长时间商量解决方案。

我对比自己的情况想了想。有美子也应该不会马上同意离婚，可能会先分居吧。

也许是我太沉默了，秋叶微微笑了，但看起来笑得很勉强。

“谈话内容太沉重了。”

“这倒没关系……”

“再去走走吧。”秋叶语气轻快地说道。

出了咖啡厅，我们走上一条缓坡，不知不觉到了元町公园。那里有条被树木环绕的道路，通往外国人墓地。

“以前经常和母亲到这里捡栗子。”秋叶边走边喃喃地说，“母亲说栗子炒了以后下酒很好，可我没吃过。”

她的母亲，即仲西绫子，肯定为丈夫炒过栗子。

“那个……”我战战兢兢地问,“你父母离婚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意思？”

“就是……”

我斟酌着字句。秋叶停了下来，转向我。冷风从坡下吹上来，撩起了她的长发。

“你要是问我难不难过，我当然难过。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离婚不可。我那时只是初中生，可也大体懂得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会变的。但我总是毫无根据地认为自己的父母与众不同。父母的离婚让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是幻想，这让我很受打击。”

我很能理解她的话。我很幸运，父母没有离婚。但我完全不觉得那是侥幸。像秋叶一样，我也毫无根据地认为只有我的父母是特别的。

“对了，芦原到底认为你母亲和十五年前的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因为完全没有线索，他只能试着把以前发生过的事一件一件地拼凑起来。”秋叶歪着头说道，“前妻自杀后三个月，情人就被杀了……如果以我父亲为案件中心来考虑，警察当然会在意了。”

“芦原怀疑你父亲吗？”我不禁睁大眼睛。

秋叶边思考边慢慢迈开脚步。“是啊，是在怀疑我父亲。但他不只怀疑我父亲，或者说我父亲在他的名单上还不排第一个。”

“名单？”

“嫌疑人的名单。因为我父亲没有杀人动机。”

“那谁有动机？”

秋叶像是没听到我的问题一样环顾周围，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有叶子的气味。你不觉得空气不像以前那么冷了吗？是春天临近的感觉呢。”

“秋叶，到底是谁……”

“两个人。”她伸出两根手指，“有两个人有杀人动机，而且动机相同，都是因失去了所爱的人而施行报复。”

“所爱的人……你是说你母亲？”

秋叶把垂到脸上的头发往后捋了捋。“从我刚才的话推断，不是当然的吗？”

“你说有两个人……”

“一个是仲西绫子的妹妹，还有一个是她的女儿。”秋叶停下脚步，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迅速转过身来。一瞬间，她的大衣下摆像裙子一样展开了。“怎样？很有趣的说法吧？”

“一点都不好笑。”我紧绷着脸说道，“为什么你们俩会被怀疑？这没道理啊。”

秋叶收紧下巴，眼睛上翻着看着我。她的眼神认真得有些冷酷，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为什么没道理？”她问道，“所爱的人死了，就会怨恨导致这件事发生的罪魁祸首，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认为芦原的想法没有错。”

“你……你恨吗？”我微微低下头，窥视她的表情。

秋叶皱了皱眉，用指尖按了按太阳穴，随即换上笑容。“这个嘛，太久了，我忘了。”她合拢大衣前襟，转身走开。

“我有个女儿。”我冲着她的背影说道，“要是我离婚，我女儿是不是会恨什么人呢？”

秋叶停了下来，但没有转身。“就算开玩笑也别说这种话。”

“我不是在开玩笑。”

她转过身来。“你真是个残酷的人。”

“残酷？为什么这么说？”

“你明知道我曾经和你的女儿处境相同，却故意这么问。我会怎么回答，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别想什么离婚，会伤害你女儿的，不要让你女儿重蹈我的覆辙—你想让我这么说吗？”

“不是，不是的。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够了！”秋叶严厉的声音回荡在树林里，“你别担心，我会按照你的期待回答的。你不能离婚，你得珍惜自己的家庭—这么说行了吗？”

她说完就迅速走下坡道。

“等等！”

她没有停下，我追过去抓住她的肩膀。

“放开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了。刚好相反啊。”

“相反？”

“我想听你说没关系。我想听你告诉我，就算父母离婚了，你也没受到太大影响，没有恨任何人。如果你这么说，至少能让我轻松一点。”

秋叶正准备挣开我的手，听到这番话，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脸色发青。“轻松……你什么意思？你不是把和我的关系隐藏得很好吗？”

“现在是这样，但要是我离婚就另当别论了。我觉得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秋叶张大嘴连吸了好几口凉气，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摇了摇头，不停地眨眼，随后轻轻摆手，挤出如下的话：“不行。这样不行，你绝对不能这么做。你在耍我吗？这太过分了，真是太过分了……”

“我没有耍你。这种关系我已经觉得很难受了。我知道我让你很痛苦，可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想这样了。要么和你分手，要么离婚，两条路我只能选一条，而我不想和你分手。”

听完我的话，秋叶闭上眼睛，双手抱头蹲了下来。

“怎么了？你没事吧？”

“你刚才做了无可挽回的事情。”她说道，“你让我看了一个梦。这个梦绝对不能看，所以我已经把它封起来了。你明白吗？比起做梦前，梦醒时会更加心寒。”

“我不会让这个梦醒来的，不会让它只是个梦。”

“拜托，什么都别说了。还有，请允许我任性一次。”

“什么？”

“今天的约会到此为止。对不起。我坐电车回去。”

“秋叶……”

她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两步，但很快又停下来说道：“我并没有生气。但要是今天继续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好像要毁灭了，有些害怕。”说完她便走了。

我目送着她的背影，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可挽回的事情—也许的确如此。

19

日子很快就到了三月。早晨去公司时，秋叶已经到了，正和田口真穗等人谈笑风生。于是我凑过去问了一句："聊什么呢？"

"你还是别问为好。"田口真穗笑着说。

"什么啊，神神秘秘的。"

"那我就告诉你吧，但你可能会后悔哦。"田口真穗用一只手捂着嘴，悄声说道，"我们在说白色情人节[1]。"

"白色情人节……这么快就到了啊。"

"渡部先生，你应该有不少需要回礼的人吧？再不赶快准备就来不及了哦。"

"今年我没收到巧克力啊。情人节赶到周六了嘛。"

"哦，这样啊。"

这时秋叶开口说道："那你可得买礼物送给太太。你收到太太送的巧克力了吧？"

她的语气有种奇妙的明快，让我的心混乱起来。

"没收到，她才不会送我呢。"

"是吗？"秋叶一脸疑惑。

"好可怜哦。"田口真穗说道。

"结婚时间一长，就不会再做那些事了。"

"这样啊。"

"他肯定收到了。"秋叶用胳膊肘捅了捅田口真穗，"渡部先生只是不好意思承认。"

"才不是，我说的是真的。"我不禁有点生气了。

秋叶盯着我看了看，开玩笑似的耸耸肩道："你有没有收到都无所谓。"说完，她转身走回了座位。

我忽然有种冲动，想抓住她的肩，让她等一等。她简直就是在揶揄我之前的话，言外之意似乎在说："婚姻美满的你根本不可能离婚。"

我急得牙根痒痒，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当面跟她这么说，只得回到座位上。

打开电脑，收件箱里有一封邮件报告横滨某幢大厦的霓虹灯出了问题。真烦人！我立刻给客户打电话道歉，然后便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一起开公司的客货两用车赶往故障现场。

虽然只是一点配线故障，但若要排除，就必须切断大厦的部分电力供应，这就麻烦了。我们先和承包这项工程的公司碰了头，之后便去跟客户商量善后。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离开现场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我把车留给还在那里干活的员工，自己叫了出租车前往横滨站。但路上我改变了主意，跟司机说要去中华街。

蝶之巢所在的大楼还是一如既往的寂静。我走上狭窄的楼梯，打开右边的店门。店里放着钢琴演奏的爵士乐。桌旁有两个客人，吧台旁也有一个，却不见五彩夫人的身影。芦原也不在。

“晚上好。”我跟白发调酒师打招呼。他也招呼道：“欢迎光临。”

我点了一杯时代波本威士忌配苏打水。喝了一口后，我问道：“滨崎女士呢？”

“她今晚出门了。”调酒师平静地回答，“有什么需要转达的吗？”

“不用，谢谢。我刚好到附近，就顺便过来看看。”

“是吗？真是对不起。”调酒师鞠了一躬。

既然五彩夫人不在，那待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我本想问问她秋叶母亲自杀前后的事。

我一面快速地喝酒，一面环顾店内。旁边的女客正在看一本很厚的材料，看上去是一份剪报。她看起来四十多岁，戴眼镜，齐肩直发染成了茶色。

我正琢磨独自来这种地方的女人到底会是何等人物，手机响了，是部下打来的。

我走到洗手间附近接电话。部下报告说，故障总算排除了。我正给他发指示，忽然看到了某个东西，随即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是站着接电话的，从我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坐在吧台旁的女人的后背，连她正在看的那份材料都能看到。

我瞥了一眼材料的内容，顿时惊得哑口无言。

“喂，能听到吗？”部下在电话里喊道。

“嗯，能听到。就按照刚才说的顺序进行。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拜托了。”

我挂了电话，回到原位继续喝酒。我觉得口干舌燥，没几口就把杯里的酒喝得一干二净。

我偷瞄那个女人的侧脸，她似乎没注意到我的异常举动。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至少，她不是单纯地只想一个人来这里喝酒，应该是来找五彩夫人的。

刚才不经意间看到的材料内容深深地刻在我的脑中。

那是一篇旧报道，标题是“光天化日下东白乐盗窃杀人”，照片上毫无疑问是秋叶家的房子。

我又点了一杯酒。

旁边的女人一面看材料，一面慢慢地喝黑啤。杯里的啤酒泡沫已经完全消失了，看起来就像是一杯没了气的可乐。很明显，她并不是来品酒的。

白发调酒师看起来也和往常有些不同。他一直在不经意地观察客人，努力尽早洞察客人的需求，提供完美的服务。可他明显对那女人看都不看，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的。

我喝完第二杯，正在犹豫要不要再点一杯时，那女人动了起来。她合起材料，把它们收进一个大背包。

“多少钱？”她问调酒师。

调酒师把价目表放到她面前。她沉默着从钱包中拿出钱，然后便收起钱包，穿好大衣，背起背包朝门口走去。

我拿着空酒杯，犹豫着要不要追上去。关于秋叶家的案子，她一定知道些什么。也许不仅仅是知道，她肯定是为了这件案子来见五彩夫人的。

“再来一杯吗？”调酒师问道。

我看了看他的脸。他嘴角浮出笑容，目光却非常认真，毫无笑意。

“不用了，多谢招待。”我下定了决心,“多少钱？”

调酒师似乎有些意外，说了句“请稍等”，拿起了计算器。

这样磨磨蹭蹭会跟丢的。我心下着急，便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万元大钞放到吧台上，说道：“这些应该够了。”

调酒师惊讶地看着我，表情很狼狈。

“要是不够，请把账单寄到这里。”我把一张名片放到账单旁边，拿起外套。

“那个，等一下……”

我不再理会调酒师，径直走了出去。一出门，我立刻四下张望。

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我拿着外套跑了起来。到了十字路口，我四下张望，还是不见她的身影。

她大概是上了出租车。那样的话就不可能追上了。我很后悔在她离开时没有立刻追上去。

就在我不知所措、几乎要放弃时，那个女人从旁边的便利店里走了出来。她左肩背着放材料的大背包，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隐约能

看见里面放着瓶装饮料和三明治。

她向我瞥了一眼，顿时面露惊讶，但之后并没在意，直接往车站方向走去。

我赶紧追上去搭话：“请等一下……”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我解释道：“对不起，我是在刚才那家店里，就是蝶之巢里坐在你旁边的人。”

她不知所措地半张着嘴，眼镜后面透出不安的目光。

“你要是想推销，我一概谢绝。”她的声音很低，却很坚决。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不是推销，是想问你点事，有关你刚才看的那份材料。”

“材料？”她皱起了眉。

“对不起，我从你身后走过时瞥到了那份材料。你收集的是有关东白乐盗窃杀人案的资料吧？”

她睁大了眼睛。“你还记得那起案子吗？”她的声调提高了一些。

“不是还记得，而是最近才知道。那起案子快过诉讼时效了吧？”

“没错……你是看了最近的报纸知道的吗？”她明显有些失望。我觉察到如果我只是通过报道了解到一些事情，她就不打算和我说下去了。

“我的熟人和案子有关，我是从她那里得知的。”

她脸上又浮现出兴趣，朝我走近一步问道：“你的熟人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是被害人的家人……不，应该是住在案发地的人。”

“是仲西家的人吗？”

“是的。”

“那家是父女两人一起生活。你的熟人是……”她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是女儿。”

“是秋叶啊。”

“嗯。”我点了点头。

她打量着我，可能是在猜测我和秋叶的关系，以及我为什么会对这起案子感兴趣。

我从怀里取出名片。“我姓渡部，是仲西秋叶的同事。”

她接过名片仔细看了一会儿，仍是一副不明就里的表情。她大概觉得，若只是同事，应该不会对十五年前的案件感兴趣。

我不能只被动地回答问题，便主动出击，问道：“我知道这很失礼，但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收集那起案件的资料呢？还有，你去蝶之巢的目的

是什么？”

她的嘴角微微露出笑意，隐藏在眼镜后的目光却是冰冷的。“你为什么问这些？我喜欢做什么是我的自由。”

“话是这样，可是……”

“难道，”她用指尖扶了扶眼镜，再度看着我说道，“你很在意还有人对那起案子感兴趣？你不希望还有人深挖那起案子？”

“深挖？什么意思？”

她微微歪了歪头，问道：“你是秋叶的男友？”

我语塞了。这个问题问得突然，我不知要不要老实回答，但我的犹豫反而让她确信了。

“是啊，她有个男友也不奇怪。”

“没错，那又怎样？”

“别生气啊。而且是你先来找我的吧。”

我沉默了。她笑出了声，但眼神仍然冰冷。

“你是她的男友，从她那里听说了这起案子，当然会在意我的材料。你应该也知道蝶之巢的老板娘是秋叶的姨妈吧？”

“知道。”

“你听她说过有关案子的事吗？”

“没仔细听过，而且她似乎并不愿谈起这个话题。”

“关于案子你知道多少？”

“这个……”

“你只是从秋叶那里听说的吗？”

“听她说过后，我也读了有关报道，就这些。”

其实我还从芦原那里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我隐瞒了这一点。

“是吗？只是这样啊。哦……”她故作姿态地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材料？你应该是想问滨崎女士有关案子的事，才到蝶之巢去的吧？你跟案子有关？”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咬嘴唇，一会儿叹气。不久，她抬起头看着我，下定决心般地点了点头。“没错。你都报上名了，我还遮遮掩掩的就不公平了。而且要是你去问蝶之巢的调酒师爷爷，他也一定会告诉你。”

那个调酒师果然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

她从背包里取出名片，上面写着一家设计事务所的名称和钉宫真纪子这个名字，头衔是设计师。

“钉宫……对吧？”

“没错。”她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旧姓是本条。”

“本条……”我喃喃地重复了一遍，猛然倒吸了一口气，“本条……你是本条丽子的……”

“我是她妹妹，是货真价实的被害人家属。”她略微抬了抬下颚。

我一时无从回答。我从没想过被害的本条丽子可能会有家人。虽说我没有机会问，可的确连想都没想过。

“这下你明白了吧？我想知道姐姐被杀的真相，想找出杀害姐姐的真凶，才会背着案件的材料到处走。我也有工作，不可能二十四小时考虑这件事，但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尽力调查。去蝶之巢也是我调查的一环，再怎么说，滨崎妙子也是为数不多的证人之一。”

“这样啊……”

“你明白就好。那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可以吧？”她背好背包，转身就走。

我慌忙喊道：“啊，请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不满吗？”

“不是。”我追上去，站在她面前，俯视着双眉紧皱的她，舔了舔嘴唇，“那……关于案子你查出什么了吗？例如报纸没报道过的事实，还有新消息什么的……”

她缓缓地眨了眨眼，说道：“倒是有一点。再怎么说，我也是连续查了十五年哪。”

“都有什么呢？”

她显得很意外，随即叹了一口气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想多了解那起案子……”

“为什么？”

“因为秋叶也对那起案子很在意。我觉得那起案子无论对她还是对仲西家来说，都是不能触碰的伤痕。如果你有能接近真相的线索，哪怕一点点，也请告诉我。”

“你想拿来安慰秋叶吗？”

“不是那个意思……”

钉宫真纪子看了一眼手表，看样子不想再跟我谈下去了。“不好意思，我得回去了，不然我丈夫会担心的。”

“为了我自己，我也想知道。”我猛然间说道。

“为了你自己？”

“我……”我赶紧调整呼吸，接着说道，“我打算和秋叶结婚，也就是要和仲西家发生联系。所以我有必要知道她家发生过什么事。”

我感到身体发热，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非同一般的话。

也许是我的兴奋传达给了她，她换了一副沉思的表情，又看了一眼手表，再次看向我说道："要是那样，还是跟你说说比较好。我也觉得你有必要知道……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跟我合作。你在和秋叶交往，可能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你能毫无隐瞒地告诉我吗？"

"告诉你倒没问题，但我知道的只有秋叶告诉我的那些。"

钉宫真纪子摇了摇头。"并不是让你跟我说案子，而是让你跟我说些有关秋叶的事。"

"秋叶的事？"

"还有一条。"她竖起食指，"你必须保持中立。如果你的立场出现倾斜，我就不能再跟你说了。"

"中立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成了仲西家的人，我就什么都不会说了，你最好也不要问。就算你问了，也只能平添不快而已。那时你肯定会像滨崎妙子一样躲开我。"

因为要躲这个女人，五彩夫人今晚才没出现在店里吗？

听着钉宫真纪子的话，我大体了解了她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我不禁想起之前跟秋叶的对话，芦原的话也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知道了。按照你说的，我还算中立。我没打算偏袒任何人，只是想客观地把握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令人不太愉快，但我还是想知道。"

钉宫真纪子盯着我的眼睛，眨了好几下眼后点了点头。"我们找个方便谈话的地方吧。"

不远处有个家庭餐厅。我们在最靠边的桌子旁坐下。四周无人。

"我能点杯啤酒吗？"她问道。

"请便，我也要啤酒。"

我们点了两杯生啤，我不禁想起她在蝶之巢喝黑啤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开始和秋叶交往的？"钉宫真纪子问道，连等啤酒送上来的这段时间都不想浪费。

"去年秋天。"

"我再问个比较傻的问题，是你追求秋叶的吧？"

"这个……"

看我吞吞吐吐，她向上翻了翻眼睛，瞪着我道："不是说好什么都告诉我吗？"

“我知道。但我倒没有清楚地表白过。我们偶然碰见，然后一起去喝酒，这就是交往的开端。”

我一面说，一面回想当时的情况，脑海里又浮现出秋叶在击球中心不顾一切拼命打球的样子。那只是不久之前的事，却感觉过了很长时间。

“不管怎么说，是你主动约她的？”

“嗯。”

“这样啊。”钉宫真纪子点了点头。女服务员端来了生啤。

“你为什么问这个？”等服务员走后，我问道,“我不认为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钉宫真纪子从背包里取出那份材料，放在桌上。

“我想了解仲西秋叶的近况，还想了解她现在如何生活、如何和男人交往。”

“所以我说这和案子没关系……”

她打断了我，朝我举起酒杯。“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什么？”

“听我说话的心理准备啊。要是想打退堂鼓就趁现在，因为我要说的话是你绝对不想听到的。”

“不想听到的……不，提出想了解案情的人是我。”

“你真的想知道吗？”她说道，“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杀害本条丽子的真凶就是仲西秋叶，你的女友。”

20

听到这里，我脑中响起了以前经常看的两小时电视剧的背景音乐，锵锵锵锵。那个夜晚，秋叶第一次跟我说起那起案子时，也曾经谈到那种音乐。

杀害本条丽子的真凶—一年前，我绝对不会想到能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这句话。我曾经以为这些只是悬疑片中的台词。就算充分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还是觉得像在梦里一般，完全没有真实感。

“啤酒。”钉宫真纪子看着我的手。

不知何时，我的手握住了酒杯，而且杯子已经倾斜，白色的泡沫溢出来打湿了手指。我赶忙放下杯子，用纸巾擦干净。

“你看，”钉宫真纪子说道，“你已经想逃了。”

“不是。”我摇了摇头，“我本来就觉得可能会谈到这些。”

“真的吗？”

“当然，但我一直在祈祷你不要说出这些话。”

这番话半真半假。既然杀本条丽子的是她认识的人，而且嫌疑人是仲西家的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秋叶。但我尽力避开这个问题。

“我可以继续说吗？”

“请讲。”我喝了一口啤酒，感到口渴难耐。就像她说的，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案子发生于十五年前的三月三十一日，地点在东白乐幽静的住宅区，而且还是太阳高照的大白天。”

“这些详细说明就……”

“不详细说明就没有意义了。”钉宫真纪子严厉地说,“你不是想知道全部真相吗？那就闭上嘴好好听我讲。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但我不想听到你对我的说话方式提任何意见。”

她语气尖锐。我被她的气势压倒了，默默点了点头。

她似乎是在调整呼吸，胸口上下起伏。

“神奈川警察局得到一个女人被杀的消息是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大约十分钟后，警察就赶去确认尸体。案发现场是仲西达彦的家，被害的是他的秘书本条丽子。她在仲西家的客厅里，胸前插了一把刀，倒在大理石的桌子上，身体呈‘大’字形。”

这些我已从秋叶口中听过多次，已经习惯想象那个从没见过的场景

了。

“发现她的是那家的女儿仲西秋叶，当年十六岁。当时她在二楼练习吹单簧管，完全没有注意到楼下发生了什么事。但不知怎么，她觉得楼下好像出事了，就走下楼来，结果发现了倒在客厅里的本条丽子。她不记得那之后的事，因为她看到尸体后太过震惊，晕了过去。后来，负责做家务的滨崎妙子购物回来，发现了因看到尸体而晕厥的秋叶，便立刻联络户主仲西达彦。仲西达彦赶回家是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回家后立刻向神奈川警察局报警。”

一口气说完后，她看着我，似乎在问我有没有问题。

“到此为止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那除此以外你知道什么？”

我略加考虑后说道：“晕过去的秋叶不知什么时候被放在了自己的床上。还有，本条的挎包被盗，落地窗是开着的—也就是这些了。”

钉宫真纪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神奈川警察局认为盗窃杀人的可能性很大，就和神奈川县警本部一起展开调查。可很快就碰了壁，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线索。”

话题终于触及核心，我不由得吞了口唾沫。

“警察进行了大范围的讯问和调查，可目击者一个都没有。你明白吗？一个都没有。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很罕见，一般来说肯定会有一两个目击证人的。现场四周也不是完全没人，当时离仲西家五十米远的路口就有三个住在附近的主妇在闲聊。她们看到了不少人，可都是她们认识的人。当然，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是无辜的，所以警察就去确认他们的不在场证明，结果都没有疑点。”

“凶手是不是避开了那些主妇？那附近有不少小路，我觉得怎么绕都绕得出去。”

钉宫真纪子的镜片一闪。“你去那附近好好走过吗？”

“没走过。”

“你走一趟就明白了，那条路是个死胡同。你说的那些小路，无论走哪一条，最后都会交汇到同样的路上，那些主妇就是在那个交汇点上。”

我回忆起仲西家附近的道路，也许钉宫真纪子说得没错。

“但凶手不一定会走普通的路啊。他既然会闯入别人的家，逃跑时自然也有可能从别人家的院子穿过去。”

“的确有这个可能，虽然可能性很小。”

“可能性很小？”

“你站在凶手的角度想想啊。为了能安全逃走，肯定要尽早伪装成普

通行人。要是鬼鬼祟祟地在别人家的院子里晃，一旦被发现，该怎么找理由呢？”

她说得的确有道理，我沉默了，继续喝啤酒，可喝到嘴里全是苦味。

“我们来说说凶手留下的东西吧。”钉宫真纪子说道。

“你是说那把刀吗？听说是把任何地方都能买到的刀。”

“那是把一般家庭用的西式菜刀，十四厘米长，价格大约一万元，全国各地的百货店都有卖。”

“查到是谁买的了吗？”

钉宫真纪子摇了摇头。“菜刀和小刀不属于枪械刀具管制的对象，这一点真奇怪。但要是买菜刀时需要办各种登记手续，又会觉得头疼。不过我想讨论的不是刀的问题，而是刀上本该有的指纹。你从秋叶那里听到关于指纹的事了吗？”

“这个……”

“指纹被抹掉了。”

“也就是说，这条线索也断了？”

“算是吧。但有一点让警察百思不得其解。”

“哪一点？”

“为什么凶手行凶时不戴手套。”

我恍然大悟，知道她想说什么了。

“同样，房间里各处都有指纹被抹去的痕迹，包括落地窗。但无论是偷窃还是抢劫，凶手一般都会戴手套。”

“可是也有例外吧。”

“当然有例外。比如说计划外的犯罪，也就是冲动性的犯罪。这种情况下不戴手套作案的比较多。”

“那关于这一点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听我这么说，她探身盯着我说道：“你是说凶手是计划外的冲动犯罪吗？”

“不是吗？”

“那凶手为什么会带刀来？那把刀可不是仲西家的。”

我无言以对，切实感到这个女人的的确确针对这起案子钻研了十五年。“那就是凶手有作案打算，所以带了刀，但忘了戴手套。不是这样吗？”

“带了刀却忘记戴手套？那凶手还真是蠢。”

“谁都有粗心的时候嘛。”

“粗心啊。”她一脸怀疑，“就算是凶手粗心好了。那你觉得凶手为什么会盯上仲西家呢？那附近住着不少有钱人，而且其中有几家白天完全没人。”

“五彩夫人……不对，是滨崎妙子女士。凶手碰巧看到她出门，以为仲西家没人，就决定去闯空门。”

“只看到一个人出门，就认定这家没人吗？”

“凶手大概是这样认为的。”

钉宫真纪子使劲摇了摇头。“不可能。凶手应该知道仲西家有人。”

“为什么？”

“你肯定没好好听我说话，才会这么问。当时家里有谁在？”

“本条丽子和秋叶啊。”

“秋叶当时在干吗？”

“在二楼……”说到这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到我的表情，钉宫真纪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对。她在二楼练习吹单簧管。附近的人都听到了，凶手不可能听不到。当然，这些都是在确实有这么一个凶手存在的前提下。”

我握紧酒杯。“凶手可能听到了二楼的单簧管声，于是认定一楼没人。要是凶手作案前调查过仲西家，就有这种可能性了。反过来说，只要二楼的单簧管还在响，凶手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偷东西。应该也有这种可能性吧。”

钉宫真纪子笑了。应该说是苦笑。“你脑子转得真快。”

“你在讽刺我吗？”

“不，这是实话。这么短的时间里，一般人是不会想到这么多的。看样子你真的很爱秋叶。”

对钉宫真纪子的话，要是肯定，就显得我像个傻瓜。可我也没有理由否认，只得保持沉默。

“你觉得凶手为什么会从落地窗闯进去？”钉宫真纪子又提了一个问题。

“因为大门锁上了吧。”

“你是说凶手偶然间发现落地窗没锁，就从那里闯进去了？”

“不对吗？”

“那凶手又是怎么知道落地窗没锁呢？仲西家四周都是高墙，从外面看不见那扇朝向院子的落地窗。”

“呃……凶手在找能闯进去的地方，结果发现落地窗没锁。”

“那凶手还真走运。”

我敌不过钉宫真纪子讽刺的口吻，便沉默地喝起了啤酒。

“我们来整理一下说过的内容吧。凶手打算作案，于是来到那个住宅区。当时凶手带了刀，却没想过要戴手套。边物色行窃对象边走到仲西家旁边时，看到滨崎妙子从家里出来了。由于之前了解过仲西家的情况，凶手决定去偷仲西家。二楼传来的音乐声证明仲西家的女儿在二楼，所以凶手以为一楼没有人。凶手钻进院子，很幸运地发现有一扇落地窗没锁，便从那里进了屋子，正当物色要偷什么东西时被本条丽子发现，于是就用刀把本条丽子杀了。之后，凶手擦去刀柄以及碰过的东西上的指纹，拿走了本条丽子的挎包，从落地窗离开了仲西家。可凶手在道路交汇点看到了那几个主妇，便改道穿过别人家的院子逃走了。”一口气说完后，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的确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但人类的行为本身就没有道理可言。特别是罪犯，用常理去衡量罪犯的行为毫无意义。”

听了我的回答，钉宫真纪子笑了，表情看起来有几分空虚。“关于罪犯行为的不自然就谈到这里。那么被害者呢？”

“本条丽子有什么不自然的行为吗？”

“她是被刺中前胸的，而且是正面刺中。”

我吃了一惊。我从未深入想过这一点。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年轻女人在家里看到陌生人闯入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然会尖叫，会逃走。但谁都没有听到她的叫声。就算她顾不上尖叫，也应该会逃走。可她被杀了，而且不是从后面，而是从前面。是一击毙命。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是说凶手是本条认识的人……吗？”

“除此之外别无解释。而且是本条丽子相当熟悉的人。即使对方在她正对面，在能用刀刺中她的近处，她都没有防备。这样的人是不会从落地窗闯进来的，完全可以按下门铃、从大门大大方方地进屋。如果凶手从落地窗闯进来，就算再熟，本条也会吃惊，也会警惕。但是，”她接着说道，“凶手并未从大门进来，也没按门铃。有人证实门铃没响。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是秋叶？”

“没错。”钉宫真纪子点了点头，“但我觉得这样的证言是她的疏忽。按照她的证言，嫌疑人的范围大幅度缩小。直截了当地说，凶手就算不走大门，忽然出现在房间里，本条丽子也不会有所防备。”

“那就是仲西家的某人……”

“准确地说，是仲西父女和滨崎妙子。但有机会和本条丽子独处的是

谁呢？”

我咬着嘴唇，看着仍被我紧握的酒杯。啤酒还剩下约三分之一，可我已完全失去了继续喝的心情。我放下杯子，双手在桌上交握。

“谜团解开时的标志是什么？好像是QED[①]吧。我倒没打算做侦探，但你明白我为什么认定秋叶是凶手了吧？如果她是凶手，到目前为止的疑团就都能迎刃而解了。好了，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我洗耳恭听。”

我挠了挠右眉上方，但也挠不出什么好点子，只好说出唯一能想到的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情景证据吧。我明白你为什么怀疑秋叶了，但这些都只是凑巧。你推断凶手是本条认识的人，这一点很有说服力，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没错。”钉宫真纪子爽快地承认了，“所以警察无法出手。能称为物证的只有那把刀，但怎么也无法把秋叶和那把刀联系起来。如果一个高中女生去买刀，肯定会给店家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可是找不到情况吻合的店。就这样过了十五年。”

“马上就要过诉讼时效了……是吗？”

“但我不会放弃。”她不经意地望向远方，“我姐姐几乎没跟我说起过她和仲西达彦的事，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发展成情人关系的。但我知道姐姐很苦恼。好不容易等到对方离婚了，对方的前妻却自杀了，姐姐当然会苦恼。而且对方还有个女儿。对于如何和这个女儿相处，我姐姐可能极其烦闷。但是，却发生了那种事……”她像在忍耐什么似的抿紧了嘴唇，然后又目光坚定地看着我说：“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会追寻真相，直到最后。”

“所以你去蝶之巢……”

“知道真相的只有他们。我去那里反反复复地跟他们说案子的事，反反复复地问当时的情况。滨崎妙子无法拒绝我，因为我是被害者的亲人，有权利要求他们提供相关信息。我会不断重复下去，哪怕只能发现一点点小破绽，也肯定能追寻到真相。”

钉宫真纪子拿出钱包，把酒钱放到桌上。“你也应该知道真相。但就算我不这么说，你也肯定想知道真相，所以我才对你和盘托出。也许你能解开那起案件的封印。”

“封印？”

“秋叶的心。还用说吗？”说完她站起身，向出口走去。

我并没有站起来，而是凝视着她的背影。

21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回家的路。最近要回家时，我总是心情郁闷，但今晚比平常程度更甚。

我本不想回家，想直接去秋叶那里。我想给她打电话，立刻见她。

钉宫真纪子的推理不愧是花费多年构建出来的，严密得没有一丝漏洞，既不牵强附会，也不强词夺理，逻辑性很强。

我也明白了芦原来找我的理由。他的假设应该和钉宫真纪子一样。只有从秋叶那里寻找突破口，只有等她吐露真相。他应该在和我谈过之后确认了这一点。

“也许你能解开那起案件的封印。”这是钉宫真纪子的话。这让我觉得十五年前发生的那起本和我毫无瓜葛的案件忽然成了我的巨大负担。一想到这里，回家的步伐便更加沉重。

我调动全部记忆回想和秋叶交往至今的所有细节，看有没有什么细节能证明她就是那起接近诉讼时效的杀人案的凶手。之前和她见面时，她说自己也被怀疑，但完全没提及她实际上参与了案子。

但她的那句话还是让我非常在意：“到了明年四月……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月三十一日。等过了那天，我也许能跟你多说一些。”她还说过：“那天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日子。我等那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

她明显是指案子超过诉讼时效的那一天。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等一起案子超过诉讼时效呢？不用说肯定是凶手，或者是不希望凶手落网的人。

各种各样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中。还没等理出头绪，我已站在自家门前。我掏出钥匙开了门。

走廊有些昏暗，但客厅里透出了光亮。我走过去一看，有美子正在餐桌旁读书。那是本薄薄的大开本书，看起来既不是单行本也不是杂志。她还戴着耳机，旁边放着便携式CD机。

似乎察觉了我的存在，有美子摘下耳机看向我说：“你回来啦。真晚啊。”

“因为工作的事跑了一趟横滨。你在干吗？”

“这个吗？我在学英语。”她把摊开的书拿起来，是本英语教材。

“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打算出国旅游吗？”我一面问一面

暗想，她要是真有这个打算就麻烦了。

她笑着说：“我可没那个闲情逸致。这是为了园美学的。”

“园美？你想让她学英语？”

有美子拿起放在桌上的A4复印纸。“这是今天幼儿园发的。再过不久，小学就要正式开英语课了。但各方面的消息都说，小学的英语课根本靠不住。”

“为什么？”

“按照学校的现状，英语老师的数量肯定不够。而且小学老师不必取得英语资格证书，也就是说，他们连培训英语老师的体系都没有。这样一来，园美根本不可能受到完善的英语教育。老师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成绩呢。”

“所以你打算自己教园美？”

“没错。其他的妈妈也都想在小孩上小学前让他们熟悉英语。倒也不是非得让小孩马上开始学英语不可，重要的是先让他们对英语感兴趣。”

“所以你就把以前买的英语会话教材翻出来自学？”

我对有美子正在看的教材有印象。那时我们刚结婚，在去夏威夷旅游前，我们觉得一句英语都不会，出国旅游可能会碰上麻烦，便一时冲动买了本教材，结果学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放弃了。

“目的是让孩子对英语感兴趣。要是她看到妈妈在学，可能就会觉得英语很有趣。”

“哦。”

“对了，你吃饭了吗？有奶汁烤虾仁。”

又是园美喜欢吃的东西。

“在外面吃了点。我先去泡澡了。饿了的话我会自己随便吃点的。”

“那也行，吃完记得把碗放进水槽。”

“嗯，知道了。”

我去卧室脱下衣服，随即进了浴室。浴缸里的水有些凉了，我一面继续烧水一面泡进去，让水没过肩膀。

我再次体会到有美子是个好母亲。她每天考虑的都是女儿，满脑子都是要如何抚养园美，要让园美受什么教育。

当然，作为园美的父亲，我是很感激的。如果把园美交给有美子，园美应该会幸福的。

但我这种不满足的情绪又源自哪里呢？这种空虚又从何而来呢？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一辈子都要过这种生活，我就觉得连呼吸都沉重起来了。

说到底，我还是在追求所谓的女人。有美子是个好妈妈，对园美来说，她是最好的妈妈。但她已不是我的心上人，我也已不想和她做爱。现在，这个和我一起生活的人已不是以前那个我爱的女人了。

但这个世上大多数已婚男人应该也和我一样。就算知道无法和以前一样相爱，也还是打定主意就这样度过一生，做一辈子好丈夫和好父亲。

要是能这样想，人生可能也会轻松不少。我快四十岁了，以平均寿命来说，我已开始走下坡路，已不是可以执着于恋爱的年龄了。我已经到了必须放弃那些事的时候。

如果秋叶真的是凶手—基于这个假设的空想越来越大。

诉讼时效很快就要到了，但也许在那之前，她就会被逮捕。要是警察使出强硬手段，证明她的罪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若真到了那一步，就无计可施了。我没有选择，因为我不可能追到监狱去。

但如果就这样过了诉讼时效会怎样呢？换句话说，如果案子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中超过诉讼时效，我该怎么做？

我能和也许在十五年前杀过人的女人顺利交往吗？

只要我能一直相信秋叶，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我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我想相信她，这一点毫无改变，但心里已经有了怀疑的萌芽。如果隐藏这种苦闷的想法，继续和她在一起，我们两人都不会幸福。

那么要尽力弄清真相吗？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就算知道方法，我又能怎么做呢？

若她不是凶手，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她正是凶手，我该怎么办？如果在得知她是凶手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又该怎么办？她将不会受到制裁，也不会有警察来抓她。

那样我还能继续爱她吗？

22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头痛，大概是泡澡后喝了劣质葡萄酒的缘故。那时我思前想后，久久无法入睡，所以选择了葡萄酒。酒精并未给我带来安眠。我上床后仍很兴奋，还没弄清自己是否睡着，就已经是早晨了。

“真稀奇，你居然会一个人喝红酒。”有美子一面收拾空酒瓶一面说道。

“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喝了。”

“哦。”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抬起了下巴，“你最近有点奇怪啊。”

我吃了一惊，血压顿时升高。“哪里奇怪？”

“脸色不太好。是累的吗？工作很辛苦吧。”

升高的血压又一下子降了下去。冷汗也退了。“有点累。”我抹了抹脸说道。

“不要太勉强。你也不年轻了。但就算这么说，你也不能旷工吧？”

“我会在上班路上买点提神的饮料。”

我摸了摸刚起床的园美的头，离开了家。在车站附近的便利店，我真的买了一瓶提神饮料，但喝了依然头痛。

我闷闷地来到公司。到了座位上，我看了秋叶一眼，她正在和其他女职员聊天。似乎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她也看了我一眼。我们目光交汇。

她在公司时是戴眼镜的，透过镜片，她传来了信号：“早上好，今天我也会关注你。”

“我也一样。”我默默地回应，心里抱着一丝内疚。

我一面机械地工作，一面继续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做，以及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什么应该放在第一位。我对有美子和园美是有责任的，同时也必须珍惜秋叶。我不想伤害她们任何一个人，但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时间流逝，我还是没想出答案。因为昨天的事故，我必须再次赶往横滨。我做好从横滨直接回家的准备，离开了公司。

幸好，事故顺利解决了，客户也没有发火。完成了若干手续后，我看了看表，才五点半。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不管怎样，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掉。我想先

消除心中的烦恼和犹豫。

我用手机给秋叶发短信："我在横滨。一会儿能见面吗？"

五分钟后，秋叶回复道："我刚下班。在哪里见面？"

我立刻回复："我在中华街入口附近。"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我们碰面了。秋叶的嘴唇颜色和早上不一样，可能是又回公司补了次妆。

我们到一家常去的饭店吃了中国菜，喝了绍兴酒。秋叶说起了田口真穗。田口最近有了男友，对方离过一次婚，还有小孩。

"好像是个上小学一年级的男孩子。田口说她前两天第一次和那个孩子见面。"

"她打算和那人结婚吗？"

"她说有这个打算。为了讨好那个孩子，她特意买了游戏软件带去呢。"

"继母难做啊。"

"她给那个孩子做饭，看样子是成功让那个孩子觉得她会是个好妈妈了。但孩子还是想亲妈妈，吃饭时还跟父亲说起亲妈妈的事。"

上小学一年级，那就和园美差不多大。如果妈妈没去世，孩子肯定还是想让妈妈回来。

本来我可以趁机换成我们的话题，问秋叶："那你怎么样？你觉得能和我女儿好好相处吗？"

但我没说出口。我在元町公园提起离婚时，秋叶哭着表示反对。这不会是个轻松的话题。

而且我还有其他事情必须要和她谈。我决定先跟她说我和钉宫真纪子见面一事。只要我这么说，聪明的秋叶一定会明白我从钉宫真纪子那里听说了什么。我希望她能反驳。

今晚，秋叶话格外多，而且有不少有趣的话题，这让桌上的菜肴比平时更加美味。我很久都没有体会到约会的乐趣了，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去谈沉重的话题。

吃过饭，我们在中华街散步。看到一家卖外国民间工艺品的店，我们进去转了转。秋叶拿起了一根雨棒。那是用竹子编成的，里面装了细沙，一倾斜就会发出下雨一样的声音。

"就像在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里一样。"秋叶说着闭上了眼睛，让雨棒倾斜，"我们去森林采果子，忽然下起雨来，于是我们逃到一棵大树下躲雨，一直等到雨停。"

"我们？"

“我和你哦。”秋叶闭着眼睛说。

“我们没带伞吗？”

“不需要伞。雨不会永远下，总会停，就算淋湿了也没关系。”

“淋湿了很冷的。”

“不会冷的。”她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两个人牵手怎么会冷呢？我们一面感受彼此的体温一面等雨停。”

“雨总会停……吗？”

“你也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森林的样子，秋叶在我身旁。

然后下起了雨，细细的雨丝淋湿了我们。我伸出手碰到了秋叶的手指，两只手紧紧相握。

23

时间转瞬即逝。等我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在情人旅馆里紧紧相拥。我还是第一次和秋叶来这种地方。

“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情人旅馆了啊。”我说。

“真的？”

“真的。我干吗要跟你说谎。”

“以前跟谁一起来的？”她一脸恶作剧般的表情盯着我。

“那个……和那时的女友……”

“你太太？”

我沉默了，秋叶似乎认为我已默认。

“这样啊。”她起身下床，捡起扔在旁边的浴巾裹在身上，打开冰箱。里面放着收费饮料。“想喝点什么吗？”她问道。

“可乐。”

“这么说，”她打开罐装可乐的拉环，坐到床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在遇到我之前，你没有出过轨？”

“当然了，我没跟你说过吗？”

“哦。”她应了一声，喝了口可乐，然后把罐子递给我，“为什么？”

“嗯？”

“为什么遇到我你就出轨了？”

我沉默着接过罐子，尽可能慢地喝了几口。“我也不知道，顺水推舟吧。”

“不知不觉就被推到现在？”

“不是，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过程。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只是按照心情行动，不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你不觉得你做了不能做的事吗？”

“这个……我当然觉得。”

“但你还是做了。你一贯行事谨慎，究竟是什么让你做出这种事？”

“我说，秋叶，你怎么了？今晚有点奇怪啊。为什么总问这种问题？”

她倒在我的身上，把脸埋进我怀里。“你还记得在元町公园的事吗？”

“……当然记得。”

“那时弄得乱七八糟的，真对不起。”

“没关系。”我坐起来，稍微和她拉开距离。她把脸埋在我怀里，那让我实在冷静不下来。如果继续下去，我生怕被她发现我的心跳都乱了。

“那之后，我一个人想了很多，始终忘不了你的话。我本打算只和你保持现在的关系，但听你那么一说，我真的犹豫了。”

“那时我说话没经过大脑，我道歉。”我只能低头认错。

她哧哧地笑了。“我没打算翻旧账，你别摆出那种表情。我重新想了想，觉得你绝没说什么过分的话。的确，你的话刺激了一直辛苦忍耐的我，但你并非出于恶意。你也在认真考虑我们两人的未来吧？我认为这只是一场梦，可你不想把我们的关系就终结在梦中。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你呢？”

“你的意思是……”

“我在等。”

“嗯？”我不由得发出了声音。

她盯着我道：“我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也知道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我决定等下去。我相信你的话。你说宁可抛弃家庭也要选择我，我相信那不是谎话。”

我又一次无言以对。秋叶的话是我想都没想过的。我握着床单一角，茫然无语。

“你怎么了？”秋叶疑惑地歪了歪头，“我说得有什么不对吗？”

“哦，没什么。”我赶紧摇头，“你说得都对。只是你的态度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一时有点回不过神。”

“所以我说我想了很多嘛。”秋叶握着我的手，“雨棒。”

“和雨棒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说了吗？只要两人牵着手，无论下多么冰冷的雨都不会冷。只要有彼此的温暖，就能一直等到雨停。雨总会停。从今以后，各种辛苦就会像漫长的雨，但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能忍耐。”

我终于明白在中华街那家民间工艺品店里，秋叶为什么热衷摆弄那根雨棒。她是在确认自己的决心。

“你能牵我的手吗？”秋叶问道。她眼里罕见地透出撒娇的神色，但目光深处潜藏着仿佛背靠悬崖绝壁般孤注一掷的光芒。

我无法拒绝，把她拉向我，她随即扑进我怀里。“当然了。”我说。

结果我完全没问案子的事，就这样和秋叶告别。在回家的出租车里，我多次扪心自问。

我真的爱秋叶吗？

如果我爱她，就应该相信她。

即使十五年前她真的是凶手，如果我爱她，就应该做好和她一起赎罪的心理准备。就算即将超过诉讼时效，她的伤痕也应该没有消失，治愈她的伤口难道不是爱人的责任吗？

“从今以后，各种辛苦就会像漫长的雨，但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能忍耐。”秋叶的话渗入了我的内心。这句话的确感动了我，但我不能否定，在感动之余，这句话也狠狠地刺痛了我内心埋藏的狡猾。

24

我一到公司，就在电梯里碰见了秋叶。电梯里还有其他人，我们不能像独处时那样说话，连互相注视都不行。即使如此，我还是从人缝里偷偷瞥了秋叶一眼。就那么一眼，我和秋叶目光相遇了。她连着眨了好几下眼，就像在确认之前的宣言。

“这周六就到日子了啊，糟了，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旁边的男职员说道。他正在和同事交谈。

“买点发光的玩意儿好了。”同事说道。

“发光的玩意儿……你是说贵金属？可这个月有点囊中羞涩啊。”

我明白了，他们在说白色情人节。那一瞬间，我又和秋叶四目相视。她的目光透过镜片露出一丝笑意。看起来她也听到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秋叶的眼神似乎在这么问。

来到座位上后，我仍无法安下心来。我感到秋叶的态度和以往相比有了微妙的差别。看样子她也想通了不少事。

快到午休时，有个外线电话打了进来。我拿起话筒。

“是渡部先生吧？好久不见了。”对方说道。听起来是个年长的男人。

“呃，您是……”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仲西。”

花了几秒，这个姓氏才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不禁“啊”了一声。

“我是仲西秋叶的父亲。我们在我家门前见过面。”

我大气都不敢出，转过头看了一眼秋叶。她正对着电脑工作，并没注意到我。

“喂？”

“啊，是的。那个，我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失礼了。”我紧张得语无伦次。

“很抱歉忽然打电话给你。你现在方便说话吗？要是不方便，我换个时间打过来。”

“不用，没关系。”我掩住嘴，两肘撑在桌上，“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嗯，我有点事想跟你面谈。不，应该说是有点事想问你。总之，你能和我见个面吗？”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对于恋爱中的男人来说，和女朋友的父亲见面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状况之一，更何况我还是婚外情。

也许秋叶的父亲会提出让我和他女儿分手。

“我知道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

“哦。我现在在东京站。要是有可能，想趁午休时间和你见个面。我会到你们公司附近。当然，要是你不方便，我们就改日再约。”

敌人看样子想潜入我的阵地。他可能是故意让我措手不及，以便问出真话。但我不能逃。“明白了。”我答道，“在箱崎有家宾馆，我们在那家宾馆的大厅见面可以吗？”

“箱崎？好的。”

确认了时间和地点后，我挂了电话。心跳总算放缓了一些，可体温又有些升高。秋叶还是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该不该告诉她呢？我考虑片刻，决定暂时不告诉她，先去听听她父亲到底要说什么。

到了午休时间，我离开公司，乘出租车赶往箱崎的宾馆。一路上，我想象仲西先生会用什么话来骂我，在头脑中一遍遍地模拟被骂的场景，让自己不要退缩。但从通话内容来看，他似乎不是专程赶来向我发泄怒气的。

约定的地点是宾馆一楼的咖啡厅。我一进去，一个坐在窗边的男人就站起来点头示意。那人前额宽广，白发梳得整整齐齐，鼻梁挺拔。

“很抱歉，百忙之中打扰了。”他语气平和。

“没关系。”我说完坐下，点了咖啡。

“听说你从事照明工程方面的工作？”仲西先生问道。

“是的。”

他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和光打交道的工作是寄托了梦想的。利用光能做很多东西，而且光本身没有体积，比任何东西都干净。”

他说得很有趣，我不由得放松了紧绷的表情。不愧是大学的客座教授，能说会道。

“听说你因为工作经常去横滨？”

应该是从秋叶那里听来的。我没有否认。

“还听说你在工作之余，有时会到我妻子的妹妹开的店里喝两杯。”

妻子的妹妹—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看着他平静的表情，我忽然明白他说的是滨崎妙子。

“您是说蝶之巢吗？我也不是经常去。”

“以后有空时就去坐坐吧。那里生意不太好，妹妹正着急呢。本来她就不太擅长做服务业。”

“哦……”

他应该不是为了说这种话而专程把我叫出来。不知他想何时切入正题，我做好了准备。

“钉宫真纪子。”仲西先生说，“你和钉宫真纪子见过面吗？”

我没想到他会忽然说出这个名字，有点惊慌失措，感觉像是被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打了一拳。

“您怎么会知道……”

他脸上浮现出略带羞涩的苦笑。“我和蝶之巢的调酒师有多年的交情。他把那天你去蝶之巢的事告诉我了。跟其他人说客人的事情本不合规矩，但请你原谅他。他只是担心我们，绝不是偷听或跟踪。”

我想起和钉宫真纪子在蝶之巢见面的场景。的确，当时调酒师似乎很在意我们。

“你和她谈过吗？”仲西先生问道，苦笑已经消失，眼神严肃认真。

我犹豫了。要想和他深入交谈只能趁现在，于是我答道：“谈过了。”

“我大致能猜到她跟你说了些什么。”见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道，“渡部先生，你也是理科出身，应该明白事情必须从多方面立体去看。只从一个方面看是弄不清真相的。钉宫真纪子的话对你来说是宝贵的信息，但那只是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信息也不可忽视。”

“您的意思是……”

“我愿意给你提供其他方面的信息。”

我喝了一口咖啡，比预想的要烫，我差点龇牙咧嘴。不能让他看到我的狼狈，我只好拼命忍住，轻轻咳嗽了一声，看着他说道：“您说其他方面的信息，是指连钉宫真纪子都不知道的真相吗？”

他微微歪了歪头。“也可以这么说，但更准确地说，钉宫真纪子对一个重要问题有误会。”

“误会……”

“没错。也可以说她有种固执的偏见。”

“是什么问题？”

“钉宫真纪子对那起案子做了很有逻辑的分析吧？”

我不太明白问题的用意，但还是点了点头。“是啊……虽然我无法全盘接受。”

“关于杀人动机，她是怎么说的？”

我吃惊地半张着嘴。“动机？”

“我刚才说过，我大致能猜到她跟你说了什么。那起案子不是盗窃杀

人而是内部作案，而且凶手还是和本条相当亲近的人。她是这么说的吧？”

我没有点头，只是又喝了一口咖啡。

“就算她说的那个人是真正的凶手好了，她是怎么解释动机问题的？”

“这个……这个她没有详细说明。”

“你没问吗？”

“没有特意问。”

“你对这一点不怀疑吗？”

“那倒不是……”

“那为什么没问呢？我认为动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没问……”我喃喃自语。

仲西先生双手放在桌上，十指交握。“你想当然地认为动机就是对那个逼走母亲、夺走父亲的女人的恨吧？”

他简直就像看透了我一般。我急忙说：“不，我没这么想……”

他笑着摇了摇头。“你不用糊弄我。警察……至少芦原认为动机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知道芦原吧？”

“嗯。”我答道。看样子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芦原还抓着我妻子自杀一事不放。他认为那是导火索，点燃了女儿受伤心灵的怒火，于是女儿就刺死了父亲的情人。他编了这么一个故事。你可能也听过类似的话吧？”

“倒没这么详细……”

“哦。但那个刑警并没有仅凭想象胡编乱造。渡部先生，事到如今遮掩也没用了，老实跟你说，我和本条之间的确不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秋叶应该无法完全接受我和妻子离婚，因此她对我和本条的关系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渡部先生，秋叶并不是轻率的孩子。就算再无法释怀，她也不会去恨一个错误的对象。”

“错误的对象？”

仲西先生深吸一口气，宽厚的胸膛起伏明显。“恐怕你也误解了。我在这里明说，我和秋叶母亲离婚与本条丽子毫无关系。我和她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在和妻子分居之后才有的。”

这番话让我震惊得连连眨眼。他说得没错，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离婚的原因是本条丽子。“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知道这么问很无礼，但还是想确认一下。

他坚定地点了点头。“我可以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我们离婚另有

原因，而且双方都同意，可以说是和平分手。证据就是我妻子的妹妹。如果我们夫妻俩是大吵一架分手的，妹妹就不可能到我家帮忙。”

“哦……”的确如此。

“你明白了吧？我和本条的关系更近一步时，我虽然还没有正式离婚，可已经和妻子关系破裂。秋叶根本不可能恨本条恨到想杀她的地步。所以我说她是错误的对象。”

“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错误的对象。”

“据我所知，秋叶那时总算习惯了新的人际关系，也努力想和本条好好相处。作为她的父亲，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但秋叶的母亲为什么会自杀呢？要是和平分手，正式离婚应该不会成为自杀的导火索啊。”

听我这么说，仲西先生不由得缩回了身子，把脸转向一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狼狈的表情。

“不错。离婚和自杀没有本质关系。呃，你知道我妻子有抑郁症吧……”

“听秋叶说过。”

他点点头。“婚姻生活对我和妻子都是负担。对她来说，可能是抑郁症的影响太大了。其实是她先提出离婚的，这一点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她想离婚的原因是她觉得要履行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实在痛苦。要是我对于抑郁症有些了解，也许能想出其他解决办法，可那时我一无所知。我觉得分开对我们俩都好。但分居后，她的症状似乎恶化了，结果便是自杀。我不敢说正式提出离婚申请对她完全没有影响，但本质上并无关系。”

“但芦原和钉宫真纪子都认为您太太的自杀导致了这起案件。”

仲西先生摇了摇头，又摆了摆手道：“所以我说他们只是想当然。母亲的死的确给秋叶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她很爱母亲，在我们分居后还经常一个人去见母亲。但你要我说几次都可以，秋叶绝对不可能恨本条。”

“你跟警察说过这些吗？”

“当然说过，我跟警察说过我和本条开始交往的时间，但他们不信。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我的婚外情导致了离婚。只有这样，他们那个内部作案的剧本才能顺利写下去。案子很快就要过诉讼时效了，警方仍认定是内部作案。我认为他们的固执是凶手至今尚未归案的最大原因。”

我沉默了。的确，仲西先生提供的信息大大改变了我迄今为止对案件的看法。不，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了。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他盯着我问道。

“现在暂时没有什么了。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想一想。”

他点了点头，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名片夹，取出一张放到桌上。“有事请跟我联络，我会尽可能赶来。”

我拿起名片，上面的头衔是经营顾问。我脑中忽然浮现出一个无关紧要的疑问：他可能还有好几种名片吧。

“最后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仲西先生说道。

“您请说。”

他略一犹豫，开口问道：“你今后打算怎么处理和秋叶的关系？”

就像被人当头浇下一盆冷水，我全身的神经都清醒过来，随即头脑发热，思维开始混乱。

“你果然只是想和她玩玩吧？”

“不是，那个……不是的。”我摇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正在很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将来。”

“将来？”

“我想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在一起。我想了很多，也告诉过她。”

仲西先生面露困惑地问道：“那秋叶说了什么？”

“她说她相信我，会等我。”

“那孩子这么说了？”

“是的。”

“哦。”他看上去有些意外，随即强颜欢笑，“那孩子也三十多岁了，我这个当爸爸的还在这里嚼舌根，也太奇怪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很感谢你能抽出时间见我。”

他拿过账单站起身来。我赶忙掏出钱包，可他已走到收款台前。

25

和仲西先生见面两天后，我收到了秋叶发来的短信：“关于这周六的安排，我有话要跟你谈，今晚有时间吗？”

我立刻回复：“那六点半在水天宫的书店见面吧。”

发完短信，我忽然觉得很怀念，因为那个书店是我们第一次约定的见面地点。不久，我收到了秋叶的回信：“知道了，是那家书店吧。”我瞥了秋叶一眼，她眨了眨眼睛。

幸好今天没有突如其来的工作，不用加班。到了下班时间，我急匆匆地离开了公司。要是一磨蹭被谁逮到可就麻烦了。

一到书店，我就看到站在杂志柜台前翻阅杂志的秋叶。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抬起了头，露出微笑。

“我以为我会先到的。”

“今天我提前结束了工作，在洗手间里一面补妆一面等下班铃响。”秋叶吐了吐舌头。

“你不忙吗？”

“现在不怎么忙了。我就快走了，上司也不怎么派给我费时间的工作了。”

“你要走？”

“我的合同这个月底就到期了。”

“……这样啊。”

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啊，我不由得感慨。这半年实在太快了。

我们去了书店二楼的咖啡厅。秋叶说想喝啤酒，我便陪她一起喝。

“等你顺利结束工作时，我们再来干杯吧。”我和她碰杯。

“嗯，但还是先说说这周末的事吧。”秋叶表情有些为难，看样子不太好说出口。

我放下杯子，点了点头。“我也很在意白色情人节。那一天我想让你过得快乐。”

我想秋叶肯定会劝我不要勉强。平安夜、新年、情人节的记忆一件一件在我脑中复苏。每一次她都努力不给我添麻烦，不让我为难。

可秋叶接下来的话令我大为意外：“要是可以，那一天我也想和你一起过，才会发短信给你。我想问问你的打算。”

我半天没回过神来，拿着杯子僵住了。

“怎么了？”秋叶惊讶地问道。

“没有，那个，我也想为你做些事情。但真是对不起，最近工作太忙，我还没详细考虑过，也没有预约餐厅……”

秋叶摇了摇头。“一直以来你都尽力了。平安夜，还有情人节，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所以这次由我来准备。”

“你？怎么准备？”

“也没什么特别的，我预约了宾馆。”

“宾馆？哪里的？”

“横滨的……”

她说的是一家有名的古典宾馆。那里的酒吧名气很大，有位著名歌手的歌里还提到那个酒吧。那是首讲婚外情的歌。

“你真行啊，居然能预约到那里，而且还是在白色情人节。”

“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但只要努力，总会有办法。”

“我完全没想到你会这么做。”

“偶尔这么做也不错啊。”秋叶抬眼盯着我，继续说道，“周六你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我笑着答道，语气里充满自信，内心却涌上些许焦躁。

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既狡猾又软弱的男人。既然决定白色情人节要和秋叶一起过，就该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好心理准备。可秋叶一提出如此计划，我就畏缩了。

无论是平安夜还是情人节，我在心理上都放弃了和秋叶见面。我始终处于认为“见不了面是理所当然”的轻松状态。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实现秘密约会。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我不由得焦躁起来。

“你在想家里的事吗？”秋叶问道。

“不是，我在想礼物的事。我还没准备呢。”

“我不需要什么礼物，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秋叶毫不掩饰的话彰显出她不寻常的决心。同时我发现，我已有了些许退缩的念头。

“昨晚父亲打电话来了。”秋叶说道。

我吃了一惊，看向她。“你父亲？”

“你前几天见过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总觉得有点说不出口。”我完全没料到会由她提起这个话题，有点慌了手脚。

“你跟我父亲说过吧？说你在考虑我们的将来。”

“哦，是说了。”

“我很高兴。”秋叶低下头，用迷人的目光瞥了我一眼。

“你父亲说什么了？”

她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父亲绝对不会对我的事指手画脚的。”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父亲，明知女儿做了第三者，却毫不干涉。“你父亲还说什么了？”我继续问道。

“就说了这个。我们谈话时间很短。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犹豫片刻，还是开了口：“秋叶，你知道钉宫真纪子吗？”

她原本柔和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厉，眼角的阴影也浓郁起来。“本条丽子的妹妹，你为什么会知道她？”

“我一个人去蝶之巢喝酒时偶然遇见的。我从她那里听到了很多事。说实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是吗？”秋叶喃喃道。她面无表情，看样子已经猜到钉宫真纪子跟我说了什么。

“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就来找我，说是有事想跟我说明。”

“说明？”

“他说钉宫真纪子和芦原的怀疑都不对，他们认定的凶手并没有杀害本条丽子的动机。他是在和太太分居后才和本条丽子交往的，所以本条丽子并不是他和太太离婚的原因。”

“父亲跟你说了这些……”秋叶的目光落到杯中剩下的啤酒上。

“你以前跟我说过，警察怀疑两个有杀人动机的人，动机就是失去所爱之人后施行的报复。你还记得吗？”

“在元町公园时说的。”秋叶意味深长地笑了，“当然记得。”

“你的话和你父亲的话是矛盾的，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呢？”

“谁知道呢。”

“喂，我在问你呢。”

秋叶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托着腮看着我，就像在看珍禽异兽。“你知道了打算怎么办呢？”

“这个……”

“你为什么想知道我有没有杀本条丽子的动机呢？”

“那是因为……”我无言以对。

“要是没有动机，你就可以安心了；要是有，你就会怀疑我，是吗？”

“不是的，我不会怀疑你。”

“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无论我有没有动机，都和你无关，不是

吗？”

这下我真的无话可说了。她说得没错。要是我相信她，她有没有杀人动机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我觉得很不舒服，想喝口啤酒，却发现酒杯已空了。

“再点一杯吗？”

“不，不用了。”我低下头。

“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明白，”秋叶说道，“本条丽子成为父亲的情人是在我父母分居后，这千真万确。”

我抬起头。“你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秋叶点了点头。“父亲说的是实话，我可以保证。我父母的关系破裂时，父亲和本条之间还没有特殊关系。那时他们还只是雇主和秘书。”

我不禁纳闷她为什么可以如此肯定。她父亲和本条之间的事难道不是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吗？但我没问出口。

“你怎么看那起案子？”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觉得凶手是谁？还是说，是盗窃杀人？”

秋叶歪着头，拢了拢头发。“我也不知道。你不是和钉宫真纪子谈过吗？那她一定告诉你盗窃杀人的可能性很低了吧。”

“她关于这个部分的说明相当有说服力。”

“你一碰上有逻辑的推理就没辙呢。但我觉得，要是无论什么都用逻辑去推理说明，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总而言之，再过两个多星期，这件事就可以画上句号了。”

“你以前也说过，到了三月三十一日那天，你会跟我多说一些。你没有改变主意吧？”

她略一犹豫，“嗯”了一声。

“那么在那天前我就什么都不想了。”这话也是我说给自己听的，“我还有很多必须想的事情呢。”

“你是说白色情人节吗？”

“算是吧。”

“星期六要是个晴天就好了。”秋叶说，“那天也就只有天气还好。”

“那天？”

“十五年前的三月三十一日。那是个大晴天，所以我开着窗户吹单簧管。要是我没吹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这么一问，秋叶露出忽然回过神来般的表情。“这个我到时也会说的。你还是先考虑星期六的事吧。还有，有一点我得事先说明，我不会

再有所顾忌了。”

“顾忌什么？”

“你的家庭。你想办法处理好家里的事。我现在认为你是我的男人了。”

26

新谷正在搅碎酱油里的芥末，听到这里，他阴下脸，皱起眉严肃地看着我道："你真想这么做？"

"真的，所以才头疼啊。"

"喂，喂。"新谷说着喝了一大口生啤，用手背抹了抹嘴角，拳头在桌子上敲得砰砰响，"我说渡部啊，我以前是怎么跟你说的？不是告诉你平安夜以后就悬崖勒马吗？"

"我知道。"

"不只如此，我还忠告过你，让你新年和情人节时收敛一下。婚外情就得这样。你没忘吧？"

"情况有变化了。"

"什么变化？"

我无言以对。现在的情况很难解释。

"婚外情是见不得人的，但如果不是婚外情，就没问题了。"考虑片刻，我答道。

新谷立刻一脸不满。"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要和她分手吗？"

"如果你说的'她'是指我现在的女友，那很遗憾，不是的。"

我的回答让新谷皱起眉头。他歪了歪头，略加思考，蓦然睁大了眼睛道："你该不会是想和你老婆……"

"没错。"我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

"不行！"新谷像是要挥走什么似的摇着左手，"绝对不能离婚！看样子我的忠告你完全没听进去啊。婚外情的确身不由己，可以后的事情你必须考虑清楚。我不是告诉你这世上不存在什么姻缘的红线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你千万不能想离婚。你适可而止吧。"

他的气势像是要吹跑啤酒上的气泡。我冷静下来，想要确认自己还没有迷失。

"和老婆离婚，然后和第三者结婚并幸福地生活，这样的男人应该也有吧。"

"那是例外。"新谷立刻回答，"你的想法从根本上就是错的。离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你觉得你老婆在知道你爱上别人后，会大大方方地说一句'哦，知道了'，然后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盖章吗？还是说你老婆同意离婚了？"

“这倒不是，我还什么都没跟她说。”

“那你的婚外情被发现了吗？”

“这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还没暴露。”

新谷闻言安心地点了点头。“最好是这样。听好了渡部，女人拼了命也会守护现有的生活。如果生活安定，她们就不会放手。她们绝对不会因老公爱上别人就轻易放弃现有的一切。如果争吵延续不断，肯定两败俱伤。结果不但离不了婚，美满的家庭也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有每天的痛苦。我不会害你的，你好好想想吧。”

听新谷说得这么真切，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

“女人难道不会觉得与其每天痛苦，不如干脆离婚更痛快吗？”

“不会的。你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妻子。她们不同意离婚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安定的生活，而是无法忍受只有老公找到幸福。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使痛苦度日也可以忍受。”

新谷一口气说完，借着势头把啤酒喝干，随即冲店员喊：“再来一扎生啤！”

我一面吃酱菜一面慢慢喝啤酒。新谷的话我完全能理解。我也不认为有美子会干脆地同意离婚。一旦提出离婚，等待我的也许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时光。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完全没有目的地和秋叶交往。看到她痛苦，我也觉得痛苦。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也选择一条痛苦的道路。

啤酒送来了。在喝之前，新谷把酒杯抵在额上，似乎想让头脑冷静一下。“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

“白色情人节啊。你不是打算离婚吗，不是打算跟老婆坦白你在外头有女人？既然如此，干吗还找我帮你打掩护？这不是矛盾吗？”

“我想过一阵子再跟老婆摊牌。但我已经跟秋叶约好一起过白色情人节，所以想找个能从家里出来的借口。老实说，最好是个不太自然、可能会被怀疑的借口。现在和平安夜时不一样了，没必要像那次一样天衣无缝。”

新谷一脸惊讶，把额前的头发向上捋了捋。我发现他的发际线旁有点秃了。“你跟她说过你想离婚吗？”

我点了点头。“说过了。”

“她很高兴吗？”

“开始时很犹豫，还让我不要想这种事。但现在很高兴。”

“肯定的。女人就是这样。是你解开了她的心结。做好心理准备吧，以后她脸皮会越来越厚。到现在为止，她都忍耐着看你回到老婆身边，

以后就不一定了。”

“不会吧？”

“就是这样的。但现在跟你说这些也没用。没有切身体会，你不会明白。大家都一样。”他的语气和刚才相比平静了很多，似乎已经放弃了。“然后呢？白色情人节你跟她约在几点？”他看着我问道。

27

三月十四日对于有家室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我和往常的周六一样睡到中午，起来后一个人了吃了点吐司，喝了点咖啡，算是填了肚子。有美子肯定带着园美去和幼儿园的妈妈们一起喝茶了。这是她周六的标准日程。

母女俩回来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我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有美子说她们买了蛋糕回来，问我吃不吃，我谢绝了。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是新谷。

“今天的约会有变化吗？”他问道。

“没有。”

“那就按照预定，你今晚要来和我喝酒，没问题吧？”

“麻烦你了。”我小声说。这时，家里的固定电话响了。

“你家的电话响了吧。”新谷说道，“是古崎打的，他就在我旁边。”

我惊讶地看着有美子。她接起了电话。

“我们今晚真的会在新宿喝酒，而且一定会喝到早晨。这样你就可以在她那里过夜了。相应地，我们会拿你作为消遣的话题，你就忍了吧。”

“我知道了，不好意思。”

“真是的，就只帮你这一次了。”新谷说完挂了电话。

有美子走过来，把电话分机递给我。“是古崎打来的。说是你的手机正在通话中。”

“刚才正和新谷说呢，说今晚要去喝酒。古崎大概也是说这事吧。”

“哦。”有美子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把分机放在桌上就回厨房了。

我调出分机的通话记录，直接打过去，古崎立刻接了电话。

“新谷拜托了我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刚才是我打给你的。”他说道，还是一如既往平淡的语气，“今晚我们要一起去喝酒，你不会来，但我们会认为你来了。这样就好了吧？”

“就这样，拜托了。”我害怕被有美子听到，小声说道。

“嗯。”古崎答道，“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你也一把年纪了，注意着点。就这样，祝你好运。”

“对不起。”说完我挂了电话。有美子正在洗碗。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的对话。

过了晚上六点，我开始做出门准备。我并没打算特意打扮，可还是

被有美子发现了。“你今晚穿得还挺正式。”

“是吗？”

“你见你那些狐朋狗友时，一向都是不修边幅的。”

“我们要去新谷的熟人开的店，太不修边幅的话就失礼了。”我犹豫着用这个理由搪塞。

“哦。你的这些朋友还真不错。都这么多年了，关系还这么好。”有美子双臂抱在胸前。

我看着她问道：“为什么忽然这么说？”

“不为什么，只是忽然有感而发。很奇怪吗？”她抬眼望着我说。

“不，不奇怪。”我移开了视线。

出了公寓，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已事先把给秋叶的礼物放在公司的储物柜里，所以先去了一趟公司，接着又打车来到东京站。

一想到很快就能见到秋叶，我雀跃不已，同时也有些在意有美子的态度。也许是由于我对她充满内疚，但我还是担心她可能感觉到了什么。

我告诉自己，就算那样也没办法，但还是很不安。我内心的狡猾和软弱仍然试图把这个人生的巨大转折点尽量往后推。

我从东京站坐上车，在横滨站下车。横滨站旁边的一家蛋糕店兼咖啡厅是我们碰面的地方。

秋叶正在入口旁的座位上读小说，桌上放着一杯冰咖啡。

“晚上好。”我打了一声招呼，在她对面坐下来。她冲我一笑，合上了书。

“情侣果然很多。”

听她这么一说，我环顾四周，其他座位的确都被情侣占据了。

“真好，我也能和你一起过白色情人节了。一个人过很寂寞的啊。”

秋叶现在的态度和平安夜以及情人节时明显不同。那时她说话不会这么坦率。

“我也很高兴能和你在一起。”我说道。

出了店门，秋叶挽住我的胳膊。此前她从未这样做过。

“不好意思吗？”

“倒不会。”

“我一直梦想能这样走在街上呢。”她抱紧我的胳膊说。

我们坐上出租车，向秋叶预约的古典宾馆所在的山下公园驶去。

这家宾馆就像明治时期的西洋建筑。登记入住后，我们没有马上去房间，而是去了宾馆内的法国餐厅。这家餐厅宽敞舒适，可以尽情欣赏

海港的夜景。

用香槟干杯后，我们开始享受晚餐。我们喝掉了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瓶白葡萄酒，还欣赏了店里的钢琴演奏。在上甜点之前，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礼物。

那是一个设计成英文字母“a”的白金吊坠。秋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立刻就戴到脖子上。“a”在她胸前闪闪发光。

“我在公司也能戴吗？”她一脸调皮的表情。

“可以啊，但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值钱。”

“值不值钱没有关系。我只想大大方方地把你送的东西戴在身上，想自我满足一下。”

她一直戴着那个吊坠，时不时还用指尖抚摸一下，看上去非常珍惜。

吃过饭，我试着约秋叶去这家宾馆有名的酒吧小酌一杯，但她歪着头说道：“要是喝酒，我还是想去蝶之巢，不行吗？”

“倒也不是不行……”

“那就去吧，还是那里比较安静。”她又挽住我的胳膊。

我们出了宾馆，向中华街走去。第一次去蝶之巢的时候，我们是从山下公园走过去的。就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听她详细讲起东白乐的杀人案。我很犹豫要不要提起这件事，最后还是决定不提。

五彩夫人滨崎妙子很罕见地正在吧台内侧洗杯子。看到我们，她愣了一下，面露惊讶，但立刻就恢复了微笑。

“没想到你们一起来。哦，也是，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嘛。”

“这是他送我的。”秋叶坐上吧台椅，拿起吊坠给五彩夫人看。

“挺好的嘛。”五彩夫人看着我微微点了点头。

秋叶对白发调酒师说：“老样子。”我则点了金汤力。

快速喝完了第一杯酒后，秋叶对五彩夫人说：“还有两周多。”

五彩夫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秋叶接着说：“还有两周多就到时效了。大家都盼着那个日子呢。到那一天就可以卸下重担了。”

幸好没有其他客人。要是有，看到吧台旁的几个人僵在那里，一定会觉得不对劲。

秋叶又很快喝光了第二杯酒。

“凶手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在干吗？做了那么残忍的事，不知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过着幸福的日子呢。”

“秋叶，你怎么了？”

她转向我笑了，那是一个面部肌肉全部放松下来的笑容。“但我已经无所谓了，无论怎样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很幸福，能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她搂住我的脖子。

“真没办法。”我冲五彩夫人和调酒师露出苦笑，“她好像醉了。”

“是啊。”

“我带她回去，结账吧。”

“我没醉。”秋叶抬起头说道，“我还要喝，别自作主张。”

“但是……”

我刚开口，有客人进来了。五彩夫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朝来人看去，不由得“啊”了一声。钉宫真纪子表情僵硬地走了过来。

“好久不见了，滨崎。”钉宫真纪子在隔了三个座位的吧椅上坐下，又向我点头示意道：“之前承蒙关照了。”

“我也是。”我答道，内心非常混乱。为什么我必须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这里遇见她？

秋叶从我身上离开，转向钉宫真纪子道：“晚上好，钉宫。”

“晚上好。”

“真可惜啊，还有十七天，还有十七天就到时效了。已经都结束了。”

“法律规定的时效与我无关。不挖出全部真相，我绝对不会放弃。”钉宫语气坚毅地说完，跟调酒师点了黑啤。

秋叶起身走到钉宫真纪子旁边。她的脚步有些不稳，我赶紧上前扶住。

“秋叶，我们回去吧。”

秋叶推开了我放在她肩上的手。“钉宫，我告诉你一个关键信息吧，连警察都不知道，是我守了十五年的秘密哦。”

“那我有兴趣一听。”钉宫真纪子拿起杯子，“是关于什么的？”

“很简单，关于窗户开关的。”

“窗户开关？”

“发现尸体的时候，有一扇窗户开着，所以警察认为凶手是从那里逃跑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秋叶环视众人，接着说道，“落地窗全都上了锁，而且是从内侧上的锁，从外面根本不可能打开，也不可能有人从那里出去。”

说完，她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向我倒过来。

烂醉不醒的秋叶比想象中要重，我把她抱到长椅上放平，把外套盖在她身上。

“怎么回事？”钉宫真纪子问道。

我回过头来看着她。“什么？”

“她刚才说的话，说窗户都上了锁。”

我摇了摇头道：“完全不知道。我根本没想到她会说这些。”

钉宫真纪子看向吧台内侧的五彩夫人。“你呢？你应该知道她说的是怎么回事吧？”

五彩夫人把乌龙茶倒进杯子，喝了起来。她动作缓慢，但我看到她的指尖在微微颤抖。“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她只是借着酒劲乱说，你不用当真。”

“不用当真？你让我对这么重要的事不用当真？人难道不会酒后吐真言吗？”

“谁知道呢。”五彩夫人说完，端着杯子转向一旁。

“那我问你，她刚才说的是事实吗？那天你发现我姐姐尸体的时候，房间的窗户关没关？”

“这个我都跟你、跟警察说过无数次了。”

“请你再说一次。”

五彩夫人叹了一口气，把杯子放在吧台上。“客厅朝向院子的窗户有一扇没有上锁，这是事实。”

“你敢发誓？”钉宫真纪子逼问道。

“嗯。”五彩夫人点了点头，“我敢发誓。”

钉宫真纪子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走到秋叶面前，我慌了。

“你要干什么？”我挡在她前面。

“当然是要接着问她刚才的事了。”

“她睡着了，而且烂醉不醒。就算你硬叫醒她也没用，她无法好好说话。”

“如果不叫醒她，怎么知道她能不能好好说话？”

“就算你现在硬问也没有意义，她都醉成那样了。反正你也要在她清醒之后再问一遍，不如就等那时再问好了。”

钉宫真纪子瞪着我，似乎并不买账，但咬了咬嘴唇后，她缓缓点头道：“好吧。就像你说的，我不必着急。而且我认为她说的是真话。”

“是因为酒后吐真言吗？”

“也有这个因素，但我认为她今晚会来这里，就是这个原因。她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而特意来的。”

我不明白钉宫真纪子在说什么。

似乎看到我面露疑惑，她笑了。“是她说要来这里的吧？”

“没错。”

“昨天她跟我联络，问我要不要去蝶之巢。我说只要有空，我每天都去。然后她说，那我们可能近期就会见面，随后就把电话挂了。”

“是秋叶……”我转身低头看了看秋叶。她睡得正香。

“她是为了告诉我刚才的事而专程来这里的。不然的话，她不会在白色情人节和男友一起到这种有问题的店里。”

这句话似乎让五彩夫人不高兴了。我瞥见她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钉宫真纪子接着说：“秋叶说的是真话。案发那天，仲西家的门窗全都从内部上了锁，既没人能进去，也没人能出来。这是事实。”

“要是这样，秋叶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保密到现在？”

“正因为重要才要保密呀。这个事实能彻底改变案子的性质，能说明杀我姐姐的并不是闯进来的外人，而是家里的人。这么重大的事实秋叶当然要隐瞒了。”

“那刚才她为什么又说出来了呢？这不是矛盾了？”

“这个……的确有些奇怪。但也能说通，这大概是她的胜利宣言。”

“胜利宣言？”

“就像她刚才说的，离时效到期还有十七天，而警察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芦原还在独自追查，但也没什么成果，还落到跑去从关键人物的男友嘴里打听这个人近况的地步。”钉宫真纪子看着我说道，“她应该看见了胜利的曙光，所以把必须藏好的底牌亮给我了。那天仲西家是个密室。但就算我现在知道了也无计可施，告诉警察也没用，等警察来确认时，秋叶又可以一问三不知。她可以说在蝶之巢酒吧说的话都是信口乱说的。这样就全完了，警察什么都确认不了。所以她会发表胜利宣言，同时……”她推开我，走近秋叶，俯视着仍在睡的秋叶，“这也是她的犯罪宣言，她承认自己就是凶手了。因为发现尸体时，家里除了她以外没有别人。”

我又挤进秋叶和钉宫真纪子之间。“她只是乱说的。”

“乱说？她为什么要乱说？”

“她只是想捉弄你。你似乎已经认定她是凶手，所以她想捉弄捉弄你，肯定是这样。”

钉宫真纪子嘴角放松下来，歪头看着我，目光就像在看某种珍禽异兽。“这十五年里，我可是一直都处在死者家属的立场。我刚才说法律规

定的时效跟我无关，但实际上我非常痛苦，你能理解吗？”

“我想理解……但似乎不够。”

“没错。你也是成年人，一般成年人都会明白的，至少能想象得到。一般人是不会去捉弄抱有痛苦的死者家属的。就算再怎么爱欺负人，也不会去享受他人的不幸。而且她捉弄我也没有意义啊。会在时效快到时捉弄死者家属的只有凶手，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无言以对。虽然我脑海里全是“秋叶不是凶手”这个念头，却说不出口。

钉宫真纪子转过身去，一面打开背包一面朝吧台走去。

“我来这家店已经很多年了，就数今晚的收获最大。这种一点都不好喝的酒喝了这么多年，总算有回报了。”

“今晚你不用付钱，你什么都没喝。”五彩夫人说道。

“也是。”钉宫真纪子说完合上了包，又转向我说道：“等她醒来以后，请代我转告她，心是没有时效的。”

“这个……我会转告她的。”我并不打算转告，却还是这样回答。

钉宫真纪子大步走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长出一口气，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五彩夫人从吧台后走出来，坐到我旁边。

“你不要在意那个人的话。她只是因为时效就要到期而紧张到了产生妄想的地步。”

“我没在意钉宫，但我在意秋叶的话。为什么她会那么说？”

她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就像你说的，她可能是想捉弄人吧。按照常理，人一般不会去捉弄死者家属，但钉宫认定秋叶是凶手，秋叶便想用这种方法来报复钉宫。她都醉成这样了，已经完全没有判断力了。”

“滨崎女士，”我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秋叶说的不是真的吧？”

她眨了眨眼睛，但并没有移开视线。舔了舔嘴唇后，她看着我点头道：“不是真的。有扇窗户没有上锁，凶手就是从那里逃走的。到了这种地步，我不会对你说谎的。你想想，那时秋叶可是晕过去了啊，她不可能知道窗户锁没锁好。”

五彩夫人的话有一定说服力，但我并不完全相信她。正是她做证说秋叶当时晕过去了。

但我不想在这里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感觉很不安，就像蒙着眼睛下楼梯一样，一不小心就会一路滚落到底。

“能帮我叫辆车吗？”我说道。

秋叶在出租车上也一路熟睡。到了宾馆后，我硬是把她摇起来，架着她走了进去。服务员赶紧上前帮忙。

古典宾馆的双人房散发着古典气息，家具和用品都是仿制的古董。透过木框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的海港。

扶秋叶到床上睡下后，我从冰箱里取出可乐喝了起来。看着她的脸，我回想起她说过的话。

“落地窗全都上了锁，而且是从内侧上的锁。”她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是事实吗？

假如秋叶所说不假，那就像钉宫真纪子说的，秋叶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凶手了。就算时效迫近，也不会有人做出这种事。一般来说，越临近时效，就会越发小心。钉宫真纪子说秋叶的举动是一种胜利宣言，我并不这么认为。

盯着秋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她说过不喜欢跟人道歉。至于理由，她说到了三月三十一日会告诉我的。

我想起在某本书里看过，犯了罪的人在内心深处是希望被捉拿归案的。他们不断受到良心的谴责，不知何时会被抓的恐惧也时常折磨他们。

也许……

也许秋叶是想要道歉的，我这样想。可她不能说“对不起，很抱歉把你杀了”，这让她很痛苦。这种痛苦让她说出了当时仲西家其实是密室。这样就能说通了。

可我爱这个女人。我宁愿舍弃妻女，也想和她相守。

我握着冰凉的杯子，掌心却开始出汗。我把剩下的可乐倒进杯子，泡沫发出了波浪一样的声音。

28

感觉到秋叶已经起床，我睁开了眼睛。其实我只是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并没有睡着。也许我睡了片刻，但我记不清了。

秋叶似乎去淋浴了，我听着浴室里的声音，拉开了窗帘。港口的海面闪闪发亮，山下公园里已经有人在散步了。

秋叶穿着浴袍走出浴室。“啊，你醒了？”

“早上好。”

“我……我完全想不起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猜就是。”

“我只记得我们去了蝶之巢，之后的事情就……我没做什么奇怪的事吧？”

“没有，你中途就睡着了。”

“哦。喝酒果然伤神啊。”她坐在床上，一面用毛巾擦头发一面说，“好不容易能和你一起过白色情人节，真是可惜。”

“算了，偶尔为之也不错。”

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歪着头道：“你怎么了？”

“什么？”

“你好像没精打采的。”

“没有啊。其实我也喝多了，有点头痛。”

“可能是葡萄酒的后劲太强了。”她用毛巾漂亮地把头发包了起来。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里吃了简单的早餐。我完全没有食欲，但还是强迫自己吃了吐司和炒蛋。

结账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横滨。

“我说，”秋叶在我耳边低声说，“你现在非回去不可吗？”

我用不会被司机听到的音量说：“我必须在上午回去。”

“可今天是白色情人节的第二天啊，而且星期天才刚刚开始。”

“我和朋友对好口供了。要是我回去晚了，他们的辛苦就全部打水漂了。”

“那就让他们的辛苦打水漂不行吗？”

“什么？”我不由得问出了声。

“就让他们的辛苦打水漂不行吗？”她又说了一遍。

“我的朋友为了我特意聚在一起喝酒去了，虽然他们明知我不会去。

这都是为我的出轨打掩护。”

“出轨？”我感到她目光一闪。

“总之今天不行。”

“害怕被你老婆知道？”她盯着我的脸。

出租车司机的耳朵似乎动了一下，大概是我的错觉吧。但车里并不是说话的好地方。我小声说道：“等会儿再说。”

我们在横滨站下了车，我正打算直接进站，秋叶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还想和你在一起。我不是说过吗？现在我认为你是我的男人。你应该也同意了。”

“今天我不想勉强。”

“勉强？勉强什么？”

我无言以对。我也明白，总有一天我得跟妻子坦白，早一天晚一天都没有区别。

“随便带我去什么地方吧。只要两个小时就好。两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秋叶……”

“我很不安。”秋叶的眼神很悲壮，“只要一想到你要回家，我就会止不住地不安。我觉得你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如果不是那样，就让我任性一回吧。”

她的话动摇了我的心。她的痛苦真切地传达过来了，但另一方面，我在担心我们站在这里说话会不会被别人看到。

“好吧。”我答道。

我们去了一家古老的情人旅馆，在散发着香精气味的床上做爱。秋叶坐在我身上时，我吃了一惊。我看到她眼里噙着泪水。但我没问她为什么哭。我不敢问。

“答应我一件事。”完事后，秋叶说道。

“什么？”

“答应我，无论我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会保护我。我想要相信，你是唯一站在我这边的人。”

我屏住了呼吸，考虑着秋叶话中的含义。

“怎么了？不能答应我吗？”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我答应你。”

“真好。”秋叶喃喃道，把手放在我的胸口。

从情人旅馆出来后，我在品川站和秋叶告别，踏上回家的路。到达

东京站，我坐上了出租车，脑子里全是如何跟有美子解释这件事，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下午两点。

我这次的行动怎么想都很不自然。和老同学喝酒是常有的事，可很少喝到早晨，过了中午才回家更是从未有过。

我固然从一开始就已做好心理准备，但心情却有了些微妙的变化。简单来说，我还想维持现状。

我必须承认心中还存在这卑劣的想法。我还没有完全选择秋叶，还有抛弃秋叶、恢复以往生活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不想被有美子发现今天的事。

我还没得出任何结论，出租车已停在我家公寓楼前。本来我想再考虑一会儿，可已经晚了，再晚就更糟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家门前，一面掏钥匙，一面想象有美子会抛来什么问题。她可能给新谷等人打过电话了。我不担心他们会老实交代，可他们很有可能无法自然地回答。

我做了个深呼吸，打开房门，顿时听到从客厅传来热闹的笑声。

我向客厅瞥了一眼。除了有美子还有三个女人。我不认识她们，但从她们的年龄和气质来看，应该是和园美同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妈妈。她们正围着餐桌说笑，每人面前都摆着茶杯，中间放着盛饼干的盘子。

“啊，你回来了啊。”有美子转向我，脸上还挂着笑容。

三个女人也赶忙转过来打招呼。我点了点头。“你们好。”

“她们是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的妈妈。”有美子说道。

“孩子们呢？”

“去幼儿园了。今天有剧团去幼儿园演木偶剧，再过一会儿就该结束了，我们准备一起去接他们，去之前顺便来家里喝杯茶。”

“这样啊，那你们慢慢聊。”我说完带上了客厅的门，回到卧室。

我正在卧室里换衣服时，有美子进来了。我紧张地舔了舔嘴唇。

“对不起。”她说。

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她。“嗯？怎么了？”

“我没跟你打招呼，就把大家带到家里来了。我们经常去的那家咖啡厅今天休息，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所以……”

“这倒没什么。”我有些奇怪。我一直以为她是来责问我为什么晚归的。

“要喝咖啡吗？我泡了给你端过来吧。”

“不用了，现在不想喝。一会儿想喝的时候我自己会泡。”

“哦。”她点了点头，准备出去。

“那个……”我说道，“我才应该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不知不觉就喝到天亮了，然后又磨磨蹭蹭地……”

有美子不等我说完就苦笑起来。“你们很久没见了嘛，没什么。但别搞坏了身体啊。”

“嗯，我知道。”

“喝得开心吗？”

“还行。”

“那就好。”有美子表情平和地走了出去。

我叹了一口气，坐到床上，顺势躺下。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有美子的态度和我设想的差得太多了。

她是不是比我想象的还要信任我这个丈夫呢？还是说她认为自己的丈夫连万分之一的出轨可能性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有美子就和其他妈妈一起出去了。大概一个小时后，她把园美接回了家。

回来以后，她也没问起昨晚的事。我本以为刚才是碍于客人，她才没责问我，但看起来并非如此。

晚饭是有美子亲手做的。有不少菜色都是第一次吃到，我不由得问了问缘由。她说是中午时其他妈妈教的。

“总让你吃同样的菜会吃腻的。和其他妈妈交流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也很重要。”有美子笑着说。

这一天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去了。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天，既不需要我做什么心理准备，也不需要我下什么决心。晚上上床后，我回想这两天发生的事，一种奇特的感觉油然而生，之前发生的事就像做梦一般不真实。

但我很清楚那不是梦。日子一天天过去，渐渐地逼近了我要做决定的时刻。

29

第二天刚到公司，我就看见几个年轻员工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其中有田口真穗，但秋叶不在。

“怎么了？”我问道。

田口真穗环顾四周后压低了声音。“里村被仲西甩了。”

“哦，这样啊。”

对我来说，这一点都不意外，田口真穗对我的反应似乎很不满意。“你好像不关心啊。”

“倒也不是。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啊，”她一副兴奋的表情，“里村在白色情人节时约仲西，被拒绝了。但他没放弃，昨晚又跑到仲西家附近，说是想送她礼物，让她下来见一面。”

“然后呢？”

“听说仲西没收礼物，还说出了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决定性的？”

“仲西说她有交往的对象，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田口真穗两眼放光，我忽然觉得有些头晕，就像是被人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打了一拳，脚步都有些不稳了。

“你怎么了？”

“没，没怎么……哦，这样啊。我只是有些吃惊。”

“是啊。仲西在欢迎会时还说没有男友，那就是她在公司这段时间发展的关系了。说不定就是公司里的人呢。”

“不会吧。”我的表情僵硬了。

“我也觉得不会。我们公司又没什么好男人。”田口真穗捂着嘴天真地笑了。

上班时间到了。我回到座位上，却没有立刻开始工作。我偷偷往斜后方瞥了一眼，秋叶正看着电脑屏幕，但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视线，朝我露出了微笑。我赶紧转回头，生怕被人看到。

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司里跟我眉目传情。一直以来，她的举动都很谨慎，生怕令我们的关系曝光。看样子秋叶的心已经开始朝目标进行最后冲刺了，所以在公司里的举动也渐渐大胆起来。

我无法责备她。让她变成这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我宣称会

离婚、娶她，还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保护她。她只是相信了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我还是很焦急。我一面期待能跟秋叶结合，一面又对这条路的艰险望而却步。

正当我不知第几次叹气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个不认识的号码，我警惕地按下接听键。

“是渡部先生吧？”这个男声听起来有些耳熟。一张方形的脸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我是芦原，现在就在你公司附近。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可以，但你有什么事吗？我告诉过你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情况可能有变，总之我先过来，见面再说。”

芦原说他会来公司一层的访客大厅，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无奈地站起来，这个刑警到底来干什么？

芦原穿着茶色外套站在访客大厅。他长得并不像彼得·法尔克[①]，但我多少能理解那些被神探可伦坡追查的嫌疑人的心情了。

“真是抱歉，你这么忙还把你约出来。”他低下头。

“我可没有什么对你有用的信息。”

“别这么说。喝咖啡吗？”他指着自动售货机。

“不用。”

“这样啊，那不好意思，我就买自己的了。”他说着买了橙汁。

我们在大厅的桌子旁相对而坐。他并没有脱下外套，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看上去他不打算长谈。

“前天晚上，我和钉宫真纪子见面了。”

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同时也明白了他来的目的。“你从她那里听说了吗？”

“是的，是她打电话告诉我的。我还真是败给她的执着了。她还没有放弃。”

“然后呢？”

“她告诉了我相当有价值的消息。”芦原喝着橙汁，笑了起来，“仲西秋叶喝醉了，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是指那时房间的锁全都从内部锁上了？”

芦原点了点头。“我可不认为她在开玩笑。”

“但如果她是凶手，应该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就是人性复杂的地方。我听说当时她醉得很厉害？”

“就算这样，她也不会坦白这么重要的事。”

“那可难说。隐藏了很多年，却在某个时候不小心说了出来，这样的

事很常见。以前有个人杀了一个小孩，拿着尸体的照片在酒馆里炫耀，结果被逮捕了。凶手会特意发出信息，这并不稀奇。”

“这是两码事。你要是真的怀疑，去跟秋叶本人确认不就好了吗？你可以直接问她是不是借着酒劲道出了真相。”

芦原皱起眉头，随后撇了撇嘴。“就算当时房间真的全都锁上了，她也不会这么跟我坦白。要是她会坦白，早就自首了。我是警察，所以她不会跟我说……”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她也不会跟我说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她应该会跟你说实话。她现在已经开始犹豫了。时效马上就到，她正受到良心的谴责，犹豫究竟要不要这样拖下去。这样的迷茫让她在酒桌上说出了重大的事实。所以我想拜托你，如果她在隐瞒什么，请你催她坦白。只有你能做到。”

我瞪了他一眼。“秋叶不是凶手，她没有杀本条的动机。”

“本条可是从仲西秋叶母亲那里抢走了她父亲的人，而仲西秋叶的母亲也因此自杀了。”

“仲西父母离婚和本条无关。我听说仲西先生是在和妻子分居后才和本条交往的。”

“是从仲西先生那里听来的吧？”芦原撇了撇嘴，“你该不会相信他的话吧？”

“你有什么证据说那是假的？”

“你可不要小看我们的调查能力。的确，仲西夫妇在表面上是好离好散。但有不少人做证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仲西先生的婚外情。”

“不会是那样的。”

“信不信由你。你最好好好考虑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

芦原靠着椅背点了点头。他看着我，眼里闪过狡猾的光。“这样下去时效就要过了，但事情还没完。钉宫真纪子是不会放弃的，即便这起案子作为刑事案件结案了，她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时效可是二十年，还有五年才到期。你打算在这五年里也继续奉陪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最好趁现在放手。现在仲西秋叶非常犹豫，时效到期后她很有可能会坦白事实真相。那时若提起民事诉讼，事情就麻烦了，你也会被牵连的。明白吗？”

我摇了摇头，站起来道：“请回去吧。”

“渡部先生，你最好好好考虑一下。这可关系到你的一生。”

“我相信她，不会劝她自首的。就这样，我先走了。”

我离开大厅，心却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我气势汹汹地回答了芦原，可心里最清楚，我其实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信任秋叶。

30

看到园美在米饭上浇上纳豆，我不由得有些吃惊。我本以为她只喜欢搅纳豆，并不喜欢吃。

“你看什么呢？”有美子问道。

“没什么，只是看到园美在吃纳豆有点惊讶。”

她看了女儿一眼，点了点头道：“她上个月就开始吃纳豆了。你现在才注意到吗？她在早餐时吃过好几次了。”

“哦，为什么忽然吃起纳豆来了？”

“我们回长冈老家时，她尝了点我爸爸吃的纳豆，觉得好吃。那些纳豆和平常吃的没什么不同，但小孩就是很不可思议。从那以后，她就开始吃纳豆了。”

“哦……”

“对了，那个时候你不在。”有美子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你一个人从傍晚起就出去了，说是要去滑雪。”

“那个晚上啊。”我的胸口不由得一紧。

“从那以后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你到现在才注意到，真迟钝。”有美子的语气并不是在责备我对园美缺少关心，而是有种自豪。只有她注意到了女儿的变化。

“小孩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听我这么说，有美子苦笑道：“现在才说这种话。”随后她转向女儿，“爸爸真是的，现在才注意到园美能吃纳豆了哦。”

“真是的—”幼小的女儿对我说。

“真没面子。”我滑稽地缩了缩脖子。

一如既往的早晨，什么都没有变化。不只是园美，估计连有美子也从未想过这样的生活会有所改变。唯一可能的变化就是园美多出个弟弟或妹妹来，至于我们之中的一人会离开，她们可能连做梦都没想过。就连我自己在一年前也是如此。

可现在我知道了，这种生活随时都可能改变。一直以为一家三口再自然不过，以后却会变成两个人，要消失的正是我自己。

从决定选择秋叶开始，我就意识到了。或者说是一种心理准备更合适。见不到妻女的痛苦我还可以忍受，但一想到她们以后生活的艰辛，我的胸口就疼痛不已。

特别是想到园美可能会受到的心灵创伤，我就像掉进了黑暗的深渊。那里没有光，也找不到出口，而且我也不认为园美能找到出口。

我没有注意到园美开始吃纳豆，这并不是因为我迟钝，而是我实在无法面对年幼的女儿。不久，我就会抛弃她。

妻子和女儿目送我离开了家。公寓外人行道旁的樱花已经接近盛开，时间真快，已经是春天了。

她们肯定认定我会回家，应该从未想过我有一天会不再回去。这种想法让我很痛苦，甚至想过自己若是个狠心的父亲就好了，要是能在离开后对她们的生活不管不问，我至少能够轻松一些。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一直都扮演着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现在看来，这也成了一桩罪过。

我到公司时，秋叶还没来。我来到座位旁，正要启动电脑，田口真穗笑着走了过来。我不由得有点紧张，生怕她又来说秋叶要结婚的传闻。

“渡部先生，你今晚有空吗？”她小声问道。

“今晚？嗯，没什么安排。”

“我们准备给仲西开送别会。她做满这个月就不做了，但科长似乎对开送别会没什么兴趣。要是连个送别会都不开，她也太可怜了，所以我们决定开一个只有年轻人参加的送别会。大家只有今天都有空，就这么定下来了。”

“不是说只有年轻人参加吗？我能去吗？”

“可以啊，你刚好擦边。那就算你要参加了哦。”

我正想问清楚什么叫“刚好擦边”，田口真穗已经走了。

我看了看秋叶的座位，她不知何时已经来了，正准备戴眼镜，同时向我这里看来，两人的目光交汇了。她用目光传达道：“早上好，今天好吗？”我则答道：“挺好的。”实际上我很苦恼，可又不能让秋叶知道，只能让目光撒谎了。

秋叶的送别会在八丁堀的一家居酒屋里举行。人比欢迎会时少了几个，少的人中就有科长和里村。

当然，大家立刻就开始了对秋叶结婚一事的盘问。首先是事情的真假，秋叶答道：“还没具体决定呢。”

听了她的回答，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起来。“但你有男友了吧？欢迎会时你还说没有。那时你说谎了吗？”一个男同事问道。

“我没有说谎，那时真的没有。”

“哦……”除了我，所有人都兴奋起来。

“这么说是公司里的人了？”

这个逼近核心的问题让我有些坐立不安。我不知不觉加快了喝酒的速度。

秋叶笑着微微摇了摇头。“很遗憾，不是的。”

现场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坐在我旁边的男同事嘟囔道：“搞什么啊，原来不是啊。”

“你们在什么地方认识的？联谊会吗？”田口真穗担当起发问的大任。

“不，是在击球中心。”

正在喝烧酒的我差点呛到。

“击球中心？仲西你去那种地方啊？”

“去啊。对减压很有效。”

“哦，这么说你们是在那里认识的了？”

秋叶点点头。“那是命运的相会。”

不知是谁吹了声响亮的口哨，其他人也都瞪圆了眼睛等下文。

“是什么样的人？”田口真穗继续发问。

秋叶略一思索，微微歪着头说道：“他很温柔，工作很用心，还有……我觉得他是个重视家庭的人。”

“你在欢迎会时说过吧？不能认真履行丈夫职责的人可不行。”一到这时，田口真穗那出类拔萃的记忆力就开始显示威力了。

“还有，你好像说过要是对方出轨就要把他杀掉。”一个男同事这样问道，立刻有好几个人附和：“我们当时可是被吓得不轻呢。”

秋叶微笑着答道：“出轨是绝对不行的。”但她又接着说，“可如果是真心的，我觉得那也没办法。”

“真心？是指什么？”田口真穗问道。

“我觉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移情别恋的时候。我也与不止一个男人交往过。明明有交往的对象，却喜欢上别人，这件事本身不应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种自己毫发无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对方的行为。这就只是单纯的出轨，而不是真心。无论是谁，都没有玩弄别人感情的权利。”

秋叶的语气很平淡，可大家都听得一脸认真。其中脸色最不好看的肯定就是我了。

“你不怕你男友出轨吗？”田口真穗用明快的语气问道。

“我觉得没问题。他应该没那个胆量。因为他知道一旦出轨，就会被我杀掉的。”

秋叶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你最喜欢那个人什么地方啊？”

听田口真穗这么一问，秋叶又歪着头想了想。“是啊，老实说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他不是以前的我会喜欢的类型。但托他的福，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重新认识自己？”

“就是自己都没发觉的优点、缺点，还有爱好，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个人还教会了我道歉。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我从来都没有真心说过‘对不起’。以前我总觉得错不在自己……”

大家又有些一头雾水了。秋叶环顾四周，急忙低下头道：“我说得太莫名其妙，破坏了气氛，真是对不起。你们看，我这不是能道歉了吗？”

秋叶的玩笑挽救了一度低沉的气氛。之后，包括田口真穗在内，没人再就男友一事盘问秋叶。大家大概都察觉此事并不简单。

送别会结束后，田口真穗又招呼大家去聚第二场，我以时间晚了为由谢绝了。在一小群人里和秋叶共处实在窘迫。

和大家告别后，我一个人坐上了出租车，开始检查手机短信。秋叶发来的短信出现在眼前：“我也没去第二场，在击球中心门口等你。”

我赶忙跟司机说：“对不起，请你改去新宿。”

来到击球中心旁边，我下了出租车，一面走一面取出手机。还没等拨号，我就发现秋叶站在面前。

“今晚你可是主角，就这么溜走不好吧？”

她跑到我身边，挽住了我的胳膊。“人家想和你在这里约会嘛。”

“刚才说的那些话让你怀旧了吧？”

“嗯，你呢？”

“我也一样。虽说仅仅是半年前的事。”

我又想起秋叶在击球中心奋力击球的模样。我可能就是在那个瞬间爱上她的。

“要是那天晚上没在这里遇见，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们。”秋叶一面眺望击球中心的灯火一面感慨道。

“可能吧。”

“也许没遇见会更好，那样就不用这么痛苦了，你也不会痛苦了。”

“你痛苦吗？”

听我这么问，秋叶垂下了视线，但很快又抬起头笑着说：“不。我不觉得痛苦，能这样和你在一起很幸福。”

“我也是。”

冷风吹来，我本来想带秋叶找家咖啡厅，秋叶却说想散步。

“我们去散步吧，两个人在晚上散步，这样比较像秘密约会。”

“秘密约会啊。”

我们挽着手在新宿街头散步。街上人很多，大都是没有兴趣欣赏夜景的忙碌人群。

“下星期一你有空吗？星期一晚上。”秋叶边走边问。

“星期一是……”

“三十日。”她立刻答道，“三月三十日。确切地说是三月三十一日的前一天。”

“啊！”我不由得发出声音。我当然知道那一天的意义。

“到了三十一日零点，那起案子就到期了。那时我想让你陪我。”秋叶停下脚步，放开了我的胳膊，转向我接着说，“可以吗？”

我轻叹了一口气。感受着她的决心，我无法说不行。“好的，那晚我陪你。”又得跟有美子说谎了。但我已经无所谓了。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吗？我说到了三月三十一日，就能跟你说很多事了。”

“当然记得。”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决定我命运的日子。”秋叶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会说的，从头到尾。”

我沉默着点了点头。我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她说出什么我都接受。其实我现在就很想知道，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问出来。如果问了，就轻视了她坚持十五年的信念。

“我也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秋叶说道。

“什么事？”

秋叶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犹豫地左顾右盼了一阵，然后做了个深呼吸，真诚地再次看着我道：“请你做个决定。包括与我的关系，也包括你要怎么处理现在的家庭。”

“我的心意没变。”

她摇了摇头。“我并没怀疑你的心意，只想看看你的心意有多深。刚才我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如果你是认真的，我希望你能直面失去与伤害。如果你要逃避，就说明你不是认真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你的所作所为就仅仅是出轨而已。”

秋叶的每句话都像刀子一般刺进我的心。我无法反驳。正如她所说，我一直在逃避，把负担全部推给了她。

“我明白了。我会给你答复。在听你讲述前，我会跟妻子摊牌。”

“不行。”秋叶说道，“听过我的事之后，你再给我答复。我不想让你后悔。就算你不后悔，我也会不停猜测你是否后悔。那样太辛苦了。”

“我不会后悔的，我有信心。”

“那也不行！”秋叶的语气很严厉。

我叹了一口气。“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听过你的事后再给你答复好了。然后我就会跟妻子摊牌。三月三十一日，我会把事情做个了结。”

“那一天就什么都结束了。”秋叶又挽上我的胳膊。

“应该说一切都从那天开始。”我迈开脚步。

31

一出被窝，我就冷得直发抖。今年明明是个暖冬，早晨却一直很冷。我压抑住钻回被窝的冲动，脱下睡衣。

我一面穿衬衫，一面看了一眼放在枕旁的日历。今天是三月三十日，星期一。我想了想今天的意义，又开始发抖了。

客厅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园美坐在桌前喝热牛奶，盘子里是她喜欢的维也纳香肠和煎蛋。

“早上好。”我跟园美说道。她也笑着说“早上好”。

我不禁想，还能看几次这张笑脸呢？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就算再见面，我对她来说也只是个抛弃了她的父亲，她一定不会原谅我。

“你也吃面包可以吗？”有美子在厨房里问道。

“可以。”我答道，“还有，事情有点突然，很抱歉，我今晚不回来了。”

“哦。”有美子从厨房探出头来，“出差吗？”

“算是吧。”我暂时这样答道。

“做好准备了吗？要去哪里？”

“大阪，只过一夜，不用特别准备什么。在宾馆也只是睡一觉。”

“哦。”她点了点头，又回到厨房里，看起来完全没有怀疑。

我一面吃吐司一面喝咖啡，顺便看了看早报。报纸上完全没有提到东白乐案件今天到期。在世人看来，那只是起小案子。

我穿好西服，套上大衣，拿起公文包走向门口。有美子出来送我。

“路上小心啊。”她接过我用完的鞋拔子说道。

“嗯……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有些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现在说不行吗？”她有些不解。

“我想慢慢说，现在没时间。”

“……哦，明天我倒是没什么安排。”

“知道了。那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家里拜托你了。”我走出了家门。

我切实感到某种东西越来越近，但我不知道那是幸福还是不幸。我只知道一切都已停不下来。就像无论多么巨大的吊钟，只要用指尖一直

按，也会因共振而剧烈摇摆起来一样，至今为止积攒的细小举动现在就要激烈地改变我的人生了。

我人在公司，可完全无心工作，满脑子都在想如果离婚，周围的人会怎样看待自己。而且离婚的原因还是婚外情。

和派遣来的员工发生婚外情，最后闹到离婚，连小孩也不要了。这都是一年前的我相当鄙视的举动。其他人肯定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嘲笑我，鄙视我。

考虑这些事的空隙，我不时偷偷看向秋叶。目光几次和她相遇。

“今天晚上哦。”我感觉秋叶的目光像在这样说。

没错，就是今晚。今晚会成为一切的终结还是一切的开端，我现在还不知道。

到了下班时间，我迅速收拾完毕离开公司，前往上周就约好的见面地点。

出了公司，我乘出租车前往汐留。事先预约好的餐厅位于高层大厦的顶层。我在入口报上姓名后，身穿黑色制服的服务员把我领到靠窗的座位旁。

我一面喝啤酒赏夜景一面等秋叶。

这是家充满回忆的餐厅。去年的平安夜，我演了一场高难度的戏，总算和秋叶在这家餐厅里成功约会。明明只是三个月前的事，感觉却像发生在很久以前。

啤酒喝到三分之一时，秋叶来了，穿着一件几乎透明的性感衬衫。在公司时，她并未穿成这样。

“你换过衣服了？”

“嗯。因为今天意义非凡嘛。”

我们用香槟干杯后，她环顾店内，然后笑着看着我道：“我很感激你能在平安夜来和我见面。本来我已经放弃了这个梦想，是你帮我实现了。”

“你一口咬定我做不到，所以我偏要做到让你看看。”

“你还真是不愿服输的人呢。”

“你不也是吗？从你击球的动作就看出来了。”

我提起的“往事”让她噘起嘴扭过头喝酒去了。

之后我们说了不少往事，就像电视连续剧的大结局把之前的精彩镜头回放一遍一样。我们说得很开心。

明明只过了半年，我们却有着说不完的回忆。也可能是因为记忆还没褪去，能一个接一个地想起很多。

但实际上还是有限度的。终于，我们说到了白色情人节和上周送别会后的约会。这时也只剩甜点没上了。

“九点了。”在座位上结过账后，我看了看表，“还有三个小时，这段时间我们干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提到时间。秋叶之前也完全没提过。“要不要去什么地方再喝点酒？”我问道。

秋叶并没有点头。她看着我，嘴角浮出笑容。“你今晚不回家没关系吗？”

“嗯。”

“那要不要去那里？”

“那里？”我嘴上这么问，心里却已经有了大致答案。

“我家，就是那个发生过命案的东白乐的家。”

“我就觉得你说的是那里。”我答道，“今晚你父亲不在家吗？”

“现在应该还没回来，他要工作。”

“那就是说晚一些会回来？”

“应该会。是我叫他回来的。”

“你？”

“我让他过了午夜零点回家。”

仲西家的门灯亮着，从一层隐约透出灯光。但秋叶说，那是为了提防有人闯进去而亮的灯。

停车场里只停着那辆坐过几次的沃尔沃。

秋叶取出钥匙打开玄关门，转过头对我说：“请进。”

“打扰了。”我说完走了进去。

“你想去哪里？我的房间还是客厅？”秋叶问道。

“无所谓。”

她想了想，说：“那就去我的房间吧。”

秋叶在十几年前上高中时用过的房间还是一成不变。铺在床上的毛毯和被子也和我们上次来时一个样子。

来这里之前，我们顺便在便利店买了罐装啤酒和牛肉干。秋叶把购物袋放到书桌上。

我看到放在桌上的时钟，不由得吃了一惊。时钟上显示的时间完全不对。但仔细想想也就明白了，这里已经有十几年没人用过，电池肯定没电了。

注意到我的视线，秋叶拿起那个时钟问道：“现在几点？”

我看了看手表。“九点五十分。”

她把指针调到九点五十分，然后把时钟放回原处。

“每隔一会儿就告诉我一下时间。”

“你要调表吗？”

“嗯。”她说着点了点头。

我们用罐装啤酒干杯，一面吃牛肉干一面喝酒。秋叶开玩笑说，应该等到午夜零点再干杯，但这一点都不好笑。

“现在几点了？”她问道。

“十点五分。”

她又把时钟调到了十点五分，然后看着我，微微歪着头道：“我能到你旁边去吗？”

我正坐在床沿上。“好啊。”我答道。

秋叶来到我的身旁，我搂住她，她靠在我身上。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她抬起头来，我们的唇重合了。

“你父亲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还早呢。你不用在意。”

我们把啤酒放在地上，拥抱在一起。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接吻，然后很自然地开始脱彼此的衣服，很快就全裸了。中途，依秋叶的要求，我熄了灯。

“冷不冷？”钻进被窝后，我问道。

“我没事，你呢？冷吗？”

“我也没事。”说完我抱住了秋叶。

到这里为止，我们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我们几个月以来的标准流程。但之后却不一样了。

无论我怎么爱抚秋叶，也无论秋叶怎么爱抚我，我的那个重要部位就是没有反应，试了几次都不行。那里似乎不是自己的身体，仅仅是一块肉软软地耷拉在股间。

“好奇怪啊。”我不由得喃喃道。

“没关系。能这样抱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嗯。”我点了点头。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出现这种状况真是太糟了。我只能自我分析为心理压力太大。

“现在几点了？”她在我怀里问道。

我拿起放在枕边的手表看了一眼。“马上就十一点了。”我不禁想起了南天群星的《率性辛巴达》。

“哦。”她在我怀里扭了几下，盯着我说，“下去吧。”

“好。”

我们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客厅很冷，四处可见灰尘。组合柜上摆着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座钟，还在走，时针正指向十一点。

“我泡咖啡给你吧。还是说你还想喝啤酒？”

“随便……还是喝咖啡吧。”

“好的。”秋叶应声走进厨房。

我在豪华的皮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冰凉，刚坐上去时，我感到体温都被夺走了。但不一会儿就暖和起来了。

我再次环顾室内。一想起十五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命案，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面向院子的落地窗上，凝视着窗上的月牙形锁。

过了一会儿，秋叶回来了。她端着托盘，上面放着茶杯和水壶。

“没找到咖啡，就改泡了红茶，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茶杯里泛起的热气把我带回了现实。这个家不是虚幻的，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里发生过命案也是事实。我既然已经决定要和秋叶一起生活，就必须直视一切。

“真暖和。”秋叶边喝茶边眯起了眼睛。我从正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你还记得白色情人节的晚上我们去蝶之巢的事吗？”

秋叶似乎没有料到我会提及此事，但立刻放松了嘴角答道：“嗯，记得啊。”

“那时你好像醉得很厉害。”

听我这么说，她那细长的眼睛盯着我道：“我没醉。”

“但是你……”

“我说我没醉。”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你继续说。”

我伸手去拿茶杯。我忽然觉得口渴，不祥的预感像黑烟一样在心里扩大。

“你跟钉宫真纪子说，发现尸体时，落地窗全都从内部上了锁，所以既没人能进屋，也没人出得去。你可能不记得了。”

秋叶像是想用茶杯取暖一样双手握着茶杯，目光停留在一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根本就没醉。”

“可你一说完就立刻睡着了啊。”

“我全都知道。在我睡着的时候，你和五彩夫人竭力想要说服钉宫真纪子，说我的话都是醉酒后的胡言乱语，让她不要当真。但钉宫并不买账。她说那是我的胜利宣言，还让你在我醒来以后转告我，心是没有时

效的。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她看着我笑了。

我感觉血色一下子从脸上褪去。她说得都对。胜利宣言，心是没有时效的—钉宫真纪子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但她说这些话时，秋叶应该是睡着的。

“你……是在装醉吗？为什么要那么做？”

“对不起。但我没有其他方法来逃避钉宫真纪子的质问。”

“那你一开始就别说啊。”

“那么我那天晚上去那里就没有意义了。我是特意去给他们最后的惩罚的。”

“惩罚？”

说到这里，我听到玄关有响动，是开锁的声音。接着门开了。

“看样子悬疑连续剧的人物都来齐了。”秋叶站了起来。

我跟着她来到门口，看到了秋叶的父亲仲西达彦和五彩夫人滨崎妙子。仲西先生穿着深灰色西装，五彩夫人则穿着藏蓝色毛衣，外面罩着白色大衣。两人见到我，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今天很重要，所以我也让渡部来了。你们应该不介意吧？”

他们并没有作声。和我们对视后，他们默默地开始脱鞋。

所有人都进了客厅后，秋叶看着父亲和姨妈道：“要喝点什么吗？我们在喝红茶，你们要不要也来一杯？”

“我什么都不喝……”五彩夫人低着头说。

“我要白兰地。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仲西先生仍然穿着西装，打开组合柜，取出一瓶人头马和白兰地专用酒杯。

秋叶盯着他说道：“我正在跟渡部坦白很重要的事。之前在蝶之巢时，我烂醉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我是在非常清醒的情况下，把案发时不可能有人进出这间屋子的事告诉钉宫真纪子的。”

“你在说什么呢。”仲西先生拿着杯子说道，“案发时你晕过去了，怎么可能知道锁是否锁好？”

秋叶的眼神像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在蝶之巢时我烂醉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同理，十五年前的我也可能演出了同样的戏码啊。”

花了数秒，我才弄清楚她的意思。我心中乱作一团，不禁开始发抖。

发现尸体时，秋叶晕了过去，这件事是假的。不对，根据她的话，仲西先生和五彩夫人都被她骗了。

“那时我是清醒的，而且你们做了什么，我一清二楚。”秋叶像戴着

能剧面具一般，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为了隐瞒我的罪行，你们耍了不少小把戏啊。”

我的心跳声大到从未有过的地步，耳朵深处都回响着脉搏。余光瞥到了时钟。

就要到零点了。

32

“倒计时。”秋叶指着座钟说道。

我屏住呼吸盯着指针，仲西先生和五彩夫人也一语不发。

座钟的指针轻快地来到零点，随即滑过。在长出一口气之前，我看了秋叶一眼，这让我大吃一惊。她紧闭的眼中溢出了泪水。

“秋叶！”我喊了一声。

她慢慢睁开了眼睛，长叹一声后看向我，嘴角浮现出笑容。

“时效到期，一切都结束了。”秋叶说道，目光在一动不动的父亲和姨妈之间来回移动，“这么长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

“你说什么呢。”仲西先生表情苦涩，移开了视线。他在沙发上坐下，开始向杯里倒酒。

秋叶走近父亲，俯视着他说道：“你现在心情如何？十五年来，你一直包庇女儿的罪行，现在终于到了终点。高兴得想要跳起来吗？还是想要慢慢品味这份喜悦呢？”

“够了，别说了。”仲西先生喝了一口白兰地。

秋叶又看向五彩夫人。“你呢？心情如何？”

“我让你别说了！”仲西先生喝止道，“事情已经结束了，你还谈这些干什么？”

秋叶转过身来看着父亲，表情凶恶。“还没结束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别装模作样了。”

“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两个都是，一无所知就做了那些事。”

仲西先生瞪着女儿，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开口之前，他看了我一眼，像改变了主意似的叹了口气。

“还是让渡部先生回去吧。他已经确认过时效到期了，接下来还是我们自家人说吧。”

秋叶看着我，歪着头问道：“你想回去吗？”

“不是，这个……要是可以，我也想听听你要说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我也想让你听。没关系吧？”她随即征求父亲的意见。

仲西先生转过了头，似乎在说“随便你们了”。

秋叶俯视着大理石桌，按住胸口，似乎想按住从那里涌上来的什么

东西。

“妙子买东西回来时，本条丽子就死在这张桌子上，胸口插着刀。妙子大吃一惊，奔上二楼去查看我的情况。”

“二楼？”我问道，“你不是晕倒在尸体旁边了吗？”

“不。当时我在二楼自己的房间，吃了大量安眠药。”

“安眠药……”

毫无疑问，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新闻报道上没有记载，钉宫真纪子和芦原也都不知道。

“然后妙子就跟我父亲联系。父亲很快赶了回来，他不得不得出和妙子相同的结论。大门锁着，窗户也全部从内侧上了锁。这样，刺死本条的就只可能是屋子里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有杀人动机。对她来说，本条是把她最爱的母亲逼至自杀的罪魁祸首，因为本条是父亲的情人。父亲和妙子商量对策。本来应该保持当时的状况报警的，可两人并没有那么做。他们选择把现场伪装成有人侵入的样子。为此，他们打开客厅落地窗的锁，藏起本条的挎包，还把各处的指纹都擦掉了。”

“够了！事到如今，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仲西先生用力放下白兰地酒杯。

“我只是在说事实。要是你说我所言有假，就请说说看，我到底什么地方说错了？”

秋叶的反击让仲西先生铁青着脸低下了头。但我的脸似乎比他的还要僵硬。

“秋叶，你承认人是你杀的了？”我的声音已完全变了。

她看着我，温柔地微笑道：“我在说真相。可能很痛苦，但请你再忍耐一下。”

“好吧。”我喃喃道。

她再次用凶恶的表情看向父亲和姨妈。“我醒来后，这两个人叮嘱我，我看到尸体就晕倒了，他们回来后就把我抱回了自己的房间，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警察问什么，我都要这样回答。但他们一次都没问过我是否杀了本条。我便下定决心，既然他们不问，那我就不说。既然他们认定人是我杀的，那就这样吧。”

秋叶的声音比很多女性都要低沉。那声音在寂静无声的客厅里回响。等回响完全消失时，我不由得挺直脊背，盯着秋叶的脸颊，眨了眨眼。

“啊？”我不禁发出了声音。

几乎同时，一直低着头的仲西先生也抬起了头，眼中充血。“你说什

么？”他呻吟着问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秋叶两手捂着嘴，后退了几步，直到贴在墙壁上。她看着仲西先生和五彩夫人笑出了声，但那绝对不是自然发出的。

“我问你呢，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仲西先生站了起来。

秋叶放下手，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你听不懂日语吗？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你们没有问，所以我就不回答。应对警察时，我也按照你们教的说了。我根本就没有说出真相的机会，十五年来一次都没有。”

“等等，秋叶。”我问道，“人不是你杀的？”

秋叶看向我，很抱歉似的摇了摇头。“对不起。就算你这么问，我也不会回答你。警察和钉宫真纪子问我，我也不会回答。只有这个人，我才会回答。”她说着指向父亲，“十五年前我就这么决定了。”

仲西先生站起身来，向秋叶走近一步，脸色苍白，道：“人不是你杀的吗？”

听到这个问题的瞬间，秋叶的眼眶变红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膨胀起来，想要脱离她一样。她开口说道：“不是的，我没有杀人。”

我听到五彩夫人倒吸了一大口凉气。她捂住嘴，瞪大了双眼。我能看出她在微微地颤抖。

“怎么会这样……”仲西先生呻吟道，“那到底是谁杀的？”

“你那时问我就好了，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样就不会有这种事，也不用痛苦十五年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仲西先生问道。

“那天我在二楼吹单簧管，并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后来我觉得口渴，就下楼找水，结果发现了死去的本条。”

“什么？”我不由得喊出声来。仲西先生和五彩夫人都沉默着，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是因为震惊而说不出话来。

“本条是自杀的。她自己把刀刺进了胸口。”

“怎么会……”仲西先生声音嘶哑。

“你可能不相信，但那是事实。因为她留下了遗书。”

“遗书？我们根本就没找到遗书。”

“你们当然不可能找到了，因为我把它藏起来了。我觉得不能让警察看到。”

“遗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我问道。

秋叶用悲哀的目光看着我。“这两个人是最差劲的人，他们根本就不配活在世上。为了隐瞒自己的婚外情，他们牺牲了另一个女人。”

“这两人？”我交替看了看仲西先生和五彩夫人。他们的沉默说明秋

叶所言非虚。“不会吧……”我喃喃道，“但你父亲婚外情的对象不是本条吗……”

“本条也爱我父亲，而且是真心的。但父亲真正的外遇对象是妙子。从结婚以来，他和妙子就有了特殊关系。父亲说婚外情不是他和母亲离婚的原因，那都是假的。他们正是因为父亲的婚外情才分居的。但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外遇对象是谁，父亲没告诉她。应该说是无法告诉她吧，毕竟是小姨子嘛。”

“那你父亲和本条……”

“以前不是说过吗？他在和母亲分居以后，才与本条发展出特殊关系。那是事实。”

“就是说你父亲和本条也有关系？”

“本条被当成烟幕弹了。”

“什么？”

“作为签字离婚的条件，母亲要父亲坦白外遇对象到底是谁，但父亲根本说不出口。如果说实话，母亲是绝对不会答应离婚的。为了骗过母亲，父亲利用了本条。他维持着与本条的关系，告诉母亲外遇对象是本条。他们从分居到离婚花了那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母亲拖着不肯离，而是因为父亲需要时间把本条变成真正的情人。”

“怎么会这样……”

“很不可思议吧，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也被骗了，误以为是本条把父亲抢走的。母亲死的时候，我还恨过本条。可就连本条自己也以为她是父亲的女友。”秋叶眼睛通红地瞪着父亲，“她爱你啊。读了她的遗书，我才第一次知道她爱你爱得多深。可是你们呢？你们对她做了多么残酷的事。你们把本条变成父亲的情人，然后一如既往地私会。怎么样？我说错了吗？”

仲西先生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开口道：“我也是喜欢本条的，绝对不是单纯利用她而已。”

“别信口开河了。”秋叶的声音尖锐起来，“事到如今，你居然还说得出这种话。要是你没有利用她，那就是你在妙子和本条之间脚踩两条船了？那妙子为什么不抗议？她为什么不跟你说，让你不要跟其他女人上床？她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维持你们的关系，才不得已放弃的，不对吗？”

五彩夫人瘫在了地上。仲西先生低着头，表情痛苦地扭曲着。他手捂胸口，就像被人捅了一刀。

“本条在知道真相后，因为过度震惊而自杀了。她绝望到亲手把刀刺

进了胸膛！”

我想起秋叶说过，刺中心脏是一件很难的事。尤其是在对方反抗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做到。那就是说，如果对方，也就是自己不反抗，就可能做到。但这真是恐怖的自杀方式。从本条的选择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她的绝望有多深。

“遗书里把一切真相都写明白了。你能体会我读了那封遗书后的心情吗？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东西了，眼前一片黑暗，而且对自己恨过本条感到很生气，觉得自己也死了最好。于是我回到房间，吃了大量安眠药。安眠药是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药没有致命，因为我很快就觉得恶心，把药都吐出来了。妙子回来时，我只是意识模糊，并没有睡着。但我没有力气起来，更不想看到你们的脸，就装作睡着了。”

秋叶靠在墙上，缓缓瘫软下来，最后坐到了地上。

“我不知道父亲和妙子准备怎么办。警察来了以后，就得把这些事都告诉警察，那样两个人就都完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可这两个人却得出了一个不得了的结论。他们认定是我杀了本条，还把现场伪装成盗窃杀人的样子。”

不知什么时候，仲西先生变成了跪坐的姿势，深深地低着头。

“她说的是真的吗？”我问道。

仲西先生的脖子微微动了一下。“我一心以为是秋叶杀的人，根本没想到是自杀……”

“在按照父亲的吩咐说谎时，我下定决心要把真相一直保密到时效到期为止。只要我不说，对父亲和妙子来说，我就是杀人凶手。他们必须保护我，必须背负起十字架，包庇根本没发生过的罪行。我认为这是给他们的惩罚，也是对本条的补偿。”

滨崎妙子趴在地上哭叫起来，声音就像要撕破喉咙一般凄厉。她的眼泪不断落在地毯上，眼看把地毯沾湿了一片。

秋叶缓缓起身，注视着我，随即握住我的右手。“走吧。这里的事已经了结了。”

“这样不好吧……”我看着哭叫的滨崎妙子和石像般纹丝不动的仲西先生。

“没关系。接下来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想吧。”她说着拉了拉我的手。

我迈开脚步，背后传来的滨崎妙子的哭声中开始混入笛子一样的声音。

走出屋子，冷空气让我不由得缩起了身子。我揽住秋叶的肩。“下面怎么办呢？”我问她。

秋叶忽然停了下来，迅速绕开了我的手臂。“我要回家。”她说道。

“什么？”

“你也回家去吧，现在还不算晚，只要跟你妻子说出差日程临时改变，就应该没问题。”

“我今晚是打算一直和你在一起的。”

“谢谢，但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我吃了一惊，凝视秋叶，她并没有移开视线。

“我利用了你。和你发生婚外情是为了让那两个人痛苦。就算我做这种不道德的事，他们也无法指责我。”

“你说谎。”

“对不起，是真的。你还记得在我家门前第一次和我父亲见面的情景吗？在我父亲看见你，露出不愉快的表情之后，我就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了。对你实在是很抱歉，但婚外情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也算是你自作自受吧。另外，我也想体验一次婚外情，想知道是什么感受，所以对象是谁都无所谓。”

我的内心一直告诉自己，秋叶说的都是假的，但我没能说出口。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秋叶不是杀人凶手，这让我安下心来，可真相的确让我不知所措。这个女人把真相隐瞒了十五年，从来没说过自己不是凶手。这样的女人应该不会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和我交往的。

“你也松了一口气吧。”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看着她的眼睛。

“我说从此以后，我就认为你是我的男人了，你听了害怕了吧？你在烦恼要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我这个说不定是杀人凶手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跟同事说打算结婚时，你不是也着急了吗？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不用再烦恼了。”

秋叶的话让我清醒过来。看来她这段时间的积极言行都是有目的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你提早离婚。我并没有打算破坏你的家庭，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你离婚。如果我积极起来，你肯定就会退缩。对你的性格，我还是很清楚的。”

“秋叶……”

“刚才是骗你的。”秋叶微笑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的，我很高兴对象是你。这段时间很快乐，也很刺激。谢谢。”

昏暗中，我看到她眼里闪着泪光。她的表情就像少女一般天真无

邪，似乎回到了十五年前。

我想给她最后一吻，往前走了一步。她像是察觉了我的企图，后退一步道：“已经不可以了。游戏已经结束了。”说完她抬起手，一辆出租车停到我们旁边。

“我送你回去吧。”

秋叶摇了摇头。她的脸颊已被泪水打湿，但她还是微笑着默默坐进出租车。我透过窗户看向车内，可她始终没有转过脸来。

33

我回到家时，已经接近凌晨两点。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打开灯，到厨房接了一杯水。

一切就像一场梦。秋叶的故事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今早出门时，我也完全没想过会和她分手。那时我还在想怎样跟有美子摊牌。

从厨房出来，我正打算坐到沙发上，忽然注意到餐桌上放着奇怪的东西。说它奇怪，是指跟季节完全不合。那是用蛋壳做的圣诞老人。

我拿起蛋壳圣诞老人看了看，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门开了，是穿着睡衣的有美子。看到是我，她眨了眨眼睛。“你不是出差吗？”

“提早回来了。”

“哦，饿了吗？”

“不饿。”我完全没有食欲，“这是什么？”

“圣诞老人啊。”

“我知道是圣诞老人，我想问你为什么现在摆弄这些。”

有美子看了看我的手，微微歪着头说：“不知怎么的，就是想看看。看着这个，心情就会好起来。”

“哦。”

“今天我可以去卧室睡吗？”

“好，我也马上去睡。”

“晚安。”她说完就向卧室走去，但又转过来对我说，“不好意思，你能把那些圣诞老人放回去吗？放圣诞用具的纸箱还在老地方。”

“好，我知道了。晚安。”

她又道了一句晚安，离开了客厅。

放圣诞用具的纸箱在客厅的壁柜里。我打开柜门，取出纸箱，里面放着小型圣诞树和蜡烛等物品。

我一面考虑应该怎么放置蛋壳圣诞老人，一面翻看箱里的东西，很快找到了一个塑料袋。透过塑料袋，我看到里面放着红色的东西。

我好奇地看了看里面，不禁呆住了。

里面是一大堆蛋壳，全都裹着红色的布。这些就是有美子说要送给幼儿园的妈妈们的蛋壳圣诞老人。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而且……

蛋壳圣诞老人全都碎了，看起来不像是不小心打碎的，而是故意

的。蛋壳上贴着布，所以碎蛋壳没有散，可都被压扁了。

为什么……这时，一个想法浮现在脑海中。

在平安夜早上，这些蛋壳还完好无损。那么，就是在平安夜之后被打碎的。

会不会是在我和秋叶约会的时候，或是在我为了和秋叶约会而做准备时被打碎的呢？

我脑海里勾勒出有美子把精心制作的蛋壳圣诞老人一个一个打碎的画面。她明知丈夫去和情人约会，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头。她不指责我，是因为知道那会成为婚姻破裂的导火索。她打碎这些蛋壳会不会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愤怒呢？

我把塑料袋放回原处，把蛋壳圣诞老人放在最上面，关上了纸箱。

我熄了灯走出客厅，走向有妻子等候的卧室。

外一篇：新谷的故事

渡部来跟我商量婚外情了。真是个傻瓜，竟然想在平安夜和情人幽会。而且那家伙似乎还很认真，说不定还会考虑和老婆离婚。

我苦口婆心地告诉他，这是非常愚蠢的举动，他哪怕有一点想和情人结婚的念头，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可那家伙现在完全不能理解我的忠告。他无法放弃在平安夜和情人约会的想法。我只好绞尽脑汁替他想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幸好计划成功了，但我实在不想再做这种事了。

其实，我是能切身体会渡部的感受的。婚外情的滋味如蜜般甜美，只要尝过一次，就无法轻易放手。

但要保持这种甜美的滋味是有条件的。我想告诉渡部，如果无视条件，想要追求更多甜美，事态立即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那一瞬间，英惠的表情冻结了。她睁大眼睛看着我，似乎想看穿我的内心。

“你说什么……”她脸色铁青地说道，“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对不起。”我低下头，“全都是我的错。只要力所能及，我都会补偿的。”

“什么啊……忽然说出这种话，你让我怎么办啊。”

我沉默了，目光落在餐桌上的茶杯上。我跟英惠说有话想说，她随即给我泡了茶。她当时表情有点紧张，可应该完全没想到我会说要离婚。

“你有其他女人了？”英惠问道。

我不知应该怎么回答。

她接着问：“是这样吧？”

“算是吧。”我说道。我觉得还是老实交代比较好，而且也没有可以糊弄过去的办法了。

“是哪里的女人？”

英惠的语气让我有些吃惊。她说“女人”这个词时，声音听起来冰冷得可怕。

“你不认识。”

“所以我才问你是哪里的女人，你说啊！”

“那种事你没必要知道吧，知道了又能怎么办？”

“我去和她谈，让她和你分手。”

“等一下，我是说想和你离婚。”

英惠闭上眼睛，忽然无力地垂下了头。她两肘撑在桌上，双手抱头，一动也不动。

“我刚才也说了，只要是力所能及的补偿，我都会做的。我会努力让你以后生活无忧。”

英惠说了句什么。她声音很小，我没能听清。

“你说什么？”我问道。

“我不明白。”她仍然双手抱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没办法啊。”

“什么叫没办法！”英惠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通红，脸上全是泪水。因为她哭得毫无预兆，我吃了一惊。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

“这根本就不是道歉能解决的事！”英惠哭喊道，“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我不要这样。不正常，这绝对有问题。你在结婚时说过什么？你说要让我幸福，绝对不会背叛我。你在大家面前发过誓吧？那些誓言都算什么？全是谎话吗？你喜欢上其他女人，那些誓言就到此为止了？别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用过就扔？搞什么啊！别把我当笨蛋耍！”

我有被骂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英惠如此失去理智。她本来是很冷静的。

“可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如果我出轨，你绝对会立刻和我离婚，拿一大笔赔偿费，然后干脆地一拍两散……”

“我是说过，可没想到你真的会出轨，我那么相信你……”

“对不起。”我低下了头。今晚我准备道歉到底。

“你根本就没觉得对不起我吧？你只想赶紧跟我离婚，是吧？我不会让你如愿的，绝对不会允许你独自得到幸福！”

英惠说完就站了起来，走出客厅，进了隔壁的卧室，狠狠地摔上了门。随即传来大哭声。

我叹了口气，从架子上取下威士忌，然后从厨房拿来杯子，直接喝了起来。

我告诉绘理，已经跟妻子提出离婚。绘理表情一下子爽朗起来，却又很担心地看着我道：“然后呢？怎么样了？”

“嗯，有点棘手。”我挠了挠鼻梁。

我正在绘理位于江户川桥的公寓里，这是一套一室一厨的小房子。床边的桌上放着绘理做的菜，有炸鸡块、土豆烧肉和拌菠菜，都是她的拿手菜。我边喝啤酒边吃。

“棘手？”

“她已经有些崩溃了。但我觉得那也难怪。”

“这样啊……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你不必道歉。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你觉得你妻子会同意吗？”

“要是不同意就麻烦了。但她也应该知道，僵持下去是没用的。没关系，肯定有办法的。”

绘理抱住我的脖子，在我耳边小声说道：“我好高兴。”我抱住了她纤细的身体。

这样就好了，我跟自己说道。接下来会有很多麻烦，但有绘理陪着，我肯定能熬过去。我觉得无论任何阻碍我都能克服。

绘理一年前在六本木的一家酒吧工作，那时她还是大学生。我一眼就看上了她。为了见她，我在那家店里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不久，我们开始在酒吧外面约会，也理所当然地发展到上床的地步。后来她大学毕业，离开了酒吧，开始在设计事务所工作，我们仍保持着关系。

我和她不仅在音乐和美食上爱好一致，还会在同样的地方觉得感动、觉得有趣，甚至连重视的事物即所谓的价值观都很一致。和她在一起时，我既放松，又愉快。

我相信绘理才是我理想的伴侣。我有自信能为她做任何事情，完全无法想象失去她会怎样。人们常说姻缘的红线，我觉得我的红线的另一头应该就是绘理。但我们相见恨晚，那时我已经结婚了。

我和英惠是在两年前结婚的，那时我们已交往四年。我并不是很想结婚，是英惠说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我才勉强同意的。那时我觉得已经不会再出现其他恋爱对象，就妥协了。

结婚让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例如随意支配工资的权利以及彻夜不归和在外面留宿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丧失了和其他女子享受浪漫的权利。当然，结婚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我不用再操心做饭和家务，这帮了我的大忙。我的内衣有人替我洗好，也不会再出现临出门时一只袜子找不到的情况，房间的角落里也不再落灰。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为这种舒适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结婚前，我想都没想过会对英惠如此无所谓。在注意到自己有意无意地逃避和英惠做爱时，我真的很愕然。

就在这个时候，绘理出现了。我更加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失败。要是

早些遇到绘理，我一定不会和英惠结婚。

大约两周前，我跟绘理说会和妻子离婚，绘理看起来很惊讶，但脸上充满期待和欣喜的神情。她说她从未想过这种事。

“我听说要离婚很困难的。我不想让你太辛苦。”

听绘理这么说，我非常感动，同时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她幸福。

“没关系，包在我身上。”我逞强道。

当然，我是有一定把握才会那么说的。英惠以前说过：“我经常听说有人在丈夫出轨后，一看丈夫下跪道歉，就原谅了他，我才不会这么干呢。之后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生活了。既然那样，还不如拿一大笔赔偿费，干脆地一拍两散呢。这样还能趁年轻再去找合适的人。要是一直拖着，等上了年纪，可就不好再找了。”

英惠的想法对女人来说是合理的，而且是自尊心很强的想法。所以我完全没想到她会坚持不同意分手。我担心的只是赔偿费的问题，并且做好了被狠敲一笔的打算。

但我的预想完全错了。英惠死也不同意离婚。不过她再也没像我跟她摊牌的那天晚上一样歇斯底里地大哭。就像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一般，她每天都和往常一样做家务。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问她“你准备怎么办”，她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但继续这样生活也不会有结果的，这样只会让我们更加讨厌彼此。”

“你就那么想早点离婚吗？”

“我想早点了结，这样大家都能轻松点。”

“轻松的只有你吧。”

我无言以对。

我也想过干脆离家出走，和绘理住在一起，但我也明白，那样做只会把离婚战线拖得更长。现在我们住的公寓是结婚后立刻贷款买的，要是英惠不肯搬出去，这房子我就既不能卖也无法住。

我束手无策，只能暂且在绘理那里寻找安慰，再回家继续和英惠僵持，这已经成了我的生活常态。

一天晚上回家后，我发现英惠倒在走廊里。我吃惊地抱起她，发现她嘴里散发着酒气。

“你在干什么？喂，醒醒。”

我摇了摇她，可她完全没有反应。我抱着她进了客厅，把她放到沙发上。看了一眼餐桌，我大吃一惊。别人送的两瓶红酒和我喝到一半的一瓶威士忌全空了。英惠基本不喝酒，一口气喝了这么多，会晕倒也不奇怪。

我去洗手间看了一眼，不出所料，马桶里还留着呕吐物，甚至溅到了马桶外面。看样子她是忘了冲水，直接就在走廊里睡着了。

回到客厅，我先检查了一下英惠的头有没有碰伤，随后从卧室拿来毛毯盖在她身上。这时我注意到英惠脸上的泪痕。这让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一种自我厌恶感袭来。

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残酷的男人。和英惠结婚可能并不是正确的选择，但这个结论不应该由我一个人得出。我有些后悔，觉得应该再给她些时间。

可是已经晚了，时间无法倒流。我觉得至少到离婚为止，我应该留在英惠身边，避免她做傻事。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客厅时，英惠已经起来了。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在做早餐。她脸色煞白。

“你没事吧？”我问她。

“嗯。”她点了点头，“是你帮我盖了毛毯吧，谢谢。”

“没什么，以后别喝太多。”

听我这么说，她停下手，低着头说道：“那你给我弄些安眠药来吧。”

“安眠药？”

“嗯，我被失眠折磨得很痛苦。我无法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看我沉默，她接着说，“毒药也行，你们公司不是有氰化钾吗？没关系，我会在你不在时喝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说什么傻话！”

英惠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说真的。”

按了门铃后，我感到有人从门镜里往外看，随后响起了开门的声音。

“晚上好。”门开了，绘理笑着迎接我。那是像孩子一样无邪的笑容。

“晚上好。”我应声进屋。

我像往常一样一面吃绘理做的菜一面喝啤酒。房间的角落里放着菜

谱，她应该是看着菜谱做的。

“对了，今天我买了些好东西。”绘理拿过一个纸袋，从里面取出深蓝色的睡衣，“怎么样？和我的是一对哦。”

“哦……”

“床单我也换了新的，还买了个枕头。”

“怎么忽然买这些？”

“因为你以后可以在这里过夜了吧。之前你不是说，反正你已经和妻子摊牌了，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

我想起自己的确说过这种话，当时我觉得如果我公然外宿，英惠肯定心生厌恶。但现在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我想，我暂时还是像以往一样回家好了。”

“啊？为什么？”不知是不是我多心了，绘理的眼里似乎闪过一道光。

我挠了挠头，说出英惠酗酒和有自杀倾向的事。

绘理面无表情地听完，开口说道：“但那也没办法啊。”

“什么叫没办法？”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妻子会受到伤害吧？而且你之前还说很快就能离婚。”

“我是说过，但事情比我想象得要难。”

绘理一言不发，默默把睡衣收回纸袋。

吃过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做爱。一直以来都是绘理给我戴避孕套的，可今晚她直接坐到了我身上。

我着急了。“喂，你怎么了？不戴不行啊。”

“为什么？就这样做嘛。”绘理淘气地说。但看到她的眼神是认真的，我吓了一跳。

“现在不行，总之今晚不行。”

“哦。”她从抽屉里取出避孕套。

完事后，我准备回家。她叫住我问道：“你和妻子不做吧？”

“做什么？”

“做爱啊。”

“别傻了。”我笑着说道，“当然不会。”

“那就好。”绘理表情缓和了一些，“要是你和她做，我可不会原谅你。”

“我知道啦。”我答道。

我每两天去一次绘理的住处，剩下的时间尽量待在家里，这种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只要我不提离婚的话题，我和英惠的生活还是比较安稳的。有时看到电视上的搞笑节目，我们甚至会一起笑。我当然不是在讴歌自己的双重生活，刚好相反，我觉得自己像在蒙着眼睛走钢丝。

从摊牌以后，我就一直睡沙发。我抵触和英惠睡一张床。一天晚上，我在沙发上躺下后，英惠过来了，平静地对我说："你去床上睡吧，我睡沙发。"

"不用，我睡这里就好。"

"我在卧室里也睡不着，拜托你了，和我换一下吧。"

我坐了起来，问："你还是失眠吗？"

"嗯，不喝点什么就睡不着。"

我觉得她是准备喝点酒。

"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你睡着吗？"

听我这么一说，英惠拉过我的双手。"很简单，你这么做就好了。"她把我的手放到她的脖子上，"只要你这么一勒，我就能解脱了。"

"你说什么呢！"我抽回手，"就因为怕你做傻事，我才不得不回家的。"

"所以我想让麻烦画上句号。"

"要是你那么想……"

"就和我离婚吧，你是想这么说吧？"英惠淡淡地笑了，表情冰冷，"你脑子里只有离婚啊。"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这个时间会打电话来的只有绘理。

"你接吧。我到那边去。"英惠说着离开了客厅。

我接起电话，果然是绘理。"怎么了？"我问道。

"我好孤单。"绘理的声音很细，"我一个人特别不安，总觉得你好像不会回来了，一想起来我就怕。"

"不会的。"

"那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呢？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因为你担心妻子？那你不担心我吗？你觉得我不会寻死吗？觉得我不会酗酒后醉倒在地？"

"不是的，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你，可是……"

电话那端传来了抽泣声："够了，我受不了了！"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我赶忙打过去，却打不通。我慌了。

我赶紧换好衣服来到走廊，看到英惠像个幽灵般站在那里。

“你要去她那里吗？”

“她好像有些不对劲。”

“哦。”

英惠垂下视线，紧紧咬住了嘴唇。她的表情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我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无视那种预感，穿上鞋，拿起车钥匙。

我留下呆立的英惠，走到屋子外，锁上了门。

屋里随即传来一声布匹撕裂般的哭喊，听起来不像人的声音，但肯定是英惠发出来的。我皱紧眉头，像是要拒绝那声音一样摇了摇头，跑过公寓的楼道上了电梯。

大约半小时后，我来到绘理的住处。她站在阳台上说要跳下去。

“别干傻事。”

“不，我要死。你是不是觉得我怎样都无所谓啊？”

“不是的。”

“那你就不要再回去了，留在我这里。”

“别让我为难啊，我还没离婚。”

“你离不了婚就是因为你总回家。如果你不回去，你妻子也就会死心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了，那我就从这里跳下去。这样也没关系吗？”绘理将手撑上了阳台的栏杆。

我知道她根本不想死，如果她真的想死，在我赶到这里前，她早就跳下去了。

但我不能这么说，否则就会伤害她的自尊，她反而有可能跳下去。

我和嚷着要寻死的绘理对峙了大约两个小时，筋疲力尽。

“我能去洗手间吗？”

“什么啊，你一去我就跳下去。”

“饶了我吧，我憋不住了。”

我冲进洗手间小解。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是英惠发来的短信。我战战兢兢地打开，内容如下：“我没事了。她怎么样了？回来的时候小心开车。要是累了，休息一会儿再回来也行。”

我看着手机屏幕，感慨万千。之前的哭喊应该表明她已决心放弃一切。我丢下她去找情人，她却担心我因为情人的事太累会出事故。

我从洗手间出来后，绘理又开始喊叫了。

我的婚外情故事就到这里，之后的事情就任凭各位想象了。如果只叙述事实，那就是我现在还和英惠生活在一起，而且不再和绘理见面。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我和英惠谁都没再提起过，但它的影响却残存至今。

比如我不再去那些有年轻女招待的店了。我担心会被英惠知道，但也是为了自己。

结婚后就不要再谈恋爱了，要是沉湎其中，最后只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而且我已经快四十岁了，肚子也出来了。

在世人眼里我们都是大叔，连男人都不是—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看电视连续剧了。连续剧总有一些恋爱情节，如果题材是婚外情，就更糟糕了。匆忙换台显得很奇怪，直接离开也不合适，于是干脆不看。

我很快就忘了绘理，完全没有什么不舍。我们是大吵一番后分手的，不可能有什么不舍。

现在我能肯定地说，世上根本就没有姻缘的红线。

我不知道渡部和他的情人今后会怎样。他似乎认定那个女人是他命中注定的爱侣，可根本不是那样，他只是被直觉骗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的婚外情结果会和我的一样。

我不太了解渡部的妻子，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像英惠一样演戏演得那么逼真。要是她会，渡部就危险了，但我觉得她应该做不到那一步。

也就是说，如果渡部下决心跟妻子摊牌，他妻子就算愤怒，也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这样的事并非完全不可能。

如果一旦发生，会怎样呢？

老实说，我觉得那就有些没意思了。只有他发展得那么顺利是不行的。

婚外情就应该在婚外情状态下终结。

所以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给渡部出主意，让他不要贸然行事。

① 在日本的公司中，“主任”一职的级别位于“科长”之下。

① 新干线的车票分为“指定席”和“自由席”，指定席车票只能乘坐特定的某次列车，座位可以提前预订。自由席则可以乘坐当天所购车票区间的任一班次列车。

① 12 月 23 日是日本明仁天皇的生日，是全国性节日。

① 神奈川县警本部的警察。神奈川县警本部下属单位神奈川警察局负责管辖神奈川县横滨市神奈川区。

① 原指日本中老年妇女喜欢穿的厚内衣或长袖内衣，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后来逐渐在年轻女子间流行开来。

① 日本著名高尔夫球运动员。

① 指 3 月 14 日，在这一天，收到情人节（2 月 14 日）礼物的男人需要回礼给对方。

① 拉丁语 quod erat demonstrandum 的缩写，意为证明完毕。

① 彼得.法尔克（Peter Michael Falk），美国著名演员，20 世纪 60、70 年代出演电视剧《神探可伦坡》，大受欢迎。

东野圭吾

嫌疑人X的献身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嫌疑人X的献身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刘子倩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01

ISBN：978754426761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上午七点三十五分，石神像平常一样走出公寓。虽已进入三月，风还是颇冷，他把下巴埋在围巾里。走上马路前，他先瞥了一眼放自行车的地方。那里停着几辆车，不过没有他在意的绿色自行车。

往南走大约二十米，就见到大马路，是新大桥路。往左，也就是往东，是去往江户川区的方向。往西走，则能到日本桥。日本桥前就是隅田川，河面上的桥就是新大桥。要去上班的地方，就这样一直往南走最近，只要走几百米，就来到清澄庭园公园。公园前的私立高中便是石神上班的地点，他是个老师，教数学。

见信号灯变成红色，石神遂向右转，朝新大桥方向走去。迎面的风掀起他的外套。他将双手插进兜里，微弓着身子前行。

厚重的云层覆盖天空，隅田川倒映下的暗沉苍穹，一片污浊，有小船正朝上游划去。石神边望着这幅景象，边走过新大桥。

过了桥，他顺着阶梯走下，沿着隅田川漫走。全家出游或情侣散步，多半会走前面的清洲桥，所以即便是节假日，也很少有人走新大桥。来到此处，你立刻就会明白原因何在——这里由近及远，是一整排游民的住处，全部以蓝色塑料布覆盖。上方就是高速公路，用来遮风蔽雨倒最理想不过。河对岸却是一间小屋也没有，这大概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挤在一起更方便。

石神毫不在意地走过蓝色小屋。小屋的高度，顶多只及背部，有些甚至仅仅及腰。与其说是屋子，恐怕称为箱子更贴切。不过要是只用来睡觉，也就够了。小屋或箱子附近，不约而同地挂着晾衣架，显示出这里乃是生活空间。

一个男子正倚着堤防边架设的扶手刷牙。他有六十多岁，花白的头发绑在脑后。估计他今天不想工作了，如果打算做些粗活，不会磨蹭到这个时候。他大概也不打算去职业介绍所，就算给他介绍了工作，以他那头从不修剪的长发，也根本不可能参加面试。而且，他这把年纪，替他介绍工作的可能性也几近于零。

另一名男子正在蜗居的棚子旁将大量空罐踩扁。石神之前见识过这光景多次，私下给此男子取了个绰号——“罐男”。“罐男”五十上下，日常用品一应俱全，连自行车都有，想必在搜集罐头盒时方便不少。他的棚子位于“部落”最尾端隐蔽的位置，算是这当中的头等席。石神猜

测，“罐男”八成是只老鸟。

整排蓝色塑料布棚子到此为止。再往前走，石神看见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原本米色的大衣，已变得肮脏不堪，几近灰色。大衣里面是夹克，夹克底下露出白衬衫。石神给这男子取名“技师”，几天前，他看到过“技师”阅读机械杂志。“技师”一直留着短发，胡子也刮过，应该还没放弃重新就业，说不定一会儿要去职业介绍所。不过，他怕是不容易找到工作。要想找到工作，首先得抛开面子。大约十天前，石神第一次看到“技师”时，他还没习惯游民的生活，想和蓝色塑料棚子划清界线，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犹疑。

石神沿着隅田川继续走。清洲桥前，一个老妇正牵着三只狗散步。狗是迷你德国腊肠，分别戴着红、蓝、粉红的项圈。走近后，老妇也注意到了石神，露出微笑，微微欠身施礼。石神回以一礼。

“您早。”石神先打招呼。

“您早，天很冷啊。”

“是。”他皱起眉头。

经过老妇人身旁时，她出声说：“慢走，路上小心。”

石神点头说好。

石神见过她拎着便利商店的袋子。袋子里装着三明治，应该是早餐。石神猜测，她一个人独居，住处应该离这儿不远。他还见过她穿着拖鞋——穿拖鞋根本无法开车。估计是丧偶后，在这附近的公寓和三只狗相依为命。住处想必也相当宽敞，才能一口气养三只狗。但也因为这三只狗，她无法搬到别处更小的房子。房屋贷款或许已经还清，但物业费仍是个不小的开销，她不得不节俭。整个冬天，她始终没上美容院，也未染发。

石神在清洲桥前走上台阶。要去学校，必须从这里过桥。但石神却朝学校的反方向走去。

面向马路，有个挂着“弁天亭”招牌的店面，是家小小的便当店。石神推开玻璃门。

“欢迎光临，您早。”柜台后面，传来石神听惯的、却总能为他带来新鲜感的声音。戴着白帽的花冈靖子笑靥如花。

店内没有其他客人，这让石神更加欣慰。

“嗯……招牌便当。”

“好，招牌一份。谢谢您每次惠顾。”

她用开朗的声音说道。石神不知道她脸上是什么表情，他不敢正视她，只一直低头盯着皮夹。有缘住在隔壁，除了买便当应该聊点什么，但他实在想不出什么话题。

付钱的时候，他总算挤出一句“天气真冷”，但他含糊吞吐的咕哝声，被随后进来的客人拉玻璃门的声音盖下去了。靖子的注意力也已转移到那边。

石神拿着便当走出店门，走向清洲桥。他特地绕远路，就是为了来弁天亭。

过了早上的上班时间，弁天亭就闲下来了，但只是暂时没有客人上门，店里此时正要准备午餐。有几家公司在店里长期订餐，必须在十二点之前送到。没客人时，靖子也得去厨房帮忙。

包括靖子在内，弁天亭共有四名员工。掌厨的是老板米泽和老板娘小代子。金子负责送外卖，店内其他活几乎全由靖子应付。

做这份工作前，靖子在锦系町的酒廊上班，米泽是常去喝酒的客人。直到酒廊领班小代子离职前，靖子才知道，原来她是米泽的妻子。

“酒廊女居然变成了便当店老板娘。人哪，还真是说不准。”客人们纷纷议论。不过据小代子说，开便当店是他们夫妻多年的梦想，她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才去酒廊做事。

弁天亭开张后，靖子不时来探望，店里经营得似乎也挺顺利。就在开张整整一年时，夫妻俩问靖子愿不愿意来店里帮忙。光靠他们夫妻两人打点一切，有些吃不消。

“你也不能永远干陪酒那行啊，美里也大了，她面子上怕也抹不开。”

“就当是我多嘴。”小代子又补上这么一句。

美里是靖子的独生女。靖子和丈夫早在五年前就离了婚。用不着小代子说，靖子也想过，这样不是长久之计。美里的事自不用说，考虑到自己的年龄，酒廊还肯雇用她多久也是个问题。

于是，她只考虑了一天，就作出决定。酒廊也没挽留她，只和她说了声“哦”。她这才发现，东家早在暗自担心，人老珠黄的酒女该何去何从？

去年春天，美里升上初中，她们搬到现在这栋公寓，之前的住处离弁天亭太远了。和过去不同，现在靖子一大清早就得开始工作。她总是六点起床，六点半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离开公寓。

“那个高中老师，今天早上来过了？”休息时小代子问。

“来了，他每天都来。”

靖子这么一答，小代子和米泽对望一眼，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干吗？装神弄鬼的。”

“没有，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我们昨天还说，那个老师搞不好在暗恋你。”

“什么？”靖子茶杯都没放下，惊讶地向后一倒。

“昨天你休假，那个老师也没来。他天天都来，只有你不在的时候不来，你不觉得奇怪？”

“只是巧合。”

“不是巧合吧？”小代子寻求老公的声援。

米泽笑着点点头。“听小代子说，一直这样。每逢你休假，那个老师就不来。她之前一直这么怀疑，直到昨天才确定。”

“除了公休日以外，我休息的时间很分散，也没有固定在星期几……”

“所以才更可疑。那个老师就住你隔壁，他肯定是看你有没有出门，确定你有没有休假。”

“可是我出门的时候从来没碰见过他。”

“可能是从别处看着你，比如窗口。”

“从窗口看不见。”

“如果他真对你有意思，迟早会有所表示。以我们看，你帮我们拉到了这么固定的客人，高兴都来不及。不愧在锦系町混过。”米泽这么下了结论。

靖子苦笑，将茶一饮而尽。她回想着那个被他们当成话题讨论的高中老师。

她记得他姓石神。搬来那晚她去打过招呼，就是那时知道他是高中老师的。他身材敦实，脸很圆、很大，可是眼睛却细得像条缝。他头发短而稀薄，看上去将近五十岁，可能比实际大些。他不太在意穿着打扮，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这个冬天，他多半穿着咖啡色毛衣，外面罩

上大衣，就是他来买便当时的装束。他似乎勤于洗衣，小阳台上常常晾着衣物。目前好像是单身，靖子猜他八成没结过婚。

纵然听说了那个老师对自己有意思，靖子也毫无触动。对她来说，这事就像墙上的裂纹，即便知道它存在，也不会特别留意。打从一开始，她就认为，不必去留意。

遇见了当然会打招呼，也曾和他讨论过公寓管理的问题，但靖子对他仍旧一无所知。最近，才知道他是数学老师。因为看到他门口有一堆旧数学参考书，用绳子捆好放着。

但愿他别来约我，靖子想，不过随即苦笑起来。他若正经八百地约我，不晓得会是什么表情。

店里一如往常，在近午时分再次忙碌起来，正午过后到达巅峰。过了午后一点，忙碌告一段落。这也是一如往常的模式。

就在靖子给收款机换纸的时候，玻璃门开了，有人进来。她一边招呼“欢迎光临”，一边朝客人望去。霎时间，她如遭冻结，瞪大了眼，再也发不出声。

“你气色不错嘛。”来人对她一笑，眼神晦暗污浊。

“是你……你怎么知道这里？”

“你犯不着这么惊讶。只要我想，查出前妻的下落还不是什么难事。”男人双手插进深蓝色外套的口袋，环视店内，仿佛在物色什么。

“事到如今，你找我干吗？”靖子恼恨地说，不过声音压得很低。她不想让后面的米泽夫妻听到。

“你别这样横眉竖眼。好久不见，装也该装出个笑脸。”男人脸上依旧挂着讨人嫌的笑容。

“没事的话就出去。”

“当然有事。我有要紧事和你谈，你能不能抽个空？”

“开什么玩笑！你没看见我正在上班？”靖子话刚一出口立刻就后悔了，他一定会理解成：只要不是上班时间就可以谈。

男人舔舔嘴唇：“你几点下班？”

“我根本不想和你谈。请你出去，永远不要再来！”

“你真无情。”

“当然。”

靖子望向门口，真希望这时来个客人，可惜谁也没进来。

“既然你对我这么无情，罢了罢了，我只好去那边试试喽。”男人搓着后颈。

“哪边？”靖子有种不好的预感。

“既然老婆不肯听我说，我只好去找女儿了。她学校就在这附近吧？”男人说出靖子最害怕听到的话。

“不行，你不能去找孩子。”

“那你就想想办法，反正我找谁都无所谓。”

靖子叹了口气，现在要赶快把他赶走。

“我六点下班。”

“从清早干到傍晚六点，老板也太会压榨人了吧？”

“不关你的事！”

“那我六点再过来。”

“别来这里。顺着前面的马路往右走，有个十字路口，边上有家餐厅，你六点半去那里。”

“你可一定要来，如果你不来……”

“我会去。你快走。”

“真无情。”男人又环顾了一下店内才离去。临走时，用力摔上玻璃门。

靖子以手撑着额头。她的头开始隐隐作痛，她甚至想吐。绝望感在她心头缓缓弥漫。

八年前，靖子和富樫慎二结婚。当时，她在赤坂陪酒，他是常去捧场的客人。

销售进口车的富樫出手阔绰，不但送她昂贵礼物，还带她上高级餐厅。当他开口求婚时，靖子觉得自己简直就像《麻雀变凤凰》中的茱莉亚·罗伯茨。那时，靖子第一次婚姻刚失败，对于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女儿的生活，她感到疲惫至极。

刚结婚时很幸福。富樫收入稳定，靖子不用再去陪酒。他疼爱美里，美里也把他当父亲看待。

但好景不长，富樫常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被公司开除。之所以没控告他，是因为那些上司怕上面追究管理责任，遂巧妙地掩盖了内情。说穿了很简单，富樫在赤坂挥霍的，全是公款。

从此，富樫性情大变，不，应该是露出了本性。不是游手好闲饱食终日，就是出去赌博。要是抱怨两句，他还会动粗打人。他酒也越喝越多，总是醉得颠三倒四，目露凶光。

靖子不得不再次陪酒，但她辛苦赚来的钱，都被富樫抢去了。后来，她把钱藏起来，但他竟在发薪日抢先一步到酒廊，擅自领走她的薪水。

美里也开始害怕这个继父，不敢与他独处，宁愿去靖子上班的酒廊待着。

靖子向富樫提出离婚，但他不理不睬。她说多了，他就再次动粗。苦恼多日后，她只好找客人介绍的律师商量。在律师的奔走下，富樫勉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那时他似乎终于明白，打起官司，他不仅毫无胜算，还得付一笔赡养费。

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离婚后，富樫仍不时出现在靖子母女面前。每次的说辞都一样：保证今后洗心革面，求靖子复婚。如果靖子躲着他，他就去找美里，还在学校外面蹲点等候。

看到他不惜下跪，明知是演戏，靖子还是不免心生同情。毕竟做过夫妻，多少还留有一点儿情分，靖子总忍不住给他一些钱。这是最大的错误，食髓知味的富樫，从此出现得更加频繁。每次都卑躬屈膝，脸皮愈来愈厚。

靖子换了酒廊，也搬了家，尽管觉得美里可怜，还是给她办了转学。自从到锦系町的酒廊上班后，富樫销声匿迹了。后来靖子再次搬家，在弁天亭工作了将近一年，她以为再也不会和那个瘟神牵扯不清了。

不能给米泽夫妻添麻烦，也不能让美里发觉。无论如何，都得靠自己去解决。靖子睨视着墙上的时钟，下定决心。

到了约定时间，靖子前往餐厅。富樫正坐在靠近窗户的位子吸着烟，桌上放着咖啡杯。靖子走过去，坐下，向女服务员点了杯可可。其他饮料可以免费续杯，但她不打算久留。

“到底什么事？”她睨视着富樫说道。

他倏然咧嘴一笑，“别这么性急。”

“我忙得很，有事快说！”

“靖子。”富樫伸出手，想碰她放在桌上的手。靖子连忙缩回手。他嘴角一撇，“你心情不太好啊？”

“当然。你到底有什么事，非要追着我不放？”

“你干吗这么凶巴巴的。我现在是落魄，可我是认真的。”

“你这算哪门子认真？”

女服务员送来可可。靖子立刻伸手接住，她想赶紧喝完，赶紧离开。

“你现在还自己过？”富樫讨好地望着她。

“这个不重要。”

“一个女人家要把女儿拉扯大可不容易。今后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算在便当店工作，也毫无保障。你能不能重新考虑考虑？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你现在有正当工作了？”

“我会去工作，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这说明你现在还是没有工作。”

“我不是说我找到工作了吗？下个月上班。虽然是新工作，但只要走上了正轨，就可以让你们母女过好日子了。”

“免了。既然那么好，你另找对象去吧。算我求你，别再纠缠我们。”

“靖子，我真的需要你。”

富樫再次伸出手，想握住靖子的手。

“别碰我！”她说着，甩开那只手。杯中的饮料顺势泼出一些，溅到富樫手上。

“烫！”他嚷着缩回手，凝视她，脸上随即露出一股恨意。

“你不用说得这么好听。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已经说过了，我绝对不想和你复婚。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靖子站起来，富樫恨恨地盯着她。她对那道目光置之不理，把可可钱往桌上一放，径自走向门口。

出了餐厅，她跨上自行车，骑得飞快。她怕再耗下去富樫会追上来。她沿着清洲桥直行，过了清洲桥立即左转。

她自认为该说的都说了，但富樫显然并未死心，估计他很快又会出现在店里。他会缠着她，直到惹出乱子，给店里带来麻烦。他甚至会在美里的学校出现。那浑蛋在等靖子投降，他算准靖子迟早会投降给钱。

回到公寓，靖子开始准备晚饭，也就是把从店里带回来的剩菜热一热。她有些心不在焉。可怕的想象不断膨胀，令她不由得失魂落魄。

美里差不多该到家了。参加羽毛球队的她，练习结束后，总和其他队员七嘴八舌地聊上一阵子，才离开学校。回到家时，通常都会过了七点。

门铃响了。靖子惊恐地走向玄关。美里应该带了钥匙。

“来了，”靖子从门内问，“哪位？”

隔了一会儿，回答声才响起：“是我。”

靖子感到眼前发黑。不祥的预感果然成真，富樫连这里都找到了。之前他肯定从弁天亭一路跟踪过来过。

靖子不回答，富樫开始敲门。“喂！”

靖子摇着头打开锁，但依旧挂着门链。

门一打开十厘米左右的缝隙，立刻现出富樫那张脸。他嘻嘻笑着，牙齿很黄。

“你回去！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怎么还这么性急？”

“你别再纠缠我！”

“听我说几句又不会怎么样，你先让我进来。”

“不！你走！”

“你不让我进来，我就在这里等。美里差不多该回来了，不能和你谈，我就和她谈。”

“这不关她的事。”

“那你让我进来。”

“小心我报警。”

“你报，随便。我来见前妻有哪点犯法？警察又能怎么的？人家八成会说：太太，让前夫进去坐一坐有什么关系？”

靖子恨恨地咬着嘴唇。富樫说得并不离谱，之前她也曾找过警察，但他们从来不帮她。

她也不想在住处引起是非。好不容易才在没有保证人的情况下住进来，要是惹出一丁点谣传，她们母女就可能被扫地出门。

“说完就走。”

“我知道。”富樫面露胜利的表情。

卸下门链，富樫进来，一边仔细打量室内，一边脱鞋。房子两室一厅。左边是六叠大的和室，右边有个小厨房。后面是四叠半的房间，对面是阳台。

“虽然又小又旧，但还不错。”富樫大摇大摆地把腿伸进和室中央的暖桌底下。“怎么没开电。”说着，他径自打开电源。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靖子站着，俯视富樫，“说来说去，你就是要钱，对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富樫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盒“七星”，点燃后环顾四周，这才发现没有烟灰缸。他伸长身体，从垃圾袋里找出一个空罐，把烟灰弹在里面。

“你只想要钱。说穿了还不是这样？”

“你这样想，也无所谓。”

“要钱？我一分也没有。”

“噢？是吗？”

“你走，不要再来！”

正当靖子这么放话，门猛然打开，穿着校服的美里跑进来。她察觉到家里来了客人，顿时愣在原地，但发现客人的身份后，脸上立时浮现出混杂着畏惧与失望的神情，羽毛球拍也随即从手中颓然掉落。

“美里，好久不见，你好像又长高了。”富樫优哉说道。

美里瞥了靖子一眼，脱下运动鞋，默默进屋，直接走向里间，啪地用力关上纸门。

富樫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不过是想和你复婚罢了。这样求你，真有那么罪大恶极吗？”

“我说过了，我没这个打算！你怎么听不懂我的意思？你不过是想借这理由来纠缠我。”

富樫并未说话，径自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动画节目开始了。

靖子吐出一口气，走向厨房。钱包放在流理台旁边的抽屉里，她从里面抽出两张万元大钞。

“收下这个，走吧。”她把钱往暖桌上一放。

“你这是干吗？你不是说决不给钱吗？”

“这是最后一次。”

“我可不稀罕这种东西。”

“我知道你想要更多，但我手头也不宽裕。”

富樫盯着两万块钱，再次望向靖子。

“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先回去了。不过我可要声明，我不要钱，是你硬塞给我的。”

他把钞票往外套口袋里胡乱一塞，将烟蒂扔进空罐中，抽身站起。但他并未走向玄关，而是走近后面的房间，然后，一把拉开纸门。美里的惊叫声响起。

“你干什么！”靖子尖声大喊。

“和继女打个招呼怎么了？”

“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女儿了，和你毫无瓜葛！”

“没那么严重。我走了，美里，改天见。”富樫对着里面说道。

富樫终于走向玄关：“她将来肯定是个美女，真令人期待。”

“你少胡说八道。”

“这怎么是胡说？再过三年她就能赚钱了，到时候哪家酒廊都乐意雇她。”

“去去！滚！”

“我会走的，至少……今天会。”

“你休要再来。”

“这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

“我可要提醒你，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该死心的是你。”富樫低声笑了笑，弯下腰穿鞋。

就在这时，靖子背后有动静。靖子扭头，只见一身校服的美里已站在一旁，正挥起某个东西。

靖子来不及阻止，也来不及出声。美里已朝富樫的后脑勺砸了下去。闷声响起，富樫当场倒下。

❀第二章❀

有东西从美里手中滑落，是铜制花瓶，那是弁天亭开幕致贺时的回礼。

“美里，你……”靖子瞪着女儿。

美里面无表情，失魂似的一动也不动。

但猛地，她双眼圆睁，瞪着靖子身后。

靖子转身一看，富樫正摇摇晃晃地站起。他皱着眉，按着后脑勺。

“你们……”他呻吟着露出满脸恨意，直盯着美里。一阵东摇西晃，他朝她跨出一大步。

靖子连忙挡在富樫面前。“不！”

“让开！”富樫抓住靖子的手臂，用力往旁边一摔。

靖子被掼到墙边，腰狠狠撞了一下。

美里想逃，却被富樫一把拽住肩膀。富樫身子一歪，把她压倒在地。美里缩成一团，快被压扁了。富樫整个人骑在她身上，左手拽着她的头发，右手甩她耳光。

“臭丫头，老子宰了你！”富樫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怎么办？靖子恐惧万分，再这样下去，美里会被打死。

靖子环视四周，暖桌的电线映入眼帘。她从插座上拔起电线，电线另一端还连着暖桌。她就这么拽着电线起身冲上去。

她绕到还压在美里身上狂吼的富樫身后，把电线往他脖子上一套，使出全身力气，拉紧。

富樫呜地闷哼一声，往后一倒，双手拼命拉扯电线。靖子死命地拉。如果现在松手，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浑蛋肯定会像瘟神一样，阴魂不散，永远缠着她们。

可是论力气，靖子终究不是富樫的对手，电线渐渐从她手中松脱。

就在这时，美里翻身起来，去掰富樫扯电线的手。她骑在他身上，不让他挣扎。

“妈，快点！快！”美里大叫。

没时间再犹豫了。靖子紧闭双眼，将浑身力气灌注到双臂。她的心脏扑通狂跳。她一边听着血液汩汩流淌的声音，一边使劲拽紧电线。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拉扯究竟僵持了多久。直到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频频喊着“妈”，她才回过神来。

靖子缓缓睁开双眼，依旧紧握着电线。

富樫的脑袋近在眼前。暴睁的双眼一片死灰，仿佛正睨视着屋顶。脸由于淤血变成紫黑。勒进脖子的电线，在皮肤上留下深色的痕迹。

富樫再也不动，口水淌下唇角，鼻子里也溢出鼻涕。

“啊！”靖子大叫一声，扔开电线。咚的一声，富樫的脑袋撞在地板上，再也不动。

美里战战兢兢地从他身上起来，校服变得皱皱巴巴。她跌坐在地，倚着墙壁，看着富樫。

母女俩沉默良久，两人的视线都落在不再动的人身上，唯有荧光灯嗤嗤作响。

“怎么办……”靖子喃喃自语，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杀了他？”

“妈……”

靖子的目光转向女儿。美里脸颊惨白，双眼充血，眼睑下犹有泪痕。靖子不知她何时哭了。

靖子再次看着富樫，既希望他起死回生，又希望他永不复生——复杂的心情占据她的心头。但，他已在地上纹丝不动。

“是这浑蛋……是他自己……”美里屈起腿，抱着双膝。她把头往两膝间一埋，开始嘤嘤啜泣。

怎么办……就在靖子再次呢喃时，门铃响了。她大惊失色，全身禁不住痉挛颤抖。

美里也仰起脸，泪水湿遍双颊。母女俩面面相觑，都在问：这时候会是谁？

响起敲门声，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花冈小姐。”

这个声音很熟悉。可靖子一时想不起是谁。她像中了邪一般动弹不得，继续和女儿对视。

敲门声再次响起。“花冈小姐，花冈小姐。”

门外的人似乎知道靖子在家。她没道理不去应门，可是这种状况下怎能开门？

“你去里面待着。把门关上，绝对不许出来。”靖子小声命令美里，理智总算一点点回来。

敲门声再次响起。靖子深吸一口气。

“来了。”她发出刻意保持的平静声音，这已是她竭尽所能的演技。“哪一位？”

“我是隔壁的石神。”

靖子吓了一跳。刚才她们弄出的声响，想必非比寻常。邻居不可能不起疑心，石神才过来看看。

“来了，请稍等。”靖子自认声音约略恢复了正常。

美里已进了里屋，关上纸门。靖子看着富樫的尸体。必须处理这个。

暖桌还歪着，是刚才拉扯电线所致。她把暖桌推到一边，牵过被子盖住尸体。虽然有些不自然，但已别无他法。

靖子确认自己身上毫无异样后，方走到门口脱鞋处。富樫肮脏的鞋赫然在目，她连忙将其塞到鞋柜下面。

她悄然无声地偷偷挂上门链。刚才没有锁门，她暗自庆幸，幸好石神没有直接推门进来。

一开门，现出石神那张大圆脸，细缝般的小眼睛对着靖子。他面无表情，让人毛骨悚然。

“请问……有事吗？”靖子对他挤出微笑，她知道自己脸颊僵硬。

“我听到很大的响动。”石神脸上依旧一副难以辨读情绪的表情。“出了什么事？”

“不，什么事也没有，”靖子用力摇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就好。”

靖子发现石神的小眼睛正朝屋里望去，顿时全身一热。

“是蟑螂……”她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蟑螂？”

“对。有蟑螂……我和我女儿想打蟑螂……才闹出些动静。”

“杀死了吗？”

“啊？”石神的措辞，令靖子的脸倏然绷紧。

“蟑螂。”

“啊……当然。已经没事了。”靖子频频点头。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说，别客气。”

“谢谢。吵到您，很不好意思。”靖子鞠个躬，关上门，顺便挂上门链。听到石神回到住处，关门，她方长出一口气，忍不住当场蹲了下来。

背后传来纸门拉开的声音，美里走出来。

靖子慢吞吞起身，看着用暖桌被子盖住尸体的地方，再次感到绝望。

“没办法……怎么办？”她喃喃道。

“怎么办？”美里抬眼凝视着母亲。

“还能怎么办？只能打电话……报警。”

“要自首？”

“没有别的办法，人都死了，不能活过来。”

“若去自首，会怎么样？”

“不知道……”靖子撩起头发，这才发现头发乱作一团。隔壁的数学老师肯定会觉得奇怪，但她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会坐牢吗？”女儿又问。

“那还用说？”靖子张开嘴，绝望一笑，“我杀了人。”

美里用力摇头：“妈妈又没有错，全是这浑蛋的错。我们都已经和他毫无瓜葛了，他却老来纠缠我们……怎么能因为这种人坐牢？”

“说这些有什么用，杀了人就是杀了人。”

说话间，靖子逐渐平静下来，渐渐能够冷静地思考了。她更加觉得她已别无选择。绝不能让美里变成杀人犯的女儿，虽然这个罪责无法逃避。

靖子瞥向滚落一隅的无线电话，伸手去拿话机。

“不行！”美里迅速冲上来，要夺走电话。

“放手！”

“不！”美里抓住靖子的手腕，可能是因为平常打羽毛球，她力气不小。

“你放开。”

“不！不能让您——我去自首！”

“你说什么傻话！”

“最先打他的人是我。您只是想救我。中途我还帮了您，我也是杀人凶手。”

美里的话令靖子悚然一惊，霎时间，她握着电话的手没了力气。美里立刻夺走电话，一把抱进怀里，退到角落里，背对着靖子。

警察会……靖子思索起来。

警察会相信我吗？不会对我独自杀人的供述提出质疑？他们会完全相信吗？

他们一定会彻底调查。靖子记得看电视连续剧时，曾听过“查证”这个词。他们会使用各种方法，确认嫌疑人的说辞是真是假。

靖子感到眼前一暗。就算警察再怎么威吓，她也有把握不说出美里。但若是调查出了什么，怎么办？纵使她苦苦哀求，他们也不可能放过美里。

能不能伪装成一个人杀人？靖子又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外行人动这种拙劣的手脚，肯定会被轻易识破。

话虽如此，但我必须保护美里，靖子心想，女儿从小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可怜的女儿，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你！

该怎么办？有什么活路？

就在这时，美里怀里的电话响了。她瞪大眼睛，紧盯着靖子。

靖子默默伸出手。美里一脸犹豫，最后还是缓缓递出电话。

靖子调整好呼吸，按下通话键。

“喂？您好，我是花冈。”

“我是隔壁的石神。”

“啊……”又是那个数学老师，这次又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你们商量得怎样了。”

她完全听不懂他在问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说，”石神停了一下才继续说，“如果报警，我毫无意见。要是没这个打算，我或许……帮得上忙。”

靖子陷入混乱，他到底想说什么？

“总之，”石神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现在可以过去一趟吗？”

“不，这……不太方便。”靖子全身冷汗直淌。

“花冈小姐，”石神提高了声音，“你们无法处理尸体。”

靖子愕然失声，他怎么会知道？

他一定听见了。刚才她和美里的争执，他一定都听见了。不，说不定，打从和富樫打斗时，他就听见了。

唉！她认命一叹，已经无路可逃了，唯有向警方自首。至于美里涉案，无论如何都要隐瞒到底。

“花冈小姐，你在听吗？”

“啊……我在听。”

“我可以过去吗？”

“可是……”话筒依旧贴在耳上的靖子望望女儿，女儿满脸畏惧与惊恐。她哪里明白，母亲到底和谁谈些什么。

倘若石神真在隔壁竖起耳朵偷听，他也必然知道美里涉及命案。一旦他报告警方，再怎么否认，也很难使美里从案中抽身而出。

靖子下定决心。

“好。我也正有事找您，请您来一趟好吗？”

“好，我马上过去。”石神说。

靖子挂断电话的同时，美里立刻问：“谁打来的？”

“隔壁的老师，石神先生。”

“他怎么会……”

“这个待会儿再解释，你先去屋里待着，关上门。快去。”

美里一脸莫名其妙。几乎在她拉上纸门的同时，传来石神走出房间的动静。

门铃响了，靖子走到门口，打开门锁，卸下门链。

门一开，石神肃然而立。他已是一身深蓝色运动服，但刚才并非这般打扮。

“请进。”

“打扰了。”石神微鞠一躬，进来。

靖子锁门的时候，他已进了房间，毫不迟疑地掀开暖桌被子。看他的动作，他似早已知道那里有问题。

他单膝跪地，看着尸体，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靖子这才发觉，他手上戴着粗线手套。

靖子战战兢兢地将目光移向死尸。富樫的脸已了无生气，嘴唇下方凝结着既非口水又非呕吐物的干涸痕迹。

“请问……您听见了？”靖子试着问。

“听见什么？”

“我们的对话，听到以后您才打电话来的？”

石神听了，面无表情地转向靖子。“不，我完全没听见。这栋公寓的优点就在于隔音效果极佳。我当初就是看中这一点，才住这里。”

“那您为什么……”

“你问我怎么察觉出事了？”

“是。”靖子点头。

石神指着房间角落——空罐倒了，罐口洒出烟灰。

“刚才我来的时候，府上有烟味，我本来以为有客人在，却没看到客人的鞋。暖桌底下好像有人，暖桌的电线也没插上。要躲，应该躲进里屋。因此，暖桌下的人不是躲起来了，而是被藏起来了。再加上之前的动静，你又罕见地蓬头散发，当然能够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一点，这栋公寓里没有蟑螂，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可以保证。”

靖子茫然凝视着石神从容不迫的双唇。她突然萌起一种没由来的想法：他在学校一定也是以这种从容口吻给学生上课。

察觉出石神一直盯着自己，靖子这才移开视线。

真是个冷静到可怕的聪明人，她想。否则单凭门缝间的随意一瞥，怎能推导出如此准确的结论？同时，靖子也松了一口气——他并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

“是我前夫，”她说，“已经离婚多年，却还缠着我不放，不给钱就不走……今天也是这样。我实在受不了了，一气之下才……”说到这里，她垂头不语。她不能说出杀死富樫的情形，一定要让美里完全置身事外。

“你打算自首？”

“只能这样了，我唯一心疼的就是美里。”

她说到这里时，纸门猛然拉开，美里出现在门口。

“不行，绝对不行！”

“美里，你闭嘴！”

“不！我死也不！叔叔，你听我说，杀死这浑蛋的其实是——”

“美里！”靖子尖声呵斥。

美里吓得下巴一缩，她恨恨地睨视着母亲，双眼通红。

“花冈小姐，”石神从容平静地说道，“你用不着瞒我。”

“我瞒什么……”

“我知道不是你一个人干的，美里帮忙了。”

靖子慌忙摇头。

“是我一个人干的。这孩子刚回来……我杀人后她才回来，和她毫无关系。”

石神叹口气，转而望向美里。“说这种谎，恐怕只会让美里痛苦。”

“我没说谎，请相信我。”靖子将手放在石神膝上。

他凝视着那只手，而后瞥向尸体，微微侧起头。“问题在于警方怎么想，你这个谎恐怕行不通。”

“为什么？”说完靖子才发觉，自己这样问，等于已承认说谎。

石神指着尸体的右手。

“手腕和手背都有内出血的痕迹。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痕迹呈现手指的形状。这是抓住他的手不让他挣扎留下的痕迹，一目了然。”

“我说过了，那是我干的。”

“花冈小姐，那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从后面勒住他脖子，绝对不可能再去抓住他的手。这需要四只手。”

石神的解释，令靖子哑口无言，她感到自己仿佛钻进了没有出口的隧道。

她颓然垂首。石神只一眼就能察觉到如此地步，警方一定能查出真相。

“我只是不想让美里卷进来，我只想救救孩子……”

“我也不想让妈妈坐牢……”美里哭着说道。

靖子双手捂住脸：“到底该怎么办……”

空气似乎骤然凝重起来，重担几乎要压垮靖子。

“叔叔……”美里开口了，“叔叔，你是来劝我妈自首的吗？”

石神顿了一下才回答：“我只是想帮你们。要自首，我不反对，如果另有打算，光靠你们恐怕有些困难。”

他这番话，令靖子垂下双手。现在想想，这人打电话来时，也说过如此奇怪的话：你们无法处理尸体……

“不用自首也能解决？”美里又问。

靖子抬起头。石神微微歪着脖子，脸上毫无表情。

“或者隐瞒这起命案，或者切断命案与你们的关系，两者择一。不过不管怎样，首先都得先把尸体处理掉。”

“叔叔您觉得做得到吗？”

“美里！”靖子喝止她，“你胡说什么！”

“妈，您别说话。叔叔，做得到吗？”

“很困难，不过并非绝无可能。”

石神的语气还是毫无抑扬顿挫，但在靖子看来，这正显示出他有某种理论上的根据。

“妈，”美里说，“就让叔叔帮忙吧，没别的选择了。”

“可是……”靖子望着石神。

他的小眼睛一直看着斜下方，好像在静待母女俩作出决定。

靖子想起小代子说过的话：那个数学老师搞不好在暗恋你，每次都确定你在店里才来买便当。

如果没听说这件事，她肯定觉得石神神经不正常。天底下有谁会对不相熟的邻居拔刀相助到如此地步？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就算把尸体藏起来，迟早也会被发现吧？”靖子问道。她发觉这句话极有可能是改变她们命运的第一步。

“要不要藏尸体，现在还不能确定。”石神回答。“有时候不藏反而更好。要如何处置尸体，等相关信息收集齐了之后再说。目前能确定的只有一点：尸体不能这么放着。”

“什么相关信息？”

“就是这人的相关资料。”石神俯视尸体。“住址，姓名，年龄，职业。来这里干什么，接下来准备去哪里，有无家人。把你知道的统统告诉我。”

“他……”

“还是先移走尸体。这间屋子要尽快打扫，因为一定留有堆积如山的犯罪痕迹。”话音方落，石神已抬起尸体的上半身。

“可是……要移到哪里？”

“我家。”

石神理所当然地回答后，就把尸体扛到肩上。他力气很大，靖子看到深蓝色运动服的衣角上，缝着写有“柔道”的布条。

石神踢开屋里散落一地的数学书籍，总算腾出一块看得见榻榻米的地方，这才放下尸体。尸体仍然双眼暴睁。

他转向呆立门口的母女俩。

“美里，马上回去彻底打扫你们家，要用吸尘器吸，越仔细越好。花冈小姐请留下。”

美里一脸苍白地点点头，瞥了一眼母亲后，立即回家。

“请关上门。”石神对靖子说。

“啊……好。”

她听命行事后，依旧杵在门口脱鞋处。

“请先进来，不过我家没府上那么整齐。”

石神取下椅子上的小坐垫，往尸体旁边一放。靖子进了屋，但压根儿不想用坐垫，径自别过脸避着尸体在屋内一角坐下。石神这才明白她是害怕尸体。

“不好意思，”他拿起坐垫，递给靖子，“请用，别客气。”

“不，不用了。”她一径垂着脸，微微摇头。

石神把坐垫放回椅子上，自己坐到尸体旁边。

尸体的脖子上留有暗红色的环状淤痕。

“是电线？”

“啊？”

“我是说勒他的东西。是电线？”

“是……暖桌的电线。”

“暖桌？”石神回想着罩着尸体的暖桌被子的花色。“赶紧处理掉，晚点儿我再想办法解决。”说到这里，石神的视线回到尸体上，“今天，你和他约好了见面？”

靖子摇头。

“没有，白天他突然跑到我工作的店里，我无奈只好傍晚和他在附近

的餐厅碰面。后来他竟又跑来我家。”

“餐厅……”

这样就不可能无人目击，石神想。他把手伸进尸体的外套口袋，取出揉成一团的万元大钞，有两张。

“那是我……”

“你给他的？”

见她点头，石神把钱递给她，但她不肯接。

石神起身，从挂在墙上的自己西服内袋里取出钱夹，抽出两张万元大钞，把本属于富樫的钞票放进自己的钱夹。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恶心了。”他把钱递给靖子。

她略显踌躇，小声地道了谢，接过钞票。

石神再次翻尸体的衣服口袋，他从长裤兜儿里掏出富樫的钱夹。里面有些零钱，以及驾照、发票等物。

“富樫慎二……住址是新宿区西新宿。他现在还住在那里吗？”他看完驾照问。

靖子皱着眉，歪着头。

“我不知道，应该不在了。以前听他提过，好像因为付不出房租被赶了出来。”

“驾照是去年换的，这么说来是没改户籍，另外找了住处。”

“他到处搬来搬去，没有固定工作，租不到什么好房子。”

“哦。”石神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张发票上。

发票上印着“出租旅馆扇屋”，金额是两晚五千八百八十元，事先付清。石神略做心算，等于每晚两千八百元 [1] 。他把发票递给靖子。

“看来他住在这里。如果没办退房，旅馆的人迟早会强行进入房间。发现房客失踪后，他们或许会报警，也有可能怕麻烦而不了了之。估计常出这种事，旅馆才要房客事先付清房钱。凡事想得太乐观会很危险。”

石神继续翻口袋，找出了钥匙。上面挂着圆牌，刻有“305”几个数字。

靖子眼神茫然地凝望着钥匙。对于今后该怎么办，她还毫无头绪。

隔壁隐约传来吸尘器的声音。美里正在拼命打扫，她一定处在对前途茫茫的不安之中。

我要保护她们，石神深深吸一口气。我这样的人，今后很难有机会和她们如此近距离接触。现在，我必须运用所有智慧与力量，阻止悲剧降临在她们身上。

石神看着死亡男子的脸，他的表情已凝固僵硬，给人一种扁平的感觉。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他年轻时长得不赖。虽然中年发福，仍是女性喜欢的那一型。

石神想到靖子喜欢的竟是这种男人，一丝嫉妒顿时如小小的气泡发酵般涨满心头。他甩甩头，心感愧疚。

“他有没有定期联系的亲友？”石神再次发问。

“不知道，我们隔了很久才见面。”

“有没有听他说起明天要干什么？比方说，要和谁见面。”

“没有……真对不起，什么都不知道。”靖子一脸愧疚地垂下头。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不知道是应该的，请别放在心上。”

石神戴着手套的手摸着尸体的脸颊，再凑近些，可以看到富樫的臼齿上套着金冠。

“他整过牙？”

“和我结婚时，他去看过牙医。”

“那是几年前？”

“我们五年前离婚的。”

“五年？”

那就不能指望病历已遭销毁了，石神想。

“他有前科吗？”

“应该没有。和我离婚后我不敢肯定。”

“这么说来也许有。”

“这……”

就算没有前科，也可能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采过指纹。石神不知道警方办案时是否会考虑到比对交通违规者的指纹。

不管怎么处理尸体，都得有死者身份遭曝光的心理准备。不过还是要争取时间，不能留下指纹和齿模。

靖子叹了一口气，石神听在耳中，感觉格外好听，不禁心中一荡，再次下定决心，决不让她绝望。

这的确是个难题。一旦查明死者身份，警方肯定会来找靖子。她们母女俩能扛得住警方执拗的连番审问吗？如果只准备一套脆弱的否认之辞，只要被警方抓到矛盾之处，便会立刻现出破绽，到时她们肯定会受不了，将真相和盘托出。

一定要准备最完美的逻辑和最佳的防御，而且必须现在就架构。

别急，他告诫自己。急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个方程式一定有完美的答案。

石神闭上眼。面对数学难题时，他总这么做。一旦隔开来自外界的干扰，数学方程式就会在脑中不断变形。然而现在，他脑中出现的并非数学方程式。

最后，他睁开眼，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过了八点半。他的目光移向靖子。她连大气都不敢出，缩在一隅惊慌失措。

“请帮我脱衣服。”

“啊？”

“脱掉他的衣服。不只是外套，毛衣和长裤也要脱。再不快点儿，尸体就变硬了。”石神说着，已动手去扯外套。

“好。”

靖子开始帮忙，不过由于不想触碰尸体，她的指尖在颤抖。

“不用了，这边我来处理，你去帮美里。”

“对不起……”靖子垂下头，缓缓站起。

“花冈小姐，”石神朝她的背影喊一声，对缓缓转过身的她说，“你们需要不在场证明，先想想这个。”

“不在场证明？可是……我们根本没有。”

“要制造。”石神披上从尸体上剥下的外套。“相信我，把一切交给我

的逻辑思考。”

[1] 除去百分之五的税金。

✿第三章✿

“我还真想弄明白，你的逻辑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

汤川学百无聊赖地托腮说完后，故意打了个大哈欠。小小的金属框眼镜被取下放在一旁，这显然是在表明：你已经没必要挣扎了。

事实正是如此。草薙对眼前的棋盘瞪了二十分钟，还是想不出破解之策。王无路可逃，虽想狗急跳墙，但连胡乱攻击的功力也没了。倒是有不少走法，但那些招数几步后就会失去效用。

“国际象棋不合我的胃口。”草薙咕哝。

“又来了。”

“本来就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象凭什么不能用？象是战利品，拿来用有什么不对。”

“你挑游戏规则的毛病干什么？况且象并非战利品，只是士兵，被对方夺去就等于丧了命。死掉的士兵当然不能用。”

“将棋就可以用。”

“我要对将棋发明者的创意致敬。我想那大概意味着：俘虏对方，并非是杀死敌方，而是降服对方，因此才能够再次利用。”

“国际象棋也这样不就行了？”

“阵前倒戈的行为违反骑士精神。你老是强词夺理可不行，要富樫有逻辑地密切注意战况。你只能走一次象，而且你可动的象很少，无论动哪个，都无法阻挡我。只要我一动象，你就输了。”

“不玩了，国际象棋真无聊。”草薙重重缩进椅子。

汤川戴上眼镜，抬眼瞅墙上的钟。

“花了四十二分钟，都是你在浪费时间。对了，你在这里混没关系？不会被正经的上司臭骂一顿？”

“跟踪狂命案好不容易才结案，好歹让我喘口气休息一下。”草薙伸手去拿不太干净的杯子，汤川替他泡的速溶咖啡早已凉透。

帝都大学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内，除了汤川和草薙别无他人，学生

们都去上课了。草薙就是因为这点，才在这个时间过来。

草薙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汤川一边披上白袍，一边露出苦笑。

“看吧，刚说完就找你。”

草薙苦着脸，看着来电显示。被汤川说中了。打电话来的是隶属同一小组的刑警学弟。

站在旧江户川的堤防旁，可以看到污水处理场。河对岸就是千叶县，草薙一边竖起大衣领子一边暗想：既然要死，为什么不死在对面？

尸体弃置于堤防旁，盖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蓝色塑料布。

发现者是一个顺着堤防慢跑的老人。他看到塑料布一端露出似人脚的东西，遂战战兢兢地掀起塑料布一探究竟。

“听说那位老爷子都七十五了，这么冷的天，亏他还跑得动。这把岁数看到这么倒霉的东西，我打从心底里同情他。”

先一步抵达的刑警学弟岸谷把基本情况报告草薙后，草薙不禁大皱眉头，大衣下摆在风中翻飞。

“岸谷，你看过尸体了？”

“看了，”岸谷嘟囔着撇撇嘴，“组长叫我看仔细。”

“他每次都这样，自己从来不看。”

“草薙先生，您不看吗？”

“我可不看那种东西，看了也没用。”

岸谷表示，尸体是在惨不忍睹的状态下遭人弃置。尸身全裸，鞋袜也被脱掉，惨遭毁容。岸谷将其形容为“打破的西瓜”。光是听到这些，草薙就觉得恶心。此外，死者的手指被烧过，指纹完全被破坏。

死者系男性，脖子上有勒痕，没有明显外伤。

“但愿鉴定小组能找到点儿什么。”草薙一边在四周草丛漫步，一边说。众目睽睽之下，他只好假装寻找凶手的遗留物品。说真心话，他已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鉴定专家身上，不太相信自己能找到什么重大线索。

“旁边扔了一辆自行车，已经带回江户川分局了。”

“自行车？是谁当垃圾扔掉的吧。”

“那辆自行车实在太新了，但两个车胎都放了气，像是用钉子之类的东西戳的。”

“嗯……是被害人的车？”

“目前还不确定，车上有登记编号，能查出车主。”

“但愿是被害人的，”草薙说，“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之分。”

“啊？”

“岸谷，你第一次处理身份不明的尸体？”

“对。”

“你想，脸和指纹都被毁，表示凶手想隐瞒被害人的身份。这正表明，一旦查明被害人的身份，就能轻易找出凶手。因此，能不能立刻查明身份，这就是命运的分水岭——当然，我们的命运。”

说到这里，岸谷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对草薙说道：“叫我们去江户川分局。”

“谢天谢地，得救了。”草薙直起身子，拍打了两下腰际。

一到分局，间宫正在刑事科办公室对着电暖炉取暖。间宫是草薙的组长。几个在他四周急急走动的男子，是江户川分局的警察，大概正在准备成立专案组。

“你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间宫一看到草薙就问。

“对，这一带坐电车不方便。”

“你熟悉这一带的环境？”

“谈不上熟悉，但还算有点儿了解。”

“那就不用找人带路了。你带岸谷去这里一趟。”说着，间宫递出一张便条，上面潦草写着江户川区筱崎某处的地址和“山边曜子”这个名字。

“这人是谁？”

“你告诉他自行车的事了？”间宫问岸谷。

“说了。”

“尸体旁边那辆自行车？”草薙看着组长严肃的面孔。

“没错。调出资料后，发现这辆车已报失窃，登记编号完全符合。那位女士就是车主，我和她联系过了，你们去问问。”

“自行车上留下指纹了吗？”

“这种事用不着你操心，快去。”

遭到间宫粗厚嗓音的驱赶，草薙和岸谷迅速冲出分局。

“伤脑筋，原来是失窃的自行车，不过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草薙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忿忿抱怨。他的车是黑色Skyline，用到现在快八年了。

“是凶手用过之后扔掉的？”

“也许。真是这样，询问自行车车主有什么用？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是谁偷了车子。不过要是能问出车子是在何处失窃的，至少可以锁定凶手的行动路线。”

草薙靠着便条和地图，在筱崎二丁目附近转了几圈，终于找到那户人家。门牌上写着“山边”，是栋白墙的西式住宅。

山边曜子是主妇，看起来四十五岁上下。由于事先知道警察要来，妆化得一丝不苟。

“是我的自行车，没错。”

看了草薙递上的照片，山边曜子斩钉截铁地说。照片是草薙向鉴定科借来的。

“如果您能到警局来一趟，确认一下实物，我们不胜感激。”

“当然可以，你们会把自行车还我吧？”

“当然。不过还有些事需要调查，等调查结束后才能归还。”

“不赶快还给我，会很麻烦，少了自行车，我买菜很不方便。”山边曜子不满地皱起眉头。从她抱怨的语气来看，好像是警方失职害她车子失窃。看来，她还不知道那辆自行车涉及杀人命案，一旦知道，她还敢骑？等她发现轮胎被人戳破，该不会叫我们赔偿吧？草薙想。

据山边曜子说，自行车是昨天失窃的，即三月十日上午十一时至晚上十时之间。昨天，她和朋友在银座碰面，逛街购物吃东西，回到筱崎车站时，已过晚上十点，无奈之下，只好从车站搭公交车回家。

“您的车放在停车场？”

“不，就放在路边。”

“上锁了吗？”

“锁了，我用链子锁锁在人行道的栏杆上。”

草薙并未听说命案现场有锁链。

随后，草薙载着山边曜子前往筱崎车站。他想看一下自行车失窃的准确地点。

“就是这附近。”山边指着距离站前超市二十米的马路边，现在，那里依然放着成排的自行车。

草薙环视四周——这一带有银行和书店，白天和傍晚往来的行人不少。虽说只要手法巧妙，迅速剪断链子，径自骑走绝非难事，但他还是直觉，凶手是趁人迹稀少时行窃的。

接着，他请山边曜子和他一起回江户川分局，亲眼确认自行车。

“真倒霉。我上个月才买的车，发现被偷，简直气死了，搭公交车回家前，先去站前派出所报了案。”她在后座说。

“亏您还记得登记编号。”

“那当然，刚买的车，家里还留着票据。我专门打电话回家问的我女儿。”

“哦。”

“到底是什么案子？打电话来的人不肯说明白，刚才我就好奇。”

“现在还不确定，我们并不清楚详细情况。”

“你们做警察的口风还真紧。”

岸谷在副驾驶座拼命忍住，草薙则暗自抚胸庆幸，幸好今天找了这位女士，要是案情公开后再去，肯定会反过来遭到连番追问。

山边曜子在分局见到自行车后，十分肯定那就是自己的。此外，她还问车胎爆了、车上有刮痕，该向谁要求赔偿云云。

自行车从车把、车身到脚踏板，分别采到不同的指纹。

另外，警方在距离现场一百米处，发现了疑似被害人的衣物。衣物

塞在一斗深的桶里，遭到部分焚烧，包括外套、毛衣、长裤、袜子和内衣。应是凶手点火后立即离去，没想到衣物并未继续燃烧，火很快就熄灭了。

专案组并未提议针对这些衣物清查制造厂商，这些衣物显然属于批量生产的成衣。画像技术人员根据衣物和死者的体格，画出了被害者生前的模样。一些调查人员拿着这张图，以筱崎车站为中心四处收集相关信息。可能是这样的服装实在不够惹眼，几圈下来并未打听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新闻节目中也发布了这张肖像图，不久倒是收到了一大堆线索，但是没有一个能和尸体扯上关系。

另外，警方针对报失人口进行了认真的比对，但没找到任何线索。

接着，警方以江户川区为中心，彻底清查附近是否有近期失踪的独居男子，或是突然失踪的旅馆房客。最后，终于得到一条线索。

位于龟户的出租旅馆扇屋，有一名房客失踪了。旅馆是在三月十一日发现房客失踪的，也就是尸体被人发现那天。由于已过了退房时间，旅馆员工只好去房间查看，却只看到少许行李，人不见踪影。由于经营者事先收了房钱，因而并未报警。

警方立刻从房间和行李上采集到毛发与指纹，竟与尸体的完全一致！此外，从自行车上采到的指纹之一，也与房间行李上留下的指纹完全相同！

失踪客人在旅馆登记簿上留下的姓名为“富樫慎二”，住址是新宿区西新宿。

❀第四章❀

从森下地铁站往新大桥走，经桥前的小路右转，民宅鳞次栉比，不时还可见小型商店。这些店，几乎都发出一种自古以来就营业不息的气息。如果是其他地方，可能早就被超市淘汰了，但小商行仍然能顽强存活下来，或许就是老街的特点吧。草薙边走边想。

已过晚上八点。不知哪里有公共澡堂，只见抱着脸盆的老妇不时走过。

“交通便利，买东西也方便，是个宜居的好地方。”岸谷在草薙身旁咕哝。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纵使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这里也很容易生活。”

“哦。”草薙明白。

理由有二。其一，待会儿要见的就是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母亲，其二，岸谷在单亲家庭长大。

草薙边走边比对便条上的地址与电线杆上的路牌，照理说也该到了。便条上还写着“花冈靖子”几个字。

遇害的富樫慎二在旅馆登记的住址并非捏造，他的户籍的确还留在新宿区西新宿，不过他并不住在那里。

查明死者身份的消息，电视和报纸都报道了，同时还不忘加上一句“如果认识此人请立即和附近警局联系”，然而，几乎完全没有接到算得上线索的消息。

根据租房子给富樫的房屋中介的记录，查出了他以前的工作地点，位于荻窪的二手车行。他在那里没做多久，不到一年就离职了。

以这一线索为起点，调查人员逐一查明了富樫的经历。令人惊讶的是，他过去竟是销售高级进口轿车的业务员，因为挪用公款被发现，遭到开除，不过并未被起诉。挪用公款之事，是一名调查人员偶然打听到的。那家公司还在，不过据他们所说，已经没有员工知道详情了。

富樫当时已经结了婚，据与他熟识的人表示，离婚后他对前妻纠缠不放。

前妻带了个孩子，要查出两人的居住地点不是难事，警方很快就查出那对母女——花冈靖子和花冈美里的住处。地点是江东区森下，也就是草薙现在正要找的地方。

“真不想接这个差事，太倒霉了。”岸谷抱怨不已。

“怎么，和我去打听案情就这么倒霉？”

“不是。人家母女俩好端端地过安静日子，我可不想去打扰她们。”

“只要与案子无关，就不会打扰到她们。”

“不见得。听说富樫是个相当可恶的恶夫恶父，她们肯定连想都不愿想起他。”

“那她们更应该欢迎我们，我们带来了恶棍死掉的好消息。你别苦着脸了，否则连我都跟着泄气。噢——就是这里。”草薙在老旧的公寓前驻足。

建筑本身呈现脏脏的灰色，墙壁上有几处修补过的痕迹。共有两层，上下各四个房间，现在亮着灯的房间占了半数。

“二〇四号，在二楼。”草薙走上楼梯，岸谷尾随其后。

二〇四号距离楼梯最远，门旁的窗口透出灯光。草薙松了口气，若不在家，就得改天再跑一趟了。他并未提前通告对方今晚来访。

他按了门铃，室内立刻传来脚步声。门打开一条缝，门上依然挂着链子。既然是母女相依为命，这种程度的谨慎理所当然。

门缝彼端，一个女子惊讶地仰望着草薙二人，大大的黑眼珠令人印象深刻。是个脸蛋小巧的女人，看起来年纪轻轻，似还不到三十岁。但草薙立刻发觉，那是因为灯光昏暗，握着门把的手分明属于家庭主妇。

“打扰了，请问是花冈靖子女士吗？”草薙尽量让表情语气柔和一些。

“我就是。”她露出不安的眼神。

“我们是警视厅的人，有个消息通知您。”草薙取出警察证给她看，一旁的岸谷也如此。

“警察……”靖子瞪大眼睛，大大的黑眼珠游移不定。

“可以进来吗？”

“啊，好。”花冈靖子先把门关上，卸下门链后，又重新打开，“请问，是什么事？”

草薙向前一步，脚跨进门内，岸谷紧随其后。

“您认识富樫慎二先生吗？”

靖子微微一僵的表情并未逃过草薙的眼睛，但那可以解释为：突然听到警察提起前夫而吃惊。

“是我前夫……他怎么了？”

她似乎不知道他已遇害，大概没看电视和报纸。新闻媒体没有大篇幅报道这事，她没注意到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草薙刚开口，眼睛就瞄到里面的纸门，纸门正啪地关上。

“里面有人？”他问。

“我女儿。”

“哦。”门口脱鞋处放着一双运动鞋。草薙压低声音：“富樫先生去世了。”

靖子的嘴唇惊愕地张开，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

“怎么回事……”她问。

“有人在旧江户川的堤防边上发现他的尸体，目前还无法作任何断定，可能是他杀。”草薙坦白表示，他认为这样更能开门见山地询问对方。

靖子脸上这才浮现出恍惚的神色，一脸茫然地微微摇摇头。“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目前正在调查。富樫先生没有家人，只好来请教与他有过婚姻关系的您。这么晚来打扰，实在冒昧。”草薙鞠躬致歉。

“啊，这样……”靖子捂着嘴，垂下双眼。

草薙对里面一直关着的纸门耿耿于怀，女儿是否正在竖耳倾听母亲与来客的对话？她对曾经的继父横死有何感想？

“不好意思，我们事先作了一点调查。您和富樫先生是在五年前离婚

的吧？后来您见过他吗？”

靖子摇头。“离婚后几乎没见过面。”

几乎？这表示，并非全然没有见过。

“最近一次见面都已经过了很久。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你们没联系过吗？比如打电话，或者写信。”

“没有。”靖子再次用力摇头。

草薙一边点头，一边不着痕迹地观察着室内。六叠大的和室，虽然老旧，但拾掇得很干净，东西摆放也井然有序，暖桌上还放着橘子。看到墙边立着羽毛球拍，草薙的怀旧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以前读大学时，他也参加过羽毛球队。

“富樫先生去世，是三月十日晚上的事，”草薙说，“听到这个日期和旧江户川堤防这个地点，您有没有想到什么？再琐碎的小事也可以。”

“对我们来说，那天并非特别的日子，我也完全不知道他最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哦。”

靖子看起来很是茫然。不想被人问起前夫的事，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草薙目前还难以断言，她和本案究竟有无关系。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姑且打道回府，不过，有一点必须确认。

“三月十日您在家吗？”草薙一边把记事本放回口袋，一边问，自认已摆出姿态强调：这纯粹是顺便问一声。

不过他的努力没什么效果，靖子蹙起眉头，明显表现出不悦。

“我应该一五一十交代那天的事情才好，对吗？”

草薙对她一笑。

“别看得这么严重。如果能弄清楚，对我们来说大有帮助。”

“请稍等。”

靖子盯着位于草薙二人视线死角的墙面，那上面应该挂着日历。草薙心想，要是上面写了预定行程，还真想看一眼。不过他终是忍住了。

“十号我一早就去工作，晚上下班回来后和我女儿一起出门。”靖子回答。

“你们去了哪里？”

“去看电影，在锦系町的乐天地。”

“几点出的门？说个大概时间就可以。另外，如果能把影片名告诉我，最好不过。”

“我们六点半左右出门，影片是……”

那部片子草薙也听过。是好莱坞的卖座系列，现在正在热映第三部。

“看完电影，你们立刻就回家了？”

“我们在同一栋大楼里的拉面店吃了晚饭，然后去唱歌。”

“唱歌？KTV？”

“是，我女儿一直吵着要去。”

“哦……你们经常一起去吗？”

“一两个月去一次。”

“大约唱了多久？”

“每次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否则回来就太晚了。”

“看电影，吃饭，唱KTV……你们回到家时……”

“应该过了十一点，我也不太确定。”

草薙点点头，但他总觉得对某些细节无法释然。至于原因，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问明KTV的店名后，他们道个谢就离开了。

“看来和案子无关。”岸谷一边走出二〇四号，一边小声说。

“目前还很难说。”

“母女俩一起唱歌，真不错，有种共享天伦之乐的味道。”岸谷极不愿去怀疑花冈靖子。

此时，一个人走上楼梯，是个体格敦实的中年男子。他们停下脚步，让男子先过。男子打开二〇三号房门，进入屋内。

草薙和岸谷对看一眼，转身往回走。

二〇三号挂着“石神”这个门牌。一按门铃，刚才那男子来开了门。他刚脱下大衣，穿着毛衣和便裤。

他面无表情地来回看着草薙与岸谷。照理说，这时应该一脸惊讶，或是流露出戒备心，但此人的脸上根本读不到这些表情，这令草薙很是意外。

“抱歉这么晚打扰您，能否请您帮个忙？”草薙堆出殷勤笑容，将证件亮出来。

即便如此，男子脸上依然纹丝不动。

草薙上前一步。“几分钟就行，我想请教您几句话。”

他以为对方没看到证件，遂再次递到男子面前。

“什么事？”男人瞧也不瞧证件，径自问道，看来他已知道草薙两人的身份。

草薙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是富樫在二手车行上班时的照片。

“这张照片有点儿旧，不过您最近见过照片上的人吗？”

男子定定凝望照片后，抬起脸看着草薙。

“不认识。”

“我想也是，那么您是否见过与他相像的人？”

“在哪里？”

“打个比方，这附近。”

男子皱起眉头，再次垂眼看照片。

看来是没希望了，草薙想。

“不知道，”男子说，“如果只是在路上擦肩而过，我不会去记人的长相。”

“哦。”看来根本不该向此人打听，草薙很懊悔。“请问，您通常都是这时候回来？”

“不，看日子而定，有时社团活动会拖到很晚。”

“社团活动？”

“我是柔道队的教练，关好道场门窗是我的分内工作。”

“哦，您是学校老师？”

“对，高中老师。”男人报上校名。

“累了一天还被打扰，不好意思。”草薙低头致歉。

这时草薙看到玄关旁摆了一堆数学参考书。原来是数学老师，想到这里，他不禁有点儿倒胃口，这是他最头痛的科目。

“请问，您是石神先生吧？我看过门牌。”

“对，敝姓石神。”

“石神先生，三月十日那晚您几点回来的？”

“三月十日？那天怎么了？”

“与您毫无关系，我们只是想搜集一些那天的信息。”

“三月十日……”石神望着远方，然后立刻将视线转到草薙身上，“那天一放学我立刻就回来了，七点左右。”

“那时隔壁有什么动静吗？”

“隔壁？”

“就是花冈小姐家。”草薙压低声音。

“花冈小姐出什么事了？”

“现在还不知道，要收集一些信息。”

石神脸上浮现出揣测的表情，应该正在针对隔壁母女东猜西想。草薙根据室内的样子，判定出石神还是单身。

“我记不清了，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动静。”石神回答。

“听到什么杂音或是说话的声音了吗？”

“记不清了，”石神侧着头，“没印象。”

“您与花冈小姐熟吗？”

“我们是邻居，见面会打招呼，就这个程度。”

“哦。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

“不客气。”石神鞠个躬，顺势朝门内侧的信箱伸出手。草薙不经意往他手边一看，霎时瞪大了眼，他看到邮件上写有“帝都大学”几个字。

“请问……”草薙略带迟疑地问，“您是帝都大学毕业的？”

“对。”石神的小眼睛睁大了些，立刻意识到手上的邮件。“噢，你是说这个吧，这是学院校友会的会刊。有什么不对吗？”

“不，我朋友也是帝都毕业的。”

“哦，这样。”

“不好意思打扰了。”草薙又施了一礼，走出屋子。

“帝都不就是前辈毕业的学校吗？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离开公寓后，岸谷问。

“那家伙的反应让我不爽，他八成是理工科的。”

“学长也对理工科有自卑情结？”岸谷鬼头鬼脑地笑了。

“因为我身边就有个家伙老让我不爽。”草薙想起汤川学的面孔。

石神等警察走后十分钟，才离开屋子。他朝隔壁房间投以一瞥，确认二〇四号亮着灯，这才下楼。

要找个不惹人注意的公用电话，还得再走将近十分钟。他有手机，家里也有电话，但他认为最好都不要用。

他边走边回想与警察的对话。他确信，自己没有提供任何足以让警方察觉他和本案有关的线索。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警方应该会想到，处理尸体需要男人帮忙，他们必然会注意花冈母女身边，有哪个男人可能为了她们不惜犯罪。他这个数学教师，到时候也有可能因为住在隔壁被盯上。

今后去她家找她很危险，甚至得避免在公寓楼道碰面。之所以不从家里打电话，也是基于同样的缘由。警方有可能通过通话记录发现他频繁打电话给花冈靖子。

弁天亭呢……

对此，他至今仍未作出决断。按照常理，最好暂时不去。不过警察迟早会去那里打听，到时应该会从店里其他人处听说，住在花冈靖子隔壁的数学老师天天都来买便当。如果在案发后突然不去，反而显得可疑。还是像之前一样天天报到，才不惹人怀疑。

自己是否提出了最合逻辑的解答，石神没有把握。他心知肚明，自

己渴望像以往一样去弁天亭，唯有弁天亭是她和他的交点。不去那里，他就见不到她。

抵达公用电话亭后，他插进电话卡，卡片上印着学校同事的小宝宝。

他拨的是花冈靖子的手机。家里的座机也许已被监听。虽然警方表示，不会窃听普通百姓的通话，但他不信。

“喂？”传来靖子的声音。石神之前和她说过，联系时会打公用电话。

“我是石神。”

“啊，是。”

“警察刚来过我这里，应该也去过你那里。”

“是，刚刚来过。”

“他们问了些什么？”

石神在脑中整理、分析、记忆靖子所说。现阶段看来，警方并未特别怀疑靖子，盘问她的不在场证明，应该只是例行公事。有人闲着，才被派来确认真假，如此而已。

不过，一旦查明富樫的行踪，发现他来找过靖子，他们必会紧锣密鼓地朝她展开攻势，追问她最近没见过富樫的供述。幸好他早已指点过她，该如何防御。

“令爱也见了警察？”

“不，美里待在房间里。”

“他们迟早会找她问话。到时该怎么应付，我已经说过了。”

“是，您嘱咐得很仔细，她自己也说没问题。”

“我再啰唆强调一次：没必要演戏，只要准确地回答对方的提问就行了。”

“这个我也告诉过她了。”

“还有，你给警察看过电影票存根了吗？”

“没有。您说过，他们没要求之前不必拿出来。”

“这就对了，你把存根放在哪里？”

“抽屉里。”

“请夹在电影简介中，没有人会小心保管电影票存根，放在抽屉里反而显得可疑。”

“我明白。”

“再有，”石神咽下一口口水，用力握着话筒，“弁天亭的人知道我常去买便当的事情吗？”

“……”靖子觉得这个问题很唐突，一时语塞。

“我想请教你，店里的人怎么看待住在你隔壁的男子常去买便当，这点很重要，请务必坦白告诉我。”

“这个……老板说您肯常去光顾，他高兴都来不及。”

“他知道我是你邻居？”

“对……请问这有什么不妥吗？”

“这点我自有考虑。总之请你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做，明白吗？”

“明白。”

“那就这样。”石神把话筒拿离耳旁。

“啊，石神先生，请等一下！”靖子叫住他。

“还有事？”

“谢谢您处处费心，您的恩情我和美里永远也忘不了。”

“哪里……那就这样。”石神挂断电话。

她最后那句话，令他全身热血沸腾，连腋下都出汗了。滚烫的双颊被冷风一吹，格外舒服。

石神带着满心幸福踏上归途，不过好心情并未持续太久，因为他疏忽了弁天亭。

他发觉自己在警察面前犯了个错，警方问起他和花冈靖子的关系时，他说只是偶尔打个招呼，当时，他应该把去她工作的店里买便当一事一并说出才对。

“你们查证过花冈靖子的不在场证明了？”间宫把草薙和岸谷叫到桌

边，一边剪指甲一边问。

“已经查过KTV那边了，”草薙回答，“她们是老主顾，店员记得她们，也留有记录，从九点四十分开始，唱了一个半小时。”

“之前呢？”

“母女俩看了电影，就时间来考虑，是七点整那一场。散场是九点十分，之后她们去了拉面店，没有出入。”草薙看着记事本报告。

“我没问你矛不矛盾，我问你查证了没有。”

草薙合上记事本，耸耸肩说道：“没有。”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间宫冷然抬眼看他。

“组长您也很清楚，电影院和拉面店，是最难查证的场所。”

间宫听完草薙抱怨，把一张名片扔到桌上，上面印着“玛莉安酒廊”，地点在锦系町。

“这是什么？”

“靖子以前上班的地方，三月五日那天，富樫去过。”

“遇害五天前？”

“听说他打听完靖子的事才离开，说到这里，就连你这个二愣子，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间宫喝道，“快去查证！查不出来就去找靖子！”

❀第五章❀

四方形的盒子上竖着长约三十厘米的棍子，棍子上套着直径为几厘米的圆圈，形状很像套圈玩具，不同之处是：盒子连了电线，附带开关。

“这是什么玩意儿？”草薙仔细打量。

“你最好别碰。”岸谷在一旁提醒。

“没关系，要是碰了有危险，那家伙不可能这么随便搁着。”草薙啪地打开开关，套在棍子上的圆圈顿时飘然浮起。

“噢！”草薙霎时愣住。圆圈浮在空中，缓缓摇晃。

“你把圆圈往下压压看。”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草薙回头一看，汤川正抱着书和资料进来。

“回来了，去上课了？”草薙边问边照汤川说的，用指尖压下圆圈，但还不到一秒，就把手缩回了。“哇！烫死了！怎么这么烫？”

“我当然不会把碰了有危险的东西随便乱搁，不过先决条件是，碰的人要懂得最基本的理科常识。”汤川走到草薙身边，关掉电源。

“这可是高中物理的实验道具。”

“我读高中时又没选修物理。”草薙猛朝指尖吹气，岸谷在一旁哧哧猛笑。

“这位是……好像没见过。”汤川看着岸谷问。

岸谷收起笑容站起来，欠身鞠躬。“敝姓岸谷，有幸和草薙先生共事。仰慕汤川教授大名多时，听说您曾多次协助警方破案，‘伽利略大师’的名号在我们科可是响当当。”

汤川皱起眉头，拼命摆手，“求你了，千万别那样损我。何况我又不是喜欢帮忙，只不过对此人毫无逻辑的思考方式实在看不下去，才总忍不住插几句嘴。你和这种人一起办案，小心传染血管硬化。”

岸谷忍不住扑哧一笑，挨了草薙一个大白眼。

“岸谷你笑得真过分。说是这样说，汤川你自己还不是解谜解得挺爽。”

“有什么好爽的，托你的福，我的论文毫无进展。你今天该不会又带了什么麻烦事来烦我吧？”

“你不用担心，我今天没这个意思，只是正好经过，顺便来看看。”

“那就放心了。”

汤川走近流理台，将水壶灌满，放在煤气灶上。

“旧江户川边尸体的案子结了吗？”汤川一边往杯中放咖啡，一边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负责办那个案子？”

“你被叫走那天晚上，电视新闻就报了。看你闷闷不乐，调查工作肯定没什么进展。”

草薙皱起眉头，抓抓鼻翼。“唉，也不算完全没进展，已经锁定了几个嫌疑人，会渐入佳境。”

“哦，嫌疑人。”汤川似乎没什么兴趣，随口一说。

岸谷从旁插嘴：“我认为现在的侦查方向并不正确。”

“噢？”汤川瞥向他，“那你对侦查方向有异议了？”

“也谈不上异议……”

“别多嘴。”草薙皱起眉头。

“对不起。”

“你没必要道歉。在听从命令的同时，保留个人意见纯属正常。如果没有这种人，调查就很难合理进行下去。”

“这小子批评调查方针可不是基于你说的理由，”草薙无奈道，“他只是想包庇我们现在盯上的人。”

“不、不是这样。”岸谷结结巴巴地说。

“行了，不必掩饰了。你同情那对母女，对吧？说真心话，我也不愿意去怀疑她们。”

“听起来还挺复杂。”汤川笑嘻嘻地来回审视这对搭档。

“没什么复杂的，遇害的男子有个早就离婚的老婆，案发前他正在打听前妻的下落。我们正是按照惯例，要确认一下她的不在场证明。”

“哦。那她有吗？”

“问题就在这里。”草薙抓抓头。

“嘿，怎么像是有难言之隐？”汤川笑着站起来，水壶已喷出水汽。“两位都喝咖啡吧？”

“多谢。”

“我就不用了。那个不在场证明怎么看都可疑。”

“我倒不觉得她们说谎。”

“别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现在还没查明真假。”

“可是说电影院和拉面店无法查证的，不就是您吗？”

“我没说无法查，只是说很难查。”

“我懂了，那个有嫌疑的女人，声称她在案发时待在电影院，对吧？”汤川拿着两只咖啡杯回来，递给岸谷一个。

“谢谢您。”岸谷说着，瞪大的双眼似乎愣了一下。八成是因为杯子太脏。草薙忍住笑。

“说在看电影，这的确很难证实。”汤川坐回椅子。

“可她们后来还去了KTV，这里有店员证明。”岸谷用力说道。

“那也不能不管电影院部分，也可能犯案后才去唱歌。”草薙回应。

“花冈母女看电影是晚上七八点，就算地点再怎么偏僻，也不是杀人的理想时段，况且还得替死者脱衣服。”

“这我明白，但不排除所有可能，就不能断定她们是清白的。”尤其不可能说服那个顽固的间宫，草薙心想。

“听了两位的话，好像已经确定犯罪时间了？”汤川插嘴质疑。

“解剖尸体后，判定死亡时间是在十日傍晚六点以后。”

“对一般老百姓，用不着滔滔不绝透露这么多。”草薙提醒岸谷。

“可是……汤川教授以前不也帮我们破过案子？”

“那只是在案子涉及鬼怪谜团的时候，此案和外行人讨论没用。”

“我的确是外行人。不过你最好别忘了，你们现在的闲谈场地可是我提供的。”汤川悠然啜饮着速溶咖啡。

“知道了，我走就是了。”草薙从椅子上起身。

“当事人怎么说？她们无法证明去过电影院？”汤川拿着咖啡杯问。

“她们还记得电影情节，谁知道是什么时候看的。”

“存根呢？”

听到这个问题，草薙不由得看了汤川一眼，两人四目相接。

“还在。”

“嗯……从哪里拿出来的？”汤川的眼镜倏然一闪。

草薙轻笑一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通常没有人会小心保存那种东西，如果花冈靖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我也会起疑心。”

“这么说，她不是从柜子里拿出来的？”

“刚开始，她说存根应该扔掉了，后来，她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打开电影简介，发现存根夹在里面。”

“从电影简介里找到的？这确实没什么不自然。”汤川双臂交抱，“存根上的日期是案发当天吗？”

“当然。不过就算这样，依然不能证明她们看了电影。说不定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也可能买了票，却没进电影院。”

“不管怎么样，这都表示，嫌疑人的确去了电影院或者附近。”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四处打听，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者。结果，那天负责检票的女工读生休假，我们还专程跑去她家。回来时正好经过你这里，顺便坐坐。”

“看你的表情，显然没从女工读生那里得到有利线索。”汤川扬起嘴角，笑了。

“毕竟事隔多日，她不可能一一记住客人的长相。打从一开始我就没抱什么指望，倒也不觉得失望。好了，我们打扰到副教授了，该告辞了。”草薙说着，拍拍还在喝咖啡的岸谷。

“好好干啊，警察大人。如果嫌疑人就是真凶，你可有苦头吃了。”

汤川的话，令草薙转身，“什么意思？”

“要是一般人，不会连用来当作不在场证明的存根该收在哪儿都特别注意。要是算准了警察会来问，事先夹在电影简介中，她显然是个极其棘手的强敌。”说这话时，汤川的眼中已毫无笑意。

草薙对朋友的话回味一番，点点头：“我会留心。”说着，就要走出房间，“那我走了。”开门前，草薙似又想起什么，再次转身，“嗨，嫌疑人的隔壁住着你学长。”

“学长？”汤川惊讶地侧首。

“是个高中数学老师，姓什么……石神。也是帝都毕业的，应该是理学院的。”

“石神……”汤川喃喃复诵一遍，镜片后的眼睛倏然睁大，“是达摩石神？”

“达摩？”

“你等一下。”汤川说着就进去了，草薙和岸谷不禁面面相觑。

汤川立刻又回来，手上拿着黑色封皮的档案夹，在草薙面前打开：“是不是这个人？”

那一页排列着许多照片，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页面上方，印着“第三十八届硕士课程毕业生”。

汤川指向一张圆脸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面无表情，细如横线的眼睛直视前方。名字是“石神哲哉”。

“就是他！”岸谷说，“虽然照片上年轻很多，但绝不会错。”

草薙用手遮住照片中的额头，颔首同意。

“没错，现在头发少了许多，我一时没认出来。就是那个老师。是你学长？”

“石神不是学长，他与我同届。理科生从大三开始才分专业，我选择了物理，他选了数学。”汤川说着合上档案夹。

“这么说，那个老头儿也和我同届？”

“他只是长得老。”汤川咧嘴一笑，旋即露出意外的表情，“老师？你刚才说他是高中老师？”

“对，他说在高中教数学，还兼任柔道队的教练。”

“我听他说过，他从小就学柔道，爷爷好像开了间道馆。先撇开那个不谈，石神居然当了高中老师……你没弄错吧？”

“怎么可能？”

“既然你这样说，应该属实。始终没有他的消息，我还以为他在哪个私立大学作研究，没想到，他竟当起了高中老师。石神竟然会……”汤川的眼神有点虚无。

“他以前很优秀？”岸谷问。

汤川呼地吐出一口气。“我不想随便用‘天才’这种字眼，但这个字眼确实适合他。甚至有教授表示，他是五十年甚至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虽然系所不同，但他的优秀程度连我们物理系都有所耳闻。他向来对借助计算机求解不感兴趣，总是半夜窝在研究室，单凭纸笔挑战难题。他的背影留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不知不觉间就赢得了‘达摩’这个绰号，这当然是表达敬意。”

听了汤川的叙述，草薙感叹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始终认为，眼前这个朋友已经够天才了。

“既然那么厉害，怎么没当大学教授？”岸谷又问。

“大学这种地方……有很多无奈。”汤川难得说话吞吞吐吐。

想必他自己也常对无聊的人际关系感到有压力，草薙暗自寻思。

“他还好吧？”汤川看着草薙。

“我也说不上来，外表看不像有病，可和他交谈之后，让人觉得捉摸不定，好像不通人情……”

“令人看不透？”汤川苦笑。

“没错。一般人对于警察来访，多少都有点儿惊讶或是狼狈，一定会有什么反应，唯他却毫无表情。好像对身外之事漠不关心。”

“除了数学，他什么都不关心，不过那样也自有一种魅力。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地址？改天有空我去看他。”

“没想到你居然说出这种话，真稀奇。”

草薙掏出记事本，把花冈靖子的地址告诉汤川。物理学教授抄下地址后，就对杀人命案失去了兴趣。

晚上六点二十八分，花冈靖子骑自行车回到家，石神透过窗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面前的桌上放着写有大量数学公式的纸，与这些数学

公式格斗是他每天回家后的功课。难得柔道队今天不练习，但功课却毫无进展。不只今天，这几天一直如此。他逐渐养成在家里静静窥探隔壁动静的习惯，他在确认警察有无来访。

昨晚警察又来了，是那两个来找过他的刑警，他还记得证件上印着“草薙”这个姓氏。

据靖子表示，他们果然如预期的那样，来确认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两人问靖子在电影院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进电影院前、出来后、在电影院里，有没有遇见谁，存根还在不在，如果在里面买过东西，是否还留着发票，电影讲什么，演员是谁……

至于KTV的事，则完全没问起，可见已经查证过那部分。他们当然查得到，石神乃是故意挑选那里。

按照石神的指示，靖子将存根和买电影简介的票据都给警察看了，除了电影情节，其他问题一概声称想不起来，完全按照石神事先的叮嘱行事。

靖子表示，警察后来就这么走了。但石神相信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会来查证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或许可以解释为：警方发现了足以怀疑花冈靖子的线索。那是什么样的线索……

石神起身，拿起外套，带上电话卡、钱夹和钥匙，走出门。

正要下楼，下面传来脚步声。他放慢步子，微微低头。

上来的是靖子，她并没一下子看出站在眼前的是石神，直到快要错身而过时，才赫然停下脚步。一直低着头的石神感到，她想说什么。

她还没出声，石神就开了口：“晚上好。”他尽量保持和面对别人时一样的口吻与低沉声音，而且绝没让两人的视线对上，步伐也丝毫未变，默默走下楼梯。

说不定警察正在某处监视，就算碰到了，请务必表现得只是邻里关系——这也是石神给靖子的叮嘱之一。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小声问好，上楼。

一走到惯用的公用电话前，石神立刻拿起话筒，插入电话卡。三十米开外有家杂货店，老板模样的男人正忙着关门。除此之外，周遭杳无人迹。

“喂？是我。”电话一通，立刻传来靖子的声音。听她的口气，早就料到是石神，这令他莫名欣喜。

“我是石神。有没有什么异样？”

“警察来过，到店里。”

“弁天亭？”

“对，还是那两个警察。”

“这次问了些什么？”

“他们问富樫有没有来过弁天亭。”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没来过。结果警察说也许他来时我正好不在，然后就去了厨房。事后我听老板说，警察让他们看了富樫的照片，还问他们这个人有没有来过。他们在怀疑我。”

“你被怀疑是意料中的，没什么好怕的。警察只问了这件事？”

“他们还问起我以前上班的店，就是锦系町的酒廊。问我现在还去不去那里，是否与那里的人有联系。我照石神先生交代的，一概予以否认。然后我反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听我以前上班的地方。他们说富樫最近去过那里。”

“哦，”石神耳朵贴着话筒频频点头，“富樫是在那里打听到你的下落。”

“好像是这样，弁天亭的事就是从那里打听出来的。警察说，富樫正在找我，他一定来过弁天亭。我告诉他们，没来过就是没来过，和我说这种话也没用。”

石神回想起那个姓草薙的刑警，他给人的感觉挺随和，说话方式也很亲近，不会耀武扬威。不过他既然隶属搜查一科，表明还是有一定办案能力，应该不是那种靠恐吓逼对方吐露实情的人，而是不动声色套出实情的类型。从一堆信件中发现帝都大学信封的观察能力就值得注意。

“还问其他什么了？”

“只问了我这些，不过美里……”

石神猛然握紧话筒：“警察去找她了？”

“是。我刚才听美里说，她一出学校他们就找上她了。我想应该还是那两个警察。”

“美里在你旁边吗？”

“在，我叫她来听。”

美里似乎就在靖子身旁，立刻听到她“喂”了一声。

“警察问你什么？”

“给我看那个浑蛋的照片，问他有没有来过家里……”

“你回答没来过？”

“是。”

“他们还问了什么？”

“电影。问我真的是十号那天看的电影吗，会不会记错了？我说绝对是十号，没错。”

“他们怎么说？”

“问我是否告诉过别人看电影的事，有没有发短信给朋友之类的。”

“你怎么回答？”

“我说没发信息，不过和朋友提过，后来他们就问我朋友的名字。”

“你告诉他们了？”

“只说了实香。”

“实香就是十二号那天和你聊电影的朋友？”

“对。”

“好。你做得很好。警察还有没有问别的？”

“没问什么了。问我上学开不开心，练羽毛球累不累。不知他们怎么知道我参加羽毛球队，当时我明明没拿球拍。”

石神推测，他们看到了放在家里的羽毛球拍。那个警察的眼力果然不可小觑。

“怎么样？”话筒那边传来的声音变成了靖子的。

“没问题。”石神为了让她安心，用力说道，“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警察应该还会来，只要照我的嘱咐做就行。”

“谢谢，我们只能仰仗石神先生您了。”

“不用担心，请再忍一下。明天见。”

石神挂上电话，一边抽回电话卡，一边对最后那句话略感后悔。“请再忍一下”，这种说法太不负责了，再忍一下，具体是多久？不该说含糊不清的话。

不管怎样，目前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他早就料到，警方会查出富樫打听靖子下落一事，而那个不在场证明令警方起疑，也是意料中事。

他也猜到警察会去找美里。他们以为，要拆穿不在场证明，从女儿下手容易些。虽然早就作了各种防范，但还是要处处小心……

石神抱着这样的念头走回公寓，发现房门前站着一个人，是个穿黑色薄外套的高个男子。听到脚步声，来人转过脸。眼镜的镜片冷光一闪。

警察？这是他的第一念头，但立刻否认。男子的鞋像是新的，打理得干干净净。

正当他怀着戒心走近时，来人先开口：“是石神吗？”

石神仰望对方，那张脸上浮现出笑容，而且是熟悉的笑容。

石神吸一口气，瞪大了眼：“你是汤川？”

二十多年前的记忆，缓缓复苏。

❀第六章❀

那天，教室还是一样空空荡荡，虽然足以容纳百人，在座的顶多二十人。而且几乎所有学生都坐在后排，以便一点完名立刻开溜，或是在底下干自己的事。

这堂课讲来讲去都是应用物理学的历史背景，学生很不捧场。石神虽也没什么兴趣，但还是按照惯例，坐在第一排从左数第二的位置。无论什么课他都坐在那里。之所以不坐正中间，是因为他有意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讲课。他明白，再怎么优秀的教授，讲课也不见得永远正确。

他很孤独。那天，难得有人坐在他后面，只是他并未在意。老师进教室前，他还有事情要做。他取出笔记本，开始解答某个题目。

“你也是厄多斯的信徒吗？”

起先，石神没觉得那个声音在和自己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之所以抬起头，是因为好奇居然有人提起“厄多斯”。他转头向后看。一个长发披肩、敞着衬衫的男生正托着腮，脖子上还挂着金色项链。他常见到这张脸，之前就知道，此人是打算专攻物理的学生。

说话的不会是他——石神刚闪过这一念头，长发男生以不变的姿势继续说道：“纸笔有限，或许尝试本身才更有意义。”

是同一个声音，石神有些惊讶。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偷看了一眼，不是故意的。”长发男生指着石神的桌子。

石神的视线回到自己的笔记本上。上面虽然写着数学公式，但才写了一半，只是其中一部分。只看一眼，就能知道在做什么题目，可见此人也曾演算过这个题目。

“你也做过？”石神问。

长发男生终于放下托腮的手，脸上浮现出苦笑。

“我向来不主张做不必要的事。毕竟我将来要专攻物理，只要运用数学家提出的定理就行了，证明的工作交给你们。”

“但你对这玩意儿有兴趣吧？”石神拿起笔记本。

“既然已经证明过了，不知道怎么证明也没什么损失。”他盯着石神的眼睛继续说，“四色问题已被证明，所有的地图都能被涂成四色。”

“不是所有。”

“没错。先决条件是，必须在平面或球面上。”

这是数学界最有名的问题之一 ——平面或球面上的任何地图，是否都能以四色区分，由A.凯莱在一八七九年提出。只要能证明的确是以着色区分，或是想出一个例外即可，却花了近百年的时间。完成证明的是伊利诺大学的凯尼斯·阿佩尔和渥尔夫甘古·哈肯，两人利用计算机，确定所有地图可归为一百五十种基本类型，最终证明都是以四色区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事。

“我不认为那是完备的证明。”石神说。

“我想也是。所以，你才试着用纸笔解题？”

“如果靠人工来操作，规模太过庞大，他们选择了计算机，但正因如此，才无法完美判断论证是否正确。如果连确认都使用计算机，那就不是真正的数学。”

“你果然是厄多斯的信徒。”长发男生莞尔一笑。

保罗·厄多斯是生于匈牙利的数学家。他一边浪迹世界各地，一边和各地的数学家共同作研究。他始终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完美的定理必然有完美自然且简洁明了的证明过程。对于四色问题，他承认阿佩尔与哈肯的证明并无过错，但不够完美。

长发男生看透了石神，他的确是“厄多斯的信徒”。

“前天，我去问教授一个数值解析问题，”长发男生换了话题，“题目本身并无错误，但解答不够优雅，果然是印刷出了一点儿差错。令我惊讶的是，还有其他学生提出同样的质疑。老实说，我很恼火，我还自恋地以为，只有我才能看出那个问题。”

“那点小问题……”石神说到这儿，把下半截话吞了回去。

“以石神的本领，发现疑点乃是理所当然——连教授都这么说。果然是人外有人，这样一来，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研究数学的料了。”

“你刚才说，你想专攻物理？”

“敝姓汤川，请多指教。”他朝石神伸出手。

石神虽觉此人是个怪胎，还是和他握了手。突然，他觉得有点儿好笑，他一直以为，被人当成怪胎的永远只有自己。

此后，石神和汤川虽然并无特别的交情，但碰到时必会聊上几句。汤川博学多闻，除了数学和物理，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连石神暗自鄙视的文学与艺术都了如指掌。不过，石神并不确定他的知识究竟有多渊博，因为石神缺乏判断的基础。汤川也明白石神只对数学感兴趣，很快就不再提起其他话题。

即便如此，对石神来说，汤川仍是他进大学以来第一个聊得来的同伴，也是第一个获得他肯定的人。

后来，他们各自选择了数学系和物理系，碰面机会渐少。两学科之间的转系，只要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就会获准，但两人都不想转系。石神认为，这对彼此来说都是正确的选择，两人都选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虽然两人有同样的野心——企图以理论建构世上的一切，但采取的方式正好相反。石神试图借由数学公式的推演达成这一目标，汤川却从观察着手，发现问题，加以解决。石神喜欢模拟推理，汤川则注重实验。

虽然难得碰面，但石神仍旧不时听到汤川的消息。研二那年秋天，听说汤川发明的“磁界齿轮”被某家美国企业买下，石神感到相当佩服。

汤川结束硕士课程后的情况，石神毫无所知，因为他自己离开了大学。就这样一别经年，任由二十多载的岁月一晃而逝……

“你还是老样子。”汤川一进屋，就仰望着书架说道。

“怎么讲？”

“我就知道你对数学情有独钟。我们学校的数学系，恐怕找不出有这么多资料的人。”

石神什么也没说。书架上不仅有相关书籍，还排列着各国召开研讨会的相关资料。虽然都是利用网络搜来的，但对当前的数学界，他绝对比半吊子学者精通甚多。

“你先坐，我去泡咖啡。”

“喝咖啡也不错，不过我带了这玩意儿。”汤川从拎来的纸袋中取出盒子，是上好的清酒。

“你不必这么客气。”

“久别重逢，怎么好空手而来？”

“我叫点儿寿司好了，你还没吃晚饭吧？”

“还没，你别这么客气。”

“我也还没吃。”石神拿起电话，翻开叫外卖的单子。看着寿司店的菜单，他不禁有几分犹豫，他总是点普通的寿司套餐。

他拨通号码，点了特级寿司套餐和生鱼片，寿司店的店员应答时似乎很意外。这个房间不晓得有多少年没出现过像样的客人了，石神想。

“我还真吓了一跳，没想到你居然会来。”石神一边坐下一边说。

“我凑巧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

“朋友？有这样的人？”

“这件事说来很巧。”汤川难以启齿地抓抓鼻翼，“警视厅的警察来找过你吧？就是那个姓草薙的。”

“警察？”

石神心头一跳，但他小心地不形于色，重新看着老同学。汤川该不会知道什么吧……

“那人和我们同届。”

汤川口中的话，令石神颇感意外。“同届？”

“他和我都是羽毛球队的，别看他那样，也是帝都毕业的。不过他学的社会学。”

石神心头那团正要扩散的不安阴霾霎时消失。“我想起来了，他当时盯着我收到的信件看，难怪他当时那么在意‘帝都’几个字。既然如此，他当时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

“对那家伙来说，理学院的毕业生可不是什么同学，是另外一个人种。”

石神点头表示同意。一想到和自己在同一时间读同一所大学的人成了刑警，心头就升腾起某种奇妙的感受。

“我听草薙说，你现在在高中教数学。”汤川直视着石神。

“就是这附近的高中。你留在大学？”

“对，我现在在第十三研究室。”汤川回答得很干脆。这应该不是装的，而是真心觉得没什么可骄傲的，石神想。

“做教授？”

“不，还在一步之外打转，上面的位子都挤满了。”汤川毫不在意地说。

“你有‘磁界齿轮’的丰功伟绩，我还以为你已经当上教授了。”

听石神这么说，汤川笑着揉搓着脸颊。

“也就你还记得。无法付诸实践，根本就是纸上谈兵。”说着，汤川打开带来的酒。

石神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我还以为你在哪个大学当教授，正在向黎曼假说挑战呢。”汤川说道，“达摩石神到底是怎么了？为了效忠厄多斯，也打算做个流浪数学家？”

“不是。”石神轻轻叹了口气。

“来，不管怎样，先干一杯。”汤川没有过多追问，径自往杯中倒酒。

石神以前也打算一辈子献身数学研究。他曾下定决心，硕士毕业后，像汤川一样留在大学读博士。

之所以没能如愿，是因为他必须照顾双亲。父母都已年迈，又有病在身，纵使能够半工半读地念完书，也筹不出父母的生活费用。

这时，教授告诉他，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正在招聘助教。那所大学离他家不算远，他想，只要能继续研究数学就行，便接受了那份工作。结果，这个决定打乱了他的人生。

他在那所大学根本无法从事任何研究。教授们只顾着争权夺利明哲保身，既没有栽培优秀学者的念头，也没有完成划时代研究的雄心。石神辛苦写成的研究报告，长时间沉睡在教授的抽屉里。学生的水平也很差，照顾这些连高中数学都搞不清楚的学生，严重剥夺了石神的研究时间。他忍了又忍，得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

他曾想过换一所大学，几番下来毫无希望。设置数学系的大学本来就不多，就算有，预算也少得可怜。哪有多余的钱请助教？数学系不像工学院，没有企业愿意赞助。

他被迫转换人生方向，选择了以学生时代就考取的教师资格谋生，放弃了成为数学家的梦想。

石神觉得，就算告诉汤川这些也无济于事。不得不放弃研究的人，多半都有类似的苦衷，他明白自己的际遇并不稀奇。

寿司和生鱼片送来了，他们边吃边聊。汤川带来的酒喝完后，石神拿出威士忌。他很少喝酒，只喜欢在解开数学难题后，浅酌几口以消除疲惫。

两人聊得并不热络，不过一边遥想学生时代，一边谈论数学，甚是愉快。石神忽觉，这么多年来，自己失去了怎样的时光。这是离开大学后第一次畅快的对饮。除了此人，再无人能理解自己，也无人能获得自己的肯定，石神看着汤川，所想甚丰。

“嘿，差点忘了要紧事。”汤川突然说，从纸袋里取出一个褐色大信封，放在石神面前。

“这是什么？”

“你先打开看看。”汤川笑嘻嘻地说。

信封里装着报告用纸，纸上写满数学公式。石神快速扫过第一页，顿时明白过来。

“是反证黎曼假说？”

“一眼就被你看穿了。”

黎曼假说乃是当今数学界最有名的难题，绵延至今，依然无人能提出完美的证明。

汤川拿出来的研究报告，就是想证明这个假说不正确。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作这项努力，但同样无人能成功举出反证。

“这是我请数学系的教授复印给我的，他还没公开发表。虽然没有完全反证成功，不过找对了方向。”汤川说。

“你说假说是错的？”

“我只是说他找对了方向。如果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就是这篇论文哪里出错了。”

汤川的眼神好像恶作剧的小孩，想确认计谋是否成功。石神立刻察觉出他的企图。他在挑衅，同时也想确认，“达摩石神”的功力退化到了何种地步。

“可以借我看看吗？”

“就是带给你的。”

石神开始看论文。最后，他起身坐到桌前，摊开一旁没用过的演算纸，拿起圆珠笔。

“你知道$P\neq NP$这个题目吧？”汤川在他背后出声道。

石神转身。“对于数学问题，自己想出答案和确认别人的答案是否正确，哪一个更简单，或者困难到何种程度——这是克雷数学研究所悬赏征求解答的一个问题。”

“果然厉害。”汤川笑着举杯。

石神重新面对演算纸。数学很像寻宝，他想。必须先看清该从哪里出发，思索通往答案的通道，然后再按照计划逐步拟定公式，求得解答。如果什么都没挖掘到，就要及时更改路线。只要埋头苦干，心无旁骛地勇往直前，就能找到从未被人发掘的宝藏——正确解答。

验证别人的解法，就好像沿着别人开掘的道路前行，看上去简单，但实际并非如此。如果沿着错误路线前行，找到假宝藏，那么要证明那个宝藏是赝品，比寻找真宝藏还难。因此，才会有人提出$P\neq NP$这种让人束手无策的问题。

石神忘了时间，斗争心、探求心以及自尊心，均令他亢奋不已。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数学公式，全部心思都用在那里。

石神突然起身，拿着论文转过身。汤川披着大衣，缩着身子睡着了。石神摇晃他的肩膀：“快醒醒，我弄懂了。”

汤川睡眼惺忪地缓缓直起身子，搓搓脸，仰望石神：“你说什么？”

“我弄懂了。很遗憾，这个反证是错误的。虽是有趣的尝试，但在质数分布上有根本错误——”

“等一下，你先等等。”汤川把手伸到石神面前，“我刚睡醒，就算听了你的复杂解释，也弄不懂。不，就算我清醒了也弄不懂。老实说，我对黎曼假说完全没辙，只是觉得你可能感兴趣，才带给你看看。”

“你不是说方向是对的吗？”

“那是从数学教授那里听来的，其实他知道反证有误，才没发表。”

“那我发现错误也是应该的？”石神很失望。

“不，你很厉害。那个教授说，就算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恐怕也无法立刻发现错误。”汤川看看表，“你只用了六个小时就找出来了，确实厉害。”

“六个小时？”石神望向窗外，天空已开始泛白。一看闹钟，原来快五点了。

“你一点儿也没变，这下我放心了，”汤川说，“达摩石神依然挺立，

这就是我看着你背影时的感想。”

“抱歉，我忘了你还在。”

“没关系。倒是你该稍微睡一会儿，今天还要上课吧？”

“是，不过太兴奋了，毫无睡意。好久没这么聚精会神了，谢谢。”石神伸出手。

“看来我来对了。”汤川说着握紧石神的手。

石神小睡到七点。不知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心里太过满足，时间虽短，却睡得香甜，醒来时头脑比平时清醒。

石神准备出门时，汤川说：“你的邻居起得真早。”

“邻居？”

“我刚才听到出门的声音，那会儿才刚过六点半。”

汤川后来一直没睡。

石神正在考虑是否该说些什么，汤川接着往下说：“之前提到的那个刑警草薙说，你的邻居有嫌疑，他才来找你问话。”

石神故作平静，套上外套：“他会告诉你案情？”

“有时候，去我那里打发时间，顺便发发牢骚再走。”

“到底是什么案子？草薙……是这人吧？他没告诉我详细情况。”

“听说有人被杀了。是你邻居的前夫。”

“哦。”石神保持面无表情。

“你和隔壁有来往吗？”汤川问。

石神霎时动起脑筋。单从语气推测，汤川并非基于什么特别意图才问起，他也可随便敷衍一下。然而他很在意汤川和草薙熟识，说不定会把这次来访告诉草薙。顾忌这点，眼下的回答非小心不可。

“没什么往来，不过花冈小姐——花冈小姐就是隔壁邻居，我倒是常去她工作的便当店，我忘了告诉警察了。”

“哦，便当店。”汤川点点头。

“不是因为她在那里上班才去，而是她凑巧在我去惯了的店里上班，那家店就在学校附近。”

“哦。就算只是点头之交，听了她是嫌疑人，还是觉得不舒服吧？”

“那倒不会，反正和我无关。”

“也是。”

汤川似乎并未起疑。

两人在七点半出门。汤川没走向最近的森下车站，而是陪石神一起走到学校附近，这样可以少换一趟电车。

汤川已不再提命案和花冈靖子。石神本来还怀疑汤川乃是受草薙之托来刺探消息，看来是自己多心了。草薙没有任何理由使用这种手段。

“这条路还挺有意思。”汤川说这话时，他们已穿过新大桥，沿着隅田川走。他会这样说，是看到一整排游民的住处。

把花白头发绑在脑后的男子正在晾衣服。前方，石神称为“罐男”的人则如平常一般踩扁空罐。

“这幅景象一成不变，”石神说，“一个月来，什么都没变，他们活得就像时钟一样准确。”

“人一旦摆脱了时钟的束缚，反而会变成这样。”

“是啊。”

他们在清洲桥前走上台阶。一幢办公大楼紧贴台阶而建，石神看着两人映在一楼玻璃门上的身影，微微摇头。

“你看起来还是这么年轻，和我大相径庭，你的头发也很稠密。”

“哪里，我也老了。撇开头发不说，脑袋都变钝了。”

“你太贪心了。”

石神虽然嘴上说笑，心里却有些紧张，再这样走下去，恐怕汤川会一路跟到弁天亭。对于花冈靖子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洞察力过人的天才物理学家该不会察觉出什么端倪？他开始生出些许不安。另外，看到石神和陌生男子一起进来，难保靖子不露出狼狈神情。

就在可以看到便当店招牌时，石神开口：“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便当店。”

“哦，弁天亭，店名挺有趣。”

“我现在过去买便当。”

“那我就在这里和你分手了。”汤川停下脚步。

石神虽感意外，但还是暗自庆幸。

“没能好好招待你，不好意思。”

“我已经受到最好的招待了。”汤川眯起眼，“你不想回大学进行研究了？”

石神摇摇头。“在大学能做的事，我一个人也能做。况且，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没大学肯要我了。”

“那倒不见得。不过，我不勉强你。今后继续努力。”

“你也是。”

“真高兴见到你。”

握手后，石神目送汤川远去，他并非依依不舍，而是不想让汤川看到他走进弁天亭。

汤川的身影完全消失后，石神转身，快步跨进店门。

❀第七章❀

看到石神泰然自若，靖子有种莫名的安心。昨晚，他家难得来了访客，直到很晚，还听得见说话声。她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访客是警察。

“招牌便当。”他像以往一样，以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点餐，同时也一如往常地不看靖子。

“好，招牌一份，谢谢惠顾。”她回答后低声问道，“昨天府上有客人？”

“啊……对。”石神抬起脸，惊讶地眨眼。环顾四周后他低声说道：“最好别和我说话，说不定警察在哪里盯着。”

“对不起。”靖子脖子一缩。

在便当装好前，两人都沉默无言，刻意不让视线相对。靖子瞥向马路，感觉不出有谁在监视。但是，即便真在监视，也不会让他们有所察觉。

便当装好，她递给他。

“是老同学。”他边付钱边咕哝。

“哦。”

“大学同学来找我，不好意思，吵到你了。”石神极力不动嘴唇。

“哪里，没有。”靖子不禁浮现出笑容。为了不让外人看到她的表情，她低着头。“我还想有客人找您，真是稀奇。”

“这是第一次，我也吓了一跳。”

“您很高兴？”

“是啊……”石神拎起便当，“那么，今晚见。”

是电话联系的意思。

“好。”靖子回答。

目送石神浑圆的背影走向马路，她暗想，像他这种与世隔绝的人，竟然也有友人来访。

过了早上的高峰时间，靖子像往常一样，去后面厨房和小代子他们聊天。小代子爱吃甜食，递给靖子一块年糕。爱吃咸食的米泽喝着茶，金子出去送外卖了。

“昨天，他们没再来找你麻烦？”小代子喝了一口茶后问。

“你说谁？”

“那些人呀，警察。”小代子皱起眉头，“他们跑来一直追问你前夫的事，我们还在想，说不定昨晚又去找你了。对吧？”她转头征求米泽的附和。沉默寡言的米泽微微颔首。

“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

虽然美里一出校门就被叫去问话，但靖子判断，不必说出来。

“那就好。这些当警察的，就会这么死缠烂打。”

“他们只是例行公事，问问而已，”米泽说，“又不是在怀疑靖子，他们也有很多该走的程序。”

“也是。毕竟是公务人员。幸好富樫没来我们店里，要是他遇害前来过这里，靖子说什么也洗不清了。”

“怎么可能那么夸张。”米泽露出苦笑。

“那可难说。警察不是说，富樫去玛莉安打听过靖子，不可能不来这里吗？分明是在怀疑她。”

玛莉安，就是靖子和小代子在锦系町待过的酒廊。

“他真没来过，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我才说幸好他没来。要是真来过，警察肯定会死缠着靖子不放。”

“不会吧。”米泽歪着头，丝毫看不出重视这件事的样子。

如果告诉他们富樫来过，不知他们会有何反应？靖子念头一起，不禁坐立不安。

“虽然不快，你还是忍耐一下吧，”小代子乐观地说，“谁叫你前夫死于非命？过几天，他们就完事了，你也就轻松了。”

“也是。”靖子勉强挤出笑容回应。

“我呀，老实说，觉得富樫被杀真是太好了。”

“喂！”米泽冲小代子喊道。

“实话实说。你根本不知道靖子为那浑蛋受了多少罪。”

“你知道？”米泽没好气地反问。

“我听靖子说过不少。当初，她就是为了躲他才去玛莉安上班的。结果他还是找到靖子，想想都让人发毛。我真想谢谢那个凶手。”

米泽目瞪口呆地起身离座。小代子不悦地看着丈夫的背影，脸凑近靖子：“不晓得富樫到底出了什么事，该不会被债主追杀吧？”

“谁知道。”靖子侧首。

“只要不连累你就行，我就担心这个。”小代子说完，把剩下的年糕塞进嘴里。

回到柜台，靖子依然心情沉重。米泽夫妻对她深信不疑，还担心她因这起命案受到连累。想到欺骗了这样的好心人，不禁心有愧疚。不过我要是被抓了，定会给他们夫妻带来非同小可的麻烦，弁天亭的生意也会受影响。想到这里，她觉得除了彻底隐瞒事实之外，别无选择。

她就这么边想着，边工作，差点儿发起呆来。幸好她立刻醒悟，现在应该好好工作，什么都别想，遂强迫自己专心致志。

好一阵子空闲，快六点时，店门开了。

“欢迎光临。”她机械地出声招呼，瞥向客人，霎时瞪大了眼，“哎呀……”

“你好。”男人笑了，眼角两端现出皱纹。

“工藤先生，”靖子捂着张开的嘴，“您怎么会来？”

“这还用问？当然是来买便当。种类还蛮丰富呀。”工藤仰望着便当照片。

“您从玛莉安听说的？”

“是啊，”他咧嘴一笑，“好久没去了，昨天又去了。”

靖子朝厨房喊：“小代子，你快过来！”

“怎么了？”小代子应道。

靖子笑着说：“是工藤先生，工藤先生来了。”

“你说的工藤先生是……”小代子一边解围裙一边跑出来，抬头朝眼前满脸笑容的男人一看，顿时嘴巴张得老大，“哇，工藤先生！”

“你们两个看起来气色不错。和老公过得还好吗？看店里的样子应该很不错。”

“还过得去。您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是啊，我突然很想看看你们。”工藤边抓鼻子边望向靖子。他这个害羞时的习惯动作，完全没变。

靖子还在赤坂上班时，他就是老主顾了。他总是叫她陪酒，还在她出门上班前找她一起吃饭。酒廊打烊后，两人也常去喝酒。靖子为了躲避富樫跳槽到锦系町的玛莉安时，只告诉了工藤一人，他马上又成了那里的常客。离开玛莉安时，她也是第一个告诉他。那时他露出有些落寞的神情祝福她：“要好好加油，过幸福日子。”

一别至今。

米泽也从后面出来，和工藤聊起往事。米泽也是玛莉安的常客，和工藤也算认识。

聊了一阵子，小代子说：“你们去喝杯茶吧。”大概是想撮合二人，米泽也点头。

靖子刚一抬头，工藤便问道：“你有时间吗？”也许他一开始就是这种打算，才在这种时间上门。

“那就去坐一下。”她笑着回答。

出了门，他们朝新大桥路走去。

“其实很想和你好好吃顿饭，不过今天算了，估计你女儿在等你。”工藤说。靖子在赤坂时，他就知道她有个女儿。

“工藤先生，您的孩子还好吗？”

“还好。今年已经高三了，一想到他要升学考试我就头疼。”他皱起眉头。

工藤经营着一家小型印刷公司。靖子以前听他说过，他家在大崎，和妻子儿子一起住。

他们走进新大桥旁的小咖啡屋。虽然十字路口旁有可以喝茶的地方，但靖子刻意避开那里，那里是她和富樫碰面的地方。

“我去玛莉安，就是为了打听你的消息。你离开时，我虽然知道你要在小代子的便当店工作，但不知道地址。”

“您怎么突然想起我了？”

“是呀，就是这样。”工藤点燃一支香烟，“老实说，我看新闻得知那起命案，有些不放心。你的前夫，真是不幸。”

“亏您一眼就认出是他。”

工藤边吐烟圈边苦笑。

“我当然知道，新闻里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我也忘不了他那张脸。”

“对不起。”

“你用不着道歉。”工藤笑着摆手。

工藤对靖子有意思，她当然知道，她对他也抱有好感。可是，他们从未发生过所谓的男女关系。他曾多次邀她去宾馆，她每次都委婉地拒绝了。她没有勇气和一个有妇之夫出轨，况且她也有丈夫——虽然当时她没告诉他。

工藤见到富樫，是在送靖子回家时。她总是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车，那天也是如此，但她把烟忘在车上了。工藤随后追来，想把烟给她，正巧看到她走进某间公寓。他于是直接走到门口敲门。没想到开门的不是靖子，而是个陌生男人——富樫慎二。

当时富樫已经喝醉了。看到工藤，他断定是纠缠靖子的客人。工藤还没来得及解释，他就勃然大怒，出手打人。要不是正准备洗澡的靖子出来阻止，说不定他连菜刀都拿出来了。

几天后，靖子带着富樫去向工藤道歉。当时富樫一脸惶恐，安分得很，大概是怕工藤报警。

工藤并没有生气，只是提醒富樫，让自己的妻子卖笑陪酒不太好。富樫显然很不高兴，不过还是默默点头。

后来工藤还是照常去店里捧场，对靖子的态度也丝毫未变，只是不再单独见面了。

四下无人时，他偶尔会问起富樫的事。多半是问富樫找到工作没有，她总是摇头。

最先发现富樫动粗的也是工藤，虽然靖子以妆容巧妙地掩饰了脸上的淤青，但怎能瞒过他的眼睛？

“你最好找律师谈谈，费用我出。”工藤这么告诉她。

“怎么样？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倒谈不上……就是警方不时会来找我。”

“果然如我所想。”工藤露出懊恼的表情。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靖子对他一笑。

“来找你麻烦的只有警察？那些新闻媒体呢？”

“倒是没有。”

“那就好。这不是什么媒体穷追不舍的大新闻，要是遇到麻烦，我可以帮忙。”

“谢谢，您还是这么体贴。”

工藤似乎有点儿害臊，低下头伸手拿咖啡杯。“那件事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当然没有，您以为……”

“看到报道时，我立刻想起你，突然有些不安，毕竟是杀人命案。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遇害，但我就怕你受到连累。”

“小代子也说过同样的话，看来大家的想法一样。”

“看到你好端端的，我就放心了，况且你和他好几年前就离婚了。你们最近没见过面吧？”

“您说和他？”

“对，富樫。”

“没有。”回答时，靖子感到脸颊有些僵硬。

后来，工藤说起他自己的近况。虽然不景气，公司的业绩还算过得去。至于家庭，除了独生子，他并未多谈。他从前就是这样。靖子虽然完全不知道他和妻子的感情好坏，但在她看来，还不至于夫妻失和。她在陪酒时就已领悟到，在外面还能关心别人的男人，通常都有个幸福的家庭。

推开咖啡屋的门，外面正在下雨。

“都是我害的，你刚才直接回家就不会碰上这场雨了。”工藤一脸歉疚地转头看着靖子。

“您别这么说。”

“你家离这里远吗？”

“骑车大概十分钟。”

“自行车？”工藤咬着唇，仰望雨幕。

“没事。我带了雨伞，自行车可以放在店里。明天早上我早点出门就是。”

“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

但工藤已走上人行道，朝出租车招手。

“改天我们再好好吃顿饭，”出租车刚开动，工藤便说，“把你女儿也带来。”

“倒是不必担心那孩子，您没问题吗？”

“我随时都有时间，现在已经不那么忙了。”

“哦。”

靖子问的其实是他妻子，但她没再多问。她觉得他很清楚言外之意，只是故意装作不解其意。

他问起手机号码，靖子说了，她没有理由拒绝。

工藤让出租车直接开到公寓门口。由于靖子坐在里侧，他先下了车。

“这样会淋湿，您快上车吧。”一下车她就说。

“再见。”

“再见。”靖子微微点头。

钻进出租车的工藤，看着靖子身后。靖子顺着他的目光转头一望，发现公寓门口有人撑伞而立。黑幽幽的看不清长相，不过她从体型判断，是石神。

石神缓缓走开了。靖子暗想，工藤会看着他，八成是因为他刚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

“我回头打电话给你。”工藤说完这句话，出租车开走了。

靖子目送远去的车尾灯，自觉好久没这么亢奋过了。这种和男人在一起并为之陶醉的感觉，不知已久违了多少年。

回到家，美里正在看电视。

“今天有什么状况吗？”靖子问。

当然不是指上学，美里很清楚。

“没有。实香什么也没说，估计警察还没去找她。”

“哦。”

没一会儿，靖子的手机响了，屏幕显示是公用电话。

“喂？是我。”

“我是石神。”预期中的低沉声音传来，“今天有什么状况吗？”

“没什么。美里也说她那边毫无异样。”

“请别大意，警方应该还没排除对你的怀疑。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彻底排查周边情况。”

“我明白。”

“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啊……”靖子很困惑，“没什么特别情况。”

“不好意思……明天见。”石神挂了电话。

靖子惊讶地放下手机，石神难得如此狼狈。

该不会是因为看到了工藤吧，靖子想。石神或许在奇怪，那个和她亲密交谈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他最后问出的那个奇怪问题，也许是想打听工藤的底细。

靖子很清楚石神为什么帮助她们母女，正如小代子所说，是对她有意思。

如果她和其他男人走得很近，会如何？他还会像之前那样，尽力帮助她们吗？还会为她们母女绞尽脑汁吗？

还是少见工藤为好，就算要见面，也尽量不让石神发觉。

旋即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焦躁蓦地涌上心头。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得这样背着石神偷偷摸摸到什么时候？难道说，只要命案没过追诉期限，就永远无法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第八章❀

鞋底滑过，发出咻咻的声音，几乎在同时，传来细小的破裂声。对草薙来说，这声音令人怀念。

他站在体育馆入口处往里看，汤川正在靠近入口的球场上握拍奋战。他大腿的肌肉，比起年轻时有点儿松弛了，但架势倒是没变。

对手是个学生，球技相当不错，连汤川刁钻的攻势都没能把他耍得团团转。

学生的杀球得分了，汤川当场跌坐在地，满脸苦笑地对着学生说着什么。

他回头瞥见草薙，对学生打个招呼，拿着球拍走过来。“今天又有何贵干？”

草薙故意做出跌倒的姿势。“你还好意思这么说。明明是你打电话给我，我以为你找我有事，才特地赶来。”

草薙手机上，留有汤川打来的记录。

“哦，没什么大事，我就没留言，怕打扰你。看你连手机都关了，一定很忙。”

“你打来时我正在看电影。”

“看电影？上班时间？您可真悠闲啊。”

“才不是。为了确认不在场证明，我想还是该看看是什么电影，要不然，怎么确定嫌疑人说的是真是假。”

“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是桩好差事。”

“为了工作看电影，一点儿乐趣也没有。早知道没什么大事，就不特地跑来了。我打电话去你的研究室，他们说你在体育馆。”

“既然来了，就一起吃个饭吧，而且我确实有事找你。”汤川在入口处换上随地乱脱的鞋。

“什么事？”

“那件事。”汤川边迈步边说。

“哪件事？”

汤川停下，把球拍往草薙身上一戳。“电影院的事。”

他们走进大学旁的小酒馆，读书时还没这家店。两人在最里面的桌子落座。

“嫌疑人说她们去看电影，是在案发的十日，嫌疑人的女儿则在十二日告诉同学这件事，”草薙一边给汤川倒啤酒一边说，“刚才我已经确认过了。我去看电影，就是为了作事前准备。”

“从她同学那里听来的结果如何？”

“还很难说。根据那女孩的话，没什么不自然。”

上野实香就是那个女孩。她表示，在十二日那天，的确听花冈美里提起和母亲去看电影的事。实香也看过那部电影，两人聊得很起劲。

“案发两天后才说起，有点儿可疑。”汤川说。

“没错。看过电影之后，如果想和同学讨论，照理说隔天就会说。我的想法是，或许是十一日那天看的。”

“有这种可能？”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嫌疑人工作到六点，女儿一结束羽毛球练习就立刻回家，应该赶得上七点那场。她们坚称十号那天就是这样去电影院的。”

“羽毛球？她女儿是羽毛球队的？”

“我第一次去她家时，看到屋里放着球拍，立刻就猜到了。对，打羽毛球这点也有可疑之处。你也知道，那是一种相当剧烈的运动，就算是初中生，练习结束后也会筋疲力尽。”

“要是像你这么会混，那就另当别论了。”汤川一边在关东煮的蒟蒻上抹芥末，一边说。

“你别打断我的话，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

“一个结束社团练习已经筋疲力尽的初中女生，去看看电影也就算了，竟然还跑去KTV唱到深夜，未免太不自然——这就是你想说的？”

草薙惊讶地看着汤川，的确被他说中了。

“不过也不能如此武断地断定有多不自然，毕竟有些孩子就是体力好。”

“可是她很瘦，看起来没什么体力。”

“也许那天的练习比较轻松。更何况，你不是已经确认过，她十日晚上的确去了KTV？”

“对。”

“她是几点进去的？”

“九点四十分。”

“她妈妈便当店的工作六点结束，命案现场在筱崎，除去来回的时间，还有两小时可以用来作案……也不是毫无可能。”汤川连筷子都没放下，双臂交抱。

草薙看着汤川那副样子，心中暗想，我提过嫌疑人在便当店工作吗？“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了？居然主动问起进度来，这倒是挺稀奇。”

“谈不上兴趣，只是有点儿好奇。我不讨厌这种铜墙铁壁式的不在场证明。”

“与其说是铜墙铁壁，毋宁说是难以查证，伤脑筋。”

“那个嫌疑人，照你们的说法，不是清白的吗？”

“或许吧。问题是目前没有其他可疑的人浮上台面。况且，案发那晚正巧去看电影唱KTV，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还是需要理性的判断。也许你该着眼于不在场证明之外的部分。”

“用不着你提醒，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草薙从搭在椅子上的大衣里取出一张复印纸，在桌上摊开，纸上画着一名男子。

“这是什么？”

“我们试着画出遇害者生前的穿着打扮，现在正有好些兄弟拿着这个，在筱崎车站周围四处打听。”

“我想起来了，你说衣服没烧光，对吧？深蓝色运动外套和灰毛衣，以及深色长裤……听起来是随处可见的打扮。”

“没错。自认为见过遇害者的人多得数不清，负责打听的人都举手投

降了。”

“这么说来，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对，除了一个。有个粉领族声称，曾在车站附近看过同样打扮的可疑男子，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车站里张贴了这张肖像画，她看了主动来报告。”

“还真有人这么配合，你干吗不找那个粉领族问清楚？”

“用不着你说，我已经问过了。可惜她看到的并非遇害者。”

“你怎么知道？”

“她说的车站并非筱崎，而是前一站瑞江站。长相也不尽相同。我拿遇害者的照片给她看，她说脸更圆。”

“哦……圆脸？”

“干我们这行的就得不断品尝挥棒落空的滋味。和你们这种只要道理讲得通，就能获得肯定的学者世界可大不相同。”草薙一边捞起煮烂了的马铃薯，一边说。汤川毫无反应。草薙抬头一看，只见汤川双手轻握，瞪着空中。

草薙明白，这位物理学家已陷入沉思。

汤川的眼睛逐渐聚焦，视线射向草薙。

“听说尸体被毁容了。”

“是，连指纹都被烧毁了，一看就知道不想让我们查出身份。”

“用什么工具毁容的？”

草薙先确认周遭无人偷听，才探出上半身，说：“还没找到工具。八成是用锤子之类的东西多次敲击面部，击碎了骨头。牙齿和下颚也支离破碎，根本无法比对牙科的病历数据。”

“锤子……”汤川一边用筷子戳白萝卜，一边咕哝。

“有什么不妥吗？”草薙问。

汤川放下筷子，双肘撑在桌上。“如果那位便当店的女士是凶手——你应该想象过她那天采取了什么行动，你一定认为她去电影院是在撒谎。”

“我可还没下定论。”

“不管这个，你先说说你的推理。”汤川说着对店员招招手，另一只手举起空杯晃了一下。

草薙皱起眉头，舔舔嘴唇。“谈不上什么推理，不过我是这么想的：便当店的……为了省事就姑且称她为A，A下班走出便当店时已过六点，她从那里到滨町车站约需十分钟，搭乘地铁抵达筱崎站约需二十分钟，从车站搭公交车或出租车去案发现场，七点就能抵达。”

“被害人在这期间的行动呢？”

“被害人正赶往命案现场，八成和A事先约好了。只不过被害人是从筱崎站骑自行车过去的。”

“自行车？”

“对。尸体旁边扔了一辆自行车，上面的指纹和被害人的吻合。”

“指纹？不是被烧毁了吗？”

草薙点点头。“这是在查明死者身份后才得以确认的。我的意思是，和我们从被害人赁居的旅馆房间采集到的指纹完全吻合。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想说，就算能证明出租旅馆的房客用过自行车，也不见得就是死者本人。或许出租旅馆的房客才是凶手，是那家伙用的自行车！问题是……我们也比对过房间里掉落的毛发，和尸体完全吻合。顺便告诉你，DNA鉴定也做了。”

草薙这连珠炮般的说辞令汤川露出苦笑。

“这年头，没人以为警方会在确认身份上出错。撇开这个不说，使用自行车倒是耐人寻味，被害人把自行车放在筱崎车站？”

“不，说到这个——”草薙把自行车的失窃经过告诉汤川。

汤川睁大了金框眼镜后面的双眼。“这么说来，被害人为了前往命案现场，不坐公交车和出租车，特地从车站偷了一辆自行车？”

“应该是这样。死者目前失业，身上没什么钱，可能连车钱都舍不得花。”

汤川无法释然地双臂交抱，呼出一口大气。“算了，姑且认为A和死者这样在现场碰面。你继续往下说。”

“虽说约好要碰面，但A躲在某处，一看死者现身，就从后面悄悄走近，把绳子往死者脖子上一套，用力勒紧。”

“停！”汤川张开一只手。“死者身高？”

“一米七出头。”草薙按捺着想冷笑的冲动回答，他知道汤川想说什么。

“A呢？”

“一米六左右。”

“差了十厘米。”汤川托着腮，咧嘴一笑。“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

“要勒死一个比自己高的人的确很困难。根据脖子上的勒痕角度也看得出，死者是被人往上拉扯勒死的。不过，死者可能是坐着的，说不定他当时正跨坐在自行车上。”

“原来还可以这样强词夺理。”

“这不是强词夺理。”草薙一拳敲在桌上。

“然后呢？剥下衣服，用带来的锤子砸烂脸，拿打火机烧毁指纹，再烧掉衣服，从现场逃走？这样？”

“要在九点抵达锦系町应该可以。”

“就时间来说，的确可能，不过这个推理未免太牵强了。专案组的人该不会和你想得一样吧？”

草薙嘴一歪，一口喝干啤酒。他向店员又叫了一杯，把脸转回汤川这边。“大部分探员都觉得女人无法作案。”

“就算再怎么出其不意，男人只要抵抗，根本不可能被勒死。而且，对女人来说，事后处理尸体实在困难。很遗憾，我无法赞同草薙大刑警的推论。”

“算了，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推理，只是把它当成众多可能性之一。”

“听你的口气，好像还有其他想法。说都说了，你就别小气，把其他假设也说来让我审一审。”

“现在的说法，是假设尸体发现地点就是作案现场，但，也有可能是在别处杀人后再弃尸该处，姑且不论A是不是凶手。专案组的成员更支持这一说法。”

“按照常理的确会这么判断，可你不认为此说法最有可能，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如果A是凶手，这个说法就不成立，因为她没有汽车。而

且她根本不会开车，她无法搬运尸体。”

“这点倒不容忽视。”

“还有留在现场的自行车。当然也可以推断是凶手故布疑阵，好让人以为该处就是作案现场，可是那样的话，在车上留下指纹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尸体的指纹已遭烧毁。”

“那辆自行车的确是个谜——从各种角度来看。”汤川像弹钢琴似的舞动着五指，停下后，他说：“不管怎样，还是男人作案更为合理。”

“这正是专案组的主流意见，不过这并不表示，案件和A毫无关系。”

“你的意思是，A有男性共犯？”

“目前我们正在排查她的周边关系。她以前做过酒女，不可能和男人毫无瓜葛。”

“你这种话要是让全国的陪酒小姐听到，只怕她们会大发雷霆。”汤川嬉皮笑脸地喝着啤酒，然后，一脸正经地说，“可以给我看看刚才那张画吗？”

“你说这个？”草薙把速写递给汤川。

汤川边看边咕哝：“凶手为什么要剥下死者的衣服……”

“当然是为了隐瞒死者身份，就和毁掉面目和指纹一样。”

“如果是那样，带走不就行了？就是因为他没事找事想烧掉，结果烧到一半火熄了，才让你们有机会画出这个肖像图。”

“大概是太慌张了。”

“如果是钱夹或驾照之类的东西，还有可能确定死者身份，从衣服和鞋子能查出身份吗？剥除尸体衣物冒的风险太大了。站在凶手的处境看，应该只是想尽快逃走。”

“你到底想说什么？难道脱下衣服还有其他理由？”

“我无法断言。如果真有其他理由，在未弄清那个理由之前，你们恐怕绝对找不出凶手。”汤川说着，用手指在肖像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年三班期末考试的数学成绩惨不忍睹。不只是三班，整个二年级都考得很糟。石神觉得，学生一年比一年懒得动脑子了。

发还考卷后，石神宣布补考日期。所有的科目都定有分数底线，按照校规，不及格的学生无法升级。不过补考可以一补再补，因而很少有留级生。

一听到要补考，顿时响起一片抱怨声。石神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并不当一回事。不过这时，有人朝他发话。

“老师，有些人要报考的大学又不考数学，这样就不必苛求数学成绩了吧？”

石神看着问话的人。这个叫森冈的学生一边抓后颈，一边征求周遭的附和。“大家说对吗？”不是班主任的石神也知道，森冈个头虽小，却是班上的老大。他偷偷骑摩托车上学，已经被校方警告过好几次。

“森冈，你要报考那样的大学？”石神问。

“要报考的话，我一定选那种大学。不过，目前我还不想读大学。等我上了三年级，说什么都不选修数学，我可不在乎数学成绩。老师要应付我们这种笨蛋也挺辛苦，我们不如彼此……怎么说呢，像成年人那样来处理这件事。”

“像成年人”这种说法很滑稽，立刻引起哄堂大笑，石神也为之苦笑。

“如果觉得我辛苦，这次补考就努力及格。考试内容只有微积分，简单得很。”

森冈夸张地愤愤然，跷起二郎腿，“微积分到底有什么用处？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石神本来已面向黑板，打算讲解期末考题，听到森冈这句话，立时转身，这是不容错过的发言时机：“听说你喜欢骑摩托车，你看过摩托车赛吧？”

这唐突一问，使森冈满脸困惑地点点头。

“赛车手不能以固定的速度驾驶。不仅要配合地形和风向，还得根据战术，不断变换速度。该在哪里减速，该在哪里加速，胜负全看这一瞬间的判断。”

“这和数学有什么关系？”

“这种加速度的变化，就是那一刻的速度微分，行走距离就是把不停变化的速度加以积分。比赛时每辆摩托车跑的都是同等距离，为了获胜，该如何调配速度的微分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你还认为微积分毫无用处吗？”

也许是无法理解石神所言，森冈露出困惑的表情。“赛车手才不会想这种事，管你什么微分积分，他们靠经验和直觉取胜。”

“但是从旁协助比赛的专家并非如此。在哪里加速才会赢，他们需要反复模拟，推演战术，这就要用到微积分。不可否认，他们使用的计算机软件的确应用了微积分。”

“既然这样，只要发明那种软件的人懂数学不就行了？”

“但谁也不能保证你将来不会成为这种人。”

森冈夸张地向后仰身，“我怎么可能变成那种人？”

“也可能是在座的某位同学。数学这门课就是为了这样的人而设的。在此我要声明，我现在教你们的，只不过够你们站在数学这个世界的小小入口。如果不知道哪里是入口，自然无法进入。当然，讨厌数学的人可以不进去。我之所以要考试，只是想确认，你们是否知道入口在哪里。”

石神说到一半时，环顾全班。为什么要学数学？每年都有学生问这个问题，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这次是因为学生爱骑摩托车，所以拿赛车举例。去年，面对立志成为音乐家的学生，他谈的是音响工学用到的数学知识，这些例子对石神来说可信手拈来。

下了课，一回到办公室，只见桌上放着一张便条，上面潦草写着一组手机号码以及“汤川先生来电”，是另一位数学老师的笔迹。

汤川会有什么事？石神心头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

他拿起手机，走到走廊上。一拨便条上的号码，才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还打扰你。”汤川急急说。

“有什么急事？”

“说急也算很急。待会儿能见个面吗？”

“待会儿……我还有点工作得处理，五点以后可以。”刚才上的是第六节课，现在各班已开始开班会。石神没有当班主任，柔道场的钥匙，也可以委托其他老师保管。

“那我五点在正门口等你，怎么样？”

“可以……你现在在哪里？”

“在你学校旁边。待会儿见。”

“好。”

电话挂断后，石神仍紧握手机。汤川特意来访，究竟是为何事？

石神改完考卷，收拾好东西，正好五点。他走出办公室，穿过操场走向正门。

正门前那条斑马线旁边，站着身着黑色大衣的汤川。看到石神，汤川慢条斯理地冲他挥手。

“让你特地抽空，不好意思。”汤川笑容满面地打招呼。

“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跑来？”石神微笑着问。

“别急，我们边走边说。”

汤川迈步朝清洲桥路走去。

“不对，是这边。”石神指着旁边那条路，“沿着这条路直走，去我家更近些。”

“我想去那里——那家便当店。”汤川爽快地说。

“便当店……怎么了？”石神脸颊一阵紧绷。

“当然是去买便当，这还用说吗？一会儿我还得去别处，恐怕没时间吃饭了，我想趁现在搞定晚餐。那家便当不错吧？要不你怎么每天早上都去买。”

“哦……那我们走吧。”石神也朝那个方向迈步。

二人朝着清洲桥并肩走去，一辆大卡车驶过他们身旁。

“前几天我见过草薙。我之前提过，就是找过你的那个警察。”

汤川的话令石神心头一紧，不祥的感觉愈甚。“他怎么了？”

“没什么。他一碰到工作上的瓶颈，就来找我发牢骚。而且，每次都带来棘手的问题，麻烦得很。有一次，他还让我帮他破解灵异现象。快把我烦死了。”

汤川谈起那桩灵异事件，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案子。不过，他不会为了讲这种故事才特地来找石神。

石神正想问他真正的目的，一抬头已看到弁天亭的招牌遥遥在望。

和汤川一起走进店里，石神有点儿不安，他无法预料靖子看到他们

两人会作何反应。自己在这种时间出现就已经够异常了，还有个同伴，不知她会怎么胡思乱想。但愿她不会显得不自然，他祈祷。

汤川可不管他的想法，径自推开玻璃门，走进店内。石神也只好跟着进去。靖子正在招呼其他客人。

“欢迎光临。”靖子对汤川堆出殷勤笑容，接着瞥向石神。霎时，她的脸上浮现出惊讶与困惑，笑容也僵住了。

“他有什么不对吗？”汤川似乎察觉到她的异样，问道。

“啊……没有。”靖子脸上挂着不自在的笑容，连忙摇头，“他是我的邻居，常来捧场……”

“自从听他提起贵店后，我就一直想来吃吃看。”

“谢谢惠顾。”靖子鞠躬致谢。

“我们是大学同学，”汤川转头看着石神，“前几天，我还去他家打扰过。”

“我知道。”靖子点头。

“听他提过？”

“对，听说了一点儿。”

“哦。对了，哪种便当好吃？他向来都买哪种？”

“石神先生大多点招牌便当，不过今天卖光了……”

“真可惜。我买什么好呢？每种看起来都很好吃。”

汤川挑选便当期间，石神隔着玻璃门探看店外。他怀疑警察正在哪里监视，绝不能让他们看到他和靖子相熟的样子。

不，更重要的是——石神瞥向汤川。可以信任眼前这个人吗？用不着戒备吗？既然他和草薙是好友，此时此刻的情形，说不定会告诉那个刑警。

汤川终于选好便当，靖子转身走进厨房。

就在这时，玻璃门开了，一名男子走进来。石神不经意间转眼一看，不由得抿紧嘴角。

这个身穿深棕色夹克的男人，正是石神前几天在公寓前撞见的人。送靖子回来时，两人亲密说话的情景，他全看在眼里。

男子似乎没察觉石神，他等着靖子从厨房出来。

靖子出来。她一看到来人，立刻浮出惊讶的表情。

男子不发一语，只是含笑对靖子点头，也许是想等碍事的客人离开再和她说话。

此人究竟是谁？石神寻思，他从哪里冒出来的？什么时候和靖子认识的？

靖子走出出租车时的表情，石神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娇艳面容。既非母亲也非店员的表情，才是她的本来面目。那时她展现的，是身为女人的一面。在这个人面前，她展现了绝不让我看见的另一面……

石神来回凝视着神秘男子和靖子，几近焦灼的情绪在胸中扩散，他感到两人之间的空气隐含着某种暖昧。

汤川点的便当做好了。他接过便当，付了钱，对石神说："让你久等了。"

两人出了弁天亭，从清洲桥旁走过，沿着河边前行。

"那个人有什么问题？"汤川问。

"什么？"

"我是说后来进来的那个人，我看你很在意他。"

石神心头一紧。同时，暗暗为老友的慧眼惊心。"不，我不认识那人。"石神故作镇定。

"哦。"汤川脸上丝毫没有怀疑的表情。

"对了，你说的急事到底是什么事？你该不会只为了买便当吧？"

"差点儿忘了。要紧事还没说。"汤川皱起眉头，"正如我刚才所说，草薙那家伙，动不动就来找我商量他的麻烦事儿。这次也是，他知道你住在便当店女店员隔壁后，立刻跑来找我。拜托我一件极不体面的差事。"

"什么？"

"警方还是怀疑她，可又找不到证据。他们想监视她，但跟踪监视毕竟有限，他们于是想到了你。"

"叫我监视她？"

汤川抓抓脑袋："是。也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得盯着，只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隔壁的动静，有什么异样就通报一声。他是这么说的。总而言之，就是让你盯一下。真不知该说这些人厚脸皮还是没礼貌。"

"你就是来告诉我这件事？"

"对，警方会来正式委托你，我只是来问问你的意愿。我觉得你拒绝也无妨，甚至觉得你拒绝更好。不过在社会上混，毕竟还是有所谓的人情债。"汤川似乎打心底里感到为难。

警方真会委托普通居民干这种事？石神想。

"你特地跑去弁天亭，和这件事有关？"

"老实说的确有关，我想亲眼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女嫌疑人。我觉得她不像凶手。"

我也这么想——石神本想这么说，又把话吞回肚里。"谁知道，人不可貌相。"他故意说。

"也是。对了，你觉得怎么样？警方要是来找你，你会答应吗？"

石神摇摇头："老实说，我想拒绝。窥探别人的生活不适合我，我也没时间。别看我好像事不多，其实很忙。"

"那我就替你回绝，这件事到此为止。如果惹你不高兴了，我愿意道歉。"

"没那么严重。"

他们已来到新大桥附近，游民栖身小屋映入眼帘。

"听说命案是在三月十日发生的，"汤川说，"照草薙说，那天你回家特别早。"

"没别的地方可去。我记得曾告诉他们，七点左右就到家了。"

"然后就按照惯例，待在家里和超级数学难题作战？"

"对。"

石神边回答边想，汤川是在确认我的不在场证明吗？若是如此，就表示他对我产生了怀疑。

"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嗜好。除了数学你还喜欢什么？"

石神微微一笑："没什么像样的嗜好，数学是我唯一的寄托。"

“你不干点儿别的事情调剂心情？比如开车兜风。”汤川做出手握方向盘的动作。

“想做也做不到，我没车。”

“你有驾照吧？”

“意外吗？”

“那倒不。就算再忙，也应该抽时间去驾校。”

“放弃留在大学作研究后，我立刻考了驾照，还以为对找工作有帮助，实际上毫无作用。”说完，石神看着汤川的侧脸：“你是想确认我会不会开车？”

汤川一脸意外地眨着眼：“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

“我有这种感觉。”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猜想你会去兜兜风。偶尔也想和你聊聊数学以外的话题。”

“应该说，是数学和杀人命案以外的话题。”

他本想讽刺汤川，不料汤川却哈哈大笑：“你说对了。”

走到新大桥下，正好看到白发男子把锅放在煤气炉上，男子身旁放着一升装的酒瓶。还有几个游民站在外头。

“我就在这里告辞了，和你说些让你不快的事，还请见谅。”走上新大桥旁的阶梯后，汤川说道。

“替我给草薙先生道个歉，帮不上忙。”

“不必道歉。我还可以再来找你吗？”

“当然……”

“改天再一边喝酒，一边聊数学。”

“不是数学和杀人命案？”

汤川耸耸肩，皱起鼻子。

“对了，我想到一个新的数学问题，有空的时候你先想想怎么样？”

“什么题目？”

“拟一个别人无法解答的问题和解开那个问题，何者更困难？答案绝对存在。怎么样，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题目，”石神凝视着汤川，“我会好好想想。”

汤川点个头，旋即转身，迈步走向马路。

✿第九章✿

吃完草虾时，酒瓶正好也空了。靖子喝完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轻轻吐出一口气，不知已有多久没吃过地道的意大利菜了。

“要不要再喝点儿？”工藤问。他的脸微微泛红。

“不了。工藤先生，您再喝一点儿吧。”

“不，我也不喝了，我等着吃甜点。”他眯起眼，拿餐巾擦拭嘴角。

以前靖子常和工藤一起吃饭。无论是法国菜意大利菜，他从来不会只喝一瓶葡萄酒就喊停。

“您现在不太喝了？”

听她这么问，工藤想了一下，才点头。“是啊，比以前喝得少了，大概是上了年纪。”

“这样挺好，您可要保重身体。”

“谢谢。”工藤笑了。

今晚这顿饭，是工藤白天打电话和靖子约好的。她虽犹豫，还是答应了。之所以犹豫，当然是因为对命案耿耿于怀。这种紧要关头，不是兴冲冲去吃饭的时候，她如此提醒自己。对于警方的调查，美里比靖子更害怕，她对女儿多少有点愧疚。全心全意帮助她隐瞒真相的石神也令她难以释怀。

这种非常时期，更该保持正常举止。陪酒时代的老主顾请吃饭，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欣然赴约才更“正常”。要是拒绝，反而显得不自然。传到小代子耳中，还会让人起疑。

靖子自己当然明白，这样的理由无非是勉强找来的借口。她会答应共进晚餐的最大也是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她想见工藤——如此而已。

话说回来，她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对工藤有意思。重逢之前，她都已忘了他。虽有好感，但也仅止于此。

她答应赴约后，顿时心花怒放——这也是事实。这种喜滋滋的心情，已经很接近与情人约会时的感受了，她甚至觉得身体都有些发热。

在这股冲动下，她向小代子请了假，提早回家换衣服。

她渴望逃出现在令人窒息的状态——纵使只能暂时让她忘记所有痛苦。封印已久、渴求被当成女人看待的本能苏醒了。

总之，靖子并不后悔赴约。虽然脑海一隅的罪恶感挥之不去，但她依然享受着久违的快乐。

“今晚，你女儿怎么吃饭？”工藤端着咖啡杯问。

“我留了话，叫她自己买东西吃。她大概会买比萨，那孩子，最爱吃比萨。”

“听起来怪可怜的，我们自己吃得这么丰盛。”

“与其来这种地方吃饭，她宁愿坐在电视机前吃比萨。她讨厌正襟危坐的场合。”

工藤皱起眉，点点头，抓抓鼻翼。“而且还是和不认识的老头子一起吃，就更不能好好品尝味道了。下次我多动动脑筋，也许回转寿司之类的更合适。”

“谢谢，您不必这么客气。”

“这不是客气。我想见她，想见见你女儿。”工藤一边喝咖啡，一边意有所指地望着靖子。

他邀她吃饭时，表示欢迎美里一起来。靖子感觉得到，他这话是出自真心。他的诚意令她很是感动。

问题是，她不能带美里一起出来。美里不喜欢这种场合，更重要的是，非属必要，她不想让美里接触外人。万一话题触及命案，她不知道美里能否保持平静。另外，她也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在工藤面前恢复女人本色。

“工藤先生您呢？不和家人一起用餐没事吗？”

“我？”工藤放下咖啡杯，双肘撑在桌上，“我就是想和你谈这事，才约你出来吃饭。”

靖子不解，侧首，凝视工藤。

“老实说，我现在是孤家寡人。”

“啊？”靖子不禁诧异，双眼瞪得老大。

“我太太得了癌症，胰脏癌。虽然开了刀，还是晚了。癌细胞扩散得

很快，一转眼就恶化了。去年夏天，她去世了。”

工藤语气平淡，也许正因为这样，这番话在靖子听来毫无真实感。足足有好几秒，她就这么茫然地瞪着他。

“这是真的？”她费尽力气，才挤出这句话。

“这怎能开玩笑？”他笑了。

“该怎么说……”她低下头，舔舔嘴唇，又抬起头来。“那真是……请节哀顺变。您一定很苦。”

“一言难尽。不过正如我刚才说的，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她嚷着腰痛，去医院挂号，医生把我叫去，告诉我病情。住院，开刀，照顾病人——简直像放在自动传输带上一样。时间就这么迷迷糊糊过去了，最后，她去世了。她自己知不知道病因，现在已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题。”说着，工藤端起水杯喝了口水。

“什么时候发现的？”

工藤歪着头。“前年……年底吧？”

“我那时还在玛莉安。工藤先生，您那时不是还来店里捧场？”

工藤苦笑着，耸耸肩膀。

“唉！太太性命垂危，老公的确不该上酒廊喝酒。”

靖子浑身僵硬，一时之间想不出应对之辞。工藤彼时的开朗笑容在脑海里浮现。

“不过，请容许我辩解，正因为发生了这种让人身心俱疲的事，我才会去见你，想稍稍得到一丝慰藉。”他挠头，皱起鼻子。

靖子默然。她回想起自己离职时的情景，在酒廊最后一天，工藤还带来一束花给她。

“你要加油，过幸福生活……”

他抱着什么心情说出那样的话？他分明背负着更大的痛苦，却对她只字未提，反而祝贺她重新出发。

“越说越沉闷了。”工藤取出香烟，“经过这件事后，我的家庭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令郎呢？是不是快要考大学了？”

“儿子现在住在我父母那里。那里离他学校近，况且我连替他煮顿消夜也不会。我妈天天照顾孙子，还挺快乐。”

“你现在一个人生活？”

“说是生活，其实回家只是睡个觉。”

“上次你怎么没提这事？”

“我觉得没必要说，我是担心你才去见你。今天约你出来吃饭，你一定会顾忌我的家庭，现在说清楚合适些。”

“哦……”靖子垂下眼。她早就明白工藤的真意。他在暗示，希望正式和她交往，而且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他想见美里，也定是出于这个原因。

出了餐厅，工藤像上次一样，叫了出租车送她回家。

“今天谢谢你。”靖子下车前，向他郑重道谢。

“改天可以再约你吗？”

靖子沉默了一下，微笑说好。

“那么晚安，代我向你女儿问好。”

“晚安。”靖子嘴上回答着，心里却在愧疚。她在录音机里留言说，要和小代子去吃饭。

目送工藤乘坐的出租车远去后，靖子回到家里。美里正窝在暖桌里看电视，桌上果然放着装比萨的空纸盒。

“您回来了？”美里仰脸看着靖子。

“回来了，今天真对不起。”

靖子怎么也无法正视女儿的眼睛。对于和男人出去吃饭一事，她有点儿心虚。

“电话打来过了？”美里问。

“电话？”

“我是说隔壁……石神先生。”美里越说越小声，意指每天的按时联系。

“我把手机关了。”

“哦……”美里一脸闷闷不乐。

“出什么事了？”

“那倒没有，”美里瞥一眼墙上的时钟，“石神先生今晚从家里进进出出好几次了。我从窗口看到他往马路上走，应该是去给你打电话。”

“哦。”也许吧，靖子想。其实和工藤吃饭的时候，她也一直惦记着石神。电话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令她耿耿于怀的，是石神在弁天亭和工藤碰个正着。幸好工藤只把石神当成普通的客人。

什么时候不行，怎么偏偏那个时间去店里？还和朋友一起，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石神一定记得工藤。看到上次送她回来的男子，又在弁天亭现身，他或许会觉得意义非同小可。几个念头一转，靖子格外忧郁。

正在这么一边想着一边挂大衣，玄关的门铃响了。靖子吓了一跳，和美里面面相觑。一瞬间，她以为是石神来了，他怎么会……

“来了。”她朝门回答。

“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可以和您说句话吗？”

是男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是陌生。

靖子没卸下门链，只将门打开一条缝。外面站着一名男子，有点眼熟。他从外套里取出证件。

“我是警视厅的岸谷，之前来打扰过。”

“哦……”靖子想起来了，那个叫草薙的警察没来。

她先关上门，对美里使个眼色。美里起身，默默走进里屋。靖子看到纸门拉上，这才卸下门链，打开门。

“什么事？”

靖子一问，岸谷鞠了个躬。

“对不起，还是为了电影的事……”

靖子不由得蹙眉。石神早就交代过，警方会对她们去电影院一事死缠烂打，没想到真是如此。

“该说的我已经统统说了。”

“您的意思我很清楚，我今天是想和您借存根。”

“存根？电影票的存根？”

“对。记得上次拜访时对您说过，请您好好保管。”

“请等一下。”

靖子拉开柜子抽屉。上次给警察看时，夹在电影简介中，不过后来就改放在抽屉里了。

她把两张存根递给岸谷。

“谢谢。”岸谷接过票。他戴着白手套。

“你们还是觉得我有嫌疑？”靖子鼓起勇气问。

“没有，”岸谷举起手猛摇，“我们目前无法锁定嫌疑人，只好试着把没有嫌疑的人逐一排除。和您借存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存根能查出什么？”

“这个我无法断言，或许能作为参考，证明两位那天的确去了电影院……您后来又想起什么了吗？”

“没有，能想起来的我都说了。”

“哦。”岸谷瞥向室内，“天气还是这么冷，府上每年都使用电暖桌？”

“暖桌？对……”靖子转头向后看，努力不让岸谷察觉出她的惊异，他提起暖桌似乎并非偶然。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暖桌？”

“应该有四五年了吧……有什么不对吗？”

“不，没什么。”岸谷摇头。“对了，您今天下班后，去了什么地方？您好像很晚才回来。”

这个出其不意的问题，令靖子大为狼狈，她察觉出，警察一直在公寓前守着。如此说来，应该也看到了她下车的一幕。

不能扯拙劣的谎话，她想。

“我和朋友去吃饭了。”

她想用三言两语简短交代，但那样的答复显然无法说服警察。

“是那位送您回来的男士？是什么样的朋友？方便的话我想请教一下。”岸谷一脸抱歉。

“连这种事都非说不可？”

“如果您方便。我知道这样很失礼，可是我不问就走，一定会被上司骂。我们绝不会骚扰对方，能否请您透露一下。”

靖子叹了一大口气。“那位是工藤先生。他以前常去我工作的店里捧场，发生命案之后，他怕我受打击，来看我。”

“请问他是做什么的？”

“经营印刷公司，不过我不清楚详情。”

“怎么联系他？”

岸谷的问题，令靖子再次蹙眉。

“除非迫不得已，我们绝不会和他联系，就算真有必要，也会尽量不冒犯他。”

靖子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悦，默然取出手机，连珠炮似的报出工藤的号码。岸谷连忙记下来。

岸谷虽然满脸歉愧，还是对工藤的事盘根究底地问了半天。靖子只好连工藤第一次在弁天亭现身时的事也和盘托出。

岸谷走后，靖子锁上门，一屁股跌坐在地。她只觉得元气大伤，精疲力竭。

纸门拉开，美里从里屋出来。

“看电影的事，他们好像还在怀疑，”她说，“果然和石神先生说的一模一样。那个老师，实在太厉害了。”

“是啊。”靖子站起来，撩起刘海走回客厅。

“妈，你不是和弁天亭的人去吃饭吗？”

被美里这么一问，靖子赫然抬起头。她看到女儿疑虑的表情。

“你听见了？”

“当然。”

“唉……”靖子低着头，把双腿伸进暖桌底下，她想起警察刚才提到

暖桌。

“这种节骨眼，你还和那人去吃饭？”

“我推辞不掉，人家以前那么照顾我。不放心我们，还特地来看我。我知道不该瞒你。”

“我无所谓……”

这时，隔壁传来开关房门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朝楼梯方向而去。靖子和女儿面面相觑。

“你要开机。”美里说。

“已经开了。”靖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手机响了。

石神还是用那部公用电话，这是他今晚第三次打电话了。前两次，靖子的手机打不通。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他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不过从靖子的声音听来，没什么事。

夜深之后，石神曾听到花冈家的门铃响起，果然是警察。听靖子说，是来借电影票的存根。石神清楚他们的目的。想必是要和电影院保存的另一半存根比对。找到和她给的存根撕口吻合的另一半存根，再检验上面的指纹。如果上面确有靖子母女的指纹，至少能证明，她们进了电影院。如果没有指纹，警方将会更加关注她们。

警察还对暖桌东问西问，石神也料到了这点。

“估计他们已经锁定凶器了。”石神对着话筒说。

“您指的凶器是……”

“电暖桌的电线，你们用的那个吧？”

电话彼端的靖子陷入沉默，也许是想起了勒死富樫时的情景。

“勒杀一定会在脖子上留下痕迹。”石神继续说，现在没有时间注意措辞了，“办案方式日益先进，用什么东西当凶器，看痕迹就可以确定。”

“所以那个警察才问起暖桌……”

“我想是这样。你不用担心，我早已作好安排了。”

他早料到警方能够锁定凶器，所以已把花冈家的电暖桌和自己屋里

的对调了，她们的电暖桌现在正躺在他的壁橱里。而且，他那电暖桌的电线，和她们的不同。警察既然注意到电线，一眼就能看出。

“警察还问了些什么？”

“另外……”说到这里，她噤口不语。

“喂？花冈小姐？”

“在。”

“你怎么了？”

“没有，没什么，我正在回想警方还问了什么。没什么特别的了。他暗示，如果能证明我们去过电影院，就可以洗清嫌疑。”

“估计他们会咬住电影院不放。我就是算准他们这样，才拟出相应对策，没什么好怕的。”

“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靖子的话，令石神内心深处亮起一盏明灯，持续了一整天的紧张，一瞬间骤然消逝。他突然很想打听那个人。就是他和汤川去弁天亭时，半路冒出来的男客人。石神知道，她今晚就是让那人送回来的，他从窗户都看见了。

“只有这些，您那边还有什么状况吗？”靖子主动问道。

“没有，没什么特别的。请你像以前一样正常地生活。警方或许还会来，你绝不能慌。”

“好，我知道。”

“替我向令爱问好。晚安。”

“晚安。”

石神这才放下话筒。电话卡从公用电话中退出。

听了草薙的报告，间宫掩饰不住满脸的失望。他一边揉着肩膀，一边在椅子上前摇后晃。“这么说来，那个工藤和花冈靖子重逢是在案发之后。这一点你确定无疑？”

“照便当店老板夫妻的说辞是这样，他们应该没有说谎。据说工藤第一次去店里时，靖子和他们一样惊讶。当然，也可能是在演戏。”

“毕竟她以前做过陪酒小姐，应该很会演戏。”间宫仰望草薙，“你再

好好调查一下那个工藤。他在案发之后突然出现，未免太巧合了。”

“据花冈靖子说，工藤是因为听说那起命案，才来找她。我想也不算巧合。”草薙身旁的岸谷略带顾忌地插嘴说道，“如果两人真是共犯，应该不会公然见面。”

“也许是大胆的障眼法。”

草薙的意见令岸谷皱起眉头：“可是……”

“要不问问工藤本人？”草薙问间宫。

“也好。如果他真有涉案，必会露出马脚。你去试探试探。”

草薙应声，就和岸谷一起离开了。

“你不能凭着主观臆断发表意见，别人会利用你这一点。”草薙对刑警学弟说道。

“什么意思？”

“说不定工藤和花冈靖子以前就交情匪浅，只是一直掩人耳目私下来往罢了，或许他们现在正在利用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不正是最佳共犯人选吗？”

“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继续隐瞒关系才对。”

“那倒不见得。男女之间的关系，迟早会被拆穿。或许他们觉得，趁此机会假装久别重逢岂不更好？”

岸谷带着无法释然的表情点点头。

出了江户川分局，草薙和岸谷钻进车里。

“根据鉴定，凶手极可能是以电线为凶器，正式名称是空心麻花线。”岸谷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

“哦。电热器常用的那种电线，比方说电暖桌之类的？”

“电线外面包了一层针织棉线，就是那个织痕留下的勒印。”

“怎么样？”

“我看了花冈小姐家的暖桌，不是空心麻花线，是圆结绳，表面是橡胶皮。”

“继续。”

“没了，就这样。”

“说到电热器，除了暖桌还有很多其他的，而且可用来当作凶器的，不一定是身边的日用品，说不定是从什么地方随手捡来的电线。”

“是。”岸谷闷声回答。

昨天草薙和岸谷一直盯着花冈靖子，当然是为了确认她身边有无可能成为共犯的人。

当她下班后和一名男子坐上出租车时，草薙抱着某种预感开始跟踪。看到两人走进汐留的餐厅，草薙依旧很有耐心地等待他们出来。

两人吃完饭，再次坐上出租车，回到靖子的公寓。男子没有下车。草薙让岸谷去询问靖子，自己则紧追出租车。对方并未发觉已被跟踪。

那人住在大崎的某套公寓，工藤邦明这个名字也已确认无误。

草薙也想过，单凭一个女子干不了这案子。如果花冈靖子真已涉案，必有男人从旁协助——也许那人才是主谋——一定有这号人物存在。

工藤是共犯吗？

草薙虽然斥责岸谷不可臆断，但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个推论。他似乎觉得，他们正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迈进。

草薙的脑中，此时完全被另一个念头占据。昨天，他在弁天亭附近监视时，看到一个出乎意料的人。

汤川，竟然和住在花冈靖子隔壁的数学教师一同出现。

❀第十章❀

傍晚六点刚过，公寓大楼的地下停车场驶进一辆绿色奔驰，那是工藤邦明的车，草薙白天去他公司时已确认过。一直坐在公寓对面咖啡店监视的草薙，立刻掏出两杯咖啡的钱起身离席。第二杯咖啡，他只喝了一口。

草薙快步穿过马路，冲进地下停车场。公寓在一楼和地下一层都有入口，而且两边都是自动上锁。使用停车场的人，肯定会走地下一层那个入口。草薙要在工藤进入公寓前拦住他。若通过对讲机报上姓名再登门拜访，工藤便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对策。

幸好草薙先抵达。正当他手扶墙壁调整呼吸之际，身穿西服的工藤夹着公文包出现了。

工藤掏出钥匙，正欲插进自动锁的钥匙孔，草薙从背后叫住他："您是工藤先生吧？"

工藤腰杆一挺，似乎吓了一跳，顺手抽回正要插进去的钥匙。他转过身，看着草薙，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

"我就是……"

视线迅速扫遍草薙全身。

草薙将外套里面的证件露出一角给他看。"突然来访很抱歉，能否请您配合一下？"

"警察？"工藤压低声音，满脸狐疑。

草薙点点头："对。想请教您关于花冈靖子小姐的事。"

草薙盯着工藤，看他听到靖子的名字有何反应。如果他面带惊讶或一脸意外，反而可疑。他应该已经听说这起命案了。

工藤皱起眉头，旋即领悟到什么似的缩紧下巴。

"哦。是去我家里，还是去咖啡店之类的地方？"

"方便的话最好去府上。"

“可以，不过我家很乱。”工藤说着，重新把钥匙插进钥匙孔。

工藤家与其说是凌乱，毋宁说是冷清。房间做了隐藏式储物柜，几乎没有多余的物件，就连沙发也只有一张双人的和一张单人的。工藤请草薙坐那张双人沙发。

“喝点茶还是别的？”工藤连西服也没脱就问。

“您别客气。我问完就走。”

“哦。”虽然嘴上这么说，工藤还是走进厨房，拿着两个杯子和瓶装乌龙茶回来。

“恕我冒昧，请问您家人呢？”草薙问。

“内人去年过世了。儿子现在因故住在我父母家里。”工藤用平淡的语气回答。

“您现在一个人生活？”

“是。”工藤紧绷的脸色缓和下来，把乌龙茶倒进两个杯中，一杯放在草薙面前，“您今天来是为了……富樫的案子？”

草薙刚伸手去拿杯子，顿时缩了回来。既然对方主动挑明，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对，是关于花冈靖子小姐前夫遇害的案子。”

“她是清白的。”

“是吗？”

“是啊，他们已经离婚了，毫无往来。她有什么理由杀他？”

“当然，我们基本上也这么想。”

“什么意思？”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夫妻，很多事不是只靠某种形式就能解决的。如果说从离婚次日起就能断绝关系，彼此互不干涉，从此形同陌路，那就不会有变态跟踪狂了，可现实并非如此。一方想断绝关系，另一方却迟迟不肯放手，这种情形多得数不清，就算办妥了离婚手续也一样。”

“她说和富樫先生已经很久没见了。”工藤的眼中酝酿着敌意。

“您和花冈小姐谈起过这起命案吗？”

“谈过，我就是担心这事才去找她。”

这点和花冈靖子的供述吻合，草薙想。

“换言之，您相当关心花冈小姐，而且打从案发前就很关心。”

草薙的话令工藤不悦地皱起眉头。

“关心？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来找我，就表明你知道我和她的关系。我以前是她上班那家酒廊的常客，和她前夫也见过面——出于偶然。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富樫这个姓氏。新闻里报道了这起命案，连富樫先生的照片都登了出来，我才会在担心之下去探望她。”

“虽说您是常客，可一般人不会做到这种地步吧？工藤先生您是公司老板，照理说是个大忙人。”草薙故意语带讽刺。基于职业所需，他常这样讲话，不过他并不喜欢这种说话方式。

草薙这招见效了，工藤顿时怒形于色。“你不是问花冈靖子的事吗？怎么一直问我私人的事，难道你在怀疑我？”

草薙堆起满脸笑容，抬手猛摇。“怎么会？如果惹您不快，我道歉。我只是看花冈小姐和您走得特别近，顺便问您几句。”

草薙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工藤依旧狠狠瞪着他。工藤用力深呼吸后，点头说道：“被这样迂回刺探很不痛快，我干脆直说吧，我的确对她有意思，是男女之间的爱意。我一听说发生命案，便觉得这是接近她的好机会，立刻去找她。怎么样？这个说法你满意吗？”

草薙报以苦笑，那既非演戏也非职业技巧。

“唉，您别这么激动。”

“你不就想听这个吗？”

“我只是想厘清花冈小姐的人际关系。”

“这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要怀疑她……”工藤侧首不解。

“富樫先生遇害前夕，正在打听她的下落，死前很可能见过她。”草薙判断，告诉工藤这件事并无大碍。

“因此你认为她杀了富樫先生？警察的想法总是这么一厢情愿。”工藤对草薙的话嗤之以鼻，耸耸肩膀。

“当然，我们并非只怀疑花冈小姐，但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排除她的嫌疑。就算她本人是清白的，但她身边可能有关键人物。”

“她身边？”工藤皱起眉头，然后恍然大悟般点点头。“我懂了，我懂了。”

“什么？”

“你认为是她委托某人，去杀了前夫？我等于是嫌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我没这样断定……”草薙说到最后，故意语带含糊。他倒要听听工藤怎么回答。

“如果是这样，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很多人被询问。迷恋她的客人很多，毕竟她那么漂亮。我听米泽夫妇说，就连现在，正有客人为了看她才去买便当。这种人你是不是也该见见？”

“要是知道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当然会去拜访。您认识这样的人吗？”

“不，我不认识。很遗憾，我向来不喜欢干这种无聊的事。”工藤比了个拒绝的手势，“就算你一个一个跑去问也是白费力气，她不是会干出这种事的人，她既没那么狠毒，也没那么笨。附带声明，我也没笨到因为喜欢的人央求，就替她杀人。您说您是草薙先生，对吧？让您白跑一趟，看来没什么斩获。”他一口气说完，站起身，已在暗示：你就快滚吧。

草薙弓腰起身，但记录的手仍保持原来的姿势。

“三月十日那天，您像平常一样离开公司吗？”

工藤霎时意外地瞪大眼睛，旋即目带怒意。“这次又想问不在场证明？”

“可以这样说。”

草薙觉得没必要掩饰，反正工藤已经生气了。

“请等一下。”工藤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记事本，啪啦啪啦翻了一阵子，然后吐出一口气，“日程表上什么也没写，应该和平常一样，六点左右离开公司。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向我公司的职员查证。”

“离开公司后呢？”

“我说过了，日程表上什么也没写，大概和平常一样，回到这里，随便吃点东西就睡觉。就我一个人，没人替我证明。”

“您能不能再仔细回想一下？我其实也希望嫌疑人越少越好。”

工藤露骨地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再次垂眼看记事本。“十号……对了，就是那天……”他自言自语地嘀咕。

“怎么了？”

“是我拜访客户的日子。我是傍晚去的……客户还请我吃烧烤。”

“您记得时间吗？”

“准确时间没印象了，大概吃到九点左右，后来我就直接回来了。对方是这人。”工藤取出夹在记事本里的名片，是设计公司的人。

“谢谢您。”草薙鞠了个躬，走向玄关。

他正穿鞋时，工藤突然喊住他：“警察先生，你打算监视她到什么时候？”

草薙默然回看着工藤。工藤带着满脸敌意，继续说：“就是因为监视她，才发现我和她在一起吧？八成还接着跟踪我。”

草薙抓抓脑袋：“您真是目光敏锐。”

“请告诉我，你打算对她穷追不舍到什么时候？”

草薙叹口气，索性不再强作笑脸。他凝视着工藤：“等到没那个必要为止。”

工藤还想说什么，但草薙已转身背对他说声“不打扰了”，旋即打开大门。

出了公寓，草薙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帝都大学。”

司机应声启动车子，草薙翻开记事本。他边看自己草草做的笔记，边回想和工藤的对话。有必要查证工藤的不在场证明。但他心里其实早已得出结论。

那人是清白的，他说的是真话。

而且，他真心爱着花冈靖子。正如他所说，愿意协助花冈靖子的，很可能另有其人。

帝都大学的正门已经关了。四处可见的点点灯光，闪耀在黑暗的夜空中。夜里的大学，似乎笼罩在诡谲的气氛里。草薙走小门进去，和警卫通报来访目的：“我和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的汤川副教授约好了。”他这么解释，其实并无此事。

校舍内的走廊悄然无声。不过从一些门缝间漏出的光线可以看出，

这里并非空无一人。想必正有些研究者或学生，正默默埋首于研究之中。草薙想起曾听说汤川也常留在实验室过夜。

来找汤川，是还没去工藤家之前就已决定的。一方面因为顺路，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想问清一件事。

汤川为何会在弁天亭出现？和当数学老师的大学同学一同现身，是否和那人有关？如果他察觉了什么破案线索，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他纯粹只是想和那个数学老师叙旧，并无特殊含意？

对草薙来说，他不相信汤川会毫无目的、专程去嫌疑人工作的店里。汤川向来坚持，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涉入草薙负责侦办的案件。并非怕卷入麻烦，他是尊重草薙。

第十三研究室的门上挂着交代每个人去向的牌子，上面列着选修讲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名字，也有汤川这等教师的名字。照牌子所示，汤川目前外出。草薙遗憾地咋舌——汤川在外面办完事后八成会直接回家。

不过他还是想敲门碰碰运气。照牌子所示，应该有两名研究生在。

“请进。”听到一个粗厚的声音回答，草薙推开门。从他熟悉的研究室里，现出一个身穿运动T恤、戴眼镜的年轻人，是一个他见过多次的研究生。

“汤川已经回去了？”

听到草薙这么问，研究生一脸抱歉。“是，刚走，我知道老师的手机号码。”

“我也知道，没关系。我找他没什么事，只是经过附近，顺道过来看看。”

“哦。”研究生说着放松下来。他一定听汤川说起过，草薙这个警察常来偷懒打混。

“以他的个性，我还以为他会在这里窝到很晚。”

“原来是这样，不过这两三天走得特别早。今天，老师说他要去什么地方转转。”

“去哪里？”草薙问。该不会又跑去找那个数学老师……

研究生说出来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

“详情我也不清楚，是去筱崎那边了。”

“筱崎？”

“是，老师问我去筱崎车站怎么走最快。”

“他没说去干什么？”

“我问他去筱崎有什么事，他只说有点儿小事……”

“哦……”

草薙谢过研究生，走出房间，难以释怀的心情在心头蔓延。汤川去筱崎车站干什么？无需多说，那是距离命案现场最近的车站。

草薙出了校门后，掏出手机，可刚从通讯录调出汤川的号码后，旋即取消，他直觉现在追问并非上策。既然不和我商量就介入此案，那就表示，他一定有想法。

不过……我自己去调查我在意的事，应该无妨。

补考的考卷批改到一半，石神不禁叹气，考得实在太糟了。这次补考的用意就是让学生及格，他自认比期末考试简单多了，可仍是几乎看不到一个像样的解答。学生八成算准了，就算考得再烂，校方还是会让他们升级，因而并未认真准备。的确如此，即使考不及格，校方还是会掰出什么理由，让大家统统升级。

既然这样，就不该把数学成绩当成升级的条件，石神想。真正能理解数学的只有一小群人，就算让全部学生掌握高中数学这种低层次的知识，也毫无意义。只要让他们知道，世上有数学这门难解的学问就够了。

改完考卷，一看时钟，已经晚上八点。

检查完柔道场的门窗，他走向正门。出了大门，正在斑马线等绿灯时，一名男子过来。

“您现在才回家？”男子堆起殷勤的笑容，“我看您不在公寓，就想您可能还在学校。”

这张脸很眼熟，是警视厅的刑警。

“你是……”

“您可能忘记我了。”

石神制止对方去掏外套里的证件，点点头说道：“是草薙先生？我还记得。”

绿灯亮了，石神迈开步子，草薙紧跟其后。

警察怎么会出现？石神移动着脚步，脑中开始思忖。难道和两天前汤川来访有关？汤川当时说，警方想委托他协助办案，但他分明已经拒绝了。

“您认识汤川学吧？”草薙开口。

“认识，他说是听你提起我，才去找我的。”

“好像是。我发现您也是帝都大学理学院毕业的，忍不住顺口告诉他，但愿您不会怪我多事。”

“哪里，我也很想见他。”

“您都和他谈了些什么？”

“主要是聊以前的事。第一次几乎只谈了往事。”

“第一次？”草薙惊讶地反问，“你们见了好几次面？”

“只有两次。第二次，他说是受你委托才来的。”

“受我之托？”草薙目光游移，“他是怎么和您说的？”

“他说你叫他来问我，愿不愿意协助警方调查……”

“哦，协助调查……”草薙边走边摸额头。

石神直觉，事情有点不对劲。这个警察看起来一脸困惑，难道他根本不知道汤川所言？

草薙露出苦笑。“我和他谈过的很多，到底说了哪些事，都有点儿记不清了。他说请您怎么协助调查？”

石神思索着草薙的问题，他不知是否该说出花冈靖子的名字。但现在装傻也没用，草薙肯定会去找汤川确认。

“叫我监视花冈靖子。”石神说。

草薙闻言，瞪大了眼。“哦。我的确和他说过。我说如果能得到您的协助就好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跑来告诉您。”

石神听出，草薙这番话分明就是信口圆谎的。如此说来，是汤川编造了那些瞎话——他究竟有何目的？

石神停下脚步，转身面对草薙。“你今天特地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

个？”

“不。刚才只是开场白，我另有要事。”草薙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您见过这个人吗？是我偷拍的，拍得不太清楚。”

石神一看照片，霎时屏息。

上面正是他现在最在意的人，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唯一知道的，就是此人和靖子很熟。

“怎么样？”草薙又问了一次。

该怎么回答？石神想。说句不知道就没事了，可是这样无法套出关于此人的信息。

“好像见过，”石神慎重回答，“他是谁？”

“您在哪里见过，能不能仔细想想？”

“你这么说可难住我了，我每天见的人很多。如果知道名字或职业，或许容易些。”

“这个人姓工藤，经营印刷公司。”

“工藤？”

“对。工厂的工，藤蔓的藤。”

他姓工藤——石神凝视着照片。警察为何要调查此人？想当然耳，一定和花冈靖子有关。这个警察认为花冈靖子和工藤之间有特殊关系？

“怎么样？想起什么了吗？”

“好像在哪儿见过……”石神歪着头，“对不起，实在想不起来，说不定我把他当成别人了。”

“哦。”草薙一脸遗憾地将照片收进口袋，旋又掏出名片，“如果想起什么，麻烦和我联系。”

“好。请问，这人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目前还不确定，我们正在调查。”

“这人和花冈小姐有关系？”

“基本上可以说有。”草薙含糊其辞，摆出不想泄露情报的姿态，“对了，您和汤川一起去过弁天亭吧？”

石神回视草薙，由于话题转向意外的方向，他一时哑口无言。

“前天，我凑巧撞见你们。当时我正在执勤，不方便喊你们。”

他一定在弁天亭附近监视靖子，石神想。

“汤川说想买便当，我就带他去了。”

“为什么要去弁天亭？附近的便利商店不就有卖？”

“谁知道……这个你问他，我只是受托带路。”

“汤川对于花冈小姐和本案，没说什么？”

“我说过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协助调查……”

草薙连忙摇头。“我是说除了那个之外。您或许听说了，他常常对我的工作给予有效建议。他在物理方面有天赋，侦探能力也不赖。我一直抱着一丝期待，希望他像以前一样提出什么推论。”

草薙的问题，令石神陷入轻微的混乱。既然常见面，汤川和这个刑警肯定会交换信息。那么，他为何还要问我？

“他没特别提过什么。”

现在的石神，只能这么说。

“哦。您辛苦了一天还来打扰，真是对不起。”

草薙鞠个躬，循着原路返回。石神看着他的背影，内心笼罩在一种莫名的不安中。那种感觉，就像他坚信绝对完美的解答，被出乎预期的未知数渐渐打乱。

❀第十一章❀

出了都营新宿线筱崎站，草薙取出手机。调出汤川的号码，按下通话键。他把手机贴在耳边，环顾四周。下午三点，这个不早不晚的时段人倒挺多，超市前依然摆放着成排的自行车。

很快就通了，草薙等待汤川接电话。

还没等接起，他就挂了电话——他已经捕捉到了要找的人。

汤川坐在书店前的护栏上，吃着冰激凌。他一身黑衣白裤，戴着镜片略小的太阳镜。

草薙穿过马路，走到汤川背后，汤川的眼睛一直盯着超市周遭。

“伽利略大师。”

本想出声吓他一跳，但汤川的反应出乎意料地迟钝。他一边舔着冰激凌，一边如慢镜头般缓缓转过脖子。

“你的鼻子果然灵，难怪大家揶揄警察是狗。”汤川表情丝毫不变地说道。

“你在这种地方干吗？我可不想听到‘在吃冰激凌’这种答案。”

汤川报以苦笑。

“我还想问你在这里干什么，答案显而易见：你来找我。应该说，你是来打探我在做什么。”

“既然你这么清楚，那就老实回答，你在干什么？”

“我在等你。”

“等我？开什么玩笑。”

“我可认真得很。刚才我打电话回研究室，学生说你去过。听说你昨晚也找过我，我想，只要在这里等，你肯定会来。你应该从学生那里听说我会来筱崎。”

汤川说对了。

“你为什么来这种地方？”草薙提高了一点音量。他自认已经习惯这个物理学家迂回曲折的说话方式，却还是按捺不住烦躁。

“唉，你先别急，要不要喝杯咖啡？虽然是自动售货机的咖啡，不过应该比我们研究室的速溶咖啡好喝。”汤川起身，把冰激凌的蛋卷壳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去超市前面的自动售货机买了罐装咖啡，汤川跨上一辆停在旁边的自行车，径自喝了起来。

草薙站着，打开罐装咖啡，四下打量。

“你别乱坐别人的车。”

“不要紧，这辆车的车主暂时不会出现。”

“你怎么知道？”

“车主把车放这里，就进了地铁站。就算只坐一站，来回起码也得用三十分钟。”

草薙喝一口咖啡，一脸厌烦地说：“你就待在这种地方，边吃冰激凌边看人来人往？”

“观察人性是我的嗜好，很有趣。”

“少替自己吹嘘，快说，在这里干吗？别扯乱七八糟的理由。”

汤川听了，转过身，看着胯下自行车的后轮挡泥板。

“现在在自行车上写名字的人不多了，大概是怕别人摸清底细。可以前人人都在自行车上写上名字，时代一变，习惯也跟着变了。”

“你很在意自行车。之前也说过这话。”

看汤川的言行举止，草薙开始渐渐明白，他在意什么了。

汤川点点头。

“对于现场弃置的自行车，你曾说那不太可能是故布疑阵。”

“我是说，做这种伪装毫无意义。如果是故意将被害者的指纹留在车上，犯不着烧毁尸体指纹。我们可是根据自行车上遗留的指纹查明死者身份的。”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自行车上没有指纹怎么办？你们就查不出死者身份了吧？”

汤川的质疑，令草薙沉默了十秒钟，他压根儿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他说，“虽是因指纹和从旅馆采集的失踪男子的指纹吻合，才查明身份，不过，没有指纹也不成问题。我们还做了DNA鉴定。我以前应该也说过吧？”

“我知道。这么说，烧毁尸体指纹其实毫无意义，可是，如果凶手连这点都已事先计算好，怎么办？”

“你是说，凶手明知多此一举，还故意烧掉指纹？”

“凶手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用意，不过不是为了隐瞒死者身份。你想过没有，那或许正是要让你们以为，弃置一旁的自行车并非故布疑阵。”

这出人意料的猜想，令草薙霎时瞠目结舌。

“你的意思是，那正是故布疑阵。”

“不过，我想不透故布疑阵的目的何在。”汤川从跨坐的自行车上下来，“凶手想让你们以为，死者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的现场，这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这样故弄玄虚有何意义。”

“难道死者并非自行前往，而凶手正想隐瞒这点？”草薙说，“就是说，死者早已遇害，尔后凶手把尸体搬到了那里。我们组长就持这种看法。”

“但你反对这个说法，我记得你说过，嫌疑最大的花冈靖子没有驾照。”

“如果有共犯则另当别论。”草薙回答。

“这个姑且不提。我现在在意的，是自行车失窃的时间。你们已确定是在上午十一点至晚上十点之间，但我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把时间锁定得这么精确？”

“是车主自己说的。这不是什么复杂问题。”

“你说到重点了。”汤川拿着咖啡罐朝草薙一指，“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找到车主？”

“这不难理解。车主报了案，核对一下报案资料就行了。”

听草薙这么回答，汤川低声沉吟。虽然隔着太阳镜，也能看出他目光的严肃。

“你又想到什么？”

汤川凝视着草薙："你知道自行车的失窃地点？"

"当然知道，正是由我负责询问车主。"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应该就在这附近。"

草薙回看汤川。他很想问他，为何要深究到如此地步？但他还是忍住。汤川的眼中，正散发出每次专心推理时的敏锐光芒。

"走这边。"草薙已迈开步。

自行车失窃地点距离他们喝咖啡之处不到五十米，草薙站在一整排自行车前。"车主说她用锁链把车锁在这里的栏杆上。"

"凶手剪断了锁链？"

"应该是。"

"那表示，凶手事先准备了链条剪……"汤川说着，盯住整排自行车，"不挂锁链的自行车好像比较多，为何自找麻烦？"

"也许凶手看中的自行车正好挂了锁链。"

"看中的……"汤川自言自语地嘀咕，"到底看中何处？"

"你到底想说什么？"草薙有点不耐烦了。

汤川转身面对草薙："我昨天也来过这里，就像今天一样，观察周遭环境。这里一整天都停放着自行车，数量多得惊人。有的车锁得好好的，有的胡乱放着——凶手为何选中那辆？"

"并不能确定就是凶手偷的。"

"假设是被害者自己偷的。为什么偏偏选中那辆？"

草薙摇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被偷的是一辆毫无特别之处的普通自行车。只是随手选一辆，如此而已。"

"不，不对。"汤川竖起食指，在草薙面前摇晃，"告诉你我的推论。那辆自行车是新车，没错吧？"

草薙宛如遭到意外突袭，他回想起和车主的对话。"没错，"他回答，"我想起来了，车主说上个月刚买的。"

汤川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正因如此，才会特地锁上链条，才会一失窃立刻报警。反过来说，凶手就是想偷这样的车。明知没挂锁链的自行车多的是，还是特地准备了链条剪。"

“你是说，凶手故意找新车下手？”

“是。”

“为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若如此推想，凶手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行车车主报警。这样一来，就会对自己产生某种好处——起到误导警方侦查方向的效果。”

“你的意思是，目前虽已确定自行车是在上午十一点至晚上十点之间失窃，但这可能是错的？可是，凶手怎么可能预料到车主怎么说？”

“就时间来说应该是。车主绝对会指出一件事，就是失窃地点在筱崎车站。”

草薙倒抽一口凉气，瞪着物理学家。

“难道这是故布疑阵，好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向筱崎车站？”

“是。”

“我们的确在筱崎车站花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如果你的推断正确，那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了？”

“也不至于白费，毕竟自行车在此失窃是事实。这个案子可没单纯到仅凭此就能找出什么线索。凶手的设计远比你们想的更巧妙、更精致。”汤川说着转过身，迈开步子。

草薙连忙追上：“你去哪里？”

“回家呀，这还用说。”

“等一下。”草薙抓住汤川肩膀，“我还没问你最重要的事：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案子？”

“我不能关心？”

“你回答我。”

汤川甩开草薙的手，“我是嫌疑人？”

“嫌疑人？怎么可能。”

“既然不是，要干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无意妨碍你们办案。”

“那我就不客气地直说了：你以我的名义，对那个住在花冈靖子隔壁

的数学老师撒什么谎了吧？你还告诉他，我想请他协助调查——我有权问问你的目的。”

汤川定定看着草薙，流露出难得一见的冷峻表情。

“你去找过他？”

“去了，谁让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他说什么？”

“慢着，现在问话的是我。你认为那个数学老师和命案有关？”

汤川并未回答，避开草薙的视线，再次迈步走向车站。

“等一下！”草薙在他背后喊。

汤川伫足转身：“我事先声明，唯有这次，我不能全力协助你。我是基于个人理由在追查此案，你最好不要指望我。”

“那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提供线索给你了。”

汤川听了垂下眼帘，然后对草薙点点头：“你要这样也没办法，这次，我们各自行动吧。”说着迈步走出。他的背影带着果决的意志，草薙不再喊他。

草薙抽完一根烟才走向车站。这样消磨时间，是因为他直觉最好不要和汤川坐同一班电车。虽说不清楚原因，但这次的案子显然和汤川的私人问题有关，而且汤川正企图自行解决。他不想妨碍汤川思考。

草薙在地铁里边晃边想，汤川究竟在苦恼什么……

是因为那个数学老师？那人姓石神。可是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石神没有半点涉案迹象，他只不过是花冈靖子的邻居。汤川为何如此在意他？

草薙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在便当店看到的情景。傍晚，汤川和石神一起出现。据石神说，是汤川提议去弁天亭。

汤川不是那种做无谓行动的人。他和石神一起去那家店，一定有其用意。究竟是为了什么？

草薙这时才想起，工藤邦明紧接着出现了，不过汤川不像早已料到这点。草薙不禁想起从工藤邦明那里听来的种种说辞，但他不曾提到石神。应该说，他没提到任何人。工藤当时说得很明白：我不喜欢干这种无聊的事。

霎时间，草薙脑中闪过某个念头：不喜欢干这种无聊的事……这句话，是在说什么的时候冒出来的？

“就连现在，正有客人为了看她才去买便当。”他想起工藤当时按捺着不快说出这句话的表情。

草薙深吸一口气，猛然挺直腰杆。坐在对面的年轻女子，像看到变态狂似的瞪着他。

草薙抬头看地铁路线图。在滨町下车，他想。

很久没握方向盘了，但开个三十分钟后，也就习惯了。只是在找空位停车时费了一点儿时间。石神觉得，无论停在哪里，都会挡到其他车。幸好有辆小货车胡乱停下，他决定紧贴其后停车。

这是他第二次租车。在大学当助教期间，有一次带学生去发电厂参观，非开车不可，只好去租车。当时租的是七人座的客货两用车，今天则是国产的小型车，开起来轻松多了。

石神瞥向右斜方的大楼，上面挂着“光辉印刷有限公司”的招牌，是工藤邦明的公司。

要找到这家公司，并不困难。从草薙那里，他知道工藤这一姓氏以及经营印刷公司这个线索。利用网络，他又找到了汇集印刷公司的网站，还逐一查找位于东京的公司。经营者姓工藤的，只有这里。

今天一放学，石神立刻前往租车公司，租下事先预订好的车，到达此地。

租车当然伴有危险，就各种角度而言，都会留下证据。不过，他已经过深思熟虑。

车上电子钟显示，此时是下午五点五十分。几名男女从大楼正门鱼贯走出。确认其中有工藤邦明的身影后，石神不禁身体一僵。

他去拿副驾驶座上的数码相机，眼睛贴近镜头，焦点对准工藤，拉近焦距。

工藤还是一样，穿着时髦洗练。对石神而言，连该去哪里才能买到这种衣服都不知道。靖子原来喜欢这种男人，石神再次暗想。不只是靖子，世上大部分女人，如果让她们在我和工藤之间选择，必然都会选择工藤。

在妒意的驱使下，石神按下快门。闪光灯关着，天色尚早，四周仍很明亮，液晶画面上鲜明地映出工藤的身影。

工藤绕到大楼后面去了，石神早已确认过，那里是停车场，他等工

藤把车开出来。

一辆奔驰开出，是绿色的。看到工藤在驾驶座上，石神连忙发动引擎。

石神驾车尾随。他不习惯开车，要跟踪当然更非易事，立刻就有别的车切进来，几乎跟丢了。红绿灯转换时更难。幸好工藤开车注重安全，并没有开得太快，碰到黄灯信号也规矩停车。

石神反而担心，靠得太近会被对方发现，但又不能放弃。他已作好被人察觉的最坏打算。

因为对路况不熟，石神不时瞥向卫星导航系统，看样子，工藤要开往品川。

车流量增大了，跟踪渐渐变得困难起来，一个不留神，一辆大卡车插了进来，一下子完全看不到奔驰了。石神正在犹豫是否该变换车道，前方亮起了红灯，大卡车排在路口第一个——奔驰已绝尘而去。

到此为止了？石神失望地咋舌。

然而绿灯亮起后没多久，就看到一辆奔驰在前面的红绿灯处准备右转，是工藤！

道路右边有饭店，工藤似乎准备开进去。

石神毫不迟疑，跟在奔驰后面。对方或许会起疑心，但既然跟到这里，已经不能回头了。

右转灯亮起，奔驰转弯，石神跟着走。进了饭店大门，左侧有一通往地下的坡道，大概是停车场入口，石神跟着将车滑进去。

工藤拿停车劵时，略微回了一下头。石神连忙缩起脖子，不知道工藤是否察觉到什么。

停车场空荡荡的，奔驰就停在入口附近。石神则把车停在离那里很远的地方。他熄掉引擎，立刻抓起相机。

石神先按快门拍下工藤下车那一瞬，工藤正在留意石神这边。看来他起了疑心，石神头垂得更低。

工藤直接走向饭店入口。确定他的身影消失后，石神才发动汽车。

有这两张就够了……

由于在停车场待的时间很短，通过出口栅栏时没有被要求交费。石神慎重地打着方向盘，开上细窄的坡道。

他正在思考搭配这两张照片的文字。脑中拟出的文字，大致如下：

我已查明与你频频见面的人是何来历。我特地拍下照片，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想问你：和这个男人是何关系？如果是恋爱关系，那你严重背叛了我。你也不想想，我为你做了什么？我有权命令你，立刻和这个男人分手。否则，我的怒火将烧向他。让此人经历与富樫相同的命运，对我而言易如反掌。我已有此心理准备，也有办法做到。再重复一次：如果你和此人有男女关系，我决不允许这种背叛。我一定会报复。

石神喃喃复诵着拟好的文字，他吟味着，是否具有威吓效果。

信号灯变了，石神正想离开饭店，突然看到花冈靖子从人行道款款而来。

石神不禁双目圆睁。

❀第十二章❀

靖子一进咖啡座，就有人从后面的座位举手招呼，正是穿着深绿色夹克的工藤。店内坐了三成人，也有情侣，不过谈生意的占了多数。她略低着头，走向工藤。

“突然叫你出来不好意思，”工藤笑着说，“先点喝的吧。”

女服务员走过来，靖子点了奶茶。

“出什么事了？”她问。

“也不是什么大事。”工藤端起咖啡杯，咖啡还没沾嘴唇就说，“昨天，警察来找过我。”

靖子睁大双眼：“果然……”

“是你告诉他们我的事情的？”

“对不起。上次和你吃完饭，他们就找上门来，非要追根究底，问我和谁去了哪里，我想瞒着不说反而会令他们生疑……”

工藤抬手制止。

“你不用道歉，我不是责怪你。为了今后堂堂正正地见面，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交往，反而更好。”

“真的吗？”靖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对。不过现在我们还是会被警察投以异样的眼光。刚才我来这里的路上，也遭到跟踪。”

“跟踪？”

“起先我没注意，开了一阵子才发现，有辆车一直跟在我后面。应该不是我多心，他甚至跟进了饭店的停车场。”

靖子凝视着工藤坦然叙述的面孔。

“结果呢？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耸耸肩，“隔得很远，看不清对方的长相，后来就不见了。你没来之前，我一直环顾四周，也没看到跟踪的人。或许对方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监视。”

靖子环顾左右，窥视周遭的人后，并没看到可疑之人。

“看来警方在怀疑你。”

“按照他们的剧本，你是命案的主谋，我是共犯。昨天来找我的警察，还直白地问了我的不在场证明。”

奶茶送来了，女服务员离开前，靖子再次注视周遭。

“如果真有人监视，看到你和我这样见面，又会怀疑了。”

“无所谓。我刚才说过了，我想正大光明地和你交往，偷偷摸摸地见面反而更可疑。何况，我们本来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工藤似乎想表现他的大胆，慢条斯理地往沙发上一靠，端起咖啡啜饮。

靖子也端起茶杯。“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不过如果给你惹了麻烦，真的很抱歉。也许，我们暂时不见面好些。”

“依你的个性，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工藤放下杯子，倾身向前，“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地约你来。你迟早会知道警察找过我，还不如先告诉你，免得他们去问你时你太过惊讶。你完全不用顾忌什么。他们问了我的不在场证明，但有人替我作证，他们迟早会对我失去兴趣。”

“这就好。”

“我更担心你，”工藤说，“他们迟早会查明我不是共犯，但他们对你紧追不放，好像认定了你就是主犯。一想到今后他们会一直缠着你，我就很郁闷。”

“那也没办法，富樫死前的确在找我。”

“那个男人也是，人都死了，还这样折磨你。”工藤皱起眉头，郑重地注视着靖子，“你跟那起命案毫无关系吧？我问这话不是怀疑你，只是希望，你和富樫之间有什么，能坦白告诉我。”

靖子看着工藤端正的面孔，她觉得这才是突然约她见面的真正用意——他对她并非全然信之不疑。

靖子挤出微笑：“你放心，与我毫不相干。”

“我相信，但未听你亲口说出，就是不放心。”工藤点点头，看看手表，“既然出来了，一起吃个饭？我知道一家烧烤店，很好。”

“对不起，今晚我没和美里打招呼。”

“哦？那就不好硬邀你了。”工藤拿着账单，站起身，“走吧。”

趁他付账时，靖子再次扫视四周，没看到可疑之人。

虽然觉得对不起工藤，但在他没洗清嫌疑前应该没事。这也表示，警方还在距离真相很远的地方调查。

话说回来，该不该继续发展和工藤的关系，靖子很犹豫。她希望两人更亲密些，可一旦希望成真，她又怕招来更大的麻烦。她想起石神毫无表情的面孔。

“我送你回去。”工藤付完账说道。

“不了，我自己坐电车回去。”

“没关系，我送你。”

“真的不用了，我想顺路买点东西。”

“嗯……”尽管难以释怀，工藤还是对她一笑，“那今天就这样，我再打电话给你。”

“让你破费了。”靖子说完，转身离去。

越过通往品川车站的斑马线时，手机响起，她边走边拉开皮包。一看来电显示，是小代子。

“喂？”

“靖子，我是小代子，你现在说话方便吗？”她的声音里带着奇特的紧张。

“方便，你说，怎么了？”

“刚才你走以后，警察又来了。问了我很奇怪的问题，我想还是和你说一声好。”

靖子握着手机，闭上眼睛。又是警察，他们就像蜘蛛网一样，从四面八方把她缠得动弹不得！

“奇怪的问题？问了什么？”她满心不安地问。

“警察问的居然是那个高中老师，他姓石神？”

听小代子这么一说，电话差点儿从手中掉落。

“那个人怎么了？”她的声音在哆嗦。

“警察听说，有客人为了见你才来买便当，这次就是来打听是哪个客人。他们好像是从工藤先生那里听来的。”

“工藤先生？”

怎么会扯上他？难以理解！

“我仔细想了想，以前的确和工藤先生说过，有客人为了见你，每天早上都来光顾。他好像把这事告诉警察了。”

靖子恍然大悟。警察询问完工藤后，为了确认他的话，又去了弁天亭。

“你怎么回答？”

“我想否认也挺奇怪，就老实说了，我说就是住在你隔壁的老师。不过我特别说了，那个老师专程来看你，只是我们夫妻私下的猜测。”

靖子感到口中干渴。警方终于盯上石神了。只是因为工藤的一句话，还是有其他理由？

“喂？靖子？”小代子在电话那头喊。

“啊，在。”

“我这样说没关系吧？不会给你造成麻烦吧？”

是很麻烦——这话她死也不能说。

“无所谓，反正我和那个老师也没关系。”

“也是，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

“我知道了，谢谢你特地打电话来。”

靖子挂断电话，感到胃沉甸甸地纠成一团，有点想吐。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进家门。半路，她去超市买菜，可是买了些什么，竟不太记得。

听到隔壁开门关门的声音时，石神正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映出三张照片，工藤的两张，靖子走入饭店的一张。本想拍下两人在一起的情景，他怕被工藤发现，让靖子发觉也很麻烦，只好作罢。

石神已作好最坏打算，到时这几张照片应该会派上用场，只是他还

是想极力避免到那种地步。

他瞥了一眼桌上的钟，然后起身，快八点了。看来靖子和工藤见面的时间不长，这令他大为安心。

他把电话卡放进口袋，走出房间，像以往一样步上夜路，小心确认有没有人跟踪。

石神想起草薙，他的来意着实奇妙。虽然他嘴上问着花冈靖子的事，但石神觉得，他是想打听汤川。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石神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遭到怀疑，令他难以作出下一个决定。

他在惯用的公用电话前打电话给靖子。响到第三声时，手机接通。

“是我，”石神说，“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

“今天有什么情况？”

他很想问她和工藤见面谈了些什么，却找不出合适的说辞。知道他们两人见面，本来就是件极不自然的事。

“事实上……”说到这里，她陷入了沉默。

“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该不会从工藤那里听到什么惊人的消息吧，石神想。

“店里……警察今天去过弁天亭，而且……是去打听您。”

“打听我？怎么个打听法？”石神咽下口水。

“有点儿不太好解释，老实说，我们店里的人，老早就在谈论您……您听了也许会不高兴……”

真啰唆，石神不耐烦地想，她的数学一定不好。

“我不会生气，请你开门见山地直说。店里的人谈论我什么？”一定是嘲笑我的外表，石神思忖。

“我说绝对没这回事，可是店里的人……他们说，您是为了见我才来买便当……”

“啊……”石神的脑中，霎时一片空白。

“对不起。他们只是在说笑，没别的意思，当然也没把这件事当真……”靖子拼命解释，可是石神连一半都没听进去。

原来除了她以外的人，是这样看待他……

并非误解，他的确是为了见靖子，每天早上才去买便当。若说他从不期待她感受到自己这片痴心，那是骗人的；然而一想到连旁人也这么看他，他不禁全身发热。他这个模样喜欢上她那种女人，别人怎会不嘲笑他？

“您生气了？”靖子问。

石神连忙干咳。“没有……那么，警察问了些什么？”

“警察听到这个说法，便来店里，问是什么样的客人。他们就说出了您。”

“哦。”石神依然感到体温上升，“警察是从哪里听来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们问的只有这个？”

“好像是。”

石神握着话筒，点点头。现在不是狼狈的时候，虽然不清楚来龙去脉，但警方逐渐把焦点对准他却是不争的事实。必须想出应对之策。

“令爱在旁边吗？”他问。

“您说美里？她在。”

“能不能请她听电话？”

“好。”

石神闭上眼。草薙他们有何企图、行动，接下来会怎么出招？他集中精神思量这些。头脑中忽然浮现出汤川的面孔，石神不禁有点动摇，这个物理学家究竟在想什么？

“喂？”女孩稚嫩的声音传入耳中，电话到了美里手上。

“我是石神，”石神表明身份后继续说道，“十二日和你聊电影的人是实香？”

“对，这个我已经告诉警察了。”

“我听你说过。另一个朋友是叫遥？”

“她叫玉绪遥。”

“后来你和她聊过电影吗？”

“没有，应该就只有那一次。但说不定也还聊过一点。”

“你没把她告诉警察？”

“没有，只提到实香。您告诉我最好暂时不要说。”

“没错，但现在可以说了。”

石神一边留意四周，一边详细指点。

网球场旁边的空地，冒起一阵灰烟。走近一看，穿白衣的汤川正卷着袖子，拿棍子往一斗深的罐子里面戳。烟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听到脚步声，汤川倏然回头。

“你简直就是对我一往情深的跟踪狂。”

“对于可疑人物，警察当然要跟踪。”

“你是说我很可疑？”汤川饶富兴味地眯起眼，“难得你冒出这么大胆的创意。有了这种灵活的头脑，你会升迁得更快。”

“你不问我为什么觉得你可疑？”

“没必要。无论哪个时代，科学家总是被人当成异类。”说着，汤川继续往罐子里戳。

“你在烧什么？”

“没什么，只是不要的报告和资料，我不信任碎纸机。”汤川拿起一旁的水桶，把水倒进罐子里。咻的一声，冒出更浓的白烟。

“我有话和你说，是以警察的身份询问。”

“你今天兴致挺高。”确定罐中的火已经熄灭，汤川方拎着水桶迈步走开。

草薙紧跟着追上他。

“昨天我去了弁天亭，在那里听到一个颇为有趣的消息。不想听吗？”

“不想。”

“那我就主动告诉你：你的好朋友石神在暗恋花冈靖子。”

汤川大步跨出的脚停住，他转头回视的目光变得锐利无比。

“是便当店的人说的？”

“对。和你聊着聊着，我突然灵光一闪，就去了弁天亭。逻辑或许重要，但对我们来说，直觉也是一大利器。”

“所以呢？”汤川转身面对草薙，“就算他暗恋花冈靖子，这点对你们的搜查有什么帮助？”

“到了这个节骨眼，你就别装糊涂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契机下察觉的，但你不就是因为怀疑石神是花冈靖子的共犯，才背着我偷偷摸摸到处打转吗？”

“我可不觉得是偷偷摸摸。”

“总之，我怀疑石神，今后会死死盯着他。所以重点来了，昨天虽然决定和你分道扬镳，但我们能不能订个和平条约？我提供情报给你，你也把你掌握的线索告诉我。这个提议可以吗？”

“你太高估我了，我没掌握任何线索，都是自己的想象。”

“那么，就把你的想象说给我听听。”草薙直直盯入好友眼中。

汤川转开头，迈步走开，“先去我研究室吧。”

草薙在第十三研究室留有奇妙焦痕的桌前坐下，汤川把两个杯子放在上面。老样子，两个杯子都不干净。

“如果石神是共犯，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汤川立刻提出质疑。

“我先说？”

“和平条约可是你提的。”汤川往椅子上一坐，悠然啜饮咖啡。

“好。我还没把怀疑石神的想法告诉我们老大，毕竟这只是推理。如果命案现场在别处，那么搬运尸体的就是石神。”

“你不是反对‘尸体搬运说’吗？”

“我说过了，如果有共犯另当别论。不过主犯——也就是实际下手的人——一定是花冈靖子，说不定石神也帮了忙。总之，我确定她一定在场，参与了杀人。”

“你这么肯定？”

“如果下手和处理尸体的都是石神，他就不是共犯，而是主犯甚至单

独犯案。再怎么痴情，也不可能傻到这种地步。因为靖子一旦背叛，他就完了——她必也背负了某种风险。”

“难道不可能是石神单独杀人，两人联手弃尸？”

“我不敢说可能性为零，不过相当低。花冈靖子在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很牵强，但那之后的不在场证明确定无疑。应该是决定好时间才行动，这么一来，她不可能参与不知要花多长时间的弃尸。”

“花冈靖子的不在场证明目前不确定的是……”

“是在看电影的七点到九点十分之间，后来去拉面店和KTV都已确认属实。我想她应该进过电影院，我们已从电影院保存的存根中，找到留有花冈母女指纹的存根。”

“这么说来，靖子和石神利用这两小时十分钟杀的人？”

“或许还包括弃尸。不过就时间来计算，靖子极有可能先石神一步离开现场。”

“杀人现场在哪里？”

“我不知道。不管在哪儿，都是靖子约富樫出来。”

汤川默默举起杯子啜饮，眉间刻着皱痕，一脸难以信服。

“你想说什么？”

“不，没有。”

“有什么你就直说。我已经说出我的想法了，接下来轮到你了。”

听草薙这么说，汤川叹了一口气：“他没有使用汽车。”

“什么？”

“我是说石神没开车，搬运尸体需要汽车，但他没有车，一定要上哪儿弄来才行。但我认为他没有那么大本领，可以不着痕迹地弄到一辆车。一般说来，谁也没有这种本领。”

“我打算挨家挨户清查租车公司。”

“辛苦你了，我保证你绝对查不到。”

这个浑蛋！草薙瞪着汤川。但汤川一脸若无其事。

“我的意思是，如果另有杀人现场，负责搬尸体的应该是石神。发现

尸体的地方也极有可能就是犯罪现场，毕竟两人联手，什么都好办。”

“两人联手杀死富樫，将尸体毁容，烧掉指纹，再脱下衣服焚毁，最后徒步离开现场？”

“或许两人之间有时间差，因为靖子必须在电影结束前赶回去。”

“照这个推理，留在现场的自行车，是被害者自己骑去的？”

“对。”

“这就表示，石神忘了擦掉上面的指纹，他会犯这种最基本的错误？他可是达摩石神。”

“不管多厉害的天才，都有可能犯错。”

汤川缓缓摇头：“他不会。”

“那为什么没擦掉指纹？”

“我一直在想这个，”汤川双臂交抱，“不过还没得出结论。”

“你想太多了。那家伙的确是数学天才，但杀人是外行。”

“都一样，”汤川坦然自若地说，“杀人对他来说更容易。”

草薙缓缓摇头，拿起脏脏的杯子。“总之我会盯住他。如果存在男性共犯的假设成立，调查范围也会扩大。”

“照你的说法，犯案手法未免太粗糙了。忘了擦自行车上的指纹，没把死者的衣服完全焚毁，简直是漏洞百出。我倒想问一问：这桩命案是事先计划好的，还是在某种原因下突发性的？”

“这……”草薙像要观察什么似的死死盯着汤川，“也许是突发性犯罪。靖子为了谈判把富樫约出来，石神以保镖的身份陪同。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合，两人失手把富樫杀了——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和看电影产生矛盾了，”汤川说，“如果只是谈判，用不着事先准备不在场证明——即使是牵强的不在场证明。”

“你认为这是有计划的犯罪？靖子和石神打从一开始就打算杀死富樫，才事先埋伏……”

“这也不大可能。”

“你到底什么意思？”草薙一脸厌烦。

“如果是石神拟的计划，绝不会这么不堪一击，他不可能拟出这种漏洞百出的计划。”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说到这里，草薙的手机响起。“抱歉。”说着，他接起。

是岸谷打来的，他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草薙边问边做笔记。

“冒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报。”挂断电话后，草薙对汤川说：“靖子有个女儿叫美里，据说那女孩的同学做出了耐人寻味的证词。”

“怎么说？”

“案发当日白天，那个同学说，曾听美里提起，晚上要和母亲去看电影。”

“真的？”

“岸谷确认过了，应该没错。也就是说，靖子母女早已决定去电影院。”草薙对着物理学家点头，“看来是有计划的犯案，不会错。”

然而汤川却认真地摇摇头。“不可能。”他神色凝重地说道。

❀第十三章❀

从锦系町车站出来，走五分钟就能到玛莉安，店址位于酒廊众多的大厦五层。建筑陈旧，电梯也是老式的。

草薙看看表，才刚过晚上七点。他算准这时候没什么客人。为了方便打听，他特意避开忙碌时段。不过，真怀疑这种破地方的生意能好到什么地步，他看着生锈的电梯墙壁寻思。

但一走进玛莉安，他就被吓住了：总数逾二十张的桌子已坐满三分之一。看着装多半是上班族，有少许看不出是做哪一行的。

“之前，我去银座的酒廊打听消息时，”岸谷在草薙耳边低语，“那里的领班还说，泡沫经济时期每晚报到的人，真不晓得现在都在哪里喝酒。原来是流落到这种地方了。”

“那可不见得，”草薙说，“人一旦尝过奢华的滋味，就很难再降低水准。在这里喝酒的人，肯定和银座一族不同。”

草薙喊来服务生，说想和负责人谈谈。年轻服务生的殷勤笑容顿时消散，遁入店后方。

另一名服务生出现，将草薙二人带往吧台。

“请问喝点儿什么？”服务生问。

“就来杯啤酒吧。”草薙回答。

“这样没关系？”服务生一转身，岸谷问道，“我们可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不喝点什么，其他客人会起疑心。”

“喝乌龙茶不就行了。”

“两个大男人，会为喝乌龙茶跑来这里？”

正当两人斗嘴之际，一名身穿银灰色套装、年约四十的女子出现了。她浓妆艳抹，头发高高挽起。很瘦，不失为美女。

“欢迎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女子压低声音，唇角流露出笑意。

“我们是警视厅的。”草薙低声回答。

一旁的岸谷把手伸进西装内袋，草薙制止他，再次看着女子。“拿出证件证明身份更好吗？”

“不，不用了。”她在草薙身旁坐下，放下名片，上面印着“杉村园子”。

“你是这里的领班？”

“名义上算是。”杉村园子微笑点头，看来她无意掩饰自己受雇于人的实情。

“生意挺不错。”草薙环视店内说。

“那只是外表，这家店是老板用来节税的。就连来捧场的客人，也和老板有交情。”

“哦。”

“这种店，不晓得明天会变成什么样。或许小代子选择开便当店是正确的。”

虽然说得很低调，但爽快提到前任名字的态度，令草薙感到她还是自有她的尊严。

“之前，我们的同事已经来打扰好几次了。”

园子颔首。“为了富樫的事，来过好多次了，多半都是我出面。今天还是为了那件事？”

“再三叨扰，不好意思。”

“我已经和之前来的警察先生说过了，你们如果怀疑靖子，肯定搞错了，她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不，谈不上怀疑，”草薙堆出笑容，摆摆手，“调查工作目前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只好换个角度重新开始，才会来拜访你。”

“重新开始。”杉村园子轻轻吐出一口气。

“听说富樫慎二在三月五号那天来过。”

“对。没想到事到如今他还来这里，我吓了一大跳。”

“你以前见过他？”

“见过两次。我以前也在赤坂，和靖子在一家店，那时见过他。当时他手头阔绰得很，穿着打扮也很气派……”

她的语气透露出许久未见的富樫已经了无昔日风采。

“富樫慎二先生想知道花冈小姐的下落，对吧？”

“应该是想复婚，不过我没告诉他，我很清楚他让靖子受了多少罪。没想到，他又去问店里的其他女孩。我以为店里已经没人知道靖子的事了，可偏偏还有一个女孩去过小代子的便当店。那个女孩就把靖子在那边工作的事告诉了富樫。”

“原来如此。”草薙点点头。要是靠人脉混饭吃，别想完全隐藏行踪。“工藤邦明这个人，常来这里？”草薙换个问题。

“工藤先生？开印刷公司的那个？”

“对。”

“他常来。不过最近很少来了。”杉村园子侧首不解，“工藤先生怎么了？”

“听说花冈靖子以前陪酒时，他很捧她的场。”

杉村园子放松地点点头。

“是呀，工藤先生很照顾她。”

“他们俩交往过？”

草薙这么一问，她歪着头，沉思良久。

“是有人这么怀疑过，不过我看没有。”

“怎么说？”

“靖子以前在赤坂时，是他们俩走得最近的时候。那段时间，靖子正因富樫的事苦恼，不知怎的，工藤先生知道了，他常常开导靖子，但两人并没有发展成男女关系。”

“可是后来花冈小姐离婚了，应该可以交往了吧？”

杉村园子摇摇头。

“工藤先生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建议靖子和老公离婚，等人家离婚了，自己却去和人家交往，会让人觉得他开始就是抱着这种目的的。所以，她离婚后，他们继续维持着朋友关系。更何况，工藤先生也有太

太。”

杉村园子还不知道，工藤邦明的妻子已经过世了。草薙觉得没必要告诉她，于是保持沉默。

她猜得很准，草薙想。在男女关系这方面，酒廊女的直觉远比警察敏锐得多。

草薙确信，工藤是清白的。如此一来，就应把重心放到另一件事上。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杉村园子。“这人你见过吗？”

那是石神哲哉的照片，是岸谷趁他走出学校时偷拍的，由于从侧面拍摄，石神视线正投向远方某处。

杉村园子露出不解的神情。

“这人是谁？”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至少不是我们店里的客人。”

“这个人姓石神。”

“石神……”

“你没听花冈小姐提起过？”

“对不起，我没印象。”

“这个人是高中老师，花冈小姐没提起过和他有关的话题？”

“这个……”杉村园子歪着头，“虽然到现在我还常和她打电话聊天，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靖子小姐对目前的男性交友关系说过什么吗？有没有找你商量或是告诉过你最近的经历？”

杉村园子不禁露出苦笑。“对此，我和上次来的人说过了：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说不定她有交往对象，只是没告诉我，但我想这不可能。靖子顾美里都顾不过来，哪有空谈什么恋爱？上次小代子也是这么说。”

草薙默然点头。对于石神和靖子的关系，他本来就没指望从这家店得到多大斩获，倒也不失望。不过，听到对方如此肯定靖子毫无与男人交往的迹象，对于石神协助靖子犯案这个推论，草薙还是多少丧失了些自信。

又有客人进来了，杉村园子做出在意那边动静的动作。

“你和花冈小姐打电话聊天，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是富樫出事上新闻那天，我吓了一跳，急忙打电话给她。这点我也和之前来的警察先生说过。”

“花冈小姐当时什么反应？”

“没什么特别的，她说警察已经找过她了。”

草薙没告诉她，就是他们俩找的靖子。

“富樫先生来这里打听花冈小姐的下落，你没告诉她？”

“我没提，说不出口，我不想让她紧张。”

这么说来，花冈靖子并不知道富樫正在找她。换言之，她根本不知道他会去找自己，自然也不可能事先拟定杀人计划。

“我本来想告诉她，可那时她正开心地东拉西扯，我也就失去了开口的兴致。”

“那时？”杉村园子的话，草薙忽觉有点儿不对劲，“你指的那时，是什么时候？不是最近一次通电话？”

“更早之前，富樫先生来我店里三四天后。靖子在我答录机里留言，我听到后回拨给她。”

“是几号的事？”

“那是几号来着……”杉村园子从套装口袋里取出手机。草薙以为她要查阅来电和拨打记录，她却调出了日历，看了看抬起脸：“是三月十号。”

“十号？”草薙不禁提高嗓门，和岸谷面面相觑，“没错？”

“对，不会错。”

十号，就是推定富樫慎二遇害的日子。

“大约几点？”

“这个……我是回家之后才打的电话，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她十二点之前打来的，那时店里还没打烊，我没接到。”

“你们聊了多久？”

“差不多三十分钟，我们每次都聊这么久。”

“是你主动打她的手机？”

“不，不是手机，是她家里的电话。”

“不是我故意挑语病，应该不是十号，是十一号凌晨一点。”

“哦，没错，说得更准确的话。”

“你说花冈小姐在你的答录机里留言，她说了些什么？”

“当然是说找我有事，叫我下班之后回她电话。”

“她找你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跟我打听我以前治腰痛的那家推拿按摩院……”

“推拿按摩……之前她也会为这种小事，主动打电话给你吗？”

“其实每次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想找对方聊聊天。无论是我还是她。”

“每次也都是这样，在半夜聊天？”

“这没什么稀奇的，干我们这行，总是忙到深夜才有空。不过我会尽量选假日和她聊天，那次是因为她先打来。”

草薙点点头，难以释怀的疑虑并未消除。

出了酒廊，草薙走向锦系町车站，一路左思右想。杉村园子最后那段话令他耿耿于怀。三月十日深夜，花冈靖子和她通过电话，而且用的是家里的电话。这表示，那个时间靖子在家。

专案组内部也有人认为，作案时间应该是在三月十日晚上十一点之后。这当然是以花冈靖子为凶手拟出的推论。就算去KTV唱歌的不在场证明是真的，难道不可能唱完歌再杀人吗？

可支持这一推论的并不多。纵使一出KTV就立刻赶往现场，抵达时也快十二点了。之后再动手行凶，也没有可乘坐的交通工具回家。通常凶手不会搭乘留下犯罪线索的出租车。况且现场附近，也罕有出租车经过。

这还牵扯到自行车的失窃时间。车子是在晚上十点之前被盗的。如果是故布疑阵，靖子在那之前必须去一趟筱崎车站。若不是故布疑阵，而是富樫自己偷的，那他偷车之后，直到十二点和靖子碰面之前这段时

间，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一大疑问。

基于以上考虑，草薙等人之前并未调查靖子的深夜不在场证明。不过这下就算着手调查，她也有了不在场证明。这点令他耿耿于怀。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见花冈靖子的情形吗？”草薙一边走一边问岸谷。

“记得，怎么了？”

“当时，我是怎么问她不在场证明的？三月十日在哪里——我应该是这么问的。”

“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大致是这样。”

“她回答：一早就去工作，晚上和女儿出门，去看电影，然后吃拉面，唱KTV。回到家已经过了十一点——她是这样说的？”

“没错。”

“据刚才领班的说法，随后靖子就打电话给她。明明没什么大事，却特地留言叫她回电。杉村园子打过去时已过了凌晨一点，两人聊了约三十分钟。”

“有什么不对？”

“那时，我问她不在场证明时，她为什么没提到这件事？”

“为什么……怕是觉得没必要。”

“怎么会？”草薙伫足，转身面对学弟，“用自家电话和第三者通过话，这可以证明她在家。”

岸谷也停住脚，嘟起嘴说道：“没错，可从花冈靖子的角度来看，只要说出外出地点，已经足够了。如果被进一步追问回家后的事，我想她会说出打电话这件事。”

“只是这样？”

“还能有什么理由？要是隐瞒自己缺少不在场证明，那倒是可疑，追究充足且确定的不在场证明未免太奇怪了。”

草薙将目光从一脸不满的岸谷身上移开，径自迈开步。这个刑警学弟打从一开始就同情花冈母女，向他征求客观意见简直就是错误。

今天白天和汤川的那番对话，又在草薙的脑海中浮现。物理学家坚称，如果命案和石神有关，那绝不可能是有计划杀人。

“如果是他策划的，他不会用电影院当不在场证明。”汤川首先宣称，“正如你们所疑，去看电影这种供述太没说服力了。石神不可能没想到这一点。此外，还有更大的疑问：石神没理由协助花冈靖子杀害富樫。就算她被富樫苦苦折磨，以他的个性，肯定会另谋解决之道，绝不会选择杀人这种办法。”

“你的意思是，石神不是那么残酷的人？”草薙问。

汤川当时满眼冷静的目光，摇摇头。“不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企图用杀人脱离痛苦的方法不够合理。杀人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痛苦。石神不会干这种蠢事。反过来说，只要合乎逻辑，再怎么残酷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那么，石神到底是以何种方式涉案？对此，汤川分析如下：“如果他果真涉案，唯一的可能，就是处于无法参与杀人行动的前提之下。换言之，当他掌控事态时，人已经杀了。这时他能做什么？能隐瞒，当然好。如果瞒不住，他会拟出各种对策来躲避警方的追查。而且，还会指示花冈靖子母女，该怎么回答警方的质问，在哪个时间点提出什么样的证据。”

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花冈母女对草薙等人供述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她们个人的意志，而是石神在背后操控。

不过这位物理学家在如此断言之后，又冷静地补充道：“这纯粹是我的推断，是在石神涉案的前提下作出的猜测。这个前提本身可能是错的，不，应该说我希望是错的。我打从心底里期盼，是我想得太多。”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罕见地苦涩，还带着寂寥。好不容易和老友重逢，可又要再次失去——他害怕事情的真相如他所料。

汤川为什么会对石神起疑，他始终没告诉草薙。似乎是他看出石神对靖子怀有好感。至于他凭什么看出的，草薙始终不知。

草薙绝对相信汤川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他甚至觉得，既然汤川抱着这种想法，那绝对不可能出错。这么一想，草薙也就明白在玛莉安打听来的消息背后的意义了。

靖子为何没告诉草薙三月十日深夜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她是凶手，既然事先已准备好不在场证明来应付警方，照理说会立刻说出来。她之所以没这样做，八成是因为石神的指示。石神的指示，一言以蔽之，就是“只做最低限度的交代”。

草薙想起汤川之前并不关心本案时，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那时他们谈到花冈靖子从电影简介中取出电影票的存根，汤川听了是这么说的：“如果是一般人，不会连用来当作不在场证明的存根该保存在哪儿都精心设计。但若考虑到警察会来询问，才事先把存根夹在简介中，那对方可是棘手的强敌。”

六点已过。靖子正想解下围裙，一个客人推门进来。

“欢迎光临。”她条件反射地堆出殷勤笑脸，但一看对方，不禁愣住。她见过此人，不过与他并不熟，只知道他是石神的老友。

“您还记得我吗？”客人问，“之前石神带我来过。”

“哦，记得。”她重新找回笑容。

“我正好经过附近，想起了这里的便当。上次那个便当，味道非常好。”

“多谢。”

“今天……我想想，就来招牌便当吧。听说石神每次都买这种，上次不巧卖光了，今天还有吧？”

“好的。”靖子去后面厨房转达后，重新解下围裙。

“咦？您要下班了？”

“对，我上到六点。”

“哦。您现在准备回家？”

“对。”

“我可以陪您走一段吗？我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对我？”

“不，应该说是商量，是为了石神的事。”汤川对她露出别有意味的笑容。

靖子感到莫名的不安。“可是，我对石神先生几乎一无所知。”

“不会耽误您多少时间，边走边说也没关系。”这语气虽然柔和，却霸道得不容拒绝。

“那么只有几分钟。”她无奈地说。

便当做好了，两人一起离去。

汤川报出姓名和目前在石神毕业的大学担任副教授。

靖子像平常一样，是骑自行车来的。她推着车正要迈步，汤川说声“让我来吧”，就替她推起车子。

“您没和石神好好聊过？”汤川问。

“对，只有他来店里时打个招呼。”

“哦。”他说，随即陷入沉默。

“请问……您要找我商量什么？”她终于忍不住。

但汤川还是不发一语，直到不安布满靖子心头，他才开口说：“他是个单纯的男人。”

“啊？”

“我是说，石神这个人很单纯。他寻求的解答，向来很简单。他绝不会同时追求好几样东西，而他达成目的的手段也很简单。他从不会迟疑，也不会为一点小事轻易动摇。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不擅长生存之道，不是赢得全部就是满盘皆输，他的人生随时伴随着这种危险。”

“汤川先生……”

“抱歉。您一定听不明白我想说什么。”汤川苦笑，“您第一次见到石神，是在刚搬进这栋公寓时吗？”

“对，我过去打招呼。”

“当时，您把在这家便当店工作的事告诉他了吧？”

“是。”

“他开始光顾弁天亭，就是从那时起？”

“也许是吧……”

“那时，在和他寥寥可数的对话中，有没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什么小事都可以。”

靖子很困惑，她做梦也没想过这个。“您为什么这么问……”

“这个……”汤川边走边凝视着她，“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很重要的朋友，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和我的接触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他来说很重要，”汤川说，“非常重要，这点您应该明白。”

看到他真挚的眼神，靖子莫名地激起一身鸡皮疙瘩。她终于醒悟，此人知道石神对她怀有好感，他想弄清楚是什么让石神喜欢上她。

直到这时，她才发觉，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并非美得足以令人一见钟情。

她摇头，“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和石神先生没说过几句话。”

“哦。说不定，还真的就是这样。”汤川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您觉得他怎么样？”

“啊……”

“您不至于没察觉他的心意吧？对于这点，您有什么想法？”

唐突的问题令靖子困惑，当下的气氛也不容她笑着敷衍了事。

“我对他倒是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觉得他是个好人，非常聪明。”

“您是说，您知道他头脑聪明，是个好人？”汤川停下脚步。

“我只是隐约这样觉得而已……”

“我明白了，耽误您的时间，不好意思。”汤川说着让出自行车的握把，“代我向石神问好。”

“可是，我不一定会碰到石神先生……”

汤川只是含笑点个头，转身离开。靖子看着他迈步远去的背影，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

❀第十四章❀

不悦的面孔比比皆是，有些人的表情已超过不悦，算是痛苦了。至于比痛苦更严重的，则是一脸自暴自弃的模样。森冈打从考试开始就看也不看考卷，径自托腮望着窗外。今天是个大晴天，连城镇的遥远彼方都是蔚蓝晴空。也许他正在懊恼，要不是被这种无聊的考试剥夺时间，早就可以尽情地四处飙车了。

学校已放春假，但部分学生还得面对令人丧气的考验。由于期末考后的补考仍有太多人不及格，不得不临时增加补习。石神教的班级必须接受补习的，正好三十人，这个数字和其他科目比起来，多得异常。补习结束后，还得再考一次。今天就是二次补考的日子。

设计考卷时，教务主任特地叮嘱石神，千万别出太难的题目。“我也不想这样说，不过补考只是个形式，只是为了不让学生带着红字升级。大家早就在抱怨你的考题太难，二次补考时请让所有人都能及格。”

石神觉得自己出的考题并不难，甚至有些简单了，题目并没有超出课堂上教授的范围，只要了解基本原则，就能解答。只不过，要稍微换个角度。这种变化方式，和常见的题目不太一样，学生若是死记硬背，自然无所适从。

这次他遵照教务主任的指示，从现成的考题集锦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题目照抄不误，只要做了练习，都答得出来。

森冈打了一个大哈欠，看着时钟。石神朝他一望，四目相对。本以为森冈会觉得尴尬，没想到他竟夸张地皱起眉头，双手比出一个大叉，好像在说：我实在不会做。

石神看他这样，咧嘴一笑。森冈看了，露出有些惊讶的表情，同样回以一笑，又扭头望着窗外。

微积分这玩意儿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场？石神想起森冈以前问的问题。当时他拿摩托车赛来举例，解释学习数学的必要性，不过森冈能听懂几分呢？

石神并不排斥森冈这种质疑的态度，对于为何要学习某种东西抱有疑问，本是理所当然。唯有疑问解除了，才会产生求知的欲望，才能走上理解数学本质之路。

可惜太多老师不愿回答这种单纯的疑问。不，是答不出，石神知道，他们也没真正理解数学，只是按照既定的教材照本宣科，只想着让学生拿到好分数。对森冈提出的这种质疑，恐怕只会觉得不耐烦。

自己究竟在这里做什么？石神自嘲，他正在让学生接受与数学本质无关、纯粹只为了拿分数的考试。无论是打分，还是借此决定及格与否，都毫无意义。这种做法根本与数学无关，当然也与教育无关。

石神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

“大家都不用再写了，”他环视着教室说，“剩下的时间，请你们在考卷背面，写上自己现在的想法。”

学生们的脸上浮现出困惑，教室里一片窃窃私语。石神听到有人在嘀咕：“什么叫自己的想法？”

“就是自己对数学的感受。只要和数学有关，写什么都行。”他又补上一句，“这个内容计分。”

学生们眼前一亮。

“这个也算分数？多少分？”一个男生问。

“那要看你写得如何，如果不会解题，就好好写感想。”说着，石神坐回椅子。

所有人都把考卷翻过来，有人已经开始动笔，森冈也是其中之一。

这下子都能及格了，石神想。如果交白卷，当然无法给分，只要写些东西，就能看情况给分了。教务主任或许会有意见，但也应理解。

铃声响起，考试时间结束。还有几个人嚷着“再等一下”，石神又延长了五分钟。

收回考卷，走出教室，刚关上门，就听到学生们大声鼓噪，有人说“得救了”。

回到办公室，石神发现事务员正在等他。

“石神老师，有人找你。”

“找我？”

事务员走过来，贴在石神耳边说：“警察。”

“哦……”

“你看怎么办？”事务员露出窥探的表情。

“什么怎么办？来人不是正在等我吗？”

“没错，不过我可以帮你找个理由，请他先回去。”

石神脸上浮现出苦笑。“不必了，在哪个房间？”

“我请他在会客室等。”

“我马上过去。”他把考卷往包里一塞，抱着包走出办公室，准备回家再批改。

事务员想跟进去，石神说声“我一个人就行了”。他清楚事务员在打什么主意，无非是想知道警察的来意。他之所以主动表示，可以帮忙赶走警察，也是为了从石神口中套出内幕。

一进会客室，石神预期中的对象正独自坐着。是草薙。

“不好意思，跑到学校来打扰。”草薙站起身，鞠躬致意。

“你知道我在学校？都已经放春假了。”

“其实我去过府上，看您不在家，才打电话到学校，结果听说有什么补考。当老师真是辛苦啊。”

“没学生那么累，而且今天不是补考，是二次补考。”

“哦，想必您出的考题很难。”

“为什么？”石神直视着草薙的脸问。

“就是有这种感觉。”

“一点也不难，我只是针对一般人的盲点出题。”

“盲点？”

“比方说，看起来像是几何问题，其实是函数问题。”石神在草薙对面坐下，“但这个应该不重要。对了，今天有何贵干？”

“也不是什么大事。”草薙也坐下，取出记事本，“我想再详细了解一下那晚的事。”

“你是指哪晚？”

“三月十日，”草薙说，“就是案发当晚。”

“你是指在荒川发现尸体那个案子？”

“不是荒川，是旧江户川。”草薙立刻加以纠正，“之前我曾问过您，花冈小姐那晚有什么异样。”

“我记得我当时回答你，没什么特别的。”

“您说得没错，不过能否再仔细回想一下。”

“什么意思？我的确一无所知，要我仔细回想也无从想起。”石神的嘴角微露笑意。

“不，我的意思是，您没有特别意识到的事，说不定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您能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那晚的情形，我感激不尽。不用考虑和案子有无关联。”

“哦……这样。”石神摸摸脖子。

“事发至今已有一段日子，我知道不容易。为了帮助您回想，我特地借来了这个。”

草薙拿出来的，是石神的出勤表和任教班级的课程表，还有学校的日程表。应该是向事务员借的。

“看了这个，也许容易回想……”草薙堆出殷勤的笑容。

一看到出勤表，石神立即察觉出草薙的目的。草薙虽然言辞含糊，但他想知道的，显然不是花冈靖子的不在场证明，而是石神的不在场证明。警方的矛头为何会指向自己？他实在想不出根据。还有一点令他耿耿于怀，那就是汤川的行动。

既然警方的目的是调查不在场证明，他就必须好生应付。石神换个姿势坐好，挺直腰杆。

“那晚柔道队练习结束后我就回家了，应该是七点左右到家，我记得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没错。后来您一直待在屋里？”

“应该是。”石神故意含糊其辞，想试探草薙的反应。

“有没有谁去家里拜访过？或是打电话来？”

草薙的问题，令石神微微歪起头。

“去谁家拜访？你是说花冈小姐家？”

“不，我是说您家。”

“我家？”

“您会奇怪这和案子有何相干是理所当然的。重点不在于您做了什么，站在我们的处境，纯粹只是想尽量厘清，那晚花冈小姐身边发生了什么。”

这未免太牵强了，石神想。草薙说这话时，想必也明白，石神会发现他的借口太过牵强附会。

“那晚我谁也没见过。电话……也没人打给我，我本来就很少接到电话。”

“这样。”

“不好意思，你特地跑来，没什么线索提供给你。”

“哪里，您用不着这么客气。对了，”草薙拿起出勤表，“这上面显示，十一日上午，您请了假，下午才到学校来，那天有事吗？”

“没什么，只是身体不舒服，才请假休息。第三学期的课基本上结束了，我想应该影响不大。”

“您是去医院看病了？”

“没有，没那么严重，因而我下午才到学校继续上课。”

“刚才我问过事务员，他说您几乎不请假，只在每个月某一天，上午请假休息。”

“的确是这样。”

“听说您一直致力于数学研究，常为此彻夜不眠。像这样耗费脑力的时候，您次日上午会请假。”

“我的确和事务员这么说过。”

“频率大约是一个月一次，”草薙再次垂眼看出勤表，“十一号前一天，也就是十号，您上午请了假，次日又请了假。您连着两天请假，好像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石神撑着额头，这个局面非慎重回答不可，“其实也没什么。正如你所说，十号那天是因为前一晚熬夜，下午才去学校。十号晚上，我又有点儿发烧，次日上午只好也请假。”

“所以下午才到学校？”

“对。”石神颔首。

“哦。”草薙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有什么不对？”

“不，我只是在想，下午就能来学校，表明您的病不严重。如果是小病，通常会强打起精神照常上班。对此我有点儿好奇，毕竟您前一天已经请过半天假了。”草薙露骨地说出他对石神的怀疑。大概是豁出去了，就算惹恼石神，他也不在乎。

你以为我会中你的激将法吗？石神露出苦笑。

“你说得有道理，不过那时我很不舒服，实在爬不起来。快中午的时候突然好多了，于是强打起精神去了学校。当然，正如你所说，也是因为前一天请了假，不好意思再请假。”

石神说话时，草薙一直盯着他的眼睛，以那种尖锐执拗、坚信嫌疑人说谎时一定会狼狈的视线盯着他。

“说的也是，既然您平常练习柔道，想必一点儿小毛病休息个半天也就没事了。事务员说，从来没听说过石神先生您生病。”

“我当然也会感冒。”

“您的意思是，凑巧是那天？”

“凑巧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那天没什么特别的。”

“哦。”草薙合上记事本，起身说道，“您这么忙还来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不好意思，没帮上忙。”

“哪里，这样就足够了。”

两人一起走出会客室，石神送草薙到玄关处。

“您和汤川，后来又见面了吗？”草薙边走边问。

“没有，后来一次也没见过，”石神回答，“你们常碰面吧？”

“我也很忙，最近没找过他。怎么样，改天三个人一起聚聚？我听汤川说，石神先生也是海量。”草薙做出举杯喝酒的动作。

“那倒无所谓，不过等案子破了再说吧。”

“那也行。我们当警察的，也不是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改天我再邀您。”

“静候佳音。”

“一定。”草薙说着，从正面玄关走出。

石神回到走廊后，从窗口望着草薙的背影。草薙正拿着手机打电话，表情看不清楚。

他在思考草薙前来调查不在场证明的用意。应该有什么根据才会把矛头指向他。到底是什么？之前和草薙见面时，他看起来不像有这种想法。

不过，就今天的询问来看，草薙尚未察觉出实情，石神感到他还在距离真相很远的地方徘徊。草薙肯定以为，我缺乏不在场证明，被他逮到了小辫子。这样也好，到此为止都还在我的计算之内。问题是……

汤川的面孔倏然闪过。他到底察觉到了什么地步？又打算把真相揭露到什么程度？

前几天，靖子在电话中提到一件怪事。她说汤川去找她，问她对石神有什么看法。没想到，他连我暗恋靖子的心事都看穿了。

石神回想和汤川的几次对话，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曾迂回地流露出对她的情愫。怎么会被汤川看出？

他转身朝办公室走去。半路上，和事务员在走廊不期而遇。

“咦？警察呢？”

“没事了，刚走。”

“您还不回去？”

“对，我想起一桩事还没办。”

撇下很想知道问话内容的事务员，石神快步走回办公室。

在位子上坐下，石神探头看着桌下，取出放在那里的几个档案夹。里面的东西和授课内容完全无关，是他针对某个数学难题，这几年研究出来的部分成果。

把档案塞进包里，石神走出办公室。

“之前我不是说过吗？所谓考察，就是思考之后仔细省察得到的结论。如果因为实验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就感到庆幸，那就太浅薄了。更何

况，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如你预期的那样。希望你能从实验中发现一些道理，好好想一想，重写。”

汤川难得发脾气。他把报告塞给悄然肃立的学生，摇摇头。学生鞠躬，走出研究室。

“没想到你也会生气。”草薙说。

“我没有生气。只是看学生的做法太过草率，指导一下。”汤川起身，去拿杯子冲泡速溶咖啡，“后来查出什么了？”

“我查了石神的不在场证明。应该说，我直接问了他本人。”

“正面攻击？”汤川拿着大大的杯子，背对着流理台，“他有何反应？”

“他说那晚一直在家。”

汤川皱起眉，摇摇头。

“我是在问你他有何反应，不是问你他怎么回答。”

“反应……看起来倒也不慌张。大概是事先听说警察来了，在某种程度上作好了心理准备。”

“你询问他的不在场证明，他看起来像是有所疑问吗？”

“不，他没问我理由，况且我也不是开门见山地直接追问。”

“以他的头脑，应该早就料到你们会问他的不在场证明了。”汤川自言自语地说着，啜了一口咖啡，“他说那晚一直在家？”

“还说什么发了烧，次日上午才请了假。”草薙把从学校事务室借来的石神的出勤表往桌上一放。

汤川走过来，坐下，拿起出勤表。

“第二天上午……”

“犯案后，想必需要善后，才无法去学校上课。”

“便当店那边呢？”

“也仔细查过了。十一号，花冈靖子像平时一样上班。顺便说出来供你参考，她女儿也照常上学，没迟到。”

汤川把出勤表放回桌上，双臂交抱。

“善后处理……到底需要做些什么？”

“当然是扔掉凶器之类的。”

“做那些需要耗费十个小时以上？”

“十个小时以上？”

“犯案是在十号晚上，如果翌日上午请假，那就表示，善后处理需要十个小时的时间。”

“说不定是需要时间睡觉。”

“没有人会在犯案后善后处理前睡觉，也绝不会因为没时间睡觉而请假。就算硬撑也会去上班。”

“那就是有非请假不可的理由。”

“我就是在想那个理由。”汤川拿起杯子。

草薙把桌上的出勤表仔细折好。“今天，我有件事非问不可，你是怎么开始怀疑石神的？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好办事。”

“这话太奇怪了。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查出他对花冈靖子有好感了吗？你应该不用再问我的意见了。”

“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也有我的难处。我向上司报告时，总不能说我只是随便碰运气才盯上石神吧？”

“就说你清查花冈靖子的周边关系后，石神这个数学老师浮上台面，这样不就行了？”

“可惜到目前为止，完全找不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人之间有密切关系。”

汤川听了连杯子也没放下，笑得前仰后合。“哈哈，也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想必他们之间毫无瓜葛。我敢断言，你们再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东西。”

“你别说这种事不关己的风凉话。我们头儿已经快对石神失去兴趣了。再这样下去，我就算想查证都困难。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盯上石神？”

看草薙语带恳求，汤川恢复正经的表情，放下手中的杯子。“说了也

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帮不上任何忙。”

“为什么？”

“促使我怀疑他涉案的因素，就像你刚才反复提及的，我从某个小地方，察觉出他对花冈靖子怀有好感，才去调查他涉案的可能性。你一定会问，单凭他暗怀好感就这么推论？但这就是所谓的直觉。除非对他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否则很难明白。你不也常提到警察的直觉吗？和那个一样。”

“真不像你说的话，居然说出直觉这种字眼。”

“偶尔说说也无妨。”

“那么至少告诉我，你是怎么察觉出石神对靖子有好感的。”

“不行。”汤川立刻回答。

“喂……”

“这涉及他的自尊，我不想告诉别人。”

正当草薙叹息之际，敲门声响起，一名学生走进来。

“你来了。”汤川招呼那个学生，“突然找你来不好意思，我想和你谈谈前几天那份报告。”

“有问题？”戴眼镜的学生站得直挺挺的。

“你的报告写得相当不错。不过有件事我想向你确认一下，你用物性学来讨论那个问题，为什么？”

学生露出困惑的目光。“那是物性学的考试……”

汤川苦笑，摇摇头。“那个题目实际上是基本粒子的问题，我希望你也能从那个角度探讨，不要只因为是物性学的考试，就武断地认定其他理论没有用，这样成不了一个好学者。自以为是永远都是大敌，本可看到的东西也会因此视而不见。”

“我知道了。”学生老实地点点头。

“我是看你很优秀才提出建议。辛苦了，你可以走了。”

“谢谢老师。”学生说着就离开了。

草薙凝视着汤川。

“怎么，我脸上沾了什么？”汤川问。

“不是，我在想，学者说话果然都一样。”

“怎么讲？”

“石神也和我说过类似的话。”草薙把石神对考题的看法告诉汤川。

“嗯……找出自以为是的盲点……的确是他的作风。”汤川笑嘻嘻地说。可下一瞬间，这个物理学家脸色骤然大变。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手扶着头，走到窗边，抬起头，像是仰望天空。

“喂，汤川……”

汤川手掌朝草薙一伸，叫他别干扰自己思考。无奈之下，草薙只好无声地望着好友。

“不可能，”汤川低语，“他不可能做出那种事……”

“你怎么了？”草薙忍不住问。

“刚才那张纸给我看看，就是石神的出勤表。”

汤川这么一说，草薙连忙将折起的纸从怀中取出。汤川一接过去，就直瞪着纸面，低声沉吟。

“怎么会……不可能……”

“喂，汤川，你在想什么？和我说说。”

汤川把出勤表递给草薙。

“抱歉，今天请你先回去。”

“你太过分了吧。”草薙提出抗议，但一看汤川的表情，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物理学家的那张面孔，似乎正因悲伤和痛苦而扭曲。草薙认识他这么久，从未见过这种表情。

“你走吧，抱歉。”汤川又说了一遍，听起来仿佛在呻吟。

草薙起身离座，他的疑问堆积如山。可是他不得不说服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好友面前消失。

❀第十五章❀

时钟指向上午七点三十分。石神抱着公文包走出家门，公文包里，放着他在这世上最在乎的东西——他目前正在研究的某个数学理论的相关资料。与其说目前，不如说是多年来持续研究更为准确。毕竟连大学的毕业论文，他都是以那一理论为研究对象，而且至今尚未完成。

要完成这个课题，恐怕还得再耗二十年。他暗自估算，弄不好，还得更久。正因为如此艰难，他才坚信，这是最适合数学家投注一生的课题。而且，他也自负地认为，除了自己之外，无人能够完成。

如果能够完全不考虑其他，也不被杂务打扰，专心研究，不知该有多好——石神常常驰骋在这样的妄想中。每次一想到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完成这个研究，他就惴惴不安地觉得，把时间耗在其他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在可惜。

他决心不管去哪里，都带着这些资料。他得珍惜分分秒秒，哪怕让研究再进一小步也好。只要有纸笔，这就可能。只要能继续这个课题，他别无所求。

他机械地走着固定的路线。过了新大桥，沿着隅田川边前行，右边是蓝色塑料布搭成的成排小屋。花白长发绑在脑后的男子，正把锅放到煤气灶上，不知锅里是什么。他身边的柱子上拴着浅咖啡色的杂种狗，狗把屁股对着主人，懒洋洋地坐着。

“罐男”还是老样子，忙着踩扁罐子，独自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他身边，放了两个早已塞满空罐的塑料袋。

经过“罐男”继续走一阵子，就看到长椅，椅子上空无一人。石神朝那里瞥了一眼，又恢复低头的姿势。他的步调毫无变化。

前方有人走过来，就时间来说应该是牵着三只狗的老妇，但似不是。石神不经意地抬起脸。“啊！”他不禁脱口喊出，停下脚步。

对方并未伫足。不仅如此，还一脸微笑地朝他走近，直到到了石神面前，才停下脚步。

“早。”汤川学说。

石神霎时张口结舌，舔舔嘴唇才开口。“你在等我？”

“当然，”汤川表情愉悦地回答，“不过这么说也不准确。我从清洲桥那边一路闲晃过来，心想或许能遇见你。”

“有急事？”

“急事……不知道。或许是。”汤川歪着头。

“急着现在谈？”石神看看手表，“我没多少时间。”

“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就好。”

“边走边谈好吗？”

“那倒无所谓，”汤川环视四周，“不过我想在这儿先说几句。两三分钟就行，坐那张长椅吧。”不等石神回话，汤川径自走向空空的长椅。

石神吐出一口气，跟在朋友后面。

“之前，我们也从这儿走过一次。”汤川说。

“对。”

“那时你说过，这些游民的日子过得像时钟一样准确。还记得吗？”

“记得。人一旦摆脱了时钟反而会那样——这是你说的。”

汤川满意地点点头。

“你我都不可能摆脱时钟的束缚，彼此都已沦为社会这个时钟的齿轮。一旦少了齿轮，时钟就会出乱子。纵然自己渴望率性而为，周遭也不容许。我们虽然得到了安定，但失去自由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游民当中，应该有不少人并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

“扯这些闲话，两三分钟可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石神看看表，“你看，已经过了一分钟了。”

“这个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只有齿轮自身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这就是我想说的。”汤川定定凝视着石神，“你打算辞去工作吗？”

石神惊愕地瞪大双眼：“你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只是隐约有这种感觉。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职责就是扮演数学老师这个齿轮吧。”汤川从长椅上起身，“走吧。”

两人并肩朝隅田川边的堤防走，石神等着身旁的老友先开口。

“听说草薙去找过你，为了确认不在场证明。”

“嗯，就是上周。”

“他在怀疑你。”

“好像是。他为什么会怀疑我，我一头雾水。”

汤川听了，倏然放松嘴角，露出笑容。

“他其实也是半信半疑。他是看我对你有兴趣，才开始注意你。我好像不该透露这种事——警方没有任何足以怀疑你的依据。”

石神伫足：“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汤川也停下脚步，转身面对石神。

“因为我们是朋友，除此之外，别无理由。”

“是朋友就有必要告诉我这些？我和这案子毫不相干。不管警方怀疑与否，我都不在乎。”

汤川深深叹出一口气，又微微摇摇头。看到他的脸上隐约带着悲哀，石神不禁心生焦虑。

“和不在场证明无关。”汤川静静地说。

“什么？”

“草薙他们满脑子只想着要推翻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他们坚信，只要花冈靖子是真凶，找出她不在场证明的漏洞，就可以查出真相。若你是共犯，只要顺便调查你的不在场证明，就能瓦解你们的防御。”

“我不明白你为何要说这些。”石神继续说，“站在警察的位置，那样做是理所当然。但，正如你所说，前提是她是真凶。”

汤川听了再次微笑。

“草薙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是关于你出考题的方式，针对自以为是的盲点。比方说看起来是几何问题，其实是函数问题，我听了恍然大悟。对那种不懂数学的本质、早已习惯根据思维定势解答的学生来说，这种题目想必很有效。乍看之下是几何问题，学生拼命朝那个方向想，却解不出来，唯有时间分秒流逝。要说是坏心眼，确实有点儿过分，但用来测试真正的实力，诚然有效。”

“你到底想说什么？”

“草薙他们，”汤川恢复严肃的表情，“自以为这次题目是瓦解不在场证明，因为最可疑的人坚称有不在场证明。也难怪他们会这样想，那个

不在场证明看起来又摇摇欲坠。发现了这个线索，当然会想从这里攻入，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作研究时也是这样，不过在研究的世界里，往往会发现，那个所谓的线索，其实完全搞错了方向。草薙也一样，掉入了陷阱。不，应该说是被人牵着往陷阱里跳。”

“如果你对侦办方针有疑问，那不该找我，该向草薙提出建议。”

“当然。我迟早必须那么做，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和你谈谈。至于理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因为我们是朋友？”

“说得更进一步，是不想失去你的才华。我希望这种麻烦事赶紧结束，这样你才好专心做你该做的事，我不希望你的聪明才智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

“用不着你提醒，我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石神说着再次迈开步。不是因为上班快迟到了，而是他已无法忍受停留在原地。

汤川跟了上来。

“要解决这次的案子，不能把它视为瓦解不在场证明的问题，应该转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其间的差异，远比几何与函数之间的差异大。”

“你认为那是什么问题？”石神一边往前走一边说。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硬要说，应该是障眼法，故布疑阵。专案组被伪装骗过了。他们以为是线索的东西，其实统统不是。当他们以为掌握了关键的那一瞬间，已经上了人家的当。”

“听起来很复杂。”

“是很复杂。不过，只要换个角度，问题就会变得异常简单。凡人想以复杂的手法掩饰某件事时，往往因复杂而自掘坟墓，可是天才不会这样做。他们会选用极为单纯、但常人想象不到也绝不会选择的方法，将问题一口气复杂化。”

“物理学者不是很讨厌抽象的叙述？”

“那我就谈一下具体的，你来得及吗？”

“不急。”

“还有时间去便当店？”

石神瞥了汤川一眼，视线立刻转回正前方。

“我又不是天天去那里。”

“就我所知，你几乎是天天报到。”

“这就是你把我和命案扯在一起的根据？”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就算你天天在同一个店里买便当，我也不觉得奇怪，不过若是天天去看某位女士，那就不能忽视了。”

石神伫足，睨视汤川。

“你以为身为老朋友，就可以口无遮拦？”

汤川没避开，他迎着石神视线的双眼蕴含力量。

“你生气了？我知道你心慌了。”

“太可笑了。”石神迈开脚步，走近清洲桥，走上眼前的台阶。

“距离陈尸现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堆疑似被害者的衣物遭人焚烧，”汤川一边跟上来一边说，“警方在一斗高的罐中找到未烧完的衣服，推断是凶手所为。我刚听说时就想，凶手为何不等衣服完全烧毁再走？草薙他们认为，凶手是想尽快离开。但如果是那样，先带走衣服，事后再慢慢处理不就好了？难道凶手错估情势，以为很快就可以烧光？这么一思索，我越想越不安心，于是决定实际烧烧看。”

石神再次伫足。“你烧了衣服？”

“在一斗高的罐中烧的。外套、毛衣、长裤、袜子……还有内衣。我在旧衣店买的这些，还是花了不少钱。我们和数学家不同，不做个实验就不死心。”

“结果呢？”

“衣服冒出有毒气体，熊熊燃烧，”汤川说，“全部都烧光了。一眨眼就结束了，或许还不到五分钟。”

“所以呢？”

“凶手为何连短短五分钟都不肯等？”

“谁知道。”石神走上最后几阶台阶，在清洲桥路左转，和弁天亭正相反。

“你不去买便当？”汤川问道。

“你真烦人，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是天天去。”石神皱起眉头。

“好吧，只要你不愁没午餐吃。”汤川赶上他和他并肩前行，“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一辆自行车。根据调查，车子停放在筱崎车站时遭人偷窃，车上还留有被害者指纹。”

“那又怎么样？”

“连死者的面容都毁了，却忘了擦掉自行车上的指纹，这个凶手也太糊涂了。如果是故意留下就另当别论了，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认为是什么？”

“为了把自行车和被害者连在一起……要是警方认定自行车和命案无关，就对凶手不利。”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警方找到证据，判定被害者是自己骑车从筱崎车站前往案发现场的。普通的自行车不行。”

“不是普通自行车？”

“的确是随处可见的女式自行车，不过有一点不普通，是新车。”

石神感到全身的毛孔蓦地张开，费了好大劲才抑制住喘息。

“老师早。”听到这声招呼，石神倏然一惊。一个骑自行车的高中女生正超过他，朝他点头行礼。

“啊，你早。”他慌忙回应。

“真不简单。我还以为，这年头已经没有学生和老师打招呼了。”汤川说。

“的确快绝种了。对了，你刚才说自行车是新车，这有什么特殊含意？”

“警方以为，小偷觉得要偷就偷新的，其实理由并非这般单纯。凶手在意的是，那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放在筱崎车站的。”

“你的意思是……”

“对凶手来说，那种在车站一放就是好几天的破自行车没有用。他希望车主出面报案，所以车子一定要是新的，被偷了，报案的可能性才高。不过，这些不是掩饰罪行的绝对条件。凶手只是抱着侥幸心态，选择了一个可以提高成功几率的方法。”

“嗯……”

石神对汤川的推断不予置评，一径往前走。终于快到学校了，人行道上开始出现学生的身影。

“这个话题很有趣，我实在想多听一点。”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汤川，“不过请你不要再往前走了，我不想让学生听见。”

“的确这样更好。反正，我也把想说的大致都说了。”

“很有意思，”石神说，“之前你问过我一个问题：设计别人解不开的问题和解开那个问题，何者更难——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的答案是，设计问题更难。我向来认为，解答者应该对出题者心怀敬意。”

“哦。那P≠NP呢？自己想出答案和确认别人的答案是否正确，何者较容易？”

汤川一脸惊讶，不明白石神的意图。

“你一定会先自己解答，再听别人的答案。”石神说着，指向汤川胸口。

“石神……”

“就在此说再见了。”石神转身背对汤川，迈步走开，抱着公文包的手臂隐隐用力。

到此为止了吗？他想。那个物理学家，已经看穿了一切……

吃着杏仁豆腐这道饭后甜点，美里依旧保持沉默。果然不该带她来，靖子一想到这里就心感不安。

“你吃好了吗？美里。”工藤问道。今晚，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

美里看也不看他，一边将汤匙送到嘴里，一边点头。

他们来的是银座的高级中餐厅。工藤坚持请美里同席，靖子只好硬把美里拉来。到了初中生的年纪，“可以吃好吃的”这种说辞已经毫无诱惑力。靖子最后只好说“如果举止不自然，会被警方怀疑”，才说服美里。

这样做也许只是让工藤不快，靖子后悔地想。用餐期间，工藤不断找各种话题，但是美里直到最后，也没好好答过一句。

杏仁豆腐吃完后，美里转头对靖子说：“我要上洗手间。”

“啊，好。”

美里一离开，靖子立刻对工藤合掌道歉。

“对不起，工藤先生。”

“怎么了？”他一脸意外。显然，这是装的。

“那孩子向来怕生。而且，特别怕成年男人。”

工藤笑了。

“我也没奢望立刻就能混熟，我自己中学时也那样。我本来就抱着能见面就好的打算。”

“谢谢。”

工藤点点头，从搭在椅子上的外套口袋里取出香烟和打火机。用餐时他一直忍着，毕竟美里在。

“后来有什么变化吗？”工藤抽了一口烟后问。

“你指什么？”

“那个案子。”

“哦。”靖子垂下眼帘，又抬起头正视工藤，“没什么特别的，每天都过得很平凡。”

“那就好。警察没再来？”

“最近没有，也没去店里。你那里呢？”

“也没再来找我，看来嫌疑已经洗清了。”工藤把烟灰弹落烟灰缸，“不过，有件事有点儿怪。”

“怎么了？”

“嗯……”工藤露出迟疑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最近我常接到无声电话，都是打到家里。”

“怎么回事？好恐怖。”靖子蹙眉。

“另外，”他略带踌躇地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张便条，“信箱里还放了这种东西。”

靖子一看纸上的内容，心头不禁一震，上面正写着她的名字。内容如下：

不准接近花冈靖子，能让她幸福的人不是你这种人。

是用文字处理机或打印机打出来的，当然没有落款。

“是邮差送来的？”

“不，直接放在我信箱。”

“你猜得出是谁吗？”

“毫无头绪，才想问问你。”

“我也想不出是谁……”靖子把皮包拉过来，取出手帕，她的掌心已开始冒汗。

“放进你信箱的，只有这封信？”

“不，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

“是上次我和你在品川碰面时的照片。应该是在饭店停车场的时候被偷拍了，当时我完全没察觉。”工藤侧首不解。

靖子不由得环视周围，然而对方不可能在这家餐厅内监视。

美里回来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一出餐厅，靖子母女就坐上出租车，和工藤告别。

“今晚的菜好吃吧？”靖子对女儿说。

美里板着脸一语不发。

“你一直板着脸，很没礼貌。”

“不带我来不就好了？我本来就不想来。”

“人家可是一番好意。”

“你自己来不就行了？下次我再也不来了。”

靖子叹了口气。工藤深信，只要时间久了，美里自然会打开心房接纳他，但靖子觉得毫无希望。

“妈，你要和那个人结婚？”美里突然问。

靖子从靠背上直起身子：“你胡说什么！”

“我是认真的，你们要结婚？”

“不。”

“真的？”

“当然，我们只是偶尔见见面。”

“那就好。”美里的目光转向车窗外。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美里说完，缓缓转过身子面向靖子，“我只是觉得，如果背叛那个叔叔，不太好。”

“哪个叔叔……”

美里凝视着母亲，默默低下头，似乎想说：就是隔壁的叔叔。之所以没说出口，是怕出租车司机听见。

“你用不着在意。”靖子再次靠回座位。

美里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看起来并不相信母亲。

靖子思索着石神的事。用不着美里提醒，她本来就在担心他，工藤提到的怪事令她心惊不已。

对靖子来说，她能想到的可疑人选只有一个。上次工藤送靖子回公寓时，石神在旁凝望的晦暗双眼，至今仍烙印在她的脑海深处。

靖子和工藤见面，令石神燃起嫉妒之火——这绝对大有可能。他之所以帮着消灭犯罪证据，保护花冈母女和警方对抗至今，显然是因为他对靖子的情愫非比寻常。

骚扰工藤的人，难道是石神？真是这样，他打算怎么摆布我？想到这里，靖子大为不安。今后，他打算仗着这面盾牌控制我的一生？别说和其他男人结婚了，就连交往都不能吗？

托石神的福，靖子已逐渐摆脱警方的追查。她对此满怀感激。不过若因此终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故布疑阵又有何意义？和富樫在世时又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从富樫变成了石神。而且这次，她绝对摆脱不了，也绝对不敢背叛。

出租车在公寓前停下，她们下车，走进公寓。石神的屋子亮着灯。

一进屋，靖子就开始换衣服，紧接着听见隔壁的房门开了又关的声音。

“看吧，”美里说，“叔叔今晚等了很久。”

“我知道！”靖子的语气变得有点儿不耐烦。

几分钟后，手机响起。

“喂？”靖子接起。

“我是石神，”预料中的声音传来，“现在，方便吗？”

“对，没问题。”

“今天也没什么特殊状况？”

“对，完全没有。”

“那就好。”

她感觉出石神大舒一口气。

“有几件事非告诉你不可。第一，我在你家门上的信箱中放了三封信，请你待会儿去看一下。”

“您是说……有信？”靖子看着门。

“那些信今后会派上用场，千万小心保管。”

“啊……是。”

“信的用途，我写在便条上一并放在里面了。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那张便条一定要销毁。”

“知道，要我现在就去看吗？”

“待会儿再看也不迟。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说到这里，石神沉默了一下。

靖子感到，他似乎在犹豫什么。

“什么事？”她问。

“这种联系方式，”他缓缓说，“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和你联系。当然，你也不能与我联系。不管我今后发生什么事，你和令爱都要继续扮演旁观者，这是拯救你们的唯一方法。”

他才说到一半，靖子就开始心跳加速。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迟早会明白，现在不说为好。我以上所说，请千万不能忘记。”

“请等一下，您能不能再解释清楚点儿？”

靖子的话不同往常，美里也凑过来。

“不必解释，就这样。”

“可是——”她说到这里时，电话已经挂断了。

手机响起时，草薙正和岸谷在路上。坐在副驾驶座的草薙，还没把放平的活动椅背竖起就接起电话。

“喂？我是草薙。”

“是我，间宫。”组长沙哑的声音传来，“你立刻到江户川分局来。”

“发现什么了？”

“不是，有客人，一位先生说要见你。”

“客人？”难道是汤川？霎时他想。

“是石神，那个住在花冈靖子隔壁的高中老师。”

“石神？他说要见我？有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不能！”间宫用强烈的语气说道，“他是为大事而来！”

“您已经听他说过了？”

“他说详细情形只能告诉你，你快过来。”

“我尽快赶过去。”草薙捂住话筒，拍拍岸谷的肩，“组长叫我们去江户川分局。”

“他说人是他杀的。”间宫的声音传来。

“什么？”

“他说富樫是他杀的——石神是来自首。”

“怎么会？！”草薙猛然直起上半身。

❀第十六章❀

石神毫无表情地盯着草薙。或者说，只是视线对着他，根本没有看他。他正用心灵之眼凝望远方某处，草薙只是碰巧坐在他面前。石神那完全抹杀感情的面孔，让人不得不这么想。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三月十日。”他以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叙述，“我从学校回到公寓，看到他在公寓里徘徊。好像在找花冈小姐，还伸手在她家门上的信箱里掏来掏去。”

“抱歉，您指的那个人是……”

“富樫慎二，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石神微微放松嘴角。

审讯室内只有草薙和岸谷，岸谷在邻桌负责记录。石神拒绝其他警员在场。他的理由是：太多人争相发问，无法理顺思路。

“我觉得奇怪，于是叫住他。他表现得慌里慌张，说要找花冈靖子，还说他是她分居的丈夫。我立刻识破他在说谎。不过为了让他放松警戒，我假装相信他。”

“您怎么知道他在说谎？”草薙质疑。

石神轻轻吸了口气。“我对花冈靖子了如指掌。她已离婚，正在四处躲避前夫，这些事情我统统知道。”

“您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虽然住在隔壁，但我听说你们几乎并不来往，您不过是常光顾她工作的便当店罢了。”

“那是表面现象。”

“表面现象？”

石神挺直腰杆，微微挺起胸膛。“我是花冈靖子的贴身保镖。替她挡那些心术不正企图接近她的男人，是我的职责。不过没人知道这件事，毕竟我还是个高中老师。”

“所以我第一次去拜访时，您告诉我，你们几乎毫无来往？”

听草薙这么一问，石神轻吐出一口气。

“你来找我，是为了打听那起命案，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实话，否则不就遭到怀疑了？”

“嗯。”草薙点点头，“您刚才说，因为是贴身保镖，才对花冈靖子了如指掌？”

“对。”

“换句话说，您之前就和她有密切接触？”

“是，我再次强调，这是瞒着所有人的秘密来往。我们连她女儿都瞒着，一直小心、巧妙地保持联系。”

“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先说这个好吗？”石神露出试探的眼神。

草薙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对劲。石神声称和花冈靖子有秘密接触的说法太过唐突，背景关系也暧昧不清。不过对草薙来说，他现在只想尽快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我晚些时候再请教，请再详细地叙述一下您和富樫先生的对话。刚才您说到，假装相信他是花冈靖子的丈夫……”

“他问我知不知道花冈靖子到哪儿去了。我就说：她现在不住这里，因为工作的关系，不久之前搬走了。他听了很惊讶，问我知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里，我说知道。”

“您告诉他住哪里？”

听草薙这么问，石神冷然一笑。

“筱崎，我告诉他搬去旧江户川边的公寓了。”

筱崎原来是在这里出现的，草薙想。

“可是光这样说，他还是找不到呀？”

“富樫当时急着知道详细住址。我让他在外面等着，自己进屋，一边看地图一边把地址抄在便条上。那个地点，位于污水处理场那边。把便条一给他，那个白痴高兴得要命，还说我帮了大忙。”

“为什么要捏造那个住址？”

“当然是为了把他骗到杳无人迹的地方，我对污水处理场附近的地理环境很熟悉。”

“这么说来，从见到富樫的那一刻起，您就决定要杀他？”草薙边问边凝视石神，这段内容太惊人了。

“当然，”石神稳如泰山地回答，“我刚才说过了，我必须保护花冈靖子。一旦有折磨她的男人出现，就得尽快铲除，这是我的职责。”

“您确定富樫在折磨花冈小姐？”

“不是确定，是知道。花冈靖子一直受到那恶棍的折磨，为了避开他，才搬到我隔壁。”

“这是花冈小姐亲口告诉您的？”

“我是通过特殊的方式得知的。”

石神的语气毫无滞碍。

既然会来自首，想必脑中已充分整理过了。但他的叙述有太多不自然之处，和草薙对他的印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您把便条给他，然后怎样了？”草薙决定还是先听完下文。

“他问我知不知道花冈靖子上班的地点。我说具体地点我不清楚，只知道是个餐饮店。我还告诉他，她通常十一点下班，女儿也会去店里等她，下班一起回家。这全都是我瞎掰的。”

“瞎掰的理由是……”

“为了限制他的行动。就算那地方再怎么僻静，也不能让他抵达太早。我想他只要听说花冈靖子十一点才下班，而且在那之前女儿也不会回家，就不会提早去公寓找她们。”

“抱歉。”草薙伸出手，打断石神的话，“这些想法，全是您一瞬间想出来的？”

“是的。有问题吗？”

“不……我只是很佩服，竟然能立即想出如此缜密的计谋。”

“这不算什么。”石神恢复严肃的表情，“他一心只想见到花冈靖子。对我来说，只要利用他这种心态就行了，并不难。”

“对您来说或许是，”草薙舔舔嘴唇，“后来呢？”

“我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他，告诉他如果找不到公寓就和我联系。要是有人好心到这种地步，一般人多少会有几分怀疑，可他丝毫没生疑，一定是愚蠢至极。”

“那是因为谁也料想不到，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竟会二话不说就对自己萌生杀意。”

“正因为初次见面，才更该觉得奇怪。那人把写有假住址的便条小心翼翼地往口袋里一塞，就踏着轻快的步伐走了。我确定他走远后，就进屋开始准备。”说到这里，石神慢条斯理地伸手去拿茶杯。茶已经凉了，但他喝得津津有味。

“作什么准备？”草薙催他往下说。

“也没什么，只是换一套便于行动的衣服，等待时间来临。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思考怎样杀他。经过思考后，我选择了绞杀。我认为这个方法万无一失。如果是刺杀或扑杀，谁知道到时会不会喷得满身是血？况且我也没把握一招毙命。绞杀的话，凶器也简单。不过，还是得选坚固一点的，最后我选择了暖桌电线。”

“为什么用电线？坚固的绳子有很多。”

“我也想过领带或打包用的塑料绳，可是两者握起来容易滑手，也容易被扯松，暖桌电线最顺手。”

“于是您带着电线去了现场？”

石神点点头。

“十点左右，我走出家门。除了凶器，还准备了美工刀和一次性打火机。在前往车站的途中，我发现有人扔了一块蓝色塑料布在垃圾场，就把那块布捡起来一起带了去。我乘电车到瑞江车站，从那里坐出租车，前往旧江户川边。”

“瑞江车站？不是筱崎？”

“如果在筱崎下车，和那家伙碰个正着就糟了。”石神坦然回答，“我下出租车的地方，离我告诉他的地点还很远。总之一定要小心，在达成目的之前，绝不能让他发现。”

“下了出租车之后呢？”

“我一边提防着有没有人，一边朝他即将现身的地点走去。其实也不用特别小心，路上根本没半个人影。”石神说着又喝了一口茶，“我刚到堤防没多久，手机就响了，是他打来的。他说已经到了纸上所写的地点，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栋公寓。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他回答得很仔细。我一边和他通电话，一边小心地不让他察觉，逐渐接近他。我说我要再确认一下住址，就把电话挂了。其实那时我已经确定他的位置了。他正懒洋洋地坐在堤防边的草丛里。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他，他竟毫无察觉。等他发现时，我已经站在他背后了。我立即把电线套在他脖子上。

他虽然拼命抵抗，但我用力一勒，他就没气了，很简单。”石神垂眼看着茶杯，杯子空了，“可以再给我一杯吗？”

岸谷站起来，拿茶壶替石神倒茶。“谢谢。”他点头致谢。

“被害人身材魁梧，才四十几岁。他若拼命抵抗，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被勒死吧？”草薙试探地问。

石神依旧面无表情，只是眼睛眯了起来。

“我是柔道队的教练。如果从后面偷袭，就算对方身材高大，也能轻易制服。”

草薙点点头，眼睛瞥向石神的耳朵，他的耳廓呈现出堪称柔道家勋章的花椰菜形状。警察之中，有不少人也拥有这样的耳朵。

“杀人之后呢？”草薙问。

“当务之急就是隐瞒死者的身份。死者身份一旦曝光，花冈靖子必然会遭到怀疑。我首先剥下他的衣服，用带去的美工刀边割边剥下。然后，再弄烂他的脸。”石神语气自若地说，“我捡来一块大石头，用塑料布蒙住他的脸，砸了又砸。我不记得砸了几下，应该是十下左右。最后，再用打火机烧毁他的指纹。做完这些后，我带着剥下的衣服，准备离开现场。没想到正好发现一斗装的罐子，于是决定把衣服放进去烧。可是火势比我预期的大，我怕这样会引来什么人，没等烧完，就匆忙离去。我一直走到公交车经过的大马路才拦出租车，先去东京车站，再改搭另一辆出租车回家。抵达公寓时已经过了十二点。”说到这里，石神呼地吐出一大口气，“以上就是我所做的。我用的电线、美工刀、打火机，全都放在家里。”

草薙斜视着岸谷记录要点，叼起一支烟。点燃之后，他吐着烟凝视石神，石神的眼睛令人无法联想到任何情绪。

他的叙述没有太大的疑点，尸体、现场情况和警方掌握的内容完全吻合。这些事多半未经媒体披露，若说是编造的不太可能。

“您杀富樫这件事，可曾告诉花冈靖子小姐？”草薙问。

“我怎么可能告诉她？”石神回答，“万一她告诉别人，就会坏事。女人这种生物，天生就难以保守秘密。”

“也没和她讨论过命案？”

“当然。我和她的关系，被你们发现就完了，我们一直避免直接接触。”

“您刚才说，和花冈靖子小姐，是用谁也没察觉的方法取得联系。到

底是什么方法？”

“有好几种。其一是，她说给我听。”

“你们通常约在哪里？”

“不。那不就让人发现了？她在她家说，我在我家通过机器听。”

“机器？”

“我家墙上，对着她家装了一个收音器。”

岸谷停手仰起脸，草薙知道他想说什么。

“窃听？”

石神不以为然地皱着眉，大摇其头。

“不是窃听，是她对我倾诉。”

“花冈小姐知道那个机器吗？”

“也许不知道，不过她肯定是对着我家的墙壁说。”

“也就是说，她在对您倾诉？”

“是的。她还有女儿，不能明目张胆地对我说，总是假装在和女儿说话，其实是在向我倾诉。”

草薙手中的烟，已有一半燃成灰烬。他把烟灰弹进烟灰缸，和岸谷四目相对，刑警学弟满脸困惑地歪着头。

“是花冈靖子这么告诉您的？她说她假装和女儿说话，其实是在对您倾诉？”

“用不着说我也知道，她的事我都清楚。”石神点点头。

“换言之，她并没有这么说过。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

“怎么可能。”一直面无表情的石神，脸色终于出现些许变化，“她被前夫折磨的事，我是听她诉苦才知道的。就算她和女儿说这种事，也没有任何意义。她是想让我听见才故意这么说，她还拜托我替她想想办法呢。”

草薙抬手安抚他，另一手摁灭香烟。

“你们还用什么方法联系？”

“电话，我每晚都打电话。”

“打到她家？”

“打她手机，不过我们不会在电话里交谈。我只是让铃声响起，她有事才接电话，没事就不接。我听到响五声之后，就会挂断。我们之间，就这样交往。”

“你们俩之间？这么说，她同意这么做？”

“是的，我们以前说好的。”

“我会向花冈小姐确认的。”

“那最好。”石神用充满自信的口吻说完，猛然收紧下颚。

“刚才的叙述今后还会请您说上很多次，也会制成正式的口供。”

“可以，叫我说几遍都行，这是事实。”

“最后，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草薙的手指在桌上交握，“您为何要来自首？”

石神用力吸了一口气。

“不自首好吗？”

“我没有这样说。既然来自首，总有个理由吧？我想知道。”

石神听了，嗤之以鼻地说道：“那和你的工作无关吧？凶手在自责之下主动投案，这不就行了？还需要什么理由？”

“看您这样，不像是自责之下才来投案。”

“问我是否有罪恶感，我不得不说，那和罪恶感的确不同，不过我很后悔。早知道就不干那种事了，早知道会被背叛，我才不会杀人。”

“背叛？”

“她……花冈靖子，”石神略抬下颚继续说，“背叛了我。她想和别的男人交往，亏我还帮她收拾了前夫。要不是她向我诉苦，我不会杀人。她之前说过：真想杀死那种烂男人，我才替她下手。说起来，她也是共犯，你们应该也逮捕她。”

为了确认石神的叙述是否属实，警方搜查了他的家。趁这段时间，草薙和岸谷找花冈靖子问话。她早已到家，美里本也在，但被另一名警察带了出去。不是不想让她听到这种惊悚的对话，而是她也要接受审

讯。

得知石神自首，靖子瞪大了眼，愕然屏息，发不出声音。

“很意外吗？”草薙观察着她的表情。

靖子摇摇头，沉默良久之后，终于开口：“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怎会对富樫……”

“您对他的动机毫无察觉？”

被草薙这么一问，靖子露出既迷惘又踌躇的复杂表情，像是有什么话不愿说出口。

“石神说他是为了您才这么做的，为了您才杀人。”

靖子痛苦地皱起眉，长叹一声。

“看来您心里有数。”

她微微点头：“我早就知道他对我有好感。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那种事……”

“他说，一直和您保持联系。”

“和我？”靖子顿时脸色一沉，“没那回事。”

“他给您打过电话吧？而且每晚都打。”

草薙把石神的供述告诉靖子，她的面孔变得扭曲起来。

“打那些电话的，果然是他。”

“您不知道？”

“我猜想是他，但并不确定。毕竟他没报上名字。”

据靖子表示，第一通电话是在三个月前打来的。对方没报上名字，一开口就干涉起她的私生活。至于内容，全是些唯有平常观察她才知道的琐事。是变态跟踪狂——她赫然惊觉，吓坏了。她毫无头绪。后来对方又打来很多次，她不再接起。不过有一次，她不小心接起，对方这么说：“我知道你忙得没空接电话。我看就这样吧，我每晚打一次，你有事就接电话。我会让电话响五声，你只要在那之前接起就行。”

靖子答应了。从此，电话真的每晚响起。对方似乎是从公用电话打来的。她尽量不接。

“听不出来是石神？”

“我们之前几乎没交谈过，在电话里也只讲过一次话，那声音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况且，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事，他可是个高中老师！”

“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岸谷在草薙身旁说道。说完后立时垂下头，像是在为插嘴道歉。

草薙想起，这个学弟打从命案发生就一直护着花冈靖子。石神的自首，想必令他安心。

“除了电话，还有别的吗？”草薙问。

“请等一下。”靖子说着站起，从柜子抽屉里取出几封信。一共三封，没写寄信人，信封上只写着花冈靖子收，也没写地址。

“这是……”

“就放在我门上的信箱里。本来有很多，都被我扔了。我看电视上说，万一出了什么事，留着这种证物比较有利，虽然觉得恶心，还是留下了三封。”

“我看一下。”草薙说着打开信封。

每个信封里都装着一张便笺，是打印出来的，都不长。

最近，你的妆化得很浓，衣服也很花哨。这样不像你，素雅一点的装扮才适合你。另，你的晚归也很令人在意。下班之后，就该立刻回家。

你是否有什么烦恼？如果有，希望你毫无保留地告诉我。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每晚打电话。我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建议，别人都不能相信，也不可相信，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

我有不祥的预感，我担心你会背叛我。虽然我相信这绝不可能，但如果真有这种事，我绝不会原谅你。只有我才是你的战友，只有我能保护你。

草薙看完，把便笺装回信封。

“可以暂时由我保管吗？”

“请便。”

“还有没有类似的怪事？”

“我是没遇过……”靖子有些吞吞吐吐。

“令爱遇到什么麻烦了？”

“不、不是，是工藤先生……”

“工藤邦明先生，对吧，他怎么了？”

“上次见面时，他说他收到奇怪的信，没写寄信人。信中警告他不准接近我，还附了偷拍他的照片。”

“找上他……”

根据目前的情况，寄信人除了石神不可能有别人。草薙想起汤川学，他很尊敬身为学者的石神。如果知道这个朋友竟然干出跟踪狂的勾当，不知会受到多大的打击。

敲门声响起。“请进。”靖子一回答，年轻警员立时推开门探进头来，是负责搜查石神家的那组成员之一。

“草薙先生，请你来一下。”

“好。”草薙点头站起。

走进隔壁，间宫正坐在椅子上等他，桌上放着打开的电脑。年轻警员们正忙着把各种东西装进纸箱。

间宫指着书架旁的墙：“你看这个。”

“啊！”草薙不由得叫出声。

壁纸被撕掉二十厘米见方，连壁板也被锯下。从那里还延伸出细细的电线，电线末端连着耳机。

“你戴上耳机试试。”

草薙照间宫所示，把耳机塞进耳朵，顿时听到说话声。

只要证明了石神的供述是真的，接下来进展就快了，今后不会再给府上添麻烦了。

是岸谷的声音。虽然略有杂音，但清晰得简直不像隔着一层墙壁。

石神先生会被判什么罪？

这要看审判结果。他犯的是杀人罪，就算不判死刑，也绝不可能轻易获释。以后不会再缠着您了。

这小子身为警察竟然这么长舌，草薙一边想一边取下耳机。

“待会儿你让花冈靖子看看这个。照石神的说法，她应该知道有这玩意儿。不过我总觉得还有什么疑点。”间宫说。

“您是说，花冈靖子完全不知道石神做了什么？”

“你和她的对话我都听见了。”间宫看着墙上的收音器，咧嘴一笑，“石神是个典型的跟踪狂。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和靖子情投意合，想把接近她的男人通通铲除。前任老公不就是最可憎的人吗？”

“是……”

“怎么？你干吗苦着脸？有什么不满意的？”

“那倒不是，我自认还算了解石神这个人的个性，他的供述和我对他的印象差太多了，所以我很困惑。”

“人哪，本来就有很多种不同的面貌。跟踪狂的真实身份，通常都令人跌破眼镜。”

“这我当然知道……除了收音器还找到什么？”

间宫重重点头。

“找到了暖桌的电线，和暖桌一起收在箱子里，空心麻花线，和绞杀富樫的凶器一模一样。只要上面沾了一丁点儿被害者的皮肤，就可定案。”

“还有什么？”

“你看看这玩意儿。”间宫移动电脑的鼠标，他的动作生涩，应该是谁刚才当场教他的，“就是这个。”

画面显示着写好的文章。草薙凑近细看。

我已查明和你频频见面的人是何来历。我特地拍下照片，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想问你：和这个男人是何关系？如果是恋爱关系，那你严重背叛了我。你也不想想，我为你做了什么？我有权命令你，立刻和这个男人分手。否则，我的怒火将烧向他。让此人经历与富樫相同的命运，对我而言易如反掌。我已有此心理准备，也有办法做到。再重复一次：如果你和此人有男女关系，我决不允许这种背叛。我一定会报复。

❀第十七章❀

站在窗边的汤川，定定凝视窗外。他的背影散发出一抹遗憾与孤独的气息。在草薙看来，既可以解释为因得知久别重逢的老友犯案而大受打击，又好似是被另一种情绪笼罩。

“所以，”汤川低声说，“你就信了那个说法？我是说石神的供述。”

“身为警察，没有理由怀疑。”草薙说，“我们已从各种角度证实过了。今天，我去了距离石神住处不远的公用电话亭打听。他说每晚从那里给靖子打电话。公用电话亭旁边有家杂货店，老板说见过石神。毕竟很少有人用公用电话了，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汤川缓缓转身，面对草薙。

“请你不要用身为警察这种说法，我是在问你：你相信吗？我才不管什么调查方针！”

草薙点点头，叹了一口气。

“老实说，我也觉得奇怪。他的说法毫无矛盾，合情合理，可我还是无法信服。我不相信石神会干那种事，这就是我的感受。不过即便和上司这么说，他也不会搭理。”

“想必警方高层以为已经抓到了凶手，可以天下太平了。”

“哪怕只有一个清楚的疑点也好，事态马上就会截然不同，可惜什么也没有，无懈可击。自行车的指纹没擦掉，他说原本就不知道被害者会骑自行车来。毫无可怀疑之处，所有事实都指出：石神的供述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说也不可能让调查重新回到原点。”

“简言之，你虽然不信，却人云亦云地得出结论，石神就是命案真凶。”

“你不要话里带刺。事实重于感情不是你一贯的原则吗？既然在逻辑上合情合理，就算心理上无法接受也得接受，这就是科学家的基本原则。这可是你向来强调的。”

汤川轻轻摇头，和草薙相对而坐。

“最后一次见到石神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P \neq NP$。自己想出答

案和判断别人的答案是否正确，何者较容易——这是著名的数学难题。”

草薙皱起眉头。

“那是数学？听起来像哲学。”

“你明白吗？石神给你们提出了一个答案，也就是这次的自首、供述内容。这一自白怎么看都像正确无误的解答，是他充分发挥智慧想出来的。如果就这么乖乖相信，那就表示你们输了。你们正受到来自他的挑战和考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全力以赴，判断他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

“我们已经作了各种证实。”

“你们做的，只是按照他的证明方法走。你们该做的，是探寻有没有别的答案。除了他提供的答案之外别无可能——唯有证明到这个地步，才能断言，那个答案是唯一的答案！”

草薙从汤川强硬的口吻中，感受到他的烦躁。这个向来沉着冷静的物理学家，难得流露此种情绪。

“你是说石神在撒谎？你认为凶手不是石神？”

草薙这么一说，汤川立刻皱起眉头，黯然垂首。草薙盯着汤川，继续说道：“你敢如此断言，根据是什么？既然你有你的推论，那就告诉我。难道只是因为无法接受昔日老友杀人这一事实？”

汤川起身，背对草薙。

“汤川！”草薙喊他。

“我的确不愿相信，”汤川说，“之前我也说过，他重视的是逻辑，感情次之。只要他断定，某个方法对解决问题有效，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可就算这样，也不至于杀人……而且，杀的还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这简直超乎想象！”

“你果然只有这个根据。”

汤川一听，倏然转身，狠狠瞪着草薙，眼睛里除了愤怒，更流露出浓浓的悲伤与痛苦。

“我虽不愿相信，但还是得接受这一所谓事实，世事就是如此，这点我很清楚。”

“你还是认为石神清白无罪？”

草薙的质问令汤川脸一歪，微微摇头。

“不，我不会那样表达。”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你认为杀死富樫的是花冈靖子，石神只是在袒护她。可是，越深入追查，这个可能性就越低。石神的跟踪狂行为，已有许多物证证明。为了袒护她不可能伪装到那种地步。更何况，这世上有哪个人，会心甘情愿替人顶下杀人之罪？靖子对石神来说，既非家人也非妻子，甚至连情人都算不上。纵使有意袒护或真的曾协助抹去罪证，但到了掩护不了的时候自然会死心，人性本来就是这样。”

汤川像突然察觉什么似的瞪大了眼。

“掩护不了的时候自然会死心——这是正常人的反应，要坚持到底、继续袒护是至高难题。”汤川凝视着远方低语，“石神也是如此，这点他自己很清楚，才……”

“才怎样？”

“没事，”汤川摇头，“没什么……”

“站在警察的位置，我不得不承认石神就是真凶。除非出现新的证据，否则，调查方针不会改变。”

汤川不语，摩挲着脸，长吐一口气，方说：“他……选择在监狱度过一生？”

“既然杀了人，那是理所当然的。”

“是啊……”汤川垂下头，一动不动，最后，他保持着那个姿势说道，“对不起，请你先回去，我有点儿累了。”

汤川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对劲。草薙想问清楚，却还是默默从椅子上起身。汤川看起来的确精疲力竭。

草薙离开第十三研究室，正在昏暗的走廊上走着，一个年轻人走上楼来。草薙认识这个身材有点单薄、长相略带神经质的年轻人，是跟着汤川作研究的常盘。草薙在汤川外出时来访，就是这个年轻人告诉他，汤川去了筱崎。

常盘注意到草薙，略一点头，继续往前走。

“等一下！”草薙喊住他。看到他面带困惑地转身，草薙对他露出笑脸，“我有事想问你，有时间吗？”

常盘看看表，答应给他几分钟。

他们走出物理系研究室所在的大楼，进入以理科学生为主的学校餐厅。从自动售货机买了咖啡，隔着桌子相对而坐。

“比起在你们研究室喝的速溶咖啡，这个好喝多了。”草薙啜了一口纸杯中的咖啡，这么说是为了让常盘放松下来。

常盘笑了，但脸颊还是僵着。

本想先闲话家常，但草薙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是白费力气，于是直接切入正题：“我想问的，是汤川副教授的事，”草薙说，“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对劲？”

常盘一脸困惑。是我问的方式不对吗？草薙想。

“他有没有因为与工作无关的事，正在作什么调查，或是出门上哪儿去？”

常盘歪着头，认真思考。

草薙对他一笑。

“这并不表示他和什么案件有关，解释起来有点儿困难……我觉得汤川在顾忌我，有事瞒着我。你也知道，那家伙向来个性偏执。”

虽然不确定这样的解释对方能理解多少，但常盘总算略微放松下来，点点头。也许是在同意个性偏执这一点。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调查什么，不过几天前，他曾打电话去图书馆。”常盘说。

“图书馆？大学的？”

常盘点头。“好像问馆里有没有报纸。”

“报纸？既然是图书馆，肯定有报纸。”

“没错，不过汤川老师想知道的，是旧报纸保存到什么时候。”

“旧报纸……”

“并不是非常久之前的报纸。我记得老师问，能不能看到这个月的所有报纸。”

“这个月……结果呢？图书馆有吗？”

“应该有，因为老师立刻就去了。”

草薙点点头，对常盘道谢，拿着还剩一半咖啡的纸杯站起来。

帝都大学的图书馆为一栋三层楼的小型建筑，草薙读书时，总共来

过两三次，连图书馆是否整修过都不确定。在他看来，图书馆还很新。

一进去就是问询台，里面坐着一个女馆员。草薙向她问起汤川查阅报纸的事。女馆员露出狐疑的表情。

草薙只好拿出证件。

“不关汤川老师什么事。我只是想知道，他那时看了什么报道。”他知道这样说不自然，却想不出其他托辞。

“在我印象中，他想看三月份的报纸。”女馆员慎重地回答。

“三月份的？什么报道？”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说完，她又想起什么，微微张口，“我记得他当时说，只要社会版就行。”

“社会版？报纸在哪里？”

“这边请。”说着，她带草薙到摆放成排平台架子的地方。那些架子上叠放着报纸。“每十天放一摞。”她说。

“这里只有过去一个月的报纸，更旧的报纸已经处理掉了。以前还留着，现在不用了，只要上网搜索就能读到以前的报道。”

“汤川他说……汤川老师说一个月的就够了？”

“对，三月十日以后的就行。”

“三月十日？”

“对，他是这样说的。”

“可以让我看看这些报纸吗？”

“请便。看完后叫我一声。”

女馆员转身的同时，草薙已把整叠报纸抽出，放在旁边桌上。他决定从三月十日的社会版看起。

三月十日，勿庸赘言，就是富樫慎二遇害的日子。汤川果然是为了调查那个案子才来图书馆，但他想从报上确认什么？

草薙搜寻和案子有关的报道，最早的刊登在三月十一日的晚报上。随着尸体身份被查明，十三日的早报也作了报道，从此之后，再没后续新闻。不过石神自首后，又刊登出一些。

汤川在意这些报道的哪一点？

草薙把为数不多的几篇报道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都不是什么重要内容，汤川通过草薙得到的信息比这些报道多多了，照理说没必要回头看这些。

草薙看着面前的报纸，双臂交抱。

他不认为像汤川这么厉害的人，需要借助报道来调查案情。在这个天天都有杀人命案发生的时代，除非有什么重大进展，否则报纸不会对一个案子穷追不舍。富樫这起命案，在世人看来毫不稀奇，汤川不可能不明白这点。

但那家伙向来不做无意义的事……

虽刚对汤川说了那番话，草薙心中仍留有无法断定石神就是凶手的疑问。他无法抹去心中那份误入歧途的不安，他总觉得汤川知道警方错在哪里。过去，这个物理学家曾多次帮助他们这些警察。这次，应该也有有效的建议，可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草薙把报纸收好，招呼刚才那名馆员。

“对您有用吗？”她不安地问。

“还好。”草薙含糊以对。

正当他打算离去时，女馆员说：“汤川教授好像还查了地方报纸。”

“什么？”草薙转身，“地方报纸？”

“对。他问我馆里有没有千叶和埼玉的地方报纸，我告诉他没有。”

“他还问了些什么？”

“没了，只问了这些。”

“千叶和埼玉……”

草薙带着疑问走出图书馆，他无法理解汤川的举动。为什么要看地方报纸？难道说他做的和这起案子毫不相干？

草薙左思右想，走回停车场。今天他是开车来的。

钻进驾驶座，正要发动引擎之际，汤川学竟从眼前的校舍走了出来，他没穿做实验时穿的白袍，只是罩了一件深蓝色外套，一脸凝重的表情，完全没注意周遭，笔直朝小门走去。

草薙看着汤川出了门左转，这才发动车子。缓缓驶出校门时，正看到汤川拦下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启动的同时，草薙也上了马路。

单身的汤川，大半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他的解释是：反正回家也无事可干，看书或是运动还是在学校更方便。他还说，吃饭也省事。

一看时钟，还不到五点，他不会这么早回家。

草薙一边跟踪，一边暗暗记下出租车的所属公司和车牌号。就算中途跟丢了，事后也能查出汤川在哪里下车。

出租车一路向东，路上有点堵。两车之间不时有几辆车切入钻出，不过幸好没被红绿灯拉开距离。

出租车过了日本桥，在快要过隅田川的地方停下，正是新大桥前。前方就是石神的住处。

草薙把车子暂时停到路边，伺机而动。汤川走下新大桥的台阶，好像并不打算前往公寓。

草薙迅速环视四周，寻找可以停车的地方。幸好一座停车计费器前空着。他把车往那里一停，急忙去追汤川。

汤川正朝隅田川下游慢步走去，看起来不像有事的样子，倒像是在悠闲地散步。他还不时把目光投向那些游民，但并未伫足。

一直走到游民小屋绝迹之处，他才止步。他把手肘架在河边的栏杆上，然后出其不意地转向草薙。

草薙有点狼狈，汤川倒是毫不惊讶，露出浅笑。看来他早就发觉草薙在跟踪。

草薙大步走近他。“你早就发现了？”

“你的车太醒目了，”汤川说，“那么旧的Skyline，现在很难找到。”

“你知道被我跟踪，才在这里下车？还是一开始就打算来这里？”

“两种说法都算对，也都不对，本来的目的地是这里往前一点。发现你跟踪后，我就稍微改了一下下车地点，我想带你来这里。”

“想带我来这里，什么意思？”草薙迅速扫视周遭一圈。

“我最后一次和石神见面，就是在这里。当时我是这么对他说的：这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只有齿轮自身能决定自己的用途。”

“齿轮？”

“然后，我提了几个和命案有关的疑问。当时他摆出不予置评的态度，但与我分开后，他作出了答复，就是去自首。”

“他是听了你的话，才放弃挣扎去自首？”

“放弃挣扎……也对，从某种角度看的确如此。不过对他来说，应该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那张最后的王牌，实在准备得非常周到。”

“你和石神说了些什么？”

“我说过了，有关齿轮的话题。”

“后来你不是提出了一些疑问？我是问那个。”

汤川听了，露出些许落寞的笑容，轻飘飘地摇头晃脑起来。

“那个根本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齿轮，他就是听了那个才下决心自首的。”

草薙大大叹了一口气。

“你去大学图书馆查过报纸，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常盘告诉你的？看来你连我都开始调查了。”

“我也不想这样，谁叫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没生气，那毕竟是你的工作。随便你，要调查我还是做别的什么，我都无所谓。”

草薙盯着汤川，随即低头求饶。

“你就别再吊我胃口了，你一定知道什么，请你告诉我。石神不是真凶吧？既然如此，让他顶罪太没天理了，你总不希望昔日老友沦为杀人犯吧？”

“你把头抬起来。”

草薙一听，抬眼看他，心中不禁赫然一惊。眼前这张物理学家的面孔，正痛苦地扭曲着。他抬手按住额头，紧紧闭着双眼。

“我当然不希望他变成杀人犯，可是已经毫无办法了。连我都不知道，怎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这么痛苦？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们是朋友。”

汤川一听，倏然睁眼，一脸严肃地说："你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警察。"

草薙哑口无言。他第一次觉得和这位多年好友之间有一道隔阂。正因为身为警察，眼看好友面对前所未有的苦恼，却连原因都问不出来。

"我现在要去找花冈靖子，"汤川说，"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可以去？"

"无所谓，不过请你别插嘴。"

"明白。"

汤川转身迈步，草薙紧随其后。汤川最初的目的地是弁天亭，他打算去找花冈靖子说什么？虽然草薙很想立刻问个究竟，但终忍住，只默默向前走。

汤川在清洲桥前走上台阶，驻足停步。

"那栋办公大楼，"汤川指着旁边的建筑，"入口处有玻璃门，看到了吧？"

草薙将目光转向那里，玻璃门上赫然映出两人的身影。

"看到了，那又怎样？"

"命案刚发生时我来见石神，当时我们俩也这样望着映在玻璃上的身影。但当时我完全没注意，是听石神说才看到的。在那之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他可能和命案有关。能和久违的劲敌重逢，我甚至有点乐昏了头。"

"你是说，你看到映在玻璃上的影子以后，才开始怀疑他？"

"当时他这么说：你看起来还是这么年轻，和我大相径庭，你的头发也很稠密——说着，还做出在意自己头发的小动作。这点让我大吃一惊，石神这个人，是个绝对不在意外貌的人。他一直坚持，一个人的价值不该靠这种东西衡量。他也绝不会选择受外貌左右的人生，现在，居然对外貌耿耿于怀。他头发的确稀疏，但竟然为了这种早已无可奈何的事哀叹，我因而才察觉，他正处于不得不在意外表与容貌的时候——就是恋爱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他贸然说出这种话？是突然在意起外表了？"

草薙察觉出汤川的言外之意，遂接口说："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心上人了，是吗？"

汤川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我怀疑那个在便当店上班的女子、公寓

邻居、前夫遇害的女人，就是他的意中人。不过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他对待命案的态度。照理说，他应该很在意，但他表现得就像个旁观者。或许怀疑他在恋爱是我想多了，于是，我又去找他，和他一起去便当店。我想从他的态度中看出什么端倪，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花冈靖子的一个男性朋友。”

“工藤邦明，”草薙说，“他正和花冈靖子交往。”

“好像是。石神看到工藤和花冈靖子交谈时的表情……”汤川皱起眉，摇摇头，“看到那个表情，我不得不承认，石神爱上的就是花冈靖子，他的脸上分明浮现出嫉妒。”

“可是这样推断，同一个疑问又出现了。”

“对，足以解释矛盾的理由只有一个。”

“石神和命案有关，你对他的怀疑，就是这样开始的？”草薙再次眺望大楼的玻璃门，“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对石神来说，小小的疏忽竟成了他的命门。”

“他那强烈的个性，即使事隔多年，仍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否则我也不会察觉到。”

“只能说石神运气不好。”草薙说着朝马路走去，他发觉汤川没跟来，立刻停下脚步，“不是去弁天亭？”

汤川低着头，走近草薙。“我想提一个对你来说很苛刻的要求，可以吗？”

草薙苦笑：“那得看是什么。”

“你愿意抛弃警察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听我说吗？”

“什么意思？”

“我有话对你说。不过，是要对身为朋友的你说，不是对警察。你从我这里听到的，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无论是你的上司、同事甚至家人。你能答应我吗？”汤川眼中不住溢出迫切感。他显然是有什么苦衷，逼着他不得不这么做。

草薙本想再说一遍——那得看是什么，但他把这句话咽回肚里。他怕一旦说出口，眼前的人今后再也不把自己当朋友了。

“好，”草薙说，“我答应。”

❀第十八章❀

目送买炸鸡便当的客人走出店门，靖子看看钟，再过几分钟就六点了。她叹口气，摘下白帽。

工藤白天打电话给她，邀她下班后见个面。

“算是庆祝。”他说，语气很兴奋。

她问庆祝什么。“这还用说吗？”他回答，“当然是庆祝凶手落网，你终于摆脱那个案子，我也不必再小心翼翼地和你保持距离。不用再担心被警察缠着不放，当然应该举杯庆祝一下。”

工藤的声音听起来兴奋自然。他不知道实情，当然会如此，可是靖子怎能有兴致？

“我没心情。”她说。

“为什么？”工藤问。发现靖子默然不语，他才像突然醒悟似的说：“我懂了。虽说你们离了婚，但被害人毕竟曾与你关系匪浅。说什么庆祝，是我太不谨慎了，对不起。”

他完全误会了，但靖子依旧沉默。他继续说：“不过，我有要事和你说。请你今晚务必和我见个面。”

她想拒绝，她实在没那个心情。对于代自己自首的石神，她有太多的歉疚。但她说不出拒绝的话。工藤说的要事会是什么呢？

两人约好六点半，他来接她。虽然工藤很希望美里同行，但靖子委婉地拒绝了，现在不能让美里和工藤见面。

靖子打电话回家，留言说要晚些回家。一想到美里听后不知会作何感想，靖子就心情沉重。

六点一到，她解下围裙，向后面厨房的小代子打声招呼。

“哎呀，这么晚了。”提早吃晚餐的小代子看看钟，“辛苦了，剩下的我来就行。”

“我先走了。”靖子折好围裙。

“去和工藤先生见面？”小代子小声问。

“啊？”

“白天，他不是打电话来，约你见面？”

看到靖子困惑地陷入沉默，小代子顿了一下，用感慨万千的语气说：“太好了！麻烦的案子也解决了，又能和工藤先生这么好的人交往，你终于走好运了。”

“不……”

“是，一定。你受了这么多苦，今后一定会幸福，为了美里也要幸福。”

小代子的话令靖子心中隐隐作痛。小代子打从心底期盼朋友得到幸福，但她哪里知道底细？

“明天见。”靖子说着，出了厨房，她无法正视小代子。

出了弁天亭，靖子朝着平日回家的反方向走去，拐角的餐厅就是她和工藤约好的地方。她本不想约在那里，当初和富樫即是约在那里。可工藤说那里最好找，她实在开不了口请他换地方。

头上就是首都高速公路。穿过下面时，有人从后面喊了一声“花冈小姐”，是男人的声音。

转身一看，两个眼熟的男子正朝她走近。一个是汤川——石神的老友，另一个是草薙。这两人怎会凑到一起？靖子一头雾水。

“您还记得我吗？”汤川问。

靖子来回审视两人，点点头。

“您有约会吗？”

“是……”她做出看表的动作，心里其实慌得很，根本没看时间，“我和人约好了见面。”

“只要三十分钟就好，我想和您谈一下，很重要的事。”

“不，恐怕……”她摇头。

“不然十五分钟，十分钟也行，就在那边的长椅坐一下。”汤川说着，指指身旁的小公园，就在高速公路下方。

汤川语气沉稳，散发出一种不容抗拒的严肃感。靖子直觉到他打算

谈什么。这个大学副教授，之前见面时也曾以轻松的口吻，对她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她想逃，这是她的真心话，然而她又很好奇：他要谈什么？一定和石神有关。

“那就十分钟。”

“太好了。”汤川一笑，率先走进公园。

“请。”看到靖子犹豫不前，草薙说着伸出手催她。她点点头，跟在汤川身后。这个警察闷不吭声的样子显得有些怪异。

汤川在双人座坐下，给靖子空出一个位子。“你去那边待着，”汤川对草薙说，“我要和她单独谈。”

草薙虽然略显不满，但只是撇了一下嘴，就回到公园入口附近，掏出香烟。

靖子有些顾忌，但还是坐了下来。

“那位先生是警察吧？这样没关系吗？”

“没事，我原本打算一个人来，更何况，对我来说，他的身份是朋友而不是警察。”

“朋友？”

“我们是大学时的好友。”汤川说着露出一口白牙，“他和石神也是校友。不过他们两个在此事发生之前，从未见过。”

靖子恍然大悟。之前她一直想不通，这个副教授为何会因这桩命案来找石神。石神什么也没透露，但靖子之前就在怀疑，整个计划之所以出现破绽，八成和汤川插手有关。和警察是校友，还拥有共同的友人，这点想必在石神的预料之外。

此人究竟打算说什么？

“我对石神自首感到很遗憾。”汤川一开口就直捣核心，“一想到他那么有才华的人，今后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身为研究者的我实在不甘心，太遗憾了。”

靖子不发一语，放在膝上的双手用力交握。

“不过，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会做出那种事。”

靖子感到汤川侧身面对她，顿时浑身僵硬。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会对你做出那种卑劣勾当。不，无法想象这个说法不够贴切，应该说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在说谎。他为何要说谎？已经背上了杀人污名，照理说再撒谎也毫无意义了，他却说了谎。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这个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某人隐瞒真相。”

靖子咽下口水，拼命调整呼吸。

此人已经隐约察觉真相了。他知道石神是在包庇某人，真凶另有其人，他想救石神。该怎么救？最直接的方法，自然是让真凶自首，招认一切。

靖子提心吊胆地瞄了汤川一眼，他竟在微笑。

“你以为我是来说服你的？”

“不，我没有……”靖子慌忙摇头，“说到说服，我有什么可让您说服的？”

“说的也是。我说错话了，我道歉。”汤川低头鞠躬，“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才来找你。”

“什么事？”

汤川停顿了一下才开口：“你真的对真相一无所知。”

靖子惊讶地瞪大了眼，汤川已经不笑了。

“我想，你的不在场证明大概是真的，”他继续说，“你应该真去过电影院，令爱也去过。要不然在大批警察执著的追查下，你和读中学的令爱绝对招架不住，你们母女俩都没有说谎。”

“对，我们根本没说谎，那又怎样？”

“你心里应该也在奇怪，为什么用不着说谎，为什么警方的追查这么松懈？因为他……石神，早已安排好让你们面对警方的询问时，只要实话实说就行。无论警方怎么步步紧逼，他都已安排好，确保你们安然无事。至于他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我想你大概一无所知。你只知道石神用了巧妙的障眼法，却不清楚具体内容。我说得对吗？”

“您在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靖子对汤川一笑。但她知道，自己的脸颊在抽搐。

“他为了保护你们母女，作了极大的牺牲，那是你我这种普通人连想都想不到的壮烈牺牲。打从命案一发生，他就已作好最坏的打算，决定到时替你们顶罪，因为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以此为前提设计出来的。因此，这个前提绝对不能瓦解。然而，这个前提实在太残酷，任谁都会退缩，石神自己也知道。为了让自己在紧要关头义无反顾，他事先断了自

己的退路。那正是最惊人的障眼法。”

汤川的话令靖子脑中一片混乱，她完全蒙了。然而，她能觉出，此人说得没错，她完全不知道石神设计了什么障眼法。同时，她也的确奇怪，警方的侦查为何没有想象中那般激烈。她甚至觉得，警察的再三盘问，根本找错了方向。但汤川知道那个秘密……

汤川在看表。

“告诉你这件事，我实在很为难。”汤川的表情的确很痛苦，“石神绝对不希望我这样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一定希望，至少不让你发现真相。这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如果你知道了真相，将会终生背负起比现在更大的痛苦。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让你明白他有多爱你、是怎么把全部人生都赌了下去，他未免牺牲得太不值了。这不是他的本意，但看到你这样一无所知，我实在无法忍受。”

靖子感到心跳剧烈，喘不过气，好像随时都会昏倒。汤川想说什么，她毫无头绪，但从他的语气，她已察觉那个答案必然超乎想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快点说。”她的措辞虽然强悍，声音却虚弱得发颤。

“那起命案……旧江户川命案的真凶，”汤川做个深呼吸，“就是他——石神。不是你，也不是令爱，是石神。他并非冒名顶罪，他就是真凶。”

见靖子听不懂这话，只呆坐当场，汤川又加上一句：“不过那具尸体并非你的前夫富樫慎二，而是另外一人。”

靖子蹙眉，她不明白汤川的意思，但当她凝视他那双眼镜后面悲伤眨动的眼睛时，她蓦然明白了。她用力吸了一口气，双手捂嘴。心中猛地一撞，她差点儿失声尖叫。她全身血液沸腾，紧接着又全身冰凉。

“你终于懂我的意思了。”汤川说，“石神为了保护你，做下另一起杀人命案，那是在三月十日，富樫慎二遇害的第二天。”

靖子手脚发冷，全身起满鸡皮疙瘩，几乎晕厥。

看花冈靖子的模样，草薙推测，八成是从汤川那里听到了真相。远远地都看得出，她脸色惨白。这也难怪，听到那样的真相，没有人会不震惊，更何况她还是当事人。

就连草薙，至今都难以完全相信。刚才听汤川说明时，他觉得根本像做梦。可是在这种状况下，汤川显然不会开玩笑，但他的分析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不可能，”草薙当时说，“为掩饰花冈靖子杀人，去杀另一个人，天底下哪有这么夸张的事？真是这样，被杀的又是什么人？”

汤川露出异常悲伤的表情，摇头说道：“我不知道那人的姓名，但我知道他是哪里的人。”

“什么意思？”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算突然失踪，也没人找他，没人担心他，更不会有人报案。因为那个人过着和家人断绝关系的生活。”汤川说着，指向刚才一路走来的堤防沿岸小径，“你刚才不也看到那样的人了吗？”

草薙一时之间没能明白汤川的意思，但看着他指的方向，猛然恍然大悟，不禁屏息：“你是说那里的游民？”

汤川没点头，只说：“有个收集空罐的人，对住在那一带的游民了如指掌。我找他问过，一个月前，有个新伙伴加入。说是伙伴，其实不过是共享同一个场所。那人还没搭盖小屋，也不愿用纸箱当床。收集空罐的大叔告诉我，起先谁都这样——生而为人，难以抛开自尊。大叔说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那人有一天突然消失了，毫无征兆。大家虽然有点儿犯嘀咕，但也仅止于此。在他们的世界里，早已对某人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习以为常。”

“附带提一下，”汤川继续说，“那人是在三月十日前后消失的，五十岁上下，中年发福，中等身材。”

旧江户川的尸体是在三月十一日被发现的。

“我不清楚来龙去脉，大概是石神发现了花冈靖子的罪行，决定帮助她消灭证据。他认为光处理掉尸体不够，一旦查明尸体身份，警方必然会找上花冈靖子。到时她和她女儿，不见得能扛到底。于是，他拟定了这个计划，另准备一具他杀尸体，让警方认定那就是富樫慎二。警方肯定会逐步查明被害人是在何时何地如何遇害，警方调查得越深入，花冈靖子的嫌疑就越轻。这是当然，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是她杀的，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富樫慎二。你们调查的，其实是另一起杀人命案。”

汤川淡然道出的内容简直匪夷所思，草薙一边听，一边不住摇头。

“石神会想出这么异想天开的计划，多半因为他平常总走那个堤防。每天望着那些游民，他或许会想：他们到底为何而活？难道只是这样默默等死吗？就算他们死了，也不会有人察觉，更不会有人感到难过……但这只是我的推测。”

“所以他就认为，杀了那样的人毫无关系？”草薙向汤川确认。

“这倒不至于。不过他思考对策时将他们考虑在内，这点不可否认。

我之前和你说过，只要符合逻辑，再冷酷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杀人符合逻辑？”

“他想要的，是他杀尸体这片拼图。要完成整幅拼图，就不能少那一片。”

草薙终究还是无法明白。连像在讲课似的淡淡叙述此事的汤川，草薙都觉得有些不正常。

“花冈靖子杀富樫慎二翌日早晨，石神和一名游民进行接触。我不知道对话内容，但他肯定是找对方做什么事。他让游民先去富樫慎二租住的旅馆，在那里待到晚上。想必石神在前一天夜里，已将富樫慎二的所有痕迹彻底清除。留在房间里的，只是那个游民的指纹和毛发。到了晚上，游民穿上石神给他的衣服，前往指定场所。”

“筱崎车站？”草薙急问。

汤川摇摇头：“不，是前一站，瑞江车站。”

“为什么？”

“石神先在筱崎车站偷自行车，再去瑞江车站和那个人会合。他很可能另外预备了一辆自行车，两人抵达旧江户川的堤防后，他就杀了那个人。他把对方的脸砸烂，自然是怕人发现那不是富樫慎二。按理说，没必要烧毁指纹。旅馆已经留有此人的指纹，就算不烧，警方也会误认为死者就是富樫慎二。但是已毁了容，不连指纹一起毁掉，凶手的行动就会欠缺一贯性——他不得不烧毁指纹。可这么一来，警方要查明身份就会大费周章。因此，他才在自行车上留下指纹，衣服没烧完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

“但自行车没必要是新的。”

“偷新的自行车，也是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对石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警方查出犯案的准确时间。解剖虽较可靠，但他怕尸体发现得晚，会拉长犯案时间的推定范围。弄不好会拉长到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九日晚上。对他来说那将极为不利，因为那是花冈母女杀死富樫的日子，她们没有不在场证明。为了预防这点，需要准备自行车是在十日之后失窃的证据。不能选放了一整天都无人问津的自行车，而是要选一旦被偷、车主会立刻报案的自行车。因此，目标就指向新买的自行车。”

“原来隐含了这么重要的意义。”草薙举拳往额上一敲。

“自行车被发现时，两个轮胎都被戳破了，这也只有石神才能想到，是为了防止车子被其他人骑走。可以说，他为了替花冈母女制造不在场证明，真是费尽心思。”

“可她们的不在场证明并没有那么明确。到现在，都没找到决定性的证据，足以证明她们当晚的确在电影院。”

“但是，你们也找不到不在电影院的证据。”汤川指着草薙，“看似脆弱却又无法推翻的不在场证明，这就是石神设计的陷阱。如果是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警方反而会怀疑是不是动过什么手脚，说不定还会疑心死者不是富樫慎二。石神怕的就是这点。被杀的是富樫慎二，可疑的是花冈靖子，他故意制造出这个陷阱，让警方无法跳出这一定势。”

草薙沉吟。汤川说得没错，误以为死者是富樫慎二后，他们立刻将怀疑的矛头直指花冈靖子。而她坚持的不在场证明，令人半信半疑。警方怀疑她，就等于深信死者必是富樫。

“真是可怕的人。”草薙低语。

“是啊。”汤川说，“我之所以看穿这个可怕的障眼法，还是你给我的灵感。”

“我？”

“你提过石神出数学考题时的出发点，就是针对自以为是的盲点。看似几何问题，其实是函数问题。”

“什么意思？”

“同样的模式。看似是不在场证明，核心其实在于隐瞒死者身份。”

草薙不禁“啊”了一声。

“后来，你给我看石神的出勤表，那上面显示，他在三月十日上午，请假没去学校。你以为和命案无关，没怎么重视，但我一看到那个时间点就明白，石神想隐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必发生于前一晚。”

想隐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花冈靖子杀富樫慎二。

汤川的推理从头到尾都说得通。仔细想想，之前在意的自行车失窃和衣服没烧完这两个疑点，果然和案子大有关联。草薙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些警察的确跳进了石神设计的迷宫。

然而，他还是无法摆脱“匪夷所思”这种感觉，为了掩饰一桩杀人案，不惜再犯下另一桩命案——天底下真会有这样的人？

“这个障眼法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汤川似乎看穿了草薙的疑

惑，“那就是可以让他的决心——万一被识破真相，自己就去顶罪——无法动摇。他也怕到了紧要关头会退缩，受不了警察的刨根问底，不慎吐露真相。可是现在，他没有这种不安了。不管被如何追问，他都不会动摇，他只能继续坚称人是他杀的。旧江户川发现的被害人，的确是他杀的。作为杀人凶手，坐牢理所当然。但是，他也完美地坚守到底，保住了心爱的人。”

“石神知道他的障眼法被识破了吗？”

“我告诉他，我已识破障眼法，但我用的是只有他才能听懂的说法。就是我刚才和你说过的话：这个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也只有齿轮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齿轮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吧？”

“就是那个被石神当成拼图一部分的无名流浪汉……”

“他的行为不可原谅，自首是应该的。我之所以谈到齿轮，也是为了劝他这么做，但我没想到，他会用那种方式自首。他竟然不惜把自己贬低成变态跟踪狂去保护她……我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才发现障眼法的另一个深意。”

“富樫慎二的尸体在哪里？”

“我不知道，应该被石神处理掉了。或许已被别的地方的警察发现，或许尚未找到。”

“别的地方的警察？你是说不在我们辖区？”

“他会避开警视厅辖区，他不希望警察发现尸体后立刻联想到富樫慎二。”

“因此你才去图书馆查报纸，你是去确认有没有身份不详的尸体被发现。”

“就我所知，还没找到类似尸体，不过迟早会发现。他应该没费太大功夫藏匿尸体。因为就算被发现了，尸体也不会被判定为富樫慎二。”

“我立刻去查。”草薙说。

汤川听了摇摇头：“不行，这样违反我们的约定。一开始我就说了，我是告诉身为朋友的你，不是告诉警察。如果你根据我的说法展开搜查，我们就绝交。”

汤川的眼神充满决绝，令人无法反驳。

“我想赌在她身上。”汤川说着指向弁天亭，“她不知道真相，不知道石神作了多大的牺牲。我准备告诉她真相，希望她能作出正确抉择。石神肯定希望她能毫不知情地幸福生活下去，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我认为

她应该知道。”

“你是说，她知道真相后会去自首？”

“不知道，我也并非坚持她应自首。一想到石神，我觉得至少让她得救也好。”

“如果过了很久花冈靖子还是不肯自首，我只好展开调查，就算坏了和你的友情，也在所不惜。”

“好吧。”汤川颔首。

望着正和花冈靖子说话的友人，草薙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靖子始终垂着头，始终没换过姿势。汤川的嘴唇一直在动，表情毫无变化。然而连草薙都感觉得到，两人身上笼罩着紧张的空气。

汤川站起身，向靖子鞠一躬，朝草薙这边走来。靖子还是同样的姿势，似已动弹不得。

“让你久等了。”汤川说。

“谈完了？”

“嗯，谈完了。”

“她打算怎么做？”

“不知道。我只是告诉她事实，没问她打算怎么办，也没建议她该怎么办，一切全看她自己。”

“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她不去自首——”

“我知道。”汤川抬手制止草薙，跨步迈出，“你不要再说了。我有事想求你。”

“你想见石神？”

汤川略微瞪大了眼，“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也不想想，我们多少年的交情。”

“心有灵犀？好吧，毕竟我们目前仍是朋友。”汤川说着，寂寥地笑了。

❀第十九章❀

靖子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汤川的话朝她当头压下。那些内容实在惊人，实在沉重，几乎压碎了她的心。

他竟然作出如此牺牲？

富樫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他什么也没说，他只说她用不着操心。她还记得他在电话彼端，淡淡地说都已妥善处理妥当，什么都不用担心。

她的确感到奇怪，警方问的为何是案发翌日的不在场证明。之前石神已吩咐过，三月十日晚上要做些什么。电影院、拉面店、KTV，以及深夜的电话，样样都是照他的指示做的，只是她并不明白这么做的用意。警察询问时，她虽然一一据实回答，但心里还是很疑惑：为什么是三月十日……

现在她全明白了。警方令人费解的调查，原来全都是石神设计好的，但他设计得未免太过惊悚。从汤川那里听到时，虽然心知除此之外的确别无可能，但她还是无法相信。不，是不愿相信。她不愿相信石神竟能牺牲到如此地步，不愿相信石神为了自己这么一个毫无长处、平凡无奇、没什么魅力的中年女人，竟然毁了自己的一生！她觉得，自己的心还未坚强到足以承受这一切的地步。

她双手捂住脸，什么都不愿想。汤川说他不会告诉警方，他说一切都只是推论，毫无证据，她可以自由选择今后该走的路。她不由得恨恨地想，他逼她做的是何等残酷的抉择！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无法站起。她僵着，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人拍她的肩，她吓得猛然抬头。

工藤正忧心忡忡地俯视着她。

“你怎么了？”

一时之间她没有醒过神来，工藤怎会在这里出现？看清他的面容，这才渐渐想起约好要见面。

“对不起。我有点……太累了。”除此之外，她想不出别的借口，况且她的确很累。不是身体，而是心中疲惫至极。

“你不舒服？”工藤柔声问道。

那温柔的声音，此刻靖子听来，显得异常空洞。她这才明白，不知真相原来也是一种罪恶，自己已然身陷罪恶。

“不要紧。”靖子说着，试图起身。

看她一个踉跄，工藤连忙伸手搀扶。她说了声谢谢。

“出什么事了？你脸色不太好。”

靖子摇头。他不是可以解释的对象，这世上找不到那样的人。

“没什么，只是有点不舒服，刚才在这里休息了一下，已经没事了。”她想发出开朗的声音，但怎么能够？

“我的车就停在旁边，休息一下，我们走吧。”

靖子不由得回视他的眼睛，“去哪里？”

“我订了餐厅，说好七点到。不过晚三十分钟也无妨。”

“哦……”

餐厅，听起来仿佛来自不同的时空。难道我要去那种地方吃饭？要怀着这种心情，堆出假笑，以高雅的动作拿刀举叉？然而，这不是工藤的错。

“对不起。”靖子低声说，“我实在没心思。等好一些再说吧。今天实在……怎么说……”

“我知道了，”工藤伸出手制止她，“好吧。发生这么多事，难怪你会累。今天好好休息。仔细想想，这阵子你一直不得安宁，我该让你喘口气，是我太不替你着想了。对不起。”

工藤坦诚道歉，靖子再次觉得，他真是个好人，他打心底替我着想。这么多人如此爱我，我为什么还是无法幸福？

她几乎被他推着才迈开步。工藤的车就停在几十米外的路上，他说送她回家。靖子知道该拒绝，却仍是接受了——这条回家的路，已变得格外漫长。

“你真的不要紧？要是有什么事，我希望你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上车后，工藤又问了一次。靖子的样子着实令人担心。

“嗯，不要紧。对不起。”靖子朝他一笑，这已是她竭尽所能的演技。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都是满心歉疚。这歉意，令她突然想起工藤今天要求见面的原因。

“工藤先生，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

“是，本来是这样。”他垂下眼，“但今天算了吧。”

“哦。”

他发动了引擎。

坐在车上，靖子茫然望着窗外。天色早已暗下来，街景正逐渐换上夜晚的风貌。要是一切都能化为黑暗，世界就此结束，不知该有多轻松。

他在公寓前停车。“你好好休息，我再和你联系。”

“好。”靖子点头，伸手去拉门把。这时工藤说：“等一下。”

靖子一转头，他舔舔嘴唇，砰砰拍了两下方向盘，手才伸进西服内袋。“还是现在告诉你吧。”

“什么？”

工藤掏出一只小盒子，一看就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电视里常出现这种画面，我本来不太想这样做，但这也算是一种形式。”说着，他当着靖子的面打开盒子。是戒指，大大的钻石绽放出灿烂的光辉。

“工藤先生……”靖子愕然。

“不必立刻答复。”他说，“我知道还得考虑美里的感受。但我希望你明白，我这样绝非儿戏。现在的我，有信心让你们母女幸福。”他拉起靖子的手，把盒子放在她掌心，“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只是一份礼物。不过……如果你决心和我共度下半生，这枚戒指就另有意义了。你愿意考虑吗？”

掌心感受着小盒子的分量，靖子不禁仓皇失措。她震惊不已，以致他的表白连一半都没听进去。她懂得他的意图，正因为懂，心里才更是一团乱麻。

“抱歉，这样太唐突了。”工藤脸上浮现出腼腆的笑，“你不必急着回答。和美里商量一下。”说着，把靖子手上的盒子盖起，“拜托你了。”

靖子想不出该说什么，千头万绪在脑中来回穿梭，包括石神——不，那占了大半。

“我会……好好考虑。”她费尽力气才挤出这句话。

工藤欣然点头，靖子这才下车。

目送汽车远去，她才回家。打开房门，她瞥向隔壁那扇门。门口塞满了邮件，没有报纸，怕是石神去投案前就把报纸停了。

美里还没回来。靖子瘫坐在地，长长吐出一口气。她突然念头一转，打开身旁的抽屉，取出塞在最里面的点心盒。那是用来装邮件的盒子，她从最底下抽出一个信封。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有一张纸，爬满密密麻麻的字迹。

那是石神打最后一通电话前，放进靖子家信箱的。除了这张纸，还有三封信。每封信都足以证明，他在疯狂纠缠靖子。现在，那三封信在警方手里。

这张纸上，对三封信的用法、警察来找她时该怎么应答，都作了详细说明。不只是对靖子，还有写给美里的。在那详细的说明中，有他预估的各种状况，好让花冈母女无论受到怎样的询问，都不会动摇。因为这信，靖子和美里才能毫不慌乱、理直气壮地与警察对峙。当时靖子觉得，如果应付得不好，让人看穿，定会害石神的一片苦心化为泡影，想必美里也有同感。

指示之后，还有这么一段。

工藤邦明先生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和他结婚，你和美里获得幸福的几率较高。把我完全忘记，不要有任何负罪感。如果你过得不幸福，我所做的一切才是徒劳。

她看了又看，再次落泪。

她从未遇到过这么深的爱情，不，她连这世上有这种深情都一无所知。石神面无表情的背后，竟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爱。

得知他去自首时，她以为他只是替她们母女顶罪。听了汤川的叙述，蕴藏在这段文字中的深情，才真正强烈地朝她心头涌来。

她想向警方说明一切，然而就算这样，也救不了石神——他已杀了人。

她的目光停驻在工藤送的盒子上。打开盒盖，戒指发出夺目的光芒。

已到如此地步，或许该照石神的意思，只考虑母女俩的幸福。诚如他写的，这时如果退缩，他的苦心将付诸流水。

隐瞒真相何其痛苦。就算抓住了幸福，也不会有幸福的真正感受。

只会终生抱着自责，终生得不到片刻安宁。但此时靖子觉得，忍受这种煎熬，也算一种赎罪。

她试着将戒指戴上无名指。钻石真美，若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的怀抱，不知该多幸福。但那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因为自己心中永无放晴之日。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世上只有石神。

靖子把戒指放回盒中时，手机响了。她盯着屏幕，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她接起电话。

“请问是花冈美里的母亲吗？”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对，我就是。”她有不祥的预感。

“我是森下南中学的坂野，冒昧打电话来，不好意思。”

是美里学校的老师。

“请问，美里出什么事了吗？”

“刚才在体育馆后面，发现美里倒卧在地不省人事。嗯……像是割了腕。”

“啊？”靖子心脏突突乱跳，几乎要窒息。

“因为出血严重，我们立刻把她送往医院。还好没有生命危险，请您稍稍放心……”

话的后半截，完全没传入靖子耳中。

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石神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在脑中以直线连接。画出来的图形，是三角形、四边形、六边形的组合。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相邻的区块不能同色。

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破解之后，他又选择其他斑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虽然单纯，但做了又做丝毫不觉厌倦。玩腻了四色问题，只要接着利用墙上的斑点，做解析题目就是。光是计算墙上所有斑点的坐标，就得耗去不少时间。

身体受到束缚不算什么，只要有纸和笔，就能解数学题。手脚被绑了，思维还能活动。纵使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也无人能把手伸到他脑子里。对他来说，那里就是无垠乐园，永远沉睡着数学这座矿脉。要把那些矿藏统统挖出来，一生的时间未免太短。

他再次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他也有发表论文、受人

重视的欲望，但那非关数学本质。让别人知道是谁第一个爬上山顶固然重要，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其中的真味，也就足够了。

石神费了不少时间，才达到这一境界。不久前，他差点迷失活着的意义。当时他觉得，只擅长数学的自己，若不能在此领域有所发展，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烦恼。不仅如此，他甚至寻思，有谁会注意到他的死亡？

那是一年前的事。

石神拿着根绳子，找合适的地方拴。公寓的房子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在柱子上钉个大钉子，把系成圆圈的绳子挂在上面，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柱子发出吱呀的声音，钉子没弯，绳子也没断。

他已毫无留恋。没有理由寻死，也没有理由活着，如此而已。

他站上台子，正要把脖子套进绳索时，门铃响了。

是扭转命运方向的门铃。

他没有置之不理，他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门外的某人，说不定有急事。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女子，是一对母女。

母亲自我介绍说她们刚搬来隔壁，女儿在一旁鞠躬。看到两人时，石神的身体仿佛猛然被某种东西贯穿。

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在那之前，他从未被任何东西的美丽吸引、感动过，也不了解艺术的意义。然而这一瞬间，他全都懂了，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

石神早已忘记她们是怎么打招呼的，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邂逅花冈母女后，石神的生活从此改变了。自杀的念头烟消云散，他重获生命的喜悦，单是想象母女俩的生活就令人开心。在世界这个坐标上，竟有靖子和美里这两个点，那是罕见的奇迹。

星期天最幸福，只要打开窗子，就能听到她们说话。虽然听不清楚内容，但随风传来的隐约话语，对石神来说也是至高仙乐。

他压根儿没有要和她们发生关联的欲望，她们不是他该碰触的对象。对于崇高的东西，能沾到边就已足够幸福，数学也是如此。妄想博得名声，只会有损尊严。

帮助母女俩，对石神来说乃是理所当然。没有她们，就没有现在的他。他不是顶罪，而是报恩。想必她们毫无所觉。这样最好。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人。

看到富樫的尸体时，石神的脑中已拟好一个计划。

要完美地弃尸实在困难，就算再怎么巧妙，也无法永远隐匿身份。就算侥幸一时瞒住，花冈母女也无法安心，她们将永远活在不知何时东窗事发的恐惧中。他怎能忍心让她们受那种苦？

让靖子母女安心的方法只有一个——把案子和她们完全切割开来。只要移到乍看好像相连、其实绝不相交的直线上即可。

他决心利用“技师”。

“技师”，那个刚在新大桥旁过起游民生活的男子。

三月十日清晨，“技师”像平时一样，坐在离其他游民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石神告诉他，要委托他一桩差事——一个河川工程需要人监工几天。他已看出，“技师”以前做过建筑方面的工作。

“技师”很惊讶，问为何会找上他。石神说，原来受托担任这工作的人，发生意外不能去了，如果无人监工，就拿不到施工许可。

先期交付五万元后，“技师”一口答应。石神带着他，前往富樫租住的旅馆。他让“技师”换上富樫的衣服，令他安分地待到晚上。

当晚，石神把“技师”叫去瑞江车站。石神事先从筱崎车站偷了自行车。尽量选新车，车主能报案最好。

事实上他还准备了另一辆自行车，那是从瑞江车站前一站——一之江车站偷来的。是辆旧车，并未好好上锁。

他让“技师”骑新车，两人一同前往现场——旧江户川边的案发现场。

至于后来的事，他每次想起，心情总会为之一沉。“技师”直到断气，都不明白自己为何身死。

石神没让任何人知道第二起杀人命案，尤其是花冈母女。因此他选用同样的凶器，施以同样的手法。

富樫的尸体被他在浴室里分割成六块，分别绑上石块后，扔进了隅田川。他分了三个地点弃尸，都在半夜扔弃，费了三晚。即便被发现，也已无所谓，警方绝对查不出死者的身份。在他们的记录中，富樫已经

死了——同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

可惜汤川看穿了此偷梁换柱之法，石神因而向警方自首。反正他从一开始就已作好这一准备，也安排好了各项事宜。

汤川也许会告诉草薙，草薙会报告上司，但警方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无法证明被害者身份有误。石神料想自己很快就会被起诉。事到如今已不能回头，又怎能回头？就算天才物理学家的推论再怎么神准，在凶手的自白面前也异常苍白。

我赢了，石神想。

警铃响起，是有人进出拘留所的铃声，看守离席站起。

一阵短暂交谈后，有人进来。站在石神监室前的，是草薙。

在看守的命令下，石神走出监室。检查完身体后，他被移交给草薙。此间，草薙一句话也没说。

一出房门，草薙就转向石神："您身体怎么样？"

这警察，到现在还这么客气。石神不知他是另有他意，还是纯属个人习惯。

"累了。可以的话，我希望法律尽快作出裁决。"

"就当这是最后一次审讯吧，我想请您见一个人。"

石神蹙眉：会是谁？难道是靖子？

来到审讯室前，草薙打开门。里面坐着汤川学，他沉着脸，定定凝视石神。

看来这是此生最后一道难关，石神打起精神。

两个天才，隔着桌子沉默良久。草薙倚墙而立，不语旁观。

"你好像清瘦了些。"汤川先开口。

"哦？三餐都很正常。"

"那就好。唉，"汤川舔舔嘴唇，"你不怕被贴上变态跟踪狂的标签？"

"我不是跟踪狂，"石神回答，"我在暗中保护花冈靖子，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你至今仍在保护她，我也知道。”

石神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他转头看草薙，“这种对话对调查有什么帮助吗？”

看草薙不发一语，汤川说：“我把我的推论都告诉他了，包括你真正做了什么，杀了谁。”

“你要吹嘘你的推论，完全是你的自由。”

“我也告诉了她——花冈靖子。”

这句话令石神的脸颊猛然抽动，但抽动立刻转为浅笑。

“她略表悔悟了？感谢我了？枉费我替她除掉眼中钉，听说她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关她的事！”

石神冷笑，故意扮出恶棍的姿态。草薙心头一阵激荡，不禁感叹万千：原来一个人竟能爱人到如此地步！

“你好像坚信，只要你不说，就永远无法揭开真相。但怕是你错了。”汤川说，“三月十日，一个男子下落不明。他完全是个无辜的人。只要查明他的身份，找到他的家人，就可以做DNA鉴定。再和警方认定是富樫慎二的遗体进行比对，其真实身份自然水落石出。”

“你说的，我听不懂。”石神露出笑容，“他没家人，就算还有别的方法，要查明身份也得花上庞大的人力和时间。到那时，早已结案。不管法官作出什么判决，我都不会上诉。只要结案，就是盖棺定论，富樫慎二命案就此了结。难道说……”他看着草薙，“警方听了汤川的话，会改变态度？若是那样，就得先放了我。理由呢？因为我不是凶手？但我明明已经自首，这份供词怎么办？”

草薙垂下头。石神说得没错，除非能证明他的供词是假的，否则不能半路喊停，规矩就是这样。

“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汤川说。

石神看着汤川，等待下文。

“你的头脑……你那聪颖过人的头脑，却用在这种事情上，我感到万分难过。我永远失去了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对手。”

石神的嘴抿成一线，垂下双眼，似乎在忍耐什么。最后，他再次望向草薙。“他说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草薙看着汤川，汤川默然点头。

“走吧。”草薙打开门。先让石神出去，汤川紧随其后。

就在草薙要撇下汤川、把石神带回拘留室之际，岸谷从走廊的拐角现身，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花冈靖子。

“怎么了？”草薙问岸谷。

“她……她主动来，说有话要说……就在刚才……听到了惊人的……真相……”

“就你一个人听到？”

“不，组长也在。”

草薙看着石神。石神脸色灰败如土，一双眼睛紧盯着靖子，充满血丝。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他低叹。

靖子如遭冻结的面容眨眼间几近崩溃，两眼清泪长流。她走到石神面前，突然伏身跪倒。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您为了我们……为我这种女人……”她的背部激烈晃动。

“你胡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愚蠢……你胡说……”石神口中发出呓语般的呢喃。

“不能只有我们得到幸福……不！我该赎罪，我要接受惩罚，我要和石神先生一起接受惩罚。我能做的只有这个，我能为您做的只有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她两手撑地，头抵地板。

石神一边摇头一边后退，脸上痛苦地扭曲着。

他猛然一个转身，双手抱头。

“啊——”他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咆哮里夹杂了绝望与混乱的哀号。那咆哮，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警察跑来，要制止他。

“别碰他！”汤川挡在他们面前，“至少，让他哭个够……”

汤川从石神身后将手放在他双肩上。

石神继续嘶吼，草薙觉得他仿佛正呕出灵魂。

恶意

あくい

东野圭吾



版权信息

书名：恶意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娄美莲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0-01

ISBN：978-7-5442-8514-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解决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探究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独白
告白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过去之章（一）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过去之章（二） 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
过去之章（三） 加贺恭一郎的回忆
真相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阐明
返回总目录



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事情发生在四月十六日，星期二。

那天下午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前往日高邦彦的住处。日高家距我住的地方不远，仅需坐一站电车，到达车站改搭巴士，再走上一小段路，大约二十分钟就到了。

平常就算没什么事，我也常到日高家走走，不过那天却是有特别的事要办——这么说好了，要是错过那天，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的家位于美丽整齐的住宅区里，该地区清一色的高级住宅，偶尔可见一般称之为豪宅的气派房子。这附近曾经是一片杂树林，有不少住户依然让庭院保有原本的面貌。围墙内山毛榉和栎树长得十分茂盛，浓密的树荫覆满整条巷道。

严格说起来，这附近的路并没有那么狭窄，可是一律规划成了单行道。或许讲究行走的安全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一种象征吧！

几年前，当我听说日高买了这附近的房子时，心里就想，果不出所料。对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少年而言，把家安在这里乃人生必须实现的梦想之一。

日高家称不上豪宅，不过光夫妻俩居住，可说绰绰有余，十分宽敞。主屋的屋顶采用了纯和式风格，边窗、拱形玄关、二楼窗际的花坛则全是西式设计。这些想必是夫妻俩各拿一半主意的结果。不，就砖砌的围墙来看，应该是夫人占了上风。她曾经透露，一直想住在欧洲古堡般的家里。

更正，不是夫人，应该说是“前夫人”才对。

沿着围墙走，我终于来到方形红砖砌起的大门前，按下门铃。

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应门，我往停车场一看，日高的萨博车不在，可

能是出门去了。

这下要如何打发时间？我突然想起那株樱花。日高家的庭院里种了一株八重樱，上次来的时候只开了三分，算算已经又过了十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是别人的家，但仗着自己是主人的朋友，就不请自入了。通往玄关的小路在途中岔开来，往建筑的南边延伸而去。我踏上小径，朝庭院的方向走。

樱花早已散落一地，树枝上还残留着些许尚堪观赏的花瓣。不过这会儿我可无心观赏，因为有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那里。

那女人弯着腰，好像正看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她身着简单的牛仔裤和毛衣，手里拿着一块像白布的东西。

“请问……”我出声问道。

女子好像吓了一大跳，猛地转过身来，迅速挺直腰杆。

“啊，对不起。”她说，“我的东西被风吹到院子里了，这家人好像不在，我就自己进来了。”她将手里的东西拿给我看，是一顶白色的帽子。

她的年龄看来应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间，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小，长相平凡，脸色也不太好。

刚才的风有那么强，会把帽子吹掉？我心里犯着嘀咕。

“您好像很专注地在审视地面呢。”

“哎，因为草皮很漂亮，我在猜是怎么保养的。”

“唔，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朋友的家。”

她点了点头，好像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主人。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点了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往门那一头走去。

大概过了五分钟，停车场那边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好像是日高回来了。

我走回玄关时，深蓝色的轿车正倒入停车场，驾驶座上的日高注意到我，向我微微地点了下头。

副驾驶座上的理惠一边微笑一边对我解释：“对不起，本想出门去买点东西，结果碰到了大堵车，真伤脑筋。”

一下车，日高马上举起手做了个手刀的姿势，表示抱歉。“等很久了吗？”

“没有，并没有多久，我去院子里看樱花了。”

“已经开始凋落了吧？”

“有一点，不过真是棵漂亮的树啊。”

“开花的时候是很好，之后就麻烦了。工作室的窗口离得比较近，毛毛虫都从外面跑进来了。”

“这就伤脑筋了。不过，反正你也不会在这里工作了，对吧？”

“嗯，一想到可以从那毛毛虫地狱里逃出来，我就松了一口气。啊，还是先进来吧，我们还留着一些器具，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通过垂拱的玄关，我们鱼贯而入。

屋子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墙壁上的挂画也已收起。

“行李都收拾好了？”我问日高。

“除了工作室外，大致都收拾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搬家公司。”

“今晚打算住在哪里？”

“早就定好皇冠酒店了。不过我可能要睡在这里。”

我和日高走进工作室。那是一间约十叠大的西式房间，里面只剩下电脑、书桌和一个小书架，显得空荡荡的，其余的东西大概都打包了。

“这么说来，你明天还有稿子要交差？”

日高眉头一皱，点了点头。

“连载的部分还剩下一回，预定今晚半夜要传给出版社，所以到现在电话都没敢切断。”

“是聪明社月刊的稿子？”

“是啊。”

“还有几页要写？”

“三十页。啊，总会有办法的。”

房里有两把椅子，我们分坐在书桌一角的两侧。不久，理惠端了咖

啡进来。

“不知温哥华的天气怎样，应该比这边冷吧？”我向两人问道。

“纬度完全不一样，那边凉多了。”

“不过能过个凉凉爽爽的夏天真是不错，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对身体不好。”

“待在凉爽的屋子里顺利工作……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不过大概不可能吧。”日高自嘲地笑着。

“野野口先生，到时你一定要来玩，我可以当你的向导。”理惠说。

“谢谢，我一定去。”

“你们慢慢聊。”说完，理惠就离开了房间。

日高拿着咖啡杯站了起来，倚在窗边望向庭院。

“能看到这株樱花盛开的样子真好。”他说。

“从明年起，我会拍下花开的美丽照片寄给你。对了，加拿大那边也有樱花吧？”

“不知道。不过即将搬进去的房子附近好像没有。”他啜着咖啡说道。

“说到这个，我刚才在院子里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我本来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说，后来还是决定让他知道。

“奇怪的女人？”日高挑起了眉毛。

我把刚才的情景说给他听，结果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惊讶转为了然于胸。

“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长得像木刻的乡土玩偶？”

“啊，没错，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这样。”日高比喻得真贴切，我笑了出来。

“她好像姓新见，住在附近。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但也应该已经超过四十了。有个读初中的儿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浑蛋。丈夫很少在家，大概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这是理惠的推断。”

“你知道得还真详细，你们感情很好啊？”

“和那个女人？怎么可能！”他把窗子打开，拉起纱窗，凉风徐徐地吹了进来，风里混杂着树叶的气味。“正好相反，”他继续说道，“应该说她恨我们才准确。”

“恨？她看起来很正常啊！是什么原因？”

“为了猫。”

“猫？这和猫有什么关系？”

“最近那个女人养的猫死了。听说是忽然倒在路边，带它去看兽医，得知可能被人下了毒。”

“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她似乎怀疑猫是吃了我做的毒丸子才死的。”

“你？为什么她会这么认为？”

“就是这篇，”日高从仅存的那方书架里抽出一本月刊，翻开放到我面前，“你读读这个。”

那是一则约半页篇幅的短文，题为“忍耐的极限”，文章上方摆着日高的照片。内容主要是说到处乱跑的猫让他极为苦恼：早上，院子里一定会出现猫粪；将汽车停在停车场，引擎盖上布满猫的脚印；花盆里植物的叶子被啃得乱七八糟。虽然知道这些罪行全是一只带白棕斑点的花猫犯下的，却苦无对策，就算立了一整排保特瓶挡它，也一点效果都没有，每天都在挑战自己忍耐的极限……

“死掉的那只猫是带白棕斑点的？”

“唔，好像是。”

“那难怪了，”我苦笑着点了点头，“她怀疑你也不是没道理的。”

“上个礼拜吧，她气冲冲地跑到这里来，虽然没指名道姓说是我下的毒，但话里就是这个意思。理惠很生气地说我们才不会干这种事，并将她轰了回去，不过就她在院子里徘徊的行径看来，想必还在怀疑我们。大概想找寻是否有毒丸子残余的痕迹。”

“还真执著。”

“那种女人就是这样。”

“她不知道你们就要搬到加拿大去住了吗？”

“理惠跟她说过，说我们下礼拜就要到温哥华住上好一阵子，她家的

猫再怎么作乱，我们也只要忍耐一下子就好了。这样看来，理惠倒也挺强悍的。”日高好像颇觉有趣地笑了。

“理惠的话很有道理，你们根本没有必要急着在这个时候杀死那只猫嘛！”

不知何故，日高并没有马上附和我的话。他依然面带微笑，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将咖啡喝光后，他阴沉地说道：“是我做的。”

“啊？”我不明所指，便问，“什么意思？”

他将咖啡杯放到桌上，拿出了香烟和打火机。

“是我杀的。我把毒丸子放到院子里，只是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顺利。”

听到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我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然而他虽维持一贯的笑脸，却不像在开玩笑。

“你说的毒丸子怎么做？”

“还用怎么做？猫罐头里掺入农药放到院子里就结了，没教养的猫好像什么都吃。”

日高将香烟拿近，点燃，惬意地吞云吐雾。从纱窗吹入的风霎时将烟雾吹散了。

“你干吗要做那种事？”我问道，心里感觉不太舒服。

“我跟你说过屋子到现在都还租不出去吧？”他面容一整，认真地说道。

“嗯。”

日高夫妇打算在旅居加拿大期间将这套房子租给别人。

“倒是不断有中介来询问，可是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缺点。”

“什么？”

“他们说房子前面摆了一排挡猫的瓶子，好像深受猫害的困扰。这种状况确实会影响租房者的意愿。”

“那你把挡猫瓶拿掉不就好了？”

“这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如果有想租的人来看房子，看到满院猫粪，又该怎么办？若我们还在，是可以天天打扫，可明天这里就没人住

了，肯定会臭得要命。”

“所以你就杀了它？”

“这应该是饲主的责任，不过你刚才看到的那位太太好像不明白这一点。”日高在烟灰缸里把香烟捻熄。

“理惠知道这件事吗？”

日高扬起半边脸，一边笑一边摇头：“哪能让她知道！女人啊，百分之八十都喜欢猫，要是我跟她讲了实话，她肯定会说我是魔鬼。”

我不知该怎么接下去，只好沉默以对。这时恰好电话响起，日高拿起话筒。

“喂？啊，你好，我正想你也该打电话来了……嗯，按照计划进行……哈，被你识破啦？我这才要开始写呢……是啊，我想今天晚上一定能搞定……好，我一完成就马上传过去……不行，这电话只能用到明天中午，所以我打电话过去好了……嗯，我会从酒店打过去。好，那先这样。”

挂断电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编辑？”我问。

“聪明社的山边先生。虽然我拖稿拖习惯了，不过这次他真的不放心。因为他怕我跑掉，后天就不在日本了。”

“那我就不多打扰，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就在此时，听到屋内对讲机的声音。我原以为是推销员之类，不过似乎不然。走廊上传来理惠走近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

“什么事？”日高问。

门打开了，理惠一脸沮丧地探进头来。

“藤尾小姐来了。”声音闷闷的。

日高的脸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布满阴霾。

“藤尾……藤尾美弥子？”

“嗯，她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跟你谈。”

“真糟糕。”日高咬着下唇，“大概是听到我们要去加拿大的风声了。”

“要我告诉她你很忙，请她回去吗？”

“这个嘛，”他想了一下，“不，我见她好了。我也觉得就在这里把事情解决掉会更轻松，你带她过来吧。”

“好倒是好……”理惠担心地往我这边看来。

“啊，我正打算要离开。”我说。

“对不起。”理惠说完，就消失在门口。

“真伤脑筋。”日高叹道。

“你们刚刚说的藤尾小姐，是藤尾正哉的……”

“妹妹。”他搔着略长的头发，“如果她们想要钱还好办，可是如果要我将书全部收回或改写，就恕难从命了。”

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日高赶紧闭上了嘴。门外依稀传来理惠的声音——“走廊很暗，对不起”，接着有人敲门，日高应了一声。

“藤尾小姐来了。”理惠打开门说道。

站在她背后的，是一位看来二十六七岁的长发女子，身着女大学生去企业面试时会穿的那种套装，让人觉得这位不速之客在刻意维持着应有的礼貌。

“那我先走了。”我向日高说道。我原本想告诉他，如果可以，后天我会去送行，但没说出口。我心里琢磨着，要是在这种时候刺激到藤尾美弥子就不好了。

日高沉默地点了点头。

我在理惠的陪伴下走出了日高家。

“招待不周，真是不好意思。”理惠合起双掌，眨着眼，抱歉地说道。由于身材娇小纤细，这样的动作让她散发出少女般的气息，令人一点也感觉不出她已年过三十。

“后天我会去送你们。”

“你不是很忙吗？”

“没关系，拜拜。”

“再见。”她说道，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

我回到家，刚做完一点事，门铃就响了。我的住所和日高家相比天差地远，只不过是一栋五层建筑里的一个小套间，工作室兼卧室约占了六叠，剩下的十六叠空间既是客厅也是饭厅，还包含了厨房，而且我也没有像理惠那样的美眷，所以铃响时，只好自己去应门。

从门镜里确认来访对象后，我将锁一扳，打开了门，是童子社的大岛。

“你还是一样，非常准时。”我说。

“这可是我唯一的优点。我带来了这个。”他拿出一个四方包裹，上面印有知名和式糕饼店的店名。他知道我是个嗜吃甜食的人。

“不好意思，还让你特地跑一趟。”

“哪里，反正我回家顺路。”

我将大岛让进狭窄的客厅，泡了茶，接着走回工作室，将摆在书桌上的原稿拿了过来。“哪，这个，写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我来拜读一下。”他将茶杯放下，伸手接过稿子，读了起来，我则翻开报纸。一如往常，让人当面阅读自己的作品，总令我不太自在。

大概是大岛快读完一半的时候，餐桌上的无绳电话突然响了。我说声“失陪一下”，离开了座位。

“你好，我是野野口。”

“喂，是我。”是日高的声音，听来有点沉重。

“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还挂念着藤尾美弥子的事，不过日高并未正面回答。他停了一下，问道：“你现在忙吗？”

“谈不上忙，只是有客人在这里。”

“哦，几点会结束？”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刚过六点不久。

“还要一点时间，到底怎么了？”

“嗯，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有事想找你商量，你可不可以来我这里一

下？”

“可以。”我差点忘了大岛就在一旁，几乎要脱口问他是不是有关藤尾美弥子的事。

“八点怎么样？”他说。

“好。”

“那我等你。”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一把听筒放好，大岛就赶忙从沙发上站起，说道：“如果你还有事，那我就……”

“不，没关系，没关系。”我以手势示意他坐回去，“我和人约在八点，还有时间，你就慢慢读好了。”

“这样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拿起原稿继续读了起来。

我也再度摊开报纸盯着上头的文字，脑海里却不停猜测着日高要说的是哪件事。我猜多半跟藤尾美弥子有关，除此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还会有什么事。

日高写了一本叫《禁猎地》的小说，内容描写某位版画家的一生。表面上虽称之为小说，实际上作品中的主角确有其人，是一名叫藤尾正哉的男子。

藤尾正哉和我以及日高读的是同一所初中。或许是因为这段渊源，让日高兴起想把藤尾的故事写成小说的念头。只是这本小说有几点亟待商榷的地方，即其中连藤尾正哉之前做过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也如实描写，特别是他学生时代的各种奇怪行径，日高几乎是原版重现。就我看来，除了人物名字不同之外，书里的内容根本不像是虚构的小说，就连主角后来被妓女刺死也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

这本书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对于认识藤尾正哉的人而言，要猜出小说主角的原型是谁实在太过容易。终于，藤尾的家人也看到了这本书。

藤尾的父亲早已去世，出来抗议的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认为：很明显，小说主角是以藤尾正哉为原型，可是她们不记得曾允许谁去写这样的小说。而且这本书暴露了藤尾正哉的隐私，使他的名誉受到不当的诋毁，她们要求将作品全部收回，全面改写……

日高也说过了，对方并未要求赔偿金之类的实际补偿。她们真的只是要求改写作品，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企图，至今仍无法断定。

从日高刚刚在电话中的声音判断，恐怕和藤尾美弥子的交涉不太顺利。可是，把我叫过去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真的谈判破裂，那我

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就在我左思右想之际，对面的大岛好像把稿子读完了。我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

“写得不错嘛，”大岛说，“蛮温暖的，透着一股怀旧气息，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我的确松了口气，赶紧喝了口茶。大岛这个年轻人虽然和气，却不随便讲谄媚逢迎的话。

若是平时，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往后的计划，不过待会儿和日高有约。我看了一下钟，已经六点半了。

“你来得及吗？”大岛机灵地问。

“嗯，还来得及。怎样？这附近有一家餐馆，我们去那儿边吃边讨论？这样也算帮了我一个大忙。”

“好啊，反正我也要吃晚饭。”他将原稿放进皮包。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快三十了，却还是单身。

距离我家大概两三分钟的路程就有一家餐馆，我们一边吃着烤料理，一边商量公事。说是商量公事，其实我们聊的都是杂事。谈话中，我无意间说出接下来跟我约的人正是作家日高邦彦，大岛听后显得有些惊讶。

“你认识那位先生啊？”

“嗯，我们初中、小学都同校，住得也很近，从这边走过去就到了，只是我们的老家都已经拆了，目前正在盖公寓。”

“就是所谓的童年旧识对吧？”

“差不多吧，现在我们也还有来往。”

“啊，”大岛露出羡慕和憧憬的目光，“我竟然不知道。”

“我为你们公司写稿，也是通过他介绍的。”

“咦？是这样吗？”

“一开始是你们公司的总编向日高约稿，不过他不写儿童文学，就拒绝了，又把我介绍给你们，也就是说，他算是提拔我的贵人。”我一边用叉子将烤通心粉送进嘴里，一边说道。

“嗯，竟然有这回事。日高邦彦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标题确实挺吸引

人的。”大岛接着问我：“野野口先生，你不想写针对成人读者的小说吗？”

“我很想写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是我的真心话。

七点半，我们离开了餐馆，往车站走去。我站在月台上目送大岛坐上反方向的电车，不久我等的电车也来了。

抵达日高家正好是八点。我站在门前，觉得有点奇怪，屋里一片漆黑，连门外的灯也没有开。

我还是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只是没想到竟被我料中，无人应答。

莫非是自己搞错了？日高电话里说的八点，说不定指的不是八点到“他家”。

我回到来时的路上，不远处有座小公园，我边掏出零钱边走进公园旁的电话亭。

从电话簿里，我找到了皇冠酒店的电话号码。酒店职员听到我要找一位姓日高的客人，马上帮我转接过去。

“您好，我是日高。”是理惠的声音。

“我是野野口，日高邦彦在吗？”

“不，他没来这里。应该还在家吧。因为还有工作要赶。”

“不，他好像不在……”我告诉她她家一片漆黑，里面好像没人。

“这就怪了。”电话那头的她似乎颇为困惑，“他跟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恐怕要半夜了。”

“大概只是出去一下吧。”

“应该不会啊。”理惠像在思索，沉默了片刻，道，“这样好了，我现在就到那边去。大概四十分钟就会到了。啊，野野口先生，你现在在哪里？”

我说了自己的位置，告诉她会先到附近的咖啡店打发时间，就挂了电话。

走出电话亭，在去咖啡店前，我又绕到日高家去看了看。还是一样，灯全部暗着，停车场里日高的萨博好端端地停在那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这家咖啡专卖店是日高平日调适心情时常去的，我也来过好几次，

店主认出了我，问今天怎么没跟日高先生一起来。我说，他和我约了见面，可是家里却没有人。

就这么和老板聊着职业棒球赛，东拉西扯的，三十分钟就过去了。我付了账，出了店门，快步往日高家走去。

才走到门前，就看到理惠从出租车上下来。听到我出声相唤，她回了我一个笑脸。可是，当她看向屋子的时候，脸色忽然沉了下来，显得十分不安。

“真的是全暗的。”她说。

“好像还没回来。”

“可是他不可能出去啊。”

她从皮包里拿出钥匙，往玄关走去，我跟在后面。

大门锁着，理惠打开门进入屋子，接着把各处的灯一一摁亮。室内空气冰冷，似乎没有人在。

理惠穿过走廊，去拧日高工作室的门把手。门锁上了。

“他出门的时候，都会上锁吗？”我问。

她一边掏钥匙，一边侧着头回想：“最近他不太锁门的。”

钥匙一转，门顺势敞开来。工作室里同样没有开灯，却不是全暗的。电脑的电源还插着，屏幕发出亮光。

理惠摸索着墙壁，按下日光灯的按钮。

房间中央，日高脚朝我们，倒在地上。

停顿了几秒，理惠沉默地走上前去。走到一半，她突然停了下来，两手捂着嘴，全身瞬间僵直，一言不发。

我也战战兢兢地往前挪去。日高趴着，头转向一旁，露出左半边脸颊。他的眼睛微微睁着，眼神涣散。

“他死了。”我说。

理惠整个人慢慢地瘫软下来，就在膝盖碰到地板的同时，她发出仿佛来自身体深处的悲鸣。

警局派来的采证小组在现场勘查的时候，我和理惠就在客厅等。虽说是客厅，却连桌椅都没有。我让理惠坐在装满杂志的纸箱上面，自己则像熊一样来回踱着方步，还不时将头探出走廊，窥看现场调查的情形。理惠一直在哭，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敲门声响起，门打开了，迫田警部走了进来。他年约五十，态度沉稳大方。一开始叫我们在这房里稍等的也是他，看来他是这次侦查行动的总指挥官。

“我有话想跟你谈，可以吗？”警部瞄了理惠一眼后，转身向我说道。

“我无所谓……”

“我也可以。”理惠拿起手帕按着眼角说道。她的声音还带点哽咽，口气却很坚决。我突然想起日高白天曾经讲过，她的个性其实挺强悍的。

“好，那就麻烦一下。”

于是，迫田警部就这么站着，开始盘问起我俩发现尸体前的所有事情。谈着谈着，我不得不说到关于藤尾美弥子的事。

“你接到日高的电话大概是几点？”

“我想应该是六点过后吧。”

“那时日高先生提到任何有关藤尾女士的事吗？”

“不，他只说有事要跟我商量。”

“所以也有可能是其他事？”

“或许吧。”

“关于这点，你想到什么了吗？”

“没有。”

警部点了点头，接着把脸转向理惠：“那位藤尾小姐是几点回去的？”

“大约五点过后。”

“在那之后，你跟你先生谈过话吗？”

“我们聊了一下。”

“你先生看上去怎样？”

“因为跟藤尾小姐谈不拢，他显得有些烦躁。不过，他要我不用担心。”

“之后你就离开家，去了酒店，对吧？”

“是的。”

“我看看，你们打算今明两晚都住在皇冠酒店，后天出发去加拿大。不过，因为你先生还有工作没做完，只好一个人先留在家里……”警部一边看着自己的记录，一边说道，接着他抬起了头，“知道这件事的人总共有几个？”

“我，还有……”理惠向我这边看来。

“我当然也知道。除此之外，还有聪明社的人。”我向警部说明日高今晚打算赶的就是聪明社的稿子。“不过，就凭这点来锁定案犯未免……”

“嗯，我知道，这只是作个参考。”迫田警部脸上的肌肉稍微松弛了一些。

之后，他又问理惠，最近住宅附近是否曾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理惠说没有印象。我想起今天白天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位太太，犹豫着该不该讲，最后还是决定保持沉默。只因为猫被害死就杀人报仇，这怎么想都太离谱了。

讯问告一段落后，警部告诉我，他会让手下送我回去。我原想留在理惠身边陪她，不过警部说他已联络理惠娘家的人，不久他们就会来接她。

随着发现日高尸体带来的震惊渐渐平复，疲倦悄悄袭来。一想到等一下得自己坐电车回去，老实说真的有点沮丧，所以我不客气地接受了警部的安排。

走出房间，我发现还有很多警察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工作室的门开着，不过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尸体应该已经运出去了。

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前来招呼我，将我领到停在门口的警车前。我突然想起，自从上次因为超速被捕后，已经很久没坐过警车了。

警车旁站着一名男子，身材颇高，因为光线不足，看不清楚五官。他开口说道："野野口老师，好久不见。"

"咦？"我停下脚步，想看清对方的长相。

那人往前走来，从阴影中露出脸庞。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很近，脸部轮廓立体感十足。

这张脸我曾经见过，我的记忆复苏了。

"啊，是你！"

"您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你是……"我在脑袋里再确认一遍，"加贺……对吧？"

"是，我是加贺。"他郑重地朝我欠身行礼，说道，"以前承蒙您照顾。"

"哪里，我才是。"弯腰答礼后，我再度端详起他来。已经十年了，不，应该更久，他那精悍的神色似乎磨砺得更加锐利。"听说你改行做了警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面。"

"我也很惊讶，一开始还以为认错了人，直到看到名字才确定。"

"因为我的姓很特别嘛。不过，"我摇了摇头，"这也实在太凑巧了。"

"我们到车里再谈好了，我送您一程……虽说在警车上没什么气氛。"说完，他帮我打开后车门，同时，那名穿制服的警察也坐上了驾驶座。

加贺老师曾经在我执过教鞭的那所中学担任社会科（地理）教师。就像许多刚毕业就投入教职的老师一样，他也充满干劲和热情。再加上他又是剑道方面的专才，主持剑道社时展现的英姿，让人对他的热诚印象更加深刻。

这样的人只做了两年就舍弃了教职，归咎于诸多原因。不过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他本身可是毫无责任。不过，真的可以这样说吗？每个人都有适合与不适合做的事。教师这份工作对加贺而言到底合不合适，真的有待商榷。当然，这样的结果也跟当时的潮流密切相关。

"野野口老师，您现在在哪个学校教书？"汽车刚行驶不久，加贺老师就问起我的近况。不，再叫加贺老师就太奇怪了，就称他加贺警官好了。

我摇了摇头："我最后任教的地方是本地的第三初中，不过今年三月

已经离职了。”

加贺警官好像颇为惊讶：“哦？那您现在做什么？”

“嘿，说来有点丢脸，我现在在写给儿童看的小说。”

“啊，难怪。”他点了点头，“所以才会认识日高邦彦先生？”

“不，情况有点不一样。”

我向他解释，我和日高从小就是朋友，因为他，我才找到现在的工作。加贺警官好像懂了，一边点头一边听着我说。没想到迫田警部什么都没告诉他，这倒叫我有些诧异，这番话我刚才已经跟警部说过了。

“那么，您之前是一边当老师，一边写小说？”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那时一年才写两篇三十页左右的短篇而已。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要成为真正的作家，于是心一横就把学校的工作辞了。”

“这样啊，那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加贺很钦佩地说道，或许是想起自己之前的事。二十几岁转行和近四十岁才换工作的景况相比，可谓天差地别，这点他应该也能体会。

“日高邦彦写的是什么样的小说？”

我看着他的脸问道：“你不知道日高邦彦？”

“对不起，名字是听过，可书就没读过了，尤其最近我几乎很少看书。”

“大概是太忙了。”

“不，是我自己太懒，我也在想一个月应该读两三本书的。”他搔搔头。一个月至少要读两三本书——这是我当语文老师时的口头禅。我不确定加贺是否因为记得这个，所以才特意说出来。

我大略地介绍了日高这个人，说他大概是十年前出道的，还得过某某文学奖，是现今少数几位畅销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十分多样化，从纯文学到仅供娱乐的小品都有。

“有没有我可以读的东西？”加贺问，“譬如推理小说之类？”

“这类作品比较少，不过还是有的。”我答道。

“可不可以告诉我书名以供参考？”

于是我告诉他一本叫《萤火虫》的书，是我很久以前读的，内容不太记得了，不过里面有关于谋杀的描写，肯定错不了。

“日高先生为什么会想搬到加拿大去住呢？”

“好像有很多原因，不过他大概是觉得有点累了。好几年前他就曾经讲过要到国外休养一番，而温哥华似乎是理惠相中的地方。”

“您刚刚说的理惠是他的太太吧？看起来很年轻。”

“上个月他们才刚登记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哦？他离过婚？”

“不，第一任妻子因车祸去世，已经五年了。”

和加贺聊着的同时，思及话题的主角日高邦彦已经不在人世，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到底要跟我谈些什么？要是我早早结束那无关紧要的会谈，早点去见他，或许他就不会死了。我心里也知道这么想于事无补，却忍不住懊悔。

“我听说因为亲人被影射为小说的主角，有一位藤尾小姐跑来抗议……”加贺说，“除此之外，日高先生有没有卷入其他风波？不管是和小说或是他私生活有关的都可以。”

“嗯，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这么回答的同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我正在接受侦讯。惊觉于此，连在前方握着方向盘、始终不发一语的警察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了，”加贺打开了记事本，“您知道西崎菜美子这个名字吗？”

“咦？”

“还有小左野哲司、和中根肇？”

“啊，”我恍然点了点头，“那是《冰之扉》中的出场人物，目前月刊正连载的日高小说。”我一边说一边想，不知那篇连载接下来怎么办。

“一直到死之前，日高先生好像还在赶那篇小说。”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电脑的电源一直是开着的。”

“画面上出现的就是那篇小说的内容。”

“果然如此。”我突然想起什么，于是问加贺，“他的小说写了多少？”

“什么意思？”

“就是写了几页。”

我告诉加贺，日高曾提过今晚必须赶出三十页。

“电脑的排字方式和稿纸不一样，所以总共写了多少，我不是很确定，不过至少不是一两页。”

“从他写的页数就可以推断出他是几点被杀的，不是吗？我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他还没着手工作呢。”

“这点我们也想到了，只是写稿这种事的速度也不是固定的吧？”

“话是没错，不过就算是以最快速度写也是有极限的。”

“那日高先生的极限大概是多少？”

“这个嘛，记得他之前曾经讲过，一个小时大概是四页。”

“那么，就算赶工也只能一小时写六页？”

“应该是。”

听我这样说，加贺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正计算着什么。

“哪里不对吗？”我问。

“嗯，还不知道。”加贺摇了摇头，“我也还无法确定，电脑上残留的画面是否就是这次要连载的部分。”

“也对，说不定他只是把之前曾经刊载过的内容调了出来。”

“关于这点，我们打算明天找出版社谈谈。”

我的脑子快速转了一圈。根据理惠的说法，藤尾美弥子是在五点左右离开的，而我接到日高打来的电话是在六点过后。其间如果他写了稿，应该可以写出五六页。问题是，此外还有几页呢？

“啊，或许这是办案时应该紧守的秘密。”我试着问加贺，“不过，你们应该推测过死亡时间吧？警方认为是什么时候？”

“这确实是应该保密的事，”加贺苦笑着说，“不过……详细情形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才知道，但根据我们的推断，大概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结果应该不会相差太多。”

“我是在六点过后接到电话的……”

“嗯，那就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了。”

应该是这样吧。

日高在和我通完电话后就马上被杀了？

“日高是怎么被杀的呢？”

听到我的喃喃自语，加贺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他大概觉得这种话出自尸体发现者之口，未免太奇怪了。可是，我对日高的死法真的没有印象，坦白说，当时我吓坏了，根本不敢正视他。

我把这点说明后，加贺好像也能理解。

“这也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但简单说，他是被勒死的。”

“你说的勒死是指勒住脖子吗？用绳子还是……”

“他脖子上缠着电话线。”

“怎么会……”

“还有一处外伤，他的后脑好像遭到重击，现场找到了凶器——黄铜镇纸。”

“就是说有人从背后打昏他，再把他勒死？”

“目前看来是这样。”加贺突然压低了声音，“刚刚讲的，我想日后会对外公布，在此之前，请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啊，那是当然。”

终于，警车抵达了我的公寓。

“谢谢你送我回来，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向他道谢。

“我才是，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那，再见了。”我下了车，可是刚走到一半——“啊，等一下！”身后传来加贺的声音，“可不可以告诉我，连载小说的是哪本杂志？”

我告诉他是聪明社月刊，他却摇了摇头，说：“我是说刊登您的小说的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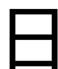
为掩饰尴尬，我故意皱起眉头，略显生硬地说出杂志的名字。加贺拿出笔记了下来。

回到屋里，我在沙发上呆坐良久。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恍若梦

中。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悲惨的日子。思及至此，我却舍不得去睡。不，就算我想睡，今晚恐怕也睡不着了。

我突然兴起一个想法，想把这番体验记录下来，就用我的手写下朋友遇害的悲剧吧。

这本手记产生的经过就是如此。我在想，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真相曝光。



日高之死很快登上了早报。昨晚我没看新闻，不过似乎各家电视台都在大肆炒作。最近连十一点过后都有新闻节目。

报纸的某个版面打出大大的标题，从社会新闻的角度，详细报道整起事件。报上登着日高家的大幅照片，旁边配着日高的肖像照，这原本是交给杂志社使用的。

报道的内容大部分与事实相符。只不过关于发现尸体的部分，上面只写着“接到友人通知家里灯光全暗的消息，妻子理惠回到住处，竟然发现日高先生倒卧在一楼的工作室中”。我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或许读者会因而误以为发现者只有理惠一人。

根据报道，警方现在正朝临时起意或蓄意谋杀的方向进行调查。由于大门深锁，他们推断案犯应该是从工作室的窗口进出。

合上报纸，我正打算起身张罗早餐，门铃响了。看了一下时钟，才八点多，这么早应该不会有人来拜访，我拿起平常不太使用的对讲机。

“喂？”

“啊，请问是野野口老师吗？”是女性的声音，呼吸显得很急促。

“我是。”

“一大早来打扰真对不起，我是××电视台的，关于昨晚发生的事件，可不可以和您谈一谈？”

我大吃一惊！报纸上明明没有我的名字，电视台的人却已经风闻我是发现者之一了。

“这个……”我思索着应对之策，这可不能随便乱讲，“你想谈什么？”

“关于昨晚日高先生在家被害一事。我听说和理惠夫人一起发现尸体的就是野野口老师您，这是真的吗？”

大概是谈话类节目派来的女记者，竟然大剌剌地就直呼我老师，粗心得令人有些不快。

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因此就口无遮拦。

“嗯，是真的。”我答道。

媒体人特有的兴奋通过门传了进来：“老师您为什么去日高家呢？”

“对不起，该讲的我都对警方讲了。”

“听说您是因为发觉屋子怪怪的，才通知了理惠夫人，可否请您具体说明怪在哪里呢？”

“请你们去问警方。”我挂上了对讲机。

之前就风闻记者的犀利，没想到电视记者的采访当真无礼至极。难道他们就无法体会这一两天我还无法跟人讨论这件事的心情吗？

我当即决定，今天就不出门了。虽然我很关心日高家的事，可是要到现场去探看恐怕已不可行。

没想到，我正用微波炉热牛奶时，门铃又响了。

“我是电视台的，可否打扰一下，和您谈谈？”这次是个男的，“全国民众都很想进一步了解事件的真相。”

如果日高不死就好了，我脑子里不禁冒出这种悲痛万分的台词。

“我也只是发现而已。”

“不过您一直和日高先生很亲密吧？”

“就算是这样，关于此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还是想打扰您一下。”这男人死不罢休。

我叹了口气。让他一直在门口哀求也不是办法，会打扰到邻居。对这些后生晚辈，我就是没辙。

我放好对讲机话筒，走出玄关。门一开，麦克风全凑了上来。

结果，在访问的夹击下，整个早晨都泡汤了，连要好好吃顿早餐都无法做到。午后，我一边看电视的访谈节目，一边吃着乌冬泡面。突然，屏幕上出现了我的脸部特写，惊得我噎住了。那是今天早上才拍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播了出来。

“听说您小学时就认识日高先生了。从您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女记者以尖锐的声音问道。

面对这一问题，镜头前的我想了很久。当时我自己没有发现，这段沉默竟意外地漫长，影像就这么定住了，大概是电视台来不及剪辑。可以想象，当时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肯定很不耐烦，这样看着画面，我才彻底意识到。

“我想，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镜头前的我终于开口了，“有时你会觉得他为人很好，不过他也有冷酷得令人惊讶的一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

“您说的冷酷，可否举例加以说明？”

“比如……”我略一沉吟，“不，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何况这种事我也不想在这里讲。”

其实，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日高杀猫那件事，不过，它并不适合向媒体公开。

“对于杀死日高先生的凶手，您有话想对他说吗？”问了几个流俗的问题后，女记者不忘补上这句陈腔滥调。

“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一旁的记者显得颇为失望。

之后，演播间内的主持人开始介绍日高生前的写作活动。就擅长描写人间百态的背景来看，作家本身的人际关系肯定也很复杂，这次事件恐怕也是受此牵连——主持人的话里隐约透着这层意思。

接着他又提到，最近日高因为《禁猎地》这部作品而卷入风波，某已故版画家被影射为小说的男主角，他的家人还因此提出抗议。不过，媒体似乎还没查到，身为画家家属之一的藤尾美弥子昨天曾造访日高。

不只是主持人，连以来宾身份偶尔参加这类节目的艺人也都大放厥词，各自发表他们对日高之死的看法。不知为何，我忽然感到一阵厌恶，关掉了电视机。想知道重要事件的相关消息，NHK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日高之死还没到值得公共频道专门制作特别节目的程度。

这时，电话响了，我已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通电话了。我总是

想，或许是和工作有关的来电，所以都会拿起话筒，可是迄今为止，都是媒体打来的。

“喂，我是野野口。”我的口气已经有点不悦了。

“你好，我是日高。”

咬字清晰的声音，肯定是理惠。

“啊，你好。”这时候该讲些什么，我一时想不出来，只能勉强凑出一句奇怪的话，“后来怎么样了？”

“我昨天住在娘家。虽然心里知道必须和很多地方联络，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是啊。你现在在哪里？”

“在家里。今天早上警方与我联络，说希望我到案发现场再次接受讯问。”

“讯问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但警察还在。”

“媒体很讨厌吧？”

“嗯，不过，出版社的人，还有之前我丈夫认识的电视台的人都来了，就全交给他们去应付，我轻松了不少。”

“这样啊。”我本想说“这真是太好了”，转念一想，这句话对昨天才痛失丈夫的遗孀而言好像不太恰当，所以又咽了回去。

“倒是野野口先生被电视台的人追着跑，肯定十分困扰吧？我没看电视，是出版社的人告诉了我这情形，我感到很抱歉，所以才打电话问一下。”

“哦？哪里，你不用担心我，采访攻势已经告一段落了。”

“真的很对不起。”

那是从心底感到愧疚的语气。明明如今她才是这世上最悲惨的人，却还有心思替别人着想，这点让我深感佩服。我再度感受到她的坚强。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不要客气，尽管跟我说。”

“谢谢，夫家的人和我妈妈都来了，我还好。”

“哦。”

我想起日高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年迈的母亲和兄嫂同住。

“如果真的有我可以做的，请务必告诉我。”

“谢谢，那我就先挂了。”

“谢谢你特地打过来。”

挂断电话后，我一直想着理惠的事。她打算怎么生活下去？她还年轻，听说娘家是开货运行的，经济条件不错，生活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要从打击中站起来恐怕需要不少时间，毕竟他们才结婚一个月。

理惠原来只是日高的一名书迷，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日高，因而开始交往。这意味着，昨夜她同时失去了两样宝贵的东西，一个是丈夫，另一个则是作家日高邦彦的新作。

正这么想着，电话又响了。对方请我去上谈话类节目，我当场拒绝。

加贺警官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以后。听到对讲机的铃声，我还厌烦地以为又是哪家媒体的记者。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看来比他年轻、姓牧村的警察。

“对不起，我还有两三个问题想请教。”

“我早料到了，你们进来吧。”加贺并未脱鞋，直接问道：“您正在吃饭？”

“不，我还没吃，正在想要吃什么。”

“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吧。老实说，一整天忙着侦讯，我们连午饭都没吃呢，是吧？”

牧村附和着冲我苦笑。

“好啊，那去哪里？我知道有家店的猪排饭很好吃，怎样？”

“哪儿都行。”说着，加贺好像想到了什么，用大拇指朝后头比了比，“那边有一家餐馆，老师昨晚去的就是那里吗？”

“是啊，你想去？”

“就那里好了，那家店近，咖啡又可以免费续杯。”

“太好了。”牧村帮腔似的说道。

“无所谓，那我去换一下衣服。”

趁着他们等我换衣服的空当，我思索了一番加贺找我去那家餐馆的理由，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还是真如他所说，只是因为近，又有咖啡可喝？

我终究还是想不通，只好走出了房间。

来到餐馆，我点了烤虾饭，加贺和牧村各点了烤羊排套餐和汉堡肉套餐。

“之前讲的那部小说，”等女侍离开后，加贺马上开口说道，“啊，就是日高先生留在电脑屏幕上的那部，叫《冰之扉》的。”

“嗯，我知道。昨天你还说要去查清楚，看那是昨天刚写的，还是把之前已经发表的部分调出到屏幕上，已经有答案了吗？”

“有了，应该是昨天写的。我问了聪明社的负责人，他说刚好接上之前连载的部分。”

“这么说来，在被杀害之前，他一直很努力地工作。”

去加拿大的日子迫在眉睫，恐怕就连日高也得拼命赶工。虽说他之前总是找各种搪塞的借口，毫不在意让编辑焦急等待。

“只是，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加贺将身体微微前倾，右肘撑在桌子上。

“哪里奇怪？”

“原稿的张数。按一张四百字算好了，他总共写了二十七张之多。就算他在藤尾小姐走后的五点就开始写，这也未免太多了。昨晚我刚听您说了，日高先生的写作速度一小时顶多四到六张。”

“二十七张？确实很多。”

我到日高家时是八点，假设在这之前日高还活着，那他一小时不就要写九张了？

“所以，”我说，“他有可能是说了谎。”

“说谎？”

“很可能他昨天白天就已经写好十张或二十张了，可是依照他个人的习性，他总是说自己一张都没写。”

“出版社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吧。”我点了点头。

“可是，他的太太理惠出门的时候，他跟她说自己恐怕要到半夜才会到酒店。而事实上最晚到八点，他已经写好了二十七页。如果就《冰之扉》连载一期约需三十页来算，他已经快完成了。若是延后还可以理解，可是有像这样进度超前的吗？”

“应该有吧。写作这种事又不是机械作业，如果灵感不来，可能杵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都写不出来；相反，一旦文思如泉涌，可能一会儿工夫就写好了。”

“日高先生有这样的可能吗？”

“有吧，其实几乎所有作家大概都是这样。”

“哦？我不太能够想象你们那个世界的事。”加贺重新坐直。

“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在张数上打转。”我说，“总之，理惠出门的时候，日高的小说还没写好，可是发现尸体的时候，小说已经快要完成了，对吧？也就是说直到日高被杀之前，他都一直在工作，不就这么简单吗？”

“或许是吧。”加贺点了点头，但还是一副无法完全说服自己的样子。

从这位曾是我后进的教师身上，我总算见识到，警方办案时真的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女侍将餐点端了上来，我们的谈话稍微中断了一下。

“对了，日高的遗体怎么样了？”我试着问道，“你不是说要解剖吗？”

“今天已经进行了。”说完，加贺看向牧村，“你不是也在场吗？”

“不，我没去，如果我在场，现在怎么还吃得下？”牧村皱起眉头，将叉子叉向汉堡肉。

“这倒也是。”加贺也一脸苦笑，“您问解剖干什么？”

“没什么，我在想死亡时间是不是已经推断出来了。”

“我还没仔细看解剖报告，不过应该会很清楚。”

“那一定正确吗？”

“那要看你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例如……”他欲言又止，摇了摇头，“算了，还是不讲了。”

“为什么？”

“虾饭会变难吃的。”他指着我的盘子。

“也对，”我点了点头，“那我还是别问了。”

加贺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这样才对。

吃饭的时候，他不再提起谋杀，净问我一些关于写作儿童读物的事。譬如，最近流行哪一种书、对于时下儿童远离书本有什么看法等等。

我告诉他，卖得好的都是教育部推荐的所谓优秀图书，至于小孩不爱看书，主要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简单来说，现在的父母自己都不看书了，却一味逼着小孩去读。可是由于自己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也不知道该给孩子看什么才好，结果只能把政府推荐的图书硬塞给他们。不过，那种书通常内容生硬又无趣，只会让孩子更讨厌书本。这种恶性循环应该会周而复始吧。”

听到我这番话，两名警察边吃边露出钦佩的神情，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听进去多少。

他们点的都是套餐，所以最后都有咖啡送上来，我则加点了一杯热牛奶。

“您大概想抽一根吧？”加贺边将手探向烟灰缸边问。

“不，不用。”我说。

“咦，您已经戒烟了吗？”

“嗯，两年前戒了。医生叫我不要抽，因为我的胃不好。”

“这样啊？早知道就坐非吸烟区好了。”他将手缩了回去，“我一直以为当作家的都要抽烟呢，日高先生似乎也是个老烟枪。”

“没错，他工作的时候整个房间烟雾弥漫，会让人以为正在驱虫呢。”

“昨晚发现尸体的时候怎么样？房间里有烟雾吗？”

“让我想想，毕竟当时太混乱了。”我喝了一口牛奶，沉吟道，“应该有一点烟吧。唔，我想是这样。”

“哦。”加贺也将咖啡杯送到嘴边，又慢条斯理地拿出笔记本，“有一件事我想再作确认，与您八点抵达日高家有关。”

“嗯。”

“当时因为按对讲机没有人接，再加上屋里的灯全暗了，您才往理惠夫人住的酒店打电话，对吧？”

“是啊。”

“屋里的灯光，”加贺直勾勾地盯着我，“您确定是全暗的吗？”

“是全暗的，没错。”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

“不过，从正门口应该看不到工作室的窗口，难道您绕进院子了？”

“没有。不过工作室的灯亮没亮，站在门口伸长脖子看就知道了。”

“哦。”加贺的表情有一点疑惑。

“工作室的窗户旁正好有一株高大的八重樱，如果里面的灯亮着，一眼就能看到樱花。”

“啊，没错。”加贺和牧村相视点头，“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那么重要吗？”

“不，请把它当成单纯的确认。像这种地方如果我们报告得不清不楚，会挨上司训斥。”

“真是严格。”

“哪里都是一样。”加贺露出从前教书时的笑容。

“对了，侦查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新的进展？”我轮番看着两位警察，最后将目光落在加贺的脸上。

“才刚开始。”加贺沉着地回答，同时也在暗示，侦办的情况不便透露。

“电视上提到也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犯案，意即案犯本以盗窃为目的潜入日高家，不料被日高撞见，才失手杀了他。”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可是，你不是不太相信这个假设吗？”牧村说。

“是啊。”加贺好像瞪了旁边的牧村一眼，“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

“为什么？”

“一般闯空门都是从大门进去，以便万一被发现，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搪塞，再从门口大摇大摆地出来。不过，如您所知，日高家的大门是锁上的。”

“有没有可能是案犯特地把门锁上？”

“日高家的钥匙总共有三把，两把在夫人理惠身上，一把在日高先生的长裤口袋里。”

“可是，也有小偷是从窗户进出的吧？”

“也有，不过这种手法的计划就周详多了。小偷会事先暗中调查，看这家人什么时候不在、会不会被路过的行人目击到，这些都确认了，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这不就对了？”

“可是，”加贺露出雪白的牙齿，“如果小偷事先调查过，就应该知道那个家什么都不剩了，对吧？”

“啊，正是。”我张大嘴巴看着他们，牧村也露出浅浅的笑容。

“我觉得……”加贺说到一半，略微犹豫地顿了一下，又道，“应该是认识的人所为。”

“看，结论不就出来了？”

“这些话只能在这里讲。”他用食指碰触着嘴唇。

“嗯，我晓得。”我点了点头。

接着，他对牧村使了个眼色，年轻的警官拿过账单站起身来。

“哎呀，让我来。”

“不，”加贺伸手阻止了我，“是我们找您来的。”

“不过，这不能报销吧？”

“是不行，因为只是晚餐。”

“不好意思。”

“请别放在心上。”

“可是……”我看向柜台那边，牧村正在付账。

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样子很奇怪，好像正和柜台小姐说着什么。柜台小姐边往我这儿看过来，边回答他的问题。

“对不起。”加贺并未看向柜台，而是继续面朝着我，表情也没有变化，“我们正在确认您的不在场证明。”

“我的？”

“对。”他微微点头，“我们向童子社的大岛先生作过确认了，不过，警方必须尽可能掌握所有相关证据，请原谅。”

“所以才挑这家店？”

“如果不是同一个时间段，值班的女服务员就会不一样。”

“真有你的。”我由衷地感到佩服。

牧村回来了，加贺问他：“时间合得起来吗？”

“嗯，合得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说完，加贺看着我，忽地眯起了眼睛。

我们离开餐馆后不久，我谈到把整起事件记录下来的事，加贺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如果我没提起这件事，大伙儿走到我的公寓前，应该就会各自散去了。

“我想这种经历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所以才想用某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唉，你们大可把它当成是作家的天性在作祟。”

听我这样一说，加贺好像盘算起什么，不发一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可不可以借看一下？”

“借看一下？你？不行，我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才写的。”

“拜托。”他欠身央求，牧村也弯下腰。

“饶了我吧！众目睽睽之下，这样让我很尴尬。我写的内容，刚刚已经全告诉你们了。”

“那也没有关系。”

“真是拗不过你。”我搔着头，叹了口气，“那你们上去坐一坐好了，我把它存在文字处理机里，打印得需要一点时间。”

“谢啦。”加贺说。

两人跟着我回到住处。我打开打印机，加贺来到旁边探头探脑。

“这是专门处理文稿的打字机？”

“是啊。”

“日高先生家装的可是电脑呢。”

“因为他喜欢尝鲜嘛！”我说，“上网发送信件、玩在线游戏什么的，他好像用它做很多事情。”

“野野口老师不用电脑吗？”

“我有这个就够了。”

“是因为稿子都会有人来拿吗？出版社的人？”

“不，大部分时候我都用传真，喏。”我指向屋内一角的传真机。因为共享一条电话线，旁边还接了无绳电话的主机。

“但出版社的人昨天过来取稿了。”加贺抬起头。

是无心的吗？我总觉得他的眼底藏着另一层深意。

是认识的人做的——我不禁想起他刚刚说过的话。

“我们有很多事情得面谈，昨天他是特地过来的。”

听了我的回答，加贺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打印结束，在把东西交给他之前，我说：“老实说，我隐瞒了一点事。”

“是吗？”加贺好像不怎么惊讶。

“你看了就知道。我觉得那和事件无关，而且也不想平白无故冤枉

人。”

是有关日高杀猫的事。

“我知道了，我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形。”接过手记，两人再三致谢后离去。

他们一走，我马上开始撰写今天的进展，即接着他们拿走的部分写下去。或许他们会想要接着读，不过我想我还是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会更好。不然，继续撰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事发两天后，日高邦彦的葬礼在距其住宅几公里的寺庙举行，包含出版社的人在内，有很多宾客来访，连烧香都得排队。

这其中当然也有电视台的人。不管是摄影师还是记者，全都摆出正经八百的脸孔。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了获得比较耸动的画面，这些人的眼睛就像蛇一般四处扫视。只要某位宾客多洒了几滴清泪，马上就会引来摄像机的镜头。

我上完香，站在签到的布棚旁，看着陆续前来的宾客。其中不乏艺人的身影，我想起日高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时，这些人曾担纲演出。

上香仪式后是诵经，接着是丧家致辞。理惠身着全黑的套装，手里紧握念珠，淡淡地向出席的宾客致谢，接着谈起自己对丈夫的无限思念。顿时，静谧的会场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直到最后，理惠的致辞里没有半句提到案犯和自己的怨恨。不过，这样反而更让人感觉到她的愤怒和悲伤。

棺木抬出后，宾客们也陆续离开了会场。这时我意外地在人群里发现了一个人。

那人正要离开寺庙，我叫住了她：“藤尾小姐！”

藤尾美弥子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长发顺势一甩。“你是……”

“前天，我们在日高家见过面。”

“是，我想起来了。”

“我是日高的朋友，敝姓野野口。对了，我和你哥哥也是校友。”

“应该是吧，那天我听日高先生说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不知你有没有空？”

她闻言看了看手表，接着又望向不远处。

“有人在等你？”

顺着她的视线，可以看到一辆淡绿色小货车停在路旁，驾驶座上的年轻男子正看向这边。

“是你先生？”

“不，不是。”

我心里认定他们是一对情侣。

“要不就在这里谈也行，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什么问题？”

“那天你和日高谈了什么？”

“谈了什么？还不都是些老问题。希望他尽可能把书收回，公开致歉，把有争议的部分改写成与我哥哥无关。我听说他就要到加拿大去了，所以想确认一下，今后他将如何表现解决事情的诚意。”

“日高怎么说？”

“他是有诚意要解决事情，不过他又说，并不打算扭曲自己长久以来的信念。”

“也就是说他无法答应你的请求？”

“他好像觉得，只要不以披露他人隐私为乐趣，为了追求作品的极致艺术，就算侵犯到人的隐私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你恐怕不能认同了。”

“当然。”她微微扬起嘴角，但那称不上是微笑。

“于是，那天你们谈判破裂了？”

“我请他应允，到加拿大后要马上和我联络，看用什么方式继续谈

判。我看他忙于准备出发，再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想先取得这样的共识。”

日高或许也只能先答应她吧。

“之后，你就直接回家了？”

“你说我？是的。”

“中途没有再去哪里？”

“是的。”藤尾美弥子点点头，睁大眼睛瞪着我，“你是在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吗？”

“不，哪儿的话。”我低下头，搓了搓鼻子。不过，如果这不算调查不在场证明，又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她叹了口气：“昨天，我已经见过警方，也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不过，他们问得比较露骨，比如问我是不是恨日高先生。”

“啊！”我看着她的脸，“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并不恨他，只不过希望他能尊重死者罢了。”

“《禁猎地》这本书，”我说，“真的让你这么在意吗？你觉得它亵渎了你哥哥？”

“谁都会有秘密，而且应该有权不让它公开，就算是已故的人也一样。”

“要是有人觉得这些秘密很感人，想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公众，这有那么罪恶吗？”

“感动？”她凝视我良久，然后缓缓地摇头，“对少女施暴的中学生会令人感动吗？”

“以感动人心为前提，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得不描写的场面。”

她再度叹了口气，故意要让我知道她不以为然。“野野口先生，你也写小说吧？”

“是，是以青少年为读者的小说。”

“你如此拼命地为日高先生辩护，是因为自己也是作家吧？”

我略想了想，说道：“或许吧。”

“真是令人讨厌的工作。”她看了看手表，说道，“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说完随即转身，朝前头等候的车子走去。

回到公寓，我发现信箱上贴了一张字条：“我在之前去过的那家餐馆，请回电。加贺。”字条上还附注了一行数字，应是餐馆的电话号码。

我进屋换好衣服，没打电话，直接去了餐馆。加贺坐在靠窗的位子，正在读书。书罩了书套，看不见封面。

看到我来，加贺赶忙站起，我伸手阻止。“没关系，你坐。”

“这么累还让您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他低下头说道。他好像知道日高的葬礼在今天举行。

我向女侍点了杯热牛奶，坐了下来。

“你的目的我知道，是这个吧？”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沓折好的纸，放到他面前。这是昨天写好的部分，我出门之前把它印了出来。

“不好意思，多谢帮忙。”他伸出手，似乎打算就此一读。

“抱歉，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儿看。你如果读了我昨天给的部分就知道，里面也写了你的事，这样怪尴尬的。”

他闻言微微一笑。“也对，那我就先不看了。”他把纸再度折好，放进上衣的内袋。

“对了，”我喝了口水后问道，“我的手记是否有参考价值？”

“有啊。”加贺马上回答，“像是案发时的气氛，这类东西光用耳朵听是听不出来的，可一旦诉诸文章就很容易掌握。如果可以，真希望所有案件的目击者或发现者都能像这样写出来，那就省事多了。”

“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

这时，女侍送来了热牛奶，我用汤匙挑去凝结在表面的薄膜。

“猫的事你觉得怎样？”我问道。

“吓了一跳。”他说，“受到猫的骚扰倒是时有耳闻，不过因为这样而做出那种事，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你们会去调查养猫的那位太太吧？”

“我向上面报告后，他们马上派人去查了。”

“哦。”我喝了口牛奶，仿佛是自己去告的密，心里感觉不太舒服。“至于其他的部分，应该和我跟你们讲的一样吧？”

“没错，”他点点头，“不过描写细节的地方，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有那种地方吗？”

“例如写到您和日高先生在房里谈话的那段，里面提到日高先生当时抽了一根香烟，这个如果不读老师的手记就不会知道。”

“不，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他是否真的只抽了一根，或许是两根。总之，我记得他抽了烟，所以就写了下来。”

“不，绝对只有一根。”他十分肯定地说。

“嗯？”我不懂这与整起案件有什么关联，或许警方对事物的看法自有其独到的见解。

接着，我对加贺提起葬礼过后我和藤尾美弥子交谈的事，他似乎非常感兴趣。

“结果我还是没问出来，不过她有不在场证明吧？”

“她是由其他同事调查的，听说是有。”

“这样啊。那就没必要把她考虑进去了。”

“老师觉得她有嫌疑吗？”

“谈不上嫌疑，不过就杀人动机而言，她似乎比较有可能。”

“您所谓的动机是指亲人隐私被侵害一事吧？不过，就算把日高先生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吗？”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看不到对方解决问题的诚意，气愤之下，贸然采取行动呢？”

“但她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日高还活着呢。”

“或许她离开后又马上折了回来？”

“打算行凶？”

“嗯，”我点了点头，“打算行凶。”

“不过，那时理惠夫人还在家。”

“或许她一直躲在一旁，等她出门后才采取行动。”

“藤尾美弥子可能知道理惠夫人要出门？”

“这个只要稍作交谈就能察觉得到吧？”

加贺将双手放在餐桌上，十指交叠，两个拇指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这样的动作持续一阵子之后，他说：“她从大门进入？”

“不，应该是从窗子。大门锁着。”

“身穿套装的女子从窗口爬进去？”他几乎要笑出来，“而日高就呆呆地看着？”

“她只要等到日高去上厕所时就好了，然后趁他回来前躲到门后。”

“拿起镇纸？”加贺轻轻举起右拳。

“应该是。日高一进入房间，”我也抡起右拳，“就照他后脑猛砸下去。”

“嗯。然后呢？”

“嗯，”我回忆着前天加贺说过的话，继续说道，“用东西勒住他的脖子……电话线对吧？然后就逃走。”

“从哪里？”

“当然是窗户。如果是从大门出去，我们来的时候门就不会上锁了。”

“哦。”他将手伸向咖啡杯，才发现杯子已经空了，于是又将它摆回原位。“可为什么不能从大门出去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大概是不想引人注意。这是案犯的心理作用。不过，实际上如果她有不在场证明，刚刚讲的都只是假设。”

“嗯，也是。”他说，“她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我也把老师的话当成假设来听。”

听到他这句话，我感到有些意外。“你大可把它忘了。”

“很有参考价值，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推理。先不管那个了，您可不可以帮我再作一个推理？”

“我可没自信进行专业的推理啊……是什么？”

“为什么案犯要把屋里的灯全关掉呢？”

“那是想让你以为……”我考虑了一下，说道，“屋里没人吧？万一真的有谁来了，也会就此打道回府，这样，尸体就能晚一点被发现。事实上，我看到屋里全暗的时候，的确以为没人在家。”

“您是说案犯想让尸体晚一点被发现？”

“这应该也算犯罪心理。”

“那么，”他说，“为何电脑还开着？”

“电脑？”

“嗯，老师您的手记里也有记载，说进入房间的时候，看到显示器闪着白色的亮光。”

“确实如此，大概案犯以为电脑就算开着也不打紧。”

“昨天我回家后做了个简单的实验。我把房间的灯全部关掉，只开电脑显示器。结果我发现还挺亮的，站在窗外隐约可见光线从窗帘后透出。如果真要制造没人在家的假象，应该连电脑都关掉才对。”

“那他大概是不知道关机的方法吧？没接触过电脑的人，不知道这事也不奇怪。”

“要关掉显示器很简单，只要按下开关就好。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干脆拔掉插头也行。”

“可能是他没注意到吧？”

加贺直直地盯着我，接着点了点头。“也对，或许是没留神。”

接下来我已不知还能说什么，只好保持沉默。

“抱歉，占用您的时间。”说完，加贺站了起来，“今天的情况您也会写下来吧？”

“我是这么打算。”

“那也能让我拜读？”

“嗯，我不介意。”

他朝柜台走去，中途却停了下来。“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他问。

我在手记里好像写出了这层意思。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答道。

他垂下目光，叹口气后迈开步伐。

加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概不知。如果他能坦白地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就好了，我想。



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这起案件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凶器竟然是镇纸——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凶手进入日高家时，并未打算杀害日高邦彦。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人，应该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当然，也不能排除，凶手事先早有安排，却因为临时变故，不得不改变杀人的方法。可竟改以镇纸为攻击武器，未免太欠考虑了。如此看来，此案应可推断为突发、临时起意的谋杀。

不过，还有一件事让人无法忽视——日高家的门是锁着的。根据第一发现者的证词，住宅大门和日高工作室的门都上了锁。

对此日高理惠曾经证实："五点过后，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把大门锁上了。因为我担心丈夫一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就算有人从外面进来他也不晓得。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大门把手上只检测出日高夫妇的指纹，也没有手套或布料擦拭过的痕迹，大门应该是从日高理惠离开后就一直锁着。

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由案犯从室内反锁的。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

从以上几点判断，案犯最有可能是从窗户爬进房间。可这样的推断有一个矛盾：原本无意杀人的案犯从窗口闯入？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当天才第一次到日高家的人也能马上发觉，里头根本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

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案犯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日高家之后（准确地说，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再度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才改由窗口进入。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生了杀机。

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地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结果却与预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为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为他俩牵线搭桥的媒人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将于下个月举行的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时已经五点了，就日高家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六点到家也极其合理。

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也只能说不称职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宅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边喝咖啡边等。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屋，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和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他所言不虚。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即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随即作了一些善后处理，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鉴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在和妻子购物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间应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手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测他是凶手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得知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了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手，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手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手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思索着身为案犯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的嫌疑最大。

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了那个人，写出与事实不符的手记让其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警察也肯定成不了大器，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手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出这份资料，也找不出除他以外，案犯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那些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个人的说明。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是否真的为日高邦彦所拨打，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审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条线索贯串始终，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手记里。

将自己的推理所得重新整理清楚后，我向上司作了汇报。上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也赞同我的看法。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可疑。野野口的手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上司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表现之一。

“现在只欠物证了。”上司说。

我也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有情况所作的合理推断。

还有一个问题。案犯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自不必说，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

修杀害日高的理由。相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初中任教的他，总是冷静过人，凡事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而是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作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

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特点："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正因为他不想操心学生的问题，也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总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了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重要的是，维持这种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若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明白。



解决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以下的文字是在得到加贺警官的允许后写的。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以前，我拜托他，无论如何让我完成这份手记。他法外开恩地答应了。不过，他一定无法理解，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下去。即使是造假的手记，一旦动了笔就想把它完成，此乃作家的天性，这样说他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不过，就我本身而言，能为这一小时的经历留下记录，已让我心满意足。想记录印象深刻的体验应该也是作家的本性，即使那是自我毁灭的记录。

今天加贺终于来了，时间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整。在听到门铃响起的那一瞬间，我就怀着某种预感；确定来访的人是他后，我相信那种预感就要成为现实。不过，我依然努力掩饰激动的情绪，将他迎入屋内。

“突然来访真不好意思，有些事想跟您谈。”他一如往常，以沉稳的语调说道。

“有什么事？算了，先进来吧。”

“嗯，打扰了。”

我领他到沙发前坐下，然后去泡茶。

“不用麻烦了。”他说。

“有什么事想跟我谈？”我把茶杯递到他面前，随口问道。这时，我发觉自己的手正在颤抖，抬头一看，加贺也正盯着我的手。

他没有伸手去拿茶杯，反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老实说，我恐怕要对不住您了。”

“怎么？”我极力保持镇定。其实此刻我忽然一阵眩晕，心跳也越来越剧烈。

“我们打算搜查老师的房子……这间屋子。”加贺面有难色。

我先做出目瞪口呆的表情，进而抿嘴微笑。当然，我不知道我演得好不好，也许加贺只看到我的脸歪了。

“怎么？搜查我的房子不会有任何发现的。”

“若是那样就好了……可是，恐怕我会找出什么东西。”

“等一下，难道你们以为……你们把我当成杀害日高的嫌疑人，以为会在这里找出什么证据？”

加贺轻轻地点了点头：“正是。”

“这太令人惊讶了。”我摇着头，故意叹了口气，拼命做戏，“我从没想过会听到这样的话，害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你是在开玩笑，那就算了，可是你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

“老师，很抱歉，我是认真的。以前曾受您照顾，如今对您说出这样的话，我心中也很挣扎，不过，厘清事实是我们做警察的本分。”

“我当然可以体谅你的处境。只要你觉得可疑，就算去调查我的朋友或家人也是职责所在。可老实说，我很惊讶，也很困惑，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我已经把搜查证带来了。”

“搜查证？那是当然。不过，在你把它拿出来之前，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就是……”

“为什么怀疑您吗？”

“没错。还是你们习惯什么都不说，就噼里啪啦地翻箱倒柜随便乱找？”

“有时也会这样。不过，”他垂下眼，伸手拿起摆在一旁的茶杯，喝了一口，接着又望向我，“我想先跟您谈谈。”

“你能这样做我当然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我听了你的话就会服气。”

加贺并没有回应，而是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记事本。

“最重要的一点，”他说，“是日高先生的死亡时间。虽然大体来说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但负责解剖的医生说，超过六点以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胃中食物的消化状况来推断死亡时间可信度极高，而像这样的案件，没有必要把误差拉到两小时那么长。可是，竟然有人作证，称日

高先生六点以后还活着。”

“你是说我吧？就算被你怀疑，我也只能这么说。或许这种可能性很低，可毕竟那是生理反应，偶尔也会有二三十分钟的落差吧？”

“当然可能。不过我们关注的是证词里的那通电话，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那通电话到底是不是死者本人打的。”

“那是日高的声音，肯定没错。”

“可这点无法证实，毕竟当时接听电话的只有您一人。”

“所谓的‘电话’本来就是如此。你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我是很想相信，但检察官那边大概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接电话的确实只有我，不过，你们连旁边还有一个人的事都忘了，就让我伤脑筋了。你不是已经从童子社的大岛那里获得证实了吗？”

“我是问了。大岛先生也说，在和您谈话的过程中的确来过电话。”

“当时我们在电话里的对话，难道他没听到吗？”

“不，他听到了。他说电话中野野口先生好像和人约了待会儿碰面。不过，他后来才知道打来电话的是日高先生。”

“我懂了，光这样无法证明什么。也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人打来的，我却故意误导他以为是日高打的。你想说的是这个吧？”

加贺闻言皱起眉头，咬着下唇。“我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

“请你排除这种可能……我好像也不能这样要求你。”我故作俏皮地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从解剖结果推算出的死亡时间或多或少有点误差，可也不至于完全不准吧？尽管如此，我听得出来你们一开始就认定我在说谎，是不是还有其他理由？”

加贺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有。”

“愿闻其详。”

“烟。”他说。

“烟？”

“老师您自己也说过，日高是个老烟枪，他工作的时候屋子里烟雾弥漫，好像在驱虫一样。”

“我是说过……那又怎样？”说话的同时，不祥的预感就像一阵黑烟在我心中扩散开来。

“烟灰缸里只有一个烟蒂。”

“嗯？”

“只有一个，日高工作室的烟灰缸里只有一个捻熄的烟蒂。藤尾美弥子五点就离开了，如果他随即开始工作，烟蒂肯定会更多才对。此外，那唯一的烟蒂还不是在工作时抽的，而是在和野野口老师您聊天时留下来的。这件事我看了老师的手记才知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一径保持沉默。我想起之前加贺曾问过我日高抽了几根烟。莫非那时他就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那么，”他继续说道，“日高从一人独处到被杀前的这段时间，连一根烟都没抽。关于这点，我问过理惠夫人，她告诉我，就算只工作半个小时，日高都至少会抽上两三根。而且，他的倾向是工作越投入，抽得就越凶。可是，实际上他却一根烟都没抽，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开始在心中咒骂自己。就算自己不抽，没想得那么周全，也不该漏了这点。

“大概是烟抽完了吧？”我先找话搪塞，“或是发现没有存货，才省着点抽？”

然而加贺不可能漏掉这种细节。

“白天出去的时候，日高又买了四包烟。书桌上的一包已经开了，里面还剩下十四根，另外还有三整包在抽屉里。”

他的语调十分平静，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挟着咄咄逼人的气势。我忽然想起他曾是一名剑道高手，霎时，一股寒意直透背脊。

“哦，是这样吗？如此说来，只有一个烟蒂确实挺奇怪，理由也只有问日高本人才知道了。或许他恰好喉咙痛。”我试图蒙混过去。

“如果真是那样，那他在老师面前也不会抽吧？站在我们的立场，必须作出最合理的推断才行。”

“总而言之，你是想说他被杀的时间应该更早，对吧？”

“应该非常早，恐怕就在理惠夫人刚出门以后。”

“你好像很肯定。”

“让我们再回到烟的问题上。日高和藤尾美弥子在一起的时候，一根

烟也没抽。理由我们已经知道了，根据理惠夫人的说法，之前藤尾美弥子看到香烟的烟雾时，曾经露出不悦的表情，因此，为了谈判能够顺利进行，日高本人曾经说过，以后最好不要在这女人面前抽烟。”

“哦……”老谋深算的日高确实会这么想。

“和藤尾美弥子的谈判，必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我要是日高，等她一走，势必就像饥渴了很久突然得到解放一样，马上伸手取烟。可是，现场却没有他留下的烟蒂。是不想抽呢，还是不能抽？我个人以为是后者。”

“你的意思是因为他已经被杀了？”

“没错。”他点了点头。

“可我在此之前就已经离开日高家了。”

“嗯，我知道，您是走出了大门。不过，也可能在那之后您就从庭院绕了回来，前往日高的工作室。”

“你好像亲眼看到一样。”

“老师您自己也曾经作过相同的推理，当时我们假设藤尾美弥子是案犯。您说，她可能先假装从日高家出来，然后再绕回工作室。那会不会就是在描述您自己的行动呢？”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服了你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解读我说的话，我可是一心一意想帮你的忙。”

加贺闻言把目光移到记事本上，接着说道：“老师您在手记里曾经针对您离开日高家的那段作了描写，上面写着‘她说再见，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这个‘她’，指的是理惠夫人吧。”

“这又哪里不对了？”

“就字面意思来看，您是说理惠夫人站在门外一直目送着您离开。对此我们已经跟她求证过了，她的回答是只送您到玄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呢？”

“你说矛盾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这肯定是某一方记错了。”

“是吗？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您是故意写得和事实相反。也就是说，您这样写是想借此隐瞒您并未走出大门而是折返庭院的事实。”

我故意笑出声来。“太好笑了！这根本是穿凿附会。你们心里已经认定我是凶手，才会这样解读一切。”

“我个人，”他说，“可是努力想作出客观的判断。”

我一时被他的目光震慑，脑中忽然想起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如这个男人连平常谈话时，只要提到自己就会说出“我个人”这样的术语等。

“我知道了，没关系，你要推理是你的自由。说到推理，希望你把后面的情节也交代清楚。躲在窗下的我后来又做了什么？从窗户闯入，一口气把日高敲昏？”

“是这样吗？”加贺观察着我的神色。

“别忘了，问的人是我！”

他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关于行凶的细节还是凶手亲口来说最好。”

“那你是要我自白？如果我是凶手，现在我马上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可惜我不是，也许你会觉得很遗憾。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电话上，我接到的电话真的是日高打来的。如果不是他，又会是谁？我的证词已经被媒体大肆报道过了，如果那天打电话给我的另有其人，那么此人现在应该已经跟警方联络了。”我又假装好像突然想到似的伸出食指，“原来你以为我有同伙，是吧？是同伙打给我的？”

然而，他只是不发一语地环顾着屋里的摆设，看到餐桌上的无绳电话后，将它拿起，又重新坐下。

“并不需要用到同伙，只要让这电话响就行。”

“没人打过来它怎么会响？”说完，我弹了下手指，“噢，我知道了。你说当时我身上藏着手机，趁大岛不注意，自己拨到家里，对吧？”

“这个方法也可以。”他说。

“这不可能。我没有手机，也找不到人借。所以……对了，如果我用了这种手法，不是很简单就能查出来？电信局那边应该会有记录吧。”

“要调查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可难了。”

“是吗？因为反侦测的关系？”

“不过，”他说，“要调查打到哪儿去却轻而易举。譬如这次，我们去查日高先生当天往哪里打过电话就好了。”

“那，你们查过了？”

“嗯。”加贺点了点头。

“哦，结果呢？”

“记录显示，六点十三分确实有电话打到府上。”

“嗯……本来就该这样，因为事实如此。”我嘴上这么说，心中却越发恐惧。加贺已经看过通话记录，却仍未排除我涉案的可能，可见他必定已发觉是我布了局。

加贺站了起来，把无绳电话放回原位，不过这次他没再坐回沙发。

“日高先生当天一完成稿子，应该就会马上传送出去。可在他的工作室里却看不到传真机，为什么？这点老师您应该很清楚。”

不知道——我本想这么说，却依然保持着沉默。

“因为可以借由电脑直接传送，这您是知道的。”

“是听说过。”我简短回答。

“还真方便，手边不需留下任何纸张。日高原本打算，到加拿大后就要开始使用电子邮件，所以事先作了准备——他是这么对编辑说的。这样一来，好像连电话费也省了。”

“太复杂的事我可不懂，我对电脑不熟。可以不用打印，直接传送，我也只是听日高说过。”

“电脑一点都不难，谁都会用，而且它还有很多方便的功能，可以同时给很多人发信，也可以把收件人的住址储存起来，还有……”他停顿了一下，俯视着我继续说道，“只要事先设定好，它就会在指定的时间把信传送出去。”

“你是想说，我使用了这种功能？”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大概是觉得没有必要。

“关于灯光的事，我们相当重视。”他说，“老师您说到达日高家时，屋里是全暗的。我之前也曾经提过，我无法理解凶手既然要制造没人在家的假象，又为何单单让电脑开着。后来我终于明白，因为电脑是保证计划成功的重要道具，所以必须开着。您杀了日高之后，就立刻忙着制造不在场证明。说具体一点，您启动电脑，从中调出相应文件，然后设定此份文件于六点十三分以传真的方式传送到这间屋子。接着，您把屋内的灯全关了，这是为了之后的行动所做的必要措施。因为您必须让人以为，您是在晚上八点再度来到日高家后，发现灯全暗着，以为对方不在家，才打电话给住在酒店的理惠夫人。如果那时房里的灯亮着，照理说在打电话去酒店前，一般人都会先到窗口去查看一下。为避免让人起疑，您尽可能安排成是和理惠夫人一起发现了尸体。”

一口气说完后，加贺停顿了一下。他大概以为我会反驳或解释，可我什么都没说。

“老师，您大概连电脑的屏幕保护画面都考虑到了。”他继续说下去，“我之前也说过，电脑显示器透出的光其实很亮，然而您不得不让电脑的主机开着。当然，也可以单把显示器关掉，不过这样做反而更加危险。发现尸体的时候，理惠夫人也会在旁边，如果她注意到主机开着，显示器却一片漆黑，恐怕这将成为警方识破整个骗局的导火线。”

我试着吞咽口水，无奈喉咙一片干涩，竟无法做到。我对加贺的明察秋毫深感惶恐。他神奇地推测出我当时心中的想法，简直太完美了。

“我想老师是在五点半左右离开日高家的吧？接着您在赶回家的途中，打电话请童子社的大岛先生马上过来取稿。大岛先生说，那天您原本打算以传真的方式交稿，却又突然说有急事要他赶来。很幸运，从童子社到这里只要坐一班电车，花三十分钟就可到达。”他接着把话说完，“这件事老师在手记里并没有提到，您写的好像是大岛先生之所以会来是老早就说好了的。”

此事我当然不会刻意去写——我以一声长叹作为回答。

“为什么你要叫大岛过来呢？我想答案很清楚——为了让他替你作不在场证明。六点十三分，如你设定的，日高的电脑打电话到这里来。当时，屋里的传真机并没有切换至传真功能，你拿起无绳电话接听。听筒那边传来的只有传真发送的信号声，你却表现出高超的演技，一边听着机械的声音，一边假装正和某人交谈。连大岛都被你骗过了，可见你的演技是多么完美。顺利演完独角戏的你挂断电话，而日高的电脑也完成了打电话的任务。到了这里，剩下的工作就简单多了。你只要按照计划，一起和理惠夫人发现日高的尸体就好了。在等警察来的空当，你趁夫人不注意，将电脑的通讯记录删除。”

不知从何时起，加贺已经不再称我为“老师”，而直接改叫“你”了。这也没什么好在意的，这样反倒更适合这种场面。

“我觉得你的布局很完美，不像是短时间内想出来的。可惜有一点瑕疵。”

瑕疵？是什么？

他说：“日高家的电话。如果日高真的曾经打来电话，只要按下重拨键，电话就会再次呼叫。”

啊！我在心里叫道。

“不过，重拨的电话却不是打到这里，而是加拿大的温哥华。根据理惠夫人的证词，案发当天清晨六点，日高曾打过电话，重拨后连到的号

码应该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当然，也可能日高先打到这里，然后又想打往加拿大，于是他拨好号码，却又在接通前挂断。不过，会考虑到时差、特地起个大早打电话的人，应该不会忘记当时加拿大正值深夜吧？这是我们的看法。”

然后，加贺以一句“我说完了”作为结语。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加贺大概在等待我的反应，但我的脑袋空转着，挤不出半句话来。

“你不提出辩解？”他颇为意外地问道。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和他四目相对。他的目光虽然锐利，却不阴险，那不是警察面对嫌疑人的眼神。我稍稍感到放松。

“那么，原稿你们怎么说？日高电脑里的《冰之扉》连载。如果刚刚你的推理都是正确的，那他是什么时候写的稿子？”

加贺闻言抿紧双唇，望向天花板。看样子，他并非无话可答，而是在想怎么回答较好。

终于，他开了口：“我的看法有两种。其一，事实上，那些稿子日高早已写好，而你知道此事，便用它作为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工具。”

“其二呢？”

“其二，”他的视线移回我的脸上，“那些稿子是你写的。那天你身上带着存有稿件的磁盘，为了制作不在场证明，你临时把它存进日高的电脑。”

“真是大胆的假设。”我试着堆起笑容，无奈两颊僵硬，无法动弹。

“那份稿子我请聪明社的山边先生看过了。他认为那明显是别人写的，文体略有不同，换行的方式也不一样，光就形式而言就有很多差异。”

“你的意思是……”我的声音已经沙哑，试着轻咳几下，“我一开始就打算杀他，所以把稿子先准备好了？”

“不，我不觉得是这样。如果事先早有计划，应该把文体或形式模仿得更像才对，那并非多么困难的事。而且从凶器是镇纸，又临时叫来大岛先生充当不在场证明的证人来看，这一切应该是临时起意。”

“那我事先写好稿子又作何解释？”

“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什么你会有《冰之扉》的原稿呢？不，应该说为什么你早就在写那份稿子呢？我个人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觉得其中

就藏着你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我闭上眼睛，避免自己情绪失控。

“你所说的恐怕全是推测，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没错，所以我才想搜查这间屋子。话都说到这里了，你应该知道我们想搜出什么东西吧？”

见我不语，他又道：“磁盘，那张存有原稿的磁盘。或许那份原稿还留在你文字处理机的硬盘里，不，多半还留着。如果那是为预谋犯罪而准备的，应该会被立刻处理掉，不过，我不认为是这样。那份原稿，你肯定还留着。”

我抬起头，加贺清澈的眼睛正看着我。不知为何，我竟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他的审视。我冥想片刻，让心情平复下来。

“找到要找的东西，你们就会逮捕我吗？”

“应该是，很抱歉。”

“在这之前，我可以自首吗？”

加贺睁大眼睛，接着摇了摇头。“很遗憾，到此地步已经不能算自首了。不过，若你还想顽抗，我不觉得那是上策。”

“是吗？”我的肩膀完全瘫软了。我在感到绝望的同时又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再也不用演戏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案发当晚。”他回答。

“当晚？我又犯了什么错误吗？”

“嗯。”他点头，“你问了我判定的死亡时间。”

“这又哪里不对了？”

“确实不对。老师你六点多和日高通过电话，八点前命案就已发生，这些你早就知道，所以判定的死亡时间顶多只能落在这个区间，可是你却特地向警察询问。”

“啊……”

“第二天你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那家餐馆用餐的时候。那时我心里就有谱了，老师你不是想知道命案发生的时间，而是想知道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

“是吗……”

他说得没错。我太过担心，不知自己的计谋成功了没有。

“了不起，”我转向加贺，说道，“我觉得你是个很了不起的警察。”

“谢谢。”他鞠了个躬，继续说，“那么，我们可以准备出门了吗？不过，不好意思，我必须在这里看着你。因稍不留神让嫌疑人独处而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我不会自杀的。”我笑着说道。很不可思议，那竟是非常自然的微笑。

“嗯，拜托你了。”加贺也回以自然的笑容。



探究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独白

逮捕野野口修已经整整四天。

所有与犯罪相关的事实，他都承认了。只有一样，他三缄其口——

他的犯罪动机。

为何他要杀害日高邦彦——他自童年起就认识的好友，又是在工作上关照他的恩人，关于这点他怎么也不肯说。

“人是我杀的，动机根本不值一提。你就当是我一时冲动的鲁莽行动就好。”

面对检察官时，野野口也是这套说辞。

但我多少猜得出来，这一切和《冰之扉》的原稿有关。

附带一提，那份稿子已经找到了。正如我先前猜测的那样，它还储存在文字处理机的硬盘里。此外，被认为案发当天由野野口带到日高家的磁盘也在书桌的抽屉里，它与日高家的电脑可以兼容。

我一直以为，此次犯案并非预先计划好的，而整个专案组也都这样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来了：野野口那天为何刚好身上会带着《冰之扉》下回连载的磁盘呢？不，应该说，野野口为何事先写好原本该是日高工作内容的稿子呢？

对此我在逮捕野野口修之前，就已成立一个假设。我相信在这假设的延长线上，肯定能找到犯罪的真正动机。

剩下的只要让野野口亲口证实这个假设就好了，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关于身上为何会带有《冰之扉》原稿的磁盘，他的说法是这样的：“那是我出于好玩写的。我想吓日高一跳，才带上了它。我跟他说，如果赶不及截稿时间，就把这个拿去用。但他没把我的话当真。”

不用我说，这套供词毫无说服力，他却一副信不信随你的模样。

我们只好再次搜查野野口的屋子。上次只查看了文字处理机的档案和书桌的抽屉，根本谈不上是搜查。

结果，我们点收了十八件重要的物证，可以证明我的假设确实成立。这其中包括厚厚的大学笔记八册、2HD规格的磁盘八张，以及两大本装订成册的稿纸。

刑事组调查后发现这些全是小说。根据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笔迹，可以确定这些的确是野野口所写。

一开始，我们从某张磁盘里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不，就我个人而言，那是预料中的事。

磁盘里存着《冰之扉》的原稿，不过不是这次的，而是之前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所有篇章。

我请聪明社的编辑山边先生帮我看那些稿子，他的看法如下：“这确实是《冰之扉》至今为止连载过的部分。故事的情节虽然相同，却有好几个部分是我们手上的稿子所没有的，也有正好相反的情形。总之，两者在词语的运用和文体的表现方面确实有微妙的差异。”

也就是说，同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此次被野野口用作不在场证明的原稿上，也出现在这张磁盘里。

于是，我们收集起日高邦彦的所有作品，大家分着阅读。附带一提，很多同事都苦笑着说，已经很久不曾像这样拼命读书了。

这份努力的成果，是我们发现了惊人的事实。从野野口修家里搜出的八本大学笔记共记载有五部长篇小说，内容和日高邦彦至今发表的作品完全一样。书名和人物的名称或许稍有变动，形式或略有不同，但故事的演变、进展却如出一辙。

其他磁盘里共包括三部长篇、二十部短篇，所有的长篇都与日高的作品相同，短篇则有十七部一致。至于那些凑不起来的短篇，则隶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以野野口修的名义发表。

写在稿纸上的两篇短篇小说则在日高的作品里找不到类似的。就稿纸的陈旧情形推断，那应该是很久以前写的。或许，再往前探究，能发现什么。

不管怎样，在非作者的住处发现这么多原稿已经很不合理了。更何况，这些内容虽不至于与已发表的作品完全一致，却仅有些许差异，这一点也令人匪夷所思。而那些写在大学笔记中的作品，甚至还有添注和订正的痕迹，看得出几经推敲修饰。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断言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野野口修是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因种种奇妙的纠葛，诱发了此次杀人案件。

我在审讯室里针对这点询问过野野口修，结果他面不改色地否定

了。

“不是。”

那么，那些笔记及磁盘里的小说作何解释？面对这些问题，他始终闭目不答。不管同座的资深检察官如何逼问，也毫无成效。

但是，今天在审讯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野野口修突然按住肚子，表情非常痛苦。看他的样子，我甚至以为他偷藏毒药，服毒自尽了。

他马上被送到警察医院，卧床休息。

上司把我叫去，告诉我一件令人意外的事——野野口修好像罹患了癌症。

野野口病倒的次日，我前往他住的医院。在探望他之前，我先拜访了主治医生。

医生说，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包裹内脏的腹膜，情况十分危急，应该尽早动手术。

我问是否为复发，医生回答“算是吧”。

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野野口修曾在两年前因为相同的症状，动手术切除部分胃脏。他为此向学校请了几个月的长假。不过，同事中好像没人知道他因什么病请假，知道内情的只有校长一人。

奇怪的是，直到被捕以前，野野口修都没有去过医院。他应该会察觉身体不适才对——这是医生的看法。

动手术就会有救吗？我试着进一步了解。一脸理智的医生微偏着头说道：“一半一半。”

在我听来，情况似乎比想象的严重。

之后，我到病房探视野野口修，他住在单人套房。

“被逮捕的人不但没有被关进监狱，还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快乐逍遥，让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野野口修扬起瘦削的脸，招呼我。此人的容貌比起我先前所熟识的要老多了，只是因为时光的流逝吗？我不禁再度忖想。

“觉得怎样？”

“嗯，也不能说有多好，不过，对一个生病的人而言，这样算不错的了。”

野野口修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罹患癌症的事实。既然是复发，他知道也很自然。

见我沉默不语，他反倒先问起来：“对了，我什么时候会被起诉？你们如果动作太慢，恐怕还没等到判决下来，我就先挂掉了。”

我听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不过他肯定对死亡已有某种程度的意识，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还不能起诉，因为资料尚未收集齐全。”

“为什么？我已经认罪了，证据也有了。只要起诉，一定会被判有罪，这样不就好了吗？放心，我绝对不会在即将宣判时突然推翻自己的供词。”

“话不是这样说，我们还没查明犯罪动机。”

“又提这个？”

“老师一天不讲清楚，我们就会一直问下去。”

“根本没有什么动机不动机的。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次犯罪全是因为一时冲动？我一时冲动就把人杀了，就那么简单，没有特别的理由。”

“所以，我想听听你冲动的原因，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生气。”

“因为一点小事，应该说我觉得那是小事。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当时怎么会那样生气，大概是所谓的鬼上身吧。所以，就算我想说也说不清楚，真的。”

“你觉得这种说法我会接受吗？”

“你只能接受。”

我闭上嘴，盯住他的眼睛，他也毫不闪避地望着我，眼神充满自信。

“关于在老师屋里找到的笔记本和磁盘，我想再度请教你。”

我试着改变话题，野野口修则露出一副不胜其烦的表情。

“那个跟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不要乱想。”

“如果真是这样，可否请你详细说明那些到底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笔记本，不过是磁盘。”

“不过里面却是日高邦彦的小说。不，准确地说，是酷似日高邦彦小说的作品，简直就像是小说的草稿一样。”

他笑出声来。“所以我是日高背后的捉刀人？荒谬！你想得太多了。”

“不过，这样想自有道理。”

“让我告诉你一个更合理的答案吧！那是一种学习。想成为作家的人，各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像我，就是借由抄写日高的作品，以习得他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这并非什么特别的事，很多尚未成熟的作家都是这么做的。”

他的解释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日高邦彦作品的责任编辑也曾作过相同的推论。但那位编辑说，有三点值得商榷。其一，发现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作品并非完全相同，两者之间有些微差异。其二，就算是一种学习方式，如此大量地抄写别人的作品也不正常。其三，日高邦彦虽是畅销作家，但并非模仿他的文章就能让自己写得更好。

我提出这三点，质问野野口修，看他如何解释。没想到他连眼睛都不眨，马上给出了回答：“对此我可以合乎逻辑地全部回答你。事实上，我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抄写，可是渐渐地我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于是当我想到换成自己会怎么写、会怎么表现的时候，我就试着把它写下来。这样你懂吗？我一边以日高的文章为范本，一边尝试创作更好的东西，这才是我学习的目的。至于大量抄写，那只是表明我学习了很久。我单身，回家后也没事可做，大可投注所有心力在写作的练习上。最后，日高的文章好或不好，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倒是很欣赏他的文笔，或许其中没什么深奥的技巧，却是简洁易懂的好文章。他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野野口修的这套说辞确实有其道理。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早讲清楚？我脑中浮起了这样的疑惑。生病卧床以前，他一直三缄其口。莫非一直要等到他住进医院，不再接受审讯，才有空当想出这样的借口？这是我的推理，但现在要证实这个已经十分困难。

迫不得已，我只好提出新发现的证据——在野野口修的抽屉里找到的几张便条，上面潦草地写着类似故事大纲的东西。从出场人物的姓名来看，我知道那与日高邦彦正在连载的《冰之扉》有关。不过，大纲写的并非已发表的内容，怎么看都像是《冰之扉》的后续发展。

“你为什么要写《冰之扉》的后续发展？你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吗？”我问野野口修，结果他回答：“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练习。只要是

读者，不管是谁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去揣想未来的剧情吧？我只是稍微积极一点，把它具体化而已，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不是已经辞去教职，走上专业作家的路途了吗？有必要再进行这样的练习？甚至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

“请你不要出言讽刺，我还称不上专业作家，技巧更有待磨炼。何况因为根本没有约稿，所以我时间极多。”

野野口修的话依然无法说服我。或许是我的表情泄露了这种想法，他看着我继续说道：“你好像硬要把我说成日高的捉刀人，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根本没有那种本事，相反，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如果事实真如你所推理，我肯定会大声高喊：‘那些作品全是我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修！’可是很遗憾，不是。我写的东西当然会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根本没有必要借用日高的名字。你不觉得吗？”

“我也这么想，才觉得难以理解。”

“根本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你只是推测有误，才会得出奇怪的结论。你想得太复杂了。”

“我不这么觉得。”

“拜托你就这么想吧。我希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们尽早对我起诉。什么动机我都无所谓，报告上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野野口修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走出病房，我将刚才的对谈回味了一番，左思右想，总觉得他的供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过，正如他所言，我的推理确实也不够周全。

如果他真是日高邦彦的背后代笔，有什么理由让他非得这么做呢？

是因为日高邦彦已是畅销作家，相较于一个新人，用他的名义出书会卖得更好吗？不过，日高走红之前的作品应该也是野野口修写的，如果真是这样，他把其中之一拿来作为自己的处女作发表不也很好吗？

还是因为他仍担任教职，想尽量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不，那太奇怪了。就我所知，没有老师是因为以写作为副业，而在学校混不下去的。况且，如果要野野口修二选一，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教师这个饭碗。

还有，他自己也说，如果他真是影子作家，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干吗还要否认？对他而言，“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这一头衔肯定是光荣

的。

难道野野口修真的不是日高邦彦的捉刀人？在他屋里找到的笔记和磁盘，真如他所说，没有其他意义？

不可能，我敢断定。

对于野野口修这号人物，我多少有些认识。根据我的了解，他的自尊心非常强，也很有自信。说他为了想成为作家而去抄写谁的作品来练习，根本不可能。

回到总部，我把和野野口修的对话呈报给上司。迫田警部从头到尾都苦着一张脸听取我的报告。

“野野口为何要隐瞒杀人动机？”听完报告，他问我。

“我不知道。连犯罪事实都承认了，却迟迟不肯说出杀人动机，我想这其中必定藏有天大的秘密。”

“你还是认为和日高的小说有关？”

“是。”

“你说野野口修是真正的作者，不过他本人并不承认啊。”

很明显，警部不愿再为这个案子多花时间。事实上，部分媒体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已经找上专案组，询问野野口修替日高邦彦捉刀的可能。当然，警方会尽量避免作出明确的回应。不过，也许最快明天一早就会看到报纸披露这一消息。如果真是那样，打来询问的电话定然令人应接不暇。

“他说是因为两人吵架，一时冲动就把对方杀了，可如果连吵架的内容都查不清楚，我们是无法结案的。我甚至想，他不肯说出真正的动机也就算了，可否请他发挥作家的长处，给个适当说辞？不过，要是在开庭时被法官揪出语病，也真够戗。”

“我想，因为吵架而冲动杀死对方的供词并不可信。野野口修是在离开日高邦彦家后，才又绕过庭院，从工作室的窗户侵入，可见在那时他已有了杀人意图。恐怕在此之前，他和日高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致使他萌生杀机。”

“之前他们谈了些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里只有些无关痛痒的对话，但我想他们谈的应该和今后的写作活动有关。”

日高邦彦就要搬去加拿大了，如果野野口修真是他的背后捉刀人，

那么关于日后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或许在商量今后如何配合的当口，野野口修起了不满？

“他们谈的是继续担任影子作家的条件？”

“或许。”

我们对于野野口修的银行账户已经全面清查，但看不出日高邦彦定期汇钱给他的迹象。然而，此案若能单纯以金钱收受来作衡量，就好办了。

“看来还是得再调查一下日高和野野口的过去。”警部作出结论，我也表示赞同。

这天，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去拜访日高理惠。她没留在家里，搬回了位于三鹰的娘家。自从野野口修被捕以来，这是警方与她的初次会面。上司已经在电话中和她谈过逮捕野野口修的经过，但关于捉刀代写的事，她应该还不知情，要是接到媒体的追问电话，她必定一头雾水。而我可以想象，她本人恐怕也有一堆问题想问我们。

我把整个事发经过又对她扼要说了一遍，然后提到从野野口修房里找出的小说原稿，她果然露出一副被吓坏的样子。

我试着问她，对于野野口持有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小说内容酷似有何想法，她却说毫无头绪。

“说外子从谁那里窃取小说的创意，或是以他人的作品为踏板，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每酝酿一本小说，总是绞尽脑汁、万分辛苦，更别说是请人捉刀代写了……这我怎样都无法相信。”

日高理惠的语气虽然平静，眼底却已浮现怒意。

对于她的说法，我无法照单全收。她和日高邦彦结婚才一个月，对于他的一切，很难说全盘了解。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想法，日高理惠又道：“如果你以为我们结婚的时间很短，相识不久，那就错了，我曾是外子著作的责任编辑。”

对此我们也确认过了。她曾经在某出版社工作，好像就是因此而认识了日高邦彦。

“当时我们俩曾为了下部作品进行过艰辛的讨论。虽然最后我负责编辑出的长篇小说只有一本，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讨论，那部作品根本不会产生。所以声称和野野口先生相关，简直是无稽之谈。”

“那部作品叫什么名字？”

“《萤火虫》，去年出版的。”

我没读过那本小说，于是询问一起去的同事。关于日高邦彦的小说，很多刑警都想办法翻了一遍。

他的回答很清楚，且意味深长。他说，在野野口修的笔记和磁盘里，恰恰没有与《萤火虫》内容相符的稿子。

事实上，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皆为日高邦彦出道三年内的作品。而在此之后的作品，也有将近一半在野野口的屋子里找不到相符的原稿。根据我的判断，日高邦彦一方面请野野口修当捉刀人，一方面自己也从事创作。

所以，就算有像日高理惠讲的“没有我们的讨论就不会产生”的作品，也不足为奇。

我将提问内容稍作改变，问她是否知道野野口修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想，不过真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野野口先生为什么要对外子……老实说，至今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人就是凶手，因为他跟我们是那么亲密，我从没见过他俩动手或是吵架。我依旧以为，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从她的表情感觉不出她是在演戏。

告辞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本书，灰色的封面掺着金粉，是《萤火虫》的单行本。她送我书，或许是希望我读后别再怀疑她丈夫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开始读那本书。其实之前我问野野口修，日高邦彦是否有推理小说之类的作品时，他提到的就是这本。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特殊的用意，不过再进一步思考，或许是他特地举一本与自己无关的作品。

《萤火虫》描写的是一个老男人和他年轻妻子的故事。男人是位画家，妻子原是他的模特儿。画家一直怀疑妻子对他不忠，就这点来看，与一般通俗小说并无二致。不过，事实上画家的妻子拥有双重人格，而自从画家得知此事之后，剧情急转直下。那女人的其中一个分身有个年轻情人，两人正计划要谋杀画家；另外一个分身却忠实于画家，且打心底爱他。画家考虑着是否该将妻子送进医院治疗，就在此时，书桌上放了这么一张便条：“会被精神科医生杀死的是‘她’，还是‘我’？”

也就是说，治疗过后，并不能保证被留下的是爱着画家的那个分身。不用说，这张便条是恶魔妻子放的。

苦闷的画家夜夜都梦见自己被杀害的情景：拥有天使般容颜的妻子对他展露微笑，突然，卧室的窗户开了，一个男人从外边窜了进来，持刀对他展开攻击，眨眼之间，男人变成了自己的妻子……他重复做着这样的梦。

最后，他的生命果真受到威胁。在正当防卫时，画家把妻子刺死了。然而，此后他却有了新的烦恼。在妻子被杀的前一刻，她好像刚变换了人格，他不知自己杀死的是天使还是魔鬼。这成为了永远的谜。

以上是我的大略整理。或许阅读能力强的人看后会有更特别、更高明的解释，譬如说男性日渐衰退的性欲或潜藏在艺术家体内的丑恶心机等，这些恐怕要深入体会才行。不过，语言文字水平一向很低的我，既不懂分章断句，又看不出表现手法的好坏。

这样说对日高理惠是抱歉了点，不过，“不太有趣”是我对这本书的真实想法。

我们来比较一下日高与野野口两人的简历。

日高邦彦读的是某私立大学的附属高中，然后直升该大学文学院的哲学系就读，毕业后陆续在广告公司、出版社待过，其间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得新人奖的肯定，自此开始写作生涯，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刚开始写作的前三年，他的书卖得并不好，但第四年时，一本《死火》使他勇夺文学创作大奖，此后他便一步步朝人气作家的路途迈进。

野野口修就读于另一所私立高中，经过一次落榜，他也考上了某国立大学的文学院，专攻日文，并选修了教育学分，毕业后在公立初中任教。直至今年辞职为止，他总共待过三所学校，我和他同执教鞭的那所，是他的第二站。

野野口修以作家身份出道是在三年之前，他替一份儿童半年刊杂志撰写长约三十页的小说。但他未曾发行过小说单行本。

根据野野口修的说法，各自走上不同道路的两人于七年前再度会面。当时他在某本小说杂志上无意中看到日高的名字，想念之余就前去探访。

我对此持保留看法。就像先前所讲的，他们两人碰面后，大约过了一年，日高邦彦就得了文学大奖。不过得奖的那本《死火》却是最早与野野口稿子内容一致的作品。与野野口的相遇替日高带来了好运，这种推测应不算空穴来风。

我前往出版《死火》的出版社，询问当年负责的编辑。那人姓三村，是位谦逊的中年人，现已升任小说杂志的总编。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重点，旨在厘清日高邦彦当时写出的这部作品，是在他一直以来的实力范围之内，还是如有神助的难得佳作。

三村先生不答反问：“您是针对最近流传的影子作家传闻进行调查吗？”

他显得有点神经兮兮，这点我可以理解。对他们编辑而言，日高邦彦虽已亡故，却还是不能诋毁他的名声。

“既然说是传闻，就表示是没有根据的事，我只是想确认。”

“如果毫无根据，我不相信您会提出这种古怪的问题。”三村一语将我戳破，接着回答道，“就结果来说，《死火》确实是日高先生写作的分水岭。也有人说，日高因那部作品而脱皮、蜕变了。”

“这么说来，它比之前的作品要好上很多？”

“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并不觉得很意外，因为他本就很有实力。只不过，他之前的作品太粗糙，让读者挑出了很多毛病。也有人说，他的理念传达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一点在《死火》一书中就处理得很好。您读过吗？”

“读过，很精彩的故事。”

“是吧？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日高最好的作品。”

《死火》讲的是个普通上班族到外地出差，看到美丽烟火受到感召，立志成为烟火师傅的故事，很有趣，特别是关于烟火的描写更是精彩。

“那本书是一气呵成、没经过连载吧？”

“是的。”

“日高先生在动笔之前，曾和你们讨论过吗？”

“那是当然，不论何时，和哪个作家合作都是这样。”

“那时，您和日高先生谈了些什么？”

“首先是内容、书名、情节，接着则是讨论人物的性格等。”

“是你们两个一起想的？”

“不，日高先生基本上已经想好了。那是一定的，因为他是作家嘛。我们只是听取作家的故事，陈述意见。”

“将主角设定为烟火师傅，这也是日高先生自己的创见吗？”

“当然。”

“那您听了以后作何感想？”

“感想？什么意思？”

“您没想到那确实是日高先生才有的创意吗？”

“我没想到这个。不过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写烟火师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因为您的建议才修改的？”

“并不多。我们看过完成的稿子，发现哪里有问题才提出来，至于要怎样修改则是作家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日高先生拿别人的作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现手法加以改写，然后让您来读，您能分辨出那是别人的作品吗？”

三村略一思索后回答：“老实说，我分辨不出。因为要判断是不是某位作家的作品，借助的就是词汇的运用和表现的手法。”

他又补充说道：“可是警察先生，《死火》肯定是日高的作品。在他写作期间，我曾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为还有破解不了的难题而非常苦恼。如果是以他人的小说为草稿，应该不会那么辛苦。”

对于这个，我不敢再说什么，只道了谢就起身告辞。但在我脑中却出现相反的情形。

我想，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苦却好办。

我的影子作家假说并未动摇。

犯罪的潜在因素往往是女人，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针对这起案件，警方却并未深入调查野野口修与异性的交往情形。不知为何，专案组内部似乎产生了一种共识，认为野野口修和这种事扯不上边。或许是野野口本人的形象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丑，却令人很难想象跟他在一起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我们看走眼了。即使是他，似乎也有交往密切的女性。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处调查的同事发现了线索。

他们找出了三件证据。第一件是一条围裙，格子花纹，很明显是依女性的喜好设计，放在野野口修的橱柜抽屉里，看得出是洗过、熨好后才收起来的。

这莫非是某位偶尔到这屋里来的女子，在帮他整理家务时使用的？我们如此猜测。

第二件是一条金项链，连礼盒一起用包装纸包着，是世界闻名的珠宝品牌，令人一看就觉得像是件待送的礼物。

第三件是旅行申请表，折成小块，和包装好的项链一起放在珠宝盒里，是某旅行社的固定格式表格，内容显示野野口修曾计划前往冲绳旅行。申请日期是七年前的五月十日，预计出发日是七月三十日，可见当时打算利用暑假去玩。

问题出现在参加者一栏中所填的姓名。和野野口修并列的名字是野野口初子，年龄二十九岁。

我们马上针对这名女性展开全面调查，结论是此人并不存在。准确地说，在野野口修的亲属中根本没有这号人物。合理的推测是，他和某名女子假扮夫妇，打算相偕去旅行。

由这三样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七年前，野野口修有一名恋人。姑且不论现在他们的关系如何，他应该还对这名女子念念不忘，否则他不会郑重地把两人的纪念品收藏起来。

我向上司请求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

我不确定她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不过七年前正好是日高邦彦发表《死火》的前一年，当时野野口修境遇如何，应该见过这名女子就能知道。

首先，我试着去问野野口本人。面对撑坐在病床上的他，我说了发现围裙、项链和旅行申请表的事。

“我想问你，那件围裙是谁的？那条项链你打算送谁？还有，你计划和谁去冲绳旅行？”

面对这个话题，野野口修一改常态，非但表现出拒绝讨论的态度，还明显有些惊慌失措。

“这些事和这次案件有何关联？没错，我是个杀人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难道连不相干的个人隐私都必须公之于世吗？”

“我没说要公之于世，你只要告诉我一个人就够了。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真的与案情无关，我绝对不会再来问你，当然也不会透露给媒

体。还有，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给那名女士带去麻烦。”

“这和案情无关，我的话不会错。”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爽快一点告诉我。老师你现在的态度，只会让我们更加猜疑，从而更彻底地调查。这样，很多事情都能真相大白，同时事情在媒体前曝光的几率也高了，这也是你不愿见到的吧？”

然而，野野口修并不打算说出那名女子的名字，反而就搜查的做法质问我。

“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

按照医嘱，会客时间有限，我只好离开了病房。

好在这趟并没有白来。我有把握，只要查明神秘女子的身份，肯定对厘清案情有帮助。

但从何查起呢？我先向野野口的邻居打听，是否见过女性到他家去，或是听到屋内传出女性的声音。一问到男女关系，就算口风一向很紧的人，也往往会出乎意料地积极提供线索。

但是这番探访一无所获，就连住在野野口家左侧、经常在家的家庭主妇也说没见过女性访客出入野野口家。

“就算不是最近的也行，难道几年前也没见过吗？”

因为听说这位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我才这样问她。她和野野口是同一时期搬进来的，应该有机会看见他的情人。

“如果是更早以前，或许有，可是我不太记得了。”她回答道。这或许是最合理的答案。

我试着重新彻查野野口修的交友范围，连他今年三月才离职的那所初中也去了。然而有关他私生活的领域，知道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他一向就不太和人来往，自从生病以后，更是从未在校外和学校里的人碰过面。

无奈之下，我只好前往野野口修更早之前待过的那所学校。

七年前，他打算和情人一起去旅行时，应该就在那所初中教书。老实讲我不太想去，因为那也曾是我执教鞭的地方。

我计算好下课的时间，往那所学校走去。记忆中的三栋老旧校舍已有两栋翻新。若说有什么改变，也仅止于此。操场上足球队正练习着，与十年前的光景一模一样。

我无法鼓足勇气走进校门，只好站在外面，看着放学的学生从面前走过。突然，我发现人群里有一张熟识的面孔。那是一名姓刀根的英语老师，大概高我七八届。我追上去，叫住了她。她好像记起了我，惊讶地笑着。

我和她寒暄起来，泛泛地询问她的近况。之后，我直接挑明想问她有关野野口老师的事。刀根老师好像马上联想到最近引发话题的人气作家遇害案件，表情严肃地答应了。

我俩走进附近的咖啡店，这家店以前可没有。

“关于那件事，我们也很惊讶，想不到野野口老师竟然会是杀人凶手。”接着她以兴奋的语气补充道，“而你加贺老师，竟然还是案件的侦办人，真是太巧了。”

“拜这巧合所赐，我成了最辛苦的人。”

听了我的话，她点了点头，好像深表认同。

我赶紧进入正题，首先问她：野野口修有无特定的交往对象？

“这个问题可难了。”这是刀根老师的第一反应，“以女人的直觉来说，应该没有。”

“是吗？”

“不过所谓女人的直觉，只是光凭印象去猜测，偶尔也会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情形，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信息告诉你会更好。野野口老师曾相过很多次亲，这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他相亲很频繁，有些应该是当时的校长介绍的，所以我才想他没有女朋友。”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就在野野口老师离开我们学校前不久，应该是五六年前。”

“在那之前怎样？也是频繁地相亲？”

“这个啊，我记不太清楚。我问问其他老师好了，当时的那些老师大都还留在学校里。”

“拜托你了，多谢帮忙。”

刀根老师拿出电子记事簿，输入待办事项。

我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于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她是否知晓一二？

“对哦，那时你已经离开学校了。”

“‘那时’指什么时候？”

“日高邦彦得到某新人奖的时候。”

“那后来怎样？我连重要的文学大奖都很少注意。”

“我也是，此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新人奖。不过那时的情况很不寻常，野野口老师特地把刊登获奖作品的杂志带到学校，让大家轮流翻阅。他说得奖者是他的同班同学，兴奋得不得了。”

这件事我没有印象，应该是我离职后才发生的。

“看来那时野野口老师和日高邦彦就有来往？”

“我不太记得，不过我想那时应该还没有。可能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俩才再度碰面。”

“你说过了一段时间，是指两三年以后吗？”

“应该是吧。”

这与野野口修自己所说，是在七年前拜访日高邦彦、重新来往的说法不谋而合。

“对于日高邦彦，野野口老师有何评价？”

“什么意思？”

“什么都行，不管是对他的人品还是作品。”

“我不记得他针对日高本人说过些什么，对于作品倒是经常批评。”

“你是说他不太欣赏日高的作品？他都是怎么说的？”

“细节我忘了，不过大体都是相同的意思，什么曲解文学的含意、不会描写人性、俗不可耐之类，就是这样。”

这和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倒是大相径庭。他还说自己抄写这种作品，将其当成学习的范本！

“即使瞧不起，他还是读了日高邦彦的书，甚至跑去找他？”

“嗯，或许评价是出于文人相轻的心理。”

“什么意思？”

“野野口老师也一心想成为作家，看到童年的故友超越自己，难免会觉得心慌。可他又不能若无其事，到底还是读了对方的书，这样他才有资格大加批评，说自己写的要比它有趣得多。”

这也不无可能。

“日高邦彦因《死火》获得文学大奖的时候，野野口老师的表现怎样？”

“我很想说他忌妒得快要发狂，只是看上去好像不是这样。相反，他还到处跟人炫耀呢。”

这句话本身可以作出各种解释。

虽然没有查出与野野口修交往的女性是谁，这番谈话依然颇具参考价值，我向刀根老师道谢。

确认案情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刀根老师问我对于现在这份工作的感想以及当初转行的心路历程，我拣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敷衍她。这是我最不愿谈的话题之一，她大概也察觉到了，没有苦苦追问。只是，最后她说了一句：“现在，校园暴力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应该是吧，我回答。只要提到校园暴力，我就会变得敏感，因为我总忘不了过去的失败。

走出咖啡店，我与刀根老师告别。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发现者是牧村，那天我和他再度前往野野口修的房子展开调查。

不消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查出与野野口修有特殊关系的女性是谁。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现在我们手中有这三样证据，应该会有更关键的物品。

或许会有那个女人的照片，我们满心期待。既然他连纪念品都郑重地收藏，不可能不随身放着对方的照片。然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种东西，就连厚厚的相册里也找不到有关联的人物影像，真是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野野口手边不留女人的照片呢？”我停住翻找，询问牧村的意见。

“应该是他没有吧？他俩若曾经一起旅行，才会有拍照的机会，否则要拿到对方的照片可没那么简单。”

“连旅行申请表都保存完好的男人，竟然连一张情人的相片都没有，这可能吗？”

既然有围裙，就表示那个女子经常到这里来，那时应该就会拍照了吧？野野口修有一台能够自动对焦的相机。

“你是说应该会有照片，只是不知道藏在哪儿？”

“是。但他干吗要藏起来？他被捕以前，应该不会想到警方会来搜他的屋子。”

“我也不知道。”

我环顾了一下房子，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我想起日前野野口修讲过的一句话：“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

我站在一整面书墙前，从头开始按照顺序寻找。我猜这里应该有野野口所说的、不愿别人碰触的重要书籍。

我和牧村分工合作，一本本仔细查看里面是否夹藏着照片、信或便条之类的东西。

搜索持续了两个小时以上。

不愧是靠文字吃饭的家伙，他的书可真多，我们周围堆起的书就像比萨塔一样歪斜着。

会不会是我们想偏了？就算野野口修真的把照片或什么资料藏了起来，也应该不会藏得连自己要找都很困难。照理说，应该是随时可以拿出来，也可以随时收好才对。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牧村，他坐到放有文字处理机的书桌前，试着揣摩野野口修的工作情景。

“工作做到一半，突然想起那个女的，她的照片如果摆在这里就好了。”他所说的位置就在文字处理机旁边，可那里并未放有任何类似相片的东西。

“不会被别人发觉，又是伸手可及的地方。”牧村配合我的指令开始寻找，终于，他的目光落在厚厚的《广辞苑》上。他后来说，之所以注意到它，是因为“书页之间露出几张书签的纸角。这也不奇怪，因为查字典的时候，偶尔会需要对照好几个地方。我突然想起高中时代，有些朋友读书的时候，会把偶像明星的照片当成书签夹在书里”。

果真被他猜中了，那本《广辞苑》里总共夹了五张书签，其中一张是年轻女性的照片，好像是在一家休息站拍的，女子身着格子衬衫、白

色长裙。

我们马上对该女子的真实身份展开调查，不过并未花上多少时间，因为日高理惠认识这个人。

照片中的女子名叫日高初美，是日高邦彦的前妻。

“初美小姐的娘家姓筱田，我听说她在十二年前和外子结婚。应该是五年前吧，她因交通意外亡故。我没亲眼见过她，我当外子作品的责任编辑时，她已经去世了。我看过家里的相簿，所以认得她。是的，我想这张照片中的女子正是初美小姐。”如今已成未亡人的日高理惠看着我们拿来的照片，说道。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那本相簿吗？”我问。

日高理惠抱歉似的摇了摇头。“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本相簿，还有初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我先生送回了初美娘家。或许寄去加拿大的行李里还能找出一两件这样的东西，不过我实在不确定。反正不久那些行李又会被退回来，到时我再找找好了。”

可见日高邦彦对新太太还很体贴，应该这样解释吧。被问及这点的日高理惠并不怎么愉快地说道：“或许外子是体贴我，不过，我个人对于他保留初美的东西并不怎么排斥，因为我觉得那很正常。但我很少从外子口中听到初美的事情，怕是因为谈论她会让他感到痛苦。所以我也不太敢提这个话题，这并非出于忌妒，只是觉得没必要。”

她讲这番话时好像在极力压抑自己的感情。对于她的说法，我并未照单全收，总觉得有一半并非出自真心。

她对我们持有她丈夫前妻的照片相当好奇，询问这是否和案情有关。

“目前还不清楚，但这张照片是在很奇怪的地方找到的，所以我们就顺便调查一下。”

如此模棱两可的回答当然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你所说的奇怪地方是哪里？”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她是在野野口修家里。“这个还不方便透露，对不起。”

她好像运用女性特有的直觉自行推理起来，继而露出惊诧莫名的神情，说：“我想起替外子守灵的那个晚上，野野口先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什么？”

“他问我录像带放在哪里。”

“录像带？”

“一开始我以为他问的是外子收集的电影，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好像是采访时所拍的带子。”

“你先生采访时会用到录像机？”

“嗯，特别是采访动态事物时，他一定会带录像机。”

“野野口问带子在哪里？”

“是的。”

“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好像已经送去加拿大了。和工作有关的东西全是外子负责打包的，我不太清楚。”

“野野口怎么说？”

“他说，行李寄回时请通知他。他解释道，有一卷工作要用的带子寄放在外子那里。”

“他没有说里面拍的是什么吗？”

“没有，”日高理惠试探地看着我说，“或许某人在里面。”

某人？她是指日高初美吧，不过我并未加以评论，只请她在行李从加拿大寄回时通知我们一声。

“野野口还和你讲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吗？”说这句话时，我并未抱多大期待，只是随口问一下。

没想到日高理惠稍微迟疑后回答：“老实说，还有一件事。是更早之前了，野野口先生曾提到初美小姐。”

我有些惊讶。“他提到些什么？”

“有关初美小姐的意外死亡。”

“他怎么说？”

日高理惠犹豫片刻，随即好像下定了决心：“野野口先生不认为那是单纯的意外，他是这么说的。”

这句话引起我的关注，我拜托她再说清楚一点。

“没有什么更清楚的，他只是这样说。当时我先生刚好离开座位，很难得地只剩我们两个独处，我已不记得他为何会提到这个，只是这句话让我一直忘不了。”

这句话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意外，那又是什么？当时他说了吗？”

“嗯，我也问了，问他是什么意思。但他好像话一说完就后悔了，要我忘了那句话，也请我不要告诉外子。”

“结果你怎么做？跟你先生说了吗？”

“没有，我没说。刚才我也提过，我们总是避免谈初美的事，况且这种问题也不好随便问。”

日高理惠那天的判断应该没错。

为策周全，我们拿相片给熟悉日高初美的人确认，譬如经常出入日高家的编辑和邻居，结果大家都说确实是初美。

问题来了，野野口修为何会有日高初美的照片？

光凭这个还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把围裙放在野野口家中、从他那里获赠项链、曾经打算和他共赴冲绳的女子会是日高初美吗？那时她已是名作家日高邦彦的妻子，他们俩应算是外遇了。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再度相遇是在七年前，而日高初美于五年前去世，他们俩确实有充足时间培养感情。此外，在野野口修家中找到的旅行申请表上面写的名字之一为野野口初子，会不会是日高初美的化名呢？

这些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觉得它们绝不可能和此案毫无瓜葛，而野野口修死都不肯透露的犯罪动机肯定也与之有关。

我认定野野口修为日高邦彦捉刀的事绝对没错，因为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只是，他为何甘于接受这样的待遇呢？我怎么都想不通。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野野口未曾从日高那边拿过什么好处。此外，在最近与编辑的访谈中，我也得知作家不可能出售自己的作品，比起钱，世人的肯定重要得多。

莫非野野口有重大把柄落在日高手里？如果真是这样，那会是什么？

这时，我不得不想到他与日高初美的关系。当然，因为这样就推论

日高邦彦发现了奸情，以默许为条件，要挟野野口修替自己代写作品，未免太过牵强。毕竟，初美死后，野野口依然持续为日高提供作品，这又如何解释呢？

不管怎样，有必要查明野野口修与这两人的关系。可惜他俩都已过世，无法当面问个清楚。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日高理惠的话突然映入脑海。她说野野口修认为初美的死并非单纯的意外。他说这句话是何居心？如果不是意外，又会是什么？

我开始着手调查那起交通事故。

档案资料显示，五年前三月的某天，深夜十一时左右，日高初美在前往便利店购物途中惨死于卡车轮下。事故现场刚好是弯道，当时又下着雨，而她打算穿越的马路并未画上斑马线。

警方的结论是，这起意外肇因于卡车司机的疏忽。对于一方是车子、一方是行人的交通事故而言，这是非常合理的判决。不过根据记录显示，司机好像并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他坚称是日高初美突然从拐角冲出来。如果这是事实，找不到现场目击者的驾驶员可算是倒霉了。这份供词不足采信，因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都知道，几乎所有撞死人的驾驶员一开始都会推说是行人的错。

我试着从假设的角度去想，如果那名司机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真如野野口修所言并非单纯的事故，那只剩下两种可能：自杀与他杀。

如果是他杀，即指有人把她推了出去，那么案犯必定也会出现在现场，而且要等卡车驶到面前，再把她推出去。若是这样，司机没看到凶手就奇怪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自杀。野野口修认为日高初美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自杀身亡。

他为何会这么认为呢？难道他掌握了什么确凿的证据，比如寄到他家的遗书？

野野口修应该知道日高初美自杀的动机，那是不是和他们的恋情有关呢？

她的不贞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了。因不想承受被抛弃的命运，她悲观地选择了死亡？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和野野口之间只是玩玩而已。

看来，无论如何都必须针对日高初美进行调查。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我和牧村联袂拜访她娘家。

筱田家位于横滨的金泽区，是一栋坐落于高地上、院落扶疏的雅致和式建筑。

初美的双亲都还健在，不过这天她父亲好像有事外出了，只剩母亲筱田弓江招待我们。她是一位体形娇小、气质高雅的妇人。

对于我们的造访，她好像并不惊讶。得知日高邦彦被杀的消息后，她就预感到警察迟早会找上门来，反倒是我们这么晚才来，让她颇为意外。

“从事那种工作的人，性情难免有些古怪。特别是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会神经质，初美就这样抱怨过。不过，平常的他倒是个体贴的好丈夫。”

这是丈母娘对日高邦彦的评语。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台面话，我无法判定。对于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总是读不出她们的真正想法。

据她说，筱田初美和日高邦彦是在同任职于一家小广告公司时认识的。我们也已确认过，日高在那家公司约待了两年。

他们恋爱交往时，日高转往出版社工作，不久两人就结了婚。很快，他荣获新人奖，成为专职作家。

“一开始我家那口子也担心，把初美交给一个常换工作的人，不知好还是不好。不过老天保佑，那孩子好像不曾为钱伤过脑筋。后来邦彦成了畅销书作家，我们正高兴再也不用操心了，没想到初美却发生了那样的事……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

筱田弓江的眼睛有些湿润，但她强忍泪水，没在我们面前哭出来。五年过去，她似乎比较能够控制情绪了。

“听说她是在购物途中发生了意外？”我不经意地问起事故发生的细节。

“嗯，事后邦彦告诉我，那天她打算做三明治当夜宵，却发现吐司没了，才出门去买。”

“我听说卡车司机一直坚持是初美小姐自己冲过去的。”

“好像是这样。可初美从来就不是那么毛躁的孩子。只是当晚视线不良，她又横越连斑马线都没有的道路，难免会有疏忽。我想她当时可能比较心急。”

“那时候他们夫妻俩感情怎样？”

我的问题让筱田弓江有些意外。“没有特别不好啊，这有什么关

系？”

“不，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出车祸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有心事、精神恍惚才会发生意外，我在想令爱会不会也如此。”我试着自圆其说。

“这样啊？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只是邦彦忙于工作的时候，初美有时会觉得有点寂寞。”

“哦。”

这个“有点寂寞”会不会就是问题所在？不过我没当场讲出来。

“意外发生之前，您和初美小姐常见面吗？”

“不，就算邦彦的工作有空当，他们也很少回来，通常都是打电话来问候。”

“光听声音，您没察觉什么不对劲吧？”

“嗯。”

弓江点了点头。看她的表情，好像不明白为何警察要问五年前的事。她不放心地问道：“邦彦被杀的事情和初美有关吗？”

“应该无关。”我回答。我向她解释，从事警察这行，凡是见到跟案情有关的人都要一一调查，否则就会觉得不舒服，即使是过世的人也不例外。弓江好像稍微打消些疑虑，但又持保留的态度。

“您有没有听初美提过野野口修？”我触及调查的核心。

“我听说过这人在她家里进出，说是邦彦的儿时玩伴，想成为作家。”

“她还说了些什么？”

“呀，这已经很久了，我不太记得了，她不常提起这个人。”

那是当然，哪有人会和母亲谈论自己的外遇对象？

“我听说初美小姐的遗物几乎都放在这里，可否让我们看一下？”

弓江果然露出疑惑的神情。“虽说是遗物，但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那没关系，我们只是要彻底检查是否有和日高邦彦或嫌疑人相关的物品。”

“就算你这么说……”

“她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没有。”

“相簿呢？”

“那倒有。”

“可不可以借我们一看？”

“里面全是邦彦和初美的照片。”

“没关系，有没有参考价值由我们自行判断。”

她一定觉得这个警察说话真是奇怪。如果我能告诉她初美和野野口修可能有关系就好了，可惜上级并未允许我这么做。

虽然一头雾水，筱田弓江还是进房间，拿了相簿出来。说是相簿，却不是衬着硬皮、豪华漂亮的那种，只是贴着照片的几本薄册子，一起放在盒子里。

我和牧村一本一本地翻看，照片里的女性确实和在野野口家找出的照片主角是同一人。

大部分的照片都标有日期，所以要在其中找出她和野野口修有交集的部分并不困难。我飞快地翻看，希望发现任何能暗示日高初美与野野口关系的证据。

终于，牧村发现了一张照片，他默默地指给我看，我马上明白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它。

我拜托筱田弓江暂时把相簿借给我们，她虽然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初美还留下什么遗物吗？”

“剩下的就是衣服，还有饰品、皮包之类的小东西。邦彦已经再婚了，这些还留在身边也不太好。”

“有没有书信？比如信纸或明信片什么的？”

“应该没有，我再仔细找找看好了。”

“录像带呢？大约像录音带那样大小的。”

从日高理惠处得知，日高邦彦采访用的录像机是手提的V8。

“嗯，应该也没有。”

“那可否请你告诉我们，初美生前和哪些人比较要好？”

“初美嘛……”

她好像一时也想不起来，说了声“失陪一下”，再度走进里间，出来时手上拿了一本薄薄的册子。

“这是我们家的电话簿，里面有一两个初美的好朋友。”

她从中挑出三个名字，两个是初美学生时代的朋友，另一个则是广告公司的同事。三人皆是女性，我们把她们的姓名和住址全抄了下来。

我们马上对这三人展开访谈。学生时代的两位朋友自日高初美结婚以来就很少联络了。不过，前同事长野静子据说在初美发生意外的几天前，还跟她通过电话，足以证明两人的感情不错。以下是长野静子的证词：

> 我想初美一开始并不怎么在意日高先生，但在日高先生猛烈的攻势下，初美总算动了心。日高那人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强势；初美则比较内敛，不太表达自己的情感。当日高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也曾犹豫过，后来好像被说服了。然而她并没有后悔结婚，婚后看来十分幸福。只不过，日高成为作家后，她的生活状态似乎改变不少，所以她总显得有点疲倦。我很少听她抱怨日高。
>
> 意外发生之前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就打电话给她了。她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谈话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购物或聚餐之类的事吧。电话里讲的不都是这些？听到她发生意外，我简直吓呆了，眼泪都流不出来。从守灵到葬礼结束，我都在旁边帮忙。日高？像他那样的男人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失态的，不过我看得出来他非常落寞。自那之后已经过了五年，但感觉就好像昨天才刚发生一样。你说谁？野野口修？就是那个案犯吗？他有没有来参加葬礼？我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吊唁的宾客实在太多了。话说回来，警察先生，你们为何还要调查初美的事，难道那跟案情有关吗？

拜访日高初美的娘家两天后，我和牧村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的那家医院。按照惯例，我们先找主治医生谈。

医生颇为苦恼，说手术都已经安排好了，但病人好像缺乏手术意愿。野野口的说法是，他很清楚动手术对病情没多少帮助，既然如此，

就让他多活一天算一天好了。

“有可能因为动手术而缩短他的寿命吗？”我问主治医生。

医生回答“这种事也不是毫无可能”。不过，他觉得动手术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一赌。

我记下这些话，和牧村进入野野口的病房。他撑起上半身，正读着文库本书籍。他很瘦，但脸色尚好。

“好几天没见了，我正想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他的语气一如往常，不过一听声音就知道中气不足。

“我又找出一个问题来问你了。”

野野口修露出深受打击的表情。“又来了。没想到你是打不死的金刚，还是只要是刑警，全都是这副德行？”

我不理会他的讥讽，把带来的照片递到他面前——那张夹在《广辞苑》里的日高初美的独照。

“这张照片是在你屋里找到的。”

野野口修的表情瞬间僵住，呈现诡异的扭曲，呼吸也变得紊乱而急促。

“然后呢？”他问。光讲这句话就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

“能否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有日高邦彦的前妻，也就是初美小姐的照片，而且还好生收藏着？”

野野口修不看我，转头望向窗外。我凝视着他的侧脸。他仿佛正努力思索着什么，连我们都感受到了。

“就算我有初美的照片又怎样？这和此案根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他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依然将目光锁定在窗外。

“有没有关系请让我们来判断，老师你只要提供足以判断的材料就可以了，请老实一点。”

“我是打算老实地告诉你啊。”

“那就请你老实地解释一下这张照片。”

“根本没有什么，这种照片不代表任何意义。那好像是以前拍的，我

一直忘记要把它交给日高，不小心就夹在《广辞苑》里当书签使用了。”

“什么时候拍的？这好像是哪里的休息站吧？”

“我忘了。偶尔我也会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赏花或参观祭典什么的，大概是那时拍的。”

“你怎么只帮太太拍照？人家夫妻可是一对。”

“哪能每次都刚好在一起？既然是在休息站，可能日高去上厕所了。”

“那么当时拍的其他照片在哪里？”

“我连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都不记得了，哪有办法回答你这种问题？或许摆在相簿里，又或许早就丢掉了，总之我没印象。”野野口修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

我又取出两张照片放到他面前，背景都是富士山。

“这照片你记得吧？”我敢肯定，在看到那两张照片时，他咽了口唾沫。

“是从老师的相簿里找出来的，你不会连它们都不记得吧？”

“……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这两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完全一样，你还想不出是哪里吗？”

“想不出来。”

“富士川，准确地说是富士川休息站。刚刚日高初美的那张照片恐怕也是在那里拍的，她背后的阶梯告诉了我们。”

野野口修沉默不语。

很多同事一看就指出，日高初美的那张照片是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据此，我们重新翻查了野野口修的相簿，结果发现了另外两张照片。在静冈县警的协助下，我们认为它们摄于富士川休息站的可能性非常高。

“如果你想不起来是在何时拍了初美的照片，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两张富士山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这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很抱歉，这个我也忘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样的照片放在相簿里。”

看来，他已经决定来个一问三不知。

“是吗？那我只好给你看最后一张照片了。”

我从上衣的内袋取出最后一张王牌——从日高初美娘家借来的那张。在拜访筱田家时，牧村发现了一张三名女子的合照。

“这张照片里有一件你非常熟悉的东西，你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吧？”

我凝视着野野口修观看照片时的表情。他总算稍微睁开了眼。

“怎么样？”

“对不起，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的声音显得干涩。

“是吗？你应该知道这三名女子中哪位是日高初美吧？”

对于这个问题，野野口修未作任何回应，显然是默认了。

“那么，关于初美小姐穿的那件围裙，你有没有印象？你不觉得那黄白相间的格子很面熟吗？这和在老师屋里找出的那件一模一样。”

“是又怎样？”

“对于拥有日高初美的相片，随便你怎么敷衍都行，但你收着她的围裙，这又作何解释？在我们看来，只能推测你俩有暧昧的关系。”

野野口修低声咒骂，之后又再度陷入沉默。

“老师，可否请你告诉我们真相？你一直隐瞒下去，只会逼迫我们彻查。一旦我们有所行动，媒体就会闻风而来。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但难保他们日后会嗅到什么，就此乱写一通。如果你能老实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帮你想想对策。”

老实说，我不晓得这番话能产生多大效果，不过，看得出来野野口修开始动摇了。

“我只想明确地说一句，我和她之间的事和此案没有关系。”

听到他这句话，我放心多了，至少跨近了一步。

“你承认你们的关系？”

“那还称不上关系，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不论是她还是我，都很快就冷却了。”

“你们是从何时开始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我开始进出日高家之后的五六个月。当时我得了感冒，一个人躺在房里，她偶尔会来看我，就是那样发生的。”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两三个月吧。我刚刚也说了，时间很短，全是发烧惹的，我们俩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你后来还是继续和日高家保持来往。通常发生这种事后，一般人都会尽量回避见面。”

“我们不是大吵大闹地分手的，而是在商量后觉得还是中断这样的关系更好。分开时就说好了，要像从前一样相处。话虽如此，我在日高家碰到她时，还是无法完全保持冷静。事实上，我去的时候，她多半不在家，大概是故意避开了。这么说或许不太妥当，不过我想若不是她意外过世，我迟早会和他们夫妇断绝来往。”野野口修淡淡地说，刚刚那份惊慌失措消失无踪。

我审视他的表情，估量这番话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不过他这么冷静却又显得不太自然。

“除了围裙，在你的住处还找到了项链和旅行申请表，这两件也跟日高初美有关吗？”

他点点头：“我一时兴起，想要两人一起去旅行，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只差提出申请，不过还是没有成行。”

“为什么？”

“我们分手了。这不明摆着吗？”

“项链呢？”

“就像你先前猜测的，那是我打算送给她的，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你那边还有初美的遗物吗？”

野野口修想了一下后回答：“衣柜里挂着一条佩斯利花呢的领带，是她送给我的礼物。还有，放在餐具架上的梅森咖啡杯是她专用的，我俩一起到店里挑的。”

“那家店的店名是……”

“应该在银座，确切的地点和名字，我不记得了。”

确定牧村把上述内容记下后，我又问道：“我想你至今依然忘不了日高初美吧？”

“没那回事，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你为何还小心地收藏着她的遗物？”

“什么小心收藏！那是你个人的看法，我只是一直没有处理，让它摆着罢了。”

“连照片也是吗？夹在《广辞苑》里的照片，你也是因为没空处理，才把它当书签用了好几年？”

野野口修好像词穷了，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就是证明：“算了，你爱怎么想随便你，总之，那些和这次的事件无关。”

“或许你会嫌我啰唆，不过有没有关系要由我们警方判断。”

最后我还有一件事想要确认：“对于日高初美因意外而死，你有什么看法？”

“我很难回答，只能说我很悲伤，也很震惊。”

“若是这样，你恐怕应该很恨关川。”

“关川？谁是关川？”

“你不知道？他的全名是关川龙夫，你至少应该听过吧？”

“不知道，也没听过。”

他坚持这么说，我只好给出答案：“他是卡车司机，撞死初美的那个。”

野野口修显得有点心虚。“哦……是这个名字。”

“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表示你没怎么恨他吧？”

“我只是不记得他的名字，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因为我再怎么恨他，初美也不可能活过来了。”

我把从日高理惠那儿听来的事说了出来：“因为你觉得她是自杀的，也不能怪人家司机，是吧？”

事实上，他只说过觉得那并非单纯的意外，我却故意用上“自杀”二字。

野野口瞪大了眼睛：“你怎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听说你曾向某人这么说过。”

他好像已经猜出那人是谁了。“就算我真那么说过，也只是一时心直口快。我随便讲的一句话都被你们拿来大做文章，真伤脑筋！”

“就算是心直口快好了，我们却对你为什么这样讲很感兴趣。”

“我忘了。今天若是有人要你对从前讲过的每一句话都一一作出解释，我想你也会觉得很困惑吧？”

“算了，这件事我们早晚还要再找你谈。”

虽然就这样离开了病房，我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野野口修一定觉得日高初美是自杀的。

我们回到警局不久，就接到日高理惠的电话。她说行李已从加拿大寄回，其中好像也有日高邦彦采访用的录像带。我们于是火速前往。

“行李中的带子全在这里。”日高理惠一面说，一面把七卷V8录像带排在桌上，全是长度为一小时的录像用卡带。

我一一拿起观看，外盒上只有一至七的编号，没有标题。对日高邦彦而言，这样的标注或许就足够了。

“你看过内容了吗？”我问。

“没有，我总觉得怪怪的。”这是她的说法，不过这样也很自然。

我拜托她将录像带借给我们，她答应了。

“对了，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看看。”

“什么？”

“就是这个。”日高理惠拿出饭盒大小的方形纸箱放到桌上，“它和外子的衣服放在一起，印象中我不曾见过这个，应该是外子放进去的。”

我说了声“让我看看”，便接过箱子，打开箱盖。里面用透明袋子装了一把小刀，刀柄是塑料制的，刀长约二十厘米。我连同外袋一起拿起，感觉沉甸甸的。

我问日高理惠这是什么刀，她摇了摇头。“就是因为不知道，才请你们看看。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曾听外子提起。”

我透过外袋审视刀子的表面，看来不像是全新的。

我又问：“日高邦彦有登山的爱好吗？”

“据我所知没有。”

于是我们将刀子一并带回总部，立刻开始分工查看录像带的内容。我负责看的那卷讲的是京都传统工艺，特别是西阵织[1]。影片记录了织工以传统古法织布的过程，以及他们每日的生活作息，偶尔会有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日高邦彦本人的解说。时长一小时的录像带大概只用了八成。

我问过其他侦查人员，他们看的录像带情形相同，我们只能判定这些是单纯为采访而拍的。后来我们干脆互相交换，以快进的方式再度浏览一遍，得到的结论仍是一样。

为何野野口修会向日高理惠询问录像带的事呢？难道不是因为里面拍的东西对他而言有特殊意义吗？可是，我们看完七卷带子，却找不到任何与野野口修有关的地方。

没想到竟然一无所获，我不免有些气馁。不过就在此时，从鉴识科传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此前我拜托鉴识科对那把刀进行详细调查。

鉴识报告的内容大略如下：

“刀刃部分有若干磨损的痕迹，应该已用过很多次，但上面不曾沾染血迹。刀柄部分有多枚指纹，经由比对的结果，证实全是野野口修的。”

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线索，只是我们想不出该作何解释。日高邦彦为何要把印有野野口修指纹的刀子当宝贝般收藏？还有，此事为何他连自己的妻子日高理惠也要隐瞒？

有人提议干脆去问野野口本人，被上级驳回了。专案组的所有人都有预感，那把刀将是让野野口将真相和盘托出的决定性王牌。

次日，日高理惠再度联络我们，称她又找到了一卷录像带。

我们急忙前往。

“请看这个。”她首先拿出一本书，是之前她送我的《萤火虫》单行本。

“这本书怎么了？”

“你打开看看。”

我依言用手指轻翻封面，同行的牧村发出“咦”的一声。

书的内部已被挖空，里面藏着一卷录像带，简直就像是老派侦探小说的情节！

“只有这本书和其他书籍分开放着。”日高理惠说。

可以确定这即是日高邦彦出于某种意图而特地收藏的录像带，我们等不及回总部，当场就播放出来。

屏幕上出现了某家的庭院和窗户，日高理惠和我们都马上认出那是日高家。因为是在晚上拍的，影像显得十分昏暗。

画面一角标示了拍摄的日期，是七年前的十二月份。

到底会出现什么呢？我探身向前仔细观看。镜头一直对着庭院和窗户，既无变化，也无人现身。

“我们按一下快进？”牧村话音未落，画面上已出现一人。

注释

[1] 旧时日本贵胄常用的高级织物，色彩鲜艳、工艺精致。



告白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下次加贺警官再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答案？这几天我躺在病床上，一直想着这件事。依他此前的工作进度，我很难不作出这样的联想。事实上，他正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地接近真相，我好像随时都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我耳边响起。尤其是当我和日高初美的关系被识破时，我就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恐怕瞒不下去了。我突然想放弃，他的敏锐让我感到恐怖。或许我这么讲有点奇怪，不过他辞掉教职、选择如今这份工作是正确的。

加贺带了两件证物出现在病房——一把刀和一卷录像带。令人惊讶的是，听说那卷带子藏在被挖空的《萤火虫》里。我想，这真像日高会搞的把戏，也只有他会这么刻意而为。如果他不是将它藏在《萤火虫》里，而是在其他书中，相信即使是加贺，也不会这么容易就发现事情的真相。

“请你解释一下这卷带子的内容，如果你想再看一遍，我们会向医院借录像机和电视。”

加贺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不过光这几句话就足以让我说出真相了。因为要说明那卷录像带的内容，非讲出所有的实情不可。那里面记录的，是非常诡异的东西。

即使如此，我依然试图作无谓的挣扎，打算拒绝回答所有问题。但我很快就明白这样做几乎没有意义。加贺仿佛早已料到我会使出沉默以对的招数，他自顾自地陈述起他的推理。真是令人惊讶，除细节外，他的推理几乎与事实一模一样。

他甚至还说：“以上这番话，就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只能算是想象。但我们打算就用这个作为这次犯案的动机并就此结案。老师你之前也曾说过，动机怎样都无所谓，警方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现在就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些就算是你的动机。”

没错，我之前确实跟他讲过那样的话。我不是开玩笑，是认真的，与其要我讲出杀害日高邦彦的真正理由，倒不如采用别人编造的适当说法。

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被加贺找出真正的理由，所以，要如何应付今天的这个局面，我压根儿就没想过。

“看来是我输了。”我强作镇定，努力保持和缓的语调。加贺应该也看出来了，我只是虚张声势。

“你可以说了吗？”加贺问。

“好像不说也不行了。就算我什么都不说，你也会把刚刚讲的话当成事实呈报给法庭。”

“没错。”

“若是这样，请你尽量确保内容的真实性，这样我也比较释怀。”

“我自行推理总会有不正确的地方。”

“不，几乎没有，真了不起！只是要补充的地方倒有几个，此外还牵涉到名誉的问题。”

“老师的名誉？”

“不，”我拼命摇头，“是日高初美的名誉。”

加贺好像懂了，点了点头，接着向同行的警察示意，要他开始准备记录。

“请等一下！”我说，“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回答吗？”

“什么意思？”

“这个故事有点长，有些部分我得在脑中先整理一下，如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难免有未能尽实表达的遗憾。”

“起诉书写好后，我们一定会让你过目。”

“我知道，不过我也有我的坚持。我希望自白的时候，能用自己的话来陈述。”

加贺沉默了数秒后说道：“你想亲手写自白书？”

“如果可以，我想这么做。”

“我知道了，这样我们也更轻松。你需要多久？”

“一整天就可以了。”

加贺看了下手表，说道：“明天傍晚我们再来。”他们起身离去。

这就是我写这份自白书的原委。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以供他人阅读为目的所写的长篇文章，也就是说，这将是我最后的作品。思及至此，

我告诉自己，一字一句都不可马虎。可惜，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推敲词汇。

就像我一再对加贺所说的，我和日高邦彦再度相逢于七年前。当时日高已经成为专职作家，距他获得某出版社的新人奖也已过了两年。他出版了以得奖作品为主、结合其他短篇作品的单行本，另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令人期待的后起之秀。”我记得当时人家是这么评价他的，每当有出道不久的作家出书，出版社总是如此吹捧……

我们是童年故交，所以从日高出道以来，我就一直留意他的消息。我觉得他很厉害，却又忌妒着他，这点我不否认。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的我也以写作为终生抱负。

事实上，我和日高从小就不断谈论这一梦想。我们俩都喜欢阅读，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书，就会告诉对方，彼此交换欣赏，是他告诉我福尔摩斯和鲁邦三世 [1] 的趣味，我则向他推荐了儒勒·凡尔纳。

日高常说：“像这样有趣的书，我也想写写看！”“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这种话他就是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虽然我不像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大声嚷嚷，却也说过作家是自己憧憬的职业。

这种情况之下，被他超越的我多少有点忌妒，也无可厚非。相较于他的成功，我连作家的边都还没沾到。

但他毕竟是我的旧识，想帮他加油毋庸置疑。况且，对我而言，这也许是个机会。通过他说不定我能认识几个出版社的人。

有了这样的打算，我真恨不得马上就去见他，但转念一想，就刚成名的他而言，即使是童年挚友的鼓励也只是锦上添花、徒增腻烦而已。所以我打算好好读过他的作品后，再去向他道贺。

而在他的刺激下，我也总算开始认真创作。学生时代，我曾和几个朋友编过类似小报的东西，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在写小说了。

我从酝酿多年的几个题材中选出一个有关烟火师傅的故事，开始写作。

我老家隔壁住了一名烟火师傅，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曾多次到他的作坊去玩，当时他大概七十余岁。听那位老爷爷讲有关烟火的事非常有趣，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于是我想，如果把老爷爷讲的故事铺陈开来，不就是一篇小说吗？平凡的男子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投身于烟火的制作……思及这样的情节，我开始着手写作。《圆火》是我为这部作品取的名字。

就这样过了两年，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日高。信里我告诉他，我已经读过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希望他多努力。我为他加油，同时也

表明希望能见上一面。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信。事实上，是日高将电话打到我家。我在信里附上了电话号码。

他十分念旧。仔细一想，从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就没好好聊过。

“我听我妈说，你成老师了。有份安定的工作真好，我到现在都还过着既没薪水又没奖金的日子，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

说完，他似无心机地笑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当然是因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作祟，不过我并没有不愉快的感觉。

我们在电话里约好时间，先到新宿的咖啡厅碰头，再去后面的中餐馆用餐。当天，我从学校下班，直接穿着西装前往，他则穿着夹克、牛仔裤。“原来这就是自由职业者的打扮啊！”记得当时我有很特别的感触。

我们谈起往事，并聊起都认识的朋友的近况，之后话题就一直围绕日高的小说。在得知我真的读过他所有的作品后，日高显得非常惊讶。据他说，就连跟他合作的编辑，也有半数以上连他的一本书都没读完过，这真令我意外。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很开心，也很健谈，不过，当我提到书籍的销量时，他的表情却显得有些阴郁。

“光拿到杂志的新人奖，书是卖不好的，因为没有多少人注意。同样是得奖，如果是著名奖项，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想，就算已经实现梦想，成为专业作家，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啊。

后来我仔细一想，或许当时日高已在写作之路上碰到了瓶颈，即所谓低潮，迟迟找不到克服的方法。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告诉他，自己也正写着小说，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我连这点都向他坦承了。

“有没有完成的作品？”他问我。

“没有。说来惭愧，我还在写第一本书，应该不久就可完成。”

“那等你写好了拿过来，我看一看，如果不错，就帮你介绍给认识的编辑。”

“真的？听你这么说，我写起来就更起劲了。我一点人脉都没有，还准备去参加哪家的新人奖评选呢。”

“我劝你还是别大费周章地去参加什么新人奖，那个全靠运气，如果一开始不合筛选者的胃口，初选阶段就会被刷下来，即使再好的作品也一样。”

“这我倒是听说过。”

“是吧？还是直接找编辑比较省事。”日高自信满满地说道。

“作品完成后，我会马上联络你。”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有了具体的目标后，我写作的决心也不一样了。原本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才写到一半的故事，却在和日高见面后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用稿纸来算，是好几百页的中篇小说。

我和日高联络，告诉他书稿已经写好，请他帮忙看看。他要我把书稿快递到他家，我于是复印了一份，寄了出去。接下来就是静候他的回复了，从那天起，我连在学校时都无心工作。

但日高迟迟未和我联络，我想他应该很忙，没打算马上打电话催他。然而我有时仍不禁揣测，会不会是他觉得那部作品很糟，而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这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里日益膨胀。

寄出稿件后一个多月，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他的回复令我好生失望，他说他还没看。

“不好意思。最近正在处理一桩很棘手的工作，实在抽不出时间。”

听到他这么说，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没关系，反正我不急，你就先把你的事处理好吧。”我反倒鼓励起他来了。

“抱歉。那稿件一寄来，我马上就看了，不过只翻了开头的部分，好像是讲烟火师傅的故事？”

“嗯。”

“你写的是住在神社隔壁的那位老爷爷吧？”

日高似乎还记得那位老烟火师傅，我回答：“是的。”

“真怀念那些岁月，想赶快把它读完，却没有办法。”

“你手头这份工作要忙到什么时候？”

“我想大概还要一个月。不管怎样，我读完会马上和你联络。”

“嗯，拜托你了。”

我挂了电话，想，写书这工作果然很辛苦。那时我对日高毫无戒心。

又过了一个月，他依然没有半点消息。虽然知道逼得太紧会造成对方的压力，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他对作品的感想，便忍不住拨了电话。

“抱歉。我还没看完。”他的回答再次令我失望，“这次的工作拖得比较久，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

“无所谓……”说老实话，要我再等下去是一种折磨，我于是说，“如果你很忙，可不可以介绍别人帮我看一下，比如编辑？”

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峻：“那可不行！我不想在内容、质量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硬把书塞给忙得要死的编辑。他们每天都有一大堆不成熟的稿子要处理，就算要介绍给人家，我也希望自己先看过。如果你信不过我，我现在就可以把稿子退给你。”

他这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你很辛苦，觉得若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就好了。”

“很遗憾，这世上没有人会认真去读业余作家的小说。放心好了，我会负责把它读完的，我答应你。”

“好吧，那就拜托你了。”我挂上了电话。

不出所料，又过了两周，他依然没有回复。我作好可能惹恼他的打算，再次拨电话过去。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不知为什么，他的口气显得有些冷淡，让我有点担心。

“你看完了吗？”

“嗯，刚刚看完。”

那你为何不马上打电话给我？我强忍住质问的冲动。“你觉得怎样？”我试着询问他对作品的感想。

“嗯，这个嘛……”他停顿了数秒后说道，“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要不要过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他的话让我困惑，我只是想知道作品有趣没趣，真是急惊风遇到慢

郎中。不过，他会特地把我叫去他家，要跟我详谈，可见他已认真把稿子读过一遍了。“我一定会去打扰。”我有点紧张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造访了日高家。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次拜访会对我此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那时，他刚买了现在这栋房子。他对外宣称是靠他上班时的积蓄买的，不过想必他父亲留下的遗产也有颇大的贡献。听说日高的父亲是在两年前过世的。还好他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否则这样的豪宅与他不太相称。

我带了威士忌作为礼物，来到他家。

日高以师长的姿态迎接我，站在他身旁的就是初美。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看到初美的瞬间，我心中就起了某种感应，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所以更准确地说，是注定相遇的两个人终于在某个时间点交会了。我盯着她的脸庞，半晌说不出话来。

日高好像并未留意我的失神，他叫初美去冲咖啡，然后领我进入工作室。

我本以为他会马上谈论有关作品的事，他却迟迟未进入主题，而是谈起最近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又一味询问我执教的情形，初美送来咖啡之后，他还继续扯着不相干的话题。

我终于忍不住了。“对了，我那本小说怎样？如果不好，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

他总算不再嬉皮笑脸，告诉了我他的想法：“我觉得不错，不过题目定得不太恰当。”

“你的意思是……不太坏，但也不是很好，是吗？”

“嗯，老实说，是这样，我感觉不出有任何吸引读者的特点。打个比方好了，就像食材不错，但烹调的方法错了。”

“具体来说，到底哪里不好？”

“嗯，应该是人物缺乏魅力吧，这应该归咎于故事太复杂了。”

“你的意思是整体格局安排不好？”

“好像是。不过就一个业余作家而言，这样算是很不错的了。文笔还过得去，起承转合也有了，就是缺乏专业作品的魅力，如果只是故事好看，是无法成为商品的。”

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样的评价，还是觉得失望。如果真有明显的缺点，将它修正过来也就算了，可是“好看却缺乏魅力”的评语令我感到无从改起。换个说法，那就是“天生缺乏才能”的意思。

“那我保留这个题目，换个方式来写会更好吧？”我并不气馁，试着谈论今后的写作方案。

日高摇了摇头。“一直执著于一个题目不好，你就忘了那个烟火师傅吧。如果不这么做，恐怕难有进步，我劝你还是写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的建议听上去挺有道理。

我问他，如果写好了其他故事，可不可以请他再帮我看？他回答非常乐意。

之后，我就马上着手下一部作品，但进行得并不顺利。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写的，可写第二本时，我变得特别吹毛求疵，有时光是斟酌一个词，也会坐在书桌前耗上一个小时。这是有原因的——我开始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最初的作品并不是以供人阅读为目的而写，可现在有了日高这么一位读者。对于这件事，我好像有些神经质。后来我也体会到，太在意读者不是一件好事，或许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本书难产了，但在此期间我经常到日高家去拜访。我们既是童年故友，友情恢复是很自然的事。对我而言，能够了解专业作家的生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对日高来说，也能借此增加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有一次他曾不小心透露，自从成为作家以后，他和人群就日渐疏远。

其实，我去日高家还另有私心，这点我必须坦白。我期待看到日高初美。每次我去她家，她总是笑脸相迎。比起浓妆艳抹，我觉得她穿家居服的样子更好看，她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她精心打扮的样子我未曾见过，说不定她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屏息的妖艳女郎，这样或许更适合日高，但在我心里她永远是宜室宜家的美女。

有一次，我没事先相约就登门造访，谎称正好来到附近，事实上，我是不自觉地想看看初美的笑容。那天日高恰巧出门了，我也只好略作寒暄就准备打道回府，因为我名义上要拜访的人是日高，不是她。

但幸运的是，初美挽留了我。她说刚烤了蛋糕，要我尝尝。我虽然嘴里喊着告辞，却丝毫也不想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厚着脸皮进去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真是无比幸福的时光。我的心情非常亢奋，开始胡言乱语，而她并未露出嫌恶的表情，反倒像少女般轻声娇笑，令我欣喜若狂。我想当时我的脸一定很红，告辞后冷风拂面的清新感受，我到

现在都还记得。

后来，我依然假借讨论创作的名义，频繁进出日高家，只为一睹初美灿烂的笑容。日高似乎什么都没发现，事实上，他和我见面也有自己的考虑，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终于，我的第二本书稿完成了。我赶紧让日高过目，并询问他的感想。很遗憾，这本书依然没有得到好的响应。

“感觉是一本很普通的恋爱小说。”这是日高的评语，“少年迷恋年长女人的故事，市面上随便找就有一堆，应该加入一点新意才是。还有，女主角的部分也处理得不好，缺乏真实感，看来好像是完全虚构出来的。”

真是残酷的批评！我大受打击，特别是最后几句话伤我最深，因为被日高评为“缺乏真实感”的女主角，是我以初美为原型写成的。

“我是不是缺乏成为专业作家的实力？”我问日高。

他略一思索后回答：“反正你有固定的职业，没必要那么心急吧？我觉得你就抱着何时出书都可以的心态，把它当成兴趣去写会更好。”

这些话起不到安慰的作用。我曾经陶醉地以为，好歹都写到第二本了，应该算有些成绩了。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足？我真的非常懊恼。这个时候，就连初美温柔地鼓励我“打起精神来”，也起不了作用。

大概是因为深受打击，再加上长期睡眠不足，此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感冒迟迟未愈，终至缠绵病榻。此时，我深切体会到单身生活的苦楚，一个人缩在冰冷的被窝里，悲惨的感觉几乎将我淹没。

这时，令我喜出望外的幸运从天而降。这个我也跟加贺说过。没错，初美到我家探病来了。当我透过门镜看到她的时候，还一度以为是发烧让我神志不清了。

“我听我先生说，你感冒了，没去学校上班。”她说。前天日高打来电话，我确实跟他提起自己正卧病在床。

初美无视我的感激和惊讶，到厨房去帮我做饭。她连食材都买好了。我的脑袋昏沉沉的，是因为感冒的关系。

初美做的蔬菜汤非常特别，不，老实说，当时我根本尝不出味道。可是只要一想到她是为我而来，甚至为我做饭，我就感到无比幸福。

由于这场病，我向学校请了一周假。身体瘦弱的我，只要一生病就很不容易好，这一直折腾着我。只有这一次，我必须感谢这种体质，因为在此期间初美竟然来看了我三次。她第三次来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

日高要她来的。

“我没告诉他我要来。”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说下去，反倒要求我，“你可不可以也别跟他提起？”

“我倒无所谓。”虽然我很想知道她的想法，却没有追问下去。

痊愈后，我想一定得向她道谢才行，于是决定请她吃饭。因为若送礼物，难保不被日高发现。

初美显得有点犹豫，不过还是答应了。她说，过两天日高正好要到外地采访，我们就约在那时好了。我没有异议。

我们一起去了六本木的怀石料理餐厅，那天晚上她住在我家。

关于我俩的关系，我曾对加贺说过“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我想在此提出更正，我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对方。对她，我全无轻薄之心。第一次见到她，我就明白，她是我命中注定要碰到的人，而我俩认真地谈起感情可说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

浓情蜜意之后，我从初美那里听到了令人惊讶的消息，是有关日高的事。

“我先生好像在骗你。”她悲伤地说。

“什么意思？”

“他阻碍你成为专职作家，想让你放弃作家梦。”

“是因为我的小说很无趣吗？”

“不，不是这样，我觉得正好相反，你的作品比他的有趣，他才会忌妒。”

“怎么会？”

“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么想，不，应该说不愿意这么想。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他的怪异行为。”

“怎么说呢？”

“我记得你把第一本作品寄给他的时候，一开始他并不打算花很多精力去读。他曾经说过，帮业余作家看不入流的东西，连自己的品位也会

跟着降低。他甚至还说，随便翻一下能交代过去就算了。”

“咦？是吗？”这和日高本人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催促她说下去。

“其实，开始阅读后，他完全沉迷其中。他的个性我很清楚，没耐性的他，只要稍觉无趣，就会二话不说地把东西扔到一旁，因此，他那么认真地读你的小说，只能说是被你描写的世界吸引了。”

“但是，他说过那部作品没资格成为专业的小说。”

“所以我才察觉了他的企图。之前你打了好几次电话过去，他都跟你说还没有看，那是谎言。我想他当时大概还没想到应付你的方法。而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必定是故意贬低你的作品，让你断了成为作家的念头。他明明这么认真地阅读你的作品，嘴上却说无趣，我听到后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认真阅读我的作品，是因为我们是从小认识的好朋友嘛！”我无法相信她所说的话，如此辩解。

她很坚决地否认：“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那个人除了自己，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她的口气如此肯定，我不得不感到疑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看待恋爱一场后结为连理的丈夫。

仔细一想，要不是她对现在的丈夫产生幻灭心理，哪有我乘虚而入的份儿？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初美还告诉我，最近日高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显得十分焦急，他完全想不出该写些什么，几乎丧失自信。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看到业余的我接连写出新的作品，他才会忌妒。她说：“总之，野野口先生，你最好不要再去找我先生商量写作的事，应该找个更有心帮你的人才是。”

“但是，如果日高真的不想让我出道，直接叫我死心不就好了，干吗还帮我看第二本小说……”

“你不了解他，他之所以不跟你明说，是为了阻止你去找别人商量。他让你抱着希望，好借此牵绊住你。事实上，说是要帮你介绍出版社，根本没那回事。”初美以不同寻常的激烈语气说道。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相信日高心里会藏着这样的恶意，但我也不认为初美是在胡说八道。

“总之，再观察一阵子。”我说。

看到我这样的态度，初美有点担心。

之后我到日高家的次数减少了，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之所以这样做，倒不是防着日高，实际上我是害怕在他面前跟初美碰面。我不敢保证，和她见面的时候，我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日高是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一旦他发现我看初美的眼神不对，肯定会察觉出什么。

可要我好几天不跟她见面，却是难如登天。在外面幽会实在太危险，我们偷偷商量后，决定让初美到我家来。我想加贺应该知道，我住的公寓很少有人来，左邻右舍几乎没见过有人出入我家。而且，就算真的被看到了，没人知道她的身份，也就不用担心会传出奇怪的谣言。

初美趁日高出门就到我这里。虽然她不曾在这里过夜，却多次下厨，陪我共进晚餐。那时她总是穿上最喜欢的围裙，是的，就是警方发现的那件。看着她穿着围裙站在我的厨房里，我感觉我们就像新婚夫妇一样。

然而，相聚的时候有多快乐，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每到她非回去不可的时候，我们俩总是相对无言，幽怨地盯着时钟的指针。

“就算只有一两天也无所谓，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经常这样讲。明知不可能，却不由自主地做着同样的梦。

终于，有一天，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日高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要到美国出差一周，就他和编辑两个人去，初美留守。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初美和我兴奋地讨论，如果真的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最后我们决定去冲绳旅行。我已经找好旅行社，甚至连定金都付了，就算只有几天也无所谓，能够如夫妻一样相处，对我们而言，就像是神话一样。

可是，满心的期待到头来却只是一场空。如你所知，我们的冲绳之旅并没有实现。日高的美国之行临时取消了，原本是某杂志的企划，临行前计划却喊停了，详情我不大清楚。日高似乎很失望，但相较于我们的心情，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一场美梦活生生地被打碎了，然而我想跟初美在一起的欲望却更甚于以往。即使刚见过面，却在分手后的下一秒又希望能马上见到她。

不过，从那时起她来找我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得知理由后，我整张脸都发白了，初美说，日高可能已经发现我俩的关系。她更进一步讲出我最害怕的那句话：“我们分手吧！”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他一定会报复，我不想让你惹上麻烦。”她又说。

“我没有关系，只是……”

只是我不能让她跟着受苦。按照日高的个性，他是不可能轻易签下离婚协议书的。即便如此，我仍无法想象和初美分手的情形。

在那之后，我不知烦恼了多少天。我把教学工作抛在一边，苦苦思索摆脱困境的方法。终于，我决定了。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不，既然加贺已经完全猜到，我根本没必要再次强调——我决定杀了日高。

我写得这么干脆，或许会让人觉得奇怪。其实老实说，我没犹豫多久就作出了这决定。在这之前，我就一直期盼日高能够死去。我不容许日高把我心爱的初美当成私有财产。人真是自私的动物啊！明明是我抢夺他的妻子，却还有这样的想法。不管怎样，为了这个原因，我不敢说我没有用双手结束他生命的念头。

对于我的提议，初美坚决反对。她甚至流着泪劝我不要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她的眼泪却令我更加疯狂，我激动地表示，除了杀了日高以外，已经别无他途。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这全是我个人的行为。就算我失败了，甚至被警察抓去，也绝对不会连累你。”我对她说。你大可指责我，骂我被爱冲昏了头，我无话可说。

或许知道我心意已决，又或许明白不这样我们就无法在一起，初美终于下了决心，甚至说要帮忙。我不想让她遭逢任何危险，但她非常坚决，不肯让我孤身犯险。

就这样，我们计划着如何杀了日高。虽说是计划，却不怎么复杂，我们打算布置成强盗入室的情形。

十二月十三日。

深夜，我闯入日高家的院子，当时我穿的服装加贺已经知道了。是的，黑色的裤子配上黑色的夹克。我原本应该蒙面，如果这么做，之后的情势将完全逆转，可是那时我却没想到。

日高工作室的灯熄灭了，我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窗沿，窗户没有上锁，毫不费力地就打开了。我屏住呼吸爬到屋内。

日高正躺在房间一隅的沙发上，仰面朝上，闭着眼睛，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次日他有一份活儿要交，所以今晚一整夜都得窝在工作室里。这点我已经跟初美确认过了，这也是我们选择当夜下手的原因。

在此，我有必要说明日高为何放着工作不做却在睡觉。因为初美在

夜宵里动了手脚。她放了安眠药。日高平常就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所以就算解剖时被验出来，也不用担心有人起疑。看到日高的样子，我确信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他工作途中突然睡意来袭，便躺在沙发上休息，初美确认他已经入睡后，就把房间的灯关掉，帮我把窗户的锁打开。

其实我比较偏好勒毙的方式。用刀子戳刺，光想就觉得恐怖。但要假装成强盗闯入，用刀当凶器会更有说服力，打算闯入民宅的歹徒一定会带着比较像样的凶器。

要刺哪里才能迅速结束他的性命呢？我没把握，心想还是刺胸好了。为了握紧刀柄，我脱下了一直戴着的手套，盘算着待会儿把指纹擦掉就行。于是，我两手紧握刀柄，将刀高举到头顶。

就在此刻，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日高睁开了眼睛。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就这么举着刀子，一动也不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相对于我的愕然，日高的动作倒是十分敏捷。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制伏了我，刀也脱手了。我不由想起，他一直擅长运动。

“你想干吗？为什么要杀我？”日高问道。我当然无法回答。

于是他大声叫唤初美，不久，脸色铁青的初美来了。听到日高的声音，她当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打电话给警察，说是杀人未遂！”日高说道。

初美没有动作。

“怎么了？赶快打电话！别慢吞吞的！”

“这……这是野野口啊！”

“我知道，这不构成饶恕他的理由！他竟然想杀我！”

“说老实话，我……”

初美想说自己也是共犯，日高却阻止了她：“你别废话！”

听他这么说，我明白了。日高发现了我俩的计划，才假装睡着，等我来自投罗网。

“喂，野野口！”日高按住我的脑袋说道，“你听说过防范盗窃条例

吗？里面记载着关于正当防卫的事。如果有人怀着不法意图侵入你家，就算你把他杀了也不会被问罪。你不觉得现在就是那种状况吗？就算我现在把你杀掉，也没有人会说一个不字。”

他那冷酷的语气让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我不认为他真的会动手杀我，却预见到他会给我不亚于此的折磨。

“这样做就太便宜你了，我也不会痛快……看来只好把你送到派出所了……”说到这里，他看了初美一眼，阴险地笑了笑，接着又把锐利的目光移回我身上。“这样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不管我有多正当的理由可以杀你，把你送进监狱，对我的人生也没什么作用。”

我不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只是觉得心里发毛。

终于，他松手放开了我，拿起一旁的毛巾，包住掉落的刀子，捡了起来。

“恭喜！今天就先放了你，你赶快从窗户逃吧。”

我惊讶地看着日高，他正微微地笑着。

“干吗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趁我还没改变心意，你赶快出去。”

“你有什么打算？”我控制不住颤抖的声音。

“现在让你知道就不好玩了。好了，你赶快出去吧。只是……”他让我看他手上的刀子，“这个我要当证据留着。”

那把刀子真的可以当证据吗？虽然那上面有我的指纹。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想法，日高说：“别忘了，证据不止这个，还有一样你怎么都抵赖不了的东西，下次也让你瞧瞧。”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来。我望向初美，她的脸色一片惨白，只有眼眶红着。人类竟然会有如此悲容，我从来没有见过，之后也再没见过。

在完全摸不清日高有何打算的情况下，我踏上了归途。就此消失好了，这一念头我不知兴起过多少次，但终究没这么做，因为我挂念着初美。

此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我不认为日高不会报复，只是不知会以何种形式降临，我一直心存恐惧。

我自然再没到日高家去，也没跟初美见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那天晚上的事他提都不提，好像已经全忘了。”她说。日高怎么可

能忘记？他的安静沉默，反倒让我觉得更加诡异。

他真正的报复要等几个月后才实现，我在书店发觉了这件事。加贺应该已经猜到了，没错！日高的新作《死火》出版了，那是由我的第一本小说《圆火》改写而成的。

我想，自己肯定在做噩梦。我怎么都无法相信，不，应该说不愿相信。

仔细一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报复。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我，痛苦的心就仿佛被撕裂一般。也只有日高想得出这么残忍的方法。

对作家而言，作品就好像是自己的分身，说得简单一点，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作家爱自己的创作，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

我的作品被日高偷走了。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后，在人们的记忆里，《死火》将永远是日高邦彦的作品，文学史上也会这么记载。只有我抗议才能阻止这种情形，日高却早已预见到，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没错，即使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也只能忍气吞声。若我向日高抗议，想来他必定会用一句话堵我："如果你不想坐牢就闭嘴。"

言下之意，如果我揭发作品被剽窃，自己潜入日高家、想杀死他的事也会跟着曝光。

我多次想向警方自首，顺便告诉他们《死火》系抄袭自我的《圆火》。实际上，我甚至已经拿起话筒，想打电话给辖区的警察。

但我还是放弃了。我害怕因杀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更令我害怕的，是初美会被当成共犯牵扯进来。日本的警察都很优秀，就算我坚持全是我一人所为，他们也会追根究底，找出证据。没有她的帮忙，事情怎能顺利进行？在此之前，日高就不会放过她。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无罪开脱。虽然我每日深陷绝望深渊，却依然希望只要初美过得幸福就好。看到这里，警方一定会笑着想道，都这时候了，还逞什么英雄？我承认，我是自我陶醉。可若不是这样，我怎能挨过那段痛苦的日子？

那段时间里，就连初美也想不出话来安慰我。有时她会趁日高不注意打来电话，然而，电话两头除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外，我们能说的也只有哀伤、无意义的话语。

"我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他竟然把你的作品……"

"没办法，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觉得对不起你……"

“与你无关，只能怪我太蠢了，自作自受。”

就是这样。就算和心爱的人说话，也无法让我开朗起来。我无比绝望，情绪跌到谷底。

讽刺的是，《死火》大受好评。每次看到报纸杂志谈论这本书的时候，我都心如刀割。作品获得肯定，让我觉得很高兴，但下一刻，我就跌回现实——被褒扬的人不是我，而是日高。

他不但因此成为话题人物，甚至还获得颇具公信力的文学大奖。当他志得意满地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懊悔。好几个夜晚，我都彻夜难眠。

我就这样郁郁不乐地活着。

有一天，门铃响了。透过门镜向外望时，我的心跳突然加剧，竟是日高邦彦！自从我闯入他家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碰面。那一刻，我想假装不在家。我一方面恨他窃取我的作品，另一方面却也感到愧疚。

逃避也不是办法，我心一横，打开了门。日高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站在哪里。

“你在睡觉吗？”他问。这天是星期天，我穿着睡衣。

“不，已经起来了。”

“哦，没吵到你睡觉就好。”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内窥探，“可以打扰一下吗？我想跟你谈谈。”

“好是好，不过屋里很乱。”

“无所谓，又不是要拍艺术照。”

成了畅销书作家，拍照的机会自然多了，但何必来此炫耀。

他看着我：“你也有话想跟我说吧？肯定有很多话。”

我沉默不语。

我们往客厅的沙发走去，日高好奇地四处打量。我有点紧张，不知哪里还留存初美的痕迹。初美的围裙已经洗好，收进了柜子。

“就一个单身汉来说，你这里还挺整齐的。”他终于说话了。

“是吗？”

“还是……有人会过来帮你打扫？”

听到这句话，我不自觉地看向他，他的嘴角依然挂着一抹冷笑，显然，他是在暗示我和初美的关系。

“你说有话要谈，是什么？”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催促他赶紧表明来意。

“嗬，干吗这么心急？”他抽着烟，说起最近轰动一时的政治腐败事件。这样慢慢地戏弄我，他肯定觉得很有趣。

终于，我的忍耐到达极限，正要发作，他以仿佛事不关己的口吻说道：“对了，说起我那本《死火》……”

我不自觉地挺直背脊，期待着他接下来要讲的话。

“虽说凑巧，但我还是得因它和你作品的雷同说声抱歉。你那本书稿叫什么来着？‘圆火’……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双眼圆瞪，凝视着日高说这番话时镇静的表情。凑巧？雷同？如果那都不叫“抄袭”，干脆把这两个字从字典里删掉好了。我拼命忍住想脱口而出的冲动。

他马上接道：“不过，光解释为凑巧似乎也不太对。怎么说呢，我在写《死火》的时候，因为读到你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这点我无法否认。或许某些植根于潜意识的部分，正好被你的作品引发出来了。作曲家不是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竟然写出与别人相似的曲子。”

我一语不发，静静地听他讲。这时我忽然产生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人真以为我会相信这番鬼话？

“这次的事情你没有追究，真是太好了。毕竟我俩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还有过去的情分在。你没做出冲动的事，保持成熟理性的态度，对彼此都好。”

我想这或许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不要轻举妄动才是识时务，今后也请你闭紧嘴巴，别再提起这件事。这样，我也不会把你谋杀未遂的事说出去……

接着，日高开始说些奇怪的话。

“现在开始才是重点。”他翻起眼睛盯着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种种要素的结合，产生了《死火》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进而换来文学大奖的殊荣。这样的成功如果只是昙花一现，未免太可惜了。”

我清楚地感到血液正从我脸部流失。日高打算故技重演！就像《死

火》改写自《圆火》一样，他打算再次以我的作品为草稿，改写成自己的新书出版。我还有一本小说寄放在他那里。

“这次你打算抄袭那个是吗？”我说。

日高皱起了眉头。“我没想到你会用那种字眼：抄袭？”

“反正这里又没有别人，有什么关系？不管你如何狡辩，抄袭就是抄袭！”我出言激他。

他却面不改色地说道：“你好像不是很懂得抄袭的定义。如果你有《广辞苑》，不妨查查看。那里面是这么写的：抄袭，擅自使用别人的部分或全部作品。喏，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未经许可的使用才是抄袭，如果不是就不叫抄袭。”

我在心中暗自驳斥：《圆火》正是被你擅自盗用了。

“你打算再次以我的作品为底稿来创作小说，却要我装聋作哑？”

他耸了耸肩。“你好像有点误会了。我打算和你做一笔交易，条件对你而言，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对抄袭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不会向警察告发那晚的事吧？”

“你口气不要那么冲。我不是已经讲过，那晚的事我不追究了吗？我所讲的交易是更具前瞻性的。”

这种事还有前瞻和后瞻的分别？我一语不发地盯着他的嘴角。

“哪，野野口，我觉得你的确有成为作家的才能，但这和成为作家完全是两码事。再进一步讲，成为畅销书作家和才能没有关系，要达到那个地步，得靠点特别的运气才行。那就仿佛是朵幻想中的花，有的人企图摘取它，只会大失所望。”

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日高的表情看得出有几分认真。或许他自己就曾经历过销售量不如预期的痛苦时期。

“你一直以为《死火》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你的故事很精彩。这当然无可否认，不过光有这个是不够的。讲难听一点，如果这本书不是署我的名而是用你的，你猜会怎样？作者的名字印上野野口修，会有什么结果？你有什么看法？”

“这种事没做过又怎么知道。”

“我可以肯定，绝对不行，这本小说将会为世人忽略，你只会感到空虚，就好像往大海中投入小石子一般。”

他的论调十分偏激，我却无从反驳。关于出版界，我还有些基本常识。

“所以你就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你是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吗？”

“我要说的是，对那本书而言，作者不是野野口修而是日高邦彦，它应该感到幸福。如果不是这样，它不会被这么多人阅读。”

“这么说来，我还得感激你呢！”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出真相罢了。任何作品要受到推崇，都得有一大堆麻烦的条件配合才行。”

“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如果你知道，那应该也可以理解接下来我要讲的话吧？我的意思是，今后你就是作家日高邦彦。”

“你说什么？”

“你不要这么惊讶，这又没什么大不了。我自然还是日高邦彦，你只要把日高邦彦想成书籍的售卖商标而不是人名就可以了。”

我总算听懂他想说什么了。

“简单地说，你要我做你的影子作家？”

“这名词听来好像猥琐了点，我不是很喜欢，”日高点头后继续说道，“不过明白点讲就是这样。”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真亏你说得出口！”

“我无意冒犯，刚刚我也讲了，这对你也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

“你先听我说。如果你肯提供作品给我，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四分之一的稿费，不坏吧？”

“四分之一？真正写书的人连一半都拿不到？这真是很不错的条件啊。”

“那我问你，如果用你的名字出书，你以为能卖掉多少？会超出以日高邦彦的名义卖出的四分之一吗？”

被他如此质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假设以我的名义出书，不要

说四分之一，恐怕连五分之一、六分之一都不到？

“总之，”我说，“我不打算为钱出卖自己的灵魂。”

“你的意思是不答应？”

“当然！”

“噢，”日高露出意外的神色，“我真没想到你会拒绝我。”

他那冷冷的语气让我不寒而栗。他脸色一变，眼底透着阴险的光芒。

“我本不想撕破脸，不过你没这个雅量，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用一直跟你客气了。”说完，日高从身边的包里拿出一个方形包裹，放到桌上。“这个我放在这里，等我回去后，你再一个人慢慢看。看得差不多了，记得打电话给我，希望那时你已改变心意。”

“这是什么？”

“看了就知道。”日高站起身。

日高走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有一卷VHS的录像带。这时我还不明白，只是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把带子放进录像机。

加贺应该已经知道了。屏幕上出现的是日高家的庭院。看到画面斜下方显示的日期，我的心瞬间冻结。那正是我刺杀日高的日子。

终于，一个男人出现在镜头前。他全身黑衣，努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他的脸却被拍得一清二楚。真该死！那时为何没想到要蒙面呢？

任谁都可以一眼认出，侵入者是一个叫野野口修的男子。这个愚蠢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摄影机正对着他。他蹑手蹑脚地打开面向庭院的窗户，潜入日高的工作室。

录像带只拍到这里，却已足够成为充分的证据。假设我否认杀人未遂，那当警察问我为何要潜入日高家的时候，我怎么回答呢？

看完录像带，我精神恍惚了很久，脑海里不断响起杀人未遂那晚，日高曾经讲过的话：“别忘了，证据不止这个，还有一样你怎么都抵赖不了的东西。”他说的恐怕就是这卷录像带。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日高打来的。他好像一直在监视我似的，时机恰到好处。

“看了吗？”听他的声音，好像觉得此事很有趣。

“看了。”我简短地回答。

“哦，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试着询问最在意的那件事，“你果然早就知道了。”

“什么？”

“那晚我会……溜进你的房间，你事先就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他笑了起来。“你的意思是，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杀我？那种事我连做梦都想不到呢。”

“可是……”

“该不是，”他不让我说下去，“你自己对谁讲了，说你某日某时要来杀我。如果真是这样，难保隔墙有耳，被我不小心听到了也说不定。”

我警觉到日高想让我说出初美是共犯的事实。不，他知道绝对无法从我口中套出初美和我的事，才用话套我。

听我无话可答，他继续说道：“我会装摄像机，是因为那阵子经常有人到院子里搞破坏，我是为了吓阻对方才装的。会拍到那种画面，我真连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我已经把摄影机拆了。”

他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不过，现在再说什么都太晚了。

“然后呢？”我说，“你让我看这卷录像带，想要我做什么？”

“这种事还要我讲明白，你这不是装傻吗？我提醒你一句，那卷带子是复制的，母带还在我手里。”

“你这样威胁我，就算我勉强答应为你捉刀，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摆明了，我已经屈服于他的胁迫，然而我无力与他对抗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我相信你。”日高一副胜券在握的口气，他一定觉得总算突破了障碍。“我再跟你联络。”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之后的日子，我仿佛行尸走肉般活着。我不晓得自己今后会怎样。我照常到学校上班，但可以想见，课上得一塌糊涂。恐怕连学生都有了怨言，我甚至被校长叫去责骂了一顿。

然后，偶然之中，我在书店看到了。某小说杂志刊载了日高的作品，称之为他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

我的双手无法控制地颤抖着，迅速翻看了那篇小说。其间我感到一阵眩晕，几乎就要昏倒在书店里。不出所料，这本小说是以我交给日高的第二部作品为蓝本改写成的。

我陷入无比绝望的困境，每天都在想，那个杀人未遂的夜晚，自己是多么愚蠢啊！我思量着，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算了。不过，我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就算我远走他乡让日高遍寻不到，也别想更动户籍，那么就不可能找到像现在一样的教职。我如何谋生呢？身体瘦弱的我没有自信从事体力工作。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缺乏谋生能力这一事实。更何况，我心里惦记着初美。她又将怀着怎样的心情待在日高身边？一思及此，我就痛彻心扉。

不久，日高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出了单行本，销售情况颇佳。每次只要看到它挤进畅销书排行榜，我的心情就很复杂，极度悔恨之中又掺杂了那么一点骄傲。平心而论，倘若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确实不可能卖得这么好——这点我不是没有冷静分析过。

又过了几天，某个星期日，日高再度登门造访。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屋子，像往常一样，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这是我答应你的。”他边说边将一个信封放到桌上。

我伸手取过，往里一看，是一沓钞票。

“两百万。”他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把卖书的钱拿来给你，按照我们的约定，四分之一。”

我惊讶地瞪着信封里的钞票，摇了摇头：“我说过不出卖灵魂。”

“你别大惊小怪，只要把它想成是我俩合作的就行了。这种合作关系如今也不少见，领取报酬是你应得的权利。”

“你现在做的，”我看着日高说道，“就像把妇女强暴后，再给人家钱一样。”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没有女人被强暴了还默不作声，而你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日高的话虽然无情，却让我毫无辩驳的余地。

“总之，这个钱我不能拿。”我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把信封推了回去。

日高只是看着信封，并没有动手收回的意思。他说：“那就先放在这里好了。老实说，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以后的事。”

“以后的事？”

“讲具体一点，就是接下来的作品。某月刊决定要连载我的小说，我想跟你谈谈，要写些什么东西。”

他讲话的语气好像已经把我定位成他的影子作家，而我只要稍有不从，他就会马上抬出那卷录像带的事。

我坚决地摇头。“你是作家，应该也明白，以我现在的精神状况，根本构思不出任何小说。你要求我做的事，不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不可能办到。”

但他毫不退让，说出了我始料未及的话：“现在就要你马上写出来，是强人所难了点。不过要你把已经完成的故事奉上，应该没那么难吧？”

“我没有已经完成的故事。”

“你别蒙我。你在编小报的时候，不是写过好几则故事吗？”

“啊，那个……”我寻思搪塞的借口，“那个已经没有了。”

“胡说！”

“是真的，早就处理掉了。”

“不可能，写书的人肯定会留着自己的作品。如果你硬要说没有，那我只好搜上一搜。嗯，我想我没必要翻箱倒柜地找，只要看看书架、抽屉，应该就够了。”他站起来，往隔壁的房间走去。

我慌了，因为正如他所料，练习用的大学笔记就摆在书架上。

“请等一下！”

“你打算老实拿出来了？”

“……那个发挥不了什么效用。学生时代写的东西，文笔粗糙、结构松散，根本没办法成为给成人阅读的小说。”

“这由我来判断，反正我又不是要成品，只要是璞玉就行，我会负责

把它雕琢成可卖的商品。《死火》不就是经过我的加工，才成为留名文学史的佳作？”日高自信满满地说道。剽窃别人的创意，竟然还可以如此自夸，这点我怎样都无法理解。

我请日高在沙发上稍坐，自己进入隔壁房间。

书架的最高一层，摆着八本陈旧的大学笔记，我抽出一本。就在这时，日高进来了。

“我不是叫你等一下吗？”

他充耳不闻，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笔记，迅速翻看其中的内容。接着，他的目光停留在书架上，二话不说，把所有笔记全抽了出来。

“你别耍花样。”他奸诈地笑着，“你拿的那本只不过是《圆火》的初稿，你打算用这个蒙混过去？”

我咬着唇，低下头。

“算了，总之这些笔记我全借了。”

“日高，”我抬起头对他说，“你不觉得可耻吗？你得借别人学生时代的稿子才能写下去，是因为你的才能已经枯竭了吗？”

这是我当时所能作的最大限度的攻击了。我想，不管怎样，我都要反击。

这些话好像真的起了作用，日高双目充血地瞪着我，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连作家是什么都不知道，别说大话！”

“我是不知道，不过我有资格这样讲，如果一个作家落到这种地步就太可悲了。”

“是谁一心向往成为作家的？”

“我已经不向往了。”

听我这么说，他松开了手。“这才是正确的。”撂下这句话，他转身走出房间。

“等一下，你忘了东西。”我拿起装着两百万的信封，追上了他。

日高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我，最后耸耸肩，把钱收了回去。

又过了两三个月，日高的连载在某杂志开始了。我读了作品，发现

那又是出自我笔记的某篇稿子。这时的我不知是已经死心了，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觉悟，已不再像以往那么惊讶了。我甚至想，反正自己已放弃成为作家，不拘何种形式，只要自己想出的故事能让世人阅读就好了。

初美依然不时和我联络。她诉说着对丈夫的不屑，不停地向我道歉。她甚至还说：“如果野野口先生觉得向警方自首，坦承企图杀害那个人的事会好些，不用顾虑我。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随时都作好被责罚的准备。”

初美已经察觉，我之所以任由日高予取予求，是因为不想连累她。听到她这番话，我高兴得要流下泪来。因为我真实地感受到，就算无法见面，我们的心还是紧密地连在一起。

“你不用考虑这么多，我会想办法的，肯定还有其他出路。”

“可是，我对不起你……”她在电话那头哭泣着。

我继续讲些安慰她的话，可是，老实说，今后要怎么办，我一点主意都没有。虽然我嘴上说一定会有办法，却痛切地感受到那是在自欺欺人。

只要一想起这段往事，悔恨就一直折磨着我。为何当初我不照她讲的去做？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两个去自首，今后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但至少我不会失去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吧？没错，初美死了。那噩梦般的一天，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了消息，因为她是知名作家的妻子，所以报道也比一般的交通事故详尽。

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调查的，报纸似乎并未对“这是起单纯意外”的说法产生怀疑。后来，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但是，从听到消息以来，我就一直坚信，那绝对不是意外！她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至于动机，应该不用我特地写出来。

仔细一想，正是我害死了她。如果不是我昏了头，企图杀了日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这就叫虚无吧？那段时间，我只是具行尸走肉，连随她而去的力气都没了。身体状况不好，经常向学校请假。

初美死后，日高依然继续工作。除了以我的作品为小说的初稿外，他好像也发表自己原创的作品。至于哪一方的评价比较高，我不是很清楚。

我收到他寄来的包裹，是在初美过世后的半年，大信封里装着约三十张A4纸，是从文字处理机上打印出来的。

最初我以为那是部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才明白全非如此。那是初美日记和日高独白的结合体。日记的部分，初美深刻地描写，她如何与N（即我）陷入情网，并合谋杀害亲夫。日高独白的部分则淡淡陈述未察觉妻子已然变心的丈夫的悲哀。然后，那起杀人未遂事件发生了。到这里为止，写的几乎都是事实，但是，很明显，之后是日高自己编的。故事演变成初美深自懊悔，请丈夫原谅自己的过错。日高花了很多时间与她长谈，决定两人从头开始。可是就在这时，初美遭遇交通事故，这本莫名其妙的书以她的葬礼为结尾。或许读者看了会觉得感人肺腑，我则目瞪口呆。这是什么？

那天晚上，日高打了电话过来。“你读了吗？”他问。

“你打算怎样？竟然写那种东西。”

“我打算下周把它交给编辑，下个月的杂志应该就会登出。”

“你是认真的吗？你这么做，不怕导致严重的后果？”

“或许吧。”日高异常冷静，反倒使我更加害怕。

“如果你让这种东西登出去，我就把真相讲出来。”

“你要说什么？”

“那还用问，当然是你抄袭我的作品！”

“哦？”他一点也不紧张，“谁会相信这种鬼话？你连证据都没有。”

“证据……”

我忽然醒悟，笔记已经被日高抢走，拿它作为日高抄袭的证明已不可能。接着我又想到，初美——唯一的证人也死了。

“也好，”日高说，“这篇手记也不是非得现在发表不可，我们可以再商量。”

他想说什么，我终于有点懂了。他说：“五十张稿纸。如果有这样现成的小说，我倒是不介意把它交给编辑。”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设计好圈套，让我怎样都无法拒绝代他写作。而我真的束手无策，为了初美，这样的手记说什么也不能流出去。

“什么时候要？”我问。

“下周日以前。”

“这是最后一次吧？”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你完成后马上通知我”，就挂断了电话。

严格来说，就是从这天起，我正式成为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此后，我先后帮他写了十七篇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小说。被警察查封的那些磁盘里，存的就是这些作品。

加贺警官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可以反抗？或许他会产生这样的质疑，然而老实说，我已厌倦和日高打心理战了。只要我按照他的吩咐把小说写好，他就不会把我和初美的过去公之于世，这样对我来说更轻松。说也奇怪，两三年后，我和日高真的成为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他介绍专出童书的出版社给我，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对儿童文学不感兴趣。也许，他对我也有一点愧疚。有一次，他跟我讲了这样的话：“等到下次的长篇写完，我就放了你，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此结束。”

“真的？”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真的。不过你只能写儿童小说，不准来抢我的饭碗，知道吗？”

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做梦，总算可以自由了！

后来我多少猜到，日高的转变和他与理惠的婚事有关。他们打算移居温哥华，日高大概也想借此机会，同从前的堕落划清界线。

新婚夫妻满心期待前往温哥华的那天赶快到来，而我迫不及待的心情恐怕更甚于他们。

那一天终于来了。

我拿着存有《冰之扉》原稿的磁盘，前往日高家。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直接拿磁盘给他。他到加拿大以后，我要送稿子就得通过传真，因为我没有电脑。《冰之扉》的连载一结束，我们的关系也会随之终结。

从我手里接过磁盘，日高兴高采烈地说着温哥华新居的事。

我敷衍着听完后，提出自己此行的目的。

“之前的那些东西呢？我们讲好今天要还我的。”

“之前的东西？什么？”

明明没有忘记，但不这样逗你，他就不痛快——这就是日高的个性。

“笔记本，那些笔记啊！”

“笔记？”他装蒜似的摇了摇头，接着“啊”了一声，点了点头，“那些笔记呀，我忘了。”

他打开书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八本旧笔记。没错，就是他从我这里夺去的东西。

我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只要有这个在手，就能证明日高抄袭我的作品，我就能和他保持对等的关系。

“你好像很高兴。”他说。

“还好。”

“不过我在想，你要它们有何意义？”

“意义？应该有吧？这可以证明你曾发表的那些小说，是以我的作品为原型写的。”

“哦？但反过来解释也通吧。我也可以认为，那些笔记的内容是你看了我的作品后才写的。”

“你说什么？”我觉得一股寒意穿透背脊，“你想借此蒙混过去？”

“蒙混？到底是谁在蒙混？要是你把这些东西拿给别人看，我也只好这么说了。你说，他们会相信谁？算了，我不想为这个跟你争辩。只是，你若以为取回笔记，会让你在我面前稍占优势，我想那是你的错觉。”

“日高，”我瞪着他，“我不会再为你捉刀了，我替你写的小说——”

“《冰之扉》是最后一本，对吧？这事我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还讲那样的话？”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想说你我的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

日高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这让我确定了一件事。此人没打算放过我。一旦有需要，他还会利用我。

“录像带和刀子在哪里？”我问他。

“录像带和刀子？那是什么？”

“你别装了，就是那晚的刀子和录像带啊。”

“那些我好生保管着，放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日高正说着，有人敲门。理惠走了进来，告知藤尾美弥子来访的事情。

原本应该是不想见的人，日高却说要见。他这样做，只是想把我打发走。

我隐藏起内心的愤怒，跟理惠道别后，走出了玄关。在手记里，我写理惠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正如加贺警官所指出的，事实上只送到玄关。

走出玄关，我又折回庭院，靠近日高的工作室，蹲伏在窗户下，偷听他和藤尾美弥子的谈话。不出所料，日高只能勉强敷衍。那女子质疑的《禁猎地》一书全是我写的，日高根本无法给出任何具建设性的提议。

藤尾美弥子一脸不耐地离去，不久理惠也出了门，最后连日高也走出了房间，应该是去上厕所。

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错过今天，恐怕今生再也没法从日高的魔掌中逃脱了。我有了一定的觉悟。

窗户没有上锁，多幸运！我偷偷躲在门后等着日高，手里紧握着黄铜镇纸。

我想之后的事不用我多说了。他一进屋，我二话不说就往他头顶砸去，他立刻就昏倒了。我不确定他死了没有，为求保险，我又用电话线缠住他的脖子。

后来发生的事一如加贺警官的推理。我利用他的电脑，制造不在场证明。我得承认，这个伎俩是我之前写儿童侦探小说时早就想好的。你想笑就笑吧，就像前面写的，那确实是骗小孩的伎俩。

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罪行不被发现，同时，我也希望数年前的杀人未遂事件不会曝光。我请理惠一等日高的录像带从加拿大寄回来，就马上通知我，也是为了这个。

加贺警官竟一一挖掘出我的秘密。老实讲，他那敏锐的推断力让我深恶痛绝，然而就算我恨他也于事无补。

就像我一开始所写的，在得知证据之一的录像带藏在挖空的《萤火虫》中时，我非常惊讶。《萤火虫》是少数日高亲手创作的小说之一，内容描写主角遭妻子及其情夫共同谋害的那段，不用说，是起于那晚的

灵感。看到我从窗口潜入的影像，再和书的内容加以比对，加贺警官很快就猜出事情的真相。对此，我不得不佩服日高心思缜密。

我想说的全说完了。先前，为了不让我和初美的恋情曝光，我怎样都不肯说出杀人动机，给警方造成很大的麻烦，不过，如果你们能够稍稍理解我的心情，那就是我的福气了。

现在，我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制裁。

注释

[1] 日本漫画家加藤一彦（笔名Monkey Punch）笔下的著名形象，一个智商极高、身手了得的怪盗绅士。



过去之章（一）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在三月以前任职的市立第三初中。正值放学时间，返家的学生自校门口蜂拥而出。操场上，一名看似田径队员的男子正用铁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总务处的窗口，报上姓名，表明自己想与熟识野野口的老师谈谈。女职员与上司商量后，站了起来，去了教务处。她去的时间比我想象的久，正感不耐之际，我猛然想起学校就是这样的地方。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有人领我到会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长和教语文的男老师藤原接待了我。校长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师不小心说错话，想亲自盯着他。

我首先询问他们，知不知道日高邦彦被杀害一事，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他们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一连串冲突而萌生杀机。看来他们好像反倒从我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当我问到，对于野野口代人写作一事，他们有何看法时，藤原老师有点迟疑地说：“我知道他在写小说，也曾在儿童杂志上读过他的作品。但我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别人的影子作家，还是那位畅销作家的……”

“你亲眼见过野野口写小说吗？”

“没有。他在学校里还得教书，我想他应该都是回家后或趁假日写的。”

“由此可见，野野口的教学工作还挺轻松？”

“不，他的工作并不特别轻松。只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别是从去年秋天以来，举凡与学校活动相关的杂务，他都巧妙地避开。他得的是什么病，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也不跟他计较。私底下，他好像就是这样抽出时间，帮日高邦彦写小说——这真是太令我惊讶了。”

“你说他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特别早回家，是吗？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记录？”

“这个嘛，我们不打卡，但我很确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我们语文老师每两个星期都会开一次例会，他连那个都不参加了。”

“他之前没有类似的行为吗？”

“他那个人对工作是不怎么热诚，但之前倒都参加。”

之后，我又问，对于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静，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些什么，总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窗外。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应该也很痛苦。我觉得他本性不坏，受到那样的对待，一时冲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日高邦彦的小说我也喜欢，还读过几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写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向他们道谢后，离开了学校。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走进去，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问柜台小姐，这一年来有没有这样的客人来过这里。

她回答说好像见过，但记不清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见了日高理惠。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于横滨的公寓。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忧郁。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为不想再与案件牵扯不清。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和我见面，也许因为我不是媒体而是警察。

她住的公寓附近有个购物中心，我们约在里头的咖啡厅碰面。她顾忌媒体，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里。

咖啡店隔壁的时装店正在打折促销，从外面看不见店里顾客的脸，而恰如其分的吵闹声也正好适合讲一些不愿被别人听到的话。我们往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走去。

我先问她近况，她露出了苦笑。

“老样子，每天过着不怎么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平静。”

“只要扯上刑事案件，总要乱上很久。”

这些话对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摇了摇头，语气严厉地滔滔说道：“在这桩刑事案件里，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他们把它当成演艺圈的八卦绯闻，甚至有人说我们才是错的一方。”

对此我无法否认。确实，不管是电视的谈话节目，还是周刊的报道，大家更感兴趣的，不是日高被杀的事实，而是他盗用友人作品的新闻。再加上这其中还牵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让平常与文坛毫不相关的影视记者，也兴致勃勃地掺和进来。

“不要去管媒体的报道，对你会更好。”

“当然，我会试着不理，否则，迟早会疯掉。可是，讨厌的又不只是媒体。”

“还有什么？”

“可多着呢，令人讨厌的电话和信件来了一大堆，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体报道，知道我已经不住在夫家了。”

应该是这样。

“这些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全说了。但这种事警察也未必解决得了，不是吗？”

正如她所言，不过，我也不能就此当成没这回事。

“电话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么居多？”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要我归还至今为止的版税，说什么枉费他们的支持；也有人把信连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纸箱寄过来。写信要求我们退回文学奖的也很多。”

“哦。”

据我推断，这些存心攻击的人应该都是日高邦彦的书迷，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恐怕很少。不，说不定这其中大部分人从头到尾就只知道日高邦彦这个名字。这种人净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还一天到晚注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至于对象是谁，他们根本不在乎。

听到我这么分析，日高理惠也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讽刺的是，外子的书竟意外地卖得很好，这也算是种偷窥的乐趣吧。”

“这世上本来就有千百种人。”

日高邦彦的书卖得好，这我也知道。不过，现在市面流通的都是库存的部分，出版社那边好像还没有要再版加印的意思。我想起反对我的影子作家说法的编辑，他们应该也打算再观望一阵子。

“对了，连野野口的亲戚也跟我联络了。”

她好像浑不以为意，我听了却惊讶极了。

“野野口的亲戚？都说些什么？”

“好像要我把之前著作所得的利益归还，他们认为对于以野野口作品为草稿的那些书，他们至少有权索取原创费，我记得是他舅舅作为代表来谈的。”

推舅舅为代表，也许是因为野野口没有兄弟，父母又都已过世。他们竟然提出利益归还的要求，我非常震惊，这世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等和律师谈过以后再作回复。”

“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老实话，我心里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我们是被害者，还被案犯的亲戚勒索金钱，真是听都没听过。”

“这个案例是奇怪了点，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熟，但我想应该没有支付的必要。”

“嗯，我也这样想，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不甘心的，是在世人口中，我先生的死成了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连那个自称野野口舅舅的人，也一点歉意都没有。”

日高理惠咬着下唇，显现出个性中好强的一面，看来愤怒战胜了哀伤。我放心多了。如果她在这个地方哭起来可就麻烦了。

“之前我好像也跟你提过，我绝不相信外子会剽窃他人的作品，因为每次他讲起新作的时候，眼里总是闪烁着如孩童般的兴奋光芒。那让我觉得，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创作故事，真的让他很快乐。”

对于日高理惠的说辞，我只是点了点头。她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然而要我就此出言附和却办不到。她大概读出了我的心思，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问我有什么事。

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到桌上。“可否请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

日高理惠明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我不想看。里面只是洋洋洒洒地写着我丈夫是如何欺负他的，对吧？大致内容我通过报纸已经知道了。”

“你说的是野野口被逮捕后所写的自白书吧？这个手记和那个不同。你也知道，野野口在犯案之后，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写了与事实不符的记录，这就是那记录的副本。”

她好像明白了，不过脸上厌恶的表情依然没变。

“哦？那我读这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

“请别这样说，总之你先看看好不好？页数不太多，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读完。”

“现在？在这里？”

“拜托你了。”

她一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但她没再问任何问题，伸手把资料拿了过去。

十五分钟后，她抬起了头。

“我看完了，然后呢？”

“有关这份手记里不实记述的部分，野野口亲口承认的有两点。首先，描写和日高邦彦对话的地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和睦，他们的应对可说十分凶险。”

“好像是这样。”

“其次，之前也曾向你求证过，野野口走出你家时的情况。事实上，你只送他到玄关，他却在这里写道，你一直送到大门外。”

“没错。”

“还有没有别的？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哪个细节跟手记的描述有很明显的差异？”

“你说别的……”

日高理惠露出困惑的表情，目光停在复印的手记上，接着不太确定地摇了摇头。“没特别不同的。”

“那么，那天野野口说过的话、做过的动作，有没有哪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到？不管是多细微的事都可以。比如，这中间他有没有去上过厕所？”

“我不太记得了，不过那天野野口先生应该没去过厕所。”

“电话呢？他有没有打电话出去？”

“这个……如果是在我先生的房间打的，我就不知道了。”

日高理惠好像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发生的事了。这也难怪，野野口登门造访的那一刻，她根本不知道那天对她而言将会是特别的日子。

我正想放弃，她突然抬起了脸。

“啊，倒是有一件事。”

“什么？”

“恐怕完全不相干呢。”

“没关系。”

“那天野野口要回去的时候，给了我一瓶香槟当礼物。这件事，手记里没有写。”

“香槟？你确定是那天吗？”

“绝对没错。”

“你说他回去的时候给的，详细的情形可否描述一下？”

“藤尾美弥子来了之后，野野口就从我先生的工作室出来。那时他跟我说，他只顾着和日高讲话，把礼物的事忘了，事实上他买了香槟过来。他从纸袋中把酒拿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可以留到今晚在酒店里喝。我不客气地接受了。”

“那瓶香槟后来怎样了？”

“我把它放在酒店房间的冰箱里。事情发生后，酒店曾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们，自行处理掉就可以了。”

“你没有喝？”

“是的。我本想等外子工作结束后来到酒店，再一起慢慢享用，便先冰了起来。”

“之前曾有过这样的事吗？不一定是香槟，野野口经常拿酒作为礼物？”

“更早之前我就不知道了，就我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大概是因为

野野口本身不喝酒的关系。”

“哦。”

野野口自己在自白书上写道，第一次造访日高家时带了威士忌，那时的事日高理惠当然不知道了。

我继续问道，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在手记里没有记载？日高理惠很认真地思索一番，说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接着，她反问我，为何到现在还在查这种事情？

“一桩案件要结案得经过很多繁杂的手续，确认作业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我的说明，她好像完全信服。

和她分别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事发当晚日高夫妇下榻的酒店，询问有关香槟的事。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终于跟记得当时情形的职员联系上了。

“我想那是唐·培里侬的粉红香槟，一直摆在冰箱里。因为那种酒很贵，又没开启，我们便很谨慎地联络了物主，结果物主说要我们自行处理，我们就照办了。”

男职员的语气十分客气。

我问他，后来那瓶香槟怎么处理了，酒店职员支支吾吾一番后才承认自己把它带回了家。

我继续问他，是否已经喝了，他回答，两个星期前就已喝掉，连瓶子也丢了。

“有什么问题吗？”他好像很担心。

“不，没什么特别的。对了，那瓶香槟好喝吗？”

“嗯，很不错。”

那名职员听起来好像很愉快，我挂了电话。

回家后，我把野野口潜入日高家的带子放来看——我拜托鉴识科特别帮我复制了一卷。

反复观看却一无所获，只有无聊的画面烙印在我的眼底。

五月十六日，下午一点过后，我来到横田不动产株式会社的池袋事务所。这家事务所规模不大，正前方是镶着玻璃的柜台，在它后面仅摆着两张铁制的办公桌。

当我进去的时候，只有藤尾美弥子一个人在里面处理公事，其他职员好像出去了。因此我没有约她到外面谈，直接隔着柜台聊了起来。在旁人看来，大概很像某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在找便宜公寓。

我稍微寒暄了几句，就马上进入问题的核心。

“你知道野野口的自白书吗？”

藤尾美弥子神情紧张地点了点头：“大概的内容我在报纸上读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总之很惊讶就是了，没想到那本《禁猎地》是他写的。”

“根据野野口的自白，他说因为日高邦彦不是那本书真正的作者，所以在跟你交涉的时候，总拿不出明确的态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也觉得和日高谈判的时候，总是让他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去。”

“你和日高谈判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什么话，让你觉得身为《禁猎地》的作者这样讲很奇怪？”

“我想应该没有，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之前根本没有想过，日高邦彦竟然不是真的作者。”

“假设《禁猎地》的作者真是野野口修，有没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确实如此或是无法认同呢？”

“这个恐怕我也无法肯定地回答你。那个野野口和日高邦彦一样，都是我哥的同学，所以他们都有可能写那本小说。若是有人告诉我，真正的作者是个姓野野口的人，我也不会有任何吃惊的反应，因为我连日高邦彦都不是十分了解。”

“这样说也对。”

看来是无法从藤尾美弥子这里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了，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她突然“啊”了一声，道：“如果那本小说真的不是日高所写，或许有必要重读一遍。怎么说呢，我一直以为书中的某个人物就是在写日高自己。如果作者并非日高，那么，那个人物也不会是他了。”

“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警察先生，你读过《禁猎地》吗？”

“没有，不过剧情大概了解，我看过其他同事读完后所写的梗概。”

“那本小说讲到主角的中学时代。主角用暴力使同学对他屈服，只要看谁不顺眼，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套句现在的用语，就是所谓的校园暴力。在他淫威之下的最大受害者，是班上一名叫滨冈的男生。我一直以为滨冈就是日高。”

记得梗概里提到，小说里有描写校园暴力的场面，但并没有写出详细的人名来。

“你为何会觉得那名学生就是日高？”

“因为整本小说是以滨冈这号人物自述过去的方式写成。而且就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这让我相信那少年就是日高。”

“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还有……”一瞬间，藤尾美弥子有那么一点犹豫，但还是继续说道，“我在想，正是因为日高本人曾有过滨冈那样的遭遇，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吧？”

我不由望向她的脸。“什么意思？”

“小说里，滨冈非常憎恨主导所有暴力事件的主角。我可以感觉到，那股憎恨的情绪漂荡在字里行间。虽然书里没有明白指出，可是滨冈会对曾经折磨自己的人之死感兴趣，明显就是因为他心底有着很深的怨恨。少年滨冈就是作者，也就是说日高借由写作这本小说，达到向我哥报仇的目的，这是我的解读。”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藤尾美弥子。为了报仇而写小说，这种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不，从一开始，我们专案组就没注意《禁猎地》这本书。

“但按照野野口的自白，这样讲就不通了。”

“没错。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光就作者是小说人物原型的观点来考虑，那不管是日高也好，野野口也罢，结果都是一样的。长久以来我一直把书中人物和日高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所以一时很难接受另有其人的说法，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了，就像小说改编成连续剧的时候，看到演员的气质与书中人物的形象不符，总会觉得生气，就是那种感觉。”

“假设是日高邦彦，那他和《禁猎地》里的滨冈在形象、气质上全都符合吗？请就你的主观感觉回答，没有关系。”

“我觉得好像符合，不过这或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刚才也说了，事实上，我几乎不了解日高这个人。”

藤尾美弥子很慎重，尽量避免讲得太过肯定。

最后我问她，关于《禁猎地》一案，她们抗争的对象从日高邦彦变成了野野口修，今后有什么打算？

“不管怎样，先等野野口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说吧。”她以冷静的语气回答。

对日高邦彦被杀一案，我至今依然穷追不舍，我想上司看在眼里不是很高兴。案犯已经招认，连亲手写的自白书都有了，何必还四处探问？他会这么想也理所当然。

“还有什么问题？这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吗？”上司不耐烦地问道。而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否认本案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别的不说，很多被视为重要证据的线索，都是我亲自找出来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必要再查下去了。野野口伪造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拆穿，他和日高之间的恩怨也已真相大白。说实话，我甚至为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会产生怀疑，是在病房里为野野口做笔录的时候，脑中突然跳出某个想法，只是当时我没有理它。因为那个想法太过奇怪，也太超现实了。

但就算我能暂时忽略，也无法一直避开，那个古怪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不去。说老实话，从逮捕他以来，我就经常有种误入歧途的不安，如今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了。

或许是因为不论刑警工作或人生历练，我都还很稚嫩，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就此给案件画上休止符。

为求保险起见，我试着重读野野口修所写的自白书，结果找到了好几个先前不曾看出的疑点。

一、日高邦彦以杀人未遂的证据相要挟，强迫野野口为他代写作品。但反过来说，如果野野口抱着舍弃一切的意识，主动向警方投案，那么日高也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说不定会因此断送作家生涯。难道日高不担心这个吗？虽说野野口到最后以不想连累日高初美为由，没有去自首，但日高邦彦一开始对此事的发展就应该没有把握。

二、日高初美死后，野野口修依然没有反抗，为什么？手记里他自述，是因为懒得和日高打心理战。但在这种心态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舍弃一切、出面自首才对。

三、认真计较起来，那卷带子和那把刀真的可以作为杀人未遂的证据吗？录像带拍的只是野野口侵入日高家的画面，刀子上也没有血迹。此外，除了凶手和被害者，在场的只有共犯日高初美一人。根据初美的证词，野野口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应该也不低。

四、野野口写到自己和日高的关系，说他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这种情况下的合作，可能亲密无间吗？

对以上四点，我试着向野野口求证，然而他的回答千篇一律，不外是：“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你才来问我为什么会那样做，或为什么不那样做，我也只能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总之，当时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常理可以推断的。”

野野口要这么回答，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还可以提出反证，偏偏这四点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最大疑问，一言以蔽之，即“个性”。比起我的上司和其他办案人员，我对野野口要了解多了。就我的了解，此人的个性和他在自白书里所描绘的大相径庭。

渐渐地，我已无法抽离那突然萌生的奇怪假设。如果那个假设是正确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我去见日高理惠，当然有特别的用意。倘若我的推理（严格说来，现在只能称之为幻想）是正确的，那么野野口修撰写事件手记，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

可惜我从她那里打探不到任何关键的线索，唯一的收获就是那瓶香槟，它是否能够支持我的推理，现在还不得而知。野野口的手记里没有提到香槟，只是漏写了，还是有其他特别的理由？平常不拿酒做礼物的野野口，那天特地带了香槟前去，这其中应该有特殊的含意，如果真的有，会是什么？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但关于香槟的事，好像有必要先把它存在记忆里。

我想，我最好重新审视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必须回到原点，从头开始才是。

这般分析，我去见藤尾美弥子是正确的。想理清野野口与日高的关

系，必须追溯到中学时代，而被誉为写实小说的《禁猎地》应该是最好的参考书。

和她见过面之后，我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禁猎地》，在回程的电车上就开始阅读。由于内容和我所知的梗概完全一致，所以读来比平时都快，只是文学价值什么的，我仍然一概不懂。

诚如藤尾美弥子所说，这本小说是以滨冈的视角来铺陈的。故事一开始写道，平凡的上班族滨冈于某日早晨从报上得知某版画家被刺杀的消息，他想起，被杀的版画家仁科和哉正是中学时欺负自己的头号魔头。

刚升上初三的少年滨冈，遭受过无数次危及生命的暴力伤害。他被人剥光衣服，全身捆上透明胶带，扔在体育馆的角落；从窗下走过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遭人当头淋下盐酸；还有，拳打脚踢、恶毒辱骂、刻意排挤也毫不留情地日夜折磨着他。这方面描写得十分细腻而具真实感，充满张力。我能够了解为何藤尾美弥子会说这不是小说而是纪实了。

小说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滨冈何以成为众人欺负的目标。根据滨冈自己的说法，“就好像某天突然被贴上恶魔的符咒一样”，校园暴力事件就这么开始了。这可说是古往今来所有校园暴力的共同点。虽然他不想屈服，但渐渐地，内心终被恐惧与绝望支配。

“令他害怕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那些讨厌自己的人散发的负面能量。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在这世上竟然会有这样的恶意存在。”

这是《禁猎地》里的一段文字，可说确实表达了被害者的真实心境。在我担任教职时，也曾处理过校园暴力事件，受害者面对诸多不合理的压迫，只有屈服的份儿。

这些伤害随着主谋仁科和哉突然转校而告终。没人知道他转到了哪里。传言称仁科强暴了他校的女生，因而被送交管训，但这其中的真假，滨冈他们并不确定。

滨冈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后来因为某些曲折，他开始调查仁科和哉的事。描述曲折的部分或许具有某种文学意义，但我想应该和此次事件无关。

小说之后的演变，夹杂着滨冈的回忆和访查的记录。首先揭露的是仁科和哉消失的真正原因。被强暴的女生是某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仁科叫他的狐群狗党把该女生押来，在众人面前强暴了她，现场还有人用V8摄像机拍摄了全过程。事后，仁科和哉打算把那份未经显影的胶卷卖给认识的不良帮派分子。女方家长动用了所有的人脉，事情才没有闹大。

总之，小说的前半段颇下气力地描写仁科和哉的残忍，后半段则写

道，因为某种机缘，主角对版画产生了兴趣，进而往这条路发展。最后，故事以仁科被迎面而来的妓女刺杀作结，事情就发生在他即将举办个展的时候，这一段大家都知道是以真实案件为基础所写。

藤尾美弥子认为，小说里的滨冈就是作者自己，并非虚妄之说。当然，对一般小说而言，若一概推断陈述者即作者之化身，未免太过无稽。但这本小说有绝大部分被认为系基于事实所写，所以这样的推测应该还算合理。

此外，她猜想作者是为了报复从前的仇人才写下这本小说，也不算是天方夜谭。正如她所说，书中关于仁科和哉的描写确实很难说怀着多少善意，令人感觉，那不像是在写一个艺术家，而是在写一个向往成为艺术家的俗人。从头到尾，他刻意描写俗人的丑陋与软弱面，确实可以解释成滨冈——作者的报复心理所致。

不过，如果少年滨冈真是作者（野野口修）的分身，有一点则怎样都解释不通。

小说里没有一号人物可以和日高邦彦相对应。

如果作者是日高邦彦，情况也是一样，里面也找不到像是野野口的人物。

如果就像这本小说所写，野野口修在初中时代遭受同学的欺负，那么当时日高邦彦在做什么？这是问题所在。他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观赏吗？

我之所以咬住这点不放是有原因的。野野口从头到尾的表现都让人觉得，日高邦彦是他的好朋友。

当人遇到校园暴力事件时，很遗憾，父母的亲情或老师的开导并没有多大帮助，只有友情才是最好的武器。然而，目睹滨冈遭受欺负，“好朋友”却只是袖手旁观？

我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是朋友。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野野口修的自白书里。

朋友不会夺人妻子，更不会和别人的妻子共谋杀害亲夫；朋友也不会威胁对方，强逼别人做自己的影子作家。

那么，野野口为何要把日高邦彦说成自己的“好朋友”呢？

如果以我现在脑中所想的奇怪念头来解释，这些全部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我看到野野口修因长期握笔而长茧的中指时，那个念头突然一闪

而过……



过去之章（二）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

【林田顺一的话】

你说的是那件事吗？是这样啊。不过，你想问我什么呢？我想不管你怎么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的初中时代，那不是二十几年前吗？虽然我的记性没那么糟，不过能记得的实在有限。

说老实话，我是到最近才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么一号作家的。讲起来丢脸，这几年我根本没看什么书，这很不应该，因为我们做理发店生意的，跟客人聊天也算是工作之一，不管什么话题，都要能聊上几句才行。

但我实在是太忙了。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位作家，甚至知道他跟我同班，也是因为这起事件。嗯，我从报刊上得知日高和野野口的事情后才唤起了记忆。我大致看过报道，吓了一跳，竟然有这种事，还闹出了人命。是，我还记得野野口，也记得有日高这个人，不过老实说，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他们俩是不是好朋友，我不是很清楚。

野野口，大家都叫他NORO。你看，“口”这个汉字和日文片假名的“口”不是很像吗？简化他的姓就变成NORO了。他那个人有点迟钝，所以这个绰号大概有呆傻的意思。[1]

我想起来了，这个男的整天都在看书，因为我曾坐在他邻座，所以有印象。读什么？我不记得了。因为没兴趣。但我可以肯定不是漫画。他的作文——尤其是抒情文写得很好，好像还挺讨班主任欢心。因为我们班主任教的是语文，学校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是说校园暴力事件？有啊。最近媒体才大肆报道，其实这种事早就有了。虽然也有人说以前的手段没有这么恶毒，但校园暴力这事注定就是恶毒的，不是吗？

对了，野野口总是被欺负，我现在才想起来。没错，没错，那家伙也被欺负过。盒饭被加料啦，被勒索钱啦，或是被关进扫除工具箱里，什么情况都有。该怎么说呢，他是属于容易被欺负的那种人。

身体被缠上胶带？胶带，你是说厨房使用的那种？啊，听你提起，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反正，那帮人总是什么整人的事都干得出来。从窗口泼盐酸？嗯，说不定也做过这么过分的事。总之，我们那所初中的风气不是很好，校园暴力是家常便饭。

哎呀，问到这个就叫我难堪了，说老实话，我也曾欺负过他。不，只有一两次，班上那群坏蛋有时也会要求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拒绝他们，下次就轮到自己遭殃了，所以没办法，只好加入。那种感觉真是不好，虽然不愿意，但还是欺负了弱者。我有一次把狗屎偷偷放进他的书包，女班长就站在旁边，却假装没看到。那个班长叫什么？我想起来了，她姓增冈。没错，确实是这个姓。那些坏蛋确实以捉弄人为乐，何况，要是能像这样让一般的学生也沾上边，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不是也很有趣吗？这个道理我现在才明白。

藤尾？我当然没忘。这种话虽然不好公开说，但不知有多少次，我都在想，要是没那个家伙就好了。不，不只是我这么想，大家应该都一样，就连老师肯定也有这种想法。

总之，那个人有本事毫不在意地折磨他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残忍。他比成年人还要高壮，力气又特别大，任谁都拿他没辙。其他的坏蛋只要跟在藤尾后面就觉得安心。受到这些人的阿谀吹捧，藤尾就更加嚣张了。所向无敌，就是指那种状况吧？嗯，没错，带头干这些事的也是他，他负责统筹一切。听说，从老实的学生那里搜括来的钱全部交由他保管，简直就跟流氓没有两样。

藤尾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心想生活总算可以恢复平静了。事实上，这之后的校园气氛的确改善很多，虽然还是有不良帮派存在，但与藤尾在的时候相比，他们已经收敛很多了。

他退学的理由我不是很清楚。传言说他打伤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因此被送交管训，但我想真实的情况应该没有这么单纯。

你一直问我藤尾的事，请问这和此案有什么关系？不是已有结论，说日高是因为抄袭野野口的小说才被杀的吗？

什么？施暴小组的成员？不，我不知道他们的近况。搞不好都成了一般的上班族了。

那时的通讯簿？有倒是有，只是上面记的只有旧地址。这样也可以吗？请等一下，我这就去拿。

【新田治美的话】

你是从谁那里打听到我的？林田？好像曾经同班过。我刚说了，对不起，那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增冈是我娘家的姓。嗯，没错，我是做过班长，从男女生里各推举一名，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负责跟老师联络，还有在大家商量事情的时候当一下主席。啊，没错，班会！这个词我已经好几年没讲了，因为我没有孩子。

日高和野野口？对不起，我几乎没有印象。虽然我们是男女合班，但我都是跟女孩子在一起，他们男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很清楚。或许有暴力事件，不过我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这个，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只怕，我只怕会向老师报告。

抱歉，我老公就快要回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就讲到这里呢？反正我也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另外，我是从那所初中毕业的事，你可不可以不要向别人提起？嗯，因为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连我丈夫都不能说哦，拜托你了。

【谷雅俊的话】

日高和野野口的事？亏你还大老远跑来，请赶快进来。这样好吗？站在门口好像……是吗？

我当然还记得他们俩。虽然我已经退休快十年了，但班上的学生我全都记得，因为照顾了他们整整一年嘛。更何况，他们是我调到那所初中后带的第一届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没错，野野口的语文成绩确实出类拔萃。虽然不是每次都拿一百分，不过应该也相差不远。日高啊，好像就没那么突出了，因为我没什么印象。

野野口被人欺负？不，应该没这回事吧。班上确实有品行恶劣的学生，但我从未听说他曾受到别人欺负。

是吗？林田是那么讲的？真令人意外，我完全不知情。不，我不是故意装傻，现在才来装傻也没意义。

说起令人意外的事，有一阵子野野口倒是和那群坏蛋走得很近，叫我好不担心。他父母曾来找我谈，事后我也曾训诫过他。

但这种时候真正能发挥效用的，还是朋友。能阻止野野口走上歧途的，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而是朋友。我讲的是日高。日高不是很出色的学生，却是个很有骨气的孩子。他讨厌不正当的行为，只要觉得不对，就算对方是老师，他也会据理力争。

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正月。一天，他们俩一起来找我，我感觉得出来是日高带野野口来的。他们什么都没说，不过我把那种行为理解成“让您操心了，真对不住”的意思。

这两人会成为一辈子的好友，当时我这么想。没想到他们进了不同的高中，因为他们的成绩不相上下，念同一所学校没什么好惊讶的。

结果呢，竟然发生了这等事，真让人震惊。肯定是哪里出了错，不管是日高还是野野口，都不像会做那种事的人啊。

【广泽智代的话】

你是说野野口家的儿子吗？这我很清楚，因为我们曾做过邻居。有一两次，他还来我们店里买过面包。嗯，我家的店就开在附近，是十年前才关张的。

哦，果真是那件案子？哦，是这样啊？是呀，我吓了一跳。那个孩子竟会做出……我真是无法理解。

你问他是怎样的孩子？让我想想，该怎么说呢，感觉很阴沉，不像一般小孩，总是闷闷不乐的。

我想那应该是他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学校明明没有放假，小修却一直待在家里。他总是站在二楼的窗口，望着窗外发呆。我看到了，就从楼下跟他打招呼，说：“你好啊！小修，感冒了吗？”

可是那孩子却应也不应一声，就急急忙忙地把头缩了回去，拉上窗帘。我又没做什么令他讨厌的事。偶尔在路上遇到了，他也一定拐进小巷，尽量避免跟人家打照面。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那孩子好像拒绝上学。详细的理由我不是很清楚，大家都说是他的家长不好。那两夫妻按理说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却都特爱铺张，对小孩也过于保护。说到这个，我想起那家的太太曾经这么说过：

“原本打算让小孩就读办学严谨的私立小学。但因为我们缺少关系，

没办法，只好让他念现在这所学校，尽管我一向不喜欢那种风气不好的地方。”

我当时真想顶她：“是啊，我们这儿风气不好，真对不住。”我女儿和儿子都读那所学校，也没觉得哪里不好。不过也是，野野口太太好像是因为老公工作的缘故才搬来这里的，他们以前住的地方大概很高级。

唉，父母亲都这样，也难怪这孩子会变得不想去上学，孩子本来就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

一直不去上学也不是办法，后来连他爸妈都着急了，只差没押着他去。

那孩子后来肯去学校，我想是多亏了邦彦。是的，我说的是日高先生。没错，就是这次被杀的日高邦彦先生，我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他了，忽然改口叫邦彦先生，感觉怪怪的。

邦彦好像每天都来接小修上学。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大概他们正好是同年级，学校的老师拜托邦彦这么做。

我每天早上都能看到。邦彦从我家门前经过，一定会跟我打招呼。那孩子真的很乖。过一会儿，他会和小修一起走过来。有趣的是，这时邦彦会再打一次招呼，小修则是默默地低着头。一向如此。

就这样，小修总算每天按时上学了。很幸运，还一路读上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邦彦对他来说就像恩人一样。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真是想不通。

他们俩一起玩吗？嗯，我经常看到，还有棉被店主的儿子，他们三个经常在一块儿玩。就连玩好像也是邦彦邀约，小修才去的。他们的感情很好，这理所当然，不是吗？

邦彦不只对小修一个人亲切。他对每一个人，特别是比自己小的孩子，总是很和气。所以，我得再强调一次，对于这次的事情，我怎样都无法相信。

【松岛行男的话】



高和野野口……

呀，对不起，得知那件事我也很惊讶。我一听到他俩的名字，就会

不由得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你真不简单，竟然会找上我。嗯，没错，我上小学时经常和他们在一块儿玩。我老家是卖寝具的，记得我们总是躲在后面的仓库里，拿店里刚进的坐垫来玩，所以老是挨骂。

不过说老实话，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们。只是因为附近没有其他小孩可以一起玩，不得已才跟他们凑合。所以，等升上高年级，我一个人可以跑得比较远之后，就和别的朋友玩了。

那两人的关系？该怎么说呢，我觉得那跟好朋友不同，也称不上是童年玩伴，该怎么形容呢？

哦，是吗？在面包店阿姨的眼里看来是这样？大人的眼光总是不太准。

那两人的关系绝对是不对等的。没错，日高一向占着优势。嗯，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日高下意识里会以为自己救了与学校犯冲的野野口。他虽然没有明说，态度里却有这层意思，他总是带领着野野口。我们三个经常去抓青蛙，就连那个时候，日高也要一一向野野口指点：那个地方很危险，再找一个更安稳的立足点，或是鞋子要先脱掉之类的。与其说日高在命令他，不如说是在拼命地照顾他，所以他们的关系倒也不是头目和喽啰，更像兄弟——虽然年纪一样。

野野口似乎也对日高颇不以为然，因为他经常会对我讲日高的坏话。只是面对面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

如刚才所说，升上高年级之后，我就没和他们一起玩了，那两人好像也是从那时起不再来往。其中一个理由是野野口要上补习班，没有时间玩耍。另外一个理由，我觉得好像是因为野野口的妈妈不喜欢日高。我记得有一次无意间听到野野口的母亲问野野口：“你没再和那家的孩子一起玩吧？”

她的口气非常严峻，表情怪吓人的。她说的“那家”指的是日高家，我后来才醒悟到。当时我想，她说的话真是奇怪，为什么不能和日高一起玩呢？至今我依然不明白野野口的妈妈为何会讲出那样的话。嗯，我完全猜不出来。

野野口拒绝上学的理由？我没法说得很清楚，直截了当地讲，就是和学校不对头吧。他好像也没什么朋友。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当时他曾提过要转校，好像想转到更好的学校，但终究没有转成，这件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都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几乎要忘光了。

这次的事？我很惊讶。虽然我只知道他小时候的事，没资格乱说话，不过还是觉得意外。不，我说的是日高。虽然日高在野野口面前总占上风，却从来没把他当成跟班。他的正义感也很强，所以说他逼野野

口做影子作家，实在是……或许，人长大了性格多少会改变吧，当然，是变坏。

【高桥顺次的话】

吓我一跳，我没想到警察会为了那个案子找上门来。不，我看了报纸，想起他们俩和我同校，又是同班同学的事。不过我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所以以为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了，这案子不是还扯上文学吗？那一向和我无缘，我想今后大概也是这样。你说，你想问什么？哦，那时的事。唉，真对不起，那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你听了可能要皱眉头。

你是从谁那里打听到我的？哦，林田，那家伙以前就是个大嘴巴。嗯，没错。最近校园暴力被炒得像是天大的社会问题，但我偷偷告诉你，我以前也常欺负人。嘿嘿，孩子嘛。不过，我觉得那种事也有存在的必要。我不是在找借口，你看，一旦进了社会，就有一大堆讨厌的辛苦差事等着你做，就把这种事当成步入社会前的练习不就得了？如果能从中全身而退，也能获得应有的智慧，不是吗？我是这么想的，最近大家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只不过就是欺负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当时的事，与其问我，倒不如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当然要我告诉你也可以，可是我大部分都忘了，不可能条理分明地描述。说不定讲到一半连自己都不晓得在说些什么。

我说的那个好方法就是看书，看以日高之名发表的书。我想想，叫什么来着？书名取得挺深奥的，不太好记。什么？啊！对，对，就叫“禁猎地”，没错，就是它。什么？警察先生你也知道？既然如此，你就不用特地跑来找我了嘛。

嗯，那本书我没有全部读完，不过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曾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情去翻了翻。哈哈，那还是我第一次上图书馆呢，感觉怪紧张的。

读过那本书，弄清里面的情节后，你就会知道那本书的主角是以藤尾为原型，我们初中时代的事情也都写在里面了。哼，搞不好连我也被写进去了。

警察先生也读过了吗？哦，这样啊。嗯，这个我们只能在这里讲，那里面写的全是事实。真的。虽然看似一本小说，真实的情况其实就是那样。当然，人名会有所不同，但事情却是照实描述。所以只要读了那

个，就可以了解所有的事。连我已经忘记的事，也全写在里面了。

用胶带把人层层捆住，扔到体育馆里的手法也写了？说到这个，我就冒冷汗，因为是我带头做的，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只能说是年少轻狂吧。唉，就是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些全是藤尾指使的。那家伙很少亲自动手，却很会指挥同伴。我没想过要当他的喽啰，只不过和他一起谋划，事情会有趣很多。

你指的是藤尾攻击他校女生的事？对于那件事，我不是很清楚。不，是真的，我只知道藤尾一直在注意那个女生。她留长发，个头娇小，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美少女。你别看藤尾块头那么大，他其实有恋童癖，看到那样的女生，他就受不了。这些事那本小说里也写了，我一边读一边想，描写得还真是深入，写小说的人对藤尾了解得真的很透彻。

对了，那本小说还写到藤尾会突然消失的事。第六节上到一半，明明还没下课，他总是一个人不声不响离开教室。不，准确地说，应该不是第六节课的一半，而是快结束的时候。因此，课外活动的时间，藤尾几乎都不在教室里。他去了哪里呢？就如那本小说写的，那个美少女每天放学都走固定的路线，他肯定是跑去堵她了。他去做那件事从来不带同伴，总是独自一人。所以，藤尾去了以后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大概是像小说写的，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那个女孩，构思他的掳人计划。这么一想，感觉怪恶心的。

他对那个女孩施暴的时候，好像只带着一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不，我是说真的，我没必要到现在还替他隐瞒。当然不会是我！我是做了很多坏事，但帮人家去强奸，这种事我可没做，请相信我。

正如你所说，《禁猎地》描写的施暴场景似乎有很多人参加。一个人负责按住那个女的，一个人用V8拍摄过程，还有其他人在旁观看。可是实际上，真正在场帮忙的只有一人，嗯，就是负责制住女孩的那个。而V8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他们用的是拍立得相机，听说是藤尾自己拍的。那时的照片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清楚。小说上写藤尾打算把它卖给黑道，结果到底如何呢？那些照片我没看过，说老实话，我很想看，但没有传到我这里。

啊，对了，或许那个家伙知道！有个叫中冢的小子，他是藤尾的跟班，也因此从藤尾那里拿过不少好处。如果藤尾想寄放东西，一定会放在那小子那里，就算照片也不例外。但我不认为他到现在还会留着这种东西。他的联络地址我不清楚。中冢昭夫，昭和的昭，丈夫的夫。

我刚说的那些，野野口没有告诉你吗？他应该也很清楚才对。因为清楚，才能写出那样的书嘛！什么？他什么都没说？或许是说不出口吧。

为什么说不出口？那种事说起来不太光彩吧？没什么好炫耀的。

因为他被欺负？那家伙被欺负的时间可不怎么长。藤尾一开始就没把野野口放在眼里，他锁定的目标是日高，理由是日高太骄傲了。实际上是因为日高不管怎么被欺负，都不肯听从藤尾的使唤。藤尾毕竟是藤尾，一再被小看让他发了狂，致使手法越来越激烈。于是，那本小说写的情节就这么真实上演了。

没错，被我们用胶带捆绑的人也是日高。嗯，泼向窗外的盐酸也是冲着他来的。野野口？野野口那时已经跟着我们了，没错，他成了我们的人。那小子才是藤尾的喽啰，就连我们也可以使唤他。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不可能。不，毕业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虽然这次事件的报道都写着，他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或许高中以后情况又改变了。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在初中时代绝对不可能是好朋友。因为野野口向藤尾说了很多日高的坏话。如果不是野野口，藤尾对日高也不会那么深恶痛绝。

所以，那本《禁猎地》里写到的中学生滨冈，肯定是日高。虽然坊间传说野野口才是真正的作者，为了让书以日高的名义发表，只好把日高写成了主角。野野口是谁的原型？会是谁呢？我说不上来，不过，总之就是藤尾的喽啰之一就对了。

仔细一想还真是奇怪。加害者写的小说以被害者的名义发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谷宏一的话】

拜托请尽量长话短说，因为待会儿我还要开会。

我实在不太明白，您到底有何贵干？不，我也曾听说警方为了办案，会彻底调查案犯的过去，但是我和野野口来往都已经是高中时候的事了。

什么？您从小学时代开始调查？这实在是……不，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有这个必要吗？

野野口跟一般人没啥两样，是个很普通的高中生。他和我都喜欢书和电影，我们经常聊这方面的事。嗯，我也知道他想成为作家。他那时就已经宣布，将来打算从事写作。他还曾把写在笔记本上的小小说拿给

我看，内容我不记得了，多半是科幻小说。很有趣，至少当时的我从中得到了乐趣。

野野口选读我们学校的原因？那当然是因为他的成绩刚好可以进这里。

不，等一下，我想起来了，野野口好像曾经说过，其实附近还有一所同等级的高中，但他就是不想去那里。同样的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所以我还记得。嗯，他肯定讲过好几遍，我才一直放在心里。

他讨厌那所高中的理由？我不记得他是否清楚地说过，不过大抵是环境不好、学生素质差之类的原因，因为他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就连提到母校也一样。

嗯，他的母校指的是小学、初中读的学校。说到那个学校的缺点，他可是经常挂在嘴边。

不，我很少听他讲初中时代的朋友。就算听过，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因为我没有印象。我也从未听他提起日高邦彦这个人，他有这么一位童年故交，我也是案发后才知道的。

他经常抱怨学校和居住地，住在那个乡镇的人如何低级，那种地方的学校如何缺乏水准。他总是唠叨个没完，我都有点烦了。他平常还好好的，只要一讲到这个就会动气。我当时还想，他真是个怪人。不管是谁，都会觉得自己生长的地方是最好的。

他说："我家原本不该在那种地方，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们被迫住在那里，所以我想住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搬家，住在那里只是暂时的。因此我们不需跟邻居套交情，我也不跟附近的小孩玩。"

他住在哪里对我来讲根本就无所谓，可是他再三强调这点，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但他和我来往的期间，好像也没搬成家。

说到搬家，我想起来了，他还讲过这样的话：

"小学的时候，我曾有过一次转学的机会，因为我怎样都无法适应当时的环境，我父母没有办法，只好作出最坏的打算。可是，最后那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详情我不清楚，不过看来好像是我又肯去上学给搞砸的。真是过分，我每天可是难过得要死。有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每天都来找我，我没办法，只好去上学，都快给他烦死了。"

对我来说，有一个这么亲切的邻居是件好事。但野野口这么说，应该有他的道理。

高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野野口了。不，好像碰见过一次，可是仅此而已，我们没再来往。

日高邦彦的小说？说老实话，我以前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推理小说，即所谓的侦探故事，我比较喜欢那个。太过严肃的作品总让我敬而远之。

但这次不是出事了吗？抱着姑且一看的心理，我读了一本。因为听说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我总忍不住感到好奇。

那本书叫《萤火虫》，写的是因妻子红杏出墙而苦恼的艺术家。艰深的道理我不懂，但我在读的时候，好几次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有一些地方会让我感慨：“啊，这就是野野口的作品。”我可以感到他的个性充斥在字里行间。个性这种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哦？什么？《萤火虫》是日高邦彦的作品？哦，啊，是吗？

哎呀，这下脸可丢大了。嗯，也罢，外行人本来就不懂。

就谈到这里好吗？因为我还有会要开。

【藤村康志的话】

没错，我是修的舅舅，修的母亲是我的姐姐。

诉请归还利益？那没什么。钱？不是单纯为了钱，站在我们的立场，总希望事情有个合理的交代，大家能把话讲清楚。

修杀害日高先生确实不可原谅，我也觉得他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修自己也是这么想，才会招供的吧。

不过正因如此，我们才觉得必须先把话讲清楚。就算是修的不对，他也不是毫无缘由就做出那样的事。我听说他和日高之间有很多恩怨情仇，所谓的影子作家，不就是替日高写小说吗？他忍受不了才爆发。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那边也有错，不是只有修有错。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修一个人受到惩罚，不是太不公平了吗？那位先生的过错该怎么算呢？

我是不太清楚，不过日高邦彦不是赫赫有名的畅销书作家吗？听说在缴税名单里名列前十呢。那是谁赚的钱？那不是卖掉修写的小说赚来的钱吗？而那些钱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着，只有修一个人受到处罚，这不是有点奇怪吗？我实在不懂，要是我就会把那种钱归还。这是应该的，不是吗？

嗯，当然，我也知道他们有话要说。所以后续的事情我也委托律师了，希望事情能够有个圆满的解决。我只是想拉修一把，并不是想要钱。因为不管他们还回多少，也不会变成我的钱，那理所当然属于修。

话说回来，您今天到我家来是为什么事？我们的争端顶多扯上民法，跟刑警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哦，您真正想谈的不是这个？

我姐的事？嗯，没错，那个地方是修出生不久后才搬进去的。买房子嘛，当时姐夫的亲戚正好有块地要低价出让，他们就在那里盖了房子。

我姐对那个地方？嗯，正如您所说，她不是很喜欢。她好像曾经抱怨过，早知道是这种地方，绝对不会把房子盖在这里。她好像一打算住下后，就对周围的环境作了很多调查。这就是她的感想。

她对那地方哪一点不满意？这个我不知道。每次只要一提到这个，姐的心情就不好，所以我总是尽量避免去谈。

警察先生，您为何要问这些？这些和这次的案件有何关联？

虽然有必要详加调查，可是连我姐的事都问，会不会太夸张了？算了，不管您怎么问，这些都已经是过往云烟，也无所谓了。

【中家昭夫的话】

野野口？那是谁？我不认识。

初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嗯，大概是吧，我忘了。

报纸？我不看报纸。作家被杀的事？我不知道。

哦？作家和凶手都是我的同班同学？那又怎样，跟我又没有关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现在正失业，必须赶快出去找工作，希望你不要打扰我。

日高？你说的是那个日高？被杀的作家就是他？

嗯，那家伙我还记得。竟然是他！人什么时候死、会怎么死还真是难以预料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种事？你问他初中时候的事到底有什么目的？查案？案犯不是已经抓到了吗？你自己刚才说的。

哼，最近连警察都变得很古怪。

算了吧，都几百年前的事了。

嗯，是啊，我是整过日高好几次。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就只是他撞到我之类的小事，总之就视情况办理。

日高那小子确实是头倔驴，怎样都不肯拿钱出来。其他没用的家伙，只要随便威胁一下，三五百、上千元不都拿出来了？所以我们专找日高的麻烦。那小子确实很有骨气，我到现在才能这么讲。

你很烦啊，我不是跟你说不知道什么野野口吗？

啊？等一下，野野口？两个野再一个口？

是了，你说的是NORO吧？野野口，我们都管他叫笨龟。哦，如果是他，我就知道了。他是藤尾的钱包。

钱包你不懂？放钱的袋子啊。没错，他总是一个劲儿地把钱献给藤尾。那家伙不但出钱，还让人当下人使唤，十足的马屁精！

藤尾被赶出学校后，我们这群人也跟着四分五裂了。就连NORO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了。

上了隔壁学校的女生？那件事我不是很清楚，真的！虽然跟藤尾最亲近的人是我，但详情他连我也没说。主要是因为那件事之后，我跟他就很少见面，那家伙被迫在家自修。

不是，才不是我！藤尾欺负女生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的另有其人。我不知道，是真的。

我问你，这种老掉牙的事和这次的凶杀案有什么关系？

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刚刚说被杀的是日高？

准确的时间我不记得了，不过日高曾经来找过我，希望我告诉他有关藤尾还有那件强暴案的事。什么时候来着？应该是三四年前吧。

哦，对了，他说他打算写一本小说，以藤尾为原型。我没把他的话当真，现在才想起来。这么说，日高当时已经是作家了？哦，早知道应该多跟他要点礼金。

嗯，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他了。我对日高这个家伙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嘛。

至于欺负女生的事，我告诉他我几乎不知情。没想到，他还死缠烂打地说，就算只有一点印象也好。他八成也以为是我跟藤尾一起去强暴人家的。

照片？什么照片？

我有照片？是谁告诉你的？

……唉，有倒是有。

藤尾被捕之前给了我一张。拍得不是很清楚。我只拿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吧？何况有了那个也不能干什么。

你说我一直保留就不对了，我只是碰巧没有扔掉。你自己在家里找找，肯定也会发现一两张初中时代的照片吧？

我现在没有了。日高走后不久，我就把它扔了。

把照片给日高看？嗯，我的确给他看了。我这人也很念旧，毕竟人家大老远跑来，还带了礼物。

他请我借给他，我答应了。可是两三天后，照片被放在信封里寄了回来，上面好像写着，他没有保存照片的习惯。后来，我连信封一起扔进了垃圾筒，就是这样。

之后，我再没见过日高。

照片只有一张，其他的照片怎样了，我不知道。

就这样，可以了吧？

【辻村平吉的话】

对不起，我是他的孙女早苗。我爷爷讲的话，一般人恐怕听不懂，只好由我来翻译。不，没有关系。这样谈话才能尽早结束，对我们也比较好。

你问他多少岁？应该是九十一吧。心脏没问题，但腰腿毕竟不行了。不，他的头脑还很清楚，就是耳朵背了一点。

十五年前我爷爷就已经不做烟火师傅了。年纪大了是个原因，主要

是供需上的问题。自从河畔的烟火大会取消后，爷爷几乎就没有什么事做了。我们家人倒觉得时机刚好，我爸爸并没有继承这份事业。

这是什么书？咦，《死火》……啊！这不是日高邦彦的小说吗？不，我不知道，我想我家也没人读过。我爷爷？我问问他，尽管问了也是白问。

……他果然不知道。我爷爷这十几年来都已经不看书了，这本书有什么特别吗？

啊，是吗？写的是烟火师傅的故事？

……爷爷说，没想到会有人写这么稀奇的事，因为这种工作一般人不太可能接触到。

什么？日高邦彦曾经住在那附近？嗯，没错，爷爷工作的地点就在那座神社旁边。哦，是吗？他小时候曾看过爷爷工作的情形，长大后就把它写进了小说？一直忘不了爷爷的事？这个嘛……

……听你这么一讲，爷爷说以前好像偶尔会有附近的小孩过来玩。因为危险，爷爷总不准他们靠近。不过，看他们那么感兴趣，只要他们答应不乱碰东西，爷爷还是会让他们进去。

你问这样的孩子有几个？请等一下。

……他说不上来到底有几个，不过记得的只有一个。

叫什么名字？让我问问。

……爷爷说他不知道名字。嗯，并不是忘了，而是根本就不知道。我爷爷对从前的事还记得一清二楚，我想他说得应该没错。

嗯，这个嘛……虽说他的记性很好，不过这样未免太勉强了吧？我先跟他说说看。

……真让人惊讶，他好像还记得。他说只要把照片给他看，他就认得出来。你今天带照片了吗？那我们让他认认看好了。

咦？这是什么？这不是初中纪念册吗？是，那个孩子应该就在这个班级里。啊，不过，那孩子去找爷爷的时候应该比这还要小吧？是啊，没错。哎呀呀，这可难了。你要我跟爷爷解释？这实在太困难了。并不是这么大的孩子？我要怎么跟他讲才好呢？嗯，算了，我先跟他说说看吧。

注释

[1] “野野口”的日语发音为NONOGUTI，片假名“ロ”读RO，NORO在日语中的发音与“呆瓜”类似。



过去之章（三）加贺恭一郎的回忆

对野野口和日高的过去（尤其是对他们的初中时代）有所了解的人，我已全数拜访。想必一定还有其他知情者，但必要的资料都已经找到。虽然这些资料就像散落一地的拼图碎片，我却隐约可见它们拼凑完成的图形，而那正是此次事件的原貌——我确信如此。

初中时期的暴力事件——或许可说是他俩关系的写照吧。当我朝这个方向想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假若省略他们晦涩的过去不谈，就无法说清此次谋杀。

对于校园暴力，我多少有些经验。但我没被人欺负过，也从来不曾加害别人（至少没有这个念头）。我所说的经验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场时得来的。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担任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

上学期后半段，期末考试时，我察觉班上好像有这类情形。

有一个老师跑来告诉我："加贺老师，你班上好像有人作弊。"他说，某一题有五个学生的卷子出现相同的答案。如果答案是正确的倒也罢了，偏偏他们错的地方一样。

"而且这五人的位子都集中在教室后方，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作弊。我不介意由我来惩戒他们，但想先让你知道。"

这位英文老师做事一向冷静，就连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因为学生在他的课堂违规而动怒。

我稍微想了一下，回应道："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如果真有其事，我不认为他们会只挑英文一科。

"我无所谓，只是此风不可长。一旦他们得逞一次，下次作弊的人数就会增加。"

英文老师的忠告十分中肯。

我赶紧询问其他科目的老师，这五人的卷子有没有可疑之处。我教的社会科则由自己来调查。

结果，在语文、理化、社会这几科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迹象。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相似的地方，但也不能一口咬定那就是作弊。对此，理化老师说了：

“作弊的家伙也不是笨蛋，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孩子也有孩子的方法。”

可是，这个方法在数学考试上失败了，数学老师断定他们绝对作弊了。

“连一二年级的数学都不会的家伙，升上三年级后竟突然开窍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还没考试时，我就大致猜得出，这一题哪些学生会解，哪些学生只能举双手投降。以山冈来说好了，他不可能会做最后的证明题。答卷上他不是写了‘ADEF’吗？其实应该是‘△DEF’才对。他对几何问题一窍不通，才会把别人答案中的‘△’错看成英文字母A。”

不愧是研究数学的，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

事情似乎不太乐观，我思考着该如何处理。对于作弊，这个学校采取的方式是，除非当场抓到、情节重大，否则不予处罚。不过，总得让那些学生知道，老师们并非全然不知情。必要时，必须警告他们一下。于是，某天放学后，我把他们找来。

我首先告诉他们，他们有作弊的嫌疑，证据就是英文考卷错在相同的地方等等。

“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做？”

没有人回答我。我叫出一个姓山冈的学生，又问了一次。

他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再一一询问其他人，不过他们都不承认。

既然没有证据，我也不好一直追究下去。不过我很清楚，他们在说谎。

他们之中有四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态度，只有一个人眼眶红了，他姓前野。从之前的成绩来看，其他四个人肯定是抄他的。不管是给人家看还是偷看人家的，都得接受相同的处罚，这是这所学校的规定。

那天晚上，前野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儿子看起来怪怪的，是否在学校发生了什么？

我告知作弊的事，她惊呼一声，那心情肯定就像做噩梦一样。

“假设真的作弊了，我想前野也是提供答案的那一方。但违规毕竟是违规，幸好这次没有找到证据，我只是稍加警告就完了。他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前野的母亲哽咽着说出令人意外的话：“他今天浑身是泥地回到家。虽然他一直躲在房里不肯出来，我还是看到他的脸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好像还流了血……”

“他的脸……”

第二天，前野以感冒为由没来上学。又过了一天，他来了，戴着眼罩，脸颊上的淤肿一看就知道是被人打的。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前野不是那些坏蛋的朋友，只是被迫照着其他四人的话做。他之所以被打，也是因为作弊事件败露，那些家伙把气出在他身上。但这种事是否经常发生，还无法判断。

然后，暑假来了，时机真是不对。虽然察觉班上有恶意整人的现象，但这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做。如果要我解释，我会说是因为太忙了。虽然在放暑假，但为了学生的升学，我一刻也不得闲，有一大堆必须搜集的资料，还有像山一样处理不完的工作。不过，这毕竟只是借口。那年夏天，前野被山冈一伙勒索了至少三万元以上。不，更糟的是，他们之间的纠葛变得更晦暗、更复杂，而我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

到了第二学期，前野的成绩急转直下，从班上少数有良心的学生口中，我得知校园暴力已经演变成经常发生的公开行为。他的头竟然还被烟蒂烫伤六处，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该怎么应付才好？有同事劝我，都三年级了，就假装没看到，静待他们毕业就好了。可是，这种事我做不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带三年级，我不希望在我班上就读成为学生的不幸。

我首先找前野谈话。我问他事情是怎么开始的？至今为止发生了什么？

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害怕要是不小心说出了什么，会被整得更惨。他的害怕非比寻常，额角的汗水和手指的颤抖说明了一切。

我想就从建立他的自信开始，我想到了剑道。我一直是剑道社的教练，曾看过很多懦弱的少年因为修习剑道而胆量渐增。

但现在才让他加入剑道社似乎太晚了，于是，我每天早上对他施以个别指导。前野虽然一副缺乏兴趣的样子，依然每天准时来到道场。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当然理解菜鸟老师为何突然想教自己剑道，他大概也不好意思辜负我的好意。

他终于也对一样东西感兴趣了——扔飞刀。

为了培养专注力，我偶尔会练习把双刃小刀掷向立着的榻榻米。有时会闭着眼睛掷，有时则是背过身掷。我担心会发生意外，所以只在没人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练习。碰巧有一次让前野撞见了，他非常感兴趣。

他请我教他，我当然不可能答应，只允许他在一旁观看。他总是站得远远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掷刀。

当他问我秘诀的时候，我回答："相信自己。"

不久，暴力事件的主谋山冈因盲肠炎住院开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想，什么都不做、静待事态平息是消极无用的做法，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化解前野面对山冈时的卑怯心理。

我命令前野将自己的笔记复印一份，给山冈送去。他泫然欲泣地回绝了，可是我不答应。我不希望他到毕业时仍是个懦夫。

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或许前野不发一言地放下笔记，就跑出了病房；又或许山冈从头到尾一直用棉被遮着脸。我想，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关系。

山冈出院后不久，我就确信这个方法奏效了。我不着痕迹地问过几个学生，没再听闻前野被人欺负的事。学生们讲的未必就是真的，但跟以前相比，现在的前野确实开朗许多，我因此判断事情真的好转了。

这真是大错特错！我一直到最后——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才明白过来。

当时的我无比轻松。全班学生的前途都有了着落，我相信问题都已解决，并自信地想，今后也能顺利地执好教鞭。

突然，一个电话找上了我，是少管科的警察打来的。他的话如一盆冷水般从我头顶淋下。

他说，前野因伤害罪被逮捕了。

案发地点在游乐场，受害人姓山冈。

刚听到的时候，我还以为对方讲错了，受害人是前野、加害者是山冈才对。

接着听下去，我就明白了。他说，前野被逮捕的时候，衣服都破了，全身是伤，整张脸扭曲变形。

不用讲也知道是谁把他整得那么惨。山冈等人特地等到前野落单时才围殴他。这群家伙说，先前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学校有个姓

加贺的老师会唆。离开前，他们还朝前野的脸上撒了泡尿。

没人知道前野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忍着全身伤痛爬起来后，就直奔学校的剑道场，从我的抽屉里取走了小刀。

他知道山冈等人会在哪里出没，因为他之前有好几次曾送钱过去。前野在电子游戏机前发现了正喧哗吵闹的山冈，他毫不犹豫地从后方欺身过去，掏出刀子刺向山冈的左下腹。

店员报了警。直到警察赶来，前野一直呆呆伫立。

我马上赶往警局，可是没能见到前野，他拒绝见我。山冈马上就被送进了医院，听说没有生命危险。

两天后，负责的警官对我说："前野似乎打算一命抵一命。至于山冈那个孩子，我问他为何要对前野施暴，他回答说因为看他不爽。我问为何看他不爽，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种话真叫人沮丧。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前野或山冈。特别是前野，据他母亲转述，在这世上，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我。

同年四月，我辞去教职——我逃跑了。

至今我依然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败笔。



真相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阐明

身体状况怎样？我刚刚跟主治医生谈过，听说你已经决定要动手术，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你应该乐观一点。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不会有事，是真的。

之前我就想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发觉自己的病况的？今年冬天？今年才开始的吗？

应该不是吧？我想最晚在去年年底你就察觉自己旧疾复发了。同时，你恐怕认为自己这次凶多吉少，所以才会连医院都没去，不是吗？

我之所以这么想，理由只有一个，我猜最晚从那时开始，你就已经在计划这次的事了。这次的事？我指的当然是杀害日高。

你好像有点惊讶？不过，我讲的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嗯，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连证据都有了。关于这个，我待会儿会一一说给你听。我想恐怕会占用不少时间，不过医生已经准许我这么做了。

首先请你看看这个。嗯，是一张照片。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你潜入日高家时被拍到的画面。日高邦彦在庭院装摄影机，暗中拍下这卷东西，你是这么说的。

我将那卷带子中的某个画面转印成这张照片。如果你希望，我可以把录像机拿来，从头放一次给你看。但我想应该不必，只要这张照片就够了。况且对你而言，那些影像也看腻了，是吧？

因为那些影像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吗？你自己演出又自己摄影——所谓的自导自演。看到不想再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没错，我说那卷带子是伪造的，那里面拍摄的内容全是假的。

嗯，我正要用这张照片证明给你看。其实要证明这件事也没多大困难。对于这张照片，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这个画面并非如角落日期所示拍摄于七年前。

就让我告诉你我为何这么肯定好了。其实非常简单，画面中是日高

家的庭院，里面种有一些花木。这张照片里没出现什么特别的植物，日高家引以为豪的樱花不在里面，草皮也都枯萎了，一看就知道是冬天的景观，不过，是哪年冬天就难以判定了。再加上是在半夜拍的，一片昏暗，细部很难看清楚。但也正因如此，你才会以为这卷带子可以骗过我们吧？

野野口先生，你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我不是在吓唬你，你真的出错了。

让我告诉你吧，问题出在影子！你看，樱树的影子不是落在草皮上吗？这就是致命的失误。

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算这七年间树长大了，但因为光线的影响，也不能单以影子的长短来分辨是现在的树还是以前的树，这样说确实没错。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出在，樱树的影子只有一道。

看来你还是不懂，就让我揭晓谜底吧。如果这个画面真的是七年前拍的，那么树影应该有两道。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是的，七年前日高家的庭院里共种了两株八重樱，成双并立。

你有话要说吗？

那卷带子多半是最近才拍的，你自己去拍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机会去拍？对此我已经向日高理惠确认过了。

她回答，应该不太困难。她说，去年年底，日高还是单身，偶尔会和出版社的人出去喝酒，只要挑那个时候下手，就可以慢条斯理地从容拍摄。

但这也得要有日高家的钥匙才行。要拍摄从庭院潜入日高工作室的画面，必须先把工作室的窗户打开。

根据日高理惠的说法，要拿到应该也不是问题。怎么说呢，日高出去喝酒的时候，不会把钥匙带在身上，总是把它藏在玄关的伞架下面。自从在外面连丢了两次钥匙后，他好像就一直这么做。如果你知道这件事，就不用操心门窗的问题了。你应该知道吧？理惠是这么证实的。

不过，野野口先生，我发现录像带是伪造的，并非因为八重樱的影子。事实上，正好相反，我是在确信带子是假的之后，才一再地回放画面，与少数的日高家旧时庭院照片作比对，进而发现了这个纰漏。我为何确信带子是假的呢？那是因为我对其他证物起了疑心。

所谓的其他证物指的是什么，野野口先生，你应该也已经知道了。没错，就是大量的原稿，我一直相信那些堆积如山的稿件与杀害日高的动机有关。

因为此次事件，我将你逮捕，在读过你的自白书之后，我还是有很多地方搞不清楚。诚然，这一个个疑问都解释得通，但解释得通与百分之百信服是两码事。野野口先生，在你的自白书里，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因为这种感觉，我怎样都无法接受你的告白。

有一次，我忽然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案发之后，我曾和你见过无数次面，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注意过它？真是不可思议。就在这么近的距离里，有一个这么明显的提示。

野野口先生，请你把右手伸出来。

怎么？我要的是右手。如果不行，光右手的中指也可以。

那中指上的茧是因握笔而产生的吧？真够大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记得你一向都用打字机。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听说你教书的时候，所有的讲义也全用打字机处理。既然这样，你怎么会磨出这么大的一个茧呢？

是吗？这不是写字弄出的茧？那这是什么？不知道？你不记得了？可我怎么看都像是握笔产生的茧。你想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

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重点是，在我眼里它就是握笔产生的茧，于是我想，惯用打字机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茧？有什么需要你常常亲手动笔书写？

我想到了那些写在旧笔记本和稿纸上的作品，脑中萌生了某种假设，让我的背脊一阵发凉。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整件事将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是的，我的推断如下：那一大堆作品并非写于从前，而是你临时加工赶出来的。

我会突然发冷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对吧？如果真是这样，日高从那些作品中窃取创意的说法便也是谎言。

难道就无法分辨真伪吗？经多方调查，我终于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野野口先生，您认识过村平吉这个人吗？不认识？这样啊，果然……

根据你的自白书，你和日高邦彦小时候经常去看隔壁的烟火师傅工作，并以此段记忆为基础写出《圆火》这本小说，然后日高以你的《圆火》为草稿，发表了《死火》。

辻村平吉，正是当时那位烟火师傅。

嗯，这个我知道，记不记得名字不是问题。恐怕我这样问日高邦彦，他也会说他忘了。

幸好辻村先生倒还记得这事。他记住的不是名字，而是长相——从前那个常去玩的孩子的脸。辻村先生说，常去玩的孩子只有一个。

他还活着，虽已九十高龄，必须依靠轮椅行动，但脑筋还十分清楚。我让他看了你们的初中纪念册，他一眼就认出了当时去玩的孩子。

他指的是日高邦彦。

对你，他说完全不认识。

有了辻村先生的证词，我就确信，“日高剽窃你的小说”这一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那些写在旧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作品，只不过是你从他的书里抄来的。

但你被日高以杀人未遂罪名威胁的事又作何解释呢？

知道了吧？这样推到最后，自然会怀疑到那卷带子。能够证明你曾经杀人未遂的，只有那卷录像带。当时你犯案所拿的刀子，根本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上面只有你的指纹。

而就像我刚刚说明的，我因此发现带子是伪造的。反过来说，这表明我如今所提的假设都是正确的，即根本没有杀人未遂案件，所以日高也不可能威胁你，恐怕连抄袭作品的事都是虚构的。

那么，你自己承认，杀人未遂的起因在于你和日高初美的关系，这又作何解释？你所说的外遇真的存在过吗？

至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哪些东西暗示了你和日高初美的关系？

首先，是在你屋里找到的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其次是后来又发现的、被认为是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初美的照片，以及看似同一地点的风景照片。

就这么多，没有人可以证明你俩的关系。

证物中的旅行申请表，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根本不算证据。至

于项链，你说那是打算送给初美的礼物，这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么围裙呢？不管怎样它肯定是初美的东西。就像我先前跟你说的，初美曾穿着那件围裙拍过其他照片。

你要从日高家拿走日高初美的围裙并非不可能。日高邦彦和理惠结婚之前，曾将前妻初美的遗物作过整理，那时你过去帮忙。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件围裙，应该还挺容易的。

去帮忙整理的那天，你可能还偷走了其他东西，也就是相片。被偷走的相片恐怕得具备这些条件才行：首先，必须是初美的独照；其次，没有其他照片可以显示日高曾摄于同一场景；最后，同样一个地点，最好还有几张纯风景照可兹对照。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那张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相片。你把初美的独照和风景照偷偷地放进口袋。

嗯，当然，我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偷的，但你有可能会偷。既然有这个可能，那么你所声称的与初美间的不伦恋情就不足采信了。

如果杀人未遂、你被日高威胁、作品被剽窃这些事都不存在，以此为前提，说你们的外遇关系也是子虚乌有，应该不过分吧？

没错，这样看来，初美的意外当然也只有一个解释。那肯定是交通事故，并非自杀。既然没有动机，也就没有理由怀疑她是自杀身亡。

我们先整理一下，从去年秋天开始，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就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回顾吧。

首先你得准备未经使用的旧大学笔记。只要到学校里找一找，那种东西应该很快就能拿到。接着你把日高邦彦早期发表过的作品一一抄写到上面，但你不能完全照抄，语法和人物的名字必须修改，剧情也要稍微重新编排，你想尽办法让这些笔记像是那些作品的原型。就算只抄一本，恐怕也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可以想象那是非常艰辛的大工程。至于日高近期发表的作品，你则改用打字机进行。和大学笔记一起找到的、写在稿纸上的那些小说，才是你以前的作品，因为日高的小说里找不到与这些作品吻合的内容。

其次，关于《冰之扉》这本书，你也必须想好后续的发展才行。你不但要让警方看到构思剧情的记录，还要亲手书写作为不在场证明用的原稿。

接着是制作录像带。这个我刚刚也讲过了，恐怕在去年年底你就拍好了。

然后，到了今年，你把日高初美的围裙和照片弄到手。此外，应该也把旅行申请表、项链等小道具备齐了。你想说申请表是旧的？那种东

西很可能学校就有剩下的。还有，你说衣柜里摆的佩斯利花呢领带是初美送的，餐具架上的咖啡杯是两人一起去买的，这些恐怕都是你最近才准备好的。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听说日高夫妇为了打包送去加拿大的行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其间你好像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一次。你去他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把两件东西藏进行李——刀子和录像带。你甚至还费了点心思，把录像带放进挖空的书里，这样看来就真的很像是日高邦彦刻意隐藏的了。

以上的准备都作好之后，接着就只等四月十六日那天。没错，就是案发当天。

不，不，这次的案件绝对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长期安排的、恐怖的有计划犯罪。

通常的有计划犯罪，案犯最常演练的是如何避免被捕、要怎样作案才不会被发现，以及一旦被发现后该如何洗脱嫌疑——案犯绞尽脑汁想的应该是这些。

但你此次犯罪计划的目的却完全不同。你一点也不在乎被逮捕，不，应该说，这所有的计划都是在确定将被逮捕的前提下拟定的。

简单说来，野野口先生，你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功夫，要制作的是动机，杀害日高邦彦的适当动机。

这真是惊人的想法。要杀人之前，先想好杀人动机，这恐怕是前所未闻的事。一直到现在我才敢这样讲，在此之前我是多么烦恼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这就是我的心情写照。

说起那卷带子，如果一开始警察就有所怀疑，说不定就能早点认出那是伪造的。专案组并没有起疑，那也是理所当然。那卷带子是证明犯罪动机的重要证据，又有谁会想到那是身为案犯的你亲手制作的呢？

写在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作品也是一样，暗示你和初美关系的小道具更是如此。如果那些东西足以证明你没有犯罪，专案组肯定会改变调查角度，进而确认物品的真伪。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全是证明你犯罪动机的证物。遗憾的是，现在的警察处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时会比较严谨，处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时则倾向于宽松。你很了不起，看穿了警察的弱点。

你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你不自己言明这个伪造的动机，而要警方东查西访才找到。如果你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把动机说出来，再笨的警察也会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巧妙地引导警方走入错误的侦查方向，不，应该说是你设下的圈

套。让人以为是日高作品出处的大量笔记和稿纸是你的，这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是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以及日高初美的照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迟迟找不到初美的照片，恐怕让你很焦急。记得那时你跟我说：“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因为这个提示，我们才在《广辞苑》里找到了日高初美的照片。你引导得真是漂亮啊！想必你自己也松了口气。

就连第三个陷阱也多亏你的提示。案发后，你问日高理惠，日高邦彦的录像带放在哪里，理惠回答，送到加拿大去了。结果你请她等行李一送回来就马上通知你，有这回事吧？

因为这些话，我联想到日高邦彦的录像带里说不定藏着什么秘密，于是，才发现了在“杀人未遂”那晚所拍的带子。更惊人的是，这卷带子还藏在日高所著的《萤火虫》里。只要读过《萤火虫》，任谁都会想到书中的描述与录像带的画面相符，就连这个你也不着痕迹地引导了。

说到这个，我想起事发当晚，我们相隔十年再度重逢，我向你询问日高邦彦的作品，那时你首先推荐的就是这本《萤火虫》。你连这个都事先算计好了，真令我肃然起敬。

让我们稍稍把时间倒回去一点，回顾一下那天的事——就是你杀害日高邦彦的那天。

从上述推理，应该可以明白，这起命案绝对是有计划的。不过站在你的立场，你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这点，一定要让它被认定为临时起意的犯罪，否则，伪造的动机就没用了。

为了谋杀的方法，你费尽了心机。使用刀子或毒药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样等于是公开承认凶手早已起了杀机。那么勒毙怎么样？可是，一想到两者体力的差距，光凭你自己的力量要勒死对方好像困难了点。

于是，你决定采取偷袭的方法。用钝器从背后偷袭，等到对方倒下，再勒紧他的脖子，施予致命的一击。

但这种方法也需要有凶器才成，最好能直接采用日高家现有的东西。你想到了日高平常惯用的镇纸，用那个来敲击应该没问题。那要用什么来勒脖子呢？对了，电话线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我的想象里，恐怕你当时也曾这么自问自答。

这时你心里却产生了不安。作案当天，日高家的行李应该都整理得差不多了，有可能事先设想的凶器届时已经不在了。

电话线应该没有问题。日高还有工作要赶，写好的稿件得传送出去，因此他不会先把电话收起来。

问题出在镇纸上。对写作而言，那并非不可或缺的东西，很可能早就被收进了箱子——你连这点都考虑到了。

如果没有镇纸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你认为还是得自己准备凶器才行。你准备了唐·培里侬的粉红香槟。如果有什么意外，你打算拿酒瓶充当凶器。

你刚到日高家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把那瓶香槟送出去。因为一旦交到对方手上，恐怕就不能拿它当凶器使用了。

你先和日高邦彦一起进入工作室，确认那方镇纸是否还在原处。当你见到它时，肯定松了口气吧？

后来，藤尾美弥子来了，你们一进一出之后，你把香槟交给了理惠。如果镇纸不在，我想你就不会把酒交出去，而会把它转作杀人的凶器。庆贺乔迁之喜的香槟顿时变成了杀人工具，这种情况依然会给人一时冲动犯案的印象。可站在你的立场，如果可以，你认为还是用日高的物品——镇纸来杀人会更加实际。

你在手记里没有提到香槟，是因为害怕警察会追究这方面的事，对吧？我刚听说此事的时候，还怀疑香槟里下了毒。我甚至还问把它喝掉的酒店职员，那味道怎样。他回答很好，我才排除了下毒的可能。但仔细一想，你是绝对不会用毒的。

对了，你用电脑和电话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那招还真是了得，我的上司和同僚至今还不太明白其中的机关。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们没有识破你的伎俩，你打算怎么办？假设你既没被怀疑，也没被逮捕……

你好像不想回答。

算了，现在才问这个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确实识破了你的计谋，也逮捕了你。

你累了吗？这故事是有点长，请你再忍耐一下。拜你所赐，我也筋疲力尽呢。

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以被逮捕为前提，虚构犯罪动机，令人怎么想都想不通。

我大胆推测之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某事的发生，使你作出杀害日高邦彦的决定，而杀人的结果就是被逮捕，你已经有所准备。我在想，这一切应该都跟你癌症复发有关。也就是说，假使你真的被抓

了，待在监狱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就算真被捕了，你也非得隐瞒真正动机不可。对你而言，那真正的动机若被公之于世，比起因杀人嫌疑被捕还要可怕千百倍。

关于那真正的动机，我很想听你亲口说出，怎么样？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再守口如瓶也没有意义了。

是吗……

你怎么样都不肯吐露实情？那只好让我来说说我的推理吧。

野野口先生，你猜这是什么？嗯，是的，是光盘。这可不是音乐盘，讲确切一点，这张光盘存有电脑数据。

如今，电脑所用的软件大都以这种方式储存、出售，比如游戏、词典。

不过，这并非市面上售卖的光盘，而是日高特地委托业者制作的东西。

你是不是很好奇里面会有什么数据？事实上，这里面恐怕有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你知道了？没错，这里面存的是照片，它的性质类似影像光盘。

日高好像不习惯把小说用的资料照片摆在相簿里。文坛中很早便采用电脑设备的日高，似乎在好几年前就已经习惯把资料照片全部制成这种光盘来保存，最近他更是用起了数码相机。

你想问我为何会注意到这张光盘？我彻查了你和日高的过去，发现了一张照片的事。那张照片的拍摄内容如果和我想象的一样，那么，至今为止原本被忽略的事物突然都有了意义，它们全有脉络可循。

我开始寻找那张照片。不，事实上，那张照片已经被某人处理掉了。但在这之前，它曾到过日高手里。我想，日高肯定会用某种形式将其复制，于是，我发现了这张光盘。

我们别再卖关子了，那张照片拍的是藤尾正哉强暴初中女生的画面。

这张光盘里储存的画面，鲜活地重现了当时的情景。

我本想把它打印出来，带来给你看，但我临时打消了念头。这样做毫无意义，只会唤醒你的痛苦。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在那张照片里看到了什么，和我之前想象的一

样，没错，按住那个女生、协助藤尾正哉施暴的人就是你！

关于你的初中时代，我稍作了一番调查。很多人讲了很多事情，其中也包括校园暴力。

有人说，野野口曾被欺负；也有人说，不，不是这样，那家伙被欺负的时间很短，后来他反而加入欺负人的行列。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一样的，你从头到尾都被人欺负，只是欺负的形式不同罢了。

野野口老师你总算肯开口了？你教书的时候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真可谓切身之痛啊。我也是。校园暴力事件绝不可能销声匿迹，只要当事人都还在学校，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当老师说“已经没有这类事件”的时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幻想。

不难想象，那起强暴案成为你心中难以治愈的伤痛。你恐怕不是因为喜欢才做那种事情的。你心里很清楚，只要违逆藤尾正哉，你又要重新过受尽凌辱的悲惨日子。因为害怕这点，纵使百般不愿，你还是让自己的手沾上这么肮脏的事。一想到当时加在你身上的罪恶感和自我厌恶，就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觉得心痛。仔细一想，你当时承受的最大暴力，就是被迫成为那场暴行的共犯。

为了换取这段令人诅咒的记录，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想，难道这会构成此次的杀人动机？

可是……

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秘密紧张起来？不管是日高取得照片书写《禁猎地》之前，或是新书发表之后，都没有迹象显示他曾跟第三者提起照片的事。这样看来，你不认为这个秘密会一直保守下去吗？

请你不要到现在还想编造日高用照片威胁你的谎话。这种临时撒的谎很快就会被揭穿。不说别的，这根本不像老谋深算的你会做出来的事。

我猜这和藤尾美弥子有关，她的出现把一切都搅乱了。

因为《禁猎地》一案，她打算和日高对簿公堂，日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走这一步，于是你突然不安起来。会不会有一天，那张讨厌的照片被当成呈堂证物送进法庭？！

这是我的猜测，我想，从日高开始写那本小说以来，你就一直抱着不祥的预感，时时刻刻提心吊胆。藤尾美弥子的出现让你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你终于下定杀人的决心——这是我的推测。

但光这样还无法解释所有的事情。不，事实上，以上这番推理漏掉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你和日高邦彦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因为不想让不堪的过去被公开，于是杀了握有证据的人，这可以理解。只不过，这个知道秘密的人平常对自己亲切有加。难道你不认为，就算日高和藤尾美弥子的官司陷入胶着，他也会继续替你保守秘密吗？

在你的自白书里，你极力描写你们之间充满憎恨的关系。但在那些谎言被戳穿的现在，就必须舍弃这个前提。

我们仅就目前掌握的事实，来审视日高如何待你，得到的结论如下：虽然你们从初中之后就没再碰面，日高仍大方地接纳了曾在初中时期仇视他的你，恢复了你们的友谊。不只如此，他还替你介绍出版社，让你能在儿童文学界立足。而在与藤尾美弥子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都没有提到与《禁猎地》这本书有密切关系的你。

综合这些事实所呈现出的日高形象，与他少年时的情形非常吻合。曾经有人告诉我：“不管对谁，他总是非常亲切。”

我想，至少日高是真的把你当好朋友看待。这么一想，一切就都通了。

但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还花了一点时间。怎么说呢？这和我先入为主认定的日高实在相差太多。事实上，在调查日高少年时代的过程中，这个观念一直牵绊着我。

于是我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我读了你伪造的自白书？不，在更早的时候，我就对日高抱有某种成见。这个看法从何而来呢？终于，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起你一开始写的案发当天的记录。

那份记录里，我只注意与案情直接相关的部分。事实上，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暗藏着一条意味深远的线索。

看你的脸色，你应该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嗯，是的，我讲的是杀猫那件事。那只猫是你杀的吧？

我找到了农药。你屋外的阳台摆了两盆植物，里面的土验出农药的成分。你做完毒丸子之后，不知该怎么处理剩下的东西，就把它和那些土混在一起，是吧？

找到的农药和从猫尸上验出的农药属于同一种。嗯，尸体还没有全

部化掉，饲主把它装进箱子，埋在院子里。

邻居的猫很讨厌，你曾听日高提起这件事吧？或是你读过那篇名为“忍耐的极限”的短文？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应该是直接听他讲的。

你做好了毒丸子，趁日高夫妇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放到他们家的院子，猫于是被毒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从刚才起一直讲的，为了刻画日高的形象。

因为这次事件，我对文学界多少有了些了解。我记得在评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性格描写”这个词。当作者想让读者了解某个人物的时候，直接说明陈述的效果，远不如配上适当的动作和台词，让读者自己去建构人物的形象。这就是“性格描写”吧。

你在虚构那篇手记时就已经想到，必须从一开始就让日高的残酷形象植根于读者——也就是警方心里，而你设想好的情节就是毒猫事件。

案发当日，你在日高家的庭院遇到猫的饲主新见太太，应该算是意外。但这对你而言求之不得。以这番偶遇作为手记的开头，日高杀猫的事就更具真实性了。

说来惭愧，我完全被你的把戏误导了。我逮捕了你，明明知道你最先写的手记不可信，却没料到连杀猫的那段也是假的，一直没有把自己对日高的印象矫正过来。

我只能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觉得这是你在此案布下的所有陷阱里最高明的一个。

当我发觉这个杀猫陷阱时，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或许，你制造这个陷阱的目的也就是你此次犯案的目的。

你的最终目的是贬低日高的人格。这样一想，这起案件总算真相大白了。

我刚刚陈述你的犯罪动机时，说到你是为了隐瞒初中时代的可憎过去，才杀了日高。对此你没有否认，我也一直认为是这样。

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让你决定杀人的导火线。

我试着想象，从你对日高起了杀意，一直到你实现计划为止，其间的心路历程有着怎样的转折。基于上述理由，你必须制造一个杀害日高的适当动机。然而，你必须想出一个当案情被公布时，世人同情的目光会集中到自己身上，反倒是被害人日高受人唾弃的动机。

出于这种考虑，你捏造了与日高初美的不伦关系，并进而想出被逼做影子作家的故事。如果顺利，你甚至能够得到日高问世作品之真正作

者的美誉。

正因为怀着这一目的，你才会复制大量手抄稿，弄得自己的手指都长了茧，甚至不惜在寒夜里费那么大功夫去拍一卷假录像带。你得花几个月，才能准备得这样周全？如果光为了隐瞒过去，弄个比较易懂的动机不就好了？

你费尽心思想出计划，就为了破坏日高辛苦构筑的一切。而杀人这件事，只是这个计划的一小部分。

就算被捕也不怕，即使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也要贬低对方的人格。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说老实话，我实在找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野野口先生，你也是这样吧？或许连你自己都说不清。

我想起十年前亲身经历的某件事。你还记得吗，我们班的小孩在毕业典礼之后，用刀刺伤了一直以来欺负他的同学。当时，那个欺负人的主谋曾说了这么一句经典台词：“我就是看他不爽。”

野野口先生，你的心境怕是应该也跟当时的他一样。在你心里深藏着对日高的恶意，这仇恨深得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而它正是造成这次事件的缘由。

这股恶意到底从何而起呢？我非常仔细地调查你们二人的过去，然而发现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让你怨恨日高。他是个非常好的少年，又是你的恩人。你和藤尾正哉曾经联手欺负他，他却反过来救了你。

但我知道这样的恩德反而招致了怨恨。因为在他面前，你不可能没有自卑感。

然后你长大成人了，又不得不陷进忌妒日高的泥淖。这世上你最不想输给他的人，竟然率先一步成为作家。我试着想象你获知他夺得新人奖时的心境，不禁全身汗毛都竖立起来。

即使如此，你还是去拜访了日高，因为你一心想成为作家。你相信和日高保持联系将助你早日实现梦想，于是，你暂时镇封住心底隐藏的恶意。

然而，你的人生是那么坎坷。是运气不好，还是才能不够？我不得而知。总之你不但没能成功，还得了癌症。

我相信你心里的封印是在意识到死亡的那一刻解开的，你无法忍受就这么抱着对日高的恶意离开人世，而引燃这股恶意的，是日高握有你

过去的秘密这一事实。

以上是我所想的事实真相，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既然你沉默不语，我可以将它解释成默认吗？

好像说得太久了，连我的口也干了。

啊，对了，我再补充一点。

从你和你母亲过去的言行，我感到你们好像对日高以及当时的邻居存有某种偏见。

但我敢说，不论如何丑恶的偏见，它的产生绝对不是历史和地域的错。

青少年时期，你之所以讨厌日高，理由之一恐怕是你母亲不自觉流露出的那份轻蔑，我想这有必要澄清一下。

最后，我衷心祝你手术成功。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能够活下来。

因为法庭正等着你。


新参者
东野圭吾
岳远坤 译
伝統工芸品
手づくり工房
あまから
ほおづき屋
1050

版权信息

书名：新参者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岳远坤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2-01

ISBN：978-7-5442-8110-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仙贝店的女孩
1
2
3
4
5
第二章 料亭的小伙计
1
2
3
4
5
第三章 陶瓷器店的媳妇
1
2
3
4
5
6
第四章 钟表店的狗
1
2
3
4
5
第五章 西饼店的店员
1
2
3
4
5
6
第六章 翻译家的朋友
1
2
3
4
第七章 保洁公司的社长

1
2
3
4
5
第八章 民间艺术品店的顾客
1
2
3
4
5
第九章 日本桥的刑警
1
2
3
4
5
6
7
8
9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煎餅屋の娘

1

“总算凉快些了。真是的，这才六月啊。”

聪子摆好门前的仙贝袋，走进店中。

“奶奶，您刚出院，不能那么忙里忙外的。要是爸爸看到，我会挨骂的。”

“没事，没事。我既然出院了，就不是病人了，不像平常一样干活哪行啊。俗话说，不劳者不得食。菜穗，你也得早点自食其力啊。”

“哎呀，又来了！”菜穗拿起一片蛋黄酱仙贝放进嘴里。

聪子一边捶腰，一边盯着孙女。“你还是这么喜欢仙贝。就算是仙贝店长大的女孩，也没有你这样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吃腻的。”

“可这是新品啊。”

“就算是新品，仙贝还是仙贝啊。我看都看腻了，而且关键是我的牙不行了。”

“这样都还做了五十年仙贝呢。”

“我都说多少次了。我是从三十年前开始做仙贝的，之前一直在做日式点心。都是你爸爸自作主张，改成仙贝店。啊，真怀念那时的羊羹。”

“您不是经常吃羊羹嘛。”

就在菜穗抬高了嗓门时，一个穿灰色西装的微胖男子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您好。”他精神饱满地打了声招呼，点头致意。

“田仓先生，真不好意思，这么热，还让您特意跑一趟。”聪子高声说道。

“哪里的话，这是我的工作，而且傍晚也凉快多了。我白天来过一趟，但您不在。”

“那可真是辛苦您了。我给您倒点冷饮，请进来坐。”聪子招手让他来里面的起居室。

“不，在这里就行了。今天只要给我那个就好。”田仓在空中比画了一个四边形。

“诊断证明吧？今天我和这孩子一起去拿了。我说我一个人也没事，可她不听话，偏要跟我去。”聪子脱下拖鞋。

“好了，奶奶，我去拿。”菜穗阻止了聪子，自己走到里面。

“你知道放在哪里吗？”聪子问道。

“知道，是我放的嘛。明明是您不知道放在哪里。”

菜穗说完，聪子好像说了什么。菜穗听到了田仓的笑声。

“菜穗，茶也准备一下。”又响起了聪子的声音。

“我知道。”真烦——菜穗有点生气，小声说道。

当她用餐盘端着一杯冰镇乌龙茶回到店中时，那两人正高兴地聊天。

“您的气色好多了。上次来找您是四天前吧。仅仅过了这么几天，脸色就完全不一样了。”田仓感叹着摇摇头。

“回到家里心情就不一样。反正我就是待不住，但这孩子总不让我乱动。”

“哎呀，您孙女担心您嘛。啊，谢谢。”田仓伸手拿过盛着乌龙茶的玻璃杯。

“奶奶，给。”菜穗把信封交给聪子。

“哦，谢谢。”聪子从信封中取出一份文件，迅速看了一眼，递给田仓，“田仓先生，这就行了吗？”

田仓说了句“我看一下”，接了过去。“您住了两个月院啊，真是够受罪的。”

“要是能把关键的病治好也就罢了，可是完全没好，真糟糕。而且又发现了别的病，为了治那个病住院两个月，真是窝心。”

“这里写着胆管炎。啊，还写着动脉瘤检查呢。”

“动脉瘤是最关键的。本来打算动手术，结果往后拖了。”

“动脉瘤的手术以后还要做？”

“嗯。但我都这把年纪了，与其冒着风险做手术，不如就这样撑着。”

“是啊，这很难啊。”田仓似乎有些为难，因为他说话不能不负责任。

“文件这样就可以吗？”聪子问道。

“对，和前几天我拿到的那份加起来就齐了。我马上去公司办手续，最迟下个月便可以支付住院补贴。”

“还要去公司？真辛苦啊。”

“哪里哪里。那我告辞了。”田仓将文件塞进公文包，又对菜穗笑了笑。“多谢款待。”

“多谢。”菜穗表示感谢。

聪子跟着田仓走了出去，站在店前目送他远去。

两小时后，菜穗的父亲文孝回到家。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领口脏兮兮的，肯定是去找批发商了。

“小传马町好像出事了。”他边脱鞋边说，“那里停着很多警车，不像是交通事故。”

“有案子？”

“应该是，警察都来了。”

“这一带也不安宁了。”在厨房尝着酱汤的聪子说道，“人增加得太快，都是因为公寓建得太多了。”

文孝什么也没说，打开电视，调到转播夜场棒球赛的频道。菜穗专心摆着餐具。公寓增加，新居民增加，坏人也就增加了——这几乎成了聪子的口头禅。

在上川家，只有三个人到齐才能开饭，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文孝外出，今天的晚饭比平常晚。

直到不久前还是菜穗准备晚饭，但从一周前开始便换成聪子了，一

切又回到了她住院前的样子。

菜穗的母亲在她上小学之前便因交通事故去世了。菜穗当时还小，但打击和悲痛至今还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幸亏家里开店，白天父亲总能待在身边，祖母也在一起，菜穗才得以摆脱单亲家庭的孩子固有的孤独感。她渴望母爱，但祖母精心准备的饭菜总能温暖她的内心。郊游的时候，别的孩子看到菜穗的便当，都羡慕不已。

正因如此，今年四月得知祖母差点病危时，菜穗刹那间脸色煞白。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赶到医院时，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淌。

正如聪子对保险推销员田仓所言，聪子原本是为动脉瘤手术而住院的。然而，就在手术前几天，她忽然开始不明原因地发高烧，有时甚至陷入昏迷。

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第四天才清醒过来，菜穗见状又哭了起来。

后来医生告诉她，发烧是由胆管炎引起的。菜穗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撒娇的对象已是一个有病在身的老人。

聪子出院时，菜穗握住祖母的手说道："以后我来照顾奶奶。您之前对我的好，我都要回报给您。"

聪子闻言感动得大哭起来。

但遗憾的是，这种感人的场面并没持续太久。聪子原本就感动得快，冷静得也快。一开始她还有心情看着笨手笨脚的孙女做家务，但渐渐就变得急躁，开始插手。她要强好胜又性急，不会考虑照顾别人颜面，说话时也不会考虑如何不伤害对方。更糟的是，菜穗在这一点上像极了聪子。她对聪子说："既然您那么多牢骚，干脆自己干好了。"于是没过多久，家里的情形便恢复到聪子住院前的样子。

只有文孝比较高兴。在菜穗负责伙食期间，他瘦了五公斤。自从聪子重新掌勺，他眼看着又恢复了体形。

"对了，闺女，你在美容学校里好好学习了吗？"

"当然啦。今天不是休息嘛，所以我才在家里。"

"那就好。"

"菜穗啊，能当上美容师吗？"

"当然能。"菜穗瞪了奶奶一眼。但她实在不能说自己因为奶奶旷了好几次课。

"既然要干就好好干，早点自力更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文孝说

道，“俗话说得好……”

“不劳者不得食，对吧？我知道。”菜穗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2

菜穗从今年四月开始到美容学校学习。入学后，当她正准备努力学习时，聪子得病了。她因此落下了很多课程，最近才终于赶上。当美容师是她从小的梦想，上高中时也从未想过考大学。

她也知道家里的经营状况不太好，现在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但聪子会愈加衰老，文孝的身体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好。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一旦形势转坏，只有靠自己努力赚钱养家。她想早点长大成人，自力更生。

美容学校的课上到四点。菜穗四点二十分坐上地铁，在都营新宿线的滨町站下车，走过明治座和清洲桥大道，朝人形町走去。对面走过几个穿着衬衫的男人，脱下来的西装上衣搭在肩上。今天的确很热。

从这里到都营浅草线人形町站之间有一条叫甘酒横丁的商业街，仙贝店“咸甜味”——菜穗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就算恭维，这条街也算不上最前沿的商业街。服装店里挂的都是中老年女装，中午时分路上都是用牙签剔牙的上班族。这条街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保存着传统的江户风情。在发现这一点之前，菜穗一直认为任何地方都有卖三味线和箱笼的。

有家商店门口摆着木质陀螺和拨浪鼓，那是手工艺品店“童梦屋”。菜穗从门前走过时，店里有人招呼道：“回来啦？”是系着围裙的菅原美咲。美咲在这家店打工，比菜穗大一岁。两人最近成了朋友。

“美容学校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

“是吗，加油哦。”

“谢谢。”菜穗微一抬手。

过了童梦屋，第三家就是咸甜味。店门口站着三个男人，其中两人西装革履，另一人则便装打扮，穿着T恤和花格短袖衬衫。

很少有男人在咸甜味门口驻足。菜穗心想反正不会是顾客，便走了过去。但当她去开玻璃门时，穿短袖衬衫的男人也往店里走去，两人差点撞上。男人马上后退一步。

“对不起，请。”男人伸出手，做了一个礼让的动作。他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不，您先请。这里是我家。”

男子闻言点了点头。“哦，那正好。”他说着走了进去。

店里的文孝看了看菜穗和那个男人，脸上掠过一丝惊慌。

他说了一声“欢迎光临”，但男人歉然一笑，摆摆手。

“对不起，我不是来买仙贝的，我是日本桥警察局的警察。”男人从裤子口袋里拿出警察手册，打开出示身份证明栏。

据菜穗所知，家里从未来过警察。她看了一眼警察手册，上面写着“加贺恭一郎”。

菜穗又推测了一下他的年龄。他应该年过三十，但难以准确判断。

“昨天有一个姓田仓的人来过吗？新都生命的田仓慎一。”加贺说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名字。

“啊，来过……不，光临过敝店。”菜穗答道。

“当时你在店里？”

“是。我和奶……祖母在。”

加贺点点头。“关于这件事，警视厅的人想问问你们。我可以把他们叫进来吗？”

警视厅！菜穗心下一惊。“这……”她看了一眼父亲。

“那倒是没关系，只是，出什么事了吗？”文孝问道。

“只是有件事需要确认，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哦……那请吧。对了，是不是应该把我妈也叫来？”

“就是这位小姐的奶奶吧？”加贺看了看菜穗，“如果可以，就太感谢了。”

文孝说了一声“明白”，往里面走去。

加贺把等在外面的两个男人叫了进来。他们表情严肃。菜穗完全猜不出他们的年龄，总之是中年大叔：中年大叔的发型，中年大叔的打扮，脸庞很大，小腹凸出。二人分别做了自我介绍，但菜穗并未记住。

聪子跟着文孝走了出来。年长的刑警开始提问。

“听说这个人昨天来过，没错吧？”他边拿出照片边问。照片上的田仓显得老实本分。

“没错。”菜穗和聪子异口同声地回答。

“是几点来的？”刑警继续询问。

“几点？”聪子看看菜穗，“我记得是六点或六点半左右。”

“有可能是在六点半之前吗？”刑警问道。

“啊，有可能。”菜穗把手举到嘴边，“反正那时天还没黑。”

“现在这个季节，到七点天都不会黑。”刑警说道，“总之无法确定时间，是吧？”

“这几点几分实在没办法……”聪子有些缺乏自信。

“田仓先生来这里有什么事？”

“他为了给我办住院补贴的手续，需要诊断证明，我在那时交给了他。”

“他在这里待了几分钟？”

“这个嘛……”聪子略加思索，“大概十分钟吧。”

菜穗也有同感，所以没说话。她边点头边观察加贺，他正在看陈列柜中的仙贝，似乎对这番对话不感兴趣。

“那他说没说从这里离开后要去哪里？”刑警继续问道。

“他说要去公司给我办手续。”

“哦。”刑警点点头，“当时田仓先生是什么样子？”

“您指什么？”

“有没有什么地方和平常不一样？”

“好像没有。”

聪子看着菜穗，征求她的意见。

“西装的颜色不一样。”菜穗对刑警说，“以前是褐色，昨天是灰色。因为昨天的那身西装比较适合他，我记得很清楚。”

“我不是说服装，我是说有没有显得慌张或很着急之类的。”

“那倒没有。”

对于菜穗的回答，刑警好像有点不满，但随即又打起精神，露出笑脸。

“总之，你不记得他来这里的准确时间，有可能是六点前，也可能是六点后，应该是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这么说没错吧？”

“嗯，或许。”菜穗和聪子对视一眼，说道。

“明白了。百忙之中多有打扰。”

“那个，田仓先生怎么了？”

“没什么，现在还在调查。”刑警向加贺递个眼色，加贺也向菜穗他们点头致谢。

三个男人走出去后，文孝忽然说了一句：“该不会是和发生在小传马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吧？”

“什么？”菜穗问道。

“你不读报吗？”文孝皱起眉头，“剃头师傅也要读报，读报很重要。”

“我不是剃头师傅。”菜穗边喊边把鞋脱掉。见矮桌上放着一张报纸，她迅速打开看了起来。

文孝说的那起案件的报道登在社会版上。一个独居的四十五岁女人在家中被人勒死，房间里没有搏斗的痕迹，因此凶手很可能是被害人的熟人。日本桥警察局和警视厅将案件定性为他杀，正在调查。

“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凶杀案。”

“田仓先生不可能和案子有什么牵连。那人怎么看都是个正直的江户人，最不喜欢歪门邪道。”聪子走到旁边，瞅了一眼报纸。

“可听刚才那几个警察的问话方式，好像是在调查田仓先生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该不是在怀疑他吧？”

“怎么会呢。要真是那样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能证明他昨天来过，会还他清白的。”

“但他们一个劲问他来这里的时间，应该很重要。”

“你们不记得准确时间了？”文孝从店里探出头来。

“我只记得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具体时间就记不得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

“可您也不是整天看着表吧。”

见菜穗气鼓鼓的，文孝缩回脑袋。

“真让人担心。希望警察能早点消除对田仓先生的怀疑。”聪子皱起了眉头。

晚饭后，菜穗去关店里的自动门。当门关到一半时，她发现一个男人站在门前，立刻条件反射地按下停止按钮。

男人弯下腰，探过头来。是加贺。看到菜穗，他微微一笑，说道：“对不起，耽误你一点时间可以吗？”

“啊，可以。需要叫我爸他们吗？”

“不，你一个人就行了。我只想确认一下。”

“什么事？”

“关于田仓先生的着装，你说他是穿正装来的？”

“对，他穿的是灰色正装，上次来的时候是褐色的。”

加贺咧着嘴摆摆手，说道：“什么颜色没有关系。当时他穿没穿西装上衣？”

“穿了。”

“果然是这样。你说他的正装很合身，我就觉得可能如此。”

“这有什么关系吗？”

“啊，现在还不清楚。总之多谢了。”加贺说完，在柜台上拿了一份仙贝，将六百三十元递给菜穗，“我要这个。”

“谢谢。”

“那么，晚安。”加贺和进来时一样弯腰从自动门下钻了出去。

菜穗愣了一会儿，走近自动门。在按下关门按钮前，她弓身往外看了看。

几个看起来刚下班的上班族正好从门前经过，可能要找个地方去喝一杯。街灯下的人行道前方，已经看不到加贺的身影。

3

第二天依然很热，气温在午前就开始反常地上升，高气压好像驻扎了下来。像往常一样从滨町下车的菜穗，刚从地铁站走出便已浑身是汗。

文孝正在店门口搭遮阳棚。看见女儿，他小声说了一句："回来啦。"

"我回来了。喂，爸，今天警察没来啊？"

"没来咱家，但还在这一带转悠。"文孝小声说道。

"他们在干什么？"

"我碰巧听到的，好像还是在调查田仓先生，到处打听那天有没有人看到他。他来咱家的时间好像非常重要。"

"这么说光靠我们的证词还不够？"

"是啊。"文孝走进店中。

菜穗环视四周。刑警们现在是否也在某处走访？

她漫无目的地看了一眼斜前方的咖啡馆，吃了一惊。虽然隔着玻璃窗，她依然清楚地看到店中有一张熟悉的脸。对方也发现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菜穗穿过马路进入咖啡馆，走近面向道路的那张桌子。

"您在监视什么？"她低头看着加贺。

"没监视什么。你先坐下来吧。"加贺举手招呼服务员，"想喝点什么？"

"不用了。"

"别客气。"加贺递过菜单。

"那我要香蕉汁。"她对服务员说完坐了下来。"您在监视我家？"

加贺笑了。"你这小姑娘真够难缠的。我不都说了吗？我没有监

视。”

“那您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做，只是在喝冰咖啡。换句话说，就是在偷懒。”加贺没用吸管，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你们怀疑田仓先生跟小传马町的杀人案有关吗？”

加贺表情微变，环顾四周后说道：“拜托小点声好不好？”

“您要是不告诉我，我就用最大的音量再说一遍。”

加贺叹了口气，把手指伸进微长的头发。“他是嫌疑人之一。凶案发生当天，田仓先生去过死者家。我们在死者房间里发现了保险公司的宣传册和他的名片。他本人坚称只是去死者家完成保险手续。”

“就因为这一点？”

“作为警察，这么做非常重要。”

服务员端来香蕉汁，菜穗用一根粗粗的吸管喝了一大口。

“田仓先生到我家的时间很重要吗？”她喘了口气，问道。

加贺略一思索，微微点了点头。“据说田仓先生在那天下午五点半左右离开被害人家。当时被害人还活着，因为我们已经确定，被害人此前出去买过东西。”

“哦？她买了什么？”

加贺眨了眨眼，看着菜穗。“这对你很重要？”

“不，我只是有点好奇。那是在被害之前啊。”

“她应该没想到自己会被杀吧，买东西并不奇怪。她买了一把厨剪。你知道有家叫‘刻剪刀’的商店吗？”

“嗯，我知道。”

“我们先不谈那个。据田仓先生说，他离开被害人家后，先去了你家，接着回到位于滨町的公司，将你奶奶申请住院补贴的资料交给了一名女同事，然后就回家了。”

“有什么问题吗？”

“他在回家途中见过一个朋友。根据这个朋友的证言进行推算，田仓

先生离开公司应该是在六点四十分左右。但据他的女同事说，六点十分他已离开公司。也就是说，这里有三十分钟的空白。如果有三十分钟，便可以在回家途中顺便去一趟小传马町，作案后再回家。关于这一点，我问了他本人，但他坚称自己离开公司的时间是六点四十分，没有顺便去小传马町，是女同事记错了时间。”

“实际不是这样？”

“我还找到了别的同事，也说六点后在公司里见过田仓先生。作为警察，我不能对这种时间上的出入视而不见。只是，田仓先生和他的女同事的说法有一致的地方，就是从他回到公司到离开公司大概只有十分钟。这样一来，他到达你家的时间变得非常重要。从这里到他供职的新都生命只需不到十分钟。他说从你家离开后直接回到了公司，因此只要弄清楚他离开你家的时间，便可以知道他是否说了谎。”

加贺语速很快，菜穗拼命在脑海中整理他的话。

“所以您才那么关注时间问题。”

“是的。但你和你奶奶都不记得准确时间，所以我就在附近挨家询问，是否在那个时间段见过田仓先生。很遗憾，没人目击他走进仙贝店。我也问了这家店，得到的答案相同。”

“那又怎样呢？”

“这个嘛……”加贺悠闲地靠在椅子上，看着外面的街道，“目前还没发现其他嫌疑人，因此警视厅的那些家伙肯定会揪住田仓先生不放。”

“但我觉得田仓先生是不会杀人的。”

“嗯，凶手被捕后，他的朋友一般都这么说。”

菜穗闻言非常生气。“可他没有动机。”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动机这东西，只要本人不说，就没人知道。所以警视厅的那些人也许很快就会问出来的。”

“听起来您好像把一切都交给了别人。”

“哦？”

“您说话的方式让人感觉您在冷眼旁观。”

加贺伸手去拿盛水的玻璃杯。“调查的主角是警视厅的人，我们只是帮手，或者说是向导，只能按照他们的指示行动。”

菜穗看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完了，幻想破灭了。我还觉得您和其他警察不同呢。要是这么说，您得待在自己的辖区。”

“我可不能一直待着。说实话，我刚调到这里，对这一带一无所知，因此决定首先观察这条街。这里真有意思，我刚去了钟表店，发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三角柱形时钟，三面都有表盘，以同样的方式运转，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什么啊，您不就是在偷懒嘛。”菜穗急急喝完香蕉汁，将钱放在桌子上。她不想让这个人请客了。

“今天还真热。”加贺看着窗外说道，“你看，那些上班族脱了上衣，卷起袖子，正从人形町往这边走。”

“那又怎么了？”菜穗说得直截了当，她已不想对这个人使用敬语了。

“看，又过来一个。那人也脱了上衣搭在肩上。”

“天气这么热，那样做不很正常吗？”

“但现在已经凉快一些了。你看，有人穿着西装过来了。”

菜穗一看，窗外的确有西装笔挺的人走过。

“您到底想说什么？”菜穗不由得着急起来。

“你好好看一下。从右往左，也就是从人形町往滨町走的上班族多数都脱了上衣，而相反，从左往右走的人，上衣都穿得很整齐。”

菜穗转身仔细观察。

有几个上班族从右往左走过。菜穗半张着嘴，发现事实正如加贺所说，在从右往左走的人中，脱掉上衣的非常多。

“真的。”她小声说道，“为什么？是偶然吗？”

“这可不是偶然，应该有原因。”

“您知道原因？”

“算是吧。”加贺咧嘴一笑。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啊？故弄玄虚？”

“我不是想故弄玄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首先，很多上班族路过这条街，他们任职的公司大都在滨町。问题就在这里。现在是五点半，这时候从右往左，也就是从人形町走过来的都是什么人？”

“这个时间当然是……”菜穗又看见一个穿西装的人走了过来，“应该是回公司吧。”

“正确。他们此前都不在公司，应该是负责外出销售或上门服务之类的业务。相反，从左往右走的人此前都待在公司里。他们一直在开足空调的房间里待着，不像外出的人流那么多汗，甚至还有些冷，因此才穿着西装。到了这个时间，原本就很凉快了。你看看从滨町走过来的人，大部分都上了年纪。他们在公司里地位应该比较高，不需要出门工作，所以到了五点半就可以马上离开公司。”

菜穗边听边观察路人。其中自然也有例外，但菜穗觉得加贺说的很有道理。

“啊……我以前都没想到。我从出生后就一直看着这条街呢。”

“嗯，因为这不是生活必需的知识。”

菜穗点点头，忽然回过神来，盯着加贺问道：“这和案件有什么关系？”

加贺将手伸向桌上的账单。

“你还记得我问过你田仓先生的着装吗？”

菜穗眨眨眼睛。“那天田仓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的……”

“他是负责外出事务的，而且他说自己从小传马町的死者家中出来后就去了你家。他走了很多路，却还穿得那么整齐。”

“呃……也有可能是忍着酷暑特意穿的。”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这里也可能隐藏着三十分钟之谜的真相。”加贺起身走向收银台。

“等等。什么意思？”

“接下来的事情，即便我想告诉你也不行，因为我还没解开谜团。”加贺说声“再会”，走出了咖啡馆。

4

晚饭时，菜穗将加贺的话告诉了祖母和父亲。过了好一会儿，聪子才理解了那空白的三十分钟的含意。为了说明，菜穗在纸上详细地画出田仓的日程表。“哦，三十分钟，我倒觉得无所谓。”聪子总算明白了，歪了歪脑袋。

“但警察坚持认为，三十分钟足以行凶。”

“这才奇怪呢，首先该想想田仓先生是不是那样的人才对。他不可能做出那么吓人的事。他遵守约定，还能替人着想。现在这种人很少了。我出院的时候，他第一个过来——”

菜穗摆手打断聪子。“大家都知道他是好人，这不用您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消除他的嫌疑。”

“所以我就说，跟警察直说就行了。警察不了解田仓先生，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想法。”

菜穗小声说了一句“这不行”，然后看了一眼父亲。文孝一脸为难，沉默不语。

“爸，您在想什么呢？”

“啊？哦，我在想田仓先生真是那么说的吗？”

“什么？”

“他说自己从小传马町来到咱家，然后又回公司，接着才回家，是吧？”

“加贺先生是那么说的。”

“哦……”文孝似乎在思考什么。

“怎么了？”

“不，没什么。”

“那个加贺先生很有男人味啊。”聪子边倒茶边说，“他肯定适合演历史剧，看起来也很聪明。”

“也许吧。我听他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菜穗说起路过甘酒横丁的上班族的服装。

“啊……我想都没想过。”聪子感叹道。

“所以加贺先生问起那天田仓先生穿西装的理由，还说可能和空白的三十分钟有关。”

“怎么有关？”

“还不清楚。”

“他的想法真奇怪。在刑警当中，他应该属于很优秀的吧。”

“这可不好说。”菜穗拿起水杯，“我可没看出他有干劲，而且他还滔滔不绝地跟我这个小姑娘谈论案件，不是很不好吗？”

“因为你问了人家啊。”

“即便被人问到，一般也不会说吧？”菜穗向父亲寻求支持。

“啊？嗯……是啊。”文孝站起身来，“好了，去洗个澡。今天的饭很好吃。”

看着心不在焉的父亲，菜穗心生疑惑。

5

傍晚，文孝走到门前，像往常一样支起遮阳棚。已没有白天那么热了，但仍能感觉到光照一天比一天强。他觉得应该改变商品的摆放方式，迎接酷暑的到来。仙贝中有适合当下酒菜的，也有不适合的。

地上有影子移过，文孝意识到有人站在身后。他正要说“欢迎光临”，又把话咽了回去。那个人他认识，而且让他感到担心。“今天也很热啊。”那个人——加贺向他招呼道。

“是啊。您找我女儿？她还没回来。”

加贺轻轻摆了摆手。“今天有事想问您，能抽出一点时间吗？”

“啊……”文孝看了一眼加贺，发现对方盯着自己，不由得低下头去，“里面请。”他伸手去开玻璃门。

“您母亲呢？”

“母亲？您是说我妈？她在家，要叫她吗？”

“不，要是您母亲在，咱们就出去找个地方说。”加贺说道。

文孝从这个至少比自己小一轮的刑警身上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压力。他确信，这个刑警绝非只是为了随便打听什么而来。

文孝吐了口气，点点头，随即走进店，朝里面喊道：“妈，没睡

吧？”

聪子立刻从起居室中走出。“什么事？”

“我出去一下，您看下店。”

“又去玩弹子球？真拿你没办法。”穿着拖鞋的聪子发现了站在儿子身后的人，“啊，是威风的刑警先生。田仓先生的嫌疑已经消除了吧？”

“正在调查。”

“拜托你了。他是个好人，不会杀人的。我保证。”

“我明白了。听说您刚出院，身体怎样？”

“托你的福，回家之后就全好了。要是不冒冒失失地住院就好了。”聪子看了一眼儿子。“文孝，你要跟刑警先生谈话吗？田仓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好好告诉他。”

“真啰唆，我知道——我们走吧。”文孝转向加贺说道。

加贺对聪子说了声“保重”。

“您母亲看起来身体很好，真是比什么都强。”出了店门，加贺说道。

“光是嘴上逞强。”

两人走进仙贝店对面的咖啡店，文孝想起昨晚女儿的话。

他们点了冰咖啡。文孝抽出一支烟，加贺把烟灰缸放在他面前。

“昨天我在这家店跟您女儿聊过。”

“听说了。”

“您果然听说了，那我们聊起来就快了。”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严肃，听说您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也从没注意过那些上班族的服装有什么不同。”

“我这人爱关注细节，所以也注意到了田仓先生的服装。为什么他在外面转了一圈，西装穿得还那么整齐呢？”

服务员端来冰咖啡，文孝点上烟。

“您知道原因了？”

“嗯，大体上。”

“哦……”

“您好像并不惊讶。没兴趣吗？”

“不，那倒没有。”

“啊，当然这件事您可能不想听，因为您已经知道了。”

文孝刚把咖啡杯端到嘴边，闻言又放了下去。“什么意思？”

“田仓先生去您家时，西装为什么那么整齐，答案很简单。他并非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再去的。他先回到公司，完成所有工作后才去的您家，所以就算出汗，也不会难受到要脱掉上衣的地步。”

文孝低下了头。

加贺继续说道：“他五点半离开小传马町，六点前到达公司，将上川聪子女士的住院补贴手续拜托给女同事，然后穿上西装去了您家。从您家出来后，他又回到公司，待了一会儿便回家了。这样，他的行动就和所有证词一致，不存在三十分钟的空白。可以认为这三十分钟花在了他从公司去您家的路上以及和上川聪子女士的谈话上。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矛盾。要办理住院补贴的手续，需要医院的诊断证明，如果他回公司前没来您家，就不可能办手续。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田仓先生的行动真的如此，他为什么不说实话？”

文孝抬起头来，加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您……全都知道了啊。”文孝说。

加贺开口说道：“我去新大桥医院询问了主治医生，但没问上川聪子女士的真实病情。”

文孝叹了口气，喝了一口冰咖啡，轻轻摇了摇头。“日本桥警察局来了个聪明的刑警啊……”

“主治医生承认写了两份内容不同的诊断证明，一份是真实病情，另一份是假的。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是您要求的。”

“他说得对，是我坚持的。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我妈很顽固，说自己能办住院补贴手续，就是不听劝。但办手续需要诊断证明，而诊断证明上的内容绝对不能让她知道。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了。”

“所以您才恳求医生，让他帮您写一份假证明，等您母亲来取的时候交给她？”

文孝点点头。“医生说，医院规定不允许那么做。但那个医生是个好人，违反规定给我写了一份，条件是绝不能交给别人。等我妈回家后，我去医院取了真的诊断证明。”

“您什么时候把真的证明交给了田仓先生？”

“是那天六点前。我到田仓先生的公司附近直接交给了他，他马上帮我办了手续。”

“但田仓先生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找上川聪子女士拿假的诊断证明，于是他在离开公司后便去了您家。”

“真是对不起田仓先生。都是因为我请他做这么奇怪的事情，才让他蒙冤的。本来有很好的不在场证明，却不能告诉警察。其实我一直觉得，即便他全都告诉警察，我也没办法。”

“田仓先生只字未提假证明。”

“说实话，这件事还是他想到的。我把真正的诊断证明交给他时，他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他也是江户人，会誓死捍卫男人间的约定。”

“田仓先生的确兑现了这个诺言。”

“他真傻，说出来就好了。”

“但您也没说。”

文孝无言以对。他吐了口气，又道：“医生说是胆管癌。”

“癌……是这样啊。”加贺的表情严肃起来。

“医生说她已经经不起手术的折腾，建议在家中静养观察，所以便出院了，但体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文孝做了个深呼吸，“医生说，就算恢复得快，也要半年。”

“我能理解您的想法。”

文孝笑了。“您理解就好，但我绝不想让别人发现。她本人自不必说，菜穗也是。”

加贺点点头，说道：“我明白。”

“比起跟她妈妈，那孩子跟她奶奶更亲。她从小就失去了妈妈，整天跟奶奶撒娇。在她成为称职的美容师之前，我不能跟她说……”文孝说着，忽然想起一件事，看着加贺说道，“但是，已经无法隐瞒了吧？要证明田仓先生不在场，就得把诊断证明的事说清楚。”

加贺缓缓地摇摇头。“我跟上司商量了，请局长去说服警视厅，一切都已安排好，只需要您的证词。”

“我明白，只要我证明就可以了吧？”

“麻烦您了。”

文孝说了一声“哪里”，摇了摇头。

“小传马町案件的被害人是一个独自生活的女人？”

“对。”

“她的家人呢？”

加贺闻言立刻垂下视线，露出含意复杂的微笑。文孝感觉他在犹豫。

“对不起，调查的事情不能说吧。”

“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她最近刚离婚，开始独立生活。她有个儿子，但母子俩几乎都不见面。”

“是吗……”

“也不清楚她为什么来日本桥。对这条街来说，她是一个神秘的新参者。”

文孝闻言不由得瞪大眼睛。“这么说来，跟您一样啊。”

“的确。”

两人笑了起来。

“啊，您女儿。”加贺转头看向街上。

菜穗正在店前摆放仙贝。玻璃门开了，聪子走了出来。两人开始交谈，菜穗嗓门很大。

“要是菜穗知道我见过您，肯定会问这问那。”

“就告诉她，田仓先生的嫌疑已经消除了。”

文孝点点头，站起身来。“加贺先生，您还要在日本桥警察局待一段时间？”

“应该是。”

“那就好。再来买我家的仙贝啊。”

“我会的。”

文孝把冰咖啡的费用放在桌上，走出了咖啡店。几个挽着衬衫袖子的年轻上班族匆匆走过他身旁。

第二章料亭の小僧

1

下午四点在料亭前洒水是修平的职责。他穿着白罩衫，用勺子舀起桶里的水往地上洒。一开始他觉得“水管就在旁边，用软皮管洒水就行了”，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料亭老板娘赖子，赖子却皱起眉头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他真糊涂。

“这又不是洗车。洒水是为了不起尘土。要是料亭前湿漉漉的，会给客人添麻烦。还有一点，”赖子又补充道，“来人形町一带料亭的客人都注重情趣。他们最喜欢看见习的小伙计拿水桶洒水。要是一个人穿着牛仔裤拿水管子洒水，就完全没有情趣了。”

“客人一般都在六点以后来，应该看不到洒水的情景。”修平话音刚落，老板娘就拍了一下他的脑门。

“不要找理由，这些歪理对我们做餐饮的人没用。”

真过分！修平心想，但并未反驳。赖子有些专制，可作为一个经营者，她仍令修平心存尊敬。

修平洒完水时，一个男人从料亭里走了出来，是赖子的丈夫、松矢料亭的老板泰治。泰治穿着夏威夷衫和白色短裤，戴着墨镜和金项链。他觉得这样潇洒，但修平不以为然。这副形象就像低成本电影里的流氓。

“喂，那个东西，你给我买了吧？”泰治问道，仿佛害怕周围的人听见。

“买了。”

“在哪里？”

“藏起来了。”

“好，拿过来。”

修平放下水桶，走进料亭旁的小巷，从一辆停在那里的自行车车筐

里取出一个白色塑料袋，回到泰治旁边。泰治正在看表，显得心神不定。他不停地看向料亭，大概害怕赖子走出来撞见。

“就是这个。”修平递过塑料袋。

“Thank you, thank you，你可帮大忙了。”泰治往塑料袋里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是按我说的买的吧？”

“嗯，七个有馅儿，三个没有，对吧？”

“对。辛苦辛苦，剩下的钱你拿着吧。”

“嗯……”修平微微点点头。说是剩下的钱，也就五十元而已。

“跟往常一样，别告诉任何人。明白吗？”泰治用食指碰了碰嘴唇。

“明白。”

“一定不能说。要是说了我可饶不了你。”

“我知道。”修平觉得他很烦人，但还是点点头。

“嗯，拜托啦。”泰治提着塑料袋离去。修平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

傍晚六点后，客人陆陆续续来到料亭。修平负责点餐上菜。他将饭菜端到每位客人桌上。在上菜前，修平已经了解了饭菜的内容、吃法和食材等，但有时还是无法回答客人的问题。这时他只好回到厨房请教资深同事或主厨。通常他都会被骂一顿：“刚才不是说过了嘛！”

常客由赖子亲自招呼，她总是穿着和服。修平隐约感觉到和服和季节之间好像存在某种规则，而赖子坚守着这个规则。这天晚上，赖子穿着一件紫藤色薄和服。

赖子与客人应酬时，脸颊生动而美丽，修平有时会不由得看得入迷。每当此时，她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年轻，让修平不敢相信她和自己的母亲年龄相差无几。

但她仅对客人才会露出美丽的笑脸。一离开客人的桌子，她的眼神便马上严厉起来。

“窗边那位客人的杯子空了，你在这里发什么呆？”

“啊，对不起。”

每当赖子发出尖厉的斥责声，修平就开始忙着跑来跑去。

十点前后，客人们开始陆续离去。饭菜并非出自修平之手，但当他听到客人们说“好吃，多谢”时，还是会感到高兴，天真地觉得这份工作很令人快乐。

然后便是收拾。洗碗和打扫厨房都是修平的工作。他今年春天才被招进来，连拿菜刀的方法也还没学到。比他早来两年的克也今年才有了在厨房帮忙的资格，因此他清楚，这种工作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他才十七岁，去年还在上高中，但始终无法习惯学校生活，就退学了。这样说其实只是好听，实际上他是跟不上课程进度，学习遇到了困难。他本不想上高中，但父母无论如何想让他混个高中文凭，他勉强从命，最终还是无法忍耐。

修平从没想过按照上高中、上大学、进公司的人生步骤走下去，他想象不出会从事什么工作。进高中后，他依然没有摆脱困惑。

当父母问他不上高中要做什么时，他当即回答想做厨师。理由很简单，他家旁边有家寿司店，主厨工作时的神气模样吸引了他。

父亲通过关系找到松矢料亭雇用了他。父母也能理解他的选择，现在经济不景气，考大学、进公司的路子也不稳定了。

修平整理完厨具，正要离开厨房时，泰治走了进来。他的衣服和傍晚出去时一样，看来他一直在外面。

“今天怎么样？”泰治拿起一个刚洗完的杯子，打开一瓶一升装的清酒。

“和往常一样，冈部先生来了。”

“哦，那个自称美食家的味痴啊。”泰治倒满一杯酒，一饮而尽。他满脸通红，大概已在别的地方喝过一次。

喝完，泰治放下杯子，说句“谢了”，便走了出去。

“真是的，给我增加负担。”修平噘着嘴，去拿泰治用过的杯子。

2

松矢料亭在中午会准备一些价格适中的菜品。旁边就是商务区，一些手头宽裕的上班族会来这里用餐。

修平像往常一样上菜时，克也叫住了他。

“老板娘让你去桧间。”

“桧间？”

会是什么事呢？修平心想。桧间中午不对客人开放。

修平到了桧间，看见赖子和三个男人相对而坐。三人中有两人穿着正装，另一人则是便装打扮，穿着T恤，外面罩着花格衬衫。

“修平，这几位先生是警察，刑警。他们有事问你。”赖子说道。

“不好意思，耽误你工作。”穿T恤的男人对修平说道，然后又转向赖子。“老板娘，我们借这个小伙子一用。”

“请便。”赖子满脸带笑，眼神中却有些许不安。修平困惑不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事，竟让警察前来问话。

三人离开房间，朝门口走去，修平跟在后面。来到人形町大道时，他们停下脚步。人形町大道是单行线，但有多条车道。在这条宽阔的大街两边，各种各样的餐厅鳞次栉比。

“真热啊，要不要喝一罐？”穿T恤的刑警在修平面前打开手中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罐咖啡。

“不用了，谢谢。”

“哎呀，别那么说嘛。你要是不喝，我们也不便喝。”

“是吗……”修平往塑料袋里面看了看，拿出一罐。见他这么做，几个刑警也各自拿了一罐。

“松矢提供生啤吗？”穿T恤的刑警问道。

修平摇摇头。“店里只有瓶装啤酒，还有从飞驒订购的啤酒。”

“哦，那里的啤酒应该很好喝。啊，别客气，喝啊。”

修平答应了一声，拉开拉环。现在才六月，却已像酷暑一样炎热。一口冰咖啡下肚，全身都凉透了。

两个穿西装的刑警中看起来年长的矮个子喝了一口咖啡，说道：“听说你买了人形烧？”

修平听了差点呛着，赶紧抬头看着刑警。“啊？”

“三天前的中午，你在这条街前面的一家店买了人形烧，对吧？”刑警直直盯着修平的眼睛，再次说道。

修平感到心跳加速。他觉得既然刑警这么问，就不能再说谎了。他

点点头，说道：“买了。”

“几点买的？”

“快四点吧。”

“嗯，买了几个？”

“十个。七个有馅儿，三个没有。”

“让店员包装了？”

“没有。我装在透明的塑料盒里。”

“是要作为礼物送人？”

“不是。”修平摇摇头，和泰治的约定在脑海中闪过，他舔了一下嘴唇，“是我自己吃的。”

“能吃十个？”矮个子刑警瞪大了眼睛。

“白天吃了点，剩下的晚上吃了。”

另一个穿西装的刑警苦笑。“到底还是年轻啊。”

“全吃了吗？”矮个子刑警追问道。

“嗯。”

“塑料盒呢？”

“扔了。”

“扔到哪里了？”

“这个……”修平脑中一片混乱，已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忘了，可能是在哪个垃圾桶里。”

“听说你住在店里，那应该是在你房间的垃圾桶里，是吗？”

“也许……啊，也可能是别的垃圾桶。”

“你能不能回想一下？要是能找出来就更好了。”

“塑料盒？”

“对。”刑警目不转睛地盯着修平的眼睛。

修平低下头。这下可麻烦了。要是直接说把人形烧交给了泰治，事情就会马上解决，可那样会挨泰治骂，说不定还会被辞掉。

他马上想到一个主意。

“我今早把垃圾扔了。”

刑警们的脸上浮现出失望与狼狈的神色。

“今早和其他垃圾一起？”矮个子刑警确认道。

“对，今天是扔不可燃垃圾的日子。”

这是事实。扔垃圾也是修平的职责。刚才被刑警一问，修平过于慌乱，完全忘了此事。

两个穿西装的刑警对视一眼，显得非常困惑，只有穿衬衫的刑警悠闲地看着街景。他发现修平在看自己，便微笑道：“喝咖啡啊。”

“啊……嗯。”修平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咖啡。他感到口干舌燥。

“我们知道了。百忙之中多有打扰。”矮个子刑警说道。

“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穿衬衫的刑警拿着塑料袋对修平说，“我帮你把易拉罐扔了。”

“啊，谢谢。”修平将空罐放进塑料袋。

与刑警们分开后，修平回到料亭，发现赖子正在门口等他。

“怎么样？他们问了什么？”

事出突然，修平想不出合适的谎言。赖子见修平不答，又问：“是关于人形烧吗？”

修平吃了一惊，点点头。赖子好像早就从刑警们那里听说了调查的内容。

“三天前你买了人形烧吧？他们是不是想问你把人形烧放到哪里了？”

“对。”

“你怎么回答？”

修平重复了一遍对刑警说的话。他只能这么做。

他以为赖子会责备他在工作时间买点心，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问

道："他们还问了什么？"

"只有这些。"

"哦，我知道了。快去干活吧。"

"是。那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刑警会问我那些？"

赖子显得有些犹豫，开口说道："据说三天前的晚上，小传马町的一栋公寓里发生了凶杀案。他们在调查那个案子。"

"小传马町……可为什么会问我？"

"他们说在被害人的房间里发现了人形烧，于是想找买人形烧的人。"

"啊……"修平忽然感到口干舌燥，浑身发热，但他不能让赖子发现自己的惊慌。"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买的？"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不知道，他们也没告诉我详细情况，但应该跟你没关系。"

修平慌忙摇头，说道："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案子。"

"那你就没必要在意。好了，别在这里慢吞吞的，快去干活。客人们会着急的。"赖子的语气严厉起来。

修平缩了缩脖子，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回到厨房。

午餐时间过后，修平利用短暂休息时间偷偷找到报纸，发现前天的晚报上报道了案件。据报道，被害人是一个在小传马町独居的四十五岁女人，在家中被人勒死。从现场情况来看，凶手很可能是她认识的人。另外，警察认为行凶时间很可能是傍晚。

报道中没有提到人形烧。修平觉得，这可能因为是秘密侦查，还没有对外公布。他腋下冒出冷汗。那几个刑警的样子浮现在眼前。

泰治似乎有情人，修平知道此事。他经常听比自己先来的伙计们在背地里议论。他还听说那个情人就住在小传马町，因为有人在那一带见过泰治。

泰治让修平帮他买人形烧已不是第一次了。泰治每次接过人形烧，便会直接出门，朝车站的反方向走去。沿那个方向一直走，十几分钟便能到达小传马町。

人形烧大概是泰治带给情人的礼物，修平心想。

案子就在这种时候发生了。

如果是单纯的巧合还好，但巧合未免太多了。刑警们单单找到修平询问，也让他十分担心。一天当中，买人形烧的人应该不止他一个。

难道被害人是泰治的情人？若果真如此，凶手就是……一种不祥的想象在修平心头膨胀。但他无法将困惑告诉别人或与人商量，赖子和同事都不行。他想去找泰治，但又觉不妥。泰治很可能会呵斥他一顿：你这小子，竟敢怀疑自己的老板！

修平心下郁闷，工作时也打不起精神。这天晚上，他犯了很多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总被资深的伙计和主厨们呵斥。

3

第二天晚上，那个穿衬衫的刑警出现在松矢料亭。这次他穿的不是衬衫，而是黑色夹克，并且是来吃饭的。修平将他带到座位上，看了一下预约名单，才知道他姓加贺。

“你这副表情像见了鬼似的。”修平来撤走擦手的湿毛巾时，加贺笑了起来，“还是觉得我这个工资低的刑警不应该来这种高级餐厅？”

“哪里的话。”修平慌忙俯下身子。

“先给我来瓶飞驒啤酒吧。”加贺没看酒水单便直接说道。他还记得昨天和修平的对话。

松矢料亭的晚餐基本只有套餐。送上下酒菜和地方特色啤酒后，就会把小菜撤下。加贺让修平拿来酒水单。

“有一个老板娘推荐的清酒套餐啊。我要这个吧。”

“明白了。”

“对了……”修平正要离开，加贺叫住了他，“你喜欢甜食吗？”

修平刚想说“不”，又慌忙点头。他想起昨天刚说过自己吃掉了那么多人形烧。“是……算是喜欢吧。”

“但是，是无糖的哦。”

“无糖？”

“咖啡。”加贺喝干了杯中的啤酒，“你选了无糖的罐装咖啡。”

修平心头一惊。他昨天的确选了无糖的，平常的习惯在那时显露了出来。“咖啡啊……我喜欢无糖的。”

“哦。”加贺将空酒杯放到桌上，“给我上酒吧。”

修平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去”，便离开了。

这个刑警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说？跟罐装咖啡有什么关系？修平思来想去，出了一身冷汗。

他已经确定加贺此番前来不单为了吃饭。他说自己吃掉了所有人形烧，这让加贺起了疑心，准备进一步询问。

但修平找不到人替自己，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上菜。

“这是秋田县的酒——六舟，”修平拿着酒壶给加贺倒酒，“是一种活性纯米酒，经过两次发酵，所以在起泡。”

加贺一口气喝完，赞道：“好酒！有点像香槟，酿造方法一样吗？”

“我觉得一样。是在纯米酒中加入酵母进行二次发酵。”

“香槟除了酵母还会加一点糖，这种酒呢？”

“……请稍等。”

“没事，不用问了，一会儿再告诉我就行。对了，你听说小传马町的凶杀案了吗？”

加贺忽然触及问题的核心，修平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他的表情似乎在加贺意料之中。“看来你已经听说了。”

“怎么了？”

“老板娘应该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吃剩的人形烧，因此推测被害人可能是在吃人形烧时被杀的。不仅在死者体内发现了人形烧，桌上的塑料盒中还剩下了几个。但那人形烧却不知是谁买的。”

“难道不是她本人买的？”

“不是。在死者被害前，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到过她家。他说死者当时还说人形烧是别人送的，问他吃不吃。可见人形烧是别人买的。”

“哦……”修平不知该如何回答。

“盒子上贴着印有店名的标签，所以马上查到了那家店。当然，只凭这些也无法查出什么，每天在那家店买人形烧的多达数十人。但死者家中的人形烧有特征，既有带馅儿的，也有不带的。若用纸盒包装会有这种情况，但装在塑料盒里的则不会。可如果客人要求，店员也可以这么做。我问了店员，在案发当天买人形烧的顾客是否有人这样要求。店员

说有几个，很遗憾他大多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松矢料亭的小伙计。”加贺指了指修平的胸口，“你经常去买吧？”

修平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这才明白这个刑警为什么会来这里。的确，他曾奉泰治之命买过多次。

修平正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时，克也出现在走廊里。他见修平老不回去，前来查看。

“对不起，我一会儿再来。”修平对加贺鞠了一躬，便离开了。

“你在做什么？”克也感到奇怪。

“客人跟我说话……”

“这种时候你要婉转地应付一下，尽快离开，不能在一位客人身上花太多时间。”

修平心下暗道“我何尝不想呢”，朝厨房走去。

此后修平又给加贺上了几次酒菜，但加贺没再跟他说话，像在享受一个人的晚餐。

修平见状反而感到坐立不安。这个刑警今晚到底为何来这里？有什么企图？应该不只是为了享受美食。

“这是将小松菜和高汤和在一起做的，上面撒了干鱼子。”

修平一边将盘子放到加贺面前，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加贺只说了句“这个做法少见啊”，便要动筷子。修平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加贺说道：“上面有三个人的指纹。”

修平惊讶地“啊”了一声，转过头去。加贺正看着他，一边夹起菜放进口中。

“真有意思，虽然是菜泥，但还保留着小松菜的味道。要说理所当然，也确实如此。”

“指纹……指纹怎么了？”

加贺并未马上回答，而是煞有介事地喝起酒来。

“在盛人形烧的盒子上发现了三种指纹。一种是死者的，一种是店员的，至于另外那一种，警察认为很可能是送给死者人形烧的人留下的。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听到凶手这个词，修平的心乱了，表情开始僵硬。他的演技还不足以掩饰这一点。“那……那不是我买的人形烧。”

“嗯，你的全都吃掉了，对吧？”

修平连连点头。

“你还年轻，工作时想吃点点心可以理解。但听老板娘说，那个时间你应该在外面泼水。你把人形烧放到哪里了？要是被店里的人发现了肯定不好，而且你的上衣也没有口袋能装下。”

“我……我……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了。”

“自行车？”

“料亭旁边的小巷里停着一辆自行车，我放到那里了。洒完水，我就拿进了料亭。”

不知加贺是否在想象当时的情景，他看着一旁，沉默不语。不久他抬起头来，说道：“原来是这样，看来偷偷吃点心也不容易。”

“您还有事吗？”

“没有了，而且我记得好像不是我叫住你的。”加贺说完，把拿筷子的手举了起来，“我再告诉你最后一件事。塑料盒上第三种指纹不是你的。”

修平瞪大了眼睛。“我的指纹？啊，什么时候……”

“这自然有办法……”加贺咧嘴笑了起来。

修平忽然明白过来，皱起眉头。“那罐咖啡……”

他这才明白加贺当时为什么要劝他喝咖啡。刑警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看他会选择有糖还是无糖的咖啡。

“真卑鄙……”他不由得小声嘀咕了一句。

“因为我们是刑警啊。”加贺喝完了杯中的酒。

此后，直到修平端上甜点，加贺都没再跟他说话。修平也尽量不看他的眼睛。

加贺离开后，修平将餐具端回厨房，被赖子叫住了。

“那个日本桥警察局的刑警好像问了你不少事。”

“他是日本桥警察局的？”

“听说最近才调来。他问了什么？”

修平稍一犹豫，便决定毫不隐瞒地将两人的对话告诉老板娘。他想，只要不把自己将人形烧交给泰治的事说出来就好。

“是这些事啊。他为此特意来吃饭的吧。”

“我该怎么做？”

“别担心，反正也没发现你的指纹，没什么问题。对不起，把你叫住了，你快接着收拾吧。”赖子说完便转身离去。

4

修平像往常一样在厨房洗餐具时，泰治慢吞吞地出现在面前。看他的样子，今天晚上好像还没喝酒。

“修平，别干活了，陪陪我。”

“去哪里？”

“你别管，来了就知道。赶快做好出门准备。”

“但我还没收拾完……”

“老板都说没关系了，你老老实实听话就行。能快点吗？我在门口等你。”

“是。”修平慌忙擦了擦手，走出厨房。

泰治还是第一次跟修平这么说。他到底想让修平陪他去哪里？修平不安地来到外面。

“这是什么啊……你就没有像样的衣服？”泰治看着修平的打扮，皱眉说道。

“对不起，我只有这个。”修平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我去换一下？”

“算了，就这样吧，赶紧跟我走。”

走到大路上，泰治叫了出租车。修平听到他说“去银座”，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真是的，银座有什么好怕？”泰治笑道，“你小子迟早也要掌厨，也

得了解一下成年人的世界。”

“哦。”

“别担心，我不会让你付钱的。”泰治哈哈大笑。

出租车在一条流量很大的街上停了下来，周围的行人都是上班族模样的男人，还有一些风尘味十足的女子。在人形町也能看到类似的情景，但修平还是第一次亲身体验这么繁华的地方。

“怎么了？别发呆，跟我来。”

在泰治的催促下，修平快步跟上。

两人走进一家位于一幢高楼六层的夜总会。宽敞的大厅里有很多客人，穿梭其间的女人们个个妩媚动人，容光焕发。修平心想，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一个黑衣男人将泰治和修平带到一张桌子旁边。不久，一个穿礼服的女人走了过来。她的头发盘在头顶，脸形小巧。

泰治向她介绍了修平，女人自称浅美。

“十七岁？这么年轻就想当厨师，真棒！哎呀，你还不能喝酒吧？”女人停下了正在调酒的双手。

“啤酒应该没关系。作为未来的厨师，滴酒不沾可不行。”

修平全身僵硬。他完全不知道在这种地方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人叫浅美，她起身离开。泰治朝修平招招手。“过来一下。”

修平坐到泰治旁边，泰治贴在他耳边说道：“浅美就是我的女人。你帮我买的人形烧就是送给她的。”

“啊……”修平吃惊地看着泰治。

“我听老婆说了，日本桥警察局的刑警老是问你人形烧的事情。别担心，我跟那个凶杀案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担心……”

“别掩饰了，你肯定怀疑那个被杀的半老徐娘是我的那个。”泰治竖起小指，“这的确是个奇怪的巧合。浅美就住在发生凶杀案的那栋公寓。”

“啊，是吗？”

“所以才让人烦。但那件事和我没关系，别担心。”

修平点点头，他觉得泰治不像在说谎。“可那个刑警为什么会来找我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些刑警经常缠着跟案子无关的人。”

浅美回来了。“你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男人之间的事。对了，浅美，我的私生子还好吗？”

泰治说完，修平惊讶地张大了嘴，扭头看着他们两人。

只见浅美扑哧一笑，说道：“很好啊。他还说想早点见爸爸呢。”

“是吗？哦，那你代我向他问好。”

修平没能理解大人间的玩笑。盛着啤酒的玻璃杯放在修平面前。他端起喝了一口。

修平不是第一次喝啤酒，但银座夜总会里的啤酒感觉很苦。修平觉得那就是成年人的味道。

5

赖子在柜台最右边她每次都坐的位置坐下，叹了口气。叹息中包含着平安度过一周的安心感和换下和服后的解脱感。

服务生走到她身旁。她微笑道：“跟以前一样。”年轻的服务生会意地离开了。每周六晚，赖子必来这个酒吧。这里位于一家酒店的地下一层。人形町也有很多古朴而有情调的酒吧，但她不想在周六晚上见到熟人。

“让您久等了。”服务生在她面前放了一小杯苦味杜松子酒。她不喜欢甜鸡尾酒。

她拿起酒杯，忽觉有人走近。

“不愧是老店的老板娘，喝这么烈的酒。”

赖子闻声便能想起那人的样子。那个声音没听过几次，但铿锵有力，令她印象颇深。

她转过头，发现正是想象中的面孔。

“我想跟您一起坐一会儿。”加贺面带笑容。

赖子也笑脸相迎，对他说：“请便。”加贺穿着黑色夹克。

“一杯黑啤。”他对服务生说。

“您今天喝酒，看来没有公务在身啊。”赖子说道。

“当然。解开了案件的一个谜团，决定举杯庆祝一下。”

“哦，您一个人？同事呢？”

加贺轻轻摇了摇头。“不是值得大家一起庆贺的事，也就相当于把丢失的狗找了回来。”

“狗？凶杀案和狗有什么关系？”

“不清楚。但可以确定，那条狗不是凶手。”加贺一脸严肃地看着赖子。

“贵局局长偶尔会光顾敝店，前几天还和别人来过呢。”

“哦。我以前所在的警察局局长也一样。局长们就是喜欢酒宴，要是说起当地的知名料亭，他们知道的比网络还详细。”

赖子笑了起来。“当时局长说，这回从别的地方挖来一个有意思的刑警。我问他怎么有意思，他说那人头脑聪明，但脾气古怪顽固。他说的是不是您？”

“这我可不知道。”

服务生将黑啤放到加贺面前。他端起酒杯，做出干杯的姿势。“今天辛苦了。”赖子也边说“辛苦了”边举杯致意。

停顿了几秒，加贺呼出一口气。“老板娘不仅穿和服漂亮，穿套装也很有气质。不管穿什么，您都非常成熟。”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没拿您开玩笑，而是在挖苦。”

赖子闻言放下了酒杯说道：“什么意思？”

“我想说，您也有孩子气的一面，有时也会搞点小小的恶作剧。”

“加贺先生，”赖子将身子转向刑警，“您想说什么请直说。我也是江

户人，受不了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

“请见谅，那我就直接进入正题。是关于小传马町凶杀案的。”

“莫非我们家和那个案子有牵连？”

“您听我慢慢说。前几天我跟您说过，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剩下的人形烧，却不知是谁买的。塑料盒上留下了三个人的指纹，其中两个分属死者和店员，另一个则来源不明。”

“这件事我听修平说了。指纹不是那孩子的吧？”

“对。”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总缠着我们店？买人形烧的顾客很多，同时买了带馅儿的和不带馅儿的也不止修平一人，按道理您应该也调查一下其他人。”

“关于这件事，接下来我会说明。您说得对，同时买了那两种人形烧的顾客不止修平一人，盒子上的指纹也不是他的，所以警视厅并没关注他。本来他们就没把买人形烧的人当成重点侦查对象。”

“啊？”赖子惊讶地半张着嘴。

“在死者房间里发现了几处擦拭过指纹的痕迹。”加贺自得其乐地说着，喝了一口黑啤。

“怎么回事？”

“凶手擦拭过自己印象中用手接触过的地方。如果送人形烧的人就是凶手，他不可能忘掉那个塑料盒，但盒子上没有擦拭过的痕迹。”

“原来如此。”赖子点点头，看着加贺黝黑的脸，“您为什么关注人形烧？要是和案子没有关系，您管它是谁买的呢！”

“但警察不能那样做。那里为什么会有人形烧？只有弄清楚每一件事，才能辨明真相，即便没有直接关系也应如此。”

赖子的酒杯空了。她叫来服务生，又点了一杯同样的酒。

“修平说他把人形烧都吃了。真没想到他工作期间还去买东西吃。”

“您要是责备他，他就太委屈了。他没吃。”加贺笃定地说。

“所以我才问您为什么能够断言。那不是很奇怪吗？”

“老板娘，您这问题有一半是出于认真的吧。修平买的人形烧出现在

死者的房间里，您认为这件事很奇怪，对吗？”

赖子有点慌乱，因为她的心思被对方猜了个正着，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我已经说了，您有话就直说。”

加贺紧紧盯着赖子的眼睛，慢慢点了点头。“那我就先说结论吧。我能断言案发现场的人形烧是修平买的，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形烧上有个记号。您应该知道那是什么记号吧？”

赖子咽了口唾沫，移开视线。

加贺扑哧一下笑了起来。“鉴定科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东西。我听说后也很吃惊，竟然有放芥末的人形烧。”

赖子的酒来了。她端起酒杯，对着加贺微笑。“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不打断您，您慢慢说。”

“好啊。我也再来一杯。”加贺把酒杯放到柜台上。

赖子从口袋里取出香烟和打火机。她只在这个酒吧里抽烟。自从当上老板娘，她就不在别人面前抽烟了。

“案发现场剩下的人形烧中，有一个里面放着芥末，就像娱乐节目里的惩罚游戏。而且从外观上看，好像是将人形烧切开放入芥末后，又用淀粉糊上了切口。不用说，店里不会卖那种东西，应该是有人做了手脚。是死者本人，还是将人形烧送给死者的人，或是别人？在这里，有一条科学信息很有用。鉴定结果表明，这个放有芥末的人形烧比其他的制作得要早。具体来说，就是水分已经流失，变得有点硬。鉴定人员认为，这个人形烧从制成到案发时已经过了一天。也就是说，案犯——当然只是将芥末放进人形烧的案犯，没有将芥末放进刚买来的人形烧，而是事先准备好，然后掉包，因此可能有人连续两天买了人形烧。于是，我便去了那家店询问店员，那天同时买带馅儿与不带馅儿的人形烧的顾客，有没有人前一天也来过。店员说没有，可他告诉了我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第二杯黑啤放到了加贺面前。他像是为了润润嗓子，喝了一口，用手背擦去沾在嘴角的泡沫，看着赖子。“松矢料亭的小伙计只在那天买了人形烧，但前一天老板娘来买了。不愧是老店的老板娘，人形町没人不认识你。”

赖子将烟头放在烟灰缸中摁灭。真是个聪明的警察！赖子心想，可他为什么会待在日本桥警察局这种地方呢？他一定取得过不少成绩。

她决定放弃，已经瞒不下去了。“原来如此。您的目标不是修平，而是我。”

“问他一些事情也是有必要的。当然，我已经猜出他是替您丈夫买的了。在那个时间段，只有您丈夫有空。至于人形烧是在何时被掉的包，只有问修平才知道。”

“您已经知道了？”

“很可能……”加贺点点头，“交给您丈夫之前，他把人形烧放在巷子里的自行车上。那里有个侧门，要是有人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应该很容易掉包。”加贺边说边用试探的眼神看着赖子，“把芥末放进人形烧的人是您吧？”

“事到如今，不承认也不行了吧？”

“要是不承认，我就要取您的指纹。”加贺说道，“跟塑料盒上的第三种指纹对照。”

赖子叹了口气，又点上一支烟。“我认输了，加贺先生。您说得没错。但这不算犯罪吧？”

“当然不算。”加贺点点头，“只是一个很可爱的恶作剧。您是为了吓唬您丈夫的情人吧？”

赖子扑哧一声笑了，吐出一个烟圈。“您都调查到这个地步了，想必也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要找到您丈夫的情人很容易，到他常去的店打听一下就行。世上口风不紧的人有千千万。那女人叫浅美吧？在银座上班，和这起凶杀案的死者住在同一幢公寓的同一层。”

“那是个坏女人，可我那个傻老公就是拿这样的女人没办法。那女人有孩子吧？”

“有，一岁左右。”

“她说那是我老公的孩子。要是因此沉迷其中倒是还能理解，关键是我那傻老公竟然还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到她家去看孩子，还给他零花钱，真是个冤大头。”

“您的意思是……”

赖子喝了一口酒，耸耸肩。“那都是胡说，那不是我老公的孩子。不久前我雇侦探调查了，那女人上班时都将孩子交给一个住在上野的男人照看。那人才是孩子的父亲。”

“他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那就没法从我老公身上赚钱了。她明白迟早会露馅儿，只想在那之

前多捞一些。”

“原来如此。”加贺挠挠头，“所以您在人形烧里放芥末，想警告她？”

赖子笑了。“您很厉害，但在这一点上还是猜错了。这也难怪。”

“猜错了？”

“我是想让我那傻老公吃芥末人形烧。人形烧中七个有馅儿，三个没有。我老公不喜欢吃带馅儿的，所以买了不带的准备自己吃。”

“于是您在不带馅儿的人形烧里放了芥末……”

赖子点点头，将烟灰弹进烟灰缸。“我老公应该知道那孩子不是自己的，他根本不能生育。”

加贺拿酒杯的手忽然一抖，说道：“是吗？”

“去医院看过，确定无疑。但我老公没跟那女人说。他大概觉得不能抛弃依靠自己的女人，而且也想体会有私生子的感觉，即便明知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谎言。我老公表面上大大咧咧不务正业，其实很胆小，和那女人也就是在碰巧高兴时有过一两回而已。”

加贺长出一口气。“您很生气吧？”

“就是有点着急。他还以为自己的老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才想敲打敲打他，往人形烧里加了芥末。就像您说的，是个孩子气的恶作剧。”

“但您丈夫现在还不知道您要敲打他。他不知道芥末人形烧，甚至不知道送给情人的人形烧出现在凶杀现场。”

“这一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形烧会出现在凶杀现场呢？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加贺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摸了摸下巴上新长出的胡茬。“浅美承认将人形烧送给了死者，但没有说是谁送给她的，只说是一个店里的常客。”

“她为什么送给别人？”

“这个嘛……”加贺好像有点难以启齿，皱了皱眉，“她不喜欢。”

“啊？”

“她不喜欢和式点心。不管有没有馅儿，她都不吃。但有一次为了附和您丈夫，她说喜欢人形烧，结果您丈夫就经常送来，让她很为难。那

天她终于忍受不了，在门口接过人形烧后，立刻连塑料袋一起送给了一个住在同一层的女人，所以盒子上没有她的指纹。您丈夫和修平的指纹因此也没有留在盒子上。”

“哎呀，我也被骗了。”赖子按了按太阳穴，“而且他只给她送了人形烧，连家门都没进。真是的，一想到还要跟这个傻老公过上几十年，我就头疼。我得跟修平说，不能再买人形烧了。”

“看来真是委屈他了。我对他也欺负得有些过头，正在反省。但他真了不起，最终都没把您丈夫让他做的事情说出来。”

“那孩子有前途。做菜的手艺谁都能练出来，但口风紧对于我们这些做服务业的人来说是至宝。”

“那么，我们为了将挑起松矢料亭大梁的未来之星干杯吧。”

“在那之前，只要料亭不被我那傻老公搞破产就好。”

赖子抬手叫服务生上酒。

第三章瀬户物屋の嫁

1

“这个白伊贺鲇皿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都是黑备前。又搞错了。得让我说多少遍啊，真是的！”铃江一边重新摆放柜子上的陶瓷餐具，一边嘟囔。

尚哉举起报纸遮住脸，假装没听见。刚从公司回来就要听她发牢骚，简直让人受不了。尚哉心想，要是有个顾客进来就好了。但来往的行人中没人像是要停下脚步。按照常理，在这样的暑天，谁都会选择去有空调的店里凉快一下。但他家的店大门敞开，只有一个破风扇在他身后旋转。

“至少装个空调吧，否则都没有顾客愿意上门了。”麻纪前几天也这么说。她去年秋天嫁进他家，今年是第一次在这里度夏。

“大门敞着，装空调也不顶用。”当时铃江这样回答，只是这句话是跟尚哉说的。铃江和麻纪即便在对话时也很少正视对方。

“关上门就行了。反正是玻璃门，从外面能看见，凉气也不会跑出去。”麻纪也看着尚哉说道。

他“嗯”了一声，点点头。

铃江不甘示弱：“要是把门关上，顾客就不好进来了。而且玻璃门外也摆着商品呢，那些又该怎么处理？难道要收回店里，然后哐当一下关上门？要是那样，人家会以为我们柳泽商店关门了呢。”

“但好不容易有个顾客进来，也会因为太热不愿多看，马上就想走。”

“没那回事，不是所有顾客都喜欢空调。也有客人说一听到我们家的风铃声，就感到凉快了许多呢。”

“那都是些老年人。”

“像我们这样的店，老年顾客才是最重要的。”

两人把尚哉夹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地拌嘴。这时他不能替任何一方说话，只好缩着脖子，唯唯诺诺。但那两人不会容忍他的沉默，最终会一起逼过来，同时向他发难："你倒是说点什么啊。"

"真受不了。"尚哉挠挠头，满脸堆笑地转向她们，"让我想想，总之先吃饭吧。"

婆媳俩随后都沉默不语，在沉闷的氛围中默默吃饭。这是柳泽家最近经常出现的场景。

尚哉也想解决这件事，却想不出好主意。他向年长的同事咨询。

"那不可能。"同事立刻回答，"男人解决不了婆媳间的矛盾，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能做的就是倾听各自的说辞。只要默默听就行，一定不要反驳，不然只会火上浇油。听完就做出理解的表情，说她有道理，说得对，然后告诉她会找机会把她的想法转达给另一方。当然，千万不要真去转达。总有一天，她还会责问你，事情办得怎样了。到时你就要忍，让她们把矛头指向你。你能做的只有这些。"

"真残忍。"当尚哉痛苦地感叹时，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娶了一个那么年轻漂亮的老婆，要受得了这种苦才是啊。"

尚哉为家里的婆媳矛盾烦恼，但并没博得大家的同情，而且很多人都嫉妒他跟麻纪结婚。

尚哉是在六本木的一家夜总会认识麻纪的。麻纪当时是女招待，尚哉和朋友一起光顾了那家店。

麻纪穿着浅蓝色的迷你裙，和深色的皮肤搭配得恰到好处。她不是美女，但妩媚动人的眼睛给尚哉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很擅长与人交谈，即便话题谈不上有趣，她也总是睁大眼睛认真倾听。她开朗，表情丰富，笑声清脆悦耳。

离开时，尚哉已对麻纪着了迷。此后两天，他都一个人去了那家店。他工资不高，但一直住在母亲家，几乎不用花生活费。他这种年龄的人一般不会有太多存款，他却存了不少。他觉得把存款用在麻纪身上很值。

"你这家伙，一个拿着微薄工资的上班族，难道想娶夜总会的女招待？算了吧，算了吧。那不可能。你要是有闲有钱，还不如去找妓女。"

跟他一起去夜总会的朋友皱着眉头劝他。但他听不进去。他觉得无论跟谁说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干脆对谁都不说了，一个人偷偷去那家店。

然而，麻纪也对他提出了忠告："柳泽先生，您来得这么频繁，钱很

快就会花光吧？而且一个人来也不能把开销算成招待费。”

“没关系，你别看我这副模样，还是有点存款的。”

“即便如此，您总这样也会把家底花光呀。”

“可我要是不来，就见不到你啊。”尚哉鼓足勇气说道。

他的话奏效了，麻纪对他说：“那我们就在周末约会吧。”

一开始尚哉还以为麻纪在开玩笑，没想到竟然是真的。麻纪发邮件问他什么时候约会。

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在东京迪斯尼乐园。阳光下的麻纪比在店里时更加纯真而充满活力。麻纪说，自己隐瞒了真实年龄，她已经二十四岁了。尚哉认为不必隐瞒，但她表示，虽然只隐瞒了三岁，但不仅顾客的态度不同，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

尚哉觉得大三岁无足轻重。能和她约会，他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约会了几次后，尚哉开始想完全拥有她，不仅想让她做自己的女朋友，还强烈希望她辞去夜总会的工作。

一天，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麻纪听后一脸为难。“可我干不了其他工作啊。我不想做什么办公室职员，工资也肯定没有现在高，那样连房租都付不起。”

她一个人住在五反田。尚哉去过几次，一般的女白领的确付不起那里的房租。

“要是那样……”尚哉做了个深呼吸，说出了原本没打算在那天说的话。他求麻纪嫁给他，和他一起生活。

麻纪先是惊讶，继而羞涩，最后流着泪抱住尚哉。当时两人在台场的露台上，周围人很多，但她视而不见。

几天后，尚哉安排麻纪和铃江见了面。当时氛围并不差，铃江对于麻纪在夜总会工作有点抵触，但并不反对两人结婚。尚哉还信心满满地认为，一切会非常顺利。

对于要和母亲住在一起，以及要帮母亲打理陶瓷器店，麻纪完全不讨厌。她早就知道尚哉的母亲在做买卖，因此在答应尚哉求婚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三个月后，两人在一家西餐厅举行了婚礼。所有出席婚礼的尚哉的同事都对新娘高水准的亲友团惊叹不已。这也难怪，亲友团的成员几乎都是女招待。

一切都很顺利，麻纪也开始乐呵呵地在店里帮忙。

但好景不长，形势发生了逆转。导火线是一块抹布。

那是在去年年底。尚哉从公司回到家，发现铃江板着脸坐在店门口。尚哉问麻纪在哪里，她气呼呼地说不知道。

尚哉不知发生了什么，走回房间，发现麻纪正在哭，手里还握着一块抹布。尚哉问她怎么了，她将手中的抹布摊开。

“你看啊，这个。”

尚哉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大事不妙。

抹布是用剪开的毛巾叠在一起缝成的，其中有一块不该使用的白毛巾，上面画着Hello Kitty。尚哉知道，麻纪从小就非常喜欢Hello Kitty，一直在搜集相关产品，那块毛巾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可能把毛巾缝成抹布，肯定是铃江干的。

尚哉拿着抹布找到母亲，责问她为什么这么做。

“什么为什么啊。年底大扫除需要很多抹布，所以我才缝了。”

“我不是说那个，是说您为什么偏偏用这条毛巾。家里不是有很多毛巾吗？”

“你不知道啊，不是什么毛巾都能当抹布，要用过一段时间的才行，那条正好啊。”

“但这是麻纪最喜欢的毛巾，您不该用。”

“所以我跟她说用新毛巾就好。年底时别人也送了毛巾，新毛巾用着也舒服。”

“不是那么回事。麻纪喜欢这个花纹，Hello Kitty才是最关键的。”

“真啰唆！我才不知道什么Kitty不Kitty呢，不就是一只卡通猫吗？一个大人，怎么能为了一两张小猫图大吵大闹！”

铃江并没意识到错误，完全无意向儿媳妇道歉。若麻纪不再追究也就罢了，但生来争强好胜的她不肯善罢甘休。她向尚哉宣布，只要婆婆不道歉，自己就不理她。铃江听了也不甘示弱，摆出一副“你爱怎样都行”的架势。原本风和日丽的新婚生活顿时变得阴云密布。

麻纪提着超市购物袋回来了。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裤子的膝盖处有破洞。这种款式就是如此，但铃江完全不能理解。两周前，她就为这不像样的裤子生过一肚子闷气。

“真热啊！”麻纪用手扇着风走了进来，“一出超市就一身汗。”

“老婆辛苦了。”尚哉把风扇转向她。

“完全没风。”麻纪把汗水淋漓的脖子转向风扇，“所以那个令人自豪的风铃根本就不响，对吧？”

“啊……嗯。”

也不必故意这么说吧，尚哉心想。麻纪显然是说给铃江听的。

“我是不是该整理一下单据呢？”铃江说道，“重新摆放商品就花了很多工夫，晚上还有商业街聚会，真忙。真是的，一旦有个碍事的人，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麻烦啊。”

麻纪吊起双眉。铃江看都不看她一眼，脱掉拖鞋走进里屋。

“什么？重新摆？”麻纪问道。

“说鲇皿的位置不对，白伊贺放到了黑备前那里。”

麻纪的表情顿时变得就像吃到了难以下咽的东西，她咬牙切齿地说道：“什么白的黑的，不都无所谓嘛！为了摆得好看，我明明花了不少工夫。”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

“可你以前不是说，我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吗？”

“嗯，可今天就给妈妈个面子吧。”尚哉双手合十恳求道。

麻纪撇撇嘴，看着尚哉说道：“对了，空调怎么办？得赶紧定下来，三伏天马上就到了。”

尚哉不由得缩缩脖子，心想，又来了。

“嗯，我正考虑呢。”

“有什么好考虑的！天气这么热。难道你还打算听妈妈的？”

“不是啊。”

尚哉正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搪塞，忽听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你

好。”有人走了进来。

来得正巧，尚哉心想。

“欢迎光临。”

来人穿着T恤衫，外面罩着衬衫，大概三十出头。很少有男性顾客一个人到店里来。

“是柳泽先生吧？”来人分别看了看尚哉和麻纪，问道。

“是的。”尚哉回答道。

“那柳泽麻纪女士是……”

“是我。”

来人闻言笑了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名片。

看到名片，麻纪瞪大了眼睛。“您是警察？”

“啊？”尚哉惊叫起来，麻纪将名片递给他。来人是日本桥警察局的刑警，名叫加贺恭一郎。

“您认识三井峰子吗？”加贺问道。

“三井女士？不，不认识。”尚哉看看麻纪。

她略加思索，说道：“莫非是住在小传马町的那位……”

“是的，是的。”加贺连连点头，“您认识她？”

“她有时会来，怎么了？”

加贺表情严肃起来，盯着两人说道：“她两天前去世了。”

“啊……”麻纪吃了一惊，“怎么去世的？”她小声问。

“我们认为是他杀。她脖子上有勒痕。”

“他杀……”尚哉看了一眼麻纪，她惊讶得张着嘴。两人面面相觑。

“您说她有时来，具体间隔多久？比如每周来一次？”加贺问麻纪。

“不，”她摇摇头，“大概一个月一次。”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她看了看收银机旁的台历，“大概在一周前。”

“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记得，但没什么特别的。”

“你们说话了吗？”

“是的，说了一点。”

“如果不介意，请告诉我说话的内容。”

“说了什么……当时她来买筷子，说是要送人。但想要的筷子正好卖完了，她没买成就走了。”

“是给谁的礼物？”

“这我就不清楚了……”

“她想要的筷子现在还没货吗？”

“我们马上就订货了，但现在还没到，倒是有商品目录。”

加贺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我能看一下吗？”

麻纪“嗯”了一声，取下收银机旁的商品目录，打开递过。“就是这个。”尚哉也看了一眼。那是套装夫妻筷礼盒，一双黑色，一双红色，上面都有用天然贝壳做的樱花花纹。

“真漂亮。”加贺说道。

“这种礼盒非常受欢迎，到了结婚的旺季尤其畅销。”

见麻纪答得熟练，尚哉觉得她已经习惯了店里的买卖。但要是铃江听到，肯定又会愤愤地说：“哼，来了还没一年，倒真敢说！”

加贺说了声“谢谢”，把商品目录还给麻纪。

“呃，警察先生。”尚哉忍不住插嘴，“您来我们店里，莫非我们店和凶杀案有牵连？”

“没有，没有。”加贺摆摆手，恢复了笑容，“我在打听三井女士最近去过的店。夫人，您还能想起别的吗？”

“这个嘛……”麻纪不置可否地歪了歪头。尚哉无法理解这个刑警为何如此固执。

“刚才给您的名片背面有我的手机号，如果您想起什么，请给我打电

话，不管是多小的细节都没关系。”加贺目不转睛地盯着麻纪说道。

“我知道了。”

“百忙之中打扰了，多谢。”加贺又看了一眼两人，走了出去。

3

尚哉找出旧报纸，查看凶杀案的详情。死者叫三井峰子。尚哉只在周末看店，完全不认识这个女人。

“她很漂亮，一点都看不出有四十五岁，我一直以为她就三十多岁。竟然被杀了，真可怕！”麻纪边吃菜边感慨，“她是个好人，还给我买过冰激凌。”

铃江去参加商业街聚会了，晚餐只有他们两人。尚哉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温和的氛围，啤酒也感觉好喝了许多。

“那个刑警为什么会来我们家？”尚哉歪着脑袋表示不解。

“他不是说了，他在寻找三井女士去过的店。”

“但为什么来我们家？是不是有人跟他说，她上周来过这里？可报纸上说她一个人住。”

“大概因为有收据吧。”

“什么时候的？上周她不是什么都没买吗？”

麻纪想了想，似乎放弃了，耸了耸肩。“不知道。管它呢，反正跟我们家无关。”

“这倒是。”尚哉夹起一块咸萝卜放到嘴里，喝干了杯中的啤酒。忽然，他想起一件事。“那个刑警知道你的名字。”

“啊？”

“他问过柳泽麻纪女士是不是你。”

“是吗……”

“对。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只是寻找三井女士去过的店，他不可能知道你叫麻纪。真奇怪！”

“说这些也……”麻纪开始收拾餐具。

“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难道在三井女士的房间里发现了写着你名字的什么东西？”

“哎呀，我都说了，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尚哉正抱着双臂苦想，只听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我回来了。”是铃江。尚哉立刻没心思想凶杀案了。他看了一眼麻纪，她刚开始在水池旁洗碗。

“听那些老头子讲话真烦人。”铃江揉着肩膀走了进来，“说什么主页，完全听不懂。他们也不太明白。”

“辛苦了。吃饭了吗？”

“吃了一点，再吃点茶泡饭吧。”她说着坐在饭桌前，看到咸萝卜，吃惊地皱起眉头，“这是……”

“这是麻纪腌的，很好吃。”

“我还是算了。她应该知道我牙不好，不吃硬东西，还故意做这个。”

“妈……”尚哉皱起眉头，但铃江若无其事地开始沏茶。

麻纪从厨房里走出，一言不发地撤下盛着咸萝卜的盘子放进冰箱，然后便走了出去，上楼时发出很大的声音。尚哉叹了口气。

铃江拿起旁边的报纸。“咦，这不是前天的报纸吗？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连收拾家务都不会吗？”

“不，是我特意找出来的，想查个东西。妈，您听说小传马町的凶杀案了吗？”

“什么？”

见铃江摇头，尚哉说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但没说刑警知道麻纪的名字，觉得还是不说为好。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刻剪刀’的老板也说刑警找过他。”

“咦？”

刻剪刀是始创于江户时代的刀具专营店，经营由专业工匠手工制造的剪刀、菜刀和镊子之类的商品。他们不仅销售，还提供研磨修理服务。

“据说那女人在被杀前去过刻剪刀。买了什么来着……啊，对了，买

了一把厨剪。”

“然后呢？”

“嗯，刻剪刀的老板说，那个刑警一个劲地问关于那个女人来买剪刀的事情。比如她是不是常客啊，说没说买厨剪的用途啊之类的。”

“老板怎么回答？”

“他说以前没见过这个顾客。至于为什么买，卖家不会知道。”

“问题真奇怪。”

“对了，刻剪刀的老板说，厨剪很便宜，到处都能买到，她却特意来买手工制造的，应该是个很讲究的人。可她看起来并不像那种人。”

“哦。”即便三井峰子买了厨剪，那又怎样呢？尚哉暗忖。他想不出这件事跟凶杀案有什么关系，只能认为警察们自有主张。

“听说被杀的女人四十五岁。”铃江喝了口茶，“年纪轻轻的，真可怜。人啊，什么时候会碰上什么事都说不准，只能在活着时享受生活，活得快乐些。”

“妈，您不是活得很快乐嘛。”尚哉说道，“下周还要去旅游吧？还是像往常一样和小歌会的那些朋友去伊势？”

“去参拜伊势神宫，然后去志摩。我尤其期待志摩，听说那里的鲍鱼简直是极品。”

“那真不错。”

比起凶杀案，铃江似乎更愿意跟儿子说说有关伊势志摩旅游的事。尚哉发觉了这一点，站了起来。要是总在这里跟妈妈说话，又该被麻纪埋怨了。

4

尚哉供职于一家大型综合建筑公司，主要负责为买房者提供售后服务。在结束对东阳町新建独栋住宅的三个月例行检查后，他在回公司的途中顺便回了趟家。他把车停在人形町大道上，往店里看了一眼。铃江正在打电话，麻纪不在。

“要是有宣传册的话，能给我寄一份就好了。比如有什么东西……有伊势虾吗？哦，有些奇怪的东西啊。其他呢？松阪牛？那是什么啊……哦，那应该很快就能买到。啊，是吗？我知道了，谢谢。”铃江面朝电

话，没发现尚哉走了进来。挂断电话后，她才看到尚哉，吓了一跳。“你怎么，这个时候……”

“我从这里经过，顺便回来看看。是在商量旅游的事情？”

“是啊。”

“那个……”

“她去美发店了，这次不知会染什么颜色呢。”铃江撇嘴说道。

尚哉经常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不在时，婆媳二人究竟如何交流呢？她们既然不面对面说话，铃江怎么会知道麻纪去了美发店？

“啊，欢迎光临。”铃江一脸热情地朝尚哉背后笑道。

尚哉回过头，只见昨天来过的那个刑警正走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小纸袋。

“昨天多谢了。”

“啊，是加贺先生吧？”

“是的。您还记着我啊。”

铃江心想“这是谁呢”，抬头看了一眼尚哉。尚哉介绍是昨天提到的刑警。

“听说你也去过刻剪刀？”铃江看着加贺。

“都传开了？那就好说了。您也听说死者买了厨剪吧？”

“听说了。那又怎么样？”

加贺露齿微笑，略加停顿后说道：“您家有厨剪吗？”

“啊？”尚哉和铃江同时叫出声来。

“当然有。”铃江说道。

“对不起，我能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可为什么要看呢？”

加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道：“像我这样的辖区刑警能做的事，常常无法判断是否有意义。若厨剪与案件有关，我就会让和厨剪有关的人把厨剪拿给我看看，仅此而已。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

铃江见加贺说话彬彬有礼，也就放下心来，说了句“请稍等”，便走进里屋。

“真辛苦啊。”尚哉说道。

“是啊。”加贺不好意思地笑笑。

铃江回来了，手里拿着尚哉经常看到的那把厨剪。“这把很普通，不是刻剪刀里卖的那种。”她说着把剪刀递给加贺。

“还挺新的，刚买不久吗？”

“应该是在两年前吧。这种东西不容易坏。”

加贺道谢后将厨剪还给铃江。

“您夫人呢？”

“出去了，”尚哉回答，“去了美发店。”

“哦。啊，对了，您吃仙贝吗？”加贺把纸袋递给铃江，“要是您不介意，请收下。只是已经买了两天。”

“甘酒横丁那边的店吧？以前经常吃，可最近，你看啊，牙不行了。”铃江说完后看了一眼尚哉，“但孩子们应该会吃，我就收下了。多谢。”

“请好好保护牙齿。打扰了。”

加贺刚走出店门，尚哉就追了出去。“请留步。我想问点事，可以吗？”

加贺闻言一脸困惑地开口道：“问我？”

“是的。我从昨天开始就一直想着那件事。”

“哦。”加贺摸摸下巴，“那一起去喝点冷饮吧。”

两人走进一家自助咖啡厅，在二层靠窗的位置相对坐下。

尚哉直奔主题，问加贺怎么会知道麻纪的名字。加贺拍了一下桌子，摆出懊恼的样子，表情却并不沮丧。

“哦，我的确说出了您夫人的名字。当时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牵连，有些疏忽了。可这么一点失误都看得出来，您真是敏锐。”

“牵连？什么意思？”尚哉探身向前，“难道和麻纪有关？您要看我家

的厨剪，这也很奇怪。请不要瞒着我。”

见尚哉如此着急，加贺伸出手，示意他少安毋躁。“没那么严重。我明白了，那我就告诉您吧。起因是在死者房间中发现的一把厨剪。”

“又是厨剪？”

“厨剪是新买的，刻剪刀的包装都还没拆掉，我们正是因此生疑。死者的房间里有一把厨剪，也不算旧，可她为什么又买了一把新的？若说是别人送的，但上面还贴着价签。一般送人东西时都要把价签撕下来的。”

“不错。”尚哉点点头。

“后来，我们在死者的电脑里发现了一封有趣的邮件，发送时间就在死者被害前。”加贺取出记事本，“是这么写的：‘买了，六千三百元，下次给您带到店里。’一开始我也没想到是剪刀，因为一般的剪刀也不值六千三百元。但到了刻剪刀一看，我才发现六千三百元正是那把厨剪的价格。于是看了一下收件人的姓名，正是……”

“柳泽麻纪……”

“对。”加贺点点头，“收据上写着柳泽商店，因此我猜柳泽麻纪可能是店主的女儿或儿媳。遗憾的是您夫人并没收到那封邮件，她的手机好像设置成了拒收电子邮件的模式。因此死者应该是第一次给您夫人发邮件，她们可能最近才熟起来。”

“也就是说，麻纪托那位三井女士帮她买厨剪？”

“昨天我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才去了您店里，但您夫人完全没提。我说的牵连就是因为这一点。”

“那您当时直接问她不就好了？”

加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喝了口冰咖啡。“刑警一般不会让人看出自己的目的。要是对方有所隐瞒，就要先缓一缓，看看情况。而且对方也可能有不便说的内情，比如家务事之类。”

听到“家务事”，尚哉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啊……”

“怎么了？”

“没事，没什么。”尚哉用吸管喝起冰咖啡。

“我不明白您夫人为什么会拜托三井女士。刻剪刀就在附近，她随时都可以去买。另外她为什么要买厨剪呢？刚才我也看了，您家的厨剪没什么问题。我本是想让她解释这些疑问，但又想或许有些话她不能当着

您的面说。”

“原来如此。”

“您有什么线索吗？”加贺盯着尚哉。

尚哉叹了口气，说道：“就在刚才，我想起一件事。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要是不说，又难以洗清嫌疑……”

“能说的您就说，不能说的不用说。”

“我知道了。说起来有点不体面，我们家正闹矛盾呢……”

加贺闻言面露惊讶。尚哉讲起麻纪和铃江间的矛盾，他其实也想找人倾诉。

“是婆媳矛盾啊。这与此事有什么关系？”

“您可能不知道，女人真是很麻烦。简单地说，她们两人都下厨房，却不愿使用同一把菜刀。所以我家不少厨具都有两套，一套老婆用，一套我妈用。”

“啊，是这样。”加贺点点头，露出恍然大悟般的表情，“所以她想买新厨剪。”

“我是这么想的。她不想让我和我妈知道，才托别人买。刻剪刀的人也认识她，很可能会告诉我妈。”

“嗯，我知道了，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她们的关系真那么不好？”

“坏得不能再坏了。”尚哉撇撇嘴，“下周我妈要去旅游，那时我才能松口气，因此现在非常期待。”

“旅游？去哪儿？”

“伊势志摩一带，还说可以吃到鲍鱼，兴致勃勃的。麻纪听了又气鼓鼓的，说自己哪里都没去过。”

“鲍鱼……”加贺望着远方，陷入沉思。

5

两天后，尚哉晚上回到家，发现那两人已闹得不可开交。

她们并非扭打在一起。铃江坐在放着餐桌的起居室里，一脸恼怒地

看电视，麻纪则在夫妻俩的房间里垂泪。

“到底怎么了？”尚哉问妻子。

“我没错，就是想收拾一下房间。”麻纪哭哭啼啼地说道，“我就是碰了一下她的信，没必要那么生气吧？”

她说打开针线包时，发现里面放着一个信封，收件人是铃江。她一看，铃江就生气了，怪她随便动别人的信。

“你没看内容吧？”

“没看。我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尚哉暗想“真是服了”，来到楼下。铃江依然一脸怒气。

“妈，她就碰了一下您的信封，至于那么生气吗？真奇怪！”

铃江狠狠瞪了他一眼，说道：“别说得那么轻巧，虽然是一家人，总还得有点隐私吧。”

“可她没看内容。”

“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她不能乱碰。”

“可她也不是出于恶意。我听她说，那封信放在针线包里，她不知道是什么，就看了一眼。”

“所以我才不高兴。她平常明明一点针线活儿都不做。”

“她想给我的衬衫钉扣子。”

“哼，笨手笨脚的。”

“她练习后也进步了不少呢。反正，把信放在针线包里是您的不对。”尚哉忽然看见桌上放着一个灰色信封，“就是这封信吗？”

尚哉伸手要拿，铃江慌忙抢过。“你也不能看。我都说了，我也有隐私。”

“要是那么不想被人看到，就该藏好才是。”

“你怎么听不懂呢？我都说了不是那个问题。反正我没错。”铃江起身走进旁边的卧室，哗啦一声拉上了门。

尚哉叹了口气。他饿了，但看样子没人给自己做饭。他挠挠头，心想，吃点茶泡饭吧。

6

铃江明天就要去旅游了。尚哉走出了人形町站，时间比平常略早。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转过头，只见加贺走了过来。

“真巧，我正要去您家。”

“又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还是跟您说一下比较好。您有时间吗？”

“现在？”

“就在那边，不会耽误很久。”加贺说完，不等回答便迈开步伐。

他们在刻剪刀的门口停下。玻璃门关着，但里面亮着灯。一头白发的店主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加贺打开玻璃门，店主笑脸相迎。

“每天都那么辛苦啊，刑警先生。咦，柳泽先生。”

“晚上好。”尚哉打了个招呼，他从小就与店主很熟。

刻剪刀是一家小店，只有一个L形的玻璃柜台，里面放着锋利的指甲刀和小刀等商品，像贵金属制品一样泛着光芒。

墙上也有玻璃展示柜。里面不是商品，而是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刀具，俨然一座小型刀具博物馆。

“老板，我跟您说的那个……”

加贺话音刚落，老板就微笑着从背后的箱子里拿出一把剪刀，长度不到十厘米，前端不是尖的，而是圆弧形的。

“这是什么？”尚哉问道。

“您夫人想买的其实是这把剪刀，不是厨剪。但被害的三井女士弄错了，才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怎么回事？”尚哉不解。

“老板，这种剪刀叫什么？”

老板将胳膊交抱在胸前。“也没有正式的名称，我们都叫它食用剪。”

“食用剪？”尚哉仍很疑惑。

“我想您夫人跟三井女士说的应该是这个名称，但三井小姐一听就误以为是厨剪。”

“经常有人弄错。”老板笑道。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剪刀？”尚哉看着老板问道。

“把它放在兜里，吃饭时碰到硬的东西就剪一下，比如鱿鱼、章鱼之类。”

“还有鲍鱼。”加贺补充道。

尚哉不由得惊呼出声。加贺笑着点点头。

“没错。您母亲牙不好，但很期待这次旅游时能吃鲍鱼，所以您夫人才想把食用剪送给她。”

“这，怎么会……”

“昨天有个女人来买食用剪。我曾拜托老板，一有人来买这种东西就通知我。我就马上赶过来，这才有幸听那人说了一番话。”加贺说道，“您猜对了，那人就是您夫人的朋友，受您夫人之托来买剪刀。您母亲明天就要出门旅游，想必您夫人也是慌了。她现在应该已经拿到朋友替她买的食用剪。”

“麻纪……为了我妈……”

“柳泽先生，女人是很复杂的。表面上看起来关系不好，实际可能正好相反。当然也有表里一致的情况。作为刑警，我觉得女性的心理最难琢磨。”

“您带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或许您会觉得我多管闲事。”

“不，不。”尚哉摇头，“能知道真实情况真是太好了，感觉轻松了许多。但我该怎么对麻纪说呢？”

“您装成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对了，那鲍鱼……”加贺竖起食指，“您母亲期待的可能是烤鲍鱼块。那是当地特产，和生鱼片不一样，非常软，牙不好的人也能吃。”

“是吗？”

“这件事最好不要告诉您夫人。”加贺竖起食指放到嘴边。

尚哉到家时，店门已经关闭。麻纪正站在厨房里尝炖菜，铃江坐在

桌边整理票据。他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只有铃江答应了一声，麻纪没有转身，可能又在生闷气。尚哉担心，如此一来，麻纪颇费周折买来的食用剪也很难送给母亲了。

尚哉准备上楼换衣服时，发现走廊里放着旅行包，应该是母亲的行李。尚哉心想，或许麻纪已将剪刀送给了母亲。他偷偷打开包，只见里面放着装有洗漱用品和替换衣服的塑料袋，没有食用剪，看来麻纪还没送给母亲。

他正要合上包，忽见包内侧口袋里有个信封，正是前几天铃江藏起的那个。他好奇地拿了出来，发现是伊势志摩的特产店寄来的。

里面有一份宣传册。尚哉翻开册子，不由得笑了。

那是“伊势志摩限量版Hello Kitty”的宣传册，印着伊势虾Hello Kitty吉祥物、松阪牛Hello Kitty手机链等商品的照片。

尚哉心想，那个刑警说得对。他不必担心麻纪会以怎样的方式将食用剪送给铃江，因为她们之间自有交流的手段。

第四章 時計屋の犬

1

店里虽有空调，米冈彰文的腋下依然汗水淋漓。每当他将全身注意力都集中到指尖时就会这样，所以他一向将替换的T恤放在店里。等工作告一段落就换衣服，他握着镊子想。

他终于把一颗只有一毫米粗的螺丝钉插进正确位置，喘了口气。这时，店门忽地开了。他心想，这个客人来得真是时候。如果自己正在做细活，会因惊吓而弄散零件的。

进来的是个男人，穿着一件T恤，外罩一件短袖衬衫，夹着一个小公文包，年龄大概比彰文大，三十五岁左右。他身体结实，脸上没有赘肉。见他面带微笑，彰文放下心来。但仔细看去，男人的目光异常犀利。

“欢迎光临。”彰文说道。

来人满脸笑容地摆摆手，又将手伸进后裤兜。“对不起，我不是来买表的。这是我的名片。”

彰文看了一眼名片，全身不由得僵硬了。此人是日本桥警察局的刑警，姓加贺。

“出什么事了？”彰文问道。

“嗯，有点事……”刑警答道，好像并不想对他详述，“这里有位寺田玄一先生吧？”

“有，是我的老板。”

这家店叫寺田钟表店。

“听说是这样。他在吗？”

“在里面，需要叫他吗？”

“麻烦了。”加贺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店里有个小工作间，再往里是寺田家的住房。玄一正站在工作间里，面对一个正在拆卸的挂钟，双臂交抱，嘴撇成“倱”形。

“师父……”彰文叫道。

“是齿轮。”

“啊？”

“齿轮的齿掉了，而且掉了两个。”玄一伸手指着挂钟。

彰文看了看他指的位置，点点头。在结构复杂的齿轮组合中，有个齿轮正处于玄一说的状态。

“这不太难吧？”

玄一转动着瞪大的眼珠，抬头看着彰文。“为什么？”

“反正不是小齿轮，只要把齿焊上就行了。我也可以做。”

“你是傻瓜吗？”玄一声音低沉，“怎么将掉下来的齿焊上根本不重要，问题是它为什么会掉下来。”

“多年用下来不都会那样吗？”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说不难？都掉了两个了啊。即便焊上这两个，也不能保证其他齿不会掉下来。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你认为如果再掉了就再焊上就行了？”

“……要把齿轮全都换掉？”

“至少得这样。”玄一再次将视线转向挂钟。

彰文明白了玄一为什么一脸为难。这个挂钟是古董，不可能找到零件，需要重新手工制造齿轮。彰文还记得顾客把挂钟拿来时的情景，说不想花太多钱。若是重新制造齿轮，修理费用便会增加。而且听玄一的语气，他还担心其他齿轮。看来又要和客人发生争执了。想到这里，彰文郁闷起来。

“啊，对了。有个警察来店里，说找您有事。”他递过加贺的名片。

“警察？什么事？”

“这个嘛……”彰文摇摇头。

“该不是那个浑小子做出违法的事了吧。”玄一慢吞吞地起身。

彰文跟在玄一后面回到了店里。加贺正盯着工作台上刚才彰文修理的钟。

“我是寺田。”玄一说道。

“百忙之中多有打扰。有点儿事想问您。”

“什么事？”

“您认识三井峰子女士吗？”

“三井女士？哦，是客人吧。”玄一挠了挠眼角。

彰文心想，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客人。

加贺摇摇头。“您应该认识。就是这位。”他从公文包里取出照片。

玄一戴上老花镜，接过照片。“哦，的确见过。咦，是在哪儿来着……”他小声说道。

“六月十号晚上六点左右，您去什么地方了？”加贺问道。

“六月十号？”玄一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两天前？”

“师父，”彰文插嘴道，“六点左右，不是您带敦吉散步的时间吗？”

“啊？对，是散步去了，去遛狗了。我每天都五点半左右出去。”

加贺轻声笑了起来。“途中您没遇见什么人吗？”

“遇见什么人？”玄一张大了嘴巴，又看了一眼照片，“对，就是她！”

“您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散步途中偶尔会遇到。对了对了，她好像是说过自己姓三井。”

“她叫三井峰子，这么写。”加贺拿出一张便笺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三井峰子”，“您确实见过她？”

“见过，可也就是打了声招呼。”玄一把照片还给加贺。

“您是在什么地方见到她的？”

“这个……”玄一用试探的眼神看着刑警，“这到底是什么调查？我和那人见过面，有什么问题？”

“没有，只是简单确认一下。您能告诉我是在哪里见到三井女士的吗？”

“没关系，反正没什么好隐瞒。在公园。”

“公园？哪里的？”

“滨町公园，我遛狗的地方。滨町公园在明治座再往前一点——”

玄一正要继续解释，加贺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打断了他。

“不用说了，我对那里很熟。三井女士当时一个人？”

“嗯，一个人。我感觉她总是一个人。”

“你们说了什么？”加贺从口袋里拿出记事本。

“也就是打个招呼，没说什么。”

“当时三井女士打算去哪里？她说了吗？”

“这个……”玄一抱着胳膊，歪了歪头，“我没听她说起这些，看样子她只是在那里散散步。”

“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带行李了吗？”

“我不记得她的衣服了。她好像没带大件行李，但我不确定。”玄一皱起眉头。

彰文差点笑出声来。玄一不可能记得女人穿什么衣服。有时他目送妻子穿正装去参加同学会，还以为她是去超市买东西呢。

“那三井女士当时什么样子？”加贺并不失望，继续问道。

“您是指……”

“只要是您注意到的，什么都行。”

“也没注意什么。她当时看起来挺高兴的。”

“高兴？”加贺这才浮现出惊讶的表情。

“不，高兴还不准确，应该是享受，她好像很享受在公园散步。”

加贺点点头，把记事本放进口袋。“打扰您工作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对了，”加贺看了一眼工作台上的钟，“这个钟很奇特啊，有三个表盘。”

“哦，那个啊，很少见吧？”

那个钟呈三角锥形，每一面上都有一个表盘。

“这些全都指向同一时间？”加贺问道。

“是的，三个表盘上的指针一起运转。”

“一起？”

“走不准时都不准，停的时候也一起停。”

“那可真厉害。”加贺又看了看钟，然后转向玄一和彰文，鞠躬致谢，“多谢二位协助调查。”他说罢走了出去。

“怎么回事？真是个奇怪的刑警。”玄一瞪大了眼睛。

2

刑警走后不久，志摩子就回来了。她一只手提着购物袋，另一只手提着白色塑料袋。高大且微胖的她摆出如此架势，显得非常魁梧。彰文背地里将寺田夫妻称为巨人夫妻。

志摩子买了大福饼。她边说“我们喝茶吧”，边走进里屋。

几分钟后，她的招呼声传来。彰文走过工作间。工作台旁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大福饼和玻璃杯，杯中盛着大麦茶。下午三点是寺田钟表店的下午茶时间，这是从彰文工作以来形成的习惯。

“我倒是听说报纸上有小传马町凶杀案的报道。”得知有刑警来过，志摩子说道。

“听说？难道不是你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玄一问道。

“我是在超市里听其他主妇说的。”

“哦，我想也是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也读报啊。”

彰文不管夫妻俩拌嘴，只顾查近期的报纸，很快找到了相关报道。小传马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名独居的四十五岁女子。看到死

者名叫三井峰子时，他不由得惊呼出声。

彰文把报纸拿给玄一，玄一咬着上唇，皱起眉头。

“那人竟然遇到了这种事，真是不得了！”

“她是怎样的人？”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只是经常能碰见，打打招呼而已。”

“怎么四十五岁了还一个人住？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还不结婚？”

“不，听说有孩子。”

“是吗？难道老公去世了？”

“这个嘛……我都说了，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

“她生前做什么工作？”

“你可真烦人！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不知道。”

“不是问你，我在自言自语。”

“你这样自言自语会让人误会的。”

“真是可怜啊。四十五岁的话，和我的年纪一样啊。”志摩子看着报纸，摇摇头。

“你不都五十多了吗？什么差不多啊。”

“四舍五入不就一样了。她的孩子多大呢？比香苗小一点？”

听志摩子说出香苗的名字，彰文加快了吃大福饼的速度。

“那又怎样？”不出所料，玄一的语气更加不耐烦了。

“没有要怎样啊，我只是说说孩子的年龄。”

“和那家伙没关系，不要提已经离家的人。”

“我只是提了一下名字啊。”

“真烦人！我就是不想听到那个名字。”

不出彰文所料，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唯恐受到牵连，慌忙吃完大福饼，喝掉杯中的大麦茶。

第二天晚上七点后，加贺再次来到店里。玄一刚好带着敦吉散步回来。店里已经打烊，彰文正要回家。

“您确定是在滨町公园见到三井峰子女士的吗？”刑警的表情比昨天多了几分严肃。

“没错。”玄一答道。

“请您再好好想一想，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记错。请您再好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的确是滨町公园？”

“刑警先生，您也真固执。我没记错。”

“是吗……”加贺还是一副不解的样子。

“对了，刑警先生，您怎么知道那天我见过三井峰子女士？我很纳闷。”

“我没跟您说？我们在死者的电脑里发现了一封没写完的邮件，上面写着‘遇见了小舟町的钟表店老板’。”

“哦，邮件啊。”

“您确定在见到三井峰子女士的时候，她独自一人吗？请您好好想想。”

“是一个人。也可能有同伴，但我没看见。”

“知道了。地点是在滨町公园？”加贺紧紧盯着玄一。

“是的，在滨町公园。”玄一也瞪大眼睛看着他。

“您散步回来大概是几点？”

“七点左右。”

加贺说了声“我明白了，多有打扰”，便离开了。

“这个刑警真是莫名其妙。”玄一边自言自语边朝里面走去。

3

听见玻璃门打开的声音，彰文抬起头来，吃了一惊。又是加贺。他已经连续三天来店里了。今天他换了一件黑色夹克。

“您又来了啊。”

“对不起，有件事我始终不明白。”

“师父晚上才回来。”彰文说道。玄一今天去参加朋友的法事，要晚些回来。

“是吗？那可麻烦了。”加贺说道，表情中却没有为难的样子，“快五点半了，要遛狗了吧？莫非今天由夫人去遛？”

“夫人去买东西了，我去遛狗。”

“你？那店里呢？”

“关门。一般傍晚后就没人光顾了。我们六点后就会关门，专心修理。师父吩咐今天可以五点半关门。”

“哦。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遛狗？当然可以，只是按平常的路线走。”

“我就是想知道平常的路线。拜托了。”

见加贺恭敬地低下头，彰文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到了五点半，彰文锁上门，从后门牵出敦吉，走到前门。加贺低头看着敦吉，眯起眼睛。

“是条柴犬啊，几岁了？”

“八岁吧。”

敦吉抬头看了一眼加贺，似乎马上对他失去了兴趣，将头扭向一边。玄一经常抱怨这条狗冷漠，其实他比谁都喜欢这条狗。

敦吉走了起来，彰文牵着绳子跟在后面。敦吉非常清楚走哪条路。

“敦吉这个名字真有意思，是你师父取的？”加贺和彰文并排边走边说。

“不，是师父的女儿。起初是师父的女儿提出要养狗。”

“他还有女儿？”

彰文心想，自己大概又多嘴了。但加贺是刑警，若想调查，肯定能查出来，瞒着也没有意义。

“前不久刚结婚，离家出走了。现在住在两国地区。”

“是她取的名字啊。”

“小姐取的名字是顿奇，但师父说家里不适合那种洋气的名字，擅自改为敦吉，不知不觉便叫开了。现在看来，敦吉的确比顿奇更合适。”

敦吉嗅着道路往前走，有时会像忽然想起来似的在路边撒泡尿。它似乎很热，舌头一直耷拉着。

走过日本桥小学后向左拐，左边有家以鸡肉为招牌的餐馆，然后再过人形町大道，进入甘酒横丁。这就是平常的路线。滨町公园就在前面。

然而，在穿过人形町大道时，敦吉停了下来，眼中流露出迷茫。

“咦，怎么了？”彰文小声说道。

“走错了？”

“不，应该是这边。”

彰文牵着绳子走进甘酒横丁时，敦吉也老老实实跟了过来，然后又自己走到前面去了。过了一会儿，道路中央出现了狭长的公园。这是滨町绿道，“劝进帐的弁庆”雕塑矗立在入口。敦吉抬腿想在雕塑旁撒尿，彰文拉拉绳子制止了它。

“那个三角钟真有意思。”加贺忽然说，“我记得那个钟就连不准或停止都是同时的。要是表盘有三个，机械也应该有三组。为什么三组机械会同时运转呢？”

“哈哈哈……”彰文大笑起来，“不可思议吧，我一开始也不明白。拆开后我吃了一惊，不由得感叹以前的人想象力真丰富。”

“不能告诉我原理吗？”

“这个嘛……”

明治座出现在眼前，再往前就是滨町公园。

“寺田钟表店是什么时候创办的？”

“我听说是从师父的父亲那一代开始的。据说当时更靠近茅场町，遭遇火灾后搬到了现在的小舟町。”

“这么说还是家老店。”

彰文苦笑。“师父就讨厌老店这种说法。日本桥一带有很多持续了几百年的老店。而且我们家和其他店铺不同，店里根本没什么有名的商品。都是从生产商那里进货，主要收入也来源于给客人修理钟表。”

“我听说你们店是靠技术吃饭的，尤其在修理旧钟表方面无人可比。”

“师父很厉害，无论什么东西都能修。别看他块头大，手指却非常灵活。再过多少年我也赶不上他。”

“你为什么会来寺田钟表店工作？”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从小就喜欢钟表，不是石英钟或电子表，而是靠发条和钟摆运转的机械表。我第一次看到老钟表的内部构造时就非常感动，想做这样的工作。”

“真不错。”加贺点点头，“寺田钟表店后继有人，老板也算放心了。”

“我还差得远呢。现在能修机械表的手艺人越来越少，我还得努力。但是机械表行业正在萎缩，将来还不知会怎么样。”

“没关系，好东西是不会消亡的。”加贺语气坚定地说。

两人走过明治座，到了滨町公园，穿过一块绘有花纹的空地，走近草坪。遛狗的人正三五成群地聊天，他们的狗都很名贵。

“到了傍晚，遛狗的人就会聚集到这里。”彰文小声说道。

“嗯，这里是爱犬人士的交流场所。”加贺答道。他好像打听过了。

一位牵着卷毛狮子狗的白发老太太点头问好，彰文也回应“晚上好”。这种交流的确让人心情舒畅。

老太太看了看加贺，瞪大眼睛，似乎有些惊讶。

“昨天多谢了。”加贺点头致谢。

“后来你找到什么人了吗？”

“没有，找得很辛苦。”

“哦，刑警也不容易啊。”

老太太离开后，彰文问加贺：“您在找什么？”

“这个人。”加贺拿出一张照片，是三井峰子的，前几天彰文也看过。“没人见过她。”

“您的意思是……”

“前天我问寺田玄一先生，他说六月十号傍晚六点左右在这个公园见过三井峰子女士。你也听到了吧？”

“是啊。”

“昨天我又来这里，询问遛狗的人是否见过三井女士，但没人见过她，却都记得寺田玄一先生带敦吉来过。敦吉在这里好像很受欢迎。”

“大概因为名字与众不同吧。”

“我正问着，寺田先生带着敦吉来了，我就藏了起来，然后才去了他家。”

“所以您才会在那个时间来。”彰文这才明白为什么加贺不停追问玄一有没有记错。

“因此我有点想不通。除了寺田玄一先生，再没别人见过三井峰子女士，这究竟为什么呢？”

“三井女士也是来遛狗的？”

“三井女士没有养狗。”

“那师父大概是偶然遇见她的。因为她没接近过其他养狗的人。”

“但还有一个疑问。”加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起的纸。他打开纸，递给彰文。上面有几行电脑打印出的文字。

我刚回来。在那个广场上抚摩了小狗的头，这时又遇见了小舟町的钟表店老板。我们互相笑着说：“真巧啊。”

“上面写着‘这时’。那只小狗想必不是野狗。可见三井女士在遇到寺田玄一先生之前，应该是和一个牵着小狗的人在一起。”

“是啊。”彰文看了看那群养狗的人，“那是否可以认为，那个带小狗的人十号来过，昨天和今天没来？”

“我也这么想。目前还找不到那个人，那些人也都说没见过。据刚才那位老太太说，即便互相不熟，大家也大都认识来这里散步的狗。”

彰文很赞同。他偶尔像今天这样带着敦吉来散步时，总能感觉到大家的目光。

“刑警先生也真不容易，这么细微的地方都得调查。”

“什么工作都不容易，而且调查有时也是一种乐趣。”

“是吗？”

“比如说……”加贺故意吊人胃口般停顿了一下，“为什么人形烧里会放芥末之类的问题。”

“芥末？”

“今晚我要去一个料亭解开这个谜，所以穿了夹克。”

“啊，原来如此。”彰文附和道，但实际上完全不明白加贺的意思。

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后，他们开始往回走。

“浑小子是谁？”加贺突然问道。

“啊？”

“前天我去店里时，寺田先生在里面不是说了吗？”

“哦。”彰文想起来了，那时他正告诉玄一有刑警来访，“您听见了？”

“声音那么大，当然听见了。那浑小子是谁？”

彰文本不想说，但还是改了主意。他觉得若是跟刑警耍把戏，反而会更麻烦。“是小姐的结婚对象。”

“是女婿啊。”

“您要是这么说，师父会生气的。”彰文苦笑，“他们是私奔的。”

“私奔？”

“请不要说是我告诉您的。”

“嗯，当然。”加贺眼中浮现出好奇的目光。

4

寺田夫妇的独生女香苗今年刚高中毕业。她参加完毕业典礼后，便再也没回寺田钟表店。她在发给志摩子的手机邮件中写道：“我要和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对不起。”

寺田玄一看后大怒，跑到附近的泽村家。他知道泽村家的长子秀幸就是香苗的男朋友。秀幸比香苗大两岁，他们读小学和中学时都同校，香苗上高中后，他们也经常一起玩，不久便成了恋人。玄一不喜欢秀

幸，主要因为他大学没能毕业，也没找到固定工作。而且他高中时热衷骑摩托车，还撞伤过人。玄一至今认为他曾是黑社会的。

“跟谁都没关系，就是不能跟那小子！”玄一向香苗宣告。

但现在的女孩不可能服从这种命令。香苗一直偷偷跟秀幸约会，不久，他们便约定等香苗高中毕业后便一起生活。

玄一到泽村家大吵大闹，泽村家的户主诚造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反问玄一，相爱的人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对。玄一愤怒地动起手来，却被诚造掀翻在地。诚造是柔道三段高手。玄一回家疗伤，收到了香苗的邮件，让他别再做这种丢人的事。玄一大怒之下摔坏了手机，朝志摩子和彰文大吼：“我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不是我女儿，你们也别再提她的名字，绝对不能！知道了吗？”

加贺兴致勃勃地听彰文讲述。听到玄一被诚造掀翻在地，他还哈哈大笑起来。

“因此，小姐的话题现在在家里还是禁忌。”

“是这样啊。但他知道他们住在两国一带吧？”

“据说是泽村先生告诉夫人的。”

“那带她回来也是可能的。”

“话虽如此，但师父声称绝对不去。他说，如果想恢复父女关系，小姐就得回来跪下道歉。当然，前提条件是跟那个男的分手。”

“看来他相当顽固。”

“岂止相当，那是个极其顽固的老爷子。正因如此，他不会向工作妥协，才练就了那等手艺。”

彰文牵着敦吉，和加贺并肩沿原路返回。在人形町大道的十字路口等绿灯时，加贺目不转睛地看着左边，表情严肃。

快到寺田钟表店时，他们看见路口有辆出租车在等信号灯，车后座右侧坐着一位女乘客。看到她的侧脸，彰文发出惊呼。

“是夫人！”

“哦？”加贺也看了过去。

出租车很快开动了，随后停在前方几十米处。

大概是付钱时花了些时间，彰文他们到达店门口后，志摩子才慢吞

吞地下了车。

彰文叫了一声“夫人”。

“呀，小彰，你替我们去遛狗了？”她边说边看了看加贺，一脸惊讶地点头致意。

“这位就是跟您说过的那位刑警先生。”彰文说道，“他想知道遛狗路线，我们就一起去了。”

“哦，是这样啊。”

看她的表情，似乎想问调查的目的，但她并没问起。

“您去银座买东西了？”加贺看着志摩子的手。她提着印有商场标签的纸袋。

“嗯，去订中元节的礼品。”

“您一个人？”

“是啊，怎么了？”

“没什么。您平时从银座回来都乘出租车吗？”

“也不是。平常我都坐地铁，今天有点累。”志摩子看了一眼彰文，“别跟我家那口子说，他肯定又要发牢骚了，嫌我浪费。”

彰文回答：“明白。”

“那我告辞了。”加贺看了看手表，“已经六点半了。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对不起。今天得到的信息很有参考价值，多谢。”他对彰文鞠躬致谢。

加贺从视线中消失后，志摩子问道：“你都告诉他什么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了？”

“这个……我也没说什么啊。”彰文疑惑。

彰文走到店后方，将敦吉拴在狗窝里，然后从后门走进家中。志摩子正在打手机。

“啊，是吗？真丢人啊，那个人……是吗？没人生气啊，那就好……真对不起……谢谢你告诉我……再见。”志摩子挂上电话，一脸忧郁地对彰文说道：“说是撒泼了。”

“撒泼？师父？做法事的时候？”

志摩子撇起嘴来。“好像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说应该让相爱的人在一起，自己不中意对方便反对两人在一起是粗鲁的行为之类的。”

“那他当然会生气。”

“他将啤酒泼了对方一身，还厮打起来。都一大把年纪了，这是干什么啊。”志摩子叹了口气。

彰文无奈地苦笑，准备回家。再磨磨蹭蹭的，玄一该回来了。他想趁怒火还未波及自己时赶紧离开。

5

不出所料，彰文第二天来到店里时，玄一心情非常不好。

“这块表还没修好？今天不是要交给客人吗？”他从印着“未修理”三个字的箱子里取出一块手表，大声问道。

“零件还没到货，我已经跟客人说了，让他下周来取。”

“是吗？我可没听你说过。”

彰文的确说过，但他明白这种时候反驳也没用，便低头道歉。

“真是的，没一个省心的……”玄一咬牙切齿地往里屋走去，随即传来了撞击声，“好痛！怎么把行李放在这里？不知道会撞到膝盖吗？”

彰文心想，明明是你自己放的。

快打烊时，玄一的心情才稍有好转。

“好了，我带敦吉去散散步。喂，小彰，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你了。”玄一从里屋走出来，边伸懒腰边说。

“我知道了，您路上小心。”

玄一离开十分钟后，店门开了。看到走进来的人，彰文皱起眉头。又是加贺。他和昨天一样穿黑色夹克。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加贺摆摆手说道：“不，今天我想说件事。”

“是吗？可师父去遛狗了。”

“我知道，我看见他出去了。夫人呢？”

“夫人在家。要叫她吗？”

“麻烦了。”加贺微笑道。

志摩子正在准备晚饭。彰文叫了一声，她一脸不可思议地走到店里。

“三番五次前来打扰，真对不起。但请放心，这是最后一次了。”加贺笑容满面地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志摩子问道。

加贺转向彰文。“昨天我在公园跟你说的，你告诉老板夫妇了？”

“还没，今天师父一直不高兴。”

“那太好了。这件事最好别告诉你师父。”

“咦？昨天说的什么？”志摩子看了看加贺和彰文。加贺重复了一遍昨天的话，志摩子满脸疑惑。

“真奇怪，难道我们家那口子撒谎了？”

“好像是。”加贺看着彰文，“按你师父所说，他那天五点半左右去遛狗，七点左右回来，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彰文惊讶得张大了嘴。他亲耳听见师父这么说过，却没觉得可疑。但仔细想想，的确很奇怪。

“昨天我跟你一起遛狗，无论走得多慢，也就一个小时。这自然还要看牵狗人的速度，但三十分钟之差还是太多了。这一点不能忽视。”

“您是说师父的遛狗路线和我昨天的不同？”

“很可能。你师父恐怕顺道去了什么地方，并在那里见到了三井女士。但他不想让人知道，便谎称在滨町公园看见了三井女士。我想应该是这样。”

“那他是去哪里了？”志摩子看了一眼彰文。彰文歪着脑袋表示不解。

“我已经知道是哪里了，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告诉别人。个中缘由和这起凶杀案没有任何关系。原本我想把这件事藏在心里，但作为刑警，若不确认便没法向上司报告，所以只好来找你们。我本想直接向您丈夫确认，但依他的性格，恐怕不会对我说实话，我也不至于埋伏在他顺道去的那个地方把他揪出来。而且暗中抱有期盼是很幸福的，我不想破坏别人的这种幸福感。”

彰文和志摩子听得面面相觑，不清楚这个刑警想说什么。

“请别卖关子了，您就直接说吧，我丈夫去哪里了？”

“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女儿的。听说她已经结婚，住在两国。”

“我女儿怎么了？”志摩子脸上浮现出不安的神色。

彰文也感到不知所措，看着刑警。他觉得这时提出香苗的名字太唐突了。

“您女儿怀孕了吧？”

彰文闻言非常吃惊，但更让他吃惊的是志摩子的反应。

“您怎么知道？”

加贺咧嘴一笑，说道：“我果然没猜错。”

“真的？”彰文问志摩子。

“对那个人要保密。”

“夫人，您去过香苗那里？”

“偶尔，我原本就不反对他们在一起。小秀虽然是合同工，但也是在正规公司上班，完全没问题，都是那个老顽固……”志摩子似乎忽然想起刑警还在，慌忙打住，“对不起，当着您的面发这种牢骚。”

“没事没事。”加贺摆摆手，“昨天您也去见女儿了，两人一起购物，对吗？”

志摩子瞪大了眼睛。“您怎么知道？”

“昨天见到您之后我去了银座，在商场里找到母婴用品柜台。不出所料，有个店员还记得有两位女士来过，据她的描述，应该是您和您女儿。我这才确定您女儿已怀孕。”

“我说过什么让人觉得我和女儿在一起的话吗？”

“没有，我只是看见您坐在出租车上的样子才忽然想到的。”

“出租车？”

“您坐在后座右侧。人们独自乘出租车时一般会坐在左侧，因为上下方便。您却坐在右侧，说明左侧有人。您送那人回家后又回来，但您隐

瞒了这件事。我已听这位小师傅讲过您家的事，马上便猜到了那人是谁。”

彰文暗自感叹，看着加贺，心想，刑警真聪明啊。

“是这样啊，但即便您知道我和女儿一起出去，又怎么会知道我们去了母婴用品柜台呢？”

“当然知道。我早就怀疑您女儿已经怀孕了。”

“啊？”彰文再度吃惊地叫起来，“我刚说起小姐的事没多久，您通过那些话就知道她怀孕了？”

“我没有把握，只是觉得有可能。”

彰文抱着胳膊嘟囔道：“真不明白。我天天来这里上班，都不知道香苗怀孕，您怎么会那么想？难道您有千里眼？”

“怎么可能。给我提供线索的不是别人，正是敦吉。”

“那条狗？”

“昨天散步途中，它只有一次不知该往哪儿走，你还记得吗？”

“啊，您这么一说，的确好像在哪里……”

“在人形町大道的路口。你拉着绳子往滨町走，敦吉也就跟着进了甘酒横丁。它当时为什么会犹豫？”

“这……”

“因此我想，可能最近狗的主人在那个路口时而往左时而往右。往左是人形町的入口，但那是回家的路。那么往右呢？往右能走到哪里？”

“啊！”志摩子大叫起来，“水天宫！”

“是的。”加贺点头，“被杀的三井峰子女士在邮件中说，在广场上抚摩小狗的头时，遇见了小舟町的钟表店老板。因为“广场”两个字，开始我还以为是公园，但后来觉得也可能是神社或寺院的院内。而且水天宫里是有小狗的。”

加贺取出手机，迅速按了几下，将屏幕转向彰文他们。看到屏幕上的照片，彰文惊讶得张大了嘴。

照片上是狗的铜像。一只成年犬趴在地上，旁边有几只小狗。

“这组铜像叫‘子宝犬’。周围有代表属相的半球，据说抚摩自己的属

相就会有好运。也有很多人抚摩小狗的头，因为摸得太多，小狗的头部都发亮了。”

“我知道，我也摸过。”志摩子开口说道。

“因此我想，三井峰子女士抚摩的可能是小狗铜像。于是疑问产生了：您丈夫为什么去那里？水天宫是保佑生育和赐子的神社。这样一来，答案只有一个。”

“您真厉害！”志摩子感叹道，微微摇了摇头，然后好像忽然想起什么，看着加贺，“啊？这么说他知道香苗怀孕……”

“他知道。他大概也担心女儿，进行过各种调查，结果发现女儿怀孕了。我想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说，那人已经原谅香苗了。要是那样的话，老实承认就好了，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拜神。”

“夫人，那不可能。”彰文说道。

“对啊，他不可能那么做。”

“我觉得他肯定想等孩子出生了，小夫妻一起回娘家，到时他就说为孩子着想，同意两个人的婚事，从而了结这件事。”

“小彰说得对。他就是好面子。”

“这不是我这个外人应该插嘴的事情，但请二位忘掉我今天的话。”加贺说道，“开始我就说了，我不想破坏您丈夫的幸福感。”

志摩子盯着加贺，说道：“刑警先生，您真有人情味啊。”

“哪里哪里。”加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明白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小彰也是，好吧？”

彰文回答：“当然。”

加贺看了一眼手表。“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您丈夫可能要回来了。我就此告辞，多谢协助。”

“辛苦了。”志摩子边说边对加贺鞠了一躬，彰文也鞠躬致意。

看着加贺走出去，志摩子呼出一口气。“警察跟警察也不一样啊。”

“是啊。”彰文表示同意。

“好了，该准备晚饭了。”志摩子从彰文旁边走过，朝里屋走去。

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彰文也非常感动。

不一会儿，里面传来一个声音。“晚饭还没做好？你都干什么了？”玄一回来了。从声音判断，他没注意到志摩子脸上的泪痕。

“你要是那么饿，那边有面包。我也有忙的时候。”志摩子语气强硬。

“你有什么可忙的，不就是用手机跟人聊天吗？我都快饿死了，赶紧做。”

“我知道了。真烦人。”

彰文笑着回到工作台旁。面前放着那个三角钟，很快就能修好了。

对了，那个刑警好像很想知道这个钟是怎么运行的。

三个表盘同时运转的原理很简单。一般钟表的机械装置安装在表盘后面，但这个钟却安在底端，靠发条运转的轴立在三角柱的中心位置，轴的运动通过齿轮传递到三个表盘。

彰文心想，下次再见到那个刑警，就把原理告诉他，还要对他说，三角钟的构造就像寺田父女一样，看似方向不同，却由一根轴连在一起。

第五章 洋菓子屋の店員

1

“无花果蜜饯和樱桃蛋挞各三个，一共一千七百二十五元。”美雪将装有糕点的盒子递给柜台外的顾客。

一位三十出头的女顾客将准备好的两千元放到收银台上。美雪接过，从收银机中取出零钱，与小票一起递给对方。

“谢谢。”

顾客离开后，美雪看向收银机旁的手机确认时间，还有十五分钟就到七点了。七点是卡特罗西饼店的打烊时间。

美雪弯下腰，开始整理玻璃柜中所剩不多的蛋糕。这时店门开了，一位顾客走了进来。美雪边直起腰边说了声“欢迎光临”，脸上随即自然地浮现出微笑。那是一位常来的女顾客。

来人也露出微笑，表情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她眯着眼睛，微笑着看向美雪。美雪上次听她说自己已年过四十，但她的皮肤和体形都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晚上好，还能买吗？”那人问道。

“当然可以。”

“一个邻居今天送了我一盒人形烧，我本来不打算买的，但走到附近，还是想吃……”她俯身看向玻璃柜。也许是因为留着短发，她每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轻盈，“和式点心不是不好吃，但我工作告一段落后还是想吃块蛋糕。这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您做什么工作？”

“你觉得呢？”

“这……”

见美雪歪着脑袋，那人调皮地闭上一只眼。

“是在家能做的工作。副业。”

“是这样啊。”美雪只能随声附和，她不明白副业指什么。

“真为难啊。我想买点果冻类的蛋糕。不是有种百香果和杏仁豆腐一起做的吗？”那人看着玻璃柜说道。

“啊……今天已经卖完了，对不起。”

“最近太热了，大家都想吃点凉东西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那人的手提包中传出手机铃声。她皱起眉，取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一脸疑惑地接了电话。

“喂……啊，什么啊，为什么用公用电话呢……哎呀，那可不得了。啊，稍等。”她拿着手机，不好意思地抬起手，对美雪说：“对不起，今天还是不买了。明天见。”

“嗯，请便。”

那人边说“对不起”边走出西饼店。从店里能看见她打着电话离开的样子。

美雪呼出一口气，这时中西礼子从里面的咖啡厅走了过来。

“美雪，辛苦了。剩下的我来收拾。”

“没关系，我做吧。”

“不要硬撑着，累坏了吧？”

“一点都不累。最近好像有了体力。”

“那就好。”中西礼子苦笑过后又严肃起来，“刚才的顾客什么都没买啊。”

“她要买的蛋糕卖光了。”

“是吗？她今天来得真晚，平常都六点左右来。那你收拾一下玻璃柜就回去吧。”

“好。”

美雪在玻璃柜后弯下腰。看见剩下的泡芙，她忍不住偷笑起来。健一不喜欢甜食，唯独非常喜欢泡芙。卡特罗西饼店允许店员将剩下的蛋糕带回家，只是严禁分给家人以外的人。因为如果店员们都这么做，收到蛋糕的人便不会花钱买了。

对了，那人也喜欢泡芙。美雪又想起刚才的女顾客。就像中西礼子所说，她平常都是六点左右来，在玻璃柜中选好喜欢的蛋糕后，便会在店里的小咖啡厅喝着红茶慢慢品尝。美雪在工作的空当看向她时，总会不可思议地与她目光相对。每当这时，那人总是微微一笑。那是一张充满包容的温柔笑脸。

美雪几乎对她一无所知。两个月前，她第一次出现在店里，此后每两三天便来一次。中西礼子猜测，她或许非常喜欢卡特罗西饼店的蛋糕。

副业是指什么呢？美雪心想，等她再来喝茶时，应该多打听一下她的情况。

2

清濑弘毅低着头，不停拧紧固定钢筋的螺栓。汗水流进了眼睛，T恤也已湿透。他用搭在头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继续干活。如果不尽快完成舞台布置，就无法正式开始排练。剧团其他成员也在汗流浃背地做道具、改衣服。因为是小剧团，演员们要负责所有杂务。

当他将手伸向箱子里的螺栓时，放在后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有些生气地拿出手机，看到屏幕后就更生气了。他不想接，因为他不想跟对方说话。

但对方应该也不想跟他说话。既然打来电话，应该是有要紧事。他并不情愿，但还是按下了通话按钮。

“是我。”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知道。什么事？我现在忙着呢。”

“我觉得警察会联系你。我就想说这个。”

“警察？我又没做什么。”

“不，是峰子。”

弘毅一时间没什么感觉。最近他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自己也没提起过。“妈妈怎么了？”

直弘沉默了。弘毅叫了一声“爸”。

“听说死了。”

“啊？”

“今早刑警来找我了，说昨晚发现了她的遗体。”

弘毅倒吸了一口气，不出声了。母亲的样子浮现在他脑海中，爽朗地笑着。在记忆中，母亲依然年轻而充满活力。

“你在听吗？”直弘问道。

“怎么回事？”弘毅说道，“为什么妈妈会……事故吗？”

“不是。刑警说很可能是他杀。”

弘毅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他感到血液沸腾，体温上升。“是谁？”他问道。

“还不清楚，调查才刚开始，所以我这里也来了警察。”

“在哪里被杀的？妈妈当时在哪里？”

“好像在她自己的住处。”

“住处？在哪里？”

“日本桥。”

“日本桥？”

“刑警说在小传马町。她好像在那里租了单间公寓。”

那不就在我家附近吗？弘毅心想。他住在浅草桥，从那里到小传马町，直线距离也就一公里多。弘毅心中涌出疑问：她为什么会住在那里？母亲被杀的消息让他过于震惊，他没有丝毫真实感。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就是有没有线索。”

“我怎么会有？我们都没联系过。”

他听见直弘叹了口气。“也是。”

“我该怎么做？”

“不是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警察会找你，所以先跟你说一声。刑警问我你的地址了。”

“我知道了。”

“就这事。”

“爸……”

“什么？”

“葬礼怎么办？”

直弘再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答道：“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

“果然如此。”

“关于葬礼，我不打算插嘴。要是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倒是可以做。”

他好像是说，要是峰子的娘家人跟他商量葬礼的事，他会承担费用。弘毅想说“这本就是你应该做的”，但没说出口。

挂断电话，弘毅依然呆立着。他脑中一片混乱，完全无法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弘毅，怎么了？”

听到有人喊他，弘毅回神望去，是剧团的团长筱塚。

“我妈……据说被杀了。”

筱塚吓得往后一仰。“什么？”

“听说被杀了……在单间公寓里。”说完，弘毅蹲下了身子。

大约一个小时后，警察联系到了弘毅。当时他正在默默干活。伙伴们都让他回去，但他坚持留了下来。他认为不能因个人原因误工，而且早回去也没用，倒不如在这里活动身体，让自己停止思考。

给他打电话的是警视厅的一个姓上杉的刑警。上杉希望能尽快见面，双方约在弘毅排练场附近的一个家庭餐厅。

在餐厅里等他的是两个穿西装的男人，都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年长的是上杉。说完宽慰的话，上杉开始问弘毅最后一次见峰子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前年年底。”弘毅回答。

“前年？那么久没见了？”上杉瞪大眼睛。

“您没听我父亲说起我的事情吗？”

“只听说你大学没毕业就离家出走了。”

“那就是在前年年底。此后我就再没见过我母亲。”

“也没打过电话？”上杉投来怀疑的目光。

为什么这些中年男人一看到年轻人，就连敬语也不用呢？弘毅这样想着，也盯着对方。

“我是由于任性离家出走的。”

“你母亲也没打电话给你？”

“离家出走后，我买了新手机，号码也换了，没告诉父母。”

“但你父亲知道你的号码。”

“他派人调查了我的住处，还挨个儿调查小剧团。大概半年前，忽然有个陌生男人来找我，说有件很重要的事，让我跟父亲联系，我便给他打了电话。”

“重要的事？”

弘毅看着刑警，叹了口气。“就是我父母离婚。我有点吃惊，但现在中年人离婚也屡见不鲜，而且我也不想管他们。我又没资格发牢骚，但他们好像觉得离婚这件事要是不告诉儿子不好。”

“他们怎么解释离婚的原因？”

弘毅摇摇头。“也没怎么解释。我父亲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母亲也不喜欢待在家里。我倒觉得这对两人都好。”

“哦？原来她不喜欢待在家里。”刑警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弘毅看着他说道：“为什么这么问？他们离婚和案件有关吗？”

刑警慌忙摆摆手。“一切都还不清楚。你以前知道你母亲住在哪里吗？”

“我刚听说。没想到那么近。”

“就是这一点可疑。这仅仅是偶然吗？据我们调查，你母亲在两个月前搬到了现在的房子。她有没有可能是在知道你的住处后才搬到这里？”

“不可能。父亲也不会把我的住处告诉她。”

“嗯，你父亲说没告诉她。”

“那就仅仅是偶然吧。”

“是吗？”上杉依然一脸疑惑。

两个刑警又问起峰子的朋友圈和兴趣爱好。弘毅将知道的和盘托出，但并不觉得这些信息对破案有用。刑警们也是表情暧昧。

弘毅问及母亲被害的情况，两个刑警几乎没有回答，只是坚称现在什么都不清楚。但从他们的语气中可以听出，这不是一起单纯的入室抢劫杀人案。

“最后一个问题，”上杉竖起食指，“昨天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你在哪里？”

弘毅感觉眼角竖了起来。“你们是在问我的不在场证明？”

“我们对所有相关的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

弘毅咬了咬嘴唇，说道：“我在排练场。你们可以问剧团的任何人。”

“哦，那就好。”刑警若无其事地回答。

晚上八点刚过，弘毅回到家中。他原本是应该在练习场继续布置舞台，但筱塚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让他回家，他只好照做。

透过窗户，他看见房间里亮着灯，亚美好像已经回来了。他打开门，亚美一脸高兴地回过头，说道：“咦，回来得真早啊！”她在看电视。

弘毅道出母亲的事情，亚美的表情很快凝重起来。

“对了，今天老板还说起这事。”她皱起眉头。

“什么？”

“说昨晚有很多警车开过。小传马町离我们店不远，但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会……”她悲伤地眨了眨眼睛。

“不知道。刑警只告诉我她被杀了。”

“那怎么办？阿弘，你得去参加葬礼吧？”

“要是有人联系我就去。但会有人联系我吗？”

弘毅完全不知道母亲在离婚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想知道。自

己选择离家出走，过喜欢的生活，母亲也有同样的权利，他这样认为。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连自己的事情都快顾不过来了。

他躺在被窝里，却怎么也睡不着。亚美也一样，在他旁边翻来覆去。他一直睁着眼睛，当眼睛适应黑暗后，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天花板上的花纹。

他是在看歌剧时认识青山亚美的，当时他们座位挨着。亚美比他大一岁，老家在福岛，怀揣当设计师的梦想来到东京，边打工边上职业学校。

这套房子原本是亚美租的，后来弘毅住了进来。

弘毅开始喜欢戏剧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偶然在一个小剧场看了他现在所属剧团的戏，从此坚信这就是自己终生的事业。此后他就不怎么去大学了，总到剧团里来。筱塚也对他说："你身上有种特殊的东西。"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决定退学。这自然遭到了父亲直弘的强烈反对，母亲峰子也不赞成。

"你要是坚持退学就退吧。但我不会给你任何资助，以后你就靠自己吧。"

"我知道。"他说完便站起来，回房间收拾行李。

"找到落脚的地方告诉我啊。"峰子追上要离家出走的弘毅，小声说道。

他摇了摇头。"我不会跟你们联系的，手机号也会换新的。"

"可是……"

"峰子！"屋里传来直弘的声音，"别理那种家伙！"

峰子露出悲伤又为难的表情。弘毅扭头离去，消失在夜色中。

母亲被杀了，已经不在世上了。无论怎么想，弘毅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觉得像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3

第二天早晨，弘毅和去打工的亚美一起走出家门。亚美在一家位于堀留町的咖啡馆打工，与小传马町近在咫尺。

弘毅骑上以前亚美一个人骑的自行车，让她坐在后座上。以前他在东京站地下的便当店打工时，也经常这样骑车载亚美，现在因为话剧即将公演，他便没有打工。

他们来到江户大道，朝西南行进，小传马町就在前方。不到十分钟，两人就到了小传马町路口。弘毅停下来，换亚美骑车。

“我今天晚上有课。”她说着踩住脚蹬。这意味着她今天会晚些回来。

弘毅点点头。“我知道了。”

亚美沿人形町大道离开了。这里银行很多，因为日本银行总行就在附近。一个区域内，每家银行至少会有一家分行。

目送亚美离开后，弘毅环顾周围，发现了一家便利店，便走了过去。店里没有顾客。一个年轻店员正往货架上放三明治和饭团等商品。

“对不起，请问……”弘毅招呼道，“前天晚上附近发生了凶杀案，您知道在哪里吗？”

染着黄褐色头发的店员爱答不理地摇摇头。“不知道。那时我不在。”

“啊……是吗？对不起。”

弘毅鞠了一躬，走出便利店。他忘了这种店是轮班的，早晨和晚上的店员不同。

弘毅又去附近的很多店打听，却连知道凶杀案的人都找不到。而且得知他不是顾客时，那些店员都一脸不耐烦，好像被他打扰了工作。但他还是在一家文具店打听到了有意义的线索。

“你是说一个女人被杀的案件吧？就在那边的公寓。”秃头店主指着远处说道，“刑警也来我家了，问我看没看到可疑的人。好像是晚上九点左右吧。我说那时我们早就打烊了，不可能看到什么人。”

“您知道是几号房间吗？”

“那就不知道了。你跟案子有关？”

“我和被害人有点关系……”

“那真是可怜。”店主严肃起来。

离开文具店，他走到店主所说的公寓前。那是一幢乳白色长方形建筑，看起来很新，应该刚建成没几年。

母亲为什么会搬到这里？弘毅想道。她的娘家在横滨，弘毅一直以为她离婚后回了横滨，完全没想到她会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但他又觉得母亲做得出这种事。她一直想从家务中解脱出来，与外界接触。

峰子大学时专攻英语，曾梦想当翻译家，甚至打算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但意外的怀孕打乱了一切。当然，她知道孩子的父亲是清濑直弘。直弘三十出头就开办公司，事业很成功。

得知峰子怀孕，直弘决定跟她结婚。峰子接受了他的求婚，周围也没人反对。现在说的奉子成婚在当时大概已很常见。

但峰子好像并不十分愿意结婚，至少弘毅这么认为。

上初中时，他听到母亲在电话中对一个老同学说："我也想踏进社会，你知道吗？我才三十七岁，一想到还要继续这样生活，我就心烦。你多好啊，能一直工作。我当时要是没怀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可能都不会跟那个人结婚。当时怀孕真是太失算了，可我也不能把孩子打掉。抚养和教育孩子也很有价值，但只有这个也不行啊。我又不是为了做母亲而活的。要是整天相夫教子，我的人生到底算什么啊。"

那次怀孕是失算——这句话像刺一样扎进了弘毅的心。

弘毅原本认为只有父亲不重视家庭，从未怀疑过母亲对自己的爱。母亲不仅按时做饭，在各方面对弘毅都照顾得很细致。虽然有时也发牢骚，但弘毅一直觉得那是母亲为自己好。

但在扮演母亲这个角色的同时，她心中暗藏不满。这已经不是一两天的问题了。从她怀孕，也就是给予弘毅生命时，问题就开始了。

从那以后，弘毅尽量不让母亲照顾自己。他不想让母亲觉得自己毁了她的人生。

当然，现在弘毅的想法已稍有转变。他并不认为母亲不爱他。母亲在电话里说的话只不过是一时的牢骚，谁都会有想抱怨的时候。但她肯定想重新来过。为此，她也许有必要在离婚后到市中心独自生活，而不是回娘家。

可为什么在这里？弘毅抬头看看公寓，百思不得其解。他并不清楚母亲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她为何选择日本桥。

他在公寓前站了片刻，看到从里面走出三个男人。其中一人令他非常吃惊，是父亲直弘。

直弘也看到了弘毅，停下脚步。"怎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直

弘厉声问道。

“爸爸，你又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配合警察调查，刚看了峰子的住处。”

“是您儿子？”穿西装的男人问直弘，好像是刑警。“谁告诉你是在这里的？”

“我在附近打听到的。昨天也有刑警来找我，但没告诉我地点。”

“哦。”刑警点点头，转向直弘，“没必要让您儿子看住处吧？”

“没有必要。这家伙应该有两年没有和峰子说过话了。”

“那就好。清濑先生，能麻烦您一起来吗？”

“知道了。”

刑警们完全忽视弘毅，仿佛在说他们懒得理会无法提供信息的人。直弘与他们一同离开，途中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说道：“你在这里晃来晃去会妨碍调查的，赶快去排戏吧。”

弘毅瞪了一眼父亲。“不用你管！”

直弘没有回答，跟着刑警走了。弘毅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后面响起一个声音：“对不起……”

弘毅回过头，只见一个穿黑色T恤、外罩蓝色衬衫的人正从公寓里走出。此人肤色较深，棱角分明。

“我正巧听到你们说话，你是三井女士的儿子吧？”

“是的，您是哪位？”

“这是我的证件。”他从后裤兜里拿出警察手册，上面写着“加贺”，隶属日本桥警察局刑事科。

“你是想看现场才来的？”

“是的，这里离我家也不远。”

“不远？恕我冒昧，请问你住在哪里？”

“浅草桥。”

“啊，那可真不远。步行来的？”

“不是，同居的女朋友在这边打工，我们一起骑车来的。”

“这样啊。”加贺略加思索后看着弘毅，“你要看现场吗？”

弘毅眨了眨眼睛。“可以吗？”

“今天是我负责保护现场。”加贺说着从口袋里拿出钥匙。

峰子的住处在四楼，面积大概二十平方米，里面有单人床、电脑桌、书架、沙发和桌子。房间很整洁，但难以否认这里非常狭窄。住惯宽敞房子的母亲竟能忍受这样的地方，弘毅不由得心生感慨。

“我母亲是怎么被杀的？”弘毅站在玄关脱鞋处问道。

“发现遗体的是三井峰子女士的一个女性朋友。她们约好一起吃饭。她来找三井女士，按门铃后没有动静，打开门之后发现三井女士趴在地上。一开始还以为是脑中风，却发现脖子上有勒痕，便马上报了警。”加贺不看记事本，流畅地说出事情经过。让弘毅感到意外的是，他和昨天的两个刑警不同，并不掩饰案情。

“那个女性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呢？”弘毅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是大学时代的朋友，做翻译工作。三井女士离婚后给她帮忙。”

“原来是这样……”

母亲差点就要实现夙愿了。看来母亲离婚后并未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想到这里，弘毅心里多少好受了些。

她想在这个房间里踏出作为翻译家的第一步。弘毅又环视四周，注意到角落里放着报刊架，上面摆着明显和峰子无关的东西——育儿杂志。弘毅在电视广告中见过。

“怎么了？”加贺问道。

“我在想为什么房间里会有那种杂志。”弘毅指着报刊架。

加贺戴着手套拿起杂志。“的确是啊。”

“我母亲不会又怀孕了吧？”

“目前没听说。”加贺一脸认真地回答，接着将杂志放进报刊架，“对了，据说三井峰子女士是在大约两个月前搬来的，此前她住在朋友租住的房子里，在蒲田一带。”

“这样啊。”

“还有，据发现遗体的目击者说，三井女士是突然搬到小传马町的。她问过原因，三井女士回答说是inspiration。”

“inspiration……”

“你能想到什么吗？关于三井女士选择这里的原因。”

“这个……我也很吃惊，没想到我们住得这么近。”

“你住在浅草桥和这有关吗？”

“昨天一个刑警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无关。”弘毅当即否定，“母亲不可能知道我住在浅草桥。我认为这仅仅是偶然。”

“是吗？”

“母亲搬到这里和案件有关吗？”

“现在还不好说。但所有与本案有关的人都不知道三井女士为什么选择这里，这一点让我觉得蹊跷。”

“你们也去我外公外婆家打听了吧？”

“应该有人去了，没得到有用的信息。”

弘毅不太理解加贺的意思。

“可以了吗？”加贺问道，像在问弘毅看过现场是否了却了心愿。

“可以了。”

弘毅走出房间，加贺也走了出来，锁上门。

“呃……刑警先生。”

加贺转过棱角分明的脸，看着弘毅：“什么事？”

“母亲不是会与人结仇的人。死者的家属往往都会这么说，但我母亲真的不是那样的人。”

加贺脸上浮现出微笑，眼神却十分犀利，甚至让弘毅心头一颤。

“但你这两年对自己的母亲一无所知，不是吗？”

“嗯……”

见弘毅语塞，加贺收回了严肃的目光。“你刚才的话，我会作为参考。但那些不与人结仇的人也会被杀害，这也是事实。不管怎样，我们

一定会抓住凶手。我保证。”

弘毅不知加贺有什么根据能如此断言，但这番话让他觉得安心。他向加贺鞠了一躬，说道：“那就拜托您了。”

4

案件发生已经五天了。弘毅完全不知道调查进展如何。警察自不必说，父亲也没跟他联系。

唯一联系他的是舅舅。昨晚他打电话告诉弘毅，终于可以运回遗体举行葬礼了，但他也不清楚案件进展。

“她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她选择的生活方式能够开启新的人生，我们也不能太干涉。”舅舅似乎在为自己辩解。他对离婚后独自生活的妹妹并未给予太多照顾。

就在这时，加贺来到了排练场。排练正好告一段落，弘毅和加贺并排坐在走廊里的旧长凳上。

“你们演员真厉害。母亲都那样了，你还能坚持排练。”加贺感叹。

“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我打算明天回横滨，帮着准备守灵和葬礼。”弘毅盯着加贺，“案件进展怎样？查出什么了？”

“查出不少了。比如案发当天三井峰子女士的行动已经明了。”加贺不紧不慢地说，“但三井女士有个异常举动。”

“什么？”

“三井峰子女士被害前，在电脑里留下了一封没写完的邮件。”加贺打开记事本，“是这样写的：在那个广场上抚摩了小狗的头，这时又遇见了小舟町的钟表店老板。我们互相笑着说：‘真巧啊。’”

“然后呢？”

“调查结果很有意思。三井女士抚摩的不是真正的狗，而是铜像。”

“铜像？”

“你知道水天宫吧？保佑生育和顺产的神社。”

“听说过。”

“那里有母子犬铜像，据说摸摸小狗的头就能得到神的保佑。从邮件

内容看，三井峰子女士经常去那里。”

“母亲去那里……”

“三井女士的房间里还放着育儿杂志。我猜她身边可能有孕妇，而且与她关系相当亲密，否则她也不会每天参拜。但不管我怎么调查，都找不到这样的人。我问过您父亲，他也没有线索。”

“我也没有。”弘毅回答，“我说过很多次，我和母亲已有两年没见了，也没交流过。”

“果然如此。”加贺遗憾地点点头。

“问问邮件的收件人，应该能打听到什么吧？”

“我自然问了。对方是三井女士离婚时请的律师。律师知道三井女士每天都出去散步，但不知道她是去水天宫。不知道为什么，三井女士在邮件中用了‘广场’这个词，故意隐瞒了实情。所以律师也不清楚三井女士身边是否有孕妇。”

“这……真奇怪。”弘毅这才开始后悔，身为人子，却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再查查，百忙之中打扰了。”加贺站起身来。

第二天，弘毅来到母亲在横滨的娘家，帮忙做守灵的准备。

进行过司法解剖的峰子的遗体放在棺材中，已经恢复原状，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围巾，应该是为了掩饰绞杀的痕迹。

弘毅总感觉无法面对母亲的亲戚。他觉得自己对独居的母亲不管不问，多少也有责任。亲戚们没有指责他，反而还安慰他。只是他们好像都不喜欢直弘。

没人能提供有用的线索。对于峰子的近况，大家都一无所知。弘毅告诉大家，峰子周围好像有孕妇，但同样没人知道。

晚上要有人留在灵堂，于是弘毅决定留下，主要负责不让香火灭掉。实际上，有种和蚊香一样的旋涡状线香能够持续一晚不灭。

大家离开后，弘毅一个人进入灵堂。他坐在折叠椅上，看着灵台上的遗像。母亲正对着自己微笑。这好像是她和朋友旅行时拍的照片。

一种莫名的感情忽然涌上心头。他感到眼眶湿润了。奇怪的是，看到母亲的遗体，他仍不能相信母亲的死，现在看着遗像，他却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这是事实。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调整了呼吸，拿出手机。是亚美打来的。

“正好，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他告诉亚美，自己今晚住在这里。

“这样啊，别累坏了身体。”

“没关系。你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吗？”

“有。今天有个刑警来店里，说是姓加贺。”

弘毅不由自主握紧了手机。“去了黑茶屋？”那是亚美打工的咖啡馆。

“嗯。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问了什么？”

“他问妈妈……你妈妈有没有来过店里。”

“妈妈？”弘毅惊讶地说道，“那个刑警怎么想的？那怎么可能？妈妈又不知道我的住处，也不可能知道我跟你住在一起。”

“可他一个劲地问，让我看照片，还向老板确认。”

“然后呢？”

“老板也说没印象，他这才死心离开。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下次见到他我问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别的就没有了。”

“明天葬礼结束我就回去。”挂断电话后，弘毅感到纳闷，将视线转向灵台上的遗像。

母亲的微笑里多了几分神秘。

5

多亏舅舅的主持，葬礼按计划顺利进行，参加的人数也基本和预想一致，所以在预定时间内就结束了。

出殡之后，弘毅与大家一起前往火葬场。然而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是加贺。或许是怕别人议论，他系了一条黑色领带。

“抱歉，追到这里来。有件事我想尽早告诉你。”他低头致意。

离火化结束还有一些时间，加贺应该也是看准这一时机才来的。弘毅猜测，他此行肯定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

两人走出火葬场。屋外有一个精致的庭院，里面设有长凳。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三井峰子女士搬到小传马町的原因了。”加贺开口说道，“已经无法向她确认，但我的判断应该没错。”

“什么原因？”

“你认识藤原真智子吗？汉字是这么写的。”他打开记事本递给弘毅。

“好像听说过……”

“藤原女士是三井峰子女士大学时代的朋友。三井女士没离婚时，她去过你家几次。”

“啊……”弘毅点点头，“是那个阿姨吧。有位女士偶尔会来我家，母亲叫她真真。”

“就是她。”加贺点点头，“我查了三井女士的邮箱，发现跟她有电子邮件往来的人并不多，平常她大多用手机发邮件。于是我调查她的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只有一人始终无法取得联系，就是藤原女士。她现在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住在西雅图。今早我终于打通了她的电话。藤原女士不知道发生此案，也没有关于凶手的线索，但她知道三井女士搬到小传马町的原因。”

“什么原因？”

“这个嘛，果然是因为你。”

“我？”

“藤原女士今年三月去了西雅图。之前她在日本桥散步时，偶然看见了一个熟人，就是你。”加贺盯着弘毅，“你骑车带着一个女孩。途中，你让女孩下了车，然后又骑车离开了。藤原女士没办法，就跟在女孩后面，看到女孩走进一家还没开始营业的咖啡馆。她将这件事告诉了三井女士，因为她知道三井女士一直在找你。三井女士随即搬到了小传马町。我想她是为了找你才搬来的。”

弘毅心里很乱。他完全不知道母亲一直在找自己，但仔细想想，这也理所当然。对于已经离婚的她，弘毅是唯一的家人。“但她为什么不来找我？她应该知道亚美打工的地方，问一下亚美就知道了。”

“我想三井女士最初是这样打算的。但见到你女朋友后，她忽然改变了主意。”

“什么意思？”

“藤原女士去了美国后，跟三井女士有过几次邮件往来。她说自己也是通过邮件得知三井女士搬到小传马町的。她以为你们母子马上就能重逢，但三井女士在之后发来的邮件中却说要暂时躲在远处守护你们。藤原女士觉得可能有内情，便没有追问。”

弘毅拨开额发，问道：“为什么呢？”

“据藤原女士说，三井女士虽然没向亚美小姐介绍自己，却频繁地去亚美小姐打工的地方。她在邮件中还说，每周都去好几次，怕人家会烦呢。”

“也就是说她去过黑茶屋。昨晚我听亚美说了，真是奇怪。您应该已经听亚美说过了，我母亲绝没去过黑茶屋。”

“好像是这样。那她发给藤原女士的邮件该如何解释？如果事实如此，就意味着她撒了谎。”

“为什么撒这样的谎……”弘毅皱起眉头。他越发糊涂了。

加贺看着他微笑起来。“实际上她没有说谎。她的确经常去你女朋友打工的地方，这是事实。”

“但亚美说那绝不可能……”

“准确地说，”加贺继续说道，“是她眼中你女朋友工作的店。”

面对一脸纳闷的弘毅，加贺从上衣内兜里取出一张复印纸，上面画着一幅简单的地图。弘毅看出是小传马町路口一带。

“这是什么？”

“藤原女士看见你之后，就将青山亚美小姐打工的咖啡馆地点告诉了三井女士。但当时她是这么说的：从小传马町路口往人形町方向走，会看到一个路口的左侧有一家三协银行，从那里往左转，银行旁边有一家咖啡馆，弘毅的女朋友就在那家店打工。听到这个说明，你会怎么想？”

“不会怎么想啊。不是挺准确吗？”弘毅脑中浮现出那一带的情形，描述没错。

“在当时的确没错。”

“什么意思？”

“藤原女士看到你是在三月初。大概两周后，三井女士第一次到小传马町。她按藤原女士的描述朝人形町走，却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藤原女士说的三协银行是在堀留町路口，然而在隔着一条街的大传马町路口，有一家三协大都银行。你也知道，这是由三协银行和大都银行合并而成的。两家银行合并就在藤原女士见到你之后。明白了吧？那时在大传马町路口的还是大都银行，但因为两家银行合并，当三井女士去时，那里已经变成了三协大都银行。这样，弄错也是很正常的事。三井女士就在那里拐弯了。”

“但应该可以发现啊，要是那个银行旁没有咖啡馆……”弘毅看着加贺一脸无奈的样子，不禁大吃一惊，“莫非……”

“正是。”加贺说道，“大传马町的那家银行旁边也有一家店。严格来说，那不是咖啡馆，而是西饼店，但里面有个喝咖啡的地方。这样一来，如果三井女士误认为你女朋友在这家店工作，也就不奇怪了。”

“我母亲一直去那家店吗？”

“我去那家店确认了。那家店叫卡特罗。我把三井女士的照片给女店员看，店员说她的确来过很多次。可见，三井女士一直认为那个店员是你的女朋友。”

弘毅咬着嘴唇，摇摇头。

“她这是干什么？两个多月。跟店员说说话不就知道了……”

“她不是说了吗？她想在远处守护。我想她是在看到那个店员之后，觉得不能让对方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她肯定是想过一段时间平静下来再去自我介绍。”

“她为什么那么想？”

“你去那家店看看就会明白。去那家店，看看那个店员。三井女士搬到小传马町后，每天应该都过得很快乐。她完全沉浸在默默守望的愉悦中了。”

弘毅完全不理解加贺的意思。见他不解，加贺重复道：“你去了就知道。”

6

还有十五分钟就打烊时，健一出现了。他西装革履。

“客户就在附近，我跟公司联系过了，说我可以直接回家，就想和你一起回去。”

“那你喝点咖啡等我吧。”美雪说道。

健一“嗯”了一声，走到咖啡厅。中西礼子上前招呼，她也认识健一。

健一一直非常疼爱美雪，尤其是最近，他变得更加温柔了，应该是担心美雪的身体。

美雪将手放到肚子上。她怀孕已六个月，肚子的隆起变得明显起来。她看了一眼放在收银机旁的手机，上面系着一个小小的小狗手机链，据说可以保佑生育平安。这是那个几乎每天都来、眼神温柔的女人送的。

“这是我在水天宫买的，祝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某天，那人这样说道，将手机链送给了她。

她现在也不知道那人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昨天来的刑警告诉她，那人已去世了。

刑警给她看了张照片，问她见没见过照片上的人。她吃了一惊，照片上就是那人的笑脸。不知为什么，刑警的表情非常悲伤。他又问了一些细节，比如美雪和那人说过什么，那人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美雪内心无法平静，便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了？”

刑警脸上露出一丝犹豫，但还是回答了她，答案和美雪的不祥预感一致。那个温柔善良的女人死了，而且是被杀的。

美雪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依然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不禁流下泪来。美雪一一回答了刑警的问题。她无法提供什么重要线索，但还是拼命回忆。

刑警最后说了一句“我想我还会再来”，便回去了。直到最后，他都表现出一副怜悯的样子。美雪不清楚原因。

有人来了。玻璃门打开后，一对年轻男女走了进来，看起来都是二十出头。美雪条件反射似的说了一句“欢迎光临”。

那两人表情僵硬，女人微低着头，男人直直盯着美雪。

美雪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不看放蛋糕的玻璃柜。但她还是笑脸相迎。

在这一瞬间，她大吃一惊。

她对这个男人的眼睛有印象。她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但又感觉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她将视线转向收银机，盯着手机链看了一会

儿，又看向那个男人。

和那个人的眼睛一样，她想。

第六章 翻訳家の友

1

三井峰子微笑着，单手端着茶杯。她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微卷的头发自然地拢在后面。

“啊，太好了。”多美子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峰子笑而不答。

铃声响了，是门铃的声音。多美子回头向门口看去。门开着，她看见有人走了出去。

是峰子，她想。刚才还在面前的峰子走出了房间，必须去追。多美子心下着急，身体却动弹不得。她想站起来，脚却不听使唤。

铃声又响了。她心想，必须帮帮峰子，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必须尽快留住她。

有什么东西压住了多美子的脚，正因为如此她才动不了。她低头一看，发现有人趴在那里，竟是峰子！她的头开始骨碌碌地转动，就要看见她的脸了——

猛地一个痉挛，多美子醒了。她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还没写完的文章。最后的部分文字混乱，内容不明。

她这才发现自己刚才趴在桌上睡着了。她遍身冷汗，心跳极快。

铃声又响了，好像不是来自梦境。多美子站起来，将手伸向墙上的对讲机。

她说了一声“喂”，听筒里马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日本桥警察局的刑警。对不起，可以打扰一下吗？”

过了两三秒，她才反应过来是警察来了。她想起来了，确实听谁说过，负责那个案件的就是日本桥警察局。

“吉冈女士，吉冈多美子女士。”对方大概听她没有回答，又喊了几

句。

“啊，是，请进。”她按下开锁的按钮，挂好话筒。

多美子回到电脑桌前，坐在椅子上。桌上杯子里的奶茶还剩下约三分之一。她想起打盹前正在喝奶茶，于是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已经完全凉了。

她长出一口气，开始思考刚才的梦。峰子的笑脸还朦朦胧胧地留在脑海中。梦里的峰子好像想告诉她什么，但也许是错觉。她喜欢与灵魂有关的故事，但完全不相信灵魂的存在。

多美子将胳膊撑在桌子上，按了按额头。轻微的头痛已持续多日，都是因为睡眠不足。案件发生后，她还从没躺在床上好好睡过，最多坐在沙发或椅子上打盹。当她想要躺在床上好好睡觉时，那些令人讨厌的回忆便开始复苏，甚至连打盹都很难。

门铃响了，应该是日本桥的警察上来了。多美子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门口，通过门镜观察门外。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穿着T恤，外罩短袖衬衫，右手拿着一个纸袋。此人看起来不像警察，但多美子并不觉得可疑。她见过此人，他的确是刑警，只是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应该给过她名片，但不知道放到哪里了。

她打开门。刑警微笑着鞠了一躬。

“百忙之中打扰了。”

多美子翻起眼睛看着刑警。

“到底有什么事？那之后已经有几个刑警来问了很多事情。”

她说的“那之后”，是指上次这个刑警问过她之后。接到通知后，最先出现在她面前的就是这个刑警。

刑警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们非常清楚您会很烦。但每当案件有了新进展，发现了新情况，我们都会和所有案件相关者沟通。为了破案，希望您能配合。”

多美子叹了口气。

“我没说不配合。您想问什么呢？”这时多美子想起来了，这个刑警姓加贺，说起话来温和亲切，让人安心。

“我有很多要问的，在这里站着说恐怕……啊，对了，都说这个好

吃，我就买了一些。”加贺递过纸袋。

“给我的？”

“是的，百香果和杏仁豆腐果冻。啊，莫非您不喜欢甜食？”

“那倒不是……”

“那么请收下吧。据说放在冰箱里，能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多美子接过纸袋。

里面好像放了干冰，盒子冰凉，直沁皮肤。她心想，这个说不定能吃下去。案件发生后，她一直没好好吃过饭，完全没有食欲。

“路对面有家咖啡馆。”加贺说道，“我到那里等您，您能过来一下吗？不会耽搁您太长时间。”

多美子摇摇头，打开门。“要是只说话，在我家里就行。”

“可是……”

“我懒得换衣服，要是出去还得化妆。”她穿着一件毛巾料家居服。由于在家中工作，她平常大都是这副打扮，“我已经过了会在意跟男人独处一室的年纪。请进，只是家里有点乱。”

加贺表情中掠过一丝犹豫，但还是说了句“打扰了”，走了进去。

这是套一室一厅，放着电脑桌，对面是沙发和桌子，没有餐桌。拉门背后是约十一平方米的卧室，那里终究还是不能让别人看的。

多美子让加贺坐在沙发上，走进厨房。她从冰箱里取出大麦茶，倒进两个玻璃杯中，端到桌上。加贺点头道谢。

“心情平静些了吗？”加贺喝了口大麦茶，问道。他的眼神在多美子和电脑之间游走。

“还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有时会觉得是梦，但这就是现实。一旦确认这个事实，又会伤心难过，想着必须得接受……这些天总是这样。”多美子浅浅一笑，嘲笑着自己的脆弱。

“昨天举行了三井女士的葬礼，您参加了吗？”

多美子闻言，轻轻点了点头。

“我去上了一炷香。但我本不想去。我没脸见她的家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道歉。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勇气看一眼她的遗像。”

加贺皱起眉头。

“您没必要这么想。以前我就说过，这不是您的错。错的是凶手，是将三井女士杀害的人。”

“但是……”多美子低下头，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

“您可能会觉得我啰唆，但请让我再确认一下。”加贺说道，“按照最初的约定，您要在七点去三井女士的住处，但六点半左右您打电话将时间改成了八点，没错吧？”

多美子深深叹了口气，心想刑警这种人真是没完没了，这件事不知已经重复多少遍了。

“没错。七点钟我要见一个人，所以推迟了时间。”

加贺打开记事本。“那个必须要见的人是日裔英国人橘耕次。你们在银座的克鲁特西亚珠宝店见面，七点半分开，对吧？然后您直接去了三井女士的公寓，发现了她的遗体。到这里为止，您有什么要纠正的吗？”

“没有，您说得没错。”

她知道警察正在调查自己供词的真伪，因为她听耕次说，警视厅的人找过他。

“我没说我们谈话的内容，他们倒是想打听。”耕次在电话中乐呵呵地说道。见多美子沉默不语，他慌忙用流畅的日语道歉。“对不起，这不是该笑的时候。”他本是日本人，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去了伦敦，入了英国籍。

“那天您和三井要见面的事，都有谁知道？”加贺问道。

“我跟橘说了，没告诉别人。”

加贺点点头，环视四周，视线停在电脑桌上。“那是您的手机？”

“是的。”

“能让我看看吗？”

“可以啊。”

多美子拿起手机递给加贺。他说了句“我看一下”，接了过来。他不知何时已戴上白手套。

手机是红色的，是两年前的机型，多美子正想要换新的。樱花花瓣形状的手机链是去年系上的。

加贺说了声“谢谢”，将手机还给多美子。

“这个怎么了？”多美子问道。

“冒昧地问一下，最近三井女士身边有没有人丢手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丢手机？没听说过。”

“是吗……”加贺沉吟起来。

“怎么回事？要是有人丢手机，会有什么问题吗？”

加贺没有马上回答，仍在思考。多美子觉得这可能是调查的秘密，不能对一般人讲。然而，他很快便开口说道：“有人用公用电话找过她。”

“啊？”多美子不解。

“有人用公用电话拨打过三井峰子女士的手机，是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左右，也就是案发前。开始我们对拨打这个电话的人一无所知，但最近查明，此人应该和三井女士比较亲密。有人碰巧听到她接电话，说她没有使用敬语。从对话内容来看，对方好像是把手机落在哪里或者丢了。”加贺一口气说到这里，看着多美子，“到底会是谁呢？您有什么线索吗？”

加贺忽然发问，多美子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什么线索。要是查明这件事会怎样呢？”

加贺慢慢往前探身。“我认为，打电话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为什么？”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那就是凶手是三井峰子女士自己请到家里的。但凶手不太可能忽然来访，很可能事先便已联系妥当。三井女士原本和您约好七点见面，要是那样，三井女士肯定会说自己没空，婉拒客人来访。但她没那么做，而是将凶手请到家中。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您已经联系过她，将约定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

加贺条理清晰地说完，看着多美子，又慌忙摆了摆手。“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指责您。”

“嗯，我知道。我承认我改时间和案件的发生有很大关系。”多美子感觉脸上的肌肉有点僵硬，“请继续说。”

加贺咳嗽一声。“可见，凶手是在您打完电话后联系的三井女士。而

且在来电列表中，您的电话后面只有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

多美子恍然大悟。“您说的我非常明白，但我真的没什么线索。”

“请好好想一想，那人和三井峰子女士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您至少应该从三井女士口中听过一两次那人的名字。”

听加贺语气坚决，多美子看向他。“您为什么那么肯定？即便关系不怎么亲密，有时也会根据对方的情况而不使用敬语啊。我就是那样的。”

“我之所以这么肯定，不仅因为说话的语气。”加贺说道，“我刚才说过，那个公用电话是在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左右打来的。我们假设对方说想去三井女士家，但三井女士已经和您约好在八点见面。一般人会以没时间为由拒绝对方，她却没这么做。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这……”多美子侧着脑袋。

“只有一个可能，打电话的人那时就在三井女士的公寓附近。您应该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吧？”

忽然被提问，多美子一时有些慌张，但马上便明白过来。“您想说打电话的人知道峰子住在哪里？”

“正是。”加贺满意地点点头，“就连三井女士的前夫和儿子都不知道她搬到了哪里。您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小传马町吧？”

“嗯，她说这是inspiration。”

“也就是说，三井女士跟这个地方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凶手也不可能是偶然来到这里。因此可以认定，凶手早就知道三井女士住在这里，而且可以不打招呼临时拜访。这样，难道不可以说他们关系很亲密吗？”

刑警的分析很在理。原来调查也一点点地有了进展。多美子心下感叹。“您说的我都懂了。您来找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也无法马上想起什么，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当然，您慢慢想，没关系。前几天我给您的名片您还留着吗？”

见多美子不知如何回答，加贺迅速拿出一张名片放到桌上。“您要是想起什么，就请联系我。”他说着站了起来。

多美子将加贺送到门口。他握住把手，回头说道：“我已经说了，您没必要自责。而且多亏了您，调查速度加快了，案情也清晰起来。”

多美子明白加贺这番话不仅仅是安慰，但她还是无法点头。她转开视线，歪了歪脑袋。

刑警道声“打扰”，走了出去。

2

与多美子至今仍保持联系的大学时代的朋友不多，三井峰子是其中之一。以前她有很多朋友，但她们纷纷结婚生子，联系越来越少。也许那些朋友之间有交流，唯独撇下了单身的多美子。

峰子是结婚较早的一个，而且当时已经怀孕。在她忙着照顾孩子的日子里，她们之间几乎失去了联系。但正因为非常年轻时便怀孕生子，峰子很早便从养育孩子的辛苦中解脱出来。当她的独生子升入小学高年级时，她给多美子打电话的次数多了起来。电话的内容大多是发牢骚，说她无法从生活中得到快乐。多美子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她听了却真的生起气来，对多美子说：“你是体会不到我的心情的。”她甚至边哭边说已经没有活着的意义了。她的丈夫好像对家庭不闻不问，夫妻间的感情已经破裂。

峰子非常羡慕多美子有自己的事业，尤其羡慕她做翻译。这一点多美子能理解，她记得峰子从大学时代起就想以翻译外国民间传说和童话为业。

多美子曾对她说：“那你就做吧。要是有时间，家务不忙时也可以做。”

但峰子非常苦恼，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她丈夫反对她工作，即便在家做点副业也不允许。

既然是夫妻间的问题，多美子也没有办法，只能听听峰子的牢骚。

但最近情况有了转变。峰子开始考虑离婚，契机是她的独生子离家出走。但峰子面临一个难题——离婚后的生计问题。

“你能来帮我吗？”多美子轻松地说道。她经常同时接几项工作，而与她趣味相投的助手辞了职，她正想找人代替。

峰子看起来不太自信。多美子试着让她翻译了一些东西，她都做得很好，几乎没什么问题。多美子询问原因，她说这些年来唯独没放弃过学习。

大概因为生计有了保障，峰子下定决心，不久便向丈夫提出离婚。令人吃惊的是，她丈夫清濑直弘非常干脆地答应了。只是在财产分割时，考虑到直弘的家产，峰子得到的数额相当低。多美子对峰子说应该多要点，峰子只是笑着说：“无所谓，比起钱来，我更想得到自由。”

她开始独自生活时，多美子便决定将翻译的工作分给她。她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独自翻译，所以多美子决定在此之前帮助她。能和老朋友做同样的工作，多美子也感到非常高兴。

刚离婚时，峰子暂住在一个朋友位于蒲田的公寓中。大概两个月前，她搬到了日本桥的小传马町。多美子现在还不知道原因。峰子说是inspiration，但多美子认为其中必有缘由，而且绝非坏事。因为峰子每当说起那件事，总是一脸幸福，那里肯定有什么让她期待。多美子认为总有一天峰子会告诉自己，便没有多问。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但一件意外让两人的友情产生了动摇。发生意外的不是峰子，而是多美子。

多美子和橘耕次是在大约一年前认识的。她和出版社的人一起去千鸟渊赏夜樱，一个编辑带上了橘耕次。他比多美子小三岁，也正单身，是影像编导。由于和一家企业签约，他两年前来到了日本。

他们认识不久便相爱了，经常约会，试探彼此的想法，但从未提及结婚或同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埋头工作，只在想放松心情时才住在一起。他们都喜欢这样的生活。

但最近，耕次提出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他说想去伦敦发展，希望多美子能一起去。

对于忽然来临的求婚，多美子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很乱。但各种感情交错之后，留下的仍是愉悦与幸福。

她在日本没有需要照顾的家人，也没有长期签约的工作，随时可以和耕次一起离开。她只担心一点，那就是峰子。

峰子相信多美子对她说的那句“在你能够独立翻译之前我会帮你”，才迈出了新人生的第一步。若现在放手不管她，多美子会感到良心不安。

但她也不可能拒绝耕次的求婚。他现在已是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了。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多美子向峰子说明情况，她觉得峰子应该能理解。

但她想得太单纯了。峰子听后，表情眼看着僵硬起来。

“你说你会帮我，我才决定离婚的……”她语带怨恨。

多美子觉得不能怪峰子。要是换成自己，或许也会生气。不，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担心。

她们有过这么一段不愉快的对话后便分开了，那是三周前的事。后来她们又约了见面，正是六月十日那天。

两人本约在七点见面，但多美子又打去电话改变了时间。因为耕次忽然打来电话说想见她，说自己在银座等她。

多美子来到银座，耕次将她带进一家珠宝店，将一枚钻戒拿到她面前。

耕次说只要多美子喜欢，就只剩下签字了。多美子虽已一把年纪，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旁边没人，她真想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走出珠宝店，多美子将戒指交给耕次保管，自己乘出租车去了小传马町。这是她第二次去峰子的公寓。她在车里想，先不告诉峰子戒指的事。

到峰子的公寓时离八点还有四五分钟，多美子乘电梯来到四层，按下门铃，但没有反应。她又按了一次，但结果相同。她觉得奇怪，便拧了拧把手，发现门没锁。

她一走进房间，就看见峰子倒在地上。她脑中首先闪过脑中风这个词，因为她爷爷就曾在洗澡时晕倒。

但在查看峰子的脸色时，她发现峰子脖子上有勒痕，随后又看见峰子睁着眼睛。

她用颤抖的手拨通电话报了警。现在，她已完全不记得当时跟警察说了什么。挂断电话后，她来到走廊等待警察到来。可能是警察让她这么做的吧。

警察不久就到了，他们让多美子坐上警车。她原本以为会被送到什么地方，没想到上来一个刑警开始向她提问。起初，多美子完全无法回答，多亏那个刑警非常耐心，她才逐渐平静下来。那个刑警便是加贺。

但讽刺的是，逐渐冷静下来后，多美子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若她没有改变约定时间，峰子也就不会被杀。

几十分钟前的事情开始在多美子脑海中苏醒。她被耕次带到一家珠宝店，收到他送的戒指，高兴得都快跳起来了，心中幸福无限，完全忘记了别人的存在。但那时，峰子正被凶手勒住脖子，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

悲伤、后悔和自责在多美子心中迅速膨胀，不可收拾。她在加贺面前大喊：“是我的错！要是我没改变约定的时间……要是我没只顾自己，那么自私……是我，我、我害了峰子。是我的错！”

3

晚上，耕次打来电话，邀她一起出去吃饭。

“对不起，我没有心情。”

“那我买点吃的去你那里。你想吃什么？”

多美子拿着话筒，摇头说道：“今晚算了吧。我没化妆，房间里也很乱。”

“没关系，我担心的是你。你好好吃饭了吗？”

“我吃了，你不用担心。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大概因为多美子语气生硬，耕次不说话了。

“对不起，”她向他道歉，“我也想见你，想见到你，跟你撒娇。要是和你在一起，或许还能忘掉烦恼。”

“那就——”

“但我不能那样。峰子当时一定非常痛苦，我不允许自己逃到你那里。为了一点点幸福的感觉而忘掉峰子，哪怕是一小会儿，我都觉得很卑鄙。”

耕次再次沉默不语。他大概是想体会多美子的心情。

她说的都是真心话，但并未全部说出。她一直认为，如果她那天不去见耕次，峰子就不会被杀。如果她带着这种心情和耕次见面，就无法像以前一样与他交往，甚至可能连快乐的回忆也会变成痛苦。

她不能将这一烦恼告诉他，否则他肯定也会自责。毕竟让多美子改变计划的正是他。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谢谢。你有这份心就够了。”

她听到耕次深深叹了口气。

“我恨凶手，恨之入骨。她杀了你的朋友，犯下大罪，而我无法原谅的是他将你伤害成这样。我甚至想杀了他。”

多美子用空着的那只手按了按太阳穴。

“求求你，现在不要提‘杀’这个字。”

“啊，对不起……”

“我的痛苦无所谓，我只想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那么善良……警察问了很多，我都无法回答。我真是没用。”

“你不必因此自责。我觉得答不出来是正常的。”

“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她的好朋友。”

“我也有朋友，但我也并非知道他的全部。都是这样的。”

多美子沉默了。她明白耕次的意思，但这样的说法让她感到难受。

“实际上，今天刑警又来了。”耕次说道，“不是上次那个，是一个姓加贺的。”

“我知道他。我也见过他好几次。”

“他很奇怪吧？还给我带了礼物，是鸡蛋烧。”

“鸡蛋烧？”

“他说是人形町的特产。他给我拿来那种东西，却问我平常吃饭是不是用刀叉，这问题很傻吧？我跟他说，我比一般人还会用筷子。”

“关于案件，他问了你什么吗？”

“首先他问我见没见过峰子，我回答我们三人一起吃过两次饭。他又问我还记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我说细节不记得了，应该是说了我们俩怎么认识之类的。那个刑警说他也想听听。”

“关于我们俩是如何认识的？他为什么打听这个呢？”

“不知道。我问了，但他巧妙地岔开了话题，反正是个很奇怪的人。后来他问我有没有手机，我说当然有，他就要我给他看。”

多美子闻言吃了一惊，想起白天加贺说过的话。

“那你给他看了吗？”

“给了。他还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手机。真奇怪！”

“是啊。”多美子虽这么回答，心中已明白了加贺的目的。加贺怀疑用公用电话和峰子联系的人可能就是凶手，于是想确认耕次有没有丢手机。也就是说，加贺在怀疑耕次。

真愚蠢，多美子心想。在发现峰子的尸体前，她一直和耕次在一

起。警察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会知道，耕次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或者是……

加贺是在怀疑多美子，还是认为耕次比多美子早一步到了峰子的房间呢？

的确，多美子跟加贺说过，因为要去伦敦，她和峰子的关系变得尴尬起来。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不会成为杀人动机。难道他怀疑多美子另有动机？

多美子对加贺的第一印象并不差。他是一个替别人着想的人，让多美子感觉可以信赖。虽是第一次见面，她还是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但多美子无法确定他是否也敞开了心扉。或许他只是装成亲切的样子，实则在怀疑多美子的泪水并非出自本意，并用心观察。

“喂，多美子，听见了吗？”耕次喊道。

“啊，嗯，听见了。他还问什么了？”

“就这些。他迅速出现又迅速离开了，有点令人不快。”

“你不必担心，肯定是在确认什么。”

“我觉得也是。”耕次轻松地说道。

“对不起，我有点累，要休息了。”

“啊，对不起，电话打得太久了。你好好休息吧。”

“谢谢。晚安。”

听到耕次说了“晚安”，多美子挂断电话。她放下手机，躺在床上。

多美子在想象将来的日子。会不会有一天悲伤淡去，能够像以前一样与耕次快乐地生活呢？即便如此，峰子的事又该如何了结？她是怎样看待我的？是否该告诉自己多想无益，或者即便不告诉自己，也会自然而然地忘掉呢？

多美子闭上眼睛。她努力想入睡，却没有一丝睡意，只感到头昏昏沉沉的。

“你已经决定了吗？”忽然，耳边响起了峰子的声音，她那张眉头紧锁的脸出现在眼前。她很少露出那样的表情。

那是多美子对她说自己打算跟耕次一起去伦敦的时候。

“嗯……我想去。”多美子吞吞吐吐。

“那你的工作呢？翻译怎么办？”

“这……把手头的活干完，可能就不再做了。到了伦敦，也不会再有出版社找我翻译。”

峰子的眼神中出现了困惑，游离不定。

多美子见状慌忙补充道：“当然，你的事情我在考虑。我会给你介绍翻译公司，出版社也会有人帮忙，别担心。”

峰子扭过脸去。“你说会帮我，我才决定离婚的……”

多美子无言以对。

“对不起。”她只能道歉，“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峰子把手放在额头上说道：“这下麻烦了。早知如此，我应该多要点钱。”她像在自言自语，好像是指离婚时的财产分配。

“没关系，以你现在的水平，应该能找到很多翻译工作，足够支撑一个人的生活。”

峰子闻言冷冷地看着她说道：“别说不负责任的话，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是说真的。”

“好了，我不想指责你。喜欢的人向自己求婚，和朋友的约定一般都会忘掉的。”

“不是那样的。我也感到很抱歉，请你理解。”

“你要是觉得抱歉……”峰子说到这里，又摇了摇头，“好了，是我自己不好，原本就不该靠别人，自己的事情还得自己做。”

“峰子……”

峰子把饮料的钱放到桌子上，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馆。

那是多美子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峰子。

多美子非常后悔那时没多和峰子说说话。她应该追上峰子多说几句，直到互相理解。峰子是个聪明人，只要有诚意，她肯定会理解。

可此后的两周，这件事一直搁置着。峰子可能已对多美子失望了，

而且好不容易要见面，多美子却无法在约定时间赶去，推迟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时，峰子只说了一句“那就八点吧，我知道了”。她当时大概很生气。

这一个小时夺去了峰子的生命。

对不起，峰子！案件发生后，多美子说出了在心中盘桓已久的话。她以后大概会经常这样自言自语。但不管如何道歉，对方都听不到了。

4

一打开玻璃门，闷热的空气便迎面袭来。多美子感到汗水瞬间从毛孔里渗了出来，但她还是穿上拖鞋。她还没心情到外面走动，但整天待在阴暗的空调房中已让她感到不适。即便室外的空气里混杂着各种废气，她还是想离开房间。

已经多久没到阳台上来了？当初选择这套房子，正是因为可以从阳台上俯视小公园。但住进来后，多美子到阳台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洗完的衣服也总是用烘干机烘干或挂在浴室晾干。

她想把胳膊撑在栏杆上，又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栏杆上遍布油污和灰尘。

她回房间取抹布时，手机邮件的提示铃声响了，是耕次发来的，内容如下：

我要开始做回国计划了，你的时间如何？等你回信。

多美子合上手机，叹了口气。耕次一定着急了。若不确定何时回伦敦，就无法确定工作计划。这样的邮件措辞本不应如此柔和，而是该强调事情的紧迫，但耕次没那么做。这正是他的体贴之处。

多美子拿着抹布回到阳台，边擦栏杆边思考耕次的事。她不能总因为耕次对她好便不知好歹，也明白人死不能复生，必须放下峰子的事情。但她如果这样去了伦敦，真的就会万事大吉了？难道不会后悔吗？

栏杆终于恢复了原本的光泽。她轻轻吐了口气，却无意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公寓走来。是加贺。他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

多美子盯着他，而他也忽然抬头看了过来，似乎感觉到了她的视线。多美子的房间在三层，或许他是偶然看到的。他朝着多美子微笑，多美子也微微点头致意。

来得正好，多美子心想，要问问他去耕次那里的真实目的。

大约两分钟后，加贺来到房门口。

“今天不是甜食，而是仙贝。”他递过塑料袋。

多美子苦笑。“您调查时总会带礼物吗？”

“啊？不，那倒不是……您不喜欢仙贝吗？”

“不，喜欢。我只是觉得总收您的东西，很不好意思。”多美子接过塑料袋，“请，但房间里还是很乱。”

加贺并没有要进去的意思。他将胳膊抱在胸前，好像在思考什么。

“怎么了？”

“今天不想出去一下吗？”加贺说道，“我想带您去一个地方。或者这么说更合适一些，是想让您看件东西。”

多美子紧张起来。“去哪儿？”

“您很熟悉的地方，人形町。离三井女士的公寓步行大概十分钟。”

“为什么去那里……”

“去了您就知道了。我在下面等您，别着急，请慢慢准备。”加贺说完便转身走向电梯间。多美子未及回答。

到底要去哪里呢？他想让我看什么？多美子不安地化起妆来。她已很久没有好好化妆了。

她收拾妥当后下楼，加贺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对了，那个您吃了吗？我前几天带来的西式点心。”车一开动，加贺便问道。

“非常好吃。我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但那个味道很清爽。加贺先生，您真会买东西。”多美子发自真心地说道。

“不，这和会不会买东西没关系。您要是喜欢就再好不过了。”

“听说您给他带了鸡蛋烧？”

“您已经听说了啊。我不知道该给日裔英国人带什么，最后就带了那个。橘先生没生气吧？”

“没有，就是说这个刑警与众不同。”

“人形町有很多能买到礼物的商店。但刑警给人拿鸡蛋烧，可能多少

让人觉得恶心吧。以后我会注意的。”加贺笑了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在水天宫前的路口拐弯时，加贺让司机停下车。在宽阔的单行道对面，大大小小的商店鳞次栉比。他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

不久，他在一家陶瓷器店门前停下脚步，门口的招牌上写着“柳泽商店”。他喊了声“你好”，走了进去。

应声出来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人，染着黄头发，戴着耳坠，裤子上有几个破洞。

“啊，又是加贺先生啊。”女人一脸讨好的笑容。

“对不起，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哎呀，没关系。今天您有何贵干呢？”

看来加贺经常来这家商店，而且并不怎么受欢迎，可能与案件调查相关吧。

“前几天您给我看的东西还有吧？”加贺问道。

“有啊。您都说了让我放好嘛。”

“您能拿出来吗？”

“好啊。”

见女人走进去，加贺回头对多美子说道：“我想让您看一件东西。三井峰子女士在被害前几天来过这家商店买筷子，好像是给谁的礼物。我想让您想想她是给谁买的。”

“筷子？这我怎么会……”

女店员回来了，手中多了一个细长的盒子。“这样就可以吧？”她说着将盒子递给加贺。

加贺打开盒子，点点头，递到多美子面前。“请看。”

盒中有两双筷子，大的是黑色的，小的涂着朱漆，像是夫妻筷套装。

“如果只凭这些，我还是不知道。”多美子说道。

“您拿起来好好看看，上面有花纹。”

多美子依言拿起筷子，上面的确有细小的花纹。看到花纹时，她吃

了一惊。

“如何？”加贺问道，“有樱花花瓣的花纹吧，据说那些银色的花瓣是用天然贝壳做的。”

“这是峰子……”

“据说三井女士来时，这种筷子正好卖完了。”加贺转向女店员，“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女店员点点头，向前迈了一步。“三井女士以前见过这种筷子，但来买的时候正好缺货，她非常失望地回去了。后来我又订了货，昨天才到……”

女店员还没说完，多美子就感到体内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涌了上来。她感到脸颊发烧，泪水随即夺眶而出。

“您明白她要给谁买礼物了吧？”加贺说道。

多美子抿了抿嘴，点点头。“我想，是给我……送给我和他的。”

“樱花对于您和橘先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回忆，对吧？你们是在千鸟渊相遇的，我记得你们是去那里赏夜樱。”

“您说得对。他感慨说从没见过那么多樱花，因此樱花成了我们幸福的象征。”

“所以您的手机链是樱花瓣形状的，橘先生也一样。”

多美子瞪大了眼睛。“所以您才要求看他的手机啊。”

“当我看到您的手机链时，就觉得三井峰子女士买礼物是要送给您。但如果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让您看，一旦不是，就会进一步伤害您。所以我才找橘先生问了很多问题。”

“我还以为您怀疑他呢。”

“如果总被警察纠缠，一般都会这么想。请代我向橘先生转达歉意。”

多美子又看了看筷子。峰子已经原谅了多美子，并打算将这双筷子作为礼物送给即将前往伦敦的两人，让他们到了那边也能想起樱花。

“前几天我给您的百香果和杏仁豆腐果冻，就是三井峰子女士在案件发生前想买的东西。”加贺说道，“我想她原本是想买了和您一起吃。但遗憾的是，那种果冻当时不巧卖完了。”

“果冻……”

“我在西饼店一听说这件事，就觉得三井女士应该是想跟您和好。所以我才想查明她是给谁买的礼物。”

多美子用手背擦去眼泪，看着加贺。“加贺先生，原来您不是在调查案件啊。”

“当然在调查啊，但刑警的工作不止这些。有人会因案件而留下心灵创伤，他们也是受害者。刑警的职责就是寻找能够拯救受害者的线索。”

多美子深深鞠了一躬，眼泪落到了她紧握筷子的手上。

头顶上的风铃响了起来。

第七章 清掃屋の社長

1

敲门声响起，清濑弘毅叼着烟斗坐在摇椅上，膝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件。

“马修吗？进来。”弘毅刻意用沉着的口吻说道。

门开了，戴着白色假发的山田郁夫走了进来。“维克先生，手记的第五卷刚出版了。”他用与生俱来的低音说道，将手里的书递了过去。

“终于出版了！就是这个，马修！魔王馆凶杀案全记录。能想起来吧？那些充满紧张和智力兴奋的日子。但遗憾的是，作为艺术家，自负的凶手……”

“停！”有人喊道，是导演筱塚的声音。弘毅不由得皱起眉头。若是满意，筱塚不会在排练时喊停。

“怎么了，弘毅？完全是一种语调啊。我跟你说了，这段台词体现了主人公的自尊心和怀旧感情，还要加上感慨。不能再投入一点吗？”筱塚脸色很难看。

“对不起，让我再演一遍。”

“不，休息一下吧。有件事我需要考虑——大家休息十分钟。”筱塚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道。

狭窄的排练场中，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弘毅也回到了现实中。

筱塚虽说休息十分钟，但十分钟后排练仍未开始。导演和主演们正在办公室商量。不，不该说是商量，而是通知。筱塚命令弘毅退出演出，因为他无法集中注意力。

弘毅低头道歉。他并不认为导演说得不对。“今后我一定会拼命集中注意力把戏演好。”

“抬起头来。我并没指责你，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母亲被杀，而且还

没抓到凶手，无论是谁都无法集中注意力。”

弘毅抬头看着筱塚。“不，我要演。我会设法集中注意力的。”

“不是那么回事。要是想集中便能集中，就不用苦练了。我知道你在拼命演，也欣赏你的才能，但以你现在的状态是无法演戏的。我从导演的角度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弘毅再次低下头，但并非是要道歉，而是因为沮丧。“无论如何都不行吗？”

“对，”筱塚平静地说道，“但总有一天还会需要你。只是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现在不行。过一段时间，等你不需要努力也能集中注意力时，我还会让你演的。当然，是主角。”

弘毅紧咬牙关，再次看着筱塚。

筱塚使劲点头回应。“等你母亲的事结束了再回来吧。”

“明白了。”弘毅干脆地答道。

弘毅要去的大楼位于滨松町站附近，徒步只需几十秒。看见门口的牌子上写着“高町法律咨询事务所”，弘毅心想，这里的租金会是多少呢？他觉得律师都是有钱人。

事务所在三楼，玻璃门里的接待处坐着一个姑娘。

弘毅怯生生地走进去，报上姓名。“我和高町律师约好四点见面。啊，但是，我不是来咨询的，只是有件事想问一下……”

“知道了。请稍等。”姑娘拿起电话，通报弘毅来访。很快她便放下电话，说律师在三号房间等他。

那个房间大约仅有五平方米，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折叠椅。弘毅背对入口坐下，有点紧张。

筱塚不让他演戏后，他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他还没从母亲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不仅因为尚未破案，更因为他觉得一直没有帮上母亲，因而自责。

离家出走后，他满脑子都是演戏的事情，几乎没有想过父母。就连听说两人离婚时他也没往心里去，只觉得他们都是有判断力的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自己即便是他们的孩子，也不应该插嘴。原本他就不关心他们的事情。

峰子却不同。当然，她离婚后开始独立生活，也认真思考过工作和未来，但仍挂念着独生子。

她搬到小传马町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是有重要原因的。得知儿子的女朋友在附近的西饼店打工，而且已经怀孕，她便想在远处守护。

这件事她没对任何人说过，也没向儿子的女朋友介绍自己。她大概怕弘毅不乐意，也可能是害怕直弘干涉。

“三井女士搬到小传马町后，每天应该都过得很快乐。她完全沉浸在默默守望的愉悦中了。”

听到加贺说这番话时，弘毅有些不知所云，但现在他非常清楚刑警想要说什么。

弘毅去了那家西饼店。见到怀孕的店员后，他和亚美当场就哭了。亚美没见过峰子，却大哭着表示，如果峰子没认错人，自己真的是那个怀孕的店员就好了。

一想到峰子的心情，弘毅就感到心痛。他这才知道母爱的伟大，也发现自己不珍惜母爱是多么愚蠢。他把责任都归结在自己身上，如果经常和母亲联系，母亲就不会被杀了。

筱塚说得对，弘毅现在不可能集中精力演戏。他觉得自己应该去了解母亲死前的情况。他对母亲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母亲为何被杀。他并不认为自己能找到案件真相，但至少想知道母亲被害前在想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

只是他完全不知从何处下手。母亲在小传马町的住处如今由警察管理，她的电脑和手机等可以了解她生活的东西都不能随便看，即便是她的亲生儿子。

一番思索后，他想起了加贺的话。母亲离婚时请了律师，至今两人还偶尔通过邮件联系。那个律师说不定知道母亲的近况。如何才能与律师取得联系呢？他能想到的方法只有一个。虽不情愿，他还是决定打电话询问父亲直弘。

“你为什么想知道律师的联系方式？律师怎么了？”直弘严厉地问道。

“和你无关。你什么都别问，告诉我就行了。”

“那不行。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情况吧？你要是干出什么事，影响警察办案，那就是大问题。”

“那不可能。我只想了解妈妈的事。”

“这是多余的。警察正在调查，总有一天会破案的，你只要等着就行了。外行不要瞎插嘴。”

“你不明白吗？我并不是想调查案子，只想了解妈妈的事。”

“你想知道什么？”

“什么都行。我对妈妈一无所知，所以想了解。你也什么都不知道吧？妈妈被害前在想什么，为什么会在日本桥的小传马町租房子，你都不知道吧？”

沉默了几秒，直弘问道：“你知道吗？”

“我知道。是一个你永远也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放心，这和你毫无关系。我想你即便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只会觉得妈妈是个傻瓜。所以我不会说，你也什么都不用知道。但我不一样，我想了解更多妈妈的事，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保证。”弘毅一口气说道。

电话那端再次陷入沉默，时间比刚才要长很多，然后传来一声长叹。“等一下。”

直弘很快念出律师的名字和地址。律师叫高町静子。“现在说可能有点……”直弘说，“我们是协议离婚。是你母亲提出的，理由是想开始新的人生。我觉得她很任性，但还是答应了。我也的确让她请了律师，但在财产分配问题上没有纠纷。”

“为什么特意跟我说这些？如果真的是那样，律师也会说的。”

“每个人对事情的理解方式不一样。律师可能会说是自己巧妙周旋，才没有发生纠纷。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律师，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说财产分配没有意义，我对那种事不感兴趣。”打听到律师的联系方式后，弘毅别无他事，便挂了电话。

高町静子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圆脸，微胖，十分和蔼。弘毅心想，那些怀揣不安来到这里的女人见到这个律师后，肯定能放下心来。他起身致意，表示感谢。高町静子点点头，让他坐下。

“节哀顺变。很震惊吧？”

“是。”弘毅回答道。

“我也很吃惊。我想您也知道，最近我和您母亲联系过几次，但完全没察觉到危险。她让我觉得她已经自立，而且很幸福。”

“关于案件，您也没什么线索吗？”

高町静子稍作停顿，点了点头。“嗯，没有和案件直接相关的线索。”

她的话中透露出微妙的感觉，让弘毅非常在意。

“我母亲是什么时候认识您的呢？”

“当然是在她决定离婚时。她从熟人那里打听到我们事务所，就来咨询了。此前我们素不相识。”

“在我父母离婚之后你们也有联系，仅仅是因为私人关系变亲密了吗？”

听了弘毅的问题，这位极具平民气质的女律师措辞慎重起来。“要说是私人也可以。三井女士发邮件告诉我她的近况，我有时间就会回复，仅此而已。离婚的女人会有很多不安，所以我尽量跟她们交流，就算是售后服务吧。当然，如果是和法律相关的咨询，是不能免费的。”

“您刚才说没有和案件直接相关的线索。也就是说，您能想到一些间接相关的，是吗？”

高町静子微微撇了撇嘴。“我和三井女士都是成年人，在邮件中不会总说些无聊的话题。”

“你们都谈什么？”

高町静子微笑着摇摇头。“虽然您是她的儿子，我也不能告诉您。我是律师，有为委托人保密的义务。虽然您母亲已经去世，但她依旧是我曾经的委托人。”她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透露出律师的尊严。弘毅折服了。他觉得若是在法庭上，这肯定能成为强大的武器。

“但是……”高町静子眯起眼睛说道，“我一开始就说了，您母亲看起来很幸福。我从邮件中能感觉到，她好像在思考未来。但我想这应该和案件无关。”

弘毅心中再次产生想哭的冲动。峰子的邮件之所以充溢着幸福，肯定是因为她沉浸在长孙即将诞生的愉悦之中。

但正像高町静子所说，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互发邮件，内容应该不止这些。峰子到底在咨询什么？要跟这个女律师打听看起来有些困难。该怎么办呢？

忽然，一个人的脸孔浮现在他眼前。那个人应该会说。

“怎么了？”高町静子问道。

“没什么。打扰您工作了，对不起。”弘毅说着站起身来。

2

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正在批阅文件的直弘马上拿起话筒。“喂。”

“岸田先生找您。”话筒中传来祐理稍显沙哑的声音。直弘非常喜欢她的声音，一听就感觉浑身放松。

“请他进来。”直弘说着放下话筒。

门立刻就开了，瘦削的岸田要作出现在面前。他太瘦了，身上的西装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预算结果出来了吗？”直弘边走向沙发边问。

“出来了，但结论并不好。”岸田在直弘对面坐下，从提包中拿出一叠文件放在桌子上。

“瓶颈果然还是工资？”

“是的。现在算上兼职的和临时工一共七十人，要减到五十人才会有起色。”

“要减二十个人？不可能。那样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那至少也要减十人。”

正当直弘闷声叹气时，门开了。祐理说声“打扰了”，用托盘端着茶杯走了进来，把茶杯放到直弘和岸田面前。她个子高挑，因此裙子的下摆高过膝盖很多，手脚和手指也长，左手戴着一枚明显是手工制造的银色戒指。那是直弘送的礼物，小钻石项链也是直弘送的。

完成工作后，她鞠了一躬，走出房间。在此期间，直弘和岸田沉默不语。

“看来只有狠心裁十个人了。”直弘小声说道。

“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在入职典礼就要举行时取消录用的呢。这也没办法。兼职的和临时工一共十人，再加上一人，一共十一人，这是我的希望。这个公司不需要有人端茶倒水。”岸田说着拿下茶杯盖，喝起茶来。

“又是这件事。”直弘撇撇嘴。

“社长，你开公司多少年了？”

“二十六年了吧。”

“二十七年了。你三十岁创办保洁公司时，说实话，我没想到你能做成这样。现在可以说了，我其实只想赚点小钱。我当时也是刚打出税务师事务所的招牌，顾客很少。”

“我记得你当时常说不想赚太多钱。”直弘也端起茶杯。

岸田是直弘的大学校友，比他低一级。在他创办公司时，岸田给他介绍了注册会计师，从此直弘便将财务事宜全权委托给他，转眼已二十七年。

“你确实有商业才能。我没想到这个行业能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此前我从没对你要做的事情插过嘴。但关于她，我得说几句。”

“你已经说很多遍了。”

“我再说最后一次。如果说你既然把她招进公司，就不能随便辞退，那么至少调个部门吧。社长秘书未免太明显了。”

“什么明显？”

岸田喝了口茶。“昨天有个刑警来我事务所问了很多问题，主要想知道她的情况，比如她和清濑社长你是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的。我都难以回答，真着急。”

“你不必着急，只要说自己知道的就行。”

“难道要说她是你在常去的夜总会里认识的女招待？”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啦。我没办法，只能说不清楚。”

“哦，那也行。”

“社长，不是我说你，把自己的女人留在公司是不行的。要是想在一起，你们结婚不就好了。你也是单身，没人会说你。”

直弘看着岸田那张颧骨突出的脸。“前妻刚被杀，我就结婚，别人会怎么说啊。”

“那就别结婚，让她住在家里。”

“那在外人看来会更奇怪。反正这是我的事，你别管了。我不想连这种事都被你管理。”

“这不是管理，而是忠告——”

“这些文件……”直弘拿起桌上的文件，“我会慢慢看。等之后的方针确定下来，我再联系你。”

岸田叹了口气，摇摇头站起身来。“对员工来说也不好。忽然招进一个漂亮女人，员工们不可能不起疑心。”

“谁想说闲话就说吧。员工说社长的坏话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到时候后悔可来不及啊。”

岸田离开后不久，一脸无辜的祐理没敲门便走了进来。

“你都听到了？”直弘说道。

“外面能听到。我好像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

“别在意，社长是我。”

“话是这么说……其实昨天回家的路上，我被刑警叫住了，是个姓加贺的人。”

直弘皱起眉头。“我知道，是辖区的刑警。我去看峰子的房间时打过招呼。他找你有什么事？”

“不太清楚，问的都和案件无关。”

“比如呢？”

“他说我个子很高，问我平常做什么运动，喜欢什么样的饰品。”

“饰品？”

“他看到我的戒指，说非常罕见。”祐理伸出左手，“还让我给他看看。”

“你给他看了吗？”

“我想不到拒绝的理由。”

直弘点点头，叹了口气。“没办法啊。”

“我该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直弘说道，“没问题，那个刑警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

3

两人约好的见面地点是一家咖啡馆，木窗和砖墙古色古香，红色遮阳棚上方的招牌醒目地写着“大正八年创业”。店里的方形木桌整齐有序，桌旁放着小椅子。

咖啡厅的上座率在三分之一左右。虽也有公司白领，但大多都是当地的老人在谈笑风生。弘毅听说很多咖啡馆都经营困难，这里可能就是靠这些客人勉强维持。

“你发现这家店的招牌上写着‘喫茶去’了吗？喫茶店的‘喫茶’加上了一个‘去’字。”加贺端着咖啡杯问道。他今天也是一副休闲打扮，T恤衫外罩着衬衫。

“我一直在想那是什么意思。”

加贺闻言，一脸高兴。“这是禅宗的语言，也就是禅语。据说是‘喝点茶吧’的意思。”

“是这样啊。”

“但这个词原意有些不一样。原来是‘去喝茶’的意思，是在催促对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便作为招待的意思使用了。”

“加贺先生不愧是本地人，真熟悉啊。”

加贺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摆摆手。“我刚到任，是个新参者，这些都是一个熟悉本地的人告诉我的。这里很有意思，光是在街上走走，就会有很多发现，比如烤鸡店的特色是鸡蛋烧。你母亲每天都去水天宫参拜，散步本身也是一种乐趣啊。”

他的话好像和案件无关，却在不知不觉间切入了正题。这大概就是刑警说话的技巧，弘毅深感佩服。

“对了，你想问什么？”加贺说道。今天是弘毅约他出来的。

弘毅喝了口冰咖啡，表示想知道母亲和高町律师之间邮件往来的内容。他坦承自己去问过高町静子，但对方没告诉他。

加贺盯着咖啡杯，默默地听着。弘毅说完后，他抬起头来，眨了眨眼睛。“我服了你了。我看起来像是会滔滔不绝地讲办案机密的人？那就不配做刑警了。”

“不是，绝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想多了解母亲生前的生活，又想不到别的方法……但加贺先生您说不定会告诉我以前的事……对不起。”弘毅双手握拳放在膝上，掌心都是汗水。

加贺将咖啡杯放到桌上，脸上浮现出平静的微笑。“我在开玩笑，你不必那么担心。我虽然不能随便将办案机密泄露出去，但有时也会为了办案特意泄露的。”

“啊？”弘毅看着他。

加贺探了探身，将胳膊放到桌上。“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还有个问题，是关于你父母离婚的。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离婚的原因？我已经跟其他刑警说过，应该是性格不合。”

“在你看来，离婚是理所当然的？”

“听说他们离婚时，我并不意外。父亲说是母亲任性地提出来的，但父亲对家里不管不顾，母亲受不了也很正常。”

“原来如此。”

“这怎么了？”

加贺不答反问：“你知道你母亲得到的财产数额吗？”

弘毅有点吃惊。“我完全不知道。”

“哦……”加贺陷入沉思。

“那个……”

“三井峰子女士，你的母亲，”加贺继续说，“最近可能需要钱。当然，她离婚时得到了一些钱，但她好像觉得仅靠那些心里没底。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翻译工作不顺利，原来把工作分给她的朋友忽然要去英国。另一个原因你也能想到吧？她认为长孙就要出生，想给你们一点援助。”

弘毅听着听着，一个想法闪现在脑海中。“母亲是跟高町律师咨询关于钱的事情？”

加贺再次拿过咖啡杯。“关于这件事，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总之三井女士好像要再次和清濑直弘先生就财产分配进行交涉。”

“真任性啊。”弘毅不由得皱起眉头，“虽说责任在父亲，但提出离婚的是母亲，既然已经商量好了数额……”

“好了好了。”加贺让他先不要着急，“我已经说了，三井女士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意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三井女士也并不认为自己想交涉便可以着手，而是认为如果有相应的理由，或许是可能的。”

“相应的理由？”

“她发现了婚姻无法维持的新原因，而且是对方的原因，这样就能以精神赔偿为由重新申请财产分配。”

加贺拐弯抹角，弘毅不知所云。但一番思考后，他终于明白了加贺的意思。“您是说我父亲有外遇？”

加贺发现弘毅抬高了嗓门，慌忙环顾四周，又将视线转到弘毅身上。“从你的反应看，你没什么线索吧？”

弘毅摇摇头。“我怎么会想到啊，最近一直没见过父亲。即便真有此事，我也不可能发现。”

“以前呢？你父亲有没有和女人不检点？或者父母有没有因为这种事吵过架？”

“据我所知，一次也没有。父亲不问家事，但不是因为他在外面玩。他是个工作狂，难以想象会有外遇。”

加贺点点头，有点犹豫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了几下，然后将屏幕朝向弘毅。“我这样做违反规定，所以请你对看到的东西保密。”

画面上是一个穿正装的年轻女人，看神情好像没发现有人正给她拍照。

“偷拍的？”弘毅问道。

“所以说是违反规定的。”加贺咧嘴一笑，“你对她有印象吗？”

“真漂亮。我没见过。”

“请再仔细看看。没见过吗？”

弘毅再次凝视屏幕。“像是在哪里见过，但可能只是错觉。”他说。

“是吗？”加贺将手机放回口袋。

“那个人是谁？”弘毅问道。

加贺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犹豫，然后说道：“是清濑直弘身边的女人。请不要误会，现在还没确认他们之间是恋爱关系。”

“但您在怀疑吧？怀疑她是我父亲的情人。”

“情人这个称呼有些奇怪，清濑先生现在单身。离婚后他和谁交往是他的自由，前妻也不能因此要求他赔偿。”加贺强调了“离婚后”这个条

件，弘毅立刻理解了他的意图。

“如果我父亲在离婚前就开始和那女人交往，说不定我母亲就可以要求他支付精神赔偿金。”

“你的感觉真敏锐。”加贺笑道。

“您偷拍那女人，是由于您认为她和案件有关吧？”弘毅边说边想到一种可能性，“在我父母离婚前，那女人就是我父亲的情人。母亲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父亲把母亲杀了？”

加贺端详着弘毅的脸。“你不仅感觉敏锐，推理能力也很棒。”

“请别开玩笑了，是那样吗？”

加贺恢复了严肃，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警察会设想各种可能性，也有人正按你说的这一种进行调查。”

“您怎么认为？也在怀疑我父亲？”

“我？怎么说呢，怎样都无所谓吧。辖区的刑警只是协助警视厅办案而已。”加贺看了看手表，“都已经到这个时间了。对不起，本想跟你多聊一会儿，但我还有事。”他拿着账单站起来。

“让我来付……”

“你还在学习，得节约。”加贺走向柜台。

4

看见直弘从大楼正门走出来，弘毅赶紧缩回脖子，但直弘其实不可能注意路对面的快餐店。

直弘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离开了。平时，他都是走到车站坐电车回家。

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女人也从正门走了出来，正是弘毅在等的人。他感到血液瞬间涌上头顶，猛地站起来，磕到了小腿。

他匆匆走出快餐店，跟在女人的后面。她正往车站方向走，幸好没有同伴。

直弘的公司里有个职员弘毅从小就认识。昨晚，他给那人打了电话，询问直弘的近况。对方大概不知道弘毅的意图，一开始说话非常慎重。弘毅着急起来，便直截了当地问道：“听说我父亲有了情人，是真的

吗？”

对方顿时变得语无伦次。“哎呀，那是谣传，谣传而已。那人年轻，长得漂亮，所以大家只是开开玩笑，请不要当真。”

见对方试图掩饰，弘毅紧逼不舍。他表示自己会判断真假，只要告诉他详情就行。

“你要保密啊。”对方提出这一条件，然后道出一个名字——宫本祐理。她从今年四月开始成为直弘的秘书。

弘毅确信，那肯定就是照片上的女人。那个疑似宫本祐理的高个女人正挺直身子快步走着。她步幅很大，弘毅小跑着才能跟上。

终于追到身后，弘毅调整了一下呼吸，叫道：“宫本小姐。”

女人停下脚步，握着挎包背带回过头。一看到弘毅，她猛地瞪大了眼睛。

弘毅鞠了一躬。“不好意思把你叫住。我是清濑直弘的儿子弘毅。”

她眨眨眼睛。“嗯……”

“我想问件私事，十分钟就行，你有时间吗？”

她内心的波动尽数表现在眼神中。忽然听人这么说，想来无论是谁，情绪都会产生波动。弘毅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并没用太长时间。

“我知道了。”她直视弘毅的眼睛。

走进甘酒横丁不久，清濑直弘就听见身后有人喊道：“清濑先生。”他回过头，发现加贺正朝自己走来。

“真是奇遇啊。不，或许不仅仅是偶然吧。”

加贺不好意思地笑着挠挠头。“最近您经常来日本桥，这在搜查本部已经传开了。”

“您是说有人跟踪我？”

“请别想得那么夸张。掌握相关人士的行踪，对于调查很重要。”

直弘撇了撇嘴，耸肩道：“您找我有何贵干？”

“有几件事想问您。首先是您经常来日本桥的原因。”

“不回答不行？”

“是不可告人的内容吗？”加贺笑道。

直弘吐了口气。“边走边说可以吗？”

“正如我愿。这里非常适合散步。”

两人并排前行。时值傍晚，已没那么热了，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风铃声。

路过一家卖三味线的商店时，直弘在陈列柜前停下脚步。“听说峰子搬到小传马町是有特别的原因。我听我儿子说了，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才来到这里。我想在这里走走，也许能找到。只是我儿子说和我完全无关。”

加贺没有回答，陈列柜的玻璃上映出一张非常忧郁的脸。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道：“清濑先生，您为什么答应和三井峰子女士离婚呢？”

直弘打了个踉跄。“现在有必要说这个？”

“和宫本祐理小姐无关。您不是因为有了她才想离婚，是吧？”

“您想说什么？”

“您如今才重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爱三井峰子女士，您的妻子，所以才来这里，想知道妻子曾经如何生活，不对吗？”

直弘缓缓地摇摇头。“我对峰子的感情一直没变，用不着重新认识。离婚对我们来说也是正确的选择。为了确认选择的正确性，我才想知道峰子在做出这个选择后发现了什么。”

加贺边思考边拿出手机。“清濑先生，今晚您有安排吗？”

“今晚？没有。”

“那我们去喝一杯如何？关于三井峰子女士，我有几件事要跟您说。”

弘毅和宫本祐理走进一家自助咖啡馆。他们选择了最偏僻的角落，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

“我就开门见山了。你和我父亲是什么关系？”他声音低沉，却又足以让对方听清楚。

宫本祐理盯着盛有拿铁咖啡的杯子，答道：“我是他的秘书。”

“我不是问那个。”弘毅探了探身，“我是问你们有没有私人交往。”

宫本祐理抬头，说道：“那是个人隐私，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这让弘毅感到意外。他原以为对方既然乖乖地到这里来，肯定会将实情和盘托出。“我是他儿子，有权知道他的异性关系。”

“那你问你父亲不就好了。”

“他不太可能跟我说实话，所以才问你。”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清濑社长应该有他的考虑，我听他的。”

弘毅在桌子下面晃起了左腿，这是他着急时的习惯。宫本祐理对他内心的焦急完全不感兴趣，若无其事地喝着咖啡。

真是一个美女。弘毅在焦急的同时这样想道。她已有了成年女性的沉着，但仔细一看还很年轻，和弘毅应该相差不到十岁。

“警察在怀疑我父亲，可能是他杀了我母亲。如果你是他的情人，你们的关系在离婚前便已开始，我母亲就能要求精神赔偿。他不想支付这笔钱，就杀了我母亲。”

宫本祐理瞪大眼睛。“这怎么可能！你不相信自己的父亲吗？”

“不是我，是警察这么想。”

但宫本使劲摇头。“重要的是你的想法。要是你相信自己的父亲，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不会动摇。”

听到对方劝诫的语气，弘毅不由得咬紧牙关。“那我只能说，我并不相信他。”

宫本竖起双眉。“当真？”

弘毅的表情舒缓下来，说道：“原来你也用这种词啊。”

“这不是重点。是真的吗？你不相信他？”

“我不相信他，或者说我无法相信他。他对家里不管不问，母亲提出离婚时他也没有反省，离婚后又把你放在身边。想让我相信他是不可能的。他连我母亲的葬礼都没参加。”

宫本祐理仰起头，小声嘀咕了一句。

“怎么了？”弘毅问道。

她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小声说：“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

弘毅正要喊她，她已重新坐正，眼神中充满坚毅。

“弘毅，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嗯？”

“这本来不是我的职责，但我忍不住了，只能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相？”

“你别说话，听我说。”宫本祐理把咖啡一饮而尽，似乎在给自己打气。

5

加贺把直弘带到一家名为松矢的料亭。直弘见招牌上写着“料亭”，还以为是非常讲究的餐厅，但服务员带他们去的不是单间，而是摆着桌子的大厅。

直弘对餐厅的关注仅止于此，因为加贺开始讲述，他全神贯注地聆听。加贺讲的是峰子搬到小传马町的原因。她一直在寻找儿子的消息，以为他的女友怀孕了，便决定留在他们身边，但那只不过是因各种偶然而产生的误会。正像弘毅所说，一切和直弘无关。如果峰子没有被杀，直弘或许会笑她愚蠢。但现在不一样，光是听到这些话，他就感到胸口作痛。

“如何？”加贺把话说完，拿过啤酒杯。

飞驒啤酒是这家店的一大特色，直弘也点了一杯，但和加贺一样，还一点都没喝。

“我很惊讶，没想到案件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直弘直率地表达感想。

“据律师高町女士说，峰子在离婚时并非没怀疑过您出轨。她好像也想过，如果详细调查，说不定能查出什么。但她最终选择协商解决，因为她迫切地想自立。可后来她又想索要精神赔偿金，我想应该有非常重大的原因。”

“因为儿子有了孩子？原来如此。”直弘喝了口啤酒，“但我并没出轨。”

“听说您公司的人已经开始议论宫本祐理小姐了，三井峰子女士听到传闻也不奇怪。她认为找到了向您索要精神赔偿金的证据。”

直弘轻轻摇了摇头。“真蠢……”

“在您看来或许愚蠢，但对于一般人来说，一个男人刚离婚便把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放到身边，总会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已交往很长时间。而且你们确实从很久之前就交往了。问题是你们的关系。既然是男人和女人，周围的人只会想到一种可能。你们该不会有血缘关系吧？”

直弘吃惊地看着加贺。这个日本桥的刑警好像并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不得了的话，悠然自得地夹起小菜送到嘴边。

直弘长叹一口气。“果然不出所料。听祐理说起你时，我就猜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关系。你问她戒指的事情了吧？”

加贺点点头。“宫本小姐左手的戒指是手工制造的，而且不知当说不当说，那还是个外行的作品。戒指和她的打扮并不相称，因此我想可能是很重要的人送的。我以前见过类似的戒指，是用五十元硬币锉的吧？”

直弘用指尖挠了一下眉毛，不好意思地笑了。“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

“据说在二十多年前很流行，没钱的男人用这种方法做戒指送给心上人。现在已经没人那么做了，即便做，也会按照无名指的大小，而不是小指。”

“那是送给那孩子母亲的礼物。”

“我已经猜到了。那位女士个子很小吧？手小，手指也细，所以戴在无名指上正好。”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也没有钱。”直弘咕咚一声喝下啤酒。

那时还没那么多练歌房，街上遍布可以唱卡拉OK的小酒吧。直弘大学毕业后没找工作，在那种地方打工，工资低得无法想象，但他认为只要年轻能干活，就不用攒钱。

店里有个叫户纪子的女人，比直弘大五岁，离过婚。她不是老板，但负责打理店内一切大小事务，就是所谓的常务妈妈桑。

有一次直弘送喝醉的户纪子回家，两人发生了关系。直弘由此迷上了她，她好像也很爱直弘。

户纪子过生日的那天深夜，打烊之后，直弘拿出了生日礼物——一枚用五十元硬币锉的戒指，并向她求婚。

她感动得流下泪来，连声道谢，还说会一辈子把这个戒指视作宝贝。但那天晚上，直弘并没得到答复。

“明天开始我要回娘家住三天，然后再答复你。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户纪子红肿着眼睛笑道。

此后三天，户纪子都没来店里，第四天也没有出现。代她管理店里事务的酒保告诉直弘，她已经辞职了。

直弘去了她的住处，但已人去楼空。不久，茫然的他收到了她的信，上面没有写寄件人的地址。

户纪子在信里说，直弘向她求婚，她真的很高兴，但不想毁了直弘的前程，只好选择离开。她还激励直弘，说父母好不容易供他上了大学，即便是为了报答父母，他也应该认真寻找自己该走的路。

直弘感到一盆冷水浇到了头上。他这才知道父母多么宠自己，自己又是多么天真。户纪子的信字里行间都充满对直弘的爱，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不成熟的人的安慰。

那天之后，直弘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辞掉了夜里的兼职，到一家家政公司当学徒。选择家政公司，是因为他想证明自己什么都能做。

他的判断奏效了。在家政公司学到的专业技术成为他后来创立保洁公司的基础。

“两年前，我在银座的夜总会发现了祐理。我非常吃惊，她长得和户纪子一模一样。更令人吃惊的是，她戴着这枚戒指。”

“当时她也戴着？”加贺问道。

直弘点点头。“我问戒指是哪儿来的，她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她说那是母亲的遗物。她母亲在三年前患胰腺癌去世了。”

你母亲的名字是——话到嘴边，直弘又咽了回去。他要先整理一下思绪。

他又去了几次那家店，每次都指名点祐理，想问出她的身世。她并非总说实话，但她说自己出身于单亲家庭，这一点应该没错。不久，直弘便知道了一个决定性的事实——祐理的出生日期。如果她没说谎，她母亲正是在直弘和户纪子发生关系的那段时期怀上她的。

一天晚上，直弘终于下定决心，对祐理说想跟她单独谈谈。

“我绝无恶意，只是有非常重要的话跟你说，是关于你母亲的。如果没猜错，你母亲叫户纪子，对吗？”

祐理瞪大眼睛问道："您怎么知道？"

直弘立刻确信了一切，他一阵眩晕，感到难以置信。

夜总会关门后，直弘带祐理去了一家他常去的日本料理店，因为那里有单间。房间里只剩下他们时，直弘跪在榻榻米上，双手伏地，低头行礼，告诉祐理自己便是她的亲生父亲，而且不知道当时户纪子已经怀孕。

"我向她道歉，说让她们娘俩受苦了。她们明显过得很苦，我虽然不知情，但也有责任。如果我成熟一些，户纪子说不定会接受我的求婚。"直弘手拿酒杯说道。

菜陆续端了上来，酒也换成了日本清酒。好像是富山的酒。

"宫本小姐有什么反应？"加贺问道。

"当然很吃惊。她好像难以立刻相信，这也难怪。但她似乎早已感觉到，我并非只是一个中意她的客人。那天我们没怎么说话就分开了，但后来她跟我联系，说要好好谈谈。"

"你们似乎谈得不错。"

"我当时有家庭，不能马上在方方面面都帮祐理，就想暗地里资助她。"

"就在那时，您妻子提出了离婚？"

直弘忽然笑了起来。"真讽刺啊。我从和户纪子的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男人要想让女人幸福，就得像牛马一样工作。但峰子的行动又告诉我，仅仅那样也不行。我真是蠢极了。"

"但您倒是可以将祐理留在身边了。"

"我想尽一个父亲的职责，因为总不能一直让她在银座工作。我意识到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流言。我想等时机成熟就向大家宣布。本来必须先跟弘毅说的，但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的计划全乱了，弘毅好像也越来越讨厌我，根本没法跟他谈这些。"

直弘一口喝干杯中的酒。一直以来，他都想和儿子一起喝酒，倾听儿子的烦恼，从父亲的角度给他一些建议。但实际上，他们只要一说话就会吵架，根本感受不到父子间的心灵相通。

加贺忽然放下筷子，挺直身子说道："清濑先生，您通过和三井峰子女士离婚得到了什么吧？"

直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您这话真令人厌烦。"

“我不是故意让您反感的。三井女士误以为儿子的女友怀孕了，便搬到附近，您刚离婚就将祐理叫到身边。离婚后，你们寻求的都是自己的家人，都渴望家人的情感。家人的纽带是扯不断的，清濑先生，您和弘毅也是一家人，这一点您别忘了。”

直弘看着加贺。加贺脸上浮现出不好意思的微笑，又拿起筷子。“抱歉，我出言不逊。”

“哪里。”直弘小声说道。这时，他上衣口袋里的手机邮件提示音响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取出了手机。

邮件是祐理发来的，标题是“紧急”。直弘慌忙查看，随即发出惊叫声。

祐理是这样写的：

我正和弟弟在一起，要是您能过来，跟我联系。祐理。

加贺见他看着手机一动不动，便问道：“怎么了？”

直弘一言不发地让加贺看了邮件。加贺起初也很惊讶，但立刻笑容满面。

“新家庭好像已经开始了。赶快去吧，我会跟这里的老板娘说明情况的。”

“谢谢。”直弘站起身来。就要离开时，他问道：“加贺先生，您仅仅根据那个戒指，就推断出祐理是我的女儿吗？”直弘心想，若果真如此，那可真是一双惊人的慧眼啊。

加贺调皮地笑道：“实际上，在看到她的那一瞬间，我就猜到了。”

“怎么会？”

“他们很像啊，祐理和弘毅。”

“啊……”

“弘毅也说好像在哪儿见过祐理。”

直弘看着加贺，点头感慨。“我还有一个问题，加贺先生，您的职衔是什么？”

“警部补。”

“您真该当警部啊。”说完，直弘朝出口走去。

第八章 民芸品屋の客

1

那位顾客出现时，藤山雅代正在里面的柜台边整理收据。时针刚转过六点。如果不是周末，到这时基本已没有顾客。所以她专心致志地按着计算器，过了很久才注意到客人的存在。

说是顾客，但也不知道会不会买东西，可能仅仅是出于兴趣而驻足浏览。但即便如此，雅代也不会放过机会。她起身朝门帘走去。

顾客是个三十五六岁光景的男人，一身便装，T恤衫外罩着蓝色短袖格子衬衫。他正在看竹陀螺。陀螺共有大中小三种，每种都画着红、白、绿色的同心圆。他把一个最小的拿在手中。

“非常怀念吧？”雅代招呼道，“像您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应该都玩过。”

“我想起了那时的事情。”男人抬起头来笑道，露出了雪白的牙齿。他的脸棱角分明，肤色略深，牙齿雪白。“不愧是人形町，现在还有卖这种东西的店。”

“我们店里还有很多怀旧玩具。”雅代指了指旁边的柜台，“拨浪鼓之类的，都是手工制造的，而且全都使用国产材料。”

“因为都是日本的传统工艺品？”

“这是原因之一。我不喜欢在店里放材质不明的玩具。小孩子可能会把玩具放进嘴里，所以我们的玩具不仅在材质上，在颜料使用上也非常注意，小孩子即使舔到也没有危害。”

“啊，那可真了不起。”男人的视线扫过其他玩具后，又低头看着手中的陀螺。

“这个陀螺产自群马县，进货时都没上色，是我们店再加工的。”

“陀螺线也是群马产的？”

“不，陀螺线是从别家买的，也是用天然的材料做的。”

男人点点头，将陀螺递给雅代。“我要这个。”

“谢谢。”雅代接过陀螺和钱，回到柜台里面，心想多亏跟这个顾客打了个招呼。她一直认为，对手工制造的工艺品感兴趣的人，肯定不会讨厌与别人交流。

二十四年前，雅代在人形町开了这家童梦屋。她的娘家在日本桥一带经营绸缎庄，她便以加盟的方式开了这家民间工艺品店。她年轻时就对日本的传统工艺品感兴趣，收集了一段时间，便想把收集工艺品作为一生的事业。她不但亲自到产地进货，还在店里制造原创商品。借着娘家绸缎庄的资源，很多商品都是用丝绸做的。

雅代将陀螺包装好，从收银机中拿出零钱。她抬起头来，发现男人就站在旁边，正看着货架上的手提袋。

“这都是专门用新布做的。”雅代说道，“不是用布头拼接的，更没用旧布。”

男人笑道：“您真注重材料。”

“那是当然。这都是接触身体的东西。”雅代将陀螺和零钱递给他。

男人收好零钱，环视店内。“这里几点关门？”

“根据每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大都在七点多吧。”

“有没有顾客很多的时间段？”

雅代苦笑道：“休息日多少会热闹一点，但也不算多。我开这家店只是出于爱好。”

男人点点头，看着已经包好的陀螺。“这种陀螺好卖吗？”

“算不上好卖，偶尔会卖出一两个。买主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大概是送给儿孙的礼物吧。大家都说，现在虽然电脑游戏很流行，但这种东西还是会让人感到温馨。”

“我也有同感。最近有人买这种陀螺吗？”

“陀螺啊，这个……”雅代有些疑惑。这人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别人买陀螺跟他有什么关系？

大概是看到她疑惑的样子，男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对不起，我这样刨根问底的确可疑。实际上，我是……”他从棉质裤子的口袋里拿出一个深褐色记事本，纵向打开，递到雅代眼前。里面有一张身份证明和一枚徽章。

“啊，警察先生……”

“我是日本桥警察局的。我想尽量让谈话轻松一些，所以没有说明身份。”

男人自称姓加贺。雅代听后又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温柔的表情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机可乘的精悍。

“我家的陀螺怎么了？”雅代提心吊胆地问道。

“不、不，”加贺慌忙摆手，“没什么特别的事，和陀螺无关。我在找买陀螺的人，而且是最近买的。”

“您在调查什么？”

“我一定得说吗？这和你们店没有任何关系。”

“可您要是不说，我心里会有疙瘩。我们店里的顾客和您要调查的事有关吧？”

“现在还不清楚。您还是别问为好，要是您听到了不该听的事，下次那位客人再来，您就不能像平常一样和他交谈了。”

“啊，那倒是。”

“您还记得买陀螺的顾客吗？”加贺再次问道。

“请稍等。”雅代开始查询刚才整理的收据和记录。只要仔细查看，就能知道何时卖了何种商品。

雅代虽对加贺说偶尔能卖出一两个陀螺，但实际上并不好卖。雅代并不记得最近卖过陀螺。她看着收据，忽然“啊”了一声。

“找到了吗？”

“对，六月十二号卖出去一个，和您买的一样。”

“再以前呢？”

“再以前……我想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了。”

“那十二号买陀螺的那位顾客，您还有印象吗？”

“那天不是我卖的，是在这里打工的女孩卖的。”

“哦，那个女孩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会来。”

“嗯，那我明天再来。我能跟她聊聊吗？”

“那倒是没关系。我能告诉她您想问什么吗？”

“可以，那明天见。”加贺拿着陀螺走出了商店。

“那不是最近都在谈论的案件吗？小传马町凶杀案。”菅原美咲边系围裙边说。

“小传马町发生了这种事？”雅代吃惊地问道。她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您不知道吗？听说菜穗家也来了警察问这问那的。”

“菜穗？仙贝店的菜穗？”

“是啊。”

仙贝店咸甜味与童梦屋并排，上川菜穗是那家店店主的独生女儿。也许因为年龄相近，美咲和她关系不错。

“刑警为什么去仙贝店？”

“我没问。”美咲歪了歪脑袋。

“真让人不舒服。我们家的陀螺要是和凶杀案有关怎么办？难道是重要的证据？”

“那怎么了？说不定还能成为话题呢。”

“我可不想，给人的印象也不好。”

“哦。啊，可是……”美咲看了看收银台上的日历，“卖陀螺那天是十二号。我记得小传马町凶杀案是那之前发生的，所以陀螺应该不会成为证据。”

“是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咲满不在乎地断言。

午后，加贺出现了，衬衫的颜色和昨天不同。雅代坐在收银台后面的椅子上，听他和美咲对话。

“那位顾客是在十二号的几点左右买走陀螺的？”加贺问道。

“应该是六点刚过，因为天已经开始黑了。”

“你还记得客人的样子吗？”

“是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穿西装，像是刚下班。”美咲已从雅代那里听说刑警的目的，回答起来很流畅。

“看到照片的话你能想起来吗？”

“估计够呛。”美咲摆摆手，“我很少看顾客的脸，能看见的也就是手或背影。”

雅代在一旁想，那怎么能行呢？如果不在一旁若无其事地观察顾客的表情，就无法知道顾客要买什么。

“你对那个客人还有别的印象吗？什么细节都行。”

美咲歪了歪脑袋，说道：“没什么特别的……”

“陀螺有大中小三种型号，那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号？”

“这个……”美咲依然没有立即回答，“在那之前我正好在接待其他客人，所以不知道。他好像在陀螺前站了挺长时间。”

“哦。”加贺点点头，转向雅代。“十二号之后就再没卖出过陀螺？”

“除了您昨天买的那个。”

“我知道了。请把摆在前面的陀螺都给我，当然，我会付钱的。”

“啊？全部？”

“全部，不要包装。多少钱？”加贺拿出钱包。

“那个……警察先生，”雅代决定问一句，“我家的陀螺和小传马町凶杀案有关吗？会成为证据吗？”

加贺拿着钱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眨眨眼，看了看雅代和美咲，露出一丝苦笑。“不愧是老街，什么都传得很快。”

“我猜得没错吧？”

加贺严肃起来，停顿几秒之后缓缓摇了摇头。“不，和这里的陀螺无关。重要的就是这个‘无关’。”

雅代皱起眉头，问道：“什么意思？”

“这个嘛，到时候我会告诉您的，在此之前还请等待。请给我收据。”加贺拿出一张万元钞。

2

玲子正看着比萨菜单，桌上的手机响了。看到电话号码，她撇了撇嘴，是公公打来的。她本不想接，但她知道对方来电的目的。

“我是玲子。”

“啊，是我。我听克哉说，警察到家里来了？”

“是啊，前天。”

“哦……我已经到你家附近了，可以过去吗？”

“现在来吗？那倒是没关系，但克哉还没回来。他说会回来晚一些。”玲子有意降低音调。她不怕公公听出自己不情愿，反而希望他因此退缩。

但公公的反应并不如她所愿。“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跟你说话就行，反正警察见的是你。”

“那倒是……”

“我想听你说说当时的情况。那我十分钟后过去。这么突然，对不起啊。”他说完便挂断电话。

要是真觉得抱歉，就不要来了啊。玲子愤愤地盯着手机，心想不接电话就好了。独自生活的公公总会找个理由过来，这个月都好几次了。

玲子环视起居室，说实话不算整洁，地上散落着翔太的玩具和女性杂志，沙发上放着脱下来的衣服。玲子一边想着“真麻烦”，一边站起身来。她顺手藏起了比萨菜单。要是让公公知道今晚她又不打算做饭，又该发牢骚了。

玲子收拾东西时，在隔壁房间睡觉的翔太醒了。

“妈妈，干什么呢？”

“爷爷要过来，我在收拾屋子。”

“咦，爷爷要来啊。”五岁的儿子眼中闪着期待的光芒。

“大概跟以前一样，很快就会回去。爷爷很忙的。”她说，其实这是她的愿望。

几分钟后，对讲机的铃声响了。

公公岸田要作提着泡芙，这是翔太最爱吃的。“晚饭时间过来，真不好意思。正在做饭吧？”要作坐在沙发上，看向厨房。

“我刚回来，正要做呢。”玲子边说边将一杯大麦茶递给公公。她看了一眼翔太，翔太正要打开要作的提包。“小翔，那可不行。”

“哦。在你这么忙的时候来，对不起啊。”要作边喝大麦茶边拉过提包，“我就开门见山了。警察来这里打听什么？”

“也没问什么，就问了十号晚上您来的事……”

“怎么问的？”

“怎么问……”玲子看着桌子。

来人自称是警视厅的上杉和日本桥警察局的加贺。这是她第一次与刑警交谈。

主要问话的是上杉，他说是为了确认一个与凶杀案相关的人的证词是否属实，首先确认了六月十日晚上要作是否来过。玲子回答“来过”，他又询问详细时间。玲子照实回答，说是八点左右来的，约一个小时后便回去了。

“然后，他又问我和您说了什么。我说是关于婆婆三周年忌日的事。”

这也是事实。那天白天，要作给玲子打电话，说想和玲子商量她婆婆三周年忌日的事，问可不可以去她家。她记得当时公公说吃过晚饭再过来，她还因此松了一口气。

“还问什么了？”要作用试探的眼神看着玲子。玲子不喜欢这种眼神。

“别的……”

正当玲子思考时，一直独自玩耍的翔太走了过来。“爷爷，转一下这个。”他将陀螺和陀螺线递给要作。

“啊，乖，等一会儿啊。”要作摸摸翔太的头，说道。

“对了，还问了陀螺。”

“哦？”要作面露惊慌，“你给他们看这个陀螺了？”

“不是我给他们看的。当时翔太也像现在这样在旁边玩陀螺。于是……”

开口询问的是那个姓加贺的刑警。他说这个玩具最近很少见，并问在哪里买的。

玲子回答不是买的，而是公公拿来的，听公公说是一个朋友送的。于是加贺又问是什么时候。

“你怎么回答？”要作问道。

“我说是十二号。”玲子说道，“我说是您在十二号专程送来的。不行吗？”

“不……没事。关于陀螺还说了什么？”

“只有这些。刑警们很快就回去了，他们都彬彬有礼。”

“哦……”要作叹了口气，开始往陀螺上缠线。

“爸，那些刑警在调查什么？您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什么。我客户的公司里发生了一点不好的事，他们好像在调查。我也被怀疑了。”

“哦，那可麻烦了。”

要作经营一家税务师事务所，客户好像都是中小企业。玲子想，最近经济不景气，他大概常被卷入纠纷。

要作在翔太眼前扔出陀螺。陀螺在地上转了起来，但力道不大，很快便停了。即便如此，翔太还是非常高兴。

“现在技术不行了。以前转得很好呢。”要作捡起陀螺。

克哉到家时已过了十点。他脸颊发红，大概是喝了酒。他边解领带边走进厨房喝水。“搞什么鬼，今天晚上又是比萨。”他不满地说道，好像看见了空盒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在外面吃好东西。”

“我也不是喜欢才在外面吃，这是工作。我是说营养，总让孩子吃那种东西不好。”

“也没总吃吧。我平常不都是好好做饭的吗？”

“那些冷冻食品和蒸煮袋食品能算饭菜——”克哉边打开冰箱边说，忽然停了下来，“今天有人来过吗？”他好像看到了盛泡芙的盒子。

“爸爸来过。”

“老爸？他又来了。什么事？”克哉解开衬衫的扣子，坐到沙发上。

“是关于前天警察来调查的事。是你跟他说的吧？”

“是啊。老爸怎么说？”

玲子跟克哉讲了与要作谈话的经过。克哉皱起眉头。

“客户的公司里出现了不法行为啊，老爸也真够累的。”他拿起桌上的陀螺和线。翔太已经睡了。

“爸爸的事务所怎么样？该不会一下子倒闭吧。”

“怎么会！应该没事。”克哉将线缠在陀螺上，用力扔了出去。陀螺却没转起来，滚到了墙边。

“喂，别把墙弄坏了。”

“真奇怪，以前玩得挺好的。”克哉不解地站起身，拾起陀螺。

“对了，今天信用公司给你打过电话。”

克哉一听，立刻停下了手。“说什么了？”

“是关于还钱的事，我告诉他们你的手机号码了，可能明天就会打给你。喂，你该不会又……”

“什么？”

“滞纳啊。要是这次又没还，可不得了。”

“别担心。”

“真的？我可不管啊。”

“你什么意思？又不是只有我花钱，你不也在用附卡买东西吗？”

“附卡信用额度有限，买一两次东西就用光了。”

“你也在花钱总是事实吧。”克哉将陀螺放回桌上，拿起上衣走出了房间。

玲子叹了口气，打开电视。六十英寸液晶屏的电视是今年才买的。除了购物，她最爱用这台电视看喜欢的DVD。

克哉虽说“别担心”，但玲子觉得他一定又欠钱了。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当时是要作帮了他们。

玲子和克哉于六年前结婚。他们是高中同学，恋爱了五年多，但克哉对结婚的态度很消极，说自己才开始工作，想多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后再考虑。可玲子看得出来，克哉是想再多玩玩。玲子害怕自己等到最后会两手空空。她相信克哉会跟她结婚，为此连工作都没找。

玲子开始想办法让克哉同意结婚。这件事并不难，只要怀孕就行了。在避孕方面，克哉一向都听玲子的。只要玲子说“今天是安全期”，他就完全不会怀疑。结果计划成功，玲子顺利怀了孕。起初克哉不知如何是好，但双方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终于决定跟玲子结婚。

玲子对至今为止的婚姻生活没有任何不满。虽然照顾孩子很辛苦，但是有还算年轻的母亲帮忙，她并没感到太大的精神压力。娘家就在附近，她可以把孩子放到那里，自己和老同学一起去玩。最主要的是，她不用担心钱的问题。玲子不知道克哉的工资有多少，也不知道他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她只是在不过分的范围内，买自己想买的，吃自己想吃的。

她也觉得自己或许比其他年纪相仿的夫妻奢侈，但克哉并没让她省钱，因此应该没问题。

在玲子看来，即便没钱也没关系，因为还有要作。就算这次克哉又没还信用卡，要作也肯定会再次帮忙。

3

听到有人跟自己打招呼，雅代抬起头，看见加贺站在门口。“哦，警察先生，今天有什么事？”雅代摘下老花镜。

“也没什么，只是来道谢，谢谢您协助我调查。”加贺走近收银台，递过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白色盒子。“这是水果杏仁豆腐果冻，不知是否合您的口味。”

“哎呀，用不着这么客气。”雅代说着接过。

加贺上次来是在三天前。“案子有进展吗？”听雅代这么问，加贺微微点了点头。

“多亏您的帮助，已经找到破案的线索，就差一点了。”

“那真是太好了。”雅代说完，忽然吃惊地看着加贺，“您刚才说多亏了我，也就是说案子果然和我家的陀螺有关？”

“不，那倒不是。”加贺挠挠头。

“那是怎么回事？请您说明白。上次您来了之后，我去查了小传马町

凶杀案的情况，发现报道说死者是被绞杀的。我忽然明白了您为什么想知道谁在我家买了陀螺。”

“您觉得为什么？”加贺一脸认真。

“就是那个，陀螺线啊。有问题的不是陀螺，而是陀螺线。绞杀就是用绳子将人勒死啊。”雅代指了指加贺的胸口。

其实并不是雅代想到的，而是读了报纸后，在店里打工的美咲说的。

加贺面露惊讶，后退了一步。“真让人佩服！您怎么知道的？”

“这种事只要稍微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啦。也就是说，我家陀螺的线跟凶杀案……”

“不是，不是。”加贺慌忙挥了挥手，“您家在十二号卖出陀螺，凶杀案是十号发生的，对不上。”

“啊……”

美咲也说过，即便警察盯上了童梦屋的陀螺，这个陀螺也不可能是这起凶杀案的凶器。

“而且我们已经用科学的方法判明了凶器是一种什么样的绳子，和您家陀螺上的绳子都不一样。绳子也是有很多种的……”加贺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这是在行家面前卖弄了。”

“说得对。传统的绳子有组绳、织绳、捻绳、编绳，还有……”雅代边掰手指边念叨。

“您家的陀螺线是组绳吧？”

“是的，是由几根线组合在一起做成的。虽然是机器做的，但材料都经过精挑细选，还要考虑陀螺线和陀螺之间是否合适，不是什么绳子都行。”

“是啊。”加贺点点头，“凶器不是组绳。”

“是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您已经查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调查我家的陀螺？莫非当时您还不知道凶器是什么样的绳子？”

“不，那时我已经知道凶器不是组绳了。”

“这就更奇怪了，那您为什么……”雅代看着加贺。

加贺微笑着环视店内。“我最近才调来，正在熟悉这条街的情况，也

就是说，我是个新参者。”

“哦……”雅代不知加贺究竟要说什么。

“我去了很多地方，就是想尽早了解这里。然后我发现这里果然还保留着江户时代的古风，不，或许应该说是保留着日本文化。正因如此，才会有您家这样的店。”

“是啊，要不是在这条街上，我可能也不会想开一家这样的店。”

“又不是逢年过节，却在店门口摆着陀螺，这也因为是在这条街上吧？而且不止一家呢。我还发现了一家卖陀螺的玩具店，面向人形町大道。”

“啊，那里啊。那家店应该也有。”

“卖的陀螺不同，陀螺线也不一样。那家玩具店卖的陀螺线是捻绳。”

“捻绳……啊！”

就是像缆绳一样拧着的绳子。

“莫非凶器是捻绳……”

加贺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耸了耸肩。“陀螺线应该用来转陀螺，而不能杀人啊。”然后，他说声“打扰了”，便转过身，大步从店中走出。

4

玲子一到家，就将手中的纸袋放在沙发上。在换衣服前，她从一个纸袋中拿出一个褐色的盒子，打开盒盖，撕下白色的外包装，里面是一个新款提包。她拿着包走向洗手间。虽然已在店里试了好几次，她还是想再看一下。

她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变换各种姿势和拎包的方式，脑中只思考一个问题——怎样能让别人觉得好看，并得到艳羡的目光。

她见克哉什么也没说，便认为信用卡欠款一事已经解决，决定出去购物。她已经很久没去买东西了。包、连衣裙和化妆品——她感觉有点多，但反正信用卡可以透支，应该没关系。

她终于照足了镜子，认为包买得很值，便回到客厅。当她要换连衣裙时，门铃响了。

她觉得可能是送快递的。现在是下午六点刚过。翔太跟外公外婆去了动物园，玲子与他们说好七点去接他。

她拿起对讲机的话筒。“喂？”

“不好意思，忽然来访。我是前几天来过的加贺。”

“啊？”

“就是上次和上杉一起来的。”

“哦。”她终于想起加贺这两个汉字，是那个刑警。

“对不起，不知您有没有时间？有件事要问您。”

“现在？”

“是，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也不是特别的事，五分钟就够了。”

玲子叹了口气。对方是刑警，不能拒绝，而且她也想知道要作被卷入了什么样的案子。

“知道了，我等您。”玲子说着打开自动锁。

正当她掩盖购物痕迹时，门铃响了。

加贺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说里面是人形烧。“有馅儿的和没有的各一半。这家店口碑不错，请您和家人品尝。”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玲子的父母都喜欢甜食。她想，这回收到的礼物不错。

将加贺带到客厅后，玲子进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乌龙茶，倒进两个杯子。

“您儿子呢？”

“和我父母去动物园了。”

“哦，真不错。”

玲子用托盘端着杯子走出来，发现加贺站在那里，那个陀螺在他面前转得飞快。

“哇，真厉害！”玲子不禁感叹道，“加贺先生，您真会转陀螺啊。”

加贺回头，笑道:“也没什么。”

“转得真好，我丈夫和公公都不行。我丈夫玩的时候，陀螺摔在地上根本不转——”

玲子将托盘放到桌上，发现旁边有一根白色绳子，是陀螺线。陀螺线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加贺没用陀螺线便让陀螺转了起来？

加贺弯下腰，捡起还在转动的陀螺。“您刚才出去了吧？”他坐回沙发，将陀螺放到桌上，手中没有陀螺线。

“我去见朋友了，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是吗？那您见了朋友后又去买的东西啊。”

“啊？”

“我看见您两手都提着购物袋。”加贺坐在沙发上，说了声“谢谢”，然后将手伸向玻璃杯。

玲子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刑警好像不是偶然选择这时来的，而是一直在公寓旁等她。他刚才说没有特别的事，难道是在说谎？

“您去哪里买东西了？”

“银座。”

“会在日本桥买东西吗？”

“偶尔，比如三越百货。”

“从这里打车大约要多长时间？”

“到日本桥吗？十五分钟……左右吧。”

“哦。果然还是这里方便啊。”加贺喝了口乌龙茶。

这栋公寓位于江东区木场，若乘出租车，到银座和日本桥都不远。玲子正因为喜欢这一点，才决定租下这里。

“呃，今天您想问什么事情？”

加贺放下杯子，挺直上身。“是关于六月十号的事。您能再说详细些吗？”

“再详细也只……”

“岸田要作先生说要跟您商量他妻子三周年忌日的事，对吧？那件事很着急吗？”

玲子歪歪头，一脸困惑。“这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两个月呢，我丈夫根本没放在心上，但爸爸好像一直想着。”

在玲子看来，婆婆的三周年忌日与自己毫无关系。

“你们商量好了吗？”

“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就是决定开始准备了。”

“就这些？要是仅仅为此，倒也没必要专门见面。”

玲子嘟囔了一句“是啊”，皱起眉头看着加贺。“您为什么问这些？我们当时说话的内容有问题吗？”

“不，倒也不是……”

“还有，这到底是在查什么案子呢？请告诉我，爸爸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您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我没那个义务。”她提高了嗓门。要是吵架，她有不输给任何人的自信。

加贺皱起眉头，重重点了点头。

“是啊，或许我该告诉您案子的情况。”

“是某家公司的非法行为吗？”

“不，不是那种，是凶杀案。”

“啊？”玲子瞪大眼睛。这个回答令她极其意外。

“六月十号晚上发生了凶杀案，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我们正在调查相关人员当时的行踪，岸田要作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问他当时去了哪里，他说到您这里来了，所以我来确认一下。”

玲子长出一口气，但心跳还没恢复正常。

“是吗？这些事公公都没说过。”

“他可能是不想让您担心吧。一般人要是听说自己跟凶杀案扯上关系，都会害怕的。”

“是啊，我现在心还跳得厉害呢。”玲子抬起头来，“要是这件事，我倒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您，那天晚上，我公公的确来了。他八点左右来的，九点多回去的。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加贺微微一笑，说道：“岸田要作先生说，他离开这里后，在新桥的酒吧一直喝到深夜。这件事我已经确认了。”

“太好了，也就是说他有不在场证明。”忽然，一丝不安掠过玲子心头，她感到自己的表情明显僵硬起来，“我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况下家人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是吗？”

加贺苦笑道：“不是不可信，而是可信度比较低，因为有包庇的可能。”

玲子这才明白刑警为什么揪着六月十号不放。他怀疑玲子说谎。如果家人之间只是统一了口径，肯定经不住他这样追问，最终会露出马脚。

“加贺先生，请相信我。那天我公公真来了，我没说谎。”玲子竭力解释。如果要作有杀人嫌疑，不知邻居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自己，翔太也可能因此被欺负。

“您要是能证明就好了。”加贺说道。

“证明……”玲子试图回想六月十号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要作那天来过呢？

“我记得岸田先生是十二号拿来这个东西的吧？”加贺拿着陀螺，上面有一黄一白两个同心圆，“要是他十号来过，为什么当时没带来？真让人想不通。”

他的疑问不无道理，陀螺可能会成为要作十号没来的证据。玲子着急起来。

“不，我公公十号就拿来了。”

“十号？但前几天您还说是十二号。”

玲子摇摇头。“十号就拿来了，但忘了带陀螺线。”

“陀螺线？”

“他发现忘了带线，便没告诉我们他带陀螺的事。但是翔太……我儿子调皮，去翻他的提包，发现了陀螺。我问他怎么带着那东西，他说是朋友送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把陀螺送给孙子，却忘记把陀螺线放哪儿了。”

“嗯，他说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了，过两天就带来，那天就把陀螺拿走了。”

“所以十二号他把陀螺和陀螺线一起带来了。”

“就是这样。大概因为我儿子非常喜欢那个陀螺，嚷着要，所以他才赶紧带来。”

“原来如此。”加贺点点头，“我明白了。”

“加贺先生，请相信我。十号晚上，我公公和我们在一起。”

玲子向加贺投去央求的眼神。她不清楚要作为什么会被怀疑，但她知道要作确实不在凶杀现场，因此想务必要对警察说明。

加贺表情缓和下来。“我不认为您在说谎，您的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多亏了您，很多东西都吻合起来。”

“啊。”玲子终于放下心来，可心头忽然又掠过一丝不安。到底是哪个部分有说服力？什么叫吻合？

加贺说了句“打扰了”，站起身来。他在门口穿上鞋，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将手伸进口袋。“对了。请把这个送给您儿子，有这个比较好。”他递过一根陀螺线，比要作拿来的那根更细，是像缆绳一样拧起来的。“陀螺都有适合自己的陀螺线。您家的陀螺如果用这根线，应该能转得很好。”

加贺打开门，但走出一步后又回过头来。“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凶杀案发生在日本桥的小传马町，时间是在七点到八点之间。”

“日本桥？七点到八点之间？”玲子小声重复了一遍，大吃一惊。要是这样，即便自己能够证明要作在八点时来过，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法成立。

加贺到底是来确认什么的？她正想发问，加贺道声“告辞”，关上了门。

5

细雨绵绵，好像要把人的身体裹住。或许已经到了真正的梅雨季节。佐川彻来到店外，拉下帐篷，将摆在外面的商品向里收了收，都是积木、剑球和达摩落之类的传统木质玩具。这家店就在水天宫附近，刚生了小孩的年轻夫妇经常路过。小学生和中学生想要的玩具不摆在店前，否则很快便会被顺手牵羊偷得精光。他曾经将流行的布娃娃摆在前面，但最受欢迎的布娃娃都被偷走了，让人无可奈何。

他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发现有个熟人朝自己走来，是个穿白色T恤的男人。此人刚调到日本桥警察局，姓加贺。

“下雨了啊。”加贺用手遮着头。

“买卖的淡季开始了，但也可以认为是离旺季又近了一步。”

每个地方应该都一样。人形町周边也几乎看不到孩子，但到了暑假就会有很多孩子来店里。佐川心想，得做好进烟花的准备。他经营这家玩具店已大约二十年，大体知道商品的销售规律。

加贺看着木质玩具。视线前方是一个绘有绿黄同心圆的陀螺。

“对了，陀螺的事解决了吗？”

加贺微笑着点点头。“快了。您说得没错，我在童梦屋找到了。”

“对吧。那家店里有好东西，我偶尔会去看一下。”

这个姓加贺的刑警上次来时，问了佐川关于陀螺的事情。他首先问最近是否卖出过陀螺。

佐川说没卖出过，但被偷了。加贺很感兴趣，便问什么时候。

“六月十号。”佐川答道。他每天都检查商品的数量，摆在店前的陀螺的确少了一个。

加贺买了陀螺，并当场解下缠在上面的陀螺线，看了一会儿，小声说道：“是捻绳啊。”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绳子的名称，佐川听了很惊讶。

然后，加贺又问佐川知不知道其他卖陀螺的店。佐川只想到一家，就是童梦屋。听加贺的语气，他好像随后就去了那里。

“老板，您不问问吗？”

“问什么？”

“问我在调查什么啊。被警察询问时，一般人都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关于什么案子的调查’之类的。”

佐川哈哈大笑起来：“像我这种外行，即便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既然刑警都出动了，想必发生了不好的事。就算问了，也只会让心情变坏。”

“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就好了。”加贺说道。看来他在调查取证时颇为辛苦。

佐川拿起陀螺。“开玩具店就是出售童年的梦，必须时常保持快乐的心情，所以我不想听到坏消息。但请告诉我一点，我家被偷的陀螺跟案件有什么关系？您不用说得太详细，我只想知道是不是给谁派上了用场。”

加贺稍加思索，轻轻摇了摇头。“我不能说，这是调查的秘密。”

“哦，果然如此啊。我知道了。加油干吧。”

加贺说了声“再见”，消失在绵绵细雨中。

第九章 日本橋の刑事

1

看到案发现场时，上杉博史觉得这起案件可能相当棘手。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如果非说不可，就是凶手的好运。

六月十日晚上八点左右，小传马町的一栋公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是死者的朋友发现的。

死亡时间据推断应该不超过两个小时，而且发现尸体的人说，她原本与死者约好晚上七点在死者家中见面。如果计划未变，她应该会在案发现场，或者可能目击到凶手。说凶手好运，正是因为这一点。

搜查本部设在分管案发地的日本桥警察局。上杉在那里见到了最早赶到现场的刑警加贺，此人刚从练马警察局调过来。

上杉听过几次这个名字。据说加贺靠敏锐的洞察力完美地侦破过多起凶杀案，而且曾在剑术方面称霸日本。

的确，加贺结实的身体上还残留着冠军的影子，但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表情却看不出一点敏锐的样子。上杉不喜欢他T恤配短袖衬衫的随意打扮。

“你总是这么穿？”自我介绍后，上杉问道。

“也不总是，但基本如此。最近太热了。”加贺朗声答道。

上杉心想，这可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他曾经听说练马警察局的加贺有着非凡的头脑和猎犬般的眼睛，如今见到本人后倍感失望。他的头脑和眼睛都丢到哪里了？或许是传闻太夸张了。仔细想想，如果他真的那么优秀，早就调到警视厅去了。

关于死者三井峰子，很多事马上便调查清楚了。她从事翻译工作，半年前离婚并开始独居。发现尸体的人也从事翻译工作。

发现尸体的第二天，上杉奉组长之命，与一个年轻同事一起去找死者的前夫清濑直弘。

听到三井峰子的死讯，清濑直弘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一脸茫然，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露出悲伤的表情。问话的间隙，他还忽然嘟囔道：“是吗……那家伙……为什么……为什么会……”

他好像终于醒过神来，接受了现实。从他的反应中看不出任何表演的成分。

他非常配合，但上杉却没得到任何线索。这也难怪，他和前妻已半年多没见了。关于他的不在场证明，他说案发时自己正在银座和客户吃饭。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

接下来，上杉他们又见了死者的儿子清濑弘毅，一个小剧团的演员。

对于母亲被杀的原因，清濑弘毅也没有任何线索。他和母亲已经两年没有联系。他对父母离婚一事也持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不清楚他们离婚的原因。

“现在中年人离婚也不稀罕，随他们去吧。”清濑弘毅满不在乎地说道。

上杉再次认识到，所谓的孩子，终究只是这样的生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凭一己之力长大的，很快便会忘记父母曾给予的保护。据说清濑弘毅从大学退学当了演员，但正因为他当时是个大学生，才有闲工夫沉迷于演戏。

看到清濑弘毅，上杉觉得这个人还没有长大。他的父母还必须严加监管，以防他走上歪门邪道。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成熟，和年龄没有关系，需要父母的判断。这种判断对孩子的人生来说十分必要，而且只有父母能那么做。

他们又调查了清濑弘毅，发现他和一个叫青山亚美的女服务员同居。房子是女方租的，他只是蹭住。

果然不出所料，上杉心中嘲笑。根本就不是独立生活，只是换了保护人而已。上杉心想，自己如果是直弘，生拉硬拽也要把弘毅带回家。

和他们一样，其他侦查员也陷入泥潭。有目击者说在当天下午五点半左右看到保险推销员从死者房间走出。由于推销员的供词有疑点，大家还认为凶手就是他，结果他很快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至于不在场证明是如何确认的，上杉不得而知。

调查会议每天都开，但连嫌疑人都找不到。死者三井峰子的交友圈并不广，平常来往的仅限于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了解三井峰子的人都断言，她不可能招致别人的怨恨，也找不到什么人会因她的死亡而

得到好处。但从现场情况判断，凶手的目的明显不是强奸或抢劫。

唯一的进展是，几个被认为不可解的谜团都已有了答案。例如现场的人形烧中为何有芥末，为何厨房里有新厨剪却又买了一把新的。只是在开会时，上司仅仅说“这些和案件无关”，至于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调查清楚的，上杉并不知道。

案发后第六天，终于发现了可以称为线索的东西——三井峰子的手机在案发前留下了一个来自公用电话的来电记录。警方查明，她是在离家二百米远的一家西饼店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店员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

“喂……啊，什么啊。为什么用公用电话……哎呀，那可真糟。啊，稍等。”

据说当时的对话大体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三井峰子没用敬语，因此对方肯定是她的家人、亲戚、朋友或者晚辈。

打来电话的人不一定是凶手，但很可能和案件有关。他们开始重新调查三井峰子的社会关系，彻查她学生时代和做家庭主妇时的朋友，查找有没有人联系过她。

上杉也参加了调查。他只对一点感到好奇，到底是什么人查到她去过西饼店呢？会议对此未作任何说明。

这次的调查真奇怪，他呆呆地想道。

2

西饼店店员的证词让调查有了起色，但警方没有从三井峰子的亲戚和老朋友那里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这时，他们新发现了一个事实，据说三井峰子跟离婚时的委托律师商量过财产分割事宜。正式的财产分割已经结束，但三井峰子希望重新跟前夫交涉。她好像终于体会到一个女人独自生活的艰辛。

但若没有任何理由，很难再度进行交涉。三井峰子很可能开始考虑，如果能证明直弘在离婚前就有外遇，便可以要求他支付精神赔偿金。但三井峰子始终只把这件事当作假设的前提跟律师商量，所以那个姓高町的女律师也并未积极地把详情告知警方。

他们马上对清濑直弘进行了调查，一个疑似他女友的人浮出水面。清濑离婚后立刻聘用了一个叫宫本祐理的女人当秘书，公司里有传言说她可能是社长的女友。

如果两人的关系在直弘离婚前便已开始，三井峰子或许能拿到精神赔偿金。和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终于得以查明。

清濑直弘有不在场证明，但如今登录黑网站买凶杀人已不鲜见。调查宫本祐理和清濑直弘关系的工作落到了上杉头上。

“你找这个人查一下。”组长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岸田要作”和一个地址。

“岸田……好像在哪里听过。”

“他是全权负责清濑直弘公司税务的税务师，和清濑有近三十年的交情。向直弘公司的员工问起宫本祐理，大家都说，岸田最清楚社长的私生活。”

“我记得在三井峰子手机的已拨电话记录里有岸田事务所的电话，是吧？”

“对。关于这一点，岸田说三井只是跟他商量确定申报一事。”

“真的只是这样？”

“不清楚。你调查时也顺便问一下。”

“我知道了。”上杉将纸条塞进上衣内兜。

“找个年轻人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这点事我自己就行。”上杉说着拿起外套。

当他走出日本桥警察局时，听到身后有人喊“上杉警官”，回头一看，只见加贺正快步追来。

“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吗？”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

“岸田税务师事务所，刚才我听到了。”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你为什么想去？该不会以为能查到什么可以让你邀功请赏的线索吧？”

加贺微微一笑，说道：“要是那样，我就把功劳让给您。我找岸田税务师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

“以后再告诉您。我可以去吗？”

“愿意跟就跟着吧。”

岸田事务所位于市谷，紧邻靖国路，在一栋六层建筑的二层，入口处有玻璃，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桌后。上杉向里张望，看见一个年近六十岁的瘦弱男人正在操作电脑。

上杉走进去自我介绍，表明来意。

那个男人站了起来，他果然就是岸田。他一脸困惑地让上杉和加贺在沙发上落座。

上杉一边看着对方递来的名片，一边询问他和清濑直弘的关系。岸田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们的确有着很多年的交情。

“两家人都很熟吗？您和已故的三井峰子女士也很熟？”

岸田闻言摇了摇头。“不，和夫人没那么……我很少去他家。”

“六月三号三井女士给您打过电话吧？她找您有什么事？”

“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

“对不起，请再详细说一遍。”

岸田轻轻地叹了口气。“她问如果委托我们事务所进行确定申报会花多少钱。我说这要看具体收入和开销有多少，但如果委托我们，肯定会尽量控制得最低。”

“还说了什么？”

“只有这些。”

“据您所知，清濑夫妇为什么离婚？”

岸田略加思索，开口说道：“我听说是夫人希望离婚，但具体情况不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商量好了，别人不该插嘴。”

“责任是否在清濑先生一方？比如他有外遇。”

岸田瞪大眼睛，连连摇头。“我觉得不会，清濑社长没那个能耐。”

上杉决定切入正题。“有个叫宫本祐理的女人最近好像被聘为社长秘书，是吧？她是什么人？是因有门路才被录用的吗？”

“不，这个，这……”岸田脸上立刻浮现出狼狈的神色，“我只是税务

师，对于他们来说终究是个外人，客户的私事一概不管。我只听说他们很早就认识了，其他不太清楚。”

“认识？是什么关系？”

“我说了我不知道。”岸田不耐烦地摆摆手。

上杉觉得，岸田可能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惹怒清濑直弘。

既然从岸田口中打听不出有用的线索，上杉合上记事本，决定放弃。“百忙之中打扰了，非常抱歉。”他准备起身。

就在这时，加贺说道：“可以再问个问题吗？六月十号晚上您去了哪里？”

岸田一听，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上杉也吃了一惊。虽说调查相关者的不在场证明是惯用套路，但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岸田。胡乱确认不在场证明会使对方不快，从而影响随后的调查。

“你们怀疑我？”岸田果然面露愠色。

“您当成例行公事就行。对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加贺笑道。

岸田不安地看向上杉，上杉微笑着点点头。

“对不起，例行公事。”

岸田的表情稍显缓和，向里屋走去。回来时，他手中多了个记事本。

“那天离开事务所后，我去了儿子家。”岸田边看记事本边说。

“您儿子家？在哪里？”加贺问道。

“木场，在江东区。”

“您几点离开事务所？”

“应该是六点半以后，具体时间不记得了。”

岸田声称，离开事务所后，他顺便逛了逛书店，到儿子家时已经八点左右。九点多时他离开儿子家，去了位于新桥的一家常去的酒吧，回家时已过午夜十二点。

加贺确认了他儿子的准确住址和酒吧的名字，便结束了谈话。

“你想干什么？”走出大楼后，上杉对加贺说道，“不能在那种局面下

确认不在场证明，你这么乱来，让我很为难。”

“但事实证明还是问一下好。岸田在七点到八点之间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又怎样？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占多数。关键是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岸田。”

加贺停下脚步，凝视着车水马龙的靖国路。“您认识清濑弘毅吗？他是死者的独生子。”

“案发第二天我就去找他了。”上杉答道，“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

加贺耸了耸肩。“您真严厉。”

“我一见那种毛头小子就生气。明明自己什么都干不成，还装成熟。当父母的也不好，教育方式不当，他才会变成那样。父母生怕孩子嫌自己啰唆，孩子才变得任性妄为。”上杉一口气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多嘴了。他咳嗽一声，问道：“那个傻儿子怎么了？”

“我问了他死者的说话方式，例如对什么人用敬语，对什么人不用。”

上杉这才反应过来，加贺是想寻找用公用电话拨打三井峰子手机的人。上杉对此也感到好奇。“然后呢？”

“他说和一般人没区别。要是比较熟悉，即便对方比自己年长也很随便，如果不熟，即便是对年轻人也用敬语。”

“这相当于没问嘛。”

“于是我试着这么问：请告诉我三井峰子女士跟谁说话时不用敬语，想到多少就说多少。他们已经将近两年没见面，他忘了不少，但还是努力想起了几个名字。其中——”加贺煞有介事地停顿了一下，“其中有岸田税务师的名字。”

“啊？”上杉瞪大了眼睛，“真的？”

“他说岸田税务师多次去过他家，所以他曾经听到三井峰子女士跟岸田税务师说话时没用敬语。岸田税务师是清濑直弘先生的学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刚才我也说了，三井女士只在跟熟人说话时才不用敬语。”

上杉不由得小声说道：“刚才岸田说不怎么去清濑家，还说和死者不怎么熟。”

“可疑吧？”加贺咧着嘴笑了起来。

但上杉撇了撇嘴，看着这个辖区的刑警。“我知道你为什么跟我来了，但是，仅凭这点便怀疑岸田也有点说不过去。他没有杀害三井峰子的动机。”

“或许只是还没找到。”

“算了吧，要是这么说就没完没了了。”上杉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道，“你要是想立功就去找别的刑警吧，我只是按照上面吩咐的做。我都快退休了。”

加贺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不知是否接受了上杉的建议。

3

大型拖车隆隆驶过，旁边的超车道上，一辆红色小轿车开始加速，一辆越野车也追了上来。

这时，一辆摩托车出现了，速度很快，转眼便超过了越野车，在拖车和小轿车之间穿行。

看到这一情形，上杉握紧了手中的罐装咖啡。摩托车消失在视线中后，他叹了口气，喝下咖啡。一瞬间，他感到咖啡已经变温了。

他正站在位于银座的采女桥旁，望着桥下。桥下不是河，而是首都高速都心环状线。

他赶在夜总会开门前去了那里，现在正要回去。已经查明宫本祐理曾是夜总会女招待，他便去了她原来工作的地方取证。这是为了查清她和清濑的关系。如果两人现在是恋人，那他们的关系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但很多人的回答都如出一辙。

她们说清濑直弘和宫本祐理之间没什么特殊关系。

“一看就知道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黑衣女郎说道，“清濑先生关照祐理是事实，但我觉得他并没别的心思，看起来只想在这里跟她说说话。该怎么说呢，简直就像父亲来看女儿一样。”

其他人的回答也大都如此。

上杉心想，可能猜错了。可能仅仅是因为相熟的女招待要辞职，清濑才决定把她招进公司的。要是这样，清濑没理由被三井峰子责难，当

然也没有杀她的动机。

当他喝完已经变温的咖啡时，旁边有人说道：“您果然在这里。”

原来是加贺走了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上杉问道。

“我听同事说的。您要是去银座取证，回来时有可能顺便来这里。”

上杉捏瘪了空罐。“有些人真是无聊。”

既然加贺知道这里，说不定也听说了那件事。上杉开始无法直视加贺的脸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上杉没看加贺。

“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能跟我一起去岸田税务师的儿子家吗？”

“又是岸田。你真够烦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确定申报的事。”

“什么？”

“三井女士给岸田税务师事务所打电话的原因。岸田说是三井女士想找他商量确定申报一事，但我想应该不是。”

“那是什么？”

“三井女士应该是想打听，如果清濑直弘和宫本是情人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才给岸田打了电话。”

上杉沉默不语。他觉得加贺说的有道理。想知道前夫有没有婚外情，最快的方式就是向朋友打听，如果是说话连敬语都不用的亲密朋友就更快了。

“你之前为什么没说？”

“我之前觉得岸田税务师可能明知清濑直弘和宫本是情人关系而故意隐瞒，但现已查明事情并非如此。清濑先生和宫本小姐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没有男女之情，这件事想必到银座取证的您也应该知道。”

上杉咬牙瞪着加贺说道：“你从哪里弄来的证据？”

“我会慢慢说的。如果清濑先生和宫本小姐什么关系也没有，岸田税务师就不必隐瞒什么。那么三井女士真的什么都没问吗？这怎么想都不

自然。怎么样？您不认为需要调查岸田要作吗？”加贺转向上杉。

上杉哼了一声。“这你得跟我们组长说。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你们一起去立功吧。”

“负责岸田的是您吧？从这里打车到他儿子的公寓只需要十五分钟。”

“可是我——”

上杉还没说完，加贺便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他一手扶住打开的车门，一手做出“请”的手势，催促上杉上车。

上杉皱着眉头走了过去。

在车上，上杉听加贺说明岸田的儿子与儿媳的情况。他儿子叫岸田克哉，在一家建筑顾问公司工作，和妻子都是二十九岁，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你既然都调查到这个地步了，接下来一个人也能做啊。我不会不高兴的。”

加贺不答，指着前方说道：“啊，看见了，那栋公寓。”车速也已减慢。

岸田克哉还没回家。妻子玲子说，克哉要陪客户，每天都很晚才回来。

上杉没提案件，只向玲子确认六月十日晚上岸田要作是否来过，得到了八点左右来过的肯定答案。玲子说，岸田白天打来电话，说要跟她商量婆婆三周年忌日的事，晚上会来。上杉又问了岸田当时的情况，玲子回答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她看起来并非经过深思熟虑才这么说的。

上杉再也想不出别的问题，便环视室内，一台大屏幕液晶电视映入眼帘。餐柜里摆着高档酒，沙发上随意地放着几个印有名牌商标的纸袋，连上杉都知道那些牌子。

一个五岁的男孩正在地上玩陀螺。加贺对陀螺表现出兴趣，问玲子是在哪里买的。玲子说是公公十二日晚上带来的。

“真是十二号吗？”

“是的，怎么了？”

加贺说了句“没什么”，眼神中露出此前未有的锐利光芒。

“没什么收获啊。”走出公寓，上杉立刻说道，“他是八点来的，这应

该没错。但也不能因此认为他没有不在场证明。我们特意到这里来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还不清楚。对了，看了那对夫妻的生活状况之后，您没注意到什么吗？”

“也算不上注意，只觉得他们很奢侈。现在这个时代，有钱人还真有钱。”

“就是这一点。她说她丈夫每晚都要接待客户，很晚才回来。但据我调查，岸田克哉在会计部，和接待客户扯不上关系。”

“你想说什么？”

“不，我也不确定。”加贺说着举起手，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在两人面前停下。

4

第二天傍晚，上杉结束对另一起案件的取证，回到搜查本部时，被组长叫了过去。上杉走近后，组长小心翼翼地环顾周围，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东西。上杉顿时惊讶得倒吸一口凉气。

“看来你果然有印象。”组长抬眼看着他。

那是一个木质陀螺，上面绘有绿色和黄色的同心圆，和岸田克哉的儿子玩的一样。

“为什么这个会……”上杉小声问道。

“好像是加贺在人形町的玩具店发现的。这个陀螺上有陀螺线，加贺希望拿到鉴定科，和勒痕进行比对。”

勒痕是指留在死者脖子上的绳印。

这起案件的凶器还没确定，只知道是一条直径在三毫米到四毫米之间的捻绳，但至今没能从日用品中找到相符的东西。

“加贺让我把陀螺和这个给你。”组长递过一张便条。

看到便条后，上杉更吃惊了。上面用潦草的字体写道：

六月十日傍晚，在人形町玩具店遭窃。加贺。

“关于这个陀螺的情况，他说让我问你。究竟怎么回事？”组长显得

非常着急。

上杉没有理会他的问题，反问道：“鉴定结果怎样？”

组长似乎从上杉的紧张表情中看出了什么，拿起旁边的文件。“绳子的粗细和捻幅都和勒痕完全一致。”

上杉做了个深呼吸，感到全身血液都在沸腾。

“喂，上杉，这到底是——”

组长正要问，上杉伸手制止了他。“加贺在哪里？”

“不知道。他说想再调查一下，出去了。”

“那我跟他谈一下再向您报告。请稍等。”

“什么啊。”组长一脸不悦。

上杉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他看了看表，刚过七点。

加贺回来时已近八点。上杉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到走廊。

“到底怎么回事？你哗众取宠没关系，别把我也卷进来。”

加贺轻轻摆脱了上杉的手。“我一个基层刑警再怎么有干劲，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了，您听说陀螺线的事了吗？”

“听说了。你为什么会注意那个陀螺？”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很奇怪，又不是逢年过节，却收到这样的玩具。而且即便要买，也很难找到卖的地方。什么商店会卖这东西呢？我只想到一家。”

“人形町的玩具店？这种事你居然能记得。”

加贺点点头。“自从调到这里，我就每天在街上转悠。哪里有什么样的商店卖什么样的东西，我都了如指掌。”

“警察频繁到商店里去，人家也会感到麻烦吧？”

“所以我才穿便装。”加贺说着轻轻扯了扯身上的T恤。

原来如此。上杉这才明白，加贺看起来这么邋遢，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听说被偷了。”

“是在十号傍晚，就在凶杀案发生前。”

“在杀人现场附近的商店街弄到凶器？你觉得可能吗？”

“说不好。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嘛。”

“即便那根绳子跟勒痕一致，也不能断定那就是凶器。”

“我明白。岸田要作的确将那根陀螺线处理掉了。”

上杉不明白加贺的意思，眉头紧蹙。

“岸田虽然送出了陀螺和陀螺线，但陀螺线却并非原装，不是捻绳，而是没有捻过的组绳。他肯定在哪里单独买了绳子，然后配上原来的陀螺。”

“你是说他在行凶后将捻绳处理掉了？”

“应该是那样。”

“也就是说……”上杉略加思考，“如果弄清岸田买组绳的商店，事情就有意思了？”

“对，所以我才去找那家店。”加贺说道。

“找到了吗？”

“或许。”加贺连连点头，“我想再过两三天就能真相大白。”

5

时针指向了六点。这个季节的六点天还没黑，但靖国路上的汽车都已打开车灯。

上杉和其他侦查员一起坐在路边的车上，盯着旁边大楼的入口。岸田的事务所就在那栋楼里。他们已经确定岸田就在里面。大楼还有一个后门，那里也处于监视之下。

他们还没拿到逮捕令，今天只是非强制性地要求他接受侦讯。但上杉知道，逮捕令的下达只是时间问题。

加贺在人形町新发现了大中小三种陀螺，买了一整箱回来。据说这些陀螺不是来自遭窃的玩具店，而是就摆在民间艺术品店门口。陀螺线都是组绳。

“光买陀螺线很难，所以他肯定也买了陀螺，但又不方便去他偷过的商店买，便另找了一家卖木质陀螺的店。”

陀螺分为三种，陀螺线的型号也各不相同。加贺认为，岸田为了确认哪根绳子合适，肯定碰过多个陀螺。

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对这些陀螺上的指纹进行鉴定后，警方发现其中几枚同取自岸田名片的指纹一致。

下一步，只要弄明白岸田为何一定要把那个可疑的陀螺送给孙子就可以了。加贺对此也进行了推测。

“岸田要作十号去儿子家时，大概发生了和陀螺有关的事吧。不然，他不会非那么做不可。”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查清此事，加贺此刻正在岸田克哉家中。他认为应该能从克哉的妻子玲子那里打听到什么。

六点半时，上杉的手机响了。

“我是上杉。”他说道。

“我是加贺，刚从岸田克哉家出来。”

“打听到了？”

“对，跟我想的一样。岸田要作十号就把陀螺放在包里了，是和玩具店被偷的那个一样的陀螺。之后陀螺被他孙子发现了。”

加贺语速很快，但上杉还是明白了。

“原来如此。既然说了要将陀螺送给孙子，就不能反悔了。”

“我已经若无其事地将绳子不一样和岸田的不在场证明没有意义的事告诉了玲子。她可能正在给岸田要作或她丈夫打电话呢。”

“我知道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上杉说完便挂断电话。

大约十分钟后，岸田出现在大楼入口处。他的表情明显很紧张，逐渐变弱的阳光加重了他脸上的阴影。

上杉给同事递了个暗号，下车径直走到岸田面前。

看到有人站在面前，岸田并没立刻作出反应，而是茫然地抬头看着上杉，大概满脑子都在想别的事情。

即便如此，在认出上杉后，他还是惊讶得瞪大眼睛，但并没发出声

音。

“岸田先生，”上杉说道，“有些事要问您，能跟我走一趟吗？”

岸田半张着嘴，眼睛瞪得浑圆。因为脸颊太瘦，他整张脸看起来就像骷髅。很快，他有气无力地垂下头，一言不发，双腿发软。

6

二十七年前，大学时代的师兄清濑直弘联系上我，说他想开一家保洁公司，希望我能帮忙。当时我刚开了一家税务师事务所，工作很少，因此二话没说便答应下来。我知道清濑的人品和能力，相信他不会太失败。

结果，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远超我的想象。我没想到那是一个有那么大需求量的行业。公司在眨眼之间变大了。

我想那应该是清濑结婚后不久，他决定再开一家公司，专门处理保洁公司的税务，并让妻子峰子当社长，给她发薪水，还为此给她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账户虽然名义上是峰子的，但实际由我管理。储备这些资金是为了不时之需。

二十年过去了，我和清濑夫妇关系很好。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他们夫妻俩的关系。您也知道，他们离婚了。我不太清楚具体原因。离婚后，清濑便请宫本祐理当秘书，但我想至少她们离婚并不是因为宫本的出现。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后再说。

两人没有对簿公堂，而是选择协议离婚。峰子请了律师，要求依法分割财产。他们对两人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公证，当然我也在场，但并没多说话。

峰子得到了应得的部分。清濑的账户中没有用途不明的支出，峰子也同意了分割方案。就这样，离婚事宜顺利解决，我也认为不会再有问题。

但到了这个月，峰子联系了我，说有件事想见面确认，还让我不要告诉清濑。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们在东京站旁的咖啡馆见了面。峰子看起来比离婚前更加年轻。我看她生活得很充实，也就放心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峰子便进入正题，是关于宫本祐理的事。她听说宫本当了社长秘书，还是清濑的恋人，想确认是否属实。我刚才说他们离婚并不是因为宫本祐理，就是因为峰子的这番话。离婚时，峰子甚

至不知道有宫本其人。

我回答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宫本原来是清濑中意的女招待，不太可能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清濑从未跟我说过。

峰子说，宫本祐理即便是清濑的女朋友也没关系，她只想知道两人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由此察觉了她的目的。如果两人果真是在他们离婚前便开始交往，她就打算向清濑索要精神赔偿金。我回答说，我连清濑和宫本祐理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即便他们是恋人，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于是峰子问是否可通过账户收支情况查明此事。她认为，如果宫本是清濑的情人，清濑肯定给过她钱，或者给她买过贵重的礼物。

账户的收支情况在两人签离婚协议时就已调查过。我一说起这一点，峰子又怀疑清濑随便立了个名目，把公司的钱转入了情人的账户。的确，身为社长，清濑能够这么做。但我否定了她的猜测。如果清濑那么做，姑且不说别人，起码我会知道。我对峰子说，有我把关，请相信我。

但峰子并不同意我的说法，甚至说我是清濑的朋友，可能会包庇他。她坚持要看公司的账本，而且似乎已经打算另请税务师或会计师进行调查。

那时我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事态开始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峰子说出了我最担心的事。她提起了二十年前创立的那家子公司，想查那个账户的现状。在签离婚协议时，那个账户作为实质上的公司资产被排除在外。

我拼命装出平静的样子，心里却非常紧张，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那家子公司的情况。

从多年前起，我便开始未经社长峰子许可擅自从她的账户里取钱。不仅如此，我还利用清濑全权委托我负责子公司的会计事务之便，暗地操作，使得远高于税务师报酬的钱流向我的事务所，金额大概多达三千万。

我将这些钱都用来还债。税务师事务所的经营状况不好，我还因赌博欠了不少钱。我想在清濑尚未发现时还回去，但直到今天都没能还上。

我们约好一周后在同一家店见面，便就此分开。但这件事让我一直寝食难安。我请她先不要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如果我一直放手不管，她肯定会开始行动，或许会请律师直接跟清濑交涉。清濑肯定不在乎，反正他没做亏心事，可以任人调查，但我就完了。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日子却一天天过去。一周后，我与峰子如约见面。她非常着急，让我感觉如果什么都不做，她现在就可能会去找清濑。我焦躁起来，脱口说出在两三天内会给她一份报告。实际上我根本毫无头绪。

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仍一直在想应该怎样对付峰子，然而什么都做不了，时间却比平时流逝得更快。

我也不知道脑子里何时有了那种想法，只是清晰地记得，傍晚离开事务所时，我已下定决心。证据就是我往儿子家打了电话，告诉儿媳我会在八点左右过去，这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对，那个邪恶的想法就是让峰子死。

我夹着公文包朝小传马町出发。上次见面时，我问了峰子的住址。

坐地铁时，我发现了一件事，于是在人形町站下了车。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杀人方案。力气大的人或许能徒手将人掐死，但我完全没有自信，也不认为现场会有适合当凶器的物品。

我想找件刀具，便开始在人形町转悠。人形町有各种各样的商店，不久我便在一家商店门前停下脚步。那是一家叫刻剪刀的刀具专营店，是创办于江户时代的老店，陈列柜上摆放着手工制造的菜刀、剪子和镊子等物品。

我被那些物品的气势压倒了。尤其在看到像是由两把切生肉的刀组合而成的大型裁切剪时，我不由得向后退去。

我觉得自己用不了刀具。这不是切肉或鱼，如果无法立刻致死，她便有可能逃掉。即便很顺利，血也可能溅到我身上，事后凶器也很难处理。况且如果在这种地方买刀，警方在调查时肯定会发现。

如果不用刀具，那用什么当凶器呢？如果既能不让她出声，身上又不会溅到血，就只有绞杀了。我决定找绳子。我戴着领带，却不能使用。我觉得领带的纤维会留在勒痕上成为物证。

绳子哪里都有卖，但当我走进便利店要买塑料绳时又犹豫起来。店里有监视摄像头，如果警察查到凶器是塑料绳，肯定会到这家店来，于是我没去拿绳子。另外，我还在意绳子的长度。用于行凶的绳子顶多也就几十厘米，剩下的绳子该如何处理呢？

从便利店出来后，我继续在街上走，寻找可用的绳子。绸缎庄里有很多种绳子，但像我这样的人到那种店里专门买绳子会令人生疑，店员肯定会记住我。我也看了卖领带和皮带的店，但始终没能下定决心。我觉得不管在哪里买什么，都会被店员记住。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个陀螺。我没看店名，只看到一个玩具店前

摆着很多木质玩具，其中就有陀螺。

幸亏周围没人，店里好像也没人。我迅速将陀螺放进西装口袋，随即离开那里。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还从未偷过东西，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走到离玩具店很远的地方，我解下陀螺线，将陀螺放进提包。陀螺线很结实，非常适合绞杀。我把线放进口袋，走进一个电话亭。我不用手机，自然是因为害怕峰子手机的来电记录里会留下我的号码。

峰子很快就接了电话。她见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有点奇怪，我便谎称我的手机坏了。她当时在外面，但表示已经快到家了。

我说有些事要向她报告，问现在是否可以去她家。她说八点与人有约，如果我们此前能够说完就没问题。我说我就在她家附近，应该花不了太长时间。

那时大概刚过七点。我唯恐别人看见，小心翼翼地来到她门前，按响门铃。当时我已从口袋里拿出绳子，藏在右手里。

峰子毫无防备地让我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别人。

在峰子转身的瞬间，我从后面用绳子套住她的脖子，在后脖颈处交叉勒紧。

峰子大概惊呆了，没有反抗。十几秒后，她的四肢才开始剧烈挣扎。她使出浑身力气摇晃身体，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想她恐怕发不出声音吧。

不久她便瘫倒在地，一动不动。我尽量不看她，将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然后从门缝里看了看外面，确认没人后走了出来，用手绢擦掉了门把手和门铃上的指纹。

我走到昭和大道上，打车去了我儿子家，大概八点前就到了。本来想商量我妻子三周年忌的事，但我心不在焉，只跟儿媳胡乱聊了些家常。

不料，五岁的孙子看到了我提包里的陀螺。儿媳问我为什么有这东西，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得说是熟人送的，但陀螺线忘在事务所了。当时绳子就在我裤兜里，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拿杀过人的绳子给孙子玩。于是我说下次连陀螺线一起带来，暂时要回了陀螺。我想另配根陀螺线。

离开儿子家后，我去了新桥，在常去的酒吧喝了一点威士忌。其实遗体在这时已被发现，这种不在场证明根本没作用。但我不知道这一点，只想尽量不一个人待着。我在深夜回到家，烧掉了绳子。

第二天，凶杀案的消息传到了我的事务所。那天我实在没心情去找陀螺线，一整天都战战兢兢，觉得警察很快便会拿着逮捕令将我抓走。

第一次跟警察接触是在十二号。警察打来电话，因为峰子手机的通话记录上有我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警察说如果方便，希望我能告诉他峰子找我有什么事。

我谎称是为了确定申报事宜。峰子离婚后打算成为译者，靠稿酬生活，今后确定申报应该是必要的。听了我的回答，打电话的警察没有怀疑。

取得了警察的信任，我放下心来，傍晚便去找陀螺线，却完全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虽然我只想要一根绳子，但只能重新买一个陀螺，于是又去了人形町。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地方外，还有哪里会卖这种传统陀螺。

但我不敢去偷过陀螺的那家店。我在商店街上走着，很快发现了一家民间艺术品店的门口摆着木质陀螺，有大中小三种。我一个个拿在手里，在脑中跟偷来的那个陀螺比较大小，买了最小的陀螺。走出商店后，我在去往车站的路上解下陀螺线，用纸将陀螺包起来，扔进了便利店的垃圾箱。我去了儿子家，将前几天买的陀螺和刚买的陀螺线一起送给了孙子。所有的掩饰就这样完成了。

但警察还是怀疑我了，而且程度似乎一天深似一天。得知刑警去了我儿子家时，我心中充满恐慌，觉得警察马上就要来抓我了。

此后我又听说一个姓加贺的刑警拿来了我送给孙子的那个陀螺的原装陀螺线，便意识到自己已无处可逃。

我在深深地忏悔，自己的确对不起峰子。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我本应承认自己的贪污行为，补偿过失。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活，我夺去了一个无辜的人宝贵的生命。我甘愿接受任何处罚。

7

岸田要作的供词没有太大可疑之处。根据他的供述，警方在现场及周边进行了场景再现，一切都很自然可行。同时，通过调查清濑直弘的子公司的财务记录，发现用途不明的支出至少有三千万元，而且名义社长清濑峰子的账户也被取走了近两千万。清濑直弘完全没有发现岸田要作侵吞公款，三十年来，他一直非常信任这个税务师朋友。

人们原本觉得会陷入泥潭的小传马町凶杀案终于告破，在现场直接指挥的管理官和组长的脸上都浮现出满意的表情。

但并非所有供词内容都已取证。凶手表示侵吞公款是为了偿还因税务师事务所经营不佳和赌博而欠下的外债，但警方发现事务所的经营并未恶化。另外，警方向了解凶手的人打听——比如清濑直弘，却没人知道他沉迷赌博。

可关于这一点，不管问多少次，凶手总是坚称事务所的经营表面上并没恶化，是因为自己掩饰得好，而且赌博也瞒着大家。

警方高层认为这样就够了。凶手已经招供，这就满足了起诉的条件，即便他私吞的钱用途不明也无大碍。

岸田最初招供时是由上杉负责，但随后他便开始刻意与案件调查保持距离。他原本就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一切都是那个辖区刑警安排好的。可如果公开说明，搜查一科会颜面无光，因此他尽量避开搜查本部。

梅雨季节到了，绵绵细雨淅淅沥沥。上杉正打着伞走在甘酒横丁，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是加贺。

他按下通话键，问他有什么事。

“您在哪儿？”

“在外面散步呢。”

“如果在人形町附近，能麻烦您陪我去个地方吗？”

“这次又干什么？”他回答完才意识到，这回答相当于承认自己在人形町。

“详细情况见面后再说，我在人形町车站的十字路口等您。”加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上杉一到那里，加贺就夸张地挥起手来。他拦了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到浅草桥。

“你打算带我去哪儿？”

“敬请期待吧。”加贺意味深长地说道。

即将抵达时，上杉猜出了目的地。他来过这里，是清濑弘毅所在剧团的排练场。

“为什么来这里？”

“这个嘛，先请进去再说。”加贺催促道。

在狭小的排练场上，演员们正在排练。两人刚一进去，几个人的目光就聚集在他们身上。加贺微笑着点头致意后，大家似乎都失去了兴趣，把目光转向舞台。

加贺将两把折叠椅并排放在一起，示意上杉坐下，随后自己也坐下了。

排练还在继续。从舞台布置和小道具配置看，好像已临近正式演出。

演出的幕间，工作人员迅速变换舞台的布景。大概因为有时间限制，他们没有任何多余动作。两人这才知道，参加排练的不仅仅是演员。

上杉认出其中一人正是清濑弘毅。他头上包着毛巾，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准备道具。他穿着运动背心，裸露的肩膀上都是汗水，泛着油光。

“那家伙不参加演出吗？”上杉小声说道。

加贺将食指贴在嘴唇上。

这出话剧以古代英国为舞台，登场人物不多，主人公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两人逐渐看明白了，主人公过去是位名侦探，此时正一边回忆过去的案件，一边回忆人生。

他们一直看到话剧结束。他们虽是从中间开始看的，倒也乐在其中，印象深刻的地方也不少。

“不错啊。”加贺说。

上杉也答道：“还行吧。”但实际上，他心中的评价还要更高一些。

上杉感到好奇，清濑弘毅到最后都没出场。难道他彻底成了幕后人员？

他正这样想着，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加贺先生。”是清濑弘毅。

弘毅取下包在头上的毛巾，头发已被汗水打湿。他深深鞠了一躬。“这次真是承蒙您照顾。我母亲也一定会高兴的。”

“哪里，我们只是做了分内的工作，对吧？”

加贺征求上杉的意见，上杉点点头。

“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你也要加油啊。”

“是，谢谢。”

“今天没演出啊。”

“是，我暂时不参加演出。”弘毅斩钉截铁地答道，眼神中似乎能看出某种决心。

“是因为那起案子吗？”上杉问。

“是这样。我无法集中精力表演，被导演换了下来。但现在反而觉得这样很好。我还不太成熟，需要不断磨炼。等有了自信，我再站到舞台上。”

上杉觉得弘毅有些自大，但并没感到不快。这个年轻人身上正散发出一种想拼命改变自己的气息。

“我还有工作，再见。”弘毅说完就离开了。

“我们也走吧。”加贺说道。

“你带我来这里，就是想让我见这个少爷吗？”

加贺一脸意外地眨了眨眼。“他看起来像个少爷吗？”

“啊，不。”上杉搓了搓下巴，“他多少变了一些。”

“对吧？”

“怎么回事？”

“以后再向您解释。请再陪我一会儿，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

加贺又带上杉去了西饼店。店里有个喝咖啡的地方，两人在那里坐下。这里的蛋糕很有名，上杉却和加贺一样只点了冰咖啡。

“这个店好像是……”

“对，就是三井峰子女士被杀前来过的店。”加贺看了一眼蛋糕柜台，“那个店员记得三井女士接电话时的情景。”

“这家店原来是你查到的啊，怪不得我们上司什么都不说。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在回答之前，我还有事要告诉您，我会按顺序说。”加贺喝了口冰咖啡，开始讲述。

他从仙贝店的故事讲起，说出入那里的保险推销员有犯罪嫌疑，却

出于某一原因不如实道出不在场证明。

然后是料亭，这与三井峰子房间里的芥末人形烧有关。他又说起三井峰子常去的陶瓷器店、认识她的钟表店老板、她的翻译家朋友等。每一件事都和案件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上杉听了却不由得心生感叹。这个辖区的刑警执着于那些谁也不在意的细节，即便和案件无关也决不放过，试图弄清每件事的真相。

加贺终于说到了这家西饼店。让上杉意外的是，这和刚才他们见到的清濑弘毅有关。三井峰子曾误以为这家店一个怀孕的店员是儿子的女友。

“就是她。”加贺将视线投向站在蛋糕柜台后的店员。她的腹部的确已经隆起。

“她以为儿子要有孩子了，所以非常高兴地搬到附近。但她儿子立志要当演员，没有固定工作。她觉得该做点什么，开始考虑向前夫索要精神赔偿金——是这样吗？”上杉问，“怪不得那个少爷变了。”

“他之所以改变，还有其他原因。”

加贺先说出结论，接下来的话让上杉更加吃惊。他说疑似为清濑直弘女友的宫本，其实是他的女儿。

“他们还没公布此事，所以还请保密。”加贺说道。

上杉晃着脑袋说道：“没想到案件背后还有这样的事。要是这样，儿子也该好好干了。他应该体会到了父母的爱。”

“上杉先生，就是这样。”加贺探了探身，“我工作时经常想，残忍的凶杀案发生后，我们不仅要将凶手抓获，还有必要彻查案件发生的原因，否则同样的事可能还会发生。真相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清濑弘毅就从中学到了，所以才变了。但您不觉得还有人应该改变吗？”

上杉正拿吸管搅动冰咖啡，闻言停下动作，看着加贺。

“你想说什么？”

“您应该知道岸田在隐瞒什么。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坦白呢？”

上杉看着自己的手，说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因为您能理解岸田的心情吗？您真的觉得这样就行了吗？”

“所以啊，”上杉抬了抬下巴，盯着加贺，“你想说什么？能说得明白些吗？”

“那我就直说了。”加贺严肃起来，目光中带着上杉从没见过的锐利，“只有您才能让凶手松口。请务必问出真相。”

这个人————

他果然知道，上杉心想。加贺明知上杉在三年前做了那么愚蠢的事，还是说出了这番话。

“我已经不想出风头了。”上杉平静地说道，“我是个非常卑劣的人，根本不配当警察。当时我提出辞职，但在别人的劝说下打消了那个念头。可我现在很后悔，觉得当时应该辞职。”

“何不将您悔恨的心情告诉那个人呢？”

上杉拿起咖啡杯轻轻摇晃，杯中的冰块哗啦作响。

“别胡说了。”他小声说道。

8

岸田要作比上杉上次见他时更瘦了。他脸色憔悴，眼窝深陷，隔着衣服都能看出肩膀上的骨头，好像一副骸骨穿上了西装。

他没有正视上杉，也没看其他地方，目光迷离。

“辖区里有个多事的刑警。”上杉开口道，“他说只有我才能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才来这里。但说实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你。我没这个自信。请听我讲个故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上杉喝了口茶。

“我今年五十五岁了，结婚已经二十一年。结婚时想马上要孩子，却始终没能如愿。到了第三年，妻子总算怀孕，又过了一年生了个男孩，我高兴得快跳起来了。”

岸田的表情有了些许变化。他的眉毛动了动，看起来在听上杉说话。

“可能因为三十多岁才有了儿子，我非常疼他，就是所谓的溺爱吧。即便在监视嫌疑人时，我也背着同事往家里打电话，想听儿子咿呀学语。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并未感到羞耻，反而觉得自豪。”

岸田又起了变化。他茫然看着桌面的眼神开始有了焦点，似乎想要注视什么。

“我的确疼爱儿子，而且对这点很有自信。但疼爱和重视不一样。所谓重视，是考虑孩子的未来，不断为他做出最好的选择，我却没能那么做。我只是为自己有了一个可以倾注爱的对象而极其高兴。”

上杉又喝了口茶。

“当然，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不会永远那么可爱，有时还会闯祸。这种时候，父亲往往会选择逃避。工作一忙，他们更为自己找到一个体面的借口。我也一样。妻子跟我说起儿子时，我只嫌她啰唆，根本不想跟她一起解决问题。当妻子因此责怪我时，我总会说自己有工作。即便工作不忙，我也总把这句话当武器，将所有麻烦都推给妻子，甚至在听说儿子交了狐朋狗友时，我也并不在意。我乐观地认为，稍微活泼一点的男孩子总有一段时期会这样。实际上，我的乐观只是在自欺欺人。”

岸田抬眼看了看上杉，但四目相对时，他马上垂下了头。

“三年前，在警视厅待命的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某个派出所的警察，是我通过一起案子认识的。他抓住了一个不戴安全帽就要开摩托车的少年，听少年说他父亲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上杉，于是给我打电话确认。我询问详情，发现少年的确是我儿子。我很吃惊，且不说安全帽，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驾照。对方问我怎么办，我跟他说：对不起，这回请放了他吧。”

上杉的声音有些嘶哑。他将手伸向茶杯，中途又停了下来。茶杯已经空了。

“对方答应了。他并没亲眼看到我儿子驾驶摩托车，因此给出警告后便放了我儿子。我松了口气。儿子刚上高中，要是被学校发现，很可能会被开除。但我的判断酿成了大祸。我当时本该毅然决然地请对方按规定严惩，要是那样，后来也不会……”

上杉有些语塞，连续做了两个深呼吸。

“当然，我也责备了儿子，但他并不在乎，可能因为我说话没用心吧。一周后，我就受到了惩罚。儿子在首都高速都心环状线上出交通事故死了。据推测，他以一百三十公里的时速在S形弯道上飞奔，撞上了路边的隔离墙。他虽然戴着安全帽，却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身体的东西。当然，他仍没有驾照。摩托车是他向朋友借的，试图不戴安全帽驾驶而被捕时，他要骑的就是这辆车。后来我才知道，儿子还曾向别人炫耀，说他差点被捕，一说老爸是刑警，警官便放了他，所以以后稍微犯点错也没关系。”

上杉挺直上身，低头看向弯着腰的岸田。

“我没能保护做了错事的儿子，而是将他推向更坏的方向。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也是个不称职的警察。即便被孩子恨，父母也要将孩子引

导到正确的方向，只有父母能这么做。岸田先生，你杀了人，当然要赎罪。但如果你的供词中有谎言，将达不到赎罪的目的，还可能导致新的错误发生。你不这么认为吗？”

岸田开始浑身颤抖，而且越来越剧烈，随后抽泣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两眼通红。

“请告诉我实情。”上杉说道。

9

很久没见到这样蓝的天了，万里无云，沥青路面上升腾的热气似乎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到达咖啡馆时，上杉的后背都已湿透。

加贺坐在临街的桌旁，正摊开餐巾纸写着什么。上杉一走近，他立刻面带笑容地说道：“您好。”

“你在数什么？”上杉边在加贺对面坐下边问。他看见餐巾纸上写了几个“正”字。

“我在数穿外套和不穿外套的人。穿的人果然少了。”加贺把餐巾纸揉成一团。

上杉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杯冰咖啡。

“岸田克哉挪用公款一事已经得到确认。别吃惊，有八千万呢。”

“是吗……”加贺不以为意地说。

岸田要作侵吞清濑夫妇的财产不是为了偿还自己的欠款，而是因为儿子克哉苦苦哀求，才不得不下手。克哉挪用公司的钱，即将被审计部门发现。

“令人吃惊的是，克哉完全不知道父亲是如何筹钱的。他认为那不过是父亲的事务所赚到的钱，真是天真！顺便说一句，他老婆也不知道丈夫挪用公款，她好像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过得奢华。”

加贺沉默不语，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上杉也循他的视线望去，路对面仙贝店的招牌映入眼帘。

冰咖啡端上来了。上杉喝了一大口，看着加贺说道：“我有件事想问你，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瞄上了岸田的儿子？”

加贺摇了摇头，说道：“我没瞄上他。”

“嗯？你很早就发现他儿子与案件有牵连，所以选择了我，不是吗？”

加贺歪了歪脑袋，表示不明白上杉的意思。

“凭你的眼力，无论搭档是谁都可以，你却选择了我，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我儿子的事，所以才认定，即便岸田包庇儿子，我也能让他坦白，不是吗？”

实际结果正是如此。他不得不这么想，这个辖区的警察导演了一切。

加贺露出温和的笑容，微微摇了摇头。“不是这样，您太抬举我了。”

“那为什么选择我……”

“理由有两个。”加贺伸出两根手指，“其一，您是负责岸田的。谁负责他，我就跟谁一起行动。其二，我知道您儿子的事，还听说您想辞职。您必须将这段痛苦经历应用到刑警的工作中去。出于这些想法，我选择了您。”加贺真诚地看着上杉。

上杉移开视线，用手指拭去咖啡杯上的水滴。“这等于没说啊。你知道多少我的事情？”

“但我的判断没错，不是吗？”

“怎么说呢……”上杉小声嘟囔道。

我也知道一点你的事——上杉原本想这么说，来这里之前听到的事还回荡在耳边。

加贺曾任职于警视厅搜查一科。在一件凶杀案的审判中，他作为辩方证人出庭，这件事导致他被调到基层的警察局。因为他的行为引起了死者家属的不满，他们怀疑调查人员的个人感情延误了破案。实际上，正是因为他的工作，一桩疑案才得以解决。

还是别说了，上杉心想。加贺肯定没后悔，他就是那样的人。

“岸田马上会被起诉。时间很短，但承蒙照顾。”上杉把咖啡钱放到桌上，站起身来。

“欢迎随时再来，到时我带您逛逛这条街。”

“希望能在凉快一点的时候。”上杉说完，朝门口走去。

就在这时，一个姑娘从外面走了进来。她穿着T恤和牛仔裤，头发

染成黄色，留着左右不对称的发型。姑娘径直朝加贺走来。

“加贺警官，又在偷懒啊？”

“不是啊，我在巡逻。”

“什么啊，你就是因为这样才升不了职。”

“哈哈哈……”加贺笑道，“香蕉汁怎么样？我请客。”

“不用了，我还要琢磨发型设计呢。”

姑娘说了声“回头见”，便走出咖啡馆，横穿马路，进了对面的仙贝店。

“她是那家店老板的女儿。”加贺说，“想当美容师。”

“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上杉回到加贺面前，说道，“加贺，你到底是什么人物？”

加贺打开放在旁边的扇子，扇着风答道：“我不是什么人物，在这条街上，我只是一个新参者。”

放学后

Higashino Keigo

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放学后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赵峻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01

ISBN：978-7-5442-9122-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九月十日，星期二，放学后。

头顶上方咣当一声，我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见从三楼窗户飞出一个黑色物体，从我正上方坠落。我慌忙闪开，黑色物体砸在我刚才站的地方，啪地碎了。

是一个种着天竺葵的花盆。

这事发生在放学后，当时我正从教学楼旁边走过。不知从哪儿飘来钢琴声。有那么片刻，我呆呆盯着那个陶瓷花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腋下渗出的汗流到胳膊上，才回过神来。

接下来的瞬间，我拔腿冲进教学楼，奋力跑上楼梯。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三楼走廊。心跳急促不光是因为刚才的猛跑，内心的恐惧已到了顶点。如果刚才被花盆砸个正着会怎样？——天竺葵的红色突然浮现在眼前。

那扇窗会是哪间教室的呢？我在理科实验室前停住脚步，里面飘出一股药味，定睛一看，门开着一条约五厘米的缝。

我用力推开门，一阵清爽的微风吹了过来，正对着门的窗户敞开着，白色窗帘在飘动。

我又沿着走廊前行。不记得从花盆砸下到现在过了多长时间，总觉得扔花盆的人就藏在走廊两侧的教室里。

教学楼中间呈L形，走过转角时我停了下来。挂着“二年级C班”牌子的教室里传出说话声，我毫不犹豫地把门打开。

里面有五个学生，正聚在窗边写着什么。见有人突然闯入，她们吃了一惊，齐齐向我望来。

我不得不开口："你们在干什么？"

最前面那个学生回答："我们是文艺社的……在做诗集呢。"那语气很肯定，像是要接着来一句"别来打搅"。

"有人来过这儿吗？"

五个人互相看看，摇摇头。

"也没人经过走廊？"

她们又互相看了看。有人小声嘟囔"没有呀"，刚才那个说话的学生像是代表大家似的答道："没注意。"

"哦……谢了。"

我环视教室一圈，关上了门。

钢琴声又传了过来，刚才好像就一直在响。我不太懂古典音乐，但听过那支曲子，觉得弹得还不错。

走廊尽头有间音乐教室，琴声就从那儿传来。我依次打开一间间教室的门，检查里面是否有人，最后剩下的就是那间音乐教室。

我粗鲁地打开门，发出噪音。就像平静的流水被搅乱、优美的建筑被捣毁一般，钢琴声戛然而止。

弹奏者怯怯地看着我。我有印象，她是二年级A班的学生，白皙的肌肤引人注目，此刻脸色却显得有些苍白。我不禁说了声"抱歉"。

"有人来过这里吗？"我一边问一边环顾四周。屋里摆着三排长椅，窗边是两架旧风琴，墙上挂着驰名音乐界的作曲家们的肖像。可以断定这儿无处藏身。

她一语未发，摇摇头。她弹的是三角钢琴，看起来相当古老。

"是吗……"

我绕到她身后，走到窗边，看见社团的学生正在校园内跑步。

音乐教室左边也有楼梯，凶手大概是从那里逃走的。他有足够的时间跑掉。问题是，究竟是谁？

我注意到弹钢琴的女孩在盯着我，表情有些不安。

我挤出笑容："接着弹吧，我想听一会儿。"

她的表情柔和下来，瞥了一眼乐谱，灵活地动起手指。平静而热烈的旋律……对了，是肖邦的名曲，连我也知道。

一边眺望窗外一边聆听肖邦——真是意料之外的优雅时光，但我并不觉得愉快，心里依然郁结难消。

我走上讲台大约是在五年前。并非因为对教育感兴趣，也不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简单说来，那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从老家的国立大学工学院信息工程系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家电公司上班。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公司总部在老家，不料却被派到了位于信州的研究所，还好工作内容是光纤通信系统的开发设计，还算如愿。这份工作干了三年。

第四年出现了转折。公司在东北建了新工厂，光纤通信系统的开发人员大多被调到那边，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我犹豫了。印象中，东北实在太遥远，一想到老员工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也许会一辈子待在深山里”，心里就凉了半截。

我开始考虑换工作，换家公司，或是当公务员，可哪条路都不容易。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想着是不是该死心去东北时，母亲建议我去当教师。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取得数学教师资格，母亲说就这么浪费太过可惜。当然，从她的角度，她不想让儿子去东北那么偏僻的地方。事实上，就薪水而言，与我当时的收入相比，教师算是不错的职业。

然而，要通过教师聘用考试并不容易。提到这点，母亲说，私立高中也许还能想想办法。已经过世的父亲以前在私立学校协会有些熟人。

不是什么特别想干的工作，但也并不讨厌——这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印象，也没什么特别想干的工作可以让我拒绝年迈母亲的热心建议，于是，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当时心里只是抱着姑且试上两三年的草率念头。

第二年三月，我正式拿到聘书。

私立清华女子高级中学——这是我第二个工作单位的名字。

从S车站下车步行约五分钟即可抵达这所高中，四周被社区住宅和田地包围，环境奇特。每年级有三百六十名学生，每四十五人一班，分成八个班。学校建校已逾二十年，又保持着较高的升学率，在全县的女子高中里堪称顶尖学府。事实上，当我告诉朋友说要到清华女中任教时，每个人都祝贺我，说找了个好出路。

向公司递上辞呈，四月开始，我走上了讲台。第一天上课的情景还

记忆犹新。那是个高一的班级。自己也是初来乍到，在自我介绍时就对学生说，我们都是新生。

上完第一堂课，我就差点对做教师失去信心。并非遭遇了什么挫败，也不是无法应付学生，而是我受不了她们的视线。

我不觉得自己引人注目，甚至已习惯于躲在别人背后。可是，若要做教师就不能如此，学生们对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有反应，还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上课时，我觉得自己被近百只眼睛监视着。

直到两年前，我才逐渐习惯她们的视线。这不是神经变迟钝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发觉学生们对老师并没有多大兴趣。

我根本无法理解她们的想法。

总之，令人惊讶的事情接连发生。若以为她们是大人，却会意外地发现她们根本就是孩子；若以为她们是孩子，她们又会惹出不亚于大人的麻烦。我从未预测到她们的行动——这一点，不管是第一年还是第五年当老师都相差无多。

不仅是学生，教师也一样。在我这种转行过来的人看来，很多时候他们都像是不同的物种。有的为了管教学生，不知疲倦地做着无用功，有的小题大做地检查学生的服装仪容，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在学校这种地方，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这就是我五年来的感想。

不过，最近有一件事我很清楚——身边有人要杀我。

注意到这种杀机是在三天前的早晨，S车站月台。我挤出满载的电车，随人群走在月台边缘，忽然被人从旁边撞了一下。事出突然，我失去平衡，朝外侧踉跄了一两步，好容易才站稳，没掉落到铁轨上，此时离月台边缘已不到十厘米。

好险！到底是谁？这么想着，一阵战栗掠过全身——正好有一辆快车驶过我差点跌落的铁轨。

我的心抽紧了。

我确信有人故意撞我——估算好时间，等着我一不小心……

到底是谁？很遗憾，根本不可能从拥挤的人群中找出凶手。

第二次感觉到杀机是在昨天。游泳社没有训练，我独自一人在池里。我喜欢游泳。

往返游了三趟五十米，我爬了上来。过一会儿还要去指导射箭社，

不能太累。我在炎热的泳池边做过放松体操，便去冲凉。已经九月了，却连日酷热，冲个澡爽快极了。

冲完澡，关上喷头时，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它掉在我脚边约一米开外的地上，不，水已积到脚踝，所以应该说它泡在水里。是个拳头大小的白色小盒。我凑过去仔细看了看，随即拔腿冲出浴室。

那是家庭用一百伏特延长线的插座部分，白色小盒是分接头，电线另一头接到了更衣室的插座。我进泳池前没这东西，一定是有人趁我游泳时放的。目的何在呢？答案很明白，是要让我触电而死。

可我怎么会平安无事呢？我来到总开关前查看，果然不出所料，安全开关跳闸了。这是因为电流在水中的流量过大，超出了安全开关的容量。如果安全开关容量更大一些……我后背一阵发凉。

接着就是第三次，刚才的天竺葵花盆。

至今，三次我都幸免于难，但幸运不见得会一直持续，终有一天，凶手会狠下毒手，我必须在此之前查清凶手的真面目。

嫌疑人是名叫“学校”的集团——里面聚集着不知底细的人。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

第一节是三年级C班的课，这是个升学班。进入第二学期后，就业班的学生开始心猿意马，而升学班的学生多多少少会认真听讲。

我推门进去，响起一阵拉椅子的哗啦声，几秒钟后，学生们全坐了下来。

“起立！”随着班长的口令，清一色穿着白衬衫的学生们站起行礼，随后坐下，教室里又是一阵响动。

我立刻翻开教科书。有的教师在正式讲课之前会说说题外话，但我根本学不会。连循规蹈矩讲课都觉得痛苦，怎么还能说出多余的话来？我想，能在数十人的注视下说话而不觉得痛苦，应该是一种才能。

“从五十二页开始。”我的声音干巴巴的。

学生们最近似乎也明白了我是怎样的教师，不再期待什么了。我还知道，因为除了和数学课有关的事之外我什么话都不说，学生们给我取了个绰号——“机器”，大概是“上课机器”的简称。

我左手教材，右手粉笔，开始上课。三角函数、微分、积分……不清楚她们当中有百分之几的人能听懂我的课，别看她们不时点头、勤快地做笔记，却并不意味着她们听明白了。每次考试总让我有上当的感觉。

课大约上到三分之一时，教室的后门突然打开了。所有学生都回头去看，我也停住拿粉笔的手，望向那里。

进来的是高原阳子。她迎着所有人的视线，慢慢走进来，眼睛始终看着她那张位于左侧最里边的桌子。她根本没往我这边看，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

“接下来讲用代入法计算不定积分……”见高原阳子坐下，我接着讲课。我明白此时教室里气氛紧张。

阳子受了处分，被学校勒令停课三天，听说是抽烟时被发现了，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听三年级C班的班主任长谷说过，她今天起恢复上学。第一节课开始之前，长谷对我说：“刚才我点过名，高原没来，我想她大概又旷课了。要是你的课她迟到了，就狠狠训她一顿。”

“我最不会训学生了。”我实话实说。

“你可别这么说，你是她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吧？”

“没错。”

“那还不好办？”

“真没办法。”

我虽然这么答应着，却丝毫没打算照他说的去做。理由之一正如自己所说，我不会教训学生，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实在不会应付高原阳子这样的学生。

没错，去年她是我任班主任的二年级B班的学生，但那时她并非像现在这样令人感到棘手，只是精神和身体都有些“早熟”。

那是今年三月，结业典礼结束之后的事。

我回到办公室，打算收拾一下回家，看到提包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到二年级B班教室”。纸条上没有写姓名，字迹很工整。我实在猜不出究竟是谁找我，有什么事，便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教室，推开门。

等在那儿的是阳子。她靠讲台站着，脸朝着我。

“阳子，你找我？”

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什么事？对数学成绩不满意？”我不太习惯地开着玩笑。

阳子置若罔闻：“我想请老师帮个忙。”她伸出右手，递过一个白色信封。

“什么？信？”

“不是。自己看。”

我瞥了一眼信封里面，好像是车票，拿出来一看，是三月二十五日九点发车的特快列车车票，去长野。

“我要去信州，想让老师陪我。”

“信州？还有谁？”

“没了，就我们俩。”她语调轻松得像是在聊家常，神情却严肃得让我吃惊。

“真令人惊讶！”我故意夸张地说，“为什么找我？”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去信州？”

“只是……想去那儿。你会陪我去吧？”她说得很肯定。

我摇摇头。

“为什么？”她好像很意外。

“学校有规定，不能和某个学生单独出行。”

“和某个女人呢？”

“啊？”我看着她，不知所措。

“就这样吧。三月二十五日我会在M车站等你。”

“不行，我不能去。”

“你得来，我等你。”阳子不等我再开口就匆匆向外走去，在教室门

口回过头来说，“否则，我恨你一辈子。”她说完就沿走廊跑了出去。我手拿装着车票的信封，呆立在讲台。

三月二十五日到来之前，我非常困惑。当然，我丝毫没有和她一起旅行的念头，只是对该怎么办犹豫不决——是不管不顾让她傻等，还是去车站说服她？考虑到阳子的个性，我不认为当天她会听从我的劝说。既然如此，我决定还是不去车站。我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以为她只要等上一个钟头，就会死心回家。

那天我终究无法平静，从早上开始不停地看时间。时针指向九点时，不知为何，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天真是漫长。

当晚八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喂，我是前岛。”

“……”

直觉告诉我，电话那头是阳子。

“是阳子吗？”

“……”

“你一直等到现在？”

她仍沉默不语。我脑中浮现出她的表情——有话想说，却咬住下唇忍着。

“没事的话我要挂了。”

她还是没回答，我放下电话，觉得心底像压了一块巨石。

春假结束，她们升上三年级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尽量不和她打照面，在走廊上见她走过来我会马上折回，上课时也尽量不把目光投向她。最近虽然没再那么神经质地躲她，可那件事之后，我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她。也正是从那段时期开始，阳子因着装和上课态度被校方视为问题学生，这也成了我的心结。

直到上完课，我也没对她的迟到说上一句。平时偶有学生迟到，我从不加批评，学生们好像也不觉得奇怪。

回到办公室对长谷提起此事，他皱紧眉头唠叨起来。

“这可不好办。恢复上课第一天就迟到，她这是无视学校，这种时候若不狠狠教训一通……好吧，中午休息时把她叫出来，我来训她。”长谷一边擦着鼻尖上的汗珠一边说。他只比我大两三岁，但看起来显得苍老，大概是早生华发、身材又胖的缘故。

这时，坐在旁边的村桥搭话了：“高原阳子来上学了？”

他总是话里有话，我讨厌这种人。

见我点头，他不屑地骂了句“不像话”，接着数落：“真不知她来学校干什么！她难道不明白这里不是她这种害虫该来的地方？只停课三天真是对她太客气了，得停上一星期，不，一个月。不过，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把金边眼镜往鼻梁上推。

我没觉得自己有多少正义感，但村桥挂在嘴上的“害虫”“垃圾”之类的说法，总是让我不舒服。

“她二年级时也没怎么出格呀。”

“就是有这样的学生，在关键时期变坏，算是一种逃避吧。做父母的也有问题，没尽到监督的责任。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K糕点公司的高管吧？”我看看长谷，他点头称是。

村桥皱皱眉，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种情况不奇怪。父亲工作太忙，没时间关心女儿的教育，零用钱却给得太多，这种环境最容易堕落。”

“哦。”

村桥是训导主任。他不停高谈阔论，我和长谷只是偶尔附和。

阳子的父亲很忙，这好像是事实。在我记忆里，她说过她母亲于三年前去世，家务事完全由女佣负责，她几乎是在和女佣过着两个人的日子。记得她说这些时，脸上丝毫未显黯然。她内心也许痛苦，表情却是开朗的。

“那她母亲呢？”村桥问。

长谷做了回答。他连阳子母亲的死因都知道，好像是胃癌。

“没有母亲？那可真是糟糕，无可救药了。”

村桥摇了好几下头站起来。铃声响了，第二节课开始。我和长谷各自回桌前准备了一下，走出办公室。

去教室的路上，我和长谷在走廊上边走边聊。

“村桥老师还是那么严厉呀。”

“因为他在训导处嘛。”我附和着。

“那倒是……其实，高原抽烟那件事，好像是在洗手间偷偷干的，却被村桥老师发现了。”

“啊？村桥老师？”

此事我第一次听说。难怪他看阳子那么不顺眼。

“学校决定罚她停课三天时，只有他主张要停一星期，最后是校长拍板的。”

“哦。”

“高原的确是个问题学生，但她也挺可怜。一个学生告诉我，她今年三月底才开始变成现在的模样。”

“三月底？”

我心头一震。那正是她约我去信州旅行的时候。

“你也知道，自从那孩子的母亲死后，女佣就一直住在家里做家务，可今年三月那女佣辞职了，新来了一个年轻女佣。要单是这样也没什么，可事实上好像是她父亲赶走了前任女佣，带了个年轻女子住进家里。我觉得，这或许是让她产生叛逆心理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长谷走后，我想起阳子那张倔强的脸。正因为单纯，绝望时的反抗才会更激烈。我不擅长指导学生，但知道好几个学生都是因为同样的情形而自暴自弃。

我忽然想起阳子约我去信州旅行时的情形。她会不会是因为家庭环境起了变化而困惑，才想要出门旅行呢？当然，她大概不会打算在旅途中和我商量、征求建议，只是想找个人聆听自己面临的问题。

可我没有回应，而且根本没去理睬。

我想起阳子她们升上三年级后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终究放心不下，朝她望去，视线正和抬起头来的她撞到一起。我至今忘不了她那时的眼神。

那眼神犹如针刺一般。

“怎么啦？没精打采的。”

经过三年级教室附近时，有人在背后叫我。用这种语气同我说话的学生不是惠子就是加奈江。我扭回头，果然不出所料，惠子走了过来。

“和老婆吵架啦？”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嘛。”

惠子缩了缩脖子：“才不是，糟透了。时田又在唠叨我这个了。”她揪住自己的头发。她的头发呈波浪状，看起来很成熟。当然，学校禁止学生烫发。“我说我的头发天生这样，可时田就是不信。”

时田是她们的班主任，教历史。

“那当然，你一年级时可是清汤挂面头。”

“这些方面真古板，一点都不能通融。”

“你好像不化妆了？”

“那样确实太惹眼了。”

暑假期间，惠子曾带妆参加射箭社训练。她说晒黑的皮肤和橙色唇膏很相称。

惠子全名叫杉田惠子，在三年级B班，是射箭社社长。她已经完全结束了少女时期的蜕变，开始变得成熟。通常女孩子到了三年级都会有些大人模样，她看起来尤其明显。

这个惠子也是我不知如何对付的人之一，尤其从那次集训之后更是令我头疼，只好不闻不问。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对集训时发生的那件事只字不提，简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也许对她来说，那种事算不了什么。

“今天训练你会来吧？”

惠子看着我，眼神中透出责怪。最近我没怎么去看射箭社的训练，因为觉得自己有危险，放学后都尽早回家。这种事又不能告诉她。

“抱歉，今天我也有点事。全拜托你啦。”

“这可真麻烦。最近，一年级那帮家伙的姿势很糟……那明天呢？”

“明天应该能去。”

“拜托啦。”说完，她转身离去。

望着她的背影，我开始怀疑集训时发生的事是不是在做梦。

清华女中有十二个运动社团。按照教育方针，校方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并给予大力支持。这么做果然卓有成效，以篮球社和排球社为首，各个社团都相当活跃，每年都有两三个在县运动会中取得佳绩。

尽管社团活动在发展壮大，可直到两年前，学校一直禁止社团出去集训。理由很简单：不能随便让这个年纪的女孩外宿。这种传统很难打破，每年都有人要求出去集训，却总是无法实现。

于是，有人建议所有社团联合集训，即，如果分别集训不妥，就集合全部运动社团一起行动。这样，集训地点和住处可由校方决定，带队老师多了，能有组织地进行监督，而且人多了还能减少支出。

当然，还是有人反对，但第一次联合集训总算在去年成行。作为射箭社顾问，我也去了。集训结果大为成功，学生们的反映也很好，学校决定继续举办。

今年暑假举行了第二次联合集训，地点和上次一样，在县运动休闲中心，训练为期一周。

每天的训练时间表是：六点三十分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至十二点训练，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一点三十分至四点三十分训练，六点三十分吃晚饭，十点三十分熄灯。训练相当辛苦，但各社团可以适当安排休息，自由活动时间也不少，学生们几乎没什么怨言。晚饭后到熄灯前的那段时间尤其令她们快乐，大概是体会到了平时在学校里领略不到的亲近感和集体感。

我大多时候用看书或看电视来消磨时间，每天晚上也会想想训练内容。

那是第三天晚上的事。

集训前半段结束了，为确定队员们的进展及后续训练计划，我在餐厅整理资料。熄灯后大约过了三十分钟，这时大概是十一点，可供一百多人同时进餐的餐厅里再无别人。

射箭是一项能用得分清楚说明成绩的运动，所以只要看当天的得分，每个人进步的幅度便一目了然。我把三天来每个队员的成绩做成图表，打算第二天给她们看。

我画了一会儿，忽觉旁边有人，抬头一看，惠子站在桌子对面。

“真用功啊。”她的语气一如既往地没大没小，但不知为什么，声音

里没了平日的谐谑。

“都已经熄灯了，你睡不着？”

“嗯，有一点。”

惠子在我身旁坐下。她穿着吊带背心加短裤，那样子给人的刺激着实不小。

“哦，在整理资料呐。”她瞥了一眼笔记，“我的记录呢……啊，在这儿，不怎么样呀，好像是近来最糟的状态。”

“那是因为平衡不好。你对时机把握得很准，很快就会改掉毛病。”

“加奈江和弘子还是那样，虽然姿势漂亮……”

“她们与其说是在射箭，不如说是被弓操纵，简单说就是力气不够。”

“还是训练不足？”

“没错。”

我重新拿起铅笔，打算就此结束谈话。惠子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在旁边双手托腮，看着笔记本。

“睡不着？”我又问了一遍，“如果睡眠不足，这大热天可撑不住呀。”

惠子没回答，说了句“喝罐果汁吧”，站起来去旁边的自动售货机买回两罐果汁。她毫不顾忌地跷起二郎腿坐下，双腿在运动短裤下裸露着。我挪开视线，伸手去掏裤袋里的钱包。

“算啦，不过是一罐果汁，我请客。”

“不行，你花的是父母的钱。”我从钱包里拿出两枚百元硬币，放在她面前。

她瞥了一眼，没伸手去拿，却问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哎，你担心老婆吗？”

我拉开拉环正要喝，闻言差点呛住：“你说什么？”

“我可是认真的。怎么样？”

“这问题可不好回答。”

“不担心但是寂寞？”

“不寂寞，又不是新婚。”

“不寂寞但会心疼？”

“喂……”

“老实说呗，我说得没错吧？”

“你好像醉了，从哪儿弄的酒？没错，你身上的确有酒味。”我凑近惠子的脸，假装去闻。她却不笑，直直盯着我的眼睛。那认真的眼神让我一阵麻痹，身体无法动弹。

两三分钟，或许只是两三秒钟，我们四目相对。说得文艺腔一些，时间仿佛在我和她之间停止了。

记不清是惠子先闭上眼，还是我先去抚她的肩，我俩很自然地把脸贴近，吻了起来。我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奇怪，甚至还竖起耳朵听会不会有人突然进来。惠子像是也不紧张，她的唇很湿润。

“这种时候，我是不是得道歉？”离开她的唇，我的手仍在她肩上。吊带背心外裸着的肩在我掌下似乎要冒汗。

“为什么道歉？”她盯着我反问，“又没干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你是说并不是出于喜欢？”

“不……”我欲言又止。

“那是为什么？”

“觉得打破了心照不宣的戒律。”

“没那回事。”她语气坚决，依旧盯着我的眼睛，“以前我也没觉得自己受清规束缚。”

“厉害。”我把手从她肩上放下，一口气喝干果汁。不觉间，我口干舌燥。

这时，走廊传来脚步声，像是拖鞋的声音，听起来不止一个人。

我们立即分开，几乎同时，餐厅门被打开，进来两个男人。

“是前岛老师呀。”说话的高个子是田径社顾问竹井。另一个是村

桥，他不是运动社团顾问，而是作为督导来参加集训。

“杉田同学也在，看来是商量训练了，你们可真努力呀。”竹井看着摊在我面前的图表和笔记本说。

“你们在巡夜？”

算是吧，两人相视笑笑，环视了一番餐厅，原路离开了。

惠子注视着那扇门，好一会儿才看向我，像往常一样笑着说：“气氛被破坏了。”

“回去睡觉吧？”

“嗯。”她点点头站起身，我也收拾起桌上的东西。

在餐厅前分手时，她在我耳边说：“下次哟。”

“啊？”我看着她的脸。

她清脆地说了声“老师，晚安”，朝着走廊另一边走去。

第二天训练时，我总觉得自己在躲着惠子的目光。我感到内疚，更觉得难为情，真是白活了这么大年纪。惠子对我的态度却和从前一般无异，连报告人数时的严肃语气也完全相同：“一年级的宫坂因身体不舒服请假，其余全部到齐。”

“身体不舒服？这可不好。感冒了？”

她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女孩子要是说身体不舒服，你就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说话的腔调也和平常一样。

那天晚上的事，惠子至今从未提过。最近，我开始想，在意的也许只是我自己。这个比我小十来岁的女孩无意间说了句“下次哟”，我却难以释怀。

眼前浮现出惠子的脸，那张脸时而看起来很聪明，时而给人媚惑之感。我对自己说：冷静一些。

第四节课结束后的午休时间，我看着报纸吃完妻子准备的午餐，正喝着咖啡，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学生。是高原阳子。她环视了一下屋子，随即朝长谷的座位走去，走到一半时和我四目相对，却毫无反应。

长谷一见她就开始皱眉训话。他的座位在我前面，隔着四张办公桌，能清楚看见他的表情，也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对话。我装着看报纸朝他们那边望去，只看见阳子面无表情、垂着眼帘的侧脸。

长谷说的不外乎被停学后第一天上课就迟到不像话、没再抽烟了吧、马上就要毕业了要坚持到最后等等。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训斥，反倒像是请求。阳子仍毫无反应，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不知是否在听。

看着她的侧脸，我忽然觉得有些奇怪：她的头发剪短了。她以前的头发不算长但也不短，有一点点卷，现在一点卷发都没了，刘海也剪得很短。是不是想换个形象？

正注意着那边的情形，背后突然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教务主任松崎露着黄牙在笑。“有什么有趣的报道吗？”

我讨厌这种拖泥带水的说话方式，说正事前总要来个套近乎的题外话。

“世上还是老样子……您有事吗？”

见我直截了当，松崎把目光投向报纸，声音里透出不悦：“啊，校长叫你。”

我把报纸递给他，赶紧来到校长室，敲了敲门。听见“请进”，我推门进去，见栗原校长背对着门正在吸烟。他戒烟很多次了，都以失败告终。

他转过椅子面对我，开口就问：“射箭社情况怎样？今年应该有希望参加全国比赛吧？”他声音虽低却很有穿透力，不愧是练过橄榄球的运动健将。

“大概有五成把握……”

“怎么这么不自信？”他把手里的烟捻灭在烟灰缸里，随即又拿出一支，“你当顾问几年了？”

“五年。”

“唔，也该出成绩了。”

“我们在努力。”

“光努力还不行，必须想办法取得实际成绩。在日本，有射箭社的学校还不太多，要成为一流并不难——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这情况没变。”

“那就拜托啦。三年级的杉田惠子……是叫这名字吧？她怎么样？”

“很不错，可以说最有希望参加全国比赛。”

“好，那你就重点培养她，其他人差不多就行了。别一脸不情愿，我不想干涉你的做法，但想看到成果。”

“我会努力。”我只能这么说。我对靠运动队提高学校知名度的做法没有太大反感，毕竟，既然“经营”是大前提，在宣传上下功夫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校长说得这么露骨，我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他。

“叫你来还有别的事。”

见校长表情有了变化，我不禁一愣。他的神情忽然柔和起来，指着一旁的沙发说：“你坐下。”我稍稍迟疑后坐下，他也坐到对面：“不为别的，是贵和的事。你知道贵和吧？”

“知道。”

贵和是校长的儿子，我见过一次。他从一流国立大学毕业后进了本地某企业，发展得一帆风顺，给人的印象却没有朝气，看起来软弱、消极。当然，表面印象和实质不一定都一致。

校长接着说：“贵和已经二十八岁，该找个好对象了，可总碰不上合适的，即使我这个当父亲的看中了，他却一看照片就摇头。”

我在心里暗想，也不看看自己那副模样。

“这回他却看中了一个……你猜是谁？”

“不知道。”管她是谁呢。

“麻生恭子。”

“是吗？”

校长对我的反应好像很满意：“觉得吃惊？”

“是。她有多大……”

“二十六，我觉得还是沉稳些的媳妇好。给贵和看过她的照片，好像很满意，所以八月返校日时，我跟她提过这事，她回答要考虑一下。我把贵和的照片和履历也给她了。”

“这样啊。然后呢？”我又忍不住去催促下文。

“问题就在此之后。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她还是没有任何答复，试探着去问，她总推托说再等等。如果不喜欢就直说好了，她这样实在叫人难以捉摸，这才把你叫来了。”

听到一半时，我已明白了校长的意图，他希望我去弄清麻生恭子的想法。我一说出心中的猜测，校长便满意地点点头。

“你的判断力果然不错，就是这样。但光是这一点，未免拿你大材小用了，还想让你彻查她的异性关系。当然，都二十六岁了，大概总谈过一两次恋爱，我也没那么古板。问题是她现在的情况。”

“明白了。但如果她心下无意，就没必要去调查了吧？”

“你的意思是她不情愿？”校长的声音有些不悦。

“也有这种可能。”

“唔……要是那样，就弄清楚她对什么不满意。尽量问问她有什么要求。”

“明白了。”

我真想问问，如果她对贵和不满意，他又当如何？

“校长的事就这一件？”我的语气比刚才严肃了一点。

“对。你有什么事吗？”他的语调变慎重了，大概是看到了我的表情。

“有人要杀我。”

“什么？”

“有人对我下手。昨天我经过教学楼旁，花盆从头顶上砸落下来。”

“大概是碰巧吧？”他挤出笑脸，想敷衍了事。

“碰巧的事会发生三回？”

在站台险些遭人推落、在泳池差点被电死，这些我已经对他说过。

“然后呢？”

我忍住没说“什么然后”，平静地对他说：“我想报警。”

他把烟放在烟灰缸里，交叉着胳膊，像遇到什么难题般闭上眼，一脸阴沉。直觉告诉我，他不会给出令我满意的回答。果然，他说：“再等等吧。”

我没点头。

他依然闭着眼，嘴唇在动。“这是学生的一种不良行为。其他学校，特别是男校，也会发生流氓滋事等暴力事件，即便是那种情形，警方介入也不好，毕竟只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话问题。”他睁开眼睛，眼神像是讨好，又像是安慰，“骚扰，只不过是骚扰，并没有要杀你的意思，如果就此惊动警察，以后会惹出笑话。”

“但从手段来看，我只能认为凶手想杀人。”

校长忽然脸色一沉，拍着桌子：“你不相信学生？”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若非这种时候，大概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能想到这种借口真是太奇怪了。

“我说前岛，”他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像在恩威并施，“再等一次，就一次，看看情况，到时候看情形判断，我也没什么可说了，这样总行吧？”

如果下次要了我的命怎么办？但我没有这么说，并非因为理解，而是死了心。

“最后一次，对吧？”

听我这么说，校长得救一般松了口气，表情缓和下来，又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学校教育——教师的态度、学生的态度……我不想听那些空洞的理论，说了句“我还要去上课”，便站起身，拉开门走出去，背后传来校长的声音：“我儿子的事……拜托了。”我懒得回答。

走出校长室，下午的上课铃声响了。我夹在一群快步赶往教室的学生中，回到办公室。

栗原既是校长，又是理事长，可谓真正的独裁者。打发走一两个教师，或者让教育理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要视他心情好坏而定。但学生们对他的评价还不算坏，惠子就说过：“他对欲望的表现很直白，不装蒜，这点还像人样。”

其实，栗原校长与我父亲曾为军中袍泽，战后的混乱中两人好像干过不少坏事，之后分道扬镳，父亲当了企业家，栗原开始办学。他成功

了，父亲却留下年迈的母亲和一点债务离开人世。如今，长我三岁的哥哥在老家和嫂子一起经营钟表店，照顾母亲。

当时，劝我当教师的母亲大概和栗原校长打过招呼，因此我马上被清华女中录用。正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校长对我很直率，工作之外我也理所当然地尽心帮他的忙，刚才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一例。

一进办公室，就听到年轻女孩的尖嗓音。循声望去，村桥正和一个学生相视而立。

“你先回教室，有话放学后再说。”村桥指着门口，声音有点激动。

“在这之前请明白地告诉我，您说认为自己没错，对吧？”

村桥比我稍矮，应该不到一米七。那学生的身高和他不相上下，肩膀也宽，从背后看就知道是北条雅美。

“我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村桥直盯着雅美。雅美一定也在用她那双倔强的眼睛瞪着他。

过了一会儿，她说：“明白了，我放学后再来。”她向村桥鞠了一躬，迈开大步走出办公室。连同我在内的其他老师都看得目瞪口呆。

“怎么回事？”我问正在准备上第五节课的长谷。

他瞥了村桥一眼，低声说：“村桥老师上课时训斥学生，好像用了‘混蛋’一词。北条来向他抗议，说这称呼有侮辱的意味。”

“这……”

“无聊吧？北条也知道不过是区区小事，大概一半是在捣乱。”

“哦。”我听明白了，回到座位。

北条雅美是三年级A班班长，入学以来成绩一直保持第一，说她是清华女中建校以来第一才女也不为过。她的目标是东京大学，如果能如愿，那可真是学校有史以来的壮举。她还是剑道社的主力、县里屈指可数的女剑客，文武兼修，简直让人感叹她何不生为男儿身。

今年三月开始，她开始了一项奇特的活动。说“奇特”也许会遭到攻击，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站出来破除拘泥于旧传统、漠视学生人性、毫无原则的教育”。她倒也并未号召罢课或无视服装和发型规定，知道那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她首先发动一、二年级学生成立“服装规定缓和化讨论会”，通过学生会向校方传达意见。之所以鼓动一、二年级学生，大概是顾虑到三年级学生各忙各的，又即将毕业，不会花精力参加活动。目前开始活动的只有“服装会”，好像接着又要成立“头发会”之类的组织。

把矛头指向北条雅美、视她为“癌症病源”的是训导处，训导主任村桥尤其严厉。有好几次，村桥在三年级A班上课归来，雅美还追过来强烈抗议他上课时的用词和态度。校方因此视她为情节较严重的问题学生，但根本无法阻止她的行为。她采取的方法正当，照章行事，而且抗议的内容也基本属实，再加上她成绩拔尖，有教师不以为然地说：就忍一忍，等她毕业吧。

“受点宠，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村桥坐下，自言自语道，语气里带着不耐。新学期开始后，北条雅美日益活跃。

第五节课铃响，办公室里一阵离席的声音。见麻生恭子起身，我也站了起来，迈出办公室，走了十来步追上她。她一边拢拢长发，一边用冷漠的眼神瞥我一眼，像是在问“有何贵干”。

“刚才我被校长叫去了。”

她有了反应，稍稍放慢脚步。

“他让我问问你的想法。”

听校长谈及此事时，我就已经打算这么直截了当。我不会拐弯抹角。

她在楼梯前驻足，我也停住。

“我必须跟前岛老师你说吗？”她的语气很沉稳。

我轻轻摇头：“把意思传达给校长就行，你直接告诉他也无所谓。”

“好，我会告知。”她开始上楼，眼睛始终没有看我。

我心里涌上一股恶意，抬头看了看她说：“他还要我调查你的经历，你该明白是什么经历吧？”

她停下脚步，我开始下楼。头顶上方一阵焦躁的沉默。

这天的第六节是一年级A班的课。我教的几乎都是三年级，只有这一个一年级班。班上学生似乎到了新学期才好不容易习惯了高中生活，稳定下来。若面对一帮叽叽喳喳的初中生，我的神经会受不了。

“下面的练习题请同学到黑板上解答。”我一说，学生们都缩起脖子。几乎所有学生都怵数学。

“第一题山本，第二题宫坂，你俩来做。”我看着点名册点了两人。山本由香蔫蔫地站了起来，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真可怜，想想自己念高中时也是这个样子。

宫坂惠美面无表情地走向黑板。这学生很优秀，果然如我所料，她左手拿课本右手拿粉笔，流畅地写出解答。写的是眼下女孩子们喜欢的圆体字，答案也正确。

我看了看她的左手，还戴着白色护腕。她是射箭社成员，听说在今年夏天集训时扭伤了左手手腕。说“听说”，是因为刚受伤时她怕我责备，就谎称来了例假，停练了几天。由此看来，她还是有点胆小。

“左手不要紧吧？”她答完题正要回座，我轻声问了一句。

她的声音细如蚊蚋：“嗯。”

我刚要讲解黑板上的习题，外面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教学楼外是一圈围墙，经常能听到旁边马路上的车声，但此刻听到的声音却不同，且不是呼啸而过，而是一直响个不停。从窗口往外看，只见三辆摩托车在马路上来回飞驰，三个身穿鲜艳衬衫、戴头盔的年轻人正在肆无忌惮地制造噪音。以前没见过这几个家伙。

“是暴走族吗？”

“他们是想引我们注意。”

“真讨厌。”

坐在窗边的学生开始议论纷纷。这间教室在二楼，马路上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其他学生也探身去看，上课气氛被破坏无遗。

“看啊，有个傻瓜在招手。”

她们又在往外看，我刚想提醒，一个学生说：“呀，老师终于过去了。”

我也不禁去看个究竟，只见两个男人正朝骑摩托车的三人走去，从背影看就知道是村桥和小田，两人手上都拎着水桶。两人先是说了些什么，但对方丝毫没有离去之意。他俩随即拎起手上的水桶朝摩托车泼去，其中一辆被浇了个正着。教体育的小田还要上前去抓车上的家伙，他们见势不妙，便悻悻而去。

“真行啊。”

“到底是训导处呀。”

教室里一片欢呼，更没法上课了。讲解完黑板上的内容，第六节课也快结束了。

回到办公室，果然有好几个教师围着村桥，似乎把他当成了英雄。

“这退敌法真高啊。”因为他就坐在旁边，我便不冷不热地搭了个腔。

村桥很高兴：“这是其他学校常用的办法，还好收到了效果。”

“以后别再来就好了。”一个姓堀的中年女教师说。

村桥也严肃起来：“不知究竟是些什么人，一定是哪儿的混混。”

“没准是我们学生的朋友呢。”我这么一说，旁边的两三个人笑道“不会吧”。 村桥却一脸认真地说“这也不是不可能”。他用一贯的冷漠语气接道：“若真是那样，这种学生得马上勒令退学。”

今天，我也是放学后便立刻回家，不管怎样，昨天的花盆事件还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虽然校外不见得安全，总比在校园里磨蹭要好。这样，已有三天没去射箭社，看来明天非去不可了。

见我在收拾东西，麻生恭子走了过来，我故意未加理睬。对她来说，这次算是攀高枝的大好机会，大概会很在意我刚才的话。

我夹在放学的学生中走出校门，刹那间觉得，一天终于结束了。今天觉得特别疲倦，大概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从正门到S车站大约要步行五分钟，身穿白衬衫、蓝裙子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走着。我随人潮走到一半，想起要去运动器材店，就朝岔路走去。经过居民区，沿着车来车往的国道走一段，就到了那家店。县里卖射箭器材的店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清华女中的队员有进步吗？”店主一见我就问。我刚来学校时就认识了他，他大概长我三四岁，听说以前打过曲棍球，个头不高，但身材匀称。

“总不如意，大概是教练太差。”我苦笑道。

“杉田怎样？听说她进步很快。”说的和校长一样。看来惠子名声在外。

“还可以，不知能走到哪一步……如果再有一年就好了。”

“对啊，她已经三年级，这么说是最后的机会啦？”

“没错。”

聊着天购齐弓箭备用品，我走出店门。看看表，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九月暑热未消，我松了松领带往回走。卡车卷起的沙尘粘在黏糊糊的身上，很不舒服。快到路口时，我停了下来。我看见路旁停着一辆摩托车，确切地说是看见了那个跨在摩托车上、有点眼熟的年轻人。黄衬衫、红色头盔，没错，是下午那三人中的一个。站在他身旁正在说话的居然是清华女中的学生。看看那学生的脸，那新剪的短发在我脑中仍存有印象。

是高原阳子。

他们发觉了我的视线。阳子有点吃惊，但马上漠然转过身去。

我不喜欢在校外教训或命令学生，但这种情况下不能佯作不见，就慢慢走过去。阳子依然背对着我，摩托车上的年轻人好像在头盔里瞪着我。

“是你朋友？”我在阳子背后说。

她毫无反应。年轻人反倒问她：“这家伙是谁？”声音还像个孩子，大概也就是高中生的年纪。

阳子仍背着身，冷冷说了句：“我们学校老师。”

头盔里顿时脸色一变：“什么？老师？那就是白天那两个家伙的同伙了。”

“白天那两个家伙”大概是指村桥他们。看来他怀恨在心了，说起话来咬牙切齿。

“别说得那么粗俗，人家还以为我也是你们的同类呢。”阳子懒洋洋地教训道。

他顿时没了气焰：“可是……”后半句在头盔里咽了回去。

“你可以走了。我听明白了。”

“你会考虑的，对吧？”

“我想想。”

外人听不明白的对话结束了。年轻人发动引擎，一声巨响后，他看看我，大叫一声“你让那两个家伙小心点”，在噪音和废气中扬长而去。

我又问了阳子一次："是你朋友？"

她盯着那人远去的背影回答："摩托车友。他有点没脑子。"

"摩托车？你也骑摩托？"我吃惊地问。

校规自然禁止此事，可她若无其事地说："骑啊。今年夏天拿了驾照，让我那傻瓜老爸给买了车，四处跑呢。"她语气很随便，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你不是讨厌说话粗俗吗？"

她的嘴角又绷紧了，冷冷地说："你可以去告诉村桥他们。"

"我不会去说，但你若被发现，会被开除的。"

"那也不错呀。经常在这一带跑，迟早会被发现。"

我对她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感到很困惑，只好说："你就忍到毕业吧，也没多少日子了。毕业以后你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对了，到时候带我兜风吧，一定很爽！"

她的表情丝毫没变，还狠狠瞪我一眼："这种台词不适合你。"

"你……"

"行了，别管我。"说完，她快步走开，走出几米后又停下来回头说，"其实，你根本不管我死活。"

那一瞬间，我的心直往下沉，重得无法迈开脚步。我呆呆地望着阳子跑开的背影。

"你根本不管我死活。"

这句话在我脑中反复回响。

不觉间，夕阳已西下。



第二章

九月十二日，星期四。第六节课，三年级B班教室。

微积分是高中数学的最后难关，如果掌握不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就无法在数学这门课上占优势。也不知是不是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过去的微积分考试，全班平均成绩从未超过五十分。

我在黑板上列出难解的公式，时而回头看看学生，她们的表情仍那么虚无。一、二年级的学生脸上多少会有“为什么非要学这种东西”或“数学这种东西根本没什么用”之类反抗的神色，到了三年级，她们好像已经不再有那种无意义的疑问，代之以一副“好吧好吧你说你的好了”的表情。她们这算是想明白了吗？

看着她们的脸，我的视线移向坐在左边第四排的惠子。她正双手托腮看着窗外的景色，不知是在看正在上体育课的班级还是远处的房子，反正很少见她这种样子，平常我上课时她总是很认真地听讲。

正总结着今天讲的内容，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顿时精神一振，表情生动起来。我上课一向不拖堂，就合上教科书说：“今天就到这里。”

“起立，敬礼！”班长的声音也充满活力。

出了教室刚走几步，惠子追了上来：“老师，今天会来吧？”和昨天不同，她的语气中有点质问的意思。

“是这么打算的。”

“打算……还不确定？”

“不……一定去。”

“说定了。”说完，她快步走回教室。隔着玻璃窗，我看见她走过去和朝仓加奈江说着什么。加奈江是射箭社的副社长，大概是在商量训练事宜。

回到办公室，旁边的村桥正抓着年轻老师藤本喋喋不休。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好像是因为刚考完的临时测试成绩太糟，他在发牢骚。

村桥经常发牢骚，我们只好当他的听众。牢骚的内容各种各样：学生干的坏事、校长不明事理、工资太少等等，没完没了，总之共同点是：他后悔当了女中老师。

村桥毕业于本地国立大学理学院的研究生院，教的科目和我一样是数学，他比我大两岁，因为一毕业就当了老师，资历比我深。这些年他多次想回大学去。听说他原来的目标是当数学教授，没能如愿，只当了高中老师，也许还舍不得扔掉理想。但一再受挫之后，现在他好像已经放弃了回大学的梦想。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数学老师聚餐时，他跟我说过："我呀，根本就没想让学生听明白！"他有些醉了，在我耳边酒气熏天地抱怨，"那个……我刚当教师那会儿，也是很有干劲的，总想着努力让所有学生都能明白难懂的数学，但是，不可能！不管我多么仔细地解释，她们连十分之一都理解不了，不，应该说她们根本不想理解，从一开始就没在听课。我以为那只是学生的学习劲头问题，只要拿出劲头来……可是，我完全错了。"

"不是学习劲头的问题？"

"不是不是，根本不是。说到底，她们的智力只有那种程度，根本没有能够理解高中数学的记忆容量，即使想理解也做不到。在她们看来，听我讲课和听外籍教师的课没什么两样，所以连努力的意识也渐渐没了。想想也真可怜，她们要听天书似的呆坐上五十分钟。"

"其中也有成绩不错的学生吧？我知道的就有两三个。"

"是有那样的学生，但三分之二都是垃圾。她们没有能理解数学的头脑。我认为从高二开始，所有科目都该采取选修制，再怎么说，让鸡飞上天是不可能的。如果学生有选择上数学课的实力和干劲，我们就全力去培养，这样不好吗？难道你不觉得，正儿八经地对着那些白痴讲解高尚的数学，是在自贬数学的价值？"

"这个……"我苦笑着端起酒杯。我没觉得数学高尚，也没像村桥那样去思考教育制度，只是单纯地把上课当成挣钱的手段。

村桥扶了扶金边眼镜接着说："大概当女中老师本身就是失败的开始。不管你怎么标榜现在是职业女性的时代，大多数女人还是一结婚就会走进家庭。在这所学校里，有几个学生希望将来进入一流企业，干得比男人还出色，去出人头地？几乎所有学生都只想升入随便玩玩就能毕业的短期大学或女子大学，毕业后随便上几天班，一旦找到合适对象就马上结婚。对这样的学生来说，高中也只是她们的游乐场。拼命教这样的学生做学问……我究竟为什么要念到研究生毕业……越想越觉得人生

无趣。”

他越说越激动，说完后又借酒消愁似的一饮而尽。他平时常常发牢骚，却没见过他这么不理智。

“一说要临时考试她们就发牢骚，在期中、期末考试前又不复习准备。唉，以后我也不再犯傻生气了。”

村桥一边摸着整齐的三七分头发，一边滔滔不绝地对藤本发牢骚。趁还没被他抓住，我赶紧拿着运动服走出办公室。

我总在体育馆后面的教师专用更衣室换衣服。那是一间约十叠大小的砖砌小屋，室内有一道砖墙把屋子隔成两半，供男女分用。更衣室是储藏间改建的，构造奇怪，女更衣室那一半的出口在小屋后面，那里原本大概是个窗户。

虽是教师专用，体育教师有专用更衣室，因此在这儿换衣服的只有运动社团的顾问，而参加社团训练的顾问没有几个，来这儿换衣服的男女教师加在一起也屈指可数，有时候只有我一个。

正换着衣服，藤本进来了，叹着气笑了笑。他是网球社的顾问。今天用男更衣室的应该只有我们俩。

“村桥老师话真多，没办法。”

“他这是用发牢骚来解压呢。”

“这可不健康，不如运动一下来发散。”

“他是知识分子嘛。”

“这不算歇斯底里？”他开着玩笑。

我笑着出了更衣室。

去射箭场要沿着教学楼底下绕过操场，平时我都穿过教学楼后面走过去，因为前两天的花盆事件，今天没从那儿走。

清华女中成立射箭社至今正好十年，最初是弓道社顾问将其作为一种训练开始的。西洋箭不像传统弓箭那么古板，带有游戏色彩，很受女生欢迎，所以两三年后就成立了社团。色彩鲜艳的制服、看似优雅的动作，又不像网球或篮球那些运动那么剧烈，射箭社每年都有许多新队员参加，目前已成为人数居全校前五名的大社团。

我在赴任时就被指定为射箭社顾问，因为我大学四年一直在学校射箭社训练。我自己也正想再次拿起弓箭，可说正中下怀。

我当了顾问之后，队伍初具规模，队员们也能参加正式比赛了。现在还没什么战绩，但是有惠子和加奈江这样的人才，相信不久就会崭露头角。

来到射箭场，队员们已完成准备运动，正围成圆圈。社长惠子在说着什么，大概是今天的计划。圆圈解散后，她们像往常一样，马上站在五十米线上开始练习。

“你总算来了。”惠子走了过来，“溜了几天，今天要好好指导呀。”

“我可不是溜号。”

“真的？”

“真的。大家练得怎样？”

“唔……不怎么样。”她夸张地皱皱眉，“照这个样子，今年也没什么希望呀。”

她指的是一个月后举行的全县个人选拔赛，成绩优秀的选手将作为县代表参加全国大赛。我们学校实力还不够，自从射箭社成立以来还没出过成绩，差距太大，要参加全国大赛，道路似乎还很长。

“你自己呢？这次是最后机会了。”我想起昨天和校长的对话，还有和运动器材店老板的闲聊。

“我也想努力呀。”还是那种老成的口气。她说完便回到五十米线上。选拔赛之前像是只做半场练习。

射箭种类分为全场和半场。所谓全场，男子为九十米、七十米、五十米和三十米，女子为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和三十米，每种距离各射三十六箭，共一百四十四箭，以总分定胜负。半场男女一样，在五十米和三十米射程各射三十六箭，以七十二箭的总分定胜负。箭靶中心为十分，稍外一圈是九分圈，再次为八分圈，依次类推，最少为一分。也就是说，全场比赛满分为一千四百四十分，半场满分为七百二十分。

全国大赛要比全场，县里的比赛只射半场，因为参赛人数太多，若射全场则耗时太长。我们学校的队员暂且把目标放在县级比赛上，专心练习五十米和三十米。

我站在列队练习的队员身后，一一纠正她们的姿势，看有没有进步。她们的射姿各种各样：大力挽弓的，秀气雅致的，像男人的，女孩子气的……我用一样的方式训练指导她们，可她们不知不觉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和习惯动作。个性倒没什么，问题在于，她们的特点是个性很少朝好的方向发展。

不管从技术还是力量来看，最稳定的还是惠子。副社长加奈江经过训练也有一定实力，但想参加全国大赛仍有些困难。

一年级学生半斤八两，只是在乱射，让她们用脑子去射好像还很难。我注意到宫坂惠美在发愣。把箭搭上弦，摆好架势，到这一步她还能做，可就是无法射出去。离她老远，我都能看到，只要一瞄准目标她就发抖。

“怎么，害怕吗？”

我一问，惠美惊讶地抬起头来。很明显，她在屏住呼吸。呼出一口气后，她说：“我总是……犹豫到最后一刻。”

我点点头。谁都有这种经历。“这只不过是一项运动，不用伤脑筋。如果害怕，闭上眼睛去射好了。”

她轻声说“好”，慢慢把弓拉开，瞄准，闭上眼睛射出。箭远离靶心，插在靶上。

“这样就行。”听我这么说，她表情僵硬地点点头。

射完五十米和三十米后，休息十分钟。

我走到惠子身旁：“大家多少有点进步。”

“还差得远呢。”她有点不高兴。

“比想象的还好些，别丧气。”

“我怎么样？”

“还可以，比集训的时候好些。”

旁边的加奈江闻言调侃道：“惠子从老师那儿拿了护身符之后状态良好呀。”

“护身符？”

“喂，加奈江，别胡说。”

“你们说的是什么？我可不记得给过你什么。”

“没什么，是这个。”

惠子从挂在腰上的箭筒里抽出一支箭，一支黑柄、黑羽的黑箭。我当然记得，那是我用惯的箭，直到前一阵还在用。

射手们都有自己的箭，根据自己的射法、体力来选择箭的长度、粗细、柔软度、羽毛的角度等等。不光如此，还可以照自己的喜好来搭配箭的颜色以及羽毛的形状、颜色和图案。可以说，几乎不会有两个射手拥有形状、设计完全相同的箭。

前些日子，因为原来用的箭破损得厉害，我去定制了一些新箭。当时，惠子说想要一支旧箭，我就给了她。从几年前开始，射手们流行带一支完全不同的箭作为装饰，并将其称为“幸运箭”。

“哦？带上那支箭后状态不错？”

“有时候而已，还算走运吧。”

惠子将幸运箭放回箭筒。她的箭长二十三英寸，我的箭长二十八点五英寸，只有那一支长出一截。

“真好，我也想要一支幸运箭。”加奈江羡慕地说。

“行啊，就放在活动室里，挑你喜欢的拿去好了。”

原本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今天拖长了，约十五分钟之后大家重新开始训练。我看看表，时间是五点十五分。

接下来是力量训练、柔软体操和跑步。很久没陪她们做全套训练了，四百米的操场五圈跑下来，觉得肺有些受不了。途中我们和网球社跑到了一起，她们的顾问藤本也在，感觉上是他在硬拉着队员跑。

“前岛老师也跑步，真是难得啊。”他的声音听起来根本不像边跑边说，呼吸几乎纹丝不乱。

“只是偶尔……可是……还是难受啊。”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那我先走啦。”

望着藤本大步跑远的背影，我觉得像在看与自己不同的生物。

跑完回到射箭场，马上做放松操，然后大家围成圆圈，报告各自的分数，再从社长、副社长开始分析讨论。惠子说，要从基本抓起，要脚踏实地，这种套话可不像是她说的，大概她也不是每天这么说。

计划中的训练全部结束，看看表，已过了六点。最近白天好像变短了一些，即便如此，天色还是很亮。远处能看见网球场，网球社的训练时间一向比我们稍长。

“今天辛苦啦。”回更衣室的路上，惠子从后面追上来说。她的腰间还挂着箭筒。

“我也没做什么，不累。”

“只要你在这儿就行。”

这句话让我一怔。她刚才的那种开朗不见了，声音听起来很真实。

“这么回事啊。”我佯装开心。

我们又谈了谈训练的事，但惠子好像心不在焉。我们走到更衣室前。

“明天你也会来吧？”

“尽量吧。”我答道。

她面露不满，随后转身走开，大概是想趁天还亮再去练一会儿。听着她箭筒里的箭随着脚步咔嚓作响，我伸手去拉更衣室的门。

咦？奇怪。

平时能轻易打开的门纹丝不动，我加了一把力，门还是不动。

“怎么了？”见我在门口磨蹭，惠子又回来了。

“门打不开，大概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真奇怪。”惠子扭头绕到更衣室后面。我敲了几次门，又把门往上抬了抬，还是动不了。过了一会儿，惠子匆匆回来说：“老师，门被顶住了，从后面的通风口能看见。”

“顶住了？”我一面思索为什么会这样，一面跟着惠子绕到后面。通风口是个约三十厘米见方的小窗，上面钉有活叶片，能向外侧打开三十度。我依惠子所言往里看，里边一片昏暗，得仔细看才辨得清楚。

“还真是。究竟是谁干的呢？”我离开通风口说。

惠子盯着我的脸小声说：“一定是……在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我刚想问为什么，不禁低呼一声。她说得没错，门只能从里面顶上。

女更衣室上了锁。我们再次回到门口，开始敲门。

“里面有人吗？”

没人答应。我和惠子互相看看，有种不祥的预感。

“只有撞门了。”我说。惠子点头。

我们俩开始用力撞门。撞了五六下，门上端发出断裂的声响，整扇门向屋内倒下，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我俩站立不稳，惠子箭筒里的箭矢也掉了出来。

“老师，有人……”

顺着惠子的声音，我向房间角落看去。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倒在那儿。他刚好在通风口正下方，刚才没看见。

我认得那套灰西装。

“惠子……打电话。”我咽着唾沫说。

惠子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电话……往哪儿打？”

“医院……不，该报警。”

“他死了吗？”

“可能。”

惠子放开我的胳膊，从撞坏的门走出去，几秒钟后又折返回来，脸色苍白地问：“是谁？”

我舔舔嘴唇：“村桥老师。”

惠子瞪大双眼，一句话没说便跑了出去。

放学时间早就过了，但还有不少学生留在学校。广播里在催促学生赶快回家，她们却无意离去，更衣室附近挤满了看热闹的学生。

惠子打电话报警时，我站在更衣室门口，没有胆量往屋里看，身体朝着外面。过了一会儿，藤本一脸笑容地走过来。他好像说了句“出汗真舒服”，我记不清了——不如说我根本没在听。

我结结巴巴地把事情告诉他，一次没说清楚，又说了第二遍。他听了仍一头雾水，我让他去屋里看。

藤本一声惨叫，声音几乎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手指颤抖不停。很

奇怪，看着他的惊愕表情，我倒冷静下来。

我留下他，去找校长和教务主任——那大约是三十分钟前的事。

警察在眼前卖力地四处活动。见他们仔细检查更衣室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想，这么个小屋里能找出什么呢？他们彼此交谈着什么，声音低不可闻。对于一旁观看的我们来说，那些对话似乎句句都有含意，叫人紧张。

不一会儿，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魁梧。

除了我，在场的还有惠子、藤本和堀老师。堀老师是个教语文的中年女教师，也是排球社顾问。用女更衣室的老师为数不多，她是其中之一，今天用过女更衣室的好像只有她。

警察说要同我们谈谈。他语气平和，但目光锐利，充满戒备，那眼神令人联想到机灵的狗。

询问在学校的会客室进行。我、惠子、藤本和堀老师依次被叫去问话，第一个被点名的是我，大概因为尸体是我发现的，自然要首先询问。

进了会客室，我和刚才那个警察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他自称姓大谷，身旁还有一位年轻警察负责记录，此人没有自报姓名。

“发现时大概几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大谷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当时我并没想到以后会和他频频见面。

“社团训练结束之后，应该是六点半左右。”

“是什么社团呢？”

“射箭社，也叫西洋箭。”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哦，我也学过射箭……先不说这个了，能尽量详细地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我把从训练结束后发现尸体到向各方报告的过程准确叙述了一遍，更衣室门被顶住的情形说得尤其详细。

听后，大谷抱着胳膊像在沉思，而后问道：“当时你很用力了，门还是动不了，对吗？”

“我还试着去顶了顶。”

“结果还是打不开才去撞门？”

“是。”

他在笔记本上记了点什么，表情有点无精打采，随即抬起头看着我：“村桥老师以前用过更衣室吗？”

“没有，他不是运动社团的顾问。”

“这么说来，平时不来更衣室的村桥老师单单今天进了那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线索吗？”

“对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坦承。

他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发现村桥有何怪异举止，我说村桥性格骄傲，作为训导主任对学生要求严格，最后说：“我觉得他最近没什么异常。”

大谷看上去有点遗憾，但似乎一开始就没多少期待，点点头说：“哦。”

接着他换了个话题：“也许与事件没什么本质关系……看了更衣室后我有几个疑问，能请你回答一下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些细节。”

他从年轻警察那儿拿过一张白纸放在我面前，随手画下几个长方形，像是更衣室示意图。

“我们到那儿时，现场是这样的，顶门的木棍已经掉落。”

我看着图点头。

“这里有个问题，女更衣室上了锁，男更衣室呢，平时不上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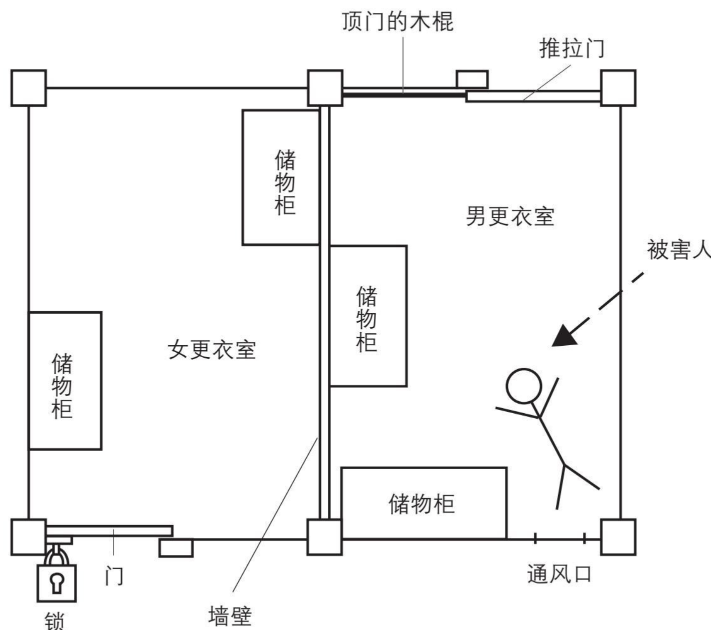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我和藤本有点难以回答，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懒惰。

“本来是要上锁的。”我答得含糊。

“本来……是什么意思？”

“没成为习惯，觉得去传达室拿钥匙用完再送回去太麻烦，再说更衣室里还从没丢过东西。”我自己也知道后半句听起来像借口。

“原来如此，所以村桥老师也能随便进出。”他语调轻松，似乎在暗示更衣室不上锁是事件的原因之一，我不禁缩缩脖子。



（更衣室简图）

“但若男更衣室不上锁，女更衣室再怎么戒备也没用吧？”

他的疑问很有道理。前面说过，更衣室中央用砖墙隔开，分成两间，但那面墙并没从地板砌到天花板，而是和天花板之间留出了约五十厘米的空隙以便通风。只要想爬，是有可能从男更衣室爬墙侵入女更衣室的。

“其实，女老师们曾说过男更衣室也该上锁，一直没做到……以后我们会注意。”事出意外，我不由抬高了声音。

“对了，那根木棍原来就有吗？”

“不，”我摇头，“没见过。”

“这么说，是有人带进去的。”

我不禁盯着大谷。“有人”是什么意思？不是村桥，会是谁？但他看上去像只是随口说说，一脸平静，然后像是忽然想到什么似的抬起头来：“不好意思，我再问点别的。村桥老师单身？”

“……啊，是的。”

“有意中人吗？你知不知道？”可能是说这种话时的习惯，他挤出笑容。这种表情让我觉得不舒服，便故意板着脸回答：“我没听说。”

“关系稍近的女性朋友呢？”

“不知道。”

“……是吗？”不觉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改用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望着我。那眼神像是在说，他不认为我在说谎，但也不认为村桥没有女朋友。

“那个……村桥老师的死因是什么？”对话中断的间隙，我试探着问。

他怔了怔，马上简短地回答：“氰化物中毒。”我没再问什么，这毒药的名字太普通了。

他接着说：“尸体附近掉着一个纸杯，装过餐厅的自动售货机卖的果汁，我们判断杯子里有氰化物。”

“是……自杀吗？”我把忍着一直没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他的脸明显绷紧了：“这种假设可能性较大，但现阶段还无法下结论。当然，我也希望只是自杀。”

听他的语气，我下意识地觉得他认为村桥死于他杀。此时此刻问他有什么根据，他大概也不会回答。

大谷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最近周围是否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他说即使和村桥老师无关也没关系。

我犹豫了，不知是否该告诉他有人想杀我。事实上，看到村桥的尸体时，我脑子里最先掠过的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不是替我而死？

“有人想要我的命。”这句话到了嗓子眼，但就在看到大谷那猎犬般眼睛的瞬间，我又把它咽了回去。我想尽量避免让这个嗅觉灵敏的人来追查自己周边，再说我也答应过校长。我只对他说：“有什么发现我会通知你。”

走出会客室，我不知为何深深叹了口气，感觉肩膀僵硬，也许刚才还是紧张。

惠子、藤本和堀老师在隔壁房间等着。一见到我，三个人都松了口气似的迎上来。

“时间真长啊，都问了些什么？”惠子担心地问。不知何时她已经换上校服。

“各种问题。照实回答了呗。”

三人还想问什么，但表情突然僵住了。刚才坐在大谷身旁做记录的年轻警察出现在我身后。

“杉田惠子……是吧？请过来一下。”

惠子不安地看着我。我默然点头，她也点点头，镇静地答了一声“好的”。

惠子进会客室后，我对藤本和堀老师大致说了问讯内容。听着我的话，两人脸上的不安神情消失了，大概是认为自己不会被牵扯进什么麻烦，放下心来。

没多久，惠子回来了，她的表情也稍有缓和。接下来是藤本，最后是堀老师。她出来时已过了八点。今天已经没别的事，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回家，路上一边走一边听他们说，三人所说的内容如下：

惠子是发现尸体的目击者，她对当时情形的叙述和我说的基本一致，只是她还是联系警察的重要角色。

藤本被叫去是因为他最后一个用了更衣室，警察询问的重点是，他在更衣室换衣服时，室内的情况和发现尸体时是否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没注意”。

刑警对堀老师的询问基本上与更衣室的门锁有关，什么时候开锁进去、什么时候上锁出来、钥匙放在哪里保管等等。她回答：“放学后我马上去传达室拿钥匙，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开锁进更衣室，四点左右出来把门锁上，钥匙一直带在身边。”当然，这期间没人进出更衣室，她也没听到男更衣室有什么动静。藤本是三点半左右离开更衣室的，这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堀老师还说，当时，女更衣室入口边上的储物柜有一部分被弄湿了，警察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此外，三人都被问及两个共同的问题：关于村桥之死是否知道什么线索，村桥是否有女朋友。他们三人都回答“没什么线索，也不知道村桥有女朋友”。我不明白大谷为什么这么关注“女朋友”。

“大概是办案的惯用手段。”藤本轻描淡写地说。

“也许，但我总觉得有点过于关注这个问题。”没人对我的话发表见解，四个人沉默着一起走向校门。看热闹的人群不知何时也消失了。

堀老师突然冒出一句：“那个警察会不会认为村桥老师死于他杀呢？”

我不禁停下脚步，看着她的侧脸。惠子和藤本也跟着停下来。

“为什么？”

“没来由……就那么觉得。”

藤本立即不分场合地大声说：“要真是那样，就是密室杀人了，太戏剧性了。”他像是故意说的，但我知道他是不想去认真思考他杀的可能性，这种心情和我一样。

我在校门口和藤本、堀老师道别。他们俩骑自行车上下班。和惠子互相看了看，我长叹一声，慢慢往前走。

“简直像在做梦。”惠子边走边喃喃自语，声音里没了活力。

“我也这么觉得，很难想象是现实里发生的事。”

“会是自杀吗？”

“不知道……”我模棱两可地摇头，但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大。村桥不是会自杀的那一类人，甚至可以说他属于就算伤害别人也要执着活下去的类型。这样，唯一的可能就只有他杀了。

我想起藤本刚才说的“密室”一词。确实，更衣室里形成了一个密室，但如同小说家虚构的各种“密室杀人”一样，这起事件里是否也隐藏着阴谋呢？大谷好像也指出过密室的某些疑点。

“门确实被顶上了？”

“没错。你不也知道吗？”

“是呀……”惠子似乎又开始思考着什么。

车站到了。她和我坐的电车方向相反，过了检票口后我们就分手了。

抓着车厢里的拉环，我一边看着车窗外流逝的夜景，一边又开始想村桥的死。他不久前还在身边话不饶人，现在已不在这个世上。人的一生就是如此，只能一声叹息，可生命结束得也实在太仓促，没有留下一点生的余音。

可村桥为什么会死在更衣室呢？就算是自杀，那里也不是他会选择的死亡地点。假如是他杀呢？对凶手来说更衣室是最佳场所吗？还是有非更衣室不可的原因？

这些念头在脑子里盘旋，不觉间电车到站，我步履蹒跚地来到月台。沉重的脚步让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疲惫不堪。

从车站到公寓大约要走十分钟。我搬家过来后一直住这套两居室的

房子，因为没有孩子，还不显得狭小。

我步履维艰地爬上楼梯，摁响门铃。很久没有这么晚回家了。

响起链锁和门锁打开的声音，门开了。

“回来啦。”裕美子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我换了衣服，坐在餐桌前，稍稍平静下来。我把发生的事告诉裕美子，她吃惊地停下筷子。“自杀吗？”

“详情还不知道。”

“看明天的报纸就知道了吧？”

“嗯。”

我嘴上这么回答，内心却在怀疑。警方不也无法当场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吗？大谷锐利的眼神浮现在眼前。

“他的家人……一定惨了。”

“是啊。还好他单身。”

我曾想过要不要告诉裕美子我也有性命之忧，但终究没能说出口。说出来只会让她担惊受怕，没任何好处。

那一夜怎么也睡不着，不光是因为村桥的尸体若隐若现。想着他的死，我的脑子越来越清醒。

他是被杀的吗？

如果是，凶手是谁？

和想取我性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若是，动机又是什么？

身旁熟睡的裕美子发出均匀的鼻息。对她来说，素未谋面的丈夫的同事之死，不过是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罢了。

我和裕美子是在以前的公司认识的。她素面朝天、沉默寡言、朴素淡然。和她同期进公司的女职员经常和单身男职员出去打网球、开车兜风，但她除了上司之外，几乎不和男职员说话，对我也一样，只在倒茶时说过一两句。

“那女孩不行，叫她也不来，即使来了也没劲。”不久，有人开始这

么说她，于是她连年轻人的聚会也不去了。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有次我约她："下班后去喝杯咖啡？"我想大概会被拒绝，不料她点头了，居然没有丝毫犹豫。

在咖啡店里，我俩几乎没有对话，只是时而我说两句，她点点头，至少她没主动说过话。但我发现，我追求的就是能和自己共度这种时间的女人，这种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时间。之后，我们开始交往，虽只是有了两人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却能让彼此相互了解。记得有次我问她："第一次约你喝咖啡，你为什么会来？"她想了一下回答："和你约我是同样的理由。"大概我们都是低调的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

我从公司辞职当了教师后，和她继续交往。她除了对我说的话稍微多了点之外，和我们初识时几乎没有变化。三年前，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只有一次曾出现危机。那是在结婚半年后，她怀孕了。

"你会打掉吧？"面对两眼放光来报告喜讯的她，我毫无感情地说。

她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像是一瞬间无法理解我的话。

"现在还不能有孩子，我一直小心，怎么还会失败呢？"

不知是我的消沉说法让她伤心，还是"失败"二字刺伤了她，大颗的泪珠从她眼中滚落。

"因为最近经期不正常……可是，好不容易有的孩子……"

一听"孩子"，我更歇斯底里："不行就是不行！孩子要等有信心养育之后再说，现在太早了！"

那天晚上她彻夜抽泣，次日我们俩去了医院。医生的劝说没有改变我抹杀幼小生命的意愿。表面上的理由是生活困难，其实我当时的真正想法是当父亲太麻烦。一想到一个生命诞生到人世，他的性格会深受自己影响，我就对当父亲产生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

我不得不承认，那件事让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经常哭泣，而我那时也总不愉快。此后一两年，她常在厨房发呆，若有所思，直到最近才开朗起来。但关于那件事，也许她至今还没原谅我，对此我也无计可施。

不能让妻子操多余的心——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想着这些，过了凌晨三点才昏沉沉地入睡，但噩梦让我的神经根本无法休息。在梦中，我被一只白色的手追赶。我想看清那是谁的手，但越想看，影像就越模

糊。

九月十三日。

“今天是十三日，星期五。”临出门前，裕美子看着日历说。我也不禁看了看日历：“还真是，看来今天最好早点回家。”可能是我的语气太认真了，她一脸诧异。

去学校的电车里，我手抓拉环挤在人群中，听见背后有人说“村桥”。我转过头，看见熟悉的校服。

是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我认识，是二年级的。她大概也认得我，但好像没注意到。她们的说话声越来越大。

“老实说，你们不觉得这下轻松了吗？”

“没觉得，反正我一直就不理他。”

“真的？我可挨他训过，改了三次裙摆呢。”

“那是你太笨啦。”

“是吗……”

“不如说，没了那双色眯眯的眼睛，你们不觉得好多了？”

“这倒是真的。”

“表面一副正人君子模样，骨子里还是好色。”

“没错。他明摆着很好色。我有个学姐说，有天穿得暴露了点，村桥上课时就死盯着她看，她只好用书挡着，结果那家伙慌忙挪开目光。”

“真讨厌！”

三个女孩毫不顾忌周围的目光，尖声笑起来。

电车到站，我跟在她们身后下车，瞥见她们的侧脸，天真得让人吃惊。如果死的是我，她们会怎么议论呢？我开始害怕她们的天真。

关于昨晚的事件，今天的早报上有简单报道，标题是“女中教师自杀？”，带着问号，像是表示警方还没下结论。文章只是对情况做了简单说明，并没有特别强调的部分，当然也没提及密室，给人的印象是一起普通案件。

一想到去学校会被问到各种问题，我不觉心情沉重，脚步也慢了下来。

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几个人正围着藤本低声说个不停，问话的是长谷和堀老师。奇怪的是麻生恭子也在那儿。

藤本见我坐下，便离开长谷他们，走过来轻声说：“昨天辛苦了。”他脸上没有往日的笑容，却也没有昨天的愁容。“那个警察，姓大谷那个，又来啦。”

“大谷？”

“对，在传达室瞥见一眼，确实是昨天那人。”

“哦……”

不用想也知道大谷去传达室的目的，一定是去打听女更衣室的门锁情况。这个机敏的警察大概想迅速解开密室谜团，这也意味着警方倾向于他杀这种可能。

开始上课前，教务主任训话，说得还是那么啰唆而不得要领。概括说来大意为：关于昨天的事件，学校完全委托警方处理；媒体方面由校长和教务主任负责，其他人绝对不可多嘴；学生们可能情绪不稳，教师必须态度坚定以作表率。

教职员晨会结束后，班主任们马上前往各教室，去开第一节课前的短会。今年我没当班主任，但也和他们一起离开了办公室。刚要出门，眼角瞥见麻生恭子像等在那儿似的站起身，关门时我看见她走到藤本身旁说了几句。从她那严肃的表情，我意识到和昨天的事件有关。

我提早离开办公室，是想顺路去一个地方——传达室。我想知道大谷问了些什么。

传达室里，阿板正准备出去割草。他头戴草帽，腰间挂着毛巾，那副打扮和他很般配。

“阿板，早啊。今天真热。”

阿板那晒黑的脸上绽出笑容：“是啊，真热。”他边说边用毛巾擦着鼻尖上的汗珠。

阿板十几年来一直在这所学校当校工，他姓板东，但几乎已没有学

生知道。至于年龄，他自称四十九岁，但从他脸上深深的皱纹来看，大概已经接近六十。

“昨晚够呛吧？”

“是啊，第一次碰到那种事。日子一久，真是什么事都会有啊……对了，听说是前岛老师你发现的？”

“是呀，警察问这问那的。真头疼。”我若无其事地引他开口。

他马上接过了话茬：“今天早上警察也来过我这儿呢。”

我装作吃惊地问：“是吗，来问什么？”

“也没什么，就是关于钥匙保管的事情。警察问钥匙是不是可以随便拿出去，我说那是我的工作，当然要好好保管。”

阿板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保管钥匙也一样。传达室里有放钥匙的柜子，柜子也牢牢上着锁，钥匙由他随身携带。要借用更衣室或其他地方的钥匙，必须在登记簿上写下姓名，他确认姓名和本人一致后，才会把钥匙交出去，的确非常小心。

“还问了什么？”

“还说到了备用钥匙。”

“备用钥匙？”我嘴上表示疑问，内心暗自同意。

“警察问更衣室的锁有没有备用钥匙。”

“然后呢？”

“备用钥匙总是有的，要不然弄丢钥匙的时候就麻烦了。警察接着追问备用钥匙在哪儿……到底是警察啊。”阿板用旧报纸在脸颊边扇着。爱出汗的他夏天总是只穿一件汗衫。

“你怎么说？”

“我只说放在合适的地方，问他是不是想知道是哪儿，他微笑着说只要我保证绝对没人拿出去就不用说出来。那人可真有一套。”

城府真深，我想。“警察就问了这些？”

“还问到都有谁拿过更衣室钥匙。我查过登记簿，只有堀老师和山下老师两人，其实不用查也知道。”

堀老师和山下老师，是她俩在用女更衣室。

“警察问的就是这些。前岛老师你也关心？”

“啊，也不是……”

大概是我追问得太多了，阿板的眼神有点奇怪。不能让他起疑。

“因为是我发现的，想知道警察怎么想，没别的。”说完，我离开了传达室。

第一节是三年级B班的课。平日不看报纸的学生好像也知道了昨天的事件，也许是从惠子那儿听说的。我很清楚她们在等着我说那件事，但我却比平常更专心，没想把村桥之死当成闲聊话题。

上课间隙，我瞥了瞥惠子。昨晚分手时她的脸色很难看，今天早上没那么严重了，只是虽然脸朝着我这边，眼睛却像在越过黑板凝视远方，我有点担心。

见学生们期待我上课跑题，我就让她们做习题，自己站在窗边眺望操场。操场上正井然有序地上着体育课，在学生面前示范跳高动作的是竹井老师。他刚从体育大学毕业不久，还是个现役标枪运动员，在学生中很有人缘，被起了个“希腊”的外号，可能是因为投标枪时的严肃表情和结实肌肉像希腊雕像。

刚想收回视线，眼角瞥见一个见过的身影，高大的身材，绷着身子走路的姿势，是大谷。

他朝旁边的教学楼后面走去。更衣室就在那个方向。

我想，他这是要挑战密室了。

有关钥匙保管事宜，大谷从阿板那儿问得很详细。看来他基本上认为凶手是在堀老师锁上门后用某种办法打开，又再次锁上的。至于是哪种办法，大概还没弄清楚。

“老师……”

坐在旁边的学生叫了我一声。黑板上的解答已经写完，而我还在看着窗外发呆，她忍不住开口了。

“好，现在开始讲解。”我故意提高声音，走上讲台，其实思绪还完全没有转过弯来，仍在想，大谷此时在更衣室查什么？

下课后，我很自然地朝更衣室走去，想再亲眼看一次现场。

更衣室里空无一人，外面拉上了绳子，贴着“禁止入内”的纸条。我

从男更衣室入口朝屋里看。灰扑扑的空气和汗臭仍和原来一样，屋子里用白粉笔画了村桥倒在那儿的样子，虽然只是大致的图形，但看着画出的胳膊什么的，昨天目击现场时的震撼似乎在重现。

我绕到女更衣室入口。挂在门上的锁不见了，大概是警察带走了。

门上会不会有机关？我试着把门开开关关，又往上抬了抬，但那扇出奇牢固的门似乎毫无异状。

“没什么机关吧？”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像个做恶作剧时被人抓个正着的孩子，缩了缩脖子。

“我们也细细调查过了，虽说无能为力。”大谷把手放在门上，“男更衣室的门从里面被顶住，女更衣室的门上着锁。那么，凶手是怎么进去又怎么出去的呢？这简直像推理小说一样有趣，虽然本来不该觉得有趣。”大谷笑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睛也笑得奇怪。真是个捉摸不透的人。

“你说凶手……那，果然是他杀，不是自杀？”

他笑容依旧：“毫无疑问，是他杀。”

他的说法让我觉得自己的直觉有了证明。“为什么？”

“没发现村桥老师有自杀的动机，就算是自杀，也找不到要选择这种地方的理由。再说，即使要在这里自杀，也没必要弄成密室。这些是第一个根据。”

不知道他说的有几分真实，刚才我也这么想。

“那……第二个根据呢？”

“那个，”大谷指着更衣室里面，确切地说是指着男女更衣室之间的那堵墙，“墙上有人爬过的痕迹。那上面满是灰尘，有一部分却被擦掉了。我们认为凶手是从男更衣室翻墙来到女更衣室。”

“嗯……但为什么要爬呢？”

“大概为了脱身。”他不动声色地说，“就是说，凶手事先用某种办法打开女更衣室门锁，在男更衣室和村桥老师见面，伺机毒死他，把门顶住后翻墙到女更衣室，从那边逃走。当然，逃出后再把门依原样锁上。”

我一边听，一边想象每一个行动。那过程的确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怎么把门锁打开？

“是啊，这个最让人头疼。”他嘴上这么说，却丝毫没有为难的表情。“当时是堀老师拿着钥匙。我就想，那备用钥匙呢？首先想到的是凶

手去配钥匙，这得先拿到钥匙才行，所以我就去查是否能从传达室拿出钥匙来……”大谷想起什么似的苦笑着挠挠头，“却被那位……姓板东吧？被他推翻了。”

我暗自点头，这和阿板说的一样。

“不能拿锁去配钥匙吗？”

“有些锁可以，可以灌进蜡什么的来做钥匙，但那把锁不行，详情我就不说了。”

大谷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叼上一支，又慌忙放了回去，大概想起正身处校园。

“我随后想到的是保管在传达室里的备用钥匙，但板东很肯定地说不可能被拿走。这样，剩下的就只有怀疑借钥匙的人了，据调查，借过的除了堀老师和山下老师再没别人，而且那把锁又是第二学期新换的，凶手不可能很久前就配好钥匙。”

“这么说，堀老师她们有嫌疑？”

大谷慌忙摆手，说：“没有的事，怎么说我们也不会这么随便推测。目前我们正在调查这两位老师借了钥匙后有没有交给什么人，也在继续走访附近的锁店。”他的神情仍充满自信。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但只怕也不能只盯着女更衣室的锁，也许凶手是从男更衣室这边逃走的。”

大谷面不改色，只是眼神变锐利了：“哦？你是指从外面把门顶上？”

“不行吗？”

“不行。”

“比如，用线绑住木棍，从门缝伸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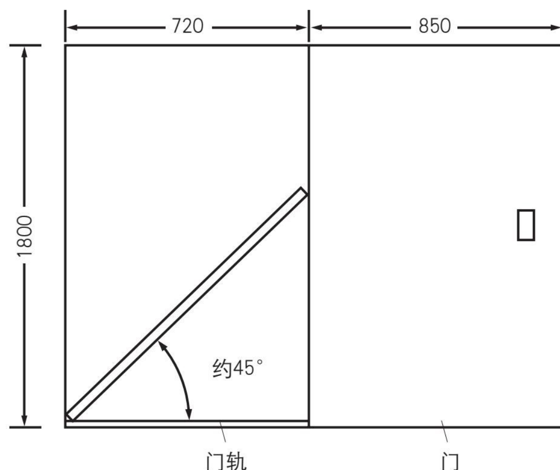
我还没说完，大谷就开始摇头：“这是古典推理小说里可能出现的法子，但不可行。怎么把绑着的线拿出来？再说，用来顶门的木棍没有线之类绑过的痕迹。最关键的是，用那种长度的木棍顶门，即使从里面也要相当大的力气，不可能用线或铁丝之类的东西来远距离操作。”

“‘那种长度的木棍’……这和长度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如果木棍超过必要的长度，门顶上之后容易松开，只有用最短限度的棍子最牢固，也不需什么力气。那根木棍以四十五度角顶在门后，大概相当费劲，事实上，木棍顶端和门上的凹痕也说明了这一

点。”

“哦……”



毕竟是专职探案的警察，大概早已调查过这些情况。

“不能从指纹上找线索吗？”我想着刑侦剧的情节。

大谷摇头：“锁上只有堀老师的指纹。门上有许多人的指纹，但新的只有你和藤本老师的。女更衣室门上只采集到堀老师和山下老师的……木棍是旧木头，无法检测出上面的指纹。”

“这么说，是凶手擦掉了？”

“可能作案时戴着手套，或在指尖涂过糨糊之类的东西然后晾干。凶手是在拼命，这点警惕总会有。”

“那纸杯……查过了吗？”

“你简直和记者一样。”大谷嘴角的笑容略带讽刺，“纸杯、加了氰化物的果汁和目击者，都正在调查，坦白说还没有线索，一切还得看以后的进展。”

他卖关子似的说了声“只是”，顿了顿又道：“昨天，鉴定人员在更衣室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不知和事件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点蹊跷。”

他从西装内袋拿出一张记事本大小的黑白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把锁，很便宜的那种，拴在一个直径约三厘米的小圈上。

“这和实物差不多大小，应该是个几厘米长的锁，上面沾着土，但不脏，也没生锈，可见掉在那儿还没多久。”

“是凶手掉的？”

“有这种可能。你见过吗？”

我摇摇头。大谷收起照片，说已经开始查这东西，之后又说：“对了，从被害者衣服口袋里也找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

“哦？”

“这个。”大谷用食指和拇指比画成圈状，意味深长地笑道，“橡胶制品，男人用的。”

“不会吧……”

我真是这么想的，它和村桥给人的印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

“村桥老师也是男人嘛。既然身上带着那种东西，我想他身边可能有特定的异性，所以昨天才问各位那个问题，可你们的回答都是不知道。不知盯着这一点能否查出事件的关键……”

“你是说在异性关系方面继续调查？”

“嗯……但被发现的安全套上没检测出任何人的指纹……真棘手。”

大谷神情严肃，难得地有些沮丧。

警方的正式调查从中午开始，大谷提出要去学生训导处询问情况。我明白他的目的——村桥对学生很严厉，恨他的人也多，大谷大概是想知道那些学生的名字，然后逐一彻查。对警察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调查方法，但这样学校无异于是在出卖学生。

我一边啜着茶，一边想，问题在于训导处怎么对警察说。这时，教务主任松崎走过来说校长找我。松崎本来就瘦，今天垂着肩膀，显得更加憔悴。

来到校长室，栗原校长面前放着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他抱着胳膊，

闭着眼，看起来像在沉思。

“好像……”校长慢慢睁开眼，盯着我的脸，“情况不太好。”

“训导处接受调查的事？”我问。

校长轻轻点点头：“那些家伙好像认定村桥死于他杀，不知有什么根据。”他的语气很不耐烦。

校园里发生命案，学校的信誉会一落千丈，在校长看来，在校内四处打探的警察让人讨厌。

我想起刚才和大谷谈话的内容，便对校长说起他杀的根据，他却意外地没有多大反应。“什么，就这点事？那岂非还有自杀的可能性？”

“当然是这样……”

“是吧？一定是自杀。警察说没有动机，但村桥有些地方相当神经质，教育学生方面好像也有各种烦恼。”他似在自圆其说，又像想到什么似的看着我，有点不放心地问，“你说过有人要杀你……这事还没告诉警察吧？”

“嗯，还没有。”

“唔，还是再看看情况为好，如果现在告诉那帮家伙，他们一定会和村桥的死联系到一起，那样就更麻烦了。”

但也不能保证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对这种可能性，校长似乎根本未加考虑，不，应该说他故意不去考虑。

“我要说的就这些，你要是知道了什么就来告诉我。”

“知道了。”我推开门，迈出一步，又回头说，“对了，麻生老师的事——”

校长抬起右手在脸前摆了摆：“现在不谈这个，我根本没心情谈儿子的婚事。”

“那我走了。”我离开校长室。

我回到办公室正准备上第五节课，藤本走了过来。他人不错，就是好奇心太强，让人受不了。

“和校长说了些什么？是关于这次事件吧？”

“不是。你好像很关心这件事呀。”

“当然要关心，身边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嘛。”

我简直想说羡慕他这种轻松的心态。

看着藤本，我突然想起一事，看看四周，压低嗓门问道：“今天早上麻生老师好像问过你什么吧？”

“麻生老师？啊，是第一节课开始前？是关于那起事件，她问得很奇怪，但也没什么大事。”

“问了什么？”我再次环顾四周，麻生恭子不在。

“她问村桥老师身上有没有被偷走什么东西，我告诉她没听说。不管怎么说，这和偷窃总没关系吧？”

见他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答了句“是啊”。麻生恭子为什么会那么问呢？对这个问题，藤本摇头晃脑地说：“也许麻生老师推断是盗窃杀人。”

藤本离开后，堀老师走了过来，她像是等着藤本离开才走过来。她比刚才的我更注意周围动静，忙乱地环顾一圈后低声问：“有什么新情况吗？”

这个中年女人毫不掩饰好奇心的态度令我感到不适，便惊讶地答了声“没有”。

她又问：“警察好像认为村桥老师有女朋友，怎么回事呢？”

“这……好像也没有确实的根据。”

“哦？是吗？可是……”她压低声音，“我知道。”

“啊……”我看了她一眼，“知道……什么？”

“是上次在毕业生同学会上听说的……村桥老师和一个年轻女子在T街上的……叫什么来着……那种全是可疑旅馆的地方……”

“情人旅馆街。”

“对对，有个毕业生看见他们走在那一带。”

“这……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么村桥确实有关系非同一般的女友。我觉得一阵不安。

“说起那年轻女子……”

“嗯。”我不觉间被她的话吸引，探过身去。

“那个毕业生说，虽不知道姓名，但确实是清华女中的教师。我问了问那人的大致年龄，好像是……”她向旁边瞥了一眼，视线停在麻生恭子的办公桌上。

“……不会吧？”

“错不了。那个年龄的没别人。”

“为什么没对警察说？”

她皱起眉头：“也许只是偶然走在一起。而且，如果他俩真是那种关系，应该会有点传言，她自己也会主动说。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不是该由外人公布的事。不过，如果这件事关系重大，又不能不说……所以我才告诉你，想让你帮忙判断一下。”

“这样啊。”

她是不想让自己的话被人重视，以免卷入麻烦。

可村桥和麻生恭子……他们俩扯在一起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说曹操曹操到，麻生恭子进来了，我们的对话随即中断。第五节课铃响之前，我一直关注着她白皙端庄的侧脸。她应该察觉了，却没往我这边看一眼，这反倒不自然。

麻生恭子第一次出现在学校是在三年前。她身材高挑，穿着得体的套裙，散发出一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的气质。

稳重的女子——这是她给我的最初印象。事实上，她话不多，不像同龄女性那么花哨，其他人大概也都这么认为。但我们都看走眼了，其实她是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危险女子，换句话说，是个喜欢冒险恋爱的女人。

我了解到麻生恭子的本性是在她到学校大约一年之后。那时，学校组织教职员春游，我们走的是普通线路，去伊豆住一晚。

行程虽普通，却没什么人表示不满，因为大家都期待着夜晚的来临。晚宴上尽情欢闹之后，大家能各自享受自由的一夜，有人接着喝第二摊，有人消失在夜晚的街头，也有人带着A片在房间里自乐。

麻生恭子约了我。宴席上，坐在旁边的她对我耳语：“一会儿要不要出去？”我没觉得不好，但提了个条件，提议叫上同事K。我知道K对她有好感，为了帮内向的他解决重大苦恼，只好不合身份地当了一回月老。

她爽快地答应了。三人前往离旅馆几百米远的一家小酒馆喝酒。她说不想在旅馆边上，那样会碰见熟人。

在酒馆里，她说得很多，K和我也很高兴，一直聊得很热闹。

大约过了一小时，我先起身离开，这当然是让他俩单独相处的策略。K再内向，大概也明白我的意图，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K回旅馆已是半夜。他蹑手蹑脚地钻进我身旁的被窝，从呼吸声就知道他相当兴奋。果然，第二天在车上他就主动向我报告了。

“有了出乎意料的进展。”他有点骄傲，又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昨天晚上两人离开酒馆后，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散步，过了一会儿她说有点累，两人就在路边的草丛坐下。

“气氛很好，酒劲也上来了……”K像找借口似的放低声音，自言自语般坦承，“只差一点就……”

如果只是这样，我只不过会对K的勇气和麻生恭子意外的大胆咋舌，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在旅行之后。

K向她求婚。他很单纯，求婚也算情理之中。但麻生恭子拒绝了，而且不是委婉的拒绝。用到我家狂灌闷酒的K的话来说，是“冷笑着拒绝”。

“她说只是玩玩，说要是我当真可就麻烦了……一副厌烦的样子。”

“可……不是因为她对你有点好感？”

他停住酒杯，神情忧伤：“她说谁都行，说本来觉得已经结婚的你最合适，换成我也无所谓……”

怪不得她先约我。

后来，K由于家庭原因辞了职。回老家时，我送他到车站，他隔着车窗说：“她是个可怜的女人。”

从此我就对麻生恭子心存芥蒂，甚至有些替朋友恨她。她大概也察觉到了，我们很少说话。

这样一个女人没准会和校长的儿子结婚，而校长让我调查她的异性关系，真是再讽刺不过了。她能否攀上高枝竟取决于我。

且慢！

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第三章

十三日，星期五。

这天的课总算平安无事地结束。本想直接回家，可我与惠子有约，全县大赛也在临近，社里的训练不大好溜号。

出事的更衣室仍被禁止使用，即使可以用，我也不想进去，就打了招呼借用体育教师专用更衣室。我正换着衣服，竹井大汗淋漓地进来了。他拭去结实肌肉上的汗水，把背心换成运动衫。

“今天的训练结束了？”我问。竹井是田径社顾问，总是一身背心短裤在跑道上跑到太阳落山。

“没，一会儿要开会，关于秋季比赛日程和体育节。”

“体育节……”是有那么回事。最近事情太多，无关紧要的便容易被忘记。

“体育节的高潮是各社团的表演赛，我们就讨论这件事。”

“哦……今年表演什么来着？”好像听说过，可没记住。记得去年是“滑稽时装秀”。

“今年是化装游行，我们顾问也得表演，真让人挠头啊。”

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

“你们社扮成什么？”

他抓抓脑袋回答：“她们胡闹，要弄成乞丐，脸上涂泥巴，穿破烂衣服，摇摇晃晃走路，她们说那样像早期嬉皮士，很时髦。”

“你也参加？”

“是啊……据说我是乞丐头子，大概就是要弄得比其他乞丐更脏吧。”

“这可有点……”我忍住笑，把“可怜”二字也吞了回去，想着射箭社到底会作何打算。惠子什么也没对我说。

到了射箭场，我询问惠子，她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呀，马戏。”

“马戏？”

“大家扮成马戏团，驯兽师呀魔术师什么的。”

“哦……那我扮什么？不会让我穿上毛绒衣服扮狮子吧？”

“这主意不错。比这要好一点点，是小丑。”

“小丑……”满脸涂白，加个红鼻子……看来也轮不到我去笑竹井了。

“而且不是一般的小丑，是拿着一升装的大酒瓶，喝得烂醉的小丑。”

“醉鬼啊……”要跟上她们的感觉真是没指望，想起竹井的话，算是再次领教她们了。

射箭社的训练照规定时间开始，开始练习前，照惠子的指令，全体成员每两人分成一组，一年级学生尽量和二、三年级搭配，除了这一条外她们自己随意搭伴。惠子事先告诉过我这么分组的目的，是为备战一个月后全县比赛的特训。

“以前都是由自己来计算得分，这样打分会比较松，一种情况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糟糕的成绩，还有一种是在射中十分和九分界线时总会给自己算十分。以后改成两人一组，互相计分，这样一定会变得更认真，也能相互检查对方的姿势，对于还没习惯比赛的一年级同学，还能一对一进行指导。”惠子觉得自己想出了高招，两眼放光，说得很兴奋。我觉得胜负在于个人，没有完全赞成，但出于优先考虑学生的自主性这一点，也没贸然表示反对。

她们马上两人一组开始练习。和惠子搭档的是一年级的宫坂惠美。惠美在暑假里左手腕扭伤，戴着护腕的左手还没好，却很有长进，看样子能赶得上参加全县比赛。她对靶子的恐惧好像也消失了。

在全县比赛中名列前茅就可以参加全国比赛。站在队员们身后看她们奋力射箭，我真想让她们全都去参赛，但也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实力。

“好像一脸愁容啊。”惠子把玩着我给她的那支幸运箭走了过来。

“因为有期待，难免会感到凄凉。”

“老师你觉得凄凉也没用呀。还不如射射箭呢，给我们示范一下嘛。”

听她一说，我才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拿过弓了，没那种心情。但也许正是这种时候需要换一下情绪。

“好，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艺术性的射法。”我去社团活动室拿弓。

我站在五十米线上，队员们开始停下动作注视这边。我属于面对靶子就会心跳加快的类型，众目睽睽之下还真是压力不小。

“没射好也别笑啊。”我强打精神，连声音都有点不自然了。

瞄准器对准靶子，慢慢拉弓。左肩有点端着，这是学生时代就有的坏习惯。瞄准靶心，全力绷紧背部肌肉，进入日本箭道里“会”的状态。弓拉到一定位置，金属片掉下发出咔嚓一声，箭应声离弦而出。

在大家的注视下，箭以破竹之势朝靶子飞去，砰的一声，正中靶心的黄色部分，即所谓的黄金区。

“好箭法！”彩声四起，我也一下子放松下来，剩下的五支箭都没射空，算算分数分别是十、九、九、八、八、七，共五十一分，很久没练习的状态下射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传授一下紧张时也不失误的秘诀吧。”惠子说。其他人也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哪有什么秘诀！在亚运会上拿过金牌的末田说过，‘只要瞄准了，箭就不会去别的地方’，这种话只有成为高手之后才能说。”这是我做学生时听过的话，只是自己根本无法接近那样的境界，而此刻听我说话的队员也一脸茫然。“我能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在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需要精神支柱，但比赛时孤身一人，无从依靠，拿什么做支柱呢？只有拿事实，就是自己曾付出努力这个事实，相信自己平时舍弃娱乐时间拼命训练，一定会有好结果。”

“能相信吗？”一个二年级学生喃喃自语。

加奈江看看她说：“得练到自己能相信为止。”她边说边以询问的眼神看我。

“没错。闭上眼睛，好好回想之前的努力，自信会喷涌而出。”

我一说完，全体队员鞠躬说“谢谢”。虽说这比在教室中说话要轻松，我的腋下还是汗湿了一片。

之后，这天的训练一直是两人一组进行。我有点担心两人都是二年级学生的小组会因彼此过于亲密而影响训练，惠子却对今天的训练情况很满意，结束集合时说明天也照这方式来练。

训练结束，去体育教师专用更衣室换好衣服，我在学校大门等惠子。本以为她会和加奈江等人一起回家，没想到是和宫坂惠美一起。看样子不光是训练，平时她俩也打算在一起活动了。

“真感动，在等我吗？”惠子做了个夸张的表情。惠美则有点惊讶。

“啊，有几句话。”我配合着她们的步速前行。

先是谈了谈分组训练的话题，确认了一下惠子的想法。我照事先想好的说，基本上任由她们自主，这话题就算结束了。

“对了，问点别的，你们班的副班主任是麻生老师？”我自以为话题转换得很自然，不知道是否问得不露声色。

惠子没觉得奇怪，点头说：“是呀。”

“你和她经常说话吗？”

“算说得多的吧，都是女的嘛。”

“你们也谈论异性吗？”

“说得真生硬，异性？男人对吧？常常说啊，说的大多是老师在学生时代的事。别告诉别人啊，她那时候好像玩得很开心，当然，是柏拉图式的。”

我心下暗道，谁知道呢？

“她现在有没有和谁交往？你们没问问吗？”

“和谁交往？这个……”惠子边走边歪着头想，表情认真得让我有点吃惊，“没有。为什么问起这个？”

“嗯，其实是想给她介绍对象。”我信口胡说。

惠子顿时兴奋起来：“啊，好玩。可这种事直接问本人不就行了？”

“也是，但有点难以开口。”搪塞之后，我开始后悔问惠子这件事。这毫无意义。像麻生恭子那么厉害的女人，不可能会把自己的私生活告诉学生。

就在刚才，我心里有了个假设，起因是堀老师把从毕业生那儿听来的话告诉了我——村桥曾和貌似麻生恭子的女子走在情人旅馆街上。我

想向那个毕业生打听详情，向堀老师要她的联系方式，可那学生去了九州的大学，无法马上联系上，不得已才做此假设。

假设麻生恭子和村桥之间有特殊关系。这样的假设算不算离奇？年过三十仍未婚的村桥和二十六岁的她，我觉得很有可能。只是，两人的真正想法，尤其是麻生恭子是否认真，这相当可疑。我推断他们只是在相互享乐。

那么，如果两人关系不同寻常，会怎样呢？跳跃地说，这种情况下她就有了杀害村桥的动机。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她得把我也干掉。

这个夏天，栗原校长提出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栗原家主要以经营学校发家，资产雄厚，从她的角度来说，无疑想一口应允，却迟迟不给回复，这大概也有让对方着急的意思，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她需要时间清理自己身边，也就是封住知道自己阅男无数的人的嘴巴。那第一个人不就是我吗？只有我知道她和K的事，对她来说是个绊脚石，可我运气不错，没被干掉，反而对看不见的凶手起了戒心，因此，她只好先向第二目标下手。

那就是村桥。

还有，听藤本说，麻生恭子对这起事件似乎很感兴趣，据我所知，她不是会被这种事吸引的女人。我对自己的推理越来越有把握。

“关于昨天的事件……”到了车站附近，惠子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提起这个话题，“大家都在谣传村桥老师不是自杀。事实会是怎样呢？”大概因为自己也是目击者之一，她声音低沉。

“大家……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好像是藤本老师。A班的朋友说的。”

我眼前浮现藤本那满不在乎的脸。真羡慕他没有烦恼。

“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只是警方确实没定论为自杀。”

“哦？那，密室之谜解开了？”惠子把看似沉重的书包换了个肩膀。她说得不经意，但这样的问题脱口而出，可见也是时刻在想案发现场的奇怪情形。

“密室呀，警察好像认为凶手配了钥匙，因为他们详细问过校工阿板。”

“配钥匙……”

“至于凶手是否有配钥匙的机会，好像还在调查。”

惠子像在沉思什么。我有点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

到了车站，过了检票口，我们照例左右分开。宫坂惠美和惠子同一个方向。临别时，惠美轻轻说了声“再见”，我觉得这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下到月台，我顺着电车前进方向一直走到最前面，这样方便换车。油漆斑驳的长椅是优先座，我又往右端走了走，坐下。

我看见惠子和惠美站在对面月台交谈，惠子甩着书包，盯着惠美说话，惠美始终低着头，只偶尔回答一两句。正猜着她们在谈些什么，那边的电车进站了。车开走时，见惠子隔着车窗挥手，我也冲她轻轻挥了挥手。

片刻之后，传来一阵摩托车引擎声，我条件反射地循声望去，只见铁轨旁的路上停着两辆摩托车。难道是……仔细一看，果然，其中一辆是那天和阳子说话的那个年轻人的车，我对那顶红色头盔记忆犹新。问题是另外一辆，车上的人看起来和上次在校外吵闹的那些人不一样，黑色头盔、黑色赛车服，体形不像是男人……

我确信那是高原阳子。她说过有时会在这一带飙车。可在这铁轨旁的路上，很可能会被人发现。眼前浮现出她那无所谓的表情。

骑摩托车的两人在路旁说了一会儿，阳子先走了。她说这个夏天才拿的驾照，但看上去骑得很不错，一转眼已经不见踪影。随后戴红色头盔的年轻人也出发了，还是那种令人反胃的噪音。旁边的好几个人都直皱眉头。

就在这时，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一辆白色轿车紧追在戴红色头盔的年轻人后面，唰地驶了过去。也许是偶然，但看那辆车的速度和追赶的时机，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预感被证明灵验是在第二天，九月十四日，星期六，第三节课结束时。

我上完课回到办公室，教务主任松崎和长谷正站着说话，两人都抱着胳膊，像在沉思什么。刚想从他们旁边过去，被松崎叫住了：“前岛老

师，请等一下。”

“什么事？”我轮番看看他俩的脸，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事。

松崎犹豫着说：“今天警察又来了……”

“哦……”我知道。我看到大门旁停车场里停着那辆灰色车子，大谷来学校总是开那辆车。

“他们提出的要求有点麻烦。”

“是什么？”

“说是想向学生了解一下情况，而且不要教师在场……”

我不禁看着长谷：“哪个学生？”

长谷看了一下四周，小声说：“高原。”

我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心里说：果然。

“警察为什么找高原？”我问。

松崎挠挠稀疏的头发：“好像是昨天在训导处了解情况时问出了她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

我能想象。警察大概会问“有学生对村桥老师怀恨在心吗”，训导处便列出一份名单，阳子也在其中。

“要我做什么吗？”我看着松崎。

“原则上，我认为必须协助警方调查，但学生接受调查取证事关学校的信誉问题。而且，高原若知道自己被怀疑，情感上可能会受到伤害。”

“我明白。”我点头，虽然有点讨厌他把学校信誉问题摆在前面。

“所以，我和校长商量该怎么应对，校长指示先问清警察的意图……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他们和学生面谈。”

“哦。”

“问题是谁先去见警察。我找了高原的班主任长谷老师——”

“我认为我去不行。”长谷打断了他的话，“我对这起事件的情况没有总体把握，再说是第二学期才担任高原的班主任，对她的个性还在摸索。”他的语调带着夸张，我知道他接着要说什么。“所以我推荐前岛老师。你是第一目击者，和事件并非完全无关，又是高原二年级时的班主

任，再合适不过了。”

果然不出所料。松崎在一旁揣摩我的表情，问道：“你觉得呢？”

若在平常，我大概会婉拒，因为此时接下这种事，今后会成为学校和警方之间的传声筒，眼见着是自找麻烦。但这起事件并非和我无关，也许超乎松崎和长谷的想象，我是个“当事人”。

我答应下来。松崎和长谷说了一堆感谢的话，都一脸放心的表情。

第四节课我让学生们自习，自己向会客室走去，有一种天降重任的感觉，脑子里却在想，学生们大概对我的课改成自习感到很高兴。

我推开会客室的门走了进去，大谷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等的本是高原阳子。我陈述了校长为主的校方意见，传达了希望了解警方目的的意思。大谷难得地西装革履，但看他听我说话的态度，还是和往常一样，没让人觉得有多严肃。

“我明白你的意思。”听完我的话，大谷从西服内袋掏出一张纸，“这是昨天从训导处小田老师那儿得到的资料，上面列的名单是这三年内受到勒令退学或停学处分的学生。”

“那就是黑名单了。”看看那张纸，上面列着十九个学生的姓名，已经毕业的学生占了将近一半。

“这只是参考材料。我也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可若不去关注这些材料，这警察怕是也白当了。我无法反驳，也不能同意，只有沉默。

“我们也想用一般的调查手段，即追查被害者的行踪、寻找目击者，但从这些方面找不出一点头绪，而犯罪嫌疑人无疑在学校里，实在让人着急。”大谷的语气难得地有点焦急，大概半是因为调查没有进展，半是急于从高原阳子口中问出些什么。

“女人那条线怎样了？”我想起他昨天说的话，“你说过要找村桥老师的女朋友。”

大谷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啊，那个呀”，接着说：“调查过了，不，应该说目前还在调查。我们调查过村桥老师身边的女子，还没发现哪个像他的女朋友。”

“女老师也查过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自己说得太具体了。

大谷果然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你有什么线索吗？”

“完全没有。只是因为教师和教师结婚的情况为数不少。”我答得很

勉强。麻生恭子仅是假设，还没到说出来的时候。

“没错，要说年轻女教师，学校里也有几个，昨天我们调查过了，结果全部否定。”

“也许有人在说谎。”

“当然有那种可能性，但她们都与此案无关。”

“为什么？”

“在我们推测的作案时间里，她们的行动都很清楚，有的去常去的咖啡店，有的指导英语会话社学生，其他人也都有证人。”

原来如此。我忘了麻生恭子是英语会话社顾问，听说那个社团很活跃，常常勤奋练习到放学。这么说，她不可能行凶……我的推测瞬间倒塌。

大谷又道：“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调查村桥老师的异性关系，但只盯着这一点可能会迷失方向，还得关注其他可能性。”

“所以盯上了高原？”

我的语气有点冷淡，大谷看起来并不在意：“高原……是最近才受惩罚的学生，受罚的原因是抽烟，而当场抓到她的正是村桥老师。”

“这个确实没错，可就为这点事难道会……”

大谷一脸意外地看着我，嘴角浮出平常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笑：“看来你是不知道了。村桥老师发现她抽烟后，对她进行了体罚。”

“体罚……”我的确第一次听说。就教育方针来说，体罚是被禁止的。

“是这个。”大谷抓住自己油乎乎的头发，“她被带到保健室，引以为豪的黑发强行被剪。这件事比停课处罚更让她怀恨在心，曾说过‘想杀了他’。”

我不禁在心里叫了一声。阳子复学那天，确实剪了短发，原来那不是改变形象，而是被村桥剪的。

但这警察是什么时候、从哪儿得到这情报的呢？听他的语气，好像是从阳子的朋友那儿问来的。他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知连我都不知道的内幕，我再次觉得这人有些可怕。

“可只凭一点还不能……”

“不光只有这一点。”大谷靠着沙发，叼上一支烟，“你认识一个叫川村洋一的吗？”

“川村？”看着随他开口而上下抖动的烟，我摇摇头。

“高原的朋友，骑着摩托车。”

“哦……”我眼前浮现出昨天在月台上见到的情景。阳子和年轻男人，还有白色轿车……

大谷像是等着看我的反应，点上烟，见机行事。“川村是R街那家修理厂老板的儿子，也不上学，每天游手好闲，听说是在摩托车行认识了高原，也不知是谁先搭的话。”

“你想说什么？”我想说得强硬点，却很清楚自己底气不足。

大谷直起身，往前探出那张浅黑色的脸：“修理厂里有氰化物溶液。”

“那……”我不能说“那又怎样”。

“氰化物保管得很严，但川村要拿点出来还是很容易。”

“难道你认为是高原让他干的？”

“得看情况。我只是在说事实，至于是否和此案有关，现在还不能判断。”他吐出白色的烟，“能让我见高原阳子吗？”

我看着他的脸。他锐利的眼睛如警犬一般。“你想问她什么？”

这句话意味着答应了警察的要求，他的眼神温和了一点。“不在场证明，还有另外两三个问题。”

“不在场证明……”我试着说了一遍，顿时有了真切的感觉。真没想到自己会直接听到真正的刑警说出这个词，没错，这不是在做梦。

我的声音沉着下来：“有两个条件，一是我陪同在场，当然，会保持沉默；二是暂时别让校方知道她骑摩托车的事，如果证明她是凶手则另当别论……”

大谷好像并没在听，只茫然盯着自己吐出的烟飘在空中，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原以为前岛老师你挺冷酷的呢。”

“什么？”我反问。

“行，我答应你的条件。”

我回到办公室，向松崎和长谷说明经过，然后和他们一起去了校长室。栗原校长满面愁容地听完我的话，喃喃自语："这也是不得已啊。"

虽正上着第四节课，长谷还是去叫高原阳子了。光是想到用什么理由叫她出来，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

五六分钟后，长谷带着阳子走进办公室。她双目微睁，看着地面，双唇紧闭，走到我和松崎面前时仍面无表情。

长谷把她交给我，我马上带她走出办公室，前往会客室。她隔着两三米跟在我身后。进会客室前，我对她说："只要实话实说就行。"她连头也没点一下。

面对大谷，她冷漠的表情也丝毫没变，挺直着腰，视线盯着他的胸口。大谷像是预料到她会有这种反应，开始问想好的问题："就开门见山了，能说说你前天放学后的行动吗？"

大谷的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阳子却语气沉重，答话时全不看我一眼。

她说，前天放学后直接回家了。

"到家是什么时候？"

"四点左右……"

阳子家离S车站只有四站路程，在车站附近。学校的课程和课外活动约三点半结束，说四点到家很妥当。

"和谁一起回去的？还是……"

"一个人。"

大谷像在确认是否有人能证明她的行动，问她在电车里有没有碰到什么人？车站呢？家门口呢？阳子总算说出两个证人的名字，是住在她家隔壁的老夫妇。她说回家时同他们打了招呼。

"回家以后呢？"

"没干什么……待在自己房间里。"

"一直？"

"是的。"

"你说谎。"

啊？我抬起头，见阳子变了脸色。大谷不动声色：“有人于五点左右看见你在校园里，是某社团的一个学生，她确定是你。问题是你当时所在的地点，就在那个更衣室附近。”

我哑然。刚才他没提及此事，看来是打算拿它作为杀手锏。没想到居然还有那种目击者。

“怎样？你回家后又来过一次学校，对吧？”大谷语气柔和，大概在努力制造让她开口的气氛，但他的目光并不柔和，是猎犬的眼神、警察的眼神。

我看看阳子。她双眼圆睁，盯着桌上的某处，身体僵硬得像洋娃娃。过了一会儿，她动了动嘴唇：“回家后……发现忘了东西，就回学校来拿。”

“哦……忘了东西，是什么？”

“学生手册。放在抽屉里……”阳子声音微弱，有点语无伦次。

我帮不了她，只是注视着。

大谷加重了语气：“学生手册？这不需要特地回来拿吧。”他大概觉得自己只差一步就能抓到猎物了。

但这时阳子却缓过来了似的坐直身子，慢慢地说：“学生手册里夹着摩托车驾驶证，我不想被人发现，就回学校来拿。”

如果这是现编的谎言，我不得不惊叹阳子反应之快。这滴水不漏的解释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要隐瞒回家后又到学校这一疑问。

大谷一瞬间也怔住了，但立刻将话锋一转：“也是，骑摩托车违反校规嘛。那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更衣室附近吗？”

“更衣室……我只是路过。”

“只是路过？好吧，后来呢？”

“我就回家了。”

“什么时候走的？几时到家？”

“离开学校是五点过后，到家是五点半左右。”

“有人能证明吗？”

“没有……”

阳子没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大谷看起来像是认为一切如己所料，心满意足地不时在记事本上做笔记。

之后的问题几乎全和川村洋一有关，什么程度的朋友、是否去过川村家等等。很明显，大谷是在试探拿出氰化物的可能性。

阳子称自己和川村洋一没什么交情，最近刚认识，只是一般的来往。大谷不以为然地点着头，我想他不相信阳子。

“谢谢你，很有参考价值。”大谷煞有介事地点头致意，把脸转向我，示意已经问完。我跟着阳子站起身。

“啊，等等。”阳子伸手开门时，大谷大声说。她一回头，大谷带着一丝笑容问道：“村桥老师死了，你是什么心情？”

突然被问到这种问题，不可能马上回答。她正想开口，大谷又说：“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只是随口问问。”

我真想吼一声：别太过分了！

走出会客室，阳子一言未发就回教室去了。她的背影像是在向我抗议，我也没能开口叫她。

我去了校长室，将谈话内容告诉校长、松崎和长谷。我说了她在和骑摩托车的朋友来往，但没说她自己也骑。他们三人似乎也没想到这一点。

“不在场证明不确定？”长谷叹着气说。

“这种事能弄清倒稀奇了。”我说的是真心话，听起来却像是自我安慰。没有人点头。

“总之只好任由事态发展了。”沉默良久后，校长说。这句话算是今天的结论。

松崎和长谷走了，校长要我留下，叫我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想？”校长边拉过烟灰缸边问。

“您的意思是……”

“高原是凶手吗？”

“不知道。”

“你不是说有人想杀你吗？你觉得高原恨过你吗？”

“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是老师嘛。”校长理解似的点了好几下头，点上烟，“你对警察说了有人想杀你？”

“没有，最近没发生什么，我想再看看情形。”

“唔，也许只是心理作用。”

“不是。”

我沉默着想象，如果现在说要告诉警察，校长会有什么反应。大概会软硬兼施来阻止我吧。因为，目前只是“也许是杀人事件的事件”，若我说出来，情况就不同了。

走出校长室，课外活动已经结束，学生们开始离校。虽然心情不好，可这种日子早早回家也解决不了什么，我便想去射箭社看看。星期六我一向很少去那里。

没带便当，我准备到校外吃饭。车站前饭馆很多。

出校门约走了五十米，左边岔路闪出一个人影，最先看到的是那人的深色墨镜。他来到我身边，低声说：“你来一下，阳子找你。”我马上明白了，是那个骑摩托车的家伙。

我本想说“有事让她自己来”，但觉得在路上争吵不好，就跟着他走。路上，我问：“你叫川村洋一？”他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行。我只隔着头盔见过他的脸，但对他的声音还有点印象。

从大路拐到岔路，大概走了一百米，来到一块约十平方米的空地。旁边是个工厂，有切割机和车床的声音。这片空地看样子是工厂堆放废料用的。

三辆摩托车像忠实的马一样并排在那儿，旁边有两个年轻人坐在装废料的木箱上抽烟。

“带来啦！”川村话音刚落，那两人就站了起来。一个将头发染成红色，另一个没有眉毛，两人身高都和我相仿。

“高原好像没来嘛。”我看看四周，并不觉得特别惊讶。想来她不会以这种方式找我，跟着过来只是想知道这些年轻人找我有什么事。

“阳子不会来的。”川村说着一下抓住我的衣领。他比我矮将近十厘米，几乎是举着手，“你的做法真卑鄙！”

“你在说什么？”衣领被抓住让我很不舒服。这时，红头发绕到我右边，没眉毛绕到左边。

“别装傻了，你大放厥词，跟警察说是阳子杀了那家伙。”

“不是我。”

“撒谎！”川村松开了手，紧接的瞬间，我右脚被绊，整个人趴倒在地，接着左腹又挨了狠命一脚，顿时仰面朝天。突袭让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

“警察找过我了。除了你还会有谁知道我？”

“那个……”我想解释，但胸口挨了没眉毛一脚，出不了声。我捂着肚子蹲着，川村用靴子后跟朝我后脑勺踢来。

“阳子怎么就成了凶手？把麻烦全推到坏学生身上就行了，对吧？”

“你倒是说话呀！”

没眉毛和红头发边踢我的头和肚子边叫嚷。工厂里的机器声和他们的声音混在一起飞进脑中，我一阵耳鸣。

这时，传来轻微的女人声音，不知说了什么，那声音让他们停止了攻击。

“阳子……”

听川村这么叫，我仰起脸，看见高原阳子正一脸愤怒地走近。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这么干啦？”

“这家伙可把你出卖给警察了呀。”

“不是我。”我忍住全身疼痛站起来，脖子重得令我简直无法保持身体平衡，“警察跟踪了高原，接着找到了她的摩托车友。”

“胡扯！”

“是真的。昨天你不是和高原在S车站附近吗？我看见一辆白色轿车跟在你们后面。”

川村和阳子互相看了看，似乎发觉我说的是事实。

“可……不是因为这家伙揭发了你，警察才会跟踪的吗？”

“跟警察说的是训导处的家伙，和这人无关。”

川村说不出话了，虽戴着墨镜，还是能看出他脸上的狼狈。

“什么呀洋一，不是你说的那回事嘛。”没眉毛说。红头发也无聊地

踢着石头。两人都没看我。

“你们也不要听风就是雨，如果有事找你们帮忙，我会直接说的。”阳子道。

没眉毛和红头发愣了愣，骑上摩托车扬长而去，刺耳的噪音刺激着我的伤处。

“你也走吧，剩下来是我的事。”

“可……”

“我最烦别人啰唆。”

川村无奈地叹口气，走向摩托车，猛地踩下油门，从我和阳子之间驶过。

工厂的废料场只剩下阳子和我。

“你怎么会知道这儿？他们是瞒着你把我带到这儿的吧？”我揉着脖子问。挨踢的地方还火辣辣地疼。

“在车站附近无意中听见的，有人说前岛老师被小混混带走了，我就知道一定是这里，他们经常在这儿聚集。”阳子依然望着别处，“我为同伴干的事向你道歉，对不起。”

“没关系。可你打算和那些家伙来往到什么时候？还是早点离开他们为好。”

阳子摇了摇头，一副不愿听说教的表情：“不要管我，跟老师你没关系，不是吗？”

说完，她又像上次那样跑开了。我也只是像上次那样，目送着她的背影。

九月十七日，星期二。

早上就开始下雨。虽然撑着伞走路有点麻烦，但这天幸好打了伞，才不致被人看到我的脸。在电车上，我始终低着头。

“你的脸怎么了？”一进办公室就碰见了藤本。他的嗓门很大，令旁边几个人也都朝我看来。

“昨天骑自行车摔了，真够倒霉的。”

我摁了摁脸上贴的止痛膏，那是星期六的后遗症。昨天是敬老节，补休一天，连着歇了两天，脸上的肿块已经好些了。藤本面露怀疑，但只说了句“保重”，没有追问。

每周开始的第一节课是班会，对于没当班主任的我来说算是空闲时间。我忍着伤口的疼痛，皱眉准备下一节课。其实只是装装样子，心里想的是村桥的命案。

大谷认为凶手在学生里面，嫌疑最大的大概是高原阳子。她确实恨村桥，恨得想杀了他，她还有可能拿到氰化物溶液，不在场证明又不明确，最糟糕的证据是那天有目击者在更衣室附近见过她。如果大谷能解开密室之谜，并和阳子联系在一起，那她会立刻变成重大嫌疑对象。

老实说，我无法判断。阳子身上那种悲怆让人觉得她有可能做那样决绝的事，可她的幼稚又让人觉得根本不可能。把性格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也许不可靠……

要说可能性，我倒认为麻生恭子更有可能。但她和村桥是否有特殊关系这一点还没弄清楚，再说她有不在现场证明，大谷等人似乎一开始就已将她排除。

正这么胡思乱想，门突然开了，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一个学生正向屋内张望。是三年级A班的北条雅美，好像是在找人，一看到我就立刻朝我走来。

“找谁？”我问，同时想着第一节课应该还没结束。

“找您，我有事找前岛老师您。”她的声音低沉得和年龄不符，但很有穿透力。我觉得自己有点被这声音压倒了。

“找我？”

“我对上次事件的处置有不理解的地方，问了班主任森山老师，他说前岛老师对这件事最清楚，经他同意我就找您来了。”北条雅美说话的语调像是在背诵文章，若光听语句简直像军人。我想起她是剑道社主力。

看样子，其他老师是把事件的残局全推给我来收拾了，虽然这也是事出有因。

“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如果是我能回答的可以告诉你。你想问什么？”

我让她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她不坐，开口说："星期六放学后，我看见了警察。"

我心想：她这种语气，其他学生大概是学不来的。"那天警察确实来过，怎么了？"

"听说高原被盘问了？"

"嗯……只不过是了解情况，不是盘问。"

她不理会我的更正，语气强硬地问："是校方说高原可疑吗？"

"没说她可疑。只是警察要受到退学或停学处分者的名单，学校提供了而已。这事训导处的小田老师清楚。"

"好，这件事我会问小田老师。"

"你去问吧。"她的咄咄逼人让我招架不住。

"对了，听说前岛老师在高原被问时陪在旁边，有什么证明她可疑的物证吗？"

"没有。"

"那就是说，不明不白地就让警察见了高原？"

我明白她那挑衅态度的意思，答道："当时，我们也很犹豫是否该让警察见她，但警察的推测自有道理，而且表示只问不在场证明，所以才同意了。"

"可她没有不在场证明。"

"你很清楚呀。"

"我可以想象。您知道星期六放学后，警察在校园里四处走动吗？"

当时我正被那些骑摩托车的人围住。我摇摇头。

"听说警察去过排球社和篮球社，四处查问有没有人把女职员更衣室的钥匙借给高原阳子。"

不出所料，大谷把解开密室之谜视为关键。如果阳子真的借过钥匙，就意味着她可能另行配了钥匙。

"结果呢？"我有些不安。

"顾问和队员们都说没借过。我有朋友在排球社，是她告诉我

的……”

“是吗？”老实说，我暂时松了一口气。

可眼前的北条雅美表情并不轻松，有些阴郁。我用询问的眼神看看她，她的语调还是那么干脆，但听得出是在控制着感情：“警察那种行动让大家看高原的眼神变了，那是一种看罪犯的眼神。今后即使洗清了她的嫌疑，也很难改变大家看她的目光。所以我要抗议，为什么不限制警察的行动？为什么轻易让高原去见警察？为什么让警察看退学、停学学生名单？信任学生是前提，我很遗憾，这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北条雅美的话一句一字都像尖锐的针一样直刺我的心。我想辩解，但说什么都苍白无力，唯有沉默。

“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她轻轻点头致意，转身朝门口走了两三步，又回过头来，脸上难得地泛起红晕，“我和阳子从初中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一定会证明她的清白！”

听着第一节课结束的铃声，我目送她走远。

“哦？有这种事？”惠子一边用尺子给我量尺寸一边说，动作相当熟练。她说要给我量尺寸做化装游行用的小丑服，午休时我就去了射箭社活动室。

“北条说得真不留情面，虽然她的话没错。”

“我第一次听说北条和高原是好朋友。”

“她们的家离得近，好像初中就是同学。听说高原学坏后才疏远了她……”

“这么说是北条在继续维持友情。”

惠子量着我的胸围。我忍着痒，像个稻草人似的站着。

“为什么要扮小丑？我看起来适合演丑角？”

体育节是下星期日。校园内的气氛已逐渐热烈起来，这次的大戏是化装游行，各个社团好像都在精心准备。

“别发牢骚了。据我所知，藤本老师要男扮女装呢。哪个好点？”

“哪个都不好。”

“对观众来说还是小丑好。”惠子一边给我打气，一边量完尺寸，“化

妆品也由我们准备，你只要当天不迟到就行了。”

“我什么都不用准备？”

“做好心理准备就行。”惠子把我的尺寸写在笔记本上，轻松地说。

我穿上外衣，正准备出去，撞上了正要进门的队员，是一年级的宫坂惠美。见到她手上拿着一升装的大酒瓶，我问：“怎么，中午就打算开宴会？”

惠美不答，只微笑着缩了缩脖子。屋里传来惠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你的道具之一，不是说过，你要扮演拎着大酒瓶、喝得烂醉的小丑吗？”

“我要拿这个？”

“是啊，你不喜欢？”惠子走过来，从惠美手中接过酒瓶，做出喝酒的姿势，“一定很出彩。”

“谁知道呢。”

我拿过酒瓶，上面贴着“越乃寒梅”的商标，是新潟产的名酒。想象自己扮成小丑对着酒瓶猛灌的样子，走路大概也得摇摇晃晃。

我不禁对惠子说：“喂，到时候要把我的脸刷得让人家认不出。”

惠子使劲点头：“那当然！”

九月十九日，星期四。

星期二、星期三很难得地平安无事。警察不见踪影，校园里接二连三摆出体育节的吉祥物，清华女中似乎恢复了正常。

村桥原来担任的课也已分配完毕。我接了三年级A班的课，课程比以前紧了，但也无可奈何。训导主任由小田接任。

对于村桥离世的反应，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同样在变淡薄。只不过短短几天，一个人已被完全抹掉。这让我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而，我注意到在村桥死后，有一个人变了。也许是因为我另眼相看才觉得引人注目，但她的变化实在明显。

那就是麻生恭子。

她在办公桌前发呆的时候多了，还常常出错，有时差点忘记上课，有时把试卷放在那儿忘了拿走，以前她不可能出这些差错。她那自信得近乎傲慢的眼神，最近也变得有些茫然无助。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村桥死后，我确信其中一定有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却怎么也想不出头绪。

最具善意的想法是：她和村桥是恋人关系，因村桥的死受了刺激——这种情况的关键是她对村桥有几分真心。可从她的个性来说，怎么也不像会认真考虑和村桥结婚，何况前些日子栗原校长提出了儿子贵和与她的亲事，照理说，村桥死了她应该称心才对。

这样又回到那个假设——麻生恭子是凶手，对我来说，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测。可她不是，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无可怀疑。

且慢！我抬头看看她那边。她还在一脸严肃地改试卷。

是否可能有同谋？假如恨村桥的另有其人，不就有可能了吗？

不，还是不行，我轻轻摇头。要是同谋杀人，麻生恭子也得“分担”任务，但村桥遇害时，她正在指导英语会话社。若她只负责弄毒药、把村桥叫到更衣室，从主犯的角度来看，任务的分配也太不均匀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要使同谋这一假设成立，必须有一个听令于麻生恭子的人。

事实上真有这样的人吗？很遗憾，对此我完全没有线索。

正觉得推理无法再往前进行时，第四节课开始的铃声响了。麻生恭子站了起来，我也跟着起身。这节是三年级A班的课，是我接替村桥给这个班上的第一次课。走在走廊上，心里有一点紧张，我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不适合当老师。

大概是上课铃刚响过，老师都还没来，走过三年级B班和C班门前时，我听到热闹的说话声。我苦笑着想，即使大考临近，她们和一、二年级的学生也没什么两样。转过走廊拐角，顿时安静了下来，教室门前挂着三年级A班的牌子。果然是毕业年级里最好的一个班。

上课时，这种印象也没变。学生们对老师讲解的反应完全不同，既专注又迅速，做题目也有毅力，很扎实。从这些方面看，我不得不承认村桥对她们的影响很大。但今天北条雅美并不显得出色，听讲时脸上的

表情明显缺乏注意力，蓦地问她一个稍难的问题，回答也不尽如人意。

难道因为面对的不是村桥，就没了斗志吗？事实上我完全想错了。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课上到一半，无意间瞥见她笔记本的时候。

本子上画着长方形的图，平时这也没什么，但这时我敏感地明白了那图的意义。

那是更衣室的草图，还画着男用和女用两个入口。北条雅美在利用数学课思考密室之谜。图旁潦草地写着些什么，我瞥见其中一句“关键有两个”时，她似乎觉察到了我的视线，立刻合上笔记本。

关键有两个……

是什么意思？是解开密室之谜的要点之一，还是没多大意义的文字？正因为她不是别人，是北条雅美，我不由得在意起来，结果后半节课比她还心不在焉。

午休时间吃饭时也是这样，反复念叨着“关键有两个、关键有两个”，不时停下筷子，结果比平常多花了一倍时间才吃完。

吃完饭，我想，回头去问她本人吧，年轻、有弹性的头脑有时会超乎我们大人的想象。但计划被打乱了，饭后，我像往常一样看着报纸，松崎过来告诉我大谷来了，让我马上去会客室。听他的语气，好像我本就该去。

“今天又是什么事？”

“这……会是什么呢？”松崎好像根本没想过这问题。

进了会客室，大谷正站在窗边看着操场。他的背影仿佛没了往常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我有些纳罕。

“这儿的风景真不错。”大谷说着在沙发上坐下。他的表情一点也不轻松，看起来简直有些灰心。

“查出什么了？”我催促似的主动问。

果然，大谷脸上浮出苦笑。“可以说查出了点东西……”他顿了顿，“高原阳子今天来上学了吗？”

“来了呀。有事找她？”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确认她的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我反问，“这话真是奇怪。她不是没有不在场证明吗？既然没有，怎么确认？”

大谷挠挠头，嘟哝了一句：“该怎么解释呢。”

“她在四点之前有不在场证明，对吧？她说放学后立刻回家，和邻居打过招呼。事实上，据调查结果我们判断，这个时间段非常重要。”

“四点左右？”

“应该是放学后不久……”大谷的语气很凝重，好像是调查过程中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总之，能让我见高原阳子吗？情况到时候我再解释。”

“知道了。”

我很想知道大谷查出了什么，但觉得还是和高原阳子当面对质更好，就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回到办公室，我向长谷说明情况。他不安地问：“那个警察不会是找到高原是凶手的确凿证据了吧？”

“不，不像是那样。”我告诉他，从警察的神态来看，好像事态发展有了点变化。

长谷仍然一脸担心：“我去叫高原。”说着就出去了。

我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等着阳子。想到和大谷面面相觑会尴尬，我带了报纸过来。大谷像刚才一样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学生的动静。

大约过了十分钟，走廊那边传来吵嚷声，是女学生和男人的声音，仔细一听，男的像是长谷，那女学生呢……

我正猜测，有人使劲敲门。

“请进。”

话音未落，门已被用力打开。进来的不是高原阳子，而是北条雅美。后面追过来的是长谷，他后面站着阳子。

“到底怎么了？”我问长谷。

他刚说了声“这个……”，就被北条雅美的声音盖住了：“我正式抗议来了！”

“抗议？怎么回事？”我问。

她转着大大的眼珠，看了大谷一眼，语气坚决地说：“我会证明高原无罪。”

她的脸眼看着越来越红。屋里的气氛紧张起来。

“哦？这可真有意思。”大谷从窗边走过来，在沙发上稳稳坐下，“能说来听听吗？你怎么证明？”

面对真正的警察，北条雅美也变得表情僵硬，但她真是好样的，毫不畏缩、清清楚楚地回答：“我会给你们解开密室之谜，听完你们就知道，高原是清白的。”



第四章

室内一片沉默，只听见操场上学生们的声音。从我额角渗出的汗爬过太阳穴流了下来。天气并不热，怎么会出汗呢？

北条雅美盯着我，一动不动。不到十秒钟吧，感觉有几分钟那么长。

雅美终于打破沉默：“我来解开密室之谜，证明高原无罪。”她说的每一个字仿佛都经过斟酌，听起来像在下定决心。

“先……”我总算能出声了，有点沙哑，“先坐下吧，慢慢说。”

“是啊，站在这儿吵闹，其他学生会觉得奇怪。”长谷推着北条雅美走进来，阳子也跟了过来。

阳子关上门，北条雅美没有坐下的意思。她咬着唇，倔强的大眼睛一直盯着大谷。

大谷像回应这目光似的开口了：“你说已经解开密室之谜？”

雅美仍盯着他，点点头。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和案件有什么关系？”

雅美瞥了阳子一眼，回答：“因为我相信阳子……不，高原是无辜的。她根本干不了杀人那种事。我想，如果能解开密室之谜，就能弄清什么……就算弄不清楚，也可能有机会洗清她的嫌疑。”

阳子只是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四周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刚想说点什么，听见“呼”的一声，是大谷重重地叹了口气。他似乎觉得很可笑，边笑边抬头看我：“真叫人难堪啊，前岛老师，折磨了我这么久的密室之谜好像被这位同学解开了，这下子要说我们是吃干饭的也没办法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露出什么表情、该对大谷说什么，只好问雅美：“你真的解开了？”

她直盯着我：“解开了，我打算现在在这里对大家解释。”

“是吗……”坦白说，我不知该怎么处理。北条雅美插进来，形势似乎在急剧变化。不管怎样，先听听她的话吧。

我看着大谷：“你能听她说说吗？”

他放下跷着的二郎腿，语气难得地严肃：“是不得不听了。但还是去现场解谜吧，那样是否与事实相符就能一目了然。”

大谷站起身。雅美直视着他，虽然眼神有点紧张，还是盯着不放。相反，我和长谷倒显得慌张。

走出教学楼，太阳不知何时已钻进云层，天空开始下起细雨。我们踩着微微潮湿的杂草，默默走过体育馆后面。馆内传出学生的喊叫声，以及球鞋和地板的摩擦声。毛玻璃窗关着，不知道在进行什么比赛。

来到更衣室门前，大家以北条雅美为中心站成半圆形，堀老师也来了——这是雅美要求的。

雅美看了更衣室良久，转过头来，像要开始表演似的说：“现在开始。这间更衣室有男女两个出入口。室内虽然隔开，但如大家所知，隔墙上方可以爬过去，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有两条路。”

语调很流畅，一定是在脑子里反复了很多次，有足够把握后才站在这儿挑战。她就是这样的女孩。

“但是，”她提高声调，指着男更衣室入口说，“男更衣室的门从里面用木棍顶住，凶手无法从这里出去，只能从女更衣室入口逃走，但那边的门上了锁。”

雅美边说边绕到后面，站在女更衣室入口前。我们跟在后面。这一幕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一定是奇怪的情景。

“钥匙一直带在堀老师身上。那么，凶手是怎么把锁打开的呢？最有可能的是自配钥匙。我想请教警察先生……”雅美看着大谷，“关于配钥匙，我想警方应该已经充分调查过了，结果怎样？”

突然被点名，大谷好像吃了一惊，但马上镇定下来，苦笑着回答：“很遗憾，毫无线索。我们认为凶手没有配钥匙的机会，调查了市内所有的锁店，也一无所获。”

“想来也是。”雅美很自信地说，“那凶手究竟是怎么开的锁呢？我照着自己的思路去想，甚至上课时也满脑子都是这件事，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环顾众人一圈，那样子让人想起她参加辩论比赛时的情景，“就是，门本来就没上锁，凶手根本不用打开。”

“不可能！”站在我身旁的堀老师大声说，“我明明锁上了。上锁是我的习惯，不可能忘记。”

“老师认为是锁了，但事实上并没锁。”

堀老师想出语训斥，我制止了她，问：“怎么回事？难道锁有什么机关？”

雅美摇摇头回答：“如果有机关，警察早就查出来了。不用机关也有办法。”

她从手里拿着的纸袋中取出一把锁，是她刚才去传达室借来的。

“这把锁和当时用的那把一样，现在，和当时一样，假设在堀老师来到之前，这把锁挂在门上。”说着，她把锁扣在门上的扣环，咔嗒一下锁上，“这时，男更衣室当然能进出。现在堀老师带着钥匙来了。”

雅美把钥匙递给堀老师：“假设我是凶手，为了不被您发现，躲在更衣室角落里。”她说着躲在更衣室拐角，只露出头来：“老师，对不起，请您像那天一样把锁打开，走进更衣室。”

堀老师有点犹豫地看着我。

“就照她的话做吧。”我说。

堀老师勉强往前走去。在我们的注视下，她用钥匙将锁打开，取下锁打开门，又把锁挂在门扣环上，进了更衣室。这时雅美走出来，从纸袋里拿出另一把锁，和挂在门上那把一模一样。我不禁“啊”地叫了一声，因为已经明白阴谋是如何完成的。

雅美取下挂在门扣环上的锁，换上自己手里的锁，然后冲着屋里说：“可以了，请出来把门锁上。”

堀老师一脸诧异地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关上门，锁上挂在扣环上的锁。看到这儿，雅美面对大家说：“各位都明白了吧？堀老师锁上的并不是原来的锁，而是凶手换掉的锁，真正的锁在凶手手中。”

堀老师一脸莫名其妙，问雅美：“这是怎么回事？”雅美又仔细解释了一遍。

堀老师听完佩服地说：“原来是这样。我开锁后有个坏习惯，喜欢把锁挂在扣环上，恰好被凶手利用了。”她的表情有点沮丧，大概是认为自

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没错。所以，凶手一定是知道堀老师有这种习惯的人。”雅美的语气透着自信。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大谷问。虽被业余侦探抢了先，他的声音仍出奇地平静。

雅美认真地看着警察，嘴角浮出微笑，慢慢地说：“我原来不知道，刚才才明白。但我确信堀老师有这样的习惯，否则，密室之谜绝对无法解开。”

“哦，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呀。”大谷的话听起来有点讽刺的意思。他接着问：“凶手后来的行动是怎么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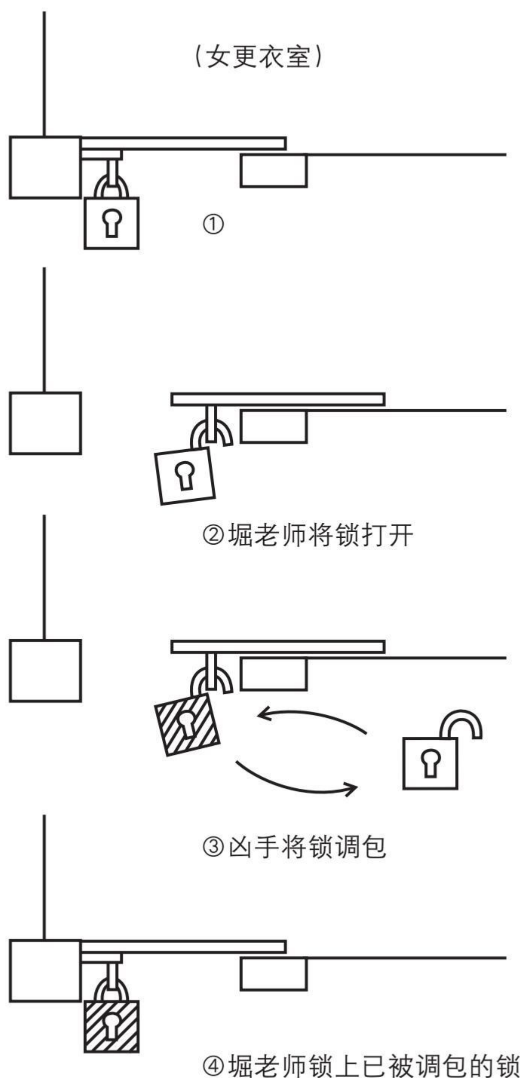
“接下来就简单了。”雅美说着，拿出另一把钥匙打开门上的锁，“打开锁后，凶手在男更衣室里和村桥老师见面，设法骗他服毒后，用木棍顶住门，再翻墙从女更衣室逃走。当然，这时……”她拿出另一把锁，“门上挂的是原来的锁。这样，更衣室就成了天衣无缝的密室。”

雅美看着大家，像是在问“怎么样”。说穿了实在是很简单的伎俩，可换了我，三天三夜怕也想不出谜底。“有问题吗？”雅美问。

我举手说：“推理无懈可击，但有证据证明那是事实吗？”

雅美冷静地回答：“没有。但除了刚才所说的办法，我认为这个谜没有其他答案，既然没有其他答案，自然就是正确答案。”

我想反驳，阻止我的人竟然是大谷：“虽没直接证据，但有侧面根据。”



我吃了一惊，雅美也惊讶地看着他。他平静地说：“堀老师说过，那天有几个储物柜被弄湿了，没法用，对吧？”

堀老师沉默着点点头。我也记得她说过。

“湿的是门口附近的柜子，所以她只好用里头的。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凶手的诡计。也就是说，对凶手来说，如果堀老师用靠近门口的柜子，会对自己不利。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大谷轮番看着每个人，那表情就像等待学生回答的老师。

“我知道，那样换锁时会被堀老师发现。”说话的还是北条雅美。我们顿时恍然大悟。

“没错。因为有这个根据，我认为你的推理正确。”

大谷的反应令我意外，我本以为他一定会反驳。

“如果能理解我的推断……”雅美恢复了严肃的表情，“那么，高原就有不在场证明了吧？”

“当然是这样。”大谷的表情有点冷酷。

我不明白他们俩对话的含意。密室和不在场证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是“当然”？

“凶手在刚放学后的时间里没有不在场证明。”雅美对包括我在内的不明就里的人解释道，“若想实现密室阴谋，一放学就得潜伏在更衣室附近等堀老师来。但高原……”

雅美看了看一直沉默着站在我们后面的高原阳子。阳子仿佛在听与己无关的故事，盯着雅美。

“高原说她那天放学后直接回家了，还和邻居爷爷奶奶打过招呼。”

“没错。”大谷不动声色，“所以，高原有了不在场证明。但……”他目光锐利地看着雅美，“这仅限于你推理正确的前提下。我承认这种推理相当有说服力，但你过于确定这起案件的罪犯是一个人了。”

“有同谋的可能吗？”我不禁脱口而出。

“不能说没有吧。确实，开会时我们认为单独作案更有可能，毕竟交情再深，也不大可能会帮别人杀人……这也只是以常理来推论。不过……”大谷看着阳子，“据目前的调查，我们不认为高原有那样的朋友，在这个意义上，我为对她的种种不礼貌行为致歉。”

他的语气依然强硬，眼神里却含着诚意。我确信大谷在听雅美解释之前就已解开密室之谜。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求证，还有就是确认阳子的不在场证明。正因如此，他听了雅美的解释后没有一丝惊讶或动摇的表情，相反，还当场提出了“湿储物柜”这个旁证。

“问题在于，是谁把锁调了包……”大谷声音干涩。

在场的每个人一定都在重新想象谁是凶手。

高原阳子依然沉默不语。

北条雅美解开密室之谜那天，放学后我没参加射箭社的训练，直接回了家。事情一定传得沸沸扬扬，也许社里所有人都等着听我细说详情，这让我心烦。再说，为了准备体育节，社团训练从今天起提早结束。往S车站走的路上，我发现回家的学生比平时少了。大概体育节临近，都留在学校训练或准备了。

到了S车站，我像往常一样正要出示月票过检票口，不经意间往售票处那边一瞥，竟看见了大谷的身影。他正看着价目表，在自动售票机前排队。

等他买好车票过检票口时，我叫了他一声。

他挥挥手走过来：“刚才多谢了。现在就回家？”

“嗯，今天有点事……你刚从学校出来？”

“唔，还有事要调查……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他声音不低，却少了往日的咄咄逼人，也许是怀疑的高原阳子有了不在场证明，让他有些丧气。

他和我走向同一个月台。问了问，中途换车之前我们坐的是同一趟车。

“今天真是难堪，没想到学生竟会解开谜底。”他在月台上慢慢走着，有点不自然地挠挠头。

我不想跟他客套，直接问：“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那伎俩的？”

他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生硬的笑容从微黑的脸上消失，但并没说什么。我们沉默地走到月台最边上的长椅坐下。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以前给你看过照片吧？就是掉在更衣室旁边的那把小锁。最近终于查清了。”

“哦……”他一说我想起来了，此前并没怎么在意，“那是怎么回事？”

大谷的微笑有点奇怪：“身边的东西往往被人忽略。是追查钥匙这条线索的调查人员弄清楚的。买锁时当然会附带钥匙，而某个牌子的锁附带的钥匙还挂着钥匙圈，包装上就写着‘附送钥匙圈’。”

“就是那把锁？”

大谷点头：“问题在那把锁上。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它和更衣室门上用的锁是一样的。有人准备了相同的锁。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马上联想到是为了调包。只要将锁和钥匙一同调包，凶手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但究竟是怎么换的呢？说来夸张，我们真是绞尽脑汁，却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才想到，如果光是换锁也许有机会。”

“就是说，在堀老师进更衣室的时候？”

“没错。当然，这得看堀老师开门之后把锁放在哪儿，弄不好这种推测只是竹篮打水。但我和北条一样有信心。”

“是灵感？”

大谷苦笑：“没那么酷，真的是绞尽脑汁。再说我手头也有不少材料。”

“材料？”

他点点头：“比如女更衣室的一部分储物柜被弄湿这种信息，有关锁的调查报告也出来了，更衣室我也仔细调查过。即使无法从这些材料中找出解开密室之谜的线索，也可以用来排除种种推测，从各个角度缩小凶手行动和状况的范围，就能掌握大概情形了。”

我想起上次向他提及或许可以从门外用木棍顶住门时，他当场反驳的情形，记得自己当时就佩服他不愧是警察。说起这个，他若无其事地回答：“我们最先调查的就是顶门的木棍。此外，专案组就此案还提出了其他不少意见。”

“哦？会有那么多办法？”我也在冥思苦想，却没想出一种。

“有些算异想天开，也有些具有说服力。第一种说法是自杀，认为村桥老师把更衣室布置成密室后服毒自杀。与这种说法略有不同的看法是，他没打算自杀，只是不知道果汁有毒误喝了下去。”

这种情形我也想过，但有个疑问：村桥为何要在更衣室里顶住门喝果汁？

“是啊。不少人假设是村桥老师自己用木棍顶上门，可这一点仍是个疑问。要说是迫于凶手命令……这也不自然。”

大谷说到这儿，月台广播称电车即将进站。我们暂停谈话站了起来。电车滑进月台。我们上了车，很巧，有两个并排的空座。

落座后，我看看四周，压低嗓门问：“还有什么办法？”

“配制钥匙，还有布置机关，也就是从门外操纵木棍把门顶住。以前我们说过从门缝用线来操作，也有人提到利用通风口，但无论哪种办法，那么长的木棍都无法远距离操作。”

如果木棍超过必要的长度，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把门顶住，这一点大谷以前说过。

“排除这些可能，我们最终认为凶手是用某种方法从女更衣室进去的。要得出一个结论，必须经历种种迂回曲折，正因如此……”大谷犹豫着打住了。这种沉默不是他的风格，平时，他会在说话时停顿，借此窥探我的反应。

“所以怎样？”我问。

大谷的表情刹那间有点困惑，但马上接道：“北条雅美能发现那种阴谋，我对这一点觉得奇怪，虽然要说纯属偶然也不足为奇……”

我明白大谷的意思，他在怀疑北条雅美。不错，真凶为迷惑警方视线而自曝内情也不是没有的事。我不禁佩服警察就是警察。

大谷来了一句“真要怀疑起来可没完”，又接着说：“但北条有不在场证明。据说那天放学后，她一直在训练场练习剑道，这点其实我刚才调查过了。”

我点头称是，心想，刚开始调查时他一定也怀疑过我。如果我是凶手，惠子是同谋，一开始就不会存在什么密室阴谋。但大谷丝毫没表现出怀疑。大概他早就确认过不在场证明，判断我们是清白的。大家都知道那天我和惠子在射箭社。

“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

大谷抱着胳膊，闭着眼睛问：“什么？”

“氰化物溶液。不能从到手途径这条线寻找凶手吗？你说过高原阳子是有途径拿到氰化物的。”

我说，比如可以从调查所有学生家长的职业着手。若能轻易拿到氰化物，很可能和父母的工作有关。

大谷说：“学生家里如果开着镀金厂或修理厂，确实很容易拿到氰化物，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正在调查，目前还没什么收获。但我个人认为，很难从氰化物到手途径查出凶手。”

“你的意思是……”

“只是直觉，也不能过于相信。我认为此案的凶手考虑事情相当冷静。用氰化物来杀人，大概是因为用这东西对方不会抵抗，比较不容易

失手，也是确信不会露出破绽。换句话说，我想凶手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偶然得到了氰化物溶液。”

他的意思是：既是偶然，自然没法调查。

“但解开了密室阴谋，就把凶手的范围缩小了。正如刚才北条所言，凶手必须知道堀老师开锁后会把锁挂在门上的习惯动作，才能想出那种办法。这样，放学后经常留在学校的学生，具体说就是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最有嫌疑。”

明知我是社团顾问，大谷却轻松得像在聊家常，但他今天的语气里倒没有等着看我反应的讨厌劲。

“这么说，明天开始，调查要集中在社团成员身上了？”

“大概是这样，但……”大谷停住了。感觉上他并非“不能再多说”的意思，而是还没理出头绪，一时无法说清。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一直抱着胳膊想着什么，直到下车。

九月二十日，早上开始下雨。

或许是被雨声吵醒，我比平常早起了十分钟。吃早饭时，裕美子说我平时要是都能早点起床就好了。

翻翻早报，毫无关于此案的报道。对当事人来说那是重大事件，在外人眼中不过是社会新闻中的一条而已。学校里不也正恢复到出事前的样子吗？

我咬着面包，合上报纸问道：“最近工作怎样？习惯了吗？”

裕美子有点不自信地回答：“嗯，还好。”

今年春天开始，她在附近的超市打零工。家中生活并不拮据，但她说闲着也无聊，就随她了。她在超市做收银员，并没因为劳累而疏于家务，气色反而比以前好了。

只是，自从上班后，我注意到她开始添置衣服和首饰，可能是手头宽裕了，但想到她的性格又不像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意外，但她也没到明显变奢侈的程度，我也就没说什么。

“别弄得太累了，反正也不是非要挣钱。”

“我知道。”裕美子轻声回答。

坐上比平常早一班的电车，车里空得简直让我吃惊。看来每天早起一点就是好，早上的五分钟等于白天的三十分钟。

到S车站时，对面月台也刚好有电车到站，下来一大群女生。和她们一起走到出站口，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背：“怎么了，这么早？”

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我回过头去：“你坐那班车？真早啊。”

说起来，三年来早上还从没在车站碰到过惠子。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昨天怎么啦？没来社里呀。”

她的语气有点冲，引得旁边两三个人朝这边看过来。我注意着周围：“我有点事……关于那起事件，昨天有什么传言吗？”

“传言？我不知道呀，是什么？”她惊讶地皱眉。

“在这里不好说……”我推着她走出检票口。

雨仍下个不停。女生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排队前行，我和惠子走在她们中间。

我告诉惠子昨天解谜的经过。还以为早就传开了，看来并没有。

“真的？北条解开密室之谜了？真厉害！不愧是一等一的才女。”惠子听完后佩服不已，转着雨伞问，“警察也认同她的推理？”

“大体上是，但若查不出凶手，推理只不过是推理。”

“要查出真凶？”

“没错。”

说话间我们到了学校。进了教学楼，我向办公室走去，惠子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住我，说是要为体育节做准备，让我午休时间去社团活动室一趟。我猜大概是化装游行的事，有点不耐烦地答应：“好吧。”她调皮地笑了笑。

办公室里的气氛和平常毫无二致。消息灵通的藤本看见我也没凑过来，说明北条雅美解谜的消息还没传开。

我总算松了口气，坐了下来，拉开抽屉，拿出圆珠笔，打算准备第一节课。再次拉开抽屉拿红铅笔时，手停住了。

对了，昨天我没锁抽屉。这两个星期，回家之前我总会把抽屉锁上，因为感觉自己身边有危险。隐身的凶手可能会把掺毒的糖果放进抽屉，也可能设置机关，比如一开抽屉就飞出刀子，不管怎样，我在心理上无法对身边的东西不设防。

昨天却没上锁。原因很简单：我不像原来那么神经质了。

十天前，我走在教学楼旁边时，花盆掉了下来，花盆碎片和泥土在眼前飞散的声音和情景至今还印在脑子里。有时，莫名的不安会变为清晰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村桥被毒杀事件发生时到了极点。下一个会是我吗？——这种担心笼罩着我，以致对事态发展表现出与性格不符的热心和关注。但这两三天，我不得不承认要把村桥事件和自己的事分开思考。听了大谷的分析，也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关，因为在花盆事件之后没再感觉到危险。

我开始觉得，也许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午休时如约去射箭社活动室。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我打着伞到达活动室时，裤脚都溅湿了。惠子、加奈江和宫坂惠美都在那儿。

“天好像漏了个窟窿。”看到我被淋湿，惠子打趣道。

“今天算是没法训练了。”

“正好可以全力准备体育节。”加奈江回答。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和惠子对视一眼，道：“天气好的话，不练会觉得可惜，所以体育节的准备工作总没进展。”

“准备工作？看样子很麻烦呀。”我四下看看，表示理解。衣架上挂着用红、蓝布条拼接的花哨衣服、布狮子之类。运动社团不像文化节上的文化社团那样，有机会向其他学生展示自己的存在，所以在例行的体育节团队对抗表演上，每个社团都全力以赴。

但她们还有比赛，有参加县级赛、继而参加全国大赛的目标。两边都不想放弃，可又没时间。加奈江的话真实反映了她们的心情。

“能休息一天，全力准备这些事也不错呀。”惠子说。

她补充说，这可不是一时的自我安慰。

我觉得自己能理解她们的心情。“找我来什么事？还是小丑？”

“没错。没工夫说别的了，惠美，你把那边那个盒子拿过来。”

宫坂惠美拿过一个小纸盒。惠子有点粗鲁地打开盒盖，里面是白瓶子、口红之类。惠子边把东西往桌上放边说：“这是化妆套盒。先用粉底

把脸全部涂白，最好连脖子也涂上，然后用眼线笔把眼睛画成十字，最后用口红把嘴唇尽量涂得鲜红，要一直涂到脸颊上，知道吧？最后是鼻子，涂成圆的就行了。”

可能是一说到化妆就显得啰唆，她说得很快，没理睬我的表情。

“等一下，惠子，”我把手掌伸到她面前，“我自己化妆？”我的声音很不争气地有点发抖。

惠子好像很开心：“想帮忙来着，但那天我们会很忙，顾不上，所以请趁现在练习吧。”说着，她在我肩膀上一拍：“老师，加油！”

加奈江拿来镜子摆在我面前。真是用心良苦，镜子一角贴着小丑漫画，像是要我依样画葫芦。

“没办法，试试吧。”我说。

惠子和加奈江高兴地拍手，连文静的宫坂惠美也笑了。

接下来的十来分钟，我对着镜子苦战。涂粉底还好，但眼线笔和口红总用不好，脸上画得一塌糊涂，惠子看不过去，伸手来帮忙。

“到时候可要好好画哟。”惠子用熟练的动作流畅地画上小丑的眼睛和嘴巴，那动作简直太熟练了。

“对了，趁现在拜托老师。”见我的脸慢慢变成小丑，加奈江想起什么似的站了起来，我从镜子里看到她从架上拿下我的弓具盒。

“上次答应过的吧？要送我一支旧箭当吉祥物。可以拿吧？”她从盒里拿出一支黑箭，冲我摇了摇。惠子正往我嘴巴四周涂口红，我只能轻轻点头。

“好，完成啦，这不是很像样吗？”惠子满意地抱着胳膊。

镜子里，我的脸变得像扑克牌上的“杰克”一样，怎么看怎么别扭，大概因为用的是廉价口红，显得有点刺眼。

“别发牢骚了，经过我的完美化妆，没人能认出是老师您啦。”惠子嘟着嘴。这倒是事实，连我都不觉得镜子里的是自己的脸。

“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就更完美啦。这样就不会不好意思了吧？”

“谁知道？喂，赶紧帮我弄掉，马上要上课了。”

惠子一边打趣道“就这样去上课吧”，一边给我涂上卸妆乳液，用卸妆纸擦起来。“记住怎么化妆了吧？自己能行吧？”擦完我脸上的粉，惠子还在唠叨。

“不行的话，可以不化妆就这么出场呀。”加奈江一边用白色油笔在箭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一边说。

“总会有办法的。”我走出屋子，听见她们在后面说“不可靠”。雨总算小了点。

操场一片泥泞，我从体育馆旁边绕道往回走。体育馆屋檐下摆着没完工的体育节吉祥物，有的已经上了颜料基本成形，有的刚在骨架上贴了报纸。两三年前，学生们的作品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要做什么，可今年全是没见过的东西，我不由感觉到了年龄的差距。

走出屋檐，正想打伞，我停下了。我看见体育馆后面有个学生。我撑开伞，慢慢走过去。那学生把花伞靠在肩上，一动不动地站着。

走到距她十来米处，我看清了是谁。这时她也发觉有人，回过头来。四目相对，我不禁停下脚步。“你在干什么？”

高原阳子没有回答。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想说些什么，嘴却闭得紧紧的。

“在看更衣室？”

她不答。一定没错。破旧的更衣室在雨中显得更加凄凉。

“更衣室怎么了？”我再次问道。

她的反应不是回答，而是低头快步走开，仿佛没看见我似的从我身旁离开。

“阳子……”我没叫出声，只是在喉间自语。她头也不回，消失在教学楼里。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放学后。

我从办公室窗口往操场看，身穿体操服的学生比平常要多得多。二百米跑道上简单画了线，一群学生在练习接力跑，那姿势一看就知道不是田径社成员，是普通学生在为备战明天的体育节而训练。惠子也在其中，她说明天要参加四百米接力赛，大概是初中时练过软式网球，对自己的速度很有信心。

“前岛老师，明天就拜托啦。”我回头一看，身穿运动服的竹井露着一口白牙。

“可别对我抱太大希望，只是发扬一下奥林匹克精神。”

“哪里，我可是拭目以待。”

他说的是明天的比赛。教职员也有接力赛，竹井非让我参加。

“对了，听说你扮小丑？”竹井忍住笑，眼睛却藏不住笑意。

“你也知道了？真惨，看来已经传开了。”

“是啊，几乎没有学生不知道我要扮乞丐。藤本老师男扮女装、堀老师要扮兔女郎，这些本来都是保密才好玩，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全知道了。”

“一定是谁泄露出去了呗。”

“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竹井说得挺认真。

之后我去了射箭场，那儿也正忙着准备明天的活动。惠子刚才说过“今天大概没法训练”，看来是说中了。学生们还是优先考虑学校的活动，我也觉得应该这样。

射箭场一角放着那个大酒瓶，那是我明天的道具。在宽敞的射箭场里，那酒瓶看上去感觉很突兀。

“瓶子里面洗干净了？”我问一旁的加奈江。

“当然。”她回答。

抬头看看天空，阴沉沉的有点怪。很遗憾，明天看来会放晴。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阴郁的雨停了，夏日般的阳光灿烂地照在操场上，碧空如洗，风干燥又凉爽，真是举办体育节的好日子。

我比平时早三十分钟到了学校，在体育教师专用更衣室换好衣服，马上来到操场。学生们早已忙碌开了，一群人正把那些花了一个多星期才做好的吉祥物搬到精心布置的舞台上，其中一个大家伙有三米多高。

操场边四处可见一群群练习动作的啦啦队，这是二年级学生的任

务。还有人在旁边跑步，像是在练习接力赛的接棒。有的开始慢跑热身，还有的专心练习两人三足绑腿跑和多人踩板赛跑。

“放晴了，太好了。”我坐在帐篷下看着跑道发呆，竹井走过来说。他笑逐颜开，最期待体育节的人大概就是他了。

“是啊，这个季节常下雨，我还担心呢。”

“真是太好了。”竹井抬头看天，点了好几下头。

田径社的队员开始在操场上画下白线，做最后准备。热身的学生纷纷散开。

八点三十分，教职员们先在办公室集合，由松崎宣布注意事项，特别提到指导学生时要注意两点：防止受伤，不要让学生疯过头——都是老生常谈。

八点五十分，铃声响起，广播也开始了。离集合时间还有五分钟，广播指示学生到入场处集合。我们也走出办公室。

几分钟后，尘土飞扬，一千两百人的入场式开始了。列队之后照例是校长致辞，内容还是体育精神、训练成果、团队合作这些陈词滥调，连我都要打瞌睡了。

接着由竹井说明比赛规则，他担任裁判长。

全校学生分成八组进行比赛，采用纵式分组，即一、二、三年级的A班为一组，B班为一组，依次类推。这样分组的目的是加强高低年级之间的联系。啦啦队和吉祥物制造组也按这种方式来分组。比赛项目中有一半是接力或短、中距离赛跑，三成是多人踩板赛跑和两人三足绑腿跳绳之类的趣味竞赛，剩下的两成是跳高之类的田赛及创编舞，一共有二十项，每一项必须在十到十五分钟内完成。

“……由于赛程紧凑，希望各位同学严格遵守集合时间，进出场要迅速。”竹井的声音底气十足，他说完后，学生开始做预备操。一千两百个女生活动柔软的身体，散发的热气似乎使初秋的风也变得温暖。

体操结束，所有人散到周长二百米的操场四周。广播里说：“参加百米预赛的选手马上到入场处集合。”播音员是个二年级的学生，体育节执行委员之一。她的声音一起，气氛立刻热烈起来。

我在帐篷角落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学生们活动。穿着网球服的藤本走过来坐在我身旁。

他盯着入场处，张口来了一句：“学生穿着运动短裤最好看了。”

“网球服不好吗？”

“网球裙？那可不性感，比短裤差远了。”

坐在前面的堀老师回头看了一眼，但藤本毫不在乎。真羡慕他的个性。

“怎么样？已经准备好扮演醉酒小丑啦？”目送着百米选手进场，藤本问。

我叹了口气：“早就投降了，没办法，只有尽力去扮醉鬼。你呢？听说男扮女装博得一片喝彩？”

“你也知道了？奇怪，是谁走漏了风声？应该是机密呀。”

“总会泄露的，你不也知道我要扮小丑吗？像竹井扮乞丐之类，还没定下来大家就开始津津乐道了。”

“这么一来化装游行的乐趣要减半。”

“竹井也这么说。”

我们正说着，枪声响起，百米跑第一组选手冲了出去，欢呼声如洪水决堤。田赛场里，跳高比赛的试跳也开始了。年轻的身体在跃动，清华女中体育节正式拉开帷幕。

从十点五十五分的四百米接力预赛开始，我在入场处负责点名、组织学生列队。惠子排在后面。看到她时，她嫣然一笑，我也笑了笑。

“老师参加什么项目？”排队等候的空隙，惠子走过来问。我不是藤本，但她裸露在短裤外的修长双腿还是颇具吸引力。一瞬间，集训那晚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我参加教职员接力赛，还有就是当小丑。”我把视线从她腿上移开。

“小丑的事还要商量，午饭后请来一趟社团活动室。”

“活动室？好。”

“一定要来，别忘了。”惠子叮嘱。

这时，四百米接力赛宣告开始，她跑回队伍。

选手们穿过入口进去时，我说了声“加油”，惠子和她前后几个学生看着我回答“好”。

惠子在最后一组。每年级有八个班，分成两组参加预赛，每组取前两名参加决赛。

惠子跑最后一棒，接棒时是第二名，她保住了这个名次。冲过终点后，她举着红色接力棒向我挥舞。

十二点十五分举行教职员接力赛。藤本毕竟年轻，他使出全力，我可不是对手。

“辛苦啦。”回帐篷后，竹井笑脸相迎。他没参加接力赛。

“我不过是藤本的陪衬。”

“哪里，你跑得很棒，宝刀未老。”他先恭维了一番，然后压低嗓门说，“有事和你商量……现在行吗？”

“行啊。”我困惑地点点头。

我一边围着操场走，一边听竹井说。跑道上正要进行四百米接力决赛，惠子应该也会出场。

听完竹井的话，我惊讶地看着他那晒黑的脸，问道：“当真？”

“当然。”他像恶作剧的小孩般笑了，“这是游戏精神。每年才一次，闹一闹有什么关系？”

“可……”

“不合适？”

“倒也不是。”

“那不就行了？”

“不会露馅？”

“放心，看我的。”

听着他热情的语气，我不禁苦笑。不光他的身体，他现在出的主意也让我感觉到朝气蓬勃。回应这份朝气，我对他说：“好吧，我配合。”

四百米接力决赛中，惠子她们得了第二名。队员们一副不甘心的模样，只有惠子一个人在笑，边笑边向我和竹井轻轻挥了挥右手。

午饭时间到了，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吃盒饭。除了大家穿的是运

动服，一切和平日没什么两样，但教师们多少有些兴奋，话也多了，说的都是教职员接力赛时藤本脚步之快，还有体育节结束后要去哪里喝两杯等等，谁都不提哪一队会赢。

化装游行的话题也被扯了出来。在旁边吃饭的藤本问我："听说你要扮醉酒小丑，真的要喝酒？"

"怎么会？酒瓶里是水。"

"拼命灌水？"

"没办法呀，她们是那么设计的。怎么想起问这个？"

"刚才在聊这事，顺便问问。"

"哦……"我没再问。

吃过午饭，我照惠子叮嘱，马上去了射箭社活动室。已经来了十几个队员，正对服装和道具做最后检查。活动室前摆着一个约一米见方的大箱子，涂着鲜艳的颜料，像个魔法箱。走近仔细一看，是木头做的，看起来很结实。她们什么时候做了这玩意儿？

"这箱子做得不错吧？"惠子走了过来。她戴着纸做的黑色礼帽，看样子是马戏团团长或魔术师。

"什么时候做的？"

"昨天。你先回去了，是吧？我们找竹井老师给做的。等贴上纸、画好色彩，已经傍晚了。"

"哦……这到底是什么？"我问。

惠子扑哧一笑，反问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才问呀。看起来像是魔术道具箱……"

"眼力不错，"惠子拍手，"问题是箱子里会出来什么东西。猜猜？"

"哦？会有东西出来？从大小来看……"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看看惠子，她笑眯眯的。"喂，不会是……"

"没错，就是。"

"别开玩笑，要把我塞在里面？"

"不错。扮魔术师的我喊一、二、三，扮小丑的你从箱子里跳出来，一定很有效果。"

“那是当然了。”我抱着胳膊，故意愁眉苦脸。加奈江和其他队员也笑着走过来。她们都已准备就绪。

“老师，你就死了心钻箱子吧。”加奈江说，“这可是射箭社化装游行的重头戏呢。”

我举手投降：“真拿你们没办法。”

“同意了？”惠子抬头盯着我。

“没辙啊。”

太好了，她们像赢了团体赛似的大叫。惠子笑着拉住我的手：“准备好了就进屋吧，我来说明顺序。”

屋子里散放着五颜六色的艳丽服装，空气中的香味也比平时浓，大概是因为她们带了化妆品。房间角落堆着几个纸盒，惠子拿过其中一个。盒子上用油笔写着“小丑”。

“这里面是小丑的化装道具，有了这些就能变出小丑。”

我边发牢骚说自己没想变成小丑，边打开盒子。先看到的是蓝底、黄色水珠图案的衣服，还有同样花色的帽子，帽子上带着卷卷的黄色毛线，看来是当假发用的。然后是粉底、口红之类的化妆品。

“等最后一个项目创编舞赛结束，我们会借用一年级的教室换衣服，那时你也要找个地方把衣服换好，躲进魔术箱。”

一年级的教室就在入场处旁边。她们大概是想等到最后一刻才亮相。

“我独自打扮？”

“总不能和我们一块儿换衣服吧？我倒是不在乎。”

我嘟囔句“别胡说”，惠子拍拍我的肩膀：“好好打扮，你不是已经练习过怎么化妆了吗？”

“箱子藏在哪里？”

“一年级教室后面。小丑的化装道具和大酒瓶也会放在箱子里。先提醒你，可别随便爬出来让人发现哦。”

她那语气简直让我忘了自己是老师，又不能冲她发牢骚，只好一本正经地说“知道了”。

下午的比赛从一点三十分开始。首先是跳高决赛，然后是瑞典式接力赛[1]和八百米接力赛。

我到惠子、加奈江所在的B组观战，她们说大概能进前三名。

“你最省心了，不当班主任，哪个班拿冠军都无所谓，对吧？”惠子问。

“差不多，但当班主任的对名次大概也没多大兴趣。你们班主任怎么想？”

“对呀，怎么没看到时田？”惠子说。

加奈江点点头，嘲讽道：“大概在帐篷下拍校长和来宾的马屁呢。”

“人家麻生老师就很积极。看，在那边。”惠子指着啦啦队座位前面。确实是麻生恭子，她把长发扎在脑后，穿着和学生一样的白色体操服，所以不引人注目。

两点十五分举行来宾和教职员的趣味赛跑。规则很简单：途中捡起地上的卡片，找到卡片上指定的人或物，到达终点就行。参赛的都是不能参加接力赛那种激烈运动的人，也就是年纪较大的来宾和教职员。

枪声一响，老教师和家长会成员开始往前跑，有人一捡起卡片马上带着旁边的学生跑，有人大声叫着自己要找的东西，还有人倒霉地被指定要去拿拖把，慌忙向储藏室跑去。

一阵笑声后，一年级学生的三人拉力赛开始。一人坐在轮胎上，由两人用绳子拖着往前跑，这是相当消耗体力的比赛。

“看，惠美出场了。”

我顺着惠子指的方向，看到宫坂惠美坐在轮胎上，两个大个子学生拖着往前跑。她露出雪白的牙齿天真地笑着，让人看着很愉快。

两点四十五分，学生和教职员之间的障碍赛开始前，广播里要求全体三年级学生在入场处集合，开始准备最后一项创编舞。

“要闪亮登场啦。”我有点讽刺。

惠子没搭理，只是叮嘱：“好好打扮啊，可别弄砸了。”

“知道了，别担心。”可惠子走开时，表情仍有点不安。

三点整，三年级学生开始进场，我站起身来。她们在运动场上散开，创编舞音乐响起。听着流水般的旋律，我加快步伐离开。

三点二十分，进行曲响起的同时，播音员说："今天的压轴戏是各社团的化装比赛，各位知道演员都有谁吗？里面有大家都认识的老师哟。"

最先出场的是幽灵集团、印第安人和骑兵队。爆笑声、彩声四起，压轴戏把清华女中操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接下来出场的是马戏团，由射箭社队员表演。"

随着华丽的音乐和玩具爆竹的爆炸声，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开始进场，她们衣着鲜艳。最前面是驯兽师，一人手里拿着大铁圈，另一个扮成狮子钻圈。接下来是三个紧身衣打扮的，演的是杂技，模仿着走钢丝和空中飞人的动作。然后是一群魔术师，清一色的黑色紧身衣、黑礼服，加上黑色面具。场内一片惊叹。

魔术师们推着一个大魔术箱，看上去似乎暗藏机关，但她们并没有用箱子来表演什么，只是笑容可掬地在跑道上走着。

来到操场正中央，她们停下脚步。一个戴黑色礼帽的魔术师拿着魔杖站在箱子旁，朝着观众四面行礼之后，慢慢举起魔杖："一、二、三！"随着她的喊声，箱盖从里面弹开，穿水珠图案衣服的小丑从箱子里跳了出来。

扩音器里立刻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小丑出现了！这小丑到底是谁呢？"

小丑的脸涂得雪白，鼻子和嘴画得鲜红，又戴着帽子，很难看出是谁。但还是有学生私下说："前岛老师还真行呢。"

小丑拿着一升的大酒瓶走着，因为扮的是"喝醉的小丑"，他的脚步踉踉跄跄，东倒西歪，演得惟妙惟肖，场内掌声笑声不断。

戴礼帽的魔术师摆出一副要教训小丑的模样，四处追他，却总抓不住。小丑拿着酒瓶四处躲。他逃到来宾和教职员的帐篷前，鞠了个躬，高举酒瓶，慢慢打开瓶盖，在观众面前开始猛灌，滑稽的模样令来宾们都忍俊不禁。

但紧接的瞬间，奇怪的事发生了。

小丑从嘴边放下酒瓶，突然蹲了下来，接着双手掐着喉咙倒下，手脚乱动，像是在痛苦挣扎。

这时，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在表演。

我也一样，对"他"充满献身精神的表演心下佩服。

扮演魔术师的惠子也边笑边走近小丑。小丑的手脚不动了，身体在抽搐。

惠子拉住他的手，想让他起来。就在这时，她脸色骤变，放开小丑的手，尖叫着后退。

观众的笑声消失了。

先我一步跑过去的是藤本。他一身裙装，显得很滑稽，但此时谁都无心顾及。

“前岛老师，挺住！”

人们聚集在抱起小丑的藤本四周。我全速跑进人群：“不，那不是我！”

所有人都看着一身乞丐装扮的我，目瞪口呆。等知道是我之后，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

我喘着气叫道：“是竹井老师！”

注释

[1] 接力赛形式之一，四名选手分别跑一百、二百、三百、四百米。



第五章

两个人被杀了。一个是数学老师，另一个是体育老师。我两次遭遇了人的死亡，况且这次是亲眼看见活生生的人在眼前死去。

不用说，学生们陷入恐慌，有的哭了起来。比起那些哭泣的学生，更让我吃惊的，是很多学生想看尸体。除了部分学生，学校让其他人回家，但很多人不想离开，老师们都很为难。

大谷的表情比以往更难看了，说话语气严厉，指挥手下的态度也明显变得急躁。他也没料到会发生第二起命案。

在来宾的帐篷里，我和大谷又见面了。这次我不是学校的传声筒，而是作为和事件最相关的人来见他。

我简单向大谷说明了事件的始末。虽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内容，也只好先简单概括。他果然面露怀疑：“竹井老师参加了射箭社的化装游行？”

“是。”

“这又是怎么回事？”

“和我换了，本来该我扮小丑。”

大谷似乎还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向他解释：上午的教职员接力赛结束后，竹井说有事和我商量，提出要互换角色。他说：“你不觉得光是献丑没什么意思吗？既然要玩，那就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她们都以为扮小丑的是你，如果我们俩换一下，她们一定会目瞪口呆。”

我同意了他提出的游戏——也是为了响应他的活力。

互换角色很简单，因为惠子她们事先叮嘱过，小丑装扮完后，得钻

进放在教学楼后面的魔术箱里等着，所以只要在三年级学生表演创编舞时，让竹井扮成小丑，在箱子里等着就行。我替他化了妆，衣服也很合身。我和竹井的脸部轮廓和身材都相似，乍一看还真分不出来。

竹井的乞丐角色自然就由我扮演了。

把脸抹脏，穿上破烂衣服，要装成他也不难，只是骗不了和他一起出场的田径社成员。

“你就找个地方藏到最后一刻，临出场前和田径社会合就行，如果被认出来就坦承好了，没准能意外顺利地瞒过去呢。”竹井好像打心底里喜欢这游戏。

就这样，他成功替我扮了小丑。我，大概还有他都没料到，这个游戏会有如此恐怖的结局。

大谷抽了好几根烟听我说完。也许是对当老师的竟会有这种顽童般的行为觉得无语，他的表情很严肃。

“这么说……”他挠挠头，“除了你，谁都不知道扮小丑的是竹井老师？”

“是这样。”

大谷叹了口气，右肘抵在桌上，拳头压住太阳穴，像在抑制头痛：“前岛老师，事情很严重。”

“我知道。”我想说得平静些，脸颊却在颤抖。

大谷低声说：“假如你说的是事实，那么，今天的目标不是竹井老师，而是你。”

我点点头，咕噜一声咽下一口唾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谷有点发呆。

我摇头：“我也不知道，但……”

我瞥了栗原校长一眼。他在隔壁帐篷里无聊地坐着，表情与其说是不高兴，不如说是怅然若失。我决心把以前曾数次险些遭人谋害的事告诉大谷。我对校长说过“再发生什么意外就报警”，现在已经没什么可隐瞒的了。

“其实……”我开始叙述，尽可能详细、客观地说了自己差点被人从月台边推下去、在游泳池差点被电死，还有花盆从楼上砸下来这几件事。说话间，当时的恐惧感鲜明地复苏过来，我不禁佩服自己居然能忍到现在才说出来。

大谷也掩饰不住惊讶，听完后责备道：“为什么不早说？那样也许就不会有人丧命了。”他的声音里抑制着急躁。

“很抱歉，我以为也许只是偶然。”我只能这么回答。

“现在说也没什么用了，看来，凶手的目标是你这一点大概错不了。我一件件来了解情况吧，先说化装游行，这是每年的例行活动吗？”

“不，今年是头一次。”

我向大谷解释：每年体育节的最后节目是各社团表演，今年的表演形式是化装游行，这是各社团负责人开会决定的。

“嗯。她们是什么时候定下来让你在化装游行中表演的？”

“确切时间我不知道，我是大约一星期前知道的。”

“让你演小丑也是那时候？”

“是。”

“除了社团成员，应该没人知道表演内容吧？”

“大概是……”我说得模棱两可。

大谷果然追问：“大概？”

“队员可能会告诉自己的好朋友，我扮演小丑一事早已在校园里传开。不光是我，其他老师演什么角色也是众所周知……”

这成了酿成悲剧的原因。凶手大概知道了我要扮小丑，才在大酒瓶里下了毒。再说，若非传得尽人皆知，竹井也不会提出和我换角色。

“大致情况我明白了。这么说谁都有作案的机会，问题在于谁能下毒。体育节期间，那酒瓶放在哪儿？”

“装在魔术箱里，摆在一年级教室后面。至于什么时候放在那儿，这得问射箭社队员。在那之前，应该是放在射箭社活动室里。”

“这么说，有两个时间段可以下毒，一是酒瓶放在活动室的时候，还有就是放在教室后面的时候。”

“关于这个，我注意到有一点很可疑。”

我注意到的是大酒瓶的标签。午休时在射箭社活动室看到的酒瓶分明贴着“越乃寒梅”的标签，而竹井倒下时，滚落在一旁的酒瓶上却贴着完全不同的标签。看来，凶手并非往酒瓶中的水里下毒，而是事先准备

好掺毒的酒瓶，伺机调包。

“又是一个调包。”大谷一脸认真，“若情况属实，那酒瓶就是在教室后面被换掉的了。时间问题我会去问学生。”然后他用一种窥探我表情的眼神盯着我，声音压得更低了：“关于动机，你能想到什么？有谁恨你吗？”他问得单刀直入。警察一向看什么人说什么话，他大概认为对我已没必要拐弯抹角。

“我自认为一向小心，不去招人恨……”我犹豫着接下来该怎么说，最终还是实话实说，“谁都一样，可能在无意间伤害别人。”

“哦？你真善良呀。”他的话听起来像讽刺，却没让我觉得讨厌。他移开视线，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去年你是高原阳子的班主任？”

我猛地一怔，心跳加速，惊愕差点表现在脸上。我极力佯装平静，反问道：“她怎么了？上次事件她应该有不在场证明，如果北条的推理正确的话。”这话听起来有点此地无银。

“没错，但她的情况还是很微妙。而且，她并没有你说的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这次自然也不容忽略。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她是什么样的学生？和你关系如何？”

大谷说得很慢，语气平和，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心里充满犹豫和困惑。高原阳子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学生，但自从今年春天她邀我去信州旅行，我却让她在车站空等一场之后，她看我的眼神就和以前明显不同了，像是带着憎恨，有时又像在诉说哀怨。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大谷，也许他不会马上就将她和杀人联系在一起，但我不想说。就算她是凶手，我也打算自己解决我和她的问题。

“她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说得很坚决。

大谷说了声“是吗”，没再追问。“我再问问，不说怨恨，有人把你看成是障碍吗？你要是死了他可以得益，你活着对他不利的那种人。”

“要是死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又抽紧了。想起刚才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那种刻骨的恐惧又袭了过来。

我想回答：没有这样的人。此刻，我只想赶快远离这个话题。但开口之前，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是那个理所当然会想起的人。我犹豫着是否该说出那个名字，这犹豫让大谷察觉到了。

“想到什么了？”

夕阳的逆光下，我看不清大谷的表情，那眼神一定像扑向猎物之前的猎犬，我的犹豫在他眼里一目了然。我狠狠心开了口：“只是没什么根据的猜测……”

他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催促我似的点点头。

我瞥了校长一眼，一咬牙说出了那个名字。不出所料，大谷也有些惊讶。

“麻生老师？”

“是。”我小声说。

“那个英语教师……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她和校长儿子的亲事说起，更难堪的是还要提起我那被她甩了的好友K。总之，我知道麻生恭子异性关系不检点，这一点可能会令她失去攀高枝的机会。

“确实有动机。”大谷摸着胡子茬儿，发出唰唰的声音，“只是，这是否能够成为杀人的理由还是疑问。”

“没错，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问题在于麻生恭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对此一无所知。

“还有，既然说了这事，我想确认一下……”我问的是：警方是否认为此案的凶手和杀害村桥的是同一人。这问题很关键。

大谷抱着胳膊回答：“坦白说，这无法马上判断。但据医生说，竹井老师十有八九死于氰化物中毒，这和村桥老师一样。并非没有凶手想嫁祸于人的可能，但我认为两起案件的凶手定是同一个人。”

这大概是合理的推测，谁都会这么想。但如此一来，麻生恭子又被排除了。

“如果麻生老师和村桥老师有特殊关系，那么本案的动机同样可以套在上次事件上，可当时麻生老师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他指的是放学后她一直在英语会话社参加活动——这也是他告诉我的。

“没错。”大谷苦笑着，轻轻摇了摇头，又长叹一声，“听到麻生老师的名字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当然，既然知道了这有趣的情况，我打算重新调查。”

听他的语气，像是在说：推翻不在场证明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样，只能认为凶手有同谋，或是把两起案件分开考虑。从目前的情况判断，这两种情况可能性都很小。

“其他还有什么线索？”大谷问。我摇摇头。

村桥和我——除了同是数学教师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凶手既不是阳子也不是麻生，又为何要除掉我们俩呢？我简直想向凶手问个究竟。

“今天就到这儿吧。如果想到什么，请立刻和我联系。”或许觉得再耗下去只是白费时间，大谷放我走了。我礼节性地答了句“让我再想想”，其实丝毫没有把握。

在我之后被讯问的是惠子。她和大谷说话时，我坐在远处的椅子上看着。她的脸色很难看，好像浑身发冷。

我和惠子被报社记者围住，离开学校时已过了六点。第一次面对那么多闪光灯，白光在眼前残留了许久。

“老师，有点悬呀。”惠子表情僵硬地说。她想用“悬”这种轻松的字眼来缓解一下紧张。

“嗯……是啊。”就这么蹦出两个字，舌头已经不听使唤，我也无暇考虑这副模样是否丢人了。

“没……线索吗？”

“嗯……”

“只能去问凶手了。”

“就是。”

我一边走，一边眺望着附近住宅区的窗户。星期天的傍晚，大概是全家聚在一起享受晚饭或看电视的时候，窗户透出的灯光象征着平凡的幸福，而自己却要遭遇这种事，究竟是为什么——与其说生气，不如说我在自怜自伤。

“你好像和警察谈了挺久……”

“那个呀，警察问了很多，先是问什么时候把魔术箱从社团活动室搬到教学楼后面，我说是午休之后马上搬过去的，应该是一点钟左右。”

那么，酒瓶是在下午比赛期间被调的包，基本上无法缩小时间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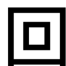
“还有呢？”

“还问了有谁知道魔术箱放在一年级教室后面。”

“哦，你怎么说的？”

“当然是射箭社队员了。还有，在一年级教室准备化装的家伙们可能也知道。我还说了，也可能搬的时候被人看见了。”

这个范围也没法缩小。可以想象大谷听完惠子的话后挠头的样子。

到公寓大概是七点。本来打算在体育节结束后去喝酒，十点过后才会回家，这么早回来，裕美子一定会吃惊。要是知道了原因，她一定会吃惊上几十倍。

摁门铃后，等了好一会儿，平时很少这样。我想可能裕美子不在家，正在裤兜里摸钥匙，链锁咔嚓一声开了。

“回来啦？这么早！”裕美子脸上泛着红晕，也许是光线的原因，但她确实有点兴奋。

“嗯，是早了点。”

站在玄关，我犹豫着是否该让她跟着受惊吓。刚才在电车上，我一直考虑着该在何时开口、怎么说，直到进了家门还没想出好主意。

脱外衣时，我无意间瞥见橱柜上的电话，奇怪，话筒没放好，上面盖的布也是乱的。

“刚才在打电话？”我问。

裕美子把外衣放进衣橱，反问道：“没有呀，怎么了？”

我说话筒没放好。她慌忙放好，脸上少见地露出不悦的神色：“中午给妈妈打过电话。你观察得还真仔细。”

确实，我的神经变敏感了。即使在平常再熟悉不过的屋子里，也能够感觉出有什么不同。

凭我敏锐的感觉，裕美子此时的神情不知为何显得有些假，但我什么也没说。

裕美子立刻开始准备晚饭。大概是因为今天我本不准备回家吃，她没做什么准备，饭桌上摆的菜比平常要简单。

我空洞地看着报纸，完全不知该如何对她讲今天发生的事，却又不得不说。趁她在餐桌旁坐下盛饭，我说："今天举行化装游行了。"

"你说过。"她边盛酱汤边回答。

"竹井老师被杀了。"

她的手停住了，睁大眼睛看着我，好像一时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竹井老师被杀了，被人下了毒。"我极力控制着感情。

她眼睛一眨不眨，动了动嘴，却没出声。

"竹井老师在化装游行中扮小丑，喝下了大酒瓶里的水……水里被下了毒。"

"谁会这么干？"她终于问出一句。

我摇头："不知道。警察认为和杀害村桥老师的是同一个凶手。"

"真可怕！不会又有谁是下一个目标吧？"裕美子皱着眉，神色不安。

我知道她会更害怕，但还是说："下一个是我。"

她的表情立刻僵住了。隔着酱汤和米饭冒出的热气，我俩对视了好一会儿。终于，她怯怯地开口："怎么回事？"

我深吸一口气："本来该由我扮小丑，凶手的目的是要我的命，一定会再次冲我下手。"

"这不是真的……"她的声音哽住了。

"是真的。除了我和竹井老师，没人知道小丑换了人，当然凶手也……"

又是一阵沉默。她一度眼神空洞地盯着半空，随即用微微充血的眼睛望向我："没什么线索吗？"

"没有，所以才麻烦。"

"会不会是恨你的学生……"

"学生对我的关注不会到怀恨的程度。"

我脑中浮现出高原阳子的脸。出了这起事件，大谷一定会特别慎重地调查她的行动，或许已经调查过她的不在场证明。

“那……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向学校请假？”

“还没提。我尽量不单独行动。”

“哦……”

原以为裕美子会惊慌失措，不料她却相当平静，像在沉思什么似的默默无语，用一种遥望远方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手。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秋分节。

不光是节假日，在学校放假的日子里，通常我也会在床上躺到十点，然后慢悠悠地起来吃早餐，但今天七点半就起床了。

昨晚已料到会失眠，记得喝了不少酒，结果兴奋过度，在床上翻来覆去多次，两三点钟才迷迷糊糊睡着，天快亮时又醒了几次。

这种状态下心情自然糟糕。在卫生间洗脸时，镜中的面孔无精打采。

“真早呀。”刚才还睡在一旁的裕美子不知何时已穿好衣服站在那儿。她也一脸倦容，梳往脑后的头发散下来几根，看起来越发憔悴。

我到玄关拿了报纸，回客厅坐下，先翻看起社会新闻。事件的报道比想象的还简短，标题是戏谑的“小丑被毒杀？”。报道只是照搬我们昨天接受采访的内容，没有提及真正该扮小丑的是我——这一点对媒体保密。

面包就着咖啡，没什么对话，正这么吃着乏味的早餐，电话铃响了。裕美子马上起身，拿起话筒之前瞥了挂钟一眼。她很客气地说了几句后，捂住话筒小声对我说：“教务主任打来的。”

松崎的声音和昨天一样没精神。他客套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切入正题：“刚才家长委员会的本间先生打过电话。”

“哦？”

本间是家长会委员。这种时候会有什么事？

“他说昨天体育节时见过一升装的酒瓶。”

“见过？是什么样的？”

“说是不能下结论，但他说没准是凶手准备的有毒酒瓶。”

“什么？在哪里看见的？”

“储藏室。本间先生参加趣味赛跑时去储藏室拿拖把，说当时看见酒瓶放在那儿。”

“……”

如果那真是下了毒的酒瓶，那就是在本间发现后被调换的，这能大大缩小作案的时间范围。

“报告警方了？”

“还没有。我觉得这事还是由你……”

总之，凡是和事件有关的麻烦他们全推给我。对我来说，与其通过不可靠的第三者浪费时间，还不如自己行动来得干脆。

“好，我去同警察联系。”

松崎得救般连声称谢。我不想浪费时间，问了本间的联系方式，立刻挂了电话。

打电话到S警察局，大谷还没外出。听到我的声音，他说自己正要去清华女中，声音听起来比昨天开朗。

我如实转告松崎的话。不出所料，大谷的反应不小：“这是个重要线索，看样子会有进展。”语气中的热情简直要从电话那端传过来。

他说要尽快调查，我把本间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本间自己开店，大概现在就能动身前往学校。

挂上电话，我告诉裕美子要去学校。她显得很慌张：“至少今天该在家待着……”

“今天放假，凶手不会在学校里。”

我匆匆咽下面包、咖啡，换上衣服，觉得与其闷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不如出去活动一下。穿上牛仔裤和运动衫，心情似乎也轻快了许多。一瞬间我在想：有多少年没在节假日去学校了？

“我傍晚以前回来。”我边说边准备穿鞋，客厅的电话又响了。本想任由裕美子接，一听见她说话的语气，我又停下了，好像是我家打来的。

“是哥哥。”果然，裕美子叫住我。哥哥打电话来实在难得。我大致能猜出是什么事。

接过话筒，哥哥的大嗓门立刻传入耳中，懒洋洋地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那声音令我觉得亲切。果然是为了今天报纸上的报道。他说：“你们学校出了人命案子，你没事吧？妈很担心，你偶尔也该回家让她看一眼。”他平时没什么话，这几句着实让我感动。我只说了句“不用担心”。

再次走出玄关，电话铃又响了。我有点不耐烦地等着，见裕美子没有叫我的意思，就开了门出去。下楼梯时，我觉得有点奇怪——只在接第三个电话时，裕美子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

到了学校，我看见停车场上有两辆警车，另外还有几辆轿车，也许都是警察的。

操场上没见到大谷他们，只有沾满沙尘的吉祥物在看着天空，仿佛时间停在了昨天。一年级教学楼的一层隐约可见穿白衣的男人，还有穿制服的警察。我走到教学楼入口，看见在堆放清扫工具和操场修整用具的储藏室前聚了一大群人，身强力壮的男人中站着瘦小的家长会委员本间。

我正想走近，一个年轻警官马上挡住我，目光威严地说无关人员请勿接近。我不由退了一步。

“前岛老师！”这时，大谷挥着手从人群中走过来。今天他看起来比平常更精力充沛。

“辛苦了。”我点头致意。

大谷摆摆手，微笑道：“多亏你通知我们，看来相当有收获。”他在一旁的洗手台洗了洗手，“大致情形已经问过本间先生。”

大谷跟我说起本间告诉他的大致内容，边说边用手帕擦手。那手帕干净得让我有些意外。他说的和松崎大体相同。趣味赛跑中第三组出场的本间被指定去找拖把，问旁边的啦啦队哪儿有，学生们笑着说在储藏室。他跑到储藏室打开门，马上找到了拖把，还看见角落里放着一个纸袋。本间说纸袋很新，觉得好奇就往里面看了看，发现装着一个又旧又大的酒瓶，里面有小半瓶液体。他想大概是谁存放在这儿的东西，拿上

拖把就离开了，可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从节目单来看，教职员、来宾参加的趣味赛跑是下午两点十五分开始的，实际上是按计划进行的吗？”大谷看着淡绿色的体育节节目单问我。

“基本上是准时进行。”我回答。

“这么说，凶手把酒瓶调包的时间是在两点十五分之后。对了，那个储藏室上锁吗？”

“很少……应该说几乎不上锁。至少我没见那儿锁过。”

“哦，所以凶手正好有了机会。”大谷恍然般点点头，“原来那个酒瓶被藏在草丛里，离放魔术箱的地点只有几米远，凶手大概也无法带着那东西走来走去。”

“指纹呢？”

“有好几个，但大概都是射箭社学生和你的。凶手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时，教室里走出一个穿制服的警官，叫着大谷的名字。大谷没应声，只举了举刚洗过的右手，扭过脸望着我：“我们总会理出头绪，也为了不再有第三个受害人。”他说完就回去了。我望着他宽阔的背影，琢磨起他说的“第三个受害人”。

见调查人员开始忙碌，我向办公室走去。好像没什么能帮忙的，我也想一个人慢慢想一想。

办公室空无一人。节假日我几乎从不上班，但听说办公室总会有人。今天大概是没人想来了。

我坐下拉开抽屉，拿出昨天的节目单。看来从今天开始又该锁抽屉了。

打开节目单放在桌上，久久呆看着，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学生们热火朝天的样子慢慢在脑中重现。当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沉浸在感慨中。

14:15　来宾、教职员趣味赛跑

14:30　三人拉力赛（一年级）

14:45　师生对抗障碍赛

15:00　创编舞（三年级）

15:20　化装游行（运动社团）

家长委员会的本间在趣味赛跑的第三组出场，所以他在储藏室发现酒瓶应该在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和竹井到教学楼后面，将他扮成小丑，是在创编舞开始之前，也就是三点钟。可见，酒瓶调包是在这四十分钟内完成的。

调包所需的时间——我想象着凶手的行动。走到储藏室要两分钟，从储藏室走到教学楼后面要两分钟，调包后将原来的酒瓶藏进草丛，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要三分钟，一共七分钟。不过，实际上这一切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不能被人看见，还要小心行动以免留下指纹等痕迹，这样，凶手应该会留出约十五分钟来作案。

再来推测一下凶手的心理。凶手也在看趣味赛跑，自然也就看见了本间去储藏室拿拖把，神经一定集中在储藏室里的有毒酒瓶上，这样，至少在趣味赛跑比赛期间凶手会尽量不靠近储藏室，因为没准什么时候又会有人进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凶手不知道我化装的具体时间。化装游行从三点二十分开始，凶手会猜是在那之前，却不确定是五分钟前还是二十分钟前，为保险起见，凶手会在三十分钟前，也就是两点五十分左右就把酒瓶调包。这样，凶手能够行动的时间只有趣味赛跑结束后的两点三十分到两点五十分之间这二十分钟了，于是……凶手必须在两点三十分三人拉力赛开始后立刻开始行动。换句话说，这段时间内有不在场证明的就不是凶手。

那么高原阳子呢？她是三年级学生，要参加三点开始的创编舞，参加表演的学生必须在前一项比赛开始之前到入场处集合点名，所以，两点四十五分师生对抗障碍赛开始时，她会在入场处附近——刚好卡在时间边缘，不在场证明无法成立。

此外，详情就得去问凶手本人了——看着窗外的景色，我想。天阴沉沉的，简直就像我的心情，让人觉得昨天的晴天很不真实。

大概是睡眠严重不足，靠着椅子，我渐渐困倦起来，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眼里慢慢溢出泪水。夜里身心俱疲却睡不着，真是讽刺。

发了好一阵子呆，听到走廊传来大踏步的脚步声，我清醒过来。脚步声恰在办公室门口停住，不知为何，一丝无来由的不安掠过心头，让我一阵惊恐。

门被用力推开，出现一名穿制服的警察。他环视了一下屋子，向我

点点头："能请你协助调查吗？有些情况想问问。"

看看表，我已在屋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想问题没用掉几分钟，却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瞌睡。我点点头，揉着太阳穴站起来。

我被带到储藏室隔壁的小会议室，是学生会开会用的房间，四壁空空，毫无情趣。屋里全是卷着衬衫袖子的警察，几乎让人忘了这是在学校。

小小的会议桌前，三个警察正凑在一起轻声谈着什么，其中就有大谷。一看见我，另两人匆匆走了出去。大谷面带笑容让我坐下："有了一点进展。"

"什么？"我坐下问道。

"是这个。"大谷从脚边拿起一个套在大塑料袋里的纸袋，"我们在某处找到的，不用说你也知道，这是放酒瓶的纸袋。刚才本间先生也确认过了，说没错。"

"某处……是哪儿？"

"这个一会儿再说……你见过这个纸袋吗？在哪里见过谁拿着它吗？"

是个白底、深蓝细条纹的纸袋，正中间印着一行小字"I LIKE YOU！！"。我们学校的学生若拿这种纸袋，有点太朴素了。

"没见过。"我摇头，"我们学校本就禁止学生拿着纸袋来上学。"

"不，也不一定就是学生。"

可我一向不注意别人拿着什么。"你应该去问藤本老师，他对这种事比较了解。"

"好，我去问他。问点别的，教学楼西侧有间小屋吧？"

"对……你是指运动器材室？"他突然改变话题，我有些困惑。

"对对，放着栏架、排球之类的东西。另外还有十几个纸板箱，那是干什么用的？"

"纸板箱？"愣了一下，我想起来了，"那是当垃圾箱的。体育节后总有大量垃圾，从今年起准备了纸板箱。"

"哦？从今年起？学生们知道吗？"

"啊？"他问得奇怪，我一时语塞。

“运动器材室里有装垃圾用的纸板箱，学生们知道吗？”大谷慢悠悠地问。

“大概不知道。如果一开始就对学生说准备了纸板箱，她们会随便扔垃圾，可那也不算什么秘密……”

“知道了。这个……”大谷拿起那个纸袋，“这东西其实是在一个纸板箱里发现的。凶手为什么要扔在那种地方？大概是认为纸袋不会留下线索，只想尽快找个地方扔掉。教室和办公室都上了锁，垃圾焚烧炉又太远，才会想到扔在装垃圾的纸板箱里。这样，问题就在于谁会想到这一点了。”

“你的意思……是教师？”我觉得自己说话时面部肌肉僵硬，掌心也在出汗。

“不能贸然下结论，但我认为不像是学生干的。”

我想到了麻生恭子。大谷一定也想到了。

回想刚才在办公室推算的作案时间，照我的外行推理，应该是在两点三十分到两点五十分之间的二十分钟，这期间麻生恭子在干什么呢？我忽然想起她跨栏的样子，对了，师生对抗障碍赛。

“你身边有昨天的节目单吗？”

沉默不语的我突然问出一句，大谷愣了一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淡绿色的纸递给我。

14:45　师生对抗障碍赛

我看完后抬起头，让大谷看节目单：“麻生老师从两点四十五分开始参加比赛，说明在前一项三人拉力赛开始时，她已在入场处排队等候。”

对于作案时间，大谷一定做过某种程度的推理，即使和我的推测略有不同，也该明白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麻生老师不是凶手？”他语气沉重。

“不可能，至少在现阶段来说。”说话间，我觉得自己被深深的不安所笼罩。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学校如同下了戒严令一般，笼罩在紧张的气氛里。平常办公室里谈笑风生，现在大家都一言不发，简直令人窒息。这一次，学生们似乎也大受刺激，每个教室都静得可怕。

只有一个人比平常说得多，那就是教务主任松崎。从一早开始，他桌上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有些来自媒体，但大多数是学生家长打来的。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反正松崎始终在道歉。

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正常上课，感觉上，教师们时间一到就去教室，自顾自地讲一通课本内容就回来。

第四节课刚结束，警察就来了，这让原本紧张的气氛更加凝重。他们理所当然般占据了会客室，提出想找某人来询问情况。一听名字，松崎等人都大吃一惊，只有我心中暗道“果然”。我瞥了那人——麻生恭子——一眼，只见突然被点名的她脸色苍白，无助地站起来，梦游似的跟在松崎身后走去。那神态里有不明白自己为何被传讯的愕然，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震惊。

默默目送她的背影一消失，教师们马上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揣测，全是些不负责任的中伤，不值一提。只有小田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走到我身旁，声音低得几不可闻：“昨天，警察突然来找我。”

“警察找你？”我很意外，反问道。

他点点头：“问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前天体育节参加师生对抗障碍赛，麻生老师有没有和我在一起。我说是的，警察又问在入场处集合时她有没有迟到。我本想说细节记得没那么清楚，可仔细一想，确实有那么回事，当时等了一阵不见她来，我还想过要不要调换一下顺序，结果她赶回来了……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他歪着头，我只答了句“不知道”。不用说，他这番证词对警察的调查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昨天和大谷谈话时，他认为麻生恭子有不在场证明，却被这番证词推翻，于是她今天被警察叫去问话。

她被叫走约过了十分钟，校长叫我。我心情有些沉重地走进校长室，不出所料，栗原校长哭丧着脸坐在桌前。

“怎么回事？”他扯着嗓子，“为什么麻生会被带走？”

“她又不是被逮捕，只是问话。”

他不耐烦地摇头：“我不想玩文字游戏！听说那个姓大谷的警察对松崎说，详情问你就知道。你说吧，为什么是她？”

他的语气听起来是在控制情绪，但看那面红耳赤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急躁到了顶点，这种情形下搪塞看来是行不通了，我咬咬牙，原原本本地把知道的全说了出来，从麻生恭子的本性到酒瓶被调包。我明白他听完后情绪会更糟糕。

他始终抱着胳膊、闭着眼睛听我说话，一脸苦涩，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怒色已经消失：“总之，她为了隐瞒自己的异性关系而杀人？”

“还没有定论。”

“她在异性关系方面的经历确实让我失望。”

“……”

“你明知道却不说，为什么？”

“我只是不想中伤别人，何况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正和什么人交往，再说校长好像对她很满意……”

大概最后那句话让他觉得是讽刺，他脸一沉，恨恨地说：“行了，是我有眼无珠。”

我觉得没事了，想起身离去，校长把我叫住：“等等，你怎么想？她是凶手吗？”

“不知道。”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并不是对他有顾虑，“这起事件里她的处境确实非常不利，但上起事件中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一点警察也正在琢磨。”

“哦……不在场证明？”

“而且这次的案子也有许多谜团。凶手为什么要用在众目睽睽之下害死小丑这种大胆方式，也是一个谜。”我第一次说出了一直画在心里的问号。这种古怪方式让人无法理解会是麻生恭子所为，换句话说，如果她是凶手，大概不会这么麻烦地兜圈子。

“知道了。总之再看看情形吧。”校长表情苦涩，说话的语气倒还与身份相符。

走出校长室回办公室的路上，看见布告栏前聚了一群学生，我也驻足观看，却吓了一跳，上面贴着大谷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纸袋的照片，旁

边写着："见过这个纸袋的人请和S警察局联系。"

这大概也算一种公开调查，反正现在的事实是两起杀人案发生在同一所学校里，警察的这种活动会越来越多。

聚集的学生中也有我认识的，我直接问她们有没有什么线索。她们仔细想了想，都说没见过那纸袋。

回到办公室，我先往麻生恭子的办公桌看了看，没见到她，以为还在会客室和警察谈话，却发现她的桌子收拾过了。我走近藤本，凑到他耳边询问。他顾忌着周围，小声说："她刚才回来过，但马上就提前下班走了，好像向教务主任报告过。她刚出去，你没在走廊碰上？"

"没有……谢谢。"

我回到自己桌前坐下，开始准备第五节课，脑子却不听使唤，村桥和竹井的尸体如定格画面一般在脑中时隐时现。

我站起身，冲出办公室。跑过走廊时铃声响了，但我已顾不上，直接朝校门跑去。看见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修长背影正走出校门，我加快了脚步。

我跑出校门，叫住她。她好像吃了一惊，站定回过头来，匀称的面孔因惊讶而有点变形。

我们一言不发地对峙了好几秒钟。她大概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何要追过来。

她终于开口了："有什么事吗？"声音意外地镇定，想必是在极力控制。

"是你杀的吗？"

她像是听到了什么意外的话一般瞪大眼睛，像觉得滑稽想笑出来，但马上又停住了，紧绷的脸庞蒙上怒意："你这么问不觉得可笑吗？是你把我的事告诉警察的？"

"我对你来说是个绊脚石，我只说了这一事实。"

"那么，如果我现在说自己不是凶手，你会相信吗？"

见我迟疑不答，她嘴角一翘挤出笑容："当然不会相信了，那些警察也一样。遗憾的是，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等待……"

她落泪了，声音哽咽。这是我第一次见她流泪。看到泪水在她脸上流淌，我的心剧烈地动摇。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也不想说。我只给你们一句忠告，”麻生恭子边转身边说，“逼我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真相根本是在别的地方。”

不等我回答，她就走了，无助的脚步似乎在摇晃般逐渐远去。

我心里仍一片不安。

从这天开始，所有社团活动全部停止。放学时间自然也就提前了，四点半过后，校内已完全看不到学生的身影。

这种状态下教师也待不住，平时热闹到六点左右的办公室也早早就一片寂静。

奋力行动的是警察。有几个仍在寻找线索，在校园里四处打探，一个年轻警察把所有垃圾箱都翻了个遍。

六点过后，我也打算回家。本想同大谷打声招呼再走，他却不见踪影，也许是回警察局了。

一个年轻警察送我到S车站。他年纪和我相仿，异于常人之处在于眼神锐利，让人猜测曾历经多次危险，大概不久就会像大谷那样如猎犬般犀利。

听这个姓白石的年轻警察说，麻生恭子的不在场证明仍未能成立。她确实参加了师生对抗障碍赛，但如小田老师所言，集合时她迟到了。她解释了当时的行动，但没有证人，理由也不自然。

“她说去了洗手间，但用了将近十五分钟。虽不能断言这不正常，但还是有点不对劲……”白石的语气有点不耐烦，大概是因为年轻气盛。听起来他似乎认定麻生恭子就是凶手。

“可村桥老师的案子，她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望着自己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我问道。

一旁白石的影子歪了歪脑袋：“问题就在这里。从情形来看应该是同一凶手。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有了凶手不止一人的说法，但谁是同谋呢？目前的方针是先不受第一个案子束缚，继续深入追查第二个案子。”

他的话让人觉得，只要让麻生恭子坦白，就能解开所有谜底。他这

么期待也许是理所当然，我却惦记着麻生恭子刚才说的话——真相在别的地方。我想，她这话不是逞能也不是搪塞。那么，真相究竟在哪儿？麻生恭子是否知道呢？

在S车站前和白石分手。他说："保重。"

在电车上，我把至今发生的事件又整理了一遍。发生了太多事情，也许会忽略重要的地方。

先是新学期开始后，有人想要我的命。

接着是九月十二日，村桥在教师更衣室被毒死，当时的更衣室呈密闭状态。这一事件中高原阳子被警方怀疑，但没有决定性证据，她也不可能实施北条雅美揭露的密室阴谋，于是暂且逃过警方追究。

然后是九月二十二日，竹井在体育节上被杀，是替我而死。凶手调换了化装游行用的大酒瓶，根据家长会委员本间的证词，作案时间的范围已大大缩小。此后，装毒酒瓶用的纸袋在运动器材室的纸板箱里被发现，而知道这些纸板箱是用来装垃圾的只有教师，怀疑对象就变成了教职员工，再加上我的证词，麻生恭子成了嫌疑人——这就是现状。

这样一想，只能说凶手的轮廓并不清晰。拿村桥的案子来说，凶手的行动很周密，几乎没什么遗留物，而村桥自己的行动也有不少地方还弄不清。相对来说，竹井一案中，凶手的行动过于复杂，我没死是因为奇迹般的运气，很明显，整个案件的策划对凶手来说花哨得有些危险，作案过程很容易被识破。

凶手是麻生恭子吗？如果不是，又会是谁？那人在我和村桥身上找出什么样的共同点作为杀人动机？

这么想着，回过神来时发现电车已经到站，我赶紧下车。

走出车站，天色已开始暗下来，行人也寥寥无几。这一带商店不多，路灯也少，更让人觉得凄清。

走了一段，住宅也少了，来到一个小工厂旁，一边是停车场。我边看停车场上的车边往前走。忽然，有引擎声从背后由远而近。我习惯性地往路边靠了靠，想着车子会从身边过去——不，根本没刻意去想。

但直觉告诉我不对劲，在夜路上驶过行人身边，那车居然一点都没减速！

回头一看，我大吃一惊，那车大开着前灯朝我猛冲过来，离我已只有几米的距离。电光火石间，我往旁边急扑，大概只用了几分之一秒。我倒在地上，车轮就在脸旁辗过。

我急忙站起，对方的行动也很快，轮胎擦地转过车头，再次全速冲来。车灯亮得夺目，我眼前一片空白，刹那间不知该向左还是向右躲闪，反应慢了一步，左腹部被后视镜撞到，一阵剧痛袭来。我忍不住蹲下，但那车又倒冲过来，我只好咬牙起身，摁住剧痛的腹部，堪堪躲了过去。倒车过去，那辆车又冲了上来。想去看驾驶座，可灯光让我无法凝视，好容易认出了车型，却连车里有几个人也看不清。

这时，我的脚已不听使唤，就像刚剧烈运动过一样，腹部的剧痛也阵阵袭来。更糟的是旁边全是铁丝网，无路可逃——对方大概特意选了这种地方。

我大叫一声，踉跄着摔倒在地。车灯逼近过来。我大惊失色——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一个大大的黑影飞进我和车之间，刹那间看起来像一头巨兽。车里的司机一定也吓了一跳，急打方向盘，车身往旁边一滑，停在“巨兽”面前。

抬头看看黑影，原来是辆摩托车。被汽车穷追不舍的我没注意到摩托车声。一看车上的人，我更吃惊了，竟是一身黑色赛车服的高原阳子。

“阳子，你怎么在这儿……”

这时，那辆车身倾斜的车子在猛踩油门，但并非朝我冲来，而是要全速逃跑。

“受伤了没有？”阳子的声音冷淡得不像是眼前情形下的问话。

我摁住腹部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跨坐在她身后。“拜托，快追上那辆车！”

头盔下，她那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想开口说什么。

我大吼：“快追！来不及了！”

她不再犹豫，一踩油门：“抓紧了！”

车子加速，感觉像是被往后拉扯，我不由得抱住她的腰。

下肢的震颤中，摩托车飞驰在夜晚的路上。到大路时，看见了那辆车的尾灯，大约在前方一百米。见甩不脱我们，对方也开始飞车。

“要是堵车就能追上。”阳子隔着头盔大叫。但这个时间段车流通畅，那辆车在双车道的路上飞奔。

我抱着阳子嫩竹般弹性十足的腰，想看清车牌号码，但车牌好像用

什么东西遮住了，怎么也看不清。

“车里是一个人。”阳子说。

司机是一个，也许还有同伙躲在车座暗处。

前方出现红绿灯，已经是黄灯了。我心下暗喜，但那辆车却不顾灯已变红，冲过了十字路口。

我们到路口时，左右两侧的车流已开始穿梭，那辆车则不见踪影。

“可恶！真倒霉。”我咬牙切齿。

阳子倒很冷静：“往前追追看，或许对方也会在哪儿慢下来。”

绿灯亮了，一声巨响，摩托车往前冲去。我的身体又一次像被往后拽去。

阳子往前急追。两旁有几条岔路，每次经过她都会犹豫片刻，但已不容多想。

摩托车驶上了汽车专用道，排气声更大了，时速表的指针急速往上攀爬。

迎面的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我说：“怎么也要追上。”不知她有没有听见。凶手不见得就是顺着这条路跑的。若能追上，早就该发现那车的影子了——我不由得这么想。

我一直低着头，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感觉车流量不多。许多次，旁边的车灯被甩在后面，看来我们已经超了不少车。

“……”阳子好像在说什么。

我大声询问。过了一会儿，车速慢了下来，周围景色的移动慢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怎么啦？”

“不行了，只能到这儿。”阳子把车身往左倾斜，车子嗖地拐进了岔路。

“为什么不行？”

“再往前就上高速公路了。”

“有什么关系？都到这儿了，管它去哪儿。”

“不行，你这样子过得了收费站吗？”

她这么说我才意识到，自己身穿西装，又没戴头盔，太显眼了。又不能在这种地方下车让阳子一人去追。

“到底还是被甩掉了。”我懊恼地说。

阳子依然冷静：“车子是丰田赛利卡XX，这也算是重要线索。”

“这倒是……可好不容易追到这一步，真不甘心。”

阳子没答话，掉头往回开。不觉间，我们已驶出很远。回去的路和来时不同，是条寂静的小路，左边有很多水田和旱地。在旁人眼中，我们大概是出来兜风的情侣，当然，男女的位置颠倒了。

感觉着青草和灰尘的味道，我们驶在夜晚的路上。阳子头盔的缝隙里时而飘出发香，我突然意识到前面是个女孩，掌心开始冒汗。

不知走了多久，我提议休息一下。也许剩下的路已经不长，但我想和她说说话。

阳子没回答，将车速慢了下来。她选择的地点是一座桥，横跨在水量不多的河上。河岸两边是长长的堤防，远处能看见街灯。

我下了摩托车，双肘拄在桥栏杆上俯瞰河水。阳子把摩托车停在桥边，摘下头盔慢慢走过来。几乎没有车辆，时而传来远处电车驶过的声音，如回声一般。

“我第一次坐摩托车。”我望着河水说，“感觉真不错，很棒！”

“……当然棒了。”她也来到我旁边，凝视着远方。

我对着她的侧脸说：“谢谢你今天在危急时刻救了我，再晚一步就不知道是什么后果了。不过，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我为什么会在那里，对吧？”

“没错。当然，如果你说那是一条飙车路线，我也只好接受。”

阳子长叹一口气，认真地说：“你说话还是喜欢绕弯子。是因为我有话想跟你说，就在车站等着，可一直犹豫着该不该说，后来从车站出来往外走，想下次再说，又觉得还是该今天告诉你，所以就追了过去……”

“结果碰上了那一幕？”

她点点头。河面上的风吹着她的短发。身上凉飕飕的，毕竟已是秋天。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刹那间她好像又犹豫了，但马上下定决心般盯着我：“村桥被杀那天，有人看到我在更衣室附近，是吧？警察问我时，我说只是经过，其实不是，当时我在跟踪村桥。”

“跟踪？为什么？”

“我说不清楚……”不知该如何有条理地叙述复杂的情况，阳子显得有些着急，抓了抓脑袋，“那时，我对村桥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了他。他根本不知道，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对我们来说有多痛苦。我决心想办法报复，于是想到制造一起村桥非礼女生事件。计划是这样的：那天放学后，有学生忘了带学生手册，便回学校去取，村桥企图在教室非礼，她大叫，这样他就会被贴上‘强奸犯教师’的标签。”

“学生手册？这么说……”

那天，高原阳子回家后又回了学校。大谷说出这一事实时，她解释说是忘了带学生手册回去拿，原来这不是情急之下编的谎言，而是她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先约好村桥五点在三年级C班教室见面，当然，我也对他说过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我先回家，五点钟之前又去了学校。可我在去三年级C班教室之前看见了村桥，他像在避人视线般走在教学楼后面。我犹豫了一下，就跟在他身后。反正强奸的地点不是教室也无所谓，不管在哪里，事情闹开时村桥绝对说不清楚。”

“哦？怎么回事？”

阳子恶作剧地笑笑，很久没见她有这种表情了。

“非礼事件闹开时，如果村桥的西装口袋里有安全套，你觉得事情会怎样？”

“啊？！”我有些吃惊。

“我事先放的，趁午休时间。一旦那玩意儿被发现，村桥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是这样……”

我总算明白了那个安全套的意义。原来它和案子没有直接关系，警察却因此去追查村桥的异性关系，这也成了目前麻生恭子遭怀疑的主要原因之一。

“跟踪他之后呢？”

“村桥进了那个更衣室。我绕到后面打探里面的情形。不能从通风口往里面看，只好躲在下面竖起耳朵听。我听见了村桥的说话声，好像还有别人，可那人的声音一点都听不清。过了一会儿，里面安静下来……”

突然，阳子的身体开始颤抖，她表情僵硬，声音都变了：“我听到了呻吟声，很轻，但确实是呻吟声，大概有一两分钟。我很害怕，没法从那儿离开。接着传来了开关门的声音，好像有人走了出去。”

那就是行凶现场。阳子居然碰上了那可怕的瞬间。

“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的事。”阳子盯着我，像是已考虑再三。

“什么？”

“有人走出更衣室后又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从通风口往里看，结果……”她像卖关子似的停了下来，当然，她并没想让我着急。

“怎样？”

“我看见门被木棍顶住了。”

“嗯，发现尸体时我也从通风口看见了。然后呢？”

阳子盯着我的脸问：“你什么感觉也没有？”

“感觉？”

阳子慢悠悠地说：“你不觉得惊讶？我在更衣室后面看着，女更衣室的门照原样上着锁。凶手是顶上门后，从男更衣室入口离开的。”



第六章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七点起床。

接连好几天失眠，加上昨晚发生了那件事，根本没法让神经得到休息。

坐阳子的摩托车回到被汽车袭击的现场，让她回家后，我立刻用附近的公用电话和S警察局联系。约十分钟后，大谷一行赶到，开始勘测现场、听取情况。

我没提阳子，也隐瞒了那场追踪，其他的如实叙述了一番。若提及阳子，他们肯定会问她为何在场，那就得从伪造非礼事件说起。另外，我发自内心地不想再把她卷进这起事件。

大谷问我，从被袭到报案怎么用了近四十分钟。我解释说自己叫了出租车去追，那车却不见了踪影，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浪费不少时间。这解释可能有些勉强，大谷倒似乎没有怀疑，只后悔没有派人跟着我。

现场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大谷说也许能辨别车轮印。比这更重要的线索当数我说的红色丰田赛利卡XX。

大谷的态度很冷静："凶手着急了，迟早会露出马脚。"

这样若能找到真凶倒好了。

其实，让我兴奋的还有一个原因，即高原阳子所说的"凶手是从男更衣室入口离开的"。这句证词有重要意义，因为迄今为止，大家都认为凶手是翻过更衣室里的隔墙，从女更衣室入口逃走的。配钥匙的可能性，还有北条雅美想出的密室阴谋，都以这一点为前提，现在这个前提不成立，就意味着那些推测完全被推翻。

那么，凶手是怎么用木棍顶住房门的呢？很难认为是村桥自己把门

顶住，因为照阳子的说法，凶手是在村桥停止呻吟之后，大概是确认村桥已死之后才走的。这样，只能认为门是用某种办法从外面顶上的。可如大谷所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外面用木棍把门顶住。凶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究竟用了什么方法呢？

我还没把这件事告诉大谷，正想着怎样才能不提阳子就把事情说清楚。

“从昨天开始，你一直在想心事。”裕美子郁闷地说，大概是早餐时我好几次停下筷子的缘故。昨天的事我没告诉她，说了只会让她担心。可能是从我的表情察觉到了什么，她问了好几次“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今天早上我也这么回答她，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站起来。

今天到校时间比平常要早，我直接去了更衣室。那间屋子近两周没人用了，脏得像变回了原来的杂物间。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男更衣室的门，慢慢走进去。空气中有一股霉味，我甚至觉得一走动周围就扬起灰尘。

我站在屋子中间重新环视四周。通风口、储物柜、隔墙、门口……这些地方能设法布下机关吗？凶手用的办法不能动静太大，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不留下痕迹。

“这种办法……不可能有。”我自言自语。这个谜团太难解了，让我忍不住这么说。

第一节是三年级C班的课。

昨天和今天，我发觉学生们看我的眼神和以前不同，不知该如何形容那种眼神，像是感兴趣，但和好奇又不一样。她们知道凶手想杀的不是竹井而是我，看我的眼神分明是在饶有趣味地想象凶手究竟对我怀有怎样的憎恨。我怀着如坐针毡的心情上课。不知是否因为双方都精神紧张，课反倒上得顺利，真是讽刺。

我先让她们做习题，看看点名簿，抬头说：“高原，你来做。”

阳子应了一声站起，声音有点沙哑。她拿着笔记本径直朝黑板走去，一眼也没看我——这像她的风格。

看那白衫蓝裙的背影，不过是个平凡的高中女生，简直难以想象她身穿赛车服在夜晚的高速路上疾驰。

昨天从她那儿听说令人震惊的事实后，我平静下来，问她：“就算是

这样，为什么到现在才想告诉我？你一直在躲着我。”

阳子转过脸去，似乎难以回答，接着平淡地说：“我没觉得那有多重要，但看到雅美猜出密室阴谋，警察和你都同意她的推理时，我觉得不能再隐瞒了。不过，当时我想，雅美的错误推断使我有了不在场证明，抓不住杀死村桥的凶手也没关系。可……”她抓抓头发，“知道你是目标之后，我开始不安，担心如果自己不说出真相，凶手一直抓不住，有一天你真的会被杀。”

“可……”我说不下去了，自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躲着你是真的，因为你没帮我，那天没陪我一起去信州。你知道那天我是怀着什么心情在车站等你吗？你不会知道的，对你来说，我只是个小孩！”

她面朝河水，几乎是在叫喊，每句话都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痛得我无法忍受，狼狈地吐出一声“对不起”。

“但还是没用。”阳子的语调突然变得平静。

我吃了一惊，看着她的侧脸。

“一想到你也许会被杀，我就坐立不安……明知道不好却在外面飙车，像个傻瓜一样……”

我低下头，心里想着此刻该对她说什么才合适，却一直想不出来，只有任自己沉默。

下课后，松崎找我，说警察正在调查教职员的私家车，问我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麻烦，便称不知，心里却有些紧张。没想到调查这么快就开始了。

休息时间在走廊碰到惠子。无法训练让她觉得遗憾，少见地一脸不高兴。

“眼神凶巴巴的家伙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我都讨厌来学校了。”

她指的是警察。他们有的追查昨晚那辆轿车，有的寻觅竹井命案的线索，在校园里四处调查。

“忍耐一下，只要破案就好了。”

自己都觉得这句话说得底气不足。破案——会有那一天吗？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到了学校，去办公室的路上听说麻生恭子被抓走了。一个学生指手画脚地嚷着：“重大新闻，重大新闻！”

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开门的瞬间，就知道那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办公室里阴郁沉重，我的出现似乎让气氛更加紧张，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在桌前忙碌，见我走向办公桌，谁都不出声。我正想坐下，藤本像要打破沉闷空气般响亮地说：“前岛老师，你听说了吗？”

旁边几个人听了一怔。

我看着藤本：“就刚才，在走廊上听学生说了。”

“哦，她们传得可真快。”藤本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学生说是被逮捕了……”

“不是逮捕，只是去警察局当证人。”

“可是……”一旁的堀老师插嘴了，“实际上和逮捕差不多吧？”

“不，这么说有点过分。”

“是吗？”

“等等，”我走到藤本旁边，“能详细说说吗？”

藤本说，今天一早，大谷打来电话，说麻生老师正作为证人在警察局接受传讯。当时是松崎接的电话，因为吃惊，说话声音太大，连旁边的学生都注意到了。

“不知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在猜测……”

听藤本这么说，堀老师缩了缩脖子。

“凶手真的是她？”长谷也转过椅子，面朝这边。

“前岛老师，你知道什么线索吧？”堀老师问。我没回答。

小田老师在自己桌前边喝茶边说：“就算前岛老师不知道，想必她总

会知道。毕竟，女人是执着的动物呀。”

“哟，男人里那种类型的也很多。”堀老师说。

这时，门开了，松崎走了进来。他神情疲惫，看起来很憔悴，脚步也有点蹒跚。

铃声响了，看样子却不像要开晨会，大概松崎也不知道把大家叫到一起该说些什么。栗原校长躲在校长室里不露面，一定是在愁眉苦脸地埋头抽烟。

课堂上，学生的反应和老师截然不同。她们表现得很活泼，似乎等着听我说什么，而且看样子是把麻生恭子和我联系到了一起，照她们的喜好任意想象。

我也心不在焉。警方传讯麻生恭子，是因为凭执着和敏感查出了什么吗？第一个案子里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大谷对此如何看待？还有麻生恭子前几天说的“真相根本在别的地方”这句话。这些问题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根本没心思好好上课。

下课后，我委婉地向松崎问起麻生恭子。他有些不悦，回答和藤本所言相差无几。我怀着心事，熬过了第二、三节课。

正在上第四节课，小田老师找上门来，在我耳边说警察来了。我吩咐学生们自习，自己冲出教室。若在平常，学生们一定会在背后欢呼，但今天不同，动静很奇怪，她们开始窃窃私语。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和大谷在会客室见面了。

“抱歉在上课时间打扰。”大谷点头招呼。他穿着灰西服，没打领带，在我看来是典型的警察打扮。和他一起的还有个年轻警察。

大谷的眼睛布满血丝，脸上油光可鉴。可能是查出了麻生恭子这个嫌疑人，调查更起劲了。

“你知道我们把麻生老师叫去了吧？”

“知道。”我点点头，“我在想，会不会和前天我被人开车袭击一事有关。”

“不，不是。”大谷摇头。

我很惊讶：“不是？”

“对，叫她去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

“你稍等。”像是要让我平静下来，大谷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拿出记事本，翻页的动作也不慌不忙，“昨天，我们的一个年轻同事在学校焚化炉里找到一样东西，不是别的，是手套，白色的棉布手套。”

为方便警方调查，体育节之后焚化炉还从没点过火。昨天好像是有警察在那儿搜查。

“发现手套是他的功劳。手套上沾着一点颜料。”

“颜料？”我在记忆里搜寻，这次事件中，什么东西和颜料有关？

大谷若无其事地说：“你忘了？那个魔术箱。”

几乎与此同时，我想起来了，没错，那个魔术箱是用颜料上的色。“可也不见得就是凶手的东西吧？”我反驳，“白棉布手套，体育节时啦啦队队员也用过，也许是谁无意中碰了魔术箱。”

我还没说完，大谷就开始摇头：“我们仔细检查过手套，发现里面也有已经干燥的红色颜料状东西，虽然只有一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红色颜料？”我一怔。

“对，是指甲油。这就不是学生的东西了。当然，最近有些学生也化淡妆，但总不会涂红色指甲油吧？”

“所以你们找麻生老师……”

“昨晚我们向麻生老师借了她现在用的指甲油。据侦查员说，见她当时神色紧张，就确信她有问题……这就不说了，反正，把她的指甲油和手套上的东西一对比，结果完全相同，所以今天早上就把她叫去了。”

我大致能猜到大谷是怎样追问麻生恭子的。一定是先详细确认她那天的行动，她不会说自己接近过魔术箱，然后大谷会拿出手套，指出颜料和指甲油这个无法解释的矛盾，麻生恭子会如何辩白呢？

“她没有辩解，大概是死心了。除了一小部分，她几乎全说了。”

麻生恭子坦白了——对我来说这很意外，大谷却说得轻描淡写。他语气平淡，让我也兴奋不起来，奇怪的是，这种情形下大谷还称她“麻生老师”。

“到底怎么回事？”我抑制住焦急的心情。

大谷像往常一样，卖关子似的叼上一根烟，吐出白色烟圈：“换酒瓶的是麻生老师，但想杀你的另有其人。”

“怎么会这么……”我把“荒唐”两个字咽了回去。如果麻生恭子没打

算害我，她为什么要去换酒瓶？

“她说是被凶手威胁。”

“被威胁？”我反问，“她为什么会被凶手威胁？”

大谷挠挠头：“本来不能再多说，既然是前岛老师你，就说了吧。”他顿了顿又道：“你以前假设过麻生老师和村桥老师之间有特殊关系，对吧？那假设没错，从今年春天开始他俩一直在交往。”

果然。

“面对和栗原校长儿子的亲事，麻生老师想断绝和村桥老师的关系也是事实，这也容易想象。可村桥老师不答应。对麻生老师来说只是成人的游戏，村桥老师却是认真的。”

我想，这和K一样。大概麻生恭子就是这样伤害了一个又一个男人。

“村桥老师手上有证据能证明两人的关系，所以麻生老师也无可奈何。”

“什么证据？”

“你听我说。听说村桥老师始终把它带在身上，在更衣室被毒杀时应该也在。可现场却没发现什么。安全套难说不可疑，但不能用来证明两人的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被凶手拿走了？”我小心地问。

大谷使劲点头：“想必是这样。麻生老师自然慌了。”

“啊，对了……”不记得是哪天了，藤本说麻生恭子问过他一个奇怪的问题，好像是“村桥身上的东西有没有被偷”，当时我不理解她为何会这么问，现在总算恍然了。

听了我的叙述，大谷也满意地挺挺胸：“麻生老师的陈述又多了一个证明。”

听到这里，我已能想象后面的情形。凶手用那一把柄威胁她，让她去把酒瓶调包。

“麻生老师是体育节那天早上在办公桌抽屉里发现恐吓信的，里面详细写着调换酒瓶的顺序，威胁她若不照办，就把在村桥尸体上发现的东西公开。我们依麻生老师所述，在她房里找到了那封恐吓信，对了，这里有一份复印件。”大谷说着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摊开来有学生用的笔记本那么大。大谷把它放在我面前。

像蚯蚓爬过似的——这么形容信上的字再合适不过了，白纸上写得密密麻麻，让人看一眼就不忍卒视。

“可能是用左手写的，或者是右手戴上好几层手套后写的，这种方法用来掩饰笔迹很管用。”见我皱眉，大谷解释道。

恐吓信上写道：

这是威胁信，不能让别人看。你今天必须照下面的指示去做。

一、盯紧射箭社队员的行动。她们会事先把大小道具从社团活动室搬到什么地方去，你要弄清前岛的道具——一升装的大酒瓶放在哪儿。

二、准备好手套，在第三步行动前务必戴好。

三、去一年级教学楼一层的储藏室，那里有个白色纸袋，确定里面装着一升的酒瓶，之后马上去第一步里弄清的地点，把酒瓶调包。

四、把原来的大酒瓶扔到没人注意的地方，纸袋要扔到别处。

五、以上步骤完成后迅速回到原处。注意，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你的行动，当然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如不照办，你会受到惩罚，村桥身上发现的东西会被公开。附上那东西的复印件供参考。请考虑你的将来和处境，照吩咐去做。

“凶手真是居心叵测。”等我看完抬起头，大谷叹道，“借刀杀人，这等于是遥控，很难发现直接的线索。虽有大酒瓶、纸袋和恐吓信，但要想彻底接近凶手还是希望渺茫。”而且，从恐吓信来看，凶手智商不低，没有错字漏字，指令也条理清晰。

“凶手从村桥身上拿走的是什么？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居然会让麻生恭子绝对服从的是什么东西呢？即使它与案件无关，我也很想知道。

可我的希望落空了。

大谷摇摇头：“说实话，这个还没弄清。我开始就说了，除了一小部分，麻生老师把其他的都说了出来，‘一小部分’指的就是这个。恐吓信上写着‘附上复印件’，但早就被麻生老师撕了。”

“这样，她的话就不能全信了吧？”要说全系捏造，也并非不可能。

“不，我认为她的话可以相信。我们确认过了，前天晚上你遇袭时，麻生老师在自己家里。”

“哦？”

“这一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因为那天我们一直有人盯着她。另外，我已说过多次，村桥老师遇害时，她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再说也难以想象她会事先准备好伪造的恐吓信。”

我想起麻生恭子说过“真相在别的地方”，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实际行动的虽是麻生恭子老师，真凶却另有其人。我认为有必要请你再想想还有谁可能是凶手。”

我无力地摇摇头：“对这一点我完全……我会再想想。你们调查得怎样了？”

“调查确有进展……”提到这一点他有些闪烁其词，“线索已经不少，我们会全力追查。还有，今后的行动你务必要小心，因为麻生老师一坦白，凶手会开始着急，近期一定会对你下手。”

“我会的。”我点头致谢，“对了……对麻生老师会怎么定罪？”

“这个问题很难。”大谷的表情很为难，“她受到了威胁，不得已而为之，不能说没有酌情减刑的余地，但写恐吓信的人明显就是杀害村桥老师的凶手，并且对麻生老师来说，你确实是个绊脚石。这样，如何解释就显得很关键了。”

“你的意思是……”我大致明白了他的潜台词。

“就看麻生老师的意识里有没有间接故意，不，这种情况下应该更进一步，看她内心是否希望你死。这就不是我们警察能判断的了。”

想来麻生恭子至少觉得我死了也无所谓——听着大谷的话，我心情黯淡。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放学后。

今天开始，社团活动获准重新开始。四处可见年轻的身影在操场上

奔跑，像是在释放这段时间积聚的能量。社团顾问们也从阴郁的气氛中解脱出来，神情开朗。射箭社的活动也开始了。离全县比赛只剩下一星期，现在只有让她们拼命练习。

“没时间犹犹豫豫地练了，只能按照基本动作用力去射。耍小聪明敷衍了事可不行，就算训练能糊弄过去，比赛时绝对行不通。”对着围成一圈的队员，惠子声音响亮，说得很认真。队员们点着头，表情有些紧张。这种气氛不错，若能保持到正式比赛就好了。

“老师，您请。”惠子说完后叫我。队员们齐齐向我望来。

我咽了一下唾沫，道：“别忘了自己水平还很差，知道差距去挑战，比赛就不会在乎会不会丢人，只要去想自己现在能做到哪一步就行，这样就不会有压力，也不会犹豫了。”

“谢谢。”所有人一起说。

我有点脸红，朝她们点点头。

训练随即开始。我照例站在她们身后，检查她们的姿势。惠子认为，只要我盯着，队员们就会像比赛时那样有压力。

练了一会儿，我发现射箭场旁的弓道场附近有个奇怪的男人盯着这边。不是陌生人，是S警察局的年轻警察白石。

这两三天，始终有警察盯着我，有时候看不见他们，刚把他们忘了却又出现在视线里。从我走出公寓、上班路上、校园里，直到回家，不管我在哪儿，旁边都有他们的影子。小心到这种地步，凶手大概也无从下手了。

但警方的调查毫无进展。听白石他们说，丰田赛利卡XX这条线上没查出什么。当然，一千多名学生，总有人家里开那款车，可查来查去都和此案无关。再说，凶手若是学生，就有会开车的同谋，这更令调查陷入困境。教职员里没人开这款车。

警方公开调查过藏酒瓶的纸袋，发现只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纸袋，并不能用来缩小排查范围——凶手那么谨慎，这一点可以预料。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对更衣室的密室情形仍有误解，听说他们还在去锁店打探，大概依然认为凶手是从女更衣室入口逃走的。

我终究没把高原阳子的话告诉大谷，那样就得把阳子策划的伪造非礼事件一同抖出。她并没有叫我守口如瓶，但我不能说。我想，若换成别人，她本不会说出那件事。她选择了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这大概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觉得轻易说出去意味着辜负她，何况我已经辜负过她的期待。

密室之谜得自己去解——我暗下决心。

正在胡思乱想，惠子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她往白石那边瞟了一眼，表情古怪地说：“好像不该拉你来队里呀。”

“没有的事。”

“可……你想早点回家，对吧？”

“在哪儿都一样。这种时候我才想待在这儿，抱歉的是心不在焉，指导得太马虎了。”

她轻轻摇头，微笑道：“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在就行。”

之后，我观察了所有队员的动作。好久没这样观察过了。惠子的动作很准确，但身体松弛的毛病还是没改。看来她是想暂且不管姿势好坏，先固定下来通过全县比赛再说，我也就没说什么。

让我吃惊的是宫坂惠美的进步。以前光是拉弓，她的身体就会虚弱地颤抖，现在已经能把弓拉满，不慌不忙地瞄准，让人觉得胸有成竹。她原来的姿势就很简洁，现在命中率提高了一大截，不知是不是和惠子搭伴训练的结果。

见惠美射出的箭正中靶心，我不禁喝了声彩。她垂下眼帘鞠了一躬。

“宫坂这家伙状态奇好呀。”我轻声对加奈江说。

她正盯着自己那轨迹低了一截的箭——从一年级开始她的射法一直这么粗糙——边擦汗边说：“是呀。中午休息时间她都主动练习，水平真是一天天见长……问她有什么秘诀，她说没有。”

“那是一种精神。到了不把射箭当一回事的时候，才会那么射。那是一种财富。”

“我也这么想，可……”

“这和轻视可不一样。”我笑着走开。

训练了约一个钟头，冰冷的雨滴开始掉到脸上。雨越来越大，射箭场的地面印上了一个个黑点。几个队员叹着气恨恨地抬头望天。我能体会她们的心情。好久没一起练习了，好不容易练一次又要泡汤——她们大概是这么想的。

“别管它，下雨天也要比赛！”惠子厉声说。

她说得没错。射箭比赛不会因下雨而中止，虽有“雨雾过大看不清靶

子的情况下可中止”的规定，但那堪称例外中的例外。

雨水会令身体发冷、肌肉僵硬，要求队员比平时更集中注意力。而弓弦沾水后弹力会剧减，射出的抛物线也会变，在体力和技巧两方面对选手都有更高要求。

雨下大了，实力的差距显而易见。惠子出现片刻起伏后成绩马上平稳下来，加奈江的大力射法受雨势影响不大，宫坂惠美在雨中仍保持着良好状态。其他队员起伏很大，失误连连。这种状态持续了一阵，惠子见一个队员射得远离靶子，就下令停止练习。再练下去，队员不仅姿势大乱，还会感冒，我也赞成停练。

换好衣服后，队员们在体育馆一角进行力量训练。我没带备用的运动服，只好换上西装，但还是去体育馆看了看。

在室内，最有效的练习就是不搭箭地拉弓，像网球的挥拍练习、棒球的挥棒练习一样，这是射箭最好的练习法。

队员们排成一队拉空弓，我靠着墙看了一会儿，跟惠子打个招呼，走出了体育馆，因为篮球社和羽毛球社也在挥汗练习，馆里的热浪蒸得我脑子发木。出去一看，白石正坐在长椅上看报纸，看见我慌忙想起身。

“我只是到外面吹吹风。”

听我这么说，他便没站起来，却一直目送我出去。

雨越下越大，操场和教学楼周围都不见人影，整个校园变得如黑白照片一般。我深吸一口气，冰凉的风穿过鼻孔。

感觉右边好像有人，转过头去，但只是错觉。

对了，那个时候……

以前有过相似的情形，那时不是错觉，是高原阳子站在那儿，打着伞，盯着教师更衣室那间小屋。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在思考密室之谜，当时只有她知道北条雅美的推理不对，但她不能告诉别人。

我从一旁的伞筒里拿出自己的伞，打开，慢慢走到体育馆后面，像那天的阳子那样盯着更衣室。

体育馆里传来队员们踩地板的声音和喊声，听起来像是从远处传来，更衣室四周笼罩在一片寂静中。

能想到的都想过了……这问题至今不知已想了多少次，我甚至做梦时都在想——怎样能不经女更衣室入口而逃走呢？我也曾走进那栋屋子冥思苦想，却还是想不出所以然。

不知站了多久，我回过神来，只觉身上发冷，脊背发凉。正想往回走，又停住了，想到要做一件事。我想起了目击村桥被害时的情形，想重复一下当时的行动。当时我伸手开门，门纹丝不动，于是绕到后面，从通风口往里看。

对，像当时一样从通风口往里看看。

通风口很高，我刚刚够得着，高原阳子大概踮着脚才能勉强够到。

我像那天一样从那儿往里看，闻到的还是灰扑扑的味道。

昏暗中，依稀可以看见入口的门。记得那天看见顶着门的木棍显得很白。大谷说那根木棍不可能从门外顶住。

刹那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们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一两秒钟之内，我的记忆和思绪在全速运转。我感到头晕，还有一点恶心，此后，一个解开密室之谜的大胆推理冒了出来。

不，不会是这样——我摇头。我不喜欢这个违反自己心愿的推理结果。不会是这样，一定是哪儿出了错。

我逃一般跑开。

十月一日，星期二。

“午休时楼顶见。”第四节课开始前和高原阳子在走廊擦肩而过时，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如是写着。

这是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她第二次叫我出去，但这次想必不会是邀我一起旅行。

学校禁止学生上楼顶，平常那儿没人，但我听说偶尔还是有学生在那儿说悄悄话。吃过午饭爬上楼顶，果然有三个学生在角落里聊着什么，一看到我便吐吐舌头耸耸肩，下去了。因为看到的是我，她们大概暗道侥幸。

阳子还没来，我靠着铁栏杆俯瞰校园，教学楼的形状和建筑的布局一目了然。到这儿任教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看学校。

“这不像你呀。”

背后突然有人说话，我吓了一跳，回头看去。穿着蓝裙子、灰外套的阳子站在那儿。今天开始全校改穿长袖校服。

“什么？”

“在楼顶看学校的样子，不像是老师你，就算是消磨时间也显得无聊。”

“那怎样才像我呢？”

阳子歪了歪头：“老师先到达等候，这可不像你，你总是让别人等，对吧？”

我无言以对，下意识地抬头看天。为掩饰慌乱，我问她：“找我什么事？”

她惬意地吹着凉风，拨弄着吹乱的头发问道：“调查情况怎样？”

“我也不清楚，反正凶手还没抓到。”

“汽车那条线呢？警察不是在行动吗？”

“是在调查，可眼前好像还没收获。说来也怪。”

“后来还有没有被凶手盯上？”

“没有。警察贴得那么紧，凶手怕是也没机会。”

“总之没进展？”

“是这么回事。”我对着天空叹气。

过了一会儿，阳子说：“后来我想了想，想到了一点。”

她的样子有点犹豫，我看看她的侧脸：“什么？”

“你大概会说是外行的想法……村桥被杀时，现场呈密室状态，对吧？为什么要弄成密室呢？”

“嗯。”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想得简单点，大概是想制造自杀假象。”

“可如果分析一下凶手的行动，不像是这种感觉。凶手造成有人翻过男女更衣室隔墙的假象，又把女更衣室的一部分储物柜弄湿。”

“你的意思是，凶手的目的在诱导我们误以为这是个密室阴谋？”

“我就是这么想的。”她说得很干脆，“凶手会想，再怎么巧妙地制造自杀假象，也总会被警察识破，所以去弄别的假象……这么想不对吗？”

“不，很有可能。”我告诉阳子，大谷通过追查那把在更衣室旁找到的小锁，找到了和北条雅美的推理相同的谜底。大概那把锁也是凶手故意扔的。“问题是，凶手为什么要准备这样的圈套……无论怎样，只要密室被打开，警察就会对杀人事件采取正式行动，这应该不是凶手希望的结果。”

“可是，当时凶手的处境很有利。”阳子的语气很自信。

“有利？”

“没错，因为这个圈套，真凶会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

我想起了北条雅美解开的密室阴谋，应该是这样的：

一、堀老师打开女更衣室门进去。（这时，锁打开挂在门扣环上）

二、凶手偷偷潜至门口，用事先备好的锁换掉门上挂的锁。（四点左右）

三、堀老师走出更衣室，锁上已被调包的锁。

四、在村桥出现前，凶手打开女更衣室门，之后在男更衣室作案。（五点左右）

五、凶手用木棍顶住男更衣室门，之后，翻墙从女更衣室入口脱身。

六、用原来的锁把女更衣室门锁上。

现在已经知道这推理不对，可舍弃它实在可惜。可以说，这是凶手下在棋盘上的弃子，究竟为什么？目的何在？

“你想，我是因为这错误的推理才有了不在场证明，既然如此，凶手大概也想利用这一点。”

“这样啊……”我终于明白了阳子的意思。这是在制造不在场证明。要实施这假想阴谋，凶手必须在堀老师进入更衣室的三点四十五分左右躲在附近，因此，凶手没有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阳子因为四点钟时在家而有了不在场证明。

“凶手当时显然在别处，因为这一点逃过了警方的追查。”

“反过来说，那段时间里确实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反而可疑？”

“正是。”

“真是绝妙的推理，真没想到你竟这般慧眼独具。”这不是恭维。我不认为北条雅美和大谷想到错误阴谋纯属偶然，没想到它是伪装不在场证明计划的一部分。

“我就是因为假想阴谋才有了不在场证明，所以容易想到。”很难得，她竟有些害羞，“这点伎俩，大概警察也已经想到了。你把我在村桥遇害时看到的情景告诉警察了吧？”

她语气轻松，一见我吞吞吐吐，立刻变严肃了：“没说？为什么？”

我把视线投向远处，搪塞道：“别问了，我自有想法。”

“不行，看来你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唐突地说出这句话后，她好像想到了什么，点点头说，“啊，明白了，是不想说出我设计陷害村桥的事吧？别替我担心，反正在大家眼里，我就是那种女人，比这要紧的是找出真凶。”

“……”

“怎么不说话？”

我沉默是因为无法回答。确实，我没对警察说，刚开始是因为不想提及阳子陷害村桥的事，但后来有了更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可能已经解开真正的密室之谜！

上星期六，在雨中，我发觉了阴谋的破绽。那是个令人震撼的瞬间。我极力想忘掉那个想法，拼命摇头，然而疑惑一旦萌芽，就不受意志控制，牢牢在心里扎下了根。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这件事我要自己解决。

阳子抬起头，诧异地看着我的脸。我脸上一定写满了苦涩，好不容易说出口的话也结结巴巴：“你要……相信我。我会想办法的，在此之前你别说出来……拜托了！”

这对她来说大概是莫名其妙的要求，但她没再追问，而是微笑着点点头，像是想帮帮表情严峻的我。

这天晚上，大谷来到我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平时松垮垮的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像在表达诚意。

“在附近办事，就顺便过来了。”他强调没什么要紧事。

他说在门口就行，我把他让到客厅，面对面坐下。说是客厅，不过是在六叠大的房间里摆了张茶几而已。大谷客套道：“这房子看样子挺舒服。”

警察突然来访，裕美子看起来很困惑，动作呆板地端上茶后便无所适从起来，结果躲进了卧室，也不管大谷说“夫人可以一起听”。

“你们好像还没有孩子，什么时候结的婚？”

“三年前。”

“这么说也该要孩子了，太晚生孩子会有很多问题。”大谷一边说着不相干的话，一边环视室内，像是在判断我们的生活状态。还好裕美子不在，当着她的面可不能提孩子。

“今天来有什么事？”我催促似的开口。

他说没急事，我还是着急。

大谷表情严肃起来，在坐垫上正襟危坐：“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同你说好，今天我不是作为警察，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找你，所以，希望你也不是以被害者，而是以一个男人……不，最好是一个教师的身份来听我说，可以吗？”

他的语气很坚决，又令人感到很诚恳。我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但没理由拒绝，就答应下来。

大谷喝了一口茶，认真地问：“你认为高中女生在什么时候会恨别人？”

一瞬间，我以为他是在说笑，但他那与平时不同的谦虚态度表明，这问题是认真的。我有点困惑，答道：“突然来这么个问题还真是难回答，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大谷点头，表情放松了一点：“想来也是。成年人的案件倒不见得会那么复杂。报纸的社会新闻版总有各种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几乎都能用色、欲、财这三要素来概括。但高中女生就不能拿这几点来套了吧？”

“不能。”我答得很干脆，“倒不如说，这三样东西和她们最扯不上关系。”

“那什么最重要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表达清楚……”我斟酌着字句说了下面这番话，同时脑海中浮现出好几个学生的脸庞，“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美丽、纯粹、真实的东西，比如友情、爱情，也可能是自己的身体或容貌。很多时候，更抽象的回忆或梦想对她们来说也很重要。反

过来说，她们最憎恨企图破坏或者从她们手中夺走这些重要东西的人。”

“原来如此。美丽、纯粹、真实的东西……”大谷抱着胳膊。

“究竟怎么回事？你想说什么？”

大谷又喝了一口茶：“你先听听目前的调查情况吧，今天来拜访就是想告诉你这个。”看来他对整个事件了如指掌，只看了两三次记事本，就凭着记忆很有条理地叙述了调查情况。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村桥老师被害一案：

很遗憾，没发现什么凶手留下的东西。唯一的线索是一把小锁，但在超市之类的地方都能买到，想从这条线索缩小排查范围几乎没希望。指纹也一样，虽然在室内和门上查出了几枚指纹，但除了当时用过更衣室的人留下的之外都是旧指纹，没发现疑似凶手的指纹。（当然，前提是凶手不在当时用过更衣室的人之中。）接着，侦查员四处寻找目击者，也一无所获。一个女生说在更衣室附近看见过高原阳子，后来阳子说自己“只是经过”，未经确认。

物证情况如上，于是大谷开始在犯罪动机这条线上下功夫。警方很重视村桥是训导主任这一事实，彻查了最近三年内受过处分的学生，发现其中也有高原阳子，便传讯了她。（大谷说询问内容我已知晓，就不再赘言。）此后，因为密室之谜被解开，高原阳子的不在场证明得以成立。根据密室阴谋，专案组推测凶手符合以下条件：其一，熟悉更衣室情况和堀老师开锁时的习惯；其二，四点前后（把锁调包的时间）以及五点左右（村桥的推定死亡时刻）无不在场证明；其三，为实施计划准备了替换的锁；其四，对村桥怀恨在心。侦查员根据这四条几乎把清华女中一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查了个遍，很遗憾，没发现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大谷一直没放弃高原阳子有同谋这一想法，可也只是猜测，无法证实。接着就发生了小丑被杀事件。

关于竹井老师被害一案：

初期阶段已经断定凶手的目标是我，所以警方着手从村桥和我的共同点上寻找犯罪动机。我说出麻生恭子的名字，经过种种曲折，已查明她是被凶手利用，此间的经过不用重复。问题在于怎么抓住真凶。

凶手留下的东西有三样：大酒瓶、装酒瓶的纸袋、写给麻生恭子的恐吓信，当然，都查不出指纹。大酒瓶、纸袋、写恐吓信用的信纸都是市面上常有的东西，几乎不可能从它们的来路去追查凶手。另外，事件中实际行动的是麻生恭子，无法调查凶手的行动踪迹。专案组着重调查以下两点：凶手在什么时候把装酒瓶的纸袋藏在储藏室，又在什么时候把恐吓信放进麻生恭子的办公桌抽屉。警方做了细致查访，但有关可疑

人物的情报一无所获。

关于我被人驾车袭击一案：

警方原以为知道车型就好办了，在调查了清华女中所有学生和教职员的私家车后发现，教职员里没人开这款车，有十五个学生家里有这款车。（大谷说，这是款跑车，不适合年纪较大的男性，所以数量奇少。）其中有四辆符合我说的“红色系”，而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剩下的可能性是租车或借用朋友的车，这方面目前还在调查。此案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凶手会开车，或是有同谋，不管是哪种情况，“学生单独作案”这一思路都得修正。

大概是话说得太多了，大谷把剩下的茶一饮而尽。“不知是凶手太狡猾还是我们太愚蠢，总之一直无法接近凶手，做了大量调查，都是半路就行不通，简直像迷宫。”

“你很少说丧气话呀。”我从厨房拿过水壶，边往茶壶倒水边说。“迷宫”的形容也算贴切，密室阴谋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顺着凶手的诱导走进迷宫，在里面挣扎。

“前面的铺垫有点长了。”大谷看了看表，坐直身体。我也不觉挺直腰杆。

“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们在尽一切力量，但我们的调查缺乏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无法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是犯罪动机。关于这点，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查不出什么。村桥老师的案子中并不是完全找不出动机，问题是你这儿。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调查过你周边，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简直像在刻意避免和学生接触，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问过几个你班上的学生，她们对你评价良好，理由是绝不干涉学生。你的绰号是‘机器’，有个学生说你能彻底冷酷反倒让她们舒服。还有学生说，学校聘你来不是当老师，而是当射箭社顾问。”

“现在的学生对老师既不信任，也没什么期待。”

“好像是。但我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停了一会儿，大谷接着说，“只有一个学生说你其实是真正有人情味的老师。听说去年登山会时有个学生扭伤了脚，你便背着她下了山。虽不是很疼，你却说如果硬撑着走下山，脚会变形。告诉我这件事的学生说，正因为你自己是‘机器’，才把学生当‘人’看待。”

所谓的登山会和远足差不多。听大谷提及，我方才想起有这么回事，记得的确背过谁下山。是谁呢？想着想着，记忆清晰起来，我差点叫出声来。

没错，当时扭伤了脚的正是高原阳子。

我终于明白她为何对我有特殊感情了，仅仅因为那个举动，她忽略了我其他所有缺点。

“你好像想起当时的情形了。”

不知自己是什么表情，但大谷这么一说，我觉得脸颊发烫。

“我本认为你没有被人追杀的理由，但听完这件事后有了另一种推测。既然有人只因为一点小事就对你另眼相看抱有好感，那么反过来说也有可能。有人或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恨你……”

“这当然有可能。”这种事在女校屡见不鲜。

“那么，你认为有可能和杀人联系到一起吗？”大谷眼神严肃。

这问题太难了，但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有。”

“嗯。”大谷沉思般微微闭上眼睛，“想必就是你刚才说的美丽、纯粹、真实的东西被夺走的时候。我又想，如果有这一类的理由，有没有可能出于友情去协助犯罪。”

“你是说同谋？”

大谷慢慢地点头：“我也有过好几次经验，知道青少年的心会被一种超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强大力量左右，我觉得，这次调查之所以无法克服障碍，原因也在这里。几乎没有目击者或证人。照理说应该会有人知道些什么，却不去积极告知警方。她们并非知道凶手是谁而庇护，而是不管凶手是谁，都不希望其被逮捕，因为她们可能本能地理解凶手的切肤之痛。这是一种共犯行为。我感觉，清华女中全校上下似乎都在隐瞒真相。”

我觉得心脏像是被刺了一箭，知道自己的脸色很难看。

“前岛老师，就看你了。能推测犯罪动机的人只有你。”

“不，”我摇头，“如果能推测，我早就说了。”

“请你再想想。”大谷的声音很迫切，“如果说你刚才的话一语中的，那就是——你和村桥老师从谁那儿夺走了美丽、纯粹、真实的东西，因此被怨恨。请想一想，答案应该就在你的记忆里。”

我只能抱住脑袋。

大谷平静地接着说：“我不要求你立刻回答，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唯一的希望，请你一定要慎重着想。”

说着，他站了起来，身体似乎很沉。我也心情沉重地站起身。

十月六日，星期日。市民运动场，天气晴朗。

“风太大了，真头疼。”惠子边整理弓具边说。她不时用手按住白帽，以免被风吹走。

“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因为刮风，大家的水准都降低，我们反而有机会。”加奈江说。她好像很确信自己不会受天气影响。

“没那回事。一流选手不会受这么点风的影响，但对边缘线上的选手来说，这风实在讨厌。”

好像只有她们俩不慌不忙，因为已习惯了比赛。虽然这是高中时代的最后机会，她们却没什么紧迫感。一年级学生就不用说了，本该轻松上阵的二年级学生看起来也很紧张。

准备好弓具后，全体队员在运动场一角做体操，之后围成一圈。我也走进她们的圈子。

“到了这分上，紧张也没用，只有尽力去射，大家要把平常训练的成果充分表现出来。”惠子说。

接下来轮到我。“在此我什么都不想说。加油！”

队员们高呼一声校名后解散。今天比赛结束之前她们不再集合，名副其实的孤军奋战开始了。

比赛以五十米和三十米射程的总分来计算成绩，两分三十秒之内射三箭算一次，五十米射十二次，三十米射十二次，总共七十二箭，满分为七百二十分。

女子组参加选拔赛的有一百多人，只有前五名能参加全国比赛。惠子去年是第七名，今年对她来说是个机会。

我坐在加奈江的弓具盒上，看着队员们以往的成绩记录本。惠子走过来说：“就看能发挥多少了。”

“昨天情况如何？”我仍盯着本子。

“还行吧，不知以老师的眼光来看会怎么样。”

她的话里隐约有责怪我的意思。这也难怪，这两三天我都没怎么参加队里的训练，放学后便立刻回家——就这样迎来了今天的比赛。

“我相信你们。”我放下记录本站起身，向主席台走去。

她能听出这句话的另一层含意吗？

比赛即将开始，主席台那边正在细心准备。记录组人员尤其谨慎，因为比分差距往往就是一两分，一点点错误都会影响全局。

这次比赛采用相互看靶的记分方式。在一般的个人比赛中，不是一人射一个靶，而是两三个人共用一个靶，所谓相互看靶，就是射同一个靶的选手相互记录得分。当然，光这样还无法公平记录，因为有时记录者和被记录者对得分的意见会不一致。比如，当箭射中靶上十分和九分的交界线时，按规则，只要稍稍碰到交界线就算较高得分，但箭的位置有时模棱两可，这时射手当然会力争较高分数，作为竞争对手的记录者则会主张较低分数。这种情况下就要请裁判查看后给出公正的分数，射手和记录者对此无反驳权。每射完两次即六支箭后，记录者把总分报给主席台的记录组，由工作人员记录在得分栏上，发布赛事的阶段成绩。

“嗨，前岛老师。”主席台帐篷里有人冲我打招呼，是R高中的井原。他又矮又胖，以前是知名射手，微黑的脸孔表情冷峻。

“听说今年清华派出的是最厉害的选手？”他们学校连续三年参加了全国比赛，他说话的语气透着自信。

我苦笑着摆摆手：“只能说是比以前略好。”

“哪里，不是有杉田惠子吗？今年她应该没问题。另外，朝仓加奈江的实力也令人期待。”说着，他靠近过来，迅速瞥了四周一圈，低声问，“有人说清华今年会弃权呢，你们的社团活动没受影响吗？”他大概是通过报纸和电视听说了凶案，但一定不知道凶手的目标是我，否则会是什么表情呢？——这么一想，他那担心的表情在我眼里显得有点滑稽。

应付完井原，我过去和组委会委员们打招呼。大家都不提比赛的事，目光灼灼地对我说：“听说你们那儿很不平静呀！”我只说了句“不太清楚”，就走开了。

比赛从九点整开始，五十米试射三箭之后开始进行第一回合。个人赛中，同一学校的选手分开参赛。我坐在加奈江后面观战。

加奈江很快射完三箭，歪着头用望远镜确定中靶的位置，不大高兴地走过来。

“九分、七分……最后一箭是六分，大概是太使劲了。”

“二十二分，还可以。”我点点头。

这时广播通报还剩三十秒。几乎所有选手都已射完。

“你看，她还是老样子……”

顺着加奈江指的方向看去，惠子正不紧不慢地瞄最后一箭。她身边已空无一人。如果超时，射完的几箭中要被扣掉一个最高分。

“真拿她没办法。”

我正自言自语，惠子的箭呼啸而出，砰的一声插在靶上，喝彩声掌声随即响起，看样子射得不错。她吐了吐舌头，退出起射线。

十二点十分，五十米比赛结束，休息四十分钟。

女子组第一名山村道子（R高中），第二名池浦麻代（T女高）……第四名杉田惠子（清华女高）……这算是合乎期待的结果吧，惠子满意地笑着，啃着三明治。

“加奈江现在是第八名，很有希望，只要再超过三个人就行啦！”

“可我最近三十米状态不好，只能尽量不失误。惠美才不简单呢，一年级能排第十四名，可真创了我们射箭社有史以来的纪录。”

“哪有……只是侥幸，下午一定没这么好。”宫坂惠美谦虚着，声音细若蚊蚋。她最近状态很好，在比赛中竟也能保持这种水平，实在令人诧异。看她身姿柔弱，不知哪来那么坚强的意志。

进入三十米赛后，三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但排名靠前的选手一般不会失常，所以很难指望她们三人的名次有大幅提升。

“照这样下去，顶多是第六。”到了比赛后半程，加奈江的声音也没了活力。

“如果剩下的几箭都拿十分，就能大逆转了。”

“话是这么说……对了，老师，你不去看看惠子行吗？刚才好像掉到第五名了。”

我早注意到了。原先排第五的选手对三十米赛是出了名地拿手。

“她没事。再说，我去看也帮不了什么。”

“可老师今天一直在我后面，一眼都没去看过惠子，怎么回事呢？”

“什么事也没有，别胡思乱想，专心射箭。”我的声音变严肃了，加奈江也没再说什么。

今天的我看起来大概很奇怪，但现在只能这么做。

“呀，我得换箭了。”像是要转换话题，加奈江打开箭筒拿出一支新箭。她刚才用的箭羽毛快掉了。

“好了！我会加油。”她声音响亮，说完把敞着的箭筒放在一边，往今天已去了无数次的赛场走去。

我的视线落在她的箭筒上，发现了异样的东西——我送给她的幸运箭。是我送给她的，她带着也很自然，问题在于箭上的编号。

通常，射手会把自己的箭一支支编号，以掌握箭的状态，从而在比赛中能用上最好的。我注意到的是那个编号，奇怪加奈江怎么拿着那个号的箭。为什么她会有这支箭——我想着其中的含义。也许没什么重要的意义，可我心中一阵汹涌。这支箭里有文章。这支二十八点五英寸的箭……

刹那间，我的心猛地被什么揪紧了。我呼吸困难，头痛难当。

二十八点五英寸……

心里狂风大作，我屏住呼吸，凝视着浓雾渐渐被风吹散。



第七章

十月七日，星期一。

天空仿佛被涂上了厚厚的灰色，这样的天气适合我此时的心情。

第三节没课，我夹在去上课的教师中间走出办公室。

清华女子高中的医务室在教师办公室正下方。校医志贺经验丰富，总是穿着白大褂，戴着金边眼镜，背地里被人叫作“老处女”，其实已经有了个念小学一年级的女儿。

我进去时，幸好只有她一个人。她正在桌前写东西，一见到我就说：“真是稀客，是来拿醒酒药吗？”她边说边转过转椅朝着我。大概是大我一岁的缘故，她对我说话总用这种语气。

“不，今天找你有要紧事。”确认走廊上没人，我迅速关上门。

“别吓我！”说着，她搬过床边的圆椅让我坐。空气中掠过药品和香水混合的气味。“什么要紧事？”

“其实……”我咽了一口唾沫，慎重地说出要问的事。

“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跷起二郎腿说。这动作和语气让我觉得有些不自然。

“当时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吧？只有你和她们知道。”

“你这问题很怪。”她像演员似的夸张地摊开手摇摇头，“我完全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她们是谁？”

“就是她们。”我说出名字，注视着她的表情变化。

她没有马上回答，把玩着桌上的镊子，又看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嘴角浮出微笑：“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要问呢？”

我没放过她眼中闪过的一丝慌乱："我只能说，因为必须知道。"

"是吗？"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既然你这么表情恐怖地追问，想必是和事件……两位老师遇害的事件有关。但我不认为当时发生的事和杀人事件有什么关系。"

"当时发生的事……"我不禁长叹一声，"果然有事。"

"对。本来我打算永远埋在心底的。"

"能告诉我吗？"

"老实说，我希望你别问……"她的肩膀起伏了一下，是在深呼吸，"我就不问是什么原因让你猜测当时发生过什么，而且会来问我了。你猜得没错，当时确实发生了一点事，乍看是不起眼的小事，其实很严重。"

她把当时的"事件"详细告诉了我。事情确实很严重，瞒到现在没人知道简直匪夷所思。她也解释了一直保密的理由，当然，这理由合乎情理。

我既惊讶，又深深绝望，原本闷在心中模糊不清、希望是个错误的推测，现在已现出轮廓，无比清晰。

"我说的符合你的期待吗？"她微微歪着头问，"虽然我无法想象你希望知道的事情本质是什么……"

"不，已经够了。"我黯然垂下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心底沉落。

"要说你这大侦探的推理如今得到了证实，这脸色也太难看了吧。"

"是吗？"我像梦游症患者一般站起来，晃悠悠地向门口走去，正要开门，回头欲言又止，"那个……"

她用指尖推了推金边眼镜，又恢复了刚才的温柔表情："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谢过她，走出医务室。

第四节课，我让学生们做课本上的题和发给她们的练习题，她们小声发着牢骚。这五十分钟，我一直看着窗外，脑子拼命去解一团乱麻。就快解开了。

铃声一响，我收回习题，学生们起立，鞠躬。走出教室时，听见有人毫无顾忌地说："这算什么课？"

午休时，我只扒了一半饭就匆匆站起。藤本对我说了什么，我随口应了一句，大概答非所问，他一脸惊奇。

走出教学楼，我发现校园里早已恢复了以前的热闹，学生们坐在草坪上谈笑，神情和一个月前没什么两样。要说有什么变化，只是她们的校服换了，还有，树叶也开始变黄……

我经过她们旁边，朝体育馆走去。有几个人一看见我就开始窃窃私语，大致能想象她们在说些什么。

来到体育馆前，我向左瞥了一眼，更衣室就在楼对面。出事之后，那地方我不知去过多少次，现在不用去了，谜底已浮出水面。

爬上体育馆里的楼梯，我来到一条昏暗的走廊。走廊对面有两个房间，一个是乒乓球室，另一个是剑道室。剑道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透出灯光。我走近门口，发现里面有人——有挥舞竹刀和踩地板的声音。

我慢慢推开门。宽敞的屋子中央有一个挥舞竹刀的背影，每挥一下，头发飘动，裙摆摇曳，动作敏捷有力。

听说北条午休时间也在苦练，这正说明了她的性格。现在看来传言并非无中生有，她真是了不起。

她大概以为进来的是剑道社队员，听到开门声后仍继续挥刀。过了一会儿，像是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她放下竹刀，回过头来。看到我，她吃惊地睁大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那表情和剑道社王牌简直判若两人。

“我有话问你。”大概是心情紧张，我声调有点高，宽敞的屋子里回音缭绕。

她静静地走过来，把竹刀收进袋子，然后突然在我面前端正地坐好，抬头看着我说：“好的。”

“你不用那么正襟危坐。”

“还是这样轻松。老师也坐下吧。”

“啊……是吗？”我莫名地觉得自己气势大减，盘腿坐下。地板有些凉。这真是个奇怪的女孩。

我做了个深呼吸。雅美表情冷静地等我开口。

“不是别的，还是关于密室阴谋。”

“您想说有矛盾？”她接得自然，呼吸丝毫不乱。

“不，没有矛盾，推理很完美。”

她点点头，充满自信，像是要说“是吧”。

我接着说：“不过，有一点我不能理解。”

她脸色微变：“什么？”

“那就是……你的观察太敏锐了。”

她掩嘴扑哧一笑：“我还以为您要说什么呢，您是在用拿手的委婉方式夸奖我吗？”

“不，不是。我是说你的推理敏锐得有些不自然。”

“不自然？”这回她哼了一声，“什么意思？”

她毫不掩饰不悦的心情。她一直出类拔萃，连老师们都另眼相看，现在我对她的绝妙推理挑起毛病，大概伤了她的自尊。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像地板一样冰冷。

凶手或许也算计到了她的自尊。

“关于那起事件，你是局外人，唯一的牵连就是，你和被怀疑的高原阳子是初中就认识的朋友。和事件有关的内幕你应该知道得不多，却做出了绝妙推理，解开了那些和事件有关的人以及好事者们冥思苦想也想不通的谜。这不是不自然又是什么？”

北条雅美一动不动，端坐着举起右手，在眼前竖起食指，冷静地回答：“只要知道凶手不可能从男更衣室入口逃走这一点就够了，至于女更衣室入口的上锁方法和更衣室构造，都可以自己去查。”

“也许你确实得到了必要的资料，但要使推理成立，只怕还需要掌握相关情况吧？比如堀老师的开门习惯，你说自己不是事先知道，而是推测。这可能吗？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不可能。”

“我希望您说的是一般的推理能力。”

“你是说你的推理能力非同一般？”

“从您的说法来看，是这样。”

“我觉得不对。”

“哪里不对？如果不是推理，您的意思是什么？”雅美像是在抑制着焦急，慢慢地低声问道。她挺直腰杆，双手放在膝上，乌黑的双眸紧盯着我。

我看着那双好强的眼睛：“我正想问你这个。”

放学后。

比赛次日停止训练，射箭场空无一人。旁边操场传来其他运动社团的叫喊声，只有这片空间沉浸在一片异样的寂静中。

我穿过射箭场走进活动室，拿出自己的弓具，架好弓，把护胸、护腕、箭筒系好。站在起射线上，觉得身心都挺了起来，像是被植入了金属芯。

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心情不可思议地平静，也许是知道已经将自己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我深吸一口气，轻轻闭上眼睛。

听见有人踩着杂草走过，一回头，身穿制服的惠子正穿过射箭场旁往活动室走去。

她轻轻挥挥手，对我说了声“真早”。我也冲她挥挥手，不知是否掩饰了僵硬的表情。

惠子抱着看似沉重的书包进了活动室，门砰的一声关上，像是撞在我心上。

“今天放学后有事吗？”第五节下课后，我叫住她。她回答说没什么事，我说那就一起射箭吧。

“老师主动找我可真难得呀，当然没问题。要准备参加全国大赛了，能给我开小灶了吧？”

昨天的全县比赛，惠子最终保住了第五名，加奈江第八，宫坂惠美也获得第十三名的好成绩，对清华女中射箭社来说算很有收获了。当然，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

“那是当然，最好没人打扰。”我想尽量说得随意，可口气听起来有点不自然。惠子并没在意，说了句“放学后见”就进了教室。

事已至此了吗——看着她的背影，我想。

盯着紧闭的房门，我还在困惑这么做对不对。或许，没必要这么做，就这样不闻不问任时光流逝，只要日后能想起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就行了。就算现在坚持自己的做法，也没人会得救，没人会高兴。这么一想，心情更加沉重，甚至想就此逃走，但另一方面，想知道事情真相的念头左右着自己的意志，这也是事实。

门开了，换好训练服的惠子一手持弓走了过来，腰间的箭筒咔嚓作响。

“好久没有两个人单独练了，有点紧张。”惠子开玩笑似的缩缩脖子。

我说：“先随便射五十米靶吧。”

挂好靶，我们站在五十米起射线前。惠子面向靶子站在右边，从我这边能看到她的背影。

我们俩开始射箭，几乎没有对话，各自射了六支，只是为了相互打气说了几句“射得好”。

收回箭往起射线走，惠子说：“我不太赞成比赛第二天不训练。一参加比赛，姿势总会乱，最好尽快修正过来，所以最好还是比赛次日接着练，过一天再休息。”

“我会考虑。”我心不在焉。

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几次。我没怎么练，假装在专心指导她，其实脑中只想着一件事——该怎么开口呢？

到了五十米的最后一次。

“看来会比昨天的成绩好呢。”惠子把计分册卷好放进口袋，开心地说。我说了句“太好了”，她如果回头看见我紧绷的脸，一定会感到诧异。

她搭上箭，慢慢举起弓，缓缓拉开，神情严肃。弓拉满了，嗖的一声，箭飞向空中，急速穿过空气，砰的一声正中靶心，箭的影子如同日晷的长针一般从靶心投射出来。

“好箭法！”

“谢谢。”惠子愉快地搭上第二支箭。一年级时瘦削的肩背现在看起来强壮多了，这三年里身心都已成长——一瞬间，我走神了。

她调匀呼吸，准备再次举弓，锐利的目光看着靶子。

只有现在了，如果此时不说出来，就永远别想开口。我一咬牙，叫

了一声："惠子。"

正准备摆开架势的她停住了，紧张的神情倏地松弛下来。她放松身体，问："什么事？"

"有事问你。"

"嗯。"她看着靶子，等我开口。

短短的几秒钟，我口干舌燥。舔舔嘴唇，调匀呼吸，我自言自语般说："杀人……你没害怕吗？"

我不知她是否马上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她才做出反应。

她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用平时那种语气说："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说的是那起事件吗？"

"对，就是它。"

她声音爽朗，半开玩笑地说："原来我是凶手呀。"

我看不见她的脸，大概也是恶作剧般的表情。她就是这样的女孩。

"我不会去检举，只是想知道真相。"

惠子沉默了片刻，像在琢磨怎么逃避，又像对我突然追问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慢慢举起弓，像刚才那样拉满，奋力射出。箭嗖地中靶，插在靶心左侧。"你说，为什么我会是凶手？"惠子保持着姿势。她的语气仍那么悠闲，令我吃惊不已。

"因为能布置出那个密室的只有你，我不得不认为你是凶手。"

"说得太奇怪了。照北条雅美的推理，那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简单办法，不是吗？那还是老师你告诉我的呢。"

"那办法确实谁都能做，但其实是个圈套，凶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使用。"

惠子再次沉默，我觉得她是在掩饰内心的震惊。

"这想法真是有趣又大胆。那么，凶手用的又是什么办法呢？"

她说得轻松，这回答本身就像在表明她并非和事件无关。我更绝望了。

“发现这个圈套是因为我确信凶手并非从女更衣室入口，而是从男更衣室入口逃走。之所以这么有把握，是因为有你不知道的证人。案发时那人正好在更衣室后面，能证明没人从女更衣室入口逃出来。于是，北条雅美的推理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凶手是从男更衣室入口逃走的。这样，密室阴谋的关键就集中在一点，即是否能从门外用木棍把门顶住。这一点警察早就查证过，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从发现的木棍上找不出丝毫动过手脚的痕迹，对木棍的长度、大小、形状和弯曲度的检查结果，也证明无法从门外进行远距离操作。”

“你是说这种见解不对？”她的声音有点沙哑，但仍很平静。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摇摇头说：“警察的见解没错，这也正是我苦恼的地方。其实，警察和我都在重复毫无意义的试验。那根木棍不可能从外面顶上，但我们没想过换了其他棍子会怎样。”

惠子的背痉挛般动了一下。像是在掩饰自己的失态，她大声询问：“其他棍子？这话什么意思？”

“比如，假如凶手用的是更短的木棍会怎样？被发现的那根木棍大约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这样顶着门需要很大力气，无法远距离操作。但如果木棍和地面的角度接近于零，就不需要多少力气，从门外也可以操作。”

这简直像是在上物理课。惠子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听呢？我看得出来，她的肩膀开始微微颤抖。

“也许当真有你说的那种木棍，可事实上顶住门的明明就是那根，你不是也看到了？”

“没错，当时照你说的从通风口往里看，确实看见那根木棍顶着门。”

“这么说……”

“你听我说。我确实看见了那根木棍，但不能因此断定没有其他木棍顶着门，对吗？”

“……”她无言以对。

“怎么啦？”

“没什么。然后呢？”

“你看下面这说法怎样：凶手事先准备了两根木棍，一根是在杀人现场被发现、无法从门外操作的，姑且叫第一根棍；另一根是长度、弯曲度都能从门外操作的，把它叫第二根棍。作案后，凶手先把第二根棍用

结实的线或铁丝缠住，线的一头甩到门外，然后把门打开一条勉强能过一个人的缝，把两根木棒靠在门上，出去后小心关上门，这样两根木棍会轻轻顶住门。这时，凶手用刚才准备好的线或铁丝，让第二根棍牢牢把门顶住。第一根棍不是拿来固定门的，不用管它。最后，把线或铁丝剪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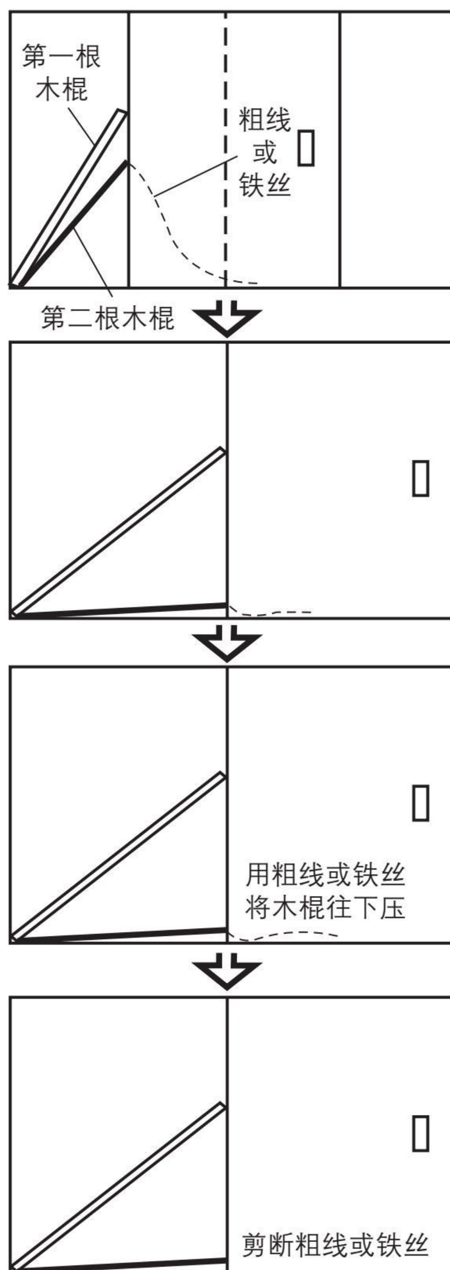
发现尸体时，我从通风口往里看，昏暗中看见一根顶着门的长木棍，那是第一根棍，也就是“替身”。

“想象力真丰富。”惠子故意摇摇头，那动作看起来像在忍受着什么，“可门上确实有你所说的第一根棍顶过的痕迹，这怎么解释？”

“这个简单，只要事先弄好印迹就行。相反，不能留下第二根棍的痕迹，要用皮革或布片之类的东西把棍子两端缠上。”

“嗯……理论上讲得通。”

她从箭筒里拔出第三支箭，小心地搭在弦上——在我看来，她是想借此让自己平静下来。“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撞开更衣室门进去时，屋子里应该有第二根木棍。”



我轻轻吐出一口气：该摊牌了。

整个诡计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而这也正证明布置机关的是惠子，我预料到她会拿这点来做挡箭牌。

“这确实是个难关，因为是我证明当时室内没有那东西。但破门而入

时，我的注意力全在村桥的尸体上，如果凶手趁机收回物证，我就见不着了。那么，能收回的是谁呢？很遗憾，惠子……只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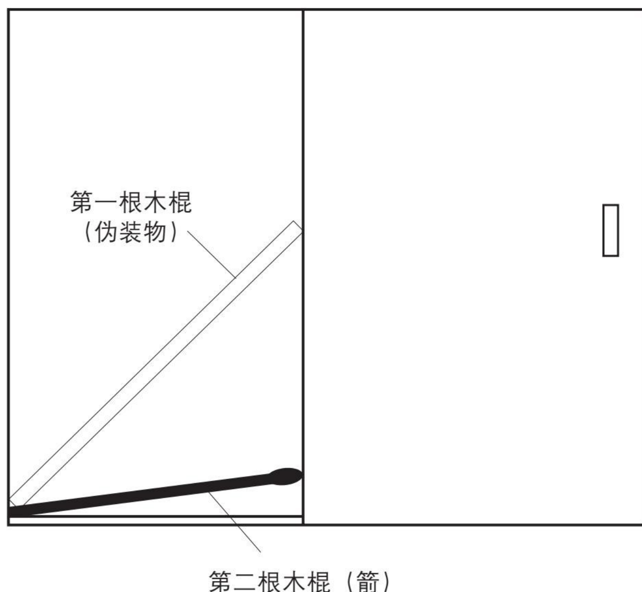
如同被冻住一般，她僵立不动，不知正现出怎样的表情。我乘胜追击：“当然，你大概会说，那么长的木棍无法避人耳目，如果拿在手中会令我感到奇怪。不错，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你选择的第二根棍却是拿着也不会让人起疑的东西。”

惠子抬了抬头，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开口。

“也不用卖关子了，那就是——箭。这样，只要放进箭筒就不会被发觉了。你的箭太短，用的大概是我送你的幸运箭，长二十八点五英寸，也就是七十二点四厘米。我测试过了，这大约是能顶住更衣室门需要的最短长度。这个长度不仅只需一点力气就能把门牢牢固定，还有个好处，即顶着门的箭隐在门轨里，从远处看不清楚。另外，箭的颜色也不惹眼，没人会注意昏暗的屋子角落横着一支细细的黑箭，何况还有引人注目的替身——第一根棍。”

我一口气说完，等待她的反应。我期待她会死心，将事实和盘托出，因为我不想这样一再追问下去。但她不动声色：“有证据吗？真是个不错的推理。第二根棍……有意思。但如果没证据，终究只是个假设。”

她想必大受刺激，却还能如此冷静应对，令我很是佩服。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志，也不会引发这起事件了。



“当然有证据。”我声音里的冷静不亚于她，“你看看带在身边的幸运

箭号码，写着‘12’，对吧？我送给你的箭应该是3号，可3号箭不知为何却在加奈江那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这么推测的：用来顶门的是12号箭，3号箭当然在你身上。尸体被发现之前，你把3号箭放回我的弓具盒，破门而入的一刹那，你捡起12号箭放进自己的箭筒。你本该把这两支箭换过来，但你没换，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记得箭的号码。后来加奈江也说要幸运箭，选的恰好正是3号。”

昨天在比赛现场发现写着“加奈江”字样的箭是3号时，我再也无法无视一直被自己忽略的设想，所有的谜团也因此连锁反应般迎刃而解。

“这个……”惠子又举起弓，“也不过是推测而已。我有许多理由可以辩解，首先，那天我不是一直在和你一起训练吗？”

她拉开弓，开始瞄准，肌肉紧张——估摸着这紧张到了顶点。我不动声色地说：“你的任务是布置密室，杀死村桥是宫坂惠美的事。”

砰的一声巨响，惠子的弓弦断了。猛地松开的弓朝反方向弹去，在惠子手中颤抖不停。

惠子重新上弦，我默默把视线投向远处，发现一直守着我的警察白石待在射箭场的背阴处，正看着这边打哈欠。想必今天他也会报告“情况正常”，如果得知我们的谈话内容，他大概会惊得目瞪口呆。

“弄好了，接着说吧。”惠子又站在起射线前，似乎这种情形下还要接着射。我能感觉，这不光是因为她不想让我看见她的表情，还透着一种莫名的倔强。

我口干舌燥，慢慢开口：“你的同谋……不，她是直接下手的人，叫主犯更合适。当然，我断定宫坂是主犯有各种根据。事实上，在识破两根木棍的伎俩时，我就确信主犯在射箭社内部。理由有两个，一是你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二是你只在那天延长了训练间隙的休息时间。你对训练一向严格要求，那天却把平常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延长了不止五分钟，主犯就是在那十五分钟内杀了村桥，用刚才说的办法把更衣室弄成密室后赶回社团。本来预计十分钟，但主犯没按时回来，你就若无其事地延长了五分钟，对吧？”

惠子一言不发，只是盯着靶子，保持姿势，像在催促我说下去。

“至于你们为什么非要把更衣室弄成密室，照我的理解，简单说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就是说，你们的最大目的是让警察做出错误的密室推理。照这个错误推理，凶手为了换锁，必须在堀老师进更衣室的四点左右潜伏在更衣室附近，这样，当时正在训练的所有射箭社队员都会被排除嫌疑。当然，为把警察诱进圈套，你们设下多个陷阱，在更衣室隔墙上留下有人爬过的痕迹，用水弄湿靠近门口的储物柜，故意扔下同样的锁。但光凭这些暗示还无法保证警察展开错误推理，于是，你又准备了一个确保能提出错误推理的人，那就是北条雅美。”

惠子突然发出了打嗝般的声音，我知道她握弓的手在使劲。见她这种样子，真想就此打住，我又不是虐待狂……

但我朝着真相继续迈进，那是自己也无法抑制的冲动。

“照我的推理，在当初的计划里，提出假推理是你的任务，没想到从我这儿听说北条拼命想帮朋友高原洗刷嫌疑，于是想到把这个角色推给她。我刚才问过她，已经确认这一点。”

北条雅美刚才的话在耳边回响：“堀老师的开锁习惯是杉田说的，但不是直接告诉我，而是我偶然听到她对我旁边的同学说。解谜的过程当然是我自己的见解。”

“不是她偶然听到，而是你说给她听的，而且你也断定以她高傲的性格，不会主动说是从谁那儿听到了暗示。就这样，她提出了假阴谋，警方把它当成了有说服力的推理。”

见我停下来，惠子喃喃道：“接着说。”声音低得让我吃惊。

“就这样，我推定杀害村桥的凶手是你和射箭社的某个队员。当然，小丑被杀事件也一样……威胁麻生老师，让她调换酒瓶，实在是高明的手段，但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动机，因为我相信，不管你们和村桥之间有怎样的过节，对我都绝对不会心生杀意。但我不得不承认小丑被杀这一事实。动机是什么？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记忆里细细搜索了一遍，却找不到答案。这时，另一个疑问冒了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要准备化装游行这么一个巨大的舞台？我试着去想，你们没有理由杀我，却有理由杀小丑。一个可怕的想法在那一瞬间闪现出来。”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说，“你们要杀的不是我，被视为不幸牺牲者的竹井老师才是真正的目标。”

听到这大胆的推论，惠子仍然纹丝不动，但脖子分明发红了。

“小丑换人是你给竹井老师出的主意。他向我提出换角色时显得很自信，我当时就该怀疑。不知道射箭社化装程序的他会那么自信，一定是知道你会帮忙。体育节之前，化装游行的扮相和各位老师要扮演的角色已经四处传开，我认为这也是你们做的手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方面是让警察无法缩小凶手范围，另一方面是为了制造借口好让竹井老师

提出换演小丑。”

惠子回了一下头，马上又转过去，呼吸变得急促。

“我想起一件事，就是第二学期开始后，我好几次几乎被害死——差点被从月台推下去，差点触电，花盆从头顶上方掉下来……每次都捡了条命，我以为那是幸运。其实那是你们的一着棋，目的是制造凶手的目标是我、和竹井毫不相干的假象。为什么要制造假象呢？简单说就是搅乱警方调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们的手段真是太周密了。这里头隐藏着一连串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你们为了行凶想出各种伎俩，最费心思的莫过于这一点，就是让人产生错觉，认为目标不是村桥和竹井，而是村桥和我。”

惠子从箭筒里拔出箭来，想搭在弦上，手一抖，箭滑落脚边，她想去捡，却双膝一弯，跪在起射线上。她慢慢回过头来，仰脸看着我。

“真不愧是‘机器’！”

她脸上浮出一丝笑容，我感到身体被无可名状的虚脱感包围。我茫然伸出手，惠子拉住我的手站起来。

“今天你叫我来这里时，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你最近好像在躲着我。但坦白说，没想到你能彻底看穿。”

我握住她的手，盯着她的眼睛说：“你们的目标是村桥和竹井，但不能直截了当地置他们于死地，否则，只要追查他们俩的共同点，你们就很容易遭到怀疑。这两人的共同点是什么？阴险的数学老师村桥和快乐的体育老师竹井，这两人看似毫无共同之处，也正因如此，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今年夏天集训时他俩曾一起查夜。惠子，确实是……那天晚上吧？”

惠子点点头：“是。”

“那天晚上一定出了什么事。为了弄清楚，我翻过当时的社团日志，发现第二天宫坂请假没参加训练，理由是来了例假……后来才知道是手腕扭伤，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戴着护腕。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手腕的伤可能有文章，不，究竟是不是扭伤也很可疑，于是去问了校医志贺大夫，她给宫坂包扎过伤口，大概会知道些什么，结果不出所料……应该说比预料的还严重。”

志贺是这么告诉我的：“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左右，杉田惠子悄悄来到我的房间，说同屋的宫坂身体不舒服，让我去看看。我急忙赶过去，进屋一看吓了一大跳，屋里四处扔着沾血的布和纸团，宫坂摁着手腕蹲在那儿。杉田说是不小心摔破了牛奶瓶，被碎片割伤了手腕，因为怕事情闹大才谎称身体不舒服。我给她做了应急包扎，她们俩求我保密。我想反正伤得不重，传开了也没什么好处，就没说出来。”

志贺犹豫了一下又说：“但凭我的直觉，宫坂是想自杀，那伤口是用剃刀之类的东西割的。本来不该放手不管，可我想有杉田在她身边，先让她好好睡一夜再说。后来我也在注意她，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过自杀未遂事件——它给我的冲击超过了预料。这事实也让我确信，它才是这起事件的起因，惠子的同谋（也许应该说主犯）是宫坂惠美。

“如果凶手的目标是村桥和竹井，警察一定会很快注意到集训时两人曾一起巡夜这一点，进而彻底调查集训时发生的事，很显然，那样就会从志贺大夫那儿问出自杀未遂一事，你和宫坂很快就会被盯上。你们害怕这样，就想出了设置‘凶手目标不是竹井而是我’这个圈套，周密准备之后就有了小丑事件。换成别人大概也会上当。你们成功地走到了今天。”

惠子静静听着，乌黑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等我说完，她一下子挪开视线，自言自语般说道：“惠美要想活下去，就只有让那两个人死，所以我帮了她。”

“……”

“为什么要在更衣室杀村桥，这和你的推测一样，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也是为了迷惑警察。启发来自以前读过的推理小说，我相信不会被识破。那天，惠美把约村桥出来的纸条放进他的外套口袋，约定时间是五点。为配合她，我调整了射箭社的训练时间，从五点开始休息。”

天热时，男教师习惯把外套放在储物柜里。放储物柜的屋子就在教职员办公室隔壁，能自由进出，在那里偷偷递纸条可以说是个好办法。

“可我又想，不知道村桥会不会来。纸条上没写名字，他可能会怀疑。”

确实，如果只有宫坂的纸条，村桥也许不会去。但那天早些时候高原阳子已约好了见村桥，而且一样是五点。村桥见了纸条，大概误以为是阳子改变了见面地点。

惠子接着说：“所以，老实说，当惠美脸色煞白地回来时，我也是两腿发抖。她说已经没有退路。至于密室，和你的推理一样，没必要解释了。”

“氰化物溶液是怎么回事？”

惠子犹豫了一下：“惠美以前就有，是从一个开照相馆的朋友那儿拿的。你知道的吧，氰化物溶液被用来让照片显色。她今年春天拿了之后再没去过那家照相馆，觉得不会露出破绽。”

“今年春天？那时她为什么要氰化物溶液？”

“真不明白？”惠子懒洋洋地露齿一笑，“如果有什么毒药能轻易杀人，我也想要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也没准是自己要用。”她又轻声自语，“我们就是这种年龄。”

那声音如冰水滴落，让我后背一阵发冷。

“知道是惠美找自己，村桥像是很吃惊，但因为惠美是好学生，他也就放下心来，毫不怀疑地喝了她递过来的果汁。”

原本以为约自己的是问题学生高原阳子，结果却是一年级的宫坂惠美——我能理解村桥松了口气的心情。

“就这样，第一步计划成功了，还有了个意外的发现，就是惠美从村桥的西装口袋取回纸条时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你猜是什么？一张拍立得照片，但能看清拍的是麻生老师，是她睡觉的模样，那样子真叫人难以启齿。我们马上明白了，村桥和她有亲密关系，这张照片是村桥背着她偷偷拍的。”

我恍然大悟。村桥用这张照片胁迫麻生恭子和自己保持关系。

“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一情况，因为第二步计划中只有一着险棋，那就是把酒瓶调包。把魔术箱从社团活动室搬到教学楼后面时有其他队员看着，当然没法调包，这样就只有在下午比赛期间动手了，但拿着那么大的酒瓶太惹眼，要是被人看见就全完了，所以我们决定让麻生老师替我们去做这危险的事。你知道恐吓信吧？体育节前一天，惠美她们班负责打扫教职员办公室，她乘机放进麻生老师的抽屉。我们就这样计划着杀死小丑，结果非常成功。虽没想到麻生老师那么快就被抓，但警察似乎认定凶手的目标是你，我们俩看来也没被怀疑，就这样结束。我以为惠美能步入幸福的人生，我也能放心毕业。”

惠子努力使自己冷静，说到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涌上心头，一个转身，心神不定地搭上箭，想拉弓瞄准，肩膀却开始摇晃，似乎无法控制身体。

我把手搭在她颤抖的肩上，在她耳边问：“动机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了吧。”

惠子深呼吸了几下，渐渐又恢复了刚才的冷静：“那天晚上，我和你在餐厅，对吧？当时惠美在房里睡觉，她说，好像有人往房里偷看，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似乎有人。她慌忙去关门，看见村桥和竹井从走廊走过。”

“偷看……”我茫然地把手从她肩上拿开，“那就是……动机？”

“在你们看来，这也许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们觉得现在的女生还有出卖身体的。但这完全是两码事。有一段时期我也想过去出卖身体，却绝对不愿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人偷看，那就像有人穿着鞋闯进你心里一样。”

“但……也不至于非得杀人吧？”

“是吗？但如果被偷看时，惠美正在自慰呢？”

这话直刺我的神经，令我不禁反问：“什么……”

“惠美又羞又悔，想自杀。我不能责怪她，如果是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我进屋时，她全身是血，求我让她去死，说只要那两个老师活在世上，她就没勇气活下去……我没说什么安慰的话，说什么都苍白无力，只能抱着她的肩膀，哀求她不要死。我等着她停止哭泣，不管多久。她总算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我做梦也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发生这种事。第二天见到惠子，她不露声色，只字未提。

“可她的不幸并未就此结束，不，是刚开始。”惠子几乎是在压低声音叫喊，“第二学期开始后的一天，惠美给我打电话，她说：‘现在氰化物就在我眼前，喝下去行吗？’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哭着说已经忍受不了了。你知道是什么让她无法忍受吗？是那两个老师看她的眼神。她说，他们看她的眼神和看其他学生的完全不同，那眼神分明是在回想她那天晚上不堪回首的样子。一想到在他们脑中自己是怎样地被玩弄和蹂躏，她简直要发疯。她说，这种心情就像每天都在被视线强暴。”

“视线强暴……”

“的确有这种强奸方式，所以我也理解她决意再次寻死的心情。事实上，当时在电话那头，惠美当真差点就要喝下毒药。于是我说，该死的人不是你，而是那两个人。这虽是为了阻止她自杀脱口而出的话，也有一半是认真的。她改变了主意，继而下定决心。”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有没有在“视线强暴”？——我想这么说，但没说出口。反正惠美是这样认定的，对她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

惠子拉弓，射出第五支箭，这是姿势最漂亮的一箭，画出一条平直的抛物线，正中靶心，碰到插在那儿的另一支箭，发出金属声。

“制订计划的人是我。我对惠美说，她来决定要不要实际行动，我能帮的只是在打开更衣室门之后收回顶门的幸运箭。她做得干净利落，通过整个事件，我觉得她长大了许多。”

这几个星期宫坂惠美确实变了，拿射箭时的表现来说，难怪她能达

到那种境界。

“能问你两个问题吗？”

“请便。”

“第一个，体育节结束后开车撞我的也是你们吗？那真的是想置我于死地。”

惠子一时间好像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知道，大概是惠美干的。她说过，小丑事件后至少要再假装袭击你一次。但用车撞可真够大胆的，是找谁开的车呢？”

她担心这样会露出马脚。

“最后一个问题，”我咽下一口唾液，严肃地说，“你们的动机我明白了，会努力去理解。可杀人时你们不害怕吗？看见别人中了自己设的圈套而死，难道毫无感觉？”

惠子歪头犹豫了一下，明确地答道：“我也问过惠美害不害怕，她说，只要闭上眼，回想这十六年来开心快乐的事，然后再想想那次集训时发生的事，很奇怪，心里会涌上一种冷静的杀意。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们有拼了命也要保护的东西。”

她回过头来，脸上了无怯意，恢复了平时的开朗。

“没别的问题了吧？”

我有点丧气地伸伸腰，答道：“没了。”

“是吗？那就不说了，你得说话算话，指导我练习，就剩一支箭了。”

说着，她慢慢举起弓，拉开。我转身走开。

“我没什么可以指导你们的。”正这么自语，耳边传来嗖的一声。她一定射中了靶心。但我没回头，她也没叫住我。

就这样了却一件事。

“喂，裕美子吗？是我……嗯，是喝了点酒。出了M车站……自己一个人，想一个人走走……警察？没有，路上把他甩了。现在？在H公园。对，就附近那个，从这里能看见公寓。嗯，再歇一会儿就回家……别担心，已经没事了……为什么？别问了，反正不用担心了。挂了……”

我撞开公用电话亭的门走到外面。冷风吹着滚烫的脸，我摇摇晃晃地来到附近的长椅，倒在上面。我头晕目眩，感到恶心，的确喝多了。

我躺在长椅上看着公园。非节假日的晚上这里不会有人，何况这是个只有个小喷泉的僻静公园。

实在喝得太多了。

我想把一切都忘掉，一杯接一杯往胃里倒酒。想忘掉的不光是这起事件，而是当了教师后发生的所有事。

“无聊！”我吐出两个字——这就是对自己生活的描述。

突然，一阵睡意袭来。我闭上眼，却头晕胸闷，真惨。

挣扎着站起来，没想到感觉舒服多了。踉踉跄跄地抬腿往前走，自嘲道：原来醉鬼是这么走路的。

看着公寓的方向走出公园，这时，小路上驶过一辆车，车灯亮得我睁不开眼睛，更糟的是胃里一阵翻滚。我打了个趔趄，抓住公园的栅栏。

那辆车停在我面前，车灯却没熄。正觉得奇怪，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男人。那人背对着车灯，看不见面孔，好像还戴着墨镜。他走了过来。我被莫名的恐惧包围了，扶着栅栏想往旁边挪。就在那一瞬间，他扑了过来。他比我高，块头很大。

他一下子击中我的腹部，我立刻感到一阵发烫，像麻痹了一样。我哼了一声，令人几乎无法呼吸的剧痛随即袭来。

那人从我身边逃开，手里握着一把刀。大概被刺了一刀——这么想着，我两腿一软，倒在路上。我按住伤口，手上滑溜溜的，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

“芹泽，快点！”

我在路边挣扎，忽听车里有个女人在叫。一听到那声音，内心的震撼让我忘记了剧痛。虽压低了嗓门，但那毫无疑问是裕美子的声音。

裕美子……为什么？

那人上了车，我听见关车门的声音，引擎声随即从柏油路面传来。车灯一晃，那辆车掉头往来路驶去。看着车尾我想起来了，是上次那辆丰田……

车子消失后，我还像虫子一样爬着。我想叫，却连吐气的力气都没有，手脚麻了，还因流出的血而滑了好几下。

断断续续地，意识模糊起来。趁着中间的片刻清醒，我做了番冷静的推理。

裕美子叫的是“芹泽”。我不太确定，但如果记忆没出错，裕美子所在超市的经理就姓芹泽。那人身材高大，不到四十岁……原来，裕美子和他……

上次被车袭击，是在我对裕美子说有人想杀我之后不久。对他们俩来说，这是杀我的最好时机，因为会令人误以为，凶手和做下前几次事件的是同一个人。原来，只有那一次和惠子她们没有丝毫关系。

一直以为有人要我的命，其实只是被利用而已——今天我才明白这一点，却是以这种方式，并且是被自己的妻子追杀，多么讽刺！

裕美子会杀我吗？痛苦中我思索着这个问题。回答是：也许会。

我没有给过她任何东西，不光如此，还一直都在从她身上索取——自由、快乐，还有孩子，简直数不胜数。如果身边出现一个男人，能给她想要的东西，她当然会视我为障碍。

意识好像被什么东西吸走，在一点点消失。

但我不能死，死在这里也留不下什么，只会让裕美子成为杀人犯。

我倒在柏油路上，专心等待着有人路过。我还能等。

看来，这次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会很长了。我心里这么想着。

红手指

東野圭吾

あかいゆび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红手指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于壮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01

ISBN：978754428133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
1
★★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隆正说想吃刚才的那块蛋糕。蛋糕是松宫带来的礼物。

“这个时间吃东西不好吧？”松宫拿着纸袋问。

“有什么关系？肚子饿了就要吃，那样对身体才最好。”

“我可没听说过，护士该说您了。”松宫虽这么说，但看到年迈的舅舅有了食欲，心里很高兴。

松宫从纸袋里取出一个盒子，打开盖子。里面装着许多小块的蛋糕。松宫打开其中一个的包装，递到舅舅瘦弱苍老的手上。

隆正用另一只手调整好枕头的位置，努力想坐起来。松宫把他扶住。

一般的成年人只要两口就能吃完，隆正却花了很久，一点点地放入口中。咽下的时候稍显难受，但看得出他很享受这甘美的味道。

“喝茶吗？”

“嗯，来一点吧。”

松宫把床头柜上的塑料瓶递给隆正。瓶子里插着吸管，隆正躺着也能轻松地喝到。

“体温怎么样？”

“没什么变化，还是在三十七八度之间。都习惯了，估计这就是我平常的体温。”

“习惯了就好。”

“脩平，你扔下工作跑到这儿来，不要紧吗？”

“世田谷那件事已经弄完了，现在很闲。”

“这种时候应该复习准备升职考试啊。”

“别再提这个了。”松宫挠挠头，皱起眉头。

“要是不想学习，和女孩子约会也好。总之别担心我。有克子在不要紧的。”

克子就是松宫的母亲，隆正的妹妹。

“我现在没女朋友，再说舅舅您不也挺闲的吗？”

“谁说我闲，我也要想很多事。”

“想这个吗？”松宫把床头柜上的一块棋盘拿在手中。这是块日本象棋棋盘，棋子是磁石做的，吸在棋盘上。

“别碰那棋子，还在下呢。”

“我不会下这个，但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变化呀。”

“那可不对，棋局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对方也是个高手。”

隆正正说着，护士打开门走进病房。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圆脸女子。

“该量体温和血压了。”她说。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正让这小子看棋呢。”

听隆正一说，圆脸护士笑了。

“想好了吗？”

“那当然。”护士说着将手伸到松宫拿着的棋盘上，挪动了一枚棋子。

松宫吃了一惊，看着隆正和护士。

“难道是和护士小姐下棋？”

“她可是个高手。脩平，你给我拿近点儿。”

松宫拿着棋盘，站到床边。隆正看着棋盘，不禁皱起了眉，无数皱纹一下子更深了。

“原来是跳马，还有这么一手。”

“请您等一会儿再思考，不然血压该上升了。”

护士麻利地量好体温和血压。她的胸牌上写着“金森”两个字。隆正曾告诉松宫她叫登纪子，还想撮合他俩。松宫当然没这个想法，估计对方也一样。

“哪里痛吗？”量完之后，护士问隆正。

“没有，还和以前一样。”

“那要是有什么事再叫我。”金森登纪子笑着走了出去。

看到护士离开，隆正马上把视线投到棋盘上。

看样子隆正一时半会儿不会感到无聊。松宫稍稍放心，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我该走了。”

“嗯，给克子带个好。”

松宫打开门，正要离开房间，隆正突然喊了一声：“脩平。”

“怎么？”

“真的不用再来看我了。你应该也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都说了没什么事情。我还会再来。”松宫说着走出病房。

去电梯要经过护士站。看见金森登纪子，松宫冲她招了招手。她迷惑地走了过来。

“除了我母亲，最近有谁来看过我舅舅吗？”

护士知道松宫的母亲是谁。她摇了摇头。“据我所知好像没有……”

“我表哥呢？就是我舅舅的儿子。”

“他儿子？没有，没来过。”

“啊，打扰你了。”

金森微笑了一下，回到原处。

乘电梯时，松宫叹了口气。一股无力感侵袭而来，让他很是烦躁。难道只能这样了吗？

他想起舅舅泛黄的脸庞。舅舅的胆囊和肝脏正被癌细胞侵蚀，只是

本人还不知道。主治医生只称是胆管炎。已经不可能通过手术来切除癌细胞，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延长寿命。松宫和母亲克子都同意给他注射吗啡，以抵御剧烈的疼痛。他们都想至少让他少受些痛苦。

不知大限何时到来。按医生的话说，即使是明天也不奇怪。和他面对面说话倒觉不出什么，可他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

松宫第一次见到加贺隆正是在上初中之前。那之前松宫和母亲一起住在高崎。当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搬到东京，只听说是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

第一次见到隆正时，松宫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还有亲戚。他一直以为母亲是独生女，而外公外婆早已过世。

加贺隆正曾经是警察，退休后在保安公司当顾问，时间其实不算宽裕，但仍频繁地来松宫家。松宫觉得他并没什么大事，只是来看看。他一般都会拿些礼物，比如正长身体的中学生喜欢的豆馅饭团、肉包子之类的，盛夏时也会抱西瓜过来。

令松宫疑惑的是，这么一位对自己百般照顾的舅舅，怎么此前从未听说过呢？东京到高崎并不困难。但无论是问母亲还是隆正，他们都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只是随口敷衍了事。

上高中时，松宫终于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真相。因为户籍簿上“父亲”一栏是空白的，松宫询问母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

松宫的父母并没有结婚，松宫这个姓也是母亲前夫的姓。

因为父亲当时还有妻室，即父母亲当时的关系属于婚外恋。但父亲并非逢场作戏，而是打算离婚。无奈原配抵死不从，他就离家出走，和克子一起住在高崎。他是个厨师。

不久二人生了个孩子。虽然父亲仍未能离婚，但他们俨然夫妻一样。可是不久灾难降临了。父亲在一场事故中丧生。供职的饭店着了火，他未逃脱。

为养育孩子，克子必须挣钱。松宫还依稀记得母亲做过陪酒女，每天深夜才酩酊大醉地回家，经常在水池里呕吐。

正是加贺隆正帮了他们一把。母亲没有把高崎的地址告诉任何人，唯独隆正例外，两人常常联系。

隆正劝克子回东京，这样自己也方便照顾他们。考虑到孩子，克子才下定决心来到东京。

隆正不光给母子俩找了住处，还给克子找了份工作，此外好像还给

了些生活费。

听完来龙去脉，松宫终于知道，自己能过上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原来全仰仗有一位好舅舅。

不能辜负舅舅，将来务必报答——松宫怀着这样的想法度过了学生时代，拿奖学金上大学也是为了回报隆正的期望。

大学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当警察。这是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从事的职业，他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

如果救不了舅舅的命，至少要让他没有遗憾。这是松宫现在的愿望，也是对舅舅最后的报恩。



前原昭夫整理好会议要用的资料，正在考虑关不关电脑，隔两个座位的山本站了起来，把包放在桌上，准备下班。

“山本，这就走了？”他招呼道。山本和他同时入职，升职的速度也相似。

“嗯，虽然还有些杂活儿，下周再说吧。你干什么呢？星期五还这么拼命？”山本提着包来到昭夫座位前，看了看电脑上的资料，感到很意外，“这个不是下周的会议才用的吗？现在就弄好了？”

“早做完早利索。”

“了不起啊。星期五下班后我什么都不干，又不给加班费。”

“嗨，我也是突然心血来潮。”昭夫操作鼠标关机，“怎么样，去‘多福’喝一杯？”他说着做了个喝酒的动作。

“今天可不行，老婆家的亲戚来了，让我早点回去。”山本面露遗憾。

“可真不巧。”

“下次再说吧。你也早点回去吧，最近好像一直在加班。”

“谁说的，也不是一直。”昭夫强作笑容，心想山本表面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可盯着我呢。

“反正啊，别累坏了。”山本说完转身离开。

昭夫看看墙上的钟，刚过六点钟。

他若无其事地环视周围。营业部还有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昭夫领导的直销二科的科员，一个是入职第二年的新手，每次和他单独谈话都很困难；另一个比昭夫小三岁，最谈得来，偏偏滴酒不沾。总之没有能结伴去喝一杯的人。

昭夫悄悄叹了口气。没办法，今天只能直接回家了。

手机忽然响了，是家里打来的。昭夫顿时心生不祥的预感。这种时候怎么会有电话？“喂。”

“啊，你……”是妻子八重子的声音。

“怎么了？”

“那个，嗯，家里有点事，能快点回来吗？”

妻子语速很快。她惊慌失措的时候就会提高语速。昭夫觉得不妙，很是烦闷。

“怎么回事？工作还没做完呢。”昭夫紧张起来。

“不能早点结束吗？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快回家吧。”

电话里传来她的呼吸声，好像非常紧张。

“到底怎么了？哪怕先说是关于什么。”

“那个、那个……出意外了。”

“光这么说我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清楚点！”

但是八重子没有回答。昭夫烦躁起来，刚想说话，就听到了哭泣声。一瞬间他感到心跳加速。

“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昭夫正要挂电话，八重子说道：“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今天别让春美来了。”

“她来不方便？”

“是的。”八重子答道。

“那你说不就得了？”

“正因为这样才不能……”她突然沉默下来，仿佛思维陷入了混乱。

“那我给她打电话吧。随便找个理由。这总行了吧？”

“快点回家。”

“知道了。”昭夫说完挂了电话。

比他小三岁的部下好像听到了谈话内容，抬起头来。“怎么了？”

“没什么，老婆让赶紧回家。真没办法，那我先走了。”

“好的，您路上小心。”部下嘴上这么说，表情好像在说：“没有工作还假装加班，不是更奇怪吗？”

昭夫供职于一家经营照明器材的公司本部，公司位于东京中央区茅场町。前往地铁站时，昭夫用手机拨打春美家的电话。春美是昭夫的胞妹，比他小四岁，现在改姓田岛。

春美接起电话，听出是昭夫，有点困惑，马上问道：“有什么事吗？”其实她的话里省略了主语“妈妈”。

“没什么，就是刚才接到八重子的电话，说妈妈已经睡了，就没必要再特意叫起来，今晚就让她好好睡吧。”

“那我……”

“你今天就不用来了，明天再来吧。”

“嗯……明天还和往常一样？”

“对。”

“知道了。我这边也有要紧的事，这下正好。”

大概是计算营业额之类的事吧。春美的丈夫在车站前面开了一家日杂店。

“你很忙吧？总是麻烦你。”

“还好吧。”春美放低了声音，似乎不喜欢听这种假惺惺的台词。

“那明天见。”昭夫说着挂了电话。

走了一段，昭夫发现把雨伞忘在公司了。早上离家时正下雨，便带了一把伞。不知雨是什么时候停的，因为他一整天都待在公司里。现在回去取太麻烦，他索性直接走向车站。这样一来，他已经把三把雨伞落在公司了。

从茅场町乘地铁到池袋，然后换乘西武线。电车还是那么挤，别说换姿势，就是稍微动动手脚也会碰到周围的人。虽然才四月中旬，众人的脸颊脖颈却都沁满汗珠。

昭夫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把手。对面的玻璃窗上映照出了自己——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疲惫的面容。这几年发际线后退了不少，眼角下垂，整张脸的皮肤都松弛了。昭夫越看心里越不舒服，干脆闭上眼睛。

昭夫一直在考虑八重子的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先想到的是母亲。难道老母亲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但如果是那样，八重子也不会用那种语气。既然说不让春美来，应该是和母亲没什么关系。

昭夫不由得担心起来，不知八重子会生出什么是非。尤其是最近，一从公司回来就听她抱怨，什么她又哪儿难受了、已经到了忍耐极限之类，絮絮叨叨，怒气冲冲。昭夫的任务就是一言不发地听着，绝对不开口反驳。哪怕稍微否定她一点儿，事态就会更加严重。

之所以没工作还赖在公司，就是不想回家看妻子的脸色。回家也休息不好，不光身体，精神上还要受折磨。

要是不和母亲住在一起就好了。昭夫也曾后悔。但想想搬进来的经过，就知道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斩不断的。

但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昭夫满心愤恨，却没有发泄的对象。



昭夫和八重子已结婚十八年了。他通过上司的介绍认识了八重子，

交往一年后结的婚。两人的爱情并非刻骨铭心，只是双方都没有更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分手的理由，女方又即将超出适婚年龄，才不得不结婚。

昭夫在未婚时独自生活。至于结婚后怎么办，两人谈论过多次。八重子说怎么都行，但最后他们还是租房结婚。昭夫的父母都还健在，早晚要住到一起，在那之前，昭夫想尽量让妻子轻松一些。

三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名字是八重子起的，叫直巳，据说怀孕时就已想好。

直巳诞生后，前原家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八重子的重心转移到培养儿子身上。昭夫觉得这样未尝不可，但八重子对教育孩子以外的事漠不关心，任由屋子乱七八糟，晚饭则拿超市里的便当充数。这些都让昭夫心生不满。

当昭夫提及此事时，八重子马上横眉怒目。

“你知道教育孩子多不容易吗？房间乱一点算什么！看不顺眼的话自己去打扫好了！”

昭夫自知对教育孩子没有多大贡献，所以对妻子的指责也无法回击。他自然知道照顾孩子的辛苦，有时甚至觉得八重子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昭夫的父母对长孙的诞生欣喜万分。为了让二老看看孙子，昭夫几乎每个月都回一次家。八重子最初并没有表示反感。

但是有一次，母亲政惠的一句话激怒了八重子，好像是关于断奶的建议，与八重子的原则截然相反。她抱起直巳径直离开，乘出租车回到家中。

昭夫急忙追回去，八重子对他说：“我再也不去那个家了！”

她说自己已经受够了在育儿和家务方面受到的抱怨，情绪爆发得简直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无论昭夫怎么劝说，她根本不想听。

无奈之下，昭夫只好决定暂时不回父母家，以为过一段时间妻子会冷静下来。然而，感情的裂缝并非那么容易弥补。

此后的几年里，昭夫都没带儿子回过父母家，即使有事要去时也是独自一人。父母自然要求他带孙子来看看。

“这世上哪有愿意去婆婆家的儿媳妇？婆媳之间最不好相处，所以八重子不来就算了。可是至少把直巳带来吧，你爸也想他了。”

政惠这么说，让昭夫很为难。他理解父母的想法，只是八重子未必

会接受，而他甚至根本没有开口的勇气。如果说只带直巳去，肯定会激怒她。

这样过了七年。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章一郎突发脑梗塞，已经失去意识，情况很危险。

这时，昭夫才第一次向八重子提出要一起去，理由是可能是见父亲最后一面了。八重子也觉得如果连公公临终时都不去太不像话，便没有拒绝。

他们带着儿子来到医院。政惠面色苍白地坐在等待室里，说章一郎正在接受溶解血栓的治疗。

“从浴室出来，正抽着烟哪，一下子就倒下去了。”政惠带着哭腔说。

“我不早说让他戒烟吗？”

“谁让你爸就喜欢这个。”政惠苦着脸说完，看见了八重子。“好久不见，真不好意思，让你特意来一趟。”

“哪里，我也很久没去拜访了。”八重子面无表情地说。

“最近学习很忙吧？”政惠把目光从八重子移到躲在她后面的直巳身上，笑着说，“长大了不少啊，快让奶奶看看。”

“快问好。”昭夫说道。直巳急忙低头行礼。

春美和丈夫也赶来了，和昭夫略一交谈，又开始安慰政惠，对八重子毫不理会，显然是对嫂子不让老人看孙子心怀不满。

昭夫在尴尬的气氛中等待手术结束，除了祈祷手术成功外束手无策，但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别的事。如果父亲就这样去世了怎么办？葬礼怎么举行？该怎么跟公司说呢……许多问题一下子涌上心头。

想象甚至延伸到葬礼之后。母亲孤单一人该怎么办？她现在身体还行，但肯定不能一直一个人过。自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可是……

八重子和直巳坐在旁边的位子上，面无表情。直巳好像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感到很无聊。

一起住肯定不行，昭夫想。即使分开住，偶尔见面还会起摩擦，要是住在一个房檐下，不得闹得天翻地覆？

总之昭夫希望父亲康复。虽然是早晚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希望能拖一拖。

也许真是神佛保佑，章一郎捡回一条命，只是左半身有点行动不便，对日常生活也无大碍，直到出院都平安无事。出院后，昭夫经常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政惠也不是很悲观。

一天，八重子突然问道：“哎，要是你爸去世了，你妈怎么办？”

真是个棘手的问题。“还没想好呢。”昭夫说。

“考虑过一起住吗？”

“我还没想那么多。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在想万一你妈提出来该怎么办。”八重子明确表示不想一起住，“说句不好听的，实在是和你妈相处不来。总有一天咱们要去照顾吧，我可不想住在一起。”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昭夫也没什么好说的，只简短地应了句“知道了”。他还想，要是母亲先去世，没准对大家都好。八重子好像还不是那么讨厌他父亲。

但是，事情并未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

几个月后的一天，母亲打来电话，颤声说父亲有点不正常。

“不正常，到底是怎么不正常？”昭夫问道。

“比如一件事说好几遍，我刚说的话完全记不住……”说着她重重叹了一口气，“可能是老年痴呆了。”

“怎么可能？”昭夫条件反射似的答道。父亲身材不高，但身体硬朗，每天早上都散步读报，怎么会痴呆呢？自己从来都没想过。虽然明知这种事在哪个家庭都可能发生，却丝毫不曾担心这种灾难会降临到自家头上。

“反正来看看吧。”政惠说完挂了电话。

他把这件事告诉八重子，八重子听完盯着他问道：“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哪儿知道？反正先去看看呗。”

“那……如果你爸真痴呆了呢？”

“嗯……我还没想好。”

“你可别脑袋一热就拍胸脯打包票。”

“什么意思？”

“你是有长子的责任，但咱家也得过日子呀。直巳还小呢。”

昭夫终于明白了八重子话里的意思。她不想照顾痴呆的老人。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这事我有分寸。”

“那就好。”八重子怀疑地看着昭夫。

第二天下班之后，昭夫去看望父亲。不知父亲到底成了什么样子？昭夫惴惴不安地敲响了门，赫然发现来开门的竟然是父亲。

“呀，今天这是怎么了？”父亲欢快地说道，又问起昭夫工作的情况，丝毫不见痴呆的迹象。

等到外出的母亲回来，昭夫说出了看法。母亲马上摇头。

“有时候是跟没事似的，只剩我俩在家的时候他就开始犯病了。”

“我以后会多来看看。我看还不是特别严重，这就放心了。”说着，昭夫离开了。

此后昭夫又去了两次。父亲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按母亲的说法，确确实实是痴呆了。

“你对他说过的话，他一点都记不住了，连吃过你带来的豆馅饭团都忘了。你劝劝你爸，好歹去医院看一次。我一说去医院，他就说自己没事。”

既然母亲这么说，昭夫无奈，只得带父亲去了医院。他骗父亲说是做脑梗塞的复诊，父亲才答应前往。

检查结果显示，脑萎缩得很严重，的确是老年痴呆症。

从医院回来，政惠提起对今后生活的担心。昭夫毫无实际的解决办法，只能漠然地重复“尽可能帮忙”这种话。既然事情还没严重到非做不可的程度，也就不能强迫八重子干什么。

父亲的症状此后急速恶化。春美将此事告诉了昭夫。

“哥，你还是再去看看吧，不得了了。”她的话让昭夫冒出许多不祥的联想。

“不得了了是什么意思？”

“都说去了就知道了。”春美说完就挂了电话。

几天后，昭夫去家里看望，一下子就明白了妹妹话里的意思。父亲果然变了模样，衰老了不少，眼睛没有了神采。不仅如此，父亲一看到他，转身就跑。

“怎么了？爸，您跑什么？”昭夫抓着父亲满是皱纹的纤细胳膊说道。

父亲开始放声大哭，想挣脱开去。

“他已经认不出你了，以为是哪个陌生人进来了呢。”政惠说道。

“那还认识您吗？”

“有时候认识，有时候糊涂。有时候以为我是他妈。前一阵子还以为春美是他老婆呢。”

两人交谈的时候，章一郎坐在外廊上冲着天空发呆。他们的说话声好像根本没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手指鲜红。昭夫问起，政惠答道：“他在玩化妆呢。”

“玩化妆？”

“把我的化妆品当玩具。跟小孩一样，拿口红把手指头涂成那样。”

母亲说，父亲有时候像个小孩，有时又很正常。唯一能确定的是，父亲的记忆力衰退了，完全记不得自己做过的事情。

昭夫无法想象和老年痴呆症患者一起生活会是怎样，但他明白母亲受的苦肯定少不了。

“何止辛苦那么简单！”和春美见面的时候，她阴沉着脸对昭夫说，“上次我去的时候，还看到爸在动拳头，冲妈发火，柜子里的被褥都给翻出来了。爸找不到心爱的手表，就说是妈偷的。”

“手表？”

“早就坏了，被爸给扔了。我解释他也不听，说什么没有表就出不了门。”

“出门？”

“说是去学校，我和妈都听不懂。这种时候就得顺着他，说帮他找手表。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问我们明天再去学校行不行。”

昭夫沉默了，根本想不到这是自己的父亲。

话题随即转到今后的对策上。春美虽和公婆住在一起，还是想尽可

能地帮助母亲。

“可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我有我的难处呀。”

春美根本不指望八重子会帮忙照顾，昭夫只好默不作声。

实际上，八重子对公公也很冷淡，好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这样的妻子，昭夫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让她帮忙的话。

又过了很久，昭夫回家看望，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恶臭。他以为是厕所坏了，走到里间才发现，母亲正在给父亲擦手。父亲则瞪着眼睛看着周围，就像幼儿一样。

原来父亲从纸尿裤里把粪便拿出来玩。母亲淡淡地说，这种事已发生了好几回，早就不吃惊了。

母亲明显衰老了。原来饱满的双颊瘦了下来，皱纹增多，眼睛下面一层黑眼圈。

昭夫提议送父亲去养老院，他支付费用。旁边的春美不禁笑出声来。

“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们早就想过了。和养老院的人也谈过，找了好几家，但是都被拒绝了，哪家养老院也不收。看来不管爸什么样子，都得妈在旁边守着。”

“怎么会被拒绝？”

“爸太闹了，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到处乱跑。要是像小孩子那样总睡觉也行，但他还经常半夜起来。要是接收，就得有个人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而且也会给其他老人添麻烦。从养老院的角度看肯定要拒绝的。”

“可养老院不就是照顾老人的吗？”

“大道理别跟我说。总之现在正在找养老院，可是连白天护理的都不愿意接收。”

“白天护理？”

“连这个都不知道？”春美瞪着眼睛看着昭夫，“就是只在白天照顾老人的养老院。护工帮爸洗澡的时候，爸突然发怒，把一个老人的椅子弄翻了。还好那人没受伤。”

那么严重啊！昭夫的心情愈发沉重了。

“目前暂时找到了一个地方，是家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你大概还不知道，现在每周去两次。好像医生开的药还不错，发狂的次数减少了。那家医院同意接收爸爸。”

春美说的一切，昭夫都是第一次听说。昭夫转念一想，自己可能根本就没被指望过。

“那么就住那家医院吧，钱我来出。”

但是春美马上摇头。“短期住院可以，长期的不行。”

“为什么？”

“那家医院规定，长期住院的患者必须是不能在家护理的。而爸爸可以在家护理，实际上就是妈在看着。现在正打算找别的医院。”

“够了。”政惠说，“一次次地被拒绝，我早受够了。你爸为这个家辛苦了一辈子，也该回报他了。”

“但是那样的话，您的身体该累垮了。”

“要是有这份孝心，就想点办法。”春美斜着眼睛说，“不过你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吧？”

“我……再去找找养老院，问问熟人。”

“我们早试过了。”春美吐出这么一句话。

想帮忙却无能为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春美和政惠也不来向他哭诉了，或许是彻底失望了。昭夫也就不管她们。良心上的谴责让他埋头工作，暗示自己还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他不再去探望父母了。

几个月后，春美告诉他，父亲已彻底卧床不起，意识模糊，基本不能说话了。

“我估计没几天了，不去见最后一面吗？”春美冷冷地说道。

昭夫去的时候，章一郎正在里间躺着，几乎一直处于睡眠状态，只有在政惠替他换纸尿裤时才会睁开眼睛，但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意识。那双眼睛好像什么都看不到。

昭夫帮着换纸尿裤，发现失去意识的人的下半身竟然这么重。

“这些每天都要做吗？”昭夫不禁问道。

“一直在做啊。他卧床不起后，我反倒轻松了，以前还打我呢。”政惠这么回答，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

看着父亲空虚的眼睛，昭夫第一次想到，也许他早点去世对大家都好。

这个愿望昭夫说不出口，然而半年后父亲真的去世了。还是春美告诉他的。

昭夫带着八重子和直巳回了家。直巳好像很好奇。想来也是，他从出生后就基本没来过这里，听到爷爷的死讯也不是很悲伤，因为祖孙俩没见过几次面。

章一郎是夜里断的气。母亲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心里很难过。但她苦笑着说，就算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多半也会以为他是睡着了而不去注意。

春美对八重子没有道歉很生气。她早就向昭夫提过，八重子什么都没做，理应向母亲道歉，哪怕是形式上的。

“等到爸爸死了才来，哪有这么干的！要是讨厌咱们家，就干脆别来！”

“对不起，”昭夫说道，“我去跟她说。”

“算了，不要说了。你也不是真的想说吧？”

既然被春美说破，昭夫只好沉默不语。

不管怎样，父亲去世解决了昭夫多年的烦恼。法事结束时，他心里生出久违的解脱感。

但好景不长。父亲去世后三年左右，政惠受了伤。她在年末大扫除的时候摔倒了，膝盖骨折。这么大的年纪，又是复杂的骨折，虽动了手术，也不能像原来那样行走，出门必须靠拐杖，爬楼梯则更不可能。

不能让母亲再独居了。昭夫决定搬到一起住。但是不出所料，八重子面露不悦。“你不是说了不给我找麻烦吗？”

“只是在一起住，不会麻烦的。”

“那怎么可能？”

“就是腿脚不好，其他的全都能自理。你只要做顿饭，其他的都不用管。要是把我妈一个人扔在家里，别人得怎么看咱们？”

反复讨论多次，八重子终于同意了。与其说她是被昭夫说服，不如

说是心里盘算着要借此弄到独门独户的房子。经济长期不景气，昭夫的工资也没涨过，一直梦想的房子基本没有希望。

“即使住在一起，我也不想改变生活方式。”八重子事先放出话来，才答应搬家。

大约三年前，昭夫一家住进了父母的房子，并在住进去之前做了一些装修。看到装修一新的房子，八重子不禁满足地说：“还是大房子好啊！”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向政惠鞠躬，毕恭毕敬地说：“今后还要请妈妈多多照顾。”

政惠站在大门前面露笑容，说：“哪里哪里，还要拜托你呢。”她拄着拐杖，向儿媳妇交代家里的大事小情，拐杖上的铃铛也发出欢快的声响。

这样就没事了，不必担心了。昭夫松了一口气。他想，一切都已解决，再也没有烦恼了。

然而，那天正是新烦恼的开始……



昭夫正痛苦地回忆，电车到站了。他被推挤着离开了站台。

走下车站的台阶，公共汽车的站台上排起了长龙，昭夫选了一列站在后面。旁边的超市门前正在打折销售葛粉糕，那是母亲最爱吃的。

“要不要来一些？”年轻的女售货员亲切地问道。

昭夫把手伸进上衣的内侧口袋，摸到了钱包，但同时脑中浮现出八重子生气的模样。现在还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如果拿着母亲爱吃的东西回家，无异于火上浇油。

“不，今天先不买。”昭夫道了歉，转身离开。

正在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从昭夫身边挤过，走近女售货员问道：“麻烦问一下，看见一个穿粉红色运动衫的女孩了吗？今年七岁。”

这个奇怪的问题让昭夫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男人在给女售货员

看照片。

“大概这么高，头发到肩膀。”

女售货员摇了摇头。“女孩独自一个人吗？”

“是的。”

“那应该没见过，真抱歉。”

男人失望地道谢，然后向超市走去，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大概是孩子走丢了，昭夫想。肯定是一个七岁的女孩现在还没回家，家人焦急地出来寻找。那个男人一定住在附近。

公共汽车终于来了。昭夫排队上了车。车厢里也拥挤不堪。他奋力找到一个把手，无暇再想那人的事。

到达下一站花了十分钟，下车后昭夫又走了五分钟，来到单行道交错的住宅区。泡沫经济还没崩溃时，三十坪的房子就能卖到一亿元。现在昭夫还后悔当时没说服父母把房子卖出去。若是有一亿元，就能把二老送到带看护的高级公寓了。剩下的钱当成首付，昭夫还能买到日思夜想的房子。若是那样，今天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明知想这些已是徒劳，他还是忍不住去想。

这栋没能卖出去的房子没亮门灯。昭夫去推锈迹斑斑的大门，拧了一下把手。门上了锁。昭夫诧异地掏出钥匙。虽然经常跟八重子说要锁门，以前几乎从未锁过。

家中非常昏暗，走廊的灯没开。昭夫不知妻子究竟在干什么，也感觉不到人的气息。

脱鞋的时候，旁边的拉门唰啦一声打开了。昭夫吓了一跳，抬眼望去。

八重子动作缓慢地走了出来，身穿黑色针织衫和粗斜纹棉布裤子。在家里她几乎不穿裙子。

“回来得这么晚。”她没精打采地说。

“你一打完电话我就从公司出来了……”昭夫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因为看到了八重子的脸。八重子脸色很难看，眼睛充血，还有黑眼圈，好像迅速地苍老了。

“怎么了？”

八重子没有马上回答，叹了口气。她拢了拢凌乱的头发，像头痛似

的用手捂住脑门，指着对面的饭厅。“在那儿。”

“那儿？”

八重子打开饭厅的门，里面也一片黑暗。

微微地传来了一股异样的臭味。大概是厨房的换气扇坏了吧。在寻找气味的来源之前，昭夫伸手去按电灯开关。

“别开灯。”八重子声音虽小，却不容置疑。

昭夫慌忙收回手来。“怎么回事？”

“院子……看院子。”

“院子？”

昭夫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走向通往院子的玻璃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他一点一点拉开。

说是院子，其实只是个摆设。虽也弄上了草坪和植被，但只有两坪，反倒是朝南的后院更宽敞些。

昭夫定睛一看，离水泥墙不远处有一个黑色塑料袋。奇怪！现在早不用黑色塑料袋当垃圾袋了。

“是什么？”

听昭夫这么问，八重子从桌上拿起一个东西，一语不发地递给他。

是一个手电筒。

昭夫看了看妻子，她挪开了目光。

昭夫迷惑地拨开玻璃门的插销，摁亮手电筒。

拿手电筒一照，发现黑色塑料袋罩着一个物体。他弯下腰看向里面。

昭夫看到了一只穿着白色袜子的小脚，另一只脚穿着同样大小的运动鞋。

有几秒钟，昭夫的大脑一片空白。不，也许没那么长。总之，他一时不能理解这件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连看到的那只脚究竟是不是人脚也不能确定。

昭夫缓慢地走回来，和八重子四目相对。

“那……是什么？”昭夫的声音非常干涩。

八重子舔了舔嘴唇，口红已经完全干裂了。“是谁家的……女孩。”

“不认识？”

“嗯。”

“为什么会在咱家？”

八重子不答，低下了头。

昭夫只能继续追问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还活着吗？”

昭夫盼望妻子点头。她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

昭夫的身体一瞬间燥热起来，手脚却变得冰凉。“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就倒在院子里。我怕别人看见……”

“就盖上塑料袋了？”

“是的。”

“报警了吗？”

“怎么可能！”八重子用近乎反抗的目光瞪了昭夫一眼。

“这可死人了啊。”

“但是……”她咬着嘴唇，把脸扭向一旁，脸部痛苦地扭曲着。

突然间昭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也想通了妻子为何如此憔悴，以及不想让别人看见尸体的原因。“直巳呢？”他问道，“直巳在哪儿？”

“在他房间里。”

“把他叫过来。”

“他不肯出来。”

昭夫一阵绝望，眼前发黑。死去的少女果然和自己的儿子有关。“你问他了吗？”

“我隔着房门问了一些……”

“为什么不进屋？”

“可是……”八重子鄙夷地看着昭夫，面露怨恨之色。

“算了，你是怎么问的？”

“我问那个女孩是谁……”

“他怎么说？”

“他嫌我烦，还说问那么多干什么。”

这确实像直巳说的话。昭夫能想象出当时儿子的语气。但是，这种时候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不能相信是自己的儿子。

“好冷……能关上门吗？”八重子把门拉上，似乎不愿看到院子。

“确定死了吗？”

八重子沉默着点了点头。

“你确定？不是背过气了？”

“都好几个小时了。”

“那也不一定啊。”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八重子歇斯底里地大叫，“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当时的情况到底怎样？”

“怎样……”八重子蹲下来，用手扶着头，“地板都被小便弄脏了。是那个女孩的。她睁着眼睛……”她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

昭夫明白了恶臭的来源。大概女孩就是在这个房间死的。

“流血了吗？”

八重子摇摇头。“我觉得没有。”

“真的？就是没出血，也有伤口吧？比如摔倒碰破脑袋之类的。”

昭夫希望只是一场意外，但八重子再次摇了摇头。

“你说的我都没看到。可能……是被掐死的。”

昭夫的胸口像被狠狠打了一下，心跳急剧加快。他吞了一口唾沫，仍感到口干舌燥。掐死？谁干的？

“你怎么知道是掐死的？”

“我估计是……听说人被掐死时都会小便失禁。”

昭夫也听说过这件事，来源大概是电视剧和小说。

手电筒一直亮着。昭夫关掉开关，放到桌上，然后向门口走去。

“你去哪儿？”

“二楼。”

话里包含着“理所当然”的意思。

昭夫沿着走廊踏上陈旧的楼梯。楼梯上的灯也没亮，但他并不想按下开关，只想在黑暗中屏气凝神。此时他非常理解八重子不让开灯时的心情。

楼梯左边就是直巳的房间，门缝中透出几许光亮，走近后能听到有声音在响，很是热闹。昭夫敲了敲门，没有回答。他犹豫了一下，推开房门。

直巳懒洋洋地坐在房间中央。他身体还没发育成熟，手脚显得异常细长。他双手握着游戏机的手柄，盯着一米外的电视画面，好像根本没注意到父亲进来。

“喂！”昭夫看着读初三的儿子，叫道。

直巳毫无反应，只有手指不停地动着。电视画面里，电脑设计出的逼真人物在不停地杀戮。

“直巳！”

昭夫强硬起来，直巳才稍微回头看了看，嘴里还嘀咕着什么，好像在说“烦死了”。

“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直巳不答，只是烦躁地按动手柄。

“是你干的吗？”

直巳的嘴唇抽搐起来。“我又不是故意的。”

“废话！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烦死了，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你，你给我老实交代，那个孩子是谁家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直巳的喘息变得粗重，但他还是什么都不想回答，只是睁大眼睛，拼命打游戏，好像想沉醉在游戏世界里，以此来逃避现实。

昭夫呆呆地低头看着染着茶色头发的独子。电视音响里传出华丽的音效和乐曲，还混杂着游戏人物的惨叫和怒骂。

昭夫想把儿子手上的手柄抢下来，又想拔掉电视的插头，但他做不到。以前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直巳顿时陷入半狂乱状态，疯狂地砸家里的东西。昭夫想制服他，结果反倒被他拿啤酒瓶打了。正打在左肩上，两周都抬不起胳膊。

昭夫看了看儿子床边堆积如山的DVD和杂志。有的杂志封面上，表情天真的少女摆出一副淫荡的姿势。

这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回头一看，八重子从走廊探出头来。

“好直巳，听妈妈话，求你了！”

还说什么“好直巳”！这种卑躬屈膝的语气让昭夫很厌恶。

直巳一言不发。八重子只好走进房间，坐在他身后，把手放在他的右肩上。

“当我求你了，把游戏暂停，听我说两句。”她轻轻地摇着儿子的肩膀。

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破裂的画面，直巳“啊”的一声叫出来，好像是游戏结束了。

“你瞎弄什么！”

“直巳，别管那个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看到父亲勃然大怒，直巳只好把手柄放到地板上，歪着嘴角，斜眼看向父亲。

“哎呀，快停下，你干什么呀，发那么大的火。”八重子搂住直巳的双肩，护住他，仰脸望着昭夫。

“我让他说明白了！难道以为那样就没事了吗？”

“真烦人！和我没关系！”

这小子就会说这两句吗？昭夫激动之余想，自己的儿子真是个浑

蛋！

“我明白了，什么也别说了，去跟警察说吧。”

昭夫的话让母子同时僵住了。

八重子圆睁双眼。“你……”

“我也没办法。”

“开什么玩笑！”直巳跳起来，“我才不去那种地方呢！不去！”他抓起旁边的电视遥控器向昭夫扔去。昭夫一躲，遥控器砸到墙上掉下来，里面的电池也摔飞了。

“啊，直巳，冷静点！求你了，冷静点！”八重子把直巳的手死死按住，“不会让你去的，不会让你去见警察的。”

“你说什么？怎么能就这么算了？用好话安慰他也没用，迟早都得——”

“你给我闭嘴！”八重子叫道，“给我出去，我来问，一定没事。”

“我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做的事父母有责任，我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被母亲抱着，直巳仍然叫喊着，瞪着父亲，脸上没有一点反省和后悔。无论何时，他从不觉得自己不对，永远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昭夫知道，再说什么直巳也不会开口。

“你给我好好问清楚！”昭夫说完便走出房间。



走下楼梯，昭夫没有去饭厅，而是走进了走廊另一面的和室。他回到家时，八重子就待在这个房间。狭小的空间里只有电视机、矮桌和茶几，却是他唯一能够安心休息的地方。八重子此前待在这里大概也是为令心绪平静。

昭夫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只手搭着矮桌。他觉得应该再去看看尸体，身体却如穿了铠甲一般沉重，叹气都叹不出来。

在这里听不到直巳的叫声。八重子真的能问出什么来吗？

她一定是像哄小孩一样和直巳说话。直巳从小脾气就坏，不知不觉间八重子已经习惯哄着他了。昭夫看不惯这种教育方式，但对儿子的教育主要是由八重子来做，他不便过问。

今天的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也不是完全推测不出来。昭夫能猜出直巳到底做了什么。大概两个月前，八重子说过这么一件事。

那天傍晚，她购物回来，看到直巳和附近的一个女孩并排坐在从院子通往饭厅的台阶上。直巳拿着杯子，好像在让女孩喝什么。一发现八重子，直巳便把杯里的东西泼到院子里，让女孩回家了。单单如此倒也没什么，但后来八重子发现一瓶日本酒被人动过。

她说儿子可能是想把女孩灌醉，然后猥亵她。

当时昭夫觉得不可能，以为是玩笑而没有在意。八重子却非常认真地问他，直巳是不是喜欢幼女？

“家门前一有小女孩路过，他就目不转睛地看。还有，上次参加葬礼的时候，直巳故意蹭到绘理香旁边，你还记得吧？人家才刚上小学。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番话确实让昭夫觉得直巳有点不对劲。但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说即便思考也是白费工夫。因为听到始料未及的情况后，他就陷入混乱。比起思索该如何应对，他更愿去祈祷那种事不要发生。

“反正多观察观察他吧。”想了半天，昭夫只说出这句话。

八重子显然对这样的回答不满，但她只是沉默一阵，然后低声说“好”。

此后昭夫就尽量观察儿子。当然，他本就看不到儿子的全部。父子俩碰面的时间极少，昭夫出门时直巳还在被窝里，从公司回来时直巳已躲进房间，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吃饭时能在一起。这种时候直巳也尽量避免看父亲，不得不说话时就说最简短的语句。

昭夫不知直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直巳读小学时虽然情绪也有波动，还是很听父母话的，被批评后也能改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不服从父亲的管教，听到提醒时也没反应。若严厉批评他，反而会适得其反，引得他大吵大闹。

于是昭夫减少了和儿子接触的机会，心想孩子过了青春期就好了。

如果儿子有这种变化的迹象，就应把它扼杀在萌芽期，然而当时昭

夫没有积极地去做。他只希望自己没有感觉到就好。

现在昭夫只能后悔当时没有采取措施。但是，又能采取什么措施呢？

这时传来了木地板被踩踏发出的嘎吱声。八重子走下楼梯，半张着嘴，直勾勾地盯着昭夫，走进了房间。

她刚坐下就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脸上还残留着红晕。

“问明白了？”昭夫说道。

八重子看着丈夫的侧脸，点了点头。

“他怎么说？”

开口之前，八重子咽了口唾沫。“他说是他掐死的。”

昭夫顿时头晕目眩。虽然早有了心理准备，但原本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

“谁家的孩子？”

她摇摇头。“他说不知道。”

“那，是从哪儿带回来的？”

“在路上碰见的，他说不是领回来的，是人家自己跟回来的。”

“混账东西！谁会信那种鬼话。”

“虽然不能相信……”她咽下了后半句。

昭夫握紧拳头敲打矮桌。

也许直巳在街上闲逛，寻找合适的猎物；或者，他看到了喜欢的少女，瞬间唤醒了心中的魔性。不管怎样，一定是他主动接近的。女孩的父母平日里肯定都会严格教导孩子不要接近陌生人。如今袭击儿童的案件时有发生，哪个家长都会感到紧张。

昭夫想象得出直巳花言巧语哄骗女孩的样子。他知道，面对喜欢的人或想让对方接受无礼要求的时候，直巳会表现得出奇地礼貌。

“为什么掐死了？”

“他说本来想一起玩的，那女孩不听话。他想吓唬她一下，没打算杀人。”

“玩？中学生和小女孩有什么好玩的？”

“我可不知道。”

“没问他吗？”

八重子沉默了，好像在说不可能去问。

昭夫斜眼看着妻子，觉得也许没有问的必要。他经常从电视新闻里听到“猥亵幼女”之类的话，但从没想过“猥亵”的内容。如今到了这种局面，根本就不想考虑。

但显而易见，所谓“吓唬一下”根本不是事实。在露出本性的直巳面前，女孩一定拼命抵抗。他怕女孩喊叫，就掐住女孩的脖子，但没掌握好分寸，导致女孩死亡。

“在哪儿杀的？”

“饭厅……”

“竟然在那种地方？”

“说是打算一起喝果汁来的。”

昭夫推测，直巳想在果汁里兑上酒之类的东西。

“杀了之后干了什么？”

“女孩小便失禁，他怕弄脏地板，就弄到院子里去了。”

所以饭厅里才会有一股恶臭。

“……然后呢？”

“没了。”

“没了？”

“不知道怎么办，回房间去了。”

昭夫感到一阵眩晕。要是就这样昏过去该有多好！杀了个孩子，竟然只担心弄脏地板……

直巳并非丝毫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昭夫能推测出他当时的心境。他一碰到麻烦事，就躲进屋子逃避，绝不考虑之后的事。他认为反正把女孩的尸体放在那儿了，父母总会解决的。

茶几上放着电话分机。昭夫伸手去拿。

“你干什么？”八重子抬高了音量。

“报警。”

“你……”

她紧紧抓住昭夫拿电话的手腕，昭夫甩开了她。

“没办法，怎么也无法挽回了，女孩不能复活。”

“但是，直巳他……”八重子并不甘心，“他的将来怎么办？杀了人，这一辈子就完了！”

“那又能怎样？他自己犯的罪。”

“你真的愿意吗？”

“当然不愿意，但是还有别的办法吗？如果去自首，他是未成年人，会得到悔过的机会，名字也不会被曝光。”

“怎么可能！”八重子目露凶光，“报纸上可能不会登出名字，但罪名会一辈子跟着他的。他再也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一定会很惨的。”

昭夫想说“我的人生已经很惨了”，却没有开口的气力。他伸手去按电话按键。

“啊，不！”

“别再抱幻想了。”昭夫一把推开猛扑过来的八重子。她向后倒去，肩膀撞上了茶几。“全完了。”昭夫说道。

八重子失魂落魄地回头看看丈夫，打开了茶几的抽屉，伸手拿出了什么。是一把尖尖的剪刀。昭夫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想干什么？”

八重子握紧剪刀，把刀尖对着自己的脖子。“求你了，别打电话。”

“别干傻事，你疯了吗？”

八重子抓着剪刀，激动地晃来晃去。“我不是吓唬你，我真的想死。你要是把儿子交给警察，我还不如现在就这么死了。剩下的事你来处理吧。”

“不，把剪刀放下！”

八重子咬紧牙关，没有改变姿势。

刹那间，昭夫暗想，这不简直就是三流肥皂剧吗？要不是和眼前的杀人案有关系，自己可能会因八重子戏剧化的表情哑然失笑。也许她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陶醉在这种氛围里面，一定是以前看过的电视剧和小说让她这么做的。

昭夫看不出八重子是不是真的想死，但即使不是，也要避免她因心思被自己看破而自寻短见。

“好。我把电话放下，你也放下剪刀。”

“不，我把剪刀放下，你又会打电话。”

“我说了不会打了。”昭夫把电话放了回去。

八重子似乎仍不相信，没有放下剪刀，怀疑地看着丈夫。昭夫叹了口气，坐到榻榻米上。

“还愣着干什么？这样下去可没法收场了。”

八重子不答。她应该也清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女孩的家人一定急得到处寻找。

昭夫突然想起了车站前的那个男人。“女孩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衣服？”

“是不是粉红色的运动衫？”

“啊！”八重子惊叫一声，轻轻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是不是运动衫，不过确实是粉红色的。怎么了？”

昭夫伸手撸着头发，狠狠挠了几下，然后说出在车站前看到的情景。

“那人大概就是小女孩的父亲，看样子也许已经报警了。要是到这边来找，马上就会发现。无论如何都逃不了。而且……”他接着说，“要是他发现要找的女孩在咱们家，还是那种姿势……”

虽没看到表情，但男人的背影显出不顾一切的气势。把女儿养这么大肯定付出了很多。想到这儿，昭夫心中充满愧疚。

八重子仍双手握着剪刀，小声说了什么，昭夫没有听到。

“你说什么？”昭夫问道。

她抬起头说：“你去扔了吧。”

“啊？”

“把那个……”八重子咽了口唾沫，接着说，“随便扔到哪儿，我也帮忙。求你了！”她深深地低下了头。

昭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你……那个……真这么想？”

八重子低着头一动不动，好像昭夫不答应，她就不起来。

昭夫呻吟了一声。“这……怎么能？”

八重子后背轻颤，但仍然没抬起脸。

“怎么能……”昭夫重复着这句话。但同时他发现，八重子的提议正是自己希望的。这个想法一直藏在自己头脑的一角，只是他不敢去面对，生怕一旦开始考虑，就会轻易地输给诱惑。

不可能去做那种事，不可能做得很巧妙，只会惹祸上身……这种理性的想法也同时在昭夫脑中盘旋。

“反正，”八重子低着头说，“反正我们都完了。即使让儿子自首，我们也不能正常生活了。你会为养了这么个儿子付出代价。即使自首，也没有人会原谅我们。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她的声音像念经一样没有抑扬顿挫，大概是到达了混乱的极限，无法在话语中添加感情。

但她说的也许，不，应该就是事实。昭夫想，即使直巳去自首，自己也得不到任何同情。因为被杀的女孩子没有任何罪过。

“你光说扔掉，可怎么才能办到？”昭夫说道。这句话意味着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说办不到和拒绝判若云泥。

“为什么办不到？”她问道。

“怎么运？又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昭夫有驾照，却没有车。这栋老房子没有停车的地方，八重子和昭夫也不觉得非得有私家车不可。

“那就藏起来……”

“藏？你是说藏在咱们家？”

“暂时的，然后再悄悄处理掉。”

八重子刚说了一半，昭夫就开始摇头。“不行，还是不行。没准有人看到过直巳和那个小女孩在一起。如果是那样，警察会来搜咱们家，要是发现尸体就彻底完了。”

昭夫再次把目光投向茶几上的电话。他觉得讨论毫无意义。如果警察真的来了，尸体在哪儿被发现都是一样的。他根本没有自信能让一家人逃过这一劫。

“今天晚上就转移的话，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八重子开口说道。

“啊？”

她扬起了脸。“不弄到很远也行，就丢到哪个地方……让人看起来像是在别的地方被杀的。”

“别的地方？”

“对……”八重子也说不出究竟，低下了头。

这时，昭夫身后传来轻微的衣服摩擦声。他吃惊地回头。

走廊上有个影子在晃动，是母亲起来了。她哼着走调的歌曲，像是以前的童谣，昭夫不知其名。他听到母亲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去。

“偏偏在这个时候。”八重子表情扭曲地嘀咕。

昭夫和八重子沉默着，不一会儿听到了水流声，然后是开门关门的声音，紧接着传来光着脚走在地板上的啪嗒声，越走越远。

水流的声音仍在持续。里间的门一关上，八重子就立刻站起来，走过走廊，打开卫生间。水声停了。大概是母亲没关水龙头，她总是这样。

砰的一声，八重子关上了卫生间的门。昭夫吓了一跳。

她靠着墙，无力地蹲下去，双手捂着脸叹息。“我不行了，让我去死吧。”

都怪我吗？话到了嗓子眼，昭夫又咽了回去。

他把目光落到已变成浓茶色的榻榻米上。他还记得榻榻米是青绿色的时候，那时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父亲拼命工作一辈子，才建了这么一幢小房子。当时心里还在埋怨父亲。

但自己又做了什么呢？又回到了这幢小房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能组建起来。单单如此也就罢了，还给其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幸，而这不幸的原因恰恰是自己引起的。

“公园怎么样？”昭夫说。

“公园？”

“那个银杏公园。”

“把尸体扔到那儿？”

“嗯。”

“扔到公园里面？”

“不。”他摇头，“那儿有个公共厕所，藏在里面的隔间。”

“藏在厕所……”

“嗯。如果顺利，会发现得晚一些。”

“嗯，那样也好。”八重子爬进房间，盯着丈夫，“什么时候……搬？”

“深夜。两点……左右吧。”昭夫看了看茶几上的表，刚过八点半。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叠好的纸箱，是三个月前买烘干机时让电器商店的送货员留下的。八重子说正好可以装多余的坐垫，但始终也没用上。昭夫做梦也想不到会用在这里。他来到院子，把纸箱折好，放到套着黑色塑料袋的女孩尸体旁边。确认可以很轻松地将尸体放进去后，他再次折起纸箱，回到房间。八重子坐在饭厅椅子上，双手抱头，凌乱的头发挡住了脸。

“怎么样？”她保持着那个姿势说道。

“嗯……应该能塞进去。”

“你没放进去？”

“现在还早吧，要是在院子里鬼鬼祟祟的，被谁看见就不好了。”

八重子脖子微动，像在看表，然后轻声说：“是呀。”

昭夫感到口渴，想喝啤酒，更烈的酒也行，想借醉酒逃避现在的苦难。但现在当然不是喝醉的时候，马上还要做一件重大的工作。

他点燃一根烟，不停地抽着。

“直巳干什么呢？”

八重子轻轻摇头，示意不知道。

“去他房间看看怎么样？”

八重子长叹一声，终于抬起头，眼睛周围红红的。“现在就别管他

了。”

“但总要多问几句，比如具体的情况。”

“你要问什么呢？”妻子感到很为难。

“比如有没有人看到他和女孩在一起。”

“现在问也没用了。”

“怎么没用？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是被人看见了，马上就会告诉警察。刑警来了一定会询问直巳，到时再着急就完了。”

“即使刑警来了，”八重子的眼珠瞥向斜下方，“我也不让他们见到儿子。”

“你以为行得通？反而会引起怀疑。”

“那，就让他说什么都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有什么女孩，刑警也没办法。”

“哪能那么简单！要是有目击者一口咬定说是直巳，警察才不会轻易放过。要是直巳和女孩在一起时有人打过招呼怎么办？要是打了招呼，他们又回答了怎么办？能自圆其说吗？”

“要按你那么说，编多少谎话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要让那小子想好了再开口。如果连碰没碰见别人都不知道……”

昭夫说得合情合理，八重子只好闭上嘴，面无表情地缓缓站了起来。

“去哪儿？”

“二楼，问问直巳，到底碰没碰见谁。”

“让他来这儿说。”

“不用那么做吧？他也受到打击了。”

“那就更要……”

八重子不理昭夫，径直走了出去。脱鞋的趿拉声回响在走廊，上了楼梯后声音马上变小了，大概是怕直巳受刺激。昭夫很厌恶八重子溺爱孩子的行为。

昭夫把烟头掐灭，烦躁地站起来，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喝了起来。

脚边有一个超市的购物袋。估计八重子从超市回来后看到了女孩的尸体，吓得忘塞进冰箱了。

袋中有蔬菜和肉馅，大概是打算做直巳爱吃的肉饼。包里还有包装好的半成品蔬菜，煮一下就能吃。八重子几个月来都没给丈夫做过像样的饭菜了。

渐渐传来了脚步声，八重子拉开门进来了。

“怎么样？”昭夫问道。

“他说谁也没碰见。”八重子坐到椅子上，“所以即使刑警来了，他只要说什么都不知道就行。”

昭夫喝了几大口啤酒。

“如果刑警要来，就一定有证据，到时什么都不知道就不管用了。”

“就是不管用，也只能说不知道啊。”

昭夫轻蔑地哼了一声。“你觉得那小子能行吗？”

“什么叫能行？”

“对刑警撒谎，他有这本事吗？刑警可不是普通人，都是和杀人犯打交道的。直巳一见就得尿裤子。别看冲咱们挺厉害的，其实是个胆小鬼，这你应该也知道。”

八重子不答，大概觉得丈夫说的是事实。

“儿子变成这样，都是你惯的。”

“是我的责任？”八重子怒睁双眼。

“你什么都惯着他，才会变得这么混账。”

“你说的可真好听。你什么都不干，就会逃避责任。”

“我逃避责任？”

“难道不是吗？直巳六年级的事情你都忘了？”

“六年级？”

“你看看，果然忘了。就是他被人欺负的事。你还批评直巳呢，说什

么男孩子就要回击。直巳本来不想上学，还逼着他去，我都说了不让他去了。”

“我这是为他好。”

“你就是逃避责任。你那么做什么也解决不了。直巳在那之后一直被人欺负，直到毕业都没人理他，一直被班里的同学当做不存在。”

昭夫第一次听说此事。他觉得直巳重新回到学校，就不会再被人欺负了。

“怎么不告诉我？”

“直巳不让我说，我也觉得不说为好。你就知道训孩子，对你来说，家庭就是负担。”

“胡说！”

“不是吗？特别是那一阵子，不知道迷上了哪个女人，根本不管家里。”八重子愤恨地看着昭夫。

“怎么又翻旧账？”昭夫尴尬地说。

“算了，我也不追究那女的是谁了。我不管你在外面怎么胡来，家里的事总得照顾好啊。你根本就不理解儿子。我是迫不得已才告诉你的，现在儿子在学校里也被孤立。小学时欺负他的人到处说他以前的事，谁都不和他交朋友。你考虑过儿子的感受吗？”

八重子的眼睛里再次渗出了泪水，也许悲伤中还混杂着悔恨。

昭夫侧过脸不看妻子。“行了，别说了。”

“明明是你自己先说的。”八重子低声说道。

昭夫喝干啤酒，捏瘪了空罐。“只能祈祷警察不来了。万一警察来了……就全完了。那个时候就放弃吧。”

“不！”八重子拼命地摇头，“绝对不行！”

“但不是没有办法吗？我们能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八重子站起来，径直向前走。“我去自首。”

“啊？”

“我说是我杀的。那样直巳就不会被逮捕了。”

“神经病！”

“那你去自首？”八重子瞪大了眼睛，看着丈夫，“你不会去吧？所以只能是我去自首。”

昭夫咂了咂嘴，狠狠地挠头。已经开始头痛了。“不管我还是你，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理由啊。”

“那个我去了再想。”

“作案时间呢？你去打工了，对吧？我也一样，都有不在场证明。”

“我打完工回来马上杀的。”

“不可能，解剖之后判断死亡时间是非常准确的。”

“我不知道，总之由我代替直巳。”

“神经病！”昭夫又说了一遍，把捏瘪的空罐扔进垃圾箱。

突然，脑中掠过一个想法。他心中一动，思索起来。

“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八重子问道。

“没什么。”昭夫摇摇头，打算把刚产生的想法抹去，今后再也不考虑。这个想法太邪恶了，连思考这个动作本身都令人厌恶，更让产生了这个想法的身体变得肮脏。



过了凌晨一点，昭夫关了电视。他一直开着电视，想看看有没有少女失踪的消息，但看了几个新闻节目都毫无收获。

可能是受不了饭厅里沉重的气氛，八重子已在对面的和室待了两个小时。两人没有任何对话，因为不管说什么，都会意识到自己已被逼上绝路。

昭夫抽了一根烟，起身关上饭厅的灯，来到面向院子的玻璃门旁，悄悄打开窗帘，窥伺外面的动静。

路灯亮起来了，但光线还不能到达前原家的院子，院子里一片漆黑。

昭夫在黑暗中等了一会儿，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他戴上手套，拨开玻璃门的插销。

拿着折叠好的纸箱和胶带，再带上手电筒，昭夫再次来到院子里。他在黑暗中将纸箱组装好，用胶带粘牢底部，然后把目光投向黑塑料袋。

紧张和胆怯包围着他。能看到的只有女孩的脚。他还没有正视过死者的全貌。

他口干舌燥，此时最真实的想法就是逃走。

他此前并非没见过尸体。最近的一次就是看到父亲的遗体，但当时完全感受不到恐怖和臭味。医生确认死亡之后，他甚至还摸过父亲的脸。

但现在和当时完全不一样。昭夫光是看到黑塑料袋就双腿发软，更没有勇气掀开。

确实，不知道尸体的样子，又必须面对，这是最恐怖的。如果是病死的，断气前后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院子里放着的是一个本来活蹦乱跳却突然被杀害的小姑娘，还是被掐死的。昭夫不知道这样的尸体是什么样子。

恐怖的理由还不止这些。

如果报警，就不会感到这么恐怖。若有正当的理由，把尸体装进箱子也不会那么痛苦。

昭夫知道，自己做的事是绝对违反道德的，因此才很胆怯。看到尸体后，这种胆怯更明显了。

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昭夫这才回过神来。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如果让邻居发现，一家人就都完了。

刹那间，昭夫又考虑是不是带着塑料袋一起运走，放进公园的厕所，再闭着眼睛把塑料袋撕下，这样就不用看尸体了。

但他马上又摇了摇头。不确认尸体是不行的，否则搞不清楚尸体上有没有伤痕。不能留下直巳作案的证据。

昭夫对自己说，只好如此了。不管如何灭绝人性，为了保护家人，别无他途。

他深呼吸之后蹲下身，拽着塑料袋的一端慢慢拉开。

女孩白嫩纤细的腿在黑暗中显现出来。她的身体小得令人吃惊，毕竟只有七岁。为什么儿子会对这么小的女孩下手，昭夫不得而知。

黑暗之中详情不明。昭夫下定决心，伸手掏出手电筒，先冲着地面打开开关，再慢慢移向尸体。

女孩穿着格子布裙和带有小猫图案的粉红色运动衫，估计是妈妈想让她看起来更可爱。真不知道那个母亲现在怀着怎样的心情。

再向上移动光线，女孩白皙的脸庞映入眼帘。他立刻关上手电筒。

良久，他一动不动，大口喘着粗气。

少女仰面躺着，脸朝着正上方。昭夫看不到脸的正面，但仍看到了一部分。他清楚地看到，微弱的光线之下，少女的大眼睛反射着光亮。

昭夫觉得自己已到达极限。

好像直巳并未留下痕迹，昭夫打算就这样装进纸箱，况且万一弄巧成拙，反而会留下证据。其实昭夫心里清楚，这都是给自己找的借口。自己的精神已经撑不住了。

昭夫怕看到女孩的脸，便把双手伸到女孩身体下面向上抱起。尸体出乎意料地轻，简直就像个洋娃娃。因为小便失禁，裙子上湿漉漉的。一股恶臭钻进鼻子。

要把女孩放进箱子，必须稍稍挪动一下她的手脚。以前听说时间长了尸体会变得僵硬，实际上并不是那样。放好后，昭夫合掌祈祷。

把女孩的手放进去后，昭夫发现脚下有个白色的东西。用手电筒照过去一看，是只小小的运动鞋。此前光顾注意女孩的白色袜子，没想到还掉了一只鞋，真是好险。

昭夫把手伸进箱子，拽出女孩的一条腿。运动鞋的扣带是系在脚踝上的，大概是穿鞋不方便，就没有系上。昭夫给女孩穿好鞋，认真地系好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纸箱运到公园。女孩虽很轻，但箱子并不好拿，重心也不稳。另外，徒步到公园需要十分钟，昭夫想尽量避免中途放下箱子休息。

稍一思索，昭夫想到用自行车。他从大门口回到屋里，拿上车钥匙回到外面。自行车停在家门口，是八重子买菜时用的。

昭夫蹑手蹑脚地打开院门，确认路上没人后走了出去。

打开车锁，昭夫把车正对着门口停下，然后回到院子，却吓了一大跳。

纸箱旁边站着一个人。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昭夫一时说不出话来。

“您在干什么？”昭夫很快认出了那个人，皱着眉小声说道。

穿着睡衣的政惠呆呆地站在哪儿。她仿佛对纸箱不感兴趣，看着斜上方。

昭夫拽住母亲的胳膊。“这么晚了，这是干什么……”

政惠没有回答，似乎根本没有听到，像是正在夜空中寻找着什么。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

“天气真好。”政惠终于说了句话，“可以去郊游了。”

昭夫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母亲慢吞吞的声音让他精神更加紧张，倍感疲劳，甚至开始恨没有任何罪过的母亲。

昭夫抓着母亲的手腕，另一只手推她的后背。政惠拄着拐杖。精神上明明变成了孩子，外出时却要拄着拐杖。许多接触过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人都说，他们的想法是常人不能理解的。

拐杖上拴着铃铛，每动一下就会发出悦耳的铃声。昭夫一家刚搬到这幢房子的时候，这铃声欢快地迎接了他们。但今天昭夫却觉得格外刺耳。

“快进去，别着凉了。”

“明天一定是个晴天。”政惠歪着头说道。

“是晴天，不用担心。”

大概是回到了小学时代，昭夫想。政惠以为明天要去郊游，才会担心天气，出来查看。

昭夫把政惠送进大门。政惠把拐杖放到鞋箱上，自顾自地走着，光着的脚上沾了不少泥土。她一瘸一拐地向走廊走去。

狭长幽暗的走廊尽头就是她的房间，这样她可以尽量不和八重子接触。

昭夫揉了揉脸，好像连自己都被影响得不正常了。

旁边的拉门打开，八重子探出头来，皱着眉头。“怎么了？”

“没什么，是我妈。”

“嗯？她来干吗？”八重子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厌恶。

“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马上要做的事。”

八重子点了点头，挤出一丝笑容。“多注意啊。”

“知道。”昭夫背对着妻子打开了大门。

来到院子，昭夫冲着纸箱叹了口气。纸箱中放着一具尸体，自己必须把它运走。看来现在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毫无疑问，这是自己人生中最险恶的一个夜晚。

昭夫把纸箱合上，抱了起来。纸箱拿起来很别扭，而且确实比只搬尸体要重。昭夫走到外面，将纸箱放到自行车的后座上。后座很小，固定箱子有些困难，显然也不能骑车。昭夫一只手握着车把，一只手托着箱子，慢慢向前走。路灯照在后背上，在道路上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应该接近凌晨两点了。幽暗的道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但还有几家的窗户里透出些光亮。昭夫努力不弄出声音，小心翼翼地走着。

公共汽车已停止运营，所以不用担心有人从主干道那边过来。需要留心的是小汽车。没有了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出租车之类的才会来这片住宅区。

昭夫正担心着，前方射来车灯的亮光。昭夫赶紧躲进旁边的小路。因为是单行道，不用担心车会过来。果然，一辆黑色出租车从昭夫身边驶过。

昭夫接着向前走。区区十分钟即可抵达的距离，却漫长得恐怖。

银杏公园在住宅区的正中央，广场周围全种着银杏树，是个朴素的公园。这里有长椅，却没有能避雨的地方，因此没有长住于此的流浪汉。

昭夫来到位于公园一角的公厕的背面。大概是下了雨的缘故，地面有些软。厕所里没有亮灯。

昭夫抱着纸箱，一边注意周围，一边走近厕所。不知该进男厕还是女厕，略一犹豫，昭夫进了男厕。因为要伪装成被变态凶手杀害的场面，还是男厕更合适。

男厕里的臭气让人恶心。昭夫尽量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搬着纸箱。他打开手电筒，推开唯一的隔间。里面脏得出奇，把女孩放到这里让他觉得玷污了她，但他显然已经没有退路。

昭夫叼着手电筒，打开箱子，把女孩的尸体搬进隔间，找了个尽量远离马桶的位置，让尸体靠着墙壁坐下去。可是，松手的一瞬间，女孩倒向一边。

昭夫慌得几乎弄掉了手电筒——他发现女孩背后沾着一些草。不用说，就是前原家院子里的草。

草就是证据。

昭夫不太了解科学侦破手段，但想想也知道，单单分析草就能明白是哪个种类、在什么环境下生长，那样警察就会逐一调查附近所有的草坪。

昭夫拼命扑落那些草。女孩的裙子和头发上也沾着。但他又发现即使都扑掉也毫无意义，必须从现场清除才行。

绝望掠过他心头。他捡起扑落的草，扔进马桶，又把手伸进女孩的头发寻找，这时已不觉得恐惧了。

终于做完了，他准备放水冲满是草的马桶。然而，他踩下踏板才发现没有水。他拼命地踩踏板，但还是一滴水都没有。

他走出隔间，拧开洗手池的水龙头。一股细细的水流了出来。他摘下手套，双手接水，接到一定程度就捧到隔间里冲马桶。但水还是太少，冲不下去。

如此反复几次，昭夫不禁觉得自己在犯傻。要是有人看见，肯定会报警的。可他现在根本无暇胆怯，干脆不管不顾，行动更加大胆了。

总算把草冲下去之后，昭夫拿着空纸箱走了出去，回到自行车旁。他叠好纸箱，想直接扔掉，可纸箱也是个重大的证据。他只好折成单手能拿起的大小，骑上自行车。

然而，刚踏上脚蹬，他看了看地面，发现湿漉漉的地面清晰地留下了轮胎的痕迹。

真险！昭夫下车用鞋底抹去轮胎的痕迹，自然也抹掉了脚印。他扛起自行车，走到不会留下痕迹的地方。

骑上车，昭夫已是大汗淋漓。后背上贴着湿透的衬衫，让他在深夜里感到丝丝寒意。额头上的汗流进了眼睛，疼痛让昭夫皱紧眉头。



7
★★

回到家，昭夫首先头疼该如何处理纸箱。箱子上沾着少女排泄物的臭气，不可能扔到外面。要是烧掉，这个时候生火，肯定会被别人发现。

那个黑塑料袋还在院子里。昭夫心想，这么一点东西都不能收拾好吗？他弯腰捡起塑料袋，把叠好的纸箱放了进去，然后走进屋子。

昭夫悄悄拉开政惠房间的拉门。里面一片黑暗。政惠盖着被子睡着。

昭夫打开衣柜最上面的柜门。这里政惠不能轻易够到。他把塑料袋塞进去，再悄悄关好。政惠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

走出房间，昭夫发现自己身上也沾了臭气，一定是搬尸体时弄上的。他来到浴室脱下衣服，一股脑儿扔进洗衣机，又冲了个澡。但不管怎么用肥皂搓洗，仍有股恶臭留在鼻子里。

在卧室换好睡衣，昭夫回到饭厅。八重子已在桌上摆好玻璃杯和罐装啤酒。盘子里装着从超市买来的菜肴，刚刚用微波炉加热过。

“这是干什么？”昭夫问道。

“你累了吧，也没怎么正经吃东西。”

这是八重子一贯的慰劳方法。

“现在可没什么食欲。”昭夫说着打开了啤酒。他很想喝醉，可无论醉成什么样，今晚恐怕都睡不着了。

厨房里传出菜刀剁东西的声音。

“干什么哪？”

八重子不答。昭夫站起来，向厨房看去。操作台上放着一个碗，里面是肉馅。

“这么晚了你做什么？”昭夫再度问道。

“他说肚子饿了。”

“饿了？”

“刚才直巳下来，所以……”八重子咽下了后面的话。

昭夫感到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他还好意思喊饿？做了那种事，把父母害成这样……”昭夫大口喘气，摇晃着脑袋向门口走去。

“等等，别去！”八重子喊道，“没办法呀，他还年轻，晚上什么都没吃，肯定会饿的。”

“我可是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也一样，可他还是个孩子呢，还不知道这事有多严重。”

“所以我要教育教育他。”

“不用这么着急。”八重子拽住了昭夫的胳膊，“等安稳下来再说，好不好？孩子也受了打击，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到现在才开始喊饿。”

“他不说是怕我骂他。所以看我出去了，觉得时机到了才跟你开口。要是真的在反省，为什么不下楼？就这么一直躲在屋子里？”

“哪个孩子都怕父亲骂的。总之你先忍一晚上，过后我去和他说。”

“你说了就管用吗？”

“可能不管用，可你骂他也不管用啊，什么都解决不了。话说回来，现在最紧迫的不就是怎么保护好他吗？”

“你就知道溺爱他！”

“不对吗？无论如何，我都是站在孩子一边的。不管他做什么，即使他杀了人，我都要保护他。我求你了，今天就饶了他吧。求你了！”

八重子眼中闪现出泪花，从脸上流到下巴，圆睁的眼睛因充血而通红。

看着妻子痛苦的脸庞，昭夫胸中的怒气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虚无感。

“放手。”

“不，你肯定……”

“我说放手！我不去二楼。”

八重子像被抽空了一样半张着嘴。“真的？”

“真的。我受够了。给我做个肉饼什么的。”

昭夫甩开八重子的手，坐回饭厅的椅子上，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八重子放心了，回到厨房重新切菜。看着专心切菜的妻子，昭夫想，或许她不做些什么就不能安心吧。

“你自己那份也做出来吧。”昭夫说，“反正要做一回，你也吃点。”

“我就算了。”

“你也吃点，以后都不知道能不能悠闲地吃饭了。我先吃，管它呢。”

八重子从厨房走出来。“你……”

“明天是很难熬的一天，就当积攒体力吧。”

八重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早上五点十分，窗外晨光熹微。

昭夫待在饭厅。虽拉着窗帘，缝隙中透出的光线却在渐渐增强。

桌上放着盛有吃剩下的肉饼的盘子。玻璃杯里还有半杯啤酒，但昭夫根本无意去喝。八重子只吃了三分之一个肉饼就饱了。她觉得不适，现在正躺在和室里。只有直巳若无其事，八重子刚刚把他吃空的盘子拿下来。昭夫没有冲直巳发火的心情，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熬过这一天。

大门口响起了声音，有东西从收信口塞了进来。大概是送报纸的。

昭夫抬了抬腰，又重新坐好。这么早出去，万一被谁看见就麻烦了。今天是星期六，昭夫从未在星期六早上出去过。如果行为异常，一定会被怀疑。况且今天的早报也不会有什么用。对昭夫而言，有用的报道最快也要晚报才能登出。

吱的一声，门开了。昭夫吓了一跳，回头去看，是八重子。

“怎么了？”她惊讶地问道。

“啊……那个门，怎么是那种声音？”

“门？”她轻轻推了一下，门立刻吱嘎作响，“这个呀，有年头了。”

“这样啊，我都没注意。”

“一年前就这样了。”八重子看了看桌上的餐具，“吃好了吗？”

“嗯，收拾吧。”

看着妻子把餐具送进厨房，昭夫把目光重新投向那扇门。他从未留意过房子的状况，家里到底有什么情况也说不清楚。

昭夫环视室内。虽是从小住惯的房子，却仿佛初次看到一样。

他把视线停在面向院子的玻璃门前。地板上放着抹布。

“就是在这儿杀的。”昭夫说道。

“嗯？你说什么？”八重子从厨房探出头来。她正在刷碗，还挽着袖子。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杀的？”

“……是的。”

“用那块抹布擦的地板？”昭夫冲着玻璃门下面抬了抬下巴。

“没办法。不收拾的话……”

八重子拿着超市购物袋，抓起抹布扔了进去。

“把它混在其他垃圾里面扔掉，看不出来的。”

“我知道。”

八重子走进厨房，随即传来打开生鲜垃圾箱的声音。

昭夫盯着原先盖着抹布的那块地板，想象着女孩的尸体倒下的场景。

“哎。”昭夫又招呼八重子。

“又怎么了？”八重子不耐烦地说。

“女孩进了咱家屋子，对吗？”

“对啊。但不是直巳硬拽过来的，女孩自己多少也有些责任。”

“我问的是，进屋为什么还要穿鞋呢？”

“鞋？”

“那个小女孩只穿着一只鞋，也就是说，有一只鞋掉了。进屋还要穿鞋，不是很奇怪吗？”

可能是没有理解，八重子有些不安，眼神游移。终于，她好像明白了，点了点头。“那只运动鞋是我给穿上的。”

“你？”

“鞋就放在门口。我觉得不妥，就给穿上了。”

“为什么只有一只？”

“因为光是一只就够麻烦了。鬼鬼祟祟的，被人看见就完了。我把另一只藏到塑料袋底下了，你不会没看见吧？”八重子瞪大了眼睛。

“看见了。我给穿上了。”

“太好了。”

“你没撒谎吧？”昭夫抬眼看着八重子。

“什么？”

“不是一开始就只穿着一只吧。是不是直巳把人家拽到家里，拉扯时掉了一只鞋子？”

八重子吃惊地挑了一下眉毛。

“我干吗撒谎？真的是我穿上的。”

“……那就好。”昭夫挪开目光。想想也确实无所谓。

“呃，”八重子说道，“春美那边怎么办？”

“春美？”

“昨天不是没让她来吗，今天呢？”

昭夫皱了皱眉。把这件事忘了。“就说今天也不用了。星期六我来照顾。”

“她不会怀疑吗？”

“怀疑什么。春美什么都不知道。”

“……是呀。”

八重子又回到厨房，冲了杯咖啡。傻等着太辛苦了，昭夫想，得做点什么打发时间，可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家中大小事务都是由八重子处理的。昭夫从未做过饭，也没打扫过房间，所以完全不知道哪里有什么。以前有一次八重子外出，正好赶上昭夫要参加葬礼，他连条黑领带都找不到。

昭夫正要起身拿报纸，远处传来警车的警笛声。昭夫顿时全身僵住，盯着妻子。八重子端着咖啡杯的手也变得僵硬。

“来了。”昭夫轻声说道。

“好快啊……”八重子声音嘶哑地说。

“直巳干什么呢？”

“嗯……”

“在睡觉吗？”

“我说了不知道，要不你去看看？”

“不，算了。”

昭夫喝着没加糖的咖啡，心想反正睡不着了，至少让头脑清醒一点，不知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一想起这个，昭夫就眼前发黑。即使在尸体上找不到什么线索，警察应该也不会罢手。虽然恶性犯罪的破案率一直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警察的能力在下降。

“你去睡一会儿吧。”昭夫说。

“你不睡了？要去公园看看？”

“那样要是被抓个现行不就完蛋了？”

“那……”

“我再待一会儿，困了就去睡。”

“嗯，我也睡不着。”八重子站起来打开门，离开房间之前回头看了丈夫一眼，“你别胡思乱想了。”

“胡思乱想？”

“比如又去报警……”

“嗯。”昭夫点了点头，“不会的。”

“真的？我可信你一回。”

“现在报警还有什么用？”

“说的也是。”八重子叹了口气，道声晚安，走出了屋子。



在开向犯罪现场的出租车里，松宫有些紧张。这是他被分配到搜查一科后接触的第二起杀人案。在上回的主妇被害案中，他还只是跟在老刑警后面打杂，没有什么参与破案的真实感和满足感。他决定这回要做些有分量的工作。

“据说死的是个孩子。”坐在旁边的坂上有些烦躁地说。

“够惨的。父母一定受不了。”

“那是肯定的。我是说工作上的事。这种案子调查起来很棘手。要是成年人被害，可以通过调查被害人的人际关系，找出有杀人动机的嫌疑人。可要是小孩子，这方法就行不通。但如果罪犯是附近有名的变态狂，也好办。”

“你是说临时起意的犯罪？”

“有这个可能，也可能是早有预谋，总之肯定是个脑袋不正常的浑蛋干的。问题是，单从表面上看不出谁是变态狂。大人也许还能察觉，小孩就不行了，坏人说两句好听的就把他们骗了。”

坂上三十五六岁，在搜查一科已待了十多年，以前也碰上过类似的案件。

“这里是练马警察局的管辖范围……”坂上突然说道，“他们好像刚换了局长，正干劲十足呢。”说完，他哼了一声。

听到是练马警察局，松宫深呼吸了好几次。让他紧张的不仅仅是手头的案子。他早就注意到这件案子发生在练马警察局的管辖范围内，而练马警察局的刑事科里，有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

松宫脑中浮现出隆正黄色的脸庞。松宫几天前刚去探望过他，如今又马上要和他的儿子见面，也许冥冥之中真的自有安排。

出租车驶入住宅区。这是一个规划得很整齐的小区，尺子一样笔直的道路两旁排列着许多相似的房子。松宫能想象出，这里住的都是中产阶级。

前面聚集了不少人，还停着几辆警车。再稍微往前一点，穿制服的警察正在疏导来往车辆。坂上示意司机停车。

松宫下了出租车，和坂上拨开围观的人群挤到里面，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打过招呼后走进封锁区域。

松宫听说现场是银杏公园的公共厕所。但并不能确定这里就是杀人的第一现场，而只是在这儿发现了尸体，也就是说，是件抛尸案。尸体上有明显的他杀痕迹，杀人案的可能性非常高。

银杏公园相邻道路的内侧被划为封锁区域。公园入口附近站着一个松宫熟悉的人，是资深主任小林。股长石垣并没有出现。

“够早的啊。”坂上对小林说。

“我也刚到，还没看里面呢，从派出所那儿听了听案情。”小林右手夹烟，左手拿着便携式烟灰缸。松宫所在的搜查五股最近有好几个人戒烟了，但小林却是个绝口不提戒烟话题的老烟枪。

“谁发现的尸体？”坂上问道。

“附近的一个老头。早上起来喜欢在公园里抽根烟，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老人上厕所都频繁。一进公共厕所，看到隔间半开着门，里面就是小女孩的尸体。老头一大早就触霉头，可别折了寿。”说话恶毒是小林的一贯作风。

“查明身份了吗？”坂上接着问。

“现在正在派出所确认。法医说死亡时间已经超过十个小时。机动搜查队和派出所都出动了，但凶手估计不在附近了。”

松宫边听边把目光投向公园里面。秋千、滑梯一类的普通娱乐设施放在四周，中间的空地可以玩躲避球。鉴定科的人正在角落的草丛里找着什么。

“先别进去。”小林注意到松宫的视线，说道，“据说要找什么东

西。”

“是凶器吗？”松宫问道。

“不是。大概没用凶器，用的是这个。”小林用夹着烟的那只手，做了个卡脖子的动作。

“那是在找什么呢？”

“塑料袋、纸箱之类的吧，装尸体的东西。”

“就是说，这里不是第一现场，是从别处运来的？”松宫问道。

小林面无表情地轻轻地点了点头。“大概是吧。”

“想把女孩带进厕所猥亵，碰到反抗就下了杀手……也有这种可能吧？”

旁边的坂上突然叹了口气。“即使是变态狂，也不会在随时有人进来的公共厕所下手。”

“要是半夜呢……”

“你觉得会有小孩子半夜出来晃荡吗？要是之前就被绑架了，也会带到别的地方，一般都是这样。”

确实如此，松宫沉默了。小林和坂上一听到案件概要，就已判断出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啊，派出所的人来了。”小林吐着烟，向松宫身后努了努下巴。

松宫回头，看到一个穿灰色西服的人冲自己走来。那人头发梳得很细致，与其说是刑警，不如说更像个一丝不苟的上班族。

此人姓牧村。

“确认被害人的身份了吗？”小林问牧村。

牧村皱了皱眉头。“看来是没错。孩子的母亲已经没法回答问题了，父亲则说如果能尽快破案，一定全力协助。”

“听说他们昨天就提出搜索申请了？”

“刚过八点两人就来到练马警察局。他们住在主干道对面，父亲是个公司职员。”牧村打开记事本，“女孩叫春日井优菜，春天的春，星期日的日，水井的井，优秀的优，菜花的菜。”

松宫拿出记事本，写下这几个字。

牧村还说了她父母的姓名。父亲叫春日井忠彦，母亲叫奈津子。

“被害人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从学校到这里步行要十分钟。昨天下午四点回过一次家，之后趁母亲不注意，自己出门，再也没回来。两人提出申请后，手头没有案子的警察们从他家到学校附近到处寻找，没有找到。下午五点左右，有个和被害人年龄相仿的女孩去过主干道旁边的冰激凌店。遗憾的是店员看了优菜的照片之后，不能肯定就是同一个人。”

“冰激凌。”小林自言自语道。

“据说那个女孩买了一个冰激凌，旁边也没有人。”

“大概是想吃冰激凌才从家里出去的。”小林旁若无人地说。

“也有这种可能。看起来是个活泼的女孩，以前经常到处跑。”

小林点点头，又问牧村：“问过他父亲了吗？”

“现在借用了街道的市民中心，把夫妇俩安置在那儿。刚才我说的也是在那里了解到的。您要去见见吗？”

“虽然股长还没来，我倒想先问问——你也一起来吧。”小林对松宫说。

凶案发生后，派出所的刑警和机动搜查队的人担当初次调查的任务，询问死者家属是其中一环。搜查一科接手后，还要再问一遍，死者家属要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在上一起案件中，松宫就觉得死者家属很可怜。现在又要执行一遍令人抑郁的程序，松宫的心情不禁变得灰暗了。

牧村把三人带到市民中心。所谓的市民中心位于一幢二层公寓的一楼，据说是附近的房东廉价提供的。此楼已建成二十年以上，外墙已有了裂缝。房东大概觉得反正租不出去，不如低价租给街道更划算。

一打开门就闻到一股霉味。里面是一间和室，一个穿着蓝色薄毛衣的男人盘腿坐着。他一只手捂着脸，深深地埋着头。虽然注意到有人进来，却像石头般一动不动。松宫发现，他是不能动了。

“春日井先生。”

听到牧村的招呼，春日井忠彦终于抬起了头。他脸色发青，眼窝深陷，微秃的前额泛着些许油光。

“这位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很抱歉，想请您再详细地说一遍经过。”

春日井有气无力地看着警察，眼角周围还有泪痕。“我已经说了好几次……”

“实在抱歉。”小林低下了头，“但是为了尽快抓住凶手，由我们直接询问才是最快的办法。”

“从哪儿说好呢？”春日井像已无法忍受，几乎是呻吟着说道。

“您在八点钟提出搜索申请，那么是几点钟发现女儿不见的呢？”

“我妻子说是六点左右。她当时正在准备晚饭，根本不知道优菜是几点出去的。我下班途中接到家里的电话，说优菜不见了，也许是来车站接我，让我留意。去年有过一次这样的事，优菜独自来接我。当时就告诉她一个人太危险，以后再没有过……”

从这里走到车站大概要花三十分钟。也算是女儿为了让爸爸高兴进行的一次小小的冒险吧。松宫觉得很有可能。

“当时您夫人没太担心，是吧？”

春日井摇了摇头。“不，当然是担心的，我也放心不下。但是我妻子认为，如果去车站找，万一优菜突然回来，家里就没人了，所以一直待在家里。”

根据这句话，松宫察觉这是一个三口之家。

“我到家的时候是六点半左右。优菜还没回来，我就着急了，把钥匙放在邻居家，和妻子一起把能想到的地方全找了一遍，还拿着照片在车站问过，附近的公园、小学……也都问过。这个公园也来了，可没想到，竟然……在厕所……”春日井痛苦地说不出话来了。

松宫没有看他，只是一味地记笔记，可记录的内容只能再次印证这个悲惨的事实。松宫刚好向后翻过一页时，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便抬起头来。

像是呜呜的风声，从紧闭的拉门里面传出。

其他刑警也注意到了，和松宫看向同一个地方。

春日井突然说了一声：“是我妻子。”

“在里面的房间躺着呢。”牧村用平静的口吻说。

又听到了“呜”的声音，确实是人发出的。松宫判断出那是在哭，已经泣不成声了，喉咙完全嘶哑，即使想哭喊，也只能发出如微弱气流一样的呜咽。

“呜……呜……”

刑警们都沉默了。松宫竭尽全力才没有跑出去。



刚过上午十点，前原家的门铃响了。此时昭夫正在上厕所。慌慌张张地洗手时，他听到八重子在和门外的人说话。对讲机的话筒挂在饭厅的墙上。

“……您好。啊，是的。但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对方好像又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八重子又说：“……嗯，好的，我知道了。”

昭夫进来时，八重子刚刚把对讲机放回原处。

“来了。”

“谁？”

“当然是警察了。”八重子眼中掠过一丝愁云，“除此之外还会有谁？”

昭夫本就心绪不宁，闻言心跳得更快了，体温好像也上升了，还打了一个冷战。

“怎么会来咱家？”

“不知道。反正得赶紧出去见见，不然该起疑心了。”

昭夫点点头，走向大门，途中做了几次深呼吸。尽管如此，心跳也没有慢下来。

昭夫并不是没考虑过警察会来。他根本不知道直巳杀害女孩之前都干了什么，或许被人看见了也说不定。昭夫决心隐瞒下去，他已没有退路。

然而，当警察真的来了之后，不安和恐惧还是让昭夫双腿发软。面对专业的刑警，外行人的谎言能管用吗？昭夫毫无信心。

开门之前，昭夫闭上双眼，拼命调整呼吸。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剧

烈的心跳，但警察一定会注意到呼吸的紊乱。

不要紧，昭夫暗暗对自己说，警察来了，也不代表什么都露馅了，只不过是在案发现场周围撒网式搜索罢了。

昭夫舔舔嘴唇，干咳一声，打开了大门。

小小的院门外站着一名穿深色制服的男子。他个子很高，大概有三十五六岁，脸庞因久经风吹日晒而线条分明，上面的光影看起来格外浓重。

“十分抱歉，打扰您休息了。”男子指着门内，轻快地说道，“现在方便吗？”

他大概是想进来谈。“请进。”昭夫答道。

男子推门走了进来，掏出了警察手册。

男子是练马警察局的刑警加贺。他说话很柔和，完全没有刑警的威慑力，但周身上下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邻居家的大门口也站着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正和那家的主妇说着什么。那人大概也是刑警，可见附近分布着大量警察正在调查。

“有什么事？”昭夫问。他决定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为好。因为如果被追问“为什么知道”，就没法回答了。

“您知道银杏公园吗？”加贺问道。

“知道啊。”

“今天早上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

“哦？”昭夫应道。他知道装出惊讶的样子会更有利，但却做不到。他知道自己面无表情。“这么说来，怪不得早上听到警车声了。”

“是吗？把您吵醒了，真不好意思。”加贺低下了头。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了，是哪家的孩子？”

“四丁目一户人家的女儿。”可能警方有规定不能透露被害人的姓名，加贺从制服内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就是她。”

看到照片，昭夫感到毛骨悚然，一瞬间无法呼吸。

照片上是一个眼睛大大的可爱女孩。拍照时正值冬季，她裹着围巾，盘在头顶的头发上挂着毛绒饰物，笑容中充满幸福。

就是这个女孩，昨天被自己装进纸箱，扔在肮脏黑暗的公共厕所里。这让昭夫无法想象。仔细想来，他没有认真看过尸体的面容。

这么可爱的孩子……想到这里，昭夫几乎站不住了，想蹲下来放声大叫，甚至想立刻冲上二楼，把逃避现实、沉醉于自己创造的单调世界的儿子拖出来，拖到刑警面前。当然，他自己也必须为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

但他没那么做。他勉强支撑着身体，拼命装出一点表情。

“您见过吗？”加贺问道。他嘴角浮出笑意，一直盯着昭夫的眼睛，很是不可捉摸。

“嗯……”昭夫把脑袋歪向一边，“这么大的孩子，周围倒是总能看见几个，但没注意过长相。况且我白天也不在家……”

“您在公司上班？”

“是的。”

“那请您的家人也看看吧。”

“我家人？”

“现在都不在家吗？”

“那倒不是。”

“请问还有谁在？”

“我妻子在。”昭夫没说政惠和直巳。

“那能请您夫人过来吗？不会多耽误时间。”

“可以倒是可以……您稍等。”

昭夫关上门，长叹一声。

八重子坐在饭厅的椅子上，用不安和胆怯的目光看着丈夫。

昭夫刚一转述刑警的要求，她马上厌恶地摇了摇头。“我才不见刑警呢。你想办法给我推掉。”

“人家可说了要见你。”

“你就随便编个理由，就说我正忙着呢。反正我是不想见。”八重子说完就起身走出了房间。

昭夫叫她，她也不回应，自顾自地上了楼梯，大概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昭夫摇摇头，搓了把脸，再次来到大门口。

开门后，刑警客气地笑了笑。

“她暂时走不开。”

“啊，这样啊。”刑警好像很失望，“确实是来得太突然了。那么，能麻烦您给夫人看看这个吗？”刑警拿出刚才的照片。

“啊……没问题。”昭夫接过照片，“就问问她见没见过就行了吧？”

“是的，麻烦您了。”加贺带着歉意低头致意。

昭夫关上门，走上楼梯。

直巳的房间里听不到声音。总算是不玩电视游戏了。

昭夫打开另一侧的房门，那是夫妇俩的卧室。八重子正坐在梳妆台前，但看得出完全没有化妆的意思。

“刑警回去了？”

“没有，他让你看看照片。”昭夫拿出照片。

八重子扫了一眼。“怎么偏偏来咱们家？”

“不知道，总之附近都查了个遍，大概是在找目击者。”

“你就对刑警说没见过。”

“当然会那么说，但你也看看。”

“为什么？”

“让你知道我们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

“你瞎说什么！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八重子把身子扭向一边。

“让你看就看看吧。”

“不看。我不想看。”

昭夫叹了口气。看来八重子也知道，看了少女天使一般的脸庞，心里会受不了。

昭夫走出屋子，想打开直巳房间的门，却发现上了锁。这扇门本没有锁，是直巳自己安上的。

“你干什么？”八重子把手搭到他肩膀上。

“让那小子也看看。”

“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让他好好反省一下，想想自己究竟干了什么。”

“你现在不这么做，直巳也在好好反省，所以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可能！他就是想逃避，闭眼不看现实而已。”

“就算是这样……”八重子歪着脑袋，摇晃着昭夫，“你先忍一忍，等事情结束了……瞒过去了之后，再好好和他说也不迟。不用在这种时候还让孩子痛苦吧，你难道不是他爸吗？”

看到妻子眼中流出泪水，昭夫放开了门把手，无力地摇头。

确实如此，渡过眼前的难关才是关键。

但真的要放过他吗？和这种浑蛋儿子真的能好好谈吗？

昭夫回到大门口，把照片还给刑警，称妻子也没见过。

“好的，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抱歉。”加贺把照片揣进怀里。

“可以了吗？”昭夫说道。

“嗯。”加贺点了点头，望向旁边的草坪。

昭夫心里一惊，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问个稍微奇怪的问题，”加贺说道，“您家的草坪种的是什么草？”

“草坪？”昭夫明显底气不足。

“您不知道吗？”

“啊……很久以前种上的。这房子原来是我父母的。”

“这样啊。”

“那个……草坪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请别在意。”刑警笑着摆了摆手，“最后一个问题，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家里一直都有人吗？”

“从昨天到今早……应该都有吧。”

昭夫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问。正在这时，饭厅通往院子的玻璃门嘎啦一声打开了。昭夫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原来是政惠出来了。

加贺也吃了一惊。“这位是……”

“这是我妈。不过不能问她话，这里有点问题。”昭夫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所以刚才就没跟您说。”

政惠喃喃自语地在花盆旁蹲下，似乎在找什么。

昭夫忍不住跑过去。“干什么呢？”

“手套。”她嘀咕着。

“手套？”

“没有手套的话会被骂的。”

政惠背对着昭夫在花盆前摸了半天，终于站起来，面向昭夫，手里拿着一只脏兮兮的手套。昭夫顿时全身好似冰冻一般。那只手套是昨天他用过的，处理完尸体后，他忘了把手套扔到了哪里，可能是无意间放到这里的。

“这个可以吧，叔叔？”政惠走到加贺身边，在他脸前摊开双手。

“啊，干什么呀。太对不起了。好了，回家玩去吧，马上要下雨了。”昭夫用对孩子说话的口吻说道。

政惠看看天空，似乎明白了儿子的意思，穿过院子回到饭厅。

昭夫关好玻璃门，看了看大门口，只见加贺一脸惊讶。

“就是这样。”昭夫挠着头走了回来，“所以也帮不上您什么忙。”

“真够辛苦的。您自己照顾老人？”

“唉，是的……”昭夫点点头，“那个，可以了吗？”

“可以了，百忙之中打扰了，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昭夫站着目送刑警离开。直到身影消失在远处，他才把视线投向院子。

他想起女孩身上的青草，不由得心生绝望。

第二章



11



搜查本部设在练马警察局。下午两点，本部召开了第一次共同会议。松宫注意到了坐在他斜前方的那个人，上次见到他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紧绷的侧脸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长期练习剑道锻炼出的体魄，以及一丝不苟的坐姿，都和以前一样。

松宫知道，如果接手这起案件，一定会遇见他。松宫想象不出见面时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他应该知道松宫当了警察，但或许不清楚松宫在警视厅的搜查一科。

他比松宫先一步就座。松宫坐在他后面，因此他大概还不知道松宫来了。

会议按程序进行。死亡时间是前一天下午五点至九点之间。杀人方法为扼杀，除此之外没有外伤。

在死者的胃中发现了冰激凌，因此去冰激凌店的女孩很可能就是被害人。如果是这样，死亡时间就能更精确。

有人目击到银杏公园周围停过几辆车。其中大部分是商用车，平时就停在那儿。现在还没有深夜时的目击记录。

没找到可以认定为凶手遗留品的东西，但鉴定科有一个有意思的报告。死者的衣服上沾着少量的草，种类为高丽草，生长状态不佳，也没经过护理。此外还有一部分白车轴草，就是通常说的三叶草。鉴定科认为，这些是长在草坪里的杂草。

春日井一家居住在高层，当然没有院子。春日井优菜常去的公园里有草坪，但种类不同。而银杏公园里没有草坪。

鉴定科的另一份报告也值得注意。春日井优菜的袜子上也有微量的同种类草，而她被发现时穿着运动鞋。

警察们一致认为，虽然有可能到院子和公园的草坪玩耍打滚，但一般都不会脱鞋。而且昨天上午一直下雨，露天的草地很湿，不可能光脚踩上去，更不用说穿着袜子了。还有，春日井优菜穿的鞋在脚踝处系有扣带，不会自己掉下去。换句话说，她躺在草坪上，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最自然的推理是：女孩遭杀害之后，被放到某个草坪上。如果是那样，自然不会是惹人注目的公共场所，只能是某户人家的院子。

因为以上的情况发现得较早，机动搜查队和练马警察局的警员们便在周边搜索种植高丽草的地点。但是，这种草是日本最普遍的一种草，在私人住宅里也相当常见。如果凶手作案时使用了汽车，符合条件的范围会剧增。所以这条线索是否有用还不知道。

接着是现场周围私人庭院的调查报告。第一个站起来的就是刚才松宫注意的人，这让松宫吃了一惊。

“我是练马警察局的加贺。”那人报出姓名后开始了报告，“从二丁目到七丁目之间，院子里种草的住户有二十四家。其中有十三家种的是高丽草。这只是向住户询问的结果，住户也有可能记错。剩下的十一家种类不详。给全部住户看过被害人的照片，有三家说认识被害人，但都说被害人最近没有来过他们那儿。”

松宫从加贺的报告中听出，他一接到报案便立即开始了调查。

接下来，一同走访的警察做了类似的报告，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

搜查一科科长说出今后的调查方针后暂时休会。目前还不能确定凶手早就认识被害人还是临时起意，总之，认为利用车辆绑架的观点比较多。虽然尸体就扔在被害人家附近，也不能肯定凶手就住在附近，很可能是凶手故意设下圈套。但从选择银杏公园这个不知名的地方作为抛尸地点来看，参与调查的警察都认为，凶手对这一带相当熟悉。

石垣股长把两位主任叫到身边商量着什么，也找来练马警察局的警员交换意见，加贺也在其中。松宫很关心他们说了什么。

商谈结束后，小林向松宫这边走来。

“我们负责调查现场周围。要收集目击信息，还要调查最近有没有孩子受到伤害的事情，再就是草坪。鉴定科已经做出草和土壤的分析报告，发现可疑的住户要仔细核对。”

小林向部下们分配工作，松宫也被分配参与调查。

“你和加贺一组。”

听小林这么说，松宫吃了一惊。

“我想你也知道，加贺是非常优秀的刑警。我和他合作过多次。工作虽有些复杂，你就跟着他干吧，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但是……”

“怎么？”小林转动着眼珠。

“没什么。”松宫摇了摇头。身后突然传来打招呼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加贺正盯着他，眼神意味深长。“请多多关照。”松宫说道。

散会后，松宫转身对加贺说：“好久不见了。”

“嗯。”简短地回答后，加贺问道，“吃午饭了吗？”

“没呢。”

“那一起去吧，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店。”

两人并排走出警察局。加贺走向车站前的商业街。“习惯了吗？”他问道。

“多多少少吧。”松宫答道，“我参加过世田谷主妇被害案的侦破，学了不少东西，对杀人案也习惯了。”

他的话里包含着一些虚荣心。他唯独不想被眼前的这个人当成新手。

加贺笑着轻叹一声。“哪有什么习惯了，特别是接杀人案。如果能习惯死者家属哭泣的样子，那就是做人有问题了。我问的是你是否习惯了用刑警的角度想问题。一旦穿上制服，看周围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

“那就好。时间会解决问题的。”

加贺带着松宫进了一家稍稍远离站前大道的餐馆。店里有四张桌子，两张坐着顾客。加贺选了靠近入口的桌子。坐下前，他向系着围裙的女服务员微笑致意。看来他常来这家店。

“这儿什么都好吃。我特别推荐烤鸡套餐。”

松宫点点头，翻看菜单，选择了煮鱼套餐。加贺则选了生姜烤肉。

“今天早上接到报案，我就知道会碰见你。”

“是吗？”

“看到我在这儿，你吃了一惊吧。”

“也不是，刚才看到你时，只是确认你果然在而已。”

“你知道我在一科？”

“嗯。”

“听舅舅说的？”

“不是，我在辖区警局也能听到你们的消息。”

“哦。”

加贺曾供职于搜查一科，大概和当时的同事还有联系。

“真没想到和你一组。你对我们主任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你不满意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有点在意。”

“要是你不愿意，我再去和小林说，把咱们调开。”

“我说了不是那个意思。”松宫的声音不禁尖锐起来。

加贺把胳膊肘支在桌上，侧着身子说：“辖区的刑警必须服从一科的安排。我们被编成一组是偶然的，你没必要想太多。”

“我当然不介意，只不过是按照股长和主任的指示工作罢了。我只把你当成一名辖区的刑警。”

“当然了，这不是很好嘛。”加贺答得很干脆。

饭菜上来了，确实很好吃，量很足，营养也均衡。松宫想，对于独身的加贺来说，这家店一定很重要。

“姑姑身体还好？”加贺拿着筷子问道。

加贺突然换成亲戚之间说话的口吻，让松宫很困惑。加贺则好奇地看着他。松宫觉得架子太大反而显得幼稚，就点了点头。

“和以前一样，嘴上不饶人。对了，她很久以前就让我碰见你时代她问好。我当时还说，我可不知道何时能碰见。”

“啊。”加贺点点头。

沉默中，松宫也动起筷子。许多事情盘旋在他脑中，以至于饭菜的味道只吃出一半。

加贺先吃完了，拿出手机摆弄起来，并很快操作完了，不像是发邮件。

“我前几天刚去探望过舅舅。”松宫试探着加贺的反应。

加贺把手机放进口袋，终于把目光转回松宫这边。“哦。”语气听上去漠不关心。

松宫把筷子放下。“你还是偶尔去看看吧。舅舅身体不大好，确切地说，活不了几天了，只不过在我面前装出健康的样子。”

加贺不想回答，径自端着碗喝汤。

“你……”

“别说废话了，快吃，这么好吃的菜该凉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呢。”

明明是你先问我家里的事！松宫很不满地又吃了起来。

吃完饭，电话响了。是小林。

“鉴定科有一份新的报告。被害人衣服上粘的白色颗粒的成分分析出来了。”

“白色颗粒……是什么？”

“泡沫塑料。”

“啊？”松宫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家电产品的包装箱里经常使用泡沫塑料，鉴定科说也许就是那个。”

“也就是说……”

“纸箱。”小林马上答道，“凶手是把尸体放进纸箱运走的。箱子里有残留的泡沫塑料颗粒，沾在了被害人的身体上。”

“原来如此。”

“下一步要调查银杏公园附近。纸箱很可能被凶手带走了，当然也有可能被扔掉了。但是如果凶手住在附近，最大的可能就是带回了家里。你们采集草的同时，也要留意观察有没有那样的纸箱。鉴定科的人说，

纸箱上有被害人的排泄物，相当臭，不会被带进房间。”

“知道了。”松宫说完挂了电话。

加贺正好奇地看着他，松宫转述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并加了一句：“我看咱们多半会白跑一趟。”

“怎么这么说？”加贺问道。

“我要是凶手，绝不会把纸箱带进家里，即使很近也不会那么做。一般都是开车去远处，找个合适的地方处理掉。”

加贺没有点头。他托腮沉思，一直盯着手机屏幕。



12

八重子突然变了脸色。她原本正用一杯热水暖手，现在却把手放到饭厅桌子上。

“你……现在才……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放弃吧，把直巳交给警察。”

八重子反复打量丈夫的脸，拼命摇头。“真不敢相信……”

“真的没办法了。我刚才说了，警察大概已经开始调查草坪。如果查出是咱们家的，再狡辩也没用了。”

“我又不是不知道，但是刑警又没说尸体上沾着草。”

“不说也该明白，要不然为什么问草坪的种类？肯定是发现女孩身上沾的草了。”

“你不是把草都弄下来了吗？还冲进厕所了……”

“我刚才都说过好几遍了。我把能看到的都处理掉了，当时那么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弄干净了，留下一点也没什么奇怪。”

“既然知道，你当时就不会弄干……”八重子皱着眉，懊恼地咬着嘴唇。

“你还要我怎么样？你知道有多难吗？又要避开人，又要尽快弄完。你想象一下衣服上沾着草是什么样子，那么黑，能都弄干净？难道发现衣服上沾着草，就把尸体弄回来？”

明知这么争吵无济于事，昭夫还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语气。大概是又想起了处理尸体时的恐怖：明知道必须把杂草弄掉，又想着尽快逃离现场，所以弄得马马虎虎。

八重子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扶着脑袋。

“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一切都完了，只能让直巳去自首，我们也是共犯。那也没办法，自作自受。”

“你甘心吗？”

“不甘心，可是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你就会说没办法！”八重子抬起脸，斜眼瞅着丈夫，“你知道吗？这可关系到直巳的一生啊。这不是偷东西或者把人打伤了什么的，是杀人……还是杀了那么小的孩子。直巳的一辈子都完了！你还说没办法？我可不那么想。我要坚持到最后的最后。”

“那你说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被查到草坪可怎么办？”

“暂且说……说不知道，敷衍过去。”

昭夫叹了口气。“你以为警察那么好对付吗？”

“即使证明那就是咱家的草坪，也不能成为直巳杀人的证据啊。也许是女孩趁咱家没人，自己跑进来的。”

“刑警问过家里是不是一直都有人。自己跑进来，为什么没人发现？肯定会追问的。”

“没注意到呀。谁会一直盯着院子？”

“这种屁话对警察有用吗？”

“有没有用，不试试哪能知道？”八重子提高了嗓音。

“净说些废话。”

“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把直巳交给警察，我什么都做。可是你呢？不管不顾，连考虑都不考虑。”

“我考虑的结果就是，已经没办法了。”

“不是。你根本就没考虑过，只是想从这件事里逃开。你以为让直巳自首，自己就没事了，以后的事都不用考虑了，是吧？”

“根本不是。”

“那干吗一直否认我的想法？光说不行，你倒是说出个替代方案啊！没有的话就闭嘴。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警察不好对付。即便是那样，我也有我的应对方法。”

昭夫在八重子的攻势下退却了。

正在这时，传来了奇妙的歌声。是政惠的声音。这更加刺激了八重子的神经。她抓起旁边的牙签筒扔了出去。牙签散落一地。

昭夫开口了：“与其说蹩脚的谎言被逮捕，不如干干净净地去自首，才能尽快回归社会。未成年人不会被透露名字。只要搬到远方，就没有人知道过去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什么叫回归社会？”八重子恶狠狠地说，“都到了这个地步，还说什么漂亮话！不透露名字就没有传言了？搬家也没用，杀小孩的标签会伴随直巳一生的。谁能接受这样的人？你会平等地看待这些人吗？我是不能。这是理所当然的。被捕的话，直巳的一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人生也到此为止了。你还不明白？还要我说什么？”

这回轮到昭夫没话说了。

八重子所言的确是现实。直到现在，还有人反对保护未成年罪犯。他们认为，无论是大人还是少年，犯罪就必须受惩罚，杀人就要偿命。昭夫也觉得杀人犯不可能浪子回头，对于规定刑期结束就能回归社会的现行法律怀有不满。八重子说的丝毫不错，他没有度量容忍一个曾经的杀人犯，哪怕是年少时犯下的过错。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你愣着干什么？说句话呀！”八重子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政惠的歌声还在持续，听上去像念经一样。

“不能半途而废。”昭夫突然站起来。

“什么半途而废？”

“就算是撒谎，也不能半途而废。既然隐瞒了，就要一直隐瞒下去。如果警察怀疑到咱家的草坪，一定会怀疑直巳。如果刑警不断追问，你觉得那小子能自圆其说吗？”

“可是要怎么办呢？”

昭夫闭上眼睛，痛苦得几欲呕吐。

在得知事情经过、决定处理尸体时，他有过一个想法，是关于让直巳脱罪的手段。但他一直努力把那个想法赶出脑海。他知道，一旦实施这个想法，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哎……”八重子催促道。

“如果刑警来了……”昭夫继续说道，“要是到了谎话被戳穿的时候……”他舔了舔嘴唇。

“怎么办？”

“只能……自首。”

“你！”八重子的眼神凶狠起来，“我都说了我——”

“听我说完。”昭夫深呼吸了一次，“不是你想的那样。”



13



按下一户写着“山田”名牌的人家的门铃后，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谁？”

松宫对准对讲机的话筒说道：“是警察。现在方便吗？有些事需要您协助调查。”

“啊，好……”对方的声音很困惑。

不久，门打开了，一个秃头男人不安地探出脑袋。他走下短小的台阶，来到松宫所在的院子门口。

“今天早上真是非常感谢。”站在松宫旁边的加贺说道。

“又有什么事？”房主不满地看着他们。

“您家里有草坪？”松宫问。

“对。”

“我们想采集一些草的样本。”

“啊？采我家的？”

“我想您知道银杏公园发现了女孩的尸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附近所有的住宅。”

“为什么要收集草？”

“需要对照。”

“对照？”男人脸上一片阴霾。

“不是说您的院子有什么问题。”加贺插嘴道，“因为需要调查街道上所有住宅的草坪，这才来麻烦您。如果您拒绝，我们也不会硬来。”

“不，不是不行……我是想问，不是怀疑我们家，对吗？”

“那是自然。”加贺露出笑容，“打扰您休息了，真是抱歉。马上就能弄好，您看可以吗？所有工作都由我们来做，也不会伤害草坪，只取很少一部分。”

“那样的话就没问题，院子在这边。”房主看起来终于放心了，把他们带进院子。

松宫和加贺一起逐一走访有草坪的住户，收集草和泥土的样本。每一家都很不情愿，许多人尖锐地质问是不是在怀疑他们。

“效率不高啊。”走出山田家后，松宫说。

“是啊。”

“必须一个一个地说明，真是麻烦。要是本部事先打电话说明情况，我们的工作也会顺利些。”

“有道理。可这样就把说明工作和采集工作分开了。”

“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

“为什么？”

“那样反而让效率更低。”

“怎么可能？”

“调查不是事务性工作，不是机械地说明情况那么简单。因为对方可

能就是凶手。一边说一边观察对方的反应，有时会抓到线索。但打电话就做不到。”

“是呀。可是从声音不也能判断吗？”

“那也有可能。那么我们采用你的方案，如果打电话说明情况的人觉得对方反应不正常，就必须一一传达给负责采集工作的人。你不觉得这样影响效率吗？况且，直觉很难表述。如果不能很好地传达，那么实际接触案犯的人可能会犯下错误。另外，事先电话通知也会让案犯做好准备。我理解你厌烦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但什么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我倒是没厌烦。”松宫为自己辩解，却想不出该如何反驳。

松宫和加贺逐一走访了指定范围内有草坪的住户。他们把采到的标本一个个装进塑料袋，注明取自何处。这确实是乏味的工作。同时，按照小林的命令，寻找纸箱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仍没发现值得怀疑的纸箱。松宫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发现。

加贺在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直直盯着大门口。名牌上写着“前原”二字，是一家需要采集标本的住户。松宫注意到加贺的目光和以前稍稍不同，增加了些许锐气。

“怎么了？”松宫问道。

“啊，没什么。”加贺略一摇头。

这是一栋古老的二层小楼。院门正对着房子的大门。门里有一段小路，右面就是院子，里面有一片草坪，看起来没怎么护理过。

春日井优菜的衣服上除了青草还沾着三叶草。据一个对草坪有些研究的警察说，照料得很好的院子里不会有这种杂草。

松宫按响了对讲机的按钮。“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松宫报出姓名和事由，对方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好的”。

大门打开之前，松宫确认了前原家的成员结构：妻子八重子四十二岁，还有十四岁的儿子和七十二岁的老母。

“真是普通的一家。”松宫喃喃道。

“这家的老太太有点老年痴呆。”加贺说道，“这世上没有什么普通的家庭。表面看来是和谐的一家，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们和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大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穿着马球衫，外面套了一件运动服，大概就是前原昭夫。看见松宫，他露出微笑。加贺连

忙说："屡次打扰，十分抱歉。"

松宫道明来意，前原的表情顿时僵住了。松宫不知是否该捕捉这些微小的变化。

"啊……没问题。"前原淡淡地答道。

"打扰了。"松宫说着走进院子，按顺序采集草的样本。鉴定科要求尽量多采集土壤。

"请问，"前原面带忧虑地问道，"这个有什么用？"

加贺默不作声，松宫只好边采集边回答："具体情况我不方便说。我们正在收集附近住宅的草坪的资料。"

"啊，是那种资料啊。"

前原一定是想问那种资料对调查是否有帮助，但他没有开口。

松宫把草放进塑料袋，直起腰向前原道谢。

这时，从屋中传出了声音。"求你了，不要去！"一个女人说道，然后又传来物体倒地的声音。前原说了句"不好意思"，慌慌张张地打开门查看里面的情况。"喂，怎么了？"室内的女人说了什么，但听不到谈话的内容。

过了一会儿，前原关上门，转向松宫，一脸尴尬。"真不好意思，见笑了。"

"怎么了？"松宫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妈有点不对劲。"

"您母亲，这是……"松宫忽然想到加贺刚才讲过的话。

"不要紧吧？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尽管开口。"加贺说道，"我们局里也有关于痴呆老人的咨询窗口。"

"没什么，请别担心。"前原挤出笑容。

松宫他们走到门口，前原也回到房子里。看着前原的背影，松宫叹了口气。"在公司拼死拼活，家里还有一堆事情，那个人够辛苦的。"

"那是一个典型的当代日本家庭。几年前就认识到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却没有切实的对策，只好由个人背起重担。"

"在家里照顾痴呆老人，想想就头疼。我也不能总置身事外，早晚有

一天得照看我妈。”

“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烦恼。国家不管，只能自己解决。”

加贺的话让松宫想起了什么。“你就不一样了。”他说，“把父亲一个人扔下，自己过着好日子，无拘无束啊。”话一出口，他就觉得说过头了。加贺也许会生气。

“倒也是。”加贺淡淡地说，“生和死若都是独来独往，那多自在。”

松宫停住脚步。“所以你也想让舅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去世？”

加贺好像终于回过神来，看着松宫，表情坚定地慢慢点了点头。“人怎么死，取决于他是怎么活过来的。那个人会有这样的死法，完全是因为他的活法就是如此。”

“那个人……”

“建立起温暖家庭的人，死时也会得到家人的关怀。而没能建立起像样家庭的人，死时偏偏渴望亲情，你不觉得他这样很自私吗？”

“我……我们的温暖家庭，都是舅舅建立起来的。多亏了舅舅，我们母子二人才没有受苦。我不想让舅舅孤独地去世。”松宫看着加贺冷漠的目光，继续说道，“你不想看你父亲就算了，我来照顾舅舅，给他送终。”

松宫期待着反驳，加贺却只是静静地点了点头。

“随你。我不想评价你的生活方式。”他说着迈出一步，又马上停下了，站在前原家旁边直直盯着一辆自行车。

“这自行车有问题吗？”松宫问。

“没什么。走吧，还有几家没去呢。”加贺迅速转身离去。



昭夫透过窗帘缝隙窥视着玻璃门外的道路，两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骑着自行车驶过。

两名刑警已离开十多分钟，应该不会回来了。

昭夫叹了口气，来到沙发旁坐了下来。

“怎么了？”八重子坐在饭厅的椅子上问。

“刑警不在那儿，看来不像是在监视我们。”

“那就是说不只是调查咱们一家吗？”

“估计是，也不能肯定。”

八重子双手揉了揉太阳穴，嘴里还说着头疼。大概是睡眠不足引起的。

“可是，采集了草坪的标本，怎么也没办法了。”

“是啊。现在的科技厉害着呢，估计会发现就是咱家的草坪。”

“大概在什么时候？”

“什么？”

“下次警察什么时候来？我这么说你还不能马上明白？”

“嗯……用不了两三天。”

“最快在今天夜里？”

“那也说不准。”

八重子闭上眼睛，痛苦地叹气，声音中充满绝望。“能糊弄过去吗？”

昭夫手拿香烟，咂了咂嘴。“事到如今，说这个有什么用。”

“可是……”

“你不是说只要直巳不被逮捕，干什么都行吗？所以我才想出这个办法。你不同意？那还是把直巳交给警察吧。”

昭夫的话里充满烦躁。他带着十二分的苦恼才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听到泄气的话让他很恼火。

八重子慌忙摇头。“不是的，我可没改变想法。我只是希望计划万无一失，可别出什么错。”

她的声音里有掩饰的意思，大概是怕惹急了昭夫。

昭夫不停地抽烟，很快就抽掉一根。

“咱们不是研究好几回了吗？而且已经得出万无一失的结论，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我已经豁出去了，你也别七上八下了。”

“我不是七上八下，只是确认一下有什么没想到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刚才我演得很好吧？刑警有什么反应？”

昭夫歪着头说：“我也说不好。估计没觉得你是在演戏，不知道给人家留下了什么印象。”

“是吗？”八重子有些失望。

“如果他们能亲眼看见我妈发疯，肯定会印象深刻。但这也做不到——对了，我妈呢？”

“啊……估计是在屋里睡觉吧。”

“哦。直巳在干什么？”

八重子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皱眉思考着什么。

“怎么？又在玩游戏？”

“不是。我也把计划对他说了，大概他也要考虑很多吧。那个孩子已经受伤了。”

“那点反省管什么用。不行，赶紧给我把他叫来。”

“你想干什么？现在要训他吗？”

“不是。这次的计划要想成功，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把谎话说圆满。只要有一点对不上，警察就会刨根问底。所以要事先演习一下。”

“演习？”

“警察一定会问直巳问题。要是回答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不就麻烦了？要是不事先交代好，肯定经不起盘问。所以我要做一个讯问演习。”

“是这样……”八重子低下头，像在考虑什么。

“怎么了？快点把他叫来。”

“我明白你说的，可现在不合适，还是过后再说吧。”

“什么叫不合适？怎么回事？”

“杀了女孩之后，他一直情绪很低落。现在跟他说计划，肯定不能在

刑警面前演好。你就不能让他不在场吗？”

“不在场？”

“就是证明事发时他不在家。那样刑警就不会问他了。”

昭夫看着天花板，只觉浑身无力。“是那个浑蛋说的吧？”

“什么？”

“是直巳说的吧，说给他做不在场的证明？”

“不是，是我觉得这么做为好。”

“是他说的不想和刑警说话，对吧？”

八重子舔舔嘴唇，低下头。“这也没什么啊。他还只是个中学生呢，肯定觉得刑警很恐怖。你就不觉得这太难为他了吗？”

昭夫摇摇头。他当然明白八重子的意思。没有耐心、胆小自私的直巳，不可能应付警察刨根问底的询问，也许会觉得麻烦，索性中途就全部交代了。可是，这究竟是谁犯下的罪呢？是因为谁才到了现在这样狼狈的境地？事到如今，直巳还把所有事都推到父母身上，这令昭夫感到很羞耻。

“谎言上再加谎言。”昭夫说，“如果直巳当时不在家里，那在哪儿？如果编不出来，警察一追查，不就露馅了？无论如何，那小子都不可能不见警察。所以，还是少撒点谎为好。”

“虽然你这么说……”

正当八重子闭口不言时，对讲机的铃声响了。

夫妇二人面面相觑。

“又是刑警？”八重子心惊胆战，脸上乌云密布，“不会是草坪查出什么来了吧？”

“怎么可能？不会那么快。”昭夫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拿起对讲机。低声问了一句：“谁呀？”

“是我。”

昭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是春美的声音。发现不是警察，昭夫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可马上又感到很狼狈。他没有想好该怎么应付妹妹。

“怎么了？今天来得这么早，店里休息吗？”昭夫慢吞吞地说。

“不是的，我到了附近，顺便来看看。”

“这样啊。”昭夫挂掉对讲机，看着八重子。“麻烦了，春美来了。”

“她来干什么？”

“我想办法把她支走。”

昭夫来到大门口把门打开，春美已经进了院门。因为这里对她来说就是娘家，也没什么好拘束的。

“不好意思，今天你先回去吧。”昭夫说。

“回去？什么意思？”

“我来照顾妈。其实我现在正忙着呢。”昭夫装出烦恼的表情。

“怎么了？”春美皱了皱眉，“妈有什么事？”

“不是，和妈没关系……是直巳的事。”

“直巳？”

“为了升学的事，和八重子闹别扭了。”

春美面露惊讶。

“妈在家里挺老实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照顾吃饭什么的就交给我好了，你就先回去吧。”

“你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还让你白跑一趟，真是……”

“行了。把这个给妈吃。”春美递过手中的超市购物袋。

里面装的是三明治和纸盒装的牛奶。

“吃这个就行？”昭夫问道。

“最近妈就喜欢三明治，这让她有一种去野餐的感觉。”

“哦？”昭夫第一次听说此事。

“放到地板上就行了。妈会自己拿去吃的。”

“为什么是地板上？”

“不知道。妈有她自己的规则吧，像个小孩一样。”

虽然难以理解，昭夫只能接受了。

“明天怎么办？”

“啊，要是有需要，我给你电话，不打电话你就不用来了。”

“没问题吗？”春美瞪大了眼睛。

“最近这两三天妈身体不错。双休日有我在，也能帮上忙，哪好意思总麻烦你。”

“嫂子也不要紧？她俩不是合不来吗？”

“有问题的是直巳升学的事，我不是说了吗？妈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别担心了。”

“真的？那就好。但是也不能大意，没准突然就干傻事。嫂子的化妆品什么的都藏好了？”

“化妆品？”

“妈最近好像对化妆品感兴趣，但不是成年女性那样，而是像小女孩学妈妈涂口红的样子来恶作剧。”

“还有这种恶作剧？”昭夫想起父亲也做过这样的事。当时告诉自己的就是母亲，而如今她也和父亲一样了。

“所以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不要随便放化妆品。”

“知道了，我跟八重子也说一声。”

“那就好。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昭夫在大门口目送春美走出院门，想起自己将要做的事，心中对妹妹充满愧疚。

昭夫回到饭厅，八重子马上问道：“春美说什么？”

“我说今天也不用来照看，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瞒过去了。”

“我听她说什么化妆品。”

“啊，是我妈。”昭夫转述了一遍。

“有这么坏吗？我一点都不知道。”

坏……昭夫心里反复琢磨这个词，可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

“把直巳叫来。”昭夫说。

“你……说你什么好啊。”

“不能老惯着他。他知道咱们马上要干什么吗？不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无法通过。我要让他也明白这个道理。要是以为什么都靠父母撑腰就大错特错了。他把父母当成什么了？快把他叫来！你要不去，我自己去。”

昭夫刚要起身，八重子抢先站了起来。

“等等，我知道了，这就把他叫来。但是我求你别太严厉，要不然他会更害怕。”

“害怕是理所当然的。快把他叫来！”

“好。”八重子应了一声，出去了。

昭夫想喝酒，最好烂醉到失去意识。回过神来，他发现手中还拎着春美给的购物袋。他叹了口气，走出饭厅，拉开里屋的拉门。昏暗中，政惠背对着他坐着。

昭夫想叫她一声“妈”，但他知道叫了也不会得到回应。现在政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春美说过，叫“小惠”的时候，母亲回应会多些，但昭夫不习惯这么叫。

“三明治来啦。”

他这么一说，政惠顿时回过头来，还开心地笑了，大概是想表现小女孩的笑容。昭夫看了却不寒而栗。

政惠爬行到昭夫跟前，抓住袋子又爬了回去。她取出三明治，一个个排好。

昭夫注意到她还戴着那只手套。他无法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吸引力，只知道如果硬抢过来，政惠会狂怒。

昭夫离开房间，关上拉门。走在幽暗的走廊里时，突然想到自己刚刚对八重子说的话。

把父母当成什么了？

这像是对自己说的台词。昭夫羞愧地低下了头。

☆
15
★★

昭夫搬进来不久时，觉得和母亲住在一起是正确的。八重子和直巳适应了新的环境，政惠也在自己的空间里生活。但和睦只是表面上的，沉闷的空气真切地笼罩着这个家庭。

昭夫最初看到的变化是晚饭。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坐到餐桌旁，却没有看到政惠。

“妈想在自己房间里吃。”八重子麻利地回答了昭夫的疑问。

昭夫问为什么，八重子只是摇头。

从那以后，政惠就没在餐桌上吃过饭。不光如此，饭菜也各自准备。八重子外出打工时，政惠就趁机做自己的晚饭。

“你去跟妈说说，别让她再刷煎锅了。用那么多洗涤剂，好不容易沾上点油的锅底又干净了。”八重子诸如此类的责怪越来越多。

为什么分开做饭，不一起吃？昭夫心存疑问却没有开口。答案不难想到。八重子和政惠的口味完全不同，两人为此有过口角，分开做饭就是口角的后遗症。

婆媳争斗是世间最常见的，昭夫也就不以为意了。但因为回到家里也心情沉重，他光顾酒吧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当时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关系暧昧不清。那女人在新桥的一家酒吧打工。

正是在那时，八重子对他说直巳遭人欺负。这是件令人忧郁厌烦的事。昭夫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骂了直巳，因为他又给家里增加了麻烦。

因为对家庭漠不关心，昭夫一门心思和那个女人厮混，从两周一次到每周一次，不久又变成三天一次。他还经常住在那女人的住处，早上才回家。

八重子终于发现了。

“是哪儿的女人？”一天夜里，八重子责问道。

“你说什么呢？”

“别装了，你每天晚上都去哪儿了？老实交代！”

“和同事喝酒去了。你别误会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我？别把我当傻子！”

争吵每晚都在继续。昭夫始终不承认女人的存在，八重子也没找到证据。但她的疑惑并未消除，反而更加确信了。昭夫和那个女人分开几年后，她偶尔还偷看昭夫的手机。

苦闷的日子仍在继续。有一天，政惠整日都闷在屋子里。昭夫去查看，发现她正坐在窗台边看着外面。

“干什么呢？”昭夫问道。

政惠的回答出乎意料。“好像有客人来了，不让我出去。”

“客人？谁呀？”

“不是来了吗？你听。”

昭夫听到的只是八重子和直巳的谈话声。

昭夫感到不快，以为政惠在挖苦他。“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别再计较了好不好？我已经够累的了。”

然而政惠依然一脸茫然。

“是我不认识的客人吧？”

“好了，随你的便吧。”说完，昭夫走出房间。

这时他还没怀疑什么，只不过觉得政惠无处宣泄怒气，故意把八重子当成外人。实际上，在那之后，政惠一直如常对待八重子和直巳。当然谈不上和睦美满，只是一如既往罢了。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天夜里，昭夫正要钻进被窝，八重子把他摇了起来，说楼下有声音。昭夫睡眼惺忪地下楼，看见政惠正在把和室里的矮脚饭桌拖进饭厅。

“您干什么呢？”

“这个本来就是那个房间里的。”

“怎么会呢？不是放在和室里的吗？”

“但是，得把它放在吃饭的地方啊。”

“这是什么话！不是有餐桌吗？”

“餐桌？”

“您看。”昭夫说着打开了门，一张餐桌出现在眼前。搬进来时，昭夫把和厨房相邻的和室改成了饭厅，餐桌就是那时买的。

政惠大张着嘴，呆住了。

想必是睡糊涂了吧，昭夫这么解释。他对八重子说出这一想法，她却不这么认为。

“妈是老年痴呆了。”八重子语气冰冷。

“怎么可能！”昭夫说道。

“你上班去了所以不知道，确实是痴呆了。有时做出饭来就扔在一边，忘记吃了。我问她是不是没吃锅里的粥，她又回答自己根本没做过。当然也不是总这样。”

昭夫说不出话来。继父亲之后，母亲也变成这样，真不敢想象。他眼前发黑。

“怎么办呀？我们事先可说好了，我可不是为了照顾老人才搬进来的。”

“我知道。”昭夫回答得很积极，却想不出解决方案。

政惠的痴呆程度急速加剧。痴呆有许多种类型，她属于记忆力低下。刚刚说的话就忘掉，忘记自己在干什么，忘了家里人的长相，甚至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春美带她去医院，据说没有治愈的希望。

八重子提出把政惠送进养老院。这可是把婆婆撵出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春美坚决反对。

“我妈还是在自己家里最安心，而且最好是没有改建过的家。她以为在这栋老房子里，自己一直都和我爸住在一起，所以才能安下心。要是送到别的地方，她肯定受不了，我绝对不会答应。”

八重子反驳道：“你说得轻松，照顾老人还不都得靠我们？”春美马上回答说自己也来帮忙。

“不麻烦你们二位，我来照顾。总之请让我妈留在这里，这总可以了

吧？”

妹妹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昭夫也没什么好说的。暂且先这么办吧。

最初，春美白天来，和政惠说话，给她做饭，等昭夫下班了再回去，但很快又改到晚上来。因为政惠白天大多在睡觉，傍晚时分才起来活动。春美每晚在固定时间来，每次都带着自己做的饭菜。因为政惠不吃八重子做的饭。

当时，春美曾经说过：“妈是把我当成妈妈了，以为自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只有到了晚上才能见到妈妈。”

昭夫起初还不怎么相信，但母亲的确正表现出向儿童心理退化的症状。他看了几本相关的书，每本书上都有相同的建议：老年痴呆症患者有自己创造的世界。绝对不能破坏这个世界。必须维持它，和老人接触。

在政惠脑中，这个家已是别人的了。住在这里的昭夫等人，对她来说也是陌生人。



16



松宫二人全部调查完指定区域的住户时已经入夜，包里塞满了装着青草标本的塑料袋。

松宫不知道有没有收获。哪一户家里也没有可能杀害女孩的人。所有人都很平凡，虽然贫富有些差距，但看得出都在为生活奔波。

“不在这个町。”向主干道走去时，松宫说道，“能干这种事的只有变态狂，比如独身男人，那种有怪异爱好的人。你想，把女孩突然拽进车里绑架，不管是出于什么心理，肯定是跑得越远越好。然后在哪儿把人杀了，又把尸体扔回这里，让我们以为凶手就是这一带的人。如此看来，凶手不会是这个町的，我的推理对吗？”

旁边的加贺没有说话，低头思索着什么。

“哎，问你话呢。”松宫叫道。

加贺终于抬起了脸。

“你没听到吗？”松宫问。

“不，都听到了。我明白你的想法，也有一定道理。”

加贺欲言又止的说话方式让松宫很不耐烦。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加贺苦笑了一下。“没有什么。我不是说过吗？辖区的人听一科的指示。”

“你这种话让人生气。”

“我不想惹你生气，你要是生气了，我道歉。”

两人来到主干道。松宫想搭乘出租车，加贺突然说：“我想先去一个地方。”

松宫发现一辆空车，刚要伸手拦下，闻言慌忙放下了手。“你要去哪儿？”

加贺犹豫半天，估计瞒不过松宫，叹道：“有一家值得怀疑，我想再去看看。”

“哪一家？”

“前原家。”

“前原……”松宫从包里拿出资料，看了看住户列表，“哦，有老年痴呆的老太太那家。为什么怀疑他们？”

“说来话长，而且仅仅是假设。”

松宫放下资料，斜眼看看加贺。“你不是听从一科的指示吗？那就不要对一科的人隐瞒什么。”

“我不想隐瞒什么。”加贺困惑地用指尖挠了挠满是胡茬的脸，耸耸肩，“好吧，但我可事先说明，有可能是白跑一趟。”

“那不要紧。有人说过，白跑的路多了，侦查的结果才可能有变化。”

这是隆正说过的话。松宫偷看加贺的表情，加贺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松宫跟在加贺后面到了银杏公园。封锁已经解除，但公共厕所周围还挂着警戒线。也许是因为天色已晚或是杀人案的影响，公园里空无一

人。

加贺跨过警戒线，走近厕所，在门口停下脚步。

“为什么凶手把尸体扔在这儿呢？”他问道。

“公园晚上没人，也不用担心尸体马上会被发现，不就是因为这些吗？”

“可是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多的是，比如山里，或者去临近的新座市，到处都能找到没有人迹的草丛。如果扔在那种地方，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会更晚。为什么凶手没想到？”

“我刚才说过了，是想让警察以为是附近的人干的。”

加贺摇了摇头。“不好说。”

“不对吗？”

“对于凶手来说，比起做那种伪装，更重要的是不让尸体被发现。这样会让人觉得可能只是绑架，警察就不敢轻举妄动。”

“那你怎么想？凶手为什么选择这里？”

加贺慢慢把脸转向松宫。“我认为，凶手是不得已才把尸体扔在这里的。”

“不得已？”

“对，凶手没有其他选择，即使想去更远的地方也缺乏手段。”

“手段……汽车？”

“嗯。比如凶手不会开车，或者没有车。”

“是吗？我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

“如果没有车，这次犯罪就不成立了。第一，怎么搬运尸体？抱着走？再小的孩子也得有二十公斤以上，再把尸体装进纸箱，那得是一个很大的箱子，抱着走太困难了。”

“不是说纸箱里有塑料泡沫颗粒吗？”

“对，应该是装家电的空箱子。”

“塑料泡沫颗粒意味着，”加贺竖起了食指，“凶手直接把尸体装进了

纸箱。”

松宫一时未能明白，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是啊。”

“你有车吗？”

“有，是辆二手车。”

“二手车也是宝贵的私家车啊。假如你是凶手，会怎么办？用车搬运时，会直接把尸体塞进纸箱吗？”

“我觉得没问题。”

“即使尸体湿漉漉的也没问题？”

“湿漉漉的……”

“人被掐死时会小便失禁。死者被发现时，裙子上也湿漉漉的。我比鉴定科的人先到现场，对此很清楚，虽然因为在厕所里，没注意到臭气。”

“对，调查资料上倒是写过。”

“我再问你，你会把那样的尸体直接装进箱子吗？”

松宫舔了舔嘴唇。“死者的小便会浸透纸箱，弄脏汽车。估计不太喜欢。”

“还有臭气，车上还会留下尸体的痕迹。”

“我会把尸体包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再放进箱子……应该会这样。”

“但凶手没有那么做，为什么？”

“因为不是用车搬运的……是吧？”

加贺耸耸肩。“当然也不能肯定。或许凶手大大咧咧，不在乎车里脏不脏。但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可如果不用车，怎么才能搬运大箱子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会怎么办？”

“刚才说了，抱着走太费劲，如果有手推车会方便些，但夜里推着那种东西会更引人注目。”

“我也这么想。有没有什么不起眼的、作用又和手推车一样的东西呢？”

“婴儿车……不对，要是以前的母婴车还行，现在的不行。”

加贺笑笑，拿出手机按了几下后递给松宫。

“你看这个。”

松宫接过。液晶屏幕上显示出照相机拍下的地面。

“这是什么？”

“照片里是你现在站着的地面。估计鉴定科也拍了，我也拍了一张。”

“这个有什么用？”

“仔细看看，能看出是故意擦掉了什么。”

地面上确实有几条粗的痕迹。

“不是小孩乱画的吗？”

“我更注意的是凶手没有留下痕迹。不管是用手推车还是什么东西，凶手一定是利用了工具把尸体运过来。昨天上午一直下雨，这里的地面会变得很软。”

“或许是这样。可已经被擦掉了，就没办法了。”松宫说着把手机还给加贺。

“你仔细看看，被擦去的痕迹之间的宽度是多少？”

“宽度？”松宫又看了一遍，“三十厘米左右吧。”

“我也这么认为。三十厘米，对于手推车来说是不是小了点？”

“对。那么这个是……”松宫抬起头，“自行车的痕迹？”

“大概吧？”加贺说，“而且还是有后车座的那种。最近的自行车都没有后车座。再说仔细点，这辆车不大。”

“为什么？”

“试试就知道了，把大纸箱放在后车座上，一手扶箱子，一手握车把，太大的自行车就够不到了。”

松宫设想这一情景。加贺说的确实有理。

“凶手的住处周围有草坪，不会开车或没有车，有一辆带后车座的自行车……”松宫边说边回想符合条件的住户，“那就是前原家。那家没有

车库也没有停车位。自行车……你看到那家有吗？”

“有，还是有后车座那种。搬运箱子没问题。”

“原来如此。但是……”

“但是什么？”

“仅仅靠这点推理就盯上人家，未免太无理取闹了。也可能凶手家里有车，却不会开。”

加贺点了点头。“我不是单靠这点盯上这家的。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手套。”

“手套？”

“初次调查时，我去过他家。给他们看春日井优菜的照片，收集目击资料的时候，碰到了那个老年痴呆的老太太。老太太摇摇晃晃地来到院子里，捡起扔在那里的手套。”

“这又怎么了？”

加贺耸耸肩。“用理性的观点无法解释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行为。问题是那副手套。老太太把手套拿给我看，就像这样。”他在松宫面前摊开手，“当时，有臭味。”

“啊？”

“微弱的臭味，是尿臊味。”

“被害人小便失禁……就是那个臭味吗？”

“我又不是狗，哪能分得那么清楚？但当时我想，如果凶手戴手套……不，凶手肯定戴了手套，因为光着手触碰尸体会留下指纹。这样手套就会被被害人的小便弄脏。然后又得到了塑料泡沫的资料，我就想到了刚才告诉你的那些，于是逐渐开始怀疑他们家。”

松宫回想起前原一家。那是几乎随处可见的平凡家庭，户主前原昭夫看起来就不像罪犯，倒是母亲发疯时他困苦的表情更令人印象深刻。

松宫打开资料，查找前原家。“四十七岁的公司职员，妻子，读中学的儿子，老年痴呆的老母亲……谁会是凶手呢？其他人都毫不知情？你觉得可能瞒过家里人吗？”

“不可能。”加贺马上答道，“所以如果凶手出自那家，必定有其他人在帮着隐瞒。我认为，这起案件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涉案人。”

听到加贺斩钉截铁的语气，松宫看向他的眼睛。像在回应一般，加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松宫接过照片。上面拍的是被害人的脚部，两只脚都穿着运动鞋。

“这是什么？”松宫问。

“扣带的系法。”加贺说，“仔细看会发现两双鞋的系法有微妙的不同。虽然都是蝴蝶结，鞋带的位置却相反。而且一只系得很紧，另一只很松。一般情况下，同一个人系的鞋带不会有这种差别。”

“那意味着……”松宫贴近照片凝视。确实如加贺所说。

“鉴定科的报告中说，两只鞋都有被脱下过的痕迹。原因还不清楚，但可以知道左脚和右脚是不同的人系上的。”

松宫不由得说道：“你是说全家共同犯罪？”

“即使是一个人杀的，也肯定是全家一起隐瞒。”

松宫还回照片，反复打量加贺。

“怎么了？”加贺惊讶地问道。

“没什么。”

“再去前原家问一下怎么样？”

“我也去。”

“得到搜查一科的许可，我也放心了。”

松宫追着加贺的脚步，不由得心生佩服。



前原家对面是太田家，是一幢白色的新房子，院子里没有草坪。松宫按下对讲机按钮，通报姓名。一名三十五六岁的主妇走到门口。

“我想问一下对面前原家的情况。”松宫直接说道。

“想问什么？”

主妇表情惊讶，目光中也掺杂着好奇。松宫觉得应该很容易就能引出话来。

“最近他家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最近两三天。”

主妇歪着头思考。“这么说来，最近没怎么碰见过他们。以前经常和那家的太太说话的。他们和女孩被杀的案子有关吗？”主妇很快就反问道。

松宫苦笑着摆了摆手。“详细情况我不能透露，真是抱歉。那么，您一定认识这家的主人吧？”

“嗯，打过几次招呼。”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说呢……很老实的一个人。他太太争强好胜，所以他看起来就很老实。”

“他家有个孩子吧，中学生？”

“直巳吧。我知道。”

“这个孩子怎么样？”

“嗯，就是普通男孩，不是特别活泼，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没怎么在外面玩过。附近的小孩都在我家门前玩球，有一回还把球扔进了院子。直巳从来没参加过。”

她不清楚直巳最近的情况。

没得到什么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松宫正打算结束谈话，主妇突然说：“那一家可够辛苦的。”

“您指哪方面？”

“他家不是有个那样的老太太吗？”

“噢……”

“以前那家的太太就跟我倒过苦水，说也是为了老人好，要把老太太送到养老院去。但是一来没有空位，二来她丈夫和丈夫的亲戚也不同意。变傻……不对，是痴呆症，这个病真就是一瞬之间。以前那个老太太可精神了，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松宫也听说过，周围环境的改变会刺激老年痴呆症的发展。大概是心理上不能适应变化。

“可是呢，”主妇脸上露出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那家的太太肯定很辛苦。但家里有痴呆老人的又不是仅此一家。和别人比，他家还算好的呢。”

“这话怎么说？”

“每天晚上，前原先生的妹妹都会专门过来照顾老人，妹妹才辛苦呢。”

“前原的妹妹？住在附近吗？”

“嗯。站前有个日用品店，店名好像叫‘田岛’。”

“星期五晚上是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开口的加贺突然插了一句，“他妹妹也来了吗？”

“星期五啊……嗯，让我想想……”主妇想了半天，摇了摇头，“想不起来了。”

“哦。”加贺笑着点了点头。

“啊，对了。”主妇说道，“可能这两天都没来。她妹妹经常开车来，一辆非常小的车，就停在门前，所以我能看到。但是昨天和今天都没停车。”

“车啊……”加贺脸上又浮现出笑容，但很明显是在思考。

看来能从主妇这里打听到的只有这些，于是松宫说：“百忙之中回答我们的问题，真是……”

“非常感谢”四个字还未出口，加贺突然说道：“您对田中怎么看？”

“嗯？田中？”

主妇不明其意，松宫也一样。田中是谁？

“斜对面的田中。”加贺指着前原家的左邻说道，“最近对那家您有没有留意到什么？不管多小的事都行。田中先生以前还是町内会会长吧。”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去拜访过，已经很久了。”

加贺问了两三个关于田中家的问题，又针对周围几家问了同样的问题。主妇渐渐不耐烦了。

“为什么要问其他家？”离开太田家后，松宫问道，“没什么意义啊。”

“确实如此，没什么意义。”加贺淡淡地说。

“哦？那是为了什么……”

加贺停下来，看着松宫。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前原家和案件有关，一切都建立在近乎空想的推理上。如果我们调查的人是无辜的，就要最大可能地让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

“会损害什么利益呢？”

“我们这一问，那位主妇对前原家的印象就改变了。你看看她那充满好奇的眼睛。她可能会把我们的问话加上自己的想象告诉别人。这样以讹传讹，谣言就会吞掉前原一家。假如罪犯另有其人，即使被抓住了，谣言也不会轻易消失。我觉得，即使是调查需要，也要尽量避免伤及无辜。”

“那么你问那些毫无关系的人……”

“我这么问，主妇就不会只觉得前原家特殊，还会想自己家或许也被这么问过。”

松宫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怎么没想到。”

“我不是让你学我。”加贺把脸扭向前原家，“他妹妹没来，这让我觉得有问题。”

“来照顾老人的那个妹妹？”

“刚才我们去的时候，前原昭夫还说老太太在发疯。要是有人照顾，把她叫过来不就行了？为什么不叫呢？”

“他妹妹外出了吧？”

“我们去看看。”

二人拦下一辆出租车，来到站前。田岛日用品店开在主干道的一个拐弯处，主营面向主妇的衣服、饰品和化妆品。店里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子，正站着按计算器。看到他们进来，她表情疑惑地说了一句“欢迎光临”。大概没有两个男人一起进来过。

松宫拿出警察手册，她的脸色更紧张了。

“您是前原昭夫的妹妹吗？”

“是的。”

“啊，太失礼了，请问您叫什么？”

“我叫田岛春美。”

“前原家有位老人，叫前原政惠。”

“您是指我妈？”田岛春美的目光不安地游移。

松宫问她最近有没有去照顾母亲，果然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我刚才去了，得知最近母亲身体很好，人也安静，今天就不必照顾了。”

“身体很好？可是……”

前原昭夫说过老人在发疯。松宫刚想说出口，侧腹被加贺捅了一下。他吃惊地看着加贺。

加贺若无其事地问田岛春美：“像今天的情况常有吗？”

她摇摇头。“只有这一次……请问，这是关于什么的调查？我哥哥家怎么了？”

“您知道银杏公园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吗？”加贺说道。

“那件事？”田岛春美瞪大了眼睛。

加贺点点头。“凶手很可能使用了汽车，我们正在调查附近的可疑车辆。听说有一辆车经常停在前原家门前，我们想问这个。”

“那是我的车。真抱歉，因为实在没有能停车的地方。”

“不要紧，我们只是确认一下。您也很辛苦吧，每天都要去照顾母亲。”

“还好吧，就当换换心情了。”田岛春美笑着说。她的眼皮很厚，显得眼睛很细。

“可是，照顾那种病人一定很困难，听说弄不好就会大闹起来。”加贺像在聊天般说道。

“也有那种人，但我妈不那样。而且，照顾老人的话还是亲生儿女最合适。”

“这样啊。”

加贺点点头，冲松宫使个眼色。松宫马上向田岛春美鞠躬道谢。

“向小林主任汇报吧。”加贺一走出店门就说。

“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松宫说着拿出了手机。



18



对讲机的铃声又响了。今天已是第四次了，其中有两次都是刑警来调查。

这回也是他们。昭夫出去答话，沮丧地回答后放下了听筒。

“又是刑警？”八重子面露紧张地问道。

“是。”昭夫回答。

“那么按照刚才排练好的做？”

“先等等，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做，一旦做了就没有退路了。”

八重子没有点头，双手交叉在胸前，像在祈祷。

“你这是干什么？”

“没什么……我祈求平安无事。”

“现在干这个有什么用？只能拼死一搏了！”

八重子身子一震，连连点头，小声称是。

昭夫来到门口打开大门。外面站着的还是那两个人，加贺和松宫。

“屡次打扰您，真是十分抱歉。”松宫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次又是干什么？”

“我们正在调查被害的小女孩去过的地方，有人说来过附近。”

昭夫体温骤然上升，后背却冒起一阵寒意。

“所以呢？”昭夫问道。

“希望您让家人都确认一下，见没见过这个女孩。”松宫拿出被害人的照片。

“今天早上我已经告诉那位警官了。”昭夫看着加贺说道。

“当时只是您自己看了。”加贺说，“希望请您家里所有人都看看。”

“也让我妻子看了。”

“但还有上初中三年级的儿子吧？”

刑警突然问到直巳，昭夫心头一紧。他知道，警察会把各个家庭的情况都查清楚。

“我儿子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如此，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拜托了。”松宫说道。

“那照片能给我吗？我去问问。”

“顺便问一句，”松宫边拿照片边说，“昨天您的家人都是什么时候在家，请尽可能说得详细一点。”

“这是为什么？”

“被杀的女孩有可能在草地上走过。白天我们采集过草的标本，现在来核实一下。”

“是我家的草坪吗？”

“调查结果还不清楚。但是，如果女孩自己进了院子，一定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们要确认这个时间段。”

“对不起，不是只调查您一家，旁边的住户我们也要调查。”加贺讨好般地笑着。

真是这样吗？不只调查我一家？昭夫心下怀疑，但生怕问多了反而不自然，就接过照片，转身回到屋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八重子听完，脸色铁青地说。

“不知道，反正要了解谁几点在家。”

“就是说不在场证明？”

“我想也是，但这和在家的时间没关系呀。”

“刑警怀疑咱们家了？”

“我也觉得是，可又觉得是想多了。”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回答？”

“我正在想。”

“不要让直巳被怀疑到啊。就说他从学校回来就一直待在家里。”

昭夫思考了一阵，对八重子摇摇头。“那样就麻烦了。”

“为什么？”

“要想到之后的问题。也许我们要实施计划了。”

“那又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就要布局。”

昭夫拿着照片回到大门口。两个刑警还像刚才一样站在门外。

“怎么样？”加贺问。

“我儿子也说没见过这个女孩。”

“这样啊。那么昨天都是几点回家的，能告诉我们吗？”

“我是七点半左右回来的。”

“抱歉，您在哪里上班？”加贺掏出记事本。

昭夫说公司在茅场町，下班时间是五点半，昨天一直待到六点半。

“一个人？”

“工作是一个人做的，但公司里还有其他同事。”

“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吗？”

“有我们科的，也有别的部门的。我们都在一个大房间里。”

“明白了。不好意思，能把那些人的名字和职位说一下吗？”加贺仍摆出一副低姿态。

“我可没撒谎。”

“您别误会。”加贺赶忙摆了摆手，“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也是例行公事。问话之后，必须从其他方面加以确认，这也证明我们的确做了工作。您把这当成形式主义、例行公事好了。”

昭夫叹了口气。“去查也没关系。我旁边有个姓山本的也加班了。我们科还有两个人。”昭夫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和职位。

昭夫确信，刑警肯定是在调查自己家人的不在场证明，也许草坪就是线索。

这就可以证明昭夫不在场，但这对前原家没什么作用，只是把嫌疑人的范围缩小了。

他们今后的调查肯定会更犀利，临时编造的谎言根本不管用。如果刑警们动真格的，直巳一定会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坦白。

“您太太呢？”加贺接着问道。

“去打工了，六点左右回来的。打工地点是……”

加贺边记录边漫不经心地问道：“您儿子呢？”

终于来了。昭夫气沉丹田，答道：“放学后就在外面瞎逛，回家时都八点多了。“

“八点？一个中学生，是不是太晚了？”

“没错，我还批评他了。”

“您儿子是一个人逛吗？”

“是的，他没具体说，估计是去网吧了。”

加贺不放心地看看笔记本，抬头时脸上又浮现出笑容。“您母亲呢？”

“我妈？”昭夫说道，“昨天好像得了感冒，一直在睡觉。您也看到了，那个样子，就算有人进来她也不知道。”

“是……感冒？今天没看出来啊。”

“昨天高烧烧了一宿。”

“哦。”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这么晚还打扰您，真是抱歉。”

确认看不到两位刑警之后，昭夫关上了门。

回到饭厅，八重子正在接电话。她看到昭夫进来，捂住话筒说：“是春美。”

“什么事？”

“说有话要问……”

昭夫心头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接过电话。“是我。”

“我是春美。”

“什么事？”

“刚才有警察来了，问了妈妈的事。”

昭夫呆住了。警察连春美都找到了。

“妈……”

“问我今天和昨天去没去你那儿，又问为什么没去。我说是你不让我去的，这么回答没问题吧？”

“嗯，没问题。”

“我经常在道路上停车，被当成可疑车辆了。”

“警察也来我家好几回了。附近的住户都问了一遍。”

“这么回事啊，真讨厌。妈身体怎么样？三明治给她了吗？”

“不要紧，别担心。”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昭夫重重地垂下头。

“你……”八重子叫道。

“没办法了。”昭夫说道，“下决心吧。”

☆

19

★★

松宫和加贺一起走出警察局时是晚上十一点。他还不想睡觉，但小林告诉他不用一天都做完，如果一开始冲得太猛，就没有后劲了。

“你去哪儿？”松宫问。

“回家，得为明天准备。怎么这么问？”

“那个……能给我三十分钟吗？”

“你想去哪儿？”

松宫叹了口气后答道：“上野。”

加贺的脸色阴沉下来。“那个地方就算了。”

“算了……”

“明天可别迟到。可是很重要的一天。”

目送着加贺渐渐走远，松宫摇了摇头。

松宫他们一回到警察局就向小林和石垣报告了前原家的情况。石垣马上说“不愧是加贺的大胆推理”。报告的是松宫，可上司们知道是谁注意到了前原家。

但随后石垣说：“可惜证据不足。每一个推理都很有趣，有说服力。从案犯把尸体直接装进箱子推理出没有使用汽车，这点也很有意思。但是整体考虑起来如何呢？这样的话入户搜查也很难实行。”他还强调：“特别是，如果凶手没有使用汽车，那将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知道。”回答的是加贺，“您是说案犯是怎么把被害人带到家里的，对吧？”

“正是。这种情况的犯罪，基本上都是案犯开车强行把被害人绑架上车。如果不想让被害人逃脱，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退一步讲，即使一开始和被害人一起走路，最后也一定会用车。当然也有不用车的案例。那种情况下遗弃尸体的现场就是杀人现场。本就是把被害人诱骗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谋害，也就没有抛尸的必要。按照你们的推理，案犯没有用车，而是把被害人诱骗到自己家中杀害。案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难以处理尸体。难道本来没想杀人，只是猥亵？可如果是那样，被害人告

诉自己的父母，案犯不是马上就会被逮捕吗？”

石垣的分析冷静而有条理。但加贺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案犯是不是以前就和被害人认识？

“我注意到，被害人是先回到家，趁母亲不注意溜出去的。根据以前的调查，还不清楚出门的目的。我们假设出门是去见案犯，那么被害人和案犯一起回家就不会产生过多的抵触情绪。案犯也会天真地认为，即使稍微动手动脚，被害人也不会太反抗。”

听完加贺的解释，石垣思索良久才说：“我知道了。这样，你们明天再去一次被害人家，彻查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发现和前原家有关系，我们马上行动。”

“明白！”接到股长的指示后，松宫精神饱满地回答。

他产生了新的认识，觉得加贺恭一郎果然是个厉害的刑警。虽然仅仅一起工作了一天，加贺的洞察力已经让他佩服。他这才明白小林所说的“会学到很多东西”。

松宫想，如果把和加贺搭档工作一事告诉舅舅，他该多高兴啊。他想尽快告诉舅舅，加贺有多厉害。当然，如果加贺也能来就最好不过了。

隆正所住的医院在上野。

到医院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半。松宫从晚间入口走进去。已见过多次的中年警卫正坐在入口旁的值班室里。松宫冲他微笑，他沉默着点了点头。

松宫走过昏暗的走廊，走进电梯，来到五层，首先走向护士站。金森登纪子正写着什么。她在制服外面披了件深蓝色的对襟毛衣。“请问，现在可以探视吗？”他隔着窗子问道。

金森登纪子看着他的笑脸，有点不知所措。“病人已经休息了。”

“不要紧，我就是看看。”

她点了点头。“那请进吧。”

松宫低下头，转身走进隆正的病房。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松宫的脚步声在回响。

隆正果然睡着了。侧耳倾听，还有微弱的鼾声。松宫放心了。他在床边拉了把塑料椅坐下，看到隆正瘦骨嶙峋的脖子正有规律地起伏。

旁边的小桌上依然放着棋盘。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战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即使有灯光也是一样，因为松宫不会下日本象棋。

也许有一段时间来不了了，松宫想。从明天开始调查会变得正式，得做好在练马警察局过夜的准备。

松宫祈祷隆正能活到这起案件结束。在结案之前，松宫都不一定能来，更不用说从没来过的加贺了。

看着隆正安稳的睡姿，松宫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七月，酷暑的日子，高中一年级。那天他第一次见到表哥——加贺恭一郎。

母亲告诉过他加贺的事，但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隆正独自住在三鹰时，他和母亲一起去隆正家，有时会碰到加贺。当时加贺好像住在荻窪的公寓。

“你好。”介绍的时候，加贺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办完事马上就走了。松宫以为他做了警察，肯定很忙，也注意到父子二人之间几乎不说话，甚至不打照面。

此后松宫基本没见过这位年长很多的表哥，再次见面是隆正搬家的时候。租住的房子到了年头，隆正决定搬到同一个房东经营的公寓里。

松宫和母亲一起帮着搬家。那时看到的奖牌之多让松宫吃惊，都是加贺获得的剑道奖牌，甚至还有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奖杯。

“恭真厉害，学习又好，当了警察后也立了很多功。”

克子对加贺夸个没完。也许其中有想让隆正高兴的意思，但她确实很喜欢这个侄子。

母子两人正分工把东西装进纸箱时，加贺进来了。隆正恰巧此时外出。也许加贺是故意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才来的。他来到松宫母子面前，低头致意。

“真不好意思，姑姑，还有脩平，辛苦你们了。”

“这是哪里的话。我也经常受你们的照顾。”

加贺咂了咂嘴。“这些找搬家公司不就行了，麻烦你们算怎么回事？”

这话听起来像在责备父亲。

“对了，恭，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还是送到你的住处吧？”克子转换了话题。她指的是那些奖牌。

加贺摇摇头。“那些都不要了，告诉搬家公司的人都扔了吧。”

“扔了？可是，这些是你父亲小心保管的东西。这样吧，还是搬到你父亲的新家去。”

“不用了，留着也是麻烦。”

加贺用魔术笔在装着奖牌的纸箱上写上大大的两个字：处理。

然后他把东西一个个装箱，全部写上了“处理”。他来的目的似乎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从家里——即隆正那里扔掉。

他回去后，隆正回来了。松宫觉得这像是他们之间的默契。

隆正也注意到了写着“处理”字样的箱子，但没说什么。克子告诉他恭一郎来过，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

回到自己家，松宫向母亲询问加贺父子的事，问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克子当时这么回答。松宫觉察出母亲知道个中缘由，但没有细问。自己一向敬重的舅舅有秘密，松宫觉得不该打听。

之后很长时间，松宫一直没见到加贺。再次见到是大学时代，地点是医院。听说舅舅病倒了，他和母亲一起去医院探望。通知他们的是隆正的棋友。当天两人约好下棋，可那人怎么等也不见隆正，去了他家才发现隆正倒在厨房。

隆正是心绞痛发作。在医院治疗期间，松宫一直静不下心，甚至想冲进治疗室看望舅舅。

然后加贺也来了。克子告诉他是心绞痛，他用力点了点头。“那就好，要是心肌梗塞就危险了。我估计没什么问题。你们请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

加贺无所谓的样子让松宫忍不住了。“恭哥，你就不担心吗？”

加贺直直地看着他。“如果是心肌梗塞，我倒担心。心绞痛就不要紧了，吃药也能改善。”

“话是这么说……”

此时正好护士走了过来，通告治疗结果。用药后，胸口的疼痛消失了，也没有什么症状。因为是来看舅舅的，松宫和克子走进病房。加贺没有跟来，他说要听医生说明。两人来到病房，发觉隆正看起来确实很健康，脸色虽不太好，但并不痛苦。

“以前我心口就老疼，早点来医院就好了。”隆正说完笑了。

克子没说加贺来了，松宫也闭口不言。他想加贺反正都来了，过一会儿自然会出现。但加贺始终没来病房。过后去问护士，才得知加贺听完医生的说明就直接回去了。

松宫很是愤慨，忍不住向母亲发了一通牢骚：“这也太过分了！怎么连舅舅都不见一面就回去了？”

“恭还有工作，才必须回去吧。”克子安慰道。

“就算是这样，好歹打声招呼吧。还是亲儿子呢。”

“我说过，这里面有很多事。”

“都有什么事？”

对着遏制不住愤怒的松宫，克子讲了个沉重的故事，是关于隆正妻子的。

因为有儿子，隆正自然结过婚。松宫以为他妻子已经去世了。但克子说，他妻子在二十多年前离家出走了。

“她留下了一封信，所以不是碰上事故或是被绑架了。有谣言说她另外找了个男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时你舅舅忙于工作，整天不在家。恭还是个小学生，跟随剑道馆的暑期班去了信州。”

“我舅舅没去找吗？”

“应该是找了，具体情况我没细问。从那以后，父子俩的关系就不好。恭什么都不说，大概觉得母亲离家出走的原因都在父亲身上，因为他是个完全不顾家的人。”

“我舅舅是那样的人？可他对咱们家很好啊。”

“当时他已经退休了。而且他以前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大概也很愧疚。”

这些话让松宫很意外，他终于明白了那对父子为什么那么不自然。但他依然偏袒舅舅，觉得加贺的做法太过分了。

“最后也没找到吗？”他问道。

克子犹豫许久，才缓缓开口：“五六年前有了消息，去世了。一直一个人在仙台生活。恭去取的骨灰。”

“恭哥去的？那舅舅呢？”

“我不知道。总之是恭一个人去的。从那以后父子俩的关系就更差了。”

“舅妈怎么死的？”

“听说是因为生病，我不知道详情。恭没有跟我提过，我也不好问。”

“但这不是舅舅的错吧？”

“话是这么说，恭可能还是放不下吧。不过终归是父子，总会冰释前嫌的。”

克子听起来很乐观。

此后隆正的病情逐渐好转，不久就出院了。虽然仍要定期去医院检查，但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不成问题。

松宫大学期间也经常去舅舅那里，多是谈论学业和毕业去向。隆正对他来说就像父亲一样。他决定当警察时，也最先告诉了舅舅。

那天隆正正在光照充足的窗边研究日本象棋，即自己和自己下。松宫对下棋一窍不通。

他一边和舅舅喝酒，一边说出心中的理想。得知外甥选择了和自己相同的道路，隆正很高兴，眼睛眯成了一条线，频频点头。

隆正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但坦白说太寒酸了。松宫去的时候，电话从未响过，也没人到访。

“最近没和附近的人下棋吗？”松宫看着摆在房间角落里的棋盘说道。

“嗯，最近没下。好像大家都很忙。”

“我来学吧，这样就能和您下了。”

隆正摆了摆手。“不用了。有那个工夫，你不如摆弄摆弄电脑，那个东西更有用。现在的警察不会电脑可不行。我又不是非得找个人下棋不可。”

既然隆正这么说，松宫也就不便勉强他教。即使是在别的地方偷偷学，隆正只怕也不会高兴。

隆正的皱纹逐年增加，魁梧的身体也变得干瘦。每次见到他，松宫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他觉得不能让恩人孤独终老。

既然加贺指望不上，就由我来照顾吧，松宫下了决心。而就在这时，隆正再次病倒了。偶尔去探望他的克子发现他发了高烧，卧床不起。他说是感冒，克子怎么也不信，叫来了救护车。

松宫随后匆忙赶到，从医生口中得知是癌症。原来在胆囊的癌细胞扩散了，已经到达肝脏和十二指肠。高烧的直接原因是胆管发炎。医生还说，癌症扩散有四个阶段，隆正的情况已是末期，不可能再做手术。因为心脏病的影响，他的身体非常衰弱。

克子自然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加贺。令人吃惊的是，即便如此，加贺也没来探望，只对克子说由他来承担住院费，也可以请护工。

松宫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加贺的想法。不管过去有什么恩怨，陪伴至亲度过最后时刻，不是为人子女者的本能吗？

松宫木然地想着这一切。不经意间，隆正的气息变得不均匀，随即又转为咳嗽。松宫慌了手脚，正要按枕头旁边的按钮呼叫护士，隆正突然睁开了眼睛，同时咳嗽也停止了。

隆正发出微弱的声音。

“不要紧吗？”

“……是脩平啊。你怎么来了？”

“我顺便来看看您。”

“工作呢？”

“今天的活儿都做完了。已经十二点了。”

“那就早点回去。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身体该垮了。”

“马上就回去。”

松宫想说这次的案子自己和加贺分在一组，但他又担心，隆正听到这些会有什么反应。他不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儿子。

松宫正犹豫间，隆正再次发出有规律的鼾声，似乎也不会再咳嗽了。

松宫静静地站起来。我一定把恭哥带过来，他对熟睡中的舅舅暗暗发誓。

☆

20

★★

昭夫看了一眼闹钟，刚过早上八点，这意味着他只睡了三个小时。他彻夜难眠，早上五点钟喝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才勉强睡着。一想到今天要面对的现实，昭夫不敢喝得大醉，但没有酒精的帮助又无法入睡。

他脑中一片混乱。虽说睡着了，但他睡得很浅，印象中翻了好几次身。

八重子背对着他，躺在旁边的被窝里。她最近打鼾打得很响，可能以此作为发泄。然而今天她静悄悄的，肩膀和后背一动不动。

“喂。”昭夫试着叫她。

八重子缓缓转过身来。遮光窗帘让她阴郁的表情更加昏暗，目光也显得呆滞。

“你睡着了吗？”昭夫问。

八重子把脸贴在枕头上，转了转脖子，似乎是在摇头。

“也是，根本不可能睡着。”昭夫坐起来，前后左右摇晃脖子，关节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昭夫觉得自己像是一部快坏掉的旧机器。

昭夫伸了伸懒腰，拉开窗帘。在决定命运的这一天，早上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包裹着。

“哎，”八重子说，“什么时候动手？”

昭夫没有回答。他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做了就再无退路，每一步都必须安排妥当，家里人的口供也要一致，只有一个人例外。

“愣什么呢？”

“我听着呢。”昭夫粗暴地说。事情发生以来，他对妻子采用了相当严厉的口气，这是结婚以来从未有过的。究其原因，自然是妻子现在全都指望着昭夫。他后悔不已，以前在其他事情上也应该强硬才对。

他把窗帘全部拉开，漫不经心地看着街道。约二十米开外停着一辆汽车，里面似乎有人。

昭夫马上拉上窗帘。

“怎么了？”八重子问道。

“有刑警。”昭夫说道。

“刑警？在外面走？”

“不是。停着辆车，坐在里面。可能在监视咱们家。”

八重子爬起来，伸手去拉窗帘。

“别拉！”昭夫说道，“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

“怎么办才好？”

“什么怎么办？先下手为强——直巳起来了吗？”

“我去看看。”八重子站起来，捋了捋凌乱的头发。

“让他把上次那个玩偶拿来，千万别放在他的房间里。其他东西都处理掉。”

“好的。我拿到远处扔掉。”

“仔细点。如果被发现一个就全完了。”

“我知道。”

八重子出去后，昭夫也站了起来。他感到头晕目眩，又坐了下来，头晕这才止住，可是马上又想呕吐。他打了个响嗝，一股难闻的气味从嘴里喷出。

他想，这才是黑暗罪恶的一天的开始。

第三章

☆
21
★★

春日井一家居住的公寓距主干道约一百米，位于一幢六层新楼的五楼。虽然松宫和加贺上午就来调查，春日井忠彦还是马上把二人领进了屋子，大概是想积极协助调查。他看起来比昨天平静多了。

“您夫人的身体怎么样了？”松宫问道。在市民中心听到的凄惨哭声还回响在他耳际。

“她在卧室休息。要我把她叫来吗？她说能接受调查了。”春日井说道。

松宫不想勉强，但加贺马上说道：“请她过来吧。”

“我去叫她。”春日井走出了客厅。

“太残忍了。”松宫小声说道。

“我也这么想，但没办法，母亲最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父亲平时要上班，问不出什么。”加贺说着环视室内。

松宫也跟着观察周围。这是一个兼具餐厅和客厅功能的西式房间。大屏幕液晶电视旁放着一长列动画片DVD，估计是被害人喜欢看的。

饭桌上放着两个从便利店买来的盒饭，一个吃了一半，另一个丝毫未动。松宫推测是夫妻俩昨天的晚饭。

春日井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瘦小的女子，长发盘在脑后，戴着眼镜。她几乎没化妆，只涂了口红，而且是刚涂上的，脸色很差。

“我妻子奈津子。”春日井介绍道。

她微笑了一下，来到刑警面前。

“老公，快去给客人上茶。”

“不必了。”加贺马上说，“请坐。打扰您休息，真是抱歉。”

“查出什么了吗？”奈津子声音纤细地问道。

“有了一些结果，还有许多待查。其中之一就是优菜为什么一个人出去。这种事常发生吗？”

奈津子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才开口：“我总跟她说出门的时候要打招呼，可她经常自己溜出去，特别是上了小学之后，好像是和朋友约好出去玩。”

“星期五也是吗？”

“那天不一样。我把她的朋友想了一遍，好像没有人约她出去。”

“优菜好像买了冰激凌，是因为这个出去的吗？”

奈津子仔细想了一会儿。“冰箱里也有冰激凌，大概不会单单为买这个才出去。”

加贺点点头。“优菜有手机吗？”

奈津子摇摇头。“我们觉得太早了……但是要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还是让她带上为好。”她的眼睛开始湿润。

“有手机也不意味着安全。反而会更危险。”加贺安慰道，“她的朋友里有人有手机吗？”

“好几个人都有。”

大概都是防坏人的。松宫暗忖。最近有的手机还具备能确认位置的GPS功能。但就像加贺所说，那样可能更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

“优菜有自己的房间吗？”加贺问。

“有。”

“能让我们看看吗？”

奈津子看看丈夫，问了句：“可以吧？”

“请。”春日井说着站了起来。

优菜的房间是西式的，有四叠半大。窗户旁边是书桌，墙边放着床。桌子和床都是全新的。

引人注目的是书架上摆着一大排玩偶，都是某部流行动画片里的人物。这些玩偶被套上各种各样的服装出售，很受欢迎，这点连松宫也知道。

“优菜是超公迷啊。”松宫说。

“是的，一直非常喜欢……”奈津子声泪俱下。

“超公？”加贺一脸不解。

“就是这个动漫人物，叫‘超级公主’。”松宫指着其中一个玩偶说。

“电视机旁的DVD也是那一系列的吗？”

“是的，每天都看。”奈津子答道，“也喜欢收集玩偶，经常求我买。”

加贺走近书桌。桌子收拾得很干净，放着小学的名签，大概上学时会佩戴，外出时摘了下来。

“这是什么？”加贺看到名签，回头问道。

“是小学的名签。”奈津子答道。

“我问的不是这个，是背面的东西。像是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加贺翻过名签，指着上面的字。松宫从旁边看到，确实用签字笔写着手机号码和电邮地址。

“这是我俩的手机号和邮箱地址。”春日井答道。

“你们都有手机？”

“嗯。为了让优菜随时都能联系上，就写在名签后面了。”

“有三个邮箱啊。”

“两个是手机邮箱，另一个是电子邮箱。”

加贺点点头，继续看着名签背面，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电脑在哪儿？”

“在我们的卧室。”

“优菜用过吗？”

“有时候和她一起上网。”

“她独自用过电脑吗？”

“可能没有……是吧？”春日井向妻子确认。

“我没看到过。”奈津子表示同意。

“您最后使用电脑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只看了看邮件。”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可疑的地方？”

“比如收到了陌生的邮件之类的。”

“没收到。嗯，电子邮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加贺摆摆手，“现在还说不好。也许有必要调查电脑，能把电脑暂时借给我们吗？”

“要是能帮助破案，当然可以……”春日井有些不放心。

“我会在破案时说明理由。”加贺看看手表，“不好意思打扰了这么久，对调查很有帮助。”

春日井夫妇报以微笑。但他们的脸上除了悲伤，又增加了些许疑惑。

“联系小林先生。”一走出公寓，加贺便说，“找鉴定科的人调查春日井的电脑。”

“你是说被害人是通过电脑和凶手联系的？”

“有这个可能。”

“但听她父母说，被害人没有独自用过电脑。”

加贺耸耸肩，慢慢摇头。“父母的话不一定对。孩子的成长会比父母预想的快得多，尤其是当他们偷偷发现了某种乐趣的时候。模仿大人发送邮件，再清除痕迹，这对电子时代的孩子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松宫不得不同意加贺的观点。最近的未成年人犯罪足以证明这一点。

松宫掏出手机，想打给小林，手机铃声却响了。

“我是松宫。”

“我是小林。”

“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松宫把加贺的看法告诉小林。

“知道了，我马上传达给鉴定科。”

“要我们留在这儿吗？”松宫问。

“不。你们现在去另一个地方。”

“哪里？”

“前原昭夫家。”

“有什么情况吗？”

“不，是他报了案。”

“前原？”松宫看了看加贺。

“前原昭夫说，想谈谈银杏公园的案件，让我们快去。”



22

上午十点刚过，对讲机的铃声响了。

对坐在饭桌旁的夫妻俩互相看着对方。

八重子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拿起对讲机听筒。“你好。”她压低声音说，“……啊，辛苦你们了。”她放下听筒，表情僵硬地看着昭夫。“来了。”

“嗯。”他从椅子上起身。

“在哪儿说话方便？”

“客厅吧。”

“嗯，也好。”

昭夫走过去打开大门。门外站着两个健壮的男子，都已见过多次，是加贺和松宫。可能是因为昭夫只说了“有事”，警方才派了两个与他相熟的刑警。

“让两位特地跑一趟，真是抱歉。”昭夫低下了头。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松宫问。

“啊，那个……请进来说话吧。”

昭夫把门全打开，招呼二人进来。二人道声“打扰”，走进房子。

昭夫把二人带到六叠大的和室。身材高大的刑警正襟危坐，令空间显得很狭小。

八重子端来了茶。男人们低头致谢，却没有拿茶杯，大概是想尽早知道这对夫妇把他们叫来的原因。

“银杏公园的案件查得怎么样了呢？”八重子小心翼翼地问。

“刚开始调查，还在收集信息。”松宫回答。

“有什么线索吗？”昭夫问。

“这个嘛……”松宫奇怪地来回看着昭夫和八重子。

加贺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抬头看看昭夫。这双眼睛锐利得能看穿人心底，让昭夫不寒而栗。

“你们不是调查了草坪吗？我家的。”昭夫说，“有什么结果吗？”

松宫疑惑地看看身旁的加贺。加贺开口了：“遗体上沾着草，我们一一对比了。”

“果然……那我家的草和那个一致吗？”

“您为什么想知道？”

“是一致的吧？”

加贺没有马上回答，像是在考虑是否做出肯定的回答。“如果一致，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昭夫长叹一声。“把你们叫来还真对了。无论如何是瞒不住了。”

“前原先生，您究竟……”松宫焦急地说了一句。

“加贺先生，松宫先生，”昭夫挺直身子，双手放在榻榻米上，低下了头，“真是抱歉，把女孩的尸体扔到公园厕所里的……是我。”

昭夫觉得自己如同从悬崖上跳下一般，已经没有退路，同时心中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

沉重的气氛笼罩着狭小的房间。昭夫一直低着头，不知道两位刑警的表情。

旁边传来八重子的啜泣声。她边哭边低声说道：“对不起。”昭夫感觉到妻子也低下了头。

“你是说你杀了女孩？”松宫问道。话语中没有吃惊，大概已想象到他们是要自首。

“不。”昭夫抬起头来。两位刑警的脸色比刚才更凶了。“不是我杀的。但是……凶手是我家人。”

“家人？”

“是的。”昭夫点点头。

松宫慢慢把脸扭向仍低着头的八重子。

“不，也不是我老婆。”昭夫说。

“那是谁？”

“其实……”昭夫做了个深呼吸。犹豫的想法还在脑中盘旋，但他终于彻底斩断这个念头，下决心说道，“是我母亲。”

“你母亲？”松宫困惑地扬了扬眉梢，看着旁边的加贺。

加贺也问：“确定是你母亲？”

“是的。”

“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那位？”加贺不厌其烦地问道。

“是的。”昭夫收了收下巴，心脏剧烈地跳动。

这样就可以了吗？迷惑的心情如旋涡般盘旋。

只能这么做——他对自己说，必须斩断杂念。

“你们拿着女孩照片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是说自己和老婆都没见过吗？”

“嗯。”加贺点点头，“不是吗？”

“实际上我老婆看到过好几次，小女孩来过我家后院。”

“后院？”加贺看看八重子。

她低着头，开口了："我看到过好几次，她在后院的檐廊，拿我婆婆的玩偶玩耍。我家后面有一扇木门，女孩像是从那儿进来的。她说从墙根的缝隙里看到了玩偶，求我婆婆给她玩。不过我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

两位刑警互相看了看。

"你母亲在哪儿？"松宫说。

"在她自己的房间，最里面那一间。"

"能见见她吗？"

"当然可以。不过……"昭夫看了看两位刑警，"我以前也说过，我妈得了老年痴呆，话都说不明白，自己干过什么也不记得……所以只怕问不出什么。"

"哦……"松宫看向加贺。

"不管怎样，先带我们去看看吧。"加贺说。

"好的，我知道了，真是……"

昭夫站了起来，刑警也跟着起身。八重子仍然低着头。

沿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是一个有拉门的房间。昭夫悄悄拉开。房间里只有一个旧衣柜和一个小佛龛，很寒酸。以前还有梳妆台一类的东西，政惠患上老年痴呆症后，八重子就一件件地处理掉了。她早就说过，等政惠一去世，就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卧室。

政惠蹲坐在面向后院的檐廊上，似乎没注意到拉门开了，正对着面前的玩偶念念有词。那是一个稍有点脏、陈旧的法国玩偶。

"这是我母亲。"昭夫说。

刑警们沉默着，大概在思索该如何应对。

"我能跟她说句话吗？"松宫问。

"当然可以……"

松宫凑近政惠，弯腰看着玩偶。"您好。"

政惠没有反应，也完全不看刑警，只是抓着玩偶，摸它的头发。

"总是这样。"昭夫对加贺说。

加贺双手抱在胸前观察政惠，过了一会儿，他对松宫说："我们还是先听听前原夫妇怎么说吧。"

松宫伸直了腰，点点头。"好。"

加贺和松宫回到原先的房间，昭夫拉上了拉门。政惠仍在摸玩偶的头发。

"我回到家是六点左右。打零工一直到五点半。回家后想看看婆婆怎么样了，去她房间后吓了一跳，看见一个小女孩倒在房间正中央，瘫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婆婆在檐廊上摆弄弄坏的玩偶。"

八重子一边说，刑警们一边记。松宫记得很详细，加贺动笔的时间则很短，似乎只记下了要点。

"我试着摇了摇女孩，发现没有呼吸。我马上想可能已经死了。"

听着八重子的陈述，昭夫腋下流出冷汗。

二人说的都是编造好的谎话，还反复检查过有没有自相矛盾或会让警察怀疑的地方。但这毕竟只是外行编的故事，在专业的刑警看来难免破绽百出。昭夫想，即使那样，也要一口咬定，除此之外别无退路。

"我问婆婆究竟对孩子干了什么，但她还是老样子，话也说不清楚，好像连我问的是什么都不明白。我一再追问，她终于说那孩子弄坏了贵重的玩偶，所以把她收拾了。"

"收拾？"松宫不理解。

"所以说，"昭夫插嘴道，"大概是孩子之间用的话吧。我不知道女孩干了什么，大概是惹到我妈了。也许是女孩太吵了。总之我妈想教训她一下，没想到弄死了。我妈虽上了年纪，可是很有力气，小女孩根本没办法反抗。"

昭夫自己都觉得这番话没有说服力。刑警会相信吗？

松宫看着八重子。

"我给我丈夫打了电话。"她说道，"大概在六点半左右。"

"电话里说具体情况了吗？"

"没有……因为不能说清楚，只说让他早点回来，还有让他妹妹晚上不要来。"

这一段是真的，所以八重子的语气也平静了许多。

松宫盯着八重子。“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没想过报警吗？”

“当然考虑过，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你丈夫回来后一定看到尸体了吧？”

昭夫点点头。“我吓坏了。听了经过之后眼前发黑。”

这也是事实。

“是谁提议扔掉尸体的？”松宫逼近核心部分。

八重子斜眼看了昭夫一眼。昭夫叹了一口气。“没有谁。没办法才这么做的。如果报警，这里就住不下去了。我们俩商量能瞒着就瞒着，然后才开始想要把尸体搬到哪儿……可终究逃不出法网。真是万分抱歉。”

昭夫边说边想，这栋房子只能卖掉了。但谁会买出过杀人案的房子呢？

“为什么扔到银杏公园？”松宫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不到别的地方。我家没有车，不可能去太远。”

“什么时候扔的？”

“深夜，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

“那么，”松宫放下笔，“请尽量详细地描述当时的情景。”



前原昭夫垂头丧气说话的姿态，让人丝毫看不出是在撒谎。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声音颤抖。他的妻子在一旁垂着脑袋，不停啜泣，偶尔还用湿漉漉的手绢擦擦眼角。

他对抛尸的供述很有说服力，特别是冲水的时候发现隔间里没水，用手捧了好几回这样的细节。发现尸体的厕所的冲水装置是坏的，新闻对此并没有报道。

此外，抛尸过程中的恐惧和焦虑也让人信服。由于太想逃离现场，即使发现了女孩身上沾有青草，也没能彻底清除，刑警对此也表示同意。草是在女孩被放入箱子以前，临时搁在草坪上时沾上的。

“你们来过我家里好几回，尤其是确认不在场证明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也瞒不下去了。所以就和妻子商量，决定全部坦白。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向女孩的父母谢罪。”一说完，前原的肩膀就耷拉下来。

松宫看向加贺。“和局里联系吧？”

加贺没有点头，似乎在考虑什么，微微摇了摇头。

“怎么？”

加贺转向前原说道：“能让我再看看你母亲吗？”

“当然可以，但刚才您也看到了，连说话都……”

没等昭夫说完，加贺就站了起来。

他们再次走过走廊。前原拉开政惠房间的拉门。政惠还在檐廊上，冲着院子，不知在看什么。

加贺靠近她，在旁边坐下。“在干什么呢？”他用对孩子说话的口吻问道。

政惠没有反应。也许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加贺的存在，对他来到身边也毫无警觉。

“没用的，警察先生。”前原说，“人们说什么她都听不到。”

加贺回过头，伸出手掌让昭夫安静，然后又对政惠笑了笑。

“见过一个小女孩吗？”

政惠稍微抬起头，但并没有看加贺。

“下起来了。”她突然说。

“什么？”

“下雨了。今天不能去山里玩了。”

松宫看看外面，一滴雨都没下，只有风在吹动树叶。

“只能在家里玩了。对啦，要化妆。”

“没用的。净说些不知所云的话，听医生说是回到幼儿时代了。”

加贺仍没有站起来，直直地看着政惠的脸。他的视线稍稍向下移动，捡起了掉在政惠旁边的东西。松宫看到是一块圆滚滚的布。

“是手套。”加贺说，“那个时候捡的那副吧？”

“大概是的。”

“那个时候？”松宫问。

“我昨天来的时候，看到老太太捡了一副手套，就是这副。”加贺说。

“不知道什么把她吸引住了，一直戴着，现在终于脱下来了。大概是玩腻了。她和小孩一样，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昭夫无奈地说。

加贺看罢手套，整齐地叠好，放在政惠面前，然后环视屋内。“你母亲一直在这间房里？”

“嗯，除了上厕所以外都是。”

“事情发生后，你母亲去过哪里吗？”加贺问。

昭夫摇摇头。“哪儿也没去。或者说，痴呆了之后就没出去过。”

“这样啊。不好意思，请问你们的卧室在哪儿？”

“在二楼。”

“你母亲上过二楼吗？”

“没有。几年前膝盖出了毛病，痴呆之前就上不了楼梯了。”

听着二人的谈话，松宫思考着加贺问这些有何深意。他不明白为什么不马上报告本部。但前原就在旁边，松宫不好开口。

加贺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像在检查什么，观察屋里的各个角落。

“你这是……”昭夫有些焦急地询问。他大概也不理解加贺的想法。

“女孩弄坏的玩偶扔掉了吗？”加贺问。

“不，还在那儿。”前原打开衣柜，从下层拖出一个箱子。

松宫看了看里面，不禁瞪大眼睛。他举起箱子，拿到加贺旁边。“恭哥，这……”

里面放着的动漫玩偶和春日井优菜收集的属于同一系列。真是出人意料。

加贺看了一眼箱子里的东西，问道："这玩偶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去年吧。我买的。"

"你？"

"是这样，我妈变得和小孩一样之后，特别喜欢玩偶，我就在百货商店买了一个。据说是很热门的动漫人物，反正我也不知道。但母亲好像不是很喜欢，一直搁在那儿。不知为什么被翻了出来，这才有了后面的事。"

松宫想起春日井优菜房间里的玩偶。热衷收藏的女孩偶然看到自己没有的玩偶，也许会贸然进入别人家里。

"你还没对你妹妹说吧？"加贺问前原。

"是的，实在是不好说清楚……虽然总是要说的。"

"星期五以后，你妹妹就没来过是吧？那谁照顾你母亲呢？"

"暂时是我和我老婆在照看。其实也没什么，她自己也能上厕所。"

"吃饭呢？"

"送到这里来。"

"你母亲一个人吃饭？"

"是的。其实就是三明治。"

"三明治？"松宫不由得问道。

"我妹妹来的时候给我的。据说她现在特别喜欢吃三明治。"

松宫看了看房间角落的垃圾箱，里面有三明治的包装袋和方形牛奶盒。

加贺双手交叉，看了看政惠的背影，终于转向松宫这边。"我们去院子里看看吧？"

"院子？"

"前原先生说，是在院子里把被害人装进纸箱的。我想看看。"

松宫点了点头，但还是不明白加贺的意图。看院子有什么用？

“请你们在这儿等着。”加贺对前原夫妇说罢，走出了房间。松宫赶忙跟上。

加贺来到院子，蹲下摸着草坪。

“草坪不是查过了吗？”松宫问。

“那是借口。我要和你说句话。”加贺说。

“什么？”

“等一会儿再联系本部。”

“啊？”

“你认为他们的话是真的吗？”

“很吃惊，竟然是老太太杀的。”

加贺用指尖掐断一截青草，又呼气将青草吹走。

“你信吗？”

“他们在说谎？”

加贺站起来，望向前原家的大门，压低声音说道：“我认为他们没说真话。”

“是吗？可他们的供述说得通啊。”

“那是自然。昨天整整一天都在编谎话。”

“现在就判定是假话是不是为时过早？即使是假话，现在也要报告本部。要是他们想隐瞒什么，今后的调查会查明的。”

松宫说到一半，加贺就开始点头，像是在说：“这些我都明白。”

“决定权在你。你要是觉得一定要现在报告本部，我也不反对。但我希望同石垣股长和小林主任谈谈，我有事找他们。”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现在没时间解释。”

松宫有些烦躁，感觉自己不被信任。加贺马上察觉了他的想法。

“你如果和他们正面交锋，也一定会发现真相。”

这么一说，松宫就很难反驳。他不情愿地拿出电话。

是小林接的。松宫汇报了前原昭夫的供述，又说了加贺的想法。小林让他把电话给加贺。

加贺接过电话，走到一旁，秘密地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回来交还电话。“他说要你接。”

松宫接过电话。

“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小林说。

“我们该怎么做？”

“我给你们一些时间。加贺自有想法，让他去做。”

“不用把前原带回警察局吗？”

“我说了，没那个必要。我去和股长说。”

“知道了。”松宫说完要挂电话。小林马上叫住了他。

“你好好学习加贺的办案手段。今后你还要接大案呢。”

松宫思考着小林的言外之意，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我会努力的”，就挂了电话。

他问加贺：“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你都明白，我只说一点。刑警并不是只破案就够了。什么时候破案、怎么破案才是最重要的。”

松宫不解其意，皱了皱眉。加贺一直盯着他的眼睛。

“这个家里有隐瞒的真相，但不应该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强迫他们说出来。必须在家里，让他们自己说出来。”

☆

24

★★

昭夫不知刑警们在院子里说什么。难道现在还要调查草坪？他重新

想了一遍刚才说过的内容，确定没有令人怀疑的部分，没找到特别矛盾的地方。因为除了隐瞒了直巳的罪行以外，其他的都是实情。

“他们在干什么？”八重子同样不安地问道。

“不知道。”昭夫简短地回答后望向母亲。

政惠背对着他蹲坐着，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这就行了，只能这样，昭夫再次对自己说。

他再清楚不过，自己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为了隐瞒儿子的罪行，把老母亲当替罪羊，这种事只有畜生才干得出来。他想，假如真有地狱，自己一定万劫不复。

但除此之外，他想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如果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太杀了人，应该能博得几分同情。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悲剧，前原一家也会被当成受害者，对直巳将来的影响也会降到最小。

如果说出真相会怎样呢？直巳一生都会被打上杀人犯的烙印，前原夫妇也会因教育出这么一个儿子遭受蔑视和非议。就算搬家，总会被人发现，前原一家会被孤立，排除在社会之外。

昭夫想，只能对不起母亲了。她还没意识到自己已身处绝境。昭夫不知如果老年痴呆症患者犯了罪，法院会如何处理，但一定不会采取和普通人相同的处罚。昭夫想起“行为能力”这个词，听说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不会被判刑。现在谁都不会说政惠有行为能力吧？

母亲也一定愿意牺牲自己来救孙子，当然，前提是她能理解这件事的意义——

昭夫听到大门开闭的声音，走廊里渐渐传来脚步声。

“久等了。”松宫说着走进房间。加贺没有出现。

“那一位呢？”昭夫问。

“去别的地方了，一会儿就回来。呃，我想再问一下，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昭夫料到警察会这么问，说出准备好的答案。“只有我们俩，对谁都没说过。”

“你们有个儿子吧，他也不知道？”

“我儿子，”昭夫竭力使声音保持平静，“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特意不让他知道。”

“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吧？家里死了人，父母连夜把尸体弄出去，不太可能一点儿都注意不到。”

松宫说到了昭夫的痛处。这才是决战，昭夫想。

“真的不知道。不，说实话，现在是知道了一些，因为我报警之前和他讲了大致的情况，但在此之前他真是什么都不知道。星期五他不知跑到哪儿玩去了，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这个昨天我也说过。他回家时，我们已经把尸体转移了。尸体上还罩着黑塑料袋，他应该没注意到。”

“而且，”八重子在旁边说，“平时他就躲在自己房间里，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出来。半夜里父母干什么，他一点都不关心。所以他现在很受打击，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再说他毕竟是个孩子，听我们说完后就一直躲在屋子里。求求你们，就让他静一静吧。”

“还是个孩子。”她强调。

昭夫也补了一句：“他特别怕生，根本不和陌生人说话，可能还是太小了。估计对办案也没什么帮助。”

昭夫想，一定不能让刑警把注意力转到直巳身上，夫妇俩商量的时候就已对此达成一致。

反复观察夫妇二人的脸色后，松宫说：“我还是要见见他，哪怕得到一点儿信息也好。就算是如你所说，和所有相关人员谈话也是我们的职责。”

“相关人员……吗？”八重子问。

“既然是一家人，你们儿子当然是相关人员。”松宫淡淡地说。

他说的是事实。昭夫和八重子也知道，不可能不让直巳见警察，只能尽量强调直巳和案件无关，只是个孩子。

“你们儿子的房间在二楼吧？我自己去就行。”

松宫的话让昭夫着急起来。让直巳一人面对警察非常危险，必须阻止，这也是夫妇二人一致的意见。

“我把他叫下来。”八重子大概也有相同的想法，说完就走出了屋子。

“那个，”昭夫说，“咱们换个地方吧，在这儿他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说完，他看了一眼政惠。

松宫略一思考，点了点头。“好吧。”

两人到了饭厅。昭夫松了一口气。在政惠旁边，直巳一定会非常狼狈。他自然已经知道祖母在替他顶罪。

“还有件事，”在饭厅的椅子上坐下后，松宫说道，“你母亲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弄伤过谁，破坏过什么东西之类的。”

“我想想……也不是没有。反正都是那个样子，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结果给我们添麻烦，比如扔东西摔坏了什么的。”

“但听你妹妹说，你母亲基本上不会发疯。”

“那是因为我妹妹在旁边啊。她只在我妹妹身边才安静。”

年轻的刑警对昭夫的回答不是很认同。

这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节奏不是很轻快。

直巳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八重子身后。他在T恤外面套了件连帽衫，下身穿着运动裤，双手插在裤兜里，姿势很难看，和往常一样驼着背。

“我儿子直巳。”八重子说，“直巳，这是刑警先生。”

即使被介绍到，直巳仍低着头不看对方。他躲在母亲身后，好像想隐藏自己瘦弱的身躯。

“你过来，有话问你。”松宫说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直巳低着头靠近餐桌，在椅子上坐下。他似乎不想面对刑警，身体斜坐着。

“你知道事情的经过吗？”松宫开始发问。

直巳把下巴向前微微探了探，大概这就是他点头的动作。

“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刚。”他细声细气地说道。

“说准确一点。”

直巳看了一眼母亲，然后把目光投向墙上的钟。“八点左右。”

“怎么知道的？”

直巳沉默不语。昭夫正在想直巳是不是不明白问题的意思，直巳却冲他翻了翻眼睛。

“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他的声音变得尖锐。

大概他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或许是八重子这么跟他说的。儿子杀了一个小女孩，竟然还会有这种想法，这让昭夫觉得无地自容，可是现在又不好批评。

“人家要调查家里的每一个人，问什么你就说什么。”

直巳不耐烦地把眼睛转向一边。

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昭夫恨不得怒吼一声。

“你从谁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松宫重复了一遍问题。

“刚才，从我爸和我妈那儿……”话的结尾部分没有说出来。

“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说的。”

直巳的表情中混杂着紧张和胆怯，但终究还是清楚现在必须装下去。“说是奶奶杀了个小女孩……”

“然后呢？”松宫盯着直巳。

“把那个女孩扔到公园里了。是银杏公园……”

“然后？”

“瞒不住了，报警了。”

“还有别的吗？”

直巳很不耐烦，不知在看什么，半张着嘴，活像口渴的狗在伸舌头。

又是这副嘴脸，昭夫想。每次被问到什么不好的事，最后一定会露出这副表情。即使责任在他自己，给别人带来了不快，也一定在自己之外找原因，并把火发在别人身上。昭夫能想象出，直巳现在肯定为父母不帮忙说话而心怀不满。

“还有别的吗？”松宫重复了一遍。

“不知道。”直巳粗暴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松宫点点头，双手交叉，嘴角浮现出笑意。昭夫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很不安。

“听到这件事，你怎么想？”

“……吓了一跳。”

“那是自然。你觉得你奶奶会做这种事吗？”

直巳低着头，开口说道：“都痴呆了，谁知道会干什么。”

“发疯呢？”

“也会吧。不过我回来得都很晚，不太清楚我奶奶的事。”

“对了，你星期五回来得也很晚啊。”松宫说道。

直巳没有说话。昭夫明白，儿子是因为不知接下来会被问到什么而胆战心惊，连他自己也是如此。

“你去了哪儿干了什么，都告诉我。”

“刑警先生，”昭夫受不了了，插嘴道，“我儿子去哪儿，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不是说回家很晚吗？必须说明晚回家的原因，否则剩下的会很难办。”

松宫语气平和，不容置疑。昭夫也只好默认了事实。

“怎样？”松宫又将视线转回直巳身上。

直巳嘴唇半开，可以听到从里面漏出气流。他的呼吸变得紊乱了。“游戏厅，便利店。”他终于用微弱的声音答道。

“和谁一起去的？”

直巳微微摇了摇头。

“一直是一个人？”

“嗯。”

“是哪个游戏厅？把便利店的位置也告诉我。”

松宫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昭夫觉得这像是在威胁：我们全都记下来了，别撒谎。

直巳不情愿地说了游戏厅和便利店的位置。这也是以防万一，事先准备好的。那家游戏厅直巳经常去，面积较大，说是不会碰到熟人。便利店则选择了以前没怎么去过的。如果是常去的店，店员会认识直巳，也许会证明他星期五晚上并没有去。

“在便利店买了什么？”

“什么也没买，站着看杂志来着。”

“在游戏厅玩什么了？”

昭夫心头一紧，这件事他们事先没有商量。没想到竟然问得这么细致。他祈祷般地看着儿子。

“狂热鼓手、VR战士，还有惊悚驾驶……”直巳哆哆嗦嗦地回答，“还有……老虎机。”

老虎机就是赌博机。昭夫只知道这个，其他的都没听说过。肯定都是直巳平时常玩的。

“几点回的家？”松宫的询问还没有结束。

“八点或者九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离开学校是几点？”

“四点左右……吧。”

“和谁在一起？”

“我一个人。”

“经常一个人回家？”

“嗯。”直巳简短地回答，看样子已经不耐烦了。也许是因迟迟不能结束而生气，或者这个问题本身刺痛了他。

直巳没有朋友，从小学时就如此。去游戏厅也好，在便利店看杂志也好，都是独自一人。说起来，哪怕有一个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会有现在的事了。

“四点离开学校，回家时将近八点，就是说在游戏厅和便利店待了四个小时。”松宫自言自语道。

“基本上平时都是这样。”八重子说，“我让他早点回家，他根本不听。”

“最近的中学生都是这样。”松宫说着，看了看直巳，“从学校出来到回家的这段时间，碰到熟人或者看见过谁吗？”

“没有。”直巳马上答道。

“那么，在游戏厅和便利店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比如有人偷东西被抓，游戏机出了故障之类。”

直巳摇摇头。“记不得了。我想是没有。”

“是吗？”

“那个……”昭夫再次对刑警说道，“如果不能证明我儿子去过游戏厅和便利店，会很麻烦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如果能证明，对今后的调查会很有利。”

“那么……”

“如果能证明你儿子就和案件没有关系，就不用再找他谈话。如果不能证明，就要再谈几次。”

“和我儿子没关系，我能保证。”

松宫摇了摇头。“非常遗憾，父母的话不能作为证据。必须是第三方。”

“我不会说谎的。”八重子插嘴道，“真的和这个孩子没关系，所以请放过他吧。”

“如果那是事实，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证实，请不要担心。游戏厅和便利店一般都安装了摄像头。在里面待了四个小时，很可能会被拍下来。”

这句话让昭夫浑身一颤。摄像头！自己连想都没想过。

松宫转向直巳。“你很喜欢玩游戏啊。”

直巳微微点了点头。

“电脑呢？不玩电脑？”

直巳沉默着，反应迟钝得让昭夫都焦急不已。他希望直巳对于不在场证明的回答能很流利。

“也玩的，电脑。”八重子焦虑地说道。

“他有电脑吗？”松宫问八重子。

“有。去年从朋友那儿拿了一台旧电脑。”

“哦。最近的中学生可真不得了！”松宫的视线又回到直巳那里，“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可以回房间了。”

直巳马上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出去。外面随即传来上楼的声音，最后是砰的一声关门声。

昭夫确信这名刑警怀疑上了直巳。虽然不知道为何怀疑，但从反复确认不在场证明来看，肯定是怀疑上了。

他看看八重子。八重子投来无力的眼神，表情同样不安，似乎在说：“救救直巳！”

昭夫微微点了点头。虽然没有自信，但他下定决心要保护好儿子。

刑警在怀疑直巳，可没有证据。只要自己不开口，他们也没办法。亲生儿子举报老年痴呆的母亲杀了人，不由得别人不信。即使摄像头里没有直巳的记录，也不能说直巳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即使知道不在场证明是假的，也没有证据说直巳就是凶手。

一定不能动摇，只能沿着这条路走到底。昭夫坚定了信心。

这时，对讲机的铃声响了。昭夫不禁咂了咂嘴。“谁呀？这个时候。”

“也许是送快递的。”八重子走近对讲机。

“不用理他。现在可不是悠闲地收快递的时候。”

八重子拿起对讲机，和对方交谈了几句，回头看着昭夫，一脸疑惑的表情。“是春美……”

“春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昭夫想。

松宫马上平静地说：“应该是和加贺警官在一起，请让他们进来吧。”



松宫佯装平静，其实内心很激动，握笔的手心渗出了汗珠。

和小林通过电话后，加贺让松宫确认前原直巳的不在场证明。

“如果父母拒绝，不要管他们。要是他们不让见，你就直接闯进屋子。如果直巳出来，你要彻底细致地追问。他说昨天去了游戏厅，要问清楚是哪个游戏厅，玩了什么游戏，有什么特殊的事，要细致到让他发怒，但我想他也不会发怒。然后要确认他有没有电脑。”

看来加贺早已怀疑前原直巳，但他没有对松宫说明怀疑的原因。嘱咐完这些事，加贺说自己去见田岛春美。

“为什么？”松宫问道。

“必须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个案子。”加贺这么回答。

现在他回来了，而且是和春美一起。松宫想象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去开门的八重子阴沉着脸回来了。“是春美。”

前原昭夫点了点头。

不久，表情悲怆的田岛春美出现了，身后跟着加贺。

“那……为什么把我妹妹带来？”前原问加贺。

“最了解你母亲的还是你妹妹。”加贺说，“所以我让她来，把事情经过都对她说了。”

“……这样啊。”前原心虚地抬头看着妹妹，“你很吃惊吧，出了这种事。”

“妈在哪儿？”春美问。

“里边的房间。”

“哦。”春美嘀咕着，深呼吸了一次，“我能见见我妈吗？”

“可以，请去吧。”加贺回答。

春美走出房间，前原夫妇目送她离开。

“松宫，”加贺冲松宫说，“他们的儿子呢？”

“问过了。”

“星期五去了哪儿？”

“去了游戏厅等地，八点才回来。”松宫说完凑到加贺耳边，“有电脑。”

加贺满意地点点头，看着前原夫妇。“过一会儿会有其他警察来，请收拾一下。”

松宫闻言吃了一惊。“你跟本部联系了？”他小声问道。

“来这里的路上打的电话，但我让他们在附近待命，直到我联系他们。”

松宫不明其意，非常困惑。加贺好像察觉了松宫心中所想，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好像在说：“都交给我吧。”

“要逮捕我母亲吗？”前原问道。

“当然。”加贺回答，“杀人是最严重的犯罪。”

“可她都那个样子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难道不能认定为没有行为能力吗？”

“当然要进行精神鉴定。但结果由法院判定，与我们无关。警察的工作就是逮捕罪犯。”

“法院也许会判定无罪？”

“我不知道是否会判无罪，也许会不予起诉。但我们什么都不能说，这需要法院的裁决。即使起诉，也只能按照法官的判断。”

“能不能尽量……”前原说，“尽量别让她受太多苦？审讯室那种地方她肯定受不了。她得了那种病，年纪也大了……”

“那得由我的上司来判断。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不是特例，一般不会允许。你母亲可以自己上厕所，吃饭也没问题。不仅是审讯室，甚至会关进拘留所，和其他犯人待遇一样。”

“拘留所……不能不去吗？”

“如果被起诉，你们俩肯定是要进的。”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

“对老年人来说有些残酷，或者说非常残酷。”加贺接着说，“房间肯定不会干净，厕所也露在外面。夏天热、冬天冷，食物粗糙难吃，不经许可不能带入私人物品。你母亲喜欢的玩偶估计也不能带进去。憋闷、孤独、无聊的日子会一直持续。”说到这儿，他耸耸肩，“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痛苦。”

前原昭夫痛苦地扭曲着脸，咬着嘴唇。松宫不知他这样是因为自己以后要过这样的日子，还是担心年迈的母亲。

“前原先生，”加贺平静地问道，“你真的愿意吗？”

这不经意的一问让前原浑身一震。他铁青着脸看向加贺，从耳朵到脖子红了一大片。“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确认一下。你母亲没有说明自己行为的能力，是你们替她说的，结果就是你母亲成了杀人犯。你真的愿意这样吗？”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昭夫语无伦次，“没办法，想瞒也瞒不住啊。”

“是啊，那就算了。”加贺看看手表，“不用收拾吗？我想短时期内你们不会回来了。”

八重子站起身。“我可以换件衣服吗？”

“可以。前原先生呢？”

“我穿这身就行。”

八重子一个人出去了。

“可以抽烟吗？”前原问。

“请便。”加贺说道。

前原拿出一根七星烟，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他慢慢吐着烟，表情毫无好转。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加贺坐到前原的正对面。

“能有什么心情？以前积累的一切都没有了。”

“对你母亲有什么想法？”

“对我母亲……怎么说呢。”前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良久才缓缓吐出来，“变成那样之后，都不觉得是自己的亲妈了。她也不认识我了。我经常想，虽是母子，最后竟然是这么一种关系。”

“听说你父亲也得过老年痴呆？”

“是的。”

“当时由谁来照顾他？”

“我妈。那个时候我妈还好。”

“看来你母亲受了不少苦啊。”

“我也这么想。我父亲一死，她也松了一口气。”

加贺突然顿了一下，问道：“你真的那么想吗？”

“是的。毕竟太辛苦了。”

加贺没有点头。不知为何，他看了松宫一眼，又把目光转回前原。“长年相伴的夫妻之间的感情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所以才能忍受照顾病人的辛苦。也许想过逃避，也许想过希望对方早点死，但真的到了那种时候，肯定不会松一口气。一旦从照顾病人中解脱出来，又会陷入强烈的自责。”

“你的意思是……”

“比如后悔没多做一点儿，后悔让对方可怜地过世，不断地责备自己，然后还会因为自责而生病。”

“你是说我妈也是因为这个才痴呆的？”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老人的内心是极为复杂的，正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死亡才更难懂。我们能做的只有尊重他们的意愿。无论他们做的事情看上去多么傻，也许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我……打算尊重我妈的意愿。我也不知道我妈现在还有没有意愿。”

加贺死死盯着正在说话的前原，嘴角松弛下来。“哦，那就没问题了，就当我说了些闲话。”

“哪里。”前原说着在烟灰缸里熄灭了烟。

加贺看看手表，站了起来。“那么，能帮我带你母亲出来吗？”

“知道了。”前原说着也站起来。

加贺回头看看松宫，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跟上。

三人走到里面的房间，春美正坐在门口，沉默地看着檐廊上的母亲。政惠弯着腰蹲着，仍像石头般一动不动。

“我想把您母亲带走。”加贺冲着春美的后背说道。

“好的。”她小声回答后站了起来，靠近政惠。

“在此之前，”加贺说，“您母亲有什么珍藏的东西、可以让她安静下来的东西，也都带上吧。我让拘留所的人通融一下。”

春美点点头，在房间里扫视一圈，立刻想起了什么，走到小衣柜旁。她打开柜门，取出一个书一样的东西。“这个，可以吗？”她问加贺。

“让我看看。”加贺打开那个东西，给前原看。“好像是你母亲的宝物。”

松宫看到前原一瞬间打了个冷战。加贺拿给他看的，是一本小小的相册。

☆
26
★★

昭夫有几十年没看到过这本相册了。他知道相册里贴的都是老照片。最后一次看到大概是在初中，此后他就自己整理照片了。

加贺给他看的那页上的照片里，年轻的政惠和少年昭夫并肩而立。少年昭夫戴着棒球帽，手里拿着黑色的细长球棍。

昭夫马上想起，这是自己小学的毕业典礼，政惠来参加。她笑着，用右手握住儿子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抬起，拿着一个小木片似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昭夫心里一时间五味杂陈。

虽然得了老年痴呆症，政惠现在还珍藏着和儿子的回忆。记忆中含辛茹苦养育儿子的经历，是治疗她的良药。

自己却要把这样的母亲送进监狱！

如果她真的犯了罪也没有办法，可她什么都没做。说是为了保护独生子直巳，理由冠冕堂皇，可终究还是为了不妨害自己的未来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

不管母亲痴呆到什么程度，让母亲去顶罪都不是人能做出来的。

他把加贺递过来的相册合上，还了回去，拼命忍住即将流出的泪水。

“可以吗？”加贺问，“如果你母亲把这个带进拘留所，你就再也看不到了。再多看一眼吧，我们不着急。”

“不了。看了反而更心酸。”

“哦。”加贺合上相册，交给春美。

这个刑警，昭夫想，大概看穿了一切。他应该知道凶手不是眼前这个老太太，而是二楼的初中生。所以他才不吐露实情，一步步对老太太的儿子施加压力。

昭夫对自己说，一定不能被这种手段打倒。刑警抛出这种手段，就是因为没有证据。因为找不到其他突破口，才要以情动人。那么，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就行了。

不要动摇、不要放弃……

不知谁的手机响了。松宫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手机。“我是松宫……啊，好的，明白了。”三言两语之后，他挂断电话，对加贺说：“主任他们的车到了，就在大门外面。”

“知道了。”

正在这时，走廊里传来八重子的声音。“我收拾好了。”

她在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毛衣，下身是牛仔裤。大概是选了适合自己的舒适的衣服。

“你儿子怎么办？”加贺问昭夫，“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只剩他一个人了。”

“啊，是啊……春美，”昭夫和妹妹说，“直巳只能拜托你了。”

春美抱着相册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微微点头。“知道了。”

“对不起。”昭夫再次道歉。

“那么，田岛夫人，请带着您母亲走吧。”

“好的。”春美说着去扶母亲的肩膀，“小惠，该走了，站起来。”

政惠迟缓地挪动身体，扶着春美站起来，面向昭夫。

“松宫，”加贺说，“给嫌疑人戴上手铐。”

“啊？”松宫叫了出来。

“戴上手铐。”加贺重复道，“你要是身上没带，我来。”

“不用你的。”松宫拿出手铐。

“请等一等！不要给老太太戴手铐吧！”昭夫不由得说道。

“只是形式而已。”

“但是……”昭夫说着，忽然看到政惠的手，不由得吃了一惊。

政惠的指尖是红色的。

“这是……怎么回事？”昭夫盯着母亲的指尖小声说道。

“昨天我说过，”春美回答，“这是玩化妆的痕迹，估计是用口红恶作剧了。”

“啊……”昭夫脑海里浮现出另一排红色的手指。那是许多年前看到的父亲的手指。

“可以了吗？”松宫拿着手铐问昭夫。

昭夫轻轻点了点头。母亲的手指让他很心酸。

松宫把手铐套上政惠的手腕。这时加贺突然说道：“外出的时候不是需要拐杖吗？”

“嗯……是的。”春美回答。

“戴着手铐也许不方便拿拐杖了。拐杖在哪儿？”

“应该在大门口的鞋柜里，和雨伞放在一起。哥哥，你能拿过来吗？”

“好的。”昭夫说完走出房间，进入昏暗的走廊。

大门口脱鞋的地方摆着一个鞋柜，一端有个细长的拉门，里面放着雨伞。平常用的伞都随便扔在外面，基本上用不到里面的空间。昭夫也很少看见政惠的拐杖。

打开拉门，拐杖果然混杂在几把伞中间，把手是灰色的，长度和女式雨伞差不多。

昭夫把它取出时，发出了清脆的铃声，和以前的铃声一样。

昭夫拿着拐杖回到政惠的房间。春美摊开一块布，把政惠随身用的东西和相册包进去。两位刑警和八重子站在旁边。

“找到拐杖了吗？”加贺问。

昭夫沉默着递过拐杖。

加贺把拐杖递给春美。“我们走吧。”

春美又递给政惠。“看，这不是小惠的拐杖吗？好好拿着。”声音中

掺杂着哭腔。

政惠的表情没有变化。在春美的催促下，她挪动脚步，走出房间，来到走廊。昭夫看着他们的背影。

铃——铃——拐杖上的铃铛在响。

昭夫的目光投向那个铃铛。铃铛上有个小木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前原政惠”几个字。那是用刻刀手工制作的。

一瞬间，昭夫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呼吸也要停止了。

那个小木片就是刚刚在相册里看到的，母亲拿在手里的东西。

他突然想起小学毕业之前在美术课上做名签的事。老师说，上中学之后，可以给自己的东西贴上名签，也可以送给喜欢的人。昭夫就刻了母亲的名字，然后从附近的文具店买了个铃铛，用线系好，送给政惠做礼物。

过了几十年，政惠还珍藏着这个东西。不仅珍藏着，还绑在自己最常用的物品上，一定是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前的事。

对她来说，这个名签很珍贵，因为是儿子送的第一件礼物。

昭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激动仿佛引起了共鸣，不断扩大。昭夫拼命抑制情绪，然而，有什么东西开始发出分崩离析的声音。他双腿一软，蹲在地上。

“怎么了？”加贺注意到了他的异常举动。

已经到达极限了。昭夫眼中渗出泪水，心理防线已经崩溃。

“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他在榻榻米上磕着头，“是假话，全部都是假话。都是我编的，我妈不是凶手。”



昭夫说完之后一片死寂，周围的人大概是过于震惊，以至于说不出话来。他缓缓抬起头，首先看到了八重子。八重子也坐在地上，脸痛苦地扭曲着，目光绝望暗淡。

“对不起，已经没办法了。”昭夫对妻子说，“还是算了吧，我干不了这种事，下不了手……”

八重子垂头丧气，也许她也到了忍耐的极限。

加贺讯问的语气一直非常平稳。昭夫又向他看去，加贺投来赞许又怜悯的目光。

昭夫想，这个刑警果然什么都知道了，所以对他自首一点都不吃惊。

“是你儿子干的吧？”

听到加贺的提问，昭夫默默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八重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骤然埋下头，后背颤抖着。

“松宫，去二楼。”

“请等一等！”八重子低着头说，“我把儿子……带过来。”她泣不成声。

“知道了，你去吧。”

八重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

加贺在昭夫面前蹲下身。“你终于说实话了。你可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啊。”

“你们从一开始就看穿了我们的谎话吧？”

“不。你打来电话之前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听你叙述时也没发现矛盾的地方。”

“那是怎么发现的？”

加贺回头看看政惠。“因为红手指。”

“那有什么……”

“一看到红手指，我就想究竟是什么时候涂上的。如果是在案件发生前，死者的脖子上肯定会留下红色的痕迹。你母亲戴上手套是在案发第二天，我当时正好在这里，记得很清楚。但尸体上没有红手指的痕迹，你的陈述里也没有擦去痕迹的内容。由此可见，把手指涂红是在案件发生之后。可是，你母亲当时用过的口红却找不到了，不在这个房间里。”

“口红一定是八重子的……”

昭夫话刚出口，就意识到没这种可能。

“你夫人的梳妆台在二楼，你母亲又不能上楼梯。”

“那口红在哪里？”

“如果不在这个家里，会在哪儿呢？只能是别人带进来的。会是谁呢？我向你妹妹询问此事，问她知不知道最近你母亲用过什么口红——田岛夫人，请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看看。”

春美打开手提包，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一支口红。

“就是那只口红。我们确认了颜色，没有错误。详细的成分分析会更清楚。”

“你怎么会拿着口红？”昭夫问春美。

“前原先生，问题就在这里。”加贺说，“你母亲趁你妹妹不注意，拿她的口红去玩，这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你妹妹现在还拿着口红。田岛夫人，你上次见到你母亲是什么时候？”

“……星期四晚上。”

“原来如此。可见那支口红在那以后就不在这栋房子里。前原先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昭夫说，“我妈把手指涂红，是在星期四晚上。”

“只能是那样。于是，认为你母亲是凶手的说法就和你的话产生了矛盾。像我刚才所说，尸体上没有红手指留下的痕迹。”

昭夫紧紧握着拳头，恨不得刺破手掌。“原来是这样……”

无力感笼罩了他的全身。



松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站在走廊里，听着加贺和前原昭夫的谈话。

他想，这是多么愚蠢而浅薄的犯罪。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让年迈的母亲顶罪，这让松宫无法想象。幸好前原最终选择自首，拯救了自己。

可是，加贺早就注意到了红手指，为什么不当即指出来？那样肯定会更早查明真相。

“你说什么？不是说不用见警察了吗？”楼梯上传来一个声音。是直巳。

“我都说了，完了，全完了……”八重子哭着说。

“我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是都按照你们教的说了吗？”

突然，响起咣的一声撞击声，然后传来一声惨叫。

“都是你们搞砸了，都怪你们！”直巳叫道。

“对不起，对不起！”

松宫正在想发生了什么，加贺已大步穿过走廊，跑上楼梯。

“干什么？”直巳发出一声惨叫。加贺随即下了楼梯，他揪着少年的衣领，把他摔在地板上。

“松宫，把这个浑蛋看好。”

“知道了。”松宫说着抓住直巳的胳膊。直巳哭了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涕泪横流，喉咙里发出嘤嘤的哭声。

“老实点。”松宫拽起直巳的胳膊，向大门走去。

“我也去……”八重子从后面追过来。

他们打开大门，小林和坂上出现在门外。看到松宫后，他们拉开院门走了进来。

“情况是这样的……”

小林摆了摆手。“我听加贺说了。你辛苦了。”

他招呼部下接管直巳和八重子。看到他们离开后，他转身对松宫说：“调查春日井家的电脑后发现，在被删除的邮件里，有一封案发当天收到的邮件。被害人的父亲对此没有印象，所以很可能是被害的女孩收到的。邮件里只有照片，是许多超级公主的玩偶照片。”

“发件人是谁？”

“用的是免费邮箱，不知道真名，但现在能确认了。”小林指了指前原家的二楼。

“前原直巳确实有电脑。”

“被害人看了邮件里的照片后去了某个地方。也许是去见发件人了。”

“要没收前原直巳的电脑吗？”松宫问。

“有那个必要，但不用着急。里面还有一个人需要逮捕吧？”

“是遗弃尸体的主犯前原昭夫。现在他正和加贺谈话。”

“我这边没什么事了。你去他那里，要好好听加贺说的话。”

“听他说的话？”

“现在开始才是最重要的。”小林拍了拍松宫的肩膀，“在某种意义上，比案件本身还重要。”



松宫回到屋内，告诉加贺已把直巳和八重子移交给同事。昭夫垂头丧气地听着。

政惠又坐回檐廊上，春美坐在她旁边，仿佛回到了几分钟前的场景。但这短短一段时间里，这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昭夫缓缓站起来，身体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我也该走了吧。”

“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加贺问，“对你母亲和妹妹。”

昭夫摇摇头，盯着脚边的榻榻米。“真没想到母亲会做这种事。昨天听妹妹说，我妈最近喜欢玩化妆，根本没注意到。没想到这点小事毁了我。”他自嘲似的笑出了声。

昭夫感觉春美走了过来，便抬起了脸。春美咬着嘴唇，泪水从脸颊

上滑落。充血的眼睛用力地眨了一下之后，昭夫觉得脸上挨了一下。他没能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觉得脸上热辣辣的，才知道被扇了一耳光。

“对不起。”昭夫感到脸上一阵麻木，低下了头，“我做了这种事……”

春美用力摇头。

“需要你道歉的人不是我。”

“嗯？”

“前原先生，”加贺站到春美旁边，“你还没发现什么事实吗？”

“事实？”

“最后的最后，你良心发现，这很好。但是你却不知道最重要的地方。”加贺让昭夫看了看口袋里的口红，“我事先去见你妹妹的时候，拜托她在我允许之前，不要说出她隐瞒的事情。”

“隐瞒的事情？”

“我刚才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言。关于口红，我其实是这么问你妹妹的——你母亲是不是交给你一支口红？如果是，请带上。”

昭夫不明其意，困惑地看着春美。

她说：“那支口红不是我的。妈以前就有。”

“妈妈的？但不就在你手里吗？”

“这是昨天在院子里捡到的。”

“院子里？”

“我接到电话，说在院子里的盆栽下藏着一支口红，要我取走保存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按她说的做了。”

“啊？这是怎么回事？”昭夫陷入混乱，“电话？谁的？”

“手机，我给她买的。”

“手机？”

春美悲伤地皱紧眉头。“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昭夫说这句话时，一个念头闪现在脑海中。

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太难以置信了。但现在所有的情况都在让他接受这个想法。

“怎么可能！”他把目光投向檐廊。

母亲还像刚才那样蹲着，像个物件一样一动不动。

“怎么可能……”他又重复了一遍。

道理上说得通。昭夫想，母亲知道了自己和八重子的企图，就想出了一个让计划露出破绽的办法——红色的手指。警察一定会问是什么时候涂上的。如果把口红交给春美，就会被认定是在案发前涂红手指的，由此证明凶手不是母亲。

可是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就必须颠覆一个大前提。

难道母亲没痴呆？

昭夫望着春美。她像要诉说什么，嘴唇颤动着。

“你知道吗？”

春美缓缓开口。“当然知道。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啊。”

“为什么装痴呆呢？”

“哥哥，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原因吗？不会吧？”

昭夫沉默了。春美的指责直击要害。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搬家之后的记忆在他脑海里复苏。八重子态度冷淡，昭夫受她影响，也开始疏远年迈的母亲。父母如此，儿子也不会教育好，直巳也觉得祖母是什么脏东西。昭夫和八重子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完全没有心灵上的纽带，家庭的温暖在这里不存在。

政惠对这种状况绝望了。她最后选择的道路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不让其他家庭成员进来。唯一的例外是春美。恐怕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政惠才是最幸福的。

昭夫却没有看破政惠的演技。不光这样，还在利用她的演技。昭夫想起自己和八重子在政惠面前说过的话。

“不要紧的，都痴呆成这样了，警察也问不出什么。只要我们作证，不由得他们不信。”

“问题是痴呆的老人为什么要杀小女孩呢？”

“因为痴呆了，也不知道会干些什么。对了，你妈不是喜欢玩偶吗？就说她是像弄坏玩偶一样杀了人。”

“不会被判得很重吧？”

“也许都不会被定罪。不是有精神鉴定吗？做了那个，就能知道老太太精神不正常。”

政惠听到这些时是什么心情呢？在那之后她也一直假装痴呆，可心里是怎样的愤怒、悲伤和羞耻呢？

“前原先生，”加贺说，“你母亲为了不让你们走错路，无声地发送着信号。你还记得最初捡手套的情景吧？手套上沾着恶臭，你母亲在借此告诉我那里就是犯罪现场。我们怀疑到你的时候，你又犯了新的错误，所以你母亲就涂红了手指。”

“是要把我送进……罗网吗？”

“不是。”加贺严厉地说道，“世界上没有哪个母亲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入罗网。她是为了让你回头。”

“哥哥，昨天我说了，妈最近喜欢玩化妆。妈当然没有这种爱好，那个也是她的暗示。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暗示不可，现在我懂了。你听了我说了这些，应该会去检查咱妈的手指。发现她的手指涂上了口红，你一定会擦去。那个时候妈就会反抗，只有这样才能在继续假装痴呆的情况下让你放弃计划。妈就是那么想的。”

昭夫把手放到头上。“是这样……根本没想到。”

“是你作茧自缚。”加贺平静地说，“我和你妹妹谈过了。我希望你能自首，在我们带走你母亲之前放弃自己的计划。这也是你母亲的愿望。如果你母亲要想阻止，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告诉你们，她是假装痴呆的就可以了。她没有那么做，是因为对你还抱有一丝希望。我们尊重她的想法，因此和你妹妹商量如何让你自己良心发现。你妹妹提议让你看母亲的拐杖。”

“拐杖……”

“你知道吧，那个拴着铃铛的名签。你妹妹知道那是你母亲珍藏的东西。相册和名签，如果你看到这两样东西仍无动于衷，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你妹妹的意见。说实话，你把拐杖递给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但你终究还是悔过了。你谢罪的话，你母亲已经听到了。”

“加贺先生……你是怎么知道我母亲没有痴呆的？”

“当然是看到红手指的时候。”加贺马上回答，“当时我正在想为什么涂红手指，是什么时候涂上的。我看着你母亲的眼睛。你母亲用眼神和我交流。”

“眼神……”

“你母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像在说些什么。那不是没有意识的人的眼睛。前原先生，你认真地看过你母亲的眼睛吗？”

加贺的话一字一句都像大石头一样砸在昭夫心口。他无法承受这种重量，蹲了下去，双手撑在榻榻米上，望着檐廊。

政惠一动不动地望着院子。这时昭夫才注意到，年迈的母亲弯曲的后背正微微颤动着。

昭夫趴了下去，把额头贴在榻榻米上，泪流不止。

他闻到了陈旧的榻榻米的气味。



小林主持对前原直巳的审问，松宫站在旁边。直巳始终是一副胆怯的样子，回答问题时不时哭泣。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春日井优菜的？”

“就是那天，在回家路上碰见的。”

“是你搭讪的？”

“优菜先打的招呼。她看见我的背包上挂着超级公主的钥匙链，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你告诉她了？”

“我说是在秋叶原买的。”

“然后呢？”

“优菜问了我很多关于玩偶的问题。她好像看过粉丝网站，让我吃了

一惊。”

“你们在哪儿谈话？”

“我家旁边的路边上。”

“你说要给她看玩偶？”

“我说我有很多玩偶，优菜说她也有很多，想看看我都有什么样的。”

“于是约好了再次见面？”

“优菜说希望发到她父亲的邮箱里，就约好了发邮件。邮箱地址写在优菜名签的背面。她说要是有没见过的玩偶，就到我家来，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她。”

“马上就发了邮件？”

“回家以后，用数码相机拍下照片，用电脑发了。”

“优菜立刻就来了？”

“五点半左右来的。”

“你一个人在家？”

“我奶奶在最里面，很少出来。”

“你给优菜看了玩偶？”

“给她看了。”

“在哪儿？”

“我家的饭、饭厅。”

这些问题直巳回答得比较清楚，语气也很平稳。然而，一问到后面的问题，他的态度随之一变。

“为什么掐死优菜？”

直巳原本铁青的脸迅速泛红，眼睛上翻。“不知道。”他低声说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一定有什么理由才掐死了她。”

“她说要回家……”

“回家？”

“我给她看了玩偶，她却说要回家。”

“所以就掐死了？”

“……我不知道。”

此后无论再问什么，他都闭口不答，无论威胁还是好言相劝都不起作用。小林忍不住发怒。直巳就像冻僵似的全身僵硬，而且开始轻微地痉挛。

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将他带出审问室时，他终于开口了。

“……都是父母不好。”

第四章



31



脉搏数徘徊在七十左右。松宫抚摩着自己泛着油光的脸，看着舅舅。那张在氧气面罩下的脸一动不动。

克子坐在松宫对面，面露疲态。也许是希望守护对自己有恩的哥哥直到最后一刻，她神色并不沮丧。

克子经常来照顾隆正，听隆正说这两天经常犯困，睡得过多，对时间都没有感觉了。

前天晚上，隆正对克子说：“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说完就睡着了。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他再未睁开过眼睛。松宫匆匆赶来，无论在他耳边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

医生说该来的终归要来。以前就和医院说好，不做徒劳的延长生命的措施。

早点来就好了。松宫后悔不已。回想起来，上次来探望还是在银杏公园弃尸案案发当日。那天松宫没说和加贺在一组的事，此后也没说破案经过。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

如果和他说说前原家的事，隆正该多么感兴趣啊。他若知道松宫万分佩服目光如炬的表哥，一定会很高兴。

克子突然叫了一声，看向显示屏。脉搏数又下降了。医生说降到六十以下就没希望了。

松宫叹了口气，把目光投向旁边的桌子。那里还放着棋盘。和上次相比，棋子的摆放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不知隆正最后走了哪一步。松宫连胜负都判断不出。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挠着头靠近窗户。守候在隆正身边，等待最后的时刻，令他很是心酸。

外面晨光熹微。松宫来的时候是昨晚将近十二点，已经过了五个小时。

天马上就要亮了，舅舅的生命却……他边想边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视线捕捉到一个站在医院大门旁的男人。

刹那间，他想，不会看错了吧？真是出乎意料。

“恭哥在那儿……”他喃喃自语。

“嗯？”克子疑惑地问。

“那个人是恭哥。”松宫仔细再看。那个披着黑色上衣、一动不动的人无疑正是加贺。

“他怎么不进来？”

“不知道，我去叫他。”

松宫正要开门，门却开了。身着白衣的医生和护士金森登纪子走了进来。两人向松宫和克子点头致意，随即一言不发地走到隆正床边。

在其他房间也能看到显示屏的数值，他们肯定是看到了数值。隆正已濒临死亡。

“哥哥，哥哥。”克子呼唤道。医生站在床边，观察隆正的脉搏。

脉搏数还在下降，像是计时器的电子数字，在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减少。

为什么？松宫想，为什么加贺站在那里？为什么不进来？他想去叫加贺过来，可那样就会错过隆正的最后一刻了。

显示屏上的数值降到了四十。此后下降的速度更快，数字不断减小，很快就到了零。

“可以了。”医生小声说道，“节哀顺变。”语气很例行公事。

金森登纪子开始摘下隆正的面罩。克子一直盯着死去的哥哥的脸庞。

松宫走出病房。隆正已去世的感觉并不真实，他也不觉得悲伤。对他来说，这似乎是宣告了某一重大时刻的结束。

他下到一楼，走向正面的大门，透过玻璃门看到了加贺的背影。

松宫走出去打了招呼：“恭哥。”

加贺缓缓转过身，丝毫没有吃惊，脸上甚至还浮起微微的笑意。

“脩平你从医院里出来……就是说都结束了？”

松宫点点头。

“是嘛。”加贺说着看了看表，“早上五点啊……他痛苦吗？”

“不，就像睡着了一样静静地走了。”

“那就好，我得向局里请个假。”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进去？”

“有点原因，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原因。走吧。”加贺说完走进了医院。

他们走到病房前，克子一个人无力地坐在那里。看到加贺，她睁大了眼睛。“恭……你在外面？”

“承蒙您诸多照顾。”加贺低下了头。

“我舅舅呢？”

“护士正在给遗体化妆，还说要整理医疗器具。”克子看了看儿子和侄子，说道。

加贺点点头，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松宫坐在他旁边。

“你觉得银杏公园的案子里，前原家的老太太为什么假装痴呆？”加贺问道。

“呃……有很多理由吧。”松宫不明白加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比如说？”

“不愿意和家里人接触，大概是这个原因。”

“那是主要理由，可我觉得不光如此。”

“怎么说？”

“以前我见过一位老先生。多年陪伴在身旁的妻子先走一步之后，老先生整理妻子的东西，特别想试试看。有一天，他穿上了妻子的衣服，还不满足，又穿上妻子的内裤，还化了妆。以前他没有这种爱好，也没有什么变性倾向，因为除了妻子的衣服以外，他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很怀念妻子才穿她的衣服。他马上说不是。他自己

也不太清楚，就是觉得这样能和死去的妻子交流。”

松宫吃了一惊。“前原家的老太太，也是因为想和死去的丈夫交流才假装痴呆？”

加贺没有肯定。“我不知道有没有明确的意愿，大概她本人也不知道吧，就和穿妻子衣服的老先生一样。假装痴呆，并不能理解痴呆老人的心理，也许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回顾自己是怎么照顾痴呆老人的。必须记住的是，越是老年人，或者说正因为是老年人，内心常常会有不可平复的伤痕。治疗的方法有许多，周围的人不能理解。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尊重。”

加贺把手伸进上衣兜，掏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很旧，上面是一家三口。松宫呆住了。

“这是你吧？这是我舅舅，这是……”

“旁边的就是我妈。大概是我小学二年级，在旁边的公园照的。我们的全家福只有这一张。我想让我爸把它带进棺材。”

“你的母亲……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照片上的人大概三十多岁，瓜子脸，透出一股恬静的感觉。

“你知道她是怎么去世的吗？”

“据说在仙台的公寓里被发现……”

加贺点了点头。“一直一个人生活，没有人探望，孤单地去世。我爸一直为这件事耿耿于怀。临死的时候，我妈该多想见见独生子啊！所以我爸决定他也要孤单地死去。我是这么对他保证的，在他咽气之前，绝对不来探望。”

“所以你才……”松宫看着加贺。

病房的门开了，金森登纪子探出头来。

“好了，请过来吧。”

“去看看吧。”加贺站了起来。

隆正闭着眼睛躺着，好像所有的苦恼都消散了，显得非常安详。

加贺站在床边，低头看着父亲的面庞。

“他很满意。”他突然说了一句，然后将目光转向旁边桌上的棋盘。

“那是舅舅最后还在下的。”松宫说，“和这里的护士小姐交手。”他看了看金森登纪子。

她马上露出困惑的表情，看着加贺。“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加贺挠了挠下巴。“啊，可以。”

“怎么回事？”松宫问金森登纪子。

“并不是我在下棋。我只是按照收到的邮件的指示移动棋子。”

“邮件？”

“加贺先生……年长的那位加贺先生下过以后，我通过手机邮件把战局发过去。”

松宫刚想问发给谁，马上就意识到了。“是恭哥吗？”

加贺微微苦笑一下。“下一局要两个月……不，还要更长。还有一步就能决出胜负了。”

松宫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认为加贺很绝情而感到羞愧。原来加贺有自己的做法。

“请把这个拿去。”金森登纪子向加贺伸出右手，那里有一枚棋子，“您父亲临终时还握着这个。”

加贺接过棋子。“是马。”

“大概您父亲也知道和他下棋的究竟是谁。”

金森登纪子说完，加贺默默地点了点头。

“轮到我舅舅下了吗？”松宫问。

“对，应该是要下到这里。”加贺在棋盘上落下棋子，然后回头看看父亲，笑了，“将得好，爸爸赢了。太好了。”

どちらかが彼女を殺した

谁杀了她

[日] 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版权信息

书名：谁杀了她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袁斌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3021818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2
  3
  4
  5
第二章
  1
  2
  3
第三章
  1
  2
  3
  4
  5
第四章
  1
  2
  3
  4
  5
第五章
  1
  2
  3
  4
  5
  6
  7
第六章
  1
  2
  3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1

写到信纸第二页的一半，出了个错字。本想描上两笔改过来，却越描越糟。和泉园子皱起眉头，撕下信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再次动笔前，她重新看了一遍第一页。信上的言辞实在无法让她满意。于是她把第一页也撕下来，揉成一团扔向纸篓。这一次，纸团并没有落进纸篓，而是在墙上反弹一下，落到了地板上。

她伸开蜷在玻璃桌下的双腿，身体放低，伸出左手捡起纸团，再次扔向纸篓，可还是没扔进去，掉在了墙边。算了，管它呢。

园子坐起身子，目光再次投向信纸。她已经不想再继续写了。她此刻的心情根本无法转化成文字。

园子合上信纸簿，塞回书架，又把钢笔插回小丑造型的笔筒。一把小丑的帽子戴好，感觉就只是个陶瓷人偶，完全看不出是笔筒。

她瞥了一眼挂钟，拿起桌上的无绳电话，摁下那组她再熟悉不过的号码。

“你好，这里是和泉家。”话筒里传来哥哥冷冰冰的嗓音。

“喂，是我。”

“哦，是园子啊，”哥哥说，“你还好吧？”

每次打电话回家，哥哥都会这么问。园子也很想如往常那样回答“还好”，可今天她实在是连说这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嗯……老实说，感觉不大好。”

“怎么，感冒了？”

“不，不是生病。”

“……出什么事了吗？”说到一半，哥哥的声音已经开始透出紧张。园子完全想象得出，在电话另一头，哥哥一定正单手握着话筒，背脊挺得笔直。

“嗯，出了点事。”

“出什么事了？”

“说来话可就长了。不过别担心，不是什么大事。明天我想过去找你一趟。”

“行，这是你的家啊。”

“明天要是有时间，我就会回去。哥哥你明天上班？”

“不，轮不到我值班。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告诉我吧。弄得人怪担心的。”

“抱歉，说了些奇怪的话，让你担心了。但到了明天，或许我就会打起点精神来了。”

“园子……”话筒里传出低低的沉吟声。

想到哥哥此时焦急的心情，园子不禁觉得有些对不起他。“说实话，”她小声说，“我被人背叛了。一个我一直很信任的人。”

“男的吗？”哥哥问。

园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除了哥哥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我死了，”园子稍稍提高嗓门，随后又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或许对所有人都好。”

“喂！”

“开玩笑的。”园子故意笑了笑，“抱歉，又胡说八道了一通。”

哥哥沉默不语。他大概已经察觉，园子刚才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玩笑”。“明天你一定要回来。”

“如果能回去的话，我会的。”

“说好了哦。”

“嗯，晚安。”

挂断电话，园子盯着无绳电话机呆呆地看了一阵。她总觉得哥哥会打过来，可电话铃迟迟没有响起。看来，哥哥对她的信任似乎超出了她的预想。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你想象得那样坚强。园子冲着电话机喃喃自语。正因为并不坚强，才故意打了一通让哥哥担心的电话。真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此刻自己心中的那份痛苦。

2

和泉园子和佃润一是在去年十月份相识的。两人邂逅的地点就在园子供职的公司附近。

园子供职于一家电子元件制造商在东京的分公司。公司在一栋高层写字楼里租下了十楼和十一楼，员工大约三百名。总公司在爱知县，但实质性的中枢部门正是东京分公司。

园子隶属于销售部。整个部门大约有五十名员工。算上园子，女员工总共十三人，其中大部分都比园子年轻。

午休时，园子独自一人去吃饭。自从和她一起进公司的那批人全都辞职走掉之后，她就很少和别人一起吃饭了。以前，年轻职员们经常来邀请她，但这种事如今再也没有了。年轻职员们似乎已经察觉到她喜欢独自一人。当然，这对她们而言是件好事，她们再也不必为她操心了。

园子不愿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吃饭，其实原因在于她的口味和其他人完全不同。她喜欢日式饭菜，哪怕只是早饭，也会首选米饭。然而那些年轻人大都喜欢西餐。她并不讨厌西餐，但若每天都吃，时间长了，自然会觉得有些腻。

这天，园子打算去一家荞麦面馆。之前，她在距离公司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家不错的面馆，那家的上等面汤和天妇罗荞麦面是她的最爱。出身爱知县的她原本是个乌冬面爱好者，但来到东京后，渐渐发现了荞麦面的美味之处。此外，或许是那家店开业还没多久的缘故，园子很少会在店里遇到熟人。这也是她喜欢光顾那里的原因之一，满脸堆笑地吃东西对园子而言异常痛苦。

走进面馆所在的那条小巷，园子看到路边有个年轻男子正在卖画。话虽如此，那男子其实只是坐在一把折叠椅上看杂志。他身后的高楼墙边靠着十几幅没有装裱的画。即便是园子这样的外行，也明白那些画可以划入油画的范畴。

男子看起来似乎比园子要小一些，大概二十四五岁，披着黑色人造革夹克，穿着膝头已经磨破了的牛仔裤。夹克里面是一件T恤。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好，而且就像以前的乐手一样瘦得厉害。园子走到他面前，他的目光也依旧没有从杂志上挪开。

园子看了看他身后的十几幅画。中间的那幅吸引了园子的目光。原因其实很简单：画里有只她最喜欢的小猫。至于如何鉴赏画作的质量，

她根本一窍不通。

园子看了一会儿，当她把目光投向那个男子时，发现男子也正在看她。男子尖细的下巴上长着乱蓬蓬的胡须，表情看起来有些忧郁，但园子觉得他的目光中蕴含着一丝纯真。说不定，这位女顾客会看中自己的哪幅画作——男子向园子投来期待的目光。

园子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对他的期待做出回应。其实也不必做太多，只需要问一句“这画多少钱”就足够了。

可正当她准备开口时，一个人影闯入她的视野。

“哟，和泉。”对方冲着她大声招呼道。

是井出股长，园子的上司。他两手塞在裤兜里，走了过来。他个头不高，脑袋却挺大，令他看起来越发矮小。

“你在这儿干吗呢？”井出问道，之后又看了看靠在墙上的画。

“我正要去那边的面馆吃饭。”园子回答。

“啊？你也知道那家面馆？其实，我刚听人说附近有家不错的面馆，正打算过去尝尝呢。”

“是吗？”

园子脸上赔着笑，心里却在想：这下子，又有一家喜欢的店不能再去了。

见井出迈步向前，园子不得不快步跟上。她回头看了看男子，只见他已经低头继续看起了杂志。他肯定把她当成一个来奚落他的客人了，这让园子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你对绘画很感兴趣？”井出问。

“也不是。只不过觉得其中有一幅挺不错的，就多看了一眼。”话刚出口，园子不禁开始思考：自己为何要在他面前找这些借口呢？

井出对她给出的回答似乎并不关心。他点了点头，说：“话说回来，真不知道那种家伙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种家伙？”

“就是那个卖画的年轻小伙子。或许他念过美术大学之类的，后来因为找不到工作才流落街头，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有时候我还真想问问这些人，他们今后到底打算怎样呢？”

“大概就是打算以作画谋生了吧。”

井出闻言苦笑了一下。“能靠画画挣钱度日的人太少了。不，应该说是微乎其微。他不会是明知如此，还非要坚持不可吧？真是这样的话，那估计就是他脑袋有问题了。年纪轻轻不想着挣钱，却想去做什么艺术家，似乎有点逃避现实。”

听到上司这番话，园子并没有随声附和。她觉得井出根本就连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却还大放厥词。片刻之后，她又开始为自己感到不值：我怎么这么命苦，非得和这种男人一起去吃午餐不可？

进了面馆，园子点了份鸭肉葱花面，因为最喜欢的天妇罗面被井出抢先点了。

井出一边吸溜着鼻涕一边吃面条，其间还不忘和园子天南地北瞎扯几句。说来说去，井出的话题都没离开结婚。自己的部门里竟然有女员工过了二十五岁还没结婚，这对股长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工作固然重要，但生儿育女也同样是一件人生大事啊。”仅仅吃一碗天妇罗面的时间，井出就至少说了三遍这句话。园子脸上一直堆着笑，这让她完全没品出面条的味道。

公司下班时间是五点二十分，加过一通班后离开办公楼时，已经七点多了。园子像往常一样走上通往车站的路，没走一半，她想起了一件事，随即拐进路边的小道。那正是通往中午那家面馆的路。

大概已经不在了。心里虽这么想，园子的脚步却依旧向着那年轻男子卖画的地方迈去。他还在那里，似乎已经准备收摊，正在收拾画作。

园子缓步走近。男子正在把画塞进两个大书包。那幅小猫的画大概已经收起来了，园子并未看到。

男子似乎觉察到身后有人，扭头看了看。他看起来有些意外，一瞬间睁大了眼睛，但随即转回头继续收拾。

园子做了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深呼吸，横下心来开口道：“那幅小猫的画，你卖掉了？”

男子的手停了下来。可他还是什么也没说，很快又开始动手收拾。

他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就在园子心里这样认定的时候，见男子从包里拿出一张画布。正是那幅小猫的画。

“我的画，还从来没有卖掉过呢。”男子一边把画递给园子一边说。他的语气似乎有些冷漠，却隐含着一种羞涩的感觉。

园子重新端详那幅画。或许是路灯灯光的缘故，那幅画给人的感觉

与白天完全不同。一只褐色的小猫正抬着一条腿，舔舐自己的两腿之间。它用一条前腿支撑身体，避免摔倒，模样非常可爱。看着看着，园子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她抬起头，目光与男子的交织到了一块。

“这画多少钱？”园子终于问出了那句白天没来得及问的话。

男子若有所思，沉默片刻后，依旧冷冰冰地说道：“不必了，送给你了。”

园子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回答，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为什么？这可不成。”

“没事的。刚才你在看这幅画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只要有这一点，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园子看看男子，又看了看那幅画，随后再次望向男子。“是吗？”

“在画这幅画时，我就想好了。如果有谁在看到这幅画时露出笑容，我就把画送给那个人。”说着，男子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大袋子，“你把画装到袋子里拿回去吧。”

“真的送我了？”

“嗯。”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笑着点了点头。他把所有画都装进两个包，一个挂在左肩上，另一个用右手提着，站起身来。他收拾东西时，园子一直默默地看着，寻找插话的时机。

“那个……”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说道，“你饿不饿？”

男子滑稽地摁了摁肚子。“都饿扁了。”

“那，一起去吃点东西吧。我请客，就当是你送我画的谢礼好了。”

“我画的画，根本就连一碗拉面钱都不值的。”

“可我就画不出来啊。”

“或许你不会画画，但你有其他能够派上用场的本事。正因如此，你才能到那家面馆吃午饭。”说着，男子指了指那家荞麦面馆。

“真是的，你都看到了？”

“那家面馆可不便宜。我饿的时候曾经进去过一次，但一看标价就打消了念头。”

“那我就请你吃碗荞麦面吧？”

听园子这么说，男子略一思考，说道：“我想吃意大利面。”

“OK。我知道一家店，那里的味道还不错。”园子回答。幸好她也和那些年轻职员一起去过意大利餐厅。

两人在铺有格纹棉桌布的桌子旁相对而坐。

菜品基本上都是园子决定的。她点了几道海鲜类的前菜，主菜则选了蒸鲈鱼。她问男子要不要来点葡萄酒，男子略一考虑，说了句“夏布利”。他居然说出了葡萄酒的品名，让园子大吃一惊。

男子自称叫佃润一。正如井出股长的推测，他没有固定工作。但原因和井出的猜想不同。他说自己是为了留出时间作画，才没去找工作。眼下，他偶尔会到大学时代的学长开的设计事务所里帮帮忙，挣点生活费。

“我从没奢望过有谁用画框装起我的画，挂到带暖炉的房间里。我只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画，把我的画用到娱乐上。比如印到T恤上。”

“或者说，看到你画的小猫，能会心一笑？”

“对。”润一用餐叉卷起意大利面，微微一笑。可突然间，他似乎又想到什么，收回了笑容。“但这一切，根本就只是遥不可及的梦。”

“怎么回事？”

“时限将至。”

“时限？”

“我和人约好，如果毕业三年后还闯不出什么名堂，就得乖乖地去找工作。”

“和谁？”

润一耸了耸肩。“和家里。”

“哦。”园子点了点头，“也就是说，从明年四月起你就得找个公司待着了？”

“差不多吧。”

“你打算放弃画画？”

“我想坚持，但估计撑不下去了。所以在和梦想告别之前，我想把之前自己画的画全都卖掉。结果连一张也没卖出去。”

“你要去什么样的公司？”

“一家很无聊的公司。”说着，润一咕嘟一声喝了一大口葡萄酒，随即话题一转，反过来询问园子在哪家公司上班。

听园子说出公司的名字，润一露出一丝意外的表情。“是一家电子元件制造商吧？我觉得你还是更适合到编订学校教材之类的公司工作。”

“我听你这话似乎不像是在夸我啊。”

“既没夸你，也没损你。你在公司里负责什么？”

“销售。”

“哦。”润一稍稍歪了歪头，“我还以为你是会计。”

“为什么？”

“感觉。我对公司里都有什么部门一窍不通。一说是女的，就会猜测对方应该是会计。那些推理小说里不都是这样吗？”

“你喜欢看推理小说啊？”

“谈不上喜欢，偶尔看看。”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个不停。园子心里涌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她从未在吃饭时和谁聊得这么开心。而且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可在润一面前，她却感觉自己变得很健谈。

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小时。园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悠闲地吃晚饭了。

“你这样盛情款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走出店外，润一说道，“我其实只是想吃份意大利面。”

“没事的，我也想吃点好的补一补呢。”

园子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她不想就这么让润一走。尽管聊了很久，她却一直没有开口问过润一的联系方式，也没有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对方。

园子一边和润一并肩走一边告诫自己：站在润一的角度上，他根本就没必要和自己有更多的来往。更何况自己的年纪比他还要大。至于请客吃饭，那是自己擅自做出的决定，也可以当成是那幅画的代价。人生得意须尽欢，又何必给自己添堵呢？对于每天都过着乏味日子的自己来说，这样的时光未尝不是一种调剂。

到了车站，润一也一直在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根本没向园子询问联系方式。没过多久，园子要乘的车来了。

润一轻轻抬手，目送园子上车。车里也有和园子年纪相仿的女子。看到她们，园子心中不由得萌生出自豪的感觉。

与佃润一邂逅四天后，园子依旧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这让园子惊讶不已。

今后估计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邂逅了。近来，园子总抱有这样的想法。她早已预想过，或许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恋爱，只是经过熟人介绍，与相亲对象相互妥协，最后结婚。有时她会觉得，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她认识的很多夫妇都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而她自己也从未把这种事看成一种不幸。她知道绝大多数人此生都注定与电视剧里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无缘。经过分析，她觉得自己应该也不例外。

明明如此——

佃润一的身影始终占据着园子的心，甚至让她无法集中精神工作。与他的邂逅确实就像是一剂清凉药，但后续作用却是园子始料未及的。

午休时间，园子朝那家面馆走去。

在那天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去那家面馆。其实园子早就想去，却一直忍着，只因为她觉得润一心里未必还惦记着自己。她不喜欢扮演自作多情的角色。

就算润一在，自己也应该表现得稍微矜持一些，还是先远远地冲他笑笑吧。园子早已打定主意。如果他招呼自己，再走过去也不迟。

可那地方却没有佃润一的身影，而是堆放着数个装满垃圾的半透明塑料袋。那里原本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园子一边向面馆走去，一边扫视周围。到处都没有润一的身影。怀着一颗失望的心，园子走进面馆。

可是——

就在园子低头吃天妇罗面时，对面有人坐了下来。这家面馆中午人很多，对面坐着其他客人也很正常。园子本来也没留意，可听到对面的

人说了句“来碗天妇罗面”，她不由得抬起了头。润一正隔着桌子朝她微笑。

“吓了我一跳。”园子说，“刚进来？”

“对。但这可不是什么巧遇，我是看着你走进来的。”

“你在哪儿看到的？我还找了你一圈呢。”话一出口，园子才意识到不该这么说。但润一并没有太在意。

“我就在对面的咖啡馆里。工作途中顺道去坐了一会儿。我的直觉还真是挺准的，之前我就觉得和泉你今天可能会出现。”

知道润一在等自己，园子不禁有些飘飘然。“你找我有事？”

“嗯，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这可就得等吃完面后再告诉你了。”看着刚端上来的面条，润一拆开了一次性筷子。

走出店门，润一从一个侧面写着“计划美术”字样的大运动包里拿出一张画布。打开一看，上面的画和前几天的小猫画很相似。

“我想把它送给你。”

“为什么？”

“上次那幅画连我自己都觉得不满意。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里没有画好。找到答案后，我就重新画了一幅。既然动手画下来了，那还是把这张好些的给你吧。”

园子又仔细看了看那幅画，的确感觉和之前那幅稍有不同。至于眼下这幅好在哪里，园子根本看不出来。

“那，上次那幅怎么办呢？”

上次的那幅画早已被园子挂在房间里了。

“扔掉好了。挂两幅一样的画也没什么意义，而且之前的那幅还很失败。”

“两幅画我都会挂上的。反正墙上还有地方。”

“这样挂你不觉得奇怪？”

“没事的，我喜欢猫。”

“哦？”

随后，两人很自然地约好下班后见。这次是润一主动提出的。园子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晚上，两人在烤串店里一边喝酒一边吃晚饭。酒一喝多，润一的话也多了，不停抱怨在日本靠艺术谋生就像犯罪。园子也喝得有些发晕，迷迷糊糊之间，她也感觉到润一似乎还在为放弃梦想而心有不甘。

园子提议，下次要让润一尝尝她亲手做的菜。因为润一说他最近几个月一直都在外边吃饭，要不就是在便利店买便当吃。

“那我可就当真了哦。”润一说。

“我本来就是认真的。”园子边回答边想：你是不是认真的呢？

之后，润一把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园子。园子则拿出名片，在背面写上家里的电话，递给了润一。

两人间的约定在一周后成为现实。润一带着一瓶冰镇香槟来到园子位于练马的公寓。尽管不是很拿手，园子还是做了一顿西餐，款待了润一一番。

那天夜里，两人一同躺到了那张小小的床上。

3

和润一认识三个月后，园子去了一趟润一的家。她去的并非是润一独居的公寓，而是润一的父母家。润一的父母家位于等等力的高级住宅区，是一栋气派的西式住宅，从大门到玄关的距离很远。

“怎么回事？”

下了出租车，站在院门前，园子问润一。

润一面带羞涩的笑容说出了事情原委。他父亲是一家大型出版社的社长，而他将从今年春天起到父亲的公司工作。另外，他是家里的长子。这一切园子都是第一次听说，甚至从未想到过。

“你以前为什么要瞒着我？”园子责问道。润一曾告诉园子，他家经营着一家小书店。

“其实我也不想瞒你，可总找不到坦陈的机会。”

“那你昨天也该先知会我一声啊。”园子留意起了自己的着装。来这里之前，她还特意挑了套比较朴素的衣服。“你看看，我还穿成这副模样。”

“没事，我家本来就是平民出身。”

看到园子还在犹豫不决，润一轻轻推了推她的后背。

正如润一所说，他的父母身上的确有很浓的平民气息，但这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对此游刃有余。不管是润一父亲巧妙的言辞，还是润一母亲洗练的身形，园子都从未接触过。

但在与他们相处时，园子并没有因他们的态度而感到丝毫憋闷。相反，这样的环境让她很舒心。她不禁开始浮想联翩，描绘起自己今后在这里度过的人生。

园子父母双亡的事实似乎并没有令润一的父母感到失望。比起这事来，他们更在意园子的哥哥究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听园子说她哥哥是个警察，润一的父母露出放心的表情。

“这饭碗比较牢。”润一的父亲笑着和妻子相视点头。看到这样的情景，园子感觉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民化，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她

开始在心底感谢起那个“捧铁饭碗”的哥哥。

这天，几个人并没有聊起将来，即有关结婚的具体事宜。或许是因为眼下润一还没有正式上班，众人才对这个话题感到犹豫。但在园子看来，只要能够见到润一的父母，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仔细想想，园子有些后悔。或许她应该立刻让润一去见哥哥。如果是哥哥，就会让润一做出承诺，如此一来，之后的情况也许会截然不同。

可园子当时给润一介绍的人并不是哥哥。

对园子来说，弓场佳世子是唯一一个能让自己敞开心扉的朋友。两人在高中时就相识了。换言之，佳世子和园子一样来自爱知县。在高一和高三时，两人还曾是同班同学。

两人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她们一起考进了东京某大学的同一个系。

孤身一人远走他乡，能在学校里找到来自同一个高中的老乡，自然会让人顿时觉得有了依靠。那些在来到东京后认识的朋友面前羞于启齿的问题，两人也能毫无顾忌地互相询问。

“对了，你知道忠犬八公在哪儿吗？”

这是佳世子在第一次约会前一天向园子提出的问题。那里是佳世子和对方约好见面的地方。佳世子向园子坦承，说她听到对方指定在那里碰面时，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园子完全能够理解佳世子的心情。她曾听说过忠犬八公，但至于具体地点也不大清楚。这样的事确实难以开口询问。无奈之下，两人只好跑去买了些东京的地理类杂志，仔细查找八公的准确位置。

然而，在念大学的四年时间里，佳世子改变了不少。刚入学的时候，两人在学校里都毫不起眼。可是没多久，佳世子的外表就开始改变。不光是着装，就连妆容也开始变得艳丽。两人毕业的那所高中校规很严，但眼下，当年的校规似乎开始显现出反作用。虽然园子也感觉自己出落得更漂亮、更成熟了，但只要看看佳世子，她就会感觉自己的人生是那么朴素。

两人一起逛街的时候，佳世子常常为园子挑选衣服。她曾帮园子挑了一套衣服，感觉和《风月俏佳人》中朱莉娅·罗伯茨穿的那身很像，但园子从来没穿过。她觉得自己穿上那套衣服只有滑稽可言。

可这样的套装穿在佳世子身上，不光合身，还会为她平添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佳世子比园子还矮，长相也算不上出众，但只要穿上这样的衣服，她就会变得自信满满，全身上下泛着女明星一般的光芒。

“化妆固然重要，但一身好衣服更重要。”佳世子平日总喜欢把这话挂在嘴边，“穿上合适的衣服，脸颊就会收紧，有时甚至还会收缩一厘米。真的哦。”

佳世子向来持有一种观点：外貌的变化会带动内在的改变。

大学时光匆匆逝去，转眼间，两人都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前程的时候。她们俩都丝毫没有回爱知县的打算。尤其是佳世子，她已经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要杀进传媒界！”

凭借舅舅的关系，园子进了如今这家总部设在爱知县的公司。佳世子一直认为这类公司“土得掉渣”，可如今这世道，没有关系是根本进不了公司的。

到头来，佳世子也放弃了传媒界，进了一家小小的保险公司，而且听说也是亲戚介绍的。看看如今无法就业的女大学生比比皆是，两人可以说运气已经很好。

这都是几年前的往事了。时至今日，园子和佳世子都依旧独身。若有了结婚对象，一定要通知对方。这是两人之间的约定。

也正是因为这约定，园子才把润一介绍给了佳世子。

七月的一个周六傍晚，逛完街后，园子和佳世子来到新宿一家宾馆的大厅里，等待因工作来到附近的润一。

有关润一的情况，园子已经大致对佳世子说过。听说那个看似穷得叮当响的美术生其实是个名门子弟，佳世子并没有表现出半点羡慕，相反，她一脸不以为然。

没过多久，润一出现了。干练的发型和合身的西装衬得他愈发帅气。

“我经常听园子提起弓场小姐你。”润一冲佳世子微微一笑。

“园子都说了什么？”佳世子的目光在园子和润一的脸上来回游弋。

“她告诉我，你是个绝世美女。”

“啊？她是在跟你开玩笑，真是的。”佳世子瞪了园子一眼，又面带羞涩地看了看润一。

“但你的确比我想象得要漂亮许多啊。”

“你就别再夸我啦。你们俩这是合伙挖苦我呢吧。”佳世子用手帕在脸前扇了扇。

随后，三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又到鸡尾酒酒吧稍稍喝了些酒，园子和润一便与佳世子道别了。润一把园子送回公寓。在路上，润一不止一次地说佳世子是个“不错的女人”。这就是他对佳世子的评价。

“她身上有种奇妙的魔力。即便站在混杂的人群中，也能一眼就认出她来。这就是所谓的‘光彩照人’吧。坐在餐厅里时，有好几个男的偷看她。那样的人真该到演艺圈里闯荡一番。”

“上学的时候，她也曾有过类似的梦想，甚至还参加过试镜。”

“哦？最后还是失败了？”

“听说最后功亏一篑了。”

“这事的确不简单。真没想到，像她那样的人如今居然还是独身。她没有男朋友？”

“眼下应该是没有。据她说，她公司里就没哪个男的能让她看上眼的。”

“她是在保险公司上班吧？”

“对。要买保险的话，就跟她联系吧。”

园子对这天的成果感到很满意。润一对佳世子的印象并不差。园子已经拿定主意，要和佳世子做一辈子的朋友，所以一直担心自己未来的丈夫会与佳世子性格相左。

然而，园子万万没想到，这天的相遇竟然招致了一场灭顶之灾。

4

很久之前就有人说过和泉园子性格沉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来自她的外表。园子绝对算不上胖，脸形却引发了视觉上的错觉，以致很多人都评价她“胖乎乎挺可爱”的。而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这种类型的女性似乎都性格沉稳。

园子也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谓沉稳，但也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完全相反的特质：神经质、胆小，嫉妒心却比任何人都强。这样的性格有时甚至连园子自己都觉得讨厌。园子觉得，即便自己真是性格沉稳，也不会对最近一两个月里润一的变化毫无觉察。他态度上的转变是如此明显。

首先，两人约会的次数明显减少。润一说他工作太忙，但若换成以前，即便园子白天告诉润一今天没时间，润一也会在夜里忽然跑来找她。

电话也变少了。最近一段时间，润一几乎不会主动打电话给园子，都是园子打给他。润一也敷衍着聊两句，却绝不会主动提出新话题，就像在极力避免和园子长时间通话一样。

园子开始感觉到，不祥的脚步声正渐渐接近自己。她想弄明白润一究竟遇上了什么事。

但她故意不闻不问。在她看来，如果开口质问，就相当于拆掉一栋濒临倒塌的房子的支柱。她的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觉得只要过上一段时间，即将倒塌的房子或许就会重新变得坚固。

事与愿违。到了最后，园子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事情发生在这个星期一。

润一给园子的公司打电话。这样的事已经很久没有过了。润一问晚上能不能去园子的住处。

“当然可以。那我就做好饭等你吧。”

“不用，我吃过饭再过去。我已经约了人吃饭了。”

“那，我准备些酒？”

“不好意思，去过你那里后，我还得回公司一趟……”

“这样啊……”

“那晚上见。”说完，润一挂断了电话。

晚上就能见到润一了，但园子丝毫开心不起来。相反，畏惧的情绪彻底占据了她的内心。她很清楚，润一这次来，必定会宣布一些令她绝望的事。可她无法逃避，只能静静地在屋里等待润一。内心的不安让她连饭都难以下咽。

没过多久，润一来了。他走进屋里，甚至连领带也没有松一下，也没有碰园子端上来的咖啡。

润一表情僵硬地告诉园子，希望园子忘了他。这正是园子预想的最糟的结局。

“为什么？”园子问。

“我喜欢上其他女人了。”润一答道。

“谁？是什么人？”园子接着问。润一没有回答。这样的反应让园子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劲，她哭着继续责问。

或许是觉得再继续瞒下去也不是办法，事情终究得有个了断，润一最终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完全超乎园子的预想。事情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园子最初完全没弄明白润一说的是谁。

“不会吧？”园子说，“怎么可能会是佳世子？”

“对不起。”润一垂下头。

5

每次回想起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园子都会伤心欲绝。她边哭喊边捶打润一，愤怒，发呆，然后再次哭泣不止。恍惚与混乱中，她也曾破口大骂佳世子。她完全回想不起自己当时的模样，也想不起自己都说过什么，唯一记得的就是曾说过“我不会放弃的”，还说“我一定要让你回到我身边”。她眼中只模糊地留下润一一脸悲伤地俯视她的情形。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如此短暂的时间无法让内心的创伤痊愈，但园子已稍稍冷静了一些。她打算回老家一趟。此刻的她只盼着能够见一见哥哥。

“如果我死了，或许对所有人都好。”

听到这样的话，哥哥必定会吃惊不已。园子只觉得自己很可悲，很可怜。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

润一和佳世子中的一个……

园子脑中充斥着不祥的空想。她想，如果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能动手杀了她就好了。

就在这时，玄关的门铃响了。



第二章

1

十二月第一周的星期一，和泉康正驾驶爱车从用贺出口驶出东名高速公路，随后进入环状八号线，一路向北驶去。临近年末，道路被大型卡车和商用车堵得水泄不通。如果知道哪里有小路，或许还能设法避开眼前的拥堵，但康正对东京的地理一窍不通。要是随便找条路胡乱开进去，弄不好还会迷路。这样的傻事最好还是能免则免。

果然还是该坐新干线过来。他脑中再次闪过这样的念头。可每次他都会立刻否决。如今他对事情的状况一无所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车。

康正盯着货运卡车的车尾，打开车载收音机。即便是FM波段，也有无数节目。康正不由得再次为东京的繁华而惊叹。他平日住在爱知县的名古屋。

这次到东京来是他临时决定的。说得准确些，是在今天清晨。

一切源于上周五妹妹园子打来的电话。妹妹念了东京的女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东京，在某电子元件制造商的东京分公司上班。兄妹俩一年间只能见上一面。三年前母亲病逝后，兄妹间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而康正的父亲则早在康正兄妹年幼时就因脑溢血亡故了。

但兄妹俩毕竟是彼此在世间唯一的近亲，即便没有机会见面，联系也从未间断。尤其是园子，经常主动打电话给哥哥。每次打电话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句“有没有按时吃饭”之类的话。妹妹打电话来并非因为寂寞，更多的时候，恐怕是觉得哥哥一定很想念自己。康正很清楚这一点。妹妹她就是这样一个体贴的人。

然而，上周五妹妹打来的电话似乎与平常有些不同。以前，每次康正问起是否还好，园子都会回答“还行”，可这一次，园子的话让康正有些担心。

“嗯……老实说，感觉不大好。”当时，园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慵懒，感觉就像鼻子不通气一样。

可是直到最后，园子也没有告诉康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最后，她还说了一句让康正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我死了……或许对所有人都好。”

尽管园子立刻说自己在开玩笑，但这绝对只是在宽慰康正。她一定是遇上什么事了。

在说这句话之前，园子还说她被一直信任的人背叛了。

第二天是周六，不用上班，康正一直在家等着园子回来。康正早已打定主意，等园子回来后，要带她去吃一顿寿司。这已经成了她每次回家时的惯例。

可是园子终究没有回来。

下午三点时，康正往园子的公寓打电话，但没人接。康正以为她已经出发，可从傍晚等到深夜，园子一直没有出现。

周日早晨到周一早晨，也就是到今早，这段时间是康正的出勤时间。他的工作就是这么特殊。上班时，康正不止一次往家里打电话。园子有家里的钥匙，即便康正不在家，她也应该能进屋。可没人接电话，答录机里也没有园子留下的讯息。康正又往东京打了电话，还是没能听到妹妹的声音。

康正实在猜不出妹妹到底去哪儿了。他曾听说园子的高中同学也在东京独自生活，却并不知道那个同学的联系方式。

当班的夜里，康正一直心不在焉。幸好那天夜里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天亮后，康正决定去东京。内心的不安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下班后，康正在家小睡了两个小时，随后给园子的公司打了个电话。股长的话令康正心中的不安再次膨胀起来——园子今天没来上班，也没联系过公司。

康正连忙收拾行李，跳上车子驶离住处。尽管刚下夜班，但行驶在东名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康正没有丝毫倦意。不，应该说他已经根本无暇再顾及其他了。

开了一个多小时，康正终于驶离环状八号线，到达目的地——练马区目白路的入口附近。

园子住的公寓是一栋贴有淡米色瓷砖的四层小楼。康正曾来过一次。小楼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但内部很粗糙。康正当时一眼就看穿了这一点，劝园子别再租这种便宜公寓，应该拿出钱买套好房子。园子闻言，只是微微一笑，甚至连头都没点一下，只说想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康正很清楚，妹妹是个脾气很倔的人。

公寓的一楼有几间店面，但近来经济不景气，店面全都拉上了卷帘门，门外还贴着招租的纸条。康正在店面前停下车，从旁边的入口走进楼里。

康正先检查了一下信箱。二一五号是园子的信箱，正如康正所料，信箱里已经塞满了近三天的报纸。康正心头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

时值正午，或许因为公寓里的住户大都单身，整栋楼鸦雀无声。在走向二楼园子住所的路上，康正并没有遇到任何人。

康正先试着摁响门铃，但始终无人应门。他又试着敲了两三下房门，结果一样。完全感觉不到屋里有人。

康正摸了摸衣兜，拿出钥匙。这是他上次来时园子交给他保管的。房东给了园子两把钥匙。父母去世后，兄妹俩曾经约定，在各自成家前要给对方一把自己住处的钥匙。把钥匙插进锁眼的瞬间，康正感到一阵静电从指尖划过。

打开门锁，康正转动把手。就在拉开房门时，他感到一阵疾风吹过内心。真是不祥的风！他咽了口唾沫，做好了某种心理准备。如果有人问他到底在设想什么，做好了怎样的心理准备，他也无法回答，但总而言之，他此时已经做好了和工作时赶赴现场时一样的准备。

园子住的是带独立厨卫的一室一厅。进门后首先是客厅兼厨房，向里则是卧室。一眼瞥去，客厅里并无异状。客厅和卧室间的拉门紧闭。

玄关处并排放着一双深褐色浅口鞋和一双天蓝色凉鞋。康正脱下鞋走进去。屋里空气冰凉，至少今早应该没开过暖气，而且连一盏灯都没开。

饭桌上有个小盘子，里边似乎烧过纸之类的东西，还残留着黑色的灰烬。但康正管不了那么多，拉开了卧室的拉门。

向卧室里一看，他立刻全身僵硬，无法呼吸。

卧室约六叠 [1] 大，床靠墙摆放。园子闭着双眼，静静地躺在床上。

康正怔怔地站在拉门旁，全身僵硬，脑中瞬间变得一片空白，随后，各种各样的猜测与想法如同人群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一样向他耳畔涌来。他完全无法理清内心的思绪，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过了好一阵，他才缓缓迈出脚步。“园子！”他轻轻唤了一声。但妹妹毫无反应。

毫无疑问，园子已经死了。由于工作的缘故，康正见过的尸体比普

通人多得多。只要看看肌肤的色泽和弹性，他就能判断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

园子盖着一条碎花毯子，毯子上沿拉到胸口处。康正轻轻掀开，不由得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园子身旁放着一个计时开关。康正曾见过这东西，是妹妹从名古屋的家里带来的。开关一眼看上去像闹钟，但它接有电源线，数字表盘旁边还有两个插座口，一边写着“ON”，另一边写着“OFF”。只要一到设定好的时间，“ON”的插座口就会开始通电，而“OFF”的插座口则会切断之前通过的电流。

眼下，“ON”的插座口正在使用，但插头后边的电线却在中途分成两股，伸进了园子身上的睡衣。

康正看了看计时器设定的时间，是一点。因为计时器用的是老式表盘，康正无法判断到底是中午一点还是凌晨一点。

康正并没解开妹妹的睡衣，但他完全可以猜到那两根电线是怎样连接的。两根线中的一根贴在胸前，另一根贴在背后。时间一到，电流就会穿过心脏，让园子瞬间身亡。康正拔下计时器的电源，之前还在转动的时针停在了四点五十分。这正是目前的时间。

康正蹲下身，轻轻握住园子的右手。她的手冰凉僵硬。上个星期五还存在的水嫩的弹力已经彻底消失。

悲伤如同黑色的阴云一样渐渐扩张，占据了康正的内心。如果让它再蔓延下去，说不定何时，康正就会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他本想放声哭泣，但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的念头让他克制住悲愤。这与他的工作性质不无关联。

首先该做的就是报警。康正环视房间，四处寻找电话。

除了床，屋里还放着衣柜、电视和书架，但没有梳妆台。仔细一看，康正才发现妹妹的化妆品全都堆放在书架的中间一层，下边一层则放着各种文具，如透明胶和宽胶带。一个小丑模样的陶瓷人偶脸上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床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个盛着半杯白葡萄酒的高脚酒杯，酒杯旁有两个空药袋，大概是装安眠药用的。园子正是就着葡萄酒吃下了安眠药的吧。除此之外，桌上还有一支笔记本附带的细铅笔和一本带小猫照片的日历。

无绳电话的分机滚落在桌脚边。康正弯腰去捡，却忽然停下手。他看到分机旁还掉落了一样东西。

是葡萄酒瓶的软木塞，上面还插着螺旋式开瓶器。

不对劲啊！

康正怔怔地盯着瓶塞看了一会儿，之后起身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三个鸡蛋，盒装牛奶，烤鲑鱼切片，人造黄油，通心面色拉，还有用保鲜膜罩住的米饭，但没有康正想找的东西。

他转身看了看厨房。水池中放着另一个高脚酒杯。他本想去拿，但还是先收回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帕，包住手指，之后再次伸手，端过酒杯闻了闻。

酒杯里没有任何酒香。至少，康正没有闻到葡萄酒的气味。

接着，他往酒杯里吹了口气，拿到日光灯下看了一眼。酒杯上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把酒杯放回原位时，另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东西就放在水池边的操作台上，长度大约有一厘米，似乎是什么东西削过后留下的碎屑。他大致数了一下，大概有十多片。

康正一时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间，他想到了一种可能，随即捏起其中较大的一片，回到卧室，和连接园子身体与计时器的电线进行对比。

不出所料，碎屑与包裹电线的塑料完全一样。要使人触电，就必须将电线一端的塑料削去，让导线裸露出来。这些碎屑似乎就是在剥线时留下的。

可为什么要把电线拿到厨房操作台去弄呢？

康正回到厨房找垃圾桶在哪里。饭桌边倒是放着一个玫瑰花纹的小垃圾桶，可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房间角落里还放着两个大塑料垃圾桶，似乎是为区分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准备的。

刚才康正四处寻找的东西就在装不可燃垃圾的那个桶里。那是一个德国葡萄酒的空瓶。他用手帕包住手，拿起酒瓶，检查瓶里是否还有酒。瓶子已经空了，但瓶身上沾着若干指纹。

除此之外，这个垃圾桶里还有一个玻璃瓶，是国产苹果汁的瓶子。这种饮料里并不含酒精。

把两个空瓶放回原处后，康正起身再次来到水池边，环视周围。沥水用的餐具篮里插着一把菜刀。他再次掏出手帕，拿起菜刀。

他将刀刃朝下，看到菜刀右侧附有刚才发现的那种塑料碎屑。原来

如此。康正终于明白了。估计有人用这把菜刀剥开了电线，操作台上才会留有碎屑。

他清理掉碎屑，把菜刀放回沥水篮，做了个深呼吸。

他觉得全身血液开始沸腾。一种与刚才发现园子已死时完全不同的感情开始支配他的身体。尽管如此，他的头脑却依旧冷静得让人不可思议。

他站在原地，开始整理思绪，冷静地思考接下来该做的事。他必须在短时间内理清头绪，拿定主意，下定决心。这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行。因为一旦走出一步，就再也无法回头。

但康正并未犹豫，立刻就下定了决心。在他看来，自己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整理好想法后，康正叹了口气，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五点，他必须抓紧时间。

他穿上鞋，从门镜向外窥视，随后打开门，飞快地溜到门外，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公寓。

走出公寓后，他再次环视四周。大约一百米开外有一家便利店。他竖起夹克的领子，挡住脸，朝便利店走去。

买了两台带闪光灯的一次性相机、一副薄手套和一包塑料袋后，康正回到公寓前。看到自己的车，他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打开后备厢，那里胡乱丢着棒球手套和球棒。他是单位里业余棒球队的王牌。

他从后备厢深处拖出一个大工具箱，打开盖子。工具箱是双层的，下层放着一把大金属钳。康正拿出金属钳，关上后备厢。

再次来到园子的住所前，确认周围没人后，康正轻轻把门拉开一条缝，闪身进了屋。这时，他听到一声轻微的金属声，似乎是从门上的信箱里传出的。康正曾听园子说过，一般的报纸和邮件只会投递到一楼的信箱，但如果是快递，就会送进房门上的信箱里。

康正打开信箱，发现里边放着一把钥匙。他拿出钥匙，略加端详，又和自己刚才开门用的钥匙对比了一下。钥匙的匙纹完全一样，但信箱里的那把应该不是园子从房东那里拿来的，估计是她后来找锁匠另外配的。康正把钥匙塞进夹克胸前带有拉链的口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还无法就这把钥匙做出任何判断，但他觉得最好还是先别让警方知道这把钥匙的存在。

接着，康正转身拴上了门链。仔细回想一下，刚到这里时，房门并没有拴门链。这一点不由得勾起了他内心的疑虑。他很了解妹妹，妹妹

关门时必定会拴门链，这样的习惯应该不会因自杀而改变。他边这么想边用金属钳从中间切断了门链。

康正把金属钳和一次性相机随手放到玄关旁的鞋柜上，戴上手套，左手拿起一个刚买的塑料袋。他将要采取的行动绝对不能让警方有丝毫觉察。

他脱下鞋，在厨房里伏下身，把下巴贴到地板上，一边寻找蛛丝马迹一边缓缓爬动。对于这种跟爬行动物一样的行动方式，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在客厅的地板上，康正发现了十几根头发。除此之外，地板上细小的沙粒和尘土也同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园子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绝对容不得房间里有这些东西。他尽可能收集那些细小颗粒，和头发一起装进塑料袋。

接着，他又拿来一个塑料袋，在卧室里做了同样的事。奇怪的是，卧室里也有尘土和细沙。似乎有人穿鞋进过屋。

不对，如果是穿鞋进屋，沙粒和尘土也太少了……

康正心怀疑虑，但并没停下自己手上的动作。既然有人住，就肯定有头发掉落，卧室里也同样掉落着不少头发。

除此之外，另一件事也引起了康正的疑心。卧室角落里放着一个圆筒形纸篓，纸篓周围掉落着一些沾有口红的餐巾纸和揉成一团的邮送广告。园子历来喜欢干净整洁，这与她的性格完全不符。

另外，房间角落里还有一根用途不明的细绳，是塑料制成的，约四五毫米粗，五六十厘米长，颜色翠绿。康正环视屋内，想要看看这绳子平时是干什么用的，却没能想到合理用法。他决定暂时先收起绳子，把它当成仅由自己掌握的证据。

床边放着一个装换洗衣服的藤篮。康正检查篮内，有牛仔裤和毛衣之类的便装，最上边是一件天蓝色的毛线开衫。

当康正的目光再次落到计时器上时，他的心不禁咯噔一跳。指针指向四点五十分。这是之前他拔掉电源的时间。这可不行。他一边留意不要牵动连在园子身上的电线，一边把计时器翻转过来调整指针。时间变成了五点三十分。

看到插着开瓶器的软木塞，康正稍一犹豫，但最后并未带走，而是把软木塞扔进装有葡萄酒瓶的垃圾桶，又把开瓶器放进橱柜的抽屉。

之后，他的目光落到了饭桌上的盘子和盘里的纸灰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问题在于他是否应该就这么放着不管。

只用了十几秒，康正便下定决心。他拿起一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纸灰倒进袋子。随后，他用自来水洗净盘子，放进水池。至于那个高脚酒杯，他则用水轻轻冲了一遍，用手帕擦干，放进橱柜。

最后，他用一次性相机拍下屋里的情形以及他在意的地方，但并未拍下园子死后的模样。因为那些冲洗照片的人可能会留意到是尸体。

做完这些事后，时间刚好到六点。其实康正还有些事想先做好。他还想调查一下妹妹的信件、日记和笔记之类的东西，但实在不能继续耽搁了。

他把相机、塑料袋这些房间里本不该有的东西集中装进便利店给的袋子，再次悄悄溜出公寓，回到车上，把这些机密物品藏到驾驶座下边。然后，他再次回到园子的住所。

他从园子的尸体旁捡起无绳电话，在六点零六分时打通了一一〇。就在他坐在饭桌旁的椅子上等待警察赶到时，他的目光停留在冰箱门上的一张纸条上。纸条用冰箱贴固定，上面写着几个电话号码。除了干洗店和送报员的电话，还有这样两个号码：

J 03-3687-××××

Kayoko 03-5542-××××

康正拿下纸条，折叠后塞进衣服口袋。

[1] 日本房间面积单位，1叠约合1.62平方米。

2

接到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为了保护现场，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从最近的派出所赶了过来。看了一眼现场状况，不知为何，两个警察似乎松了口气。康正询问理由，才知道不久前附近发生过一起女职员在公寓中遇害的案子，因此警方很担心。那起案子的凶手目前仍然在逃，案件的搜查本部就设在练马警察局。

“当然，不管怎样，死者家属的悲伤都是一样的，我们能够理解。”其中一个警察打了个圆场。看样子，他们已经将园子的死认定为自杀了。

又过了几分钟，几辆来自练马警察局的巡逻车并排停在了公寓楼前。警方开始在园子的公寓里收集线索、采集指纹、拍摄照片。

康正在门外不远处接受了讯问。那名来自练马警察局的警察自称姓山边，四十五六岁，身材消瘦，满脸皱纹。看到整个现场的线索采集工作都由他指挥，康正猜测他应该是个股长之类的。

依照惯例，康正先报上姓名和住址。至于职业，康正只说自己是地方公务员。这是一种习惯。

“如此说来，您是市政府的人？”

“不。”康正稍一停顿，说道，“我在丰桥警察局上班。”

山边和另一个年轻警察同时睁大了眼睛。

“是吗？”山边重重地点了点头，“难怪您这么镇定。如果方便，能告诉我们您所在的部门吗？”

“我在交通科。”

“这样啊。那您到这边来有何贵干？因公吗？”

“不，不是的。之前我感觉妹妹的情绪不大对劲，就急忙赶来了。”康正按照早已设想好的话回答。

山边闻言立刻有所反应。“出什么事了吗？”

“星期五妹妹曾给我打过电话，当时她就有些不大对劲。”

“她怎么了？”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哦？”山边噘起嘴，“您问过她为什么哭吗？”

“当然问过。当时她告诉我她觉得很累，想回名古屋。”

“很累？”

“还说她没信心继续在东京生活下去了。听她这么说，我就半开玩笑地试探了一下，问她是不是失恋了。”

“那令妹当时怎么说？”

“她说她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根本就不存在失不失恋的问题。”

“哦。”山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

“算上念大学的时间，妹妹已经在这边住了快十年了，却依旧没有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对象。她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头疼，公司里的人也都把她当成没人要的女人，让她很难过。直到上周她打电话跟我说时，我才知道她还有这样的苦恼。都怪我，如果我能多为她设身处地地想想，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康正一脸难过，言语中流露着心中的痛苦。虽然这些话都是他编的，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事实。妹妹的去世确实让他心痛不已，而妹妹生前也的确一直在为人际关系苦恼。

“如此说来，令妹挂断电话时，也还是情绪低落？”山边问。

“是啊，她说话有气无力的。她当时问我第二天她可不可以回名古屋一趟，我说何时回来都行。她便说或许会回来，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此后你们还联系过吗？”

“没有。”

“电话大概是在星期五晚上几点打来的？”

“记得是在十点左右。”康正实话实说。

“哦。”山边再次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但令妹最终还是没有回名古屋，是吧？”

“是的。我本以为她自己能缓过来，但为防万一，我还是在星期六晚上给她打了个电话，却没人接。星期天我又打了好几次，结果也都一

样。今早我又给她的公司打了电话，得知她今天没去上班，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就连忙赶来了。”

“我明白了。您的直觉真准啊。”山边先这么说了一句，但话到一半，他似乎也感觉有些不合时宜，“那您能尽量准确地描述一下发现死者时的情形吗？对了，您手里应该有这里的钥匙吧？”

“有。我当时按了门铃，可是没人应门，所以就拿钥匙开了门。但当时门里拴着门链。”

“所以您才觉得有些奇怪？”

“门上拴着门链的话，屋里必然有人。当时我冲屋里喊了几声，可还是没人出来。我心想不好，赶忙从车上拿来金属钳。”

“嗯……这工具并不常见啊，您怎么会带着它？”

“我这人喜欢自己动手做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不少工具，有时还会自己修车，所以就把它放到后备厢里了。”

“哦。那您进屋后就发现令妹已经去世了，是吧？”

“是的。”

“进屋的时候，您是否留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我进屋之后，立刻就打开了卧室门，发现妹妹已经死了。所以，怎么说呢，当时我根本就没心思观察细节。”康正一边说一边微微摊开双手，摇了摇头。

“有道理。”山边点头表示理解，“之后您就立刻报了警？”

“是的。报警后，我就一直坐在妹妹身旁。”

“请节哀顺变。今天就暂时先到这里吧，但我们也许还会找您问一些情况。”山边合起笔记本，塞进西服内兜。

“我妹妹是触电身亡的吗？”康正主动问道。他也想再多收集一些信息。

“应该是的。您应该也看到了，她的前胸和后背上都连着电线。”

“看到了。所以我才觉得她应该是自杀。”

“是啊。这种自杀的方法也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啊，说‘流行’有点奇怪。鉴定科的人说，与电线相接的皮肤上有一些烧焦的痕迹。这也是这种自杀方法的特征。”

“是吗？”

“啊，刚才我忘了问了。是您把计时器的插座拔掉的吧？”山边问道。

“是的。”康正回答，“一看妹妹的模样，我就立刻拔掉了。虽然这样做其实已经毫无意义了。”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山边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同情。

随后，康正和山边他们一起进入屋内。园子的尸体已被搬运出，估计会被送到练马警察局，在那里进行较为细致的检查后，再送去解剖。康正猜不出警方到底会进行司法解剖还是行政解剖，但不管怎么样，他都确信尸体上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两个警察在屋里忙个不停。一个调查书架，另一个则在餐桌上摆开一封封书信。毫无疑问，两人找的都是证明园子死于自杀的证据。

“找到什么了吗？”山边问两名部下。

“包里有个记事本。”在卧室里调查书架的警察拿来一个小本，红色封皮上印着某家银行的名字，估计是去存钱时银行送的。

“看过里边了吗？”

“翻了一遍，但没什么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

山边接过小本，冲康正轻轻点了点头，似乎在征得康正的允许。随后，他翻开本子，康正也凑到一旁。

正如年轻警察所说，本子里几乎一片空白，只记了些菜谱和购物清单。

小本的最后是通讯录，其中有三个电话号码，似乎都不是家庭号码，而是公司和店铺的电话。其中之一恐怕是出租这栋公寓的房地产公司的，而剩下的两个号码中的一个似乎属于一家美容院。最后一个号码前写着“计划美术”，光凭名字实在无法推测是家怎样的公司或店铺。

“这东西可以暂时交给我们保管吗？”山边问道。

“可以。”

“实在抱歉，之后我们会还的。”说完，山边把小本递给部下。这时，康正发现小本上并没插着铅笔。

“我记得在卧室里看到过这个小本上的铅笔。”康正说。

年轻警察似乎回想起什么，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他走进卧室，从桌上捏起一件东西，问：“您是说它吧？”

年轻警察说得没错。他试着把那支又短又细的铅笔插到小本的装订处，刚好合适。

“有没有发现日记？”山边接着又问那个警察。

“目前还没发现。”

“哦？”山边扭头望着康正，“令妹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应该没有。”

“这样啊。”山边对此似乎并不失望。或许他早已料到，自己不可能恰好碰上有写日记习惯的死者。“听说令妹生前很孤单，难道她在这边一个朋友都没有？”

康正早已猜到对方会这么问，早就想好了该怎样答复。“我倒是从来没听她说起过，但要是她真有个知心朋友，也就不会打电话跟我诉苦了。”

“也对。”山边看起来对死者家属的话毫不怀疑。他冲着背对他坐在餐桌边、身材魁梧的警察说：“有没有发现什么信件？”

那人头也不回地答道：“没有发现最近几个月寄来的信或明信片。日期最近的是七月底寄来的三张暑期问候明信片，全都是广告之类的。死者之所以留下，大概是因为那些是有奖明信片。”

“她确实很孤单啊。”康正说。

“不，只是最近如此。”山边宽慰道，“以前我们的前辈教导我们，调查房间的时候，首先要从书信之类的查起，但近来的年轻人很少写信。写信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是啊。”

康正不禁开始回想，自己最后一次写信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果能多和园子写写信，或许就能明白她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警方的调查工作一直持续到八点半。但在康正看来，警方的收获并不大。如果他们对妹妹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稍有怀疑，就应该会把刑事搜查官叫来。但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警方似乎并无此意。

令康正放心不下的是一直在调查书信的警察。不光是书信，他甚至连购物小票都不放过。从水池到垃圾桶，他几乎把所有地方都翻了个遍，翻完之后却又什么话都不说。康正觉得他的目的似乎和山边等人不

同。

临走之际，山边问康正今晚准备住哪里。从心理方面考虑，他估计康正不会住在园子的住处。

“我会找家宾馆住。我实在无法在那张床上入睡。”

“也是。”

山边叮嘱康正，让他定下住处后通知他们一声。康正连声答应。

晚上十点多，康正住进池袋站附近的一家商务宾馆，并联系山边，告知自己的住处。随后，康正到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三明治和啤酒当晚饭。尽管没什么胃口，但康正还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吃点东西。而且他这人即便在这种时候也还是能放开吃上一顿的。这或许也是职业训练的结果。

吃过饭，康正给上司打了个电话。听了康正的讲述，股长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可不得了。”股长沉吟道。他虽然有些固执，却也通情达理，并非表里不一的人。

“所以，从明天起我想请丧假。我记得规定上说，旁系亲属丧假是三天吧？但我还想再跟您说一声，能不能连年假一起休？”

“行啊。她可是你唯一的亲人啊。科长那边就由我去说好了。”

“那就拜托您了。”

“对了，和泉。”股长稍稍压低声音，“真的是自杀吗？”

康正略一停顿后答道：“应该是。”

“是吗？毕竟你是第一发现人，你都这么说，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既然如此，你也就别想太多了。”

康正沉默不语。股长似乎也并不要求他回答。

“这边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抱歉。一切就拜托您了。”

挂断电话，康正坐到床边，从包里拿出另外一家便利店的袋子。里面装的就是他从园子的住处带走的遗物。

只要看上一眼，康正就能分辨出那些散落的头发并非来自同一个人。园子从不烫发，头发又细又长，可袋子里却混杂着几根短粗的头发。

接着，他又拿出装纸灰的袋子。这些纸灰之前都装在饭桌上的小盘子里。

纸几乎已经全部化为灰烬，但仔细找找，康正还是从中发现了三个小角。其中的两个很明显是照片的一角，可以看出是彩色照片，但康正无法推测出照片的内容。

剩下的一个小角也是照片的一部分，但不是用相机拍下后冲洗出来的照片，而是印刷出来的。仔细端详了半天，康正才看出这应该是一张印刷在普通纸上的黑白照片。

究竟都是什么照片？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

康正在床上躺下，再次回忆园子的死状。悲伤与不甘又在心中复苏，可他不能再任情绪继续发展，否则就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然而想要控制内心的情绪，还需要一些时间。

面对上司时，康正说妹妹死于自杀。但他真正的想法并非如此。

此刻的康正坚信妹妹绝非自杀身亡，而是被人杀害的。他掌握着一些证据。虽然这些证据全都是细微的提示，只有他这个哥哥才能看出端倪，但它们隐含的讯息却非常强烈。

“我被人背叛了。”

园子最后的那些话再次在康正耳边回响。究竟是谁背叛了她？园子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对方应该是园子最信任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果然……应该是个男的吧？康正心想。

在电话里，园子与康正无话不谈，但在异性关系方面，她几乎从未跟康正提起过。康正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没有特意开口问过。但他一直隐隐觉得妹妹似乎已经找到某个特定的对象了。园子的话里时常会影射那个人。她这么做或许也是想让康正领会这一点。

园子是被那男人背叛了。这可能性很大。一场痴情却换来了最坏的结果，世人早已对此司空见惯。

不管怎样，当务之急就是要查明对方究竟是谁。

康正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那张折起的纸，就是之前用冰箱贴固定在园子家冰箱门上的那张。纸上只写了电话号码，但其中两个号码让康正觉得蹊跷。

J 03-3687-××××

Kayoko 03-5542-××××

依照康正的推理，J或许就是园子前男友姓名发音的第一个字母。想要证实推断是否正确，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打电话问问，但康正觉得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在打电话之前，还是先暗中调查了解一下为好。

至于调查的突破口，康正猜测，下边这个叫Kayoko的人或许会起作用。

之前，在警察问起园子生前是否有什么相熟的朋友时，康正回答说没有，但他脑中其实出现了一个名字。

那个人就叫Kayoko，再说得准确些，就是弓场佳世子。

此人是园子还在名古屋念高中时就结识的密友。后来，她们一起考上了东京的女子大学，甚至还曾一起住过。康正听园子说过，在她们都步入社会之后，虽然所属的公司不同，但来往从未间断。园子经常说，佳世子就是“除了哥哥之外，唯一一个能让她敞开心扉的人”。康正推测，如果找这个女人问一问，或许能打听到园子的近况。她甚至可能知道园子最近在和谁交往。

康正看了看钟。事不宜迟，他打算立刻给弓场佳世子打电话。

但转念一想，他的心中又涌起了另外的疑念。与此同时，他也回想起园子的话。

“除了哥哥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那她就连弓场佳世子这个密友也无法信任了吗？背叛她的人可未必就是个男人。

但怎么可能呢？

康正没见过弓场佳世子，但通过园子的描述，康正大致能想象出她是个怎样的人。她性格开朗活泼，也很聪明，与杀人凶手的形象完全不符。

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没理由杀园子。

想到这里，床头柜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由于铃声太大，吓了康正一跳。

“有个姓加贺的人给您打电话。”

“啊，接进来吧。”康正有些紧张。他想起在山边的部下里似乎有个

姓加贺的人，就是那个翻找购物小票的。

“喂？”电话里传来男人的声音。就是那人。

“我是和泉。”

“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打搅您。我是练马警察局的加贺，之前和您见过面。”对方口齿伶俐，感觉像个演员。

“不，辛苦你们了。”

“很抱歉，或许您已经很累了，但我有些事想向您请教，不知您现在方便吗？”

对方的用语听起来很客气，让人感觉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康正不由得握紧话筒。

“没关系。呃，不知你们想问什么？”

“问题还不少。详情等见面再说吧。”

“是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刚才在园子的住处时不问呢？康正心想。“那我就在房间里等你吧。”

“如果您觉得这样更方便，倒也没什么。您住的那家宾馆顶楼有家酒吧，您愿意到那里去谈吗？”

“好吧。你什么时候到？”

“我马上就到。其实我已经在路上了。您住的宾馆就在眼前。”

看来加贺是在车上打的电话。

“那我这就过去。”

“抱歉，拜托您了。”

放下话筒，走出房间前，康正把散落在床上的东西收进包里。万一酒吧已经关门，说不定加贺还会来这里。

3

酒吧还在营业。玻璃窗边有一排小圆桌。服务生带着康正走进酒吧，来到与店门相隔三张桌子的座位旁。那里可以看到店门口的动静。

康正点了杯加冰的野火鸡威士忌，没坐多久，就见一个身穿黑色夹克的高大男人走进酒吧，正是康正见过的那个警察。他用特有的敏锐目光环视一圈，看到康正之后，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真是抱歉。”他向康正低头致意。

“没什么。”康正指了指对面的位子。

在坐下前，警察先递上了名片。“在现场时太忙乱，忘了自我介绍，真是失礼了。”警察名叫加贺恭一郎，职衔是巡查部长。

听过对方的自我介绍，康正不由得有些吃惊。这个名字他也曾有所耳闻。他边想边再次端详对方。那张下巴很尖、轮廓分明的面庞不住地刺激他内心的记忆，却又无法清晰地回忆起来。他本以为曾在哪里见过此人，但仔细想想，自己与东京的警察应该没有任何交集。

“在您离开现场之后，我又想起了两三件事，想找您当面确认一下。”加贺说。

“好的。请坐。”

“失礼了。”直到这时，加贺才坐下来。服务生过来问他要点什么，他只说了一句“乌龙茶”。

“你是开车来的吧？”康正问道。

“是的。我还是头一次在这种地方喝乌龙茶呢。”说着，加贺露出回想起什么的表情，“对了，和泉先生，您是交通科的吧？”

“对，我负责交通指导。”

“那您还得兼管事故处理啊。这工作可不轻松。”

“彼此彼此。”

“我倒是没在交通科待过，但我父亲曾做过这工作。”

“令尊也是警察？”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加贺笑着说，“当年我就看他整日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模样。但和现在相比，那时的事故根本不算什么。”

“爱知县的交通事故尤其多。”说着，康正开始在脑中描绘起加贺父亲的模样。

加贺点点头。“那咱们就来谈谈案件吧。”

“好。”

“首先是有关药的事情。”

“药？”

“就是安眠药。”加贺掏出笔记本。正在这时，服务生端来了加冰的威士忌。见康正没有动杯子，加贺接着说：“边喝边聊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康正端起酒杯，用舌尖品了品。一种特有的刺激从口腔扩散至全身。“你说的安眠药是怎么回事？”

“令妹住处的桌上放着两个装安眠药的空药袋。不是餐桌，而是卧室里那张小桌子。您留意到没有？”

“留意到了。确实有。”

“两个药袋上都有令妹的指纹。”

“哦……”

这必定是凶手精心布下的局。

“令妹生前是否经常服用安眠药？”

“没听她说经常吃，但家里应该会准备一些。”

“您是说她并不经常，只是偶尔会吃，还是说她最近没有，但以前服用过？”

“我是说她偶尔会吃。她有些神经质，比如出门旅行时常常失眠。所以她让认识的医生给她开了一些。我个人不大赞成她这么做。”

“她认识的医生？”

“是名古屋的。那医生和先父交情不错。”

“您知道那位医生的姓名和所在医院吗？”

“知道。”康正一一说出，并说不知道那医生的电话号码，加贺表示

他们会设法去查。

乌龙茶端了上来。加贺暂时停止提问，喝了口茶润了润喉咙。

“如此说来，令妹的失眠症状并不严重？”

“嗯。当然，她心里藏着足以令她自杀的苦恼，想必曾为那些事失眠过。”

加贺点点头，记录了几笔。

“关于她的自杀方式，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什么意思？”

“怎么说呢，作为年轻女性，她选择的自杀方法很巧妙。首先，触电身亡的死法很少见，而且她还在胸前和背后连上电线，让电流从体内穿过，这一点也值得注意。从电流的通路来看，这是最有效的触电自杀的办法。同时，她还用计时器设定了电流流过的时间，服用安眠药让自己熟睡，这样就能毫无痛苦。如果不是以前在哪里听到、看到过，一般人应该想不出这样的办法。”

康正明白加贺想说什么。他对妹妹采用的自杀方式并不感到太意外，但这一点的确很关键。“念高中时，曾有个同学用这种方法自杀。”

听到康正的回答，加贺稍显吃惊，挺直了脊背。“高中时？谁的？”

“我妹妹。说得再准确些，应该是她临近毕业时发生的事。”

当时自杀的是一个和园子同班的男生。据园子说，她和那男生之间“一年顶多就说两三句话”，不是很熟。但这毕竟是起不小的案子，媒体也大肆渲染，所以当时园子周围的人似乎没少议论此事。经由园子的转述，康正也得知了一些相关情况。

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那个男生的死，就是“在当今这个只注重学历的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个男生在家里留下遗书，说他从一年前起就下定决心，要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自杀。

“感觉他让人很难接近。”这就是园子对那男生的评价。

当时那个男生的自杀方法如今重现。正因如此，康正才会在看到计时器和电线的瞬间，就立刻明白妹妹是用那种方法自杀的。

“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才……”加贺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

“我妹妹也说过，那种方法能让人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地死去，也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所以她就记住了。”

“嗯。”康正一边回答一边开始思考。如此说来，杀园子的凶手应该知道园子喜欢这种自杀方式。弓场佳世子和园子毕业于同一所高中，肯定也知道那件案子，甚至可能还跟园子谈论过。当然，有嫌疑的并不只有弓场佳世子。园子说不定也在和前男友聊天时聊起过此事。

“您以前是否见过那个计时器？那东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加贺问道。

“大概是用来控制电热毯的。”康正答道。

“电热毯？”

“我妹妹生性怕冷，到了冬天，一旦缺了被炉桌和电热毯，她就无法睡觉。但那些取暖用具刚开始用时倒是感觉挺暖和挺舒服的，可时间一长就会发烫，热得让人睡不着。”

“我明白。”

“所以我妹妹经常用计时器。这样即便人睡着了，电热毯也会自动断电。这样一来，就不会被热醒了。”

“是这样啊。”加贺点点头，又记下几笔，“的确，令妹的床上确实铺着电热毯。”

“对吧？”

“但没通电。”

“啊，是吗？”

康正没确认过这件事。

“说得更准确点，是根本无法通电。接到计时器上的电线就是电热毯用的电源线。令妹把它拆下拿来自杀了。”

康正此前也没有留意到这一点。那些电线塑料外皮的碎屑浮现在他眼前。

“大概是没能找到更合适的电线吧。”

“嗯。如此一来，令妹最后一次睡眠就是在冰冷的被窝里度过的了。”加贺的用词颇有文学色彩。

“吃过安眠药，就算有点冷，应该也还是能睡着。”

“在目前看来，这种想法应该没错。”

在目前看来……这句话不禁让康正感觉有些奇怪。他抬头看了看加贺。但加贺自己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隐含的深意，依旧盯着手里的记事本。

“令妹她……”加贺继续问道，“对酒精是否过敏？经常喝酒吗？”

“喜欢喝，但酒量不大。”康正抿了口酒。杯子里的冰块哗啦作响。

“令妹最后喝下的似乎是白葡萄酒。她床边桌上的酒杯里盛着葡萄酒。”

“这种做法很符合她平日的习惯。在所有酒中，她最喜欢的就是葡萄酒，也知道不少酒的牌子。”

但她不喜欢吃西餐。康正想起妹妹曾经说过，她最喜欢一边吃和食一边品葡萄酒。

“真是这样吗？您说她酒量不大，但她是否曾经独自一人喝光一瓶葡萄酒呢？”

加贺这么一问，让康正原本平静如镜的内心泛起了微微涟漪，但他顾不上这些了。他再次端起酒杯，思考该如何回答。

“应该没有过。她看起来最多只能喝下半瓶。”

“哦。那剩下的半瓶酒又去哪儿了呢？我们发现时，酒瓶已经空了，被扔在垃圾桶里。”

加贺的问题不出康正所料。正因为如此，加贺才会先问园子的酒量如何。

康正本想说剩下的酒大概是倒进水池了，但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从此前的接触来看，眼前的这个警察绝非等闲之辈。

“那瓶酒大概不是刚打开的吧。”

“不是刚开的？”

“估计是前天或者大前天开的。当时她只喝了半瓶，剩下的一半是在自杀前喝的。”

“隔夜酒吗？这可不像一个精通葡萄酒的人的所作所为啊。”

“我妹妹确实很喜欢葡萄酒，但还没到精通的地步。就算没能一次喝完，她也不会把剩下的倒掉。她一般会把软木塞塞回瓶口，把酒放进冰

箱。感觉有些寒酸，但这就是我们和泉家过日子的方式。”这话的确是事实。母亲生前对浪费食物深恶痛绝。

“我明白了。这样也就说得通了。”

“哪怕是隔夜酒，只要是她喜欢的，她就会喝完。当然，如果她没死，那才是最好的结果。”

“我能体会您的心情。对了，那瓶酒到底是怎么来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从哪儿弄到手的？”

“这个嘛，估计是从酒类商店买来的。”

“但我们没发现那瓶酒的小票。”

“哎……”康正回望了加贺一眼。加贺的话让他措手不及。

“令妹在家庭财务方面向来一丝不苟。如今，像她这样坚持记账的单身女子已经不多见了。账本上的记录一直到十一月，而十二月的购物小票也全都保留着，大概是想到月底一起记录。”

“但没有那瓶葡萄酒的小票？”

“是的。为防万一，我们连她的钱包和手包都检查过了，可还是一无所获。”

“哎……”是这么回事啊。康正终于明白对方一直揪着购物小票不放的原因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加贺再次发问。

“不清楚。”无奈之下，康正只得开口说道，“要么是买的时候忘记拿小票了，要么是拿了小票又弄丢了，或者那酒是别人送的。”

“如果是别人送的，那么究竟又是谁送的？关于这一点，您是否有什么猜测？”

“没有。”康正摇头。

“令妹生前是否有密友？”

“或许有，但我从未听她提起过。”

“一个都没提过吗？令妹给您打电话时，难道就从没提过她朋友的名

字？”

“这个嘛，我也记不大清了。我妹妹很少会在我面前提到她的人际关系，而我这个当哥哥的也不能总纠缠她问个不休。她又不是小孩了。”

“这一点我能理解。”加贺喝了口茶，略做记录，随后微微偏过头，轻轻挠了挠太阳穴。“听说您是在星期五晚上接到令妹最后一通电话的？”

“是的。”

“抱歉，能麻烦您再重复一遍当时的对话吗？如果可能，请尽量说得详细一些。”

“重复一遍倒是问题不大，但我不能保证准确无误。”

“没关系。”

康正重复了一遍对山边说过的话。他很清楚，在面对警察时，有些话需要重复许多遍。讲述的时候，加贺不时打断并提问，问题大多与园子说话时的语调或园子是在说到什么事时哭起来的细节有关。面对这些问题，康正早已有所准备，回答时尽可能避免让加贺发现硬伤。简言之，康正的回答不痛不痒。

“就您刚才的描述来看，您对令妹的苦恼似乎漠不关心。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加贺皱起原本就很接近的双眉，抱起双臂说道。毫无疑问，听过康正的回答，他已经开始有些焦躁。

“我也说不清。要说我对她的事漠不关心，或许真的如此，但在我看来，导致她自杀的具体原因应该还在于她难以适应东京的生活，无法忍受孤独与寂寞。”

“您的话也不无道理，可令妹不是已经在东京生活了近十年了吗？如果说她突然间感到孤立无援、举目无亲，那一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加贺的问题依旧犀利。面对这样的人，那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毫无作用。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或许的确发生过什么，但我一无所知。”康正用上了应对这种场合最为有效的回答。

“令妹没有留下遗书，您怎么看？她生前是否很不擅长写文章？”

“不，她经常动笔写东西，说不擅长恐怕不准确。”康正实话实说。那种对方只要稍加调查就能揭穿的谎言还是少说为妙。“在我看来，她可能是觉得不便说明自杀动机，或者她根本就没想到写遗书。”

加贺默默点了点头。他对康正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但手头应该也没有可以让他继续追问的材料了。他瞥了一眼记事本。“我还有件事想向

您请教。”

“什么事？”

“您说过，在您进入令妹的公寓，发现尸体，报了警之后，您就一直静静地待在屋里。这一点应该没错吧？”

康正闻言，小心翼翼地看了加贺一眼。他很清楚，虽然加贺的语气听起来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感觉，但在这种时候，警察往往会给对方设下圈套。他花了几秒钟思考加贺此问究竟目的何在，但不管怎样，他都必须给出答案。

“我记得自己应该没有随意动过房间里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只是我发现水池有些潮湿。令妹大概是在周五夜里过世的，所以在周六和周日两天里，应该没人用过水池。眼下这季节空气干燥，水池里却还有湿气，这一点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这件事啊。”康正点了点头，迅速考虑起对策。他曾经清洗过装纸灰的盘子和酒杯，此事万万不能让对方觉察。“抱歉，水池是我用的。我大意了。”

“您用水池干什么？”

“呃，这个……”

“怎么了？如果不介意，能请您告诉我吗？”虽然提问时面带微笑，但加贺已经握好了笔。

康正叹了口气，答道：“我洗了把脸。”

“洗脸？”

“嗯。我不想让警察看到我当时那副模样。就是说，呃，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脸上的泪痕。”

“啊……”听到康正的回答，加贺似乎有些意外。或许是因为他很难想象出康正哭泣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是这么回事啊。”

“我其实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可又觉得难以启齿。如果给你们带来了麻烦，我道歉。”

“不，只要能说明水池里为什么会有湿气就够了。”

“除此之外，我记得自己没再碰过什么了。”

“哦……”加贺点点头，合起记事本，“谢谢您的配合。我们或许还会

找您询问一些情况，到时也请您多多配合。”

“辛苦了。”

康正伸手去拿账单，加贺已抢先一步。他抬起右手，示意康正别客气，随后走向收银台。经加贺身旁走出酒吧后，康正礼节性地站在门口等他。

加贺一边收起钱包一边走到店外。“承蒙款待。”康正赶忙致谢。

两人一起走进电梯。电梯在康正住的那层停下了。

“告辞了。”

“辛苦了。”加贺说道。康正转身迈开脚步，但还没走两步，就听到有人在身后喊他：“啊，和泉先生。”

康正停下脚步，扭头问道：“怎么了？”

加贺用手抵住电梯门。“我听山边说，您一看到令妹身上的计时器和电线，立刻就知道她是自杀的？”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在剪断门链时，您又是怎么想的？”

啊！康正险些叫出声来。或许，他脸上的表情其实已经出卖了他。

加贺的诘问不无道理。既然拴着门链，屋里必定有人，可摁响门铃却无人应门。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肯定会想到屋里出了什么事。而且就之前的情况来看，康正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园子自杀这一点。

“当然了，”康正说，“当时我也设想过妹妹自杀的可能性。所以一看到她已经死去，我就立刻认定她是自杀了。”

“哦……”

加贺接连眨眼。看他的表情，他似乎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

“抱歉，我跟山边先生说得似乎不大准确，毕竟当时我还没平静下来。”

“嗯，我能理解。这也是人之常情。”加贺低头致意，“我要问的都问完了。抱歉打搅您了。”

“那个，加贺先生。”

“什么？”

康正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你是不是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蹊跷？”

“你似乎对我妹妹的死有疑问。换句话说，你在猜测是否存在他杀的可能，对吧？”

加贺一脸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您为何会这么想？”

“因为我觉得你似乎对此很怀疑。当然，也许是我想得太多。”

加贺闻言微微一笑。“如果我的问题让您感到不快，那么我道歉。毕竟，我们的工作决定我们必须怀疑一切。我想和泉先生您也应该能理解。”

“这我知道。”

“现场并没有什么疑点。就目前状况来看，只能认定令妹是自杀。借用推理小说里的说法……”说到这里，加贺略一停顿，盯着康正，“现场完全处在密室状态中。房门钥匙在令妹的包里，而根据您的证词，当时门上拴着门链。这是一间彻头彻尾的密室。就像推理小说里常说的那样，破解密室是根本不可能的。”

康正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找这个警察的麻烦。他看了加贺一眼，低下头，之后又抬起头。“如果有什么疑问，请尽快联系我。”

“嗯，我当然会首先联系您。”

“那就拜托了。”

“那我告辞了。”加贺摁下按钮，电梯门静静地关上。康正呆呆地望着紧闭的电梯门，开始在心里回味和加贺说的每一句话。自己有没有犯错？是否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

应该没事吧。康正一边安慰自己，一边转身向房间走去。

回到房间，康正再次从包里掏出那些塑料袋放到床上。

尽管弄不清其原因何在，但康正很清楚，加贺对园子的死心存疑虑。某些警察天生就具备独特直觉，加贺或许就是这样的人。

但康正觉得加贺是无法查明真相的，因为那些能够指引人查明真相的线索如今全在自己手里。

可他居然注意到那个酒瓶，真不可轻视。

当时扔掉软木塞、收好开瓶器真是太明智了。要是放着不管，那个直觉敏锐的警察必定会留意到。

其实康正也是从葡萄酒瓶上看出事有蹊跷的。再说得具体点，问题就出在那个插着开瓶器的软木塞上。那种东西掉在地上，就说明那瓶酒其实刚刚打开。就像康正之前对加贺所说，园子酒量并不大，应该喝不完，可当时在房间里发现的却是空瓶。

从园子的性格来看，就算是临死前，她也不会把喝剩的酒倒进水池。冰箱里还有许多吃剩的食物，她不可能只把葡萄酒处理掉。而且卧室桌上的酒杯里也还盛着葡萄酒。为什么她不把那些酒也倒掉呢？

康正觉得，这些问题最合理的解答就是她是和另一个人一起喝完了那瓶酒。放在水池里的另一个酒杯可以验证这一点。

临死前，园子还在和另一个人一起品酒。如此说来，园子是在对方告辞之后自杀的？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

但康正坚信事实并非如此。毫无疑问，园子肯定死于他杀。房间里的一样东西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附在菜刀上的塑料碎屑。

削铅笔时，如果在刀上擦了防锈油，铅笔屑就会沾到刀上，而且会沾在刀朝上的一面上。如果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那么铅笔屑就会残留在刀刃右侧。

那些塑料碎屑也同样沾在菜刀刀刃右侧。

但这很奇怪。

园子是个左撇子。握铅笔和筷子时，她会用右手。那是父母矫正的结果。但其他事她都是用左手做，打网球或投球时也是用左手。康正也不止一次见到她用左手熟练地切卷心菜。

因此，如果削下那些塑料碎屑的人是园子，那么塑料碎屑就应该沾在刀刃左侧。

在发现园子死于他杀的一刹那，康正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亲手把凶手揪出来。人世间有些事该亲自出面去做，有些事则不该，康正觉得这件事决不能交给他人来办。妹妹的终身幸福是他最大的心愿。仅仅抓住凶手难以平息康正心头那熊熊怒火。

揪出凶手后，自己又该做些什么？有关这一点，康正也早已决定。但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事的时候。眼下，还有许多事等待解决。

关键就在于——

千万不能让警方觉察。尤其是那个加贺，万万不能让他觉察到自己的目的。只要他们对园子自杀一事稍有半点疑心，康正就必须全力以赴，让他们打消疑虑。



第三章

1

从第二天清早起，康正就一直忙个不停。首先要做的是给名古屋的丧葬公司打电话，商议守灵和葬礼的事宜与日程安排。当年康正母亲去世时，他们找的也是这家公司，所以事情进展还算顺利，但因为警方仍夹在中间，很多事情一时还难以决定，估计麻烦是免不了的。

到了上午，练马警察局打来电话，告诉康正傍晚时可以领回遗体。警方已经做完解剖，缝合完毕。康正立刻找丧葬公司商谈，决定今夜就把遗体送到名古屋，明天举行守灵仪式。

随后，与各方面的联系让康正忙得不可开交。和丰桥警察局再次取得联系，告知葬礼的安排后，康正又开始挨家挨户给亲友打电话。他平常几乎不怎么和这些人打交道，却也不能彻底无视对方。其实，这种事才最令他痛苦。听到死讯，对方必然会问起死因，这正是他最不愿提起的事。

一听到自杀，所有亲戚都异口同声地指责和泉家的做事方针，说之前就不该让孩子独自一人闯荡东京。这或许也是在抱怨康正和园子兄妹俩平日都不愿和亲戚来往。当然，其中也不乏真心为此伤心难过的亲戚。曾在园子年幼时热心照顾过她的叔母一听到园子离世的消息便号啕大哭，说要立刻动身到东京来。为了安抚这样的亲戚，康正也费了不少精力和口舌。

给亲戚们打完电话，康正又给园子工作的公司打了电话。其实今天一大早，康正就已经把园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对方。康正看到晨报的一个小角落登载了园子的死讯，既然如此，与其等着对方来问，不如自己主动告知。第二次打电话是为了告知对方葬礼的安排。其实康正心里早已有数，知道公司里不会有人专程跑到名古屋上香。园子说过，公司里没有可以让她敞开心扉的人。

下午三点多，丧葬公司的人来到宾馆，和康正商议有关事宜。需要确认和准备的事情多如牛毛。如果兄妹俩还有近亲，如果现在是在名古屋，或许康正还能稍微轻松一些。但如今康正已没有家人，而妹妹这个唯一的亲人又死在了这片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与丧葬公司商谈时，电话响起，是加贺打来的。

“今天您不准备去令妹的住处吗？”加贺问。

“不去了。我准备领回遗体就立刻起程回名古屋。葬礼还有很多事得

准备。”康正说，“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我本想着如果您去现场，请您允许我再调查一下呢。”

“调查什么？房间吗？”

“对。”加贺回答。

康正捂住话筒，扭头看了一眼。丧葬公司戴眼镜的负责人似乎正忙着填写什么资料。

“又怎么了？”康正小声问。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罢了，也不是非得今天确认不可。呃，那您准备何时再来？”

“现在还说不清。眼下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

“也是。那下次您来的时候，能否打个电话告诉我？请放心，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好的。找加贺先生你就可以了吧？”

“是的。拜托了。”

“那我挂了。”

康正挂断电话，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依旧残留在他心间。加贺到底想确认什么？自己已经彻底抹掉了凶手作案的痕迹，他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怀疑园子并非自杀呢？

“那就以这样的预算来办吧，您看如何？”

听到丧葬公司负责人的话，康正才回过神来。

临到出门去领回遗体时，康正才下决心给弓场佳世子打电话。当时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退房了。

背叛了园子的人未必就不是她的高中同学。说到最近和园子关系最密切的人，那么毫无疑问，非弓场佳世子莫属。这样的人还是尽早联系比较好。而且就算为了葬礼着想，弓场佳世子的关系网也很重要。要是不跟她联系，葬礼或许会变得冷冷清清，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听着话筒中的呼叫音，康正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六点刚过。康正只盼着弓场佳世子已经回家。

呼叫音接连响了四次，电话接通了。“喂？”话筒中传来年轻女子的声音，沙哑中带着一丝慵懒。

“喂，请问是弓场佳世子小姐府上吗？”

“是的。”或许因为听到对方是个陌生男子，弓场佳世子的声音骤然紧张起来。

康正调整了一下呼吸，说：“我姓和泉，是和泉园子的哥哥。”

沉默了两秒钟，对方“啊”地回应了一声。康正并不在意对方有何反应。忽然接到朋友的哥哥打来的电话，无论是谁都会感到疑惑。

“和泉的……啊，这样啊。你好……”

对方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但这样的反应或许才最自然、最合理。

“我妹妹她……之前似乎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她的关照。”

康正用了“之前”等表示过去的微妙说法，但弓场佳世子并没留意到。她只是随口说了句“哪里哪里”，然后便问道：“那个……和泉先生，你打电话给我，请问有什么事吗？”

“嗯，其实……”康正咽了口唾沫，随后问道，“你看报了吗？”

“看报？”

“今天的晨报。”

“晨报？没看。我平常不订报纸。”

“这样啊。”

“那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难道还上报了？”

“其实……”康正做了个深呼吸，“园子她已经死了。”

“啊？！”弓场佳世子顿时语塞。不，应该说是听起来语塞。不能亲眼看到对方此时的模样，康正觉得有些可惜。

“死了……怎么可能？！”佳世子似乎还有些发蒙，“别骗我。”

“我也希望我在骗你。但遗憾的是，我说的都是真话。”

“怎么会……”佳世子再次说道，话筒里随即传出哭声，“为什么？发

生什么事故了吗？”

“不是事故。就目前情况来看，大概是自杀。”

“自杀……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弓场佳世子的语气里夹杂着并不夸张的叹息。

康正心想，如果这是装出来的，那佳世子在表演方面就可谓是天才了。

“有关这一点，警方正在调查。”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她居然会自杀……”

康正听到了一阵抽泣声。

“弓场小姐，”康正说道，“我可以和你当面谈谈吗？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应该是和园子交往最多、对她的情况知道得最详细的人。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找出她自杀的原因。”

“没问题。但愿我能起到作用。”

“只要是有关园子的事，什么都行。我对她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改日再和你联系。”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啊，对了，你打算在哪边给她举行葬礼呢？”

“在名古屋。”

康正又将葬礼的地点和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佳世子。

“我会设法去的。”弓场佳世子说。

“你能来的话，如果园子地下有知，也必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嗯，但……”说到这里，佳世子停顿了一下，又抽泣起来，“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也一样。”康正说道。

打完电话，康正重重地叹了口气。

2

和母亲去世时一样，园子的守灵仪式也在丧葬公司的会场举行。那是一栋五层楼房，守灵时准备使用其中的一层。从傍晚六点左右起，那些远亲近邻以及康正在丰桥警察局的同事和上司就纷纷到场。

康正待在铺着榻榻米的小屋里，和几个交通科的同事一起喝啤酒。

“在那种举目无亲的地方独自生活上几年，任谁都会变得神经质。”本间股长一边擦沾着啤酒沫的嘴角一边说。直到现在，康正才终于找到机会对同事们详细讲述园子之死的前后经过。

“可话又说回来了，她难道就真的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吗？”田坂问道。念警校的时候，他和康正同级。

“应该没有。我妹妹生来就不擅长与人相处，她更喜欢整天待在家里看书。”

“这样的性格也不能说不好，但……”田坂轻轻摇头，一脸难过。每次在交通事故现场看到年轻死者，田坂都一副于心不忍的模样。

“是练马警察局的管辖范围？”本间问。

“对。”

“那边怎么说？是不是准备以自杀来结案了？”

“应该是吧，有什么问题吗？”

“倒也没什么大问题，”本间重新盘了下腿，摸了摸黑色领带的领带结，“大概是昨天白天，那边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那边……练马警察局的人？”

“嗯。”本间点点头，喝了口酒。见其他人并不惊讶，康正心想，或许这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都问了什么？”

“问你上周的出勤状况，尤其是周五周六的。”

“哎……”康正一脸疑惑，“他们问这个干什么？”

“对方没说理由，我们也不便多问。”

“那警察叫什么名字？”

“好像姓加贺。”

果然不出所料。康正点了点头。

“他一直在意园子没留下遗书这一点。”

“就因为这一点，他就对自杀的结论心存怀疑？”田坂噘起嘴。

“似乎是的。”

“真是的。”田坂撇了撇嘴。

“听声音，感觉那警察还挺年轻。”

“岁数和我差不多。”康正对本间说道，“一看到他，我就感觉曾在哪里见过，可又偏偏想不起来。但我觉得这感觉应该不会错。”

一个姓坂口的年轻同事在一旁插嘴道：“加贺……名字呢？”

“应该是恭一郎。”

坂口放下啤酒杯。“不会就是那个夺得过全国冠军的加贺恭一郎吧？”

“冠军？什么冠军？”

“剑道冠军啊。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记得他连续两届夺冠呢。”

“啊！”康正不由得惊呼一声，封存的记忆在一瞬间复苏了。曾在剑道杂志上看过的照片再次浮现在他脑中。“对，就是他！就是那个加贺！”

“哦？还碰上了个名人啊。”比起剑道，本间更擅长柔道。听他的语气，感觉他对加贺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擅长剑道并非成为优秀刑警的必备条件啊。”田坂说。或许是酒劲上来了的缘故，他说话的时候舌头已经开始打结。

交通科的同事离场时，亲戚们也都已经离开，空荡荡的楼层里一片寂静，灵台前摆放着一排排折叠椅。康正在最后一排坐下，独自喝起罐装啤酒。

练马警察局的加贺打电话来询问自己周五周六的出勤状况，这让康

正很在意。不管怎么看，加贺都是在调查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换言之，加贺怀疑园子死于他杀，而杀人凶手说不定就是园子的亲哥哥康正。

为什么呢？

康正猜测或许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而加贺又恰巧留意到了这一点。他回忆起自己在园子住处做的每一件事，一一分析，却始终没弄明白有什么失误。

转念一想，康正又觉得，即便那个警察抓住了什么线索，也应该不是决定性的证据。

就之前的状况来看，练马警察局似乎已经准备以自杀来处理此案。只要没出现足以扭转乾坤的证据，他们的方针就不会有太大改变。如果准备按他杀来调查，那么练马警察局必然会与警视厅取得联系。如此一来，双方就会组成一个搜查本部，展开大规模调查活动。要是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那么辖区警察局最担心的就是案件最终还是以自杀定论。动用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最终却查明并无犯罪行为，不光辖区警察局局长会颜面扫地，还会在许多方面招致麻烦。而且，就练马警察局的情况而言，为了解决前不久发生的女职员被杀案，他们刚成立了搜查本部。康正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辖区警察局必定会慎重行事。

没事，让那个加贺去闹好了。事情的真相要由我亲手揭开。康正喝了一口啤酒，将目光投向前方。灵台中央的遗照里，园子露齿微笑。

叮。声音忽然响起。

康正扭头望去。声音来自电梯。康正有些惊讶，都这时候了，还有谁会来？

电梯门缓缓开启。出现在门口的是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年轻女子。女子脸很小，一头短发。

看到康正，女子缓步走来，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回响。她直直盯着康正，目光中隐含着古董人偶般的深邃和神秘。康正一时间还以为她是来主持守灵仪式的人。

“请问……”女子停下脚步，压低嗓门问道，“和泉园子小姐的守灵仪式是在这里举行吗？”

这声音曾经听过。康正站起身来。“是弓场小姐吗？”

“啊，你是园子的哥哥吧？”对方似乎也还记得康正的声音。

“对。你特意赶来了？”

“嗯。我实在无法坐视不管。”弓场佳世子看向地面，长长的睫毛在

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光泽。或许是意识到场合特殊，佳世子妆化得很淡，肌肤看起来仍像少女一样细腻娇柔。

佳世子从包里拿出奠仪袋。袋上简单地印着金线草花纹。

“请接受我的一点心意。”

“十分感谢。”

康正接过奠仪袋，带着佳世子走向大厅后部的接待处，让她在名册上签名。佳世子用右手握住毛笔，写下了住址和名字。楷书干净漂亮。

“只有你一个人吗？”放下毛笔，佳世子环顾四周。

“人多实在太吵，我就请大家都回去了。”

“哦。”弓场将目光投向灵台，说道，“那个，我可以给她上炷香吗？”

“当然可以。”

弓场佳世子一边走向灵台，一边缓缓脱下外套，放到身旁的椅子上。她在园子的遗像前停下脚步。康正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上香后，佳世子合掌祷告了许久。不光肩头，她黑色迷你连衣裙下的双腿也同样纤细。她的身材在日本女人中也算矮小，但她穿了一双鞋跟高得可怕的鞋，掩盖了身高上的缺陷。她体形匀称，如果再高一点，完全可以去当模特。

祷告结束，佳世子背对康正，打开手提包。康正明白，她是准备掏出手帕擦眼泪。在她转身前，康正一句话也没说。

良久，佳世子才转过身来，走下灵台，随后拿起脱下的外套。

“来杯咖啡吧？”康正说，“但只有自动售货机卖的那种。”

佳世子淡淡一笑，回答：“那我就不客气了。”

“要加牛奶和砂糖吗？”

“不必了，黑咖啡就好。”

康正点点头，转身走出大厅。自动售货机就在厕所旁边。康正一边投币买下两杯黑咖啡一边开始盘算。他并没有怀疑弓场佳世子，但既然

决定要调查案子，就不能放过任何人。即便她不是凶手，也很可能认识凶手。只要她的话里稍有破绽，落入康正的掌控之中，康正就有望顺藤摸瓜，揪出凶手。

康正端着两杯咖啡回到大厅，只见佳世子正坐在之前他坐的座位上。康正把右手的那一杯递给佳世子，佳世子笑着说了句“谢谢”，接过纸杯。

康正在她身旁坐下。

“说实话，我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我跟你一样。真没想到园子居然会这么做。”说着，佳世子轻轻摇了摇头，把纸杯端到嘴边。

“昨天在电话里也说过，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弓场小姐，你是否知道什么？”

佳世子闻言抬起头来，连连眨眼，长长的睫毛泛着光泽。“可报纸上不是说她有自杀动机吗？”

“你看过报了？”

“对。昨天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就到附近的咖啡馆翻了一下报纸。报纸上说，园子生前曾向家人透露，说她已经厌倦了大都市的生活。”

佳世子说的这条报道康正也曾看过。但他实在不方便告诉对方，这不过是他随口胡说的罢了。

“嗯，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我觉得原因不会只是对都市生活感到厌倦，应该发生过直接导致她萌生自杀念头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正是这一点。”

“啊。”佳世子点点头。

“你能想到什么吗？”康正问。

“从昨天起，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可还是没有头绪……也许我也疏忽大意了。”

“你最后一次和我妹妹交谈是在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佳世子歪了歪头，“大概是……两个星期前吧。当时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几句。”

“是谁打给谁的？”

“我记得是她打给我的。”

“你们都聊了什么？”

“呃，我回忆一下……”弓场佳世子把右手贴在面颊上。长长的指甲泛着美丽的光泽。康正不由得心想，如果再涂上红色指甲油，一定会散发出妖艳的魅力。“我记得没说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也就是随便聊聊，比如最近买了什么衣服，还有过年时的计划之类。”

“那园子当时有没有请你帮忙出什么主意？”

“没有。如果有，我肯定会记得。”说着，弓场佳世子喝了口咖啡，纸杯上留下她淡淡的口红印。

“你经常去找园子玩吗？”

“以前经常去，但最近比较少了……今年夏天就只去找过她一次。”

“哦。”

“真是抱歉，没能帮上什么忙。”

“没事。”康正也喝了口咖啡。咖啡里只有苦涩，完全感受不到半点香气。

尽管有些犹豫，康正还是决定先打出一张牌，试探一下对方。

“有件事，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什么事？”佳世子似乎有些紧张。

“园子生前谈过恋爱吧？”

康正一问，弓场佳世子微微张开嘴，露出一副措手不及的表情。这个问题或许出乎了她的预想。她低下头，把目光投向手里的纸杯。

“怎么样呢？”康正问道。

佳世子抬起头。“你是说吉冈吗？”

“吉冈……他是干什么的？”

“他和园子……他曾经跟和泉小姐在同一栋楼里上班。”

“他们是一个公司的？”

“不，在同一栋写字楼上班，但公司不一样。我记得他当时在建筑公司工作。”

佳世子的说法让康正有些在意。她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过去”的含义。

“园子和这人谈过恋爱？”

“对。但是……”佳世子说，“他们应该在三年前就分手了。”

“三年前？”

“是的。听园子说，吉冈必须继承家里的买卖，就回九州福冈去了。当时他似乎跟园子提过，让园子跟他回去，但园子拒绝了。”

“这样就分手了……”

“是的。”

“你知道吉冈的全名吗？”

“好像叫修。”

“吉冈修啊……”

康正回想起贴在园子住处的冰箱门上的纸条。如果“Kayoko”是指弓场佳世子，那么那个“J”指的应该就是园子的男友。但吉冈修这个名字跟“J”完全无关。[1]

“园子最近应该还和别人谈过恋爱。你听说过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我想她应该会立刻告知我的。”

“是吗？”康正依旧觉得自己的直觉没错。他确信园子还有其他对象。但她为什么连密友都没告诉呢？

弓场佳世子看了眼手表，康正也不由得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手表。这时间已经不适合挽留年轻女子了。看到她手里的纸杯已空，康正站起身来。“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真是抱歉。你今晚住哪儿？”

“我回父母家住。我必须明天一早就赶回东京，所以葬礼就……”

“我知道。你今天能来，如果园子九泉有知，一定会很开心的。”

“但愿如此。”

弓场佳世子把纸杯放到椅子上，打算披上外套。康正从她身后帮她披起衣服。一瞬间，康正的目光落到外套袖口的一根头发上，他若无其事地用指尖拈起那根头发。

两人一起走到电梯前。康正摁下按钮，电梯门立刻开了。

“那我就告辞了。”弓场佳世子说。

“我送你下去吧。”

“不必了，园子也希望能有人陪陪她。”佳世子独自走进电梯。

康正低头致谢。临关门前，他看到佳世子露出微笑。

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小心翼翼地包起刚才采集到的头发。

翌日的葬礼隆重而肃穆，不至于让人觉得园子有多凄惨。葬礼上出现了许多昨天没露面的园子的中学同学，后来康正才得知，这些人都是接到弓场佳世子的通知才赶来的。

等到所有仪式结束，康正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他把遗骨和遗像在佛坛上安置好，又给妹妹上了炷香。随后，他再次仔细检查出席葬礼的人的名册，但还是没能找出那个似乎与园子关系特殊的男人。

康正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从身旁的包里拿出一个纸盒，里边是他在园子住处采集到的毛发。他已根据长短、表面特征等情况将这些毛发分成了三种。为了方便，他分别称它们为A、B、C三类。从长短来看，A类估计是园子的，剩下的B和C之一应该就是凶手的。这两类头发都比较短。

康正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巾，正是他昨晚用来包裹弓场佳世子头发的那张。

他用便携式显微镜仔细观察了一番。即便不做化学分析，各人的头发也都能根据色泽和表面状态大致区分。

结果立刻得出。毫无疑问，弓场佳世子的头发和B类头发完全一致。

康正想起她说过，今年她只在夏天时去过一次园子的住处。

[1] “吉冈修”的日语发音为“Yoshioka Osamu”。

3

葬礼翌日，康正乘新干线前往东京。他再不敢开车去东京了，这不光因为上次来的时候被堵惨了，同时还有道路不熟的原因。

坐在新干线“光号”的一号车厢，康正一边嚼三明治，一边摊开东京地图，计划今后的行动。单位给了三天丧假，所以在包括今天在内的三天里，康正必须尽可能掌握相关线索。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

午后，康正抵达东京。下了新干线，他先后换乘山手线和西武线，来到园子住的公寓楼前。几天前，路边还停满警车，如今已成了各种商用车和卡车的临时停车场。康正瞥了一眼那些车，走进公寓楼。

康正已经找房地产公司问过入口处信箱的密码。他快速打开信箱，里面只有几封广告信函。至于报纸，估计早已结过账，停止派送了。

园子已经把房租交到了下个月，即明年一月。至于今后如何处理，还要等康正今天和房地产公司商议过后再决定。双方的合约还剩下三个月。

康正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屋里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气，应该是化妆品和香水散发出来的。想起妹妹，康正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惆怅。

屋里的状况和发现尸体那天警方撤离时完全一样。除了那些被警察翻过的地方，其余地方基本上还保留着案发时的样子。

康正把包放到床上，从里面拿出照片。这些照片都是那天他报警前在房间里拍下的。

康正站在客厅中央，试着在脑海里重现周五夜里发生的事。要想查明究竟是谁杀了园子，先决条件就是弄清凶手的行凶方式。

园子是在那天晚上十点给我打来电话的……康正开始推理。

电话大概在十点半左右挂断。凶手应该是在电话挂断后进入园子住处的，而且并非偷偷潜入，是堂而皇之从大门进入的。

园子并没有在电话里提到有人会来，所以凶手应该是忽然到访的。当时时间已经不早，在那种时候毫无预告就跑来，应该是和园子关系很亲密的人。只有弓场佳世子或园子的男友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

而且，来的时候还带了瓶葡萄酒。

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会清楚园子的嗜好。来人或许曾对园子说过这样的话："我是来道歉的。你能一边喝酒一边听我解释吗？"也可能说过这样的台词："以前我背叛了你，现在很后悔。请你原谅我吧。"

园子是个滥好人，听到这样的话，估计就不会再揪住不放了。就算心里多少还有些别扭，她也会听信来人的话，真心以为对方已经有所悔悟，让对方进屋。

进屋之后，来人让园子找来两个酒杯，倒上葡萄酒。软木塞究竟是谁动手拔出的，康正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此后开瓶器就一直插在软木塞上。

"要是能有点下酒菜就好了。"凶手提议，此举就是为了让园子起身离席。也可能是凶手把买来的小菜递给园子，让园子去装盘。园子毫无戒心地立刻起身。她一向觉得，不管别人心中对自己有多大仇恨，都不可能动手杀自己。康正很清楚这一点。

但凶手趁机往园子的酒杯里放入安眠药。园子毫不知情，再次坐到凶手对面。

然后——

康正开始想象。见对方若无其事地举起酒杯，说了句"干杯"，园子便与对方轻轻碰杯，转瞬之间，杯中透明的金黄色液体流过了她的喉咙。

此刻的凶手想必已经竭尽全力，设法让这场戏演得天衣无缝。凶手的目的就是让园子一口口把酒喝完。为了达到目的，凶手可以许下任何誓言。

但这场戏其实并不需要演很长时间。没过多久，安眠药就开始发挥效用。园子闭上双眼，身子一歪，陷入沉眠。凶手等候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

想到这里，康正掏出记事本，尝试推测从凶手来访到园子睡着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虽然还得考虑到安眠药的药效，但毕竟事情得一步步来，如此一想，半小时内应该无法令园子倒下。康正于是在记事本上写下"至少四十分钟"。

他起身走进卧室，在桌旁单膝跪地，低头看着地毯，想象园子躺在地上的模样。

当时园子穿的是不是便服呢？

发现园子的遗体时，她穿的是睡衣。那身睡衣究竟是凶手给她换上的，还是凶手来访之前，她自己换上的呢？

康正的目光落到床边的藤篮里。发现遗体时看到的那件淡蓝色毛线开衫依旧放在那里。

康正走出卧室，开始调查浴室。打开浴缸盖子，康正发现浴缸里还有半缸水。大概是撒了温浴剂的缘故，水泛着幽幽的淡蓝色。水面上漂浮着几根头发，毛巾专用挂钩上挂着蓝色毛巾，而墙上的吸盘式挂钩上挂着浴帽。

康正回到卧室。结论已经出来了。从浴缸的水里掺了温浴剂和水面上漂着头发这两点来看，园子当时应该已经洗过澡了。因此在凶手到访时，园子可能早已换上睡衣。至于那件毛线开衫，大概是园子披在睡衣外边的。

如此一来，凶手的工作就会轻松许多，只须把园子身上的开衫脱掉，然后把她放到床上就行。

不，凶手或许是杀了园子后才将她放到床上的。

康正开始推算园子的体重。园子绝对算不上娇小玲珑。她的身高绝不低于一米六五，但体形偏瘦。尽管康正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她，但从未听园子说她忽然长胖，而且在发现园子的遗体时，康正也并不觉得她与以前有太大差别。综合考虑，康正猜测园子的体重应该在五十公斤上下。如果凶手是个男人，应该轻易就能把熟睡的园子放到床上。那如果凶手是纤弱的女人，情况又会怎样？

如果用力拖拽，凶手或许能勉强把园子弄到床上。但那样做很可能会把园子弄醒。如果凶手是女人，那就应该是先把园子杀掉，再把她弄到床上。

不管怎样，接下来，凶手应该就会开始动手，将整个现场布置得有如自杀。

就像康正对加贺讲述的那样，园子确实有将电热毯接到老式计时器上后垫着睡觉的习惯。或许就是因为深知她这种习惯，凶手才想到用那种办法将现场布置成自杀。当然，凶手必然很清楚，在经历过当年的同学之死后，园子认为触电身亡是种绝好的自杀方法。

凶手拔下了插在计时器上的电热毯插头。加贺说过，正是电热毯的电线使园子触电身亡的。

依照康正的推理，凶手应该找过剪刀，以便剪断电热毯的电线。康正环视周围，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剪刀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和他此前的预想一样。

没能找到剪刀，凶手只好把整条电线从电热毯上拆下。但电线上还连着调节温度的控制器。无奈之下，凶手只好把电线拿到厨房水池旁，用菜刀切下电线。

电线由两根导线并在一起组成。凶手把电线分成两根，然后像削铅笔一样，用菜刀将两根导线端头的塑料外皮削去两厘米左右，让导线芯裸露在外。而削下的塑料碎屑就残留在了操作台上。

康正走进厨房，试着再现凶手当时的行动。只要不是笨得出奇，做这事连十分钟都花不了。

他回到卧室，再次环视周围，目光落到放在书架中间的宽胶带和透明胶上。

凶手当时应该就是用这两卷胶带中的一卷，把电线一头贴在园子胸前，再将另一头贴到她身后。随后，凶手再次把插头插到计时器上。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凶手在设好计时器后就径自离开，电流随后才流过园子身体……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康正心想。凶手这样做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万一园子在计时器到点前忽然醒来，或是在熟睡时翻身把电线弄掉了，凶手就枉费心机了。只要不是智力有问题，凶手必然会当场通电，让园子身亡。

康正尽可能真实地在脑海里再现这一幕。凶手调整计时器的时针，当时针旋转到某个地方的瞬间，咔嚓一声，开关打开。一瞬间，园子颤抖了一下，或许还曾经睁开眼睛瞪着天花板。之前那有规律的呼吸瞬时停止，园子半张着嘴，全身僵硬。

不一会儿，园子就成了再没有半点生命的人偶。就这样，在康正脑中，园子再次死去。

悲伤与愤怒再次紧紧包裹住康正的心，面部下意识地变得僵硬，表情也扭曲起来。他只觉得身体燥热，内心冰凉。

康正紧握双拳，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双拳不住发颤，很久才停下。他做了几个深呼吸，松开拳头，手掌上残留着一块块发红的印记。

园子的面庞无意间在他的脑海中复苏，但那是很久以前的园子。那时她还在念高中。她站在家门口，抬头看着西装笔挺的康正，说：“今后大概很难见到你了。”

那天是康正出发去春日井念警校的日子。待在学校时自不必说，即便毕了业，估计也得在宿舍里住上一段日子。

可是，当时的康正并不在意妹妹的话。想要见面的确很难，但并非

彻底见不到。况且他满脑子都是进入未知世界前的憧憬与不安。能不能和妹妹见面，对他来说其实无所谓。

可每次想起父母双亡，人世间就只剩下妹妹一个亲人，康正就会暗自发誓，告诉自己一定要让妹妹幸福。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就枉为和泉家的长子，也没资格做园子唯一的哥哥。

尽管上门来提亲的人不少，可康正一直没动过成家的念头。因为一旦成家，他或许就只顾得上妻儿，再难照顾园子了。

而且——

康正回想起园子背上那块星形疤痕。当时园子还在念小学，赤裸上身睡着了，康正一不留神，把热水洒到了她背上，留下了那处永不消逝的印记。康正自然不是故意的，当时他想挪动盛有开水的水壶，但一不留神，热水溅了出来。园子的悲鸣与哭声至今萦绕在康正耳边。

“要是没这块疤，我就可以穿比基尼了。”长大之后，每到夏天，园子就会幽怨地说。

“就算穿上比基尼也没人愿意看哦。”

每次听到妹妹的抱怨，康正都会反唇相讥，可内心深处却满是歉意与愧疚。那块星形疤痕必然已在园子内心留下伤痕。康正觉得，至少要等到那个能让妹妹忘记此事的男人出现，自己的补偿才能结束。

但这一天终未能到来。

康正抹了抹脸。园子死后，他从未落过泪，对此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流泪的开关早已在他的脑海里麻痹生锈。康正瞟了一眼刚刚抹过脸的掌心，只见泛着闪闪的油光。

他再次开始推理。这次推理的起始点在凶手杀害园子之后。

如果凶手是女人，那么就应该是在杀园子之后，再把尸体搬到床上的。然后，凶手给尸体盖上被子，制造出园子自己躺下的假象。

至于安眠药，也必须让人觉得是园子自己吃下的。所以凶手把空药袋放到桌上，又在园子身旁放了半杯葡萄酒。警方或许会从酒里检测出安眠药，但因为存在安眠药是园子自己下到酒里的可能，所以这么做对凶手没有任何不利。关键还在于凶手用过的酒杯。如果将那个酒杯放在桌上，就等于在告诉警方曾经有人和园子一起喝酒。因此，凶手把酒杯拿到水池边冲洗干净。

想到这里，康正不由得心生疑惑。凶手为何只洗了杯子，却没把杯子擦干并放回橱柜里呢？如果说凶手的目的在于消灭证据，那就必须这

样做。凶手如此精明狡猾，不可能忘记这么重要的事。

另外，葡萄酒瓶也是一个疑点。

凶手和园子两人当时不可能喝光整瓶酒。凶手动手杀园子时，瓶里应该还有酒。凶手为什么要把那些酒倒掉呢？

有一种可能，即安眠药并非是凶手在和园子一起喝酒时放的，而是来园子家之前就放入酒瓶。如此一来，为了消灭证据，凶手只能把酒全部倒掉。

康正转念又想：凶手真会用这种办法吗？酒瓶是否打开过，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更何况园子对葡萄酒知之甚详，开瓶前必定会仔仔细细打量一番。而且如果把药下到酒瓶里，药效就会被酒稀释，下的分量要足够多才行。最重要的是，要是酒里有安眠药，凶手自己就绝对不能沾酒。

不管怎么想，凶手都不大可能事先下药。但如果凶手没往瓶里下药，那为什么要把剩下的酒都倒掉呢？

康正在记事本上写下“葡萄酒、酒瓶”几个字，又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不管怎样，凶手最后倒掉了瓶里剩下的酒，把酒瓶扔进垃圾桶，随即准备逃离现场。在逃离之前，凶手还得把所有门窗都关好。凶手绝对不能用园子的钥匙锁门。否则事后一旦有人报警，警方又找不到钥匙，就必定招致怀疑。所以凶手使用了备用钥匙。离开公寓后，凶手用备用钥匙锁上房门。

康正在包里翻了一阵，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以前是放在房门内侧上的信箱里的。凶手当时锁门用的钥匙应该就是它。

推理至此，康正心中又萌生两个疑问。凶手是如何弄到这把备用钥匙的？还有，锁好门后，凶手为何要把它放回信箱？

那把备用钥匙也并非无法解释。或许钥匙是园子配好备用的，结果却让凶手发现了，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如果凶手是园子的前男友，而备用钥匙是园子亲手给他的，那就更没问题了。

康正不明白的是凶手把钥匙放进信箱这一点。难道凶手就没有想到这么做会引起警方怀疑吗？还是凶手必须这样做？

康正在记事本里写上“备用钥匙”，打了个问号，又画上两条下划线。照这样下去，有问题的地方会越来越多。事实上，康正心中也还存在许多疑问。比如残留在盘子里的纸灰和园子的死之间应该也存在某些关联。

弄不懂的事的确很多，可是——

“我一定要亲手解开这些谜。”康正喃喃道，向着记忆中的妹妹发誓。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听到原本不该响的东西忽然响起，康正痉挛般跳了起来。虽然还没停机，康正却猜不出到底还有谁会往这里打电话。但仔细想想，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园子已死。

无线电话的母机安装在客厅的墙上。康正一边把手伸向话筒，一边在脑海中设想各种可能。如果打来电话的是园子的前男友，那就必须小心应对。对方或许并不知道园子已死，所以才打来电话。如果对方表现得一无所知，那就表明他并不是凶手。但站在康正的角度，必须确认对方是否真的不知情。该怎么办？

如果对方表示不知道园子已死，那就告诉对方自己是园子的哥哥；如果对方知道，那就自称警察好了。下定决心后，康正拿起话筒。

“喂？”

“您果然在。”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完全出乎预料，“我是练马警察局的加贺，前两天曾和您见过一面。”

“啊……”康正顿时语塞。他实在不明白加贺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我打电话到丰桥警察局，那边说您这星期休息，后来我又给您家打了电话，同样没人接，所以我想您大概来这里了。还真让我猜对了。”

加贺充满自信的语气让康正隐隐感到不快。

“你有什么急事吗？”康正故意强调“急事”两个字，想让加贺听出话里的讽刺。

“我又想起一些事来，想要问您，而且我还有些东西要还给您。您来一趟也不容易，希望能和您见个面。”

“行啊。”

“是吗？那我现在就来找您，可以吗？”

“现在？你准备直接来这里？”

“对。您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

“不，也没什么……”

站在康正的角度，他并不想让那个警察再次观察这间公寓，可又想不到什么合适的借口回绝。而且加贺手里究竟掌握了怎样的线索，康正也很感兴趣。

“好的。我等你。”无奈之下，康正只好如此说道。

“那就打搅了。我大概二十分钟后到。”说完，加贺挂断了电话。

二十分钟——

时间紧迫，康正赶忙把拿出来的那些重要证据全都塞回包里。

4

二十分钟后，加贺准时出现，一身黑色西装外披着深藏青色羊毛外套。见到康正，他第一句话就是“天气转凉了啊”。

康正和加贺隔着餐桌相对而坐。康正在园子的公寓里找到了咖啡机、咖啡粉和滤纸，他打算用这些东西冲两杯咖啡。打开电源，还没过一分钟，热水便开始注入咖啡粉，屋子里飘起一股醇香。

加贺说他是来归还前些日子借走的东西的，把园子的笔记本和存折还给了康正。康正确认后在加贺递来的文件上署名盖章。

“后来您有没有再发现什么？”加贺一边收起文件一边问。

“你指什么？”

“有关令妹之死的信息。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小事也没关系。”

“唉。”康正刻意叹了口气，“举行葬礼那天，东京来的人真是少得可怜。园子的公司只派了个面无表情的股长来，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园子在东京已经住了十年，公司里居然连个愿意来看看她的人都没有。光凭这一点，我就能猜到园子之前在东京的生活究竟有多么孤独了。”

加贺轻轻点了点头。“她在公司里确实没有关系要好的朋友。”

“她公司那边你也调查过了？”

“对，就在发现令妹遗体的第二天。”

“哦？嗯，过段时间，我也还得去她公司一趟。”至于那些烦琐的手续，康正早已在葬礼上和那位股长商议好了。“那，她公司里的人都怎样看待她的死呢？”

“大家都很震惊。”

“想来也是。”康正点了点头。

“只不过其中也有几个人说，看到令妹之前的样子，就觉得她说不定要出事。”

“什么意思？”康正探了探身子。对于这种话，他决不能置若罔闻。

“据那几位同事说，在令妹过世的前几天，她确实有些不大对劲。他们和令妹说话，令妹也不愿搭理，而且令妹还总犯低级错误。这么说的人不止一个，所以我想令妹当时应该确实如此。”

“是吗……”康正皱起眉，缓缓摇了摇头。这并非是在演戏。他站起身，向准备好的杯子里倒入咖啡，把其中一杯递给加贺，“她果然一直很痛苦，真可怜。要加牛奶和砂糖吗？”

“谢谢。不必了，我就喝黑咖啡好了。但是……”加贺说，“如果事情真像您所说，她是因为不习惯都市生活的寂寞才自杀，我想她在平日里就会有所表现。可她为何会从上周起忽然表现出来，甚至就连同事也能看出来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假设令妹的确是自杀身亡，而自杀的原因也正如您之前所说，那么最近应该发生过促成她自杀的事。”

“或许有吧。”

“您对此是否了解呢？”

“我也不大清楚。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周五夜里接到那通电话之前，我们兄妹俩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过了。如果我了解，早就跟你们说了。”康正明知在面对刑警的时候绝对不能表现出焦躁情绪，可还是忍不住吼了起来。

“是吗？”加贺似乎根本就没在意康正的语气，“我也问了令妹的同事，但他们都没能给出确切的说法。只不过……”说着，他低头看了一眼记事本，“上星期二，令妹说身体不舒服，向公司请了假。第二天来上班时，令妹的样子似乎就开始不大对劲了。”

“哦？”康正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也就是说，星期二那天发生过什么？”

“要么是星期二，要么是星期一晚上。我认为这样的推测没有什么不妥，您觉得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或许你说得没错。”

“为了避免疏漏，我就星期二那天的情况四下打听了一番。结果，住在和令妹的公寓相隔两间房的女士说，她曾经在星期二白天看到令妹出门。那位女士是美容师，星期二正好休息，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出门买东西吧？”

“也有这种可能，但当时的情况让人感到奇怪。”

“怎么了？”

“令妹当时的衣着很特别，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光是这样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令妹不光用围巾遮住口鼻，还戴了副太阳镜。”

“哦……”

“您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的确有点。”

“她是否是在掩饰相貌，不想让别人认出来呢？”

“不会是长针眼了吧？”

“之前我也这么想，就找鉴定科的人看了一下尸体的照片。”说着，加贺把手伸进上衣内兜，“要不您亲自过目一下？”

“不必了……你直接告诉我结果吧。”

“令妹去世时面容清爽整洁，既没长针眼，也没长痤疮。”

“太好了。”康正不假思索地说道。妹妹死时是干净漂亮的，这也算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心理慰藉吧。

“如此一来，”加贺说，“令妹很可能是要去一处她不愿抛头露面的地方。您有什么线索吗？”

“完全没有。”康正摇摇头，“园子从来不会去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

“而且当时还是白天。”

“对。”

“那关于这点，就劳您费神再想想了。如果您想到什么，请务必联系我。”

“但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康正喝了口咖啡，感觉太浓了。

“接下来想向您请教的是……”加贺再次翻开记事本，“令妹平日对设计是否感兴趣？”

“设计？什么设计？”

“什么设计都行。服装设计、家装设计，或者海报设计之类的。”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妹妹和设计有什么联系吗？”

加贺闻言，指了指康正手边。“刚才我还给您的笔记本的最后有通讯录，其中一条是一家看似与令妹毫无关系的公司的电话。那家公司叫计划美术。”

康正翻开园子的笔记本。“的确有这么一条。”

“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一家设计事务所，承接各类设计。”

“哦……你已经问过这家事务所了？”

“问过了，但那里的人却说不认识令妹。您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的确。所有员工你都打听过了？”

“呃，说是事务所，其实只有一个兼任设计师的经营者和一个来打工的艺校大学生。那个学生是从今年夏天才开始到那里工作的。”

“那个兼任设计师的经营者是个什么人？”

“那人叫藤原功。您听说过吗？”

“没有。”

“那您是否听说过绪方宏？这是那名艺校大学生的名字。”

“也没有。我妹妹平日聊天时哪怕聊到女性朋友，也不会说出名字，更何况这两个还是男人。”

“是。但为了避免疏漏，我再向您打听一个人。您听说过佃润一吗？”

“佃润一……”

康正忽然想起了什么。数秒后，他脑中闪过一线亮光。

润一。发音首字母是“J”。 [1]

“这又是谁？”为了不让加贺有所觉察，康正故作镇定地问道。

“他之前在这家事务所打工，一直待到今年三月。但听说从四月起，他就去出版社上班了。”

“你也找他打听园子的事了？”

“我打电话问过，但他也说不认识令妹。”

“是吗……”

这个人是否就是纸条上的J？康正目前还无法做出任何判断。如果此人正是J，那他绝不可能不认识园子。不管怎样，康正都必须尽快确认这一点。

“我知道了。我这两天准备收拾一下妹妹的遗物，我会留意，看看是否有与这家事务所有关的物品。”

“那就拜托您了。”加贺低头致谢。他收起记事本和笔，“打搅了这么久，真抱歉。今天我就先告辞了。今天您还有什么安排吗？”

“我和房东约好要见面。”康正实话实说。他希望这公寓能再多租几天。

“这样啊，真是辛苦。”加贺起身说道。

“这件事你们打算调查到什么时候呢？”康正问。他故意避开“案子”这个词，为的就是表现自己对此事的观点。

“我们也希望能尽快查明真相，结案归档。”

“我不明白。之前听山边警官说，你们已经打算以自杀来结案了，不是吗？”

“或许最后会如此，但要想结案，总得先提交一份完美无缺的报告。有关这一点，我想和泉警官您自己也应深有体会。”

“这我明白，但我不懂你们到底还觉得有什么不足。”

“这个嘛，就我个人的办案方针来说，但凡遇到案件，不管如何调查都不为过。很抱歉，耽误您时间了。”加贺低头致歉。在康正看来，加贺的每一个动作，哪怕只是低头，都另有深意。

“解剖结果如何？”康正改变了提问的角度。他想弄清眼前这个警察手里到底有什么牌。

“您指什么？”

“是否有什么疑点？”

“不，基本没有。”

“那么，就只做了行政解剖？”

在行政解剖过程中，一旦医生发现尸体存在问题，就会立刻联系警方，转入司法解剖程序。司法解剖时，警方必须派出人监督解剖过程。

“是的。您想了解什么吗？”

“倒也没什么……”

“据医生说，令妹死时胃里基本没有残留物。虽然没到绝食的程度，但也几乎没吃东西。这是自杀者的常见特征之一。”

“是因为没胃口吗……”

“对。”加贺点点头。

为了掩饰内心的悲伤，康正抹了抹脸。他的耳边再次回响起妹妹临死前打来的电话。

“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如何？前两天你不是还很在意，希望查明我妹妹死前到底喝了多少酒吗？”

“是的。”加贺再次翻开记事本，“血液里有一定酒精，但含量不大。如此看来，估计就像您所说，令妹死前喝的是剩酒。”

“那安眠药呢？”

“也检测到了。对了，我们还从酒杯里检查出了相同的药物成分。”

“哦。”

“感觉有点奇怪。”加贺合起记事本说道，“一般人应该不会这样吃药。正常情况下都是把药塞进嘴里，然后再喝水服用。”

“把药掺到葡萄酒里，这种做法也没什么问题啊。”

“话是没错……”加贺有些欲言又止。

“死因是触电？”康正转移到下一个问题。

“是的。除此之外，尸体上没有任何外伤，内脏也没有任何异常。”

“如此说来，园子就如愿以偿，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听到康正的话，加贺并未做出任何回应，只说了一句“那我就告辞了”，随即披上外套。突然间，他转过头来说：“啊，对了，我还有件事要找您确认一下。”

“什么事？”

“您之前说计时器是您摁停的，对吧？”

“对。”

“但当时您没碰过令妹的身体，是吧？”

“应该没有。怎么了？”

“呃，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在查看尸体时，我们发现粘在胸口的电线脱落了。再说得准确一些，粘住电线的创可贴稍稍松开了，导线并没有紧贴胸口。”

“大概是无意中被扯掉的。”

“我也这么觉得，但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扯掉的呢？令妹触电身亡的瞬间，电线应该紧贴胸口。停止呼吸后，令妹就不可能动过。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无意中被扯掉的问题了。”

康正吃了一惊。他确实没有碰过电线和园子的身体。他曾在报警前做过手脚，但为了避免日后招来麻烦，他连一根指头也没碰过尸体。可他没想到，当时尸体已经处于不自然的状况。电线之所以会脱落，必定是因为凶手曾经挪动过尸体。这下子，康正必须想办法驱散加贺心中的怀疑。

“大概是我弄的。”康正说，“或许是我不小心碰到尸体，电线就脱落了。只有这一种可能。”

“可您曾经说您并没碰过尸体。”

“不，事实上，如果你们要揪着我问是不是真没碰过，我还真不敢保证。我记得我好像曾经隔着毯子摇晃妹妹，想叫醒她。电线应该就是那时脱落的。”

加贺挑了挑眉。“您要这么说，这件事也就立刻解决了。”

“解决不好吗？抱歉，我的回答不太准确。毕竟我当时有些慌神，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不，没有这回事，请您别在意。”加贺穿上鞋，看起来是真的准备告辞了。可他敏锐的目光又落到鞋柜上。“这是……”他盯着一摞广告问道。广告都是康正刚才从信箱里拿出来的。

“全都是广告，一封信都没有。”

“哦？”加贺拿起广告，“我可以拿去看看吗？”

“请便。送你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完，加贺把广告全都塞进外套口袋。在康正看来，那些广告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后会有期。”加贺说。

“随时欢迎。”康正目送加贺离去。

就在康正准备锁门时，他忽然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原因就在于加贺刚才的一句话。

康正很想叫住加贺问个究竟，但他不能这么做，否则加贺就会像条食人鲳，再次紧紧咬住他不放。

加贺提到一样东西——创可贴。

加贺说，凶手把电线粘到园子身体上时使用了创可贴。而在发现尸体时，创可贴已经脱落。

康正走进卧室环视四周。他稍稍抬头，将目光投向高处，很快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书架顶上放着一个木质药箱。康正伸出两手拿下箱子，坐在床上打开箱盖。

感冒药、肠胃药、眼药、绷带、体温计……箱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药品和急救用品。其中有一盒创可贴，宽度大约一厘米，还剩下一半没用。

凶手当时就是用它把电线粘到园子身上的……

警方绝不可能没发现这一点，大概已经采集过指纹。分明如此，他们却什么都没说，大概因为他们只发现了园子的指纹。

康正合上药箱，把它放回原处。

他抬头看钟，快到三点了。不管怎样，今天他都必须去见一见房东，跟房东商量一下暂时续租的事情。如此重要的杀人现场，康正无法轻易放弃。

夜里，康正决定试着给J打电话。

拿起电话前，他已经准备好了多种应对方式。如果对方确实与本案有关，他就不能轻易说出真实姓名。

他舔了舔嘴唇，做了个深呼吸，摁下电话号码。

三声长音之后，电话接通了。

“喂？”是男人的声音。对方并未报上姓名，这与康正的期待不同。

“喂？”

“请讲。”

看起来，在康正自报家门前，对方不准备说出姓名。这或许也是一种在大都市生存的技巧。康正决定赌一把。

“请问……是佃先生吧？”

对方并未立刻回应。康正心说不妙，莫非是自己弄错了不成？但过了两三秒，对方答道：“对，是我。”

康正不由得握紧话筒。他的直觉没错，但关键还得看之后的进展。“是佃润一先生吧？”

“对。那个……请问是哪位？”对方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惊异。

“我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相马。”康正故意加快语速，以免被对方听出破绽。

“有什么事吗？”光从声音上，就能听出对方已有所防备。

“我想问您有关一桩案件的情况，不知您明天是否有空？”

“什么案件？”

“详细情况见面后再谈吧。不知能否和您见上一面？”

“嗯，这倒没问题……”

“明天是星期六，您应该不上班吧？”

“我明天在家。”

“那我中午一点左右前去拜访，不知您方便吗？”

“嗯，可以。”

“那，还请告知一下您的详细地址。”

打听到住址后，康正说了句“那就拜托了”，挂断了电话。只是这么点小事，他却已觉得心脏似乎随时都会蹦出来。

[1] “佃润一”的日文发音为“Tsukuda Junichi”。

5

日午后，康正离开园子的公寓。风很大，吹得衣角不停翻动。康正只觉得双颊冰凉，耳朵生疼，腋下却一片潮湿。

佃会怎样出牌呢？

J果然就是佃润一。而且在面对加贺时，他还表示不认识园子。园子生前曾把他的号码写下贴到冰箱门上，两人的关系绝对非同一般，可他却说不认识园子，这实在让人感到蹊跷。康正无法当即判定对方是否与园子之死有关，但毫无疑问，这个人很可疑。

手里攥着便携式东京地图，康正接连换车，到达中目黑。看到还有些时间，康正在半路上找了家面馆，吃了碗天妇罗面。

来到佃在电话里告知的住处，一栋带自动锁的九层公寓伫立在康正面前，茶褐色的外墙给人一种恬静舒心的感觉，与周围的高级住宅融成一片。康正不由得有些嫉妒：今年才刚上班的毛头小子，为什么能住进如此高档的公寓？

走进正面玄关，首先是一道玻璃门，门旁有连接各户的对讲机。康正看了看排列整齐的信箱，七〇五室的信箱上嵌着一块写有“佃润一”字样的名牌。

康正摁动按钮，呼叫七〇五室。玻璃门另一侧是宽敞的大堂。管理员的房间在电梯对面，管理员制服笔挺。

“哪位？”扩音器里传出说话声。

“我是警视厅的相马。”康正冲着麦克风说。

啪嗒一声，门锁打开了。

在七〇五室等待康正的年轻男子身材瘦长，面颊消瘦，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如果换上一身进口西装，说不定还能当模特。看到此人，康正脑中首先冒出的是“美男”二字，随后便感觉园子确实配不上对方。

“我是相马，在您休息时前来打搅，实在抱歉。”康正递上名片。佃润一一脸紧张地接过名片，盯着看了一阵。

那本来就是警视厅搜查一科刑警相马的名片。很久以前，有个在东京犯下杀人罪的凶手逃到爱知县，并引发了交通事故，当时来找康正带走凶手的人就是相马。但如今他是否还在警视厅搜查一科任职，康正已无从知晓。

警察手册就揣在康正的上衣口袋里。这是他昨天早上从警察局拿来的。和刑警不同，交警不允许将手册带回家。话虽如此，警察局也不会专门找人站在门口，检查是否有人带走手册。

康正并不希望让对方看到手册。只看封皮还不至于出问题，可一旦让对方看到手册里的内容，康正的身份就暴露了。

但佃润一似乎并未起疑。他说了声“请进”，将康正让进屋里。

房间是约莫十二三叠的单间公寓。阳光从南面的大窗户射进来，洒满整间屋子。床、书架和电脑桌并排靠在墙边，窗户旁则放着画架，上面有一张小画布，画的应该是蝴蝶兰。

听到润一招呼，康正在地毯上盘腿坐下。

“房间不错啊。不便宜吧？”

“也不算太贵。”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今年四月。呃，请问您今天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润一似乎并不想和眼前这位不速之客拉家常。

康正决定开门见山。

“首先想问一下您跟和泉园子小姐之间的关系。”

“和泉小姐……吗？”润一的目光有些不安。

“练马警察局应该也问过您是否认识和泉园子小姐。据说您当时回答说不认识？其实您认识吧？”康正面带微笑地说。

“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润一问。

“我在和泉小姐的住处找到了这里的电话号码，所以昨晚才给您打了电话。”

“这样啊。”润一起身向厨房走去。看样子他准备泡茶。

“您为什么要对练马的警察说不认识和泉小姐呢？”康正边说边看向身旁的垃圾桶。垃圾桶里有沾满灰尘和头发的纸团，看起来是打扫地毯

用的黏性纸。或许是因为有人要来，润一才赶忙收拾了房间。

“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润一背对着康正说道，“我和她已经分手很久了。”

“分手？这么说，您曾经跟和泉小姐交往过？”康正把手伸进垃圾桶，飞快地抽出里边的黏性纸，塞进口袋。

“对。”润一端来托盘，把上面的两个茶杯中的一个递给康正。杯中的日本茶香气馥郁。

“什么时候分手的？”

“今年夏天……不，还没到夏天。”润一啜了口茶。

“为什么分手？”

“因为……我现在上班也挺忙的，很难抽出时间来见面……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消灭。”

“分手后就再没见过面？”

“对。”

“哦。”康正掏出记事本，可掏出后才发现似乎没什么想记录的，“您说不想惹麻烦，才说不认识和泉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该怎么说呢……”润一翻起眼睛看了看康正，“她不是死了吗？”

“您已经知道了？”

“报上说她是自杀的。如果我说和她交往过，警方必定会揪着我问个不休。”

“所以就撒了谎？”

“嗯。”

“警察的确很缠人，您的心情我能理解——多谢款待。”说着，康正啜了口茶，“但说句实话，我实在不明白和泉小姐为什么自杀。您有什么线索吗？”

“我也不明白。我和她分手都快半年了。对了，我记得报上似乎提到了她的自杀动机。”

“您是说那句‘对都市生活感到厌倦’吗？报上确实这么说过，但这种

话实在太笼统了。”

“我倒是觉得动机就在于此。”

“如果自杀这一点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认可。但这次的情况不同。”

佃润一闻言睁大了眼睛。康正看到他的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

“您的意思是说，她不是自杀的？”

“眼下还无法下结论，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换言之，这是一桩被伪装成自杀的杀人案。”

“有根据吗？”

“有几个地方和自杀这一结论存在矛盾。”

“什么疑点？”

康正闻言，轻轻耸了耸肩。“很抱歉，这是调查机密，更何况您从事的行业与出版有关。”

“我还是有职业道德的，而且如果您不说，我也没法协助调查。”

“这话真是一针见血。”康正装出一副为难的模样，说道，“好吧，那我就稍微透露一点，但还请您千万要保密。”

“嗯，这我知道。”

“您知道吗？园子小姐临死前喝了葡萄酒。”

“这事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她是把安眠药掺到酒里喝下的吧？”

“没错，但报上疏略了另外一点。其实，现场还有另一个酒杯。”

“哦……”润一的视线在半空中游荡。康正无法弄清他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似乎并不惊讶。”康正说，“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现场有两个酒杯，这就说明园子小姐当时应该和别人在一起。”

润一似乎有些困惑，目光来回游移。随后，他端起桌上的茶杯。“也许吧。但她也可能是在对方离去后才自杀的。”

“这种可能性也并非完全没有。但既然如此，就应该能找到当时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在之前的调查中，我们已经问过所有与和泉园子小姐

有关系的人，却至今没有找到那个人。”康正盯着润一的脸，“难道当时和她在一起的人就是您？”

“简直一派胡言！”润一粗暴地放下茶杯。

“如果也不是您，那究竟是谁？此人至今没能找到，也不见其露面，这实在让人觉得不自然。如此看来，可能性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在刻意隐瞒事实。至于为什么要隐瞒，原因不言自明。”

“我觉得，”润一舔了舔嘴唇，“园子应该是自杀的。”

“但愿如此。但只要案情中还存在疑点，我们就不能轻易下结论。”

佃润一叹了口气。“所以您就来找我？刚才我也说了，最近和她没有任何往来。我承认我们之前的确交往过，但这次的事和我无关。”

“那除了您，您还知道和泉小姐生前和谁关系比较好吗？当时正值深夜，而和泉小姐又是位年轻女子，如果不是关系特别亲密的人，和泉小姐应该不会让对方进家。”

“这我就不清楚了。估计是在和我分手后又找到新男友了。”

“可能性不大。我们在她的住处发现了记录有你的电话号码的纸条，却没发现其他人的联系方式。”

“这么说，她也许还没有找到。但我们早已撇清关系，再没有过来往。”

康正没有回应，只是摆出一副准备记录的姿势。“上周五您在哪里？”

润一应该也很清楚，康正是在询问不在场证明。他稍一皱眉，却并未说出半句不满的话。“星期五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到公司上班，回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然后您就独自在家？”

“是的。回家后，我一直在画画。”

“画画？您是说那幅画？”康正指了指画架上的那幅蝴蝶兰。

“对。”

“画得很不错啊。”

“上周有位作家老师搬家，我就准备了盆蝴蝶兰当乔迁贺礼，在周六那天送过去了。那盆花是周五傍晚买的，因为觉得很美，我一时技痒，

就画了幅写生。之前，我的梦想就是当画家。”

“真令人钦佩。当时您一直都独自一人？”

“嗯，基本上是。”

“基本上？”这句暧昧不明的话引起了康正的注意，“什么意思？”

“夜里一点时，一位住在这栋楼里的朋友曾经来找我。”

“夜里一点？这么晚找您干什么？”

“他在都内的一家意式餐厅上班，每次下班回到家都差不多是那时间。”

“他是忽然到访吗？”

“不，不是的，是我要求的。”

“您要求的？”

“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帮我从他们店里带比萨回来。当时我画画太投入，有些饿。要是您还有疑问，可以直接找他确认。今天他应该也在家。”

“那就麻烦您请他来一下。”康正说。

润一打了个电话。没过五分钟，有人敲响了房门。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和润一年纪相仿、气色却不大好的年轻人。

“这位刑警想问你上周五的情况。”

润一介绍说，此人叫佐藤幸广。一听说康正是刑警，佐藤目光中立刻流露出戒备的神色。

“有什么事？”男子向康正问道。

“那天夜里一点，您是否带着比萨来过这里？”

“对。”

“您经常从店里捎吃的回来吗？”

“那天应该是润一第三次让我给他带吃的回来。有时我自己也会带些回来当夜宵。但就算是店员也不能免费。”佐藤靠在门边，两手插进牛仔裤口袋，“喂，这不会是在调查什么案件吧？”

“杀人案。”润一说道。

“真的？”佐藤睁圆了双眼。

“眼下还无法下结论。”

“话怎么又变了。”润一拢起头发，喃喃自语。

“您当时送来比萨后就立刻回去了？”康正问佐藤。

“没有。我在这里聊了一个钟头左右。”

“聊了些绘画的事。”润一说。

“对、对。当时他家里放了盆很漂亮的花，他正在画写生。对了，那花叫什么来着？”

“蝴蝶兰。”

“就是这名字。怎么不见了？”佐藤环视屋内。

“第二天我就送人了，现在只剩下这幅画。”润一抬起下巴示意，又扭头看着康正，“他送来比萨的时候，这幅画已经大致完成了。”之后，他又朝佐藤说道：“对吧？”

“嗯。”佐藤点点头，“画得挺不错的。”

“您还有什么要问他吗？”润一问康正。

“没了。”

康正摇了摇头。

“看来没你的事了，谢谢。”润一对佐藤说道。

“等调查结束后，你可要好好跟我解释啊。”

“我只能大致说说，说多了会被骂的。”说着，润一看了一眼康正。

佐藤离开后，康正继续向润一提问：“您和刚才那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搬到这里后就认识了。经常在电梯里遇到，渐渐也就熟悉起来了。但我和他的关系也差不多就这样吧。”

润一的言下之意是说佐藤不可能为他捏造不在场证明。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的？”

“回来后就立刻开始了，应该是在九点半左右。毕竟那花第二天就要

送人，我必须抓紧时间。”

听着润一的讲述，康正开始暗暗计算。从这里到园子的公寓，来回需要将近两个小时。而杀园子并做好所有伪装工作至少得花一个小时。如果真如润一所说，当天他晚上九点多到家，而佐藤也是在深夜一点来找他，那么他就只有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要在这段时间里行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可以画画的时间就只剩三十分钟左右了。

康正看了看画布上的画。他对美术一窍不通，但要在三十分钟内画出这样一幅画，的确不大可能。

“佃先生，您有车吗？”

“父母有，但我没有。我不会开车。”

“哦，是吗？”

“说来惭愧，我觉得没必要学车。虽然迟早我都得去学个驾照。”

“嗯……”

如果不会开车，出行时自然会选择电车或出租车。但如果是在佐藤来之后再出门，电车已经停运，只能搭乘出租车。站在凶手的角度来看，深夜运营的出租车很容易被警方查到，既然要去杀人，就不会选择出租车。

“您能否证明您那天晚上是九点多回到这里的？”

“或许楼下的管理员还记得。您去找那天和我一起加班的人询问也行。那天我是晚上八点半左右离开公司的，不管再怎么赶，也都得九点半左右才能到家。”润一语气中充满自信，就像在暗示康正根本没必要去找公司的人核对。

“星期五那天……”康正说，“在把那盆蝴蝶兰带到这里前，它在哪里？”

“当然是花店里了。”润一回答，“那盆花是星期五下午我离开公司出门办事时，上司让一个女员工去买的。傍晚我回到公司时，花就已经放在我桌上了。”

“那么，当时您是第一次看到那盆花？”

“对。”

“是谁决定送花的？”

“据说是主编和女员工商量后决定的。之前他们还讨论过要不要送玫

瑰呢。”

如此看来，润一应该不可能事先准备好这幅蝴蝶兰的画，然后装成是在那天夜里画的。

“您还有什么要问吗？”

“不，没有了。真抱歉，耽误您这么久。”康正不得不起身离席。

“那个，相马先生。”润一说。

“嗯……请讲。”康正忘记了自己的化名，一瞬之后才明白对方是在叫自己。

润一一脸严肃地说：“她不是我杀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首先，我根本就没有杀她的动机。”

“我会牢记的。”康正回答。

乘电梯下到一楼，走出公寓楼前，康正顺道去管理员室看了一眼。一个上了年纪、身穿制服的管理员正坐在狭小的房间里看电视。

见康正冲自己打招呼，管理员打开玻璃窗。

“我是警察。”说着，康正出示警察手册，“请问这栋公寓楼是否有紧急出口？”

“当然有。大楼背面有紧急楼梯。”

“平常可以自由出入吗？”

“外边的人不行。通往紧急楼梯的门是锁着的。”

“那么，只要有钥匙就可以自由出入了吧？”

“嗯。”

“谢谢。”康正道了声谢，转身离开公寓楼。

回到园子的公寓，康正在饭桌上操作起来。他摊开从佃润一住处的垃圾桶里捡的黏性纸，小心翼翼地拿下附着在上边的毛发。虽然还粘着几根阴毛，令康正有些别扭，但现状已由不得他。

康正总共从黏性纸上拿下二十多根毛发。接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和一台便携式显微镜。盒子里装的是康正之前从杀人现场收集的头发。在被分为A、B、C三组的头发中，A组是园子的头发，B组是弓场佳世子的。

如果那些粘在黏性纸上的头发都和C组头发不同，那么佃润一的嫌疑也就洗清了。

但结果并非如此。康正拿到显微镜下观察的第一根头发就和C组的头发完全一样。

润一曾说过，自从今年夏天分手后，他就再也没去找过园子。可康正却在园子的住处发现了他的头发，这不禁让人感觉有些蹊跷。

为了避免出错，康正又一一观察另外几根头发。尽管可能性很小，却也不能排除与C组相同的头发并非来自润一的可能。

粘在黏性纸上的头发大致可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的特征与C组完全一致。但在调查另一组头发时，康正全身不由得开始变热。他不停更换显微镜下的头发，一根根仔细观察。一个他从未设想过的结论缓缓浮出水面。

黏性纸上的另一组头发和弓场佳世子的头发很相似。



第四章

1

车冲进了路口的隔离带，引擎盖卷曲得如同卷起的纸屑。尽管没漏油，前挡风玻璃却碎了一地。驾驶员是个年轻男子，似乎是某电气机械厂商的售后服务人员，穿着带有公司名的藏青色制服。车也是公司的厢型车。一看里程表，行驶里程早已超过十万公里，果然是营业用车。车上并无同乘者。

男子立刻被送往医院。他头部和胸部受到严重撞击。如果驾驶时系着安全带，或许能避免受伤。

康正和搭档坂口巡查一同勘查事故现场。遇到这种自损事故，至少不会和受害者发生口角，事故处理的手续也会变得颇为简单。康正不由得松了口气。

时值深夜，但路灯明亮，完全可以看清路面状况。事故地点是平缓的弯道，路面上并无任何刹车痕迹，应该是疲劳驾驶所致。

“和泉，你看。”坂口在驾驶席上发现了一个小包。

“里边有没有驾照？”康正问。送往医院前，他们已经掏遍男子的口袋，却没有发现驾照。

“有。嗯……冈部真一，住在安城。”

“家里的联系方式呢？”

“请稍等一下。呃……啊！”

“怎么了？”

“你看。”说着，坂口从包里拿出一盒药，“是感冒药。”

康正皱了皱眉。“的确是疲劳驾驶啊。”

“要是驾车人吃了这药，疲劳驾驶的可能性就很大。哦，这里还有名片，上边写着夜间联系方式。”

“立刻打电话，询问伤者家人的联系方式。”

“明白。”

看着坂口渐渐走远，康正低头看了看表。深夜两点。从昨天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出任事故值班员开始，这已经是他处理的第四起事故了。前天夜里才从东京赶回来，昨天一早就当班，如此连续作战，连康正也开始感觉吃不消了。

照这样下去，估计天亮之前还得出动两三次。爱知县的交通事故很多。此前康正一天之内的最高纪录是出动十二次。

结束现场勘查，将处理肇事车辆的工作委托给相关人员后，康正坐着坂口驾驶的面包车回到警察局。幸好，暂时还没接到发生事故的报警电话。

“据司机的家人说，司机确实感冒了。上车前估计吃过药。”坂口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大概是小看了感冒药的药效。”

“是啊。其实这玩意儿的危险程度甚至要超过酒精。喝醉了还能勉强撑着不睡，但如果吃的是药，根本就撑不住。除非是个整天吃安眠药的人。”

“也是。”

康正脑海中浮现出装安眠药的空药袋，就是放在园子卧室桌上的那种。药袋共两个。

凶手把药袋放在桌上，估计是想表明安眠药是园子自己吃下的。可凶手为什么要放上两个空袋子？

对于安眠药，康正一无所知。在看到桌上放着两个空药袋时，他便单纯地以为必须服用那么多才管用。

康正觉得，这事必须调查一番。

回到警察局，在座位上坐下，康正发现桌上放着一个信封，信封正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和泉启”几个字。他立刻明白是野口写的。

野口是康正的朋友，任职于鉴定科。昨天早上，康正拿了几根头发给野口，请他帮忙鉴定一下。当然，这种私人鉴定的行为在警察局里是严令禁止的。但野口说了句“如果只是大致鉴定一下，那倒没问题”，接受了康正的请求。

除了装头发的塑料袋，信封里还有一张纸。上面的笔迹也是野口的，内容如下：

> 从毛发的受损状况、掉落后经过的天数以及外形特征看，毫无疑问，X1和X2来自同一人。此外，从染发时间和毛发质地等方面

看，Y1、Y2和Y3也应该属于同一个人。如果想要调查得更详细，你就写份申请吧。

X1和Y1是从园子住处采集到的那两组外人的头发，而X2和Y2是粘在佃润一住处垃圾桶里黏性纸上的头发。至于Y3，则是弓场佳世子外套上的头发。

根据鉴定结果，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弓场佳世子和佃润一都撒了谎，他们两人最近都去过园子的住处。第二，弓场佳世子曾经去过佃润一的住处。

康正回忆园子最后一次打来电话时说的话：“我被人背叛了，一个我一直很信任的人。”康正问她是不是男的，园子并没有回答，只是说“除了哥哥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康正心里感觉空落落的。确实，这种事经常会有。把弓场佳世子和佃润一撮合到一起的人说不定就是园子。园子向男友介绍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当时，她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两人竟然会双双背叛自己。

可是——

康正转念又想，即便是三角恋，弓场佳世子和佃润一也未必非要杀园子不可。

如果润一和园子已经结婚，那么也还说得通。可实际上，园子和润一两人只不过是男女朋友。如果润一喜新厌旧，喜欢上了弓场佳世子，也只要把园子甩掉，然后跟佳世子结婚就可以。这种事没什么可在意的。

当然了——

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往往不能依靠常理判断。或许他们三人之间存在着很复杂的情感问题。

但不管怎样，既然现场留有弓场佳世子和佃润一的毛发，而且两人都做了伪证，那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到他们身上。虽然也存在两人协同作案的可能，但康正认为可能性很小。从作案程序来看，即便找人协助行凶，也没有任何好处。

康正坚信，凶手就在他们两人之中。

这天夜里，除去此前的行动，康正只出动了两次。看到时间已到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康正和坂口同时松了一口气。在值班结束前，所有与事故有关的报警电话都由当班警察处理。说得极端一点，哪怕已经到了

八点四十四分，只要还有报警电话打来，就该由康正他们来处理。连续出动十二次那回，康正深夜十一点多才回到家。

值班后第二天，值班人员就会休息。回到家后，康正烧上洗澡水。趁水还没热，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准备找当时给园子开安眠药处方的医生询问情况。

幸好，那位医生有空。电话没响几声，对方就接起电话。

“是康正吗？你妹妹的事我已经听说了。请节哀顺变。”医生的语气似乎带着一丝激动。

“您已经知道了？”

“嗯。前两天，东京的警察给我打过电话，把事情都告诉我了。我当时真是吓了一跳。”

“东京的警察……”

大概是加贺打的。康正立刻想到他。加贺曾问过是哪位医生给园子开了安眠药。

“后来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可是你都不在家。”

“抱歉，我去东京了。”

“我想也是。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医生人很好，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为人，沮丧与悲伤溢于言表。

“我有件事想向您打听一下。”康正说。

“什么？有关安眠药的事吗？”

听到医生一语中的，康正略感吃惊。“对。您怎么知道？”

“之前东京的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是想问我给园子开的处方上安眠药的服用剂量。”

加贺果然早已对那两个药袋起疑了。

“您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我告诉他一次一包。如果园子本人觉得剂量太大，也可以一次半包。”

“一包会不会不够？”

“应该不会。就园子的情况来看，每次服用半包最合适。对了，康正，你问这事干吗？莫非其中有什么问题？”

“东京的警察是怎么说的？”

“他说只是找我核实一下情况。”

“哦？其实我也不大明白，只听说他们在调查有关安眠药的情况，就给您打个电话问问。抱歉，在您百忙之中还来打搅。”

“这倒没什么。”

医生对康正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但康正也无法再把话说得更清楚。他随口道了声谢，挂断电话。

他陷入思考。

凶手为何要在桌上放两个空药袋？如果凶手这么做，是想让人觉得药是园子自己服下的，放一个就足够了。还是说因为园子准备自杀，保险起见要服用两包，凶手想以此来表现自杀的真实性，才放了两个？

康正有些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拘泥于这样的细节，或许这并没有多大意义，可他又实在放心不下。他忽然很在意加贺到底在想什么。

泡完澡，康正一边嚼着在便利店买的便当，一边翻开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调查到的情况，他拿起圆珠笔又添了一句：“为何桌上会有两个安眠药药袋？”这句话的上边记录着佃润一不在场证明的相关情况。

“九点后回到位于中目黑的公寓。凌晨一点到两点，与佐藤幸广聊天。其间一直在画画。九点半左右开始画，凌晨一点时大致完成。”

康正不知该如何解释这情况。这根本就不是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凌晨两点离开公寓，打上出租车，因为时值深夜，估计只需半小时就能到达园子的住处。即便是在深夜两点半，一听是润一，园子也不会有太大的戒心。从这一点来看，润一是可能动手杀人的。

可康正之前也曾设想过，打车前往园子住处这一行为在心理层面上有些难以理解。不，更让人费解的是，如果佃润一就是凶手，他又为何要画那幅蝴蝶兰？他应该也知道，就算他为自己设计了凌晨两点以前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法让他彻底洗清杀人嫌疑。

而如果佃润一在凌晨两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也同样完美，反而会让人感觉他是刻意捏造出的。据佃润一本人说，从晚上九点半到凌晨一点，他一直在公寓里作画，却没人亲眼看到他在作画。佐藤当时看到的只是一幅已经完成的画作。如此看来，这其中或许存在某些疑点。

如果为了洗清嫌疑，佃润一曾做过手脚，那他留下的破绽也实在是太多了。相反，正因为破绽太多，康正又觉得他似乎并不太可疑。整个案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

2

第二天的工作内容是整理前天值班时处理过的事故并写成报告。这天是白班，傍晚下班后就可以离开警察局，而且接下来又是休息日，所以康正决定晚上去东京。在更衣室换好衣服，康正提上早晨上班时带来的包向丰桥车站走去。

刚到东京站，康正便四处寻找公用电话。整整一排公用电话前挤满了人，幸好还有一个空位。

康正拨通了弓场佳世子住处的电话，佳世子正好在家。听到和泉园子的哥哥再次打电话来，她似乎稍感意外。为守灵的事道过谢后，康正立刻切入正题。

“其实我想找你谈谈，不知道明天你是否有空。”

“行啊，你打算几点过来？”

“明天我还要赶回名古屋，午休时行吗？”

“明天白天我可能不在公司。”

“那能约个地方见面吗？哪儿都可以。”

“远一点也没关系吗？”

“没关系。”

弓场佳世子指定了二子玉川园站附近的一家家庭餐厅，位于世田谷区内，面朝玉川路。康正不大清楚具体位置，但也不能要求对方换地方。两人商定一点见面。

康正到达园子住处时已十一点多。他在路上吃了饭，所以晚了。

他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目光停留在一张夹在门缝间的白纸上。他本以为是有什么东西送来了，但并非如此。白纸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静候您的来电 练马警察局加贺 十二月十三日

十三日就是今天。看样子加贺早已了解过康正的勤务日程，猜到康正今天会来东京，才在门缝里夹了这么一张纸条。想必加贺一定曾打电话问过丰桥警察局。康正把纸捏成一团，塞进外套口袋。

园子的公寓里凉飕飕的，就连日光灯的白光都透着丝丝凉意。康正提着行李走进卧室，摁下墙上的控制开关，打开空调。

康正想起在发现园子尸体时，房间里的空调是关着的。园子睡觉时绝对不会任由空调开着。凶手大概也知道园子有这习惯，才特意关掉。和凶手在一起时，园子肯定会把空调打开。

或者说……康正开始设想。如果这样做，是否能让其他人晚点发现尸体呢？如果开着空调，尸体的腐烂就会加快，臭味就会扩散到屋外。这样的联想让康正心生不快，他决定不再继续想下去。

康正脱下外套，坐到床边。此刻的他仍无法说服自己在这张床上躺下。今天晚上，他打算裹着毛毯挨一宿。

不知道今年还得来这里几次。康正边想边抬头看了看桌上的日历。那是一本用小猫照片做的日历，每页都印着一星期的日期，应该叫周历。尺寸比明信片小一圈。

真奇怪。康正心里犯起嘀咕。日历最上边的一页竟是上周的日期。园子的尸体是在上周一发现的，而园子是在上上周的周五死去的。照这样看，日历应该停留在上上周。

康正起身看了看房间角落里的圆筒形纸篓。纸篓里并没有上上周的日历。

突然间，康正恍然大悟。他打开包，拿出一个装有证据的塑料袋，里面正是那些放在饭桌上的小盘子里的纸灰。

康正捻起那三张纸片中的一张。果然不出所料。不管是纸张的材质，还是残余的黑白照片，都跟日历完全一致。

为什么要烧掉日历？不，首先要确认的是点火烧掉日历的人。究竟是园子，还是凶手？

但无论如何，问题应该不在日历本身。或许那页日历上正好写了很重要的内容。

比如……康正开始假设。或许园子曾在那页日历上标记了与凶手约会的日期。凶手看到后就把它处理掉了。

可是……

康正瞟了一眼日历。日历的设计颇为简单，小猫照片几乎占据整张日历纸，只在照片下方很窄的空白处印着一周的日期。

这地方应该写不下什么字。康正翻起其中一页，背面一片空白。

灵光忽然在他脑中闪过。他发现桌上正巧放着一支记事用的细铅笔。园子的记事本明明放在她包里，为什么铅笔会在桌上？

康正认为，大概有人用那支铅笔在日历背面写了什么。凶手不可能自己先写下什么，然后又烧掉，所以用这支铅笔写字的人应该是园子。而园子写下的内容又对凶手极为不利，凶手才会在杀园子后，把那张日历撕下来烧掉。

凶手为什么要特意烧掉？康正心中再生疑问。就算要处理掉那页日历，凶手也完全可以把它撕下带走，拿到其他地方扔掉或撕碎。哪怕拿到厕所里冲掉也好。

康正看了看塑料袋里另外两张纸片，都是彩色照片的一角。至于凶手到底烧的是什么照片，康正还不得而知。上次到东京来时，康正在这里的书架上找到几本照相馆赠送的便宜相册，但一番调查后，康正并没能从中找到有意义的照片。相册里全都是公司员工旅行和朋友婚礼时的照片。当然，正是因为这些照片不重要，凶手才没烧掉它们。

假如凶手就是佃润一，情况又会如何？站在佃润一的角度，他必须隐瞒园子和他之间的特殊关系。为了消灭证据，他必须把他和园子的合影处理掉。之后，他又顺手把那张带有记录的日历烧掉。

康正对这种处理方式心存疑问，但如此一来，事情的前后经过就能大致理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页日历背面到底写了什么。

把正在使用的日历撕下来做记录，证明当时的情况应当相当紧迫。如果时间有余裕，园子应该会记到便笺上。

康正一边思考一边抬头看向书架。看着看着，他不由得开始疑惑。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笔记用具？

第二天上午，康正去了一趟园子生前任职的公司，目的是去跟园子的上司打个招呼。当然，康正也希望能从他们那里打听些消息，所以他一大清早就打电话联系了对方。

坐在并排放着几张四人桌的会客室里，康正与园子生前的科长和股长见了面。股长就是那个来参加过葬礼的穷酸男人，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宽脑门的胖科长山冈。山冈一见面就说了一大通表示遗憾与同情的话，但那夸张的语调和表情显露出他其实是刻意讲这些话的。

“请问，在公司里，和园子最要好的是哪位？”等对方的讲话告一段落之后，康正插嘴问道。

“呃，谁和她处得比较好呢……”山冈扭头看了一眼股长。

“前几天警方派人来调查时，似乎是总务科的笹本出面应对的。”

“哦，是这样啊。她们两人进公司的时间也挺接近的。”

“能让我见见那位笹本小姐吗？”康正说。

“没问题——你去通知一下总务科。”科长对股长下令道。

没过几分钟，股长就回来了。笹本正巧没什么事，说是马上就过来。

“原因还没查明吗？”山冈问道。康正一时没明白这番话到底什么意思，过了几秒钟，才明白山冈问的是园子自杀的原因。

“暂时还没有太大进展……”康正回答，“但或许也没什么具体原因。”

“是啊。我也听说最近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山冈随声附和了一句。

没过多久，一个身材娇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女员工走了进来。向康正介绍过她后，山冈二人便匆匆离开会客室。他们这么做或许是不想与麻烦事有所牵扯，但在康正看来，这样的状况求之不得。

女员工叫笹本明世。

“大家都说我跟和泉比较熟，每次有人来问话时都会找我。但说实话，我跟她的关系不像你们想象得那样密切，也就是平常一起吃午饭，之前去她的住处玩过一两次。如果你的问题比较详细，我未必能够回答。”刚一坐下，笹本便开口说明。

康正微微一笑。“警察问你的问题都很难回答吗？”

“如果我真的和她很熟，或许也不算很难，但我和她根本就没那么亲密。”笹本一脸歉意地说。

“他们是不是问你知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还问她有没有男朋友？”

“对。”

“除此之外，他们还问过你什么吗？”

“呃，这个……我也记不太清楚了。”笹本摸着圆圆的面颊，“啊，对了，他们还问我知不知道和泉生前很喜欢葡萄酒。”

“葡萄酒？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倒也听和泉说过。听我这么说，警察就问我，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我说其他人大概不知道。如果当时那警察不提，就连我也想不起来。”

看来加贺已经认定那瓶葡萄酒并非园子所买，而是其他人送的。正因如此，加贺才会一直追查到底是谁送的那瓶酒。

“除了这些问题，他们还问了什么？”

“嗯……”笹本略一思考，似乎回想起什么。可刚和康正四目相对，她就不知为何低下了头。

突然间，康正脑中闪过一道灵光。“是不是问了有关我的事？”

“是的。”笹本小声答道。

“都问了什么？”

“问我有没有听和泉提过你……”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她从来没在公司里提过，但上次去她住处玩时曾经听她说过，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在名古屋的哥哥……”

“然后警察又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做了记录。”

“这警察的问题也真够奇怪的，他大概觉得我妹妹自杀和我有关。”

“这绝对不可能。”笹本笃定地说。听到她突然间变得如此肯定，康正反而有些措手不及。

“真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

“和泉她一直都很信任你。听过她对你的描述，我很羡慕她能有你这样的哥哥。”

“是吗？”

“和泉不是把房门钥匙中的一把交给你保管吗？换成别人，哪怕是交给父母也未必能做到。”

“的确如此。”

“和泉曾经告诉我，因为把其中一把钥匙交给了你，所以她另配了两

把钥匙备用。”

“配了两把？”顷刻间，笑容从康正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真的？”

“真的。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如果她是为自己准备，配一把就够了。”笹本的话听起来意味深长。

这样的事也并非没有可能，康正心想。园子应该谈过几次恋爱，在她帮男友配钥匙时，很可能顺道为自己多配了一把。其中的一把最近应该在佃润一手上。

康正本想问笹本是否知道园子的备用钥匙放在何处，但还是打消了念头。笹本看起来并不知道，而且这样问反而会勾起对方的疑心。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笹本说。她似乎巴不得康正早点放她走。

“没有了。谢谢。”康正低头道谢。

离开公司，康正照线路图的指示坐上电车，十二点半时到达二子玉川园站。车站距离与弓场佳世子约定的地方大概三百米远。望着来来往往的大型卡车，康正竖起衣领迈开步子。

弓场佳世子还没到。康正坐在临窗的座位上，一边吃咖喱饭咖啡套餐一边等对方。一点已过，店里的人不多，但相隔两张桌子的位置坐着两个健身归来的中年主妇，两人不绝于耳的聊天声和大笑声彻底打破了店里的宁静。

康正刚吃完咖喱饭，弓场佳世子就走进店来。她穿了一条轻便休闲的喇叭裤，手里还拿着一副太阳镜，与前两天见面时身穿黑色连衣裙的感觉完全不同。看到她走进店里，中年主妇一时间停止谈话，都扭头看着她，然后才又继续畅谈。

“前两天承蒙照顾。”佳世子说。

“感谢你能来参加葬礼。”康正答道，示意对方坐下。穿短裙的服务员拿来巨大的菜单，佳世子点了冰激凌，康正则续了一杯咖啡。

“你是在做外联工作吗？”

康正想起佳世子在保险公司上班。

“不，那不归我管。”

“但你是因公来这附近的吧？”

“今天是特殊情况。有个朋友说想让我帮忙参考一下买保险的事情……”

“哦。”

“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佳世子用纤细的指尖轻抚装满水的玻璃杯，面无表情地说。

康正坐正身子，瞥了一眼那两个叽叽喳喳的家庭主妇。两人似乎并没在偷听自己和佳世子的谈话。

“我想和你聊聊有关园子男友的事。”

“关于这件事，除了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些情况，我也不大清楚了……”

“你认识佃润一吗？”

弓场佳世子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盯着康正。

“你认识他吧？”康正追问。

佳世子垂下长长的睫毛。她对康正的问题不置可否，必定是因为她正在推测康正究竟都查到了什么。

过了好一阵，佳世子才抬起头来说：“园子向我介绍过他。”

“园子是怎么介绍的？”

“我忘了。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而且当时又是恰巧遇到，园子只是随口介绍了几句。”

康正紧紧盯着佳世子。“前两天我找你打听有关园子男友的事，你只告诉我园子曾在几年前和一个男的恋爱过，却没提到半句有关佃润一的事，为什么？”

“这个……我一时没想起来。”

“也就是说，你彻底把佃润一忘了？”

“是的。”

“哦？”康正感觉口干舌燥，喝了口水。

服务员端来了冰激凌和咖啡，可两人都没动。

“你撒谎。”康正盯着佳世子白皙的额头说道。佳世子突然间皱起眉

头。康正接着又说：“你正在和佃润一交往。”

佳世子身材娇小，胸部却很丰满。她深深吸了口气，又猛地吐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就别再装糊涂了。我早就查清一切了。”康正往椅背上一靠，收紧下巴，观察佳世子的一举一动。

佳世子双手放在膝上，挺直脊背，坐得笔直。她一直盯着那杯已经开始融化的冰激凌，但思绪似乎早已飘到别处。康正本以为她会继续辩解，但看样子她无此打算。

“我再问一次，”康正稍稍前倾，“你在和佃润一交往，是不是？”

佳世子低垂的睫毛微微一晃，但和上次守灵时的感觉完全不同。过了好一阵，她才轻轻点了点头。“对。”她的声音听起来干涩无力。

这一次，轮到康正长舒了一口气。“园子的前男友如今在和你交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只是顺其自然罢了。”

“顺其自然？园子已经死了啊。”

“这和园子的死没有半点关系。”

“是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佳世子猛地眨了眨眼，看着康正。

“如果园子真是自杀的，你难道不觉得动机就在于此吗？”

“我们只是……”佳世子正对着康正，目光却朝向斜下方，“我在润一和园子分手后才开始与他交往，园子不可能是因为得知我们的事自杀的。”

“是佃单方面认为他已经和园子分手的。”

佳世子闻言睁大了眼睛。“你见过他了？”

康正心说不妙，但话已出口，一切都为时已晚。“我有句话要告诉你。”康正说。他的口吻已经明显不同。

“什么？”

“我认为园子不是自杀的。”

佳世子似乎被康正的气势压倒，稍稍缩了缩身子。

“我觉得园子死于他杀。不，我确信如此。我有证据。”

佳世子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畏惧，但她还是摇了摇头。“你错了。”

“不好意思，”康正撇了撇嘴，“我不相信你的话。”

“你在怀疑我？”

“没错。顺便问一句，上上周周五夜里，你在哪里？”

佳世子摸着右耳下方，思索片刻。挂在她耳垂上的金饰不停晃动，就连这样一个无心的小动作都显露出艺人般的气质。

“我没有任何不在场证明。”

“那你的嫌疑就无法洗清了。”

“我可以问一句吗？”

“什么？”

“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

“我的目的……”康正盯着佳世子，随后挤出笑容，“并不是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佳世子并不迟钝，又怎会不明白康正的言下之意？紧绷的面颊透露出她内心的紧张和畏惧。

隔着两张桌子的那两个主妇吵嚷着起身。其中一个还盯着康正他们看。

“你什么时候剪的短发？”康正问道。

“哎？”佳世子回望康正。

“园子的住处有你的头发。这你怎么解释？”

佳世子表情僵硬地笑了笑。“你怎么知道那头发是我的？”

“要反驳的话，你就先给我几根你的头发吧。我会再详细调查一下。”

佳世子皱起眉头，面露不快。看起来她已经明白，康正在守灵的那天夜里采集到了她的头发。“我星期三和园子见过一面。”佳世子说，“就在园子的住处。”

“你是想说你的头发是在那时掉落的？”

“只有这种可能。”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觉得没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和园子的死没有任何关联。”

“你们为什么见面？”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她打电话给我说好久不见了，想聚一聚，我就在下班路上顺道去找她。”

“园子难道不知道你在和佃润一交往？明知如此，她还说想见你？”

“我也不清楚。聊天时，她一直没提我和润一的事，估计应该不知道。”

“好，那我就来说说我的假设吧。”

“请讲。”佳世子黑色的瞳孔散发着光芒。

康正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周三那天，你和园子为了佃的事吵了起来。当然，吵到最后也没有任何结果。你心中因此对园子萌生杀意。”

“我为什么要杀她？要说她对我怀恨在心，倒也还说得过去。”

“如果园子说她坚决不愿和佃润一分手，而佃也说如果园子不同意分手，他就不能和你在一起，情况又会如何？对你来说，园子就会成为阻碍。”

“亏你想得出。”

“我说过我只是假设。”

“既然没什么好谈的，那我就先告辞了。”桌上的冰激凌还一口未动，佳世子却已起身。

康正也没动咖啡，站起身来。趁着康正到收银台结账的工夫，佳世子脚步匆匆地走出咖啡馆。

康正刚一出门，就听停车场传来汽车引擎声，一辆绿色的Mini Cooper正驶离停车场。看清楚开车的人就是佳世子，康正站到车头前

方。车随即停下，康正走到驾驶席旁。

佳世子不情愿地把车窗摇下十厘米左右。车上装的并非电动车窗。

“这是你的车？”康正问。

“对。”

“既然你有车，”康正盯着车里，“那你就能在半夜出门。”

“告辞了。”

佳世子松开刹车。

Mini Cooper发出低沉的引擎声，从康正面前开过。

3

康正回到园子的公寓时，加贺已经在门前等他了。加贺将两肘搭在走廊的栏杆上，俯视下边的路。看到康正，他的脸上堆起笑容。

“您回来了。”加贺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也不记得了。”加贺看了看表，“但应该没多久。您去哪儿了？”

“去了趟园子的公司。之前还一直没来得及去和他们打个招呼。”

“我是指去公司之后。”加贺保持笑容，“您中午就离开了她的公司。我问的是在那之后。”

康正盯着加贺那张轮廓分明的脸看了好一阵。“你怎么知道我去了园子的公司？”

“我估计您也差不多该去看看了，就打电话问了问。结果对方说您上午去过。看来我的直觉没错。”

康正摇了摇头，把钥匙插进锁眼。

“可以再让我到屋里看看吗？”加贺说。

“还有什么需要看的吗？”

“我想确认一件事。拜托了。而且我还有个机密消息要告诉您。”

“机密消息？”

“对。肯定能帮您大忙。”加贺意味深长地一笑。

康正叹了口气，打开房门。“请进。”

“打搅了。”

康正暗自庆幸，幸好出门前已经把证物全都收进了包里。要是让加贺看到，之前的努力就全都付诸东流了。

“离开园子的公司后，我到新宿稍微转了转。我想看看她究竟在怎样

的地方上班。”说着，康正回头一看，只见加贺正蹲在鞋柜前，“你在干吗？”

“啊，失礼了。我发现了这东西。”加贺拿着一只羽毛球拍，“这东西就靠在鞋柜旁边，是专业球拍呢，碳素纤维的。令妹生前是不是加入过羽毛球俱乐部？”

“她高中时打过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吗？”

“防滑带的缠绕方向似乎和其他人不同啊。”加贺指着防滑带，“令妹是左撇子吧？”

“没错，我妹妹的确是个左撇子。”

“果然如此，”加贺点了点头，“不出所料。”

“照这么说，你在看到球拍之前就知道她是左撇子了？”

“也不能说知道，只是推测。”

“呃，”康正在屋里环视一周，“你们已经采集分析过各种物品上的指纹了吧？比如铅笔、口红之类的。”

“不，还没有。我只是偶然发现的。您还记得我曾经调查过那些写给园子小姐的信吧？”

“记得。但你说那些信都不是最近几个月寄来的。”

“不，这和信是何时寄来的没有半点关系。我关注的是令妹拆信封的手法。说得具体些，就是观察信封的开口处。”说着，加贺似乎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不好意思，能麻烦您把它撕成两半吗？您就当成是在拆信封。”

“还是另找一张纸来试验吧？”

“没关系。反正在我用完前，新印好的肯定会发下来。您大可不必在意。”

“新印好的”这几个字让康正有些在意。这到底是说他要调动，还是说他要升职？看看眼前这个男人，康正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家伙口气还真不小。康正瞅准印着“巡查部长”字样的地方，缓缓撕开。

“您平常习惯用右手吧？”加贺说。

“对。”

“您的撕法和常人一样。用左手捏住整张名片，右手撕开想要撕的地

方。而且在撕的时候，您的右手按顺时针方向撕下，这是大多数人拆信时的撕法。”

听加贺这么一说，康正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动作。“任谁都是这样做的吧？”

“这也是因人而异的。还有，您再仔细看看撕开的痕迹。”加贺接过那张被撕成两截的名片，“从断面和指纹的位置等特征上，可以大致看出拆信人的习惯。我调查过园子小姐撕开的信封，她撕的方向与您刚才撕的方向完全相反。所以我就猜测她或许是个左撇子。”

“这样啊。现在想想，这道理也挺简单的。”

“您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拿手。”

康正不清楚加贺这话到底什么意思，默然不语。加贺一脸笑容地接着说道：“您不是经常能从保险杠的凹陷、车灯的损坏、车漆的脱落等细节上看出车子是怎样出事故的吗？您可是位通过物证得出假设的专家啊。”

“原来是这意思啊。”

“破坏中必有信息。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案件。”

“或许吧。”

康正不禁开始猜想加贺到底从中发现了什么。

“对了，令妹不管干什么都习惯用左手吗？”

“也不是。父母曾经纠正过她，所以她一般是用右手握筷子和笔。”

“是吗？日本人都喜欢这么做，外国人似乎就不太在意。但确实很少看到哪个外国人反着拿刀叉。令妹握刀叉的习惯如何？”

“应该和正常人一样。”

“也就是说，右手握刀，左手握叉？”

“对。”

“如此看来，平时要是不多加注意，或许很难看出园子小姐是个左撇子。”加贺说得轻描淡写，但明显可以看出他很重视这一点，“但情况是否真是如此呢？刀子要用来切东西，一般还是得用力气大的那只手握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妹妹也没跟我聊过这些事。”说完，康正瞥了一

眼加贺，“园子是左撇子和这次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怎么说呢，虽然眼下还说不清楚，但在我看来大概有关。”

加贺的话让康正感觉到一丝不安。的确，园子是左撇子一事是此案的关键点。康正也是从那些电线皮碎屑附在菜刀上的位置看出凶手是个惯用右手的人。

但相关的线索早已被康正销毁。既然如此，为什么加贺还要揪着园子是左撇子这一点不放？难道除了那些碎屑，还有什么证据暗示了凶手是个惯用右手的人？

想到这里，康正才发现自己疏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握菜刀时，为了不在刀柄上留下指纹，他曾用手帕裹住刀柄。那凶手使用菜刀时的情况又如何呢？估计凶手也会留意，不让刀柄沾上指纹。但如果刀柄上连一个指纹也没有，似乎又有点奇怪。因此凶手当时应该是握住园子的手，让园子握住菜刀。

那时凶手是让园子用哪只手握刀的呢？

的确，正如加贺所说，园子是左撇子的事平时看不太出来。凶手即便知道，也很可能无意间让园子用右手握住了菜刀。或许，眼前这名刑警就是从刀柄上的指纹和拆信方向不一致上看出问题，开始对自杀的说法产生怀疑。

“我想请你把话说明。”康正盘腿坐在卧室的地毯上，“很明显，你对园子的死抱有疑问。挑明了说，你觉得她并非死于自杀，而是他杀。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倒没这样说过……”

“你就别再撒谎了。如果换成普通人，或许还会相信你这番话，但很不巧，我也是个警察。”

加贺耸了耸肩，轻轻搔了搔右脸。他看起来有些犹豫，但似乎并不觉得为难。或许他早已想到，康正迟早会这样问。

“我可以进屋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对我说真话。”

“我可从来没有过撒谎的打算。”加贺苦笑着进了屋，“相反，我觉得和泉先生您没有说真话。”

“这话什么意思？”康正不由得紧张起来。

“没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您对我们隐瞒了许多事。”

“我干吗要瞒你们？”

“关于您这么做的原因，我也大致猜到了几分。”加贺似乎并不打算坐下，他一边在狭小的厨房里来回走动一边说，“刚开始时，我只是对一些小细节有疑问。在宾馆的酒吧里聊天时，我曾问过您有关水池的事。您还记得吗？”说到这里，加贺停下脚步看着康正。

“你当时说……水池是湿的。”

“对。从推测的死亡时间来看，园子小姐即便用过水池，也应该是几十个小时以前的事，水池早就应该干了。但当时水池里却湿了一大片。当时我想，或许是您曾经洗过手的缘故。如果不这样想，事情就无法解释了。”

加贺走到橱柜前。

“其次令我在意的就是我曾多次提起的那个空葡萄酒瓶。这里没有酒柜，所以我想园子小姐应该还没到嗜酒如命的地步。一个人喝完那么大一瓶酒，似乎也太多了。因此，我就对这瓶酒是不是园子小姐独自喝完这一点产生了疑问。就算她是自杀的，之前有人和她一起喝酒也不足为怪。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就必须尽快把他找出来，详细打听一下情况。我觉得这屋里应该还有一个酒杯，便找了一圈，却没能找到。尽管园子小姐有好几对酒杯，能与她当时使用的那个配对的酒杯却放在橱柜里。”加贺指了指橱柜，“但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橱柜里的酒杯也不大对劲。”

“怎么不对劲？”康正掩饰着内心的紧张，问道。

加贺从橱柜里拿出了那个酒杯。“园子小姐生前很爱整洁，不管哪个酒杯，她都会擦得干干净净。可这酒杯却不大干净。说得难听点，洗的时候很不用心。”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莫非洗杯子的人不是园子小姐？如果不是园子小姐，那杯子又是何时洗的？看起来应该不是在园子小姐过世前洗的。其他人不可能只洗这个杯子，而且如果洗的时候园子小姐还活着，肯定会重洗一遍。也就是说，杯子应该是在园子小姐死后才洗的。但如此一来，事情就会变得有些蹊跷。因为这间公寓之前拴了门链。那个清洗酒杯的人到底是怎样离开的呢？”

说到这里，加贺看了看康正，似乎在观察他的反应。

“我想知道你的结论。”康正说。

“之后，我心存疑惑地回到警察局。看过鉴定科送来的结果后，我更

加纳闷了。”

“又怎么了？”

“没有任何指纹。”

“指纹？”

“水龙头上。”加贺指了指水池的水龙头，“准确地说，只发现了园子小姐的指纹。您应该能理解我纳闷的原因了吧？那么水池为什么会是湿的呢？”

康正如梦初醒。他开关水龙头时是戴着手套的。他是为了不让指纹沾到其他地方，结果却起到了反作用。

“所以我才问您有没有用过水池。当时我说水池里是湿的，您便说您之前洗了把脸。但您的话明显有问题。如果您曾在水池边洗过脸，就应该会留下指纹。”

“那么……你又是如何推理的？”康正问道。他已经开始焦躁不安。

“所以我就推理，清洗那个酒杯的人其实是您。但您不想让警察发现这一点，所以清洗时很小心，没在水龙头上留下指纹。”

“这样啊……”

“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请您尽管指出。但希望您能同时解释一下水池濡湿和水龙头上没有指纹的原因。”

“我还是先听你说完吧。”

“那好。当时您之所以要清洗，估计是因为那个酒杯用过后就一直放在那里。也就是说，屋里有两个用过的酒杯。如此一来，园子小姐就不是独自一人饮酒了。但您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原因何在？可能性只有一个。如果任由酒杯放着，警方就会对园子小姐的死心存疑问。反过来说，您其实早就知道园子小姐并非死于自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条门链。如果当时房门上真的拴着门链，那么不管房间里的状况再如何可疑，您都不会认为园子小姐是被杀的。由此便得出一个结论。”

“房门上拴着门链一事是我撒的谎，是吗？”

“就只有这种可能了。”说着，加贺点了点头。

康正想起，上次在宾馆的酒吧里见面时，加贺就已经怀疑门链一事了。

“接着说。”康正说道。

“后来我试着设想您这样做的原因。”加贺竖起食指，“正常情况下，如果您对令妹的死心存疑问，应该会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才对。因此我首先想到，您和令妹的死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所以你就去调查了我的不在场证明？”

“我并不想辩解，但请您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在按步骤办案。我从没想过园子小姐是您杀的。”

“这倒无所谓。那么结果如何？周五我白天上班，傍晚就下班了，而且周六休息。我根本就没有不在场证明。”

“您说得没错。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并不关心您有没有不在场证明。相反，我觉得您或许认识杀园子小姐的凶手，甚至还想包庇此人。”

“凶手杀了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我还要包庇凶手？”

“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有时人的想法非常复杂。”

“没这回事。至少我不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加贺一脸严肃地说，“您并不打算包庇凶手，但您不想让警方逮捕凶手。”

康正也板起脸回望加贺。加贺应该明白，他的这番推理已经猜中真相。

“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

“您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凶手有所了解。您应该也很清楚，个人的调查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

康正用指尖敲了敲膝盖。“既然已经推理到这一步，为什么练马警察局还没有采取行动？”

“这只是我个人的推理。”加贺撇了撇嘴，“我也和上司说过这些话，但他们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他们觉得您是不可能撒谎的。既然当时房门上拴着门链，那就只可能是自杀了。而且最后以自杀结案，也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到这里，加贺叹了口气，无奈地笑了笑，“而且最近辖区内发生的职业女性连续遇害案件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再问您一次。”加贺转身朝向房门，指着那条断成两截的门链说，“您来的时候，房门并没有拴门链吧？”

“不，”康正摇了摇头，“是拴着的。我是把门链剪断后才进到屋里的。”

加贺搔了搔后脑勺。“您是在那天下午六点左右报的警。您之前说过，您一发现尸体便立刻报警。但一个在附近补习班补习的小学生证明，他曾在那天下午五点左右看到您的车停在附近。那在这一个小时里，您到底都干什么了？”

我的车被人看到了？康正不由得感叹起来。当时他没能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也没想到这个刑警居然连这些事都调查了。当然，加贺必定早已猜到康正是在报警之前到的，才会寻找证词验证他的想法。

“那车不是我的。”

“那孩子可是连车的种类都记得清清楚楚。”

“只是辆随处可见的国产车罢了。再说那孩子记得车牌号吗？如果他还记得，你就去把他领到这里，我当面问他。”

听康正这么说，加贺苦笑了一下。康正见状也不由得笑了笑，说道：“你接下来又准备出什么牌？”

“我想请问您一点。之前您说您看到房门上拴着门链，就大声冲着屋里喊令妹。那天同一层的几户人都在家，却没人听到您的声音。有关这一点，您打算如何解释？”

康正耸了耸肩。“我觉得当时的声音已经很大了，可实际上不大。或许事情就是这样。”

“当时您可是在叫屋里的人，声音怎么可能不大？”

“我也不大清楚。当时我已经顾不上其他了。”

加贺像演员一样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之后又在屋里踱步。地板被踩得嘎吱直响。

“和泉先生，”加贺停下脚步，“请您把揪出凶手的事交给警方，惩处罪犯的事交给法庭吧。”

“园子明明是自杀的，哪儿来的什么凶手？”

“一个人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或许您已经大致猜到了真凶，但真正的困难还在后边。”

“你不是才说过吗？我是个凭借物证得出假设的专家。”

“光凭假设是无法逮捕凶手的。”

“不需要逮捕，光是假设就足够了。”

加贺的表情像吃了黄连一样。“跟您说句我父亲的口头禅吧。他经常说，毫无意义的复仇，光是赤穗浪士[1]就足够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复仇，而是在表现自我。”康正板起脸说道，“你进屋想调查的东西就只有羽毛球拍吗？”

“不，这只是开始。”

“那就麻烦你动作快点。另外，你说作为交换条件，会告诉我一个机密消息，你好像还没说吧？”

“我会在调查的同时告诉您的。不好意思，我可以看看那台电视机下边吗？”

“电视机下边？”

电视机放在茶褐色小货架上。货架上摆着录像机，下边一层则整齐地放着一排录像带。“那里的全都是VHS吗？”加贺询问录像带的种类。

“似乎是。录像机只能放VHS。其他的只有卡式盒带……”康正往架子下边看了看，立刻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不对，这是八毫米录像带。”他从架子下边拿出一盒尚未开封的八毫米录像带。盒内有两卷一小时长的带子。

“借我看一下。”加贺拿过带子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不出所料。”

“怎么了？”

“您有没有见过住在隔壁的人？”

听到突如其来的提问，康正稍感疑惑。“还没见过。”

“隔壁住着一个女自由撰稿人。她和园子小姐不算太熟，但偶尔也会聊上两句。”

“她怎么了？”

“去世的两天前，令妹曾找她借过摄像机，就是使用这种八毫米录像带的摄像机。”

“摄像机？”康正从未想到这种东西。过了几秒，他才反应过来加贺到底在说什么。

“她借那东西干吗？”

“令妹说要在聚会上用。那个自由撰稿人是为了搜集写作素材才买的。令妹本来说准备周六用，但到了周五，令妹又告诉她不用了。”

聚会肯定是园子找的借口。她借摄像机到底有什么用？又为何忽然不借了？

“大概是想拍什么。”康正喃喃道。

“如果您想了解得再详细些，不如直接去隔壁问问。她今天似乎在家。”

“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要调查的吗？”

“今天就到此为止。”加贺开始在玄关穿鞋，“下次您准备什么时候过来？”

“我也说不清。”

“应该是后天吧。”加贺说，“明天您要值班，一直到后天早上才结束。我想您下班后应该就会过来。”

看到康正瞪着自己，加贺说了句“再见”，随即离开。

[1] 江户时代元禄年间，原赤穗藩武士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为主人报仇，手刃仇敌后报官自首，慷慨赴死。

4

眼看还剩下一点时间，康正决定在园子住处稍做调查。他要找的是笹本明世提到的那把备用钥匙。据笹本说，应该还有一把备用钥匙。

康正找遍了整个家，甚至连小盒子和洗手池下边的抽屉也翻了一遍，依旧没有发现钥匙。但他发现了另一样东西。

书架中间放着一个陶质小丑人偶，头部已被拧开，成了一个笔筒，里边插满圆珠笔、自动铅笔、签字笔和钢笔。康正抽出自动铅笔，里面装着笔芯。他又接连查看了两三支笔，每一支都能使用。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房间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笔记用具。

然而，康正心中同时又冒出另一个问题：这样就无法解释那支记事本用的铅笔为何会在桌上。他也曾猜测园子或许用那支铅笔在小猫日历背面写过什么，但他不明白园子为何要特意选用这样一支书写不便的手册用铅笔来记录。她只要稍一伸手，就可以够到小丑笔筒。而且记事本装在园子包里，铅笔也不大可能碰巧就放在外边。

如此看来——

使用这支铅笔的人应该不是园子，而是凶手。凶手在屋里找了一圈，却没有找到任何笔记用具，便从园子包里拿出这支手册用铅笔。凶手到底用铅笔写了什么？康正再次想起那本日历。日历背面写有内容一事应该可以确定。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烧掉那页日历。

这感觉简直就像在游戏厅里玩打地鼠。康正心想。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就会立刻从其他洞里探出头来。

康正靠床坐下，把包拖到身边，拿出一个塑料袋。袋中有一把钥匙，正是康正发现园子尸体时放在信箱里的那把。

凶手肯定是用备用钥匙锁门的。问题在于凶手用的是不是这把备用钥匙。之前，康正一直以为凶手用的就是这把，所以一直没能弄清凶手这样做的目的。

但如果还有另一把备用钥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凶手或许带走了当时使用的钥匙。也就是说，信箱里放着备用钥匙另有原因。

只不过……康正还是觉得有些蹊跷。就算这把钥匙是园子自己放入信箱的，她这样做的原因究竟何在？

出发的时刻渐渐接近。康正记下新谜团，离开了园子的住所。

隔壁二一四室门外并没挂姓名牌。看到园子的房门外也没挂，康正心想，这或许是生活在大都市的单身女性的习惯。

康正摁下门铃，房门缝隙间露出半张皮肤粗糙的年轻面庞，并未化妆，发卡卡住一头烫过的长发。

康正自报姓名，女人立刻放松了警惕。看到她一脸懊丧，康正感觉她其实长得不错。

康正表示，他听说园子曾想找她借摄像机，所以希望能找她聊一聊相关细节。女人先关上门，解开门链后又再次打开。她穿着一件淡蓝色小猫图案的毛衣。大概年轻女孩都喜欢猫，康正心想。

“您说想问一下细节，其实也没什么细节，而且最后她也没来找我拿。”

“您是否知道她没来拿的原因？”

“这我就不清楚了。”

“是吗？”康正觉得被加贺算计了，“真是给您添麻烦了。警察也来找过您吧？”

“来过一次。倒也没什么麻烦，您不必在意。对了，令妹自杀的原因查清了吗？”

“嗯，差不多了。”加贺似乎并没告诉她园子死于他杀，“听说您以前时常和我妹妹聊天。不知都聊过什么？”

“聊过很多，但全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女人微微一笑。

“比如猫之类的？”康正指了指女人的毛衣。

“嗯，聊过。我和她都挺喜欢猫的。这栋公寓里不许养宠物，所以我们经常会抱怨这事。但我想令妹应该比我更喜欢，我时常见她随身带着照片。”

“猫的照片？”

“对。说得准确一些，应该是猫的画的照片。她在房间里放了两幅小猫的画，说想随时都能看到画，便把画拍成照片，夹到记事本里了。”

“哦……”康正含糊地点点头。他既没看到过那些画，也没有看到过画的照片。

说到画，康正立刻就联想到佃润一。那两幅画说不定就是润一画的。紧接着，康正又想到那些照片烧剩的残角。被烧掉的或许就是画的照片。

“啊，抱歉，净和您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到康正一脸阴郁，女人似乎误解了康正此刻的感受，“要是能告诉您更有用的事就好了……上次我告诉警察的那些话也都颠三倒四、没有重点。”她一脸同情地说。

康正闻言，忽然感觉事情有些奇怪。“除了摄像机的事，您还跟警察说过什么吗？”

“说过。警察没跟您说？”

“没有。您都说了什么？”

“确实颠三倒四的。”女人强调道，“星期五夜里，我听到园子小姐屋里有人说话。”

“哦？”康正不由得出声问道，“您是指发现我妹妹尸体前的周五吧？大概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十二点左右。但我也不敢保证。”

“只听到我妹妹的说话声吗？”

“这个，我也说不清……但确实听到了一男一女的说话声。”

“一男一女……”如果女的是园子，那男的无疑就是佃润一。“他们一直说到什么时候？”

“抱歉，当时我正在工作，没太留意……”

女人一脸歉意。但对于康正来说，光是这一点已经堪称很大的收获了。

“警察也没跟您说星期六的事吧？”女人接着问道。

“星期六？什么事？”

“其实我也不敢肯定。”女人说。看来她很喜欢找人聊天。“星期六白天，似乎有人进出过房间。”

“星期六？”康正不禁提高嗓门，“这不可能……”

“所以说可能只是我多虑了。”

“屋里有声音吗？”

“有。这公寓墙壁很薄，能清楚听到隔壁的动静。但说不定不是从令妹的房间里发出的，而是斜上方的房间或者楼下发出的声音。当时有人摁响过门铃。”女人小心翼翼地说道。

康正早已看出，她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没有自信，只是不希望别人太重视她的话。

康正道谢后走出公寓。

在走向车站的路上，康正心想，或许加贺正是为了让他获得这些信息，才建议他去找邻居聊聊。

5

本间股长带着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年轻男子来到康正面前。看到对方一脸不耐烦，康正也面无表情地相迎。

本间递来的文件上贴着一张记录当前时刻和车速的纸条，已用食指摁过骑缝印，旁边写着姓名。看到本间居然让对方做到这种地步，坐在面包车里的康正估计对方并非善类。

“请出示驾照。”康正冲着男子说道。男子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连同茶色封套一起递上。

果不其然，就在康正准备往罚单收据上填写处罚事项时，男子开口了：“我跟另外那位警官说过了，我没开那么快。”

纸条上写着时速七十四公里。这条路限速五十公里。

“你开得就有那么快，才会留下记录的。”康正指着纸条说道。

“我听说那玩意儿经常测不准。”

男子指的是雷达测速仪。

“哦？是吗？那你来说说，那玩意儿到底怎么不准？”

“听说根据测量角度和距离的不同，测出的数字也不一样。”

“你听谁说的？”

“也没听谁说……大伙儿都这么说啊。”

“我们是按照一定顺序，在一定条件内测定的，也从未在调整机器上懈怠过。如果你对机器测定的结果抱怀疑态度，完全可以告上法庭，这类人很常见。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康正冲男子微微一笑，“这次我们用的测速仪是日本无线的产品，这家厂商还从没在法庭上输过官司呢，堪称法庭上的无敌冠军。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准备挑战一下？”

男子露出狼狈的表情，但似乎还有些不死心。

“不是听说要用雷达必须有使用资格吗？”男子扭过脸喃喃道。违章者说话时一般都不敢直视交警。

“对。”

“你有使用资格吗？”

康正猜想，此人大概曾在汽车杂志上看到过“遭遇交警拦截时的应对方法”之类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总有违章者如此找碴。

“规定里说，只要协同执法的同事中有任何一人具备该资格，我就不需要具备。但看你挺不服气，那就让你看看好了。反正这东西被人看到又不会有损失。”康正掏出警察手册，把夹在里边的那张卡式雷达使用许可证递给男子，“以前想要考雷达使用许可证确实挺难，但对现在的交警来说，这东西人手一张。交警本来就有无线使用许可证，这东西只要听个讲座就能拿到。”

“什么嘛，这根本就是乱来。”

“这也说明如今的机器性能已经提高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男子只是撇了撇嘴。

每到十二月，康正都不大愿意查处这些超速者。时近岁末，每个人都为生活奔忙。在这个时候查处超速，感觉就像故意给人添堵。一年的工作眼看就要结束，许多人都会在无意间把油门踩到底。之前一直留心不被交警拦下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加快速度。正因如此，这段时间才会事故频发。查处超速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但被查处的人并不这样认为。换成说话难听的司机，遇到这种事，必然会询问康正他们：“到了年底，警察也开始想办法充实国库了吧？罚我们这么多钱，到底有几成会落到你的腰包里啊？”听到这类冷嘲热讽，康正只能苦笑一下，不予理睬。

康正刚刚撕下罚单，把收据递给皮夹克男子，本间已经领着另一个违章者朝康正走来。这次是个中年胖女人。看到女人那副怒不可遏的模样，康正不由得轻轻叹了口气。

“油画？”坂口巡查一脸吃惊地说，“我可不懂这些艺术。”说完，他手握方向盘歪了歪脑袋。

结束超速查处工作返回警察局的途中，坂口冲着康正如此说道。从下午三点到五点，总共处理了二十二起超速违章。在最容易提速的国道一号线，超速违章者果然不少。

“怎么，你还对油画感兴趣？”坐在后排的田坂开口说道。他今天的工作是测定时速。站在路边测速让他鼻头都变红了。今天的阳光不是一般的毒。

正常情况下，查处超速都是四人一组。首先，由负责测速的人找出

违章车辆。接到通报后，便会有人开车上路，拦截违章车辆，随后将违章者交给负责记录的人。负责记录的人通过无线电与负责测速的人联系，确认事实，再将违章者交给负责处罚的人。但违章者一般都不会坦率地承认过失，所以处罚可谓最棘手的工作。经手人必须软硬兼施，想尽办法说服违章者，不给对方任何辩驳的空间。带队的本间觉得，四人当中，康正是最适合做这份工作的人。

“我也没说我对油画感兴趣，只想稍微了解一下。”

“你想了解什么？”

“说来也许让人觉得奇怪。画一幅油画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这问题确实奇怪。”田坂笑道，“这种事得先看画什么。”

“花。说得详细些，是蝴蝶兰。”

“蝴蝶兰？”

“那花不错。”坐在田坂旁边的本间说道，“不会是有什么蝴蝶兰绘画大赛吧？”

“不是。我就是想知道画盆蝴蝶兰要花多长时间……”

“那也得看画的大小，”田坂说，“精细程度也得考虑进去。”

“精细度马马虎虎，大小嘛，大概这么大。”说着，康正用两手比画了一下。他两手之间的距离比两肩稍宽。

“不清楚啊。”

“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有个外国人用一个小时左右画了一幅大山和森林的风景画，而且画得很不错。”之前还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的坂口说道。

“那节目我也看过。”本间在身后说道，“但那种风景画其实挺简单的。听说画山和森林有一定模式可循。但如果要画蝴蝶兰这类特殊花卉，估计得花两三个小时才能画好。”

“我也觉得。”坂口也同意上司的意见，随后他转身问康正，“你问这事干吗？”

“我在看推理小说。”康正说，“那本小说里有个疑点，在警方推测的行凶时间，凶手却在别的地方画画。”

“什么嘛。”

不光田坂，其他人似乎也骤然间对这事失去了兴趣。警察一般都不看推理小说，或许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小说里描述的案件。尽管杀人案在现实中的确常有，但真实的案件里既不会有时间上的疑问，也没有什么密室，更谈不上什么死前留言。至于那些杀人现场，也不会是什么孤岛或者幻想中的洋楼，案件往往就发生在充满现实感的廉价公寓或路上，动机也大都是“一时冲动”。这就是现实。

可这次的“那件事”确实包含不在场证明的诡计。所谓“那件事”，就是佃润一声称案发当晚九点半到翌日凌晨一点，他一直在家里画画。住在园子隔壁的女人说，星期五晚上十二点前，她曾听到一男一女对话的声音。那个男的毫无疑问就是佃润一。

康正一直在想方设法揪住佃润一的狐狸尾巴。在他看来，那个英俊男子杀了园子的可能性近乎百分之百。

回到警察局，刚在桌旁坐下，康正就发现有人在桌上放了张纸条——“四点左右，弓场女士打电话找你。0564-66-××××”。

看到弓场这个姓氏，康正首先想到的就是弓场佳世子。但从电话号码看，那通电话明显是从爱知县内打来的，也就是从弓场佳世子的老家打来的。康正立刻拽过电话机。

佳世子的母亲接起了电话。听到康正的自我介绍，她的声音立刻充满敬畏。

“我实在查不到您家的电话。后来我听佳世子说，您在丰桥警察局上班，所以就打到这里来了。”她像在为打电话到康正上班的地方致歉。

“您有什么急事吗？”康正问道。

“呃，也说不上是急事，只是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能问的人，只好麻烦您了。”

“什么事？”康正焦躁起来。

“呃，那个，怎么说呢，令妹的事……是不是已经查清了？”

“您说的‘查清’是什么意思？”

“那个，之前好像说……令妹是自杀的吧？有关令妹自杀的原因，是不是都已经查明了呢？”

康正完全没想到佳世子的母亲会问起这件事。

“嗯，原因倒是还没彻底查清楚。”康正模棱两可地说，“您问这事干吗？”

“呃，这个嘛，其实呢……”佳世子的母亲略一犹豫后说道，“昨天，我女儿上学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人是我女儿念大学时的朋友，现在住在埼玉县。”

“那人说了什么？”

“我女儿的朋友说，前两天有一位警察找了她一趟，问了她许多有关和泉小姐的事。警察找她似乎就是因为她跟和泉小姐是校友。她当时还不知道和泉小姐自杀了，听警察说起这事，她还吓了一跳。”

对方所说的警察估计就是那个加贺吧。康正暗自思忖，却想不明白加贺为什么要去找妹妹大学时的朋友。

“问的时候，警察也提到了佳世子。”

“也就是说，”康正问道，“警察当时问她哪些人和我妹妹关系比较亲密，是吧？”

“不，这倒没有。”

“那是怎么问的？”

“说来奇怪。当时警察让她看佳世子的照片，问她是否认识佳世子。”

“照片？”康正本以为加贺是从园子房里的相册中抽走了照片，可仔细一想，自己似乎并未允许加贺这样做过，“您有没有问过她，警察给她看的是什么照片？”

“据说并不是普通照片。她也曾描述过，但我没弄明白，总之是张少见的照片。”

康正完全摸不着头脑。很少见的照片？到底怎么回事？“照片上的人是令爱吧？”

“应该是。她说虽然大学毕业后只见过我女儿一两次，却立刻就认了出来，还说那照片说不定就是我女儿念大学时照的。”

弓场佳世子上学时的照片……加贺到底是从哪儿弄到照片的？而且他为什么会觉得照片与园子的死有关？康正焦躁起来。

“她联系过令爱吗？”

“没有。她说不知道我女儿现在的联系方式，就打电话给我。我把女儿现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或许她已经打了。”

“那您给令爱打过电话吗？”

“我昨晚打过。”

“令爱怎么说？”

“说她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头绪……但我总觉得这事挺让人担心，心想您大概会知道什么……”

“所以就给我打了电话？”

“是的。”

康正总算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无法做出任何回答。就算他能回答，也未必会告诉弓场佳世子的母亲。

“我知道了。我还没跟警察说过令爱是我妹妹的朋友。因为我想这事本来就与令爱无关，如果跟警察说了，他们反而会去找令爱的麻烦。但这或许起了反作用。我认识那个负责调查此事的警察，我会去跟他确认的。那个，不知您方便将令爱念大学时的那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吗？”

佳世子的母亲将那人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康正，并由衷地说了句“那就拜托您了”。

既然加贺已经觉察到弓场佳世子的存在，就不能再耽搁下去。加贺迟早会追查到佃润一，在那之前，康正必须将他们逼入绝境。

到了八点多，见没什么事，康正拿起电话。他本打算打给弓场佳世子，但稍一犹豫，决定还是先打给园子她们大学时代的那个朋友。那人叫藤冈聪子。

如果是其他人接电话，康正就必须先讲明身份。听到接电话的正是聪子本人，康正不由得松了口气。而且若换成其他人，必定会对聪子大学时代朋友的哥哥打电话来感到奇怪。

康正表示，自己接到了弓场佳世子的母亲打来的电话，因此希望能和聪子聊一聊具体情况。

“其实也没什么，详细情况我都已经跟弓场的母亲说过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说话声。康正不由得心想，园子当年的同学如今大概都已经像聪子这样了。

“你联系过弓场小姐吗？”

“昨天晚上弓场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跟她说了一遍事情经过。”

“弓场小姐都说了什么？”

“她说她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似乎并不在意。”

这不可能。康正心想。

“那警察给你看的照片究竟是什么照片？”

“是五六张面部特写。”

“听说不是普通照片？”

“对。我感觉似乎是打印出来的电视画面。我丈夫有台数码相机，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打印出来，感觉就跟警察给我看的照片一样。”

难怪佳世子的母亲无法理解聪子的话。

“听说照片是弓场小姐上学时的？”

“对。照片上的弓场就跟她上学时一模一样。三年前来参加我的婚礼时，她就已变得成熟许多，而且比当年要瘦。弓场上学时头发很长，与其说是美女，不如说是长得可爱。”

“警察有没有告诉你，他是从哪儿弄到照片的？”

“没，他没说，只是问我照片上的人是否认识和泉园子。”

“所以你就把弓场佳世子小姐的情况告诉了他？”

“是的。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做？”

“不，这么做没问题。”

之后，聪子说了几句劝慰的话，向康正打听了有关园子自杀的情况。康正感觉她是那种整天热衷演艺界新闻的人，随口敷衍几句便挂断了电话。

最后，康正决定暂时不给弓场佳世子打电话。他很想问问她见没见过加贺，如果见过，加贺都问了什么问题，她又是否知道加贺手里照片的来源。但转念一想，即便给佳世子打电话，估计她也不会老实交代。

另外，那些打印出来的电视画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康正向趴在桌上填写文件的坂口询问此类照片的情况。这个年轻人很擅长摆弄机械。

“有种机器叫视频打印机。”坂口立刻回答，“能把录像带上的画面打印成照片。当然，比起真正的照片来，这种照片的画质要差许多。”

“我也听说过。最近用电脑也能做到吧？”

“可以。但如果电脑无法把录像带里的画面转换出来就不行。只要能把录像带转成视频保存进电脑，再找台彩色打印机就能打印。道理都一样。”

“那数码相机呢？”

“视频拍摄下的是动态画面，而数码相机只能拍摄静态画面。那东西跟普通相机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用胶卷记录，另一个则用数码信号记录。如果只打印静态画面，还是数码相机更好。把数码画面保存到电脑里时，因为信号已经过数字化处理，保真度更高。但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东西，叫数码摄像机。”

加贺手里那几张照片拍的似乎是学生时代的弓场佳世子。如此说来，照片应该是大约十年前拍的。当时，数码相机尚未普及。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把画面保存到电脑里的办法吗？”

“办法其实很多，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使用扫描仪。那样就能轻易把照片和底片都存进电脑。”

如果能弄到照片或底片，加贺就不会特意把那种模糊的画面打印成照片了。那些照片应该是从录像带中选取的。

提起录像带，康正不由得想起园子曾打算找邻居借用摄像机一事。那件事和加贺手里的照片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联？园子找人借摄像机，到底想要拍什么？

“你打算买电脑？”坂口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不是的。我只是在想，如果能把录像带的画面冲洗成照片就好了。”康正含混地敷衍了一句。

“不过话说回来，电脑可真是件好东西。它甚至还能加工保存下来的画面。”

“我也经常听人这样说，但我可没兴趣去拍什么特效电影。”

坂口闻言，不由得微微苦笑了一下。

“说是用电脑加工画面，也不是指去拍斯皮尔伯格或者泽米吉斯拍的那类大片。说到底，也就是拿它稍微加工一下照片，调整对比度和色泽，要不就是稍微做一点合成。我有个朋友把自己的照片合成到他妻子和孩子的双人照上，之后又用富士山当背景，做成贺年卡。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他们全家出去旅行时拍的照片。”

“想到哪个父亲在做这样的事，真让人感觉悲从心起啊。”康正说，“但这倒真的挺方便的。”

“如果拿国外的风景做背景，还能跟人瞎吹牛呢。虽然这么做会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明明没去过，却故意说去过？”康正摸着下巴说，“倒也可以拿来当不在场证明啊。”

“又是推理小说吗？”坂口笑着说，“但这未必能行。只要对方粗通电脑，就知道这种事很容易做到。至少在实际案件里，这东西根本就不能拿来当不在场证明。”

“想来也是。”

“不在场证明”几个字在康正脑海中萦绕，佃润一的不在场证明再次浮现。他的不在场证明与照片毫无关系。

有关系的并非照片，而是油画。

康正回想起在佃润一住处看到的那幅漂亮的蝴蝶兰油画。康正并不大懂如何欣赏绘画，但那幅画看起来相当不错，传神地表现出蝴蝶兰的美。

那么美的画应该不是即兴挥毫、一笔画成的，至少也得先画张草图，而且光是草图估计就得花一个小时左右。

最大的可能就是佃润一已事先画好草图。但康正也曾听说，想到送作家一盆蝴蝶兰这一主意的人并非佃润一。

而且，即便佃润一已经提前知道准备送蝴蝶兰——

即便是相同种类的花卉，模样也千姿百态。提前画好的画未必就和之后买来的花一模一样。相反，实际的花和画中的花大相径庭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如果差别太大，还会招致佐藤幸广的疑心。

康正认为，佃润一只能想办法在短时间内画好才行。可到底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康正抬头看向前方。墙边的柜子顶上放着几盆郁金香。与其说是假花，倒不如说是玩具。郁金香的花盆其实是存钱罐，上边贴着写有“交通安全”字样的贴纸。这是之前宣传活动时发给孩子们后剩下的。

康正开始想象绘制这几盆郁金香的情形。他并不擅长绘画，但边看实物边在脑海里把它们想象成油画并不难。

慢着！

康正脑中浮现出一种想法。尽管暂时还无法整理清楚，但它带有某种方向性。诱发这种异变的根源正是他与坂口的对话。

“我还想请教你一件有关电脑的事。”

听到康正的话，后辈坂口颇感意外地微微一笑。



第五章

1

和上次一样，站在佃润一住的那栋位于中目黑的公寓楼前，康正觉得那栋楼正一脸漠然地俯瞰自己，似乎早已看穿康正只不过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小警察。

迈向富丽堂皇的玄关前，康正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五点多。康正本想早点来，但前一天值了一夜班，实在太累。康正一直工作到早上，之后只睡了四个小时，就立刻坐上新干线赶来了。

今天是星期六，普通员工不必上班。当然，康正并不了解出版社是否和大多数的公司一样。出发之前，康正没有联系过佃，也就不敢保证他一定在家。

站在保安系统颇为完善的入口，康正摁下佃润一的房门号，但很久也没人应门。

康正朝信箱张望。七〇二室的信箱上写着佐藤幸广的名字。康正转过身，在呼叫器上依次摁下七、〇、二这三个键。

“谁？”对讲机里传出懒洋洋的声音。

“请问是佐藤先生吗？我是曾与您在佃先生家见过一面的警察。我有些事想找您确认一下，不知现在是否方便？”

“啊，是上次那位啊。我这就开门，呃，要不还是我下去接您吧？”

“不必了，我自己上楼就好。”

“好的。”话音刚落，自动锁便打开了。

佐藤幸广穿一身带风帽的黄色运动服，在七〇二室等待康正。他胡子拉碴。杂乱的房间深处，电视上正在播放美食节目。

“今天您休息？”康正站在玄关问道。看屋里的样子，就算脱鞋进屋，也没地方可坐。

“我一般在周六和周日两天里选一天休息。这周我选择明天再去上班。”佐藤把散落在地板上的杂志扔到一旁，腾出一块空地。杂志全都与烹饪有关。佐藤说不定是个勤奋的人。“呃，要咖啡还是红茶？”

“不，不必劳心。我一会儿就走。”

“是吗？那我就只准备自己的了。”佐藤从冰箱里拿出矿泉水瓶，开始用水壶烧水，“您是来调查杀人案的吧？上次您来过之后，不管我怎么追问，佃都不愿告诉我详情。”

“的确死了人，但眼下一切都还不好说。”

“哦？那就是说，这件事和佃有关？”

“这个嘛，我也不大清楚。”康正摆出一副沉思的模样。

“我明白。哪怕对方与案件毫无关联，警察也必须走访。之前我有个朋友碰巧在一家交易毒品的店里喝了杯冰咖啡，结果就被警察纠缠了好些日子，弄得他连做梦都会梦见那警察。但仔细想想，其实你们也挺辛苦的。整天揪着某个人不放，得耗费许多精力和体力，而且还四处招人讨厌，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真可怜。”

“既然您能理解我们的工作，那是否也能听我说上几句？”

“啊，请讲。我这人总是说起来就没完。”佐藤开始准备泡红茶。

“我想请您再说说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之前您说那天夜里一点，您曾去过佃先生的家，请问这时间是否准确？”

“要问我当时是不是正好一点整，我还真说不好，但应该差不多。每次我下班到家差不多都是一点左右。”

“这是您的习惯吗？换句话说，您是否有过大幅度提前或推迟到家时间的情况？”

“提前到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店里每天都在同一时间打烊。推迟的情况也很少出现，因为赶不上末班车就麻烦了。”

也就是说，佐藤正是为佃作不在场证明的绝好人选。

“之前您说过，把比萨送到佃先生的家后还跟他聊了一会儿。”

“对。当时他拿出了些罐装啤酒，我就边喝边和他聊了几句。”

“你们还聊到那幅画？”

“嗯，那幅画画得挺不错的。”

“就跟真的一样？”

“没错。”

“当时那幅画放在什么地方？”

“呃，就在平常他放画的地方。窗边有个三脚架一样的玩意儿，那幅画就架在上边。”

“当时您进屋没有？”

“没，我没进屋，只是坐在玄关台阶上。”

“您在玄关台阶上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嗯，差不多，毕竟他屋里铺满了报纸。”

“报纸？为什么要铺报纸？”

“大概是为了避免作画时颜料溅到地板上。”

“哦。”康正点点头。佐藤的一番话已经让康正心中几个疑问彻底消融。

佐藤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屋子里香气四溢。

“当时佃先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比如说话时总是心不在焉，或者一直在看表。”

“这问题可难以回答。他要是那副模样，我也就不会跟他聊天了。”佐藤幸广把带花纹的茶杯端到嘴边，轻轻啜了一口，低声说了句“有点涩啊”，然后又冲康正说道，“对了，我记得当时有人打电话给他。”

“电话？”

“我也觉得挺纳闷，心想这大半夜的，到底谁还会有电话。看他接听时嗓门压得很低，也不愿说是谁打来的电话，我也就知趣地告辞了。”

“如此说来，电话是在夜里两点左右打来的？”

“应该是。”

“您能猜出到底是谁打来的吗？他女朋友？”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可没兴趣偷听别人的电话。”佐藤站着喝了口红茶，“我说警察先生，刚才您问的这些话我可以跟他说吗？”

“可以。”

“嗯，那等他的嫌疑洗清后，我就去找他聊聊。”

那就得看他是不是真能洗清嫌疑了。康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

向佐藤道谢，随即离开了。

走到电梯间，电梯正巧到达。康正站在电梯门前等待。门一打开，佃润一从中走出。

康正吃了一惊，但佃润一似乎更惊讶。他翻了翻眼睛，表情就像看到了什么幻象，但片刻后便又包裹上一层嫌恶的面纱。

“真巧啊。”康正冲佃润一笑了笑。

“你来这里干吗？”佃润一看也没看康正一眼，径自迈开脚步。

“我本来是来找你的，看你不在，就先去找了佐藤先生。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能问你几句话吗？”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倒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康正紧跟在脚步匆匆的佃润一身后，“比如有关你的不在场证明之类的。”

听到这句话，佃润一停下脚步。他扭头望着康正，长长的额发垂落下来。他抬手捋了捋，用挑衅的目光瞪着康正。“你想说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我想和你聊的就是这事。”康正也回瞪对方。

佃润一挑了挑眉毛，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钥匙孔。

房间里光线昏暗，窗外已是一片夜色。佃润一依次摁下墙上的开关，日光灯的光亮立刻充满整个房间。那幅蝴蝶兰的画就像之前一样，依旧放在画架上。

“我可以进屋吗？”

“进屋之前，”佃润一站在康正面前伸出右手，“麻烦你先让我看一下警察手册。”

对方出乎意料的反击让康正有些吃惊。为了调整心情，摸清对方此举的目的，康正从头到脚打量了佃润一一番。

“不敢吗？”佃润一鼓起鼻翼说道，“你不是带着警察手册吗？但你手上那本不是警视厅，而是爱知县的警察局发的，所以不敢拿出来让我

看，对吧？”

康正终于明白了事情原委，同时也觅得了回旋余地。“你是听弓场佳世子说的吧？”康正撇嘴一笑。

佃润一露出一副隐私遭到侵犯的表情。“麻烦你别对她直呼其名。”

“如果我的话让你感到不快，我向你道歉。”康正脱鞋走进屋里。他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佃润一，径自走到最里面，俯视那幅蝴蝶兰的画，“画得不错，挺厉害嘛。”

“你骗我说你是刑警，到底有何目的？”

“不可以吗？”

“骗人还有理了？”

“有理没理不是你说了算的。还是说，如果早知道我是园子的哥哥，你就会避开我？”

“我可没这么说。我是问你为什么要谎称自己是刑警，跑到我这里来问话？”

“你是希望刑警出面问你不在场证明，还是希望被害者的哥哥出面？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和泉先生，”佃润一往地毯上一坐，捋着头发说，“我很同情园子的遭遇，也能理解你的感受。但请你不要再抱着那些奇思怪想不放。我和佳世子都与此事无关。”

“佳世子吗？”康正抱起双臂坐到窗台上，“的确，把她和园子放在一起，大多数男人都会选择她。她不光打扮时髦，身材也好，会搭配衣服，还是个美女。园子虽然比她高，却稍稍有些驼背，肩膀太宽，胸部又小，当然也算不上美女。”说着，康正用右手拇指指了指自己的后背，“而且背上还有块星形疤痕。”

康正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出乎了佃润一的预想。佃轻挑眉毛，似乎并不知道园子身上的那块伤疤是康正弄的。

“我可从来没拿她们做比较。”

“没做过比较？那是不可能的。自从园子给你介绍佳世子后，你就开始比较了。还是说从见到弓场佳世子的那一瞬间起，你的脑中就再没有园子了？”

“我想佳世子应该也和你说过，我是在和园子分手后才开始和她交往的。”

康正静静地听佃润一说完，探头问道：“你们是这么商定的？”

“商定什么？”

“你和弓场佳世子已经商量好就这么说，是吧？”

“我们可没商量过。我只不过在讲述事实罢了。”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康正站起身来，“如果你和园子的死没有半点关系，那么园子的住处为什么会有你的头发？麻烦你解释一下。”

“头发？”佃润一的目光开始不安地四处游移。

“估计弓场佳世子也跟你说过，园子的住处也有她的头发。据她解释，周三时她曾经找过园子，头发大概是在那时掉落的。接下来，我就来听听你的解释。”

“头发……”佃润一露出了沉思的表情，但旋即又轻轻点了点头，“是吗，是头发啊。就因为那些头发，你才怀疑我们？”

“我会怀疑你们，最大的原因还在于你们有杀人动机。”

“我们能有什么动机？我又没跟园子结婚。”

“即便没结婚，也有让你难以甩开她的原因。比如园子怀上了你的孩子，你却跟她说你们迟早会结婚，用甜言蜜语哄骗她把孩子打掉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情况又会如何？”

佃润一不屑地哼了一声。“说的就跟肥皂剧似的。”

“现实有时比肥皂剧更肥皂剧。在现实中，人的生命甚至比小说和电视剧中更容易被看轻。前不久，有个卡车司机开车轧到一个孩子，孩子当场死亡，卡车撞到墙上，司机也身受重伤。司机的老婆说，反正今后她老公也没法挣钱了，还不如干脆死掉。”

“我可没杀人。”

“别像念经一样。你倒不如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场会有你的头发？”

佃润一闭口不语。过了半晌，他才艰难地开口道：“星期一。”

“什么？”

“我……”佃润一叹了口气，“去了一趟园子的住处。”

康正把头扭向一旁，张大嘴无声地笑了笑。“弓场佳世子是周三去的，而你是周一去的。真不错。”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已经和园子分手很久了吗？事到如今，你又去找她这个被你甩掉的女人干什么？”

“她联系了我，让我把画拿回来。”

“画？什么画？”

“猫的画。是我之前送给她的，总共两幅。”

园子邻居的话在康正脑海里复苏。那女人说过，之前园子的住处放着两幅猫的画。

“事到如今，园子怎么忽然想把那些画还给你？”

“她说早就想到这事了。虽然她喜欢猫，但既然已经分手，她也就没道理留着我送她的画了。可她又不愿直接扔掉，就想干脆还给我。”

“亏你能想出这样的理由，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信不信由你。你如果要跟警察说，也随你的便。”

佃润一一脸不满，两手撑在身后。估计他早已看出康正不会跟警察说，才会如此有恃无恐。

“你知道吗？园子的隔壁住的是一个女自由撰稿人。”

“不知道。”

“据那女人说，园子死去那天夜里十二点前，她听到园子房内有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其中的女人应该就是园子。从时间上看，当时园子应该已经服下安眠药，所以对话大概发生在她睡着之前。那么男人又是谁？行凶后，如果立刻进行善后处理，凌晨一点前应该能赶回这里。”

“那天夜里十二点前，”佃润一摸了摸脖颈，“我在家里画画。这事我已经说过。”

“就是这幅吗？”康正指了指那幅蝴蝶兰的画。

“对。”

“不对吧？”

“怎么了？”

“这幅画是你后来画的。那天夜里，你根本就没画画。”

“佐藤不是已经替我证明了吗？莫非你怀疑他撒谎？”

“不，他并没有撒谎。他是个诚实的年轻人，”康正点头说道，“但是观察力有些欠缺。”

“你这话什么意思？”

康正站起身，用手做了个在地板上划过的动作。“我听他说，那天夜里，这房间里铺满报纸。你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颜料洒到地上，但其实另有原因。你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佐藤进屋。”看到佃润一移开目光，康正接着说道，“你为什么不想让他进屋？其实他进不进屋并不重要，但你怕他凑近看那幅画。如果当时他再凑近些，”康正站到书桌前，“他就会发现，那幅画并不是你画的，而是这玩意儿画的。”说着，康正把手放到电脑的显示器上。

佃润一撇了撇嘴。“让电脑画油画？天大的笑话！”

“不是油画，是看似油画的东西。”康正环视屋内，“你有数码相机，对吧？或者摄像机也行。”

佃润一沉默不语。

康正再次站到那幅画前。“那天夜里，你就是用那类相机给那盆蝴蝶兰拍了张照片。照片就是这幅画的原型。之后，你把照片输入电脑进行加工处理。我已经打电话到你以前任职的计划美术设计事务所，询问电脑是否能把照片加工成油画的样子，对方给出的回答自然是‘Yes’，说他们在十年前就可以加工。我又问曾在那里任职的你是否掌握这门技术，得知这种事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也就是说，当时你将材料交给电脑，命令电脑开始工作，随后就离开这里，去了园子的住处。等你办完要办的事，回到这里时，电脑已经把那幅以假乱真的油画打印好了。你只须把它挂到画架上，等待热心的佐藤给你送比萨就行了。骗过他后，你又花时间照着电脑打出的那张照片临摹了一幅真正的油画。”康正站到佃润一面前，俯视着他说道，“怎么样？我的推理能力不容小觑吧？”

“证据呢？”佃润一问道，“你有证据证明我曾使用过你说的那种作案手法吗？”

“你刚才不是还看穿了我其实是个冒牌刑警吗？既然是冒牌刑警，又何需证据？”

“也就是说，不管我说什么都没用。”佃润一也站起身，“你早已一口咬定是我杀了园子，为了配合这种臆想，你可以捏造出任何事实。既然如此，那我也只好说一句‘随你便’了。你爱怎样假设，我都管不着。你大可发挥你的想象力，恨我恨到咬牙切齿。但丑话说在前面，”他瞪着康正说道，“你的假设大错特错，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得那样复杂。你妹

妹是自己选择了死。”

康正笑了笑，但立刻恢复了严肃。他伸出右手，一把揪住眼前这个男子的衣襟。“那我就照实跟你说吧。我认定你杀园子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正因为还差那百分之一，我现在才会这么客气地跟你说话。你就等着吧，我迟早会揪住剩下的那百分之一。”

“你犯错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佃润一拨开康正的手，“你给我滚出去。”

“你就好好等着吧，我还会来找你的。我很快就会来。”

康正穿上鞋走出房间。

佃润一砰的一声关上门。在康正听来，房门上锁的声音也同样刺耳。

2

来到涩谷，康正从投币式储物柜里取出寄存的行李，坐上山手线。也许是周六的缘故，年轻人特别多，但也有不少看似被迫周末加班的上班族，在康正身旁，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用手机细声细气地打电话。这种每个人都被什么东西逼迫的感觉到底是这地方的特性，还是因为眼下已到年底，或者只是纯粹的心理作用？康正实在不明白。

康正回忆起刚才与佃润一的较量。很明显，从佃润一并没有当场反驳这一点来看，康正对他不在场证明的分析应该是正确的。正如康正所说，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证据。

但如果说到是否已经抓住真相，康正就只能紧咬嘴唇了。眼下还有不少疑问亟待解决。虽说只要能迫使对方坦白罪行，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眼下康正掌握的材料实在太少。

果然还是应该从弓场佳世子身上寻找突破口。

佳世子那张娇小端正的面庞浮现在康正的脑海中。就算整个案件都是佃润一独自策划实施的，佳世子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很明显，他们曾经商量过如何携手对付康正。

就在康正思索该怎样从佳世子身上找到突破口时，忽然感觉右侧似乎有人正在观察自己。他一只手紧握吊环，扭头看向对方。

站在车门旁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加贺。加贺攥着一本周刊杂志，却丝毫没有用杂志掩饰自己的意思。别说遮掩，当两人目光相撞时，加贺还冲着康正笑了笑。那笑容甚至能让一些女人都自叹弗如。

列车到达池袋，康正决定下车。加贺当然也跟着下了车。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我的？”康正一边走下月台的台阶一边问道。

“我也不是有意跟着您的，只是偶然发现，而且回家的方向也正好相同。”

“我要问的就是你到底是在哪儿看到我的。”

“我也记不起来了。”

此前在东京站下车后，康正直接去了佃润一住的公寓。加贺应该不

是在康正去找佃润一的路上看到他的。

走到柱子旁，康正停下脚步说道：“中目黑？”

“正确。”加贺竖起拇指，“当时我跟踪某个男人到了那栋公寓，没过多久，您就从公寓里出来了。感觉挺有意思。我问公寓的管理员，管理员说那人叫佃润一，在出版社上班。佃润一这名字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康正盯着加贺那张晒得黝黑的笑脸看了一阵。听加贺的语气，在去那栋公寓前，他似乎还不知道佃润一的名字。如此说来，加贺到底是从哪里跟踪佃润一到中目黑的呢？

“是吗？”康正点点头，“那家伙之前大概去见弓场佳世子了吧？”

“就在高圆寺那边弓场住的公寓里。整整商量了两个小时。”

看起来，加贺一大早就跑到弓场佳世子的公寓盯梢了。今天是星期六，加贺大概早已算定，两人今天必定会采取什么行动。即加贺早已确信佳世子与本案存在很大关联。这究竟是为什么？

“练马警察局已经认可你的单独行动了？”康正朝自动检票机迈出脚步，“我听说，警视厅已经因另一起杀人案成立了搜查本部呢。”

“我磨破了嘴皮子，终于得到了上司的许可。只不过上司跟我提了个条件。”

“什么条件？”

“要获得您的证词。”

加贺一边说一边把车票投进机器，走出检票口。

“我的证词？”

“就是有关门链的事。”加贺说，“如果无法在最近几天从您这里得到房门并未拴着门链的证词……”说着，加贺猛地松开紧握在眼前的拳头。

“这可真令人遗憾。你根本就毫无胜算。”康正朝西武池袋线的车站迈开步子。

“咱们去喝一杯如何？”加贺做了个端酒杯的手势，“附近有家物美价廉的烤鸡肉串店。”

康正看了加贺一眼。从加贺的表情上，康正并没看出任何恶意。尽管实际上并不可能，但至少加贺现在的表情与之前标准的刑警表情完全不同。

酒后吐真言——康正脑中浮现出这样的念头。而且，和眼前这个男人一起喝上一杯似乎也不赖。

“我请客。”

“不，还是各自付钱吧。”康正说。

那家烤鸡肉串店并不大，只能坐下十位客人。康正和加贺坐到唯一一张可供两人对坐的桌旁。加贺的座位背靠倾斜向上的楼梯背面。

“我尝过名古屋鸡肉的美味，但这里也有这里的风味。”加贺喝了口啤酒，从一大盘烤鸡肉串中拿起了一串。

“我跟你来这里，是因为有些事想问问你。”

“边喝边聊吧。”加贺给康正倒上酒，“这种能和外地警察好好聊聊的机会其实很难得，但对您而言，这样的相遇未必愉快。”

“说起来，我们组里还有你的拥趸呢。”

“拥趸？”

“我一提加贺恭一郎，他就立刻说你曾经拿过全国剑道冠军。”

“不敢当。”加贺面露羞涩地说，“请转告他，还请他多指教。”

“我也看过有关你的报道，所以在看到你的名字时，总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也学过一段时间剑道，但也没学出什么名堂来，更不能和你相提并论。”

“荣幸之至。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最近你不练了？”康正用左手拿住鸡肉串，轻轻上下挥动。

“没时间啊。前几天我刚练两下，就感觉喘不过气，年纪不饶人啊。”加贺皱了皱眉，喝了口啤酒。

康正吃了些烤鸡皮，连声称赞。加贺笑了笑。“没来错吧？”

“你为什么当警察？”康正问。

“这问题还真难回答。”加贺苦笑了一下，“如果非要说出个所以然来，那我只能告诉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嗯。”

“我也曾经厌倦过几次，但到头来，反而觉得这工作或许才是最适合我的。”

“记得你说过，你父亲也是警察。”

“正因如此，我才不喜欢警察这职业。”加贺嚼着鸡肝反问道，“和泉先生呢？您为什么选择当警察？”

“我也不明白。最大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通过了考试。”

“怎么会。”

“真的。我参加过许多考试，除了警察考试，还参加过公务员考试。总而言之，我当年就是想尽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早年丧父。”

“哦……所以令堂就得由您来照看，是吧？”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妹妹。等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要是一脸穷相，那就太可怜了。她算不上什么美女，但我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希望她能够挺起胸膛做人。”

想起园子，康正的嗓门在不经意间抬高了几分。看到加贺正目光真挚地看着自己，康正赶忙低头喝了口酒。

“我能理解。”加贺说，“和泉园子小姐有个好哥哥。”

“这可未必。事到如今，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康正一口气喝干剩下的酒。

加贺再次给康正倒上酒，说：“我听说弓场佳世子不会喝酒。”

康正抬起头。“真的？”

“错不了。我找她的同事和同学求证过，她几乎滴酒不沾。”

如此一来，佳世子行凶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因为她不可能和园子一起喝葡萄酒。

“我想问一句，你为什么会盯上那女人？”

听到康正的问题，加贺深陷在眼窝中的双眼泛起光芒。

康正盯着加贺的双眼，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曾拿着她的照片去问她

的同学。那到底是什么照片？你又是从哪儿弄来的？为什么你会知道照片上的女人和这次的案件有关？”

加贺淡淡一笑。但这一笑和他此前的笑容有明显区别。“您说想问一句，结果却问了一串啊。”

“从根源上说就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好，但您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康正立刻就猜到加贺要说什么。“门链的事？”

“对。只要您愿意为门链的事提供真实的证词，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告诉您。”

“一旦提供真实的证词，我手上的牌就被你们看光了。”

“有何不可呢？警方会代您出面，处理善后。”

“没人能代替我。”康正用烤串的扦子尖部在盛在盘中的酱油里写着“园子”二字。

“我为何会盯上弓场佳世子，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我手里最大的王牌。我不能轻易就给您看。”

“我听说你手里的照片并非普通照片，而是用视频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您这种诱导询问对我是不管用的。”加贺微微一笑，给康正倒上酒。看到酒瓶已空，加贺又点了一瓶。

“你和弓场佳世子谈过没有？”康正决定换个角度展开攻势。

“不，没谈过。”

“连谈也没谈过，你就盯上她了？就像你早就知道她有男友一样。”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猜到应该还有一个人跟此案有关。”

“为什么？”

“因为凶手不是弓场。至少，她不可能单独行凶。”

听到加贺笃定的语气，康正不由得缩了缩身子。“是因为弓场滴酒不沾？”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她的确是个美女，身材也不错，但她身上存在一个缺点。说是缺点，感觉似乎有点可怜。”

“身高太矮？”

“对。”

“你是说，那个创可贴？”

听到康正的话，加贺端着酒杯，用食指指了指康正。“您也留意到了？”

“你不也一样？”康正本想和加贺碰杯，但又觉得有些不妥，便放弃了。

两人以烤鸡肉串下酒，默默地喝了一会儿，加贺又改用轻快的语气问道：“凶手就是佃吧？”

“我可没这么说。”康正巧妙地避开了对方的话锋。

“看来您手上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证据啊。”

“你呢？”

“我的行动一直比您慢。”加贺耸了耸肩，“刚才您和他都聊了什么？”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还没告诉我那些我想知道的事呢。”

加贺闻言，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又给自己倒上酒。他似乎很喜欢和康正这样闲聊，至少从表面看是这样。康正心中不由得萌生一种想要搞点恶作剧的想法。

“那我就告诉你好了，他有不在场证明。”

“哦？”加贺睁大了眼睛，“什么不在场证明？”

康正把佃润一声称的不在场证明详细告诉了加贺。那天晚上，佃润一是在九点左右从公司回到家的。从九点半到深夜一点之间，他一直在画画。一点到两点之间，同一栋公寓的朋友去找他闲聊了一阵。最后康正又补充说，当时那个朋友看到了一幅基本已经完成的画作。

“你应该也听住在园子隔壁的女人说过，十二点前，她曾听到园子住所里传出一男一女交谈的声音。但如果无法推翻这番不在场证明，就无法肯定当时在园子住所说话的男人是佃。”

“还真是个棘手的障碍。”比起佃润一的不在场证明，加贺似乎对故意在他面前提起这事的康正更感兴趣，“但您已经排除了这个障碍。所以您刚才特意去找他，告诉他您已经彻底推翻了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么回事吧？”

“我可没这么说。”

“很遗憾，眼下我还无法当场揭穿他耍的把戏，其中必定有什么巧妙的手法。听过您的讲述，我更在意他两点之后的不在场证明。死亡推定时间的跨度很大，即便推定凶手是在两点以后行凶的，对案件也没什么影响。因为碰巧有了女邻居的证词，所以佃在画画时的不在场证明成立，但如果没有那番证词，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就没什么作用了。”

“我也觉得奇怪。他不会开车，他说他无法在深夜出行……”

“坐出租车对凶手而言有些冒险，但警察还没蠢到只因这一点就不去怀疑这种可能性的地步。”

“我也这么觉得。他也应该能想到这些情况，所以或许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故意？”

“深夜两点后，普通人一般都无法证明自己不在场。如果有不在场证明，反而会引起他人的疑心。或许那家伙也想到了这种常识性问题。”

“的确如此。”加贺点了点头。

沉默再次降临。不知何时，店里的客人多了起来。

“和泉先生，”加贺忽然改变了说话的语气，“您可真厉害。瞬间的判断力、推理能力，还有您的决心与毅力，让我敬佩不已。”

“干吗忽然说这些？”

“如果您愿意把您的这些能力发挥在查明真相上，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您不该把它用在复仇上。”

“我不想和你聊这些。”康正重重地把杯子放到桌上。

“这很重要。您应该不是容易头脑发热、感情用事的人。至少，您不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

“别再说了。你了解我吗？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对您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很清楚一件事。三年前，在您负责处理的一起事故中，一个暴走族出身的年轻男子驾车闯红灯，快速冲进十字

路口，跟一个公司职员驾驶的车相撞，导致对方死亡。当时所有人都坚信事故的原因在于男子闯红灯，您却详细调查目击者的证词和红绿灯的间隔，最终查明，在事故发生的瞬间，男子和公司职员双方所在的路口其实都亮着红灯。也就是说，那个公司职员也存在闯红灯的嫌疑。有关这一点，公司职员的家属曾经提出抗议，质问说身为警察，莫非您还要替暴走族撑腰。面对如此情况，您当时回答，您的工作并不是决定到底该处罚谁，而是调查悲剧发生的原因。后来，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得到了改善。”

“我不清楚你是听谁说的，但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康正把玩着空杯子。

“在那起事故中，您展现出了真正的为人。不管是交通事故还是杀人案，本质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不会劝您别对凶手心怀怨恨，我很清楚，有时这其实是一种动力。但这种动力应该倾注到查明真相中去。”

“我叫你别再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既然如此，那我最后再多说一句。眼下，我还没把您要找凶手报仇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您一定会悬崖勒马。但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那么不管采取怎样的手段，我都会阻止您找凶手报仇。”

“你这话我记住了。”

两人对视数秒。或许是因为喝了酒，加贺的眼睛稍稍有些充血。

店门被人拉开，两个看似公司职员的男人探头进来看了看。店里早已座无虚席。

“咱们差不多该走了吧？”说着，加贺换上平日里的那副笑脸，“这家店还不错吧？希望还能有机会和您一起来这里喝两杯。”

加贺的话语中似乎包含了他盼望康正不要犯下大错的心愿。

3

买下几样东西之后，康正来到园子生前住的公寓。他买了十米长的电线、两个电线插头、两个台灯用的线控开关、一套改锥和钳子，还有一些氨水。

房间里一片死寂。为排解内心的寂寥，康正打开了电视。他摁了几下遥控器，耗费了一点时间才调到合适的节目。东京和爱知县接收到的频道完全不同。弄清频道一是NHK后，他扔下遥控器。

康正在卧室地板上盘腿坐下，忙碌起来。他首先把电线剪成两段，每段五米，又分别在两段上各接了一个插头。最后，他分别把两根电线从距离插头一米左右的地方剪断，各装上一个线控开关。

就在康正安装线控开关时，电视新闻播报了一条杀人案的消息。杉并区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凶手疑似与上个月在练马区发生的女职员被杀案的凶手为同一人。凶手由阳台闯入室内，用绳索勒死熟睡中的女职员，卷走了室内所有财物。至于被害者是否遭到性侵，新闻中并未提及。

估计练马警察局又要忙起来了，康正不由得想道。加贺的单独调查行动大概也持续不了多久了。

康正回想起刚才自己与加贺之间的对话。

我相信您——加贺的这句话感觉并非只是一句空话。如果他真的说到做到，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康正复仇，那他现在就可以做一些预防工作。他之所以没这样做，就在于他把赌注全都押在康正的理性上。

但他实在太年轻，康正心想，他甚至都还没明白到底什么叫人。人要比他想象得更加丑恶、更加卑劣、更加弱小。

康正甩甩头，想把加贺真诚的说辞全都抛诸脑后。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去考虑，只想一心一意做好手头的事。

眼下，康正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加贺已经知道弓场佳世子的存在，随后又顺藤摸瓜查到佃润一。估计用不了多久，加贺就会发现佃润一是园子的前男友。不，或许加贺早已觉察。加贺如此精明，不可能还没查到佃润一曾在园子的通讯录中出现的计划美术设计事务所里任职。目前加贺受门链一事所绊，无法轻举妄动，但如果他抓住了能够让佃润一认罪的证据，应该就会毫不犹豫地提起杀人案诉讼。毫无疑问，那个

刑警的手里必定掌握着什么。

康正觉得今明两天就是与加贺一决雌雄的日子，眼下康正所做的事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新闻播完，电视剧即将开播。康正摁下遥控器，关上电视。

过了一会儿，康正忽然听到身后啪嗒一声。响声来自玄关房门处。康正扭头看了一眼。

似乎有人往信箱里塞了什么东西，随即康正又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应该是从隔壁女自由撰稿人的房间发出的。

康正起身走到玄关房门处，打开信箱。信箱里塞了一个白色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盒磁带，似乎录了些曲子。光从英语写成的曲目上，康正无法判断是什么音乐。

除了磁带，包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是之前我找令妹借的磁带，一直忘了还，真是抱歉。”

看来对方以为屋里没人。说来也是，园子的哥哥住在爱知县，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如此频繁地来东京呢？

康正看着磁带，心里忽然萌生了一种想法。他拿出纸笔，边写边思考了十分钟左右，又仔细检查自己的想法中是否有重大疏漏。检查了一会儿，康正觉得，即便此举无法顺利实施，也不会对今后的行动造成任何限制。

康正走出房门，摁响隔壁的门铃。

“哪位？”大概因为时值深夜，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僵硬。周围光线昏暗，即便透过门镜，也无法看清门外站的到底是谁。

“我是隔壁的和泉。”康正回答。

“啊！”女人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安心的感觉，“您在家啊？”房门开启，女人一脸开朗的表情。

“我打了个盹，刚发现您把这东西塞到了信箱里。”康正拿出磁带。

“真抱歉。我本该早点归还的。”女人低头道歉。

“不，这倒没什么。”康正略一犹豫，接着说道，“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啊？”女人露出一丝困惑的表情，“什么请求？如果能办到，我会尽力帮忙的。”

“您当然能办到。其实事情很简单，我只是想请您帮忙打个电话。”

“电话……打给谁？”

“电话号码我已经写在上边了。如果您能按照我写的去说，我将感激不尽。”说着，康正拿出刚刚写好的纸条。

女人看了看纸条，一脸惊讶，用好奇的目光盯着康正，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抱歉。现在还不能说明详情。”

“是吗？但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

“如果您不愿意，我也不强求。”康正伸出右手，准备接回纸条。

“我这么做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吧？”

“不会。”康正斩钉截铁地说道。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给人添麻烦。

女人歪着脑袋再次看了看纸条，然后一脸顽皮地看向康正问道：“事情过去后，您会把原委告诉我吗？”

“可以啊。”康正挤出笑容。反正等一切全都结束后，女人就会渐渐弄清来龙去脉。

“好吧，那我试试看。现在就打吗？”

“如果您方便的话。”

“那请您稍等片刻。”

“不好意思，有劳您了。”

康正惴惴不安地目送对方消失在房间里。

这天夜里，康正几乎没睡着觉。一想到不知猎物究竟会在何时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他就感觉无比焦躁。虽已到了深夜，公寓楼里仍不时传来人的走动声。每次听到脚步声，他的身体就会骤然僵硬。

看到窗外的天空渐渐泛起鱼肚白，康正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有错。他觉得虽然自己的计划并不是毫无根据，但也不能排除估算错误的

可能。

六点已过，外边渐渐喧闹起来，康正开始觉得自己或许该提早想好下一步棋该怎样走。想来想去，他也没能想到什么好主意，只觉得眼皮渐渐沉重起来。

就在他昏昏欲睡时，忽然传来了咔嚓一声。坐在卧室里的他立刻下意识地循声望去。

房门缓缓打开。他连忙躲到卧室门后。他感觉有人走进屋，随后门被关上，紧接着传来信箱被打开的声音。

估摸着时机已到，康正从门后走出，说道："嘿，欢迎来访。"

弓场佳世子穿着带风帽的白色外套，全身僵硬地背对康正。

4

康正让女撰稿人打电话的具体内容如下：

> 我是和泉园子的邻居。她临死前，我曾借了台摄像机给她。园子亡故后，她的家人把摄像机还给了我。后来我发现摄像机里还装着她用过的录像带。考虑到隐私问题，我并没看带子里都录了什么，但想到这东西或许很重要，我打算把它还给园子的亲属。不巧和泉小姐的哥哥已经回到爱知县，而我明天也要出国，所以我就把带子塞进和泉小姐房门上的信箱了。我的请求或许会给您带来麻烦，但不知您能否将此事转告和泉小姐的家人？以前和泉小姐独自出门旅行时，曾经将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说如果她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就让我联系您这个她生前最信任的人……

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要想办法让弓场佳世子主动来这里。康正此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她自己动手打开这间公寓的门。

为此，康正拿出八毫米录像带作为诱饵，也可以算孤注一掷了。园子临死前曾找人借过摄像机，康正虽觉此事与案件有一定关联，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与案件彻底无关的可能性。如果对方不上钩，那么不管今后再去准备什么诱饵，只要一牵扯到那位女邻居，对方都会有所戒备。

主动权已经落到自己手里了。康正心想。

“好了。”康正俯视着弓场佳世子。此刻的她正垂头丧气地坐在饭桌旁的椅子上。站在一旁的康正感觉眼前的情景就像在审讯室里一样。而即将开始的也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审讯。

“咱们先来聊聊那盒带子吧。你觉得带子里都录了什么？”

“……我不知道。”佳世子小声说道。

“你既然特意跑来拿带子，就不可能不知道。不，”康正盯着她，“你是来偷那盒带子的。”

佳世子眨了眨眼。她的睫毛依旧那样修长漂亮。“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很想知道园子到底拍了什么……我为自己擅自进屋的行为表示歉意。”

“那好，带子的事一会儿再问你好了。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你刚才道歉的那件事。这把钥匙是怎么回事？”康正将一把钥匙放到桌上，正是刚才佳世子用来开门的那把。

“这钥匙之前就在我这里。”

“之前就在？为什么？”

“是润一很久之前交给我的。他也是从园子那里得到的，但后来他和园子分手了，就不再需要这钥匙了。可是转而由我来还给园子，感觉也有些怪怪的，所以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还给她……”佳世子的话始终让人感觉模棱两可。

“你这番话只有一半是真的，另一半是假话。”康正指着佳世子的脸断言道，“钥匙的确是你从佃那里拿到的，但他不是在很久之前给你的。他是在最近，弄不好是刚刚给你的。”

“不是的，我真的是……”

“你撒谎也没用。”康正挥了挥左手，“如果这把钥匙很久前就在你手里，那杀园子的凶手就是你。你甘愿背负杀人的罪名吗？”

“……为什么这么说？”

“很明显，园子根本就不是自杀的。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凶手究竟是谁。在我发现尸体时，这里的房门是锁着的。这公寓本来只有两把钥匙。其中一把放在园子包里，另外一把则一直由我来保管。也就是说，凶手手里应该还有一把备用钥匙。道理很简单。”康正凑到佳世子面前，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在包庇佃。为了你自己着想，还是说实话吧。如果你再不配合，那我只好把你当成佃的共犯。”

佳世子露出胆怯的神色。尽管如此，她依旧仰头反驳道：“你说的那把备用钥匙也未必就是我手上的这把。”

“哦？你的意思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备用钥匙？”

“还有一把。园子当时配了两把钥匙备用。”

“哦？”康正用指尖轻轻敲打桌面，“那么，另外那把备用钥匙又在哪里？”

“园子平日都会把那钥匙放在鞋柜最上层。”

康正走到玄关前，打开鞋柜。鞋柜里根本就没有钥匙。

“没有啊。”

“我已经说过了。”佳世子说道，“恐怕是有人拿走了。”

“那又是谁拿走的？在这世上，恐怕只有你和佃跟园子的关系亲密到会让她告诉你们备用钥匙的位置吧？如果刚才那把钥匙很久以前就在你手上，那么从鞋柜里拿走钥匙的就只可能是佃。也就是说，佃就是凶手。”

“不对。不是这样的！”

“哪里不对？”

“他不是凶手。”

“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喜欢他？你可要想清楚了，他曾经欺骗过园子，说不定现在也只是在欺骗你。”

“不会的！”

“那我问你，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凶手？刚才你说过，这公寓有两把备用钥匙。其中一把在你手上，另一把却不见了。如此一来，不就只可能是佃拿走了吗？”

“不对，他不是凶手。”

“那凶手到底是谁？”

“是我。”

“什么？”康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另一把钥匙也是我拿走的。”

“就算你信口开河，谎言也会立刻被揭穿的。”

“我说的是真话。是我星期三来这里时，背着园子偷偷拿走的。”

“你为什么要拿走？”

弓场佳世子低下头，嘴唇微微颤动。

“你为什么要拿走？”康正再次问道。

佳世子终于抬起头。看到她的表情，康正不由得吃了一惊。那表情宣告她已经彻底下定决心。

“为了杀园子。”佳世子用真挚的目光看着康正，一字一句地说道。

5

沉默的时光总让人觉得无比漫长，但实际上，过去的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康正问。

“知道。说实话，昨晚园子的邻居给我打电话时，我就觉得这或许是个陷阱，但也没办法……我想，事情若真到那种地步，那干脆就把真相说出来好了。”

“你准备说出一切吗？”

“对。”

“那请你稍等。”

康正从包里拿出录音机，摁下录音键，放到桌上。事情的发展已经彻底超出了康正的预料。

“一切都怪我。”佳世子静静地开始讲述，“是我把园子害死的。对不起。”

说完，佳世子的睫毛上闪烁起晶莹的泪光，就像要把之前深藏在心底的东西全都暴露出来。泪水一滴滴落到地上，形成一处处星形水迹。记得很久前，康正也曾失手在园子背上烙下了同样的印记。多年前发生的这一幕再次从康正的记忆深处复苏。

“是你杀了园子？”康正问道。

“跟我杀的没什么区别。”佳世子回答。

“这话什么意思？”

“那天夜里……我来过这里，目的就是杀园子。”

“你为什么要杀她？”

“杀她的动机就像和泉先生你说过的那样。只要她还活着，我和润一就不可能幸福。”

“在你眼里，园子就是个泼妇？”

佳世子轻轻抬起头，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再次默默低下头。

“算了，继续说吧。你星期五几点来的？”

“大概十点半，我也记不大清了。”

“你当时跟园子说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跟她说有些事想和她谈谈。园子说她和我没什么好谈的，我就说我想来道歉。”

“道歉？”

“我说想为润一的事向她道歉。”

“就凭这些话，园子恐怕不会让你进门。”

“刚开始的时候，园子很生气，说不需要我来道歉。可我告诉她我打算放弃润一。”

“啊？”康正盯着佳世子看了片刻，“你这话应该不是真心的吧？”

“我只想骗她让我进屋。但园子当时听信了我的话，让我进来了。”

“这样啊。当时园子穿什么衣服？”

听到康正提问，佳世子先是一愣，随后答道：“她穿着睡衣，估计是刚泡澡出来。”

“嗯，你接着说。”

“当时我带了葡萄酒来，跟她提议边喝边聊，希望她能听我把话说完……”

“你根本就不会喝酒。”康正回想起从加贺那里打听到的信息。

“我确实不大会喝酒，但我当时跟她说，今晚我愿意陪她喝上一口。听了我的话，园子冷嘲热讽，说难得见我喝酒，问我是不是在和润一交往后学会的。她心里有气，说出这种话来也不能怪她……”佳世子的声音越来越小，之后就再也听不清了。

“园子对你一点戒心都没有吗？”

“我也不大清楚，或许有，但她应该没有想到……”佳世子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我竟然会下手杀她。”

康正点了点头。“后来呢？”

“后来园子拿来两个酒杯，我倒上酒，和她一起喝起来。话虽如此，其实我也就是稍微抿了两口而已。”

“你们谈话时情绪都很平静？不大可能吧？”

“刚开始的时候，园子对我的话持怀疑态度，觉得我并不是真心想和润一分手。这也难怪，之前我横刀夺爱，抢走了挚友的男友，可突然间又改口说打算放弃他，这样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但聊了一阵，她渐渐相信了我的话。后来，趁她去上厕所，我往她的酒里掺了安眠药。”

“你什么时候弄到那些安眠药的？”

“很久以前，我和园子曾经一起去国外旅行，看我倒不过时差，无法入睡，园子就分给我一些安眠药。那袋安眠药就是那次旅行剩下的。”

“就一袋？”康正皱着眉头问道。

“就一袋。”佳世子肯定地回答。

“也罢。那后来呢？”

“园子从厕所回来后，毫不怀疑地喝了那杯酒。过了不到十分钟，她就开始昏昏欲睡，没多久就睡着了。等她睡着后，我就糊里糊涂地做起了各种准备……”说到这里，佳世子低下了头。

“各种准备？什么准备？”康正问道，“这才是最关键的事。你当时都做了什么？”

“当时我的脑子里真是一片混乱，记不清楚太多细节了。”

“那就说说你还记得的情况。”

“当时我先剪了一段电线，把线贴到园子的胸前和背后。”

“怎么贴的？”

“应该是用胶布之类的。当时我也慌了神，看到什么就随手拿来用了，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知道了。然后呢？”

“为了把现场布置成自杀，我把安眠药药袋放到桌上，又把一个杯子放进水池，准备过后清洗一下。随后，我准备给贴在园子身上的电线通电。我听园子说过，如果要自杀，她会选择触电身亡这种办法，所以我想，如果我用这种方法来杀她，别人就不会怀疑到我头上了。”

“那你给电线通电了吗？”

“没有。”佳世子缓缓摇了摇头，“我下不了手。我实在下不了手。”

“什么意思？”

佳世子抬起头。她的眼睛开始充血，眼圈周围也红肿不堪，下眼睑和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泪珠。“当时，我回想起她刚说过的话。她打算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那时的她甚至还露出了笑容。而我却曾那么对不起她……想到这些，我实在狠不下心杀她。”

“你是说你当时并没有下手？”

“对。”佳世子的声音虽带着一丝颤抖，却毫不含糊，“当时我一把扯下贴在园子身上的电线扔进了纸篓。之后，我给她留了封信……”

“你给她留了封信？”

“我撕下一张小猫日历，在日历背后写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就离开了。”

“你在日历纸背面给她留了言……是吗？”这一点和康正的推理完全一致。但他没想到日历纸上留下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话。他接着问道：“然后你就离开公寓并锁上了门？”

“对。当时用来锁门的就是我提到过的那把我周三时偷走的钥匙。和泉先生，你说得没错，园子交给润一保管的钥匙依旧在他手上。”

“后来你是如何处理那把偷来的钥匙的？”

“出门后，我就把它塞进房门上的信箱了。”

这一点也和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之后你就回家了？”

“是的。”说完，佳世子长舒了一口气，就像刚刚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

“如果你说的全都是真话，”康正说，“那么园子就不会死。可实际上她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了。”佳世子闭上眼睛，“在我离开后，她自杀了。”

“你说什么？”

“只有这种可能了。她不是死在床上的吗？在我离开公寓时，园子是

靠在床上，坐着睡着的。但在得知她的死讯后，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那条电线……我把可供她自杀的物品留在了她身边。在对世间的一切感到绝望后，园子看到了那条电线。她一时冲动，就用那条电线自杀了。我……我真是太大意了！”佳世子激动地说着，原本就带着哭腔的声音渐渐变得高亢尖锐，哭声也由啜泣变成了号啕大哭。

“园子等于是我杀的。对不起。要恨的话，你就恨我吧。对不起！”说完，佳世子伏桌大哭起来。

康正默默走到水池前。他拧开水龙头，在杯里装满水。佳世子依旧哭个不停，瘦弱的肩膀不住晃动。

康正抽出那把被用来削去电线皮的菜刀，攥在右手里，绕到佳世子身后。然后，他把装满水的杯子放到桌上。

康正扶住佳世子的左肩。他的手刚一放到佳世子肩上，佳世子便微微一震，哭声也随即停止。

“慢慢把头抬起来。”康正说道。

佳世子刚抬起头，康正便将菜刀轻轻架到她的脖颈上。佳世子不由得屏住呼吸。

“别动！你要是敢动，我就割断你的颈动脉！”

“你想杀了我？”佳世子用嘶哑而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也还没拿定主意，但毕竟是你把园子逼上绝路的。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我要恨，就恨你好了。”

佳世子全身僵硬，但脖颈依旧在刀锋下不停颤动。她呼吸急促，心跳也开始加快。

康正把左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装安眠药的袋子，递到佳世子眼前。“把这药吃了。至于是什么药，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让我睡着，想干什么？”

“别担心，我还没下作到对睡着的女人动手动脚的地步。还是说，你宁可脸上开花，也不愿在我面前睡着？”说着，康正把刀锋稍稍抬起，贴到佳世子脸上。

佳世子犹豫片刻，最终下定决心，撕开袋口，把袋中的粉末全都倒进嘴里，喝下杯里的水。随后，她把空药袋扔进带玫瑰花纹的漂亮垃圾桶。

康正拿下挂在冰箱门把手上的毛巾。“好，用它把你自己的两只脚绑

起来。动作慢点。要是太快，别怪我管不住握刀的手。”

佳世子听从康正的吩咐，弯下腰，把双脚绑到一起。确认佳世子已经绑牢后，康正把电话放到她面前。

“你给佃打个电话。”

“这事跟他无关。责任全都在我。”

“责任在谁不重要，总之你给我打。如果你实在不愿打，那我来打也行。”

盯着电话机看了一会儿，佳世子拿起话筒，快速摁下那串熟悉的号码。

“喂，润一吗？是我……我现在和园子的哥哥在一起。”

康正一把夺过话筒。“我是和泉。”

“和泉先生……你在干什么？”佃润一的声音有些慌乱。

“我正在追查杀园子的凶手。”

“你有完没完？”

“你给我立刻过来。”

“等等，你让佳世子跟我说话。”

康正把话筒递到佳世子嘴边。“他要听你说话。”

“润一，我……我把之前打算杀园子的事告诉他了。虽然我最终没能下手，但把园子逼上绝路的人毕竟是我。你就别担心了……”

佳世子刚说到这里，康正就抽回话筒。“听到没有？”他问佃润一。

“听到了。”

“你想过来了吧？”

“你们在哪儿？”

“杀人现场。我劝你最好快点过来，你的女友被我灌了安眠药，不久就会睡着的。一会儿见。”

“不许你碰她！”

康正并没理会对方的话，挂断了电话。

6

二十五分钟后，门铃响起。佃润一应该是坐出租车飞奔过来的。保险起见，康正还是问了句“是谁”。

“我是佃。”

“进来。门没锁。”

房门打开，身穿夹克的佃润一走进屋里，手上还拿着一件米色外套。他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不堪。

“关门，上锁。”

佃润一乖乖按照康正说的做了。他向康正投去挑衅的目光，但片刻后又一脸惊异。

“你想怎么样？”佃润一望着靠在床上睡着的佳世子，向康正问道。佳世子的手脚全都用胶条捆住了。

“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你说实话。”康正回答。

他握着一个连接着电线的线控开关。电线的一头插在插座上，另一头则延伸进弓场佳世子的上衣。

“你疯了？”

“我很正常。但如果我真在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人就是你们两个。”

“你想怎么样？”

“这个嘛……你先坐下，最好脱掉上衣。”康正指了指饭桌旁的椅子。

润一把上衣和外套放到地上，在椅子上坐下。“然后呢？”

“看到桌上那卷胶带没有？用它把你的两脚缠在一起，记得多缠几圈，两脚并拢。”

确认润一缠好双脚后，康正绕到他身后，把他的双臂拧到椅背后边，用胶带把他的手腕缠到一起。

“好了，这下谈话就方便了。”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我找你麻烦？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带警察？”

润一默不作声。

“算了，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你还是先听听这个吧。”

康正摁下录音机的开关。录音机播放的正是刚才弓场佳世子说的话。润一的表情渐渐扭曲起来。

关掉录音机后，康正问道：“你有何感想？”

“简直就是胡扯。”润一说，“她根本就没做过那种事。”

“那就是说，她是在撒谎？”

“对。”

“她为什么要撒谎？”

润一并没有回答，把头扭向一旁。

“我也觉得她在撒谎。”康正说，“她的谎编得还算不错，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矛盾。”

说着，康正从包里拿出另一根装有插头的电线，上面同样也装了线控开关。他拿着电线走到润一身旁。

“放心，我这人没有特殊嗜好。”

康正解开润一的衬衫纽扣，撕下两段胶带，把电线的一根铜芯贴到润一胸前，又把另一根铜芯贴到他背后。“你看，她身上的电线也是这样用胶带牢牢粘住的。”说着，康正指了指卧室里的佳世子，“自从我听说园子胸前和背上的电线是用创可贴固定的，我就知道这事不是弓场干的。要把电线固定在园子身上，用胶带就可以。胶带就放在书架上很显眼的地方。可凶手在固定园子身上的电线时却用了创可贴。创可贴放在书架顶上的急救箱里。当然，创可贴也好，胶带也好，都能把电线固定住。但弓场不会选择创可贴。至于其中的原因，你应该也很清楚。就算是我，也要伸直双臂，才能把书架顶上的急救箱拿下来。园子很高，要拿急救箱并不困难，但弓场很难够到。据弓场说，当时她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不记得自己是用什么东西把电线固定到园子身上的。而她要拿急救箱，就得费上一番功夫。我这番推理怎么样？”

“挺不错的。”润一的脸就像面具一样，看不出任何表情，“这推理确实精彩。既然你已经明白，那就放了她吧。她不是凶手。”

“说实话，我也很想这么做。但关键还得看你肯不肯说实话。”

康正握着连在润一身上的电线，回到原地。确认线控开关处在关闭状态下后，他把插头插进插座。插上插头的瞬间，润一闭上了眼睛。

“毫无疑问，弓场佳世子是在撒谎，但她的话并非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比如钥匙在信箱里这一点。钥匙确实放在信箱里，可这件事只有凶手知道，连警察也不知道。因为我早就把钥匙拿走了。弓场并非凶手，那么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原因只有一个。弓场是听凶手说的。如此重要的事，凶手都告诉了她，这说明她和凶手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润一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但脸颊的抽动却明白地告诉康正，他已经快到极限了。

“你让我和她说句话。”过了好一阵，润一终于开口说道。

“这可不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她睡着吗？为的就是不让你们翻盘。听过你的话，弓场佳世子说不定就会矢口否认之前她供述的一切。”

润一的喉头一动，咽了口唾沫。

“罢了。既然你不愿说，那我也不勉强。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也没有向你们探寻真相。我只是作为园子的哥哥在查明凶手。所以，我既不需要你们自首，也不需要证据和证词。我只需要确信。眼下，我已经大致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康正把手指挪到连接着润一的开关上，“我不清楚触电身亡是否痛苦。一想到园子死于触电，我就希望那并不痛苦，但我还是想让你尝点痛苦的滋味。”

“等等！”

“时间已经到了。”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园子就是你杀的。”

“不对。”

“怎么不对？”

润一本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看到他欲言又止，康正再次把手指搭到开关上。

“好吧。”润一看起来已经死心，“我把真相全都告诉你。”

“我可不想听你编故事。”

“我知道。”润一的胸口不住起伏，康正甚至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那天夜里，我确实来过这里。佳世子说的一切全都是我干的。”

“这我早就知道了。我不想听你忏悔。”

“我不是在忏悔。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佳世子说的一切全都是我干的。也就是说，不管做那些事的人是谁，我们最终都没有下手杀园子。”

“少胡说。园子已经死了。”

“佳世子不是跟你说了吗？园子是自杀的。”

“胡扯！园子可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寻死的人。”

“和她分开了那么多年，你了解她吗？”

“……你想说的就是这些？”康正猛地扯动开关。

“你看看那封信！”润一连忙喊道。

“信？”

润一松了口气，用下巴指了指自己的上衣。“我的上衣内兜里有折起来的便笺。那是园子写的。你先看看吧。”

康正把开关放到地上，拿起润一的上衣，从内兜里掏出便笺。便笺皱巴巴的，似乎曾被卷起来过。

“我是偶然间在垃圾桶里发现的。看过这封信后，我才发现自己险些犯下大错。请你相信我。”润一恳求道。

康正摊开便笺。便笺总共两张，上边的字迹毫无疑问是园子的。内容如下：

> 前略。这封信是我写给你们两个人的，所以请你也让佳世子看看。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好。
>
> 老实说，我的脑子直到现在还一片混乱。我很伤心，同时也恨你们俩。我心中的创伤至今未能痊愈。
>
>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赢回你的心。我也曾想过，如果一切真的无法挽回，我也要想办法让你们俩无法走到一起。为此，我可以做到不惜一切，而且我也想到了许多恶毒无比的办法。实际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今天我忽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就算我把灵魂出卖给恶魔，使得你们两人无法幸福地走到一起，到头来，我也依旧一无所得，只剩下一具抛弃了人性自尊的空壳。

别误会。我并没有半点原谅你们的意思。我这辈子都会记得你们曾经背叛过我。

我决定再不干涉你们的事。为了破坏你们的关系，我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回头想想，真不值得。

所以，你们也别再为我

写到这里，大概是写错了字的缘故，先是一团用黑墨水划掉的印迹，后面就是一片空白了。

“怎么样？”估摸着康正大概已经看完，润一说，“看过这封信后，你还觉得我有非得置她于死地不可的理由吗？”

康正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拿着便笺的手不住地颤动。润一说得没错，但康正还是难以相信园子自己选择了死。

他把两张便笺叠在一起，撕成两半。四张纸片在空中飞舞，很快便落到地上。

“这不可能！”

“但事实就是如此。”

康正瞪着润一。

这时，饭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7

康正盯着电话，听它接连响了两三声后，才拿起话筒。“喂？”

“是和泉先生吧？”

“是你。”康正叹了口气。电话是加贺打来的。

“佃润一和弓场佳世子在您那里吗？”

“你在说什么啊？”

“撒谎也没用。我这就去找您。”

“等等。你别来！”

“我马上就到。我有话和您说。”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康正还没说完，电话就挂断了。他粗暴地把话筒砸向话机，两手分别攥住两个线控开关，瞪着房门。

几分钟后，脚步声渐渐接近。康正一听就知道是加贺。他打电话时肯定已经来到附近了。

果不其然，脚步声在园子门前停止。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敲门声和拧动门把手的声音。房门上了锁，门没有开。

“请您开门。”门外传来加贺的声音。

“你回去吧。”康正冲房门说道，“这是我的私人问题。”

“请您开门。您要再不开门，我就叫同事来了。您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吧？”

“随你便。你如果叫人，我就抓紧时间，趁你叫的人还没到，我先把要做的事做完。”康正重新握住开关。他的掌心已经渗出汗水。

“您做不到的。因为您还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

“你就别乱猜了。你懂什么？”

“我当然懂。和泉先生，请您让我进屋。我会帮您的。”

“别胡说。你手上根本什么证据都没有。”

“那我问您一句，您了解令妹吗？您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知道她临死前在想什么。关于这一点，我手上有一张很重要的王牌。拜托了，请您开门。”

听到加贺语气真诚，康正不由得犹豫起来。加贺说得没错，康正并不了解园子。看过那封信后，他的确心生疑惑。

“你要是有什么想说的，就站在门口说吧。”

“请让我进屋。”加贺也毫不让步。

康正放下开关，来到房门边。他凑到门镜前一看，只见加贺两手插在黑色外套的口袋里，一脸坚毅地望着康正这边。那种犀利的感觉就像正手握竹刀，瞪视眼前的敌人。

“往后退五米。”康正说道，“我打开门锁，你给我慢慢开门，不许冲进来。听到没有？”

“听到了。”

加贺立即开始后退，大衣下摆随风飘起。脚步声停下后，康正打开门锁，随即一个箭步冲回之前站的地方，重新握住开关。

加贺按照康正所说，缓缓走到门前，拧动门把手打开门。冰冷的空气从门缝灌进屋里。

片刻后，加贺便弄清了眼前的情况。他睁大眼睛，连连点头。

“把门锁上。”康正手握开关，向加贺下令。

加贺并没有立刻服从。他朝卧室里望了一眼，问道：“弓场佳世子呢？”

“别担心，她睡着了。快点锁门。”

加贺锁上房门，说道：“您是把安眠药掺到什么东西里，让弓场喝下的吧？”

“下令的人是我，但药是她自己喝下的。我可没什么要骗你的。”

“和泉先生，您这样做不好。”

“用不着你管。刚才你说你掌握着一张王牌，还是快点打出来看看

吧。”

“在那之前，还请您先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什么也没说吧？”说着，加贺指了指润一和佳世子。

“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润一说，“就看他愿不愿意相信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跟他说，我曾经动过杀园子的念头。”

“什么？”加贺皱起眉头，瞟了康正一眼，又问佃润一，“也就是说，你没有下手杀她？”

“对，我中途打消了念头，但这件事却成了她最终自杀的导火线。”

“一派胡言！园子不可能自杀！”

“那是什么？”加贺指了指地上的录音机。

“里边录下了佳世子的话。”润一告诉加贺，“她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是在包庇我。”

“打扰了。”加贺准备脱鞋。

“别过来！”康正大声喊道，把录音机一脚踢到加贺面前。

加贺重新穿好鞋，摁下录音机开关，播放弓场佳世子的声音。紧接着，他又留意到散落在地上的几张便笺。他把四张纸片捡到一起，一边听佳世子那番话，一边看园子写的信。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是我发现的。当时，我就是在读了这封信后才打消了杀园子的念头。”

“哦。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卧室的垃圾桶旁边。”

“你应该是在杀园子后才发现了这封信吧？”康正问道。

“不是的。”

“等等。”加贺伸出右手，制止两人的对话。他再次摁下录音机开关，重新听了一遍佳世子的话。随后，他问润一：“你说弓场佳世子在包庇你，是因为你把自己做的事全都告诉了她？”

“对……”

“你为什么要告诉她？一般来说，如果你告诉她园子小姐是因为你而自杀的，那么你和她之间的关系不就会变得很尴尬了吗？”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卑鄙，无法向她隐瞒。”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如果你告诉了她，她会因此感到痛苦吗？”

“园子自杀后，她已经感觉受到了伤害，而且也隐隐觉察到了什么，所以我就干脆把真相全都告诉了她。”

“然后你就跟她说，千万不能把真相告诉别人？”

“也不是……”润一张口结舌。

“罢了。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佳世子说过，离开这里前，她在日历背面给园子留了言。这是怎么回事？”

“就像她所说的，但写下那通留言的是我。”润一回答道，“当时我想向园子道歉，就从小猫日历上撕下一页，在背面留了言，内容是让她早点忘掉我这个卑鄙的人。”

“你是用什么写的？钢笔？圆珠笔？”

“我一时着急，没能找到写字的笔，只好翻了一下园子的包，从包里拿了那支记事本附带的铅笔写的。”

“完全正确。我也记得桌上放着一支记事本用的铅笔。但旁边没有任何留言，这是为什么？”

“这不可能。请你好好调查一下。或许是园子在自杀前把那张纸扔掉了。”

“我们已经调查过垃圾桶，没有发现那样的纸。当然，”说到这里，加贺扭头望着康正，“也不排除有人在我们来之前进过公寓，悄悄把那东西处理掉了的可能。”

康正放开左手的开关，从一旁的包中掏出一个塑料袋扔给加贺。随后，他再次握住开关。“这是之前装在饭桌上的小盘子里的。”

“被烧掉了？”加贺看了看袋里的东西，说道，“看起来应该是两张彩色照片，还有一张黑白印刷的日历。”

“估计是园子烧的。”润一说道，“那两张照片大概是我送她的两幅画的照片。”

“也就是说，自杀前，园子小姐把这些充满回忆的东西都烧了？”加贺说。

“应该是。”

“也有一定道理。”加贺轻轻摇了摇手里的便笺。

“开什么玩笑！这种话鬼才相信！”康正吼道，“你能肯定这些烧剩的纸屑就一定不是这家伙搞的伪装吗？”

“但这样的伪装毫无意义。”加贺淡淡地说，“光凭这样的伪装，就能支撑园子自杀一说吗？如果无法查明到底烧了什么，警方也无法做出任何判断。”

加贺说得没错，康正根本无法反驳。事实上，关于这些烧剩的纸屑，康正也没能做出任何推理。

“我还有一个问题。”加贺冲着润一说道，“你说你在园子小姐的酒里下了安眠药，那你到底放了多少？”

“这个……”

“一袋还是两袋？或者更多？”

“啊……当然只放了一袋。佳世子不也说过吗？”

“一袋啊。”加贺和康正对望了一眼。加贺似乎想说什么，但旋即扭头朝向润一说道：“可当时桌上放着两个空药袋。”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表明园子是自杀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园子醒来后，为了自杀，她必须再次服用安眠药。看到我放在桌上的空药袋，她就按照平日的剂量再次服用了安眠药，桌上自然也就留下两个袋子。”

“有道理。”加贺轻轻耸了耸肩。

“还有，”润一说，“我记得在发现尸体时，屋里有两个酒杯吧？”

“似乎是的。但我没有亲眼看到。”

“如果凶手想把现场布置成自杀，应该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凶手必定会把自己用过的酒杯清洗干净，放回原处。”

“嗯，这话也有道理。”说着，加贺瞥了康正一眼。

康正不住地摇头。

到头来，园子还是自杀的？这不可能，一定是自己疏忽了什么。

就在康正的自信开始动摇时，加贺静静地说：“但即便如此，园子小姐仍死于他杀。”



第六章

1

“为什么？”

沉默充斥了整个屋内。过了一会儿，佃润一第一个开了口。

“你有证据证明我在撒谎吗？”

“我有证据证明园子小姐并非自杀。”

“什么证据？”康正问加贺。

“在我说出证据之前，能麻烦您把那玩意儿解除吗？”加贺指了指康正手里的开关，“您是绝不会妨碍他人探寻真相的，所以还是把那危险的玩意儿解除吧。”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请您相信我。”

“很遗憾，这不可能。我这话并不只针对你。凡是警察都不能信任。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解除开关后，只要你一扑过来，我就再没有任何胜算了。”

加贺叹了口气。“如今我对自己的身手已没有那份自信了。但既然您不愿相信，那我也就没办法了。和泉先生，请您答应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摁下开关。如果您摁下开关，就再也无法查明令妹之死的真相了。”

“这我知道。我也觉得，如果没能查明真相，即便报了仇也没多大意义。”

“好吧。”加贺把手伸进上衣里，掏出警察手册，“和泉先生，在您发现令妹的尸体时，房间里的灯亮着吗？”

“灯啊……”康正试着回忆当时的状况。他曾在脑海里无数次地回忆过，那情形鲜明得像电影一样。“灯没亮。错不了。但当时是白天，屋里不算暗。”

“对，之前您也曾如此做证。也就是说，如果园子小姐是自杀的，她就应该是在关灯后才上床就寝的。当然了，之前还得设好计时器，让自己定时触电身亡。”

“这有什么奇怪的？”润一一脸疑惑地问道，“睡觉前关灯不是很正常吗？即便这一睡是为了长眠不醒。”

加贺闻言，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这话还真有点文学色彩。这一睡是为了长眠不醒啊……”

“麻烦你别打岔。”

“我不是打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加贺恢复了严肃的表情，看了一眼手册，说道，“实际上，当时有目击者。”

“目击者？”康正睁大了眼睛。

“但目击者也没亲眼看到凶手行凶。住在这间公寓正上方的是一个酒吧女招待。那天夜里下班回家时，她看到这间公寓的灯亮着。当时她只是觉得奇怪，心想都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亮着灯。后来在报上看到这间房的住户自杀的消息，她大吃一惊。”

“那个女招待是几点回来的？”康正问道。

“她也记不大清了，但肯定是在凌晨一点以后。”

“凌晨一点多……”

“我不明白。这与园子死于他杀的结论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件事只能说明当时园子还活着啊！”润一歇斯底里地嚷道。毫无疑问，五花大绑的姿势已经使他变得焦躁起来。

“可事实并非如此。”加贺说道。

“为什么？”

“因为计时器上设定的时间是一点。如果园子小姐是自杀而死的，那凌晨一点时，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灯应该是关着的。”加贺洪亮的声音在屋里回荡。

“这个……”话只说了一半，润一便沉默了。他实在想不出该怎样反驳加贺。

康正紧咬嘴唇，抬头望着加贺，点了点头。“这证词的确很关键。”

“嗯，是很关键，但如果和泉先生不愿改变有关门链的证词，那么这一证词也就无法采纳了。”

听到加贺的讽刺，康正依旧不为所动。

“凌晨一点多，这里的灯还亮着。也就是说，当时凶手还在这间屋子

里吗……”

“这至少证明了我不是凶手。和泉先生已经查明，当时我在自己的公寓里。”

润一的话让康正有些进退两难。要推翻润一在凌晨一点前的不在场证明并不困难，但只要和他同住一栋公寓的佐藤幸广没有撒谎，那么他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里的不在场证明就完美无缺。

如此一来——康正扭头看了看依旧沉睡不醒的弓场佳世子。

“不，就算当时灯还亮着，凶手也未必就在这间屋里。”这时，加贺忽然反驳道，“或许当时园子小姐还活着，而凶手是在之后才行凶的。”

“当晚两点前，我一直待在自己的住处。”

“如果坐出租车过来，两点半就能到这里。其他人姑且不论，听到门外站的是你，不管时间多晚，园子小姐也会毫不犹豫地开门让你进屋。”

“那天晚上，我是十一点左右来的。”

“你能证明吗？”

“你让我拿什么证明？之前我还证明了自己那天没来过呢。”

“这可真够讽刺的。”

“可是，”康正开口说道，“这家伙应该是十一点左右来的。”

“事到如今，您又转而为他辩护了吗？您为什么会这么想？”加贺问道。

“楼上的女招待说，当天夜里一点多时，这里的灯还亮着。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当时应该已经发生了什么。而且，行李的事也让人觉得不大对劲。”

“行李？”

“如果没有被杀，园子第二天就会回名古屋，为此自然得收拾准备一下。可屋里并没有收拾过行李的迹象。种种情况都说明，在她动手收拾行李前，有人来过这里。”

“我已经说了，是我来找过她。”润一拼命扭动身子说道。

“如果你所说属实，那为什么一点多时，这里的灯还亮着？”加贺问道。

“我说过了，屋里的情况和我离开时一样……”

“你是说当时园子小姐还活着？那计时器的事你又打算怎么解释？”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了一番之后，润一再次沉默不语。但没过多久，他又开口道：“那女招待的证词有问题。说什么一点多还看到这里亮着灯，肯定是她的错觉。”

加贺举起双手，似乎在表示认输，但脸上却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康正开始回想之前的一切。如果润一没有撒谎，那么他应该是在打消杀园子的念头后，于十二点多离开这里的。如若不然，他就无法在一点前赶回自己的住处。当时，园子住处的房门紧锁，园子也还在屋里沉睡。这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一点多女招待回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这样的可能性也并非完全没有。

可之后园子却死了。屋里的灯也灭了，计时器上设定的时间也是一点。

康正抬头看了看加贺。“只有一种可能。”

“对。”加贺似乎也和康正想到了一起，当即表示赞同，“但您能证明这一点吗？”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我并不打算把他们告上法庭。只不过……”康正再次看了一眼沉睡中的弓场佳世子。

“看来您还得把这个睡美人叫醒。”加贺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揶揄。他这么说，大概也是在想该怎样把佳世子叫醒。佳世子睡得很熟，只是叫她两声，估计无法叫醒。

“你出去。”康正对加贺说道，“之后的事由我来解决。”

“光凭您一个人，是无法查明真相的。”

“我能查明。”

“有些关键问题您还不大清楚。别以为我能提供的情报只有刚才那段女招待的证词。”

“如果你还掌握了其他情报，麻烦你快说。”

“这可不行。这些情报可都是我手上的王牌。”

“手握王牌的人是我。”康正举起开关。

“开关一旦开启，您就再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了。您应该也不想稀里糊涂地报仇。”加贺朝康正投去敏锐的目光。康正毫不畏惧地接受了对方的凝视，却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出去！”康正说道。见加贺摇头，康正接着又说：“我让你出去，只是为了叫醒那女人。等她醒来后，我就让你进来。怎么样？”

“您保证？”

“我保证。但你也得保证，出门后不能切断屋里的供电。否则我就不会让你进屋，而且会改用其他办法报仇。你要想好，这屋里还有菜刀。”

“我知道了。”

加贺转身开锁。冷空气猛地灌进屋里。他扭头看了康正一眼，随即走到门外，关上房门。

为了避免加贺忽然冲进来，康正保持着随时能够扑向开关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接近房门。但加贺并未出尔反尔。康正锁上房门。

随后，他打开包，拿出那瓶氨水，走进卧室。弓场佳世子依旧熟睡不醒，发出有规律的呼吸声，脖子不自然地扭曲着。

康正打开瓶盖，把瓶口凑到佳世子鼻子前。佳世子反应很快，立刻皱起眉头，把头扭向一旁。康正再次把瓶口凑到她的鼻子下边。这次她皱着眉头，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醒醒！”康正粗暴地拍了拍她的脸。

弓场佳世子似乎还没完全清醒。康正再次把氨水瓶凑到她的鼻子旁。她猛地向后一仰。

康正走进厨房接了杯水，又回到佳世子身旁，撬开她的嘴，把水灌了进去。刚开始时，佳世子还喝了两口，但立刻被呛到了，咳嗽了两声，彻底清醒过来。她眨了眨眼，看了看周围。“后来……怎么样了？”

“我正在寻找真相。现在轮到你说实话了。”

康正走到玄关处，从门镜里窥伺门外的情形。加贺正背对房门站着。听到门锁的声音，加贺转过身来。

“你可以进来了。”说完，康正回到放开关的地方。

加贺打开房门走进屋里，看了一眼卧室里的弓场佳世子。

“感觉如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佳世子似乎还没弄清状况，看到佃润一和加贺，她的目光中流露出畏惧和疑惑。

“你我两人中的一个杀了园子。和泉先生是这样认为的。”润一说道。

“我说的是事实。”

“怎么会……我不是说了吗？我本来想杀园子，但后来放弃了。”

“我早就知道你在撒谎。这男的刚才说过，以前你说的那些事都是他干的。”康正朝着润一抬了抬下巴，“这样一来，一切就都能说通了。”

“润一……”

“我全都说了。为了杀园子，我精心安排了不少机关，但最后我看到了她写给我的信，还是没忍心下手杀她。”

“但是，”康正接着说道，“园子并非自杀，否则一点多时她应该已经死了。可有人在一点多时看到这里还亮着灯。”

佳世子似乎没能一下子理解康正和润一的话。沉默了几秒，她猛地睁大了眼睛。之前那种稀里糊涂的表情从她的脸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如果佃所说属实，那就只存在一种可能。在佃离开这里后，有人进来过。当时园子已经服下安眠药睡着了，还有谁能进屋呢？佃说过，他离开时锁上了房门。”康正盯着佳世子说，“能够进屋的就是拿着另一把备用钥匙的人。再说得明白点，那个人就是你。”

“我进屋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杀园子的。很巧，你和佃在同一天夜里下定了杀园子的决心。”

“不是的。”佳世子不住地摇头。

康正没有理会佳世子，接着说道：“但进屋后，你立刻发现有人来过这里。看到垃圾桶里的电线，还有那张写有留言的日历纸，你马上就明白了佃到底想要干什么。这时，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你准备用佃的办法杀园子，再把现场布置得像自杀一样。”

弓场佳世子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她的眼圈都哭红了，但脸颊苍白如纸。

“对你来说，事情的关键不光只是警察，你还得瞒过佃。佃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你却替他完成了后边的工作。如果佃知道了，你们之间就会出现隔阂。因此，你不光做好了伪装工作，同时也做好了瞒住佃的

准备。你不把其中的一个酒杯收好，其原因就在于，园子在自杀前是不可能只把其中一个酒杯收好的。此外，你烧掉照片和日历纸，为的是表现出园子心中的愤怒和悲伤。而日历纸和照片没有全被烧掉，稍稍留下了一些碎屑，这也是你故意做的。如果没人能看出烧掉的是什么东西，这么做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在桌上放两个安眠药的空袋子也是极为细心的举动。若是园子醒来后再次服下安眠药，那么桌上如果只有一个药袋，难免会让人觉得不对劲。但你做这些手脚并非只想让警察看到，你的真正目的在于要让佃以为园子是自杀的。你并不清楚警方会公布什么信息，但为了以防万一，你还是做了这些准备。”

“强词夺理！”润一高声喊道，“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么说？你这是在诬陷！”

“那除此之外，你还能找出什么让人信服的解释吗？还是说你准备坦白园子是你杀的？”

“你根本没有能证明佳世子来过这里的证据。”

“除了你，手上有房门钥匙的就只有她了。”

“只要想想办法，任谁都能撬开门锁的。”

“你若这么说，那咱们就来问问加贺警官。房门是否有被人撬过的痕迹？”

听到康正的话，润一抬头看向加贺。加贺默默摇了摇头。

“这种事……”弓场佳世子声嘶力竭地说道，“这种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润一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杀人的冲动，另一个人却把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下手杀了园子……”

“恐怕只有警察才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我们根本想不到！”润一嚷道。

佳世子一脸呆滞地盯着半空中看了一阵，再次摇了摇头。“我没杀园子。”

“你不是曾经痛哭流涕，说你动过杀园子的念头吗？现在又要出尔反尔了？”

“她说那些话全都是为了包庇我。”润一插嘴道，“她刚刚说的话才是事情的真相。”

佳世子耷拉着脑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康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他早就知道，女人的眼泪是不能相信的。

“我无法相信你。但如果你能找到更具说服力的答案，那就另当别

论。”

佳世子没有答话，只是一味地哭泣。

“刚刚这些事我也想到过。”加贺插嘴道，“如果第二个进屋的人知道有人来过，并故意伪装现场，那么一切也就说得通了。除了和泉先生刚才所说，还有酒瓶的问题。我也提到过，酒瓶为什么是空的？如果这样考虑，事情也就合情合理了。也就是说，真凶虽然知道园子小姐被人下了安眠药，却不知道药被下到了哪里。只是杯子里，还是整瓶酒里都有？为防万一，真凶倒空了瓶里的酒，又把酒瓶彻底洗干净。如果警方从酒瓶里查出安眠药，那么案子也就不可能是自杀了。”

这样的假设确实很具说服力。

“谢谢你的宝贵建议，一切正像你说的那样。”

“但我一开始就说过，眼下还无法证明这一点。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嫌疑人弓场佳世子当天夜里来过这里。”

“屋里有她的头发。”

“我说过了，那是我星期三来的时候掉的。”佳世子哭着说。

“但屋里再没有其他人的头发，只有你、佃和园子三个人的。”

“和泉先生，现场未必一定会留下凶手的毛发。为了避免头发无意间掉落，许多歹徒都会戴帽子犯案。”

听了加贺的话，康正的脸不由得扭曲起来。他其实很清楚这一点。

康正看了看弓场佳世子。佳世子仍低垂着脑袋。康正一直认为佃润一是凶手，如今却觉得眼前这女人是凶手的可能性更大。只要能再找到一些证据，这种想法就会转化为确信。

他回想起在现场找到的东西：烧剩的纸屑，头发，还有什么？

康正觉得自己还有不少事没想明白。他一直觉得它们与案件并无关联，但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

头发……戴帽子的强盗……

突然间，康正回想起一篇新闻报道。报道里的关键字刺激着他的思考回路。刹那间，一种像拔出卡在臼齿间的小鱼刺般的快感传遍全身。

康正闭上眼睛。

几秒后，他再次睁开眼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的直觉已经化作

具体的想法。他抬头看向加贺。

“我能证明。”他说。

2

“您有什么线索吗？”加贺问道。

“有。”康正抓起身旁的包，敏捷地扔到加贺面前，“包里有一个用订书针封住的小塑料袋和一根细塑料绳，你拿出来。”

加贺蹲下，在包里翻找，立刻找到了这两样东西。

“是这两样东西吧？有什么问题吗？”加贺将它们分别拿在手里。

“你先看塑料袋，看仔细点。里边是不是有少量土？”

“嗯。”

“这是我在发现园子尸体时，在这间公寓里收集到的。当时感觉有人穿鞋进过屋，地上残留了一些土。”

“穿鞋进屋？”

“另外，那根塑料绳也是在这里捡到的。虽然以前我以为这东西跟园子的死并无关系，但还是把它收了起来。”

“也就是说，这两样东西是有存在意义的？”

“对。”康正扭头看了看弓场佳世子，“真粗暴啊！到了紧要关头，还是女人更有胆量。”

佳世子的嘴唇微微翕动，却什么也没说。她看向润一。

“你别在那里信口开河。”润一说道。

“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就可以弄明白我有没有信口开河。”康正再次抬头望着加贺，“刚才我说过，那天夜里，弓场本来是来这里杀园子的，但来到这里后，她接着做完了佃没有完成的工作，并且把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你似乎也同意我的想法。那么到这里来之前，弓场又打算怎样杀园子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想来也是。但我很清楚。弓场本来打算趁园子睡着，用这根塑料绳把她勒死。”

加贺一脸惊异地问道："您如此肯定，是否有什么证据？"

"你马上就会明白。女人独自生活、用绳子勒死、穿鞋进屋，这几件事能让你联想到什么？"

加贺叨念了几遍康正提到的几点。直觉敏锐的刑警这次也发挥了敏锐的洞察力。

"女职员被杀案？"

"没错。"康正点点头，"就是那起在辖区内发生的女职员连续被杀案。该案的搜查本部就设在练马警察局吧？凶手的作案手法是穿鞋闯进屋里，对睡眠中的女人施暴，然后用绳索将对方勒死。有时凶手也会在房间里找找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弓场这样做，是为了让警方误以为园子也是被那个凶手杀的。"

"一派胡言！"润一高声嚷道，"就算有人曾经潜入房间，你也没有证据说那人就是佳世子！"

"我不是说过吗？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会水落石出。"

"调查什么？"

"车子。弓场佳世子有辆Mini Cooper，当时她大概就是开那辆车来的。来的时候姑且不论，回去时电车应该已经没了。只要调查一下车里的土，就会发现和现在加贺手上的那些泥土完全一样。"

"好，我这就找人调查。"加贺说道。

康正摇了摇头。"没这必要。"说着，他看了看佳世子，"只要看看她这副表情，就知道我的推理完全没错。"

佳世子闭上眼睛，脸上没有半点血色。

康正继续冲她说道："好了，如果有什么要说的，你就说吧。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真相就在眼前。你就算立刻死掉也没关系了。"

"别说了！"润一喊道。

过了一会儿，佳世子抬起了头。"不对……你说得还是不对。"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再有半点疑惑和动摇了。"

"求你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的确，正如你所说，那天夜里我确实来过这里。这一点没错。听说最近女职员被杀案闹得很凶，我便打算把现场布置成那样，这一点也没错。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明白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的我的确有些不大对劲。"

“这次你又准备说你只是一时兴起了？”

“不，即便只是一时的念头，我也无法原谅自己。正因如此，我才把润一做的事说成是我干的。即便手法不同，心里却同样动了杀人的念头。但我可以保证，我并没下手杀园子。”

“又开始了——”

“和泉先生，就听她把话说完吧。”加贺打断了康正的话，冲弓场佳世子说道：“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应该是在十二点差几分的时候……”

“你是怎么进屋的？用备用钥匙开的门吗？”

佳世子摇了摇头。“我先摁了门铃。我以为园子还没睡。”

“为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当时屋里还亮着灯。”

“如果灯没亮，你就打算潜入屋里？”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两种应对办法。”

“什么办法？”

“打开门锁后，如果没拴门链，我就悄悄潜入屋里。如果拴着门链，我就把门锁上，摁下门铃。”

“如果园子还没睡，你很难勒死她。仅从身高上说，你就比她矮一头。即便如此，你还是准备勒死她吗？”加贺的问题不无道理。

“和润一一样，我原本也打算找机会让园子睡着。为此，我还带上了以前从她那里得到的安眠药。”

“又是安眠药啊？”加贺轻轻摇了摇头，“你来到这里时，发现灯还亮着，便摁下门铃，却始终不见有人应门。遇到这种情况，你原本是怎么打算的？”

“我完全没想过这种情况。所以心里虽然犹豫，但还是狠下决心打开门锁。房门并没有拴门链，我便进了屋。”

“进屋后，你就发现了佃行凶未果的痕迹。”康正说。

“不，不是的……”佳世子开始吞吞吐吐。她扭头问润一：“我可以说出来吗？”

“你说吧。”润一答道。他露出了彻底放弃的表情。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佳世子咽了口唾沫，“润一还没走。”

“什么？”康正吃了一惊，扭头看了看润一。

润一把头扭向一旁，咬住嘴唇。

“确实有这种可能。”加贺说道，“如果当时还不到十二点，他确实可能还在这里。邻居听到的一男一女的说话声其实是他们发出的。”

“两个企图杀园子的人在这里不期而遇？”康正感觉面颊有些痉挛，“这可真叫人哭笑不得。那后来呢？你们两人决定杀了园子？”

“没有。当时他已经打消杀园子的念头，正在收拾房间。听到门铃忽然响起，然后房门又被打开，他吓得一下子躲到卧室门后。我像强盗似的穿着鞋进了屋。看到他从门后出来，我也吓得差点背过气。看到我的打扮，他立刻明白了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把……把园子写给他的信拿给我看。看过信，我明白了他没有动手的原因，也发现自己险些犯下弥天大错。”

“也就是说，她也改变了主意。”润一说。

“然后呢？”加贺看了看两人，催促道。

“我在小猫日历背面留了言，然后就先离开了。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我约了人，让对方在凌晨一点来我的公寓，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去。佳世子说她会帮我善后。”

“也就是说，你们两人并非一起离开这里的。”康正看了一眼佳世子，说道，“后来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佳世子立刻明白了康正的言下之意。她猛地睁大眼睛，摇了摇头。“我只是收拾了一下就离开了。我说的是真话，请相信我。”

“那么，那瓶葡萄酒也是你倒掉的了？”加贺问道。

“对。”

“为什么？”

“我以为安眠药是下在酒瓶里的。如果就这么放着，园子醒来后又去喝酒，那可就不妙了……”

“原来如此。”加贺看了康正一眼，耸了耸肩。

“回到自己的住处，稍过了一段时间，我给润一打了电话。听说我什

么也没做，他也放心了。”

“我一点半左右的确接到了她的电话。”润一说道。看来佐藤幸广提到的那通电话就是佳世子打来的。

康正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

“大概在十二点二十分。锁上门后，我把钥匙塞进了信箱。”

“你撒谎。有人曾经在一点多的时候亲眼看到这里的灯还亮着。”

“我没撒谎。我确实是在十二点二十分左右离开这里的。”

“那为什么一点多时灯还亮着？在我发现尸体时，灯已经关了。”

“那是因为……”佳世子欲言又止。她似乎在征求佃润一的意见。

佃润一叹了口气，说道：“灯是第二天关掉的。”

“第二天？”

“对，第二天，我和她一起来了一趟。”

“少胡说！亏你想得出来。”

“稍等一下。”加贺插嘴道，“你再说详细一些。第二天是星期六吧？你们星期六来过这里？来干什么？”

弓场佳世子抬起头来。“我很担心园子，往这里打了好几次电话，却一直没人接。我坐立不安，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找润一商量该怎么办。”

“然后你们两人就到这里来查看情况？”

“嗯。”润一说，“我当时也很担心。”

“当时你们有没有摁门铃？”加贺再次问佳世子。

“摁过。”

“这一点跟邻居说得一样。”加贺先冲康正说了一句，又再次催促佳世子继续说，“那后来呢？”

“见没人应门，我和润一就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进了房间。后来……”佳世子闭上眼睛，随后又缓缓睁开，“我们发现园子已经死了。”

“当时屋里的情况如何？”加贺看着润一问道。

“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但应该跟和泉先生发现时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当时屋里的灯还亮着。我们关上灯，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碰，然后便离开了。”

“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抱歉。如果报警，警方就会怀疑我们。”

加贺看了一眼康正，目光似乎在询问康正的想法。

“计时器设定的是一点。弓场在十二点二十分左右离开这里，如果园子是自杀，那她就应该是在其后的短短四十分钟里醒来，设好计时器并自杀。”

“但这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加贺说道。他把两手插进外套口袋，倚在房门上，半张着嘴俯视康正。

对话一时中断。

屋外风很大，阳台外不知什么东西被刮得啪啪作响，不时还夹杂着嘎吱声。这种廉价公寓确实没法住。康正不由得考虑起与案件无关的事。

“您觉得如何？”过了好一阵，加贺开口问康正，“我并没从他们的话里找到任何矛盾之处。”

“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话？”康正恶狠狠地说。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手上没有能够推翻他们这番话的确凿证据，就不能拿他们当凶手对待。”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吗？我并不准备指控他们。我需要的只是确信。”

“那您现在能确信吗？您能一口断定令妹到底是谁杀的吗？”

“当然能。就是这女人。”康正看了一眼佳世子，“总结一下刚才的话，只剩下两种可能。其一，正如他们所说，园子是自杀；其二，最后离开现场的人杀了园子。园子不可能自杀，所以只可能是这个女人杀了园子。尽管她说她看过那封信后改变了主意，但杀意这种东西并非轻易就能消除。”

“您也不能断定令妹绝不会自杀啊。在您发现令妹尸体时，不也曾经认定她是自杀吗？”

“那只是我一时糊涂罢了。”

“您能肯定令妹也不会一时糊涂吗？”

“够了。你不会明白的。园子的心思只有我才明白。”

“那么佃呢？在您的心里，佃已经不再是嫌疑人了？”

“我又没杀人。”佃润一嘶嘴说道。

“你闭嘴！”加贺一声断喝，打断了佃润一的话，“我现在在跟和泉先生说话——怎么样？他是无辜的吗？刚才您听了他们两人的话，因为当晚最后离开这里的人是弓场佳世子，就认定她是凶手。您有没有想过，弓场回去后，佃可能再次来到这里？”

“……你说什么？”

康正一时没能理解加贺的意思。过了几秒，他才理清思绪。

“别胡说！”佃润一发疯似的抗议道，“我为什么要再来这里？我好不容易才悬崖勒马。”

“对，他没道理再来。”康正只得同意佃润一的观点。

“是吗？”

“不对吗？”

“的确，如果当时他真的放弃了杀人，确实没道理再来，但是……”加贺竖起右手食指，“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呢？”

“什么？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佃当时根本就没打算放弃杀人，只是因为弓场佳世子忽然出现，迫不得已才暂时离开，情况又会怎样？彼此间共同持有杀人的秘密，很可能会给两人今后的关系带来不幸。因此，佃暂且避开，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行凶。难道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吗？”

“你说什么……”康正盯着加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思考着这番费解的话语，但始终没想明白，“我不明白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弓场佳世子说过，在她来这里时，佃已经放弃了杀人。但这只是她单方面的想法罢了。也可能是她听信了佃的话，以为他已经打消了杀人的念头。”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不，我说的是真的！”佃润一拼命辩解。

“我叫你闭嘴！”加贺大喝道。随后，他再次扭头冲康正说道：“把善后的事交给弓场，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佃也可能会再次改变主意，认为还是该杀园子小姐，便回到这里。他重新装上弓场佳世子收拾好的电线，一咬牙，杀了园子小姐。但这次他必须让弓场也认为园子小姐是自杀的。和泉先生，刚才您对弓场说的话也可以放到这里来。也就是说，那两个酒杯必须那么放着，那段写给园子的留言也必须烧到让人还能分辨出来的地步。还有，他必须再摆上一个装安眠药的空袋子。只有在完成这些伪装工作后，他才能离开现场。当然，对于佃而言，这一切都是预想之外的行动。他原本打算杀了园子小姐，再制造出凌晨两点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可因为不得不再跑一趟，他之前安排好的一切就全都泡汤了……”一口气说到这里，加贺问康正，“您觉得如何？”

康正叹了口气。“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这些的？不会就在刚才吧？”

加贺苦笑了一下。“在把嫌疑人锁定到弓场佳世子和佃润一两人身上后，我就建立了与现场状况毫无矛盾的各种假设。我曾说过，您是位能从极少的物证中建立假设的专家。但在杀人案这方面，我也是个专家。”

“的确如此。”

“刚才我的假设中是否存在什么矛盾？”

“应该没有。”康正摇了摇头，“你的假设合情合理。但是……”说到这里，康正抬头看着加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排除凶手是弓场的可能。”

“您说得没错。”加贺点头道，“更进一步说，也同样存在园子小姐自杀而死的可能。”

康正沉吟起来。

凶手究竟是延续佃的罪行的弓场佳世子，还是被佳世子打乱计划，其后再次跑来的佃？

或者园子根本就是自杀？

康正没想到，几个人围绕真相讨论了这么久，最后竟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像自己对加贺说的，哪怕没能掌握证据，只要能够找到可以确信的答案就行。

但如今，康正对哪个答案都无法确信。

“都给我说实话。”康正的目光在两个嫌疑人脸上扫过，“到底是谁杀了我妹妹？”

“谁都没杀。”润一答道。大概是因为神经紧绷得太久，他的声音已

经失去了活力。“从一开始，你就是错的。”

“园子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受到打击，最后自杀而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是我们两人杀了她……”

“我不想听这种回答！”康正的一声断喝让两人完全沉默了。

棘手的是两人并未相互包庇。那个并非凶手的人似乎很信任对方，认为园子必定是自杀的。

“和泉先生，”加贺静静地说，“您能把审判的事交给我们吗？眼下已经是极限了。”

“交给你们又能怎样？到头来还不是无法找到答案，最后以自杀结案吗？”

“我发誓，我们绝对不会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可未必。你的上司从一开始就打算以自杀来处理。总之，我现在一定要做个了断！”

“和泉先生……”

“别跟我说话！”

3

康正感觉脸上沁出了油汗。他想找块湿毛巾擦一下，却又不能放下开关。加贺早就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了。

康正开始感觉到尿意。幸好，佃润一和弓场佳世子还没提出这样的要求。但这种状态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康正必须想到应对的办法。

康正心急如焚，他必须找出答案。如果现在找不出来，就再也没机会亲手替妹妹报仇了。

可是，他能找到答案吗？

康正已经在脑海中验证了一切。

到此为止了吗？放弃的念头开始在康正心中萌芽。他抬头看了看加贺。加贺坐在玄关前，宽厚的背对着康正。他依旧穿着外套，就像在等待什么。

他是在等我彻底死心吧？康正心想。这刑警很清楚，我无法找到答案。

那他自己又能否找出答案呢？

康正回忆起加贺的话。

“我发誓，我们绝对不会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康正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加贺为什么能如此断定？他曾经以楼上住的女招待的证词为根据，证明园子并非自杀。但现在，这证词已不能再作为根据。尽管如此，他为何还能如此自信满满地断言呢？

难道他的手里还有其他王牌？

康正懊丧不已。他坚信自己是个建立假设的专家。但如今看来，在处理杀人案这方面，眼前此人确实比自己强得多。

康正试着回想自己以前和加贺的对话。加贺曾说过一些意味深长的话，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有实际意义。那么是否还有什么尚未判明意义的话语呢？

康正的目光移到加贺身旁。鞋柜背后插着一个羽毛球拍。

康正想起加贺曾和自己聊过左撇子的话题。当时，加贺也曾故意卖过关子。

“破坏中必有信息。这一点适用于所有案件。”

加贺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与这次的案件是否有关？不，应该没什么关系。

但这次的案件中有什么损毁的物件吗？电热毯的电线被剪断了。那还有其他东西被剪断、摔碎或者砸坏吗？对了，加贺曾经撕过他的名片。但那只是为了演示，应该与案件无关吧？

康正觉得似乎有根刺扎进了心里，令他又痛又痒。紧接着，他忽然有了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康正问佃润一：“你用菜刀切断电线，削去电线皮时，有没有戴手套？”

突然间听康正问起无关紧要的事，润一先是有些疑惑，随后便点点头。

“后来，你又在菜刀上弄上了园子的指纹？”

“没有，我没来得及。在那之前我就中止行凶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菜刀上并没有园子的指纹。至少，凶手并没有把她的指纹弄到菜刀上。

加贺提到惯用手的话题时，康正猜测，加贺或许是根据凶手在菜刀上留下的指纹察觉到凶手与园子不同，大概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但就刚才的谈话看，菜刀上应该没有任何指纹。

那么加贺又为何会对惯用哪只手一事如此执着？虽然仅凭撕开信封的小细节，加贺就看出园子是个左撇子，但这和案件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康正再次回想起加贺撕开名片的那一幕。

几秒后，他发现了答案。

假设佃润一和弓场佳世子的话全都是真的，园子是自杀而死，有几件事就应该是园子自己动手做的。首先，她要把那张写有留言的日历和照片烧掉。然后，她要把电线粘到身上，设好计时器。最后，她要服下安眠药，躺到床上。在这些行为中，如果换成别人，就可能会在无意间留下与园子本人不同的痕迹。这与惯用哪只手有很大关系。

为了寻找某样东西，康正的目光来回游移，很快便找到了。它就在加贺的身旁。但康正想不起来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到了那里。

“麻烦你，”康正说道，“能把那边的垃圾桶拿过来吗？就是那个有玫瑰花纹的。”

康正的声音并不小，但加贺迟迟没有任何反应。康正觉得，加贺这么做，或许是在表示什么，于是继续说道：“或者把里面的东西拿过来也行。”

加贺终于有反应了，他依旧背对康正，左手缓缓地抓住垃圾桶边缘，把整个垃圾桶倒了过来。里面并没有倒出任何东西。

“你已经回收了吗？”康正说道。

加贺起身转向康正，神色似乎比刚才更加严厉。“答案未必已经揭晓。”他说。

“想来也是，你也许只能这么说。但答案已经揭晓，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一瞬间。”

加贺闻言，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加贺的样子，康正点了点头。“刚才我的话应该也让你找到了答案。这下就省得再去麻烦鉴定科的人了。”

说完，康正看了看手里的开关。现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疑惑。案件已经真相大白。

“什么意思？”佳世子尖声喊道。

“你把话说清楚！”润一吼道，他的双眼开始充血。

康正冷冷一笑。“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答案已经揭晓。”

“怎么揭晓了？”

“你们就等着看好了。”康正双手攥着开关，缓缓抬到面前，“好了，最后活着的究竟会是谁呢？”

两个嫌疑人都脸色铁青。

“等等！”加贺说道。

“你拦不住我。”康正连看都没看加贺一眼。

“这种复仇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园子是我活下去的价值所在。”

“既然如此，”加贺凑上前去，“您就更不能犯下和园子小姐一样的错误了。”

“错误？”康正回望了加贺一眼，“园子犯了什么错？她没有对不起谁，也没做过任何坏事。”

加贺的脸瞬间痛苦地扭曲起来。他看了看佃润一和弓场佳世子，随后目光又回到康正身上。

“您知道他们两人为什么要杀园子小姐吗？”

“知道。因为园子阻碍了他们俩的好事。”

“园子小姐为什么会阻碍他们俩？就算他们背叛了园子小姐，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不允许他们结合。”

“我不知道他们三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也没兴趣知道。”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园子小姐在得知他们两人的关系后，曾经想过要找他们报仇。”

“找他们报仇？怎么报仇？”

“她打算揭露弓场佳世子的过去。”

“什么？”

康正看了一眼佳世子。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对于加贺接下来要说的话，她心中早有预料。同时，她也开始感受到听他人讲述自己过去的那种痛苦。

佃润一似乎也品尝到了和她一样的苦涩滋味。

“以前我也跟您说过，在被杀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二，园子小姐曾经蒙着脸出门。您猜她当时去哪儿了？”

“猜不出来。她去哪儿了？”

“录像带出租店。”

听到预料之外的答案，康正略显吃惊。“……她去干什么？”

“去租录像带。”加贺回答，“成人录像。”

“我可没工夫听你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令妹确实去租了那种东西。”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令妹亡故后，曾经有几份广告寄到这里，其中就有色情录像带的邮购广告。我并不清楚您是否了解，这种信一般都会寄给曾经在录像带店里租过成人录像带的人。我顺藤摸瓜，到附近的几家录像带店转了一圈，发现了园子小姐去的那家店。很少有女人来租那种录像带，所以店员对她印象很深，借的录像带的片名也留有记录。那是一部很老的片子，据店员说，里边的女演员只出演过这一部片子。我当时想，或许这事会跟主演这部片子的女演员有什么关联，就把其中一部分打印出来，并且调查了片子拍摄时园子小姐的交友关系，结果我找到了她。”说着，加贺指了指卧室里的女人。

佳世子紧闭双眼，想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来。此刻她或许正为自己年少轻狂和为了钱不择手段的过去追悔莫及。

“当我和园子提出分手时，园子把佳世子的过去告诉了我，说佳世子那样的女人配不上我。”润一耷拉着脑袋说道，“当时我很震惊，但后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不要再提。听我这么说，园子就威胁我，说如果我敢和佳世子结婚，她就把那盒录像带寄给我的父母……同时还要公开这事。”

“你撒谎！园子不会说这种话！”

“我说的是真话。她还跑去威胁佳世子，说如果佳世子再缠着我，她就把佳世子当年的那些丑事全都抖给我听。当时她早已看穿我在佳世子面前并没提过那件事。”

“你胡说！”

“和泉先生，”加贺说道，“您应该知道园子小姐打算找邻居借摄像机的事吧？摄像机不光能用于摄像，也可以当录像机使。她找邻居借摄像机，目的就是要翻录那盒带子。”

“但最后她还是没借。”

“对。到了最后关头，园子小姐觉察到，她这样做只会贬低自己的价值。”加贺捡起脚边的便笺，“这封信里也写了，‘就算我把灵魂出卖给恶魔，使得你们两人无法幸福地走到一起，到头来，我也依旧一无所得，只剩下一具抛弃了人性自尊的空壳。’如果您现在摁下开关，那您也就把灵魂出卖给恶魔了。这样无法解决任何事情。”

加贺的话语化作一阵回响，在屋里回荡。

康正盯着双手。两个开关已经被他手心里的汗水打湿。

他再次高举开关。佃润一和弓场佳世子四只充血的眼睛全都盯着开

关。此刻的他们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康正扔下其中一个开关。剩下的开关连接着凶手的身体。

“和泉先生！”加贺高声喊道。

康正盯着加贺，又凝视凶手的脸。他把手指放到开关上。

凶手凄惨地大喊起来。另一个人也发出悲鸣。

感觉到加贺朝自己扑来，康正摁下开关。

康正被压倒在地上。开关离开了他的手，却已经处于开启状态。

加贺扭头看了看凶手。

但是……

什么事也没发生。谁都没死。凶手精神恍惚，呆滞无神的目光在半空中来回飘荡。

看到凶手安然无恙，加贺再次看向康正。

“那开关根本就没接上。”康正面无表情地说完，缓缓起身。或许是同一个姿势保持得太久，他的膝盖咔嗒轻响了一声。

加贺绷着嘴看了看康正，低下头说：“谢谢。”

“之后的事就拜托你了。”

两个男人在狭小的屋里擦肩而过。

康正穿上自己的鞋子，打开房门，走到门外。风让他一时睁不开眼。

他想起了园子。但他深爱的妹妹的脸庞始终无法浮现在脑海中。

过了一会儿，加贺从屋内走了出来。

“我已经通知警察局了。有关门链的事，您能告诉我们实情吗？”

“嗯。”康正点头，“你觉得我会杀凶手吗？”

“这问题可真不好回答。”加贺一笑，“我相信您。这是我的真心话。”

“那我就当你说的是真话好了。”

我之所以没把开关接上——

康正心想，如果告诉加贺原因是想再约他一起喝酒，他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这一想象令康正稍稍放松下来。

“我感觉自己做了件毫无意义的事。”

“这话什么意思？”

“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杀了园子。或许，我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加贺什么也没说，而是指了指远方的天空。

“西边的天色暗下来了。”

“或许，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康正抬头仰望天空，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